中華大典

哲學典

諸子百家分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哲學典.諸子百家分典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纂.—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7.9

ISBN 978-7-5415-3165-1

Ⅰ.中… Ⅱ.①中…②中… Ⅲ.①百科全書-中國-現代②先秦哲學-百科全書 Ⅳ.Z227 B22-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141946 號

中華大典·哲學典·諸子百家分典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雲南出版集團公司

雲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環城西路 609 號 郵政編碼 650034)

發行:雲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環城西路 609 號 郵政編碼 650034)

排版: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276—1 號 郵政編碼 210037)

印刷:上海中華印刷有限公司

(上海市澳門路 477 號 郵政編碼 200060)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174.25 字數:5 630 000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2 500 册(絶版)

書號:ISBN 978-7-5415-3165-1

定價(全三册):1 450.00 圓

絶版編號: 2474

陰陽家部

世界觀分部

天數

《史記・天官書》 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皋；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爲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

天變

《史記・天官書》 大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於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並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強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并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譏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皋、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淩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大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

剛日柔日

《禮記・曲禮》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孔疏：『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爲剛，乙丁己辛癸五偶爲柔也。』

王引之《經義述聞・春秋名字解詁》 秦白丙字乙。丙，火也，剛日也。乙，木也，柔日也。名丙字乙者，取火生於木也，又剛柔相濟也。【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合稱十天干，春秋人已用五行與之相配，甲乙配木，丙丁配火，戊己配土，庚辛配金，壬癸配水。

五行相勝、五行相生

高誘《淮南子・齊俗訓》注引《鄒子》 五德之次，從所不勝。

班固《白虎通》卷四《論五行更王相生相勝變化之義》 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王火相何以知爲臣？土所以死者，子爲父報仇者也。五行之子慎之物歸母，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燋金。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而禦。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爲衆陰所害，猶紂王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蓋之，土以應之，欲溫則溫，欲寒則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爲木害金，金者堅強難消，故母以遜體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又陽道不相離，故爲兩盛，火死，子乃繼之。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爲一時，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曆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五行何以知同時起丑訖義相

生？傳曰，五行並起，各以名別。陽氣陰煞，火中無生物，水中反有生物何？生者以內，火陰在內，故不生也。水火獨一種，金木多品何？以爲南北陰陽之極也，得其極，故一也。東西非其極也，故非一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木者陽，陽者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蟄吝，故不可食。火水所以殺人何？水盛氣也，故入而殺人。火陰在內，故殺人壯於水也。金木微氣，故不能自殺人也。火不可入其中者，陰在內也，入則殺人矣。水土陽在內，故可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入也。水火不可加人功爲用，金木加人功。火者盛陽，水者盛陰者也。氣盛不變，故不可加人功爲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須人加功以爲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爲君，君不可更爲臣。五行常在，火乍亡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微，人君之象，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重之內，臣下衛之也。藏於木者，依於仁也。水自生金，須人取之乃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以浮，金所以沉何？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沉，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一說木畏金，金之妻庚，受庚之化，木者法其本，柔可曲直，故浮也。肝法其化，直故沉。五行皆同義。

鄭玄《周禮注・夏官・司爟》『四時變國火』 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皇侃《論語疏・陽貨》『鑽燧改火』 改火之木，隨五行之色而變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棗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棗杏也。桑柘色黃，季夏是土，土色黃，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楢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楢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

顏師古《漢書・郊祀志》『騶衍以陰陽運』注引如淳曰 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爲服也。

章如愚《群書考索別集》卷八《禮記》 《月令》之書出於秦漢之間，拘儒陋學不知道者爲之，故唐柳子厚嘗辯其非矣。曰，事有當俟時而行者，有不當俟時而行者，而《月令》一反時令則有災異，此乃巫史之說，離聖人之道已遠，古之儒者少有如子厚之知道也。然惜其所辨者小，至其大乖戾者未之辨也。夫四時所主之帝，所祀之處，所祭之物，天子所居之所，所乘之車，所駕之馬，所載之旂，所衣之衣，所服之玉，所食之穀，與牲所用之器，各謂不同，此皆不經之語，古無有也。不爲之辨，爲惑後人，未知所終也。東方之帝必曰太昊者，出於鄒衍五運之說，後儒推其相生之術，以德始於木，太昊主春。夏，火也，炎帝以火繼木，故主夏。中央，土也，黃帝以土繼火，故主中央。秋，金也，少昊以金繼土，故主秋。冬，水也，顓帝以水繼金，故主冬。古者盛德之君多矣，何特於此數君主四時，又安知木德必始於太昊乎？且既以顓帝少昊子也，而乃當金父之間著德乃自異耶？冠冕百王者莫如堯舜，今乃四時之祀不及焉，不知堯舜何愧於數君乎？故知所謂四時所主之帝，非也。《曲禮》之五祀者，曰戶、竈、中霤、門、行也，祭法加爲七祀，古無有也，惟見於漢儒之記禮。況於春則祀戶，夏則祀竈，中央則祀中霤，秋則祀門，冬則祀行，以陰陽出入盛衰言之，皆無理也。陰陽之一出一入，一盛一衰，乃其常理，何用人祀戶祀門各以其時出入之乎？故知謂四時所祀之處者，非也。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此五藏屬五行，不易之理也。今乃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何耶？鄭氏曰，此以五藏之上下次之耳。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爲尊。據五藏肺最在上，若論其尊，而在上則肺爲先矣，而反以脾爲先。使祭五藏得其序已無謂，況又亂之乎？故知謂四時所祭之物，非也。王者，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自有常居，何至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元堂，又裂爲太廟左右令以配十有二月，爲太室以配中央，遷徙往來莫有定止，皆無謂也。天子所乘之車，不過五輅，或祀天，或即位，或田獵之事，取其宜爾。何必春乘鸞輅，夏乘大輅，中央乘木輅，秋乘戎輅，冬乘玄輅而後可耶？天子所駕之馬，亦不過選其駿者，充閑廄，備驅馳，何必春駕蒼龍，夏駕赤騏，中央駕黃騏，秋駕白駱，冬駕鐵驪而後可耶？天子之旂爲太常，畫日月龍章其上，自有常色，何必春載青旂，夏載赤旂，中央載黃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而後可耶？天子之服，繪六章於衣以法乾，繡六章於裳以法坤，自有常制，何至春衣青，夏衣赤，中央衣黃，秋衣白，冬衣黑？衣青、衣黑、衣赤已非法服，況衣白類凶服而可乎？天子之玉，大圭鎮圭衡璜琚瑀其色皆白，何至春服蒼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乎？至於五穀六畜之味，何時而不可食，今必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鷄，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彘，

何耶？古人制器，方圓長短大小廣狹各有其度，何可以時變易之哉？今必春疏以達，夏高以粗，中央圓以閑，秋廉以深，冬閎以奄，何哉？故謂天子所居之所，所乘之車，所駕之馬，所衣之衣，所服之玉，所食之牲，與所用之器，四時各不同者，皆不經之語也。彼其意以謂王者行事必順時氣，故雖一旂一車一服一器不可有違，是直陰陽家拘忌之說，可以欺愚誣庸爾。古者順時布政，固自有道，豈如是哉？

黃震《黃氏日鈔》卷一六《讀禮記・月令第六》　秦相呂不韋集儒士使著所聞爲十二月紀，名《呂氏春秋》。每篇首皆有月令，此書即其文也。其衣服、器皿、官名雖多雜秦制，然能仰觀日月星辰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鳥獸之化，以修人事，以授民時，庶幾《虞書》曆象之遺意，故君子有取焉。至其以五行分配五帝，蓋本鄒衍五運相生之說，從而推衍，一一分配。天子南嚮所居，自有定位，乃每月而各異其處。天子五輅，所用自有異宜，乃每月而各拘其色。犧牲一也，時各變其所尚。五穀六畜，日用飲食之常也，亦隨時而變，豈豈爲若不可以相通，則未免於拘矣。且五氣布而四時行，盈天地間無乎不在，若四時各得其一，機緘不運，塊然窮獨，何名造化，何分配若是其拘，而冬行春令之應，亦豈能一一盡合耶？大抵秦漢之書，多以先王遺說爲本，而雜以後世煩碎爲博。【略】故《月令》固非盡述三代之制，亦非立爲秦人一代之制，呂不韋姑集衆聞，而人時行事若可垂訓記禮者，又從而取之，顧其文辭間有差誤，多呂氏之本文爲是，而《月令》之傳寫爲訛。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爲次，《洪範》以生數爲次。五德，鄒衍以相勝爲義，劉向以相生爲義。

郝經《續後漢書》卷八四《五行》　宓犧畫八卦而不言五行，禹叙九疇言五行而不言數。【略】五行者，吻合天地之數，當《河圖》之五位，運行於天地之間者也。一三五七九爲奇，爲陽，二四六八十爲耦，爲陰。奇陽合於耦陰，耦陰合於奇陽，五位相合，然後各一陰陽而各爲一太極，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天三生木而地八成之，地四生金而天九成之，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生於陽奇者，則成於陰耦。生於陰耦者，則成於陽奇。屈信往來運行不已於天地之間，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說者謂，數之所起本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午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陰不名奇，數必以耦，故以六月二陰爲火數，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也。冬至極於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木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夏至極於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五爲土數。此生數之由也。萬物之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生數之由也。萬物之生皆自微至著，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水火木金皆得土數而後成，故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此成數所由也。三陽陽之中，故木之德盛於春。六陽陽之極，故火之德盛於夏。土爲陰陽之中分，王四時，故其德盛於四時之中，而位季夏，三陰陰之中，故金德盛於秋。六陰陰之極，故水德盛於冬，此盛衰之時也。木曰曲直，既能曲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能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濕，故水火相逮而不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地之質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也，此又其氣質也。木神仁，水神智，土神信，水滋而生木，木然而生火，火燥而生土，土凝而生金，相生爲母子。金剛而剋木，木堅而剋土，土浸而剋水，水濕而剋火，火鑠而剋金，相勝爲夫婦，此又其情性也。

章潢《圖書編》卷二二《五行總論》　是以自其相生者言之，則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自其相克者言之，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又克水。蓋造化不可無生，然一於生則無繇而裁制，亦不可無剋。然一於克，則亡繇而發育，故相生者嗣續以不窮，而相克者亦循環而不已。有母必能生子，子必爲母報讐之義焉。如土克水，水之子木又克土。水克火，火之子土又克水。火克金，金之子水又克火。金克木，木之子火又克金。木克土，土之子金又克木。此必然之理也。然世俗每以生克制化並言，生克之理固若是矣。所謂制者果何如耶？蓋因五行內有生中之克，反有克中之用。何謂生中之克也？如木生火，若火過盛則木反爲灰燼矣。火生土，若土過盛則火反被撲滅矣。土生金，若金過盛則土反無發生

矣。金生水，若水過盛則金反見沈溺矣。水生木，若木過盛則水反爲壅滯矣。此雖生而反忌者也。何謂克中之用也？如水克火，若火過盛，又喜水克以成既濟之功。火克金，若金過盛，又喜火克以成煅煉之材。金克木，若木過盛，又喜金克以成芟削之美。木克土，若土過盛，又喜木克以成秀聳之勢。土克水，若水過盛，又喜土克以成隄防之用。此雖克而反美者也。夫生中有用，斯則不拘於生克之常，而謂之制者矣。由是觀之，五行也者，質具於地，氣行於天，或爲相生，而又有生中之克。或爲相克，而又有克中之生。舉兩間之物，其孰能外之也哉？

歷史哲學分部

五德終始

《左傳・昭公十七年》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

《呂氏春秋・應同》　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於土。

《淮南子・齊俗訓》　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翣，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葬樹栢，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

《史記・秦始皇本紀》附班固《陳秦過失表》　周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

又《三代世表序》　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

司馬貞《史記・秦始皇本紀》『周曆已移，仁不代母』索隱　周曆已移，周亡也。仁不代母，謂周得木德，木生火，周爲漢母也。言曆運之道，仁恩之情，子不代母而王，謂火不代木，言漢不合卽代周也。秦值其閏位，得在木火之間也。此論者之辭也。

又《史記・三代世表序》『終始五德之傳』索隱　謂帝王更王，以金木水火土之五德傳次相承，終而復始，故云終始五德之傳也。

裴駰《史記・封禪書》『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集解引如淳曰　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爲行。秦謂周爲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

又『騶衍以陰陽主運順於諸侯』集解引如淳曰　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面爲服。

張守節《史記・秦始皇本紀》『周曆已移，子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正義　周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以五序得其道，故王至三十七，歲至八百六十七。曆數既過，秦並天下，是周曆已移也。始皇以爲周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之始也。按，周木德也，秦水德也。五行之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所生者爲母，出者爲子。帝王之次，子代母。秦稱水是母代子，故言若有德之君相代，不母承其子。直音值，言秦並天下稱帝，是秦德值帝王之位。

《漢書・高帝紀贊》　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又《律曆志》引《世經》　《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傳》曰，昭

子問少昊氏鳥名何故，對曰，吾祖也，我知之矣。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昊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言郯子據少昊受黃帝，黃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黃帝，上及太昊。稽之於《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太昊帝，《易》曰，炮犧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犧繼天而王，爲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爲帝太昊。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強，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炎帝，《易》曰，炮犧氏沒，神農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雖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爲炎帝。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黃帝，《易》曰，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爲土德。與炎帝之後戰於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軒冕之服，故天下號曰軒轅氏。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顓頊帝，《春秋外傳》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重黎。蒼林昌意之子也。金生水，故爲水德，天下號曰高陽氏。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序於行。帝嚳，《春秋外傳》曰，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清陽玄囂之孫也。水生木，故爲木德，天下號曰高辛氏。帝摯繼之，不知世數。周遷其樂，故《易》不載。周人禘之。唐帝，《帝系》曰，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爲火德，天下號曰陶唐氏。讓天下於虞，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即位七十載。虞帝，《帝系》曰，顓頊生窮蟬，五世而生瞽叟，瞽叟生帝舜。處虞之嬀汭，堯嬪以天下。火生土，故爲土德，天下號曰有虞氏。讓天下於禹，使子商均爲諸侯，即位五十載。伯禹，《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鯀，鯀生禹。虞舜嬪以天下。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成湯，《書經·湯誓》，湯伐夏桀。金生水，故爲水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略】武王，《書經·牧誓》，武王伐商紂。水生木，故爲木德，天下號曰周室。【略】漢高祖皇帝，著《紀》，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天下號曰漢。

顏師古《漢書·高帝紀贊》注引孟康曰　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

又引臣瓚曰　漢承堯緒，爲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爲正也。

《孔子家語》卷六《五帝》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則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以水德王，色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氏兼食於社，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文選》卷六左思《魏都賦》　劉宗敭，巽其神器。閱玉策於金縢，案圖錄於石室。考曆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旬，涓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修廢職。徽幟以變，器械以革。

又卷五九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

李善《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引劉向《七略》 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又《文選・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鄒子》 五德從所不勝。處土，夏木，殷金，周火。

司馬貞《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索隱 傳，次也。謂五行之德始終相次也。

又《補史記三皇本紀》 太皞庖犧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略】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略】其後裔當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之胤也。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無革造，惟作笙簧，故《易》不載，不承五運。一曰，女媧亦木德王，蓋宓犧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頻木王也。當其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女媧氏沒，神農氏作，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娟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斷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略】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爲三皇，既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棄，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張說《張燕公集》卷一一《開元正曆握乾符頌序》 在昔唐虞之際，以斗精受命者七人，得四均間氣而生者又二十八人，所謂三十五際者也。禹以金德王，故夏后之有天下也，生數四百年。契以水德王，故殷人之有天下也，成數六百年。伯益之命中天，而堯族以火德乘之，故漢室之有天下也，生數再及二百年。其間距王而興，不能復大禹九州之跡，及勝殘百年之命者，皆五神之餘氣也。咎繇降德，皇唐復興，土精應王，厚德載物，生數五百，成數千年，命曆有歸，此其大較。修德增祚，與天無窮，轉算之徒，莫能究也。《緯》以入元三百四歲爲德運，七百六十歲爲代軌，千五百二十歲爲天地出符，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七精返初。天人相應，合若符節。自《堯典》命羲和修重黎之舊，理顓頊之曆，上元甲子，千五百餘歲，得孔聖而《春秋》之曆序。暨開元十二年甲子，凡三千四十歲，遇聖上而大衍之曆興。是時也，土德入生數之元，天命當出符之會，信矣。伏惟聖上，聰明文思，道德之具也。豁達大度，皇帝之體也。藝總「六經」，漢光之學也。文通三變，魏祖之才也。緣情定制，五禮之本也。洞音度曲，六樂之宗也。神於弧矢，黃軒之威也。聖於翰墨，蒼頡之妙也。兄弟善友，王季之心也。子孫衆多，周文之福也。大寶以定天位，大政以布廣德，大祥以合靈符，大曆以啓成命。德位兼才，臨照如此，符命介福，粲章如彼。所謂廣德休曆交相表裏之效也。

歐陽修《文忠集》卷一六《正統論》 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於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曆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程頤、程頤《二程遺書》卷一九 五德之運，卻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言之，便自有一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個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災，蓋亦有此理。只是須於這上有道理，如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間須言如此處之則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是天命，可以人奪也。如仙家養形，以奪既衰之年。聖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爲有這道理。

蘇軾《書傳》卷五 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

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尙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尙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尙赤。湯用玄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尙白也。帝錫禹以玄圭，爲水德之瑞，是夏尙黑也。此五德所尙之色，見於經者也。

王觀國《學林》卷三《五運》 五運之見於史者，伏羲氏以木，木生火，故神農氏以火。火生土，故黃帝氏以土。土生金，故少昊氏以金。金生水，故顓頊氏以水。水生木，故帝嚳氏以木。木生火，故陶唐氏以火。火生土，故有虞氏以土。土生金，故夏以金。金生水，故湯以水。水生木，故周以木。凡皆以五行相生爲序也。周以木，木生火，則秦當以火矣，漢反以火，則亦非相生之序也。秦以水，水生木，則漢當以木矣，漢反以土，則漢以德興，秦以暴滅，天之予奪，契若符璽。使秦不以水德王，天下何害於興？議者乃以赤帝斬白帝受命之符，則既亡？漢不以火德王，天下何害於已得天統矣。然漢之初興，庶事草創，叔孫通略定禮儀，而正朔服色亦未遑暇。漢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當土德。丞相張蒼明於律曆，乃以漢水德。明年黃龍見成紀，文帝乃拜臣爲博士，詔諸儒改服色，而賈誼獻策，亦以漢當土德。至孝武時，雖倪寬之通經，司馬遷之博洽，猶循公孫、賈誼之說，不復有所改易。獨劉向父子，以謂帝出乎震，故包犧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諸儒之說何其紛紛耶？夫以漢之一代所以王者三，或以爲水，或以爲火，或以爲土，彼蓋有所託而言，然亦有未足然者。三代之王，取受命之符於始興之帝。黃龍見於文帝時，安得以爲土德？此公孫臣之說爲非也。自包犧氏以五德相傳，則秦以水德，漢安得復以水乎？此張蒼之說爲非也。以土制水，於五行序曆，以爲漢乃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及黃龍見成紀，文帝乃申明土德。武帝亦據土德，色尙黃，數用五。然漢卒以火，則漢之一代無定論矣。文中子謂隋高祖曰，陛下眞帝，無踵僞亂，必紹周漢，以土襲火，色尙黃。阮逸注曰，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爲土德。然隋卒以火，則隋之一代無定論矣。苟無定論，則何以遵之哉？《前漢·郊祀志》曰，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注曰，五德各以所勝爲行。今考之前代，或以五行所生爲序，或以所勝爲序，或越諸代而上承一代以爲序，皆無定論。蓋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不道，而儒者各以臆見鼓其說，斯亦贅矣。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四六《五德》 五行之理，相爲尅勝，在陰陽有自然之義，其爲說雖聖人有不得而易也。不幸遭「五經」殘滅之餘，聖人不作，九流並起。陰陽災異之學一熾，而諸儒各以臆說，更相附會，至使其事若可信而有足疑者，此固不可以無辨。說者謂黃帝得土德，黃熊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商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此爲若可信者。班固乃以共工氏以水德，同於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固說之陋，夫人而得鄙之矣。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並吞六國，宮室燕遊之奉，不足以厭其侈心，又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靡不畢至，民之勞弊，有不能勝，亡固可蹐足待也。高祖以義取天下，秦王子嬰降於軹道，漢王以屬吏寶器婦女無所取，還軍灞上，以待諸侯。與秦民約法三章，民無不歸心者。其興也，可謂有德矣。然則漢以德興，秦以暴滅，天之予奪，契若符璽。使秦不以水德王，天下何害於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靡不畢至，民之勞弊，有不能勝，亡固可蹐足待也。高祖以義取天下，秦王子嬰降於軹道，漢王以屬吏寶器婦女無所取，還軍灞上，以待諸侯。與秦民約法三章，民無不歸心者。其興也，可謂有德矣。然則漢以德興，秦以暴滅，天之予奪，契若符璽。使秦不以水德王，天下何害於亡？漢不以火德王，天下何害於興？議者乃以赤帝斬白帝受命之符，則既已得天統矣。然漢之初興，庶事草創，叔孫通略定禮儀，而正朔服色亦未遑暇。漢文帝時，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當土德。丞相張蒼明於律曆，乃以漢水德。明年黃龍見成紀，文帝乃拜臣爲博士，詔諸儒改服色，而賈誼獻策，亦以漢當土德。至孝武時，雖倪寬之通經，司馬遷之博洽，猶循公孫、賈誼之說，不復有所改易。獨劉向父子，以謂帝出乎震，故包犧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諸儒之說何其紛紛耶？夫以漢之一代所以王者三，或以爲水，或以爲火，或以爲土，彼蓋有所託而言，然亦有未足然者。三代之王，取受命之符於始興之帝。黃龍見於文帝時，安得以爲土德？此公孫臣之說爲非也。自包犧氏以五德相傳，則秦以水德，漢安得復以水乎？此張蒼之說爲非也。以土制水，於五行序曆，以爲漢乃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及黃龍見成紀，文帝乃申明土德。武帝亦據土德，色尙黃，數用五。然漢卒以火，則漢之一代無定論矣。文中子謂隋高祖曰，陛下眞帝，無踵僞亂，必紹周漢，以土襲火，色尙黃。阮逸注曰，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爲土德。然隋卒以火，則隋之一代無定論矣。苟無定論，則何以遵之哉？《前漢·郊祀志》曰，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注曰，五德各以所勝爲行。今考之前代，或以五行所生爲序，或以所勝爲序，或越諸代而上承一代以爲序，皆無定論。蓋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不道，而儒者各以臆見鼓其說，斯亦贅矣。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三四 五德相承，古人所說皆不定，謂周爲木德，後秦以鄒衍之說推之，乃以爲火德。故秦以所不勝者承周，號水德。漢考焉，雖略之可。乃若秦漢之所以存亡，其理較然易知者，且詳言之，以爲後世戒，則亦烏乎而不可哉？

又承周不承秦，後又有謂漢非火德者。王莽又有云云。三代而上未有此論，則東坡謂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者，又未必是。

章如愚《羣書考索別集》卷八《五運之說》 事有出於後世不經之說，百代莫之能明者，六天五運之類是也。六天之說出於讖緯，自鄭康成據以爲禮，由是世咸宗之。五運之說出於鄒衍陰陽家，自燕、秦采其術，由是以爲常經。嗟夫，大道無傳，周禮不作，至使讖緯之學，陰陽家者流，得以熾亂彝典，豈非學古議禮之失歟？然六天之說，王肅、長孫無忌之徒固能力攻之矣。而五運之陋，自漢張蒼、公孫弘之徒皆用其說，猶無足怪，而名儒賈誼、司馬遷、劉歆之徒咸附益之，宜其根深而不可拔，牢固而不可破也。今攻其說有二，賈誼、公孫弘、倪寬、司馬遷之徒，則本五行相勝之說。向、歆父子，則以五行相生爲論。言相勝，則以前世帝王皆後代勝前代，火能滅金，卽以火滅金。金能尅木，卽以金伐木。夫帝王之有天下，豈以一人之私，求勝於前代也哉？堯、舜、禹之相遜，蓋不得已而處大位，湯武之征伐，亦不得已而應天命，皆無一毫私意。今乃推五行之相勝，是以末代爭奪之事，而爲帝王之舉，豈不謬哉。故漢儒以周當火德，秦人以爲火乃用水德以勝之，更名河曰德水。秦人自以爲水，漢儒必欲以土勝之，至太初遂更順黃德。夫秦之暴虐，專以干戈魚肉諸侯，而後能以並海內。秦人推五行相勝，蓋有以也。漢高之興雖以征伐，然討定暴亂，亦秦民湯武也。漢儒賈誼、司馬遷不能述漢興撥亂之功，反用秦人相勝之說，此何理哉？逮至向、歆，又論五行之相生，曰，帝出乎震，故伏羲始受木德。木生火，故炎帝以火繼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繼之。由是相推，而至於漢，是謂以母傳子也。然亦甚不可也，既以黃帝爲土德，少昊其子也，何得又自爲金？既以帝嚳爲木德，帝堯其子也，何得又自爲火？父子之間乃自異乎？若是，則商周傳數十世，一世爲一德，不幾紛亂之甚耶？秦人雖不德，然得正統之傳。今乃以漢德之火，上承周德之木，置秦於閏位，比之共工，其可乎？蓋二說並行，各務伸其己見。爲相勝之說，則不得不變周之木爲火。爲相生之說，則不得不置秦於閏位。夫《詩》述堯、舜、三王之事詳矣，未嘗見其自謂五德何尚，報德何施。今因一陰陽家之說，甲以爲相勝，乙以爲相生，妄相配合，初不由前代帝王所自爲，嗚呼，何誤世之甚耶。且一漢之興，都見神母之祥，則以爲火德。驗黃龍之見，則以爲土德。考河決之符，則以爲水德。三者宜何從乎？黃龍見於成紀，文帝以公孫臣之言爲驗，乃詘張蒼之議，不知臣與蒼俱妄也，特幸一言之中爾。文帝初不從賈誼易服色之言，及聞公孫臣之說則喜之，未可爲不惑者。班固譏賈誼請色尚黃，其術已踈，而己乃依歆、向相生之說。以文帝之賢，班生之學，終不免於此。吾是知鄒子不經之言，後世雖孟子復生，不可攻而去之也。

陳埴《木鐘集》卷一一《秦自稱水德》 五德之運，其誰爲之乎？自秦用方士之言，以周爲火德，推五行相勝之法，自謂之水德，則是秦首倡其端耳。漢人或竊其餘論，反擯秦而主漢，則張蒼謂漢爲水德是也。或祖竊其餘論，而遂舉漢以繼秦，則賈誼公孫弘之流謂漢爲土德是也。或祖竊其餘論，而兩皆不用，更爲相生之術，上推包羲，下至周漢，而擯秦不數者，則歆、向父子遂謂周爲木德，漢爲火德是也。夫秦自稱水德，則是始皇之妄自尊大耳。後世設以始皇爲是耶，當祖而用之，如賈誼、公孫弘輩可也。設以秦爲非邪，當汛掃其不經之談，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可也。今張蒼、歆、向之徒，既竊用其說，又從而非議之，反擯秦於不數。則是衛輒自謂之嫡孫，欲以竊據正統，而反擯其父不納也。夫輒之所以得謂之嫡孫者，以其有父爲世子也。既不父其父，則不得謂之嫡矣，尚可據其位乎？五運之所由倡，以秦倡之耳。既擯秦不數，而漢獨何所承乎？此皆漢儒欺天罔人之論，而班固不察，又眞以漢爲得天統也。夫所謂天統者，何也？昔周公營洛之議曰，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孟子定於一之論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此天統之說。外是而謂之天統，則如秦之自稱水德可也，如張蒼之稱漢爲水德亦可也，如賈誼、公孫弘之土德可也，如歆、向之火德亦可也，尊秦可也，擯秦亦可也，自尊可也，人尊之亦可也，要之不得爲天統，則一耳。

林駉《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七《歷代德運》 五行相勝，鄒衍說也。五行相生，劉向說也。夫執相勝之說曰，夏得木德，商得金德，周得火德是也。立相生之說曰，帝出乎震，故伏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是也。嗟夫，五行固有相勝相生之義矣，然帝王授受天命人心未嘗相勝，愚不敢信衍之說。五德之運，其說雖不見於『六經』，以占帝王建號推之，則其說驗矣。自今觀之，神農氏之時以爲炎帝者，爲其尚火也。黃帝氏以爲黃帝者，爲其尚土也。少昊氏以爲金天者，爲其尚金也。非其所尚之德，則其號特爲虛

設。五行用事，始本於東方，萬物之所自起焉。王者則而象之。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一以所生之行而轉相承也。以建號而推，自神農而上爲伏羲，則知其爲木德也。自少昊而下爲高辛，則知其爲水德也。自伏羲以至高辛，則五行之運一周矣。又自堯以至於商，則五行之運再周矣。皆繼繼承承，取其相生之義，則劉向父子之說爲足信矣。若以相勝而言，則舜受堯之天下，是有勝堯之心。禹受舜之天下，是有勝舜之心。非獨舜禹不然，雖三代而下亦不然也。湯之繼夏，出於不得已。如其以商之金而克夏之木，則是彰湯之得天下出於本心矣。武王伐商，亦出於不得已，如其以周之火而克商之金，則是彰武王之得天下亦出於本心矣。謂相勝之說出於秦之意，則可出於帝王之意，則未可也。徒見夫商尚白，故以爲尚金，周尚赤，故以爲尚火，欲以附會相勝之說。嗚呼，若從其相勝之說，則夏之木德，胡從而尚黑？徒見夫夏有青龍之瑞，遂以爲尚木，商有銀山之祥，遂以爲尚金，欲以附會相勝之說。嗚呼，若從其相勝之說，則周之火德，胡爲有白魚之瑞耶？則鄒衍之說不足信矣。由周而降，相生之義千載未嘗不符契也。且秦本西戎，餘分閏位，不足繼周，班固削而不取焉。夫秦不足繼周，則繼周者漢也。周以木而漢以火，宜矣。不然，強華奉赤符，亦謂以火爲主，何耶？自魏至隋，皆非正統，不足繼漢，崔昌議去而不用焉。夫自魏而隋皆不足繼漢，則繼漢者唐也。漢以火而唐以土，宜矣。不然，伊川謂唐土德而少河患，何耶？君子觀漢之承周，唐之承漢，相生正理，異世一揆，則知秦用水德之治，而行刻深之法，其相勝之說背戾於聖人也多矣。自是而後，莊宗中興唐祚，同爲一代，則土運未絕也。一傳而晉以金，再傳而漢以水，又再傳而周以木，天開我宋運膺火德，徐鉉之言信矣。且我宋以火王天下也，豈非上天所眷命乎？受命宋分，星應大辰，火之祥也。收復河東，日在重午，火所旺也。赤烏報蕃昌之兆，紅光彰誕育之祥，噫，盛哉，是故赤帝有祭也。歲正月，商丘有祠也。色尚赤也，臘用戌也，火德彰彰，其與堯比隆歟。彼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唐，此不可也。噫，太原後服，胡公言之，並不加號，溫公言之，彼曷不知乎？謝絳因日抱黃珥，而又欲用土德矣，然越唐而承於隋，此又不可也。噫，水患多應，伊川言之。火祀宜修，胡宿言之。彼曷不審乎？不然，南京卽政，建炎紀元，何天意猶眷眷於中興之後耶？嗚呼，宋德當天，歷年萬億，赫然炎精，奕葉有光，愚尤有望於今日也。

王應麟《通鑒答問》卷二　五德之運始於鄒衍，古未之前聞也。始皇用其說爲水德而尚黑焉。【略】文帝十三年，公孫臣言漢當土德，明年黃龍見，遂用土德，議改服色。武帝太初元年，色上黃，數用五，則漢用土德矣。【略】光武乃用火德，是時尊圖讖，崇赤伏，於是始改，西都未有此說也。【略】或曰，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其然歟？曰，此今文《泰誓》之僞書也，古文未出，故董仲舒述之。

郝經《續後漢書》卷八四中下《五行》　帝王之歷數爲運，孔子謂帝出乎震，故自騶衍以來有五運之說，以五行之相生者相代。始於宓犧以木德王，於是神農火，黃帝土，少昊金，顓頊水，帝辛木，唐火，虞土，夏金，商水，周木，漢火，雖不經見，理亦宜然，此又其運數也。故行而爲五行，布而爲五氣，合而爲五德，成而爲五性，發而爲五色，激而爲五聲，蘊而爲五味，凝而爲五體，別而爲五藏，萬物莫不由之，皆陽加於陰，陰加於陽，吻合成體，錯綜爲用，皆以一具兩，各爲陰陽。木具甲乙，火具丙丁，土具戊己，金具庚辛，水具壬癸而爲十母，復天地之體數，不卽不離，分而不殊，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

胡三省《資治通鑒・魏紀・世祖文皇帝黃初二年》注引孟康曰　秦推五勝，以周爲火，用水勝之。漢儒以庖犧繼天而王，爲百王首，德始於木。共工氏霸九域，雖有水德，在木火之間，非其序也，故霸而不王。神農氏以火承木，故爲炎帝。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爲土德。少昊，黃帝之子，土生金，故爲金德。少昊之衰，顓頊受之，金生水，故爲水德。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水生木，故爲木德。高辛氏衰，天下歸堯，木生火，故爲火德。堯嬗舜，火生土，故爲土德。舜嬗禹，土生金，故爲金德。湯伐桀續禹，金生水，故爲水德。周伐商，水生木，故爲木德。漢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共工及秦不在五德相生之正運，故曰閏位。

高拱《本語》卷三　問，帝王以五德王天下，然歟？曰，此術家荒唐之說，君子所不道也。曰，程伊川云五行，古人說迭王字說盡了，只是個盛衰自然之理也。又曰，五德之運，卻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如王者一代，又是一個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便多火災。蓋亦有此理。朱晦翁云，五運之說亦有理。問，取相生否，取相克否？曰，取相生。然事有適然相符

者，如我宋以歸德軍節度使即位，即是商丘之地，此火德之符也，事乃與漢高赤帝子一般，不然乎？曰，不圖二先生亦惑於此也，請爲言其必不可信。五行，天地之所運也。帝王受命而興，於此何與？而乃謂各得其一，果何所據？以何知之？白蛇之事既詭，商丘之說乃出傅會，而河患、火災傅會更甚。且即如所言也，則他代之興，又皆以何物證之？此其一也。彼術家者流，各持其說。鄒衍主相克，劉向主相生，言人人殊，自相矛盾，是人爲之說，非天定之理也，此又其一也。且即以相生云伏羲以木德矣，傳十五君，合萬七千餘年，皆木德也。而神農以火德繼之，傳七君，合三百餘年，皆火德也。而黃帝以土德繼之，乃黃帝子少昊則以金德，孫顓頊則以水德，孫帝嚳則以木德，堯則以火德，舜則以土德。三代而後，又皆合一代爲一德。欲爲一代則一代，欲爲一君則一君，分合任意，誰爲爲之？此又其一也。周以土矣，秦則以水，土不生水。相生之說，亦自牴牾，此又其一也。五行之運，厥氣惟均，非有所偏也。乃伏羲以萬年計，五帝以百餘年計，夏歷年四百，商六百，周八百，漢四百，唐宋皆三百。即享國之長者，亦自參差。至秦、隋、六朝、五季，則或數十年，或數年而止，然亦各稱德王。何五德之運長乃如彼，短乃如此，若是偏歟？此又其一也。又如三國鼎峙，五季雲擾，同時並列，亦皆一代之君也，豈共一德歟？抑一德而分用之歟？抑各用一德歟？抑亦五德之運至此斷歇而不續歟？此又其一也。由是觀之，荒唐甚矣。

章潢《圖書編》卷二二三《五運相勝相生》 五運之說肇於鄒衍，自漢張蒼、公孫弘之徒皆用其說，而賈誼、司馬遷、劉歆輩又從而附益之。今考其說有二，賈誼、公孫弘、倪寬、司馬遷則本五行相勝之說，劉歆父子則以五行相生爲言。主相勝者，則以前世帝王皆後代勝前代。火能滅金，即以火勝金。金能尅木，即以金勝木。夫帝王之有天下，豈以一人之私，求勝於前代耶？堯、舜、禹之相遜，蓋不得已而處大位。湯武之征伐，亦不得已而應天順人，初無一毫私意行於其間也。今乃推五行之相勝，是以末世爭奪之事，爲帝王盛舉，豈不謬哉。故漢儒以周當木德，秦人以爲水，乃用水德以勝之，更名河曰德水。秦人既自以爲水矣，漢儒必欲以土勝之，至大初遂更用黃德。夫秦之暴虐，以干戈魚肉諸侯，併吞海宇。秦人推五運相勝，蓋有以也。漢高之興雖以征伐，然討定暴亂，亦秦民之湯武也。賈誼、司馬遷不能推述

分閏位，自魏至隋，皆非正統，求以合所生也。嗚呼，謂相勝之說出於秦之意則可，出帝王之意則不可。彼帝王之公天下也，撝遜征誅皆無心，順理以通其治於未窮，而何有於計較之私？且秦急於法，天下受其毒，漢善反之，又豈較勝哉。然相生之說出，而相勝之說微矣。但相生之說方惑世而未已也。夫帝王之繼天理物也，黜篡竊以宗正統，略偏安而紹曆數，人則爲之耳，豈天運之自然哉。蓋世不常治，而運無停機。當未漢祚絕而李唐未興，有天下者自魏而隋也。今皆略而不序，其時獨無所運耶？五行之運，一息若不繼，則天道壞矣。或者又曰，斬蛇著符得天統也，水患多應非人爲也，火主商丘又明驗也。嗚呼，此正晦翁所謂大德之符，有適合者耳。求其說而不得，君子弗論也。審如其說，則夏有青龍之瑞，胡爲而尚金？殷有銀山之祥，胡爲而尚水？周有白魚之兆，胡爲而尚木？其說窮矣。設謂以人承天而運數不絕，則可驗於五三之世，而不可驗於秦、隋之間。設謂以天應人而符瑞可徵，則僅見於漢、唐、宋之初興，而無所考於帝王之通盛。求其說而不得，信乎其說窮矣。大抵闢衍之說者向也，而啓向之說者衍也。衍之說也出乎私，向之說也流於誕。嘗考諸《家語》，老聃曰，古之易代而改號者，取法五行。五行更主，終始相生，亦象其義。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夫《家語》多漢儒所附會而不足信，味其語意，亦五者自爲之尚耳，初未符於天命也。要之，王者之欲定所尚也，特以一代之典章文物不可闕，而欲治曆明時更制立度，以新天下之耳目焉耳，夫何與於天運之生克也哉？愚故曰，帝王順時以修政也。

張養蒙《五德之運考》（黃宗羲《明文海》卷一二一） 自古帝王受命而興，其嬗代之序載在史策，可考而知也。逮戰國鄒衍始推言五德之運，以決帝王相乘之統，劉向復推廣其義作《五行傳》。自今考之，有主於相克者，則曰，夏得木德，商以金勝之。此衍之說也。有主於相生者，則曰，太昊氏始出震，以木德王。次而神農以火，黃帝以土，少昊以金，顓頊以水，帝嚳以木，堯以火，舜以土，此向之說也。若夫配以五方，分以五色，屬以五音，貫以五數，世代循環相尋不已，術士家咸祖談之，在儒先則直斥其不經見矣。愚故竊有疑焉。夫五行之用，布濩於天地之間，自一人一事，以至於百工萬化，罔不取足，而況帝王重寶可獨遺之？若謂衍之說盡不可信與？則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漢克秦，張蒼等皆云應赤帝之祥，宜尚火德。公孫臣推衍議，言宜尚土德，當有黃龍見，後黃龍果見成紀，蒼議卒詘，此何以驗也？謂衍之說盡可拘與？則黃帝、顓頊、帝嚳、堯，一姓而所尚頓殊，何秦漢以後不然也？夏之揖遜同於虞，何主於克而不主於生也？要之，識緯術數之學，與星官堪輿諸家並傳，亦自不可盡廢。但達人之通致，不當拘術士之偏談耳。蓋論五德之流行，雖足以乘其運，而論歷代之世運，亦不必分屬於德。吾聞其有撫五辰修六府而興者矣，不聞其修一德而興也。吾聞其有狎侮五行汩陳五行而替者矣，未聞其乖一德而替也。如徒以數尚六七，色尚青赤，音尚徵羽，類而附之，則興者果一德之旺，而替者果一德之衰耶？蓋五德之運，天之所以示乎人，而非人之所易測。五德之修，人之所以應乎天，而自足以維其運。天人之際，微乎微乎。帝王曆數，何拘小術定之哉？至謂天地人之異統，忠質文之異尚，夏商周之迭更，此則理之說，而非數之說也，是故儒先重之也。漢以後，術士謂唐用火德，宋用土德。我朝受命，有謂其尚火德，有謂其尚土德，紛紛無定。若必拘拘於此，則六朝之更姓，五代之分裂，豈五德遂絕，而無所乘耶？契丹之滅晉，劉石之亂華，元之代宋，又乘夫何德耶？故愚斷以爲不可廢衍，向之說，亦不必拘衍，向之說也。若夫探五行之精，敬五行之用，以斡造化轉移之微權，使吾之德足以當天之運，而天之運不至於爽吾之德，此在今日所當兢兢者也。衍、向之說，存而弗論可也。

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三《漢火德考》 自鄒衍推五德終始之傳，作《主運》，秦始皇采用其說，以周得火德，秦滅周，從所不勝，爲水德。《封禪書》或曰，黃帝得土德，夏得木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秦得水德，周得木德，秦在木火之間，漢得火德，與鄒衍所云異矣。自今考之，有主於相克者，則曰，夏得木德，商得金德，周以火勝之。此衍之說也。有主於相生者，則曰，太昊氏始出震，以木德王。次而神農以火，黃帝以土，少昊以金，顓頊以水，帝嚳以木，堯以火，舜以土，此向之說也。若夫配以五方，分以五色，屬以五音，貫以五數，世代循環相尋不已，術士家咸祖談之，在儒先則直斥其不經見矣。愚故竊有疑焉。夫五行之用，布濩於天地之間，自一人一事，以至於百工萬化，罔不取足，而況帝王重寶可獨遺之？若謂衍之說高帝而後，漢人作《飛燕外傳》，有禍水滅火之語。不知前漢自王莽、劉歆以前，未有以爲火德者，蓋其誤也。荀悅《漢紀》言張蒼謂漢爲水德，而賈誼、公孫臣以爲土德。及至劉向父子，推五行之運，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於漢，

宜爲火德，其說爲明。然《律曆》言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其論今不傳。若《三統曆》所云，則歆說，非向說也。賈誼云當用土德，色尚黃，數以五。司馬遷《太初曆》蓋從之，而班固以爲疏，改用火德。然前漢實用土德，非火德也。凡此皆《史記索隱》《漢書顏注》《通鑑胡注》所未及，故詳論之，以俟後之人考而證焉。

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評鑒闡要》卷一《秦・始皇帝》　帝推五德之運，以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目。五運終始，繼緯所祖，說肇於鄒衍，用始於秦皇，漢以後遂因之，改朔易服，且遠溯羲農。而相生相勝，議如聚訟。不知帝王肇興本由天命，天命固不在五行之數也。更由人事，人事亦不在五行之數也。以木金水火土數爲皇極運世之樞紐，其不經亦甚矣。

農家部

世界觀分部

氣

《氾勝之書》

一、耕田

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土，務糞澤，早鋤早種。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

春凍解，地氣始通，土一和解。耕輒耰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耰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此謂弱土而強之也。

春氣未通，則土歷適不保澤，終歲不宜稼，非糞不解。慎無旱耕。須草生，至可耕時，有雨即耕，土相親，苗獨生，草穢爛，皆成良田。此一耕而當五也。不如此而旱耕，塊硬，苗穢同孔出，不可鋤治，反爲敗田。秋無雨而耕，絕土氣，土堅垎，名曰腊田。及盛冬耕，泄陰氣，土枯燥，名曰脯田。脯田與腊田，皆傷田，二歲不起稼，則一歲休之。

凡麥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謹摩平以待種時。五月耕，一當三。六月耕，一當再。若七月耕，五不當一。

冬雨雪止，輒以罱之，掩地雪，勿使從風飛去；後雪復罱之；則立春保澤，凍蟲死，來年宜稼。

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略】

四、區田法

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

區田以糞氣爲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爲區田。

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

凡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爲之。

以畝爲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丈五寸，長四丈八尺。尺直橫鑿町作溝，溝一尺，深亦一尺。積壤於溝間，相去亦一尺。皆悉以一尺地積壤，不相受，令弘作二尺地以積壤。

《授時通考》卷三五　農桑通訣，田有厚薄，土有肥磽。耕農之事，糞壤爲急，糞壤者，所以變薄田爲良田，化磽土爲肥土也。古者分田之制，上地皆百畝歲一耕之，中地家二百畝，間歲耕其半，下地家三百畝耕百畝三歲一周，蓋以中下之地瘠薄磽确苟不息，其地力則禾稼不蕃，後世井田之法，變強弱多寡不均所有之田歲歲種之，土敝氣衰，生物不遂。爲農者必儲糞朽以糞之，則地力常新壯，而收獲不減。

《清朝文獻通考》卷六　四十六年，諭工部曰，江南浙江生齒殷繁，地不加增而仰食者日衆，其風土陰晴燥濕，及種植所宜迥與西北有異。

陳廷燦《續茶經》卷下之四　七曰叢茶，亦曰叢生茶，高不數尺，一歲之間發者數四，貧民取以爲利。品茶要錄，壑源沙溪其地相背，而中隔一嶺，其去無數里之遙，然茶產頓殊。有能出力移栽植之，亦爲風土所化，竊嘗怪茶之爲草一物耳。其勢必猶得地而後異。豈水絡地脈偏鍾粹於壑源，而御焙占此大岡巍隴，神物伏護，得其餘蔭耶，何其甘芳精至而美擅天下也。

天道

徐光啓《農政全書》卷一　《禮·王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孝經·庶人章》，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周制，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鷄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入者必持薪櫼，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管子》，民無所游食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玄扈先生曰，有所游食必不農，今世是也。

管仲相齊，與俗同好惡。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莊子》，長梧封人曰，昔予爲禾稼，而鹵莽種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來年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

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

《氾勝之書》，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

《史記》太史公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漢文帝時，賈誼說上曰，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人，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張堪拜漁陽大守，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略】

戴埴論曰，玄扈先生曰，書不刪無逸，詩不刪豳風。夫子告須之辭，亦猶孟子不欲並耕之意耳。樊遲學稼學圃，夫子固以須無志於大而鄙之。然夫子所謂不如老農圃，則是眞實之辭。古者，人各有一業，一事一物，皆有傳授。問樂必須夔，問刑必須皐，農事非后稷不可。禾麻菽麥秬秠糜芑，各有土地之宜。方苞種褒發秀穎栗，各有前後之序。本末源流，特槩見於《生民》、《七月》。《周禮》頒職事，曰稼穡樹藝，及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是各有職。老農老圃，蓋習聞其故家遺俗，窮耕植之理者也。此許行所以學農家。今以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梗概。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詳悉。亢倉子說農道，大有意義。稼容足，耨容鋤，耘容手，謂之耕道。人耨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而殖於堅。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跡疎。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而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與扶，其莠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扶疎，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疎則多粃，墝而專居則多死。其說禾黍稻粱菽麥，得時失時尤詳。且悉與呂氏春秋大概略同。昔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醫

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葵）〔蔡〕葵》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賈思勰《齊民要術》敘曰，蓋神農爲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爲政首。禹制土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語曰，力能勝貧，謹能勝祸。蓋言勤力可以不貧，謹身可以避祸。故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利之教，國以富強。秦孝公用商君，急耕戰之賞，傾奪鄰國而雄諸侯。《淮南子》曰，聖人不恥身之賤也，愧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長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爲治水，以身解於暘盱之河。湯由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野。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黎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勤，思慮不用，而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將相不彊，功烈不成。仲長子曰，天爲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篤簣。惰者釜之，勤者鍾之，矧夫不爲而尚乎食也哉。諺子曰，朝發而夕異，宿勤則菜盈筐。且苟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晁錯曰，聖王在上，而或不凍不饑者，非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開其資財之道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飡，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體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亦安得以有民。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不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日有饑。故食爲至急。陳思王曰，寒者不貪尺玉而思短褐，饑者不願千金而美一食。千金尺玉至貴，而不若一食。短褐之惡者，物時有所急也。誠哉言乎。神農、倉頡，聖人者也，其於事也，有所不能矣。故趙過始爲牛耕，實勝耒耜之利。蔡倫立意造紙，豈方縑牘之煩。且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諺曰，智如禹湯，不如常耕。是以樊遲請學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農。然則聖賢之智，猶有所未達，而況於凡庸者乎。猗頓，魯窮士，聞陶朱公富，問術焉。告之曰，欲速富畜五牸。乃畜牛羊，子息萬計。九眞廬江，不知牛耕，每致困乏，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燉煌不曉作耬犁，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又燉煌俗，婦女作裙，掌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傭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充爲桂陽令，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貯衣。民情窳惰，少蠶桑之業，足多剖裂血出，盛冬皆然火燎炙。充教民益種桑柘，養蠶織履。復令種苧麻。數年之間，大賴其利，衣履溫煖。今江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教也。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績織，民冬月無衣，積細草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崔寔爲作紡績織紝之具以教，民得免寒苦。黃霸爲潁川，使鄭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豚子，可以爲祭。吏往，皆如言。龔遂爲渤海，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株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母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如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吏民皆富實。召信臣爲南陽，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民得其利，畜積有餘。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郡中莫不耕稼力田。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童恢爲不其令，率民養一豬，雌鷄四頭，以供祭祀，買棺木。顏斐爲京兆，乃令整阡陌，樹桑果，又課以閒月取材，使得轉相告戒，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投貴時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間，家丁車大牛，整頓豐足。王丹家累千金，好施與，周人之急。每歲時後，察其強力收多者，輒歷載酒肴，從而勞之，便於田頭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肴而去。其惰者，獨不見勞，各自恥不能致丹。其後無不力田者，聚落以致殷富。杜畿爲河東，課勸耕桑，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家家豐實。此等，豈好爲頓擾而輕費損哉。蓋以庸人之性，率之則自力，縱之則惰窳耳。故仲長子曰，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鼈之堀，爲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而關中無饑年。蓋食魚鼈，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墝之勢可知。又曰，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產不肥，鞭之可也。拖落不完，垣墻不牢，掃除不潔，笞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皇后親蠶，況夫田父而懷窳惰乎。李衡於武陵龍陽汎洲上

作宅，種甘橘千樹。臨卒，勅兒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足用矣。吳末，甘橘成，歲得絹數千疋。恆稱太史公所謂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者也。樊重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此種殖之不可已也。玄扈先生曰，余勸人種樹，或曰，不能待，何法而可。余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此之謂也。《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漢文帝曰，朕爲天下守財矣，安敢妄用哉。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然則家猶國，國猶家。是以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其義一也。夫財貨之生，既艱難矣，用之又無節。凡人之性，好懶惰矣，率之又不篤。加以政令失所，水旱爲災，一穀不登，齒腐相繼。古今同患，所不能止也，嗟乎。且饑者有過甚之願，渴者有兼量之情。既飽而後輕食，既煖而後輕衣。或由年穀豐穰，而忽於蓄積，或由布帛優贍，而輕於施與，窮窘之來，所由有漸。故管子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也。蓋言用之以節。

天時

《呂氏春秋・審時》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稠長穗，大本而莖殺，粟圓而薄糠，圓，豐滿也。薄糠，言米大也。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風，落也。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或作奮。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閐而青零，多秕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飽。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遂，長。葉薥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小米故厚糠也。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疏穗，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益，息也。先時者，本大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

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庇辟米，不得恃恃或作待。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枲，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二七，十四實也。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稠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稵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肌或作肥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至或作上。胕動蚼蛆而多疾，其次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興，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氣，力也。章，盛也。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四衛變彊，殆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氾勝之書》

五、禾

種禾無期，因地爲時。三月榆莢時雨，高地強土可種禾。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申卯。凡九穀有忌日，種之不避其忌，則多傷敗，此非虛語也。其自然者，燒黍穰則害瓠。

種禾，夏至後八十九十日，常夜半候之，天有霜若白露下，以平明時，令兩人持長索相對，各持一端，以槩禾中，去霜露，日出乃止。如此，禾稼五穀不傷矣。

穫不可不速，常以急疾爲務。芒張葉黃，捷穫之無疑。

穫禾之法，熟過半斷之。

六、黍

黍者暑也，種者必待暑。先夏至二十日，此時有雨，彊土可種黍。一畝三升。

黍心未生，雨灌其心，心傷無實。

黍心初生，畏天露。令兩人對持長索，搜去其露，日出乃止。

凡種黍，覆土鋤治，皆如禾法；欲疎於禾。

七、麥

凡田有六道，麥爲首種。種麥得時無不善。夏至後七十日，可種宿麥。早種則蟲而有節，晚種則穗小而少實。

當種麥，若天旱無雨澤，則薄漬麥種以酢漿並鹽矢，夜半漬，向晨速投之，令與白露俱下。酢漿令麥耐旱，鹽矢令麥忍寒。

麥生黃色，傷於太稠。稠者鋤而稀之。

秋鋤以棘柴耬之，以壅麥根。故諺曰：『子欲富，黃金覆。』黃金覆者，謂秋鋤麥曳柴壅麥根也。至春凍解，棘柴曳之，突絕其乾葉。須麥生復鋤之。到榆莢時，注雨止，候土白背復鋤。如此則收必倍。

冬雨雪止，以物輒閷麥上，掩其雪，勿令從風飛去。後雪復如此。則麥耐旱、多實。

春凍解，耕和土，種旋麥。麥生根茂盛，莽鋤如宿麥。

區種麥，區大小如上農夫區。禾收，區種。凡種一畝，用子二升；覆土厚二寸，以足踐之，令種土相親。麥生根成，鋤區間秋草。緣以棘柴律土壅麥根。秋旱，則以桑落時澆之。秋雨澤適，勿澆之。春凍解，棘柴律之，突絕去其枯葉。區間草生鋤之。大男大女治十畝。至五月收，區一畝。得百石以上，十畝得千石以上。

小麥忌戊，大麥忌子，除日不中種。

土宜

《呂氏春秋・任地》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畎浴土乎。土當作土。子能使保濕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蕃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強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曠乾，故欲溼，不燥不溼，取其中適，乃成黍稷也。上田棄畝，下田棄畛。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蜮或作螣，食心曰螟，食葉曰蜮，兗州謂蜮爲螣，音相近也。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畎也。耜六尺，古者以耜耕，廣六尺爲畝，三尺爲畎。遼西之人謂之墟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度，制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緩，柔也。草誦大月。大月，孟冬月也。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傳曰。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猶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與民謀。有年蔈土，無年蔈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薄，輕也。言不重時也。薄或作怠。使其民而鄰之，民既鄰，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穜禾不爲穜，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又《辯土》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言土燥溼也。必厚其勒，爲其唯厚而及。鋤者鋤或作選。莊之，堅者耕之，澤其勒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爲青魚胅，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獲或作種。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爲畮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儳，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修，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來，丕成也。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爲青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疏，希也。不中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畮欲廣以平，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愼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耨也，必務其培。其耨植也，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畮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遨長。弱不相害，故遨大。遨，疾也。衝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夫心中央，帥爲泠風。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

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扶，相扶持，不可傷折也。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族，聚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粗。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粗，墝而專居則多死。專，獨，不能自蔭潤其根，故多枯死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不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蟠而不發。墝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元司農司《農桑輯要》卷一 《漢·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

王禎《王氏農書》卷一 《農書》云，穀之爲品不一，風土各有所宜。周禮職方氏云，揚州其穀宜稻，荆州其穀宜稻，豫州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青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黍稷稻麥，雍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黍稷稻，冀州其穀宜黍稷，並州其穀宜五種，雖徐梁闕所紀載，而九州風土之宜，其大概可見矣。

又卷三 田有良薄土有肥磽，耕農之事糞壤爲急。糞壤者，所以變薄田爲良田，化磽土爲肥土也。古者分田之制，上地家百畝歲一耕之，中地家二百畝間歲耕其半，下地家三百畝歲耕百畝，三歲一周，蓋以中下之地，脊薄磽，確苟不息其地力，則禾稼不蕃。後世井田之法，變強弱多寡，不均所有之，田歲歲種之土，敝氣衰，生物不遂爲農者，必儲糞朽以糞之，則地力常新壯，而收穫不減。孟子所謂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也。

又卷四 誠使天下之耕者，因人力之所至，盡地力之所出。

又卷三五 其種本南海諸國所產，後福建諸縣皆有近江東，陝右亦多種，滋茂繁盛與本土無異。種之則深荷其利悠悠之論，率以風土不宜爲說，按農桑輯要云，雖託之風土種藝不謹者，有之，種藝雖謹不得其法者，有之，信哉言也。

徐光啓《農政全書》卷七 爲農者必儲糞朽以糞之，則地力常新壯。而收穫不減，孟子所謂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也。

《授時通考》卷七 大抵風土之說總而言之，則方域之多大有不同，詳而言之，雖一州之域一縣一里之間，亦有幾種之分，似無多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草

政治哲學分部

農本

《呂氏春秋・上農》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處，處，居。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謂如巧智之巧。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於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制也。制，法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農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

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人不敢灰僇，繒網罝罘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國家難治，三疑乃極；是謂背本反則，失毀其國也。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農工賈也。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凶。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粗。奪之以水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舉鉦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兵事，是謂厲；禍因胥歲，不舉鉦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且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眞。

陸龜蒙《笠澤叢書》卷三耒耜經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於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曾不求命稱之義，非揚子所謂如禽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耘，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皇之庭，受播種之法。淳淳冷冷，聳堅毛髮，然後知聖人之旨趣，樸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信也。因書爲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於食。經曰，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犁。冶金而爲之者曰犁鏡，本作鏡曰犁壁。斲木而爲之者曰犁底，曰策額，曰犁箭，曰犁轅，曰犁梢，曰犁評，去曰犁建，曰犁桪。木與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墢，墢猶塊也。起其墢者鏡也，覆其墢者壁也。草之生必布於墢，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鏡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鏡表上利，壁形其圓。負鏡者曰底，底初實於鏡中，即農也。兵自農出賦居藉焉。農本而兵末本理則末治。

《元史・食貨志・農桑》　農爲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初無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爲本，民以衣食爲本，衣食以農桑爲本。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見英識，與古先帝王無異，豈遼、金所能比哉。

蔡清《四書蒙引》卷一　八曰，農家農本國之本。但亦有挾其術以爲可以治天下者，如許行之徒是也。

夏良勝《中庸衍義》卷一四　聖祖躬耕藉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諭之，曰耕藉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本也。朕即位以來恆舉行之，惟欲斯民知勸盡力於田畝，以遂其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等享胙於此，非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

徐光啓《農政全書》卷一《農本》

經史典故

神農氏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

徐積《節孝集》卷二八　將欲教之必先養之，使夫農者安於農，而商賈者安於商賈，是所謂養也。知夫農本而不知夫商賈者市井之本，則小民何依焉。故或依於農或依於工或依於商賈。行旅各得其所依，則各得其所養，然後教化可行刑罰，可省患盜者，可以息盜也。

曹勛《松隱集》卷一七　溥綏聖澤浙江湄，風轉行宮赤羽旗。貴己但驚智竟。荆公重農本，一一見歌詠。青苗變箕斂，大爲當世病。千年負深譏，言不覆所行。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一一《清慎堂記》　寓兵於農王政也，居重御輕君天下之大權也。漢有南北軍，唐立十六衛用此道也。兵不寓於農政而二之，百萬之衆仰食於農，飛芻挽粟數千里饋餉，師不宿飽。居者，行者交相爲病，不能供給。不寧惟是聖王之處內外臨治亂謀深慮遠，農即兵也，兵即農也。兵自農出賦居藉焉。農本而兵末本理則末治。

王惲《秋澗集》卷三　神農製田鎡，耒耜理之正。茲焉述後來，初出書農本詔，乘春豈有宴游詩。

曹勛《松隱集》卷一七　溥綏聖澤浙江湄，風轉行宮赤羽旗。貴己但驚智竟。荆公重農本，一一見歌詠。青苗變箕斂，大爲當世病。千年負深譏，言不覆所行。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一一《清慎堂記》　寓兵於農王政也，居重御輕君天下之大權也。漢有南北軍，唐立十六衛用此道也。兵不寓於農政而二之，百萬之衆仰食於農，飛芻挽粟數千里饋餉，師不宿飽。居者，行者交相爲病，不能供給。不寧惟是聖王之處內外臨治亂謀深慮遠，農即兵也，兵即農也。兵自農出賦居藉焉。農本而兵末本理則末治。

《元史・食貨志・農桑》　農爲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初無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爲本，民以衣食爲本，衣食以農桑爲本。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於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見英識，與古先帝王無異，豈遼、金所能比哉。

蔡清《四書蒙引》卷一　八曰，農家農本國之本。但亦有挾其術以爲可以治天下者，如許行之徒是也。

夏良勝《中庸衍義》卷一四　聖祖躬耕藉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諭之，曰耕藉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本也。朕即位以來恆舉行之，惟欲斯民知勸盡力於田畝，以遂其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等享胙於此，非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

徐光啓《農政全書》卷一《農本》

經史典故

神農氏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

壽焉。自爬至礪礫皆有齒。磟磈，觚稜而已。咸以木爲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耒耜經終焉。

徐積《節孝集》卷二八　將欲教之必先養之，使夫農者安於農，而商賈者安於商賈，是所謂養也。知夫農本而不知夫商賈者市井之本，則小民何依焉。故或依於農或依於工或依於商賈。行旅各得其所依，則各得其所養，然後教化可行刑罰，可省患盜者，可以息盜也。

曹勛《松隱集》卷一七　溥綏聖澤浙江湄，風轉行宮赤羽旗。貴己但驚智竟。荆公重農本，一一見歌詠。青苗變箕斂，大爲當世病。千年負深譏，言不覆所行。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一一《清慎堂記》　寓兵於農王政也，居重御輕君天下之大權也。漢有南北軍，唐立十六衛用此道也。兵不寓於農政而二之，百萬之衆仰食於農，飛芻挽粟數千里饋餉，師不宿飽。居者，行者交相爲病，不能供給。不寧惟是聖王之處內外臨治亂謀深慮遠，農即兵也，兵即農也。兵自農出賦居藉焉。農本而兵末本理則末治。

蔡清《四書蒙引》卷一　八曰，農家農本國之本。但亦有挾其術以爲可以治天下者，如許行之徒是也。

夏良勝《中庸衍義》卷一四　聖祖躬耕藉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諭之，曰耕藉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本也。朕即位以來恆舉行之，惟欲斯民知勸盡力於田畝，以遂其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等享胙於此，非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

徐光啓《農政全書》卷一《農本》

經史典故

神農氏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

始教耕，故號神農氏。《白虎通》云，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用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典語》云，神農嘗草別穀，烝民粒食。後世至今賴之。農丈人一星，在斗西南，老農主稼穡也。其占與糠略同。與箕宿邊杵星相近。蓋人事作乎下，天象應乎上，農星其殆始於此也。后稷名曰棄。棄爲兒時，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植麻麥。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帝堯聞之，舉爲農師。帝舜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帝命率育。奄有下國，俾民稼穡。《豳風·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蓋周家以農事開國，實祖於后稷。所謂配天社而祭者，皆後世仰其功德，尊之之禮，實萬世不廢之典也。

嘗聞古之耕者用耒耜，以二耜爲耦而耕，皆人力也。至春秋之間，始有牛耕，用犂。《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是也。嘗考之，牛之有星，在二十八宿丑位，其來著矣。謂牛生於丑，宜以是月至祭牛宿，及令各加蔬豆養牛，以備春耕。

《漢·食貨志》，后稷始畊田，以二耜爲耦。

《藝文志》，農九家百四十一篇。農家者流，蓋出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

《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玄扈先生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此言食也。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言貨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又　王符曰，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仇覽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豚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晝居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振恤窮寡，期年，稱大化。

唐張全義爲河南尹。經黃巢之亂，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居民不滿百戶，四境俱無耕者。全義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

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蠶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衆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戶皆有蓄積，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李襲譽嘗謂子孫曰，吾負京有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能勤此，無資於人矣。

諸家雜論上

《管子》，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濱田悉徙，五種無不宜。其立後而手實，其木宜蚖萬與杜松，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呼音中角。赤壚歷強肥，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裳。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堂，無宜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行廧牆同落，地濶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櫟橿桑。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苹蓨，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杞陝，八施，八七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勞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

其下青碧，不可得泉。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其木乃柳，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蕢，其木乃橘，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蒿與蘆，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木。葉下於營，營下於莧，莧下於蘼，蘼下於蒲，蒲下於蕈，蕈下於蘼，蘼下於茅，茅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歸。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爲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黑或黃或白。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脇，剛而不穀，不滯車輪，不汙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壁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隤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厲其桑，其柘其樸，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鼠橐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土，乾而不格，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剽土。剽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之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悉橐土，蟲易全處。悉剽不白，下乃以澤。其種大苗細苗，赤壁黑秀，箭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櫟，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季，其秀生壁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乂之楂梨。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曠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蘿如蒸，欲有與名。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五臭疇生，蓮與蘘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蕃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蕃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虙。五虙之狀，堅而不骼。其種陵稻、黑蠶馬夫。蕃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虙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龜楢檀。其山之淺，有籠與斥，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其桑其松，其杞其茸，種木胥容。榆桃柳棟，羣藥安生，姜與桔梗，小辛大蒙。其山之梁，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傍，有彼黃堇，及彼白昌，山藜羣芒，羣藥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既有橐鷹，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落，青怵以肥，芬然若灰。其種橘葛，赤莖黃秀，恚目，其葉若苑。以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落土。落土之次，曰五壞。五壞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赤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壞土。壞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忍隱，忍葉如藿葉以長狐茸，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蕃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恚。五恚之狀，廉焉如墐，潤濕以處。其種大穋細穋，赤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細粟如麻。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恚土之次，曰五繾。五繾之狀，強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莖葉如扶櫟，其粟大。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繾土之次，曰五墐。五墐之狀，芬焉若糠以肥。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墐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脹。其種大秬細秬，黑莖青秀。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其種大黃細黃，白莖青秀以蔓。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五塉。五塉之狀，粟然如僕累。不忍水旱。其種大穋杞細穋杞，黑莖黑秀。蕃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二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白莖黑秀。蕃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次，曰五弘。五弘之狀，如鼠肝。其種青粱，黑莖黑秀。蕃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坼以臞埴。其種雁膳，黑實。朱跗，黃實。蕃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蕃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虙。五虙之狀，堅而不骼。其種陵稻、黑鷙馬夫。蕃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虙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蕃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

凡土九十，其種三十六。

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出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略】

《齊民要術》云，《淮南子》曰，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不能使水西流。后稷闢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而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食者民之本，民者國之本，國者君之本。是故人君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殖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蓄蔬食。冬伐薪蒸，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屍。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蝦蟇鳴，燕降，而通路除道矣。燕降二月陰降百泉，則修橋梁。晉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卽種宿麥。昴星中，則收斂蓄積，伐薪木。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得食，則難矣。又曰，爲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難得而易失也。是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不納，冠挂而不顧。非其爭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楊泉《物理論》曰，種作曰稼，收斂曰穡。稼欲熟，穡欲速，此良農之務也。漢書食貨志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獲如寇盜之至。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攜。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禾也。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薿薿。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讀曰耐故薿薿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功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稼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乏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與庸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課得穀皆多其勞，田畝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又《農政全書》卷二一

諸家雜論下

閻閎序王禎《農桑通訣》曰，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安州邵公，得元王禎氏《農書》，顧右布政使長興顧公謂，茲實大關民事，而政之首也。當轉寫善本，卽布政使司刻之，以廣流布。示吾民，勤衣食之原，而期享樂利之休，盛心也。刻半，左布政使固始李公至，乃趣完刻。余爲言，以著公意。言曰，天之生也，與以所長，則限之以短。其於人也，賦性獨靈，而制生養之材甚艱。人之欲生也，固不待聖人有作，孰不求所以自活。而聖人者，亦人之欲生者也。今無論羲農軒堯以來，想巢燧之初，觀時造始，實求自永其生，而天遂命之，人遂宗之。君臣道興，衣食之原，漸以開矣。是故耕穫鉏艾，陰陽蚤莫之節宜順也。高下邊隰，燥濕寒燠之氣宜候也。洩制生化，土木金石之物宜悉也。糞灌培時，剛柔疏密之性宜辨也。水旱蟲盜，捍禦守視之役宜力也。采摘修捋，生熟急緩之度宜中也。飲飼閑放，好惡新故之情宜調也。牝牡生息，老嫩去留之班宜審也。堆穰攤曬，風雨霧露之防宜豫也。碾礰碓磴，精麤簸簁之計宜準也。倉窖轉般，鼠雀混漏之虞宜際也。積散出內，盈縮低羾之數宜算也。是故農事修，則食用贏，衣用裕，器用精，財用饒，而生養遂矣。是故天子則君人養人者也。士以上，皆裨君長民者也。君不知稼穡，遑欲殄物，民因以極。民火動，而元命搖。醫論且然，況君以民爲命者乎。故君知稼穡，則知懼。長民而數民事，衣食縣官，不宣心力，猶慵者懈，主人將轉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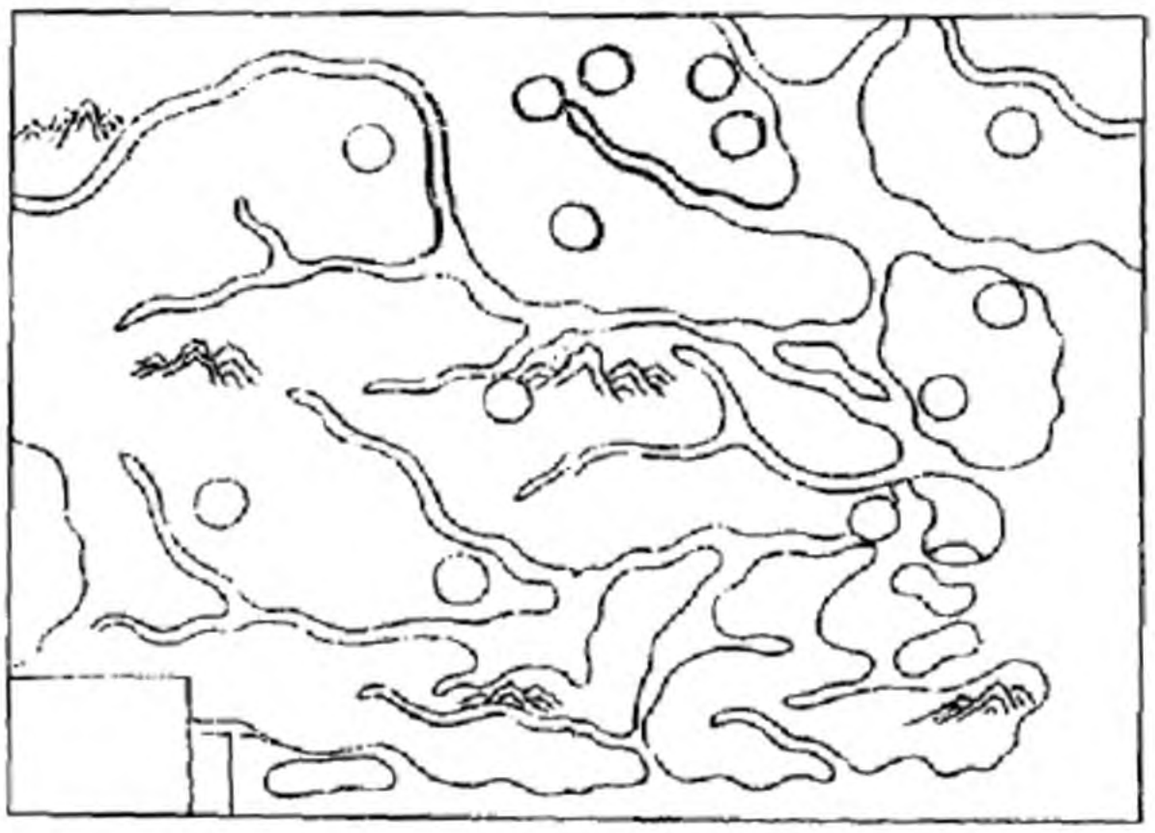
君子當廉勤自樹，忍以穀恥乎。故仕知民事，則知媿。」是故聖人之重衣食也，王公躬藉以先耕，后夫人親蠶以先織。卿大夫士以及內子，胥與事焉，而治本重矣。故曰，民事不可緩也。今簡王氏書，首以通訣，繼以器譜，而終以諸種。民事通諸上下者，益備矣。是故得嘉種而缺利器，則難播與失種同，制利器而昧要訣，則逆時與無器同。故得其訣，器可假而使也，利諸器，種可羅而下也。度要訣以達沖和之化。儲利器以運制用之機。富嘉種以取十千之報，比屋上農矣。吾又恐浮食末作，未緣南畝，藝將孰載。方農之殷，使輒不時，則功孰與成。今民不但六也，盡歸而農，誠未即得，盍若寬見農而不妨其務，俾自趨利而樂生乎。是故解內之遠重也，點集之煩數也，迎候之紛沓也，力役之勤悴也，守戍之隔離也，讞報之留滯也。六者於古已然，而害農一也。嗚呼，是書據六經，該羣史，旁兼諸子百家，以及殊方異俗咸著，亦用心矣。從政者無害農，皆以此利農者訓農，則王氏撰述之初意，邵公刊布之盛心，當惠偏吾人，豈有窮乎。雖然以今昏旦之中考農祥則失度，西涼白麥之熟較南夏則違時。故雪而迅霆，桃源之夫呼凍雷。父椎牛骨，而子漸之，貉峒土人數十年而食假鬼。或贏馬驢耕，或鴨羣鉏稻。稻，一熟也，或三熟。蕎，秋種也，或春種。是以有老媼插秧，有少婦列肆。有以蕨肥田，又淋其灰汁作葅。南河之南，有車鐵輪。野馬之川，牛服鞍。甌越之徼，塗篾釜。或隔年見如樹，或二月食櫻桃。蜑家於舟，苗獨藏穗，關隴之野，尚營窟而土處。則九域民事物候，固多端而難律也。中土耕，一犂三牛。水田水牛，故一犂一牛。一牛三犂，耬犂也，而載之墾耕篇則誤矣。王氏又謂餘甘獨泉產也，往泛昆明則食之。是猶賈鰓要術附槃多摩厨，徒示博耳。故擊壤食葵，今俗所少。葛籠牧笛，取具事目。聞之農老曰，必母蒼生烝下種，則一年可耕之日少。余亦嘗曰，必草人法糞田，亦恐渴澤不得鹿，墳壤之不得糜也。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眞知農哉。邵公名錫，李公名緋，顧公名應祥，皆以進士顯。余往給事中，邵公則都給事中云。」

王（盤）〔磐〕《農桑輯要序》曰，聖天子臨御天下，使斯民生業富樂，而永無饑寒之憂。詔立大司農司，不治他事，而專以勸課農桑爲務。行之五六年，功効大著，民間墾闢種藝之業，增前數倍。農司諸公，又慮夫田里之人，雖能勤身從事，而播殖之宜，蠶繅之節，或未得其術，則力勞而功寡，獲約而不豐矣。於是徧求古今所有農家之書，披閱參考，刪其繁重，摭其要切，纂成一書，曰農桑輯要。凡七卷，鏤爲板本。以進呈畢，將頒布天下，屬余題其卷首。余嘗論國詩，知周家所以成八百年興王之業者，皆由稼穡艱難，積累以致之。讀孟子書，見論語王道，丁寧反覆，皆不出乎夫畊婦蠶，五雞二彘，無失其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數十字而已。大哉農桑，眞斯民衣食之源，有國者富強之本。王者所以興教化，厚風俗，敦孝弟，崇禮教，致太平，躋斯民於仁壽，未有不權輿於此者矣。然則二書之出，其利益天下豈可一二言之哉。

於永清序鄺廷瑞《便民圖纂》曰，昔漢天子家令晁錯，紆籌計邊事，募民徙塞，實廣虛以威匈奴。先爲居室，置田具器，相其陰陽之和，流泉之味，土地之宜，草木之饒，使民樂其業，有長居心，無他使之也。上谷雲中，壤接三輔，辰漢控胡，巍然西北重鎮，於今稱絕塞焉。虜款以來，烽燧無警者二十餘年矣，完固阜殷，宜益倍曩昔。乃閉陌耗敝，罄懸抒倚。蒲贏襪襕，不給於南畝。而庾舖章複，告匱於北山。關以北，石田敝土，無穢污萊，無耕桑林澤之業。一切機利，悉倒制於借壤雇民。白登於西，計文調滿屬名規役，租積逋且萬計。尺伍執殳之夫，雕劾脫巾。單產孱民，飴堇荼，練綑不銖於體。乃商儆習呰窳，猥云輸財効力，疆腹殊共。藉令方內有數千里水旱之災，大庾之金，不輦於塞，林林寄生之衆，將安所哺啜襁褓，慰啼號哉。汜勝齊民之術；顧安可置弗講也。鄺廷瑞《便民圖纂》，凡三卷，分類凡一十有一，列條凡八百六十有六。自樹藝占法，以及祈涓之事，起居調攝之節，蒭牧之宜，微瑣製造之事，捆摭該備，大要以衣食生人爲本，是故繪圖篇首，而附纂其後。歌咏嗟嘆，以勸勉服習其艱難。一切日用飲食治生之具，展卷臚列，無煩咨諏，所稱便民者非耶。雖然是便民者也，非民所能自便者也，長民者衣食縣官，受若值而敷民事，不幾以穀恥乎。其務宣厥心力，以惠綏拊循若人。期會必審毋奪時，徵發有度毋盡力，約束有章毋煩令。故曰，表地掩畝，剌草殖穀，農夫庶衆之事也。利濟百姓，使民不偷，將率之事也。農夫庶衆之事，圖纂既纚纚詳之矣，將率之事，長人者其勗諸。王禎《農桑通訣・孝弟力田篇》曰，孝弟爲立身之本，力田爲養身之本，二者可以相資，而不可以相離也。聖人使天下之人，莫不衣其衣而食其食，親其親而長其長。然其教之者，莫先於士，養之者，莫重於農。士之本在學，學之

本在耕。是故士爲上，農次之，工商爲下。本末輕重，昭然可見。耆田有井，黨有庠，遂有序，家有塾。新穀既入，子弟始入塾，距冬至四十五日而出。聚則行鄉飲，正齒位，讀教法。散則從事於耕。故天下無不學之農。《詩》曰，黍稷薆薆，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即漢力田之科是已。帝舜聖人也。萬世而下，言孝者莫加焉，而耕歷山。伊尹之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耕於華野。其他如冀缺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之徒，皆以耕爲事。故天下亦少不耕之士。周官大司徒，三歲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先孝友。即漢孝悌之科是已。古者崇本抑末，其教民也，以孝弟爲先。其制形也，亦以不孝不弟爲重。加意於立身之本如此。當其生也，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及其死也，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加意於養身之本又如此。於斯時也，家給人足，上下有序，親疎有禮。末作之流亦鮮矣，又安有游惰者哉。至於瘖聾跛躄，斷趾侏儒，各以其器食之。彼廢疾之人，猶有所事而後食，況於手足耳目無故者哉。漢代去古未遠，立爲孝弟力田之科。高帝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惠帝雖稍弛商賈之禁，然猶市井子孫不得爲官仕。皆所以崇本而抑末也。至文帝時，風俗之靡，公私之匱，賈誼尚以爲言。帝感其說，乃開籍田。嘗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其遺謁者勞賜。又詔曰，力田，民生之本也。其賜力田常員，各率其二匹。而以戶口率，置力田常員，各率其意，以導民焉。唐太宗亦詔，民有見業農者，不得轉爲工賈。工賈有舍見業而力田者，免其調。夫末作之民，尙有益於世用，古人且若是抑之，而況世降俗末，又有出於末作之外者，舍其人倫，惰其身體，衣食之費反侈於齊民。以有限之物供無益之人，不惟不抑之，反從而羨之，何哉。農人受飢寒之苦，見游惰之樂，反從而羨之，至去隴畝，棄耒耜而趨之，是民之害也，又豈特逐末而已哉。

王禎《農桑通訣・地利篇》曰，《周禮・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教之稼穡。凡治野，以土宜教甿。』今去古已遠，江野散閒，在上者，可不稽諸古而驗於今，而以教之民哉。夫封畛之別，地勢遼絕。其間物產所宜者，亦往往而異焉。何則風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因隨氣化，所以遠近彼此之間，風土各有別也。自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至帝嚳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治之。水土既平，舜分爲十有二州，尋復爲九州。禹平水土，可事種藝，乃命棄曰，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水平之後，始播百穀者，稷也。孟子謂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謂之教民，意者不止教以耕耘播種而已，其亦因九州之別，土性之異，視其土宜而教之歟。今按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青州，厥土白墳，厥田爲上中。徐州，厥土赤埴墳，厥田爲上中。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荆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雍州，厥土黃壤，厥田惟上上。由是觀之，九州之內，田各有等，土各有差，山川阻隔，風氣不同，凡物之種，各有所宜。故宜於冀兗者，不可以青徐論，宜於荆揚者，不可以雍豫擬。此聖人所謂分地之利者也。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今按淮南子，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北奎婁。西方曰皓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其土產名物，各有證驗。此天地覆載一定，古今不可易者。蓋其土地之廣，不外乎是。但所屬邊裔，不無遼絕。若能自內而外求，由近而及遠，則土產之物皆可推而知之矣。大抵風土之說，總而言之，則方域之多，大有不同。詳而言之，雖一州之域，亦有五土之分，似無多異。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育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然稼穡樹藝，只有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土相其宜，以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瀉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檗用黃，輕爨用犬。此謂占地形色，爲之種者一。取牛羊等汁以漬種，而化之使美，則得其宜矣。若今之善農者，審方域田壤之異，以分其類，參土化土會之法，以辨其種。如此可不失種土之宜，而能盡稼穡之利。是圖之成，非獨使居奉爲訓則，抑亦望當世之在民上者，按圖考傳，隨地所在，悉知風土所別，種藝所宜，雖萬里而遙，四海之廣，舉在目前，如指掌上。庶乎得天下農種之總要，國家教民之先務，此圖之所以作也。幸試覽之。



玄扈先生曰，五地十二壤，周官舊法，此可通變用之者也。若謂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則必無之理。立論若斯，固後世惰窳之吏，游閒之民，媮不事事者之口實耳。古來蔬果，如顆稜安石榴海棠蒜之屬，自外國來者多矣。今薑荸薺之屬，移栽北方，其種特盛，亦向時所謂土地不宜者也。凡地方所無，皆是昔無此種，或有之，而偶絕。果若盡力樹藝，殆無不可宜者。就令不宜，或是天時未合，人力未至耳。試爲之，無事空言抵捍也。第其中亦有不宜者，則是寒暖相違，天氣所絕，無關於地。若荔枝龍眼，不能踰嶺，橘柚橙柑，不能過淮。他若蘭茉莉之類，亦千百中之一二。故此書載二十八宿周天經度，甚無謂。吾意欲載南北緯度，如云某地北極出地若干度，令知寒暖之宜，以辨土物，以興樹藝，庶爲得之。

馬一龍《農說》曰，農爲治本，食乃民天，天畀所生，人食其力。力不失時，則食不困。知時不先，終歲僕僕爾。故知時爲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舉趾築場納稼之間，王化基焉。周官體國經野，安擾邦國，辨以土宜，分爲井牧。有徑畛涂道，以正其疆界。有溝洫澮川，以宣其水澤。安毗以田里，利毗以興鋤，勸毗以時器，任毗以疆理。而帝王所爲，因天規地，率育羣生之良法，於是乎大備。秦開阡陌而井制廢。玄扈先生曰，商鞅相秦，專以農戰強國，讀開塞耕戰書可見矣。而謂其廢先王井田疆理溝洫道涂之制可乎。後世不曉，以爲廢地計功。故畜陽不極，發生乃微。凝陰在上，其氣固密。陽自下起，發其內之一本以出於外。諸陰皆死者。陰自下起，斂其外之散齊以入於內。諸陽皆生者。陽上而不抑，遂以精洩。陰下而不濟，亦難以形堅。是故含生者，陽以陰化，達生者，陰以陽變。察陰陽之故，參變化之機，其知生物之功乎。故聖人推日星，定四時，分節候，而示民以則。衆知膏腴，不如原隰，衆知蕪平，不如淺深。常治者氣必衰，再易者功必倍。患因無備，命在有滋。將衰而沃之，助其力也。欲倍而壯焉，收其全矣。沃莫妙於滋源，壯須求其固本。亢而過洩者，水奪。斂而固結者，火攻。鎰鍰寸隙，不立一毛。鬱蒸所至，並鍾五賊。知天之時，識地之宜，昧其苞命，亦無以善其後。故祖氣不足，母胎有虧。其腫不腫，胎氣不完。其胎不胎，雖成必敗。蓋親下之本，既久去地而傷母之體，豈能全天哉。夫善本者斯圖末，慮終者貴謀始。推陳而致新，氣以交併積盛。脫胎而洗髓，精以剝換化生。達順則豐，覆逆乃槁。縱橫成列，紀律不違。密遏爲儔，尺寸如范。但害生於蕪莠，法謹於芟耘。與其滋蔓而難圖，孰若先務於決去。故上農者治未萌，其次治已萌矣。已萌不治，足以盡圖之，備假諸物，其始也直木而耜，其次也橫木而耜，又其次編木而農其農何。夫薙草之法，數與草齊。南梗北黍，天所生，地所宜，人所賴以養者，種之良也。物之良者必貴，貴非賤等，良畏惡朋。故農家者流，思其力不齒，曲木末而鐕，鑿木首而鋤。繼之以掇，終之以塗，無不加以鐵焉。以直木而銕堅也，攻之無遺類矣。如是而猶存者，可不畏夫。衛生固難，成功亦不易。華而欲實，風雨不作。時將穫矣，燥則多損，侵以成腐。故可貴之物，不產非時，不安非類，欲其至足以遂斯民之天，而農也如之何不力。

又《農政全書》卷三

國朝重農考

馮應京曰，昔黃帝畫井分疆，依神農耒耨之教，導生民之利。稼穡爲寶，所從來矣。堯謹授時，禹勤溝洫，稷播嘉種，弘配天之烈。而邠風陳詩於耜，舉趾築場納稼之間，王化基焉。周官體國經野，安擾邦國，辨以土宜，分爲井牧。有徑畛涂道，以正其疆界。有溝洫澮川，以宣其水澤。安毗以田里，利毗以興鋤，勸毗以時器，任毗以疆理。而帝王所爲，因天規地，率育羣生之良法，於是乎大備。秦開阡陌而井制廢。玄扈先生曰，商鞅相秦，專以農戰強國，讀開塞耕戰書可見矣。而謂其廢先王井田疆理溝洫道涂之制可乎。後世不曉，以爲廢地計

也。不知廢此古制，地則荒矣。世有若是之愚商君乎。夫缺之開阡陌者，古者一夫受田百畝，皆有限制。缺尚首功，得五甲首而隸五家。又制爲武功爵，使有功者田連阡陌，廢先王百畝限田之法耳。太史病之，以是爲並兼之始也，豈謂其劇平謳理，廢先王之徑畛溝洫，而變爲平原廣隰乎哉。漢去古未遠，文帝有其時而不爲。唐太宗銳意復古，可爲而無其臣。新莽非其人，周世宗非其時。而王道卒不可復矣。三代以後，善法古而師其意，惟是皇祖。二百年來，籍餘烈以休養，庶幾登平上理矣。而邇乃財殫民窮，誰獨無根本之慮。書不云乎，法祖攸行。皇祖宵旰民依，垂憲萬世，芳躅固班班可述也。而列宗踵武恤民，亦各有懿政在。謹用揚勵，綴以諸臣末議，備考鏡焉。繄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聖神。憫元政之昏虐，目擊羣雄無救民者，親提一劍，拯元元於水火，諸艱凶疾阨之苦業，身嘗在田間。復與衆英賢，深究民生利病，故注意於農事者獨詳。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比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作。而軍用浩殷，理財莫先於務農，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卑不患潦，務以時蓄洩，毋負委托。已又以茂才所屯田積穀獨充伋，而他將皆不及，申令各督率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又下令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有司親臨督勸，惰不如令者罰。謂中書省臣曰，爲國，以足食爲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本業，而軍國費悉自民出。今春和時，宜令有司勸農事，勿奪其時，仍觀其一歲中之收獲多寡，立爲勸懲。吳元年冬，祀圜丘，世子從。上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亦嘗知吾農民之勞苦至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泥塗，手不釋耒耜，而茅茨草榻，麤衣糲飯，其以供國家經費甚苦，故令汝一知之，欲汝常念農勞，取用有節，使不至於飢寒也。上自舉義旗以來，兵革倥傯，百務草創，未遑獨計所爲，救寧吾民，以厚其生，蓋不啻勤拳如此矣。比登大寶，洪武元年，即詔遣周等百六十四人，往浙西翳田畝經理，以實聞，毋妄有增損，爲民病。二年二月，上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遂耕籍田於南郊。又命皇后率內外命婦蠶北郊，供郊廟衣服如儀。自是歲爲常。是歲五月，駕幸鍾山，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暑而耘，心惻然憫之，不覺徒步至於此。農爲國本，百需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爲司牧者，亦嘗憫念之乎。三年，以中原久被兵，田多荒蕪，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司掌其事。夏久不雨，乃擇六月朔，四鼓，帝素服草履，徒步詣山川壇躬禱。設蕖席露坐，晝暴於日，夜卧於地。皇太子捧槖進農家食。凡三日，已而大雨霑足。中書省臣奏言，太原等衛屯田，宜稅。上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其勿徵。四年，興廣西水利，修治興安縣馬援故所築靈渠，三十六陡水，可溉田萬頃。已又命工部遣官往廣東買耕牛，給中原諸屯種之民。有司考課，令必書農桑學校之績，違者罰。聞士卒有饋運渡遼海溺死者，終夕不寐。乃命羣臣議屯田法，以圖長久。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農民之家，止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著大誥言，古田井於官，驗丁給民，士農工各有專務。商出於農，貿易於農隙。朕思治窮源，與民約告，凡鄰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絕不許有逸夫。二十年，上又念民貧富不均，富者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飛灑，奸弊百出。有司至莫能詰，而貧者益困。乃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爲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爲冊，謂之魚鱗圖冊上之。而經界於是乎始正。先是詔，兵興來，所在流徙。所棄田，許諸人開墾業之。即田主歸，有司於附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惟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已又詔，陝西河東山東北平等處民間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爲永業，毋起科。二十一年，戶部郎劉九皐言，古狹鄉民，遷於寬鄉，欲地不失利，民有恆業也。河北諸處，自兵後田荒，居民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潞澤民無田者往業之，令耕種，蠲繇。仍戶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焉。冬，下令五軍都督府，謂養兵而不病於農，莫若屯田。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敝。其令天下各衛所督兵屯種，以舒國用。已又命移湖杭溫台蘇松諸郡無田之民，往耕淮河迤南，滁和等處閑田。仍爲蠲賦給鈔。諭戶尚書楊靖曰，國家使百姓衣食足給，不過因其利而利之。要在處置得宜，毋使有司爲侵擾也。武定侯郭英，請築魯王墳所享堂周垣。上曰，使民以時。奈何當耕種之日，急築垣以奪農時乎。止之。二十七年，令戶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里百戶，種秧二畝。始同力運柴草燒地，已乃耕。比三燒三耕，已乃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闊爲壠。每百戶初年課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目報，違者謫戍邊。又以湖廣辰永寶衡等處宜桑，而種者少。命於淮徐取桑種二十石，送其處給民種之。尋遣監生人材詣天下，督吏民修農田水利，而具勅天下，諸陂塘湖

堰，可濟畜旱暵，宜洩瀉防霖潦者，各因地修治毋怠。亦毋得妄興工役，疲吾民。二十八年，旨下戶尚書，言百戶爲里。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又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及時力服田。其惰者，里老督勸，亦罰。蓋當是時，椽莽之地，在在禾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惰不督勸，亦罰。游散之民，人人錢鎛。每月旦，召京師父老，躬諭以力田敦行。於都哉，麻。游散之民，人人錢鎛。每月旦，召京師父老，躬諭以力田敦行。於都哉，高皇帝之爲烈也。體天地養萬物之心，師帝王經井牧之意，仁義既效，樂利無窮，而猶蠲租之詔，無歲不下，遣賑之使，有玩必誅。恆若飢寒之迫吾民，注望子臣之繼厥志。至今讀嘉瓜一實，雖千萬世，休忘勸農之句，而情見乎詞矣。則豈非世世率繇之盛軌哉。建文帝嗣極之元年，卽下養老墾田賑貧減租之詔。而方孝孺志恢王道，謂井田爲必可行。雖當羽檄旁午，一時君若臣，然不忘保民之思焉。文皇帝入繼大統，乃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等諸被兵處。徵耕牛於朝鮮，送至萬頭，每頭酌以絹一疋布四疋，以其牛分給遼東諸屯士。當謂戶尚書曰，近因兵戈蝗旱，民流徙廢業。不及今勸相，使儘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者。其蚤遣人督勸，毋急。首命靖安侯王忠，往北平安屯田軍民，整理屯種。已又允工尚書黃福奏，給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牛具，如北平例。諭令寧夏各屯，於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而聚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於此。俾無警，各分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保，待援兵，使寇至無掠。又命各都司摘差官軍，給牛種，耕閑田，視歲收之數，定考較法，謂之樣田。除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以與軍。廣東奏，蕃夷入貢方物，請運民力接運。上曰，爲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令自春至秋，入貢不絕，皆役民，豈不妨農事。其俟十一月農畢，乃令接運。聞柳州自正月至六月不雨，憂形於色。乃命戶部亟遣人往視之。又下詔，中外軍民子弟，自削髮冒爲僧者，並其父兄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田。車駕北征，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面責之曰，農終歲胼胝，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斬以徇。文皇帝躬親戎馬者四五載，念民勞止，時加撫綏。已復三犁殊庭，司農拮据不遑，惟是留意邊計，所畫屯田法甚具，斯亦厚農裕國一長略矣。昭皇帝當監國時，台州啓修復河道。諭工部，以春秋而譏不時。可令農隙修築。嘗赴召，過鄒縣，道逢飢民，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瘼不上聞至此乎。召父老問所苦，賜以尚食。復賚山東布政使石執中曰，民窮若此，動念否。執中以奏免田租對。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租耶。速發官粟賑之，人六斗。毋懼擅發。吾見上，自奏也。及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卽體勘賑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爲豪强冒除豁。召別佃中官田，聽照民田例起科。已諭戶部，令天下衛所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工給事中郭永清疏，乞令有司如舊制，嚴督里老百姓，以時關田園，修陂堰，種桑棗。從之。上嘗促詔賑淮徐山東飢，言，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其重民命如此。伏睹寶鑰所載云，上嗣位，每曰，爲人君，止於仁。故弘施霈澤，詢民隱，急農事，日以恤人爲務。在位僅十月，而德政加多，廟號曰仁，允矣哉。章皇帝舊勞於外，知小人之依。禮部進籍田儀注，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所貴有實心耳。誠體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憂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誠輕徭薄賦，使之以時，而貴農重穀，禁止遊食，則人咸趨稼，不待勸率。斯蓋識禮之意矣。已因春雨頻降，令戶部移文郡縣，均徵徭，勸農桑。貧不給者，發倉賑之。時有建言。

洪武中命天下栽桑棗，今砍伐殆盡，有司不督民更栽，致民無所資。上曰，古宅不毛者，罰里布。祖宗養民意甚重，其申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官巡視。嘗謁陵，道中憫秉耒者，爲賜鈔。因御製耕夫記，識不忘。又嘗諭吏部臣，以欲使農民得所，在擇賢守令。因出御製《憫農詩》一章示之。而喜雨則有詩，織婦則有詩，豳風圖則又有長詩，令揭便殿，資儆勵。又令北直隸地方，照洪武二十八年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墾田地，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種。蓋嘗反覆章皇帝養民懿政，而深有味乎其言也。曰，朕祗奉祖宗成憲，諸司事有奏請者，必考舊典，兢兢民事。斯固其法祖大端云。明興七十載於茲，高皇帝深仁厚澤，業奠不拔之基，而農業艱辛，載在皇陵碑記。且務本之訓，傅自文皇鋤禾日當午之詩，授於仁廟。休養生息，堂構相承。天下方脫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尚保舉久任，肅法字下，役簡賦薄，安堵蕃富，號稱治平。比英廟冲齡嗣位，臨以太皇太后，猶襲餘庥，無忘民瘼。楊士奇等上言，太祖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又開濬陂塘，修築圩壩，以備水旱。歲久弊滋，水利多湮。請遣京廉幹者，往督有司，平糴備荒，修復陂塘圩壩，卽用以殿最有司。得旨，令亟行之。蓋本朝高章，一創一守，光禹湯而邁成康。其傳家經國，惟是重農爲啓佑。而億萬載無疆惟休，厥有本矣。景泰間，商

學士輅陳邊務言，口外田地極廣，其附城堡膏腴，先經在京勛臣等家占作莊田，其餘閑田，又被鎮守總參等官占爲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下所司查議。繇成迄私，蓄積寖寡，而盜寖繁。乃下令申飭洪武中預備四倉之制。先政蕩然矣括鍰金糴粟，及勸借里戶，以備旱潦。已，又招民輸粟補官暨贖罪，而督有司積粟，視州邑大小有差。法具備。乃貴戚內臣，則往往有莊田，又有皇莊田，倣宋季公田租課典。以中官所侵奪鄰近民家業甚橫，賴敬皇帝仁明，稍裁以法，一時貴戚近幸，斂手不敢肆云。當弘治初，上允戶尙書請，令禮部於耕籍儀註內，增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乃令終畝。人賜布一疋。又允撫臣言，疏治河南彭德等府州縣渠堰。凡王府屯官之兼並，豪右碾磨之侵擾，悉釐正之。尋又遣工侍郎濬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水。當是時，上方銳意圖治，農桑不擾，蠲恤頻行。十八年培植深固，延至正德之季，猶能挈無缺之金甌，以付肅皇。夫亦孝廟之不忘國恤，所貽者遠也。肅皇帝起自潛邸，適公私蠹耗之後，御宇二十年以前，軫念民事尤切。允給事中底蘊言，改皇莊爲官田，禁諸勳戚家，不許朦朧陳乞，一掃中葉來幾幾之，歲嚴課其殿最。其土田爲水衝沙塞，江海坍淤者，節有豁除。所司不能究宣，獨優富家，不及貧弱，加之攤派包賠，細民滋困。其擇廉節官，勘覈豁除之。九年，建先蠶壇於北郊。十年，行祈穀禮於大祀殿。已而召翟學士鑾等，偕往西苑視收穫。帝御邠風亭，諭諸臣曰，農之勞苦，親見爲眞。我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委爲粒粒辛苦也。又建無逸殿，書《周書·無逸篇》於其壁。題其旁亭曰省耕，曰省斂，倉曰恆裕。刻輿獻考睿製農家忙律於殿壁，御爲文記之，意念遠矣。十八年，還自顯陵，途中爲賦《麥浪詩》。十九年，禱雨宮中有應。二十年，禱雪有應。皆爲賦詩志喜。時蓋玄修未啓，殿嵩未柄用，南北兵戈未熄。而上所爲，垂章光於部屋，灑露潤於窮甿，蓋猶有恭儉之思焉。穆皇帝清淨化民，寬仁馭下。二年之耕籍，三年之賑災，休有烈光。雖非久上賓，貽謀弘遠矣。嗣我皇上天挺英睿，虔始勵精。萬歷初，允輔臣議清丈均賦者，用蘇民困，非盡地利求增稅也。恩意深篤，一時府州縣無敢不行丈量法者。撫按官督課嚴核。其清強敏鍊，撫字忠愛之吏，因得自効。而諸方田法令，纖悉明具。人習步算而賦均，異時虛糧貽累之弊盡汰。十三年春久不雨，屢禱未應。命禮部具躬禱南郊儀以聞。上曰，朕步行，不乘輦，百官隨行。天象災旱，朕爲黎庶祈禱，豈憚途勞。乃齋居夙戒，擇四月十七昧爽，步詣郊壇，祭禱如儀。上於幄次，諭輔臣等曰，天時亢旱，雖由朕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多貪暴，爲民害，干天和。自今其愼選母忽。仍步還官。浹旬乃大雨。是舉也，宛然高皇帝憂旱芳規矣。已因中州大飢，特出內帑，遣鍾御史化民，持節往賑。而慈聖宮，中宮各爲捐助，費不下數十萬，中外莫不歌舞皇仁。乃頃者征繕日煩，蘭絲遍天下，議者惓惓罷升稹。譬病癰疽，不遑念元氣，藉使應砭而愈，正費調治。臣請言調治之方，則無如重農矣。國家奠鼎燕京，卽勝國之故都也。國當泰定時，翰林學士虞集議，以爲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皆萑葦之所生也。海潮日至，紆爲沃壤。謂宜用浙江之法，築堤捍水爲之田。聽富民願耕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定其等，爲之疆畔。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能以千百夫耕者，亦如之。十年後，田成，有積蓄，命以官，高者佩印符，許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近可以民兵十萬，以衛京師，禦島夷。遠可紓東南萬里航海饋運之危難。而江海游食輕剽之民，亦率有歸。議中格。後竟以海運不繼，亟爲海口萬戶之設。大都本集言，然已無及矣。本朝海運既廢，軍國大命獨倚重於漕儲。頃復黃淮梗塞，轉運艱阻。且倉庾無二年之蓄，水旱有不時之憂，而三輔顧多曠土，海壖率成沮洳，在在可耕可墾。嘉靖中，給事中秦鰲，詹事霍韜，皆扼腕言之。邇年，給事中徐貞明念西北水利事，裹糧從二三屬吏解事者經度之，信其必可行，以爲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卽通。水與田平，一引卽至，具可疏鑿成田。如密雲之燕樂莊，平峪之水峪寺及龍家務莊，三河之唐會莊，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崖營。城西則有白馬鎖鎖國莊。城東則有馬仲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鋪，反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濱。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田。遷安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入灤河。又盧姑廟湧泉成河。夾河皆可田。盧龍，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莊。撫寧西臺頭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豐潤，南則大寨及刺榆柁，史家河大王莊。東則棒子

鎮。西則鴈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清莊塢導河可田，後湖莊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棄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地。民棄不業者，召民業之，助其力。屯牧地屬官者，闢其蕪而收其入。先之京東數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列郡引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可漸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乃陳興水利十四便益，言甚悉。又謂行水之地，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勢固不可強。如懷慶當丹沁下流，而眞定尤濘沱所必衝，安能久而無患。今致力當先於水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御。田其上流，則水殺而無衝激汎濫之虞。疏上，竟沮浮議不果行。先是臺臣周用，因河數衝決，議及東省水利，以爲治河墾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可治。運河以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洸泗等河，與民間田地曾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與河無異。一值旱，則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齊魯之間，方四五千里之地，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今欲修溝洫，非謂一一如古也。但各因水勢地勢之宜，縱橫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於海。莫若正疆理以稽工程，集人力以助夫役，蠲荒糧以復流移，專委任以責成功，持定論以察羣議。毋以欲速而轍更張，毋以小利而生沮撓，則治河裕民之計也。事需後。張瀚之請墾鳳淮田地。疏稱，兩府地廣人稀，一望黃茅紅蓼，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旱澇。雨多則橫潦瀰漫，無處歸束。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資。是以飢饉窘迫，烟稀土曠。此地界連蕭碭汝潁，逋逃之藪，積久不無隱憂。宜得專官教民稼穡。夫水土不平，耕作無以施方。必先度量地勢高下，跟尋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之水，開溝渠以受橫潦之水。官道之衝，設大堤以通行。偏小之村，亦增卑以成徑。惟欲於道傍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由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所，多開塘堰以瀦蓄之。夏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引溉。高者麥，低者稻，平衍地多，則木棉桑棗，皆得隨宜樹藝。土本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次則招撫流移，寬慰安插，量撥地土，處給牛種，蠲逋負，緩起科。又或招致江南客戶，或勸諭本土地鄰，或審擬徒夫無力者，令供役開濬，有力者出資給食。皆僉事可得專行。議既允，惜其時不講於任官之道，而猥以委之貪穢之吏臬僉，竟令以人廢盛舉也。若東南水利，呂光洵條議特詳謂，三吳古稱澤國，其西南翕受太湖陽羨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高者田常苦旱，卑者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致。既於下流之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畎引江湖，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瀦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來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曰黃浦，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而岡隴諸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治之之法，當自要害始。先治瀕山等處一帶菱蕩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並太盈趙屯等浦，洩瀕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茆港並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各有所歸，而瀦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如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潘鳳梧有言，水利微妙，通知者少，自非殫思熟見，鮮能究其源委。試舉嘉湖，餘可類推。夫防護修葺之法，小民最無知，全賴上人眞知而禁之。如湖州之圩低，其港常闊，人憚於增外，僅爲修內，故水益闊易衝，而湖州多淹。崇桐之土高，其港常窄，人憚於開外，日爲塡出，故水益窄易涸，而崇桐多乾。此其言，蓋與光洵議互相發云。中州濱河之區，歲苦馮夷衝嚙。顧以全河建瓴而下，當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方數千里之水，曾無一溝一澮爲之停蓄。以故頻受其患，而不獲資尺寸之利。若乃鄴之漳水，南陽之鈿盧陂，昔人率用以廣灌溉。宋於河北諸州，水所積處，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田，民賴其利，何至於今皆沒沒也。關中引涇通渭，故有鄭國渠，白渠諸跡可尋。並州西南，若汾若沁，盡可引注爲農田用。李冰爲蜀守，壅江水作堋，穿二江通舟楫，因以溉諸郡。今陸海固在也。三楚漢沔，西來大江，中貫洞庭浩淼。誠盡力溝洫，開渠建閘，在在腴壤，何至如今之鹵莽而穫。廣南沿海，多淤沙饒沃，容有未興之利。八閩江右，畝窄人稠。乃中原迤北之境，則極目荒莽，水無灣導，田不懇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餓終無適樂土之慮。故民之爲言瞑瞑無知，猶羣羊聚畜然，須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善乎崔寔之言之也。我高皇帝深維理道，數徙民就業寬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猶彷彿

乎井授遺意，而嗣後絕未有踵行之者，何哉。若屯放梳爬，非不嚴也，而託名逃荒，巧爲影占者，弊仍未易究詰。乃邊鎭如遼東如宣大如甘肅，視國初屯糧之原額，今且不啻損十之五。即雖參罰之例，故未嘗廢，亦惟是較多寡於催科，曾未聞有以撫流移，闢草萊，上功幕府者。又何暇責以建阡陌，浚溝洫，導利於非常之原乎。昔有爲行經界高地網之議者，以爲敵騎利在平曠，易爲馳突。今邊塞率平原曠野，險阻實稀。宜因屯田，定其經界，開爲溝洫。就用田者之力，每一里共濬一溝界，如古井田之制。一可以息爭端，二可以備旱潦，三可以阻敵騎，四者，或我兵車禦敵，即可依此爲常陣，免臨時掘塹之勞。此蓋本吳玠在天水軍制金騎遺法也。今井制堙廢久矣，聞山東登萊，猶存畎澮，而邊騎竟以勢難踰越，不敢犯。寧夏多水田，有溝塹，夏月種作，則塞馬不能來，故稱安寧。以斯知廣畝濬川，所以興利厚農，亦以設險守國。且也，計口授田，俾有恆產，庶人人樂本業而安爲黔首。即有豪傑，難以率亂。故三代盛時，人必里居，地必井畫，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率不外此。方正學有言，流俗謂井田不可行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絕，而人民稠也。夫山溪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堙卑夷高，以盡井哉。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救相恤，不失先王之道，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盡而井之，甚易爲力也。嗟乎，自限田名田之議，先漢不即行，而宋儒張子厚，有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之思，且講求法制，以爲不刑一人而可復。時皆不售。淳熙中，朱文公熹知漳州，欲行經界，獨丈量隱稅，令貧富得以實自占，非復若限田均田之難，而亦竟爲豪家猾吏所排沮。所以深致慨於井田之未易復也。生民之計，將無已遂窮乎。亦惟是我高皇帝宸慮精詳，時時體田遺意，即召人墾荒，亦必驗丁撥給，限定田畝，不許拋荒流移。而御製大誥續編，且惓惓以田不井授爲憾。諸所爲農田計久遠者，酌古準今，足爲萬世法程至明也。當其時，三尺新懸，有司奉行惟謹，未嘗特爲農事設專官，人盡農官也。以農桑責之郡縣，以屯種責之衛所，非農事修舉，不得注上考。蓋設官分職，原以爲民。孔曰富之，孟曰制田里，教樹畜。舍此更何事事哉。嗣後不察，而增設府州縣勸農佐貳，設屯田水利臬臣，又或特遣重臣。諸牧民之長，其賢者亦或體上愛養至意，不然者且見以爲業有專官，而已可弛擔也。先臣吳世忠嘗咄嗟道之矣，曰，臣任給事中時，具言水利爲農田急務，幸准覆行。及備員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如故。爲豪家墳占迷失者，在在有之。有塘寬十百餘畝，無勺水可資。召里老咨問。云，往朝廷重農，州縣以水利爲急，差官清理歲有修築。於時，豪強不敢墳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百姓有所賴也。邇年州縣官惟勾攝詞訟之爲急，其餘塘堰冊報，類非聚實，豪強填占，又置不問，雖奉勘合行視，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初曷嘗一至郊野，見所謂隄塘渠堰爲何若哉，及亢旱無收，恩旨蠲免，則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外科征之。此獄訟所以日繁，而盜賊滋有也。嗚呼，自昔而已然矣，將何以挽其流乎。古天子巡狩，入其境，田野闢，受上賞。荒蕪不治，蒙顯罰。近世設按察司察此務，分巡御史巡此務也。竊查憲綱一款，農桑乃生民衣食之源。仰本府州縣行移提調官，常用心勸諭農民，趁時種植。仍將種過桑麻等項田畝，計料絲綿等項，分豁舊有新收數目開報。先臣霍韜發憤言，此乃巡按御史急務也，今則徒爲文具而已。旌舉守令，何曾稱某守某令興過若干水利，勸過若干農桑，乞勅都察院舉行。其在陝西山西北直隸河南尤爲至急。而邇年都御史孫丕揚，請以保民實政五事課有司，庶幾申明高皇帝要束。奈何率弁髦之也。守令分符而治一方，儼然古封建侯伯之尊。昔尼父孜孜矻矻，無一同一旅，以抒其猷。士抱遺經遇主，輒提千里之封，乃民事不以關心，而一任蒿萊之彌望，謂誦法何。趙邦清之爲滕縣也，均田治水，儲粟賑災，怨勞有所不避，此有司之則也。

醫家部

世界觀分部

天

《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　帝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

邪，將天數然也。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衝脉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三七腎氣平均，故眞牙生而長極。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五七陽明脉衰，面始焦髮始墮。六七三陽脉衰於上，面皆焦髮始白。七七任脉虛太衝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眞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焦髮鬢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

又《生氣通天論》 黃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其生五，其氣三。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命之本也。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壞肌肉，衛氣散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

又《六節藏象論》 黃帝問曰，余聞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計人亦有三百六十五節，以爲天地久矣，不知其所謂也。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夫六六之節九九制會者，所以正天之度，氣之數也。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行有分紀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帝曰，余已聞天度矣。願聞氣數何以合之。岐伯曰，天以六六爲節，地以九九制會。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三百六十日法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故其生五，其氣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故形藏四，神藏五，合爲九藏以應之也。

朱震亨《格致餘論・茹淡論》 或問內經謂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又曰地食人以五味。古者年五十食肉，子今年邁七十矣，盡郤鹽醯，豈中道乎。何子之神茂而色澤也。曰，味有出於天賦者，有成於人爲者。天之所賦者，若穀菽菜果，自然沖和之味，有食人補陰之功，此內經所謂味也。人之所爲者，皆烹飪調和，偏厚之味有致疾傷命之毒，此吾子所疑之味也。今鹽醯之郤，非眞茹淡者。夫麥與粟之釀，糠米山藥之甘，蔥薤之辛之類，皆味也。子以爲淡乎。安於沖和之味者，心之收火之降也。以偏厚之味爲安者，欲之縱火之勝也，何疑之有。內經又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非天賦之味乎。陰之五宮傷在五味，非人爲之味乎。

又《天氣屬金說》 邵子曰，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附。內經曰，大氣舉之也。夫自清濁肇分，天以氣運於外而攝水，地以形居中而浮於水者也。是氣也，即天之謂也。自其無極者觀之，故曰天氣。至清至剛至健屬乎金者也。非至剛不能攝此水，非至健不能運行無息，以舉地之重，非至清其剛健不能長上古而不老。或曰，子以天氣爲屬金者，固易卦取象之義，何至遂以屬金言之乎。善言天者必有證於人，善言大者必有譬於小。顧明以告我。曰，天生萬物，人爲貴。人形象天，可以取譬。肺主氣，外應皮毛。內經謂陽，爲外衛，非皮毛乎。此天之象也。其包裹骨肉臟腑於其中，此地之象也。血行於皮裏肉膜，晝夜周流無端，此水之象也。合三者而觀，非水浮地天攝水，地懸於中乎。聖人作易，取金爲氣之象，厥旨深哉。

張介賓《景岳全書》卷二《先天後天論十四》 人生於地，懸命於天。此人之制命於天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天之制命於人也。天本無二，而以此觀之，則有天之天，謂生我之天，生於無而由乎天也。有人之天者謂成我之天，成於有而由乎我也。生者在前，成者在後。而先天後天之義於斯見矣。故以人之稟賦言，則先天強厚者多壽，先天薄弱者多夭。後天培養者壽者更壽，後天斲削者夭者更夭。若夫骨骼者先天也，肌肉者後天也，精神者先天也，容貌者後天也。顏色之有辨也。蒼者壽而妖者夭，嫩中有蒼者吉，蒼中有嫩者凶。聲音之有辨也。充者壽而怯者夭，雖細而長者吉，雖洪而促者凶。形體之有辨也，堅者壽而脆者夭。身雖羸瘦而動作能耐者吉，體雖強盛而精神易困者凶。動靜有辨也。靜者壽而躁者夭。性雖若急而急中有和者吉，陽雖若厚而陰中蘊薄者凶。至若少長之辨，初雖綿弱而漸長漸堅者，晚成之徵也。氣質之辨，少年華麗而易盈易滿者，早凋之兆也。是故兩天俱得其全者，耆艾無疑也。先後俱失其守者，夭促弗卜也。若以人之作用言，則先天之強者不可恃，恃則並失其強矣。後天之弱者當知愼，愼則人

能勝天矣。所謂愼者，愼情志可以保心神，愼寒暑可以保肺氣，愼酒色可以保肝腎，愼勞倦飲食可以保脾胃。惟樂可以養生，欲樂者莫如爲善。惟福可以保生，祈福者切勿欺天。但使表裏無虧，則邪疾何由而犯。而兩天之權不在我乎。故廣成子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以長生。至矣哉，兩言盡之矣。勿以此爲易而忽之。

又《天年論十九》 夫人之所受於天而得生者，本有全局，是卽所謂天年也。余嘗聞之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又嘗聞之老子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余因此言，乃知失天之異而不得盡其全者，有如是。然則後天之養，其爲在人。可以養生家而不以此爲首務乎。故常深慨於斯，而直窮其境。則若老氏所云十中之三者，蓋亦言其約耳。而三之倍，倍則尤有不忍言者。茲請得而悉之。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可由此而生，亦可由此而死。故凡天亦殺人。有如寒暑不時，災荒薦至。或妖祥之橫加，或百六之難避，是皆天刑之謂也。地亦殺人，則如旱潦無方，水火突至。或陰毒最以賊人，或危險多能困斃，是皆地殺之謂也。人亦殺人。如爭鬪傷殘，刀兵屠戮。或嫁禍陰謀，或明欺強劫，是皆人禍之謂也。凡此三者，十中約去其幾。再若三者之外，則凡孽由自作而致不可活者，猶有六焉。何以見之。則如酒色財氣，及功名之累，庸醫之害，皆是也。故有困於酒者，但知米汁之味甘，安思麴蘗之性烈，能潛移禍福而人難避也。能大損壽元，而人不知也。及其病也，或血敗爲水，而肌肉爲其浸漬，則皺脹是也。或濕邪侵土，而清濁苦於不分，則瀉痢是也。或血不養筋，而弛縱拘攣，甚至眩暈卒倒，則中風是也。或水泛爲涎，而滿悶不食，甚至脾敗嘔喘，則痰飲是也。躭而不節，則精髓胡堪久醉，陰血日以散亡。未及中年，多見病變百出，而危於此者，不知其幾何人矣。有困於色者，但圖嬌艷可愛，而不知傾國之說爲何，伐命之說爲何。故有因色而病者。則或成勞損，或染穢惡，或相思之失心，或鬱結之盡命。有因色而死者，則或以竊窺，或以爭奪，或以蕩敗無踪，或以驚嚇喪膽。總之好色之人，必多淫溺，樂而忘返，安顧身家。孰知實少花多，豈成瑞物。德爲色勝，非薄則邪。未有貪之戀之而不招殃致敗。凡受色中之害者，吾又不知其幾何人矣。有困於財者。止知財能養命，豈識財能殺人。故鄙吝者每以招尤，

慢藏者因多誨盜。奔波不已者多竭其力，貪得無厭者常忘其身。顧利不顧義，骨肉爲之相殘。聚斂盡膏血，賈怨所以致敗。蓋財本通神，不容朘剝。積則金精崇作，爭則罄囊禍生。凡受利中之害者，又不知其幾何人矣。有困於氣者，每恃血氣之強，只喜人不負我。非驕矜則好勝人。心不平爭端遂起。事無大小，怨恨醉心。豈虞忿怒最損肝脾，而隔食氣蠱，疼痛泄瀉，厥逆暴脫等疾，犯者卽危。又或爭競相傾，公庭遭訟，寧趨勢利以卑汙，甘受醜凌於奴隸。及被他人之苛辱，既不敢相抗於後，何若親識之小忿，卽涵容少遜於前。終身讓路不失一步。孰得孰失，孰知孰愚。甚至破家蕩產，骨肉分離之害，殲須不忍，悔時遲矣。夫氣本無形，有何涯際。相諒則無，偏執則有。歷觀往事，誰直誰非。使不能達觀自策，則未免以我之軀，陰受人無申無訴之蝕，而自愚自斃者，又不知其幾何人矣。有困於功名者。誰不有飛騰之念，誰不有功業之期。第既達者，或多鼎足之慮。未濟者，每遭鹽車之厄。受燈窗寒苦之負望眼徒穿者有之。憶榮枯今昔之異熱腸爲裂者有之。甚至焦思切心奔趨竭力榮華杳然泉壤遽及者有之。慨古傷今，凡受斯枉而湮沒無聞浩氣受抑者，又不知其幾何人矣。有困於醫者，凡疾苦之望醫，猶凶荒之望歲，其懇其切，其念何如。第此中神理微妙難言，使不有天人之學絕倫之聰，則何以能聞於無聲見於無迹，直窺夫窈冥之鄉而必得其情乎。使必得其人而後可以言醫，則醫不易談，蓋可知矣。既難其人，則次乎此者，雖未知神猶知形迹，此卽今之上醫也。然此醫亦不易得，而舍此之外，則昧者居其八九，庸醫多則殺人。亦多每見其寒熱倒施，虛實謬認。一七之訛，吉凶隨應。困者莫知其然，雖死不覺。明公鑒其多悞，能無惻心。顧造化大權本非凡庸所可窺弄，而性命重託又豈淺鄙所宜輕付耶。第彼非無自，蓋自原病式以來，祖述相傳，日以滋甚。醉者不醒，逝者無詞，而黎元陰受此害者，蓋不知若干若干人矣。而聞者未知其詳，猶或未之信也。由是乘除，則既有前三又有後六，凡此陶汰之餘，而得盡其天年者，果賸其幾。吾故曰，老氏言十之三者，蓋亦言其約耳。興言及此，誠可爲人生之痛哭者也。然徒悲何益，易亦爲人之計乎。則惟上知者有可曉也。雖前之三者，或多出於莫測，則有可避者有不可避者，卽聽之天無不可也。然知者見於未然，而得天者天庇之，得地者地庇之，得人者人庇之。得此三庇，卽得生之道也。失此三庇，則失生之道也。人道於此，豈曰盡無其權乎。至於六殺之防，則全由乎我矣。酒

殺可避，吾能不醉也。色殺可避，吾能不迷也。財殺可避，吾能不貪也。氣殺可避，吾能看破不認眞也。功名之殺可避，吾能素其行藏也。庸醫之殺可避，吾能相知以豫也。夫如是，而培以爲善，存以無歉，守以不行險，戒以毋僥倖，則可全收其效矣。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蓋示人以無勉強也。廣成子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以長生。蓋形言其外，精言其內。外內俱全，盡乎道矣。是皆古聖人垂念蒼生，至眞至極之良方也，可不佩乎。或曰，子言雖是，而實亦近迂。獨不見有不識不知而偏躋上壽者，又何人力之足恃耶。余曰，此正所謂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然予論誠迂矣，倘亦蒙知者之相顧，而咀之識之，或亦可爲天年之一助否。

又《中興論又十九》

試觀天地之道，有盈有虛，有消有長。是以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此卽天運之循環，而天亦不能違者。故有先天之說也。先天有定數，君子知命，固當聽乎天也。若後天之道，則參贊有權，人力居多矣。何以見之，第就國家之否泰，可證人身之壽夭。雖曰天步多艱，無成不敗。然如商周漢晉唐宋相傳，國運皆有中興，人道豈無再振。消長一理，小大皆然。嘗聞之康節先生云，一萬里區宇，四千年興亡，五百主肇位，七十國開疆。則此中人事不爲不多也，而何以興復，僅見止此數代，是亦由知道者少而不知道者之多耳。彼知道者既以得人，又以得天，得人卽所以得天也。不知道者既不知本，又不知末。既以失之，而終不知其所以失也。至若身命之謀，則舉世之人孰不愛命，而每多戕悞者，其不知道，亦猶是耳。欲明其道，可無言乎。然言而無證，則人多不信，故借此國運之徵，用效邊人之鐸。試論國家之衰也。或以人心之離，或以財用之匱，或以兵戈之殘傷，或以優柔之曠廢。而人之孚否，無非一理。夫在國曰人心，在人曰神志。故曰事其神者神去之，體其神者神居之。知生氣之主在乎心，此元神之不可不養也。又在國曰財用，在人曰血氣。氣爲陽，陽主神也。血爲陰，陰主形也。血氣若衰，則形神俱敗。此營衛之毫釐當惜也。又在國曰兵戈，在人曰剋伐。夫兵者凶器也，剋伐者危事也。未有日加剝削而不致傷殘元氣者，此消耗之不可不愼也。又在國曰優柔，在人曰疑貳。今日云姑且，明日云將就。豈不僉云穩當，然致坐失機宜，變生倏忽，又焉知魆闇之大害，此當機之不可不斷也。凡此數者，姑亦言其大約。至若人之大數，則猶有先天後天之體用。而興亡之應變，則來培來覆，亦莫匪人之自爲耳。何謂先天。如內經曰，人生十歲血氣始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氣血方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五臟大定，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臟腑經脉其盛已定，腠理始踈，故好坐。五十肝氣衰，故目不明。六十心氣衰，故好卧。七十脾氣衰，八十肺氣虛，故言善誤。九十腎氣竭，百歲五臟六腑皆虛，神氣皆去，故形骸獨居而終矣。此卽先天之常度，是卽所謂天年也。天界之常，人人有之。其奈今時之人，自有知覺以來，恃其少壯何所不爲。人生之常度有限，而情欲無窮。精氣之生息有限，而耗損無窮。因致戕此先天而得全我之常度者，百中果見其幾。殘損有因，惟人自作。是卽所謂後天也。然而所喪由人，而挽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且此非逆天以強求，亦不過復吾之固有。得之則國運人運皆可中興。不有明哲，誠難語此。失之則落花流水逝而罔覺，一衰卽已，良可寒心。所以易重來復，正爲此也。然來復之道，其道何居。蓋在天在人，總在元氣。但使元氣無傷，何虞衰敗。元氣既損，貴在復之而已。常見今人之病，亦惟元氣有傷，而後邪氣得以犯之。故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此客主相持之理，從可知矣。凡虛邪之辨，如情志之消索，神主於心也。治節之不行，氣主於肺也。筋力之疲困，血主於肝也。精髓之耗減，骨主於腎也。四肢之軟弱，肌肉主於脾也。損其一淺猶膚腠也，損其二深猶經絡也，損其三四則連及臟腑矣。當其微也，使不知徙薪，牖戶則將爲江河。將尋斧柯，恐無及於事矣。故人於中年左右，當大爲修理一番，則再振根基，尙餘強半。敢云心得歷驗已多，是固然矣。然而修理之說，亦豈易言。修國家良臣不易，修身命良醫亦難。第觀從古至今數千年來，凡得醫之全量者爲誰。而今則曰，此醫也，彼亦醫也。又何良醫之多也。醫難言矣。其毋爲良醫之所惑。

天命

張杲《醫說・催生方論》

五行論命，以年月日時支干所遇，五行所屬，相生相值，以推人之貴賤。其間最切要者，時也。若林開命書，以年爲父母爲己身，月爲兄弟僚友，日爲妻妾上官，時爲子孫帝座。蓋人之生也，得其時則終身富貴，失其時則終身貧賤。信乎人生之時，不可忽也。然則人生之

時，其可催乎。殊不知娠有諸生產之難。若臨產起坐既久，勞力困乏，須妙藥催趁以救其危。當此之時，又何暇論其時耶。又聖惠方有推娠婦行年法。若行年有與本命相值所產歲月者，卽鋪驢馬皮於灰草上，令娠婦臨產時踐之。手攀鞍轡頭則易產。今之醫者，便以此等物爲產卧所需之物，誠謬論也。其所以然者，謂妊婦行年偶與本命相值於所產歲月，慮有諸般艱難之厄，故以此厭禳之，取其快速之意耳。如或不值，則無用矣。今錄催生數方，皆名醫士夫歷用良驗者。以幸有緣。產寶方論曰，夫產難者，內宜用藥，外宜用法。蓋多門救療，以取其安也。療產難，坐草數日，困乏不能生。此爲母先有病，經絡俱閉而然。

徐大椿《醫學源流論》卷下《醫者誤人無罪論》 人命所關亦大矣。凡害人之命者無不立報，乃爲醫者往往壽考富厚，子孫繁昌，全無殃咎。豈其間無悞藥害人者歟，抑殺人之罪醫者不受歟。蓋嘗與病者相周旋而知其故也。夫醫之良否，有一定之高下。而病家於醫之良者不信，劣者反信之。或旁人互生議論，或病人自改方藥，醫者欲行其術，勢必曲從病家之意。偶然或愈，醫者自矜其功。如其或死，聞者亦相傳以爲某人之病誤服某人之藥而死，宜以爲戒矣。及至自己得病，亦復如此。若有鬼神使之，此乃所謂命也。蓋人生死有定數，若必待人之老而自死，則命無權，故必生疾病而使之死。然疾病之輕重不齊，或其人善自保護則不能令其死。而命又無權。於是天生此等之醫布於天下。凡當死者，少得微疾，醫者令其輕者重，重者死，而命之權於是獨重，則醫之殺人乃隱然奉天之令以行其罰，不但無罪且有微功，故無報也。世又有立心欺詐造捏假藥以取人財者，此乃有心之惡，與前所論不同。其禍無不立。至願人細思之，眞鑿鑿可徵，非狂談也。

虞摶《新編醫學正傳》卷一 或問人之壽夭各有天命存焉，凡人有生必有死，自古皆然。鑿何益乎。曰，夫所謂天命者，天地父母之元氣也。父爲天，母爲地，父精母血，盛衰不同。故人之壽夭亦異。其有生之初，受氣之兩盛者，父母元氣皆壯盛也，餘倣此。當得上中之壽。受氣之偏盛者，當得中下之壽。受氣之兩衰者，能保養僅得下壽。不然多夭折。雖然，又不可以常理拘泥論也。或風寒暑濕之感於外，飢飽勞役之傷乎內，豈能一一盡乎所稟之元氣耶。故上古神農氏嘗百草製醫藥，乃欲扶植乎生民，各得盡乎天年也。今野人有不信鑿而信巫，枉死者皆不得盡乎正命，而與巖牆桎梏死者何異焉。或曰，今之推命者，皆以所生日時，之天上星辰推算其生死安危，無不節應驗。子以父母之元氣爲天命，恐非至當之語。曰，天人之理，盛衰無不脗合。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取以畫八卦而成《易書》，凡人之一動一靜，與夫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用之以卜噬，毫髮無差。雖然，聖賢諄諄教誨，必使盡人事以副天意。則凶者化吉亡者得存，未嘗令人委之於天命也。傳曰，修身以俟命而已矣。是故壅者可以通神明而權造化，能使夭者壽而壽者仙，醫道其可廢乎。

天道

《黃帝內經素問・天元紀大論》 帝曰，上下相召奈何。鬼臾區曰，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期而環會。動靜相召，上下相臨，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帝曰，上下周紀其有數乎。鬼臾區曰，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周天氣者，六期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願盡夫子之言，上終天氣，下畢地紀，可謂悉矣。余願夫子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親，然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之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鬼臾區曰，至數之機，迫迮以微。其來可見，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謹奉天道，請言眞要。帝曰，善言始者必會於終，善言近者必知其遠。是則至數極而道不惑，所謂明矣。願夫子推而次之，令有條理。簡而不匱，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爲之綱紀。至數之要，願盡聞之。鬼臾區曰，昭乎哉問，明乎哉道。如鼓之應桴，響之應聲也。臣聞之。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帝曰，其於三陰三陽合之奈何。鬼臾區曰，子午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

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藏之金匱，署曰《天元紀》。

又《六微旨大論篇》 黃帝問曰，嗚呼遠哉，天之道也。如迎浮雲，若視深淵。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極。夫子數言，謹奉天道。余聞而藏之心，私異之不知其所謂也，願夫子溢志盡言其事，令終不滅，久而不絕，天之道可得聞乎。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明乎哉問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時也。帝曰，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謂也。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也。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者來氣不及也，未至而至來氣有餘也。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如何。岐伯曰，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則病。帝曰善。請言其應。岐伯曰，物生其應也。氣，脉其應也。帝曰，善。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帝曰，盛衰何如。岐伯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邪則變甚，正則微。帝曰，何謂當位。岐伯曰，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帝曰，非位何如。岐伯曰，歲不與會也。帝曰，土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柰何。岐伯曰，天之與會也。故天元冊曰天符，天符歲會何如。岐伯曰，太一，天符之會也。帝曰，其貴賤何如。岐伯曰，天符爲執法，歲位爲行令。太一天符爲貴人。帝曰，邪之中也柰何。岐伯曰，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帝曰，位之易也何如。岐伯曰，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其病近，其害速。順則其病遠，其害微。所謂二火也。帝曰，善。願聞其步何如。岐伯曰，所謂步者，六十度而有奇。故二十四步積盈百刻而成日也。帝曰，六氣應五行之變何如。岐伯曰，位有終始，氣有初中上下不同，求之亦異也。帝曰求之柰何。岐伯曰，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帝曰，願聞其歲六氣始終早晏何如。岐伯曰，明乎哉問也。甲子之歲，初之氣，天數始於水下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二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終於七十五刻。三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四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終於五十刻，五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六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終於二十五刻。所謂初六，天之數也。乙丑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五刻。所謂初六，天之數也。丙寅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二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終於二十五刻。三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三之氣，始於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終於七十五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四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終於五十刻。五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六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終於二十五刻。所謂六二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終於二十五刻。三之氣，始於二十六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四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五之氣，始於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六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終於七十五刻。所謂六三，天之數也。丁卯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二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終於五十一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六分，終於三十七刻半。四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終於二十六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六分，終於一十二刻半。六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終於水下百刻。所謂六四，天之數也。次戊辰歲，初之氣復始於一刻。常如是無已，周而復始。帝曰，願聞其歲候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日行一周，天氣始於一刻。日行再周，天氣始於二十六刻。日行三周，天氣始於五十一刻。日行四周，天氣始於七十六刻。日行五周，天氣復始於一刻。所謂一紀也。是故寅午戌歲氣會同，卯未亥歲氣會同，辰申子歲氣會同，巳酉丑歲氣會同，終而復始。

帝曰，願聞其用也。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氣交。帝曰，何謂氣交。岐伯曰，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居也。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此之謂也。帝曰，何謂初中。岐伯曰，初凡三十度而有奇，中氣同法。帝曰，初中何也。岐伯曰，所以分天地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初者地氣也，中者天氣也。帝曰，其升降何如。岐伯曰，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帝曰願聞其用何如。岐伯曰，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帝曰善。寒濕相遘，燥熱相臨，風火相值，其有聞乎。岐伯曰，氣有勝復。勝復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變，變則邪氣居之。帝曰，何謂邪乎。岐伯曰，夫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也。故氣有往復，用有遲速，四者之有而化而變，風之來也。帝曰，遲速往復，風所由生，而化而變，故因盛衰之變耳。成敗倚伏遊乎中，何也。岐伯曰，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帝曰有期乎。岐伯曰，不生不化，靜之期也。帝曰，不生化乎。岐伯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近遠。四者之有而貴常守。反常則災害至矣。故曰無形無患，此之謂也。帝曰善。有不生不化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與道合同，惟眞人也。帝曰善。

又《五常政大論》 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右熱而左溫，其故何也。岐伯曰，陰陽之氣，高下之理，太少之異也。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故適寒涼者脹，之溫熱者瘡。下之則脹已，汗之則瘡已。此湊理開閉之常，太少之異耳。帝曰，其於壽夭何如。岐伯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帝曰，善。其病也，治之奈何。岐伯曰，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也。故曰，氣寒氣涼，治以寒涼行水漬之。氣溫氣熱，治以溫熱，強其內守。必同其氣，可使平也。假者反之。帝曰，善。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高下之理，地勢使然也。崇高則陰氣治之，污下則陽氣治之。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帝曰，其有壽夭乎。岐伯曰，高者其氣壽，下者其氣夭。地之小大異也。小者小異，大者大異。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氣之先後，人之壽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氣矣。帝曰，善。其歲有不病而藏氣不應不用者，何也。岐伯曰，天氣制之，氣有所從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少陽司天火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眚，火見燔焫革金且耗，大暑以行，欬嚏鼽衄，鼻窒曰瘍，寒熱胕腫。風行於地，塵沙飛揚，心痛胃脘痛，厥逆鬲不通，其主暴速。陽明司天燥氣下臨，肝氣上從蒼起木用。而立土廼眚，凄滄數至，木伐草萎，脇痛目赤，掉振鼓慄，筋痿不能久立。暴熱至土廼暑，陽氣鬱發小便變，寒熱如瘧。甚則心痛，火行於槁，流水不冰，蟄蟲廼見。太陽司天寒氣下臨，心氣上從而火且明。丹起金廼眚，寒清時舉，勝則水冰，火氣高明，心熱煩嘔乾，善渴，鼽嚏，喜悲，數欠。熱氣妄行，寒廼復。霜不時降，善忘。甚則心痛。土廼潤，水豐衍，寒客至，沈陰化。濕氣變物，水飲內稽，中滿不食，皮痛肉苛，筋脉不利。甚則腑腫，身後癰。厥陰司天風氣下臨，脾氣上從而土且隆，黃起，水廼眚。土用革，體重，肌肉痿，食減，口爽，風行太虛，雲物搖動，目轉耳鳴。火縱其暴地廼暑，大熱消爍，赤沃下，蟄蟲數見，流水不冰。其發機速。少陰司天熱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嘔，寒熱嚏，鼽衄鼻窒，大暑流行。甚則瘡瘍燔灼，金爍石流。地廼燥清，凄滄數至。脇痛，善太息，肅殺行，草木變。太陰司天濕氣下臨，腎氣上從，黑起水變。埃冒雲雨，胸中不利，陰痿氣大衰，而不起不用。當其時反腰脽痛，動轉不便也。厥逆，地廼藏陰，大寒且至。蟄蟲早附，心下否痛，地裂冰堅，少腹痛。時害於食，乘金則止水增味，廼鹹，行水減也。帝曰，歲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何氣使然。岐伯曰，六氣五類，有相勝制也。同者盛之，異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故厥陰司天，毛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在泉，毛蟲育，羽蟲靜，介蟲不成。在泉，羽蟲育，介蟲靜，鱗蟲不成。在泉，羽蟲育，毛蟲不成。在泉，毛蟲育，介蟲靜，羽蟲不成。少陽司天，羽蟲靜，毛蟲育，倮蟲不成。在泉，羽蟲育，介蟲靜，鱗蟲不成。在泉，毛蟲育，羽蟲不成。陽明司天，介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在泉，介蟲育，毛蟲耗，羽蟲不成。太陽司天，鱗蟲靜，倮蟲育。在泉，鱗蟲耗，倮蟲不育。諸乘所不成之運，則甚也。故氣主有所制，歲立有所生，地氣制已勝，天氣制勝已。天制色，地制形。五類衰盛，

各隨其氣之所宜也。故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此氣之常也。所謂中，根於外者亦五。故生化之別，有五氣五味五色五類五宜也。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故各有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同異，不足以言生化。此之謂也。帝曰，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其致一也。然而五味所資，生化有薄厚，成熟有少多，終始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地氣制之也。非天不生地不長也。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寒熱燥濕不同其化也。故少陽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甘，其穀丹素。太陽在泉，燥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鹹，其穀黔赤。其氣專，其味正。少陰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穀白丹。太陰在泉燥毒不生，其味鹹，其穀黔秬。化淳則鹹守，氣專則辛化而俱治。故曰，補上下者從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熱盛衰而調之。故曰，上取下取，內取外取以求其過。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此之謂也。氣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之。故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補之寫之，久新同法。帝曰，病在中而不實不堅，且聚且散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無積者求其藏虛則補之。藥以祛之食以隨之。行水漬之，和其中外，可使畢已。帝曰，有毒無毒服有約乎。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不盡，行復如法。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盛盛，無虛虛，而遺人天殃。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帝曰，其久病者，有氣從不康，病去而瘠，奈何。岐伯曰，昭乎哉，聖人之問也。化不可代，時不可違。夫經絡以通血氣以從，復其不足與衆齊同，養之和之靜以待時，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廼彰生氣以長。命曰聖王。故大要曰，無代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此之謂也。帝曰，善。

《黃帝內經太素》卷九《經脈正別》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人之合於天道也，內有五藏以應五音五色五時五味五位，外有六府以應六律六律建主陽。諸經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節。十二經水十二時十二經脈者，人之所以生五藏六府之所以應天道也。夫十二經脈者，人之所以生。

《靈樞・終始》 凡刺之道，畢於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爲紀，陰陽定矣。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故寫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氣可令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五藏爲陰，六府爲陽。傳之後世，以血爲盟。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謹奉天道，請言終始。終始者，經脈爲紀。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

人物演化論

《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秋傷於濕，冬生欬嗽。帝曰，余聞上古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藏府，端絡經脉，會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名。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陰陽，盡有經紀。外內之應，皆有表裏。其信然乎。岐伯對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爲風，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在藏爲肝，在色爲蒼，在音爲角，在聲爲呼，在變動爲握，在竅爲目，在味爲酸，在志爲怒，怒傷肝，悲勝怒，風傷筋。燥勝風，酸傷筋，辛勝酸。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體爲脉，在藏爲心，在色爲赤，在音爲徵，在聲爲笑，在變動爲憂。在竅爲舌，在味爲苦，在志爲喜。喜傷心，恐勝喜，熱傷氣，寒勝熱，苦傷氣，鹹勝苦。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爲濕，在地爲土，在體爲肉，在藏爲脾，在色爲黃，在音爲宮，在聲爲歌，在變動爲噦，在竅爲口，在味爲甘，在志爲思。思傷脾，怒勝思，濕

傷肉，風勝濕，甘傷肉，酸勝甘。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肺主鼻，其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體爲皮毛，在藏爲肺，在色爲白，在音爲商，在聲爲哭，在變動爲欬，在竅爲鼻，在味爲辛，在志爲憂。憂傷肺，喜勝憂，熱傷皮毛，苦勝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髓生肝。腎主耳，其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體爲骨，在藏爲腎，在色爲黑，在音爲羽，在聲爲呻，在變動爲慄，在竅爲耳，在味爲鹹，在志爲恐。恐傷腎，思勝恐，寒傷血，燥勝寒，鹹傷血，甘勝鹹。

褚澄《褚氏遺書・受形》

男女之合，二情交暢。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裹精，精入爲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裹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者必仰。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者必伏。伏仰皆然。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駢胎品胎之兆，父少母老，產女必羸。母壯父衰，生男必弱。古之良工，首察乎此。補羸女先養血壯脾，補弱男則壯脾節色。羸女宜及時而嫁，弱男宜待壯而婚。此疾外所務之本，不可不察也。【略】

津潤

天地定位而水位乎中，天地通氣而水氣蒸達。土潤膏滋，雲興雨降，而百物生化。人肖天地，亦有水焉。在上爲痰，伏皮爲血。在下爲精，從毛竅出爲汗，從腹腸出爲溲，從瘡口出爲水。痰盡死，精竭死，汗枯死，溲極死，水從瘡口出不止乾卽死。至於血，充目則視明，充耳則聽聰，充四肢則擧動強，充肌膚則身色白，潰則黑，去則黃。外熱則赤，內熱則上。蒸喉，或下蒸大腸爲小竅。喉有竅則咳血殺人，腸有竅則便血。殺人。便血猶可止，咳血不易醫。喉不停物，毫髮必咳。血滲入喉，愈滲愈咳，愈咳愈滲。飲漿溺則百不一死，服寒涼則百不一生。血雖陰類，運之者其和陽乎。

分體

耳目鼻口陰尻，竅也。臂股指趾，肢也。雙乳外腎，關也。齒髮爪甲，餘也。枝指旁趾，附也。養耳力者常飽，養目力者常瞑，養臂指者常屈伸，養股趾者常步履。夏臟宜涼，冬臟宜溫。背陰肢末雖夏宜溫，胸包心火雖冬難熱。熱作腫而竅塞，血不行而肢廢。餘有消長無疾痛，附有疾痛無生死。關有生死疾痛無消長，有消長疾痛生死者，疣瘤而已。

精血

飲食五味，養髓骨肉血肌膚毛髮。男子爲陽，陽中必有陰。陰之中數八，故一八而陽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爲陰，陰中必有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陽精陰血，皆飲食五味之實秀也。方其升也，智慮開明，齒牙更始。髮黃者黑，筋弱者強。暨其溢也，凡充身肢體手足耳目之餘，雖針芥之澀，無有不下。凡子形肖父母者，以其精血嘗於父母之身，無所不歷也。是以父一肢廢，則子一肢不肖其父；母一目虧，則子一目不肖其母。然雌鳥牝獸，無天癸而成胎者，何也？鳥獸精血往來，尾閭也。精未通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體有不滿之處，異日有難狀之疾。陰已痿而思色，以降其精，則精不出內敗，小便道澁而爲淋。精已耗而復竭之，則大小便道牽疼，愈疼則愈欲，大小便愈便則愈疼。女人天癸既至，踰十年無男子合，則不調。未踰十年，思男子合，亦不調。不調則舊血不出，新血誤行，或潰而入骨，或變而之腫，或雖合而難子。合男子多，則瀝枯虛，人產乳衆，則血枯。殺人觀其精血，思過半矣。

問子

建平王妃姬等皆麗而無子，擇良家未笄女入御又無子。問曰，求男有道乎。澄對之曰，合男女必當其年。男雖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雖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陰陽氣完實而後交合，則交而孕，孕而育，育而爲子，堅壯強壽。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陰氣蚤洩，未完而傷，未實而動，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壽，此王之所以無子也。然婦人有所產皆女者，有所產皆男者。大王誠能訪求多男婦人謀置宮府，有男之道也。王曰，善。未再期，生六男。夫老陽遇少陰，老陰遇少陽，亦有子之道也。

朱震亨《格致餘論・受胎論》

成胎以精血之後，先分男女者，褚澄之論愚切惑焉。後閱李東垣之方有曰，經水斷後一二日，血海始淨。精勝其血，感者成男。四五日後血脈已旺，精不勝血感者成女。此確論也。《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夫乾、坤，陰陽之情性也。左右，陰陽之道路也。男女，陰陽之儀象也。父精母血，因感而會。精之施也，血能攝精成其子，此萬物資始於乾元也。陰陽交搆，胎孕乃凝，所藏之處名曰子宮。一系在下，上有兩岐。一達於左，一達於右。精勝其血則陽爲之主，受氣於左子宮而男形成。精不勝血則陰爲之主，受氣於右子宮而女形成，或曰

分男分女，吾知之矣。男不可以爲父，女不可以爲母。與男女之兼形者，又若何而分之耶。余曰，男不可爲父，得陽氣之虧者也。女不可爲母，得陰氣之塞者也。兼形者，由陰爲駁氣所乘，而成其類不一。以女函男有二：一則遇男爲妻，遇女爲夫；一則可妻而不可夫。其有女具男之全者，此又駁之甚者。或曰，駁氣所乘獨見於陰，而所乘之形又若是之不同耶。予曰，陰體虛駁，氣易於乘也。駁氣所乘，陰陽相混，無所爲主，不可屬左不可屬右，受氣於兩岐之間，隨所得駁氣之輕重而成形，故所兼之形，有不可得而同也。

朱橚《普濟方》卷一《方脉總論》

辯男女形生神毓論

嘗讀齊大夫《褚氏遺書》，首論受形，則曰男女之合二情交暢，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裹精精入爲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裹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駢胎品胎之兆。復其說如經，所謂男子爲陽得陰而生，先生右腎爲命之門。女子爲陰得陽而長，先生左腎爲命之門。命門者，元精之所舍。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男女所以有別者，亦由陰陽先後所本有以異也。欲知陰陽所本之異者，於腎取焉可也。男子始生，居命門於右腎屬乎陽而應日，主三魂降精，赤而鎮丹元。丹元者，精舍也。上赤下黑左青右白，中央黃運，其中三陽之正氣，太一之眞精，名曰原之眞精名曰弱水。內有元龜，所以呼吸元氣，行百脉爲三焦之原而應於衛也。衛爲陽行於膏，故男子命門取乎右腎。至於左腎屬乎陰而應月，主七魄降精，黑而鎮金關。此蓋陽以陰爲本，必稟生而在右者也。乃若女子所生，則具命門於左腎屬乎陰而應月，主七魄降精，黑而鎮元宮。元宮者，胞胎所繫也。上黑下赤左白右青，中央黃運，其中三陰之正氣，太一之眞精，名曰原泉。內有螣蛇，所以呼吸元氣，運行百脉，爲三焦之原而應於榮也。榮爲陰行於脉，故女子命門在乎左腎。至於右腎則屬乎陽而應日，主三魂降精，赤而鎮玉關。此蓋陰以陽爲本，必稟生而在左者也。按藏教，父母及子有相感業，神乃入胎，依地水火風衆緣和合漸得生長。一七日如藕根；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鞋韈；四七日如溫石；五七日有風觸胎，名曰攝提，兩臂兩脛及頭五種相現；六七日有風名旋轉，兩手兩腳四相現；七七日及八七日手足十指二十四相現；九七日眼耳鼻口及下二穴大小便處九種相現；十七日有風名普門，吹令堅實，及生五臟；十生；十三七日漸知飢渴飲食，滋味皆從臍入；十四七日，身前身後左右二邊各生二百五條脉；十五七日又生二十條脉。一身之中共有八百吸氣之脉，至是皆具。十六七日有風名甘露，爲安置兩眼通諸出入息氣。十七七日有風名毛拂，能令眼耳鼻口咽喉胃膽一切合入之處皆得通滑。十八七日有風名無垢，能令六根清淨。十九七日眼耳鼻舌四根成就，得三種報，曰身曰命曰意。二十七日有風名堅，二脚二手二十指節乃至一身二百大骨及諸小骨一切皆生。二十一七日有風名生起，能令生肉。二十二七日有風名浮流，能令生血。二十三七日生皮，二十四七日皮膚光悅，二十五七日血肉滋潤，二十六七日髮毛爪甲皆與脉通，二十七七日髮毛爪甲悉皆生就，母所飲食行住坐卧兒皆辛苦。二十八七日生屋園池河等八想，二十九七日各隨其業或黠或白，三十七日黠白相現，三十一七日至三十四七日漸得增長，三十五七日肢體具足，三十六七日不樂住腹，三十七七日生不淨具穢黑暗三想。三十八七日有風名藍花，能令長舒兩臂轉身向下。次有一風名趨下，能令頭下足上以向生門。如是處胎始終。三十有八七日，於胞胎中自然生十一種風開通整合，使之筋脉肌骨機關孔竅皆得流通，然後得成爲人。然則父母生育功侔造化，其爲恩也豈曰小哉。又以道書言之。玉清之氣生人上一，是爲泥丸。上清之氣生人中一，是爲絳宮。太清之氣生人下一，是爲丹田。玄元始合爲九氣，生人九戶。二十四氣，生人二十四體。三百六十神，生人三百六十骨節。八十一分神，生人八十一關節。東方七宿屬陽明，生人三魂。西方七宿屬陰精，生人七魄。南方七宿屬丹元，生人天氣。北方七宿屬北極，生人玄津。無量妙一結爲子戶，天中王氣上爲腦精。每一月即有一天之氣下添。如是，一月爵單無量天眞胞命黃演之氣下添，乃至第九月，無想無結無愛天嶽府命元，自是氣不添。夫九氣既添，又有六甲之神相爲保衛而全成之。夫所謂六甲神者，甲子水神爲之調暢血脉潤澤三焦，甲戌土神爲之調理肌肉使不偏枯，甲申金神爲之緊固爪齒養育眞牙，甲午火神爲之和悅五臟混合百神，甲辰風神爲之保固胎息呼吸陰陽，甲寅木神爲之灌鍊筋骨通貫百骸。信知婦人妊娠謂之六甲者，豈有他哉。五臟六腑筋骨髓腦皮膚血脉精藏水藏二萬八千形影一萬二千精光三萬六千出入八萬四千毛竅，莫不各有其神主之。然則人生天地中，豈可不凝神守眞而保其天之所以與我者哉。予以釋

老之言並前賢遺論輯而書之，非臆說也。

男女動靜說

觀《常清淨經》云，天清地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又讀周子《太極圖》曰，陽動陰靜，動極復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則知清濁者天地之位，動靜者男女之機也。男子爲陽，陽主動，動中有靜。女子爲陰，陰主靜，靜中有動。是以上古天眞論女子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太衝脉盛，月事以時下。至七七則任脉虛，太衝脉衰少，地道不通，形壞而無子。丈夫二八腎氣盛，精氣溢瀉，陰陽和，故有子。至八八則齒髮去。以此知男女陰陽之質不同，天癸精血之形亦異。陰靜血滿月溢則行，靜極復動也。陽動氣合時泄而止，動極復靜也。

四大奧論

嘗歷覽諸家方論，探求醫之妙理，復讀佛書，見經中多引醫爲喻。有云醫善巧方普救一切人，則知醫之心卽佛之心也。診療之際可不明其所以乎。蓋人之生寓形宇內，假合四大以爲身。四大者何，地水火風也。其生也由此而成，其死也由此而滅，從本不實故也。人之生死旣繫乎此，則爲醫者正當明死生之理，以究其疾痛之源可也。夫髮毛爪齒皮肉筋骨腦髓竭腦轉面垢色皆屬乎地，若地大不和，則髮焦毛拔爪枯齒槁皮緩肉脫筋急骨痿髓竭腦轉面垢色皆屬乎水，若水大不和，則多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屬乎水，小不淨盈流於外，此病之源於水大者也。至於煖氣則歸火，動轉則歸風。若火大不和，爲煩爲熱爲焦渴爲癰瘍爲狂走爲癲閉。若風大不和，則偏枯隨爲四肢攣痿爲口眼喎斜爲筋脉攣急爲癢爲痺爲痛。火大風大病故不同，四者和合則一身安榮。有一不和皆能爲病，況於離散者乎。矧乎四大之身人所均有，而不自覺知。醫之神師亦秘而不示於人，唯佛書則言之詳矣。蓋佛爲大醫王，了達生死，故能洞明此理。予因得以經中所說一貫乎。醫後之來者，毋以予言爲迂。如以予言爲迂，是亦以佛氏爲迂矣。

五常大論

太和絪縕天地設位，化生萬物而人位乎其中，三才立矣。夫人之一身與天地同流，上部法天，主胷以上至頭之有疾。中部法人，主胷以下至臍之上有疾。下部法地，主臍以下至足之有疾。髓者精之根，命之元也。精者血之本，神之苗也。萃五味之英，集五氣之和，融結而爲之。夫五臟皆有精，而內舍於腎，以育百骸。諸骨皆有髓，而上屬於腦，以鎭諸陽。故腎爲精之舍，腦爲髓之海也。頭者諸陽之會，上丹產於泥丸，內則百神之所輯，爲一身之元首也。手之三陽從手至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六陽之脉會於頭間，是以頭痛多屬於陽也。陰病亦有頭痛者，蓋諸陰之脉皆行至頸胷中而還，不上循頭，獨厥陰肝脉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脉會於顚。《內經》曰，頭痛頭疾。過於足少陽厥陰，甚則入肝。又有病頭痛齒亦痛，此腎所生病也。諸寒氣內至骨髓。骨髓者以腦爲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此腎所生病也。諸陰經病無頭痛，唯肝腎二經有者，由此故也。面者人神之牖也。上部五嶽分別五官以屬五臟。目者肝之官，主吸引五臭。口鼻者肺之官，主吸引五臭。鼻者肺之官，主吸引五臭。口者脾之官，主嗜食五穀。舌者心之官，主品嘗五味。耳者腎之官，主分別五音。五官旣具，則一身之精神皆備於面矣。《內經》云，女子六七面皆焦，丈夫六八面始焦，由陽明氣衰於上也。以其手陽明之脉，直而上頸貫頰入下齒縫中，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挾鼻孔。足陽明之脉起於鼻交額中，傍約太陽之脉下循鼻外入上齒縫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難經》云，人面獨能耐寒者，以其諸陽之脉皆上至頭耳。黃帝於面獨言陽明而不言諸陽者，蓋諸陽之脉雖上循頭而不若陽明之脉維絡於面也。合二經而攷之，可識經脉之循環，驗氣血之消長也。苟情動於中邪淫於外，形色有變皆見於面，不可槩舉。頸項者諸陽輻湊之地。六陽之脉，皆自肩頸出入缺盆下絡五臟，所以古人取人迎動脉於頸間，以候五臟六腑之氣有餘不足也。其爲病則不一。或頸項強痛不可回轉，或頸項痛而噫乾，或頸項痛連入缺盆，則各隨其經脉所屬而爲病焉。至於九瘕瘰癧癭瘤多生於頸項者，亦由經脉之所聚也。肩者六陽之脉與陽維之會皆走於肩而相交會。循肩上下，因知肩爲諸陽之道塗，筋骨之樞會，故能任重負戴。背中之府，諸陽受氣於胷中轉行於背。經云，人身之陰陽者，背爲陽。故五臟六腑之膸皆在於背也。膸者，臂節也，穴名曰天府。肘者，手腕也，穴名曰尺澤。臂者從肩至掌，統而言之也。夫手之三陰三陽，皆循臂前後廉上下往來，或由中而行，故爲病大同而小異，用藥亦可以兼理，灸之刺之則各隨其經也。腕者，腕也，手三陰之脉與足少陽之脉循腕上下，故爲病則腕下腫痛。《靈樞經》曰，手太陽之脉從肺系橫出腋

下，手少陰之脉從心系卻上肺出腋下，手厥陰之脉循胸出脇上出腋下，足少陰之脉則從缺盆下腋循胸中過季脇。凡此四經，或橫出腋，下或循腋上下別行，各有其道也。有患狐臭漏腋者，古方共爲一病。以理攷之，其証不一。狐臭者多因勞逸汗漬，以手摸而臭，致清氣道中受此宿穢。吸上泥丸，散入百脉，多相沾染。漏腋者由食啖五辛大過而有所發致，腠理不密其汗則自腋泄出，浥浥而溫浣衣數重皆透臭不可近。狐臭漏腋皆腋中之疾，雖不傷人命而害人身，奉親事君乃至交游皆非所宜。修身之士務爲清潔者，偶得此患不可不思有以去之。脇者左右腋下也，肋者脇骨也。肝膽二經交會於此，是以脇痛多屬肝膽也。《難經》云，臟會季脇。季脇在軟肋之際，其端有穴名曰章門，直臍旁二寸八分是脾之分，足少陰厥陰所會也。凡熱病在內者，則取其穴之所會以去其疾也。膈者，革也，自心肺之下有膜與脊脇腹周回相着如幕以遮蔽，濁氣不上熏於心肺。所謂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膻中在兩乳間爲氣之海，以分布陰陽。志和氣達則喜樂由生。又云膈原之下中有父母膜原之上者，氣海居焉。氣者生之原，命之主，故氣海爲之父母膜原，謂心肺之間也。膻者，齊也，根源本始生成之處，冲和凝結之氣通而稟受生焉，有生生不窮之義。及其形質已具分誕有期，則如匏瓜桃李臍乾而蒂脫矣，是以號爲神闕。前當腸胃後直腎俞，爲天地中分。黃庭云，兩部水王對生門。又云，後有密戶前生門。生門者，臍也。嬰兒在母腹中，取氣於臍管。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正與密戶相對，所謂臍者如此。況臍之上下左右，乃腸胃盤曲會聚之所經，所以言五臟之動氣發於臍而督脉貫臍中央。臍或凸出者，水氣積於脾元。臍腹疼痛者，寒邪傷於下臟，不可不知。腰挾脊而居前，與臍平，爲前後分。足少陰之脉貫脊，足太陽之脉抵腰，故腰者腎之外候。腰半以上同天之陽，腰半以下同地之陰。腰爲陰陽之界也。腰當人身之中，任磐折俛仰之勞。設或氣鬱於內邪干於外，皆致腰痛，當以脉之眞誕驗之。至於房勞疲力耗竭精氣墜墮惡血留滯經絡，與正氣衝擊，偏僂身重腫痛引脇，謂之瀝血腰痛。或作勞汗出衣裏冷濕，久久得之腰冷，如身重不渴小便自利食飲如故，腰以下如帶五千錢，謂之腎着。治之各有法。《內經》云，腰者腎之腑，轉搖不能，腎將憊矣。二陰者，前後。《難經》云，大腸小腸會爲闌門，言闌約水穀從其別者也。其穀自小腸承受於闌門以分別也。其水則滲灌入於膀胱上口而爲溲便，若穀之滓穢則自闌門而傳道於大腸，故曰下焦在膀胱上口，以分別清濁也。《內經》云，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二陰者，腎之外竅也。前曰溲便，精血亦自此道出。故男子水令居下，火令居上，女子水令居上，火令居下。所以男子由此分而爲火水未濟之卦，女子由此分而爲水火既濟之卦也。後曰肛門，肛門猶車之軏也。爲肺下口，號爲通事吏。《難經》云，下極爲魄門。魄門者，肛門也。重十二兩，大寸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熱則肛門腫縮，閉塞不通。寒則肛門脫出，腸鳴洞泄。《狐惑傷寒証》云，蟲食其肛，下唇有瘡。諸証不同，學者宜審之。七衝門，四十四難曰，七衝門何在。然唇爲飛門，齒爲戶門，會厭爲吸門，胃爲賁門，太倉下口爲幽門，大腸小腸會爲闌門，下極爲魄門，故曰七衝門也。易老曰，魄門對飛門，其証偏狐惑之病。以下衝上，故曰七衝門也。余依丁公主論甚當。辨云，幽門不通上衝吸門不開，噎塞不便，燥秘氣不得上下，治在幽門閉，大便不通，以通幽湯主之。髀股者足腿也，膝者脛頭也，腘者足肚也，一名腨腸，趺足面也，足之六經流注之地。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至腹。三陽之脉行足外廉，皆循髀股也。三陰之脉行足內廉，皆循髀也。唯腘中腦內陰陽上下行乎其間。至於膝則太陰陽明之脉，皆循股而入膝。少陰之脉則出膝外廉也。足趺者，足面繫鞋之所，骨間動脉應指名曰衝陽。足陽明胃脉，氣之所發也。傷寒必皆診者，以察其胃之有無也。肝膽之脉雖亦循趺上下，但所行各異其道。十二經脉包羅一身無所不至。昔紂妃妲姬冬月見二少年朝涉，謂紂曰，一老生之子，一少生之子。紂曰，何以知之。妲姬曰，少生者耐寒，髓滿脛也，老生者畏寒，髓不滿脛也。紂斷其脛而觀之，信然。因知人之虛實，由稟受之各異也。《內經》曰，腎生髓，髓生肺，子母之義。孫眞人以髓應肝膽，蓋不失其本也。夫髓爲精之根，精爲血之本，命之元，身之主也。

天人合一

《黃帝內經素問・金匱真言論》　帝曰，五藏應四時，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藏精於肝。其病發驚駭，其味酸，其類草木。其畜雞，其穀麥，其應四時，上爲歲星。是以春氣在頭也。其

音角，其數八，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藏精於心。故病在五藏，其味苦，其類火，其畜羊，其穀黍，其應四時，上爲熒惑星。是以知病之在脉也。其音徵，其數七，其臭焦，中央色黃，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藏精於脾。故病在舌本，其味甘，其類土，其畜牛，其穀稷，其應四時，上爲鎮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其音宮，其數五，其臭香。西方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藏精於肺。故病在背，其味辛，其類金，其畜馬，其穀稻，其應四時，上爲太白星。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數九，其臭腥，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故病在谿，其味鹹，其類水，其畜彘，其穀豆，其應四時，上爲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數六，其臭腐，故善爲脉者，謹察五藏六府。一逆一從，陰陽表裏，雌雄之紀，藏之心意，合心於精。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謂得道。

又《脉要精微論》 微妙在脉，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始之有經，從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時爲宜。補寫勿失，與天地如一。得一之情，以知死生。是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脉合陰陽。

又《鍼解》 帝曰，余聞九鍼上應天地四時陰陽，願聞其方，令可傳於後世以爲常也。岐伯曰，夫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身形亦應之。鍼各有所宜，故曰九鍼。人皮應天，人肉應地，人脉應人，人筋應時，人聲應音，人陰陽合氣應律。人齒面目應星。人出入氣應風，人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故一鍼皮，二鍼肉，三鍼脉，四鍼筋，五鍼骨，六鍼調陰陽，七鍼益精，八鍼除風，九鍼通九竅，除三百六十五節氣，此之謂各有所生也。人心意應八風。人氣應天。人髮齒耳目五聲，應五音六律。人陰陽脉血氣應地。人肝目應之九。九竅三百六十五。人一以觀動靜，天二以候五色七星應之以候髮毋澤五音一以候宮商角徵羽六律有餘不足應之二地一以候高下有餘九野一節衆應之以候關節三人變一分人候齒泄多血少十分角之變五分以候緩急六分不足三分寒關節第九分四時人寒溫燥濕四時一應之以候相反一四方各作解。

《黃帝內經太素》卷第五

人合

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三百六十五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腠腘。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脉，地有雲氣人有衛氣，地有草蓐人有豪毛。天有晝晦人有臥起，天有列星人有齒牙，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幕筋，地有聚邑人有腠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時不生草人有毋子，此人所以與天地相應者。

陰陽合

黃帝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其合之於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天爲陽地爲陰。足之十二脉以應十二月，月生於水故在下者爲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生於火，故在上者爲陽。黃帝曰，合之於脉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於前，故曰陽明。申者七月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太陰。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陽。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甲主左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少陽，己主右手之太陽，景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此兩火並合故爲陽明。庚主右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也。腰以上者爲陽，腰以下者爲陰。其於五藏也，心爲陽中之太陽，肺爲陽中之少陽。肝爲陰中之少陽，脾爲陰中之至陰，腎爲陰中之太陰。黃帝曰，以治之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右足之陰。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爲甲乙木主春，春者蒼色，蒼色有肝，肝者主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爲左手少陽，不合於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之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黃帝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

爲陽月爲陰，三百六十五日成一歲，人亦應之。今聞三陰三陽不應陰陽，其故何也。岐伯曰，陰陽者，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也，然其要一也。天覆地載，萬物方生也。末出地者命曰陰處，名曰陰中之陰。則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陽予之正陰爲之主。故生因春長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則天地四塞。陰陽之變其在人者，亦數之可散也。黃帝曰，願聞三陰三陽之離合也。岐伯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名曰陰中之陽。中身而上名曰廣明，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根起於厲兌，結於顑大，名曰陰中之少陽。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爲關，陽明爲闔，竅陰結於窗籠，名曰陰中之少陽。三經者不得相失，搏而勿傳命曰一陽。願聞三陰。岐伯曰，外者爲陽內者爲陰。其衝在下者名曰太陰。太陰根起隱白結於太倉，名曰陰中之陰。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根起於涌泉結於廉泉，名曰少陰。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根起於大敦結於玉英。陰之絕陽，名曰陰之絕陰。是故三陰之離合也，太陰爲關，厥陰爲闔，少陰爲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沈名曰一陰。陰陽鍾鍾也，傳爲一周。氣裏形表而相成者也。

四海合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刺法於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於營衛血氣。夫十二經脈者內屬於府藏，外絡於支節，子乃合之於四海，何乎。岐伯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經水。十二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命曰四海。黃帝曰，以人應之奈何。岐伯曰，人亦有四海。黃帝曰，請聞人之四海。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所以應四海者也。黃帝曰，遠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願聞應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陰陽表裏營輸所在，四海定矣。黃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爲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街，下至三里。衝脈者爲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廉。膻中者爲氣之海，其輸上在柱骨之上下，前在於人迎。腦爲髓之海，其輸上在其蓋下在風府。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岐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黃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氣海有餘者，則常想其身大佛然不知其所病。水穀之海有餘者，則腹滿脹。水穀之海不足，則飢不受穀食。髓海有餘者，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脂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殆安卧。黃帝曰，余以聞逆順，調之奈何。岐伯曰，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毋犯其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黃帝曰，善。

十二水

黃帝問於岐伯曰，經脈十二者外合於十二經水，而內屬於五藏六府。夫十二經水者，其大小深淺廣狹遠近各不同。五藏六府之高下小大，受穀之多少亦不等。相應奈何。夫經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藏者，合神氣魂魄而藏。六府者，受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經脈者，受血而營之合而以治奈何。刺之深淺灸之壯數，可得聞乎。岐伯答曰，善乎哉問也。天至高不可度，地至廣不可量，此之謂也。且夫人生天地之間六合之內，此天之高地之廣，非人力所能度量而至也。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也，死可解部而視也。其藏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鍼艾，各調其經氣，固其常有合乎。黃帝曰，余聞之，快於耳不解於心，願卒聞。岐伯答曰，此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應陰陽，不可不察。足太陽外合於清水，內屬於膀胱。足陽明外合於湯水，內屬於胃。足太陰外合於湖水，內屬於脾。足少陽外合於漯水，內屬於膽。足少陰外合於汝水，內屬於腎。足厥陰外合於沛水，內屬於肝。手太陽外合於淮水，內屬於小腸，而通水道焉。手少陽外合於漯水，內屬於三焦。手陽明外合於江水，內屬於大腸。手太陰外合於河水，內屬於肺。手少陰外合於濟水，內屬於心。手心主外合於漳水，內屬於心包。凡此五藏六府十二經水者，皆外有源泉而內有所稟，此皆外內相貫如環無端，人經亦然。故天爲陽地爲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清以北者爲陰，湖以北者爲陰中之陰。漳以南者爲陽，河以北至漳者爲陽中陰。漯以南至江者爲陽中之太陽。此一州之陰陽，所以人與天地相參者也。黃帝曰，夫經水之應經脈也，其遠近淺深水血之多少各不同，合而以刺之奈何。岐伯答曰，足陽明，五藏六府之海。其脈大血多氣盛熱壯。刺此者不深弗散，不留不寫。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足陽明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深皆毋過二分，其留皆毋過一

呼。其少長小大肥瘦以心撩之，命曰法天之常。灸之亦然。灸而過此者，得惡火卽骨枯脈縮，刺而過此者則脫氣。黃帝問曰，夫經脈之小大血之少多膚之厚薄肉之堅脆及胭之大小，可爲度量乎。岐伯答曰，其可爲度量者，取其中度者也。不甚脫肉而血氣不衰者也。若失度之人，瘠瘦而形肉脫者，惡可以度量。刺乎審切循捫按視其寒溫盛衰而調之，是謂因適而爲眞者也。

朱橚《普濟方》

肺臟配天地論

韓子曰，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介於其兩間者謂之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稟二氣以成形。是以六氣緯空，五行麗地。人則默而象之。故足厥陰肝居於己，手厥陰右腎居於亥，己亥爲天地之門戶，故風木化焉。足少陰心居於午，手少陰肺居於丑。丑未爲歸藏之標本，故濕土守焉。足太陰脾居於未，手太陰肺居於丑。丑未爲歸藏之標本，故濕土守焉。足少陽膽居於寅，手少陽三焦居於申。寅申握生化之始終，故相火麗焉。足陽明胃居於酉，手陽明大腸居於卯，卯酉爲日月之道路，故燥金行焉。足太陽膀胱居於辰，手太陽小腸居於戌。辰戌爲七政之魁罡，故寒水注焉。此三才應奉二氣相須不刊之說，殆如指掌。至於五行六氣第相資生，亦莫不有自然之序。如厥陰風木生少陰君火，君火生太陰濕土，濕土生少陽相火，相火生陽明燥金，燥金生太陽寒水。順天道而右旋，所謂運行也。或問君火生土，土復能生相火，火復生金，其義何在。此生成之道也。相火既已發焰暈，暈灰滅非土不成。未見虛空能聚火，金在鑛非火不能煅出，所以河圖火七居西室，金九居南室，蓋互顯其成能也。若以一性而推之，無所不備。故木焚則爲火，絞則爲水。石擊則爲火，鑽則爲水。洲壖之內，江河兢注。大海之中，火光常起。此皆性之本有也。又何疑土中火，火中金。夫木火土金水，此乃常度，人皆知之。至於風暑濕燥寒謂之揆度，鮮有能明其狀者。故以木比風，以火比暑，以土比濕，以金比燥，以水比寒，仍以上下二氣而配手足三陰三陽，則爲之奇度。又況五行各各不同，有正氣，有太過，有不及。天地氣化既然，人之臟腑亦然。感而爲病，或外邪，或本氣，或稟賦，必當推類而調之。【略】

三因論

夫人稟天地陰陽而生者。蓋天有六氣，人以三陰三陽而上奉之。地有五行，人以五臟五腑而下應之。於是資生。皮肉筋骨，精髓血脉，四肢九竅，毛髮齒牙唇舌，總而成體。外則氣血循環，流注經絡，喜傷六淫。內則精神魂魄志意，喜傷七情。六淫者，寒暑燥濕風熱。七情者，喜怒憂思悲恐驚。若將護得宜，怡然安泰。役冒非理，百病生焉。病症旣成，須尋所自。故前哲示教謂之病源。經不云乎，治之極於二者因得之。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經以從其意，是欲知致病之本也。然六淫天之常氣，冒之則先自經絡入。內合於腑臟爲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動之則先自藏腑鬱發，外形於肢體，爲內所因。其如飲食饑飽，叫呼傷氣，盡神度量，疲極筋力，陰陽違逆，乃至虎狼毒蟲，金瘡蹉折，疰忤附着，畏壓溺等，有背常理，爲不內外因。金匱有言，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以此詳之，病源都盡。如欲救療，就中尋其類例。別有三因或內外兼併，淫情交錯，惟其深淺，斷以所因爲病源，然後配合諸證隨因施治，藥石鐵艾無施不可。【略】

五運太過不及六氣司天在泉政令災變六十年圖

天分五氣，地列五行。上經於列宿，下合於方隅。故丹天之氣經於牛女奎壁，臨戊癸之位。故戊癸歲爲火運。斡天之氣經於心尾角軫，臨於甲巳之位，故甲巳歲爲土運。素天之氣經於亢氐畢昴，臨於乙庚之位，故乙庚歲爲金運。玄天之氣經於張翼婁胃，臨於丙辛之位，故丙辛歲爲水運。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臨於丁壬之位，故丁壬歲爲木運也。然運有五氣有六，以君火相火加之也。六氣之化者，謂寒暑燥濕風火也。乃天之六氣。然後三陰三陽上奉之。然六氣曰主曰客，司天在泉，有寒暑燥濕風火之化。爲主者雖千載亦不易，爲客者六歲復會。何謂主，自斗建丑正至卯之中，則是大寒。至驚蟄之末六十日有奇，有奇謂八十七刻半，厥陰木，爲風化用事。風氣流行，陽氣發動，萬物發生以應春。此初氣主也。自斗建卯正至巳之中，則是春分。至立夏之末六十日有奇，少陰君火，爲熱化用事，暄溽乃行君德之象，不同炎暑，以應夏，此二氣主也。自斗建巳正至未之中，則小滿至小暑之末六十日有奇，少陽相火暑化用事，此司天之位，炎暑乃行，以應長夏。此三氣主也。自斗建未正至酉之中，則是大暑。至白露之末，六十日有奇，太陰土，濕化用事，雲雨乃行。此四氣主也。自斗建酉正至亥之中，則是秋分。至立冬之末，六十日有奇，陽明金，燥化用事。清涼乃行，此五氣主也。自斗建亥正至丑之中，則是小雪。至大寒之末，六十日有奇，太陽水，寒化用事。在泉之末，嚴凝乃行，終氣主也。歷法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一歲二十

四氣，七百二十氣爲三十年，一千四百四十氣爲六十年，太過不及斯可見。且經曰，顯明之地，卯地君火之位。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一步凡六十日有奇，六六三百六十日。春溫夏熱秋涼冬寒，以成一歲之令。千載而有則，此主氣之常也。故曰地氣主靜而守護。何謂客。子午之歲，少陰司天，丑未之歲太陰司天，寅申之歲少陽司天，卯酉之歲陽明司天，辰戌之歲太陽司天，巳亥之歲厥陰司天。以客加主而推其變，故曰天氣動不息。其六氣之源則同，六氣之緒則異。何也，蓋天之氣始於少陰而終於厥陰，地之氣始於厥陰而終於太陰。是故當其時而行，變之常也。非其時而行，變之災也。故曰，令。其所謂春行夏秋冬之令，冬行春夏秋之令，此客加主之變也。故其主化政令之常，有暴雨疾風迅雷飄電之變。冬有燦石之熱，夏有凄清之風，此無他，天地之氣勝復鬱發之致也。是說也，五氣麗乎太過不及之徵也。又有所謂平氣者，故有天符歲會，同天符同歲會。太乙天符，是五者所謂符，如昇明備化審平靜化之紀也。何謂天符，如木運上見厥陰，運與司天合也。何謂歲會，如木運臨艮卯，天運巳午，運與年合也。何謂太乙天符。天運上見少陰，年辰臨午之類。至於同天符同歲會，以太過下加而然。如木運太過下加厥陰，曰同天符。火運不及下加少陰少陽之類，曰同歲會。素問六微旨曰，天符爲執法，歲會爲行令，太乙天符爲貴人。邪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惟有歲氣之平，天地之氣得其中，則民無災變。災變之異，故自前五者而然。又有所謂勝復而致變者。如木運不及則金勝火爲木之子，復能勝金則肺反受邪。土運不及則木勝金爲土之子，復勝木則肝反受邪。如是之類，是謂勝復。勝復之作，子爲母復讐也。何謂化氣，如甲巳化土，餘倣此。化土甲巳起丙寅，數至戊辰爲龍。龍有變化之象。戊爲土，故甲巳化土。餘倣此。何謂正化對化。玄珠曰，六氣分正化對化。少陽正司於午，對化於子。厥陰正司於亥，對化於巳。太陰正司於酉，對化於卯。太陽正司於未，對化於丑。少陽正司於寅，對化於申。陽明正司於酉，對化於卯。太陽正司於戌，對化於辰。正司化令之實，對司化令之虛。爲醫之道，須明運氣。運氣之旨，有太過有不及。有陰陽相乘，有勝有復。若夫脉有氣應則平，故曰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病。然有未至而至，至而不至，難以一言括，在乎參之，而稽是圖也。

午 丁 未 坤 申 庚 酉 辛 戌 乾 亥 壬 子 癸 丑 艮 寅 甲 卯 乙 辰 巽 巳 丙
大炁天
北政天
南政天
蒼天
北政光
北政光
北政光

甲巳歲氣土化之圖，甲巳，歲土太過。

是歲泉湧河溢，涸澤生魚，風雨大至，山崩川潰，鱗見於陸。歲運黔天，敦阜之紀，平氣備化，甲歲南政，太宮之音。

歲氣雨濕流行，至陰內濕物化，充成其變。震驚飄驟崩潰，腎水受邪，病有復重清厥體。甚重則足痿不收，腳疼中滿，四肢不舉。脾土勝腎水，木爲水之子，復能尅土，則反溏泄。甚則太谿絕者死。

張介賓《類經附翼・醫易義》

賓嘗聞之，孫眞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每竊疑焉。以謂易之爲書在開物成務知來藏往，而醫之爲道則調元贊化起死回生，其義似殊，其用似異。且以醫有內經，何藉於易，舍近求遠，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茅塞稍開。學到知羞，方克漸悟。乃知天地之道，以陰陽二氣而造化萬物，人生之理以陰陽二氣而長養百骸。易者易也，具陰陽動靜之妙。醫者意也，合陰陽消長之機。雖陰陽已備於內經，而變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陰陽也。醫易同原者，同此變化也。豈非醫易相通，理無二致，可以醫而不知易乎。予因默契斯言，潛心有日，管窺一得，罔敢自私。謹據易理精義，用資醫學變通。不揣鄙俚而爲之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乾、坤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是故天生神物聖人格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於是乎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順性命之理。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而天地鬼神之爲德，萬物一體之爲能，森乎昭著而無所遯乎易矣。偉哉人生，稟二五之精爲萬物之靈，得天地之中和，參乾、坤之化育。四象應天四體應地，天地之合闢卽吾身之呼吸也。晝夜之潮汐卽吾身之脉息也。天之北辰爲羣動之本，人之一心爲全體之君也。由是觀之，天之氣卽人之氣，人之體卽天之體。故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未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蓋謂一念方萌便達乎氣，神隨氣見，便與天地鬼神相感通。然則天人相與之際，精哉妙矣，誠可畏矣。人身小天地，眞無一毫之相間矣。今夫天地之理具乎易，而身心之理獨不具乎易乎。矧天地之易，外易也，身心之易內易也。內外孰親，天人孰近，故必求諸己而後可以求諸人，先乎內而後可以及乎外，是物理之易猶可緩，而身心之易不容忽。醫之爲道，

之十六，在人爲六八。自邂至坤，當內卦艮、坤之地，爲陰中太陰之十六，在人爲八八。陽生於子而極於午，故復曰天根至乾爲三十二卦，以應前之一世。陰生於午而極於子，故姤曰月窟。至坤爲三十二卦，以應後之半生。前一世始於復之一陽，漸次增添至乾而陽盛已極，乃象人之自少至壯。後半生始於姤之一陰，漸次耗減至坤而陽盡以終，乃象人之自衰至老。縱觀之則象在初爻，其乾盡於午，坤盡於子。當二至之令，爲天地之中，而左右以判。左主升而右主降，升則陽居東南，主春夏之發生，以應人之漸長，降則陰居西北，主秋冬之收斂，以應人之漸消。橫觀之，則象在二爻，其離盡於卯，坎盡於酉，當二分之中，爲陰陽之半，而上下以分。上爲陽而下爲陰，陽則日出於卯以應晝之爲寤，陰則日入於酉以應夜之寐焉。卽此一圖，而天人之妙運氣之理無不具矣。再閱方圖，其義象地。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天不足西北，故圓圖之陽在東南。地不滿東南，故方圖之剛在西北。是皆伏羲之卦也。又若文王八卦位有不同。伏羲出自然之象，故乾上坤下離左坎右。文王合《河圖》之數，故火南水北木東金西。實譜人身，天地形體也，乾、坤情性也，陰陽氣血也。左右逢源纖毫無間，詳求其道無往不然。故以爻象言之，則天地之道以六爲節，三才而兩是爲六爻。六奇六偶是爲十二，故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藏，天有十二會，人有十二經，天有十二辰，人有十二節。知乎此則營衛之周流，經絡之表裏，象在其中矣。以藏象言之，則自初六至上六爲陰爲藏，初六次命門，六二次腎，六三次肝，六四次脾，六五次心，上六次肺，初九至上九爲陽爲府，初九當膀胱，九二當大腸，九三當小腸，九四當膽，九五當胃，上九當三焦。知乎此，而藏府之陰陽，內景之高下，象在其中矣。以形體言之，則乾爲首，陽尊居上也，坤爲腹，陰廣容物也，坎爲耳，陽聰於內也，離爲目，陽明在外也，兌爲口，折開於上也，巽爲股，兩垂而下也，艮爲手，陽居於前也，震爲足，剛動在下也。天不足西北，故耳目之左明於右，地不滿東南，故手足之右強於左。知乎此，而人身之體用象在其中矣。以生育言之，則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天尊地卑乾父坤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震、坎、艮是爲三男，巽、離、兌是爲三女。欲知子強弱，則震、巽進而前，艮、兌退而止。欲辨脉息候，則乾健在東南，坤陽向西北。欲爲廣嗣謀，則畜坎塡離宮，借兌爲乾計。欲明布種法，則天時與地利，虧盈果由氣，冬至始陽強，陰勝須迴避。知乎此，而胎孕交感之道存乎其中矣。

天人感應

《黃帝內經素問・氣交變大論》　帝曰，五運之化太過何如。岐伯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飧泄食減體重煩寃腸鳴腹支滿，上應歲星。甚則忽忽善怒，眩冒巔疾。化氣不政，生氣獨治，雲物飛動，草木不寧。甚而搖落反脇痛而吐甚，衝陽絕者死不治，上應太白星。歲火太過炎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瘡，少氣欬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聾中熱肩背熱，上應熒惑星。甚則胷中痛脇支滿脇痛膺背肩胛間痛兩臂內痛，身熱骨痛而爲浸淫。收氣不行，長氣獨明，雨水霜寒。上臨少陰少陽，火燔炳冰泉涸物焦槁。病反譫妄狂越欬喘息鳴下甚血溢泄不已。太淵絕者死不治，上應熒惑星。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樂體重煩寃，上應鎮星。甚則肌肉萎足痿不收行善瘈脚下痛飲發中滿食減四支不舉。變生得位。藏氣伏化，氣獨治之。泉涌河衍，涸澤生魚，風雨大至。土崩潰，鱗見於陸。病腹滿溏泄腸鳴反下，甚而太谿絕者死不治。上應歲星。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民病兩脇下少腹痛目赤痛皆瘍耳無所聞。肅殺而甚，則體重煩寃胷痛引背兩脇滿且痛引少腹，上應太白星。甚則喘欬逆氣肩背痛尻陰股膝髀腨�exclusive足皆病，上應熒惑星。收氣峻，生氣下，草木斂，蒼乾凋隕。病反暴痛胠脇不可反側。欬逆甚而血溢，太衝絕者死不治。上應太白星。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心火。民病身熱煩心躁悸陰厥上下中寒譫妄心痛。寒氣早至，上應辰星。甚則腹大脛腫喘欬寢汗出憎風。大雨至埃霧朦鬱，上應鎮星。上臨太陽，雨冰雪，霜不時降，濕氣變物。病反腹滿腸鳴溏泄食不化。渴而妄冒，神門絕者死不治。上應熒惑辰星。帝曰善，其不及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歲木不及燥廼大行。生氣失應，草木晚榮。肅殺而甚，則剛木辟著悉萎蒼乾，上應太白星。民病中清胠脇痛少腹痛腸鳴溏泄。涼雨時至，上應太白星。其穀蒼。上臨陽明，失氣生政，草木再榮，化氣廼急，上應太白鎮星，其主蒼早。復則炎暑流火，濕性燥，柔脆草木焦槁，下體再生，華實齊化。病寒熱瘡瘍痱胗癰痤。上應熒惑太白，其穀白堅。白露早降，收殺氣行，寒雨害物，蟲食甘黃，脾土受邪，赤氣後化，心

氣晚治，上勝肺金。白氣廼屈，其穀不成。欬而鮅，上應熒惑太白星。歲火不及，寒廼大行。長政不用，物榮而下。凝慘而甚，則陽氣不化，廼折榮美。歲上應辰星。民病胃中痛脇支滿兩脇痛膺背肩胛間及兩臂內痛。鬱冒朦昧心痛暴痞胷腹大脇下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屈不能伸，髖髀如別。上應熒惑辰星，其穀丹。復則埃鬱，大雨且至。黑氣廼昏。病驚溏腹滿食飲不下寒中腸鳴泄注腹痛暴攣痿痺足不任身。上應鎮星辰星，玄穀不成。歲土不及，風廼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揚而甚，秀而不實。上應歲星。民病殮泄霍亂體重腹痛筋骨繇復肌肉瞤酸善怒。藏氣舉事，蟄蟲早附。咸病寒中。上應歲星鎮星，其穀齡。復則收政嚴峻，名木蒼凋，胷脇暴痛，下引少腹。善大息，蟲食甘黃。氣客於脾，齡穀廼減。民食少失味，蒼穀廼損。上應太白歲星。蟄蟲來見，藏氣不用。白廼不復。上應歲星，民病康。歲金不及，炎火廼行，生氣廼用。長氣專勝，庶物以茂。燥爍以行，上應熒惑星。民病肩背膂重鮅嚘血便注下。收氣廼後，上應太白星。其穀堅芒。復則寒雨暴至，廼零冰雹，霜雪殺物，陰厥且格，陽反上行。頭腦戶痛，延及囟頂發熱，上應辰星。丹穀不成，民病口瘡，甚則心痛。歲水不及，濕廼大行。長氣反用，其化廼速。暑雨數至，上應鎮星。民病腹滿身重，濡泄寒瘍流水腰股痛發腨胻股膝不便煩冤足痿清厥腳下痛，甚則跗腫。藏氣不政，腎氣不衡。上應辰星，其穀秬。上臨太陰，則大寒數舉，蟄蟲早藏，地積堅冰，陽光不治。民病寒疾於下，甚則腹滿浮腫。上應鎮星。其主齡穀。復則大風暴發，草偃木零，生長不鮮，面色時變，筋骨併辟，肉胝瘛，目視眩眴，物疎璺，肌肉胗發，氣並高中，痛於心腹，黃氣廼損。其穀不登。上應歲星。帝曰，善。願聞其時也。岐伯曰，悉哉問也。木不及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春有慘凄殘賊之勝，則夏有炎暑爍爍之復。其眚東。其藏肝，其病內舍胠脇，外在關節。火不及夏，有炳明光顯之化，則冬有嚴肅霜寒之政。夏有慘凄凝冽之勝，則不時有埃昏大雨之復。其眚南。其藏心，其病內舍膺脇，外在經絡。土不及四維，有埃雲潤澤之化，則春有鳴條鼓折之政。四維發振拉飄騰之變，則秋有肅殺霧霜之復。其眚四維。其藏脾，其病內舍心腹，外在肌肉四支。金不及夏，有光顯鬱蒸之令，則冬有嚴凝整肅之應。夏有炎爍燔燎之變，則秋有冰雹霜雪之復。其眚西，其藏肺，其病內舍膺脇肩背，外在皮毛。水不及四維，有湍潤埃雲之化，則不時有和風生發之應。四維發埃昏驟注之變，則不時有飄蕩振拉之復。其眚北。其藏腎，其病內舍腰脊骨髓，外在谿谷踹膝。夫五運之政猶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變者復之。此生長化成收藏之理，氣之常也。失常則天地四塞矣。故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紀。陰陽之往復，寒暑彰其兆，此之謂也。帝曰，夫子之言五氣之變四時之應，可謂悉矣。夫氣之動亂，觸遇而作，發無常會，卒然災合，何以期之。岐伯曰，夫氣之動變固不常在，而德化政令災變不同其候也。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東方生風，風生木，其德敷和，其化生榮，其政舒啓，其令風，其變振發，其災散落。南方生熱，熱生火，其德彰顯，其化蕃茂，其政明曜，其令熱，其變燔炳。中央生濕，濕生土，其德溽蒸，其化豐備，其政安靜，其令濕，其變驟注，其災霖潰。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德清潔，其化緊斂，其政勁切，其令燥，其變肅殺，其災蒼隕。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德凄沧，其化清謐，其政凝肅，其令寒，其變凓冽，其災冰雪霜雹。是以察其動也，有德有化，有政有令，有變有災，而物由之而人應之也。帝曰，夫子之言，歲候不及其太過，而上應五星。今夫德化政令災眚變易，非常而有也。卒然而動，其亦爲之變乎。岐伯曰，承天而行之，故無妄動，無不應也。卒然而動者，氣之交變也，其不應卒，此之謂也。帝曰，其應奈何。岐伯曰，各從其氣化也。帝曰，其行之徐疾逆順何如。岐伯曰，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謂省下。以道而去，去而速來。曲而過之，是謂省遺過也。久留而環，或離或附，是謂議災與其德也。應近則小，應遠則大。芒而大倍常之一，其化甚。大常之二，其眚卽也。小常之一，其化減。小常之二，是謂臨視，省下之過與其德也。德者福之，過者伐之。是以象之見也，高而遠則小，下而近則大。大則喜怒邇，小則禍福遠。歲運太過，則運星北越。運氣相得則各行以道。故歲運太過，畏星失色而兼其母。不及則色兼其所不勝。肖者瞿瞿，莫知其妙。閔閔之當，孰者爲良。妄行無徵，示畏侯王。帝曰，無應何如。岐伯曰，亦各從其化也。故時至有盛衰，凌犯有逆順，留守有多少，形見有善惡，宿屬有勝負，徵應有吉凶矣。帝曰，其善惡何謂也。岐伯曰，有喜有怒，有憂有喪，有澤有燥，此象之常也。必謹察之。帝曰，六者高下異乎。岐伯曰，象見高下，其應一也，故人亦應之。帝曰善其德化政令之動靜損益皆何如。岐伯曰，夫德化政令，災變不能相加也。勝復盛衰不能相多也。往來小大不能相過也。用之升降不能相無也。各從其動

而復之耳。帝曰，其病生何如。岐伯曰，德化者氣之祥，政令者氣之章，變易者復之紀，災害者傷之始。氣相勝者和，不相勝者病，重感於邪則甚也。帝曰善。所謂精光之論，大聖之業，宣明大道，通於無窮，究於無極也。余聞之，善言天者必應於人，善言古者必驗於今，善言氣者必彰於物，善言應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變者通神明之理。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歟。廼擇良兆而藏之靈室，每旦讀之，命曰，氣交變，非齋戒不敢發。愼傳也。

氣

《黃帝內經素問・四氣調神大論》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卧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奉長者少。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卧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卧早起，與鷄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奉藏者少。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奉生者少。天氣清淨，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苑薰不榮。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眞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爲逆，是謂內格。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錐，不亦晚乎。

又《金匱真言論》 黃帝問曰，天有八風，經有五風，何謂。岐伯對曰，八風發邪以爲經，風觸五藏邪氣發病。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四時之勝也。東風生於春，病在肝，俞在頸項。南風生於夏，病在心，俞在胷脇。西風生於秋，病在肺，俞在肩背。北風生於冬，病在腎，俞在腰股。中央爲土，病在脾，俞在脊。故春氣者病在頭，夏氣者病在藏，秋氣者病在肩背，冬氣者病在四支，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胷脇，長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風瘧，冬善病痺厥，故冬不按蹻，春不鮏衄。春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胸脇，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痺厥飧泄而汗出也。

又《六節藏象論》 帝曰，余已聞六六九九之會也。夫子言積氣盈虧，願聞何謂氣。請夫子發蒙解惑焉。岐伯曰，此上帝所秘，先師傳之也。帝曰，請遂聞之。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春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候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矣。帝曰，五運之始如環無端，其太過不及何如。岐伯曰，五氣更立各有所勝，盛虛之變此其常也。帝曰平氣何如。岐伯曰，無過者也。帝曰，太過不及奈何。岐伯曰，在經有也。帝曰，何謂所勝。岐伯曰，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得五行時之勝，各以氣命其藏。帝曰，何以知其勝。岐伯曰，求其至也，皆歸始春。未至而至此，謂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命曰氣淫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所謂求其至者，氣至之時也。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失時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帝曰，有不襲乎。岐伯曰，蒼天之氣不得無常也。氣之不襲是謂非常，非常則變矣。帝曰，非常而變奈何。岐伯曰，變至則病，所勝則微，所不勝則甚。因而重感於邪，則死矣。帝曰，善。余聞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天地之運，陰陽之化，其於萬物孰少孰多，可得聞乎。岐伯曰，悉哉問也。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靈問，請陳其

方。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脉爲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爲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爲陰中之少陰，通於冬氣。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其味酸，其色蒼。此爲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謐。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脣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故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盛已上爲格陽。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關格之脉贏，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

張機《傷寒論・傷寒例》《陰陽大論》云，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中而卽病者名曰傷寒。不卽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非時行之氣也。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復大寒，夏時應大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夫欲候知四時正氣爲病，及時行疫氣之法，皆當按斗歷占之。九月霜降，節後宜漸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節後宜解也。所以謂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爲雨水故也。至驚蟄二月，節後氣漸和暖，向夏大熱。至秋便涼。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其有觸冒霜露，體中寒卽病者，謂之傷寒也。其冬有非節之暖者，名曰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沓。亦有輕重，爲治不同，證如後章。從立秋節後其中無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壯熱爲病者，此屬春時陽氣發於冬時，伏寒變爲溫病。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爲時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尙弱，爲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十五日得一氣。於四時之中，一時有六氣，四六名爲二十四氣也。然氣候亦有應至而不至，或有未應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過者，皆成病氣也。但天地動靜陰陽鼓擊者，各正一氣耳。是以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是故冬至之後，一陽爻升一陰爻降也，夏至之後一陽氣下一陰氣上也。斯則冬夏二至陰陽合也，春秋二分陰陽離也。陰陽交易，人變病焉。此君子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順天地之剛柔也。小人觸冒必嬰暴疹。須知毒烈之氣留在何經而發何病，詳而取之。是以春傷於風夏必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秋傷於濕冬必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必然之道，可不審明之。傷寒之病，逐日淺深以施方治。今世人傷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對病，或日數久淹，困乃告醫。醫人又不依次第而治之，則不中。病皆宜臨時消息制方，無不效也。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證候診脉聲色對病眞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又土地溫涼高下不同，物性剛柔飡居亦異。是黃帝興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以訓後賢開風府，故頭項痛腰脊強。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以其脉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尺寸俱弦者，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以其脉循脇絡於耳，故胷脇痛而耳聾。此三經皆受病未入於府者，可汗而已。尺寸俱沈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以其脉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尺寸俱沈者，少陰受病也。當五六日發，以其脉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以其脉循陰器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此三經皆受病，已入於腑，可下而已。若兩感於寒者，一日太陽受之，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二日陽明受之，卽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讝語。三日少陽受之，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則榮衛不行府藏不通，則死矣。

巢元方《巢氏諸病源候總論》

中風候

中風者，風氣中於人也。風是四時之氣，分布八方，主長養萬物。從其

鄉來者，人中少死病。不從鄉來者，人中多死病。其爲病者，藏於皮膚之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泄。其入經脈行於五臟者，各隨臟腑而生病焉。心中風但得偃卧，不得傾側汗出。若脣赤汗流者可治。急灸心俞百壯。若脣或青或黑或白或黃，此是心壞爲水。面目亭亭時悚動者，皆不可復治。五六日而死。

肝中風但踞坐不得低頭。若繞兩目連額色微有青脣青面黃者可治。急灸肝俞百壯。若大青黑面一黃一白者，是肝已傷不可復治。數日而死。

脾中風，踞而腹滿身通黃吐鹹汁出者可治。急灸脾俞百壯。若手足青者不可復治。

腎中風，踞而腰痛視脅左右未有黃色如餅粢大者，可治。急灸腎俞百壯。若齒黃赤鬢髮直頭面土缺

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也。會厭者，音聲之戶。舌者，聲之機。脣者，聲之扇。風寒客於會厭之間故卒，然無音皆由風邪所傷，故謂風，失音不語。

《養生方》云，醉卧當風，使人發瘖。

賊風候

賊風者，謂冬至之日有疾風從南方來，名曰虛風。此風至能傷害於人，故言賊風也。其傷人也但痛，不可得按抑，不可得轉動。痛處體卒無熱。傷風冷則骨解深痛，按之乃應骨痛也，但覺身內索索冷欲得熱，物熨痛處即小寬。時有汗久不去，重遇冷氣相搏，乃結成瘰癧。及偏枯遇風熱氣相搏，乃變附骨疽也。【略】

傷寒候

經言，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冰寒，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夫觸冒之者乃爲傷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而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爲殺厲之氣也。即病者爲傷寒。不即病者，其寒毒藏於肌骨中。至春變爲溫病，夏變爲暑病。暑病者，熱重於溫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必有溫病者，皆由其冬時觸冒之所致，非時行之氣也。其時行者，是春時應暖而反寒，夏時應熱而反冷，秋時應涼而反熱，冬時應寒而反溫。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病無少長，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夫傷寒病者，起自風寒入於腠理，與精氣交爭，榮衛否隔，周行不通。病一日至二日，氣在孔竅皮膚之間，故病者頭痛惡寒，腰背強重。此邪氣在表，洗浴發汗即愈。病三日以上，氣浮在上部，胸心塡塞，故頭痛胸中滿悶，當吐之則愈。病五日以上，氣深結在臟，故腹脹身重，骨節煩疼，當下之則愈。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皆以六七日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何也。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脉連於風府，故爲諸陽主氣。人之傷於寒也，故其爲病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死。兩感於寒者，其脉應與其病形何如。兩傷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食譫言。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厥逆水漿不入則不知人，六日而死。夫五臟已傷，六腑不通，榮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陽明者，十二經脉之長也。其氣血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略】

上氣候

夫百病皆生於氣，故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聚，熱則腠理開而氣泄。憂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食而氣逆上也。喜則氣和，榮衛行通利，故氣緩焉。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使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內，故氣消也。恐則精卻，精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寒則經絡淒澀，故氣收聚也。熱則腠理開竅榮衛通，故汗大泄也。憂則心無所寄，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勞則喘且汗，外內迅，故氣耗矣。思則身心有所止，氣留不行，故氣結矣。診寸口脉伏，胸中逆氣，是諸氣上衝胸中，故上氣。面附腫髆息，其脉浮大不治。上氣脉躁而喘者屬肺，肺脹欲作風。水發汗愈。脉洪則爲氣，其脉虛寧伏匿者生，牢強者死。喘息低仰其脉滑手足溫者生也，濇而四末寒者死也，數者死也。謂其形損故。【略】

上氣腫候

肺主於氣。候身之皮毛，而氣之行循環藏府，流通經絡。若外爲邪所乘，則膚腠閉密，使氣內壅，與津液相並不得泄越，故上氣而身腫也。

結氣候

結氣病者，憂思所生也。心有所存，神有所止，氣留而不行，故結於內。《養生方》云，哭泣悲來，新哭訖不用，即食久成氣病，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坐生腰舉左手，仰其掌卻右臂，覆右手，以鼻內氣自

極七息，息間稍頓右手，除兩臂背痛結氣。

又云，端坐生腰舉左手仰掌，以右手承右脇，以鼻內氣自極七息，除結氣。【略】

冷氣候

夫藏氣虛則內生寒也。氣常行府藏，府藏受寒冷，卽氣爲寒冷所並，故爲冷氣。其狀或腹脹或腹痛，甚則氣逆上而面青，手足冷。

七氣候

七氣者，寒氣熱氣怒氣恚氣憂氣喜氣愁氣。凡七氣積聚牢大如杯，若拌在心下腹中，疾痛欲死，飲食不能。時來時去，每發欲死，如有禍狀。此皆七氣所生。寒氣則嘔吐惡心，熱氣則說物不章言而遑，怒氣則上氣不可忍，熱上搶心，短氣欲死，不得氣息也。恚氣則積聚在心下不可飲食，憂氣則不可極作，暮卧不安席。喜氣卽不可疾行，不能久立。愁氣則喜忘，不識人，置物四方，還取不得去處。若閒急，卽手足筋攣不舉。

九氣候

九氣者，謂怒喜悲恐寒熱憂勞思，因此九事而傷動於氣。一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食而氣逆也。二曰喜則其氣緩，榮衛通利故氣緩。三曰悲則氣消。悲則使心系急肺布葉舉，使上焦不通，熱氣在內故氣消也。四曰恐則氣下。恐則精卻，精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氣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五曰寒則氣收聚。寒使經絡涘澀，使氣不宣散故也。六曰熱則腠理開，腠理開則榮衛通，汗大泄。七曰憂則氣亂，氣亂則心無所寄，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八曰勞則氣耗，氣耗則喘且汗，外內皆越，故氣耗也。九曰思則氣結。氣結則心有所止，故氣留而不行。衆方說此九氣互有不同，但氣上之由有九，故名爲九氣類也。

短氣候

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體實。實則氣盛，盛則氣逆不通，故短氣。又肺虛則氣少不足，亦令短氣，則其人氣微，常如少氣不足以呼吸。診其脉，尺寸俱微，血氣不足。其人短氣，寸口脉沉，胸中短氣。脉前小後大，則爲胸滿短氣脉洪大者，亦短氣也。

五鬲氣候

五鬲氣者，謂憂鬲恚鬲氣鬲寒鬲熱鬲也。憂鬲之病，胸中氣結煩悶，津液不通，飲食不下，羸瘦不爲氣力。恚鬲之爲病，心下苦實滿噫，輒酢心食不消，心下積結牢在胃中，大小便不利。氣鬲之爲病，胸脇逆滿咳逆，腹上苦冷，雷鳴繞臍痛，食不消，不能食肥。熱鬲之爲病，藏有熱氣五。心中熱，口中爛，生瘡骨煩，四支重，脣口乾燥，身體頭面手足或熱，腰背皆疼痛，胸痺引背食不消，不能多食，羸瘦少氣及癖也。此是方家所說五鬲形證也。經云，陽脉結謂之鬲。言憂恚寒熱，動氣傷神，而氣之與神並爲陽也。傷動陽氣，致陰陽不和，而府藏生病，結於胸鬲之間，故稱爲鬲氣。

孫思邈《千金要方・論診候》

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機，五藏未虛，六腑未竭，血脉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將難全。

夫診候之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脉未盛，絡脉調均，氣血未亂。精取其脉，知其逆順。非其時不用也。深察三部九候而明告之。古之善爲醫者，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又曰，上醫聽聲，中醫察色，下醫診脉。又曰，上醫醫未病之病，中醫醫將病之病，下醫醫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卽病者難以救矣。何謂三部，寸關尺也。上部爲天，肺也。中部爲人，脾也。下部爲地，腎也。何謂九候。部各有三，合爲九候。上部人耳前動脉，主耳目之氣也。上部地兩頰動脉，主口齒之氣也。上部天兩額動脉，主頭角之氣也。中部天手太陰肺之氣也，中部地手陽明胃中之氣也，中部人手少陰心之氣也。下部天足厥陰肝之氣也，下部地足少陰腎之氣也，下部人足太陰脾之氣也。合爲九候。夫形盛脉細少氣不足以息者死，形瘦脉大胃中多氣者死。形氣相得者生，參伍不調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愚醫不通三部九候及四時之經，或用湯藥倒錯，針灸失度。順方治病，更增他疾，遂致滅亡。哀哉烝民，枉死者半，可謂世無良醫，爲其解釋經說。地水火風和合成人，凡人火氣不調，舉身蒸熱。風氣不調，全身彊直，諸毛孔閉塞。水氣不調，身體浮腫，氣滿喘粗。土氣不調，四肢不舉，言無音聲。火去則身冷，風止則氣絕，水竭則無血，土散則身裂。然愚醫不思脉道，反治其病。使藏中五行共相尅切，如火熾燃，重加其油，不可不愼。凡四氣合德，四神安和。一氣不調，百病一生。四神動作，四百四病，同時俱發。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須治而愈。一百一病，雖治難愈。

一百一病，眞死不治。

張仲景曰，欲療諸病，當先以湯蕩滌五臟六腑，開通諸脉，治道陰陽。破散邪氣，潤澤枯朽。悅人皮膚，益人氣血。水能淨萬物，故用湯也。若四肢病久，風冷發動，次當用散。散能逐邪。風氣濕痺，表裏移走，居無常處者，散當平之。次當用丸。丸藥者，能逐風冷，破積聚，消諸堅癖，進飲食，調和榮衛。能參合而行之者，可謂上工。故曰，醫者，意也。又曰，不須汗而彊汗之者，出其津液，枯竭而死。須汗而不與之汗者，使諸毛孔閉塞，令人悶絕而死。又不須下而彊下之者，令人開腸洞泄，不禁而死。須下而不與下之者，使人心內懊憹脹滿煩亂，浮腫而死。又不須灸而彊與灸者，令人火邪入腹，干錯五臟，重加其煩而死。須灸而不與灸之者，令人冷結重凝，久而彌固，氣上衝心，無地消散，病篤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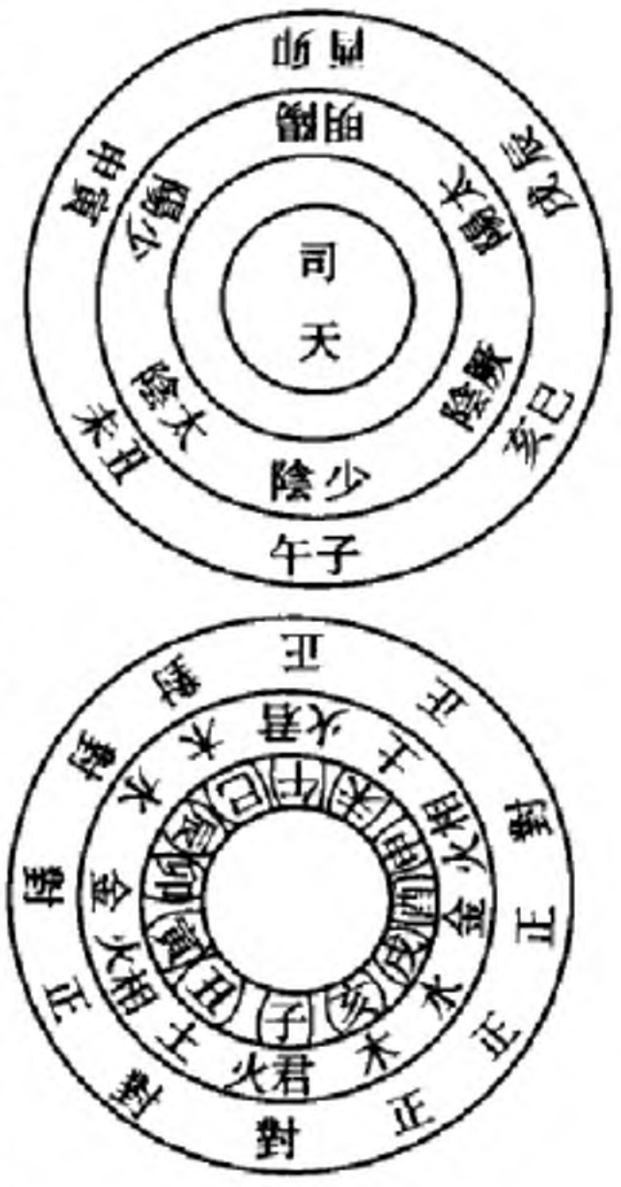
黃帝問曰，淫邪泮衍奈何。岐伯對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及淫於藏不得定處，與榮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也。凡氣淫於腑，則有餘於外，不足於內。氣淫於臟，則有餘於內，不足於外。問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對曰，陰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盛則夢蹈大火而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揚，下盛則夢墮墜。甚飽則夢與，巢源云夢行。甚饑則夢取。巢源云夢卧。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甚則夢恐懼哭泣。心氣盛則夢喜笑及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體重手足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而不屬。凡此十一盛者，至而瀉之立已。厥氣客於心則夢見丘山煙火，客於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器奇物，客於肝則夢見山林樹木，客於脾則夢見邱陵大澤壞屋風雨，客於腎則夢見臨淵沒居水中，客於膀胱則夢見遊行，客於胃則夢見田野，客於小腸則夢見聚邑街衢，客於膽則夢見鬬訟自刳，客於陰器則夢交接鬬內，客於項則夢見斬首，客於跨則夢見行走而不能前進，及池渠穿窌中居。客於股則夢見禮節拜跪，客於胞脘則夢見溲溺便利。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善診候者，亦可深思此意，乃盡善盡美矣。

《史記》曰，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並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生候尚存形色未改，病未入腠裏，針藥及時能將節調理，委以良醫，病無不愈。

褚澄《褚氏遺書・本氣》 天地之氣周於一年，人身之氣周於一日。人身陽氣以子中自左足而上，循左股左手指左肩左腦橫過右腦右肩右臂手指脇足，則又子中矣。陰氣以午中自右手指左肩左腦橫過右腦右肩右臂左脇左足外腎右足右脇，則又午中矣。陽氣所歷充滿周流。陰氣上不過腦，下遺指趾。二氣之行晝夜不息，中外必徧。一爲痰積壅塞，則疾疾生焉。疾證醫候統紀浩繁，詳其本源痰積虛耳。或痰聚上或積留中，過氣之流艱於流轉，則上氣逆上下氣鬱下，臟府失常形骸受害。暨乎氣本衰弱運轉艱遲，或有不周血亦偏滯。風濕寒暑乘間襲之，所生痰疾與痰積同。凡人之生，熱而汗，產而易。二便順利則氣之通也。陽虛不能運陰氣，無陰氣以清其陽，則陽獨治而爲熱。陰虛不能運陽氣，無陽氣以和其陰，則陰獨治而爲厥。脾以養氣，肺以通氣，腎以泄氣，心以役氣。凡臟有五，肝獨不與。在時爲春，在常爲仁，不養不通，不泄不役，而氣常生。心虛則氣入而爲蕩，肺虛則氣入而爲喘，肝虛則氣入而目昏，腎虛則氣入而腰疼。四虛氣入脾獨不與。受食不化，氣將日微，安能有餘以入其虛。烏乎，茲謂氣之名理與。

劉温舒《素問入式運氣論奧》

論客氣



客氣之圖

六氣分上下左右而行天令十二支，分節令時日而司地化。上下相召，而寒暑燥濕風火與四時之氣不同者，蓋相臨不一而使然也。六氣司於十二支者，有正對之化也。然厥陰所以司於巳亥者何也，謂厥陰木也。木生於亥，故正化於亥，對化於巳也。雖有卯爲正木之分，乃陽明金對化也。所以從生

而順於巳也。少陰所以司於子午者何也，謂少陰爲君火尊位，所以正得南方離位，故正化於午，對化於子也。太陰所以司於丑未者何也，謂太陰爲土，土屬中宮，寄於坤位西南居未分也。故正化於未，對化於丑也。少陽所以司於寅申者何也，謂少陽相火位卑於君火也，雖有午位，君火居之。火生於寅，故正化於寅，對化於申也。陽明所以司於卯酉者何也，謂陽明爲金，酉爲西方，西方屬金，故正化於酉，對化於卯也。太陽所以司於辰戌者何也，謂太陽爲水，雖有子位以居君火對化，水乃伏土中，卽六戊天門戌是也，六己地戶辰是也。故水雖土用，正化於戌，對化於辰也。此玄珠之說已詳矣，莫不各有因焉。此天之陰陽合地之十二支，動而不息者也。但將年律起當年司天數，至者爲司天相對。一氣爲在泉，餘氣爲左右。間用在泉後一氣爲初之氣，主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至司天爲三之氣，主上半年。自大寒日後，通主上半年也。至在泉爲六氣，主下半年，自大暑日後通主下半年也。少陰子爲首，順行又常爲大過。司天大過不及，亦間數，則與十干起運圖上下相合也。故經曰歲半已前，天氣主之。歲半已後，地氣主之者，此也。天之六氣，客也。將此客氣布於地之六氣步位之上，則有氣化之異矣。經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者，謂司天曰上位在南方，則面北立，左右乃左東右西也。在泉曰下位在北方，則面南立，左右乃左西右東也。在泉曰下位在北陽之右陽明治之之緒者，乃南面而立，以閱氣之至也。非論上下左右之位而與顯明之，左右火治之之意同，謂面南視之指位而言也。

論天符

天符之圖

陰陽交遘上下臨御，而後有搖勝鬱復之變，此大法也。司天者，司之爲言直也，主行天之令，上之位也。歲運者，運之爲言動也，主天地之間人物化生之氣，中之位也。在泉者，主地之化行乎地中，下之位也。一歲之中有此上中下三氣各行化令，而氣偶符會而同者，則通其化。雖無尅復之變，則有中病徐暴之異。是謂當年之中，司天之氣與中氣運同者，命曰天符。符之爲言合也。天符共十二年。而十二年之中，又有與當年十二律五行同者，又是歲會。命曰太一天符。太一者，所以尊之之號也，謂一者天會，二者歲會，三者運會。上有四年不論陰年陽年，皆曰天符。故經曰天符爲執法，歲位爲行令。太一天符爲貴人。邪之中人，則執法者其病連而危，行病者其病徐而持，貴人者其病暴而死。蓋以氣令，故中人則深矣。歲會干律同而非天令，則所以言行令者，註曰，象方伯無執法之權，故無速害病，但執持而已。

論歲會

歲會之圖

夫當年十干建運，與年辰十二律五行相會，故曰歲會。氣之主也。則不以陰年陽年，乃是取四時正中之月爲四直承歲，子午卯酉是也。而土無正位，各寄王於四季之末一十八日有奇。則通論承歲，辰戌丑未是也。巳上共八年，外有四年。壬寅皆木，庚申皆金，是二陽年。癸巳皆火，辛亥皆水，是二陰年。亦是運與年辰相會，而不爲歲會者，謂不當四年正中之令故也。除二陽年，則癸巳辛亥二陰年雖不名歲會，亦上下五行相佐，皆爲平氣之歲。物生脉應，皆必合期，無先後矣。歲會八年中，內四年與司天氣同已入太一天符也。【略】

論同天符同歲會

運氣中

九

同天符同歲會之圖

六氣循環，互司天地。大過不及隨於陰陽，制而爲準。上中下氣輪有符合，天符歲會前已載之。運氣與在泉，合其氣化。陽年曰同天符，陰年曰同歲會。故六十年中，太一天符四年，天符十二年，歲會八年，同天符六年，同歲會六年。五者離而言之，共二十七年。經言二十四歲者，不言歲會也。不可不審。如是則通變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死有早暮。按經推步，誠可知矣。

論南北政

南北政圖

運用十干起則君火不當其運也。六氣以君火爲尊，五運以濕土爲尊。故甲己土運爲南政，蓋土以成數貫金木水火位居中央，君尊南面而行令。餘四運以臣事之，面北而受令，所以有別也。而人脉應之。甲己之歲二運南面，論脉則寸在南而尺在北。少陰司天兩寸不應，少陰在泉兩尺不應。乙丙丁戊庚辛壬癸之歲，四運面北。論脉則寸在北而尺在南，少陰司天兩尺不應，少陰在泉兩寸

心火之所養也。

暴病暴死，火性疾速故也。斯由平日衣服飲食安處動止，精魂神志性情好惡不循其宜而失其常，久則氣變興衰而爲病也。或心火暴甚而腎水衰弱不能制之，熱氣佛鬱心神昏冒則筋骨不用卒倒而無所知，是爲僵仆也。甚則水化制火，熱甚而生涎，至極則死。微則發過如故，至微者但眩瞑而已。俗云暗風由火甚制金不能平木，故風木自甚也。或風熱甚而筋惕瘛瘲僵仆口出涎沫，俗云風癇病也。欲知病有兼風者，陰陽變化之道也。故陰陽相搏剛柔相摩五行相錯六氣相盪變而爲病則無窮矣。大法我子能制鬼賊則已當自實而與子同爲病者，不必皆然。由乎六氣陰陽同異不等故也。故經曰風熱火同陽也，寒燥濕同陰也。又燥濕小異也。然燥金雖屬秋陰而異於寒濕，故反同其風熱也。故火熱勝金衰而風生，則風能勝濕熱能耗液而反寒。陽實陰虛，則風熱勝於水濕而爲燥也。凡人風病多因熱甚，而風燥者爲其兼化，以熱爲其主也。俗云風者，言末而忘其本也。所以中風癱瘓者，非謂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之也，亦非外中於風爾。由乎將息失宜而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佛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所知也。多因喜怒思悲恐之五志有所過極。而卒中者，由五志過極皆爲熱甚故也。若微則但僵仆，氣血流通筋脉不攣。緩者發過如故。或熱氣太甚鬱結壅滯，氣血不能宣通陰氣暴絕，則陽氣後竭而死。俗謂中不過爾或卽不死而偏枯者，由經絡左右雙行而熱甚鬱結，氣血不得宣通，鬱極乃發。若一側得通，則痞者痺而癱瘓也。其人已有佛熱鬱滯而氣血偏行微甚不等，故經言汗出偏沮令人偏枯。然汗偏不出者，由佛熱鬱結氣血壅滯故也。人卒中則氣血不通而偏枯也。所謂肥人多中風者，蓋人之肥瘦由血氣虛實使之然也。氣爲陽而主輕微，血爲陰而主形體。故西方金北方水爲陰而剛也，東方木南方火爲陽而柔也。故血實氣虛則肥，氣實血虛則瘦，所以肥者能音柰，以下皆讀作柰。不能熱，瘦者能熱不能寒，由寒則傷血熱則傷氣，損其不足則陰陽愈偏，故不能也。損其有餘者平調，是故能之矣。故瘦者腠理疎通而多汗泄，血液衰少而爲燥熱，故多爲勞嗽之疾也。俗以爲卒暴病甚而爲熱勞，徐久病微而爲冷勞者，是以遲緩爲言而病非冷也。識其證候爲熱明矣。但熱有微甚而已。或言肥人多中風由氣虛，非也。所謂腠理緻密而多鬱滯，氣血難以通利。若陽熱又甚而鬱結，故卒中也。故肥人反勞者，由暴然亡液損血過極故也。瘦人反中風者，由暴然陽熱太甚而鬱結不通故也。所謂中風，口噤筋脉緊急者，由陽熱暴甚於內，亢則害承乃制，津液涌溢聚於胸膈，熱燥以爲痰涎初虞。世言涎者，乃我身之脂脉津液也。然陽實陰虛而風熱太甚，以勝水濕因而成燥，肝主於筋而風氣自甚，又燥熱加之液還聚於胸膈，則筋太燥也。然燥金主於收斂勁切緊濇，故爲病筋脉勁強緊急而口噤也。或破傷中風亦同。但以從微至甚而不偏枯也。夫破傷中風之由者，因瘡熱甚鬱結而榮衛不得宣通，佛熱因之偏體，故多發白痂。是時瘡口閉塞氣雖通泄，故陽熱易爲鬱結，而熱甚則生風也。不已則表傳於裏，亦由面首觸冒寒邪而佛熱鬱甚，周身似爲傷寒之疾，不解則表傳於裏者也。但有風濕微甚兼化，故殊異矣。大法破傷中風風熱燥甚，佛鬱在表而裏氣尙平者，善伸數欠筋脉拘急，或時惡寒或筋惕而搐脉浮數而弦也，宜以辛熱治風之藥開衝結滯，榮衛宣通而愈。由傷寒表熱佛鬱，而以麻黃湯辛熱發散者也。凡用辛熱開衝風熱結滯，或以寒藥佐之猶良，免致藥不中病而風熱轉甚也。猶傷寒論熱藥發表不中效，則熱轉甚也。故夏熱用麻黃桂枝湯類熱藥發表，須加寒藥，不然則熱甚發黃或斑出矣。故發表諸方佐以黃芩石膏知母柴胡地黃芍藥梔子茵陳葱白豆豉之類，寒藥消息用之。如世以甘草滑石葱豉寒藥發散甚妙，是以甘草甘，能緩急濕，能潤燥。滑石淡，能利竅滑能通利。葱辛甘，微寒，豉鹹寒潤濕，皆散結緩急潤燥。除熱之物，因熱服之，因熱而玄府鬱結宣通，而佛熱無由再作。病勢雖甚而不得頓愈者，亦獲小效而無加害爾。此方散結，無問上下中外，但有益而無損矣。結散之方，何必辛熱而已耶。若破傷中風，表不已而漸入於裏，則病勢漸甚。若裏未太甚而脉在肌肉者，宜以退風熱開鬱滯之寒藥調之，或以微加治風辛熱亦得。以意消息，不可忘也。此猶傷寒病勢半在表半在裏，而以小柴胡湯和解之也。若裏勢已甚，而舌強口噤項背反張驚搐惕搦誕唾稠粘胸腹滿塞，而或便溺閟結，或時汗出，脉洪數而弦也。然汗出者，由風熱鬱甚於裏，而表熱稍罷，則腠理疎泄而心火熱甚，故汗出也。大法風熱佛鬱，因汗當解。今不解者，若裏熱出之於表，因汗而結散，熱去則氣和而愈也。今風熱鬱甚於裏，而非出之於表，故雖汗泄而熱不退，則不能解也。猶陽明證熱甚於裏，而日晡潮熱大汗雖出，熱不退而不能解也。故當大承氣湯下之。其中熱也，是以亢則害承乃制。而今火熱極甚，筋勁急而口噤爾。風熱加之，故驚而搐也。風熱燥並鬱甚於裏，故煩滿而或閟結也。法宜除風散

結，寒藥下之，以使鬱滯流通，而後以退風熱開結滯之寒藥調之，而熱退結散，則風自愈矣。嗚呼，俗醫所治破傷中風，不明淺深，但以半熱燥藥，任其天命而已。若始覺風熱鬱結於表，而裏尚平未傳也。或以寒物佐之亦佳。如至寶丹治風痺，雖用硫黃鍾乳木香桂心之類辛熱，是亦能令開結也。佐以牛黃腦子苦參芒硝之類寒物，以使結散而無怫鬱也。況至寶丹乃散風熱鬱痺之寒藥也。凡治風熱結滯，宜戒熱藥過甚。凡破傷中風，宜早令導引摩按。自不能者，令人以屈伸按摩挽之，使筋脉稍得舒緩而氣得通行。及頻以槃斡牙關，勿令口噤。若緊噤之，則常以槃當之及頻斡之，勿損牙齒，免致口噤不開而粥藥不能下也。及風癇之發作者，由熱甚而風燥，爲其兼化涎溢胸膈燥爍而癒癡昏冒顛仆也。或驚風者，亦由心火暴甚而制金不能生化，故風火相搏而昏冒驚悸潮搐也。凡此諸證，皆由熱甚而生，風燥各有異者，由風熱燥各微甚不等故也。所謂中風，或筋緩者，因其風熱勝濕而爲燥，乃燥之甚也。然筋緩不收而痿痺，故諸膩鬱病痿皆屬金肺，乃燥之化也。如秋深燥甚，則草木痿落而不收，病之象也。是以手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夫燥之爲病，血液衰少也。而又氣血不能通暢，故病然也。或云筋攣有力則爲實熱，筋緩不收則爲虛寒者，或謂寒主收引而熱主舒緩，則筋攣爲寒筋緩爲熱者，皆誤也。凡治諸風方，通言主療筋脉攣緩，豈分寒熱虛實之異耶。但有微甚而已。故諸筋攣，雖勢惡而易愈也。諸筋緩者，難以平復，明可知也。或云中風爲肝木實，甚則大忌臟腑脫泄。若脾胃土氣虛損，則土受肝木鬼賊之邪而當死也。當以溫脾補胃，令其土實，肝木不能剋，乃治未病之法也。所謂似是而非者也。或云胃爲中州而當溫者，亦誤也。所以寒暑燥濕風火之六氣，應於十二經絡臟腑也。以其本化則能補之，相反之者則能泄之。然脾胃土本濕也。濕氣自甚則爲積飲痞隔，或爲腫滿，以藥燥去其濕，是謂瀉其脾胃土之本也。或病燥熱大甚，而脾胃乾涸。成消渴者，土濕之氣衰也。宜以寒溫缺燥而土氣得其平，是謂補其脾缺言傷寒裏熱太甚，而胃中乾涸煩渴者，必先調治其胃氣。方用甘草大黃芒硝大寒之藥，謂之調胃承氣湯者，達其至理也。所以陰陽異用而寒濕同性，然土爲陰，故異於風熱燥也。土爲萬物之母，水爲萬物之元，故水土同在於下，而爲萬物之根本也。地乾而無水濕之性，則萬物根本不潤而枝葉衰矣。經言動物神機爲根在於中，故食入於胃而脾爲變磨，布化五味以養五臟之氣，而養榮百骸。固其根本，則胃中水穀潤澤而已，亦不可水濕過與不及，猶地之旱澇也。故五臟六腑四支百骸，受氣皆在於脾胃土濕潤而已。經言積濕成熱，豈可以溫藥補於土濕也。溫屬春木，正以勝其土濕爾。或以臟腑不分六氣而爲假令之濕，一槩言陽氣甚而熱爲實，陽氣衰而寒爲虛者，乃寒熱陰陽之虛實，而非五行興衰剋伐之道也。然臟腑經絡不必本氣興衰而能爲其病，六氣互相干而病也。假令冒寒爲虛冷者，是胃中陰，水實而陽火虛也。當以溫補胃中陽火之虛，而退其陰水之實，非由胃土本虛而補其濕也。夫補瀉脾胃之本者，燥其濕則爲瀉，潤其燥則爲補。今夫土本濕也，若陽實陰虛，風熱勝其水濕而成燥者，則爲水濕衰也。可以退風散熱，養液潤燥而救其已衰之陰濕，若反以溫補，欲令臟腑而無壅塞，不亦妄謬之甚邪。或言中風由腎水虛冷者，誤也。蓋陰水既衰則陽火自甚，而熱豈能反爲寒者耶。以證驗之，則爲熱明矣。或云中風既爲熱甚，治法或用烏附之類熱藥何也。答曰，欲令藥氣開通經絡，使氣血宣行而無壅滯也。然亦以消風熱開結滯之類寒藥佐之，可以制其藥之熱也。若服峻熱藥而熱證轉加者，不可服也。鬱結不通而強以攻之，則陰氣暴絕而死矣。故諸方之中，至寶靈寶丹最爲妙藥。今詳本草言至寶丹之藥味，合而爲一，乃寒藥爾。靈寶丹雖用溫熱之味，而復用寒物制之，參而爲一，亦平藥也。況皆能散風壅開結滯，而使氣血宣通佛熱除而愈矣。世方雖有治風之熱藥，當臨時消息缺宜扶其不足損其有餘，愼不可但以峻缺反絕其已衰之陰氣也。

燥類

諸澁枯涸乾勁皴揭皆屬於燥。陽明燥金乃肺與大腸之氣也。

澁物，濕則滑澤，乾則澁滯，燥濕相反故也。如徧身中外澁滯，皆屬燥金之化，故秋脉澁。澁，澁也。或麻者，亦由澁也。由水液衰少而燥澁氣行，壅滯而不得滑澤通利，氣強攻衝而爲麻也。如平人抑其手足，則其氣頓行之甚而澁滯壅礙，不得通利而麻，亦猶鼓物之象也。其不欲動者，動則爲陽使氣行之轉甚，故轉麻也。俗方治麻病多用烏附者，令氣行之暴甚以故轉麻，因之衝開道路以得通利，藥氣盡則平氣行通而麻愈也。然六氣不必一氣獨爲病，氣有相兼。若亡液爲燥，或麻無熱證，即當此法。或風熱勝濕爲燥因而病麻，則宜以退風散熱活血養液潤燥通氣之涼藥調之，則麻自愈也。治諸燥澁悉如此法。

枯，不榮王也。澀，無水液也。乾，不滋潤也。勁，不柔和也。春秋相反，燥濕不同故也。大法，身表熱爲熱在表，渴飲水爲熱在裏。身熱飲水表裏俱有熱，身涼不渴表裏俱無熱，經所不取。火化渴者，謂渴非特爲熱，如病寒吐利，亡液過極，則亦燥而渴也。雖缺熱而液尚未衰，則亦不渴。豈可缺爲寒也。夫燥渴之爲病也，多兼於熱。故易曰，燥萬物者莫燥乎火。今言渴爲燥，則亦備矣。如缺涼不渴爲表裏俱無熱，故不言爲寒也。謂表裏無熱，則亦有身不熱而不渴者，不亦宜乎。

皴揭，皮膚啓裂也。乾爲天而爲燥金，坤爲地而爲濕土。天地相反燥濕異用，故燥金主於緊斂，所以秋脉緊細而微濕。土主於縱緩，所以六月其脉緩大而長也。如地濕則縱緩滑澤，乾則緊斂燥濇，皴揭之理明可見焉。俗云皴揭爲風者，由風能勝濕而爲燥也。經言厥陰所至爲風府，爲璺啓，由風勝濕而爲燥也。所謂寒月甚而暑月衰者，由寒能收斂腠理閉密無汗而燥，故病甚也。熱則皮膚縱緩腠理疎通而汗潤，故病衰也。或以水濕皮膚而反喜皴揭者，水濕自招風寒故也。

寒類

諸病上下所出水液，澄徹清冷，癥瘕痞癖疝堅瘕腹滿急痛下利清白，食已不饑，吐利腥穢，屈伸不便，厥逆禁固，皆屬於寒。足太陽寒水，乃腎與膀胱之氣也。

澄徹清冷湛而不渾濁也。水體清淨而其氣寒冷，故水穀不化而吐利。清冷水液爲病寒也。如天氣寒則濁水自澄清也。

癥腹中堅硬，按之應手，謂之癥也。聖惠方謂癥猶徵也。然水體柔順而今反堅硬如地，亢則害承乃制也。故病濕過極則爲痙反兼，風化制之也。風病過極則反燥筋脉勁急反兼，金化制之也。病燥過極則煩渴反兼，火化制之也。病熱過極而反出五液或爲戰慄惡寒反兼，水化制之也。其爲治者，但當瀉其過甚之氣以爲病本，不可反誤治其兼化也。然而兼化者，乃天機造化抑高之道，雖在渺冥恍惚之間，而有自然之理，亦非顯形而有氣也。病雖爲邪，而造化之道在其中矣。夫五行之理甚而無以制之，則造化息矣。如風木旺而多風，風大則反涼，是反兼金化制其木也。大涼之下天氣反溫，乃火化承於金也。夏火熱極而體反出液，是反兼水化制其火也。因而濕蒸雲雨，乃土化承於水也。雨濕過極而兼烈風，乃木化制其土也。飄驟之下秋氣反涼，乃金化承於木也。涼極而萬物反燥，乃火化制其金也。因而以爲冬寒，乃水化承於火也。寒極則水凝於地，乃土化制其水也。凝凍極而起東風，乃木化承土而周歲也。凡不明病之標本者，由未知此變化之道也

張元素《保命集》

本草論

論曰，流變在乎病，主治在乎物，制用在乎人。三者並明，則可以語七方十劑。宣通補瀉輕重滋滑燥濕，是十劑也。大小緩急奇偶復，是七方也。是以製方之體，欲成七方十劑之用者，必本於氣味生成而成方焉。其寒熱溫涼四氣者，生乎天。酸苦辛醎甘淡六味者，成乎地。氣味生成，而陰陽造化之機存焉。是以一物之中氣味兼有，一藥之內理性不無。故有形者謂之味，無形者謂之氣。若有形以無形之治喘急昏昧乃生，無形以有形之治開腸洞泄乃起。經所謂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王注曰，味有質故下流便瀉之竅，氣無形故上出呼吸之門。故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王注曰，氣化則精生，味化則形長。是以有生之大，形精爲本。故地產養形，形不足，溫之以氣。天產養精，精不足，補之以味。形精交養，充實不虧。雖有苛疾，弗能爲害。故溫之以氣者，是溫之以肺。補之以味者，是補之以腎。是以惟人萬物之靈，備萬物之養。飲和食德，以化津液，以淫筋脉，以行榮衛。故經所謂陰之所生，本在五味。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所以爲全生之術。故五穀五畜五菜五果，甘苦酸辛醎，此爲補養之要也。何則，穀入於口而聚於胃，胃爲水穀之海，喜穀而惡藥。藥之所入，不若穀氣之先達。故治病之法，必以穀氣爲先。是以聖人論眞邪之氣者，謂汗生於穀不歸於藥石。辨死生之候者，謂安穀則生過期。不惟數於五藏，凡明胃氣爲本，以此知五味能養形也。雖毒藥攻邪，如國之用兵，蓋出於不得已也。是以聖人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湧泄爲陰。故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醎耎，隨五藏之病證，施藥性之品味，然後分奇偶大小緩急之制也。故奇偶者，七方四制之法。四制者，大小緩急也。經謂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故大小者，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君二臣六偶之制也。又曰奇方云，君一臣二君二臣三。偶方云君二臣四君二臣六。所以七方者，四制之法，奇偶四制。何以明之。假令小承氣調胃，承氣爲奇之小方也。大承氣抵當湯，爲奇

之大方也。所謂因其攻下而爲之用者如此。桂枝麻黃爲偶之小方，葛根青龍爲偶之大方，所謂因其發而用之者如此。經所謂近者奇之遠者偶之。身之表者爲遠，身之裏者爲近。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不以者，不用也。故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故味厚者爲陰薄，是陰之陽，爲味不純粹者也。故味所厚則泄之以下，味所薄則通氣者也。王注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氣厚者爲陽，薄者爲陽之陰。故附子乾薑味甘溫大熱，爲純陽之藥，爲氣厚者也。丁香木香味辛溫平薄，爲陽之陰，氣不純粹者也。故氣所厚則發熱，氣所薄則發泄。經曰，薄則發泄厚則發熱。王注曰，陰氣潤下故味薄則發泄，陽氣炎上故氣厚則發熱。味薄爲陰少，故通泄。氣薄爲陽少，故汗出。是以論氣味之薄厚，合奇偶之大小。腎肝位遠數多，則其氣緩不能速達於下，必大劑而數少，取其迅急可以走下也。心肺位近數少，則其氣急不能發散於上，必小劑而數多，取其氣易散可以補上也。【略】

中風論

論曰，經云風者百病之始，善行而數變。行者動也。風本生於熱，以熱爲本，以風爲標。凡言風者熱也。叔和云，熱則生風冷生氣，是以熱則風動，宜以靜勝其躁，是養血也。治須少汗亦宜少下。多汗則虛其衛，多下則損其榮。汗下各得其宜，然後宜治。在經雖有汗下之戒，而有中藏中府之說。中府者宜汗之，中藏者宜下之。此雖合汗下亦不可過也。仲景曰，汗多則亡陽，下多則亡陰。亡陽則損其氣，亡陰則損其形。經曰，氣血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初謂表裏不和，是宜治之在經也。其中府者，面加五色，有表證脉浮而惡風惡寒拘急不仁，或中身之後，或中身之前，或中身之側，皆曰中府也。其治多易。中藏者，唇吻不收舌不轉而失音，鼻不聞香臭，耳聾而眼瞽。大小便秘結，皆曰中藏也。其治多難。經曰，六府不和，流結爲癰。五藏不和，九竅不通。若外無留結，內無不通，必知在經也。初證既定，宜以大藥養之。當順時令而調陰陽，安藏府而和榮衛。察病機審氣宜，而少有不愈者。若風中府者，先以加減續命湯隨證發其表。若忽中藏者，則大便多秘澁，宜以三化湯通其滯。表裏證已定，別無他變，故以大藥和治之。大抵中府者多著四肢，中藏者多滯九竅。雖中府者多兼中藏之證，至於舌強失音，久服大藥能自愈也。有中風濕者，夏月多有之。其證身重如山，不能轉側。宜服除濕去熱之藥治之，不可用鍼可用灸。今具六經續命湯方。小續命湯通治八風五痺痓厥等疾，以一歲爲總，以六經爲別。春夏加石膏知母黃芩，秋冬加桂附芍藥。又於六經別藥隨證細分加減，自古名醫不能越此。

凡覺中風，必先審六經之候。愼勿用大熱藥烏附之類，故陽劑剛勝，積燎原爲消狂瘡腫之屬，則天癸竭而榮涸，是以中風有此誡。故經所謂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若感之淺者留於肌膚，感之深者達於骨髓。蓋禍患之機藏於細微，非常人之豫見。及其至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是以聖人之教下，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故中風者俱有先兆之證。凡人如覺大拇指及次指麻木不仁，或手足不用，或肌肉蠕動者，三年內必有大風之至。經曰，肌肉蠕動，命曰微風，宜先服八風散愈風湯天麻丸各一料爲效。故手大指次指，手太陰陽明經，風多著此經也。先服祛風滌熱之劑，辛涼之藥，治內外之邪。是以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又曰，善治者治皮毛，是止於萌芽也。故初成者獲愈，固久者伐形。是治未病之先也。

張從正《儒門事親》

九氣感疾更相爲治衍

天以氣而煦，地以氣而持。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咸以氣而生。及其病也，莫不以氣而得。且風之氣和平而靈啓，熱之氣暄而舒榮，火之氣炎暑而出行，濕之氣埃溽而負盈，燥之氣清勁而慘愴，寒之氣寒氣而歸藏。此六氣時化司化之常也。及其變風之氣，飄怒而反大涼。熱之氣，大暄而反寒。火之氣飄風燔燎而反霜凝，濕之氣雷霆驟注而反烈風，燥之氣散落而反濕，寒之氣寒雪霜雹而反白埃。此六氣之變也。故天久寒則治之以暑，天久涼則治之以暄，天久晦則治之以明，天久晴則治之以雨。夫天地之氣，常則安，變則病。而況人稟天地之氣，五運迭侵於其外，七情交戰於其中，是以聖人喜怒所以論諸痛皆因於氣，百病皆生氣如持至寶，庸人役物而反傷太和。此軒岐所以爲九。所謂九者，怒喜悲恐於氣，遂有九氣不同之說。氣本一也，因所觸而爲九。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故氣逆上矣。王太僕曰，怒則陽氣逆上而肝木乘脾，故甚則嘔血及飧泄也。喜則氣和志達榮衛通利，故氣緩矣。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恐則精卻，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王太僕

云，恐則傷精，卻上而不下流。下焦陰氣，亦迴環而不散，故聚而脹也。然上焦固禁，下焦氣還，故氣不行也。新校正云，不行當作下行。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矣。王太僕云，身涼則衛氣沉，故皮膚之理及滲泄之處皆閉密而氣不流行。衛氣收斂於中而不散也。暑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出，故氣泄矣。王太僕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故熱則膚腠開發，榮衛大通，津液而汗大出也。驚則心無所依，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勞則喘息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矣。王太僕云，疲勞役則氣奔速故喘息，氣奔速則陽外發故汗出，內外皆踰越於常紀，故氣耗損也。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王太僕云，繫心不散，故氣亦停留。此素問之論九氣其變甚詳，其理甚明。然論九氣所感之疾則略，惟論嘔血及殘泄，餘皆不言。惟靈樞論思慮悲哀喜樂愁憂盛怒恐懼而言其病。其言曰，知者知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和剛柔。如是則辟邪不至，而長生久視。是故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至。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蕩散而不藏。愁慮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神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懼而不收。怵惕思慮而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腘脫肉，毛瘁色夭，死。於春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不正當人，陰縮攣筋，兩脇不舉，毛瘁色夭，死。於秋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瘁色夭，死。於夏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人腰脊不可俛仰屈伸，毛瘁色夭，死。於季夏恐懼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臟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靈樞論神意魂魄志精所主之病，然無寒暑驚勞四證，余以是推而廣之。怒氣所至，爲嘔血，爲殘泄，爲煎厥，爲薄厥，爲陽厥，爲胸滿脇痛。食則氣逆而不下。爲喘渴煩心，爲消癉，爲肥氣，爲目暴盲，耳暴閉，筋解發於外爲疽癰。喜氣所至爲笑不休，爲毛髮焦，爲內病，爲陽氣不收。甚則爲狂。悲氣所至爲陰縮，爲筋攣，爲肌痺，爲脉痿。男爲數溲血，女爲血崩，爲酸鼻辛頞，爲目昏，爲少氣不足以息，爲泣則臂麻。恐氣所至爲破腘脫肉，爲骨酸痿厥，爲暴下綠水，爲面熱膚急，爲陰痿，爲懼而脫顪。驚氣所至，爲癡癲，爲不省人，爲僵仆，久則爲痛痺。勞氣所至，爲咽噎病，爲喘促，爲嗽血，爲腰痛骨痿，爲肺鳴，爲高骨壞，爲陰痿，爲唾血，爲冥視，爲耳閉。男爲少精，女爲不月。衰甚則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思氣所至爲不眠，爲嗜卧，爲昏瞀，爲中痞，三焦閉塞，爲咽嗌不利，爲膽癉嘔苦，爲筋痿，爲白淫，爲得後與氣快然如衰，爲不嗜食。寒氣所至，爲上下所出，水液澄徹清冷，下痢清白，吐痢腥穢。食已不飢，堅痞腹滿，急痛癥瘕，痈疝，屈伸不便，厥逆禁固。暑氣所至，爲喘嘔吐酸，暴注下迫，轉筋，小便渾濁，腹脹大而鼓之有聲如鼓，瘡疽瘍疹，瘤氣結核，吐下霍亂，瞀瘈腫脹，鼻窒鼽衄，血溢血泄，淋閟身熱惡寒。甚則瞀瘈目昧不明，耳鳴或聾，躁擾狂越，罵詈驚駭，禁慄如喪神守，氣逆衝上噦，腥涌溢食不下，跗腫疼痠，暴瘖暴注，暴病暴死。凡此九者，內經有治法，但以五行相勝之理治之。夫怒傷肝，肝屬木。怒則氣並於肝，而脾土受邪。木太過則肝亦自病。喜傷心，心屬火。喜則氣並於心，而肺金受邪。火太過則心亦自病。悲傷肺，肺屬金。悲則氣並於肺，而肝木受邪。金太過則肺亦自病。恐傷腎，腎屬水。恐則氣並於腎，而心火受邪。水太過則腎亦自病。思傷脾，脾屬土。思則氣並於脾，而腎水受邪。土太過則脾亦自病。寒傷形，形屬陰。寒勝熱則陽受病，寒太過則陰亦自病。熱勝寒，則陰受病。熱太過則陽亦自病。凡此七者，更相爲治。故悲可以治怒，以愴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謔浪褻狎之言娛之。恐可以治喜，以迫遽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汚辱欺罔之言觸之。思可以治恐，以慮彼志此之言奪之。凡此五者，必詭詐譎怪無所不至，然後可以動人耳目，易人視聽。若胸中無材器之人，亦不能用此五法也。炅可以治寒。寒在外者，以淸房涼榻薄衣以淸寒在內者以熱食溫劑平之。寒可以治炅。炅在外者，以寒飲寒劑平之。炅在內者，以寒飲寒劑平之。惟逸可以治勞。經曰，勞者溫之。溫謂溫存而養之。今之醫者以溫爲溫之藥，差之久矣。岐伯曰，以平爲期，亦謂休息之也。惟習可以治驚。經曰，驚者平之。平謂平常也。夫驚以其忽然而遇之也。使習見習聞，則不驚矣。此九者內經自有是理，庸工廢而不行。今代劉河間治五志，獨得言外之意。謂五志所發，皆從心造。故凡見喜怒悲恐思之證，皆以平心火爲主。至於勞者傷於動，動便屬陽。驚者駭於心，心便屬火。二者亦以平心爲主。今之醫者不達此旨，遂有寒涼之謗，羣聚而譟之。士大夫又從而惑之，公議何時而定耶。昔余治一書生勞苦太過，大便結燥，欬逆上氣，時喝喝然有音，唾嘔鮮血。余以苦劑解毒黃連湯加木

香漢防己煎服，時時啜之。復以木香檳榔丸泄其逆氣。不月餘而痊。余又嘗以巫躍妓抵以治人之悲結者，余又嘗以鍼下之時便雜舞忽笛鼓應之以治人之憂而心痛者，余嘗擊拍門窓使其聲不絕以治因驚而畏響魂氣飛揚者。余又嘗治一婦人久思而不眠，余假醉而不問。婦果呵怒，是夜困睡。又嘗以酸棗仁丸治人多憂，以白虎湯不計四時調理人之暑。余又以無憂散瀉人多月得水中之寒痺，次以麻黃湯數兩作一劑煎以棗姜熱服汗出而愈。如未愈者，以葱蒂散涌之，以火助其汗。治寒厥亦然。余嘗治大暑之病，諸藥無効。余從其頭數刺其痏，出血立愈。余治此數者如探囊。然惟勞而氣耗恐而氣奪者爲難治。喜者少病，百脉舒和故也。昔聞山東楊先生治府主洞泄不已。楊初未對病人，與衆人談日月星辰躔度，及風雲雷雨之變。自辰至未，而病者聽之而忘其圂。楊嘗曰，治洞泄不已之人，先問其所好之事。好棊者與之棊，好樂者與之笙笛勿輟。又聞莊先生者，治以喜樂之極而病者。莊切其脉爲之失聲，佯曰，吾取藥去。數日更不來，病者悲泣，辭其親友曰，吾不久矣。莊知其將愈，慰之。詰其故，莊引素問曰，懼勝喜。此二人可謂得玄關者也。然華元化以怒郡守而幾見殺，文摯以怒齊王而竟殺之。千萬人中僅得一兩人而反招暴禍，若乃醫本至精至微之術不能自保，果賤技也哉。悲夫。

三消之説當從火斷

八卦之中，離能烜物。五行之中，惟火能焚物。六氣之中，惟火能消物。故火之爲用，燔木則消而爲炭，焚土則消而爲伏龍肝，煉金則消而爲粉，熬石則消而爲灰，煑水則消而爲鹽，乾汞則消而爲汁，煆石則消而爲丹。故澤中之潦涸於炎暉，鼎中之水乾於壯火也。五臟心爲君火，正化膻爲相火。對化三焦爲相火，正化腎爲君火，對化三焦爲相火。對化得其平，則烹煉飲食糟粕去焉。不得其平，則燔灼臟腑而津液竭焉。故入水之物無物不長，入火之物無物不消。夫一身之心火，甚於上爲膈膜之消，甚於中則爲腸胃之消，甚於下爲膏液之消，甚於外爲肌肉之消。上甚不已則及於肺，中甚而不已則及於脾，下甚而不已則及於肝腎。外甚而不已則及於筋骨。四藏皆消盡，則心始自焚而死矣。故素問有消癉消中消渴風消膈消肺消之説。消之證不同，歸之火則一也。故消癉者，衆消之總名。消中者，善饑之通稱。消渴者，善飲之同謂。惟風消膈消肺消此三説不可不分。風消者二陽之病。二陽者，陽明也。陽明者，胃與大腸也。心受之則血不流，故女子不月。脾受之則味不化，故男子少精。皆不能成隱曲之事。【略】

補論

先生之學，明妙道之淵源，造化之根本，講五運之抑鬱發越，六氣之勝復淫鬱。定以所制之法，配以所宜之方。準繩既陳，曲直自正。規矩既設，方圓自成。先生之學，其學者之準繩規矩歟。雖爲人天師可也。望而知之以盡其神，聞而知之以盡其聖，問而知之以盡其工，切而知之以盡其巧。何假飲上池之水而照見人五藏乎，一目而無餘矣。至約之法，其治有三。所用之藥，其品有六。其治三則汗下吐，其品六則辛甘酸苦鹹淡也。雖不云補，理實具焉。予恐人之惑於補而莫之解，故續補說於先生汗下吐三論之後。我輩所當聞，醫流所當觀，而人之所當共知也。予考諸經檢諸方，試爲天下好補者言之。夫人之好補，則有無病而補者，有有病而補者。無病而補者誰。與上而縉紳之流，次而豪富之子。有金玉以榮其身，芻豢以悅其口。寒則衣裘，暑則臺榭。動則車馬，止則裀褥。味則五辛，飲則長夜。醉飽之餘，無所用心，而因致力於牀第，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故年半百而衰也。然則奈何，以藥爲之補矣。或咨諸庸醫，或問諸遊客。庸醫以要用相求，故所論者輕。輕之則草木而已。草木則蓯蓉牛膝巴戟天菟絲之類。游客以好名自高，故所論者重。重之則金石而已。金石則丹砂起石硫黃之類。吾不知此爲補也，而補何臟乎。以爲補心耶，而心爲丁火，其經則手少陰，熱則瘡瘍之類生矣。以爲補肝邪，肝爲乙木，其經則足厥陰，熱則掉眩之類生矣。脾爲己土，而經則足太陰。以熱補之，則病腫滿。肺爲辛金，而經則手太陰。以熱補之，病憤鬱。心不可補，肝不可補，脾不可補，肺不可補，莫非爲補腎乎。人皆知腎爲癸水，而不知經則子午君火焉。補腎之火，火得熱而益熾。補腎之水，水得熱而益涸。既熾其火，又涸其水。上接於心之丁火，火獨用事，肝不得以制脾土，肺金不得以制肝木。五臟之極傳而之六腑，六腑之極遍而之三焦，則百病交起萬疾俱生。小不足言大則可懼，不疽則中不中則暴瘖而死矣。以爲無病而補之者所得也。且如有病而補之者誰歟。上而仕宦豪富之家，微而農商市庶之輩。嘔而補，吐而補，泄而補，痢而補，癆而補，瘧而補，欬而補，勞而補，產而補。嘔吐，則和胃丸丁沉煎。瀉痢，荳蔻丸御米殼散。欬，不五味則寧神散。勞，不桂附則山藥。產，不烏金則黑神。吾不知此爲補果何意邪。殊不知嘔得熱而愈酸，吐得熱而愈暴，泄得熱而清濁不分，痢得熱而休

息繼至，瘡得熱而濕不能除，勞得熱而火益煩，產得熱而血愈崩。蓋如是而死者八九，生者一二。死者枉，生者幸。幸而一生，憔悴之態人之所不堪也。視其寒用熱以補之矣。若言其補，則前所補者此病何如。予請爲言補之法，大抵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是則補之義也。陽有餘而陰不足則當損陽而補陰，陰有餘而陽不足則當損陰而補陽。熱則芒硝大黃，損陽而補陰也。寒則乾薑附子，損陰而補陽也。豈可以熱藥而云補乎哉。而寒藥亦有補之義也。經曰，因其盛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此之謂也。或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執此溫補二字便爲溫補之法，惟用溫補之藥。且溫補二字特爲形精不足而設，豈爲病不病而設哉。雖曰溫之止言其氣，雖曰補之止言其味，曷嘗言熱藥哉。至於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實而不滿可下而已。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滿而不實可吐而已。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脉，邪從外入可汗而已。然發表不遠熱而無補之意。人之所稟有強有弱。強而病病而愈，愈而後不必能復其舊矣。弱而病病而愈，愈而後必能復其舊矣。是以有保養之說。然有是說，熱藥亦安所用哉。愼言語節飲食是矣。以日用飲食言之，則黍稷禾麥之餘，食粳者有幾。雞豚牛羊之餘，食血者有幾。桃杏李梅之餘，食梨者有幾。葱韮薤蒜之餘，食葵者有幾。其助則薑桂椒蒔，其和則鹽油醯醬。常而粥羹，別而燔炒，異而燒炙，甚則以五辣生酢而薦酒之肴，以薑醋羹羊而按酒之病。大而富貴，比此尤甚。小而市庶，亦得以享。此吾不知何者爲寒，何物爲冷。而以熱藥爲補哉。日用飲食之間已爲太過矣。嘗聞人之所欲者生，所惡者死。今反忘其寒之生甘於熱之死則何如。由其不明素問造化之理，本草藥性之源，一切委之於庸醫之手。醫者曰，寒涼之藥雖可去疾，奈何腑臟不可使之久冷，脾胃不可使之久寒，保養則固，可溫補之是宜。斯言方脫諸口，已深信於心矣。如金石之不可變，山嶽之不可移。以至於殺身而心無少悔。嗚呼，醫者之罪，固不容誅。而用之者，亦當分受其責也。病者之不悔不足怪也，而家若是，何難見而難察邪。人惟不學故耳。亦有達者之論，以素問爲規矩準繩，以本草爲斧斤法則矣。其藥則寒涼，其劑則兩，其丸則百。人之聞者，如享美饌而見蛆蠅，惟恐去之不亟也。何哉，而所見者丘垤，及見談泰山則必駭不取，唾而遠則幸矣。倘敢冀其言之能從乎。茲正之所以難立，而邪之所以易行也。吾實憂之。且天下之不知，過不在天下而已，在醫流尚不知，何責於天下哉。噫，春秋之法責腎不責愚。所謂我輩者猶且棄道學之本源，而拘言語之末節。以文章自富，以談辨自強。坐而昂昂，立而行行。闊其步，翼其手，自以爲高人而出塵表，以天下聰明莫已若也。一旦疾之臨身，瞽然無所知，茫若搏風之不可得，迷若捕影之不可獲。至於不得已則聽庸醫之裁判。疾之愈則以爲得人，不愈則以爲疾之既極無可奈何，委之於命，而甘於泉下矣。嗚呼，實與愚夫殆不相遠，此吾所以言之喋喋也。然而未敢必其聽之何如耳。雖然，吾之說非止欲我輩共知，欲醫流共知，欲天下共知也。我輩共知，醫流共知，天下共知，愜吾之意，滿吾之望矣。

李杲《內外傷辨惑論》卷上《辯脉》

古人以脈上辯內外傷於人迎氣口。人迎脉大於氣口爲外傷，氣口脉大於人迎爲內傷。此辯固是。但其說有所未盡耳。外感風寒皆有餘之證，是從前客邪來也。其病必見於左手。左手主表，乃行陽二十五度。內傷飲食不節勞役所傷，皆不足之病也。必見於右手。右手主裏，乃行陰二十五度。故外感寒邪，則獨左寸人迎脉浮緊。按之洪大緊者後甚於弦，是足太陽寒水之脉。按之洪大而有力，中見手少陰心火之脉。丁與壬合，內顯洪大，乃傷寒脉也。若外感風邪，則人迎脉緩而大於氣口一倍，或兩倍三倍。內傷飲食，則右寸氣口脉大於人迎一倍。傷之重者，過在少陰則兩倍，太陰則三倍。此內傷飲食之脉。若飲食不節勞役過甚，則心脉變見於氣口。是心火刑肺，其肝木挾心火之勢，亦來薄肺。經云，侮所不勝寡於畏者是也。故氣口脉急大而澀數，時一代而澀也。澀者脉之本。脉大者，元氣不相接，脾胃不及之脉。洪大而數者，心脉刑肺也。急者，肝木挾心火而反尅肺金也。若不甚勞役，惟右關脾脉大而數，謂獨大於五脉數中顯緩時一代也。如飲食不節寒溫失所，則先右關胃脉損。弱甚則隱而不見。惟內顯脾脉之大數微緩時，宿食不消則獨右關脉沉而滑。經云脉滑者，有宿食也。以此辯之，豈不明白易見乎。但恐山野間卒無醫者，何以診候。故復說病證以辯之。

危亦林《世醫得效方》

集病說

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病之名狀其類至多，原其所由似是而非者尤多。若體認之，明辨其所因之的，則何患其多也。夫傷寒六經之病，足太陽膀胱經，頭項強腰脊痛無汗。足少陽膽經，身熱目疼鼻乾。足少陽膽經，曾

脇痛耳聾。足太陰脾經，自利不渴腹痛。足少陰腎經，口燥舌乾背惡寒。足厥陰肝經，煩滿寒熱甚則囊縮傳變不一，或愈或死愈者，多出旬日之外。死則在六七日之間。獨寒獨熱亦難治，世號爲大病。陽毒之爲病，乃陽氣獨盛陰氣暴絕。陰毒之爲病，本因腎氣虛寒，或因冷物傷脾胃。內既伏陰外又感寒，所致陽厥。初病身熱頭痛，至二三日四五日方發厥，半日卻身熱，蓋熱深方能發厥。陰厥，初得病便四肢厥冷，乃陰勝於陽也。厥者，陰陽不相順接。厥少熱多者其病當愈，厥多熱少者其病爲進。或加以上氣腳縮，則爲六腑氣先絕於外也。至於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下利有微熱而渴自愈。中之者，皆因下虛氣弱凌犯霜露，及冒風雪中行所致。傷風之病在表，在經絡中循經流注，以日傳變。中之者非正順長養萬物之風，乃八方偏邪之風。肥偉人多得之。蓋風性緊暴善行數變，其中人也卒，其眩人也暈。激人涎浮昏人神亂，所以推爲百病長。傷暑乃三伏時月，炎熱大行，草萎河涸。血消氣沮之人，偶或傷之，病在頃刻。中之則名中暍。輕則爲傷，重則爲中。傷濕乃坐卧卑濕，或爲雨露所襲，或汗出衣裏漸漬染之。其有中者，乃脾元又虛。或爲泄疾，土不制水，因茲而得。復有四氣伏於人身，隱微而不知覺，作爲百端之病，綿延歲月不已。必須深思，求其所以爲病之因。然人之平居，神靜則寧，情動則亂。故喜則氣緩，怒則氣上，悲則氣下，憂則氣沈。思則氣結，恐則氣怯，驚則氣亂。此七情之病也。若眞氣既微胃氣不實，復咯生冷冰雪之屬，致腸胃虛寒。或大病未復便合陰陽，或疲極筋力飢飽失節，或刻意苦思盡神度量叫呼走氣，而虛損病所由生也。精血既衰臟腑多燥，三焦煩壅。復餌丹石酒醪炙煿，致腸胃蘊毒而實，熱病所由生也。以諸病總而論之，中氣有類中風，中風而以中氣治之亦無所傷，中氣而以中風藥投之，莫不旋踵告斃。先代醫師許學士張子和以親故，痛念醫之不明，所以懲其弊而見於著述也。若痰癖之病，未有不由隔季所感風寒暑濕，及飲食勞役癖癧之氣爲之。赤白痢疾，古人所謂滯下者是也。究疾之原，無非外感五邪之氣，內傷生硬冷熱之食，不能尅化，致令積滯而成。亦有久虛傳變而成，下之不禁，甚者手足不仁，則五臟氣將絕於內也。失血之病十種，走失莫重於此。皆因四氣所傷。或調養失宜，所致時疫流行，則當審其因春合暖而寒，夏合熱而冷，秋當涼而熱，冬當寒而煖。是皆六氣愆和而生斯疾。大則流毒天下，小則夢延一鄉一家。必辨其各季所因，不可以尋常微病目之。故重則禍至滅門，輕則病至危篤。外此觀形候聽聲，而知病之可治不可治。經中所謂視精明者，蓋五臟精明聚於目，目精全則目明，神定則視審。審視不瞭，精明敗矣。又云，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黑在腎，黃在脾，青在肝。黃色不可明，病在胃中。所謂五色者，乃氣之華也。赤欲如帛裹朱，不欲如赭。白欲如白璧之澤，不欲如堊。青欲如蒼玉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漆重澤，不欲如炭。五臟精敗，壽不久矣。五聲者，臟之音，中之守也。中盛則氣盛，中衰則氣衰。聲如從室中言者，氣澀也。言微終日乃復言，是氣之奪也。譫妄不避善惡，神明之亂也。鄭聲言意不相續，陰陽失守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六府強弱，以候形之盛衰。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奪矣。背者胷之府。背曲肩隨，胷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筋將憊矣。骨者髓之府，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倉廩不藏者，腸胃不固也。水泉不止者，膀胱不藏也。得強者生，失強者死。且兼而明之。又如五臟已奪，神明不守，聲嘶身冷循衣，譫語撮空。面赤如衄血，白如枯管，黑如烟煤。面青目白，面黑目白，面黃目青，面赤目白，耳鼻有黑色，趨入口耳目，顴煩赤者，黑色出於額上髮際直鼻脊，兩顴上黑色出天中，下至鼻上顴上，面忽如馬肝色，望之如青，近之如黑。目直視惡風，面黑唇青，面黑兩脇下滿，不能自反轉，頭目久痛，卒視無所見。陰結陽絕，目精光脫恍惚，陰陽竭絕。目眶陷，口如魚口，不能復閉，氣出不返。唇反齒齦乾枯，天柱骨倒，指拳攣縮，汗出不流，舌卷，黑髮直髮如乾麻，善怒，髮與眉衝起，爪甲青大，腑自遺不覺，身熱喘息，臍下硬如鐵。唇裂鼻黑，舌根焦，四肢逆冷，汗出如油不流，尸臭不可近。目睛直視不回。一日病人健人黑色，或白色起入目及口鼻。二日陰陽俱絕，失音不能言。三日目無精光若土色，不受飲食。四日面赤目青，六日面黑目白，爪甲下黑。八日齒忽變黑，十三日肝病皮黑。庚辛日心病目黑，壬癸日脾病唇青，甲乙日肺病頰赤目腫，丙丁日腎病面腫唇黃，戊己日以上，俱不可治也。面目黃色起，其病方愈。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面目俱黃，面黑目白，均可治也。大抵言病動以百計，雖積萬言莫能盡述。但當留心，殷勤學之，博通乃得。不可以粗解一二爲是。果某疾而正某名，庶不誤投湯劑，則何患病之不瘳矣。

古之醫者有云，外病自經絡入，內病自五臟發。然當求所以證驗，庶無差失。如傷寒有陰陽表裏。陽證多語，陰證無聲。陽證則晝劇，陰證則夜爭。陽證似陰，黃黑而脈滑。陰證似陽，面赤而脈微矣。身重背疼，煩悶狂言奔走，咽痛身斑斑若錦文，或下利赤黃，多因妄服燥藥熱味，陽毒是也。背強腹中絞痛，身如被杖，燥渴嘔泄，冷汗鄭聲，多因脾胃虛寒，重感於寒，陰毒明矣。陰陽二厥，若陽厥則指爪時溫，或畏熱或飲水，或揚手擲足，燥煩不得眠。大便秘小便赤，外證多昏憒。陰厥則指爪常冷，足多攣，臥惡寒，自引衣蓋覆。不飲水，或下利，或清便如常，小便數。外證惺惺而靜。表證多惡寒不渴，發熱，而身體痛。裏證多渴，只惡熱而喘滿，口燥咽乾，手心腋下濈濈汗出，大便鞕，涎赤譫語。復有傷寒初證，發熱惡寒無汗，其色悽慘。復見風則多寒，手足微厥，發熱下利，手足溫煖者生。手足厥逆，炙不溫，證之極矣。中寒則口噤，四肢強直，失音不語。或卒然暈倒，吐逆涎沫，手足攣搐，狀如喑風。或復燥熱傷風，有汗惡風，面色光而不慘。復見寒手足微溫，發熱多煩。其或中者，半身不遂，手足攣瘓，涎潮昏塞，口眼喎斜，肌膚麻痺。歸於六腑者，特爲偏緩，猶可苟延歲月。歸於五臟者，眼閉口開手散，身如鼾睡，遺尿，惡證迭出，朝不及夕。傷暑，身熱惡寒，頭痛，或煩而渴，眩暈背寒面垢，或嘔或泄。其中入心，使人噎悶，昏不知人。入肝則眩暈頑痺，入脾則昏睡不覺，入肺則喘滿痿躄，入腎則消渴利小便。至於傷渴身重，關節重疼，發熱惡寒，大便泄而小便澀，腰腳冷而腿膝浮，或自利不渴。若氣不平，中之亦使人半身不遂，口眼喎斜，涎潮昏塞。又如七情喜傷心者，不可疾行，不可久立。怒傷肝者，上氣不可忍。熱來盪心，短氣欲絕不得息。憂傷肺者，心系急，上焦閉，榮衛不通，夜卧不安。思傷脾者，氣留不行，積聚中脘，不得飲食。腹脹滿，四肢怠惰。悲傷心胞者，善忘不識人。置物在處，還取不得。筋攣，四肢浮腫。恐傷腎者，上焦氣閉下行，下焦回還不散，猶豫不決，嘔逆惡心。驚傷膽者，神無所歸，慮無所定，說物不意而道。凡此七者，證雖不同，本乎一氣。臟氣不行，鬱而不舒，結成痰涎，隨氣積聚。堅大如塊，在心腹間。或塞咽喉，如粉絮梅核樣。咯不出，嚥不下。每發欲絕，逆害飲食。若諸虛損證，則眩暈眼花，鼻多清涕，漩濁遺精，冷滑洞泄，水穀不化，洒淅自汗，嘔吐清痰，皆陽虛陰盛也。諸實熱，則五臟積熱，口苦咽乾，唇裂生瘡，腸胃乾澀，煩燥喜冷，涎唾稠粘，眵淚眼赤。或遍體癰瘍。至於總說，則痰癖證，惟多先寒后熱名寒瘧，先熱後寒名溫瘧，但熱不寒名暑瘧，寒熱身重煩疼脹滿名渴瘧，寒多不熱名牝瘧。若一日一發，則易愈。二日一發猶可，三日一發則難痊。且斯疾俗在忌醫之列。然得其所因，何忌其難。時疫證，雜發熱腰痛，強急腳縮不伸，腑中欲折，目中生花。或濕濕增寒復熱，名曰溫疫。身體煩先不能自禁，或內熱口乾，舌破咽塞，聲嘶，名曰燥疫。頭重頸直，皮肉強痺。或蘊而結核，起於咽喉頸頂之側，布熱毒於皮膚分肉之中，名曰寒疫。乍寒乍熱，損肺傷氣，暴嗽嘔逆。或體熱發斑，喘咳引氣，名曰濕疫。四時之感，其證百端。皆當因其時而詳辨，則得之。喘急爲患，吐痰續續，則生自汗，譫語目直視，則亡。失血諸證，有暴吐，鼻衄泄出，或一二升至斗餘者，因感四氣流傳經絡，陰陽相勝，或怒氣傷肝，風入腸胃，故血得寒則凝泣，得熱則凍溢，各隨臟腑經絡湧溢凝停胷胃，因卽滿悶。或吐或衄或泄下。復有咳嗽中見紅絲者爲難愈。無故忽然瀉下黑血，名心絕痨瘵之證。得之者多諱而未肯求醫。殊不知其根有蟲，嚙其心肺，可不深憂。中蠱毒之候，令人心腹絞痛，如物嚙狀。吐下血如爛肉。若欲驗其證狀，先令病人唾於水中，若沈卽其實矣。痞渴與漩濁爲鄰，愼莫作疽瘡等證，鮮有安之日矣。至於下痢身涼能食，小便通易安，體熱多汗，渴甚，小便不利。或手足厥冷，炙不溫。兼微喘不食者，死。二便祕澁之證，暫祕小漩還有點滴利者，易愈。若祕日久，膨上心胃，切痛氣促身冷，面色黑，前後俱無名，曰氣實，轉盼而殂。脹滿得之未久，或脹或消，腹皮稍軟，不泄不喘，隨治隨瘥。若臍心突起，利後復脹急，久病羸乏，喘息不得安，名曰脾腎俱敗，無有愈期。腫滿善證，男從上腫下，女從下腫上，所患未久，利漩退腫定喘則愈矣。若證不善，則手足盤，骨腫，臍與掌心俱凸，嗽咳失聲，青筋紋橫肚上，及爪甲青，卒腫，頭面蒼黑，嘔吐頭重，豈復能救。若霍亂一證，猶爲卒暴之最。蓋人之起居無常，攝調不善。揮霍之至，便至變亂，悶絕不救，甚爲可畏。臨深履薄，縱蹈虎尾不足以諭其危。其如厲風，名大風惡疾，故其色敗皺裂，瘍潰眉面，白皮如蛇鱗。久則鼻梁闇壞。又名風癩，十無一生。若癥瘕之爲病，癥者堅也，堅則難破。瘕者假也，假物成形。能動者，是至於蛟龍蛇鱉肉髮蝨米之證。初非定名，偶因食物相感而致斯患。夢寐不祥，多生恐怖，爲祟惑證矣。吁，內外之證，其發萬端，皆須細辨。

且頃刻之變無定，一有所作，其可忽諸。

集治說

嘗謂用藥如用刑。一有所誤，人命繫焉。故《書》曰，言之非艱，行之難艱。如張仲景傷寒一百一十三方，猶缺其一。三百九十七法，僂指未即周知，蓋謂此也。夫處方大法，則有七方十劑。七方者，奇方耦方大方小方緩方急方復方。十劑者，宣通補瀉輕重澀滑燥濕。然積學而用之則可矣。傷寒之病，太陽屬膀胱，非發汗則不愈。必用麻黃之類。蓋其性能通陽氣卻外寒也。陽明屬胃，非通泄不能愈。須用大黃芒硝以利之。少陽屬膽，無出入道，柴胡半夏能利能汗，佐以黃芩則鮮矣。太陰屬脾，性惡寒濕。非乾姜白朮不能燥。少陰屬腎，性畏寒燥。非附子不能溫。厥陰屬肝，藏血養筋，非溫中之藥不能潤。外此有汗下吐三法，毫釐不可差誤。經云桂枝下咽，陽盛則斃。承氣入胃，陰盛以亡。故在表宜汗，在裏宜下，在胃宜吐。半表半裏宜和解。表裏俱見，隨證滲泄。無表裏證，則宜下之。下利清穀，身體痛急寒則衣重裘坐煖炕。若有所治，則宜多以清涼之劑。如南方用大黃巴豆之屬，其分兩皆當倍而用之。或用水漬法，或尋甜水一二甌，飲之即醒。間有所禀稍弱，不自保惜，勞役致虛，則亦但當潤補之，無有不愈。南方屬火，火性輕炎。人體多虛而少實。況所食不過蔬食而已，必須投以溫和之藥以調之。其有習尚北方之風，置酒終日，非至醉不已。燒煇肥鮮，恣其厭飫。偶有所患，亦須以平昔所禀施以涼劑。然虛者亦不可妄施。痎瘧熱多者，投以半冷半熱解散，分陰陽減寒熱之劑。度其所作之日，先一時進以抵截之藥去其痰水，則收效矣。寒多者，投以半生半熟壯脾進食之劑，次以抵截之藥，則痰癖去而疾愈矣。猶須令其戒愼飲食，謹起居，則無復攻之患。若久瘧而復作，虛浮不食者，未之有瘳。時疫之治，須以時斟酌，不可偏執。治之者須辨其所因，而投之以藥。不可以日滿自差，遂至枉亡，良可太息。至於病愈，必須湯食競進，折其毒勢，不可令病氣攻人，則屏息矣。或有云，斯疾之召，或溝渠不泄，穢惡不修，薰蒸而成者。或地多死氣，鬱發而成者。或官吏枉抑，怨讟而成之者。可於州治六合處，穿地深至三尺，闊亦如之。取淨沙三斛，實之以醇酒三升沃其上，俾使君祝之，斯亦消除疫癘之良術。故併記之。喘急虛者，升降鎮墜。熱者清心涼肺，未有不愈。下痢感於四氣者，先須隨其所感，解散分利陰陽。次須辨其冷熱。手足厥冷，則爲陰溫燥之藥可行。無不切效。大法虛者補之，實者瀉之，滑者已迷悶，則嚼大蒜一二瓣，冷水送下。如不能嚼，卽用水研灌之立醒。但遇無湯處，則嚼生葱二寸許，津嚥下可抵飲水二升。傷濕中濕，只宜利小便，忌不得以火攻並轉利之。若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不利者死。下利不止者亦死。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七情之患，惟當利氣豁痰寬中進食，仍須怡養，以溫平之藥調之。如宿血滯氣停，凝結爲癥瘕，痼冷積膨痛至甚，或有熱痞結聚，須宣泄之。虛損爲治，宜大作湯劑。峻補者，烏附天雄薑桂之屬不可無。潤補者，鹿茸當歸蓯蓉之類安可缺。清補則天門冬麥門冬人參地黃之類宜用也。至於諸熱爲治，有泛熱有實熱。泛熱者，荊芥薄荷梔子黃芩等投之，正其所宜。實熱者，非大黃芒硝則不能效。若夫總說爲治之備要，如南北風土之殊，人物厚薄之異，北方土厚水深，水性沈下，人體多實而少虛。且所飡無非肉麵。寒則衣重裘坐煖炕。若有所治，則宜多以清涼之劑。如南方用大黃巴豆之屬，其分兩皆當倍而用之。或用水漬法，或尋甜水一二甌，飲之即醒。間有所禀稍弱，不自保惜，勞役致虛，則亦但當潤補之，無有不愈。南方屬火，火性輕炎。人體多虛而少實。況所食不過蔬食而已，必須投以溫和之藥以調之。其有習尚北方之風，置酒終日，非至醉不已。燒煇肥鮮，恣其厭飫。偶有所患，亦須以平昔所禀施以涼劑。然虛者亦不可妄施。痎瘧熱多者，投以半冷半熱解散，分陰陽減寒熱之劑。度其所作之日，先一時進以抵截之藥去其痰水，則收效矣。寒多者，投以半生半熟壯脾進食之劑，次以抵截之藥，則痰癖去而疾愈矣。猶須令其戒愼飲食，謹起居，則無復攻之患。若久瘧而復作，虛浮不食者，未之有瘳。時疫之治，須以時斟酌，不可偏執。治之者須辨其所因，而投之以藥。不可以日滿自差，遂至枉亡，良可太息。至於病愈，必須湯食競進，折其毒勢，不可令病氣攻人，則屏息矣。或有云，斯疾之召，或溝渠不泄，穢惡不修，薰蒸而成者。或地多死氣，鬱發而成者。或官吏枉抑，怨讟而成之者。可於州治六合處，穿地深至三尺，闊亦如之。取淨沙三斛，實之以醇酒三升沃其上，俾使君祝之，斯亦消除疫癘之良術。故併記之。喘急虛者，升降鎮墜。熱者清心涼肺，未有不愈。下痢感於四氣者，先須隨其所感，解散分利陰陽。次須辨其冷熱。手足厥冷，則爲陰溫燥之藥可行。無不切效。大法虛者補之，實者瀉之，滑者

澀之，閉者通之。有積者推之，熱則涼之，冷則溫之。冷熱不調者平之。失血明其所因，辨其冷熱。如血下鮮紅，則治以清和。純下瘀色，則當溫養。二便秘，則須潤滑以行之。脹滿，則須正氣以虛實平治之。腫滿實者利水，虛者壯脾元。兼用消浮等劑，自有奇效。仍須戒鹹斷慾，庶不再復。霍亂須明辨虛實所因，亟治無遲，遲則殞命。至於乾霍亂，則猶爲難治也。三消治法，滋腎爲主。抑心火兼之。然須多服湯丸，俾水升火降，而引飲無度莫之見矣。眞心痛者，手足青至節，不在治療之數。眞頭痛者，上穿風府陷入泥丸，非藥能愈。金瘡主治，備見後科。用藥之工，誠可嘉嘆。中蠱毒之法，以敗皷皮燒灰爲末，飲服一匕，則病人自呼蠱家姓名，可語令呼喚，將去則愈矣。瘵疾一染人，當其未深入之時，則宜先取其蟲，不爾則損於心肺。蓋心主血，肺主氣，人身舍氣血之本，其能生乎。取蟲而後相忘世慮，和以潤養藥食，庶幾可瘳。傷晚則不及也。魘寐產乳自縊壓溺諸暴絕，須平時熟記後所載治法，併產蓐一科，臨用庶不倉惶。應驗在頃刻間，不然則世無良醫，枉死者半是也。厲風初發，則宜宣泄，風毒去而病漸愈。長久之，惟當幽隱林泉，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並臟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生候尚存，形色不改。病未深入膲裏，針藥及時能將息調理。委以良醫，病無不愈。至於精變氣祝由不可，則宜外尋禁避厭禳法以除之。外此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並臟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生候尚存，形色不改。病未深入膲裏，針藥及時能將息調理。委以良醫，病無不愈。至於五味，亦可對治。五臟之病，肝酸心苦，脾甘肺辛腎鹹，用之中病則止，過則酸走筋，鹹走血，辛走氣，苦走骨，甘走肉，則無益矣。又如以所宜而治者，肺燥咳嗽，嚼芝麻啗油餅。癆疾脾冷，糟鯉魚糟藏瓜。久冷痢，野鷄餛飩等類是也。瓜果亦可隨冷熱施之，愈疾必矣。若夫炮製之法，又當以相需相合相反相惡。相需者以桂得葱而軟，相合者磁石引針，相反者大戟芫花等反甘草之類也。相惡者，如牛黃忌龍骨是也。且方中各有避忌，此亦舉其略。或以甘草擊起芫花之性而用者，猶在斟量，更須甄別藥味新陳，選擇州土所生，採取時月。分君臣佐使，俾分兩無差，炙煿炮爁，精虔不苟，斯爲治之善矣。其有自恃己長，不肯訪問，以意臆度，攻寒以寒，療熱以熱，妄施一匕，邀爲己功。偶或中之，實非的見。不過僥倖於萬一。其或不中，則十手所指，十目所視。所謂一嘔之藥誤入於咽，五臟俱裂。生可再復，可不戒之。況醫者人之司命，有病急召，愼勿以遠近寒暑而拒之。若至病家，尤須敬謹，勿爲他務以敗正事。給藥亦量其多寡，表汗宜四，吐下宜一加二極矣。補藥愈多愈效，餘則隨證爲之輕重，明批湯引病。若未瘥，囑其再來。庶病可瘳而治有方矣。僕少而學之，長而行之，所謂治病之道盡在是矣。古云，凡曰治病，推其所因，生死預定，方爲醫人敬之。

王履《醫經溯洄集・積熱沈寒論》

人之所藉以生者，氣也。氣者何，陰陽是也。夫陰與陽可以和而平，可以乖而否。善攝與否，吉凶於是乎岐之。夫惟攝之不能以皆善也，故偏寒偏熱之病，始莫逃於乖否之餘矣。雖然，寒也熱也，苟未至於甚，粗工爲之而不難。設熱積而寒沈，良工猶弗能以爲計，況其下乎。奈之何俗尙顢蒙，恪持方藥，愈投愈盛，迷之不反。豈知端本澄源，中含至理，執其樞要，衆妙俱呈。且以積熱言之，始而涼和，次而寒取。寒取不愈，則因熱而從之。從之不愈，則技窮矣。由是苦寒頻歲而弗停。又以沈寒言之。始而溫和，次而熱取。熱取不愈，則因寒而從之。從之太過而沈寒愈滋。苟非大聖慈仁明垂樞要，生也孰從而全之。經曰，謂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屬也者，其樞要之所存乎。斯旨也，王太僕知之，故曰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又曰，取心者不必齊以熱，取腎者不必齊以寒。但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吁，混乎千言萬語之間，殆猶和璧之在璞也。其至久湮，豈過焉者石之而弗鑒乎。余僭得而推衍之。夫偏寒偏熱之病，其免者固千百之一二。而積熱沈寒，亦恐未至於數見也。然而數見者，得非粗工不知求屬之道，不能防微杜漸，遂至滋蔓難圖以成之歟。夫寒之而熱者，徒知以寒治熱，而不知熱之不衰者，由乎眞水之不足也。熱之而寒者，徒知以熱治寒，而不知寒之不衰者，由乎眞火之不足也。不知眞水火不足，汎以寒熱藥治之，非惟臟腑習熟藥反見化，於其病而有者弗去，無者復至矣。故取之陰，所以益腎水之不足，而使其制夫心火之有餘。取之陽，所以益心火之不足，而使其勝夫腎水之有餘也。其指水火也。屬猶主也，謂心腎也。求其屬者，言水火不足而求之於心腎也。火之原者，陽氣之根，卽心是也。水之主者，陰氣之根，卽腎是也。非謂火爲心而原爲肝，水爲腎而主爲肺也。寒亦益心熱亦強腎，此太僕達至理於規矩繩之外，而非迂士曲生之可以企及矣。彼迂士

曲生不明眞水火於寒熱之病，有必制必勝之道，但謂藥未勝病久遠期之，是以恪守方藥愈投愈盛，卒至殞滅而莫之悟。嗚呼，悲夫，余見積熱沈寒之治，每蹈於覆轍也。因表而出之以勸。

朱橚《普濟方・諸氣門》

總論

夫陰陽雖大，本屬呼吸相通天下一氣爾。人生其間，大喜毘於陽，大怒毘於陰。一吐納一動靜何所逃哉，與氣流通而已。故氣平則寧，氣不平則病。內經曰，百病生於氣。喜則氣緩，悲則氣消，驚則氣收，熱則氣泄，恐則氣下，憂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怒則氣逆。蓋榮衛通利，則氣舒而不迫，此喜所以氣緩也。神情慘悴，則氣虧而不全，此悲所以氣消也。經絡凝澁，則氣塞而不散，此塞所以氣收也。腠理開通，則氣升而汗出，此熱所以氣泄也。精卻上閉，氣還下行，此恐所以氣下也。心多愁慮，則氣散而無歸，此憂所以氣亂也。內外煩動，則氣喘而且汗，此勞所以氣耗也。心有所止，則氣滯而不行，此思所以氣結也。嗔恚傷甚，則氣上而嘔血誕，此怒所以氣逆也。此九氣者，證雖不同，大概診寸口脉伏，腦中逆氣，是諸氣上衝腦中。故大不治。上氣脈躁而喘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而愈。脈洪則爲氣上騰，虛寧伏匿者生，牢強者死。喘息低仰，其脈滑手足溫者生，濇而四末寒者死。類者亦死，謂形損也。人有七情，病生七氣。七氣者，寒熱怒恚喜憂愁。或以爲喜怒憂思悲驚恐，皆通也。然則均調是氣將何所先。氣結則生痰，痰盛則氣愈結，故調氣必先豁痰，如七氣湯，以半夏爲主治，而官桂佐之，蓋良法也。況夫冷則生氣，調氣雖爲豁痰，亦不可無溫中之劑。其間用桂又所以溫中也。不然，七氣相干，痰涎凝結，如絮如膜，甚如梅核，窒礙於咽喉之間，咯不出嚥不下，或中滿艱食，或上氣喘急，曰氣滯曰氣秘曰氣中，以至五積六聚，疝癖瘕瘿，心傷塊痛，發卽欲絕，殆無往而不至矣。冷氣者，生冷必傷脾，風冷入胃，或血海虛冷，冷則氣生。用和劑七氣治中湯沈香降氣湯大沈香丸。痰結者三因七氣湯指迷七氣湯易間二陳湯，中滿者痞滿不食，水氣腫脹，面目俱浮。枳殼散加南木香大流氣飲指迷七氣湯順氣和散夾生料五苓散或五皮散加桂苓青木香丸。局方七氣湯加橘核或辣桂煎湯調氣散吞青娥丸。氣秘者痛愈山人降氣湯，局方七氣湯加橘核或辣桂煎湯調氣散吞青娥丸。氣秘者停縮不消，腸胃留滯，大便不通。蘇合香丸夾和感應丸，或楊氏麝香丸，局方麻仁丸，並用枳殼丸送下。氣傷之人多有氣不歸元，遂成中狀。如中風仆倒昏迷，牙關緊急，只是無痰。此爲氣中，不得誤用風藥及通關利膈等症。先以薑汁泡湯調蘇合香丸，次用七氣大氣飲加石菖蒲，繼之氣順而甦，卽以治中湯木香以和其中，使氣歸當道。若更不能調，則氣逆而厥，又有變證。喜傷於心者，其氣散。怒傷於肝者，其氣擊。憂傷於肺者，其氣聚。思傷於脾者，其氣結。悲傷於心胞者，其氣急。恐傷於腎者，其氣怯。驚傷於膽者，其氣亂。七證雖殊，無踰於氣。又有體虛者，外爲風冷乘之入於腹中，遂諸疝發則小腹痛。痛或繞腸或逆搶心，甚則手足厥冷自汗嘔逆，或大小便秘澁也。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一種婦人平時任氣，易爲七情所傷。適月事經季不行，一身百病。胸臆氣塡嘔惡，全不入食。則吐痰或一塊如核，窒塞膈喉而痛。或一塊如卵築觸心下而痛，或腹中塊物動而作痛，攻刺腰背時發熱，四肢乏力腳不能行，小便白濁浮油，帶下淋漓，日就瘦弱，全似虛勞。然而穀雖不如果子雜物，常喜食之。卻只是有孕。諺所謂孕婦做得百病者，此也。用藥但以二陳湯加縮砂桔梗姜棗烏梅同煎。半夏理氣消痰，縮砂安胎順氣。此梗以開，嚥喉之隔服之自然安平。若妄以剛劑溫胃，胎必損，病無由愈。白濁一節，謹勻燥澁二陳湯加白茯苓以下白丸子可也。若夫七情所發，逆氣塡胸，不惟核膜上氣塞咽喉，甚者攻擊滿悶欲絕，產後尤多有之。故曰產前安胎，產後調氣。男女或有嚥喉間核作恙者，觸事勿怒，飲食勿冷。

一切氣

夫《內經》云，百病所生生於五臟，肺之所主獨於氣不足有飲，蓋由虛實，故病不同，其證亦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食故氣逆也。喜則氣和，榮衛通利，故氣緩也。悲則心系急，肺葉舉，使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內，故氣消情怯。怯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而聚也。寒則膚腠閉拒，氣道不行，氣收而不散也。熱則腠理開，榮衛不通，故汗大泄

也。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勞則喘且汗，外內皆泄，故氣耗。思則心有所止，氣留不行，故氣結。

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

原本藥性氣味生成指歸

夫物之生也必稟乎天，其成也必資乎地。天布令主發生，寒熱溫涼四時之氣行焉，陽也。地凝質主成物，酸苦辛鹹甘淡五行之味滋焉，陰也。故知火，酸味本木，甘味本土，辛味本金。此五味之常也。及其變也，有神明之用焉。今姑陳其略以明之。第準經文同一苦寒也，黃芩則燥，天冬則潤，蘆會能消，黃檗能補，黃連止瀉，大黃下通，柴胡苦寒而升，龍膽苦寒而降。同一鹹也，澤瀉則瀉，從蓉則補，海藻昆布則消，而軟堅。馬莖鹿茸則補，而生齒。同一酸也，硫黃味酸而熱，空青味酸而寒。甘合辛而發散爲陽，甘合酸而收斂爲陰。人參黃耆陽也，甘溫以除大熱。地黃五味陰也，甘酸以斂陰精。聊采數端引以爲例，如斯之類難可枚舉。良由氣味互兼，性質各異。參合多少，制用全殊。所以窮五味之變，明藥物之能，厥有旨哉。顧其用紛錯，其道淵微。可以意知，難以言盡。非由妙悟則物不從心，固將拯烝民於夭枉，宜寤寐乎茲篇。

臟氣法時並四氣所傷藥隨所感論

夫四時之氣行乎天地之間，人處氣交之中，亦必因之而感者其常也。春氣生而升，夏氣長而散，長夏之氣化而奠，秋氣收而斂，冬氣藏而沈。人身之氣自然相通，是故生者順之，長者敷之，化者堅之，收者肅之，藏者固之，此藥之順乎天者也。春溫夏熱，元氣外洩，陰精不足，藥宜養陰。秋涼冬寒，陽氣潛藏。勿輕開通藥，宜養陽。此藥之因時制用，補不足以和其氣者也。然而一氣之中，初中末異。一日之內，寒燠或殊。假令大熱之候人多感暑，忽發冰雹亦復感寒。由先而感則爲暑病，由後而感則爲寒病。病暑者投以暑藥，病寒者投以寒藥，此藥之因時制宜以合乎權，乃變中之常也。此時令不齊之所宜審也。假令陰虛之人，雖當隆冬陰精虧竭，水既不足不能制火，則陽無所依外洩爲熱。或反汗出，藥宜益陰。地黃五味鼈甲枸杞之屬是已。設從時令，誤用辛溫，勢必立斃。假令陽虛之人，雖當盛夏陽氣不足，不能外衛其表，表虛不任風寒，洒淅戰慄思得熱食，及御重裘，是雖天令之熱亦不足以敵其眞陽之虛。病屬虛寒，藥宜溫補。參耆桂附之屬是已。設從時令誤用苦寒，亦必立斃。此藥之舍時從證者也。假令素病血虛之人，不利苦寒，恐其損胃傷血。一旦中暑暴注霍亂，須用黃連滑石以洩之。本不利升，須用葛根

藥性差別論

藥有五味，中涵四氣。因氣味而成其性。合氣與味及性而論，其爲差別本自多途。其間厚薄多少，單用互兼，各各不同，良難究竟。是故經曰，五味之變不可勝窮，此方劑之本也。陰陽二象實爲之綱紀焉。鹹味本水，苦味本火，酸味本木，甘味本土，辛味本金。此五味之常也。及其變也，有神明之用焉。今姑陳其略以明之。第準經文同一苦寒也，黃芩則燥，天冬則潤，蘆會能消，黃檗能補，黃連止瀉，大黃下通，柴胡苦寒而升，龍膽苦寒而降。同一鹹也，澤瀉則瀉，從蓉則補，海藻昆布則消，而軟堅。馬莖鹿茸則補，而生齒。同一酸也，硫黃味酸而熱，空青味酸而寒。甘合辛而發散爲陽，甘合酸而收斂爲陰。人參黃耆陽也，甘溫以除大熱。地黃五味陰也，甘酸以斂陰精。聊采數端引以爲例，如斯之類難可枚舉。良由氣味互兼，性質各異。參合多少，制用全殊。所以窮五味之變，明藥物之能，厥有旨哉。顧其用紛錯，其道淵微。可以意知，難以言盡。非由妙悟則物不從心，固將拯烝民於夭枉，宜寤寐乎茲篇。

臟氣法時並四氣所傷藥隨所感論

夫四時之氣行乎天地之間，人處氣交之中，亦必因之而感者其常也。春氣生而升，夏氣長而散，長夏之氣化而奠，秋氣收而斂，冬氣藏而沈。人身之氣自然相通，是故生者順之，長者敷之，化者堅之，收者肅之，藏者固之，此藥之順乎天者也。春溫夏熱，元氣外洩，陰精不足，藥宜養陰。秋涼冬寒，陽氣潛藏。勿輕開通藥，宜養陽。此藥之因時制用，補不足以和其氣者也。然而一氣之中，初中末異。一日之內，寒燠或殊。假令大熱之候人多感暑，忽發冰雹亦復感寒。由先而感則爲暑病，由後而感則爲寒病。病暑者投以暑藥，病寒者投以寒藥，此藥之因時制宜以合乎權，乃變中之常也。此時令不齊之所宜審也。假令陰虛之人，雖當隆冬陰精虧竭，水既不足不能制火，則陽無所依外洩爲熱。或反汗出，藥宜益陰。地黃五味鼈甲枸杞之屬是已。設從時令，誤用辛溫，勢必立斃。假令陽虛之人，雖當盛夏陽氣不足，不能外衛其表，表虛不任風寒，洒淅戰慄思得熱食，及御重裘，是雖天令之熱亦不足以敵其眞陽之虛。病屬虛寒，藥宜溫補。參耆桂附之屬是已。設從時令誤用苦寒，亦必立斃。此藥之舍時從證者也。假令素病血虛之人，不利苦寒，恐其損胃傷血。一旦中暑暴注霍亂，須用黃連滑石以洩之。本不利升，須用葛根

以散之。此藥之舍證從時者也。從違之際，權其輕重耳。至於四氣所傷，因而致病，則各從所由。是故經曰，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藥宜升之燥之。升麻柴胡羌活防風之屬是已。夏傷於暑秋必痎瘧，藥宜清暑益氣以除寒熱，石膏知母乾葛麥門冬橘皮參苓术之屬是已。邪若內陷必便膿血，藥宜祛暑消滯專保胃氣。黃連滑石芍藥升麻蓮實人參藕豆甘草之屬是已。秋傷於溼冬生欬嗽，藥宜燥溼清熱和表降氣保肺。桑白皮石膏薄荷杏仁甘草桔梗蘇子枇杷葉之屬是已。冬傷於寒春必病溫，邪初在表，藥宜辛寒苦溫甘寒苦寒以解表邪，兼除內熱。羌活石膏葛根前胡知母竹葉柴胡麥門冬荊芥甘草之屬是已。至夏變爲熱病，六經傳變藥亦同前。散之貴早。治若後時，邪結於裏，上則陷胸中下承氣中病乃已。愼毋盡劑，勿僭勿忒，能事必矣。已上皆四時六氣所傷致病，並證重舍時，時重舍證，用藥主治之大法。萬世遵守之常經，聖哲復起不可改已。所云六氣者，卽風寒暑溼燥火是也。過則爲淫，故曰六淫。淫則爲邪。以其爲天之氣從外而入，故曰外邪。邪之所中各有其地。在表治表在裏治裏。表裏之間則從和解。病有是證證有是藥。各有司存，不相越也。此古人之定法，今人之軌則也。

張介賓《景岳全書》

氣味篇十一

藥物衆多各一其性，宜否萬殊難以盡識。用者不得其要，未免多悞。兼之本草所註，又皆槩言其能。凡有一長，自難泯沒。惟是孰爲專主，孰爲兼能，孰者利於此而不利於彼，孰者宜於補而不宜於攻，學者昧其眞性，而惟按圖以索驥，所以用多不效，益見用藥之難矣。用藥之道無他也，惟在精其氣味識其陰陽，則藥味雖多可得其要矣。凡氣味之辨，則諸氣屬陽，諸味屬陰。氣本乎天。氣有四，曰寒熱溫涼是也。味本乎地。味有六，曰酸苦甘辛鹹淡是也。溫熱者，天之陽。寒涼者，天之陰也。辛甘淡者，地之陽。酸苦鹹者，地之陰也。陽主升而浮，陰主沉而降。辛主散，其行也橫。故能解表。甘主緩，其行也上，故能補中。苦主瀉，其行也下，故可去實。酸主收，其性也斂，故可治泄。淡主滲，其性也利，故可分清。鹹主軟，其性也沉，故可導滯。用純氣者用其動而能行，用純味者用其靜而能守。有氣味兼用者，和合之妙，貴乎相成。有君臣相配者，宜否之機，最嫌相左。既欲合宜，尤當知忌。先避其害，後用其利。一味不投，衆善俱棄。故欲表散者，須遠酸寒。欲降下者，勿兼升散。陽旺者當知忌溫，陽衰者沉寒毋犯。上實者忌升，下實者忌秘。上虛者忌降，下虛者忌泄。諸動者再動卽散，諸靜者再靜卽滅。甘勿施於中滿，苦勿施於假熱。辛勿施於熱燥，鹹勿施於傷血。酸木最能尅土，脾氣虛者少設。陽中還有陰象，陰中復有陽訣。使能燭此陰陽，則藥理雖玄，豈難透徹。

五味所入。《內經》曰，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略】

臟象別論十八

臟象之義，余所類於經文者不啻詳矣。然經有所未及，而同中有不同，及有先同而後異者，俱不可以不辨也。夫人身之用，止此血氣。雖五臟皆有血氣。而其綱領，則肺出氣也，腎納氣也。故肺爲氣之主，腎爲氣之本也。血者水穀之精也，源源而來。而實生化於脾，總統於心藏，受於肝，宣布於肺，施泄於腎，而灌溉一身。所謂氣主噓之，血主濡之。而血氣爲人之橐籥，是皆人之所同也。若其同中之不同者，則臟氣各有強弱，稟賦各有陰陽。臟有強弱則神志有辨也，顏色有辨也，聲音有辨也，性情有辨也，筋骨有辨也，飲食有辨也，勞逸有辨也，精血有辨也，勇怯有辨也，剛柔有辨也。強中強者病其太過，弱中弱者病其不及。因其外而察其內，無弗可知也。稟有陰陽，則或以陰臟喜溫煖而宜薑桂之辛熱，或以陽臟喜生冷而宜芩連之苦寒。或以平臟，熱之則可陽，寒之則可陰也。有宜肥膩者，非潤滑不可也。有宜清素者，惟羶腥是畏也。有氣實不宜滯，有氣虛不宜瀉，有血實不宜破者。有血虛不宜泄者。有飲食之偏忌，有藥餌之獨碍者。他臟者。有一臟之偏弱，每因受制多虞者。有素挾風邪者，必因多燥，多燥由於血也。有善病濕邪者，必因多寒，多寒由於氣也。此固人人之有不同也。其有以一人之稟而先後之不同者，如以素稟陽剛而恃強無畏，縱嗜寒涼。及其久也，而陽氣受傷，則陽變爲陰矣。或以陰柔而素耽辛熱，久之則陰日以涸，而陰變爲陽矣。不惟飲食情慾皆然，病有出入朝暮變遷，滿而更滿無不覆矣。損而又損無不破矣。故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此在經文固已明言之矣。夫不變者，常也。不常者，變也。人之氣質有常變，醫之治病有常變。欲知常變，非明四診之全者不可也。設欲以

一隙之偏見而應無窮之變機，吾知其遺害於人者多矣。故於此篇之義，尤不可以不深察。

吳有性《瘟疫論》

原病

病疫之由，昔以爲非其時有其氣。春應溫而反大寒，夏應熱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寒而反大溫。得非時之氣，長幼之病相似以爲疫。余論則不然。夫寒熱溫涼，乃四時之常。因風雨陰晴稍爲損益。假令秋熱必多晴春寒因多雨較之，亦天地之常事，未必多疫也。傷寒與中暑，感天地之常氣。疫者，感天地之厲氣。在歲運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時有盛衰。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卽病。邪自口鼻而入，則其所客，內不在藏府，外不在經絡。舍於夾脊之內，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裏之分界。是爲半表半裏，卽緘經所謂橫連膜原是也。胃爲十二經之海，十二經皆都會於胃。故胃氣能敷布於十二經中，而榮養百骸毫髮之間，靡所不貫。凡邪在經爲表，在胃爲裏。今邪在膜原者，正當經胃交關之所，故爲半表半裏。其熱淫之氣，浮越於某經，卽能顯某經之證。如浮越於太陽，則有頭項痛腰痛如折。如浮越於陽明，則有目痛眉稜骨痛鼻乾。如浮越於少陽，則有脇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大槩觀之，邪越太陽居多，陽明次之，少陽又其次也。邪之所著，有天受、有傳染。所感雖殊，其病則一。凡人口鼻之氣通乎天氣，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霧早行，空腹者死，飲酒者病，飽食者不病。疫邪所著，又何異耶。若其年氣來之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卽病，則又不拘於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卽發。感之淺者，邪不勝正。未能頓發。或遇饑飽勞碌憂思氣怒，正氣被傷，邪氣始得張溢，榮衛運行之機乃爲之阻，吾身之陽氣因而屈曲，故爲熱。其始也格陽於內，不及於表。故先凜凜惡寒，甚則四肢厥逆，陽氣漸積，鬱極而通，則厥回而中外皆熱。至是但熱而不惡寒者，因其陽氣之通也。此際應有汗或反無汗者，存乎邪結之輕重也。卽使有汗，乃肌表之汗。若外感在經之邪，一汗而解。今邪在半表半裏，雖有汗，徒損眞氣。邪氣深伏，何能得解。必俟其伏邪已潰，表氣潛行於內，乃作大戰。精氣自內由膜原以達表，振戰止而後熱。此時表裏相通，故大汗淋漓，衣被濕透，邪從汗解。此名戰汗，當卽脈靜身涼，神淸氣爽，霍然而愈。然有自汗而解者，但出表爲順，卽不藥亦自愈也。伏邪未潰，所有之汗止得衛氣暫通，熱亦暫減，逾時復熱，午後潮熱者，至是鬱甚。陽氣與時消息也。自後加熱而不惡寒者，陽氣之積也。其惡寒或微或甚，因其人之陽氣盛衰也。其發熱或短或長，或晝夜純熱或黎明稍減，因其感邪之輕重也。疫邪與瘧彷彿，但瘧不傳胃，惟疫乃傳胃。始則皆先凜凜惡寒，既而發熱。又非若傷寒發熱而兼惡寒也。至於伏邪動作，方有變證。其迹或從外解，或從內陷。從外解者順從，內陷者逆更。有表裏先後不同。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而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從外解者，或發斑，或戰汗，狂汗自汗盜汗。從內陷者，胸膈痞悶心下脹滿，或腹中痛，或燥結便秘，或熱結旁流，或協熱下利，或嘔吐惡心譫語舌黃舌黑胎刺等證。因證而知變，因變而知治，此言其大略。【略】

辯明傷寒時疫

或曰，子言傷寒與時疫有霄壤之隔，今用三承氣及桃仁承氣抵當，茵陳諸湯皆傷寒方也。既用其方必同其症，子何言之異也。曰，夫傷寒必有感冒之因。或單衣風露，或強力入水，或臨風脫衣，或當簷出浴。當覺肌肉粟起，既而四肢拘急，惡風惡寒，然後頭疼身痛，發熱惡寒。脈浮而數，脈緊無汗，爲傷寒脉。緩有汗，爲傷風。若時疫初起，原無感冒之因。忽覺凜凜，以後但熱而不惡寒。然亦有所觸因而發者，或饑飽勞碌，或焦思氣鬱，皆能觸動其邪，是促其發也。不因所觸，無故自發者居多。促而發者，十中之一二耳。且傷寒投劑，一汗而解。時疫發散，雖汗不解。傷寒不傳染於人，時疫能傳染於人。傷寒之邪自毫竅而入，時疫之邪自口鼻而入。傷寒感而卽發，時疫感久而後發。傷寒汗解在前，時疫汗解在後。傷寒投劑可使立汗，時疫汗解俟其內潰，汗出自然，不可以期。傷寒解以發汗，時疫解以戰汗。傷寒發斑則病篤，時疫發斑則病衰。傷寒感邪在經，以經傳經。時疫感邪在內，內溢於經，經不自傳。傷寒感發甚暴，時疫多有淹纏。二三日或漸加重，或淹纏五六日忽然加重。傷寒初起，以發表爲先。時疫初起，以疏利爲主。種種不同。其所同者，傷寒時疫皆能傳胃，至是同歸於一。故用承氣湯輩導邪而出。要之傷寒時疫，始異而終同也。夫傷寒之邪，自肌表一逕傳裏，如浮雲之過太虛，原無根蒂。惟其傳法始終有進而無退，故下後皆能脫然而愈。若時疫之邪，始則匿於膜原，根深蒂固，發時與榮衛交併。客邪經由之處，榮衛

未有不被其所傷者。因其傷，故名曰潰。然不潰則不能傳，不傳邪不能出，邪不出而疾不瘳。然時疫下後，多有未能頓解者，何耶。蓋疫邪每有表裏分傳者，因有一半向外傳，則邪留於胃家。邪留於胃，故裏氣結滯。裏氣結，表氣因而不通。於是肌肉之邪不能即達於肌表下。後裏氣一通，表氣亦順。向者鬱於肌肉之邪，方能盡發於肌表。或斑或汗，然後脫然而愈。傷寒下後無有此法。雖曰終同，及細較之，而終又有不同者。

或曰傷寒感天地之戾氣。氣既不同，俱用承氣，又何藥之相同也。曰，風寒疫邪，與吾身之眞氣，勢不兩立。一有所著，氣壅火積。氣也，火也，邪也。三者混一，與之俱化。失其本然之面目。至是均謂之邪矣。但以驅逐爲功，何論邪之同異也。

假如初得傷寒，爲陰邪，主閉藏而無汗。傷風爲陽邪，主開發而多汗。始有桂枝麻黃之分，原其感而未化也。傳至少陽，並用柴胡。傳至胃家，並用承氣。至是亦無復有風寒之分矣。推而廣之，是知疫邪傳胃，治法無異也。

徐大椿《醫學源流論》

治病不必分經絡藏府論

病之分經絡藏府，夫人知之。於是天下遂有因經絡藏腑之說，而拘泥附會。又或誤認穿鑿，並有借此神其說以欺人者。蓋治病之法多端，有必求經絡藏腑者，有不必求經絡藏腑者。蓋人之氣血無所不通，而藥性之寒熱溫涼有毒無毒其性亦一定不移。入於人身其功能亦無所不到，豈有其藥止入某經之理。即如參芪之類無所不補，砒鴆之類無所不毒，並不崇於一處也。所以古人有現成通治之方，如紫金錠至寶丹之類，所治之病甚多，皆有奇效。蓋通氣者無氣不通，解毒者無毒不解，消痰者無痰不消。其中不過略有專宜耳。至張潔古輩，則每藥注定云獨入某經，皆屬附會之談，不足徵也。曰然，則用藥竟不必分經絡藏腑耶。曰，此不然也。蓋人之病各有所現之處，而藥之治病必有專長之功。如柴胡治寒熱往來，能愈少陽之病。桂枝治畏寒發熱，能愈太陽之病。葛根治肢體大熱，能愈陽明之病。蓋其止寒熱已畏寒除大熱，此乃柴胡桂枝葛根專長之事。因其能治何經之病，後人即指爲何經之藥。孰知其功能實不僅入少陽太陽陽明也。顯然者尚如此，餘則更無影響矣。故以某藥爲能治某經之病則可，以某藥爲獨治某經則不可。謂某經之病當用某藥則可，謂某藥不復入他經則不可。故不知經絡而用藥，其失也泛，必無捷效。執經絡而用藥，其失也泥，反能致害。總之變化不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略】

五方異治論

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故其氣體隨地不同。西北之人氣深而厚。凡受風寒難於透出，宜用疎通重劑。東南之人氣浮而薄，凡遇風寒易於疎洩，宜用疎通輕劑。又西北地寒當用溫熱之藥。然或有邪纏於中而內反甚熱，則用辛寒爲宜。東南地溫當用清涼之品，然或有氣隨邪散則易於亡陽，又當用辛溫爲宜。至交廣之地則汗出無度，亡陽尤易。附桂爲常用之品。若中州之卑濕，山陝之高燥，皆當隨地制宜。故入其境必問水土風俗而細調之。不但各府各別，即一縣之中風氣亦有迥殊者。並有所產之物所出之泉，皆能致病。土人皆有極效之方，皆宜詳審訪察。若恃己之能執己之見，治竟無功反爲土人所笑矣。

湖州長興縣有合溪，小兒飲此水則腹中生痞。土人治法，用線掛頸，以兩頭按乳頭上剪斷，即將此線掛轉。將兩頭向背脊上一併拽齊，線頭盡處，將墨點記脊上，用艾炙之。或三壯或七壯即消，永不再發。服藥無效。

《新編醫學正傳》卷一《中風論》

《內經》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癮風，或爲偏枯。又曰，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無常方。又曰，諸風掉眩皆屬肝木。千金云，岐伯所謂中風，大法有四。一曰偏枯，謂半身不遂也。二曰風緩，謂手足緩弱，舉動不便也。三曰風癱，謂奄忽不知人也。四曰風痺，謂諸痺類風狀也。是以右之名醫，皆以外中風邪立方處治。惟河間劉守眞氏所謂中風癱瘓者，非爲肝木之風實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於風，良由將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虛衰不能制之，則陰虛陽實而熱氣怫鬱，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無所知也。亦有因喜怒思悲恐五志有所過極而卒中者。夫五志過極皆爲熱甚，俗云風者，言末而忘其本也。東垣李之明氏亦謂中風者非外來風邪，乃本氣自病也。凡人年踰四旬氣衰之際，或因憂喜忿怒傷其氣者，多有此證，壯歲之時無有也。若肥盛者則間而有之，亦是形盛氣衰故如此耳。丹溪先生亦曰，有氣虛有血虛有痰盛。又曰，西北二方眞爲風所中者有之，東南之人皆是濕土生痰，痰

生熱，熱生風也。夫上古之論中風，一以爲外感風邪之候。及乎三先生之論一出，皆以風爲虛象，而謂內傷正氣爲病。然三先生又別各有外感之論，而使後學狐疑不決。故王安道有論三子主氣主火主濕之不同，而與昔人主風之不合，而立眞中類中之目，歧爲二途。愚竊疑焉。曰卒中曰暴仆曰暴瘖曰蒙昧曰喎僻曰癱瘓曰不省人事曰語言蹇澁曰痰涎壅盛，其爲中風之候，不過如此。無此候者，非中風之病也。夫外候既若是之相侔，而病因又何其若彼之異耶。欲求歸一之論終不可得，於是積年歷試四方之病此者若干人，盡因風濕痰火挾虛而作，何常見其有眞中類中二者之分哉。是以一旦豁然有所感悟，未知是否，請陳梗槩如左，與明達者共議。夫中風之證，蓋因先傷於內，而後感於外之候也。但有標本輕重之不同耳。假如百病皆有因有證，因則爲本證則爲標。古人論中風者，言其因也。三先生論中風者，言其證也。其所謂眞中風邪者，未必不由氣體虛弱所致，則西北二方風寒大盛之地，而知乎此，則中風之候可得而詳論矣。其所謂因火因濕者，亦未必絕無外邪侵侮而作也。若無外邪侵侮，則因氣因火因濕各自爲他證，豈有歪僻癱瘓暴瘖耳聾鼻塞，目瞀，大小便秘結，皆曰中藏也。其治多難。大法，中府者小續命等湯以發其表，中藏者三化等湯以通其裏。府藏兼見者，又不可以拘泥。或一氣之微汗，或一旬之通利。又曰，治須少汗亦須少下。多汗則虛其衛，多下則損其榮。斯又不可不謹。或外無六經之形證，內無便溺之阻隔。但手足不遂語言蹇澁者，此邪中於經也。又當從乎中治而不可以標本論也。是宜養血通氣，大秦艽湯羌活愈風湯之類治之。夫所謂諸方論治，乃先哲立權衡以爲後學之矜式耳。其於臨證切脉之際，又當順時令而調陰陽，安藏府以和榮衛，察病機審氣宜，全在活法，以度其輕重之權量，甚毋膠柱以調瑟也。

章楠《醫門棒喝》

傷寒傳經論

傷寒傳經，自古紛紛聚論，多爲臆說惑人，未見有盡善者。蓋爲《素問》與仲景之論，辭若不同，而同歸一理。不求理之所在，而率憑臆說，反乖經義矣。要必先明元氣運行，方知傳經之道耳。原夫人身陰陽之氣，互相爲根，流行不息，升降出入，合乎天地造化，而一身具天地之體也。軀殼周外臟腑居內，陽氣根於陰而固外，陰氣根於陽而守內。氣之發源名陰陽，及其流行分營衛。營氣爲陰，起中焦而行脈中。衛氣爲陽，起下焦而行脈外。緣陰陽二氣同出命蒂，命蒂卽渾元太極也，爲呼吸之根。陰陽既分氣行各異，所入穀氣亦各隨之變化。經曰，其清者爲營濁者爲衛。此言穀氣之清濁也。以清升濁降，故穀氣之清者升中焦，隨營氣流行而化爲血。濁者降下焦隨衛氣流行而變成肉也。仲景曰，呼吸者脈之頭也，而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是故營

衛二氣雖循行內外，實根於呼吸。呼吸由命蒂發源，表裏陰陽本來一貫，形從氣生氣藉形聚，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靈樞・營氣篇》曰，營氣之道內穀爲寶。此言營氣藉助於穀氣也。穀入於胃，乃傳之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專精者行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此言穀氣之精者行於經隧，卽是其清者爲營，營行脈中也。故氣從手太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間，與足太陰合。上行抵髀，從脾注心中。循手少陰出腋下臂，注小指合手太陽上行，乘腋出頗內注目內眥，上頗下項合足太陽，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陰。上行注腎從腎注心。外散於胸中。循心主脈出腋下臂，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之端還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陽上行下注膻中，散於三焦，從三焦注胆出脇，注足少陽。下行至跗上，復從跗注大指間，合足厥陰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入頏顙之竅究於畜門。畜門需考。其支別者，上額循顛下項中，循脊入骶，是督脈也。絡陰器，上過毛中入臍中，上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復出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按此詳營氣流行之序，以手太陰經脈起中焦，營氣亦起中焦。故自手太陰始，自陰而注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之端還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陽上行下注膻中，散於三焦，從三焦注胆出脇，注足少陽。下行至跗上，復從跗注大指間，合足厥陰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入頏顙之竅究於畜門。畜門需考。其支別者，上額循顛下項中，循脊入骶，是督脈也。絡陰器，上過毛中入臍中，上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復出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按此詳營氣流行之序，以手太陰經脈起中焦，營氣亦起中焦。故自手太陰始，自陰而注陽，復從經脈注於臟腑，出入表裏往返循行，而終於厥陰，復注太陰。周而復始如環無端。晝夜百刻，則有五十度周行於身。蓋平人呼吸定息，氣行六寸，積至二百七十息，氣行一十六丈二尺。則一周於身。晝夜百刻，計一萬三千五百息，則營氣周行於身五十度也。若夫衛氣散行脈外，亦如營氣之五十度行於身。其異於營氣者，晝則行於陽二十五度，夜則行於陰二十五度。是隨天地陽氣升降出入也。《營衛・生會篇》曰，日中而陽隴爲重陽，夜半而陰隴爲重陰。故太陰主內太陽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爲晝夜。夜半後陰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夜半而大會萬民皆卧，命曰合陰。此言衛氣晝出於陽夜入於陰，夜半與營氣大會於太陰。陰陽二氣交合，萬民皆熟寐矣，故曰合陰也。人身營衛之氣周行無窮，則陰陽和平而無患。若受外邪，從表入裏。故《素問・熱論》云，傷寒一日太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厥陰受之。此以人身表裏淺深分層次，若地界然。太陽極表而淺，厥陰極裏而深。邪氣從淺入深，如水浸物逐漸內侵，故與營衛之氣周流次序迥然不同，蓋因衛氣晝出夜入，日西而陽氣衰。外邪乘衛陽之衰而內侵。衛氣日一出入，則邪日進一層而深入一經，至六日而入厥陰至深之地矣。此《素問》推陰陽邪正出入之定理，以明傳經之道也。邪漸內侵則漸變化，迨入厥陰至深之地，變成熱邪。正氣困極邪無復出之勢，內入於臟則厥逆矣。仲景云，厥多發熱少者死，以邪勝正氣絕也。若厥少發熱多，則臟氣猶能振作。邪返於經，故發熱。或下利膿血，熱邪得以外泄，可期漸愈也。但人元氣有強弱，感邪有重輕，故有三陽受邪，有直中三陰，參差不一。其從太陽受邪者，或有傳經或不傳經，而又無一定，必以脈證爲憑，不能按日以計。故仲景曰，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爲傳也。又曰，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又曰，傷寒三日，三陽爲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者，此爲三陰不受邪也。又曰，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爲陽去入陰故也。按此言無大熱者，以邪入陰，故外無大熱而內煩躁也。歷觀仲景各條，則知邪之淺深進退固非一定，要必以脈證爲據。此仲景推廣《素問》而論傳經之變化也。故仲景自序云，撰用《素問》等經而著論，以六經爲綱，卽本諸素問熱論之六經推廣其旨。詳辨脈證而立治法，窮盡變化之道。《熱論》止表六經見證，而仲景備揭腑臟各證，故辭若不同而同歸一理。繼靈素爲經，而垂法萬世也。惜乎世遠，其書殘缺。各條次序多爲後人攙誤，脈絡全無，而又異解紛紜，埋沒經旨，良可歎也。卽如傳經之道，或以按日而計，言六日邪傳厥陰不已，七日復傳太陽。試思邪入厥陰至深之地，如物入井，豈有一日反傳太陽至淺之經者乎。不通之極也。或見《素問》所叙止足經見證，遂言傷寒之邪傳足不傳手，將人身經脈分截不貫，此則尤爲謬解。竟不思《素問》六經證狀敘完，卽言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既五臟六腑皆受病，豈非手足六經盡在其中乎。又有張令韶《傷寒直解》云，傳經之義，一日太陽二日陽明，六氣以次遞傳周而復始，一定不移。此經氣之傳，而非病邪之傳也。正氣之傳自有定期，病邪之傳不拘日數。不然，豈有一日太陽則見頭痛發熱等證，至六日厥陰不已，七日復傳太陽再見頭痛發熱之證乎。其門人魏子千問曰，傷寒六氣相傳，是正傳而非邪傳固已，不知無病之人正亦相傳否。令韶答曰，無病之人經氣由陰而陽，始於厥陰終於太陽，周而復始運行不息，莫知其然。病則由陽而陰，始於太陽終於厥陰。一逆則病再逆則甚，三逆則死。所以傷寒傳經不過三傳而止，不能久逆也。其有過十八日不愈者，雖病而經不傳，不傳則勢緩矣。予按此言病邪傳經，不拘日數則是，但仍不辨七日復傳太陽之謬說，乃又別出臆見。言所

傳者爲經氣而非病邪，此則舊障未破又添新障矣。夫病邪之傳，因有脈證可見，故知其傳在某經。今云經氣之傳，又作何察識而知其爲經氣乎。且營衛之氣一日五十度行於身，出自聖經，爲一定之理。而病邪之傳所現脈證，亦詳經論。故《素問》云，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至六日而厥陰受之。以明由淺入深之層次也。仲景亦云，傷寒一日太陽受之，又曰，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豈非皆言病邪之傳乎。不然，其云受之者何物耶。今言傳經者是正氣，而非病邪。不知本於何典。且正氣流行如環無端，無跡可見，又如何知其爲傳經耶。此一不解也。況《素問》言六日邪至厥陰，三陰三陽五藏六腑皆受病而死。故曰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原無七日復傳太陽之語。其論愈病，則有七日太陽病衰頭痛稍愈等文。故曰，其愈皆十日以上也。今云無病之人經氣始厥陰而終太陽，病則其氣始太陽而終厥陰。一逆病二逆三逆死，所以傷寒傳經不過三傳而止，不能久逆。其過十八日不愈者，雖病而經不傳。按此既云傷寒傳經不過三傳而止，不能久逆。其過十八日不愈者，雖病見仍言病邪之傳，與前說自相矛盾矣。《素問》言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其愈皆十日以上。今云一逆病二逆甚三逆死，是死在十八日也。何與經旨相反乎。此二不解也。且言無病之人，經氣始於厥陰終於太陽，周而復始運行不息。夫厥陰極裏太陽極表，相去甚遠經脈不接，何能周而復始乎。如一日始於厥陰，六日終於太陽，而七日復始厥陰，則其氣必越過陽明少陽太陰少陰乎。若非越過四經，則須十一日方能復始厥陰，是又不合六日六經之序矣。若謂六日終於太陽其氣不還，而七日厥陰另有始氣，則其氣有出無入矣。何能周而復始運行不息乎。此三不解也。夫人身陰陽之氣即營衛之氣，周行表裏一日五十度於身，如環無端，非一日始厥陰六日終太陽也。營行脈中即流行於經隧也，衛行脈外則軀殼腑臟皆是也。則人身中除營衛二氣外，更無別氣可名也。今曰經氣，若經隧所行者即營氣也，而言一日始厥陰六日終太陽，則非營氣矣。非營非衛非陰非陽，究爲人身何氣哉。此四不解也。總因不究經論義理，而各逞臆見，乃有種種異說惑人。倘不深求至理辨其是非，莫不錮於迷城而終身不悟。嗚呼，此仲景之書所以愈晦，而後學無門可入也，不亦慨哉。且夫仲景舉六經以統諸病，非止傷寒一端而已，其辨析精微全在脈證。即如太陽一經之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者，爲風寒之邪。若浮脈兼緩身熱而有汗者，名中風。脈浮緊而無汗者，名傷寒。脈不緊緩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若發熱惡寒身重疼痛汗出而渴脈弦細芤遲則爲中暍。暍，暑邪也。若關節疼痛而煩脈沉細小便不利者，則爲濕痺。其餘各經證脈亦各有辨別。至其傳變，或自淺入深或由裏出表，或陽盛化火，或陰盛變寒。六氣之邪七情之病，邪正之勝負，虛實之吉凶，千變萬化，莫不據脈證而辨之，洞若隔垣之照也。後世少能深求其理，謂其書多未備。乃有劉河間，本《素問》病機論熱病，而治分三焦。變仲景精深之法爲粗淺，開後人魯莽之端。延及近世，著述莫可數計。至陶節菴《六書》，最爲詳悉。吳又可《瘟疫論》出，而仲景之法遂湮沒矣。觀諸家之書非無發明之處，然語焉不詳擇焉不精，論理則未能盡當，辨證則辭費不確。其施治也，不詳虛實病因脈象疑似，但稱某病宜用某方。後學效之，不知所以然之理，以其辭淺易讀法粗易遵，遂置軒岐仲景之書於高閣，或有終身未嘗寓目者。聖道於是乎大晦。道既晦矣，又有妄誕異說擾亂其間，則醫術遂不可問。而生民之死於病者少，死於醫者多也。悲夫。

或問，昔人言仲景治傷寒之麻黃湯，只可用於北方稟強之人，南方傷寒如挾時氣者，當用十神湯。挾熱宜通聖散，挾暑宜正氣散，挾寒宜五積散。此後賢因地制宜之說。故吾輩雖讀仲景書，不敢用其法，遂置諸高閣。及臨病時用十神等湯，又多不合，豈方土不同而古今氣化又異耶。將何所適從乎。答曰，子欠究心故也。方土氣化雖不同，而理則萬古不易。故理有一定而法無定，法有定而方無定，方有定而病則無一定也。執一定之方治不定之病，其焉能合哉。試觀仲景之用麻黃湯，必詳辨脉證，脉證不合即示禁戒。如云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瘡家雖家亡血家不可發汗。凡用一方必審其宜否，雖其人稟質強旺，亦必辨其邪之輕重，隨宜設法。如麻桂加減之類，其辨析精微用法圓活，無以加矣。以其變化無窮，淺學不能領會，惟記持後人某病用某方之說而已。凡同感二氣之邪名爲挾，如風挾寒，火挾濕之類。夫春夏秋冬名時，寒熱溫涼名氣。蓋陰陽升降氣隨時變，故《內經》分六氣爲病，治法迥殊。冬時氣寒故病名傷寒，既病傷寒言挾時氣，其所挾爲非寒耶，則非冬時之氣，不可名時氣也。所挾爲寒耶，一寒而已，何以名爲挾耶。此挾時氣，究爲何氣乎。此十神湯所以用多不合也。寒熱二氣猶水火相反，故寒邪未有挾熱者。或其人內火素盛，外寒入內而化熱，則有表裏淺深之殊。仲景詳辨施治，必權其輕重緩急，方法甚多。今執

通聖一方，所以多不合也。六氣之邪隨時而變，故經曰冬傷於寒後夏至日病名暑，可知傷寒無挾暑者。惟大江以南氣候多溫，秋冬猶有伏暑之病，是熱從內發。或又外感風寒，則表裏先後，或應溫散或應涼解，大有權衡。但執正氣一方，故又多不合也。至云挾寒者宜五積散，既病傷寒又云挾寒，亦爲難解。若謂其人素有內寒，則仲景表裏兼治者，用麻附細辛，虛者先救裏，用四逆理中，必詳辨而治法多端。今執五積散一方，故又多不合也。諸如此類，非深究軒岐仲景之旨，焉能知其理哉。且治病不難於用藥，最難於辨證。後世之書，惟恐人不知方。但言某病可用某方，諄諄再四。其所以爲某病，反置不講。以故淺學誦之，惟多記方頭爲本領。每臨一病，既認爲寒又疑爲暑，依稀揣度，偏試其方。偶而幸中，自矜神奇。倘與病忤，則言吾方乃有來歷，遵某家湯頭，卻不知所以然之理。以此授受爲醫家衣缽，若遇談軒岐仲景之道者，即目爲異端，又名之爲外國醫。嗟乎，反以聖道爲外國，此眞氣化使然也。子問何所適從，觀此宜知所向矣。

論伏暑

再按經言，夏傷於暑秋爲痎瘧。蓋暑邪從口鼻吸入，蓄於膜原，至秋涼風外束，則邪不能容，膜原界於半表半裏。邪入與陰爭則發冷，冷者，陽氣爲邪鬱遏也。邪出與陽爭則發熱，熱者陽氣得伸也，故終汗出則熱退。其邪蓄多而久發不愈，名爲痎瘧。然亦有不作瘧，而身熱頭痛口渴脈數，似傷寒而實非傷寒者，名爲伏暑。暑爲火濕二氣合化。若火邪爲陽，性動而不能伏，以其合有濕邪，互相膠結，故能蓄於膜原蘊而不發。其濕重而兼食積者，或成痢疾或有瘧痢兼作，則邪重而病危矣。惟大江以南氣候多溫，嶺南尤甚，故秋末冬時，猶多伏暑之病。良以邪蓄膜原，爲人身空隙之處。非得寒氣外束，其邪與氣血浮沉，臟氣轉動食便如常而病不發。此皆余之所經歷者。是故傷寒之病斷無挾暑之理，而冬寒之時卻有伏暑之邪，學者又不可不知。其治法與傷寒迥異，斷不可牽混而誤治者。余於溫暑提綱已論其概，而葉氏《醫案》辨治尤詳，皆當參閱。然伏暑發於冬令，或兼外感風寒，亦理之常然。必兼惡寒之證弦強之脈，而內則口渴舌有苔垢，以其有膜原之邪故也。此須先解表邪，使內邪透達，然後清之。又爲先後緩急之要法也。若見其內熱或甚而遽投寒涼，則陽氣不振內邪不能透達，外邪反從內侵。變證多端甚難救治，爲因暑濕膠粘開其濕滯，其火透達。如不知此而過用涼藥，則

元氣

李杲《內外傷辯惑論》

辯陰證陽證

曰，甚哉陰陽之證不可不詳也。偏觀《內經》中所說變化百病，其源皆由喜怒過度、飲食失節、寒溫不適、勞役所傷而然。夫元氣、穀氣、榮氣、清氣、衛氣，生發諸陽上升之氣。此六者皆飲食入胃穀氣上行胃氣之異名，其實一也。既脾胃有傷則中氣不足，中氣不足則六腑陽氣皆絕於外，故經言五臟之氣已絕於外者，是六腑之元氣病也。氣傷臟乃病臟，病則形乃應，是五臟六腑眞氣皆不足也。惟陰火獨旺上乘陽分，故榮衛失守諸病生焉。其中變化皆由中氣不足乃能生發耳。後有脾胃，以受勞役之疾，飲食又復失節，耽病日久，事息心安，飽食太甚，病乃大作。雖其外傷風寒，六淫客邪皆有餘之病，當瀉不當補。飲食失節中氣不足之病，當補不當瀉。舉世醫者，皆以飲食失節、勞役所傷、中氣不足當補之證，認作外感風寒。有餘客邪之病，重瀉其表，使榮衛之氣外絕，其死只在旬日之間。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可不詳辯乎。按《陰陽應象論》云，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是八益之邪，乃風邪，傷人筋骨，風從上受之。風傷筋，寒傷骨，蓋有形質之物受病也。繫在下焦，肝腎是也。肝腎者，地之氣。《難經》解云，肝腎之氣已絕於內，以其肝主

筋腎主骨，故風邪感則筋骨疼痛，筋骨之絕則腎肝之本亦絕矣。乃有餘之證也。及云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是七損之病，乃內傷飲食也。《黃帝鍼經》解云，適飲食不節，勞役所傷，濕從下受之，謂脾胃之氣不足而反下行，極止此而已。其惡寒也，維重衣下幕逼近烈火，終不能禦。其寒一時一日增加則衝脉之火逆而上，是無形質之元氣受病也。繫在上焦心肺是也。心肺者，愈甚，必待傳入裏作下證乃罷。其寒熱齊作，無有間斷也。其內傷飲食不節天之氣。故《難經》解云，心肺之氣已絕於外，以其心主榮肺主衛。榮者，血或勞役所傷亦有頭痛項強腰痛，與太陽表證微有相似，餘皆不同，論中辯之也。脉者血之腑，神之所居也。衛者，元氣七神之別名，衛護周身，在於皮毛矣。內傷不足之病，表上無陽不能禁風寒，是榮衛失之間也。肺絕故皮毛先絕，神無所依。故內傷飲食，則亦惡風寒，是榮衛失腎間者，間而有之，與外中寒邪略不相似。其惡風寒也，蓋脾胃不足榮氣下守，皮膚間無陽以滋養，不能任風寒也。皮毛之絕，則心肺之本亦絕矣。蓋流而乘腎肝，此痰厥氣逆之漸也。若胃氣平常飲食入胃，其榮氣上行以舒於胃氣不升元氣不至，無以滋養心肺，乃不足之證也。計受病不一，飲食失節，心肺，以滋養上焦之皮膚腠理之元氣也。既下流其心肺無所稟受，皮膚間無勞役所傷，因而飽食內傷者極多，外傷者間而有之。世俗不知，往往將元氣虧失其榮衛之外護，故陽分皮毛之間虛弱，但見風見寒，或居陰寒處無日陽不足之證，便作外傷風寒表實之證，而反治心肺，是重絕其表也，安得不死處便惡之也，此常常有之無間斷者也。但避風寒及溫煖處，或添衣蓋溫養其乎。古人所謂實實虛虛，醫殺之耳。若曰不然，請以衆人之耳聞目見者證皮膚所惡，風寒便不見矣。是熱也，非表傷寒邪，皮毛間發熱也。乃腎間受之。向者壬辰改元，京師戒嚴。迨三月下旬，受敵者凡半月。解圍之後，都脾胃下流之濕氣，間塞其下，致陰火上衝，作蒸蒸而燥熱上徹頭頂，傍徹皮人之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病而死者，繼踵而不絕。都門十有二所，每日各門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幾三月。此百萬人豈俱感風寒外毛，渾身燥熱作，須待袒衣露居近寒涼處即已。或熱極而汗出，而亦解。彼傷者耶。大抵人在圍城中，飲食不節，乃勞役所傷，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飢暮飽，起居不時，寒溫失所，動經三兩月，胃氣虧之久矣。一旦飽食太過，感而傷人，而又調治失宜，其死也無疑矣。非惟大梁爲然。還在眞祐興定間，如東平，如太原，如鳳翔，解圍之後，病傷而死，無不然者。余在大梁，凡所親見，有表發者，有以巴豆推之者，有以承氣湯下之者，俄而變結胷發黃。又以陷胷湯丸及茵陳湯下之，無不死者。蓋初非傷寒，以調治差悞變而似眞傷寒之證，皆藥之罪也。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及。輒以平生已試之效，著《內外傷辯論》一篇，推明前哲之餘論，歷舉近世之變故。庶幾同志者，審其或中觸類而長之，免後人之橫夭耳。僭易之罪，將何所逃乎。【略】

辯寒熱

內傷寒邪之證，與飲食失節、勞役形質之病，及內傷飲食俱有寒熱舉世將盡，內傷飲食失節、勞役不足之病，作外傷寒邪、表實有餘之證，反瀉其表，枉死者豈勝言哉。皆由不別其寒熱耳。今細爲分解之。外傷寒邪發熱惡寒寒熱併作，其熱也翕翕發熱，發於皮毛之上，如羽毛之拂，又爲之拂拂發熱，發於皮毛之上，如羽毛之拂，明其熱在表也。是寒邪犯高之高者也。皮膚毛腠者，陽之分也。是衛之元氣所滋養之方也。以寒邪乘之，鬱遏陽分，陽不得伸故發熱也。其面赤鼻氣壅塞不通，心中煩悶，稍似袒裸，露其皮膚，已不能禁其寒矣。其表上虛熱，止此而已。其惡寒也，維重衣下幕逼近烈火，終不能禦。其寒一時一日增加愈甚，必待傳入裏作下證乃罷。其寒熱齊作，無有間斷也。其內傷飲食不節或勞役所傷亦有頭痛項強腰痛，與太陽表證微有相似，餘皆不同，論中辯之矣。內傷不足之病，表上無陽不能禁風寒也。此則常常有之。其燥熱發於腎間者，間而有之，與外中寒邪略不相似。其惡風寒也，蓋脾胃不足榮氣下流而乘腎肝，此痰厥氣逆之漸也。若胃氣平常飲食入胃，其榮氣上行以舒於心肺，以滋養上焦之皮膚腠理之元氣也。既下流其心肺無所稟受，皮膚間無虧失其榮衛之外護，故陽分皮毛之間虛弱，但見風見寒，或居陰寒處無日陽處便惡之也，此常常有之無間斷者也。但避風寒及溫煖處，或添衣蓋溫養其皮膚所惡，風寒便不見矣。是熱也，非表傷寒邪，皮毛間發熱也。乃腎間受之。向者壬辰改元，京師戒嚴。迨三月下旬，受敵者凡半月。解圍之後，都脾胃下流之濕氣，間塞其下，致陰火上衝，作蒸蒸而燥熱上徹頭頂，傍徹皮毛，渾身燥熱作，須待袒衣露居近寒涼處即已。或熱極而汗出，而亦解。彼人之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病而死者，繼踵而不絕。都門十有二所，每日各門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幾三月。此百萬人豈俱感風寒外傷者耶。大抵人在圍城中，飲食不節，乃勞役所傷，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飢暮飽，起居不時，寒溫失所，動經三兩月，胃氣虧之久矣。一旦飽食太過，感而傷人，而又調治失宜，其死也無疑矣。非惟大梁爲然。還在眞祐興定間，如東平，如太原，如鳳翔，解圍之後，病傷而死，無不然者。余在大梁，凡所親見，有表發者，有以巴豆推之者，有以承氣湯下之者，俄而變結胷發黃。又以陷胷湯丸及茵陳湯下之，無不死者。蓋初非傷寒，以調治差悞變而似眞傷寒之證，皆藥之罪也。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及。輒以平生已試之效，著《內外傷辯論》一篇，推明前哲之餘論，歷舉近世之變故。庶幾同志者，審其或中觸類而長之，免後人之橫夭耳。僭易之罪，將何所逃乎。【略】

辯寒熱

內傷寒邪之證，與飲食失節、勞役形質之病，及內傷飲食俱有寒熱舉世將盡，內傷飲食失節、勞役不足之病，作外傷寒邪、表實有餘之證，反瀉其表，枉死者豈勝言哉。皆由不別其寒熱耳。今細爲分解之。外傷寒邪發熱惡寒寒熱併作，其熱也翕翕發熱，發於皮毛之上，如羽毛之拂，又爲之拂拂發熱，發於皮毛之上，如羽毛之拂，明其熱在表也。是寒邪犯高之高者也。皮膚毛腠者，陽之分也。是衛之元氣所滋養之方也。以寒邪乘之，鬱遏陽分，陽不得伸故發熱也。其面赤鼻氣壅塞不通，心中煩悶，稍似袒裸，露其皮膚，已不能禁其寒矣。其表上虛熱，止此而已。其惡寒也，維重衣下幕逼近烈火，終不能禦。其寒一時一日增加愈甚，必待傳入裏作下證乃罷。其寒熱齊作，無有間斷也。其內傷飲食不節或勞役所傷亦有頭痛項強腰痛，與太陽表證微有相似，餘皆不同，論中辯之矣。內傷不足之病，表上無陽不能禁風寒也。此則常常有之。其燥熱發於腎間者，間而有之，與外中寒邪略不相似。其惡風寒也，蓋脾胃不足榮氣下流而乘腎肝，此痰厥氣逆之漸也。若胃氣平常飲食入胃，其榮氣上行以舒於心肺，以滋養上焦之皮膚腠理之元氣也。既下流其心肺無所稟受，皮膚間無虧失其榮衛之外護，故陽分皮毛之間虛弱，但見風見寒，或居陰寒處無日陽處便惡之也，此常常有之無間斷者也。但避風寒及溫煖處，或添衣蓋溫養其皮膚所惡，風寒便不見矣。是熱也，非表傷寒邪，皮毛間發熱也。乃腎間受之。向者壬辰改元，京師戒嚴。迨三月下旬，受敵者凡半月。解圍之後，都脾胃下流之濕氣，間塞其下，致陰火上衝，作蒸蒸而燥熱上徹頭頂，傍徹皮毛，渾身燥熱作，須待袒衣露居近寒涼處即已。或熱極而汗出，而亦解。彼人之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病而死者，繼踵而不絕。都門十有二所，每日各門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幾三月。此百萬人豈俱感風寒外傷惡寒發熱，豈有汗出者乎。若得汗則病愈矣。以此辯之，豈不如黑白之易見乎。當內虛而傷之者，燥熱也。或因口吸風寒之氣，鬱其陰火使咽膈不通，其吸入之氣欲入，爲膈上衝脉之火所拒，使陰氣不得入，其胃中之氣爲外風寒所遏而不得伸，令人口開目瞪，極則聲發於外，氣不能上下塞於咽中，而氣欲絕。又或因噦因嘔因吐而燥熱，發必有所因，方有此證。其表虛惡風寒之證復見矣。表虛之弱爲陰火所乘，燥發須臾而過其表虛無陽不任風寒復見矣。是表虛無陽常常有之，其燥熱則間而有之。此二者不齊，燥作寒已，寒作燥已，非如外傷之寒熱齊作無有間斷也。百病俱有身熱，又謂之肌熱，又謂之皮膚間熱。以手捫之方知者是也，乃肌體有形之熱也。亦須皆待陰陽既和，汗出則愈矣。愼不可於此上辯之，以其虛實內外病皆有之，故難辯耳。只依先說病人自覺發熱，惡寒之熱及燥作之熱上辯之爲准則矣。

辯外感八風之邪，或有飲食勞役所傷之重者，三二日間特與外傷者相似，其餘證有特異名者。若不將兩證重別分解，猶恐將內傷不足之證誤作有餘外感風邪。雖辭理有重復處，但欲病者易辯醫者易治耳。

外感八風之邪乃有餘證也，內傷飲食不節勞役所傷皆不足之病也。其

內傷亦惡風自汗，若在溫煖無風處則不惡矣。與外傷鼻流涕頭痛自汗頗相似。細分之則異耳。外感風邪其惡風自汗，頭痛鼻流清涕常有之，一日一時增加愈甚，直至傳入裏作下證乃罷。語聲重濁高厲有力，鼻息壅塞而不通。能食，腹中和，口知味。大小便如常，筋骨疼痛不能動搖，便著牀枕非扶不起。其內傷與飲食不節勞役所傷然亦惡風，居露地中遇大漫風起卻不惡也，惟門窗隙中些小賊風來必大惡也。與傷風傷寒俱不同矣。況鼻流清涕頭痛自汗間而有之，鼻中氣短少氣不足以息語，則氣短而怯弱。妨食或食不下，或不欲食，三者互有之。腹中不和或腹中急而不能伸，口不知五穀之味，小便頻數而不渴。初勞役得病，食少，小便赤黃，大便常難。或澀或結或虛坐，只見些小白膿，時有下氣或泄黃如糜，或溏泄色白，或結而不通。若心下痞或胷中閉塞如刀劃之痛，二者亦互作不併出也。有時胃脘當心而痛，上肢兩脇痛，必臍下相火之勢如巨川之水，不可遏而上行，使陽明之經逆行亂於胷中，其氣無止息。甚則高喘，熱傷元氣，令四肢不收，無氣以動，而懶倦嗜卧。以其外感風寒俱無此證，故易爲分辯耳。

辯手心手背

內傷及勞役飲食不節，病手心熱手背不熱。外傷風寒則手背熱手心不熱，此之謂也。

辯口鼻

若飲食勞役所傷，其外證在口。必口失穀味，必腹中不和，必不欲言。縱勉強對答，聲必怯弱，口沃沫多唾，鼻中清涕或有或無，卽陰證也。外傷風寒，則其外證必顯在鼻。鼻氣不利，聲重濁不清利，其言壅塞，氣盛有力，而口中必和。傷寒則面赤，鼻壅塞而乾。《內經》云，鼻者肺之候。肺氣通於天。外傷風寒，則鼻流清涕而已。口者，坤土也。脾氣通於口。飲食失節勞役所傷，口不知穀味，亦不知五味。又云傷食惡食，傷食明矣。

辯氣少氣盛

外傷風寒者，故其氣壅盛而有餘。內傷飲食勞役者，其口鼻中皆氣短促不足以息。何以分之。蓋外傷風寒者，心肺元氣初無減損，又添邪氣助之，使鼻氣壅塞不利面赤不通，其鼻中氣不能出併從口出，但發一言必前輕而後重。其言高其聲壯厲而有力，是傷寒則鼻乾無涕，面壅色赤。其言前輕後重，其聲壯厲而有力者，乃有餘之驗也。傷風則決然鼻流清涕，其聲嗄響，如從甕中出，亦前輕而後重，高揭而有力，皆氣盛有餘之驗也。內傷飲食勞役者，心肺之氣先損，爲熱所傷。熱既傷氣，四肢無力以動，故口鼻中皆短氣少氣，上喘懶語。人有所問，十不欲對其一。縱勉強答之，其氣亦怯，其聲亦低，是其氣短少不足之驗也。明白如此，雖婦人女子亦能辯之，豈有醫者反不能辯之乎。

辯頭痛

內證，頭痛有時而作有時而止。外證，頭痛常常有之，直須傳入裏實方罷。此。又內外證之不同者也。

辯骨筋四肢

內傷等病，是心肺之氣已絕於外，必怠惰嗜卧四肢沈困不收，此乃熱傷元氣。脾主四肢，既爲熱所乘，無氣以動。經云，熱則骨消筋緩，此之謂也。若外傷風寒，是腎肝之氣已絕於內。腎主骨爲寒，肝主筋爲風。自古腎肝之病同一治，以其遞相維持也。故經言膽主筋膀胱主骨是也。或中風或傷寒，得病之日便著牀枕，非扶不起。筋骨爲之疼痛不能動搖，乃形實之傷。經云，寒傷形。又云，寒則筋攣骨痛，此之謂也。

辯外傷不惡食。若勞役飲食失節，寒温不適，此三者皆惡食

仲景《傷寒論》云，中風能食，傷寒不能食。二者皆口中和而不惡食。若勞役所傷及飲食失節寒溫不適，三者俱惡食。口不知五味亦不知五穀之味。只此一辯，足以分內外有餘不足二證也。傷寒證雖不能食而不惡食，口中和知五味亦知穀味，蓋無內證則心氣和，脾氣通，知五穀之味矣。

辯渴與不渴

外感風寒之邪，三日已外穀消水去，邪氣傳裏始有渴也。內傷飲食失節勞役久病者，必不渴。是邪氣在血脉中，有餘故也。初勞役形質，飲食失節，傷之重者必有渴，以其心火熾上尅於肺金故渴也。又當以此辯之。雖渴欲飲冷水者，當徐少與之，不可縱意而飲，恐水多峻下，則胃氣愈弱。輕則爲脹，重則傳變，諸疾必反覆悶亂，百脉不安，夜加增劇，不得安卧，不可不預度也。

辯勞役受病表虛不作表實治之

或因勞役動作，腎間陰火沸騰。事閑之際，或於陰涼處解脫衣裳，更有

新沐浴於背陰處坐卧，其陰火下行還歸腎間，皮膚腠理極虛無陽，但風來爲寒涼所遏，表虛不任其風寒，自認外感風寒，求醫解表，以重絕元氣，取禍如反掌。苟幸而免者，致虛勞氣血皆弱，不能完復。且表虛之人爲風寒所遏，亦是虛邪犯表。始病一二日之間，時與外中賊邪有餘之證頗相似處，故致疑惑。請醫者只於氣少氣盛上辯之，其外傷賊邪，必語聲前輕後重，高厲而有力。若是勞役所傷飲食不節表虛不足之病，必短氣氣促上氣高喘懶語，其聲困弱而無力，至易見也。若毫釐之誤，則千里之謬。已上者辯證，別有治法用藥正論，故作此說分解於后。

辯證與中熱頗相似

復有一等，乘天氣大熱之時，在於路途中勞役得之。或在田野間勞形得之，更或有身體薄弱食少勞役過甚，又有修善當齋之人胃氣久虛而因勞役得之者，皆與陽明中熱白虎湯證相似。必肌體捫摸之，壯熱必燥熱悶亂，大惡熱，渴而飲水。以勞役過甚之故，亦身疼痛。始受病之時，特與中熱外得有餘之證，脾胃大虛元氣不足，口鼻中氣皆短促而上喘。至日轉以後，是陽明得時之際，病必少減。若是外中熱之病，必到日晡之際大作讝語，其熱增加大，渴飲水，煩悶不止。其勞役不足者，皆無此證，尤易爲分解。若有難決疑似之證，必當待一二日而求醫治療，必不至錯誤矣。飲食不節勞役形體所受病，皆脾虛，腠理元氣已絕也。往往病人將自己表虛不任風寒，但有風來寒至，招認作傷風。召醫以瀉其表，及重虛其虛。輕則致危困虛勞，重則必死。深可哀憫。故特一說，以祛醫者之誤。

飲食勞倦論

古之至人，窮陰陽之造化，究乎生死之際。所著內經，悉言人以胃氣爲本。蓋人受水穀之氣以生，所謂清氣榮氣衛氣春升之氣，皆胃氣之別稱也。夫胃爲水穀之海。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爲常也。苟飲食失節寒溫不適，則脾胃乃傷。喜怒憂恐勞役過度，而損耗元氣。既脾胃虛衰，元氣不足，而心火獨盛。心火者陰火也。起於下焦，其系繫於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絡之火，元氣之賊也。火與元氣不能兩立，一勝則一負。脾胃既虛，則下流於腎，肝陰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脾胃之證，始得之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其脉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皮膚不任風寒，而生寒熱。蓋陰火上衝，則氣高而喘，身煩熱，爲頭痛，爲渴，而脉洪大。脾胃之氣下流，使穀氣不得升浮，是生長之令不行，則無陽以護其榮衛，不任風寒，乃生寒熱，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然而與外感風寒所得之證，頗同而理異。內傷脾胃，乃傷其氣。外感風寒，乃傷其形。傷外爲有餘，有餘者瀉之。傷內爲不足，不足者補之。汗之下之，吐之劑之，皆瀉也。溫之和之，調之養之，皆補也。內傷不足之病，苟誤認作外感有餘之病，而反瀉之，則虛其虛也。《難經》云，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然則奈何，曰，惟當以甘溫之劑補其中，升其陽，甘寒以瀉其火，則愈。《內經》曰，勞者溫之，損者溫之。蓋溫能除大熱，大忌苦寒之藥瀉胃土耳。【略】

立方本指

夫脾胃虛者，因飲食勞倦心火亢甚，而重耗土位。其次肺氣受邪，須用黃耆最多，人參甘草次之。脾胃一虛，肺氣先絕。故用黃耆以益皮毛而閉腠理，不令自汗。上喘氣短，損其元氣，人參以補之。心火乘脾，炙甘草，用甘溫以瀉火熱而補脾胃中元氣。若脾胃急痛並大虛，腹中急縮者，宜多用之。經云，急者緩之。白朮苦甘溫，除胃中熱利腰臍間血。胃中清氣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黃耆甘草辛溫之氣味上升，能補衛氣之散解而實其表也。又緩帶脉之縮急二味苦平味之薄者，陰中之陽引清氣上升也。氣亂於胷中爲清濁相干，用去白陳皮以理之，又能助陽氣上升以散滯氣助諸甘辛爲用也。乾嘔者加乾葛。脾胃氣虛不能升浮，爲陰火傷其生發之氣，榮血大虧。榮氣不營陰火熾盛，是血中伏火日漸煎熬，血氣日減。心包與心主血，血減則心無所養，致使心亂而煩，病名曰悗。悗者，心惑而煩悶不安也。故加辛甘微溫之劑生陽氣，陽生則陰長。或曰，甘溫何能生血。曰，仲景之法，血虛以人參補之，陽旺則能生陰血。更以當歸和之，少加黃蘗以救腎水，能瀉陰中之伏火。如煩猶不止，少加生地黃補腎水。水旺而心火自降。如氣浮心亂，以硃砂安神丸鎮固之，則愈。【略】

辯內傷飲食用藥所宜所禁

夫傷飲食，付藥者受藥者皆以爲瑣末細事，是以所當重者爲輕，利害非細。殊不思胃氣者，榮氣也，衛氣也，穀氣也，清氣也，濁氣也。資少陽生發之氣也。人之眞氣衰旺，皆在飲食入胃。胃和則穀氣上升。穀氣者，升騰之氣也。乃

足少陽膽手少陽元氣始發生長萬化之別名也。飲食一傷，若消導藥的對其所傷之物，則胃氣愈旺，五穀之精華上出，乃清氣爲天者也。精氣神氣皆強盛，七神衛護生氣不乏，增益大旺氣血周流，則百病不能侵。雖有大風奇毒，弗能害也。此一藥通用，其利博哉。易水張先生嘗戒不可用峻利食藥。食藥下咽未至藥丸施化，其標皮之力始開便言空快也。所傷之物已去，若更待一兩時辰許，藥盡化開，其峻利藥必有情性。病去之後，脾胃安得不損乎。脾胃既損，是眞氣元氣敗壞，促人之壽。當時說下一藥枳實一兩，麩炒黃色爲度，白朮二兩。只此二味，荷葉裹燒飯爲丸。以白朮苦甘溫，其甘溫補脾胃之元氣，其苦味除胃中之濕熱，利腰臍間血。故先補脾胃之弱，過於枳實尅化之藥一倍。枳實味苦寒，泄心下痞悶，消化胃中所傷，不能即去，須待一兩時辰許，食則消化。是先補其虛而後化其所傷，則不峻利矣。當是之時，未悟用荷葉燒飯爲丸之理。老年味之始得，可謂神奇矣。荷葉之一物，中央空虛，象《震卦》之體。《震》者，動也。人感之生，足少陽甲膽也。甲膽者，風也，生化萬物之損蒂也。《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人之飲食入胃，營氣上行，即少陽甲膽之氣也。其手少陽三焦經，人之元氣也。手足經同法，便是少陽元氣生發也。胃氣元氣穀氣甲膽上升之氣，一也。異名雖多，止是胃氣上升者也。荷葉之體生於水上，其下出於穢汙之中，而不爲穢汙所染，挺然獨立，其色青，形乃空。清而象風木者也。食藥感此氣之化，胃氣何由不上升乎。其主意用此一味爲引用可謂遠識深慮合於道者也。更以燒飯和藥，與白朮協力滋養穀氣而補令胃厚，再不至內傷，其利廣矣大矣。若內傷脾胃，以辛熱之物酒肉之類自覺不快覓藥於醫者，此風習以爲常。醫者亦不問所傷，即付之以集香丸巴豆大熱藥之類下之。大便下則物去，遺留食之熱性。藥之熱性重傷元氣，七神不熾。經云熱傷氣，正謂此也。其人必無氣以動，而熱困四肢不舉，傳變諸疾，不可勝數，使人眞氣自此衰矣。若傷生冷硬物，世醫或用大黃牽牛二味大寒藥投之，物隨藥下，所傷去矣。遺留食之寒性。藥之寒性重瀉其陽，陽去則皮膚筋骨肉血脉無所依倚，便爲虛損之證。論言及此，令人寒心。夫辛辣氣薄之藥，無故不可亂服，非止牽牛而已。《至眞要大論》云，五味入胃，各先逐其所喜攻。攻者，尅伐瀉也。辛味下咽，先攻瀉肺之五氣。氣者，眞氣元氣也。其牽牛之辛辣猛烈，奪人尤甚。飲食所傷，腸胃受邪。當以苦味瀉其腸胃可也，肺與元氣何罪之有。牽牛不可用者，有五。此其一也。況胃主血，爲物所傷。物者，有形之物也，皆是血病。血病瀉氣，此其二也。且飲食傷於中焦，止合尅化消導其食，重瀉上焦脉中已虛之氣，此其三也。食傷腸胃，當塞因塞用，又寒因寒用。枳實大黃苦寒之物，以瀉有形是也。反以辛辣牽牛散瀉眞氣，犯大禁，四也。殊不知《鍼經》第一卷第一篇有云，外來客邪風寒傷人五臟。若誤瀉胃氣必死，誤補亦死。其死也無氣以動，故靜。若內傷腸胃而反瀉五臟必死，誤補亦死。其死也陰氣有餘，故躁。今內傷腸胃，是謂六腑不足之病。反瀉上焦虛無肺氣。肺者，五臟之一數也。爲牽牛之類朝損暮損，其元氣消耗，此乃暗裏折人壽，數犯大禁，五也。良可哀歎。故特著此論並方，庶令四海聞而行之，不致夭橫耳。此老夫之用心也。胃氣豈可不養。復明養胃調理。故經曰，安穀則昌，絕穀則亡。水去則榮散，穀消則衛亡，神無所依。仲景云，榮衛將行常有天命。穀者，身之大柄也。《書》與《周禮》皆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以奉養五臟者也。內傷飲食固非細事，苟妄服食藥而輕生殞命，其可乎哉。黃帝《鍼經》有說，胃惡熱而喜清，大腸惡清冷而喜熱。兩者不和，何以調之。岐伯曰，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使寒無悽愴，暑無出汗。飲食者熱無灼灼，寒無凄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詳說見於本經條下。是必有因用，豈可用俱寒俱熱之食藥致損者。與《內經》云，內傷者，其氣口脉反大於人迎一倍二倍三倍，分經用藥。又曰，上部有脉下部無脉，其人當吐不吐者死。如但食不納惡心欲吐者，不問一倍二倍，不當止與瓜蒂散吐之，但以指或以物探去之。若所傷之物去不盡者，更診其脉，問其所傷，以食藥去之。以應塞因塞用，又謂之寒因寒用。泄而下降，乃應太陰之用。其中更加升發之藥，令其元氣上升。塞因塞用，因曲而爲之直。何爲曲，內傷胃氣是也。因治其飲食之內傷，而使生氣增益，胃氣完復，此乃因曲而爲之直也。若依分經用藥，其所傷之物，寒熱溫涼生硬柔軟所傷不一，難立定法。只隨所傷之物不同，各立治法，臨時加減用之。其用藥又須問病人從來稟氣盛衰，所傷寒物熱物，是喜食而食之邪，不可服破氣藥。若乘飢困而食之耶，當益胃氣。或爲人所勉勸強食之，宜損血而益氣也。診其脉候，傷在何臟，方可與對病之藥，豈可妄損大眞生氣，以輕喪身寶乎。且如先食熱物則不傷，繼之以寒物。因後食致前食亦不消化而傷者，當問熱食寒

食孰多孰少，斟酌與藥，無不當矣。喻如傷熱物二分寒物一分，則當用寒藥二分熱藥一分，和合而與之，則榮衛之氣必得周流。更有或先飲酒而後傷寒冷之食及傷熱食冷水與冰，如此不等，皆當驗其節次所傷之物，約量寒熱之劑，分數各各對證而與之，無不取驗。自忖所定方藥，未敢便爲能盡藥性之理，姑用指迷辯惑耳。隨證立方，備陳於後。

又《脾胃論卷》

脾胃虛實傳變論

《五臟別論》云，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瀉而不藏。此受五臟濁氣，名曰傳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輸瀉者也。所謂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也，故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所以然者，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故曰實而不滿，滿而不實也。《陰陽應象大論》云，穀氣通於脾，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九竅爲水注之氣。九竅者，五臟主之。五臟皆得胃氣乃能通利。《通評虛實論》云，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胃氣一虛，耳目口鼻俱爲之病。《經脈別論》云，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腑。腑精神明，留於四臟。氣口成寸，以決死生。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爲常也。又云，陰之所生，本於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至於五味，口嗜而欲食之，必自裁制，勿使過焉。過則傷其正也，謹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如是則骨氣以精。謹道如法，是有天命。《平人氣象論》云，人以水穀爲本，故人絕水穀則死，脈無胃氣亦死。所謂無胃氣者，非肝不弦腎不石也。歷觀諸篇而參考之，則元氣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氣無所傷，而後乃能滋養元氣。若胃氣之本弱，飲食自倍，則脾胃之氣既傷，而元氣亦不能充，而諸病之所由生也。《內經》之旨，皎如日星，猶恐後人有所未達，故《靈樞經》中復申其說。經云，水穀入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下至三里。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飢不受穀。食人之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臟六腑之大絡也。又云，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爲三隧。故宗氣原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肺而行呼吸焉。榮氣者，必津液注之於脈，化而爲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衛者出其悍氣之剽疾，而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又云中焦之所出，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爲精微，上注於肺脉，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聖人諄復其辭而不憚其煩者，仁天下後世之心亦惓惓矣。故夫飲食失節，寒溫不適，脾胃乃傷。此固喜怒憂恐，損耗元氣，資助心火。火與元氣不兩立，火勝則乘其土位，此所以病也。《調經篇》云，病生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又曰，陰虛則內熱。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爲內熱。脾胃一傷，五亂互作。其始病痛，身壯熱，頭痛目眩，肢體沈重，四肢不收，怠惰嗜臥。爲熱所傷，元氣不能運用，故四肢困怠如此。聖人著之於經，謂人以胃土爲本，成文演義，互相發明，不一而止。蠢工不解讀，妄意施用本以活人，反以害人。今舉經中言病，從脾胃所生及養生當實元氣者，條陳之。《生氣通天論》云，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失之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耳閉，潰潰乎若壞都。故蒼天之氣貴清淨，陽氣惡煩勞。病從脾胃生者，一也。《五常政大論》云，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陰精所奉，謂脾胃既和穀氣上升，春夏令行，故其人壽。陽精所降，謂脾胃不和，穀氣下流，收藏令行，故其人夭。病從脾胃生者，二也。《六節藏象論》云，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凡十一臟皆取決於膽也。膽者，少陽春升之氣。春氣升則萬化安，故膽氣春升則餘臟從之，膽氣不升，則餐泄腸澼不一而起矣。病從脾胃生者，三也。經云，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此謂之氣者，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使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氣或乖錯，人何以生。病從脾胃生者，四也。豈特四者，至於經論天地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六腑乃形氣俱虛，及受外邪不因虛邪賊邪不能獨傷人，諸病從脾胃而生明矣。聖人旨意

重見叠出，詳盡如此。且《垂戒》云，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由是言之，飲食起居之際，可不愼哉。【略】

脾胃勝衰論

胃中元氣盛，則能食而不傷，過時而不飢。脾胃俱旺，則能食而肥。脾胃俱虛，則不能食而瘦，或少食而肥，雖肥而四肢不舉，蓋脾實而邪氣盛也。又有善食而瘦者，胃伏火邪於氣分則能食，脾虛則肌肉削，卽食倂也。叔和云，多食亦肌虛，此之謂也。夫飲食不節，則胃病。胃病則氣短，精神少而生大熱。有時而顯火上行，獨燎其面。《黃帝鍼經》云，面熱者足陽明病。胃既病則脾無所稟受。脾爲死陰不主時也，故亦從而病焉。形體勞役則脾病，病脾則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瀉。脾既病，則與胃不能行津液，故亦從而病焉。大抵脾胃虛弱，陽氣不能生長，是春夏之令不行，五臟之氣不生。脾病則下流，乘腎土剋水，則骨乏無力，是爲骨蝕，令人骨髓空虛，足不能履地，是陰氣重疊，此陰盛陽虛之證。《大法》云，汗之則愈，下之則死。若用辛甘之藥滋胃，當升當浮，使生長之氣旺。言其汗者，非正發汗也，爲助陽也。夫胃病其脉緩，脾病其脉遲。且其人當臍有動氣，按之牢若痛。若火乘土位，其脉洪緩，更有身熱心中不便之證。此陽氣衰弱不能生發，不當於五臟中用藥法治之，當從藏氣法時論中升降浮沈補瀉法用藥耳。如脉緩病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或大便泄瀉，此濕勝，從平胃散。若脉弦氣弱自汗，四肢發熱，或大便痛瀉，或皮毛枯槁，髮脫落，從黃耆建中湯。脉虛而血弱，於四物湯中摘一味或二味，以本顯證中加之。或眞氣虛弱及氣短脉弱，從四君子湯。或渴或小便閉澀赤黃多少，從五苓散去桂，摘二二味加正藥中。已上五藥，當於本證中隨所兼見證加減。假令表虛自汗，春夏加黃耆，秋冬加桂。如腹中急縮，或脉弦，加防風，急甚加甘草。腹中窄狹或氣短者，亦加之。腹滿氣不轉者勿加。雖氣不轉而脾胃中氣不和者，勿去，但加厚朴以破滯氣。然亦不可多用，於甘草五分中加一分可也。腹中夯悶，此非腹脹，乃散而不收，可加芍藥收之。如肺氣短促或不足者，加人參、白芍藥，則脾中升陽，使肝膽之邪不敢犯也。腹中窄狹及縮急者去之，及諸酸澁藥亦不可用。腹中痛者，加甘草、白芍藥。稼穡作甘，甘者己也。曲直作酸，酸者甲也。甲己化土，此仲景妙法也。腹痛兼發熱，加黃芩。惡寒或腹中覺寒，加桂。怠惰嗜卧有濕，胃虛不能食，或沈困或泄瀉，加蒼术。自汗加白术。小便不利加茯苓，渴亦加之。氣弱者加白茯苓、人參，氣盛者加赤茯苓、縮砂仁。氣復不能轉運有熱者，微加黃連，心煩亂亦如之。小便少者加猪苓澤瀉，汗多津液竭於上勿加之，是津液還入胃中欲自行也。不渴而小便常常閉塞不通，加炒黃檗、知母。小便澁者加炒滑石。小便淋澁者加澤瀉。且五苓散治渴，而小便不利無惡寒者，不得用桂。不渴而小便自利，妄見妄聞，乃瘀血證，用炒黃檗、知母，以除腎中燥熱。竅不利而淋加澤瀉、炒滑石。只治竅不利者，六一散中加木通亦可。心臟熱者，用錢氏方中導赤散。中滿或但腹脹者，加厚朴。氣不順加橘皮，氣滯加青皮一、橘皮三。氣小便利者，四君子湯中去茯苓加黃耆以補之。如腹中氣不轉者，更加甘草一半。腹中刺痛或周身刺痛者，或裏急者，腹中不寬快是也。或虛坐而大便不得者，皆血虛也。血虛則裏急。或血氣虛弱而目睛痛者，皆加當歸。身頭痛者加川芎，苦頭痛加細辛，此少陰頭痛也。髮脫落及臍下痛，加熟地黃。予平昔調理脾胃虛弱，於此五藥中加減。如五臟證中互顯一二證，各對證加藥，無不驗。然終不能使人完復。後或有因而再至者，亦由督任衝三脉爲邪，皆胃氣虛弱之所致也。法雖依證加減，執方療病不依《素問》法度耳。是以檢討《素問》、《難經》及《黃帝鍼經》中說脾胃不足之源，乃帶氣不足，陰氣有餘，當從六氣不足升降浮沈法隨證用藥治之。蓋脾胃不足不同餘臟，無定體故也。其治肝心肺腎有餘不足，或補或瀉。惟益脾胃之藥爲切。經言至而不至是爲不及。所勝妄行，所生受病，所不勝乘之也。至而不至者，謂從後來者爲虛邪。心與小腸來乘脾胃也。脾胃脉中見浮大而弦，其病或煩燥悶亂，或四肢發熱，或口苦舌乾咽乾。蓋心主火，小腸主熱，火熱來乘土位，乃濕熱相合，故煩燥悶亂也。四肢者，脾胃也。火乘之，故四肢發熱也。飲食不節勞役所傷，以致脾胃虛弱，乃血所生病，主口中津液不行，故口乾咽乾也。病人自以爲渴，醫者治以五苓散，謂止渴燥，而反加渴燥，乃重竭津液以至危亡。經云，虛則補其母，當於心與小腸中以補脾胃之根蒂也。甘溫之藥爲之主，以寒苦之藥爲之使，以酸味爲之臣佐，以其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心火旺則肺金受邪，金虛則以酸補之，次以甘溫及甘寒之劑於脾胃中瀉心火之亢盛，是治其本也。所勝妄行者，言心火旺能令母實。母者，肝木也。肝木旺則挾火勢，無所畏懼而妄行也。故脾胃先受之，或身體沈重，走痛疼痛。蓋濕熱相搏，而風熱鬱而不得伸附，著

於有形也。或多怒者，風熱下陷於地中也。或目病而生內障者，脾裹血，胃主血，心主脈，脈者血之府也。或云心主血，又云肝主血。肝之竅開於目也。或妄見妄聞，起妄心，夜夢亡人，四肢滿閉，轉筋，皆肝木太盛而爲邪也。或生瘡，或生瘕，或生瘭，或生惡瘡，或作腎痿，或爲上熱下寒，爲邪不一，皆風熱不得升長，而木火遏於有形中也。所生受病者，言肺受土火木之邪，而清肅之氣傷。或胃滿少氣短氣者，肝主諸氣。五臟之氣皆不足，而陽道不行也。或咳嗽寒熱者，濕熱乘其內也。所不勝乘之者，水乘木之妄行而反來侮土，故腎入心爲汗，入肝爲泣，入脾爲涎，入肺爲痰。爲嗽爲涕爲噓，爲水出鼻也。一說下元土盛尅水，致督任衝三脈盛。火旺煎熬，令水沸騰，而乘脾肺，故痰涎唾出於口也。下行爲陰汗，爲外腎冷，爲足不任身，爲腳下隱痛。或水附木勢，而上爲眼瀝爲眵爲冷淚，此皆由肺金之虛而寡於畏也。

飲食勞倦所傷始爲熱中論

古之至人窮於陰陽之化，究乎生死之際，所著內外經，悉言人以胃氣爲本。蓋人受水穀之氣以生，所謂清氣榮氣運氣衛氣春升之氣，皆胃氣之別稱也。人胃爲水穀之海，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爲常也。若飲食失節寒溫不適，則脾胃乃傷。喜怒憂恐損耗元氣。既脾胃氣衰元氣不足，而心火獨盛。心火者陰火也，起於下焦。其系繫於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絡之火，元氣之賊也。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脾胃氣虛則下流於腎，陰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脾證始得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其脈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其皮膚不任風寒，而生寒熱。蓋陰火上衝則氣高喘而煩熱，爲頭痛爲渴，而脈洪。脾胃之氣下流，使穀氣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則無陽以護其榮衛，則不任風寒乃生寒熱，此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然而與外感風寒所得之證頗同而實異。內傷脾胃乃傷其氣，外感風寒乃傷其形。傷其外爲有餘，有餘者瀉之。傷其內爲不足，不足者補之。內傷不足之病，苟誤認作外感有餘之病而反瀉之，則虛其虛也。實實虛虛如此，死者醫殺之耳。然則奈何。惟當以辛甘溫之劑補其中而升其陽，甘寒以瀉其火，則愈矣。經曰，勞者溫之，損者溫之。又云，溫能除大熱，大忌苦寒之藥損其脾胃。脾胃之證始得則熱中，今立治始得之證。【略】

胃虛元氣不足諸病所生論

夫飲食勞役，皆自汗。乃足陽明化燥火，津液不能停，故汗出小便數也。邪之大者莫若中風，風者百病之長，善行而數變。雖然，無虛邪則風雨寒不能獨傷人。必先中虛邪，然得賊邪得入矣。至於痿厥逆，皆由汗出而得之也。且冬陽氣伏藏於水土之下，如非常泄精，陽氣已竭，則春令從何而得，萬化俱失所矣。在人則飲食勞役汗下時出，諸病遂生。予所以諄諄如此者，蓋亦欲人知所愼也。

忽肥忽瘦論

《黃帝鍼經》云，寒熱少氣血上下行，火氣虛不能寒，血虛不能熱，血氣俱虛不能寒熱，而胃虛不能上行，則肺氣無所養，故少氣。衛氣既虛，不能寒也。下行乘腎肝，助火爲毒，則陰分氣衰血虧，故寒熱少氣。血上下行者，足陽明胃之脈衰，則衝脈並陽明之脈上行於其分，逆行七十二度，脈之火大旺，逆陽明脈中，血上行，其血衝滿於上。若火時退伏於下，則血下行。故言血上下行，俗謂之忽肥忽瘦者是也。經曰，熱傷氣。又曰，壯火食氣，故脾胃虛而火勝，則必少氣不能衛護皮毛，通貫上焦之氣而短少也。陰分血虧，陽分氣削，陰陽之分周身血氣俱少，不能寒熱，故言寒熱也。《靈樞經》云，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此則胃氣平而上行也。

徐大椿《醫學源流論》

元氣存亡論

養生者之言曰，天下之人皆可以無死，斯言妄也。何則。人生自免乳哺以後，始而孩既而長既而壯，日勝一日。何以四十以後飲食奉養如昔，而日且就衰。或者曰，嗜慾戕之也，則絕嗜慾可以無死乎。或者曰，勞動賊之也，則戒勞動可以無死乎。或者曰，思慮擾之也，則屏思慮可以無死乎。果能絕嗜慾戒勞動減思慮，免於疾病夭札則有之。其老而眊眊，而死猶然也。況乎四十以前未嘗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生日長，四十以後雖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減日消，此其故何歟。蓋人之生也，顧夏虫而卻笑，以爲是物之生死何其促也。而不知我實猶是耳。當其受生之時已有定分焉。所謂定分者，元氣也。視之不見求之不得，附於氣血之先。其成形之

時已有定數。譬如置薪於火，始燃尚微，漸久則烈，薪力既盡而火熄矣。其有久暫之殊者，則薪之堅脆異質也。故終身無病者，待元氣之自盡而死，此所謂終其天年者也。至於疾病之人，若元氣不傷，雖病甚不死。元氣或傷，雖病輕亦死。而其中又有辨焉。有先傷元氣而病者，此不可治者也。有因病而傷元氣者，此不可不預防者也。亦有因誤治而傷及元氣者，亦有元氣雖傷未甚尚可保全之者，其等不一。故診病決死生者，不視病之輕重而視元氣之存亡，則百不失一矣。至所謂元氣者何所寄耶。五藏有五藏之眞精，此元氣之分體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即《道經》所謂丹田，《難經》所謂命門，《內經》所謂七節之旁中有小心。陰陽閫闔存乎此，呼吸出入係乎此。無火而能令百體皆溫，無水而能令五藏皆潤。比中一線未絕，則生氣一線未亡，皆賴此也。若夫有疾病而保全之，法何如。蓋元氣雖自有所在，然實與藏腑相連屬者也。寒熱攻補不得其道，則實其實而虛其虛，必有一藏大受其害。邪入於中而精不能續，則元氣無所附而傷矣。故人之一身無處不宜謹護，而藥不可輕試也。若夫預防之道，惟上工能慮在病前，不使其勢已橫而莫救，使元氣克全則自能托邪於外。若邪盛爲害，則乘元氣未動與之背城而一決，勿使後事生悔，此神而明之之術也。若欲與造化爭權，而令天下之人終不死，則無是理矣。【略】

一藏一腑先絶論

人之死大約因元氣存亡而決，故患病者元氣已傷即變危殆。蓋元氣脫則五藏六腑皆無氣矣。竟有元氣深固其根不搖，而內中有一藏一腑先絕者。如心絕則昏昧不知世事，肝絕則喜怒無節，腎絕則陽道痿縮，脾絕則食入不化，肺絕則氣促聲啞。六腑之絕而失其所司亦然。其絕之象亦必有顯然可見之處。大約其氣尚存，而神志精華不用事耳，必明醫乃能決之。又諸藏腑之中惟肺絕則死期尤促。蓋肺爲藏腑之華蓋，藏腑賴其氣以養，故此藏絕則藏腑皆無稟受矣。其餘則視其絕之甚與不甚，又觀其別藏之盛衰何如，更觀其後天之飲食何如，以此定其吉凶，則修短之期可決矣。然大段亦無過一年者。此皆得之目視，非臆說也。【略】

病有不愈不死雖愈必死論

能愈病之非難，知病之必愈必不愈爲難。夫人之得病非皆死症也，庸醫治之非必皆與病相反也。外感內傷皆有現症，約略治之自能向愈。況病情輕者，雖不服藥亦能漸痊。即病勢危迫，醫者苟無大誤，邪氣漸退亦自能向安，故愈病非醫者之能事也。惟不論輕重之疾，一見即能決其死生難易百無一失，此則學問之極功，而非淺嘗者所能知也。夫病輕而預知其愈，病重而預知其死，此猶爲易知者。惟病象甚輕而能決其必死，病勢甚重而能斷其必生，乃爲難耳。更有病已愈而不久必死者，蓋邪氣雖去而其人之元氣與病俱亡，一時雖若粗安，眞氣不可復續。如兩虎相角，其一雖勝而力已脫盡，雖良工亦不能救也。又有病必不愈而人亦不死者，蓋邪氣盛而元氣堅固，邪氣與元氣相併，大攻則恐傷其正，小攻則病不爲動。如油入麪，一合則不可復分，而又不至於傷生，此二者皆人之所不知者也。其大端，則病氣入藏府者，病與人俱盡者爲多。病在經絡骨脈者，病與人俱存者爲多。此乃內外輕重之別也。斯二者，方其病之始形，必有可徵之端。良工知之，自有防微之法，既不使之與病俱亡，亦不使之終身不愈。此非深通經義之人，必不能窮源極流，挽回於人所不見之地也。

卒死論

天下卒死之人甚多，其故不一。內中可救者十之七八，不可救者僅十之二三。惟一時不得良醫，故皆枉死耳。夫人內外無病，飲食行動如常，而忽然死者，其藏府經絡本無受病之處，卒然感犯外邪，如惡風穢氣鬼邪毒厲等物，閉塞氣道，一時不能轉動，則大氣阻絕，昏悶迷惑，久而不通，則氣愈聚愈塞，如繫繩於頸，氣絕則死矣。若醫者能知其所犯何故，以法治之，通其氣，驅其邪，則立愈矣。又有痰涎壅盛阻遏氣道而卒死者，通氣降痰則甦，所謂痰厥之類是也。以前諸項，良醫皆能治之，惟藏絕之症則不治。其人或勞心思慮，或酒食不節，或房慾過度，或惱怒不常，五藏之內精竭神衰，惟一線眞元未斷，行動如常，偶有感觸，其元氣一時斷絕，氣脫神離，頃刻而死。既不可救又不及救，此則卒死之最急而不可治者也。至於暴遇神鬼，適逢寃譴，此又怪異之事，不在疾病之類矣。

《新編醫學正傳》卷一　或問，人之壽夭不齊何歟。曰，元氣盛衰不同耳。夫人有生之初，先生二腎，號曰命門，元氣之所司，性命之所繫焉。是故腎元盛則壽延，腎元衰則壽夭，此一定之理也。或曰，今見肥白之人多壽夭，元氣反衰乎。曰，丹溪謂，白者肺氣弱，黑者腎氣足。又曰，肥不如瘦，白不如黑。或曰，四方之人皆同乎。曰，不同

也。《內經・五常政大論》云，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又曰，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涼。王註曰，陰精所奉高之地也，陽精所降下之地也。陰方之地陽不安泄，寒氣外持邪不數中，而正氣堅守故壽延。陽方之地陽氣耗散，發泄無度風濕數中，其氣煩渴故夭折。或曰，常聞天人之理，同一揆也。今見於天地之四方者，既得聞命矣。而具於人之五藏者，未之聞也。請申明其說，可乎。曰，西北二方，在人爲肝木心火所處之位，二藏常恐其有餘。《難經》曰，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等語，卽此之義也。

道

《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脉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數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年雖壽能生子也。黃帝曰，余聞上古有眞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无有終時。此其道生，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眞人。其次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適嗜欲於世俗之間，无恚嗔之心，行不欲離於世，被服章，舉不欲觀於俗，外不勞形於事，內无思想之患，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辯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將從上古合同於道，亦可使益壽而有極時。

又《氣交變大論》 黃帝問曰，五運更治，上應天幷，陰陽往復，寒暑迎隨，眞邪相薄，內外分離，六經波蕩，五氣傾移，太過不及，專勝兼並，願言其始，而有常名可得聞乎。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是明道也。此上帝所貴，先師傳之。臣雖不敏，往聞其旨。帝曰，余聞得其人不教，是謂失道，傳非其人，慢泄天寶。余誠非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衆子哀其不終，願夫子保於無窮，流於無極。余司其事，則而行之，柰何。岐伯曰，請遂言之也。上經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此之謂也。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本氣位也。位天者天文也，位地者地理也，通於人氣之變化者人事也。故太過者先天，不及者後天，所謂治化而人應之也。

孫思邈《千金要方・論大醫習業》 凡欲爲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鍼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脉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裏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並須精熟，如此乃得爲大醫。若不爾者，如無目夜遊，動至顚殞。次須熟讀此方，尋思妙理，留意鑽研，始可與言於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羣書。何者。若不讀《五經》，不知有仁義之道；不讀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覩事則不能默而識之；不讀《內經》，則不知有慈悲喜捨之德；不讀《莊》、《老》，不能任眞體運，則吉凶拘忌觸塗而生。至於五行休王，七耀天文，並須探賾。若能具而學之，則於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

張元素《保命集》

原道

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蓋天一而地二，北辨而南交，入精神之運以行矣。擬之於象則水火也，畫之於卦則《坎》、《離》也。兩者相須，彌滿六合。物物得之，況於人乎。蓋精神，生於道者也。是以上古眞人把握萬象，仰觀日月，呼吸元氣，運氣流精，脫骨換形，執天機而行六氣，分地紀而運五行，食乳飲血，省約儉育，日夜流光，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比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之要也。夫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身安而無疾。夫水火用法象也，《坎》、《離》交言變也。萬億之書，故以水爲命，以火爲性。土爲人，人爲主性命者也。是以主性命者在乎人，去性命者亦在乎人。何則。修短壽夭皆自人爲，故經曰，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又曰，務快其心逆於生樂。所以然者，性命在乎人。故人受天地之氣以化生性命也。是知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形以氣充，氣耗形病。神依氣位，氣納神存。修眞之士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持滿御神，專氣抱一，以神爲車，以氣爲馬，神氣相合，可以長生。故曰，精有主氣有元，呼吸元氣合

於自然。此之謂也。智者明乎此理，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導引按蹻所以調其氣也，平氣定息、握固凝想、神宮內視、五臟昭徹所以守其氣也，法則天地、順理陰陽、交媾《坎》、《離》、濟用水火所以交其氣也。神水華池、含虛皷漱、通行榮衛入於元宮，溉五臟也。服氣於朝、閉息於暮、陽不欲迭、陰不欲覆、鍊陰陽也。以至起居適早晏出，處協時令，忍怒以全陰，抑喜以全陽，泥丸欲多櫛，天皷欲常鳴，形欲常鑑，津欲常咽，體欲常運，食欲常少。眼者身之鑑也，常居欲瞑修。耳者體之牖也，城郭欲頻治。面者神之庭也，神不欲覆。髮者腦之華也，腦不欲減。體者精之元也，精不欲竭。明者身之寶也，明不欲耗。補瀉六腑，陶鍊五精，可以固形，可以全生。此皆修眞之要道也。故修眞之要者，水火欲其相濟，土金欲其相養。是以全生之術，形氣貴乎安，安則有倫而不亂。精身貴乎保，保則有要而不耗。故保而養之，初不離於形氣精神。及其至也，可以通神明之出。神明之出皆在於心，獨不觀心爲君主之官，得所養則血脈之氣王而不衰，生之本無得而搖也。神之變無得而測也。腎爲作強之官，得所養則骨髓之氣榮而不枯，蟄封藏之本無得而傾也，精之處無得而奪也。夫一身之間，心居而守正，腎下而立始。精神之居此宮，不可太勞，亦不可太竭。故精太勞則竭，其屬在腎，可以專嗇之也。神太用則勞，其藏在心，靜以養之。唯靜專然後可以內守。故昧者不知於此，欲拂自然之理，謬爲求補之術，是以僞勝眞，以人助天，其可得乎。

原脈

道之渾淪，莫知其源。然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以測其奧。道象之妙，非言不明，嘗試原之。脈者何也。非氣非血，動而不息，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經曰，脈者血之府也。自《素問》而下，迄至於今，經所不載，無傳記而莫聞其名焉。然而玄機奧妙，聖意幽微，雖英俊明哲之士，非輕易可得而悟也。夫脈者果何物乎。脈者有三名：一曰命之本，二曰氣之神，三曰形之道，經所謂天和者是也。至於折一支，瞽二目，亦不爲害生，而脈不可須臾失，失則絕命害生矣。經曰，春弦一曰長。夏洪，一曰鉤。秋毛一曰濇。冬石，一曰沉。此言正脈同天眞造化之元氣也。巡於春夏秋冬木火金水之位，生長收藏參和相應，故脈有生死之驗。經曰，脈者血之腑也。如世之京都州縣，有公府廨署也。國因置者，所以禁小人爲非道也。公府不立，則善者無以伸其枉，惡者無以罰其罪。邪正混同，賢愚雜處，而亂之根也。經曰，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既陰陽爲神明之府，脈爲血之府而明可見焉。血之無脈，不得循其經絡部分周流於身，滂流奔迫，或散或聚。氣之無脈不能行其筋骨臟腑上下，或暴或踧。故經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氣化則物生，氣變則物易，氣盛則物壯，氣弱則物衰，氣絕則物死，氣正則物和，氣亂則物病。皆隨氣之盛衰而爲變化也。脈字者從肉從永，從辰從血。四肢百骸得此眞元之氣，血肉筋骨爪髮榮茂可以倚憑而能生長也。長久永固之道，故從肉從永者是也。從辰從血者，巡之如水，分流而布遍周身無所不通也。《釋名》曰，脈，幕也。如幔幕之遮覆也。幕絡一體之形，導太一眞元之氣也。元氣者，在氣非寒非熱，非暖非涼。在脈者非長非鉤，非濇非沉。不爲氣而浮沉，不爲血而流停，乃沖和自然之氣也。故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所以然者爲元氣動而不息，巡於四方木火金水之位，溫涼寒暑之化生生相續，新新不停，日月更出四序迭遷，脈不爲息。故人有身形之後，五藏既生，身中元氣即生焉。故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此四時之氣也。而脈者乃在其中矣。《道德經》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如脈之謂也。又云，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又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斯立脈之名之本意也。故道者萬物之奧，脈者百骸之靈。奧靈之妙，其道乃同。元氣者無器不有，無所不至。血因此而行，氣因此而生，故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而不覩者，皆由於脈也。分而言之曰，氣曰血曰脈。統而言之，惟脈運行血氣而已。故經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陰陽別論》曰，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此陽者言脈也。胃者土也，脈乃天眞造化之元氣也。若土無氣何以生長收藏，若氣無土何以養化萬物，是無生滅也，以平人之氣常稟於胃。《正理論》曰，穀入於胃，脈道乃生。陰陽交會，胃和脈行。人稟天地之候，故春胃微弦曰平，但弦而無胃曰死，夏胃微鉤曰平，但鉤而無胃曰死，長夏微耎曰平，但弱而無胃曰死，秋胃微毛曰平，但毛而無胃曰死，冬胃微石曰平，但石而無胃曰死。陰者眞藏也。見則爲敗，敗則必死。五藏爲陰，肝脈至中而無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絃。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仁累累然。肺脈至大而虛，如毛羽中人皮膚。腎脈

至搏而絕，如以指彈石辟辟然。脾脈弱而乍數乍疏。夫如此脈者，皆爲藏脈而獨見。而無胃脈，五藏皆至懸絕而死。故經曰，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生死之期。故人性候躁急慢促遲緩耎弱長短大小皮堅肉厚，各隨其狀而脈應之。常以一息四至爲準者，言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五者胃，兼主四旁，在呼吸之間也。數則爲熱，遲則爲寒。如天之春秋二分，陰陽兩停，晝夜各得五十度。自此添一遭則熱，減一遭則寒。脈之妙道從此可知矣。或如散葉，或如然薪，或如丸泥，或如絲縷，或如湧泉，或如土瀋，或如偃刀，或如轉索，或如遊魚。假使千變萬化若失常者，乃眞元之氣離絕，五藏六腑不相管轄，如喪家之狗，元氣散失而命絕矣。經曰，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陽化氣陰成形，此言一氣判而清濁分也。元氣者，天地之本。天和者，血氣之根。華陀云，脈者謂血氣之先也。孔子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脈亦如之。又經曰，自古通天者，生之本，皆通乎天氣也。通天者，謂通元氣天眞也。然形體者，假天地之氣而生，故奉生之氣通計於天。稟受陰陽而爲根本，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天氣不絕眞靈內屬，動靜變化悉與天通。所以爲醫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攝生之理。夫如是，則思患而預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菅謂備土以防水也，苟不以閉塞其涓涓之流，則滔天之勢不能遏。備水以防火也，若不以撲滅其熒熒之光，則燎燎之焰不能止。其水火既盛尙不能止遏，況病之已成豈能治歟。故宜夜卧早起於發成之春，早起夜卧於蕃莠之夏，以之緩形無怒而遂其志，以之食涼食寒而養其陽。聖人春夏治未病者如此。與雞俱興於容平之秋，必待日光於閉藏之冬，以之斂神匿志而私其意，以之食溫食熱而養其陰。聖人秋冬治未病者如此。或曰見肝之病先實其脾臟之虛，則之道也。故脈不得獨浮沉，獨大小，獨盛衰，獨陰陽，須可沉中有浮，浮中有沉，大中有小，小中有大，盛中有衰，衰中有盛，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充塞一身之中，盈溢百骸之內，無經絡不有，無氣血不至，養筋骨毛髮，堅壯膩澤，非心非腎，非肝非脾，五藏之盛，眞氣固密，不爲邪傷。若憂愁、思慮、飢飽、勞逸、風雨、寒暑、大驚、卒恐，眞氣耗亂，血氣分離爲病之本。噫，夫萬物之中五常皆備，審脈之道而何獨無五常備邪。夫仁固衛一身，充盈五藏，四肢百骸皆得榮養，無沖和之氣，獨眞藏脈見則死矣。生則不見，死則脈見。好生惡死，此仁之謂也。分布軀體，和調氣血，貴之在頭目耳鼻，賤之在臀髀陰竅，不得上而有，不得下而無，無所不施，無所不至，此義之謂也。長人脈長，短人脈短。肥人脈沉，瘦人脈浮。大人脈壯，小人脈弱。若長人短短人長，肥人浮瘦人沉，大人弱小人壯。夫如此者，皆不中理而爲病，此禮之謂也。見在寸則上病，見在尺則下病。五藏皆至懸絕而死。故經曰，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生死之期。故人性候躁急慢促遲緩耎弱長短大小皮堅肉厚，各隨其有疾各有部分，而脈出見不爲潛藏伏匿，一一得察有餘不足而愈其病，此智之謂也。春弦夏洪秋毛冬石，太陽之至其脈大而長，少陰之至其脈鉤，陽明之至其脈濇而短，少陽之至其脈弦。四序不失其期，六氣爲常準者，此信之謂也。非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學貫天人旁通物理者，未能達於此矣。

理

楊士瀛《仁齋直指》卷一《不治已病治未病》 與其救療於有疾之後，不若攝養於無疾之先。蓋疾成而後藥者，徒勞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爲醫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攝生之理。夫如是，則思患而預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菅謂備土以防水也，苟不以閉塞其涓涓之流，則滔天之勢不能遏。備水以防火也，若不以撲滅其熒熒之光，則燎燎之焰不能止。其水火既盛尙不能止遏，況病之已成豈能治歟。故宜夜卧早起於發成之春，早起夜卧於蕃莠之夏，以之緩形無怒而遂其志，以之食涼食寒而養其陽。聖人春夏治未病者如此。與雞俱興於容平之秋，必待日光於閉藏之冬，以之斂神匿志而私其意，以之食溫食熱而養其陰。聖人秋冬治未病者如此。或曰見肝之病先實其脾臟之虛，則木邪不能傳，見右頰之赤先瀉其肺金之熱，則金邪不能盛。此乃治未病之法。令以順四時調養神志而爲治未病者，是何意耶。蓋保身長全者，所以爲聖人之道。治病十全者，所以爲上工之術。不治已病治未病之說，著於《四氣調神大論》，厥有旨哉。昔黃帝與天師難疑答問之書，未嘗不以攝養爲先。始論乎天眞，次論乎調神。既以法於陰陽，而繼之以調於四氣。既曰食飲有節，而又繼之以起居有常。諄諄然以養生爲急務者，意欲治未然之病，無使至於已病難圖也。厥後秦緩達乎此。見晉侯病在膏肓，語之曰不可爲也。扁鵲明乎此，視齊侯病至骨髓，斷之曰不可救也。噫，惜齊晉之侯不知治未病之理。

張介賓《景岳全書》卷一《傳忠録・明理》 萬事不能外乎理，而醫之於理爲尤切。散之則理爲萬象，會之則理歸一心。夫醫者，一心也，病者，萬象也。舉萬病之多，則醫道誠難。然而萬病之病，不過各得一病耳。譬之北極者，醫之一心也，萬星者，病之萬象也。欲以北極而對萬星，則不勝其對。以北極而對一星，則自有一線之直。彼此相照，何得有差。故醫之臨證，必期以我之一心，洞病者之一本。以我之一，對彼之一。既得一眞，萬疑俱釋，豈不甚易。一也者，理而已矣。苟吾心之理明，則陰者自陰陽者自陽，焉能相混。陰陽既明，則表與裏對，虚與實對，寒與熱對。明此六變，明此陰陽，則天下之病固不能出此八者。是編也，列門爲八，列方亦爲八。蓋古有兵法之八門，予有醫家之八陣。一而八之，所以神變化，八而一之，所以遡淵源。故予於此録，首言明理以統陰陽諸論，詳中求備，用帥八門。夫兵係興亡，醫司性命，執中心學，孰先乎此。是即曰傳中可也，曰傳心亦可也。然傳中傳心，總無非爲斯世斯人之謀耳。故復命爲《傳忠録》。

陰陽

《黄帝内經素問・生氣通天論》 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因於暑，汗出而散。因於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爲拘，弛長爲痿。因於氣爲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絶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汩汩乎不可止。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絶而血菀於上，使人偏枯。汗出見濕，乃生痤痱。高粱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虚。勞汗當風寒薄爲皶鼻乃座。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陷脉爲瘻，留連肉腠。俞氣化薄，傳爲善畏及爲驚駭。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故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時之序也。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並，良醫弗爲。故陽畜積病死，而陽氣當隔。隔者當寫，不亟正治，粗乃敗之。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虚，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雾露。反此三時，形乃困薄。岐伯曰，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爲固也。陰不勝其陽，則脉流薄疾，並乃狂。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是以聖人陳陰陽，筋脉和同，骨髓堅固，氣血皆從。如是則内外調和，邪不能害。耳目聰明，氣立如故。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也。因而飽食，筋脉横解，腸澼爲痔。因而大飲則氣逆。因而强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因而和之，是謂聖度。故陽氣乃絶。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於辛，筋脉沮弛，精神乃央。是故謹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湊理以密。如是則骨氣以精。謹道如法，長有天命。

又《金匱真言論》 故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之。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爲陽，内爲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爲陽，腹爲陰。言人身之藏府中陰陽，則藏者爲陰，府者爲陽。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爲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爲陽。所以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何也。爲冬病在陰，夏病在陽，春病在陰，秋病在陽。皆視其所在爲施針石也。故背爲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爲陽，陽中之陰，肺也。腹爲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爲陰，陰中之陽，肝也。腹爲陰，陰中之至陰，脾也。此皆陰陽表裏内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也。

又《陰陽應象大論》 黄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於本。故積陽爲天，積陰爲地。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

則生膜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故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爲氣，氣傷於味。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味厚者爲陰，薄爲陰之陽。氣厚者爲陽，薄爲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氣味，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故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瀉。【略】

故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故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帝曰，法陰陽奈何。岐伯曰，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爲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腹滿死，能冬不能夏。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能夏不能冬。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帝曰，調此二者奈何。岐伯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此，則早衰之節也。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年六十陰痿，氣大衰。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俱出矣。故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故同出而名異耳。智者察同，愚者察異。愚者不足，智者有餘。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是以聖人爲無爲之事，樂恬憺之能，從欲快志於虛无之守，故壽命无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東方陽也。陽者其精並於上。並於上則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並於下。並於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於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故能爲萬物之父母。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是故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惟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藏。天氣通於肺，地氣通於嗌，風氣通於肝，雷氣通於心，谷氣通於脾，雨氣通於腎。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九竅爲水注之氣。以天地爲之陰陽。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暴氣象雷，逆氣象陽。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故天之邪氣感則害於六藏，風雨則傷於五藏。清濕則傷於肌肉筋脉。故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得過用之不殆。善診者察色按脉，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觀浮沈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无過以診則不失矣。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故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寫之於內，其有邪者漬形以爲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其慄慄悍悍者按而收之，其實者散而寫之，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定其血氣各守其鄉。血實宜決之，氣虛宜掣引之。

又《陰陽離合論》 黃帝問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今三陰三陽不應陰陽，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末出地者命曰陰處。名曰陰中之陰。則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陽予之正，陰爲之主。故生因春長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則天地四塞。陰陽之變，其在人者亦數之可數。帝曰，願聞三陰三陽之離合也。岐伯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大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名曰陰中之陽。中身而上名曰廣明。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根起於厲兌，名曰陰中之陽。少陽根起於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陽。帝曰，願聞三陰。岐伯曰，外者爲陽，內者爲陰。然則中爲陰，其衝在下，名曰太陰。太

陰根起於隱白，名曰陰中之陰。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根起於涌泉，名曰陰中之少陰。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根起於大敦，陰之絕陽，名曰陰之絕陰。是故三陰之離合也，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沈名曰一陰。陰陽轉轉，積傳爲一周。氣裏形表而爲相成也。

又《陰陽別論》 黃帝問曰，人有四經十二從何謂。岐伯對曰，四經應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脉。脉有陰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凡陽有五，五五二十五陽。所謂陰者，眞藏也。見則爲敗，敗必死也。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謹熟陰陽，無與衆謀。所謂陰陽者，去者爲陰，至者爲陽。靜者爲陰，動者爲陽。遲者爲陰，數者爲陽。凡持眞脉之藏脉者，肝至懸絕急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爲風，消其傳爲息，賁者死不治。曰三陽爲病發寒熱，下爲癰腫及爲痿厥腨痛。其傳爲索澤，其傳爲頹疝。曰一陽發病少氣，善欬善泄。其傳爲心掣，其傳爲隔。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風厥。二陰一陽發病善脹，心滿善氣。三陽三陰發病爲偏枯痿易，四支不舉。鼓一陽曰鈞，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急曰絃，鼓陽至而絕曰石。陰陽相過曰溜。陰爭於內，陽擾於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則薄肺，使人喘鳴。陰之所生，和本曰和。是故剛與剛陽氣破散，陰氣乃消亡。淖則剛柔不和，經氣乃絕。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所謂生陽死陰者，肝之心謂之生陽。心之肺謂之死陰。肺之腎謂之重陰，腎之脾謂之辟陰，死不治。結陽者腫四支。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二陽結謂之消。三陽結謂之隔，三陰結謂之水，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陰搏陽別謂之有子。陰陽虛，腸辟死。陽加於陰謂之汗。陰虛陽搏謂之崩。三陰俱搏，十三日夜半死。二陰俱搏，十三日夕時死。一陰俱搏十日死。三陽俱搏且鼓三日死。三陰三陽俱搏，心腹滿發盡不得隱曲，五日死。二陽俱搏，其病溫死不治，不過十日死。

又《陰陽類論》 孟春始至，黃帝燕坐，臨觀八極，正八風之氣而問雷公曰，陰陽之類，經脉之道，五中所主，何藏最貴。雷公對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時，臣以其藏最貴。帝曰，却念上下經陰陽從容，子所言貴，最其下也。雷公致齋七日，旦復侍坐。帝曰，三陽爲經，二陽爲維，一陽爲游部。此知五藏終始。三陽爲表，二陰爲裏。一陰至絕，作朔晦。三經者不却具合以正其理。雷公曰，受業未能明。帝曰，所謂三陽者，太陽爲經。三陽脉至手太陰，弦浮而不沈。決以度，察以心，合之陰陽之論。所謂二陽者，陽明也。至手太陰弦而沈急，不鼓見至，以病皆死。一陽者少陽也。至手太陰，上連人迎。弦急懸不絕，此少陽之病也。專陰則死。三陰者六經之所主也。交於太陰。伏鼓不浮，上空志心。二陰至肺，其氣歸膀胱，外連脾胃。一陰獨至經絕，氣浮不鼓，鉤而滑。此六脉者，乍陰乍陽，交屬相並，繆通五藏，合於陰陽。先至爲主，後至爲客。雷公曰，臣悉盡意受傳經脉頌，得從容之道，以合從容。不知陰陽，不知雌雄。帝曰，三陽爲父。二陽爲衛，一陽爲紀。三陰爲母，二陰爲雌，一陰爲獨使。二陽一陰，陽明主病，不勝一陰，奚而動，九竅皆沈。三陽一陰，太陽脉勝。一陰不能止，內亂五藏，外爲驚駭。二陰二陽，病在肺少陰。脉沈勝，肺傷脾，外傷四支。二陰二陽皆交至，病在腎。罵詈妄行，巔疾爲狂。二陰一陽，病出於腎。陰氣客遊於心脘下空竅，堤閉塞不通，四支別離。一陰一陽代絕，此陰氣至心，上下無常，出入不知，喉咽乾燥，病在土脾。二陽三陰，至陰皆在，陰不過陽，陽氣不能止陰，陰陽並絕，浮爲血瘕，沉爲膿胕。陰陽皆壯，下至陰陽。上合昭昭，下合冥冥。診決死生之期，遂合歲首。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不應。雷公復問，黃帝曰，在經論中。雷公曰，請問短期，冬三月之病病合於陽者，春正月脉有死徵，皆歸出春。冬三月之病在理已盡，草與柳葉皆殺。春陰陽皆絕，期在孟春。春三月之病曰陽殺。陰陽皆絕，期在草乾。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陰陽交，期在溓水。秋三月之病，三陰俱起，不治自已。陰陽交合者，三陽獨至，期在石水。二陰獨至，期在盛水。

又《方盛衰論》 雷公請問氣之多少，何者爲逆，何者爲從。黃帝答曰，陽從左陰從右。老從上，少從下。是以春夏歸陽爲生，歸秋冬爲死。反之則歸秋冬爲生。是以氣多少逆，皆爲厥。問曰，有餘者厥耶。答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冬生。氣上不下，頭痛巔疾。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五部隔無徵，若居曠野，若伏空室，緜緜乎屬不滿日。是以少

氣之厥，令人妄夢，其極至迷。三陽絕三陰微，是爲少氣。是以肺氣虛，則使人夢見白物。見人斬血藉藉。得其時則夢見兵戰，腎氣虛，則使人夢見舟船溺人。得其時則夢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氣虛，則夢見菌香生草。得其時則夢伏樹下，不敢起。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其時則夢燔灼。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得其時則夢築垣蓋屋。此皆五藏氣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合之五診，調之陰陽，以在經脉。診有十度度人。脉度，藏度，肉度，筋度，兪度。陰陽氣盡，人病自具。脉動無常，散陰頗陽。脉脫不具，診無常行。診必上下，度民君卿。受師不卒，使術不明，不察逆從，是爲妄行。持雌失雄，棄陰附陽，不知並合，診故不明。傳之後世，反論自章。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陰陽並交，至人之所行。陰陽並交者，陽氣先至，陰氣後至。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恒之勢，乃六十首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其中之論，取虛實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診。是以切陰不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湛。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後，故治不久。知醜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紀，診道乃具，萬世不殆。起所有餘，知所不足。度事上下，脉事因格。是以形弱氣虛死，形氣有餘脉氣不足死。脉氣有餘形氣不足生。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清必淨，上觀下觀，司八正邪，別五中部，按脉動靜。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逆從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診之或視息視意，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妄言妄期，此謂失道。

又《解精微論》 黃帝在明堂，雷公請曰，臣授業傳之行教，以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藥所滋行。治有賢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濕寒暑，陰陽婦女。請問其所以然者。卑賤富貴人之形體，所從羣下，通使臨事，以適道術，謹聞命矣。請問有魘愚仆漏之問不在經者，欲聞其狀。帝曰大矣。公請問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帝曰，在經有也。復問不知水所從生，涕所從出也。帝曰，若問此者，無益於治也。工之所知，道之所生也。夫心者，五藏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其榮也。是以人有德也，則氣和於目。有亡，憂知於色。是以悲哀則泣下，泣下水所由生。水宗者，積水也。積水者至陰也，至陰者腎之精也。宗精之水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輔之裹之，故水不行也。夫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肺氣虛，則使人夢見白物。見人斬血藉藉。得其時則夢見兵戰，腎氣虛，則使人夢見舟船溺人。得其時則夢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氣虛，則夢見菌香生草。得其時則夢伏樹下，不敢起。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其時則夢燔灼。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得其時則夢築垣蓋屋。此皆五藏氣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合之五診，調之陰陽，以在經脉。診有十度度人。脉度，藏度，肉度，筋度，兪度。陰陽氣盡，人病自具。脉動無常，散陰頗陽。脉脫不具，診無常行。診必上下，度民君卿。受師不卒，使術不明，不察逆從，是爲妄行。持雌失雄，棄陰附陽，不知並合，診故不明。傳之後世，反論自章。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陰陽並交，至人之所行。陰陽並交者，陽氣先至，陰氣後至。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恒之勢，乃六十首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其中之論，取虛實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診。是以切陰不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湛。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後，故治不久。知醜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紀，診道乃具，萬世不殆。起所有餘，知所不足。度事上下，脉事因格。是以形弱氣虛死，形氣有餘脉氣不足死。脉氣有餘形氣不足生。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清必淨，上觀下觀，司八正邪，別五中部，按脉動靜。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逆從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診之或視息視意，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妄言妄期，此謂失道。

又《解精微論》 黃帝在明堂，雷公請曰，臣授業傳之行教，以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藥所滋行。治有賢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濕寒暑，陰陽婦女。請問其所以然者。卑賤富貴人之形體，所從羣下，通使臨事，以適道術，謹聞命矣。請問有魘愚仆漏之問不在經者，欲聞其狀。帝曰大矣。公請問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帝曰，在經有也。復問不知水所從生，涕所從出也。帝曰，若問此者，無益於治也。工之所知，道之所生也。夫心者，五藏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其榮也。是以人有德也，則氣和於目。有亡，憂知於色。是以悲哀則泣下，泣下水所由生。水宗者，積水也。積水者至陰也，至陰者腎之精也。宗精之水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輔之裹之，故水不行也。夫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肺氣虛，則使人夢見白物。見人斬血藉藉。得其時則夢見兵戰，腎氣虛，則使人夢見舟船溺人。得其時則夢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氣虛，則夢見菌香生草。得其時則夢伏樹下，不敢起。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其時則夢燔灼。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得其時則夢築垣蓋屋。此皆五藏氣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合之五診，調之陰陽，以在經脉。診有十度度人。脉度，藏度，肉度，筋度，兪度。陰陽氣盡，人病自具。脉動無常，散陰頗陽。脉脫不具，診無常行。診必上下，度民君卿。受師不卒，使術不明，不察逆從，是爲妄行。持雌失雄，棄陰附陽，不知並合，診故不明。傳之後世，反論自章。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陰陽並交，至人之所行。陰陽並交者，陽氣先至，陰氣後至。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恒之勢，乃六十首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其中之論，取虛實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診。是以切陰不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湛。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後，故治不久。知醜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紀，診道乃具，萬世不殆。起所有餘，知所不足。度事上下，脉事因格。是以形弱氣虛死，形氣有餘脉氣不足死。脉氣有餘形氣不足生。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清必淨，上觀下觀，司八正邪，別五中部，按脉動靜。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逆從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診之或視息視意，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妄言妄期，此謂失道。

張機《傷寒論・辨脉法》 問曰，脉有陰陽者何謂也。答曰，凡脉大浮數動滑，此名陽也。脉沈濇弱弦微，此名陰也。凡陰病見陽脉者生，陽病見陰脉者死。問曰，脉有陽結陰結者何以別之。答曰，其脉浮而數能食不大便者，此爲實，名曰陽結也，期十七日當劇。其脉沈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鞕，名曰陰結也，期十四日當劇。問曰，病有灑淅惡寒而復發熱者何。答曰，陰脉不足陽往從之，陽脉不足陰往乘之。曰，何謂陽不足。答曰，假令寸口脉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灑淅惡寒也。曰，何謂陰不足。答曰，假令尺脉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陽脉浮陰脉弱者則血虛，血虛則筋急也。其脉沈者，榮氣微也。其脉浮而汗出如流珠者，衛氣衰也。榮氣微者加燒鍼，則血流不行，更發熱而躁煩也。脉蕭蕭如車蓋者，名曰陽結也。脉累累如循長竿者，名曰陰結也。脉瞥瞥如羣上肥者，陽氣微也。脉縈縈如蜘蛛絲者，陽氣衰也。脉綿綿如瀉漆之絕者，亡其血也。脉來緩時一止復來者，名曰結脉。來數時一止復來者，名曰促脉。陽盛則促，陰盛則結，此皆病脉。陰陽相搏名曰動，陽動則汗出，陰動則發熱，形冷惡寒者，此三焦傷也。若數脉見於關上，上下無頭尾，如豆大厥厥動搖者，名曰動也。陽脉浮大而濇，陰脉浮大而濡，陰脉與陽脉同等者，名曰緩

也。脉浮而緊者名曰弦也。弦者狀如弓弦，按之不移也。脉緊者如轉索無常也。脉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寒虛相搏，此名爲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問曰，病有戰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脉浮而緊，按之反芤，此爲本虛，故當戰而汗出也。其人本虛，是以發戰。以脉浮，故當汗出而解也。若脉浮而數，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虛。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發戰也。問曰，病有不戰而汗出解者，何也。答曰，其脉自微。此以曾經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內無津液。此陰陽自和，必自愈。故不戰不汗出而解也。問曰，傷寒三日脉浮數而微，病人身涼和者，何也。答曰，此爲欲解也。解以夜半。脉浮而解者，濈然汗出也。解以夜半。問曰，病有不戰不汗出而解者，何也。答曰，脉病欲知愈未愈者，何以別之。答曰，寸口關上尺中三處，大小浮沈遲數同等。雖有寒熱不解者，此脉陰陽爲和平，雖劇當愈。立夏得洪大脉，是其本位。其人病身體苦疼重者，須發其汗。若明日身不疼不重者，不須發汗。若汗濈濈自出者，明日便解矣。何以言之，立夏得洪大脉，是其時脉，故使然也。四時倣此。問曰，凡病欲知何時得何時愈。答曰，假令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陽夜半得陰則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陰得陽則解也。寸口脉浮爲在表，沈爲在裏，數爲在府，遲爲在藏。假令脉遲，此爲在藏也。趺陽脉浮而澁，少陰脉如經也。其病在脾，法當下利。何以知之。若脉浮大者，氣實血虛也。今趺陽脉浮而澁，故知脾氣不足胃氣虛也。以少陰脉弦而浮，纔見此爲調脉，故稱如經也。若反滑而數者，故知當屎膿也。寸口脉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榮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也。趺陽脉浮而數。浮則傷胃，數則動脾。此非本病，醫特下之所爲也。榮衛內陷，其數先微，脉反但浮，其人必大便鞕，氣噫而除。何以言之，本以數脉動脾。其數先微，故知脾氣不治，大便鞕氣噫而除。今脉反浮，其數改微，邪氣獨留心中則饑。邪熱不殺穀，潮熱發渴，數脉當遲。緩脉因前後度數如法，病者則饑。數脉不時，則生惡瘡也。師曰，病人脉微而澁者，此爲醫所病也。大發其汗又數大下之，其人亡血。病當惡寒後乃發熱，無休止時。夏月盛熱欲著複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陽微則惡寒，陰弱則發熱。此醫發其汗令陽氣微，又大下之令陰氣弱。五月之時陽氣在表，胃中虛冷。以陽氣內微不能勝冷，故欲著複衣。十一月之時陽氣在裏，胃中煩熱，以陰氣內弱不能勝熱，故欲裸其身。又陰脉遲澁，故知血亡也。脉浮而大，心下反鞕。有熱屬藏者，攻之不令發汗。屬府者不令溲數，溲數則大便鞕。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脉遲尚未可攻。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漿不下，體形不仁，乍靜乍亂，此爲命絕也。又未知何藏先受其災。若汗出髮潤喘不休者，爲肺先絕也。陽反獨留形體，如煙熏直視搖頭者，此心絕也。唇吻反青，四肢聶習者，此爲肝絕也。環口黧黑柔汗發黃者，此爲脾絕也。溲便遺失，狂言目反直視者，此爲腎絕也。又未知何藏陰陽前絕。若陽氣前絕，陰氣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青。陰氣前絕陽氣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赤。腕下溫心下熱也。

巢元方《巢氏諸病源候總論》卷二二

霍亂候

霍亂者，由人溫涼不調，陰陽清濁二氣有相干亂之時，其亂在於腸胃之間者，因遇飲食而變。發則心腹絞痛。其有先心痛者，身發熱頭痛體疼而復吐痢。心腹並痛者，則吐痢俱發。挾風而實者，則先痢。虛者但吐痢心腹刺痛而已。亦有飲酒食肉腥膾生冷過度，因居處不節或露卧濕地，或當風取涼而風冷之氣歸於三焦，傳於脾胃，脾胃得冷則不磨，不磨則水穀不消化，亦令清濁二氣相干，脾胃虛弱，便致吐痢。水穀不消則心腹脹滿，皆成霍亂。霍亂有三名。一名胃反，言其胃氣虛逆反吐飲食也。診二名霍亂，言其病揮霍之間便致繚亂也。三名走哺，言其哺食變逆者也。診其脉來代者霍亂，又脉代而絕者亦霍亂也。霍亂脉大可治，微細不可治。霍亂吐下脉微遲氣息劣口不欲言者，不可治。

《養生方》云，七月食蜜，令人暴下發霍亂。

霍亂心腹痛候

冷熱不調飲食不節，使人陰陽清濁之氣相干，而變亂於腸胃之間，則成霍亂。霍亂而心腹痛者，是風邪之氣客於藏府之間，冷氣與眞氣相擊，或上攻心或下攻腹，故心腹痛也。

霍亂嘔吐候

冷熱不調飲食不節，使人陰陽清濁之氣相干而變亂於腸胃之間，則成霍

亂。霍亂而嘔吐者，是冷氣客於府藏之間，或上攻於心，則心痛。或下攻於腹，則腹痛。若先心痛者則先吐，先腹痛者則先痢。而此嘔吐是冷入於胃，胃氣變亂。冷邪既盛，穀氣不和，胃氣逆上，故嘔吐也。

孫思邈《千金要方・陰陽表裏虛實》 弦爲小陽，緩爲陽明，洪爲太陽，三陽也。微爲少陰，遲爲厥陰，沈爲太陰，三陰也。

脉有一陰一陽，一陰二陽，一陰三陽，一陽一陰，一陽二陰，一陽三陰。如此言之，寸口有六脉俱動耶。然經言如此者，非有六脉俱動也。謂浮沈長短滑濇也。凡脉浮滑長者，陽也。沈濇短者，陰也。所以言一陰一陽者，謂脉來沈而滑也。一陰二陽者，謂脉來沈滑而長也。一陰三陽者，謂脉來浮滑而長時一沈也。所以言一陽一陰者，謂脉來浮而濇也。一陽二陰者，謂脉來長而沈濇也。一陽三陰者，謂脉來沈濇而短時一浮也。各以其經所在言病之逆順也。

脉有陽盛陰虛陰盛陽虛，何謂也。然浮之損小，沈之實大。故曰陰盛陽虛。沈之損小浮之實大，故曰陽盛陰虛。是謂陰陽虛實之意也。

凡脉浮大數動長滑，陽也。沈濇弱弦短微，陰也。陽病見陰脉者，逆也。主死。陰病見陽脉者，順也。主生。關前爲陽，關後爲陰。陽數卽吐，陰微卽下。陽弦則頭痛，陰弦卽腹痛，以依陰陽察病也。又尺脉爲陰，陰脉常沈而遲。寸關爲陽，陽脉但浮而速。有表無裏，邪之所止得鬼病。何謂表裏。寸尺爲表，關爲裏。兩頭有脉，關中絕不至也。尺脉上不至關爲陰絕，寸脉下不至關爲陽絕。陰絕而陽微，死不治。呼爲表，屬腑。吸爲裏，屬臟。陽微不能呼，陰微不能吸。呼吸不足，胷中短氣。

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微在其上，濇反在下。微卽陽氣不足，沽熱汗出。濇卽無血，厥而且寒。諸腑脉爲陽，主熱。諸臟脉爲陰，主寒。陽微則汗，陰浮自下。陽數口生瘡，陰數加微必惡寒，而煩擾不得眠。陽芤吐血，陰芤下血。無陽卽厥，無陰卽嘔。

寸口脉浮大而疾者，名曰陽中之陽。病苦煩滿身熱，頭痛腹中熱。寸口浮沈細者，名曰陽中之陰。病苦悲傷不樂，惡聞人聲。少氣，時汗出。陰氣不通，臂不能舉。

尺脉沈細者，名曰陰中之陰。病苦兩脛酸疼不能久立。陰氣衰，小便餘瀝，陰下濕癢。

尺脉滑而浮大者，名曰陰中之陽。病苦小腹痛滿，不能溺溺。卽陰中痛，大便亦然。

劉温舒《素問入式運氣論奧》

論交六氣時日

交六氣時日圖

陰陽相遘，分六位而寒暑弛張。日月推移，運四時而氣令更變。故經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顯明謂之日，卽卯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顯明之右君火之位。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者，乃六氣之主位也。自十二月中氣大寒日交木之初氣，次至二月中氣春分日交君火之二氣，次至四月中氣小滿日交相火之三氣，次至六月中氣大暑日交土之四氣，次至八月中氣秋分日交金之五氣，次至十月中氣小雪日交水之六氣。每氣各主六十日八十七刻半，總之乃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共周一歲也。若歲外之餘及小月之日，則不及也。但推之(歷)(曆)日，依節令交氣，此乃地之陰陽，所謂靜而守位者也。常爲每歲之主氣，寒暑燥濕風火者，乃六氣之常紀。氣應之不同者，又有天之陰陽，所謂動而不息。自司天在泉左右四間是也。輪行而

居其上，名之曰客氣。客氣乃行歲中之天命。天命所至，則又有寒暑燥濕風火之化。主氣則當祇奉客之天命。客勝則從，主勝則逆。二者有勝而無復矣。

論日刻

日刻之圖

夫日一晝一夜十二時，當均分於一日。故上智設銅壺，貯水漏，下浮箭，箭分百刻以度之。雖日月晦明終不能逃。是以一日之中有百刻之候也。夫六氣通主一歲，則一氣主六十日八十七刻半，乃知交氣之時有早晏也。故立此圖以明之。冬夏日有長短之異，則晝夜互相推移，而日出入時刻不同，然終於百刻矣。其氣交之刻則不能移也。甲子之歲，初之氣始於漏水下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子正之中也。二之氣復始於八十七刻六分，終於七十五刻，戌正四刻也。三之氣復始於七十六刻，終於六十二刻半，酉正之中也。四之氣復始於六十二刻六分，終於五十刻，未正四刻也。五之氣復始於五十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午正之中也。六之氣復始於三十七刻六分，終於二十五刻，辰正四刻也。此之謂一周天之歲度。餘刻交入乙丑歲之初氣矣。如此而轉至戊辰年初之氣矣。周復始於漏水下一刻，則四歲而一小周也。故申子辰氣會同者，此也。巳酉丑初之氣俱起於二十六刻，寅午戌初之氣俱起於五十一刻，亥卯未初之氣俱起於七十六刻。氣皆起於同刻，故謂之三合者，義由此也。以十五小周爲一大周，則六十年也。

論標本

標本之圖

三陰三陽天之六氣，標也。水火木金土地之五行，本也。生長化收藏，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動靜相召上下相臨，陰陽相錯而變所由生也。是道也，非特徒然而書之，各有至道至理存焉。詳《四問篇》論交相而言標本，則莫測其源。太陰濕土，少陽相火，爲標本同。至於少陰君火，大陽寒水，則陰陽寒熱互相不同，義從何來。豈不知出於自然而非人意之所能名邪。古今之論陽則順行，又以進爲盛，自先太陽而後少陽也。陰則逆行，又以退爲盛，自先少陰而後太陰也。此易爻卜筮之所同，是以君火司於午。午者，一陰生之位。火本熱，而其氣當陰生之初，故標本異而君火屬少陰也。水居北方子，而子者，一陽生之位。水本寒，而其氣當陽生之初，故標本異，而寒水屬太陽也。土者，乃西南維，未之位。應於長夏之月。未乃午之次，故土曰太陰也。相火者，司於寅，寅乃丑之次，故相火曰少陽也。木者位居東方震，在人主於肝。肝者，陰中之陽，陰未退，干之而出，雖陽藏居高下，處陰之位，木必待陰而後生，故屬厥陰也。金者居西方兌，在人主肺。肺爲華蓋，雖陰藏居高上，處陽之位，金必待陽而後發，故屬陽明也。然六氣之不同，標本之義蓋由此。

生成數圖

天高寥廓，六氣回旋以成於四時。地厚幽深，五行生化以成於萬物。可謂無窮而莫測者也。聖人立法以推步者，蓋不能逃其數。觀其立數之因，亦皆出乎自然。故載於經典，同而不異，推以達其機，窮以通其變，皆不離於數內。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者，咸有所也。水北方子之位也。子者，陽生之初，一陽數也，故水曰一。火南方午之位也。午者，陰生之初，二陰數也，故火曰二。木居東方。東，陽也。三者奇之數，亦陽也，故木曰三。金居西方。西，陰也。四者，偶之數，亦陰也，故金曰四。土應西南長夏，五者奇之數，亦陽也，故土曰五。由是論之，則數以陰陽而配者也。若攷其深義，則水生於一，天地未分，萬物未成之初，莫不先見於水。故《靈樞經》曰，太一者，水尊號。先地之母，後萬物之源。以今驗之，則草木子實未就，人蟲胎卵胎胚，皆水也。豈不以水爲一。及其水之聚而形質化，莫不備陰陽之氣在中而後成。故物之小而味苦者，火之兆也。物熟則甘，土之味也。甘極則反淡。淡，本也。然人稟父母陰陽生成之化，故先生二腎。左腎屬水，右腎屬火。火曰命門。則火之因水而後見，故火曰次二。蓋草木子實大小雖異，其中皆有兩以相合者，與人腎同，亦陰陽合體，則不能生化也。既陰陽合體，夫然後有春生而秋成，故次三曰木，次四曰金。蓋水有所屬，火有所藏，木有所發，金有所別。莫不皆因土而後成五也。故次五曰土。木居於東，金居於西，火居於南，水居於北，土居中央而寄位四維，應令四季，在人四支，故金木水火皆待土而後成。兼其土數五以成之，則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常以五之生數不可至十者，土不待十以成。是生成之數皆五以合之，則大衍之數由是以立，則萬物豈能逃其數哉。三陰三陽正化者從本生數，對化者從標成數。五運之紀，則大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各取其數之生成多少，以占政令氣化勝復之述作，蓋明諸用也。

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寒類》 屈伸不便，厥逆禁固，陰水主於清淨，故病寒。則四肢逆冷而禁止堅固，舒卷不便利也。故冬脉沈短以敦，病之象也。或病寒尚微而未至於厥逆者，不可反以爲熱。或熱甚而成陽厥者，不可反以爲病寒也。然陰厥者，元病脉候皆爲陰證。身涼不渴脉遲細而微，未嘗見於陽證也。其陽厥者，元病脉證皆爲陽證，熱極而反厥，時復反溫，雖厥而亦煩渴譫妄，身熱而脉數也。若陽厥極深而至於身冷，反見陰脉微欲絕者，止爲熱極而欲死也。俗皆妄謂變成陰病，且曰陰陽寒熱反變而不可測也。仍取陽主於生陰主於死之說，急以火艾熱藥溫其表裏，助其陽氣，十無一生。俗因之以爲必死之證，致使舉世大懼。陰證而疑似陰者，急以溫之，唯恐救之不及，而反招暴禍。豈知熱病之將死者，鮮有逃於此證也。殊不知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陰陽以平爲和，而偏爲疾。萬物皆以負陰抱陽而生，故孤陰不長獨陽不成。陽氣極盛而陰氣極衰，則陽氣怫鬱陰陽偏傾，而不能宣行，則陽氣畜聚於內，而不能營運於四肢，則手足厥冷謂之陽厥。故仲景曰，熱深則厥亦深，熱微則厥亦微。又曰厥當下之，下後厥愈爲以除其裏之熱也。故病熱甚則厥。又以失下則熱甚而反爲陰證，非反變爲寒病爾。夫病之傳變者，謂中外上下經絡臟腑部分而傳受，爲病之邪氣也。非寒熱陰陽之反變也。法曰陰陽平則和，偏則病。假令陽實陰虛爲病熱也，若果變而爲寒，則比之熱氣退去寒欲生時，陰陽平而當愈也。豈能反變之爲寒病歟。雖然，據論言陰勝則寒，陽勝則熱者，謂裏氣與邪熱並之於表，則爲陽勝而發熱也。表氣與邪熱並之於裏，則爲陰勝而寒慄也。由表氣虛而裏氣熱，亢則害承乃制，故反戰慄也。大抵本熱非病寒也。或傷寒病寒熱往來者，由邪熱在表而淺，邪惡其正，故惡寒也。邪熱在裏而深，邪甚無畏物惡其極故不惡寒而反惡熱也。表裏進退不已，故爲寒熱往來也。此氣不並於表裏，故異於瘧而寒熱微也。皆熱傳於表裏之陰陽，而非病氣寒熱之陰陽反變也。或病熱而寒攻過極，陽氣損虛陰氣暴甚而反爲寒者，雖亦有之，因藥過度而致之，非自然寒熱之反變也。夫六氣變亂而爲病者，乃相兼而同

爲病。風熱燥同多兼化也。性異而兼化者有之，亦已鮮矣。或制甚而兼化者，乃虛損之至。火熱甚而水化制之反爲戰慄者，大抵熱甚而非有寒氣之類也。故渴爲熱在裏而寒戰反渴引飲也。又如以火煉金，熱極而反化爲水。雖化爲水止爲熱極而爲金汁，實非寒丹也。或燥熱太甚而腸胃鬱結，飲冷過多而痞隔不通，留飲不能傳化浸潤，而寒極蓄於胃中，燥熱太甚鬱於胸腹，而膜脹滿煩渴不已，反令胃腑冷痛嘔噦漿水，而水漿難下，欲止其渴而強飲於水，則滿痛嘔噦轉甚而渴亦不止，不強飲之則煩渴不可以忍，令人煩冤悶絕而但欲死，若誤治之，即死不治，亦爲難已。每用大承氣湯熱服下咽，而腸胃鬱結痞膈即得宣通，而留飲傳化浸潤，則寒濕散去。以助肝，水用事膳胥膻以助心。所謂因其不勝而助之也。故食飲之常保其生之要者，五穀五果五畜五菜也。脾胃待此而倉廩備，三焦待此而道路通，榮衛待此以清以濁，筋骨待此以柔以正。故經云，蓋五味相濟，斯無五宮之傷，所以養其形也。雖五味爲之養形，若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於辛，筋骨沮弛精神乃失。所謂失五味之常而損其形也。王注曰，味有倫，緣臟有偏絕，此之謂也。飲食者養其形，起居者調其神。是以聖人春三月夜卧早起，被髮緩形見於發生之時，且曰以使志生。夏三月夜卧早起無厭於日，見於蕃秀之時，且曰使志無怒使氣得泄。秋三月早卧早起與鷄俱興，見於容平之時收斂神氣，且曰使志安寧以應秋氣。冬三月早卧晚起去寒就溫，見於閉藏之時，且曰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此順生長收藏之道，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順四時起居法，所以調其神也。經所謂逆於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於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於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於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此失四時之氣，所以傷其神也。智者順四時，不逆陰陽之道，而不失五味損益之理，故形與神俱久矣。乃盡其天年而去。與夫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者，何足與語。此道哉。故聖人行之，賢者佩之，豈虛語哉。

而復不至於死故也。

張元素《保命集》

攝生論

諺曰，《內經》謂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且飲食起居乃人生日用之法，縱恣不能知節，而欲傳精神服天氣者，不亦難乎。又經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是以聖人春木旺以膏香助脾，夏火旺以膏臭助肺。金用事膳膏腥以助肝，水用事膳膏膻以助心。所謂因其不勝而助之也。故食飲之常保其生之要者，五穀五果五畜五菜也。脾胃待此而倉廩備，三焦待此而道路通，榮衛待此以清以濁，筋骨待此以柔以正。故經云，蓋五味相濟，斯無五宮之傷，所以養其形也。雖五味爲之養形，若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於辛，筋骨沮弛精神乃失。所謂失五味之常而損其形也。王注曰，味有倫，緣臟有偏絕，此之謂也。飲食者養其形，起居者調其神。是以聖人春三月夜卧早起，被髮緩形見於發生之時，且曰以使志生。夏三月夜卧早起無厭於日，見於蕃秀之時，且曰使志無怒使氣得泄。秋三月早卧早起與鷄俱興，見於容平之時收斂神氣，且曰使志安寧以應秋氣。冬三月早卧晚起去寒就溫，見於閉藏之時，且曰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此順生長收藏之道，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順四時起居法，所以調其神也。經所謂逆於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於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於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於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此失四時之氣，所以傷其神也。智者順四時，不逆陰陽之道，而不失五味損益之理，故形與神俱久矣。乃盡其天年而去。與夫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者，何足與語。此道哉。故聖人行之，賢者佩之，豈虛語哉。

陰陽論

論曰，天地者陰陽之本也，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儻不如此，以爲天自運乎，地自處乎。豈足以語造化之全功哉。大哉乾元，萬物

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所以天爲陽地爲陰，水爲陰火爲陽。陰陽者，男女之血氣。水火者，陰陽之徵兆。惟水火既濟，血氣變革，然後剛柔有體而形質立焉。經所謂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稟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故人生於地，懸命於天。人生有形，不離陰陽。蓋人居天之下，地之上，氣交之中。不明陰陽而望延年，未之有也。何則，蒼天之氣不得無常也。氣之不襲是謂非常，非常則變矣。王注曰，且蒼天布氣尚不越於五行，人在氣中豈不應於天道。《左傳》曰，違天不祥。《繫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故偏陰陽謂之疾。夫言一身之中，外爲陽內爲陰，氣爲陽血爲陰，背爲陽腹爲陰，府爲陽藏爲陰，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爲陰，膽胃大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爲陽。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豈偏枯而爲道哉。經所謂治心病必求其本者，是明陰陽之大體，水火之高下，盛衰之補瀉，遠近之大小，陰陽之變通。夫如是，唯達道人可知也。

張從正《儒門事親・劉河間先生三消論》 所謂腎熱而渴者，《刺熱論》曰，腎熱病者，先腰痛脽酸苦渴數飲身熱。《熱論》曰，少陰脉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叔世惟言腎虛不能制心火，爲上實熱而下虛冷，以熱藥溫補腎水，欲令勝退心火者，未明陰陽虛實之道也。夫腎水屬陰而本寒，虛則爲熱。心火屬陽而本熱，虛則爲寒。若腎水陰虛則心火陽實，是謂陽實陰虛而上下俱熱明矣。故《氣厥論》曰，腎氣衰陽氣獨勝。《宣明五氣論》曰，腎惡燥由燥腎枯水涸。《藏氣發時論》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夫寒物屬陰，能養水而瀉(心)〔火〕，熱物屬陽，能養火而耗水。今腎水既不勝心火，則上下俱熱。奈何以熱藥養腎水，欲令勝心火，豈不謬哉。又如胃與大腸熱結而渴者，陰陽別論，二陽結謂之消。注曰，陽結，胃及大腸俱熱結也。腸胃藏熱善消水穀。又《氣厥論》曰，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脉要精微論》曰，癉成爲消中，善食而瘦。如脾癉而渴者，數飲而不得中，氣喘而爭，時發殘泄。夫數飲而不得中，其大便必不停留。然則消渴數飲而小便多者，止是三焦燥熱佛鬱而氣衰也明矣。豈可以燥熱毒藥助其強陽以伐衰陰乎。此眞實虛之罪也。夫消渴者多變，聾盲瘡癰痤疿之類，皆腸胃燥熱佛鬱水液不能浸潤於周身故也。或熱甚而膀胱佛鬱不能滲泄，水液妄行而面上腫也。如小腸癉熱而渴者，《舉痛論》曰，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痛癉熱焦渴，則便堅不得出矣。注曰，熱滲津液而小便堅矣。如言病瘧而渴者，

《瘧論》曰，陽實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內外皆熱則喘而渴，故欲飲冷也。然陽實陰虛而爲病熱，法當用寒藥養陰瀉陽，是謂瀉實補衰之道也。如因肥甘石藥而渴者，《奇病論》曰，有口甘者病名爲何。岐伯曰，此五氣之所溢也。先因脾熱故曰脾病名脾癉，癉爲熱也。脾熱則四臟不稟，故五氣上溢也。先因脾熱故曰脾癉。又經曰，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而爲消渴，通乎虛實。論曰，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之人膏粱之疾也。或言人惟胃氣爲本，脾胃合爲表裏。脾胃中州，當受溫補以調飲食。今消渴者脾胃極虛，益宜溫補，若服寒藥耗損脾胃，本氣虛乏而難治也。此言乃不明陰陽寒熱虛實補瀉之道，故妄言而無畏也。豈知《腹中論》云，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芳草石藥。石藥發癲，芳草發狂。注言，多飲數溲謂之熱中，多食數溲謂之消中。多喜曰癲，多怒曰狂。芳，美味也。石，謂英乳，乃發熱之藥也。經又曰，熱中消中，皆富貴人也。今禁膏(粱)〔粱〕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岐伯曰，芳草之味美，石藥之氣悍，二者之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服此二者。帝曰，何以然。岐伯曰，夫熱氣慓悍，藥氣亦然。所謂飲一溲二者，當肺氣從水而出也，其水穀之海竭矣。凡見消渴便用熱藥，誤人多矣。故《內經》應言渴者皆如是，豈不昭晰歟。然而猶有惑者，諸氣過極反勝也者，是以人多誤也，如陽極反似陰者是也。若不明標本，認似爲是，始終乖矣。故凡見下部覺冷，兩膝如冰，此皆心火不降，狀類寒水，宜加寒藥下之，三五次則火降水升，寒化自退。然而舉世皆同執迷，至如《易》、《素》二書，棄如朽壞，良可悲夫。故處其方必明病之標本，達藥之所能通，氣之所宜，而無加害者，可以制其方也已。

李杲《脾胃論》

脾胃勝衰論

夫脾胃不足皆爲血病，是陽氣不足陰氣有餘，故九竅不通。諸陽氣根於陰血中。陰血受火邪則陰盛，陰盛則上乘陽分而陽道不行，無生發升騰之氣也。夫陽氣，走空竅者也。如陰氣附於土，陽氣升於天，則各安其分也。今所立方中，有辛甘溫藥者，非獨用也。復有甘苦大寒之劑，亦非獨用也。以火酒二製爲之，使引苦甘寒藥至頂而復入於腎肝之下，

此所謂升降浮沈之道，自耦而奇奇而全耦者也。陽分奇陰分耦。瀉陰火，以諸風藥升發陽氣，以滋肝膽之用，是令陽氣生上出於陰分，末用辛甘溫藥，按其升藥使大發散於陽分而令走九竅也。經云，食入於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食入於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腑。且飲食入胃先行陽道，而陽氣升浮也。浮者，陽氣散滿皮毛。升者，充塞頭頂，則九竅通利也。若飲食不節損其胃氣，不能剋化，散於肝，歸於心，溢於肺。食入則昏冒欲睡得卧，則食在一邊氣暫得舒，是知升發之氣不行者此也。經云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病人飲入胃，遽覺至臍下，便欲小便，由精氣不輸於脾，不歸於肺，則心火上攻，使口燥咽乾，是陰氣大盛，其理甚易知也。況脾胃病則當臍有動氣，按之牢若痛。有是者，乃脾胃虛。無是則非也。亦可作明辨矣。

【略】夫飲食入胃，陽氣上行，津液與氣入於心，貫於肺，充實皮毛，散於百脈。脾稟氣於胃而澆灌四旁，榮養氣血者也。今飲食損胃，勞倦傷脾。脾胃虛則火邪乘之，而生大熱。當先於心分補脾之源。蓋土生於火，兼於脾胃中，瀉火之亢甚，是先治其標後治其本也。且濕熱相合，陽氣日以虛。陽氣虛則不能上升，而脾胃之氣下流併於腎肝，是有秋冬而無春夏。春主升夏主浮，在人則肝心應之，弱則陰氣盛，故陽氣不得營。經云，陽本根於陰，惟瀉陰中之火，味薄風藥升發以伸陽氣，則陰氣不病，陽氣生矣。《傳》曰，履端於始，序則不愆，正謂此也。《四氣調神大論》云，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在人則緣胃虛以火乘之，脾爲勞倦所傷。勞則氣耗而心火熾動，血脈沸騰則血病而陽氣不治，陰火乃獨炎上而走於空竅，以至燎於周身。反用熱藥以燥脾胃，則謬之謬也。胃乃脾之剛，脾乃胃之柔，表裏之謂也。飲食不節則胃先病，脾無所稟而後病。勞倦則脾先病，不能爲胃行氣而後病。其所生病之先後雖異，所受邪則一也。胃爲十二經之海，十二經皆稟血氣滋養於身。脾受胃之稟，行其氣血也。胃既虛，十二經之邪不一而出。假令不能食，而肌肉削，乃本病也。其右關脈緩而弱，本脈也。而本部本證脈中兼見弦脈，或見四肢滿閉淋漉便難轉筋一二證，此肝之脾胃病也。當於本經藥中加風藥以瀉之。本部本證脈中兼見浮澀，或見氣短氣上喘咳痰盛皮澀一二證，此肺之脾胃病也，當於本經藥中兼瀉肺之體及補氣之藥。本部本證脈中兼見沈細，或見善恐欠之證，此腎之脾胃病也。當瀉肝腎之脾胃病也。當於本經藥中加瀉腎水之浮，及瀉陰火伏熾之藥。經云，病有逆從，治有反正。除四反治法不須論之，其下云，惟有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其注者以陽明在上，中見少陽爲說，予獨謂不然。此中非中外之中也，亦非上中之中也，乃不定之辭。蓋欲人臨病消息，酌中用藥耳。以手足陽明厥陰者，中氣也。在卯酉之分，天地之門戶也。春分秋分，以分陰分陽也。中有水火之分者也。況手厥陰爲十二經之領袖，主生化之源。足陽明爲十二經之海，主經營之氣。諸經皆稟之。言陽明厥陰與何經相併而爲病，酌中以用藥，如權之在衡。在兩則有在兩之中，在斤則有在斤之中也。所以言此者，發明脾胃之病不可一例而推之，不可一途而取之。欲人知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亳釐之失則災害立生。假如時在長夏，於長夏之令中立方，謂正當主氣衰而客氣旺之時也。後之處方者，當從此法加時令藥，名曰補脾胃瀉陰火升陽湯。【略】

君臣佐使法

《至眞要大(藥)(論)》云，有毒無毒，所治爲主。主病者爲君，佐君者爲臣，應臣者爲使。一法力大者爲君。凡藥之所用，皆以氣味爲主。補瀉在味，隨時換氣。氣薄者爲陽中之陰，氣厚者爲陽中之陽，味厚者爲陰中之陰。辛甘淡中熱者，爲陽中之陽。辛甘淡中寒者，爲陽中之陰。酸苦鹹之寒者，爲陰中之陽。酸苦鹹之熱者，爲陰中之陰。夫辛甘淡酸苦鹹，乃味之陰陽，又爲地之陰陽也。溫涼寒熱乃氣之陰陽，又爲天之陰陽也。氣味升沉，而陰陽造化之機存焉。一物之內氣味兼有，一藥之中理性具焉。主對治療由是而出。假令治表實，麻黃、葛根。表虛，桂枝、黃耆。裏實，枳實、大黃。裏虛，人參、芍藥。熱者黃芩、黃連，寒者乾薑、附子之類爲君。君藥分兩最多，臣藥次之，使藥又次之。不可令臣過於君。君臣有序，相與宣攝，則可以禦邪除病矣。如《傷寒論》云，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以芍藥之酸於土中瀉木爲君，飴糖炙甘草甘溫補脾養胃爲臣。水挾木勢亦來侮土，故脈弦而腹痛。肉桂大辛熱，佐芍藥以退寒水。薑、棗甘辛溫發，散陽氣行於經脈皮毛，爲使，建中之名於此見焉。有緩急收散升降浮沉濇滑之類非一，從權立法於後。【略】

天地陰陽生殺之理在升降浮沉之間論

《陰陽應象論》云，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然歲以春爲首。正，

正也。寅，引也。少陽之氣始於泉下，引陰升而在天地人之上，即天之分。百穀草木皆甲拆於此時也。至立夏，少陰之火熾於太虛，則草木盛茂垂枝布葉，乃陽之用陰之體，此所謂天以陽生陰長。經言歲半以前天氣主之，在乎升浮也。至秋而太陰之運初自天而下，逐陰降而徹地，則金振燥令，風厲霜飛，品物咸殞，其枝獨在，若乎毫毛。至冬則少陰之氣復伏於泉下，水冰地坼，萬類周密，陰之用陽之體也。此所謂地以陽殺陰藏。經言歲半已後，地氣主之，在乎降沉也。至於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此則正氣之序也。故曰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升已而降，降已而升。如環無端，運化萬物。其實一氣也。設或陰陽錯綜勝復之變，自此而起萬物之中。人一也。呼吸升降，倣象天地，準繩陰陽。蓋胃爲水穀之海。飲食入胃而精氣先輸脾歸肺，上行春夏之令以滋養周身，乃清氣爲天者也。升已而下輸膀胱行秋冬之令，爲傳化糟粕，轉味而出，乃濁陰爲地者也。若夫順四時之氣，起居有時以避寒暑，飲食有節及不暴喜怒以頤神志，常欲四時均平而無偏勝，則安。不然，損傷脾胃眞氣下溜，或下泄而久不能升，是有秋冬而無春夏，乃生長之用陷於殞殺之氣，而百病皆起。或久升而不降亦病焉。於此求之，則知履端之義矣。

陰陽壽夭論

《五常政大論》云，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夫陰精所奉者上奉於陽，謂春夏生長之氣也。陽精所降下降於陰，謂秋冬收藏之氣也。且如地之伏陰，其精遇春而變動升騰於上，即曰生發之氣。升極而浮，即曰蕃秀之氣。此六氣右遷於天，乃天之清陽也。陽主生，故壽夭之元。陽其精遇秋而退降墜於下，乃爲收斂殞殺之氣。降極而沈，是爲閉藏之氣。此五運左遷入地，乃地之濁陰也。陰主殺，故天根於外者名曰氣化，氣止則化絕，根於內者名曰神機，神去則機息，皆不升而降也。地氣者人之脾胃也。脾主五臟之氣，腎主五臟之精，皆上奉於天。二者俱主生化以奉升浮，是知春生夏長皆從胃中出也。故動止飲食各得其所，必清必淨不令損胃之元氣，下乘腎肝及行秋冬殞殺之令，則亦合於天數耳。

危亦林《世醫得效方》卷一《集脈說》 人之有生，血氣順則周流一身，脈息和而諸疾不作。氣血逆則運動遲澀，脈息亂而百病生。然脈之精微，心中了了指下難明，故西晉王叔和猶爲切慮。凡診之際須澄神靜慮，以

不及也。」覆溢二脈者，溢自關前進上於魚際，爲外關內格，陰乘之脈也。覆脈自關後退下入於尺澤，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見如此者，乃諸臟相乘四時相尅，雖未病，病卽死不可治也。又曰，三關通度過於洪大，則或風或痰。設若沈細則爲之不療。六部相貫按之不及，極浮微者殂。再再尋之至骨不絕者，天年有永矣。至於衆病生死之脈，若諸氣脹滿浮大可療，虛小難保。下痢宜微小不宜洪大，恍惚顚狂者實大爲順，沈細爲逆。痞渴數大者生，虛小難愈。水氣浮大則宜，沈細則愈。而復作霍亂浮洪可救，微遲不語氣少難瘥。鼻衄吐血利於沈細，不利於浮大。心腹痛宜見沈細不宜見浮大。頭痛浮滑易除，短濇不愈。上氣浮腫浮滑可安，微細難療。中惡緊細易治，浮大難痊。金瘡出血虛細則宜，實大則傾。中毒洪大則存，細微則亡。十怪脈者，釜沸，魚翔，彈石，解索，屋漏，蝦遊，雀啄，偃刀，轉豆，麻促。釜沸如湯湧沸，息數俱無，乃三陽數極無陰之候，旦見夕死，夕見旦死。魚翔脈浮虛泛泛三陰數極。又曰亡陽當以死斷。彈石脈來辟辟，湊指急促而堅，乃腎經眞臟脈現，遇戊巳日則不治。解索脈散散無序，腎與命門之氣皆亡，戊巳日篤，辰己日不治。屋漏之脈如水下滴濕地貌，胃氣榮衛俱絕，七八日間危矣。蝦遊狀如蝦遊水面，杳然不見，須臾又來，隱隱然不動，依前又去。醒者七日死，沈困者三日不治。雀啄之脈指下來三去一，如雀啄食之狀。脾元穀氣已絕於內，醒者十二日死，困者六七日亡。偃刀之脈尋之如手循刀刃，無進無退，其數無准，由心元血枯，衛氣獨居無所歸宿，見之四日難療。轉豆形如豆周旋展轉，並無息數。臟腑空虛正氣飄散，象曰行尸，其死可立待也。麻促之脈應指如麻子之紛亂，細微至甚。蓋衛枯榮血獨澀，輕者三日重者一日殂矣。又論四十五動止脈，以二十四氣七十二候應死期之准的。孟春立春日十五動一止，明年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陟負冰時。二十動一止，二年雨水獺祭魚候鴈北時。三十動一止，三年草木萌動驚蟄桃始華時。四十動一止，四年倉庚鳴鷹化爲鳩時。且如仲春驚蟄桃始華日脈二十動一止，明年春分玄鳥至雷乃發聲時。三十動一止，三年春分始電桐始華時。四十動一止，四年季春清明田鼠化爲駕虹始見穀雨萍始生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時。

朱震亨《格致餘論》

陽有餘陰不足論

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爲氣，地之陰氣爲血。故氣常有餘，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爲萬物父母，天大也爲陽，而運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爲陰。天之大氣舉之。日實也，亦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陰，稟日之光以爲明者也。人身之陰氣，其消長視月之盈缺。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以養陰氣始成，而可與陽氣爲配，以能成人而爲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後嫁娶，可見陰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攝養也。《禮記》注曰，惟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內經》曰，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供給，得三十年之視聽言動，已先虧矣。人之情欲無涯，此難成易虧之陰氣，若之何而可以供給也。經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又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觀虛與盛之所在，非吾之過論。主閉藏者腎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爲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動則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雖不交會亦暗流而疏泄矣。所以聖賢只是教人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時，人之五臟六腑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巳五月屬午，爲火太旺。火爲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爲土大旺，土爲水之夫，土旺則水衰。況腎水常藉肺金爲母，以補助其不足。故《內經》諄諄於資其化源也。古人於夏必獨宿而淡味，兢兢業業於愛護也，保養金水二臟，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曰，冬不藏精者，春必溫病。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火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眞，而爲來春發生升動之本。若於此時恣嗜欲以戕賊，至春升之際下無根本，陽氣輕浮必有溫熱之病。夫夏月火土之旺，冬月火氣之伏，此論一年之虛耳。若上弦前下弦後，月廓月空，亦爲一月之虛。大風大霧，虹霓飛電，暴寒暴熱，日月薄蝕，憂愁忿怒，驚恐悲哀，醉飽勞倦，謀慮動動，又皆爲一日之虛。若病患初退，瘡瘍正作，尤不止於一日之虛。今因多有春末夏初患頭痛腳輭，食少體熱，仲景謂春夏劇秋冬差而脉弦大者，正世俗所謂注夏病。若犯此四者之虛，似難免此。夫當壯年便有老態，仰事俯育，一切勞壞。興言至此，深可驚懼。古人謂不見所欲使心不亂。夫以溫柔之盛於體，聲音之盛於耳，顏色之盛於目，馨香之盛於鼻，誰是鐵漢心不爲之動也。善攝生者，於此五個月出居於外，苟值一月之虛，亦宜暫遠帷幕。各自珍重，保全天和，期無負敬身之教，幸甚。【略】

夏月伏陰在內論

天地以一元之氣化生萬物，根於中者曰神機，根於外者曰氣血，萬物同此一氣。人靈於物，形與天地參，而爲三者，以其得氣之正而通也。故氣升亦升，氣浮亦浮，氣降亦降，氣沈亦沈，人與天地同一橐籥。子月一陽生，陽初動也。寅月三陽生，陽初出於地也，此氣之升也。巳月六陽生，陽盡出於上矣，此氣之浮也。人之腹屬地氣，於此時浮於肌表，散於皮毛，腹中虛矣。經曰，夏月經滿，地氣溢滿，入經絡受血，皮膚充實。長夏氣在肌肉，所以表實。表實者裏必虛。世言夏月伏陰在內，此陰字有虛之義。若作陰冷看，其悞甚矣。或曰以手捫腹，明知其冷，非冷而何。前人治暑病，有玉龍丸、大順散、桂苓丸，單煮良薑與縮脾飲與草果等皆得濕熱之劑，何吾子不思之甚也。予曰，春夏養陽，王太僕謂春食涼夏食寒，所以養陽也。其意可見矣。若夫涼臺水館大扇風車陰水寒泉果冰雪涼之傷，自內及外不用溫熱，病何由安。詳玩其意，實非爲內伏陰而用之也。前哲又謂升降浮沈則順之，寒熱溫涼則逆之。若於夏月火令之時妄投溫熱，寧免實實虛虛之患乎。或曰，巳月純陽於理或通，五月一陰六月二陰，非陰冷而何。予曰，此陰之初動於地下也。四陽浮於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爍石，何陰冷之有。孫眞人製生脉散，令人夏月服之，非虛而何。【略】

面鼻得冷則黑論

諸陽聚於頭，則面爲陽中之陽。鼻居面中央，而陽明起於額中。一身之血運到面鼻，到面鼻陽部皆爲至清至精之血矣。酒性善行而喜升，大熱而有峻急之毒。多酒之人酒氣熏蒸，面鼻得酒血爲極熱，熱血得冷爲陰氣所搏，汗濁凝結滯而不行，宜其先爲紫而後爲黑色也。須用融化滯血，使之得流，滋生新血，可以運化，病乃可愈。予爲酒製四物湯，加炒片茯苓、陳皮、生甘草、酒紅花、生薑煎，調五靈脂末飲之。氣弱者加酒黃芪，無有不應者。

胎自墮論

陽施陰化，胎孕乃成。血氣虛損不足榮養，其胎自墮。或勞怒傷情內火便動，亦能墮胎。推原其本，皆因於熱火能消物，造化自然。病源乃謂風冷傷於子臟而墮，此未得病情者也。予見賈氏婦，但有孕至三個月左右必墮。診其脉，左手大而無力，重取則濇，知其少血也。以其妙年，只補中氣使血自榮。時正初夏，投以濃煎白朮湯，下黃芩末一錢，服三四十貼遂得保全而生。

朱震亨《金匱鉤玄》

氣屬陽動作火論

悍衛冲和不息之謂氣，擾亂妄動變常之謂火。當其和平之時，外護其表復行於裏，周流一身循環無端，出入升降繼而有常，源出中焦總統於肺，氣易嘗病於人也。及其七情之交攻，五志之間發，乖戾失常，清者遽變之爲濁，行者抑遏而反止，表失衛護而不和，內失健悍而少降，營運漸遠肺失主持，妄動不已，五志厥陰之火起焉。上燔肺氣乃病焉。何者，氣本屬陽，反勝則爲火矣。河間有曰，五志過極則爲火也。何後世不本此議，而一槩類聚香辛燥熱之劑，氣作寒治，所據何理。且言七氣湯製作，其用青皮、陳皮、三稜、蓬朮、益智、官桂、甘草，遂以爲平和，可常用，通治七情所傷，混同一意。未喻其藥，以治眞氣以下諸氣尤有甚焉者，茲不復叙，況所居之情各各不同。且夫經言九氣之變，未嘗略而不詳。如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

下，寒則氣收，熱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其言治法，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喜者以恐升之，悲者以喜勝之。九氣之治各有分別，何嘗混作寒治。論而類聚香熱之藥，通言而治諸氣，豈理之謂歟。若香辛燥熱之劑，但可劫滯氣衝快於一時，以其氣久抑滯，借此暫行開發之意。藥中無佐使制伏所起之氣，服之甚則增熾爵火，蒸薰氣液，而成積。自積滋長而成痰。一飲下隔，氣乃氤氳清虛之象，若霧露之着物，雖滯易散。內挾痰積，開而復結。服之日久，安有氣實而不動，氣動而不散者乎。此皆人所受誤之由。習俗已久，相沿而化，卒莫能救。升發太過，香辛散氣，燥熱傷氣，眞氣耗散，濁氣上騰，猶曰腎虛不能攝氣歸原，遂與蘇子降氣湯四磨湯下，黑錫丹養氣丹鎮墜上升之氣。且流黃、黑錫佐以香熱，又無補養之性，藉此果能生氣而補腎乎。請熟詳之。夫濕痰盛甚者，亦或當之初服未顯憎變，由其喜墜而愈進，形質弱者何以收救。不悟肺受火炎子氣亦弱，降令不行火無以制，相扇而動本勢空虛，命絕如縷。積而至深，丹毒濟火，一旦火氣狂散，喘息奔急而死，所以有形無冷非無冷也。火熱似水積熱之甚，陽亢陰微故有此證。認假作眞似是丹石丸藥重墜無形之氣，將何抵受隨而降之乎。譬以石投水，水故未嘗沉也，豈不死歟。丹溪有曰，上升之氣自肝而出，中挾相火其熱愈甚。自覺高之氣，青皮瀉肝氣，多服損眞氣。與夫木香之汗中下焦氣，香附之快滯氣，陳皮之泄氣，藿香之馨香上行胃氣，紫蘇之散表氣，厚朴之瀉衛氣，檳榔之瀉至高之氣，沉香之升降其氣，腦麝之散眞氣。若此之類，氣實可宜，其中有行散者，有損泄者，其過劑乎。用之能却氣之標，而不能治氣之本，豈可又佐以燥熱之藥，以火濟火混同，謂治諸氣使之常服多服可乎。氣之與火，一理而已。動靜之變，反化爲二。氣作火論治，與病情相得。《丹溪發揮論》云，冷生氣者，出於高陽生之謬言也。身非自受寒氣，口食寒物，而足論寒者，吾恐十之無一二也。

血屬陰難成易虧論

《內經》曰，榮者水穀之精也，和調五藏洒陳於六腑，乃能入於脉也。源源而來生化於脾，總統於心，藏於脾肝，宣布於肺，施泄於腎，灌溉一身。目得之而能視，耳得之而能聽，手得之而能攝，掌得之而能握，足得之而能步，藏得之而能液，腑得之而能氣，是以出入升降濡潤宣通者，由此使然也。注之於脉，少則澀充則實，常以飲食日滋，故能陽生陰長，取汗變化而亦爲血也。生化旺則諸經恃此而長養，衰耗竭則百脉由此而空虛，可不謹養哉。故曰，血者，神氣也，持之則存，失之則亡。是知血盛則形盛，血弱則形衰，神靜則陰生，形役則陽亢，陽盛則陰必衰，又何言陽旺而生陰血也。蓋謂血氣之常，陰從乎陽，隨氣運行於內，而無陰以羈束，則氣何以樹立。故其致病也易，而調治也難。以其比陽常虧而又損之，則陽易亢陰易乏之論可以見矣。諸經有云，陽道實陰道虛，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以人之生也，年至十四而經行，至四十九而經斷，可見陰血之難成易虧，知此陰氣一虧傷，所變之證妄行於上，則吐衄衰涸於外，則虛勞，妄返於下，則便紅。稍有熱，則膀胱癃閉溺血，滲透腸間則爲腸風，陰虛陽搏則爲崩中，濕蒸熱瘀則爲滯下，熱極腐化則爲膿血。火極似水，血色紫黑。熱盛於陰，發於瘡瘍。濕滯於血，則爲痛癢。癮疹皮膚則爲冷痺。畜之在上則人喜忘，畜之在下則爲喜狂。墮恐跌仆則瘀惡內凝。若分部位，身半已上同天之陽，身半已下同地之陰，此特舉其所顯之證者。治血必血屬之藥。欲求血藥，其四物之謂乎。河間謂隨證輔佐，謂之六合湯者詳言之矣。余故陳其氣味專司之要，不可不察。夫川芎，血中之氣藥也，通肝經，性味辛散，能行血滯於氣也。地黃，血中血藥也，通腎經，性味甘寒，能生眞陰之虛也。當歸，分三治血中主藥，通腎經，性味辛溫，全用能活血各歸其經也。芍藥，分陰藥也，通脾經，性味酸寒，能和血氣腹痛也。若求陰藥之屬，必於此而取則焉。《脾胃論》有云，若善治者，隨經損益，損其一二味之所宜爲主治可也。此特論血病而求血藥之屬者也。若氣虛血弱，又當從長沙，血虛以人參補之，陽旺則生陰血也。若四物者獨能主血分受傷爲氣不虛也。血竭、牡丹皮者，血滯所宜，蒲黃、阿膠、地榆、百草、霜櫚灰者，血崩所宜，乳香、沒藥、五靈脂、凌霄花者，血痛所宜，蒞蓉、瑣陽、牛膝、枸杞子、益母草、夏枯草、敗龜板者，血虛所宜，乳酪血液之物，血燥所宜，乾薑桂者，血寒所宜，生地、黃苦參，血熱所宜。此特取其正治之大略耳。以其觸類而長，可謂無窮之應變矣。【略】

嘗讀劉河間先生三消之論，始言天地六氣五味以配養人身六位五藏，而究乎萬物之源，終引《內經》論渴諸證以辯乎世方熱藥之惑。此比物立象反復詳明，非深達陰陽造化之機者孰能如是邪。請陳其略。夫經中有言心肺氣厥而渴者，有腎熱而渴者，有言胃與大腸結熱而渴者，有因脾痺而渴者，有因小腸痺熱而渴者，有因傷飽肥甘而食渴者，有因醉飽入房而渴者，有因遠行勞倦遇天熱而渴者，有因傷害胃乾而渴者，有因腎熱而渴者，有因痛風而渴者。雖五藏之部分不同，而病之所遇各異，其功燥熱之液一也。三消之熱，本濕寒之陰氣衰，燥熱之陽氣大甚，皆因乎飲食之餌失節，腸胃乾涸而氣液不得宣平，或耗亂精神過違其度，或因大病陰氣損而血液衰虛，陽氣悍而燥熱鬱甚。或因久嗜鹹物恐食炙煿飲食過度，亦有年少服金石丸散，積久實熱結於下焦虛熱，血氣不能制。實熱燥甚於腎，故渴而不飲。若飲水多而小便多者，名曰消渴。若飲食多而不甚渴小便數而消瘦者，名曰消中。若渴而飲水不絕腿消瘦而小便有脂液者，名曰腎消。此三消者，其燥熱同也。故治疾者，補腎水陰寒之虛，而瀉心火陽熱之實。除腸胃燥熱之甚，濟身津液之衰，使道路散而不結，津液生而不枯。氣血利而不澁，則病日已矣。豈不以滋潤之劑養陰以制燥，滋水而克液哉。何故泄漏。消渴多者不知其書，謂因下部腎水虛不能制其上焦心火，使上實熱而多煩渴，下虛冷而小便。若更服寒藥，則元氣轉虛而下部腎水轉衰，則上焦心火尤難治也。但以煖藥補養元氣，若下部腎水得實而勝退上焦心火，則自然渴止，小便如常而病愈也。吁，若此未明陰陽虛實之道也。夫腎水屬陰而本寒，虛則爲熱。心火屬陽而本熱，虛則爲寒。若腎水陰虛，則心火陽實，是謂陽實陰虛而上下俱熱矣。以彼人言，但見消渴數溲妄言爲下部寒爾。豈知腸胃燥熱怫鬱使之然也。且夫寒物屬陰能養水而瀉心，熱物屬陽能養火而耗水。今腎水既不能勝心火，則上下俱熱，奈何以熱養腎水，欲令勝心火，豈不闇哉。彼不謂水氣實者必能制火，虛則不能制火。故陽實陰虛而熱燥其液，小便淋而常少。陰實陽虛不能制水，小便利而常多。此又不知消渴小便多者，蓋燥熱太甚，而三焦腸胃之勝理，怫鬱結滯緻密壅塞，而水液不能滲泄浸潤於外以養乎百骸，故腸胃之外燥熱太甚，雖多飲水入於腸胃之內，終不能浸潤於外，故渴不止而小便多。水液既不能滲泄浸潤於外，則陰燥竭而無以自養，故久而多變爲聾盲瘡瘍痤疿之類而危殆。其爲燥熱傷陰也明矣。

王履《醫經溯洄集》

傷寒三陰病或寒或熱辨

嘗讀張仲景《傷寒論》，於太陰有曰，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於少陰有曰，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炙之，附子湯主之。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附子湯主之。少陰病下利，白通湯主之。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少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脈不出者，用通脈四逆湯。於厥陰有曰，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湯主之。觀仲景此論，則傷寒三陰必有寒證，而宜用溫熱之劑也。及讀劉守眞之書，有曰傷寒邪熱在表腑病爲陽，邪熱在裏臟病爲陰。俗妄謂有寒熱陰陽異證，誤人久矣。寒病有矣，非汗病之謂也。寒病止爲雜病，終莫能爲汗病。且造化汗液之氣者，乃陽熱之氣，非陰寒之所能也。雖仲景有四逆湯證，是治表熱裏和。誤以寒藥下之，太早表熱入裏，下利不止。及或表熱裏寒自利，急以四逆溫裏，利止裏和，急解其表也。故仲景四逆湯證復有承氣湯下之者。由是傷寒汗病，經直言熱病而不言寒也。經言三陰證者，邪熱在臟在裏，以臟與裏爲陰，當下熱者也。《素問》論傷寒熱病有二篇，名曰《熱竟》、《無寒》，理兼《素問》並《靈樞》諸篇運氣造化之理，推之則爲熱病，誠非寒也。觀守眞此論，則傷寒無問在表在裏，與夫三陽三陰，皆一於爲熱，而決無或寒者矣。兩說不同，其是非之判必有一居此者。由是彼此反覆究詰其義，而久不能得。雖至神疲氣耗不舍置者，自謂此是傷寒大綱領。此義不明，則千言萬語皆未足以爲後學式，況戕賊民生何有窮極也哉。意謂成無已之註必有所發明者，遂因而求之。然亦止是隨文而略釋之，竟不明言何由爲熱，何由爲寒之故。此非其不欲言也，蓋止知傷寒皆是傳經，故疑於六經所傳俱爲熱證，而熱無變寒之理，遂不敢別白耳。以寒爲本臟之寒歟，安得當熱邪傳裏入深之時反獨見寒而不見熱者。且所用溫熱藥，能不助傳經之熱邪乎。以寒爲外邪之寒歟，則在三陽以成熱矣。豈有傳至三陰而反爲寒哉。成氏能潛心乎，此則必悟其所以然矣。自仲景作《傷寒論》以來，靡或遺之而弗宗。至於異同之論興，而漁者走淵木者走山矣。宜

乎後人不能決於似是而非之際，故或謂今世並無眞傷寒病，又或以爲今人所得之病俱是內傷，又昧者至謂傷寒論中諸溫藥悉爲傳經熱邪而用者，以三陰經屬陰故也。又其大謬者則曰，論中凡有寒字皆當作熱字看。嗚呼，末流之弊一至此乎。於是澄心靜慮以涵泳之，一旦豁然若有所悟者，然亦未敢必其當否也。姑陳之以待有道之正。夫三陽之病，其寒邪之在太陽也，寒鬱其陽，陽不暢成熱。陽雖人身之正氣，既鬱則爲邪矣。用麻黃發表以逐其寒，則腠理通而鬱熱泄，故汗而愈。苟或不汗不解，其熱不得外泄，則必裏入。故傳陽明傳少陽而或入腑也。若夫三陰之病，則或寒或熱者何哉。蓋寒邪之傷人也，或有在太陽鬱熱然後以次而傳至陰經者，或有太陽不傳陽明少陽而便傳三陰經者，或有寒邪不從陽經而始直傷陰經者，或有雖從太陽而始不及鬱熱即入少陰而獨見少陰證者，或有始自太陽即入少陰而太陽不能以無傷者，或有直傷即入少陰而太陽不能以無傷者，或有直傷即入而寒便變熱及始寒而終熱者。其鬱熱傳陰，與變便變，熱則爲熱證。其直傷陰經，及從太陽即入少陰則爲寒證。其太陽不能無傷，則少陰脈證，而兼見太陽標病。其始爲寒而終變熱，則先見寒證而後見熱證。此三陰之病所以或寒或熱也。苟即《三陰經篇》諸條展轉玩繹以求之，理斯出矣。夫其或傳經或直傷，或即入或先寒後熱者，何也。邪氣暴卒本無定情，而傳變不常故耳。故經曰，邪之中人也無有常，或中於陽或中於陰。夫守眞者，絕類離倫之士也，豈好爲異說以駭人哉。蓋由其以溫暑爲傷寒，而仲景之方每不與溫暑對，故略乎溫熱之劑而例用寒涼，由其以傷寒一斷爲熱而無寒，故謂仲景四逆湯爲寒藥誤下表熱裏和之證，及爲表熱裏寒自利之證而立。又謂溫裏止利急解其表，又謂寒病止爲雜病。嗟乎，仲景《傷寒論》，專爲中而即病之傷寒作，不兼爲不即病之溫暑作，故每有三陰之寒證而溫熱之劑之所以用也。以病則寒，以時則寒，其用之也固宜。後人不知此意，是以愈求愈遠，愈說愈鑿。若知此意，則猶庖丁解牛，動中肯綮矣。且如寒藥誤下而成裏寒者，固不爲不熱矣。不因寒藥誤下而自爲裏寒者，其可謂之必無乎。殊不知陰經之每見寒證者，本不病者爲盛。表病裏和，是陽盛陰虛也。裏和裏病，是陽虛陰盛也。表和裏病，是陽盛陰虛也。表病裏和，是陽虛陰盛也。蓋陰陽之在人，均則寧，偏則病。無過不及之謂均，過與不及之謂偏。盛則過矣，虛則不及矣，其可以盛爲和乎。故《內經》云，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且謂陽虛當汗，陰虛當下，乃遺邪氣而反指正氣爲言，得無晦乎。《傷寒微旨》所爲也。觀仲景於裏寒外熱之證但以溫藥治裏寒而不治外熱，則知其所以爲治之意矣。若果當急解其表，豈不於裏和之後明言之乎。且三陰寒病既是雜病，何故亦載於《傷寒論》以惑後人乎。其《厥陰病篇》諸條之上，又何故每以傷寒二字冠之乎。夫《內經》所敘三陰病一於爲熱者，言其常也。仲景所敘三陰病兼乎寒熱者，言其變也，並行而不相悖耳。後人謂傷寒本無寒證，得非知常而不知變歟。然世之恪守局方好用溫熱劑者，乃反能每全於寒證。無他，其守彼雖偏，治此則是學者能知三陰固有寒邪所爲之證，則仲景創法之本意可以了然於心目之間，而不爲他說所奪矣。或曰傷寒之病必從陽經鬱熱而傳三陰，今子謂直傷陰經即入陰經而爲寒證，其何據乎。予曰，據夫仲景耳。仲景曰，病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夫謂之無熱惡寒，則知其非陽經之鬱熱矣。謂之發於陰，則知其不從陽經傳至此矣。謂之六日愈，則知其不始太陽而止自陰經發病之日爲始數之矣。仲景曰，傷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發熱。傷寒病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爲進。夫得傷寒未爲熱即爲厥者，豈亦由傳經入深之熱邪而致此乎。今世人多有始得病時，便見諸寒證，而並無或熱者，此則直傷陰經即入陰經者也。苟不能究夫仲景之心，但執凡傷於寒則爲病熱之語，以爲治，其不天人天年者，幾希矣。

陽虛陰盛陽盛陰虛論

《難經》曰，傷寒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即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而愈。嗟乎，其傷寒汗下之樞機乎。夫邪之傷於人也，有淺深焉。淺則居表，深則入裏。居表則閙，腠理發怫熱，見惡寒頭痛等證於斯時也。惟辛溫解散而可愈。入裏則爲燥屎作潮熱，形狂言譫語大渴等證於斯時也。惟鹹寒攻下而可平。夫寒邪外客，非陰盛而陽虛乎。熱邪內熾，非陽盛而陰虛乎。汗下一差，生死反掌。吁，是言也，謂之傷寒汗下樞機，其不然歟。惜乎釋者旁求，厥義滋隱。《外臺祕要》曰，此陰陽指身之表裏言。病者爲虛，不病者爲盛。表病裏和，是陽虛陰虛也。裏和裏病，是陽盛陰虛也。表和裏病，是陽盛陰虛也。蓋陰陽之在人，均則寧，偏則病。無過不及之謂均，過與不及之謂偏。盛則過矣，虛則不及矣，其可以盛爲和乎。故《內經》云，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且謂陽虛當汗，陰虛當下，乃遺邪氣而反指正氣爲言，得無晦乎。《傷寒微旨》

曰，此陰陽指脈之尺寸言。尺脈實大，寸脈短小，名陰盛，陽虛可汗。寸脈實大，尺脈短小，名陽盛，陰虛可下。苟汗證已具而脈未應，必待尺脈力過於寸，而後行下。證已具而脈未應，必待寸脈力過於尺而後用。竊意越人設難以病不以脈，其所答也何反以脈不以病乎。且脈固以候病也。倘汗下之證已急，不可稍緩。待脈應而不應，欲不待則惑於心，欲待之則慮其變。二者之間，將從病歟，將從脈歟。吾不得無疑於此也。或詰予曰，仲景《傷寒論》引此，而繼以桂枝下咽陽盛則斃承氣入胃陰盛以亡之語，夫桂枝表藥，承氣裏藥，反則爲害，是固然矣。然麻黃湯亦表藥也，其不言之何歟。且子以陰盛爲寒邪，寒邪固宜用麻黃也。今反舉桂枝又何歟。予曰，何不味仲景之言乎，其曰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又曰脈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又桂枝湯條，而曰嘔惡寒，漸漸惡風。麻黃湯條，而曰惡風。夫風寒分言，則風陽而寒陰。風苟行於天地嚴凝凜冽之時，其得謂之陽乎。是則風寒常相因耳，故桂枝、麻黃皆溫劑也。以溫劑爲治，足以見風寒之俱爲陰邪矣。但傷衛則桂枝，傷榮則麻黃。榮衛雖殊，其爲表則一耳。仲景此言，但以戒汗下之誤爲主不爲榮衛設也。舉桂枝則麻黃在其中矣。所謂陽盛卽斃者，是言表證已罷而裏證旣全，可攻而不可汗，所謂陰盛以亡者，是言裏證未形而表證獨具，可汗而不可攻。由是觀之，則越人仲景之本旨，庶乎惕然於其中矣。

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

論治陰陽諸虛病皆當以保護胃氣爲急

夫胃氣者，卽後天元氣也。以穀氣爲本，是故經曰脈有胃氣曰生，無胃氣曰死。又曰安穀則昌，絕穀則亡。可見先天之氣縱猶未盡，而他臟不至盡傷，獨胃氣偶有傷敗以至於絕，則速死矣。穀氣者，譬國家之餉道也。餉道一絕則萬衆立散，胃氣一敗則百藥難施。若陰虛若陽虛，或中風或中暑，乃至瀉利滯下，胎前產後，丁腫癰疽，瘡瘡瘰癧驚疳，靡不以保護胃氣補養脾氣爲先，務本所當急也。故益陰宜遠苦寒，益陽宜防泄氣，祛風勿過燥散，消暑毋輕下通，瀉利勿加消導，滯下之忌芒硝巴豆牽牛，胎前泄瀉之忌當歸，產後寒熱之忌芩連梔子，丁腫癰疽之未潰忌當歸，瘡瘍之不可妄下。其他內外諸病應設藥物之中，凡與胃氣相違者，概勿施用。投藥之頃宜加三思。

論諸病惟虛與火爲難治

經曰，精氣奪則虛。又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虛者空也，無也。醫諸國內空虛人民離散，則百禍易起，鎭撫爲難。非委任賢智安靖休養以生息之，未可保其無事也。病之虛者亦猶是已。醫非明詰，孰能鎭之以靜，久而弗搖，卒成收合散亡克復故物之功哉。是故經曰不能治其虛，安問其餘。蓋言虛爲百病之本，宜其首舉以冠諸證也。夫火者陽也，氣也，與水爲對待者也。水爲陰精，火爲陽氣。二物匹配，名曰陰陽。和平亦名少火。生氣如是則諸病不作矣。設不善攝養以致陰虧水涸，則火偏勝陰不足，則陽必湊之，是謂陽盛陰虛。亦曰壯火食氣，是知火卽氣也，氣卽火也。故仙經謂藥卽火，火卽藥，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東垣亦曰，火與元氣不兩立，亦指此也。醫諸水火既濟，當斯時也。火卽眞陽之氣矣。及其偏也，則卽陽氣而爲火也。始與元氣不兩立而成乖否之象矣。故戴人亦曰，莫治風莫治燥，治得火時風燥了。言苟能解此，則已達陰陽水火之原，曲暢旁通，何施不可。正指火之變態多端，其爲病也非一。了此則餘皆可辦。然學者非心領神會，詎足喻於斯乎。

論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藥必因之以爲損益誤則殺人

人身之有陰陽也，水一而已，火則二焉。是稟受之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天地且然，況於人乎。故自少至老，所生疾病靡不由於眞陰不足者，其恒也。若夫眞陽不足之病，千百而一二矣。陽者氣也，火也，神也。陰者血也，水也，精也。陰陽和平氣血均調，是爲平人氣象之常候。苟失所養，或縱恣房室，或肆情喜怒，或輕犯陰陽，或嗜好辛熱，以致腎水眞陰不足，不能匹配陽火，遂使陽氣有餘。氣有餘卽是火，故火愈盛而水愈涸，於是發爲吐血欬嗽，吐痰內熱，骨蒸盜汗，種種陰虛等病。醫師不察其本，凡見前證不分陰陽，類施溫補。參耆二术視同食物，佐以薑桂。若啖五辛，倘遇憤劇，輒投附子。於是輕者重重者斃，纍纍相踵死而不悟，良可憫也。然使其術得售者，不獨醫師之罪，亦病家不明有以致之耳。何則，難成易虧者，陰也。益陰之藥，縱醫師選用無差，亦必無旦夕之效。助陽之藥，能使胃氣一時暫壯，飲食加增。或陽道興舉有似神王，醫師藉以要功，病者利其速效。彼此固執莫辨厥由，故知陰虛眞水不足之病，十人而九陽虛。眞火不足之病，百不得一。醫師之藥補助陽火者，往往槩施滋益陰精者，未嘗少見。宜乎服藥者之多斃，無藥者之反存也。予見世醫以此傷人者甚衆，茲特著其誤以爲世戒。

論上盛下虛本於腎水真陰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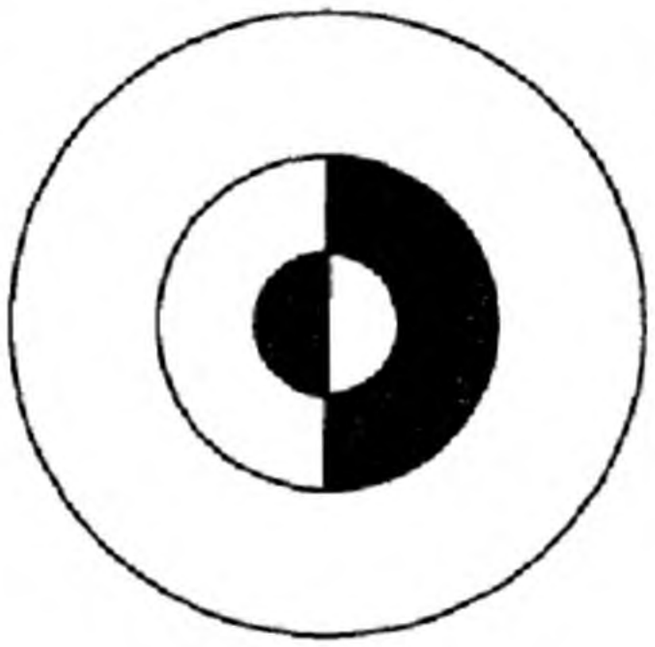
人身以陰陽兩稱爲平，偏勝則病，此大較也。水不足則火有餘，陰既虧則陽獨盛。蓋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也。故心火也而含赤液。腎水也，而藏白氣。赤液爲陰白氣爲陽，循環往復晝夜不息，此常度也。苟不知攝養，縱恣情慾虧損眞陰，陽無所附因而發越上升，此火空則發之義，是周身之氣併於陽也。併於陽則陽盛，故上焦熱而炊嗽生痰，迫血上行而爲吐劒，爲煩躁，爲頭痛，爲不得眠，爲胸前骨痛，爲口乾舌苦，此其候也。陽愈盛則陰愈虛，陰愈虛則爲五心煩熱，爲潮熱骨蒸，爲遺精，爲骨乏無力，爲小水短赤，丹田不煖，則飲食不化，爲瀉泄，爲卒僵仆，此其候也。治之之要，當亟降氣，當益陰精。氣降卽陽交於陰，是火下降也。精血生卽腎陰復，是水上升也。此旣濟之象，爲坎離交也。坎離交卽是小周天，至此則陰陽二氣復得其平矣。病何自而生哉。

論陰精陽氣補益不同

經曰，形不足溫之以氣，人參、羊肉、黃耆、人胞、紅鉛之屬是已。益陽氣也，乃可以却沈寒。經曰，精不足補之以味，人乳、鼈甲、地黃、黃檗、枸杞、牛膝、天門冬之屬是已。補陰精也，乃可以除伏熱。

張介賓《類經圖翼》

陰陽體象



陰陽應象大論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紀綱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陰陽圖

體象之道，自無而有者也。無者先天之氣，有者後天之形。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氣以造形形以寓氣。是以開物者爲先天，成物者爲後天。無極而太極者，先天。太極而陰陽者，後天。數之生者先天，數之成者後天。無聲無臭者先天，有體有象者後天。先天者太極之一氣，後天者兩儀之陰陽。陰陽分而天地立，是爲體象之祖，而物之最大者也。由兩儀而四象，由四象而五行。程子曰，四象者，陰陽剛柔也。陰陽生天，剛柔生地。朱子曰，天之四象，日月星辰是也。地之四象，水火土石是也。邵子曰，天生於動地生於靜。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靜之始則柔生，靜之極則剛生。陰陽之中又有陰陽，故有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剛柔之中又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體盡。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體盡。又曰物之大者莫若天地。天之大陰陽盡之，地之大剛柔盡之。陰陽盡而四時成，剛柔盡而四維成。四象旣分五行以出，而爲水火木金土。五行之中復有五行。陰根於陽陽根於陰，陰陽相合萬象乃生。本乎陽者親上，本乎陰者親下。在方爲東南西北，在氣候爲春夏秋冬。天爲風雲雷雨，在地爲河海山川。在方隅爲東南西北，在氣候爲春夏秋冬。東有應木之蒼龍，西有屬金之白虎，南方赤鳥得火氣而飛升，北陸玄龜得水性而潛地。人稟三才之中，氣爲萬物之先，耳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故二五之氣無乎不具，萬有之技無乎不能。天之四象，人有耳目口鼻以應之。地之四象，人有氣血骨肉以應之。三百六十骨節以應周天之度數，一萬三千五百息以通晝夜之潮汐。故邵子曰，頭圓象天足方履地，面南背北左東右西，直立兩間之中，正居子午之位。又曰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肢。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得氣之清而正者爲聖爲賢，得氣之偏而濁者爲愚爲不肖。近東南者多柔而仁，近西北者多剛而義。夷狄亦人而暴悍無禮，以地有偏正氣有純駁，稟賦所使不期而然。故左氏以民之善惡本乎六氣，謂陽稟多者剛而烈，陰稟多者懦而柔。躁戾者陽中之惡，狡險者陰中之乖。是以水性主動而偏則流。火性主急而偏則烈，木性多和而偏則柔，金性多剛而偏則狠，土性多靜而偏則愚。至若禽獸草木動植飛潛，無情有性莫不皆然。禽獸橫生草木倒生。橫生者首東尾西，倒生者枝天根地，亦皆有五氣之殊四方之異。以動者而言，得木氣則角而仁柔，得金氣則齒而剛利，火性者飛而親上，水性者潛而就下，土性者靜而喜藏。西北之蟲鱗甲而多蟄，東南之蟲羽毛而常騰。以植者而言，得東氣者多長而秀，得南氣者多茂而鬱。斯二者春夏榮而秋冬落。得西氣者

多強而動，得北氣者多堅而曲。斯二者春夏落而秋冬榮。凡萬物化生，總由二氣。得乾道者於人爲男，於物爲牡。得坤道者於人爲女，於物爲牝。乾類屬陽者多動，坤類屬陰者多靜。方隅歲月氣有不同，萬物適值其氣，隨所受而成其性。氣得中和則天爲至粹，地爲至精人爲至德。飛爲鸞鳳走爲麒麟，介爲龜龍草爲芝蘭，木爲松栢石爲金玉。氣得偏駁，則天有至害地有至幽，人有至戾。飛有鴟梟，走有狼虎，介有虺蜴，草有毒吻，木有枳棘，石有礜礫，孰非陰陽之體象。再自其形迹之有無而言，則晝夜、旦暮、朔晦、望弦、陰晴、寒熱、大小、方圓、高下、升降、左右、後先、夫婦、男女、言動、語默、呼吸、表裏、浮沈、出入、俯仰、向背、血氣、藏府、輕重、麤細、前後、頭尾，皆體象之有形者也。又如動靜、幽顯、盈虛、消息、聲音、律呂、志意、善惡曰鬼、曰神、曰魂、曰魄、曰變、曰化、曰微、曰極，皆體象之無形者也。然有此必有彼，有對必有待。物各有父母，分牝牡於蜉蝣。物各一太極，包兩儀於子粒。如蚊喙至微能通血氣，蝨睛最眇亦辨西東。用是而推，則至廣至極至微至精，隨氣而聚觸幾而生。大不可量小不可測，何莫非陰陽之至德，化工之精妙，亦豈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偶一奇。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方圓也，動靜也，奇偶也，闔闢也，總不出於一與二也。故曰天地形也，其交也以坎、離。坎、離之道，曰陰曰陽而盡之。然合而言之，則陰以陽爲主，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生也者，陽也，奇也，一也，丹也。易有萬象，而欲以一字統之者，曰陽而已矣。生死事大，而欲以一字蔽之者，亦曰陽而已矣。雖曰陽爲陰偶，而乾陽健運。陰爲陽基，而坤靜常寧。然坤之所以得寧者，何莫非乾陽之所爲。故曰如艮其止，止是靜，所以止之便是動。是以陰性雖狡，未嘗不聽命乎陽，而因其強弱以爲進退也。所以元貫四德，春貫四時，而天地之道陽常盈陰常虧，以爲萬物生生之本，此先天造化之自然也。惟是陽如君子陰如小人，君子則正大光明獨立不倚而留之難，小人則乘釁伺隙無所不爲而進之易，安得春光長不去，君子長不死。惜乎哉，陽盛必變，逝者如斯。故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亦象夫陽一而陰二，反覺陰多於陽，所以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期頤少而夭折多。此後天人欲之日滋也，是以持滿捧盈，君子懼之。故聖人作《易》，至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非故惡夫陰也，亦畏其敗壞陽德而戕伐乎乾、坤之生意耳。以故一陰之生，譬如一賊，履霜堅冰，至貫在謹乎微。此誠醫學之綱領，生命之樞機也。【略】

醫易義

以疾病言之，則泰爲上下之交通，否是乾、坤之隔絕。既濟爲心腎相諧，未濟爲陰陽各別。大過、小過，入則陰寒漸深，而出爲癥瘕之象。中孚、頤卦，中如土藏不足，而頤爲臟脹之形。剝、復如隔陽脫陽。夬、姤如隔陰脫陰。觀是陽衰之漸，遯藏陰長之因，姑象其槩，無能贅陳。又若離火臨乾，非頭卻藏。若逢兌卦，口肺相連，交坎互相利害，入東木火防炎。坤、艮雖然喜煖，太過亦恐枯乾。坎爲水母，震、巽相便，若逢土位，反尅最嫌。金水本爲同氣，失常燥濕相干。坤、艮居中，怕逢東旺，若當乾、兌，稍見安然。此雖以卦象而測病情，以坎、離而分水火，惟是坎本屬水而陽居乎中，離本屬火而陰藏乎內，故北方水地，一反存焉，南是火鄉，二偏居上，東方陽木，八在其中，西是陰金，九當其位。可見離陽屬火，半爲假熱難猶，坎水是陰，豈盡眞寒易識。雲從龍風從虎，消長之機。水流濕火就燥，死生之竅。倘知逆順堪憂，須識假眞顚倒。是以事變之多，譬諸人面。面人人殊，而天下之面皆相殊，古今之面無不殊。人面之殊即如人心之殊，人心之殊所以人病亦皆殊，此疾患之生有不可以數計，今姑舉其大綱，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神而明之，存乎人耳。然神莫神於易，易莫易於醫。欲該醫易，理只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方圓也，動靜也，奇偶也，闔闢也，總不出於一與二也。故曰天地形也，其交也以坎、離。坎、離之道，曰陰曰陽而盡之。然合而言之，則陰以陽爲主，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生也者，陽也，奇也，一也，丹也。易有萬象，而欲以一字統之者，曰陽而已矣。生死事大，而欲以一字蔽之者，亦曰陽而已矣。雖曰陽爲陰偶，而乾陽健運。陰爲陽基，而坤靜常寧。然坤之所以得寧者，何莫非乾陽之所爲。故曰如艮其止，止是靜，所以止之便是動。是以陰性雖狡，未嘗不聽命乎陽，而因其強弱以爲進退也。所以元貫四德，春貫四時，而天地之道陽常盈陰常虧，以爲萬物生生之本，此先天造化之自然也。惟是陽如君子陰如小人，君子則正大光明獨立不倚而留之難，小人則乘釁伺隙無所不爲而進之易，安得春光長不去，君子長不死。惜乎哉，陽盛必變，逝者如斯。故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亦象夫陽一而陰二，反覺陰多於陽，所以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期頤少而夭折多。此後天人欲之日滋也，是以持滿捧盈，君子懼之。故聖人作《易》，至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非故惡夫陰也，亦畏其敗壞陽德而戕伐乎乾、坤之生意耳。以故一陰之生，譬如一賊，履霜堅冰，至貫在謹乎微。此誠醫學之綱領，生命之樞機也。【略】

大寶論

爲人不可不知醫，以命爲重也。而命之所繫，惟陰與陽。不識陰陽，焉知醫理。此陰陽之不可不論也。夫陰陽之體曰乾與坤，陰陽之用曰水與火，陰陽之化曰形與氣。以生殺言，則陽主生陰主殺。以寒熱言，則熱爲陽寒爲陰。若其生化之機，則陽先陰後陽施陰受。先天因氣以化形，陽生陰也。後天因形以化氣，陰生陽也。形即精也，精即水也，神即氣也，氣即火也。陰陽二氣最不宜偏，不偏則氣和而生物，偏則氣乖而殺物。經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此先王憫生民之夭厄，因創明醫道以垂惠萬世者，在教人以察陰陽，保生氣而已也。故《內經》於陰陽之理，惟恐人之不明，而切切諄諄言之再四，奈何後學猶未能明，余請先言其二而後言其一。夫二者陰也，後天之形也。一者陽也，先天之氣也。神由氣化，而氣本乎天。所以發生吾身者，即眞陽之氣也。形以精成，而精生於氣，所以成立吾身者即眞陰之氣也。觀上古《天眞論》曰，女子二七而後天癸至，男子二八而後天癸至。非若陰生在後而陰成之難乎。又《陰陽應象大論》曰，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非若陰衰在前而陰凋之易乎。所謂陰者，即吾之精而造吾之形也。夫無形則無患，有形必有毀。故人生全盛之數，惟二八之後以至四旬之外，前後止二十餘年，而形體漸衰矣。此誠陰虛之象也。由此觀之，即謂之陽道實陰道虛，若無不可。故丹溪引日月之盈虧，以爲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論，而立補陰大補等丸，以黃栢、知母爲神丹，家傳戶用，其害孰甚。殊不知天癸之未至本由乎氣，而陰氣之自半亦由乎氣。是形雖在陰而氣則仍從陽也。此死生之機不可不辨。余所謂先言其二者，即此是也。何謂其一，一即陽也。陽之爲義大矣。夫陰以陽爲主，所關於造化之原而爲性命之本者，惟斯而已。何以見之，姑舉其最要者，有三義焉。一曰形氣之辨，二曰寒熱之辨，三曰水火之辨。夫形氣者，陽化氣陰化形，是形本屬陰，而凡通體之溫者，陽氣也。一生之活者，陽氣也。五官五藏之神明不測者，陽氣也。及其既死，則身冷如冰，靈覺盡滅。形固存而氣則去，此以陽脫在前而陰留在後，是形氣陰陽之辨也，非陰多於陽乎。二曰寒熱者，熱爲陽寒爲陰，春夏之煖爲陽，秋冬之冷爲陰。當長夏之暑，萬國如爐。其時也，凡草木昆蟲咸苦煎炙，然愈熱則愈繁，不熱則不盛。及乎一夕風霜，即殞枯遍野。是熱能生物，而過寒則伐盡。然則熱無傷而寒可畏，此寒熱陰陽之辨也，非寒強於熱乎。三曰水火者，水爲陰火爲陽也。造化之權全在水火，而水火之象有四。則曰爲太陽火爲少陽，水爲太陰月爲少陰，此四象之眞形，而人所未達也。余言未竟，適一耽醫之客過余者。聞而異之曰，月本太陰火豈少陽，古無是說，何據云然。亦有所謂乎。曰，陽主乎外陰主乎內，此陰陽之定位也。陽中無太陰陰中無太陽，此陰陽之專主也。日麗乎天，此陽中之陽也，非太陽乎。月之在天，陽中之陰也，非少陰乎。水行於地，陰中之陰也，非太陰乎。火之在地，陰中之陽也，非少陽乎。此等大義，誠丹溪所未知，故引日月盈虧以證陰陽虛實，亦焉知水大於日，獨不慮陽之不足陰之太過乎。客曰，陰陽太少之說固若有理，至於水大於日，使謂陰之有餘，則凡天下之火不少也，陽豈獨在於日乎。曰，是更有妙理存也。夫陰陽之性，太者氣剛，故曰不可滅水不可竭，此日爲火之本，水爲月之根也。少者氣柔，故火有時息月有時缺，此火是日之餘，月是水之餘也。惟其不滅者方爲眞火，而時作時止者豈即元陽。故惟眞陽之火乃能生物，而燎原之凡火但能焦物病物，未聞有以烘炙而生物者，是安可以火喻日也。客曰，若如此言，則水誠太陰矣，然何以云天一生水，水非陽乎。又何以云水能生萬物，水非生氣乎。曰，此問更妙。夫天一者，天之一也，一即陽也，無一則止於六耳。故水之生物者，賴此一也。水之化氣者，亦賴此一也。不觀乎春夏之水土，得之而能生能長者，非有此一乎。秋冬之水土得之而不生不長者，非無此一乎。不惟不生而自且爲凍，是水亦死矣。可見水之所以生，水之所以行，孰非陽氣所主，此水中有陽耳，非水即爲陽也。客曰，然則生化之權皆由陽氣，彼言陽有餘者誠非謬也。而子反慮其不足，非過慮乎。曰，余爲此論正爲此耳。惟恐人之不悟，故首言形氣次言寒熱，此言水火，總欲辨明陽非有餘不可不顧之義。夫陽主生陰主殺，凡陽氣不充則生意不廣，而況於無陽乎。故陽惟畏其衰，陰惟畏其盛，非陰能自盛也，陽衰則陰盛矣。凡萬物之生由乎陽，萬物之死亦由乎陽，非陽能死物也，陽來則生陽去則死矣。試以太陽證之可得其象。夫日行南陸在時爲冬。斯時也非無日也，第稍遠耳。便見嚴寒雖禦之若此，萬物凋零之若此。然則天地之和者惟此日也。設無此日，則天地雖大一寒質耳，豈非六合盡冰壺，乾、坤皆地獄乎。人是小乾、坤，得陽則生失陽則死，陽衰者即亡陽之漸也，恃強者即致衰之兆也，可不畏哉。故伏羲作易首制一爻，此立元陽之祖也。文王衍易凡六十四

卦，皆以陽喻君子陰喻小人，此明陽氣之德也。乾之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言元貫四德，陽爲發育之首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此慮陰之漸長，防其有妨化育也。大有之彖曰，大有元亨，火在天上。此言陽德之亨，無所不照也。《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切重生生之本也。《內經》曰，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此言陰之所恃者，惟陽爲主也。又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此言天之運人之命，元元根本總在太陽無兩也。凡此經訓，蓋自伏羲、黃帝、文王、岐伯、周公、孔子六大聖人千古相傳，若出一口，豈果余之私慮哉。由此言之，可見天之大寶只此一丸紅日，人之大寶只此一息眞陽，孰謂陽常有餘而欲以苦寒之物伐此陽氣。欲保生者可如是乎。客曰，至哉，余得聞所生之自矣。然既有其道，豈無其法。欲固此陽計從安出。曰，但知根本卽其要也。曰，何爲根本。曰，命門是也。曰，余聞土生萬物，故脾胃爲五藏六府之本。子言命門，余未解也。曰，不觀人之初生，生由臍帶，臍接丹田，是爲氣海，卽命門也。所謂命門者，先天之生我者由此而受，後天之我生者由此而栽也。夫生之門卽死之戶，所以人之盛衰安危皆繫於此者，以其爲生氣之源。而氣強則強氣衰則病，此雖至陰之地而實元陽之宅。若彼脾胃者，乃後天水穀之本，猶屬元陽之子耳。子欲知醫其母，忽此所生之母焉。言難盡意，請再著《眞陰論》以悉之何如。客忻然曰，願再聞其義。

眞陰論

凡物之有生，本由陽氣。顧今人之病陰虛者，十常八九，又何謂哉。不知此一陰字，正陽氣之根也。蓋陰不可以無陽，非氣無以生形也。陽不可以無陰，非形無以載氣也。故物之生也生於陽，物之成也成於陰。此所謂元陰元陽，亦曰眞精眞氣也。前篇言陰陽之生殺者，以寒熱言其性用也。此篇言陰陽之生成者，以氣質言其形體也。性用操消長之權，形體係存亡之本。欲知所以死生者，須察乎陽。察陽者，察其衰與不衰。欲知所以存亡者，須察乎陰。察陰者，察其壞與不壞。此保生之要法也。稽之前輩，殊有誤者。不識眞陰面目，每多矯強立言。自河間主火之說行，而丹溪以寒苦爲補陰，舉世宗之莫能禁止。揆厥所由，蓋以熱證明顯人多易見，寒證隱微人多不知，而且於虛火實火之間，尤爲難辨。亦孰知實熱爲病者，十中不過三四。虛火爲病者，十中嘗見六七。夫實熱者，凡火也。凡火之盛，元氣本無所傷，故可以苦寒折之。信手任心，何難之有。然當熱去卽止，不可過用，過則必傷元氣，況可誤認爲火乎。虛火者，眞陰之虧也。眞陰不足，又豈苦劣難堪之物所能填補，矧沈寒之性絕無生意，非惟不能補陰，抑且善敗眞火。若屢用之，多令人精寒無子，且未有不暗損壽元者。第陰性柔緩，而因循玩用弗之覺耳。嘗見多壽之人，無不愼節生冷，所以得全陽氣。卽有老人亦喜涼者，正以元陽本足故能受寒，非寒涼之壽之也。由此觀之，足徵余言之非謬矣。蓋自余有知以來，目覩苦寒之害人者，已不可勝紀。此非時醫之誤，實二子傳之而然。先王仁愛之德，遺敝於此，使劉朱之言不息，則軒岐之澤不彰。是誠斯道之丈魔，亦生民之厄運也。夫成德掩瑕，豈非君子。余獨何心敢議先輩。蓋恐爭之不力，終使後人猶豫，長夢不醒，貽害彌深。顧余之念，但知有軒岐，而不知有諸子。但知有好生，而不知有避諱。此言之不容已也。然言之不明，孰若無言。余請詳言眞陰之象，眞陰之用，眞陰之病，眞陰之治，以悉其義。所謂眞陰之象者，猶家宅也，猶器具也，猶妻妾也。所貴乎家宅者，所以畜財也。無家宅則財必散矣。所貴乎器具者，所以保物也。無器具則物必毀矣。所貴乎妻妾者，所以助夫也。無妻妾則夫必蕩矣。此陰以陽爲主，陽以陰爲根也。經曰五藏者，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非以精爲眞陰乎。又曰，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非以形爲眞陰乎。觀形質之壞與不壞，卽眞陰之傷與不傷，此眞陰之象，不可不察也。所謂眞陰之藏者，凡五藏五液各有所主，是五藏本皆屬陰也。然經曰，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液皆歸乎精，而五精皆統乎腎。腎有精室，是曰命門。爲天一所居，卽眞陰之府。精藏於此，精卽陰中之水也。氣化於此，氣卽陰中之火也。命門居兩腎之中，卽人身之太極。由太極以生兩儀，而水火具焉，消長繫焉。故爲受生之初，爲性命之本。欲治眞陰，而舍命門，非其治也。此眞陰之藏不可不察也。所謂眞陰之用者，凡水火之功，缺一不可。命門之火謂之元氣，命門之水謂之元精。五液充則形體賴而強壯，五氣治則營衛賴以和調。此命門之水火卽十二藏之化源，故心賴之則君主以明，肺賴之則治節以行，脾胃賴之濟倉廩之富，肝膽賴之資謀慮之本，膀胱賴之則三焦氣化，大小腸賴之則傳導自分。此雖云腎藏之伎巧，而實皆眞陰之用，不可不察也。所謂眞陰之病者，凡陰氣本無有餘，陰病惟皆不足。卽如陰勝於下者，原非陰盛，以命門之火衰也。陽勝

於標者，原非陽盛，以命門之水虧也。水虧其源，則陰虛之病疊出。火衰其本，則陽虛之證迭生。如戴陽者面赤如朱，格陽者外熱如火，或口渴咽焦，每引水以自救，或躁擾狂越，每欲卧於泥中，或五心煩熱而消瘅骨蒸，或二便秘結而溺漿如汁，或爲吐血衄血，或爲嗽嗽遺精，或斑黄無汗者，由津液之枯涸，或中風癱瘓者，以精血之敗傷。凡此之類，有屬無根之焰，有因火不歸原。是皆陰不足以配陽，病在陰中之水也。又如火虧於下，則陽衰於上。或爲神氣之昏沈，或爲動履之困倦。其有頭目眩暈而七竅偏廢者，有咽喉哽咽而嘔惡氣短者，皆上焦之陽虛也。有飲食不化而吞酸反胃者，有痞滿隔塞而水泛爲痰者，皆中焦之陽虛也。有清濁不分而腸鳴滑泄者，有陽痿精寒而臍腹多痛者，皆下焦之陽虛也。又或畏寒灑灑者，以火藏之陽虛不能禦寒也。或肌肉臟腹者，以土藏之陽虛不能制水也。或拘攣痛痺者，以木藏之陽虛不能營筋也。或寒嗽虛喘身涼自汗者，以金藏之陽虛不能保肺也。或精遺血泄二便失禁腰脊如折骨痛之極者，以水藏之陽虛精髓內竭也。凡此之類，或以陰強之反尅，或由元氣之被傷，皆陽不足以勝陰，病在陰中之火也。王太僕曰，寒之不寒責其無水，熱之不熱責其無火。無火無水皆在命門，總曰陰虛之病，不可不察也。所謂眞陰之治者，凡亂有所由起，病有所由生。故治病必當求本。蓋五藏之本本在命門，神氣之本本在元精，此卽眞陰之謂也。王太僕曰，壯水之主以制陽光，益火之元以消陰翳，正此謂也。許學士曰，補脾不如補腎，亦此謂也。近惟我明薛立齋獨得其妙，而常用仲景八味丸，卽益火之劑也。錢氏六味丸，卽壯水之劑也。每以濟人，多收奇效。誠然善矣。第眞陰既虛，則不宜再泄。二方俱用，茯苓澤瀉滲利太過，卽仲景金匱亦爲利水而設，雖曰於大補之中加此何害，然未免減去補力而奏功爲難矣。使或陰氣雖弱未至大傷，或藏氣微滯而兼痰濕水邪者，則正宜用此。若精氣大損年力俱衰，眞陰內乏虛痰假火等證，卽從純補猶言不足，若加滲利如實漏卮矣。故當察微甚緩急而用，隨其人斯爲盡善。余及中年，方悟補陰之理。因推廣其義，用六味之意而不用六味之方，活人應手之效，眞有不能盡述者。夫病變非一，何獨重陰。有弗達者，必哂爲謬。姑再陳之以見其略。如寒邪中人本爲表證，而汗液之化必由乎陰也。中風爲病身多偏枯，而筋脉之敗必由乎陰也。虛勞生火非壯水何以救其燎原，瀉痢亡陰非補腎何以固其門戶。臟腑由乎水邪，主水者須求水藏關格，本乎陰虛，欲強陰舍陰不可。此數者乃疾病中最大之綱領，明者覺之，可因斯而三反矣。故治水治火皆從腎氣，此正重在命門，而陽以陰爲基也。《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夫雄動而作，雌靜而守。然動必歸靜，雄必歸雌。此雄之不可不知，雌之不可不守也。邵子曰，三月春光留不住，春歸春意難分付。凡言歸者必歸家，爲問春家在何處。夫陽春有脚，能去能來。識其所歸，則可藏可留，而長春在我矣。此二子之教我，眞我之大宗師也。人能知雄之有雌，春之有家，則知眞陰之爲義矣。余因製二歸丸方，願與知本知音者共之。

又《景岳全書》

陰陽篇

凡診病施治，必須先審陰陽，乃爲醫道之綱領。陰陽無謬，治焉有差。醫道雖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陰陽而已。故證有陰陽，脉有陰陽，藥有陰陽。以證而言，則表爲陽裏爲陰，熱爲陽寒爲陰，上爲陽下爲陰，氣爲陽血爲陰，動爲陽靜爲陰，多言者爲陽無聲者爲陰，喜明者爲陽欲暗者爲陰。陽微者不能呼，陰微者不能吸。陽病者不能俯，陰病者不能仰。以脉而言，則浮大滑數之類皆陽也，沉微細濇之類皆陰也。以藥而言，則升散者爲陽，斂降者爲陰。辛熱者爲陽，苦寒者爲陰。行氣分者爲陽，行血分者爲陰。性動而走者爲陽，性靜而守者爲陰。此皆醫中之大法。至於陰中復有陽，陽中復有陰，疑似之間，辨須的確。此而不識，極易差訛。是又最爲緊要。然總不離於前之數者。但兩氣相兼則此少彼多，其中便有變化，一皆以理測之，自有顯然可見者。若陽有餘而更施陽治，則陽愈熾而陰愈消。陽不足而更用陰方，則陰愈盛而陽斯滅矣。設能明徹陰陽，則醫理雖玄，思過半矣。

一道產陰陽原同一氣。火爲水之主，水卽火之源。水火原不相離也。何以見之。如水爲陰火爲陽，象分冰炭，何謂同原。蓋火性本熱，使火中無水其熱必極，熱極則亡陰，而萬物焦枯矣。水性本寒，使水中無火，其寒必極，寒極則亡陽，而萬物寂滅矣。此水火之氣果可呼吸相離乎。其在人身，是卽元陰元陽，所謂先天之元氣也。欲得先天，當思根柢。命門爲受生之竅，爲水火之家，此卽先天之北闕也。舍此他求，如涉海問津矣。學者宜識之。

一凡人之陰陽，但知以氣血臟腑寒熱爲言，此特後天有形之陰陽耳。至若先天無形之陰陽，則陽曰元陽陰曰元陰。元陽者卽無形之火以生以化，神

機是也。性命係之，故亦曰元氣。元陰者，即無形之水以長以立，天癸是也。元精元氣者，即化生精氣之元神也。生氣通天惟賴強弱係之，故亦曰元精。元精元氣者，即化生精氣之元神也。生氣通天惟賴乎此。經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即此之謂。今之人多以後天勞慾戕及先天，今之醫只知有形邪氣不知無形元氣。夫有形者迹也，盛衰昭著體認無難，無形者神也，變幻倏忽挽回非易。故經曰粗守形上守神。嗟乎，又安得有通神明而見無形者與之共談斯道哉。

一天地陰陽之道本貴和平，則氣令調而萬物生，此造化生成之理也。然陽爲生之本，陰實死之基。故道家曰分陰未盡則不仙，分陽未盡則不死。華元化曰，得其陽者生，得其陰者死。故凡欲保生重命者，尤當愛惜陽氣，此即以生以化之元神，不可忽也。龔自劉河間出，以暑火立論，尚用寒凉，伐此陽氣，其害已甚。賴東垣先生論脾胃之火必須溫養，然尚未能盡斥一偏之謬。而丹溪復出，又立陰虛火動之論，製補陰大補等丸，俱以黃栢知母爲君，寒凉之弊又復盛行。夫先受其害者既去而不返，後習而用者猶迷而不悟。嗟乎法高一尺魔高一丈，若二子者謂非軒岐之魔乎。余深悼之，故直削於此，實冀夫盡洗積陋以蘇生民之厄，誠不得不然也。觀者其諒之察之，勿以誹謗先輩爲責也。幸甚。

一陰陽虛實，經曰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一經曰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此言表邪之實也。又曰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此言陽氣之虛也。仲景曰，發熱惡寒，發於陽。無熱惡寒，發於陰。又曰，極寒反汗出，身必冷如冰。此與經旨義相上下。

一經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此與經旨義相上下。

一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此表證之辨。若內熱之甚者，亦每多畏寒，此當以脉證參合察之。

一眞寒之脉必遲弱無神，眞熱之脉必滑實有力。

一陰根於陽，陽根於陰。凡病有不可正治者，當從陽以引陰，從陰以引陽，各求其屬而衰之。如求汗於血，生氣於精，從陽引陰也。又如引火歸源，納氣歸腎，從陰引陽也。此即水中取火，火中取水之義。

一陰之病也，來亦緩而去亦緩。陽之病也，來亦速而去亦速。陽生於熱熱則舒緩，陰生於寒寒則拳急。〇寒邪中於下，熱邪中於上，飲食之邪中於中。

一考之中《藏經》曰，陽病則旦靜，陰病則夜寧，陽虛則晝亂，陰虛則朝爭。蓋陽虛喜陽助，所以朝輕而暮重，陰虛喜陰助，所以朝重而暮輕。此言陰陽之虛也，若實邪之候則與此相反。凡陽邪盛者必朝重暮輕，陰邪盛者必朝輕暮重。此陽逢陽王陰得陰強也。其有或晝或夜時作時止不時而動者，以正氣不能主持，則陰陽勝負交相錯亂，當以培養正氣爲主，則陰陽將自和矣。但或水或火，宜因虛實以求之。【略】

寒熱篇

寒熱者，陰陽之化也。陰不足則陽乘之，其變爲熱。陽不足則陰乘之，其變爲寒。故陰勝則陽病，陰勝爲寒也。陽勝則陰病，陽勝爲熱也。熱極則生寒，因熱之甚也。寒極則生熱，因寒之甚也。陽虛則外寒，寒必傷陽也。陰虛則內熱，熱必傷陰也。陽盛則外熱，陽歸陽分也。陰盛則內寒，陰歸陰分也。寒則傷形，形言表也。熱則傷氣，氣言裏也。故火王之時陽有餘而熱病生，水王之令陽不足而寒病起。人事之病由於內，氣交之病由於外。寒熱之表裏當知，寒熱之虛實亦不可不辨。

一熱在表者，爲發熱頭痛，爲丹腫斑黃，爲揭去衣被，爲諸痛瘡瘍。

一熱在裏者，爲瞀悶脹滿，爲煩渴喘結。或氣急叫吼，或躁擾狂越。

一熱在上者，爲頭痛目赤，爲喉瘡牙痛，爲諸逆衝上，爲喜冷舌黑。

一熱在下者，爲腰足腫痛，爲二便秘澁。或熱痛遺精，或溲混便赤。

一寒在表者，爲憎寒，爲身冷，爲浮腫，爲容顏青慘，爲四肢寒厥。

一寒在裏者，爲冷嘔腸鳴，爲惡心嘔吐，爲心腹疼痛，爲惡寒喜熱。

一寒在上者，爲吞酸，爲膈噎，爲飲食不化，爲噯腐脹噦。

一寒在下者，爲清濁不分，爲驚瀉痛泄，爲陽痿，爲遺尿，爲膝寒足冷。

一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此表證之辨。若內熱之甚者，亦每多畏寒，此當以脉證參合察之。

一眞寒之脉必遲弱無神，眞熱之脉必滑實有力。

一陽臟之人多熱，陰臟之人多寒。陽臟者必平生喜冷畏熱，即朝夕食冷一無所病，此其陽之有餘也。陰臟者一犯寒凉則脾腎必傷，此其陽之不足也。第陽強者少，十惟二三。陽弱者多，十常五六。然恃強者反多病，畏弱者反多安寧。若或見彼之強而忌我之弱，則與侏儒觀場，醜婦效顰者無異矣。

寒熱真假篇

寒熱有眞假者。陰證似陽陽證似陰也。蓋陰極反能躁熱，乃內寒而外

熱，即眞寒假熱也。陽極反能寒厥，乃內熱而外寒，即眞熱假寒也。假熱者最忌寒凉，假寒者最忌溫熱。察此之法，當專以脉之虛實強弱爲主。

一假熱者水極似火也。凡病傷寒或患雜證，有其素稟虛寒，偶感邪氣而然者。有過於勞倦而致者，有過於酒色而致者，有過於七情而致者，有原非火證以誤服寒凉而致者。凡眞熱本發熱而假熱亦發熱，其證則亦爲面赤躁煩，亦爲大便不通小便赤澁，或爲氣促咽喉腫痛，或爲發熱脉見緊數等證。昧者見之便認爲熱，妄投寒凉，下咽必斃。不知身雖有熱，而裏寒格陽或虛陽不斂者，多有此證。但其內證則口雖乾渴，必不喜冷。即喜冷者飲亦不多。或大便不實，或先鞕後溏，或小便清頻，或陰枯黃赤，或氣短懶言，或色黯神倦，或起倒如狂，而禁之則止。自與登高罵詈者不同，此虛狂也。或斑如蚊迹而淺紅細碎，自與紫赤熱極者不同，此假斑也。凡假熱之脉，必沉細運弱。或雖浮大緊數而無力無神，此乃熱在皮膚寒在臟腑，所謂惡熱非熱，實陰證也。凡見此內顯內困等證，而但知攻邪，則無有不死。急當以四逆八味理陰煎回陽飲之類，倍加附子填補眞陽，以引火歸源。但使元氣漸復，則熱必退藏而病自愈。所謂火就燥者，即此義也。故凡見身熱脉數按之不鼓擊者，此皆陰盛格陽，即非熱也。〇仲景治少陰證面赤者，以四逆湯加葱白主之。〇東垣曰，面赤目赤煩躁引飲脉七八至按之則散者，此無根之火也。以薑附湯加人參主之。〇《外臺秘要》曰，陰盛發躁名曰陰躁，欲坐井中，宜以熱藥治之。

一假寒者，火極似水也。凡傷寒熱甚失於汗下，以致陽邪亢極鬱伏於內，則邪自陽經傳入陰分，故爲身熱發厥，神氣昏沉。或時畏寒，狀若陰證。凡眞寒本畏寒，而假寒亦畏寒。此熱深厥亦深，熱極反兼寒化也。大抵此證必聲壯氣粗，形強有力，或唇焦舌黑口渴飲冷，小便赤澁大便秘結，或因多飲藥水，以致下利純清水，而其中仍有燥糞，及失氣極臭者，察其六脉，必皆沉滑有力，此陽證也。凡內實者，宜三承氣湯擇而用之。潮熱者，以大柴胡湯解而下之。內不實者，以白虎湯之類清之。若雜證之假寒者，亦或爲畏寒，或爲戰慄，此以熱極於內而寒侵於外，則寒熱之氣兩不相投，因而寒慄。此皆寒在皮膚熱在骨髓，所謂惡寒非寒，明是實證。但察其內證，則或爲喜冷，或爲便結，或小水之熱澁，或口臭而躁煩。察其脉必滑實有力。凡見此證，即當以凉膈芩連之屬助其陰而清其火，使內熱既除則外寒自伏。所謂水流濕者，亦此義也。故凡身寒厥冷其脉滑數按之鼓擊於指下者，此陽極似陰即非寒也。

一假熱者水極似火也。凡病傷寒或患雜證，有其素稟虛寒，偶感邪氣而然者。有過於勞倦而致者，有過於酒色而致者，有過於七情而致者，有原非火證以誤服寒凉而致者。凡眞熱本發熱而假熱亦發熱，其證則亦爲面赤躁煩，亦爲大便不通小便赤澁，或爲氣促咽喉腫痛，或爲發熱脉見緊數等證。昧者見之便認爲熱，妄投寒凉，下咽必斃。不知身雖有熱，而裏寒格陽或虛陽不斂者，多有此證。但其內證則口雖乾渴，必不喜冷。即喜冷者飲亦不多。或大便不實，或先鞕後溏，或小便清頻，或陰枯黃赤，或氣短懶言，或色黯神倦，或起倒如狂，而禁之則止。自與登高罵詈者不同，此虛狂也。或斑如蚊迹而淺紅細碎，自與紫赤熱極者不同，此假斑也。凡假熱之脉，必沉細運弱。或雖浮大緊數而無力無神，此乃熱在皮膚寒在臟腑，所謂惡熱非熱，實陰證也。凡見此內顯內困等證，而但知攻邪，則無有不死。急當以四逆八味理陰煎回陽飲之類，倍加附子填補眞陽，以引火歸源。但使元氣漸復，則熱必退藏而病自愈。所謂火就燥者，即此義也。故凡見身熱脉數按之不鼓擊者，此皆陰盛格陽，即非熱也。〇仲景治少陰證面赤者，以四逆湯加葱白主之。〇東垣曰，面赤目赤煩躁引飲脉七八至按之則散者，此無根之火也。以薑附湯加人參主之。〇《外臺秘要》曰，陰盛發躁名曰陰躁，欲坐井中，宜以熱藥治之。

一假寒者，火極似水也。凡傷寒熱甚失於汗下，以致陽邪亢極鬱伏於內，則邪自陽經傳入陰分，故爲身熱發厥，神氣昏沉。或時畏寒，狀若陰證。凡眞寒本畏寒，而假寒亦畏寒。此熱深厥亦深，熱極反兼寒化也。大抵此證必聲壯氣粗，形強有力，或唇焦舌黑口渴飲冷，小便赤澁大便秘結，或因多飲藥水，以致下利純清水，而其中仍有燥糞，及失氣極臭者，察其六脉，必皆沉滑有力，此陽證也。凡內實者，宜三承氣湯擇而用之。潮熱者，以大柴胡湯解而下之。內不實者，以白虎湯之類清之。若雜證之假寒者，亦或爲畏寒，或爲戰慄，此以熱極於內而寒侵於外，則寒熱之氣兩不相投，因而寒慄。此皆寒在皮膚熱在骨髓，所謂惡寒非寒，明是實證。但察其內證，則或爲喜冷，或爲便結，或小水之熱澁，或口臭而躁煩。察其脉必滑實有力。凡見此證，即當以凉膈芩連之屬助其陰而清其火，使內熱既除則外寒自伏。所謂水流濕者，亦此義也。故凡身寒厥冷其脉滑數按之鼓擊於指下者，此陽極似陰即非寒也。

一假熱者水極似火也。凡病傷寒或患雜證，有其素稟虛寒，偶感邪氣而然者。有過於勞倦而致者，有過於酒色而致者，有過於七情而致者，有原非火證以誤服寒凉而致者。凡眞熱本發熱而假熱亦發熱，其證則亦爲面赤躁煩，亦爲大便不通小便赤澁，或爲氣促咽喉腫痛，或爲發熱脉見緊數等證。昧者見之便認爲熱，妄投寒凉，下咽必斃。不知身雖有熱，而裏寒格陽或虛陽不斂者，多有此證。但其內證則口雖乾渴，必不喜冷。即喜冷者飲亦不多。或大便不實，或先鞕後溏，或小便清頻，或陰枯黃赤，或氣短懶言，或色黯神倦，或起倒如狂，而禁之則止。自與登高罵詈者不同，此虛狂也。或斑如蚊迹而淺紅細碎，自與紫赤熱極者不同，此假斑也。凡假熱之脉，必沉細運弱。或雖浮大緊數而無力無神，此乃熱在皮膚寒在臟腑，所謂惡熱非熱，實陰證也。凡見此內顯內困等證，而但知攻邪，則無有不死。急當以四逆八味理陰煎回陽飲之類，倍加附子填補眞陽，以引火歸源。但使元氣漸復，則熱必退藏而病自愈。所謂火就燥者，即此義也。故凡見身熱脉數按之不鼓擊者，此皆陰盛格陽，即非熱也。〇仲景治少陰證面赤者，以四逆湯加葱白主之。〇東垣曰，面赤目赤煩躁引飲脉七八至按之則散者，此無根之火也。以薑附湯加人參主之。〇《外臺秘要》曰，陰盛發躁名曰陰躁，欲坐井中，宜

以熱藥治之。

一假寒者，火極似水也。凡傷寒熱甚失於汗下，以致陽邪亢極鬱伏於內，則邪自陽經傳入陰分，故爲身熱發厥，神氣昏沉。或時畏寒，狀若陰證。凡眞寒本畏寒，而假寒亦畏寒。此熱深厥亦深，熱極反兼寒化也。大抵此證必聲壯氣粗，形強有力，或唇焦舌黑口渴飲冷，小便赤澁大便秘結，或因多飲藥水，以致下利純清水，而其中仍有燥糞，及失氣極臭者，察其六脉，必皆沉滑有力，此陽證也。凡內實者，宜三承氣湯擇而用之。潮熱者，以大柴胡湯解而下之。內不實者，以白虎湯之類清之。若雜證之假寒者，亦或爲畏寒，或爲戰慄，此以熱極於內而寒侵於外，則寒熱之氣兩不相投，因而寒慄。此皆寒在皮膚熱在骨髓，所謂惡寒非寒，明是實證。但察其內證，則或爲喜冷，或爲便結，或小水之熱澁，或口臭而躁煩。察其脉必滑實有力。凡見此證，即當以凉膈芩連之屬助其陰而清其火，使內熱既除則外寒自伏。所謂水流濕者，亦此義也。故凡身寒厥冷其脉滑數按之鼓擊於指下者，此陽極似陰即非寒也。

一假熱者水極似火也。凡病傷寒或患雜證，有其素稟虛寒，偶感邪氣而然者。有過於勞倦而致者，有過於酒色而致者，有過於七情而致者，有原非火證以誤服寒凉而致者。凡眞熱本發熱而假熱亦發熱，其證則亦爲面赤躁煩，亦爲大便不通小便赤澁，或爲氣促咽喉腫痛，或爲發熱脉見緊數等證。昧者見之便認爲熱，妄投寒凉，下咽必斃。不知身雖有熱，而裏寒格陽或虛陽不斂者，多有此證。但其內證則口雖乾渴，必不喜冷。即喜冷者飲亦不多。或大便不實，或先鞕後溏，或小便清頻，或陰枯黃赤，或氣短懶言，或色黯神倦，或起倒如狂，而禁之則止。自與登高罵詈者不同，此虛狂也。或斑如蚊迹而淺紅細碎，自與紫赤熱極者不同，此假斑也。凡假熱之脉，必沉細運弱。或雖浮大緊數而無力無神，此乃熱在皮膚寒在臟腑，所謂惡熱非熱，實陰證也。凡見此內顯內困等證，而但知攻邪，則無有不死。急當以四逆八味理陰煎回陽飲之類，倍加附子填補眞陽，以引火歸源。但使元氣漸復，則熱必退藏而病自愈。所謂火就燥者，即此義也。故凡見身熱脉數按之不鼓擊者，此皆陰盛格陽，即非熱也。〇仲景治少陰證面赤者，以四逆湯加葱白主之。〇東垣曰，面赤目赤煩躁引飲脉七八至按之則散者，此無根之火也。以薑附湯加人參主之。〇《外臺秘要》曰，陰盛發躁名曰陰躁，欲坐井中，宜以熱藥治之。

一假寒者，火極似水也。凡傷寒熱甚失於汗下，以致陽邪亢極鬱伏於內，則邪自陽經傳入陰分，故爲身熱發厥，神氣昏沉。或時畏寒，狀若陰證。凡眞寒本畏寒，而假寒亦畏寒。此熱深厥亦深，熱極反兼寒化也。大抵此證必聲壯氣粗，形強有力，或唇焦舌黑口渴飲冷，小便赤澁大便秘結，或因多飲藥水，以致下利純清水，而其中仍有燥糞，及失氣極臭者，察其六脉，必皆沉滑有力，此陽證也。凡內實者，宜三承氣湯擇而用之。潮熱者，以大柴胡湯解而下之。內不實者，以白虎湯之類清之。若雜證之假寒者，亦或爲畏寒，或爲戰慄，此以熱極於內而寒侵於外，則寒熱之氣兩不相投，因而寒慄。此皆寒在皮膚熱在骨髓，所謂惡寒非寒，明是實證。但察其內證，則或爲喜冷，或爲便結，或小水之熱澁，或口臭而躁煩。察其脉必滑實有力。凡見此證，即當以凉膈芩連之屬助其陰而清其火，使內熱既除則外寒自伏。所謂水流濕者，亦此義也。故凡身寒厥冷其脉滑數按之鼓擊於指下者，此陽極似陰即非寒也。

一假熱者水極似火也。凡病傷寒或患雜證，有其素稟虛寒，偶感邪氣而然者。有過於勞倦而致者，有過於酒色而致者，有過於七情而致者，有原非火證以誤服寒凉而致者。凡眞熱本發熱而假熱亦發熱，其證則亦爲面赤躁煩，亦爲大便不通小便赤澁，或爲氣促咽喉腫痛，或爲發熱脉見緊數等證。昧者見之便認爲熱，妄投寒凉，下咽必斃。不知身雖有熱，而裏寒格陽或虛陽不斂者，多有此證。但其內證則口雖乾渴，必不喜冷。即喜冷者飲亦不多。或大便不實，或先鞕後溏，或小便清頻，或陰枯黃赤，或氣短懶言，或色黯神倦，或起倒如狂，而禁之則止。自與登高罵詈者不同，此虛狂也。或斑如蚊迹而淺紅細碎，自與紫赤熱極者不同，此假斑也。凡假熱之脉，必沉細運弱。或雖浮大緊數而無力無神，此乃熱在皮膚寒在臟腑，所謂惡熱非熱，實陰證也。凡見此內顯內困等證，而但知攻邪，則無有不死。急當以四逆八味理陰煎回陽飲之類，倍加附子填補眞陽，以引火歸源。但使元氣漸復，則熱必退藏而病自愈。所謂火就燥者，即此義也。故凡見身熱脉數按之不鼓擊者，此皆陰盛格陽，即非熱也。〇仲景治少陰證面赤者，以四逆湯加葱白主之。〇東垣曰，面赤目赤煩躁引飲脉七八至按之則散者，此無根之火也。以薑附湯加人參主之。〇《外臺秘要》曰，陰盛發躁名曰陰躁，欲坐井中，宜以熱藥治之。

升陽散火辨

凡治火之法，有曰升陽散火者，有曰滋陰降火者。夫火一也，而曰升曰降，皆堪治火。然升則從陽，降則從陰。而升降混用，能無悖乎。抑何者宜升，何者宜降，而用有辨乎。此千古之疑竇，亦千古之兩端，而未聞有達之者。夫火之爲病，有發於陰者，有發於陽者。發於陽者，火自外致者也。自內生者爲五內之火，宜清宜降者也。自外致者爲風熱之火，宜散宜升者也。今人凡見火證，無分表裏，必曰木火同氣，動輒稱爲風熱，多用升陽散火之法。嗚呼，此似近理，孰得非之。而不知至理所在，無容混也。夫風熱之義，其說有二。有因風而生熱者，有因熱而生風者。因風生熱者，以風邪外閉而火鬱於中，此外感陽分之火，風爲本而火爲標也。因熱生風者，以熱極傷陰，而火達於外，此內傷陰分之火，火爲本而風爲標也。經曰，治病必求其本。可見外感之火當先治風，風散而火自息，宜升散不宜清降。內生之火當先治火，火滅而風自清，宜清降不宜升散。若反而爲之，則外感之邪得清降而閉固愈甚，內生之火得升散而燔燎何當。此其內因外因，自有脉證可詳辨也。余閱方書所見，頭目口齒咽喉臟腑陰火等證，悉云風熱，多以升降並用，從逆兼施。獨不慮升者礙降，降者礙升乎。從者忌逆，逆者忌從乎。經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又曰，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此自不易之正理。故余之立方處治，宜抑者則直從乎降，宜舉者則直從乎升，所以見效速而絕無就延之患，亦不過見之眞而取之捷耳。若今人之輕病致重重病致危，而經年累月日深日甚以致不救者，謂非兩端之誤之也乎。明者於此，最當辨也。

夏月伏陰續論

夏月伏陰在內，此本天地間陰陽消長之正理。顧丹溪特爲此論，而反乖其義。因以致疑於人，其謂何也。觀其所論曰，人與天地同一橐籥。子月一

陽生，陽初動也。寅月三陽生，陽初出於地也。此氣之升也。巳月六陽生，陽盡出於上矣，此氣之浮也。人之腹屬地，氣於此時浮於肌表，散於皮毛，腹中虛矣。世言夏月伏陰在內，此陰字有虛之義。若作陰涼看，其悞甚矣。且其時陽浮地上，燔灼焚燎，流金爍石，何陰冷之有。若於夏月火令之時，妄投溫熱，寧免實實虛虛之患乎。此丹溪之言虛，是固然矣。若以陰冷二字爲悞，而夏月禁用溫熱，此則余所不服也。何以見之。夫天地之道，惟此陰陽。陰陽之變，惟此消長。故一來則一往，一升則一降，而造化之機正互藏爲用者也。經曰，陰主寒陽主熱。又曰，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此本陰陽之常性也。今既云夏月之陽盡浮於外，則陰伏於內矣。陰盛則陽衰也。非寒而何。陽浮於外則氣虛於中矣，氣虛卽陽虛也。非寒而何。此固不易之理也。然而尤有顯然者，則在井泉之水。當三冬之寒冽，而井泉則溫。盛夏之炎蒸，而井源則冷。此非外寒內熱外熱內寒之明驗乎。此又歲歲皆然，主氣之常候也。至若主氣之外又有客氣，而天以五周地以六備，寒暄遞遷氣更應異。如伏明之紀寒清數舉，卑監之紀風寒並興，堅成之紀陽氣隨陰治化，流衍之紀寒司物化天地嚴凝。太陽司天寒氣下臨，寒清時舉。太陰司天地迺藏陰，大寒且至等義，是無論冬夏皆有非時之氣，以動爲民病者也。又豈因夏月之火令遂可謂之無寒而禁用溫熱乎。且伏陰之義，本以陰陽對待寒熱爲言，若但以陰字爲虛，則夏月伏陰宜多虛證，冬月伏陽卽無虛矣，豈其然乎。又若夏月宜禁寒涼，無待言也。今見四時之病，盛夏每多吐瀉，深冬偏見瘡疹。諸如此類，豈非冬多內熱，夏多中寒乎。總之夏有熱證，亦有寒證。冬有實證，亦有虛證。雖從時從證貴乎因病制宜，然夏月伏陰之義，此實天人之同氣，疾病之玄機，有必不可不察而忽之者也。今若丹溪之論，則於理反悖，而何切於用。卽無此論，亦何不可。近見徐東皐亦述丹溪之說，云夏月無寒。世人不察而用溫熱，爲世通弊。若謂夏月伏陰宜服溫熱，則冬月伏陽宜用寒涼。然則孟子冬日飲湯夏日飲水，亦不足信歟。噫，此公都子之言也。不過借喻內外，原非用析陰陽。而徐氏曲引爲證，獨不思經文《易》義儻相背乎。《內經》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曰寒極生熱熱極生寒，曰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曰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曰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也。又如《周易》之兩儀，有陰必有陽也。兩儀而四象，陰陽之中復有陰陽也。在泰之義則曰內陽而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在否之義則曰內陰而外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由此觀之，則丹溪之論東皐之引證，皆吾之所不信也。故復爲此續論。

陽不足再辨

原天地陰陽之化生，實生民性命之根本。善把握補救之妙用，誠吾道代天之大權。使我於此而見理不眞，則加冰用湯反成戕賊，害有不可勝言者。予自初年嘗讀朱丹溪《陽有餘陰不足論》，未嘗不服其高見。自吾漸立以來，則疑信相半矣。又自不惑以來，則始知其大謬矣。故予於類經求正錄中，附有《大寶論》一篇，正所以救其謬也。然常恐見淺言偏，遺殃後世，每懷疑懼而望正高明者久矣。不意付梓數載，斧削無聞。見信明賢，庶竊自慰。茲於丙子之夏，始得神交一友，傳訓數言。詢其姓氏，則知爲三吳之李氏也。誦其指南則曰，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此自丹溪之確論。而茲張子乃反謂陽常不足陰常有餘，何至相反若此。而自是其是，豈矯強以自衒歟，抑別有所本歟。姑無勞口吻以辨其孰是孰非，立見矣。如人自有生以來，男必十六而精始通，女必十四而經始至。及其衰也，男精竭於八八，女血淨於七七。凡精血既去，而人猶賴以不死者，惟此氣耳。夫氣爲陽，精血陰也。精血之來既遲在氣後，精血之去又早在氣先，可見精已無而氣猶在此，非陰常不足陽常有餘之明驗乎。以是知先賢之金石本非謬，而後學之輕妄何容易也。予聞此說益增悲嘆。悲之者，悲此言之易動人聽，而無不擊節稱善也。紫可亂朱，莫此爲甚。使不辨明，將令人長夢不醒，而性命所係非渺小，是可悲也。悲已而喜。喜之者，喜至道之精微，不經駁正終不昭明。幸因其說得啓此端，而得解此惑，是可喜也。今卽李子之言以辨之。如其以精爲陰，以氣爲陽，本非誣也。第其所覷在眉睫，則未免錯認面目，而呼張作李矣。不知精卽水也，水卽陽也。若以水火言，則水誠陰也，火誠陽也。若以化生言，則萬物之生，其初皆水。先天後天，皆本於是，而水卽陽之化也。何以見之，如水在五行，則生於一。天水在六氣，則屬乎太陽。此水之爲陰否。又若精在人身，精盛則陽強，精衰則陽痿，此精之爲陰否。再若養生家所重者，惟曰純陽。純陽之陽，以精言也。精若滲漏，何陽之有。此又精之爲陰否。又丹書云，分陽未盡則不死，分陰未盡則不仙。亦言仙必純陽也。若據李子之說，則但盡洩其精便成純陽，學仙之法豈不易乎，誠可哂也。蓋李子

之見，但見陰陽之一竅，未見陰陽之全體。夫陰陽之道，以綱言之則位育天地，以目言之則縷析秋毫。至大至小，無往而非其化也。若以清濁對待言，則氣爲陽精爲陰，此亦陰陽之一目也。若以死生聚散言，則凡精血之生皆爲陽氣，得陽則生失陽則死，此實性命之化源，陰陽之大綱也。人之生也暨諸草木，草木之初其生苗也。繼而生枝葉，再而生花實。及其衰也，花實落而枝葉存，以漸而凋也。此草木之盛衰有時，故曰生長化收藏，而候有不同也。人之生也亦猶是耳。初而生嬰孩，繼而生精血，再而生子女。及其衰也，精血去而形猶存，以漸而終也。此人生之盛衰，亦有其時。故曰生長壯老已，而年有不同也。然則自幼至老，凡在生者無非生氣爲之主。而一生之生氣，何莫非陽氣爲之主，而但有初中之異耳。若以人之精至爲陰至，豈花果之成亦草木之陰至耶，而枝葉未凋即草木之陽在耶。且陽氣在人，即人人百歲，亦不過得分內之天年。而今見百人之中，凡盡天年而終者，果得其幾。此其夭而不及者，皆非生氣之不及耶，而何以見陽之有餘也。陽強則壽，陽衰則夭，又何以見陽之有餘也。離得而易失者，惟此陽氣。既失而難復者，亦惟此陽氣，又何以見陽之有餘也。《觀天年篇》曰，人生百歲五臟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夫形，陰也。神氣，陽也。神氣去而形猶存，此正陽常不足之結局也，而可謂陽常有餘乎。至若精氣之陰陽，有可分言者，有不可分言者。可分者如前云清濁對待之謂也。不可分者，如修煉家以精氣神爲三寶，蓋先天之氣由神以化氣化精，後天之氣由精以化氣化神，是三者之化生互以爲根，本同一氣。此所以爲不可分也。故有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氣。善治氣者，能使氣中生精。此自有可分不可分之妙用也。再若寒熱之陰陽，則不可不分。蓋寒性如冰，熱性如炭。冰炭不謀，奚堪妄用。予故曰，精氣之陰陽，有不可離。寒熱之陰陽，有不可混。此醫家最切之法言也。且精血之陰陽，言賦稟之元氣也。寒熱之陰陽，言病治之藥餌也。今欲以不足之元陽，認作有餘而云火，則相習以苦寒之劣物用爲補劑以滋陰。嗟嗟，牛山有限之生氣，果能堪此無窮之陰剝否。啞子喫黃連無容伸訴者，四百年於茲矣。夫以有望之丹溪言且若此，而矧其他乎。古人云，非聖之書不可讀，此其尤甚者也。然天地陰陽之道本自和平，一有不平則災害至矣。而余謂陽常不足豈亦非一偏之見乎，蓋以丹溪補陰之說謬，故不得不爲此反言，以救萬世之生氣。夫人之所重者，惟此有生。而何以能生，惟此陽氣，無陽則無生矣。然則欲有生者，可不以此陽氣爲寶。即日慮其虧，亦非過也。而余謂陽常不足者，蓋亦惜春之杞人耳。苟誠見左，仍望明賢再駁。

徐大椿《醫學源流論》

陰陽升降論

人身象天地。天之陽藏於地之中者，謂之元陽。元陽之外布者，謂之浮陽。浮陽則與時升降。若人之陽氣則藏於腎中，而四布於周身。惟元陽則固守於中而不離，其位故太極圖中心白圈即元陽也。始終不動，其分陰分陽皆在白圈之外，故發汗之藥皆鼓動其浮陽，出於營衛之中以洩其氣耳。若元陽一動則元氣漓矣。是以發汗太甚動其元陽，即有亡陽之患。病深之人發喘呃逆，即有陽越之虞。其危皆在頃刻。必用參附及重鎮之藥以墜安之。所以治元氣虛弱之人，用升提發散之藥最防陽氣散越，此第一關也。至於陰氣，則不患其升而患其竭。竭則精液不布，乾枯燥烈廉泉玉英毫無滋潤，舌燥唇焦皮膚粗槁，所謂天氣不降地氣不升，孤陽無附害不旋踵。《內經》云，陰精所奉其人壽。故陰氣有餘則下固。其人無病，病亦易愈。反此則危。故醫人者，愼毋發其陽而竭其陰也。【略】

亡陰亡陽論

經云，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血屬陰，是汗多乃亡陰也。故止汗之法必用涼心斂肺之藥何也。心主血，汗爲心之液，故當清心火，汗必從皮毛出。肺主皮毛，故又當斂肺氣。此正治也。惟汗出太甚，則陰氣上竭，而腎中龍雷之火隨水而上。若以寒涼折之，其火愈熾。惟用大劑參附佐以酸降之品，如童便牡礪之類泠飲一碗，直達下焦，引其眞陽下降，則龍雷之火反乎其位，而汗隨止。此與亡陰之汗眞大相懸絕。故亡陰亡陽其治法截然，而轉機在頃刻。當陽氣之未動也，以陰藥止汗。及陽氣之既動也，以陽藥止汗。而龍骨牡礪黃芪五味收澁之藥，則兩方皆可隨宜用之。醫者能於亡陰亡陽之交分其界限，則用藥無誤矣。其亡陰亡陽之辨法何如。亡陰之汗，身畏熱，手足溫，肌熱汗亦熱，而味鹹口渴，喜涼飲，氣粗脈洪實，此其驗也。亡陽之汗，身反惡寒，手足冷，肌涼汗冷而味淡微粘，口不渴而喜熱飲，氣微脈浮數而空，此其驗也。至於尋常之正汗熱汗邪汗自汗，又不在二者之列。此理知者絕少。即此汗之一端，而聚訟紛紛，毫無

定見，誤治甚多也。【略】

腎虛非陰症論

今之醫者，以其人房勞之後或遺精之後感冒風寒而發熱者謂之陰症，病者遇此亦自謂之陰症。不問其現症何如，總用參朮、附桂、乾姜、地黃等溫熱峻補之藥，此可稱絕倒者也。夫所謂陰症者，寒邪中於三陰經也。房後感風，豈風寒必中腎經。即使中之，亦不過散少陰之風寒，如《傷寒論》中少陰發熱，仍用麻黃細辛發表而已，豈有用辛熱溫補之法耶。若用溫補，則補其風寒於腎中矣。況陰虛之人而感風寒，亦必由太陽入，仍屬陽邪，其熱必甚。兼以燥悶煩渴，尤宜清熱散邪，豈可反用熱藥。若果直中三陰，則斷無壯熱之理，必有惡寒倦卧，厥冷喜熱等症，方可用溫散，然亦終無用滋補之法。即如傷寒差後，房事不慎，又發寒熱，謂之女勞。復此乃久虛之人復患大症，依今人之見尤宜峻補者也。而古人治之，用竹皮一升煎湯服。然則無病而房後感風，更不宜用熱補矣。故凡治病之法，總視目前之現證現脈。如果六脈沉遲，表裏皆畏寒，的係三陰之寒證。即使其本領強壯，又絕慾十年，亦從陰治。若使所現脈證的係陽邪，發熱煩渴，並無三陰之症，即使其人本體虛弱，又復房勞過度，亦從陽治。如《傷寒論》中陽明大熱之證，宜用葛根、白虎等方者，瞬息之間轉入三陰，即改用溫補。若陰症轉陽症，亦即用涼散，此一定之法也。近世唯喻嘉言先生能知此義，有寓意草中黃長人之《傷寒案》可見，餘人皆不知之，其殺人可勝道哉。

章楠《醫門棒喝・六氣陰陽論》　《內經》言六氣者，風寒、暑濕、燥火也。六氣各異，變化無窮，要不出乎陰陽。陰陽由混元一氣而生。一氣者，太極也。陰陽者，《易》之六爻也。八風方位，即八卦也。陰陽相生，六氣變化，八風轉旋，而萬物生長化收藏，以至疾病痊癒，猶《易》之陰陽相交，六爻變動，而至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錯綜交易，而吉凶悔吝之兆，變現無盡也。義聖作八卦以垂象，軒岐論六氣以明病，同出陰陽太極之源。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夫六氣由陰陽所化，仍不離陰陽之體。是故寒爲陰火爲陽。風爲陰中之陽，暑爲陽中之陰。濕爲陰，而與火合則名暑，風與火合則化熱燥屬陽，風與寒合則化清燥屬陰。斯陰陽變化而成六氣之異也。若合五行而配四時，則風木主春，火主夏，燥金主秋，寒水主冬，濕土貫四季，而主令於長夏末月。蓋土本先天太極之廓，爲後天萬物之母，故通貫四氣而主於中也。以六氣配一歲，則初之氣風木，二之氣君火，三之氣相火，四之氣濕土，五之氣燥金，六之氣寒水。每氣各主六十日有零，以周一歲。三四火濕相交，合而爲暑。故夏至後病名暑，而濕土主令於夏季也。此特言主氣也。主氣爲地氣，靜而有常，故歲歲如是。又有客氣，爲天氣。動而不常，故每年轉換。如子午年，初之氣寒水。丑未年，初之氣風木。寅申年，初之氣君火。卯酉年，初之氣相火。辰戌年，初之氣濕土。巳亥年，初之氣燥金。又有主客五運。主運每年自木運起，至水運終。歲歲如是。客運者，如甲己化土，甲己年爲土運。乙庚化金，乙庚年爲金運之類。每運主七十二日有零，而一歲以初運統之。主者主於內，客者行於外。主客運氣流行天地間，則有亢害勝復之變。而人之災病作焉。此言其略，詳在《內經》耳。然五行之火一，六氣之火有二，何也。丹溪曰，君火，人火也。相火，天火也。君火以名，相火以位。余竊謂不然。夫六氣流行於天地間，爲天人合一之道。但可以君相分體用，不可以君相分天人也。君火以名，仍當遵經作明。何也，蓋光明洞徹者，火之體也，名之爲君。溫煦燔灼者，火之用也，名之爲相。無用則體無以行，無體則用無以立。火之體用流行，四氣從之而變，以成造化之功，一如君相之經綸天下也。然則將有所據乎。《內經》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緣心之神明，靈光燭燭，恰如君之正南面，而無爲無不爲。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雖無聲臭，實則主宰萬機，神明莫測，故人之心火，名爲君火。而其運用施爲，生化氣血者，相火之功也。相火雖寓於腎，而與心火貫通，良由同出先天混元之根也。自相以下，皆聽命於君。故經曰，君明則下安，若心神恬靜，則相火奉令而不妄動，氣血安和無患。是故君火爲體，相火爲用。體用雖二，究其源，實則一火而已。天地之神明主宰，君火也。陽氣之流布化生，相火也。所以六氣之序，君火之後，次以相火。從體發用之意也。相火以後，次以濕土，火生土也。君火爲少陰，相火爲少陽。是陰一動而變陽，亦即從體發用之理也。是以六氣變化之機權在火，故人心志感觸，相火隨機而動。一身氣血從而運用流行，與天地之君相火動，四氣隨之變化，而萬物生成同其機括，是爲天人合一之道也。人與天地同根，故天地之陰陽，即人身之陰陽。天地之水火，若人身之血氣。五行以配五臟，六氣以配六經，二十八宿以合二十八脈。日月光華，猶耳目聰明。土石草木，如骨肉毛髮。雷電風雨，若聲息涕淚。江河湖海，如血脈周流。

骨節交會，若分野度數。自微而著，若合符節。而一身具太極之體，爲一小天地也。所以六氣亢害，則病外感。五志妄動，則病內傷。內傷外感之病，皆由六氣陰陽偏駁所致。論其變狀，殆難盡數。究其綱要，察其陰陽而已。經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然則察之奈何，試觀六氣之中，寒爲陰邪。若傷人之陽經，則發熱而又畏寒。畏寒者，陰邪之象也。發熱者，陽經之徵也。若寒傷人之陰經，則但畏寒而不發熱。以陰邪在陰經，故無陽象也。如寒邪始在陽經不解，傳裏而變爲熱邪，此陰邪隨人身之陽氣而變也。若寒傷陰經，而不扶陽救本，以至吐利厥脫，此身中陽氣，隨陰邪而亡也。又如火濕合氣名暑。人感暑邪，若稟體多火，則暑隨火而化燥。稟體多寒，則暑隨寒而化濕。此邪之陰陽，隨人身之陰陽而變也。又如風邪傷人，在冬令成傷寒病，春夏時成風溫病，此邪隨時令陰陽而變也。或冬傷寒，至春發爲溫病，此邪因久鬱而變也。或溫病過服凉藥，變爲寒病。此因藥氣而變也。有內熱而外反畏寒者，虛陽被鬱也。有內寒而外反發熱者，虛陽發露也。以此推之，六氣之變化無窮，要必隨類隅反，察其陰陽而已。然猶必知其要者。所謂六氣變化，機權在火。如君相出令，天下皆從。劉河間有見此理，故云六氣皆從火化，以寒凉藥主治。但此理止可論邪，不可論病。何故，蓋邪氣傷人，隨人稟體而化。如上所云稟體多火，暑隨火而化燥。多寒，暑隨寒而化濕之類。故當隨病審察。或不知此，而概施寒凉，豈不誤哉。況天地六氣之火，固易傷人，而人身君相之火，常相因爲病。故東垣曰，相火，元氣之賊也。火與元氣不兩立。此謂人身之火也。張景岳非之，云相火元氣之本也，豈可謂之賊。此兩說皆各有理，不可偏廢。緣君火妄動，相火熾然，即忿慾等火也。欲動火炎，元氣傷耗，故謂之賊。《內經》云，壯火食氣是也。若心君安泰，相火奉令，默贊化機，陰陽和平，元氣賴以生長。故爲元氣之本。《內經》云，少火生氣是也。東垣論其變，景岳道其常耳。是故外感之與內傷，或寒或熱，必因人而變。虛實陰陽，參互錯綜，而治法隨宜，不可偏執也。若丹溪之論陰陽也，謂經言一水不勝二火，故云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立論以滋陰爲主，揆其意，以六氣有君相二火，而寒水止一氣也，遂謂陽有餘而陰不足。張景岳非之，言世間五湖四海，水多火少。乃謂陽常不足，陰常有餘，強引《大易》扶陽抑陰之言，立論以助陽爲主。竊觀兩家之論，皆引經據典，各有見解，而冰炭若是，均非陰陽至理故也。若求至理所在，焉有互異之見哉。夫六氣皆陰陽所化，豈可執枝葉之短長，即謂根本之有餘不足乎。內經言一水不勝二火者，論痺證陰陽偏勝之病，非論陰陽之理也。而況君相虛名，火本無二。若以跡求，用陽燧照日則火發，以錐鑽木則火出，金石相擊則火飛。煤者土類，而可代薪。海中夜有火光，是偏界有火，豈止二者而已。又如用方諸對月則水流，雲興則雨降。掘地則泉湧。黃河晝夜奔流而不竭，是水亦偏滿世界也。固非水不勝火，亦非火少水多。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不過隨感發現，如世之呼人者。呼張則張應，呼李則李應。孰爲不足，孰爲有餘乎。是兩家之說，均爲戲論，非有實義也。至於《大易》扶陽抑陰之言，尤當辨別，非可論醫理也。蓋《易》論治世之道，以陰陽喻君子小人，故必扶陽抑陰，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世道治矣。然以陰陽喻小人君子則可，以小人君子喻陰陽則不可。何則，治世者，必盡除小人爲善。若天地間，陰衰陽旺，已有亢害之災。如陰盡陽孤，則萬物不生。天地否塞，何有世界乎。人身陰陽，即天地之陰陽。一體無二，故陰陽偏勝則病，陰陽孤絕則死。以是見《大易》扶陽抑陰之言，可以論治世，不可論治病也。醫之治病，必先究明陰陽之理。此而不辨，何可論陰陽哉。世有誦丹溪、景岳之說者，或謂陽常有餘，而用知柏爲主。或謂陽常不足，而用桂附爲宗。皆尋枝摘葉，非可論陰陽至理也。不明陰陽至理，焉知六氣之變，則其見解必至於偏。或偏於陽，或偏於陰，則論證辨治，難期盡善，非如聖經之可萬世遵守而無弊也。欲究六氣陰陽之理者，豈可不溯流窮源，而後知常通變，以免偏執之害哉。羲聖畫八卦，軒岐論六氣，皆本陰陽太極，其體則同。而《易經》論治世，以扶陽抑陰爲主，《內經》論治病，以陰平陽秘爲宗，其用則不同也。用既不同，豈可引《易》註以論醫理哉。若以扶陽抑陰論醫，則必至偏勝之害。世俗誦景岳者，每援《易》說以治病，目視雲漢，自謂高古，不知蹈於乖僻，傷人冥冥之中，皆由食古不化，不明陰陽至理故也。

此篇當與《後太極發揮》、《人身陰陽體用論》、《論景岳書》、《原痘論》等參看。則陰陽生化之道，天人合一之理，明晰詳盡，無遺蘊矣。

或問，《內經》法天道之秘，以六氣昭示後人。今論中云，火濕二氣合而爲暑，敢問火濕二氣，作何安置乎。

答曰，大凡經文，要須活看，不可固執。無如經雖昭示後人，而後人之不

明六氣者久矣。蓋經旨有論六氣流行之理，有論六氣爲病之理，原有區別。如云初之氣風木，二君火，三相火，四濕土，五燥金，六寒水者，論六氣流行之理也。如云風寒暑濕燥火者，論六氣爲病之理也。自古多以暑爲相火病，人莫敢違，是不知流行之理，與爲病不同，故竊謂不然。而言火濕合氣爲暑者，經旨如是耳。試觀經云，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暑與汗皆出勿止，蓋溫者熱之漸，陽始充也。熱者溫之甚，陽盛極也。陽盛極則陰生，象乾卦之變。始正當夏至節令也。經言水火者，陰陽之徵兆。故火微則爲溫，火盛則爲熱。水微則爲濕，水盛則爲寒。是故陽盛極而陰生，卽火盛極而濕生也。一陰生於夏至，其濕已動。濕雖動，而當相火司令，故言後夏至日爲病暑，豈非表暑爲火濕二氣相合而成乎。所以流行之理與爲病不同，用一暑字別之。若以暑爲相火病，則夏至先後皆相火司令，何獨於夏至日而□異其名爲溫爲暑，其故亦可思矣。以其火濕合並而成，故病有陰暑陽暑之異。或稟質陽旺，或感受熱多，則成陽暑病。如果暑爲相火，火爲純陽，何有陰暑哉。其言暑與汗皆出勿止者，蓋濕火蒸騰而作自汗，汗出則濕去，而火亦得泄。或止其汗，則濕壅而遏火不出，變證蜂起也。由是而知六氣流行與爲病，□有不同，豈可徒執死句，而不活看以求理乎。蓋六氣者，卽是五行以火爲陽，爲五行主而有體用。□四氣相從而化，一如天下之聽命君相，故分君相二火而成六氣之名。其實一火而已。故其爲病，則不能分君相，所以無君相之名。而仍稱一火加一暑字，則與六氣流行之名目已大不同，故又申說先夏至日爲病溫，是有〔火〕無濕也。後夏至日爲病暑，是火濕相合也。使知火濕二氣各爲一病，火濕相合又爲一病。名之爲暑耳。良以六氣流行，卽陰陽之進退消長，其偏旺偏衰之氣，錯雜不齊，如聲韻之有緩急高下，以故分爲五行，列爲六氣，□□聲韻之有節奏，方可循序調和，以歸於平。此聖□法則天地，而爲參贊化育之制度也。由是言□□六氣流行，本來一貫，既不可一一劃分，又不可混而無序，亦造化自然之理。今問火濕二氣合而爲暑，火濕作何安置者。謂如竹木二物，合成一器，則竹木更不能各爲一器，故云作何安置乎。然則六氣流行，果如竹木之各爲一物乎，抑本來一貫不可劃分彼此乎。請再思之。又問，豈不見仲景云，太陽中暍者，白虎湯主之。白虎但能清火，而煎去濕之藥，則暑非必有濕明矣。答曰，甚矣，子何固哉。余所論者，是暑氣非謂暑病也。暑氣爲火濕相合而成，至其傷人，則又隨人稟質而變。子豈不見余前論中云，若人稟體多火，暑隨火而化燥乎。燥火合氣，正爲白虎之證矣。若稟體多寒，暑隨寒而化濕，寒濕合氣，豈白虎湯所宜哉。是故暑門古方，有大順散，冷香飲等辛熱之劑。又有六和正氣等溫燥之方，又有桂苓飲兩清濕火法，皆爲補仲景書之缺也。且如仲景云，太陽中熱者，暍是也。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此言太陽中熱，又身熱而渴，是火盛化燥之證可知。故主以白虎，其前條云，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試問身重疼痛，脈又弦細芤遲，是爲有濕乎，無濕乎。其脈證如此，可用白虎乎，抑不可用乎。略知醫理者，亦必能辨矣。此條仲景未曾有方，良因其書殘缺之故。後賢謂宜清暑益氣湯，亦可以備采。然書雖殘缺，卽此兩條觀之，一爲火盛之暑病，一爲濕重之暑病。病隨人之稟體變化，而暑之一氣，爲火濕相合而成，不尤顯然可見乎。既引仲景之書爲證，何故但舉次條之白虎，而不察上條之身重疼痛，脈細之濕證乎。嗚呼，人之聰明知識有限，而事物之義理無窮，所以古人孜孜窮理，白首不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虛心體究，不敢自足。凡聰明博洽者，莫不自負。自負必自用，苟有一毫自用，則反蔽其聰明，不能徹悟其理之大，必有能辨之者。更望高明君子再加批駁，以期大明斯道，俾開茅塞，實爲幸甚。若不體會至理，而執一己之見，以爭勝爲能，非爲明道起見，□亦毋勞費辭矣。或曰，經文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其上文還有凡病傷寒而成溫者一句，今子斷章取義，果能盡合經旨乎。答曰，嗚呼，此正經文妙處，欲人隅反之意。蓋謂夏至前純陽之氣，則名溫。夏至陰生濕動，與相火合一，其氣已變，則當名暑。卽使其人初傷寒邪，而過時發作，其邪已隨時令之氣變化，必當從時令而名其病。先夏至名溫，後夏至名暑。然則其所傷本非溫暑，而發作於此時者，且當從時令以名病，則其感溫感暑者，豈反不應從時令之氣，以名病乎。此舉反面托正意，則辭省而理愈顯且確矣。惜乎後世少能領會，各逞臆說，辜負經中妙義者，不亦多乎。

又問，論中云，燥金之氣，由風寒風熱所化。考靈素越人仲聖，無此明文，想必有所本而論。請示之。

答曰，此言六氣，由陰陽變化而得名。原是經中秘旨，而不易領略耳。

竊恐世之論六氣者，或作六種之氣，如物之各爲一物，則不能會通其理矣。而不知名雖有六，實則陰陽二氣之進退而已。陰陽之進退，太極之一動一靜而已。夫太極動而生陽，則陽進陰退。動極則靜，太極靜而生陰，則陰進陽退。靜極則復動，循環無間也。陰陽者，太極之用也。太極者，陰陽之體也。自靜極進者，其氣進長，發其生化之用。退者，其氣退縮，歸其太極之體也。自靜極而動，則一陽生於至陰之下。䷗名其節曰冬至，謂當冬令陰極之際，而一陽復至也。陽生於下而漸進，則冲激在上之陰，而陰寒愈厲，故冬至後天更冷，多火，能受涼藥。陽虛則易生濕，陰虛則易變燥，又自不同。故六氣流行與陽歸藏，䷁陰盛如水，則涼變爲寒，名曰寒水。寒水之氣，始於小雪節也。六氣既周，而成一歲之序。由是觀之，則六氣本陰陽所變化。其名雖六，實則陰陽二氣之進退而已。經論雖無明文，而義理未嘗不在其中。良以醫經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所謂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豈有二理哉。且六氣流行與爲病，經旨原有區別，而人多忽之。即如燥金流行之氣，則列於秋。至其爲病，則秋時固多燥病，亦有風寒濕火之病。即非秋時，亦有燥病。如風寒風熱之所化也。其所以然者，主氣有常，而客氣變換。以客加主，參差錯雜，則變化出矣。蓋主氣出於地，地靜而不動，其氣升降而有常。客氣降於天，天動而轉旋，其氣運行而變換也。然總不出陰陽進退偏旺偏衰之理耳。《孟子》曰，可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內經》列六氣，亦不過示人規矩而已。夫濕土旺於四季，而主於中。按照流行次序，在大暑節，交濕土之氣，得六十日有奇，其實旺氣用事，亦不過十八日。經以六氣配一歲之序，則不得不然。究其陰陽進退之機，則濕已動於夏至陰生之日，其時正猶相火司令，而濕動氣變，故經特表明，言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後世不明經旨，死守規矩，因相火司令，遂以暑爲相火病。殊不思夏至前，亦相火司令，何以又名病溫乎。既而執泥不能融會，遂亦不察土旺四季，而以濕土之氣，行於秋令，乃有秋之前半截傷濕、後半截傷燥等臆說，實足令人捧腹。蓋以歲時驗之，夏至後潮濕大盛，其時相火司令，尚有一月。立秋後潮濕即收，其時濕土司令，尚有一月。由

之二陰自下而升，故多蒸濕。觀此尤可見陰陽升降，變化燥濕之理也。仲春陽旺於下而上進，則漸暖。遇雨則冷，以陰冒於陽也。仲夏陽旺於上而漸降，反多熱。以陰氣上逼也。陽氣旺而微陰冒之逼之，則鬱勃奮發而爲雷。故春夏多雷。自陰陽兩平以至陰旺，則陽漸伏藏，不能奮發，故秋冬至春初無雷。偶或有之，由客氣之偏所致也。知此亦可辨驗人之受邪，自上自下之異耳。但此言陰陽進退之氣也。若人身中陰旺則多寒，能受熱藥。陽旺則多火，能受涼藥。陽虛則易生濕，陰虛則易變燥，又自不同。故六氣流行與爲病，固當區別，而人之稟質各殊，其變化莫可窮盡矣。凡物遇濕則腐，遇燥則堅。堅者莫若金，所以燥氣名金也。當此之時，二陽上動爲風，或遇客氣之二火加臨，則涼風變爲熱風。然四陰下旺，凝而不動，不能從陽化濕，而熱風上冒，更益其燥。故予云燥氣由風寒火所化，正是經中秘旨也。既而六陽皆出，䷀陰盡歸藏，如火發燄，名曰相火。相火之氣，始於春分節也。既而六陽歸藏，䷁陰盛如水，則涼變爲寒，名曰寒水。寒水之氣，始於小雪節也。六氣既周，而成一歲之序。由是觀之，則六氣本陰陽所變化。其名雖六，實則陰陽二氣之進退而已。經論雖無明文，而義理未嘗不在其中。良以醫經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所謂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豈有二理哉。且六氣流行與爲病，經旨原有區別，而人多忽之。即如燥金流行之氣，則列於秋。至其爲病，則秋時固多燥病，亦有風寒濕火之病。即非秋時，亦有燥病。如風寒風熱之所化也。其所以然者，主氣有常，而客氣變換。以客加主，參差錯雜，則變化出矣。蓋主氣出於地，地靜而不動，其氣升降而有常。客氣降於天，天動而轉旋，其氣運行而變換也。然總不出陰陽進退偏旺偏衰之理耳。《孟子》曰，可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內經》列六氣，亦不過示人規矩而已。夫濕土旺於四季，而主於中。按照流行次序，在大暑節，交濕土之氣，得六十日有奇，其實旺氣用事，亦不過十八日。經以六氣配一歲之序，則不得不然。究其陰陽進退之機，則濕已動於夏至陰生之日，其時正猶相火司令，而濕動氣變，故經特表明，言先夏至日爲病溫，後夏至日爲病暑。後世不明經旨，死守規矩，因相火司令，遂以暑爲相火病。殊不思夏至前，亦相火司令，何以又名病溫乎。既而執泥不能融會，遂亦不察土旺四季，而以濕土之氣，行於秋令，乃有秋之前半截傷濕、後半截傷燥等臆說，實足令人捧腹。蓋以歲時驗之，夏至後潮濕大盛，其時相火司令，尚有一月。立秋後潮濕即收，其時濕土司令，尚有一月。由

此觀之，則不相應，豈可兼執乎。若按陰陽進退之理，以審氣候，如合符節。蓋五月夏至，一陰生於下。陰弱陽旺，則陰從陽而化濕。七月立秋，三陰生於下，陰陽兩平，各守其位，則不化濕，而潮氣即收。八月四陰下生，陰旺陽弱，則陽從陰而化燥矣。故經言夏傷於暑，則火濕二氣已括於中。其言秋傷燥，冬傷寒，春傷風，則四時六氣，義已完全。如是參究各篇經文，互相印證，自可灼見不易之理也。又如今年夏至前，非常酷熱。夏至後六月反涼，立秋後又熱。與往年大異，何也。蓋今年丙戌，寒水司天。夏至前六陽盡出，恰遇寒水客氣加臨，盛陽被退，不得宣泄。人在氣交中，故覺非常之熱，迨夏至後陰生於下，而陽漸退，則寒水客氣乘勢而下，故六月反涼。至立秋後，三陰下生，陽氣更退，何以反熱。因寒水客氣已退，風木客氣加臨，雖止三陽在上，而風助火勢，陽氣復振，故反熱於六月也。由此觀之，主客六氣流行。必當參合陰陽進退之理，則固有確然可驗者。或固執不能融會，雖熟誦經論，亦何益哉。

又問，論中云，或冬傷寒，至春發爲溫病，此邪因久鬱而變一說，亦出於程郊倩周禹載而起，是否邪之久鬱而變耶。

答曰，人稟天地之氣而生，故人身之氣與天地貫通，若魚之在水也。天地陰陽之氣有偏，或致阻遏，人身之氣不調而病，如魚之遇機水也。夫氣機既窒，則陰鬱而成痰涎，陽鬱而變壯火，其所感之邪，因鬱而變，實有多端，莫能盡悉。或隨人身之氣而變，或隨時令之氣而變，或隨感而變，或久鬱而變，或竟不變，均無一定。大抵由人之稟質，陰陽強弱不同。邪之感受，輕重不一，故參差如是也。即如傷寒傳裏變熱，此邪隨身中之氣而即變者也。如寒入陰經而即吐利厥逆，此邪之不變者也。如或久伏不發，因時氣觸引而病，此邪隨時令之氣而變也。以此推之，難以盡述。夫寒爲至陰之邪，且能鬱而變熱，則彼五氣更可知矣。經曰，風者善行而數變。劉河間言六氣皆從火化，良以風火爲陽而性動，或遇拂鬱，則各氣從之而變化也。又問，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是言伏氣爲病。後世作冬傷寒邪，伏藏至春發爲溫病，是亦穿鑿。試觀《四氣調神論》云，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奉生者少。又曰，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與冬傷於寒同義互發，大抵爲本身之氣受傷，則伏邪當作伏氣爲是。蓋經統論其理，原屬渾融，不可穿鑿也。答曰，詳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語意，屬於外感。

《調神論》所云，屬於內傷，如云冬不藏精是也，各有義理，未可同論。即以兩處經文比而觀之，彼曰冬傷於寒春傷於風，此曰逆之則傷腎，逆之則傷肝。夫傷寒傷風，豈非外邪之病乎。傷腎傷肝，豈非內傷之病乎。經旨原各不同，文義如是明顯。而不循理直解，反欲索諸隱僻，是道在邇而求諸遠，惑之甚矣。又觀《生氣通天論》云，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爲洞泄。而至冬傷於寒春必溫病四時之氣更傷五藏，又曰四時之氣更傷五藏一節，既曰邪氣留連，又曰四時之氣更傷五藏，則尤確指外邪爲病矣。豈可與《調神論》之論內傷者混而不分，將使後學作何準則乎。且言伏氣爲病，不如言伏邪爲病切當。何也。蓋氣者，邪正之總稱，醇和者名正氣而養人，駁雜者名邪氣而病人。能病人者皆當名邪，不獨天地之氣爲然。即如七情妄動，人身元氣因而化火爲病，即名邪火也。若言伏氣爲病，則天地人身之氣皆流行不息，又何能伏乎。況人稟天地之氣以生，賴天地之氣以養，則氣豈能病人乎。其病人者，必是駁雜邪氣可知。始感時本元未困，則邪伏不覺。既久而邪勢鴟張，則病發矣。余故曰，不如言伏邪爲病切當也。

又問，論中相火寓腎一語，雖古今論之鑿鑿，竊謂無異議乎。抑確有其寓而非寄於腎乎。

答曰，君火相火同出先天渾元。渾元既判，而爲陰陽，卦象乾南坤北。陰陽相交而變水火，卦象離南坎北。離象人之心，坎象人之腎。自古謂相火寓腎者，指坎中一陽也。然觀象則然，論理未盡然也。何故。蓋雖有君相之名，而實止一火。不過有體用之分耳。當寂然不動時，惟靈光炯炯，一無所爲，則但有君火，實未見有所謂相火也。如欲動則君火隨之而動，相火立現。如欲動則外腎舉，怒發則肝氣逆之類，難以悉數。是相火隨君火而動，無處不到，則又不可鑿言在腎也。更如寐中，君火下潛，而子後陽興，則隨天地之陽而動。可見其與君火同出先天渾元者也。嗚呼，由此觀之，相火之來歷寓止，從可想見。究其本體，實止一火而已。後世不察，又分雷火龍火。名目愈多，益滋繁惑。是見其用有多般，而不識其體一也。

又問，論中有土本先天太極之廓一句。余遍考《黃庭》、《契同》、《悟眞》及《羣仙》記載所及，皆曰說到先天一字無，則此土從何而基，乞統示之。

答曰，此說已先有疑而問者，其義已詳《太極五行發揮》矣。至於仙家作用，從後天施功，逆返先天，故云說到先天一字無。其先天到後天一段事，置

而不講。但言虛無生一氣，一氣產陰陽，陰陽變三物，三物生萬物而已，故人未知其詳也。自後天而返先天，既有去路，則必有來路。來去雖不同，而同歸一路。所以有形生於無形，同出一源。先天轉爲後天，卻非二理。故後天之土，反爲先天太極之廓也。

又《醫門棒喝・辨日月體象》 朱丹溪嘗言，日無虧故陽常有餘，月有虧故陰常不足。後世偏執其說，害與偏從景岳同。夫陰陽二氣，變化流行，互有偏駁之時，故有偏陰偏陽之病，豈可謂陰陽之理，固有偏勝之異哉。且日爲陽故有光，月爲陰，本無光，因其借日映照而現光。光從日轉，則有背面側面，故人見有盈虧，其月體豈有盈虧哉。丹溪不明陰陽至理，且亦不識日月體象也。而《天元(歷)〔曆〕理》一書，亦不明日月體象。【略】

昔人謂月無光，借日之光以爲光，非也。日月皆爲天之精氣，何一有光而一無光乎。

經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氣也。雖同行於天，其陰陽體象自然不同。陽氣有光陰精無光，亦一定之理。何以見月必有光乎。

特陰光不勝陽光，故日出而暗，日入而明。若曰借光，則晝當並明，何以晦暗。

既言月自有光，日入而明，則凡有月之時，必當如日之圓，不應有缺。因其借日顯光，故向日半邊明，背日半邊暗，遂有圓缺之異。若晝時同行，亦必向日半邊有白光，背日半邊則無跡。若行度相近，則日高在上，月低在下，其光向上對日，人在下，故不見其形。今反言借光，晝當並明，何也。如月自體有光，方能並明於晝。縱不能如日之明，其白光必圓。今或無跡，或向日半邊有白色，則其本體無光，更可知矣。

蓋陽精積火，故內朗。陰精積水，故外瑩。內朗故通體皆明，外瑩故半明半魄。

半明半魄者，必謂通體之光不能透澈也，斷非截然中分之半明半暗也。若截然中分，明暗各半，豈非變成死物，必無是理矣。謹按聖人設卦，以火屬離，水屬坎。夫火生於日，水生於月。驗水火之明暗，足知日月之體象也。故昔人按坎、離二卦論水火最爲確當。離卦外陽內陰，故火外明內暗。坎卦外陰內陽，故水外暗內明。火之內暗人猶難見，若水之內明，入水者靡不親見。黑夜不見水色，則外暗又可知矣。蓋陰陽之道互根互交，互藏互用。日陽而涵陰體，月陰而藏陽精，故日外明內暗，月外暗內明，以其中有所藏，故陽能生陰陰能生陽，而生生不息也。月與天同色，故人不見其體，如以白布一圓，置大幅白綢上，近視可辨綢布，遠觀則不能辨，惟見白色而已。月之在天亦如是。夜中天象黑，月體亦黑，如缸水置暗室，則不見水色。將燈照之，水光即現，但光淡不及燈光之紅。月借日光亦如是。良以水火從月日而生，故相感之理無異也。今反謂火內朗水外瑩，則將坎、離二卦顛倒矣。既非聖人設卦之理，尤可不辨而知爲謬也。

水火陰陽，相勝而相濟，故明則相向，魄則相背。日明與月明，必相對而轉，故向背從遠近而增損，於是有上弦下弦。果如此說，自必相近則向多增明，相遠則背多損明。如天圓鏡相對，斷無相近，而反背多損明之理。然則初三四日從西落，月即從西現，則甚相近，必定向多，應當增明。乃反損明，何也。十五六日從西落，月從東上，則甚相遠，必定背多，應當損明。乃反增明何也。殊不知明相向者，正如燈之照水而現光，故向日半邊明，背日半邊暗。人見其背面則暗，見其側面則半明，何故又不當有弦乎。自弦而望，豈非圓體漸進乎。又言有弦者，半體之漸轉也。正因借光，故從半體而轉，若其自體之光，必當常圓，何反謂其非借光耶。豈眞截然中分，明暗各半如死物乎。何不思之甚也。夫日月隨轉旋之氣而行，如雙丸隨流水而旋轉。有高低遲速。日陽而氣高行速，月陰而氣低行遲，乃自然之理。因有高低遲速，故光從上方相照，人居下一方觀之，必兩丸對分左右，始能一見其圓光，餘皆見其背面側面，故有晦朔弦望之異。因其借日顯光，故有背面。若月自體之光，其丸雖轉，其光自圓，何有背面乎。若其自體之光隨自體而轉，不能與日相照不移也。光如照日不移，則自體又不能轉矣。可知斷非明暗各半之死物也。既非明暗各半之死物，而兩丸同轉，光又與日相照不移，實同水之對火而有光，則仍借日之光以爲光，乃陰陽交感之妙理也。即如日食月食有幾省見，有幾省不見，或見食多或見食少，此因地有高下所見即不同，則可知日月本無食，偶因轉旋偏傾之故耳。(歷)〔曆〕家以日食爲臣蔽君明，月食爲臣於君明，果

爾，則見食處爲君所主，不見食處獨非王土乎。可見非至理也。天象變異，垂示炯戒，感格之事，亦固有之，但不可拘泥以乖至理耳。夫晦者日月同宮，若初一猶行同道。日高月低，故日遮日光爲日食，日食必在朔也。旋卽兩丸斜去，故初三四日落後，月卽微露其光，漸轉爲上弦而至望。若兩丸又有傾側，則爲月食。故月食必在望也。當其偏傾人見其食，而兩光本無缺也。少時歸度，則人見如舊。望後兩丸又斜轉去，人見微露黑體，漸轉爲下弦而至晦。故聖人因日以定月，月轉十二回，則乾坤升降之氣一周，乃爲一歲。乾、坤之氣一升一降，卽太極之一動一靜也。

或問，兩丸同轉，如水滾球，何以知其然耶。答曰，理固如是，豈難解耶。體圓如球，隨轉旋之氣而行，焉得不轉。試觀流水浮物，凡長方者，始能橫直而行。若四方者已有旋轉，何況圓物。日月隨氣而行，無異物隨流水而走。天地萬物同出一氣，故理無二致。窮理卽可格物。若必眼見方信，則天下事物無限，又豈能盡見哉。不知隅反，更難與言窮理格物矣。

在晝則晦，在夜則明，猶之朔夜星多，望夜星少。蓋星月皆自有光，而精氣厚薄不同，有勝有不勝，非借之謂也。

既言星月皆自有光，而晝晦夜明，是謂無日則月光顯也。朔夜星多，是謂無月，則星光顯也。然則凡有月之夜，其光當圓不當有缺，而朔夜星光全顯，月光有缺，何也。豈非又相矛盾乎。

譬如火在日下，則無光。置暗室則光滿室，火光豈亦借日乎。

暗中火光滿室，月旣自體有光，夜必常圓，更不當有缺矣。夫日中取火，火從日生。小光在大光中，自然不顯。猶父在，子不得自專也。火爲陽，外明內暗。水爲陰，外暗內明。火生於日，置暗室則明。水生於月，置暗室能明否耶。以火比月，將陽作陰，可乎否耶。夫水火生於月日，故水火可驗日月之體象，是因流溯源爲一定之理。今以火比月，又以星比月，是不明陰陽至理，徒以臆見揣度，無怪乎將坎離卦理顚倒也。

是以月食雖盡，而紅光隱隱在上必不盡。光自在體，轉而向上也。若借日爲光，食盡則掩盡。內映之光，何從而得。且月無光，則星亦無光。何以星明不因日之遠近而變。

月食而光本無缺，故有見其不食之地，足徵其光非缺也。見其食而內映有光，更可知其內明外暗之體矣。內明外暗，非得日照其光不顯，又可見陰陽精氣互相交感如磁引鐵之妙也。月爲陰精，故體黑無光。借日之光，故隨日轉而有變。星乃五行之氣所結，其自體有光，不隨日轉，則光不變矣。月是月星是星，迥乎不同。月無光，何故星亦應當無光耶。何不通若是乎。就如上節所言，星月皆自有光，然星光無圓缺，月有圓缺，豈非因借日光隨日而轉之故乎。何不思之甚也。月之所以借日顯光者，陰陽交感之理也。人間夫婦，婦因夫貴，猶之月借日光也。故曰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婦。天人非二理也。（歷）〔曆〕家乃以月之對日如臣避君，故有圓缺。因有圓缺謂之轉避。殊不思人居下一方而觀有圓缺，其光豈有圓缺哉。如果轉避，陰陽否隔，豈能相交。何穿鑿之甚耶。日月並明而不相悖，以其相交，故並明不相悖，何轉避之有。由是言之，則星斷不能交日。不能交日，而自明其光，則不隨日轉，其光不變矣。月無光而借日顯光，故隨日轉。人居一方觀之，遂有偏正背面之殊，乃見光之圓缺時變也，豈不明白易曉哉。是故乾、坤定位而後有陰陽，陰陽相交而後有水火，水火旣濟而後有五行。合之則一本，分之則萬殊，體雖同而用各異，用各異則日月星辰體象迥殊矣。故羲聖之卦表其體，文王之卦明其用。夫乾爲天，天本在上，坤爲地，地本在下，乃反名否，何也。蓋謂陰陽各居本位，則二氣否隔不交。今以月對日爲轉避，豈非否隔乎。陰陽否隔，何以生化萬物，可知斷無是理，而爲揣度之臆見也。故坤上乾下則爲泰，泰者陰陽交而生水火也。坤陰育乾陽，則爲離火。坤陰含乾陽，則爲坎水。陰陽互藏互交，以故生化不息，以其陽中有陰，故陽極則陰生，而乾變爲姤。陰中有陽，故陰極則陽生，而坤變爲復。乾、坤、姤、復，表陰陽進退衰旺也。氣有衰旺，則又有變化。此日月星辰，風雷水火，上石草木，飛走動植，體象紛紜，莫可數計，要不出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化。雖變化無窮，而陰陽五行之理條貫不紊。故月是月星是星，而水火土石一切物類，亦各有體象不可混論者也。日月昭象於天，而人未明其體，以其能生水火，故以水火體象驗之，是爲至理。外此更不足爲據矣。斷非臆見所可強定也。是故天元愚理之論日月，無異景岳之論陰陽，皆似是而非，不明至理，徒以臆說惑人而已。

又《論易理》 或曰，治病不可偏陰偏陽。景岳以扶陽抑陰論醫，自謂原本《易經》，實則誤人不淺，而子駁之是也。若謂《易》象本無此理，則未必然。試思夫子贊《易》，於乾之彖曰，大哉乾元，又曰乃統天，坤之彖

曰，至哉坤元，又曰乃順承天。夫坤何以不復言大，何以便言承天。坤之文言，並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以地道而等之妻道臣道，明乎地陰不敵天陽也。

答曰，大哉至哉，皆贊美之辭，無所軒輊。夫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極則靜靜極復動，循環無間，而原其所始，則陽先陰後，陽倡陰隨，陽施陰受，爲造化自然之理。即以先後倡隨施受，而觀其性能功用，則乾陽爲統天，而萬物資始，坤陰爲順承，而萬物資生。既以順承爲用，而比之人情世事，則如妻道臣道也。故以乾比君德而曰陽尊，坤比母儀而曰陰卑。此尊卑二字，原從人情世事上立名，非陰陽之理固有尊卑，所以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見得二氣流行生化萬物，其性能不同其功用則一。故曰大哉至哉，皆極贊之辭，何有尊卑哉。益可知伏羲卦象，止表陰陽流行生化進退消長之理，並無文字語言，更從何處見其有尊卑扶抑之理耶。則尊卑扶抑之說，全是儒家爲治世之道設喻而已。

其於地天泰卦曰，小往大來。天地否卦曰，大往小來。是明言陽大陰小也。

既是陽大，何故更要扶之。陰小，何故更要抑之。此扶抑二字，尤覺無謂。

至《復卦》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不單曰見天心，而合言曰，見天地之心，可見天地同賴此陽以爲主宰，天地間所重，惟陽可知矣。縱不言扶陽，而扶陽之意隱含言外。

此說更會意錯矣。何異景岳之言統《易》者惟陽之謬見哉。夫太極未判，本無陰陽之名，陰陽歸根，仍是太極之體。故《易》初之一畫，即是太極之象。太極既判，則以一奇表陽象，一耦表陰象，合璧，仍是《易》初一畫之太極，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錯綜變化，以表陰陽進退升降之理也。爻象表陰陽，爲太極之用。太極爲陰陽之體，而用從體出，是故坤卦純陰之象，即是太極靜極之時。靜極則復動，故坤卦變復，即是太極初動之際，所以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豈非太極渾元之體乎。是觀其用之初，動見其體之所在也。世多不識，故聖人明白指示，特言天地之心，教人領會此意，由是可知心爲一身之主宰，則主宰天地者太極也。太極渾元未判，尚無陰陽之名。陽者天也，今言主宰天地者爲陽，何不竟言主宰天地者爲天可乎。豈非舉其末而昧其本哉。景岳謬誤在此，故論先天後天之理皆錯，先生得毋仍其謬乎。更云扶陽之意，隱含言外，尤爲臆見而非理也。

故此扶陽抑陰四字，雖出朱註，實本孔子。如云爲治世而言，則何不筆之於《詩》、《書》、《春秋》，而獨見之於《易》乎。

《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之道，傳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是以陽卦比君子，陰卦比小人。故朱子言扶陽抑陰者，欲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世常治而無亂，所以上文有淑慝之分四字，豈非指君子小人而言。不然，陰陽流行化生萬物，安有所謂淑慝哉。若以喻言作實理，則錯解《易經》，刻舟求劍，失之遠矣。故《易》象爲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爲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若謂扶抑二字不爲治世而設，試問天地陰陽流行生化誰能扶之抑之乎。若果能之，亘古以來可無災患矣，盍再思之。

就使爲治世而言，亦必爻象確有此理而後聖人言之，否則空言早落邊際，非四大聖人共成天地間第一部言道之書矣。世儒操筆多落邊際，賢人或有之。聖人則四通八達面面俱圓，必無是也。

上節既云扶陽抑陰四字雖出朱註，實本孔子，是硬坐聖人有此意。此節言確有此理，而後聖人言之，是又硬坐聖人有此言。余實不解先生是何意見也。若爻象確有此理定可明白指示，卻從何處見之，斷不能含糊籠統而泛說邊際乎。何不思之甚耶。乃硬坐爲聖人之言，不幾於誣聖乎。且與上節雖出朱註四字，又相矛盾矣。

試即天地論，天體陽包乎地外，地體陰處乎地中，非陽大陰小確証乎。陽既大矣而又扶之，豈非更大。陰既小矣而又抑之，豈非更小。夫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災。而扶之抑之反使其偏，豈不害道而致災乎。可見爻象斷無此理，聖人斷無此言，不亦顯然哉。究實而論，天不過清氣地不過濁滓，形雖大小而陰陽之氣何有大小哉。若有大小豈能生化萬物乎。乃泥其形而昧其理，不可以論陰陽，即不可以談《易》也。

體天地之陰陽者，日月也。日陽月陰，日大月小，日萬古光明，月晦朔生

死。且日行晝月行夜，同運並行。而定晝夜四時寒暑，以日不以月，非陽爲主陰爲輔乎。

此節無所深義。聖人因日以定月，因月以定歲，因歲以分氣候節令，拙集《論景岳篇》末，及辨日月體象篇，均暢發其義矣。日行速而高，月行遲而低，世人觀之，以爲高者其形必小，低者其形必大，殊不知月借日光以爲光，故其形之大小等耳。月之本體無光，焉能知其大小哉。以其借光於日，光隨日轉，人居下一方觀之，故有晦朔弦望之異，其月體豈有盈虧生死乎。總因世人只能見形論形，不知理之所在，請觀拙集各篇自明，可毋贅矣。

又卽生人言之，男子陽女人陰，男帥女女從男，夫爲妻綱，敵也云乎哉。陽先陰後，陽倡陰隨，陽施陰受，造化自然之理，故《易》言《乾》統天《坤》順承，諸義上已詳明矣。且陽性既能帥陰，何故又要抑之。更可見扶抑二字，斷非聖人之意，亦非爻象之理也。

且孩提陽盛，生氣日進，自幼而長而壯而強，步步生旺，五十以後陰氣主事，便衰而病而老而死，步步死機。陽之關係生命也如是，扶陽抑陰安可盡非乎。

若據此說，則必扶陽抑陰爲醫學綱領矣。正是景岳似理非理之說，明明迴護景岳也。開首既云余駁景岳爲是，乃又迴護之，殊不可解也。夫陰陽進退消長，而萬物生長化收藏，出於造化自然之理。人爲萬物之靈，稟陰陽太極之氣，而同其機括。試問，少年生長之時，豈止陽旺而陰不旺乎。老年衰敗之際，莫非止有陽衰而陰不衰乎。何以見少年爲陽主事老年爲陰主事，果爾，則少年者皆當用涼藥助陰，老年者皆當用熱藥助陽乎。惟陽生命所關，世之虛勞傷陰者多不可治，莫非不關生命乎。可見仍是景岳之說，豈非迴護景岳哉。

又曰，前已明言子駁景岳爲是，豈又左袒哉。今與子論《易》，非論醫也。答曰，醫理且置，請問論《易》何如。

曰，醫《易》俱作自聖人。作醫聖人未嘗不能作《易》，作《易》聖人未嘗不能作醫。但醫爲療病說法，着重在人身一邊，從先天順講到後天，就教人順承後天。陰平陽秘足以治病便止，於《易》中逆追先天道理，不盡泄也。

醫爲療病說法固然，但《靈》、《素》之言，從天地說到人身，從人身說到天地，互舉互證文如連環，三才一貫之道暢發無餘，先天後天道理原已包括於中，在人自去領會。先生將順承逆追打作兩橛，還欠參悟。請細觀《靈》、《素》，返究《易經》，再論何如。

《易》則全爲發明大道，必盡究先天後天如何。由後天而逆追先天，原其所始要其所終，前無古後無今，包括二氏牢籠百家，聖人盡性至命實學，實在於此。

此亦老生之常談也。夫原始要終知生死之說，人皆熟聞。然其所以爲始所以爲終者，又誰能知之。故曰，不知生焉知死。既不能知，徒執空言，正如盲者之摸象，摸着足者言象如柱，摸着尾者言象如帚，紛爭不決，明眼旁觀未免失笑。是故雖爲聖人之實學，實爲吾輩所茫然，不過作老生常談而已。

醫家聖人所不盡泄者，《易》聖人都盡發之矣。

聖人都已盡發，何故世間猶無明《易》之人乎。蓋所謂盡發者，文字語言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不能盡理也。故曰善《易》者不言《易》，良以《易》理不在語言文字故也。世人但知文字語言，所以仍不能明《易》也。

蓋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眞與《易》書比哉。

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既將先天後天打作兩橛，遂有一截全體之見，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

聖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

聖人爲治世之大道，不爲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嘗。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於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後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則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

若僅以爲治世說法，淺之乎讀《易》，實淺之乎窺聖人矣。

聖人一生心事只爲治世，若不爲治世實無一事，連《易》也不作也。且自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何往非爲治世之道乎。六合以內除治世事外，更有何事。六合以外存而不論者也。正是先生淺視治世之道，非余淺之乎讀《易》，淺之乎窺聖人也。豈不聞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衆非治世之事乎。可知治世之道，聖人猶曰難周，而先生反淺視之。則是先生之淺窺聖人，非余淺之乎讀《易》矣。

子之學有根柢，能靠實《內經》。陰平陽秘四字，所以翦裁諸醫家得失，

抑其太過補其不及，悉有規矩不出準繩，得力乎此也。然惟其單靠實此四字，所以於《易》家聖人，從後天逆反先天功夫道理，轉不理會。據朱子象上會得者深，言上會得者淺兩語，作論《易》丹頭。

讀經先須明理。若靠實字句，即執一不通。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況可靠實字句哉。若拘執陰平陽秘四字，而不悟其理，即不能知扶陽抑陰之爲害矣。所以景岳嘗誦陰平陽秘，而反以扶陽抑陰爲醫學綱領，正因不悟陰平陽秘之理故也。是故得力在於悟理，醫理如是，天下萬事自古及今之理莫不如是，即所謂頭頭是道也。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知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也，是故醫理即《易》理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先天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後天也。恬淡虛無者，先天也。陰平陽秘者，後天也。形上形下者，逆追順承之旨也。《靈》、《素》固已備論，拙集《太極發揮》等篇，頗詳其義，先生或未之察耶。然卻非扶陽抑陰之功夫。此宗功夫實非《易經》道理也。夫陰陽變化無方之謂《易》，故聖人精蘊在卦象，而非語言可形容，一涉語言文字，便落方隅，即非變化無方之妙理矣。所以朱子云，讀《易》於象上會得者深，言上會得者淺。此眞論《易》之丹頭，讀《易》之妙訣，非個中人誠不足以語此。今先生之意，豈以朱子爲非，反以拘執扶陽抑陰硬作《易》理爲是乎。或者未曾理會得《易經》道理，將錯用其功夫也。

其實朱子本意，以人執泥爻象但從言上探索，不復進求其所以然，故以二語喚醒之，猶佛家以見月忘指提醒人一搬意思。

可見朱子正恐人執泥文字語言，欲以二語喚醒人。無奈世人仍不能醒，非但執泥爻彖，並將扶陽抑陰之譬語，硬作《易》理解會，而云爻象確有此理。正如執指作月，而實未曾見月，豈不辜負朱子之婆心哉。

羲聖畫卦，原包全部《易經》道理。

卦象，月也。《易》辭，指也。指固在月外，非包在月內也。世之讀《易》者，多執指作月，鮮能因指見月者。苟能見月自然忘指，何至拘執文字語言而費唇舌哉。但人苦無門悟入，故文王作彖詞開示大段，周公作爻詞發明隱細，孔子申文王周、公之意，從後天兜轉先天。如子之書，謂一線穿成，豈四聖人不一線穿成乎。

兜轉先天者，想是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意也。拙集出余一手，故一意貫串四聖之《易》，理則一貫而意義不同。若謂文王即伏聖之意，周公即文王之意，孔子即周公之意，豈不爲複詞贅語哉，不成其爲聖矣，個中人自能領略也。

如云卦彖爻繫各自爲《易》，則《易》書當分四部，不當合爲一經矣。

扶陽抑陰四字，原是後儒爲治世設喻，本非卦象爻繫之理。四聖皆發明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則共成一經。雖爲一經，而四聖各有意義不同。故朱子云，文王之詞早不是伏羲之意。今先生之言，是駁朱子也。或者先生高見出於朱子，則非余小子所敢饒舌矣。

六十四卦，先儒或云定自伏聖，非始文王，此不必論。但文王作彖已有《大過》、《小過》、《大畜》、《小畜》、《大壯》、《大有》等卦名。凡言大者皆指陽，小皆指陰。可見陽大陰小，天地間至理。古聖人皆如此說，非出後人杜撰明矣。

天地間至理，既然陽大陰小，古聖皆有此說，則扶陽抑陰斷非聖人之言，必非《易》理，更可見矣。何故。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災。陽既大矣而又扶之，豈不更大。陰既小矣而又抑之，豈不更小。則偏勝甚矣，斷非道也。《易經》豈有非道之理哉。偏勝爲災，聖人豈有致災之言哉。乃云爻象確有此理，而後聖人言之，得非昧經理而誣聖人乎。《圓覺經》云，圓覺之性如牟尼珠映於五色。迷者謂珠體實有五色，世之論《易》者，執文言作《易》理，猶認珠體實有五色耳。

再就太極圖言之，自古圖式不一。有《易》太極圖，有古太極圖，有周子太極圖，有來氏之圖，有道家太極圖。

圖式縱多理無二致，總不出陰陽未判名太極，太極動靜生陰陽，陰陽爲太極之用，太極爲陰陽之體而已，拙集已暢發其義。譬如風雨晦明變態萬狀，總不出天地陰陽氣化流行之理。若泥其形而昧其理，則惑於多岐莫知道之所在矣。

試就此圖觀之，○上白者陽，天也，下黑者陰，地也。皆後天也，惟中宮爲先天。

此圖爲太極動靜而生陰陽之初象。若據此圖，則陰陽固無大小。而先生言陽大陰小天地間至理，則又自相矛盾矣。奈何。而況圖象猶不能盡其理者。如天氣下降爲雨，下降者陰也，地氣上升爲雲，上升者陽也。陰陽變化無方，只可意會莫能言宣。言不能宣，圖象焉能盡其理哉。故曰

赤水玄珠，得之象罔。則泥象者猶失之，何況執泥文字語言，去理更遠矣。

以後天言，則天地分列陰陽。自先天言，卽天亦陰也。惟先天一點乃眞陽耳。

觀先生之言，自丹書中來。或者未曾理會得《易經》道理，故被丹書所迷也。丹書稱先天爲陽後天爲陰，每每牽引《易經》，似是而非反乖《易》理。夫《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爲天地天地卽陰陽，故又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在天地未分以先，故名先天。天地未分尙無陰陽之名，豈可槩稱先天爲陽乎。如可稱陽，何以名太極哉。天地既分以後，陰陽五行俱全，豈可槩稱後天爲陰乎。如可稱陰，何以名陰陽五行哉。豈不將名目理義全然紊亂乎。凡事有名有義而理在其中，所以顧名必當思義。名義且不識，無怪辨理舛謬矣。可見丹書爲臆說，實非《易》理也。景岳旣迷丹書之言，而以世儒扶陽抑陰治世之喩言，硬作《易》理，又以之論醫，牽引《內經》陰平陽秘之文，而不辨其理，先生又承景岳之謬，惜哉。且如先天爲眞陽，豈後天爲假陽耶。以其爲假陽，故自先天言，卽天亦陰也。天可稱陰，世間男子亦可稱爲女人也，故有巾幗丈夫之名乎。可發一笑。天旣稱陰，將以何字稱地乎，敢問。

此陽胚胎天地，包含萬象，仙佛聖賢，均從此出。道得之而仙，釋得之而佛，儒得之而聖人。

天命之謂性。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此天字正指先天而言。蓋一靈之性，賦於太極，太極生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則謂之生，若命令之自上而下也。氣化旣盡，則五行陰陽消散，而太極毀，則靈去而謂之死。所以言原始要終知死生之說，是故萬物之生，莫不稟有先天之氣。若草木無情，則但有氣而無靈耳。今曰道得之而仙，釋得之而佛，儒得之而聖，豈止仙佛聖人方得此氣，其餘衆生所未有者乎。且先天尙無陰陽之名，故稱太極。今言此陽胚胎天地，此陽究爲何陽乎。如此見解，恐少參悟功夫，或未可以談《易》也。

三教同歸，《大易》秘旨，盡性至命功夫，全在乎此。歷聖心傳，未便明說，故以扶陽抑陰指示門徑。扶陽者，扶此先天之陽也。抑陰者，抑此後天之陰也。

以治世之喩言，作《易經》之實理，又以丹書先天爲陽附會其說。此陽既能胚胎天地，尤必賴人扶之，此人者何人耶。得非超出盤古女媧者乎。觀道門中書，自老氏以下，惟魏伯陽《參同契》、張紫陽《悟眞篇》猶不乖經旨，與儒理異用同歸。其後丹書，如唱道眞言性命圭旨等，尙皆正宗，不失老氏之意，餘則支離穿鑿，臆說橫陳，每必牽引《易經》作門面，竊祖師名目爲標幟，甚至千奇百怪流於邪僻，未曾潛心參悟者，無不爲其所惑。是以旁門左道，邪教繁興，流毒於世，實堪太息。如景岳之大言煌煌，不外丹書作藍本，將《易經》、《靈》、《素》之文，牽合附會，眩惑於人，良可悼也。夫歷聖心傳指示者，止有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八字而已，未聞有扶陽抑陰之說也。精一者，卽至誠無息之旨也。執中者，卽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道也。是故《中庸》爲歷聖相傳之心，《大學》爲歷聖相傳之道。道不出乎心，心不離乎道，而其源皆出於伏聖之《易》象也。既曰執中，又曰中和，更曰中庸，再曰君子而時中，則無論先天後天，陰陽氣化流行，生成萬物，斷無偏倚一邊之理。既爲聖人，斷無偏倚一邊之言。扶陽抑陰四字，偏倚已極，原是後人爲君子小人設喩，豈可硬作《易》理，誣爲聖人之說乎。若不爲治世設喩，試問先天後天陰陽生化自然之道，人將何法以扶之抑之乎。於此亦可省悟其理矣。

猶之佛家教外密傳，凡夫安得知之。若云爲治世而言，抑何談之容易。靜讀《繫詞》上下傳，自然見得耳。

余固凡夫，雖靜讀詞傳至終身，實亦一無見得也。若有一毫見得，卽有一毫執着。有一毫執着，卽不可論《易》理也。先生此言，必有見得儒家之教外別傳乎。教外別傳是在《易》理之外，更非余所能指授，故稱教外別傳。而以傳爲釋迦秘旨，自達摩始傳中國，以非語言所能領略矣。佛家稱教外別傳。而以棒喝豎指擊乂滾球等點化人，並非密傳也。想先生亦係平日所誤聞耳，且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則聖人治國平天下，正是盡性至命功夫。所以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是體用一貫之理也。明德爲體，親民爲用，止於至善，則體用完全。然明體尙易，達用尤難。體者，道也。用者，權也。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又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將體用打作兩橛，以難者反視爲淺易，看得盡性至命四字，如買古董者。但見其希奇寶重，實不知其用處。嗚呼，如斯談儒理者，訓詁之學也。不知儒理，焉能知《易》理哉。

嗟乎，道之不明也久矣。景岳昧於《易》理，執迷丹書先天爲陽後天爲陰之言，又要穿鑿扶陽抑陰四字，遂臆造陰多陽少陽弱陰強等似是而非之說，使人難辨，大壞軒岐宗旨，爲醫門魔障，遺害不淺。余故辨之，以明軒岐之正道也。今先生拘執《易》辭，言陽大陰小爲天地間至理。陽既大矣又要扶陽，陰既小矣又要抑陰，自覺刺謬，不得已去丹書中尋出先天爲陽後天爲陰二語來。言扶陽者扶先天之陽，抑陰者抑後天之陰。觀起首言乾、坤言泰、否，言天地日月男女老少，陽大陰小原說後天之陽，辨論到理屈難申，忽改言先天之陽。先天既不可稱陽，而前後自相牴牾，此所謂遁辭也。先生之言雖與景岳小異，而病則同也。試思先天爲根本，後天爲枝葉，若云扶先天根本，理上還講得去。若云抑後天，則難解矣。譬如種樹，根本固宜培，豈枝葉必當伐乎。如此粗淺意義尚且講不過去，還說是歷聖相傳指示之門徑，如此門徑則爲旁門曲徑，必使人走入魔道，斷非歷聖之所指示者。若不急省悟，恐爲害非淺矣。且觀先生之言，假名論《易》，陰爲迴護景岳，明眼自見，不可欺也。何故。若先生之言爲是，則余之駁景岳爲非。《易》象若有扶陽抑陰之理，即爲造化自然之道，則治病必當扶陽抑陰爲綱領，是景岳爲是而余爲非，則陰平陽秘不可爲醫學綱領矣。乃言不曾迴護景岳，眞欺人之談哉。然而拙集卻最喜人批駁，何故。蓋凡至理多難解會，愈辨駁則愈明顯。拙集中多入理之談，而博洽聰明之人猶且疑惑不解，況其下者乎。或至後世橫生謗議，則余不及登答，遂成千古疑團，豈非憾事。況余以一得之愚，亦不敢自信爲是。若有當世高明不吝賜教者，實爲余之幸也。尤跂余望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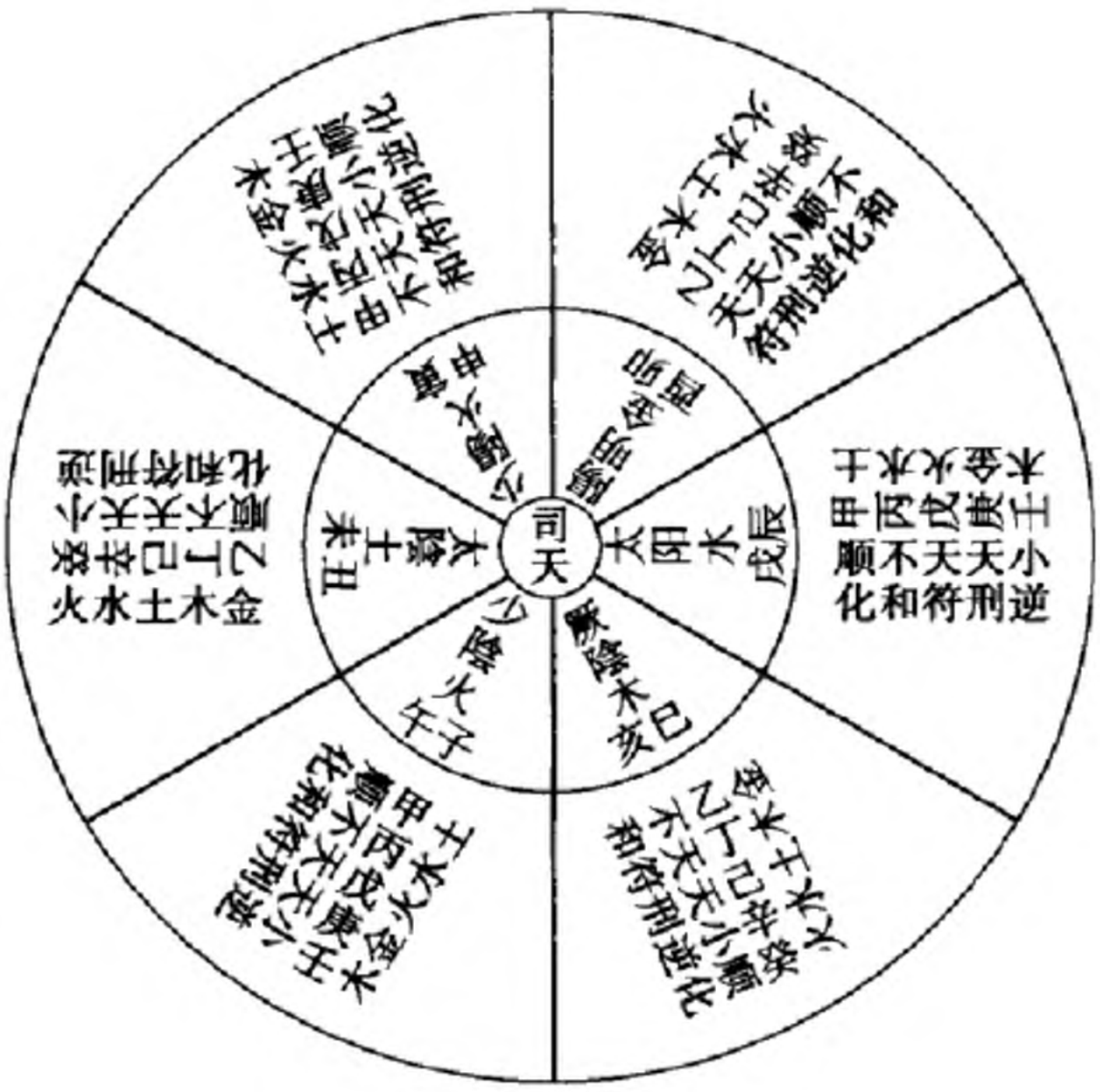
又《平心論》 覽醫籍中，言景岳之偏者，不一而足，但略而不詳，仍不能救流俗之弊，余故考其致偏之由而備論之。世之喜景岳者猶不省悟，與余駁詰。嗚呼，是誠何心哉。余豈故爲高論以譽議先輩乎，余之言雖異於景岳，而心則同也。夫景岳之心，原欲壽斯民於萬世，未嘗非美意也。無如限於學識見道未眞，而又自用太過。因見劉河間偏主涼瀉，朱丹溪言陽常有餘，欲矯二家之偏，只宜指出病端，申明軒岐宗旨，則盡善矣。乃不出此，而又臆造陽常不足之論，不自覺其流弊甚於劉朱，何故。蓋劉、朱各本《內經》一節之義以立言，不過發其未發，原非全經之理。稍通醫學者，即知其義，則不蹈其偏，而不爲害矣。景岳既造陽常不足之論，乃多方引證以實其說，將《易》註扶陽抑陰，與《內經》陰平陽秘牽引附會，而云出自文王、周公、孔子、軒、岐諸聖之旨，非爲一己私言，以聳人耳目。所以不獨淺學被愚，雖通文墨而自謂知醫明《易》者，猶篤信其言，如與余駁詰諸人是也。此其爲害，故甚於劉、朱矣。試思《內經》，不曰陰平陽和而曰陽秘者何也。緣陽性動而發泄，發泄太過眞元傷耗，故特用一秘字，此聖人之意深矣。若曰扶陽，則必更使動泄，抑陰，則必使其不平。此扶抑與平秘，理義相去不啻天壤，而景岳牽合混說，以張大門面，故使信服者衆，若《醫易・大寶論》等篇是也。以陰陽至理不明，論治內傷，則偏於助陽，六氣之邪不辨，則傷寒瘟疫混論，其弊實難枚舉。又以博洽之才逞其筆勢，議論縱橫《易》於動人，故遂家傳戶誦，大行其書。其信奉劉、朱二家者，未有若是之多也。故余不得不徹底窮源，扶其病根，以當曉鐘一擊，使人知軒岐仲景宗旨所在，而劉、朱各家之偏亦可因之以見。是故區區之心未嘗異於景岳，不知義理所在者，不能諒余之心矣。夫陽倡陰隨爲造化自然之道，故陽能帥陰，而陰賴陽之煦通以生長。陰能和陽，而陽藉陰之翕闔以固密。此陰陽自然之性能，所以經言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也。若病變不常，或當扶陽或當抑陰，惟應隨宜而施，安可執爲一定之法乎。後學之不明聖道者，實由歷來諸家駁雜之說有以障之。雜說愈多則聖道愈晦，而生民之厄愈重，稍具知識者，能不爲之痛心哉。且《靈》、《素》十餘萬言，而三才生化之道疾病傳變之由，詳晰備論，而治法則多針砭而少方藥，以上古所宜也。治夫仲景紹聖軒、岐，論傷寒雜病，綱舉目張，必詳辨脈證而後始立一方。又反覆辨其疑似異同，則方藥隨宜變換，其精詳若是，而愼重若是。蓋治病制方固難，而辨證爲尤難也。以後諸家著書，則大不然，不詳脈證但題病名，如云傷寒者用某方，傷暑者用某方，兼某病者用某方，複辭贅語，千篇一律。後學讀之，既不知辨證，記誦許多方頭，每臨一病，徧試其方。幸而合者鮮矣，故有不藥爲中醫之說，良可慨也。既以諸家之書辭義淺近而易讀，則反以聖經爲宜古不宜今，終身不曾寓目，而亦終身稱爲醫者。譬如舉業家不讀《四書》、《五經》，但誦時文數百首，每遇一題即以相似語言湊集成文，不知義理所在，其可乎否耶。嗟乎，醫道如斯亦可謂掃地矣。是故學者必先參究《靈》、《素》仲景之文，通達其義理，一若吾心之所欲言者。然後博覽諸家，如執衡鑑，妍媸純駁莫能逃吾心目，披沙揀金，資益學識，每臨一病，胸無成竹，惟審其虛實陰陽，表裏寒熱，設法制

方，求其合病而止。藥雖不同古方，法度自然合古。如葉氏《醫案》之所以爲傳仲景心印者，正因其善能變化而無絲毫執滯仍不出聖道法度故也。學者必由是而學也，方爲醫道正宗。否則盡是旁門左道，甚則流於邪僻，不獨害世，或至自戕者有之，可不畏哉，可不愼哉。雖然，景岳所論陰證似陽戴陽格陽等證，誠有發古未發之功，學者必當參悟其理，悟理方能辨之眞，自不可因其所短而沒其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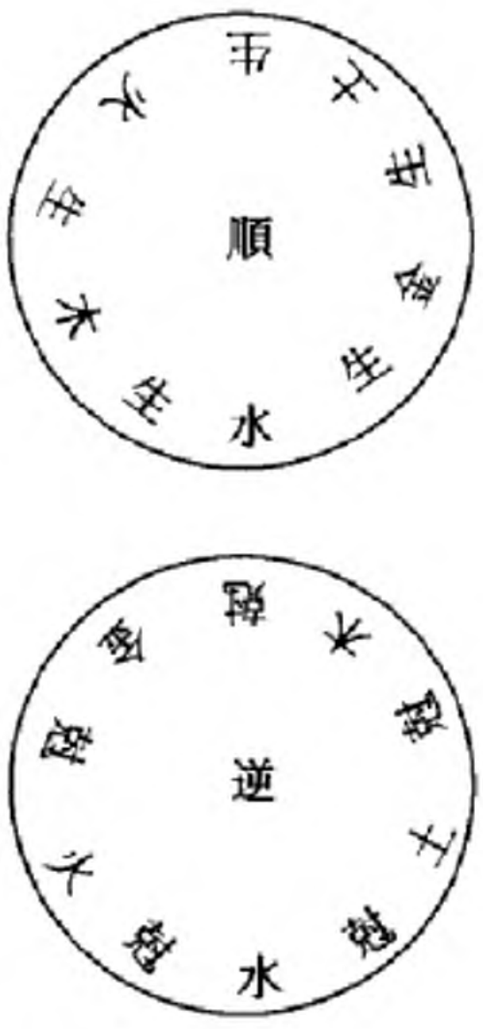
五行

劉温舒《素問入式運氣論奥》

論五行生死順逆



六十年紀運圖



五行生死順逆之圖

五行相生相尅，其理昭然。十干十二支，五運六氣歲月日時，皆自此立，更相爲用。在天則爲氣，寒暑燥濕風。在地則成形，金木水火土。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此造化生成之大紀也。原其妙用，可謂無窮矣。木主於東，應春。木之爲言，觸也，冒也。陽氣觸動冒地而生也。水流趨東以生木也。木上發而覆下，乃自然之質也。火主於南應夏。火之爲言化也，燬也。陽在上陰在下，燬然盛而變化萬物也。鑽木作火，木所生也。然火無正體，體本木焉。出以應物，盡而復入，乃自然之理也。金主於西應秋。金之爲言禁也。陰氣始禁，止萬物而肇斂，披沙揀金，土所生也。生於土而別於土，乃自然之形也。水主於北應冬。水之爲言潤也。陰氣濡潤，任養萬物也。水西而東，金所生也。水流曲折，順下而達，乃自然之性也。土主於中央，兼位西南，應於長夏。土之爲言吐也。含吐萬物。將生者出，將死者歸，爲萬物家，故長於夏末，火所生也。土或勝水，水乃反一，自然之義也。其相尅者子，皆能爲母復讎也。木尅土，土之子金反尅木。木之子火，反尅金。金之子水，反尅

火。火之子土，反尅水。水之子木，反尅土也。互能相生，乃其始也。互能相尅，乃其終也。皆出乎天之性也。強可攻弱，土得木而達。實可勝虛，水得土而絕，陰可消陽，火得水而滅。堅可制柔，木得金而伐。故五者流行而更轉，順則相生，逆則相尅。如是則各各爲用，以成其道而已。

論十干

十干之圖

天氣始於甲干，地氣始於子支者，乃聖人究乎陰陽重輕之用也。著名以彰其德，立號以表其事。由是子甲相合，然後成其紀。遠可步於歲而統六十年，近可推於日而明十二時。歲運之盈虛，氣令之早晏，萬物生死，將今驗古，咸得而知之。非特是也，將攷其細而知人未萌之禍福，明其用而察病向往之死生。則精微之義可謂大矣哉。是以東方甲乙，南方丙丁，西方庚辛，北方壬癸，中央戊己，五行之位也。蓋甲乙其位木，行春之令。甲乃陽內而陰尚包之，草木始甲而出也。乙者陽過中然未得正方尚乙屈也。又云乙，軋也。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之。丙丁其位火，行夏之令。丙乃陽上而陰下，陰內而陽外。丁陽其強，適能與陰氣相丁。又云丙，炳也。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也。戊己其位土，行周四季。戊陽土也，萬物生而出之，萬物伐而入之。己陰土也，無所爲而得己者也。又云戊，茂也。己，起也。土行四季之末，萬物含秀者，抑屈而起也。庚辛其位金，行秋之令。庚乃陰干陽更而續者也。辛乃陽在下陰在上，陰干陽極，於此庚更故也。而辛新也。庚辛皆金，金味辛。物成而後有味。又云萬物肅然，更茂實新成。壬癸其位水，行冬之令。壬乃陽。既受胎，陰壬之，乃陽生之位。壬而爲胎，與子同意。癸者揆也。天令至此，萬物閉藏。懷妊於其下，揆然萌芽，天之道也。以爲日名焉。故經曰，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者，此也。乃天地之數。故甲丙戊庚壬爲陽，乙丁己辛癸爲陰。五行各一陰一陽，故有十日也。

論十二支

十二支圖

清陽爲天五行，彰而十干立。濁陰爲地八方，定而十二支分。運移氣遷，歲歲而盈虛應紀。上升下降，物物而變化可期。所以支干配合，共臻妙用矣。子者，北方至陰寒水之位，而一陽肇生之始。故陰極則陽生，壬而爲胎，子之爲子，此十一月之辰也。至丑陰尚執而紐之。又丑，陰也，助也。謂十二月終始之際，以結紐爲名焉。寅，正月也。陽已在上，陰已在下。人始見之時，故律管飛灰以候之，可以述事之始也。又寅，演也，津也。謂物之津塗。卯者，日升之時也。又卯，茂也。言二月陽氣盛而孳茂。辰者，陽已過半，三月之時，物盡震而長。又謂辰，言震也。已者，四月正陽而無陰也。自子至巳陽之位。陽於是當。又，已，起也。物畢盡而起。午者，陽尚未屈，陰始生而爲主。又云午，長也，大也。物至五月皆滿長大矣。（木）〔未〕，六月木已重而成矣。又云，未，味也。物成而有味，與辛同意。申者，七月之辰，申陽所爲而已。陰至於申則上下通，而人始見白露葉落，乃其候也。可以述陰事以成之。又云，申，身也。言物體皆成。酉者，日入之時，乃陰正中，八月也。又云，酉，綳也。萬物皆綳縮收斂。九月戌陽未既也，然不用事，潛藏於戌土中，乃乾位，戌爲天門故也。又云，戌，滅也，萬物皆衰滅矣。十月，亥，純陰也。又亥，劾也。言陰氣劾殺

萬物，此地之道也，故以此名月焉。甲之干乃天之五行。一陰一陽言之。子之支以地方隅言之，故子寅午申爲陽，卯巳酉亥爲陰。土居四維，王在四季之末。土有四。辰戌爲陽，丑未爲陰，故其數不同也。合而言之，十配十二共成六十日，復六六而成歲。故經曰，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此之謂也。十二支亦曰十二律，亦曰十二辰。其辰有屬者，乃位中所臨二十八宿之主星禽也。故當其生，與宿之禽同爲所屬故也，而星禽又有正副焉。如尾火虎，箕水豹，皆在寅。亢金龍，角木蛟，皆在辰。虎龍爲正，餘皆此例。火虎金龍者，又以七曜紀之。今所謂密日者，乃七曜之名。號以大陽直日，則日密，是隨日宿而言也。二者雖於《素問》無所明，亦陰陽之奧義，故隨文略以舉之爾。

論納音

納音之圖

十干十二支相承共成六十日，乃天地之紀，符會以統日焉。甲東方春始生，爲時之長子。北方陽始生爲氣之先，則甲子爲首，而乙丑次之。然辰之中交相參同，則五行互以臨遇，無一專致其統矣。又有納音之法，乃旋相爲宮之法也。正與律呂之用同，而一辰之中又含五音，十二辰共納六十音也。謂如子之一辰。甲子金，丙子水，戊子火，庚子土，壬子木是也。按《漢志》，同類娶妻，隔八生子者，此納音法也。同類娶妻，謂甲陽之干，子陽之辰。上下相臨，皆陽則亢而無以兆其和，故娶乙丑爲妻。乙丑干辰皆陰也，餘位並同。隔八生子，謂甲子前八位下生壬申，金又隔八生庚辰。金三位然後左行向火，至火依前隔八生火。火三下生而後至木，木三下生而後至水，水三下生而後至土，土三下生而後至金，乃爲一周。復自甲午上生金，依次而轉。然隔八生子，則除上下兩位而言也。隔八非第八也。若自甲子至癸酉，通數之乃共十矣。此周甲之氣耳。納音之所以金先者，謂五行之中唯金有聲，鑄而爲器，則音聲彰矣。白虎通曰，鐘兌音也。感之於人則成肺，亦爲五藏先，以主音聲，外應皮毛。堅而響，亦由金之化也。至秋肅殺，萬物堅燥，而風勁悽鳴，乃金之性也。支干自東右行向南，五音始西而右行向南。陽生於子，所以下生。陰生於午，所以上生。夫上下生者，正謂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易》曰，天地交泰，義見此也。然所生止三者，亦三元之義。故經曰，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易》爻之象取三。《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即其意也。蓋有始有中有終畢矣。五音變而周，乃十二辰各含五音，則成三十位，而遍六十甲子也。故經曰，陰陽相錯，變由生也。又曰，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此之謂也。

論六化

六化之圖

五行施形，於地爲化。日用相生相制，爲萬物之宗元。推而上之，則其

氣化百度何可量也。是以感之於人，則形體具而爲日。又除小月所少之日六日，止有三百五十四日而成一歲。通少十一日二十五刻，乃盈閏爲十二月之制，則有立首之氣。氣乃三候之至，月半示斗建之方，乃十二辰之方也。閏月之紀則無立氣建方皆他氣，但依歷以八節見之。推其所餘，乃成閏，天度畢矣。故經曰，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者，此之謂也。觀天之杳冥，豈復有度乎。乃日月行一日之處，指二十八宿爲證而記之曰度。故經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制謂制度也。天亦無候。以風雨霜露草木之類應期可驗，而測之曰候。言一候之日，亦五運之氣相生而直之，即五日也。如環之無端，周而復始。《書》曰，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即其義也。醫工之流，不可不知。經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矣。王冰以謂天眞氣運尚未該通，人病之由安能精達，即古聖之深戒也。【略】

論五天之氣

太一天符
天符
素天
太一天符
太一
天符
素天
太一
天符
素天
太一
天符
素天

之法論之，則立運之因又可見也。何哉，丙者火之陽，建於甲己歲之首。正月建丙寅，丙火生土，故甲己爲土運。戊者土之陽，建於乙庚歲之首，正月建戊寅，戊土生金，故乙庚爲金運。庚者金之陽，建於丙辛歲之首，正月建庚寅，庚金生水，故丙辛爲水運。甲者木之陽，建於戊癸歲之首，正月得甲寅，甲木生火，故戊癸爲火運。壬者水之陽，建於丁壬歲之首，正月得壬寅，壬水生木，故丁壬爲木運。是五運皆生於正月建干，豈非日月歲時相因而制用哉。【略】

論天地六氣

經曰，天地合氣，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然地列五行者，言其用也，分支於十二。自五行陰陽之氣以布八方，蓋天氣降而下，則地氣遷而上，咸備五行之化氣，然後合其用。觀萬物未嘗不因天地之氣而化生之也。地之氣靜而常，天之氣動而變。其六氣之源則同，六氣之緒則異，何哉。蓋天之氣始於少陰而終於厥陰。經曰，少陰所謂標，厥陰所謂終是也。地之氣始於厥陰木而終於太陽水。經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者，其緒是也。然不同之緒，乃天眞神元二氣相因而成焉。故天之六元氣反合地十二支，以五行正化對化爲其緒，則

厥陰風木主春　少陰君火主春末夏初
少陽相火主夏　太陰濕土主長夏
陽明燥金主秋　太陽寒水主冬

經曰，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者，乃上下相臨也。地氣終始之因，如是而已。地之六氣反合天之四時，風熱暑濕燥寒爲其天氣始終之因，如是而已。

厥陰木司丑未
少陽司寅申　陽明司卯酉
太陽司辰戌　厥陰司巳亥

地氣靜而守位，則春溫夏暑秋凉冬寒爲歲。歲之常令四時爲六氣之所主也。厥陰木爲初氣者，方春氣之始也。木生火，故少陰君火，少陽相火次之。火生土，故太陰土次之。土生金，故陽明金次之。金生水，故太陽水次之。皆相生而布其令，莫不咸有緒焉。木爲初氣，主春分前六十日有奇。自斗建丑正至卯之中，天度至此風氣乃行也。君火爲二氣，主春分後六十日有奇。自斗建卯正至巳之中，天度至此暄淑乃行也。相火爲三氣，主夏至前後各三十日有奇，自斗建巳正至未之中，天度至此炎熱乃行也。土爲四氣，主秋分前六十日有奇，自斗建未正至酉之中，天度至此雲雨乃行，濕蒸乃作也。金爲五氣，主秋分後六十日有奇，自斗建酉正至亥之中，天度至此清氣乃行，萬物皆燥也。水爲六氣，主冬至前後各三十日有奇，自斗建亥正至丑之中，天度至此寒氣乃行也。六位旋相主氣以成一歲，則天之六氣每歲轉居於其上，以行天令者也。其交日時，前已具載矣。【略】

主氣之圖

論治法

木位之主其寫以酸，其補以辛。厥陰之客以辛補之，以酸寫之，以甘緩

之。火位之主，其寫以甘，其補以鹹。少陰之客，以甘寫之，以鹹收之。少陽之客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耎之。土位之主其寫以苦，其補以甘。大陰之客以甘補之，以苦寫之，以甘緩之。金位之主其寫以辛，其補以酸。陽明之客以酸補之，以辛寫之，以苦泄之。水位之主其寫以鹹，其補以苦。大陽之客以苦補之，以鹹寫之，以苦堅之，以辛潤之。此六氣主客之補寫也。客勝則寫客補主，主勝則寫主補客。應隨當緩當急以治之也。而本經論又有六氣司天在泉淫勝之治法，有歲運上下所宜藥食之治法。如是不一，各依疾苦順其運令，以藥石五味調治之。蓋五運六氣勝復淫鬱，其亦災眚不同。司天居陽之分，在泉居陰之分。主客逆順之理不一，由是百疾交作。故聖人備述其狀，副以辛酸甘苦鹹淡之味，補寫平治佐宜之法者，可謂備矣。爲工者當明其歲令，察其形證，診其脉息，別其陰陽，依經旨而拯救之，何患疾之不瘳邪。論其用藥性味之不同者，或順其性則逆其情，或以所勝或以所不勝，或以上下子母相益相伐之味以補以寫，皆其妙用以互相見也。其疾病要妙，載於經篇論之中最詳而多法。然此五運六氣藥石補寫之宜，亦當順其四方之人稟受所養不同。故經有異法方宜之論。及其施用針藥，則氣有虛實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小大，有正治之法有反治之法。以寒治熱以熱治寒，名曰正治。以寒治熱因熱用熱因寒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木鬱達之謂吐，令其調達也。火鬱發之謂汗，令其疎散也。土鬱奪之謂下，令無壅碍也。金鬱泄之謂滲泄，解表利小便也。水鬱折之謂抑其衝逆也。通其五法，氣乃平調。復視其虛實而調之，此非所謂鬱法也，乃止鬱而病者也。然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無毒，因宜而制矣。此皆經旨，治法之略文也。可詳審而施用。其藥之五味，大抵不過於五藏所入之味而爲補寫。甘入脾酸入肝鹹入腎苦入心辛入肺，而所入之味亦不過因其性而調治之。辛主散酸主收甘主緩苦主堅鹹主耎。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此用藥之大法也。五運之中，又有必折其鬱氣先取化源之法。玄珠以謂大陽司天取九月寫水之源，陽明司天取六月寫金之源，少陰司天少陽司天取三月寫火之源，大陰司天取五月寫土之源，厥陰司天取年前十二月寫木之源。乃用針迎而取之法也。故曰無失天信，無逆氣宜，無翼其勝，無贊其復，是謂主治者此也。蓋用藥之制，有法存焉。故經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近者奇之，遠者偶之。汗者不可以奇，下者不可以偶。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各適其主，此之謂也。又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又曰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非上中下三品也。三品者以明善惡之殊貫也，此乃論用藥之妙者也。《神農本草》，藥有三品。上藥爲君，中藥爲臣，下藥爲佐使。所以異善惡之名，服餌之道不必皆然。以主病者爲君，餘爲臣使，以贊成方論也。故五運六氣之補寫五味各異者，大法正如此。諸爲方者不必盡用之，但一佐二佐病則止矣。謂如以酸寫之，豈有一方盡用本草味酸者爲寫藥，蓋主病者得一二味可也。餘則皆然。或者以謂歲運大角木王土衰迎取之當使寫肝經而益其脾胃，人人如此何病之有，此非通論也。何哉，豈有人人藏府皆同者。假如肝元素虛，脾氣素盛，遇此大角之運，肝木稍實脾氣得平方獲安和。若便寫肝補脾，此所謂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如此而死者，醫殺之耳。故在工以詳之，餘氣同法。然藥之治病，對其標本，可謂神聖也。鍼之去疾，對其愈穴，可謂工巧也。用之要妙，去其疾勢，若鼓之應桴，機之發矢。其驗也如是而速，失而害人亦如是矣。是不容其誤。蓋害人增疾則尤甚也。何哉，蓋天下事物之理，益之則遲，而損之則速。若服一藥取其効則緩而微，若食一發病之物俄頃而知。由是觀之，成難毀易，理之常也。可不愼哉。遞相問難，唯恐人之不至。後世醫士之流，智識蒙昧，爲學褊淺，不悟其旨，猶言隱法，甚可咤也。其錯簡斷文，去聖遙遠則有之。蓋《素問》之書，先於《五經》。論天文、地理、人事、五行要妙，爲陰陽之宗師，作醫術之淵藪，義造精微，文演敷暢。自上古至於今，得其旨趣，唯王冰一人而已。

五行勝復論

《素問》之書，載黃帝與岐伯、雷公、鬼臾區答問，其間論太虛之寥廓，紀五運回薄並包該貫微妙精密，天地之數不可得而逃，鬼神之情不可得而遁，世之學者往往伏而讀之，每患其不能通也。客有好其書者，指五運六氣之疑，詣澧淵胡源而問曰，元豐之四年，歲在辛酉，陽明司天爲上商，少陰在泉

爲下微。天氣燥地氣熱，運得少羽，歲水不及，是謂涸流之紀。而河決大水，蓋與涸流之名紀異矣，請試爲我言之。胡源喟然嘆曰，深乎哉問也。此非不敏之所能及也。然昔嘗侍坐於先生，而得聞先生之緒餘。先生之論五行也，成象而麗乎天爲五星，成形而鎭乎地爲五嶽。其精而藏乎內爲五藏，其神而運乎外爲五官。以至德爲五常，和爲五味，彰爲五色，發爲五聲。其植物五谷五果爲異宜，其動物五畜五蟲爲異類。蓋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變化之所以成也，鬼神之所以行也。是故天一地六合於北方而爲水，而丙辛主之。地二天七合於南方而爲火，而戊癸主之。天三地八合於東方而爲木，而丁壬主之。地四天九合於西方而爲金，而乙庚主之。天五地十合於中央而爲土，而甲己主之。此五者或以參天，或以兩地。兩地者火也金也，生於陰而成於陽。參天者水也木也土也，生於奇而成於偶。錯綜其數，則五者雖不同，及其立歲紀運，則要之氣常均平而不相害也。是以木之平氣貴乎和風生發而無飄蕩振拉，火之平氣貴乎炳明光顯而無炎爍燔燎，土之平氣貴乎埃雲潤澤而無霧露聚注，金之平氣貴乎露清涼而無慘慓殘賊，水之平氣貴乎嚴凝整肅而無雨水霜雹。然陰陽之相盪，寒暑之相推，升降有序，休王有時。一消一長，不能無進退。一損一益，不能無盛衰。是故運行先天而氣或爲有餘，運行後天而氣或爲不及。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己所不勝，不及則己所勝輕而侮之，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夫惟有所不勝，故強者有時而兼弱，弱者有時而畏強。此物之自然，而理之必至者也。請試言之。少角之運，歲木不及，侮而乘之者金也。金不務德，故以燥勝風。時則有白露早降收氣早行，其變爲肅殺，其災爲蒼隕。名爲少角而實與大商之歲同。少徵之運，歲火不及，侮而乘之者水也。水不務德，故以寒勝熱。時則有寒雰凝慘地積堅冰，其變爲凓冽，其災爲霜雹，名爲少徵而實與大羽之歲同。少宮之運，歲土不及，侮而乘之者木也。木不務德，故以風勝濕。時則有大風飄暴草偃沙飛，其變爲振發，其災爲散落。名爲少宮而實與大角之歲同。少商之運，歲金不及，侮而乘之者火也。火不務德，故以熱勝燥。時則有火延焦槁炎赫沸騰，其變爲銷爍，其災爲燔炳。名爲少商而實與大徵之歲同。少羽之運，歲水不及，侮而乘之者土也。土不務德，故以濕勝寒。時則有泉涌河衍涸澤生魚，其變爲聚注，其災爲霖潰。名爲少羽而實與大宮之歲同。通乎此，則知歲在涸流之紀，而河決大水，固可以類推之也。非徒如是而已。萬物擾擾，凡呼吸俛仰滋蕃長育乎天地之間者，或得其冲氣而生，或觸其乖氣而夭，未有能逃乎五行者也。所謂冲氣者，勝復而已。所謂乖氣者，勝復更作而已。方其乖氣之爭，狼戾已形，忿怒已萌，處乎此而求勝乎彼也。雖有強剛勇悍之氣，又豈能常勝哉。固已有復之者伺乎其後矣。是故木勝則金復，以救土而名木不榮。火勝則水復，以救金而冰雹迺零。土勝則木復，以救水而倮蟲不育。金勝則火復，以救木而流水不冰。水勝則土復，以救火而齡穀不登。夫暴虐無德者，哉反及之。侮而乘之者，侮反受邪。出乎爾者反乎爾，未有勝而不復者也。勝之微者復亦微，勝之甚者復亦甚。其猶空谷之響乎爾。疾徐疏數，小大高下，惟其聲之所召，未嘗不相似也。蓋天地之間，氣有偏勝，而無以救之，則萬物之所存者幾希矣。是故風熱燥濕寒五者，各司一氣。生長化收藏五者，各司一時。以順相承，然後能循環以相生。以逆相勝，然後能循環以相救。故曰五運之氣猶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勝者復之。化者應之，氣之平也，五氣之相得也。勝者復之，氣之不平也，五氣之相賊也。氣平而相得者所以道其常，氣不平而相賊者所以觀其變。古之明乎此而善攝生者，何嘗不消息盈虛以道御神也。無失天信無逆氣宜，抑其有餘者而不翼於勝，助其不及者而不贊其復。是以喜怒悲憂恐有所一而莫能亂，精神魂魄意有所養而莫能傷。春風秋雨冬凉夏暑，雖天道之屢變如凶荒札瘥不能成其患。嗚呼，安得圓機之士而與之共論五行哉。

楊士瀛《仁齋直指》卷一《能合色脈可以萬全》　欲知其內者當以觀乎外，診於外者斯以知其內。蓋有諸內者形諸外。苟不以相參而斷其病邪之逆順，不可得也。爲工者深燭厥理，故望其五色，以青黃赤白黑以合於五臟之脈，窮其應與不應。切其五脈急大緩濇沈，以合其五臟之色順與不順。誠能察其精微之色，診其微妙之脈，內外相參而治之，則萬舉萬全之功，可坐而致矣。素問曰能合色脈可以萬全，其意如此。原夫道之一氣判而爲陰陽，散而爲五行，而人之所稟皆備焉。夫五脈者，天之眞，行血氣通陰陽以榮於身。五色者，氣之華，應五行合四時以彰於面。惟其察色按脈而不偏廢，然後察病之機。斷之以寒熱，歸之以臟腑，隨証而療之，而獲全濟之效者，本於能合色脈而已。假令肝色如翠羽之青，其脈微弦而急，所以爲生。若浮濇而短，色見如草滋者，豈能生乎。心色如雞冠之赤，其脈當浮大而散，所以爲順。若沈濇而滑色見如衄血者，豈能順乎。脾色如蟹腹之黃其脈當

中緩而大，所以爲從。若微弦而急色見如枳實者，豈能從乎。肺色如豕膏之白其脈當浮濇而短所以爲吉，若浮大而散色見如枯骨者，豈能吉乎。以至腎色見如烏羽之黑其脈沈濡而滑所以爲生，或脈來緩而大色見如灺者死。死生之理，夫惟診視相參既以如此，則藥証相對厥疾弗瘳者未之有也。抑嘗論之。容色所見左右上下各有其部，脈息所動寸關尺中皆有其位。左頰者肝之部，以合左手寸口心與小腸之分，應於君火爲二之氣。鼻爲脾之部，合於右手關脈脾胃之分，應於濕土爲四之氣。右頰肺之部，合於右手寸口肺與大腸之分，應於燥金爲五之氣。頤爲腎之部，以合於左手尺中腎與膀胱之分，應於寒水爲終之氣。至於相火爲三之氣，應於右手命門三焦之分也。若夫陰陽五行相生相勝之理，當以合之於色脈而推之也。是故《脈要精微論》曰，色合五行脈合陰陽。《十三難》曰，色之與脈當參相應。然而治病萬全之功，苟非合於色脈者莫之能也。《五臟生成篇》云，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夫脈之大小滑濇沈浮，可以指別。五色微甚可以目察，繼之以能。合色脈可以萬全，謂夫赤脈之至也喘而堅。白脈之至也上堅而大。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黃脈之至也大而虛，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此先言五色次言五脈，欲後之學者望而切之以相合也。厥後扁鵲明乎此，述之曰，望而知之謂之神，切脈而知之謂之巧，深得《內經》之理也。下迨後世有立方者，目之曰神巧萬全，厥有旨哉。

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五運主病》 諸痛痒瘡瘍皆屬心火。

人近火氣者微熱則痒，熱甚則痛，附近則灼而爲瘡，皆火之用也。或痒痛如針輕刺者，猶飛迸火星灼之然也。痒者美疾也，故火旺於夏而萬物蕃鮮榮美也。炙之以火漬之以湯而痒轉甚者，微熱之所使也。因而痒去者，熱令皮膚縱緩腠理開通陽氣得泄熱散而去故也。或夏熱皮膚痒而以冷水沃之不去者，寒能收斂腠理閉密陽氣鬱結不能散越佛熱內作故也。痒得爬而解者，爬爲火化。微則亦能令痒，甚則痒去者，爬令皮膚辛辣而屬金化辛能散，故金化見則火力分而解矣。或云痛爲實痒爲虛者，非謂虛爲寒也，正謂熱之微甚也。或疑瘡瘍皆屬火熱，而反腐爛出膿水者何也。猶穀肉菓菜至於熱極則腐爛而潰爲汙水也。潰而腐爛者水之化也，所謂五行之理過極則勝己者反來制之，故火熱過極則反兼於水化。又如鹽能固物令不腐爛者，鹹寒水化制其火熱使不過極，故得久固也。萬物皆然。

諸濕腫滿皆屬脾土。

地之體也。土熱極盛則瘕塞腫滿，物濕亦然。故長夏屬土則庶物隆盛也。

諸氣膹鬱病痿皆屬肺金。

膹謂膹滿也，鬱謂奔迫也。痿謂手足痿弱無力以運動也。大抵肺主氣，氣爲陽，陽主輕清而升，故肺居上部，病則其氣膹滿奔迫不能上升，至於手足痿弱不能收持，由肺金本燥，燥之爲病血液衰少不能營養百骸故也。經曰，手指得血而能攝，掌得血而能握，足得血而能步，故秋金旺則霧氣蒙鬱而草木萎落，病之象也。萎猶痿也。

諸寒收引皆屬腎水。

收斂引急，寒之用也。故冬寒則拘縮矣。

張元素《保命集》

察色論

論曰，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聲色符同然後定立藏府之榮枯。若滋榮者，其氣生如翠羽鷄冠蟹腹豕膏鳥羽是也。枯夭者，其氣敗如草茲衃血枳實枯骨如灺是也。至如青赤見於春，赤黃見於夏，黃白見於長夏，白黑見於秋，黑青見於冬，是謂五藏之生者，以五行之相繼也。得肝脈色見青白，心脈色見赤黑，脾脈色見黃青，肺脈色見白赤，腎脈色見黑黃，是謂眞藏之見者，以五行之相尅也。若乃肺風而眉白，心風而口赤，肝風而目青，脾風而鼻黃，腎風而肌黑，以風善行數變故爾。肝熱而左頰赤，肺熱而右頰赤，心熱而顏赤，脾熱而鼻赤，腎熱而頤赤，以諸熱皆屬火故爾。以至青黑爲痛，黃白爲熱，青白爲寒，以九氣不同故爾。鼻青爲腹水。黑爲水氣，白爲無血，黃爲胃寒，赤爲有風，鮮明爲留飲。而五色取決於此故爾。然審病者，又皆以貞脾爲本。蓋貞脾之黃，是謂天之氣五色，又明病雖久而面黃必生者，以其眞氣外榮也。此數者雖皆成法，然自非心清見曉於冥冥，不能至於此。故五色微診可以目察尤難。《難經》曰，望而知之謂之神。爲見五色於外，故決死生也。【略】

氣宜論

論曰，治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主，五藏所宜，五行之運行數，六氣之臨御化，然後明陰陽三才之數。故數之可數者，人中之陰陽也。然所合

之數可得見也。夫陰陽者，數之可(卜)(千)，推之可萬。故天地陰陽者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經曰，丹天之氣經於牛女戊分，黔天之氣經於心尾己分，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於亢氐昴畢，玄天之氣經於張翼婁胃。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是以將前三數與天象俱明，終始之六氣，所司之高下，在泉淺深之勝復，左右之間同與不同，三紀太過不及之理，故可分天地之化產，民病之氣宜矣。經所謂太陽司天之政，故歲宜苦以燥之溫之。陽明司天之政，故宜以苦辛汗之清之散之，又宜以酸。少陽司天之政，故歲宜以苦辛宜酸滲之泄之漬之發之。觀氣寒溫以調其氣。太陰司天之政，故宜以苦燥之濕之，甚者發之泄之。不發不泄則濕氣外溢，肉潰皮坼而水血交流。少陰司天之政，故歲宜酸以耎之而調其上。甚則以苦發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厥陰司天之政，故歲宜以辛調之，以酸潤之，人必折其鬱氣，先資其化源，是以迎而奪之，主氣之法也。故云六氣有餘，用熱遠熱，用溫遠溫，用寒遠寒，用涼遠涼，食宜同法，此其道也。故王注曰，夏寒甚則可以熱犯熱，寒不甚則不可犯也。若有表證，若有裏證，故法云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不發不攻而犯寒犯熱，使寒熱內賊，其病益甚。故無者生之，有者甚之。所以不遠熱則熱至，不遠寒則寒至。其寒至則堅痞腹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瘍瞀昏瞤注下瞤瘛腫脹吐嘔鼽血衄血溢泄，淋閟之病生矣。王注曰，食已不飢，吐利腥穢，亦寒之疾也。暴暗冒昧，目不識人，躁擾狂越，譫妄罵詈，驚痫，亦熱之病也。故經所謂無失天信，無逆氣宜，無翼其勝，無贊其復，是謂至也。儻不知斯，寒熱內賊，失氣之宜，因不知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攻正，絕人長命，術不通經，爲粗工之戒。是以六氣上司九宮，中司九元，下司九宣。三數俱明，各分主客。勝復淫治，尅伐主病。歲物氣味之厚薄。故經所謂氣味有厚薄，性用有躁靜，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淺深。故少陽在泉，寒毒不生。太陽在泉，熱毒不生。故其氣專，其味正。少陰在泉，寒毒不生。太陰在泉，燥毒不生。此所謂天化地產。故天地氣合，氣合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經所謂謹候氣宜，無失病機。病機者，寒暑燥濕風，金木水火土，萬病悉自此而生矣。故謹察病機之本，得治之要者，乃能愈疾。亦常有不明六氣五行之所宜，氣味之厚薄，所用人身爲病之所由，而能必獲其效者，尠矣哉。

張從正《儒門事親・劉河間先生三消論》

黃泉有六位。《內經》言人之身自頭至足亦有六位。人與天地造化五行同一爐鞴，知彼則知此矣。故立天之氣曰金與火，立地之氣曰土與水，立人之氣曰風與火。故金火合則熱而清，水土合則濕而寒，風火合則溫而炎。人胸腹之間同與不同，三紀太過不及之主燥，心次之爲君火主熱，肝又次之爲相火主極，熱脾又次之爲濕土主涼，腎又次之黃泉爲寒。水主寒。故心肺象天，脾腎象地，肝膽象人。不知此者不可與論人之病矣。夫土爲萬物之本，水爲萬物之元，水土合德以陰居陰，同處乎下，以立地爲氣。萬物根於地，是故水土濕寒，若燥熱陽實則地之氣不立。萬物之根索澤而枝葉枯矣。《五常政大論》曰，根於中者命曰神機，是爲動物，根本在於中也。根本者，脾胃腎也。食入胃則脾爲布化氣味榮養五藏百骸。故酸入肝而養筋膜，苦入心而養血脉，甘入脾而養肌肉，辛入肺而養皮毛，鹹入腎而養骨髓。五氣亦然。故清養肺，熱養心，溫養肝，濕養脾，寒養腎也。凡此五味五氣太過則病，不及亦病，惟平則常安矣。故《六節藏象論》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是其理也。又《太陰陽明論》云，脾病而四肢不用者何也。岐伯曰，四肢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胃乃稟也。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不得稟水穀氣，脾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帝曰，脾不主時何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者，常着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不用也。帝曰，脾與胃以道相連爾，而能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脉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陽。藏腑各因其經而受氣以益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稟水穀氣，日以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不用者，謂不能爲之運用也。由是觀之，則五藏六腑四肢百骸皆稟受於脾胃行其津液，相與濡潤滋養矣。後之醫者欲以燥熱之劑以養脾胃，滋土之氣，不亦外乎。況消渴之病者，本濕寒之陰氣極衰，燥熱之陽氣太甚，更服燥熱之藥，則脾胃之氣竭矣。叔世不分五運六氣之虛實，而一概言熱爲實而虛爲寒，彼但知心火陽熱一氣之虛實，而非臟腑六氣之虛實也。蓋肺本清，虛則溫，心本熱，虛則

寒，肝本溫，虛則清，脾本濕，虛則燥，腎本寒，虛則熱。假若胃冷爲虛者，乃胃中陰水寒氣實甚而陽火熱氣衰虛也。非胃土濕氣之本衰，故當溫補胃中陽火之衰，退其陰水寒氣之甚。又如胃熱爲實者，乃胃中陽火實而陰水虛也。故當以寒藥瀉胃中之實火，而養其虛水。然此皆補瀉胃中虛熱水火所乘之邪，非胃爲濕者之本。其餘例同法。夫補瀉脾胃濕土之水氣者，潤其濕燥熱太甚，而三焦腸胃之腠理佛鬱結滯緻密壅塞，而水液不能滲泄浸潤於外，榮養百骸，故腸胃之外燥熱太甚，雖復多飲於中，終不能滲泄於腸胃之外，故數溲也。故余盡言原不止。小便多出者，如其多飲不能滲泄於腸胃之外，故數溲也。故余嘗謂五常之道，陰病式曰，皮膚之汗孔者，謂泄汗之孔竅也。一名氣門者，謂泄氣之門戶也。一名鬼門者，謂幽冥之門也。一名玄府者，謂玄微之府也。然玄府者無物不有，人之腑臟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至於萬物，悉皆有之，乃出入升降道路門戶也。故經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是知出入升降無器不有。故知人之眼耳鼻舌身意神識能爲用者，皆由升降出入之通利也。有所閉塞則不能用也。若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聞香，舌不知味，筋痿骨痺，爪退齒腐，毛髮墮落，皮膚不仁，腸胃不能滲泄者，悉由熱氣佛鬱玄府閉塞而致津液血脉榮衛清氣不能升降出入故也。各隨鬱結微甚而有病之大小焉。病在表則佛鬱，腠理閉密，陽氣不能散越，故燥而無汗，而氣液不能出矣。叔世不知其然，故見消渴數溲，妄言爲下部寒爾。豈知腸胃燥熱佛鬱使之然也。予之所以舉此世爲消渴之證，乃腸胃之外燥熱，痞閉其滲泄之道路，水雖入腸胃之內不能滲泄於外，故小便數出而復渴。此數句足以盡其理也。試取內經，凡言渴者盡明之矣。有言心肺氣厥而渴者，有言肝痺而渴者，有言脾熱而渴者，有言腎熱而渴者，有言胃與大腸熱結而渴者，有言脾痺而渴者，有言小腸痺熱而渴者，有因病癉而渴者，有因遠行勞倦遇大熱而渴者，有因傷害胃乾而渴者，有因腎熱而渴者，有因病風而渴者，雖五臟之部分不同，而病之所遇各異，其功燥熱一也。

所謂心肺氣厥而渴者，《厥論》曰，心移熱於肺，傳爲膈消。注曰，心熱入肺，久而傳化，內爲膈熱，消渴多飲也。所謂肝痺而渴者，《痺論》曰，肝痺者，夜卧則驚，多飲，數小便，如脾熱而渴者。《痿論》曰，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爲肉痿。【略】

《天元紀大論》曰，至數極而道不惑，可謂明矣。所謂藥之巧能者，溫涼不同，寒熱相反，燥濕本異云云，前已言之矣。斯言氣也。至於味之巧，能如酸，能收甘，能緩辛，能散苦，能堅鹹，能軟酸，屬木也。燥金主於散落，而木反之。土濕主於緩而水勝之，故能然也。若能燥濕而堅火者，苦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凡物燥則堅也。甘能緩急而散結。甘者土也。燥能急結，故緩則急散也。辛能散抑散結潤燥。辛者金也。金主散落，金生水故也。況抑結散，則氣液宣行而津液生也。《藏氣發時論》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鹹能軟堅。鹹者水也。水潤而柔，故勝火之堅矣。此五臟之味也。其爲五味之本也，淡也。淡，胃土之味也。胃土者，地也。地爲萬物之本，胃爲一身之本。《天元紀大論》曰，在地爲化，化生五味。故五味之本淡也，以配胃土。淡能滲泄利竅。夫燥能急結而甘能緩之。淡爲剛土，極能潤燥。緩其急結，令氣通行，而致津液滲泄也。故消渴之人，其藥與食皆宜淡劑。《至眞要大論》曰，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堅或耎，所以利而行之調其氣也。以應天，中品爲臣，主養性，常毒，以應人，下品爲佐使，主治病，大毒，以應地。不在三品者，氣毒之物也。凡此君臣佐使者，所以明藥之善惡也。處方之道，主治病者爲君，佐君者爲臣，應臣之用者爲佐使。適其病之所根，有君臣佐使奇偶小大之制，明其歲政君臣脉位，而有逆順反正。主療之方，隨病所宜以施用。其治法多端，能備所用者良工也。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結者散之，散者收之。微者逆而制之，甚者從而去之。燥者潤之，濕者燥之，堅者耎之，急者緩之，客者除之，留者卻之，勞者溫之，逸者行之，驚者平之，衰者補之，甚者瀉之，吐者下之，摩之益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炙之制之，適足爲用，各安其氣。必清必淨，而病氣衰去，臟腑和平，歸其所宗。此治之大體也。《陰陽應象論》曰，治不法天之紀，不明地之理，則災害至矣。又《六節藏象論》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所衰，不可以爲功也。今集諸經驗方附於篇末。

朱震亨《金匱鉤玄・火豈君相五志俱有論》　火之爲病其害甚大，其變甚速，其勢甚彰，其死甚暴。何者，蓋能燔灼焚焰，飛走狂越，消爍於物，莫能禦之。遊行乎三焦虛實之兩途，曰君火也猶人火也，曰相火也猶龍火也。火性不安動，能不違道於常以棄位聽命運行造化生存之機矣。夫人在氣交之中，多動少靜，欲不妄動其可得乎。故凡動者皆屬火。龍火一妄行，元氣受傷，勢不兩立。偏勝則病移他經，事非細故。動之極也，病則死矣。經所以謂一水不勝二火之火，出於天造。君相之外又有厥陰藏府之火，根於五志之內。六欲七情激之，其火隨起。大怒則火起於肝，醉飽則火起於胃，房勞則火起於腎，悲哀動中則火起於肺。心爲君主，自焚則死矣。丹溪又啓火出五藏主病曰，諸風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瘡痛瘍屬於心火之用也，諸氣憤鬱屬於肺火之升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經所謂一水不勝五火之火，出自人爲。又考《內經》病機一十九條，內舉屬火者五，諸熱瞀瘈皆屬於火，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諸氣衝上皆屬於火，諸燥狂越皆屬於火，諸病胕腫疼痠驚駭皆屬於火。而河間又廣其說。火之致病者甚多，深契內經之意。曰，喘嘔吐酸暴注下迫轉筋小便渾濁腹脹，火皷之有聲，癰疽瘍疹瘤氣結咳吐下霍亂瞀瘈腫脹鼻塞衄衄血溢血泄淋閉身熱惡寒戰慄驚惑悲笑譫妄卻巓血污之病，皆少陰君火之火，乃眞心小腸之氣所爲也。若瞀瘈暴瘖冒昧躁擾狂越罵詈驚駭胕腫痠疼氣逆上衝禁慄如喪神守嘔嘔瘡瘍喉痺耳鳴及聾嘔湧溢食不下目昧不明暴注瞤瘈暴病暴死，此皆少陽相火之熱，乃心包絡三焦之氣所爲也。是皆火之變見於諸病也。謂爲脉虛則浮大，實則洪數。藥之所主各因其屬。君火者心火也，可以濕伏，可以水滅，可以直折，惟黃連之屬可以制之。相火者龍火也，不可以濕折之，從其性而伏之，惟黃栢之屬可以降之。噫，瀉火之法豈止如此，虛實多端不可不察，以藏氣司之。如黃連瀉心火，黃芩瀉肺火，芍藥瀉脾火，柴胡瀉肝火，知母瀉腎火，此皆苦寒之味能瀉有餘之火耳。若飲食勞倦內傷元氣，火不兩並，爲陽虛之病，以甘溫之劑除之，以黃芪、人參、甘草之屬。若陰微陽強，火虛之病，以甘寒之劑降之，如當歸、地黃之屬。若心火亢極鬱熱內實，爲陽強之病，以鹹冷之劑折之，如大黃、朴硝之屬。若腎水受傷，其陰失守，無根之火爲虛之病，以壯水之劑制之，如生地、黃玄參之屬。若右腎命門火衰爲陽脫之病，以溫熱之劑濟之，如附子、乾薑之屬。若胃虛過食冷物抑遏陽氣於脾土爲火鬱之病，以升散之劑發之，如升麻、乾葛、柴胡、防風之屬。不明諸此之類，而求火之爲病，施治何所依據。故於諸經集略其說，略備處方之用，庶免實實虛虛之禍也。

王履《醫經溯洄集・亢則害承乃制論》 予讀《內經六微旨論》，至於亢則害承迺制，喟然嘆曰，至矣哉，其造化之樞紐乎。王太僕發之於前，劉河間闡之於後。聖人之蘊殆靡遺矣。然學者尙不能釋然，得不猶有未悉之旨也歟。謹按《內經》，帝曰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則害承迺制。制生則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嘗觀夫陰陽五行之在天地間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強者折之弱者濟之，蓋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不如是則高者愈高，下者愈下，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而乖亂之政日以極矣。天地其能位乎。雖然，高也下也弱與強也，亦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故《易》也者，造化之不可常也。惟其不可常，故神化莫能以測，莫測故不息也，可常則息矣。亢則害承迺制者，其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者歟。夫太僕河間已發揮者，茲不贅，及其未悉之旨，請推而陳之。夫自顯明之右止君火治之十五句，言六節所治之位也。自相火之下止陰精承之十二句，言地理之應乎歲氣也。亢則害承迺制三句，言抑其過也。制生則化止生化大病四句，言有制之常與無制之變也。承猶隨也，然不言隨而曰承者，以下言之則有上奉之象，故曰承。雖謂之承，而有防之之義存焉。亢者過極也，害者害物也，制者克勝之也。然所承也，其不亢則隨之而已。故雖承而不見，既亢則克勝以平之，承斯見矣。然而迎之不知其所來，迹之不知其所止，固若有不可必者。然可必者常存乎杳冥恍惚之中，而莫之或欺也。河間曰，已亢過極則反似勝己之化似也者，其可以形質求哉。故後篇厥陰所至爲風生終爲肅，少陰所至爲熱生終爲寒之類。其爲風生爲熱生者亢也，其爲肅爲寒者制也。又水發而爲雹雪，土發而飄驟之類，其水發土發者亢也，其雹雪飄驟者制也。若然者，蓋造化之常不能以無亢，亦不能以無制焉耳。夫前後二篇所作，雖有歲運氣運之殊，然亢則害承迺制之道，蓋無往而不然也。惟其無往而不然，故求之於人，則五臟更相平也。一臟不平，所不勝平之。五臟更相平，非不亢而防之乎。一臟不平所不勝平之，非既亢而克勝之乎。姑以心火而言，其不亢則腎水，雖心火之所畏，亦不過防之而已。一或有亢，卽起而克勝之矣。餘臟皆然。制生則化，當作制則生化，蓋傳寫之誤，而釋之讀之者不覺求之不通，遂併遺四句而弗取。殊不知上二句止言亢而害害而制耳，此四句乃害與制之外之餘意也。苟或遺之，則無以見經旨之周悉矣。制則生化，正與下文害則敗亂相對。辭理俱順，不勞曲說而自通。制則生化者，言有所制則六氣不至於亢而爲平，平則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矣。化爲生之盛，故生先於化也。外列盛衰者，言六氣分布主治迭爲盛衰，昭然可見。故曰外列。害則敗亂生化大病者，言既亢爲害而無所制，則敗壞乖亂之政行，則其變極矣，其災甚矣。萬物其有不病者乎。生化指所生所化者言，謂萬物也。以變極而災甚，故曰大病。上生化以造化之用言，下生化以萬物言。以人論之，制則生化，猶元氣周流滋營一身，凡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九竅皆藉焉，以爲動靜云爲之主。生化大病，猶邪氣恣橫正氣耗散，凡五臟六腑四肢百骸九竅舉不能遂其運用之常也。或以害爲自害，或以害爲承襲，或以生爲自無而有，化爲自有而無，或以二生化爲一意，或以大病爲喻造化之機息，此數者皆非也。且夫人之氣也，一而不能自制，則湯液鍼石導引之法以爲之助。若天地之氣其亢而自制，固復於平亢。而不制者，其孰助哉。雖然，造化之道苟變至於極，則亦終必自反而復其常矣。學者能本之於太僕河間，而參之此論，則造化樞紐之詳亦庶矣乎。然張戴《人治法心要則》曰，假令水爲母木爲子，當春旺之時冬令猶在，卽水亢也。水亢極則木令不至矣。木者繼冬而承水也。水既亢則害其所承矣，所以木無權也。木無權則無以制土，土既旺則水乃受制也。土者繼長夏之令也。水受土制則熱克其寒也，變而爲濕此其權也。又如火爲母土爲子，當長夏之時，暄令猶在，卽火亢也。火既亢極，則濕令不至矣。濕者繼夏而承火也。火既亢則害其所承矣，所以濕無權也。濕無權則無以制水，水既旺則火乃受制也。水者嚴冬之令也，火受水制寒克其熱也。變而爲土濕，土斯得其權也。斯言也，推之愈詳而違經愈遠矣。或曰心要者他人成之，蓋得於所聞之謂耳。

朱橚《普濟方》卷一《五臟相涉》 肝者木也，腎爲之母，心爲之子，脾爲之匹，肺爲之主也。肝爲之病，則有目脇指爪筋血諸證，皆氣合血類從病由是生焉。肝之竅在目，目爲肝之官，而五藏之精華。皆上注於目。骨之精爲瞳子，屬腎。筋之精爲黑眼，屬肝。血之精爲絡果，屬心。氣之精爲白

眼，屬肺。肉之精爲約束，屬脾。其筋骨血肉氣之精，與脉並爲系。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至於目決，其面者爲兌。皆足少陽經脉之所起，屬於膽。近鼻上爲外眥，足太陽經脉之所起，屬膀胱。下爲內眥，足陽明經脉之所起，屬於胃。以此知五臟精華，三陽經氣互相交涉，灌注於目，所注不同也。肝之爲病，必脇下痛引少腹。又云，膽脹者必兩脇病，口中苦，善太息。蓋肝之經抵少腹布肋，胆之經循脇裏出氣街，是以脇痛之證屬肝與膽也。《內經》曰，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肝中寒兩肩不舉，身無膏澤，喜轉筋，爪甲枯黑，春差秋劇。筋受寒則筋不能動，十指爪皆痛。肝外榮於筋，故筋病不已，傳之於肝。《靈樞經》云，膽之厚薄，以爪甲驗之。爪甲色黃則胆厚，爪色紅則膽薄，爪色青堅則膽急，爪色赤軟大者膽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直，爪色多敗者膽結也。故知肝應膽，膽應爪，互有所屬焉。《中藏經》云，若手足爪甲青黑，呼罵口不息者，謂之筋絕。筋絕不治，九日死。《難經》云，足厥陰氣絕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故舌卷卵縮，此筋先死。庚日篤，辛日死。龐老云，諸病及被毒，爪甲青黑者，死候也。心者火也，肝爲之母，脾爲之子，肺爲之夫，通計一萬三千五百息，從鼻往來之匹，腎爲之主也。心之一氣相屬，如舌與血脉胃髮等證，皆中外相應，經絡未嘗間斷。故鼻爲肺竅，主吸引五臭衛養五臟。《內經》云，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難經》云，心主臭，肺主聲。鼻者肺之竅，而反知香臭，其意何也。肺者西方金也，金生在巳，巳者南方之火，火者心。心主之偏正，以鼻驗之。鼻正肺臭，故令鼻知香臭。此五行相因而成也。又肺之偏正，鼻偏肺偏。豐怯厚薄，皆相應也。《內經》云，肺之合皮也，皮者一身之包裹，爲肺之外候。《難經》云，形寒飲冷則傷肺，肺病則皮膚痛洒洒然。寒熱上喘氣自汗出也。《靈樞經》云，大腸厚薄驗之於皮，皮厚大腸厚，皮薄大腸薄，脉薄則小腸薄。皮緩則脉緩，脉緩則小腸大而長。皮急則脉急，脉急則小腸結也。故知小腸應心，心應皮，所以然也。《難經》云，手少陰氣絕則脉不通，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色澤去。故面黑如黧，此血先死。壬日篤，癸日死。《內經》云，諸藏受病懸脉絕者，死候也。脾者土也，心爲之母，肺爲之子，腎爲之匹，肝爲之主也。脾之氣候相屬，如唇口頤頷咽門肌肉中外相應也。脾氣通於口，口爲脾之官。五味入口，藏於胃。脾主行精華，分布津液於五臟。五臟之氣偏勝，味必偏應於口。脾熱口甘，膽熱口苦。勞爵則口臭，凝滯則生瘡，煩躁則澁，宿食則酸，寒則醎，虛則淡。夫口乃一身之都門，出入榮養之要道。節宣微爽，病必生焉。豈得但於脾之一經言也。《內經》云，脾之合肉也，其榮唇也。胃應脾，脾應肉，肉與脾胃合。肉堅則胃厚，肉瘦則胃薄。肉之緊緩踈密，與胃相應也。胃病肉色變，臟腑有病皆從肉生。肉熱應臟，肉寒應腑，肉虛則坐席不安，身色變動。實則坐席不動，喘氣迫脾之有疾，皆驗於唇。唇者，脾之外候。燥則乾，乾則裂，風則瞤動，寒則揭氣，鬱則生瘡，血枯則澁而無色。若以經脉變涉言之，手陽明之脉，挾口環唇。足陽明之脉，亦挾口環唇。凡此三經，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環繞於唇也。龐老云，經逆則榮衛不通，陰陽反作。內外傷緊致虛消瘦口噤唇黑者不治。又言，聲憂懼舌卷短縮，此木克土，陽繫於陰，陰伏陽起，起則實，實則熱，熱則悶亂體重唇黃聲咤者，不治。《難經》云，足太陰氣絕則脉不榮其口唇。口唇者，肌肉之本也。脉不榮則肌肉不滑澤，肌肉不滑澤則肉滿，肉滿則唇反，唇反則肉先死。甲日篤，乙日死。《中藏經》云，凡病見唇乍乾黑者死。肺者金也，脾爲之母，腎爲之子，肝爲之匹，心爲之主也。肺爲五臟上蓋，主持諸氣通息於鼻。鼻居面部之中岳，位而尊。上透泥丸下應於肺。夫人一日一夜呼吸出入，通計一萬三千五百息，從鼻往來未嘗間斷。故鼻爲肺竅，主吸引五臭衛養五臟。《內經》云，五氣入鼻藏於心太陰氣絕則脉不榮其口唇。口唇者，肌肉之本也。脉不榮則肌肉不滑澤，肌肉不滑澤則肉滿，肉滿則唇反，唇反則肉先死。甲日篤，乙日死。《中藏經》云，凡病見唇乍乾黑者死。肺者金也，脾爲之母，腎爲之子，肝爲之匹，心爲之主也。肺爲五臟上蓋，主持諸氣通息於鼻。鼻居面部之中岳，位而尊。上透泥丸下應於肺。夫人一日一夜呼吸出入，通計一萬三千五百息，從鼻往來未嘗間斷。故鼻爲肺竅，主吸引五臭衛養五臟。《內經》云，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難經》云，心主臭，肺主聲。鼻者肺之竅，而反知香臭，其意何也。肺者西方金也，金生在巳，巳者南方之火，火者心。心主臭，故令鼻知香臭。此五行相因而成也。又肺之偏正，以鼻驗之。鼻正肺正，鼻偏肺偏。豐怯厚薄，皆相應也。《內經》云，肺之合皮也，皮者一身之包裹，爲肺之外候。《難經》云，形寒飲冷則傷肺，肺病則皮膚痛洒洒然。寒熱上喘氣自汗出也。《靈樞經》云，大腸厚薄驗之於皮，皮厚大腸厚，皮薄大腸薄，皮熱應肺，皮寒應大腸。蓋肺主皮而大腸應皮也。《難經》云，手太陰氣絕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津液去則皮節傷，皮節傷則皮枯毛折，皮枯毛折則毛先死。丙日篤，丁日死。凡五臟眞脉見色不澤毛折乃死。腎者水也，肺爲之母，肝爲之子，心爲之匹，脾爲之主也。腎之所主，乃精髓骨腦腰齒脊，前後二陰髀股膕踹足跟足心所生病也。《難經》云，腎肺主聲耳者，腎之候而反聞聲，其意何也。腎者北方水也。水生於申，申者西方金也。金者肺，肺主聲，故令耳聞聲。此五行相因而成也。《內經》云，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腎應骨，骨與腎合。妊娠七月始受木精以成骨，故曰無使身勞動，居處必煖，飲食避寒，常食粳稻以密腠理，是謂養

骨以堅齒。今人立身以來，嗜欲縱過，則骨立羸瘠。肩聳脊露，齒則焦黑搖動而痛，莫不由稟受之際有所感動而然。夫腎應骨，而齒者骨之幹，資髓以養表而出之。人受形於胞胎，七月而骨齒成。穀氣未行，則居於斷穀中。及其時至，則齒生而嗜食，顎合而能言，亦造化生成自然之序。旦人一身之消長，以齒候之。《內經》云，女子七歲腎氣盛，髮更齒長，至三七則腎氣平均，故眞牙生而長極，七七則齒髮去矣。丈夫八歲腎氣盛，髮更齒長，至三八則腎氣平均，故眞牙生而長極，八八則齒髮去矣。夫資身之器，齒爲最勞，自能食以至終身咀判百品，略無少鈍。此亦神奇。古人每旦以鹽湯漱滌，而扣啄則彌堅，亦衛生之道也。大抵腎衰則齒豁動搖，精固則齒堅齊密。《內丹訣》云，任督二脉，爲一身陰陽之海。五氣眞元，此爲機會。而齦交二穴在唇內齒上縫，爲任督二脉之會，一身之要。世上罕知之，至於漱鍊爲服此藥。《仙經》云，一物含五彩，永作仙人祿。言其備五行之英華，總二脉之交會。自古眞人秘此二穴，訣在於口，不傳文字。《鍼經》云，足陽明之脉入下齒縫中。是以胃氣虛則上齒卒痛，大腸壅則下齒或浮，胃有流熱則齒腫，大腸經虛則齦宣。二經之脉俱循於齒，故病如是。《難經》云，足少陰氣絕則枯黑。少陰者，冬脉也。伏行而溫於骨髓。骨髓不溫卽肉不着骨，骨肉不相親卽肉濡而卻，故齒長而髮枯無潤澤者骨先死。戊日篤，己日卽死。

張介賓《類經圖翼》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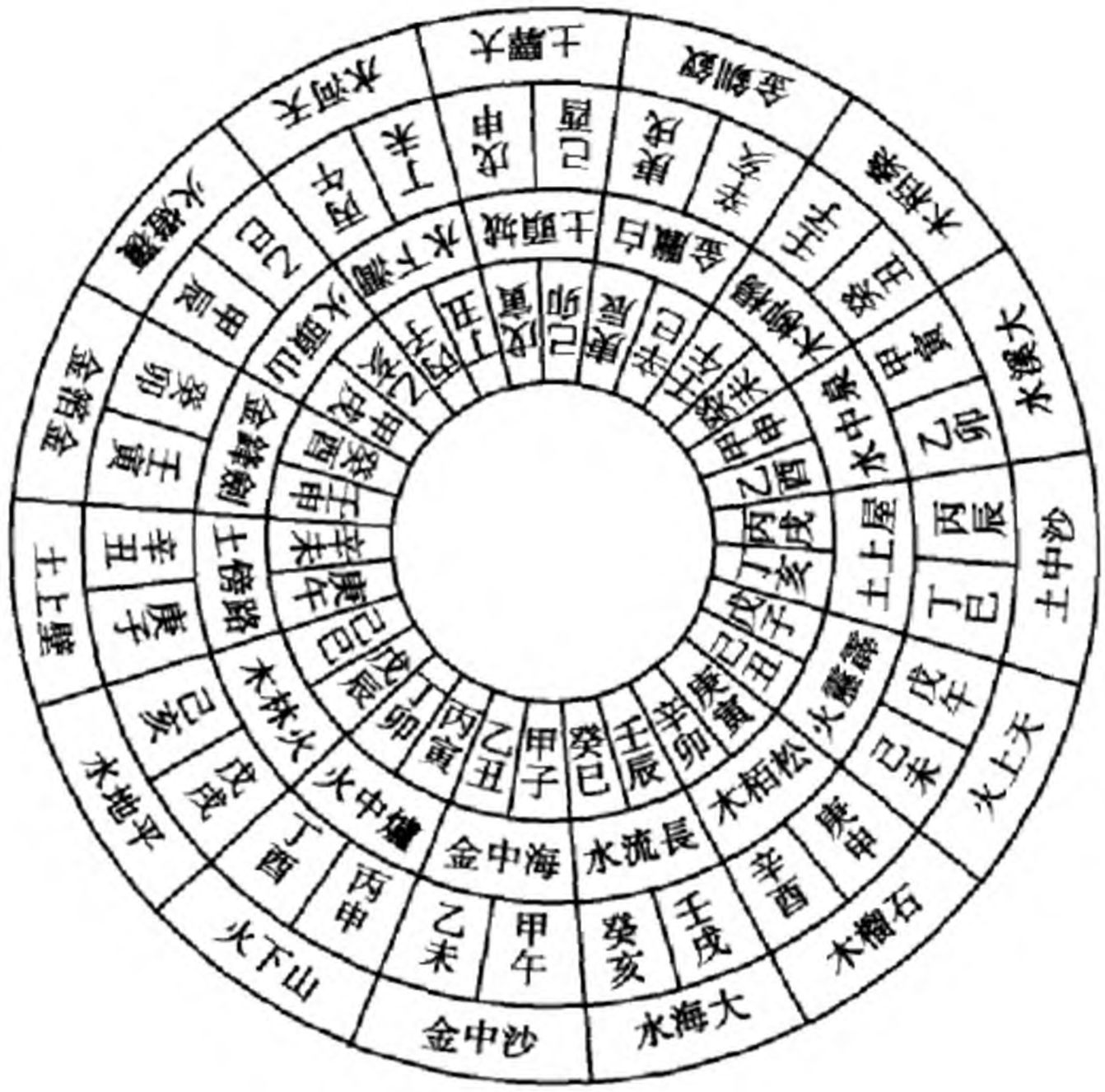
五行圖

此卽《河圖》數也。五少者，其數生五，太者其數成。上常以生，故不言十有解。

五行生成數圖

東方甲乙寅卯木，南方丙丁巳午火，西方庚辛申酉金，北方壬癸亥子水。辰戌丑未王四季，戊己中央皆屬土。

干支所屬五行圖



六十花甲納音圖

五行生成數解

五行之理原出自然，天地生成莫不有數，聖人察《河圖》而推定之。其序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夫五行各具形質，而惟水火最爲輕清，乃爲造化之初，故天以一奇生水，地以二偶生火。若以物理論之，亦必水火爲先。以小驗大，以今驗古，可知之矣。如草木未實胎卵未生，莫不先由於水而後成形，是水爲萬物之先，故水數一。化生已兆必分陰陽，既有天一之陽水，必有地二之陰火，故火次之，其數則二。陰陽既合必有發生。水氣生木故木次之，其數則三。既有發生必有收殺，燥氣生金故金次之，其數則四。至若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似乎土生最後。而戴廷槐曰，有地卽有土矣。若土生在後，則天三之木地四之金將何所附。且水火木金無不賴土，土豈後生者哉。然土之所以言五與十者，蓋以五爲全數之中，十爲成數之極。中者言土之不偏而總統乎四方，極者言物之歸宿而包藏乎萬有，皆非所以言後也。再以方位陰陽之理合之亦然。如水王於子，子者陽生之初，一者陰起之數，故水曰一。火王於午，午者陰生之初，二者陰起之數，故火曰二。木王東方，東者陽也。三者奇數亦陽也，故木曰三。金王西方，西者陰也。四者偶數亦陰也，故金曰四。土王中宮，而統乎四維，五爲數中，故土曰五。此五行生數之祖先。有生數而後有成數，乃成一陰一陽生成之道，此天地自然之理也。雖《河圖》列五行之次序，而實以分五行之陰陽。陰陽既有次序，氣數必有盛衰。如《六元正紀大論》云，寒化一宮災三宮之類，皆由此數而定。岐伯曰，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土常以生也。謂如甲丙戊庚壬五太之年爲太過，其數應於成，乙丁己辛癸五少之年爲不及，其數應於生。惟土之常以生數者，蓋五爲數之中，土居位之中而兼乎四方之氣，故土數常應於中也。雖《易・繫》有天十成之之謂，而《三部九候論》曰，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九焉，此所以土不待十而後成也。先聖察生成之數以求理氣者，蓋欲因數以占夫氣化之盛衰而示人，以法陰陽和術數，先歲氣合天和也。其所以關於生道者非淺，觀者其毋忽之。

五行統論

五行者水火木金土也。五行卽陰陽之質，陰陽卽五行之氣。氣非質不立，質非氣不行。行也者，所以行陰陽之氣也。朱子曰，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其實元初只一太極，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天得一個四，地得一個四。又各有一個太極行乎其中，便是兩其五行而已。故河洛《圖》、《書》具陰陽之象分，左右中前後以列五行生成之數焉。先儒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對待非流行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不能自行，此五行所以流行於天地中而爲用也。故大撓察天地之陰陽，立十干十二支以著日月之象。十干以應日，天之五行也。甲陽乙陰爲木，丙陽丁陰爲火，戊陽己陰爲土，庚陽辛陰爲金，壬陽癸陰爲水。十二支以應月，地之五行也。子陽亥陰曰水，午陽巳陰曰火，寅陽卯陰曰木，申陽酉陰曰金，辰戌陽丑未陰曰土。干支出而六甲成，運氣分而時序定，所謂天地相臨陰陽相合，而生成之道存乎其中，故五行之化無乎不在。精浮於天則爲五星，水曰辰星，火曰熒惑，木曰歲星，金曰太白，土曰鎭星。形成於地則爲五

方，水位於北，火位於南，木位於東，金位於西，土位於中。其爲四時，則木王於春，火王於夏，金王於秋，水王於冬，土王於四季。其爲名目，則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其爲六氣，則木之化風，火之化暑與熱，土之化濕，金之化燥，水之化寒。其爲功用，則水主潤，火主燥，木主敷，金主斂，土主溼。其爲形體，則水質平，火質銳，木質長，金質方，土質圓。其爲賦性，則水性寒，火性熱，木性溫，金性清，土性蒸。其爲五帝，則木曰太皞，火曰炎帝，土曰黄帝，金曰少皞，水曰顓頊。其爲五神，則木曰勾芒，火曰祝融，土曰后土，金曰蓐收，水曰玄冥。其爲五則，則火以應衡，水以應權，木以應規，金以應矩，土以應繩。至若五穀、五果、五畜、五音、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之類，無非屬於五行也。又如五行氣數之異，陰陽之辨，亦有所不同者。若以氣言時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木當春令爲陽稱，火當夏令爲陽盛，金當秋令爲陰稱，水當冬令爲陰盛，是木火爲陽，金水爲陰也。若以數言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如天一生水爲陽稱，天三生木爲陽盛，地二生火爲陰稱，地四生金爲陰盛，是水木爲陽而火金爲陰也。此外如《洛書》樂律，劉向、班固等義序各不同，無非變化之道而運用之機，亦無過生克之理耳。故自其相生者言，則水以生木，木以生火，火以生土，土以生金，金以生水。自其相克者言，則水能克火，火能克金，金能克木，木能克土，土能克水。自其勝復者言，則凡有所勝必有所敗，有所敗必有所復。母之敗也子必救之，如水之太過火受傷矣，火之子土出而制焉。金之太過木受傷矣，木之子火出而制焉。木之太過土受傷矣，土之子金出而制焉。土之太過水受傷矣，水之子木出而制焉。蓋造化之幾不可無生，亦不可無制，無生則發育無由，無制則亢而爲害，生克循環運行不息，而天地之道斯無窮已。第人知夫生之爲生，而不知生中有克，知克之爲克，而不知克中有用，知五之爲五，而不知五者之中，五五二十五而復有互藏之妙焉。所謂生中有克者，如木以生火，火勝則木乃灰燼，火以生土，土勝則火爲撲滅，土以生金，金勝則土無發生，金以生水，水勝則金爲沈溺，水以生木，木勝則水爲壅滯。此其所以相生者，實亦有所相殘也。所謂克中之用者，如火之炎熾，得水克而成既濟之功，金之頑鈍，得火克而成煅煉之器，木之曲直，得金克而成斧削之材，土之曠墁，得木克而見發生之化，水之泛濫，得土克而成堤障之用。此其所以相克者，實又所以相成也，而五常之德亦然。如木德爲仁，金德爲義，火德爲禮，水德爲智，土德爲信。仁或失於柔故以義斷之，義或失於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於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於詐故以信正之。是皆生克反用之道也。所謂五者之中有互藏者，如木之有津木中水也，土之有泉土中水也，金之有液金中水也，火之鎔物火中水也。夫水爲造化之原，萬物之生，其初皆水。而五行之中一無水之不可也。火之互藏，木鑽之而見，金擊之而見，石鑿之而見。惟是水中之火人多不知，而油能生火酒能生火，雨大生雷濕多成熱皆是也。且火爲陽生之本，雖若無形而實無往不在。凡屬氣化之物，非火不足以生，故五行之中一無火之不可也。土之互藏，木非土不長，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生，水非土不畜。萬物生成無不賴土，而五行之中一無土之不可也。木之互藏，生於水，植於土，榮於火，成於金。凡發生之氣，其化在木。即以人生而言，所衣所食皆木也。得木則生，失木則死。故曰人生於寅，寅者陽木之位也。由人而推，則凡動植之類，何非陽氣，而又何非木化。此五行萬物之中，一無木之不可也。金之互藏，產於山石，生諸土也。淘於河沙，隱諸水也。草有汞木有臙藏於木也，散可結柔可剛化於火也。然金之爲用堅而不毀。故易曰乾爲金。夫乾象正圓，形如爪卵，柔居於中，剛包乎外，是以天愈高而愈剛，地愈下而愈剛，故始皇起墳驪山，深入黄泉三百丈。鑿之不入燒之不毀，使非至剛之氣眞金之體，乃能若是其健，而運行不息乎。故凡氣化之物，不得金氣無以堅強。所以皮殼在外而爲捍衛者，皆得乾金之氣以固其形，此五行萬物之中一無金之不可也。由此而觀，則五行之理交互無窮，故甲丙戊庚壬天之陽干也，而交於地之丑亥酉未巳卯。天地五行挨相交配，以天之十而交於地之十二，是於五行之中各具五行，乃成六十花甲。由六十花甲而推於天地萬物，其變可勝言哉。然而變雖無窮，總不出乎陰陽。陰陽之用，總不離乎水火。所以天地之間無往而非水火之用，欲以一言而蔽五行之理者，曰，乾、坤付正性於坎、離，坎、離爲乾、坤之用耳。

又《景岳全書》卷二《君火相火論》

余向釋《內經》，於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之義，說固詳矣，而似猶有未盡者。及見東垣云，相火者下焦包絡之火，元氣之賊也。丹溪亦述而證之。予聞此說，嘗掩口而笑，而覺其不察之甚也。由此興感，因再繹之，夫《內經》發明火義，而以君相明位四字爲目。此四字者，個個着實，是誠至道之綱領，有不可不闡揚其精義者，亦何以見

之。蓋君道惟神，其用在虛，相道惟力，其用在實。故君之能神者，以其明也，相之能力者，以其位也。明者明於上爲化育之元主，位者位於下爲神明之洪基。此君相相成之大道。而有此天不可無此地，有此君不可無此相也明矣。君相之義豈泛言哉。至若五運之分各職其一，惟於火字獨言君相，而他則不及者何也。蓋兩間生氣總曰元氣，元氣惟陽爲主，陽氣惟火而已。第火之爲用其道最微，請以火象證之。如輕清而光焰於上者，火之明也，重實而溫蓄於下者，火之位也。明卽位之神，無明則神用無由以著。位卽明之本，無位則光焰何從以生。故君火之變化於無窮，總賴此相火之栽根於有地。雖分之則一而二，而總之則二而一者也。此君火相火之辨。凡其爲生化，爲盛衰，爲本末重輕，攸係從可知矣。人生所賴者惟此，故《內經》特以爲言。然在《內經》，則但表其大義，原無分屬之條。惟《刺禁論》曰，七節之傍中有小心，此固隱然有相火所居之意。故後世諸家咸謂相火寄在命門，是固然矣。然以予之見，則見君相之義無藏不有，又何以辨之。蓋總言大體，則相火當在命門，謂根荄在下爲枝葉之本也，析言職守，則臟腑各有君相，謂志意所出無不從乎形質也。故凡以心之神，肺之氣，脾胃之倉廩，肝膽之謀勇，兩腎之伎巧變化，亦總皆發見之神奇，使無其地何以生此，使地有不厚何以蕃此。此皆從位字發生，而五臟各有位，則五臟亦各有相，相強則君強，此相道之關係從可知矣。故聖人特命此名，誠重之也，而後人指之爲賊，抑何異耶。此萬世之疑竇，故予不得不辨。或曰是若謬矣。第彼之指爲賊者，亦有深意。蓋謂人之情欲多有妄動，動則俱能起火，火盛致傷元氣，卽謂元氣之賊亦何不可。予曰，此固邪正之岐，最當明辨者也。夫情欲之動，邪念也。邪念之火爲邪氣。君相之火，正氣也。正氣之蓄爲元氣，其在身家，譬之產業，賢者能守之，不肖者能蕩之，罪與不罪在子孫之廢與不廢，茲基何與焉。相火之義亦猶此耳。夫既以相稱之，而竟以賊名之，其失聖人之意也遠矣。且凡火之賊傷人者，非君相之眞火，無論在內在外，皆邪火耳。邪火可言賊，相火不可言賊也。矧六賊之中，火惟居一，何二子獨知畏火其甚如是，而並昧邪正之大義，亦何謂耶。予聞其言，固知其錯認面目矣，不覺因而失笑。

徐大椿《醫學源流論》卷上

君火相火論

近世之論心火謂之君火，腎火謂之相火，此說未安。蓋心屬火而位居於上，又純陽，而爲一身之主，名曰君火，無異議也。若腎中之火則與心相遠，乃水中之火也，與心火不類。名爲相火，似屬非宜。蓋陰陽互藏其宅，心固有火，而腎中亦有火。心火動而腎中之浮火亦隨；腎火動而心中之浮火亦隨之。亦有心火動而腎火不動，其患獨在心。亦有腎火動而心火不動，其害獨在腎。故治火之法必先審其何火而後用藥有定品。治心火以苦寒，治腎火以鹹寒。若二藏之陰不足以配火，則又宜取二藏之陰藥補之。若腎火飛越又有回陽之法，反宜用溫熱，與治心火迥然不同。故五藏皆有火，而心腎二藏爲易動，故治法宜詳究也。若夫相火之說，則心胞之火能令人怔忡，面赤，煩燥，眩暈。此則在君火之旁，名爲相火似爲確切。試以《內經》參之，自有眞見也。

診脈決死生論

生死於人大矣。而能於兩手方寸之地微末之動，卽能決其生死，何其近於誣也。然古人往往百不失一者何哉，其大要則以胃氣爲本。蓋人之所以生，本乎飲食。《靈樞》云，穀入於胃乃傳之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寸口屬肺經，爲百脈之所會。故其來也有生氣以行乎其間，融和調暢得中土之精英，此爲有胃氣。得者生失者死，其大較也。其次則推天運之順逆，人氣與天氣相應。如春氣屬木脈宜弦，夏氣屬火脈宜洪之類。反是則與天氣不應，又其次則審臟氣之生尅，如脾病畏弦木尅土也，肺病畏洪火尅金也。反是則與臟氣無害。又其次則辨病脈之從違。病之與脈各有宜與不宜，如脫血之後脈宜靜細而反洪大，則氣亦外脫矣。寒熱之症脈宜洪數而反細弱，則眞元將陷矣。至於眞臟之脈，乃因胃氣已絕不營五臟。所以何臟有病則何臟之脈獨現。凡此皆《內經》、《難經》等書言之明白詳盡，學者苟潛心觀玩洞然易曉，此其可決者也。至云診脈卽可以知何病，又云人之死生無不能先知，則又非也。蓋脈之變遷無定。或有卒中之邪未卽通於經絡，而脈一時未變者。或病輕而不能現於脈者，或有沉痼之疾久而與氣血相併一時難辨其輕重者，或有依經傳變流動無常不可執一時之脈而定其是非者。況病之名有萬，而脈之象不過數十種。且一病而數十種之脈無不可見，何能診脈而卽知其何病，此皆推測偶中以此欺人也。若夫眞臟之脈臨死而終不現者，則何以決之。是必以望聞問三者合而參觀之，亦百不失一矣。故以脈爲可憑，而脈亦

有時不足憑。以脈爲不可憑，而又鑿鑿乎其可憑。總在醫者熟通經學，更深思自得，則無所不驗矣。若世俗無稽之說，皆不足聽也。

章楠《醫門棒喝・太極五行發揮》 前篇《六氣陰陽論》中云，土本先天太極之廓，爲後天萬物之母，故通貫四氣而主於中也。世多疑之而問曰，先天太極渾然無形，自天一生水至第五方生土，則太極信爲五行之廓，乃反以土爲太極之廓，得非悖於理歟。

答曰，太極爲五行之廓，其理顯而易見。土爲太極之廓，其理微而難知，無怪乎駭人耳目也。夫太極爲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爲太極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無形該有形，則太極爲五行之廓。以有形該無形，則土爲太極之廓矣。理氣有迴環，故生成有順逆耳。試觀太極動靜而生陰陽，陰陽相交而分四象，四象互交而成八卦，八卦交易而成六十四卦，則陰陽變化之道盡矣。何故又以四象加土而稱五行，爲因六十四卦備論陰陽變化之用而略乎體，惟五行則陰陽體用俱該，而萬物生成之道盡在其中。何以見之，蓋五行者，即太極之一氣化而爲五⊕流行不息，故名五行。五氣流行生成萬物，故物物稟五行之氣，而物物具一太極。太極無形，以無形之氣生有形之物，則太極爲五行之廓，及其成物，則無形之氣寓於有形之中，則土爲太極之廓矣。自無形而至有形，則分爲億萬太極而莫可數計。自有形而歸無形，則仍爲一個太極神化之妙用也。然則五行有形而太極無形，無形寓於有形之中，何故獨以土爲太極之廓乎。蓋水火木金各得一偏之氣，故各應東西南北，各主春夏秋冬。惟土則通貫四行而居中，故獨爲太極之廓也。萬物由五行化生，而四行皆稟氣於土，則土所以又爲萬物之母也。良以陰陽雖判，而太極之體即具陰陽之中。四象雖分，而太極之體即具四象之內。所以加土稱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極之體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環無間者，以太極渾然之氣流行乎中也。渾然之氣無形，而土居四象之中通貫四氣，以顯太極之用，故其成物，則土爲太極之廓，而渾然之氣即寓於中矣。若夫天一生水至五而生土者，此表陰陽生成之道，以數之奇耦相配也。若僅作先後次序解，則失其旨矣。試思五行相生，自水生木而至土，土生金金又生水，如環無端，孰爲先後乎。蓋奇數爲陽耦數爲陰，生數盡於五成數盡於十，十之後仍起於一，循環無間。故陰陽生成之道，周流不已也。所云天者，太極先天渾然不可名狀。太極動而生陽，陽者一也，爲氣。氣中含水，陽生陰也。故曰天一生水，即太極靜而生陰也。一既生水，陰陽判矣。陽氣上浮爲天，陰精下凝爲地，名後天也。陰精下凝而含火氣，故曰地二生火。夫生數盡於五，則成數始於六。生於陽者成於陰，生於陰者成於陽。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而六爲老陰。老者謂其爲陰之母也。陰生陽老生少，故地二生火天七成之，而七爲少陽。陽又生陰，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而八爲少陰。陰又生陽，而少者老矣。故地四生金，天九成之。而九爲老陽，蓋一陽生於太極，故至九而老。一生水，水爲陰之母而成於六，故六爲老陰。老生少，故八爲少陰。天一之陽，如芽始萌，至七如少壯，至九如老幹，亦如人物之老而成實也。陽動則陰隨，故一陽動而水即生，良以陰陽互根於太極，故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陰已生矣。陰陽相生則四象具而配四時，以成造化。造化既成，生理周矣，必返乎本。故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是返太極之本體也。余故言八卦但明陰陽之用，而五行則陰陽體用俱該，萬物生成之道盡在其中，由是而知水火木金之能生成萬物者，全賴土之融洽乎中也。土之所以能融洽四氣者，以土中有太極之體在也。是故陽數盡於九，陰數盡於十，則仍歸太極之體。既歸以後，則又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循環不息，故萬物生化無盡也。試觀《洛書》，象止於九，表陰成之數也。《河圖》象止於十，表陰成之數也。陰陽生成之數全，則太極之用盡，而復歸乎體也。故十之後仍起於一，一即十十即一也。百千萬億亦即一也，一者乾之元陽也，七者乾之少陽也，九者乾之老陽也，故乾卦有三奇。《洛書》體圓以象天，故曰乾爲天。六者坤之母陰也，八者坤之少陰也，十者坤之至陰也，故坤卦有三耦。《河圖》體方以象地，故曰坤爲地，而元陽育於至陰之中，故言十即一一即十也。而十後起一者，即太極再動而生陽也，亦即復卦䷗之一元動於至陰之下也。自復而至乾卦☰者，表重陽之象也。經曰重陽必陰，故乾以後而變爲姤䷫。陽極則陰生，太極動極而靜也。自姤而至坤卦☷者，表重陰之象也。經曰重陰必陽，故坤以後而仍爲復。陰極則陽生，太極靜極而動也。斯陰陽進退消長，即太極之一動一靜也。是故返而究之，則☰止有三，三止有一，奇中有耦耦中有奇，奇耦合璧，無非一個太極，渾然不可名狀者也。太極初判而爲陰陽，卦象乾南坤北稱爲先天八卦，謂此卦體即是太極。太極在天地之先故名先天，非謂乾、坤爲先天也。陰陽交而生水火，卦象離南坎北，稱爲後天八卦，謂此卦象成於天地交泰以後也。自天一生水至天五生土，而五行始生，則太

極爲五行之廓。自天五生土至地十成之，則五行成質，水火木金各主一方，土貫四行而居中，則太極渾然之氣寓於形質之內，豈非土反爲太極之廓乎。形質既成而爲物，故物物具五行太極，而分爲億萬無數之太極。生理既周必返乎本，則形質消散而渾然之氣復歸大冶，仍爲一個太極。嗚呼，此太極之神化，豈不微乎妙哉。或泛泛於文字間，而未悟其理，無怪乎一聞土爲太極之廓，則駭然以余言爲悖理也。或又謂天一生水故萬物先生水，竟將天一之一字作第一之一會矣。而不知水從氣出，太極動而生陽，陽氣動而水始生。一者爲奇是陽也，非第一之謂也。試觀春夏陽亢欲雨必先發雷，秋冬陽降無雷，亦必地氣動而燠暖則雲騰而雨。又如人之怒極則悲淚隨至，皆爲陽動水生之徵，亦爲格物之道也。

問曰，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則太極之用盡而復歸乎體。既歸以後則又動靜而生陰陽，然則五行既已成質，太極渾然之氣寓於形質之內，何以見又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耶。

答曰，若非又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物之小者何以能大而又生子，人之幼者何以能長而又生人乎。夫形質雖有生成消化之變遷，而生生之氣何嘗一息之或間哉。當知萬物化生雖出陰陽五行之陶冶，實由渾元一氣之轉旋氣凝而成質。質消還爲氣，氣無形而質有形。有形者後天萬物也，無形者先天太極也。先天後天所以生化不息者，蓋有主宰之理存乎其先也，朱子所謂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已。此天字指太極先天爲陰陽所從出，故云天以陰陽五行，非謂天地之天。天地爲兩儀，即陰陽也。後世淺見，或謂朱子所云性即理爲非，而不知在天爲理，賦物爲性，同出而異名耳。自先天而降於後天則爲命，一如君命之下逮，故曰天命之謂性。蓋言此理自太極先天下降而賦於人，則謂之性也。故朱子言命猶令也，性即理也。是以先天名理後天名性命者，統先後天而言也。若論生化之跡，則氣在形先而理又在氣先，究其極則本末一貫，而又難分先後也。形質雖萬殊而理氣則一，是故有形生於無形，同出一本。先天轉爲後天，非二理也，故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非喻言也，是實理也。《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乎事業，美之至也。此表人爲萬物之靈，具太極五行之全體。衆人或蔽於私而不克全其所賦，惟君子稟中，正土德通達乎天賦之理而克全太極之體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以萬物盡出於太極，而我具太極之全體，則萬物之理皆備於我矣。萬物備於我，則美在中而暢於四支發乎事業，豈不美之至哉。夫黃者土色中者土位，以土居太極中正之位，即爲太極之體所在，而土實通乎主宰太極之理，故曰黃中通理也。自理而太極陰陽五行以至於土，土又上通乎理，此即本末一貫之道也。人稟太極之氣爲命，理爲氣宰，故性爲命之主也。由此觀之，則土者上徹先天下貫後天，融會性命而爲太極之廓萬物之母，豈不重哉。

或曰，《易》註言正位居體，是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今子云正位居體即爲太極之體所在，果合經旨乎。

答曰，註疏以陰陽消長喻世道盛衰，故推事義以釋經。余論太極五行之理，自有不同。試思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既中且正，豈非謂土德通乎天理而居太極之正位即爲太極之體所在乎。蓋卦以乾爲天坤爲地，故又以乾比衣坤比裳，以表上下之象，非謂其有尊卑也。然就吾人居處觀之，天在上地在下，若究其極，則天氣轉旋包乎地外，地居天中凝而不動，其形如卵，固無所爲上下也。昔賢論之詳矣。卦以上下分乾、坤，余以黃中證太極，各有義理所在也。且論《易》者，必謂陽尊陰卑，而當扶陽抑陰，是論治世之道也。治世必以正人爲先，故以陽喻君子陰喻小人，而當扶陽抑陰。乾、坤爲陰陽父母，以乾比君德坤比母儀。而世之最尊者惟君，故言陽尊陰卑，非聖人畫卦意也。卦表陰陽進退消長之象，以明萬物生成變化之理。夫一陰一陽之爲道，則陰陽貫平，非固有尊卑而當扶之抑之也。朱子云，文王、周公分爲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等，早不是伏羲之意。及孔子純以理言而作繫詞，以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由是觀之，竊謂夫子不過據象以明理，語渾意深包括甚廣，不僅爲逐爻釋字義也。朱子又云，學者讀《易》，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可見《易》理之源在象。象者尚無文字語言，況執一字一句安可論《易》理哉。

問曰，五行相生，謂由太極之一氣流行，然又相剋者何也。

答曰，相生者，各以生氣相助也。剋者，制也。五行相生不息，倘無節制，則但有發泄而無歸藏，則生氣竭矣。故水火木金各相節制，而春夏秋冬自成生長收藏之造化，然賴土之一行融洽乎中，以成四行之功。故土旺於四季，而爲春夏秋冬交接之過脉也。假如木生火，火太過不但剋金，木亦自焚。陰符經所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剋是也。水能制火以生木，故火太過則當益水

以濟之，餘可隅反矣。所以水火木金各偏一氣，全賴土氣通貫融洽使之相生相制，以歸於平，則無偏勝之害。稍或參差，即有太過不及，而勝復之變出焉。五行參差則陰陽偏駁，而天地生亢害之災，人物嬰非常之疾，故《內經》論五行勝復之道甚詳。又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教人防患於預也。

問曰，數起於一止於十，故天干之數十而地支有十二，何也。

答曰，此表陰陽五行相生相成之理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則生者始於天，故曰天干。成者始於地，故曰地支。干者杆也，支者枝也。謂始生杆而終成枝也。蓋甲爲陽木，陽生陰，故乙爲陰木。陰生陽而木生火，故丙爲陽火。陽生陰，故丁爲陰火。陰生陽而火生土，故戊爲陽土。陽生陰，故己爲陰土。陰生陽而土生金，故庚爲陽金。陽生陰，故辛爲陰金。陰生陽而金生水，故壬爲陽水。陽生陰故癸爲陰水。陰水又生甲之陽木，故天干十也。水火木金性各相反，以土居中融洽四氣，使五行相生者，謂彼此和協其生氣，若相養相助之意也。非謂木必從水生火必從木生也。若以木必從水生，則木固生於土，如水過盛木反萎矣。若以火必從木生，則石中之火又從何來。此別有妙理，非片楮能盡。余於《六氣論》中，言水火偏滿世界，已發其端，請格物者試思之。若五行始生本太極一氣所化，及五行成質而土貫四行，如亥子水也，貫以丑土，乃成寅卯木。貫以辰土乃成巳午火，貫以未土乃成申酉金，貫以戌土乃成亥子水，故地支有十二也。以是見五行之相生相成，實由土之融貫使然。已不可執泥木從水生火從木生之說，而況更有妙理具於中乎。夫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可見火固非從木生也。地二生火亦不過言其發現之序，猶未明其所以然之妙理也。若土之能融貫四行者，以土中即太極之體所在，益可見五行由太極一氣所化也。

曰，天一生水是陽動而水生，則五行始於水也。今天干始於甲木何也。

答曰，天一生水天三生木，天一之天是太極先天，天三之天是已分天地，爲後天矣。後天之陽始生木，天干表後天之理，故以甲木爲始也。

曰，地支起於子，何也。

答曰，乾之元陽育於坤之至陰，故甲之陽木孕於亥之陰水。既生正與子之陽水相配，故首甲子而終癸亥也。

曰，又有所謂甲己化土者，何也。

答曰，試觀草木自萌甲而枝葉花實，逐漸變化，胎卵濕生亦然，良由陰陽五行之氣所變化也。以陽遇陰陰遇陽，皆相從而化，猶如男女搆精又生男女之理也。故甲之陽木遇己之陰土，則化土，土生金，故乙庚化金，金生水故丙辛化水，水生木故丁壬化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火。是陰陽又生陰陽五行又生五行，此物理之所以生化無盡也。夫天干有變化，而地支無變化者，以天道動而轉旋，動則變變則化矣。故物之生成由地氣，而變化由天氣。但天地陰陽本一太極，雖生化無窮而又不能分析。如天爲陽地爲陰，而天中又有陰陽，日月是也。地中又有陰陽，水火是也。日中可取火，月中可取水，則日月又爲水火之父母，陰陽之精氣也。故天體雖包地外，而氣貫地中，升而爲雲降而爲雨，斯即變化之徵，以見天地陰陽互根互交，而不能分析者也。

曰，然則地支無變化而有冲合，何也。

答曰，地道靜而不動，故十二支限於方隅而無變化。其冲合者，以位相並則合。子丑寅亥卯戌辰酉巳申午未爲六合也。位相對則冲，子午卯酉寅申巳亥辰戌丑未爲六冲也。此占家用驗吉凶，無涉於醫，故《內經》不論。蓋水火木金，位相對而性相反，故冲剋也。辰戌丑未位亦相對，因水火木金之冲而冲者也。然水火木金雖賴土氣融洽，而土性凝滯，亦藉水火木金之冲動，而後能隨天氣之變化以爲變化，得成生物之功。此干支雖表後天陰陽生化之道，亦莫不由太極之一動一靜。余故曰，先天轉爲後天，非二理也，不亦信哉。元按，東垣本《內經》脾胃論推廣其義，而立補中調中等方。吳門葉天士言脾陽宜升，胃陰宜降。東垣詳於治脾，略於治胃，乃設通補陽明滋養胃陰等法，補東垣所未備。兩先生誠見土爲萬物之母，後天之根本也。今觀先生土爲太極之廓一語，又爲亘古所未聞。直溯夫先天性理，而闡河洛羲《易》之蘊，發揮陰陽五行生成變化之妙，殆無遺義，如示諸掌。嗚呼，今而後始知土之爲土，乃吾人性命之源，顧不重哉。苟悟其旨，則昔人補脾不如補腎，補腎不如補脾等說，皆爲蛇足矣。

太極

朱震亨《格致餘論・相火論》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

火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氣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位稟命，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故恒於動，其所以恒於動，皆相火之爲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腑，膀胱者腎之腑，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蟄，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爲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之所同，何東垣以爲元氣之賊。又曰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以使之無勝負也。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物而萬事出。有知之後，五者之性爲物所感，不能不動。謂之動者，即《內經》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陽之火相扇，則妄動矣。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熬眞陰，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濕言之，相火之氣，經以火言之，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者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曰，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人心聽命乎道心，而又主之以靜。彼五火之動皆中節，相火惟有裨補造化以爲生生不息之運用耳，何賊之有。或曰，《內經》相火注曰，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吾子言之何邪。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矣。治以炒藥，取其味辛，能瀉水中之火是也。戴人亦言，膽與三焦尋火治肝和胞絡都無異，此慝指龍雷之火也。予亦備述天人之火皆生於動，如上文所云者，實推廣二公之意。或曰《內經》言火不一，往往於六氣見之，言臟腑者未之見也。二公豈他有所據耶，子能爲我言之乎。經曰，百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爲變者，岐伯歷舉病機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之爲病之出於臟腑者乎。攷諸《內經》，少陽病爲瘈瘲，太陽病時眩仆，少陰病瞀暴痛鬱冒不知人，非諸熱瞀瘈之屬火乎。少陽病惡寒鼓慄，膽病振寒，少陰病洒淅惡寒振慄，厥陰病洒淅振寒，非諸禁鼓慄如喪神守之屬火乎。少陽病嘔逆，厥氣上行，膀胱病衝頭痛，太陽病厥氣上衝胃小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少陰病氣上衝胸嘔逆，非諸逆衝上之屬火乎。少陽病讝妄膀胱病狂顚，非諸躁狂越之屬火乎。少陽病瞀善驚，少陰病瞀熱以酸附腫不能久立，非諸病附腫疼酸驚駭之屬火乎。又《原病式》曰，諸風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諸痛痒瘡瘍，屬於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爲病出於臟腑者然也，注文未之發耳。以陳無擇之通敏，且以煖熯論君火曰用之火言相火，而又不曾深及，宜乎後之人不無聾瞽也。悲夫。

太虛

張介賓《類經圖翼》卷一《運氣上・太極圖論》　太極者，天地萬物之始也。《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邵子曰，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著工夫。由是觀之，則太虛之初廓然無象，自無而有，生化肇焉。化生於一，是名太極。太極動靜而陰陽分，故天地只此動靜，動靜便是陰陽，陰陽便是太極，此外更無餘事。朱子曰，太極分開，只是兩個陰陽，陰氣流行則爲陽，陽氣凝聚則爲陰，消長進退千變萬化，做出天地間無限事來。以故無往而非陰陽，亦無往而非太極。夫太極者，理而已矣。朱子曰，象數未形，理已具。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先儒曰，天下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故理不可以離氣，氣不可以外理，理在氣亦在，氣行理亦行。夫既有此氣，則不能無清濁，而兩儀以判，既有清濁則不能無老少，而四象以分。故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動靜有機陰陽有變。由此而五行分焉，氣候行焉，神鬼靈焉，方隅位焉。河洛布生成之定數，卦氣存奇偶之化幾，有死有生，造化之流行不息，有升有降，氣運之消長無端。體象有常者可知，變化無窮者莫測。因而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大之而立天地，小之而悉秋毫。渾然太極之理，無乎不在。所以萬物之氣皆天地合之而爲一天地，天地之氣卽萬物散之而爲萬天地。故不知一不足以知萬，不知萬不足以言醫。理氣陰陽之學，實醫道開卷第一義，學者首當究心焉。

《黃帝內經素問・天元紀大論》　太虛廖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眞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臣斯十世，此之謂也。帝曰善。何謂氣有多少，形有盛衰。鬼臾區曰，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

三陽也。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也。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應天爲天符，承歲爲歲直，三合爲治。

又《五運行大論》 帝曰，余聞鬼臾區曰，應地者靜。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謂也。願聞何以生之乎。岐伯曰，天地動靜五行遷復，雖鬼臾區其上候而已，猶不能徧明。夫變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也。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也。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也。仰觀其象，雖遠可知也。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也。燥以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濕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溫之。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故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矣。

機

朱橚《普濟方》卷四《病機論》 論曰，察病機之要理，施品味之性用，然後明病之本焉。故治病不求其本，無以去深藏之大患。故掉眩收引，膩爵腫脹諸痛痒瘡，皆根於內。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以知化之變也。經言盛者瀉之，虛者補之。余錫以方士用之，尙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應，猶拔刺雪污工巧，神聖可得備聞。《靈樞經》曰，刺深而猶可拔，污深而猶可雪。《莊子》曰，雪猶洗也。岐伯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此之謂也。黃帝曰，願聞病機何如。岐伯對曰，凡諸氣掉眩皆屬於肝，少慮無怒風勝則動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君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其味酸，其色蒼，爲將軍之官，謀慮出焉。此爲陰中之少陽，通於春氣，其脉弦。王注曰，肝有二部葉。一小葉如木甲折之狀，啓經所謂其用爲動。火乃木之爲動，火太過之政亦爲動。蓋火木之主暴速，所以掉眩也。掉，搖也。眩，昏亂也。旋運皆生風故也，是以風火皆屬陽，陽主動。其爲病也，胃脘當心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食飲不下。甚則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裏急繇戾，脇痛嘔泄。甚則掉眩癲疾，兩脇下痛，引少腹，令人怒也。虛則目職瞎眡無所見，善恐如人將捕之。凡病肝木風疾者，以熱爲本，以風爲標。故火本不熾，遇風烈乃焰，肝本不甚熱，因金衰而王。肺金不勝心火，木來接於金，故諸病作矣。其爲治也，燥勝風。王注曰，風自木生，燥爲金化。風餘則制之以躁，肝勝治以清涼之氣也。木氣之下金氣承之。又曰，風淫於內，治以辛涼。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故木主生榮而主春，其性溫，故風大則反涼而毀折，是兼化制其木也。故風病過急，反而中外燥燋，是反並金化也。故非爲金制其木，是甚則如此。中風偏枯者，由心火暴甚，而水衰不能制，則火實尅金，金不能平木，則肝木勝而兼於火，熱則卒暴僵仆。凡治消癉仆繫偏枯痿厥氣滿發肥貴高粱之疾也。故此藏氣平則敷和，太過則發生，不及則萎枯。諸痛痒瘡瘍皆屬於心。靜則神明，熱勝則腫。心者生之本，神之象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脉爲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其脉鉤，其味苦，其色赤，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此爲主官，陽中之陽也。經所謂其用曰，心形如未敷蓮花，中有七空，以導引天眞之氣，神明之字也。經所謂其用爲燥火，燥性動，其明於外，熱甚火赫，爍石流火，金之極變也。燔焫山川，旋反屋宇，火之災害也。故火非同水，水智而火愚，其性暴速。其爲病也，當胃中熱噫乾右脇滿皮膚疼痛寒熱咳嗽唾血血洩鮫衄嘔嘔溺色變，甚則瘡痒胕腫肩背膺痛缺盆中痛瘍疼身熱驚惑惡寒戰慄，譫妄悲忘衄衊語笑瘡瘍血流狂妄目赤胃中痛，脇支滿脇下痛背膂肩胛間痛背痛，虛則胃腹大脇下與腰背相引而痛。其爲治也，以寒勝熱。王注曰，小熱之氣涼以和之，大熱之氣寒以取之，甚熱之氣汗以發之，發之不盡，制之制之，不盡求其屬以衰之。又曰，用水之主以制陽光。經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此之謂也。是以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水氣化之。是故火主暴虐，故燥萬物者莫熯乎火。夏月火熱極甚，則先失氣薰味，而萬物反潤，以水出液林木津流，及體熱極而反汗液出，是火極而反兼水化。俗以難辨，認是作非，不治已極，反攻王氣。是不明標本，但隨兼化之虛象妄爲其治，反助其病，而害於生命多矣。故此藏平則昇明，太過則赫曦，不及則伏明。王注曰，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諸濕腫滿皆屬脾土，味知氣化，濕勝則濡泄。脾者倉廩之官，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出入者也。其華在唇，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又名諫議之官，五味出焉。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爲陰中至陰。

脾也，其脉緩。王注曰，脾形象馬蹄，內包胃腕，象土形也。其用爲化，象四氣聚散，復形蠹品，以生灌灌。肝心腎肺主於時，寄王四季，經所謂善不可見，惡不可見也。其液入竅注，其災霖潰。其爲病也，肘腫骨痛陰痺，按之不得。腰脊頭頸痛時眩大便難，陰氣不用飲食不欲，咳唾則有血積，飲痞膈中滿，霍亂吐下爲善肌肉痿足不收行脇脹嘔吐洩注下。王注曰，脾熱之生，虛則腹滿腸鳴飧洩。食不化者，有胃之寒者，有胃之熱者，色白澄徹清冷，皆屬於寒，色黃水赤，渾濁皆屬於熱。【略】凡受諸病者，皆歸於五行六氣勝復盛衰之道矣。王注曰，人生有形不能無患，既有其患亦常有逃生化出陰陽者也。故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必先五勝疏其血氣，令其得調達而致和平，此之謂也。

楊士瀛《仁齋直指》卷一《審察病機無失氣宜》 邪氣各有所屬也，當窮其要於前。治法各有所歸也，當防其差於後。蓋治病之要，以窮其所屬爲先。苟不知法之所歸，未免於過差爾。是故疾病之生不勝其衆，要其所屬，不出乎五運六氣而已。誠能於此審察而得其機要，然後爲之治，又必使之各應於運氣之宜，而不至有一毫差誤之失。若然，則治病求屬之道庶乎其無愧矣。《至眞要大論》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意蘊諸此。嘗謂醫道有一言而可以盡其要者，運氣是也。天爲陽地爲陰，陰陽二氣各分三品，謂之三陰三陽。然天非純陽而亦有三陰，地非純陰而亦有三陽。故天地上下各有風熱火濕燥寒之六氣，其幹旋運動乎兩間者，而又有木火土金水之五運。人生其中，臟腑氣穴亦與天地相爲流通，是知衆疾之作而所屬之機無出乎是也。然而醫之爲治當如何哉，惟當察乎此使無失其宜而後可。若夫諸風掉眩皆屬肝木，諸痛痒瘡皆屬心火，諸濕腫滿皆屬脾土，諸氣膹鬱皆屬肺金，諸寒收引皆屬腎水，此病屬於五運者也。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嘔吐酸皆屬於熱，諸躁擾狂越皆屬於火，諸痙強直皆屬於燥，諸病水液澄徹清冷皆屬於寒，此病機屬於六氣者也。夫惟病機之察雖曰既審，而治病之施亦不可不詳。故必別陰陽於疑似之間，辨標本於隱微之際有無之殊者，求其有無之所以殊，虛實之異者，責其虛實之所以異，爲汗吐下投其所當投，寒熱溫涼用其所當用，或逆之以制其微，或從之以導其甚，上焉以遠司氣之犯，中焉以辨歲運之化，下焉以審南北之宜。使小大適中先後合度，以是爲治，又豈有差殊乖亂之失耶。又考之《內經》曰，治病必求其本。《本草》曰，欲療病者先察病機。此審病機之意也。《六元正紀大論》曰，無失天信，無逆氣宜。《五常大論》曰，必先歲氣無代天和。此皆無失氣宜之意也。故《素問》、《靈樞》之經，未嘗不以氣運爲言。既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復有以戒之曰，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既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矣，諄諄然若有不能自已者。是豈聖人私憂過計哉，以醫道之要悉在乎此也。觀乎《原病式》一書，比類物象，深明乎氣運造化之妙，其於病機氣宜之理，不可以有加矣。

張元素《保命集・病機論》 論曰，察病機之要理，施品味之性用，然後明病之本焉。故治病不求其本，無以去深藏之大患。故掉眩收引膵爵腫脹諸痛痒瘡，皆根於內。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熱燥火，以知化之變也。經言盛者瀉之，虛者補之。余錫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應，猶拔刺雪污工神聖可得備聞。《靈樞經》曰，刺深而猶可拔，污深而猶可雪。《莊子》曰，雪猶洗也。岐伯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此之謂也。

變化

《黃帝內經素問・天元紀大論》 黃帝問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論言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始之數，其與三陰三陽之候奈何合之。鬼臾區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夫變化之爲用也，在天爲玄，在人爲道，在地爲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天爲熱，故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萬物矣。然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損益彰矣。帝曰，願聞五運之主時也何如。鬼臾區曰，五氣運行各終春日，非獨主時也。

又《至真要大論》帝曰，勝復之變，早晏何如。岐伯曰，夫所勝者，勝至已病。病已慍慍而復已萌也。夫所復者，勝盡而起，得位而甚。勝有微甚，復有少多。勝和而和，勝虛而虛，天之常也。帝曰，勝盡而起，得位而甚。勝有微或後時而至，其故何也。岐伯曰，大氣之生與其化，衰盛異也。寒暑溫涼，盛衰之用。其在四維。故陽之動始於溫，盛於暑。陰之動始於清，盛於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故大要曰，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謹按四維，斥候皆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此之謂也。帝曰，差有數乎。岐伯曰，又凡三十度也。帝曰，其脈應皆何如。岐伯曰，差同正法，待時而去也。脈要曰，春不沈夏不弦，冬不濇秋不數，是謂四塞。沈甚曰病，弦甚曰病，濇甚曰病，數甚曰病。參見曰病，復見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故曰氣之相守司也，如權衡之不得相失也。夫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治，動則苛疾起，此之謂也。帝曰，幽明何如。岐伯曰，兩陰交盡故曰幽，兩陽合明故曰明。幽明之配，寒暑之異也。帝曰，分至何如。岐伯曰，氣至之謂至，氣分之謂分。至則氣同，分則氣異。所謂天地之正紀也。帝曰，夫子言春秋氣始於前，冬夏氣始於後，余已知之矣。然六氣往復，主歲不常也。其補寫奈何。岐伯曰，上下所主，隨其攸利。正其味則其要也。左右同法。大要曰，少陽之主先甘後鹹，陽明之主先辛後酸，太陽之主先辛後酸，太陽之主先甘後鹹，太陰之主先苦後甘。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是謂得氣。帝曰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以之化之變也。經言盛者寫之，虛者補之。余錫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應，猶拔刺雪汗，工巧神聖可得聞乎。岐伯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此之謂也。帝曰，願聞病機何如。岐伯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寒收引皆屬於腎。諸氣膹鬱，皆屬於肺。諸濕腫滿，皆屬於脾。諸熱瞀瘈皆屬於火。諸痛痒瘡皆屬於心。諸厥固泄皆屬於下。諸痿喘嘔皆屬於上。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諸痙項強皆屬於濕。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諸脹腹大皆屬於熱，諸躁狂越皆屬於火。諸暴強直皆屬於風。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故大要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疎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此之謂也。帝曰，善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帝曰，非調氣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無毒，何先何後。願聞其道。岐伯曰，有毒無毒，所治爲主，適大小爲制也。帝曰，請言其制。岐伯曰，大氣之生與其化，衰盛異也。寒暑溫涼，盛衰之用。其在四維。故陽之動始於溫，盛於暑。陰之動始於清，盛於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故大要曰，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謹按四維，斥候皆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此之謂也。帝曰，差有數乎。岐伯曰，又凡三十度也。帝曰，其脈應皆何如。岐伯曰，差同正法，待時而去也。脈要曰，春不沈夏不弦，冬不濇秋不數，是謂四塞。沈甚曰病，弦甚曰病，濇甚曰病，數甚曰病。參見曰病，復見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反者死。故曰氣之相守司也，如權衡之不得相失也。夫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治，動則苛疾起，此之謂也。帝曰，幽明何如。岐伯曰，兩陰交盡故曰幽，兩陽合明故曰明。幽明之配，寒暑之異也。帝曰，分至何如。岐伯曰，氣至之謂至，氣分之謂分。至則氣同，分則氣異。所謂天地之正紀也。帝曰，夫子言春秋氣始於前，冬夏氣始於後，余已知之矣。然六氣往復，主歲不常也。其補寫奈何。岐伯曰，上下所主，隨其攸利。正其味則其要也。左右同法。大要曰，少陽之主先甘後鹹，陽明之主先辛後酸，太陽之主先辛後酸，太陰

極謂之變。陰可變爲陽，陽可變爲陰。只此一二交感生成，氣有不齊物當其會，而變化之由所從出矣。故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而變化之盛於斯著矣。至若夷父羌母，蠻男苗女，子之肖形，虬髯短股，杏之接桃，梨之接李，實必異常，多甘少苦。迨夫以陰孕陽，以柔孕剛，以小孕大，以圓孕方，以水孕火，以紫孕黃，以曲孕直，以短孕長。知乎此，則可以和甘苦，可以平羶香，可以分經緯，可以調宮商，可以爲鸞鳳，可以爲蛇蝎，可以爲彭殤，庶冕次化同大象，而應用可以無方矣。以常變言之，則常易不易，太極之理也，變易常易，造化之動也。常易不變而能應變，變易不常靡不體常，是常者易之體，變者易之用。古今不易，《易》之體，隨時變易，《易》之用。人心未動，常之體，物欲一生，變之用。由是以推，則屬陰屬陽者，稟受之常也。或寒或熱者，病生之變也。素大素小者，脉賦之常也。忽浮忽沈者，脉應之變也。恒勞恒逸者，居處之常也。乍榮乍辱者，盛衰之變也。瘦肥無改者，體貌之常也。聲色頓異者，形容之變也。常者易以知，變者應難識。故以寒治熱得其常，熱因熱用爲何物。痛隨利減得其常，塞因塞用爲何物。檢方療病得其常，圓底方蓋爲何物，見病治病得其常，不治之治爲何物。是以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體其常也，進德修業，因事制宜，通其變也。故曰不通變不足以知常，不知常不足以通變。知常變之道者，庶免乎依樣畫瓠盧，而可與語醫中之權矣。【略】

是以《易》之爲書，一言一字皆藏醫學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鑑。故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雖不言醫，而義盡其中矣。故天之變化，觀《易》可見，人之情狀，於象可驗，病之陰陽，有法可按。麗於形者不能無偶，施於色者不能無辨。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察之以理，其應如響。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極其數，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與於此者，大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合至眞，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是謂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窟，搜隱秘之藏。然而易天地之易誠難，未敢曰斡旋造化，易身心之易還易，豈不可變理陰陽。故以《易》之變化參乎醫，則有象莫非醫。醫盡回天之造化，以醫之運用，贊乎《易》，則一身都是《易》，《易》眞係我之安危。予故曰，《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學醫不學《易》，必謂醫學無難，如斯而已也。抑孰知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終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醫，必謂《易》理深玄，渺茫難用也。又何異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饑者得粱不食，可惜了錯過此生。然則醫不可以無《易》，《易》不可以無醫。設能兼而有之，則發千鈞之弩，爲虛爲實者易之，爲寒爲熱者易之，爲剛爲柔者易之，爲動爲靜者易之，高下者易其升降，表裏者易其浮沈，緩急者易其先後，逆順者易其假眞。知機之道者，機觸於目神應於心，無能見有，實能見虛，前知所嚮，後知所居。故可以易危爲安，易亂爲治，易亡爲存，易禍爲福，致心於玄境，致身於壽域，氣數可以挽回，天地可以反覆。固無往而非醫，亦無往而非《易》，《易》之與醫寧有二哉。然而用《易》者所用在變，用醫者所用在宜。宜中有變，變即宜也，變中有宜，宜即變也。第恐求宜於變，則千變萬變孰者爲宜。求變於宜，則此宜彼宜反滋多變。有善求者，能於棼雜中而獨知所歸，千萬中而獨握其一，斯眞知醫《易》之要者矣。然而知歸知一，豈易言哉。余忽於孔子之言有以得之，曰，知止而後有定也。夫止即歸之根，一之極也。蓋病之止，止於生，功之止，止於成，惡之止，止於去，善之止，止於積。事之得失也必有際，際即止也。數之利鈍也必有垠，垠即止也。至若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間，無不皆有所止止之所在，即理之窟也，即化之基也，即不二之門也。能知止所，有不定乎。既定矣，有不靜乎。既靜矣，有不安乎。既安矣，有不慮乎。既慮矣，有不得乎。所得者何，得諸《易》即得其變，得諸醫即得其宜。然則得由乎慮，而慮由乎止。所謂止者，意有在而言難達也。姑擬其近似者曰，《易》有不易之易，宜有不疑之宜，即止所也。又擬之曰，必先於不搖不動處立定脚根，然後於無二無三處認斯眞一，亦止所也。夫止爲得之本，得是止之末，得之生意萌乎止，止之實效歸於得。觀孟子曰不動心，邵堯夫不語禪曰請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此二子之功夫，謂不從止處得來耶。止之爲義，神哉至矣。是誠醫《易》之門路也。有能知此，則福胎於禍者何禍不消，危生於安者何危不卻。夫是之謂養生主，何不可也。夫是之謂醫國手，亦何不可也。又豈特以一七之濟足云醫《易》之義哉。嗟乎，聖賢之心千古一貫，樂吾斯道仁愛無窮，秘發鬼神二豎奚從，逃遁玄同，天地六宮，焉有西東。醉造化於虛靈，弄壺中之日月，運陰陽於掌握，滴指上之陽春。至

精至微，蒙聖人之教誨。其得其失，由自己之惰勤。五十學《易》詎云已晚，一朝聞道立證義、黃。卽道卽心誰無先覺，余雖不敏猶企醫王。因爾重申其義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醫。亦冀夫掖斯道之門牆，謹紀夫著論之歲月。則皇明之萬（歷）〔曆〕，壬子之一陽。

又《景岳全書》卷二《反佐論二十一》

用藥處方，有反佐之道者，此軒岐之法旨，治病之微權，有不可不明者。奈何後世醫家，每多假借以亂經常，不惟悖理於前，抑且遺害於後，是不可不辨也。觀《內經》之論治，曰奇之不去則偶之，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此其義蓋言病有微甚，亦有眞假，先從奇偶，以正治正。治不愈，然後用反佐以取之，此不得不然而然也。又經曰，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又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此謂以寒治熱，以熱治寒，逆其病者謂之正治，以寒治寒以熱治熱從其病者謂之反治。如以熱治寒而寒拒熱，則反佐以寒而入之。以寒治熱而熱拒之，亦不得不然而然也。又經曰，熱因寒用，寒因熱用。是皆反佐之義，亦不得不然而然也。

甚至廣絡妄投，十寒一暴，無所不謬，皆與談求本之道哉。是不能無矣。於戲，此道失眞其來已久，安得願聞精一者

望於後人也，因筆識其愚昧。

徐大椿《醫學源流論》

內傷外感論

七情所病謂之內傷，六淫所侵謂之外感。自《內經》、《難經》以及唐宋諸書無不言之深切著明矣。二者之病，有病形同而病因異者，亦有病因同而病形異者，又有全乎外感全乎內傷者，更有內傷兼外感外感兼內傷者，則因與病又互相出入參錯雜亂，治法迥殊。蓋內傷由於神志外感，起於經絡，輕重淺深先後緩急，或分或合，一或有誤，爲害非輕。能熟於《內經》及仲景諸書，細心體認，則雖其病萬殊，其中條理井然，毫無疑似出入，變化無有不效。否則徬徨疑慮，雜藥亂投，全無法紀，屢試不驗，更無把握。不咎己之審病不明，反咎藥之治病不應，如此死者，醫殺之耳。

病情傳變論

病有一定之傳變，有無定之傳變。一定之傳變，如傷寒太陽傳陽明，及金匱見肝之病如肝傳脾之類。又如痞病變臌血虛變浮腫之類。醫者可豫知而防之也。無定之傳變，或其人本體先有受傷之處，或天時不和又感時行之氣，或調理失宜更生他病，則無病不可變，醫者不能豫知而爲防者也。總之，人有一病皆當加意謹愼，否則病後增病，則正虛而感益重，輕病亦變危矣。

至於既傳之後，則標本緩急先後分合，用藥必兩處兼顧，而又不雜不亂，則諸病亦可漸次平復，否則新病日增無所底止矣。至於藥誤之，傳變又復多端，或過於寒涼而成寒中之病，或過服溫燥而成熱中之病，或過於攻伐而元氣大虛，或過於滋潤而脾氣不實，不可勝舉。近日害人最深者，大病之後邪未全退，又不察病氣所傷何處，即用附子、肉桂、熟地、麥冬、人參、白朮、五味、萸肉之類，將邪火盡行補澁。始若相安，久之氣逆痰升脹滿昏沉如中風之狀，邪氣與元氣相併，諸藥無效而死。醫家病家猶以爲病後大虛所致，而不知乃邪氣固結而然也。余見甚多，不可不深戒。【略】

藥性變遷論

古方所用之藥，當時效驗顯著，而《本草》載其功用鑿鑿者，今依方施用，竟有應有不應，其故何哉。蓋有數端焉。一則地氣之殊也。當時初用之始，必有所產之地，此乃其本生之土，故氣厚而力全。以後傳種他方，則地氣移而力薄矣。一則種類之異也。凡物之種類不一，古人所採必至貴之種，後世相傳，必擇其易於繁衍者而種之，未必皆種之至貴者。物雖非僞，而種則殊矣。一則天生與人力之異也。當時所採皆生於山谷之中，元氣未洩，故得氣獨厚。今皆人功種植，既非山谷之眞氣，又加灌溉之功，則性平淡而薄劣矣。一則名實之訛也。當時藥不市賣，皆醫者自取而備之。迨其後有不常用之品，後人欲得而用之，尋求採訪，或誤以他物充之，或以別種代之。又肆中未備，以近似者欺人取利，此藥遂失其眞矣。其變遷之因，實非一端。藥性既殊，即審病極眞，處方極當，奈其藥非當時之藥，則效亦不可必矣。今之醫者惟知定方，其藥則惟病家取之肆中，所以眞假莫辨。雖有神醫，不能以假藥治眞病也。

出奇制病論

病有經有緯，有常有變，有純有雜，有正有反，有整有亂。並有從古醫書所無之病，歷來無治法者，而其病又實可愈。既無陳法可守，是必熟尋《內經》、《難經》等書，審其經絡臟腑受病之處，及七情六氣相感之因，與夫內外分合氣血聚散之形，必有鑿鑿可徵者，而後立爲治法。或先或後或併或分，或上或下或前或後，取藥極當，立方極正，而寓以巧思奇法，深入病機，不使扞格，如庖丁之解牛，雖筋骨關節之間，亦游刃有餘。然後天下之病千緒萬端，而我之設法亦千變萬化，全在平時於極難極險之處參悟通徹，而後能臨事不眩。否則一遇疑難即束手無措，冒昧施治動輒得咎，誤人不少矣。

治病緩急論

病有當急治者，有不當急治者。外感之邪猛悍劇疾，內犯臟腑則元氣受傷，無以托疾於外，必乘其方起之時，邪入尚淺，與氣血不相亂，急驅而出之於外，則易而且速。若俟邪氣已深，與氣血相亂，然後施治，則元氣大傷，此當急治者也。若夫病機未定，無所歸著，急用峻攻，則邪氣益橫。如人之傷食方在胃中，則必先用化食之藥，使其食漸消，由中焦而達下焦，變成渣穢而出，自然漸愈。若即以硝黃峻藥下之，則食尚在上焦，即使隨藥而下，乃皆未化之物，腸胃中脂膜與之同下，而人已大疲病，必生變，此不當急治者也。以此類推，餘病可知。至於虛人與老少之疾，尤宜分別調護，使其元氣漸轉，則正復而邪退。醫者不明此理，而求速效，則補其所不當補，攻其所不當攻，所服之藥不驗，又轉求他法，無非誅伐無過，至當愈之時，其人已爲藥所傷，而不能與天地之生氣相應矣。故雖有良藥，用之非時反能致害，緩急之理可不講哉。

血氣

朱震亨《格致餘論・痛風論》

氣行脈外血行脈內，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此平人之造化也。得寒則行遲而不及，得熱則行速而太過，內傷於七情外傷於六氣，則血氣之運或遲或速而病作矣。彼痛風者，大率因血受熱已自沸騰，其後或涉冷水或立濕地，或扇取涼或卧當風，寒涼外搏熱血得寒，汗濁凝澀所以作痛，夜則痛甚，行於陰也。治法以辛熱之劑流散寒濕，開發腠理，其血得行，與氣相和，其病自安。然亦有數種治法稍異，謹書一二以證予言。東陽傅文年，踰六十性急作勞，患兩腿痛甚，動則甚痛。予視之曰，此兼虛證，當補血溫血，病當自安。遂與四物湯加桃仁、陳皮、牛膝、生甘草，煎入生薑研潛行散，熱飲三四十貼而安。又朱宅閫內年近三十，食味甚厚，性躁急，患痛風攣縮，數月醫禱不應。予視之曰，此挾痰與氣證，當和血疏氣導痰，病自安。遂以潛行散，入生甘草、牛膝、炒枳殼、通草、陳皮、桃仁、薑汁煎服，半年而安。又鄰鮑六年二十餘，因患血痢用澀藥取效，後患痛風，叫號撼鄰。予視之曰此惡血入經絡證。血受濕熱，久必凝

濁，所下未盡，留凝隧道，所以作痛經，久不治恐成偏枯。遂與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牛膝、黃芩、陳皮、生甘草，煎入生薑研潛行散入少酒飲之數十貼。又與刺委中出黑血，近三合而安。或曰，比見鄰人用草藥研酒，飲之不過數貼，亦有安者。如子之言，類皆經久取效，無乃太過緩乎。予曰，此劫病草藥石上采石絲爲之君，過山龍等佐之，皆性熱而燥者，不能養陰却能燥濕，病之淺者，濕痰得燥則開，熱血得熱則行，亦可取效。彼病深而血少者，愈劫愈虛，愈劫愈深，若朱之病是也，子以我爲迂緩乎。

朱橚《普濟方》

血榮氣衛論

人之一身所以得全其性命者，氣與血也。蓋氣取諸陽，血取諸陰。血何以爲榮，榮行脉中，滋榮之義也。氣何以爲衛，衛行脉外，護衛之義也。人受穀氣於胃，胃爲水谷之海，灌溉經絡，長養百骸，而五臟六腑皆取其氣，故清者爲榮，濁者爲衛，二氣周流不息，一日一夜脉行五十度，平旦以來復會於肺口，所謂陰陽相貫，如環之無端，則是二氣者，常相隨而不相離也。夫惟血榮氣衛常相流通，則於人何病之有。一窒碍焉，百病由此而生矣。故氣之作恙，發而爲寒熱恚怒喜憂愁聚，而爲積瘕疝瘕癥痃癖，上爲頭旋，中爲五鬲，下爲臍間動氣，或喘促或咳噫，聚則中滿，逆則足寒。凡此者，氣使之然也。血之爲患，其衰涸則虛勞，蓄之在上其人忘，蓄之在下其人狂，逢寒則筋不榮而攣急，挾熱則毒內瘀而發黃，在小便者爲淋痛，在大便者爲腸風。其餘婦人月事進退漏下崩中，病尤不一。凡此，血使之然也。夫血譬則水也，氣譬則風也。風行水上，有血氣之象焉。蓋氣者，血之帥也。氣行則血行，氣止則血止，氣溫則血滑，氣寒則血凝。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病出於血，調其氣猶可以導達。病原於氣，區區調血何加焉。故人之一身，調氣爲上，調血次之。是以先陽後陰之意也。若夫血有敗瘀滯泥乎諸氣，則氣之道路未免有所壅遏，又當審所先而決去之。經所謂先去其血而後調之，不可不通其變矣。然而調氣之劑，以之調血而兩得，調血之劑，以之調氣而乖張，如木香、官桂、細辛、厚朴，以至烏藥、香附、莪朮、三稜之類，治氣可也，治血亦可也。若以當歸、地黃輩，施之血證無以逾此，然其性纏滯，每於胃氣有虧，胃既虧則五臟六腑之氣亦餒矣。善用藥者，其間量劑而佐助之。大凡治病當識本末。假如嘔吐痰涎胃虛不食，以致發熱，若與凉劑退熱，則胃氣愈虛，愈熱不退。惟先以助胃止吐爲本，其熱自退。縱熱不退，但得胃氣已正，亦可旋與解熱之劑。又有傷寒發大熱，屢經寒凉蹔轉，其熱仍前，但用調胃氣，自然無事。雖然，心爲血之主，肝爲血之藏，肺爲氣之主，腎爲氣之筒。知血之出於心，而不知血納於肝。知氣之出於肺，而不知氣之納於腎。用藥模稜，往往南轅而北轍矣。假如血痢作恙，以五苓、門冬等劑行其心，以巴豆、大黃等劑逐其積。而其痛獨存者，血之所藏無以養也，必佐以川芎，或川歸湯輩，則其痛止。假如喘嗽氣鳴，以薑、橘枳梗、蘇桔調其氣，以南星、半夏、細辛豁其痰，而終不下降者，氣之所藏無以收也，必佐以補骨脂，或安腎丸輩，則其氣歸元。病有標本，治有後先，綱舉而目斯張矣。經云，腎間氣，五臟六腑之本，十二經脉之根，呼吸之門，生炁之原也。【略】

五臟本脉體

人之脉者，乃氣之隧道也。非氣使則不能行，故血爲脉氣爲息。脉息之名自是而分。呼吸者，氣之橐籥。動應者，血之波瀾。其經以息寸度之，計十六丈二尺。一呼脉再動，一吸脉再動。呼吸定息，脉五動。閏以太息，則六動。一動一寸，故一息脉行六動，十息六尺，百息六丈，二百息十二丈，七十息四丈二尺，計二百七十息，漏水下二刻，脉行四丈二尺，營周一身　百刻之中，得五十營，故曰脉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也。息者以呼吸定之。一日計一萬三千五百息，呼吸進退既遲於脉，故八息三分三毫三釐方行一寸，八十三息三分三毫行一尺，八百三十三息三分行一丈，八千三百三十三息行十丈，餘六丈二尺計五千六百一十七息，通計一萬三千五百息，方行盡十六丈二尺。經絡氣周於一身，一日一夜會於風府者是也。脉屬陰，陰行速，猶太陰一月一周天。息屬陽，陽行遲，猶太陽一歲一周天。如是則應天常度。故春肝脉弦細而長，夏心脉浮大而洪，長夏脾脉軟大而緩，秋肺脉浮濇而短，冬腎脉沉濡而滑。各以其時而候，旺相休囚脉息無不及太過之患，故曰平人常氣稟於胃氣。胃必以胃氣爲本，取其資成也。合本臟氣三分，微似弦洪緩濇沉則爲平脉。若眞臟脉見，則不佳矣。【略】

病分氣血晝夜衰旺

夫百病晝則增劇夜則安靜，是陽病有餘，乃氣病而血不病也。百病夜則增劇晝則安靜，是陰病有餘，乃血病而氣不病也。晝則氣行，晝者陽也，主行陽道也。氣也無形質而象天也，熱也，火也，動輕也，主外也，動而不息者也。

氣主呴之，春也，浮也。夜者陰也，主行陰道也。血也，有形質而象地也。寒也，水也，靜重也，主內也。靜而濡潤者也。血主濡之秋也，降也，冬也，沉也。病有夜則惡寒，晝則安靜，是陰氣自旺於本部也。有夜則安靜，晝則惡寒，是陰氣上溢於中也。有夜則惡寒，晝亦惡寒，此陰部太盛，兼有其陽，乃病之極矣。亟瀉其陰，峻補其陽。病有晝則發熱夜則安然，是陽氣自盛於本部也。有晝則安然，夜則燥煩，是陽氣下陷於陰中也，名曰熱入血室。病有晝則躁作，夜則煩躁，是陽極太盛，兼有其陰，當亟瀉其陽峻補其陰，爲陰氣將竭，重陽者死，重陰者死，宜亟攻之。病有晝則惡寒，夜則煩躁，飲食不入，病名曰陰陽交，交者死矣。【略】

諸血門・總論

夫人之所以滋養其身者，唯氣與血。血爲榮，氣爲衛。榮行脉中，衛行脉外，周流不息，五日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焉。蓋血猶水也。水由地中行，百川皆理，則無壅決之虞。血之周流於身上，透泥丸下至涌泉，灌溉諸經，榮養百脉。內不爲七情所爵，外不爲四氣所傷，自然順適。萬一微爽節宣，則血氣逆亂，榮衛失度。皆於常經，或澀或散，或下而忘返，或逆而上行，乃有吐衄便利汗瘀諸證生焉。夫血之妄行，固由積熱所致。然其證多端，難以槩而論。有因飲食過飽負重傷胃而吐者，有思慮傷心並積熱而吐血衄血者，有勞傷心肺又爲七情所干而咳血吐血者。心主血，肝藏之，而脾爲之統。過思傷脾，亦能令人吐血，治之須究其因。傷胃者調胃安血，勞心者補益其心志，血熱則清之，氣鬱則順之，脾傷則安之。病之淺，惟有早灸膏肓而已。至若肺生疽瘡，從高墜下，一應傷折，皆能吐血。傷寒汗後不解，爵結經絡，隨氣湧泄，吐血衄血，又當從各類求之。凡心主血肝藏血，肺主氣，血爲榮氣爲衛，六氣不傷七情不爵，榮衛調平則無壅決之虞，節宣失宜必致壅閼，遂不得循經流注，失其常度，故有妄行之患焉。夫血之妄行也，未有不因熱之所發。蓋血氣得熱則淖溢，血氣俱熱血隨氣上乃吐衄也。大抵寸口脉微而弱，氣血俱虛則吐血。關上脉微而芤爲失血沉細者易治，浮大者難治。久吐不瘥面色黃黑無復氣血，或發寒熱或惡寒者亦難治。凡吐血有三種，有內衄，有肺疽，有傷胃內衄者，出血如鼻衄。又有不從鼻孔出，是近從心肺間必有小腹結急之證，或唾紅或鼻衄，此皆滯血作熱之明驗也。用藥不止於柴胡、黃芩，當以川芎、白芷、桃仁、五靈脂、甘草佐之。大便秘結者，於中更加大黃、濃蜜，使滯一通，黑物流利，則熱不復作。

或一合半升是也。傷胃者，因飲食大飽之後胃中冷，則不能消化，便煩悶強嘔吐，使所食之物與氣共上衝譎，因傷裂胃口吐血，色鮮正赤。腹絞痛白汗出，其脉緊而數者，爲難治也。問曰，病胃脇支滿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肢怠惰，目昏眩，前後血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對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時有所大奪血。若醉入房中氣竭而肝傷，故使月事衰少不來也。治以烏賊骨茹茹二味，並合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爲率，飯後以鮑魚汁下，利腸中及傷肝也。凡吐血後體中但覺奄奄然心中不悶者，轍自愈。假令煩躁心中悶亂，紛紛嘔吐顛倒不安，醫工又與黃土湯阿膠散益加悶亂，卒至不濟。如此悶者當急吐之。上焦有邪則傷諸臟。臟傷血下入於胃，胃得血則悶滿氣逆，氣逆故吐血也。凡醫人不明發表攻裏，亂投湯劑，有悞性命。更大忌夏月燔炙中脘臍下關元氣海背俞三里等，燔炙千百壯者全無一效，使病者及受其殃。虛勞之疾，凡肉食熱麵辛酸之物不可食。所可食者，菠棱葵菜冰水清涼之物，無所禁忌。蓋得寒涼滑利腸胃，使氣並無壅礙燥澁。經曰，穀入於胃脉道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化。若不忌愼，致令病人胃口閉澀，則形軀漸瘦，此乃死之由也。但諸人咯膿血衄血大小便血者，可服三黃丸、黃連解毒丸、凉膈散加桔梗、當歸、大黃、芍藥、犀角、地黃湯，大作劑料，時時呷之。《內經》曰，所謂邪熱傷於肝心之病，依此調治，萬舉萬全矣。人之一身，不離乎氣血。凡病經多日療治不痊，須當爲之調血。血之外證，痰嘔燥渴，昏憒迷忘，常喜湯水漱口。不問男女老少，血之一字請加意焉。用藥川芎、蓬朮、桃仁、靈脂、生地黃、北大黃爲要。嘔甚者多加生薑，以此先利其宿瘀。嗣茯苓、茯神、川芎、甘草調理之。血隨氣行氣逆而上奔，則血不循於經絡而涌吐矣。人之吐血出於上焦，有熱固也。然能用柴胡、黃芩、蒲黃、茅花等輩，而不能用枳殼、北梗、青皮、生薑、烏梅之類，又不能用通利圓子以開其中脘，導其大便，則氣如何而下降，血如何而下行。吾恐逆奔而上有不可得而止之者。若夫依前治法，血止而後，又當以人參、川芎、當歸、茯苓、橘皮、半夏、甘草爲之調理，虛則加朮香，熱則加柴胡，壅則加桑皮、荆芥。其人脉濡必有漱水之證，必有嘔惡痰涎之證，必有兩脚厥冷之證，亦必有小腹結急之證，或唾紅或鼻衄，此皆滯血作熱之明驗也。用藥不止於柴胡、黃芩，當以川芎、白芷、桃仁、五靈脂、甘草佐之。大便秘結者，於中更加大黃、濃蜜，使滯一通，黑物流利，則熱不復作。

吐血附論

夫吐血病有三種。一則緣心肺蘊熱，血得熱則妄行，下流入胃，胃受之則滿悶，氣道貫衝，故令吐血。二則虛勞之人，必肺內傷恚怒氣逆肝，不能藏血，投虛而出，因怒氣逆甚則嘔血。三則緣酒食飽甚，胃間不安。或強吐之，氣脉奔亂，損傷心胃，血隨食出，此名傷胃。各隨證以治之。

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

論治氣三法藥各不同

一補氣，氣虛宜補之。如人參、黃耆、羊肉、小麥、糯米之屬是也。

二降氣調氣。降氣者即下氣也。虛則氣升，故法宜降。其藥之輕者，如紫蘇子、橘皮、麥門冬、枇杷葉、蘆根汁、甘蔗，其重者如番降、香附、金櫃榔之屬。調者和也。逆則宜和，和則調也。其藥如木香、沈水香、白豆蔻、縮砂蜜、香附、橘皮、烏藥之屬。

三破氣。破者損也。實則宜破，如少壯人暴怒氣壅之類。然亦可暫不可久。其藥如枳實、青皮、枳殼、牽牛之屬。蓋氣分之病不出三端，治之之法及所主之藥皆不可混濫者也。誤則使病轉劇。世多不察，故表而出之。

論治血三法藥各不同

血虛宜補之。虛則發熱。內熱法宜甘寒甘平，酸寒酸溫，以益榮血。其藥爲熟地、黃白、芍藥、牛膝、炙甘草、酸棗仁、龍眼肉、鹿角膠、肉蓯蓉、甘枸杞子、甘菊花、人乳之屬。血熱宜清之涼之。熱則爲癰腫瘡瘍，爲鼻衄，爲齒衄，爲牙齦腫，爲舌上出血，爲舌腫，爲血崩，爲赤淋，爲月事先期，爲熱入血室，爲赤遊丹，爲眼暴赤痛，法宜酸寒苦寒鹹寒辛涼以除實熱。其藥爲童便、牡丹皮、赤芍藥、生地黃、黃芩、屋角、地榆、大小薊、茜草、黃連、山梔、大黃、青黛、天門、冬玄參、荆芥之屬。

血瘀宜通之。瘀必發熱發黃作痛作腫，及作結塊癖積。法宜辛溫辛熱辛平辛寒甘溫以入血通行，佐以鹹寒，乃可軟堅。其藥爲當歸、紅花、桃仁、蘇木、桂、五靈脂蒲黃、黃蠶、黃鬱、金京、三稜、延胡、索花、蓝石、沒藥、廣蟲、乾漆、自然銅韭汁、童便、牡蠣、芒硝之屬。蓋血爲榮，陰也。有形可見，有色可察，有證可審者也。病既不同，藥亦各異。治之之法，要在合宜。倘失其宜，爲厲不淺。差劇之門，可不謹乎。

論治吐血三要

宜降氣不宜降火。

氣有餘即是火。氣降則火降，火降則氣不上升。血隨氣行，無溢出上竅之患矣。降火必用寒涼之劑，反傷胃氣。胃氣傷則脾不能統血，血愈不能歸經矣。今之療吐血者大患有二。一則專用寒涼之味，如黃連山梔青黛柿餅灰四物湯黃檗知母之類，往往傷脾作泄，以致不救。一則專用人參，肺熱還傷肺，欬逆愈甚。亦有用參而愈者，此是氣虛，喘嗽氣屬陽，不由陰虛火熾所致。然亦百不一二也。宜以白芍藥、炙甘草制肝，枇杷葉、麥門冬、薄荷、橘紅、貝母清肺，薏苡、仁懷、山藥養脾，韭菜、番降香、眞蘇子下氣，青蒿、鼈甲、銀柴胡、牡丹皮、地骨皮補陰清熱，酸棗仁、白茯神養心，山茱萸、枸杞子、牛膝補腎。此累試輒驗之方。然陰無驟補之法，非多服藥不效。病家欲速其功，醫者張皇無主，百藥雜試以致殞命，覆轍相尋而不悟，悲夫。

宜行血不宜止血。

血不循經絡者，氣逆上壅也。夫血得熱則行，得寒則凝。故降氣行血，則血循經絡，不求其止而自止矣。止之則血凝，血凝必發熱惡食，及胸脇痛病，日沈痼矣。

宜補肝不宜伐肝。

經曰，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者也。肝爲將軍之官，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職也。養肝則肝氣平而血有所歸，伐之則肝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

唐宗海《血證論》

陰陽水火氣血論

人之一身，不外陰陽。而陰陽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氣血。水即爲氣，火即爲血。何以言水即爲氣哉。氣著於物即化爲水，是明驗也。蓋人身之氣，外充皮毛內走腸胃，上出口鼻下吸關元。關元在膀胱腎間，氣之根蒂也。腎爲水臟，膀胱爲水府，氣即水中之陽，隨太陽經脈布護於外，則爲衛氣。上交於肺，則爲呼吸。五臟六腑息以相吹，止此一氣而已。然氣生於水，即能化水。水化於氣，亦能病氣。氣之所至，水亦無不至焉。故太陽之氣達於皮毛，則爲汗氣，挾水陰而行於外者也。太陽之氣上輸於肺，膀胱腎中之水陰即隨氣升騰而爲津液，是氣載水陰而行於上者

也。氣化於下則水道通而爲溺，是氣行水亦行也。設水停不化，外則太陽之氣不達而汗不得出，內則津液不生痰飲交動。此病水而卽病氣矣。又有肺之制節不行，氣不得降，因而癰閉滑數。以及腎中陽氣不能鎭水，爲飲爲瀉，不一而足。此病氣卽病水矣。總之氣與水本屬一家，治氣卽是治水，治水卽是治氣。是以人參補氣，實則甘寒滋潤，大生水津。津液充足而肺金腴潤。肺主氣，其葉下垂以納氣。得人參生津以補肺，故氣得所補益焉。卽如小柴胡，仲景自注云，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是通津液，卽是和胃氣。蓋津液足則胃上輸肺，肺得潤養，其葉下垂，津液又隨之而下，如雨露之降。五臟戴澤，莫不順利，而濁陰全消，亢陽不作。肺之所以制節五臟者如此。設水陰不足，津液枯竭，上則痿躄，無水以濟之也。下則閉結，制節不達於下也。外則蒸熱，水陰不能濡於肌膚也。凡此之證，皆以生水爲治法。故清燥救肺湯生津以補肺氣，豬苓湯潤利以除痰氣，都氣丸補水以益腎氣。卽如發汗，所以調衛氣也，而亦戒火攻以傷水陰。故用白芍之滋陰以啓汗原，用花粉之生津以救汗液。卽此觀之，可知滋水卽是補氣。然補中益氣湯六君子腎氣丸，是皆補氣之方也，何以絕不滋水哉。蓋無形之水，陰生於下而濟於上，所以奉養是氣者也。此水則宜滋。有形之水質入於口而水質一停，則氣便阻滯。故補中湯用陳术以制水，六君子用苓半以利水。腎氣丸亦用利水之藥以佐桂附。桂附以氣藥化水，苓澤卽以利水之藥以化氣。眞武湯尤以术苓利水爲主，此治水之邪，卽以治治氣，與滋水之陰卽以補氣者，固並行而不悖也。且水邪不去，則水陰亦不能生。故五苓散去水邪而卽能散津止渴，並能發汗退熱。以水邪去則水陰布故也。然水陰不滋則水邪亦不能去，故小柴胡通達津液而卽能下調水道。總見水行則氣行，水止則氣止。能知此者，乃可與言調氣矣。何以言火卽爲血哉。血色，赤火之色也。火者，心之所主，化生血液以濡周身。火爲陽而生血之陰，卽賴陰血以養火，故火不上炎而血液下注，內藏於肝，寄居血海，由衝任帶三脈行達周身，以溫養肢體。男子則血之轉輸無從覘驗，女子則血之轉輸月事時下。血下注於血海之中，心火隨之下濟，故血盛而火不亢烈。是以男子無病而女子受胎也。如或血虛，則肝失所藏，木旺而愈動火。心失所養，火旺而益傷血，是血病卽火病矣。治法宜大補其血，歸地是也。然血由火生，補血而不清火，則火終亢而不能生血，故滋血必用清火。諸藥，四物湯所以用白芍，天王補心湯所以用二冬，歸脾湯所以用棗仁，仲景炙甘草湯所以用寸冬阿膠，皆是清火之法。至於六黃湯四生丸，則又以大瀉火熱爲主。是火化太過反失其化，抑之卽以培之，清火卽是補血。又有火化不及而血不能生者，仲景炙甘草湯所以有桂枝以宣心火，人參養榮湯所以用遠志肉桂以補心火，皆是補火生血之法。其有血寒血痺者，則用桂枝、細辛、艾葉、乾薑等藥受火氣之藥以溫達之，則知治火卽是治血，血與火原屬一家，知此乃可與言調血矣。夫水火氣血固是對子，然亦互相維繫。故水病則累血，血病則累氣。氣分之水陰不足則陽氣乘陰而干血，陰分之血液不足則津液不下而病氣。故汗出過多則傷血，下後亡津液則傷血，熱結膀胱則下血，是水病而累血也。吐血咳血必兼痰飲。血虛則精竭水結，痰凝不散。失血家往往水腫，瘀血化水亦發水腫，是血病而兼水也。蓋在下焦則血海膀胱同居一地，在上焦則肺主水道心主血脈，又並域而居。在軀殼外則汗出皮毛，血循經脈，亦相倚而行。一陰一陽互相維繫，而況運血者卽是氣，守氣者卽是血。氣爲陽，氣盛卽爲火盛。血爲陰，血虛卽是水虛。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必深明此理，而後治血理氣，調陰和陽，可以左右逢源。

又曰，血生於心火而下藏於肝，氣生於腎水而上主於肺。其間運行上下者，脾也。水火二藏皆係先天，人之初胎以先天生後天，人之既育以後天生先天，故水火兩藏全賴於脾。食氣入胃，脾經化汁上奉心火。心火得之變化而赤，是之謂血，故治血者必治脾爲主，仲景炙甘草湯皆是此義。以及大黃下血，亦因大黃秉土之色而大泄地道故也。地黃生血，亦因地黃秉土之潤而大滋脾燥故也。其餘參芪運血統血，皆是補脾。可知治血者必以脾爲主，乃爲有要。至於治氣，亦宜以脾爲主。氣雖生於腎中，然食氣入胃脾經化水，下輸於腎。腎之陽氣，乃從水中蒸騰而上。清氣升而津液四布，濁氣降而水道下行。水道下行者，猶地有江河以流其惡也。津液上升者，猶土育脈動而雨露升也。故治氣者必治脾爲主。六君子湯和脾利水以調氣，眞武湯扶脾鎭水以生氣。十棗陷胸等湯，攻脾奪水以通氣。此去水邪以補氣之法也。又有水津不灌，壯火食氣，則用人參滋脾以益氣，花粉清脾以和氣。凡治氣者，亦必知以脾爲主而後有得也。李東垣治病以氣爲主，故專主脾胃。然用

藥偏於剛燥。不知脾不制水固宜燥，脾不升津則宜滋。氣分不可留水邪，氣分亦不可無水津也。朱丹溪治病以血爲主，故用藥偏於寒涼。不知病在火臟宜寒涼，病在土臟宜甘緩也。此論不專爲失血立說，然治血者必先知之，而後於調氣和血無差爽云。

男女異同論

世謂男子主氣女子主血，因謂男子血貴女子血賤，並謂男子之血與女子不同，而不知皆同也。其不同者，女子有月信男子無月信，只此不同而已矣。夫同是血也，何以女子有月信而男子無月信哉。蓋女子主血，血屬陰而下行。其行也，氣運之而行也。女子以血爲主，未常不賴氣以運血，氣即是水，前論已詳。氣血交會之所，在臍下胞室之中。男子謂之丹田，女子謂之血室，實則肝腎所司氣與血之總會。氣生於水而化水。男子以氣爲主，故血入丹田亦從水化而變爲水，以其內爲血所化，故非清水，而極穠極稠，是之謂腎精。女子之氣亦仍能復化爲水。然女子以血爲主，故其氣在血室之內，皆從血化而變爲血，是之謂月信。但其血中仍有氣化之水液，故月信亦名信水。且行經前後，均有淡色之水，是女子之血分未嘗不借氣分之水以引動而運行之也。知此則知男子之精屬氣屬水，而其中未嘗無血無火。且知女子之經屬血屬火，而其中未嘗無氣無水。是以男子精薄則爲血虛，女子經病則爲氣滯也。問曰，男子主氣女子主血，其中變化誠如茲之所云矣，而女子何以必行經男子何以不行經。答曰，經血者，血之餘也。夫新故乘除，天地自然之理。故月有盈虧海有潮汐，女子之血除舊生新，是滿則溢盈必虧之道。女子每月則行經一度，蓋所以洩血之餘也。血主陰而下行，所以從下洩而爲經血。至於男子雖無經可驗，然亦必洩其餘。男子以氣爲主，氣主陽而上行，故血餘不從下洩而隨氣上行，循衝任脉上繞唇頤生爲髭鬚，是髭鬚者即所以洩血之餘也。所以女子有月信，上逐無髭鬚。男子有髭鬚下遂無月信。所主不同，升降各異，只此分別而已矣。世謂男女血迴不侔，豈知變化之道哉。夫必明氣血水火變化運行之道，始可治氣血水火所生之病。女子要血循其常，男子亦要血循其常。若血失常道即爲血不循經，在女子雖無崩帶亦不受胎，男子雖無吐衄亦不榮體。至失常之至，則女子未有不崩帶，男子未有不吐衄者也。故女子血貴調經，男子亦貴調經。但男子吐衄乃上行之血，女子崩帶乃下行之血，不可例論耳。然使女子吐衄則亦與男子無殊，男子下血則亦與崩帶無異。故是書原非婦科，而於月經胎產尤爲詳悉。誠欲人觸類引伸於治血，庶盡神歟。又曰，女子胞中之血，每月一換，除舊生新，舊血即是瘀血。此血不去，便阻化機。凡爲醫者皆知破血通經矣。獨於男女吐衄之證，便不知去瘀生新之法。抑思瘀血不行則新血斷無生理，觀月信之去舊生新可以知之。即瘡科治潰，亦必先化腐而後生肌。腐肉不化，則新血亦斷無生理。且如有膿管者，必爛開腐肉，取去瘀骨而後止。治失血者，不去瘀而求補血，何異治瘡者不化腐而求生肌哉。然又非去瘀是一事生新另是一事也。蓋瘀血去則新血已生，新血生而瘀血自去，其間初無間隔。即如月信下行是瘀去也，此時新血已萌動於血海之中，故受孕焉。非月信已下多時，然後另生新血也。知此，則知以去瘀爲生新之法，並知以生新爲去瘀之法。生血之機有如此者，而生血之原則又在於脾胃。經云，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爲血。今且舉一可見者言之，婦人乳汁即脾胃飲食所化，乃中焦受氣所取之汁也。婦人乳子則月水不行，以此汁既從乳出，便不下行變血矣。至於斷乳之後，則此汁變化而赤仍下行而爲經血。人皆知催乳須補脾胃，而不知滋血尤須補脾胃。蓋血即乳也。知催乳法，便可知補血法。但調治脾胃，須分陰陽。李東垣後重脾胃者，但知宣補脾陽，而不知滋養脾陰。脾陽不足水穀固不化，脾陰不足水穀仍不化也。譬如釜中煮飯，釜底無火固不熟，釜中無水亦不熟也。予親見脾不思食者，用溫藥而反減，用涼藥而反快。予親見催乳者，用芪术鹿茸而乳多，又親見催乳者用芪术鹿茸而乳轉少。則以有宜不宜耳。是故宜補脾陽者，雖乾薑附子轉能生津。宜補脾陰者，雖知母石膏反能開胃。補脾陽法前人已備言之，獨於補脾陰古少發明者。予特標出，俾知一陰一陽未可偏廢。

補脾陰以開胃進食，乃吾臨證悟出，而借傷寒論存津液三字爲據，此外並有甜肉汁苦胆汁，皆入腸胃化穀。所謂汁者，即予所謂津液也。西醫論臟腑多言物而遺理，如此條者實指其物，而尚不與理相背，適足以證予所論。故並志之。【略】

脈證死生論

醫者，所以治人之生者也。未知死，焉知生。知死之無可救藥，則凡

稍有一毫之生機，自宜多方調治，以挽回之。欲辨死生，雖明脈證，高士宗以吐血多者爲絡血，吐血少者爲經血。謂吐多者病輕，吐少者病重。而其實經散爲絡，絡散爲孫絡，如幹發爲枝，枝又有枝，要皆統於一本也。以經絡之血分輕重，實則分無可分。醫旨又謂外感吐血易治，內傷吐血難療。三指禪謂齒齦最輕，鼻齦次之，嘔吐稍重，欬咯唾血爲最重。謂其病皆發於五臟，而其血之來最深，不似嘔吐之血，其來出於胃間，猶淺近也。此如仲景近血遠血之義，以此分輕重，於理尚不差謬。第鼻齦嘔吐，血雖近而輕，而吐齦不止，亦有氣隨血脫，登時卽死者。欬咯唾血，雖遠而重。亦有一哈便出，微帶數口，不藥可愈者。仍不可執以定死生矣。夫載氣者，血也。人之生也，全賴乎氣，血脫而氣不脫，雖危猶生。一線之氣不絕，則血可徐生，復還其故。血未傷而氣先脫，雖安必死。以血爲魄而氣爲魂，魄未絕而魂先絕，未有不死者也。故吾謂定血證之死生者，全在覘氣之平否。吐血而不發熱者易愈，以榮雖病而衛不病，陽和則陰易守也。發熱者難治，以血病氣亦蒸，則交相爲虐矣。吐血而不欬逆者，卽易愈，欬爲氣嗆，血傷而氣不嗆，是腎中之水能納其氣以歸根，故易愈。若欬不止，是血傷火灼，腎水枯竭，無以含此眞氣，故上氣欬逆爲難治。再加喘促，則陽無所附矣。大便不溏者，猶有轉機，可用滋陰之藥以養其陽。若大便溏瀉，則英雄無用武之地，只可緩緩調停，純用清潤降利，以不違下之之意，斯得法矣。至於和法，則爲血證之第一良法。表則和其肺氣，裡者和其肝氣，而尤照顧脾腎之氣。或補陰以和陽，或損陽以和陰，或逐瘀以和血，或瀉水以和氣，或補瀉兼施，或寒熱互用。許多妙義，未能盡舉。四法之外，又有補法。血家屬虛癆門，未有不議補者也。卽病家亦喜言補。諸書重補者，尤十之八九。而不知血證之補法，亦有宜有忌，如邪氣不去而補之，是關門逐賊。瘀血未除而補之，是助賊爲殃。當補脾者十之三四，當補腎者十之五六。補陽者十之二三，補陰者十之八九。古有補氣以攝血法，此爲氣脫者說，非爲氣逆者說。又有引火歸元法，此爲水冷火泛者立說，非爲陰虛陽越者立說。蓋失血家如火未發，補中則愈。如火已發，則寒凉適足以伐五臟之生氣。溫補又足以傷兩腎之眞陰。惟以甘寒滋其陰而養其陽，血或歸其位耳。血家用藥之宜忌，大率如是。知其大要，而止宜和散，不得徑用麻桂羌獨。果係因外感失血者，乃可從外表散，然亦須斂散兩施，毋令過汗亡陰。蓋必知血家忌汗，然後可商取汗之法。至於吐法，尤爲嚴禁。失血之人，氣既上逆，若見有痰漩而復吐之，是助其逆勢，必氣上不止矣。治病之法，上者抑之，必使氣不上奔，斯血不上溢，降其肺氣，順其胃氣，納其腎氣，氣下則血下，血止而氣亦平復。血家最忌是動氣，不但病時忌吐，卽已愈後另有雜證，亦不得輕用吐藥。往往因吐便發血證，知血證忌吐則知降氣止吐，便是治血之法。或問血證多虛，汗吐且有不可，則攻下更當忌矣。予曰不然。血之所以上者，以其氣騰溢也。故忌吐汗再動其氣。至於下法，乃所以折其氣者。血證氣盛火旺者，十居八九。當其騰溢而不可遏，正宜下之以折其勢。仲景陽明證有急下以存陰法，少陰證有急下以存陰法。血證火氣太盛者，最恐亡陰，下之正是救陰，攻之不啻補之矣。特下之須乘其時，如實邪久留，正氣已不復支，或大便溏瀉，則英雄無用武之地，只可緩緩調停，純用清潤降利，以不違下之之意，斯得法矣。至於和法，則爲血證之第一良法。表則和其肺氣，裡者和其肝氣，而尤照顧脾腎之氣。或補陰以和陽，或損陽以和陰，或逐瘀以和血，或瀉水以和氣，或補瀉兼施，或寒熱互用。許多妙義，未能盡舉。四法之外，又有補法。血家屬虛癆門，未有不議補者也。卽病家亦喜言補。諸書重補者，尤十之八九。而不知血證之補法，亦有宜有忌，如邪氣不去而補之，是關門逐賊。瘀血未除而補之，是助賊爲殃。當補脾者十之三四，當補腎者十之五六。補陽者十之二三，補陰者十之八九。古有補氣以攝血法，此爲氣脫者說，非爲氣逆者說。又有引火歸元法，此爲水冷火泛者立說，非爲陰虛陽越者立說。蓋失血家如火未發，補中則愈。如火已發，則寒凉適足以伐五臟之生氣。溫補又足以傷兩腎之眞陰。惟以甘寒滋其陰而養其陽，血或歸其位耳。血家用藥之宜忌，大率如是。知其大要，而後細閱全書，乃有把握。

用藥宜忌論

汗吐攻和爲治雜病四大法，而失血之證則有宜不宜。傷寒過汗傷津液，吐血既傷陰血，又傷水津。則水血兩傷，荼然枯骨矣。故仲景於劒家嚴戒發汗。劒忌發汗，吐咯可知矣。夫脈潛氣伏，斯血不升，發汗則氣發洩。發洩不已，血隨氣溢而不可遏抑。故雖有表證，止宜和散，不得徑用麻桂羌獨。果係因外感失血者，乃可從外表散，然亦須斂散兩施，毋令過汗亡陰。蓋必知血家忌汗，然後可商取汗之法。至於吐法，尤爲嚴禁。失血之人，氣既上逆，若見有痰漩而復吐之，是助其逆勢，必氣上不止矣。治病之法，上者抑之，必使氣不上奔，斯血不上溢，降其肺氣，順其胃氣，納其腎氣，氣下則血下，血止而氣亦平復。血家最忌是動氣，不但病時忌吐，卽已愈後另有雜證，亦不得輕用吐藥。往往因吐便發血證，知血證忌吐則知降氣止吐，便是治血之法。或問血證多虛，汗吐且有不可，則攻下更當忌矣。予曰不然。血之所以上者，以其氣騰溢也。故忌吐汗再動其氣。至於下法，乃所以折其氣者。血證氣盛火旺者，十居八九。當其騰溢而不可遏，正宜下之以折其勢。仲景陽明證有急下以存陰法，少陰證有急下以存陰法。血證火氣太盛者，最恐亡陰，下之正是救陰，攻之不啻補之矣。特下之須乘其時，如實邪久留，正氣已不復支，或大便溏瀉，則英雄無用武之地，只可緩緩調停，純用清潤降利，以不違下之之意，斯得法矣。至於和法，則爲血證之第一良法。表則和其肺氣，裡者和其肝氣，而尤照顧脾腎之氣。或補陰以和陽，或損陽以和陰，或逐瘀以和血，或瀉水以和氣，或補瀉兼施，或寒熱互用。許多妙義，未能盡舉。四法之外，又有補法。血家屬虛癆門，未有不議補者也。卽病家亦喜言補。諸書重補者，尤十之八九。而不知血證之補法，亦有宜有忌，如邪氣不去而補之，是關門逐賊。瘀血未除而補之，是助賊爲殃。當補脾者十之三四，當補腎者十之五六。補陽者十之二三，補陰者十之八九。古有補氣以攝血法，此爲氣脫者說，非爲氣逆者說。又有引火歸元法，此爲水冷火泛者立說，非爲陰虛陽越者立說。蓋失血家如火未發，補中則愈。如火已發，則寒凉適足以伐五臟之生氣。溫補又足以傷兩腎之眞陰。惟以甘寒滋其陰而養其陽，血或歸其位耳。血家用藥之宜忌，大率如是。知其大要，而後細閱全書，乃有把握。

卦氣

張介賓《類經圖翼》卷一《卦氣方隅論》　天地之氣始於子中。子

居正北，其名朔方，又曰幽都。幽者，隱也，微也。謂萬物未生，幽隱未可察也。朔者，盡也，初也。謂陰氣之極，陽氣之始也。邵子曰，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盡。故《堯典》謂北方爲朔易。朔易者，除舊更新之謂也。蓋其自子至亥周而復始，以成東西南北春夏秋冬之位。子午爲陰陽之極，卯酉爲陰陽之中。是爲四正。四正定而每隅間之以二，是爲十二宮。每隅間之以五，是爲二十四向。再按《洛書》，九宮位分八卦。伏羲八卦曰先天，其次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以左右分數之，自南而東者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自西而北者曰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文王八卦曰後天，離象火而居南，坎象水而居北，震象木而居東，兌象金而居西。以次而數，則乾起西北順而左旋，曰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以周八宮也。先天以乾、坤分天地，而定上下之位。後天以坎、離分水火，而定南北之方。先天以乾居正南坤居正北，其陽在南其陰在北。後天以乾居西北坤居西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故先天以巽、離、兌雖爲陰卦而本乎乾體，故位於上，震、坎、艮雖爲陽卦而本乎坤體，故位於下，後天以乾來交坤，化爲坎水而居北，坤去交乾，變爲離火而居南。天體倚北而偏於西，故乾之退位於西北。地體屬土而繼乎火，故坤之寄位於西南。巽居東南木先火地，艮止東北因對坤方。乾父在北故坎、艮、震三子隨之而居下。坤母在南，故巽、離、兌三女隨之而向前。先天以上下分左右，故以乾、坤爲縱，六子爲橫。後天以東西界陰陽，故以震、兌爲橫六卦爲縱。先天以乾、坤之末交二至，離爲日故升於東，坎爲月故生於西。後天以震、兌之中當二分，自震而南巽、離爲木火之地，自兌而北乾、坎爲金水之鄉。故《易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正以明東南春夏之盛，西北秋冬之衰，是先天者所以言六合之象，後天者所以明氣候之詳。故邵子曰，先天爲《易》之體，後天爲《易》之用也。夫天體正圓面南背北，南北兩極乃其運轉之樞。北極居上而爲尊，南極居下而爲對。邵子曰，天之陽在南陰在北，地之陰在南陽在北。天陽在南故日處之，地剛在北故山處之。《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爲天門，東南爲地戶。《內經》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故曰天門無上地戶無下。又曰，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於下，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陽降於下則陽盛陰微，而東南之方常多熱，陰奉於上則陰盛陽微，而西北之地常多寒。崑崙峙於西北，故西北高而多山。滄海浴於東南，故東南下而多水。高者多寒下者多熱，東南陽勝則氣爲薰蒸，而春夏之氣多烟霧。西北陰勝，則氣爲凜冽，而秋冬之氣多風霾。中國形勝，居崑崙之東南，故天下之山脉皆起於崑崙。山脉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是以中國之山自西北而來，中國之水亦自西北而發。朱子曰，大凡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試考中國輿圖，其山脉發自崑崙，委蛇二萬四千三百餘里而入中國，分大龍爲三障於外，大河爲兩川於中，以成中國河山之勝。榮由是，四方立而有十二辰之會，二十八宿辨而有分野之詳。三代分爲九州，虞舜分爲十二州，周末分爲十二國，秦爲三十六郡。漢爲十三部，晉爲十九州。宋爲二十二州，唐爲十道，宋爲二十三路。元爲十二省二十二道。至我朝則分爲兩直隸十三省，而天象輿圖古今一致矣。

氣數

張介賓《類經圖翼》卷一

每日氣數百刻六千分解

每日無數百刻六千分圖

按《周禮》總義，每刻分爲六十分，正合《天元紀大論》，所謂天以六爲節也。今遵此數推衍之，則每日百刻，總計六千分。分六千分爲十二時，則每

時各得五百分。又分百刻於十二時，則每時各得八刻二十分。總計歲有六步二十四氣，則每氣得十五日二時五刻十二分半，計數得九萬一千三百一十二分半。積四氣而成步，則每步得六十日十時四刻一十分。計數得三十六萬五千二百五十分，即六微旨大論所謂六十日八十七刻半者是也。又積六步而成歲，則每歲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計數得二百一十九萬一千五百分，乃爲一歲之定數。然以每月三十日計之，則每歲止三百六十日。又除小月六日，則止三百五十四日，共少於前數者十一日，乃積餘日。大約六十五日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故《六節藏象論》曰，大氣有零當得一閏，統十九年以成七閏，而歲氣成矣。

氣數統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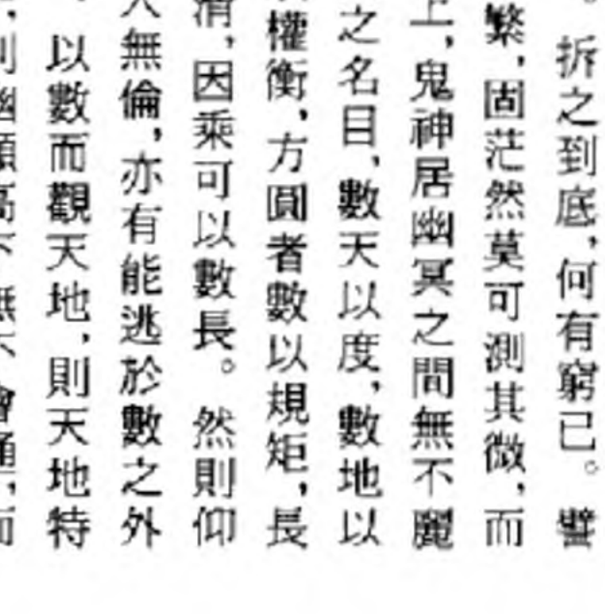
氣者，天地之氣候。數者，天地之定數。天地之道，一陰一陽而盡之。升降有期，而氣候行。陰陽有數而次第立，次第既立則先後因之而定，氣候既行則節序由之而成。節序之所以分者，由寒暑之再更。寒暑之所以更者，由日行之度異。每歲之氣，陽生於子而極於午，陰生於午而極於子。陽之進者陰之退，陽之退者陰之生，一往一來以成一歲。朱子曰，冬至前四十五日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是俱言一歲之氣終始皆在於子半。而冬至之日正當斗柄建於子中，是爲一歲之首尾也。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者，以周天之度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天之行速，故於一晝一夜行盡一周而過日一度。日行稍遲，每日少天一度凡行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少天一周，復至舊處而與天會，是爲一歲。故歲之日數由天之度數而定，天之度數實由於日之行數而見也。歲有十二月者，以月之行天又遲於日，每日少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又曰，百分度之三十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與日合朔而爲一月。歲有十二會，故爲十二月。斗有十二建，故爲十二辰。斗之所建，地上辰。辰之所會，天上次。斗與辰合，而月建昭然矣。故十一月建在子，一陽卦復，十二月建在丑，二陽卦臨，正月建在寅，三陽卦泰，二月建在卯，四陽卦大壯，三月建在辰，五陽卦夬，四月建在巳，六陽卦乾，五月建在午，一陰卦姤，六月建在未，二陰卦遯，七月建在申，三陰卦否，八月建在酉，四陰卦觀，九月建在戌，五陰卦剝，十月建在亥，六陰卦坤。是爲一歲之氣，而統言其月日也。月日既定時序乃分，四而分之是爲四季，曰春曰夏曰秋曰冬。春爲陽始陽始則溫，故曰少陽，少陽數七，陰中陽也。其氣木，自東而西。其令生，自下而上。春者蠢也，言萬物之蠢動也。夏爲陽極，陽極則熱，故曰老陽。老陽數九，陽中陽也。其氣火自南而北，其令長自長而茂。夏者大也，言萬物之盛大也。秋爲陰始，陰始則涼，故曰少陰。少陰數八，陽中陰也。其氣金，自西而東。其令收，自上而下。秋者收也，言萬物之收斂也。冬爲陰極，陰極則寒，故曰老陰。老陰數六，陰中陰也。其氣水，自北而南。其令藏，自下而閉。冬者終也，言萬物之盡藏也。土爲充氣，其位象君。故不主時，分王四季，各一十八日。以五分而分四季，每分各得七十二日以成一歲之數。然而一歲之氣始於子，四季之春始於寅者，何也。蓋以建子之月陽氣雖始於黃鐘，然猶潛伏地下未見發生之功。及其歷丑轉寅三陽始備，於是和風至而萬物生，萌芽動而蟄藏振，徧滿寰區，無非生意。故陽雖始於子，而春必起於寅。是以寅卯辰爲春，巳午未爲夏，申酉戌爲秋，亥子丑爲冬，而各分其孟仲季焉。由四季而分爲八節，則春秋有立而有分，夏冬有立而有至。四季何以言立，立者建也，謂一季之氣建立於此也。春秋何以言分，分者半也，謂陰陽氣數中分於此也。故以刻數之多寡言，則此時晝夜各得五十刻，是爲晝夜百刻之中分。以陰陽之寒暄言，則春分前寒而後熱，秋分前熱而後寒，是爲陰陽寒熱之中分，以日行之度數言，則春分後日就赤道之北，赤道者天之平線，居兩極之中，各去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橫絡天腹，以紀經緯之度數也。日行之路，謂之黃道。月行之路，謂之白道。秋分後，日就赤道之南。是爲日行南北之中分，故春分曰陽中，秋分曰陰中也。夏冬何以言至，至者極也。言陰陽氣數消長之極也。故以刻數之多寡言，則夏至晝長五十九刻，夜長四十一刻。冬至晝長四十一刻，夜長五十九刻。是爲晝夜長短之至極。以陰陽之寒暄言，則冬至陰極而陽生，是爲陰陽寒熱之至極。以日行之度數言，則冬至日南極而北返，夏至日北極而南返。是爲日行南北之至極。故冬至曰陽始，夏至曰陰始也。《至眞要大論》曰，氣分謂之分，氣至謂之至，至則氣同，分則氣異者是也。由四季而分爲二十四氣，則每季各得六氣。如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爲春之六氣，而四季各六也。由二十四氣而分爲七十二候，則每氣各得三候。如《禮記·月令》及《呂氏春秋》云，立春節初五日東風解凍爲初候，次五日蟄蟲始振爲二候，後五日魚陟負冰爲三候也。候之所以五日者，天數五以竟五行之氣也。《六節藏象

論》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也。然而一歲之中復又有大六氣以統之者，曰風熱暑濕燥寒，分司天在泉左右間氣以行客主之令，斯天地之氣如環無端周而復始，而億萬斯年運行不息矣。○然而既有其氣亦必有其數，數非氣不行氣非數不立。故《易傳》曰，天地之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然太極未動氣未見也，數何有焉。及自動而生陽，便有一數。自動而靜，便是二數。靜極復動，便是三數。動極復靜，便是四數。朱子曰，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次爲二畫以分太少也。是數之所起，亦惟陰陽而已。《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夫一者太極也，二者陰陽也，三者陰陽之交也。陰陽交而萬物生矣。陽數奇而屬天，陰數偶而屬地。天圓徑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曰參天。三三而九，陽數從此而流行。地方徑一而圍四，四爲二偶，故曰兩地。二四合六陰數從此而凝定。三二相合是爲五數，故《圖》、《書》之數皆以五居中也。《河圖》以天一生水，一得五而六，故地以六成之而居北。地二生火，二得五而七，故天以七成之而居南。天三生木，三得五而八，故地以八成之而居東。地四生金，四得五而九，故天以九成之而居西。天以五生土，五得五爲十，故地以十成之而居中。生數爲主而居內，成數爲配而居外，此則《河圖》之定數也。若以陰陽之次第老少參之，則老陽位一而數九，少陰位二而數八，少陽位三而數七，老陰位四而數六。陽主進，故由少陽之七踰八至九，而其進已極，故曰老陽。陰主退，故由少陽之八踰七至六，而其退已極，故曰老陰。陽數長，故少陽之七長於六，老陽之九長於八。陰數消，故少陰之八消於九，老陰之六消於七。此陰陽老少消長進退之理也。故《河圖》以老陽之位一而配老陰之數六，少陰之位二而配少陽之數七，少陽之位三而配少陰之數八，老陰之位四而配老陽之數九，是又《河圖》陰陽互藏之妙也。故伏羲則之以畫八卦，孔子推之而爲大衍，而三百八十四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策，而乾坤萬物之數備矣。《洛書》之數則陽爲君而陰爲臣，君居正而臣居側，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於中，而縱橫之數皆十五。一居正北得中爲六，而合南方之九爲十五。三居正東得中爲八，而合西方之七爲十五。二居西南得中爲七而合東方之八爲十五。四居東南得中爲九而合西北之六爲十五。故大禹則之以叙九疇。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福極。皇極居中，而八者環列於外，《河圖》之數分生成而言其全，以生數爲主，而以成數合之。故《河圖》之位十而數凡五十五，《洛書》之數凡四十五。奇偶而言其變，以四正之陽而統四隅之陰，故《洛書》之位九而數凡四十五。合《河》、《洛》二數共成一百，乃爲天地自然之全數。然二數雖有異同，而理則相爲迭用，是以天地之數始於一而全於十。天數五，一三五七九是也。地數二四六八十是也。天數二十五，五其五也。地數三十，六其五也。小衍爲十，兩其五也。大衍五十，十其五也。故又曰，五爲數祖。邵子曰，天地之本起於中。夫數之中者，五與六也。五居一三七九之中，故曰五居天中，爲生數之主。六居二四八十之中，故曰六居地中，爲成數之主。《天元紀大論》曰，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是以萬候之數總不離於五與六也。而五六之用，其變見於昭著者，尤有顯証。如初春之桃五其瓣，天之所生也，深冬之雪六其出，地之所成也。造化之妙，夫豈偶然。故以五而言，則天有五星地有五岳，人有五常。以至五色五味五穀五畜之類，無非五也。而十根於一，百根於十。小之而蠭毫塵杪，大之而億兆無量，總屬五之所化，而皆統於天之五中也。以六而言，則天有六合，歲有六氣，卦有六爻，以至六律、六呂、六甲、六藝之類，無非六也。而老陽之數三十六，老陰之數二十四，合之而爲六十。少陽之數二十八，少陰之數三十二，合之亦爲六十。總屬六之所化，而皆統於地之六中也。總之五爲陽也，而五實統於陰之六。六爲陰也，而六實節於陽之五。《天元紀大論》曰，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期而環會。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得非天地之氣總皆五六之所生成者歟。試舉一歲之氣及干支之數而言，從天用干，則五日一候。五陰五陽而天之所以有十干。甲戊以陽變，己癸以陰變，五之變也。從地用支則六日一變。六剛六柔，而地之所以有十二支。子巳以陽變，午亥以陰變，六之變也。十干以應日，十二支以應月，故一年之月兩其六，一月之日六其五，一年之氣四其六，一氣之候三其五。總計一年之數，三十六甲而周以天之五，三十子而周以地之六，故爲十二月，以二因六得此。二十四氣，以十五日歸三百六十得此。七十二候，以五日歸三百六十得此。三百六十日，以三十日因十二月得此。四千三百二十辰，以十二辰因三百六十日得此。十二萬九千六百分，以三百六十日因三百六十分得此。何非五六之所化。一歲之數如此，而元會運世之數亦如此。如一歲之統十二月，一月之統三十日，一日之統十二時，一時之統三十分。故一元之統十二

會，一會之統三十運，一運之統十二世，一世之統三十年，而天地氣運之道槩乎此矣。惟是數之爲學，圓通萬變，大則彌綸宇宙，小則纖悉秋毫。若夫折一爲二，折二爲四，折四爲八，折八而十六。折之到底，何有窮已。譬之因根而榦，因榦而枝，愈多則愈細，愈細則愈繁，固茫然莫可測其微，而實則各得其一耳。故凡象之在天下，形之在地上，鬼神居幽冥之間無不麗乎數，而先王所以察河洛之《圖》、《書》，垂奇偶之名目，數天以度，數地以里，數神鬼以陰陽，數氣候以律呂。輕重者數以權衡，方圓者數以規矩，長短者數之以度，淺深者數之以量。歸除可以數消，因乘可以數長。然則仰而觀俯而察，上而蒼天下而黃泉，大含元氣細入無倫，亦有能逃於數之外者否乎。故以天地而觀人，則人實太倉之一粟。以數而觀天地，則天地特數中之一物耳。數之爲學豈易言哉。苟能通之，則幽顯高下無不會通，而天地之大，象數之多，可因一而推矣。明乎此者，自列聖而下，惟康節先生一人哉。

附元會運世總數邵子《皇極經世》。

一分統十二秒
一時統三十分　三百六十秒
一日統十二時　三百六十分
四千三百二十秒
一月統三十日　三百六十辰三十個十二辰
一萬八百分　十二萬九千六百秒
一年統十二月　三百六十日十二個三十日
四千三百二十辰　十二萬九千六百分
一世統三十年　三百六十月三十個十二月
四千三百二十日　十二萬九千六百辰
一運統十二世　三百六十年十二個三十年
四千三百二十月　十二萬九千六百日
一會統三十運　三百六十世三十個十二世
一萬八百年　十二萬九千六百月
一元統十二會　三百六十運十二個三十運
四千三百二十世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五運圖

《天元紀大論》曰，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

《五運行大論》義亦同。

五天歌

五天五運圖

木蒼危室柳鬼宿，火丹牛女壁奎邊，土黔心尾軫角度，金素亢氐昴畢前。

水玄張翼婁胃是，下爲運氣上經天。

五天五運圖解

此太古占天之始，察五氣紀五天，而所以立五運也。五天五氣者，謂望

氣之時見丹天之火氣，經於牛女壁奎四宿之上，下臨戊癸之方，此戊癸之所以爲火運也。齡天之土氣經於心尾角軫四宿之上，下臨甲己之方，此甲己之所以爲土運也。蒼天之木氣經於危室柳鬼四宿之上，下臨丁壬之方，此丁壬之所以爲木運也。素天之金氣經於亢氐昴畢四宿之上，下臨乙庚之方，此乙庚之所以爲金運也。玄天之水氣經於張翼婁胃四宿之上，下臨丙辛之方，此丙辛之所以爲水運也。是知五運之化莫不有所由從，蓋已肇於開闢之初矣。詳《太始天元冊》文及《天元紀大論》中。

又五運圖解

自太始初分陰陽析位，雖五運之象昭於五天，然尚有月建之法及十二肖之說。則立運之因是又一理。月建者單舉正月爲法，如甲己之歲正月首建丙寅。丙者火之陽。火生土，故甲己爲土運。乙庚之歲正月首建戊寅，戊者土之陽，土生金，故乙庚爲金運。丙辛之歲正月首建庚寅，庚者金之陽，金生水，故丙辛爲水運。丁壬之歲正月首建壬寅，壬者水之陽，水生木，故丁壬爲木運。戊癸之歲正月首建甲寅，甲者木之陽，木生火，故戊癸爲火運。此五運生於正月之建者也。○十二肖者，謂十二宮中惟龍善變而屬辰位。凡十干起甲，但至辰宮即隨其所遇之干而與之俱變矣。如甲己干頭起於甲子，至辰屬戊，戊爲土，此甲己之所以化土也。乙庚干頭起於丙子，至辰屬庚，庚爲金，此乙庚之所以化金也。丙辛干頭起於戊子，至辰屬甲，甲辰屬壬，壬爲水，此丙辛之所以化水也。丁壬干頭起於庚子，至辰屬丙，丙爲火，此戊癸干頭起於壬子，至辰屬戊，戊爲木，此丁壬之所以化木也。戊癸之所以化火也。此又五運之遇龍而變者也。又一說，謂甲剛木尅己柔土爲夫婦而成土運，乙柔木嫁庚剛金而成金運，丁陰火配壬陽水而成木運，丙陽火娶辛柔金而成水運，戊陽土娶癸陰水而成火運。此三說者義各不同，今並存之以備參校。

運氣

《黃帝内經素問・五運行大論》 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請天師而問之曰，論言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紀。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兆。余聞五運之數於夫子，未能徧。首甲定運，余因論之。鬼臾區曰，土主甲己，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子午之上，少陰主之。丑未之上，太陰主之。寅申之上，少陽主之。卯酉之上，陽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陽主之。巳亥之上，厥陰主之。不合陰陽，其故何也。岐伯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陰陽也。夫數之可數者，人中之陰陽也。然所合數之可得者也。夫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天地陰陽者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帝曰，願聞其所始也。岐伯曰，昭乎哉問也。臣覽太始天元冊文，丹天之氣經於牛女戊分，齡天之氣經於心尾己分，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於亢氐昴畢，玄天之氣經於張翼婁胃。所謂戊己分者。奎璧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帝曰善。論言，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知其所謂也。岐伯曰，所謂上下者，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也。左右者，諸上見厥陰左少陽右太陽，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見太陰左少陽右少陰，見少陽左陽明右太陰，見陽明左太陽右少陽。太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陽右太陽。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左厥陰右陽明。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所謂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上下相遘，寒暑相臨，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帝曰，何謂下。岐伯曰，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左陽明右太陰。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左太陽右少陽。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左厥陰右陽明。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所謂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上下左右周天餘而復會也。【略】

帝曰，天地之氣何以候之。岐伯曰，天地之氣，勝復之作，不形於診也。脉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脉診，此之謂也。帝曰，問氣何如。岐伯曰，隨氣所在期於左右。帝曰期之奈何。岐伯曰，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病。不當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陰陽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氣。左右應見，然後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順。

又《黃帝内經素問・五常政大論》 黃帝問曰，太虛寥廓，五運迴薄，衰盛不同，損益相從，願聞平氣何如而名，何如而紀也。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木曰敷和，火曰升明，土曰備化，金曰審平，水曰靜順。帝曰，其不

及奈何。岐伯曰，木曰委和，火曰伏明，土曰卑監，金曰從革，水曰涸流。帝曰，太過何謂。岐伯曰，木曰發生，火曰赫曦，土曰敦阜，金曰堅成，水曰流衍。帝曰，三氣之紀願聞其候。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敷和之紀，木德周行。陽舒陰布，五化宣平。其氣端，其性隨，其用曲直，其化生榮，其類草木。其政發散，其候溫和，其令風，其藏肝。肝，其畏清。其主目，其穀麻，其果李，其實核，其應春，其蟲毛，其畜犬，其色蒼，其養筋，其病裏急支滿。其味酸，其音角，其物中堅，其數八，升明之紀，正陽而治，德施周普，五化均衡。其氣高，其性速，其用燔灼，其化蕃茂，其類火，其政明曜，其候炎暑，其令熱，其藏心。心，其畏寒，其主舌，其穀麥，其果杏，其實絡，其應夏，其蟲羽，其畜馬，其色赤，其養血，其病瞤瘛。其味苦，其音徵，其物脉，其數七。備化之紀，氣協天休，德流四政，五化齊修。其氣平，其性順，其用高下，其化豐滿，其類以蕃。其政安靜，其候溽蒸，其令濕，其藏脾。脾，其畏風，其主口，其穀稷，其果棗，其實肉，其畜牛，其色黃，其養肉，其病否，其味甘，其音宮，其物膚，其數五，審平之紀，是謂蕃茂，收而不爭。殺而無犯，五化宣明。其氣潔，其性剛，其用散落，其化堅斂，其類金，其政勁肅，其候清切，其令燥，其藏肺。肺，其畏熱，其主鼻，其穀稻，其果桃，其實殼，其應秋，其蟲介，其畜雞，其色白，其養皮毛，其病欬，其味辛，其音商，其物外堅，其數九。靜順之紀，藏而勿害，治而善下，五化咸整。其氣明，其性下，其用沃衍，其化凝堅，其類水，其政流演，其候凝肅，其令寒，其藏腎。腎，其畏濕，其主二陰，其穀豆，其果栗，其實濡，其應冬，其蟲鱗，其畜彘，其色黑，其養骨髓，其病厥，其味鹹，其音羽，其物濡，其數六。故生而勿殺，長而勿罰，化而勿制，收而勿害，藏而勿抑，是謂平氣。委和之紀，是謂勝生。生氣不政，化氣廼揚。長氣自平，收令廼殞旱。涼雨時降，風雲並興。草木晚榮，蒼乾凋落。物秀而實，膚肉內充。其氣斂，其用聚，其動緩戾拘緩。其發驚駭，其藏肝，其果棗李，其實核殼，其穀稷稻，其味酸辛，其色白蒼，其蟲毛，其畜犬雞，其養毛介，其主霧露淒滄。其聲角商，其病搖動注恐，從金化也，少角與判商同。上角與正角同。上商與正商同。其病支廢，癰腫瘡瘍。其甘蟲，邪傷肝也。上宮與正宮同。蕭颯肅殺，則炎赫沸騰。害於三，所謂復也。其主飛蟲蛆雉，廼爲雷霆。伏明之紀是謂勝長。長氣不宣藏氣反布，收氣自政化令廼衡。寒清數舉暑令廼薄。承化物生生而不長。成實而稚遇化已老。陽氣屈伏蟄蟲早藏。其氣鬱，其用暴，其動彰伏變易。其發痛，其藏心，其果栗桃，其穀豆稻，其味苦鹹，其色玄丹，其畜馬彘，其蟲羽鱗，其主冰雪霜寒，其聲徵羽，其病昏惑悲忘。從水化也。少徵與少羽同。上商與正商同。卑監之紀，木德周行。霖霪。害於九，其主驟注，雷霆震驚。沈霧淫雨，卑監之紀，是謂減化。化氣不令，生政獨彰。長氣整雨廼愆，收氣平。風寒並興，草木榮美。秀而不實，成而粃也。其氣散，其用靜定，其動瘍涌，分潰癰腫。其發濡滯，其藏脾，其果李栗，其實濡核，其穀豆麻，其味酸甘，其色蒼黃。其畜牛犬。其蟲倮毛，其主飄怒振發，其聲宮角，其病留滿否塞，從木化也。少宮與少角同。上宮與正宮同。上角與正角同。其病殮泄，邪傷脾也，振拉飄揚，則蒼乾散落。其害四維，其主敗折虎狼。清氣廼用，生政廼辱。從革之紀，是謂折收。收氣廼後，生氣廼揚。長化合德，火政廼宣，庶類以蕃。其氣揚，其用躁切。其動鑒禁瞀厥。其發欬喘，其藏肺，其果李杏。其實殼絡，其穀麻麥，其味苦辛，其色白丹，其畜雞羊，其蟲介羽，其主明曜炎爍。其聲商徵，其病噫欬鼽衄，從火化也。少商與少徵同。上商與正商同。上角與正角同。邪傷肺也。炎光赫烈，則冰雪霜雹。害於七。其主鱗伏彘鼠。歲氣早至，廼生大寒。涸流之紀，是謂反陽。藏令不舉，化氣廼昌。長氣宣布，蟄蟲不藏。土潤水泉減，草木條茂，榮秀滿盛。其氣滯，其用滲泄，其動堅止，其發燥槁，其藏腎，其果棗杏。其實濡肉，其穀黍稷。其味甘鹹，其色黔玄。其畜彘牛，其蟲鱗倮，其主埃鬱昏翳，其聲羽宮，其病痿厥堅下，從土化也。少羽與少宮同。上宮與正宮同。其病癰閉。邪傷腎也。埃昏驟雨，則振拉摧拔。害於一，其主毛顯，狐狢變化不藏。故乘危而行不速，而至暴虐無德，災反及之。微者復微，甚者復甚，氣之常也。發生之紀，是謂啓敕。土疎泄，蒼氣達。陽和布化，陰氣廼隨。生氣淳化，萬物以榮。其化生，其氣美。其政散，其令條舒。其動掉眩巔疾，其德鳴靡啓坼，其變振拉摧拔。其穀麻稻，其畜雞犬，其果李桃，其色青黃白，其味酸甘辛。其象春，其經足厥陰少陽，其藏肝脾，其蟲毛介，其物中堅外堅，其病怒，太角與上商同。上徵則其氣逆，其病吐利。不務德則收氣復，秋氣勁切甚則肅殺，清氣大至，草木凋零，邪廼傷肝。赫曦之紀，是謂蕃茂。陰氣內化，陽氣外榮。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其化長，其氣高。其政動，其令鳴顯。其動炎灼妄擾。其德暄暑鬱蒸，其變炎烈沸騰。其穀麥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鹹，其象夏，其經手少陰

太陽，手厥陰少陽，其藏心肺，其蟲羽鱗，其物脉濡。其病笑瘲瘡血流，狂妄目赤，上羽與正徵同。其收齊，其病痓。上徵而收氣後也。暴烈其政，藏氣廼復。時見凝慘，甚則雨水霜雹切寒，邪傷心也。敦阜之紀，是謂廣化。厚德清靜，順長以盈。至陰內實，物化充成。煙埃朦鬱，見於厚土。大雨時行，濕氣廼用，燥政廼辟。其化圓，其氣豐。其政靜，其令周備。其動濡積並稽，其德柔潤重淖。其變震驚，飄驟崩潰。其穀稷麻。其畜牛犬，其果棗李，其色黔玄蒼，其味甘鹹酸。其象長夏，其經足太陰陽明，其藏脾腎，其蟲倮毛，其物肌核，其病腹滿，四支不舉。大風迅至，邪傷脾也。堅成之紀，是謂收引。天氣潔，地氣明。陽氣隨陰治化，燥行其政，物以司成。收氣繁布，化洽不終。其化成，其氣削。其政肅，其令銳切，其動暴折瘍疰，其德霧露蕭颯，其變肅殺凋零。其果桃杏，其色白青丹，其味辛酸苦。其畜雞馬。其穀稻黍，其象秋，其經手太陰陽明。其藏肺肝，其蟲介羽，其物殼絡，其病喘喝，胷憑仰息。上徵與正商同。其生齊，其病欬。政暴變，則名木不榮，柔脆焦首，長氣斯救。大火流炎，爍且至，蔓將槁，邪傷肺也。流衍之紀，是謂封藏。寒司物化，天地嚴凝。藏政以布，長令不揚。其化凜，其氣堅。其政謐，其令流注，其動漂泄沃涌。其德凝慘寒雰。其變冰雪霜雹。其穀豆稷，其畜彘牛，其果栗棗，其色黑丹黔，其味鹹苦甘，其象冬。其經足少陰太陽。其藏腎心，其蟲鱗倮，其物濡滿，其病脹，上羽而長氣不化也。政過則化氣大舉，而埃昏氣交，大雨時降，邪傷腎也。故曰，不恆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恆其理，則所勝同化，此之謂也。

又《六元正紀大論》

黃帝問曰，六化六變勝復淫治，甘苦辛鹹酸淡先後，余知之矣。夫五運之化，或從五氣，或逆天氣。或從天氣，而逆地氣。或從地氣，而逆天氣。或相得或不相得，余未能明其事。欲通天之紀，從地之理，和其運調其化，使上下合德，無相奪倫，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運宣行勿乖其政，調之正味，從逆奈何。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此天地之綱紀，變化之淵源，非聖帝孰能窮其至理歟。臣雖不敏，請陳其道。令終不滅，久而不易。帝曰，願夫子推而次之，從其類序，分其部主，別其宗司，昭其氣數，明其正化，可得聞乎。岐伯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寒暑燥濕風火臨御之化，則天道可見，民氣可調，陰陽卷舒，近而無惑。數之可數者，請遂言之。帝曰，太陽之政奈何。岐伯曰，辰戌之紀也。

太陽　太角　太陰　壬辰　壬戌　其運風　其化　鳴紊啓拆。　其變振拉摧拔。　其病眩掉目瞑。

太角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

太陽　太徵　太陰　戊辰　戊戌同正徵　其運熱　其化暄暑鬱燠　其變炎烈沸騰　其病熱鬱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　少角

太陽　太宮　太陰　甲辰歲會　甲戌歲會　其運陰埃　其化柔潤重澤　其變震驚飄驟　其病濕下重

太宮　少商　太羽　太角　少徵

太陽　太商　太陰　庚辰　庚戌　其運涼　其化露露蕭颼　其變肅殺凋零　其病燥背瞀胷滿

太商　少羽　少角　太徵　少宮

太陽　太羽　太陰　丙辰天符　丙戌天符　其運寒　其化凝慘凓冽

凡此太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天氣肅地氣靜，寒臨太虛，陽氣不令。水土合德，上應辰星鎮星。其穀玄黔，其政肅，其令徐，寒政大舉，澤無草蓐遇寒，火氣遂抑。民病氣鬱，中滿，寒蓐始。三之氣，天政布，寒氣行，雨蓐降。民病寒反熱中，癰疽注下，心熱瞀悶，不治者死。四之氣，風濕交爭，風化爲雨。蓐長蓐化，蓐成。民病大熱少氣，肌肉萎足萎，注下赤白。五之氣，陽復化，草蓐長蓐化蓐成。民蓐舒。終之氣，地氣正，濕令行。陰凝太虛，埃昏郊野。民蓐慘悽，寒風以至。反者孕蓐死，故歲宜苦以燥之溫之。必折其鬱氣，先資其化源。抑其運氣，扶其不勝。無使暴過而生其疾，食歲穀以全其眞，避虛邪以安其正。適氣同異多少制之。同寒濕者燥熱化，異寒濕者燥濕化。故同者多之，異者少之。用寒遠寒，用涼遠涼，用溫遠溫，用熱遠熱，食宜同法。有假者反常，反是者病，所謂時也。帝曰，善。陽明之政奈

何。岐伯曰，卯酉之紀也。

陽明　少角　少陰　清熱勝復同，同正商。　丁卯歲會　丁酉　其運風清熱

少角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

陽明　少徵　少陰　寒雨勝復同同正商　癸卯　癸酉　其運熱寒雨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　太角

陽明　少宮　少陰　風涼勝復同　己卯　己酉　其運雨風涼

少宮　太商　少羽　少角　太徵

陽明　少商　少陰　熱寒勝復同同正商　乙卯天符　乙酉歲會，太一天符。其運涼熱寒

少商　太羽　太角　少徵　太宮

陽明　少羽　少陰　雨風勝復同　辛卯少宮同　辛酉　辛卯　其運寒雨風

少羽　少角　太徵　太宮　太商

凡此陽明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天氣正。天氣急地氣明，陽專其令，炎暑大行。物燥以堅，淳風廼治，風燥橫運，流於氣交。多陽少陰，雲趨雨府，濕化廼敷。燥極而澤，其穀白丹，閒穀命太者，其耗白甲品羽。金火合德，上應太白熒惑。其政切，其令暴，蟄蟲廼見，流水不冰。民病欬嗌塞，寒熱發暴，振凓薀閟，清先而勁，毛蟲廼死。熱後而暴，介蟲廼殃。其發躁。勝復之作，援而大亂。清熱之氣，持於氣交。初之氣，地氣遷，陰始凝，氣始肅，水廼冰寒。雨化其病，中熱脹，面目浮腫。善眠，鮒齕噦欠，嘔，小便黃赤，甚則淋。二之氣，陽廼布。民廼舒，物廼生。榮厲大至，民善暴死。三之氣，天政布，涼廼行。燥熱交合。燥極而澤，民病寒熱。四之氣，寒雨降。病暴仆振慄，譫妄少氣，嗌乾引飲，及爲心痛，雘腫瘡瘍，瘧寒之疾，骨痿血便。五之氣，春令反行，草廼生榮，民氣和。終之氣，陽氣布，候反溫。蟄蟲來見，流水不冰。民廼康平，其病溫。故食歲穀，以安其氣。食閒穀，以去其邪。歲宜以鹹以苦以辛，汗之清之散之，安其運氣，無使受邪。折其鬱氣，資其化源。以寒熱輕重，少多其制。同熱者多天化，同清者多地化。用涼遠涼，用熱遠熱，用寒遠寒，用溫遠溫，食宜同法。有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亂天地之經，擾陰陽之紀也。帝曰，善。少陽之政柰何。岐伯曰，

寅申之紀也。

少陽　太角　厥陰　壬寅　壬申　其運風鼓　其化鳴紊啓坼　其變振拉摧拔　其病掉眩支脇驚駭

太角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

少陽　太徵　厥陰　戊寅天符　戊申天符　其運暑　其化暄暑鬱燠　其變炎烈沸騰　其病上熱鬱血溢血泄心痛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　少角

少陽　太宮　厥陰　甲寅　甲申　其運陰雨　其化柔潤重澤　其變震驚飄驟　其病體重肿胕痞飲

太宮　少商　太羽　太角　少徵

少陽　太商　厥陰　庚寅　庚申　同正商　其運涼　其化霧露清切　其變肅殺凋零　其病肩背胸中

太商　少羽　少角　太徵　少宮

少陽　太羽　厥陰　丙寅　丙申　其運寒肅　其化凝慘凓冽　其變冰雪霜雹　其病寒浮腫

太羽　太角　少徵　太宮　少商

凡此少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天氣正。地氣擾，風廼暴，舉木偃沙飛炎，火廼流。陰行陽化，雨廼時應。火木同德，上應熒惑歲星。其穀丹蒼，其政嚴，其令擾。故風熱參布，雲物沸騰。太陰橫流，寒廼時至。涼雨並起，民病寒中。外發瘡瘍，內爲泄滿。故聖人遇之，和而不爭。往復之作，民病寒熱，瘡泄聾瞑嘔吐，上佛腫，色變。初之氣，地氣遷，風勝廼搖，寒廼去，候廼大溫。草木早榮，寒來不殺，溫病廼起。其病氣怫於上，血溢目赤欬逆，頭痛血崩。脇滿膚腫中瘡，二之氣，火反鬱。白埃四起，雲趨雨府，風不勝濕。雨廼零，民廼康。其病熱鬱於上，欬逆嘔吐。瘡發於中，曾嗌不利。頭痛身熱，昏憒膿瘡。三之氣，天政布，炎暑至。少陽臨上，雨廼涯。民病熱中，聾嘆血溢，膿瘡欬嘔，煩悶渴嚏欠，喉痺目赤，善暴死。四之氣，涼廼至，炎暑去，陽廼去，寒廼來，雨廼降，閒化。白露降，民氣和平，其病滿身重。五之氣，陽廼布，寒廼去，雨廼降，氣門廼閉。剛木早凋，民避寒邪，君子周密。終之氣，地氣正，風廼至。萬物反生，霧霧以行。其病開閉不禁，心痛，陽氣不藏而欬抑。其運氣贊所不勝，必折其鬱氣，先取化源。暴過不生，苛疾不起。故歲宜鹹辛宜酸。

滲之泄之潰之發之。觀氣寒用以調其過。同風熱者多寒化，異風熱者少寒化。用熱遠熱，用溫遠溫，用寒遠寒，用凉遠凉。食宜同法，此其道也。有假者反之，反是者病之階也。帝曰，善。太陰之政奈何。岐伯曰，丑未之紀也。

太陰　少角　太陽　清熱勝復同　同正宮　丁丑　丁未　其運風清熱

少角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

太陰　少徵　太陽　寒雨勝復同　癸丑　癸未　其運熱寒雨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　太角

太陰　少宮　太陽　風清勝復同　同正宮　己丑太一天符　己未太一

天符　其運雨風清

少宮　太商　少羽　少角　太徵

太陰　少商　太陽　熱寒勝復同　乙丑　乙未　其運凉熱寒

少商　太羽　太角　少徵　太宮

太陰　少羽　太陽　雨風勝復同　同正宮　辛丑　辛未　其運寒雨風

少羽　少角　太徵　少宮　太商

凡此太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陰專其政，陽氣退辟，大風時起。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原野昏霧，白埃四起。雲奔南極，寒雨數至。物成於荄夏。民病寒濕腹滿，身膚憤腫痞逆，寒厥拘急，濕寒合德，黃黑埃昏，流行氣交，上應鎮星辰星。其政肅，其令寂，其穀齡玄。故陰凝於上，寒積於下，寒水勝火，則爲冰雹。陽光不治，殺氣廼行。故有餘宜高，不及宜下。有餘宜晚，不及宜早。土之利氣之化也。民氣亦從之。閒穀命其太也。初之氣，地氣遷，寒廼去，春氣正，風廼來生布。萬物以榮，民氣條舒。風濕相薄，雨廼後。民病血溢，筋絡拘強，關節不利，身重筋痿。二之氣，大火正物承化，民廼和。其病溫厲大行，遠近咸若，濕蒸相薄，雨廼時降。三之氣，天政布，濕氣降，地氣騰，雨廼時降，寒廼隨之。感於寒濕，則民病身重胕腫，胃腹滿。四之氣，畏火臨溽蒸化。地氣騰，天氣否。隔寒風曉暮，蒸熱相薄。草木凝烟，濕化不流，則白露陰布，以成秋令。民病腠理熱血暴溢，瘡心腹滿。熱臚脹甚，則胕腫。五之氣，慘令已行，寒露下，霜廼早降。草木黃落，寒氣及體。君子周密。民病皮腠。終之氣，寒大舉，濕大化，霜廼積，陰廼凝。水堅冰，陽光不治。感於寒則病人關節禁固，腰脽痛寒濕，推於氣交而爲疾也。必折其鬱氣，而取化源。益其歲氣，無使邪勝。食歲穀以全其眞，食閒穀以保其精，故歲宜以苦燥之溫之，甚者發之泄之。不發不泄則濕氣外溢，肉潰皮拆，而水血交流。必贊其陽火，令禦甚寒。從氣異同，少多其判也。同寒者以熱化，同濕者以燥化。異者少之，同者多之。用凉遠凉，用寒遠寒，用溫遠溫，用熱遠熱。食宜同法。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也。帝曰善。少陰之政奈何，岐伯曰，子午之紀也。

少陰　太角　陽明　壬子　壬午

拉摧拔　其病支滿

太角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

少陰　太徵　陽明　戊子天符　戊午太一天符　其運炎暑　其化暄曜

鬱燠　其變炎烈沸騰　其病上熱血溢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　少角

少陰　太宮　陽明　甲子　甲午　其運陰雨　其化柔潤時雨　其變震驚飄驟　其病中滿身重

太宮　少商　太羽　太角　少徵

少陰　太商　陽明　庚子　庚午　同正商　其運凉勁　其化霧露蕭颼其變肅殺凋零　其病下清

太商　少羽　少角　太徵　少宮

少陰　太羽　陽明　丙子歲會　丙午　其運寒　其化凝慘凓冽　其變冰雪霜雹　其病寒下

太羽　太角　少徵　太宮　少商

凡此少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地氣肅，天氣明，寒交暑，熱加燥。雲馳雨府，濕化廼行。時雨廼降。金火合德，上應熒惑太白。其政明，其令切，其穀丹白，水火寒熱，持於氣交而爲病始也。熱病生於上，清病生於下。寒熱凌犯而爭於中，民病欬喘血溢血泄，鼽嚏目赤眥瘍，寒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嗌乾腫上。初之氣，先天地氣肅，天氣明，寒交暑，熱加燥。雲馳雨府，濕化廼行。時雨廼降。金火合德，上應熒惑太白。其政明，其令切，其穀丹白，水火寒熱，持於氣交而爲病始也。熱病生於上，清病生於下。寒熱凌犯而爭於中，民病欬喘血溢血泄，鼽嚏目赤眥瘍，寒厥入胃，心痛腰痛，腹大嗌乾腫上。初之氣，地氣遷，燥將去。寒廼始，蟄復藏，水廼冰，霜復降，風廼至。陽氣鬱，民反周密，關節禁固，腰脽痛，炎暑將起，中外瘡瘍。二之氣，陽氣布，風廼行，春氣以正。萬物應榮。寒氣時至，民廼和。其病淋目瞑目，赤氣鬱於上而熱。三之氣，天政布，大火行，庶類蕃鮮，寒氣時至。民病氣厥心痛，寒熱更作，欬喘目赤。四之氣，溽暑

至，大雨時行，寒熱互至。民病寒熱嗌乾，黃癉鬱飲發。五之氣，畏火臨，暑反至，陽廼化。萬物廼生，廼長榮。民廼康。其病溫。終之氣，燥令行，餘火內格，腫於上，欬喘甚，則血溢。寒氣數舉，則霧霧翳。病生皮膜內，舍於脇下，連少腹而作寒中，地將易也。必抑其運氣，資其歲勝，折其鬱發，先取化源。無使暴過而生其病也。食歲穀以全眞氣，食閒穀以辟虛邪，歲宜鹹以耎之，而調其上。甚則以苦發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則以苦泄之。適氣同異而多少之。同天氣者，以寒清化。同地氣者，以溫熱化。用熱遠熱，用涼遠涼，用溫遠溫，用寒遠寒。食宜同法，有假則反。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作矣。帝曰，善。厥陰之政奈何。岐伯曰，己亥之紀也。

厥陰　少角　少陽　清熱勝復同　同正角　丁巳天符　丁亥天符　其運風清熱

少角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

厥陰　少徵　少陽　寒雨勝復同　癸巳　癸亥　其運熱寒雨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　太角

厥陰　少宮　少陽　風清勝復同　同正角　己巳　己亥　其運雨風清

少宮　太商　少羽　少角　太徵

厥陰　少商　少陽　熱寒勝復同　同正角　乙巳　乙亥　其運涼熱寒

少商　太羽　太角　少徵　太宮

厥陰　少羽　少陽　雨風勝復同　辛巳　辛亥　其運寒雨風

少羽　少角　太徵　少宮　太商

凡此厥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諸同正歲氣化，運行同天。天氣擾，地氣正，風生高遠，炎熱從之。雲趨雨府，濕化廼行。風火同德，上應歲星熒惑。其政撓，其令速。其穀蒼丹。閒穀言太者，其耗文角品羽，風燥火熱，勝復更作。蟄蟲來見，流水不冰。熱病行於下，風病行於上。風燥勝復形於中。初之氣，寒始肅，殺氣方至。民病寒於右之下。二之氣，寒不去，華雪水冰，殺氣施化。霜廼降，名草上焦。寒雨數至，陽復化。民病熱於中。三之氣，天政布，風廼時舉。民病泣出，耳鳴掉眩。四之氣，溽暑濕熱相薄，爭於左之上。民病黃癉而爲胕腫。五之氣，燥濕更勝，沈陰廼布，寒氣及體，風雨廼行。終之氣，畏火司令，陽廼大化。蟄蟲出見，流水不冰。地氣大發，草廼生，人廼舒，其病溢厲。必折其鬱氣，資其化源。資其運氣，無使邪勝歲。宜以辛調上，以鹹調下。畏火之氣，無妄犯之。用溫遠溫，用熱遠熱，用涼遠涼，用寒遠寒。食宜同法，有假反常，此之道也。反是者病。帝曰，善。夫子言可謂悉矣。然何以明其應乎。岐伯曰，昭乎哉問也。夫六氣者，行有次，止有位。故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視之，覩其位而知其所在矣。運有餘其至先，運不及其至後。此天之道，氣之常也。運非有餘非不足，是謂正歲。其至當其時也。帝曰，勝復之氣，其常在也。災害時至，候也柰何。岐伯曰，非氣化者，是謂災也。帝曰，天地之數，終始柰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是明道也。數之始起於上，而終於下。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地氣主之。上下交互，氣交主之，歲紀畢矣。故曰位明氣月可知乎，所謂氣也。帝曰，余司其事，則而行之。不合其數何也。岐伯曰，氣用有多少，化洽有盛衰。衰盛多少，同其化也。帝曰，願聞同化何如。岐伯曰，風溫春化同，熱曛昏火夏化同，勝與復同，燥清烟露秋化同，雲雨昏暝埃長夏化同，寒氣霜雪冰冬化同，此天地五運六氣之化更用，盛衰之常也。帝曰，五運行同天化者，命曰天符，余知之矣。願聞同地化者何謂也。岐伯曰，太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太過而同地化者亦三。此凡二十四歲也。帝曰，願聞其所謂也。岐伯曰，甲辰甲戌太宮下加太陰，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陰，庚子庚午太商下加陽明，如是者三。癸巳癸亥少徵下加少陽，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陽，癸卯癸酉少徵下加少陰，如是者三。戊子戊午太徵上臨少陰，戊寅戊申太羽上臨太陽，如是者三。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乙卯乙酉少商上臨陽明，己丑己未少宮上臨太陰，如是者三。除此二十四歲，則不加不臨也。帝曰，加者何謂。岐伯曰，太過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同歲會也。帝曰，臨者何謂。岐伯曰，太過不及皆曰天符，而變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死有早晏耳。帝曰，夫子言用寒遠寒，用熱遠熱，余未知其然也。願聞何謂遠。岐伯曰，熱無犯熱，寒無犯寒，從者和，逆者病。不可不敬畏而遠之，所謂時興六位也。帝曰，溫涼何如。岐伯曰，司氣以熱用熱無犯，司氣以寒用寒無犯，司氣以涼用涼無犯，司氣以溫用溫無犯，閒氣同其主無犯，異其主則小犯之。是謂四畏。必謹察之。帝曰，善。其犯者何如。岐伯曰，天氣反時則可依則，及勝其主則可犯。以平爲期，而不可過。是謂邪氣反勝者。故曰無失天信，無逆氣宜，無翼其勝，無

贊其復，是謂至治。帝曰，善。五運氣行，主歲之紀，其有常數乎。岐伯曰，臣請次之。

甲子　甲午歲

上少陰火　中太宮土運　下陽明金　熱化二　雨化五　燥化四　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鹹寒，中苦熱，下酸熱，所謂藥食宜也。

乙丑　乙未歲

上太陰土　中少商金運　下太陽水　熱化寒化勝復同　所謂邪氣化日也　災七宮　濕化五　清化四　寒化六　所謂正化日也。其化上苦熱，中酸和，下甘熱。所謂藥食宜也。

丙寅　丙申歲

上少陽相火　中太羽水運　下厥陰木　火化二　寒化六　風化三　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鹹寒，中鹹溫，下辛溫，所謂藥食宜也。

丁卯　丁酉歲

上陽明金　中少角木運　下少陰火　清化熱化勝復同　所謂邪氣化日也　災三宮　燥化九　風化三　熱化七　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苦小溫，中辛和，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

戊辰　戊戌歲

上太陽水　中太徵火運　下太陰土寒化六　熱化七　濕化五　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苦溫，中甘和，下甘溫。所謂藥食宜也。

己巳　己亥歲

上厥陰木　中少宮土運　下少陽相火　風化清化勝復同　所謂邪氣化日也　災五宮　風化三　濕化五　火化七　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辛涼，中甘和，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

庚午　庚子歲

上少陰火　中太商金運　下陽明金　熱化七　清化九　燥化九　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鹹寒，中辛溫，下酸溫，所謂藥食宜也。【略】

凡此定期之紀，勝復正化皆有常數，不可不察。故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帝曰，善。五運之氣，亦復歲乎。岐伯曰，鬱極頒發，待時而作也。帝曰，請問其所謂也。岐伯曰，五常之氣太過不及，其發異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太過者暴，不及者徐。暴者爲病甚，徐者爲病持。帝曰太過不及，其數何如。岐伯曰，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土常以生也。帝曰其發也何如。岐伯曰，土鬱之發，巖谷震驚，雷殷氣交，埃昏黃黑。化爲白氣，飄驟高深。擊石飛空，洪水頒從。川流漫衍，田牧土駒。化氣頒敷，善爲時雨。始生始長，始化始成。故民病心，腹脹腸鳴而爲數。後甚則心痛脇膚，嘔吐霍亂，飲發注下，胕腫身重，雲奔雨府，霞擁朝陽，山澤埃昏，其頒發也，以其四氣。雲橫天山，浮游生滅，怫之先兆。金鬱之發，天潔地明，風清氣切，大涼頒舉。草樹浮煙，燥氣以行。霧霧數起，殺氣來至。草木蒼乾，金頒有聲。故民病欬逆，心脇滿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側。嗌乾面塵色黑。山澤焦枯，土凝霜鹵，怫頒發也。其氣五。夜零白露，林莽聲悽，怫之兆也。水鬱之發，陽氣頒辟，陰氣暴舉，大寒頒至。川澤嚴凝，寒雰結爲霜雪。甚則黃黑昏翳流行，氣交頒爲霜殺，水頒見祥。故民病寒客心痛，腰脽痛大，關節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堅腹滿。陽光不治，空積沈陰，白埃昏暝，而頒發也。其氣二火前後。太虛深玄，氣猶廉散，微見而隱，色黑微黃，怫之先兆也。木鬱之發，太虛埃昏。雲物以擾，大風頒至。屋發折木，木有變。故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鬲咽不通，食飲不下。甚則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太虛蒼埃，天山一色。或氣濁色黃黑鬱，若橫雲不起，雨而頒發也。其氣無常。長川草偃，柔葉呈陰。松吟高山，虎嘯巖岫。怫之先兆也。火鬱之發，太虛肿翳，大明不彰。炎火行大暑，至山澤燔燎，材木流津，廣厦騰煙。土浮霜鹵，止水頒減。蔓草焦黃，風行惑言，濕化頒後。故民病少氣，瘡瘍癰腫，脇腹胃背面首四支膚憤膹脹，瘍疡嘔逆，癒瘈骨痛。節頒有動，注下溫瘧，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頒少，目赤心熱。甚則瞀悶懊憹，善暴死。刻終大溫，汗濡玄府，其頒發也，其氣四。動復則靜，陽極反陰，濕令頒化頒成。華發水凝，山川冰雪，焰陽午澤，怫之先兆也。有怫之應而後報也。皆觀其極而頒發也。木發無時，水隨火也。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歲，五氣不行。生化收藏，政無恆也。帝曰，水發而雹雪，土發而飄驟，木發而毀折，金發而清明，火發而曛昧。何氣使然。岐伯曰，氣有多少，發有微甚。微者當其氣，甚者兼其下。徵其下氣而見可知也。帝曰善。五氣之發不當位者，何也。岐伯曰，命其差。帝曰，差有數乎。岐伯曰，太過者暴，不及者徐。暴者爲病甚，徐者爲病持。帝曰，氣至而先後者何。岐伯曰，運

太過則其至先，運不及則其至後。此候之常也。帝曰，當時而至者，何也。岐伯曰，非太過非不及則至當時，非是者眚也。帝曰善。氣有非時而化者，何也。岐伯曰，太過者當其時，不及者歸其已勝也。帝曰，四時之氣至有早晏高下左右，其候何如。岐伯曰，行有逆順至有遲速，故太過者化先天，不及者化後天。帝曰，願聞其行何謂也。岐伯曰，春氣西行夏氣北行，秋氣東行冬氣南行。故春氣始於下，秋氣始於上。夏氣始於中，冬氣始於標。春氣始於左，秋氣始於右。冬氣始於後，夏氣始於前。此四時正化之常。故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必謹察之。帝曰，善。黃帝問曰，五運六氣之運見六化之正六變之紀何如。岐伯對曰，夫六氣正紀有化有變，有勝有復，有用有病，不同其候。帝曰，願盡聞之。岐伯曰，請遂言之。夫氣之所至也，厥陰所至爲和平。少陰所至爲暄，太陰所至爲埃溽，少陽所至爲炎暑，陽明所至爲清勁，太陽所至爲寒雰，時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風府，爲蟄啓，少陰所至爲火府，爲舒榮。太陰所至爲雨府，爲員盈。少陽所至爲熱府，爲行出。陽明所至爲司殺府，爲庚蒼。太陽所至爲寒府，爲歸藏。司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風生終爲肅，少陰所至爲熱生中爲寒。太陰所至爲濕生，終爲注雨。少陽所至爲火生，終爲榮爲形見，太陰所至爲化爲雲雨，少陽所至爲長爲蕃鮮，陽明所至爲收爲霧露，太陽所至爲藏爲周密，氣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風生終爲肅，少陰所至爲熱生中爲寒。太陰所至爲濕生，終爲注雨。少陽所至爲火生，終爲蒸溽。陽明所至爲燥生，終爲涼。太陽所至爲寒生，中爲溫。德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毛化，少陰所至爲羽化，太陰所至爲倮化，少陽所至爲羽化，陽明所至爲介化，太陽所至爲鱗化，德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生化，少陰所至爲濡化，少陽所至爲茂化，陽明所至爲堅化，太陽所至爲榮化，太陰所至爲濡化，少陽所至爲茂化，陽明所至爲堅化，太陽所至爲藏化，布政之常也。厥陰所至爲風府，爲蟄啓，少陰所至爲火府，爲舒榮。太陰所至爲雨府，爲員盈。少陽所至爲熱府，爲行出。陽明所至爲司殺府，爲庚蒼。太陽所至爲寒府，爲歸藏。司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風生終爲肅，少陰所至爲熱生中爲寒。太陰所至爲濕生，終爲注雨。少陽所至爲火生，終爲蒸溽。陽明所至爲燥生，終爲涼。太陽所至爲寒生，中爲溫。德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毛化，少陰所至爲羽化，太陰所至爲倮化，少陽所至爲羽化，陽明所至爲介化，太陽所至爲鱗化，德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生化，少

運行之節，臨御之紀，陰陽之政，寒暑之令，非夫子孰能通之。請藏之靈蘭之室。署曰，六元正紀。非齋戒不敢示，愼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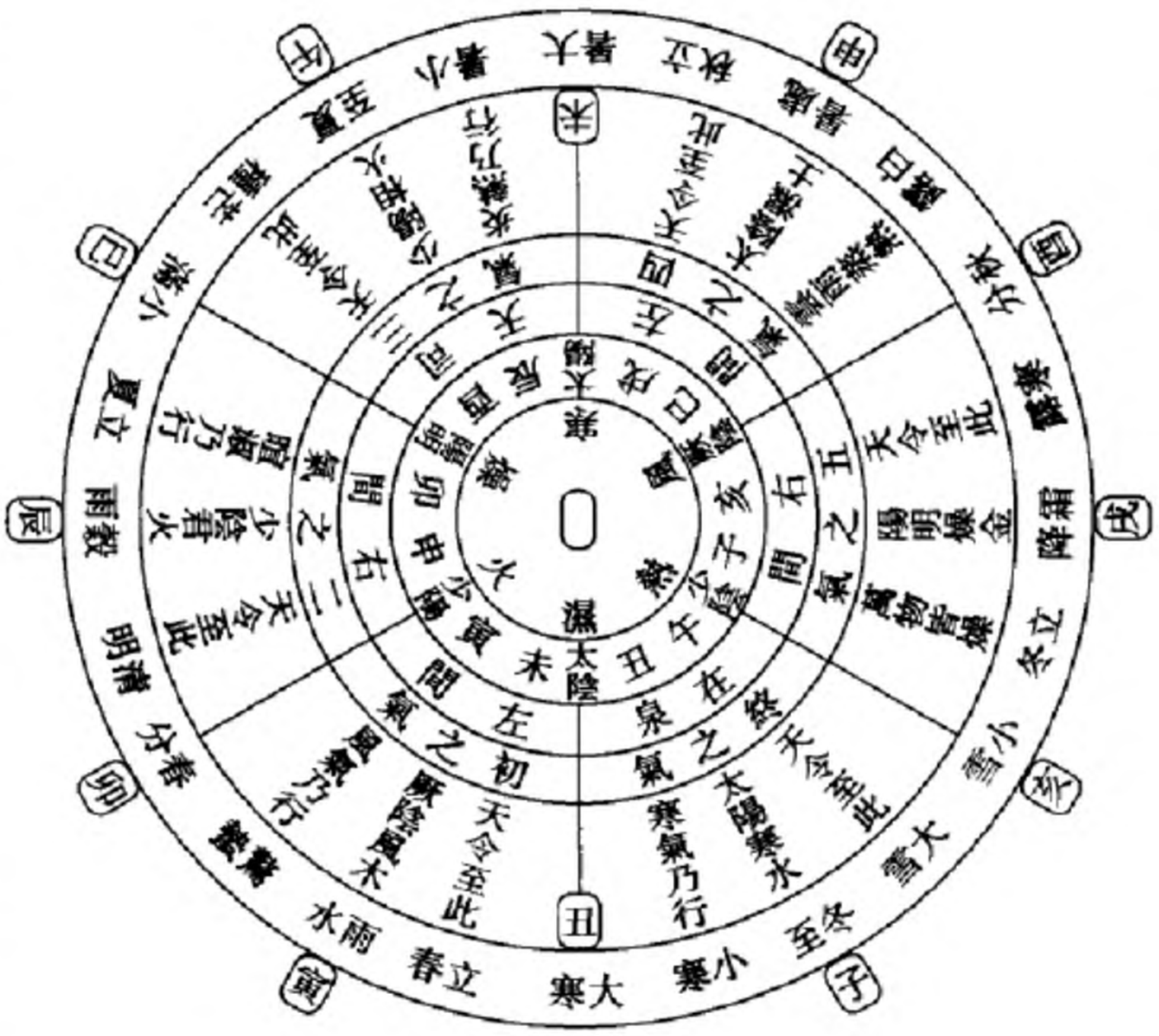
又《至眞要大論》 黃帝問，曰五氣交合盈虛更作，余知之矣。六氣分治司天地者，其至何如。岐伯再拜對曰，明乎哉問也。天地之大紀，人神之通應也。帝曰，願聞上合昭昭，下合冥冥，奈何。岐伯曰，此道之所主，工之所疑也。帝曰，願聞其道也。岐伯曰，厥陰司天，其化以風。少陰司天，其化以熱。太陰司天，其化以濕。少陽司天，其化以火。陽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陽司天，其化以寒。以所臨藏位命其病者也。帝曰，地化奈何。岐伯曰，司天同候，間氣皆然。帝曰間氣何謂。岐伯曰，司左右者，是謂間氣也。帝曰，何以異之。岐伯曰，厥陰司天爲風化，在泉爲酸化。司氣爲蒼化，間氣爲動化，少陰司天爲熱化，在泉爲苦化，不司氣化，居氣爲灼化。太陰司天爲濕化，在泉爲甘化，司氣爲柔化。少陽司天爲火化，在泉爲苦化，司氣爲丹化，間氣爲明化。陽明司天爲燥化，在泉爲辛化，司氣爲素化，間氣爲清化。太陽司天爲寒化，在泉爲鹹化，司氣爲元化，間氣爲藏化。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宜，五藏所苦，五病所生之緒也。帝曰，厥陰在泉而酸化先，余知之矣。風化之行也何如。岐伯曰，風行於地所謂本也。餘氣同法。本乎天者天之氣也，本乎地者地之氣也。天地合氣，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故曰謹候氣宜無失病機，此之謂也。帝曰，其主病何如。岐伯曰，司歲備物則無遺主矣。帝曰，先歲物何也。岐伯曰，天地之專精也。帝曰，非司歲物何謂也。岐伯曰，散也。故質同而異等也。氣味有薄厚，性用有躁靜，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淺深，此之謂也。帝曰，歲主藏害何謂。岐伯曰，以所不勝命之，則其要也。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上淫於下，所勝平之。外淫於內，所勝治之。帝曰，善平氣何如。岐伯曰，以平爲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帝曰，夫子言察陰陽所在而調之論，言人迎與寸口相應，若引繩小大齊等，命曰平。陰之所在，寸口何如。岐伯曰，視歲南北可知之矣。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厥陰在泉，則右不應。太陰在泉，則左不應。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不應。太陰司天則左不應。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帝曰，尺候何如。岐伯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三陰在上，則尺不應。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三陰在泉則尺不應，左右同。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帝曰，善。天地之氣內淫而病何如。岐伯曰，歲厥陰在泉，風淫所勝，則地氣不明。平野昧草廼早秀。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數欠心痛支滿兩脇裏急飲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則嘔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歲少陰在泉，熱淫所勝，則焰浮川澤，陰處反明。民病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寒熱皮膚痛目瞑齒痛顁腫惡寒發熱如瘧少腹中痛腹大蠭蟲不藏。歲太陰在泉，草乃早榮。濕淫所勝，則埃昏巖谷，黃反見黑。至陰之交，民病飲積心痛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痺陰病血見少腹痛腫不得小便病衝頭痛目似脫項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回臑如結臨如別。歲少陽在泉，火淫所勝，則焰明郊野，寒熱更至。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則血便，少陰同候。歲陽明在泉，燥淫所勝，則霧霧清瞑。民病喜嘔嘔有苦善大息心脇痛不能反側甚則嗌乾面塵身無膏澤足外反熱。歲太陽在泉，寒淫所勝，則凝肅慘慄，民病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痛血見嗌痛頷腫。帝曰，善。治之柰何。岐伯曰，諸氣在泉風淫於內，治以辛涼佐以苦。以甘緩之，以辛散之。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濕淫於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火淫於內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燥淫於內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苦下之。寒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寫之，以辛潤之，以苦堅之。帝曰，善。【略】謹道如法，萬舉萬全。氣血正平，長有天命。帝曰，善。

褚澄《褚氏遺書・辯書》 尹彥成問曰，五運六氣是邪非邪。曰，大撓作甲子，隸首作數，志歲月日時遠近耳，故以當年爲甲子歲，冬至爲甲子月，朔爲甲子日，夜半爲甲子時。使歲月日時積一十百千萬，亦有條而不紊也。配以五行位以五方，皆人所爲也。歲月日時甲子乙丑，次第而及天地五行。寒暑風雨倉卒而變，人嬰所氣疾作於身。氣非人爲，故疾難人測。推驗多舛，拯救易誤。俞扁弗議，淳華未稽，吾未見其是也。曰，《素問》之書成於黃岐，運氣之宗起於《素問》，將古聖詰妄邪。曰，尼父刪經，《三墳》猶廢。扁鵲盧出，盧醫遂多，尚有黃岐之醫籍乎，後書之託名

於聖喆也。曰，然則諸書不足信邪。曰，由漢而上有說無方，由漢而下有方無說。說不乖理方不違義，雖出後學亦是良師。固知君子之言不求貧朽，然於武成之策亦取二三。曰，居今之世爲古之工，亦有道乎。曰，師友良醫，因言而識變。觀省舊典，假筌以求魚。博涉知病，多診識脈，屢用達藥，則何愧於古人。

劉温舒《素問入式運氣論奥》

五運六氣樞要之圖



五運六氣樞要之圖

神機之樞，達之於天，則寒暑運而爲生化之原。由是上聖造其微而內經作。故論曰，在地成形，在天爲氣也。然行有五而氣有六，以分君火相火之化。六氣化者，謂寒暑燥濕風火也，乃天之元氣。然後三陰三陽上奉之，謂之標。標本之論，具在下文。六氣皆有一化，舉大槩也。尋文攷之，則土之化曰濕曰雨，金之化曰燥曰清，各所以明其性而已。木之化風主於春，春之爲言蠢也。陽氣蠢動，故風所以鼓舞萬物，爲天號令。君火之化熱主春末夏初，行暄淑之令，而不行炎暑，應君之德也。相火之化暑主於夏。夏之爲言大也。舉午同意，炎暑乃行。金之化清與燥主於秋。秋之爲言揫也，與金同意。清涼乃行白露清氣也。金屬庚辛，辛爲丙婦帶火之氣，故燥。《難經》曰，辛，商也。丙之柔則金燥之，化可明矣。久雨霖霪，西風而晴，燥之兆也。西風而雨，燥濕爭也，而乃自晴。水之化寒主於冬。冬之爲言終也，嚴凜乃行。土之化濕與雨，主於長夏。長夏謂六月也。土生於火，長在夏中。既長而王，土潤溽暑，濕化行也。蓋濕則土生，乾則土死。泉出地中，濕化信矣。經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則土雨之化見矣。同爲一歲之令，巡環而治之也。夫四時寒暄之序，加以六氣司化之令，則歲歲各異。凡春溫、夏暑、秋涼、冬寒，皆天地之正氣。其客行於主位，則自有逆順淫勝之異。由是氣候不一，豈可一定而論之。陰陽四時之氣候，則始於仲月而盛於季月，故經曰差三十度而有奇。又言氣令盛衰之用，具在四維。故陽之動始於溫而盛於暑，陰之動始於清而盛於寒。春夏秋冬各有差其分者，此之謂也。四維者，辰戌丑未四季月也。蓋春氣始於二月，盛溫於三月。夏氣始於五月，盛暑於六月。秋氣始於八月，盛涼於九月。冬氣始於十一月，盛寒於十二月。以此見之，則氣差明矣。然五月夏至，陰氣生而反大熱。十一月冬至陽氣生，而反大寒者，蓋氣自下生，則推而上之，相錯而萬物生，以其無窮也。故聖人指物以候之。其六氣終始，早晏五運，大少盈虛，原之以至理，考之以至數，而垂示萬古，無有差忒也。經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又曰日爲陽，月爲陰。行有分紀，周有道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經云，日常於晝夜行天之一度，則一日也。共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而周天度，乃成一歲。常五日一候應之。故三候成一氣，即十五日也。三氣成一節，節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此八節也。三八二十四氣，而分主四時，一歲成矣。春秋言分者，以六氣言之。則二月半初氣

終而交二之氣，八月半四氣盡而交五之氣。若以四時之令言之，則陰陽寒暄之氣到此可分之時也。晝夜分五十刻，亦陰陽之中分也。故經曰，分則氣異，此之謂也。冬夏言至者，以六氣言之，則五月半司天之氣至其所在，十一月半在泉之氣至其所在。以四時之令言之，則陰陽至此極至之時也。夏至日長不過六十刻，陽至此而極。冬至日短不過四十刻，陰至此而極，皆天候之未變。故經曰，至則氣同，此之謂也。天自西而東轉，其日月五星循天，從東而西轉。故《白虎通》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日月五星在天爲陰，故右行，猶臣對君也。日則晝夜行天之一度，月則晝夜行天之十三度有奇者，謂復行一度之中，作十九分分之，得七。大率月行疾速終以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是將十三度及十九分之七數總之，則二十九日。計行天三百八十七度有奇。計月行疾之數，比日行遲之數，則二十九日日方行天二十九度，月已先行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外，又行天之二十二度，反少七度而不及日也。陰陽家說，謂日月之行自有前後遲速不等，固無常準。則有大小月盡之異也。本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即二十五刻，當爲一歲。自除歲外之餘，則有三百六十也。故陰生則陽上而愈熱，陽生則陰上而愈寒。以今驗之，夏井清涼，冬井溫和，則可知也。是所謂歲之常矣。【略】

論大少氣運相臨同化

大少氣運相臨之圖

天地邁醇，物我被化，則寒暑燥濕風共主乎一歲之內，生長化收藏咸備乎萬物之中。非秖一歲也。雖一時一刻之短，而五行之氣莫不存。非特一物也，雖一毫一芒之細，而五行之化莫不載。然司其運步其氣，或大或少，乃輪主歲時，而更盛更衰也。上達於天，則有五星倍減之應。下推於地，則有五蟲耗肓之驗。其五穀五果五味五色之化類，豈有一歲而無者。惟成熟有多少，色味有厚薄耳。蓋金木水火土並行，其化互有休囚王相不同之目而已。直其運者獨以爲之主，當其時者專以爲之客。共行天令。遇陽年則氣王而大過，遇陰年則氣衰而不及。太過已勝則欲齊其所勝之化，不及已弱則勝者來兼其化。大過歲謂木齊金化金齊火化火齊水化水齊土化土齊木化也，不及歲謂木兼金同化金兼火同化火兼水同化水兼土同化土兼木同化也。其司天與運相臨，間有逆順相刑相佐。司天則同其正，抑運則反其平。如是五氣平正則無相陵犯也。大過之歲五運各主六年，乃五六三十陽年也。大角謂六壬，年逢子午寅申，二火司天，則木運爲逆者，火，木之子也。居其上爲逆。大徵謂六戊，年內逢寒水司天，正抑其火，復爲平氣之歲，上羽與正徵同也。大宮謂六甲年也，大商謂六庚年也。內逢子午寅申二火司天，正抑其金，復爲平氣之歲，上徵與正商同也。逢辰戌水司天爲逆者，水，金之子也。居其上爲逆。大羽謂六丙年也，不及歲五運各主六年，乃五六三十陰年也，少角謂六丁年也。巳亥木司天，與運氣得助上角同正角也。逢卯酉金司天，與運兼化，上商同正商也。逢丑未土司天，以木不及金兼化，則土得其政，上宮同正宮也。少徵謂六癸年也。內逢卯酉金司天，以火不及水兼化，則金得其政，上商同正商也。少宮謂六己年也。內逢丑未土司天，與運合，得其助，上宮同正宮也。逢巳亥木司天，與運兼化，上角同正角也。少商謂六乙年也。內逢卯酉金司天，以金不及火兼化，則木得其政，上角同正角也。少羽謂六辛年也。逢丑未土司天與運兼化，上宮同正宮也。內言上者乃司天之令，其五大五少，歲所紀不同者，蓋遇不遇也。如君火相火寒水常爲陽年司天，濕土燥金風木常爲陰年司天。然六十年中各有上下臨遇，或司天勝運或運勝司天，或運當大過不務其德，而淫勝其所不勝。或運當不及而避其所勝而不兼其化。及太一天符歲會同天符同歲會，更按文推之，此不再書也。

紀運之圖

十干之中五陰五陽也，立爲五運。大過不及互相乘之。其不及之歲則所勝者來尅，蓋運之虛故也。則其間自有歲會同歲會，亦氣之平，外有年辰相合及交氣日時干相合，則得爲己助，號曰平氣，乃得歲氣之平。其物生脉應皆必合期無先後也。聖人立名以紀之。假令辛亥歲水運，當云平氣何也。辛爲水運，陰年遇亥屬北方水相佐，則水氣乃平。假令癸巳年火運，亦曰平氣何也。癸爲火運，陰年巳屬南方火相佐，則火氣乃平。又每年交初氣於年前大寒日，假令丁亥交司之日，遇日朔與壬合，名曰千德符。符者合也，便爲平氣。若交司之時遇壬，亦曰千德符。除此交初氣日時之後，相遇皆不相濟也。餘皆倣此。所謂甲己合乙庚合丙辛合丁壬合戊癸合是也。又陰年中若逢月干皆符合相濟，若未逢勝而見之干合者，亦爲平氣。若行勝已後行復已畢逢月干者，即得正位，則大過不及平氣。紀歲者，當推而紀之。故歲不可預紀之。十干之下，列以陰陽年而紀者，此乃大槩設此，庶易知也。平氣紀須以當年之辰日時干依法推之。是以

木運大角歲曰發生大過　少角歲曰委和不及
正角歲曰敷和平氣　火運大徵歲曰赫曦大過
少徵歲曰伏明不及　正徵歲曰升明平氣
土運大宮歲曰敦阜大過　少宮歲曰卑監不及

正宮歲曰備化平氣　金運太商歲曰堅成大過
少商歲曰從革不及　正商歲曰審平平氣
水運大羽歲曰流衍大過　少羽歲曰涸流不及
正羽歲曰順靜平氣

各以紀之也。氣之平則同正化，無過與不及也。又詳大過運中有爲司天之氣所抑者，亦爲平氣。則赫曦之紀寒水司天二年，堅成之紀二火司天四年。皆平氣之歲也。

論歲中五運

歲中五運

地之六位則分主於四時，天之五運亦相生而終歲度。在《素問篇》中、止見於《六元正紀大論》。每十歲一司天。文中云，初終正而已。此則是一歲主運也。每運各主七十三日零五刻。總五運之數，則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五刻，共成一歲。蓋將當年年干起一歲中，通主三百六十五日。大運爲主，將歲之主運，上下因之，而名大少五音也。若當年是木合，自大角而下生之，故曰初正。太角木生少徵火，少徵火生大宮土，大宮土生少商金，少商金生大羽水，則爲終。亦以大過不及隨之也。若當年少宮爲大運，則上下因之。少宮土上乃見，火故曰大徵。大徵火上乃見木，故曰少角。則主運自少角起。故初而至少，羽水爲終矣。木爲初之運，大寒日交。火爲二之運，春分後十三日交。土爲三之運，小滿後二十五日交。金爲四之運，大暑後三十七日交。水爲五之運，秋分後四十九日交。此乃一歲之主運，有大少之異也。按《天元玉冊截法》中，又有歲之客運行於主運之上，與六氣主客之法同。故《玉冊》曰，歲中客運者，常以應干前二干爲初運。

申子辰歲大寒日寅初交
亥卯未歲大寒日亥初交

寅午戌歲大寒日申初交
巳酉丑歲大寒日巳初交

此五運相生而終歲度也。然於經未見其用。以六氣言之，則運亦當有主客以行天令。蓋五行之運，一主其氣，豈四而無用，不行生化者乎。然當年大運，乃通主一歲。如司天通主上半年之法。《玄珠》指此，以謂六元還周，言《素問》隱一音也。按《天元玉冊》言五運之客互主一歲，則經所載者乃逐年之主運也。明當以《天元玉冊》爲法，則其義通《玄珠》之說，補註亦不取之。

論手足經

手足經圖

夫人稟天地冲和之氣，受五行生化之形。陰陽剛柔萃於一身，爲萬物之靈。通上下而謂三才者也。故經言生氣根於中，命曰神機。是以藏府表裏各相配合，然後致其和而宅神氣，以爲機發之主也。非見於黃帝岐伯精微之論，則莫能知之。唯聖爲能踐形者，誠哉妙言也。故經曰上古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藏府端絡經脉會通六合。又曰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者，乃論手足經三陰三陽也。其十二經外循身形內貫藏府，以應十二月即十二節也。五藏爲陰六府爲陽，一陰一陽乃爲一合，即六合也。夫少陰之經主心與腎二藏者，蓋心屬火而少陰冬脉其本在腎。又君火正司於午對化於子，是以腎藏亦少陰主之。腎非金水右屬命門火。五藏爲陰不可言陽，水隨腎至故大陽爲府，則手大陽小腸，足大陽膀胱也。大陰之經主脾與肺二藏者，蓋脾爲土而大陰陰脉在肺。又土生金子隨母居，故肺大陰主之。金隨肺至，故陽明爲府，則手陽明大腸足陽明胃也。厥陰之經主肝與心包二藏者，蓋肝屬木。又木生火，子隨母居，故心包厥陰主之，火隨心包而至，故少陽爲府，則手少陽三焦，足少陽膽也。其手足經者，乃手經之脉自兩手起，足經之脉自兩足起。以十二辰言之，蓋陰生於午。陰上生故曰手經。陽生於子。陽下生故曰足經。手足經所以紀上下也。又心肺心包在上屬手經，肝脾腎在下屬足經，亦其意也。藏府同爲手足經，乃一合也。心包非藏也，三焦非府也。經曰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在智主兩乳間，爲氣之海。然心主爲君，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三焦有名無形，上合於手心主下合右腎主謁道諸氣名爲使者，共爲十二經。是以經曰，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雖不可勝數，然其要妙以離合推步，悉可知之。

論勝復

運有盛衰氣有虛實，更相迎隨以司歲也。故經曰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者此也。故運互有大少勝復之變作矣。大過則先天時化，以氣勝實，故不勝者受邪。不及則後天時化，以氣衰虛，故勝己者來尅。被尅之後，必待時而復也。行復於所勝則己不可前，故待得時則子當王，然後子爲母讎也。如木運少角歲金清化來勝，則子火爲復反熱化勝金。火運少徵歲水寒化來勝，則子土爲復反濕化勝水。土運少宮歲木風化來勝，則子金爲復反清化勝木。金運少商歲火熱化來勝，則子水爲復反寒化勝火。水運少羽歲土濕化來勝，則子木爲復反風化勝土。故言勝復同者，此也。《玄珠》論六氣，有正化對化之司。若正司化令之實，甚則勝而不復。對司化令之虛，微則勝而有復，勝甚則復甚，勝微則復微，所謂邪氣化日也。如是氣不相得，則邪氣中人而疾病矣。然天地之氣亦行勝復。故經曰，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蓋勝至則復，復已而勝，故無常氣。乃止復而不勝，則是生氣已絕，故曰傷生也。又歲氣大過，則不勝者受邪。若得其實，而又欺侮其所不勝已者，運不及。所勝者來尅，乘氣之虛，又爲不勝已者陵侮如是，終必受邪。以元非勝已之氣，必自傷也。故經曰，侮反受邪，此之謂也。五行之變，如是不一，則在氣候以別之矣。

九宮分野所司之圖

論曰，五運不及之歲，則有災宮所向之位，故不可一槩而論災也。經曰九星懸朗七曜周旋者，乃天之九星所主之分野。故少角歲云災，三宮東室震位天衝司也。少徵歲云災，九宮南室離位天英司也。少宮歲云災，五宮中室天禽司也，寄位二宮坤位。少商歲云災，七宮西室兌位天柱司也。少羽歲云災，一宮北室坎位天蓬司也。皆以運氣不及之方言之。按《天元玉冊》曰，天蓬一水正之宮也，天芮二土神之應宮也，天衝三木正之宮也，天輔四木神之應宮也，天禽五土正之宮也，天心六金神之應宮也，天柱七金正之宮也，天任八火神之應宮也，天英九火正之宮也。下以應九州之分野，謂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也。（表移下欄）

論六十年客氣

司天在泉，四間氣紀步，各主六十日八十七刻半。客行天令，居於主氣之上，故有溫涼寒暑曚暝明晦風雨霜雪雹雷霆不同之化。其春溫夏暑秋凉冬寒四時之正令，豈能全爲運與氣所奪。則當其時自有微甚之變矣。布此六十年客氣旁通列於主位之下者，使知其氣之所在大法也。其天符歲會平氣支干逆順，氣與運相生相尅客勝主勝災化分野交時先後淫勝鬱復嘉祥災變各各不同，則經與《玄珠》皆備見之。審天時占氣候，若符契之相合也。而六氣極則過亢，災害生矣。故氣極則反，由是所乘之氣居下以乘之。經所謂相火之下水氣承之者是也。又有中見之氣從之，經所謂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是也。蓋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斯五行相濟之妙用也。其中見者乃手足經六合藏府相乘之化者是也。在天地間則氣自應之矣。

	少陰	太陰	少陽	陽明	太陰	少陽	陽明	太陽	厥陰	少陰	太陽	厥陰	少陰	太陽	厥陰	少陰
	卅七	卅八	卅九	四十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十	五一	五二
初氣居之 厥陰	寒氣切冽	大風發榮	熱風傷人	風雨凝陰	爲瘟疫至	清風	陽明	太陰	少陽	陽明	太陽	厥陰	少陰	太陽	厥陰	少陰
	霜雪水冰	雨生毛蟲	時氣流行	不散		霧露蒙昧										
二氣居之 少陰	爲風濕雨	天下疵疫	時雨	大熱早行	溫凉不時	寒雨間熱										
	雨生羽蟲	以正得位		疫癘乃行												
司天三氣 少陽	大暑炎光	雷雨電雹	其熱暴至草萎河乾	凉風間發	寒雨害物	風雨摧拉	熱氣反用	山澤浮雲暴雨滂濕	雨生倮蟲	熱病時行	雨生介蟲	涼風大作	秋氣濕熱	時雨沉陰	凉風至	白露降
	太陰	少陽	大暑炎亢濕化晚布				熱爭冰雹	雨生羽蟲								
四氣居之 太陰	大雨霪霍	炎熱沸騰	清風霧露	寒雨害物	風雨摧拉	熱氣反用										
	零雨雷電															
五氣居之 陽明	溫風乃至	大凉燥疾	早寒	凉風大作	秋氣濕熱	時雨沉陰										
	少陽	陽明	太陽	厥陰	少陰	太陰										
在泉終氣 太陽	燥寒勁切	大寒凝冽	寒風飄揚	蟄蟲出見	凝陰寒雪	冬溫蟄出										
	萬物乃榮	陽明	太陽	厥陰	少陰	太陰	少陽	陽明	太陽	厥陰	少陰	太陽	少陽	陽明	太陽	厥陰
		陽明	太陽	厥陰	少陰	太陰	少陽	陽明	太陽	厥陰	少陰	太陰	少陽	陽明	太陽	厥陰
		雨生鱗蟲	流水不冰	雨生介蟲	熱病時行		地氣濕	流水不冰								

論六病

厥陰所至，爲裏急筋緩縮急支痛軟戾脇痛嘔泄。少陰所至爲瘍脁身熱惡寒戰慄驚惑悲笑譫妄卻巓血汗也。大陰所至爲積飲痞滿中滿霍亂吐下身重附腫肉泥按之不起。少陽所至爲嘔嘔嘔瘡瘍喉痺耳鳴嘔涌溢食不下驚躁瞀昧目不明暴注瞗瘈惡病暴死。陽明所至爲胕嘔浮虛皺揭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病。太陽所至爲屈伸不利腰痛寢汗痙流泄禁止。此六氣之爲病也。按經旨，則淫勝爵復主客大少皆至其疾，則邪之中人有淺深矣。又在人稟受衝冒，畏避而已。其溫疫時氣，或一州一縣無問大小皆病者，分野山原丘谷向背，斯氣運自然耳。原夫人稟五行之氣生，亦從五行之數盡。內有五藏六府爲生氣之源，外有百骸四支爲神機之用。若起居調養而能避邪安正，則於壽域之中無橫夭殃矣。然爲憂愁思慮喜怒牽於內，寒暑燥濕風火干於外，由是衆疾作而百病生，又何況趨逐利名貪迷嗜慾勞役辛苦飢渴醉飽衝涉寒暑凌冒風雨觸犯禁忌殘賊眞靈。如是論之，夭傷之由豈數之盡也，歸咎於已而已。經曰，不知持盈，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者，此之謂也。蓋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府。燥濕感則害人皮肉筋脉。又喜怒傷氣，寒暑傷形。又風爲百病之長，至其變化乃爲他病也。病無常方，致有風氣也。又百病生於氣。如是論之，病生之變亦由乎我也。良猶內外相感然後入。故經曰，所謂感邪而生病，外有其氣內惡之，中外不喜，因而遂病，是謂感。乘年之虛失時之和遇月之空，則邪甚矣。重感於邪，則病危矣。此之謂也。雖氣運交相臨遇，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運大過則不勝者受邪，運不及則所勝者來尅。主客勝復鬱發，其病作矣。若我之眞元氣實，起居有時，動作無相衝冒，縱使溫疫之作亦微。是故聖人有養生修眞之術也。或者以謂天地五運六氣如何人病，蓋人之五藏應天地之五行，陰陽之氣隨其卷舒衰王故也。王冰以謂蒼天布氣尚不越於五行，人在氣中豈不應於天道。蓋人之呼吸天地氤氳之氣，以食飲五行造化之物，以養共保，其形豈不隨氣運陰陽之盛衰。經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此之謂也。夫人之胃爲寒熱，攻寒令熱，脉不變而熱疾已生。制熱令寒，脉不變而寒疾又起。欲求其適，安可得乎。天枉之來，率由此也。原本經《平人氣象論》曰，太陽脉至洪大而長，少陽脉至乍數乍疎乍短乍長，陽明脉至浮大而短。《難經》引此，亦論三陰三陽之脉者，乃以陰陽始生之深淺而言之也。此六脉者，蓋言殘泄，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秋傷於濕冬必咳嗽。傷四時之氣皆能爲病。方冬之時，陽爲主於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爲內主，然後寒動而搏陽，爲溫疫之疾矣。方夏之時陰爲主於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爲內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爲瘧寒之疾矣。又有四方之氣不同而爲病各異，故經有異法方宜之論，以得病之情者是也。又或當歲有病而非歲氣者，亦須原其所感形證脉候，未必盡爲氣運所作，在工以明之。言之及此者，免拘於氣運，粗見補寫之誤與不誤也。

論六脉

明陰陽運轉之六氣，辨南北歲政之尊卑，察主勝客勝之由，審淫勝鬱復之變，須在脉然後爲工矣。五運不及則所勝者來尅，五運大過則不勝者受邪。天地六氣互相臨遇，應則順否則逆，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唯天地勝復之氣不形於證者，乃初氣終三氣天之勝，四氣盡終氣地之復。蓋以氣不以位，故不以形證觀察也。餘則當知六脉。故經曰，厥陰之至其脉弦，少陰之至其脉鈎，太陰之至其脉沉，少陽之至其脉大而浮，陽明之至其脉短而濇，大陽之至其脉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則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陰陽易者危，此之謂也。然人之生也，雖五行備於一身，生氣根於內，亦隨天地之氣卷舒也。何以明之。謂如春脉絃夏脉洪秋脉毛冬脉石者是也。則五運六氣亦皆應之而見於脉，但以氣運深奧罕有論者故也。夫人支體被其寒暑之化外保身形，呼吸天地之氣內養府藏。若上下和而節令時，氣運調而寒熱順，則無疾苦也。然而歲運更移氣令交遘盈虛相隨逆順交作變而生病者，亦陰陽之常理也。經曰逆之則變生，變生則病，物生其應也，氣脉其應也，此之謂也。當立歲氣以診別之。運有南北政。經言尺寸反者死，陰陽交者死，謂如北政兩寸當沉細，不應而反浮大，移於兩尺。脉沉細不應，是謂交，如此者死。謂如南政兩寸當沉細，不應而反浮大，移於兩尺。沉細不應是謂反，如此者死。若寸獨然或尺獨然，不應非交非反也，止病而已。舉此爲例，餘歲同法。故經曰，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粗工不識，不知呼爲寒熱，攻寒令熱，脉不變而熱疾已生。制熱令寒，脉如故而寒疾又起。欲求其適，安可得乎。天枉之來，率由此也。原本經《平人氣象論》曰，太陽脉至洪大而長，少陽脉至乍數乍疎乍短乍長，陽明脉至浮大而短。《難經》引此，亦論三陰三陽之脉者，乃以陰陽始生之深淺而言之也。此六脉者，蓋言

運與氣勝復臨遇，正當行令，當其司化之時而應，故脉之動不相同。以諸論攷之，則大同而小異也。若交氣交運，時日及期而見無相，先後不及大甚，方謂之平。若差之者，當知其病也。經曰，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脉，脉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脉，輸精於皮毛，脉合精行氣於府，府精神明留於四藏，氣歸於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又曰，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氣口卽寸口也。故秦越人深達其旨，作《難經》云，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也。正謂平人安樂之脉，故漏水下一刻復會於手太陰，可診五藏六府之氣以辨盛衰。詳五十動中之止，別死生者也。本經自有《平人氣象論》，皆論呼吸脉之動者也。次論寸口脉平而死，及上部無脉下部有脉。雖困不爲害者，謂已病之人，氣或疾或澁，不能及期而至於寸口，將何爲準，故取尺脉爲憑。前後所論理各不同，又何惑哉。若能精通脉要，三部九候七表八裏九道十二經，參之運氣脉法，可謂大醫之士也。

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五運主病》 諸風掉音弔眩皆屬肝木。

掉，搖也。眩，昏亂旋運也。風主動故也。所謂風氣甚而頭目眩運者，由風木旺，必是金衰不能制木，而木復生火。風火皆屬陽，多爲兼化，陽主乎動，兩動相搏則爲之旋轉。如春分至小滿爲二之氣，乃君火之位。自大寒至春分七十三日爲初之氣，乃風木之位。故春分之後風火相搏，則多起飄風，俗謂之旋風是也，四時皆有之。由五運六氣千變萬化，衝盪擊搏，推之無窮，安得失時而便謂之無也，但有微甚而已。人或乘車躍馬登舟環舞而眩運者，其動不正而左右紆曲，故經曰曲直動搖風之用也。眩運而嘔吐者，風熱甚故也。

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論五運六氣之謬》 原夫五運六氣之說，其起於漢魏之後乎。何者，張仲景，漢末人也，其書不載也。華元化，三國人也，其書亦不載也。前之則越人無其文，後之則叔和鮮其說。予是以知其爲後世所撰，無益於治療，而有誤乎來學，學者宜深辨之。予見今之醫師，學無原本，不明所自，侈口而談，莫不動云五運六氣。將以施之治病，譬之指算法之精微，謂事物之實有，豈不誤哉。殊不知五運六氣者，虛位也。歲有是氣至則算，無是氣至則不算。既無其氣，焉得有其藥乎。一言可竟已。其云必先歲氣者，譬夫此年忽多淫雨，民病多溼，藥宜類用二术苦溫以燥之，佐以風藥如防風羌活升麻葛根之屬，風能勝溼故也。此必先歲氣之謂也。其云母伐天和者，卽春夏養陰秋冬養陽之義耳，乃所以遵養天和之道也。昔人謂不明五運六氣，檢偏方書何濟者，正指後人愚蒙不明五運六氣之所以，而誤於方冊所載依而用之，動輒成過，則雖檢偏方書，亦何益哉。予少檢《素問》中，載有是說。既長游於四方，見天下醫師與學士大夫，在在談說其義，於時心竊疑之。又見性理所載，元儒草廬吳氏於天之氣運之中，亦備載之。予益自信其爲天運氣數之法，而非醫家治病之書也。後從敝邑，見趙少幸家藏宋板仲景《傷寒論》，皆北宋善板，始終詳檢，並未嘗載有是說。《六經》治法之中，亦並無一字及之，予乃諦信予見之不謬，而斷爲非治傷寒外感之說。予嘗遵仲景法治一切外邪爲病，靡不響應。乃信非仲景之言，不可爲萬世法程。雖學混濫，疑誤後人，故特表而出之，俾來學知所決擇云。

徐大椿《醫學源流論・司天運氣論》 邪說之外，有欺人之學，有耳食之學。何謂欺人之學。好爲高談奇論以駭人聽聞，或勦襲前人之語以示淵博。彼亦自知其爲全然不解，但量他人亦莫之能深考也，此爲欺人之學。何謂耳食之學。或竊聽他人之說，或偶閱先古之書，略記數語，自信爲已得其秘，大言不慚，以此動衆，所謂道聽塗說是也，如近人所談司天運氣之類是矣。彼所謂司天運氣者，以爲何氣司天，則是年民當何病。假如厥陰司天，風氣主之，則是年之病皆當作風治。此等議論，所謂耳食也。蓋司天運氣之說，黃帝不過言天人相應之理如此，其應驗先候於脉。凡遇少陰司天，則兩手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寸不應，太陰司天，則左寸不應。若在泉，則尺脉不應亦如之。若脉不當其位，則病相反者死。此診脉之一法也。至於病，則必觀是年歲氣勝與不勝。如厥陰司天，風淫所勝，民病心痛脇滿等症。倘是年風淫雖勝，而民另生他病，則不得亦指爲風淫之病也。若是年風淫不勝，則又不當從風治矣。經又云，相火之下水氣乘之，水位之下火氣乘之。五氣之勝皆然。此乃亢則害承乃制之理。卽使果勝，亦有相尅者乘之，更與司天之氣相反矣。又云，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則歲半以前屬司天，歲半以後又屬在泉，其中又有勝不勝之殊，其病更無定矣。又云厥陰司天，左少陰右太陽之左間右間，六氣皆有左右間，每間主六十日。是一歲之中復有六氣循環作主矣。其外又有南政北政之反，其位天符歲會三合之不齊，太過不及之異

氣。欲辨明分晰，終年不能盡其蘊。當時聖人不過言天地之氣運行旋轉如此耳。至於人之得病，則豈能一一與之盡合，一歲之中不許有一人生他病乎。故《內經》治歲氣勝復，亦不分所以得病之因，總之見病治病，如風淫於內則治以辛涼。六氣皆有簡便易守之法。又云治諸勝復，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無問其數，以平爲期。何等劃一。凡運氣之道，言其深者聖人有所不能知，及施之實用，則平正通達人人易曉。但不若今之醫者所云何氣司天則生何病，正與《內經》圓機活法相背耳。

時氣

巢元方《巢氏諸病源候總論》卷九

時氣候

時行病者，是春時應暖而反寒，夏時應熱而反冷，秋時應涼而反熱，冬時應寒而反溫。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病無長少，率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從春分後，其中無暴大寒不冰雪而人有壯熱爲病者，此則屬春時陽氣發於冬時，伏寒變爲溫病也。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爲時行寒疫也，一名時行傷寒。此是節候有寒傷於人，非觸冒之過也。若三月四月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爲寒所折病熱，猶小輕也。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則重也。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小微也。其病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然得時病，一日在皮毛，當摩膏火炙，發汗而愈。不解者，二日法針服行解散，汗出，愈。不解，三日復發汗。若大汗卽愈。不解，止勿復發汗也。四日服藜蘆丸，微吐，愈。若病固藜蘆丸不吐者，服赤豆瓜蒂散，吐已，解。視病者尚未了了者，復一法針之，當解。不愈者，六日熱已入胃，乃與鷄子湯下之，愈。百無不如意，但當諦視節度與病耳。食病當速下之，時病當待六七日下之。時食不消病亦如時行，俱發熱頭痛。食病始得，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入胃，入胃乃可下也。熱在胃外而下之，熱乘虛便入胃。胃虛熱，入胃爛微者，赤斑出，五死一生。置此爲病，二死一生。此輩不愈。胃中餘熱劇者黑斑出，十死一生。病人有強弱相倍也。若得病無熱，但狂言煩躁不安，精神語言與人不相主當者，勿以火迫，但以猪苓散一方寸七已上飲之，以一升若升半水可至二升益佳。當以新汲井水強令飲之，以指刺喉中吐之，隨手愈。不時吐者，此病皆多不瘥，勿以餘藥治也。不相主當必危。若此病不時，以猪苓散吐解之者，其殆速死。亦可先以法針之，尤佳。以病者過日，不以時得下之，熱不得泄，亦胃爛矣。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清旦初起，以左右手交互從頭上挽兩耳舉，又引鬢髮卽流通，令頭不白耳不聾。又摩手令熱，從體上下，名曰乾浴，令人勝風寒。時氣寒熱頭痛，百病皆愈。

時氣一日候

時氣病，一日太陽受病。太陽爲三陽之首，主於頭項，故得病一日頭項腰脊痛。

時氣二日候

時氣病二日，陽明受病。陽明主於肌肉，其脈絡鼻入目，故病二日內熱鼻乾，不得眠。夫諸陽在表，始受病，故可摩膏火炙，發汗而愈。

時氣三日候

時氣病三日，少陽受病。少陽脈循於脇上於頸耳，故得病三日胸脅熱而耳聾也。三陽經絡始相傳，病未入於藏，故可汗而愈。

時氣四日候

時氣病四日，太陰受病。太陰爲三陰之首，三日已後，諸陽受病訖，卽傳之於陰。太陰之脈主於喉嗌，故得病四日腹滿而嗌乾，其病在胸鬲，故可吐而愈也。

時氣五日候

時氣病五日，少陰受病。少陰脈貫腎絡肺，系於舌，故得病五日，口熱舌乾而引飲，其病在腹，故可下而愈。

時氣六日候

時氣病六日，厥陰受病。厥陰脈循陰器絡於肝，故得病六日煩滿而陰縮，此爲三陰三陽俱受病。毒氣入於腸胃，故可下而愈。【略】

溫病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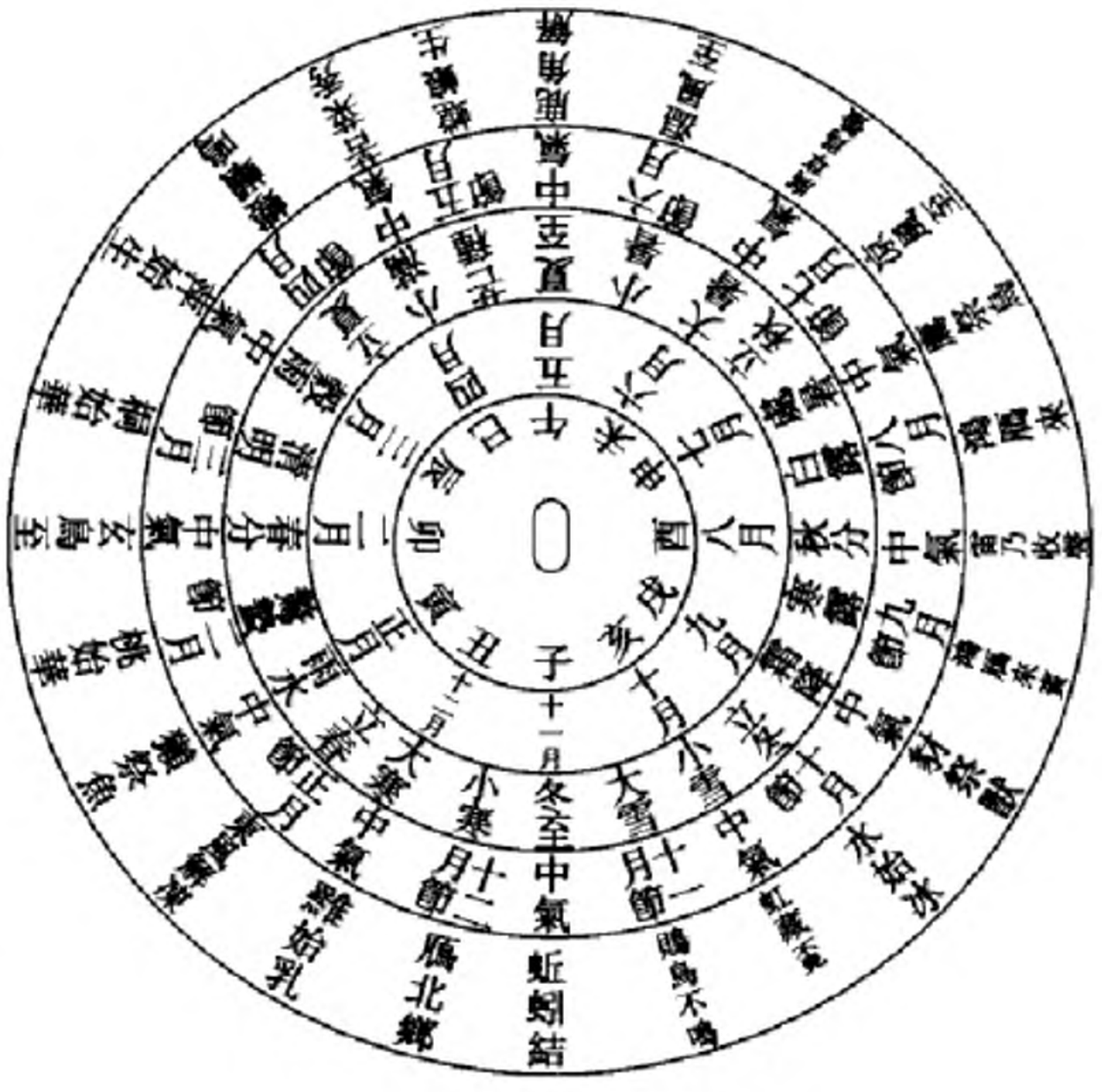
經言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冰寒。此四時正氣之序也。

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爲傷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而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爲殺厲之氣焉。卽病者爲傷寒，不卽病者爲寒毒藏於肌骨中，至春變爲溫病。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必有溫病者，皆由其冬時觸冒之所致也。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其冬復有非節之暖，名爲冬溫，毒與傷寒大異也。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病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也。曰，病名曰陰陽交。陰陽交者死。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之間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精勝，則當食而不復熱。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汗出而脈尙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稱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凡皮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汗且出也。凡溫病人，二三日身軀熱，脈疾頭痛食飲如故脈直疾，八日死。四五日頭痛脈疾喜吐脈來細，十二日死。此病不治。八九日，脈不疾身不痛，目不赤色不變，而反利，脈來牒牒，按不彈手。時大心下鞕，十七日死。病三四日以下不得汗脈大疾者，生。脈細小難得者，死不治也。下利腹中痛甚者死，不治。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存神攘辟，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常以雞鳴時，存心念四海神名三遍，辟百邪，止鬼，令人不病。

劉溫舒《素問入式運氣論奧・論四時氣候》　日月運行而四時成，以其有常也。故聖人立法，以步之陰陽。

王履《醫經溯洄集・四氣所傷論》　《素問・生氣通天論篇》曰，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爲洞泄，夏傷於暑，秋爲痎瘧，秋傷於濕，上逆而欬發爲痿厥，冬傷於寒春必病溫。《陰陽應象論篇》曰，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秋傷於濕冬必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王啓玄注云，風中於表則內應於肝，肝氣乘脾故洞泄或飧泄，夏暑已甚秋熱復收，兩熱相攻則爲痎瘧，秋濕既勝冬水濕相得肺氣又衰，故乘肺而爲欬嗽。其發爲痿厥者，蓋濕氣內攻於臟腑，則筋脈，則痿弱也。厥謂逆氣也。冬寒且凝春陽氣發，寒不爲釋陽怫於中，寒怫相持故爲溫病。《傷寒論》引《素問》後篇八句，成無己註云，當春之時風氣大行，春傷於風風氣通於肝。肝以春適旺，風雖入之不能卽發。至夏肝衰然後始動，風淫末疾則當發於四肢。夏以陽氣外盛風不能外發，故攻內而爲飧泄。當秋之時濕氣大行，秋傷於濕則干於肺。肺以秋適旺，濕雖入之不能卽發，至冬肺衰然後濕始動也。雨淫腹疾則當發爲下利，冬以陽氣內固濕氣不能下行，故上逆而爲欬嗽。當夏之時暑氣大行，夏傷於暑，夏以陰爲主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爲內主，然後暑動搏陰而爲痎瘧。當冬之時寒氣大行，冬傷於寒。冬以陽爲主，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爲內主，然後寒動搏陽而爲溫病。王海藏曰，木在時爲春，在人爲肝，在天爲風。當春之時發爲溫令，反爲寒折，是三春之月行三冬之令也。以是知水太過矣。水既太過，金肅愈嚴，是所勝者乘之而妄行也。所勝者乘之則木虛明矣。木氣既虛火令不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勝者侮之。是以土來木之分變而爲飧泄也。所以病發於夏者，以木絕於夏而土旺於夏，濕本有下行之體故也。不病於春者，以春



四時氣候之圖

時風雖有傷，木實當權故也。暑季夏也。季夏者濕土也。君火持權不與之子，暑濕之令不行也。濕令不行則土虧矣。所勝妄行木氣太過，少陽旺也。所生者受病則肺金不足，所不勝者侮之，故水得以來土之分。土者《坤》也。《坤》在申之分，申爲相火。水入於土則水火相干，水火相干則陰陽變爭，故爲寒熱。兼木氣終見三焦，是少陽相火合也。少陽在濕土之分故爲寒熱，肺金不足洒淅寒熱，此皆往來未定之氣也。故爲痎瘧。不發於夏而發於秋者，以濕熱在酉之分得其權故也。秋者清肅之氣，收斂下行之體也。爲濕所傷，是長夏之氣不與秋令也。秋令不及所勝妄行，故火得以炎上而克金。心火既刑於肺，故肺氣逆而爲欬，所不勝者侮之。木氣上行與火同德，動而不息者也。所生者受病，故腎水虧也。長夏已亢三焦之氣盛也。命門者三焦之合也。故迫腎水上行與脾土濕熱相合爲疾，因欬而動於脾之濕，是以欬嗽有聲有涎。不發於秋而發於冬者，以其六陰之極肅殺始得其氣故也。冬傷於寒者，是冬行春令也。當寒而溫，火勝而水虧矣。水既已虧則所勝妄行，土有餘也。所生受病木不足也。所不勝者侮之，火太過也。火土合德濕熱相助，故爲溫病。不病於冬而病於春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權，大寒之令復行於春，腠理開泄少陰不藏，房室勞傷辛苦之人陽氣泄於外，腎水虧於內，當春之月時強木長，無以滋生化之原，故爲溫病耳。夫春傷於風夏傷於暑，冬傷於寒，辭理皆順。時字傷令字也。獨秋傷於濕，說作令字傷時字，讀者不可疑也。此四說皆無所亢而害其所承之子也。若說秋字傷濕字，其文與上三句相通矣。大抵理與法通，不必拘於文也。或謂春傷於風是人爲風所傷，非也。若是則止當頭痛惡風自汗，何以言夏爲飧泄哉。今言春傷於風，即是時傷令也明矣。愚按此四傷，諸家註釋皆不得經旨者，蓋由推求太過故也。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此之謂歟。但只輕輕平易說去，則經旨自明而無穿鑿之患矣。何以言之，夫風暑濕寒者，天地之四氣也。其傷於人，人豈能於未發病之前預知其客於何經絡，何臟腑，何部分而成何病乎。及其既發病，然後可以診候，始知其客於某經絡，某臟腑，某部分成某病耳。註釋者苟悟因病始知其原之理，則於此四傷，不勞餘力自迎刃而解矣。夫洞泄也，痎瘧也，皆是因其發動之時形診昭著，乃逆推之而知其昔日致病之原，爲傷風傷暑傷濕傷寒耳，非是初受傷之時能預定其今日必爲此病也。且夫傷於四氣，有當時發病者，有過時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何哉，蓋由邪氣之傳變聚散不常，及正氣之虛實不等故也。且以傷風言之，其當時而發，則爲惡風發熱，頭疼自汗，欬嗽喘促等病。其過時與久而發，則爲厲風，熱中寒中，偏枯五臟之風等病。是則洞泄殞泄者，乃過時而發之中之二病耳。因洞泄殞泄之病生，以形診推之，則知其爲春傷風藏蓄而致此也。苟洞泄殞泄之病未生，孰能知其已傷風於前，將發病於後邪。假如過時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人亦能知乎。世有《太素脈法》，雖或預知死亡之期，然亦因診之昭著而始能知耳。夏傷暑爲痎瘧，冬傷寒爲溫病，意亦類此。但秋傷濕上逆爲欬嗽爲瘧厥，其視病知原，則與三者同。其異。夫春之風夏生，孰能知其已傷風於前，將發病於後邪。假如過時之久自消散而不成病者，人亦能知乎。世有《太素脈法》，雖或預知死亡之期，然亦因診之昭著而始能知耳。夏傷暑爲痎瘧，冬傷寒爲溫病，意亦類此。但秋傷濕上逆爲欬嗽爲瘧厥，其視病知原，則與三者同。其令行於時，則與三者異。夫春之風夏之暑冬之寒，皆是本時之令也。濕乃長夏之令，何於秋言之。蓋春夏冬每一時各有三月，故其令亦各就其本時而行也。若長夏則寄旺於六月之一月耳。秋雖亦有三月，然長夏之濕令每侵過於秋而行，故曰秋傷於濕。秋令爲燥，然秋之三月前近於長夏，其不及則爲濕所勝，其太過則同於火，化其平氣，則又不傷人。此經所以於傷人止言風暑濕寒而不言燥也。或問余曰，《五運》、《六氣》七篇所叙，燥之爲病甚多何哉。余曰，《運氣》七篇與《素問》諸篇，自是兩書，作於二人之手。其立意各有所主，不可混言。王冰以爲七篇參入《素問》之中，本非《素問》（元）（原）文也。余今所推之意，乃是《素問》本旨，當自作一意看。請陳四氣所傷之義。夫風者春之令也。春感之偶不即發，而至夏邪既不散則必爲疾，其所以爲洞泄者，風蓋天地浩蕩之氣，飛揚鼓舞神速不恆。人身有此，腸胃之職其能從容傳化泌別而得其常乎。故水穀不及分別，而併趨下以泄出也，其爲殞泄亦類此義。說者謂春傷風爲內通肝，洞泄殞泄爲木乘土。又謂不發於春爲邪避木旺，發於夏爲木衰邪動。竊謂風既通肝，則正當木旺之時。木極盛土極衰矣。理宜乘旺而即發於春，不宜反過時而發於夏也。且夏火司權母能滋子，何故不發於土衰極之時，而反發於土受滋之時乎。其說不通，難以憑據。暑者夏之令也。夏感之偶不即發，而至秋又傷於風與寒，故爲痎瘧也。寒者冬之令也。冬感之偶不即發，而至春其身中之陽雖始爲寒邪所鬱，不得順其漸升之性，然亦必欲應時而出，故發爲溫病也。若夫秋傷濕其令行於時之義，上文已論之矣。前篇所謂上逆而欬發爲痎厥，不言過時，似是當時即發者。但既與風暑寒三者並言，則此豈得獨爲即發者乎。然經無明文，終亦不敢比同。後篇便斷然以爲冬發病也。雖然濕本長夏之令，侵過於秋耳。縱使即發亦近於過時而發者矣。此當只以秋發病爲論。濕從下受，故干肺爲欬謂之上逆。夫肺爲諸氣之主今，既有病則氣不外運，

又濕滯經絡，故四肢痿弱無力而或厥冷也。後篇所謂冬生欬嗽，既言過時，則與前篇之義頗不同矣。夫濕氣久客不散，至冬而寒氣大行。肺惡寒而或受傷，故濕氣得以乘虛上侵於肺，發爲欬嗽也。觀者以此意求之經旨，其或著乎。或者見素問於病溫痎瘧等間以必言之，遂視爲一定不易之辭，而曰此必然之道。嗟乎，果可必耶，果不可必耶。素問之或言必或不言必者，蓋不可膠爲一定故也。往往有泥於必之一字，遂謂冬傷寒必當病於春。其名傷寒而即病者反置而不論。若此者，可不謂之棄本逐末乎。經中每有似乎一定不易之論，而卻不可以爲一定不易者，如曰熱厥，因醉飽入房而得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新沐中風則爲首風。如此之類，豈一一皆然哉。讀者當活法，勿拘執也。夫王啓玄之註，雖未免泥於必字，及末得經旨然卻不至太遠也。若成無己之說則似太遠矣。然猶未至於甚也。至王海藏立論，則推求過極。欲異於人，殊不知反穿鑿綴緝，乖悖經旨，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儒所謂如大軍游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矣。姑摭成無己王海藏之說辨其甚者一二。夫無己謂風淫末疾則當發於四肢，雨淫腹疾則當發爲下利。竊謂則當二字，決然之辭也。春傷且風善行數變，而爲病非一，豈獨能爲四肢之疾乎。所謂雨淫腹疾之義，其風遇夏之陽氣，外盛而不能外發，故攻內爲殖泄，此或若可通矣。經曰木發不通亦如此。至若夏傷暑秋爲痎瘧者，蓋因暑疾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復無時。倘風不傷於春而傷於他時，不遇夏之陽氣，外盛將外發乎，將內攻乎。況風屬陽，與夏同氣。果欲外出，則當隨其散越之勢而出，安有不能之理乎。秋感風故疾作耳。觀《素問·瘧論》可見，其與夏陰主內秋陽內主暑動搏陰何相干哉。冬傷寒春爲溫病者，蓋因寒毒中人肌膚，陽受所鬱，至春天地之陽氣外發，其人身受鬱之陽亦不能不出，故病作也。韓祇和謂，冬時感寒鬱陽，至春時再有感而後發。余謂此止可論溫病之有惡寒者耳，其不惡寒者則本不爲再感而後發也。故仲景曰，太陽疾不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觀《傷寒論》可見。其與冬陽主內春陰內主寒動搏陽何相干哉。乃若海藏則又以春傷風夏傷暑冬傷寒爲時傷令，秋傷濕爲令傷時，故於春傷風謂春行冬令而溫，爲寒折於夏。傷暑謂暑者，季夏。季夏者濕土君火，持權不與子，而暑濕令不行於秋。傷濕謂秋爲濕所傷，是長夏之氣不與秋令於冬。傷寒謂冬行春令火勝水虧，大寒之令復行於春。陽氣外泄腎水內虧者病。又謂溫病爲濕熱相助而成。又謂四時傷皆母亢而害所承之子。吁，何支離破碎徒費辭如此乎。夫經中所言傷風傷暑之類甚多，皆是以人受風暑等所傷爲義，未嘗有時傷令令傷時之意也。若如海藏所言，則《瘧論》所謂夏傷於暑秋傷於風，與先傷於風後傷於寒等語，其時傷令歟，令傷時歟。吾固知其不能不屈於此也。且暑爲夏令，孰不知之。今以暑爲季夏，爲濕土，得不怪哉。今冬果行春令，人若感此則成冬溫病矣，安得爲春溫病乎。其謂大寒之令復行於春，溫病方作。設使大寒之令不復行於春，其溫病當作者遂不作乎。況今之春爲溫病者，比比皆是，未嘗見其必由大寒復行於春而後成也。經曰，亢則害承乃制，其義謂己亢極，則勝己者來制，如火亢極則水來制之。經所謂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之類，皆是勝己者爲承今。以亢爲母承爲子，將求勝於經歟，抑未達歟。又如以制物者爲所勝，受制者爲所不勝，與經所謂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及傳之於其所勝，死於其所不勝之旨，全反矣。余於因時傷令令傷時之說，委曲衍說者，固不暇悉辨也。嗚呼，予非好斥前人之非，蓋爲其有害大義，晦蝕經旨，以誤後人，故不敢諛順而嘿嘿耳。然而僭逾之罪，固已自知其不得辭矣。但未知觀者以爲何如。

朱橚《普濟方·時氣門·總論》

《易》稱天地變化，各正性命。然則變化之迹無方，性命之功難測，故有炎涼寒燠風雨晦冥水旱妖災蟲蝗怪異四時八節種種施化不同，七十二候日月運行各別。終其度方，得成年是謂歲功畢矣。天地尚且如然，在人安可無事。故人生天地之間，命有通塞，時有否泰、吉凶、悔吝、苦樂、安危、喜怒、愛憎、存亡、憂畏，關心之慮日有千條，謀身之道時生萬計，乃度一日。是故天無一歲不寒暑，人無一日不憂喜。故有天行瘟疫病者，即天地變化之一氣也。斯蓋造化必然之理，不得無之。故聖人雖有補天立極之德，而不能廢之，而能以道御之。其次有賢人善於攝生，能知樽節與時推移，亦得保全。天地有斯癘癘，還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備之，命曰知方，則病無所侵矣。然此病也，俗人謂之橫病，多不解治，皆曰滿日自差。以此致枉者，天下大半。凡始覺不佳，即須救療，迄至於病愈，湯食競進折其毒勢，自然而差，必不可令病氣自然恣意攻人，拱手待斃斯爲誤矣。夫天時氣病者，是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者，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病無長少，率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從立春節後，其中無暴大寒，又不冰雪，而人有壯熱爲病者，此屬春時陽氣發於冬時，伏寒變爲溫病也。從春分以後至秋分

節前，天有暴寒者爲時行寒疫也，一名時行傷寒。此時節候有寒傷於人，非觸冒之過也。若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爲寒所折，病熱熱猶小輕也。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則重也。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小微也。其病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問一歲之中長幼病狀多相似，此名溫疫也。四時皆有不正之氣，春夏亦有寒清時，秋冬或有暄暑時。人感疫癘之氣，故一歲之中病無長少率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俗謂之天行是也。老君神明散，務成子螢火丸敗毒散。冬氣溫春氣寒夏氣冷秋氣熱，爲時氣，與傷寒同，而治有異者，蓋因四時不正之氣而變更不拘，以月數淺深吐下隨證施行。若春應暖而清氣折之，則責邪在肝。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爲寒所傷，便致斯病也。又云，陰陽傷寒者，則毒氣傷陰陽氣折之，則責邪在心。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調中湯、射干湯、半夏桂枝甘草湯可選用也。秋應涼而反大熱，抑之則責邪在肺，溫熱相薄，民多病瘴黃也，宜白虎加蒼术湯煎茵陳汁調五苓散。冬應寒而反大溫折之，則責邪在腎。其冬有非節之暖者，名爲冬溫。此屬春時陽氣發於冬時，則伏寒變爲溫病，宜萎蕤湯。仲景云，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蓋傷寒者傷寒氣而作，冬溫者感溫氣而作，寒疫者暴寒折人，非觸冒之過。其治法不同，所施寒熱溫涼之劑亦異，不可拘以日數。發汗吐下，隨證施行。要之治熱涼以寒溫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清寒以熱涼而行之，治溫熱而行之。以平爲期，不可以過，此爲大法也。然得時行病，一日在皮毛，當摩膏火灸愈。不解者二日在膚，可法鍼服解肌散汗出愈。不解者，止勿復發也。四日在胃，服藜蘆丸微吐之愈。若病固服藜蘆丸不吐者，服赤小豆瓜蒂散吐之即愈。視病者尚未了了，復一法針之當解。不愈者，六日熱已入胃，乃與利湯下之愈，百無不如意，但當諦視節度與病耳。若食不消病，亦與時行病俱發熱頭痛，食病當速下之。時行病當待六七日下之。時行病始得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胃，五日入胃，乃可下也。熱在胃外而下之，則熱乘虛便入胃。然病要當復下去之，不得留於胃中也。胃若實熱致此爲病，三死一生。此輩皆多不愈，胃虛熱入爛胃也。其熱微者，赤斑出，劇者黑斑出。赤出者五死一生。但論人有彊弱，病有難易，功效相倍耳。病者過日，不以時下之，熱不得泄，亦胃爛斑出矣。若得病無熱，但狂言煩躁不安，精采言語，與人不相主當者，勿以火迫之。但以猪苓散一方寸水和服之，當以新汲冷水令強飲一升，若一升半可至二升益佳，以指刺喉中吐之，隨手愈。不即吐者，此輩病多不善，勿強與水，水停即結心下也，更當以餘藥吐之。皆令相主當者，不爾必危。若此病不急以猪苓散吐解之者，其死殆速。亦可先以去毒物及法針之尤佳。又云，此病方家呼爲傷寒，有二種，有陰有陽。陰傷寒者反於陽是也。陽傷寒狀表裏相應，心熱則口乾苦，肝熱則放赤暈，脾熱則谷道稍澁，腎熱則耳熱赤，肺熱則鼻乾渴，胃熱則嘔逆，大腸熱則大便秘澁，小腸熱則小便赤少，皮膚熱則脉洪數，身體熱反此者，乃陰傷寒。夫傷寒者，則爲寒所傷也。寒主陰，陰主殺。凡人陰陽調則無病氣，既爲寒所傷，便致斯病也。又云，陰陽傷寒者，則毒氣傷陰陽氣也。人身中有陰陽之氣。陰陽者，則寒熱也。本以陰爲毒所傷，則不能流行。陽熱獨王，故天行多熱者也。此病於諸病之中最爲難療。陰陽二病，陰尤可憂耳。時聞有此病而倉卒死者不少，或由證候不能精審，方藥未達指歸，飲食乖宜，寒溫失節故致爾。自心不全甄別，他醫難得精妙。與其療也，寧可任之。但能滋味適寒溫，將理中間冷暖，守過七日，此最爲得計。其中事須服藥，不可徒然者。唯多日大便不通，暫須一轉洩耳。又時氣病，一日太陽受病。太陽爲三陽首，主於頭項，故得病一日頭項腰脊痛。又時氣二日陽明受病。陽明主於肌肉，其脉絡鼻入目，故病二日內熱鼻乾，不得眠。夫諸陽爲表。表始受病，皮膚之間，故可摩膏火灸發汗而愈。又時氣病三日，少陽受病。少陽脉循於脅上於頸耳，故得病三日胷脅熱而耳聾也。三陽經絡始相傳，病未入於臟，故可汗之而愈。不解者，止勿復發之首，是知三日已後諸陽受病訖，即傳之於陰，而太陰受病焉。其脉主於咽嗌，故得病四日腹滿而嗌乾，其病在胸膈，故可吐而愈也。又云，夫得病四日毒在胷膈，故宜取吐。有得病二三日便即煩滿，此爲毒氣已入。或有五六日已上毒氣猶在上焦者，其人有痰實故也，所以復宜取吐也。又時氣五日少陰受病。少陰脉貫腎絡肺，係於舌本，故得病五日口熱舌乾渴而引飲，其病在腹，故可下而愈。又時氣病六日厥陰受病。厥陰脉循陰器絡於肝，故得病六日煩滿而囊縮也。此爲三陽三陰俱受病，毒氣入於腸胃，故可下而愈。又時氣病七日法當小愈。所以然者，陽陰諸經重受病也。又時氣病八九日以上不解者，或是經病。再經病者，謂陰陽諸經重受病也。今病不除者，欲爲再

陰陽諸經重受於病，或已發汗吐下之後毒氣未盡，所以病不能除。或一經受病未即相傳至於停滯，累日病證不改者，故皆當察其證而治之。凡病傷寒而成溫病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暑。故曰冬三月早卧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又因於寒，欲如運樞，故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也。又有冬時傷非節之暖，名爲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也。有病溫者，乃天行之病耳。其冬月溫暖之時，人感乖候之氣，未即發病，至春或被積寒所折，毒氣不得泄，至天氣暄熱溫毒始發，則肌肉斑爛也。經曰，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故曰，人淸淨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又云，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是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也。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故曰，精者身之本，藏於精者春不病溫也。有病溫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病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之間，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氣竭而病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也，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凡膚熱其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汗且出也。凡溫病人，三二日身軀熱，脈疾頭痛，飲食如故。脈直疾，八日死。四五日頭痛脈疾喜吐，脈來細，十二日死。此病不療，八九日脈不疾，身不痛，目不赤，色不變，而反利，脈來牒牒按不彈手指，時時大心下硬，十七日死。病三四日已下，不得汗，脈大疾者，生脈細小難得者，死不療也。下利腹中痛甚者，死不療也。凡熱病新差及大病之後，食猪肉及腸血肥魚油膩等，必大下痢不能療也，必至於死。若食餅餌菜黍飴脯鱠灸棗栗諸果及堅實難消之物，胃氣尙虛弱不能消化，必更結熱適以藥下之，則胃中虛冷必大利難禁，不下必死，下之必危，皆難救也。熱病之後多坐此死，不可不愼也。病新差，但得食糜弱，寧可少食令飢，愼勿飽，不得他有所食，雖思之勿與。計日轉久，可漸食羊肉糜若羹汁，兎雉鹿肉，愼不可食猪犬肉也。新差後當靜卧，愼勿令人梳頭洗面，非但體勞，亦不可多言語用心使意勞。凡此皆令勞復。故督郵顧子獻得病已差未健，詣華敷視脈。敷曰，雖差尙虛未復，陽氣不足，勿爲勞事，餘勞尙可，御內卽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夫病除，從百餘里省之。宿交接，中問三日發，舌出數寸而死。病新差未經百日，未得氣平復，而行房室，大略無不死者。蓋正疾愈後，六十日已能行射獵行房室，則吐涎而死。凡熱病房室，名爲陰陽易之病，皆難療多死。近者有士大夫小得傷寒，發汗已十餘日，能乘馬行來，自爲平復，故以房室，則小腹急痛，手足拘攣而死。深師說，天行病未復強食黃花菜，手足稍重，一方云青花。天行病差，食鷄魚必變成瘕，又食鷄魚肉結氣不化。天行病差飲酒，合陰陽復必死。天行病差未滿三月，食鱉鮆肉則復下血，食鹽豉令人四支不舉。天行病差食諸菜有花者，三年肌膚不充。天行病未好食生瓜芥菜，三月浮腫也。天行病差食菜合陰陽復必死。千金天行病差後未滿五日，食一切肉麪者，病更發困。天行病差新起飲酒及食韭菜病更發。天行病差食生魚作下利必不止。天行病食生菜顏色絕身不平復。天行病新汗解飲冷水者損心包，令人虛不復。天行病未復食犬肉並葫以合食之復則死。天行病差食生棗及羊肉者腸腹作熱蒸。天行病新差食犬肉食羊肉作骨中蒸熱。天行病差食魚肉並爪生菜者令人身腫。天行病食蒜者病發大困。問曰，傷寒溫病何以辨脈。答曰，溫病冬傷於寒所得也，至變爲溫病。傷寒，汗下不愈而過經，其證尙在而不除者，亦溫病也。經曰，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隨其經所在而取之。如太陽證汗下後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浮者，太陽溫病也。如身熱目疼汗下後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長者，陽明溫病也。如胸脇痛汗下後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弦，少陽溫病也。如腹滿嗌乾診得尺寸俱沈細過經不愈者，太陰溫病也。如口燥舌乾而渴，診得尺寸俱沈過經不愈者，少陽溫病也。如煩悗囊縮診得尺寸俱微緩過經不愈者，厥陰溫病也。是故隨其經而取之，隨其證而治之，如發斑乃溫毒也。又云，《黃帝》曰傷寒熱病死候有九。《太素》云，不可刺者九。一曰汗不出大熱發噦者死，《太素》云，汗不出大熱發噦者死。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死，甚一作黃。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死，四曰老人嬰兒熱病腹滿者死，五曰汗不出嘔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爛熱不已者死，七曰欬而飧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體熱者死，九曰熱而痙者死。熱病痙者，腰反折瘈瘲齒噤齘也。熱病七八日脈微小，病者便血，口中乾，一日死。熱病七八日脈不躁不數，後三日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熱病已得汗而脈尙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熱病脈常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脈

之極也，死。脉盛躁得汗者生。疫癘傳染，老幼皆相似，調治一也。寸虛弱尺弦緊，或肝脉濡細，是雖責邪四時，然發汗吐下條例通行，故曰明知順逆，正治從治，不外陰陽表裏，條例通行固也。然其毒癘之氣蘊畜於中，亦隨其溫涼權其輕重而利導之，庶毒有所泄，則易爲力也。《病源》云，挾毒癘之氣，狀熱煩毒，發爲心腹脹滿。若不治，春感清邪在肝，升麻葛根湯解肌湯。夏感熱邪在肺，白虎加蒼术湯。秋感熱邪在肺，白虎加蒼术湯發黃癉茵陳調五苓散。冬感溫邪在腎，亦名冬溫，麥薤湯。土無正行，因火而名，當隨經取之。此大槩然耳。寒證者，聖散子螢火丸神明散可選用。聖散子內用，木附、豆蔻、良羌只可施之寒濕，毋惑於通用之說。凡溫病可針刺五十九穴。又身之穴六百五十有五，其三十六穴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有災。

雜氣

吳有性《瘟疫論》

雜氣論

日月星辰，天之有象可睹。水火土石，地之有形可求。昆蟲草木，動植之物可見。寒熱溫涼，四時之氣往來可覺。至於山嵐瘴氣，嶺南毒霧，咸得地之濁氣，猶或可察。而惟天地之雜氣，種種不一。亦猶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水火土石。氣交之中，有昆蟲草木之不一也。草木有野葛巴豆，星辰有羅計熒惑，昆蟲有毒蛇猛獸，土石有雄硫礵信。萬物各有善惡不等，是知雜氣之毒，亦有優劣也。然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況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人惡得而知其氣，又惡得而知其氣之不一也。是氣也，其來無時，其著無方。衆人有觸之者，各隨其氣而爲諸病焉。其爲病也，或時衆人發頤，或時衆人頭面浮腫，俗名爲大頭瘟是也。或時衆人咽痛，或時聲啞，俗名爲蝦蟆瘟是也。或時衆人瘧癘，或爲痺氣，或爲痘瘡，或爲斑疹，或爲瘡疥疔瘤，或時衆人嘔血暴下，俗名爲瓜瓤瘟探頭瘟是也。或時衆人癭瘤，或爲病種種，難以枚舉。大約病偏於一方延門合戶，衆人相同者，皆時行之氣，即雜氣爲病也。爲病種種，是知氣之不一也。蓋當時適有某氣，專入某臟府經絡，專發爲某病，故衆人之病相同。尺弦緊，或肝脉濡細，是雖責邪四時，然發汗吐下條例通行，故曰明知順逆，正治從治，不外陰陽表裏，條例通行固也。夫病不可以年歲四時爲拘，蓋溫涼權其輕重而利導之，庶毒有所泄，則易爲力也。《病源》云，挾毒癘之氣，狀熱煩毒，發爲心腹脹滿。若不治，春感清邪在肝，升麻葛根湯解肌湯。夏感熱邪在肺，白虎加蒼术湯。秋感熱邪在肺，白虎加蒼术湯發黃癉茵陳調五苓散。冬感溫邪在腎，亦名冬溫，麥薤湯。土無正行，因火而名，當隨經取之。此大槩然耳。寒證者，聖散子螢火丸神明散可選用。聖散子內用，木附、豆蔻、良羌只可施之寒濕，毋惑於通用之說。凡溫病可針刺五十九穴。又身之穴六百五十有五，其三十六穴灸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有災。

論氣盛衰

其年疫氣盛行，所患皆重，最能傳染，即童輩皆知其爲疫。至於微疫，似乎其年疫氣衰少，閭里所患者不過幾人，且不能傳染。時師皆以傷寒爲名，不知者固不言疫，知者亦不便言疫，然則何以知其爲疫。蓋脉證與盛行之年所患之證纖悉相同，至於用藥取效，毫無差別。是以知瘟疫四時皆有，常年不斷，但有多寡輕重耳。

疫氣不行之年，微疫轉有。衆人皆以感冒爲名，實不知爲疫也。設用發散之劑，雖不合病原，然亦無大害，疫自愈，實非藥也，即不藥亦自愈。至有

稍重者，誤投發散，其害尚淺。若誤用補劑及寒涼，反成痼疾，不可不辨。

論氣所傷不同

所謂雜氣者，雖曰天地之氣，實由方土之氣也。蓋其氣從地而起，有是氣則有是病。譬如所言天地生萬物，然亦由方土之產也。彼植物藉雨露而滋生，動物藉飲食而頤養，必先有是氣，然後有是物。推而廣之，有無限之氣，因有無限之物也。但二五之精未免生尅制化，是以萬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損。損者制也，故萬物各有所制，如貓制鼠，如鼠制象之類。既知以物制物，即知以氣制物矣。以氣制物者，蟹得霧則死，棗得霧則枯之類。此有形之氣，動植之物皆爲所制也。至於無形之氣，偏中於動物者，如牛瘟、羊瘟、雞瘟、鴨瘟，豈但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雞病而鴨不病，人病而禽獸不病，究其所傷不同，因其氣各異也。知其氣各異，故謂之雜氣。夫物者，氣之化也，氣者，物之變也。氣即是物，物即是氣。知氣可以制物，則知物之可以制氣者，藥物也。如蜈蚣解蜈蚣之毒，猫肉治鼠瘻之潰。此受物氣之爲病，是以物之氣制物之氣，猶或可測。至於受無形雜氣爲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三法以決之。嗟乎，即三法且不能盡善，況乃知物乎。能知以物制氣，一病只有一藥之到病，已不煩君臣佐使品味加減之勞矣。【略】

似表非表似裏非裏

時疫初起，邪氣蟠踞於中，表裏阻隔，裏氣滯而爲悶，表氣滯爲頭疼身痛。因見頭疼身痛，往往誤認爲傷寒表證，因用麻黃、桂枝、香蘇、葛根、敗毒、九味、羌活之類，此皆發散之劑，強求其汗，妄耗津液，經氣先傷，邪氣不損，依然發熱也。更有邪氣傳裏，表氣不能通於內，必壅於外，每至午後潮熱，熱甚則頭脹痛，熱退則已，此豈表實者耶。以上似表，誤爲表證，妄投升散之劑，原邪愈實，火氣上升，頭疼轉甚，須下之，裏氣一通，經氣降而頭疼立止。若果感冒頭疼，無時不痛，爲可辨也。且有別證相參，不可一途而取。若汗若下後，脈靜身涼，渾身肢節反加痛甚，一如被杖，一如墜傷，少動則痛苦號呼，此經氣虛，榮衛行濇也，三四日內經氣漸回，其痛漸止，雖不藥必自愈。設妄引經論，以爲風濕相搏，一身盡痛，不可轉側，遂投疏風勝濕之劑，身痛反劇，似此誤人甚衆。

傷寒傳胃，即便潮熱譫語，下之無辭。今時疫初起，便作潮熱，熱甚亦能譫語。誤認爲裏證，妄用承氣，是爲誅伐無辜。不知伏邪附近於胃，邪未入府，亦能潮熱。午後熱甚，亦能譫語，不待胃實而後能也。假令常瘧熱甚，亦作譫語。癉瘧不惡寒，但作潮熱，此豈胃實者耶。以上似裏證，誤投承氣，裏氣先虛，及邪陷胃，轉見胸腹脹滿，煩渴益甚。病家見勢危篤，以致更醫。醫見下藥病甚，乃指大黃爲砒毒，或投瀉心，或投柴胡、枳桔，留邪在胃，變證日增，神脫氣盡而死。向則不應下而反下之，今則應下而反失下。蓋因表裏不明，用藥前後失序之誤。

論食

時疫有首尾皆能食者，此邪不傳胃，切不可絕其飲食，但不宜過食耳。有愈後數日微渴微熱不思食者，此微邪在胃，正氣衰弱，強與之即爲食復。有下後一日便思食，食之有味，當與之。先與米飲一小杯，加至茶甌，漸進稀粥，不可盡意，飢則再與。如忽加吞酸，反覺無味，乃胃氣傷也，當停穀一日，胃氣復，復思食也，仍如漸進法。有愈後十數日，脉靜身涼，表裏俱和，但不思飲食者。此中氣不甦，當與粥飲迎之，得穀後即思食。覺飢久而不思食者，一法以人參一錢煎湯與之，少引胃氣，忽覺思食，便可勿服。【略】

標本

諸竅乃人身之戶牖也。邪自竅而入，未有不由竅而出。經曰，未入於府者，可汗而已，已入於府者，可下而已。嵇徵君復增汗吐下三法，總是導引其邪，打從門戶而出，可爲治法之大綱，舍此皆治標云爾。今時疫首尾一於爲熱，獨不言清熱者，是知因邪而發熱，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熱，而熱自已。夫邪之與熱，猶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獨存者。若以黃連解毒湯，黃連瀉心湯，純乎類聚寒涼，專務清熱。既無汗吐下之能，焉能使邪從竅而出。是忘其本徒治其標，何異於小兒捕影。

行邪伏邪之別

凡邪所客，有行邪有伏邪，故治法有難有易，取效有遲有速。假令行邪者，如正傷寒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少陽，或自三陽入胃，如行人經由某地，本無根蒂。因其浮游之勢，病形雖重，若果在經，一汗而解。若果傳胃，一下而愈，藥到便能獲效。先伏而後行者，所謂瘟疫之邪。伏於膜原，如鳥栖巢，如獸藏穴。榮衛所不關，藥石所不及。至其發也，邪毒漸張。內侵於府，外淫於經。榮衛受傷，諸證漸顯，然後可得而治之。方其浸淫之際，邪毒

尙在膜原，此時但可疏利，使伏邪易出。邪毒既離膜原，乃觀其變，或出表或入裏，然後可導邪而出，邪盡方愈。初發之時，毒勢漸張，莫之能禦。其時不惟不能卽瘳其疾，而病證日惟加重。病家見症反增，卽欲更醫。醫家不解，亦自驚叱。竟不知先時感受邪甚則病甚，邪微則病微。病之輕重，非關於醫。人之生死，全賴藥石。故諺有云，傷寒莫治頭，勞怯莫治尾。若果正傷寒，初受於肌表，不過在經之浮邪，一汗卽解，何莫治之有。此言蓋指瘟疫而設也。所以疫邪方張之際，勢不可遏，但使邪毒速離膜原便是，治法全在後段工夫。識得表裏虛實，更詳輕重緩急，投劑不致差謬，如是可以萬舉萬全。卽使感受之最重者，按法治之，必無殞命之理。若夫久病枯削，酒色耗竭，耆耄風燭者，此等已是天眞幾絕，更加瘟疫，自是難支，又不可同日而語矣。【略】

論陽證似陰

凡陽厥，手足皆冷或冷過肘膝，甚至手足指甲皆青黑劇，則遍身冰冷如石，血凝青紫成片，或六脉無力，或脉微欲絕，以上脉證悉見純陰，猶以爲陽證何也。蓋審內證氣噴如火，齦爛口臭，煩渴譫語口燥舌乾，舌胎黃黑或生芒刺，心腹痞滿小腹疼痛，小便赤澁涓滴作痛，非大便燥結卽大腸膠閉，非協熱下利卽熱結旁流。以上內三焦悉見陽證，所以爲陽厥也。粗工不察內多下證，但見表證脉體純陰，誤投溫劑，禍不旋踵。凡陽證似陰者，瘟疫與正傷寒通有之，其有陰證似陽者，此係正傷寒家事，在瘟疫無有此證，故不附載。詳見傷寒實錄。瘟疫陽證似陰者，始必由膜原以漸傳裏，先幾日發熱，以後四肢逆冷。傷寒陽證似陰者，始必由陽經發熱，脉浮而數，邪氣自外漸次傳裏，裏氣壅閉，脉體方沉，乃至四肢厥逆，蓋非一日矣。其眞陰者，始則惡寒而不發熱，其脉沉細，當卽四肢逆冷，急投附子回陽，二三日失治卽死。捷要辨法，凡陽證似陰，外寒而內必熱。故小便血赤，凡陰證似陽者，格陽之證也。上熱下寒，故小便清白。但以小便赤白爲據，以此推之萬不失一。

舍病治藥

嘗遇微疫，醫者誤進白虎湯數劑，續得四肢厥逆，病勢轉劇。更醫謬指爲陰證，投附子湯病愈。此非治病，實治藥也。雖誤認病原，藥則偶中，醫者之庸，病者之福也。蓋病本不藥自愈之證，因連進白虎，寒涼慄悍，抑遏胃氣，以致四肢厥逆，疫邪強伏，故病增劇。今投溫劑，胃氣通行，微邪流散故愈。若果直中無陽，陰證誤投白虎一劑立斃，豈容數劑耶。

舍病治弊

一人感疫，發熱煩渴思飲冰水。醫者以爲凡病須忌生冷，禁止甚嚴。病者苦索勿與，遂至兩目火迸，咽喉焦燥，不時烟焰上騰，晝夜不寐，目中見鬼無數，病劇苦甚，自謂但得冷飲一滴下咽，雖死無恨。於是乘隙偷窺取井水一盆，置之枕傍。飲一盃目頓清亮，二盃鬼物潛消，三盃咽喉聲出，四盃筋骨舒暢，飲至六盃，不知盞落枕傍，竟爾熱睡。俄而大汗如雨，衣被濕透，脫然而愈。蓋因其人瘦而多火，素稟陽藏。始則加之以熱，經絡枯燥。旣而邪氣傳表，不能作正汗而解，誤投升散則病轉劇，今得冷飲，表裏和潤。所謂除弊便是興利，自然汗解宜矣。更有因食因痰因寒劑因虛陷致疾不愈者，皆當舍病求弊。以此類推，可以應變於無窮矣。

論輕疫誤治每成痼疾

凡客邪皆有輕重之分，惟疫邪感受輕者人所不識，往往誤治而成痼疾。假令患痢晝夜無度，水穀不進，人皆知其危痢也。其有感之輕者，晝夜雖行四五度，飲食如常起居如故，人亦知其輕痢，未嘗誤以他病治之者，憑有積滯耳。至如瘟疫感之，重者身熱如火，頭疼身痛，胸腹脹滿，胎刺譫語，斑黃狂躁，人皆知其危疫也。其有感之淺者，微有頭疼身痛，午後稍有潮熱，飲食不甚減，但食後或覺脹滿，或覺惡心，脉微數，如是之疫最易誤認。卽醫家素以傷寒瘟疫爲大病，今因證候不顯，多有不覺其爲疫也。且人感疫之際，來而不覺，旣感不知，最無憑據。又因所感之氣甚薄，發時又現證不甚，雖有頭疼身痛而飲食不絕，力可徒步，又烏得而知其疫也。病人無處追求，每每妄訴病原。醫家不善審察，未免隨情錯認。有如病前適遇小勞，病人不過以此道其根由。醫家不辨是非，便引東垣勞倦傷脾元氣下陷，乃執甘溫除大熱之句，隨用補中益氣湯壅補其邪，轉壅轉熱，轉熱轉瘦，轉瘦轉補，多至危殆。或有婦人患此，適逢產後，醫家便認爲陰虛發熱，血虛身痛，遂投四物湯及地黃丸，泥滯其邪，還延日久，病邪益固，遨遍女科，無出滋陰養血，屢投不効，復更涼血通瘀。不知原邪仍在，積熱自是不除，日漸厄羸，終成廢痿。凡人未免七情勞鬱，醫者不知爲疫，乃引丹溪五火相煽之說，或指爲心火上炎，或指爲肝火沖擊，遂乃類聚寒涼，糞其直折而反凝住其邪，徒傷胃氣。疫邪不去，瘀熱何清，延至骨立而斃。或向有宿病淹纏，適逢微疫未免身痛發熱。

醫家病家同認爲原病加重，仍用前藥加減，有妨於疫，病益加重至死不覺者。如是種種，難以盡述，聊舉一二，從是推而廣之，可以應變於無窮矣。

肢體浮腫

時疫潮熱而渴，舌黃身痛，心下滿悶，腹時痛脉數，此應下之證也。外有通身及面目浮腫，喘急不已，小便不利，此疫兼水腫，因三焦壅閉，水道不行也。但治其疫，水腫自已，宜小承氣湯。向有單腹脹而後疫者，治在疫。若先年曾患水腫因疫而發者，但治在疫，腹脹水腫自愈。病人通身浮腫，下體益甚，臍凸，陰囊及陰莖腫大，色白，小便不利，此水腫也。繼又身大熱，午後益甚，燥渴，心下滿悶喘急，大便不調，此又加疫也。因下之，下後脹不除，反加腹滿，宜承氣加甘遂二分，弱人量減。蓋先腫脹續得時疫，此水腫兼疫，大水在表，微疫在裏也，故併治之。時疫愈後數日，先自足浮腫，小便不利。腫漸至心腹而喘，此水氣也，宜治在水。時疫愈後數日，先自足浮腫小便如常，雖至通身浮腫而不喘，別無所苦，此氣復也。蓋血乃氣之依歸，夫氣先血而生，無所歸依，故暫浮腫。但靜養節飲食，不藥自愈。時疫身賦羸弱，言不足以聽，氣不足以息，得下證。少與承氣，下證稍減。更與之，眩暈欲死，蓋不勝其攻也。絕穀期月，稍補則心腹滿悶，攻不可，補不可，守之則元氣不鼓，餘邪沉匿膜原，日惟水飲而已。以後心腹忽加腫滿煩冤者，向來沉匿之邪方悉分傳於表裏也，宜承氣養榮湯一服病已。設表腫未除，宜微汗之自愈。時疫得裏證失下，以致面目浮腫及肢體微腫，小便自利，此表裏氣滯，非兼水腫也，宜承氣下之。裏氣一疏，表氣亦順，浮腫頓除。或見絕穀，期月指爲脾虛發腫，誤補必劇。姙娠更多此證，治法同前，皆得子母俱安，但當少與，愼毋過劑。共七法。

服寒劑反熱

陽氣通行，溫養百骸。陽氣壅閉，鬱而爲熱。且夫人身之火，無處不有，無時不在，但喜通達耳。不論臟腑經絡，表裏上下，血分氣分，一有所阻，即便發熱。是知百病發熱，皆由於壅鬱。然火鬱而又根於氣，氣嘗靈而火不靈。火不能自運，賴氣爲之運。所以氣升火亦升，氣降火亦降，氣行火亦行。氣若阻滯，則火屈曲。惟是屈曲，熱斯發矣。是氣爲火之舟楫也。今疫邪透出於膜原，氣爲之阻。時欲到胃，是求伸而未能遽達也。今投寒劑抑遏胃氣，氣益不伸，火更屈曲，所以反熱也。往往服芩連、知柏之類，病人自覺反熱。其間偶有靈變者，但言我非黃連證，亦不知其何故也。竊謂醫家每以寒涼清熱，熱不能清，尚信弗疑，服之反熱，全然不悟，雖至白首終不究心，悲夫。

知一

邪之著人如飲酒。然凡人醉酒，脉必洪而數，氣高身熱，面目俱赤，乃其常也。及言其變，各有不同。有醉後妄言妄動，醒後全然不知者，有雖沉醉而神思終不亂者，醉後應面赤而反刮白者，應委弱而反剛強者，應壯熱而反惡寒戰慄者，有易醉而易醒者，有難醉而難醒者，有發呵欠及嗌噴者，有頭眩眼花及頭痛者。因其血氣虛實之不同，藏府稟賦之各異，更兼過飲小飲之別，考其情狀各自不同，至論醉酒一也。及醒，一切諸態如失。凡人受邪，始則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舌上白胎漸加煩渴，乃衆人之常也。及言其變，則各有不同。或嘔或吐，或喉咽乾燥，或痰涎湧甚，或純乎發熱，或發熱而兼凜凜，或先凜凜而後發熱，或先一日惡寒而後發熱，以後即純乎發熱。或先惡寒而後發熱，以後漸漸寒少而熱多，以至純熱者。或晝夜發熱者，或午後潮熱餘時熱稍緩者。有從外解者，或戰汗或狂汗自汗盜汗或發斑有潛消者。有從內傳者。或腹痛，或胸脇痞悶，或心腹脹滿，或心痛，或胸脇痛，或大便不通，或前後癃閉，或協熱下利，或熱結旁流，有黃胎黑胎者。有口燥舌裂者，有舌生芒刺舌色紫赤者，有鼻孔如烟煤之黑者，有發黃及畜血吐血衄血大小便血汗血嗽血齒衄者，有發頤疙瘩瘡者，有首尾能食者，有絕穀一兩月者，有無故最善反復者，有愈後漸加飲食如舊者，有愈後飲食勝常二三倍者，有愈後退爪脫髮者。至論惡證，口禁不能張，昏迷不識人，足屈不能伸，唇口不住牽動，手足不住振戰，直視上視，圓睜目瞑，口張聲啞，舌強遺尿遺糞，項強發痙，手足俱痙，筋惕肉瞤，循衣摸牀，撮空理線等證，種種不同。因其氣血虛實之不同，藏府稟賦之有異，更兼感重感輕之別。考其證候，各自不同，至論受邪一也。及邪盡，一切諸證如失。所謂知其一，萬事畢。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此之謂也。

以上止舉一氣因人而變。至有歲氣稍有不同者，有其年衆人皆從自汗而解者，更有其年衆人皆從戰汗而解者。此又因氣而變，餘證大同小異，皆疫氣也。至又雜氣爲病，一氣自成一病，每病各又因人而變。統而言之，其變不可勝言矣。醫者能通其變，方爲盡善。

四損不可正治

凡人大勞大慾，及大病久病後，氣血兩虛，陰陽並竭，名爲四損。當此之際，忽又加疫，邪氣雖輕，並爲難治，以正氣先虧，邪氣自陷。故諺有云，傷寒偏死下虛人，正謂此也。

若正氣不勝者，氣不足以息，言不足以聽，或欲言而不能。感邪雖重，反無脹滿痞塞之症，誤用承氣，不劇卽死。以正氣愈損，邪氣愈伏也。

若眞血不足者，面色萎黃，唇口括白，或因吐血崩漏，或因產後亡血過多，或因腸風藏毒所致。感邪雖重，面目又無陽色，誤用承氣速死。以榮血愈消，邪氣益加沉匿也。

若眞陽不足者，或四肢厥逆，或下利完穀，肌體惡寒，恆多泄瀉，至夜益甚。或口鼻冷氣感邪雖重，反無發熱燥渴胎刺等證，誤用承氣，陽氣愈消，陰凝不化，邪氣留而不行，輕則漸加委頓，重則下咽立斃。

若眞陰不足者，自然五液乾枯，肌膚甲錯。感邪雖重，應汗無汗，應厥不厥，誤用承氣，病益加重。以津液枯涸，邪氣滯滯無能輸泄也。凡遇此等，不可以常法正治，當從其損而調之。調之不愈者，稍以常法治之。治之不及者，損之至也。是故一損二損，輕者或可挽回，重者治之無益。乃至三損四損，雖盧扁亦無所施矣。更以老少參之。少年遇損或可調治，老年遇損多見治之不及。良以枯魄獨存，化原已絕，不復滋生矣。

勞復、食復、自復

疫邪已退脉證俱平，但元氣未復，或因梳洗沐浴，或因多言妄動，遂至發熱，前證復起，惟脉不沉實爲辨，此名勞復。蓋氣爲火之舟楫，今則眞氣方長，勞而復折。眞氣既虧，火亦不前，如人欲濟，舟楫已壞，其可渡乎。是火也，某經氣陷則火隨陷於某經，陷於經絡則爲表熱，陷於藏府則爲裏熱。虛甚熱甚，虛微熱微，治法輕則靜養可復，重則大補氣血。候眞氣一回，血脉融和，表裏通暢，所陷之火隨氣輸泄，自然熱退而前證自除矣。若誤用承氣及寒涼剝削之劑，變證蜂起，卒至殞命，宜服安神養血湯。

若因飲食所傷者，或吞酸作噯，或心胸滿悶而加熱者，此名食復，輕則損穀自愈，重則消導方痊。

若無故自復者，以伏邪未盡，此名自復，當問前得某證，所發亦某證。少與前藥以徹其餘邪，自然獲愈。

又《瘟疫論補遺》

正名

《傷寒論》曰，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後人省文加广爲瘟，卽溫也。如病證之證，後人省文作証，嗣後省言加广爲症。又如滯下，古人爲下利膿血，蓋以瀉爲下利，後人加广爲痢。要之古無瘟痢症三字，蓋後人之自爲變易耳，不可因易其文，以溫瘟爲兩病，各指受病之原。乃指冬之伏寒至春至夏發爲溫熱，又以非時之氣爲瘟疫。果爾又當異證異脉。不然臨治之際，何以知受病之不同也。設使脉病不同，病原各異，又當另立方論治法。然則脉證治法又何立哉。枝節愈繁而正意愈亂，學者未免有多岐之惑。夫溫者熱之始，熱者溫之終。溫熱首尾一體，故又爲熱病卽溫病也。又名疫者，以其延門合戶如徭役之役，衆人均等之謂也。今省文作疫，加广爲疫。又爲時疫時氣者，因其感時行戾氣所發也。因其惡厲又謂之疫厲，終於得汗而解，故燕冀名爲汗病。此外又有風溫濕溫，卽溫病夾外感之兼證。名各不同，究其病則一。然近世稱疫者衆，書以溫疫名者弗遵其言也。後以《傷寒例》及諸家所議，凡有關於溫疫，其中多有誤者。恐致惑於來學，悉采以正焉。

傷寒例正誤

《陰陽大論》云，春氣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此則四時正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中而卽病者名曰傷寒。不卽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

成註《內經》曰，先夏至爲溫病，後夏至爲暑病。溫暑之病本於傷寒而得之。

按十二經絡與夫奇經八脉，無非榮衛氣血周布一身，而榮養百骸。是以天眞元氣無往不在，不在則痲木不仁，造化之機無刻不運，不運則顛倒仆絕。然風寒暑濕之邪，與吾身之榮衛，勢不兩立，一有所中，疾苦作矣。苟或不除，不危卽斃。上文所言冬時嚴寒所傷中而卽病者，爲傷寒。不卽病者，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然風寒所傷，輕則感冒，重則傷寒。卽感冒一證，風寒所傷之最輕者，尙爾頭疼身痛，四肢拘急，鼻塞聲重，痰嗽喘急，惡寒發熱，當卽爲病，不能容隱。今冬時嚴寒所傷，非細事也，反能藏伏過時而發

耶。更問何等中而卽病。何等中而卽病者，頭痛如破，身痛如杖，惡寒項強，發熱如炙，或喘或嘔，甚則發痙，六脉疾數，躁煩不寧，至後傳變不可勝言，倉卒失治乃致傷生。何等中不卽病者，感則一毫不覺，旣而延至春夏，當其已中之後未發之前，飲食起居如常，神色聲氣纖毫不異，其已發之證，勢不減於傷寒。況風寒所傷，未有不由肌表而入所傷，皆榮衛所感。均係風寒，一者何其懵懵藏而不知，一者何其靈異感而卽發。同源而異流，天壤之隔，豈無說耶。旣無其說，則知溫熱之原非傷寒所中矣。且言寒毒藏於肌膚之間，肌爲肌表，膚爲皮之淺者。其間一毫一竅，無非榮衛經行所攝之地，卽感冒些小風寒，尙不能稽留，當卽爲病，何況受嚴寒殺厲之氣，且感於皮膚最淺之處，反能容隱者耶。以此推之，必無是事矣。凡治客邪，大法要在表裏分明。所謂未入於府者，邪在經也，可汗而已。旣入於府者，邪在裏也，可下而已。果係寒毒藏於肌膚，雖過時而發，邪氣猶然在表，治法不無發散，邪從汗解。後世治溫熱病者，若執肌膚在表之邪，一投發散，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

凡病先有病，因方有病證。假令傷寒中暑，各以病邪而立名。若言熱證，尙可糢糊。若以暑病爲名，乃是香薷飲之證，彼此其可相混。凡客病感邪之重者則病甚，其熱亦甚。感邪之輕者則病輕，其熱亦微。熱之微甚存乎感邪之輕重也。二三月及八九月，其時亦有病重大熱不止失治而死者，五六月亦有病輕熱微不藥而愈者。凡溫病四時皆有，但仲夏感者多，春秋次之，冬時又次之。但可以時令分病之多寡，不可以時令分熱之輕重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證者，皆因冬時觸寒所致，非時行之氣也。凡時行者，春時應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作時行之氣也。

然氣候亦有應至而不至，或有至而太過者，或未應至而至者，皆成病氣也。

春溫夏熱秋涼冬寒，乃四時之常，因風雨陰晴稍爲損益。假令春應暖而反多寒，其時必多雨。秋應涼而熱不去者，此際必多晴。夫陰晴旱潦之不測，寒暑損益，安可以爲拘。此天地四時之常事，未必爲疫。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氣也。戾氣者，非寒非暑，非煖非涼，亦非四時交錯之氣。乃天地別有一種戾氣，多見於兵荒之歲，間歲亦有之，但不甚耳。上文所言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爲時行之氣。雖不言疫，疫之意寓是矣。殊不知四時之氣雖損益於其間，及其所感之病終不離其本原。假令正二月應煖，偶因風雨交集天氣不能溫熱，而多春寒所感之病，輕則爲感冒，重則爲傷寒，原從感冒傷寒法治之。但春寒之氣終不若冬時嚴寒殺厲之氣爲重，投劑不無有輕重之分。此卽應至而不至至而不去二事也。又如八九月適多風雨，偶有暴寒之氣先至，所感之病大約與春寒彷彿。深秋之寒終不若冬時殺厲之氣爲重，此卽未應至而至。卽冬時嚴寒倍常，是爲至而太過，所感亦不過卽病之傷寒耳。假令夏時多風雨，炎威少息，爲至而不及。時多亢旱，爍石流金，而略於三時，至夏而又略之，此必然之理也。其病與四時正氣之序何異耶。治法無出於香薷飲而已。

其冬時有非節之煖，名曰冬溫。

此卽未應至而至也。按冬傷於寒，至春變爲溫病。今又以冬時非節之煖爲冬溫，一感於冬寒，一感於冬溫。一病兩名，寒溫懸絕。然則脉證治法又何似耶。夫四氣乃二氣之離合也，二氣卽一氣之升降也。升極則降，降極則升。升降之極爲陰陽離，離則氣亢，氣亢則致病。亢氣者，冬之大寒夏之大暑也。將升不升將降不降爲陰陽合，合則氣和，氣和則不致病。和氣者，卽春之溫暖秋之清涼也。是以陰極而陰氣來，和爲清涼，斯有旣濟之道焉。若夫春寒秋熱爲冬夏之偏氣，倘有觸冒之者，因以爲疾。若夏涼冬煖轉得春秋之和氣，豈有因其和而反致疾者。所以但見傷寒中暑，未嘗見傷溫和而中清涼也。溫煖清涼未必爲病，又烏可以言疫。

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天有暴寒者，此皆時行寒疫也。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尙弱，爲寒所折，病熱猶輕。五六月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爲重。七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有殊耳。

按四時皆有暴寒。但冬時感嚴寒殺厲之氣名傷寒，爲病最重。其餘三時寒微，爲病亦微。又以三時較之盛夏，偶有些小風寒所感之病，更微矣。此則以感寒之重，病亦重而熱亦重。感寒之輕病亦輕而熱亦輕。是重於冬爲重。七八月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有殊耳。上文所言三四月陽氣尙弱，爲

寒所折，病熱猶輕。五六月以其時陽氣已盛，爲寒所折，病熱爲重。七八月其時陽氣已衰，爲寒所折，病熱亦微。由是言之，在冬時陽氣潛藏，爲寒所折，病熱更微。此則反是。夏時感寒爲重，冬時感寒爲輕，前後矛盾，於理大違。又春夏秋三時偶有暴寒所着，與冬時感冒相同，治法無二。但可名感冒，不當另立寒疫之名。若又以疫，爲名殊類，畫蛇添足。

諸家溫疫正誤

雲岐子　傷寒汗下不愈過經，其病尚在而不除者，亦爲瘟疫病也。如太陽證汗下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浮者，太陽溫疫也。如身熱目痛不眠汗下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長者，陽明溫病也。如胸脇脹滿汗下過經不愈，診得尺寸俱弦者，少陽溫病也。如口燥舌乾而渴診得尺寸俱沉細過經不愈者，太陰溫病也。如煩滿囊縮診得尺寸俱微緩過經不愈者，厥陰溫病也。是故隨其經而取之，隨其經而治之，如發斑乃溫毒也。

按《傷寒敍》，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爲傳經，盡七日後，傳太陽爲過經。雲岐子所言傷寒過經不愈者，便指爲溫病，竟不知傷寒溫病自是兩途，未有始傷寒而過經變爲溫病者。若果溫病自內達外，何有傳經。若能傳經，卽是傷寒，而非溫病明矣。

汪云　愚謂溫與熱有輕重之分，故仲景云若遇溫氣則爲溫病。此叔和之言，非仲景本論。更遇溫熱氣卽爲溫毒，熱比溫尤重故也。但冬傷於寒至春而發，不感異氣名曰溫病，此病之稍輕者也。溫病未已更遇溫氣，變爲溫病，此病之稍重者也。《傷寒例》以再遇溫氣，名曰溫疫。又有不因冬傷於寒至春而病溫者，此特感春溫之氣可名春溫。如冬之傷寒秋之傷濕夏之中暑相同也。按《陰陽大論》，四時正氣之序，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今特感春溫之氣可名春溫，若感秋涼之氣可名秋涼病矣。春溫可以爲溫病，秋涼獨不可爲涼病乎。以涼病似覺難言，勉以溫証搪塞，既知秋涼病有碍，反而思之，則知春溫病殊爲謬妄矣。以此觀之，是春之溫病有三種不同。有冬傷於寒至春變爲溫病者，有重感溫氣相雜而爲溫病者，有溫病未已再遇溫氣而爲溫病者，有不因冬傷於寒不因更遇溫氣只於春時感春溫之氣而病者。若此三者，皆可名爲溫病，不必各立名色，只要知其病原之不同也。

凡病各有病因。如傷寒自覺觸冒風寒，如傷食自覺飲食過度，各有所責。至於溫病，乃伏邪所發，多有安居靜養別無他故條焉而病。詢其所以然之故，無處尋思。況求感受之際且自不覺，故立論者或言各時非節之暖，或言春之溫氣，或言傷寒過經不解，或言冬時伏寒至春夏乃發。按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出自《素問》。此漢人所撰，晉時王叔和又以述《傷寒例》，蓋順文之誤。或指冬不藏精春必溫病。此亦漢人所撰，但言斷喪致病，不言因邪治病。又見冬時之溫病與春夏之溫疫，脉證相同，治法無異。據云冬時卽病爲傷寒，今溫病亦發於冬時。思之至此不能無疑，乃覺前人所論雖憑，務求其所以然之故。既不可言傷寒，又不可言伏寒。因以冬時非節之暖，牽合而爲病原。不思嚴寒酷暑因其鋒利人所易犯，故爲病最重。至於溫暖，乃天地中和之氣，萬物得之而發育，氣血得之而融和，當其肅殺之令權施仁政，未有因其仁政而反蒙其害者。切當較之冬時未嘗溫暖，亦有溫病。或遇隆冬暫時溫煖，雖有溫病，或溫之由亦無確據。既不過猜疑之說，烏足以爲定論。或言感三春當令之溫氣爲溫病。夫春時自應溫暖，責之尤其無謂。或言溫病後或溫氣而爲溫病，正如頭上安頭。或言傷寒汗下過經不愈者爲溫病，則又指鹿爲馬。活人又以夏應暑而寒氣折之，責邪在心爲夏溫，秋應涼而大熱折之，責邪在肺爲秋溫，轉屬支離。陶氏又以秋感溫氣而爲秋溫，明是雜證。敍溫者絡繹，議論者各別，言愈繁雜而本源愈失，使學者反增亡羊之惑，與醫道何補。

《活人書》云，夏月發熱惡寒頭疼，身體肢節痛重，其脉洪盛者，熱也。冬傷於寒，因暑氣而發爲熱病，治熱病與傷寒同，有汗宜桂枝湯，無汗宜麻黃湯，如煩躁宜大青龍湯。然夏月藥性須帶涼不可太溫，桂枝、麻黃、大青龍須用加減。夏至前桂枝加黃芩，夏至後桂枝、麻黃、大青龍加知母、石膏，或加升麻。蓋桂枝、麻黃性熱，地暖處非西北之比，夏月服之必有發黃出斑之失。熱病三日外，於前湯不瘥，脉勢仍數，邪氣猶在，經絡未入藏府者，桂枝石膏湯主之。此方夏至後可代桂枝。證若加，麻黃可代麻黃青龍湯證也。若三月至夏爲晚發，傷寒梔子升麻湯亦暫用之。王宇泰述，萬曆癸卯，李氏一增應舉南下，方盛暑傷寒。一太學生新讀仲景書，自謂知醫，投以桂枝二湯，隆冬正傷寒之藥，施之於溫病不可，何況於熱病乎。

按《活人書》，以溫熱病用桂枝、麻黃，雖加涼藥，終未免發散之誤，不危幸矣，豈止三日外與前湯不瘥脉勢仍數而已哉。至此尚然不悞爲半裏之證，

且言邪氣猶在經絡，仍用桂枝石膏湯，至死無悔。王宇泰非之甚當。是以不用麻黃、桂枝，賢於《活人書》遠矣。究竟不識溫熱之源，是以不知用藥耳。

春溫　《活人書》曰，春應溫而清氣折之，責邪在肝。或身熱頭疼，目眩嘔吐，長幼率相似，升麻葛根湯、解肌湯四時通用敗毒散。陶氏曰，交春後至夏至前，不惡寒而渴者爲溫病，用辛涼之藥微解肌，不可大發汗。急證現者用寒涼之藥急攻之，不可誤汗誤下。當須識此表證，不與正傷寒同法。裏證治法同。

夏溫　《活人書》曰，夏應暑而寒氣折之，責邪在心。或身熱頭疼，腹滿自利，長幼率相似，理中湯射干湯半夏桂枝湯。陶氏曰，交夏至有頭疼發熱，不惡寒而渴，此名溫病。愈加熱者爲熱病。止用辛涼之藥解肌，不宜大汗。裏證見者急攻下，表證不與。正傷寒同法。裏證治法同。

秋溫　《活人書》曰，秋應涼而大熱折之，責邪在肺。濕熱相搏，民病咳嗽，金沸草散白虎加蒼术湯，病瘅發黃，茵陳五苓散。陶氏曰，交秋至霜降前，有頭疼發熱不惡寒，身體痛小便短者，名濕病。亦用辛涼之藥加疏利以解肌，亦不宜汗。裏證見者宜攻下，表證不與。正傷寒同法。

冬溫　《活人書》云，冬應寒而反大溫折之，責邪在腎，宜麥薤湯。丹溪曰，冬溫爲病，非其時有其氣者。冬時嚴寒，君子當閉藏而反發泄於外，專用補藥帶表藥。

按西北高厚之地，風高氣燥，溫證希有，南方卑濕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時有感濕者。天地或時久雨，或時亢旱，蓋非時令所拘。故傷濕之證隨時有之，不待交秋而後能也。推節菴之意，以至春爲溫病，至夏爲熱病，至秋似不可復言溫熱。然至秋冬又未免溫病，只得勉以濕證抵搪。且濕爲雜證，更不可借此混淆。惟其不知溫病四時皆有，故說到冬時遂付之不言。王宇泰氏因見陶氏不言，乃引丹溪述非其時有其氣以補冬溫之缺。然則冬時交錯之氣又不可以爲冬溫也。俗人但言四時之溫，蓋不知溫之源。故春責清氣，夏責寒氣，秋責熱氣，冬責溫氣。殊不知清溫寒熱總非溫病之源，復以四時專令之藏而受傷，不但膠柱鼓瑟，且又罪及無辜矣。

夏春農《疫喉淺論》卷上《疫喉痧總論》　疫喉痧一證，古書未載，後人名之曰爛喉痧也。吾揚道光年間兩行此疫，長幼咸若，男女相同，互爲傳染，其中殞命者不可勝紀。今春雨澤稀少，天氣亢燥，郡中患喉痧而斃者，亦弗少也，可勝嘆哉。夫疫者役也，如役使然也。又役者行也，用也，皆動象也。動則火生，故六氣皆從火化。五行之速莫如風火。暴病暴死者，皆火證也。經云，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一陰謂心胞，一陽謂三焦，二脈並絡於喉，氣火內結故成喉痺。又經云，諸熱瞀瘈暴注瞤瘈暴病暴死，皆屬於火。此段經文，俱指少陽相火爲害也。是以疫喉初來咽喉即腐，或左或右或左右全腐，其色或白或黃或紅或紫，其痛或重或輕或不痛，遍身熱如火燎，皮膚紅暈如斑。若色或白或黃或灰黑或粘厚，脈象或浮數或弦數或洪大或沉伏，嘔吐氣喘神煩昏冒，自利溲赤日乾唇紅躁亂驚惕。或微惡寒而垢胝涼譫言搐搦。輕者猶可救療，重者多不逾三日而死也。何也，緣乎手少陽三焦經與手厥陰心胞絡經相爲表裏，三焦相火沸騰直犯心胞，故神糊不識人也。前賢謂溫病首先犯肺，逆傳心胞。予謂疫喉痧三焦火炎直犯心胞，同一危疴也。且咽喉者，水穀之道路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懸雍者，音聲之關也。喉者候氣。喉系堅空，連接肺，本爲氣息之路也。咽者嚥物，咽系柔空，下接胃，本爲飲食之路也。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口鼻吸受天地疫厲不正之氣，與肺胃蘊伏之熱混合盤踞，一遇少陽相火沸騰，肺胃蘊熱與疫厲之毒一齊上干，或加外風相搏，遂令咽喉暴痛暴腐也。肺主皮毛，胃主肌肉。三焦火炎薰蒸營血，故爲瘡爲痧也。此疫喉痧之所由來也。愚見以三焦相火爲發源，以肺胃二經爲戰場，以吸受疫厲之氣爲賊渠也。夫厲者，烈也，猛也。故變症迅且速也。又厲者毒也，火也，而克奏膚功，又以清火化毒爲第一要着也。奈病來倉卒，成法無稽，以致治者聚訟紛紜。或謂先治其喉禁用寒涼，或謂首重瘡痧當宜升托，然總難獲效，不知疫厲之氣充斥三焦，猝然而發，咽喉一腐，遍身皮膚紫赤如瘡如痧，並無顆粒可分，世所謂爛喉痧是也。考前賢以傷寒胃熱失下，衝入少陽則助相火而爲瘡，衝入厥陰則助君火而爲疹。傷寒胃熱失下合君相二火尚爲瘡瘍，何況疫痧本是君相二火爲害乎。此疫痧之不宜辛溫升托也明矣。【略】

又《雜氣成疫論》　甚矣，疫之難言也。如春應溫反寒，夏應熱反涼，秋應涼反熱，冬應寒反溫，非時不正之氣觸冒之者，長幼相同互爲傳染，名曰疫症。然此皆屬常疫。前賢治法具載簡編，不難憑證處方。所可危者，雜疫

耳。雜疫者，雜氣成疫也。夫雜氣者，風寒暑濕燥火六氣之外，廼天地間別有一種天扎暴厲之氣，如天之毒霧黃沙，地之山嵐瘴氣，溝渠積穢土壤藏污，加以兵燹之後水旱頻仍，道路流亡半多藁葬，尸氣臭味混合瀰漫，一遇狂風飛揚鼓舞，隨風散漫，遍及方隅。是氣也，無形可求，無象可見。況復無聲無臭，何能得睹得聞。其來無時，其著無方。人在氣交之中，七竅空虛，口鼻爲最，忽逢是氣，憑空而來，必得乘虛而入。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其爲病也，內而瘟疫、癉痢、霍亂、軟脚等症，外而大頭、痕瘼、疙瘩、瓜瓤等瘟，以及疫疹疫痘之類，無非皆受雜氣之爲害，均危候也。其至危者，莫疫喉痧若也。古人謂咽喉爲要害之區，疫痧屬君相二火。要害既經，邪據火勢，又復鴟張充斥三焦，蒸騰血脉，外化疫痧，內擾神明，治之稍差，不斃何待。且予歷驗患疫喉痧而斃者，非幼稺及酒色是耽者。幼稺臟氣未充。酒色是耽者，肝腎空虛，脾濕內蘊也。是以肝腎空虛之人，未有患疫喉痧而不危者。再考十二經中太陰之脉，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少陰之脉，循喉嚨之後上入顱顙下絡舌本。故前論疫喉白腐屬濕熱上蒸，蓋太陰脾土從濕化也。吾特於清透攻下法中力葆眞陰清熱滲濕方內，參入芳香。奈何世人不究病原，每遇斯症，動輒投以麻桂細辛以誇膽識超羣。不知麻黃發太陽之表，桂枝和衛外之陽，細辛溫少陰之經，與疫喉痧極不相合也。嗚呼，醫者不識六經，不足以治傷寒，不明六氣，不足以治時感。而六氣之外更多雜氣，吾故以非時之氣成疫爲常疫，而雜氣成疫爲雜疫。雜疫之危更勝於常疫，良以六氣有限，循序可求。雜氣無窮，茫然難測。妄著《雜氣成疫論》，聊備有心司命者之採擇云爾。

茲有友人詢及疫喉痧症。近年以來，大江南北，靡不盛行，一歲之中，無時不見，不獨僅見於三春，更不獨僅見於甲乙兩歲運也。究竟是證果屬不正之氣所致耶，抑別有雜氣使然耶。予聞之欣然答曰，善哉斯問也。不正之氣皆爲厲氣。雜氣者，卽種種不正之厲氣。厲氣之發，其來無時，其著無方，故其害甚速。君以雜氣相詢，甚有先得我心。予不敏，勉著《雜氣成疫論》以質之，仍祈高明教我是幸。時光緒歲在戊寅孟春月上元節夕春農自記。

認識論分部

知

王履《醫經溯洄集》卷上《神農嘗百草論》《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一日七十毒。予嘗誦其書，每至於此未始不嘆。夫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夫神農，立極之大聖也。閔生民之不能以無疾，故察夫物性之可以愈疾者以貽後人，固不待乎物物必嘗而始知也。苟待乎物物必嘗而始知，則不足謂之生知之聖也。以生知之聖言之，則雖不嘗亦可知也。設使其所知果有待乎必嘗，則愈疾之功非疾不能以知之，豈神農衆疾俱備而歷試之乎。況污穢之藥不可嘗者，其亦嘗乎。且味固可以嘗而知，其氣其性其行經主治及畏惡反忌之類，亦可以嘗而知乎。苟嘗其所可嘗，不可嘗者既可知，而可嘗者亦不必待乎嘗之而後知矣。謂其不嘗不可也，謂其悉嘗亦不可也。然經於諸藥名下不著氣性等字，獨以味字冠之者，由藥入口惟味爲先故也。又藥中雖有玉石蟲獸之類，其至衆者惟草爲然，故遂曰嘗百草耳。豈獨嘗草哉。夫物之有毒嘗而毒焉有矣，豈中毒者日必七十乎。設以其七十毒偶見於一日而記之，則毒之小也，固不死而可解。毒之大也則死矣，孰能解之，亦孰能復生之乎。先正謂《淮南》之書多寓言，夫豈不信。

張介賓《景岳全書》卷二《逆數論》予嘗讀《易》，而聞諸夫子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由是默會其理，而知天人之道得以無窮無息者，無非賴此逆數耳。何也，蓋自太極初分，兩儀以判，一動一靜，陰陽見矣。陰陽之體爲水火。《乾》、《坤》定對待之交易，故一在上而一在下。水火蕩流行之變易，故一主降而一主升。夫如是，斯得循環無已，總之而爲天道，散之而爲人道，而《大易》之義所以無微不在也。姑無論其他，而但以性理明之，則總由變易之數。夫變易之數卽升降之數也，變易之所以無窮者，降以升爲主，是卽所謂逆數也。若無此逆，則有

降無升。流而不返，而大道如環，何所賴乎。由是逆順交變，則陽與陰對，熱與寒對，升與降對，長與消對，進與退對，成與敗對，勤與惰對，勞與逸對，善與惡對，生與死對。凡此一逆一順，其變無窮。惟從逆者從陽得生，從順者從陰得死。君如不信，第詳考伏羲卦氣之圓圖，其義昭然可見也。觀其陽盛之極，自夏至一陰初《姤》，由五六七八歷《巽》、《坎》、《艮》、《坤》，天道從西右行，則陽氣日降萬物日消者，此皆順數也。順則氣去，即從陰得死之道也。幸而陰剝之極，自冬至一陽得《復》，由四三二一歷《震》、《離》、《兌》、《乾》，天道從東左旋，則陽氣日升，萬物日盛者，此皆逆數也。逆則氣來，即從陽得生之道也。此天道之徵，固如是矣。若以人道言之，則人道本乎天道，天心即是人心。第天有陰霾，能蒙日月，人有愚昧，能勝聰明。故每多從順者，喜其易也，喜其逸也，每多避逆者，畏其難也，畏其勞也。彼大人之見則不然，如尊貴莫若帝王，可以縱矣，可以逸矣，可無畏矣。而堯舜之惟微惟危，顧何必諄諄乎在念。智慧莫若聖人，可無勞矣，可無畏矣。而孔子之戒愼恐懼，又何必拳拳乎在心。此無他，惟其代天工主人極，總知夫順不可從，從順則流，逆不可舍，舍逆則退也。由此觀之，乃知士而舍逆則有屈而無伸，農而舍逆則有種而無穫，工而舍逆則有粗而無精，商而舍逆則有散而無聚。再由此而推廣之，則凡曰修身齊家，凡曰治國平天下，進一步則日以就成，退一步則日以就敗，有源有流，其可任其長逝，而不思砥柱之良圖乎。此人道之攸係，又如是矣。然言天言人，總言夫生道也。而保生之道，莫先於醫。醫欲保生，其堪違陽道乎，其堪倍逆數乎。然醫貴圓通，安容執滯。非曰盡不用順也，用順亦以成逆也。性命玄關，此爲第一。獨正以衛陽也。非曰盡不用順也，用順亦以成逆也。性命玄關，此爲第一。獨念有醫名丕著之輩，猶然昧此而妄言，左道留傳，至今因致傷生，遺害非淺者，謂非軒岐之魔不可也。嗟嗟有心哉，其誰乎。苟得其人，可與談還悟道矣。儻亦以吾言爲然不。

驗

《黃帝內經素問・舉痛論》 黃帝問曰，余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合於今，善言人者必有厭於己。如此則道不惑而要數極，所謂明也。今余問於夫子，令言而可知，視而可見，捫而可得，令驗於己而發蒙解惑，可得而聞乎。

徐大椿《醫學源流論》卷下《治人必考其驗否論》 天下之事惟以口舌爭而無從考其信否者，則是非難定。若夫醫則有效驗之可徵，知之最易，而爲醫者自審其工拙亦最易。然而世之擇醫者與爲醫者，皆憒憒而莫之辨，何也。古人用藥，苟非宿病痼疾，其效甚速。《內經》云，一劑知二劑已。又云，覆杯而臥。《傷寒論》云，一服愈者不必盡劑。可見古人審病精而用藥當，未有不一二劑而效者。故治病之法必宜先立醫案，指爲何病所本何方，方中用某藥專治某症，其論說本之何書，服此藥後於何時減去，所患之何症。倘或不驗，必求所以不驗之故，而更思必效之法。或所期之效不應，反有他效，必求其所以致他效之故。又或反增他症，或病反重，則必求所以致害之故，而自痛懲焉。更復博考醫書，期於必愈而止。若其病本不能速效，或其病止可小效或竟不可治，亦必豫立醫案明著其說，然後立方，不得冒昧施治。如此自考，自然有過必知，加以潛心好學，其道日進矣。今之醫者，事事反此，惟記方數首，擇時尚之藥數種，不論何病何症，總以此塞責，偶爾得效，自以爲功。其或無效或至於死，亦諉於病勢之常。病家亦相循爲固然，全不一怪。間有病家於未服藥之前問醫者服此藥之後效驗若何，醫者答云且看服後何如，豈有預期之理。病家亦唯唯，自以爲失言，何其愚也。若醫者能以此法自考，必成良醫，病家以此法考醫者，必不爲庸醫之所誤，兩有所益也。

格物致知

朱震亨《格致餘論・治病先觀形色然後察脈問證論》 經曰，診脉之道觀人勇怯肌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爲診法也。凡人之形長不及短，大不及小，肥不及瘦。人之色白不及黑，嫩不及蒼，薄不及厚。而況肥人濕多，瘦人火多。白者肺氣虛，黑者腎氣足。形色既殊，臟腑亦異。外證雖同，治法迥別。所以肥人貴脉浮，瘦人貴脉沈，躁人宜脉緩，緩人宜脉躁，以其不可一槩觀也。試陳一二，幸以例推。東陽陳兄露筋骨身稍長，患體虛而勞，頭痛甚至有決別之言。余察其脉弦而大帶數，以人參、白朮爲君，川芎、陳皮爲

佐，至五六日未減，衆皆訝之，以藥之不對也。余曰，藥力有次第矣，更少俟一二宿，當自安。忽其季來問曰，何不少加黃芪。予笑不答。又經一宿，忽自言病頓愈。予脉之，覺指下稍盛。又半日，病者言膈上滿不覺饑，視其腹紋已隱矣。予曰，夜來藥中莫加黃芪否？曰，然。止與三貼。遂速與二陳湯加厚朴枳殼、黃連以瀉其衛，三貼而安。又浦江義門鄭兄，年二十餘，秋間大發熱，口渴妄言，妄見病似邪鬼。七八日後，召予治。脉之兩手，洪數而實。視其形肥，面赤帶白，卻喜露筋。脉本不實，涼藥所致。此因勞倦成病，與溫補藥自安。曰，柴胡七八貼矣。以黃芪附子湯冷與之，飲三貼後困倦鼾睡，微汗而解，脉亦稍輭。繼以黃芪白朮湯，至十日脉漸收斂而小。又與半月而安。夫黃芪，補氣藥也。此兩人者，一則氣虛，一則氣實，使有宜不宜存焉，可不審乎。

邏輯名辯論分部

體用

章楠《醫門棒喝・人身陰陽體用論》 人生與天地同根，陰陽之理原無二致，但各具一形。若不察其體用偏勝厚薄之異，焉能識其遷流變化以至疾病之因，故不可不究其源而詳辨之。當人賦形之初，一靈孕乎太極而主宰於中，所謂性也。太極者渾然一氣，所謂命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既判太極泯焉而不見。雖不可見而實不離陰陽之中，乃爲陰陽之體耳。陰陽動而爲寒熱，變而爲血氣，動而變者皆陰陽之用也。陰陽之體兆於賦形之先，故名先天。陰陽之用以成血氣形質，故名後天。原其體則渾然而莫可形容，論其用則遷流變化生生不窮。以其生化遷流而有屈伸進退，故人稟質各有偏勝強弱之殊，或有陽勝陰弱者，或有陰盛於陽者，或有陰陽兩弱者，或有陰陽俱盛者。如《內經》云太陽少陽太陰少陰等人，推而廣之類難悉數。以陰陽之用變化萬殊，故賦形各異。若究其體，則渾然者固無不同，以故用雖偏勝而仍各遂生生之道也。體有厚薄則用有強弱，而壽夭不齊。體有清濁則用有明昧，而賢愚不一，是以變化參差莫可窮盡也。夫醫爲性命所系，治病之要，首當察人體質之陰陽強弱，而後方能調之使安。察之之道，審其形氣色脉而已。形氣色脉，《內經》論之詳矣。然未窺其蘊者莫得其端緒。諸家方書但論病證方藥，而察形色以辨陰陽之要者，多略而不講。無怪後學執成方以治病，每不能合。因其病雖同，而人之體質陰陽強弱各異故也。雖丹溪略舉其概，葉氏《醫案》每論其端，而散見各條人多忽之。今述其大略，由是類推審察，則論治製方稍有準則也。假如形瘦色蒼，中氣足而脉多弦，目有精彩飲食不多，卻能任勞，此陽旺陰虛之質也。每病多火，須用滋陰清火，若更兼體豐肌厚脉盛皮粗，食啖倍多，此陰陽俱盛之質。平時少病每病多重，以邪蓄深久故也。須用重藥，如大黃、芒硝、干姜、桂附之類。寒熱之藥彼俱能受，以稟厚能任削伐，若用輕藥反不能效也。如體豐色白皮嫩肌鬆，脉大而軟，食啖雖多每生痰涎，此陰盛陽虛之質。目有精彩尚可無妨，如無精彩壽多不永。或未到中年而得中風之病，每病雖熱邪，藥不可過寒，更傷其陽。陽微則防其脫，熱退須用溫補扶陽。若更兼形瘦脉弱，食飲不多，此陰陽兩弱之質。倘目有精彩耳輪肉厚端正，其先天尚強神清智朗者，反爲大貴。若目無彩神氣昏庸，必多貧夭。凡陰陽俱弱之質常多病，卻不甚重，亦不能受大補大瀉大寒大熱之藥。但宜和平之味緩緩調之，此大略也。若論其變，則有陽旺陰弱之人。而損傷陽氣者，宜先扶陽而後滋陰。陰盛陽虛之人而有傷陰者，宜先滋陰而後助陽。斯當隨時審察不可拘執。與後虛損論互參其理，自可類推不能盡舉也。若夫丹溪所謂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景岳之謂陽常不足陰常有餘者，固非陰陽之體，亦不可論陰陽之用也。何故，陰陽之體渾然一氣，莫可形容，陰陽之用雖有屈伸變化，而參差不齊。常者不變之謂。人之體質，或偏於陰或偏於陽，原非一定，豈可謂之常乎。故兩說若冰炭，皆非至理也。如曰陽或有餘陰或不足，陽或不足陰或有餘，庶幾近之。然兩家之論雖非陰陽至理，而實各發明經旨一節，有補前人未備之功，故不可偏執其說，而亦不可偏廢也。何以見之，《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此謂人身陽氣。若天之精日而光明，萬物賴陽和以生長，如或失調使陽氣失所，猶如雲之蔽日，其象慘淡而不彰，則人之壽命不永。故景岳發明其義，以平日閱歷見解，備論陰病似陽格陽戴陽等證，以補前人所未備，而成一家言也。《通天論》又曰，陽氣者，煩勞則

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此陽者卽人身君相火也。煩則君火擾動，勞則相火鴟張。陰水日耗而幾於精絕。其偏僻之氣積至夏令火旺之時，內熱如煎，氣血鬱勃，營衛失度，陽和不循四末，而手足常冷如厥，若俗稱干血勞之類也。故丹溪謂五志妄動皆屬於火，火熾水耗，元氣不司運化，津液變爲痰涎，所以滋陰化痰立論，發明其平日閱歷見解，以廣經義成一家言也。然此節經旨原與上節對待互發，使人合參，以救陰陽偏勝之病，兩不可偏執而偏廢。故經又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可見終歸陰陽和平方爲至理，乃景岳是已論而非丹溪，則未嘗理會下節經旨，而忽陰平陽秘之道，不覺自蹈於偏也，學者豈可不察乎。是故陰陽之道本無有餘不足，而人之稟賦不齊者，以其用之流行各有偏勝，究其渾然之體則一也。若不明先天後天陰陽體用之理，或言有餘或言不足，而互相牴牾，不亦重增後學之惑哉。

天人一理，同出太極之源。故陰陽之體則同，用之流行參差不一，故偏勝各異。藥石止能理其用，不能助其體。故壽夭由體之厚薄，稟於有生之初。然用有偏勝，而至於偏絕，則體亦不能存，如患病誤藥之類，不能盡其天年而死也。其學道之士，息心內觀以復其初，則保固陰陽之體，故可益壽而全其形神，《內經》論之詳矣。陰陽之體惟以神會，莫可形求，故非有形藥餌所能滋益。世之妄冀延壽者，從事於服食燒煉，乃舍本逐末，或反致促命者有之，可憫也。然常人心志擾擾，欲行內觀之法，其氣不能和平調達，則神明不安，必有躁擾之患。須先用藥以調氣血，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虛谷自評。

本末

《黃帝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 帝曰，善病生於本，余知之矣。生於標者治之奈何。岐伯曰，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帝曰，善。六氣之勝何以候之。岐伯曰，乘其至也。清氣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焉。熱氣大來火之勝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寒氣大來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焉。濕氣大來土之勝也，寒水受邪腎病生焉。風氣大來木之勝也，土濕受邪脾病生焉。所謂感邪而生病也。乘年之虛，則邪甚也。重感於邪則病危矣。有勝之失時之和，亦邪甚也。遇月之空，亦邪甚也。邪則病危矣。有勝之氣，其必來復也。帝曰，其脉至何如。岐伯曰，厥陰之至其脉弦，少陰之至其脉鉤，太陰之至其脉沈，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至而從之。岐伯曰，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陰陽易者危。帝曰，六氣標本，所從不同，奈何。岐伯曰，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者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故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爲化也。帝曰，脈從而病反者，其診何如。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帝曰，諸陰之反，其脈何如。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是故百病之起，有生於本者，有生於標者，有生於中氣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逆正順也，若順逆也。故曰，知標與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此之謂也。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診，足以亂經。故大要曰，粗工嘻嘻，以爲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亂經，此之謂也。夫標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標與本，易而勿損。察本與標，氣可令調。明知勝復，爲萬民式。天之道畢矣。

《靈樞・病本》 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中滿者治其本，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有客氣有同氣大小便不利治其標，大小便利治其本。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詳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並行，甚爲獨行。先小大便不利，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也。

楊士瀛《仁齋直指》卷一《治病必求於本》 將以施其療治之法，當以窮其受病之源。蓋疾病之原不離於陰陽之二邪也。窮此而療之，厥疾弗瘳者鮮矣。良工知其然，謂夫風熱火之病所以屬乎陽，邪之所客病既本於陽，苟不求其本而治之，則陽邪滋蔓而難制。濕燥寒之病，所以屬乎陰。邪之所客病既本於陰，苟不求其本而治之，則陰邪滋蔓而難圖。誠能窮原療疾各得其法，萬舉萬全之功可坐而致也。治病必求於本，見於《素問・陰陽應

象大論》者如此。夫邪氣之基，久而傳化，其變証不勝其衆也。譬如水之有本故能流至汪洋浩瀚派而趨下以漸大，草之有本故能荐生莖葉實秀而在上以漸蕃。若病之有本，變化無窮，苟非必求其本而治之，欲去深感之患不可得也。今夫厥陰爲標風木爲本，其風邪傷於人也，掉搖而眩轉，瞤動而瘈瘲，卒暴強直之病生矣。少陰爲標君火爲本，其熱邪傷於人也，瘡瘍而痛痒，暴注而下迫，水液渾混之病生矣。少陽爲標相火爲本，其火邪傷於人也，爲熱而昏瘈，躁擾而狂越，如喪神守之病生矣。善爲治者，風淫所勝平以辛涼，熱淫所勝平以酸寒，火淫所勝平以酸冷。以其病本於陽必求其陽而療之，病之不愈者未之有也。太陰爲標濕土爲本，其濕邪傷於人也，腹滿而身腫，按之而沒指，諸痙強直之病生矣。陽明爲標燥金爲本，其燥邪傷於人也，氣滯而膚鬱，皮膚以皺揭，諸澁枯涸之病生矣。太陽爲標寒水爲本，其寒邪傷於人也，吐利而腥穢，水液以清冷，諸寒收引之病生矣。善爲治者，濕淫所勝平以苦熱，燥淫所勝平以苦溫，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以其病本於陰必求本陰而治之，病之不愈者未之有也。豈非將以施其療疾之法，當以窮其受病之源者哉。抑嘗論之，邪氣爲病各有其候，治之之法各有其要，亦豈止於一端而已。其在表者汗而發之，其入裏者下而奪之。其在高者因而越之謂可吐也，慄悍者按而收之謂按摩也。藏寒虛奪者治以灸焫，脈病攣痺者治以針刺，血實畜結腫熱者治以砭石，氣滯癥厥寒熱者治以導引，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者治以醪醴，血氣凝泣病生於筋脈者治以熨藥。始焉求其受病之本，終焉蠲其爲病之邪者，無出於此也。噫，昔黃帝處於法宮之中，坐於明堂之上，受業於岐伯傳道於雷公，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綱紀萬物變化生殺之妙，蓋有不測之神斡旋宰制於其間也。人或受邪生病，不離於陰陽也。病既本於此，爲上者豈可他求哉。必求於陰陽可也。《至眞要大論》曰，有者求之無者求之，此求其病機之說與夫求於本，其理一也。大抵四時以胃氣爲本，然治病必須先診六脈，皆有胃氣外證，雖重病亦可治。胃氣未絕，則藥力運行而輸散於皮毛經絡，故易治而生。胃氣既絕，則藥雖對證不能使其運用以輸精於皮毛經絡，眞臟獨見而藥不及矣，遂成不治之證也。東垣曰，脈貴有神。有神者有胃氣之謂也。故諸經方論皆曰，有病早治療，不令邪氣深入。所以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正謂此也。

劉完素《素問玄機原病式・寒類》 大凡治病，必先明其標本。標，上首也。本，根元也。故經言先病爲本，後病爲標。標本相傳，先以治其急者。又言六氣爲本，三陰三陽爲標。故病氣爲本受病，經絡臟腑謂之標也。夫標本微甚，治之逆從不可不通也。故經言知逆與從，正行無問。明知標本，萬舉萬當。不知標本，是謂妄行。陰陽之逆從，標本之謂道也，斯其理歟。

張元素《保命集・傷寒論》 論曰，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止於六七日間。若兩感於寒者，必不免於死。經所謂人之傷於寒者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蓋傷寒者非雜病所比，非仲景孰能明此。故張先公深得玄機之理，趣達六經之標本，知汗下之淺深。若投湯劑，正與不正，禍福影響，何暇數日哉。然仲景分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其證有六，其治有四。經云，一日巨陽受之，其脈尺寸俱浮。二日陽明受之，其脈尺寸俱長。三日少陽受之，其脈尺寸俱弦。至四日太陰受之，其脈尺寸俱沉細。五日少陰受之，其脈尺寸俱微緩。六日厥陰受之，其脈尺寸俱沉濇。其太陽病者，標本不同。標熱本寒，從標太陽發熱，從本則膀胱惡寒。若頭項痛腰脊強，太陽經病也，故宜發汗。其陽明病者，雖從中氣標陽本實，從標則肌實，從本則讝語。若身熱目痛鼻乾不得卧，陽明經病，故宜解肌。太陽傳陽明，非表裏之傳。若讝語從本爲實，故宜下便。王注曰，以陽感熱。其少陽病者，標本火。從標則發熱，從本則惡寒。前有陽明，後有太陰。若胷脇痛而耳聾，往來寒熱，少陽經病，故宜和解。其太陰病者，標陰本溫。從標則身目黃，從本則腹脹滿。若腹滿而噫乾，太陰經病，故宜泄滿下濕，從其本治。其少陰病者，標陰本熱。從標則爪甲青而身冷，從本則脈沈實而發渴。若口燥舌乾而渴少，陰經病，故宜溫標下本。其厥陰病者，故厥陰之中氣宜溫也。若煩滿囊縮，厥陰經病，故爲熱，宜苦辛下之。故經所謂知標知本，萬舉萬當。不知標本，是謂妄行。又曰各通其藏。乃懼汗泄非宜，此之謂也。故明斯六經之標本，乃爲治傷寒之規矩，此所謂證有六也。且如發汗桂枝、麻黃之輩，在皮者汗而發之，葛根、升麻之輩，因其輕而揚之法也。承氣陷胷之輩下者，引而竭之法也。瀉心十棗之輩，中滿泄之法也。瓜蒂梔豉者高者，因而越之法也。故明此四治之輕重，可爲了傷寒之繩墨，此之謂其治有四也。若明六經四法，豈有發黃生斑畜血之壞證，結胷痞氣之藥過。《難經》所謂未滿三日可汗而已，其滿三日可泄而已。故仲景曰，太陽病，脈浮緊無汗，身疼

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當發其汗，宜麻黃湯主之。少陰病得之三二日，口燥咽乾者，急宜大承氣湯下之，孰敢執於三四日汗泄之定法也。是以聖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說其大槩，此之謂也。經所謂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余自製雙解通聖辛凉之劑，不遵仲景法，桂枝麻黃發表之藥，非余自衒，理在其中矣。故此一時彼一時。奈五運六氣有所更，世態居民有所變。天以常火，人以常動。動則屬陽，靜則屬陰。內外皆擾，故不可峻用辛溫大熱之劑。縱獲一效，其禍數作。豈曉辛凉之劑，以葱白鹽豉大能開發鬱結，不惟中病令汗而愈，免致辛熱之藥攻表不中其病轉甚。發驚狂劒血斑出，皆屬熱藥所致。故善用藥者，須知寒凉之味，況兼應三才造化通塞之理也。故經所謂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功矣。大抵雜病者，氣之常也。隨方而異，其治不同。卒病者，氣之異也。其治則同，其愈則異。昔黃帝興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故傷寒之法備矣哉，大矣哉。若視深淵，如迎浮雲，莫知其際。是以知發表攻裏之藥性，察標本虛實之併傳，量老少壯弱之所宜，勞逸緩急之稟性，切脈明陰陽之分部，詳證知邪氣之淺深，故可言會通之法矣。《內經》曰，謹熟陰陽，無與衆謀。此之謂也。

張從正《儒門事親・劉河間先生三消論》 所謂標本者，先病而爲本後病而爲標，此爲病之本末也。標本相傳，先當救其急也。又云六氣爲本，三陰三陽爲標，蓋爲病臟，病最急也。又云六氣爲胃之本。假若胃熱者，胃爲標熱爲本也。處其方者當除胃中之熱，是治其本也。故六氣乃以甚者爲邪，衰者爲正。法當瀉甚補衰，以平爲期。養正除邪，乃天之道也。爲政之理，補賤之義也。大凡治病明知標本，按法治之，何必謀於衆。《陰陽別論》曰，謹熟陰陽，無與衆謀。標本病傳論，知標知本，萬舉萬當。不知標本，是謂妄行。《至眞要大論》曰，知標知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診適足以亂經。故大要曰，粗工嘻嘻以爲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起，同氣異形迷診亂經，此之謂也。夫標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言標與本，易而弗損。察本與標，氣可令調。明知勝復，爲萬民式。天之道畢矣。

朱震亨《格致餘論・治病必求其本論》 病之有本，猶草之有根也。去葉不去根，草猶在也。治病猶去草，病在臟而治腑，病在表而攻裏，非惟賊賊胃氣，抑且資助病邪。醫云乎哉。族叔祖年七十，稟甚壯，形甚瘦。

夏末患泄利，至深秋百方不應。予視之曰，病雖久而神不悴，小便澀少而不赤，兩手脉俱澀而頗弦。自言爲微悶，食亦減。因悟曰，此必多年沈積僻在腸胃。詢其平生喜食何物，曰，我喜食鯉魚，三年無一日缺。予曰，積痰在肺。肺爲大腸之臟，宜大腸之本不固也。當與澄其源而流自清，以葶藶、陳皮、青葱、麪苣根、生薑煎濃湯，和以沙糖，飲一碗許，自以指探喉中。至半時辰，吐痰半升許如膠。是夜減半。次早又飲，又吐半升，而利止。又與平胃飲加白朮、黃連，旬日而安。東陽王仲延遇諸塗，來告曰，我每日食物，必屈曲自鼻而下，且硬澀作微痛，它無所苦，此何病。脉之右甚濇而關尤沈，左卻和。予曰，汗血在胃脘之口，氣因鬱而爲痰。此必食物所致，明以告我，彼亦不自覺。予又曰，汝去臘食何物爲多。曰，我每日早必飲點梨酒兩三盞逼寒氣。爲製一方，用韭汁半銀盞冷飲，細呷之盡，韭葉半斤而病安。已而果然。又一隣人，年三十餘，性狡而躁，素患下疳瘡，或作或止。夏初患自利，鼻上微悶。醫與治中湯兩貼，昏悶若死，片時而甦。予脉之，兩手皆濇重取略弦似數。予曰，此下疳瘡之深重者，與當歸龍會丸去麝，四貼而利減。又與小柴胡去半夏加黃連、芍藥、川芎、生薑，煎五六貼而安。彼三人者，俱是濇脉，或弦或不弦，而治法迥別。不求其本，何以議藥。

張介賓《景岳全書》

標本論

病有標本者。本爲病之源，標爲病之變。病本惟一，隱而難明。病變甚多，顯而易見。故今之治病者，多有不知本末，而惟據目前，則最爲斯道之大病。且近聞時醫有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互相傳誦，奉爲格言，以爲得其要矣。予聞此說而詳察之，則本屬不經，而亦有可取。所謂不經者，謂其以治標治本對待爲言，則或此或彼乃可相參爲用矣。若然，則《內經》曰治病必求其本，亦何謂耶。又經曰，夫陰陽逆從標本之爲道也，小而大淺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也。以淺而知深，察近而知遠，言標與本易而勿及。又曰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本。先中滿而後生煩心者，治其本。小大不利治其標，小大利治其本。先小大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

由此觀之，則諸病皆當治本，而惟中滿與小大不利兩證，當治標耳。蓋中滿則上焦不通，小大不利則下焦不通，此不得不爲治標以開通道路，而爲升降之所由。是則雖曰治標，而實亦所以治本也。自此之外，若以標本對待爲言，則治標治本當相半矣。故予謂其爲不經者，此也。然亦謂其可取者，則在緩急二字，誠所當辨。然即中滿及小大不利二證，亦各有緩急。蓋急者不可從緩，緩者不可從急，此中亦自有標本之辨，萬不可以悞認而一槩論也。今見時情，非但不知標本，而且不知緩急。不知標本則但見其形不見其情，不知緩急則所急在病而不知所急在命。故每致認標作本，認緩作急，而顛倒錯亂，全失四者之大義，重命君子不可不愼察於此。

求本論

萬事皆有本，而治病之法尤惟求本爲首務。所謂本者，惟一而無兩也。蓋或因外感者本於表也，或因內傷者本於裏也，或病熱者本於火也，或病冷者本於寒也，邪有餘者本於實也，正不足者本於虛也。但察其因何而起，起病之因便是病本。萬病之本，只此表裏寒熱虛實六者而已。知此六者，則表有表證，裏有裏證。寒熱虛實，無不皆然。六者相爲對待，則冰炭不同，辨之亦異。凡初病不卽治反有悞治不愈者，必致病變日多，無不皆從病本生出。最不可逐件猜模，短覩目前。經曰，衆脉不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是誠求本之至要也。苟不知此，必庸流耳。故明者獨知所因而直取其本，則所生諸病無不隨本皆退矣。至若六者之中多有兼見而病者，則其中亦自有源有流，無弗可察。然惟於虛實二字總貫乎前之四者，尤爲緊要當辨也。蓋虛者本乎元氣，實者由乎邪氣。元氣若虛，則雖有邪氣，不可攻，而邪不能解。則又有不得不攻者。此處最難下手。但當察其能勝攻與不能勝攻，或宜以攻爲補，或宜以補爲攻，而得其補瀉於微甚可否之間，斯盡善矣。且常見有偶感微疾者，病原不甚。斯時也，但知拔本則一藥可愈。而庸者值之，非痰曰痰，非火曰火，四路兜拏，茫無眞見。而反遺其本，多致輕者日重，重者日危。而殃人禍人，總在不知本末耳。甚矣，醫之貴神。神奚遠哉。予故曰，醫有慧眼，眼在局外。醫有慧心，心在兆前。使果能洞能燭，知幾知微，此而曰醫，醫云乎哉。他無所謂大醫王矣。

治形論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使吾無身，吾有何患。余則曰，吾所以有大樂者，爲吾有形。使吾無形，吾有何樂。是可見人之所有者，惟吾。吾之所賴者，惟形耳。無形則無吾矣。謂非人生之首務哉。第形之爲義，其義甚微。如言動視聽，非此形乎。俊醜美惡，非此形乎。勇怯愚智，非此形乎。人事之交，以形交也。功業之建，以形建也。此形之爲義，從可知也。愚人昧養形之道，不以情志傷其府舍之形，則以勞役傷其筋骨之形。內形傷則神氣爲之消靡，外形傷則肢體爲之偏廢。甚至肌肉盡削，其形可知。其形既敗，其命可知。然則善養生者，可不先養此形以爲神明之宅。善治病者，可不先治此形以爲興復之基乎。雖治形之法非止一端，而形以陰言，實惟精血二字足以盡之。所以欲祛外邪，非從精血不能利而達。欲固中氣，非從精血不能蓄而強。水中有眞氣，火中有眞液。不從精血，何以使之降升。脾爲五臟之根本，腎爲五臟之化源，不從精血，何以使之灌溉。然則精血卽形也，形卽精血也。天一生水，水卽形之祖也。故凡欲治病者，必以形體爲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爲先。此實醫家之大門路也。使能知此，則變化可以無方，神用自有莫測。然用此之法，無逾藥餌。而藥餌之最切於此者，不過數味之間。其他如性有偏用者，唯堪佐使而已。亦猶飲食於人，凡可口者孰無資益，求其純正無損而最宜於胃氣者，則惟穀食類可見矣。或問余，以所宜者果屬何物。余則難以顯言之。蓋善吾言者，必如醴如飴。而不善吾言者，必反借此爲射的，以資口吻之基矣。余故不能顯言之，姑發明此義以俟有心者之自悟。

一多

張介賓《景岳全書・論治篇》

凡看病施治貴乎精一。蓋天下之病變態雖多，其本則一。天下之方活法雖多，對證則一。故凡治病之道，必確知爲寒則竟散其寒，確知爲熱則竟清其熱。一救其本，諸證盡除矣。故內經曰，治病必求其本。是以凡診病者必須先探病本，然後用藥。若見有未的寧，爲少待再加詳察。既得其要，但用一味二味便可拔之。卽或深固，則五六味七八味亦已多矣。然雖用至七八味，亦不過幫助之導引之，而其意則一也。方爲高手。今之醫者，凡遇一證便若觀海望洋，茫無定見。則勢有不得

不爲雜亂，而用廣絡原野之術。蓋其意謂虛而補之，則恐補之爲害而復制之以消。意謂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爲害而復制之以補其有。最可哂者，則每以不寒不熱兼補兼瀉之劑。確然投之，極稱穩當。此何以補其偏而救其弊乎。又有以治風治火治痰治食之劑兼而用之，甚稱周備。此何以從其本而從其標乎。若此者，所謂以藥治藥尚未遑，又安望其及於病耶。卽使偶愈，亦不知其補之之力攻之之力也。使其不愈，亦不知其補之爲害消之爲害也。是以白頭圭七而庸庸沒齒者，其咎在於無定見而用治之不精也。使其病淺猶無大害，若安危在舉動之間，卽用藥雖善，若無膽量勇敢，而藥不及病，亦猶杯水車薪尙恐弗濟，矧可以執兩端而藥有安投者，其害又將何如。耽悞民生皆此輩也。任醫者不可不深察焉。故凡施治之要，必須精一不雜斯爲至善，與其制補以消，孰若少用純補以漸而進之爲愈也。與其制攻以補，孰若微用純攻，自一而再之爲愈也。故用補之法，貴乎先輕後重，務在成功。用攻之法，必須先緩後峻，及病則已。若用治不精，則補不可以治虛，攻不可以去實，鮮有不悞人者矣。余爲是言，知必有以爲迂闊而譏之者。曰，古人用藥每多至一二十味，何爲精一，豈古人之不爾若耶。是不知相制相使之妙者也，是執一不通而不知東垣之法者也。余曰，夫相制者，制其毒也。譬欲用人奇異之才，而又慮其太過之害，故必預有以防其微，總欲得其中而已。然此特遇不得已之勢，間亦有之。初未有以顯見尋常之法用得其賢，而復又自掣其肘者也。至若相佐相使，則恐其獨力難成，而用以助之者，亦非爲欲進退牽制而自相矛盾者也。觀仲景之方，精簡不雜，至多不過數味。聖賢之心自可槩見。若必不得已而用行中之補，補中之行，是亦勢所當然。如傷寒論之小柴胡湯，以人參柴胡並用。陶氏之黃龍湯，以大黃人參並用。此正精專妙處，非若今醫之混用也。能悟此理，方是眞見中活潑工夫。至若東垣之方，有十餘味及二十餘味者，此其用多之道，誠自有意。學者欲效其法，必須總會其一方之味，總計其一方之性。如某者多，某者少，某者爲專主，某者爲佐使。合其氣用，自成一局之性，使能會其一局之意，斯得東垣之心矣。若欲見頭治頭，見脚治脚，甚有執其三四端而一槩混用，以冀夫僥倖者，尙敢曰，我學東垣者哉。雖然，東垣之法非不善也，然余則寧師仲景，不敢宗東垣者。正恐未得其淸先得其隘，其失也豈止一方劑也哉。明者宜辨之。

一，《內經》治法。岐伯曰，高者抑之下者擧之，溫者淸之淸者溫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耎之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強者瀉之。

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各安其氣必淸必靜，則病氣衰去歸其所宗，此治之大體。

○岐伯曰，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散者收之，損者益之溢者行之，驚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者劫之，開者發之，適事爲故。○帝曰，何謂逆從。岐伯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帝曰，反治何謂。岐伯曰，熱因寒用寒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

岐伯曰，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

一，治病用藥本貴精專，尤宜勇敢。凡久遠之病，則當要其終始，治從乎緩，此宜然也。若新暴之病，虛實旣得其眞，卽當以峻劑直攻其本，拔之甚易。若逗遛畏縮養成深固之勢，則死生係之，誰其罪也。故凡眞見裏實，則以涼膈承氣。眞見裏虛，則以理中十全。表虛則芪朮建中，表實則麻黃柴桂之類。但用一味爲君，二三味爲佐使，大劑進之，多多益善。夫用多之道何在，在乎必賴其力而料無害者，卽放膽用之。性緩者可用數兩，性急者亦可數錢。若三五七分之說，亦不過點名具數兒戲而已。解紛治劇之才，擧動固如是乎。【略】

一，虛實之治，大抵實能受寒虛能受熱，所以補必兼溫，瀉必兼涼者，蓋涼爲秋氣陰主殺也，萬物逢之便無生長。欲補元氣，故非所宜。涼且不利，於補寒者益可知矣。卽有火盛氣虛宜補以涼者，亦不過因火暫用，火去卽止，終非治虛之法也。又或有以苦寒之物謂其能補陰者，則內經有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夫氣味之相宜於人者，謂之曰補可也。未聞以味苦氣劣而不相宜於人者，亦可謂之補也。雖內經有曰，水位之主其瀉以鹹，其補以苦等論，然此特以五行歲氣之味，據理而言耳。矧其又云麥羊肉杏薤皆苦之類，是則苦而補者也。豈若大黃黃栢之類氣味苦劣，若此而謂之能補，無是理也。嘗聞之王應震曰，一點眞陽寄坎宮，固根須用味甘溫。甘溫有益寒無補，堪笑庸醫錯用功。此一言蔽之也，不可不察。

補瀉之法，補亦治病瀉亦治病，但當知其要也。如以新暴之病而少壯者，乃可攻之瀉之。攻但可用於暫，未有衰久之病而屢攻可以無害者。故攻

不可以收緩功。延久之病而虛弱者，理宜溫之補之。補乃可用於常。未有根本既傷，而舍補可以復元者。故補不可以求速效。然猶有其要。則凡臨證治病，不必論其有虛證無虛證，但無實證可據而爲病者，便當兼補，以調營衛精血之氣。亦不必論其有火證無火證，但無熱證可據而爲病者，便當兼溫以培命門脾胃之氣。此吞瀉之要領。苟不知此，未有不至決裂敗事者。

言意

朱震亨《格致餘論・豆瘡陳氏方論》 讀前人之書，當知其立言之意。人讀其書而不知其意，求適於用不可得也。豆瘡之論，錢氏爲詳。歷舉源流，經絡明分表裏虛實，開陳其施治之法，而又證以論辯之言，深得著書垂教之體。學者讀而用之，如求方圓於規矩，較平直於準繩，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可爲無窮之應用也。今人不知致病之因，不求立方之意，倉卒之際據證檢方，漫爾一試，設有不應，並其書而廢之，不思之甚也。近因局方之教久行，《素問》之學不講，抱疾談醫者類皆喜溫而惡寒，喜補而惡解利，忽得陳氏方論，皆燥熱補劑。其辭確，其文簡，懽然用之，翕然信之，遂以爲錢氏不及陳氏遠矣。或曰，子以陳氏方爲不足歟。曰，陳氏方誠一偏論。雖然，亦可謂善求病情者。其意大率歸重於太陰一經，蓋以手太陰屬肺主皮毛也。足太陰屬脾主肌肉。肺金惡寒而易於感，脾胃土惡濕而無物不受。觀其用丁香、官桂，所以治肺之寒也，用附术、半夏所以治脾之濕也。使其肺果有寒脾果有濕，而兼有虛也，量而與之，中病則止，何傷之有今也。不然，徒見其瘡之出遲者、身熱者、泄瀉者、驚悸者、氣急者、渴思飲者，不問寒熱虛實，率投木香散異功散。間有偶中，隨手獲效，設或悞投，禍不旋踵，何者。古人用藥製方，有向導有監制，有反佐有因用。若錢氏方，固未嘗廢細辛、丁香、白术、參芪等，率有監制輔佐之藥，不專務於溫補耳。然其用涼寒者多，而於輔助一法略開端緒，未嘗深及。疑人之前不可說夢，錢氏之慮至矣。亦將以候達者擴充推廣而用。雖然，渴者用溫藥，痒瘍者用補藥，自陳氏發之，逈出前輩。然其多用桂附、丁香等燥熱，恐未爲適中也。何者，桂附、丁香輩，當有寒而虛，固是的當。虛而未必寒者，其爲害當何如耶。陳氏立方之時，必有

虛實

《黃帝内經素問・通評虛實論》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帝曰虛實何如。岐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餘藏皆如此。帝曰，何謂重實。岐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岐伯曰，經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　皆當治之。故曰，滑則從，濇則逆也。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藏骨肉滑利，可以長久也。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岐伯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也。秋冬爲逆春夏爲從，治主病者。帝曰，經虛絡滿何如。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脈口寒濇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帝曰，治此者奈何。岐伯曰，絡滿經虛，炙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炙陽。帝曰，何謂重虛。岐伯曰，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帝曰，何以治之。岐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恇然。脈虛者不象陰也。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也。帝

曰，寒氣暴上，脉滿而實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帝曰，脉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死。脉浮而濇，濇而身有熱者死。帝曰其形盡滿何如。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脉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如是者故從則生逆則死。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脉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脉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脉沉則生，脉浮則死。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脉懸絕則死，滑大則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脉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濇者曰死，以藏期之。帝曰，癲疾何如。岐伯曰，脉小堅急死不治。帝曰，癲疾之脉虛實何如。岐伯曰，脉實大病久可治，脉懸小堅病久不可治。

又《鍼解》 黃帝問曰，願聞九鍼之解，虛實之道。岐伯對曰，刺虛則實之者，鍼下熱也。氣實乃熱也。滿而泄之者，鍼下寒也。氣虛乃寒也。菀陳則除之者，出惡血也。邪勝則虛之者，出鍼勿按。徐而疾則實者徐，出鍼而疾按之。疾而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言實與虛者，寒溫氣多少也。察後與先者，知病先後也。爲虛與實者，爲其各有所宜也。補寫之時者，與氣開闔相合也。九鍼之名各不同形者，鍼窮其所當補寫也。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經氣已至愼守勿失者，勿變更也。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近遠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於衆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義無邪下者，欲端以正也。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氣易行也。所謂三里者，下膝三寸也。所謂跗之者。舉膝分易見也。巨虛者，蹻足骭獨陷者。下廉者，陷下者也。

朱震亨《格致餘論》

病邪雖實胃氣傷者勿使攻擊論

凡言治國者，多借醫爲諭。仁哉斯言也。眞氣民也，病氣盜賊也。或有盜賊，勢須剪除而後已。良相良將，必先審度兵食之虛實，與時勢之可否，然後動。動涉輕妄，則吾民先困於盜，次困於兵，民困而國弱矣。行險僥倖，小人所爲。萬象森羅，果報昭顯，其可不究心乎。請舉一二以爲凡例。永康呂親，形瘦色黑，平生喜酒，多飲不困，年近半百，且有別館，忽一日大惡寒發戰，且自言渴，卻不飲。予診其脉大而弱，惟右關稍實，略數重，取則濇。遂作酒熱內鬱不得泄，由表熱而不虛也。黃芪一物，以乾葛湯煎與之盡，黃芪二兩乾葛一兩，大得汗，次早安矣。又葉先生患滯下，後甚逼迫，正合承氣證。予曰，氣口虛，形雖實而面黃稍白，此必平昔食過飽而胃受傷。寧忍一兩日辛苦。遂與參朮、陳皮、芍藥十餘貼，至三日後胃氣稍完，與承氣兩貼而安。苟不先補完胃氣之傷，而遽行承氣，吾恐病安之後，寧免瘦憊乎。又一婢色紫稍肥，性沈多憂，年近四十，經不行三月矣。小腹當中有一氣塊，初起如栗，漸如炊餅。予脉之，兩手皆濇重。取卻有試令按其塊痛甚，捫之高半寸，遂與千金消石丸。至四五次，彼忽自言乳頭黑且有汁，恐有娠。予曰非也，濇脉無孕之理。又與三五貼，脉之稍覺虛豁。予悟曰，藥太峻矣。令止前藥，與四物湯倍加白朮，佐以陳皮。至三十貼候脉，丸再與消痞丸。至四五次，忽自言塊消一量，便令莫服。又半月經行痛甚，下黑血半升，內有如椒核數十粒，乃塊消一半，又來索藥以消餘塊。余曉之曰，勿性急，塊已開矣，不可又攻。若次月經行，當盡消矣。次月經行，下少黑血塊，又消一量，又來問藥。余曰，但守禁忌，至次月必消盡已。而果然。大凡攻擊之藥，有病則病受之，病邪輕而藥力重則胃氣受傷。夫胃氣者，清純冲和之氣也，惟與穀肉菜果相宜。蓋藥石皆是偏勝之氣，雖參芪輩爲性亦偏，況攻擊之藥乎。此婦胃氣自弱，好血亦少。若塊盡而卻藥，胃氣之存者幾希矣。謹論至此，醫云乎哉。【略】

張子和攻擊注論

愚閱張子和書，惟務攻擊。其意以爲正氣不能自病，爲邪所客所以爲病也。邪去正氣自安。因病有在上在中在下深淺之不同，立爲汗吐下三法以攻之。初看其書，將謂醫之法盡於是矣。後因思《內經》有謂之虛者，精氣虛也。謂之實者，邪氣實也。夫邪所客必因正氣之虛，然後邪得而客之。苟正氣實邪無自入之理，由是於子和之法不能不致疑於其間。又思《內經》有言，陰平陽祕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神乃絕。又思仲景有言，病當汗解，診其尺

脉，洽當與黃芪建中湯補之，然後汗之。於是知子和之書非子和之筆也。馳名中土，其法必有過於明輩者，何其書之所言，與《內經》、仲景之意若是之不同也。於是決意於得名師以爲之依歸，發其茅塞。遂游江湖，但聞某處有某治醫，便往拜而問之，連經數郡，無一人焉。後到定城，始得《原病式》東垣方藁，乃大悟子和之孟浪，然終未得的然之議論，將謂江浙間無可爲師者。泰定乙丑夏，始得聞羅太無於陳芝岩之言，遂往拜之。蒙叱罵者五七次，趑趄三閱月，始得降接。因觀羅先生治一病僧，黃瘦倦怠。羅公詢其病因，乃蜀人，出家時其母在堂。及遊浙右，經七年，忽一日念母之心不可遏，欲歸無腰纏，徒爾朝夕西望而泣，以是得病。時僧二十五歲。羅令其隔壁泊宿，每日以牛肉猪肚甘肥等煮糜爛與之。凡經半月餘，且時以慰諭之言勞之。又曰，我與鈔十錠作路費，我不望報，但欲救汝之死命爾。察其形稍甦，與桃仁承氣一日三貼下之，皆是血塊，痰積方止。次日只與熟菜稀粥將息。又半月，其人遂如故。又半月餘，與鈔十錠遂行。因大悟攻擊之法，必其人充實稟質本壯乃可行也，否則邪去而正氣傷，小病必重，重病必死。羅每日有求醫者來，必令某診視脉狀回稟，羅但卧聽口授，用某藥治某病，以某藥監某藥，以某藥爲引經。往來一年半，並無一定之方。至於一方之中，自有攻補兼用者，亦有先攻後補者，有先補後攻者。又大悟古方治今病，焉能脗合，隨時取中，其此之謂乎。是時羅又言，用古方治今病，正如拆舊屋撩新屋，其材本非一、不再經匠氏之手，其可用乎。由是又思許學士《釋微論》曰，予讀仲景書，用仲景之法，然未嘗守仲景之方，乃爲得仲景之心也。遂取東垣方藁，手自抄錄。乃悟治病人當如漢高祖蹤秦暴，周武王蹤商之後，自非發財散粟與三章之法，其受傷之氣倦憊之人何由而平復也。於是定爲陰易乏，陽易亢，攻擊宜詳審，正氣須保護，以局不爲戒哉。

又《金匱鉤玄》

滯下辯論

滯下之病，嘗見世方以赤白而分寒熱，妄用兔葅燥劑止之。或言積滯，而行巴硇丸藥攻之。或指濕熱，而與淡滲之劑利之。一偏之誤，可不明辯乎。謹按《原病式》所論，赤白同於一理，反復陳喻，但不熟察耳。果腸胃積滯不行，法當辛苦寒涼藥推陳致新蕩滌而去，不宜巴硇毒熱下之，否則欝結轉甚而病變危者有之矣。若瀉痢不分兩證，混言濕熱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夫泄者，水穀濕之象。滯下者，垢瘀之物同於濕熱而成。治分兩岐而藥亦異。若淡滲之劑，功能散利水道，濁流得快使泄自止，此有無之形，豈可與滯下混同論治，而用導滯行積可乎。其下痢出於大腸傳送之道，了不干於腎氣。所下有形之物，或如魚腦，或下如豆汁，或便白膿，或下純血，或赤或白，或赤白相雜，若此者，豈可與瀉混同論治，而用淡滲利之可乎。嘗原其本，皆由腸胃日受飲食之積，餘不盡行留滯於內，濕蒸熱瘀鬱結日深，伏而不作，時逢炎暑不行相火司令，又調攝失宜，復感酷熱之毒，至秋陽氣始收火氣下降，蒸發畜積，而滯下之證作矣。以其積滯之滯行，故名之曰滯下。其濕熱瘀積，干於血分則赤，干於氣分則白，赤白兼下氣血俱受邪矣。久而不愈，氣弱不運。脾積不磨，陳積脫滑下凝，猶若魚腦矣。甚則腸胃空虛，關司失守，濁液並流，色非一類。錯雜混下注出狀如豆汁矣。若脾氣下陷虛坐努責，便出色如白膿矣。其熱傷血深濕毒相瘀粘結紫色，則紫黑矣。其污濁積而欲出氣滯而不與之出，所以下迫窘痛，後重裏急，至圊而不能便，總行頻併，亦少乍止乍起而不安，此皆大腸經有所壅遏窒礙，氣液不得宣通故也。衆言難處，何法則可。求之長沙論云，利之可下者，悉用大黃之劑，可溫者，悉用薑附之類。何嘗以巴硇熱毒下之緊澁重欲攻之。又觀河間立言，後重則宜下，腹痛則宜和，身重則宜溫，脉弦則去風。膿血粘稠以重藥竭之，身冷自汗以重藥溫之，風邪內縮宜汗之，驚潰爲痢當溫之。在表者汗之，在裏者下之，在上者湧之，在下者竭之。身表熱者內疏之，小便澁者分利之。用藥輕重之別，又加詳載。行血則便自愈，調氣則後重自除，治實治虛之要論。而丹溪又言，大虛大寒者，其治驗備載局方發揮。觀此諸法，豈可膠柱而調瑟。又有胃弱而閉不食，此言禁口痢病，七方未有詳論者。以《內經》大法推之，內格嘔逆火起炎上之象。究乎此，則胃虛木火乘之，是土敗木賊也，見此多成危候。【略】

泄瀉從濕治有多法

泄瀉者，水瀉所爲也。由濕本土，土乃脾胃之氣也。得此證者，或因於內傷，或感於外邪，皆能動乎脾濕。脾病則升舉之氣下陷濕變注並出大腸之道，以胃與大腸同乎陽明一經也。云濕可成泄，垂教治濕大意，而言後世方論泥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故凡泄瀉之藥多用淡滲之劑利之。下久不止，不分所得之因，遽以爲寒，而用緊澁熱藥兆之。夫泄有五，殆泄者，水

穀不化而完出，濕兼風也。溏泄者，所下汁積粘垢，濕兼熱也。驚泄者，所下澄徹清冷小便清白，濕兼寒也。濡泄者，體重軟弱泄下多水，濕自甚也。滑泄者，久下不能禁固，濕勝氣脫也。若此有寒熱虛實之不同，舉治不可執一而言，謹書數法於後。夫泄有宜汗解者，經言春傷於風夏必飧泄。又云久風爲飧泄。若《保命集》云，用蒼术、麻黄、防風之屬是也。有宜下而保安者，若長沙言下痢脉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下利已差，至其時復發者，此爲下未盡，更下之安，悉用大承氣湯加減之劑。有宜化而得安者。《格致餘論》，夏月患泄百方不効，視之久病而神亦瘁，小便少而赤，脉滑而頗弦，格悶食減。因悟此久積，所爲積濕成痰留於肺中，宜大腸之不固也。清其源則流自清。以茱萸等作湯溫服一碗許，探喉中，一吐痰半升如，利減一半。次早晨飲吐半升而利止。有以補養而愈者，若《脾胃論》言脉弦氣弱自汗，四肢發熱，大便泄瀉，從黄芪建中湯。有宜調和脾濕而得止者，若《潔古言》曰，四肢懶倦小便不利，大便走泄沉困，飲食減少，以白术、芍藥、茯苓加減治之。有宜升舉而安者，若《試効方》言，胃中濕脾弱不能運行，食下則爲泄助，甲膽、風勝以尅之，以升陽之藥羌活、獨活、升麻、防風、炙甘草之屬。有宜燥濕而後除者，若《脾胃論》言，土濕有餘，脉緩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瀉，從平胃散。有宜寒凉而愈者，若長沙言協熱自利者，黄芩湯主之。舉其濕熱之相宜者，若長沙言下利脉遲緊，痛未欲止，當混之下利。心痛急，當救裏，下利清白，水液澄徹，可與理中四逆湯輩。究其利小便之相宜者，河間言，濕勝則濡泄小便不利者，可與五苓散、益元散分導之。以其收斂之相宜者，東垣言寒滑氣泄不固製訶子散澁之。以上諸法，各有所主宜。獨利小便而濕動也，豈獨病因寒，必待龍骨石脂緊重燥毒之屬。澁之治者，又當審擇其說。一途取利，約而不博可乎。

王履《醫經溯洄集・瀉南方補北方論》《難經》七十五篇曰，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曰，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東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東方者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者肺也，則知肺虛。瀉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故瀉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經曰，水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余每讀至此，未嘗不歎夫越人之得經旨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

也，而悼夫後人之失經旨也。先哲有言，凡讀書不可先看註解，且將經文反覆而詳味之。待自家有新意，卻以註解參校，庶乎經意昭然而不爲他說所蔽。若先看註解，則被其說橫吾胸中，自家竟無新意矣。余平生佩服此訓，所益甚多。且如《難經》此篇，其言周備純正，足以爲萬世法，後人紛紛之論，其可憑乎。夫實則瀉之虛則補之，此常道也，實則瀉其子，虛則補其母，亦常道也。人皆知之。今肝實肺虛，乃不瀉肝而瀉心，此則人亦知之。至於不補肺補脾而補腎，此則人不能知，惟越人知之耳。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以常情觀之，則曰心火實致肝木亦實，此子能令母實也。脾土虛致肺金亦虛，此母能令子虛也。心火實固由自旺，脾土虛乃由肝木制之，法當瀉心補脾，則肝肺皆平矣。越人則不然。其子能令母實。子謂火，母謂木，固與常情無異。其母能令子虛，母謂水子謂木，則與常情不同矣。故曰，水者木之母也。母能令子虛一句，言病因也。母能令子虛一句，言治法。其意蓋曰，火爲木之子，子助其母使之過分而爲病矣。今將何以處之，惟有補水瀉火之治而已。夫補水者何謂也，蓋水爲木之母。若補水之虛，使力可勝火，火勢退而木勢亦退，此則母能虛子之義，所謂不治之治也。此虛字，與精氣奪則虛之虛不同。彼虛謂耗其眞而致虛，此虛謂抑其過而欲虛之也。若曰不然，則母能令子虛一句，將歸之於脾肺乎。既歸於脾肺，今何不補脾乎。夫五行之道，其所畏者，畏所克耳。今火大旺水大虧，火何畏乎。惟其無畏，火愈旺而莫能制。苟非滋水以求勝之，孰能勝也。水勝火三字，此越人寓意處，當細觀之，勿輕忽也。雖瀉火補水並言，然其要又在於補水耳。後人乃曰，獨瀉火而不用補水。又曰，瀉火卽是補水。得不大違越人與經之意乎。若果不用補水，經必不言補北方，越人必不言補水矣。雖然，水不虛火獨暴旺者，固不必補水亦可也。若先因水虛而致火旺者，不補水，則藥至而暫息，藥過而復作。將積年累月無有窮已，安能絕其根哉。雖苦寒之藥通爲抑陽扶陰，不過瀉火邪而已，終非腎藏本藥，不能以滋養北方之眞陰也。欲滋眞陰，捨地黄黄蘗之屬不可也。且夫肝之實也其因有二。心助肝，肝實之一因也。肺不能制肝，肝實之二因也。肺之虛也其因亦有二。心剋肺肺虛之一因也。脾受肝剋而不能生肺，肺虛之二因也。今補水而瀉火，火退則木氣削。又金不受剋而制木，東方不實矣。金氣得平又土不受剋而生金，西方不虛矣。若以虛則補母言之，肺虛則當補脾，豈知肝勢正盛，克土之深，雖每

日補脾，安能敵其正盛之勢哉。縱使土能生金，金受火尅，亦所得不償所失矣。此所以不補土而補水也。或疑木旺補水，恐水生木而木愈旺，故聞獨瀉火不補水之論，欣然而從之。殊不知木已旺矣，何待生乎。況水之虛，雖峻補而不能復其本氣，安有餘力生木哉。若能生木，則能勝火矣。或又謂補水者欲其不食於母也。不食於母則金氣還矣。豈知火尅金土不生金，金之虛已極，尚不能自給。水雖欲食之，何所食乎。若如此，則金虛不由於火之尅，土之不生而由於水之食耳，豈理也哉。縱水不食金，金亦未必能復常也。金不得平木一句，多一不字，所以瀉火補水者，正欲使金得平木也。不字當刪去。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虛指肺虛而言也。瀉火補水使金自平，此法之巧而妙者，苟不能曉此法，而不能治此虛，則不須問其他，必是無能之人矣。故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若夫上文所謂金木水火土更相平之義，不勞解而自明，茲故不具也。夫越人亞聖也。論至於此，敢不斂衽，但恨說者之數蝕之。故辨。

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

十劑補遺

十劑之後，陶隱居續入寒熱二劑。豈知寒有時而不可以治熱，熱有時而不可以治寒。何者，陰虛內熱當用甘寒滋腎家之陰，是益水以制火也。設用芩連梔子苦寒之劑以攻熱，則徒敗胃氣。苦寒損胃而傷血，血愈不足而熱愈熾。胃氣傷則後天之元氣愈無所養，而病轉增劇也。陽虛中外俱寒，當以人參黃耆以益表裏之陽氣，而少佐桂附以回陽，則其寒自解，是益火以祛祛寒也。設專用辛熱，如吳茱萸、乾薑、麻黃、胡盧巴、蕪荑、胡椒之屬以散寒，則辛能走散，眞氣愈虛其寒愈甚。王安道所謂辛熱愈投而沈寒愈滋也。二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顧不悖歟。況寒熱二劑攝在補瀉，義不重出。今當增入升降二劑。升降者，治法之大機也。經曰高者抑之，即降之義也。下者舉之，即升之義也。是以病升者用降劑，病降者用升劑。火空則發，降氣則火自下矣。火下是陽交於陰也，此法所宜降者也。勞傷則陽氣下陷入於陰分，東垣所謂陰實陽虛。陽虛則內外皆寒，間有表熱類外感者，但不頭疼口渴，及熱有時而間爲異耳。法當升陽益氣。用參耆炙甘草益元氣以除虛寒虛熱，佐以升麻柴胡引陽氣上行，則表裏之寒熱自解，即甘溫除大熱之謂。此法所宜升者也。

五臟苦欲補瀉論

五臟苦欲補瀉，乃用藥第一義。好古爲東垣高足，東垣得之潔古，潔古實宗仲景，仲景遠師伊尹，伊尹原本炎、黃。聖哲授受，百世一源，靡或少異。不明乎此，不足以言醫矣。何則，五臟之內各有其神，神各有性，性復各殊。故素問命十二官之名，厥有旨焉。蓋形而上者，神也，有知而無質；形而下者，塊然者也，五臟之體也。有質而無知，各各分斷者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皆指有知之性而言，即神也。神也者，陰陽不測之謂也。是形而上者，臟之性也。惟其無形，故能主乎有形。故知苦欲者，猶言好惡也。違其性故苦，遂其性故欲。欲者是本臟之神之所好也，即補也。苦者是本臟之神之所惡也，即瀉也。補瀉係乎苦，欲苦欲因乎臟性，不屬五行，未落陰陽，其神用之謂。與自虛則補其母已下，乃言臟體之虛實，始有補母瀉子之法。斯則五行之性也。明乎此，斯可以言藥道矣。【略】

治法提綱 陰陽寒熱臟腑經絡氣血表裏標本先後虛實緩急

病在於陰毋犯其陽，病在於陽毋犯其陰。犯之者是謂誅伐無過。病之熱也，當察其源。火苟實也，苦寒鹹寒以折之。若其虛也，甘寒酸寒以攝之。病之寒也，亦察其源。寒從外也，辛熱辛溫以散之。動於內也，甘溫以益之，辛熱辛溫以佐之。經曰，五臟者，藏精氣而不瀉者也。故曰，滿而不能實，是有補而無瀉者，其常也。臟偶受邪則瀉其邪，邪盡即止，是瀉其邪，非瀉臟也。臟不受邪，毋輕犯也。世謂肝無補法，知其謬也。六腑者，傳導化物糟粕者也。故曰實而不能滿，邪客之而爲病乃可攻也。中病乃已，毋盡劑也。病在於經則治其經，病流於絡則及其絡。經直絡橫，相維輔也。病從氣分則治其氣。虛者溫之，實者調之。病從血分則治其血，虛則補肝補脾補心，實則爲熱爲瘀。熱者清之，瘀者行之。因氣病而及血者，先治其氣。因血病而及氣者，先治其血。因證互異，宜精別之。病在於表，毋攻其裏。病在於裏，毋虛其表。邪之所在，攻必從之。受邪爲本，現證爲標。五虛爲本，五邪爲標。暨夫腹脹，由於溼者，其來必速，當利水除溼，則脹自止。是標急於本也，當先治其標。若因脾虛漸成脹滿，夜劇晝靜，病屬於陰，當補脾陰。夜靜晝劇，病屬於陽，當益脾氣。是病從本生，本急於標也，當先治其本。舉一爲例，餘可類推矣。病屬於虛宜治以

緩，虛者精氣奪也。若屬沈痼，亦必從緩治，虛無速法，亦無巧法，蓋病已沈痼。凡欲施治，宜有次第。故亦無速法。病屬於實，宜治以急。實者邪氣勝也。邪不速逐則爲害滋蔓，故治實無遲法，亦有巧法。此病機緩急，一定之法也。【略】

論制方和劑治療大法

夫虛實者，諸病之根本也。補瀉者，治療之綱紀也。何謂虛，五臟六腑虛所生病也。何謂實，五臟六腑實所生病也。經曰眞氣奪則虛，邪氣勝則實。虛則補之，實則瀉之，此萬世之常經也。以補爲瀉是補中有瀉也，以瀉爲補是瀉中有補也。譬夫參、耆、炙甘草之退勞倦氣虛發熱，地黃、黃檗之滋水堅腎以除陰虛潮熱，是補中之瀉也。桑根、白皮之瀉肺火，車前子之利小便除溼，是瀉中之補也。舉斯爲例，餘可類推矣。升降者，病機之要最也。升爲春氣爲風化爲木象，故升有散之之義。降爲秋氣爲燥化爲金象，故降有斂之之義。飲食勞倦則陽氣下陷，宜升陽益氣。瀉利不止宜升陽益胃，鬱火內伏宜升陽散火，滯下不休宜升陽解毒開胃除熱，因溼洞泄宜升陽除溼。肝木鬱於地中以致少腹作脹作痛，宜升陽調氣。此病宜升之類也。陰虛則水不足以制火，火空則發而炎上。其爲證也，爲欬嗽爲多痰爲吐血爲鼻衄爲齒劒爲頭痛爲齒痛爲眼痛爲頭眩爲暈爲眼花爲惡心爲嘔吐爲口苦舌乾爲不眠爲寒熱爲骨蒸，是謂上盛下虛之候，宜用蘇子、枇杷葉、麥門冬、白芍藥、五味子之屬，以降氣。氣降則火自降，而氣自歸元，而又益之以滋水，添精之藥以救其本，則諸證自瘳，此病宜降之類也。設宜降而妄升，當升而反降，將使輕變爲重，重必斃矣。

論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寒因熱用熱因寒用用熱遠熱用寒遠寒

經曰，塞因塞用者。譬夫脾虛中焦作脹，腎虛氣不歸元致上焦逆滿，用人參之甘以補元氣，五味子之酸以收虛氣，則脾得補而脹自消，腎得補而氣自歸元，上焦清泰而逆滿自平矣。通因通用者，譬夫傷寒挾熱下利，或中有燥糞，必用調胃承氣湯下之乃安。滯下不休，得六一散清熱除積而愈，皆其義也。寒因熱用，是藥本寒也而反佐之以熱。熱因寒用，是藥本熱也而反佐之以寒。則無拒格之患。故曰，必先其所主而伏其所因也。用熱遠熱者，是病本於寒法應熱治，所投熱劑僅使中病，毋令過焉。過則反生熱病矣。用寒遠寒，義亦同此。

論天地風氣漸薄人亦因之漸弱用藥消息亦必因之而變不可執泥古法輕用峻利

夫人在氣交之中，其強其弱卒莫逃乎天地之氣明甚。是以上古之人度百歲乃去，今則七十稱古稀矣。身形長大常過七尺，今則世鮮六尺之軀矣。其壽數精神既已漸減，則血氣臟腑亦應因之漸薄。乃天地之風氣使然，有非人力所能挽回者。又況時丁末造，衆生識昏見陋，五欲熾然難解難遏，斲喪戕賊日惟不足，於是疾病叢生虛多實少，臨證施治多事調養，專防尅伐。此今日治法之急務也。設使病宜用熱，亦當先之以溫。病宜用寒，亦當先之以清。縱有積滯宜消，必須先養胃氣。縱有邪氣宜祛，必須隨時逐散。不得過劑以損傷氣血。氣血者，人之所賴以生者也。氣血一虧，則諸邪輻輳，百病橫生。世人之病十有九虛，醫師之藥百無一補。寧知用藥之誤，則實者虛虛者死，是死於藥而非死於疾病也。其愼其難屬諸司命，臨證之頃宜加戰兢。勉之哉，毋執己見而輕人命也。

通評虛實論

經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氣奪也，凡言實者邪氣勝也。是故虛則受邪，邪客爲實。法先攻邪，邪盡治本。邪猶未盡，勿輕補益。犯之者是謂實實。精者陰也，氣者陽也。設被削奪，是五臟六腑之陰精陽氣皆虛也。宜從其類以補之。陰精虛者補陰精，陽氣虛者益陽氣。一切尅伐攻擊之藥，概勿施用。犯之者是謂虛虛。經曰，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如是者醫殺之耳。戒之哉。【略】

論似中風與真中風治法迥別誤則殺人

凡言中風，有眞假內外之別，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何者，西北土地高寒，風氣剛烈，眞氣空虛之人猝爲所中，中臟者死，中腑者成廢人。中經絡者可調理而瘳。治之之道，先以解散風邪爲急，次則補養氣血，此治眞中外來風邪之法也。其藥以小續命湯桂枝麻黃生熟附子羌獨活防風白芷南星甘草之屬爲本。若夫大江已南之東西兩浙七閩百粵兩川滇南鬼方荊揚梁三州之域，天地之風氣既殊，人之所稟亦異。其地絕無剛猛之風，而多溼熱之氣。質多柔脆，往往多熱多痰。眞陰既虧內熱彌甚，煎熬津液凝結爲痰，壅塞氣道不得通利，熱極生風亦致猝然僵仆，類中風證。或不省人事，或語言蹇澁，或口眼歪斜，或半身不遂。其將發也，外必先顯內熱之候。或口乾舌苦，或

大便秘澀小便短赤，此其驗也。劉河間所謂此證全是將息失宜，水不制火。丹溪所謂溼熱相火中痰中氣是也。此卽內虛暗風，確係陰陽兩虛，而陰虛者爲多，與外來風邪迥別。法當清熱順氣開痰以救其標，次當治本。陰虛則益血，陽虛則補氣。氣血兩虛則氣血兼補，久之自瘳。設若誤用治眞中風藥，如前辛熱風燥之劑，則輕變爲重重則必死。禍福反掌不可不察也。初清熱，則天門冬、麥門冬、甘菊花、白芍藥、白茯苓、枇杷葉橘紅鬱金。開痰，則貝母、白芥子、竹瀝、荆瀝、栝樓、仁霞、天膏。次治本。益陰則天門冬、甘菊、花懷、生地、當歸、身白、芍藥、枸杞子、麥門冬、五味子、牛膝、人乳、白膠、黄檗、白蒺藜之屬，補陽則人參、黄耆、鹿茸、大棗、巴戟天之屬。與時消息，則因乎證。

似中風問答

或問有患似中風證，眠不竟夕，而易惺，心脈弦而不洪。多怒，肝脈弦而不長。語言蹇澀不利，多痰聲重，小便疾速不能忍，且有餘瀝，大便燥結。左尺脈浮洪，飲食少不易消，此何以故。答曰，眠不竟夕而易惺者，心血不足也。故其脈弦而不洪。東垣云，胃虛者多怒，多怒者肝氣必不和。經曰，怒則氣上逆。加以久病多鬱，故益易怒，故肝脈亦弦而不長。弦爲血少，此非以智慧觀察，以慈忍靜定之力和之，未可以藥石療也。腎屬水，冬脈沈。故曰諸浮者腎不足也。腎主五液，又主二便。腎家有火，則眞陰日虧，津液日少，不能榮養於舌絡。舌絡勁急，故語言不利。火性急速，故小便疾出而不能忍，且有餘瀝而大便亦多燥結也。故其脉應沈實而反浮洪，失常候也。肺者五臟之華，蓋位乎上，象天而屬金。喜清肅而惡煩熱，熱則津液乾枯，無以下滴而通水道。或煎熬濃稠而成痰矣。肺熱則人參反助邪熱而傷肺，故往往聲重多痰，壅塞氣道而升降不利也。脾爲土臟胃爲之腑，乃後天元氣之所自出。胃主納脾主消，脾陰虧則不能消，胃氣弱則不能納，飲食少則後天元氣無自而生精血，坐是日益不足也。經曰，損其脾者，調其飲食，節其起居，適其寒溫，此至論也。不如是則不足以復脾陰，然其要又在戒暴怒使肝無不平之氣。肝和則不賊脾土矣。命門者，火臟也。乃先天眞陽之氣之所寄，卽道家所謂先天祖氣，醫家所謂眞火是也。其壯也有三。一者元稟過厚，二者保嗇精氣不妄施泄，三者志氣無所拂鬱，則年雖邁而猶壯也。不爾，則子後一陽不生，不能上升熏蒸糟粕而化精微以滋後天之元氣，是火不生土而脾胃因之日弱也。法當降氣和肝滋腎降氣，是陽交於陰也。肝和則脾胃不被賊邪所干，故能納而能消也。脾胃無恙，則後天之元氣日益生長矣。腎足則眞陰自生津液自足，舌絡有所榮養，則舌之伸縮自由而言語自利矣。且世無不陰虛，而中風者第須撥去煩惱，一切放下，使心火不炎，則腎亦因之而不燥，此又治之之本也。

論痰飲藥宜分治

夫痰之生也其由非一，其爲治也藥亦不同。由於陰虛火炎上迫乎肺，肺氣熱則煎熬津液凝結爲痰，是謂陰虛痰火。痰在乎肺而本乎腎，治宜降氣清熱益陰滋水，法忌辛溫燥熱補氣等藥。由於脾胃寒溼生痰，或兼飲噉過度好食油麪猪脂，以致脾氣不利，壅滯爲痰，濃厚膠固，甚至流於經絡及皮裏膜外。或結爲大塊或不思食，或徹夜不眠或卒爾眩仆不知人事，或發癲痫或昔肥今瘦，或叫呼異常或身重腹脹不便行走，或泄瀉不止及成癱瘓，種種怪證皆痰所爲。故昔人云，怪病多屬痰，暴病多屬火，有以夫。此病在脾胃，無關肺腎，治宜燥脾行氣，散結軟堅，法忌滯泥苦寒溼潤等藥，及諸厚味。由於風寒鬱閉熱氣在肺而成痰嗽鮑喘，病亦在肺，治宜豁痰除肺熱。藥中加辛熱辛溫如麻黄、生乾薑之屬以散外寒，則藥無格拒之患，法忌溫補酸收等藥。病因不齊藥亦宜異，利潤利燥及利發散各有攸當，非可混施也。世以痰飲混稱藥亦混投，殊不知痰之與飲其由自別，其狀亦殊。痰質稠黏，飲惟清水，特其色有異。或胷或黄或綠或黑，或如酸漿。或伏於腸胃，或上支胸脇，刺痛難忍。或流於經絡四肢，則關節不利。支飲上攻，爲心痛，爲中脘痛，甚則汗出，爲嘔吐酸水苦黄水等，種種各異。或發寒熱不思飲食，及不得眠，皆其候也。此證多因酒後過飲茶湯，則水漿與腸胃飲食濕熱之氣凝而爲飲。或因情抱抑鬱飲食停滯，不得以時消散，亦能成飲。總之必由脾胃有溼，或脾胃本虛，又感飲食之溼，則停而不消，此飲之大略也。治宜燥溼利水行氣健脾，乃爲得也。其藥大都以半夏、茯苓、參朮爲君，佐以猪苓、澤瀉以滲泄之，白豆蔻橘皮以開散之，蘇梗旋覆花以通暢之。東垣五飲丸中有人參，其旨槩可見矣。

論瘧痢宜從六淫例治

風寒暑溼燥火，此天之六淫，其邪自外而入。感之而病。宜隨其邪之所在以攻治之。經曰，夏傷於暑秋必痎瘧，乃暑邪爲病也。雖有山嵐瘴氣發瘧一證，治稍不同。然其證大都多熱多寒，或熱多寒少，或寒多熱少，或單熱不寒，或單寒不熱。頭疼骨疼，大渴引飲，口苦舌乾，嘔吐不思食，或煩躁不得

眠。必用白虎湯二三劑，隨證增損，解表以祛暑邪，而後隨經消息以除其苦可也。滯下者俗呼爲痢疾，皆緣暑溼與飲食之積滯，膠固而成其證。類多裏急後重，數登圊而不便。或發熱或口渴，或惡心不思食，何莫非暑之標證也。必用六一散黃連、芍藥爲主，而後隨其所苦爲之增損。傷氣分則調氣益氣，傷血分則行血和血。然未有不先治暑而可獲效者矣。治病必求其本，其斯之謂歟。【略】

論傷寒溫疫癰疽瘡瘍諸病，皆由實邪所發。自裏發出於表者吉，由表陷入於裏者凶

傷寒溫疫初發邪在於表，必頭疼身熱，病屬三陽。卽於此時急表散之。冬月卽病，宜用辛溫辛熱以汗之。春溫夏熱，宜用辛凉辛寒甘寒以汗之。汗後身凉脈靜無所傷犯，病不復作而愈。如投藥濡滯，或病重藥輕不散之於表，致邪熱內結，病屬三陰，須下乃愈。內虛之人不勝下藥，多致危殆。又有少陰咽痛等證，則又不宜於下。或成狐惑蟲食肛門種種難治之條，皆失於不早散故也。癰疽皆由榮家實熱氣逆所結，急宜凉血活血散結解毒。大劑連進內外夾攻，務使消散。卽勢大毒盛一時不能散盡，亦必十消七八。縱使潰膿保無大害。若失於救治，使熱毒內攻，其膜必壞。膜壞則神人不能救矣。瘡疽之害多在血熱，解於一二日內者十全八九，若遲則熱毒內攻陷入於裏，腸胃當之，必致大便作泄乳食不化，或神昏悶亂便閉腹脹，則十不救一。除是稟受虛寒，方堪補托。濟以溫熱可救危急。若夫瘕家，便須速用辛寒甘寒苦寒之劑清凉發散，十不失一。假令病重藥輕，或治療後期，或誤投溫熱，則邪熱內攻煩躁悶亂，不可救藥矣。瘧本暑邪，法當解肌。若元氣先虛之人，脾胃薄弱，誤投破氣消食尅伐之藥，則中氣愈虛，邪反內陷，必便膿血。治或失宜，多成腹脹，馴至不救，往往而是。此之四證皆須急治，要以自裏達表者吉，自表陷裏者凶。故藥宜解散通利，最忌收澀破氣及諸溫補。其關乎死生者最大，故特表而出之，俾世人知所先務也。

張介賓《景岳全書》卷一《虛實篇》

虛實者，有餘不足也。有表裏之虛實，有氣血之虛實，有臟腑之虛實，有陰陽之虛實。凡外入之病多有餘，內出之病多不足。實言邪氣實，則當瀉。虛言正氣虛，則當補。凡欲察虛實者，爲欲知根本之何如，攻補之宜否耳。夫疾病之實固爲可慮，而元氣之虛尤甚焉。故凡診病者必當先察元氣爲主，而後求疾病。若實而誤補隨可解救，虛而誤攻不可生矣。然總之虛實之要，莫逃乎脉。如脉之眞有力眞有神者，方是眞實證。脉之似有力似有神者，便是假實證。矧脉之無力無神以至全無力全無神者哉。臨證者萬毋忽此。

一，表實者，或爲發熱，或爲身痛，或爲惡熱掀衣，或爲惡寒鼓慄。寒束於表者無汗，火盛於表者有瘍。走注而紅痛者知營衛之有熱，拘急而痠痛者知經絡之有寒。

一，裏實者，或爲脹爲痛，或爲痞爲堅，或爲閉爲結，或爲喘爲滿，或懊憹不寧，或躁煩不眠，或氣血積聚結滯腹中不散，或寒邪熱毒深留臟腑之間。

一，陽實者爲多熱惡熱，〇陰實者爲痛結而寒，〇氣實者氣必喘粗而聲色壯厲，〇血實者血必凝聚而且痛且堅。

一，心實者多火而多笑，〇肝實者兩脇小腹多有疼痛且復多怒，〇脾實者爲脹滿氣閉或爲身重，〇肺實者多上焦氣逆或爲欬喘，〇腎實者多下焦壅閉或痛或脹或熱見於二便。

一，表虛者或爲汗多，或爲肉戰，或爲怯寒，或爲目暗羞明，或爲耳聾眩運，或肢體多見麻木，或舉動不勝勞煩，或爲毛槁而肌肉削，或爲顏色憔悴而神氣索然。

一，裏虛者，爲心怯心跳，爲驚惶，爲神魂之不寧，爲津液之不足。或爲饑不能食，或爲渴不喜冷。或畏張目而視，或聞人聲而驚。上虛則飲食不能運化，或多嘔惡而氣虛中滿。下虛則二陰不能流利，或便尿失禁肛門脫出而泄瀉遺精。〇在婦人則爲血枯經閉，及墮胎崩淋帶濁等證。

一，陽虛者，火虛也。爲神氣不足，爲眼黑頭眩，或多寒而畏寒。〇陰虛者水虧也。爲亡血失血，爲戴陽爲骨蒸勞熱。〇氣虛者聲音微，而氣短似喘血虛者，肌膚乾澁而筋脉拘攣。

一，心虛者陽虛而多悲，肝虛者目睛眩無所見，或陰縮筋攣而善恐。〇脾虛者爲四肢不用，或飲食不化，腹多痞滿而善憂。〇肺虛者少氣息微而皮毛燥澁。〇腎虛者或爲二陰不通，或爲兩便不禁，或多遺泄，或腰脊不可俯仰而骨痠痿厥。

一，諸痛之可按者，爲虛。拒按者，爲實。

一，脹滿之虛實。仲景曰，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爲寒。當與溫藥。夫減不足言者，以中滿之甚無時或減，此實脹也。

故當下之腹滿時減者，以腹中本無實邪，所以有時或減。既減而復滿如故者，以脾氣虛寒而然。所以當與溫藥，溫卽兼言補也。

一，《內經》諸篇皆倦倦以神氣爲言。夫神氣者，元氣也。元氣完固則精神昌盛，無待言也。若元氣微虛則神氣微去，元氣太虛則神氣全去。神去則機息矣，可不畏哉。《脉要精微論》曰，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黑白審長短。以長爲短，以白爲黑，如是則精衰矣。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氣奪也。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疏，此神明之亂也。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水泉不止是膀胱不藏也。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夫五臟者，身之強也。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垂，府將壞矣。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膝者脚之府，屈伸不能行，則僂俯筋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得強則生失強則死，此內經之主病之方必以治風爲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防己地黃湯，及唐人大小續命等方，皆多用風藥，而因症增減。蓋以風入經絡，則內風與外風相煽，以致痰火一時壅塞。惟宜先驅其風，繼清痰火，而後調其氣血，則經脉可以漸通。今人一見中風等症，卽用人參熟地附子肉桂等純補溫熱之品，將風火痰氣盡便閉戴陽脹滿虛狂假斑等證，似爲有餘之病，而其因實由不足。醫不察因從而瀉之，必枉死矣。又如外感之邪未除，而留伏於經絡。食飲之滯不消，而積聚於臟腑。或鬱結逆氣有不可散，或頑痰瘀血有所留藏。病久致羸，似乎不足，不知病本未除，還當治本。若誤用補，必益其病矣。此所謂無實實無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

附，華元化《虛實大要論》曰，病有臟虛臟實，腑虛腑實，上虛上實，下虛下實，狀各不同，宜深消息。○腸鳴氣走足冷手寒，食不入胃吐逆無時，皮毛憔悴肌肉皺皺，耳目昏塞語聲破散，行步喘促精神不收，此五臟之虛也。診其脉，舉指而滑按之而微，看在何部以斷其臟也。又按之沉小微弱短澀軟濡，俱爲臟虛也。○飲食過多，大小便難，胸膈滿悶，肢節疼痛，身體沉重，頭目悶眩，唇口腫脹，咽喉閉塞，腸中氣結，皮肉不仁，暴生喘乏，偶作寒熱，瘡疽並起。悲喜時來，或自痿弱，或自高強，氣不舒暢，血不流通，此臟之實也。診其脉，舉按俱盛者，實也。又長浮數疾洪緊弦大，俱曰實也。看在何經而斷其臟也。○頭疼目赤，皮熱骨寒，手足舒緩，血氣壅塞，丹瘤更生，咽喉腫痛。輕按之痛，重按之快。食飲如故，曰腑實也。診其脉浮而實大者是也。○皮膚搔癢肌肉胗脹食飲不化大便滑而不止，診其脉輕，手按之得滑重，手按之得平，此乃腑虛也。看在何經而正其時也。○胸膈痞滿，頭目碎痛，飲食不下，腦頂昏重，咽喉不利，涕唾稠粘。診其脉，左右寸口沉結實大者，上實也。○頰赤心忪，舉動顫慄，語聲嘶嗄，唇焦口乾，喘乏無力，面少顏色，瞤領腫滿。診其左右寸脉，弱而微者，上虛也。○大小便難，飲食如故，腰脚沉重，當作痰重。臍腹疼痛。診其左右尺中脉，伏而澁者，下實也。○大小便難，飲食進退，腰脚沉重，如坐水中。行步艱難，氣上奔衝。夢寐危巇。診其左右尺中脉，絃而細者，下虛也。病人脉微澁短小，俱屬下虛也。

徐大椿《醫學源流論》

中風論

今之患中風偏痺等病者百無一愈，十死其九。非其症俱不治，皆醫者誤之也。凡古聖定病之名必指其實。名曰中風則其病屬風可知。既爲風病則主病之方必以治風爲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防己地黃湯，及唐人大小續命等方，皆多用風藥，而因症增減。蓋以風入經絡，則內風與外風相煽，以致痰火一時壅塞。惟宜先驅其風，繼清痰火，而後調其氣血，則經脉可以漸通。今人一見中風等症，卽用人參熟地附子肉桂等純補溫熱之品，將風火痰氣盡行補住。輕者變重重者卽死。或有元氣未傷而感邪淺者，亦必遷延時日，以成偏枯永廢之人。此非醫者誤之耶。或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補正卽所以驅邪，此大謬也。惟其正虛而邪湊，尤當急驅其邪以衛其正。若更補其邪氣，則正氣益不能支矣。卽使正氣全虛不能托邪於外，亦宜於驅風藥中少加扶正之品以助驅邪之力，從未有純用溫補者。譬之盜賊入室，定當先驅盜賊而後固其墻垣，未有盜賊未去而先固其墻垣者。或云補藥托邪猶之增家人以禦盜也，是又不然。蓋服純補之藥斷無專補正不補邪之理，非若家人之專於禦盜賊也。是不但不驅盜並助盜矣。況治病之法，凡久病屬虛，驟病屬實。所謂虛者謂正虛也，所謂實者謂邪實也。中風乃急暴之症，其爲實邪無疑。天下未有行動如常忽然大虛而昏仆者，豈可不以實邪治之哉。其中或有屬陰虛陽虛感濕感寒之別，則於治風方中隨所現之症加減之。漢唐諸法具在，可取而觀也。故凡中風之類苟無中藏之絕症，未有不可治者。余友人患此症者，遵余治法病，一二十年而今尚無恙者甚多。惟服熱補者，無一存者矣。

臟膈論

膈膈同爲極大之病，然臟可治而膈不可治。蓋臟者有物積中，其症屬

實。膈者不能納物，其症屬虛。實者可治虛者不可治，此其常也。臌之爲病，因腸胃衰弱不能運化，或痰或血或氣或食凝結於中，以致膨脖脹滿。治之當先下其結聚，然後補養其中氣，則腸胃漸能尅化矣。《內經》有雞矢醴方，卽治法也。後世治臌之方亦多見效。惟藏氣已絕，臂細臍凸手心及背平滿，靑筋繞腹，種種惡症齊現，則不治。若膈症，乃肝火犯胃木來侮土，謂之賊邪。胃脘枯槁不復用事，惟留一線細緻，又爲痰涎瘀血閉塞，飲食不能下達。卽勉強納食仍復吐出。蓋人生全在飲食。經云，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藏六腑皆以受氣。今食既不入，則五藏六腑皆竭矣。所以得此症者，能少納穀則不出一年而死，全不納穀則不出半年而死。凡春得病者死於秋，秋得病者死於春。蓋金木相尅之時也。又有卒然嘔吐，或嘔吐而時止時發，又或年當少壯是名反胃，非膈也。此亦可治。至於類臌之症，如浮腫水腫之類，或宜針灸或宜洩瀉，病象各殊治亦萬變。醫者亦宜廣求諸法而隨宜施用也。

寒熱虛實真假論

病之大端不外乎寒熱虛實，然必辨其眞假而後治之無誤。假寒者寒在外而熱在內也，雖大寒而惡熱飲。假熱者熱在外而寒在內也，雖大熱而惡寒飲。此其大較也。假實者形實而神衰，其脈靜小堅實也。其中又有人之虛實症之虛實。如怯弱之人而傷寒傷全，其脈靜小堅實也。假虛者形衰而神食，此人虛而症實也。強壯之人而失血勞倦，此人實而症虛也。或宜正治或宜從治，或宜分治或宜合治，或宜從本或宜從標，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上下異方，煎丸異法。補中兼攻，攻中兼補。精思妙術，隨變生機。病勢千端，立法萬變。則眞假不能惑我之心，亦不能窮我之術。是在博求古法而神明之。稍執己見，或學力不至，其不爲病所惑者幾希矣。

表裏

張介賓《景岳全書》

六變辨

六變者，表裏寒熱虛實也。是卽醫中之關鍵。明此六者，萬病皆指諸掌矣。以表言之，則風寒暑濕火燥感於外者是也。以裏言之，則七情勞慾飲食傷於內者是也。寒者陰之類也。或爲內寒或爲外寒。寒者多虛熱者，陽之類也。或爲內熱或爲外熱。熱者多實，虛者正氣不足也，內出之病多不足。實者邪氣有餘也，外入之病多有餘。六者之詳條列如左。

表證篇

表證者，邪氣之自外而入者也。凡風寒暑濕火燥，氣有不正皆是也。經曰，淸風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焉。熱氣大來，火之勝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寒氣大來，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焉。濕氣大來，土之勝也。寒水受邪，腎病生焉。風氣大來，木之勝也。土濕受邪，脾病生焉。又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痎瘧，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又曰風從其衝後來者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凡此之類，皆言外來之邪。但邪有陰陽之辨，而所傷亦自不同。蓋邪雖有六，化止陰陽。陽邪化熱，熱則傷氣。陰邪化寒，寒則傷形。傷氣者氣通於鼻，鼻通於臟。故凡外受暑熱而病有發於中者，以熱邪傷氣也。傷形者淺則皮毛，深則經絡，故凡外受風寒而病爲身熱體痛者，以寒邪傷形也。經曰，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矣。是則腠理開營衛通汗大泄，故氣泄矣。此六氣陰陽之辨也。然而六邪之感於外者，又惟風寒爲最。蓋風爲百病之長，寒爲殺厲之氣。人身內有臟腑外有經絡。凡邪氣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乃入於經絡，留而不去乃入於絡脈，然後內連五臟，散於腸胃。陰陽俱感，五臟乃傷，此邪氣自外而內之次也。然邪氣在表必有表證，既見表證則不可攻裏。若誤攻之，非惟無涉，且恐裏虛則邪氣乘虛愈陷也。表證既明，則裏證可因而解矣。故表證之辨，不可不爲之先察。

一，人身臟腑在內經絡在外，故臟腑爲裏經絡爲表。在表者手足各有六經，是爲十二經脈。以十二經脈分陰陽，則六陽屬腑爲表，六陰屬臟爲裏。以十二經脈分手足，則足經之脈長而且遠，自上及下遍絡四體，故可按之以察周身之病。手經之脈短而且近，皆出入於足經之間，故凡診傷寒外感者，則但言足經不言手經也。然而足之六經又以三陽爲表，三陰爲裏。而三陽之經則又以太陽爲陽中之表，以其脈行於背，背爲陽也。陽明爲陽中之裏，以其脈行於腹，腹爲陰也。少陽爲半表半裏，以其脈行於側，

三陽傳偏而漸入三陰也。故凡欲察表證者，則但常分前後左右，而以足三陽經爲主。然三陽之中則又惟太陽一經包覆肩背，外爲周身之綱維，內連五臟六腑之肓膜，此諸陽之主氣，猶四通八達之衢也。故凡風寒之傷人，必多自太陽經始。

一，足三陰之經，皆自足上腹。雖亦在肌表之間，然三陰主裏，而凡風寒自表而入者，未有不由陽經而入陰分也。若不由陽經遞入三陰者，卽爲直中陰經必連臟矣。故陰經無可據之表證。

一，寒邪在表者，必身熱無汗，以邪閉皮毛也。

一，寒邪客於經絡，必身體疼痛，或拘急而痠者，以邪氣亂營氣，血脉不利也。

一，寒邪在表而頭痛者，有四經焉。足太陽脉挾於頭頂，足陽明脉上至頭維，足少陽脉上行兩角，足厥陰脉上會於巔，皆能爲頭痛也。故惟太陰少陰皆無頭痛之證。

一，寒邪在表多惡寒者，蓋傷於此者必惡此，所謂傷食惡食，傷寒惡寒也。

一，邪氣在表脉必緊數者，營氣爲邪所亂也。

一，太陽經脉，起自內眥上項巔下項挾脊行腰膕，故邪在太陽者，必惡寒發熱，而兼頭項痛腰背強或膝腨疼疼也。

一，陽明經脉起目下，循面鼻行胸腹，故邪在陽明者，必發熱微惡寒，而兼目痛鼻乾不眠也。

一，少陽爲半表半裏之經，其脉繞耳前後，由肩井下脇肋。故邪在少陽者，必發熱，而兼耳聾脇痛口苦而嘔，或往來寒熱也。以上皆三陽之表證。但見表證則不可攻裏，或發表，或微解，或溫散，或涼散，或溫中托裏，而爲不散之散。或補陰助陰，而爲雲蒸雨化之散。嗚呼，意有在而言難盡也。惟慧者之心悟之。

一，表證之脉，仲景曰，寸口脉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也。〇《脉經》註曰，風爲陽寒爲陰，衛爲陽營爲陰。風則傷陽寒則傷陰，各從其類而傷也。故衛得風則熱，營得寒則痛。營衛俱病，故致骨節煩疼，當發汗解表而愈。

一，浮脉本爲屬表，此固然也。然有邪寒初感之甚者，拘束衛氣，脉不能達，則必沉而兼緊。此但當以發熱身痛等表證參合而察之，自可辨也。又若血虛動血者，脉必浮大。〇陰虛水虧者，脉必浮大。〇內火熾盛者，脉必浮大。〇關陰格陽者，脉必浮大。若此者，俱不可一槩以浮爲表論。必當以形氣病氣有無外證參酌之。若本非表證而誤認爲表，則殺人於反掌之間矣。

一，外感寒邪脉大者，必病進以邪氣日盛也。然必大而兼緊方爲病進。若先小而後大，及漸大漸緩者，此以陰轉陽爲胃氣，漸至將解之兆也。

一，寒邪未解脉息緊而無力者，無愈期也。何也，蓋緊者邪氣也，力者元氣也。緊而無力，則邪氣有餘而元氣不足也。元氣不足何以逐邪。臨此證者，必能使元陽漸充，則脉漸有力，自小而大，自虛而實，漸至洪滑，則陽氣漸達表將解矣。若日見無力而緊數日進，則危亡之兆也。

一，病必自表而入者方得謂之表證。若由內以及外便非表證矣。經曰從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之內者，治其外。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先治其內而後治其外。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此內外先後之不可不知也。

一，傷風中風，雖皆有風之名，不可均作表證。蓋傷風之病，風自外入者也。可散之溫之而已。此表證也。中風之病，雖形證似風，實由內傷所致，本無外邪，故不可以表證論治。法具本條。

一，發熱之類本爲火證，但當分辨表裏，凡邪氣在表發熱者，表熱而裏無熱也。此因寒邪，治宜解散邪氣。在裏發熱者，必裏熱先甚而後及於表也。此是火證，治宜清涼。凡此內外，皆可以邪熱論也。若陰虛水虧而爲骨蒸夜熱者，此虛熱也。又不可以邪熱爲例，惟壯水滋陰可以治之。

一，濕燥二氣，雖亦外邪之類，但濕有陰陽，燥亦有陰陽。濕從陰者爲寒濕，濕從陽者爲濕熱。燥從陽者因於火燥，從陰者發於寒熱，則傷陰必連於臟。寒則傷陽，必連於經。此所以燥濕皆有表裏，必須辨明而治之。

一，濕證之辨當辨表裏。經曰，困於濕首如裹。又曰，傷於濕者下先受之。若道路衝風冒雨，或動作辛苦之人汗濕沾衣，此皆濕從外入者也。若嗜好酒漿生冷以致泄瀉黃疸腫脹之類，此濕從內出者也。在上在外者，宜微從汗解。在下在裏者，宜分利之。濕熱者宜清宜利，寒濕者宜補脾溫腎。

一，燥證之辨亦有表裏。經曰，清氣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焉。此中風之屬也。蓋燥勝則陰虛，陰虛則血少。所以或爲牽引，或爲拘急，或

爲皮膝風消，或爲臟腑乾結。此燥從陽化營氣不足而傷乎內者也。治當以養營補陰爲主。若秋令太過，金氣勝而風從之，則肺先受病，此傷風之屬也。蓋風寒外束氣應皮毛，故或爲身熱無汗，或爲欬嗽喘滿，或鼻塞聲啞，或咽喉乾燥，此燥以陰生衛氣受邪而傷乎表者也。治當以輕揚溫散之劑煖肺，去寒爲主。

裏證篇

裏證者，病之在內在藏也。凡病自內生，則或因七情，或因勞倦，或因飲食所傷，或爲酒色所困，皆爲裏證。以此言之，似屬易見。第於內傷外感之間疑似之際，若有不明，未免以表作裏，以裏作表。乃致大害，故當詳辨也。

一，身雖微熱而濈濈汗出不止，及無身體痠疼拘急而脉不緊數者，此熱非在表也。

一，證似外感不惡寒反惡熱而絕無表證者，此熱盛於內也。

一，凡病表證而小便清利者，知邪未入裏也。

一，表證已具而飲食如故，胸腹無碍者，病不及裏也。若見嘔惡口苦或心胸滿悶不食，乃表邪傳至胸中，漸入於裏也。若煩躁不眠乾渴譫語腹痛自利等證，皆邪入於裏也。若腹脹喘滿大便結鞕潮熱斑黃脉滑而實者，此正陽明胃腑裏實之證，可下之也。

一，七情內傷過於喜者，傷心而氣散。心氣散者收之養之。過於怒者傷肝而氣逆。肝氣逆者平之抑之。過於思者傷脾而氣結，脾氣結者溫之豁之。過於憂者傷肺而氣沉，肺氣沉者舒之舉之。過於恐者傷腎而氣怯，腎氣怯者安之壯之。

一，飲食內傷氣滯而積者，脾之實也。宜消之逐之。不能運化者脾之虛也，宜煖之助之。

一，酒濕傷陰熱而煩滿者，濕熱爲病也。清之泄之。酒濕傷陽腹痛瀉利嘔惡者，寒濕之病也。溫之補之。

一，勞倦傷脾者，脾主四肢也。須補其中氣。

一，色慾傷腎而陽虛無火者，兼培其氣血。陰虛有火者，純補其眞陰。

一，痰飲爲患者，必有所本，求所從來，方爲至治。若但治標，非良法也。詳具本條。

一，五臟受傷本不易辨，但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肝病則目不能視而色青，心病則舌不能言而色赤，脾病則口不知味而色黃，肺病則鼻不聞香臭而色白，腎病則耳不能聽而色黑。

徐大椿《醫學源流論・表裏上下論》

欲知病之難易，先知病之淺深。欲知病之淺深，先知病之部位。夫人身一也，實有表裏上下之別焉。何謂表，皮肉筋骨是也。何謂裏，藏府精神是也，而經絡則貫乎其間。表之病易治而難死，裏之病難治而易死，此其大略也。而在表在裏者又各有難易，此不可執一而論也。若夫病本在表而傳於裏，病本在裏而並及於表，是爲內外兼病尤不易治。身半已上之病往往近於熱，身半已下之病往往近於寒，此其大略也。而在上在下，又各有寒熱，此亦不可執一而論也。若夫病本在上而傳於下，病本在下而傳於上，是之謂上下兼病，亦不易治。所以然者，無病之處多，有病之處少，則精力猶可維持，使正氣漸充而邪氣亦去。若夫一人之身無處不病，則以何者爲驅病之本而復其元氣乎。故善醫者知病勢之盛而必傳也，豫爲之防無使結聚，無使泛濫，無使併合，此上工治未病之說也。若其已至於傳，而必先求其本，後求其標。相其緩急而施治之，此又桑榆之收也。以此決病之生死難易，思過半矣。

同異

《黃帝內經素問・異法方宜論》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對曰，地勢使然也。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疎理，其病皆爲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腑。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痺，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衆，其民食雜而不

勞，故其病多癒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徐大椿《醫學源流論》

病同人異論

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則效治彼則不效，且不惟無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則以病同而人異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氣體有強弱，質性有陰陽，生長有南北，性情有剛柔，筋骨有堅脆，肢體有勞逸，年力有老少，奉養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憂勞和樂之別。更加天時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淺之各異。一概施治，則病情雖中，而於人之氣體迥乎相反，則利害亦相反矣。故醫者必細審其人之種種不同，而後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之法因之而定。《內經》言之極詳，即針灸及外科之治法盡然。故凡治病者皆當如是審察也。

病症不同論

凡病之總者謂之病，而一病必有數症。如太陽傷風是病也，其惡風身熱自汗頭痛是症也。合之而成其爲太陽病，此乃太陽病之本症也。若太陽病而又兼泄瀉不寐心煩瘖悶，則又爲太陽病之兼症矣。如瘧病也，往來寒熱嘔吐畏風口苦是症也，合之而成爲瘧，此乃瘧之本症也。若瘧而兼頭痛脹滿嗽逆便閉，則又爲瘧疾之兼症矣。若瘧而又下痢數十行，則又不得謂之兼症，謂之兼病。蓋瘧爲一病，痢又爲一病，而二病又各有本症，各有兼症，不可勝舉。以此類推，則病之與症其分併何啻千萬，不可不求其端而分其緒也。而治之法或當合治或當分治，或當先治或當後治，或當專治或當不治，尤在視其輕重緩急而次第奏功。一或倒行逆施，雜亂無紀，則病變百出，雖良工不能挽回矣。

病同因別論

凡人之所苦謂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謂之因。如同一身熱也，有風有寒有痰有食，有陰虛火升有鬱怒憂思勞怯蟲疰，此謂之因。知其因則不得專以寒涼治熱病矣。蓋熱同而所以致熱者不同，則藥亦迥異。凡病之因不同而治各別者盡然，則一病而治法多端矣。而病又非止一症，必有兼症焉。如身熱而腹痛，則腹又爲一症。而腹痛之因又復不同。有與身熱相合者，有與身熱各別者。如感寒而身熱，其腹亦因寒而痛，此相合者也。如身熱爲寒，其腹痛又爲傷食，則各別者也。又必審其食爲何食，則以何藥消之。其立方之法，必切中二者之病源而後定方，則一藥而兩病俱安矣。若不問其本病之何因，及兼病之何因，而徒曰某病以某方治之。其偶中者則投之或愈。再以治他人，則不但不愈而反增病。必自疑曰，何以治彼效而治此不效，並前此之何以愈亦不知之。則倖中者甚少，而謬治者甚多。終身治病而終身不悟，歷症愈多而愈惑矣。

心性論分部

神

《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 昔在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廼問於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惔虛无，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又《金匱真言論》 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此正謂冬不按蹻，則精氣伏藏，以陽不妄升，故春无溫病。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此正謂以風涼之氣折暑汗也。新校正云，詳此下義與上文不相接。此平人脈法也。謂平

又《靈蘭秘典論》 黃帝問曰，願聞十二藏之相使，貴賤何如。藏也。言腹中之所藏者，非復有十二形神之藏也。岐伯對曰，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勇而能斷，故曰將軍。膽發末萌，故謀慮出焉。膻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剛正果決，故官爲中正。直而不疑，故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膻中者在胸中兩乳間，爲氣之海。然心主爲君，以敷宣教令。膻中主氣，以分布陰陽。氣和志適，則喜樂由生。分布陰陽，故官爲臣使也。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包容五穀，是爲倉廩之官。營養四傍，故云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傳道謂傳不潔之道，變化謂變化物之形，故云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承奉胃司受盛糟粕，受已復化傳入大腸，故云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強於作用故曰作強，造化形容故云伎巧。在女則當其伎巧，在男則正曰作強。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引導陰陽開通閉塞，故官司決瀆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位當孤府故謂都官，居下內空故藏津液。若得氣海之氣施化，則溲便注泄。氣海之氣不及，則閟隱不通。故曰氣化則能出矣。《靈樞經》曰，腎上連肺，故將兩藏。膀胱是孤府，則此之謂也。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失則災害至，故不得相失。新校正云，詳此乃十一官，大昌。主謂君主，心之官也。夫主賢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民不獲罪於枉濫矣。故主明則天下安也。夫心內明則銓善惡，銓善惡則察安危，察安危則身不夭傷於非道矣。故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至於危殆矣。然施之於養生沒世不殆，施之於君主天下獲安，以其爲天下主，則國祚昌盛矣。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爲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使道謂神氣行使之道也。夫心不明則邪正一，邪正一則損益不分，損益不分則動之凶咎，陷身於羸瘠矣。故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也。夫主不明則委於左右，委於左右則權勢妄行，權勢妄行則吏不得奉法，吏不得奉法則人民失所而皆受枉曲矣。且人惟邦本，本固邦寧。邦不獲安，國將何有，宗廟之立安可不至於傾危乎。故曰戒之戒之者，言深慎也。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孰，誰也。言至道之用也，小之則微妙而細無不入，大之則廣遠而變化無窮。然其淵原誰所知察。窘乎哉，消者瞿瞿，新校正云，按太素作肖者瞿瞿。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爲良。窘，要也。瞿瞿，動動也。人身之要者，道也。然以消息異同求諸物理，而欲以此知變化之原本者，雖瞿瞿動動以求明悟，然其要妙誰得知乎。既未得知，轉成深遠，閔閔玄妙，復不知誰者爲善，知要妙哉。玄妙深遠固不以理求，而可得近取諸身，則十二官粗可探尋，而爲治身之道爾。閔閔，深遠也。良，善也。《新校正》云，詳此四句，與氣交變大論文重，彼消字作肖。恍惚之數，生於毫氂。恍惚者，謂似有似無也。忽亦數也。似無似有，而毫氂之數生其中。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此之謂也。《算書》曰，似有似無爲忽。毫氂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毫氂雖小，積而不已。命數乘之，則起至於尺度斗量之繩準，千之萬之亦可增益而至載之大數。推引其大，則應通人形之制度也。黃帝曰，善哉。余聞精光之道，大聖之業，而宣明大道，非齋戒擇吉日不敢受也。深敬故也。韓康伯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黃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以傳保焉。秘之至也。

又《五藏別論》 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爲藏，或以腸胃爲藏，或以爲府。敢問更相反皆自謂是，不知其道，願聞其說。方士，謂明悟方術之士也。言互爲藏府之差異者，經中猶有之矣。《靈蘭秘典論》以腸胃爲十二藏相使之次，《六節藏象論》云十一藏取決於膽，《五藏生成篇》云五藏之象可以類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識。此則互相矛楯爾。腦髓爲藏應在別經。岐伯對曰，腦髓骨脉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寫，名曰奇恒之府。腦髓骨脉雖名爲府，不正與神藏爲表裏。膽與肝合，而不同六府之傳寫。胞雖出納，納則受納精氣，出則化出形容。形容之出謂化極而生，然出納之用有殊於六府，故言藏而不寫，名曰奇恒之府也。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寫而不藏。此受五藏濁氣，名曰傳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輸寫者也。言水穀入，已糟粕變化而泄出，不能久。久留住於中，但當化已輸寫，令去而已。傳寫諸化，故曰傳化之府也。魄門亦爲五藏，使水穀不得久藏。謂肝之門也。內通於肺，故曰魄門。受已化物，則爲五藏。行使然，水穀亦不得久藏於中。所謂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滿而不能實。精氣爲滿，水穀爲實。但藏精氣，故滿而不能實。《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太素，精氣作精神。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以不藏精氣，但受水穀故也。所以然者，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以末下也。食下則腸實而胃虛，水穀故也。故曰實而不滿，滿而不實也。帝曰，氣口何以獨爲五藏主。氣口則寸口也，亦謂脉口。以寸口可候氣之盛衰，故云氣口。可以切脉之動靜，故云脉口。皆同取於手魚際之後，同身寸之一寸，是則寸口也。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人有四海。水穀之海則其一也。受水穀已，榮養四傍，以其當運化之源，故爲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氣。氣口亦太陰也。

氣口在手魚際之後，同身寸之一寸。氣口之所候脉動者，是手太陰脉氣所行，故言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榮氣之道，內穀爲寶。新校正云，詳此注出《靈樞》，寶作寶。穀入於胃，氣傳與肺，精專者循肺氣行於氣口，故云變見於氣口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出作人。故五氣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也。凡治病必察其下，適其脉之盈虛，觀量志意之邪正，及病深淺成敗之宜，乃守法以治之也。《新校正》云，按太素作必察其上下，適其脉候，觀其志意，與其病態。

又《移精變氣論》 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移謂移易，變謂變改，皆使邪不傷正，精神復強而內守也。《新校正》云，按《生氣通天論》曰，聖人傳精神服天氣。上古天眞論曰，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岐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官之形。《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伸作與。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古者巢居穴處，夕隱朝游禽獸之間，斷可知矣。然動躁陽盛，故身熱足以禦寒涼。氣生寒，故陰居可以避暑矣。夫志捐思想，則內无眷慕之累。心亡願欲，故外无伸官之形。靜保天眞，自无邪勝。是以移精變氣，无假毒藥，祝說病由，不勞鍼石而已。《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祝由，南方神。當今之世不然。情慕云爲，遠於道也。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帝曰，善。余欲臨病人，觀死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聞乎。岐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上帝謂上古之帝，先師謂岐伯祖世之師，傚貸季也。上古使傚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先師以色白脉毛而合金應秋，以色青脉弦而合木應春，以色黑脉石而合水應冬，以色赤脉洪而合火應夏，以色黃脉代而合土應長夏，及四季然。以是色脉下合五行之休王，上副四時之往來。故六合之間八風鼓坼不離常候，盡可與期。何者，以見其變化而知之也。故下文曰，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脉是矣。言所以知四時五行之氣，變化相移之要妙者何，以色脉故也。色以應日，脉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言脉應月色應日者，占候之期準也。常求色脉之差忒，是則平人之診要也。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脉，此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觀色脉之臧否，曉死生之徵兆，故能常遠於死而近於生也。生道以長，命曰聖王。上帝聞道勤而行之，生道以長惟聖王乃爾。而常用也。中古之治病，至

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八風謂八方之風，五痺謂皮肉筋骨脉之痺也。《靈樞經》曰，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筋紐，內舍於肝。風從東南來者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肌內舍於胃。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脉內舍於心。風從西南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肉內舍於脾。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骨內舍於肩。風從西北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外在於筋紐內舍於大腸。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骨內舍於腎。風從東北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外在於掖脇內舍於大腸。又《痺論》曰，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爲筋痺，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爲脉痺，以秋庚辛傷於風者爲皮痺，以冬壬癸傷於邪者爲骨痺。以至陰遇此者爲肉痺。是所謂八風五痺之病也。《新校正》云，按此注引《痺論》，今經中《痺論》不如此。《當云風論》曰，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爲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爲心風，季夏戊己傷於邪者爲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爲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爲腎風。《痺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以冬遇此者爲骨痺，以春遇此者爲筋痺，以夏遇此者爲脉痺，以至陰遇此者爲肌痺，以秋遇此者爲皮痺。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荄之枝，本末爲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草蘇謂藁煎也。草荄謂草根也。枝謂莖也。言以諸藥根苗合成其煎，俾相佐助而以服之。凡藥有用根莖者，有用枝葉實者，有用根莖枝葉實者，有用華實者，有用根莖華實者，有用根者有用莖者，有用枝者有用華實者。湯液不去則盡用之，故云本末爲助也。標本已得邪氣乃服者，言工人與病主療相應，則邪氣率服而隨時順也。《湯液醪醴論》曰，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主療不相應也。或謂取標本論末云鍼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又云，得其標本邪氣乃散矣。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四時之氣各有所在，不本其處而即妄攻，是反古也。《四時刺逆從論》曰，春氣在經脉，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工當各隨所在而辟伏其邪爾。不知日月者，謂日有寒溫明暗，月有空滿虧盈也。《八正神明論》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沈。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盛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故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曰月生而寫，是謂藏虛。月滿而補，血氣盈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眞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此之謂也。不審逆從者，謂不審量其病可治與不可治。故下文曰，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言心意粗略不精審也。粗工兇兇，以爲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粗謂粗略也。兇兇謂不料事宜之可否也。何以言之，假令飢人形氣羸劣，食令極飽，能不霍乎。豈其與食而爲惡邪，蓋爲失時復過節也。非病逆鍼石，湯液失時過節，則其害反增矣。《新校正》云，按別本，霍一作害。帝曰，願聞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無失

色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則。惑謂惑亂，則謂法則也。言色脉之應，昭然不欺，但順用而不亂紀綱，則治病審當之大法也。逆從到行，標本不得，亡神失國。逆從到行，謂反順爲逆。標本不得，謂攻病失宜也。以反理到行，所爲非順，豈唯治人而神氣受害，若使之輔佐君主，亦令國祚不保康寧矣。去故就新，乃得眞人。標本不得，攻病失宜，則當去故逆理之人，就新明悟之士，乃得至眞精曉之人以全已也。帝曰，余聞其要於夫子矣。夫子言不離色脉，此余之所知也。岐伯曰，治之極於一。帝曰，何謂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帝曰奈何。岐伯曰，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問其所欲，而察是非也。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帝曰善。

又《脉要精微論》 是知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陰爲水，故夢涉水而恐懼也。陰陽應象大論曰，水爲陰。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陽爲火，故夢大火而燔灼也。陰陽應象大論曰，火爲陽。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亦類交爭之氣象也。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飛下，盛則夢墮。氣上則夢上故飛，氣下則夢下故墮。甚飽則夢予，內有餘故。甚飢則夢取。內不足故。肝氣盛則夢怒，肝在志爲怒。肺氣盛則夢哭。肺聲哀故爲哭。《新校正》云，詳是知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至此，乃《靈樞》之文，誤置於斯。仍少心脾腎氣盛所夢，今具《甲乙經》中。短蟲多則夢聚衆，身中短蟲多則夢聚衆。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長蟲動則內不安。內不安則神躁擾，故夢是矣。《新校正》云，詳此二句亦不當出此，應他經脫簡文也。

《靈樞・本神》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法，先必本於神。血脈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其淫泆離藏則精失。魂魄飛揚，志意恍亂，智慮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與人之過乎。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請問其故。岐伯答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僻邪不至，長生久視。是故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胸脫肉毛悴色夭死於冬。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悗亂四肢不舉毛悴色夭死於春。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脇骨不舉毛悴色夭死於秋。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於夏。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於季夏。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是故用針者，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以傷，針不可以治之也。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脾藏營，營舍意。脾氣虛則四支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經溲不利。心藏脈，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之也。

又《靈樞・淫邪發夢》 黃帝曰，願聞淫邪泮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於藏，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卧不得安而喜夢。氣淫於藏，則有餘於外不足於內。氣淫於府，則有餘於內不足於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予，甚飢則夢取，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厥氣客於心則夢見丘山烟火，客於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於肝則夢山林樹木，客於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於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於胃則夢飲食，客於大腸則夢田野，客於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於膽則夢鬬訟自刳，客於陰器則夢接內，客於項則夢斬首，客於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窮苑中，客於股肱則夢禮節拜起，客於胞膪則夢溲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又《大惑論》 岐伯對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血之精爲白眼，肌肉之精爲約束，裏撗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並，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邪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散則視岐，視岐見兩物。目者，五臟六腑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

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營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故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脈法於陽也。故陰陽合傳而精明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處。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黃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東苑，未嘗不惑。去之則復。余唯獨爲東苑勞神乎，何其異也。岐伯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惑，則精氣亂。視誤故惑，神移乃復。是故間者爲迷，甚者爲惑。黃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人之善饑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留於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黃帝曰，人之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衛氣留久，皮膚濕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盡則臥，陰氣盡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濕分肉不解則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精，則欲瞑，故多臥矣。

皇甫謐《鍼灸甲乙經》卷一《精神五藏論》 黃帝問曰，凡刺之法，必先本於神。血脈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請問其故。岐伯對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可以任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有所存謂之志，因志存變謂之思，因思遠慕謂之慮，因慮處物謂之智。故智以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邪僻不生，長生久視。是故怵惕思慮者則神傷，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正。因悲哀動中者，則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嘽散而不藏。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蕩懾而不收。《太素》不收作失守。

《素問》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食而氣逆，故氣上。喜則氣和志達，營衛通利，故氣緩。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兩焦不通營，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恐則神卻，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熱則腠理開，營衛通，汗大泄。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勞則喘且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思則心有所傷，神有所止，氣流而不行，故氣結。已上言九氣，其義小異大同。

肝藏血，血舍魂。在氣爲語，在液爲淚。肝氣虛則恐，實則怒。《素問》曰，人卧血歸於肝，目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

心藏脈，脈舍神。在氣爲吞，在液爲汗。心氣虛則悲憂，實則笑不休。脾藏營，營舍意。在氣爲噫，在液爲涎。脾氣虛則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涇溲不利。噫音作曖。

肺藏氣，氣舍魄。在氣爲欬，在液爲涕。肺氣虛則鼻息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憑九竅作盈。仰息。

腎藏精，精舍氣。在氣爲欠，在液爲唾，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必審察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而謹調之。

肝氣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妄，其精不守。一本作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令人陰縮而筋攣，兩脇肋骨不舉，毛悴色夭死於秋。《素問》曰，肝在聲爲呼，在變動爲握，在志爲怒，怒傷肝。九卷及《素問》又曰，精氣並於肝則憂解，曰肝虛則恐，實則怒。怒而不已亦生憂矣。肝之與腎，脾之與肺，互相成也。脾者土也，四藏皆受成焉。故恐發於肝而成於腎，愛發於脾而成於肝，肝合膽。膽者，中精之府也。腎藏精，故恐同其怒，怒同其恐。一過其節，則二藏俱傷。經言若錯，其歸一也。

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胭音咽。脫肉毛悴色夭，死於冬。《素問》曰，心在聲爲笑，在變動爲憂，在志爲喜，喜傷心。九卷及《素問》又曰，精氣並於心則喜。或言心與肺脾二經有錯，何謂也。解曰，心虛則悲，悲則憂。心實則笑，笑則喜。心之與肺，脾之與心，亦互相成也。故喜變於心而成於肺，思發於脾而成於心。一過其節，則二藏俱傷。此經互言其義耳，非有錯也。又楊上善云，心之憂在心變動，肺之憂在肺之志。是則肺主於秋，憂爲正也。心主於憂，變而生憂也。脾愁憂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悶亂，四肢不舉，毛悴色夭，死於春。《素問》曰，脾在聲爲歌，在變動爲噦，在志爲思。思傷脾，九卷及《素問》又曰，精氣並於脾則饑。一作畏。

肺喜樂，樂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其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

於夏。《素問》曰，肺在聲爲哭，在變動爲欬，在志爲憂，憂傷肺。九卷及《素問》又曰，精氣並於肺則悲。

腎盛怒未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俯仰，毛悴色夭，死於季夏。《素問》曰，腎在聲爲呻，在變動爲慄，在志爲怒，怒傷腎。九卷及《素問》又曰，精氣並於腎則恐，故恐懼而不改一作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是故用鍼者，觀察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已傷，鍼不可以治也。

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

虛勞夢泄精候

腎虛爲邪所乘，邪客於陰則夢交接。腎藏精，今腎虛不能制精，因夢感動而泄也。

虛勞喜夢候

夫虛勞之人血氣衰損，臟腑虛弱，易傷於邪。邪從外集內，未有定舍，反淫於臟，不得定處，與榮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喜夢。氣淫於腑，則有餘於外不足於內。氣淫於臟，則有餘於內不足於外。若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燔燎。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墜。甚飽則夢行，甚飢則夢臥。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喜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體重身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厥氣客於心則驚見山嶽煙火，客於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器奇物，客於肝則夢見山林樹木，客於脾則夢見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於腎則夢見臨深沒於水中。客於膀胱則夢遊行，客於胃則夢飲食，客於大腸則夢田野，客於小腸則夢遊聚邑街衢，客於膽則夢鬬訟自割，客於陰則夢接內，客於項則夢多斬首，客於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又居深地中。客於股則夢禮節拜起，客於胞則夢溲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而補之而已。尋其致夢以設法治，則病無所逃矣。

《黃帝內經太素》卷六《藏府》（楊上善注，蕭延平校）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先本於神。血脈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其淫泆離藏，則精失。魂魄飛揚，志意恍亂，智慮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與，人之過乎。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請問其故。岐伯答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以上從《靈樞·本神篇》補入。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未形之分挽與我身謂之德者，天之道也。故《莊子》曰，未形之分，物得之以生，謂之德也。陰陽和氣質成我身者，地之道也。德中之分流動，陰陽之氣和亭，遂使天道無形之分動氣和，亭物得生也。平按，注挽字恐係施字之誤。故生之來謂之精，雄雌兩神相搏謂之神。即前兩精相搏共成一形。一形之中，靈者謂之神者也，即乃身之微也。問曰，謂之神者，未知於此精中始生，未知先有今來。答曰，案此《內經》，但有神傷神去與此神生之言，是知來者，非曰始生也。及案釋教，精合之時有神氣來託，則知先有，理不虛也。故孔丘不答有知無知，量有所由，唯佛明言，是可依。隨神往來者謂之魂。魂者，神之別靈也。故隨神往來，藏於肝，名曰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魄亦神之別靈也。並精出此而入彼，謂爲魄也。並，薄浪反。所以任物者謂之心。物，萬物也。心，神之用也。任知萬物必有所以。神□□□□□物□任物，故謂之心也。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亦神之用也。任物之心有所追憶，謂之意也。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亦神之用也，專存之志變轉異求，謂之思也。因思而遠慕謂之慮。慮亦神之用也。變求之思逆慕將來，謂之慮也。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智亦神之用也，因慮所知處物是非，謂之智也。故智者之養生也，神之所用窮在於智，故曰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智者養生要有之道，春夏養陽使適於暑也，秋冬養陰使適於寒。和喜怒而安居處，喜怒所生生於居處，智者發而中節故因以和安也。節陰陽而調柔剛，陰以致剛陽以起柔，兩者有節則剛柔得矣。平按，柔剛，《靈樞》、《甲乙》均作剛柔。如是則邪僻不至，長生久視。智者行和節養之道，則五養神安六府氣調，經脈用營腠理密緻，如此疵癘元本不生，八正四邪無由得至。自斯已往或齊天地莫見冬拆，或類彭年長生久視也。平按，注五養恐係五藏之誤，冬拆二字未詳，因原鈔如是，故仍之。是故怵惕思慮者，流溢而不固。怵惕思慮多傷於心，神傷無守所爲不固也　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人之悲哀動中，傷於肝魂，肝魂淚竭筋絕失□也。平按，注失下原缺一字，據經文應作生。喜樂者攄散而不藏。喜樂志達氣散□於肺魄，故精不守藏也。攄，立安反，牽引也。平按，攄，《靈樞》、《甲乙》均作憚，原鈔作揮。考攄音展，上聲，木白理也。音義均不合，疑作撣，音彈，寒韻。《太玄經》，撣繫其名提持也，與本注音義爲近。再查日本鈔本，凡手旁多从木，如搏作槫之類。今攄字恐係撣字傳寫之誤。注氣散下原缺一字，據上注傷於肝應作傷魄。下原有故精不守藏也六字，衍刻脫。愁憂者閉塞而不行，愁憂氣結傷於脾意，故閉塞不行也。平按，閉上《靈樞》、《甲乙》有氣字。盛怒者迷惑而不理，盛怒氣聚傷於腎志，故迷惑失理也。平按，理，《靈

樞》、《甲乙》作治。恐懼者蕩憚而不收，右腎命門藏精氣，恐懼驚蕩則精氣無守，而精自下，故曰不收。平按，《甲乙注》云，《太素》不收作失守，今仍作不收，或另有本耶。心憧憧思慮則傷神。心，藏也。憧憧腎來乘心也。思慮則脾來乘心，二邪乘甚故傷神也。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胭脫肉，神爲其主，故傷神則反傷右腎，故恐懼自失也。亦反傷脾，故破胭脫肉也。毛悴色夭死於冬。毛悴肺傷，色夭肝傷也。以神傷則五藏皆傷也，冬火死時也。肝悲哀動中則傷魂。肝，藏也。悲哀太甚傷肝，故曰動中肝傷則魂傷。平按，肝上《靈樞》有脾憂愁至死於春一段，本書在後。魂傷則狂忘不精，不敢正當人。魂既傷已，肝腎亦傷，故□□及□不精，不敢當人也。平按，狂忘《甲乙》作狂妄，不精不敢正當人《甲乙》作其精不守。注一本作不精不正當，《靈樞》作狂忘不精則不正當。袁刻作故狂妄不精，與原鈔不合。縮而攣筋兩脇骨舉，肝足厥陰脈環陰器，故魂肝傷宗筋縮也。肝又主諸筋，故攣也。肝在兩脇，故肝病兩脇骨舉也。平按，縮上《靈樞》有陰字，骨舉《靈樞》作骨不舉，《甲乙》作令人陰縮而肋攣兩脇肋骨不舉。毛悴色夭死於秋。秋木死時也。肺喜樂無極則傷魄，肺，藏也。喜樂心喜乘肺無極，傷魄也。平按，無極《甲乙》作樂極。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魄傷則傷藏，故發狂病也。以樂淫神，故狂病意不當人，又肺病皮革焦也。平按，人皮革焦，《甲乙》作其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於春。春土死時也。問曰，脾主憂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悗亂四支不舉。肺來乘脾故憂愁不已，傷意發狂悗亂並脾病四支不舉也。平按，悗《甲乙》作悶。毛悴色夭死於春。春土死時也。問曰，脾主愁憂，又云精氣並於肝則憂，卽肝爲憂也。《素問》云，心在變動爲憂，卽心爲憂也，肺在志爲憂也，卽肺爲憂。其義何也。答曰，脾爲四藏之本，意主愁憂，故心在變動爲憂，卽意之憂也。或在肺志爲憂，亦意之憂也。若在腎志爲憂，亦是意之憂也。故愁憂所在皆屬脾也。平按，心之憂在心變動，肺之憂在肺之志，詳《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新校正》引楊注，又見《甲乙經・精神五藏》論所引楊注，按《甲乙經》云，肝之與腎脾之與肺，互相成也。脾者土也，四藏皆受成焉。故恐發於肝而成於腎，憂發於脾而成於肺，思發於脾而成於肺，思慮則以傷神。悲哀動中，日亡魂性。喜樂無極，神魄散揚。愁憂不解，志意悗亂。五藏毀氣，亦不受他乘。故虛則喘息利而少氣，實則喘喝胸憑仰息。肺主五藏毀氣，亦不受他乘。此經互言其義耳。又《新校正》謂《甲乙經》具有此說，取五志迭相勝而爲言，各舉一則義俱不足，兩見之則互相成義也。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肝來乘腎，故不已傷志也。志傷則善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腎志傷故喜忘。腎在腰脊之中，故腎病不可俛仰屈伸也。平按，善《靈樞》、《甲乙》均作喜。屈伸二字《甲乙》無。毛悴色夭死於季夏。季夏，水死時也。恐懼而不解則傷精也。精傷則骨痠痿厥精□□。精爲骨髓之液，故精傷則骨痠痿及骨痿也。平按，厥精下原缺二字，《靈樞》、《甲乙》作時自下三字。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人腎有二，左爲腎藏右爲命門，命門藏精。精者，五藏精液，故五藏藏精。不可傷，傷則守失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五藏之神不可傷也。傷五神者，則神去無守。藏守失也。六府爲陽五藏爲陰，藏無神守故陰虛也。陰藏氣無遂致死也。故不死之道者，養五神也。人皆憧憧思慮，則以傷神。悲哀動中，日亡魂性。喜樂無極，神魄散揚。愁憂不解，志意悗亂。盛怒無止，失志多忘。恐懼驚神，傷精痿骨。□以於端之禍，害此一生。終以萬品欲情，澆亂眞性，仍服金石貴寶，摧斯易生之軀，多求神仙芳草，日役百年之命。昔彭聃以道怡性，壽命遐長，秦武採藥求仙，早昇霞氣。故廣成子語黃帝曰，來吾語汝，至道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也。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心無所知，神將守形，可以長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人皆盡死而我獨存，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　失吾道者，上見光下爲土。是知安國安人之道，莫大怡神。亡神亡國之災，無出情欲。故岐伯以斯至道上答黃軒，述千古之遺風，拯萬葉之荼苦也。平按，守失《靈樞》、《甲乙》作失守。注痿骨下原缺一字，據下文終以終字，此疑作始。又注遺風，別本作道風。是故用鍼者，察觀病人之能，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藏已傷，鍼不可以治之也。上古但有湯液之爲而不用鍼，至黃帝賊邪傷物，故用鍼石並藥灸等，雜合行之，以除疾病。療病之要，必本其人。五神存亡可得可失死生之意，然後命諸鍼藥以行調養。若其人縱逸五神以傷，愚醫不候神氣存亡，更加鍼藥，必其早天不待時也。平按，察觀，《甲乙》作觀察。能，《靈樞》、《甲乙》均作態。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肝心脾肺腎謂之五藏，藏精氣也。血脈營氣精謂之五精氣，舍五神也。肝主於筋，人卧之時血歸於肝，故魂得舍血也。腎爲水藏主於恐懼，肝爲木藏主怒也。水以生木，故肝子虛者腎母乘之，故肝虛恐也。心藏脈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肝爲木藏，主悲哀也。心爲火藏，主於笑也。木以生火，故火子虛者，木母乘之，故心虛悲者也。脾藏營營舍意，脾氣虛則四支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脹經溲不利。溲，小留反。營，血肉也。脾主水穀，藏府之主，虛則陽府四支不用，陰藏不安。實則脹滿，及女子月經並大小便不利，故以他乘致病也。平按，此段《靈樞》作則腹脹。經溲，《甲乙》作涇溲。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息利少氣，實則喘喝胸憑仰息。肺主五藏毀氣，亦不受他乘。故虛則喘息利而少氣，實則胸滿息難也。平按，息利《靈樞》作鼻息不利。胸憑《靈樞》作胸盈，《甲乙》作憑。注云九墟作盈。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肺爲金藏主於狂厥，腎爲水藏主於水脹。五藏不安，金以生水，故水子虛者金母乘之，故狂厥逆也。平按，志《甲乙》作氣。必審察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而謹調之。醫療之道，先識五藏氣之虛實，及知虛實所生之病，然後命乎鍼藥，謹而調之。平按，《靈樞》無察字，而謹調之作謹而調之也。

又《五藏命分》 平按，此篇自篇首至末見《靈樞》卷八第四十七本《藏篇》，又見《甲乙經》卷一第五。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於生而周於性命者也。太初之無謂之道也。未形德者有分且然無形，物得以生，謂之德也。形體保神各有所儀，謂之性也。是以聞，謂之命也。此命流動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也。形性保神，亦周有分無間之命，故命分流動成形體，保血氣精神奉於一形之生，周於形體所儀之性，故命分流動成形體，保神爲性。形性久居爲生者，皆血氣之所奉也。平按，奉下《靈樞》無於字。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十二經脈也。十二經脈行營血氣，營於三陰三陽，濡潤筋骨利關節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關闔者也。衛氣慓悍，行於分肉司腠理關闔也。平按，關字原鈔作開，乃關字省文，袁刻作開，《靈樞》作關。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脾腎之神志意者能御精神，令之守身。收於魂魄使之不散，調於寒暑得於中和，和於喜怒不過其節者，皆志意之德也。平按，和喜怒，和字原缺。袁刻作知，恐誤。《靈樞》作和，謹依《靈樞》補入。注御字原缺，據經文應作御。是故血和則經脈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滑利矣。營氣和益也。覆者，營氣能營覆陰陽也。平按，滑《靈樞》作清。衛氣和則分解滑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衛司腠理，故緻密也。平按，分解滑利，《靈樞》作分肉解利。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至。五藏不受邪氣矣。志意所爲必當，故無悔矣。志意司腠理，外邪不入，故五藏不受也。平按，《靈樞》不至作不起，不受邪氣作不受邪。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寒暑內適六府則中和穀化，賊風邪痺無由起也。經脈通利支節得矣，此人之常平也。若爾血氣營衛志意調者，乃是人之平和者。平按，得下《靈樞》有安字。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於天也，愚智賢不肖毋以相倚也。五藏藏神，六府化穀，此乃天之命分。愚智雖殊，得之不相依倚也。津液即泣汗涎唾也。

又卷一九《知鍼石》（楊上善注，蕭延平校） 鍼有懸布天下者，五也。故鍼等利人之道，凡有五利也。黔首共飲食，莫知之也。黔，黑也。渠廉反。人之首黑，故名黔首也。飲食，服用也。黔首服用此道，然不能得其意也。平按，飲食，《素問》作餘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餘食作飽食。注云，愚人不解陰陽，不知鍼之妙，飽食終日，莫能知其妙益。又《太素》作飲食。楊上善云，黔首服用此道，然不能得其意。一曰治神。存生之道，知此五者以爲攝養，可得長生也。魂神意魄志，以神爲主。故皆名神。欲爲鍼者，先須理神也。故人無悲哀動中，則魂不傷，肝得無病秋無雷也。無怵惕思慮則神不傷，心得無病冬無雷也。無憂愁不解則意不傷，脾得無病春無雷也。無喜樂不極則魄不傷，肺得無病夏無雷也。無盛怒者則志不傷，腎得無病季夏無雷也。是以五過不起於心，則神清性明，五神各安其藏，則壽近遐算，此則鍼布理神之旨也。乃是嵓嵎廣成子之道也。平按，注先須理神也，《素問新校正》引此注作先須治神。各安其藏，其字原鈔作甚，依《新校正》所引作其。壽近遐算，《新校正》所引作壽延遐算。二曰治養身。飲食男女節之以限，風寒暑溼攝之以時，有異單豹巖穴之害，即內養身也。實恕慈以愛人，和躁勞而不迮，有殊張毅高門之傷，即外養身也。內外之養周備，則不求生而久生，無期壽而壽長也。此則鍼布養身之極也。玄元皇帝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斯之謂也。平按，養身，《素問新校正》云，《太素》身作形，此仍作身。注巖穴《新校正》所引作外影，恕慈作慈恕，養身身字均作形，壽長作長壽。又按注單豹張毅事，見《淮南子·人間訓》。

又卷二四《虛實補寫》（楊上善注，蕭延平校）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法言，有餘寫之不足補之，何謂有餘何謂不足。爲刺之道，唯有補法，余已略聞，然未悉之，故曰何謂也。岐伯對曰，有餘有五，不足又有五，帝欲何問乎。帝曰，願盡聞之。聞五數也。岐伯對曰，神有餘有不足，氣有餘有不足，血有餘有不足，形有餘有不足，志有餘有不足。列五數也。凡此十者，其氣不等也。神氣血形志各有補寫，故有十數名曰不等。又此十種補寫，極理以論，隨氣漫衍，變化無窮，故曰不等。平按，《甲乙》神有餘作神有。有餘下氣血形志同。黃帝問曰，人有精氣津液四支九竅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節，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虛實。今夫子乃言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生之乎。九竅五藏以爲十四，四支合手足故有十六部。如此人身之數皆有虛實，有餘不足者是亦衆多，未知生病其數何如也。平按，百病之生，袁刻脫百字。岐伯對曰，皆生於五藏。五藏爲身之內主用攝身，病無理不盡，故曰皆生五藏者也。平按，自上節人有精氣自皆生於五藏，《甲乙》無。夫心藏神，心藏於脈以舍神。今藏神者言所舍也。肺藏氣，肺藏氣者，肺藏於氣，氣以舍魄。今藏氣者言其舍也。肝藏血，血藏於肝以舍魂，今藏血者亦言其舍。平按，魂下袁刻多魄字。脾藏肉，脾藏肉者，脾主於肉故曰藏肉，非正藏肉。脾於營以爲正也。脾藏營，營以舍意及智，二神以脾營血穀氣最大，故二神舍也。平按注智袁刻作志腎藏志，而此成形。腎藏志者，腎藏於精，精以舍志。今藏志者，言所舍也。腎有二枚，在左爲腎在右爲命門。腎以藏志，命門藏精，故曰腎藏精者也。八十一難精亦名神，故有七神。又此五藏心藏脈者，脈通經絡血氣者也。脾藏營者，通營之血氣者也。肝藏血者，言其血有發眼之明也。五神藏於五藏，而共成身形也。平按，《甲乙》無而此成形四字。志意通內，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藏。意是脾神，通於營氣。志是腎神通於三焦。原氣別使，皆以內連骨髓成身形及五藏，故意志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者也。平按，

《甲乙》通下有達字，而成形三字。五藏之道皆出於經隧，以行血氣。五藏之道皆出於十二經絡之隧，以行營衛血氣也。平按，隧《甲乙》作渠，下同。血氣不和，百病乃化變而生於血氣，故守經隧焉。營衛不和，百病還生血氣之中，故守經隧以調血氣者也。平按，《素問》、《甲乙》化變作變化，而生下無於血氣三字。黃帝曰，神有餘不足何如。岐伯對曰，神有餘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憂。神有餘不足憂笑者，神病候也。平按，憂，《素問》作悲。王注云，一爲憂，誤也。《甲乙注》云，《素問》作悲。王冰曰，作憂者誤。《新校正》云，按《甲乙》及《太素》並全元起注本並作憂，皇甫士安云，心虛則悲，悲則憂。楊上善云，脾之憂在心變動也，肺之憂在肺之志。是則肺主秋憂爲正也，心主於憂變而生憂也。血氣未並，五藏安定。神不定則邪客於形，血氣沂起於豪毛，未入於經絡也。故命曰神之微。以下言神病微也。夫神者，身之主也。故神順理而動，則其神必安，神安則百體和適。和則腠理周密，周密則風寒暑溼無如之何，故終天年而無不道者也。若忘神任情，則哀樂妄作。作則喜怒動形，動則腠理開發，腠理開則邪氣競入，競入爲災，遂成百病，夭喪天年也。既不能善攝而病生者，可除於晚微。故邪之初客，外則始在皮毛未入經絡，內則血氣未得相並五藏安定，血沂之於豪毛，名曰神之微病也。水逆流曰沂，謂邪氣也。邪氣入於腠理時，如水逆流於血也。平按，《素問》、《甲乙》作洒淅，《甲乙》作悽厥，詳見《素問新校正》。又注百體衰刻脫百字，下競入競字亦脫，曰沂曰字誤作四。黃帝問曰，補寫奈何。岐伯對曰，神有餘則寫其小絡之血，出血勿之深斥，毋中其大經，神氣乃平。斥齒亦反推也，勿深推也。神之有餘氣淺，故刺小絡出血也。斥者深則觸其大經者也。神不足，視其虛絡切而致之，刺而利之，毋出其血，毋洩其氣，以通其經，神氣乃平。神之不足則虛，故刺而不洩也。平按，《素問》切作按，《甲乙》利作和。黃帝問曰，刺微奈何。岐伯對曰，按摩勿釋，著鍼勿斥。微創未病之病也。夫和氣之要，莫先按摩之。以手按摩之，邪氣得洩，神氣得通，微邪得洩，何得須以鍼斥之。移氣足神氣乃得復。黃帝曰，善。按摩使神氣至踵，則邪氣復遁去之也。

張杲《醫說・心疾健忘》

抑情順理

燕居暇日，何所用心。善養形神，周防患疾。常存謹畏，無失調將。食飲之間，最爲急務。安危所繫，智力可分。與其畏病而求醫，孰若明理以自求。與其有病而治以藥，孰若抑情而預治。情斯可抑，理亦漸明。能任理而不任情，則所養可謂善養者矣。防患卻疾之要，其在茲乎。《食治通說》。

心疾

韋綏、李蟠俱以心疾廢。綏常疑遇毒，鎖井而飲。李益少而疑，病心亦心疾也。心，靈府也。爲外物所中，終身不痊。多思慮，多疑惑，病之本也。《國史補》。

驚氣入心

治驚氣入心絡瘖不能語。蜜陀僧研細服一七許，茶調服，遂愈。有人因伐薪山間，爲狼所逐而得是疾。或授以此方亦愈。又一軍校採藤於谷，逢惡蛇而病，其狀正同。亦用此藥，療之而愈。《己志》。

神志恍惚

韓宗武侍父官洋州，得異疾。與神物遇，頗不省人事。神志恍惚，或食或不食。國醫陳易簡教服蘊合香丸。後數月，所遇者忽不至。《類編》。

神氣不寧

明州董生患神氣不寧。每卧覺身在牀而神離體，驚悸多魘，通夕不寐。許爲診視，詢諸醫作何證，曰心病也。許曰，是肝經受邪，非心病也。肝藏魂者也。遊魂爲變，平人肝不受邪，故魂宿於肝。神靜而得寐。今肝經因虛，邪氣襲之，魂不歸舍，是以卧則揚揚若去體。肝主怒，故小怒輒劇。董喜曰，前此未之聞，雖未服藥已覺沉痾去體矣。願求藥法。許曰，君且持此說與衆醫議所治之方，而徐質之。閱旬日復至，曰，醫偏議古今方書，無與病相對者。許乃爲處珍珠丸獨活湯二方以贈。服一月而病悉除。其方大體以珠母爲君，龍齒佐之。珠入肝經爲第一，龍齒與肝同類故也。龍能變化，故魂遊而不作鎮心藥。而不知龍齒安魂，虎睛定魄，各言其類也。龍齒虎睛，今人例定。虎能專靜，故魄止而有守。當隨其宜而治之。載《本事方》一卷。【略】

治惡夢

錢丕少卿，忽夜多惡夢。但就枕便成，輒通夕不止。後因赴官經漢上，與鄧州推官胡用之相遇。驛中同宿，遂說近日多夢，慮非吉兆。胡曰，昔嘗如此，驚怕特甚。有道士教戴丹砂。初任辰州推官，求得靈砂雙箭鏃者，戴之不涉旬卽驗，四五年不復有夢。至今秘惜，因解髻中一絳紗袋遺之，卽夕無夢，神魂安靜。眞誥及他道書多戴丹砂辟惡，豈不信然。《類編》。

麝枕

置麝枕中，可絕惡夢。《物類相感志》。

癲疾

《素問》曰，人生而病癲疾者，安得知之。岐伯曰，病名爲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並居，故令子發爲癲疾也。《御覽》。

又

癲狂之疾何以別。答曰，狂之始發，少卧少飢。自賢自貴，妄笑好樂。

又

癲者，精神不守，言語錯亂。甚則登高罵詈，或至狂走。癇者發則仆地，嚼舌吐沫。手足搐搦，或作六畜之聲。頃刻則蘇。癲者邪入於陰經，一曰陽併則狂癲者，邪干於心。其處方用藥，亦皆相類。

狂

凡人患癲狂叫喚打人者，皆心經有熱。當用鎮心藥，兼大黃，與之瀉數日，然後服安神及風藥。但得寧靜，卽是安樂。不可見其瘦弱減食，便以溫藥補之，病必再作。戒之戒之，緩緩調飲食可也。《御覽》。

魘不寤

人眠則魂魄外遊，爲邪鬼所魘屈。其精神弱者魘，則久不得寤，乃至氣絕。所以須旁人助喚，並以方術治之，低聲遠喚卽活。《雞峯方》。

夢

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飽則夢予，飢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哭。

卧而不寐

老人卧而不寐，少壯者寐而不寤。何耶，少壯者血氣盛，肌肉滑，氣道通。榮衛之行不失於常，故晝日精夜不寤也。老人血氣衰，肌肉不滑，榮衛之道澁，故晝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

小便如泔

一男子小便日數十次，如稠米泔，色亦白。心神恍惚，瘦瘁食減。以女勞得之，服此桑螵蛸散，未終劑而愈。安神魄，定心志，治健忘，小便數，補心氣。桑螵蛸，遠志，菖蒲，龍骨，人參，茯神，當歸，龜甲，醋炙。以上各一兩爲末，每服二錢，夜卧。人參湯調。《本草衍義》

夜魘

夜魘之人，急取梁上塵內鼻中卽醒。或以燈照之。《鎖碎錄》。

朱橚《普濟方》卷一《五臟像位》

肝名龍煙字含明，號將軍之官。於五行爲木，故其體狀有枝葉也。重四斤四兩，有七葉。左三葉屬甲爲陽，右四葉屬乙爲陰。夫人夜卧則血歸於肝，上朝於目。有童子玉女身掛青衣，手執青拂，每夜三更繞身巡看一田，卻朝青帝。肝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從官三千六百人。肝神名藍蒨，其位居於左以應東方之木，旺蒼龍於春。七十二日墓在未，其數三八，上應歲星下合震卦，律中太蔟。心名丹元字守靈，號帝王之尊，爲一身之主。於五行爲火，故其體狀圓赤如蓮苞未開之質也。重十二兩，盛精汁三合。劉子曰，心行於光。上智人心有七孔三毛，中智人心有五孔二毛，下智人心有三孔一毛，愚人心有一孔，而大愚混濁者有一孔而小矣。或癡憨之輩，雖有心而無孔。故神出入無門者，果矣。有童子身掛緋衣，手執紅拂，每夜三更而出，繞身巡看一田，卻歸離宮，百神安靜。心神九人，大尉名絳宮太子。南極老人元先之身，其從官三千六百人，

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

論腎泄多在黎明所由

凡人之生，二五妙合之頃，識神依托是中，卽攬父精母血以爲立命之基，遂成左右兩腎。腎間動氣，卽道家所謂先天祖氣是也。藏乎兩腎之中。以腎屬水，故稱坎宮。以平人氣象言之，此氣至子後一陽生，生卽漸，漸上升。歷丑寅卯辰巳而六陽已極，則入離宮。午後一陰生，卽白氣變爲赤液，漸漸降下，至坎宮復爲白氣。晝夜循環，升降不息。此卽醫家所謂眞陽之火，道家所謂君火卽先天祖氣，醫家謂爲相火者是也。方此火之自下而上也，行過中焦必經脾胃，則能腐熟水穀，蒸糟粕而化精微。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氣化而出，是謂清升濁降，卽既濟之象也。苟不愼攝生之道，不明正性之理，則必務快其心逆於生樂，憂患以傷心，寒熱以傷肺，饑飽以傷脾，多怒以傷肝，多慾以傷腎。則眞氣漸衰精神日損。馴至子後，一陽不以時生不能上升腐熟水穀，則糟粕無由而化。寅爲三陽之候。陽氣微則不能應候而化物，故天黎明而泄。其泄亦溏俗名鴨溏，是爲腎泄亦名大瘕泄。昔人以四神丸治之。予加人參蓮肉輒獲奇效。蓋人參補五臟之陽氣

故也。

論少年人陽痿因於失志不宜補陽

經曰，腎爲作強之官，技巧出焉，藏精與志者也。夫志從士從心。志主決定，心主思維。思維則或遷或改，決定則一立不移，此作強之驗也。苟志意不遂則陽氣不舒，陽氣者卽眞火也。譬夫極盛之火置之密器之中，閉悶其氣使不得發越，則火立死而寒矣。此非眞火衰也，乃悶鬱之故也。宣其抑鬱通其志意，則陽氣立舒而其痿立起矣。若誤謂陽精不足過投補火之劑，多致癰疽而沒，可不戒哉。

張介賓《類經附翼》卷一《醫易義》

以精神言之，則北一水，我之精，故曰腎藏精。南二火，我之神，故曰心藏神。東三木，我之魂，故曰肝藏魂。西四金，我之魄，故曰肺藏魄。中五土，我之意，故曰脾藏意。欲知魂魄之陰陽，須識精神之有類。木火同氣，故神魂藏於東南，而二八三七同爲十。金水同原，故精魄藏於西北，而一九四六同爲十。土統四氣，故意獨居中，其數惟五，而藏府五行之象存乎其中矣。以動靜言之，則陽主乎動，陰主乎靜。天圓而動，地方而靜。靜者動之基，動者靜之機。剛柔推盪，《易》之動靜也。陰陽升降，氣之動靜也。形氣消息，物之動靜也。晝夜興寢，身之動靜也。欲詳求夫動靜，須精察乎陰陽。動極者鎭之以靜，陰亢者勝之以陽。病治脉藥，須識動中有靜。聲色氣味，當知柔裏藏剛。知剛柔動靜之精微，而醫中運用之玄妙思過其半矣。以升降言之，則陽主乎升，陰主乎降。升者陽之生，降者陰之死。故曰在乎子夜半方升，升則向生，海宇俱清。日在於午，午後爲降。降則向死，萬物皆鬼。死生之機，升降而已。欲知升降之要，則宜降不宜升者，須防劍之再進。宜升不宜降者，當培復之始生。畏劍所從衰，須從觀始求。復之漸進，宜向臨行。此中有個肯綮，最在形情氣味。欲明消長之道，求諸此而得之矣。以神機言之，則存乎中者神也，發而中者機也。寂然不動者神也，感而遂通者機也。蘊之一心者神也，散之萬殊者機也。知乎此，則財原其始，直要其終，我之神也。揮邪如匠石之斤，忌器若鄧人之鼻，我之機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我之神也。疾徐如輪扁之手，輕重若庖丁之刀，我之機也。神之與機互相倚伏，故神有所主機有所從，神有所決機有所斷。神爲機之主，機爲神之使。知神知機，執而運之，是卽醫之神也矣。以屈伸言之，如寒往則暑來，晝往則夜來。壯往則衰來，正往則邪來。故難易相成，是非相傾，剛柔相制，冰炭相刑。知乎此，則微者甚之基，盛者衰之漸。大由小而成，遠由近而徧。故安不可以忘危，治不可以忘亂。積羽可以沈舟，羣輕可以折軸。是小事不可輕，小人不可慢，而調和相濟以一，成功之道存乎其中矣。

又《景岳全書・傳忠錄中・神氣存亡論》

經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善乎神之爲義，此死生之本，不可不察也。以脉言之，則脉貴有神。脉法曰，脉中有力卽爲有神。夫有力者非強健之謂，謂中和之力也。大抵有力中不失和緩，柔軟中不失有力，此方是脉中之神。若其不及，卽微弱脫絕之無力也。若其太過，卽弦強眞藏之有力也。二者均屬無神，皆危兆也。以形證言之，則目光精彩言語清亮，神思不亂肌肉不削，氣息如常大小便不脫，若此者雖其脉有可疑，尙無足慮，以其形之神在也。若目暗睛迷形羸色敗，喘急異常泄瀉不止，或通身大肉已脫，或兩手尋衣摸牀，或無邪而言語失倫，或無病而虛空見鬼，或病脹滿而補瀉皆不可用，或病寒熱而溫涼皆不可施，或忽然暴病卽昏沉迷煩躁昏不知人，或一時卒倒卽眼閉口開手撒遺尿。若此者，雖其脉無凶候，必死無疑，以其形之神去也。再以治法言之，凡藥食入胃所以能勝邪者，必賴胃氣施布藥力，始能溫吐汗下以逐其邪。若邪氣勝胃氣竭者，湯藥縱下胃氣不能施化，雖有神丹其將奈之何哉。所以有用寒不寒用熱不熱者，有發其汗而表不應，行其滯而裏不應者。有虛不受補實不可攻者，有藥食不能下咽或下咽卽嘔者。若此者，呼之不應遺之不動，此以臟氣元神盡去，無可得而使也。是又在脉證之外，亦死無疑者。雖然，脉證之神，若盡乎此。然有脉重證輕而知其可生者，有脉輕證重而知其必死者，此取證不取脉也。有證重脉輕而必其可生者，有證輕脉重而謂其必死者，此取脉不取證也。取舍疑似之間，自有一種玄妙。甚矣，神之難言也。能知神之緩急者，其卽醫之神者乎。

徐大椿《醫學源流論・腎藏精論》

精藏於腎人盡知之，至精何以生何以藏何以出，則人不知也。夫精卽腎中之脂膏也。有長存者，有日生者。腎中有藏精之處，充滿不缺，如井中之水，日夜充盈，此長存者也。其慾動交媾，所出之精及有病而滑脫之精，乃日生者也。其精旋去旋生，不去亦不生，猶井中之水日日汲之不見其虧，終年不汲不見其溢。《易》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其理然也。曰然，則縱慾可無害乎。曰，是又不然。蓋天

下之理總歸自然。有腎氣盛者多慾無傷，腎氣衰者自當節養。《左傳》云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若縱慾不節，如淺狹之井汲之無度，則枯竭矣。曰然則強壯之人而絕慾則何如，曰此亦無咎無譽，惟腎氣略堅實耳。但必浮火不動陰陽相守則可耳。若浮火日動而強制之則反有害。蓋精因火動，而離其位則必有頭眩目赤身痒腰疼遺洩偏墜等症。甚者或發雕疽，此強制之害也。故精之爲物，慾動則生，不動則不生。能自然不動則有益，強制則有害，過用則衰竭，任其自然而無所勉強，則保精之法也。《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道乃長生之訣也。

唐宗海《血證論・臟腑病機論》 臟腑各有主氣，各有經脈，各有部分，故其主病亦各有見證之不同。有一臟爲病而不兼別臟之病者，單治一臟而愈。有一臟爲病而兼別臟之病者，兼治別臟而愈。業醫不知臟腑，則病原莫辨，用藥無方，烏覩其能治病哉。吾故將《臟腑大旨論》列於後，庶幾於病證藥方得其門徑云。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蓋心爲火臟，燭照事物，故司神明。神有名而無物，即心中之火氣也。然此氣非虛懸無着，切而指之，乃心中一點血液，湛然朗潤以含此氣。故其氣時有精光發見，即爲神明。心之能事又主生血，而心竅中數點血液，則又血中之最精微者。乃生血之原泉，亦出神之淵海。血虛則神不安而怔忡，有瘀血亦怔忡。火擾其血則懊憹，神不清明則虛煩不眠，動悸驚惕，水飲剋火心亦動悸。血攻心則昏迷痛欲死，痰入心則癲火亂心則狂。與小腸相爲表裡。遺熱於小腸，則小便赤澀。火不下交於腎，則神浮夢遺。心之脈上挾咽喉，絡於舌本，實火上壅爲喉痺，虛火上升則舌強不能言。分部於胸前，火結則爲結胸，爲痞，爲火痛。火不宣發則爲胸痺。心之積曰伏梁，在心下大如臂。病則臍上有動氣，此心經主病之大旨也。

包絡者，心之外衛。心爲君主之官，包絡即爲臣。故心稱君火。包絡稱相火。相心經宣布火化。凡心之能事皆包絡爲之見證，治法亦如心臟。【略】

肝之清陽即魂氣也故又主藏魂。血不養肝，火擾其魂，則夢遺不寐。

鬼神

《黃帝內經素問・五藏別論》 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治之無功矣。

葛洪《肘後備急方》卷一《救卒中惡死方》 又有備急三物丸散，及裴公膏，並在後備急藥條中。救卒死尤良。亦可臨時合用之。凡卒死中惡及尸蹶，皆天地及人身自然陰陽之氣忽有乖離否隔，上下不通，偏竭所致。故雖涉死境猶可治，而生緣氣未都竭也。當爾之時，兼有鬼神於其間，故亦可以符術而獲濟者。

附方：扁鵲云，中惡，與卒死，鬼擊，亦相類已死者。爲治皆參用此方。

又《肘後備急方》卷一

治卒得鬼擊方

鬼擊之病，得之無漸。卒著如人刀刺狀，胃脘脇腹內絞急切痛，不可抑按。或即吐血，或鼻中出血，或下血，一名鬼排。治之方，

炙鼻下人中一壯，立愈。不差，可加數壯。

又方，升麻獨活牡桂分等，末，酒服方寸匕，立愈。

又方，灸臍下一寸，三壯。【略】

又方，燒鼠矢末服。如黍米不能飲之，以少水和，內口中。又有諸丸散，並在備急藥條中。今巫實見人忽有被鬼神所擺拂者，或犯其行伍，或遇相觸突，或身神散弱，或愆負所貽。輕者因而獲免，重者多見死亡。猶如燕簡翟事，非爲虛也。必應死亦不可要，自不得不救爾。【略】

治卒魘寐不寤方

臥忽不寤，勿以火照。火照之殺人。但痛嚙其踵，及足拇指甲際，而多唾其面即活。又治之方，

末皁角，管吹兩鼻中，即起。三四日猶可吹。又以毛刺鼻孔中。男左女右，輾轉進之。【略】

又方，以其人置地，利刀畫地。從肩起，男左女右。令周面以刀鋒刺病人鼻，令入一分，急持勿動。其人當鬼神語求哀。乃問阿誰何故來，當

自乞去。乃以指滅向所畫地，當肩頭數寸，令得去。不可不具詰問之也。【略】

又方，懸治卒魘寐久。書此符於紙，燒令黑，以少水和之，內死人口中。懸鑒死者，耳前打之。喚死者名，不過半日即活。

魘卧寐不寤者，皆魂魄外遊，爲邪所執錄，欲還未得。所忌火照，火照遂不復入。而有燈光中魘者，是本由明出，但不反身中故耳。【略】

凡五尸，即身中屍鬼接引也。共爲病害。經術甚有消滅之方，而非世徒能用。今復撰其經要，以救其敝。

巢元方《諸病源候總論》

鬼邪候

凡邪氣鬼物所爲病也，其狀不同。或言語錯謬，或啼哭驚走，或癲狂憒亂，或喜怒悲笑，或大怖懼如人來逐，或歌謠詠嘯，或不肯語。持針置髮中，入病者門，取坤他藍切岸水，以三尺新白布覆之。橫刀膝上，呼病者前，矜莊觀視。病者語言顏色應對不精明，乃以含水噀之，勿令病者起。復低頭視。滿三噀後，熟抵之。若病困劣憒冥，無令強起，就視之。憒冥遂不知人，不肯語，以指彈其額近髮際，曰，欲愈乎。猶不肯語，便彈之二七曰愈，愈即就鬼，受以情實。若脈來遲伏，或如鷄啄或去，此邪物也。若脈來弱緜緜遲伏，或緜緜不知度數，而顏色不變，此邪病也。脈來乍大乍小，乍短乍長，爲禍脈。兩手脈浮之細微，緜緜緜緜不可知。俱有陰脈，亦細緜緜，此爲陰蹻陽蹻之脈也。此家曾有病痱風死苦恍惚，亡人爲禍也。脈來大弱者，社祟。脈來沈沈濇濇，四脈重，土祟。脈來如飄風，從陰趨陽，風邪也。一來調一來速，鬼邪也。脈有表無裏，邪之祟上，得鬼病也。何謂表裏。寸尺爲表，關爲裏。兩頭有脈，關中絕不至也。尺脈上不至關爲陰絕，寸脈下不至關爲陽絕。陰絕而陽微，死不治也。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云，上清眞人訣云，夜行常琢齒，殺鬼邪。

又云，仙經治百病之道，叩齒二七過，輒咽氣。二七過如三百通乃止。爲之二十日，邪氣悉去，六十日小病愈，百日大病除，三蟲伏尸皆去，面體光澤。又《無生經》曰，治百病邪鬼蠱毒，當正偃卧，閉目閉氣，內視丹田，以鼻徐徐內氣，令腹極滿。徐徐以口吐之，勿令有聲，令入多出少。以微爲之故，存視五臟各如其形色。又存胃中，令鮮明潔白如素爲之，倦極汗出乃止。以粉粉身，摩捋形體，汗不出而倦者亦可止。明日復爲之。又當存作大雷電，隆隆隆鬼鬼走入腹中。爲之不止，病自除矣。

又云，封君達常乘青牛，魯女生常乘駁牛，孟子綽常乘駁馬，尹公度常乘青騾。時人莫知其名字爲誰，故曰欲得不死，當問青牛道士。欲得此色，駁牛爲上，青牛次之，駁馬又次之。二已者，順生之氣也。故云，青牛者乃柏木之精，駁牛者古之神示之先，駁馬者乃神龍之祖也。云道士乘此以行於路，百物之惡精，疫氣之癘鬼，長攝之焉。

鬼魅候

凡人有爲鬼物所魅，則好悲而心自動，或心亂如醉，狂言驚怖，向壁悲啼。夢寤喜魘，或與鬼神交通。病苦乍寒乍熱，心腹滿，短氣，不能飲食。此魅之所持也。【略】

卒忤候

卒忤者，亦名客忤，謂邪客之氣卒犯忤人精神也。此是鬼厲之毒氣中惡之類。人有魂魄衰弱者，則爲鬼氣所犯忤。喜於道間門外得之，其狀心腹絞痛脹滿，氣衝心胸，或卽悶絕不復識人。肉色變異，府藏虛竭者，不卽治，乃至於死。然其毒氣有輕重。輕者微治而瘥，重者侵剋府藏，雖當時救療，餘氣停滯，久後猶發乃變成注。

卒忤死候

犯卒忤客邪，鬼氣卒急傷人，入於府藏，使陰陽離絕，氣血暴不通流，奄然厥絕如死狀也。良久陰陽之氣和乃蘇。若府藏虛弱者卽死。亦有雖瘥而毒氣未盡，時發則心腹刺痛連滯變成注。

鬼擊候

鬼擊者，謂鬼厲之氣擊著於人也。得之無漸，卒著如人以刀矛刺狀。胸脇腹內絞急切痛，不可抑按。或吐血或鼻中出血，或下血，一名爲鬼排，言鬼排觸於人也。人有氣血虛弱精魂衰微，忽與鬼神遇相觸突，致爲其所排擊，輕者困而獲免，重者多死。

卒魘候

卒魘者，屈也。謂夢裏爲鬼邪之所魘屈。人卧不悟，皆是魂魄外遊，爲他邪所執錄，欲還未得，致成魘也。忌火照，火照則神魂遂不復入，乃至於

死。而人有於燈光前魘者，是本由明出，是以不忌火也。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拘魂門制魄戶，名曰握固。法，屈大拇指著四小指內抱之，積習不止。眠時亦不復開，令人不魘魅。【略】

魘不寤候

人眠睡，則魂魄外遊，爲鬼邪所魘屈。其精神弱者，魘則久不得寤，乃至氣暴絕。所以須傍人助喚，並以方術治之乃蘇。

《黃帝內經太素》卷一九《知祝由》（楊上善注，蕭延平校）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古之治病者，唯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也。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上古之時有疾，但以祝爲去病所由，其病卽已。今代之人苦於鍼藥而療病不愈者，爲是病有輕重，爲是方術不妙。平按，《素問》無於岐伯三字，古之治病者字，《素問》無，而已下無也字。岐伯曰，往古民人居禽獸之間。上古禽獸多而人少，人在禽獸之間，巢居以避禽獸，故稱有巢氏也。平按，《素問》曰上有對字，人上無民字。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以躁勝寒，故動作以避寒。以靜勝熱，故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申宦之形，此恬惔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治其內，鍼石不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也。既爲恬惔之世，有性莫不恬惔自得，恬然自得。內無眷慕之情，惔然至樂。外無申宦之役。申宦不役於軀，故外物不形，眷慕不勞於志，故內欲不累，內外恬惔，自然泰和，外邪輕入，何所深哉。是以有病以祝爲由，移精變氣去之，無假於鍼藥也。平按，申宦，《素問》作伸官，惔作憺。注既衰刻作此。《新校正》云，全元起云，祝由，南方神。今世不然。憂患琢其內，苦形傷其外。眷慕起於心則憂其內，申宦苦其形則傷於外也。平按，《素問》世上有之字，琢作緣。又失四時之逆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陰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故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者，故祝由不能已也。黃帝曰，善。夏則涼風以適情，冬則求溫以從欲，不領四時逆順之宜，不依冬夏寒暑之適。由是賊風至於腠理，虛邪朝夕以傷體。虛邪傷體，內入藏而客髓。賊風開腠，外客肌以傷貌。所以微疾積而成大病也。加而致死苦之鍼藥尙不能愈，況祝由之輕其可遣也。平按，逆順，《素問》作從逆，虛上無陰字。

張杲《醫說》

病之所由

夫病之所由來雖多端，而皆關於邪。邪者不正之因謂，非人生之常理。風寒暑濕饑飽勞逸，皆各是邪，非獨鬼氣疫癘者矣。人生氣中，如魚在水。水濁則魚瘦，氣昏則人病。邪氣之傷人，最爲深重。經絡既受此氣，傳入臟腑。臟腑隨其虛實冷熱，結以成病。病又相生，故流遍遂廣。精神者，本宅身以爲用。身既受邪，精神亦亂。神既亂矣，則鬼神斯入。鬼力漸強，神守稍弱，豈得不致於死乎。古人譬之植楊，斯理當矣。但病亦別有先從鬼神來者，則宜以祈禱祛之。雖曰可祛，猶因藥療致益者。李子豫有赤丸之例是也。其藥療無益者，是則不可祛，晉景公膏肓之例是也。大都鬼神之害則多端，疾病之源惟一種，蓋有輕重者爾。《三說本草》。

蒼术辟邪

越民高十二，歲歲無食，挈妻兒至德清。雇妻於秀州倉官李深家爲乳媼。高得錢，還越而死。李僕許八隨直在秀，以幹歸德清。及再來之日，媼患恍惚譫語，作厥夫聲，責罵故妻不爲資薦。李問何以得至此，曰，我隨許僕船便，是以得來。李命巫逐。未至，設燒蒼术烟薰燎，鬼遽云，我怕烟氣，不敢更留。遂無語，媼病亦差。今人衝惡者，必熏术，蓋邪鬼所畏也。《類編》。

陰氣所侵

乾道中，江西士人赴調都下，遊西湖。民間一女子明艷動人，求之於其父母，啖以重幣，峻郤焉。回家不復相聞。又五年，赴調，尋舊遊，茫無所覩。悵然空還。忽遇女子於半途，呼揖問訊。士喜甚，叩其徙舍之由，女曰，我久適人，夫坐庫事繫獄未出，能過我啜茶否。士欣然並行。過旅館，女曰，此可棲泊，無庸至吾家。留半歲，將議挾以偕逝。女始斂衽曰，向自君去，憶念之苦，感疾而亡，今非人也。無由陪後乘。但陰氣侵君，深當暴瀉，宜服平胃散以補安精血。士聞語驚惋曰，藥味皆平，何得功效。女曰，中用蒼术去邪氣，乃爲上品。《夷堅志》。

張從正《儒門事親·瘧非脾寒及鬼神辨》 夫瘧猶酷瘧之瘧也。以夏傷酷暑而成痎瘧也。又有瘧瘧、連歲不已。此肝經肥氣之積也。多在左脇之下，狀如覆杯，是爲瘧瘧猶瘧也。久而不已，令人瘦也。內傷既以夏傷於暑而爲瘧，何後世之醫者皆以脾寒治之。世醫既不知邪熱畜積之深爲寒戰，遂爲寒戰所感，又不悟邪熱入而後出於表，發爲燥渴，遂爲交爭所感。相傳以薑附硫黃平胃異攻散交解飲子治之，百千之中幸其一効，執以爲是。至使父子弟兄相傳。及其瘧之甚者，則歸之崇怪，豈可不大笑耶。《內經》，

歸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何世俗之愚而難化也。又或因夏日飲冷過常，傷食生硬瓜菓梨棗之屬，指爲食癆，此又非也。豈知《內經》之論則不然。夏傷於暑，遇秋之風因勞而汗。玄府受風，復遇悽愴之水。風閉而不出，舍於腸胃之外，與榮衛並行，晝行於陽，夜行於陰。邪熱淺則連日而作，邪熱深則間日而作。併入於裏則熱，併入於表則寒。若此而論，了不干於脾。後世論藥，如此之差誤也。以時言之，治平之時常癆病少，擾攘之時常癆病多。治平之時雖用砒石辰砂有毒之藥治之，亦能取效。緣治平之時其民夷靜，故雖以熱攻熱，亦少后患。至於擾攘之時，其民勞苦，不可遽用大毒大熱之藥。若以熱攻其熱，甚則轉爲吐血泄血癰疽瘡瘍嘔吐之疾。蓋擾攘之時政令煩亂，徭役紛冗，朝戈暮戟，略無少暇。內火與外火俱動，在侯伯官吏尤甚，豈可與夷靜之人同法而治哉。余親見泰和六年丙寅，征南師旅大舉。至明年軍迴。是歲瘴癘殺人，莫知其數。昏瞀懊憹，十死八九，皆火之化也。次歲癆病大作，侯王官吏上下皆痢。輕者旬月，甚者彌年。夫富貴之人，勞心役智，不可驟用砒石大毒之藥，止宜先以白虎湯加人參小柴胡湯、人參柴胡飲子，量虛頓服立解。或不愈者，可服神祐丸減用神芎等。甚者可大小承氣湯下之。五七行或十餘行，峻泄夏月積熱暑毒之氣，此藥雖泄而無損於臟腑，乃所以安臟腑也。次以桂苓甘露散、石膏知母湯、大小柴胡湯、人參柴胡飲子，量虛實加減而用之。此藥皆能治寒熱往來。日晡發作，與治傷寒其法頗同。更不愈者，以常山散吐之，無不愈者。余嘗用張長沙汗下吐三法，愈癆極多。大忌錯作脾寒，用暴熱之藥治之。縱有愈者，后必發瘡疽下血之病，不死亦危。余自先世授以醫方，至於今日五十餘年。苟不諳練，豈敢如是決也。又嘗觀刺癆論。五十九刺一刺則衰，再刺則去，三刺則已。會陳下有病癆二年不愈者，止服溫熱之劑，漸至衰羸，命予藥之。余見其羸，亦不敢便投寒涼之劑。乃取內經刺癆論詳之曰，諸癆不已，刺十指間出血。正當發時，余刺其十指出血，血止而寒熱立止。咸駭其神。余非衒術。竊見晚學之人不攷諸典，謬說鬼疾，妄求符籙，祈禱辟匿，法外旁尋，以致病人遷延危殆。癆病除嵐瘴一二發必死，其餘五臟六腑癆皆不死。如有死者，皆方士誤殺之也。或曰，汝言癆因於暑者，春發之癆亦傷暑乎。余曰，此癆最深，何哉。暑伏於秋冬而不發，至春始發，此癆之深者。《內經・氣交變大論》，歲火大過，炎暑流行，金肺受邪。啓玄子云，火不以德，邪害於肺金也。故金肺先病，以金氣不及故爲病。又經曰，歲火太過，大熱先發，故民病癆，少氣欬喘血溢血注，下嗌燥耳聾，中熱肩背熱。上應熒惑星。見則山澤燔燎，雨乃不降，爍石消金。涸泉焦草，火星大而明見。注曰，火無德令，縱熱害金，水復制心。故心火自病。熒惑見則酷法大，故癆常與酷吏之政並行。或酷政行於先而癆氣應於後，或癆氣行於先而酷政應於後。昔人有詩云，大暑去酷吏。此言雖不爲醫設，亦於醫巫之旨有以暗相符者也。以前人論癆者未嘗及於此，故予發之。及知聖人立癆之名，必有所謂云。

朱震亨《格致餘論・虛病痰病有似邪祟論》 血氣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乏，邪因而入，理或有之。若夫血氣兩虧，痰客中焦，妨礙升降，不得運用，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職，視聽言動皆有虛妄，以邪治之其人必死。吁哉冤乎，誰執其咎。憲幕之子傅兄年十七八時，暑月因大勞而渴，恣飲梅漿。又連得大驚三四次，妄言妄見，病似邪鬼。診其脉兩手皆虛弦而滯沈數。予曰，數爲有熱，虛弦是大驚。又梅酸之漿鬱於中脘，補虛清熱導去痰滯，病乃可安。遂與人參白朮陳皮茯苓芩連等，濃煎湯入竹瀝薑汁與，旬日未効。衆皆尤藥之不審。余脉之，知其虛之未完，與痰之未導也。仍與前方入荊瀝，又旬日而安。外弟歲一日醉飽後，亂言妄語妄見。詢之，係伊亡兄附體，言生前事甚的。乃叔在邊叱之曰，非邪食腥與酒太過，痰所爲耳。權監湯一大碗，吐痰一二升，汗因大作，困睡一宵而安。又金氏婦壯年暑月赴筵，歸乃姑詢其坐次失序，遂赧然自愧，因成此病，言語失倫。其中文多間一句曰，奴奴不是。脉皆數而弦。余曰，此非邪，乃病也。但與補脾清熱導痰，數日當自安。其家不信，邀數巫者噴水而呪之，旬餘而死。或問曰，病非邪而邪治之，何遽至於死。余曰，暑月赴宴，外境鬱熱。而況舊有積痰，加之愧悶，其痰與熱，何可勝言。今乃驚以法尺，是驚其神而血不寧也。噴以法水，是審其體密其膚，使汗不得泄也。汗不泄則蒸熱內熾，血不得寧則陰消而陽不能獨立也。不死何俟。或曰，外臺祕要有禁呪一科，庸可廢乎。予曰，移精變氣乃小術耳，可治小病。若內有虛邪，外有實邪，當用正大之法。自有成式，昭然可考。然符水惟膈上熱痰，一呷涼水，胃熱得之，豈不清快。亦可取安。若內傷而虛，與冬嚴寒。符水下咽，必冰胃而致彼鬱熱在上。熱邪在表須以汗解，率得清冷膚腠固密，熱何由解。必致內攻，陰陽離散，血氣乖爭，去死爲近。

總論

夫上古移精變氣祝由而已，黃帝官能有唾癰祝病之任，周官瘍醫掌祝藥劀殺之齊。以祝爲治首，通知祝禁之術，治病良法，仁政先務也。夫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養失其道則百病緣虛而入。試觀《易・坎》爲血卦，血爲大赤，則血流行，精神潛運於其中。是故心藏神，血舍神。神全則氣旺，氣旺則血脈和通，疾無自生。逮其喜嗜欲汨昏，思慮攻耗，外邪襲虛而投隙，精神氣血離守而交戰，須臾之間變態百出。齊人謂桓公之病，公則自傷，鬼烏能傷。公蓋言神仙受也，於此不有至正之法祛其邪，雖藥石其如病何。況言爲心聲，書爲心畫。以夫精神交感寓於符祝，聞聲畫之間若微而至，妙若麤而甚精，豈特神仙道家之陳迹也。是以持受之道，欲齋戒致一，俾外物不得而蹈其舍，然後能役使鬼神，呼召風雲，蹈火入水，曾無焚溺。則施諸治病爲餘事。苟爲不然，神不守，徒區於聲音顏色，且口道術在，是猶象龍致雨，蓋亦難矣。然則同爲符祝，用之有應否者，特在於正與不正之異耳。今故載其術而冠以持受之法，使學者得於聲畫之間，而究其所以然者，是乃神之微也。【略】

持禁總法附論

夫上古有祝由之法，移精變氣，推其病由而祝之，則病無不愈。今之書禁，即其遺文焉。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誠。示之以心畫其莫如符，攻之以說禱則莫如祝。指掌之間執持有目，則謂之印。五者備矣，舉而措之，施諸治法，何道而不可哉。語病之由，當原其本。氣何由而平，病何由而生。眞有所戲，邪有所襲，皆生諸病。祝由之理，祝此而已。謂夫彼受於邪，由精神不守所致。故在我者當專心誠意以持之。欲致其誠心，先齋戒事，以神明其德。然後秉印用符，兼以詛祝，而爲持禁之道。眞定以勝邪，其應如神矣。苟非其誠，道不虛行。傳不云乎，至誠如神。其斯之謂與。

張介賓《類經附翼》卷一《醫易義》　以鬼神言之，則陽之靈曰神，神者伸也。陰之靈曰鬼，鬼者歸也。鬼神往來，都只是氣。故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陽爲天地之神，陰爲天地之鬼。春夏爲歲候之神，秋冬爲歲候之鬼。晝午爲時日之神，暮夜爲時日之鬼。推之於人，則仁義禮智君子之神，奸盜詐僞小人之鬼。樂天知命道德之神，阿諛諂容勢利之鬼。推之於醫，則

精進日新志惟神也，苟且殃人心猶鬼也。察之形聲，則堅凝深邃形之神也，輕薄嬌柔形之鬼也。長洪圓亮聲之神也，短促輕微聲之鬼也。診之脉色，則綿長和緩脉之神也，細急休囚脉之鬼也。清蒼明淨色之神也，淺嫩灰頹色之鬼也。是皆鬼神之徵兆也。至若鬼神之原，尚有所謂。夫天地之鬼神既不能出天地之外，而人物之鬼神又安能外乎人心。是以在天地則有天地之鬼神，在人物則有人物之鬼神。善惡出之吾衷，良心自然難泯。強弱皆由陽氣，神鬼判乎其中。以故多陽多善者，神強而鬼滅。多陰多惡者，氣戾而鬼生。然則神鬼從心，皆由我造。蠱通變幻，匪在他求。知乎此，而吉凶禍福之機求諸心而盡之矣。以死生言之，則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故氣之爲物，聚而有形。物之爲氣，散歸無象。《丹經》云，分陰未盡則不仙，分陽未盡則不死。故原始而來屬乎陽，是生必生於《復》，陽生而至《乾》。反終而歸屬乎陰，是死必死於《坤》，陽盡而歸土。得其陽者生，故陽無十陽無終也。得其陰者死，故陰無一陰無始也。是以陽候多語，陰證無聲。無聲者死，多語者生。魂強者多寤，魄強者多眠。多眠者少吉，多寤者易安。故善操斯柄者，欲拯其死，勿害其生。將逐其寇，勿傷其君。陰陽聚散，即其理。剝復消長，是其機。而死生之道盡乎其中矣。

徐大椿《醫學源流論》

病有鬼神論

人之受邪也，必有受之之處有以召之，則應者斯至矣。夫人精神完固，則外邪不敢犯。惟其所以禦之之具有虧，則侮之者斯集。凡疾病有爲鬼神所憑者，其愚魯者以爲鬼神實能禍人，其明理者以爲病情如此，必無鬼神，二者皆非也。夫鬼神猶風寒暑濕之邪耳，衛氣虛則受寒，營氣虛則受熱，神氣虛則受鬼。蓋人之神屬陽，陽衰則鬼憑之。《內經》有五藏之病，則現五色之鬼。《難經》云，脫陽者見鬼。故經穴中有鬼床鬼室等穴，此諸穴者皆賴神氣以充塞之。若神氣有虧，則鬼神得而憑之，猶之風寒之能傷人也。故治寒者壯其陽，治熱者養其陰，治鬼者充其神而已。其或有因痰因思因驚者，則當求其本而治之。故明理之士必事事窮其故，乃能無所惑而有據。否則執一端之見而昧事理之實，均屬憒憒矣。其外更有觸犯鬼神之病，則祈禱可愈。至於寃讐之鬼，則有數端。有自作之孽深仇不可解者，有祖宗貽累者，有過

誤害人者。其事皆鑿鑿可徵，似儒者所不道。然見於經史，如公子彭生伯有之類甚多，目覩者亦不少。此則非藥石祈禱所能免矣。

乩方論

世有書符請仙而求方者。其所書之方，固有極淺極陋極不典而不能治病且誤人者，亦有極高極古極奇極穩以之治病而神效者。其仙或托名呂純陽，或托名張仲景，其方亦宛然純陽仲景之遺法。此其事甚奇，然亦有理焉。夫乩者，機也。人心之感召，無所不通。即誠心於求治，則必有能治病之鬼神應之。雖非眞純陽仲景，必先世之明於醫理不遇於時而死者，其精靈一時不散，遊行於天地之間，因感而至以顯其能，而其人病適當愈，則獲遇之。此亦有其理也。其方未必盡效，然皆必有意義，反不若世之時醫用相反之藥以害人。惟決死生之處，不肯鑿鑿言之。此則天機不輕洩之故也。至於不通不典之方，則必持乩之術不工，或病家之心不誠，非眞乩方也。

祝由科論

祝由之法，《內經・賊風篇》岐伯曰，先巫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又《移精變氣論》岐伯云，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人虛邪賊風，內著五臟骨髓，外傷孔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由此觀之，則祝由之法，亦不過因其病情之所由而宣意導氣，以釋疑而解惑。此亦必病之輕者，或有感應之理。若果病機深重，亦不能有效也。古法今已不傳，近所傳符咒之術，間有小效。而病之大者，全不見功。蓋岐伯之時已然，況後世哉。存而不論可也。

虞搏《新編醫學正傳》卷一

或問世有巫蠱魘魅之術，云可呪人致死，果有此乎。否乎。曰，有此事，而實無此理也。夫蠱毒魘魅之術，皆閩廣深山鄙野之俗。或因姦或因財，及謀產爭婚等事，蓋惡欲其死之念一興，故無所不用其極矣。多竊仇家之生命，或琢木成像書其名與年命而葬之，或畫其像書其名作紙棺以埋之，或書符以焚之，或呪水以祝之。種種不同。雖有其事，而實無應驗之理。夫上帝好生，爲此者多反受殃。或曰，既無殺人之驗，律法何以該載。曰，造律之士皆至公仁者，深嫉其惡，是蓋追其心之不仁而置之極刑於十惡之中，而常赦所不原也。或曰，今之夢寐中而常魘者，似有鬼神所附之狀，何也。曰，然夢寐間常魘者，蓋火起於下而痰閉於上，心血虧欠而心神失守故爾。豈有鬼神所附之理哉。賢者願無惑焉。

或問，古者醫家有禁呪一科，今何不用。曰，禁呪科者，即《素問》祝經科也。立教於龍樹居士，爲移精變氣之術耳。可治小病。或男女入神廟驚惑成病，或山林溪谷衝斥惡氣，其證如醉如痴，如爲邪鬼所附，一切心神惶惑之證，可以借呪語以解惑安神而已。古有龍樹呪法之書行於世，今流而爲師巫，爲降童，爲師婆，而爲扇惑人民，哄嚇取財之術。噫，邪術惟邪人用之，知理者勿用也。

性情

孫思邈《千金要方・道林養性》

眞人曰，雖常服餌而不知養性之術，亦難以長生也。養性之道常欲小勞，但莫大疲，及強所不能堪耳。且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其運動故也。養性之道，莫久行久立，久坐久卧，久視久聽。蓋以久視傷血，久卧傷氣，久立傷骨，久坐傷肉，久行傷筋也。仍莫強食，莫強酒，莫強舉重。莫憂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大懼，莫跳踉，莫多言，莫大笑。勿汲汲於所欲，勿悁悁懷忿恨。皆損壽命。若能不犯者，則得長生也。故善攝生者，常少思少念，少慾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行此十二少者，養性之都契也。多思則神殆，多念則志散，多慾則志昏，多事則形勞，多語則氣乏，多笑則臟傷，多愁則心慘，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忘錯昏亂，多怒則百脉不定，多好則專迷不理，多惡則憔悴無懽。此十二多不除，則榮衛失度，血氣妄行，喪生之本也。惟無多無少者，幾於道矣。是知勿外緣者，眞人初學道之法也。若能如此者，可居瘟疫之中，無憂疑矣。既屏外緣會，須守五神，肝心脾肺腎。從四正。言行坐立。言最不得，浮思妄念，心想欲事，惡邪大起。故孔子曰，思無邪也。常當習黃帝內視法，存想思其像，書其名作紙棺以埋之，或書符以焚之，或呪水以祝之。種種不同。雖有其事，而實無應驗之理。夫上帝好生，爲此者多反受殃。或曰，既無殺人之念，令見五臟如懸磬，五色了了分明，勿輟也。仍於每旦初起，面向午，展兩手於膝上。心眼觀氣，上入頂，下達涌泉。旦旦如此，名曰迎氣。常以鼻引氣，口吐氣。小微吐之，不得開口。復欲得出氣少，入氣多。每欲食，送氣入腹。每欲食氣爲主人也。凡心有所愛，不用深愛，心有所憎，不用深憎，並皆損性傷神。亦不用深讚，亦不用深毀。常須運心於物平等，如覺偏頗，尋改正之。居貧勿謂常貧，居富莫謂常富，居貧富之中，常須守道，勿以貧富易志

改性。識達道理，似不能言。有大功德，勿自矜伐。美藥勿離手，善言勿離口，亂想勿經心。常以深心至誠，恭敬於物。愼勿詐善，以悅於人。終身爲善，爲人所嫌，勿得起恨。事君盡禮，人以爲諂，當以道自平其心。道之所在，其德不孤。

朱橚《普濟方・服餌門・養性法》 扁鵲云、黃帝說晝夜漏下水百刻，凡一刻人百三十五息，十刻一千三百五十息，百刻一萬三千五百息。人之居世，數息之間，信哉。嗚呼，昔人嘆逝，何可不爲善以自補耶。吾嘗思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十日十夜百二十時，百日百夜一千二百時，千日千夜一萬二千時，萬日萬夜一十二萬時。此爲三十年。若長壽者九十年，只得三十六萬時。百年之內斯須之間，數時之活，朝箇蟪蛄不足爲喻焉，可不自攝養而馳騁六情，孜孜汲汲追名逐利，千詐萬巧以求虛文。至沒齒而無厭，故養性者知其如此，於名利若存若亡，於非名非利亦若存若亡。所以沒身不殆也。余慨時俗之多僻，恣放逸以殞亡，聊因暇日粗述養性篇，用獎人倫之道。好事君子與我同志焉。〇夫養性者，欲所習以成性。性自爲善，不習無不利也。性既自善，內外百病不生，禍亂災害亦無由作，此養性之大經也。善養性者，則治未病之病，是其義也。故養性者，不但飲露餐霞，其在兼於百行周備，雖絕藥餌，足以遐年。德行不充，縱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壽。故老子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遇虎兕。此則道德之佑也，豈假服餌而祈遐年哉。聖人所以制藥餌者，以救過行之人也。故愚者抱病歷而不修一行，纏疴沒齒終無悔心，此其所以岐和長逝，彭跗永歸，良有以也。稽康養性有五難。名利不去爲一難，喜怒不除爲二難，聲色不去爲三難，滋味不絕爲四難，神慮精散爲五難。五者心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困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胸中，則信順日躋，道德日全，不祈善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之大旨也。然或有服膺仁義無暴秦之累者，抑亦其亞歟。〇黃帝問於岐伯曰，予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代異耶，將人失之也。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則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則不然，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淫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猶夫人之教也，下皆爲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淡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其志開而少欲，其心安而不懼，其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故其民日朴，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智愚賢不肖不懼於物，合於道數，故皆過百歲而不衰者，其德全不危也。是以人之壽夭在於樽節。若消息得所，則長生不死，恣其情欲，則命同朝露也。岐伯曰，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也，年六十陰痿氣力大衰，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淚俱出。故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同出名異，智者察同，愚者察異。智者不足，愚者有餘。有餘則肝。夏爲寒變，則奉長者少。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臥早起毋歷於日，使志無怒使華實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則奉收者少，多至重病。〇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毋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則奉藏者少。〇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折，無憂乎陽。早臥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毋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則奉生者少。〇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臟，化爲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故喜怒不節寒暑失度，生乃不固。人能依此攝養，故得免其天枉也。

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論病由七情生者祇應養性怡神發舒志氣以解之不宜全仗藥石攻治》 夫喜怒憂思悲恐驚，七者皆發於情者也。情即神識，有知不定，無跡可尋，觸境乃發，滯而難通。藥石無知焉，能消其妄執，縱通其已滯之氣，活其已傷之血，其默默綿綿之意，物而不化者，能保無將來復結之病乎。祇宜以識遣識，以理遣情。此即心病還將心藥醫之謂也。如是庶可使滯者通，結者化，情與境離，不爲所轉。當處寂然，心君泰定，其何七情之爲累哉。

孫思邈《千金要方・養性序》 扁鵲云，黃帝說晝夜漏下水百刻。凡一刻，人百三十五息。十刻，一千三百五十息。百刻，一萬三千五百息。人之居世，數息之間，信哉。嗚呼，昔人嘆逝，何可不爲善以自補邪。吾常思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十日十夜百二十時，百日百夜一千二百時，千日千夜一萬二千時，萬日萬夜一十二萬時。此爲三十年。若長壽者九十年，只得三十六萬時。百年之內，斯須之間，數時之活，朝菌蟪蛄不足爲喻焉。可不自攝養，而馳騁六情，孜孜汲汲追名逐利，千詐萬巧以求虛譽，沒齒而無厭。故養性者知其如此，於名於利若存若亡，於非名非利亦若存若亡，所以沒身不殆也。余慨時俗之多僻，皆放逸以殞亡。聊因暇日，粗述養性篇，用獎人倫之道，好事君子與我同志焉。夫養性者，欲所習以成性，性自爲善，不習無不利也。性既自善，內外百病自然不生，禍亂災害亦無由作，此養性之大經也。善養性者，則治未病之病，是其義也。故養性者不但餌藥餐霞，其在兼於百行。百行周備，雖絕藥餌足以遐年。德行不充，縱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壽。故老子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遇虎兕。此則道德之指也。豈假服餌而祈遐年哉。聖人所以制藥餌者，以救過行之人也。故危者抱病歷年而不修一行，纏痾沒齒終無悔心，此其所以岐和長逝，彭跗永歸，良有以也。嵇康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去爲一難，喜怒不除爲二難，聲色不去爲三難，滋味不絕爲四難，神慮精散爲五難。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胸中，則信順日躋，道德日全，不祈善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之大旨也。然或有服膺仁義，無甚豪之累者，抑亦其亞歟。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代異邪，將人失之也。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則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常節，起居有常度。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則不然，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聖人之教也，下皆爲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澹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守內病安從來。是以其志閑而少欲，其心安而不懼，其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甘其食，美其服。《素問》作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故其民日朴。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合於道數，故皆能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其德全不危也。是以人之壽夭在於撙節，若消息得所，則長生不死。恣其情慾，則命同朝露也。岐伯曰，人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也。年六十陰痿氣力大衰，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俱出。故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同出名異，智者察同，愚者察異。愚者不足，智者有餘。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強，年老復壯，壯者益理。是以聖人爲無爲之事，樂恬澹之味。能縱欲快志，得虛無之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則奉長者少。

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臥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則奉收者少，冬至重病。

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毋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則奉藏者少。

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臥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毋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則奉生者少。

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臟，化爲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故喜怒不節，寒暑失度，生乃不固。人能依時攝養，故得免其夭枉也。

仲長統曰，王侯之宮，美女兼千。卿士之家，侍妾數百。晝則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則房室輸其血氣。耳聽淫聲，目樂邪色。醺內不出，遊外不返。王公得之於上，豪傑馳之於下。及至生產不時，字育太早，或童孺而擅氣，或疾病而搆精。精氣薄惡，血脉不充。既出胞藏，養護無法。又蒸之以綿纊，爍之以五味。胎傷孩病而脆，未及堅剛，復縱情欲，重重相生，病病相孕。國無良醫，醫無審術。姦佐其間，過謬常有。會有一疾，莫能自免。當今少百歲之人者，豈非所習不純正也。《抱朴子》曰，或問所謂傷之者，豈色欲之間

乎。答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其在房中。上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若年當少壯，而知還陰丹以補腦，采七益於長俗一作谷。者，不服藥物，不失一二百歲也。但不得仙耳。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於淩杯以盛湯，羽苞之蓄火。又且才所不逮，而強思之傷也。深憂重恚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怒過度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沈醉嘔吐傷也，飽食即卧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懽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盡則早亡，盡則非道也。是以養性之士，唾不至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久處，立不至疲。卧不至懷，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可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欲過多。飽食過多則結積聚，渴飲過多則成痰澼。不欲甚勞，不欲甚佚。不欲流汗，不欲多唾。不欲奔走車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得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欲露卧星月，不欲眠中用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不欲偏多。故酸多則傷脾，苦多則傷肺，辛多則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味尅五臟，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即覺也。謂久即損壽耳。是以善攝生者，卧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祛疾閑邪有吐納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佚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抑喜以養陽。然後先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養性之理盡於此矣。夫欲快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性肆力不勞持久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喻也。雖身枯於留連之中，氣絕於綺紈之際，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養性之事哉。匪惟不納，乃謂妖訛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鑒給朦瞽，以絲竹娛聾夫者也。

魏武與皇甫隆令曰，聞卿年出百歲而體力不衰，耳目聰明，顏色和悅，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導引，可得聞乎。若有可傳想，可密示封內。隆上疏對曰，臣聞天地之性，惟人爲貴。人之所貴，莫貴於生。唐荒無始，劫運無窮。人生其間，忽如電過。每一思此，罔然心熱。生不再來，逝不可追。何不抑情養性以自保。惜今四海垂定，太平之際，又當須展才布德，當由萬年。萬年無窮，當由修道。道甚易知，但莫能行。臣嘗聞道人劘京已年一百七十八而甚丁壯，言人當朝朝服食玉泉琢齒，使人丁壯有顏色，去三蟲而堅齒。玉泉者，口中唾也。朝旦未起，早漱津令滿口，乃吞之。琢齒二七遍。如此者，乃名曰練精。

嵇康云，稽歲多病，饑年少疾。信哉不虛。是以關中土地，俗好儉嗇，厨膳餚羞，不過葅醬而已。其人少病而壽。江南嶺表，其處饒足。海陸鮭餚，無所不備。土俗多疾，而人早夭。北方仕子遊宦至彼，遇其豐贍，以爲福祐所臻。是以尊卑長幼，恣口食噉。夜長醉飽，四體熱悶。赤露眠卧，宿食不消。未逾期月，大小皆病。或患霍亂脚氣脹滿，或寒熱瘧痢惡核丁腫，或癰疽痔漏，或偏風猥退。不知醫療以至於死。凡如此者，比肩皆是。惟云不習水土，都不知病之所由。靜言思之，可爲太息者也。學者先須識此，以自誡慎。

《抱朴子》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惜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於既逝之後。夫人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能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欲。所以固血氣。然後眞一存焉，三一守焉。百病卻焉，年壽延焉。

歷史哲學分部

古今

徐大椿《醫學源流論》

方藥離合論

方之與藥，似合而實離也。得天地之氣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變易血氣以除疾病，此藥之力也。然草木之性與人殊體，入人腸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聖人爲之製方以調劑之。或用以專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輔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藥各全其性，

亦能使藥各失其性。摻縱之法，有大權焉，此方之妙也。若夫按病用藥，藥雖切中，而立方無法，謂之有藥無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雖良善，而其藥有一二味與病不相關者，謂之有方無藥。譬之作書之法，用筆已工，而配合顛倒。與夫字形俱備，而點畫不成者，皆不得謂之能書。故善醫者分觀之，而無藥弗切於病情。合觀之，而無方不本於古法。然後用而弗效，則病之故也，非醫之罪也。而不然者，即偶或取效，隱害必多，則亦同於殺人而已矣。至於方之大小奇偶之法，則《內經》詳言之，茲不復贅云。

古方加減論

古人製方之義，微妙精詳不可思議。蓋其審察病情，辨別經絡，參考藥性，斟酌輕重。其於所治之病不爽毫髮，故不必有奇品異術，而沈痼艱險之疾投之輒有神效，此漢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勝窮，若必每病製一方，是曷有盡期乎。故古人即有加減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現之症或不同，則不必更立一方，即於是方之內，因其現症之異而爲之加減。如傷寒論中治太陽病用桂枝湯，若見項背強者則用桂枝加葛根湯，喘者則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下後脉促胸滿者，桂枝去白芍湯。更惡寒者，去白芍加附子湯。此猶以藥爲加減者也。若桂枝麻黃各半湯，則以兩方爲加減矣。若發奔豚者，用桂枝爲加桂枝湯，則又以藥之輕重爲加減矣。然一二味加減雖不易本方之名，而必名著其加減之藥。若桂枝湯倍用芍藥而加飴糖，則又不名桂枝加飴糖湯，而爲建中湯。其藥雖同而義已別，則立名亦異。古法之嚴如此。後之醫者不識此義，而又欲托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則即以某方目之。如用柴胡則即曰小柴胡湯，不知小柴胡之力全在人參也。用猪苓澤瀉即曰五苓散，不知五苓之妙專在桂枝也。去其要藥雜以他藥，而仍以某方目之，用而不效，不知自咎，或則歸咎於病，或則歸咎於藥，以爲古方不可治今病。嗟乎，即使果識其病，而用古方支離零亂，豈有效乎。遂相戒以爲古方難用，不知全失古方之精義，故與病毫無益而反有害也。然則當何如，曰，能識病情與古方合者，則全用之。有別症，則據古法加減之。如不盡合，則依古方之法將古方所用之藥而去取損益之。必使無一藥之不對症，自然不倍於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

方劑古今論

後世之方已不知幾億萬矣，此皆不足以名方者也。昔者聖人之製方也，推藥理之本原，識藥性之專能，察氣味之從逆，審臟腑之好惡，合君臣之配耦。而又探索病源，推求經絡。其思遠，其義精。味不過三四，而其用變化不窮。聖人之智，眞與天地同體，非人之心思所能及也。上古至今，千聖相傳，無敢失墜。至張仲景先生復申明用法，設爲問難，註明主治之症。其《傷寒論》《金匱要略》，集千聖之大成，以承先而啓後，萬世不能出其範圍，此之謂古方，與內經並垂不朽者。其前後名家，如倉公、扁鵲、華佗、孫思邈諸人，各有師承，而淵源又與仲景微別。然猶自成一家，但不能與《靈》、《素》、《本草》一線相傳，爲宗枝正脉耳。既而積習相仍，每著一書必自撰方千百。唐時諸公用藥雖博，已乏化機。至於宋人，並不知藥，其方亦板實膚淺。元時號稱極盛，各立門庭，徒騁私見。迨乎有明，蹈襲元人緒餘而已。今之醫者動云古方，不知古方之稱其指不一。若謂上古之方，則自仲景先生流傳以外，無幾也。如謂宋元所製之方，則其可法可傳者絕少，不合法而荒謬者甚多，豈可奉爲典章。若謂自明人以前皆稱古方，則其方不下數百萬，夫常用之藥不過數百品，而爲方數百萬，隨拈幾味皆已成方，何必定云某方也。嗟嗟，古之方何其嚴，今之方何其易。其間亦有奇巧之法，用藥之妙，未必不能補古人之所未及，可備參考者，然其大經大法則萬不能及。其中更有違經背法之方，反足貽害。安得有學之士爲之擇而存之，集其大成刪其無當，實千古之盛舉。余蓋有志而未遑矣。

單方論

單方者，藥不過一二味，治不過一二症，而其效則甚捷。用而不中亦能害人，即世所謂海上方者是也。其原起於《本草》。蓋古之聖人辨藥物之性，則必著其功用。如逐風逐寒解毒定痛之類，凡人所患之症止一二端，則以一藥治之。藥專則力厚，自有奇效。若病兼數症，則必合數藥而成方。至後世藥品日增，單方日多，有效有不效矣。遂相戒以爲古方難用，實之殊，久暫之別，深淺之分，及夫人性各殊，天時各異，此非守經達權者不能治。若皆以單方治之，則藥性專而無製，偏而不醇，有利必有害。故醫者不可以此嘗試，此經方之所以爲貴也。必使無一藥之不對症，自然不倍於古爲專攻之法，是亦不可不知者也。

禁方論

天地有好生之德，聖人有大公之心。立方以治病，使天下共知之，豈非

天地聖人之至願哉。然而方之有禁，則何也。其故有二。一則懼天下之輕視夫道也。夫經方之治病，視其人學問之高下以爲效驗。故或用之而愈，或用之而反害。變化無定，此大公之法也。若禁方者，義有所不解，機有所莫測。其傳也往往出於奇人隱士仙佛鬼神，其遇之也甚難，則愛護之必至。若輕以授人，必生輕易之心。所以方家往往愛惜，此乃人之情也。一則恐發天地之機也。禁方之藥，其製法必奇，其配合必巧。竊陰陽之柄，窺造化之機，其修合必虔誠敬慎，少犯禁忌，則藥無驗。若輕以示人，則氣洩而用不神，此又陰陽之理也。《靈樞・禁服篇》黃帝謂雷公曰，此先師之所禁，割膺歃血之盟也。故黃帝有蘭臺之藏，長桑君有無泄之戒，古聖皆然。若夫詭詐之人，專欲圖利，托名禁方，欺世惑衆。更有修煉熱藥，長慾道淫，名爲養生，實速其死。此乃江河惡習，聖人之所必誅也。又有古之禁方，傳之已廣，載入醫書中，與經方並垂，有識者自能擇之也。

古今方劑大小論

今之論古方者，皆以古方分兩太重爲疑，以爲古人氣體厚，故用藥宜重。不知此乃不考古而爲此無稽之談也。古時升斗權衡，歷代各有異同。而三代至漢較之今日，僅十之二。余親見漢時有六升銅量，容今之一升二合。如桂枝湯，乃傷寒大劑也。桂枝三兩，芍藥三兩，甘草二兩，共八兩。二八不過一兩六錢爲一劑，分作三服，則一服藥不過今之五錢三分零。他方間有藥品多而加重者，亦不過倍之而已。今人用藥必數品各一二錢，或三四錢，則反用三兩外矣。更有無知妄人，用四五兩作一劑。近人更有用熟地八兩爲一劑者，尤屬不倫。用丸散亦然。如古方烏梅丸，今不過四五分。若今人之服丸藥，則用三四錢至七八錢不等矣。末藥只用方寸七，不過今之六七分。今亦服三四錢。古人之用藥，分兩未嘗重於今日。周禮遺人，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注，六斗四升曰鬴，四鬴共二石五斗六升，爲人一月之食，則每日食八升有餘矣。而謬說相傳，方劑日重。即此一端而荒唐若此，況其深微者乎。蓋既不能深思考古，又無名師傳授，無怪乎每舉必成笑談也。

藥誤不即死論

古人治法，無一方不對病，無一藥不對症。如是而病猶不愈，此乃病本不可愈，非醫之咎也。後世醫失其傳，病之名亦不能知。宜其胸中毫無所主也。凡一病有一病之名。如中風總名也，其類有偏枯痿痺風癇歷節之殊。而諸症之中又各有數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又如水腫總名也，其類有皮水正水石水風水之殊，而諸症又各有數症，各有定名，各有主方。凡病盡然。醫者必能實指其何名，遵古人所主何方，加減何藥，自有法度可循。乃不論何病，總以陰虛陽虛等籠統之談概之，而試以籠統不切之藥，然亦竟有愈者。或其病本輕適欲自愈，或偶有一二對症之藥亦奏小效，皆屬誤治。其得免於殺人之名者何也，蓋殺人之藥必大毒，如砒鴆之類。或大熱大寒峻厲之品，又適與病相反，服後立見其危。若尋常之品，不過不能愈病，或反增他病耳。不即死也。久而病氣自退，正氣自復，無不愈者。間有遷延日久，或隱受其害而死，更或屢換庸醫，偏試諸藥，久而病氣益深，元氣竭亦死。又有初因誤治變成他病，輾轉而死。又有始服有小效，久服太過，反增他病而死。蓋日日診視，小效則以爲可愈，小劇又以爲難治，並無誤治之形，確有誤治之實。病家以爲病久不痊，自然不起，非醫之咎。因其不即死而不之罪，其實則眞殺之而不覺也。若夫誤投峻厲相反之藥，服後顯然爲害，此其殺人，人人能知之矣。惟誤服參附峻補之藥而即死者，則病家之所甘心，必不歸咎於醫。故醫者雖自知其誤，必不以此爲戒而易其術也。

藥石性仝用異論

一藥有一藥之性情功效，其藥能治某病，古方中用之以治某病，此顯而易見者。然一藥不止一方用之，他方用之亦效，何也。蓋藥之功用不止一端，在此方則取其此長，在彼方則取其彼長。眞知其功效之實，自能曲中病情而得其力。迨至後世，一藥所治之病愈多，而亦效者，蓋古人尚未盡知之。後人屢試而後知。所以歷代《本草》所註藥性，較之《神農》本經所注功用增益數倍，蓋以此也。但其中有當有不當，不若《神農本草》字字精切耳。又同一熱藥，而附子之熱與乾姜之熱迥乎不同。同一寒藥，而石膏之寒與黃連之寒迥乎不同，一或誤用，禍害立至。蓋古人用藥之法，並不專取其寒熱溫涼補瀉之性也。或取其氣，或取其味，或取其色，或取其形，或取其所生之方，或取嗜好之偏。其藥似與病情之寒熱溫涼補瀉若不相關，而投之反有神效。古方中如此者不可枚舉，學者必將《神農本草》字字求其精義之所在，而參以仲景諸方，則聖人之精理自能洞曉，而已之立方亦必有奇思妙想，深入病機，而天下無難治之症矣。【略】

本草古今論

《本草》之始仿於神農，藥止三百六十品，此乃開天之聖人，與天地爲一體，實能探造化之精，窮萬物之理，字字精確，非若後人推測而知之者。故對症施治，其應若響。仲景諸方之藥，悉本此書。藥品不多，而神明變化，已無病不治矣。迨其後藥味日多，至陶弘景倍之，而爲七百二十品，後世日增一日。凡華夷之奇草逸品，試而有效，醫家皆取而用之，代有成書。至明李時珍增益唐愼微《證類本草》爲《綱目》，考其異同，辨其眞僞，原其生產，集諸家之說，而《本草》更大備，此藥味由少而多之故也。至其功用，則亦後人試驗而知之，故其所治之病益廣。然皆不若《神農本草》之純正眞確，故宋人有云，用神農之品無不效，而弘景所增已不甚效。若後世所增之藥，則尤有不足憑者。至其詮釋，大半皆視古方用此藥醫某病，則增注之。或古方治某病，其藥不止一品，而誤以方中此藥爲專治此病者有之。更有以已意推測，而知者又或偶愈一病，實非此藥之功，而強著其效者。種種難信，至張潔古、李東垣輩，以某藥專派入某經，則更穿鑿矣，其詳在《治病不必分經絡藏府篇》。故論《本草》必以《神農》爲本，而他說則必審擇而從之，更必驗之於病而後信，又必考古人方中所曾用者乃可採取，餘則止可於單方外治之法用之。又有後世所增之奇藥，或出於深山窮谷，或出於殊方異域，前世所未嘗有者，後人用之，往往有奇效。此乃偏方，異氣之所鍾，造物之機，久而愈洩，能治古方所不能治之奇病，博物君子亦宜識之，以廣見聞。此又在《本草》之外者矣。【略】

貌似古方欺人論

古聖人之立方，不過四五味而止。其審藥性至精至當，其察病情至眞至確。方中所用之藥，必準對其病而無毫髮之差，無一味泛用之藥，且能以一藥兼治數症，故其藥味雖少而無症不該。後世之人果能審其人之病與古方所治之病無少異，則全用古方治之無不立效。其如天下之風氣各殊，人之氣稟名異，則不得不依古人所製主病之方略爲增減，則藥味增矣。又或病同而症甚雜，未免欲兼顧，則隨症增一二味，而藥又增矣。故後世之方藥味增多，非其好爲雜亂也，乃學不如古人，不能以一藥該數症，故變簡而爲繁耳。此猶不失周詳之意。且古方之設原有加減之法，病症雜出亦有多品之劑，藥味至十餘種。自唐以後之方，用藥漸多，皆此義也。乃近世之醫，動云效法漢方，藥止四五味。其四五味之藥，有用於若趨時之輩，竟以人參、附子、乾姜、蒼术、鹿茸、熟地等峻補辛熱之品，不論傷寒暑濕惟此數種輪流轉換，以成一方。種種與病相反，每試必殺人，毫不自悔。既不辨病，又不審藥性，更不記方書，以爲此乃漢人之法。嗚呼，今之所學漢人之方，何其害人如此之毒也。其端起於近日之時醫，好爲高論以欺人。又人情樂於溫補，而富貴之家尤甚，不如是則道不行。所以人爭效尤，以致貽害不息。安有讀書考古深思體驗之君子，出而挽回之，亦世道生民之大幸也。

道德修養論分部

德

孫思邈《千金要方》論大醫精誠

張湛曰，夫經方之難精，由來尚矣。今病有內同而外異，亦有內異而外同。故五臟六腑之盈虛，血脉榮衛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診候以審之。而寸口關尺有浮沉弦緊之亂，俞穴流注有高下淺深之差，肌膚筋骨有厚薄剛柔之異，唯用心精微者始可與言於茲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於至麤至淺之思，豈不殆哉。若盈而益之，虛而損之，通而徹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熱而溫之，是重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見其死矣。故醫方卜筮，藝能之難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讀方三年，便謂天下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無方可用。故學者必須博極醫源，精勤不倦，不得道聽塗說而言醫道已了，深自誤哉。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亦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護惜身命。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悽愴，勿避險巇，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爲菩生大

醫。反此則是含靈巨賊。自古名賢治病，多用生命以濟危急。雖曰賤畜貴人，至於愛命，人畜一也。損彼益己，物情同患，況於人乎。夫殺生求生，去生更遠。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爲藥者，良由此也。其蟲蟲水蛭之屬，市有先死者，則市而用之，不在此例。只如雞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處，不得已隱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爲大哲，亦所不及也。其有患瘡瘍下痢臭穢不可瞻視人所惡見者，但發慚愧悽憐憂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夫大醫之體，欲得澄神內視，望之儼然，寬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診疾，至意深心，詳察形候，纖毫勿失，處判針藥，無得參差。雖曰病宜速救，要須臨事不惑。唯當審諦覃思，不得於性命之上率爾自逞俊快，邀射名譽，甚不仁矣。又到病家，縱綺羅滿目，勿左右顧盼，絲竹湊耳，無得似有所娛，珍羞迭薦，食如無味，醪醴兼陳，看有若無。所以爾者，夫一人向隅，滿堂不樂，而況病人苦楚不離斯須，而醫者安然懽娛，傲然自得，茲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爲，斯蓋醫之本意也。夫爲醫之法，不得多語調笑，談謔諠譁，道說是非，議論人物，衒耀聲名，訾毀諸醫，自矜己德。偶然治癒一病，則昂頭戴面，而有自許之貌，謂天下無雙，此醫人之膏肓也。老君曰，人行陽德人自報之，人行陰惡鬼神報之。人行陽惡人自報之，人行陰惡鬼神害之。尋此二途，陰陽報施，豈誣也哉。所以醫人不得恃己所長，專心經略財物，但作救苦之心，於冥運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貴處，以珍貴之藥令彼難求，自衒功能，諒非忠恕之道。志存救濟，故亦曲碎論之。學者不可恥言之鄙俚也。

論治病略例

夫天布五行，以植萬類。人稟五常，以爲五臟。經絡腑輸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易》曰，非天下之至賾，其孰能與於此。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伎，始終循舊。省病問疾，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固亦難矣。此皆醫之深戒，病者可不謹以察之而自防慮也。古來醫人皆相嫉害。扁鵲爲秦太醫令李醯所害，卽其事也。一醫處方，不得使別醫和合。脫或私加毒藥令人增疾，漸以致困，如此者非一，特須愼之。寧可不服其藥，以任天眞，不得使愚醫相嫉，賊人性命，甚可哀傷。夫百病之本，有中風傷寒，寒熱溫瘧，中惡霍亂，大腹水腫，腸澼下痢，大小便不通，貫豚上氣，欬逆嘔吐，黃疸消渴，留飲癖食堅積，癥瘕驚邪，癲癎鬼疰，喉痺齒痛，耳聾目盲，金瘡跌折，癰腫惡瘡，痔瘻瘤贅。男子五勞七傷，虛乏羸瘦，女子帶下崩中，血閉陰蝕，蟲蛇蠱毒所傷，此皆大略宗兆。其間變動枝葉，各依端緒以取之。又有冷熱勞損傷飽房勞驚悸恐懼憂恚怵惕，又有產乳落胎墮下瘀血，又有貪餌五石以求房中之樂，此皆病之根源，爲患生諸枝葉也，不可不知其本末。但尚醫說男女長幼之病，有半與病源相附會者，便可服藥也。男子者衆陽所歸，常居於燥陽氣遊動，強力施泄，便成勞損，損傷之病亦以衆矣。若比之女人，則十倍易治。凡女子十四已上，則有月事。月事來日，得風冷濕熱四時之病相協者，皆自說之。不爾與治，誤相觸動，更增困也。處方者亦應問之。凡用藥皆隨土地所宜。江南嶺表，其地暑濕，其人肌膚薄脆，腠理開疎，用藥輕省。關中河北，土地剛燥。其人皮膚堅硬，腠理閉塞，用藥重複。世有少盛之人，不避風濕，觸犯禁忌，暴竭精液。雖得微疾，皆不可輕以利藥下之。一利大重，竭其精液，困滯着牀，動經年月也。凡長宿病，宜服利湯，不須盡劑，候利之足則止。病源未除者，於後更合服藥者，當以平藥和之。夫常患之人，不妨行走，氣力未衰，欲將補益，冷熱隨宜丸散者，可先服利湯瀉除胃腹中壅積痰實，然後可服補藥也。夫極虛勞應服補湯者，不過三劑卽止。若治風病應服治風湯者，皆非三五劑可止也。自有滯風洞虛，卽服十數劑乃至百餘日可瘥也。故曰實卽瀉之，虛則補之。

夫二儀之內，陰陽之中，唯人最貴。人者稟受天地中和之氣，法律禮樂莫不由人。人始生先成其精，精成而腦髓生。頭圓法天，足方象地，眼目應日月，五臟法五星，六腑法六律，以心爲中極。身有三百六十五絡，以應一歲。人有時。小腸長二丈四尺，以應二十四氣。大腸長一丈二尺，以應十二九竅以應九州。天有寒暑，人有愛憎。天有陰陽，人有男女。月有大小，人有長短。所以服食五穀，不能將節冷熱，鹹苦更相損

觸，共爲攻擊，變成疾病。凡醫診候固是不易，又問而知之，別病深淺，名曰巧醫。仲景曰，凡欲和湯合藥，針灸之法宜應精思。必通十二經脉，辨三百六十孔穴榮衛氣行，知病所在宜治之法，不可不通。古者上醫相色，色脉與形不得相失。黑乘赤者死，赤乘青者生。中醫聽聲，聲合五音。火聞水聲煩悶千驚，木聞金聲恐畏相刑。脾者土也。生育萬物，迴助四傍。善者不見，死則歸之。太過則四肢不舉，不及則九竅不通。六識閉塞，猶如醉人。四季運轉，終而復始。下醫診脉，知病源由，流轉移動，四時逆順，相害相生，審之藏腑之微，此乃爲妙也。

孝

朱震亨《格致餘論・養老論》

人生至六十七十以後，精血俱耗。平居無事已有熱證。何者，頭昏目眵肌痒溺數，鼻涕牙落涎多寐少，足弱耳瞶健忘眩運，腸燥面垢髮脫眼花，久坐兀睡未風先寒，食則易飢笑則有淚。但是老境無不有此。或曰局方烏附丹劑多與老人爲宜，豈非以其年老氣弱下虛，理宜溫補。今子皆以爲熱，烏附丹劑將不可施之老人耶。余曉之曰，奚止烏附丹劑不可妄用，至於好酒膩肉濕麵油汁，燒炙煨炒辛辣甜滑，皆在所忌。或曰，子何愚之甚耶。甘旨養老，經訓具在。爲子爲婦，甘旨不及，孝道便虧。而吾子之言若是，其將有說以通之乎。願聞其略。予愀然應之曰，正所謂道並行而不悖者，請詳言之。古者井田之法行，鄉閭之教興。人知禮讓，比屋可封。肉食不及幼壯，五十纔方食肉。強壯恣饕，比及五十疾已蜂起。氣耗血竭筋柔骨痿，腸胃壅閼涎沫充溢，而況人身之陰難成易虧，六七十後陰不足以配陽，孤陽幾欲飛越。因天生胃氣尚爾留連，又藉水穀之陰，故羸瘠而定耳。所陳前證，皆是血少。《內經》曰，腎惡燥，烏附丹劑非燥而何。夫血少之人，若防風、半夏、蒼朮香燥，但是燥劑且不敢多，況烏附丹劑乎。或者又曰，一部局方悉是溫熱養陽，吾子之言無乃謬妄乎。予曰，局方用燥劑爲劫濕病也，濕得燥則豁然而收。局方用煖劑爲劫虛病也，補腎不如補脾。脾得溫則易化，而食味進下，雖暫虛亦可少回。《內經》治法亦許用劫，正是此意。蓋爲質厚而病淺者設，此亦儒者用權之意。若以爲經常之法，豈不大悞。彼老年之人質雖厚，此時亦近乎薄。病雖淺，其本亦易以撥，而可以劫藥取速効乎。若夫形肥者血少，形瘦者氣實，間或有可用劫藥者。設或失手，何以取救。吾寧稍遲，計出萬全，豈不美乎。烏附丹劑其不可輕餌也，明矣。至於飲食尤當謹節。夫老人內虛脾弱，陰虧性急，內虛胃熱則易饑而思食，脾弱難化則食已而再飽。陰虛難降則氣鬱而成痰，至於視聽言動皆成廢懶，百不如意怒火易熾，雖有孝子順孫亦是動輒扼腕，況未必孝順乎。所以物性之熱者，炭火製作者，氣之香辣者，味之甘膩者，其不可食也明矣。雖然，腸胃堅厚福氣深壯者，世俗觀之何妨奉養，縱口固快一時，積久必爲災害。由是觀之，多不如少，少不如絕。爽口作疾，厚味措毒。前哲格言猶在人耳，可不愼歟。或曰，如子之言殆將絕而不與，於汝安乎。予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況施於所尊者哉。惟飲與食將以養生，不以致疾。若以所養轉爲所害，恐非君子之所謂孝與敬也。然則如之何則可，曰，好生惡死好安惡病，人之常情。爲子爲孫必先開之以義理，曉之以物性，旁譬曲喻，陳說利害。意誠辭確，一切以敬愼行之。又次以身先之，必將有所感悟，而無扞格之逆矣。吾子所謂絕而不與施，於有病之時尤是孝道。若無病之時量酌可否以時而進，某物不食某物代之，又何傷於孝道乎。若夫平居閑話素無開導誘掖之言，及至饑腸已鳴饞涎已動，飲食在前馨香撲鼻，其可禁乎。經曰，以飲食忠養之。忠之一字，恐與此意合，請勿易看過。予事老母固有愧於古者，先母年踰七旬素多痰飲，至此不作。節養女道自謂有術，只因大便燥結，時以新牛乳猪脂和糜粥中進之。雖以暫時滑利，終是膩物。積多次年，夏時鬱爲粘痰，發爲脇瘡，連日作楚，寐興隕穫。爲之子者，置身無地。因此苦思而得節養之說，時進參朮等補胃補血之藥，隨天令加減，遂得大腑不燥，面色瑩潔，雖覺瘦弱，終是無病，老境得安，職此之由也。因成一方，用參朮爲君，牛膝、芍藥爲臣，陳皮、茯苓爲佐，春加川芎夏加五味、黃芩、麥門冬，冬加當歸、身倍、生薑。一日或一貼，或二貼，聽其小水，纔覺短少便進此藥。小水之長如舊，卽是卻病捷法。後到東陽，因聞老何安人性聰敏，七十以後稍覺不快，便卻粥數日，單進人參湯數貼而止。後九十餘，無疾而卒。以其偶同，故筆之以求是正。

縱橫家部

世界觀分部

陰陽

《鬼谷子・捭闔》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爲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户，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户。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

陶弘景《鬼谷子注》 陽開以生物，陰闔以成物。生成既著，須立名以命之也。

《鬼谷子・捭闔》 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爲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爲小無内，爲大無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動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止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説人之法也。爲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户。

陶弘景《鬼谷子注》 開言於外，故曰陽也。閉情於内，故曰陰也。開閉有節，故陰陽和，先後和宜，故終始義。【略】言說者有於陰言之，有於陽言之，聽者宜知其然。

認識論分部

計謀

《鬼谷子・謀》 爲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思南也。故同情而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疎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疎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墻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愛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不〕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而裁之。故爲强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内疏者說内，内親而外疏者說外。【略】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攡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内，其言外者疎。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所不欲而强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制命也。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爲存，而危不可以爲安，然而無爲而貴智矣。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

之所不能見。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爲之，所以爲人也。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道理達於此義者，則可與言。由能得此，則可與毀遠近之義。

陶弘景《鬼谷子注》 正者循理守常，難以速進。奇者反經合義，事同機發。故正不如奇。奇計一行，則流通而莫知止也，故曰奇流而不止者也。

決疑

《鬼谷子・決》 爲人凡決物，必托於疑者，善其用福，惡其有患，害至於誘也，終無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則不受也，奇之所托。若有利於善者，隱托於惡，則不受矣，致疎遠。故其有使失利，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聖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陽德之者，有以陰賊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陽勵於一言，陰勵於二言，平素樞機以用四者，微而施之。於是度以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則決之。用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爲之者，可則決之。去患者，可則決之。從福者，可則決之。故夫決情定疑，萬事之機，以正亂治，決成敗，難爲者。故先王乃用蓍龜者，以自決也。

陶弘景《鬼谷子注》 有疑然後決，故曰必托於疑者，凡人之情，用福則善，有患則惡，福患之理未明，疑之所由生。故曰善其用福，惡其有患。然善於決疑者，必誘得其情，乃能斷其可否也。懷疑曰惑，不正曰偏。決者能無惑偏，行者乃有通濟，然後福利生焉。若乃去其福利，則疑者不受其決。

揣摩

《鬼谷子・揣》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强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疎，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審，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是謂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至，此最難爲。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故觀蜎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陶弘景《鬼谷子注》 夫情貌不差，內變者必見外貌，故常以其外見而知其內隱。觀色而知情者，必用此道，此所謂測深揣情也。審權量則國事可計，審揣情則人主可說。至於謀慮情欲，皆揣而後行，故曰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也。

《鬼谷子・摩》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摩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爲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竅、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鈞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謙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周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

成。此三者〔唯聖人〕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拖，久而化成。

陶弘景《鬼谷子注》 揣知其情，然後以其所欲摩之，故摩爲揣之術。內符者，謂情欲動於內，而符驗見於外。揣者，見外符而知內情，故曰符爲揣之主也。

反覆

《鬼谷子・反應》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

陶弘景《鬼谷子・反應》釋題 聽言之道，或有不合，必反以難之。彼因難以更思，必有以應也。

又《鬼谷子注》 大化聖人，稽衆捨己，舉事重愼，反覆詳驗。欲以知來，先以觀往。欲以知今，先以考古。欲以知彼，先度於己。故能舉無遺策，動必成功。

邏輯名辯論分部

捭闔

《鬼谷子・捭闔》 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爲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虛實，隨其嗜慾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爲之度數，聖人因而爲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爲之慮。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納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稽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閒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

陶弘景《鬼谷子・捭闔》釋題 捭，撥動也。闔，閉藏也。凡與人言之道，或撥動之令有言，示其同也。或閉藏之令自言，示其異也。

又《鬼谷子注》 賢、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有差品。賢者可捭而同之，不肖者可合而異之。智之與勇，可進而貴之。愚之與怯，可退而賤之。賢愚各當其分，股肱盡其力，但恭己無爲，牧之而已矣。

象比

《鬼谷子・反應》 人言者，動也。己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其鈞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置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鈞人之綱也。常持其綱紀之，其言無比，乃爲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己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反嘿，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

或以牧下。此聽真僞，知同異，得其情詐也。動作言嘿，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皆以先定爲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己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騰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

陶弘景《鬼谷子注》 應理既出，故能言有象事有比。前事既有象比，更當觀其次，令得自盡。象謂法象，比謂比例。

圓方

《鬼谷子・反應》 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比目之魚。見形也，如光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爆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己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己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陶弘景《鬼谷子注》 謂向晦入息未見之時，當以圓道導之。亦既出潛離隱見形之後，即以方職任之。

《鬼谷子・本經陰符七篇》 轉圓法猛獸。轉圓者，無窮之計也。無窮者，必有聖人之心，以原不測之智。以不測之智而通心術，而神道混沌爲一，以變論萬類，說義無窮。智略計謀，各有形容，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故聖人懷此之用，轉圓而求其合。故興造化者，爲始，動作無不包大道，以觀神明之域。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必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也。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圓而從方。圓者，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皆見其會，乃爲要結，以接其說也。

陶弘景《鬼谷子注》 事至然後謀興，謀興然後事濟。事無常準，故形容不同。圓者運而無窮，方者止而有分。陰則潛謀未兆，陽則功用斯彰。吉則福至，凶則禍來。凡此事皆相反，故曰事類不同者也。

內揵

《鬼谷子・內揵》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疎，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揵，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疎則疎，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蚊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揵者揵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疎者，忘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爲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得其情，乃制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揵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萬物。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策無失計，立功建德，治民入產業，曰揵而內合。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揵而反之。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若命自來，己迎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與之。環轉因化，莫知所爲，退爲大儀。

陶弘景《鬼谷子・內揵》釋題 揵者，持之令固也，言上下之交，必內情相得，然後固結不離。

又《鬼谷子注》 說辭既進，內結於君，故曰內者進說辭也。度情爲謀，君不持而不捨，故曰揵者揵所謀也。

抵巇

《鬼谷子・抵巇》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罅者，澗也，澗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

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擇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蘖之謀，皆由抵巇。抵巇隙，爲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僞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巇罅。聖人見萌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爲右。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

揚雄《法言・重黎》 或問劘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曰，方遭信閉，如其抵。曰，巇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巇，況拊鍵乎？

服虔《漢書・杜周傳贊》注 抵，音紙。隙，音義。謂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

陶弘景《鬼谷子・抵巇》釋題 抵，擊實也。巇，釁隙也。牆崩因隙，器壞因釁，擊而實之，則牆器不敗。若不可救，因而除之，更有所營置。人事亦猶是也。

又《鬼谷子注》 隙大則崩毀將至，故宜有以抵之也。朕者，隙之將兆，謂其微也。自中成者，可抵而塞。自外來者，可抵而卻。自下生者，可抵而息。其萌微者，可抵而匿。都不可治者，可抵而得。深知此五者，然後善抵巇之理也。

飛箝

《鬼谷子・飛箝》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疏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重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瑋、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鉤之，或伺候見隙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阻嶮之難易，人民財貨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疏，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爲之樞機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縕也。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緩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縱，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陶弘景《鬼谷子・飛箝》釋題 飛謂作聲譽以飛揚之，彼必露情竭志而無隱。然後因其所好，牽持緘束，令不得轉移。

又《鬼谷子注》 鉤謂誘致其情。言人之材性，各有差品，故鉤箝之辭亦有等級。故引鉤箝之辭，內惑而得其情曰鉤，外譽而得其情曰飛。得情即箝持之，令不得脫移，故曰鉤箝，故曰飛鉤箝。

忤合

《鬼谷子・忤合》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爲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之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爲無不爲，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是，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之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求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己必自度材能知睿，量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陶弘景《鬼谷子・忤合》釋題 大道既隱，正道不得坦然而行，故將

欲合於此，必先忤於彼，令其不疑，然後可行其意，即伊、呂之去就是也。

又《鬼谷子注》 反忤者，意欲反合於此，必行忤於彼。忤者，設疑似之事，令昧者不知覺其事也。

其他諸家部

世界觀分部

天道

《管子・形勢》 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

又《立政》 爲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

又《樞言》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曰也。【略】有天道勝無天道。

又《重令》 天道之數，人心之變。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緩怠者，民亂於內。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此危亡之時也。

又《中匡》 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

又《霸言》 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祿用地道，舉大事用天道。

又《君臣下》 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貴，寵者從，此數之因也。

又《心術上》 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無藏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復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位）〔低牾〕，無所（位）〔低牾〕，故遍流萬物而不變。【略】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忒〕』。

又《白心》 持而滿之，乃其殆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

又《形勢解》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略】主有天道，以御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略】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略】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壙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地道

《管子・五輔》 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

道

《管子・牧民》 唯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

又《形勢》 譕（臣）〔巨〕者可以遠舉，顧憂者可與致道。【略】道之所

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有聞道而好爲家者，一家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地〕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略】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略】天道之極，遠者自親。【略】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又《幼官》 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略】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

又《五輔》 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

又《宙合》 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化。【略】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略】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略】"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椁)，擿擋則擊。"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略】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

又《樞言》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曰也。其在人者，心也。

又《兵法》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略】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略】畜之以道，則民和。

又《戒》 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略】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六氣之變，禁止聲色之淫，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靜然定生，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爲利，義故不以天下爲名。仁故不代王，義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理〕，(義)〔理〕出乎(理)〔義〕，以爲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爲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動，四時運，下而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

又《君臣上》 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略】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略】道者，(誠)〔成〕人之(姓)〔生〕也，非在人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

又《小稱》 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則不失於人矣。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祭〕，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治亂。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名者，使之榮辱。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故先王曰道。"

又《心術上》 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夫(正)〔聖〕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末)〔大〕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大道可安而不可說。【略】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略】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位)〔低牾〕，無所(位)〔低牾〕，故遍流萬物而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以無爲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理〕，(義)〔理〕出乎(理)〔義〕，

(理)(義)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於道。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略】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忒)』。【略】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

又《白心》 非吾道雖利不取。【略】持而滿之，乃其殆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道之大如天，其廣如地，其重如石，其輕如羽。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君親)(周視)六合，以考內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執儀服象，敬迎來者。今夫來者，必道其道，無遷無衍，命乃長久。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一以無貳，是謂知道。

又《內業》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修心靜(音)(意)，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略】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略】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

又《四時》 道生天地，德出賢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

又《正》 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略】道以明之。【略】致道，其民付而不爭。【略】會民所聚曰道。

又《形勢解》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民之從有道也，如饑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因

《管子・心術上》 『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矣。變化則爲生，爲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

靜因

《管子・心術上》 是故有道之君(子)，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

變化

《管子・心術上》 變化則爲生。

天地常則

《管子・形勢》 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

又《形勢解》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治。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歡。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敦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則

《管子・七法》　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均〕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措儀畫制〕，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搖〕竿而欲定其末。【略】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

又《霸言》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化人易代，創制天下，等列諸侯，賓屬四海，時匡天下。

又《心術上》　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略】『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固也。

勢

《管子・七法》　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

又《法法》　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又《君臣下》　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

又《心術上》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故必知不言(之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殊形異勢，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

又《七臣七主》　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周聽近遠以續明。

形勢

《管子・形勢》　平原之(隰)〔陘〕，奚有於高？大山之隈，奚有於深？背譬之人，勿與任大。謨(臣)〔巨〕者可以遠舉，顧憂者可與致道。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裁大者衆之所比也。(美)〔欲〕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背)〔醬〕食者不肥體。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

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疑〕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曙戒勿怠，後稚逢殃。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襲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逾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地〕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捶。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交〕，雖善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強不能，毋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又《七法》 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

又《八觀》 故形勢不得力非，則奸邪之人怒願。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

自然

《管子・形勢》 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

萬物

《管子・形勢》 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地〕之配也。【略】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

又《宙合》 『天地，萬物之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而(山)〔止〕。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

又《樞言》 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略】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

又《戒》 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

又《君臣上》 道也者，萬物之要也。

又《心術上》 殊形異勢，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略】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位)〔低牾〕，無所(位)〔低牾〕，故遍流萬物而不變。【略】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略】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

又《心術下》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略】(慕)〔募〕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

又《白心》 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百姓平〕矣。【略】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

聽，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無以旁言爲事成，察而征之，無聽辯，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略】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策，孰能棄刺刺而爲愕乎？

又《內業》 德成而智出，萬物（果）〔畢〕得。【略】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略】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略】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略】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略】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又《水地》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官、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准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准也，諸生之淡也，（違）〔韙〕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略】伏暗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略】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

又《形勢解》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略】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略】天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能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略】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奸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奸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物

《管子・心術上》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

又《心術下》 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略】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略】聖人裁物，不爲物使。

又《白心》 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百姓平〕矣。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略】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略】故口爲聲也，耳爲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置常立儀，能守貞乎？常事通道，能官人乎？故書其惡者，言其薄者。上聖之人，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之耳。發於名聲，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諭者也。

又《內業》 凡物之精，（此）〔化〕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略】德成而智出，萬物（果）〔畢〕得。【略】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略】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爲物使，得一之理。【略】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略】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略】（搏）〔搏〕氣如神，萬物備存。【略】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形

《管子・心術上》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故必知不言〔之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殊形異勢，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略】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

又《心術下》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

又《白心》 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緣其理則知其情，索其端則知其名。

又《內業》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眇乎其如窮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修心靜（音）〔意〕，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略】形不正，德不來。【略】（音）〔意〕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破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災，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灾，不遇人害，謂之聖人。【略】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略】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

氣

《管子・心術下》 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氣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充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民不服。【略】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

又《內業》 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略】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破四海。【略】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

精

《管子・內業》 凡物之精，（此）〔化〕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略】精也者，氣之精者也。

精氣

《管子・心術下》 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近〕。能專乎？能一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又《內業》 精也者，氣之精者也。【略】（搏）〔摶〕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摶〕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

天地

《管子・宙合》 『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枹），擊則聲。』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繩繩乎愼其所先。『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萬物，故擠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而（山）〔止〕。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

又《白心》 故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略】日極則仄，月滿則虧。極之徒仄，滿之徒虧，巨之徒滅。孰能（己無）〔亡〕己乎？效夫天地之紀。

又《內業》 凡物之精，（此）〔化〕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

又《水地》 水者，萬物之准也，諸生之淡也，（違）〔韙〕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

又《四時》 管子曰：令有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愼使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爲惛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上見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惰〕，爲人上者驕。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

地

《管子・水地》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官、愚俊之所生也。藏以爲室，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

水地

《管子・水地》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官、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准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准也，諸生之淡也，（違）〔韙〕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摶〕徹遠，純而不（殺）〔淆〕，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室，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其他諸家部・世界觀分部・天地　地　水地

室，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五）〔肉〕。脾生隔，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內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啾〕。心之所慮，非特知於粗粗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粗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牛蟈與慶忌。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蟈。蟈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使〕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粗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與玉。伏暗能存而（能）亡者，蓄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蟈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則之。人皆有之，而管子以之。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萬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爲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遒〕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敢〕。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宙合

《管子・宙合》「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萬物，故曰萬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而（山）〔止〕。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一典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多內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不）有應當，本錯不敢忿。故言而名之曰宙合。

陰陽

《管子・乘馬》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

又《樞言》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略】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陰者，亡。

又《四時》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

數

《管子・七法》能治其民矣，而不明於爲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強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強其兵，而不明於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爲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均〕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措儀畫制〕，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搖〕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驅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射〕之。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驅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右七法。【略】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故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遍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也，小者計也。【略】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遍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材〕，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爲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右爲兵之數。【略】故兵也者，審於地圖，謀（十官日）〔於日官〕，量蓄積，齊

勇士，遍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

又《幼官》 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

又《法法》 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

又《兵法》 大度之書曰，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 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法度審，則有守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治衆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略】教其(身)〔耳〕以號令之數。

又《霸言》 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略】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謀易而禍(反)〔及〕，計得而強信，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

又《七臣七主》 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周聽近遠以續明。

術數

《管子・明法解》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得欺也。【略】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

象

《管子・七法》 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均〕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略】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略】論材審用，不知象情，索其端則知其名。

化

《管子・七法》 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均〕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略】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略】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

又《宙合》 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化。【略】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

變

《管子・七法》 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均〕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

變化

《管子・宙合》 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於萬物。故曰：『聖人參於天地。』

又《心術上》 變化則爲生。

範疇總部・其他諸家部・世界觀分部・數　術數　象　化　變　變化

動靜

《管子・幼官》 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瞭之能傷也。【略】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非〕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樊〕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略】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

又《宙合》 『春采生，秋采蔵，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涅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陰〕愁而藏之也。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免。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灾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

又《兵法》 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向。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行無常。兩者備施，動乃有功。

又《霸言》 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

權

《管子・五輔》 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以事動民，以民動國，以國動天下。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

又《兵法》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

又《霸言》 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有所詘，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地。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略】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略】夫爭強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強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

又《心術上》 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於道。

度

《管子・五輔》 權有三度。【略】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

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以事動民，以民動國，以國動天下。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

鬼神

《管子・心術下》 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近〕。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又《內業》 凡物之精，（此）〔化〕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略】（搏）〔摶〕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摶〕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

又《輕重丁》 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認識論分部

觀察

《管子・八觀》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閭閉不可以毋闔，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閉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力非，則奸邪之人慤願。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民化變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奪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磽，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饑。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饑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知也。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若是而民衆，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植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閉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囷倉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於毋度。侈之所生，生於毋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又 課凶饑，計師役，觀台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半〕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

則衆有饑色。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捐〕瘠矣。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墻之上。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鱉雖多，罔罟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非私草木愛魚鱉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搏〕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故曰，台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道有(損)〔捐〕瘠者，其守不必固。故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饑，計師役，觀台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里毋士舍，時無會同，喪烝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党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入朝廷，觀左右，(求)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桀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求)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而興廢之國)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令一布而不聽者存，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七〕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而興廢之國)可知也。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強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閑倉空虛，而外有強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口)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又《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爲，而民毋過命。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爲不善。

又《正世》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

聞見

《管子・宙合》 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略】『謟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悖，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吉〕。聽(不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

問

《管子・問》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授事以能，則人上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毋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舉知人急，則衆不亂。行此道也，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同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饒廩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問獨夫、寡婦、孤（寡）〔窮〕、疾病者幾何人也？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土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問宗子之（牧）〔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余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君）〔羣〕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賚於大夫者幾何人？官賤行書，身（士）〔出〕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徙理事者幾何人？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鄉子弟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問〕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輓家車者幾何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

者幾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張）〔繫〕，其厲何若？其宜修（艱）、（衣）夾鋏〔之衣〕、鉤弦之造、戈戟之（緊）〔繫〕而不修者故何視？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鄉（師）〔帥〕車轄造修之具，其繕何若？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愼國常。時簡稽（鄉）帥馬牛之肥腯，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出入死生之會幾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幾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問兵（官之）〔之官〕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愼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所築城郭，修墻（閉）〔閑〕，絕通道，陂〔門〕閬，深（防溝）〔溝防〕，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梁啓超《飲冰室專集・管子傳》 書中有《問》一篇，言治國者所應問之事，卽所謂調查也，統計也。夫爲政者，費熱知其國之現狀，則其政策必不能悉當。而國之現狀，隨時變遷，非常調查之，則必有不相應者。

聰明

《管子・宙合》 『讒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悖，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吉〕。聽（不順）不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繆過以昏則憂。【略】明者察於事，故不官於物，而旁通於道。

又《樞言》 餘目不明，餘耳不聰，是以能繼天子之容。

又《內業》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

又《九守》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

思

《管子・樞言》 戒之，戒之，微而异之，動作必思之。

又《心術下》 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近〕。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略】形然後思，思然後知。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又《內業》 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略】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略】（搏）〔摶〕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摶〕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摶〕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舍，內困外薄，不早爲圖，生將巽舍。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

思索

《管子・白心》 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卧名利者寫生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

又《內業》 思索生知。

知

《管子・樞言》 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憨。

又《法法》 彼智者知吾情僞，爲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

又《霸言》 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略】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

又《地圖》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輿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菹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走所征伐之國，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連什伍，遍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又《制分》 故小征，千里遍知之。築堵之墻，十人之聚，日五間之。大征，遍知天下。【略】必知勝之理，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

又《心術下》 思然後知。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又《白心》 知何知乎？謀何謀乎？審而出者彼自來。自知曰稽，知人曰濟。知苟適，可爲天下周。內固之，一可爲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爲天下王。

又《內業》 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略】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略】敬愼無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窮於四極。【略】思索生知。

又《水地》 鄰以理者，知也。【略】心之所慮，非特知於粗粗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

智

《管子・乘馬》 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

又《桓言》 智勝愚。【略】日益之而患少者，唯忠。日損之而患多者，唯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

又《小匡》 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

又《心術上》 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求之者不得處之者。【略】智不能盡謀。【略】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

又《內業》 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又《九守》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略】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又《形勢解》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又《明法解》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慧，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

又《山至數》 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

智謀

《管子・霸言》 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

謀

《管子・宙合》 「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速濟(沒法)也。『怨而無言』言不可不愼也。言不周密，反傷其身。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災極。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言輕謀泄，災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無謀。』

又《兵法》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

又《小匡》 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

又《霸言》 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略】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略】夫爭強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強國之兵可圉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

又《問》 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愼謀乃保國。

又《心術上》 智不能盡謀。

又《白心》 知何知乎？謀何謀乎？審而出者彼自來。

又《內業》 喜怒取予，人之謀也。【略】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

又《小問》 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

又《形勢解》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又《山至數》 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

謀慮

《管子・霸言》 夫國小大有謀，強弱有形。服近而強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強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能先作難，違時易形，以立功名者。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而〕不敗者也。夫欲臣伐君，正四海者，不可以兵獨攻而取也。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

又《霸言》 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釣天下之衆而臣之。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世〕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

又《參患》 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

又《形勢解》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謙（臣）〔巨〕。謙（臣）〔巨〕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謙（臣）〔巨〕者可與遠舉。」

又《明法解》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慧，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

智慧

《管子・君臣上》 智慧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慧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

又《明法解》 故言智慧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略】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慧，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

計

《管子・幼官》 計必先定。

計數

《管子・七法》 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均〕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措儀畫制〕，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搖〕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欲驅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射〕之。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驅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又《兵法》 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

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法度審，則有守也。計數得，則有明也。

是非

《管子・七法》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

又《宙合》所謂是而無非，非而無是，是非有，必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必有不可識慮之。

當

《管子・宙合》多內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不〕有應當。

又《樞言》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貴當、貴周。

又《心術上》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

又《九守》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謬

《管子・宙合》聽(不順)不審不聽，不審不聽則謬。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

過

《管子・宙合》聽(不順)不審不聽，不審不聽則謬。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

悖

《管子・明法解》見知不悖，賞罰不差。

參驗

《管子・明法解》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奸)〔人〕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

邏輯名辯論分部

名

《管子・宙合》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

又《樞言》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略】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

又《心術上》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略】『物固有形，

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也。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此〕應之道也。『無爲之〔道〕〔事〕，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

又《白心》 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緣其理則知其情，索其端則知其名。【略】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名〕奇〔身名〕〔自〕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

又《九守》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又《揆度》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策陽也，壤策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

言辭

《管子・法法》 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

又《心術下》 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及四〔固〕〔圖〕。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

又《形勢解》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斫削也。』

意

《管子・心術上》 意以先言，意然後形。

辯說

《管子・宙合》 『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分〕，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於物，而旁通於道。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是故辯於一言，察於一治，攻於一事者，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各〕爲之說，而況其功。

又《法法》 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爲辯。

又《白心》 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無以旁言爲事成，察而征之，無聽辯，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略】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

又《形勢解》 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蜂猿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蜂猿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蜂猿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蜂猿飲焉。』

詭辯

《管子・法禁》 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

理

《管子・心術上》 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理〕，〔義〕〔理〕

出乎(理)〔義〕，(理)〔義〕因乎宜者也。

又《形勢解》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怒。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慈母操棰。」

類

《管子・宙合》 景不爲曲物直，譽不爲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

心性論分部

心

《管子・宙合》 『謵充。』言心也。心欲忠。

又《心術上》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略】『心之在體，君之位也。』【略】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略】『潔其宮，(闕)〔開〕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

又《心術下》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氣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充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民不服。【略】聖人裁物，不爲物使。

聽辯，萬物歸之，美惡乃自見。天或維之，地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沉矣。夫天不墜，地不沉，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又況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夫留鼓之動也。夫不能自搖者，夫或搖之。夫或者何？若然者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灑乎天下滿，不見其塞。集於顏色，知於肌膚，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薄乎其方也，韓乎其圜也，韓韓乎莫得其門。故口爲聲也，耳爲聽也，目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當生者生，當死者死』，言有西有東，各死其鄉。置常立儀，能守貞乎？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於人者祥（其）〔於〕神矣。事有適，而無適，若有適。觸解，不可解而後解。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善不善，取信而止矣。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縣乎日月無已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爲憂，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策，孰能棄刺刺而爲愕愕乎？難言憲術，須同而出。無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審而出者彼自來。自知曰稽，知人曰濟。知荀適，可爲天下周。內固之，一可爲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爲天下王。天之視而精，四（壁）〔辟〕而知請，壞土而與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故曰：孰能去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利者寫生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道之大如天，其廣如地，其重如石，其輕如羽。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棄近而就遠何以費力也。故曰：欲愛吾身，先知吾情，（君親）〔周視〕六合，以考內身。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既知行情，乃知養生。左右前後，周而復所。執儀服象，敬迎來者。今夫來者，必道其道，無遷無衍，命乃長久。和以反中，形性相葆。一以無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責其往來，莫知其時，索之於天，與之爲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同〕從之同也。

又《內業》　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眇乎其如窮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修心靜（音）〔意〕，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穀，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可以爲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變不易智，唯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爲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此〕之謂也。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

又　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意〕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破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災，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災，不遇

人害，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鑒於大清，視斡大明。敬愼無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知〕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搏)〔搏〕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搏〕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舍，內困外薄，不早爲圖，生將巽舍。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征不醜。平正擅匈，(論治)〔淪洽〕在心。此以長壽。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節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攝，骨枯而血沍。充攝之間，此謂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饑飽之失度，乃爲之圖。飽則疾動，饑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饑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速竭。大心而(敢)〔敞〕，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見利不誘，見害不俱，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欲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毛〕泄，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又《水地》 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啾〕。心之所慮，非特知於粗粗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

心術

又《版法解》 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管子・心術上》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夫(正)〔聖〕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末)〔大〕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大道可安而不可說。(直)〔眞〕人之言不義不顯，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知其則？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忒〕。潔其宮，開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強不能遍立，智不能盡謀。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故必知不言(之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殊形異勢，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始。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休)〔怵〕乎好，不迫乎惡，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是故有道之君(子)，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故曰『君』。『毋代馬走』，『毋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試〕也。『毋先物動』者，搖者不走，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

之與人也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無藏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復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位）〔低牾〕，無所（位）〔低牾〕，故遍流萬物而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以無爲之謂道，舍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理〕，（義）〔理〕出乎（理）〔義〕，（理）〔義〕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於道。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眞〕人，言至也。不宜，言應也。應也者，非吾所設，故能無宜也。不（顧）〔頗〕，言因也。因也者，非吾所（顧）〔頗〕（取），故無（顧）〔頗〕也。『不出於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圄也。

又　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忒〕』。『潔其宮，（闕）〔開〕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也。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此〕應之道也。『無爲之（道）〔事〕，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人者立於強，務於善，未於能，動於故者也。聖人無之，無之則與物異矣。異則虛，虛者萬物之始也，故曰『可以爲天下始』。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非道也。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仵於物矣。變化則爲生，爲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又《管子・心術下》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氣者身之充也，行者正之義也。充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民不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近〕。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慕）〔募〕選者，所以等事也。極變者，所以應物也。（慕）〔募〕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聖人裁物，不爲物使。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至不至無，非（所人）〔人所〕而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制〕，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歿世不亡。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者大清，視乎大明。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金）〔全〕心在中不可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全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賞〕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心之中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

堅固。能令用之，被及四(固)〔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

性

《管子・內業》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性命

《管子・形勢解》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

生

《管子・戒》 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略】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

又《內業》 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略】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略】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圓，而履大方，鑒於大清，視幹大明。敬愼無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略】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征不醜。平正擅匈，(論治)〔淪洽〕在心。此以長壽。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節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人情

《管子・君臣下》 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

又《禁藏》 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略】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淵〕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執〕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

歷史哲學分部

古今

《管子・形勢》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

時變

《管子・心術下》 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歿世不亡。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

又《內業》 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

又《正世》 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略】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

政治哲學分部

政治

《管子・宙合》 「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雜，故政治不悔。

又《重令》 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並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又《法法》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略】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

又《小匡》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饑，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

又《制分》 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理，制天下有分。

又《君臣上》 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

又《心術下》 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

又《明法》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百官（論）識，非惠也，刑罰必也。故君臣共道則亂，專授則失。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壅，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故夫滅、侵、塞、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又《治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

治國

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征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以上之證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征粟十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嵩）〔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獲。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奸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奸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驅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又《版法解》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略】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又《明法解》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得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略】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略】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略】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略】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略】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治亂

《管子·立政》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斂，不足恃也。

又《八觀》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閭閈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

勝矣。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木茂，宮墻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里毋士舍，時無會同，喪烝不聚，禁罰不嚴，則閭長輯睦，毋自生矣。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党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又《樞言》 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略】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恥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

又《霸言》 堯舜之人，非生而治也。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故治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爲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

又《君臣上》 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

又《小稱》 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略】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則不失於人矣。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祭〕，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盈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治亂。』

又《內業》 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意〕以先言。（音）〔意〕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死。

又《正世》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略】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

又《小問》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

又《七臣七主》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

又《禁藏》 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略】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民不虛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

又《明法解》 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

君臣

《管子・宙合》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五音不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夫也，故立於左。臣任力勞，故立於右。夫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令無妄也，而無所不順，順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無妄也，而無所不得，得而力務財多。故君出令，正其國而無齊其欲，一其愛而無獨與是。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妒，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

又《君臣》 爲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爲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循〕義者惑。不撓，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如此，則（人）〔民〕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暨程事律，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爲正。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民〕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愨忠信者不得善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爲人君者因其業，乘其事，而稽之以度。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僇死之刑，而民不疾也。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

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願，則上下體，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

夫爲人君者，蔭德於人者也。爲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爲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爲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制令傳於相，事業程於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盡之，相守之。相盡之，官守之。官盡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策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奸僞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爲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爲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慧聰明。智慧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慧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慧，而（順）〔百〕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奸僞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爲上而矯，悖也。爲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詐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行公道而托其私焉，寖久而不知，奸心得無積乎？奸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逼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逾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衣服繩絻，盡有法度，則君體法而立矣。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爲常，犯俗離教者，衆共奸之，則爲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從）〔衆〕順獨逆，（從）〔衆〕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奸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薦〕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薦〕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是故歲一言者，君也。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爲常具以給之。相總要，者官謀士，量實（義）〔議〕美，匡請所疑。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是以上有餘日，而官勝其任。時令不淫，而百姓庸給。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道者，（誠）〔成〕人之（姓）〔生〕也，非在人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奸僞之心，不敢（殺）〔試〕也。夫道者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其所惡者能除諸民。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奸僞省。如冶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將殺之，嚴威

不能振。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威）〔賞〕罰之制，無逾於民，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收〕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爲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間之堵墻，窺而不見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於正，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

又《君臣下》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詐愚，強者淩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名物處，（違）〔韙〕（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致賞則匱，致罰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是故明君飾食飲吊傷之禮，而物屬之者也。是故厲之以八政，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國（裏）〔稟〕，貴之以王禁，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則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束布之罰，一畝之賦，盡可知也。治斧鉞者不敢讓刑，治軒冕者不敢讓賞，（墳）〔隤〕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夫下不戴其上，則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故曰：德侵則君危，論侵則有功者危，令侵則官危，刑侵則百姓危。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异）〔冀〕幸之心矣。

爲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言〕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四者有一（至），（敗）〔則〕敵人謀之。（則）故施捨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奸僞止。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貴賤有義，倫等不逾，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民所君也，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從其欲，阿而勝之，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爲倒君，臣爲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愼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然則躁作、奸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此（制）禮正民之道也。古者有二言：『墻有耳，伏寇在側。』墻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謂〕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明也。爲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奸、厚國存身之道也。

爲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威惠遷於下，則爲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成〕党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啖〕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賓）〔惠〕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訾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是以爲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索，則禮制立矣。是故

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而形道滔（趕）〔迂〕。進退者主制，滔（趕）〔迂〕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臣以節信，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

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率於衣食之利，故願而易使，愚而易塞。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也〕。威無勢也無所立，事無爲也無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奸省矣。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逾，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則上無危矣。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民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須〕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爲侄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奸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圈奸，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禮私愛歡，勢不並（論）〔倫〕。爵位雖尊，禮無不行。選爲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然則兄弟無間郤，讒人不敢作矣。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是以下之人無諫死之詬，而聚立者無鬱怨之心。如此，則國平而民無慝矣。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列，不類無德。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弇勞，不以（傷年）〔年傷〕。如此，則上無困，而民不幸生矣。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中民之亂，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爲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妒紛，兄弟亂曰譻諄，小民亂曰財匱。財匱生薄，譻諄生慢，稱述、黨偏、妒紛生變。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則國豐矣。審天時，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勸農功，以職其無事，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下十伍以征，近其罪伏，以固其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若此，則士反於情矣。

又《四稱》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德〕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竟稱於義，上下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爲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

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爲？』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繙）〔緇〕緣（繙）〔緇〕，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台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爲圖，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辟若野獸，無所（朝）〔就〕處，不（修）〔循〕天道，不鑒四方，有（家）〔身〕不治，辟若生狂，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撩獵畢弋，暴遇諸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輟，刑罰則烈。內削其民，以爲攻伐，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此亦可謂昔者無道

之君矣。』桓公曰：『善哉！』

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遍其發揮。循其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

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己。遂進不退，假寵竊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以敗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羣處，以攻賢者，見(賢)〔貴〕若貨，見賤若過。貪於貨賄，竟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門)〔通〕，不彌人爭，唯趣人(詔)〔訟〕。湛湎於酒，行義不從。不(修)〔循〕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爲令，迷或其君，生奪之政，保貴寵矜。遷(損)〔捐〕善士，(捕)〔輔〕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禍〕，各奉其身。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又《任法》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君道

《管子・乘馬》 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爲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右大數。

又《君臣上》 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

又《正世》 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無爲

《管子・乘馬》 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貴者霸。不自以爲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右大數。

又《心術上》 知不言(之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略】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休)〔恤〕乎好，不迫乎惡，恬愉無爲，去智與故。【略】以無爲之謂道，舍之之謂德。【略】『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

又《形勢解》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和同

《管子・立政》 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

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爲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凶而官府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奸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飲食薪菜乏。上彌殘（苟）〔苛〕而無解舍，下愈覆驁而不聽從，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

又《法禁》 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

和合

《管子・幼官》 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

又《兵法》 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

上賢

《管子・立政》 上賢不過等，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

又《樞言》 無功勞於國而貴富者，其唯尚賢乎？

舉賢

《管子・樞言》 人主不可以不愼貴，不可以不愼民，不可以不愼富。愼貴在舉賢，愼民在置官，愼富在務地。

範疇總部・其他諸家部・政治哲學分部・和同　和合　上賢　舉賢　任賢　愛民　兼愛

又《中匡》 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略】遠舉賢人。

任賢

《管子・版法》 （修）〔備〕長在乎任賢，安高在乎同利。

又《版法解》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在〕乎任賢。』

愛民

《管子・法法》 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雜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略】不爲愛民枉法律。【略】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又《小匡》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饑，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略】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賦斂，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

又《正》 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略】愛民無私曰德。

兼愛

《管子・立政九敗解》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

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並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驅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又《版法解》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

親民

《管子・形勢解》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仇，則民疏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順民心

《管子・牧民》 政之所(興)〔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

又 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強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時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

富民

《管子・治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梁啓超《飲冰室專集・管子傳》 《管子》言爲政之本，首在富民，書中昌明此義者，屢見不一見。今次而論之。【略】以上所論，皆以發明治國必先富民之義，而陳其理由，約有三端：一曰民貧則散亡不能禁，二曰民貧則教育不能施，三曰民貧則法令不能行，而此三者又遞相因果，蟬聯而至，故管子用是競競也。

富國

《管子・小問》 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

節用

《管子・七臣七主》 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

强本節用

《管子・輕重乙》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取予

《管子・牧民》 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

又《形勢》 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又《權修》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

又《七法》 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

又《宙合》 『春采生，秋采蔵，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涅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

又《形勢解》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略】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

賞罰

《管子・牧民》 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

又 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強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時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

又《權修》 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地之辟而國貧者，舟輿飾，台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台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形〕。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形〕。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略】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婦(言人)〔人言〕事，則賞罰不信。男女無別，則民無廉恥。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恥，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略】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

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謹〕小禮，行小義，〔飾〕〔修〕小廉，〔謹〕〔飾〕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謹小禮、行小義、修小廉、飾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重〕。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於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又《立政》 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略】罰有罪不獨及，賞有功不專與。【略】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爲，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略】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

又《七法》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略】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故蚤知敵（人）（如）〔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矣〕。

又《版法》 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衆之所忿，（置）〔寡〕不能圖。驟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有舉所美，必觀其所終。慶所惡，必計其所窮。慶勉敎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敎，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取人以己，成事以質。審用財，愼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啬則費，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又《幼官》 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

又《八觀》 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略】賞罰不信，五年而破。

又《法法》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略】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必〕，此正民之經也。

又《兵法》 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故曰：蚤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略】敎其心以賞罰之誠。

又《君臣下》 名物處，（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

又《七臣七主》 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

又《禁藏》 居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善，罰之於其所惡，信之於其所餘財，功之於其所無誅。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奸多。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人致利除害也。【略】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爲歡。【略】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

又《九守》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暗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況〕奸僞也？【略】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爲善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

又《形勢解》 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

又《明法解》 見知不悖，賞罰不差。【略】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是〕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奸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略】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污辱之人在官。寄托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怨願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奸臣不得其利焉。此奸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奸)〔人〕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刑罰

《管子·明法解》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奸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受〕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略】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奸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奸)〔人〕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略】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略】明主之道，立民所欲而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譽〕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刑賞

《管子·版法解》 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法

《管子·權修》 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重〕。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於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

又《七法》 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均)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

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略】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略】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略】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爲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略】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獲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回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又《幼官》 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

又《五輔》 法有五務。【略】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辯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辯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

又《宙合》 章道以教，明法以期。

又《八觀》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行於其民。（而興廢之國）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令一布而不聽者存，賤爵祿而毋功者富，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七）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而興廢之國）可知也。

又《樞言》 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法出於禮，禮出於治、禮，道也。

又《法禁》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爲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強而治矣。君一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耻。（財厚）（厚財）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之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心聽令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己）黨，行公道以爲私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威）（成）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己者，聖王之禁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修行則不以親爲本，治事則不以官爲主，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己賜，舉人則以爲己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創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聖王之禁也。飾於毋功者富，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七）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而興廢之國）可知也。

治、禮，道也。

又《法禁》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爲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強而治

爲智，以重斂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私〕親於民。(故)莫敢超等逾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故逾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又《法法》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之父母也。【略】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必〕，此正民之經也。【略】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奸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者，爲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饑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略】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略】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略】法之侵也，生於不正。【略】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略】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略】不爲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又《兵法》 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法度審，則有守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治衆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明理而勝敵。定宗廟，遂男女，官四分，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略】有三令，而兵法治也。

又《君臣下》 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

又《心術上》 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於道。【略】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

又《白心》 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

又《正》 如四時之不貸，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如日月之明，曰法。【略】法以過之。【略】當故不改曰法。

又《任法》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敵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閑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奸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爐。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周書》曰：『國法，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國更立法以典民，則(不)祥。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故曰：法者不可(不)恒也，存亡治亂之所以出，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故曰：『法』。古之法也，世無請謁任舉之人，無(間)〔聞〕識博學辯說之士，無偉服，無奇行，皆囊於法

以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以一民使下也　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謎杵）〔堪材〕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衆強富貴私勇者不能離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寶〕用也。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謎杵）〔堪材〕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強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剪公財以祿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剪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輻湊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

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故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借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聖君（失）〔設〕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曰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愼也。凡爲主而不得用其法，不（能）適其意，顧臣而行，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求〕焉，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訴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近者以逼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羣党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又《明法》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百官〔論〕識，非惠也，刑罰必也。故君臣共道則亂，專授則失。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出而道留謂之壅，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故夫滅、侵、塞、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然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木矣。比周以相爲匿，是〔故〕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

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又《正世》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財竭則不能毋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托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爲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孰怒，反本而儉力。故賞必足以使，威必足以勝，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略】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法禁不立則奸邪繁。

又《七臣七主》 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略】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奸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奸門闢。故曰：泰則反敗矣。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從狙而好小察，事無常而法令（申）〔曳〕。不悟，則國失勢。【略】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略】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略】凡國無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

再行。』

又《明法解》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得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略】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略】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是〕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奸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略】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奸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僥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奸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略】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略】。管子既言國家之目的，在爲民興利除害，而何以能達此目的，則所恃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奸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略】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奸臣不得其利焉。【略】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佼，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佼，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言）〔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歡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略】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梁啓超《飲冰室專集・管子傳》

洲萬國數千年間，其最初發明此法治主義以成一家之言者誰乎？則我國之管子也。【略】管子論國家之起原，以爲必有法然後國家乃得成立。其言曰【略】。管子既言國家之目的，在爲民興利除害，而何以能達此目的，則所恃者法也。故其言曰【略】　右所舉者，皆管子極言法之於治國如此其急也。而其指歸則凡以正定人民之權利義務，使國家之秩序，得以成立而已。【略】凡此皆泛論法之作用也。然國家既成之後，有國者不可不以法治精神行之，則管子又有說焉曰。【略】。吾讀此而嘆管子之學識，誠卓越千古而莫能及矣。【略】故管子之言，實治國之不二法門，而施之中國尤藥之瞑眩而可以瘳疾者也。【略】管子既言法治之必要，而所以舉法治之實，則尤在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略】統觀《管子》全書，其於人主公私之辨，一篇之中，三致

意焉。所謂公者何？從法而已矣。所謂私者何？廢法而已矣。以君主而廢法者，管子所懸爲厲禁。【略】而管子則必致謹於是焉。此所以爲法家之正宗也。

法律

《管子・七法》 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

又《法法》 不爲愛民枉法律。

法制

《管子・八觀》 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弒君之所自生也。【略】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

又《法禁》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爲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強而治矣。君一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耻。【略】拂世以爲行，非上以爲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聖王之禁也。

又《法法》 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

法度

《管子・兵法》 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民，則號制有發也。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法度審，則有守也。

又《中匡》 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爲法度。【略】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苑濁困滯（皆）〔者〕，法度不亡，往行不來，而民游世矣，此爲天下也。

又《形勢解》 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略】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

又《明法解》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略】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奸，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法式

《管子・形勢解》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略】無儀法程式，蜚遙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間。蜚蓬之間，明主不聽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間，不在所賓。』

又《明法解》 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

法術

《管子・明法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奸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奸臣困而法術之士顯。【略】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奸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

程式

《管子・明法解》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

法儀

《管子・兵法》 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

憲法

《管子・七法》 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略】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略】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回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法令

《管子・形勢解》 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是〕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奸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略】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略】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

令

《管子・重令》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

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唯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爲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爲威，則行恣於己以爲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於民也。威下系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爲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富，事〕便辟。伐矜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亂，不可得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稚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綉（綦）〔纂〕組相稚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稚也，謂之逆　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爲行制死節，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爲榮華以相稚也，謂之逆。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受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實虛受者，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逆於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毋逾等之服。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爵〕，祿賞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爲不必行，禁爲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陣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兵有與分爭，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強，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天道之數，至則反，盛則衰。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緩怠者，民亂於內。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並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強，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並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又《法法》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略】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

不行，則下淩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爲人上者衆謀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國毋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故強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其)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略】令未布而民或爲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強者立。強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必)，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爲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己用也？使民衆爲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奸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亂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饑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擬，而斧鉞不上因。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略】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基。傷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弒。【略】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略】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行謂之壅，令入而不至謂之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在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愼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略】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

又《形勢解》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又《立政九敗解》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號令

《管子・兵法》 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一衆治民。【略】教其(身)(耳)以號令之數。

決塞

《管子・七法》 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均〕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廢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略】不明於決塞，而欲驅衆移民，猶使水逆流。【略】驅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

刑

《管子・正》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略】刑以弊之，毋失民命。令之以(終)〔絕〕其欲，(明之)〔毋使〕〔毋〕〔民〕徑。遏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敬〕。致政，其民服信以聽。致德，其民和平以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罪人當名曰刑。

兵刑

《管子・參患》 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

用兵

《管子・制分》 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輟，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但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間也。故天道不行，屈不足從。人事荒亂，以十破百。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故軍爭者不行於完城池，有道者不行於無君。故莫知其將至也，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待。

又《白心》 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入於身。兵之勝，從於適。德之來，從於身。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兵不義不可，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亡。強而卑(義)〔者〕信其強，弱而卑(義)〔者〕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卑之餘驕。

又《立政九敗解》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雕，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偷〕，百姓無圉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道德修養論分部

道德

《管子・幼官》 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

又《宙合》 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循〕理而不迷，故名聲不息。

又《戒》　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

又《君臣上》　是故道德出於君，制令傳於相，事業程於官，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略】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

又《君臣下》　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

又《內業》　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

又《形勢解》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人道

《管子・五輔》　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

慎己

《管子・禁藏》　禁藏於胸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於己而後彼。

聖人

《管子・乘馬》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己不足，安得名聖？是故有事則用，無事則歸之於民，唯聖人爲善托業於民。

又《宙合》　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略】『春采生，秋采藏，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詘信、淫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陰〕愁而藏之也。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侔冤。辟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災矣。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爲僇，而功澤不加，進傷爲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略】『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淩轢人。人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之以告後進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依其樂，不致其度。爵尊則廟士，祿豐則務施，功大而不伐，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故絕而無交，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略】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於萬物。故曰：『聖人參於天地。』【略】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不可以失此術也。【略】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各〕爲之說，而況其功。【略】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略】多內則富，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至，無（不）有應當。

又《樞言》　聖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紛紛乎若亂絲，（遺遺）〔逶逶〕乎若有從治。

又《霸言》　國危，則聖人知矣。【略】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者，明聖也。夫一言而壽國，不聽而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略】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辭。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

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愼守其時。【略】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

又《戒》 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御正六氣之變，禁止聲色之淫，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靜然定生，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爲利，義故不以天下爲名。仁故不代王，義故七十而致政。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

又《心術上》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略】『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名〕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故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應也者，以其爲之人者也。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此〕應之道也。『無爲之〔道〕〔事〕，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以其形因爲之名，此因之術也。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人者立於強，務於善，未於能，動於故者也。聖人無之，無之則與物异矣。异則虛，虛者萬物之始也，故曰『可以爲天下始』。

又《心術下》 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略】聖人裁物，不爲物使。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至不至無，非〔所人〕〔人所〕而亂。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制〕，非道也。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歿世不亡。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略】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

又《白心》 天不爲一物枉其時，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萬物均、〔既誇衆〕〔百姓平〕矣。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名〕奇〔身名〕〔自〕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

又《內業》 凡物之精，〔此〕〔化〕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略】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略】中無惑意，外無邪灾，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灾，不遇人害，謂之聖人。

又《水地》 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又《四時》 管子曰：令有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以來，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愼使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上見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惰〕，爲人上者驕。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略】道生天地，德出賢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

又《勢》 逆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天因人，聖人因天。天時不作勿爲客，人事不起勿爲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形〕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正靜不爭，動作不〔貳〕〔忒〕，素質不留，與地同極。未得天極，則隱於德。已得天極，則致其力。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成功之道，羸縮爲寶。毋亡天極，究數而止。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靜民觀時，待令而起。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羸羸縮縮，因而爲當。死死生生，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盡行之者有天下。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中靜不留，裕德無求，形於女色。其所處者，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潰作也。故賢者安徐正靜，柔節先定，行於不敢，而立於不能，守弱節而堅處之。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秉時養人，先德後刑，順於天，微度人。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

又《正世》 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

又《禁藏》 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通車輿以實藏，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

又《形勢解》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儉得利而後有害，

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循〕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天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地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略】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己，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略】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爲。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略】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

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

又《版法解》 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略】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奸。無遺善，無隱奸，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奸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又《輕重己》 精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遍矣。

德

《管子・牧民》 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強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時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

又《立政》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

又 君之所愼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

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

又《幼官》　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略】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偕習以悉，莫之能傷也。【略】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非〕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

又《五輔》　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制〕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滯積，修道途，便關市，愼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鬱閉，愼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征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爲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

又《樞言》　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於人。【略】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略】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略】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略】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

又《兵法》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略】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向。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略】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

又《霸言》　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略】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略】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略】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術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略】以大率小，以強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略】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略】霸王之形，德義勝之。

又《問》　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

又《戒》　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慵意。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如此，而後可以爲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爲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動，四時運，下而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慶）〔度〕也。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略】以德予人者謂之仁。

又《心術上》　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略】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以無爲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略】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

又《心術下》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

又《白心》　兵之出，出於人。其人入，入於身。兵之勝，從於適。德之來，從於身。

又《內業》　形不正，德不來。

又《四時》　管子曰：令有時。無時則必視天之所以來，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四時曰正。其王信明聖，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愼使能而善聽信之。使能之謂明，聽信之謂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使不能爲惛，惛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是故上見成事而貴功，則民事接勞而不謀。上見功而賤，則爲人下者（直）〔惰〕，爲

人上者驕。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略】道生天地，德出賢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

又《正》 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命。令之以（終）〔絕〕其欲，（明之）〔毋使〕〔毋〕〔民〕徑。過之以絕其志意，毋使民幸。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致刑，其民膚心以（蔽）〔敬〕。致政，其民服信以聽。致德，其民和平以靜。致道，其民付而不爭。罪人當名曰刑，出令（時當）〔當時〕曰政，當故不改曰法，愛民無私曰德，會民所聚曰道。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愼敬，能日新乎？正衡一靜，能守愼乎？廢私立公，能舉人乎？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能服信政，此謂行理。守愼正名，僞詐自止。舉人無私，臣德威道。能後其身，上佐天子。

又《形勢解》 能心行德，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又《版法解》 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略】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並，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略】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

德行

《管子・法禁》 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私〕親於民。（故）莫敢超等逾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故逾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又《法法》 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有故。【略】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

道義

《管子・法禁》 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

德義

《管子・立政》 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

又《霸言》 霸王之形，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動作勝之，故王之。

又《形勢解》 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略】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

治身

《管子・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爲，而民毋過命。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爲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先王畏民。操名從人，無不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故先王畏民。在於身者孰爲利？氣與目爲利。聖人得利而托焉，故民重而名遂。我亦托焉，聖人托可好，我托可惡，以(來)(求)美名，又可得乎？我托可惡，愛且不能爲我能也，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怒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我且惡面而盛怒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洫之，虛者實之。』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治身之節者，惠也。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愼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斷也，羿有以感弓矢，故殺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遽獸可及，遠道可致。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則不失於人矣。嘗試多怨爭利，相爲不遜，則不得其身。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祭)，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爲治亂。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名者，使之榮辱。此其變名物也，如天如地，故先王曰道。』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臣故)且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內)而妒，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人情非不愛其親也，於親之不愛，爲能有子公？)臣聞之，務爲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長)(良)者，其死必不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饑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得矣。』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寧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蓋不起爲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寧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仁

《管子・立政》 君之所愼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斂，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

又《幼官》 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

又《戒》 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爲利，義故不以天下爲名。仁故不代王，義故七十而致政。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如此，而後可以爲天下王。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爲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動，四時運，下而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事成功，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略】以德予人者謂之仁。

又《小稱》 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

又《水地》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也，美惡、賢不官、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略】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

仁義

《管子・幼官》 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

又《中匡》 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爲法度。

又《小問》 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爲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存亡繼絕，而赦無罪，則仁廣而義大矣。」

禮義廉耻

《管子・牧民》 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枉。故不逾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又《權修》 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謹〕小禮、行小義、(飾)〔修〕小廉、(謹)〔飾〕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謹小禮、行小義、修小廉、飾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

又《立政》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又《幼官》 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略】行義勝之理。

又《五輔》 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略】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制〕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滯積，修道途，便關市，愼將宿，此謂輸之以利。薄征斂，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鬱閉，愼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征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

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爲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揖詘，以辟刑僇。纖嗇省用，以備饑饉。敦蒙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貧富無度則失。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爲人夫者，敦蒙以固。爲人妻者，勤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逾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逾越，少長貴賤不相逾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略】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

又《樞言》 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於人。【略】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略】有義勝無義。【略】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

又《問》 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略】小利害信，小怒傷義。

又《戒》 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爲利，義故不以天下爲名。仁故不代王，義故七十而致政。

又《心術上》 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略】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理〕，（義）〔理〕出乎（理）〔義〕，（理）〔義〕因乎宜者也。

子四維之論，又何耶。大抵聖人之治天下，於此四者不可缺一，而爲治也。誠能厲此，以御羣臣，則人皆懷德戮力，國家鞏固有金城之勢，此誼所以謂厲廉恥，行禮義所致也。今而去其二，尚可爲治乎？唐人之論，是否果如何，識者其必有見於此矣。近世之士夫，見利則逐，見便則奪，判於禮義，而汩喪廉恥者，十嘗八九。若以誼之所謂頑頓亡恥，巽詬亡節，廉恥不立者，伯仲之相去，蓋又遠甚。其勢政如痿人之疾，駸駸乎日淪於膏肓，而莫之振起。使管子復生於今，視此寧不爲之寒心哉？即是而論，則四維之厲，在今日誠不可朝夕緩也。聖天子頃下明詔，固嘗以無伏節死義爲深憂。而邇之議臣又欲舉管子之四維，而厲風俗勤懇切至，誠當世之急務，上之人亦可謂無負於天下矣。然君子之議，尚慮乎忌與怠者，其心之所不樂聞。且以唐人二維之論爲口實，而謂夫四維之言不足以訓，故願與諸友評之，幸道其所以然之故。

信

《管子・幼官》 身仁行義，服忠用信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

又《八觀》 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略】賞罰不信，五年而破。

又《法法》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

又《問》 小利害信，小怒傷義。

又《小問》 『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

忠信

《管子・五輔》 恭敬忠信，以事君上。【略】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

又《小匡》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饑，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

又《戒》 忠信者，交之（慶）〔度〕也。

又《形勢解》 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略】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禮節

《管子・牧民》 倉廩實則知禮節。

又《五輔》 中正比宜，以行禮節。

榮辱

《管子・牧民》 衣食足則知榮辱。

孝悌

《管子・牧民》 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

又《戒》 孝弟者，仁之祖也。

又《形勢解》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略】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誠信

《管子・立政》 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

又《樞言》 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

勇

《管子・樞言》 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略】勇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憨。【略】日益之而患多者，唯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

又《小匡》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饑，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胄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

忠

又《水地》 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

《管子・樞言》 日益之而患多者，唯欲。日損之而患少者，唯忠。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

恕

《管子・版法解》 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

欲

《管子・樞言》 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憨。【略】日益之而患多者，唯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

又《內業》 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又《立政九敗解》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又養生。養生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善

《管子・乘馬》 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

又《八觀》 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又《法法》 聞善而不索，殆。【略】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

又《兵法》 善者之爲兵也，使敵若據虛，若搏景。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無爲焉，無不可以化也。此之謂道矣。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又《戒》 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

又《君臣上》 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慕也。

又《小稱》 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爲，而民毋過命。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爲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略】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治身之節者，惠也。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斷也，羿有以感弓矢，故轂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遽獸可及，遠道可致。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

又《白心》 去善之言，爲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

儉

《管子・法法》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台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爲離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滯。故曰，儉其道乎！

利害

《管子・七法》 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略】不明於決塞，而欲驅衆移民，猶使水逆流。

又《版法》 且暮利之，衆乃勝任。【略】（修）〔備〕長在乎任賢，安高在乎同利。

又《幼官》 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

又《五輔》 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

又《宙合》 依賢可，用仁良，既明通於可不利害之理，（循）〔猶〕發蒙也。

又《樞言》 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略】愛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貴賞、貴周。【略】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

又《君臣下》 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

又《心術上》 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

又《心術下》 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

又《白心》 非吾儀雖利不爲，非吾（當）〔常〕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

又《禁藏》 故善者圉之以害，率之以利。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

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淵〕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執〕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略】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

又《形勢解》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略】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循〕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略】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

又《版法解》 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愼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略】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壞。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曆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勝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巨橋之粟，散鹿台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又《明法解》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略】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略】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

禍福

《管子・版法》 聚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略】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略】悅（衆）在（愛）施，有衆在廢私，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

又《樞言》 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

又《霸言》 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

又《君臣下》 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

又《白心》 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

又《四時》 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

又《禁藏》 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是故君於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故曰：譽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此之謂也。

又《版法解》 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又《明法解》 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

美學專論部

神（精神）

劉勰《文心雕龍・神思》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一作繹辭；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闚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

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皐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一作聞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贊曰：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一作勝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

又《養氣》　參見「氣」條。

釋皎然《詩式・詩有七德》　一識理；二高古；三典麗；四風流；五精神；六質幹；七體裁。

劉禹錫《劉禹錫集》卷三一《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　吟君遺我百篇時，使我獨坐形神馳。玉琴清夜人不語，琪樹春朝風正吹。郢人斤斲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尋，行盡四維無處覓。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三〇《與楊京兆憑書》　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貴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塡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厥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

又卷六九《劉白唱和集解》　文之神妙，莫先於詩。若妙與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眞謂神妙，在在處處，應當有靈物護之，豈唯兩家子姪秘藏而已？己酉歲三月五日，樂天解。

司空圖《司空表聖文集》卷八《詩賦》　知非詩詩，未爲奇奇，研昏練爽，戛魄凄肌。神而不知，知而難狀，揮之八埏，卷之萬象，河渾沆漭，放恣縱橫。濤怒霆蹴，掀鼇倒鯨。鑪空擢壁，崢冰擲戟。鼓煦呵春，霞溶露滴。鄭女自嬉，補袖而舞，色絲屢空，續以麻絇。鼠革丁丁，煞之則穴，蟻聚汲汲，積而〔成〕垤。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歷該自是，非吾心也。

舊題司空圖著《二十四詩品・高古》　畸人乘眞，手把芙蓉。汎彼

浩劫，窅然空蹤。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在獨，落落玄宗。

又《勁健》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眞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

又《超詣》 匪神之靈，匪幾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若至，臨之已非。少有道契，終與俗違。亂山喬木，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聲愈希。

又《清奇》 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晴雪滿竹，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屧尋幽。載瞻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

又《流動》 若納水轄，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體如愚。荒荒坤軸，悠悠天樞。載要其端，載同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來往千載，是之謂乎。

又《形容》 絕佇靈素，少迴清眞。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得似，庶幾斯人。

又《精神》 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樓臺。碧山人來，清酒深杯。生氣遠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誰與裁。

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訓》 柳子厚善論爲文，余以爲不止於文。萬事有訣，盡當如是，況於畫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畫，不以大小多少，必須注精以一之。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之。神不與俱成，則精不明，必嚴重以肅之。不嚴，則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則景不完，故積惰氣而強之者，其迹輭懦而不決，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汨之者，其狀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弊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圓，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決，則失瀟灑法。不圓，則失體裁法。不齊，則失緊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也，然可與明者道。

又 山大物也，其形欲聳拔，欲偃蹇，欲軒豁，欲箕踞，欲盤礴，欲渾厚，欲雄豪，欲精神，欲嚴重，欲顧盼，欲朝揖，欲上有蓋，欲下有乘，欲前有據，欲後有倚，欲上瞰而若臨觀，欲下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體也。

又 山以水爲血脈，以草木爲毛髮，以煙雲爲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華，得煙雲而秀媚。水以山爲面，以亭榭爲眉目，以漁釣而曠落。此山水之布置也。

楊萬里《誠齋詩話》 四六有初語平平，而去其一字，精神百倍，妙語超絕者。介甫《賀韓魏公致仕啓》云：『言天下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其初句尾有『言』『任』二字而去之也。

張炎《詞源》卷下附錄《楊守齋作詞五要》 第五要立新意。若用前人詩詞意爲之，則蹈襲無足奇者。須自作不經人道語，或翻前人意，便覺出奇。或祇能鍊字，誦纔數過，便無精神，不可不知也。更須忌三重四同，始爲具美。

楊載《詩法家數》 詩之爲難有十：曰造理，曰精神，曰高古，曰風流，曰典麗，曰質幹，曰體裁，曰勁健，曰耿介，曰淒切。

又 押韻穩健，則一句有精神，如柱礎欲其堅牢也。

吳復《輯錄鐵崖先生古樂府序》 復學詩於先生者有年矣。嘗承教曰：『認詩如認人。人之認聲認貌易也，認性難也，認神又難也。習詩於古而未認其性與神，罔爲詩也。』吁！知認詩之難如此，則可以知先生之詩矣。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一二《蘇太史文集序》 天下之事，出於智巧之所及者，皆其淺者也。寂然無爲，沛然無窮，發於智之所不及知，成於巧之所不能爲，非幾乎神者，其孰能與於斯乎？故工可學而致也，神非學所能致也，惟心通乎神者能之。神誠會於心，猶龍之於雨，所取者涓滴之微，而可以被八荒，澤萬物。無所得者辟之，抱甕而灌，機械而注，爲之不勝其勞，而所及僅至於尋丈之間。莊周之著書，李白之歌詩，放蕩縱恣，惟其所欲，而無不如意，彼豈學而爲之哉！其心默會乎神，故無所用其智巧，而擧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使二子者有意而爲之，則不能皆如其意，而於智巧也，狹矣。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以爲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當二子之爲文也，不自知其出於心而應於手，況自知其神乎？

二子且不自知，況可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會於神者能之。然亦難矣。莊周歿殆二千年，得其意以爲文者，宋之蘇子而已。蘇子之於文，猶李白之於詩也，皆至於神者也。

楊愼《升菴詩話》卷一三《論詩畫》　東坡先生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言畫貴神，詩貴韻也。然其言有偏，非至論也。晁以道和公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其論始爲定，蓋欲以補坡公之未備也。

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五《金臺十八子詩選序》　梓金臺十八子詩曰：金臺者，志燕舊也。十八子者，其人非金臺人也，胡以稱金臺十八子？集於燕而作者也。刻既成，屬予序。讀之咸鏗鏗中金石矣。作而曰：嗚呼！詩其可以已哉！夫詩，心之精神發而聲者也。其精神發於協氣，而天地之和應焉。其精神發於噫氣，而天地之變悉焉。故《詩》和於《雅》、《頌》，變於《風》也。《風》至於燕而作者也。十八子者，其人非金臺人也，胡以稱金臺十八子？集於燕而作者也。刻既成，屬予序。讀之咸鏗鏗中金石矣。作而曰：嗚呼！詩其可以已哉！夫詩，心之精神發而聲者也。其精神發於協氣，而天地之和應焉。其精神發於噫氣，而天地之變悉焉。故《詩》和於《雅》、《頌》，變於《風》也。《風》至於變而極矣。虞始之殷、周，邶之列國，備以極之，然其功於天地一也。

又《藝苑卮言》卷二　《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極高，所以不可及也。長沙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潘有其材而無其筆，子雲有其筆而不得其精神流動處。

又卷四　剽竊模擬，詩之大病。亦有神與境觸，師心獨造，偶合古語者。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　米元章論畫曰：紙千年而神去，絹八百年而神去。非篤論也。神猶火也，火無新故，神何去來。大都世近則託形以傳世，遠則託聲以傳耳。曹弗興、衛協輩妙跡永絕，獨名稱至今。則千載以上，有耳而目之者矣。薛稷之鶴，曹霸之馬，王宰之山水，故擅國能。即不擅國能，而有甫之詩歌，自足千古。雖謂紙素之壽，壽於金石可也，神安得去乎。

袁中道《珂雪齋文集》卷一《四牡歌序》　學古詩者，以離而合爲妙。李、杜、元、白，各有其神，非慧眼不能見，非慧心不能寫。直以膚色皮毛而已，以之悅俗眼可也。近世學古人詩，離而能合者，幾人耳，而世反以不似古及唐爲恨。昔人疑徐吏部不受右軍筆法，而體裁似之；顏太保受右軍筆法，而點畫不似。解之者曰：『徐得右軍皮膚眼鼻耳，所以似之；顏得右軍筋骨心髓，所以不似也。』故曰：恒似是形，時似是神。世眼以貌求，宜嗤其不似古也。

陸時雍《詩鏡總論》　精神聚而色澤生，此非雕琢之所能爲也。精神道寶，閃閃著地，文之至也。晉詩如叢綵爲花，絕少生韻。士衡病靡，太沖病憍，安仁病浮，二張病塞。語曰：『情生於文，文生於情。』此言可以藥晉人之病。

又　『池塘生春草』，雖屬佳韻，然亦因夢得傳。『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語饒聲色，稍以椎鍊得之。『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不琢而工。『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不淘而淨。『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不修而嫵。『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不繪而工。此皆有神行乎其間矣。

又　宋孝武菁華璀璨，遂開靈運之先。陳後主妝裹豐餘，精神悴盡，一時作者，俱披靡頹敗，不能自立。以知世運相感，人事以之。

又　盈盈秋水，淡淡春山，將韋詩陳對其間，自覺形神無間。

沈顥《畫麈・定格》　挹之有神，摸之有骨，玩之有聲。唐人云：漫漫汗汗一筆耕，一草一木棲神靈。恍疑畫中有物，物中有聲。此僅爲智者道。吁，嘉隆而後，神骨且乏，況聲乎。

又　董北苑之精神在雲間，趙承旨之風韻在金閶。已而交相非非，非趙也董也。非因襲之流弊。流弊既極，遂有矯枉。至習矯枉，轉爲因襲，共成流弊。其中機捩循遷，去古愈遠，自立愈贏，何不尋宗覓派，打成冷局。非北苑，非承旨，非雲間，非金閶，非因襲，非矯枉。孤蹤獨響，夐然自得。

賀貽孫《詩筏》　詩文有神，方可行遠。神者，吾身之生氣也。老杜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吾身之神，與神相通，吾神既來，如有神助，豈必湘靈鼓瑟，乃爲神助乎？老杜之詩，所以傳者，其神傳也。田橫謂漢使者云：『斬吾頭，馳四十里，吾神尚未變也。』後人摹杜，如印板水紙，全無生氣，老杜之神已變，安能久存！

又　神者，靈變惝恍，妙萬物而爲言。讀破萬卷而胸無一字，則神來矣，一落滓穢，神已索然。

又　段落無迹，離合無端，單複無縫，此屈、宋之神也，惟《古詩十九首》彷彿有之。

又　枯瘦寒儉，非詩之至。然就彼法中，亦自有至者；枯者有神，瘦者有力，寒者有骨，儉者有品。

又　樂府古詩佳境，每在轉接無端，閃鑠光怪，忽斷忽續，不倫不次。如羣峰相連，烟雲斷之，水勢相屬，縹緲間之。然使無烟雲縹緲，則亦不見山連水屬之妙矣。《孤兒行》從『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後，忽接『春氣動，草萌芽』，《飲馬長城窟》篇從『展轉不可見』，忽接『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語意原不相承，然通篇精神脈絡，不接而接，全在此處。末段『客從遠方來』，至『下有長相憶』，突然而止，又似以他人起手作結語。通篇零零碎碎，無首無尾，斷爲數層，連如一緒，變化渾淪，無跡可尋，其神化所至耶！若陸士衡擬此題，則一味板調，讀之徒令人厭。昭明以二詩并列，謬矣。

又　畫家所謂平遠者，如一幅亂山，幾數百里，而煙嶂連綿，看之令人意興無窮。在詩家惟漢人有之。今之學古詩者，但知學其平，不知學其遠。蓋平者其勢，遠者其神，神故不易學也。

又　高、岑五言古、律，俱臻化境，而高達夫尤妙於用虛。非用虛也，其筋力精神俱藏於虛字之內，急讀之遂以爲虛耳。以此作律詩更難。如達夫《途中寄徐錄事》云：『落日風雨至，秋天鴻雁初。離憂不堪比，旅館復何如？君又幾時去，我知音信疏。空多篋中贈，長見右軍書。』『君又』、『我知』等虛字，豈非篇中筋力，但覺其運脫輕妙，如駿馬走坂，如羚羊挂角耳。且其難處，尤在虛字實對，仍不破除律體。太白雖有此不衫不履之致，然頗近古詩矣。李于鱗諸公謂高、岑有五言古詩而短於五言律，此豈高、岑知己哉！

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中唐·李賀》　李賀骨勁而神秀，在中唐最高渾有氣格，奇不入誕，麗不入纖。雖與溫、李並稱西崑，兩家纖麗，其長自在近體，七言古勉強效之，全竊形似，此眞理不足者。嚴滄浪至以『玉川之怪，長吉之瑰詭』共言，此猶以蘇蘭蜣轉並器，且置蜣轉於蘇蘭之上，其爲識者不平，豈徒嗜等爲伍而已。賀贈朔客曰：『俊健如生猱，肯拾蓬中蠆。』《贈陳商》曰：『太華五千仞，拔地抽森秀。』此卽可以評賀詩。

吳喬《圍爐詩話》卷五　唐詩之有遠神者，宋人必加訾詆，直是末如之何！

莫秉清《華亭莫葭士先生遺稿》文卷一《璽式似詩草序》　詩之妙有二：一曰氣，一曰神。氣貴於靜，靜者凝樸而不佻。神貴於遠，遠者淵永而不庸。詩至氣靜神遠，則思路之細，格律之純，又不必言矣。此其理如山川然，斷峰止濯，勢無所屬，而神氣所涵，一望而知。而氣之與神，又不藉資入者也，有候焉，候之至，蓋在善養哉！而其用則又在於空，空則世故不繫於胸，凡外之山水草木朋友疾病，以至兵火離亂窮困不堪之事，無不可以爲詩。無不可以爲詩而又能臻其妙，其理未易爲他人言也。

宋徵璧《抱真堂詩話》　詩之有隱有秀，畫之有神有逸，天授非人力。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上　句絕而語不絕，韻變而意不變，此詩家必不容昧之幾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降者，玄鳥降也，句可絕而語未終也。『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意相承而韻移也。盡古今作者，未有不率繇乎此，不然，氣絕神散，如斷蛇剖瓜矣。近有吳中顧夢麟者，以帖括塾師之識說詩，遇轉則割裂，別立一意。不以詩解詩，而以學究之陋解詩，令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子學詩，其弊必至於此。

又卷下　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參化工之妙。若但於句求巧，則性情先爲外蕩，生意索然矣。『松陵體』永墮小乘者，以無句不巧也。然皮、陸二子，差有興會，猶堪諷咏。若韓退之以險韻、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鉅麗之巧，巧誠巧矣，而於心情興會，一無所涉，適可爲酒令而已。黃魯直、米元章益墮此障中。近則王譙菴承其下游，不恤才情，別尋蹊徑，良可惜也。

毛先舒《詩辯坻》卷一《總論》　詩有八徵，可與論人。一曰神，二曰君子，三曰作者，四曰才子，五曰小人，六曰鄙夫，七曰瘵，八曰鼠。神者，不設矩矱，卒歸於度，任舉一物，旁通萬象。於物無擇，而涉筆成雅；於思無豫，而往必造微。以爲物也，是名理也；以爲理也，是象趣也。攬之莫得而味之有餘，求之也近而卽之也遠。神乎神乎！胡然而天乎？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粵遊雜詠序》　予嘗謂：不善《易》者，不能善詩。《易》以變化爲道，詩亦然。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詩以神行，使人得其意於言之外，若遠若近，若無若有，若雲之於天，月之於水，心得而會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斯詩之神者也，而五、七言絕尤貴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太白一人，蓋非學詰、龍標之所及。吾嘗以太白爲五、七言絕之聖，所謂鼓之舞之，以盡其神，緜神入化，爲盛德之至者也。

石濤《苦瓜和尚畫語録・筆墨章》 古之人有有筆有墨者，亦有有筆無墨者，亦有有墨無筆者。非山川之限於一偏，而人之賦受不齊也。墨之濺筆也以靈，筆之運墨也以神。墨非蒙養不靈，筆非生活不神。能受蒙養之靈而不解生活之神，是有墨無筆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變蒙養之靈，是有筆無墨也。山川萬物之具體，有反有正，有偏有側，有聚有散，有近有遠，有內有外，有虛有實，有斷有連，有層次，有剝落，有丰致，有飄渺。此生活之大端也。故山川萬物之蔥靈於人，因人操此蒙養生活之權，苟非其然，焉能使筆墨之下有胎有骨，有開有合，有體有用，有形有勢，有拱有立，有蹲有跳，有潛伏，有衝霄，有崩坍，有磅礴，有嵯峨，有嶙峋，有奇峭，有險峻。一一盡其靈而足其神。

先著、程洪撰胡念貽輯《詞潔輯評》卷一《點絳唇・林逋金谷年年》 於所咏之意，該括略盡，高遠無痕，得神之作。

王士禎《花草蒙拾・詠物須取神》 疏影橫斜，月白風清等作，爲詩人詠物極致。若『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及李筠翁之『勝如茉莉，賽得茶蘼』，劉叔凝『看來畢竟此花強，祇是欠些香』，豈非詩詞一劫。程村嘗云：『詠物不取形而取神，不用事而用意。』二語可謂簡盡。

王又華《古今詞論・楊守齋詞論》 第五要立新意。若用前人詩詞句爲之，此蹈襲無足奇也。須作不經人道語，或翻前人意，始能驚人。若祇煉字句，纔讀一過，便無精神，不可不知也。更須忌三重四同，始爲具美。

王昱《東莊論畫》 畫雖一藝，其中有道。試觀古人眞蹟，何等章法，何等骨力，何等神味。學者能深造自得，便可左右逢源。否則紙成堆，筆成冢，終無見道之日耳。翰墨中面目各別，而其品有二。元氣磅礴，超凡入化，神生畫外者爲上乘。清氣浮動，脈正律嚴，神生畫內者次之。皆可卓然成家，名世傳世。

又 作畫時，即偶然酬應，皆不可輕率。蓋每寫一圖，必有着精神處。若率意草草，此最是病。巨幅工緻畫，切忌鋪排。用意處須十分含蓄，而能氣足神完，乃爲合作。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詩有爲而作，自有所指，然不可拘於所指，要使人臨文而思，掩卷而嘆，恍然相遇於語言文字之外，是爲善作。讀詩自當尋作者所指，然不必拘某句是指某事，某句是指某物，當於斷續迷離之處，而得其精神要妙，是爲善讀。

孔衍栻《畫訣・取神》 樹石人皆能之，筆致縹緲，全在雲煙，乃聯貫樹石合爲一處者，畫之精神在焉。山水樹石實筆也，雲煙虛筆也。以虛運實，實者亦虛，通幅皆有靈氣。

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上 龐言繁稱，道所不貴。蘇、李詩言情款款，感寤具存，無急言竭論，而意自長，神自遠，使聽者油油善入，不知其然而然也，是爲五言之祖。蘇、李之別，諒無會期矣，而云「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何怊惆而纏綿也！後人如何擬得！

又 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壓卷，王鳳洲推王翰『蒲萄美酒』爲壓卷，本朝王阮亭則云『必求壓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滄溟、鳳洲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愚謂：李益之『回樂峰前』，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杜牧之『烟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氣象稍殊，亦堪接武。

又卷下 元裕之七言古詩，氣王神行，平蕪一望時，常得峰巒高插濤瀾動地之概，又東坡後一能手也。絕句寄託遙深，如《出都門》、《過故宮》等篇，何減讀庾蘭成《哀江南賦》？

又 謝茂秦古體，局於規格，絕少生氣。五言律句烹字鍊，氣逸調高。集中『雲出三邊外，風生萬馬間』、『人吹五更笛，月照萬家霜』、『絕漠兼天盡，交河蕩日寒』、『夜火分千樹，春星落萬家』，高、岑遇之，行當把臂。七言《送沈左司》詩，並推神來之作。《送謝武選》一章，隨題轉摺，無迹有神，與高青丘《送沈左司》詩等耳。

唐岱《繪事發微・著色》 山有四時之色，風雨晦明，變更不一，非著色無以像其貌。所謂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此四時之氣象也。水墨雖妙，只寫得山水精神本質，難於辨別四時。山色隨時變現呈露，著色正爲此也，故畫春山，設色須用青綠，畫出雨餘芳草，花落江堤，或漁艇往來水涯山畔，使觀者欣欣然。畫夏山亦用青綠，或用合綠赭石，畫出綠樹濃陰，芰荷馥郁，或作雨霽山翠，嵐氣欲滴，使觀者翛翛然。畫秋山用赭石或青黛合墨，畫出楓葉新紅，寒潭初碧，或作蕭寺淩雲漢，古道無行人景象，使觀者肅肅然。畫冬山用赭石或青黛合墨，畫出寒水合澗，飛雪凝檻，或畫枯木寒林，千山積雪，使觀者凜凜然。四時之景

能用此意寫出，四時山色儼然在楮墨之上英英浮動矣。著色之法貴乎淡，非爲敷彩暄目，亦取氣也。青綠之色本厚，若過用之，則掩墨光以損筆致，以至赭石合綠。種種水色，亦不宜濃。濃則呆板，反損精神。用色與用墨同，要自淡漸濃。一色之中，更變一色，方得用色之妙。以色助墨光，以墨顯色彩。要之墨中有色，色中有墨。能參墨色之微，則山水中之裝飾無不備矣。

喬億《劍谿說詩》卷上 漢詩和平。魏詩激昂。晉詩高處與魏相頡頏，次之則信如劉彥和所謂『輕綺』也。宋詩已有排句，然骨重體拙，古意尚存。齊詩骨秀神清，而力不厚。梁詩高者可匹宋、齊，下者與陳、隋並入唐律矣。陳詩格最下，前不如梁，後不如隋。北朝詩可稱巨擘皆南人，餘子詞采不足，絕似當日南北風氣也。

又卷下 景有神遇，有目接。神遇者，虛擬以成辭，屈、宋已下皆然，所謂五城十二樓，縹緲俱在空際也。目接則語貴徵實，如靖節田園，謝公山水，皆可以識曲聽眞也。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一《統論上》 詩品貴清，運衆妙而行於虛者也。譬如觀人，天日之表，龍鳳之姿，雖被服袞玉，其丰神英爽，必不涸於市兒；若乃拜馬足，乞殘餚，即荷衣蕙帶，寧得謂之仙人耶？由斯以談，清在神不在相，清在骨不在膚，非流俗所知也。

又卷二《統論下》 《選》體凝而不流，全在精神收斂，意思深沉，不然亦是死胚。

又卷七《評論四・毛稚黃》 五言律通身有力絃外傳音者甚少，祇似病後人，元氣精神俱不足。

又 推陳出新處絕少，其骨爾，其神疲，不耐久玩，皆膚立頹唐語耳。

又卷八《雜錄》 鍾惺云：『《三百篇》後，四言之法有二：韋孟《諷諫》，其氣和，去《三百篇》近，而有近之離；魏武《短歌》，其調高，去《三百篇》遠，而有遠之合。』予謂近而離者貌也，遠而合者神也。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 意之運神，難以言傳，其能者常在有意無意間。何者？詩緣情而生，而不欲直致其情；其蘊含祇在言中，其妙會更在言外。《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善寫意者，意動而其神躍然欲來，意盡而其神渺然無際，此默而成之，存乎其人矣。曰：是三者孰爲先？曰：意立而象與音隨之，余所以先論音，緣人不知韻語由來，則綴輯率合舉謂之詩，即千古自然之節胥泯焉；若悟其空中之音，則取象命意，自可由淺入深。故指示初學，音特居首也。

又《論詩答問三則》 詩有五長，曰：以神運者一，以氣運者二，以巧運者三，以詞運者四，以事運者五。曰：何謂也？曰：詩品云：『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夫神妙物於不知，氣入物於無間，固各有當也。詩之宗莫若李、杜。杜生氣遠出，而總以神行其間；李神彩飛動，而皆以浩氣舉之。是兩人得之於天，各擅其長矣。惟夫杜之妙，神行而氣亦行；李之妙，氣到而神亦到，此其所以未易優劣爾。若歷代名家，或凝神以發英，或振氣以舒秀，尤了然可指者。詩之尤貴神也，惟其意在言外也；若氣，則凡爲文無不貴之，豈獨詩然乎哉？我之微分其等者此也。

又 曰：絕妙好詞，古人尚焉，詞何以居四？曰：詞之妙，神氣備而詞從之也。若神氣索而翦詞求工，特貌似而實非其眞。故古人命意以遣詞，非因詞以造意也。吾不謂詞工者，顧失之，恐人徒取乎詞焉爾。曰：沈博絕麗，揚雄所善，況律體非隸事無以措詞，事果居末與？曰：《詩三百篇》，其故實或未盡知之。然即元公、吉甫所作，奧博雅馴，或取材《典》、《墳》、《邱》、《索》有之耳。後世駢體興而律作焉，不隸事無以供駢偶之資，揆諸六義中，非因詞以造意也。況詩道興居多而賦彙之，何居其專歸於比焉，斯得矣；而比固不止隸事也。況詩道興居多而賦彙之，何居其專以隸事比也？倘隸事無嘗於比，毋乃並其義失之耶？凡多讀書爲詩家最要事，而胸有萬卷，徒欲助我神與氣耳，其隸事不隸事，詩人不自知，讀詩者亦不知，夫乃謂之眞詩，若有心自眩其多，安得不居末乘哉？

鄒一桂《小山畫譜》卷上 昔人論畫，詳山水而略花卉，非軒彼而輕此也。花卉盛於北宋，而徐黃未能立說，故其法不傳。要之，盡以象形，取之造物，不假師傳。自臨摹家專事粉本，而生氣索然矣。今以萬物爲師，以生機爲運，見一花一萼，諦視而熟察之，以得其所以然，則韻致丰采自然生動，而造物在我矣。譬如畫人，耳目口鼻鬚眉一一俱肖，則神氣自出，未有形缺而神全者也。今之畫花卉者，苞蒂不全，奇偶不分。萌蘖不備，是何異山無來龍，水無脈絡。轉折向背遠近高下之不分，而曰筆法高古，豈理也哉。是編以生理爲尚，而運筆次之，調脂勻粉諸法附於後，以補前人所未及，而爲後學之津梁。覽者識其意而善用之，則藝也進於道矣。

又卷下《賞識》 古畫多贋本，良賈亦能辨之，視其絹色、墨蹟、圖書之新舊。宋絹極細，明絹則粗。宋元人畫多不用紙。董華亭晚年嘗用綾，皆其閨房內所求。今亦有贋本。至於賞鑑之家，以筆墨氣韻爲主，古畫重裝，亦有失神者，而其骨力自在。至六法未諳，用筆破敗者，則尤其易見者也。

黃子雲《野鴻詩的》 導引之術，曰精氣神，詩之理亦然。能鼓漢、魏之氣，撷六朝之精，含咀乎《三百篇》之神者，唯少陵一人。

又 杜之五律、五七言古，三唐諸家亦各有一二篇可企及；七律則上下千百年無倫比。其意之精密，法之變化，句之沈雄，字之整練，氣之浩汗，神之搖曳，非一時筆舌所能罄。願學者先掃去胸中穢惡字調，培養元氣，徐看用力爲何如耳？

又 從搖颺而得者，其詩也神；從錘鍊而得者，其詩也精；從鼓盪而得者，其詩也有氣。

王昶《春融堂集》卷三〇《與彭晉涵論文書》 古之取士，或以詩賦，或以經義，體製格調，本去古文甚遠。一旦舍其所業，從事於古文，得門而入也較易。今之時文，皆粹然聖賢之理，體製格調，多與古文合；且非夙習於古文，時文亦不能以工。浸淫漸漬，久之，遽欲以此爲古文，則毫釐疑似之間愈近，而實愈相遠。其故又不在辭在氣，不在理在神。

趙翼《甌北集》卷三八《題陳東浦藩伯敎拙堂詩集》 學詩必學杜，萬口同一噪。連城有眞璧，未可碱砆冒。嗚呼浣花翁，在唐本別調。時當六朝後，舉世炫麗藻。青蓮雖不羣，餘習猶或蹈。惟公起掃除，天門一龍跳。骨力森開張，神勇鬱雄驁。陽烏掩爝火，轟雷塞蚓竅。天壤此一途，疏鑿曾未到。一開五丁峽，遂坦九軌道。坐令翰墨場，莫不奉旌纛。微之彷精切，退之師排奡，義山鍊格遒，涪翁取徑陗，豪宕放翁吟，悲壯遺山弔。斯皆分杜派，各具一體妙。迨明李、何輩，但摹面目肖。彭亨鼓蛙怒，咆勃奮虎嘯。徒滋虛氣張，終覺輕心掉。曠代有東浦，孤詣戛獨造。淵源沂《雅騷》，根柢本忠孝。讀書必破卷，陋彼管窺豹。出語必驚人，鶩若韝脫鷂。力厚巨鼎扛，思沉重淵釣。每於樸僿處，雋味出揉拗。以追少陵作，磁鐵兩孚召。得皮兼得骨，在神不在貌。緬昔老拾遺，入蜀詩益爆。長揖嚴尹幕，高歌葛相廟。至今舊草堂，萬丈光尚耀。先生甫筮仕，即泛錦江櫂。固知關宿緣，豈特發遐眺。新詩十二卷，精心躔堂奧。子美有替人，當亦意不料。寓齋得

披誦，狂喜成絕叫。惟應瓣香燃，敢肆飯顆誚。傳語學杜人，津梁此先導。

又《甌北詩話》卷一《李青蓮詩》 青蓮集中古詩多，律詩少。五律尙有七十餘首，七律只十首而已。蓋才氣豪邁，全以神運，自不屑束縛於格律對偶，與雕繪者爭長。然有對偶處，仍自工麗；且工麗中別有一種英爽之氣，溢出行墨之外。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箸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爲之也。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 張子野《吳江》七律，於精神丰致，兩擅其奇，不獨《西溪無相院》之句膾炙人口也。《過和靖居》詩亦絕唱。

又 《王維吳道子畫》一篇，亦是描寫實際，且又是兩人筆墨，而浩瀚淋漓，生氣迴出。前篇尙有韓歌在前，此篇則古所未有，實蘇公獨立千古之作。○即如『亭亭雙林間』直到『頭如龜』一氣六句，方是個『筆所未到氣已吞』也。其神彩，固非一字一句之所能盡。而後人但舉其總挈一句，以爲得神，以下則以平敍視之，此固是作時文語，然亦不知其所謂得神者安在矣。○看其王維一段，又是何等神理！有此鍛冶之功，所以貴乎學蘇詩也。若只取其排場開闔，以爲鋪譽杜、韓，則蒙吏所訶『胎五石之瓠』者耳。

又 東坡《自嶺外歸次韻江晦叔》詩，苕溪漁隱極賞其『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所謂語意高妙，吐露胸襟，無一毫窒礙者也。然予意則賞其結二語云：『二江爭送客，木杪看橋橫。』以爲言外有神也。

又 晁无咎《信州南巖》詩，起結純用杜公《望嶽》詩，可謂有形無神。

又卷五 謝宗可詠物詩凡百篇，題既皆出雕鐫，詩亦刻意纖瑣，大率有形無神，所謂麗而無骨者也。然亦不能十分綺麗，以其都是平鋪耳。

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下 司馬溫公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罶)。』言不可久也。古人爲詩，貫於意外。如杜詩云：『國破山河在』，則無餘物矣；『城春草木深』，明無人矣，皆神於意外見之。類此頗多，最得詩人之體。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凡例・五古凡例》 昔人爲詩，未有用力於

韻者。自韓昌黎橫空盤硬，妥貼排奡，韻寬者轉更出入旁通，韻狹者則界畫謹嚴，險阻不避。歐陽永叔所謂『退之一生倔強』，見於此也。然韻愈龂龂，詩愈精神，腕中固宜獨有神力。

錢杜《松壺畫憶》卷上　山水中，松最難畫。各家松鬣凡數十種，要惟挺而秀，則疏密肥瘦皆妙。昔米顛作海岳庵圖，松計百餘樹，用鼠鬚筆剔鬣。所以古人筆墨貴氣足神完。柳亦頗不易寫。諺云：畫樹莫畫柳。信然。然山水陂塘間似不可缺。前人所寫，亦有數十種。王右丞能作空鉤柳，其法柳葉須大小差錯，條條相貼，逐漸取勢爲之，自有一種森沈旖旎之致。至趙大年之人字，徐幼文短剔如松鬣，皆秀絕塵寰，並可師法。

冒春榮《葚原詩說》卷一　詩之五言八句，如制藝之起承轉合爲篇法也。起聯道破題意，次聯承其意，第三聯用開筆，結句收轉，與起聯相應，以成章法。須著精神，切弗草率。苟一結衰憊，前路雖佳，亦非全璧。

閻名《靜居緒言》　常誦陶詩之《停雲》，而知《伐木》之詩有深思於故舊，非徒燕樂也。讀《騷》之《漁父》，而知陶公「清晨聞扣門，田父有好懷」之詩之有默契也。陶公之心淵如，其詩穆如，寄意之微，有神無跡。趙泉山、張九成輩，必謂某篇指某事，何其謬哉！

延君壽《老生常談》　昌黎《送盤谷子詩》，東坡謂「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老杜，此詩當不減子美」。余謂此詩學杜得其疎處，濃處仍不似也。東坡學韓此種，卻能神骨俱肖，所以稱之耳。詩中句云：「開緘忽覩送歸作，字字向紙上皆軒昂」，此公自狀其詩也。今人作詩多字字睡在紙上，便能令讀者亦沈沈睡去矣。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總論》　詩有三留：留好意以待發揮；留好字以助警策；留好韻以振精神。

又　詩有四勿傷：鍊勿傷氣，曲勿傷意，淡勿傷味，瘦勿傷神。

方南堂《輟鍛錄》　未有熟讀唐人詩數千百首而不能吟詩者，未有不讀唐人詩數千百首而能吟詩者。讀之既久，章法、句法，用意、用筆，音韻、神致，脫口便是，是謂大藥。藥之不效，是無詩種，無詩種者不必學詩。藥之必效，是謂佛性，凡有覺者皆具佛性者，即可學詩。

施補華《峴傭說詩》　今人作律詩，往往先作中二聯，然後裝成首尾，故即有名句可摘，而首尾平弱草率，劣不成章。必須一氣渾成，神完力足，方爲合作。五律尤要，所謂「四十賢人」也。

又　江文通一代清才，神腴骨秀，其《雜擬》三十首，尤可爲後人擬古之法。

又　齊、梁、陳、隋間，自謝玄暉、江文通外，古詩皆帶律體，氣弱骨靡，思淫聲哀，亡國之音也。退之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不爲刻論矣。唐初五言古，猶沿六朝綺靡之習，唯陳子昂、張九齡直接漢、魏，骨峻神竦，思深力遒，復古之功夫矣。

又　柳子厚幽怨有得《騷》旨而不甚似陶公，蓋怡曠氣少、沈至語少也。《南澗》一作，氣清神斂，宜爲坡公所激賞。

又　義山七律，得於少陵者深。故穠麗之中，時帶沈鬱。如《重有感》、《籌筆驛》等篇，氣足神完，直登其堂，入其室矣。飛卿華而不實，牧之俊而不雄，皆非此公敵手。

又　「官舍已空秋草沒，女牆猶在夜烏啼」，「秋後見飛千里雁，月中聞搗萬家衣」，「吳地故人成遠夢，楚天涼雨在孤舟」，「曙色漸分雙闕下，漏聲遙在百花中」，「路繞寒山人獨去，月臨秋水雁空驚」，中唐人詩也。同一佳句，而句外有神，與晚唐自別。

又　洋洋大篇，收場尤須完整。如《投贈哥舒》篇之「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結出投贈之意。《謁先主》之「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結出懷古抒忱之意。皆精神飽滿可法。他篇如此者甚多，可以類推。

宋大樽《茗香詩論》　有形無神者無論已，形神離合之故云何？陶貞白有言：凡質象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鑄鍊云何？曰：以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灌其質；而以善德解其纏，則其本也。詩之鑄鍊云何？曰：善讀書，縱遊山水，周知天下之故而養心氣，其本乎！感變云何？曰：有可以言言者，有可以不言言者；其可以不言言者，亦有不能言

者也；其可以言言者，則又不必言者也。

焦循《雕菰樓集》卷八《文章强弱辨》 文之强弱不在形而在骨，不在骨而在氣，不在氣而在神。得乎形者知形，得乎神者知神。善繪事者，先以淡墨一山一樹至百十遍，仍著以淡；俗手以濃墨取之，齷齪盈幅，按之索然，其强弱可知也。有人焉頎然顯然，介冑而立，左持矛，右挾盾，力不能勝一匹雛，可謂强乎？有人焉若不勝衣，臞然而骨立，千鈞可舉也，可謂弱乎？舉物若有物者，力不勝也；舉物若無物者，力有餘也。舉物若有物，其力見；舉物若無物，其力不見。以力之見爲力，弗等其物焉，且以爲不足舉也。蟻之負粒，蜣之轉丸，見其負，不見其粒，見其轉，不見其丸，以爲蟻之力强也，不亦傎乎！故形之肥不必壽於形之瘠，其神不同也。善醫者切其脈以窮其神，不執其形也。然則形弱者神强與？神强形亦必强，神弱形亦必弱，强弱非肥瘠之謂也。黃楊之細自堅於樗櫟之大數圍，方寸之鐵可以殺人，豈徑丈之楮所能抗乎？

鄧廷楨《雙硯齋詞話・玉田詞》 西泠詞客石帚而外，首數玉田。論者以爲堪與白石老仙相鼓吹。要其登堂拔幟，又自壁壘一新。蓋白石硬語盤空，時露鋒芒。玉田則返虛入渾，不啻嚼蕊吹香。【略】其餘前輩風流，政如佛家奪舍，蓋自馬塍宿草，騷雅寢衰。王孫以晚出之英，頡之頏之，遺貌取神，遂相伯仲。故知虎賁之似中郎，終嫌皮相。而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也。

高秉《指頭畫説》 撫古書畫，妙在不似，寫照可弗似乎。以筆寫之，似已難矣。指能似乎？公以指墨爲盧大司馬舜徒寫一立照，長等身。舜徒喜欲狂，謂公曰：神乎技矣，進於道矣。又爲先外叔祖劉公寫一坐照，龐眉長髯，盡人皆識。幼未及一見顏色，聞諸舅父行，咸謂偪眞。盧公乏嗣，照今不知所歸。然世人得之，亦不知爲誰何也。外叔祖照，後人亦不甚矜貴。秉因公題有數十言，不忍聽其流傳他姓，謹寶藏焉。或謂余曰：是不過仿佛其大略爾，如謂能傳其神，恐無是理。余曰：萬物之有情者，必皆有神。花木之無情者，亦各有神。公繪無情有情之物，盡得其神，豈繪其時相見之至戚良友，而反不能傳其神乎？公嘗有手卽是筆印章，朱白各一。指能寫，拳可書額。曾爲某相國書勺庭二字。後以指書高譚名拳書五字，不數十年，先石堂叔以一金得之，今猶存焉。

李佳《左庵詞話》卷下《詞以白描爲妙》 李義山《咏蟬》、《落花》二律詩，均遺貌取神，益見其品格之高。推此意以作詞，自以白描爲妙手，豈徒事堆砌者所能見長。

秦祖永《桐陰論畫》 時常臨摹觀翫，必專宗奉常翁，此老筆墨極純正，畫律又極精細，無筆不從擬翁神韻中出。其用筆在著力不著力之間，尤較諸家有異。諸家筆鋒多靠實取神，此老筆鋒皆憑虛取神，獨得六法之祕，爲諸家所莫及。鈎勒皴擦，一點一拂，脫盡縱橫習氣，於蒼潤中更能饒秀嫩之致，尤爲諸家所絕無者。眞畫品中最上乘也。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嚴滄浪云：「學詩入門須正，立志須高。若入門一誤，卽有下劣詩魔中之，不可救矣。」古人謂「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亦言宗法之不可不正也。五古以神骨氣味爲主，愈古淡則愈高渾，火色俱純，金丹始就，故不可染盛唐以後習徑，戒其雜也。

又 七古起處宜破空斗起，高唱入雲，有黃河落天之勢，而一篇大旨，如帷燈匣劍，光影已攝於毫端。中間具縱橫排盪之勢，宜兼有抑揚頓挫之奇，雄放之氣，鎮以淵靜之神，故往而能迴，疾而不剽也。於密處疊造警句，石破天驚；於疏處軒起層波，山曲水折。如名將臨大敵，彌見整暇也。至接筆，則或挺接、反接、遙接，無平接者，故愈顯嶙峋。轉筆，則或疾轉、逆轉、突轉，無順轉者，故倍形生動。其關鍵勒束處，無不呼吸相生，打成一片，故筋節緊貫，血脈靈通，外極雄闊，而內極細密也。結處宜層層綰合，面面周到，而勢則懸崖勒馬，突然而止，斷不使詞盡意盡，一瀉無餘。此作七古之筆法也。若再能不以詞接而以神接，不以句轉而以氣轉，或不接之接，不轉之轉，尤爲大家不傳之祕，入無上上乘禪矣。

又卷二 吳梅村祭酒詩，入手不過一豔才耳，迨國變後諸作，纏綿悱惻，淒麗蒼涼可泣可歌，哀感頑豔。以身際滄桑陵谷之變，其題多紀時事，關係興亡，成就先生千秋之業，亦不幸之大幸也。七古最有名於世，大半以《琵琶》、《長恨》之體裁，兼溫、李之詞藻風韻，故述詞比事，濃豔哀婉，沁入肝脾。如《永和宮詞》、《圓圓曲》諸篇，雖情文兼至，姿態橫生，未免肉多於骨，詞勝於意，少沈鬱頓挫、魚龍變化之鉅觀。惟《雁門尚書行》，較有筆力；《悲歌贈吳季子》一作，亦得杜陵神髓，惜不多見耳。五古如《臨江參軍》、《南園叟》、《吳門遇劉雪舫》諸作，洋洋大篇，神骨俱肖少陵，較勝七古多矣。七律佳者，

神完氣足，殊近玉溪。五律處處求工，如剪綵爲花，終少生韻。取其長而知其短，此平心之論也。

蔣敦復《芬陀利室詞話》卷二《酉生賦斜陽詞》 咏物作題外取神最妙，亦最難。酉生賦斜陽臺城路云：『韋郎吟鬢，看如此無言，自成幽抑。淡抹危牆，寒侵遠浦，幾處琯絃催夕。憑闌望極。漸天影昏黃，舞雲濃寂。粉豔金悽，六朝多少舊山色。嬋娟尚憐暮節。玉釵低度曲，芳草先歌。井廢沈煙，樓高墜露，惟有一痕愁碧。西風漸急。算渭水長流，照人離別。暗數流光，戍亭聞夜笛。』此詞後段，純乎題外取神。西風三句，得唐賢三昧，氣味亦厚。較順卿作，超妙多矣。

劉熙載《詩概》 昌黎鍊質，少陵鍊神。昌黎無疎落處，而少陵有之。然天下之至密，莫少陵若也。

又 篇意前後摩盪，則精神自出。如《豳風·東山》詩，種種景物，種種情思，其摩盪祇在『徂歸』二字耳。

又 山之精神寫不出，以煙霞寫之；春之精神寫不出，以草樹寫之。故詩無氣象，則精神亦無所寓矣。

又 詩不可有我而無古，更不可有古而無我，典雅、精神，兼之斯善。

沈祥龍《論詞隨筆·詞之妙在神不在迹》 詞韶麗處，不在塗脂抹粉也。誦東坡『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句，自覺口吻俱香。悲慨處不在歎逝傷離也，誦者卿『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句，自覺神魂欲斷。蓋皆在神不在迹也。

又《論詞隨筆·詞中寫景言情之善者》 寫景貴淡遠有神，勿墮而奇險。言情貴蘊藉有致，勿浸而淫褻。曉風殘月，衰草微雲，寫景之善者也。紅雨飛愁，黃花比瘦，言情之善者也。

厲志《白華山人詩說》卷一 學古人最難，須以我之性情學問，暗暗與古人較計，所爭在神與氣，貌襲者不足道也。

又 昌黎詠物，古稱好手，仗此健筆，淋漓揮灑，固是明快。至如沈著細致，神形俱活，獨有少陵。

馮煦《蒿庵詞話·論吕濱老詞》 千里和清眞，亦趨亦步，可謂謹嚴。然貌合神離，且有襲迹，非眞清眞也。其勝處則近屯田，蓋屯田勝處，本近清眞，而清眞勝處，要非屯田所能到。趙師會序吕濱老聖求詞，謂其婉娟深窈，視美成、耆卿伯仲。實祇其撲蝴蝶近之。上半在周、柳之間，其下闋已不稱。此外佳構，亦不過小重山、南歌子數篇，殆又出千里下矣。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晏歐詞近正中》 晏、歐詞雅近正中，然貌合神離，所失甚遠。蓋正中意餘於詞，體用兼備，不當作艷詞讀。若晏、歐不過極力爲艷詞耳，尚安足重。

又《秦柳不可相提並論》 秦少游自是作手，近開美成，導其先路，遠祖溫、韋，取其神不襲其貌，詞至是乃一變焉。然變而不失其正，遂令議者不病其變，而轉覺有不得不變者。後人動稱秦、柳，柳之視秦，爲之奴隸而不足者，何可相提並論哉。

又卷四《江研南詞取法南宋》 江研南詞，取法南宋，頗有一二神解處。南鄉所得在貌，研南所得在神。吾終不以貌易神也。

又卷五《後來之隽推板橋》 激昂慷慨，原非正聲。然果能精神團聚，辟易萬夫，亦非強有力者未易臻此。國朝爲此調者，迦陵尚矣。後來之隽，必不得已，仍推板橋。若蔣心餘、黃仲則輩，醜態百出矣。

又《太白菩薩蠻憶秦娥爲詞中鼻祖》 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闋，神在個中，音流絃外，可以是爲詞中鼻祖。（尋詞之祖，斷自太白可也，不必高語六朝。）

又卷七《蒿庵詞與風騷相表裏》 千古得騷之妙者，惟陳王之詩，飛卿之詞。爲能得其神，不襲其貌。近世則蒿庵詞，可與《風》、《騷》相表裏，此外鮮有合者。

又卷八《皋文蒿庵爲風雅正宗》 溫、韋創古者也。晏、歐繼溫、韋之後，面目未改，神理全非，異乎溫、韋者也。蘇、辛、周、秦之於溫、韋，貌變而神不變。聲色大開，本原則一。南宋諸名家，大旨亦不悖於溫、韋，而各立門戶，別有千古。元、明庸庸碌碌，無所短長。至陳、朱輩出，而古意全失，溫、韋之風，不可復作矣。貞下起元，往而必復。皋文唱於前，蒿庵成於後。風雅正宗，賴以不墜。好古之士，又可得尋其緒焉。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 詞中轉折宜圓。筆圓、下乘也。意圓、中乘也。神圓、上乘也。

又　作詞最忌一『矜』字。『矜』之在迹者，吾庶幾免矣。其在神者，容猶在所難免。茲事未遽自足也。

又　初學作詞，只能道第一義，後漸深入，意不晦，語不琢，始稱合作。至不求深而自深，信手拈來，令人神味俱厚。渠儂兩宋，庶乎近焉。

又卷二　何揆之《小重山》『玉船風動酒鱗紅』之句，見稱於時。此特麗句云爾。臨邛高耻庵云：（見《詞品》）『譬如雲錦月鉤，造化之巧，非人琢也。此等句在天壤間有限。』似乎獎許太過。余喜其換頭：『車馬去悤悤。路隨芳草遠』十字，其淡入情，其麗在神。

又卷三　彭會心《拜星月慢・祠壁宮姬控絃可念》末段云：『多生不得丹青意，重來又、花鎖長門閉。到夜永、笙鶴歸時，月明天似水。』去路縹緲中仍收束完密，神不外散，是爲斷輪手。世之以空泛寫景語爲『江上峰青』者，直未喻個中甘苦也。

又《蕙風詞話續編》卷一　詞有淡遠取神，只描取景物，而神致自在言外，此爲高手。然不善學之，最易落套。亦如詩中之假王、孟也。劉招山《一翦梅》過拍云：『杏花時節雨紛紛。山繞孤邨。水繞孤邨。』頗能景中寓情。昔人但稱其歇拍三句『一般離思』云云，未足盡此詞佳勝。

王國維《人間詞話・句秀骨秀與神秀》　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秀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

又《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　詞之雅鄭，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雖作艷語，終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與倡伎之別。

又《人間詞話刪稿・白石可鄙》　東坡之曠在神，白石之曠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爲營三窟之計，此其所以可鄙也。

風神

裴度《寄李翺書》（《全唐文》卷五三八）　觀弟近日製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志，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踰，又何必遠關經術，然後聘其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雖非於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人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試用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爲未，幸不以苦言見革其惑。唯僕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耶！

李開先《李開先集・閒居集・海岱詩集序》　世之爲詩有二，尚六朝者，失之纖靡，尚李、杜者，失之豪放，然亦以時代南北分焉。成化以前，及南人纖靡之失也；弘治以後，及北人豪放之失也。譬之畫家，工忌俗軟，大筆忌粗蕩，古有以禪喻詩者，而畫亦有詩理焉。移生動質，變態無窮，蘊彩含滋，隨心寫象，縱橫神妙，烘染虛明，此畫之大致也。詩則尤未易言者，感物造端，因聲附氣，調逸詞雄，情幽興遠，風神氣骨，超脫塵凡，非胸中備萬物者，不能爲詩之方家，而筆端有造化者，始可稱畫之國工矣。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七　于鱗擬古樂府，無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與古樂府並看，看則似臨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得風神，大抵其體不宜多作，多不足以盡變，而嫌於襲；出三謝以後者，峭峻過之，不甚合也。七言歌行，初甚工於辭，而微傷其氣，晚節雄麗精美，縱橫自如，燁然春工之妙。五七言律，自是神境，無容擬議。絕句亦是太白少伯雁行。排律比擬沈宋，而不能盡少陵之變。

毛先舒《詩辯坻》卷四《竟陵詩解駁議》　初唐如《帝京》、《曉昔》、《長安》、《汾陰》等作，非鉅匠不辦。非徒博麗，即氣概充碩，無紀渻之養者，一望却走。唐人無賦，此調可以上敵班、張。蓋風神流動，詞旨宕逸，即文章屬第二義。鍾、譚更目爲板，獨取喬知之《綠珠篇》。此等伎倆，爲南唐後主搆花中亭子可耳，安知造五鳳樓乎！

冒春榮《葚原詩說》卷一　近體以氣格爲主，風神爲輔，用事不化則傷氣格，用字不妙則損風神。唐人惟老杜『讀書破萬卷』，使事用字，多從經史中來。然下筆有神，融洽無迹，尤非餘子所能學步。

高秉《指頭畫說》　公繪女像觀音，是福德像，具慈悲心，不得謂之神，不得謂之僊，不得謂之美人，令人見而起敬。蓋公繪時即存即心即佛念也。佛心繪佛，誠然佛矣。世人以利心繪之，人以利購之，或以勢取之。晨夕禮

拜而曰佛能救度我，降我福，消我災。有是理乎？指畫羣儕宮娥，信手塗抹，粗服亂頭，愈形其美，甚有眉目不清，口鼻相連，有似嫫母者。然風神體格窈窕端莊，自有別趣，其故難言。

又 公畫凡三變。少壯時以機趣風神勝，多蕭疏靈妙之作。中年以神韻力量勝，或簡淡古拙，或淋漓痛快，或冷雋閒遠，或沈著幽豔，千變萬化，愈出愈奇。晚年以理法勝，深厚渾穆，所謂老去漸於詩律細。書畫皆然。公年過六旬，在京師。一日薄莫至友人新居，甫到階除，隱隱然望堂上縣一舊畫，曰：此劉松年所製妙品，奈何爲梁燕所污也。次日友人送畫求鑒定，兼求代爲製潢。無款亦無題跋，揭視絹背樹身有「松年」二字，衆皆駭爲神奇。公曰昔有馬醫，見病腳馬，知爲韓幹所畫，後果驗其言，係幹所設色者。馬醫之於畫師，相去遠矣，尚能通靈如是，況吾目覩古人之妙蹟邪，是未足奇也。又有以倪迂山水求鑒別者，公且疑且信，蓋其筆墨可信，一峰可疑。縣對三日，拍案叫絕，曰：此峰非作家不能。其過人處正在此，弗易及也。公究心此藝至是已五十年矣，於前人猶鄭重如是，淺嘗者其可遽以藻鑒自命，漫加毀譽邪。

又 公中年小楷學鍾王，風神閒遠，氣味醇厚。榜書可敵朱文公家香泉太守，自謂勿及。世人鮮知之者。蓋因指畫名重一時也。

傳神

蘇軾《東坡全集》卷三八《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於目。顧虎頭云，傳神寫照，都在阿堵中，其次在觀頰。吾嘗於燈下顧見頰影，使人就壁畫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我也。目與觀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蓋可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與衆中陰察其舉止。今乃使人正其衣冠，坐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鬚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能舉體皆似耶？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爲顧、陸。吾嘗見僧惟眞畫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躍可見，作仰首上視，眉揚而頰蹙者，遂大似。南都人陳懷立，傳吾神衆，以爲得其全者，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所聞者助發之。

鄧椿《畫繼・雜說論遠》 畫之爲用大矣。盈天地之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故畫法以氣韻生動爲第一，而若虛獨歸於軒冕巖穴，有以哉。

楊維楨《東維子集》卷一一《圖繪寶鑑序》 書盛於晉，畫盛於唐、宋。書與畫一耳。士大夫工畫者必工書，其畫法即書法所在。然則畫豈可以庸妄人得之乎。宣和中建五岳觀，大集天下畫史，如進士科，下題掄選。應詔者至數百人。然多不稱上旨，則知畫之積習，雖有譜格。而神妙之品，出於天質者，殆不可以譜格而得也。故畫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山林、道釋、女婦，苟有天質超凡入聖，即可冠當代而名後世矣。其不然者，或事模擬，雖入譜格，而自家所得於心傳意領者則蔑矣。故論畫之高下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如畫貓者，張壁而絕鼠；大士者，渡海而滅風；翊聖眞武者，叩之而響應；寫人眞者，即能得其精神。若此者，豈非氣韻生動，機奪造化者乎。

莫是龍《畫說》 畫家以古爲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起，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史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寒，即是一家眷屬耳。

賀貽孫《詩筏》 寫生家每從閒冷處傳神，所謂「頰上加三毛」也。然須從面目觀頰上先着精彩，然後三毛可加。近見詩家正意寥寥，專事閒語，譬如人無面目顴頰，但見三毛，不知果爲何物！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 有大景，有小景，有大景中小景。「柳葉開時任好風」、「花覆千官淑景移」及「風正一帆懸」、「青驢入看無」，皆以小景傳大景之神。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張皇使大，反令落拓不親。宋人所喜，偏在此而不在彼。近唯文徵仲《齋宿》等詩，能解此妙。

鄒一桂《小山畫譜》卷下《士大夫畫》　趙文敏問畫道於錢舜舉，何以稱士大夫畫。曰：隸體耳。畫史能辨之，則無翼而飛。不爾，便落邪道。王維、李成、徐熙、李伯時，皆士大夫之高尚者，所畫能與物傳神，盡其妙也。然又有關棙，要無求於世，不以贊毀撓懷，常舉以示畫家，無不攢眉，謂此關難度。

劉熙載《詞概・詞須空中蕩漾》　空中蕩漾最是詞家妙訣。上意本可接入下意，卻偏不入。而於其間傳神寫照，乃愈使下意，栩栩欲動。楚辭所謂「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也。

又卷三《董文友蘇幕遮諸篇詞中之妖》　董文友蘇幕遮諸篇，皆能曲折傳神，撲入深處，詞中之妖也。學詞者一入其門，念頭差錯，終身不可語於大雅矣。同時如梅村、阮亭、迦陵、茵次、蛟門、程村、西堂、西銘、荔裳、顧庵輩，多心折蓉渡詞，每首下各綴以評語，亦不可解。

入神

蔡邕《篆勢》（《晉書・衛恒傳》）　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眞。形要妙，巧人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穨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綸。揚波振擊，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綠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斜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睹其郤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艷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先。嘉文德之弘懿，恤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頻仰，舉大略而論旃。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四　韓幹畫馬，妙絕一時，杜子美嘗贊之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腰裹清新。』此畫與贊，舊藏李後主家。其後李伯時得之，則馬四足已敗爛。伯時題之云：『此馬雖無追風奔電之足，然甚有生氣。』因自作四足以補之，遂爲伯時家畫譜中第一。

張長史以醉故，草書入神，老杜所謂『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是也。許道寧以醉故，畫入神，山谷所謂『往逢醉許在長安，蠻溪大硯摩松烟』。『醉拈枯筆墨淋浪，勢若山崩不停手』是也。大抵書畫貴胸中無滯，小有所拘，則所謂神氣者逝矣。鍾王顧陸不假之酒而能神者，上機之士也。如張許輩非酒安能神哉！

又卷一五　王維因鼓《鬱輪袍》登第，而集中無琵琶詩。畫思入神，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者以爲天機所到。而集中無畫詩。豈非藝成而下不欲言邪？抑以樂而娛貴主，以畫而奉崔圓，而不欲言耶？

嚴羽《滄浪詩話・詩辯》　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也。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六《評論三・徐渭》　蓋畫理入神，由幻傳眞。詩思入神，得情忘相。此最爲難到。

神氣

董羽《畫龍輯議・畫譜》　畫龍者，得神氣之道也。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所以上飛於天，晦隔層雲；下潛於淵，深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古今圖畫者，固難推其形貌，其狀乃分三停九似而已。自首至項，自項至腹，自腹至尾，三停也。九似者，頭似牛，嘴似驢，眼似蝦，角似鹿，耳似象，鱗似魚，鬚似人，腹似蛇，足似鳳。是名爲九似也。雌雄有別。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尖鱗密，上狀下殺，朱火煜煜。雌者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鬚圓鱗薄，尾壯於腹。龍開口者易爲巧，合口者難爲工。但要揮毫落墨，隨筆而生，筋骨精神，佇出爲佳。貴乎血目生威，朱鬚激發，波濤洶湧，若奮風雲，鱗甲藏煙，鬃鬣肘毛，爪牙伏利，蜿蜒升降，蟠旋之間，曜其雨露，踊躍騰空，點其目則飛去，乃神筆之變化。昔張僧繇葉公，則其人也。

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七《趙氏詩録序》　評詩之品無異人品也，人有面目骨（體）格（骼），有情性神氣，詩之醜好高下亦然。《風》、《雅》而降爲《騷》，而降爲《十九首》、《十九首》而降爲陶杜，爲二李，其情性不野，神氣不鄙，故其骨骼不庸，面目不鄙。嘻！此詩之品，在後無尚也。下是爲齊梁，

爲晚唐季宋，其面目日鄙，骨骼日庳，其情性神氣可知已。嘻！學詩於晚唐季宋之後，而欲上下陶杜二李，以薄乎《騷》、《雅》，亦落落乎其難哉！

然詩之情性神氣，古今無間也。得古之情性神氣，則古之詩在也。然而面目未識，而（謂）得其骨骼，妄矣。骨骼未得，而謂得其情性，妄矣。情性未得，而謂得其神氣，益妄矣！

吾友宋生無逸，送其鄉人趙璋之詩來。曰：「璋詩有志於古，非錮於代之積習而弗變者也。是敢晉於先生，求一言自信。」余既訝宋言，而覆其詩，如《桃源月蝕》，頗能力拔於晚唐季宋者。它日進不止，其於二李杜陶，庶亦識其面目。識其面目之久，庶乎情性神氣者併得之。璋父勉乎哉！毋曰吾詩止於是而已也。至正丁亥九月望，在姑蘇錦秀坊寫。

湯垕《畫鑑・宋畫》 李伯時，宋畫人物第一，專師吳生，照映千古者也。畫馬師韓幹，不爲著色，獨用澄心紙爲之。惟臨摹古畫用絹素著色，筆法如行雲流水，有起倒，作天王佛像，全法吳生。士人喬仲常專師伯時，彷彿亂眞。至南渡，吳興僧梵隆，亦師伯時，但人物多作出水紋，稍乏神氣。若畫馬，則全不能也。伯時暮年作畫蒼古，字亦老成。余嘗見徐神翁像，筆墨草草，神氣炯然，上有二絕句，亦老筆所書，佳作。又見伯時摹韓三馬，神駿突出縑素，今在杭州人家。使韓復生，亦恐不能復盡過也。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 詩無神氣，猶繪日月而無光彩。學李杜者，勿執於句字之間，當率意熟讀，久而得之。此提魂攝魄之法也。

茅一相《繪妙・古今筆法》 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迥出。僞者雖極力仿傚，而粉墨皆浮於纖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易盡矣。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 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霞錦照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縱橫，無首無尾，了不知結束之妙。又或瑰偉宏富，而神氣不流動，如大海乍涸，萬寶雜廁，皆是瑕璧，有損連城。然此易耳。惟寒儉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爲害也。賦家不患無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之。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 余嘗謂右軍父子之書，至齊梁而風流頓盡。自唐初虞褚輩變其法，乃不合而合，右軍父子殆如復生。此言大不易會。蓋臨摹最易，神氣難傳故也。巨然學北苑，黃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學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使俗人爲之，與臨本同。若爾，何能傳世也。子昂畫雖圓筆，其學北苑亦不爾。

賀貽孫《詩筏》 「厚」之一言，可蔽《風》、《雅》。《古十九首》，人知其澹，不知其厚。所謂厚者，以其神厚也，氣厚也，味厚也。即如李太白詩歌，其神氣與味皆厚，不獨少陵也。他人學少陵者，形狀龐然，自謂厚矣，及細測之，其神浮，其氣囂，其味短。畫孟賁之目，大而無威；塑項籍之貌，猛而無氣，安在其能厚哉！

又 長慶長篇，如白樂天《長恨歌》、《琵琶行》，元微之《連昌宮詞》諸作，才調風致，自是才人之冠。其描寫情事，如泣如訴，從《焦仲卿》篇得來。所不及《焦仲卿》篇者，政在描寫有意耳。擬之於文，則龍門之有褚先生也。蓋龍門與《焦仲卿》篇之勝，在人略處求詳，詳處復略，而此則段段求詳耳。然其必不可朽者，神氣生動，字字從肺腸中流出也。

王翬《清暉畫跋》 畫有明暗，如鳥雙翼，不可偏廢。明暗兼到，神氣乃生。

惲正叔《南田論畫》 凡觀名跡，先論神氣，以神氣辨時代，審源流，考先匠，始能畫一而無失矣。北宋首出，惟推北苑。北苑家嫡，獨推巨然。北苑骨法至巨公而該備，故董、巨並稱焉。巨公又小變師法，行筆取勢，漸入闊遠。以闊遠通其沈厚，故巨公不爲師法所掩，而定後世之宗。巨公至今數百年，遺墨流傳人間者少，單行尺幅，價重連城，何況長卷。尋常樹石，布置已不易覩，何況萬里長江，則此卷爲巨公生平傑作無疑也。自汶峨濫觴，以至金焦流宗東會，所謂網絡羣流，呼吸萬里，非足蹟所歷，目領神會如巨公者，豈易爲力哉。宋代擅名江景。有燕文貴、江參。然燕喜點綴，失之細碎。江法雄秀，失之刻畫。以視巨公，燕則格卑，江爲體弱。論其神氣，尚隔一塵。夫寫江流，一派水耳。縱廣盈尺間，水勢澎湃。所激蕩者，宜無餘地。其間爲層峰疊巘，吞雲靡霧，涉目多景，變幻不窮，斯爲驚絕。至於城郭樓臺，水村漁舍，關梁估船，約略畢具，猶有五代名賢之風。蓋研深於北苑，而加密矣。今世所存北苑橫卷有三，一爲瀟湘圖，一爲夏口待渡，一爲夏山卷，皆丈餘，景塞實無空虛之趣。若此長綃，觀其布置，足稱智過於師，謂非天下之奇跡耶。此卷昔爲衣白鄒先生所藏，今歸楊氏江上御史。王山人石谷翬，

商確時代源流，因爲辨識考定如此，偶一披玩，忽如寄身荒崖邃谷，寂寞無人之境。樹色離披，澗路盤折，景不盈尺，游目無窮，自非凝神獨照。上接古人，得筆先之機，研象外之趣者，未易臻此。

田同之《西圃詩說》 唐人句如『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人爭傳之。然一覽便盡，初看整秀，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若杜陵句，雖間有拙累處，而更千百世亦無有能勝之者，要無露句耳。

又 詞以神氣爲主，取韻者次也，鏤金錯采，其末耳。

形似神似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 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疑作即字而知時也。

鍾嶸《詩品》卷上《晉黃門郎張協》 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雖於潘岳，靡於太沖。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調彩葱菁，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又卷中《宋光祿大夫顏延之》 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舊題司空圖著《二十四詩品・冲淡》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荏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曰載歸。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脫有形似，握手已違。

郭思《畫論・論畫龍體要》 論龍推五代四明僧傳古大師，其名最著。觀其體則，筆墨遒爽，善爲蜿蜒之狀。皇建院法堂屏風，是其眞迹。至任從一待詔之作，稍加怪怒。建隆觀翊教院玉皇殿後，是其眞迹。今崔白所圖，又得其要。建隆觀翊教院玉皇殿中羅漢邊有一龍頭，北都大安寺羅漢壁有龍一條。恨不見弗典祕閣之頭，軌範同否。又不知葉公當日所遇，厥狀何如。自昔豢龍氏歿，龍不復擾。所謂上飛於天，晦隔層雲；下歸於泉，深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今之圖寫固難，惟以形似。但觀其揮毫落墨，筋力精神，理契吳畫鬼神。前論三停九似，亦以人多不識眞龍，先匠所遺傳授之法。

鄧椿《畫繼・雜說論遠》 鳥獸草木之賦狀也，其在五方，自各不同。而觀畫者，獨以其方所見，論雖形似之不同，以爲或小或大，或長或短，或豐或瘠，互相譏笑，以爲口實。非善觀者也。蜀雖僻遠，而畫手獨多於四方。李方叔載德隅齋畫，而蜀筆居半。德麟，貴公子也，蓄畫至數十函，皆留京師，所載止襄陽隨軒絕品，多已如此，蜀學其盛矣哉。大抵收藏古畫，往往不以不成器目之。夫豈知古畫至今，多至五百年，少至二三百年，那得復有完物。斷金碎玉，俱可寶也。

米芾《畫史》 山水李成只見二本，一松石，一山水。四軸松石皆出盛文肅家，今在余齋。山水在蘇州寶月大師處，秀甚不凡。松勁挺，枝葉鬱然有陰。荆楚小木無冗筆，不作龍虵鬼神之狀。今世貴侯所收大圖，猶如顏柳書藥牌，形貌似爾，無自然，皆凡俗。林木怒張，松榦枯瘦多節，小木如柴，無生意。成身爲光祿丞第進士，子祐爲諫議大夫，孫宥爲待制，贈成金紫光祿大夫，使其是凡工衣食所仰，亦不如是之多，皆俗手假名。余欲爲無李論。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四 歐陽文忠公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寫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或謂：『二公所論，不以形似，當畫何物？』曰：『非謂畫牛作馬也，但以氣韻爲主爾。』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雄傑。』其此之謂乎？陳去非作《墨梅詩云》：『含章檐下春風面，造化工成秋兔毫。意得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後之鑒畫者，如得九方皐相馬法，則善矣。

許顗《彥周詩話》 寫生之句，取其形似，故詞多迂弱。趙昌畫黃蜀葵，東坡作詩云：『檀心紫成暈，翠葉森有芒。』揣摸刻骨，造語壯麗，後世莫及。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 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譎怪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詞，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王若虛《滹南詩話》卷二　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夫所貴於畫者，爲其似耳。畫而不似，則如勿畫。命題而賦詩，不必此詩果爲何語。然則坡之論非歟？曰：論妙於形似之外，而非遺其形似，不窘於題，而要不失其題，如是而已耳。世之人不本其實，無得於心，而借此論以爲高。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託雲烟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茫昧僻遠，按題而索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貴爾。一有不然，則必相嗤點，以爲淺易而尋常，不求是而求奇，眞僞未知，而先論高下，亦自欺而已矣，豈坡公之本意也哉？

李衍《息齋竹譜・自序》　蓋自唐王右丞、蕭協律、僧夢休、南唐李頗，宋黃筌父子，崔白兄弟及吳元瑜，以竹名家者，纔數人。右丞妙蹟，世罕其傳。協律雖傳，昏腐莫辨。夢休疎放，流而不反，自屬方外。黃氏神而不似，崔吳似而不神，惟李頗形神兼足，法度備該，所謂縣衡衆表，龜鑑將來者也。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〇《蕭達可文序》　抑君之作也，其皆感於中而溢於言乎？抑不免於矯其情性以徵其事也？莊子之長於譬喻也，愈下愈近愈達，故不厭。太史公之鼓舞變化，類常事小節，他人以爲不足傳者。君不患不奇，不患不古，獨不能使君不爲奇，不爲古。學古人如傳神，有得其形者，有得其神者；卽神似，雖形不酷似，猶似也。吾言如東坡「燈下模壁上顴骨」，君得無以爲卑之無甚也？乃所願，則共學。

湯垕《畫鑑・雜論》　俗人論畫，不知筆法氣韻之神妙，但先指形似者。形似者，俗子之見也。

又　今人看畫多取形似，不知古人最以形似爲末節，如李伯時畫人物，吳道子後一人而已，猶未免於形似之失。蓋其妙處在於筆法、氣韻、神彩，形似末也。東坡先生有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余平生不惟得看畫法於此詩，至於作詩之法，亦由此悟。

又　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肌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知有古法。及其後也，剝竊雷同，如贋鼎僞觚，徒取形似，無關神骨。

沈顥《畫塵・臨摹》　臨摹古人，不在對摹，而在神會。目意所結，一塵不入。似而不似，不似而似，不容思議。董源以江南眞山水爲稿本，黃公望隱虞山卽寫虞山。皴色俱肖，且日攜筆研，遇雲姿樹態臨勒不捨。郭河陽至取眞雲驚湧作山勢，尤稱巧絕。應知古人稿本在大塊內，慧眼人自能覷著，又不可撥眞程派。作滯蕩生涯也。

王時敏《西廬畫跋》　畫雖一藝，古人於此冥心搜討，慘淡經營，必功參造化，思接混茫，迺能垂千秋而昭後學。原其流派所自，各有淵源。如宋之李郭，皆本荆關。元之四大家，悉宗董、巨，巨是也。近世攻畫者如林，莫不人推白眉，自誇巨手。然多追逐時好，鮮知古學。卽有知而慕之者，有志倣倣。無奈習氣深錮，筆不從心者多矣。間有傑出之英，靈心妙解。力追古法，亦不過專學幾家，豈能於歷代諸名蹟盡得其闖奧。且形似者，神或不全。神具者，形多未肖。求其筆墨逼眞，形神俱似，羅古人於尺幅，萃衆美於筆下者，五百年來從未之見。惟吾石谷一人而已。石谷天資靈秀，固自胎性帶來，其於畫學，取精去粗，深研入微，見解與時流迥別。又館毘陵者累年，於唐孔明先生所偏觀名蹟，磨礱浸灌，刓精竭思，窮臼盡脫，而復意動天機，神合自然。猶如禪者徹悟到家，一了百了，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非一知半解者所能望其塵影也。近過敝廬，爲余作雪圖長卷，兼用右丞營邱法。其行筆布置，瑰麗高寒，各極其致，宛然天造地設，不能增減一筆，而皴擦勾斫渲染開闔之法無一不得古人神髓。昔人謂昌黎文，少陵詩，無一字無出處，今石谷之畫亦然。蓋其學富力深，遂與俱化，心思所至，左右逢源，不待倣摹，而古人神韻自然湊泊筆端者，要皆元本之功耳。余於畫道有癖嗜，顧以資質鈍劣，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生平所交畫友數輩，亦多未脫時趨，意謂風尚止此，不圖疲暮之年，得遇石谷，且親見其盤礴，如古人忽復現前，詎非大幸，然猶恨相遇之晚，不能不致歎於壯盛之緣慳也，自慚椎魯無文，於妙繪神奇，未能罄揄萬一。聊識古法源委，並我兩人定交因緣，以見絕藝固自有眞，且以訂歲寒之盟云耳。

又　畫不在形似，有筆妙而墨不妙者，有墨妙而筆不妙者。能得此中三昧，方是作家。此圖爲孔明先生作，峯巒樹石，大率規模承旨。然趨於古法中以高華工麗爲元畫之冠，此尤以淡逸見奇，筆墨兼妙，從董、巨伐毛洗髓

得來，故於倣古皆能超軼其上，非獨承旨。此圖亦一證也。蓋與孔明投契最深，實有殉知之合，不然何以拋撒逗漏至此。

賀裳《皺水軒詞筌・姜張詠蟋蟀詞》 稗史稱韓幹畫馬，人入其廐，見幹身作馬形，凝思之極，理或然也。作詩文亦必如此始工。如史邦卿詠燕，幾於形神俱似矣。次則姜白石詠蟋蟀：「露溼銅鋪，苔侵石井，都是曾聽伊處。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又云：「西窗又吹暗雨。爲誰頻斷續，相和砧杵。」數語刻劃亦工。蟋蟀無可言，而言聽蟋蟀者，正姚鉉所謂賦水不當僅言水，而言水之前後左右也。然尚不如張功甫「月洗高梧，露溥幽草，寶釵樓外秋深。土花沿翠，螢火墜牆陰。靜聽寒聲斷續，微韻轉、淒咽悲沈。爭求侶，慇懃勸織，促破曉機心。兒時曾記得，呼燈灌穴，斂步隨音。任滿身花影，猶自追尋。攜向華堂戲鬬，亭臺小、籠巧妝金。今休說，從渠牀下，涼夜聽孤吟」。不惟曼聲勝其高調，兼形容處心細如絲髮，皆姜詞之所未發。常觀姜論史詞，不稱其「軟語商量」，而賞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項羽學兵法之恨。

鄒祇謨《遠志齋詞衷・詠物須神似》 詠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宋詞至白石、梅溪，始得個中妙諦。今則短調，必推雲間。長調則阮亭贈雁，金粟詠螢、詠蓮諸篇，可謂神似矣。僕於銷夏時，亦詠僻題數十闋，雖選料鍊句處，謬爲諸公所歎，然形神縹緲之間，固不無望三神山之恨。

尤侗《西堂全集・西堂雜組》二集卷三《吳虞升詩序》 今之說詩者，古風必曰漢魏，近體必曰盛唐。【略】吳子虞升與予同里，每以此事相質。予語之曰：詩無古今，惟其眞爾。有眞性情，然後有眞格律；有眞格律，然後有眞風調。勿問其似何代之詩也，自成其本朝之詩而已；勿問其似何人之詩也，自成其本人之詩而已。晉人有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然持此語人，鮮不大怪者，獨吳子是予言。及其爲詩，鑱心獨運，妙句自來，其於古也，蓋神似而非形似，恒似而非時似。形似者擬，神似者眞；時似者擬，恒似者眞。此與予言若甚有合焉，故爲序之如此。

王士禎、張篤慶、張實居答郎廷槐問《師友詩傳録》 問：『詩自《三百篇》後，漢、魏遞降，拘限聲病，喜尚形似，鍾嶸以下，風會遞遷，乃自然之理，必至之勢。齊、梁後拘限聲病，喜尚形似，鍾嶸嘗以譏謝玄暉、王元長矣。然二公豈失爲一代文宗耶？』

田同之《西圃詩説》 先司農詩本工部，變化無方。如《盆梅》一律：『老鐵一椿園四寸，橫枝三五尺餘強。人與梅花太冷淡，天教明月來商量。』林逋原在山中臥，何遜曾爲水部郎。袖手我無吟賞法，武夷茶臼火新香。」微妙處全從《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篇得來，然而人莫能窺，蓋神似非形似也。

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卷二 善學少陵者，無如昌黎歌行，盤空硬語，妥帖恢奇，乃神似非形似也。李商隱《韓碑》一首，媲杜凌韓，音聲節奏之妙，令人含咀無盡。每怪義山用事隱僻，而此詩又別闢一境，詩人莫測如此。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詩貴神似，形似末也。楊廷秀作《江西宗派詩序》云：「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後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胾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宋人論詩，此最神解。試溯論之：《十九首》不似《三百》，曹、劉不似《十九首》，沈、謝不似曹、劉，李、杜不似沈、謝，況蘇、黃乎？要各有獨至之妙。又《騷》不似《詩》，賦不似《騷》，古體不似賦，今體不似古體，況辭曲乎？要實有同源之美。所謂二其形，一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東坡云：『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徐熙畫花卉，意在不似，有高於似者，是謂神似。《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神似之謂也。

鄒一桂《小山畫譜》卷下《形似》 東坡詩：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論詩則可，論畫則不可，未有形不似而反得其神者。此老不能工畫，故以此自文，猶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空鉤意釣，豈在魴鯉。亦以不能奕，故作此禪語耳。又謂寫眞在目與顴、肖，則餘無不肖。亦非的論。唐白居易詩云：畫無常工，以似爲工；學無常師，以眞爲師。宋郭熙亦曰：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而東坡乃以形似爲非，直謂之門外人可也。

趙翼《甌北詩話》卷八《高青丘詩》 李青蓮詩，從未有能學之者，惟青丘與之相上下，不惟形似，而且神似。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下 擬古貴得其神，而後求之氣韻，而後矣。今天下以夫子爲一代宗匠，幸示我以匡救之道！」阮亭答：「《詩》、《騷》

求之趣味，而後求之格調，而後乃求諸語意之間。太白擬古而不似古，蘇州效陶而不似陶。謝康樂《鄰中八首》，如『排霧矚聖明，披雲對清朗』等辭，終不改生平本色。江文通《雜擬三十》，如『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諸句，究不似漢、魏古音。其《田居》一篇，可謂得其神似，然雜諸陶集中，後人猶辨其爲江詩者，神韻不同也。自是以還，代相倣效，優孟衣冠，聊存彷彿耳。

譚獻《復堂詞話・厲樊榭詞》 太鴻思力可到清眞，苦爲玉田所累。填詞至太鴻，眞可分中仙、夢窗之席，世人爭賞其餖飣窒弱之作，所謂微之識砆砆也。樂府補題，別有懷抱。後來巧構形似之言，漸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辭其過。浙派爲人詬病，由其以姜張爲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瀉，玉田之潤，錄乾隆以來愼取之。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三《梅村可作東坡後勁》 東坡詞豪宕感激，忠厚纏綿，後人學之，徒形粗魯。故東坡詞不能學，亦不必學。惟梅村高者，有與老坡神似處，可作此翁後勁。如滿江紅諸闋，頗爲暗合，松栝凌寒，滿目山川，沽酒南徐三篇，尤見筆意。即閑情之作，如臨江仙逢舊結句云：『姑蘇城外月黃昏，綠窗人去住，紅粉淚縱橫。』哀艷而超脫，直是坡仙化境。迦陵學蘇、辛，畢竟不似。

又卷四《位存詞沈至》 位存詞，如『團扇先秋生薄怨。小池風不斷』。神似溫、韋語。然非其中眞有怨情，不能如此沉至。故知沈鬱二字，不可強求也。

又《穀人詞可亞於樊榭》 詞欲雅而正，故國初自秀水後，大半效法南宋，而得其形似。穀人先生，天生一枝大雅之筆，益以才藻，合者可亞於樊榭，微嫌才氣稍遜。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 重者，沈著之謂。在氣格，不在字句。於夢窗詞庶幾見之。即其芬菲鏗麗之作，中間寓句豔字，莫不有沈摯之思，灝瀚之氣，挾之以流轉。令人翫索而不能盡，則其中之所存者厚。沈著者，厚之發見乎外者也。欲學夢窗之緻密，先學夢窗之沈著。即緻密、即沈著。非出乎緻密之外，超乎緻密之上，別有沈著之一境也。夢窗與蘇、辛二公，實殊流而同源。其見爲不同，則夢窗緻密其外耳。其至高至精處，雖擬議形容之，未易得其神似。穎慧之士，束髮操觚，勿輕言學夢窗也。

又 草窗《少年游宮詞》云：『一樣春風，燕梁鶯戶，那處得春多？』即『梨花雪，桃花雨，畢竟春誰主』之意。倶從義山『鶯嘵花又笑，畢竟是誰春』脫出。其《朝中措茉莉擬夢窗》云：『尚有第三花在，不妨留待涼生。』庶幾得夢窗之神似。

氣

《國語・周語下》（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夫鍾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閒。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愼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聽則言及，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爲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

《荀子・樂論》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應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治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愼其所去就也。

曹丕《典論・論文》（李善註《文選》卷五二） 文以氣爲主。氣之

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陶潛《陶淵明集》卷五《感士不遇賦序》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憫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眞風告逝，大僞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劉勰《文心雕龍・徵聖》 贊曰：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爲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又《雜文》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

又《檄移》 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彊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鑒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

又《封禪》 秦皇銘岱，文自李斯，法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

又《章表》 至於文舉之薦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瑀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

又《奏啓》 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彊禦，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

又《書記》 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略】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御覽作滌蕩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

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勘。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腠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紛哉萬象，勞矣千想。元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又《時序》 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又《才略》 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略】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

鍾嶸《詩品·晉平原相陸機》 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詞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蕭繹《金樓子序》 竊重管夷吾之雅談，諸葛孔明之宏論，足以言人世，足以陳政術，竊有慕焉。老生有言：『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有是哉！有是哉！ 裴幾原劉嗣芳蕭光侯張簡憲，余之知己也。伯牙之琴，嗟《綠綺》之長廢；巨卿之驥，驅《白馬》其安歸？昔爲俎豆之人，今成介冑之士，智小謀大，功名其安在哉！ 蓋以金樓子爲文也，氣不遂文，文常使氣；材不值運，必欲師心。霞聞得語，莫非撫臆；松石能言，必解其趣；風雲玄感，儻獲見知。今纂開闢已來，至乎耳目所接。

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 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 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

王昌齡《論文意》（《文鏡祕府論》南卷） 夫文章興作，先動氣，氣生乎心，心發乎言，聞於耳，見於目，錄於紙。意須出萬人之境，望古人於格下，攢天海於方寸。詩人用心，當於此也。

釋皎然《詩式·詩有四不》 氣高而不怒，怒則失於風流；力勁而不露，露則傷於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則蹶於拙鈍；才贍而不疏，疏則損於筋脈。

又《詩有二要》 要力全而不苦澀，要氣足而不怒張。

又《詩有六迷》 以虛誕而爲高古；以緩漫而爲沖澹；以錯用意而爲獨善；以詭怪而爲新奇；以爛熟而爲穩約；以氣少力弱而爲容易。

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全唐文》卷五一八） 文之作，上之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財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消；理消則言愈繁，繁則亂矣；文薄則意愈巧，巧則弱矣。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飾之以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

柳冕《答楊中丞論文書》（《全唐文》卷五二七） 嗟乎！天下之才少矣，文章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沉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醫孰能知之。【略】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氣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冕白。

又《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全唐文》卷五二七） 夫善爲文者，發而爲聲，鼓而爲氣。眞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並用，而氣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生焉。不善爲文者反此，故變《風》、變《雅》作矣，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

於頔《釋皎然杼山集序》（《全唐文》卷五四四） 詩自《風》、《雅》道息，二百餘年而騷人作，其旨愁思，其文婉麗，亡楚之變風歟？ 至西漢李陵、蘇武，始全爲五言詩體，源於《風》，流於《騷》，故多憂傷離遠之情。梁昭明所撰《文選》，錄古詩十九首，亡其名氏，觀其辭，蓋東漢之世，亦蘇、李之流也。自建安中，王仲宣、曹子建鼓其風，晉世陸士衡、潘安仁揚其波。王、曹以氣勝，潘、陸以文尚，氣勝者魏祖興武功於二京已覆，文尚者晉武圖帝業於五胡

肇亂。觀其人文興亡之跡，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韓愈《昌黎先生集》卷一六《答李翊書》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六七《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蓋是氣凝爲性，發爲志，散爲文。粹勝靈者，其文沖以恬；靈勝粹者，其文宣以秀；粹靈均者，其文蔚溫雅淵，疏朗麗則，檢不扼，達不放，古常而不鄙，新奇而不怪。吾友居敬之文，其殆庶幾乎？

李德裕《李文饒集》外集卷三《文章論》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透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

皮日休《松陵集序》（《唐詩紀事》卷六四） 夫才之備者，猶天地之氣乎？氣者，止乎一也，分而爲四時。其爲春，則煦枯發枿，如育如濩，百物融洽，酣人肌骨；其爲夏，則赫曦朝升，天地如窯，草焦木渴，若燎毛髮；其爲秋，則涼颸高曙，若露天骨，景爽夕清，神不蔽形；其爲冬，則霜陣一棲，萬物皆瘁，雲沮日慘，若憚天責。夫如是，豈拘於一哉？亦變之而已。人之有才者，不變則已；苟變之，豈異於是乎？

蘇轍《欒城集》卷二二《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呂南公《灌園集》卷一四《與王夢錫書》 觀古今文人所以論著，氣質不齊，要唯才之高者，則道益宜足。彼才之卑者，道雖不足，無所訾議。蓋才卑則氣弱，氣弱則辭蹇。爲文而出於蹇弱，則理雖不失，人罕喜讀。人不讀矣，則誰復料其持論哉？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 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其編後，略云：「端求古人遺，琢抉手不停。方其拾璣羽，往往失鵬鯨。」蓋謂是也。

許顗《彥周詩話》 張籍王建，樂府宮詞皆傑出，所不能追逐李杜者，氣不勝耳。

華光《華光梅譜》 梅有四病，疊花如品字，交枝如乂字，交木如椏字，結梢如爻字，枝小有花多，花少則不繁，枝細嫩而不怪，枝多花少，言其氣之全也。枝老花大，言其氣之壯也。梅有高下尊卑之別，有大小貴賤之辨，有疎密輕重之象，有間闊動靜之用。枝不得並發，花不得並生，眼不得並點，木不得並接。枝有文武，剛柔相合。花有大小，君臣相對。條有父子，長短不同。蘂有夫妻，陰陽相應。其木不一，當以類推之。

王灼《碧雞漫志》卷一《論雅鄭所分》 或問雅鄭所分。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至論也。何謂中正。凡陰陽之氣，有中有正，故音樂有正聲，有中聲。二十四氣歲一周天，而統以十二律。中正之聲，正聲得正氣，中聲得中氣，則可用。中正用，則平氣應，故曰，中正以平之。若乃得正氣而用中律，得中氣而用正律，律有短長，氣有盛衰，太過不及之弊起矣。自揚子雲之後，惟魏漢津曉此。東坡曰：「樂之所以不能致氣召和如古者，不得中聲故也。樂不得中聲者，氣不當律也。」東坡知有中聲，蓋見孔子及伶州鳩之言，恨未知正聲耳。近梓潼雍嗣侯者，作正笙訣、琴數、還相爲宮解、律呂逆順相生圖。大概謂知音在識律，審律在習數。故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諸譜以律通不過者，率皆淫哇之聲。嗣侯自言，得律呂眞數，著說甚詳，而不及中正。

吳可《藏海詩話》 凡詩切對求工，必氣弱。寧對不工，不可使氣弱。評：氣自弱耳，何關切對求工耶？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 米元章賦詩絕妙，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

掩之也。如《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云：『久陰陣奪佳山川，長瀾四溢魚龍淵。衆看李郭渡浮玉，晴風掃出清明天。頗聞妙力開大施，足病不列諸方仙，想應蒼壁有垂露，照水百怪愁寒煙。』《柄雲閣》云：『雲出救世早，澤浹雲尋歸。入石了不見，豐功已如遺。龍驤荐復起，抱石明幽姿。雲乎無定所，隱者何當棲。』如此二詩，殆出翰墨畦徑之表，蓋自邁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規索矩者所可到也。

又　韓退之《調張籍詩》曰：『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魏道輔謂高至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彼獨未讀《送無本詩》爾。其曰：『我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衆元窖。』言手攬蛟龍之角，下覷衆鬼之窖，皆難事，而無本勇往無不敢，蓋作文以氣爲主也。則《調張籍》之句，無乃亦是意乎？

又卷五　東坡《與子由論書》云：『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荀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故其子叔黨跋公書云：『吾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手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觀此則知初未嘗規規然出於翰墨積習也。

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後集》卷二七《蔡端明公文集序》　文以氣爲主，非天下之剛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傑然自名於世者亡幾。非文不足也，無剛氣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氣，而發爲七篇仁義之書。韓子以忠犯逆鱗，勇叱三軍之氣，而發爲日光玉潔、表裏六經之文。故孟子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而韓子觝排異端，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下，皆氣使之然也。若二子者，非天下之至剛者歟？

國朝四葉，文章尤盛。歐陽文忠公、徂徠先生石守道、河南尹公師魯、莆陽蔡公君謨，皆所謂傑然者。文忠之文，追配韓子，其剛氣所激，尤見於《賈高司諫書》。徂徠之氣，則見於《慶曆聖德頌》。師魯則見於願與范文正同貶之書。君謨則見於《四賢一不肖詩》。嗚呼！使四君子者，生於吾夫子時，則必無『未見剛』之歎；而乃同出於吾仁祖治平醇厚之世，何其盛歟！

予曰：端明公文章，文忠公嘗稱其清逸粹美。後雖有善文詞好議論者，莫能改是評也。予復何云？然竊謂文以氣爲主，而公之詩文，實出於氣之剛，入則爲謇諤之臣，出則爲神明之政，無非是氣之所寓。學之者宜先涵養吾胷中之浩然，則發而爲文章事業，庶幾無媿於公云。五年十月永嘉王某叙。

周必大《文忠集》卷二〇《王元渤洋右史文集序》　文章以學爲車，以氣爲馭，車不攻，積中固敗矣，氣不盛，吾何以行之哉！

車牟王公之文，吾能言之：以六經爲美材，以子史爲英華，旁取騷人墨客之辭潤澤之。猶以爲未也，挾之以剛大之氣，行之乎忠信之塗。仕可屈，身不可屈，食可緩，道不可緩。如是者積有年，浩浩乎胷中，滔滔乎筆端矣。賦大禮則麗而法，傳死節則贍而勁，銘記則高古粹美，奏議則切直忠厚。至於感今懷昔，登高望遠，憂思愉快，及摹寫戲笑，一皆寓之於詩文。大篇短章，充溢箱篋。嗣子昌祖，懼夫散軼而無傳也，釐爲三十卷，屬某爲之序。

又卷五二《楊謹仲詩集序》　文章有天分，有人力，而詩爲甚。才高者語新，氣和者韻勝，此天分也；學廣則理暢，時習則句熟，此人力也。二者全則工，偏則不工；工則傳，不工則不傳。古今一也。同年楊謹仲，家世文儒，才高而氣和，於書無不讀，於名勝無不師慕之，嗜古如嗜色，爲文晝夜不休。清江置郡今二百年，二劉三孔以來，文風日盛。謹仲自少爲先進所推，未第時，鄉之英俊爭受業其門。名聞四方，願交者衆，二千石而下皆尊禮之，蓋其行藝俱優。而尤喜爲詩，本原乎六義，沉酣乎風騷，自魏晉隋唐及乎本朝，凡以是名家者，往往窺其藩籬，泝其源流，大要則學杜少陵蘇文忠公。故其下筆初而麗，中而雅，晚而閎肆。長篇如江河之澎湃，浩不可當；短章如溪澗之漣漪，清而可愛。間與賓客酬唱，愈多愈奇，非所謂天分人力全而不偏者邪！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六《攻媿樓宣獻公文集序》　今之文，古所謂辭也。古者即辭以知心，故即其或慙或枝，或游或屈，而知其疑叛，知其誣善與失守也。即其或詖或淫，或邪或遁，而知其蔽陷，知其離且窮也。蓋辭根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氣之薄厚，志之大小，學之粹駁，則辭之險易、正邪從之。如聲音之通政，如蓍蔡之受命。積中而形外，斷斷乎不可揜也。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二八《日湖文集序》　是故致飾語言，不若養其氣；求工筆札，不若勵於學。氣完而學粹，則雖崇德廣業，亦自此進，況其外之文乎？此人之所可用力而至也。持偏駁之資，乏眞積

之力，而區區以一雷礙江河，寧有是哉！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劉圻父詩序》　文以氣爲主，少銳老惰，人莫不然。世謂鮑照江淹晚節才盡，予獨以氣爲有惰而才無盡。子美夔州、介甫鍾山以後所作，豈以老而惰哉！余幼亦酷嗜，歲月幾何，顏髮益蒼，事物奪其外，憂患攻其內，耗亡銷鑠，不復有一字矣。

嚴羽《滄浪詩話・詩法》　詞氣可頡頏，不可乖戾。

又《詩評》　孟郊之詩，憔悴枯槁，其氣局促不伸，退之許之如此，何邪？詩道本正大，孟郊自爲之艱阻耳。

王柏《魯齋王文憲公集》卷一一《題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後》　「文以氣爲主」，古有是言也；「文以理爲主」，近世儒者嘗言之。李漢曰：「文者貫道之器。」以一句蔽三百年唐文之宗，而體用倒置不知也。必如周子曰：「文者所以載道也。」而後精確不可易。

夫道者，形而上者也；氣者，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不可見，必有形而下者爲之體焉。故氣亦道也。如是之文，始有正氣；氣雖正也，體各不同；體雖多端，而不害其爲正氣足矣。蓋氣不正，不足以傳遠。學者要當以知道爲先，養氣爲助。道苟明矣，而氣不充，不過失之弱耳。道苟不明，氣雖壯，亦邪氣而已，虛氣而已，否則客氣而已，不可謂載道之文也。

郝經《陵川集》卷二〇《內遊》　昔人謂漢太史遷之文，所以奇，所以深，所以雄雅健絕，超麗疏越者，非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也。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泛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笮昆明，還於河洛；能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其氣，然後吐而爲辭，筆而爲書。故爾欲學遷之文，先學其遊可也。余謂不然，果如是，則遷之爲遷亦下矣。勤於足跡之餘，會於觀覽之末，激其志而益其氣，僅發於文辭而不能成事業，則其遊也外，而所得者小也。其遊也外，故其得也小；其得也小，故其失也大。是以《史記》一書，甚多疏略，或有牴牾。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軌利而羞賤貧。其於書法也，則記繁而志寡：項籍一夫也，而述本紀，與堯舜並；陳涉徒也，作世家，與孔子同。其失豈淺淺哉。

姚遂《牧庵集》卷三《盧威仲文集序》　吾友威仲之生，其將使世之有所憚乎？其天以傾世道之陰乎？其文吾不得而多見，（見）其大者矣！甲辰一疏，奪權臣而褫其氣，蠶績而蟹匡，范冠而蟬綏，夸者知位之不可恃，悖者知禮之不可失，其有功於名誼如此。垂紳學館之際，是非必陳，邪正必辨。闕政無能言，而言之者必威仲也；巨憸無能拒，而拒之者必威仲也。射精而猿號，鑑明而塵至，威仲於是不見容於表著之底矣。湛浮田里，嘯傲江湖，此自古忠臣志士所不免，威仲身詘而道不詘矣。予嘗熟玩其文之一二，大抵體根於氣，氣根於識，識正而氣正，氣正而體正，故勁特而偉健，明白而洞達，激烈而懇到。望而知其爲威仲之文，蓋君子之文也！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〇《譚村西詩文序》　文以氣爲主，非主於氣也。迺其中有所主，則其氣浩然，流動充滿而無不達，遂若氣爲之主耳。故文之盛也，如風雨驟至，山川草木皆爲之變；如江河浩渺，波濤平駭，各一其勢。大之而金石制作，歌《明堂》而頌《清廟》；小之而才情婉孌，清《白雪》而豔《陽春》。古之而鼎彝幼眇，陳淳風而追泰古；時之而花柳明媚，過前川而學少年。故昌黎之古文，其小律小絕無不精妙；東坡之大才，其回文麗句各極體裁。或有謂能文不能詩，能詩不能文者，皆其主弱而氣易衰也。

又卷一一《彭宏濟詩序》　天地間清氣，爲六月風，爲臘前雪，於植物爲梅，於人爲仙，於千載爲文章，於文章爲詩。冰霜非不高潔，然刻厲不足觀；花柳豈不明媚，而終近婦兒。茲清氣者，若不必有，而必不可無。自《風》、《雅》來三千年於此，無日無詩，無世無詩，或得之簡遠，或得之低黯，或得之古雅，或得之怪奇，或得之優柔，或得之輕盈：往往無清意，則不足以名世。夫固各有當也，而後出者顧規規然效之，於其貌焉耳，而曰吾自學爲某家，不亦馳騁於末流，而詩無本矣乎？清以氣，氣豈可摳而學、攬而蓄哉！

范梈《木天禁語・六關・篇法・樂府篇法》　張籍爲第一，王建近體次之，長吉虛妄不必效，岑參有氣，惜語硬，又次之。張王最古，上格如《焦仲卿》《木蘭詞》、《羽林郎》、《霍家奴》、《三婦詞》、《大垂手》、《小垂手》等篇，皆爲絕唱。李太白樂府，氣語皆自此中來，不可不知也。

又《家數》　詩之造極適中，各成一家。詞氣稍偏，句有精粗，強弱不均，況成章乎？不可不謹。

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一八《吳正傳文集序》　潛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駕而爲文。驕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吝氣歉則其言必苟而流於諂。

譬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觀其榮耀銷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氣和而聲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正。茲其所以信於今而貽於後歟？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二九《密菴文集序》 文主於氣，而氣之所充，非本於學不可也。六經而下，以文雄世者，稱孟軻氏、韓愈氏。孟軻氏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韓愈氏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然孟軻氏之養氣，則既始之以知言；而韓愈氏之氣盛，亦惟三代兩漢之書是觀，聖人之志是存耳。文以氣爲主，氣由學以充，見之二氏可考而知也。後之學者，乃或不是之求，方貴華尚采，粉澤以爲工，遵密以爲能。吁，亦末矣！是故有見於此，而思務去之者，豈不謂之有志之士乎？若吾友謝君原功，斯爲有志之士矣。

陳繹曾《詩譜・張華》 氣清虛，思頗率。

宋濂《宋文憲公文集》卷二六《文原》 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騖乎外也！

又 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也哉！

又卷五三《浦陽人物記・文學篇序》 雖然，此特論爲文之體然耳，若原其本則未也。其本者何也？天地之間，至大至剛，而吾籍之以生者，非氣也耶？必能養之而後道明，道明而後氣充，氣充而後文雄，文雄而後追配乎聖經，不若是不足謂之文也。何也？文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文不繫道，不作焉可也。苟繫於道，則萬世在前，不謂其久，吾不言焉，言則與之合也。萬世在後，不謂其遠，吾不言焉，言則與之合也。是故無小無大，無外無內，無古無今，非文不足以宣，非文不足以行，非文不足以傳，其可以無本而致之哉！浦陽雖小邑，自宋以來，以文知名者甚衆，大抵據經爲本有足貴者，故濂悉傳其人，而僭誦所聞於其首，作《文學篇》第四。

劉基《誠意伯文集》卷五《蘇平仲文集序》 文以理爲主，而氣以攄之。理不明爲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駕。文之盛衰，實關時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其國之興廢，豈苟然哉！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制雖殊，而其造意出辭，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爲言，不矯揉以爲工，不虛聲而強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想其人，蓋莫非聖賢之徒，知德而聞道者也。而況又經孔子之刪定乎！

漢興，一掃衰周之文敝，而返諸樸。豐沛之歌，雄偉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於此。而高祖文帝制詔天下，咸用簡直，於是儀、秦、鞅、斯懸河之口，至此幾杜。是故賈疏、董策、韋傳之詩，皆妥帖不詭，語不驚人，而意自至，由其理明而氣足以攄之也。周之下，享國延祚，漢爲最久，蓋可識矣。武帝英雄之才，氣蓋宇宙。而司馬相如又以誇逞之文侈之，以啓其夜郎筰笮，通天柱館，泰山梁甫之役，與秦始皇帝無異，致勤持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輪臺之詔，然後僅克有終，文不主理之害，一至於斯，不亦甚哉！相如既沒，人猶尚之，故楊子雲用是見知成帝。然而漢家樸厚之尚，已成其根，未嘗拔也。故趙充國、將也，有屯田之奏；劉更生，宗室子也，有封事之言。往復開陳，周旋辨析，誠意懇至，理明辭達，氣暢而舒，非汲汲以鴻生碩儒爭名當代者所能及也。豈非習尚有源，而得之於自然乎？嗚呼！此西漢之文，所以爲盛，國祚絕而復續，如元氣之不壞，而乾坤不死也。後人之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爲稱首，不亦悲哉！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超世之文，要亦不改故尚，故亦不失西京舊物。下逮魏、晉，降及於隋，駁雜不一，而其大概，惟日趨於綺靡而已。是故非惟國祚不長，而聲教所被，亦不能薄四海觀風者，蓋於是乎求之哉！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三二《義烏王氏新建忠文公廟記》 唐昌黎韓氏，以文章妙天下，歷千百年鮮有及之者。豈其下筆刊落陳言，卓然成家，足以聳動乎人哉？其氣充、其理直、其言達而暢也，固宜。

徐禎卿《談藝錄》 朦朧萌坼，情之來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頡頏累貫，韻之齊也；混沌貞粹，質之檢也；明焉清圓，詞之藻也。高才開擬，滿筆求工，發旨立意，雖旁出多門，未有不由斯戶者也。至於《垓下》之歌，出自流離；「煮豆」之詩，成於草率。命詞慷慨，並自奇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之權例也。

又 詩之詞氣，雖由政教，然支分條布，略有逕庭。良由人士品殊，藝

隨遷易。故宗工鉅匠，詞淳氣平；豪賢碩俠，辭雄氣武；遷臣孽子，辭厲氣促；逸民遺老，辭玄氣沉；賢良文學，辭雅氣俊；輔臣弼士，辭尊氣嚴；閨童壺女，辭弱氣柔；媚夫悴士，辭靡氣蕩；荒才嬌麗，辭淫氣傷。

又　夫哲匠鴻才，固由內穎；中人承學，必自迹求。大抵詩之妙軌：情若重淵，奧不可測；詞如繁露，貫而不雜；氣如良駟，馳而不軼。由是而求，可以冥會矣。

又　氣本尚壯，亦忌銳逸。魏祖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猶暧暧也。思王《野田黃雀行》，譬如錐出囊中，大索露矣。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　《詩人玉屑》：『偷語謂之鈍賊，倩長虞「日月光太清」，陳後主「日月光天德」是也。』然「太清」不宜用「光」字，陳句渾厚有氣，此述者優於作者。

又卷二　陳琳曰：『騁哉日月遠，年命將西傾。』陸機曰：『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謝靈運曰：『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李長吉曰：『天東有若木，下置銜燭龍。吾將斬龍足，嚼龍肉，使之朝不得迴，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此皆氣短。無名氏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此作感慨而氣悠長也。

又　徐伯傳問詩法於康對山，曰：『熟讀太白長篇，則胸次含宏，神思超越，下筆殊有氣也。』

又　漢人作賦，必讀萬卷書，以養胸次。《離騷》爲主，《山海經》、《輿地志》、《爾雅》諸書爲輔。又必精於六書，識所從來，自能作用。若揚袘、戍削、飛襳、垂髾之類，命意宏博，措辭富麗，千彙萬狀，出有入無，氣貫一篇，意歸數語，此長卿所以大過人者也。

又卷三　凡襲古人句，不能翻意新奇，造語簡妙，乃有愧古人矣。謝莊《月賦》：『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蓋出自屈平『洞庭波兮木葉下』。譬以石家鐵如意，改製細巧之狀，此非古良冶手也。王勃《七夕賦》：『洞庭波兮秋水急。』意重氣迫，而短於點化，此非偷狐白裘手也。許渾《送韋明府南遊》詩：『木葉洞庭波。』然措詞雖簡而少損氣魄，此非縮銀法手也。

又　自古詩人養氣，各有主焉。蘊乎內，著乎外，其隱見異同，人莫之辨也。熟讀初唐盛唐諸家所作，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峯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古雅如瑤瑟朱絃，老健如朔漠橫鵰，清逸如九皐鳴鶴，明淨如亂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雲，芳潤如露蕙春蘭，奇絕如鯨波蜃氣，此見諸家所養之不同也。學者能集衆長合而爲一，若易牙以五味調和，則爲全味矣。

又　學《選》詩不免乎套子，去套子則語新而句奇。務新奇則太工，辭不流動，氣乏渾厚。如辭勝氣，氣勝辭，套子用否之間，善作者不墮於一隅也。

又卷四　詩有至易之句，或從極難中來，雖非緊關處，亦不可忽。若使一句龌龊，則損一篇元氣矣。

唐志契《志契論畫・論氣運生動》　氣運生動與煙潤不同。世人妄指煙潤遂謂生動，何相謬之甚也。蓋氣者有筆氣，有墨氣，有色氣，俱謂之氣。而又有氣勢，有氣力，有氣機。此間即謂之運。而生動處，又非運之可代矣。生者生生不窮，深遠難盡，動而不板，活潑迎人，要皆可默會而不可名言。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涼。又如畫貓絕鼠圖，畫大士渡海而滅風，畫龍點睛飛去，此之謂也。至如煙潤，不過點墨無痕迹，皴法不生澀而已，豈可混而一之哉。

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二《項思堯文集序》　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之權足以榮辱毀譽於人，而不能以與於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於己，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己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於數千載之上矣。太音之聲，何期於《折楊》、《皇華》之一笑！

唐順之《荆川先生文集》卷一〇《董中峯侍郎文集序》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於天機之自然，而凡爲樂者，莫不能然也。最善爲樂者，則不然。其妙常在於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聲氣之表。氣轉於氣之未湮，是以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於聲之未歇，是以歇宜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而爲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爲樂者，莫不皆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爲樂？使其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爲神？有賤工者，見夫善爲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爲果無所轉也，於是直其氣與聲而出之，戛戛然一往而不復，是擊腐木濕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 玄暉不唯工發端，撰造精麗，風華映人，一時之傑。青蓮目無往古，獨三四稱服，形之詞詠。《登九華山》云：『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特不如靈運者，匪直材力小弱，靈運語俳而氣古，玄暉調俳而氣今。

又 何水部柳吳興篇法不足，時時造佳致。何氣清而傷促，柳調短而傷凡。吳均起語頗多五言律法，餘章綿麗，不堪大雅。

又卷四 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工；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未可以時代優劣也。

顧起綸《國雅品・士品二》 今京師縉紳每謂七言律，書軸庶不寥索，遂失作者之意。殊不知律者以古雅沈鬱爲難，而七言尤不易。往有誦先輩七言律句，各減去二字，亦成章，舉座大笑，故在句句字字不可斷爲工。又以句句字字直屬爲病，在氣貫節續，如脉絡然。所謂圓如貫珠者，卽衲子數珠，若減截一二子，便不成串矣。雖盛唐諸公，惟王維、李頎二三家臻妙，太白浩然便不諳矣。

俞彥《爱園詞話・小令與長調之難》 小令佳者，最爲警策，令人動賽裳涉足之想。第好語往往前人說盡，當從何處生活。長調尤爲亹亹，染指較難。蓋意窘於侈，字貧於複，氣竭於鼓，鮮不納敗。比於兵法，知難可焉。

顧元慶《夷白齋詩話》 杜東原先生嘗云：『繪畫之事，胸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啓人之高志，發人之浩氣。晉唐之人，以爲玩物適情，無所關係。若曰翻轍皇猷，彌綸治具，至於圖史，以存鑑戒，豈無所關係哉？』陳後山詩云：『晚知詩畫眞有得，悔卻歲月來無多。』亦此意也。

湯顯祖《湯顯祖詩文集》卷三一《朱懋忠制義敍》 通天地之化者在氣機，奪天地之化者亦在氣機。化之所至，氣必至焉。氣之所至，機必至焉。孫策起少年，非有家門積聚之勢，朝廷節制之重。然以三千人涉江、淮、吳、會，立有江東。袁、曹眙睨而不敢正視。然竟以蹶。此氣勝而機不勝者也。諸葛武侯精其技，至於木牛流馬。然終不能出漢中夷陵一步，窺長安許洛者，此機勝而氣不勝也。天下文章有類乎是。莽莽者氣乎，旋旋者機乎。莊生曰：『萬物出乎機，入乎機。』天下有中氣，有畸氣。中主要而難見，畸挈激而易行。氣與機相輔相軋以出。天下事舉可得而議也。吾以爲二者莫先乎養氣。養氣有二。子曰：『智者動，仁者靜，仁者樂山，而智者樂水。』故有以靜養氣者，規規環室之中，回回寸管之內，如所云胎息踵息云者，此其人心深而思完，機寂而轉，發爲文章，如山嶽之凝正，雖川流必溶清也，故曰仁者之見；有以動養其氣者，泠泠物化之間，亹亹事業之際，所謂鼓之舞之云者，此其人心鍊而思精，機照而疾，發爲文章，如水波之淵沛，雖山立必陂陁也，故曰智者之見。二者皆足以吐納性情，通極天下之變。下此，百姓文章耳。蓋日用飲食而未嘗知爲者也。

陸時雍《詩鏡總論》 氣太重，意太深，聲太宏，色太厲，佳而不佳，反以此病，故曰『穆如清風』。

又 七言古，盛於開元以後，高適當屬名手。調響氣佚，頗得縱橫；勾角廉折，立見涯涘。以是知李杜之氣局深矣。

又 材大者聲色不動，指顧自如，不則意氣立見。李太白所以妙於神行，韓昌黎不免有蹶張之病也。氣安而靜，材斂而閟。張子房破楚椎秦，貌如處子；諸葛孔明陳師對壘，氣若書生。以此觀其際矣。陶謝詩以性運，不以才使。凡好大好高，好雄好辯，皆才爲之累也。善用才者，常留其不盡。

王猷定《四照堂文集》卷一《與友論文書》 頃辱足下書示僕，以今之爲文者，如漢《淮南》云：『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冒以綺繡，尸祝均絃，大夫端冕以迎送之。及其已成之後，則壞土剡草而已矣。』始信文以氣爲主，古人豈欺我哉！

嗚呼！子可謂知文者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阿房之高且廠也，魯靈光之巋且煥也，臨春結綺之侈且麗也，揚子之亭、葛氏之廬之幽且閑也，亦甚不同，乃其爲之也，楹檐榱栿則無不同也。故耳目四肢皆具，始可以爲人；根荄枝葉皆備，始可以爲木也。然則辭固有體，而氣乃行於體之中者也。古人之爲是言也，有所兼而言之，後人泥其言而不察，亦已過矣。故明徵定保，如金如石，謨訓之垂也。正大煒煌，如綍如綸，詔誥之頒也。簡質嚴厲，觸目警心，箴銘之誡也。羅列理亂，確證古今，陳事之忠也。搜剔謬戾，顯彰奸慝，繩糾之直也。聲義致討，墨墨梅梅，軍旅之歌也。揚德敷功，明明弼弼，廟堂之頌也。以至感懷而造端，則睪然四望、皇然遠慮之無窮也。贈答而抒思，則融然怡懌、鬱然纏綿之靡盡也。慷慨而賦物，則辰經星緯，嶽峙川流，艦軺陵闕，園囿殿臺之必蔚贍也。游覽而寓意，則島阜陂渚，鱗植羽

毛，寒燠晦朔，杳冥變怪之必流連也。若夫張皇撼動，發必穿的，則爲說士捭闔之術。擷葩摛英，詞必銜巧，則爲騷人文士之習。嘶吻棘喉，索隱窮異，則爲曲士支離之說。此體之大略也。夫劍之下型，未能斷蔬，及加之砥礪，可以刺犀甲。鏡之下型，不能見日影，及紛以玄錫，摩以白旃，可以鑑鬚眉。然則體亦爲文之砥錫也。夫體何自出？理而已矣。張文潛曰：『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塗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楊其詩篇刻露，稍傷元氣，然天地間自少此一派不得。彼蓋別具手腕，不獨與他家詩不相似，並自與其文章樂府絕不相似。伯敬云：「唐文奇碎，而退之春融，志在挽回；唐詩淹雅，而退之艱奧，意專出脫。」此數語眞昌黎知己。彼謂『昌黎以文爲詩』者，是不知昌黎者也。大率宋人以詞自負，故所言類此。然遂欲以此評詩，不免隔靴搔癢。

又　唐人五言古，氣沉力厚，初看似難入眼，反覆讀之乃佳者，惟杜少陵、王少伯二人。但少伯在沉厚中時有生拗費力處，若少陵則生處皆熟，拗處皆圓，每於似生似拗之間，忽復光怪燦閃，捉摸不住，所以高少伯數籌耳。若少伯七言絕，卻又渾融無迹，在諸體之上，又非少陵所及矣。

朱鶴齡《愚菴小集》卷八《梁大司農詩集序》　唐貫休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而歸太僕又言：『詩文者，天地之元氣。』清氣之與元氣有以異乎？曰：有異。清氣如遊澄潭靜渚之間，淪漪映空，蔚藍同色，盥濯者爭就焉，然而潦盡霜清，不免有易涸之憂。元氣如葭琯陽回，勾芒律動，山川俄焉增絢，草木爲之改觀，一任紅英紫艷，白萼綠跗，紛紛籍籍，隨物變色，而莫知化工之所由然。是故得清氣者爲勞臣志士之幽情，爲羈人思婦之苦語，哀怨淒切，或至如候蟲之鳴，與寒蟬相應。若夫得元氣者，西清東觀之間，振其步武；明堂清廟之上，冥其聲音。煌煌乎山龍藻火之采爛焉，琅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惟其受之於天者全，故凡音不得與之競工拙也。

三十年來，海內之以名公鉅卿主持風雅者，南爲芝麓龔先生，北爲蒼巖梁先生。二先生著作近懸秦市，遠走雞林，梁先生在今則巋然魯靈光也。先生之詩，未窺全豹，茂倫、山子梓行其集，始得受而卒業焉。筋力成就在高、岑、王、孟間，七言近體兼撮歷下之勝，有正容劘切之志，而不改其和平；有淡天藻麗之辭，而不流於靡蕩。蓋先生家承世閥，學有淵源，一門群從，接武華要，太行、滹沱，山川秀烈之氣，盡萃於一氏。以故擅材弘富，抽發不窮，愚

又　李易安云：『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而歐陽永叔、蘇子瞻詞，乃句讀不葺之詩耳。』又嘗記宋人有云：『昌黎以文爲詩，東坡以詩爲詞。』甚矣詞家之難也！余謂易安所譏介甫、子固、永叔三人甚當，但東坡詞氣豪邁，自是別調，差不如秦七、黃九之到家耳。東坡自言平日不喜唱曲，故不中音律，是亦一短。以詩爲詞，難爲東坡解嘲，若以爲『句讀不葺之詩』，抑又甚矣！至於昌黎文章，元氣深渾，獨

賀貽孫《詩筏》　古詩之妙，在首尾一意而轉折處多，前後一氣而變換處多。或意轉而句不轉，或句轉而意不轉；或氣換而句不換，或句換而氣不換。不轉而轉，故愈轉而意愈不窮；不換而換，故愈換而氣愈不竭。善作詩者，能留不窮之意，蓄不竭之氣，則幾於化。

又　詩律對偶，圓如連珠，渾如合璧。連珠互映，自然走盤；合璧雙關，一色無痕。八句一氣而氣遒老，一句三折而句遒遒。遒老遒沉，遒遒遒宕。首貴聳拔，意已趨下；結須流連，旨則收上。七言固爾，五字亦然。神而化之，存乎其人，非筆舌所能宣也。

又　詩中有畫，不獨摩詰也。浩然情景悠然，尤能寫生，其便娟之姿，逸宕之氣，似欲超王而上，然終不能出王範圍內者，王厚於孟故也。吾嘗譬之，王如一輪秋月，碧天似洗；而孟則江月一色，蕩漾空明。雖同此月，而孟所得者，特其光與影耳。

所謂得元氣之全者，非先生其誰耶？

傅山《霜紅龕集》卷二五《文訓》 文者，情之動也；情者，文之機也。文乃性情之華，情動中而發於外。是故情深而文精，氣盛而化神，才摯而氣盈，氣取盛而才見奇。

吳偉業《雜劇三集序》 造化氤氳之氣，分陰分陽，貞淫各出。其貞氣所感，則爲忠孝節烈之事；其淫氣所感，則爲放蕩邪慝之事。二氣並行宇宙間，光怪百出，情狀萬殊，而總繇文人之筆傳之。文人之筆，或寓言，或紀實，想象形容，千載如見：由是貞者傳，淫者亦傳。如《三百篇》中不刪《鄭》、《衛》，聖人以爲男女情欲之事，不必過遏。詞人狂肆之言，未嘗無意，貞淫並載，可以爲勸，可以爲鑒，有其文則傳其文而已。

黃宗羲《黃梨洲文集》序類《縮齋文集序》 雖然，澤望之文，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留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則擊而爲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爲風。商之亡也，《採薇》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爲雷。宋之亡也，謝皋羽、方韶卿、龔聖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遁於黃鐘之管，微不能吹纊轉鷄羽，未百年而發爲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蓬然起於大隧，風落山爲蠱，未幾而散矣。今澤望之文，亦陽氣也，無視葭灰，不啻千鈞之壓也。錮而不出，豈若劉蛻之文家，腐爲墟壤，蒸爲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吳喬《答萬季野詩問》 又問：『唐詩亦有直遂者，何以獨咎宋人？』答曰：『世間龍蛇混雜，誠是淆訛公案也。七律自沈、宋以至溫、李，皆在起承轉合規矩之中。唯少陵一氣直下，如古風然，乃是別調。白傅得其直遂，而失其氣。昭諫益甚。宋自永叔而後，竟以爲詩道當然，謬引少陵以爲據；而不知少陵婉折者甚多，不可屈古人以遂非也。且唐人直遂者亦不止少陵，皆少分如是，非詩道優柔敦厚之本旨也。《三百篇》亦有《相鼠》等，豈可使作《小弁》、《凱風》者如此直遂出語耶？雖宋人詩薄，明人詩厚，直遂則同。禪家宗旨既亡，必不能復；詩教優柔敦厚之旨亦然，唯一嘆耳！』

沈謙《填詞雜說・學周柳蘇辛當以離處爲合》 學周、柳，不得見其用情處。學蘇、辛，不得見其用氣處。當以離處爲合。

徐枋《居易堂集》卷一《與楊明遠書》 夫段落得而後意氣行，意氣行而後精采出，三者亦相須爲用，莫分先後，無有主賓者也。如逐事爲叙，逐段衍說，一事數語，靡有重輕，則段落不分而意不立，意不立則氣不行，氣不行而精采索然矣。

毛先舒《詩辯坻》卷三《唐後》 襄陽歌行，便已下右丞一格，無論高、岑、崔、李也。蓋全用姿勝，不復見氣，但末及雋語，爲能立足耳。

又 「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王元美稱其壯語，然氣盡句中，未爲佳調。「月在上方諸品靜，心持半偈萬緣空」，何元朗指爲名作，諦視之，亦禪林恒語耳。

又 王、孟五言絕，筆韻超遠，不減李拾遺。但李近瀏亮，王近清疎，特差異耳。孟他體較王格小減，五言絕句，氣更似勝之。

又卷四《竟陵詩解駁議》 譚云：『二陸詩，手重不能運，語滯不能清，腹之所有，不暇再擇，韻之所遇，不能稍變。』此砭頗中機、雲之病。然小陸又差秀，不得並譏。且士衡筆墨雖滯，而氣幹華整。蓋黃初既邈，降爲太康，駢儷之中，猶存古法。故客兒稟之以抉其幽，明遠依之以厲其氣。俾諸公遷迤修飾，不遽落於梁、陳纖調者，誰之力歟？至『民動如烟，戶庭已幽』語，特稍有生致，亦何足深賞。

又 漢詩朴處似鈍，其氣爲之也。魏詩壯處似露，其才爲之也。六朝詩典處似方，其學爲之也。初盛唐詩瞻處似滯，其格律爲之也。鍾、譚每值此等便撟舌，雖云識昧通方，亦自料材力不逮耳。「奴見大家已心死」，又從後而反唇詆之。

毛奇齡《西河合集》序卷一二《柯亭詞序》 特詞爲語詞，使必效隋、唐餘習，刻意組就，將以別於元、慶之庸便，嘉、隆之佻滑，而其失也錐而不利。詞爲詞氣，必欲蓄志以蘊氣，使氣不橫泄，比之詩歌，庶幾免於蘇、黃之畀劣，辛、蔣之頑誕，然其失也宛而不舒。蒼崖甫涉筆，而二弊免焉。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八《論世堂文集叙》 地縣於天中，萬物畢載，然上下無所附，終古而不墜，所以舉之者氣也。人之能載萬物者莫如文章，天之文，地之理，聖人之道，非文章不傳，然而無以舉之，則文之散滅也已久。故聖人不作，六經之文絕。然其氣未嘗絕也，聖人之氣如天之四時，分之而爲十有二月，又分之而爲二十有四氣，得其一氣，則莫不可以生物。六

經以下爲周諸子，爲秦、漢，爲唐、宋大家之文，苟非甚背於道，則其氣莫不載之以傳。《書》、《詩》、《易》、《禮》、《春秋》之氣，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於是而蘇軾氏乃以氣特聞。子瞻之自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而乃以氣特聞。

氣之靜也，必資於理，理不窒則氣餒；其動也，挾才以行，才不大則氣狹隘。然而才與理者，氣之所馮，而不可以言氣。才於氣爲尤近，能知乎才與氣者之爲異者，則知文矣。吹毛而駐於空，吹不息，則毛不下。土石至實，氣絕而朽壞，則山崩。夫得其氣則泯小大，易強弱，禽獸木石，可以相爲制，而況載道之文乎！視之以形而不見，誦之以聲而不聞，求之規矩而不得其法，然後可以舉天下之物而無所撓敗。

琅琊龔子之言文，主乎氣者也。其文浩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依乎六經而不背於道。雖欲不以氣許之，夫焉得不以氣許之也？

葉燮《原詩》卷一《內篇上》　『曰理、曰事、曰情三語，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運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飛一走。三者缺一，則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萬物之情狀也；然具是三者，又有總而持之、條而貫之者，曰氣。事、理、情之所爲用，氣爲之用也。譬之一木一草，其能發生者，理也。其既發生，則事也。既發生之後，夭喬滋植，情狀萬千，咸有自得之趣，則情也。苟無氣以行之，能若是乎？又如合抱之木，百尺干霄，纖葉微柯以萬計，同時而發，無有絲毫異同，是氣之爲也。苟斷其根，則氣盡而立萎，此時理、事、情俱無從施矣。吾故曰：三者藉氣而行者也。得是三者，而氣鼓行於其間，網縕磅礴，隨其自然，所至即爲法，此天地萬象之至文也。豈先有法以馭是氣者哉？不然，天地之生萬物，舍其自然流行之氣，一切以法繩之，夭喬飛走，紛紛於形體之萬殊，不敢過於法，不敢不及於法，將不勝其勞，乾坤亦幾乎息矣。』

『草木氣斷則立萎，理、事、情俱隨之而盡，固也。雖然，氣斷則氣無矣，而理、事、情依然在也。何也？草木氣斷則立萎，是理也。萎則成枯木，其事也。枯木豈無形狀、向背、高低、上下？則其情也。由是言之：氣有時而或離，理、事、情無之而不在。向枯木而言法，法於何施？必將曰，法將析之以爲薪，法將斲之而爲器。若果將以爲薪爲器，吾恐仍屬之事、理、情矣。而法又將遁而之他矣。』

又卷四《外篇下》　李白天才自然，出類拔萃，然千古與杜甫齊名，則猶有間。蓋白之得此者，非以才得之，乃以氣得之也。從來節義勳業文章，皆得於天而足於己，然其間亦豈能無分劑？雖所得或未至十分，苟有氣以鼓之，如弓之括，力至引滿，自可無堅不摧，此在彀率之外者也。如白《清平調》三首，亦平平宮艷體耳；然貴妃捧硯，力士脫靴，無論懦夫於此戰慄趨趨萬狀，秦舞陽壯士不能不色變於秦皇殿上，則氣未有不先餒者，寧暇見其才乎？觀白揮灑萬乘之前，無異長安市上醉眠時，此何如氣也？大之即舜、禹之巍巍不與，立勳業可以鷹揚牧野，盡節義能爲逢、比碎首，立言而爲文章，韓愈所言光焰萬丈。此正言文章之氣也。氣之所用不同，用於一事則一事立極，推之萬事，無不可以立極。故白得與甫齊名者，非才爲之，而氣爲之也。歷觀千古詩人有大名者，舍白之外，孰能有是氣者乎？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于子詩集序》　詩至楚騷而大放，《三百篇》，龍門、積石之河也，騷其詩之尾閭乎。騷亡而後樂府作。漢之樂府學《三百篇》而不足，學騷而乃有餘，故夫以騷學騷，不如以樂府學騷之爲善。其風自高帝開之，《大風》、《鴻鵠》，高帝其作者之聖乎！《關雎》爲文王宮詞，《房中歌》爲高帝宮詞，皆出婦人之手，漢於是可以比隆於周矣。五言古亦漢之《三百篇》也，其音至六朝而衰，至唐而亡。樂府亦然。夫詩惟五言古、樂府，始得稱爲詩人，雖律、絕不工可也，律、絕，今之體也。昔人稱陳思之於文章，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然亦五言古、樂府二體擅長耳。或又謂子建才敏於父兄，然不如其父兄質，漢樂府之變自子建始。然子建亦復樸渾，未必即遜父兄。文帝樂府，氣骨輕宕，不如植之斲削精潔，自然沉健也。大抵兩漢氣醇，故辭多質；魏氣爽，故辭多華；六朝氣俳而靡矣，故文質多傷。故爲詩貴養其氣，古今人才皆相及，所爭者氣而已耳。

徐乾學《徐大司寇憺園全集》卷二一《計甫草文集序》　自經義之作，足以役天下之學士敝耗歲月，以干祿仕，於其他古文辭皆不暇以爲，至於無一能則已矣。有明三百年以來，古文之卓然成家者落落可數，若王遵巖盛爲今世所推許，而其體裁要爲不及前人，則官與年誤之也。夫文章之道，非

浸淫於六經、諸史、百家，不足以大其源流；非養其氣，使內足於己，而後載其言以出則病；學醇而氣足，猶必廣之以名山大川，覽古人之陳跡，又益以交游議論之助，使盡天下之變，而後求之前人所以裁製陶鎔之法，以歸於簡潔，乃始爲文之成。夫是數者，責之科目之士，固已甚難，第進士服官，即又有所不暇，而素未知名於時，其力或不足以自廣。此其成之所以益少也。

王曇《清暉畫跋》 凡設青綠，體要嚴重，氣要輕清，得力全在渲暈。余於青綠法靜悟三十年，始盡其妙。皴擦不可多，厚在神氣，不在多也。氣愈清則愈厚。

王士禎答劉大勤問《師友詩傳續録》 問：「宋詩不如唐詩者，或以氣厚薄分耶？」答：「唐詩主情，故多蘊藉；宋詩主氣，故多徑露。此其所以不及，非關厚薄。」

王又華《古今詞論・仲雪亭詞論》 仲雪亭曰：作詞用意，須出人想外，用字如在人口頭。創語新，鍊字響，翻案不雕刻以傷氣，自然遠庸熟而求生。再以周清眞之典麗，姜白石之秀雅，史梅溪之句法，吳君特之字面，用其所長，棄其所短，規模研揣，豈不能與諸公爭雄長哉。

田同之《西圃詩説》 渾然不露者，元氣也。而有句可摘，則元氣漸泄矣。詩運之升降，正在於此。

邵長蘅《青門簏稿》卷一一《與魏叔子論文書》 聞之先輩曰：夫文者，非僅辭章之謂也。聖賢之文以載道，學者之文斬弗畔道，故學文者必先濬文之源，而後究文之法。濬文之源者何？在讀書，在養氣。夫六經，道之淵藪也，故讀書先於治經。愚意欲盡以歲月，《易》象、《詩》、《書》、《春秋》、三《禮》諸書，以漸而及，不必屑屑拘牽注疏，務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後綜貫諸史以驗其廢興治忽之由，旁及子集以參其邪正得失之故。又恐力不能兼營，史自左氏、司馬、班、范、三國、南、北五代而外，子自莊、列、荀、楊、韓、非、呂氏、賈、董而外，集自韓、柳、歐、蘇、曾、王而外，或略加節抄，可備採擇。此讀書之漸也。韓愈氏有言：『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是故其氣盛者，其文暢以醇；其氣舒者，其文疏以達；其氣矜者，其文礪以紕；其氣餒者，其文詖以祉；其氣撓者，其文剽以瑕。是故涵泳道德之塗，畜畜六藝之圃，以充吾氣也；泊乎寡營，浩乎自得，以舒吾氣也；植聲氣，急標榜，矜互譽，蠅附蟺營，恧吾氣者也；投贄干謁，蠅附蟺營，恧吾氣者也；應酬轇轕，諛墓攫金，撓吾氣者也。此養氣之說也。二者所以濬文之源也。

王原祁《麓臺畫跋・擬設色雲林小幅》 學畫至雲林，用不著一點工力，有意無意之間，與古人氣運相爲合撰而已。至設色更深一層，不在取色，而在取氣。點染精神，皆借用也。推而至於別家，當必精光四射，磅礴於心手，其實與着意不着意處同一得力。學者無過用其心，亦無誤用其心，庶幾近之。

龐塏《詩義固説》卷上 天地之道，一闢一翕；詩文之道，一開一合。章法次序已定開合，段落猶須勻稱，少則節促，多則脈緩，促與緩皆傷氣，不能盡淋漓激楚之致。觀古歌行妙處，一句趕一句，如高山轉石，欲住不能，以抵歸宿之處乃佳。其法亦無一定，惟斟酌得中爲主。其開處有事物與本意相通者，不妨層層開去，只要收處斷得住，一二句掉合本題，自然錯綜離奇，聳人心目。

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上 文以養氣爲歸，詩亦如之。七言古或雜以兩言、三言、四言、五六言，皆七言之短句也。或雜以八九言、十餘言，皆伸以長句，而故欲振蕩其勢，迴旋其姿也。其間忽疾忽徐，忽翕忽張，忽淳瀉，忽轉軋，乍陰乍陽，屢遷光景，莫不有浩氣鼓盪其機，如吹萬之不窮，如江河之滔滃而奔放，斯長篇之能事極矣。四語一轉，蟬聯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也。

喬億《劍谿説詩》卷上 七言歌行欲氣勝易，欲氣古難，氣古而兼氣勝更難。

又 王、楊、盧、駱氣古，非氣勝也。子瞻氣勝，非氣古也。退之短章氣古，長篇氣勝。王、李、高、岑並氣古氣勝而未至者。惟李、杜兼之，各造其極，又加以變化神奇，錯綜斷亂也。

又卷下 轉韻無定句，或意轉、氣轉、調轉，而韻轉亦隨之。

又 陳、杜、沈、宋、二張、燕公、曲江。王、孟、高、岑、李、杜及劉、韋、錢、郎諸家五律，雖氣有厚薄，骨有重輕，併入高品，後來惟張文昌稍步趨大曆。

方世舉《蘭叢詩話》 換韻，老杜甚少，往往一韻到底。太白則多，句數必勻，勻則不緩不迫，讀之流利。元、白歌行，或一韻即換，未免氣促，今讀熟不覺耳。吾輩終當布置均平。

又　七排似起自老杜，此體尤難，過勁蕩又不是律，過軟歎又不是排，與五排不同，句長氣難貫也。

又　王新城教人少作長篇，恐其傷氣，是也。然杜、韓二家獨好長篇，學者誠熟誦上口，如懸河洩水，久之理足乎中而氣昌於外，亦莫能自禁。余與望溪兄五古所謂「大兒李杜韓，小兒王孟柳」，言氣勢也。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一《統論上》　初唐人作詩，先不作態，所急者筆勢飛動，通體勻圓。意不求襮露，故味厚。思不尚刻削，故氣渾。字句不求奇譎，故品高。藻采不用繁碎，故色雅。當其格正調和，泰然自得，雖平不避，雖樸不雕，從容酣適，而中通外潤，成一代之冠冕。此豈矜才使氣者流能窺其涯涘哉！雖然，持之愈急，卽之愈遙，辨之極嚴，犯之甚易。必也養蓄深純，久久蛻骨，伐洗精密，隱隱返眞，綺麗沉博，要歸穩愜，磬控縱送，勿閡其天，亦庶乎有偶合歟？

又　作詩要力足氣充搏鍊就，少一句不得，添一句亦不得，方是妙手。

又卷三《學詩初步》　力與氣缺一不可。氣要於接連貫注，直行曲行，抑揚跌宕處，潛心味之，忌在餒，忌在粗。力要於首尾腰脊，彼此救應蟠結處，細心求之，逐句求之，則當看其飽綻牢固，上下廝稱處皆力也，忌萎，忌猛，忌不中節。此則杜有兼長，逐一辨別，勿以似爲眞則幾已。

又卷五《評論二・孟襄陽》　《與諸子登峴山》：『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流水對法，一氣滾出，遂爲最上乘。意到氣足，自然渾成，逐句摹擬不得。

又卷七《評論四・毛稚黃》　此君於古詩見地本高，所學亦正亦深，第才力不濟，擔不起許多物料耳。其佳者氣靜味淡，不在字句討好，有元次山之風。

薛雪《一瓢詩話》　豁快人詩必瀟灑，敦厚人詩必莊重，倜儻人詩必飄逸，疏爽人詩必流麗，寒澀人詩必枯瘠，豐腴人詩必華贍，拂鬱人詩必悽怨，磊落人詩必悲壯，豪邁人詩必不羈，清修人詩必峻潔，謹勅人詩必嚴整，猥鄙人詩必委靡。此天之所賦，氣之所稟，非學之所至也。

又　詩有一句足者，有兩句足者，亦有一氣貫注者，與不知詩者吟看，每令人急殺。愁讀雌霓，眞有其事。

張庚《浦山論畫》　法固要取於古人，然所資者不可不求諸活潑潑地。若死守舊本，終無出路。古人之畫之妙，不過理明而氣順。試觀天之生物，如山川草木，人之置物，如屋宇橋渡，何一非理，何一無氣，離是二者，則無物矣。故一舉目間，莫非佳畫也。要在能取其意，以會於古人筆墨耳。華亭云：山行遇古樹須四面觀者，蓋樹有此面不入畫而彼面入畫者。卽此意也。不甯惟是，卽業之不及我者，亦有天機偶露之一節，未嘗不可以啓我之聰明，豈可以其不如而一概漫然置之。又如古蹟贋本，筆墨氣韻雖不似，而位置猶是古人之經營也，亦當略其短而取其長。如是則大小不遺，而見聞日益，有不左右逢源乎。

蔡世遠《二希堂文集》卷一一《書李杲堂集後》　杲堂自謂喀喀病肺，奄奄不振，今觀其作古文，氣甚凌厲。夫文章有識有氣，無識不可以立體，無氣不可以致用。譬如大將，部分措置，量知彼己，識也；鼓三軍而進之，率先爲士卒前行，氣也。杲堂有識有氣，溯源於子長，規範於韓、歐，可謂脫盡明季之習矣。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録》　太白妙處全在逸氣橫出，其五言從曹、阮二家變出，並不規橅小謝，亦非踵武伯玉。

吳雷發《説詩菅蒯》　一首貴一氣貫注，凡詩之精鍊者，或少排宕流利，若能兼之，斯爲上乘。落想時必與衆人有雲泥之隔，及寫出卻仍是眼前道理。文辭能千古常新者，恃有此耳。

又　文要養氣，詩要洗心。子由推司馬子長之文有奇氣，而歸功於遊覽，是亦氣之一助也。至於詩，則必洗滌俗腸而後可以作。向謂詩自詩而人自人者，固別有說，不得以荆公藉口也。夫詩可以醫俗，而所以醫詩之俗者，亦必有道。蓋其俗在心，未有不俗於詩；故欲治其詩，先治其心。心最難於不俗，無已，則於山水間求之。

黃子雲《野鴻詩的》　作詩用苦心不待言，造句時尚須用全力以助其氣，庶字字立得起敲得響。縱極平常淺淡語，以力運之而出，便勃然生動。

又　詩不難乎起而難乎氣；不難乎結而難乎神。

又　晚唐後專尚鏤鐫字句，語雖工，適足彰其小智小慧，終非浩然盛德之君子也。韓、柳之文，陶、杜之詩，無句不琢，卻無纖毫斧鑿痕者，能鍊氣

也；氣鍊則句自鍊矣。離句者有跡；鍊氣者無形。

又　茂先失於氣餒而不健；然其雍和溫雅，中規中矩，頗有儒者氣象。《情詩》、《雜詩》等篇，不免康樂千篇一體之譏；餘若《厲志》請什，斷不可以一槩掩之。

又　孝穆筆下有奇氣，往往多警拔句，堪與水部伯仲。

劉大櫆《海峰先生文集》卷三《張秋浯詩序》　天地之氣默運於空虛莽渺之中，蘊積之久，不能自抑遏，而發之爲聲，雷乃出地而奮；至於風雨之拂草木，水之激石，其次焉者也。氣之精者託於人以爲言，而言有清濁、剛柔、短長、高下、進退、疾徐之節，於是詩成而樂作焉。詩也者，又言之至精者也。若夫鳥獸之嗥音，候蟲蠅蚓之鳴，又其微焉者矣。且夫人之爲詩，其間不能無小大之殊，大之爲雷霆之震，小之爲蟲鳥之吟。是其小大雖殊，要皆有得於天地自然之氣。而氣之大者，其聲常充塞於天地之間，嵩、衡、岱、華之巍峩，非部婁之可及也。

袁枚《續詩品・理氣》　吹氣不同，油然浩然。要其盤旋，總在筆先。湯湯來潮，縷縷騰煙。有餘於物，物自浮焉。如其客氣，冉猛必顯。無萬里風，莫乘海船。

姚鼐《惜抱軒文集》卷六《答翁學士書》　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惡，詩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詩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猶人之言語也。有氣以充之，則觀其文也，雖百世而後，如立其人而與言於此，無氣則積字焉而已。意與氣相御而爲辭，然後有聲音節奏高下抗墜之度，反復進退之態，采色之華，故聲色之美，因乎意與氣而時變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

自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趙宋、元、明及今日，能爲詩者殆數千人，而最工者數十人。此數十人，其體製固不同，所同者意與氣足主乎辭而已。人情執其學所從入者爲是，而以人之學皆非也。及易人而觀之，則亦然。譬之知擊棹者欲廢車，知操轡者欲廢舟，不知其不可也。雖誠不工於詩，然爲之數十年矣。至京師見諸才賢之作不同，夫亦各有所善也。就其常相見者五六人，皆雖所欲取其善以爲師者。雖然，使雖舍其平生而惟一人之法，則雖尚未知所適從也。

又《五七言今體詩鈔・序目》　夫文以氣爲主，七言今體，句引字賒，尤貴氣健。如齊、梁人，古色古韻，夫豈不貴？然氣則蹟矣。楊升庵專取爲極則，此其所以病也。初唐諸君，正以能變六朝爲佳，至『盧家少婦』一章，高振唐音，遠包古韻，此是神到之作，當取冠一朝矣。鈔初唐七言今體詩一卷。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　漁洋先生舉『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謂愚山驚爲蘇州、文房之作，聞是聖俞，乃爽然自失。然予謂梅詩若以一句兩句高出衆流，尚不止此，如『淮南木葉驚，淮上使君行』，『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南國易悲秋，西風起高樹』，『雨腳收不盡，斜陽半古城』之類，何嘗非廣德以前人語？但通篇氣到力到者，不可多得，此其所以不及歐、蘇諸大家耳。鄙意正非薄視梅詩，須知甫變崑體，其力量已不可當，初不必求全責備也。

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上　音樂以氣爲主，然氣有放開者，有收合者。放開者，曲中《混江龍》是也；收合者，曲中《桂枝香》是也。氣之放開收合，相題而然。

又卷下　李詩本陶淵明，杜詩本庾子山，余嘗持此論，而人多疑之。杜本庾信矣，李與陶似絕不相近。不知善讀古人書，在觀其神與氣之間，不在區區形迹也。如：『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豈非《桃源記》拓本乎？

徐增《而菴詩話》　有佳句者，氣多不全。鍊句卻是一病，然又不得不鍊。有意無意，斯得之矣。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律凡例》　七言律詩，至杜工部而曲盡其變。蓋昔人多以自在流行出之，作者獨加以沉鬱頓挫。其氣盛，其言昌，格法、句法、字法、章法，無美不備，無奇不臻，橫絕古今，莫能兩大。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二《文德》　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爲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夫諸賢論心論氣，夫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鍊識而成其才者也。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聖人所以成始而

成終也，其爲義也廣矣，今爲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爲文德之敬而已爾。

又卷五《史德》　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託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爲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奪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氣不立，而氣貴於平，人之氣，燕居莫不平也，因事生感，而氣失則宕，氣失則激，氣失則驕，毘於陽矣。文非情不得，而情貴於正，人之情，虛置無不正也，因事生感，而情失則流，情失則偏，毘於陰矣。陰陽伏沴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爲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夫氣勝而情偏，猶曰動於天而參於人也，才藝之士，則又溺於文辭，以爲觀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賴於文也，猶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爭而不能無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於華樸濃淡之爭也。文辭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爲競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爲文，未有見其至者，以此爲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乎？　韓氏愈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仁者情之普，義者氣之遂也。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讀『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也。

費錫璜《漢詩總說》　有謂：『東風搖百草』、『秋草凄以綠』已逗六朝門徑；又有崇取『古歡』、『新心』等字以爲生別。不知古詩渾渾浩浩，純是元氣結成，若以字句求之，眞是囈語。

閻名《靜居緒言》　人以李、杜爲才大，未也。李、杜之高凌八代，俛視一切者，氣之大也。氣大則宏中肆外，致廣盡微而有餘。然莫作矜才使氣看，亦如孟子所謂浩然之氣，養而充者也。使氣之氣也浮躁，氣盛之氣也從容。使氣之氣鼓激而有之，氣盛之氣得之自在者也。

延君壽《老生常談》　詩以有眞氣爲主。曾記得張文潛《雜詩》句云：『興哀東坡公，將掩郊山墓。不能往一慟，名議眞有負。可能金玉骨，亦逐黃壤腐。但恐已神仙，裂石終飛去。』又云：『我不知暑退，但覺衣汗乾。頗怪庭中天，湛然青以寬。』不襲唐人聲調，不落宋人習氣，居然好手，不可多得。

高秉《指頭畫說》　論書畫者夥矣，多言理法，言筆墨，言家數，亦有言氣味、氣韻、氣勢、氣魄者，而少言及靜之一字也。書畫至於成就，必有靜氣，方爲神品。昔人論詩文有言斂氣於骨者。斂氣於骨，則乾坤清氣可得而自靜矣。古大家書畫中，靜者亦不可多得。公中年小行楷漸近自然，每多靜氣。六旬以後，指畫皆係俗手渲染，非特其氣不靜，且火氣而兼霸氣，致令雅人厭玩，因名重未敢雌黃，而門外漢又皆疑以爲贋。如係親筆渲染，則靜氣肅然。俗子見之，又卻步厭觀矣。可見墨骨固難，而設色亦大不易。若殫畢生精力，不能時有氣靜之作，則亦難傳，傳亦能久也。

又　用墨設色，宜輕宜淡，忌重忌濃。輕淡則清而秀，濃重則濁而俗。奈指畫紙本，只宜濃墨重用。一或破水，則穿透矣。故不能輕而淡也。墨氣既濃且重，則設色亦如之。過於輕淡，則不相稱。然濃且重，未見其濁而俗也。采之不能無華樸，味之不能無濃淡，勢也。華樸爭而不能無邪色，濃淡之則濁且俗矣。絹本冊箑，墨中俱可破水，故墨氣極輕而淡，而設色亦如之，故紙本與絹本冊箑如出兩手。況皆親筆渲染，故尤不同。然輕且淡未見其薄而弱何也？　指下畫中具有神氣元氣於其間也。如倪雲林畫，愈淡而愈覺秀雅。倣之則薄且弱矣。撫公畫可以絹撫絹，紙撫紙。以紙撫絹，不能如其輕且淡；以絹撫紙，不可如其重且濃。或曰以紙撫絹，誠不能如其輕且淡矣。以絹撫紙，何不可如其重且濃邪，何勿稍輕而淡之乎？　秉曰：絹如紙本，重且濃，則俗不可醫。若易其重且濃，稍輕而淡之，則神氣盡失，且致不成畫矣。故撫公指畫，淡者不可濃，重者不可輕。推而至於燥溼、粗細、長短、闊狹，一一如之。難以稍參己見，甚而至於隨意信手，偶致尺寸短度微有

未合者。若稍以己見正之，合則合矣，而神氣失之遠矣，反遜其未合者之爲美也。用數十年苦功，見清奇濃淡，數十百種臨摹參悟，始知公畫之所以神，否則斷難夢見。可輕學邪，可輕議邪。紙本亦不無輕而淡者。惟用焦墨水墨於舊紙則可，凡此多不設色。所謂逸品者是也。

施補華《峴傭說詩》 陶公詩一往眞氣，自胸中流出，字字雅淡，字字沈痛。蓋繫心君國，不異《離騷》，特變其面目耳。少陵忠義之心，亦如陶公，又變陶公之面目。語云：『聽曲識其眞。』讀詩亦須識其眞處。後來王、孟、韋、柳，皆得陶公之雅淡，然其沈痛處率不能至也。境遇使然，故曰：『是以論其世也。』

又 五言古詩，不廢排比對偶。然如陸士衡則傷氣，如顏延之則窒機，蓋整密中不可無疏宕也。

錢泳《履園譚詩》 詩文家俱有三足，言理足、意足、氣足也。蓋理足則精神，意足則蘊藉，氣足則生動。理與意皆輔氣而行，故尤必以氣爲主，有氣即生，無氣則死。但氣有大小，不能一致，有若看春空之雲，舒卷無迹者；有若聽幽澗之泉，曲折便利者；有若削泰華之峯，蒼然而起者；有若勒奔躍之馬，截然而止者。倏忽萬變，難以形容，總在作者自得之。

焦循《雕菰樓集》卷一〇《詞說一》 學者多謂詞不可學，以其妨詩、古文，尤非說經所宜。余謂非也。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者也，性情中必有柔委之氣寓之，有時感發，每不可遏，有詞曲一途分洩之，則使清勁之氣長流存於詩、古文。且經學須深思冥會，或至抑塞沈困，機不可轉，詩詞足以移其情而轉豁其樞機，則有益於經學不淺。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古人一室潛修，不廢絃歌，其旨深微，非得陰陽之理未云與知也。惟專於是則不可耳。

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一《太白詞氣體俱高》 漢人之詩，渾渾穆穆。魏人之詩，浩浩落落。漢詩高在體，魏詩高在氣。太白詞氣體俱高，詞中之漢魏也。

又《詞忌》 詞忌堆積，堆積近縟，縟則傷意。詞忌雕琢，雕琢近澀，澀則傷氣。

孫麟趾《詞逕・作詞十六字訣》 天之氣清，人之品格高者，出筆必清。五采陸離，不知命意所在者，氣未清也。清則眉目顯，如水之鑑物無遁影，故貴清。

不靜，全要脫盡縱橫習氣，無半點暄熱態。自有一種融和閒逸之趣，浮動邱墾間，正非可以躁心從事也。畫中理氣二字，最須參透。有理方可與言氣。有氣無理，非眞氣也。有理無氣，非眞理也。理與氣會，理與情謀，理與事符，理與性現，方能擯落筌蹄，都成妙境。

潘德輿《養一齋集》卷二二《與吳生大田書》 吳生足下：昨問爲文似先論結構，及初學之法如何。僕於詩，學之三十年，稍稍涉門牆，若文，則門牆未之入也，況堂奧哉。然竊觀今之爲文者，其用心與古人異。古人之文，有用而後作，明理道，述政體，陳生民利弊，表古今嘉言懿行而已，皆自發其胸中勃勃欲言者，非騁長自表襮。故文惟無作，作則可傳，蓋傳於其誠也。今人文集其多不後於古，而一卷之中不可無之文寥寥焉，一文之中不可無之言寥寥焉。高者鍛句省字，貌爲謹嚴；次則頡頏作氣勢，使人驚怖；下則夸富麗耳；說經者爭餖飣瑣屑，論史雜功利，於當世巨公聞人，諛頌不容口，讀之未終卷，輒倦思臥，蓋其誠不足以動吾心也。夫誠非一朝夕所積也，其積之之方曰積理，曰積氣。理不積則所言浮誕不中節，氣不積則委靡散亂，不克宣揚禮義之極致。二者皆空薄，雖窮老盡氣，從事於文，無所得也。

先秦、盛漢之人，不知文家義法爲何事，衝口而出，永永不澌滅者，所積渾淪旁魄，夐無畔涘，非後世剽竊綴輯，朝盈夕涸之學也。漢以後知此者，韓子一人而已，其論文之書，分布迭出，要歸於師古聖賢，游泳於《詩》、《書》仁義，明斯文之正統，厥功甚盛。歐氏、曾氏得其具體，而積不逮其厚，然未離於正也。柳氏、蘇氏所積，似多實駁，故氣各有偏勝。南宋以後，理或不駁，而氣索然矣。元之虞氏，明之宋氏、王氏、歸氏，巍然爲四海宗匠，然其夷猶充牣，乃一代之文，而非百代之文者，積不純厚，則發不以時，無用之文十有其五故也。

夫韓子之美在文，其所以美不在文。知韓子之所以美，則將積理、積氣，以求吾誠，誠則一文有一文之用，而韓子可幾矣。夫韓子之文，山嶽崢崒，江河浩淼，不可驟測也。以歐、曾爲導焉，以荀、董二子、賈誼、司馬遷爲歸宿焉，前後夾持，而韓子可幾矣。其佗俟學成乃旁觀之，初勿與目也。

又《養一齋詩話》卷三 趙、虞並稱，趙音節純似唐人，而無眞氣，殊不耐咀味。『故國金人泣辭漢，當年玉馬竟朝周』，自言之，自蹈之，氣焉得激

昂哉！

又 道園以質直之氣，行於爭尚綺靡之時，故能矯然獨出。其詩絕句不如律詩，律詩不如古體，蓋質直者與古體爲近也。四言詩亦雅而質，未能追蹤曹氏父子，要不染潘、陸習氣，信乎其爲一代之雄也。七律如『三日新春三日雪，一分深雪一分春』，『氣似酒酣雙國士，情如花擁萬天姝』，氣粗筆縱，頗非雅音，然類此者亦鮮矣。

又卷七 《公讌》詩以子建爲首，無卑乞狀也。如王仲宣、劉公幹，皆弱而無氣者。應德璉託物自喻，稍有變動，而氣終不甚軒舉。仲宣云『不醉且無歸』，德璉云『不醉其無歸』，各增《毛詩》一字，未見其妙，祇形其弱，氣屈則言自無情也。

陳僅《竹林答問》 問：沈歸愚謂『文以養氣爲歸，詩亦如之』，然否？

詩以氣爲主，此定論也。少陵，元氣也。太白，逸氣也。昌黎，浩氣也。中唐諸君，皆清氣之分，而各有所雜，爲長篇則不振，氣竭故也。香山氣不盛而能養氣，淪瀾渟蓄，引而不竭，亦善用其短者。晚唐則厭厭無氣矣。譬之於水，杜爲東瀛；李爲天漢；韓爲江河；白則平湖萬頃，一碧漣漪；晚唐之佳者，不過澗溪之泛濫而已。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積理而外，養氣爲最要。蓋詩以氣爲主，有氣則生，無氣則死，亦與人同。昌黎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大小浮者畢浮，氣盛則聲之高下與言之長短皆宜。』東坡曰：『氣之盛也，蓬蓬勃勃，油然浩然，若水之流於平地，無難一瀉千里，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一日數變，而不自知也。蓋行所當行，止所當止耳。』是皆善於言氣者。夫氣以雄放爲貴，若長江、大河，滔翻雲湧，滔滔莽莽，是天下之至動者也。然非有至靜者宰乎其中，以爲之根，則或放而易盡，或剛而不調，氣雖盛，而是客氣，非眞氣矣。故氣須以至動涵至靜，非養不可。養之云者，齋吾心，息吾慮，游之以道德之途，潤之以詩書之澤，植之在性情之天，培之以理趣之府，優游而休息焉，蘊釀而含蓄焉，使方寸中怡然渙然，常有鬱勃欲吐暢不可遏之勢，此之謂養氣。及其用之之際，則又鎮之以理，主之以意，行之以才，達之以筆，輔之以理趣，範之以法度，使暢流於神骨之間，潛貫於筋節之內，隨詩之抑揚斷續，曲折縱橫，奔放充滿於中，而首尾蓬勃如一。斂之欲其深且醇，縱之欲其雄而肆，揚之則高渾，抑之則厚重，變化神明，存乎一心，此之謂鍊氣。似乎氣之爲氣，誠中形外，不可方物矣。然外雖浩然茫然，如天風海濤，有搖五嶽、騰萬里之勢，內實淵渟嶽峙，骨重神寒，有沈靜致遠之志。帥氣於中，爲暗樞宰，若北辰之繫衆星，以靜主動。此之謂醇而後肆，此之謂動而實靜，故能層出不窮，不致一發莫收，一覽易盡也。在識者謂之道氣，詩家謂之眞氣。所云鍊氣者，即鍊此眞氣也。彼剽而不留，或未終篇而索然先竭者，正坐不知養氣與鍊耳。蓋養於心者，功在平日；鍊於詩者，功在臨時。養氣爲詩之體，鍊氣則詩之用也。予幼作《論詩絕句》云：『正聲自古由中出，眞氣從來不外馳。』略見大意，可參看矣。

劉熙載《詩概》 公幹氣勝，仲宣情勝，皆有陳思之一體。後世詩率不越此兩宗。

李佳《左庵詞話》卷下《詞不宜雕刻》 詞意貴遠，用字貴便，造語貴新，鍊字貴響。古人詩有翻案法，詞亦然。詞不用雕刻，刻則傷氣。務在自然。詞旨之說如是，操觚染翰家，宜深味也。

厲志《白華山人詩說》卷一 古人詩多鍊，今人詩每不解鍊。鍊之爲訣，鍊字、鍊句、鍊局、鍊意、盡之矣。而最上者，莫善於鍊氣，氣鍊則四者皆得。所謂鍊氣之文，《三百篇》後竟不多見。

又 初唐五古，始張曲江、陳伯玉二家。伯玉詩大半局於摹擬，自己眞氣僅得二三分，至若修飾字句，固自精深。曲江詩包孕深厚，發舒神變，學古而古爲我用，毫不爲古所拘。

又卷二 六朝專事鋪陳，每傷於詞繁意寡。然繁詞中能貫以健氣行者，其氣大是可學。此即建安餘風，唐賢亦藉以爲筋力者也。

陳廷焯《詞壇叢話・辛詞出坡老之上》 稼軒詞，粗粗莽莽，桀傲雄奇，出坡老之上。惟陸游渭南集可與抗手，但運典太多，眞氣稍遜。

又《辛詞非放翁所及》 稼軒詞非不運典，然運典雖多，而其氣不掩，非放翁所及。

又《其年情勝》 每讀其年詞，則諸家盡皆披靡。以其情勝，非以其氣勝也。蓋有氣以輔情，而情愈出。情爲主，貴得其正。氣爲輔，貴得其厚。後人徒學其矜才使氣，殊屬無謂。

又《心餘詞氣不可掩》 心餘詞，桀傲不馴，然其氣自不可掩。彼好

爲艷詞麗句者，對之汗顏無地矣。

又《璞函著詞最富》 璞函著詞最富，然不矜才，不使氣。溫厚和平，婉而多諷。詞貴細婉而忌粗疏，璞函當無此譏。

又《穀人詞以雅正爲宗》 穀人著作，一以雅正爲宗。論者譏其有過鍊之弊，轉傷眞氣。獨倚聲鍊字鍊句，歸於純雅。亦間有疎朗處，以暢其機，盡美矣，又盡善也。

又《白雨齋詞話》卷三《張仲舉規模南宋》 元詞日就衰靡，愈趨愈下。張仲舉規模南宋，爲一代正聲。高者在草窗、西麓之間，而眞氣稍遜。

又卷四《板橋詞有魄力》 板橋詞，頗多握拳透爪之處，然卻有魄力，惜乎其未純也。若再加以浩瀚之氣，便可亞於迦陵。

又《心餘力弱氣粗》 板橋詩境頗高，間有與杜陵暗合處，詞則已落下乘矣。然畢竟尚有氣魄，尚可支持。心餘則力弱氣粗，竟有支撐不住之勢。後人爲詞，學板橋不已，復學心餘，愈趨愈下，弊將何極耶。

又卷五《作詩詞不可有才子氣》 無論作詩作詞，不可有腐儒氣，不可有俗人氣，不可有才子氣。人第知腐儒氣俗人氣之不可有，而不知才子氣亦不可有也。尖巧新穎，病在輕薄。發揚暴露，病在淺盡。腐儒氣俗人氣，人猶望而厭之。若才子氣則無不望而悅之矣，故得病最深。

又卷六《李易安勝葛長庚》 葛長庚詞，脫盡方外氣。李易安詞，卻未能脫盡閨閣氣。然以兩家較之，仍是易安爲勝。

又《題項羽廟詞》 宋無名氏題項羽廟念奴嬌一闋，魄力雄大，勁氣直前，更不作一渾厚語。開其年、板橋一派。此學稼軒而有流弊者，稼軒不任其咎也。

又卷六《陳其年哨遍》 陳其年哨遍兩篇，一氣盤旋，排山倒海。論其氣力，幾欲突過稼軒。只是雄而不渾，直而不鬱。故初讀令人色變，再讀令人齒冷矣。

又卷七《雲韶集中議論》 又云：『其年詞以氣勝，然亦是以情勝。蓋有氣以達情，而情愈出。情爲主，貴得其正。氣爲輔，貴得其厚。後人徒學其矜才使氣，殊屬無謂。』

又卷八《姜史張王詞有眞氣》 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修飾皆極工，而無損其眞氣。何也，列子云：『有色者，有色色者。』知此，可以言詞矣。

王國維《人間詞話・詩人對宇宙人生》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於此二事皆未夢見。

氣體

賀貽孫《詩筏》 南朝齊、梁以後，帝王務以新詞相競，而梁氏一家，不減曹家父子兄弟，所恨體氣卑弱耳。武帝以文學，與謝朓、沈約輩，爲齊竟陵王八友，著作宏富，固自天授。而簡文豔情麗藻，在明遠、玄暉之間，沈約、任昉諸臣，皆所不及，武帝以東阿擬之，信不虛也。梁元帝及昭明統、武陵紀、邵陵綸，亦自奕奕，獨昭明小劣耳。宮體一出，從風而靡，蓋秀才天子也，又降爲浪子皇帝矣。陳後主、隋煬帝才思豔發，曾何救於敗亡也。傷哉！

施閏章《蠖齋詩話》 襄陽五言律、絕句，清空自在，淡然有餘；衍作五言排律，轉覺易盡，大遜右丞。蓋長篇中須警策語耐看，不得專以氣體取勝也。故必推老杜擅場。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業師又云：假如一首中，七句壯士聲情，著一句美人音節，便氣體全乖。又如杜老大半鍾呂之音，義山大半箏琵之響，須索間雜不得。

黃子雲《野鴻詩的》 許、趙諸人，專以字句取媚，而氣體日趨卑弱，且少完作。

翁方綱《七言詩三昧舉隅》 自嚴儀卿以不落言詮爲詩家上乘，漁洋力宗其說，以爲三昧在此；此其所見固超矣，而亦有未可槩論者，須相其氣體神理也。

闕名《靜居緒言》 蘇、梅並爲盧陵推重，都官才思清峻，辭多洗煉之工；滄浪氣體嵯峨，筆有奔逸之勢。梅詩多可喜而薄於氣體，蘇詩頗闊達而近於粗豪。

劉開《劉孟涂集》駢體文卷二《與王子卿太守論駢體書》 夫道炳而有文章，辭立而生奇偶。愛自周末，以迄漢初，風降爲騷，經變成史。建安古詩，實四始之耳孫；左、馬雄文，乃諸家之心祖。於是枚乘抽其緒，鄒陽列其綺，相如騁其轡，子雲助其波，氣則孤行，辭多比合，發古情於腴色，附壯采於清標，駢體肇基，已兆其盛。東京宏麗，漸騁珠璣；南朝輕艷，兼富花月。家珍匹錦，人寶寸金，奮鉞鍠以競聲，積雲霞而織色，因妍逞媚，噓香爲芳，名流各盡其長，偶體於焉大備。而情致悱惻，使人一往逾深者，莫如魏文帝之雜篇；氣體肅穆，使人三復靡厭者，莫如范蔚宗之史論。馳騁風議，士衡之意氣激揚；敷切情實，孝標之辭旨尚妙。至於宏文雅裁，精理密意，美包衆有，華耀九光，則劉彥和之《文心雕龍》，殆觀止矣。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〇 茗香謂『孔氏之門如用詩，則漢之古歌辭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廡之間坐陶、杜』。此說較之『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可坐於廊廡之間』自勝矣，然亦未盡允也。三代以後詩，或一代，或一集，無全入《三百篇》之室者，以聖賢相傳『詩言志』、『思無邪』之旨，或不得之，或得之而未醇也，然其中可擇而取焉。漢之樂府古歌辭及《十九首》，氣體古質淡泊，皆與《三百篇》爲近，則皆升堂者，不能謂《十九首》獨入室也。陶之高逸，杜之沈厚，氣體雖不盡與漢同，亦皆升堂者也。使陶、杜猶坐廊廡，則王、孟、韓、白等將安置乎？然漢之樂府古歌辭、《十九首》與陶、杜集，其中有精而又精者，實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是又時入《三百篇》之室者也。茗香高視《十九首》而卑樂府，高視漢而卑陶、杜，此第以氣體論詩，非知詩之本教者。

又 大抵論詩有三要：一曰心術；二曰氣體；三曰時運。心術無古今，而氣體不能無古今，則時運爲之，不可貶也。或曰：氣體可不講乎？曰：否。如晉之潘、陸以逮梁、陳之徐、庾，唐之沈、宋以逮晚唐之溫、李，宋之蘇、黃以逮南宋之四靈，逞妍鬬博，尚氣弄巧，皆不能不爲詩累，雖一時稱巨手，然皆今人之詩也。氣體烏可忽哉？雖然，氣體當爲今之古，不必爲古之古。爲古之古，則仿效形跡而爲古之皮毛；爲今之古，則獨濬靈源而爲古之苗裔。曹、陶氣體，雖遜《三百》，然足爲今之古。爲今之古，則爲時運轉而不爲時運累，即可許其復古。昔孟子擬亞聖之才，其文不能脫戰國風氣，而究非《戰國策》也，能謂其文與孔子異乎？故作文以心術爲主，氣體爲輔；論文則心術、氣體、時運三者兼焉。近人論詩，不知心術、氣體，固屬卑下，若香不審時運，而徒以氣體分升降，亦非通達而無滯者也。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蘇辛不相似》 蘇、辛並稱，然兩人絕不相似。魄力之大，蘇不如辛。氣體之高，辛不逮蘇遠矣。東坡詞寓意高遠，運筆空靈，措語忠厚，其獨至處，美成、白石亦不能到。昔人謂東坡詞非正聲，此特拘於音調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與之辯也。

又卷二《白石氣體超妙》 美成、白石，各有至處，不必過爲軒輊。頓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詞綜，自屬美成。而氣體之超妙，則白石獨有千古，美成亦不能至。

又《周公瑾刻意學清真》 周公瑾詞，刻意學清真。句法字法，居然合拍。惟氣體究去清眞已遠。其高者可步武梅溪，次亦平視竹屋。

又卷七《作詞之要》 作詞氣體要渾厚，而血脈貴貫通。血脈要貫通，而發揮忌刻露。居心忠厚，託體高渾，雅而不腐，逸而不流，可以爲詞矣。

氣格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卷上《秦柳微以氣格爲病》 蘇東坡曰：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微以氣格爲病。

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六《跋書柳子厚詩》 予友生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珮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之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摹，及所總覽籠絡，但知玩其山龍黼黻成章耶？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陶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又 老杜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蓋詩欲氣格完邃，終篇如一，然造句之法亦貴峻潔不凡也。

米芾《畫史》 今人絕不畫故事，則爲之人，又不考古衣冠，皆使人發笑。古人皆曰某圖是故事也。蜀人有晉唐餘風，國初已前多作之，人物不過一指，雖乏氣格，亦秀整。林木皆用重色，清潤可喜，今絕不復見矣。

又　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蘆鴈水禽，氣格清絕。南唐無此畫，可並徐熙。在艾宣張涇寶覺之右，人罕得之。

又　鍾離景伯字公序，取燕公畫一幅，題曰禮部侍郎燕穆之畫，付女五娘。氣格如此。

王弈清等《歷代詞話》卷二《晚唐五季詞精巧高麗》　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家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者。

許顗《彥周詩話》　餘于子駿作《九誦》，東坡大稱之，云友屈宋於千載之上。觀《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自東漢以來鮮及。前輩稱贊人略緣實也。

又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著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沒，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唯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欵欵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欵欵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爲之，便當如『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　買見魯直自矜詩一聯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卽江山。』以爲晚年最得意，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魯直自有『山圍燕坐圖畫出，水作夜窗風雨來』之句，余以爲氣格當勝前聯也。

又卷下　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著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沒，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唯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欵欵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欵欵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

吳聿《觀林詩話》　李靚泰伯，江西人。作《非孟子》書。有高世之論。無盡讀其所作《新成院記》詩云：『昔讀《盱川集》，嘗聞泰伯賢。新成文刻在，往事野僧傳。氣格終驚俗，光芒冷貫天。田翁不知價，祇得十千錢。』蓋僧云時以十千潤筆耳。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　詩文以氣格爲主，繁簡勿論。或以用字簡約爲古，末達權變。善用助語字，若孔鸞之尾，不可少也。太白深得此法。予讀《文則》、《冀越記》、《鶴林玉露》，皆謂作古文不可去助語字，俱引《檀弓》『沐浴佩玉』爲證。余見略同。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　《臞仙詩譜》以太白『長安一片月』爲張季鷹之作，不知何據？然清響殊非晉人氣格。

又卷三　都下一詩友過余言詩，了不服善。余曰：雖古人詩，亦有可議者。蓋擅名一時，寧肯帖然受人詆訶。又自謂大家氣格，務在渾雄，不屑屑於句字之間，殊不知美玉微瑕，未爲全寶也。或睥睨當代，以爲世無勍敵，吐英華而媚千林，瀉河漢而澤四野。隻字求精工，花鳥催之不厭；片言失輕重，鬼神忌之有因。大哉志也！嗟哉人也！

又卷四　甲子歲秋日，予赴晉陽故人之招，栗晉川留餞園亭，以詩志別，分韻得『秋』字，援筆立就，一氣渾成。湧若長江大河，滔滔拍天，而劃然中斷，其意見於言表，清雅不減劉文房，氣格過之。

又　或曰：『夫少陵之作，氣格渾雄，雖有微疵，不傷大體。譬之滄海，無所不容。適聞斯論，何其不廣也？』四溟子曰：『予詩如幽溪寒泉，湛然一鑑，自不少容渣滓，務渾淨則易純，使百代之下，知予苦心若是，安敢望於少陵也？』

馮班《鈍吟雜錄・正俗》　陸士衡《擬古詩》、江淹《擬古三十首》，如搏猛虎，捉生龍，急與之較，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詩，如牀上安牀，但覺怯處種種不逮耳。然前人擬詩，往往只取其大意，亦不盡如江、陸也。

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音調》　人之臧否，不在形骸；詩之工拙，不專聲調。捉刀人鬚眉不及崔琰，不害其爲英雄。若侏儒自惡其短，而高冠博帶，巍屐重裘，飾爲魁梧也，不大可笑乎！且作詩宜有氣格，不宜有氣質。宋人誤以氣質爲氣格，遂以生硬爲高，鄙俚爲樸。始於數名家作俑，至末流益甚。

又《升菴詩話》　用修曰：『晚唐之詩，分爲二派，一派學張籍，一派學賈島。其詩不過五言律，起結皆平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頸聯，極其用工。又忌用事，謂之點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

成五個字，撚斷數莖鬚」也。余嘗笑之，彼視詩道也狹矣。《三百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今不讀古而徒事苦吟，撚斷筋骨亦何益哉！眞處褌之蝨也。』余意用修以此矯空疎之弊，誠爲石論，但兩家詩派自分，其弟子得失亦自有別。張主言情，語多平易。賈專寫景，意務雕搜。且張佳處本在樂府歌行，舍其委婉諷諭之章，而模其淺近，此誠庸劣。閒仙古詩雖氣格不靡，時多酸陋，短律推敲良具苦心，學之者專務於此，故時有出藍之美。兩派中有善學不善學之分，概謂之『蝨』，恐非平允。

魏際瑞《魏伯子文集》卷二《與甘健齋論詩書》 大抵作詩作文，非神氣洋溢，有發不可禦之勢，則必不能信手信口，遽成妙緒。雖有小致，如市井少年，佻達可厭；雖有格言，如老婦家常，絮聒不可耐。究言其弊，總由識不能自擇，力不足以自持，又以性所篤好，故所言所事，往往強攝而歸之，故至此耳。

文莫重於氣格。語傷於氣，雖甚美，必刪。夫美小而所傷者大，亦奚貴焉？愚故曰：字之精不如句之鍊，章之奇不如格之老，詞之瀾瀚不如氣之有餘也。

毛先舒《詩辯坻》卷三《唐後》 《嗟哉董生行學》、《雁門太守》，然氣格凡近不稱。《石鼓歌》全以文法爲詩，大乖風雅。唐音云亡，宋響漸逗，斯不能無歸獄焉者。陋儒曉曉頌韓詩，亦震於其名耳。

宋犖《漫堂説詩》 世之稱詩者，易言律，尤易言七言律。每見投贈行卷，七律居半。不知此體在諸體中最難工。《品彙》推尊盛唐，未嘗不當，至王、李七子而濫矣。鍾、譚起而闢之，然鍾、譚無詩也。自後雲間陳、李諸子闢鍾、譚，虞山錢牧齋又闢雲間，出奴入主，迄無定評。平心而論：初唐如花始苞，英華未茻；盛唐王維、李頎、岑參諸公，聲調氣格，種種超越，允爲正宗；『中』『晚』之錢、劉、李義山、劉滄亦悠揚婉麗，淵淵乎雅人之致，義山造意幽邃，感人尤深，學者皆宜尋味。獨少陵包三唐，該正變，爲廣大教化主，生平瓣香，實在此公，惜未能闚其閫閾。東坡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然不敢以難而謝之，學杜有得，即學蘇學陸無乎不可。

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卷二 子美爲詩學大成，沉鬱頓挫，七古之能事畢矣。《洗兵馬》一篇，句云『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猶是初唐氣格。王、李、高、岑諸家，各有境地。開元、大曆之間，觀止矣。

喬億《劍谿説詩》卷下 七言律詩有古意更難。氣格之古，無過沈雲卿之《龍池篇》，崔顥之《黃鶴樓》，老杜之『城尖徑仄』諸篇。詞意之古，無過沈雲卿之『盧家少婦』一首。然效杜拗體者多，『盧家少婦』無嗣響矣。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一《統論上》 學者涉筆有與古人相類者，此等不是著意學，意思高，氣格老，偶一似之耳。

又卷三《學詩初步》 造意搆篇，此是大框廓。工夫細密，又在鍊句琢字，雖近迹象，神明卽寓其中。於讀詩時，細心密詠，便見古人氣格從何處生來，反照求合，隨力所能純熟，自長一格價。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 厲樊榭疑《聲畫集》劉叔轂卽貢父。今觀所載題畫諸作，氣格亦不凡，當是貢父詩也。初白注蘇，於《韓幹馬》詩，竟未採入。

又卷四 許彥周《詩話》云：『覺節《題李憩畫像》，當與黔安並驅。』然其他篇，亦有氣格近山谷處。

又卷五 天錫七律，故不深入，然其才情有餘，則亦有詞到而氣格俱到者矣。

又 元人之綺麗，恨其但以淺直出之耳，此所以氣格不逮前人也。

方薰《山靜居論畫》 氣格要奇，筆法須正。氣格筆法皆正，則易入平版。氣格筆法皆奇，則易入險惡。前人所以有狂怪求理，齒莽求筆之謂。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王律凡例》 大曆諸子，實始爭工字句。然雋不傷鍊，巧不傷纖，又通體仍必雅令溫醇，耐人吟諷，不似元和以後，但得一聯稱意，便『匆匆不暇草書』，以致全無氣格也。賈長江號爲苦吟，而每篇必有敗闕，況其下乎？

冒春榮《葚原詩説》卷二 近人作七言律，或有宗仰盛唐，專主氣格，識見非不高，但矯枉過正，又如箠伯，不能行動。大抵氣格固不可廢，風神亦不宜滅，此在虛實之間，善自探討。氣格以主之，風神以運之，斯爲上乘。

又卷三 嚴滄浪謂『七律難於五律，五絕難於七絕』。近體四種，判若白黑，卽唐人復起，不易其言。蓋七絕本七律而來，第主風神，不主氣格，故曰易。五言則字句愈促，含蘊愈深，故曰難。然七絕主風神是矣，或風神太露，意中言外無復餘地，則又失盛唐家法。然此體中晚人多有妙者，直是風

神太露，得在此，失亦在此。至如五絕，人多以小詩目之，故不求至工。然作者於此，務從小中見大，納須彌於芥子，現國土於毫端，以少許勝人多許。謂『五絕難於七絕』，夫豈欺我哉！

錢泳《履園譚詩》 七古以氣格爲主，非有天姿之高妙，筆力之雄健，音節之鏗鏘，未易言也。尤須沈鬱頓挫以出之，細讀杜、韓詩便見。若無天姿、筆力、音節三者而強爲七古，是猶秦庭之舉鼎，而絕其臏矣。余每勸子弟勿輕易動筆作七古，正爲此。如以張、王、元、白爲宗，梅村爲體，雖著作盈尺，終是旁門。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三 道園詩乍觀無可喜，細讀之，氣蒼格迥，眞不可及。其妙總由一『質』字生出。『質』字之妙，胚胎於漢人，涵泳於老杜，師法最的。故其長篇鋪放處，雖時仿東坡，而不似東坡之疏快無餘地；老勁斬絕，又似山谷，而黃安排用人力，虞質直近天機，等級亦易明耳。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四 作律詩雖爭起筆，尤貴以氣格勝。須要成竹在胸，操縱隨手，自起至結，首尾元氣貫注，相生相顧，鎔成一片。精力彌滿，渾淪無迹，自然高厚沈雄，官止神行，所謂中聲也。此詣惟工部、右丞擅長，他人鮮及，乃近體最上大乘法門。

劉熙載《詩概》 近體氣格高古尤難。此少陵五排五七律，所以品居最上。

又 唐詩以情韻氣格勝。宋蘇、黃皆以意勝，惟彼胸襟與手法俱高，故不以精能傷渾雅焉。

沈祥龍《論詞隨筆·唐詞分二派》 唐人詞，風氣初開，已分二派。太白一派，傳爲東坡，諸家以氣格勝，於詩近西江。飛卿一派，傳爲屯田，諸家以才華勝，於詩近西崑。後雖迭變，總不越此二者。

陳廷焯《詞壇叢話·秦柳有可議處》 秦柳自是作家，然卻有可議處。東坡詩云，『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華倒影柳屯田』，微以氣格爲病也。

又《易安詞冠絕一時》 李易安詞，風神氣格，冠絕一時，直欲與白石老仙相鼓吹。婦人能詞者，代有其人，未有如易安之空絕前後矣。

又《白雨齋詞話》卷三《徐電發詞流傳海外》 徐電發詞，當時盛負重名，至於流傳海外，可謂榮矣。其規模北宋，卻有似處，惟氣格不高，祇堪作晏、歐流亞。至周、秦深處，尚未夢見。

又卷五《孫子潇袁蘭邨詞不講氣格》 孫子潇、袁蘭邨輩爲詞，全不講究氣格，只求敷衍門面而已。並有門面亦敷衍不來處。

又卷八《知稼翁詞合東坡碧山爲一手》 黃公度知稼翁詞，氣格高遠，語意渾厚，直合東坡、碧山爲一手。所傳不多，卓乎不可企及。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 重者，沈著之謂。在氣格，不在字句。

又卷三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契丹太宗改元會同，國號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自是已還，密邇文化。當是時中原多故，而詞學寖昌。其先後唐莊宗，其後南唐中宗，以知音提倡於上。和成績《紅葉稿》、馮正中《陽春集》，揚葩振藻於下。徵諸載記，金海陵閱柳永詞，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句，遂起吳山立馬之思。遼之於五季，猶金之於北宋也。雅聲遠姚，宜非疆域所能限。其後遼穆宗應曆十年，當宋太祖建隆元年。天祚帝天慶五年，當金太祖收國元年。西遼之亡，於宋爲寧宗嘉泰元年，得二百四十二年。於金爲章宗泰和元年，得八十七年。當此如千年間，宋固詞學極盛，金亦詞人輩出，遼獨闃如。欲求殘闋斷句，亦不可得。海寧周芘兮（春）輯《遼詩話》，竟無一語涉詞。絲簧輟響，蘭荃不芳。風雅道衰，抑何至是。唯是一以當百，有懿德皇后《回心院》詞。其詞既屬長短句，十闋一律。以氣格言，尤必不可謂詩。音節入古，香豔入骨，自是《花間》之遺。北宋人末易克辦。南渡無論，金源更何論焉。姜堯章言：『凡自度腔，率以意爲長短句，而後協之以律。』懿德是詞，固已被之管絃，名之曰《回心院》，後人自可按腔填詞。吳江徐電發（釚）錄入《詞苑叢談》。德清徐誠菴（本立）收入《詞律拾遺》，庶幾灑林牙之陋，彌香膽之疏。史稱后工詩，善談論，自制歌詞，尤善琵琶。其於長短句，所作容不止此。北俗簡質，罕見稱述，當時即已失傳矣。

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梅溪以下氣格凡下》 宋李希聲詩話曰：『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爲主。雖意遠語疏，皆爲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余謂北宋詞亦不妨疏遠。若梅溪以降，正所謂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也。

氣象

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一九《與王觀復書》 往年嘗請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苶，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習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秦少游，乃無此病耳。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 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嘗恨無復繼者。

强幼安《唐子西文録》 過岳陽樓觀杜子美詩，不過四十字爾，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爲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

周紫芝《竹坡詩話》 鄭谷《雪詩》，如『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之句，人皆以爲奇絶，而不知其氣象之淺俗也。東坡以謂此小學中教童蒙詩，可謂知言矣。

又 有明上人者，作詩甚艱，求捷法於東坡，作兩頌以與之。其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其一云：『衡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乃知作詩到平淡處，要似非力所能。東坡嘗有書與其姪云：『大凡爲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余以不但爲文，作詩者尤當取法於此。

楊萬里《誠齋詩話》 有客在張欽夫坐上，舉介甫《賀冊后妃》、《關雎》、《鷄鳴》之聯，以爲四六之妙者。欽夫因舉東坡《賀冊后表》云：『上符天造，日月爲之光明；下逮海隅，夫婦無有愁歎。』笑曰：『此全不用古人一字，而氣象渾厚，其不同如此。

曾季貍《艇齋詩話》 東湖《朝容篇》有古樂府氣象。

又 春晚景物説得出者，惟韋蘇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最有思致。如杜牧之『晚花紅豔靜，高樹綠陰初』，亦甚工，但比韋詩無雍容氣象爾。

又 予舊因東坡詩云『我憎孟郊詩』及『要當闢僧清，未足當韓豪。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遂不喜孟郊詩。五十以後，因暇日試取細讀，見其精深高妙，誠未易窺，方信韓退之李習之尊敬其詩，良有以也。東坡性痛快，故不喜郊之詞艱深。要之，孟郊、張籍，一等詩也。唐人詩有古樂府氣象者，惟此二人。但張籍詩簡古易讀，孟郊詩精深難窺耳。孟郊如《遊子吟》、《列女操》、《薄命妾》、《古意》等篇，精確宛轉，人不可及也。

姜夔《白石道人詩説》 大凡詩，自有氣象、體面、血脈、韻度。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脈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

嚴羽《滄浪詩話・詩評》 唐人與本朝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

又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又 建安之作，全在氣象，不可尋枝摘葉。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又 雖謝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亦氣象不類。至於劉休玄《擬行行重行行》等篇，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之作，仍是其自體耳。

又《滄浪詩話附答吴景仙書》 又謂盛唐之詩『雄深雅健』，僕謂此四字但可評文，於詩則用『健』字不得。不若《詩辯》『雄渾悲壯』之語爲得詩之體也。毫釐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未事夫子時氣象。盛唐諸公之詩，如顔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其不同如此。

楊載《詩法家數・總論》 凡作詩，氣象欲其渾厚，體面欲其宏闊，血脈欲其貫串，風度欲其飄逸，音韻欲其鏗鏘，若琱刻傷氣，敷演露骨，此涵養之未至也，當益以學。

范梈《木天禁語・六關・氣象》 翰苑、聲穀、山林、出世、偈頌、神仙、儒先、石屏之類宋賢也。江湖、閨閣、末學。末學者，道聽塗說，得一二字面，便雜據用去，不成一家，又在江湖閨閣之下。已上氣象，各隨人之資稟高下而發。學者以變化氣質，須仗師友所習所讀，以開導佐助，然後能脫去俗近，以游高明。謹之愼之。又詩之氣象，猶字畫然，長短肥瘦，清濁雅俗，皆在人性中流出。得八法便成妙染而洗吾舊態也。此趙松雪翁與中峯和尚述者，道良之語也。漫錄於此耳。

儲詠曰：『性情褊隘者，其詞躁；寬裕者，其詞平；端靖者，其詞雅；疏曠者，其詞逸；雄偉者，其詞壯；蘊藉者，其詞婉。涵養情性，發於氣，形於言，此詩之本源也。』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 許用晦《金陵懷古》，頷聯簡板，對爾頸聯，當贈遠遊者，似有戒愼意。若刪其兩聯，則氣象雄渾，不下太白絕句。

又卷四 賦詩要有英雄氣象，人不敢道，我則道之；人不肯爲，我則爲之。厲鬼不能奪其正，利劍不能折其剛。古人製作，各有奇處，觀者自當甄別。

顧起綸《國雅品・士品二》 李獻吉何仲默二學憲　氣象弘闊，詞彩精確。力挽頹風，復臻古雅。遴材兩漢，嗣響三唐。如航琛越海，輦贐踰崤，琳闕珠房，輝燦朗映，各成一家之言。繼而海內翕然景從，爲明音中興之盛，實二公倡之也。二公古體並出楚騷詞、漢樂府而憲章少陵者，近體尤酷擬杜。

施閏章《蠖齋詩話・賈句》 賈閬仙嘗得句云：『獨行潭底影』，苦難屬對；久之，聯以『數息樹邊身』。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後續成一律，送無可上人：『圭峯霽色新，送此草堂人。塵尾同離寺，蛩鳴暫別親。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終有煙霞約，天台作近鄰。』余謂此語宜是山行野望，心目間偶得之；不作送人詩，當更勝。誦老杜『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氣象全別矣。

又《綦毋潛》 潛詩：『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論者謂遜張祜『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誠然。至白尚書以祜《觀獵》詩，謂張三較王右丞未敢優劣。似尚非篤論。祜詩曰：『曉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細讀之，與右丞氣象全別。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上 『采采芣苢首』，意在言先，亦在言後，從容涵泳，自然生其氣象。即五言中，《十九首》猶有得此意者。陶令差能彷彿，下此絕矣。『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非韋應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所得而問津也。

毛先舒《詩辯坻》卷三《唐後》 早朝倡和，舍人作沈婉穠麗，氣象沖逸，自應推首。『衣冠身』三字微拙。

葉燮《原詩》卷三《外篇上》 五十年前，詩家羣宗嘉隆七子之學，其學五古必漢、魏，七古及諸體必盛唐。於是以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法，著爲定則，作詩者動以數者律之，勿許稍越乎此。又凡使事、用句、用字，亦皆有一成之規，不可以或出入。其所以繩詩者，可謂嚴矣。惟立說之嚴，則其途必歸於一，其取資之數，皆如有分量以限之，而不得不隘。是何也？以我所製之體，必期合裁於古人；稍不合則傷於體，而爲體有數矣。我啓口之調，必期合響於古人；稍不合則戾於調，而爲調有數矣。氣象、格力，無不皆然，則亦俱爲有數矣。其使事也，唐以後之事戒勿用，而所使之事有數矣。其用字句也，唐以前未經用之字與句戒勿入，則所用之字與句亦有數矣。夫其說亦未始非也；然以此有數之則，而欲以限天地景物無盡之藏，並限人耳目心思無窮之取，即優於篇章者，使之連咏三日，其言未有不窮，而不至於重見疊出者寡矣。夫人之心思，本無涯涘可窮盡，可方體，每患於局而不能撓，扃而不能發；乃故囿之而不使之撓，鍵之而不使之發，則萎然疲薾，安能見其長乎？故百年之間，守其高曾，不敢改物，熟調膚辭，陳陳相因，而求一軼羣之步，跳斷之材，蓋未易遇矣。於是楚風懲其弊，起而矯之。抹倒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說，獨闢蹊徑，而栩栩然自是也。夫必主乎體裁諸說者或失，則固盡抹倒之，而入於瑣屑滑稽、隱怪荊棘之境，以矜其新異，其過殆又甚焉。故楚風倡於一時，究不能入人之深，旋趨而旋棄之者，以其說之益無本也。近今詩家，知懲七子之習弊，掃其陳熟餘派，是矣。然其過凡聲調字之句近乎唐者一切屏棄而不爲，務趨於奧僻，以險怪相尚，目爲生新，自負得宋人之髓，幾於句似秦碑，字如漢賦，新而近於俚，生而入於澀，眞足大敗人意。夫厭陳熟者，必趨生新；而厭生新者，則又返趨陳熟。以愚論之：陳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濟，於陳中見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若主於

一而彼此交譏，則二俱有過。然則詩家工拙美惡之定評，不在乎此，亦在其人神而明之而已。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三嘆，有遺音矣，其《十九首》之謂與？子建極力摹擬，醞釀風華，而氣象高深有間。阮、陶二公，抗跡塵寰，神致冲澹，妙寄筆墨之外。學者無此種襟抱，傚之未免易人心手，尋常者藏拙耳。故潘、陸、顏、謝出，耽思結響，矜飭爲工，譬之好女修容，非靚粧不出也。

喬億《劍谿説詩》卷上　退之五言大篇學杜，而峭露特甚；小詩學《選》而變，鑿空處類孟郊，而氣象較澗。

又卷下　每成一篇，先觀氣象如何。

又　讀古人詩，要分別古人氣象。盛唐詩有極不工者，氣象卻好；晚唐詩有極工者，氣象卻不好。

又　漢、魏、六朝詩，勿論寄興如何，氣象固自不同。

又　『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杜老豈欺予哉！

又《劍谿説詩又編》　唐詩自李、杜而下，許彦周謂孟浩然、王維當爲第一，陸務觀曰岑參一人而已。余以爲岑之歌行，足當陸語，而諸體兼長，氣象宏遠，無過王維者。

又　少陵詩體，有如大河東注，濁浪掀天，所從來高遠，非酌彼清泠之淵，如桑苧翁品泉，某水第一，可稱名超也。若青蓮之超妙，別有廣大氣象，洵所謂『張樂洞庭之野』，與開元、大曆諸家異矣。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五《評論二・五摩詰》　《燕子龕禪師》，形容曲盡，氣象坦然。少陵、昌黎爲之，便自怒張。

又《評論二・蘇東坡》　古人作詩，精神沉著，故氣象凝定。坡老任意布筆，故無收斂亭蓄，一泄而盡；兼之宦途贈送太煩，未必盡由衷出，故類唐散漫者多。

又　東坡和陶詩，氣象太緊直，聲調太響亮，尚非當家。

又《評論二・宋詩鈔》　大抵傖之一字，人人不免。如今之學皮、陸，氣象猥瑣，半是負販市語。宋詩長篇，多一溜直下，無凝聚盤旋之勢。此手不能制筆，順臆傾喉之病。

又　劉屏山詩，丰采凜然，但氣象淺薄，聲色徑露耳。

又卷七《評論四・李大村》　此君詩登作者之堂，局面高大，氣象渾雅，劉子羽輩猶是鄉曲之才，萬不及也。

方薰《山静居論畫》　古畫中，樓觀臺殿、塔院房廊，位置折落，刻意紆曲，卻自古雅。今人屋宇平鋪，直界數椽，便難安頓。古今人畫，氣象自別。試從屋宇樓觀看，知大懸絶處。

閻名《静居緒言》　黄涪翁曰『不知三代以上更讀何書』，眞慧人語。僕始閱蕭《選》，竊反其語，謂不知漢、魏、六朝以下更作何語。及見唐人詩集，乃知尚有如許文字，卻又思向未見漢、魏、六朝詩，不得不作涪翁設想。觀唐人所作，其氣象有餘，才思振作，然後悟造物不已，文字無窮，宋、元諸家，皆必有不同處。詩之爲道，其由風氣之升降乎！或以僕爲眞愚漢可也，然視擬唐、宋立門戶者，不又爲解人歟！

黄子雲《野鴻詩的》　後之不如少陵七律者，病有多端：起無氣，句無調，字不堅牢，意不排盪，對偶不靈活，情景不眞新，當句自解，歸結無致，句中不見作者氣象，使事不免筆端拘滯，此數條所當猛省。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總論》　詩有三超：識見欲超，氣象欲超；語意欲超。

沈宗騫《人物畫法・用意》　布置景物及用筆，意思皆當合題中氣象。如讌會，則有忻悦之情。離別，則有愁慘之感。寫聖賢仙佛，令瞻者動肅穆之誠。寫忠孝仁慈，令對者發性情之感。山林肥遯，須瀟灑而幽閑。鐘鼎賢豪，須雅麗而典則。副閨房美女，雖奇石高亦呈嫵媚。稱恬退幽人，縱散樗亂石亦具清靈。方外清流，但覺煙霞偏體。才華文士，可知廓廓雄姿。農圃呈時世之昇平，原野識湖山之放浪，飛仙本不可見，宜悦惚而飄揚。鬼物原無所憑，且奇變而詭譎，以及綺園歌舞，極穠華美麗之觀。獵騎飛騰，窮磬控縱送之態，靡不各盡其致。道子龍眠，卓越千古，亦不外是也。

奚岡《冬花庵論畫》　董文敏倣巨然一幀，筆思蒼渾，蓋從北苑瀟湘秋山行旅二圖得來。此老氣象大，宜其腕間變幻莫測。余嘗云：追董、巨當以思翁入想。擬子久，須向煙客究討。此亦由宋人學書，從楊少師以到魯公地步也。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温庭筠詞》 皋文曰：『飛卿之詞，深美閎約。』信然。飛卿醞釀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慍，備剛柔之氣。鍼縷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花間極有渾厚氣象，如飛卿則神理超越，不復可以迹象求矣。然細繹之，正字字有脈絡。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三 明季黄陶菴先生，道德忠節，一代偉人。古文如《諸葛公論》、《衛青論》、《夏侯玄論》、《科舉論》，卓然鴻篇，幾可爭勝熙甫。制義與陳臥子齊名，詩名則不逮臥子。然其詩骨幹堅直，氣象深博，王、李、鍾、譚餘習，澌除殆盡，臥子未能踞其上也。《和陶詩》數十首，雖與陶不似，而胎源實在兩晉。七古五律，具體少陵，不掩本質。

又 王若虚曰：『宋人之詩，雖大體衰於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盡居其後也。近歲諸公，鄙薄而不道，不已甚乎！』又曰：『畫山水者，未能正作一木一石，而託雲烟杳靄，謂之氣象；賦詩者，茫昧僻遠，按題而索之，不知所謂，乃曰格律貴爾。不求是而求奇，眞僞未知而先論高下，亦自欺而已矣。』此二則意議篤至，可爲好持高論者之戒，學詩者不可不書置座隅。

沈祥龍《論詞隨筆・詞有婉約有豪放》 詞有婉約，有豪放，二者不可偏廢，在施之各當耳。房中之奏，出以豪放，則情致絶少纏綿。塞下之曲，行以婉約，則氣象何能恢拓。蘇、辛與秦、柳，貴集其長也。

又《詞須氣象壯闊》 詞於清麗圓轉中，間以壯闊之句，力量始大，玉田詞往往如此。四言如『浪挾天浮，山邀雲去』，五言如『月在萬松頂』，七言如『衰草凄迷秋更綠』等句，皆氣象壯闊，不作纖織之態，但可付女郎低唱也。

馮煦《蒿庵詞話・論洪咨夔詞》 平齋工於發端，其沁園春凡四首，一曰『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二曰『歸去來兮，杜宇聲聲，道不如歸。』三曰『飲馬咸池，攬轡崐崙，横驚九州。』四曰『秋氣悲哉，薄寒中人，皇皇何之。』皆有振衣千仞氣象，惜其下並不稱。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三《其年短調氣象萬千》 其年諸短調，波瀾壯闊，氣象萬千，是何神勇。如點絳脣云：『悲風吼。臨洺驛口。黄葉中原走。』醉太平云：『估船運租。江樓醉呼。西風流落丹徒。想劉家寄奴。』好事近云：『別來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猶昨。話到英雄失路，忽涼風索索。』清平樂云：『不見長洲苑裏，年年落盡宮槐。』平敍中峯巒忽起，力量最雄。

骨（筋骨、骨幹、骨格、骨性、骨韻）

劉勰《文心雕龍・辨騷》 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游》、《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絶豔，難與並能矣。

又《封禪》 及揚雄劇秦，班固典引，事非鐫石，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爲文，影寫長卿，詭言遯辭，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

無遺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乎，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爲明，循勢易爲力歟！至於邯鄲受命，摯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順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已千言，勞深勘寡，纖繁缺焉。

又《章表》 原夫章表之爲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章爲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屢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元作悽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文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苟卿以爲觀人美辭，麗於離騷文章，亦可以喻於斯乎！

又《奏啓》 自飭司直，肅清風禁。筆銳干將，墨含淳酞。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又《議對》 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叙；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詅辭弗剪，頗累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

又《附會》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元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牆，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詳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

鍾嶸《詩品・魏文學劉楨》 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眞骨淩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已下，楨稱獨步。

元稹《元稹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序》 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今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荀以爲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攝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陸希聲《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全唐文》卷八一三） 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寖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蹀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 庭筠語皆新巧，初似可喜，而其意無禮，其格至卑，其筋骨淺露，與牧之詩不可同年而語也。其首敍開元勝遊，固已無稽，其末乃云『豔笑雙飛斷，香魂一哭休』，此語豈可以濵至尊耶？人才氣格，自有高下，雖欲強學不能，如庭筠豈識《風》、《雅》之旨也？牧之才豪華，此詩初敍事甚可喜，而其中乃云：『泉暖涵窗鏡，雲嬌惹粉囊。嫩嵐滋翠葆，清渭照紅妝。』是亦庭筠語耳。

許顗《彦周詩話》 高秀實又云：『元氏艷詩，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渥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動不得也，動不得也。』

王灼《碧雞漫志》卷二《各家詞短長》 謝無逸字字求工，不敢輒下一語，如刻削通草人，都無筋骨，要是力不足。然則獨無逸乎。曰，類多有之，此最著者爾。

吴可《藏海詩話》 老杜詩：『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荆扉深蔓草，土銼冷疏烟。』此言貧不露筋骨。如杜荀鶴『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青柴帶葉燒』，蓋不忌當頭，直言窮愁之迹，所以鄙陋也。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 詩家有換骨法，謂用古人意而點化之，使

加工也。李白詩云：『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荊公點化之，則云：『緣成白髮三千丈。』劉禹錫云：『遙望洞庭湖水面，白銀盤裏一青螺。』山谷點化之，則云：『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孔稚圭《白苧歌》云：『山虛鐘磬徹。』山谷點化之，則云：『山空響管弦。』盧仝詩云：『草石是親情。』山谷點化之，則云：『小山作朋友，香草當姬妾。』學詩者不可不知此。

又卷三 作詩貴彫琢，而難。李商隱《柳詩》云：『動春何限葉，撼曉幾多枝。』恨其有斧鑿痕也。石曼卿《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恨其黏皮骨也。能脫此二病，始可以言詩矣。劉夢得稱白樂天詩云：『郢人斤斲無痕迹，仙人衣裳棄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從，行盡四維無處覓。』若能如是，雖終日斲而鼻不傷，終日射而鵠必中，而其迹未嘗滯也。

姜夔《白石道人詩說》 雕刻傷氣，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過，拙而無委曲，是不敷衍之過。

方回《桐江續集》卷二《秋晚雜詩三十首》 人言太白豪，其詩麗以富。樂府信皆爾，一掃梁隋腐。餘編細讀之，要自有樸處。最於贈答篇，肺腑露情愫。何至昌谷生，一一雕麗句？亦焉用玉溪，纂組失天趣！沈宋非不工，子建獨高步，畫肉不畫骨，乃以帶閑故。

又卷一四《過李景安論詩爲作長句》 三百年來工五七，追《雅》媲《騷》誰第一。獨聞彭城陳正字，向來得法金華伯。終古不朽語言在，以詩教人人不識。善學少陵而不爲，殆如孟子不言《易》。世人往往談神仙，便欲插翅登青天。邀尋道士學服餌，朝呼暮吸夜煉煎。換骨一語未曾悟，未辦《黃庭》修內丹。俗流無骨但有肉，蝦蟆敢競驪龍光。姚合許渾精儷偶，青必對紅花對柳。兒童傚之易不難，形則肖矣神何有。求之雕刻繪畫間，鵠乃類鶩虎勝狗。由陳入黃據杜壇，當知掬水月在手。後生可畏嘗聞之，君友何人師者誰。雙井白門浣花脈，實字用正虛用奇。《鬱輪袍》曲異爭笛，貌姑射姿無粉脂。梯危磴絕不可近，倘有簡齋橫一枝。

湯屋《畫鑑・宋畫》 范寬名中立，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寬名之。畫山水初師李成，既乃歎曰：與其師諸人，不若師諸造化。乃脫舊習。游秦中，偏觀奇勝，落筆雄偉，老硬眞得山骨。宋三家山水，超絕唐世者，董元、李成、范寬三人而已。嘗評之，董元得山之神氣，李成得山之體貌，范寬得山之骨法。故三家照耀古今，爲百代師法。寬尤長雪山，見之使人凜凜。其弟子黃懷玉、紀眞、商訓，然黃失之工，紀失之似，商失之拙，各得其一體。若懷玉刻意臨摹其雪山，遇意處，未易斷也。

楊愼《升菴詩話》卷九《庾信詩》 庾信之詩，爲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艷清新，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 大篇決流，短章斂芒，李杜得之。大篇約爲短章，涵蓄有味；短章化爲大篇，敷演露骨。

顧凝遠《畫引・筆墨》 以枯澀爲基，而點染蒙昧，則無墨而無筆。以堆砌爲基，而洗發不出，則無墨而無筆。先理筋骨，而積漸敷腴。運腕厚而意在輕鬆，則有墨而有筆。此其大略也。若夫高明倜儻之士，筆墨淋漓，鬚眉畢爛，何用粘皮搭骨。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用《騷》誰第一。獨聞彭城陳正字，向來得法金華伯。終古不朽語言在，以詩教人人不識。善學少陵而不爲，殆如孟子不言《易》。世人往往談神仙，便欲插翅登青天。邀尋道士學服餌，朝呼暮吸夜煉煎。換骨一語未曾悟，未辦《黃庭》修內丹。俗流無骨但有肉，蝦蟆敢競驪龍光。姚合許渾精儷偶，青必對紅花對柳。兒童傚之易不難，形則肖矣神何有。求之雕刻繪畫間，鵠乃類鶩虎勝狗。由陳入黃據杜壇，當知掬水月在手。後生可畏嘗聞之，君友何人師者誰。雙井白門浣花脈，實字用正虛用奇。《鬱輪袍》曲異爭笛，貌姑射姿無粉脂。梯危磴絕不可近，倘有簡齋橫一枝。

湯屋《畫鑑・宋畫》 范寬名中立，以其豁達大度，人故以寬名之。畫山水初師李成，既乃歎曰：與其師諸人，不若師諸造化。乃脫舊習。游秦中，偏觀奇勝，落筆雄偉，老硬眞得山骨。宋三家山水，超絕唐世者，董元、李成、范寬三人而已。嘗評之，董元得山之神氣，李成得山之體貌，范寬得山之骨法。故三家照耀古今，爲百代師法。寬尤長雪山，見之使人凜凜。其弟子黃懷玉、紀眞、商訓，然黃失之工，紀失之似，商失之拙，各得其一體。若懷玉刻意臨摹其雪山，遇意處，未易斷也。

楊愼《升菴詩話》卷九《庾信詩》 庾信之詩，爲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艷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艷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艷，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艷清新，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 大篇決流，短章斂芒，李杜得之。大篇約爲短章，涵蓄有味；短章化爲大篇，敷演露骨。

顧凝遠《畫引・筆墨》 以枯澀爲基，而點染蒙昧，則無墨而無筆。以堆砌爲基，而洗發不出，則無墨而無筆。先理筋骨，而積漸敷腴。運腕厚而意在輕鬆，則有墨而有筆。此其大略也。若夫高明倜儻之士，筆墨淋漓，鬚眉畢爛，何用粘皮搭骨。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用意工妙至此，可謂絕唱矣。惜爲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令人厭憎。『葡萄美酒』二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

陸時雍《詩鏡總論》 孟浩然材雖淺窘，然語氣清亮，誦之有泉流石上風來松下之音。常建音韻已卑，恐非律之所貴。凡骨峭者音清，骨勁者音越，骨弱者音庳，骨微者音細，骨粗者音豪，骨秀者音冽，聲音出於風格間矣。

賀貽孫《詩筏》 詩家固不能廢煉，但以煉骨煉氣爲上，煉句次之，煉字斯下矣。惟中晚始以煉字爲工，所謂『推敲』是也。然如『僧敲月下門』，『敲』字所以勝『推』字者，亦只是眼前現成景，寫得如見耳。若喉吻間吞吐不出，雖經百煉，何足貴哉！

又 貫休詩氣幽骨勁，所不待言。余更奇其投錢繆詩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繆諭改爲四十州乃相見。休云：『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遂去。貫休於唐亡後，有《湘江懷古》詩，極感憤不平之恨。又嘗登

鄱陽寺閣，有「故國在何處？多年未得歸。終學於陵子，吳中有綠薇」之句。士大夫平時以無父無君譏釋子，唐亡以後，滿朝皆朱梁佐命，欲再求一凝碧詩，幾不復得。豈知僧中尚有貫休，將無令士大夫入地耶！

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初唐・貞觀諸家》 貞觀諸公，整繕有餘，警醒不足。惟魏鄭公《述懷》一篇，磊落露骨性，虞永興《織錦曲》，情事如見。馬賓王《浮江旅思》，楊景猷《還山宅》、《夏日應詔》，皆歌合律、舞應節之作，已爲王子安、杜必簡之先鞭矣。

又《盛唐・王季友》 王季友詩，磊塊有筋骨，但亦附寒苦以見長。如「自耕自刈食爲天，如鹿如麋飲野泉。亦知世上公卿貴，且養山中草木年」。誠高出流輩。至「雀鼠晝夜無，知我廚廬貧」，儼然一閭仙矣。又《贈崔高士瓌》曰「問家惟指雲，愛氣嘗言酒」，亦佳。「日月不能老，化腸爲筋否」，殊不堪。僻澀之過，必涉鄙俚，不待賈、孟也。

又《晚唐・貫休》 詩至晚唐而敗壞極矣，不待宋人。大都綺麗則無骨，至鄭谷、李建勳，益復靡靡，樸澹則寡味，李頻、許棠，尤無取焉。甚則粗鄙陋劣，如杜荀鶴、僧貫休者。

侯方域《壯悔堂文集》卷三《與任王谷論文書》 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略，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斂氣於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於氣者也。斂氣於骨者如泰華三峰，直與天接，層嵐危蹬，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蹴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蹴其趾者也。運骨於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煙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即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嵯峨於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鬻，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尚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於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啣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魏》 《卻東西門行》，奇骨駿氣，跌宕流轉，此曹公五言絕唱也。子建獨得其妙，而更見神詣，遂冠千載。昭明錄《苦寒》而遺此篇，良所未解。

又卷三《唐後》 陳伯玉律體，清雄爲骨，綿秀爲姿，設色妍麗，寓意蒼遠。由初入盛，此公變之，沈、宋堂皇，悉皆祖搆於此。

又 垂拱諸賢，張道濟骨力稍弱，詞采亦薄，拙處襲正始之瑕，流處啓大曆之調。

王又華《古今詞論・毛稚黃詞論》 北宋詞之盛也，其妙處不在豪快，而在高健。不在豔冶，而在幽咽。豪快可以氣取，豔冶可以意工。高健幽咽，則關乎神理骨性，難可強也。

徐枋《居易堂集》卷一《與楊明遠書》 夫作文貴有筋節，筋節者，段落也。於文則爲段落，於人則爲骨格。夫人之骨，有長者，有短者，有豎者，有橫者，有豎者，有圓者，有銳者，有合用者，有獨用者，有接續以爲用者，體類不同，各適其款。然後貫之以筋脈，而運之以氣血，則爲人矣。文猶是也。其段落者，骨格也；其意與氣者，筋脈也；而詞藻則血肉也。故段落既定，而少意氣以貫之，則脈不屬；有段落、意氣，而少詞藻，則色不榮。

計東《改亭文集》卷一二《答諸弟子論詩》 學詩必先從古體入，能古體矣，然后學近體。若先從近體入者，骨必單薄，氣必寒弱，材必儉陋，調必卑靡，其後必不能成家，縱成家亦瀷削小家而已，許渾、方干之類是也。

王嶚《清暉畫跋》 墨井道人與余同學同庚，又復同里，自其遜跡高隱以來，余亦奔走四方，分北者久之。然每見其墨妙，出宋入元，登峯造極，往往服膺不秩。此圖爲大年先生所作，越今已二十餘年，尤能脫去平時蹊徑，如對高人逸士，沖和幽淡，骨貌皆清，當與元鎮之獅林石田之奚川並垂天壤矣。余欲繼作，恐難步塵。奈何奈何。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 劉眘虛亦是齊梁體，段其骨清耳；且字句外，有靈氣往來。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大曆十子後，劉夢得骨幹氣魄，似又高於隨州。人與樂天並稱，緣劉、白有《倡和集》耳，白之淺易，未可同日語也。蕭山毛大可尊白詆劉，每難測其指趣。

又卷下 元季都尚詞華，劉伯溫獨標骨幹，時能規橅杜、韓。高季迪

出入於漢、魏、六朝、唐、宋諸家；特才調過人，步蹊未化，故變元風則有餘，追大雅猶不足也。要之，明初辭人，以二公爲冠，袁景文凱次之，楊孟載基次之，張志道以寧次之，徐幼文賁張來儀羽又次之。高、楊、張、徐之名，特並舉於北郭十子中，初非通論。

喬億《劍谿説詩》卷上　詩之骨有重有輕，骨重者易沉厚，其失也拙；骨輕者易飄逸，其失也浮。然詩到聖處，骨輕骨重，無乎不可：李詩骨輕，杜詩骨重。

又卷下　鄭善夫曰：『長篇沉着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有骨格，此老杜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亦不以此爲貴，但可以爲難而已。宋人往往學之，遂以詩當文，濫觴不已，詩道大壞，由老杜啓之也。』愚謂此説甚透，非議杜，正勸人善學杜耳。

又　論詩如論士，品居上，才次之。若但以才言，更千百世之下，無出眉山右者。必求諸品，當知韋、柳既沒，清音遂杳者五百餘年。迨明初高季迪樂府五言，始刻意六朝，才情兼贍，而元習未除，骨稍輕，氣稍薄也。又百三十年，李、何繼起，力振頹風，倡爲古調，一時羣彦，莫不景從，雖眞僞雜興，瑜瑕莫掩，然而立志高、趨嚮正矣。故余嘗言：李、何大有功於詩教，斷爲風雅中興之冠，而虞山錢氏非之，耳食之徒又羣附和之，於今不息也。可勝歎哉！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三《學詩初步》　後生學詩，急宜講者，氣骨耳。譬之人，氣秉自先天，骨成於壯歲，勿容強也。而學者有移氣移體之説，則涵養宜豫也。今進農夫於前，脫其蓑笠，攝以衣冠，則卑弱不能稱；進書生於前，加之衮冕紳珮，必忸怩汗出，而不免失措，其氣骨不足以充之也。古之人，如杜子美之雄渾博大，其在山林與朝廷無以異，其在樂土與兵戈險厄無以異，所不同者山川風土之變，而不改者忠厚直諒之志。志定，則氣浩然，則骨挺然，孟子所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者，實有其物。而光怪熊熊，自然溢發，少陵獨步千古，豈驢人香草，高士清操而已哉！

又　讀杜詩，須看其血脈灌注，筋骨相纏，虛字實字無一不照顧者。

又卷五《評論二·陸放翁》　七言律，其精神骨格則大家也，其字句時有頹唐處，有順手拈來落入宋調處。緣詩太多，難於檢點合法。至其運俗字用成語，時有入妙境者。一則是他文機熟，無物不化；二則是錘鍊巧，良工心苦；三則是生古人之後，翻新出色，勢必至此。但看他容易脫手，讀之妥當者，都是丹成效驗。卻不得以街談市語皆可入詩，率意鄙俚，墮入惡道，藉口摹陸，自謂當家也。

又《宋詩鈔》　蘇子美詩丰骨矯矯，梅聖俞風格遒上，自是作家。

薛雪《一瓢詩話》　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弗尖，稗官野史，盡作雅音，馬勃牛溲，盡收藥籠，執盡戟莫敢當前，張空拳猶堪轉戰。如是作法，方不愧老成。

李重華《貞一齋詩説·詩談雜録》　明代作者，當以國初爲勝。劉青田不以詩人自命，由其本領雄傑，故才氣軼羣，當爲一代之冠。高青邱骨性秀出，最近唐風，惜其中路摧折，未入於室。此兩家地位不同，詩筆不妨並舉。前後七子中，余止取李崆峒、何仲默二家，外則楊升庵天才亦屬清麗。總之：明人弊病，喜學唐人狀貌，苟能遺形得神，便足垂世。今人宗仰濟南而時得優孟之誚者，正爲此也。

又　或謂：唐人音律，于鱗始得其傳，至阮亭尤極精細。余謂：就唐人言之，音律元非一種。大家名家，各自爲調。且如李、杜篇什，甫聞聲欬，便易分別誰某；其餘淒鏘磊落者，細玩之都具本來面目。于鱗所得，祇是官樣殼子耳。阮翁骨性既佳，摹擬漸熟，因於王、孟、錢、劉諸家，有宛然恰肖處。若持此卓自樹立，迥然獨出頭地，何難駕元、明作者而上之，惜其亦步亦趨而止也。

吴雷發《説詩菅蒯》　詩要字字有來歷，人所知也。然機杼又要絶不猶人。夫才者猶面目也，彼強人同己者固不可，即以我肖人，亦屬無識。試以我之面目而求肖乎人，豈不醜惡可憎乎？然面目難肖，而世俗之態，極易漸染。務須高自位置，寶我天眞，鍊我骨格，使世俗之態不能入，自有一種不可磨滅之氣，傲兀而超凡耳。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五　遺山雖較之東坡，亦自不免肌理稍粗。然其秀骨天成，自是出羣之姿。若無其秀骨，而但於氣概求之，則亦末矣。

方薰《山静居論畫》　一峯老人，純以北苑爲宗，化身立法。其畫氣清質實，骨蒼神腴。嘗遊廣山，悟得筆法，遂家焉。日攜壺酒，坐湖橋，觀雲霞吐納，晴雨晦明，極山水之變。薀於毫末，出之楮素，洵非俗工可能跂及。

癡翁性本霞舉，早歲好與羽人道士游。辭世後，有見其吹橫竹，出秦關，遂以爲蟬蛻不死，故其筆墨工夫，亦具九轉之妙。實可與黃庭內外篇同玩味耳。

冒春榮《葚原詩說》卷三　主之以骨格，運之以風神，調之以音節，和之以氣味，四者備而詩道無餘蘊矣。絕句尤宜永遵。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總論》　詩有四不可：骨不可露；氣不可浮；情不可過；意不可偏。

方南堂《輟鍛錄》　高適、李頎不獨七古見長，大段氣體高厚，即今體亦復見骨格堅老，氣韻沉雄。余最愛李頎一篇云：『青青蘭艾本殊香，察見泉魚固不祥。濟水至清河自濁，周公大聖接輿狂。千年魑魅逢華表，九日茱萸作佩囊。善惡死生齊一貫，祇應斗酒任蒼蒼。』眼中胸中何等寬闊，可謂見得到說得出。

沈宗騫《人物畫法》　學作人物，最忌早欲調脂抹粉。蓋畫以骨格爲主。骨格只須以筆墨寫出。筆墨有神，則未設色之前，天然有一種應得之色，隱現於衣裝環珮之間，因而附之，自然深淺得宜，神采煥發。若入手便講設色，勢必分心於塗抹，以務炫燿。不識畫理者，見其五采鮮麗，便已侈口交稱，任意索取，遂令酬應馳騁之心，不可自止。於是驅遣神思，無非務外，而鞭迫向裏之功，日已疎矣。久之而自顧無奇，漸成退悔，亦已晚矣。可不愼歟！蓋初學時，天資縱好，而識見未能卓定，且速成之心，人所不免。因此緊廢者，十恆有九。故先論及，以爲首懲。

施補華《峴傭説詩》　凡作清淡古詩，須有沈至之語，樸實之理，以爲之骨，乃可不朽。非然，則山水清音，易流於薄，且白腹人可以襲取。讀陶公詩知之。

又　太沖《詠懷》，景純《游仙》，皆骨幹清強，神理俊爽；其所以不及漢人者，正以太清強、太俊爽耳。若阮公《詠懷》，則渾樸之氣未散也。

又　謝玄暉名句絡繹，清麗居宗，雖不如魏、晉諸賢之厚，然較之陰鏗、何遜、徐陵、庾信，骨幹堅強多矣。其秀氣成采，江郎五色筆尚不能逮，唐人往往效之，不獨太白也。「玄暉詩變有唐風」，眞確論矣。

又　太白七古不易學，然一種清靈秀逸之氣，不可不學，得其一二，俗骨漸輕。

又　高達夫七古骨整氣遒，已變初唐之靡，特奇逸不如李，雄勁不如岑耳。岑嘉州七古勁骨奇翼，如霜天一鶚，故施之邊塞最宜。

秦祖永《桐陰論畫》　龐臺云：筆鋒須若觸透紙背者，則骨幹堅凝。皴擦處須多用乾筆，然後以墨水暈之，則厚而有神。初學用筆，能時時體此意，自然筆墨融化，漸臻妙境，眞後學換骨金丹也。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柳永詞》　耆卿爲世訾警久矣，然其鋪敘委宛，言近意遠，森秀幽淡之趣在骨。耆卿樂府多，故惡濫可笑者多，使能珍重下筆，則北宋高手也。

又《李清照詞》　閨秀詞惟清照最優，究苦無骨。

又《宋四家詞選目録序論》　竹山有俗骨，然思力沈透處，可以起懦。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　唐子西曰：『三謝詩，至玄暉語益工。』趙師秀詩『玄暉詩變有唐風』。皆謂玄暉薄於康樂，不知康樂之厚以排埽耳。鍾嶸知其爲蕪詞累而登諸上品，何也？寧取玄暉，不取康樂，玄暉之雋骨，與鮑明遠之逸氣，可稱六朝健者。

又卷三　今人喜讀《雁門集》，然才極清發，而骨不堅重，尚非吳淵穎敵手，況道園哉！道園寄詩云：『玉堂蕭爽地，思爾佩珊珊。』嗟賞其才調，而下語有分寸如此。

又卷一〇　明人論詩多大言，不獨大復譏陶、謝也。王子衡云：『《風》、《騷》包羲本體，標顯色相。若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蝕》之詞，微之《陽城》之什，漫敷繁敍，塡事委實，言多趁帖，情出附轅。』嗚呼！何其誕也？《北征》一篇，原本忠愛，發以史筆，根柢槃深，關係宏遠，乃杜集之鉅製，與《風》、《雅》相出入者，比以昌黎《南山詩》，已覺不倫，況儕諸盧仝、元稹輩哉？彼蓋祇知意在詞表爲《三百》、爲《離騷》，而不知《風》、《騷》之暢敍己懷，鋪陳亂始，直詆匪人者，固指不勝屈也。大抵詩知賦而不知比興，則切直而乏味；知比興而不知賦，則婉曲而無骨，三緯所以不可缺一。子衡崇比興而廢賦，直知一而不知二矣。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二　有明前七子中，以何信陽爲最。以信陽秀骨天成，筆意俊爽，其雅潔圓健處，非李空同所及。且持論力主獨造，較空同議論，專宗摹仿，謂臨帖以相似爲貴，作詩亦然者，高下相去遠矣。故信陽可

公一代清才，空同則粗才也。

劉熙載《詞概・尚風與尚骨》 詞有尚風，有尚骨，歐公朝中措云：『手種堂前楊柳，別來幾度春風。』東坡雨中花慢云：『高會聊追短景，清商不假餘妍。』孰風孰骨可辨。

又《詞之味韻骨》 詞淡語要有味，壯語要有韻，秀語要有骨。

沈祥龍《論詞隨筆・詞宜濃淡適中》 詞不宜過於設色，亦不宜過於白描。設色則無骨，白描則無采，如粲女試妝，不假珠翠而自然濃麗，不洗鉛華而自然淡雅，得之矣。

又《論詞隨筆・詞全賴一清字》 詞不尚鋪敘，而事理自明，不尚議論，而情理自見，其間全賴一清字。骨理清，體格清，辭意清，更出以風流蘊藉之筆，則善矣。

譚獻《復堂詞話・吳穀人詞》 祭酒名德清才，矜式後起。詩規漁洋，詞學樊榭，可云正宗。而骨脆才弱，成就甚小。

陳廷焯《詞壇叢話・仲舉取法白石》 仲舉詞，亦是取法白石，屏去浮艷。不獨鍊字鍊句，且能鍊氣鍊骨。以云入室則未也，然亦升白石之堂矣。

又《陳詞出蘇辛》 陳其年詞，縱橫博大，海走山飛，其源亦出蘇辛。而力量更大，氣魄更勝，骨韻更高，有吞天地走風雷之勢，前無古，後無今。

又《琢春與梅鶴詞》 琢春、梅鶴兩家，詞骨最高。集中所錄不多，而已可見一斑。

又《璞函學博才大》 璞函詞，芊綿溫雅，貌似南宋，骨似北宋，學博才大，冠絕一時。與竹垞代興可也。

又《白雨齋詞話》卷二《竹屋不及梅溪》 竹屋、梅溪並稱，竹屋不及梅溪遠矣。梅溪全祖清眞，高者幾於具體而微。論其骨韻，猶出夢窗之右。

又《碧山贈秋崖道人》 碧山贈秋崖道人西歸調齊天樂云：『冷煙殘水山陰道，家家擁門黃葉。』一起令人魂銷。又云：『換盡秋芳，想渠西子更愁絕。』亦不堪多誦。後疊云：『短褐臨流，幽懷倚石，山色重逢都別。』黍離麥秀之悲，山色六字，淒絕警絕。覺國破山河在，猶淺語也。下云：『江雲凍折。算只有梅花，尚堪攀折。』此亦必有所指，骨韻高絕。玉田感傷處，亦自雅正，總不及碧山之厚。

又《朱淑真詞可稱小品》 朱淑眞詞，才力不逮易安，然規模唐五代，不失分寸。如『年年玉鏡臺』及『春已半』等篇，殊不讓和凝、李珣輩。惟骨韻不高，可稱小品。

又卷三《仲舉詞樹骨甚高》 仲舉詞樹骨甚高，寓意亦遠。元詞之不亡者，賴有仲舉耳。然欲求一篇如梅溪、碧山之沉厚，則不可得矣。

又《其年題梅花圖詞》 其年沁園春最佳者，如題徐渭文鍾山梅花圖後半云：『如今潮打孤城，只商女船頭月自明。歎一夜啼烏，落花有恨，五陵石馬，流水無聲。尋去疑無，看來似夢，一幅生綃淚寫成。攜此卷，伴水天閒話，江海餘生。』情詞兼勝，骨韻都高，幾合蘇、辛、周、姜爲一手。

又《其年賀新郎一百三十餘首》 其年賀新郎調，填至一百三十餘首之多，每章俱於蒼莽中見骨力。精悍之色，不可逼視，第四韻尤能振拔。如『北固外，晴江夜走。其上有秦時明月，簾以外秋星作作』。皆是突接，精神更覺百倍。

又卷五《蒿庵醜奴兒慢》 蒿庵醜奴兒慢云：『飛來燕燕，驚破綠窗殘夢，看多少、花昏柳暝，雲暗煙濃。望帝春心，枝頭曾否解啼紅。闌干曲，柔絲細細，愁殺游蜂。長記那時，成蹊桃李，一樣鮮穠。到此際風風雨雨，誰寫春容。迢遞仙源，何人尋約到山中。蛾眉休說，入門時候，妒恨偏工。』此感士不遇也，結更深一層說。骨高味古，幾欲突過中仙。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 唐五代詞並不易學。五代詞尤不必學。何也？五代詞人丁運會，遷流至極，燕酣成風，藻麗相尚。其所爲詞，即能沈至，祇在詞中。豔而有骨，祇是豔骨。學之能造其域，未爲斯道增重。矧徒得其似乎？其錚錚佼佼者，如李重光之性靈，韋端己之風度，馮正中之堂廡，豈操觚之士能方其萬一？自餘風雲月露之作，本自華而不實。吾復皮相求之，則嬴秦氏所云甚無謂矣。晚近某詞派，其地與時，並距常州派近。爲之倡者，揭櫫《花閒》，自坿高格，塗飾金粉，絕無內心。與評文家所云『浮煙漲墨』易以異？雖無本之文，不足以自行。歷年垂百，衍派未廣。一編之傳，亦足貽誤初學。嘗求其故。蓋天事細、性情少者所爲，易如不爲之爲愈也。

又　明以後詞，纖庸少骨。二三作者，亦間有精到處。但初學抉擇未精，切忌看之。一中其病，便不可醫也。東坡、稼軒，其秀在骨，其厚在神。初學看之，但得其麤率而已。其實二公不經意處，是眞率，非麤率也。余至今未敢學蘇、辛也。

又卷二　《須溪詞》風格遒上似稼軒，情辭跌宕似遺山。有時意筆俱化，純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往往獨到之處，能以中鋒達意，以中聲赴節。世或目爲別調，非知人之言也。《促拍醜奴兒》云：「百年已是中年後，西州垂淚，東山攜手，幾個斜暉。」《踏莎行・九日牛山作》云：「向來吹帽插花人，盡隨殘照西風去。」《永遇樂》云：「香塵暗陌，華燈明晝，長是嬾攜手去。」《摸魚兒・海棠一夕如雪無飲余者賦恨》云：「無人舉酒。但照影隄流，圖它紅淚，飄灑到襟袖。」前調《守歲》云：「古今守歲無言說，長是酒闌情緒。」《金縷曲・五日》云：「欸乃漁歌斜陽外，幾書生能辦投湘賦。」余所摘警句視此。其《江城子・海棠花下燒燭》詞云：「欲睡心情一似夢驚殘。」《山花子・春暮》云：「更欲徘徊春尚肯，已無花。」若斯之類，是其次矣。如衡論全體大段，以骨幹氣息爲主，則必舉全首而言。其中即無如右等句可也。由是推之全卷，乃至口占、漫與之作，而其骨幹氣息具在此。須溪之所以不可及乎。

按：《踏莎行》詞乃劉克莊作。

又卷三　辛、党二家，並有骨幹。辛凝勁，党疏秀。

又《蕙風詞話續編》卷一　評閨秀詞無庸以骨幹爲言。大都嚼蘂吹香，搓酥滴粉云爾。亦有滲發巧思，新穎絕倫之作。

王國維《人間詞話附録一・玉田不如白石》　白石倘有骨，玉田則一乞人耳。

風骨（風力、骨力）

劉勰《文心雕龍・風骨》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一作生焉。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爲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錫魏，思摹經典，藻才韜筆，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酒其風力遒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

故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一本下有時字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鷹隼之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

若夫鎔鑄一作冶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汪作孕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經矣。周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贊曰：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珪璋乃騁。蔚彼風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

鍾嶸《詩品》　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又　宋徵士陶潛，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眞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懽言酔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邪？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楊炯《楊盈川集》卷三《王勃集序》　兄劼及勮，磊落詞韻，鏗鍧風骨，皆九變之雄律也。弟助及勔，總括前藻，網羅羣思，亦一時之健筆焉。友愛之至，人倫所及，永言存歿，何痛如之！援翰紀文，咸所未忍。蓋以投分相期，非弘詞說，潸然擊涕，究而序之。分爲二十卷，具諸篇目。《三都》盛

作，恨不序於生前；《七志》良書，空撰得於身後。神其不遠，道或存焉。

殷璠《河嶽英靈集序》（《全唐文》卷四三六） 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樸，去僞從眞，使海內詞人，翕然尊古，有周風雅，再闡今日。

又《河嶽英靈集詩評・崔顥》 顥年少爲詩，名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旅。至如『殺人遼水上，走馬漁陽歸。錯落金鎖甲，蒙茸貂鼠衣。』又『春風吹淺草，獵騎何翩翩。插羽兩相顧，鳴弓上新弦。』可與鮑昭並驅也。

顧陶《唐詩類選序》（《全唐文》卷七六五） 國朝以來，人多反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杜、李挺生於時，羣才莫得而並。其亞則昌齡、伯玉、雲卿、千運、應物、益、遘、建、況、鴞、當、光羲、郊、愈、籍、合十數子，挺然頹波間，得蘇、李、劉、謝之風骨，多爲清德之所諷覽，乃能抑退浮僞流豔之辭宜矣。爰有律體，祖尚輕巧，以切語對爲工，以絕聲病爲能，則有沈、宋、燕公、九齡、嚴、劉、錢、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實繁其數。皆妙於新韻，播名當時。亦可謂守章句之範，不失其正者矣。

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訓》 嵩山多好谿谷，華山多好峯，衡山多好別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峯，天台、武夷、廬霍、鴈蕩、岷峨、巫峽、天壇、王屋、林慮、武當，皆天下名山巨鎮，天地寶藏所出。先聖窘宅所隱，奇崛神秀，莫可窮其要妙。欲奪其造化，則莫神於好，莫精於勤，莫大於飽游飫看，歷歷羅列於胸中，而目不見絹素，手不知筆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畫。此懷素夜聞嘉陵江水聲。而草聖益佳。張顛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筆勢益俊者也。今執筆者，所養之不擴充，所覽之不淳熟，所經之不衆多，所取之不精粹，而得紙拂壁，水墨遽下，不知何以掇景於煙霞之表，發興於溪山之顯哉。後生妄語，其病可數。何謂所養欲擴充？近者畫手，有仁者樂山圖，作一叟支頤於巖畔。智者樂水圖，作一叟側耳於巖前。此不擴充之病也。蓋仁者樂山，宜如白樂天草堂圖，山居之意裕足也。智者樂水，宜如王摩詰輞川圖，水中之樂饒給也。仁智所樂，豈只一夫之形狀可見之哉。何謂所覽不淳熟？近世畫工，畫山則峰不過三五峰，畫水則波不過三五波。此不淳熟之病也。蓋畫山，高者、下者、大者、小者、盤礴向背，顚頂朝揖，其體渾然相應，則山之美意足矣。畫水，齊者、汩者、卷而飛激者、引而舒長者、其狀宛然自足，則水之態富贍也。何謂所經之不衆多？近世畫手，生吳越者，寫東南之聳瘦；居咸秦者，貌關隴之壯闊；學范寬者，乏營丘之秀媚；師王維者，闕關同之風骨。凡此之類，咎在於所經之不衆多也。何謂所取之不精粹？千里之山，不能盡奇。萬里之水，豈能盡秀？太行枕華夏，而面目者林慮。泰山占齊魯，而勝絕者龍巖。一槩畫之，版圖何異？凡此之類，咎在於所取之不精粹也。故專於坡陀失之粗，專於幽閒失之薄，專於人物失之俗，專於樓觀失之冗；專於石，則骨露；專於土，則肉多。筆迹不混成謂之疎，疎則無眞意。墨色不滋潤謂之枯，枯則無生意。水不源源，則謂之死水。雲不自在，則謂之凍雲。山無明晦，則謂之無日影。山無隱見，則謂之無煙靄。今山日到處明，日不到處晦。山因日影之常形也，隱見不分焉，故日影。今山煙靄到處隱，煙靄不到處見，山因煙靄之常態也，隱見不分焉，故曰無煙靄。

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六《跋子瞻送二姪歸眉詩》 觀東坡二丈詩，想見風骨巉巖，而接人仁氣粹溫也。觀黃門詩，頎然峻整，獨立不倚，在人眼前。元祐中，每同朝班，余嘗目之爲成都兩石筍也。

吳可《藏海詩話》 『矯首朱門雪滿衣，南來生理漫心期。青衫愧我初無術，白髮逢人只自悲。』悲苦太過，露風骨。

周紫芝《竹坡詩話》 詩人造語用字，有著意道處，往往頗露風骨。如滕元發《月波樓詩》『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是也。只一『直』字，便是著力道處，不惟語稍崢嶸，兼亦近俗。何不云『野色光自與水相連』爲微有蘊藉，然非知之者不足以語此。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五《楊少逸不欺集序》 人之言曰：尚辭章者乏風骨，尚氣節者窘辭令。某謂不然。辭雖末技，然根於性，命於氣，發於情，止於道，非無本者能之。且孔明之忠忱，元亮之靜退，不以文辭自命也。若表若辭，肆筆脫口，無復雕繢之工，人謂可配《訓》、《誥》、《雅》、《頌》，此可強而能哉？唐之辭章，稱韓柳元白，而柳不如韓，元不如白，則皆於大節焉觀之。蘇文忠論近世辭章之浮靡，無如楊大年，而大年以文名，則以其忠清鯁亮，大節可考，不以末技爲文也。眉山自蘇長公以辭章自成一家，歐尹諸公賴之，以變文體，後來作者相望，人知蘇氏爲辭章之宗

也。孰知其忠清鯁亮，臨死生利害而不易其守？此蘇氏之所以爲文也。

嚴羽《滄浪詩話・詩評》 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爲高古，有建安風骨。

又 顧況詩多在元白之上，稍有盛唐風骨處，冷朝陽在大曆才子中爲最下。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一《彭宏濟詩序》 目之於視，口之於言，耳之於聽，類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有得於情性者，亦如是而已。夫言亦孰非浮辭哉，惟發之眞者不泯，惟遇之神者必傳，惟悠然得於人心者必傳而不朽。彼求之物而不求之意，鍊於辭而不鍊於氣，何如其遠也？

吾先君子須溪先生之說詩，其不可於衆可也若甚嚴，其獨賞於人棄也若甚異；然廓然而雲霧開，犁然而神境會，一日而沛然發於情性者，清才輩出，晤言賞歎，自慰暮年，如藥房彭宏濟又其傑也。既於《印證》發其凡，顧其集尚多，新作日富，間携示余曰：『師門之緒言在，願有序。』予反復三日夜不厭。如月明聞笛，疑有飛仙。如蟬鳴綠陰，風日妍寂，從中而起。又如鶯啼過樹，矯然林表，轉眄驚絕。因物所感，高山流水；適契琴趣，混合自然。眼前意中，宛然不食煙火，談笑有風骨。少少許勝他人多多許，五七字而有數十言之味。方盤礴而寢處之，旁午而弛張之，未愁也，余何足以序君詩哉！有《印證》在，繇《印證》而證之，此編爽如也。夫豈張皇『吳江楓』哉！

王惲中《王遵巖先生文集》卷二〇《寄道原弟書十五》 盛唐之詩，則人人有眼目，篇篇有風骨，即此以觀，亦略見不同大致矣。吾向贈宋仲石詩，如起句『洛陽橋外路，萬里指長安』；今贈唐婁江：『如帝嘉勞來，戶口不虛增』，結句如『相送情無已，寧因感遺肝。莫倚鸞鳳志，今當作鷙鷹。』皆不容易得。然知之者少矣。舊歲與方洲遊山詩，句句俱是風骨，不知陳套，不守言筌，然方洲亦未甚解其妙也，信是知之者難。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 《連昌宮辭》似勝《長恨》，非謂議論也，《連昌》有風骨耳。

又卷六 獻吉才氣高雄，風骨遒利，天授既奇，師法復古，手闢草昧，爲一代詞人之冠。要其所詣，亦可略陳。騷賦上擬屈宋，下及六朝，根委有餘，精思未極。擬樂府自魏而後有逼眞者，然不如自運，滔滔莽莽。《選》體、建安以至李杜，無所不有，第於謝監未是初日芙蓉，僅作顏光祿耳。七言歌行縱橫如意，開闔有法，最爲合作。五言律及五七言絕時詣妙境，七言雄渾豪麗，深於少陵，抵掌捧心，不能厭服衆志。文酷倣左氏可馬，叙事則奇，持論則短，間出應酬，頗傷率易。

屠隆《由拳集》卷二三《文論》 世人譚『六經』者，率謂『六經』寫聖人之心，聖人所稱道術，醇粹潔白，曉告天下，萬世燦然，如揭日月而行，是以天下萬世貫之也。夫『六經』之所貴者道術，固也，吾知之，即其文字奚不盛哉！《易》之冲玄，《詩》之和婉，《書》之莊雅，《春秋》之簡嚴，絕無後世文人學士纖穠佻巧之態，而風骨格力，高視千古，若《禮・檀弓》、《周禮・考工記》等篇，則又峯巒峭拔，波濤層起，而姿態橫出，信文章之大觀也。

『六經』而下，《左》、《國》之文，高峻嚴整，古雅藻麗，而渾樸未散，含光醞靈，如江海之波，洋洋浩淼，非有跳沫搖漾之勢，而千靈萬怪，淵乎深藏。明月照之，則天高氣清；長風蕩之，則排空動地。可喜可愕哉左氏之爲文矣！賈、馬之文，疏朗豪宕，雄健博古，其蒼雅也如公孤大臣，鵷眉華美，衣冠大帶，鵠立殿庭之上，而非若山夫野老之翛然清枯也；其葩豔也，如王公后妃，珠冠繡服，華軒翠羽，光采射人，而非若妖姬豔倡之翩翩輕妙也。其他若屈大夫之詞賦，才情傳合，縱橫璀璨，蓋詞賦之聖哉！莊、列之文，播弄恣肆，鼓舞六合，如列缺乘蹻焉，光怪變幻，能使人骨驚神悚，亦天下之奇作矣。譬之大造，寥廓清曠，風日熙明，時固然也。而飄風震雷，揚沙走石，以動威萬物，亦豈可少哉！諸子之風骨格力，即言人人殊；其道術之醇粹潔白，皆不敢望『六經』，乃其爲古文辭一也。【略】

文體靡於六朝，而唐昌黎氏反之，然而文至於昌黎氏大壞焉。詩教變於唐人，而宋諸公反之，然而詩至於宋諸公大壞焉。昌黎氏蓋所謂文起八代之衰者，今讀其文，僅能摧駢儷爲散文耳。妍華雖去，而淡乎無采也；釀腴雖除，而索乎無味也；繁音雖削，而瘖乎無聲也。其氣弱，其格卑，其情緩，其法疏，求之『六經』、諸子，是遵何以哉？世人厭六朝之駢儷，而樂昌黎之疏散，翕然相與宗師之，是以韓氏之文，遂爲後世之楷模，建標藝壇之上，而羣趨旌干之下，一夫奮臂，六合同聲，斯不亦任耳而不任目之過乎？『六經』而果何法也？藉令昌黎氏之文出於周、漢，則不得傳。何者？周、漢之文無此者，周、漢誠無用此文爲也。昌黎氏之所以爲當時宗師而名後世者，徒散

文耳。今姑無論其他，即如西漢制誥，誰非散文？冲夷平淡，都無波峭之氣，而朴茂深嚴，遠而望之，則穆然光沉，迫而視之，則神采隱隱，風骨格力，往往而在。昌黎氏之文若是邪？論者謂善繪者傳其神，善書者模其意。昌黎氏之文蓋傳先哲之神，而脫其軀殼，模古人之意，而遺其形畫者也，奚必『六經』，必諸子哉？且風骨格力，韓子焉不有也？嗟乎！令韓子不屑屑於擬古而古意矯然具存，即奚必如『六經』如諸子，而自爲韓子一家之言可也；今第觀其文，卑者單弱而不振，高者詰屈而聱牙，多者裝綴而繁蕪，寡者率略而簡易，雖有他美，吾不得而知之矣，尚焉取風骨格力於其間哉？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筆法纖細，亦近昭道，惜骨力乏耳。

陸時雍《詩鏡總論》 陳人意氣慷慨，將歸於盡。隋煬起敝，風骨凝然。其於追《風》勒、《雅》，返漢還《騷》，相距甚遠。故去時之病則佳，而復古之情未盡。詩至陳餘，非華之盛，乃實之衰耳。不能予其所美，而徒欲奪其所醜，則枵質將安恃乎？隋煬從華得素，譬諸紅豔叢中，清標自出。雖卸華謝彩，而絢質猶存。並隋素而去之，唐之所以暗而無色也。珠輝玉潤，寶燄金光，自然之色，夫豈不佳？若朽木死灰，則何貴矣？唐之興，六代之所以盡亡也。

沈顥《畫麈・分宗》 禪與畫俱有南北宗，分亦同時，氣運復相敵也。南則王摩詰，裁搆高秀，出韻幽澹，爲文人開山，若荆關、宏璪、董巨、二米、子久、叔明、松雪、梅叟、迂翁，以至明興沈文，慧燈無盡。北則李思訓風骨奇峭，揮掃躁硬，爲行家建幢，若趙幹、伯駒、伯驌、馬遠、夏珪，以至戴文進、吳小仙、張平山輩，日就狐禪，衣鉢塵土。

王時敏《西廬畫跋》 石谷此圖，雖倣山樵，而用筆措思全以右丞爲宗，故風骨高奇。迥出山樵規格之外，春晚過婁，攜以見眎。余初欲留之，知其意頗自珍，不忍遽奪，每爲悵悵。然余時方苦嗽，得飽玩累日，霍然失病所在，始知昔人檄愈頭風，良不虛也。

賀貽孫《詩筏》 《公讌詩》，在酒肉場中，露出酸餡本色。寒士得貴遊殘杯冷炙，感恩至此，殊爲可笑；而滿篇撥數他人富貴，尤見俗態。惟曹子建自露家風，而應瑒《侍建章集詩》，末語不忘儆戒，頗爲得體耳。大抵建安諸子，稍有才調，全無骨力，豈文舉、正平見殺後，文人垂首喪氣，遂軟媚取容至此。傷哉！

又 魏文帝評孔文舉『體氣高妙』，此語甚肖。以『體氣』論詩文，又在『氣格』二字之上。當時與曹氏父子兄弟並驅者，惟文舉與蔡伯喈二公之詩，綽有風骨耳，王粲諸人，皆所不及。文帝謂孔融、王粲諸人『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又云『文以氣爲主』。然則王粲諸人，才與學皆孔北海匹也，所不及北海者，氣耳。北海詩云：『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三復此語，浩然之氣，至今尚在。

又 鄴中諸詩，子不如父，弟不如兄，臣不如君，賓客不如主人。然千古以來，獨陳思與徐、王、應、劉、陳、阮得稱才子者，瞞、丕之才，爲功名所掩，而陳思所遭不幸，故特以詩文著耳。然陳思詩文，丰骨氣概，皆遜父兄一籌，使當時賈詡無屬思之對，楊修成羽翼之謀，又安知繡虎之譽，不在五官中郎將哉！

又 沈休文《別范安成》詩，雖風骨遒上，爲齊、梁間僅見，然已漸似李太白、孟襄陽、高達夫、岑嘉州近體矣。自休文外，務工對偶，又在李、孟、高、岑近體之下矣。高、岑以前，近體每似古詩，休文以後，古詩反似近體，其中蓋有默操其升降者。

毛先舒《詩辯坻》卷一《總論》 詩主風骨，不崇文彩，第設色欲稍增新變耳。自皎然以竊占白雲芳草詆劉、李諸賢，而近代亦誚白雪黃金，中原紫氣，是則誠然，然要非大疵也。初、盛唐之烏鵲、鳳凰，南山、北斗，龍闕、鳳城，橫汾、宴鎬，漢、魏人之鳳凰、鴛鴦，雙鵠、鳴雁，驚風、白日，臚陳竹素，覽者初不訝之。又如古詩，草蟲、楊柳，便屬相思；騶牡、鄒虞，輒施行遘；萬年眉壽，以爲頌禱；於皇陟降，用格神明。若持卑辭相格，亦復可議。要期合律，雖遞襲而不妨乎高，苟乖大雅，則彌變彌墮。於是斯有彥伯澀體，長吉鬼才。近如唐六如之俚鄙，袁中郎之佻倪，竟陵鍾、譚之纖猥，亦俱自謂能超象跡之外，不知呵佛未易，直枉入諸趣耳。

又卷三《唐後》 嘉州輪臺諸作，奇姿傑出，而風骨渾勁，琢句用意，俱極精思，殆非子美、達夫所及。

又 詩至七言律，已底極變，既難空騁，又畏事累，大抵溫麗爲正，間令流逸，讀之表裏妍整，而風骨隱然。頗惡驅駕才勢，有心章彩；至於隸古事，寓評議，斯爲下風。唐初意盡句中，正用氣格爲高。盛唐境地稍流，而興溢

章外，不妨媲美。作者取裁，舍是奚適？中葉翩翩，亦曲暢情興，必欲甄覆大曆以下，似屬元美過差之談。至於李商隱而下，予不敢道之。

又 徐昌穀《迪功集》外，復有《徐氏別稿五集》，其名有《鸚鵡編》、《焦桐集》、《花間集》、《野興集》、《自慙集》，總爲五集。《迪功集》或云是其自選，風骨最高，體律嚴正。《外集》殊復奕奕。《別稿五集》中：《蕉桐》多近體，最疵；《鸚鵡》多學六朝，間雜晚唐，頗有《竹枝》、《楊柳》之韻。《花間》『文章江左家家玉，烟月揚州樹樹花』，詩爲小乘，入詞亦苦方不稱。他如『花間打散雙蝴蝶，飛過牆兒又作團』，《詠柳花》云：『轉眼春風有遺恨，井泥流水是前程』，便是詞家情語之最。獻吉敍《迪功集》云：『守而未化，蹊徑存焉。』子安敍其《外集》云：『並包衆美，言務合矩，檢而不隘，放而不踰，斯述藻之善繹也，奚取於守化而暇詆其未至哉！』余謂昌穀潔鑿樹藻，頗有騷思，而莊於吐辭，雅深於怨，殆不欲爲放言也。自獻吉論之，乃云『未化』，故應子安敍論優耶！

又 有明詩家稱二李、何、王，然于鱗近於優孟抵掌，元美近於監廚請客，相其風骨，殊遜李、何。雖獻吉近粗，大復近弱，當其得意，前無古人，粗弱政是不掩質處。後來曲盡修辭，無瑕可指，而深按之，便苦浮且厲，是李、何所病，猶古民之三疾也夫？

又卷四《竟陵詩解駁議》 敍曰：六義振響，蔚爲辭宗，五言遞創，作者景靡。後踵爲駢偶之體，變爲律絕之製。六季、三唐，失得互見，初盛中晚，區畛攸分。及宋世酷尚粗厲，元音競趣佻褻，矇醉相扶，載胥及溺，四百年間，幾無詩焉。迨成、弘之際，李、何崛興，號稱復古，而中原數子，鱗集仰流，又因以雕潤辭華，恢闊典制，鴻篇縟彩，蓋斌斌焉。及其敝也，龐麗古事，汩沒胸情，以方幅嚲緩爲冠裳，以剽膚綴貌爲風骨，剿說雷同，墜於浮濫，已運丁衰葉，勢值末會。楚有鍾惺、譚元春，因人心厭厭之餘，開纖兒狙喜之議，小言足以破道，技巧足以中人，而後學者乃始眩瞀楊岐，遲回襄轍，囂然競起，穿鑿紛紜，救湯揚沸，莫之能閼。原夫前後七子，作法匪涼，徒以後起守文，職成拘蔽。假令鍾、譚能滌蕩塵滓，斟酌古原，因其羽毛，樹之骨鯁，則上可崇漢、唐之絕軌，次亦得規嘉、隆之弊法；而惜乎馳騁小慧，河伯自欣。然彼所見，如寶中窺日，明雖不多，景非假借，故《詩歸》詮諦，亦有可算。至於荒才竊匠，尤易竄跡，故駔獪之猥姿，悉冒竟陵之苗裔。原其初政，未或如斯，溯厲階之由興，能無歸獄者乎？

吴歷《墨井畫跋》 梅道人得董巨之風骨氣候，帶溼點苔，蒼蒼茫茫，有雄邁之致。予居物外，舊學已廢，有時興到，追尋昔之所見，其雄厚超古處，終不可得。

先著、程洪撰，胡念貽輯《詞潔輯評》卷二《南鄉子・晏幾道新月》 小詞之妙，如漢、魏五言詩，其風骨興象，迥乎不同。苟徒求之色澤字句間，斯末矣。然入崇、宣以後，雖情事較新，而體氣已薄，亦風氣爲之，要不可以強也。

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卷二 松陵兩君子，別具風骨，不屑雷同。

又卷四 盧德水《尊水園詩集》，余初不甚好之，及看之久，始知人不能及，虞山推重非謬，特刻本稍泛濫耳。曾鈔其五言《忻口》以往十餘篇，古健清爽，無油膩氣，風骨詞采，在鮑、謝之間。五律《次井陘》、《宿趙州》、《久不得簡翁書》諸作，翩翩可愛。七律佳聯皆開生面，然未免有句無篇。曾以此語方山，亦以余爲知言也。

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上 北朝詞人，時流清響。庾子山才華富有，悲感之篇，常見風骨。爾時徐、庾並名，恐孝穆華詞，瞠乎其後矣。

又卷下 朱子五言，不必嶄絕凌厲，而意趣風骨自見，知爲德人之音。

又 『西江派』黄魯直太生，陳無己太直，皆學杜而未嚌其炙者。然神理未浹，風骨獨存。南渡以下，范石湖變爲恬網，楊誠齋、鄭德源變爲諧俗，劉潛夫、方巨山之流，變爲纖小；而四靈諸公之體，方幅狹隘，令人一覽易盡，亦爲不善變矣。

喬億《劍谿説詩》卷上 景陽居穢濁之世，與兄孟陽各保清節，其先見殆不減江東步兵也。讀《詠史》、《雜詩》等篇，微言妙緒，超出潘、陸諸公之上，論者尚以乏風骨少之哉！

又 太沖、越石、景純，自是公幹、仲宣勁敵。○三家詩體不同，各具建安風骨，典午之世與兩漢同風，正賴鼎峙力耳。

又 康樂詩，昔人比之『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專論品質也。謝公才大不減士衡，而骨力過之。

又 隨州『五言長城』，七律亦最佳。然氣象骨力，降開、寶諸公一等。

又　仲默善學古人，於漢、魏得其風骨，於六朝得其情采，於唐初四子得其音調而詞不縟，於老杜得其格律而氣不犷，後人於此問津，最爲無弊。顧虞山擠北地而並及信陽，何歟？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論詩答問三則》　曰：詩以風骨爲要，何以不論？曰：風含於神，骨備於氣，知神氣卽風骨在其中。況吾所言古人未及言之也，若風骨言之數數矣。

又　《風》、《騷》而後，古詩嗣興，自漢氏迄六朝，《選》體果正宗與？曰：尼父刪《詩》，錄《國風》、二《雅》、三《頌》，其體井然別矣。三體各具興比賦，其旨瞭然備矣。今觀漢氏詩，若《十九首》、蘇李贈答諸什，《風》之遺也；若班掾《東京》五篇及平子《四愁》、韋孟《諷諫》等作，《雅》之亞也；其《郊祀》、《天馬》、《房中》等章，《頌》之流也。凡皆眞意流露，氣厚詞樸，使尼父刪正，各取其體無疑矣。魏以後，若曹、劉、左、陸、阮、陶、顏、謝諸公，各競所長，要三體尚有合者，何者？風骨遒逸，自具情性，尼父諒猶取焉。今《文選》不衷六義，而因事分類裁別，固已陋矣。

鄒一桂《小山畫譜》卷下《畫忌六氣》　一曰俗氣，如村女塗脂。二曰匠氣，工而無韻。三曰火氣，有筆杖而鋒芒太露。四曰草氣，粗率過甚，絕少文雅。五曰閨閣氣，描條軟弱，全無骨力。六曰蹴黑氣，無知妄作，惡不可耐。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一　唐初羣雅競奏，然尙沿六代餘波。獨至陳伯玉，崛兀英奇，風骨峻上，蓋其詣力畢見於《與東方左史》一書。

又卷二　韓君平『鳴磬夕陽盡，捲簾秋色來』，已漸開晚唐之調。蓋律體奇妙，已無可以爭勝前人，故不得不於一二平仄間小爲變調，而骨力漸靡，則不可強爲也。

又　韓致堯《香奩》之體，溯自《玉臺》。雖風骨不及玉溪生，然致堯筆力清澈，過於皮、陸遠矣。何遜聯句，瘦盡東陽，固不應盡以脂粉語擅場也。

又　咸通十哲，概乏風骨。方干、羅隱皆極負詩名，而一望荒蕪，實無足採。杜荀鶴至令嚴滄浪目爲一體，亦殊淺易。大約讀唐詩到此時，披沙揀金，甚爲不易。卽追想錢、劉諸公，已爲高曾規矩，又毋論開、寶也。

又卷五　黃文獻爲有元制作大手，其詩亦具風骨，而入之不深，放之不大。若比楊仲弘，則固勝之遠矣。此究是讀書人詩也，只不能超然脫化耳。

又　蛻菴、玩齋、易之諸什，皆具有風骨，非漫爲彩色者。置諸馬伯庸、揭曼碩諸公間，正自未肯多讓。

又　余忠宣五言，卓有風骨，非同時諸家所可及。此與陳龍泉泰七言，並當拔萃者也。

方薰《山靜居論畫》　皴之有濃淡、繁簡、溼燥等，筆法各宜合度。如皴濃筆，宜分明。淡筆，宜骨力。繁筆，宜檢靜。簡筆，宜沈着。溼筆，宜爽朗。燥筆，宜潤澤。

又　張來儀、徐幼文、陳氏大小鬲、王友石輩，筆墨不變元格。至沈朗、樵、姚公綬、杜東原、劉完菴諸老，風骨超邁，開沈文之先。一時吳下名作並起，毫素之妙，奄有唐宋。

閔名《靜居緒言》　蘇門諸子，較江西派中諸人，是爲爾雅。具茨妙有剪裁，補之才復寬綽，文潛以實力開張。淮海雖風骨俊秀，窘於邊幅，非晁、張之敵。東坡謂『秦得吾工，張得吾易』，未免阿私。平仲之才，不第優於二孔，實堪高出一時。江西諸子中，前惟後山，後惟簡齋而已。然刻剝雕鏤之工多，深婉不迫之趣寡。韓子蒼豪情逸致，非江西流派。

延君壽《老生常談》　有明一代之詩，終當推何、李，其氣魄骨力自在也。李學工部，多有痕迹未化，知其短處則可耳。近人乃有謂明一代無詩，眞是何說話！謂本朝之詩不輸於明可也，卽謂有過於明亦可也，謂明無詩則大不可。

錢泳《履園譚詩》　唐人五古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換梁、陳之俳優，譬諸書法，歐、虞、褚、薛，俱步兩晉、六朝後塵而整齊之耳。若李、杜兩家，又當別論。然李之《古風》五十九首，儼然阮公《詠懷》；杜之前、後《出塞》、《無家別》、《垂老別》諸篇，亦曹孟德之《苦寒行》，王仲宣之《七哀》等作也。

馮金伯《詞苑萃編》卷二《小詞不宜徒求色澤》　小詞之妙，如漢魏五言詩，其風骨、意味與氣象迥乎不同。苟徒求之色澤字句間，斯末矣。然入崇宣以後，雖情事較新，而體氣已薄，亦風氣爲之，要不可以強也。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兩漢厚重古淡之風，至建安而漸漓，至晉氏潘、陸輩而古氣盡矣，故陶、謝諸公出而一變。淵明以古淡自然爲宗，康樂以厚重獨造制勝，明遠以俊逸生動求新，而詩復盛。宋、齊以後，綺麗則無風骨，雕刻則乏氣韻，工選句而不解謀篇，淺薄極矣。沿至唐初，積習未革。至盛唐，而射洪、曲江力起其衰，復歸於古。太白、子美，同時並駕中原。太白爲詩中仙，子美爲詩中聖，屹然兩大，狎主齊盟。而王、孟、高、岑、東川、左司諸家，並極一時之選，羽翼風雅，盛矣哉！其詩之中天乎？大曆以降，風調漸佳，氣格漸損。故昌谷以雄奇勝，元、白以平易勝，溫、李以博麗勝，郊、島以幽峭勝，雖品格不一，皆能自成局面，亦皆力求其變者也。卽張、王、皮、陸之屬，非無意翻新變故者，特成就狹小耳。

又卷二 至龔芝麓宗伯詩，詞采有餘，骨力不足。好用典，而乏剪裁烹鍊之妙；好騁筆，而少醞釀深厚之功。氣雖盛，然剽而不留，直而易盡；調雖高，然浮聲較多，切響較少。當時幸得才子之稱，後世難入名家之列。

沈祥龍《論詞隨筆・詞本古樂府》 詞有託於閨情者，本諸古樂府，須實有寄託，言外自含高妙，始合古意。否則，綺羅香澤之態，適以掩風骨，汩心性耳。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二《花外集中疏快之作》 碧山「洗芳林夜來風雨」一闋，花外集中，惟此篇最疏快。風骨稍低，情詞卻妙。

又卷三《迦陵詞氣魄絶大》 迦陵詞氣魄絶大，骨力絶遒，填詞之富，古今無兩。只是一發無餘，不及稼軒之渾厚沉鬱。然在國初諸老中，不得不推爲大手筆。

張德瀛《詞徵》卷五《洪稚存詞》 洪稚存於金、元人詞，獨取元裕之、虞伯生二家。其所撰更生齋詩餘，蓋亦於二家討消息者。稚存風骨峭厲，而詞獨清雋，文人固未可以一轍限也。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五 《飲水詞》有云：「吹花嚼蕊弄冰絃。」又云：「烏絲闌紙嫵紅篆。」容若短調輕清婉麗，誠如其自道所云。其慢詞如《風流子・秋郊卽事》云：「平原草枯矣。重陽後，黃葉樹騷騷。記玉勒青絲，落花時節。曾逢拾翠，忽聽吹簫。今來是，燒痕殘碧盡，霜影亂紅凋。秋水映空，寒煙如織，阜雕飛處，天慘雲高。人生須行樂，君知否，容易兩鬢蕭蕭。自與東君作別，剗地無聊。算功名何許，此身博得，短衣射虎，沽酒西郊。便向夕陽影裏，倚馬揮毫。」意境雖不甚深，風骨漸能騫舉，視短調爲有進，更進，庶幾沈著矣。歇拍「便向夕陽」云云，嫌平易無遠致。

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文文山詞》 文文山詞，風骨甚高，亦有境界，遠在聖與、叔夏、公謹諸公之上。亦如明初誠意伯詞，非季迪、孟載諸人所敢望也。

氣骨（骨氣）

楊炯《楊盈川集》卷三《王勃集序》 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爲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

陳子昂《陳伯玉文集》卷一《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一昨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覩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解君云：「張茂先、何敬祖，東方生與其比肩。」僕亦以爲知言也。故感歎雅制，作《修竹詩》一篇，當有知音以傳示之。

殷璠《河嶽英靈集詩評・高適》 評事性拓落，不拘小節，恥預常科，隱迹博徒，才名自遠。然適詩多胸臆語，兼有氣骨，故朝野通賞其文。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句。且余所最深愛者：「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

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全唐文》卷五二七）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之言爲文，論君子之道爲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爲文者本於哀鬱，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爲也。

吳融《禪月集序》 國朝能爲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爲稱首。蓋氣骨高舉，不失頌美風刺之道焉。厥後，白樂天諷諫五十篇，亦一時之奇逸極言。昔張爲作《詩圖》五層，以白氏爲廣大教化主，不錯矣。至於李長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飛動文彩爲第一流，有下筆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詭怪之間，

則擲之不顧。邇來相教學者，靡曼浸淫，困不知變。嗚呼！亦風俗使然也。然君子萌一意，出一言，亦當有益於事，矧極思屬詞，得不動關於教化。

王贊《玄英先生詩集序》（《全唐文》卷八六五） 唐興，其音復振，陳子昂始以骨氣爲主，而沒拘四聲五七字律。建中之後，其詩彌善，錢起爲最；杜甫雄鳴於至德、大曆間，而詩人或不尚之。嗚呼！子美之詩可謂無聲無臭者矣。

吳可《藏海詩話》 余題黃節夫所臨唐元度《十體書》卷末云：『游戲墨池傳十體，縱橫筆陣掃千軍。誰知氣壓唐元度，一段風流自不羣。』當改『游』爲『漫』，改『傳』爲『追』，以『縱橫』爲『眞成』，便覺兩句有氣骨，而又意脈聯貫。

又 李光遠《觀潮》詩云：『默運乾坤不暫停，東西雲海焠陽精。連山高浪俄兼涌，赴壑奔流爲逆行。』『默運乾坤』四字重濁不成詩，語雖有出處，亦不當用，須點化成詩家材料方可入用。如詩家論翰墨氣骨頭重，乃此類也。如杜牧之作《李長吉詩序》云：『絕去筆墨畦畛，斯得之矣。』又如『焠』字亦非詩中字；第二聯對句太粗生，少鍛煉。

朱熹《朱子全書》卷六五《論文論詩字學科舉之學》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閒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個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

吳聿《觀林詩話》 《樹萱錄》云：『杜工部詩，世傳骨氣高峭，如爽鶻摩霄，駿馬絕地。』

張炎《詞源》卷下《雜論》 秦少游詞體製淡雅，氣骨不衰。清麗中不斷意脈，咀嚼無滓，久而知味。

陳繹曾《詩譜·鮑照》 六朝文氣衰緩，唯劉越石鮑明遠有西漢氣骨。李杜筋取此。

又《沈約》 佳處斷削清瘦可愛，自拘聲病，氣骨爾然。唐諸家聲律皆出此。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 陳無已《寄外舅郭大夫》詩曰：『巴蜀通歸使，妻孥且定居。深知報消息，不敢問何如。身健何妨遠，情深未肯疏。功名欺老病，淚盡數行書。』趙章泉謂此作絕似子美。然兩聯爲韻所牽，虛字太多而無餘味。若此前後爲絕句，氣骨不減盛唐。

又卷二 屈宋爲詞賦之祖。荀卿六賦，自創機軸，不可例論。相如善學《楚詞》，而馳騁太過。子建骨氣漸弱，體製猶存。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 明皇藻豔不過文皇，而骨氣勝之。語象，則『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語境，則『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語氣，則『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語致，則『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雖使燕許草創，沈宋潤色，亦不過此。

又 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過上而婉縟過之。《選》體時時入古，岑尤陟健。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伏，取是而已，尤爲正宗。

王世懋《藝圃擷餘》 閩人家能佔畢，而不甚工詩。國初林鴻、高廷禮、唐泰輩，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遠甚，無論季迪。其後氣骨峻峻，差堪旗鼓中原者，僅一鄭善夫耳。其詩雖多摹杜，猶是邊徐薛王之亞。

賀貽孫《詩筏》 古詩中《擬蘇李錄別詩》篇，雖不及蘇、李自作之沖滄，然作者之意，特欲高蘇、李一籌。蓋其音韻氣骨，出入古詩、樂府之間，非但齊、梁小兒不能擬，即漢人作者，亦屬高手。『身無四凶罪，何爲天一隅』，描寫叛人一味怨尤，口角逼肖。至云：『嗟爾窮盧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暗藏嘲諷，有招降誨叛，誘人分謗之意，在於言外。使李陵執筆爲之，未必及此。莊點刻畫，太費苦心，此其所以爲擬作也。

又 杜子美以『清新』、『俊逸』分稱庾子山、鮑明遠二人，可謂定評矣。但六朝人爲清新易，爲俊逸難。詩家清境最難，六朝雖有清才，未免字字求新，則清新尚兼人巧。而俊逸純是天分，清新而不俊逸者有矣，未有俊逸而不清新者也。子美雖兩人並稱，然大半爲明遠左袒耳。及取兩人詩讀之，明遠既有逸氣，又饒清骨；子山雖多清聲，不乏逸響。且俊逸易涉於佻，而明遠則厚；清新易涉於浮，而子山則警。明遠與顏、謝同時，而能獨運靈腕，盡脫顏、謝板滯之習。子山當陳、隋靡靡之日，而時有骨氣，不爲膚立。六朝人多不能爲七言，而明遠獨以七言擅長。若子山五言詩，竟是唐人近體佳手

矣。雖所就不同，要皆一時出類之才也。

又　唐李頎詩，雖近於幽細，然其氣骨，則沉壯堅老，使讀者從沉壯堅老之內，領其幽細，而不能以幽細名之也。惟其如是，所以獨成一家。

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初唐・徐賢妃》　"一朝歌舞榮，夙昔詩書賤"，豈徒宮闈中，士之變塞者類然也。此語殆參透人情。○賢妃詩饒有氣骨，殆非上官婉兒可比。

又《中唐・顧況》　顧況詩極有氣骨，但七言長篇，粗硬中時雜鄙句，惜有高調而非雅音。

吳喬《答萬季野詩問》　又曰：『下手處如何？』答曰：『姑言其淺處。如少陵《黑鷹》、曹唐《病馬》，其中有人；袁凱《白燕》詩，膾炙人口，其中無人，誰不可作？畫也，非詩也。空同云：『此詩最著最下。』蓋嫌其唯有丰致，同是皮毛耶？』

毛先舒《詩辯坻》卷三《唐後》　七言古至右丞，氣骨頓弱，已逗中唐。如"衛霍縈堪一騎將，朝廷不數貳師功"，"願得燕弓射天將，恥令越甲鳴吾君"，極欲作健，而風格已夷，即曲借對仗，無復渾勁之致。須溪評王嬪復勝老，愛忘其醜矣。

又　岑嘉州《初至犍爲作》，而茂秦改之，語在《直說》中。然頗不及岑氣骨，直落中唐，結句尤劣。蓋謝本色只是中唐耳。

又　皎然精於詩法，而已作不能稱，較之清江氣骨，故應卻步。

又　七絕，李益、韓翃足稱勁敵。李華逸稍遜君平，氣骨過之，至《從軍北征》，便不減盛唐高手。

又卷四《竟陵詩解駁議》　鍾云：『鄴下、西園，詞場雅事，惜無蔡中郎、孔文舉其人應之。仲宣諸子，氣骨文藻，事事不敢相敵；《公讌》諸作，尤有乞氣。』此是崇名節語，倘就詩論，諸作多偉詞，亦難盡黜。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玄暉、明遠，骨氣秀勁，最稱逸才。今締觀其集中，規摹太康、元嘉者什三，開先初盛者什七，風氣之兆，若有神然。此古詩之源流，不可不知也。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二《統論下》　詩學《三百篇》，凡有數難：性情不調適，一也；氣骨不堅定，二也；吐詞欠蘊藉，三也；斲鍊欠精密，四也；體製難恰好，五也。幸而得句，未必通章似之；幸而成章，未必連篇勻稱。設色則浮豔，用意則淺薄。艱深必揣意，平易必庸膚。故問津者千百中無一二焉。

又卷五《評論・陸放翁》　劍南學杜，如研金成泥，不礙揮灑，非他人臨摹之比。此全在氣骨堅勁，雖白話不礙大雅。

又卷六《評論・徐渭》　徐君排律，只是堆鈔手，氣骨卑弱，華藻反成累。

又卷七《評論四・李大村》　其五言古詩何嘗不豪，卻不露骨，此涵養之功。七言古氣足力充，又無叫囂態。

又　五言律字字當家。七言律身分略減，其極力作健處，卻正是中氣不足。如新綾捲緊，亦自堅挺，只是做槍筒不得。此積健爲雄，終不及骨格沉重之妙。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一　入唐之初，永興、鉅鹿並起，而鉅鹿骨氣尤高。

又卷四　山谷於五古，亦用巧織，如古律然，特其氣骨高耳。

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下　唐子西庚亦眉山人，詩多佳句，其氣骨類東坡而稍乏變幻。後亦謫惠州，人稱小東坡，亦奇事也。

闕名《靜居緒言》　山谷詩思致巧妙，氣骨自奇，如北平射虎，矢沒於石，見者足以驚心，射者必無常技。又如藥中峻品，以僻澀新奇之製，起陳腐恬熟之病，工於攻伐，不無薄於元氣。讀者當如三折肱爲酌劑之。

施補華《峴傭說詩》　太白五言古猶是魏、晉遺則，唯天才超妙，逸氣橫生，遂有尺寸未合處。岑嘉州五言古源出鮑照，而魄力已大，至《慈恩塔》詩："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雄勁之概，直與少陵匹敵矣。高達夫氣骨自遒，微失之窘。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　漁洋謂『左司五絕，源出右丞，加以古澹』。愚按左司古澹清麗，詩源自出魏、晉，非出右丞，其年代不甚在右丞後。詩之古澹，本與右丞相似，非『加以古澹』也。古澹由氣骨，豈由加增而得者耶！

又卷二　王直方云：『東坡言魯直詩品高出古人數等，獨步天下。』王

若虛云：『坡公決無是論。』允矣。然若虛所引坡評谷詩『如蜨蜂、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多食亦動風發氣』者，予亦未之敢信也。予嘗謂魯直詩，如塞馬未馴，高蹄峻耳，迴立生風，而乘之不能曲折隨意，與蜨蜂、江瑤柱何涉哉！魯直詩如其字，自以氣骨勝，非以格韻勝者。坡兩評皆不的，烏可疑其一、信其一也？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三 作樂府須音節古，詞意古，神味氣骨無一不古，方許問鼎。使才力不得，逞書卷不得，鬬筆鋒，矜巧思，一並不得。太襲古人，是滄溟羣之優孟衣冠；太離古人，是禪家辟支外道矣。必也能如哪吒之折肉還母，折骨還父，另由蓮花化身，始是眞正法身，非色身也。如此則上契佛心，立躋聖域，其庶幾乎？

劉熙載《詩概》 曹子建《贈丁儀王粲》有云：『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此意足推風雅正宗。至骨氣情采，則鍾仲偉論之備矣。

又 杜詩只『有無』二字足以評之。有者，但見性情氣骨也；無者，不見語言文字也。

又 詩有借色而無眞色，雖藻繢實死灰耳。李義山卻是絢中有素。敖器之謂其『綺密瓌妍，要非適用』，豈盡然哉！至或因其《韓碑》一篇，遂疑氣骨與退之無二，則又非其質矣。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孫孟文詞不及温韋》 孫孟文詞，氣骨甚遒，措語亦多警鍊。然不及温、韋處亦在此，坐少閑婉之致。

又卷七《蒿庵可繼飛卿》 《楚詞》二十五篇，不可無一，不能有二。宋玉效顰，已爲不類。兩漢才人，踵事增華，去騷益遠。惟陳王處骨肉之變，發忠愛之忱。既憫漢亡，又傷魏亂。感物指事，欲語復咽。其本原已與騷合。故發爲詩歌，覺湘間澤畔之吟，去人未遠。嗣後太白學騷，虛有形體。長吉學騷，益流怪誕。飛卿古詩有與騷暗合處，但才力稍弱，氣骨未遒。可爲騷之奴隸，未足爲騷之羽翼也。惟《菩薩蠻》、《更漏子》諸詞，幾與騷化矣。所以獨絕千古，無能爲繼。繼之者，其惟蒿庵乎。

陳鋭《袁碧齋詞話·白話詩詞》 古詩『行行重行行』，尋常白話耳，趙宋人詩，亦說白話，能有此氣骨否。李後主詞，『簾外雨潺潺』，尋常白話耳，金、元人詞亦說白話，能有此纏綿否。

張祥齡《詞論·詞尚氣骨》 龍川水調歌頭云：『堯之都，舜之壎，禹之封。於今應有一個半個恥和戎。』念奴嬌云：『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世謂此等爲洗金釵鈿盒之塵，不知洗之者在氣骨，非在選字。周、姜綺語，不患大家。若以叫囂粗獷爲正雅，則未之聞。

韻（韻致）

劉勰《文心雕龍·哀弔》 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腿。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割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又《聲律》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徵響高，宮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唇激齒之異，廉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聽難爲聰也。故外聽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唇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

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篴；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篴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篴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概舉而推，可以類見。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

實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圜；訛音之作，甚於枘方；免乎枘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鑒，剖字鑽響，識陳闊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

贊曰：標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胸臆，調鍾脣吻。聲得鹽梅，響滑榆檛。權。割棄支離，宮商雜隱。

又《麗辭》 至於詩人偶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

鍾嶸《詩品》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於聲律邪？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

陳師道《後山詩話》 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爾。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 韻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味有不可及者，淵明是也。才力有不可及者，李太白韓退之是也。意氣有不可及者，杜子美是也。文章古今迥然不同，鍾嶸《詩品》以《古詩》第一，子建次之，此論誠然。觀子建『明月照高樓』、『高台多悲風』、『南國有佳人』、『驚風飄白日』、『謁帝承明廬』等篇，鏗鏘音節，抑揚態度，溫潤清和，金聲而玉振之，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與《三百五篇》異世同律，此所謂韻不可及也。淵明『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景物雖在目前，而非至閒至靜之中，則不能到，此味不可及也。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三人，才力俱不可及，而就其中退之喜崛奇之態，太白多天仙之詞，退之猶可學，太白不可及也。至於杜子美，則又不然，氣吞曹劉，固無與爲敵，如放歸鄜州而云『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新婚戍邊而云『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壯遊》云『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洗兵馬》云『鶴駕通宵鳳輦備，鷄鳴問寢龍樓曉』，凡此皆微而婉，正而有禮，孔子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如『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乃聖賢法言，非特詩人而已。

又 韋蘇州詩，韻高而氣清。王右丞詩，格老而味長。雖皆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標韻觀之，右丞遠不逮蘇州。至於詞不迫切，而味甚長，雖蘇州亦所不及也。

又 杜牧之序李賀詩云：『騷人之苗裔。』又云：『少加以理，如僕命《騷》可也。』牧之論太過。賀詩乃李白樂府中出，瑰奇譎怪則似之，秀逸天拔則不及也。賀有太白之語，而無太白之韻。

王灼《碧雞漫志》卷二《唐末五代樂章可喜》 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極矣，獨樂章可喜，雖乏高韻，而一種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襲。在士大夫猶有可言，若昭宗『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豈非作者。諸國僭主中，李重光、王衍、孟昶、霸主錢俶，習於富貴，以歌酒自娛。而莊宗同文，興代北，生長戎馬間，百戰之餘，亦造語有思致。國初平一宇內，法度禮樂，浸復全盛。而士大夫樂章頓衰於前日，此尤可怪。

又《各家詞短長》 宗室中，明發、伯山久從汝洛名士游，下筆有逸韻，雖未能一一盡奇，比國賢、聖褒則過之。王逐客才豪，其新麗處與輕狂處，皆足驚人。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姪、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絕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於無韻。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 孟郊詩：『楚山相蔽虧，日月無全輝。萬株古柳根，拏此磷磷溪。大行橫偃脊，百里方崔嵬』等句，皆造語工新，無一點俗韻。然其他篇章，似此處絕少也。

又卷二 陳去非嘗爲余言：『唐人皆苦思作詩，所謂「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蟾蜍影裏清吟苦，艓舡舟中白髮生」之類是也。故造語皆工，得句皆奇，但韻格不高，故不能參少陵逸步。後之學詩者，倘或能取唐人語而掇入少陵縄墨步驟中，此連胸之術也。』余嘗以此語似葉少蘊云：『李益詩云：「開門風動

竹，疑是故人來」，沈亞之詩云：「徘徊花上月，虛度可憐宵」，皆佳句也。鄭谷掇取而用之，乃云：「睡輕可忍風敲竹，飲散那堪月在花」，眞可與李沈作僕奴。』由是論之，作詩者興致先自高遠，則去非之言可用；倘不然，便與鄭都官無異。

韓純全《山水純全集・論觀畫別識》 昔人有云：畫有六要。一曰氣，氣者，隨形運筆，取象無惑。二曰韻，韻者，隱露立形，備儀不俗。三曰思，思者，頓挫取要，凝想物宜。四曰景，景者，制度時用，搜妙創奇。五曰筆，筆者，雖依法則，運用變通，不質不華，如飛如動。六曰墨，墨者，高低暈淡，品別淺深，文彩自然。有此六法者，神之又神也。若六法未備，但有一長。亦不可不採覽焉。

姜夔《白石道人詩說》 一家之語，自有一家之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聲，乃是歸宿處。模倣者語雖似之，韻亦無矣。雖林其可欺哉！

魏慶之《魏慶之詞話・東坡卜算子》 東坡作《卜算子》云：『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汀冷。』魯直見之，稱其韻力高勝，不類食煙火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下筆無一點塵俗氣，安能若是哉。

郝經《陵川集》卷二四《與撒彥舉論詩書》 詩，文之至精者也。所以歌詠性情，以爲風雅。故摠寫襟素，託物寓懷，有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韻。凡喜怒哀樂蘊而不盡發，託於江花野草風雲月露之中，莫非仁義禮智，喜怒哀樂之理。依違而不正言，恣睢而不迫切，若初無與於己，而讀之者感歎激發，始知己之有罪焉。故三代之際，於以察安危，觀治亂，知人情之好惡，風俗之美惡，以爲王政之本焉。觀聖人之所刪定，至於今而不亡，詩之所以爲詩，所以歌詠性情者，祇見《三百篇》爾。

李夢陽《空同先生集》卷五〇《梅月先生詩序》 情者動乎遇者也。幽巖寂濱，深野曠林，百卉既瘁，乃有縞焉之英，媚枯、綴疎、橫斜、嵌崎、清淺之區，則何遇之不動矣。是故雪益之，色動，色則雪；風闡之，香動，香則風；日助之，顏動，顏則日；雲增之，韻動，韻則雲；月與之，神動，神則月。故遇者物也，動者情也。情動則會，心會則契，神契則音，所謂隨遇而發者也。梅月者，遇乎月者也。遇乎月，則見之目怡，聆之耳悅，嗅之鼻安。口之爲吟，手之爲詩。詩不言月，月爲之色；詩不言梅，梅爲之聲。何也？契者會乎心者也，會由乎動，動由乎遇，然未有不情者也，故曰：情者動乎遇者也。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 七言絕句，盛唐諸公用韻最嚴，大歷以下，稍有旁出者。作者當以盛唐爲法。盛唐人突然而起，以韻爲主，意到辭工，不假雕飾；或命意得句，以韻發端，渾成無迹，此所以爲盛唐也。宋人專重轉合，刻意精鍊，或難於起句，借用傍韻，牽強成章，此所以爲宋也。

又 班姬託扇以寫怨，應瑒託雁以言懷，皆非徒作。沈約《詠月》曰：『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刻意形容，殊無遠韻。

王世貞《藝苑巵言》卷四 『梅花落處疑殘雪』一句，便是初唐。『柳葉開時任好風』，非再玩之，未有不以爲中晚者。若萬楚《五日觀伎》詩：『眉黛奪將萱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眞婉麗有梁陳韻。

顧起綸《國雅品・士品一》 楊廉訪孟載，才長逸蕩，興多情永，且格高韻勝，渾然無迹。

王世懋《藝圃擷餘》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勝，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所謂成一家言，斷在君采稚欽之上，庭實而下，益無論矣。

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二一《答陶石簣》 弟近日始遍閱宋人詩文。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爲文，密於持論而疎於用裁。然其中實有超秦、漢而絕盛唐者，此語非兄不以爲決然也。夫詩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歐、蘇矯之，不得不爲巨濤大海。至其不爲漢、唐人，蓋有能之而不爲者，未可以妾婦之恆態責丈夫也。

又卷五四《壽存齋張公七十序》 山有色，嵐是也；水有文，波是也；學道有致，韻是也。山無嵐則枯，水無波則腐，學道無韻則老學究而已。昔夫子之賢回也以樂，而其與曾點也以童冠詠歌，夫樂與詠歌，固學道人之波瀾色澤也。江左之士，喜爲任達，而至今談名理者必宗之。俗儒不知，叱爲放誕，而一一繩之以理，於是高明玄曠清虛澹遠者，一切歸之二氏。而所謂腐濫纖嗇卑滯扃局者，盡取爲吾儒之受用，吾不知諸儒何所師承，而冒焉

以爲孔氏之學脈也。且夫任達不足以持世，是安石之談笑，不足以靜江表也；曠逸不足以出世，是白、蘇之風流，不足以談物外也。大都士之有韻者，理必入微，而理又不以得韻。故叫跳反擲者，稚子之韻也；嬉笑怒罵者，醉人入韻也。醉者無心，稚子亦無心，無心故理無所托，而自然之韻出焉。由斯以觀，理者是非之窟宅，而韻者大解脫之場也。

陸時雍《詩鏡總論》 詩被於樂，聲之也。聲微而韻，悠然長逝者，聲之所不得留也。一擊而立盡者，瓦缶也。詩之饒韻者，其鉦磬乎？『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其韻古；『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其韻悠；『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其韻亮；『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其韻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其韻幽；『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其韻韶；『扣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其韻清；『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其韻冽；『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其韻遠。凡情無奇而自佳，景不麗而自妙者，韻使之也。

又 《三百篇》每章無多言。每有一章而三四疊用者，詩人之妙在一歎三詠。其意已傳，不必言之繁而緒之紛也。故曰：『《詩》可以興。』詩之可以興人者，以其情也，以其言之韻也。是故情欲其眞，而韻欲其長也，二言足以盡而壯，聞絲竹而幽者，聲之韻也。是故情欲其眞，而韻欲其長也，二言足以盡詩道矣。乃韻生於聲，聲出於格，故標格欲其高也；韻出爲風，風感爲事，故風味欲其美也。有韻必有色，故色欲其韶也；韻動而氣行，故氣欲其清也。此四者，詩之至要也。夫優柔悱惻，詩教也，取其足以感人已矣。而後之言詩者，欲高欲大，欲奇欲異，於是遠想以撰之，雜事以羅之，長韻以屬之，儇詭以炫之，則駢指矣。此少陵譏誤世，而昌黎復適其波也。心託少陵之藩，而欲追《風》、《雅》之奧，豈可得哉？

又 善言情者，吞吐深淺，欲露還藏，便覺此衷無限。善道景者，絕去形容，略加點綴，即眞相顯然，生韻亦流動矣。此事經不得着做，做則外相勝而天眞隱矣，直是不落思議法門。

又 貪肉者，不貴味而貴臭；聞樂者，不聞響而聞音。凡一掇而有物者，非其至者也。詩之所貴者，色與韻而已矣。韋蘇州詩，有色有韻，吐秀含芳，不必淵明之深情，康樂之靈悟，而已自佳矣。『白日淇上沒，空閨生遠愁。寸心不可限，淇水長悠悠。』還應有恨誰能識，月白風清欲墮時。』此語可評其況。

又 張籍、王建詩有三病：言之盡也；意之醜也；韻之庳也。言窮則盡，意褻則醜，韻軟則庳。杜少陵《麗人行》、李太白《楊叛兒》，一以雅道行之，故君子言有則也。

又 元白之韻平以和，張王之韻庳以急。其好盡則同，而元白獨未傷雅也。雖然，元白好盡言耳，張王好盡意也。盡言特煩，盡意則褻矣。

又 有韻則生，無韻則死；有韻則雅，無韻則俗；有韻則響，無韻則沈；有韻則遠，無韻則局。物色在於點染，意態在於轉折，情事在於猶夷，風致在於綽約，語氣在於吞吐，體勢在於遊行，此則韻之所由生矣。陸龜蒙、皮日休知用實而不知運實之妙，所以短也。

賀貽孫《詩筏》 儲光羲五言古詩，雖與摩詰五言古同調，但儲韻遠而王韻雋，儲氣恬而王氣潔，儲於樸中藏秀，而王於秀中藏樸，儲於厚中有細，而王於細中有厚，儲於遠中含澹，而王於澹中含遠，與王着着敵手，而儲似爭得一先，觀《偶然作》便知之。然王所以獨稱大家者，王之諸體悉妙，而儲獨以五言古勝場耳。

賀裳《載酒園詩話・三偸》 升菴曰：『謝靈運詩「明月入綺窗，髣髴想蕙質」，乃杜工部「落月屋梁」之所祖。』余以杜雖本於謝，杜語殊勝。『綺窗』、『蕙質』，未免修飾；『屋梁』、『顏色』，自是老氣也。至杜審言『水作琴中聽』，溫庭筠化爲『偶逢秋澗似琴聲』，又似韻勝其質。古有出藍生冰之言，良然。

又《字法》 風土詩雖宜精切，亦以韻勝爲貴。如許棠《送龍州樊使君》曰『土產惟宜藥，王租只貢金』，周繇《送人尉黔中》曰『公庭飛白鳥，官俸請丹砂』，古所共推。然許語無周之雅，不得謂朴直勝點染也。

又《宋王禹偁、寇準》 王元之秀韻天成，常有臨清流、披惠風之趣。如『掃苔留嫩綠，寫葉惜殘紅』。『鶯花愁不覺，風雨病先知』。《題張處士溪居》：『病來芳草生漁艇，睡起殘花落酒瓢。』《贈潘閬》：『江城賣藥嘗看鶴，古寺看碑不下驢。』《寄金鄉張贊善》：『北堂視膳侵星起，南畝催耕冒雨歸。』《贈湖州張錄事》：『上直未歸紅藥院，供吟先得白蘋洲。』皆雋永可味。雖學樂天，然得其清，不墮其俗，此善於取材者也。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 五言絕句自五言古詩來，七言絕句自歌行

來，此二體本在律詩之前；律詩從此出，演令充暢耳。有云：絕句者，截取律詩一半，或絕前四句，或絕後四句，或絕首尾各二句，或絕中兩聯。審爾，斷頭刖足，爲刑人而已。不知誰作此說，戕人生理？自五言古詩來者，就一意中圓淨成章，字外含遠神，以使人思；自歌行來者，就一氣中貽宕靈通，句中有餘韻，以感人情。修短雖殊，而不可雜冗滯累則一也。五言絕句，有平鋪兩聯者，亦陰鏗、何遜古詩之支裔。七言絕句，有對偶如：『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亦流動不羈，終不可作『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平實語。足知絕律四句之說，牙行賺客語，皮下有血人不受他和哄。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六朝》 『池塘生春草』，景近標勝；『清暉能娛人』，韻遠嗟絕。若宣遠『開軒滅華燭，白露皓已盈』，卽景之秀句；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撫時之傷思；文通『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託怨之微詞，並足流亞矣。

惲正叔《南田論畫》 貫道師巨然，筆力雄厚，但過於刻畫，未免傷韻。余欲以秀潤之筆化其縱橫，然正未易言也。

又 九月在散懷閣，斟秋水茶，朗吟自適。爲叢菊寫照，傳神雖，傳韻尤難。橫琴坐思，庶幾得之丰姿澹宕之表。深秋池館，畫夢徘徊，風月一交，心魂再蕩。撫桐盤桓，悠然把菊，抽毫點色，將與寒暑卧游一室，如南華眞人化蝶時也。墨菊略用劉完庵法，與白易山人用筆，有今古之殊，鑒者當得之唐解元墨花游戲。號國夫人馬上淡粧，以天趣勝耶。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王維、李頎、崔曙、張謂、高適、岑參諸人，品格既高，復饒遠韻，故爲正聲。老杜以宏才卓識，盛氣大力勝之。讀《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諸將》五首，不廢議論，不棄藻繢，籠蓋宇宙，鏗戛韶鈞；而橫縱出沒中，復含醞藉微遠之致；目爲大成，非虛語也。明嘉、隆諸子，轉尊李頎。鍾、譚於杜律中轉斥《秋興》諸篇，而推『南極老人自有星』幾章，何啻噉蠟！

又 溫、李擅長，固在屬對精工，然或工而無意，譬之剪綵爲花，全無生韻，弗尚也。義山『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飛卿『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對句用逆挽法，詩中得此一聯，便化板滯爲跳脫。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一《統論上》 委曲之文，須有聲有色，有力有韻。

薛雪《一瓢詩話》 韋蘇州韻高氣靜，王右丞格老味遠，二公未易優劣。有云：『以體韻觀之，右丞不逮蘇州。』

黃鉞《二十四畫品・雋爽》 如逢眞人，雲中依稀。如相駿馬，毛骨權奇。未盡諦視，先生光輝。氣偕韻出，埋將妙歸。名花午放，彩鷺朝飛。一涉想像，皆成滯機。

又《二十四畫品・空靈》 栩栩欲動，落落不羣。空兮靈兮，元氣絪緼。骨疎神密，外合中分。自饒韻致，非關煙雲。香銷爐中，不火而薰。鷄鳴桑顚，清揚遠聞。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二 司空表聖在晚唐中，卓然自命，且論詩亦入超詣。而其所自作，全無高韻，與其評詩之語，竟不相似。此誠不可解。

又卷五 玩齋力清勁而韻深秀，又非橫逞才氣者可比。

又 漁洋《十選》，大意歸重在殷璠、元結二本，而以《文粹》爲備。《文粹》首載樂章、樂歌、琴操，是矣。然元次山之《補樂歌》，徒有幽深之韻，未爲古雅之則。至皮襲美《補九夏歌》，豈足與韓之《琴操》同日而語耶？

方薰《山靜居論畫》 惲南田吳漁山，力量不如石谷大，逸筆高韻，特爲過之。至於工細之作，往往不脫石谷法，豈當時往還討論，染習之深，不能擺脫耶。然二家具此天分，不當隨人脚根轉耳。

錢杜《松壺畫憶》卷下 曹知白道場秋興巨幀，疏樹七株，山坡乾筆細皴，皆披麻帶斧劈。一舟三人，載菊歸棹，湖勢稍曲，右作陂塘土垣，臨水短籬遶之，籬下菊畦高下。矮屋兩楹，別有一亭，有人倚闌坐，意甚閒雅。屋後長松秀竹，竹下長橋通左叢樹。山石間亦有村落，主山亦燥鋒，皴擦細密，嵐氣沈厚而有韻。全幅整嚴，可謂能事。

又 姚公綬拙政園山茶圖小卷。山茶花一樹，以沒骨法寫之。葉以汁綠和墨細點，花以朱標和胭脂漬出，辣則純用赭墨。高閣與花相對，中一紗帽青袍者倚檻看花。山石亦用澹赭汁綠皴染，不復鉤勒石骨。韻致極佳，蓋能以士氣勝也。

孫麟趾《詞逕・作詞十六字訣》 韻卽態也，美人之行動，能令人銷魂者，以其韻致勝也。作詞能攝取古人神韻必傳矣。

秦祖永《桐陰論畫》 石谷六法到家，處處筋節，畫學之能，當代無出

其右。然筆法過於刻露，每易傷韻，故石谷畫往往有無韻者。學之稍不留神，每易生病。余昔藏長方冊六幀，均撫人眞蹟，係三十餘歲所作。骨格神韻，無美不臻，晚年所不逮也。師長捨短，學者貴自審焉。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録序論》 草窗鏤冰刻楮，精妙絕倫。但立意不高，取韻不遠，當與玉田抗行，未可方駕王吳也。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 鍾伯敬云：『孟襄陽詩易爲淺薄者藏拙。』此語令人懷然。其實淺薄者，萬萬不能爲孟襄陽詩也。爲人所欺，仍觀者之淺薄耳。東坡謂襄陽詩『韻高而才短』，非東坡不敢開此口。然東坡詩病，亦只一句，蓋才高而韻短，與襄陽恰相反也。

馮金伯《詞苑萃編》卷八《張少華詞》 張少華襟情爽颯，而填詞又極纏綿，故以韻勝也。有香奩一卷，惜爲人假手，不能傳播藝林。

戴熙《賜硯齋題畫偶録》 朗亭以舊楮索畫，戲作八葉請鑒。予畫嬾設色。此楮不適於墨，假色以助其韻，遂無不設色者，而畫思即從色生。譬如雁踏雪泥，蟲蝕木葉，因雪而顯，藉葉以成者也。

劉熙載《詩概》 論李、杜詩者，謂太白志存復古，少陵獨開生面；少陵思精，太白韻高。然眞賞之士，尤當有以觀其合焉。

又 劉夢得詩稍近徑露，大抵骨勝於白，而韻遜於柳。要其名雋獨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

沈祥龍《論詞隨筆・詞有三要》 詞有三要，曰情、曰韻、曰氣。情欲其纏綿，其失也靡。韻欲其飄逸，其失也輕。氣欲其動宕，其失也放。

江順詒輯《詞學集成》卷七《姚梅伯緑牋詞序》 姚梅伯變緑牋詞云：『一曰綺而不靡，一曰典而不澀，措詞幽雋，亦詞家之妙境，因錄之。當其夕綺披紛，春小繁夢，笛尾涕下，煙心醉補。延涘水以蕩懷，引眉絲以結語。背花憑鏡，纖腎窣波。兜燕坐衣，素襟橫雪。離合者影，嬋媛其姿，玉曼難鐫，柱嫋可賦。爲之犀梳檀玉，貌管題紈。羅帳燈昏，三更畫樓之語，橫塘月落，一笏遙天之率。蓋綺而不靡者，情之止乎義也。風騷斯擅，體繪亦工。揚造化爲波瀾，植理寓爲根柢。搓雲接線，游絲裊來。搗麝成塵，鞠香浮去。塗鴉學劍，而眞宰愁權。引蟻穿珠，而鬼工妬巧。都尉之鴛鴦比翼，魏收之蛺蝶五銖。張郎花影之弄，柳堉微雲之抹。罔不潔逾水淪，燦擬觚雕。陽和蓄於寸心，優曇噴薄，萌田萼於尺楮，芍藥蟬嫣。蓋典而不滯者，韻之餘於文也。』

厲志《白華山人詩説》卷一 古今詩人，推思王及《古詩》第一，陶、阮、鮑、左次之，建安、六朝又次之。唯少陵能兼綜其意與氣，太白能兼綜其情與韻。但情韻中亦有意氣在，意氣中亦有情韻在，不過兩有偏勝耳。李唐以下之詩，安有踰此二公者？

陳廷焯《詞壇叢話・小山改之自成大家》 北宋之晏叔原，南宋之劉改之，一以韻勝，一以氣勝，別於清眞、白石外，自成大家。

又《李後主晏叔原詞情勝》 李後主、晏叔原皆非詞中正聲，而其詞則無人不愛，以其情勝也。情不深而爲詞，雖雅不韻，何足感人。

又《少游爲詞心》 讀古人詞，貴取其精華，遺其糟粕。且如少游之詞，幾奪溫、韋之席，而亦未嘗無纖俚之語。讀淮海集，取其大者高者可矣。若徒賞其『怎得香香深處，作個蜂兒抱』等句，此語彭羨門亦賞之，以爲近似柳七語。尊柳抑秦，匪獨不知秦，並不知柳。可發大噱。則與山谷之『女邊著子，門裏安心』，其鄙俚纖俗，相去亦不遠矣。少游眞面目何由見乎。東坡、稼軒、白石、玉田高者易見。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難見。而少游、美成尤難見。美成意餘言外，而痕迹消融，人苦不能領略。少游則義蘊言中，韻流絃外。得其貌者，如鼷鼠之飲河，以爲果腹矣。而不知滄海之外，更有河源也。喬笙巢謂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可謂卓識。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 改詞須知挪移法。常有一兩句語意未協，或嫌淺率。試將上下互易，便有韻致。或兩意縮成一意，再添一意，更顯厚。此等倘聲淺訣，若名手意筆兼到，愈平易，愈渾成，無庸臨時掉弄也。

又卷二 姚成一《霜天曉角》換頭云：『煙抹、山態活。雨晴波面滑。』五字對句，上句作上二下三，抹字叶。不唯不勉彊，尤饒有韻致。詞筆靈活可喜。

又卷三 『舊話不堪長』，趙青山《望海潮》句。叶『長』字雋。儻易爲『詳』，則尋常，無韻致矣。可悟用字之法。

又 袁靜春《燭影搖紅》云：『鳳釵頻誤踏青期，寂寞牆陰冷。』下句略不刷色，卻境靜而有韻。《臺城路》云：『但詩惱東陽，病添中散。』清似喜其屬對穩稱。

蕭綱《與湘東王論王規令》（《梁書》卷四一《王規傳》）　威明作宰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遒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劉禹錫《劉禹錫集》卷一九《滬上人文集紀》　釋子工爲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爲當時才子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爲詩，遂籍籍有聞。維卒，乃抵吳興，與長老詩僧皎然游，講藝益至。皎然以書薦於詞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書致於李侍郎紓。是以文章風韻主盟於世者曰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如雲得風，柯葉張王。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說高人。風議甚雅，談笑多味。

顧陶《唐詩類選序》（《全唐文》卷七六五）　由是諸集悉閱，且無情勢相託，以雅直尤異成章而已。或聲流樂府，或句在人口，雖靡所紀錄，而關切時病者，此乃究其姓家，無所失之；或詞多鄭、衛，或音涉巴歈，苟不虧六義之要，安能間之也？既歷稔盈篋，搜奇略罄，終恨見之不偏，無慮選之不公。而汨沒於未至者，亦復掇而取焉；或配傳染，然後形似。此六法也。若觀山水、墨竹、梅蘭、枯木、奇石墨花、墨禽等，游戲翰墨，高人勝士，寄興寫意者，愼不可以形似求之。先觀天眞，次觀意趣，相對忘筆墨之迹，方爲得之。今人觀畫，不知六法。開卷便加稱賞，或人問其妙處，則不知所答。皆是平昔偶爾看熟，或附會一時，不知其源，深可鄙笑。

顧起綸《國雅品・士品二》　徐方伯幼文　詞彩遒麗，風韻淒朗。殆如楚客叢蘭，湘君芳杜，每多惆悵。

袁中道《珂雪齋文集》卷二《答蔡觀察元履》　近閱陶周望《祭酒集》選者，以文家三尺繩之，皆其莊嚴整栗之撰，而盡去其有風韻者。不知率爾無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傳者，託不必傳者以傳，以不必傳者易於取姿炙人口，而快人目，班、馬作史，妙得此法。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在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冊，人固不深愛也。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大賓水陸之席，有時以爲苦，而偶然酒核，有極成歡者，此之謂也。

王時敏《西廬畫跋》 丹青家具文秀之質，而渾厚未足；得過勁之力，而風韻不全。至如石谷，衆美畢具，可謂毫髮無遺恨矣。此圖深沈澹遠，元氣靈通，尤稱合作，良可寶也。

賀貽孫《詩筏》 嚴季鷹詩，世人未有推重之者，余獨愛其骨氣近少陵，咏《楠木》篇尤似少陵《古柏行》諸作，蓋亦朋友漸摩之力耳。因此推之，凡與王、孟同時者，氣韻亦往往相類。

黃宗羲《黃梨洲文集》雜文類《論文管見》 叙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爲小説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頰上三毫也。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其摸《尚書》、《國策》者，稍覺擔板矣。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 《大雅》中理語造極精微，除是周公道得，漢以下無人能嗣其響。陳正字、張曲江始倡《感遇》之作，雖所詣不深，而本地風光，駘宕人性情，以引名教之樂者，風雅源流，於斯不昧矣。朱子和陳、張之作，亦曠世而一遇。此後唯陳白沙爲能以風韻寫天眞，使讀之者如脱鈎而游杜蘅之沚。王伯安厲聲吆喝：『個個人心有仲尼。』乃游食髡徒夜敲木板叫街語，驕橫鹵莽，以鳴其『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説，志荒而氣因之躁，陋矣哉！

又 袁凱以《白燕》得名，而『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按字求之，總成窒礙。高季迪《梅花》，非無雅韻，世所傳誦者，偏在『雪滿山中』、『月明林下』之句。徐文長、袁中郎皆以此衒巧。要之，文心不屬，何巧之有哉？杜陵《白小》諸篇，踽踽自尋別路，雖風韻足，而如黃大癡寫景，蒼莽不同；若以義求之，其中竟無所有。世遂有開口便是七言律詩，其人可知矣之謂。非七言律詩不可作，亦作者不能挺拔自異也。以命意爲主，命意不凡，雖氣格不高，亦所不廢。意無可採，雖工弗尚。所謂甯爲有瑕玉，勿爲無瑕石，蓋必深知戒此，而後可言詩。願與未來學者共勉之。

余成教《石園詩話》卷二 吳子華融七律中，惟《富春》、《廢宅》、《金體漸趨華瞻，而尤盛於六季。其遥情雋致，使人摩挲於神骨間，一唱三嘆焉；往往有近穠近拙者，而益見其生動。初唐，義烏、臨川諸子，踵事增華，風韻漸減。迄宋，坡公表啓，止寫其意中所欲言，而古法蕩然。迨明代，則陳陳相因，使人開卷欲卧也。昭代人文化成，駢體之工，無美不備。自陳檢討其年一出，覺此中別有天地。比來模擬相尋，久習生厭。譬若桃源仙境，以漁人艤舟一見爲奇，若人人問津，幾於秦淮競渡矣。

王原祁《麓臺畫跋・題倣小米筆》 山水蒼茫之變化，取其神與意。元章峯巒，以墨運點積點成文，呼吸濃淡，進退厚薄，無一非法，無一執法。觀米家畫者，止知其融成一片，而不知條分縷析中在在皆靈機也。米友仁稱爲小米，最得家傳，結搆比老米稍可摹擬，而古秀另有風韻，猶書中羲獻也。宋太宰爲收藏名家，聞有名畫，余未之見。爾載世兄以同里得觀，囑筆亦倣米意，余未經寓目。古人神髓，豈能夢見，以意爲之，聊博噴飯可爾。

黃子雲《野鴻詩的》 絶句字無多，意縱佳而讀之易索，當從《三百篇》中化出，便有韻味。龍標、供奉，擅場一時，美則美矣，微嫌有窠臼。其餘亦互有甲乙。總之：未能脱調，往往至第三句意欲取新，作一勢喝起，未或順流瀉下，或回波倒捲。初誦時殊覺醒目，三偏後便同嚼蠟。浣花深悉此弊，一掃而新之；既不以句勝，並不以意勝，直以風韻動人，洋洋乎愈歌愈妙。

錢良擇《唐音審體・律詩七言四韻論》 七言律詩始於初唐咸亨、上元間，至開、寶而作者日出。少陵崛起，集漢、魏、六朝之大成，而融爲今體，實千古律詩之極則。同時諸家所作，既不甚多，或對偶不能整齊，或平仄不相黏綴；上下百餘年，止少陵一人獨步而已。中唐律詩始盛。然元、白號稱大家，皆以長篇擅勝，其於七言八句，竟似無意求工。錢、劉諸公，以韻致自標，多作偏枯，格中二聯，或二句直下，或四句直下，漸失莊重之體。義山繼起，入少陵之室，而運以穠麗，盡態極妍，故昔人謂七言律詩莫工於晚唐。然自此作者愈多，詩道日壞。大抵組織工巧，風韻流麗，滑熟輕艷，千手雷同；若以義求之，其中竟無所有。世遂有開口便是七言律詩，其人可知矣之謂。非七言律詩不可作，亦作者不能挺拔自異也。以命意爲主，命意不凡，雖氣格不高，亦所不廢。意無可採，雖工弗尚。所謂甯爲有瑕玉，勿爲無瑕石，蓋必深知戒此，而後可言詩。願與未來學者共勉之。

余成教《石園詩話》卷二 吳子華融七律中，惟《富春》、《廢宅》、《金橋感事》、《彭門用兵後經汴路》諸作雄傑，餘多失之浮滑。七絶如《閿鄉寓居》、《楚事》、《秋色》諸篇，風韻甚佳。

方南堂《輶軒録》 詩中點綴，亦不可少，過於枯寂，未免有妨風韻。然須典切大雅，稍涉濃縟，便爾甜俗可厭。吾最愛周緜《送人尉黔中》云：

公庭飛白鳥，官俸請丹砂。』亦何雅切可風也！

施補華《峴傭說詩》 七絕固可將七律隨意截，然截後半首一二對、三四散易出風韻；截前半首一二散、三四對易致板滯；截中二聯更板；截前後通首不對易虛。此在學者會心耳。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二 魏泰云：『《六一詩話》稱謝伯初之「園林換葉梅初熟」，不如「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如「空梁落燕泥」也。』予殊不謂然。王胄、薛道衡詩句，誠天然風韻矣。然宋人詩深秀如「園林」二語者，又何少也！必取佳詩而排擯之，則王、薛二佳句，又能如『春日遲遲，卉木萋萋』，『燕燕於飛，差池其羽』否耶！此皆於無議論中尋議論之弊也。魏泰遂謂『伯初句意凡近，不如王、薛之峻潔可喜』。阿佞之談，識者笑之。

又卷三 《歲寒堂詩話》論張文昌律詩不如劉夢得、杜牧之、李義山。文昌七律或嫌平易，五律清妙處不亞王、孟，乃愧夢得、牧之、義山哉！其《夜到漁家》、《宿臨江驛》二律，與劉文房《餘干旅舍》一作，用韻同，風韻亦同，皆絕唱也。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詩以超妙爲貴，最忌拘滯獃板。故東坡云：『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謂詩之妙諦，在不即不離，若遠若近，似乎可解不可解之間。即嚴滄浪所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但可神會，難以迹求』。司空表聖所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是也。蓋興象玲瓏，意趣活潑，寄託深遠，風韻泠然，故能高踞題巔，不落蹊徑，超超玄著，耿耿元精，獨探眞際於個中，遙流清音於絃外，空諸所有，妙合天籟。放翁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亦即此種境詣。詩至此境，如畫家神品逸品，更出能品奇品之上。凡詩皆貴此詣，不止詠物詩以此詣爲最上乘。乃是神來之候，其著想立意，用筆運法，無不高妙。若藐姑仙人，迥非塵中美色可比。非以不切題旨，別生枝節爲訓也。解人難索，後代詩家，未契眞詮，誤會祕旨，雖標神韻以爲正宗，卻執法相而求形似。抹月批風，淺斟低唱，流連光景，修飾詞華，似是而非，半吞微吐，特作欲了不了之語，多搆旁敲側擊之言，故爲歇後，甘蹈虛鋒。自詫王、孟嗣音，陶、韋的派，而不知馬首之絡，到處可移，狗尾之冠，終難續用，贋鼎飯色，詎足混眞，徒枉費心力耳。至近代詠物詩，誤此一關，尤爲塵劫。詞意諧俗，骨甘自貶；鉛華媚人，色並非眞。靡靡之音，陳陳之套，千手一律，萬口同腔。外面似乎鮮妍風致，實則俗不可醫，令人欲嘔矣。不善求超脫，流弊一至於此！初學可不從切實處爲下手用功地乎？

胡薇元《歲寒居詞話・王世貞詞》 太倉王世貞元美望江南亦勝餘子。『歌起處，斜日半江紅。柔綠篙添梅子雨，滄黃衫耐藕絲風。家在五湖東。』猶有唐二主風韻。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三《漁洋小令以風韻勝》 漁洋小令，能以風韻勝，仍是做七絕慣技耳。然自是大雅，但少沉鬱頓挫之致。昔人謂漁洋詞爲詩掩抑，又過矣。

氣韻

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南齊書》卷五二）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洽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眎摘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

《魏書・文苑傳序》 夫文之爲用，其來日久。自昔聖達之作，賢喆之書，莫不統理成章，蘊氣標致。其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淳于出齊，有雕龍之目；靈均逐楚，著嘉禾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爲首稱；東都之下，班張爲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陸機則晉朝之秀。雖同時並列，分途爭遠。永嘉之後，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趙，網羅後乂。逮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徹，掩跨曹丕，氣韻高豔，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窮淵源，言多胸臆；練古雕今，有所未值。至於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眇歷年歲，未聞獨得。既而陳郡袁翻，河內常景，晚拔疇類，稍革其風。肅宗歷位，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南史・文學傳論》 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

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簡素，輸、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克荷門業，或夙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論畫六法》 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之。彥遠試論之曰：古之畫，或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意淡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精緻而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然則古之嬪、擘織而胸束，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古之臺閣迮峭。古之服飾容曳。故古畫非獨變態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至於臺閣、樹石、車輿、器物，無生動之可擬，無氣韻之可侔，直要位置向背而已。顧愷之曰：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差易爲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若氣韻不周，空陳形似，筆力未遒，空善賦彩，謂非妙也。至於經營位置，則畫之總要。自顧陸以降，畫迹鮮存，難悉詳之。唯觀吳道玄之跡，可謂六法俱全，萬象畢盡。神人假手，窮極造化也。至於傳模移寫，乃畫家末事。然今之畫人，麤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彩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嗚呼，今之人斯藝不至也。南朝宋顧駿之，常結搆高樓以爲畫所，每登樓去梯，家人罕見。若時景融朗，然後含豪，天地陰慘，則不操筆。今之畫人，筆墨混於塵埃，丹青和其墨滓，徒汙絹素，豈曰繪畫。自古善畫者，莫匪衣冠貴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時，傳芳千祀，非閭閻鄙賤之所能爲也。

郭思《畫論・論氣韻非師》 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運）〔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嘗試論之。竊觀自古奇迹，多是軒冕才賢，岩穴上士，依仁游藝，探賾鉤深，高雅之情，一寄於畫。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所謂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凡畫必周氣韻，方號世珍。不爾，雖竭巧思。止同衆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故楊氏不能授其師，輪扁不能傳其子。繫乎得自天機，出於靈府也。且如世之相押字之術，謂之心印，本自心源，想成形迹。迹與心合，是之謂印。爰及萬法，緣慮施爲，隨心所合，皆得名印。矧乎書畫，發之於情思，契之於綃楮，則非印而何。押字且存諸貴賤禍福，書畫豈逃乎氣韻高卑。夫畫猶書也。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又《論古今優劣》 或問近代至藝與古人何如。答曰：近代方古多不及，而過亦有之。若論佛道、人物、仕女、牛馬，則近不及古；若論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則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陸張吳中及二閻，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晉顧愷之，宋陸探微，梁張僧繇，唐閻立本、閻立德暨吳道子也。吳生之作，爲萬世法，號曰畫聖，不亦宜哉。已上皆極佛道人物。張、周、韓、戴，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唐張萱、周昉，皆工士女。韓幹貴馬，戴嵩工牛。或問曰：何以但舉韓幹，而不言曹霸？止引戴嵩，而弗稱韓晉公？答曰：韓師曹將軍，戴法韓晉公，但舉其尤著，者明之。雖即遍舉也。後弟，可知其師也。至如韋鑒暨猶子鬳，皆善畫馬，但取其筋骨而已。顧愷之學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與關、范之迹，徐暨二黃之蹤，前不謝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二李則李思訓將軍並其子李昭道中舍，三王則王維右丞暨王熊王宰，悉工山水。邊鸞、陳庶，工花鳥。並唐人也。是以推今考古，事絕理窮，觀者必辨金鍮，無焚玉石。

韓純全《山水純全集・論用筆墨格法氣韻病》 夫畫者筆也，斯乃心運也，索之於未狀之前，得之於儀則之後。默契造化，與道同機。握管而潛萬象，揮毫而掃千里。故筆以立其形質，墨以分其陰陽，山水悉從筆墨而成。吳道子筆勝於質，爲畫之質勝也，嘗謂道子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山水，有墨而無筆。此皆不得全善。惟荆浩採二賢之能，以爲己能，則全矣。蓋墨用太多則失其眞體，損其筆而且濁，用墨太微即氣怯而弱也。過與不及，皆爲病耳。切要循乎規矩格法，本乎自然氣韻，必全其生意。得於此者備矣，失於此者病矣。以是推之，豈愚俗之可論歟？凡未操筆，當凝神著思，豫在目前，所以意在筆先，然後以格法推之，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也。其用筆有簡易而意全者，有巧密而精細者，或取氣格而筆迹雄壯者，或取順

快而流暢者，縱橫變用，皆在乎筆也。然作畫之病衆矣。惟俗病最大。出於淺陋循卑，昧乎格法之大，動作無規，亂推取逸，強務古淡而枯燥，苟從巧密而纏縛。詐僞老筆，本非自然。此謂論筆墨格法氣韻之病。古云：用筆有三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何謂版病？腕弱筆癡，取與全虧，物狀平扁，不能圓混也。刻病者，筆迹顯露，用筆中凝，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病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也。愚又論一病，謂之碍病。筆路謹細而癡拘，全無變通，筆墨雖行，類同死物，狀如雕切之迹者也。凡用筆，先求氣韻，次探體要，然後精思。若形勢未備，便用巧密精思，必失其氣韻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得於其間矣，且善究其畫山水之理也，當守其實。實不足，當棄其筆，而華有餘。實爲質幹也，華爲華藻也。質幹本乎自然，華藻出乎人事，實爲本也，華爲末也。自然體也，人事用也，豈可失其本而逐其末，忘其體而執其用，是猶華畫者惟務華媚而體法虧，惟務柔細而神氣泯，眞俗病耳，惡知其守實去華之理哉。若行筆，或麤或細，或揮或勻，或重或輕者，不可一一分明。以布遠近，似氣弱而無畫也。其筆太麤，則寡其理趣。其筆太細，則絕乎氣韻。一燉一蔟一點，一勾一斫，皆有意法存焉。若不從古畫法，只寫眞山，不分遠近淺深，乃圖經也，焉得其格法氣韻哉。凡畫有八格，石老而潤，水淨而明，山要崔嵬，泉宜洒落，雲煙出沒，野逕迂迴，松偃龍蛇，竹藏風雨也。

尤袤《全唐詩話原序》 唐自貞觀來，雖尚有六朝聲病，而氣韻雄深，駸駸古意。開元和之盛，遂可追配《風》、《雅》。迨會昌而後，刻露華靡盡矣。往往觀世變者於此有感焉。徒詩云乎哉！

周紫芝《竹坡詩話》 白樂天《長恨歌》云：『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人皆喜其工，而不知其氣韻之近俗也。

王柏《魯齋王文憲公集》卷五《雅歌序》 予嘗謂鄭衛之音，二《南》之罪人也；後世之樂府，又鄭衛之罪人也。凡今詞家所稱膾炙人口者，則皆導淫之罪魁耳，而可一寓之於目乎！然《三百篇》之音調已亡，雖《鹿鳴》，而天下篇腔律具於《儀禮》集傳，又非樂工之所能通識。觀其章疊句整，氣韻和平，而淵永深穆之意，乃在於一唱三歎之表，孰能審其音以轉移其氣質，涵泳於義理哉？至於習俗之歌謠，辭俚而韻窒，又無足取。所以學士大夫，尚從事於後世之詞調者，既可倚之於弦索，泛之於脣指，宛轉縈紆於喉舌之間，憂憒疏暢，思致流動，猶有可以興起人心故也。

又卷一一《跋昌黎文粹》 右韓文三十有四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所選，以惠後學。觀其體致氣韻，議論規撫，可謂出乎其萃者也。程夫子謂韓子之學華，朱子謂其做間雜文字多，故曰華。然亦有些本領，大節目處不錯，有七八分見識，氣象正大。又曰：『韓文雖千變萬化，却無心說起去，至終篇，却自純粹成體，無破綻。』又曰：『韓文不用科段，直便變，只是不曾踐履玩味，不見到精微細密。』此學者不可不知，若以之資筆端，發越義理可也。摹倣其所爲，則非朱子教人之意云云。

楊慎《詞品》卷一《北曲》 《南史》蔡仲熊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公言也。近世北曲，雖皆鄭衛之音，然猶古者總章北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最是可證也。近日多尚海鹽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孌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就之。更數十年，北曲亦失傳矣。白樂天詩：『吳越聲邪無法用，莫教偷入管弦中。』東坡詩：『好把鶯黃記宮樣，莫教弦管作蠻聲。』

又《畫品・九朽一罷》 畫家於人物，必九朽一罷。先以土筆擬其行數，次修改，曰九朽。繼以淡墨一描而成，故曰一罷。獨周志機不假乎此，落筆便成，氣韻生動，每語人曰：書畫同一關捩，善書人豈先朽而後書乎？蓋卓識也。

顧凝遠《畫引・枯潤》 墨太枯則無氣韻，然必求氣韻而漫羨生矣。墨太潤則無文理，然必求文理而刻畫生矣，凡六法之妙。當於運墨先後求之。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 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邱壑內營，成立鄞鄂，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

又 梅花道人吳仲圭，畫師巨然，多似船子和尚，以撥棹詩題之。吳門王文恪家藏其漁樂圖，入妙品。本與盛子昭比門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畫者甚衆。而仲圭之門闃然，妻子頗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後不復爾。果如其言。盛雖工，實有筆墨畦徑，非若仲圭之蒼蒼莽莽，有林下風氣，所謂氣韻非耶。

又 潘子輩學余畫，視余更工。然皴法三昧，不可與語也。畫有六法，若其氣韻，必在生知，轉工轉遠。

陸時雍《詩鏡總論》 孟郊詩之窮也，思不成倫，語不成響，有一二語總稿衰之瀝血矣。自古詩人，未有拙於郊者。獨創成家，非高才大力，誰能辦此？郊之所以益重其窮也。賈島衲氣終身不除，語雖佳，其氣韻自枯寂耳。余嘗謂讀孟郊詩如嚼木瓜，齒缺舌敝，不知味之所在。賈島詩如寒蘆，味雖不和，時有餘酸薦齒。

又 李商隱七言律，氣韻香甘。唐季得此，所謂枇杷晚翠。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三八《答杜蒼略論文書》 新詩氣韻琅琅，《詠史》十章爲茂之所稱者，使事押韻，具有前輩典則，實西淮諸公之遺則也。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惟足下努力自愛。狂言滿紙，不惜爲知己。惟藏諸篋衍，勿以示人，滋衰遲之詞厲，則幸矣。時己丑王正之五日也。

賀貽孫《詩筏》 枚乘《七發》，東方朔《客難》，創體也。後人雖沿襲其體，然丰神氣韻，終不能及。張平子《四愁詩》，亦創體也。擬之者不獨沿其體，並沿其調，一擬便肖矣。夫使人一擬便肖者，非詩之至；擬而必期於肖者，亦非擬之至者也。杜子美《同谷歌》，雖略倣《四愁》，然而出脫變化，勝平子遠矣。

笪重光《畫筌》 畫法忌板，以其氣韻不生。使氣韻不生，雖飛揚何益，畫家嫌稚，以其形模非似。使形模非似，即老到奚庸，粗簡或稱健筆，易入畫苑之魔，疏拙似非畫家。適有高人之趣，按圖畫而尋其爲邱壑則鈍，見邱壑而忘其爲圖畫則神。

王翬《清暉畫跋》 以元人筆墨，運宋人邱壑，而澤以唐人氣韻，乃爲大成。

惲正叔《南田論畫》 筆墨可知也，天機不可知也。規矩可得也，氣韻不可得也。以可知可得者，求夫不可知與不可得者，豈易爲力哉。昔人去我遠矣，謀吾可知而得者，則已矣。

王士禎、張篤慶、張實居答郎廷槐問《師友詩傳録》 蕭亭答：『詩須篇中鍊句，句中鍊字，此所謂句法也。以氣韻清高深渺者絶，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故甯律不諧，而不得使句弱；甯用字不工，而不可使語俗。七言第五字要響。所謂響者，致力處也。愚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皆響，又何分平仄哉？』

王原祁《雨窗漫筆・論畫十則》 用筆忌滑，忌輭，忌硬，忌重而滯，忌率而涸，忌明淨而膩，忌叢雜而亂，又不可有意著好筆。有意去累筆，從容不迫，由淡入濃。磊落者存之，甜俗者刪之，纖弱者足之，板重者破之。又須於下筆時在著意不著意間，則觚稜轉折，自不爲筆使。用墨用筆，相爲表裏；五墨之法，非有二義。要之氣韻生動，端在是也。

又《麓臺畫跋・倣設色倪黃爲劉懷遠作》 聲音一道，未嘗不與畫通。音之清濁，猶畫之氣韻也。音之品節，猶畫之間架也。音之出落，猶畫之筆墨也。劉兄懷遠，於吳中少有盛名，遊於省會，自齊魯而迄京師，所至俱推絶詣。余觀其爲人，靜深有致，無刻不辨宮商，別聲調。間一出其技，舉坐傾倒。公卿大夫，俱爲美談。非思深而力到，能至此乎？余性不耐與人畫，至懷遠而不覺技癢，亦宗先反後和之意也。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江右陳少遊孝逸云：『狹邪佳麗學度曲，年十七八時，專心求益，雖嬌澀未成音律，却更多姿。而老大不嫁者，久擅歌場，見人非己法，即謂不合，雖古調逼眞，其如面目可憎何哉！今之名士，愎陋不學，半壞於趨競，半棄於自是，幽、燕老將，殊非氣韻沉雄，至冷落門前，且併琵琶舊曲亦忘之矣。』此語說得名宿心死面灰，爲之絶倒。

唐岱《繪事發微・傳授》 凡畫學入門，必須名師講究，指示立稿，如山之來龍起伏，陰陽向背，水之來派近遠，淵流緩急，位置穩妥，令學者得用筆用墨之法，然後視其筆性所近，引之入門。俟皴染純熟，心手相應，則摹倣舊畫，多臨多記。古人邱壑，融會胸中，自得六法三品之妙，落筆腕下，眼底一片空明，山高水長，氣韻生動矣。學至此，所謂有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今之學人，誤於旁蹊邪徑，專以工細爲能，敷彩暄目，一入時蹊，金陵紗鎞派終身不能自拔，豈不惜哉。昔關同事荆浩，有出藍之譽，巨然師董源，深造堂奧。開元四大家法門。李將軍子昭道，米海岳子友仁，郭河陽子若孫，皆得家傳，稱爲妙品，蓋有本也。

又《墨法》 用墨之法，古人未嘗不載，畫家所謂點、染、皴、擦、四則而已。此外又有渲淡積墨之法。墨色之中，分爲六彩。何爲六彩？黑、白、乾、溼、濃、淡、是也。六者缺一，山之氣韻不全矣。渲淡者，山之大勢皴完，而墨彩不顯。氣韻未足，則用淡墨輕筆，重疊搜之，使筆乾墨枯，仍以輕筆擦

之，所謂無墨求染。積墨者，以墨水或濃或淡，層層染之，要知染中帶擦。若用兩枝筆，如染天色雲煙者，則錯矣。使淡處爲陽，染之更淡，則明亮。濃處爲陰，染之更濃，則晦暗。染之墨色帶黃，方得用墨之經緯也。畫樹石一次就完。樹無藤蔚蔥茂之姿，石無堅硬蒼潤之態，徒成枯樹枯石矣。故洪谷子常嗤吳道子畫有筆而無墨，項容畫有墨而無筆。蓋有筆而無墨者，非眞無墨也，是皴染少。石之輪廓顯露，樹之枝幹枯澀，望之似乎無墨，所謂骨勝肉也。有墨而無筆者，非眞無筆也。是勾石之輪廓，畫樹之幹本。落筆涉輕，而烘染過度，遂至掩其筆，損其眞也。觀之似乎無筆，所謂肉勝骨也。墨有六彩，而使黑白不分，是無陰陽明暗。乾溼不備，是無蒼翠秀潤。濃淡不辨，是無凹凸遠近也。凡畫山石樹木，六字不可缺一。然用墨不可太濃，濃則失其眞體，掩沒筆跡，而落於濁。亦不可太淡，淡則氣弱而怯也。須要自淡漸濃，不爲墨滯。古人云惜墨如金。是不易用濃墨也。過與不及皆病耳。惟循乎規矩，本乎自然，養到功深，氣韻淹雅，用墨一道，備於此矣。

又《氣韻》 畫山水貴乎氣韻。氣韻者，非雲煙霧靄也，是天地間之眞氣。凡物無氣不生。山氣從石內發出，以晴明時望山，其蒼茫潤澤之氣騰騰欲動。故畫山水以氣韻爲先也。謝赫所云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中，原以氣韻爲先。然有氣則有韻，無氣則板呆矣。氣韻由筆墨而生，或取圓渾而雄壯者，或取順快而流暢者。用筆不癡不弱。是得筆之氣也。用墨要濃淡相宜，乾溼得當，不滯不枯。使石上蒼潤之氣欲吐，是得墨之氣也。不知此法，淡雅則枯澀，老健則重濁，細巧則怯弱矣。此皆不得氣韻之病也。氣韻與格法相合，格法熟，則氣韻全。古人作畫豈易哉！

喬億《劍谿説詩》卷上 水部詩氣韻清微，孝綽、子堅非其曹耦。

薛雪《一瓢詩話》 篇中鍊句，句中鍊字，鍊得篇中之意工到，則氣韻清高深渺，格律雅健雄豪，無所不有，能事畢矣。

張庚《浦山論畫·論氣韻》 氣韻有發於墨者，有發於筆者，有發於意者，有發於無意者。發於無意者爲上，發於意者次之，發於筆者又次之，發於墨者下矣。何謂發於墨者？既就輪廓，以墨點染渲暈而成者是也。何謂發於筆者？乾筆皴擦力透，而光自浮者是也。何謂發於意者？走筆運墨，我欲如是而得如是，若疎密、多寡、濃淡、乾潤，各得其當是也。何謂發於無意者？當其凝神注想，流盼運腕，初不意如是，而忽然如是也，謂之爲足，則實未足。謂之未足，則又無可增加。獨得於筆情墨趣之外，蓋天機之勃露也。然惟靜者能先知之，稍遲未有不汩於意，而沒於筆墨者。

鄒一桂《小山畫譜》卷下《六法前後》 明謝肇淛云，古人言畫，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此數者，何嘗道得畫中三昧。以古人之法而施之於今，何啻枘鑿。愚謂即以六法言，亦當以經營爲第一，用筆次之，傳彩又次之，傳模應不在畫內，而氣韻則畫成後得之。一舉筆即謀氣韻，從何著手。以氣韻爲第一者，乃賞鑑家言，非作家法也。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 文湖州詩，氣韻不俗，比之蘇、黃諸公，覺未能深造耳。

徐增《而菴詩話》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於天才得李太白，於地才得杜子美，於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篇章字句，皆合聖教。今之有才者輒宗太白，喜格律者輒師子美，至於摩詰而人鮮有窺其際者，以世無學道人故也。合三人之所長而爲詩，庶幾其無愧於風雅之道矣。猶未也，學詩而止學乎詩，則非詩；學三家之詩而止讀三家之詩，則猶非詩也。詩乃人之所發之聲之一端耳，而遡其原本，何者不具足？故爲詩者，舉天地間之一草一木，古今人之一言一事，《國風》、漢、魏以來之一字一句，乃大而至兩方聖人之六經三藏，皆得會於胸中，而充然行之於筆下；因物賦形，遇題成韻，而各臻其境，各極其妙。如此則詩之分量盡，人之才能方備也。

方薰《山靜居論畫》 氣韻生動，須將生動二字省悟。能會生動，則氣韻自在。氣韻生動爲第一義，然必以氣爲主。氣盛則縱橫揮灑，機無滯礙，其間韻自生動矣。杜老云，元氣淋漓幛猶濕，是即氣韻生動。

又 氣韻有筆墨間兩種。墨中氣韻，人多會得，筆端氣韻，世每鮮知，所以六要中又有氣韻兼力也。人見墨汁淹漬，輒呼氣韻，何異劉實在石家如廁，便謂走入內室。

又 畫家以用筆爲難，不知用墨尤不易。營邱畫樹法，多漬墨濃厚，狀如削鐵，畫松欲凄然生陰。倪迂負惜墨稱。畫皆墨華淡沱，氣韻自足。

又　癡翁設色，與墨氣融洽爲一，渲染烘託，妙奪化工。其畫高峯絕壁，往往鉤勒楞廓，而不施皴擦，氣韻自能深厚。操一藝以至神明者，必先抱卓絕一世之見。梅花庵主書畫，斬志於古，不爲習尚所移，與盛子昭同里閈。子昭遠近著聞，求筆墨者踵接，伸圭之門，雀羅無問，妻孥視其坎壞，勸以治脂粉，爲時妝。伸圭莞爾曰：汝曹毋太俗。後百年，吾名噪藝林，子昭當入市肆。身後，士大夫果賢其爲人，爭購其筆墨，一軸可抵餅金，子昭畫幾廢格不行。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古凡例》　五言肇興至唐，將及千載，故其境象尤博。即以有唐一代論之：陳、張爲先聲，王、孟爲正響。常建、劉眘虛幾於蘇、李天成，李頎、王昌齡不減曹、劉自得。陶翰慷慨，喜言邊塞；儲光羲眞樸，善說田家。岑嘉州峭壁懸崖，峻不得上；元次山松風澗雪，凜不可留。韋、柳以澄澹爲宗，錢、李以風標相尚。韓、孟皆戛戛獨造，而塗軫又分；樂天若平平無奇，而裨益自遠。其他一吟一詠，各自成家，不可枚舉。於戲，其極天下之大觀乎！

錢杜《松壺畫憶》卷下　吳仲圭在元人中別樹一幟，明之沈啓南、文徵仲皆宗之。余在京師於友人齋中見其風壑雲泉一巨幀。樹與山石並椒點，水閣三楹，用筆如畫鐵，石田翁萬不及也。閣中二人偶語，地砰若棋枰，信手寫之，與界畫等，閣上流泉拂簷角而下，全幅皆焦墨，氣韻奇古，似北宋以前手筆。

楊際昌《國朝詩話》卷一　福清林茂之古度鼎革後居金陵。嘗訪王阮亭於揚州，與諸名士宴集紅橋平山堂間，王親爲撰杖。林以詩屬王刪定，王錄其學六朝者，汰其染竟陵派者。予觀林詩如「松聲流夜雨，草色積春烟」，「鄉心雲外盡，春色雨中過」，「流水到門響，梅花繞屋多」，「今日已春色，深山猶未知」等句，頗近韋、孟風致，但氣韻薄耳。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條辨》　何謂氣韻？曰：如張睢陽巡之「岧嶢試一臨，虜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門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且夕更樓上，惟聞橫笛音」。《聞笛》及祖員外詠之「燕臺一去客心驚，笳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望薊門》是也。

沈宗騫《人物畫法・用意》　點苔勒草，最關全局氣韻，非可漫爲增損。所謂苔者，施於石之巖嵌巔頂，及樹之老榦與糾結之處，藉以明顯界限，而蒼然之致以出。其依理而密點者，乃草耳，不得與苔相混。若地坡細草，或點或勒，借以破地坡之平衍，而映出人物衣紋，更使明白。且氣運萋迷，尤可助通幅之神。但疎密濃淡多寡之數，須臨時斟酌，非落墨布局時所能豫定也。點苔爲通局之眉目，寫草是通局之鬢髮。眉目鬢髮之間，已自炯炯，則不待偏見其五官百骸，而識其非凡品矣。

高秉《指頭畫說》　有以宣紙求畫者，公如其式易以時紙，卻其紙曰：吾畫粗品也，過費時紙，心已難安，何忍塗此佳品？有以礬紙求畫者，亦如其式易以生紙，故平生指畫無一宣紙礬紙者。一時機到神來，欲作一二畫，案頭適無他紙，而興不可遏，遂權用礬紙成之，而氣韻亦宛如生紙之作。然此偶爾事也。若謂礬紙可作指畫則大謬矣。至每歲重午畫硃砂鍾馗像，則惟用礬紙，紙盡而有餘興，或權用生紙足之。然生紙行硃頗不易易，故亦偶然。

又　李諱世倬，字天章，一字天漪，號穀齋，官副憲，兼都統致仕，曾任太常，人稱太常焉。作畫殆無虛日，巨幅小品，賦色暈墨無不精妙，亦稱能品。惟其層巒疊峯，青綠金碧。雖極炫爛穠豔，而氣韻弗厚，蓋如其人，未可強也。晚年喜用指墨作人物花鳥小品，以焦墨細擦，頗得重輕淺深之致。至潑墨屏幛，及鉤勒而不假皴擦者，則非其所長，而亦不輕作，善藏拙也。學指畫者惟太常得指法之一端，如王、孟、韋、柳，祖述淵明，但各得其一體爾，外此皆未夢見。

秦祖永《桐陰論畫》　董思翁云：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疎林或高或下則有情，此卽章法。位置中變化錯綜之法，作畫之訣盡之矣。山谷老人云：凡書畫當觀韻。李伯時作李廣奪馬南馳狀，引滿以擬追騎，箭鋒所值，人馬應弦。伯時嘆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此意差堪神會。人但知墨中有氣韻，而不知氣韻卽在筆中。雲林生云：畫寫胸中逸氣耳。此語差堪領會。作畫能沈著鬆靈，則不患無韻矣。何事墨之渲染爲哉。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九　張文潛愛誦坡公「梨花淡白柳深青」一絕，而放翁譏之曰：「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闌干？』東坡固非竊人詩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潛愛之深也？豈別有

所謂乎？」愚按坡公此詩之妙，自在氣韻，不謂句意無人道及也。且玩其句意，正是從小杜詩脫化而出，又拓開境地，各有妙處，不能相掩，放翁所見亦拘矣。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二 吳穀人等，皆係此一派門徑。故洪稚存謂如畫家學元人著色山水，雖施青綠，渲染韶秀，而氣韻未能蒼老，境界未能深厚，誠中其病。近人吳仲雲尚書《花宜館》詩，亦是浙派，但無其替代瑣屑諸弊，圓秀冷峭，門徑彌小，幸神韻猶較深遠，亦近代一小名家也。如童二樹、劉豹君之屬，均未成家。惟山陰胡天游稚威，幽峭拗折，筆銳而奇，雖法郊、島、山谷，取徑僻狹，有生澀、晦僻、枯硬諸病，然筆力較爲沈著深刻，亦足以成一家，又非樊榭、穀人、仲雲輩所及矣。

又卷三 凡懷古詩，須上下千古，包羅渾含，出新奇以正大之域，融議論於神韻之中，則氣韻雄壯，情文相生，有我有人，意不竭而識自見，始非史論一派。

厲志《白華山人詩説》卷一 意味氣韻，古人各有專長，少陵實能兼之。常將此四者並聚胸中，偶一感觸，遂並起而應之，故其詩獨勝人一地。後人不能具此四美在胸，如何能學步也！

張德瀛《詞徵》卷五《詞用古書》 陸永仲《夜遊宮詞》，用《詩疏》，豹隱紀談以爲阮郎中作。蘇東坡《戚氏》詞用《山海經》，劉潛夫《沁園春》詞用《史》、《漢》，劉後村《清平樂》詞用《楞嚴經》，李易安《百字令》詞用《世説》，亭然以奇，別出機杼。若辛稼軒用《四書》語，氣韻之勝，離貌得神，又非徒以書咒自雄者。

神韻

陸時雍《詩鏡總論》 詩之佳，拂拂如風，洋洋如水，一往神韻，行乎其間。班固《明堂》諸篇，則質而鬼矣。鬼者，無生氣之謂也。

又 五言古非神韻綿綿，定當捉衿露肘。劉駕曹鄴以意撐持，雖不迨古，亦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矣。善用意者，使有意如無，隱然不見。造無爲有，化有爲無，自非神力不能。以少陵之才，能使其有而不能使其無耳。

王時敏《西廬畫跋》 書畫之道，以時代爲盛衰，故鍾王妙蹟，歷世罕逮，董巨逸軌，後學競宗。固山川毓秀，亦一時風氣使然也。唐宋以後，畫家正脈，自元季四大家超承旨外，吾吳沈、文、唐、仇以息董文敏。雖用筆各殊，皆刻意師古，實同鼻孔出氣。邇來畫道衰熄，古法漸湮，人多自出新意，謬種流傳，遂至衰詭不可救挽，乃有石谷起而振之。凡唐宋元諸名家，無不摹倣逼肖。偶一點染，展卷即古色蒼然，毋論位置蹊徑，宛然古人。而筆墨神韻，一一尋眞。且倣某家則全是某家，不雜一他筆。使非題款，雖善鑑者不能辨。此尤前此未有。沈文諸公亦所不及者也。余嘗謂石谷惜生稍晚，不及遇文敏公。使公見之，不知如何擊節嘆賞。石谷亦自恨無緣，時爲惘惘。今此卷雲煙滅沒，林木鬱森，全從營邱巨然得筆，而兼燕文貴之景物萬變，尤稱生平合作。今秋將赴檇園少司農之招，欲即用爲贄。因出以示余，而屬爲標置。蓋檇翁風流博雅，爲士夫之宗，精鑒之祖。其於石谷，相慕甚殷。一見訢合，固不待言。而石谷感遇（殉）〔徇〕知，殫其靈心妙指，爲清閟几席之供者，壞異更不可數計，所謂得夫子而名益彰也。初即不遇文敏，今得遇司農，已足快平生矣，又何生不逢時之概哉。

又 石谷於畫道研深入微，凡唐宋元名蹟，已悉窮其精蘊，集以大成，聲名驚爆海內，遠近丐求者，戶外屨滿，欲作鐵門限久矣。近從鹿城舟次得快覩巨冊摹古共二十幀，筆端變化，於前詰神韻，種種各極其致，數玩迴環，如探海藏，如羅寶網，不覺目眩魂搖。但惜先有所歸，不獲乞爲家祕，朝夕坐卧其間，不勝悵惘耳。

又 吳門自白石翁、文唐兩公時，唐、宋、元名蹟尚富，鑒賞盤礴，與之血戰。觀其點染，即一樹一石，皆有原本，故畫道最盛。自後名手輩出，各有師承，雖神韻浸衰，矩度故在。後有一二淺識者，古法茫然，妄以己意衒奇，流傳謬種，爲時所趨，遂使前輩典型蕩然無存，至今日而瀾倒益甚。雲間董宗伯後亦云：良可慨也。虞山王子石谷，天資既高，又師事廉州，受正法眼藏，規模古人，遂得三昧。茲偕廉州過訪，請余盡出所藏宋元人畫，縱觀多有悟入，能於筆墨之外，抉摘其元妙，尤爲時流所難。將來精進，未見其止。此卷倣宋元諸家，皆平日偶見名蹟，繾之胸中，而驅之筆端者，氣韻往往奪眞，眼之所見，手輒隨之，自是當今絕藝。吳中畫道之衰，端賴振起，不獨稱雄一時矣，可勝嘆服。

賀貽孫《詩筏》　阮嗣宗越禮驚衆，然以口不臧否人物，司馬文王稱爲至愼，蓋晉人中極蘊藉者。其《咏懷》十七首，神韻澹蕩，筆墨之外，俱含不盡之思，政以蘊藉勝人耳。然以擬《古十九首》，則淺薄甚矣。夫詩中之厚，皆從蘊藉而出，乃有同一蘊藉而厚薄深淺異者，此非知詩者不能別也。

又　看盛唐詩，當從其氣格渾老、神韻生動處賞之，字句之奇，特其餘耳。如王維「鵲乳先春草，鶯啼過落花」，孟浩然「石鏡山精怯，禪枝怖鴿棲」，張謂「野猿偷紙筆，山鳥污圖書」，岑參「甌香茶色嫩，窗冷竹聲乾」，此等語皆晚唐人所極意刻畫者。然出王、孟、張、岑手，即是盛唐詩。若出晚唐人手，即是晚唐人詩。蓋盛唐人一字一句之奇，皆從全首元氣中包孕而出，全首渾老生動，則句句渾老生動，故雖有奇句，不礙自然。若晚唐氣卑格弱，神韻又促，即取盛唐人語入其集中，但見斧鑿痕，無復前人渾老生動之妙矣。于鱗輩論詩，專尚氣格，而鍾、譚非之。蓋于鱗所謂氣格，皆從華整處看，易墮惡道。使皆以『渾老』二字論氣格，又誰得而非之哉！

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用事》　義山《西溪》詩：『野鶴隨君子，寒松揖大夫。』上句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鶴，小人爲沙蟲事；下句則秦皇避雨事也。其意則自傷淪落荒野，所見君子惟有鶴，大夫惟有松而已。思路雖深，神韻殊不高雅。

毛先舒《詩辯坻》卷三《唐後》　『洎水臨中坐』，杜排律足稱工絕，而胡明瑞《詩藪》抑之。蓋胡於排律，專主贍碩，未究起伏之妙，故自運如《咏雪》及《題武侯》詩，往往絕可笑。又元美《哭于鱗百二十韻》，都乏神韻，而明瑞稱之。至明瑞哭王詩，更出王下，乃復自擬古人。

又　初唐四子，人知其才綺有餘，故自不乏神韻。若盈川《夜送趙縱》，第三句一語完題，前後俱用虛境。臨海《易水送別》，借軻、丹事，用一『別』字映出題面，餘作憑弔，而神理已足。二十字中而遊刃如此，何等高筆！

又　七言絕起忌矜勢，太白多直抒旨趣，兩言後只用溢思作波掉，唱歎有餘響。拙手往往安排起法，欲留佳思在後作好，首既嚼蠟，後十四字中，地窄而舞拙，意滿而詞滯。古亦多用景物唱起，然須正意着景中令足，後來神韻自不匱耳。

王士禎《花草蒙拾・南渡諸子極妍盡態》　宋南渡後，梅溪、白石、竹屋、夢窗諸子，極妍盡態，反有秦、李未到者。雖神韻天然處或減，要自令人有觀止之歎。正如唐絕句，至晚唐劉賓客、杜京兆，妙處反進青蓮、龍標一塵。

又《卓珂月輯詞統》　卓珂月自負逸才，《詞統》一書，蒐采鑒別，大有廓清之力。乃其自運，去宋人門廡尚遠，神韻興象，都未夢見。

又《雲間數公詞不涉南宋》　雲間數公論詩拘格律，崇神韻。然拘於方幅，泥於時代，不免爲識者所少。其於詞，亦不欲涉南宋一筆，佳處在此，短處亦坐此。合肥乃備極才情，變化不測。婁東驅使南北史，瀾翻泉湧，妥帖流麗，正是公歌行本色，要是獨絕。不似流輩摹擬稽軒，如宋初伶人謔館職也。友人中，陳其年工哀豔之辭，彭金粟擅清華之體，董文友善寫閨襜之致，鄒程村獨標廣大之稱，僕所云，近愧眞長矣。

田同之《西圃詩説》　効古人詩，要須神韻相通，不必於聲句格套中求似。如擬《十九首》並蘇、李等詩，皆優孟衣冠也。

又　神韻超妙者絕，氣力雄渾者勝，元輕白俗，皆其病也。然病輕猶其小疵，病俗實爲大忌，故漁洋謂初學者不可讀樂天詩。

又　錢牧翁《題石厓秋柳小景》云：『刻露嵯巖石骨愁，兩株風柳曳殘秋。分明一段荒寒景，今日鍾山古石頭。』大抵寓意弘光南渡事，次句直是畫出馬、阮，妙不容説。漁洋公和句云：『宮柳烟含六代愁，絲絲畏見冶城秋。無情畫裏逢搖落，一夜西風滿石頭。』情景無限，神韻悠然，自堪並垂不朽。然別以詩派，則牧翁宋調，漁洋唐響矣。

又　前人論詩主格者、主氣者、主聲調者，而漁洋先生獨主神韻。『神韻』二字，可謂放出三昧，直足千古。

王昱《東莊論畫》　學畫最要虛心探討，不可稍有得意處，便詡詡自負，見人之作，吹毛求疵。惟見勝己者勤加諮詢，見不如己者內自省察。知有名蹟，徧訪借觀，噓吸其神韻，長我之識見。而遊覽名山，更覺天然圖畫，足以開拓心胸，自然邱壑內融，衆美集腕，便成名筆矣。

又　運筆古秀，着墨飛動，望之元氣淋漓，恍對嵐容川色，是爲眞筆墨。須知此種神韻，全從朝暮四時風晴雨雪雲煙變滅間貫想得來。

又　畫之妙處，不在華滋，而在雅健，不在精細，而在清逸。蓋華滋精

細，可以力爲，雅健清逸，則關乎神韻骨格，不可強也。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譚七言近體，於今日奇正濃澹，無所不可，第要情眞筆老，一種神韻隱躍於五十六字之中，不問其爲初盛中晚也。第最忌命一題，便有一套爛熟應付話頭，首尾勻稱，兩對軟美，令人乍讀聲口穩便，細看了無神氣，如泥木偶，如倚門妓，如廚傳筵食，如何樓古董，最可厭，最不可醫。

又《龍性堂詩話續集》 謝茂秦『天橫落照明孤壘，地湧寒沙接亂山』，『地出三峯雄陝服，天分八水雜秦聲』，『天開鳥道千盤嶂，地入鼯巖萬疊溪西』，屢用『天地』字，氣象崢嶸。然較老杜『地經巫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語雖精彩有餘，而神韻不及。蓋謝語景出而意盡，杜句景盡而意無窮也。

沈德潛《歸愚全集·文鈔》卷一三《喬慕韓詩序》 白田喬子慕韓，向聞其能詩，及來京師會合，出詩稿相示。味則泊乎不覺其甘也，格則渾乎不覺其奇也，音則泠泠乎不覺其傾耳動聽也。然平心易氣以求之，始貴其氣體，漸親其神韻，既浹其性靈。近體在王、孟、錢、劉間，而五言古體，欲攀典午當塗而上窺其原，是可爲今人之古滄者已。雖然，稱詩於今日，知慕韓者或難。蓋時人所趨者，鮮穠佻巧，多志微滌濫之音，而慕韓以聲色臭味之不露者當之。此如秦箏、羌笛，競響繁會，而以太常雅樂與於其間，宜聽之者欲卧也。然試奏諸清廟，升歌堂筵，其可以感鬼神而和性情者，果在秦箏、羌笛類耶？且夫少陵之言詩曰：『語必驚人』，昌黎之言詩曰：『橫空硬語』，取乎奇情鬱起也。而《贈孟雲卿》則云：『李陵、蘇武是吾師』，《贈張文昌》則云：『張籍學古滄』，杜、韓旨歸，仍在聲希采伏者矣。慕韓得所宗法，而深以忠厚悱惻之思、和平溫厚之氣，將所云師蘇、李、學古滄者於是乎在，而豈獨表異於今人之志微滌濫者耶！慕韓爲介夫徵君令嗣，徵君遺榮守道，與古爲徒，慕韓其稟承家學者也，詩品之高，蓋有所自云。

又《說詩晬語》卷下 詠物，小小體也；而老杜《詠房兵曹胡馬》則云：『所向無空闊，眞堪託死生。』德性之調良，俱爲傳出。鄭都官《詠鷓鴣》則云：『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此又以神韻勝也。彼胸無寄託，筆無遠情，如謝宗可、瞿佑之流，直猜謎語耳。

唐岱《繪事發微·臨摹舊畫》 凡臨舊畫，須細閱古人名蹟，先看山之氣勢，次究格法，以用意古雅，筆精墨妙者爲尚也。而臨舊之法，雖摹古人之邱壑梗概，亦必追求其神韻之精粹，不可只求形似。誠從古畫中多臨多記，飲食寢處與之爲一，自然神韻渾化。使蹊徑幽深，林木蔭翳，古人之畫皆成我之畫，有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之歎矣。故臨古總要體裁中度，用古人之規矩格法，不用古人之邱壑蹊徑。訣曰：落筆要舊，景界要新。何患不脫古人窠臼也。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六《評論三·歸震川》 古文卓絕一世，而詩最疲軟，人果無全能耶，抑工夫有偏注乎？○古詩尚撐拄得來，近詩太委蘼不堪。○效昌黎聯句體，殊無神韻，亦不見結構巧妙處。學《選》體而不得其頓宕轉換，易生此病。且看謝康樂詩，便知古人未有以詞掩意者。

又 《張氏子黃鸝鵝》，力盡於設色，更無神韻。

薛雪《一瓢詩話》 古人用字之法極妙。曾見善本《樊川集》：『杜詩韓筆愁來讀。』『筆』字何等靈妙！俗本刻作『杜詩韓籍愁來讀。』『籍』字何等頓損。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六《春鳧集序》 故予言詩自盛唐而後，推三家：柳子厚不可尚矣，次之則宛陵，次之則南渡姜白石，皆以其深情孤詣，拔出於風塵之表，而不失魏、晉以來神韻，淡而彌永，清而能腴，眞風人之遺也。乃藥林之言詩，則與予同。其生平嗜好，寢食於白石，而惜其所作之不盡傳。

趙翼《甌北詩話》卷九《吳梅村詩》 雖當時名位聲望，稍次於錢；而今日平心而論，梅村詩有不可及者二：一則神韻悉本唐人，不落宋以後腔調，而指事類情，又宛轉如意，非如學唐者之徒襲其貌也；一則庀材多用正史，不取小說家故實，而選聲作色，又華豔動人，非如食古者之物而不化也。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三《坳堂詩集序》 司空表聖生於王官谷，元遺山在汾晉，王漁洋在濟南，皆北地詩家之秀，而皆能知神韻之所以然。今人顧專目漁洋言神韻者，何哉？獻縣戈芥舟《坳堂詩集》，不蹈格調之滯習，亦不必以神韻例之。顧其稟有任邱邊連寶一序，極口詆斥神韻之非，甚至目漁洋爲神韻家。彼蓋未熟觀古人集，不知神韻之所以然，惟口熟漁洋詩，輒專目爲神韻家而肆議之。

且又聞其嘗注杜詩，其注杜吾未見也。第就此序舉杜詩『浣花溪裏花饒笑』二句，『巡簷索共梅花笑』二句，謂杜集中只此二處是神韻，不通極矣。神

韻者非風致情韻之謂也，今人不知，妄謂漁洋詩近於風致情韻，此大誤也。神韻乃詩中自具之本然，自古作家皆有之，豈自漁洋始乎！古人蓋皆未言之，至漁洋乃明著之耳。漁洋所以拈舉神韻者，特爲明朝李、何一輩之貌襲者言之，此特亦偶舉其一端，而非神韻之全旨也。詩有於高古渾樸見神韻者，亦有於風致見神韻者，不能執一以論也。如『巡簷索共梅花笑』二句，則是於情致見神韻也；若『浣花溪裏花饒笑』笑字，則不如此，此乃竊笑、取笑之笑，與笑樂之笑不同，且此二句亦與情致不同。彼舉眼但見二處皆有笑字，遂誤混而言之，可乎？即觀此語，則所謂注杜者，其謬更何待言。而以此序坳堂詩，其可乎？

芥舟昔爲邊君作序，亦何嘗無稍憾漁洋之意，然而不害者，芥舟之意先舉信陽以影出漁洋，則切合矣。漁洋又嘗謂杜吹笛一篇爲大復所本，即此類也。神韻者，本極超詣之理，非可執迹求之，而漁洋猶未免於滯迹也。芥舟詩正妙在不滯迹，雖不滯迹，亦不踐迹，觀者聊以存其眞可矣。故削去邊君序而爲之說如此。

又卷八《神韻論上》 《詩三百篇》，聖人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韶》、《武》，古樂也，盛德之所同也。謂《清廟》、《猗》、《那》合之可也，謂《節南山》、《雨無正》合之可乎？謂《關雎》、《鵲巢》合之可也，謂《株林》、《匪風》合之可乎？是必有摽乎音之本者矣。以其義言之，則聖人一言蔽之，曰『思無邪』；以其音言之，則曰『樂不淫，哀不傷』，曰『各得其所』，曰『洋洋盈耳』，而未有一言該其所以然者。音之理通於微，而音之發非一緒，在善讀者領會之而已。況乎漢、魏、六朝以後，正變愈出愈棼，而豈能撮舉其所以然。

盛唐之杜甫，詩教之繩矩也，而未嘗言及神韻。至司空圖、嚴羽之徒，乃標舉其概，而今新城王氏暢之。非後人之所詣，能言前古所未言也。天地之精華，人之性情，經籍之膏腴，日久而不得不一宣洩之也。自新城王氏一唱，神韻之說，學者輒目此爲新城言詩之秘，而不知詩之所固有者，非自新城始言之也。且杜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神字即神韻也。杜云『精熟文選理』；韓云『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杜牧謂李賀詩『使加之以理，奴僕命騷可矣』，此理字即神韻也。神韻者，徹下徹下，無所不該。其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其謂『鏡花水月，空中之象』，亦皆即此神韻之正旨也，非墮入空寂之謂也。其謂『雅人深致』，指出『訏謨定命，遠猷辰告』二句以質之，即此神韻之正旨也，非所云理不必深求之謂也。然則神韻者，是乃所以君形者也。昔之言格調者，吾謂新城變格調之說而衷以神韻，其實格調即神韻也。今人誤執神韻，似涉空言，是以鄙人之見，欲以肌理之說實之。其實肌理亦即神韻也。昔之人未有專舉神韻以言詩者，故今時學者若欲目神韻爲新城王氏之學，此正坐在不曉神韻爲何事耳。知神韻之所以然，則知是詩中所自具，非至新城王氏始也。其新城之專舉空音鏡象一邊，特專以針灸李、何一輩之癡肥貌襲者言之，非神韻之全也。且其誤謂『理字不必深求其解』，則彼新城一叟，實尚有未喻神韻之全者，而豈得以神韻屬之新城也哉？

又《神韻論中》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然而立，非界在難易之間之謂也。《朱子集注》蓋偶用某家之說，以中爲難易遠近之中間，此中字一誤會，則而立二字，亦不得明白矣。道無邊際之可指，道無四隅之可竟，道無難易遠近之可言也。然而其中其外，則人皆見之。中道而立者，言教者之機緒，引躍不發，只在此道內，不能出道外一步，以援引學者，助之使入也。只看汝能從我否耳，其能從者，自能入來也。道是一個大圈，我只立在此大圈之內，看汝能入來與否耳。此即詩家神韻之說也。

今以藝事言之，寫字欲運腕空靈，即神韻之謂也。其不知古人之實得，而欲學其運腕空靈，必致手不能握筆矣。知其所以然，則吾兩手寫字，其沉鬱積力，全用於不執筆之左手，然後其執筆之右手，自然輕靈運轉如意矣。以爲文之理喻之，則即據上游之謂也。然則何以能得神韻乎？曰：置身題上，則黃鶴一舉見山川之紆曲，再舉見天地之圓方。文之心也，文之骨也，法外之意也，夫然後可以針對痴肥貌襲之弊也。彼癡肥貌襲，正患坐在題中，舉眼不見四周之輪光，『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癡肥既不可，削枯又不可；似既非也，不似又非也。是以李、何固謬，王、李又謬；抑湯若士、徐天池輩之矯變李、何，亦又非也。抑且公安、竟陵之矯變李、何，又無謬不出也。然而新城以三昧標舉盛唐諸家，盛唐諸家，其體盛大，貌其似者，固不能傷之，徒自敝而已矣。矯其說者，一以澄懷淡遠味之，亦不墮一偏也。何者？盛唐元是眞詩，橫看成嶺，側看成峰，隨其人自得之而已矣。至於舉明朝徐昌穀、高又業之一得，遂欲於五言截去杜、韓、蘇、黃以下，直以此接漢、魏、盛唐作者，則又非正論矣。夫陳伯玉之在初唐，以上接漢、魏可也。韋左司在中唐，以接陶亦可也。高、徐、皇甫諸家在明，以遙接漢、魏、盛唐則

不可也。此則言神韻者之偏辭也。

綜而計之，所謂置身題上者，必先身入題中也。射者必入穀而後能心手相忘也。筌蹄者，必得筌蹄而後筌蹄兩忘也。詩必能切己切時切事，一一具有實地，而後漸能幾於化也。未有不有諸己，不充實諸己，而遽議神化者也。是故善教者必以規矩焉，必以彀率焉。神韻者以心聲言之也。心聲也者，誰之心聲哉？吾故曰先於肌理求之也。知於肌理求之，則刻刻惟規矩彀率之弗若是懼，又奚必其言神韻哉？

又《神韻論下》 詩以神韻爲心得之秘，此義非自漁洋始言之也，是乃自古詩家之要眇處，古人不言而漁洋始明著之也。神韻者，非風致情韻之謂也。吾謂神韻即格調者，特專就漁洋之承接李、何、王、李而言之耳。其實神韻無所不該，有於格調見神韻者，有於音節見神韻者，亦有於字句見神韻者，非可執一端以名之也。此其所以然，在樸見神韻者，亦有於情致見神韻者，有於高古渾實際見神韻者，亦有虛處見神韻者，有於高古渾善學者自領之，本不必講也。

吾既爲漁洋之承李、何，而不得不析言之。世之不知而謂漁洋專主神韻，不得不析言之。世之不知而謂漁洋專主神韻而誤會者，吾安能一一析之。今姑就吾所近見其最不通者，莫如河間邊連寶之論詩，目漁洋爲神韻家。是先不知神韻乃自古詩家所共具，漁洋偶拈出之，而別指之曰神韻家，有是理乎？彼既不知神韻是詩中所固有矣，乃反歸咎於嚴儀卿之言鏡花水月，涉於虛無，爲貽害於後學，此非罵嚴儀卿也，特舉以罵漁洋耳。漁洋詩專取神韻而不能深切，則誠有之，然近日之譏漁洋者，持論皆不得其平也。

請申析之，詩自宋、金、元接唐人之脈，而稍變其音，此後接宋、金、元者，全恃眞才實學以濟之。乃有明一代，徒以貌襲格調爲事，無一人具眞才實學以副之者。至我國朝，文治之光，乃全歸於經術。是則造物精微之秘，衷諸實際，於斯時發洩之。然當其發洩之初，必有人焉，先出而爲之伐毛洗髓，使斯文元氣復還於冲淡淵粹之本然，而後徐徐以經術實之也，所以賴有漁洋首倡神韻以滌蕩有明諸家之塵滓也。其授嚴儀卿所云「鏡中之花，水中之月」者，正爲滌除明人塵滓之滯習言之，卽所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之一語，亦是專爲驚博滯迹者偶下砭藥之詞，而非謂詩可廢學也。須知此正是爲善學者言，非爲不學者言也。司空表聖《詩品》亦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夫謂不著一字，正是謂函蓋萬有也，豈以空寂言耶？漁洋之詩，雖非李、何之滯習，而尙有未盡化滯習者，如詠焦山鼎，只知鋪陳鐘鼎款識之料；如詠漢碑，只知叙說漢末事，此皆習作套語，所以事境偶有未能深切者，則未知鋪陳排比之卽連城玉璞也。蓋漁洋未能喻「熟精《文選》理」理字之所以然，則必致後人誤會「詩有別才」之語，臻墮於空寂，則亦當使人知神韻初不如此，而豈可反誤以神韻爲漁洋咎乎？若趙秋谷之議漁洋，謂其不切事境，則亦何嘗不中其弊乎？學者惟以讀書切己爲務，日從事於探討古人，考析古人，則正惟恐其不能徹悟於神韻矣。

神韻者，視其人能領會，非人人皆得以問津也。其不能悟及此者，奚爲而必強之？其不知而強附空闊以爲神韻，與其不知而妄駁神韻者，皆坐一不知之咎而已。不知何害，不知爲安，議，則爲害滋甚耳。

又《七言詩三昧舉隅》附錄《漁洋詩髓論》 予來山東，亟與學人舉漁洋詩精詣，而其間有不得不剖析者。蓋昔之推漁洋者太過，而今之譏漁洋者又太甚；二者相權，則無甯過推之矣。其過推者，蓋由未識漁洋心眼造徼處，故稱引徒博而不衷於所安；其實漁洋固未嘗必以李、杜自任也。昨以《三昧集》不錄韋、柳，而五言不鈔王、孟，欲觀齊、魯士人所得，乃竟有援趙秋谷語疑漁洋之選未嘗者，此則大不可也。詩者忠孝而已矣，溫柔敦厚而已矣，性情之事也。秋谷之論詩，其與漁洋孰正孰畸，姑無辨；第其意在於齮齕漁洋而已，使學人由此長傲而啟矜焉。性情之謂何？溫柔敦厚之謂何？愚所以不敢不辨也。客曰：『漁洋自言與海內論詩得髓者，惟一吳天章耳。果如是，是以目論矣。蓮洋之詩，正所謂詩髓者，非太白耶？』予應之曰：『果如是，是以目論矣。蓮洋之詩，正在興象超詣，此亦三昧之眞境也，豈必執以爲學李哉？漁洋平生於後起之秀，特取二人：曰蓮洋，曰丹壑。皆舉其興象言之，而深處抑更有在也。』客曰：『子言詩於齊、魯，則滄溟、華泉，其詩隨所系歟？』曰：『是有辨也。華泉專以絕句與信陽、北地爭勝毫釐；而滄溟學杜，雖接何、李，然五言詩初不鈔及之，而特以徐、高並錄者，此漁洋之深意也。』客曰：『子窺漁洋之意，於遺山、道園何如？』曰：『卓哉漁洋之識也！蓋平生職志在遺山，而於道園尤能得其微意。其論少陵曰：「子美與孟襄陽不同調，而能眞知之。」故漁洋

與道園不同調，而亦能眞知之；與山谷亦不同調，而能眞知之，視竹垞之識黃詩者何如矣！』客曰：『所安、深裘若何？』曰：『先生於元不推楊而推吳者，猶之高視《長慶集》耳。陳所安之於道園，奚能並論乎？此則不必以初唐專取短章爲疑矣。』客曰：『然則於蘇若何？』曰：『蘇律可以補李之闕，而先生置之，然於《郭綸》一篇，遂以爲可空王官之遺也。是又先生別具神理云爾。』客曰：『然則推是以言杜可乎？』曰：『愚固嘗極言三昧不錄李、杜之故矣，此愚所不敢質言者也。然而杜之神理，亦惟漁洋能識之。善夫，玉溪之言詩也，曰：「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元相亦云：「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而遺山顧詆娸之者，此亦漁洋不求備之說也。至於嚴滄浪之論詩，上接王官遺意，先生蓋亦偶借拈之，非直以此槩千載詩家也。而秋谷第援馮氏以爲辭者，豈非矜氣之過乎？二李言格調，而先生言神韻；格調化而爲神韻，則千彙萬狀，皆歸大冶，而豈傷於執一乎？漁洋於五言言陶、謝，言韋、柳，而於七言乃言《史》、《漢》。昔東坡亦教人熟讀《三百篇》及《楚騷》耳。然則由漁洋之精詣，可以理性情，可以窮經史，此正是讀書汲古之蘊味。而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者，乃專對貌爲唐賢之滯迹者言之。其鈔五七言，則《三百篇》之正路也；其選《萬首絕句》，則樂府之息壤也；其《三昧十選》，則《十鬟》之發凡也。學者及此時熟復先生言詩之所以然，而加以精密考訂之功，從此充實涵養，適於大道，殆庶幾矣！其僅執選本以爲學先生，與夫執一端以議先生者，厥失均也。愚將綜理《池北》、《石帆》卷目，析而究之。』

又《石洲詩話》卷四　漁洋先生所講神韻，則合丰致、格調爲一而渾化之。此道至於先生，謂之集大成可也。

又卷五　《禽言》，亦樂府、《竹枝》之一類也。然廉夫《禽言》，亦自不能出奇。蓋《禽言》達意，元不能出奇，卽都官《泥滑滑》一首，亦只神韻佳耳。

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下　鄭谷詩喜用『僧』字，余獨愛其『上櫻僧踏一梯雲』之句，以其神韻遠也。他皆不及。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　唐未惟七言絕句，不少名篇。司空圖《贈日本鑒禪師，崔塗《讀庾信集》，骨色神韻，俱臻絕品，可以俯視衆流矣。

錢杜《松壺畫憶》卷上　山水中人物，趙吳興最精妙，從唐人中來，明之文衡山全師之，頗能得其神韻。凡寫意者，仍開眉目，衣褶細如蛛絲，疏逸愈妙，總以士氣爲貴。作大人物，須於武梁祠石刻領取古拙之意。

又卷下　李營邱山水小卷，高僅六寸，長二尺餘，是澄心紙本。首作古松五株，根下碎石拖沙。松半隱小舟，上一衣白者翹首而望。舟以外皆作波瀲細紋，以濃墨青渲染微月，畫尾只秋雁兩行而已。其神韻之妙，未可言語形容也。此爲畫賈吳修亭攜來，索值昂，爲有力者所得。

又　運雲廷尉所藏唐解元川上圖，紙本。作秋樹兩株，樹下一人索驢過橋，驢若崛強不受羈勒者。板橋下水流碎石中，潺潺如有聲。過橋陂逕確犖，遠樹一層，皆作攢點。上爲大巒，極冥濛杳靄。峯左澹墨渲染微月，用筆生秀鬆快，眞得希古神韻。

又　石溪上人，筆墨與石濤相伯仲。其臨文徵仲山水，不獨形似兼能得其神韻。余曾見其仿文氏數幀，並如太史腕下跳躍而出，雖精於鑒賞者不能辨也。鐵嶺於氏藏其仿山樵巨幀，蒼渾淋漓，驚心駭目。特過於求縱橫之氣，未免近獷。後之摹仿是幀者，當取其長而略其短，庶幾得之。

郭麐《靈芬館詞話》卷一《詞綜鑒別精審》　本朝詞人，以竹垞爲至，一廢草堂之陋，首闡白石之風。詞綜一書，鑒別精審，殆無遺憾。其所自爲，則才力既富，採擇又精，佐以積學，運以靈思，直欲平視花間，奴隸周、柳、姜、張諸子，神韻相同，至下字之典雅，出語之渾成，非其比也。

楊際昌《國朝詩話》卷二　歸安吳長庚光《棲霞寺》五律：『萬木隱深翠，夕陽明亂峯。遙聞白雲外，嘆落青山鐘。竹徑飛泉瀉，松門遠梵重。因懷靜者趣，長得謝塵蹤。』神韻不及摩詰《香積寺》，立格頗肖。

余成教《石園詩話》卷二　鄭守愚谷幼年見賞於司空圖，謂當爲一代風騷主。李朋、馬戴撫頂歎勉，謂他日必垂名。薛能、李頻不以晚輩見待。及仕於朝，人號爲鄭都官而不名。與張喬、許棠輩同稱十哲。雖以《鷓鴣》得名，而知己之多，享名之盛，爲晚唐所未有。五言如『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碓喧春澗滿，梯倚綠桑斜』，極浦明殘雨，長天急遠鴻』之類，尙多佳句。七言神韻完足，格律整齊，却無佳句可摘。

延君壽《老生常談》　詩有空寫而不覺其空者，不讀書人效之，便味同嚼蠟。屈翁山云：『白鷺一溪影，桃花何處灣？』其神韻色澤，味之彌長。

欲爲此等，當先讀書。卽如太白『牀前明月光』一首，似不從讀書得來，然其機神一片，又非藉書卷之氣以發性靈，則斷斷不能。古人所傳，亦有思婦勞人之什，然持較氣味終別。又有故典與題全沒關涉，信手拈來，妙不可言者。翁山《太白祠》句云：『才人自古蛟龍得，太白三閭兩水仙。』讀之令人驚喜。如此揑合用事，豈非妙手！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條辨》 詩貴有神，如『雲龍出水風聲急，海鶴鳴皐日色清』，誦之覺有一片天籟，悠然於耳目之間。他如同一『翻』字，而『返照入江翻石壁』，終不如『孤月浪中翻』之活者，返照之翻尙在石壁，孤月之翻卽在浪中也。至若『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讀之令人心神惕然，此是何等神氣！記幼時先祖鐵菴公，諱極，字建中。每於花間小酌，輒呼壽昌至前，口授唐詩數首。一日，誦『星斗疎明禁漏殘，紫泥封後獨憑欄。露和玉屑金盤冷，月射珠光貝闕寒。天襯樓臺籠苑外，風吹歌管下雲端。長卿祇爲《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韓偓《中秋禁直》。誦至前六句，忽覺無限晶光異彩，陸離於眉睫之間；一片金石清音，琳瑯於檐隙之際。此蓋有自然之神韻，溢乎楮墨之外，初非人力所能與也。

施補華《峴傭說詩》 用剛筆則見魄力，用柔筆則出神韻。柔而含蓄之爲神韻，柔而搖曳之爲風致。讀大曆人七律，須辨此界。

又 晚唐七律，非無佳句，特少完章。且所云佳句，又景盡句中，句外並無神韻。如：『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煙』、『牆頭細雨無纖草，水面迴風聚落花』、『細水浮花歸別澗，滄雲含雨入孤村』、『清光門外一渠水，秋色牆頭數點山』、『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芳草有情多礙馬，好雲無處不遮樓』等類，皆無事外遠致也。

又 王昌齡：『樓欄花滿院，苔蘚入閑房。彼此名言絕，空中聞異香。』句中有禪理，句外有神韻，可法也。

又 七絕用意宜在第三句，第四句只作推宕，或作指點，則神韻自出。若用意在第四句，便易盡矣。

又 李義山『君問歸期』一首，賈長江『客舍幷州』一首，曲折清轉，風格相似；取其用意沈至，神韻尙欠一層也。

又 義山七絕以議論驅駕書卷，而神韻不乏，卓然有以自立，此體於詠史最宜。

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四《楊芳燦詞》 詠物如畫家寫意，要得生動之趣，方爲逸品。金匱楊蓉裳先生蘆花云：『正半鉤微月淡如煙，空江冷。』荔裳先生燕子云：『軟踏簾鉤，細語訴愁回。一片落紅看不得，飛去也又銜來。』一以神韻勝，一以姿致勝，俱從前傳神所未到。

梁章鉅《退庵隨筆》 國朝詩以王漁洋、朱竹垞並稱，自係公論，百餘年來，未之有改也。而趙甌北《十家詩話》獨遺之。蓋甌北詩離神韻稍遠，與漁洋之宗旨本不相謀，而其學又不如竹垞之該博，故以吳梅村、查初白代之，有意爲此軒輊。其實吳、查亦只可稱名家，非可以凌轢王、朱也。自趙秋谷有『朱貪多、王愛好』之說，後人多資爲口實。蘇齋師嘗言：『汝自腹儉耳，朱何嘗貪多？汝自不要好耳，王何嘗愛好？』實爲棒喝。竊謂今之學詩者，正當以愛好學王，以貪多學朱，則方將講求聲律，博綜故實之不暇，則此兩言轉可爲學詩者之階梯，又何所容其排擊哉？至近又有抹殺王、朱，而以蔣心餘爲我朝詩人冠冕者，狂生一偏之見，逞其雌黃，付之不辨可矣。

秦祖永《桐陰論畫》 本朝各家，係蒼老者居多，於嫩之一字，均未領會。不知入門之始，筆力稚弱，宜求蒼老，故不可嫩，至成功以後，如務爲蒼老，不失之板禿，卽失之霸悍，有何生趣哉。如煙客、耕煙兩大家，雖各極其妙，而煙客尤神韻天然，脫盡作家習氣者，其妙處正在嫩也。觀耕煙晚年之作，非不極其老到，一種神逸天然之致，已遠不逮煙客矣。吾故曰：煙客之嫩，正煙客之不可及也。石谷之老，正石谷之猶未至也。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二 長篇波瀾，貴層疊尤貴陡變，貴陡變尤貴自在，總須能見其大，不得瑣屑鋪陳。短篇却要有千岩萬壑之勢。此古風之大略也。樂府字面節拍，全異古風，須俟諷誦既多，沛然心口，始可偶一爲之。不然神韻音節，齟齬安排，初則短長任我，必來喪脛鶴頸之嫌；繼則面目摹人，亦有優孟衣冠之誚。

陳僅《竹林答問》 問：七絕貴神韻，五絕似純乎天籟，別有致力處否？

絕句本出於樂府，最近變風。古今詩人，亦未有不工古詩而能工於絕句者，熟讀古樂府及唐賢諸家詩自知。

又 問：漢、魏、六朝五古勘有轉韻者，唐人五古尚然，而七古則大抵轉韻者多，何也？

七古行之以氣，句字既冗，長篇難於振厲。轉韻長古較易於一韻到底者，以韻轉則氣隨之翕張，不至一往而竭故也。唐初盛諸家，獨韻長古絕少。惟昌黎之氣最盛，特好爲之，而少變化亦坐此。然必氣盛，方可言變化。初學七言，仍當以一韻到底入手，所以充其氣也。若五古字少，又以神韻爲主，神韻不可促，故轉韻特難。《古詩十九首》惟『行行重行行』與『冉冉孤生竹』二首換韻，其音節轉捩處，使近樂府。五言長古濫觴於齊、梁，汪洋於杜、韓、元、白，終非正格。

馮金伯輯《詞苑萃編》卷二《小令須神韻悠長》 詞之小令，猶詩之絕句，字句雖少，音節雖短，而風情神韻，正自悠長。作者須有一唱三歎之致，淡而豔，淺而深，近而遠，方是勝場。且詞體中長調每一韻到底，而小令反用轉韻，故層折多端，姿態百出，索解正自不易。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晚唐衰極，五代詩亡，幾掃地盡。宋人出而矯之，楊、劉唱和，宗法玉溪，臺閣從風，號西崑體。久而堆垛掃撦，貽人口實。故蘇子美矯以疏縱，梅宛陵矯以枯淡，然未饜人望也。歐公學韓，而以夷猶神韻，變其光怪陸離；半山學杜，而以簡拔短鍊，變其沈鬱飛動。各自成家，一時瑜、亮。至東坡則天仙化人，飛行絕迹，變盡唐人面目，另闢門戶，敏妙超脫，巧奪天工，在宋人中獨爲大宗。山谷力求新異，戛戛獨造，能以奇奧生峭瘦勁，別開蹊徑，雖非東坡匹，亦鉅手也。後山高老，簡齋深秀，惟江西習氣過重，易使人厭。二晁尚有筆力，宛丘頗見氣格。淮海翬明麗無骨，時近於詞，無足論矣。

又 近人主王、孟、韋、柳一派，以神韻爲宗者，謂詩不貴用典，又以不著議論爲高，此皆一偏之曲見也。名手制勝，正在使事與議論耳。嚴滄浪謂用典使事之妙，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可以神會，不可言傳。又謂如著鹽水中，但辨其味，不見其形。所喻入妙，深得詩家三昧。大抵用典之法，在融化剪裁，運古語若己出，毫無費力之痕，斯不受古人束縛矣。正用不如反用，明用不如暗用。或借賓以定主，或托虛以襯實。死事則用之使活，熟事則用之使生。渲染則波瀾疊翻，鎔鑄則鑪錘在握。驅之以筆力，馭之以才情，行之以氣韻，俾自在流出，如鬼斧神工，不可思議，而一歸於天然，斯大方家手筆矣。杜陵句云：『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針線迹。』放翁云：『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皆個中精詣也，學者詳之。

又卷二 施愚山詩，長於五言，短於七言。五古溫厚清婉，善學魏、晉、六朝，殊近自然。五律則盛唐格調，中唐神韻，兼而有之，造詣不在中山、文房之下。歌行、七律多膚廓語，不足尚也。古文清雅，尤長記序，亦可並傳。所謂學人之詩，洵無愧矣！

又 程孟陽七律七絕，佳者饒有風調神韻，得力於中、晚唐人，特瑕多瑜少，如沙中檢金，時可一遇。牧齋激賞溢美，太踰分量，竟謂李茶陵後一人，揚之以抑七子，則誕妄已甚，宜招後人之訾議也。

又卷三 阮亭先生長於七絕，短於七律。以七絕神韻有餘，最饒深味；七律才力不足，多涉空腔也。然七律亦間有出色之篇，可傳可法；七絕亦每有落套之作，取厭取譏。總當平心別裁，錄長去短，不必一味推尊，一概攻擊，隨聲附和，自墮門戶之見。如《題趙承旨畫羊》七律云：『三百羣中見兩頭，依然秃筆掃驪騮。揭來清遠吳興地，忽憶蒼茫勅勒秋。南渡銅駝猶戀洛，西歸玉馬已朝周。牧羝落盡蘇卿節，五字河梁萬古愁。』此作不惟氣格雄渾，神韻高邁，如出盛唐人手，而運法用意，亦自細密深婉。

又卷四 短章貴醞釀精深，淵涵廣博，色聲香味俱淨，始造微妙之詣。大篇則當如天馬騰空，神龍行雨，縱橫跌盪，變化神明，莫可端倪，始見才力之奇。故五七古各有界限，而長篇短幅，造詣取境，又各不同。相題行事，各還其眞，則兩得其勝。苟拘彼以例此，一有所偏，易位而施，則兩美俱失矣。孟山人、王右丞均工於短章五古，擅美一時，而王阮翁選《三昧集》，竟標爲正宗，揚以立教。其選不取李、杜。又所選五七古詩鈔，李僅取其《古風》，杜仍不錄。視杜爲五古變體，惟敍述時事，當效法杜耳。此外凡作五古，皆宜宗

又　近來古文，天下盛宗桐城一派。其持法最嚴，工於修飾字句，以清雅簡淨爲主。大旨不外乎神韻之說，亦如王阮翁論詩，專主神韻，宗王、孟、韋、柳之意也。而自相神聖，謂古文正宗，自秦、漢以後，唐、宋八家繼之，八家以後，明歸太僕有光繼之，太僕以後，則桐城三家方侍郎苞、劉廣文海峯、姚郎中姬傳繼之。此外文人，皆不得與文章之統。如國初三家侯朝宗、魏叔子、汪堯峯諸人，概斥爲僞體，所見殊謬。

江順詒輯《詞學集成》卷八《郭頻伽詞品十二則・神韻》　雜花欲放，細柳初絲。上有好鳥，微風拂之。明月未上，美人來遲。卻扇一顧，羞妍皆媸。其秀在骨，非鉛非脂。渺渺若愁，依依相思。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　填詞先求凝重。凝重中有神韻，去成就不遠矣。所謂神韻，即事外遠致也。即神韻未佳而過存之，其足爲疵病者亦僅，蓋氣格較勝矣。若從輕倩入手，至於有神韻，亦自成就，特降於出自凝重者一格。若並無神韻而過存之，則不爲疵病者亦僅矣。或中年以後，讀書多，學力日進，所作漸近凝重，猶不免時露輕倩本色，則凡輕倩處，即是傷格處，即爲疵病矣。天分聰明人最宜學凝重一路，卻最易趨輕倩一路。苦於不自知，又無師友指導之耳。

又卷三　邱長春《磻溪詞》，十九作道家語，亦有精警清切之句。《無俗念杵棋》云：『初似海上江邊，三三五五，亂鶴羣鴉出。打節衝關成陣勢，錯雜蛟龍蟠屈。』《前調月》云：『露結霜凝，金華玉潤，淡蕩何飄逸。』其形容棋勢，如見開阪落子時。淡蕩飄逸，尤能寫出月之神韻。向來賦此二題者，殆未曾有。

味（滋味、風味、氣味）

如先生之善選言者也。

葛洪《抱朴子・辭義》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鄙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鹹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黼黻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網羅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駕鋭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遯，世途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肴糧之用，菖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劉勰《文心雕龍・情采》　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吳錦好渝，舜英徒豔。繁采寡情，味之必厭。

又《聲律》　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脣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

又《麗辭》　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載。炳燁聯華，鏡靜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珩璜。

又《附會》　夫文變多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爲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一作片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腠理，然後節文自會，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轄，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略】篇統間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又《總術》　若夫善弈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夫驥足雖駿，纆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況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

亦鄙夫之見也。

又《物色》 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皐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鍾嶸《詩品》 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

又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

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

劉知幾《史通・雜説上・左氏傳》 《左氏》之敍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咙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敍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淒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羣，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絶。如二傳之敍事也，榛蕪溢句，疣贅滿行，華多而少實，言拙而寡味。若必方於《左氏》也，非唯不可爲尋、衡之政，差肩雁行，亦有雲泥路阻，君臣禮隔者矣。

王昌齡《論文意》（《文鏡秘府論》南卷） 夫詩，一句即須見其地居處。如『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若空言物色，則雖好而無味，必須安立其身。

釋皎然《詩式・辨體有一十九字》 夫詩人之思，初發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一首舉體便逸。才性一作情性。等字亦然，故各歸功一字。偏高、偏逸之例，直於詩體、篇目、風貌不妨。一字之下，風律外彰，體德內蘊，如車之有轂，衆輻歸焉。其一十九字，括文章德體，風味盡矣，如《易》之有彖辭焉。今但注於前卷中，後卷不復備舉。其比興等六義，本乎情思，亦蘊乎十九字中，無復別出矣。

劉禹錫《劉禹錫集》卷一〇《答柳子厚書》 禹錫曰：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詈詈，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鬱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幾。書竟，獲新文兩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余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枘，咀嚼不以文字。端而曼，苦而腴，信然以生，癯然以清。余之衡，誠懸於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彀，而中微存乎他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能，則譽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歲，理言無而不治，臨書軋軋，不具。禹錫白。

李德裕《李文饒集》外集卷三《文章論》 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惚怳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見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斯棄。

司空圖《司空表聖文集》卷二《與李生論詩書》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略】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倘復以全美爲工，即知味外之旨矣。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二《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 寒雞號荒林，山壁月倒掛。披衣起視夜，攢轡念行邁。我來夏雲初，素節今已屆。高河瀉長空，勢落九州外。微風動涼襟，曉氣清餘睡。緬懷京師友，文酒邈高會。其間蘇與梅，二子可畏愛。篇章富縱橫，聲價相磨蓋。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霡霂。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棄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字愈清新，心意雖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嗾。初如食橄欖，眞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二子雙鳳凰，百鳥之嘉瑞。雲烟一翱翔，羽翮一摧鎩。安得相從遊，終日鳴噦噦。問胡苦思之，對酒把新蟹。

蘇洵《嘉祐集》卷一一《上歐陽內翰書》　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截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人望見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追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疎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蘇軾《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六〇《書黃子思詩集後》　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

楊時《龜山先生語錄》卷三　仲素問詩如何看？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謂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爲何物？知雎鳩爲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爲和而適，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晁補之《雞肋集》卷三三《書魯直題高求父楊清亭詩後》　魯直於治心養氣，能爲人所不爲。故用於讀書，爲文字，致思高遠，亦似其爲人。陶淵明泊然物外，故其語言多物外意。而世之學淵明者，處喧爲淡，例作一種不工無味之辭，曰：吾似淵明。其質非也。元祐辛未清明前一日，符離舟中。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以『蕭蕭』『悠悠』字，而出師整暇之情狀，宛在目前。此語非惟創始之爲難，乃中的之爲工也。荊軻云：『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自常人觀之，語既不多，又無新巧，然而此二語遂能寫出天地愁慘之狀，極壯士赴死如歸之情，此亦所謂中的也。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蕭蕭』兩字，處處可用，然惟墳墓之間，白楊悲風，尤爲至切，所以爲奇。樂天云：『說喜不得言喜，說怨不得言怨。』樂天特得其粗爾。此句用『悲』『愁』字，乃愈見其親切處，何可少耶？詩人之工，特在一時情味，固不可預設法式也。

又　張司業詩與元白一律，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籍律詩雖有味而少文，遠不逮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然籍之樂府，諸人未必能也。

曹彥約《昌谷集》卷一六《池塘生春草說》　『祥羊墳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用意深遠，言語簡淡，必日鍛月鍊，然後洞曉其意。及思而得之，愈覺有味。非若後人一句道盡也。晉宋間詩人，尚有古意。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句，說詩者多不見其妙，此殆未嘗作詩之苦耳。蓋是時春律將盡，夏景已來，草猶舊態，禽已新聲。所以先得變夏禽一句，語意未見，則向上一句，尤更難著。及乎惠連入夢，詩意感懷，因植物之未變，知動物之先時。意到語到，安得不謂之妙。諸家詩話所載，未參此理。數百年間，惟杜子美得之，故云：『蟻浮猶臘味，鷗泛已春聲。』句中著猶字、已字，便見本意。然比之靈運句法，已覺道盡。況下於子美者乎？新春盛寒中聞禽聲有春意，因記此說。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　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正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爲善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周紫芝《竹坡詩話》　然谷亦不可謂無好語，如『春陰妨柳絮，月黑見梨花』，風味固似不淺，惜乎其不見賞於蘇公，遂不爲人所稱耳。

又　樞密張公秘仲，喜談兵論邊事，面目極嚴冷，而作小詩有風味。

又 東坡作送人小詞云：『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雖用樂天語，而別有一種風味，非點鐵成黃金手，不能爲此也。

張嶲《紫微集》卷三三《讀梅聖俞詩》 聖俞以詩名本朝，歐陽永叔尤推尊之。余讀之數過，不敢妄肆譏評。至反覆味之，然後始判然於胸中不疑。聖俞詩長於叙事，雄健不足，而雅淡有餘。然其淡而少味，令人無一唱三歎之意。蓋有愧古人矣！至於五言律詩特精，其句法步驟，眞有大曆諸公之騷雅云。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而楊文公與王鼎、王綽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崑體』。而炙愈出，鎖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斑，若滌腸而洗骨。是知文公大率效李義山之爲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故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謂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之詩，有得於義山者爲多矣。

又卷一三 晁无咎《續楚詞》載荊公詞，以爲二十四言具六藝羣言之遺味，故與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末曉其說也。

蔡夢弼集録《杜工部詩話》卷一 《呂氏童蒙訓》曰：『陸士衡《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杜子美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子美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

王灼《碧雞漫志》卷二《各家詞短長》 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爲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分異耳。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黃晚年間放於狹邪，故有少疎蕩處。後來學東坡者，葉少蘊、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黃差劣。蘇在庭、石耆翁入東坡之門矣，短氣跼步，不能進也。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潁京洛間，時時出滑稽語。

楊萬里《誠齋集》卷七九《江西宗派詩序》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

東坡云：『江瑤柱似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嘿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嘿然也。非嘿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嘿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胹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

大抵公侯之家有閥閱，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窶人子崛起委巷，一旦紆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貌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

又卷八三《頤菴詩稿序》 夫詩，何爲者也？尙其詞而已矣。曰：『善詩者去意。』『然則尙其意而已矣。』曰：『善詩者去意。』『然則去詞去意，則詩安在乎？』曰：『去詞去意，而詩有在矣。』『然則詩果焉在？』曰：『嘗食夫飴與荼乎？人孰不飴之嗜也？初而甘，卒而酸。至於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既，而不勝其甘。詩亦如是而已矣。昔者晏公讀蘇公，而蘇公刺之。今求其詩，無刺之之詞，亦不見刺之之意也。乃曰：「二人從行，誰爲此禍。」使晏公聞之，未嘗指我也，然非我其誰哉？外不敢怒，而其中媿死矣。《三百篇》之後，此味絕矣。惟晚唐諸子差近之。《寄邊衣》曰：「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弔戰場》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折楊柳》曰：「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三百篇》之遺味，黯然猶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予不足以知之，予敢言之哉？』

又《誠齋詩話》 《金針法》云：『八句律詩，落句要如高山轉石，一去無回。』予以爲不然。詩已盡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

又 張欽夫深於經學，初不作意於文字間，而每下筆必造極。紹興辛巳年，其父魏公久謫居永州，得旨自便，欽夫代作謝表，自叙有云：『家國異謀，固難調於衆口；天日下照，夫何歉於一心。茲蓋皇帝陛下，體堯之仁，行禹之智。微彰以道，必因天地之時；動化若神，孰則風雷之用。』其辭平，其味永，其韻孤，豈作意爲之者。

曾季貍《艇齋詩話》 東萊《木芙蓉》絕句云：『小池南畔木芙蓉，雨後霜前著意紅。猶勝無言舊桃李，一生開落任東風。』極雍容，含不盡之意，蓋絕句之法也。荆公《詠木芙蓉》云：『還似美人初睡起，強臨青鏡欲妝慵。』覺得味短，不及遠矣。

覺得味短，不及遠矣。

黃徹《碧溪詩話》卷四　杜尋《范十隱居》云：『侍立小童清。』義山《憶正一》云：『鑪烟銷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子厚：『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秀老云：『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閒棄山間累年，頗得此數詩氣味。

嚴羽《滄浪詩話・詩法》　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

又《詩評》　讀《騷》之久，方識眞味，須歌之抑揚，涕淚滿襟，然後爲識《離騷》。否則爲戛釜撞甕耳。

沈義父《樂府指迷・論作詞之法》　余自幼好吟詩。壬寅秋，始識靜翁於澤濱。癸卯，識夢窗。暇日相與倡酬，率多塡詞，因講論作詞之法。然後知詞之作難於詩。蓋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思此，則知所以爲難。子姪輩往往求其法於余，姑以得之所聞，條列下方。觀於此，則思過半矣。

方回《桐江續集・送羅壽可詩序》　清江羅君志仁壽可，介吾師友自堂陳公書，裹詩百篇見教，自謂改學四靈後村。且善學古人者，彷彿其意度，隽遠其滋味，不當盡用其語言事料。若腴若組，若冗若澀，若淺若俗，若粗若晦，若怒若怨，皆詩家之弊。細讀深味，詩律未脫江西，有崑體意，崖岸骨骾似與趙紫芝諸人及劉潛夫不同。故予詳道詩之所以然，爲詩以送之。謂爲不然者，壽可還旆，過東湖之上，復以參之自堂可也。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一《須溪先生集序》　先生登第十五年，立朝不滿月，外庸無一考，當晦明絕續之交，胸中之欝欝者壹泄之於詩。其盤礴襞積而不得吐者，借文以自宣；脫於口者，曾不經意，其引而不發者，又何其極也！　然場屋稱文自先生而後，今古變化義理沉著，皆有味之言，至於今猶有遺者。師友學問自先生而後，知證之本心，遡之六經，辨濂洛而見洙泗，不但語錄或問爲已足。詞章翰墨自先生而後，知大家數筆力情性，盡掃江湖晚唐錮習之陋。雖發舒不昌，不能震於一世之上，如前聞人；而家有其書，人誦其言，隱然掇流俗心髓而洗濯之，於以開將來而待有作。

又卷二九《趙青山先生墓表》　嗚呼，是爲青山先生之墓，於是斯文之原委，有可言者矣。古之人非著書立言，論建利害，末嘗特爲文也。碑誌序平生，記序紀一時，雖韓柳大家，創制作，稱古文，亦各隨事輕重小大止，未至紆餘浩蕩，春容大篇，出議論於事外，發理趣於意表，如後來所見也。蓋歐蘇起而常變極於化，伊洛興而講貫達於粹。然尙其文者，不能暢於理；據於理者，不能推之文。紫陽於文得其纏綿反復唱嘆之味，故其論說，則辭順而理明，而斯文之不可合者，固然也。【略】

文章英氣也，人聲之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英者所以精者也。每歎作文之陋，不知所以發其精英者，類以椎魯者爲古，崛彊者爲奇，遏抑其光大，登進其泥塗，遂使神駿索然，一無足以動悟。有能以歐蘇之發越，造伊洛之精微，篇有興而語有味，若是者百過不厭也。安得起公九京復論此事。區區所爲存一二於千百者，竊獨悲夫來者之無聞也！

曏佑《歸田詩話》卷上《華清宮》　周伯弼三體詩，首載杜常《華清宮》詩，連用二『風』字，讀者不知其誤。鄉見一善本，作『曉乘殘月入華清』，易此一字，殊覺氣味深長。

又卷中《龐右甫過汴京》　『蒼龍觀闕東風裏，黃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衢平似水，胡兒吹笛內門前。』此宋龐右甫《過汴京》詩也，甚感慨有味。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一二《劉氏詩序》　道之不明，學經者皆失古人之意，而詩爲尤甚。古之詩，其爲用雖不同，然本於倫理之正，發於性情之眞，而歸乎禮義之極，《三百篇》鮮有遠乎此者。故其化能使人改德厲行，其效至於格神祇和邦國，豈特辭語之工、音節之比而已哉！　近世之詩，大異於古。工與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於華而不實；務奇巧者窘乎聲律之中，其弊至於拘而無味。或以簡淡爲高，或以繁豔爲美，要之皆非也。

楊愼《升菴詩話・傴曝》　孟浩然：『草堂時傴曝，蘭枻日周旋。』傴曝，謂傴卧曝背也。用《文選》王僧達『寒榮共傴曝』之句。今刻孟詩，不知其出處，改作『掩曝』，可笑。而謬者猶曰詩刻，必去注釋，從容咀嚼，眞味自長，此近日強作解事小兒之通弊也。蓋頤中有物，乃可言咀嚼而出眞味，若空腸作雷鳴，而強爲憂齒之狀，但垂饑涎耳，眞味何由出哉！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　詩有辭前意、辭後意，唐人兼之，婉而有味，渾而無迹。宋人必先命意，涉於理路，殊無思致。及讀《世說》：『文生於情，情生於文。』王武子先得之矣。

又卷二　皇甫湜曰：『陶詩切以事情，但不文爾。』湜非知淵明者。淵明最有性情，使加藻飾，無異鮑、謝，何以發眞趣於偶爾，寄至味於澹然？陳後山亦有是評，蓋本於湜。

又　陳陶《送沈以魯》曰：『高臺送歸客，滿握軒轅風。落日一揮手，金鵝雲雨空。鷁洲石梁外，劍浦羅浮東。茲興不相接，翛翛烟際鴻。』此有太白聲調。《隴西行》曰：『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此語悽婉味長。嚴滄浪謂陶最無可觀，何也？

又卷三　余偕詩友周一之馬懷玉李子明，晚過徐比部汝思書齋，適唐詩一卷在几，因而披閱，歷談聲律調格，以分正變。汝思曰：『聞子能假古人之作爲己稿，凡作有疵而不純者，一經點竄則渾成。子聊試筆力，成則人各一大白，否則三罰而勿辭。』如戴叔倫《除夜宿石頭驛》詩云：「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逢春。」此晚唐入選者，可能搜其疵而正其格歟？』予曰：『觀此體輕氣薄如葉子金，非錠子金也。凡五言律，兩聯若綱目四條，辭不必詳，意不必貫，此皆上句生下句之意，八句意相聯屬，中無罅隙，何以含蓄？頷聯雖曲盡旅況，然兩句一意，合則味長，離則味短。晚唐人多此句法』遂勉更六句云：『燈火石頭驛，風烟揚子津。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萍梗南浮越，功名西向秦。明朝對清鏡，衰鬢又逢春。』舉座鼓掌笑曰：『如此氣重體厚，非「錠子金」而何！』

又卷四　劉長卿《送道標上人歸南嶽》詩曰：『悠然倚孤櫂，却憶卧中林。江草將歸遠，湘山獨往深。白雲留不住，綠水去無心。衡嶽千峯亂，禪房何處尋？』此作雅淡有味，但虛字太多，體格稍弱。

陳霆《渚山堂詞話》卷一《劉伯温寫情集》　劉伯温有寫情集，皆詞曲也。惟其大閑頗窒滯，惟小令數首，覺有風味。故予所選小令獨多，然視宋人亦遠矣。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沉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伏膺少陵。

又　子厚諸記，倘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峻有味者；《梓人傳》，柳之懿乎？然大有可言。相職居簡握要，收功用賢，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結束，有萬鈞之力可也，乃更喋喋不已。夫使引者發而無味，發者冗而易厭，奚其文？奚其文？

又卷六　顧華玉才華在朱鄭之上，特以其調少下耳。如『君王自信圖中貌，靜女虛迎夢裏車』，又『古寺頻來僧盡老，重陽欲近蟹爭肥』，無論體裁，俱雋婉有味。

顧起綸《國雅品・士品二》　桑別駕民懌，狂士也。少有辯才，嘗以孟軻自任，目韓愈文爲小兒。號自稱曰『江南才子』，頗不羈慢世。丘文莊公每屈節下之，其文詞多寡味。

又《士品三》　余觀《迪功》二集，豪縱英裁，格高調雅，馳騁於漢唐之間，婉而有味，渾而無迹。尤長於賦頌，其《反騷》已馮陵班揚矣，足冠盛明名家。

鍾惺《隱秀軒文戾集・與譚友夏》　弟近答友人書亦云：『我輩詩文到極無烟火處，便是機鋒。』此語甚深，可思也。痕亦不可強融，惟起衾起手時，厚之一字可以救之。如我輩數年前詩，同一妙語妙想，當其離心入手、離手入眼時，作者與讀者有所落然於心目，而今反覺味長，有所躍然於心目，而今反覺易盡者，何故？落然者以其深厚，而躍然者以其新奇，深厚者易久，新奇者不易久也，此有痕無痕之原也。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耳。此語對淺人則如說夢矣。

譚元春《譚友夏合集》卷二三《題簡遠堂詩》　夫詩文之道，非苟然也。其大患有二，樸者無味，靈者有痕。故有志者常精心於兩者之間，而驗其候以爲淺深，必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運；一篇之樸，能養一句之神，乃爲善作。譚子曰：古人一語之妙，至於不可思議，而常借前後左右實裕樸拙之氣，使人無可喜而忽喜焉。如心居內，目居外，神光一寸耳，其餘皆皮肉膚毛也。若滿身皆心，心外皆目，人乃大祥矣。然前後左右所以藏此一語者，亦必眞如古人之寬樸，苟以古人不可思議之語，藏於今人漫無精氣之篇，將並其妙語而累之，譬如人懷仙佛之心，而所裹皮肉膚毛疥癩猶可，豈可市井乎？予進而求諸靈異者十年，退而求諸樸者七八年，於所謂靈與樸者，終隔而不合。而其意亦未嘗不思以傳也。

陸時雍《詩鏡總論》　庾肩吾張正見，其詩覺聲色臭味俱備。詩之佳者，在聲色臭味之俱備，庾張是也。詩之妙者，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妙，只一語　陶淵明

是也。

又　初唐七律，謂其『不用意而自佳』，故當絕勝。『雲山一一看皆好，竹樹蕭蕭畫不成』，體氣之貴，風味之佳，此殆非人力所與也。

又　絕去形容，獨標眞素，此詩家最上一乘。本欲素而巧出之，此中唐人之所以病也。李端『園林帶雪潛生草，桃李雖春未有花』，此語清標絕勝。李嘉祐『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風味最佳。『野棠』句帶琢，『江燕』句則眞相自然矣。

又　余嘗讀駱義烏文，絕愛其『風生曳鷺之濤，雨濕印龜之岸』，謂其風味絕色。耿湋『小暑開鵬翼，新莫長鷺濤』，其語翠色可摘。

沈顥《畫塵・位置》　大凝謂畫須留天地之位，常法也。予每畫雲煙著底，危峯突出。一人綴之，有振衣千仞勢，客訝之。予曰：此以絕頂爲主，若兒孫諸岫可以不呈，巖腳枯根可以不露，令人得之楮筆之外。客曰：古人寫梅剔竹，作過牆一枝，離奇具勢。若用全幹繁枝，套而無味，亦此意乎？予曰然。

賀貽孫《詩筏》　李、杜詩，韓、蘇文，但誦一二首，似可學而至焉。試更誦數十首，方覺其妙。誦及全集，愈多愈妙。反覆朗誦至數十百過，口頷涎流，滋味無窮，咀嚼不盡。乃至自少至老，誦之不輟，其境愈熟，其味愈長。後代名家詩文，偶取數首誦之，非不賞心愜目，及誦全集，則漸令人厭，又使人不欲再誦。此則古今人厚薄之別也。

又　長篇難矣，短篇尤難。長篇易冗，短篇易盡，此其所以尤難也。數句之中，已具數十句不了之勢；數十句之後，尚留數十句不了之味。他人以數十句難了者，我能以數句便了；他人以數句易了者，我能以數十句不了。固由才情，亦關學力。

又　《東山》篇，每章着『零雨其濛』四字，便爾悲涼。思家遇雨，別有一番無聊，不必終篇，已覺黯然魂銷矣。末後只描寫鸛鳴果實，蠨蛸熠燿，戶庭寥落，雨景慘澹而已，此外不贅一語，愈覺悲絕。《三百篇》中，有比興賦互用者，有賦事在前，比興在後者，皆以末後不註破爲妙，不獨此詩也。及讀古詩『十五從軍征』篇：『免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四句，寫景奇絕。雖『糞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二語，註破太明，不如《東山》之渾妙，但漢末亂離光景，不嫌直露。倘自此使止，倘是一首極悲澹詩，只可惜又添『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十字，反覺全首味薄矣。此漢人所以不及《三百篇》也。

又　唐人詩近陶者，如儲、王、孟、韋、柳諸人，其雅懿之度，樸茂之色，閒遠之神，澹宕之氣，雋永之味，各有一二，皆足以名家，獨其一段眞率處，終不及陶。

又　少陵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少陵沉雄頓挫，與蘇、李淡宕一派，殊不相類，乃知古人師資，不在形聲相似，但以氣味相取。然淵明氣味大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三句三折，跌宕甚妙。接以『心之憂矣』，只爲不知者代嘲，絕無一語解嘲，無聊極矣。又《陟岵章》云：『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四句中有憐愛語，有叮嚀語，有慰望語，有思父母語，絕不說思父母，較他人作思父思母語，更爲淒涼。漢、魏以來，此法不傳久矣。惟唐岑參『昨日山有信』一首，末四句只代杜陵叟說話便止，全不說別弟及還東谿語，深得古人之意。但彼爲憂亂行役而作，而此則尋常別弟語，情景較淺耳，然在唐詩中未多覯也。

又　漁隱曰：『王建《宮詞》云：「御廚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卽苦春。」花蕊夫人《宮詞》云：「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喚取打魚人。」花蕊之詞工，王建爲不及也。』余謂花蕊盜王建語，然不及王建遠甚，惟『隔花喚』三字，頗能領全首生動耳。王建『御廚不食索時新』七字，寫女子性情嬌癡厭飫之狀如見。若云『進食簇時新』則直而無味矣。下二句情景事三者俱媚，『白日卧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蕊之詞工，王建遠甚，惟『隔花喚』三字，頗能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喚取打魚人。』花蕊之詞工，王建爲不及也。』余謂花蕊盜王建語，然不及王建遠甚，惟『隔花喚』三字，頗能領全首生動耳。王建『御廚不食索時新』七字，寫女子性情嬌癡厭飫之狀如見。若云『進食簇時新』則直而無味矣。下二句情景事三者俱媚，『白日卧多嬌』，便爲『苦春』二字傳神，『隔簾喚醫』，撒癡極妙，非果病也。女子性情，決非女子能道，每被文人信手描出。漁隱何足以知此哉！

又　詩有極尋常語，以作發局無味，倒用作結方妙者。如鄭谷《淮上別故人》詩云：『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蓋題中正意，只『君向瀟湘我向秦』七字而已，若開頭便說，則淺直無味，此卻倒用作結，悠然情深，令讀者低徊流連，覺尚有數十句在後未竟者。唐人倒句之妙，往往如此，姑舉其一爲例。

又　劉昚虛、王昌齡五言古風，味近於王、孟。但王、孟澹宕而昚虛高嚴，王、孟疏遠而昌齡綿密。詩家以澹宕疏遠爲至，然每爲淺學形似所混，獨高嚴與綿密，非深心此道者離與措手。故世有假王右丞、孟襄陽，而無假劉江東、王龍標也。

又　詩有長言之味短，短言之味長，作者任意所至，不復自止，一經明眼人刪削，遂大開生面者。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然明眼人往往不能補短，但能截長。如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刪其後二句。嚴儀卿云：『使子厚復生，亦必心服。』謝朓詩云：『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藉，茂陵將見求。心事將已矣，江上徒離憂。』儀卿欲刪去『廣平聽方藉，茂陵將見求』十字，只用八句。余謂即玄暉復生，亦當拍掌叫快。

又　杜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彥周曰：『牧之意謂赤壁不能縱火，即爲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孫氏霸業在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付不問，只怕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彥周此語，足供揮麈一噱，但於作詩之旨，尚未夢見。牧之此詩，蓋嘲赤壁之功，出於僥倖，若非天與東風之便，則周郎不能縱火，城亡家破，二喬且將爲俘，安能據有江東哉？牧之詩意，即彥周伯業不成意，却隱然不露，令彥周輩一班淺人讀之，只從怕捉二喬上猜去，所以爲妙。詩家最忌直敍，若竟將彥周所謂社稷存亡，生靈塗炭，孫氏霸業不成等意，在詩中道破，抑何淺而無味也！惟借『銅雀春深鎖二喬』說來，便覺風華蘊藉，增人百感，此政是風人巧於立言處。彥周蓋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　作詩貴於用意，又必有味，斯佳。

又　作詩宜首尾貫徹，老杜《簡蘇傒》曰：『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頗有高致，但結句曰『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兼狂風』，忽如此轉，不惟與上意相反，味亦索然，縱竿頭進步，不宜爾。

又《載酒園詩話又編・中唐・柳宗元》　大曆以還，詩多崇尚自然。柳子厚始一振厲，篇琢句鍾，起頹靡而蕩穢濁，出入《騷》、《雅》，無一字輕率。其初多務鎔刻，故神峻而味冽，既亦漸近溫醇。如『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寒月上東嶺，泠泠疎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不意王、孟之外，復有此奇。

又《晚唐・許棠》　寫景詩雖不嫌雕刻，亦須以雅致爲佳。如鄭巢『茶煙開瓦雪，鶴跡上潭冰』，劉得仁『勁風吹雪聚，渴鳥啄冰開』，可謂精工。若許棠『曉嶂猿窺戶，寒湫鹿舐冰』，『舐』字俗矣。即李才江『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亦嫌意工語俗。許以《洞庭》詩得名，然讀其全集，數篇之外，皆枯寂無味，不惟不及李、劉，並非鄭匹也。

又《宋・韓琦、趙抃》　范希文父子、魏公、潞公皆係偉人，不可拘以章句。然如稚圭《春陰》詩『草濕漫鋪留醉席，榆寒難擲買春錢』，大是風致也。○趙清獻詩尤尚平澹，然如《除夜宿臨江縣言懷》『漏促已交新歲鼓，酒闌猶剪隔宵燈』，《和虔守任滿入香林寺餞別》『爲逢蕭寺千山好，不惜蘭舟一日留』，亦有清味可啜。

傅山《霜紅龕集》卷三〇《杜遇餘論》　句有專學老杜者，卻未必合，有不學老杜，愜合。此是何故？只是才情氣味在字句撫擬之外，而內之所懷，外之所遇，直下拈出者，便是此義。不但與外人說不得，即裏邊之外人愈說不得。

吳喬《圍爐詩話》卷二　太白云：『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妬殺人。』無餘味。《襄陽歌》無意苟作。《聽新鶯歌》首敍境，次出鶯，次以鶯合境，次出人，次收歸鶯而以自意結，甚有法度。

又　七絕，唐人多轉，宋人多直下，味短。

又　皇甫冉《溫泉即事》，有味。

又　韓退之《次安陸寄周員外》詩，情景浹洽，《和裴公》詩，有味。

劉體仁《七頌堂詞繹・詞忌直說》　晏叔原熨帖悅人，如『爲少年淫了，鮫綃帕上，都是相思淚』，便一直說去，了無風味，此詞家最忌。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　浩然山人之雄長，時有秀句，而輕飄短味，不得與高、岑、王、儲齒。近世文徵仲輕秀與相頡頏，而思致密贍，駸駸欲度其前。

毛先舒《詩辯坻》卷三《唐後》　崔署『東林氣微白』篇，末應有『傷此

無衣客，如何蒙雪霜』二句，詞味才足。

又　襄陽《洞庭》之篇，皆稱絕唱，至欲取壓唐律卷。余謂起句平平，三四雄，而『蒸』、『撼』語勢太矜，句無餘力；『欲濟無舟楫』二語，感懷已盡，更增結語，居然蛇足，無復深味。又上截過壯，下截不稱。世目同賞，予不敢謂之然也。

又　詩有近俚，不必其詞之閭巷也。劉夢得《竹枝》，所寫皆兒女子口中語，然頗有雅味。元次山《欸乃曲》云『好是雲山《韶》、《濩》音』，非不典切蒼梧事，傖父之狀，使人嘔矣。

又卷四《詞曲》　范希文詞『天淡銀河垂地』，此語最佳。或作『天漢』，風味頓減。且銀河卽漢，又不應叠用，當是『淡』字無疑。

又　《北西廂記》：『請字兒不曾出聲，去字兒連忙答應。』形容君瑞急色，政以不入理見佳。或謂請未出聲，如何答去，改作『請字兒方纔出聲』，索然無味。識乖名通，屈殺古人幾許。此讀《雲漢》之詩，而謂周果無遺民也。曉此，凡百俱不暫，豈文章一端耶！

毛奇齡《西河詞話》卷二《張鶴門詞》　張鶴門詞以草堂爲歸，其長調絕近周、柳，雖不絕辛、蔣，然亦不習辛、蔣，此正宗也。大抵詞必有意有調有聲有色，人人知之。若別有氣味在聲色之外，則人罕知者。聚得張鶴門詞，適在久客初歸，心思迷煩之際，不辨其何意何調，其聲何等，其色何似。而徘徊纏綿，心縈意擾，一若醉裏思鄉，燭邊顧影，使人轇轕不可解。在昔莊皇帝入宮，宮人焚色目所貢鵲腦。時方簡文書，忽若醉夢間，迷殢頓生，憧憧然，既而漸甚，亟命撤其焚，而擯其貢。當是時，未嘗有所見有所聞也。鶴門詞猶是矣。鶴門介他客以其詞五卷，請予爲敍，予不能敍，而姑應以此。

葉燮《原詩》卷一《內篇上》　夫詩純淡則無味，純朴則近俚，勢不能如畫家之有不設色。古稱非文辭不爲功，文辭者，斐然之章采也。必本之前人，擇其麗而則、典而古者而從事焉，則華實並茂，無夸縟鬬炫之態，乃可貴也。若徒以富麗爲工，本無奇意，而飾以奇字；本非異物，而加以異名別號。憩於閎風之上，泳於泬寥之野。斯可想其神趣也。

王士禎、張篤慶、張實居答郎廷槐問《師友詩傳錄》　問：『五言六句古作法，五言亦有五句古否？』

阮亭答：『五言短古詩，昔人謂貴詞簡味長，不可明白說盡。楊仲宏曰：『五言短古，只是選詩首尾四句，所以含蓄無限。』』

又　問：『昔人云：辨乎味，始可以言詩。敢問詩之味，從何以辨？』

阮亭答：『詩有正味焉。太羹元酒，陶匏薦栗，詩《三百篇》是也；加籩折俎，九獻終筵，漢、魏是也；庖丁鼓刀，易牙烹敖，燁薪揚芳，朵頤盡美，六朝諸人是也；再進而肴蒸鹽虎，前有橫吹，後有侑幣，賓主道厲，大禮以成，初、盛唐人是也；更進則施舌瑤柱，龍鮓牛魚，熊掌豹胎，猩唇駝峯，雜然並進，膠牙螫吻，毒口鯁腸，如『中』、『晚』、玉川、昌谷、玉溪諸君是也；又進而正獻既徹，雜肴錯進，芭糝藜羹，薇蕨蓬蒿，矜鮮鬬異，則宋、元是也；又其終而社酒野筵，妄擬堂庖，粗截大肉，自名禁臠，則明人是也。凡此皆非正味也。總之：欲知詩味，當觀世運，夫亦於此辨之而已矣。』

蕭亭答：『唐司空圖教人學詩，須識味外味。坡公常舉以爲名言。若學陶、王、韋、柳等詩，則當於平淡中求眞味。初看未見，愈久不忘。如陸鴻漸品嘗天下泉味，楊子中檃爲天下第一。水味則淡，非果淡，乃天下至味，又非飲食之味所可比也。但知飲食之味者已鮮，知泉味者又極鮮矣。』

又　問：『鍾嶸《詩品》云：「吟詠性情，何貴用事？」白樂天則謂文字須雕藻兩三字文采，不得全直致，恐傷鄙樸。二說孰是？』

答：『仲尼所舉古詩，如：「高臺多悲風」、「明月照積雪」、「清晨登隴首」，皆書即目，羌無故實，而妙絕千古。若樂天云云亦是，而其自爲詩卻多鄙樸。特其風味佳，故雖云「元輕白俗」，而終傳於後耳。』

田同之《西圃詩說》　古人詩意在言外，故從容不迫，蘊蓄有味，所謂溫厚和平也。若劍拔弩張，無所不至，祇自形其橫俗之態耳，何詩之有？

又　王龍標、高達夫、王右丞之格韻，李東川之音調，王并州偕飲旗亭，伎歌三人絕句，至『黃河遠上』篇，并州自贊，二公亦皆帖服。若今人則各不相下矣。何者？音外之音，味外之味，正自索解人不得也。

又　宋、元詩味薄，亦有數家可觀者，終是排布處多，含蓄處少，風氣囿人如此。

又卷三《碩人》　風人之旨，往往含蓄不露，意在言外，讀《碩人》篇，大概可睹矣。首章言族類之貴，二章言容貌之美，三章言始來親厚之意，皆未說出。卒章似可以露矣，『河水洋洋』五句，只極狀嫁來時所歷之境，却以『庶姜』二語終之。婉摯多風，蘊藉有味，非善讀詩者不知也。杜甫之詩，無以復加，其去《三百篇》遠甚。如『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俱少含蓄，亦大失《三百篇》之遺意矣。

王原祁《雨窗漫筆・論畫十則》　古人南宋北宋，各分眷屬。然一家眷屬內，有各用龍脈處，有各用開合起伏處，是其氣味得力關頭也，不可不細心揣摩。如董巨全體渾淪，元氣磅礴，令人莫可端倪，元季四家，俱私淑之。山樵用龍脈多蜿蜒之致，仲圭以直筆出之，各有分合，須探索其配搭處。子久則不脫不粘，用而不用，不用而用，與兩家較有別致。雲林纖塵不染，平易中有矜貴，簡略中有精彩，又在章法筆法之外，爲四家第一逸品。先奉常最得力倪黃，曾深言源委，謹識之爲鑒賞之助。

王昱《東莊論畫》　又一種位置高簡，氣味荒寒，運筆渾化，此畫中最高品也。非絢爛之極，不能到此。

龐塏《詩義固說》上　漢、魏詩質直如說話，而字隨字折，句隨句轉，一意順行以成篇，純是《三百篇》家法，觀『青青河畔草』、『翩翩堂前燕』、『高臺多悲風』諸作可見。晉詩不取達意，而徒騖文詞，堆砌排比，雖多奚爲？陶公獨爲近古，然較漢、魏氣稍疎，味稍薄，句意間有不完，押韻間有不穩者，然於聖人辭達之旨未遠，故足尚也。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雲卿《獨不見》一章，骨高氣高，色澤情韻俱高，視中唐『鶯啼燕語報新年』詩，味薄語纖，牀分上下。

喬億《劍谿說詩》卷下　開、寶七律，王右丞之格韻，李東川之音調，並皆高妙。高常侍五言質朴，七律別有風味。岑嘉州微傷於巧，而體氣自厚。

又　勿寫無意之景，勿措無味之辭。

又　凡讀詩宜沉緩而悠圓，其滋味自出，音節亦自有會心。

又　與人唱和，固相觀而善，然筆頭塵土易生，無所不至，祇自形其橫俗之態耳，何詩之有？

又《劍谿說詩又編》　大曆詩品可貴，而邊幅稍狹。長慶間規模較濶，而氣味遜之。

又　讀古人詩，不於本領作用處求之，專賞其氣味詞調，及一二虛字傳神，以爲妙道，則日誦《唐賢三昧集》即阮亭先生選本。已足矣，何假萬卷爲哉！

又　寓言詩如海市蜃樓，空中結撰，凡點綴景物，不妨侈言之。招提、道館、園林、齋舍等作，須即景抒情，景或不眞，情焉得實？雖詞句清美，氣味恬雅，可以充高品，不可爲眞詩。

方世舉《蘭叢詩話》 孟郊集截然兩格：未第以前，單抽一絲，裊繞成章，《太玄經》所謂『紅豔緣於枯桑，其蘊不黃』，是其評品。及第後，變而入於昌黎一派，乃妙。且有昌黎所不及，比兩人《秋懷》可知也。東坡全目之爲苦蟲風味，誠苦矣，得毋有橄欖回味耶？余少不知，老乃咀嚼之。昔閻竹垞先生稱其略去皮毛，孤清骨立。余漫戲云：『宋人說部有妓瘦而不堪，人謂之風流骸骨，孟詩是也。』今媿悔之。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一《統論上》 詩要老辣，却要味道，正如美酒好醋，於本味中嚴烈而有餘力。然苦者自苦，酸者自酸，不相假借處，各有本等。大約『老』字對『嫩』字看，凡下字造句堅緻穩當，即老也。『辣』字對『澹』字看，凡字句中不油滑、不猥瑣、不卑靡、不甜熟，即辣也。惟洒落最近辣，逆鼻、傷人、螫口不可近者，正不得援辣以自解。『老』字頭項甚多，如悲壯有悲壯之老，平淡有平淡之老，穠豔有穠豔之老。今匠人以竹木之成就者謂之老，以此思之可也。

又 詩有以澀爲妙者，少陵詩中有此味，宜進此一解。澀對滑看，如碾玉爲山，終不如天然英石之妙。

又 今人所指爲盛唐者，俱是襲取皮毛，所以愈似愈遠，學成也是副面具。須得其精神之淳漓，心思力量之厚薄大小，手段本領之高卑淺深，知其所以然而捨肉取髓，庶幾得之。若祇是牽文拘義，畏首畏尾，一題到手，不入分毫，以爲留無盡味，企最上乘，眞埋沒生機，死於句下，雖博學多聞，轉增魔障耳。

又卷二《統論下》 換韻不頂韻，古多有，氣味却要灌注，界劃尤須分明。

又 五言絕句，短而味長，入妙尤難。惟師唐人之上乘者，庶幾得解。亦論脾味。近代名手，如吳野人之清高，王無竟之矜貴，劉子羽之蒼朴，謝皆人之瀟灑，王美厥之儁冷，味同佳菓香茗，高流所嗜也；吳梅村之綺麗，龔孝升之典贍，丁藥園之壯采，丘柯村之雄才，李漁村之組繡，譬彼官廚法釀，豪士所需也。不妨並美，無取兩傷，是在調劑得中，粮合善變而已。

又卷四《評論一・古詩十九首》 其十九，至情至理，絕非私昵。然早已萬轉千迴，自吞自吐，語短而味長，筆疎而神密。古人絕詣，不可思維。

又《評論一・元次山》 元次山詩悠然自適，一種沖穆和平之味，又在少陵以上。

又卷五《評論二・韋蘇州》 《晁亭西陂燕賞》，只是味厚，此須養深。

又《評論二・岑嘉州》 予讀嘉州全集，愛其峭蒨蒼秀，如對終南、太華。其近體略遜古詩。又讀白傅《長慶集》，其樂府意主諷勸，但語直而味短，與詩人之致不同耳。律詩氣格全低矣。

又《評論二・蘇東坡》 長公與淵明胸襟不同，氣味不合，特可言用韻，和則相違。

又《評論二・陸放翁》 五言截句太爽快，便無含蓄不盡之味。

又卷六《評論三・徐渭》 文長五絕，脆甜爽口，但不如唐人味長。

又卷七《評論四・杜荼村》 予讀荼村詩，閉閣虛衷，潛迎其神，倏忽之間，心知懸解。蓋由養深味厚，滓近自然，未嘗不用意而滅其痕，無處非使筆而斂其鍔。攖拂勾帶，象亦通微，使人悠然可會，而捫之平潔，君子在下之道也。舉凡抑鬱感慨，俱在離合掩映之外，司馬德操復見於今，此殆吾師乎？【略】

又卷八《雜録》 予凡改定新詩，期於氣味融洽，首尾通暢，又在琱鏤烹鍊之外。

又 豪放而獨存忠厚者，少陵是也。豪放而混入仙佛者，東坡是也，雖令人洞心駭目，咀之實無深味。文長雖不尚摹蘇詩，流派却已同歸，學者辨之。

薛雪《一瓢詩話》 火候未到，徒擬平澹，何啻威喜丸，費盡咀嚼，斐然滿口，終無氣味。

又 晁以道藏宋子京手抄杜詩，內換『握節漢臣歸』爲『禿節』，『新炊間黃粱』爲『聞黃粱』。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似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余謂此是好事愚人僞作宋抄本欺世，並以道跋亦是假者。何也？『握』字有『我心匪石』之義，『間』字有『老少異糧』之訓，何等委曲！換卻『禿』字『聞』字，呆板無味，損盡精采。吾輩尚無此等惡作，況少陵詩聖耶？

又　唐茂業有時極似玉溪，想亦如李洞之師賈島，故臭味不殊。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録》　趙宋詩家，歐、梅始變西崑舊習，然亦未詣其盛。至坡公始以其才涵蓋今古，觀其命意，殆欲兼擅李、杜、韓、白之長；各體中七古尤闊視横行，雄邁無敵，此亦不可時代限者。黄山谷雖同時並稱，才調迥不相及，至謂西江詩祖，追配杜陵者，妄也。南宋陸放翁堪與香山踵武，益開淺直路徑，其才氣固自沛乎有餘。人以范石湖配之；不知石湖較放翁，則更滑薄少味，同時求偶對，惟紫陽朱子可以當之。蓋紫陽雅正明潔，斷推南宋一大家。故知范、陸並稱，猶之溫、李、元、白，優劣自較然也。

又　詩至淳古境地，必自讀破萬卷後含蘊出來；若襲取之，終成淺薄家數。多讀書非爲搬弄家私，震川謂善讀書者，養氣即在其内。故胸多卷軸，蘊成眞氣，偶有所作，自然臭味不同。

黄子雲《野鴻詩的》　學古人詩，不在乎字句，而在乎臭味。字句魄也，可記誦而得。臭味魂也，不可以言宣。當於吟咏時，先揣知作者當日所處境遇，然後以我之心，求無象於冥惚恍之間，或得或喪，若存若亡，始也茫焉無所遇，終焉元珠垂曜，灼然畢現我目中矣。現而獲之，後雖縱筆揮灑，卻語語有古人面目。

查爲仁《蓮坡詩話》　索果亭克、素菴之弟，詩多清刻有味。如：「春歸空草色，鳥語各花枝」、「白雲深古寺，綠水悦騷人」、「白餘樵徑雪，青滿鶴巢松」等句，皆可誦。

汪師韓《詩學纂聞・四美四失》　宋、元後詩人有四美焉：曰博，曰新，曰切，曰巧。既美矣，失亦隨之。學雖博，氣不清也，不清則無音節；文雖新，詞不雅也，不雅則無氣象；且也切而無味，則象外之境窮；巧而無情，則言中之意盡。「枯楊生華」，何可久也？「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其旨遠，其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可與言詩，必也其通於《易》。

袁枚《續詩品・擇韻》　酱百二甕，帝豈盡甘？韻八千字，人何亂探。次韻自縶，疊韻無味。翻險貪多，偶然遊戲。勿瓦缶撞，而銅山鳴。食雞取跖，烹魚去丁。

趙翼《甌北詩話》卷八《元遺山詩》　蘇、陸古體詩，行墨間尚多排偶，一則以肆其辨博，一則以侈其藻繪，固才人之能事也。遺山則專以單行，絶無偶句，搆思窅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雋，雖蘇、陸亦不及也。七言律則更沉摯悲涼，自成聲調。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絶無嗣響，遺山則往往有之。

又卷一〇《查初白詩》　今試平心閱初白詩，當其少年，隨黔撫楊雍建南行，其時吳逆方死，餘孽尚存，官軍恢復黔、滇，兵戈殺戮之慘，民苗流離之狀，皆所目擊，故出手即帶慷慨沉雄之氣，不落小家。入京以後，角逐名場，奔走衣食，閱歷益久，鍛鍊益深，氣足則調自振，意深則味有餘，得心應手，幾於無一字不穩愜。其他摹寫景物，脱口渾成，纖巧處，猶其餘技也。惟書卷較少，故稍覺單薄；且少年急於求知，投贈公卿，動千百言，殊嫌繁冗，兼自減身分，此則其詩之可議者。要其功力之深，則香山、放翁後一人而已。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目》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迹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迹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二　韓文公「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其詩亦每於極瑣碎、極質實處直接六經之脈。蓋爻象、繇占、典謨、誓命、筆削記載之法，悉醞入《風》、《雅》正旨，而具有其遺味。自韋孟、東晳以來，皆未有如此沉博也。

又　諫果雖苦，味美於回。孟東野詩則苦澀而無回味，正是不鳴其善鳴者。不知韓何以獨稱之？且至謂「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亦太不相類。此眞不可解也。蘇詩云：「那能將兩耳，聽此寒蟲號。」乃定評不可易。

又卷三　都官思筆皆從刻苦中逼極而出，所以得味反淺，不如歐公之敷愉矣。讀此方識荆公之高不可及也。刻苦正須從敷愉中出，然梅公之筆，殊於魚鳥洲渚有情，此則孟東野所不能也。

又卷四　周方泉氣味頗自不俗，當在姜堯章伯仲間。

又　自唐之司空表聖、宋之敖器之，皆精於評語，爲譚藝家所推，而所自作，皆未能與所評相稱。若嚴滄浪五言數篇，稍與所談微中，《閨怨》、《懊儂》諸小詩，亦不減唐賢風味，但惜不多見耳。

又卷五　耶律文正詩，阮亭評爲「質率」。《池北偶談》摘其《從軍西域》數詩，以爲頗有風味。今統觀之，大約總不出乎「質率」。

又　虞公極賞傅若金《古松圖歌》，由是名動京師。然末句仍回到首句之意，未免味薄。雖多一韻，以唱嘆出之，然此句似不必叠韻也。

徐增《而菴詩話》　詩須到家。所謂到家者，於古人詩中，路路都有。若止得一路兩路，則非到家。試看衲子沿門持鉢募糧，不知歷過多少人家，方滿得著個鉢子；到得煮熟時，氣味件件相和。至此田地，纔爲到家也。

方薰《山靜居詩話》　錢唐金處士壽門，詩極研鍊有雋味；題畫諸作，尤得超詣。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七絕凡例》　初唐七絕，味在酸鹹之外。『人情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即今河畔冰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讀之初似常語，久而自知其妙。

馬位《秋窗隨筆》　商邱宋八名鼎金，冢宰牧仲之孫，方伯犖佳之子，綺歲即有詩名，與余皆裴氏壻。曾記其有『鴻鴈一聲天接水，蒹葭八月露爲霜』之句，大似北宋人語，惜不永年。又吳門亡友陸玉圃詩『煙樹鳥初語，水村人獨行』，風味不減唐人。

費錫璜《漢詩總說》　吾嘗論兩漢之文，皆有六經氣味，浸溢乎其中，唐、宋諸名家，不過引經文爲證據耳，其實氣味遠甚。漢詩典質朴奧，與《雅》、《頌》相近，豈晉、宋以下所能？況在近代乎？

又　聖賢學問，極斂約縝栗而萬物不能過。周詩斂約之至，縝栗之至；惟漢詩尚存此氣味，所以百世不逮；晉、宋漸入於文，漸取清雅，言之文，實詩之衰也。後世有志復古，不深入漢人壁壘，猶入室而不由門也。

又　樂府所歌，多屬漢人，識者自辨其氣味。如『氣出唱精列』，今作魏武帝，然已見《長笛賦》；《盤歌行》，《宋書》作古辭，樂府作文帝；《碧玉歌》，《樂苑》以爲宋汝南王，而晉孫綽已有『情人碧玉歌』之語，然按其文，自是漢辭。

又　讀漢詩如登山造極，湖水得源，見衆山皆培塿，江河皆支派，一切唐、宋皆屬雲礽，覺語近而味薄，體卑而格俚。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

關名《靜居緒言》　上古之詩工矣。『卿雲爛，糺縵縵』，『沐日浴月百寶生』，奇而法矣。『於思於思，棄甲復來』，『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雋而雅矣。『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組織而典麗矣。雖後世工於琢句者不逮，以爲上古之辭聲希味淡者陋矣。

又　詩有一語不失正鵠不嫌少，左右逢源不嫌多，蓋其志各趨，其造同得也。綦毋潛、祖詠、丘爲、張子容、盧象、裴迪語皆質實有味，要爲孟亭、輞川中人，所謂不嫌少者也。王龍標、常盱眙、劉夏縣以下，詩非不具體而微，然如發哀彈、裂秋管，唧咋滿耳，蕩志移情焉。其間獨取儲光羲之古澹，元次山之敦厚，可以養吾神，全吾氣。

又　人以王、孟、韋、柳連而稱之者，以其詩皆不事琱繪也。然其間位置自別，風趣不同。韋蘇州氣味不在建安下，不應以其有田園詩便列一格。柳州詩清煉孤詣，類其爲文。韋特自然，柳多作意，在讀者得之。

余成教《石園詩話》卷二　羅鄴與宗人隱、虬齊名，世稱三羅。沒後追賜及第。《詩評》謂『隱才雄而疎，鄴才清而緻』。佳篇如《早發》、《途中寄友》、《牡丹》諸律，《秋怨》、《吳王古宮井》、《爲人感贈》、《柳絮》、《放鷓鴣》諸絕句；佳句如『身事未知何日了，馬蹄惟覺到秋忙』，『馬上多於在家日，尊前堪惜少年時』，『行遲暖陌花攔馬，睡裏春江雨打船』，『相見或於中夜夢，寄來多是隔年書』，調高味永，洵屬清才。

延君壽《老生常談》　讀古人詩，本來不許心粗氣浮，我於陶尤覺心氣要凝鍊，方能入得進去。有看古人詩略一披閱，便云不過爾爾，吾已了然於心口，此無論聰明人、鈍漢子，皆自欺欺人也，斷不可信。如陶公《和郭主簿》云：『露凝無游氛，天高景物澈。陵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絕。』一樣寫秋，迥與唐人不同，氣味深靜故耳。若工部之『萬壑樹聲滿』，雖淺人亦知叫好矣。讀陶當從此得力，方能破前人學陶藩籬。若只摹倣其『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等句，引入孟、王、儲太祝一路去，自家便不能出頭。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總論》　詩有三深：情欲深；意欲深味欲深。

又　作字者，可以篆隸入楷書，不可以楷法入篆隸。作詩者，可以古體入律詩，不可以律詩入古體。以古體作律詩，則有唐初氣味；以律詩入古體，便落六朝陋習矣。然於轉韻長篇，則又可不拘。

方南堂《輟鍛録》　詩人之詩，心地空明，有絕人之智慧；意度高遠，無物類之牽纏。詩書名物，別有領會；山川花鳥，關我性情。信手拈來，言近旨遠，筆短意長，聆之聲希，咀之味永。此禪宗之心印，風雅之正傳也。

施補華《峴傭説詩》　《和子由園中草木》及黄州墾荒、海外種菜等詩，皆質樸有味。

吴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一《温詞着色》　飛卿《菩薩蠻》云：「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更漏子》云：「銀燭背，繡簾垂。夢長君不知。」《酒泉子》云：「月孤明，風又起，杏花稀。」作小令不似此着色取致，便覺寡味。深曲有味。今人只説到夢見關塞，託征鴻問消息便了，所以爲公共之言，而寡薄不成文也。

又　晁君誠「小雨愔愔人不寐，卧聽羸馬齕殘芻」，山谷吟賞不已，遂摹其句云：「馬齕枯萁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而不知其氣味去之甚遠。石林取之，無鑒別也。

又卷七　王漁洋謂小杜「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不如摩詰「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不著議論之高。然此題自以有關風教爲主，杜大義責之，詞色凜凜，眞西山謂牧之《息嬀》作，能訂千古是非，信然。余尤愛其掉尾一波，生氣遠出，絶無酸腐態也。王雖不著議論，究無深味可耐咀含，鄙意轉舍盛唐而取晚唐矣。

又　東晳《南陔》詩「彼居之子」，即彼其之子也。「何居」、「何其」古通用。李善注：「居，未仕者。」泥矣！《白華》詩「鮮侔晨葩」四字，的是晉人好言語。然如「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於原，魚躍順流」。筆墨到此，直欲化去，《三百篇》氣味亦約略去人不遠，此豈潘、陸諸公所能動一筆者！

李佳《左庵詞話》卷下《東坡戲作》　東坡皂羅特髻詞，疊用採菱拾翠字，凡七句。或此調有此格，抑坡老游戲爲之，無可考證。但此體只可偶言，必有所主而以類相坿；古人之文，意之所在，必互見而不必交盡其辭。《論語》曰：「辭達而已矣。」蓋言叙也。夫言以足意，機以成之，氣以行之，韻以節之，神以動之，味以永之。五者備，而後所謂叙者盡其善，則又有進於法者在歟。

孫麟趾《詞逕・詞之高妙在氣味》　學問到至高之境，無可言説。詞之高妙在氣味，不在字句也。能審其氣味者，其唯儲麗江乎。

劉開《劉孟涂集》文卷四《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吾鄉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義法，其氣味高淡醇厚，非獨王遵巖、唐荆川有所不逮，即較之子由，亦似勝之。然望溪豐於理而嗇於辭，謹嚴精實則有餘，雄奇變化則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　詩有一字訣，曰厚。偶詠唐人「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欲寄征鴻問消息，居延城外又移軍」，便覺其深曲有味。今人只説到夢見關塞，託征鴻問消息便了，所以爲公共之言，而寡薄不成文也。

又　晁君誠「小雨愔愔人不寐，卧聽羸馬齕殘芻」，山谷吟賞不已，遂摹其句云：「馬齕枯萁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自以爲工，而不知其氣味去之甚遠。石林取之，無鑒別也。

又卷七　王漁洋謂小杜「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不如摩詰「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不著議論之高。然此題自以有關風教爲主，杜大義責之，詞色凜凜，眞西山謂牧之《息嬀》作，能訂千古是非，信然。余尤愛其掉尾一波，生氣遠出，絶無酸腐態也。王雖不著議論，究無深味可耐咀含，鄙意轉舍盛唐而取晚唐矣。

又　東晳《南陔》詩「彼居之子」，即彼其之子也。「何居」、「何其」古通用。李善注：「居，未仕者。」泥矣！《白華》詩「鮮侔晨葩」四字，的是晉人好言語。然如「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於原，魚躍順流」。筆墨到此，直欲化去，《三百篇》氣味亦約略去人不遠，此豈潘、陸諸公所能動一筆者！

李佳《左庵詞話》卷下《東坡戲作》　東坡皂羅特髻詞，疊用採菱拾翠字，凡七句。或此調有此格，抑坡老游戲爲之，無可考證。但此體只可偶文，必極交錯之致，或義立於此，言起於彼；或辭止於是，意見於佗。古人之

作，究屬無味。又詞中有獨木橋體，押一字韻到底，蒙亦不喜，究爲偏鋒，非正格。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序論》 子野清出處、生脆處，味極雋永。只是偏才，無大起落，而苦不經意，完璧甚少。稼軒則沈著痛快，有轍可循。南宋諸公，無不傳其衣鉢，固未可同年而語也。稼軒由北開南，夢窗由南追北，是詞家轉境。韓、范諸鉅公，偶一染翰，意盛足舉。其文雖足樹幟，故非專家。若歐公則當行矣。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爲清剛，變馳驟爲疏宕。蓋二公皆極熱中，故氣味吻合。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自宋人好以議論爲詩，發洩無餘，神味索然，遂招後人史論之譏，謂其以文爲詩，乃有韻之文，非詩體也。此論誠然。然竟以議論爲戒，欲盡捐之，則因噎廢食，膠固不通矣。大篇長章，必不可少敍事議論，即短篇小詩，亦有不可無議論者。但長篇須盡而不盡，短章須不盡而盡耳。敍事即伏議論之根，論議必顧敍事之母。或敍事而含議論，議論而兼敍事。或以議論爲敍事，敍事爲議論。錯綜變幻，使奇正相生，疏密相間，開闔抑揚，各極其妙，斯能事矣。人但知敍事中之敍事，議論中之議論，與夾敍夾議之妙，而抑知敍事外之敍事，議論外之議論，與夫不敍之敍，不議之議，其筆外有筆，味外有味，尤爲玄之又玄，更臻微妙乎！夫不盡而盡者，情深於中，韻溢於外，言簡意該，詞近旨遠。如畫家縮本，咫尺具萬里之勢，則不盡而已深盡之。盡而不盡者，包羅萬有，衆妙畢臻。如岱宗之長五嶽，以大山宮小山，中包無數峯巒溪澗。如武侯之列八陣，以大陣藏小陣，中變無數門戶方圓。任登峯造極，鉤深致遠，終不能窮其曲折義蘊，則無所不盡，而實多有餘不盡也。學者知此詣，則得大家祕傳矣。

又卷二 查初白詩宗蘇、陸，以白描爲主，氣求條暢，詞貴清新，工於比喻，善於形容，意婉而能曲達，筆超而能空行，入深出淺，時見巧妙，卓然成一家言。惟氣剽則嫌易盡，意露則嫌無餘，詞旨清倩則嫌味不厚，局陣寬展則嫌詣不深，古人所謂骨重神寒者，苦未能焉。且投贈公卿，動爲連章，尤好爲長篇，急於求知，冗繁皆不暇烹鍊，雖多中年以前之作，究自累詩品，爲白璧一瑕矣。《雲松詩話》舉梅村、初白以足十家，繼唐、宋、元、明諸大家之後，若統緒相傳，昭代祗此二家，足爲正宗者然，宜稚存非之，而人多議其阿好溢美，實無當於公論也。

又 後七子以王鳳洲爲第一，謝茂秦、徐禎卿次之。以鳳洲學問淹富，才氣有餘，樂府佳者饒有漢、魏風味，《哀江流》一篇，洋洋千言，古健樸老，足備詩史。

又卷三 若本朝，則吳梅村之《臨江參軍》、《吳門遇劉雪舫》、《南園叟》三篇，陳元孝之《王將軍輓歌》一篇，胡稚威之《烈女李三行》一篇，皆淋漓沈鬱，神骨色澤，氣味意旨，皆逼古人。而《王將軍歌》，神骨尤古健絕倫，足爲《孔雀東南飛》及《北征》、《西郊》嗣音，較王元美《哀江流》，有過之無不及也。古今大篇，佳者舉列於此。各詩皆長，不能錄入詩話，學者當於選本及各專集中細心玩之。

又 學老杜詩有八字訣，曰學其開闔頓挫，沈鬱動盪。此工部獨至之詣，他人莫及。顧開闔頓挫之奇，妙在用筆；沈鬱動盪之奇，妙在氣味。求用筆，須悟會於字句之先；求氣味，須體驗於字句之外。執杜以求杜，執詩以求詩，終莫能得其神髓。惟融杜法於心，浹以神明，契諸方寸，不泥其迹，不肖其形，斯不必執杜法杜而無往不與杜合，不屑就詩求詩，自然妙與詩印，則即心即杜，我與古人俱化矣。相遇以天，豈斤斤步古人後哉！

又 牧齋《過易水》詩云：「老大不堪論劍術，要離塚畔有青山。」既以劍術，要離塚畔有青山。」既以要離反形荊卿劍術之疏，又寓功名無成之感，所謂詩中有我也。牧齋吳人，故用要離塚之典，非泛填故實，所以深婉有味。王阮亭《題尤展成黑白衛傳奇》詩曰：「千金匕首土花班，兒女恩仇事等閒。他日與君論劍術，要離塚畔買青山。」襲牧齋語，失之遠矣。

劉熙載《詩概》 詩能於易處見工，便覺親切有味。白香山、陸放翁擅場在此。

又《詞概・辛姜氣味相通》 張玉田盛稱白石，而不甚許稼軒，耳食者遂於兩家有軒輊意。不知稼軒之體，白石嘗效之矣，集中如永遇樂、漢宮春諸闋，均次稼軒韻。其吐屬氣味，皆若祕響相通，何後人過分門戶耶。

又《詞有聲響》 桓大司馬之聲雌，以故不如劉越石。豈惟聲有雌雄哉，意趣氣味皆有之。品詞者辨此，亦可因詞以得其人矣。

厲志《白華山人詩說》卷一 漢、魏七古皆諧適條暢，至明遠獨爲亢音亮節，其間又迴闢一途。唐王、楊、盧、駱猶承奉初軌，及李、杜天才豪邁，

自出機杼，然往往取法明遠，因此又變一格。李、杜外，高、岑、王、李亦擅盛名，惟右丞頗多弱調，常爲後人所議。吾謂其尚有初唐風味，於聲調似較近古耳。

又 學古詩最要有力，有力則堅，堅則光焰逼人，讀之只覺其筆下自有古氣，不覺其是學古得來，此方是妙手。無力則鬆，鬆則筋絡散漫，讀之興味索然，只覺其某句是從某處脫來，某字是從某處竊去，此便不佳。

馮煦《蒿庵詞話・論晏幾道詞》 淮海、小山，眞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求之兩宋詞人，實罕其匹。子晉欲以晏氏父子追配李氏父子，誠爲知言。彼丹陽、歸愚之相承，固瑣瑣不足數爾。

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四《孫宗禮二十四橋吹簫譜》 《二十四橋吹簫譜》二卷，江都孫定夫宗禮撰。定夫詞亦流轉，但言外無味，不耐尋繹，蓋學南宋而未至者。

沈曾植《菌閣瑣談・歐公印眉詞》 醉翁琴趣玉樓春印眉詞，細膩曲折，紀實而有風味，此情狀他詞罕見，惟樂章集洞仙歌「愛印了雙眉，索人重畫」，足相印耳。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美成詞無處不鬱》 美成詞極其感慨，而無處不鬱，令人不能遽窺其旨。如蘭陵王柳云：『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二語，是一篇之主。上有『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之句，暗伏倦客之根，是其法密處。故下接云：『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久客淹留之感，和盤託出。他手至此，以下便直抒憤懣矣，美成則不然。『閒尋舊蹤迹』二疊，無一語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約略點綴，更不寫淹留之苦。直至收筆云：『沉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遙遙挽合，妙在纔欲說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無窮。六醜薔薇謝後作云：『爲問家何在。』上文有『悵客裏光陰虛擲』之句，此處點醒題旨，既突兀又綿密，妙只五字束住。下文反覆纏綿，更不糾纏一筆，卻滿紙是羈愁抑鬱，且有許多不敢說處，言中有物，吞吐盡致。大抵美成詞一篇皆有一篇之旨，尋得其旨，不難迎刃而解。否則病其繁碎重複，何足以知清眞也。

又卷二《西麓西湖十詠》 西麓西湖十詠，多感時之語，時時寄託，忠厚和平，眞可亞於中仙。下視草窗十闋，直不足比數矣。【略】似此之類，皆令人思。讀之既久，其味彌長。諸詞作於景定癸亥歲，閱十餘年，宋亡矣。三湘夢三句，推開說，先生其有遺世之心乎。

又《詞壇三絶》 詞法之密，無過清眞。詞格之高，無過白石。詞味之厚，無過碧山，詞壇三絶也。

又《讀碧山詞須息心靜氣》 讀碧山詞，須息心靜氣，沉吟數過，其味乃出。心粗氣浮者，必不許讀碧山詞。

又《碧山詞味厚》 碧山《八六子》云：『漫淡卻蛾眉，晨妝慵掃，寶釵蟲散，繡衾鶯破，當時暗水和雲泛酒，空山留月聽琴。料如今、門前數重翠陰。』宛雅幽怨，殊耐人思。又《一萼紅》《赤城山中題梅花》卷云：『疏萼無香，柔條獨秀，應恨流落人間。』後半云：『重省嫩寒清曉，過斷橋流水，問訊孤山。冰骨微銷，塵衣不浣，相見還誤輕攀。未須訝、東南倦客，掩鉛淚，看了又重看。故國吳天樹老，雨過風殘。』身世之感，君國之恨，一一可見。《疏影》梅云：『籬根分破東風恨，又夢入水孤雲閣。』後疊云：『幾度黃昏，忽到窗前。重想故人初別。蒼虯欲捲漣漪去，漫蛻卻、連環香骨。』《高陽》臺云：『屢卜佳期，無憑卻怨金錢。何人寄與天涯信，趁東風、急整歸船。縱飄零、滿院楊花，猶是春前。』幽情苦緒，味之彌永。

又卷四《樊榭詞沉厚之味不足》 樊榭詞拔幟於陳、朱之外，窈曲幽深，自是高境。然其幽深處，在貌而不在骨，絕非從楚騷來。故色澤甚饒，而沉厚之味終不足也。

又《任淡存詞婉妙》 任淡存詞措語婉妙，味亦雋永，可爲位存之亞、遂佺之匹。朱雲翔，字遂佺，元和人，有《蝶夢詞》。同時張龍威，亦以詞名，然有枝而不物之弊，不及任、朱也。

又《湘雲詞味長》 湘雲詞，每讀一過，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讀之既久，其味彌長。同時朱春橋、吳荀叔、朱秋潭、江聖言、汪對琴諸君，皆以詞名東南，然無出湘雲右者。

又《璞函與竹垞各有千古》 璞函與竹垞分道揚鑣，各有千古。

又《璞函河傳似五代人手筆》 璞函河傳云：『東風日暮雨瀟瀟。魂銷。人歸紅板橋。』又云：『酒初醒。夢將成。愁聽。紗窗啼曉鶯。』淒秀之詞，味亦深永，似五代人手筆。

又卷六《稼軒詞於雄莽中饒雋味》 稼軒詞，於雄莽中別饒雋味。如「馬上離愁三萬里，望昭陽宮殿孤鴻沒。」又，「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多少曲折。驚雷怒濤中，時見和風暖日。所以獨絕古今，不容人學步。

又卷八《詩詞難於詠物》 沈伯時《樂府指迷》云：「詩難於詠物，詞爲尤難。體認稍眞，則拘而不暢，摹寫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合題。一段意思，全在結尾，斯爲絕妙。」此論亦確當。然如碧山詠物諸篇，則大矣化矣。又不僅在結尾寓意也。讀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詞，如飲醇醪，清而不薄，厚而不滯。元以後詞，則清者失眞味，濃者似火酒矣。言近旨遠，其味乃厚。節短韻長，其情乃深。遣詞雅而用意渾，其品乃高，其氣乃靜。

張德瀛《詞徵》卷一《沈伯時論作詞法》 沈伯時論作詞之法，謂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說最精審，循此以求之，其途正矣。

王國維《人間詞話・小山未足抗衡淮海》 馮夢華《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謂：「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小山矜貴有餘，但可方駕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

又《人間詞話刪稿・方回少眞味》 北宋名家以方回爲最次。其詞如歷下、新城之詩，非不華瞻，惜少眞味。

餘味

劉勰《文心雕龍・隱秀》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 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及乎感會之意。至於魏晉南北朝樂府，雖未極淳，而亦能隱約意思，有足吟味之者。唐人亦多爲樂府，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及其末也，或是詼諧，便使人發笑，此曾不足以宣諷。愈之情況，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甚者或譎怪，或俚俗，所謂惡詩也，亦何足道哉！

又 頃年嘗與王荊公評詩，予謂：「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清健，但恨其少餘味爾。」荊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矣。」然余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荊公之意。

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二《與張仲傑郎中論文》 文章出苦心，誰以苦心爲。正有苦心人，舉世幾人知。工文與工詩，大似國手碁。國手雖漫應，一著存一機。不從著著看，何異管中窺。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功夫到方圓，言語通眷屬。只許曠與夔，聞絃知雅曲。今人誦文字，十行誇一目。閱照，覩面楚與蜀。莫訝荊山前，時聞刖人哭。

范梈《木天禁語・六關・篇法・五言短古篇法》 辭簡意味長，言語不可明白說盡，含糊則有餘味，如：「步出城東門，悵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開簾見新月，便卽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 淮南王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陸機曰：「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謝朓曰：「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王維曰：「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詩人往往沿襲淮南之語，而無新意。孟遲曰：「蘼蕪亦是王孫草，莫送春香入客衣。」此作點化而有餘味。

李開先《李開先集・閒居集》之六《西野春遊詞序》 詞與詩，意同而體異，詩宜悠遠而有餘味，詞宜明白而不難知。以詞爲詩，詩斯劣矣；以詩爲詞，詞斯乘矣。

王世貞《藝苑巵言》卷四 謝茂秦論詩，五言絕以少陵「日出籬東水」之落矣，其黃而隕。」「瞻烏爰止，於誰之屋。」其言止於烏與桑爾，及緣事以審情，則不知涕之無從也。「採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之類，皆得詩人之意。至於魏晉南北朝樂府，雖未極淳，而亦能隱約意思，有足吟味之者。唐人亦多爲樂府，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及其末也，或是詼諧，便使人發笑，此曾不足以宣諷。愈之情況，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甚者或譎怪，或俚俗，所謂惡詩也，亦何足道哉！

又 頃年嘗與王荊公評詩，予謂：「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清健，但恨其少餘味爾。」荊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矣。」然余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荊公之意。

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二《與張仲傑郎中論文》 文章出苦心，誰以苦心爲。正有苦心人，舉世幾人知。工文與工詩，大似國手碁。國手雖漫應，一著存一機。不從著著看，何異管中窺。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功夫到方圓，言語通眷屬。只許曠與夔，聞絃知雅曲。今人誦文字，十行誇一目。閱照，覩面楚與蜀。莫訝荊山前，時聞刖人哭。

范梈《木天禁語・六關・篇法・五言短古篇法》 辭簡意味長，言語不可明白說盡，含糊則有餘味，如：「步出城東門，悵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開簾見新月，便卽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 淮南王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陸機曰：「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謝朓曰：「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王維曰：「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詩人往往沿襲淮南之語，而無新意。孟遲曰：「蘼蕪亦是王孫草，莫送春香入客衣。」此作點化而有餘味。

李開先《李開先集・閒居集》之六《西野春遊詞序》 詞與詩，意同而體異，詩宜悠遠而有餘味，詞宜明白而不難知。以詞爲詩，詩斯劣矣；以詩爲詞，詞斯乘矣。

王世貞《藝苑巵言》卷四 謝茂秦論詩，五言絕以少陵「日出籬東水」

作詩法。又宋人以『遲日江山麗』爲法。此皆學究教小兒號嗄者。若『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與『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一法，不惟語意之高妙而已，其篇法圓緊，中間增一字不得，着一意不得，起結極斬絕，然中自紓緩，無餘法而有餘味。

先著、程洪撰，胡念貽輯《詞潔輯評》卷二《蝶戀花・晏幾道〈醉別西樓醒不記〉》 如小山父子及德麟輩，用事亦未常不輕，但有厚薄濃淡之分。後人一再過，不復留餘味，而古人傷永不已。

田同之《西圃詩說》 五七絕句，古詩樂府之遺也，意旨微茫，無餘法而有餘味。而世俗竟以截律句爲言，是但見龍門、大伾，而豈知嵩、岷山之有所自耶！

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卷二 香山諷諭詩乃樂府之變，《上陽白髮人》等篇，讀之心目豁朗，悠然有餘味。後李西涯樂府，又變於白。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廬江小吏妻》詩共一千七百四十五言，雜述十數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口性情，眞化工筆也。中別小姑一段，悲愴之中，自足溫厚。唐人《棄婦篇》直用其語云：『殷勤養公姥，好自相扶將』；而忽轉二語云：『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輕薄之言，了無餘味，此漢、唐詩品之分。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五《評論二・陸放翁》 《寒夜枕上》結句云：『吾詩欲寫還慵起，卧看殘燈翦復明。』只是情眞，便有餘味。凡無味者，淺俗薄弱而已。

薛雪《一瓢詩話》 杜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最爲詩家傳燈衣鉢。大凡詩中好句，左瞻右顧，承前啓後，不突不織，不橫溢於別句之外，不氣盡於一句之中，是句法也。起須勞空，承宜開拓，一聯蜿蜒，一聯峯巒，景不雷同，事不疏忽；去則辭櫻下殿，住則回龍顧祖；意外有餘意，味後有餘味；不落一路和平，自有隨手虛實，是章法也。悟此句法章法，然後讀此二句，益信杜公『毫髮』字、『波瀾』字非汎寫，而實是一片婆心，指點後人作詩之法。

冒春榮《葚原詩說》卷一 虛字呼應，是詩中之綫索也。綫索在詩外者勝，在詩內者劣。今人多用虛字，綫索畢露，使人一覽略無餘味，皆由不知古人詩法故耳。或問綫索在詩外詩內之說，曰：此即書法可喻。書有眞、有草，行草牽繫聯帶，此綫索之可見者也；眞書運筆全在空中，故不可見，然其精神顧盼，意態飛動處，亦實具牽繫聯帶之妙。此惟善書者知之。故詩外之綫索，亦惟善詩者得之。

余成教《石園詩話》卷二 玉川子《月蝕詩》，凡一千六百七十七字，艱澀險怪，讀之不易。韓文公倣其詩，凡五百七十八字，前後簡淨，但結處不如玉川之有餘味。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三 或言詩貴質實，近於腐木溼鼓之音，不知此乃南宋之質實，而非漢、魏之質實也。南宋以語錄議論爲詩，故質實而多俚詞；漢、魏以性情時事爲詩，故質實而有餘味。分辨不精，概以質實爲病，則淺者尚詞采，高者講風神，皆詩道之外心，有識者之所笑也。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三 七律貴有奇句，然須奇而不詭於正，若奇而無理，殊傷雅音，所謂『奇過則凡』也。如趙秋谷之『客舍三千兩雞狗，島人五百一頭顱』，不惟顯露槎枒，絕無餘味，亦嫌求奇太過，無理取鬧矣。此外如詩話所傳『金欲兩千酬漂母，鞭須六百報平王』，『義晝破天煩妹補，羿弓饒月待妻奔』，皆故爲過火語，實無取義，不可爲訓。石破天驚之句，出人意外者，其意仍須在人意中也。

又 詠古七絕尤難，以詞意既須新警，而篇終復須深情遠韻，令人玩味不窮，方爲上乘。若言盡意盡，索然無餘味可尋，則薄且直矣。

劉熙載《詩概》 五言無閒字易，有餘味難；七言有餘味易，無閒字難。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稼軒最不工綺語》 稼軒最不工綺語。『尋芳草』一章，固屬笑柄，即『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及『玉觴淚滿却停觴，怕酒似、郎情薄』，亦了無餘味。惟『尺書如今何處也，綠雲依舊無蹤迹』。又『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楊只礙離人目』爲婉妙。然可作無題，亦不定是綺言也。

又《張孝祥六州歌頭》 張孝祥六州歌頭一闋，淋漓痛快，筆飽墨酣，讀之令人起舞。惟『忠憤氣塡膺』一句，提明忠憤，轉淺轉顯，轉無餘味。或亦聳當途之聽，出於不得已耶。《朝野遺記》云：安國在建康留守席中賦此，魏公爲罷席而入。

味外味

莫是龍《畫說》　趙大年畫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眞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之爲倪雲林。雲林工緻不敵，而著色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也。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語雖似過正，然山水中當著意生雲，不可用拘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沈顥《畫麈・定格》　予創作十筆圖以聞同社，尙繁者，芟洗日淨，頗林斷渚，味外取味。如經所云，霹靂火中清冷雲也。

沈德潛《歸愚全集・詩鈔》卷二〇《論明詩十二斷句》　君梁風裁孰與鄰？蘇門清嘯並超塵。味無味處偏多味，不使才華見性眞。

又《說詩晬語》卷上　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爲主。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絃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五《評論二一・王摩詰》　《息夫人》：『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體貼出怨婦本情，眞得《三百篇法》。〇止二十字，却有味外味，詩之最高者。

吳雷發《說詩菩提》　眞中有幻，動中有靜，寂處有音，冷處有神，句中有句，味外有味，詩之絕類離羣者也。

趙翼《甌北詩話》卷八《高青丘詩》　後來學唐者：李、何輩襲其面貌，彷其聲調，而神理索然，則優孟衣冠矣；鍾、譚等又從一字一句，標舉冷僻，以爲得味外味，則幽獨君之鬼語矣。獨青丘如天半朱霞，映照下界，至今猶光景常新，則其天分不可及也。

冒春榮《葚原詩說》卷三　五言絕有兩種：有意盡而言止者，有言止而意不盡者。言止意不盡，深得味外之味，此從五言律而來，故爲正格。意盡言止，則突然而起，斬然而住，中間更無委曲，此實樂府之遺音，故爲變調。有強弱，則不可強矣。此韓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詩，後世所以莫能及也。世徒見子美詩多粗俗，不知粗俗語在詩句中最難，非粗俗，乃高古之極也。

又　柳柳州詩，字字如珠玉，精則精矣，然不若退之之變態百出也。使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李益此樂府之遺音也。言止意不盡，如『玉籠薰繡裳，著罷眠洞房。不能春風裏，吹却闌麝香』。崔國輔『十年勞遠別，一笑喜相逢。又上青山去，青山千萬重』。陳羽『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韓氏此五絕之正格也。正格最難，唐人亦不多得。

又　七言絕句，以體近情遙，含吐不露爲主。只眼前景，口頭話，而有絃外音，味外味，神氣超遠。太白有焉。

又《知稼翁詞氣和音雅》　黃思憲知稼翁詞，氣和音雅，得味外味。人品既高，詞理亦勝。《宋六十一家詞選》中載其小令數篇，洵《風》、《雅》之正聲，溫、韋之眞脈也。

又卷七《范文正御街行》　范文正《御街行》云：『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淋漓沉着。西廂長亭襲之，骨力遠遜，且少味外味。此北宋所以爲高，小山、永叔後，此調不復彈矣。

戴熙《賜硯齋題畫偶錄》　雲林得味外味，故着筆不多，意思愈遠。

意味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　謝康樂『池塘生春草』，顏延之『明月照積雪』，案：『明月照積雪』乃謝靈運詩，此誤。謝玄暉『澄江靜如練』，江文通『日暮碧雲合』，王籍『鳥鳴山更幽』，謝眞『風定花猶落』，柳惲『亭皋木葉下』，何遜『夜雨滴空階』，就其一篇之中，稍免雕鐫，粗足意味，便稱佳句，然比之陶阮以前蘇李古詩曹劉之作，九牛一毛也。大抵句中若無意味，譬之山無烟雲，春無草樹，豈復可觀。阮嗣宗詩，專以意勝；陶淵明詩，專以味勝；曹子建詩，專以韻勝；杜子美詩，專以氣勝。然意可學也，味亦可學也，若夫韻有高下，氣有強弱，則不可強矣。此韓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詩，後世所以莫能及也。世徒見子美詩多粗俗，不知粗俗語在詩句中最難，非粗俗，乃高古之極也。

退之收斂而爲子厚則易，使子厚開拓而爲退之則難。意味可學，而才氣則不可強也。

又　世言白少傅詩格卑，雖誠有之，然亦不可不察也。元白、張籍詩，皆自陶阮中出，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爲工，本不應格卑，但其詞傷於太煩，其意傷於太盡，遂成冗長卑陋爾。比之吳融韓偓俳優之詞，號爲格卑，則有間矣。若收斂其詞，而少加含蓄，其意味豈復可及也。蘇端明子瞻喜之，良有由然。仕若不得志，可爲龜鑑焉。」此語得之。

又　世以王摩詰律詩配子美，古詩配太白，蓋摩詰古詩能道人心中事而不露筋骨，律詩至佳麗而老成。如《隴西行息夫人》、《西施篇》、《羽林》、《閨人》、《別弟妹》等篇，信不減太白；如「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案：王維詩刊本「啼鳥換」或作「啼鳥緩」。「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等句，信不減子美。雖才氣不若李杜之雄傑，而意味工夫，是其匹亞也。摩詰心淡泊，本學佛而善畫，出則陪岐薛諸王及貴主遊，歸則饜飫輞川山水，故其詩於富貴山林，兩得其趣。如「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之句，雖不誇服食器用，而眞是富貴人口中語，非僅「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之比也。

又　韋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大抵下李、杜、韓退之一等，便不能兼。隨州詩，韻度不能如韋蘇州之高簡，意味不能如王摩詰孟浩然之勝絕，然其筆力豪贍，氣格老成，則皆過之。與杜子美並時，其得意處，子美之匹亞也。「長城」之目，蓋不徒然。

又　陶淵明云：「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則歸雲宅，朝爲飛鳥堂。」此語初若小兒戲弄不經意者，然殊有意味可愛。

楊萬里《誠齋詩話》　七言長韻古詩，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將軍畫馬》、《奉先縣劉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偉宏放，不可捕捉。學詩者於李杜蘇黃詩中，求此等類，誦讀沈酣，深得其意味，則落筆自絕矣。

曾季貍《艇齋詩話》　東萊論詩，嘗引《孫子》「始如處女，終如脫兔」之論，亦甚有意味，學詩者不可不知此理。

胡仔《苕溪漁隱詞話》卷二《作詞要善救首尾》　苕溪漁隱曰：「凡作詩詞，要當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如晁无咎作中秋洞仙歌辭，【略】若此可謂善救首尾者也。至朱希眞作中秋念奴嬌，則不知出此。其首云：「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輪明月。照我籐床涼似水，飛入瑤臺銀闕。」亦已佳矣。其後云：「洗盡凡心，滿身清露，冷浸蕭蕭髮。明朝塵世，記取休向人說。」此兩句全無意味，收拾得不佳，遂並全篇氣索然矣。」

王若虛《滹南詩話》卷三　山谷《牧牛圖》詩，自謂平生極至語，是固佳矣，然亦有何意味？黃詩大率如此，謂之奇峭，而畏人說破，元無一事。

又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游嘗以眞字題邢惇夫扇云：「月團新碾瀹花甕，飲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蟲相對吐秋絲。」山谷見之，乃於扇背作小草云：「黃葉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斛明珠薏苡秋。」少游見之，復云：「逼我太甚。」」予謂黃詩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蓋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謂相逼者，非謂其詩也，惡其好勝而不讓耳。

楊載《詩法家數・贈別》　贈別之詩，當寫不忍之情，方見襟懷之厚。然亦有數等，如別征戍，則寫死別，而勉之努力効忠；送人遠遊，則寫不忍別，而勉之及時早回；送人仕宦，則寫喜別，而勉之憂國恤民，或訴己窮居而望其薦拔，如杜公唯待吹噓送上天之說是也。凡送人多託酒以將意，寫一時之景以興懷，寓相勉之詞以致意。第一聯敍題意起。第二聯合說人事，或敍別，或議論。第三聯合說景，或帶思慕之情，或說事。第四聯合說何時再會，或囑付，或期望。於中二聯，或倒亂前說亦可，但不可重複，須要次第。末句要有規警，意味淵永爲佳。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　子美《和裴迪早梅相憶》之作，兩聯用二十二虛字，句法老健，意味深長，非巨筆不能到。

又　楊仲弘謂五言絕句，乃古詩末四句，所以意味悠長，蓋本於此。以此知詩之難也。

袁中道《珂雪齋文集》卷一《解脫集序》　夫文章之道，本無今昔，但精光不磨，自可垂後。唐、宋於今，代有宗匠，降及弘、嘉之間，有縉紳先生倡言復古，用以救近代固陋繁蕪之習，未爲不可，而剿襲格套，遂成弊端。後有朝宦，遞爲標榜，不求意味，惟倣字句，執議甚狹，立論多矜，後生寡識，互

相效尤，如人身懷重寶，有借觀者，代之以塊，黃茅白葦，遂遍天下。中郎力矯敝習，大格頹風。昔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亦非謂八代以內都無才人，但以辭多意寡，雷同已極，昌黎去膚存骨，蕩然一洗，號謂功多，今之整刷，何以異此。中郎位卑名輕，人心不虛，未必能信。昔鍾士季年少時，常作一紙書與人云，是阮步兵，使字字生意；既知是鍾，謂不足道。又虞訥素輕張率之詩，隨作隨誦，託言沈約，便相嗟稱。耳貴目賤，今古一揆，今篇籍俱在，試虛心讀之，非獨文苑之梯徑，儻亦入道之津梁焉。

王時敏《西廬畫跋》 元季四大家皆宗董巨，穠纖蒼遠，各極其致，惟子久神明變化，不拘拘守其師法。每見其布景用筆，於渾厚中仍饒逋峭，蒼莽中轉見娟妍，纖細而氣益閎，填塞而境愈廓，意味無窮。故學者罕窺其津涉，獨石谷妙在神髓，不徒以神似爲能，尤非餘子可及。然子久眞蹟，余平生所見幾及二十餘幀，家藏亦有三四，今皆散佚無存。猶憶董文敏公云：黃畫圖片紙尺壁，畢竟以富春圖卷爲第一。恨未之見。數年前聞石谷爲晉陵唐氏臨寫一卷，亦未得寓目，但懸擬神韻，題數語於別幅，聊志羨慕之意。舊冬石谷偶游潤州，復爲在辛侍御對臨眞本。今將赴焦山度夏之約，過婁話別，因攜此卷見眎，始見其筆墨縱橫，超逸入神，有運斤成風之妙，而總歸於平淡。大癡二百年翻身出世作怪，白石翁所以自況者，徵之今日，端不多讓。余殘年何幸獲此鉅觀，雖欣羨有心，未敢輕請，迺蒙石谷慨許舐筆，兼欲索詩題識見貽，聞之益不勝狂喜。侍御清風峻節，砥柱頹波，麗藻雄文，主盟《風》、《雅》，余皈嚮亦已有年。顧髦衰無由披覿，今邀借芬齒，被以餘光。詎非三生慶快，而石谷古今絕藝，得夫子而名益彰，神怡務閑，又得江山之助，其進乎技者，正不知所止。長夏深林，解衣盤礴，吾知息壤之盟，未寒瓊枝之投，有望矣。

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宋人議論拘執》 《華清宮》二篇及《赤壁》詩，最有意味，則又敲扑不已，可謂蕪蘐不辨。

又《載酒園詩話又編・晚唐・邵謁》 凡詞不足者，須理有餘，所謂「大圭不琢」，非率直之謂。邵謁詩眞爲粗硬，如顧氏所喜『朝看相送人，暮看相送人，若遣折楊柳，此地無樹根』，高棟所取『莫辭弔枯骨，千載長如此。安知今日身，不是昔時鬼』，有何意味！

吳喬《圍爐詩話》卷四 宋、元人詩，畢竟意味短淺。明人亦有好句，而皆未得唐人實主轉換等法，少有全篇。葉文敏公《獨賞集》，皆選今人詩，去取精嚴，不敢出以示人，徒自賞耳。

毛先舒《詩辯坻》卷一《經》 子美詩：『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是因我而獲古人之心，自《綠衣》篇末句化出，而稍變其意，意味便長。

葉燮《原詩》卷四《外篇下》 沈約云：『好詩圓轉如彈丸。』斯言雖未盡然，然亦有所得處。約能言之，及觀其詩，竟無一首能踐斯言者，何也？約詩惟『勿言一尊酒，明日難重持』二語稍佳，餘俱無可取。又約《郊居賦》初無長處，而自矜其『雌霓連蜷』數語，謂王筠曰：『知音者稀，眞賞殆絕，僕所相邀，在此數語。』數語有何意味，而自矜若此？約之才思，於此可推。

又 《燕歌行》學柏梁體，七言句句叶韻不轉，此樂府體則可耳。後人作七古亦間用此體，節促而意短，通篇竟似湊句，毫無意味，可勿倣也。二句一轉韻，亦覺局促。大約七古轉韻，多寡長短，須行所不得不行，轉所不得不轉，方是匠心經營處。若曰柏梁體並非樂府，何不可效爲之？柏梁體是衆手攢爲之耳，出於一手，豈亦如各人之自寫一句乎？必以爲古而效之，是以虞廷『喜起』之歌，律今日詩也。

潘耒《遂初堂別集》文卷八《胡漁山詩集序》 剪綵鏤紙以爲花，五色相鮮，非不絢爛也，而人曾不留盼；水邊籬下，嫣然一枝，則賞而玩之，眞意存焉耳。大賓之筵，水陸畢陳，未嘗下箸；一杯之羹，啜而甘之，眞味存焉耳。唯詩亦然。明代前、後七子之派行，而摹擬剽竊，相習成風，膚辭浮響，靡然一律。於是徐文長、袁中郎、小修諸君，矯而爲峭拔清新之作，不循舊轍，見賞於世，以其直寫性靈，偏至側出，有眞意味存焉故也。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下 王介甫才力頗張，而意味較薄，《桃花源》一篇外，良楛互見矣。王逢力求生新，亦同時之錚錚者。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六《評論三・周櫟園》 櫟翁詩偏是在請室中作，篇篇有意味，豈心靜緣空耶？

薛雪《一瓢詩話》 蘇黃門謂杜詩雄，韓詩豪。杜詩之雄，可以兼韓之豪。如柳柳州，不若韓之變態百出也。使昌黎收斂而爲柳州則易，使柳州開拓而爲昌黎則難。此無他，意味可學，才氣不可學也。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一 近日有《讀杜心解》一書，如《送遠》、《九日

藍田崔氏莊》、《諸葛大名》等篇，所解誠有意味。然苦於索摘文句，太頭巾酸氣，蓋知文而不知詩也。不過較之《杜詩論文》、《杜詩詳註》等略爲有說耳，其實未成片段。

又卷二　周賀五律，頗有意味，在中末、晚初諸人五律之上，尚可頡頏溫岐。

又卷四　吳惟信中孚小詩極有意味，不獨吳下老儒爲之下拜而已。

又卷五　丁仲容復《題畫馬》一篇，周旋『韓幹畫肉』，從『服轅病瘦』說來，雖是寄託，而無意味。

李調元《雨村詞話》卷一《鏤》　李珣工於浣溪紗詞，其詞類七言，須於一句中含無限遠神方妙。如『入夏偏宜淺淡粧』，又『暗思何事立殘陽』，又『斷魂何處一蟬新』，皆有不盡之意。至『六街微雨鏤香塵』，『鏤』字則尖新少意味矣。

費錫璜《漢詩總說》　樂府如《鐃歌》、《飲馬長城窟》諸詩，皆極頓挫，工部於此最得手。後之擬者，多直說去，便鮮意味。

冒春榮《葚原詩說》卷一　凡作詩不寫景而專敘事與述意，是有賦而無比興，即乏生動之致，意味亦不淵永，結構雖工，未足貴也。善詩者常欲得生動之致，淵永之味，則中二聯多寓事意於景。然景有大小、遠近、全略之分，若無分別，亦難稱作手。

又　唐人多以句法就聲律，不以聲律就句法，故語意多曲，耐人尋味。後人不知此法，順筆寫去，一見了然，無意味矣。如老杜『清旭楚宮南，霜空萬里含』，順之當云『萬里楚宮南，霜空清旭含』也。『北歸衡雨雪，誰憫敝貂裘』，順之當云『誰憫貂裘敝，北衡雨雪歸』也。『野禽啼杜宇，山蝶夢莊周』，順之當云『莊周山蝶夢，杜宇野禽啼』也。玩此可以類推。

又卷二　昔有問作賦之法於司馬長卿者，長卿曰：『能讀千賦則善賦，能觀千劍則善劍。』詩之爲道，亦猶是爾。博觀古人衆製，乃以啓沃方寸之靈源。第初時識其繩尺部位，必不敢率意苟作。此時半字皆無，至有終年不成一詩者。久則得其意味，熟則機趣自生，沛然川至，瀰然雲起，不自知其詩之所由來。是眞懸詩以待題之時，而亦必無累其詩之題矣。

陳僅《竹林答問》　問：老杜『常從漉酒生』，注：『生，生涯也。此字可單押邪？此等押韻法，究不宜學。且如『爲』字韻，在四支最無意味，而少陵押至十餘次。有杜公之才則可，無杜公之才則厭矣。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三　七絕阮亭最爲擅長，時推絕技，集中名作如林，較各體獨多佳製。然失手之作，則襲取風調，意味索然。如《弔楊妃墓》詩云：『香魂不及黃幡綽，猶佔驪山土半丘。』非套襲盛唐王少伯『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句調乎？夫王詩所以妙者，在『玉顏』、『寒鴉』，一人一物，初無交涉，乃借鴉之得入昭陽，雖寒猶帶日光而飛，以反形人，則色未衰，已禁長信深宮，不復得見昭陽天日之苦。日者君象，『日影』比天顏，宮人不得見君，故自傷不如寒鴉，猶得望君顏色也。用意全在言外，對面寓人不如物之感，而措詞微婉，渾然不露，又出以搖曳之筆，神味不隨詞意俱盡，十四字中兼有賦比興三義，所以入妙，非但以風調見長也。阮翁生吞活剝，但套句調，而意則淺直，詞則笨拙，如嚼渣滓，了無餘味，是『畫虎不成反類犬』矣，又豈可違心譽之！

又卷四　王阮亭《題畫》云：『蘆荻無花秋水長，淡雲微雨似瀟湘。雁聲搖落孤舟遠，何處青山是岳陽？』《露筋祠》云：『翠羽明璫尚儼然，湖雲祠樹碧於煙。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楊妃墓》云：『巴山夜雨卻歸秦，金粟堆邊草不春。一種傾城好顏色，茂陵終傍李夫人。』《蠟磯靈澤夫人祠》云：『霸氣江東久寂寥，永安宮殿莽蕭蕭。都將家國無窮恨，分付潯陽上下潮。』此四絕皆以神韻制勝，意味深遠，含蓄不露，阮亭集中最上乘也。

劉熙載《詩概》　李陵贈蘇武五言，但敘別愁，無一語及於事實，而言外無窮，使人黯然不可爲懷。至『徑萬里兮度沙幕』一歌，意味頗淺，而《漢書・蘇武傳》載之以爲陵作，其果然乎？

厲志《白華山人詩說》卷一　古樂府《董嬌饒》一篇，方舟《漢詩說》以『請謝』句下作問答語解。小隱氏以爲不如作一人語，讀至『安得久馨香』一頓，接入『秋時』二語；下『何時』二語，見其本意，便結四句，煞有意味。如此似較方說更深厚。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余所愛之辛詞》　稼軒詞着力太重處，如《破陣子》爲陳同甫賦壯詩以寄之、《水龍吟》過南澗雙溪樓等作，不免劍拔弩張。余所愛者，如『紅蓮相倚深如怨，白鳥無言定是愁。』又，『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又，『城中桃李愁風雨，春在溪頭薺菜花』之類，信筆寫去，格

調自蒼勁，意味自深厚。不必劍拔弩張，洞穿已過七札，斯爲絕技。

又卷二《白石翠樓吟》 白石《翠樓吟》武昌安遠樓成。後半闋云：『此地宜有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望久，歎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消英氣。』一縱一操，筆如遊龍，意味深厚，是白石最高之作。此詞應有所刺，特不敢穿鑿求之。

又卷三《錢湘瑟工豔詞》 錢湘瑟工爲豔詞，造語尤妙。如《憶少年》云：『小屏殘燭，小窗殘雨，小樓殘夢。銖衣已煙散，只蘅蕪香重。』穠麗語能入幽境，意味便永。然亦僅在皮毛上求深厚，非吾所謂深厚也。

又卷四《樊榭謁金門》 余最愛樊榭《謁金門》七月既望湖上雨後作云：『凭畫檻，雨洗秋濃人淡。隔水殘霞明冉冉，小山三四點。艇子幾時同汎，待折荷花臨鑑。日日綠盤疎粉豔，西風無處減。』中有怨情，意味便厚。否則無病呻吟，亦可不必。

又《漢舒天分甚高》 漢舒自是作手，惜其享年不永，未盡所長。其天分甚高，如《琵琶仙》秋日遊金陵黃氏廢園云：『秋士心情，況遇著、客裏西風落葉。惆悵側帽行來，隔溪景清絕。沒半點、空香似夢，只幾簇、野花誰折。莎雨寒幽，石煙荒淡，鶯蝶飛歇。試問取、舊日繁華，有餅媼漿翁尚能說。道是廿年彈指，竟風光全別。眞不信尋常亭榭，也例逐滄桑棋劫。何怪宋苑陳宮，荒蛄弔月。』感慨蒼茫，結四語尤妙。他手每每倒說，意味轉薄。

又《位存采桑子》 位存《采桑子》云：『淚滴寒花，漸漸逢人說鬢華。』悲感語說得和緩，便覺意味深長。

又卷五《蒿庵眞珠簾》 蒿庵《眞珠簾》云：『羈地喜相尋，見白雲自遠。煙草滿川梅雨後，只陽斷江南何限。』意味甚深，亦不知其何所指。

又《蒿庵更漏子》 蒿庵《更漏子》云：『玉樓寒，芳草碧。門外馬嘶人跡。搴繡幕，拂銀屏，風來夜不扃。應念我。偏相左。魚鑰重門深鎖。書不寄，夢無憑。窗紗一點燈。』自是脫胎於飛卿，而意味又自不同。

又卷六《璞函送春詞》 『青子綠陰空自好，年年總被東風誤。』璞函《送春詞》也。意味極厚，詞之可以怨者。

又卷七《飛卿佳句》 『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飛卿佳句也。好在是夢中情況，便覺綿邈無際。若空寫兩句景物，意味便減。悟此方許爲詞。不則卽金氏所謂雅而不豔，有句無章者矣。

又《張元幹樓上曲》 張元幹《樓上曲》云：『樓外夕陽明遠水。樓中人倚東風裏。何事有情怨別離。低鬟背立君應知。東望雲山君去路。斷腸迢迢盡愁處。明朝不忍見雲山。從今休傍曲闌干。』意味深長，音調古雅，豔體中陽春白雪也。

又卷八《汪森詞綜序》 汪玉峯森之序《詞綜》云：『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陽姜夔出，句琢字鍊，此四字甚淺陋，不知本原之言。歸於醇雅。於是史達祖、高觀國羽翼之。張輯、吳文英師之於前，趙以夫、蔣捷、周密、陳允平、王沂孫、張炎、張翥效之於後。譬之於樂，舞箾至於九變，而詞之能事畢矣。』此論蓋阿附竹垞之意，而不知詞中源流正變也。綴謂白石一家，如閒雲野鶴，超然物外，未易學步。竹屋所造之境，不見高妙，烏能爲之羽翼。至梅溪則全祖清眞，與白石分道揚鑣，判然兩途。東澤得詩法於白石，卻有似處。詞則取徑狹小，去白石甚遠。夢窗才情橫逸，斟酌於周、秦、姜、史之外，自樹一幟，亦不專師白石也。虛齋樂府，較之小山、淮海，則嫌平淺。方之美成、梅溪，則嫌伉壑，似鬱不紆，亦是一病，絕非取徑於白石。竹山則全襲辛、劉之貌，而益以疏快。直率無味，與白石尤屬歧途。草窗、西麓兩家，則皆以清眞爲宗。而草窗間有與白石相似處，而亦十難獲一。碧山則源出風騷，兼採衆美，託體最高，與白石亦最異。至玉田乃全祖白石，面目雖變，託根有歸，可爲白石羽翼。仲舉則規模於南宋諸家，而意味漸失，亦非專師白石。總之，謂白石拔幟於周、秦之外，與之各有千古則可。謂南宋名家以迄仲舉，皆取法於白石，則吾不謂然也。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 莫子山《水龍吟》換頭云：『也擬與愁排遣，奈江山遮攔不斷。嬌訛夢語，溼熒喉袖，迷心醉眼。』此等句便開明已後詞派，風格稍稍遜矣。其過拍云：『但年光暗換，人生易感，西歸水、南飛雁。』《玉樓春》換頭云：『憑君莫問情多少。門外江流羅帶繞。』此等句便佳，渾成而意味厚。

格

王昌齡《論文意》（《文鏡秘府論》南卷） 凡作詩之體，意是格，聲是律，意高則格高，聲辨則律清，格律全，然後始有調。用意於古人之上，則天地之境，洞焉可觀。古文格高，一句見意，則『股肱良哉』是也。其次兩句見意，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也。其次古詩，四句見意，則『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是也。又劉公幹詩云：『青青陵上松，飄颻谷中風，風弦一何盛，松枝一何勁。』此詩從首至尾，唯論一事，以此不如古人也。

殷璠《河嶽英靈集詩評・儲光羲》 儲公詩，格高調逸，趣遠情深，削盡常言，挾風雅之迹，浩然之氣。《述華清宮》詩云：『山開鴻濛氣，天轉招搖星。』又《遊茅山》詩云：『小門入松柏，天路涵虛空。』此例數百句，已略見《荊揚集》，不復廣引。璠嘗覩公《正論》十五卷、《九經外義疏》二十卷。言博理當，實可謂經國之大才。

司空圖《司空表聖文集》卷二《與李生論詩書》 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淳蓄、溫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編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遨舉哉？賈浪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蹇澀，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

又《題柳柳州集後》 金之精藏，效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思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鬭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

齊己《風騷旨格・詩有三格》 一曰上格用意。詩云：『那堪懷遠道，猶自上高樓。』又云：『九江有浪船難濟，三峽無猿客自愁。』

二曰中格用氣。詩云：『直饒人買去，還向柳邊栽。』又云：『四海魚龍精魄冷，三山鸞鳳骨毛寒。』

三曰下格用事。詩云：『片石猶臨水，無人把釣竿。』又云：『一輪湘渚月，萬古獨醒人。』

歐陽修《六一詩話》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爲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

秦觀《淮海集》卷二二《韓愈論》 然則列、莊、蘇、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躬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

陳師道《後山詩話》 魯直謂荊公之詩，暮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徼，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二謝，失於巧爾。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下 詠物者要當高得其格致韻味，下得其形似，各相稱耳。杜子美多大言，然詠丁香、麗春、梔子、鸂鶒、花鴨，字字實錄而已，蓋此意也。

魏泰《臨漢隱居詩話》 白居易亦善作長韻叙事，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又不能更風操，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易厭也。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卷二 陳無己先生語余曰：『今人愛杜甫詩，一句之內，至竊取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余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謁玄元皇帝廟》詩，敍述功德，反復外意，事核而理長，《閬中歌》，辭致峭麗，語脉新奇，句清而體好，茲非立格之妙乎？《江漢》詩，言乾坤之大，腐儒無所寄其身，《縛雞行》，言雞蟲得失，不如兩忘而寓於道，茲非命意之深乎？《贈蔡希魯》詩云「身輕一鳥過」，力在一過字，《徐步》詩云「惑粉上蜂鬚」，功在一上字，茲非用字之精乎？學者體其格，高其意，鍊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規規然髣像之乎！』

陳巖肖《庚溪詩話》卷上 六一於杜詩既稱其雖一字人不能到，又稱

其格之豪放，又取以證碑刻之眞僞，詎可謂六一不好之乎？後人之言，未可信也。

吳可《藏海詩話》 唐末人詩，雖格不高而有衰陋之氣，然造語成就。今人詩多造語不成。

又 「北邙不種田，唯種松與柏。松柏未生處，留待市朝客。」又《貧女》詩：「照水欲梳妝，搖搖波不定。不敢怨春風，自無臺上鏡。」二詩格高，而又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又 凡裝點者好在外，初讀之似好，再三讀之則無味。要當以意爲主，輔之以華麗，則中邊皆甜也。裝點者外腴而中枯故也，或曰「秀而不實」。晚唐詩失之太巧，只務外華，而氣弱格卑，流爲詞體耳。又子由《敍陶》詩「外枯中膏，質而實綺，癯而實腴」，乃是敍意在內者也。

韓純全《山水純全集·論觀畫別識》 凡閱諸畫，先看風勢氣韻，次究格法高低者，爲前賢家法規矩用度也。僕生意純而物理順，用度備而格法高，固得其格者也，雖有其格，而家法不可操雜者，何哉？且畫李成之格，豈用雜於范寬。正如字法，顏柳不可以同體，篆隸不可以同攻。故所操不一，則所用有差，信乎然矣。歸古驗今，善觀乎畫者，焉可無別歟？然古今山水之格皆畫也。

葉適《水心先生全集》卷一二《王木叔詩序》 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鬬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

姜夔《白石道人詩說》 意出於格，先得格也；格出於意，先得意也。吟詠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禮義，貴涵養也。

王若虛《滹南詩話》卷一 荊公云：『李白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杜甫，則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蓋其緒密而思深，非淺近者所能窺，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此固上乘之論，殆非盛唐之法。且如賈至王維岑參諸聯，皆非內意，謂之不入詩格，可乎？然格高氣暢，自是盛唐家數。太白曰：『刻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迄今膾炙人口。謂有含蓄，則鑿矣。

又卷二 《潛溪新話》曰：『詩有格有韻。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句，格高也；康樂「池塘生春草」之句，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欲韻勝

長江。

劉塤《水雲村稿》卷五《新編絕句序》 詩至律難矣，至絕句尤難矣，至五言絕句，又大難矣！辭彌寡，意彌深，格彌嚴，味彌遠。豈比夫大篇長歌，可以浩蕩縱橫，衍之而多者。唐人翻空幻奇，首變律絕，獨步一時，廣寒霓裳，節拍餘韻，飄落人間，猶挾青冥浩邈之響。後世乃以社鼓漁榔，欲追仙韻，千古吟魂，應爲之竊笑矣。

李夢陽《空同先生集》卷六一《答吳謹書》 讀論文一篇，僕竊疑焉。足下之意，不過執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見耳，恐不然。夫文自有格，不祖其格，終不足以知文。今人有左氏、遷乎？而足下以左氏、遷律人邪？而足下以左氏、遷律人邪？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一筆，其不同特肥、瘦、長、扁、整、流、疏、密、勁、溫耳。此十者，字之象也，非筆之精也，乃其精則固無不同者，夫文亦猶是耳。足下謂遷不同左氏，左氏不同古經，亦其象耳。僕不敢謂然，幸足下思之，有教再布。

徐禎卿《談藝錄》 雜懷因感以詠言，覽古隨方而結論。行旅迢遙，苦辛各異；遨遊晤賞，哀樂難常；孤孽怨思，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鬱伊。此詩家之錯變，而規格之縱橫也。然思或朽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備，詞或罅缺而未博，氣或柔獷而未調，格或莠亂而未叶，咸爲病焉。故知驅踪靡常，城門一軌，揮斤污鼻，能者得之。若乃訪之於遠，不下帶枉；索之以近，則在千里。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

又 古詩句格自質，然大入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鼓瑟。』銕歌詞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絕工美，可爲七言宗也。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 《金鍼詩格》曰：『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涵蓄，方入詩格。若子美「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是也。』此固上乘之論，殆非盛唐之法。且如賈至王維岑參諸聯，皆非內意，謂之不入詩格，可乎？然格高氣暢，自是盛唐家數。太白曰：『刻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迄今膾炙人口。謂有含蓄，則鑿矣。

又卷二 《潛溪新話》曰：『詩有格有韻。淵明「悠然見南山」之句，格高也；康樂「池塘生春草」之句，韻勝也。』格高似梅花，韻勝似海棠。欲韻勝

者易，欲格高者難。兼此二者，惟李杜得之矣。

又卷四 凡作詩要情景俱工，雖名家亦不易得。聯必相配，健弱不單力，燥濕無兩色。能用此法，則不墮歧路矣。少陵狀景極妙，巨細入玄，無可指摘者。寫情失之疏漏，若『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上句眞率自然，下句爲韻所拘爾。昌黎寫情亦有佳者，若『飲中相顧色，別後獨歸情』，辭澹意濃，讀者靡不慨然。每拙於寫景，若『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下句清新有格，上句聲調齟齬，使無完篇，則血脈不周，病在一譬故爾。

王世貞《藝苑巵言》卷一 才生思，思生調，調生格。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

又卷七 謝茂秦年來益老詩，實寄示擬李杜長歌，醜俗稚鈍，一字不通，而自爲序，高自稱許，其略云：『客居禪宇，假佛書以開悟。暨觀太白少陵長篇，氣充格勝，然飄逸沉鬱不同，遂合之爲一，入乎渾淪，各塑其像，神存兩妙，此亦攝精奪髓之法也。』此等語何不以溺自照。

顧起綸《國雅品・釋品・果斌》 余辛酉秋，寓半峰竹亭中，與斌公嘯詠者月餘。嘉其欣欣不倦，得遠公雅致。其爲詩，多在中夕沉思苦索得之，就坐揮毫，非所能也。余謂：『公作詩，如南能腰石碓米已熟，但欠篩在。』雖出一時調語，今觀集中尙堪播揚。其七言是元調，意勝於格，往往有逸趣。五言多有佳者，如：『鳥栖雲外樹，龍護鉢中蓮。』『谷響珠泉落，巖危草閣懸。』是神駿語，亦皎然靈一之選。

顧元慶《夷白齋詩話》卷下 七言絕句，唯王江寧能無疵類；儲光羲、崔國輔其次者。至若『秦時明月漢時關』起句，施之小詩，未免有頭重之病。若『水盡南天不見雲』、『永和三日盪輕舟』、『囊無一物獻尊親』、『玉帳分弓射虜營』，皆所謂滯累，以有襯字故也。非高才不妙，而所以妙非才。杜撰則離，離非超脫之謂，格雖自創，神契古人，則體離而意未嘗不合；程古則合，合非摹擬之謂，字句雖因，神情不傅，則體合而意未嘗不離。

賀貽孫《詩筏》 唐律多近古，然唐古風亦往往可截作律者。夫古詩之至者也。如王少伯昌齡《別劉諷》云：『天地寒更雨，蒼茫楚城陰。一樽廣陵酒，十載衡陽心。倚伏不堪料，悲歡豈易尋。相逢成遠別，後會何如今！』只此四十字，格高而味厚，是一首絕好五言律。以多卻減價數倍。即此可悟律詩之妙，在言止而意猶不盡；古詩之妙，在止乎其所不得止也。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六《程文》 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爲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爲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爲之，故曰趨而下。鼂、董、公孫之對，所以獨出千古者，以其無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異之才出矣。

歸莊《歸莊集》卷三《玉山詩集序》 余嘗論詩，氣、格、聲、華，四者缺一不可。譬之於人，氣猶人之氣，人所賴以生者也，一肢不貫，則成死肌，全體不貫，形神離矣；格如人五官四體，有定位，不可易，易位則非人矣；聲如人之音吐及珩璜琚瑀之節；華如人之威儀及衣裳冠履之飾。近世作詩者日多，詩之爲途益雜。聲或鳥言鬼嘯；華或雕題文身；按其格，有頤隱於臍，肩高於頂，首下足上如倒懸者；視其氣，有厄羸欲絕，有結轖擁腫，不仁如行屍者。使人而如此，尙得謂之人乎哉！今讀諸君之詩，大抵皆氣達而格正，聲華亦琅琅煒煒，蓋魁然膚革充盈，容貌端整，雜珮鏘鳴，衣冠甚偉之丈夫也。加之膏粱以助其養，濟之藥物以去其病，繼之導引服食之術以神其用，吾知此魁然丈夫者，由是以遊八極，享千齡，無難也。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 七言絕句，唯王江寧能無疵類；儲光羲、崔國輔其次者。至若『秦時明月漢時關』起句，施之小詩，未免有頭重之病。若『水盡南天不見雲』、『永和三日盪輕舟』、『囊無一物獻尊親』、『玉帳分弓射虜營』，皆所謂滯累，以有襯字故也。非高才不妙，而所以妙非才。杜撰則離，離非超脫之謂，格雖自創，神契古人，則體離而意未嘗不合；程古則合，合非摹擬之謂，字句雖因，神情不傅，則體合而意未嘗不離。

又 咏物詩，齊、梁始多有之。其標格高下，猶畫之有匠作，有士氣。徵故實，寫色澤，廣比譬，雖極鏤繪之工，皆匠氣也。又其卑者，餖飣成篇，謎也，非詩也。李嶠稱『大手筆』，詠物尤其屬意之作，裁剪整齊而生意索然，亦匠筆耳。

毛先舒《詩辯坻》卷一《總論》 詩須博洽，然必斂才就格，始可言詩。亡論詞采，即情與氣，亦弗可溢。胸貯幾許，一往傾瀉，無關才多，良由

法少。如瓠子弛其正道，鉅野汎溢，又惡宣房之塞，其孰能不波？

又卷二《魏》 魏詩『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唐詩『定是風光牽宿醉，來晨復得幸昆明』，宋填詞『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意若相像，而各用我格，俱敷情之秀句。

又《六朝》 情語肇允，故原《三百》。大抵雍、岐篤貞，淇、洧煽淫，二者之中，仍判悰苦。《氓蚩》啓『唾井』之源，《綠衣》開宮詞之始，此哀之緒也。漢宮蹋臂，徵於『荇菜』，楊方《同聲》，亦本『弋雁』，此愉之端也。就茲二情，復有二體。其一專模情至，不假粉澤，搖魂洞魄，句短情多，始於『東薪』、『芍藥』，衍於《九歌》，暢於《清商》，至填詞而極，此一派也。其一則鋪張衣被，刻畫眉頰，藻文雕句，寓志於辭，則始於《碩人》、《偕老》，靡於《二招》，流於《白紵》，至《元曲》而極，此一派也。李唐作者，不一其途，最者右丞聯會眞之韻，協律奏《惱公》之曲，檢校開西崑之製，承旨發無題之咏。騷流符會，餘弄未渫，故格有穠穉，旨有正變。識乖揚搉，概云擯於大雅，則無乃拙目之嗤歟！

又卷三《唐後》 『明月高秋迥』、『高』、『迥』字複，然不害格。若易作『清秋』或『高秋映』，便自輕萎。古法耳。他如『湛露酌流霞』，『龍移新愛奪』，語複可笑，然終不失正始朴處。

又 胡明瑞舉唐五言絕句凡十六首，云佳者大半於此。余觀權德輿《玉臺體》二首，語意佻淺；至王建《新嫁娘》、施肩吾《幼女詞》，摹事太入情，便落卑格。

又 李適之《罷相作》，敖子發以爲不如錢起《暮春歸故山草堂》。不知李詩朴直，錢詩便巧，李出錢上自遠，子發未審格耳。

又 盛唐七絕，常建最劣，高得中唐，卑入宋格，如『過在將軍不在兵』是也。

又 謝茂秦謂情詩難作，何元朗謂情詞易工，二語無妨並當。蓋詩必求格，而情語近昵，則易於卑弱；詞則昵乃當行，高顧反失之。又元朗少喜曲，中年病廢，教童子習唱，遂通音調。是躭於曲學者，故不難於言情。茂秦少亦工小詞，後見於鱗諸子，遂大羞悔，故道著情語便苦畏，亦傷弓之驚弦聲也。

又《雜論》 何元朗最喜白太傅，稱其『不事雕飾，直寫性情』，不知此政詩格所由卑也。又稱白《琵琶行》、元《連昌宮詞》爲古今長歌第一，殆見

前，而隨物以賦形，格由於意，而事符於體；且其貴州、兩粵諸作，強半爲請求之文，請求之文，文之最難工者也，意與事未可本吾所故有以立吾說，而先生亦不失其體格如此。蓋先生少負英絕之姿，兼以邢、張之強識，精心攻苦

幾數十年，自辭賦靡麗，轉溯八家、秦、漢，而歸諸聖賢之大道。其得此，抑有由也。然先生方見其甚難，歛然自以爲未足，夫足則止矣，止則勿長而日消澌矣。難者心無懈，未足則往；無懈而往，其境趣未嘗有窮期。予是以知先生必欲傳於後世也。

又卷九《答孔英尚惟敘》　詩古文可豪不可粗，可暢不可易，可奧不可僻澀，可樸不可率而俚，可奇不可誕，可靈不可巧，可細不可弱。長篇不可蔓衍，以其有分數提頓也；短篇宜意味悠永，以其勁轉曲折而可咀嚼也。峭者當益腴，華者當益潔。可正不可迂，可古勁不可生撰。叙事之文，當審位置之先後，而格法出其中也。深者不可晦，淺者不可薄，簡者不可疏而略，文不文之辭不可相揉雜也。最不可者曰順寫，堪輿家之所謂奴龍也。不有格與法與體，要不可以言文也。

王士禎答劉大勤問《師友詩傳續録》　問：『孟襄陽詩，昔人稱其格韻雙絕。敢問格與韻之别？』答：『格謂品格，韻謂風神。』

又　問：『昔人論詩之格曰：「所以條達神氣，吹噓興趣，非音非響，能外一枝斜更好」，高於和靖之「暗香」「疏影」，林又高於季迪之「雪滿山中」「月明林下」，至晚唐之「似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則下劣極矣。』誦而得之。清氣徘徊於幽林，遇之可愛；微徑紆迴於遙翠，求之逾深。」是何物也？』

答：『數語是論詩之趣耳，無關於格。格以高下論。如坡公詠梅：「竹

田同之《西圃詩説》　律細格老，與年俱進，皮毛脱落，乃見眞實。作詩而多無音累氣，皆由浮膽未盡耳。

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卷二　南渡諸詩，亦似晚唐已後，格卑氣弱，非復東都之舊矣。陸務觀挺生其間，被濯振拔，自成一家，眞未易才。七言古詩登杜、韓之堂，入蘇、黄之室，雖工力不敵前人，亦一傑搆。

王概《學畫淺説・六要六長》　氣運兼力，一要也。格制俱老，二要也。變異合理，三要也。彩繪有澤，四要也。去來自然，五要也。師學捨短，六要也。麤鹵求筆，一長也。僻澁求才，二長也。細巧求力，三長也。狂怪求理，四長也。無墨求染，五長也。平畫求長，六長也。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作詩高手在鍊意，鍊格、鍊詞次之。詞、格之鍊，人恆知之，至鍊意則未必知也。故知鍊意者，可與言詩。

又　李嗣眞論右軍書每不同，以變格難傳。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遥篇》、《孤雁賦》，迹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畫象贊》、《洛神賦》，姿奇雅麗，有矜莊嚴肅之象：皆見義而成字，得意而獨妍。學詩不辯諸體，古近一樣胡盧，豈所謂變格難傳者歟？右軍云：『眞書、行書，皆依此法。若學草書，又有别法。至八分、古隸以及章草、行押，各各體勢不同。』書伎猶然，況六義乎？

喬億《劍谿説詩》卷上　蕭功曹穎士李員外華獨孤常州及詩，皆以格勝，不欲與流輩爭妍。蕭品節尤高。新舊《唐書》俱傳入《文苑》，殊失義例。

又　許彦周謂『張籍、王建樂府、宫詞皆傑出，而不能追逐李、杜者，氣不勝耳』。漁洋老人《分甘餘話》非之，謂『正坐格不高耳』。愚以爲皆非也。張、王縱氣勝格高，祇追逐王、李、高、岑，如何敢望李、杜？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三《學詩初步》　格如屋之有間架，欲其高竦端正；調如樂之有曲，欲其圓亮清粹，和平流麗。句欲鍊如熟絲，方可上機；字欲琢如嵌寶器皿，其珠玉珊翠之屬，恰與歎貌相當。機所以運字句，氣所以貫格調。若神之一字，不離四者，亦不滯於四者。發於不自覺，成於經營布置外，但可養不可求，可會其妙，不可言其所以然。讀詩而偶遇之，當時存胸中，咏哦以竟其趣，久久自悟已。

薛雪《一瓢詩話》　格有品格之格，體格之格。體格一定之章程，品格自然之高邁。品高雖被綠養青笠，如立萬仞之峰，俯視一切；品低即拖紳搢笏，趨走紅塵，適足以誇耀鄉閭而已。所以品格之格與體格之格，不可同日而語。

吴雷發《説詩菅蒯》　詩格不拘時代，惟當以立品爲歸，誠能自成一家，何用寄人籬下。但古來詩人衆矣，安必我之詩格不偶有所肖乎？今人執一首、一句，以爲此似前人某某，殊爲膠柱之見。夫一人之詩，平奇濃淡，未必每首、每句俱限一格，何得執一斑以定全豹耶？

袁枚《續詩品・布格》　造屋先畫，點兵先派。詩雖百家，各有疆界。我用何格？如盤走丸。横斜操縱，不出於盤。消息機關，按之甚細。一律

未調，八風掃地。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六《春星草堂詩集序》 乙巳夏，大昕來鄞，先生出詩稿見示，讀之，思深而力厚，格高而氣和，得古人之性情，而不襲其面目，兼古人之門徑，而不局於方隅，此眞才人也，此大才人也。兼詩家之四長，而無復遺憾，先生於此不凡矣。爰書數語於簡端。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一 劉汝州希夷詩，格雖不高，而神情清髣，亦自奇才。

又卷二 顧逋翁歌行，邪門外道，直不入格。

又卷三 黃裳、覺仲詩，格雖不高，而頗有疎奇處。此自不能深造，然亦可見各人各種之不同，豈必蹈常襲故哉？

又卷五 遺山七古，詞平則求之於氣，格平則求之於調。

徐增《而菴詩話》 詩本乎才，而尤貴乎全才。才全者能總一切法，能運千鈞筆故也。夫才有情、有氣、有思、有調、有力、有略、有量、有律、有致、有格。情者，才之醞釀，中有所屬；氣者，才之發越，外不能遏；思者，才之徑路，入於縹緲；調者，才之鼓吹，出以悠揚；力者，才之充拓，莫能搖撼；略者，才之機權，運用由己；量者，才之容蓄，洩而不窮；律者，才之約束，守而不肆；致者，才之韻度，久而愈新；格者，才之老成，驟而難至。具此十者，才可云全乎？然又必須時以振之，地以基之，友以澤之，學以足之。夫披鮮挼藻，春華裕如，是時以振之也；雄視闊步，門業清高，是地以基之也；辨體引義，以致千秋，是友以澤之也；金聲玉振，以集大成，是學以足之也。復得此四者，而才始無弊，可稱全才矣。

又 古詩貴質朴，質朴則情眞；又貴緊嚴，緊嚴則格老。

錢杜《松壺畫憶》卷上 山水中屋宇甚不易爲，格須嚴整，而用筆以疏散爲佳。處處意到而筆不可到，明之文待詔足以爲法。

冒春榮《葚原詩說》卷四 竊謂古詩之要在格，律詩之要在調，亦如過雲社中所謂北力在絃，南力在板耳。絃可操縱於手，板不可游移於腔；調可默運於心，格不能不模範於古。唐人古詩，無有不從前代入者，子昂從阮入，王、孟、韋、柳從陶入，李頎、常建、王昌齡諸人從晉、宋入，太白從齊、梁入，獨老杜從漢、魏入，取法乎上，所以卓絕衆家。中唐諸子，其變斯極，長吉學《楚騷》不得，而趨於詭僻；退之追《風》、《雅》不及，而逃於生峭；孟郊之苦吟，盧仝之狂誕，創不成創，因無所因；張、王樂府，時有遺聲；元、白唱酬，了無深致：要之皆彼善於此也。晚唐人變無所復之，不得不往於近體，才力所限，豈可強哉！

閻名《靜居緒言》 樂府《郊祀》之歌爲一體，《頌》之餘也。《鐃歌》長短句爲一體，如五言古、五七絕句者爲一體，要皆古詩之流。然其風刺勸懲，頗有甚於詩者，此其本體也。至有無首無尾，樂極哀來，破涕爲笑者，此其本格也。與詩確有不同可知矣。歷代所製，或擬題而變格，或擬體而易名，或擬體而換意，未有襲迹肖形爲之者。如唐人則尠有擬古，雖太白亦多假題發揮；子美《無家》、《新婚》、《垂老別》諸篇，獨造其格，遂成絕調。勝國多擬漢樂府，痕跡宛然。彼方謂唐人不能漢曲，不知漢曲訛不可辨，陳思早言之矣。

又 岑嘉州、高達夫、李東川詩，皆闊達贍博，要爲一家眷屬。分而言之：岑詩樸而致，高詩簡而沖，李詩奇而峭。讀之如與有道接語，初無奧妙之辭令，而言之已發物理；既非縱橫之口術，而聞者足爲動容。平正有餘，出奇不窮，詩工矣，格尚矣。好奇務新者，宜於三家參之。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絛辨》 鍊字不如鍊句，鍊句不如鍊意，鍊意不如鍊格。

尚鎔《三家詩話·三家分論》 苕生詩有不可及者八：才大而奇，情深而正，學博而醇，識高而老，氣豪而眞，力銳而厚，格變而隱，詞切而堅。但恃其逸足，往往奔放，未免蹈裴晉公識昌黎之失也。

又 雲松七律格雖不高，而語無不典，事無不切，意無不達，對無不工，兼放翁、初白之勝，非袁、蔣所能及也。

施補華《峴傭說詩》 五律有清空一氣不可以鍊句鍊字求者，最爲高格。如太白『牛渚西江夜』、『蜀僧抱綠綺』，襄陽『掛席幾千里』，摩詰『中歲頗好道』，劉愼虛『道由白雲盡』諸首，所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

又 戴叔倫《三閭廟》：『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並不用意，而言外自有一種悲涼感慨之氣，五絕中此格最高。義山：『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歎老之意極矣，然祇說夕陽，並不說自己，所以爲妙。五絕七絕，均須知此，此亦比興也。

陳僅《竹林答問》 問：黃白山所列杜詩句法，有可取否？

此爲初學講解，其中亦有不可不知者。要之作者初未嘗有心立格，若以是爲金科玉律，則成笨伯矣。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姜夔詞》 北宋詞多就景敍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即事敍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吾十年來服膺白石，而以稼軒爲外道，由今思之，可謂譬人捫籥也。稼軒鬱勃故情深，白石放曠故情淺。稼軒縱橫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惟《暗香》、《疏影》二詞，寄意題外，包蘊無窮，可與稼軒伯仲。餘俱據事直書，不過手意近辣耳。白石詞如明七子詩，看是高格響調，不耐人細思。白石以詩法入詞，門徑淺狹，如孫過庭書，但便後人模仿。白石好爲小序，序即是詞，詞仍是序，反覆再觀，如同嚼蠟矣。詞序序作詞緣起，以此意詞中未備也。今人論院本，尚知曲白相生，不許複沓，而獨津津於白石詞序，一何可笑。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二 謝山人、徐迪功二人，皆精於律詩，短於古體。律詩尤工五言，謝以鍊勝，殊似嘉州，徐以格勝，殊似襄陽，均自成一隊者。

又卷四 升菴壯年戍滇，老而未返，於三迤足迹迨偏，滇中山水景物，多入題詠，足備後人採擇，足資地志考據。滇中風雅，實倡於此。惜其論詩專主六朝、初唐，以齊、梁綺麗爲宗，詞勝於格，肉多於骨，有春華而欠秋實，終非上乘禪耳。況其學不專於詩，往往疎於法律，又多空調浮響，究難與專門名家爭勝負於千古。特其讀書既多，著述最富，不惟論說考證，多具卓識，即以詩言，其佳章好句，亦多可取。

劉熙載《詩概》 意欲沈著，格欲高古。持此以等百家之詩，於杜陵乃無遺憾。

又 宋王元之詩自謂樂天後進，楊大年、劉子儀學義山爲西崑體，格雖不高，五代以來，未能有其安雅。

又 論詩者，或謂鍊格不如鍊意，或謂鍊意不如鍊格。惟《姜白石詩說》爲得之，曰：『意出於格，先得格也；格出於意，先得意也。』

又 氣有清濁厚薄，格有高低雅俗。詩家泛言氣格，未是。

江順詒輯《詞學集成》卷五《宋人詞評》 黃叔暘云：『耆卿長於纖豔之詞，然多近俚俗。』陳質齋云：『柳詞格不高，獨音律諧婉，詞意妥貼，承平氣象，形容曲盡。尤工於羈旅行役。』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三 清姒學作小令，未能入格。偶幡翁《中州樂府》，得劉仲尹『柔桑葉大綠團雲』句，謂余曰：『只一「大」字，寫出桑之精神，有它字以易之否？』斯語其庶幾乎。略知用字之法。

格調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江西詩派序・黃山谷》 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爲崑體，故優人有掊擊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爲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達磨，不易之論也。其《內集》詩尤善，信乎其自編者。頃見趙履常極宗師之，近時詩人惟趙得豫章之意，有似之者。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四九《題重刻缶鳴集後》 惟蘇文忠公有言：詩至於杜子美。故近代學詩者多以杜爲師，而尤得其三尺者，虞、楊、范三家而已。然文忠又謂子美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今之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世以爲確論。若季迪生值元季，非不知有子美者，獨其胸中蕭散簡遠，得山林江湖之趣，發之於言，雖雄不敢當乎子美，高不敢望乎魏晉，然能變其格調，以彷彿乎？韋、柳、王、岑於數百載之上，以成皇明一代之音，亦詩人之豪者哉！所恨憃蚤死，未見其所止何如，君子爲之慨歎。

李東陽《麓堂詩話》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於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叠。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爲樂。今泥古詩之成聲，平側短長，句句字字，摹倣而不敢失，非惟格調有限，亦無以發人之情性。若往復諷詠，久而自有所得，得於心

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遠別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乎是，亦未可與言詩也。

謝榛《四溟山人全集》卷三《江南李秀才過敝廬因言及詩法賦此長歌用答來意》 草堂細雨茶烟遲，遠來客子愛吟詩。一朝變化悟是主，悟到無形偏有爲。天設織機奪衆巧，扶桑繭繅五色絲。金莖甘露浮清氣，半空吸徹了仙味。但爽詞人藜藿腸，漢家仙基竟入魏。太白少陵兩詩豪，探奇不盡登臨費。暗谷頓使魑魅藏，陰崖寧無神明衛。苦心須求格調工，寄興莫與凡流同。峨眉峰頭弄片月，羊腸路口追長風。平順卻難險巇易，舍毫垂首沉思中。聖代無媒自蕭散，杖掛百錢步可緩。出門遊眺欲忘歸，天際好山青不斷。

又《四溟詩話》卷四 詩賦各有體製，兩漢賦多使難字，堆垛聯綿，意思重疊，不害於大義也。詩自蘇李五言暨《十九首》，格古調高，句平意遠，不尚難字，而自然過人矣。

又 予夜觀李長吉孟東野詩集，皆能造語奇古，正偏相半，豁然有得，併奪搜奇想頭，去其二偏。險怪如夜壑風生，暝巖月墮，時時山精鬼火出焉；苦澀如枯林朔吹，陰崖凍雪，見者靡不慘然。予以奇古爲骨，平和爲體，兼以初唐盛唐諸家，合而爲一，高其格調，充其氣魄，則不失正宗矣。若蜜蜂歷采百花，自成一種佳味與芳馨，殊不相同，使人莫知所蘊。作詩有學釀蜜法者，要在想頭別爾。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 孟襄陽『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韋左司『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雖格調非正，而語意亦佳。于鱗乃深惡之，未敢從也。

又 宋延清集中《靈隱寺》一律，見《駱賓王集》；《落花》一歌，見《劉希夷集》。所載老僧及害劉事，余已有辯矣。若究其詞氣格調，則《靈隱》自當屬宋，《落花》故應歸劉。

王世懋《藝圃擷餘》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自傅初盛，有稱大曆以下，色便赧然。然使誦其詩，果爲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唐詩人，如溫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眞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賀貽孫《詩筏》 嚴儀卿謂『律詩難於古詩』。彼以律詩斂才就法爲難耳，而不知古詩中無法之法更難。且律詩工者能之，古詩非工者所能，所謂『其中非爾力』，則古詩難於律詩也。又謂『七言律難於五言律』。彼謂七言律格調易弱耳，而不知五言律音韻易促也。五字之中，鏗然悠然，無懈可擊，有味可尋，一氣渾成，波瀾獨老，名爲堅城，實則化境，則五言律難於七言律也。若『絕句難於八句，五言絕難於七言絕』，二語甚嘗。惜未言五言古難於七言古耳。

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盛唐・張若虛》 《春江花月夜》，其爲名篇不待言，細觀風度格調，則劉希夷《擣衣》諸篇類也。此誠盛唐中之初唐。且若虛與賀季眞同時齊名，遽分初盛，編者殊草草。吾讀詩至賀秘書，眞若雲開山出，境界一新，毋寧置張於初，列賀於盛耳。

周亮工《賴古堂集》卷一三《西江遊草序》 古人爲詩，未有舍性情而專言格調者。今人好稱格調，而反略於性情，此詩之所以不古也。夫詩以言性情也，山澤之子，不可與論廟堂；華曼之詞，不可與言顯頓，其情殊也。今無與於頌述，而繡散其貌；本無所感慨，而涕泗從之，以不情之悲喜，爲應酬之章句，所謂鞶鑠之不中於音也。而挾其行卷，詡然曰：『我盛唐，我六朝也。』余竊怪之，而世俗之見鮮與余同。惟吾友方子爾止，其論詩與余最合。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八《學文堂文集序》 然吾以爲格調者，文之繪事後素者也。文以意爲先，而一篇必有一意，則能文者夫人而知之。蓋君子之立言，與立身立事，皆必有其大意，大意既定，則無往不得其意。辟如治軍，汾陽之寬，臨淮之嚴，自決機兩陣，至一令一號，皆終身行其意所獨得，故皆足成功。否則因題命意，緣事以起論，其前後每自相牴牾，而觀者回惑捍格，無所得其根本。椒峰言依仁義，雖小文雜記，恒取有關勸懲，至其叙事之文，凡忠臣孝子義士節婦，必勤勤懇懇爲文傳之。而其間有難言者，尤必委曲隱紆，求其可傳而後已。

又《宗子發文集序》 吾則以爲養氣之功，在於集義；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今夫文章，六經、四書而下，周、秦諸子兩漢百家之書，於體無所不備。後之作者，不之此則之彼。而唐、宋大家，則又取其書之精者，參和雜

繇，鎔鑄古人以自成，其勢必不可以更加。故自諸大家後，數百年間，未有一人獨創格調，出古人之外者。然文章格調有盡，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識不高於庸衆，事理不足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與《左》、《史》、韓、歐陽並立無二，亦可無作。古人具在，而吾徒似之，不過古人之再見，願必多其篇牘，以勞苦後世耳目，何爲也？且夫理固非取辦臨文之頃，窮思力索，以求其必得。鍾太傅學書法曰：『每見萬彙，皆畫象之。』韓退之稱張旭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其所以然之理，雖市儈優倡大猾逆賊之情狀，寵婢巧夫米鹽凌雜鄙褻之故，必皆深思而謹識之，醞釀蓄積，沈浸而不輕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淺深，各以類觸，沛乎若決陂池之不可禦。辟之富人積財，金玉布帛竹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必有所用之，而當其必需，則糞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

計東《改亭文集》卷一二《答諸弟子論詩》 學古詩必先從五古入，次七言，次古樂府。樂府資其材料博且典耳。《郊廟》、《鐃歌》之類，似不必擬，不如自爲七言長篇也。若屑屑摹古人格調，又一李滄溟矣，不如不作。

田同之《西圃詩説》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規規摹倣古人而神氣不舒者，文通之《雜擬》也。格調遒逸而俗氣未除者，少陵之古詩也。此論爲今人説法，非敢妄議古人也。然今人可與言此者鮮矣！

又 論詩者謂初盛中晚之目，始於嚴滄浪而成於高廷禮，承譌踵謬，三百年於茲，則大不然。夫初盛中晚之詩具在，格調聲響，千萬人亦見，胡可溷也？又謂燕公、曲江亦初亦盛，孟浩然、王維亦盛亦初，錢起、皇甫冉亦中亦盛，如此論人論世，誰不知之？夫所謂初盛中晚者，亦不過謂其篇什格調中同者十八，不同者十二，大概言之而已，非眞有鴻溝之畫，改元之號也。學者心必不誠，故其毅力不克勤以副之，是即爲詩文徒襲格調而不得其眞際者也。學者涵養深醇之候，與歲俱進，與日俱長，然後仰見延暉之義，無微弗徹，誠以貫之，勤以永之，備諸體以綜百家，是有準乎繩墨之上，而立乎格韻之先者。將由經訓以衷道要，豈獨詩文已哉！

又《龍性堂詩話續集》 虞、范、楊、揭，元號四家。今觀其集，篇什格調，如出一手，七言古稍有可觀，近體勻軟卑凡，了無可取。其云欲矯宋人拘牽之弊，而才具單弱，不敵蘇、歐、王、黄遠矣。

又 于鱗七言律多至三百餘首，只一格調，數見不鮮耳。其實工穩華縟，自足以鼓吹當代，領袖時賢，不必譏之太過。

喬億《劍谿説詩》卷上 蕭梁一代，新城公謂江淹、何遜足爲兩雄。以余觀之，文通格調尚古，仲言音韻似律，未宜並論也。

又卷下 大曆以後七律，劉、柳格調最優，香山、義山須合看以矯其偏，亦以參其變也。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三《學詩初步》 友人陳對初告我曰：『詩不必學蘇、陸。』恐格調日下也。

趙翼《甌北詩話》卷九《吴梅村詩》 蓋其生平，於宋以後詩，本未寓目，全濡染於唐人，而己之才情書卷，又自能瀾翻不窮，故以唐人格調，寫目前近事，宗派既正，詞藻又豐，不得不推爲近代中之大家。若論其氣稍衰颯，不如青丘之健舉；語多抵累，不如青丘之清雋；而感愴時事，俯仰身世，纏綿悽惋，情餘於文，則較青丘覺意味深厚也。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四《延暉閣集序》 詩必研諸肌理，而文必求其實際。夫非僅爲空談格韻者言也，持此足以定人品學問矣。乃今於曹子儷笙詩文集發之。

聖門善言德行，則文章即行事也。《樂記》：『聲音之道與政通』，則文章即政事也。泥於言法者，或爲繩墨所窘；矜言才藻者，或外繩墨而馳；是皆不知文詞與事境合而一之者也。儷笙於詩文，自其家學，已探粹密，比入詞垣，日校勘中秘書，益進而窺古作者之原委，積今蓋四十餘年矣。其力學之誠，敬業之勤，由翰林以至端揆，恂恂如寒素，几案間無代筆之門客，以暇錄其詩文成帙，曰《延暉閣集》，敬識蒙恩賜『綸閣延暉』之額以名之。讀斯集者，第知其紀榮遇，而其實即文章政事合一之義也。凡臨事視若具文者，用心必不誠，故其毅力不克勤以副之，是即爲詩文徒襲格調而不得其眞際者也。學者涵養深醇之候，與歲俱進，與日俱長，然後仰見延暉之義，無微弗徹，誠以貫之，勤以永之，備諸體以綜百家，是有準乎繩墨之上，而立乎格韻之先者。將由經訓以衷道要，豈獨詩文已哉！

又《志言集序》 昔虞廷之《謨》曰：『詩言志，歌永言。』孔庭之訓曰：

『不學詩，無以言。』言者，心之聲也。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詩之於文辭，又其諧之聲律者。然則『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一衷諸理而已。理者，民之秉也，物之則也，事境之歸也，聲音律度之矩也。是故淵泉時出，察諸文理焉；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諸通理焉。義理之理，卽文理之理，卽肌理之理也。韓子曰：『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誥。』杜云：『熟精《文選》理。』曩人有以杜詩此句質之漁洋先生，漁洋謂理字不必深求其義，先生殆失言哉！杜牧之序李長吉詩亦曰：『使加之以理，奴僕命騷可也。』今之騁才藻，貌爲長吉者知此乎？不惟長吉也，太白超絕千古，固不以此論之，然後人不善學者，輒徒以馳縱才力爲能事，故雖以楊廉夫之雄姿，而不免詩妖之目。卽以李空同、何大復之流，未嘗不具才力，而卒以剿襲格調自欺以欺人，此事豈可強爲，豈可假爲哉！

又卷八《格調論上》 詩之壞於格調也，自明李、何輩誤之也。李、何、王、李之徒，泥於格調而僞體出焉。非格調之病也，泥格調者病之也。夫詩豈有不具格調者哉？《記》曰：『變成方，謂之音。』方者，音之應節也，其節卽格調也。又曰：『聲成文，謂之音。』文者，音之成章也，其章卽格調也。是故噍殺、嘽緩、直廉、和柔之別，由此出焉。是則格調云者，非一家所能概，非一時一代所能專也。

古之爲詩者，皆具格調，皆不講格調。格調非可口講而筆授也。唐人之詩，未有執漢、魏、六朝之詩以目爲格調者；宋之詩，未有執唐詩爲格調；卽至金、元詩，亦未有執唐、宋爲格調者。獨至明李、何輩，乃泥執《文選》體以爲漢、魏、六朝之格調焉；泥執盛唐諸家以爲唐格調焉。於是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格調之是泥；於是上下古今，只有一格調，而無遞變遞承之格調矣。至於漁洋變格調曰神韻，其實卽格調耳。而不欲復言格調者，漁洋不敢議李、何之失，又惟恐後人以李、何之名歸之，是以變而嘗神韻，則不比講格調者之滋弊矣。然而又慮後人執神韻爲是，格調爲非，則又不知格調本非誤，而全壞於李、何輩之泥格調者誤之，故不得以不論。

又《格調論中》 『熟精《文選》理』，非謂效其體也，漁洋先生乃謂理字不必深求其解。故李滄溟之純用《選》體者，直謂唐無五言古詩矣。所謂唐無五言古詩者，正謂其無《選》體之五言古詩也。先生乃謂譏滄溟者不合其下句觀之，而但執唐無五古一句以歸咎於滄溟，滄溟不受也。豈知滄溟之咎，正專在此唐無五言古詩一句乎？彼謂唐之古詩，皆不仿效《選》體耳，豈知唐古詩正以不仿《選》體爲正，唐人尚以不仿《選》體爲正，而後之爲詩者轉欲《選》體之仿耶？此所謂舛也。且卽以《選》體言之，《文選》自漢、魏迄齊、梁，非一體也，而概目曰《選》體可乎？如謂《文選》諸家之詩共合而目爲《選》體，則只一體，非衆體矣，中間何以復有擬古之作乎？卽觀《選》詩中有擬古之篇，則知古之上復有古焉，何可泥執而混爲一乎？泥而一之，則是蔑古而已。此則正受古人之憾，正受古人之笑而已矣。然則學之汲古師古何爲也哉？曰：聖言『好古敏求』，而夏、殷之禮不能於杞、宋徵之。凡所以求古者，師其意也，師其意，則其迹不必求肖之也。孔子於《三百篇》皆弦而歌之，以合於《韶》、《武》之音，豈《三百篇》篇篇皆具《韶》、《武》節奏乎？抑且勿遠稽《三百篇》，卽以唐音最盛之際，若杜，若李，若右丞、高、岑之屬，有一效建安之作，有一效謝、顏之作者乎？宋詩盛於熙、豐之際，蘇、黃集中，有一效盛唐之作者乎？直至明朝，而李、何在前，王、李踵後，乃有文必西漢、詩必盛唐之說，因而遂有五言必效《選》體，則謂之唐古者，師其意也，師其迹不必求肖之也。孔子於《三百篇》皆弦而歌之，以合於《韶》、《武》之音，豈《三百篇》篇篇皆具《韶》、《武》節奏乎？抑且勿遠稽《三百篇》，卽以唐音最盛之際，若杜，若李，若右丞、高、岑之屬，有一效建安之作，有一效謝、顏之作者乎？宋詩盛於熙、豐之際，蘇、黃集中，有一效盛唐之作者乎？直至明朝，而李、何在前，王、李踵後，乃有文必西漢、詩必盛唐之說，因而遂有五言必效《選》體，則謂之唐無五言古詩。然則七古亦將必以盛唐爲正矣，則何不云宋無七言古詩？而彼不敢也。是以漁洋代爲下轉語曰：『蘇詩七律不可學。』是則直曰蘇無七律而有其七律，夫然後可以繼李滄溟之論耳。漁洋豈但謂蘇七律不可學，又謂白詩不可學。夫謂七律宜宗盛唐，則杜固居其正無疑也。然又謂五古宜宗《選》體，《選》體之說不能旁通也，故又變格調爲神韻，而以王、孟、韋、柳當其正，則杜之五古又居其變。同一杜詩，而七言居其正，五言居其變，然則仰窺弦歌《韶》、《武》之音，其將必以《清廟》、《思文》之什爲正，而《東山》、《鴟鴞》之音爲變乎？其將何以爲後學者之準式？吾故曰：作詩勿泥《選》體。

又《格調論下》 化格調之見而後可以言詩，化格調之見而後詞必己出也，化格調之見而後教人自爲也，化格調之見而後可以言詩，化格調之見而後可以言格調也。今且勿以意匠之獨運者言之，且勿以苦心孤詣戛戛獨造者言之，今且以效古之作若規仿格調者言之。古之擬樂府者，若《行路難》，其初本以行旅閱歷言也，其後漸以曠望之懷言矣。如原題所指某事，而後來擬作變而推廣者，不可勝原也。惟其如此，所以賴有《樂府解題》也。若使其後來擬作，悉依原本爲之，則何爲而有《解題》之作乎？又如《鄴中集》之有擬作，江文通之有擬作，丹素甘辛之喻，亦

特就其體制而申析之，以爲此某家之格制如此，則其後來學者之引伸類長，不皆如此，又可知也。若使人人篇篇悉依仿此式而爲之，則曷爲拈此以擬出之哉？又若阮、陳以後《詠懷》、《感遇》諸篇，皆名曰效古也，後人詩集亦多效之，亦正可見其全集諸作，皆不執此體式，而特假此題樣以見端，此亦正是古調不盡可概施之徵驗而已矣。然吾舉此，如江文通《擬古》之作，如陳伯玉《感遇》之作，特其偶一爲之可耳。蘇子美之四言，非復韋、孟之四言也。四言古制也，尚且如此，況五七言乎？東坡之和陶，非復柴桑之五言，非復左司之五言也。五言近古，尚且如此，況七言乎？

今如鐫類帖於石者，其首卷必《黃庭》、《樂毅》、《洛神》、《東方讚》諸古楷也，或其所據之本出於某代某家，中間實有訂正舛訛者，則可耳。不則陳陳相因，誰其賞之乎？今編刻一集，其卷端必冠以擬古、感興諸題，而又徒貌其句勢，其中無所自主，其外無以自見者，誰復從而誦之？夫其題內有擬古仿古者，尚且宜自爲格制，自爲機杼也，而況其題本出自爲，其境其事屬我自寫者，非古人之面而假古人之貌，而襲古人之貌，此其爲頑鈍不靈，泥滯弗化也。可鄙可恥，莫甚於斯矣。吾自日接親戚賓友，有必應言之言，有必應答述之語，而顧妄作戲場優伶之聲音色笑，以爲中節，雖奴隸之愚賤，村野之牧豎，皆將起而非笑之，而操觚者顧自蹈之，豈理也哉！

又《七言詩三昧舉隅》　漁洋於唐賢撰《三昧集》矣。其爲《五七言詩鈔》則皆三昧也；皆三昧，則皆舉隅也，奚又擇諸？曰：擇其最易見者，擇其隅之最易反者而已。客曰：然則子所不舉者，其皆三昧乎？非乎？曰：請循其本。夫漁洋先生，既不得不以杜、韓、蘇、黃爲七言之正矣，因於初唐諸作，僅取數篇，曰：此其氣格高者。夫所謂氣格高者，以神乎？以貌乎？說者必曰以神，非以貌也。然則有明李、何之徒，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必杜者，亦曰以神，非以貌也。吾安能必執以爲漁洋是而李、何非乎？吾故曰：神韻者，格調之別名耳。雖然，究竟言之，則格調實而神韻虛，格調呆而神韻活，格調有形而神韻無迹也。七言視五言，又開闔矣。是以學人才人，各有放筆騁氣處。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先生又惡能執一以裁之？夫是以不得已而姑取短章也，爲其騁之尚未極也。然而仁知見矣，浮沈判矣，眞贋雜矣，微乎危乎，不可以不愼也。原先生之意，初不謂壯浪馳騁者，非三昧也；顧其所以拈示微妙之處，則在此不在彼也。即先生述前人之言曰：『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豈僅言短章乎？曰：『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此豈僅言短章乎？知其不僅在此，而姑舉此以爲一隅先也，或有合於先生之意歟？凡錄十四家詩二十六首，請吾學侶印證之。

又《石洲詩話》卷一　讀孟公詩，且毋論懷抱，毋論格調，只其清空幽冷，如月中聞磬，石上聽泉，舉唐初以來諸人筆墨筆實，一洗而空之，眞一快也。

又　東川七律，自杜公而外，有唐詩人，莫之與京。徒以李滄溟揣摹格調，幾嫌太熟。然東川之妙，自非滄溟所能襲也。

又　盛唐諸公之妙，自在氣體醇厚，興象超遠。然但講格調，則必以臨摹字句爲主，無惑乎一爲李、何，再爲王、李矣。愚意拈出龍標、東川，正不在乎格調耳。

又卷二　詩不但因時，抑且因地。如杜牧之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此必是陝西之終南山。若以詠江西之廬山，廣東之羅浮，便不是矣。即如『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不可以入江、浙之舟景；『閭閻晴開鋏，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不可以詠吳地之曲江也，明矣！今教粵人學爲詩，而所習者，止是唐詩，只管蹈襲，勢必盡以西北方高明爽塏之時景，熟於口頭筆底，豈不重可笑歟？所以閩十子、吳四子、粵五子皆各操土音，不爲過也。○格調自要高雅，不以方隅自限，此則存乎其人耳。

又卷四　宋人精詣，全在刻抉入裏，而皆從各自讀書學古中來，所以不蹈襲唐人也。然此外亦更無留與後人再刻抉者，以故元人祇剩得一段丰致而已，明人則直從格調爲之。然而元人之丰致，非復唐人之丰致也；明人之格調，依然唐人之格調也。孰是孰非，自有能辨之者，又不消痛貶何、李始見眞際矣。

又卷五　遺山舉李長源佳句，如『洛陽才子懷三策』之類凡數聯。阮亭則於中獨舉『烟波蒼蒼孟津戍，旌旗歷歷河陽城』一聯。愚謂長源《懷淮陰侯》詩『渭水波濤喧隴阪，散關形勢軋興元』，氣格亦不減古人也。大約以幽、并慷慨之氣出之，非盡追摹格調而成。

又　楊仲弘詩，骨力既孱，格調復平，設色賦韻，亦未能免俗，不解何以與虞齊名？

又　范文白詩頗有格調，亦不能深入。此事有格調，則可以支架矣，亦較楊仲弘稍雅。

又　仲弘覺有盛氣，故有『百戰健兒』之稱。德機純就格調，故有『唐臨晉帖』之目。然而德機之格調，亦自不能堅實，與仲弘之盛氣等耳。

又　虞伯生嘗謂揭曼碩詩如『三日新婦』，己詩如『漢庭老吏』。揭聞之不悅，故《憶昨》詩有『學士詩成每自詫，力竭矣。』因答以詩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並題其後云：『今日新婦老矣。』按揭曼碩詩，格調固自不乏，然亦不能深入，雖間有秀色，而亦不爲新豔，不知所謂『三日新婦』與『美女簪花』者，何以肖也？總之，楊、范、揭三家，不應與虞齊名。其所以齊名者，或以袁伯常、馬伯庸輩，才筆太縱，轉不若此三人之矜持格調者，謂可以紹古乎？然以格調論之，范稍雅飭，揭稍有致，楊則平平，皆非可語於道園之『學古』也。

又　元時如傅與礪之似杜，李溉之之似李，皆有格調而無變化，未免出於有意耳。

又　傅汝礪詩有格調，其用小謝體詩，神貌俱似。《劍門圖》一首，直用杜韻，卻無出路。

閻名《靜居緒言》　玄暉、明遠，凌厲顧盼，並駕一時，工單辭隻句者不能望見顏色。然謝詩腴，鮑詩雋。謝詩尚有入時處，鮑詩如樂府諸篇，鏗金戛玉，駸駸古音，其後作者，漸有氣弱格降之歎。隱侯具體斐然，文通亦復楚楚，水部洗拭而擅標韻，開府綿麗而存氣骨，惟格調有非古非律之嫌，難以按節吟誦。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條辨》　何謂格調？曰：如張燕公之『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遲暮心。』軍中宜劍舞，塞上重笳音。不作邊城將，誰知恩遇深』。《幽州夜飲》暨李東川之『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去洛陽。顧眄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南川秔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臺郎』《送綦毋三》是也。

尚鎔《三家詩話・三家分論》　子才專尚性靈，而太不講格調，所以喜誠齋之鏤刻，而近於詞曲。

範疇總部・美學專論部・格調

又　與子才同時而最先得名者，莫如沈歸愚。歸愚才力之薄，又在漁洋之下，且格調太入套，毋怪蔣、趙二公皆不數及也。

惲敬《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一《與黎楷屏》　夏間朝夕過從，吟琴讀書之外，復窺仁弟立身之謹而能斷，擇交之和而能別，眞令鄙人有珠玉在前之歎。至詩之爲道，仁弟既好而習之，其意不患不精，其才不患不博，然仁弟喜禪，敬請進以禪言之。

即心即佛者，格與調之說也，非心非佛者，不必格與調之說也。這老漢惑亂人，憑他非心非佛，我這裏是即心即佛者，格與調皆至，不旁睨不格與調之說也。近時袁子才有格調增一分，則性情減一分之說。鄙意以爲無性情之格調，必成詩囚；無格調之性情，則東坡所謂飲私酒吃瘴死牛肉發聲矣。蓮水出於子才之門，而其詩渾雅，前書所謂無琵琶聲也，可知非廢格調，專任性情矣。試以鄙意商之，然乎？否乎？

以禪言詩，自嚴滄浪而虞山大之，已成窠臼，敬復云云者，以爲仁弟所喜耳。

梁章鉅《退庵隨筆》　古人言詩，必推本於《三百篇》，或以此言爲迂者，淺人之見也。古人言語之妙，固非今人所能幾；無論今人，即漢、魏以迄三唐，所謂直接《三百篇》之作者，亦差之尚遠。此時代限之也。然《三百篇》之宗旨，『思無邪』三字盡之，則人人所可學也。《三百篇》之門徑，『興、觀、羣、怨』四字盡之，則人人所同具也。《三百篇》之性情，『溫柔敦厚』四字盡之，則人人所當勉也。此不可以時代限之也。但就此三層上用心，源頭既通，把握自定，然後再學其詞華格調，則前人言之詳矣。

又　漢、魏之詩，無意於學《三百篇》，而神理自合，時代本近也。六朝而後刻意學之者，以杜、韓爲最。杜之言曰：『雅麗理訓誥。』韓之言曰：『《詩》正而葩。』《三百篇》之詞華格調，盡此二語矣。竊謂今之學詩者，只須將《毛詩》句句字字盡得其解，再將白文涵泳數過，於詩詣而不能精進者，吾不信也。

又　金詩只一元遺山爲大宗。《遺山集》四十卷，詩凡十四卷，所作興象深邃，風格遒上，無南渡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流派生拗粗獷之失。古體搆思窅渺，十步九折，竟欲駕蘇、陸而上之。七言律沈摯悲涼，自成格調，直接少陵，非王漁洋、趙閒閒諸家所能企及。惟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

史，去取既不能精，甄錄亦尚未盡。我朝康熙間，御定《全金詩》，因郭元釪之舊本，薈萃排纂，重稟睿裁，而金源一代之歌詩，乃彬彬備云。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一《填詞最宜講究格調》 自來詩家，或主性靈，或矜才學，或講格調，往往是丹非素。詞則三者缺一不可。蓋不曰賦、曰吟，而曰塡，則格調最宜講究。否則去上不分，平仄任意，可以娛俗目，不能欺識者。至性靈才學，設有所偏，非翦綵爲花，絕無生氣，即楊花滿紙，有類贅詞。如楊升庵慎《轉應曲》云：『促織。促織。聲近銀牀轉急。熏殘百合衣香。消盡蘭膏夜長。長夜。長夜。露冷芙蓉花謝。』非不典麗，讀之索然意盡。又如陳在田見鑨前調云：『百舌。百舌。飛上花梢啼急。一聲聲似多情。攪得駕衾夢驚。驚夢。驚夢。鳥也把人調弄。』非詞非曲，村不可耐。然升庵另有《轉應曲》云：『銀燭。銀燭。錦帳羅幃影獨。離人無語銷魂。細雨斜風掩門。門掩。數盡寒宵更點。』便與前詞有清空質實之分。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三 詩最爭意格。詞氣富健矣，格不清高，可作而不可示人；格調清高矣，意不精深，可示人而不可傳遠。有以論意格爲腐談者，中其所短故耶？

又卷七 劉貢父愛閩僧可朋詩『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詩因試客分題僻，棊爲饒人下子低』。貢父亦忘卻『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爲義山詩耶？此亦葉石林所夸『人家圍橘柚』之類也。『詩因試客』二語，格調卑俗，更無足道。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學詞途徑》 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往來。既成格調求實，實則精力彌滿。初學詞求有寄託，有寄託則表裏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託，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託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託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二《白石詞格調最高》 屈翁山五律，忽而高渾沈著，忽而清蒼雅淡，氣既流盪，筆復老成，不拘一格，時出變化，蓋得少陵、右丞、襄陽、嘉州四家之妙，眞神技也。七律佳作，在盛、中唐之間，不失高調雅音。七絕學都官、庶子，亦頗可玩。惟五七古，則委靡不振，平冗拖沓，吾無取焉。獨陳元孝詩，雄厚渾成，瞥策古淡，天分人工，兩造其極，故各體兼善，不容軒輊也。其神骨峻而堅，其格調高而壯，其才力肆而醇，其氣魄沈而雄，其意思深而醒，其筆致爽而辣，其篇幅謹而嚴，其法度密而精，其風韻清而遠，眞詩家全才也。五言大篇，如《王將軍輓歌》，古音古節，古色古香，足爲《孔雀東南飛》嗣音；短篇得力《選》體，造詣亦深。七古如《日本刀歌》、《柏舟行》、《木棉花歌》、《崇禎御琴》諸篇，皆力開生面之作。五律如《懷翁山》、《浮湘》、《咏物》、《園居》諸章，卓然傑搆。七律名作更多，如咏古、游覽諸詩，人人皆知，勿庸多贊。不惟嶺南當推第一，即江左亦應退避三舍。

又 七子以前，李茶陵《懷麓堂集》詩，已變當時臺閣風氣，宗少陵，法盛唐，格調高爽，首開先派。吾滇楊文襄公，著有《石淙類稟》，與茶陵同時，提唱風雅，明詩中起衰復盛之鉅手也。石淙聲名亞於茶陵，工候學力亦遜茶陵一籌，七古才氣，律詩格調，則抗不相下。二公倡復古之說，李、何從而繼起，大振其緒，王、李再繼法席，復衍宗風，本一派相傳而下。乃李、何欲推倒前人，自命創霸，王元美遂獨尊空同，主盟中夏，謂茶陵之於李、何，猶陳涉之啓漢高，文襄則抑而不錄，何黨同伐異，顚倒是非，一至於此！『物不得其平則鳴』，是以錢牧齋又翻前案，力推茶陵爲一代正宗，痛抑前後七子。平心而論，茶陵在明，自是名家，與李、何、王、李並立無讓，其樂府自成一格，非七子所及；即楊文襄公，亦足與七子把臂，無稍遜也。

胡薇元《歲寒居詞話・竹屋癡語》 竹屋癡語，高觀國賓王詞。高郵陳造與史達祖爲之序。竹屋，山陰人。自白石而後，句琢字鍊，始歸雅純，而竹屋、梅溪爲之羽翼。故張炎謂其格調不凡，句法挺異，特立清新，刪削靡曼。乃草堂於白石、梅溪盡不入選。竹屋詞僅登玉蝴蝶一闋，蓋其時專尚酣熟故也。竹屋與梅溪酬唱，旗鼓足以相當。惟梅溪集有賀新涼一闋，注湖上與竹屋同賦，今無之，殆已刪去。陳唐卿云：『竹屋詞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亦未及也。』語雖過當，要亦格調不凡耳。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二《白石詞格調最高》 白石詞以清虛爲體，而時有陰冷處，格調最高。沈伯時譏其生硬，不知白石者也。黃叔暘歎爲美成所不及，亦漫爲可否者也。惟趙子固云：『白石詞家之申、韓也，眞刺骨語。』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三 自六朝已還，文章有南北派之分，乃至書

法亦然。姑以詞論。金源之於南宋，時代政同，疆域之不同，人事爲之耳。風會易與焉。如辛幼安先在北，何嘗不可南。如吳彥高先在南，何嘗不可北。顧細審其詞，南與北確乎有辨，其故何耶？或謂《中州樂府》選政操之遺山，皆取其近己者。然如王拙軒、李莊靖、段氏遯庵、菊軒，其詞不入元選，而其格調氣息，以視元選諸詞，亦復如驂之靳，則又何說。南宋佳詞能渾，至金源佳詞近剛方。宋詞深緻能入骨，如清眞、夢窗是。金詞清勁能樹骨，如蕭閒、遯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爲清。南或失之綺靡，近於雕文刻鏤之技。北或失之荒率，無解深裘大馬之譏。善讀者抉擇其精華，能知其並皆佳妙。而其佳妙之所以然，不難於合勘，而難於分觀。往往能知之而難於明言之。然而宋金之詞之不同，固顯而易見者也。

又　金源人詞伉爽清疏，自成格調。唯王黃華小令，閒涉幽峭之筆，緜邈之音。《謁金門》後段云：『瘦雪一痕牆角。青子已妝殘萼。不道枝頭無可落。東風猶作惡。』歇拍二句，似乎說盡『東風猶作惡』。就花與風之各一而言之，仍猶各有不盡之意。『瘦雪』字新。

王國維《人間詞話・白石詠梅無一語道着》　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爲最工，邦卿雙雙燕次之。白石暗香、疏影，格調雖高，然無一語道着，視古人『江邊一樹垂垂發』等句何如耶。

趣

郭思《畫論・論婦人形相》　歷觀古名士金童玉女及神仙星官中有婦人形相者，貌雖端嚴，神必清古，自有威重儼然之色，使人見則肅恭，有歸仰心。今之畫者，但貴其姱麗之容，是取悅於衆目，不達畫之理趣也。觀者察之。

《佩文齋書畫譜》卷一六引《考槃餘事・屠隆論畫》　意趣具於筆前，故畫成神足，莊重嚴律，不求工巧，而自多妙處。後人刻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趣。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於畫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高遠。蓋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杜陵老子之於詩也。

王時敏《西廬畫跋》　元四大家畫，皆宗董巨，其不爲法縛，意超象外處，總非時流所可企及。而山樵尤脫化無垠，元氣磅礴，使學者莫能窺其涯涘，故求肖似良難。惟石谷深得其神髓，尺幅巨幛，無不亂眞。此卷爲高足荇文作，凡林壑之開闔蔽虧，煙雲之變幻滅沒，寓法度於縱放之中，得奇趣於筆墨之外。山樵奇秘密藏，指授已無餘蘊。荇文得此，心摹手追。行見黃鶴一燈，近在虞山，相續無盡，詎非藝林快事耶。書以志喜。

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盛唐張謂》　張正言詩，亦倜儻率眞，不甚蘊藉，然胸中殊有浩落之趣。『眼前一樽又長滿，胸中萬事如等閒』，有此風調，固宜太白與之把臂。

又《載酒園詩話・宋晁沖之》　叔用，無咎弟也。《田中行》一詩，饒有古趣。又『獵回漢苑秋高夜，飲罷秦臺雪作天』，『繫馬柳低當戶葉，迎人桃出隔牆花』，俱俊氣可掬。

又《載酒園詩話・宋曾幾》　事莫病於僞爲，如歐、梅之矯楊、錢，未盡爲詩害也，令歐任其秀冶，梅率其清溫，原自名家，所恨筆力不高，飾爲勁悍，不覺流於粗鄙，而惡聲出矣。魯直好奇，兼喜使事，實陰效楊、錢，而外變其音節，故多矯揉倔佶，而少自然之趣。然氣清味洌，胸中亦自有權衡，故佳篇尚多。子蒼逸韻天生，疎率自喜，轉覺天趣有餘，結構不足，雖淵源豫章，實與魯直相背。茶山天性粗劣，又復崇尚豫章，粗鄙矯揉，備得諸公之惡境而揣摹之，以爲道在是矣，故盈卷皆啅噪之音。

又《載酒園詩話・宋陳與義陳淵》　選南渡後詩，務取短中之長，有以一聯收者，以一句錄者，必求首尾溫麗，幾無詩矣。陳簡齋詩以趣勝，不知正其着魔處，然俊氣自不可掩。如《雨晴》詩：『牆頭語鵲衣猶濕，櫻外殘雷氣未平。』《以事走郊外示友》：『黃塵滿面人猶去，紅葉無言秋又歸。』《觀江漲》：『疊浪併翻孤日去，兩津橫捲半天流。』俱可觀。《送熊博士赴瑞安令》一作尤佳：『衣冠衮衮相逢處，草木蕭蕭未變時。聚散同驚一枕夢，悲懽各誦十年詩。山林有約吾當去，天地無情子亦飢。欲深期。』雖格調不足言，頗爲入情也。

吳喬《圍爐詩話》卷一　子瞻云：『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此語最善。無奇趣何以爲詩？反常而不合道，是謂亂談；不反常而合道，則文章也。山谷云：『雙鬟女娣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亂談也。堯夫《三皇》等吟，文章也。

王夫之《畫齋詩話》卷下 對偶有極巧者，亦是偶然湊手，如『金吾』、『玉漏』、『尋常』、『七十』之類，初不以此礙於理趣，求巧則適足取笑而已。賈島詩：『高人燒藥罷，下馬此林間。』以『下馬』對『高人』，噫！是何言與！

毛先舒《詩辯坻》卷三《唐後》 太白《清平調詞》『雲想衣裳花想容』，二『想』字已落填詞纖境；『若非』、『會向』，居然滑調。『一枝濃豔』，『君王帶笑』，了無高趣，《小石》躋之坦塗耳。此君七絕之豪，此三章殊不厭人意。

惲正叔《南田論畫》 王山人極稱王叔明秋山蕭寺本最奇，以輞川爲骨，北苑爲神，趙吳興爲風韻，蒼渾沈古，兼備諸長，勝國時刻畫之工，當稱獨步。此圖卽秋山蕭寺意，其寫紅林，點色得象外之趣，視山樵本，不妨出籃。因雪崖先生稱翰林冰鏡，故一操高山，博賞音傾耳之聽也。

又 石谷子云：畫石欲靈活，忌板刻，用筆飛舞不滯，則靈活矣。此圖卽雲林清秘閣也。香光居士題云：倪迂畫若散緩，而神趣油然。見之不覺繞屋狂叫。觀石谷所撫，幼霞標致可想也。

又 丁巳秋，予游吳門，過廣霞翁衣杏閣，見案間忘庵王子墨花卷，淋漓飄灑，天趣飛動，眞得元人遺意，當與白陽公並驅。廣霞先生曰：盍爲作設色花卷，補忘庵花品之所未備乎。余唯唯。遂破藤紙，研丹粉，戲爲點色，五日而後成之。但紙不宜於色，神氣未能明發。然余圖非古非今，洗脫畦徑，略研思於造化，有天閑萬馬之意。取示先生。先生曰：忘庵卷如虢國澹掃娥眉，子畫如玉環豐肌豔骨，眞堪並美。挾兩卷以游千花萬蕊中，吾將老是鄉矣。相與拊掌大笑，並書於後。

王士禎《花草蒙拾・明詞趣淺》 僕嘗與苕文、伯璣、家兄西樵、子側，共論明震川、荊川、鹿門、遵巖諸公之文，於唐宋大家，可謂肖子，然不及前人者，其趣淺也。嘗試移以評伯溫、公謹、升庵、元美諸公長短句，程村、金粟亦以爲然。

又《陳大樽詩詞溫麗》 陳大樽詩首尾溫麗，湘眞詞亦然。然不善學者，鏤金雕瓊，正如土木被文繡耳。又或者斷斷格律，不失尺寸，都無生趣。譬若安車駟馬，流連陌阡，殊令人思草頭一點之樂。

先著、程洪撰胡念貽輯《詞潔輯評》卷四《東風第一枝・史達祖草脚愁蘇》 史之遜姜，有一二欠自然處。雕鏤有痕，未免傷雅，短處正不必爲古人曲護。意欲靈動，不欲晦澀。語欲穩秀，不欲纖佻。人工勝則天趣減，梅谿、夢窗自不能不讓白石出一頭地。

沈雄《古今詞話・詞話》卷下《羨門詞家獨步》 今世說曰：羨門驚才絕豔，詞家獨步。阮亭稱其吹氣如蘭，每當十郎，輒自愧儉父。故其詞綽然有生趣，又誠甚，耐人長想。如『舊社酒徒零亂。添得紅襟燕。落花一夜嫁東風，無情蜂蝶輕相許』，無理而入妙，非深於情者不辦。

又《詞品》卷上《原起》 陳大樽曰：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其爲詩也，言理而不言情，終宋之世無詩。然宋人慊慊愁怨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蓋以沉摯之思而出之必淺近，使讀之者驟遇之，如在耳目之表，久誦之，而得雋永之趣，則用意難也。以獷利之詞而製之實工鍊，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言如貫珠，則鑄詞難也。其爲體也纖弱，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況龍鸞，必有鮮妍之姿，而不藉粉澤，則設色難也。其爲境也婉媚，雖以驚露取妍，實貴含蘊不盡，時在低徊唱歎之際，則命篇難也。宋人專事之，篇什既富，觸景皆會，雖高談大雅，而亦覺其不可廢也。

田同之《西圃詩說》 人握夜光，途遵上乘，是已，然須深造之，自得之。深造之力微，則不免邯鄲之步；自得之趣寡，又安望合浦之還！

王原祁《雨窗漫筆・論畫十則》 作畫以理、氣、趣兼到爲重，非是三者，不入精妙神逸之品，故必於平中求奇，綿裏裹鐵，虛實相生。古來作家相見，彼此合法，稍無言外意，便云有倫夫氣。學者如已入門，務求竿頭日進，必於行間墨裏，能人之所不能，不能人之所能，方具宋元三昧，不可稍自足也。

王昱《東莊論畫》 作畫先定位置，次講筆墨。何謂位置？陰陽向背，縱橫起伏，開合鎖結，迴抱句托，過接映帶，須跌宕敧側，舒卷自如。何謂筆墨？輕重疾徐，濃淡燥溼，淺深鍊密，流麗活潑，眼光到處，觸手成趣。學者深明乎此，下筆時自然無美不臻。

又 用筆要轉束，不可信筆，蓋信筆則頓挫皆無力矣。善於用筆者，一轉一束皆有意趣。

又　位置落墨時，能於不畫處忽轉出別意來，每多奇趣。正如摩詰所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也。

王槪《學畫淺說・三品》　氣運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詩心與人品不同。人欲直而詩欲曲，人欲樸而詩欲巧，人欲眞實而詩欲形似。蓋直則意盡，曲則耐思；樸則疑野，巧則多趣；眞實則近凝滯，形似則工興比。要其旨統歸於溫厚和平，則人品詩心一揆也。

又　陳用之善畫，宋迪謂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當求一敗牆，張素倚之，朝夕觀之。既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恍然見有人禽草木飛動之勢，則隨意命筆，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爲天趣之筆。」試取而論詩，詩至天趣，亦難言矣。求之古人，其唯謫仙、坡仙乎？

又　詩忌費解，然太便口則少沉着之味；詩忌牽合，然太鶻突則少超越之趣。此中淺深，不可以言喻，解人自會。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下　萬曆以來，高景逸、鄒龍。歸季思子慕。五言，雅淡清眞，得陶公意趣。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喬億《劍谿說詩》卷上　劉眘虛詩，空明深厚，饒有理趣。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五《評論二・宋詩鈔》　文與可詩，平曠中具高古簡穆之趣，大佳。

又卷六《評論三・徐渭》　文長七絕居勝，有鍊語，有豪語，有風流蘊藉語，有頹唐自放語，有黯然情至語，可分別領其趣。〇文長五七言絕句令人快，要是晚唐高手。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七絕乃唐人樂章，工者最多。朱竹垞云：七絕至境，須要詩中有魂，入神二字，未足形容其妙。李白、王昌齡後，當以劉夢得爲最，緣落筆朦朧縹緲，其來無端，其去無際故也。杜老七絕欲與諸家分道揚鑣，故爾別開異徑，獨其情懷，最得詩人雅趣。黃山谷專學此種，遂獨成一家，此正得杜之一體。西江人取配杜老，亦僻見也。

又　金、元詩體略同，最著者爲元遺山、虞伯生、薩天錫、趙子昂諸家。遺山自是傑出；其祖述子美末及蘇長公者，尙巧處略多故也。要之：宋人憔無意學唐，故法疏而天趣間出；金、元人專意學唐，故有法而氣體反弱。後先升降，豈風會使然與？

袁枚《續詩品・卽景》　混元運物，流而不注。迎之未來，攬之已去。詩如化工，卽景成趣。逝者如斯，有新無故。因物賦形，隨影換步。彼膠柱者，將朝記暮。

黃鉞《二十四畫品・超脫》　腕有古人，機無留停，意趣高妙，縱其性靈，峨峨天宮，嚴嚴仙扃。置身空虛，誰爲戶庭，遇物自肖。設象自形，縱意恣肆，如塵冥冥。

徐增《而菴詩話》　作詩之道有三：曰寄趣，曰體裁，曰脫化。今人而欲詣古人之域，舍此三者，厥路無由。夫碧海鯨魚，自別於蘭苕翡翠，此古人之體裁也；唐人應制之作，皆合於西方聖教，此古人之寄趣也；少陵詩人宗匠，從「熟精《文選》理」中來，此古人之脫化也。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凡例・七絕凡例》　詩中諧隱，始於古《槃砧》詩，唐賢絕句，間師此意。劉夢得「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却有晴」、溫飛卿「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古趣盎然，勿病其俚與纖也。李商隱「只應同楚水，長短入淮流」，亦是一家風味。

冒春榮《葚原詩說》卷一　詩腸須曲，詩思須癡，詩趣須靈。意本如此而說反如彼，或從題之左右前後曲折以取之，此之謂曲腸。狂欲上天，怨思塡海，極世間癡絕之事，不妨形之於言，此之謂癡思。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以假爲眞，靈心妙舌，每出人意想之外，此之謂靈趣。

延君壽《老生常談》　晚唐劉駕五古詩，極有風味。如《送人歸嵩少》云：「要路在長安，歸山却爲客。」《酒醒》云：「不記折花時，何得花在手？」不僅東坡所稱「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復驚」二語。人當讀韓、杜後，偶看此種以博其趣，如連日食大塊肥肉，忽喫蛤蜊湯一碗也。

又　學五古詩，才質平鈍者當先從曹植、鮑照入手，超拔者當先從陶、謝入手。彼既超拔，於謝令其鍊才就法，於陶令其去華就實，猶之平鈍者，非陳思、明遠之精銳開脫，不能啓其懦而發其警也。然後讀杜參其變，讀李疎

其氣，讀韓肆其志，讀蘇宏其聲而博其趣。猶懼不能刻入也，讀東野、山谷以堅其表裏；再汎覽諸家，勢如破竹矣。王、孟、韋、柳當另鈔一冊，於讀諸家之餘，然後讀之，不可憑仗爲安身立命之處。七古前已論列，先讀嘉州，次李、杜，次韓、蘇，餘皆可略。

方南堂《輟鍛錄》 白樂天歌行，平鋪直敍而不嫌其拖踏者，氣勝也；張文昌樂府，急管繁絃而不覺其跼蹐者，趣勝也。

施補華《峴傭説詩》 東坡七絕亦可愛，然趣多致多，而神韻却少。「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與月徘徊」，致也。「小兒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趣也。獨『餘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陽招我魂。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髮是中原」，則氣韻兩到，語帶沈雄，不可及也。

張問陶《船山詩草》卷一九《題屠琴隱論詩圖》 下筆先嫌趣不眞，詩人原是有情人。生來將肘無風骨，且請搏沙待轉輪。

孫麟趾《詞逕・作詞十六字訣》 陳言滿紙，人云亦云，有何趣味。若目中未曾見者，忽焉睹之，則不覺拍案起舞矣，故貴新。

李佳《左庵詞話》卷上《詞忌説煞》 作詞結處，須有悠然不盡之意，最忌説煞，便直白無趣。古人集中講究結束者不少，求之自見。

高秉《指頭畫説》 畫家極重筆墨，而渲染亦未可忽。公之染法，極變化莫測。等一樹石，而形色氣韻迥殊。等一雲水，而淺深態度各異。如人之面目聲音，無一不同，無一相同，斯之謂人。公之染法如是，斯謂之畫。設色不難於鮮豔而難於深厚，所尤不易得者，惟舊氣耳。公染法多得力於吳仲圭。無論鮮豔深厚，俱有舊氣。設色亦有工緻寫意之分，寫意可以意到筆不到。花青、赭石、紅黃、青綠俱不礙稍豔，隨意點染，但得神味機趣足矣。工緻則淺深濃淡，毫髮不苟，斯爲合作。公染山水，配合諸色，往往令人難辨，故迥異乎人。

秦祖永《桐陰論畫》 世人作畫，但求蒼老，自謂功夫已到。豈知畫至蒼老，便無機趣矣。全要以渾融眞逸之氣化之，方能骨格內含，神采外溢，於古人始有入處。須知但求蒼老者，終在門外也。

陳僅《竹林答問》 問：王筠稱沈約詩爲『彈丸脫手』，言其圓熟也。故曰『文到妙來無過熟』。而韓子蒼言：『詩不可太熟，亦須令生。』近人論文，一味忌語生，往往不佳。此言何謂邪？

詩不宜太生，亦不宜太熟，生則澀，熟則滑，當在不生不熟之間，『捶鉤鳴鏑』，其候也。詩不宜太露，亦不宜太隱，露則淺，隱則晦，當在不露不隱之間，『草蛇灰綫』，其趣也。詩不宜陳，亦不宜新，陳則俗，新則巧，當在不陳不新之間，『初日芙蓉』，其光景也。

又 問：如何是作詩樂趣？

作詩當取詩於我，不當求詩於題。詩趣、詩機、詩境、詩料，四者作詩之具，非倉猝所可求。必其平素涵養得足，使滿腔詩趣活潑潑地，詩機在在躍然欲出，眼前詩境，到處皆春，腕底詩料，俯拾即是，雖終歲不作詩，而盈天地間皆吾詩也。題來就我，非我就題，安得不到妙處？此之謂樂趣。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盧祖皋詞》 蒲江小令，時有佳趣。長篇則枯寂無味，此才小也。

又《宋四家詞選目録序論》 晏氏父子，仍步溫、韋。小晏精力尤勝。西麗宗少游，徑平思鈍，鄉愿之亂德也。蘇、辛並稱，東坡天趣獨到處，殆成絕詣。

劉熙載《詩概》 陶、謝用理語各有勝境。鍾嶸《詩品》稱『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此由乏理趣耳，夫豈尚理之過哉！

又 太白長於風，少陵長於骨，昌黎長於質，東坡長於趣。

又 朱子《感興詩》二十篇，高峻寥曠，不在陳射洪下。蓋惟有理趣而無理障，是以至爲難得。

又《詞概・晏賀柳秦俱尚婉》 叔原貴異，方回贍逸，耆卿細貼，少游清遠，四家詞趣各別，惟尚婉則同耳。

陸鎣《問花樓詩話》卷一 詩有一字之差，工拙迥別。劉駕在晚唐，詩格最卑；東坡，大才也。駕詩『馬上續殘夢』句，妙絕一世，坡老易作『瘦馬』，了無意趣矣。

馮煦《蒿庵詞話・論周邦彥詞》 陳氏子龍曰：『以沈摯之思，而出之必淺近，使讀之者驟遇之，如在耳目之前，久誦之，而得旨永之趣，則用意難也。以儇利之詞，而製之必工鍊，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言如貫珠，則鑄詞難也。其爲體也纖弱，明珠翠羽，猶嫌其重，何況龍鸞，必有鮮

妍之姿，而不藉粉澤，則設色難也。其爲境也婉媚，雖以驚露取妍，實貴含蓄不盡，時在低回唱歎之餘，則命篇難也。」

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一《詞宜雅趣》 詞宜雅矣，而尤貴得趣。雅而不趣，是古樂府。趣而不雅，是南北曲。李唐、五代多雅趣並擅之作。雅如美人之貌，趣是美人之態。有貌無態，如皐不笑，終覺寡情。有態無貌，東施效顰，亦將卻步。」

又卷一二《學詞須兼善兩宋》 詞至南宋奧窔盡闢，亦其氣運使然，但名貴之氣頗乏，文工而情淺，理舉而趣少。善學者，於北宋導其源，南宋博其流，當兼善，不當孤詣。

沈曾植《菌閣瑣談》鄒程村極稱沈天羽語》 鄒程村極稱沈天羽意致相詭，言語妙天下之語，謂爲詩餘別開生面。此兩語固可與賀黃公險麗二字相發。然在宋人詞中，山谷開其端，稼軒極其趣，白石亦染指焉。南宋諸家有合於此不少。政恐沈、鄒二君，覿面不識耳。至皋文、止庵，而後識之。

陳廷焯《詞壇叢話·元遺山爲金人之冠》 元遺山詞，爲金人之冠。疏中有密，極《風》、《騷》之趣，窮高邁之致，自不在玉田下。

又《白雨齋詞話》卷一《美成滿庭芳》 美成詞有前後若不相蒙者，正是頓挫之妙。如《滿庭芳》夏日溧水無想山作上半闋云：『人靜烏鳶自樂。小橋外、新綠濺濺。凭欄久，黃蘆苦竹，擬泛九江船。』正擬縱樂矣，下忽接云：『年年。如社燕，飄流瀚海，來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長近樽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絃。歌筵畔，先安枕簟，容我醉時眠。』是烏鳶雖樂，社燕自苦。九江之船，卒未嘗泛。此中有多少說不出處，或是依人之苦，或有患失之心。但說得雖哀怨，却不激烈。沈鬱頓挫中，別饒蘊藉。後人爲詞，好作盡頭語，令人一覽無餘，有何趣味。

又卷二《玉田多議論》 兩宋詞人，玉田多所議論。其所自著，亦可收南宋之終。沉厚微遜碧山，其高者頗有姜白石意趣。後遂鮮有知音矣。

又卷三《蓀友雙調望江南》 嚴蓀友《雙調望江南》云：『歌婉轉，風日渡江多。柳帶結煙留淺黛，桃花如夢送橫波。一覺懶雲窩。曾幾日、輕扇掩纖羅。白髮黃金雙計拙，綠陰青子一春過。歸去意如何。』情詞雙絕，似此眞有賀老意趣。

勢

蔡邕《九勢》（陳思《書苑菁華》） 夫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出矣。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怪生焉。凡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勢遞相映帶，無使勢背。轉筆，宜左右回顧，無使節目孤露。藏鋒，點畫出入之跡，欲左先右，至回右亦爾。藏頭，圓筆屬紙，令筆心常在點

畫中行。護尾，畫點勢盡，力收之。疾勢，出於啄磔之中，又在竪筆緊趯之內。掠筆，在於趯峰峻趯用之。澀勢，在於緊駃戰行之法，橫鱗竪勒之規。此名九勢，得之雖無師授，亦能妙合古人，須翰墨功多，卽造妙境耳。

劉勰《文心雕龍・定勢》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卽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

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郛，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並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楯，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諸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

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煩文博採，深沉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

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爲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爲乏，辭反正爲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元作向，王改。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賛曰：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湍迴似規，矢激如繩。因利騁節，情采自凝。枉轡學步，力止襄陵。

又《鎔裁》 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覆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統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

又《物色》 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

又《序志》 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

釋皎然《詩式・明勢》 高手述作，如登荆巫，觀三湘鄢郢之盛，縈回盤礴，千變萬態。文體開闔作用之勢。或極天高峙，峯焉不羣，氣勝勢飛，合沓相屬；奇勢在工。或修江耿耿，萬里無波，欻出高深重複之狀。奇勢雅發。古今逸格，皆造其極矣。

又《詩有四深》 氣象氤氳，由深於體勢；意度盤礴，由深於作用；用律不滯，由深於聲對；用事不直，由深於義類。

又《鄴中集》 鄴中七子，陳王最高。劉楨辭氣，偏正得其中，不拘對屬，偶或有之，語與興驅，勢逐情起，不由作意，氣格自高，與《十九首》其流一也。

又《三不同語意勢》 不同可知矣。此則有三同，三同之中，偷語最爲鈍賊。如漢定律令，厥罪必書，不應爲。鄭侯務在匡佐，不暇采詩。致使弱手無才，公行劫掠。若評質以道，片言可折，此輩無處逃刑。其次偷意，事雖可罔，情不可原。若欲一例平反，詩教何設？其次偷勢，才巧意精，若無朕迹，蓋詩人偷狐白裘於閭域中之手。吾示賞俊，從其漏網。

又《品藻》 古來詩集，多有不公，或雖公而不鑒。今則不然。與二三作者，縣衡於衆製之表，覽而鑒之，庶無遺矣。其華艷如百葉芙蓉，菌萁照水。其體裁如龍行虎步，氣逸情高。脫若思來景過，其勢中斷，亦有如寒松病枝，風擺半折。

齊己《風騷旨格・詩有十勢》 獅子返擲勢，詩云：『離情遍芳草，無處不萋萋。』

猛虎踞林勢，詩云：『窗前閒詠鴛鴦句，壁上時觀獬豸圖。』

丹鳳銜珠勢，詩云：『正思浮世事，又到古城邊。』

毒龍顧尾勢，詩云：『可能有事關心後，得似無人識面時。』

孤雁失羣勢，詩闕。

洪河側掌勢，詩云：『遊人微動水，高岸更生風。』

龍鳳交吟勢，詩云：『崑玉已成廊廟器，澗松猶是薜蘿身。』

猛虎投澗勢，詩云：『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

龍潛巨浸勢，詩云：『養猿寒嶂疊，擊鶴密林疏。』

鯨吞巨海勢，詩云：『袖中藏日月，掌上握乾坤。』

王若虛《滹南詩話》卷一 又曰：『頸聯頷聯，初無此說，特後人私立名字而已。大抵首二句論事，次二句狀景，次二句猶須論事，首二句猶須狀景，不能遽止。自然之勢，詩之大略，不外此也。』其篤實之論哉。

徐禎卿《談藝録》 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歌聲雜而無方，行體疏而不滯。吟以呻其鬱，曲以導其微，引以抽其臆，詩以言其情，故名因象昭。合是而觀，則情之體備矣。夫情既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物繪色，倩盼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圓方巧獲其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圜環之大略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互，恒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強能也。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 吳筠《覽古》詩曰：『蘇生佩六印，奕奕爲殃源。主父食五鼎，昭昭成禍根。李斯佐二辟，巨釁鍾其門。霍孟翼二后，伊戚及後昆。』此古體敍事，文勢使然，蓋出於無意也。若分爲兩篇，皆謂之隔句對，自與近體不同爾。

又卷三 凡作詩文，或有兩句一意，此文勢相貫，宜乎雙用。如李斯上秦始皇書：『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秦漢以來，文法類此者多矣，自不爲病。王勃《尋道觀》詩：『玉笈《三山記》，金箱《五嶽圖》。』駱賓王《題玄上人林泉》詩：『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皆句意雖重，於理無害。若別更一句，便非一聯造物矣。至於太白《贈浩然》詩，前云『紅顏棄軒冕』，後云『迷花不事君』，兩聯意頗相似。劉文房《靈祐上人故居》詩，既云『幾日浮生哭故人』，又云『雨花垂淚共沾巾』，此與太白同病。興到而成，失於檢點。意重一聯，其勢使然；兩聯意重，法不可從。

顧凝遠《畫引・取勢》 凡勢欲左行者，必先用意於右。勢欲右行者，必先用意於左。或上者勢欲下垂，或下者勢欲上聳。俱不可從本位逕情一往。苟無根柢，安可生發。蓋凡物皆有然者，多見精思則自得。

趙左《論畫》 畫山水大幅，務以得勢爲主。山得勢，雖縈紆高下，氣脈仍是貫串。林木得勢，雖參差向背不同，而各自條暢。石得勢，雖奇怪而不失理，即平常亦不爲庸。山坡得勢，雖交錯而自不繁亂。何則？以其理然也。而皴擦勾斫，分披糾合之法，即在理勢之中。至於野橋村落，櫻觀舟車，人物屋宇，全在想其形勢之可安頓處，可隱藏處，可點綴處。先以杇筆爲之，復詳玩似不可易者，然後落墨，方有意味。如遠樹要模糊，襯樹要體貼，蓋取其掩映連絡也。其輕煙遠渚，碎石幽溪，疏筠蔓草之類，初不過因意添設而已。爲煙嵐雲岫，必要照映山之前後左右，令其起處至結處雖有斷續仍與山勢合一而不渙散，則山不爲煙雲掩矣。藏蓄水口，安置路徑，宜隱現參半，使紆迴而接山之血脈。總之，章法不用意構思，一味填塞，是補衲也，焉能出人意表哉。所貴乎取勢布景者合而觀之，若一氣呵成，徐玩之又神理湊合，乃爲高手。然而取勢之法，又甚活潑，未可拘擊。又非多閱古蹟，及天資高邁者，未易語也。

何文煥《歷代詩話考索》 白石云：『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有開闔，乃妙。』余謂小律短章，豈無開闔？凡文字，一啓口便有起落之勢，亦開闔也。如《論語》首章說一『學』字，下用『而』字轉出『時習』，不已具開闔勢邪？

賀貽孫《水田居集》卷五《與友人論文書四》 姑就足下所引秦、漢、唐、宋大家言之。足下云：大家古文所以過人者，厚也，秀也，遠也，肆也，是

則然矣。雖然，更有進於是者，足下知之乎？如均一厚也，而有高厚焉，有博厚焉。太華千仞，削岩無垠，呼吸天門，環抱日月，若是者高厚也；屈注天池，倒連溟渤，蛟龍百怪，變眩莫測，若是者博厚也。此二厚者不可不辨也。均一秀也，而有美秀焉，有隱秀焉。春蘭始香，夏榴初笑，天然冶麗，不設繪絢，若是者美秀也；玉氣藏虹，珠胎含月，烟籠霧縠，劍埋龍文，若是者隱秀也。此二秀者不可不辨也。均一遠也，而有幽遠焉，有平遠焉。寒碧數疊，黛山一髮，古洞無人，微泉獨響，若是者幽遠也；長尋高眺，惟水與空，人烟斷續，歸鴻滅沒，若是者平遠也。此二遠者不可不辨也。均一肆也，而有豪肆焉，有醇肆焉。神龍出淵，搖鬣直上，掣電奔雷，莫可夭閼，若是者豪肆也；劍舞霜飛，渾脫瀏離，手調技熟，出神入鬼，若是者醇肆也。此二肆者不可不辨也。高以崇其體，博以壯其勢，美以華其色，隱以全其神，幽以邃其境，平以適其度，豪以鼓其氣，醇以圓其機。夫其所謂體也、勢也、神也、色也、境也、度也、氣也、機也，得意疾書，其出之手者同也；及其高也、博也、美也、隱也、幽也、平也、豪也、醇也，微茫錙銖，所成於性者異也。以吾之手，就吾之性；以吾之才，就吾之學，引而伸之，觸類而通，則異者可同，二者可一也。凡此皆古文之蘊，而爲時文者所不可不知也。然不佞亦第言之而已。若夫言之所不能宣，則在足下深思而自得者矣。

又《詩筏》 愈碎愈整，愈繁愈簡，態似側而愈正，勢欲斷而愈連。草蛇灰線，蛛絲馬跡，漢人之妙，難以言傳，魏、晉以來，知者鮮矣。

又 發語難得有力，有力故能挽起一篇之勢；結語難得有情，有情故能鎖住一篇之情亦動；能鎖住一篇，故一篇之勢亦完，兩相資也。唐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羣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退，惟沈、宋二詩不下。又移時，一紙飛墜，則沈詩也。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才。』蓋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自健舉。』所云『健舉』，豈非結語有情，通篇之勢亦完耶！昭容婦人，乃能辨工拙於毫釐如此，令人嘆服不置。但結語猶易得，若發語有力，則雖唐人名家，亦人不數篇而已，故發語尤難。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 把定一題、一人、一事、一物，於其上求形模，求比似，求詞采，求故實，如鈍斧子劈樑柞，皮屑紛霏，何嘗動得一絲紋理？以意爲主，勢次之。勢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謝康樂爲能取勢，宛轉屈伸，以求盡其意，意已盡則止，殆無剩語；夭矯連蜷，煙雲繚繞，乃眞龍，非畫龍也。

又 論畫者曰：『咫尺有萬里之勢。』一『勢』字宜着眼。若不論勢，則縮萬里於咫尺，直是《廣輿記》前一天下圖耳。五言絕句，以此爲落想時第一義，唯盛唐人能得其妙。如『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墨氣所射，四表無窮，無字處皆其意也。李獻吉詩：『浩浩長江水，黃州若個邊？岸回山一轉，船到堞樓前。』固自不失此風味。

魏際瑞《魏伯子文集》卷二《答石公論文書》 承以制藝相示，今憑臆見論次：夫文者在勢，大抵逆則聳而順則卑，逆則奇而順則庸，逆則強而順則弱。形家以順龍爲奴龍，擡家以逆勢爲霸勢，是故一逆不已而再逆，故一波未平而再波。虛多於實則實益榮，如果木之實一，而葉則倍蓰什百是也；且虛多於實者，非虛多於實，蓋以攻實之不可攻，而發實之所不及發。天下之實，一而已矣，一必有三，其二者虛也，天下之順，亦一而已。

毛先舒《詩辨坻》卷二《魏》 子建《箜篌引》：『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晉樂所奏者，易『驚風』二句置『盛時』二句後，更覺文勢飄動。

又卷三《唐後》 子美文章有神交有道』，雖云深老，且起有勢，却是露句，宋人宗此等失足耳。滔滔一韻，未見精工，至『氣酣日落』以後，浮氣乃盡，眞力始見耳。

又卷四《學詩徑録》 初作詩，須從實地起步，當試先作近調小詩，起結旋轉，務期中律。或絕或律，臨摹古人，字句篇法，宜令俱熟悉之。後漸拓至大篇，窮極變體，氣幹自實，步驟自穩。若未彈求鵠，快騁捷足，氣未充則必憑虛以張其氣，法未穩則必宕往以矜其勢。心爲手習，中氣必裕，返轡既苦途紆，而積久亦復雛變，踉蹌而行，終歸失路而已。

笪重光《畫筌》 得勢則隨意經營，一隅皆是，失勢則盡心收拾滿幅都非。勢之推挽在於機微，勢之凝聚由乎相度。

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上 三四語多流走，亦竟有散行者；然必有不得不散之勢乃佳。苟艱於屬對，率爾放筆，是借散勢以文其陋也。又有通體

俱散者，李太白《夜泊牛渚》、孟浩然《晚泊潯陽》、釋皎然《尋陸鴻漸》等章，興到成詩，人力無與，匪垂典則，偶存標格而已。外是：八句平對，五六散行，前半扇對之式，皆極詩中變態。

唐岱《繪事發微・得勢》 夫山有體勢。畫山水在得體勢。山之體，石爲骨，林木爲衣，草爲毛髮，水爲血脈，雲煙神彩嵐靄爲氣象。寺觀村落橋梁爲裝飾也。蓋山之體勢似人。人有四肢，山有龍脈分幹。譬之看人站立，其手足分寸骨節長短無不合體。看人坐臥，或一手伸而長，一手曲而短。非伸者長曲者短也，不過是形勢換耳。故看山近看是如此形勢，遠數里則少換，再遠數十里則又換，逾遠逾異。移步換影之說，豈不信哉？故看正面山如此，看側面山不同，看背面山又不同。正面山之轉折起伏，要通景中合正面山之形勢。側面山之轉折起伏，要通景中合側面山之形勢。少有不合，便成背謬。此山之移步換影之說也。如人在日光中站立，足步少移，其全身之影皆換。左足動，則全身形影合左足動移之勢。右足動，則全身形影合右足動移之勢。看山何獨不然。人之看山，遠近偏正不一。山之體貌既殊，而四時之色，風雨晦明，朝暮變態，更自不同。形勢雖不同，而山體更要入骼。山有山腳、山腰、山肩、山頭。其最難入骼者，山頭也。畫山頭多不得一點，又少不得一點。要在入骼而已。且畫山則山之峰巒樹石俱要得勢。嶺有平夷之勢，峰有峻峭之勢，巒有圓渾之勢，懸崖有危險之勢，遙岑遠岫有層疊之勢，石有稜角之勢，樹有矯顧之勢。諸凡一草一木，俱有勢存乎其間。畫者可不悉哉？主山一幅中綱領也，務要崔嵬雄渾，如大君之尊也。羣峰拱揖而朝，四面輻輳。布局立稿，落筆時一得大勢。作者先自悅目暢懷，遂筆筆得趣，皴染如意，有自得之樂。故洪谷子云：意在筆先，俟機發落筆；心會神融，自然得山水之形勢也。然人心不靜，則神不全。意不純，思不竭。草草落筆，則山之大勢不得，意興索然。故畫山水起稿定局，重在得勢，是畫家一大關節也。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一《統論上》 蜀王孟昶有吳道子畫鍾馗一軸，用大指抉鬼眼。嫌其勢拙，命黃筌改中指。一月不進呈，已而另畫以獻。問之，對云：『吳畫精神盡在大指，臣畫精神盡在中指，故不敢妄改耳。』凡詩文作者，注意某一處，某一字，其通篇力量照應，亦必趁此一路，學者不可不知。

又卷三《學詩初步》 鍊句之法，莫如徐諷勤改，其緊要尤在審勢。如通體壯麗，忽著清淡句不得。餘可類推。上文氣緊，須用緩句；上文氣重，須用勁句。下文向裏，則上句放開；下句拖漾，則上句捲收。此皆古人成法，不可離者。但不可推句掩意，愛句傷氣耳。若夫句中分派頭，此又隨人筆性學力，不可豫定者也。

又 詩中所用虛實字及典故，細細檢點，有相礙者、相犯者，有事不犯而意犯者，時時換改，務令處處關會，互相助勢爲妙。又有生新字轉落套，平常字恰入情者，更宜審之。

又卷四《評論一・杜少陵》 《寄高適岑參》，整齊中帶錯綜，勢局便不板，此全是力大。

又卷五《評論二・王摩詰》 《送梓州李使君》：『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參天樹中即杜鵑叫處，倒出便有勢，若倒過味索然矣。

又《評論二・蘇東坡》 蘇子由詩，勢平而意淺，不足起發人；文亦應酬故套，讀之無味。

又卷八《雜録》 《白頭吟》古詞，突然而起，忽然而收，此即是法，須知其取勢留味之妙。

黃子雲《野鴻詩的》 眼不高，不能越衆；氣不充，不能作勢；膽不大，不能馳騁；心不死，不能入木。此四者，作詩之大旨也。

趙翼《甌北詩話》卷一《李青蓮詩》 李青蓮自是仙靈降生。司馬子微一見，即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賀知章一見，亦即呼爲『謫仙人』。放還山後，陳留採訪使李彥允爲請於北海高天師授道籙。其神采必有迥異乎常人者。詩之不可及處，在乎神識超邁，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屑於雕章琢句，亦不勞勞於鏤心刻骨，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勢。若論其沉刻則不如杜，雄渾亦不如韓。然以杜、韓與之比較，一則用力而不免痕迹，一則不用力而觸手生春，此仙與人之別也。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 換韻之中，略以平調句子，使之伸縮舒和，亦猶夫末句之有可放平者也。尤以平韻與仄韻相參錯，乃見其勢，却須以三平正調攙和之。

又卷五 遺山五古，每登一韻，以振其勢，微與其七古相類。蓋肌理

稍疎，而秀色清揚，却自露出本色耳。

冒春榮《葚原詩説》卷二　形家論龍穴沙水，喜逆而惡順，惟詩亦然。逆則力厚，順則勢走，此章、句、字三者倒敍、倒裝、倒押之法所宜講也。

又卷四　七言古或雜以兩言、三言、四言、五六言，皆七言之短句也。或雜以八九言、十餘言，皆伸以長句，而故欲振蕩其勢，迴旋其姿也。其間忽疾忽徐，忽翕忽張，忽停滯，忽轉擊，乍陰乍陽，屢遷光景，莫不有浩氣鼓盪。其機如吹萬之不窮，如江河之滔滔而奔放，斯長篇之能事極矣。四語一轉，蟬聯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也。

閼名《靜居緒言》　古詩之作，徐行以達其意，疾赴以合其節，殿之以發其機，縱之以趁其勢，勒之以致其力，揚之以取其態，抑之以蓄其氣，涵之以完其神，虚之以生其韻，實之以固其理，轉之以出其論，反之以足其趣。興會情遥，語闌意在，則不盡之味得矣。

延君壽《老生常談》　前論太白七古句有斷不當學者，工部亦然。如『得不哀痛塵再蒙』，著『嗚呼』二字，又疊一語，是其筆力氣勢，行文至此有不得不然之勢。李空同意在倣古，不嫌履人陳迹。後人以爲空同曾如此矣，我何不可如此，是讀書寡識之過。

施補華《峴傭説詩》　起處須有崚嶒之勢，收處須有完固之力，則中二聯愈形警策。如摩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倒敍而入，筆勢軒昂。『草枯』一聯，正寫獵字，愈有精神。『忽過』二句，寫獵後光景，題分已足。收處作回顧之筆，兜裹全篇，恰與起筆倒入者相照應，最爲整密可法。又如『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天官動將星，漢地柳條青』，皆起勢之崚嶒者，舉此可以類推。

又　古詩有先敍事後點題法，最易得勢。如《送表姪王砅》詩『次問最少年』一段，不知説誰，及至『秦王時在座，眞氣驚戶牖』，方知言太宗；《麗人行》『後來鞍馬』一段，亦不知説誰，及至『愼莫近前丞相嗔』，方知言楊國忠，章法甚奇。《王砅詩》前後分兩大段，換兩韻，同《大食寶刀歌》一例，亦用韻之奇者。《王砅詩》後半敍避亂時事，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韁，飛走使我高，左右不作對句，筆勢參差錯綜，最宜學。

又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喜事也。『劍外忽傳收薊北』，今人動筆，便接『喜欲狂』矣。忽拗一筆云：『初聞涕淚滿衣裳。』以曲取勢。活動在『初聞』二字，從『初聞』轉出『卻看』，從『卻看』轉出『漫卷』，纔到喜得還鄉正面，又不遽接還鄉，用『白首放歌』一句墊之，然後轉到還鄉。收筆『巴峽穿巫峽』、『襄陽下洛陽』，正説還鄉矣，又恐通首太流利，作對句鎖之。即走即守，再三讀之思之，可悟俯仰用筆之妙。

馮金伯《詞苑萃編》卷二《長調須沈雄悲壯》　詞雖貴柔情曼聲，然第宜於小令，若長調而亦喁喁細語，則失之弱矣。故須慷慨淋漓，沈雄悲壯，乃爲合作。其不轉韻，以調長，恐勢散而氣不貫也。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四　凡五七律詩，最爭起處。凡起處最宜經營，貴用斗峭之筆，灑然而來，突然湧出，若天外奇峰，壁立千仞，則入手勢便緊健，氣自雄壯，格自高，意自奇，不但取調之響也。起筆得勢，入手即不同人，以下迎刃而解矣。

象

《禮記・樂記》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王昌齡《論文意》（《文鏡祕府論》南卷）　夫置意作詩，即須凝心，目擊其物，便以心擊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絶頂，下絶萬象，如在掌中。以此見象，心中了見，當此即用。如無有不似，仍以律調之定，然後書之於紙。會其題目，山林、日月、風景爲眞，以歌詠之。猶如水中見日月，文章是景，物色是本，照之須了見其象也。

釋皎然《詩式・用事》　詩人皆以徵古爲用事，不必盡然也。今且於六義之中，略論比興。取象曰比，取義曰興。義即象下之意。凡禽魚、草木、人物、名數，萬象之中義類同者，盡入比興，《關雎》即其義也。如陶公以『孤雲』比『貧士』；鮑照以『直』比『朱絲』，以『清』比『玉壺』。時久呼比爲用事，呼用事爲比。如陸機《齊謳行》：『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此規諫之忠，是用事非比也。如康樂公《還舊園作》：『偶與張邴合，久欲歸東山。』此敍志之忠，是比非用事也。詳味可知。

劉禹錫《劉禹錫集》卷一九《董氏武陵集紀》 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蘊耶！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

舊題司空圖著《二十四詩品・雄渾》 大用外脏，眞體內充。反虛入渾，積健爲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非強，來之無窮。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敘畫之源流》 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自巢燧以來，皆有此瑞。迹映乎瑤牒，事傳乎金冊。庖犧氏發於榮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奎有芒角，下主辭章。頡有四目，仰觀垂象。因儷鳥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祕，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天地聖人之意也。按字學之部，其體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書；四佐書；五繆篆；六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繪畫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煥乎而詞章備。《廣雅》云：畫，類也。《釋名》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故鐘鼎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勳，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傳既往之蹤。記傳所以敍其事，不能載其形。賦頌所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故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善哉。曹植有言曰：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異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臣死難，莫不抗節。見放臣逐子，莫不歎息。見淫夫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戒者，圖畫也。

郭思《畫論・敘自古規鑒》 《易》稱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曰：象也者，象此者也。嘗考前賢畫論，首稱象人，不獨神氣骨法衣紋向背爲難。蓋古人必以聖賢形像、往昔事實、含毫命素，製爲圖畫者，要在指鑒賢愚，發明治亂。故魯殿紀興廢之事，麟閣繪勳業之臣，迹曠代之幽潛，託無窮之炳煥。昔漢孝武帝欲以鉤弋趙婕妤少子爲嗣，命大臣輔之，惟霍光任重，大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謝諸侯以賜光。孝成帝遊於後庭，欲以班婕妤同輦戴。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又嘗設宴飲之會，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畫問班伯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紂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謂書淫亂之戒，其原在於酒。上喟然歎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後漢光武明德馬皇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虞舜，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妃指堯曰：嗟乎，羣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唐德宗詔圖畫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曰：貞元己巳歲秋九月，我行西宮，瞻閱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文宗太和二年，自撰集《尚書》中君臣事迹，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觀覽焉。漢文翁學堂，在益州大城內，昔經頹廢。後漢蜀郡太守高朕復繕立，乃圖畫古人聖賢之像，又禮器瑞物於壁。唐韋機爲檀州刺史，以邊人僻陋，不知文儒之貴，修學館，畫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晉名儒像，自爲讚。敦勸生徒，絲茲大化。夫如是豈非文未盡經緯，而書不能形容，然後繼之於畫也。所謂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亦宜哉。

華光《華光梅譜・取象》 梅之有象，由制氣也。花屬陽而象天，木屬陰而象地，而其故各有五，所以別奇偶而成變化。蒂者花之所自出，象以太極，故有一丁。房者華之所自彰，象以三才，故有三點。萼者花之所自出，象以五行，故有五葉。鬚者花之所自成，象以七政，故有七蕊。謝者花之所自究。復以極數，故有九變。此花之所自出皆陽，而成數皆奇也。根者梅之

所自始，象以二儀，故有二體。木者楳之所自放，象以四時，故有四向。枝者梅之所自成，象以六爻，故有六成。梢者梅之所自備，象以八卦，故有八結。樹者梅之所自全，象以足數，故有十種。此木之所自皆陰，而成數皆偶也。不惟如此。花正開者，其形規有至圓之象。花背開者，其形規有至方之象。枝之向下，其形規俯，有載物之象。枝之向上，其形規仰，有載物之象。於鬚亦然。正開者有老陽之象，其鬚七。謝者有老陰之象，其鬚六。半開者有少陽之象，其鬚三。蓓蕾者有天地未分之象，體鬚未形。其理已著。故有一丁二點者，而不加三點。天地未分而人極未立也。花萼者天地始定之象，故有所自而取象，莫非自然而然也。識者當以類推之。

楊載《詩法家數・總論》 詩有內外意，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意含蓄，方妙。

楊慎《升菴詩話》卷一二《摯虞論詩賦四過》 假象太過，則與類相遠。命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

又《畫品・畫序》 揮纖毫之筆，則萬類由心。展方寸之能，而千里在掌。有象由之以立，無形因之以生。妙將入神，靈能通聖，豈止開廚則失，掛壁則飛而已哉。

又《晴雨曆》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張璪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畫贊澄懷味象，應會感神。燕肅山谷盤紆，雲水流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畫序潭色若澄，石紋似裂，岳峙筆下，雲起鋒端。畫序石尖欲落，泉噴如孔。張璪山水層巒疊秀，則閬風羣玉也。明震紓綵，則天漢銀潢也。飛觀倚空，則仙人樓臺也。贊道君畫圖出雲霞，染成風雨。贊王羲墨每留素以成雪，或借地而爲雪。汀花野竹，水鳥淵魚。葉疊千里，枝分四面。達士所珍，凡目所辨。花卉貴必辨金鍮，無焚玉石。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江南之藝，骨氣多不及蜀人，而瀟灑過之。

謝榛《四溟詩話》卷四 或曰：「子謂作古體、近體概同一法，寧不有誤後學邪？」四溟子曰：「古體起語比少而賦興多，貴乎平直，不可立意涵蓄。若一句道盡，餘復何言？或兀坐冥搜，求聲於寂寥，寫眞於無象，忽生一意，則句法萌於心，含毫轉思，而色愈慘澹，猶恐入於律調，則太費點檢鬪削而後古。或中有主意，則辭意相稱，而發言得體，與夫工於鍊句者何異。漢魏詩純正，然未有六朝唐宋諸體縈心故爾。若論體製，則大異而小同，及論作手，則大同小異也。未必篇篇從頭叙去，如寫家書然，畢竟有何警拔？或以一句發端，則隨筆意生，順流直下，渾成無跡，此出於偶然，不多得也。凡作近體，但命意措詞一苦心，則成章可逼盛唐矣。作古體不可兼律，非兩倍其工，則氣格不純。今之作者，譬諸宮女，雖善學古粧，亦不免微有時態。」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 七言律不難中二聯，難在發端及結句耳。發端，盛唐人無不佳者。結頗有之，然亦無轉入他調及收頓不住之病。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斂，有喚有應，大抵一開則一闔，一揚則一抑，一象則一意，無偏用者。

又卷二 『神光離合，乍陰乍陽。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盼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此子建之賦神女也。其妙處在意而不在象，然本之屈氏『滿堂兮美人，忽與余兮目成。』『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變法而爲之者也。

顧起綸《國雅品・士品四・陳學憲約之》 《卮言》云：『約之如書樓少女，月下箜篌。』余讀其集，篇篇都秀潤，句句少警拔，亦就色象中自然寫出，如波擎蘂萼，淨麗天葩，倘未舒笑。至《石灘》云：『石劣不受鑿，水歸時礙行。卻令無競性，翻作不平鳴。逆折聲猶壯，崩騰色自明。我行殊昧險，於此獨嬰情。』詞少意多，不祇比類切象，抑又深斥劣行。

又《國雅品・士品四・盧少棲》 晉渡江來，賦幾亡矣。自茲而作，有盧生焉，涉屈宋之華津，步班揚之高衢，弘音夕振，恍乎漁陽操撾，淵淵有金石聲，眇覩創製，亦一代之賦手也。至所爲詩，稍有短長。余嘗評之：其古體如寒流出谷，婉若調軫，音隨意適；近體如夕禽觸林，矯於避繒，象逐思馳。

俞弁《逸老堂詩話》卷下 楊用修《丹鉛續錄》云：「白樂天三游洞記雲破月出光景，含吐互相明滅，晶瑩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莫能名狀。造語如此，何異柳子厚？世以爲太易輕議之，蓋亦未深玩之也。」

陸時雍《詩鏡總論》 世以李杜爲大家，王維高岑爲傍戶，殆非也。摩詰寫色清微，已望陶謝之藩矣，第律詩有餘，古詩不足耳。離象得神，披情著性，後之作者誰能之？世之言詩者，好大好高，好奇好異，此世俗之魔見，非詩道之正傳也。體物著情，寄懷感興，詩之爲用，如此已矣。

又　觀五言古於唐，此猶求二代之瑚璉於漢世也。古人情深，而唐以意索之，一不得也；古人象遠，而唐以景逼之，二不得也；古人法變，而唐以格律之，三不得也；古人色眞，而唐以巧繪之，四不得也；古人貌厚，而唐以姣飾之，五不得也；古人氣凝，而唐以佻乘之，六不得也；古人言簡，而唐以好盡之，七不得也；古人作用盤礴，而唐以徑出之，八不得也。雖以子美雄材，亦蹈蹼於此而不得進矣。庶幾者其太白乎？

又　詩貴眞，詩之眞趣，又在意似之間。認眞則又死矣。柳子厚過於眞，所以多直而寡委也。《三百篇》賦物陳情，皆其然而不必然之詞，所以意廣象圓，機靈而感捷也。

吳喬《圍爐詩話》卷一　鍊字乃小家筋節。四六文，梁、陳詩之餘，鍊字之妙，大不易及。子瞻文集只『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耳。永叔曾無一字。唐詩鍊字處不少，失此字便粗糙。畫家云『烘染過度卽不接』，苦吟鍊句之謂也。注意於此，卽失大端。唐僧無可云『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以雨聲比落葉也。又云『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以遠燒比微陽也。比物以意而不指其物，謂之象外句，非苦吟者不能也。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上　知『池塘生春草』、『胡蝶飛南園』之妙，則知『楊柳依依』、『零雨其濛』之聖於詩；司空表聖所謂『規以象外，得之圜中』者也。

毛先舒《詩辯坻》卷四《竟陵詩解駁議》　但欲洗去詩家故常語，然別逕一開，康莊有不踐者焉。故器不尙象，淫巧雜陳；聲不和律，豔詄競響。此鍾、譚持論，雖頗有可喜，不欲深道之。

惲正叔《南田論畫》　桃源仙靈之窟宅也，飄緲變幻，而不可知。圖桃源者，必精思入神，獨契靈異，鑿鴻濛，破荒忽，遊於無何有之鄉。然後溪洞桃花通於象外，可從尺幅間一問津矣。吾友王子石谷嘗語余，自昔寫桃源，都無眞想，惟見趙伯駒長卷，仇實父巨幀，能得此意。其關境運亮，妙出匪夷，賦色之工，自然天造。余聞斯語，欣然若有會也，因研索兩家法爲桃源圖。

又　翌園兄將發維揚，戲用倪高士法爲圖送之。時春水初漲，春氣尙遲，谷口千林，正有寒色。南田圖此，聊當吹律，取似賞音，以象外解之也。

田同之《西圃詩說》　梅花詩，東坡『竹外』七字及和靖『雪後』一聯，自是象外孤寄。若唐釋齊己『前村風雪裏，昨夜一枝開』，明高季迪『流水空山見一枝』，不落刻畫，亦堪並響。

又　王元美論梅花詩云：『「疎影」、「暗香」二句，景態雖佳，已落異境，是許渾至語，非盛唐語。』良是。蓋二句原本南唐江爲作，僅易『竹』、『桂』二字爲『疎』、『暗』耳。又云：『老杜「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風骨蒼然。其次則李羣玉「玉鱗寂寂飛斜月，素豔亭亭對夕陽」，大有神采，足爲梅花吐氣。』以余觀之，老杜二語，別有寄托，似難專論；至羣玉句，雖有神采，詎能超出象外耶？且二語移之咏梨花，亦未爲不可。

鄭梁《寒村詩文集・見黃稿》卷二《四大家詩鈔序》　詩文一也，詩不如文，則雖極工而不可以爲大家。然而世之論詩者，謂必不可以文作詩，稍用學識，涉事理，便詆之爲破格。於是空梁春草之派，單行宇宙，目爲詩家正宗。雖僻固狹陋之胸，亦時出其一聯半句，以爲詩有別腸，非文章家所能與；而文章家亦若以爲別有授受，姑讓焉而不敢與之抗。夫由其說以爲詩，當其意得象先，神留言外，吾安敢謂其不工？然要是征夫怨婦，感時觸物之佳者耳；使其登明堂，入清廟，陳『瓜瓞』、《公劉》之什，而詠《文王》、《皇矣》之篇，吾恐其茫然張口，不能措一語也。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五《評論二・韋蘇州煙際鐘》　字字是題，妙在象外。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論詩答問三則》　詩有三要，曰：發竅於音，徵色於象，運神於意。何謂音？曰：詩本空中出音，卽莊生所云：『天籟』是已。籟有大有細，總各有其自然之節；故作詩曰吟、曰哦，貴在叩寂寞而求之也。求之果得，則此中或悲或喜，或激或平，一一隨其音以出焉。如洞簫長笛各有窾，一一按律調之，其淒鏘要眇，莫不感人之深。今不悟其音而惟吾所爲，猶斷竹而妄吹之也。如是以爲文字且不可，奚當於詩？何謂象與意？曰：物有聲卽有色，象者，摹色以稱音也。如舞曲者動容而歌，則意悤悤關飛動，無論興比與賦，皆有恍然心目者。故詩家寫景，是大半工夫。今讀古人詩，望而知爲誰氏作。象固然矣，斯不獨徵聲，又當選色也。

趙翼《甌北集》卷四六《論詩》　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出東坡，意取象外神。羚羊眠掛角，天馬奔絕塵。其實論過高，後學未易遵。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古疏後漸密，不切者爲陳。譬如驂駕馬，將越而

適秦。灞、滻、終南景，何與西湖春？又如寫生手，貌施而昭君。琵琶春風面，何關苧蘿顰？是知興會超，亦貴肌理親。吾試爲轉語，案翻老斲輪。作詩必此詩，乃是眞詩人。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一 右丞五言，神超象外，不必言矣。至如『故人不可見，寂寞平陵東』，未嘗不取樂府語以見意也。豈獨唐子西《語錄》始以樂府取給詩材乎？

宋大樽《茗香詩論》 《易》取象，《詩》諷諫，猶之寓言也。但取象如《詩》之有比，諷諫則不必於象。第以經解經，有離合矣，固而求之風人，其倫父乎？

江順詒輯《詞學集成》卷八《江順詒續詞品二十則・行空》 芙蓉之城，忽爾凌虛。白雲橫腰，遠峰欲無。吹笙跨鶴，躡履飛凫。不著跡象，豈有步趨。仙人五夜，金閨傳呼。騎白鳳皇，態何紆徐。

秦祖永《桐陰論畫》 用筆須要活潑潑地，隨形取象，在有意無意間，畫成自然機趣。天然脫盡筆墨痕迹，方是功夫到境。

戴熙《賜硯齋題畫偶録》 筆墨在境象之外，氣韻又在筆墨之外。然則境象筆墨之外，當別有畫在。醇卿深於六法，其爲我參之。

厲志《白華山人詩説》卷二 能在閒句上、淡句上見力量，能於無字外、無象外摹神味，此眞不愧好手。

又 古人作詩，因題得意，因意得象，本是虛懸無著，偶有與時事相隱合者，遂牽強附會，徒失眞旨。不知古人之詩，如仁壽殿之鏡，向著者自然了了寫出，於鏡無與也。孫幼連云：『吾儕作詩，非有心去湊合人事，是人事偶然來撞著我，即以我爲人事而發亦可。』亦即此意也。

意象

劉勰《文心雕龍・神思》 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元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闚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

舊題司空圖著《二十四詩品・縝密》 是有眞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水流花開，清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爲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猶春於綠，明月雪時。

强幼安述《唐子西文録》 謝玄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李東陽《麓堂詩話》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人但知其能道羈愁野況於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閒字，止提掇出緊關物色字樣，而音韻鏗鏘，意象具足，始爲難得。若強排硬疊，不論其字面之清濁，音韻之諧舛，而云我能寫景用事，豈可哉。

又 『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論者以爲至妙。予不能辯，但恨其意象太著耳。

又 韓退之《雪》詩，冠絕今古。其取譬曰：『隨風翻縞帶，逐馬散銀盃。』末爲奇特。其模寫曰：『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則意象超脱，直到人不能道處耳。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 何景明曰：『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

又卷四 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翩翩意象，長歌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

王世懋《藝圃擷餘》 李於鱗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轂之。海內爲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鵠，至使人厭。予謂學於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尚不如學盛唐。何者？老杜結構自爲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人各自以意象聲響得之。正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成，爲韓爲柳。我却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輕薄子遽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

朱承爵《存餘堂詩話》 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家意象亦或與詩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長篇須曲折三致意，而氣自流貫乃得。

臧懋循《負苞堂集》卷三《冒伯麟詩引》 此廣陵冒伯麟詩也。伯

麟東髮希古卽能詩，詩不盡於此，要之舉一隅而全鼎可知也。予旣輯《古詩所》，將舉全唐附之，時客居秦淮，伯麟每過，揚搉輒移日。予因謂唐時樂府，雜於鐃歌，五言窮於漢、魏，獨歌行近體七絕，有前人所不能加。蓋其格氣渾厚，意象含蓄，聲調和平，一唱三嘆，深得《國風》微旨故也。李于麟之評少陵，猶以爲篇什雖富，頗然自放，況大曆而降元、白諸人者哉？

陸時雍《詩鏡總論》 《詩》有六義，《頌》簡而奧，奠哉尚矣。《大雅》宏遠，非周人莫爲。《小雅》婉孌，能或庶幾。《風》體優柔，近人可倣。然體裁各別，欲以漢魏之詞，復興古道，難以冀矣。西京崛起，別立詞壇，方之於古，覺意象蒙茸，規模逼窄，望湘纍之不可得，況《三百》乎？

又 蘇李贈言，何溫而戚也！多唏涕語，而無蹙蹙聲，知古人之氣厚矣。古人善於言情，轉意象於虛圓之中，故覺其味之長而言之美也。後人得此則死做矣。

又 梁武《西洲曲》，絕似《子夜歌》，累疊而成，語語渾稱，風格最老，擬《青青河畔草》亦然。

梁人多妖豔之音，武帝啓齒揚芬，其臭如幽蘭之噴，詩中得此，亦所稱絕代之佳人矣。『東飛伯勞西飛燕』，《河中之水歌》，亦古亦新，亦華亦素，此最豔詞也。所難能者，在風格渾成，意象獨出。

又 齊梁人欲嫩而得老，唐人欲老而得嫩，其所別在風格之間。齊梁老而實秀，唐人嫩而不華，其所別在意象之際。齊梁帶秀而香，唐人撰華而穠，其所別在點染之間。

又 專尋好意，不理聲格，此中晚唐絕句所以病也。詩不待意，卽景自成。意不待尋，興情卽是。王昌齡多意而多用之，李太白寡意而寡用之。昌齡得之椎練，太白出於自然，然而昌齡之意象深矣。劉禹錫一往深情，寄言無限，隨物感興，往往調笑而成。『南宮舊吏來相問，何處淹留白髮生？』『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更有何意索得？此所以有水到渠成之說也。

又 實際內欲其意象玲瓏，虛涵中欲其神色畢著。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三一《湯義仍先生文集序》 古之人往矣，其學殖之所醞釀，精氣之所結轖，千載而下，倒見側出，恍惚於語言竹帛之間。《易》曰：『言有物。』又曰：『修詞立其誠。』《記》曰：『不誠無物。』皆謂此物也。今之人，耳傭目倣，降而剽賊，如《弇州四部》之書，充棟宇而汗牛馬，卽而睨之，枵然無所有也。則謂之無物而已矣。義仍晚年之文，意象萌芽，根荄屈蟠，其源汩汩然，其質熊熊然，蓋義仍之於古文，可謂變而得正，而於詞可謂已出者也。其學曾、王也，欲然自以爲未就，譬之金丹家，雖未至於九轉大還，然其火候不可謂不力，而鉛汞藥物，不可謂不具也。後有君子，好學深思，從事於義仍之文，得其所謂有物者，而察識其所未至。因以探極指要，而知古文興復之幾。義仍已矣，庶幾後有子雲也哉？

又卷四七《書瞿有仲詩卷》 子之詩富有日新，不可以歲月判斷，然吾觀確菴子之所評定者，則子之質的也。昔者玉川子作《月蝕》詩，韓子心服焉，而隱括其文曰《效玉川子作》，韓子之效之也，所謂約之以禮也。子之才華雄放昇亢，可以進步玉川，而確菴子則有志乎韓子之學者，評子之詩，引繩切墨，蓋亦有約禮之思焉。子於是乎求之有餘師矣。陶冶性情，杼軸理道，詞約義豐，詩之正令也。若夫連章累韻，悅目偶俗，以樗輿爲同聲，以嘈囋爲多助，攬採煩則意象雜，伸寫易則蘊蓄淺。陸士衡所謂「寡情鮮愛，浮漂不歸」者，此才多之通病，而長勝之兵所以善敗也。古人所以善居其有者，則必有道矣。以吾言商諸確菴子，以爲何如也？

王又華《古今詞論・鄒程村詞論》 朱承爵《存餘堂詩話》云：『詩詞雖同一機杼，而詞家意象與詩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長篇須曲折三致意，而氣自流貫乃得。』此語可爲作長調者法，蓋詞至長調，變已極矣。南宋諸家，凡偏師取勝者，莫不以此見長。而梅溪、白石、竹山、夢窗諸家，麗情密藻，盡態極妍。要其瑰琢處，無不有蛇灰蚓線之妙，則所謂一氣流貫也。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孟東野詩，亦從《風》、《騷》中出，特意象孤峻，元氣不無斲削耳。以郊、島並稱，銖兩未敵也。元遺山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揚韓抑孟，毋乃太過？

唐岱《繪事發微・遊覽》 山水家與人物家不同。畫人物者，只畫峭壁，或畫一巖，以至單山片水，是點景而已。至山水之全景，須看眞山。其重疊壓覆，以近次遠，分布高低，轉折迴繞，主賓相輔，各有順序。一山有一山之形勢，羣山有羣山之形勢也。看山者。以近看取其質，以遠看取其勢。山之體勢不一，或崔嵬，或嵯峨，或雄渾，或峭拔，或蒼潤，或明秀，皆入妙品。

若能飽觀熟翫，混化胸中，皆足爲我學問之助。古云：不破萬卷，不行萬里，無以作文。卽無以作畫也，誠哉，是言。如五岳、四鎭，太白、匡廬，武當、王屋，天台、雁蕩，岷峨、巫峽，皆天地寶藏所出，仙靈窟宅。今以几席筆墨閒欲辨其地位，發其神秀，窮其奧妙，奪其造化。非身歷其際，取山川鍾毓之氣，融會於中，又安能辨此哉。彼羈足一方之士，雖知畫中格法訣要，其所作終少神秀生動之致，不免紙上談兵之誚也。古云：畫有三品，神也，妙也，能也。而三品之外，更有逸品。古人只分解三品之義，而何以造進能到三品者，則古人固有所未盡也。余謂欲到能品者，莫如勤依格法，多自作畫。欲到妙品者，莫如多臨摹古人，多讀繪事之書。欲到神品者，莫如多遊多見。而逸品者，亦須多遊。寓目最多，用筆反少。取其幽僻境界，意象濃粹者，間一寓之於畫。心溯手追，熟後自臻化境，不羈不離之中，別有一種風姿。故欲求神逸兼到，無過於遍歷名山大川，則胸襟開豁，毫無塵俗之氣，落筆自有佳境矣。

鄒一桂《小山畫譜》卷下《結構》 宋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考試法試四方畫士，以古人詩句命題，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向酒家著筆，一史但於橋頭竹外挂一酒帘而已。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人皆作馬上看花景。一史於落紅徑上，掃數蝴蝶飛逐馬後。又試嫩綠枝頭紅一點，人皆於花木上粧點。一史獨於危亭縹緲，綠楊隱映之處，畫一美人凭闌而立。果皆得中魁選。想其結構時，意象慘淡。圖成後，落落大方，推陳出新，眞切而不落纖巧，乃爲結搆。

方薰《山靜居論畫》 筆墨之妙，畫者意中之妙也。故古人作畫，意在筆先。杜少陵謂，十日一石，五日一水者，非用筆十日五日而成一石一水也。在畫時意象經營，先具胸中邱壑，落筆自然神速。

楊際昌《國朝詩話》卷二 寶應陳冰壑鍾與朱秋厓齊名。《送友人歸江州》絕句：「潯陽南望天連水，大孤小孤黃葉稀。一片歸帆秋正好，滿江烟雨鷺鷥飛。」意象甚工遠勢。

陳僅《竹林答問》 問：然則說詩之道當何如？

說詩當去三弊：曰泥，曰鑿，曰碎。執典實訓詁而失意象，拘格式比興而遺性情，謂之泥。厭舊說而求新，強古人以就我，謂之鑿。釋乎所不足釋，疑乎所不必疑，謂之碎。

興象

殷璠《河嶽英靈集序》（《全唐文》卷四三六） 夫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編紀者能審鑒諸體，安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論其取捨。至如曹、劉詩多直致，語少切對，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而逸價終存。然挈瓶庸受之流，責古人不辨宮商，詞句質素，恥相師範。於是攻乎異端，妄爲穿鑿，理則不足，言常有餘，都無興象，但貴輕豔。雖滿篋笥，將何用之？

又《河嶽英靈集・詩評・陶翰》 歷代詞人，詩筆雙美者鮮矣。今陶生實謂兼之。既多興象，復備風骨。三百年以前，方可論其體裁也。

又《孟浩然》 余嘗謂禰衡不遇，趙壹無祿，其過在人也；及觀襄陽孟浩然（磬）〔磬〕，折謙退，才名日高，天下籍（臺）〔甚〕，竟淪落明代，終於布衣，悲夫！浩然詩，文彩菲葺，經緯綿密，半遵雅調，全削凡體。至如「衆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無論興象，兼復故實。又「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亦爲高唱。

高棅《唐詩品彙・總序》 有唐三百年詩，衆體備矣。故有往體、近體、長短篇、五七言律句絕句等製，莫不興於始，成於中，流於變，而陊之於終。至於聲律興象，文詞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二 退之《雪》詩：「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誠不佳。然歐陽永叔、江鄰幾以「坳中初蓋底，坯處遂成堆」爲勝，亦瑣細而無味也。王若虛謂「二公之評實當」。李西涯又謂其「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爲意象超脫，到人不到處。此亦如葛蒲菹之各有嗜好歟！

又卷七 用前人成句入詩詞者極多，然必另有意象以點化之，不能用入排偶或直寫偶句也。如歐公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此實別有意象。故坡公復作長短句云：「認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以王摩詰語專歸之歐，轉見別致。若韋蘇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而王荊公直襲「綠陰」全句，又對之曰「幽草弄秋妍」，此可云意象點化乎？

先著、程洪撰胡念貽輯《詞潔輯評》卷三《水調歌頭・蘇軾（明月幾時有）》　凡興象高，即不爲字面礙。此詞前半，自是天仙化人之筆。惟後半『悲歡離合』、『陰晴圓缺』等字，苛求者未免指此爲累。然再三讀去，搏挩運動，何損其佳。少陵咏懷古跡詩云：『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未嘗以風塵、天地、西南、東北等字窒塞，有傷是詩之妙。詩家最上一乘，固有以神行者矣，於詞何獨不然。題爲中秋對月懷子由，宜其懷抱俯仰，浩落如是。錄坡公詞若並汰此作，是無眉目矣。亦恐詞家疆宇狹隘，後來作者，惟墮入纖穠一隊，不可以救藥也。後村二調亦極力能出脫者，取爲此公嗣響，可以不孤。

喬億《劍谿説詩》卷下　又或知膚庸不可爲詩，但求新於事實詞句間，與象都絕，尚何詩之可貴？

紀昀《紀文達公遺集》卷九《瀛奎律髓刊誤序》　文人無行，至方虛谷而極矣，周草窗之所記，蓋幾幾不忍卒讀也。而所選《瀛奎律髓》，乃至今猶傳其書，非盡無可取，而騁其私意，率臆成編。其選詩之大弊有三：一曰矯語古淡，一曰標題句眼，一曰好尚生新。夫古質無如漢氏，沖淡莫過陶公，然而抒寫性情，取裁風雅，樸而實綺，清而實腴，下逮王、孟、儲、韋，典型具在。虛谷乃以生硬爲高格，以枯槁爲老境，以鄙俚粗率爲雅音，名爲尊奉工部，而工部之精神面目迥相左也。是可以爲古淡乎？『朱華冒綠池』，始見子建；『悠然見南山』，亦曰淵明。『響』字之説，古人不廢。暨乎唐代，鍛鍊彌工，然其興象之深微，寄託之高遠，則固別有在也。虛谷置其本原，而拈其末節，每篇標舉一聯，每句標舉一字，將率天下之人而致力於是。所謂溫柔敦厚之旨蔑如也，所謂文外曲致、思表纖旨亦茫如也。後來纖仄之學，非虛谷階之厲也耶？贊皇論文謂：『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人生境遇不同，寄託各異，心靈濬發，其變無窮，初不必刻鏤瑣事以爲巧，捃摭僻字以爲異也。虛谷以長江、武功一派標爲寫景之宗，一蟲一魚，一草一木，規規然摹其性情，寫其形狀，務求爲前人所未道，而按以作詩之意，則不必相涉也。騷雅之本旨果若是耶？是皆江西一派先入爲主，變本加厲，遂偏駁而不知返也。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一　古今詠桃源事者，至右丞而造極，固不必言矣。然此題詠者，唐、宋諸賢略有不同，右丞及韓文公、劉賓客之作，則直謂成仙；而蘇文忠之論，則以爲是其子孫，非即避秦之人至晉尚在也。此説似近理。蓋唐人之詩，但取興象超妙，至後人乃益研核情事耳。不必以此爲分別也。

鄧廷楨《雙硯齋詞話・白石詞》　詞家之有白石，猶書家之有逸少，詩家之有浣花。蓋緣識趣既高，興象自別。其時臨安半壁，相率恬熙。白石來往江淮，緣情觸緒，百端交集，託意哀絲。故舞席歌場，時有擊碎唾壺之意。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三　使事運典，最宜細心。第一須有取義，或反或正，用來貴與題旨相浹洽，則文生於情，非強爲比附，味同嚼蠟也。次則貴有剪裁融化，使舊者翻新，平者出奇，板重化爲空靈，陳悶裁爲巧妙。如是則筆勢玲瓏，興象活潑，用典徵書，悉具天工，有神無迹，如鏡花水月矣。所以多多逾善，雖用書卷，而不覺爲才情役使故也。不善用者，則以詞累意，其病百出。非好學深思之士，心細如髮者，斷不能樹極清之詩骨，提極靈之詩筆，驅役典籍，從心所欲，無不入妙也。

境

劉勰《文心雕龍・詮賦》　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

王昌齡《論文意》（《文鏡秘府論》南卷）　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須忘身，不可拘束。思若不來，即須放情卻寬之，令境生。然後以境照之，思則便來，來即作文。如其境思不來，不可作也。

釋皎然《詩式・取境》　詩不假修飾，任其醜朴。但風韻正，天眞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無鹽闕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則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閒，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時意靜神王，佳句縱橫，若不可遏，宛若神助。不然，蓋由先積精思，因神王而得乎？

司空圖《司空表聖文集》卷一《與王駕評詩書》　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沉潰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撐腸裂月，劫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怍也，道之不疑。

舊題司空圖著《二十四詩品・實境》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澗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泠然希音。

郭熙《林泉高致・畫訣》　山水先理會大山，名爲主峯，主峯已定，方作以次近者、遠者、小者、大者，以其一境主之於此，故曰主峯，如君臣上下也。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六　人之悲喜，雖本於心，然亦生於境。心無繫累，則對境不變，悲喜何從而入乎？淵明見林木交蔭，禽鳥變聲，則歡然有喜，人以爲達道。余謂尚未免著於境者。歐陽永叔先在滁陽，有《啼鳥》一篇，意謂緣巧舌之人謫官，而今反愛其聲。後考試崇政殿，又有《啼鳥》一篇，似反滁陽之詠，其曰：『提葫蘆，不用沽美酒，宮壺日賜新撥醅，老病足以扶衰朽。』『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宮花正好愁雨來，暖日方催花亂發。』末章云：『可憐枕上五更聽，不似滁州山裏聞。』蓋心有中外枯菀之不同，則對境之際，悲喜隨之爾。啼鳥之聲，夫豈有二哉？

舊題尤袤著《全唐詩話》卷一　殷璠云：『維詩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爲珠，着壁成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至如：「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又「澗芳襲人衣，山月映石壁。」又「天寒遠山靜，日暮長河急。」又「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又「日暮沙漠陲，戰聲烟塵裏。」詎肯慚於古人也？』

又卷二　高仲武云：『嘉祐，袁州人。振藻天朝，大收芳譽，中興高流也。與錢郎別爲一體，往往涉於齊梁，綺靡婉麗，蓋吳均何遜之敵也。至於「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朝霞晴作雨，濕氣曉生寒」，文華之冠冕也。又：「禪心超忍辱，梵語問多羅。」設使許詢更生，孫綽復出，窮思極筆，未到此境。』

又卷五　與王駕評詩云：末技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類，而後神躍而色揚。今之贊藝者，反是，若即醫而斬其病也，惟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耳。是以率人以謾，莫能自振，痛哉！且伎之尤者，莫若工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今王生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

黃徹《碧溪詩話》卷五　愈《寄孟刑部聯句》云：『美君知道腴，逸步謝天械。』或問：『道果有味乎？』余曰：『如介甫「午雞聲不到禪林，柏子烟中靜擁衾」，「竹鷄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燈擁燎鑪」，「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皆淡泊中味，非造此境，不能形容也。』

楊載《詩法家數・總論》　詩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自工。或感古懷今，或傷今思古，或因事說景，或因物寄意，一篇之中，先立大意，起承轉結，三致意焉，則工緻矣。結體、命意、鍊句、用字，此作者之四事也。體者，如作一題，須自斟酌，或騷，或選，或唐，或江西。騷不可雜以選，選不可雜以唐，唐不可雜以江西，須要首尾渾全，不可一句似騷，一句似選。

楊慎《升菴詩話》卷三《託物起興》　吳元中居翰苑，每草制誥，則使婢遠山磨墨，運筆措詞，宛若畫，此所謂託物起興，仗境生法也。

顧凝遠《畫引・氣韻》　六法中第一氣韻生動，有氣韻則有生動矣。氣韻或在境中，亦或在境外，取之於四時寒暑晴雨晦明，非徒積墨也。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　世人《選》體，往往談西京建安，便薄陶謝，此似曉不曉者。毋論彼時諸公，即齊梁纖調，李杜變風，亦自可采，貞元而後，方足覆瓿。大抵詩以專詣爲境，以饒美爲材，師匠宜高，捃拾宜博。

又　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專習凝領之久，神與境會，忽然而來，渾然而就，無岐級可尋，無色聲可指。三謝固自琢磨而得，然琢磨之極，妙亦自然。

又　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此是法極無跡，人能之至，境與天會，未易求也。有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對偶而妙者，皆興與境詣，神合氣完使之然。五言可耳，七言恐未易能也。勿和韻，勿拈險韻，勿傍用韻。起句亦然，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六朝強造語，勿用大曆以後事。此詩家魔障，愼之

愼之。

又　首尾開闔，繁簡奇正，各極其度，篇法也。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句法也。點掇關鍵，金石綺綵，各極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錦，句有千鈞之弩，字有百鍊之金。文之與詩，固異象同則，孔門一唯，曹溪汗下後，信手拈來，無非妙境。

又　李獻吉勸人勿讀唐以後文，吾始甚狹之，今乃信其然耳。記聞既雜，下筆之際，自然於筆端攙攙，驅斥爲難。若模擬一篇，則易於驅斥，又覺局促，痕跡宛露，非斲輪手。自今而後，擬以純灰三斛，細滌其腸，日取《六經》、《周禮》、《孟子》、《老》、《莊》、《列》、《荀》、《國語》、《左傳》、《戰國策》、《韓非子》、《離騷》、《史記》、班氏《漢書》，西京以還至六朝及韓柳，便須銓擇佳者，熟讀涵泳之，令其漸漬汪洋。遇有操觚，一師心匠，氣從意暢，神與境合，分途策馭，默受指揮，臺閣山林，絕迹大漠，豈不快哉！世亦有知是古非今者，然使招之而後來，麾之而後卻，已落第二義矣。

又卷二　孟堅《兩都》，似不如張平子。平子雖有衍辭，而多佳境壯語。

又卷三　王武子讀孫子荊詩而云：『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此語極有致。文生於情，世所恆曉。情生於文，則未易論。蓋有出之者偶然，而覽之者實際也。吾平生時遇此境，亦見同調中有此。又庾子嵩作《意賦》成，爲文康所難，而云：『正在有意無意之間。』此是遯辭，料子嵩文必不能佳。然有意無意之間，卻是文章妙用。

又　實境詩於實境讀之，哀樂便自百倍。東陽既廢，夷然而已，送甥至江口，誦曹顏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泣數行下。余每覽劉司空『豈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未嘗不掩卷酸鼻也。嗚呼！越石已矣，千載而下，猶有生氣。彼石勒段磾，今竟何在？

又　陸士衡之『來日苦短，去日苦長』，傅休奕之『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張季鷹之『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曹顏遠之『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語若卑淺，而亦實境所就，故不忍多讀。

又　『明月照積雪』，是佳境，非佳語。『池塘生春草』，是佳語，非佳境。此語不必過求，亦不必深賞。

又卷四　兩謝《戲馬》之什，瞻冠羣英；沈宋《昆明》之章，問收睿賞。

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濃，而濃實因於淡。然其弊至以文爲詩，流而爲理學，流而爲歌訣，流而爲偈誦，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

鍾惺《隱秀軒文昃集・簡遠堂近詩序》 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喜淨，穢則否；其境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澹，濃則否；其游止貴曠，拘則否。

陸時雍《詩鏡總論》 中唐詩近收斂，境斂而實，語斂而精。勢大將收，物華反素。盛唐鋪張已極，無復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之斂也。初唐人承隋之餘，前華已謝，後秀未開，聲欲啓而尚留，意方涵而不露，故其詩多希微玄澹之音。中唐反盛之風，攢意而取精，選言而取勝，所謂綺繡非珍，冰紈豈貴，其致迥然異矣。然其病在雕刻太甚，元氣不完，體格卑而聲氣亦降，故其詩往往不長於古而長於律，自有所由來矣。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三三《瑞芝山房初集序》 蘇子瞻叙《南行集》曰：『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古之人，其胸中無所不有，天地之高下，古今之往來，政治之污隆，道術之醇駁，苞羅旁魄，如數一二。及其境會相感，情僞相逼，鬱陶駘蕩，無意於文而文生焉，此所謂不能不爲者也。古之善爲詩者，搜奇抉怪，刻腎擢腑，鏗鏘足以發金石，幽眇足以感鬼神。嘗試誦讀而歌咏之，平心而思其所懷來，皆發攄其中之所有，而遘會其境之所不能無，求其一字一句出於安排而成於補綴者，無有也。如其不然，而以能爲之爲工，則爲剽賊，爲塗抹，爲捃拾補綴，譬諸窮子乞兒，沾人之殘膏冷炙，自以爲厭飫，而終身不知大庖爲何味也，可不悲哉！

井研雷君雨津，以進士起家，司理鎮江。江、漢炳靈，韡曄秀發，殆不減左思所云。其所爲歌詩，風骨峻拔，氣韻清遠，而五言古詩尤爲絕出。觀其胸中，苞羅旁薄，殆無不有，遇其情生境合，亦所謂不能不爲之爲工者耶？近代以詩鳴蜀者無如楊用修。用修之取材博矣，用心苦矣，然而傭耳剽目，終身焉爲古人之隸人而不知也。粉墨青朱，錯互叢雜，窮老盡氣，迷其端原者，其受病皆以能爲爲工者也。豈用修獨耶？余序君之詩，而稱子瞻之序《南行》者以發其端。居今之世，能發子瞻之緒言而救用修之俗學者，必雷君也，豈徒以詩鳴蜀也哉？

賀貽孫《詩筏》 杜詩韓文，其生處即其熟處，蓋其熟境，皆從生處得力。百物由生得熟，累丸斫堊，以生爲熟，久之自能通神。若舍難趨易，先走熟境，不移時而腐敗矣！

又 蘇子由云：『子瞻文奇，吾文但穩。吾詩亦然。』此子由極謙退語。然余謂詩文奇難矣，奇而穩尤難。南威、西施，亦猶人也，不過耳目口鼻，天然勻稱，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便是絕色。諸葛武侯老吏謂桓溫曰：『諸葛公無他長，但事事停當而已。』殷浩閱內典歎曰：『此理只在阿堵邊。』後代詩文名家，非無奇境，然苦不穩，不勻稱，不停當，不在阿堵邊。

又 少陵稱太白詩云『飛揚跋扈』，老泉稱退之文云『猖狂恣睢』。若以此八字評今人詩文，必艴然而怒，不知此八字乃詩文神化處，惟太白、退之乃有此境。王、孟之詩潔矣，然『飛揚跋扈』不如太白，子厚之文奇矣，然『猖狂恣睢』不如退之。有志詩文者，亦宜參透此八字。

又 《木蘭詩》有阿姊理粧、小弟磨刀一段，便不寂寞。而『出門見火伴』，又是絕妙團圓劇本也。後人極力摹擬，非無佳境，然一概直敍，全乏波瀾。如古本《琵琶記》，有詞曲，無關目，有生旦，乏淨丑，對之但覺悶悶耳。

又 陶詩中雅懿、樸茂、閒遠、澹宕、牠永，種種妙境，皆從眞率中流出，所謂『稱心而言，人亦易足』也。後人極力摹擬，非無佳境，然能學，亦不可學，當獨以品勝耳。淵明自云：『夏月虛涼，高枕北窗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顏延之作《陶公誄》，亦云：『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又云：『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又云：『解體世紛，結志區外。』此公之詩，所以爲眞率也。能如陶公，則不患無公之詩。然能如陶公，亦不必學公之詩。儲、王輩生平爲人，事事不及陶公，其所以能近陶者，以其風流灑落，無俗韻耳。

又 詩家化境，如風雨馳驟，鬼神出沒，滿眼空幻，滿耳飄忽，突然而來，倏然而去，不得以字句詮，不可以迹相求。如岑參《歸白閣草堂》起句云：『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峰。東望白閣雲，半入紫閣松。』又《登慈恩寺》詩中間云：『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不惟作者至此，奇氣一往，即讀者亦把捉不住，安得刻舟求劍，認影作眞乎？近見註詩者，將『雨在八九』、『雲入紫閣』、『秋從西來』、『五陵』、『萬古』語，強爲分解，何異癡人說夢。

又 王右丞詩境雖極幽靜，而氣象每自雄偉。如『草枯鷹眼疾，雪盡馬

蹄輕』，『苜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等語，其氣象似在『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之上。如但以氣象語求之，便失右丞遠矣。

鄒祇謨《遠志齋詞衷・詞自選詩樂府來》　《詞品》云：填詞於文爲末，而非自選詩、樂府來，不能入妙。李易安詞『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乃全用世說語。愚按詞至稼軒，經子百家，行間筆下，驅斥如意。近則婁東善用南北史，江左風流，惟有安石，詞家妙境，重見桃源矣。

又《廣陵諸子詞》　廣陵諸子，善百、園次，巧於言情。宗子梅岑，精於取境。然宗固是豔才，刻意避香奩語，豈畏北海無禮之呵耶。

吳喬《答萬季野詩問》　又問：『命意如何？』答曰：『詩不同於文章，皆有一定之意，顯然可見。蓋意從境生，熟讀新舊《唐書》、《通鑑》、稗史，知其時事，知其處境，乃知其意所從生。如少陵《麗人行》，不知五楊所爲，則「丞相嗔」之意沒矣。「落日留王母」之刺太眞女道士亦然。馬嵬事，鄭畋云：「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與少陵「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正同。此命意之可法者也。』

又　問曰：『唐人命意如何？』答曰：『心不孤起，仗境方生。熟讀新舊《唐書》、《通鑑》、稗史、雜記，乃能於作者知其時事，知其境遇，而後知其詩命意之所在。如子美《麗人行》，豈可不知五楊事乎？試看《本事詩》，則知篇篇有意，非漫然爲之者也。』

又《圍爐詩話》卷二　《春望》詩云『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言無人物也。『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樂事而濺淚驚心，景隨情化也。『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極平常語，以境苦情眞，遂同於六經中語之不可動搖。

又卷三　蓋唐人作詩，隨題成體，非有一定之體。沈、宋諸公七律之高華典重，以應制故，然非諸詩皆然，而可立爲初唐之體也。如南宋兩宮遊宴，張掄、康伯可輩小詞，多頌聖德、祝昇平之語，豈可謂爲兩宋詞體耶？詩乃心聲，心由境起，境不一則心亦不一。言心之詞，豈能盡出於高華典重哉！

又　覺範謂：詩至義山爲一厄，蓋嫌其使僻事而不察其用意之深，猶

是歐、蘇氣習也。詩人大抵言過其實，如子瞻所言，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唐人秘奧盡此，自所作詩，不負其言者有幾？覺範反是，所說不逮所作。詩句無定體，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葉文敏公聚卒於京師，門下士皆辭館去，余偶誦右丞『秋風正蕭索，客散孟嘗門』，不勝悲感。此是送別，然移作哀挽尤妙。

劉體仁《七頌堂詞繹・陡然一驚爲詞中妙境》　文長論詩曰：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羣怨，應是爲傭言借貌一流人說法。溫柔敦厚，詩教也。陡然一驚，正是詞中妙境。

毛先舒《詩辯坻》卷四《學詩徑録》　風格色澤，詩家所謹，若臻神境，又自無不可。近世事與近世字面，初入手時，決當愼之，後來願當用之如何。區區準繩，非所論於法之外。

笪重光《畫筌》　十幅如一幅，胸中邱壑易窮。一圖勝一圖，腕底煙霞無盡。全局布於心中，異態生於指下。氣勢雄遠，方號大家，神韵幽閒，斯稱逸品。寓目不忘，必爲名迹，轉瞬若失，盡屬庸裁。山下宛似經過，即爲實境。林間如可步入，始足怡情。聚林屋於盈寸之間，招峯巒於千里之外，仰眺岩巔，訝躋攀之無路。俯觀叢邃，喜尋覽之多途，無猿鶴而恍聞其聲，有湍瀨而莫覩其跡。近睇鉤皴，潦草無從摹搨。遠覽形容，生動堪使留連。濃淡疊交而層層相映，繁簡互錯而轉轉相形。畫家六法以氣韻生動爲要，人人能言之，人人不能得之，全在用筆用墨時奪取造化生氣。惟有烟霞邱壑之癖者，心領神會，不然難畢生撫古法，終隔數塵。無層次而有層次者佳。有層次而無層次者拙。狀成平褊，雖多邱壑不爲工。看入深重，即少林巒而可玩。眞境現時，豈關多筆。眼光收處，不在全圖。合景色於草昧之中。味之無盡，擅風光於掩映之際，覽而愈新。密緻之中，自兼曠遠。率易之內，轉見便娟。此篇中闡發氣韻最微妙處也。其議論精微，語無虛下。學者字字作禪句參之，默契其旨。山之厚處即深處，水之靜時即動時。林間陰影，無處營心。山外清光，何從着筆。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神無可繪，眞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畫處多屬贅疣。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

葉燮《己畦集》卷八《密遊集序》　古今有才人之詩，有志士之詩。事雕繪，工鏤刻，以馳騁乎風花月露之場，不必擇人擇境而能爲之，隨乎其人與境而無不可以爲之，而極乎諧聲狀物之能事，此才人之詩也。處乎其常而

備天地四時之氣，歷乎其變而深古今身世之懷，必其人而後能爲之，必遭其境而後能出之，即其片語只字，能令人永懷三歎而不能置者，此志士之詩也。才人之詩，可以作，亦可以無作；志士之詩，即欲不作，而必不能不作。才人之詩，雖履豐席厚，而時或不傳；志士之詩，愈貧賤憂戚，而決無不傳。才人之詩，古今不可指數；志士之詩，雖代不乏人，然推其至如晉之陶潛、唐之杜甫、韓愈、宋之蘇軾，爲能造極乎其志。蓋其本乎性之高明以爲其質，歷乎事之常變以堅其學，遭乎境之坎壈鬱怫以老其識，而後以無所不可之才出之，此固非號稱才人之所可得而幾，如是乃爲傳詩，即爲傳人矣。

又《原詩》卷三《外篇上》 舒寫胸襟，發揮景物，境皆獨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歎，尋味不窮，忘其爲熟，轉益見新，無適而不可也。若五內空如，毫無寄托，以勦襲浮辭爲熟，搜尋險怪爲生，均爲風雅所擯。論文亦有順逆二義，並可與此參觀發明矣。

彭孫遹《金粟詞話・學柳之過》 牛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是盡頭語。作豔語者，無以復加。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從淺俚處求之，遂使金荃、蘭畹之音，流入掛枝、黃鶯之調，此學柳之過也。

吳歷《墨井畫跋》 元人擇僻靜之地，結構層樓爲畫所。朝起看四山，煙雲變幻，得一新境，便欣然落墨。大都如草書法，惟寫胸中逸趣耳，一樹一石，迥然不同。

先著、程洪撰胡念貽輯《詞潔輯評》卷二《漁家傲・范仲淹〈塞下秋來風景異〉》 一幅絕塞圖，已包括於『長烟落日』十字中。唐人塞下詩最工、最多，不意詞中復有此奇境。

田同之《西圃詩說》 後人詩句多有似襲前人者，大抵神與境合，遂爾觸筆，不覺偶同。亦有於增損之間，用意尤精，如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而右丞加以『漠漠』、『陰陰』字，更覺精神飛越，豈盡得以襲取歸咎耶！

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卷二 典午之末，陶公出焉。絕唱高蹤，清才逸響，亦從蘇、李、《十九首》來，特襟懷不同，故詩境異耳。

又 義山佳處不可思議，實爲唐人之冠。一唱三弄，餘音嫋嫋，絕句之神境也。飛卿什之一耳。

又 樊川贈絲禪楊，翩翩才致。冬郎、都官、表聖、昭諫皆有妙境。

王原祁《麓臺畫跋・題學思翁做子久法》 董宗伯畫不類大癡，而其骨格風味則純乎子久也。石谷子嘗與余言，寫時不問粗細，但看出進大意。煩簡亦不拘成見，任筆所之，由意得情，隨境生巧，氣韻一來便止。此最合先生後熟之意。余作此圖，以斯言弁其首。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江右徐仲光芳云：『詩之道，以氣格爲上，而結構亦不可遂輕；以性情爲先，而聲響亦不可遂廢。詞莫陋於綺贅，而徑率之句亦不可謂之自然；境莫妙於目前，而凡俚之言亦不可名爲眞至。韻而不靡，朴而不麤，淡而不枯，工而不詭。使事而不流於雜，談理而不墜於腐，模古而不傷於痕，蹈空而不病於鑿。』亦作家之言也。石倉所謂『此道之難，難如登天』。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以詩入詩，最是凡境。經史諸子，一經徵引，都入詠歌，方別於潢潦無源之學。曹子建善用史，謝康樂善用經，杜少陵經史並用。但實事貴用之使活，熟語貴用之使新，語如己出，無斧鑿痕，斯不受古人束縛。

又 《三百篇》中，四言自是正體。然詩有一言：如《緇衣》篇『敝』字『還』字，可頓住作句是也。有二言：如『鱣鮪發發』、『祈父』、『肇禋』是也。有三言：如『螽斯羽』、『振振鷺』是也。有五言：如『誰謂雀無角』、『胡爲乎泥中』是也。有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嘉賓式燕以敖』是也。至『父曰嗟予子行役』、『以燕樂嘉賓之心』，則爲七言。『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則爲八言。短以取勁，長以取妍，疎密錯綜，最是文章妙境。

又 朱子云：『《楚詞》不皆是怨君，被後人多說成怨君。』此言最中病痛。如唐人中，少陵故多忠愛之詞，義山間作風刺之語；然必動輒牽入，即偶爾賦物，隨境寫懷，亦必云主某事，刺某人，水月鏡花，多成粘皮帶骨，亦何取耶？

喬億《劍谿說詩》卷下 凡作詩本領在平日，臨搦翰惟落想、取境、謀篇、鍊氣，將脫稿逐字逐句細加敲煉，層層都到，能事畢矣。如落想凡近，取境平熟，縱謀篇鍊氣，不爲好詩。未嘗謀篇鍊氣，遽欲逐字逐句細加敲煉，亦

枉費工夫，蓋全體未安，如何遽商量字句也？此數層工夫缺一不得，次第亦顚倒不得。

又《劍谿說詩又編》 觀古人自咏所居，言山水、卉木、禽魚，皆實有其境，抑或小加潤色，而規模廣狹，境地喧寂，以及景物之豐悴，未或全非也。陶淵明若居鄰城市，必不爲田園諸詩；且陶之性情高潔，在處可見，何假烟霞泉石爲哉！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一《統論上》 沈著非一路，有因境而得，有緣思而成，及其得手，未有不浩瀚清明者。河身衝刷泥沙，便是沈著之象。

又卷三《學詩初步》 凡做詩，先相題之來處去處，此卽吾之起結所從生也。次搜題之層數，與夫內境外境。且如一書房，內面之陳設，是謂內境；外面之院落盆景，是謂外境。既有兩樣，卽是層數，或由外看進，或自內看出，卽吾之頸聯腹聯起承轉折章法也。我造題，我又先看題，次運題，缺者補之，醜處遮之，難處斡旋之，然後可以告成篇矣。詩之結，乃其到頭緊要一著，如蠶作繭，如樹結果，須以通身氣力赴之。

又卷四《評論・元次山》 《石魚湖上醉歌》，簡而遠，此境最不易到。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阮亭選《三昧集》，謂五言有人禪妙境，七言則句法要健，不得以禪求之。余謂王摩詰七言何嘗無入禪處，此係性所近耳。況五言至境，亦不得專以入禪爲妙。

又 有以可解不可解爲詩中妙境者，此皆影響惑人之談。夫詩言情不言理者，情愜則理在其中，乃正藏體於用耳。故詩至入妙，有言下未嘗畢露，其情則已躍然者。使善說者代爲指點，無不亹亹動人，卽匡鼎解頤是已。如果一味模糊，有何妙境？抑亦何取於詩？

黃鉞《二十四畫品・奇闢》 造境無難，驅毫維艱。猶之理徑，繁蕪用刪，苦思內斂，幽況外頒。極其神妙，天爲破慳。洞天清閟，蓬壺幽閒。以手扣扉，耆然啓關。

又《幽邃》 山不在高，惟深則幽。林不在茂，惟健乃修。毋理不足，而境是求。毋貌有餘，而筆不遒。息之深深，體之休休。脫有未得，擴之以游。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六《甌北集序》 耘菘天才超特，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好吟詠。早年登薇垣，直樞禁，游翰苑，應制賡和，頃刻數千言，當宁已有才子之目。及乎出守邊郡，從軍滇檄，觀察黔西，簿書塡委，日不暇給，而所作益奇而工。歸田十數年，模山範水，感舊懷人之詞，又日出而未有艾也。最耘菘所涉之境凡三變，而每涉一境，卽有一境之詩以副之。如化工之賦草木，千名萬狀，雖寒暑異候，南北殊方，枝葉無一相肖，要無一枝一葉不栩栩然含生趣者。此所以非漢、魏，非齊、梁，非唐，非宋，而獨成爲耘菘之詩也。

又《春星草堂詩集序》 昔人言史有三長，愚謂詩亦有四長：曰才，曰學，曰識，曰情。放筆千言，揮灑自如，詩之才也；含經咀史，無一字無來歷，詩之學也；轉益多師，滌淫哇而遠鄙俗，詩之識也；境往神留，語近意深，詩之情也。方其人心，有感天籟自鳴，雖村謠里諺，非無一篇一句之可傳，而不登大雅之堂者，無學識以濟之也。亦有胸羅萬卷，采色富贍，而外強中乾，讀未終篇索然意盡者，無情以宰之也。有才而無情，不可謂之眞才，有才情而無學識，不可謂之大才。尙稽千古，兼斯四者代難其人。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二 東坡《峽山寺》詩：「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爲關。」語意全本皇甫孝常《送少微上人》詩，但令人不覺耳。又賈島《金山行》「欻然風生波出沒，灌濯晶熒無定物。居人相顧非世間，如到日宮經月窟。信知靈境長有靈，住者不得無仙骨」。數語卽東坡《金山》詩所脫胎也。在庠詩本非高作，而蘇公脫出實境來，神妙遂至不可測。古人之善於變化如此！

又《藥轉》 一篇，程箋以爲如廁之義，亦謂出自竹垞。然此詩之境頗淺。

又 楊誠齋謂「詩至晚唐益工」，蓋第挑摘於一聯一句間耳。以字句之細意刻鏤，固有極工者。然形在而氣不完，境得而神不遠，則亦何貴乎巧思哉！

又卷五 道園兼有六朝人醞藉，而全於含味不露中出之，所以其境高不可及。

又 王原吉才力富健，而抑揚頓挫，不盡如元人概塗金粉，至此而元人之境與宋人之境歸於一矣。

又卷八　夫東坡之言陶、柳、韋也，以詩品定之也，非專以襟抱閒曠定之也。若專以襟抱閒曠定之，則以陶、韋並稱足矣，不必系以柳矣。若以詩論，則詩教溫柔敦厚之旨，自必以理味事境爲節制，即使以神興空曠爲至，亦必於實際出之也。風人最初爲送別之祖，其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必衷之以『其心塞淵』，『淑愼其身』也。《雅》什至《東山》，曰『零雨其濛』，『我心西悲』，亦必實之以『鸛鳴於垤』，『有敦瓜苦』也。況至唐右丞、少陵，事境益實，理味益至，後有作者，豈得復空舉絃外之音，以爲高挹羣言者乎？漁洋生於李、何一輩冒襲僞體之後，欲以沖淡矯之，此亦勢所不得不然。而究以詩家上下原委，核其實際，則斷以遺山之論爲定耳。

徐增《而菴詩話》　無事在身，並無事在心，水邊林下，悠然忘我，詩從此境中流出，那得不佳？

方薰《山靜居詩話》　余不解移宮換徵；大都填詞之隨境緣情，關脈轉折，較作詩尤宜熨貼自然，調無長短，如珠貫一串，造句須有追魂攝魄之妙爲工。

又《山靜居論畫》　意造境生，不容不巧爲屈折。氣關體局，須當出於自然。故筆到而墨不必膠，意在而法不必勝。逸品畫，從能妙神三品脫屣而出，故意簡神清，空諸工力。不知六法者，烏能造此。正如眞仙古佛，慈容道貌，多自千修百劫得來，方是眞實相。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律凡例》　『藍田日暖，良玉生煙』，此最五言勝境也。王摩詰殆篇篇不愧此意。

費錫璜《漢詩總說》　讀漢詩須手舞足蹈，觸得妙境，更不忍釋。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總論》　詩有三眞：言情欲眞，寫境欲眞，紀事欲眞。

施補華《峴傭說詩》　『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是華貴語；『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是雄壯語；『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自然語；『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是清淡語；『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是沈痛語；『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是恰恍語；『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是奇警語。皆律詩中必有之境，姑舉一端。

又　入蜀諸詩，須玩其鑱刻山水，於謝康樂外另闢一境。

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二《言情之詞必藉景色映托》　言情之詞，必藉景色映托，迺具深宛流美之致。白石『問後約、空指薔薇，嘆如此溪山，甚時重至。』又『想文君望久，倚竹愁生步羅韈。歸來後翠尊雙飲，下了珠簾，玲瓏閒看月。』似此造境，覺秦七、黃九尚有未到，何論餘子。

又卷四《詞愈淡愈妙》　詞愈淡愈妙。頻伽翠樓吟云：『似儂曾到。只三兩人家，看來都好。柴門小。芙蓉無數，一時紅了。』惟其不着色，所以爲高。張滌卿詔尤能作苦語。眞詞中獨闢之境。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　序曰：清眞集大成者也。稼軒斂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碧山鬱心切理，言近指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穠摯，是爲四家，領袖一代。餘子犖犖，以方附庸。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游絲之貫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蠅翼，以無厚入有間。既習已，意感偶生，假類畢達，閱載千百，聲欬弗違，斯入矣。賦情獨深，逐境必窘，醞釀日久，冥發妄中。雖鋪敘平淡，摹繪淺近，而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爲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眞之渾化，余所望於世之爲詞人者，蓋如此。

劉開《劉孟涂集》文卷三《復陳編修書》　夫文之本出於道，道不明則言之無物；文之成，視乎辭，辭不修則行之不遠。識足以見之，學足以至之，氣足以舉之，才與力足以斡旋之，如是而已。所貴乎學者，爲其能以一而致四者之美也。致此有道：爲之以漸，不亟不徐，勿舍其鉅而圖其細，勿事其末而置其本。今夫水，掘之平地，雖費千人之勞，其流不敵溪曲，其用不過灌溉；若夫出自大河、江、漢，挾百川，奔四海，動而爲波瀾，滯而爲湖澤，激蕩瀠洄，初無待乎人力。是何也？其所積者厚，所納者衆，而所發者之有本也。夫古人之潛心德藝，而不徒規規於文字間也，其知此矣。彼蓋於天地萬物，無一不獲爲己有；誦百家浩渺奇博之言，以富其所蓄；遠取乎八荒之殊狀異態，以開其壅蔽而破其拘墟，使己之性與物通，神與境化。而後八風七音之入乎耳，九文六采五章之接乎目，二氣四時羣變萬化之觸於心者，皆可得之以爲文焉。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五　王陽明詩『江流天地變秋聲』，宋荔裳詩

「江流日夜變秋聲」，此襲而善者也。襲而善者，意轉而境深，否則意浮而調舊。毫釐之分，天地懸隔，作詩者仍以不相襲爲審愼耳。漢人樂府「白露變爲霜」，杜詩「馬鳴風蕭蕭」，只添《風》、《雅》一字，而別成氣格。此唯漢人、杜公可也，他人免效此捧心矣。

又卷一〇 東坡云：「辨才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吾輩與參寥，如巧婦織錦耳。」愚謂千古詩如風水成文者，止淵明一人，辨才詩何遽語此！參寥詩佳句，如「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數聲柔艣蒼茫外，何處江村人夜歸」，「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措意清微，亦似與「巧織無涉」。至坡詩之美，又不止於「錦」。其七古豪縱處，他日自謂「文如萬斛泉水，不擇地涌出」是也。此與淵明境地不同，而不可以偏廢。其七律以和韻弄巧，直一機上婦，若錦不錦，猶未可定也。

陳僅《竹林答問》 問：有謂作詩不須苦吟者，唐人「吟安一個字，撚斷數莖鬚」，楊升菴極貶之。然陳去非嘗引「蟾蜍影裏清吟苦，斫鱠舟中白髮生」，爲詩須苦吟之證。二說不同何邪？

此說王漁洋嘗論之。要之即一人之身，亦有此兩種詩境：有時佇興而成，不假思索；有時千辟萬灌，力追無朕；迨其成也，同歸自然。摩詰走入醋甕，襄陽眉毛盡落，今其詩具在，絕不識何篇爲苦吟而得者，可以悟矣。

劉熙載《詞概・太白詞足抵少陵秋興》 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闋，足抵少陵秋興八首，想其情境，殆作於明皇西幸後乎。

又《詞須愈轉愈深》 一轉一深，一深一妙，此騷人三昧，倚聲家得之，便自超出常境。

又《詞境與詩境》 司空表聖云：「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美在酸鹹之外。」嚴滄浪云：「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水中之月，鏡中之象。」此皆論詩也。詞亦以得此境爲超詣。

宗山序江順詒《詞學集成》 不離乎情，不泥乎境。託逍遙游，關町畦逕。寓目皆春，水流不競。香象羚羊，乃臻上乘。集詞境第七。

江順詒輯《詞學集成》卷五《詞有詩文不能造之境》 郭頻伽云：「詞家者流，源出於國風，其本濫於齊梁。自太白以至五季，非兒女之情不道也。宋之樂用於慶賞飲宴，於是周、秦以綺靡爲宗，史、柳以華縟相尚，而體一變。蘇、辛以高世之才，橫絕一時，而憤末廣厲之音作。姜、張祖騷人之遺，盡洗穠豔，而清空婉約之旨深。自是以後，雖有作者，欲別見其道而無由。然寫其心之所欲出，而取其性所近，千曲萬折，以赴聲律，則體雖異，而其所以爲詞者無不同也。」詒案：有韻之文，以詞爲極。作詞者着一毫粗率不得，讀詞者着一毫浮躁不得。夫至千曲萬折以赴，固詩與文所不能變之體，則仍一騷人之遺而已矣。

又卷七《蔡小石拜石詞序》 蔡小石拜石詞序云：「夫意以曲而善託，調以杳而彌深。始讀之則萬粵春深，百色妖露；積雪紆地，餘霞綺天；此一境也。再讀之，則煙濤湧洞，霜颸飛搖。駿馬下坂，泳鱗出水。又一境也。卒讀之，而皎皎明月，仙仙白雲。鴻雁高翔，墜葉如雨。不知其何以冲然而澹，翛然而遠也。」詒案：始境情勝也，又境氣勝也，終境格勝也。

又《譚仲修明鏡詞序》 譚仲修大令廷獻《明鏡詞敍》云：「江君某賦士不遇，憔悴婉篤而無由自見於世，於是玲瓏其聲，有所不敢放，屈曲其旨，有所不敢章。爲長短言數卷，退然不欲附於著作之林，而無靡曼奮末之病，杳杳乎山水之趣，花草之色。夫聲至於不敢放，至於不敢章，是亦離騷小雅之意，而出之勞人思婦之口乎。吾願世之爲詞者，同臻斯境也。」

陳廷焯《詞壇叢話・子野詞獨開妙境》 張子野詞，才不大而情有餘，別於秦、柳、晏、歐諸家，獨開妙境，詞壇中不可無此一家。

又《詩詞不盡同》 詩詞一理，然亦有不盡同者。詩之高境，亦在沉鬱，然或以古樸勝，或以沖淡勝，或以鉅麗勝，或以雄蒼勝。納沉鬱於四者之中，固是化境，即不盡沉鬱，如五七言大篇，暢所欲言者，亦別有可觀。若詞則舍沉鬱之外，更無以爲詞。蓋篇幅狹小，倘一直說去，不留餘地，雖極工巧之致，識者終笑其淺矣。

又《韋端己詞》 韋端己詞，似直而紆，似達而鬱，最爲詞中勝境。

又《北宋詞古意漸遠》 北宋詞，沿五代之舊，才力較工，古意漸遠。晏、歐著名一時，然並無甚強人意處。即以艷體論，亦非高境。

又卷二《白石詞開玉田一派》 白石詞，如「無奈苕溪月，又喚我扁舟東下。」又「冷香飛上詩句」。又「高柳垂陰，老魚吹浪，留我花間住」等語，是開玉田一派。在白石集中，只算情句，尚非夐高之境。

又《梅溪東風第一枝》 梅溪東風第一枝立春精妙處，竟是清眞高境。張玉田云：『不獨措詞精粹，又且見時節風物之感。』乃深知梅溪者。余嘗謂白石、梅溪皆祖清眞，白石化矣，梅溪或稍遜焉。然高者亦未嘗不化，如此篇是也。

又《夢窗金縷曲》 夢窗《金縷曲》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云：『華表月明歸夜鶴，問當時花竹今如此。枝上露，濺清淚。』後疊云：『此心與東君同意。後不如今今非昔。兩無言、相對滄浪水。懷此恨，寄殘醉。』感慨身世，激烈語偏說得溫婉，境地最高。若文及翁之『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蘂。天下事，可知矣。』不免有張眉怒目之態。

又卷三《西河詞在五代宋初之間》 西河經術湛深，而作詩卻能謹守唐賢繩墨，詞亦在五代、宋初之間。但造境未深，運思多巧。境不深尚可，思多巧則有傷大雅矣。

又卷四《張皋文水調歌頭五章》 皋文水調歌頭五章，既沉鬱，又疎快，最是高境。陳、朱雖工詞，究曾到此地步否，不得以其非專門名家少之。

又《鄭掄元詞》 鄭掄元字橘詞，思深意苦，深得中仙之妙。如《綠意》殘荷云：『眼底紅芳嫁盡，但枯蓬歷亂，堪訴愁苦。卷向薰風，斜向西風，消受斜陽無數。曉來清露憐儂甚，正無奈盤心非故。只看他鉛淚難收，灑向一池煙雨。』直是碧山化境。得之於詞學衰微之候，益令我嗟歎不已。

又《吳穀人詞清和雅正》 吳穀人古詩駢文，皆未臻高境，轉不若試帖律賦之工。惟詞則清和雅正，秀色有餘，出古詩駢文之右。

又卷五《蒿庵買陂塘》 蒿庵《買陂塘》云：『問西風、數行新雁，故人今向何許。衡來音信從誰至，宛轉似將人語。休輕顧。便折得封時，都是傷心句。此情最苦。賸涼月三更，盈盈血淚，化作杜鵑去。空階外，往日佳期已誤。淒涼說與遲暮。清商一曲原蕭爽，消受幾多霜露。情莫訴。休再望，南天渺渺衡陽浦。錦箋附與。回首絳雲飛，傷心只在，一點相思處。』騷情雅意，詞品超絕。其年、竹垞，才氣雖高，此境卻未夢見。結句相字，不協於律，然於本原殊無傷也。

又《仲修序蒿庵詞》 仲修序蒿庵詞云：『夫神之所宰，機之所抽，心之所游，境之所搆，身之所接，力之所窮，孰能無所可寄哉。縱焉而已逝，蕩焉而已紛。魚寄於水，鳥寄於木，人心寄於言，風雲寄於天，凡夫寄於榮利，莊棫寄於詞。』填詞原於樂闋中之思乎，靈均之遺則乎，動於哀愉而不能已乎。小子學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沱潛洋洋，岷嶓峨峨，汎彼柏舟，容與逍遙。爲鶴鳴，爲汚水，爲園有桃，爲匏有苦葉，吾知之矣，吾知之其詩也。』數語洞悉深處。蓋人不能無所感，感不能無所寄。知有所寄，而後可讀蒿庵詞。

又卷六《詞中聖境》 迦陵雄勁之氣，竹垞清雋之思，樊榭幽豔之筆，得其一節，亦足自豪。若兼有衆長，加以沉鬱，本諸忠厚，便是詞中聖境。

又卷七《温厚和平詞之根本》 温厚和平，詩教之正，亦詞之根本也。然必須沉鬱頓挫出之，方是佳境。否則不失之淺露，卽難免平庸。

又《彭元遜解佩環》 元人彭元遜《解佩環》尋梅不見云：『江空不渡。恨蘼蕪杜若，零落無數。遠道荒寒，婉娩流年，望望美人遲暮。風煙雨雪陰晴晚，更何須、春風千樹。盡孤城、落木蕭蕭，日夜江聲流去。日晏山深聞笛，恐他年流落，與子同賦。事闊心違，交淡媒勞，蔓草沾衣多露。汀洲窈窕餘醒寐，遺佩環、浮沉澧浦。有白鷗、淡月微波，寄語逍遙容與。』憂深思遠，於兩宋外，又闢一境。而本原正見相合。出自元人手筆，尤爲難得。

又《舊賦鷓鴣天》 詞有信筆寫去，若不關人力者，而自饒深厚，此境最不易到。余曾賦《鷓鴣天》一闋云：『一夜西風古渡頭。紅蓮落盡使人愁。無心再續西洲曲，有恨還登舴艋舟。殘月墮，曉煙浮。一聲欸乃入中流。豪懷不肯同零落，卻向滄波弄素秋。』書以俟教我者。

又卷八《詩詞宜沉鬱》 詩之高境在沉鬱。其次卽直截痛快，亦不失爲次乘。詞則舍沉鬱之外，卽金氏所謂俚詞鄙詞游詞，更無次乘也。非沉鬱無以是深厚，唐、宋諸名家，不可及者正在此。

又《詩詞皆有境》 詩有詩境。詞有詞境。詩詞一理也。然有詩人所闢之境，詞人尚未見者，則以時代先後遠近不同之故。一則如淵明之詩，淡而彌永，樸而愈厚，極疏極冷，極平極正之中，自有一片熱腸，纏綿往復。此陶公所以獨有千古，無能爲繼也。求之於詞，未見有造此境者。一則如杜陵之詩，包括萬有，空諸倚傍，縱橫博大，千變萬化之中，卻極沉鬱頓挫，忠厚和平。此子美所以橫絕古今，無與爲敵也。求之於詞，亦未見有造此境者。若子建之詩，飛卿詞固已譏之。太白之詩，東坡詞可以敵之。子昂高古，摩詰名貴，則子野、碧山，正不多讓。退之生鑿，柳州幽峭，則稼軒、玉田，時或過

之。至謂白石似淵明，大晟似子美，則吾尚不謂然。然則詞中未造之境，以待後賢者尚多也。皆境之高者，若香山之老嫗可解，盧仝、長吉之牛鬼蛇神，賈島之寒瘦，山谷之槩鷙，雖各有一境，不學無害也。有志倚聲者，可不勉諸。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　人靜簾垂。鐙昏香直。窗外芙蓉殘葉颯颯作秋聲，與砌蟲相和答。據梧冥坐，滿懷息機。每一念起，輒設理想排遣之。乃至萬緣俱寂，吾心忽瑩然開朗如滿月，肌骨清涼，不知斯世何世也。斯時若有無端哀怨棖觸於萬不得已；即而察之，一切境象全失，唯有小窗虛幌、筆牀硯匣，一一在吾目前。此詞境也。三十年前，或月一至焉。今不可復得矣。

又卷三　李欽叔（獻能），劉龍山外甥也。以純孝爲士論所重。時詞餘事，亦卓越輩流。《江梅引・賦青梅》云：『冰肌夜冷滑無粟，影轉斜廊。持舟孤鴻，煙水渺三湘。青鳥不來天也老，斷魂些、清霜靜楚江。』『冰肌』句熨帖工緻。『舟舟』以下，取神題外，設境意中。『斷魂』二句拍合，略不喫力，允推賦物聖手。《浣溪沙・環勝樓》云：『萬里中原猶北顧，十年長路卻西歸。倚樓懷抱有誰知。』尤爲意境高絕。以南北名賢擬之，辛（幼安）殆伯仲之間，吳（彥高）其望塵弗及乎。

王國維《人間詞話・少游詞境凄惋》　少游詞境最爲凄惋。至『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則變而凄厲矣。東坡賞其後二語，猶爲皮相。

又《馬東籬天淨沙》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平沙。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此元人馬東籬天淨沙小令也。寥寥數語，深得唐人絕句妙境。有元一代詞家，皆不能辦此也。

又《人間詞話刪稿・詞體與詩體不同》　詞之爲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

境界

郭熙《林泉高致・畫意》　世人止知吾落筆作畫，卻不知畫非易事。莊子說：畫史解衣盤礴。此眞得畫家之法。人須養得胸中寬快，意思悅適，如所謂易直於諒，油然之心生，則人之笑啼情狀，物之尖斜偃側，自然布列於心中，不覺見之於筆下。晉人顧愷之，必搆層樓以爲畫所。此眞古之達士。不然，則志意已抑鬱沉滯，局在一曲，如何得寫貌物情，摠發人思哉。假如工人斲琴，得嶧陽孤桐，巧手妙意，洞然於中。則樸材在地，枝葉未披，而雷氏成琴，曉然已在於目。其意煩體悖，拙魯悶嘿之人，見銛鑿利刀，不知下手之處，焉得焦尾五聲，楊音於清風流水哉。更如前人言，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哲人多談此言，吾人所師。余因暇日閱晉唐古今詩什，其中佳句，有道盡人腹中之事，有裝出人目前之景，然不因靜居燕坐，明窗淨几，一炷爐香，萬慮消沈。則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想不成。即畫之主意，亦豈易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應，方始縱橫中度，左右逢原。世人將就率意，觸情草草便得，思因記先子嘗所誦道古人清篇秀句，有發於佳思而可畫者，並思亦嘗旁搜廣引。先子謂爲可用者，咸錄之於下。

蔡夢弼集錄《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二　橫浦張子韶《心傳錄》曰：『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山光直與水相通」，已而歎曰：「子美此詩，非特爲山光野色，凡悟一道理透徹處，往往境界皆如此也。」』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二　詩旨有極含蓄者、隱惻者、緊切者，法有極婉曲者、清暢者、峻潔者、奇詭者、玄妙者。《騷》賦古選樂府歌行，千變萬化，不能出其境界。吾故摘其章語，以見法之所自。其《鹿鳴》、《甫田》、《七月》、《文王》、《大明》、《緜》、《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下武》、《文王（有聲）》、《生民》、《既醉》、《鳧鷖》、《假樂》、《公劉》、《卷阿》、《烝民》《韓奕》、《江漢》、《常武》、《清廟》、《維天》、《烈文》、《昊天》、《我將》、《時邁》、《執競》、《思文》，無一字不可法，當全讀之，不復載。

又卷四　白香山初與元相齊名，時稱『元白』。元卒，與劉賓客俱分司洛中，遂稱『劉白』。白極重劉『雪裏高山頭早白，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爲有神助。此不過學究之小有致者。白又時時頌李頎『渭水自清涇至濁，周公大聖接輿狂』，欲模擬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極是惡境界，白亦喜之，何也？風雅不復論矣，張打油胡釘鉸，此老便是作俑。

又　嚴滄浪論詩，至欲如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及其自運，僅具聲響，全乏才情，何也？七言律得一聯云：『晴江木落時疑雨，暗浦風多

欲上潮。』然是許渾境界。又『晴』『暗』二字太巧稚，不如別本作『空江』，別浦』差穩。

陸時雍《詩鏡總論》　張正見《賦得秋河曙耿耿》：天路橫秋水，星橋轉夜流」，唐人無此境界。

劉體仁《七頌堂詞繹・詞境詩不能至》　詞中境界，有非詩之所能至者，體限之也。大約自古詩『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等句來。

葉燮《原詩》卷四《外篇下》　六朝詩家，惟陶潛、謝靈運、謝朓三人最傑出，可以鼎立。三家之詩不相謀，陶澹遠，靈運警秀，朓高華，各闢境界，開生面，其名句無人能道。左思、鮑照次之，思與照亦各自開生面，餘子不能望其肩項。最下者潘安、沈約，幾無一首一語可取，詩如其人之品也。

石濤《苦瓜和尚畫語録・境界章第十》　分疆三疊兩段，似乎山水之失。然有不失之者，如自然分疆者，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是也。每每寫山水如開闢分破，毫無生活，見之即知分疆三疊者，一層地，二層樹，三層山，望之何分遠近。寫此三疊，奚翅印刻。兩段者，景在下，山在上，俗以雲在中，分明隔做兩段。爲此三者，先要貫通一氣，不可拘泥分疆。三疊兩段，偏要突手作用，纔見筆力。即入千峯萬壑，俱無俗迹。爲此三者入神，則於細碎有失亦不礙矣。

惲正叔《南田論畫》　方壺潑墨，全不求似，自謂獨參造化之權，使眞宰欲泣也。宇宙之內，豈可無此種境界。

田同之《西圃詩説》　譬公主法慶寺十五年，煅煉鉗錘，刮骨見髓，如獅子搏象兔，必用全力；如醍醐甘露，灌頂沁心；如鐵壁銀山，不可梯傍。學詩者宜悟此境界，宜有此堅貞。

孔尚任《桃花扇凡例》　排場有起伏轉折，俱獨闢境界，突如而來，倏然而去，令觀者不能預擬其局面。凡局面可擬者，即厭套也。

牟願相《小澥草堂雜論詩》　常建詩一片空靈境界，然或根柢未深，學之恐墮魔道。

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上　漢五言一韻到底者多，而『青青河畔草』一章，一路換韻聯折而下，節拍甚急，而『枯桑知天風』二語，忽用排偶承接，急者緩之，是神化不可到境界。

又卷下　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鎔鑄。其筆之超曠，等於天馬脱羈，飛僊遊戲，窮極變幻，而適如意中所欲出，韓文公後，又開闢一境界也。元遺山云：『只知詩到蘇黄盡，滄海橫流卻是誰？』嫌其有破壞唐體之意，然正不必以唐人律之。蘇門諸君子，清才林立，並入寰中，猶之邾、莒已。蘇詩長於七言，短於五言；工於比喻，拙於莊語。

唐岱《繪事發微・畫名》　畫家得名者有二，有因畫而傳人者，有因人而傳畫者。如王右丞、李將軍、荆關、董巨、李成、范寬、郭熙輩，以畫傳人也。若地位之尊崇，如宋仁宗、徽宗、燕恭王、肅王、嘉王、南唐後主。道德之隆重如司馬君實；學問之淵博，品望之高雅，如文與可蘇子瞻諸公，以人傳畫也。因人傳畫者代代有之。而因畫傳人者，每不世出。蓋以人傳者，既聰明富貴，又居豐暇豫，而位高善詩，故多。以畫傳者，大略貧士卑官，或奔走道路，或擾於衣食，常不得爲。即爲，亦不能盡其力，故少。然均之皆深通其道，而後能傳道，非兼通文章書法而有之，則不能得，故甚難。畫之樹石、山寺、村墟、橋梁，如文之句法也。邱壑、位置、景物、境界，如文之章法也。其操筆伸紙，經營慘淡。大幅小方，獅子之搏兔，象文之臨題也。至於山之轆廓，樹之枝幹，用書家之中鋒，皴擦點染，分墨之彩色，用書家之眞草篆隸也。今亦有用筆純熟，似得筆墨之趣，而位置錯雜，如善書者寫無法之文。又有筆力不到，皴染不熟，而臨摹成跡，如幼童抄古文。是二者，皆不能得其道。世有善文而不能善書，善書而不能善文者。而畫家必兼二家之法而後可。然則非精於六法六要，知三品三病，筆堅墨妙，境界幽深，氣韻渾厚，意味脱灑，而深得其道者，不能傳。古人之畫名，豈易得哉。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四《評論杜少陵》　《題鄭十八著作虔》，七言排律到此境界甚難，蒼涼悲壯，固不待言，尤愛其揮霍跌宕，如壯士舉千鈞之石，一擲十丈，陡接在手。筆力之大，絶世無雙。

又卷五《評論二・王摩詰》　《酬諸公見過》，只是一篇雅詞，尚未到漢、魏境界，《雅》、《頌》又無論矣。向後人作四言體，卻只宗此派。

又《評論二・葛邏禄易之》　易之詩離其色相，追至清空一氣處，便證元次山境界。

又卷七《評論四・毛稚黄》　樂府頗有入處，然亦到得晚唐境界，向上一步趨不去，此病不獨毛君也。○無漢、魏之勁峭，遜六朝之典重。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　海寧查夏重酷愛蘇詩『僧臥一菴初白頭』

之句，而並明人詩『花間啄食鳥紅尾，沙上浣衣僧白頭』，亦以爲極似子瞻。不知蘇詩『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菴初白頭』，此何等神力！而『花間』、『沙上』一聯，只到皮、陸境界，安敢與蘇比倫哉！查精於蘇，奚乃以目皮相若此！若必以皮毛略似，輒入品藻，則空同之學杜，當爲第一義矣。

徐增《而菴詩話》 今人好論唐詩，論得著者幾個？譬如人立於山之中間，山頂上是一種境界，山腳下又是一種境界，此三種境界各各不同。中間境界人論上境界人之詩，或有影子；至若最下境界人而論最上境界人之詩，直未夢見也。

施補華《峴傭説詩》 五言律亦可施議論斷制，如少陵『胡馬大宛名』一首，前四句寫馬之形狀，是敍事也；『所向』二句，寫出性情，是議論也；『驍騰』一句勒，『萬里』一句斷。此眞大手筆，雖不易學，然須知有此境界。明人《鐵馬》詩得此意。

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二《鮑鴻起野雲集序》 鮑子鴻起，京口詩人也，承海門論山遺教，而有非海門論山所能牢籠者，京口人久爲余述之。壬戌歲，抵京甫三日，介其鄉人顧生子餘，以詩質余。觀其言，知鮑子異於人矣；及讀其詩，益歎其得天厚而成於學問者深也。蓋鮑子少孤貧，既無紛華靡麗之擾，而於進退取舍之界，又辨之甚嚴，所爲詩乃有獨造之詣焉。

或謂：鮑子詩與余詩境界略同，故嗜之爾。余曰：不然。一人有一人之詩，一時有一時之詩，彼與此不相蒙也，前與後不相混也，安得執一以例百哉！昔東坡學靖節，而其詩不似靖節；山谷學少陵，而其詩不似少陵。惟其不似也，而東坡、山谷之眞始出。余非有私於鮑子也。

李佳《左庵詞話》卷下《詞曲相近》 詞曰詩餘，曲曰詞餘，詩與詞不同，詞與曲境界亦難強合。然工詩者未必工詞，工詞者自可工曲，詞曲之間，究相近也。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三 一唱三嘆，由於千錘百鍊。今人都以平澹爲易易，知其未嘗甘苦來也。右丞『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其難有十倍於『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者，到此境界，乃自領之，略早一步，則成口頭語，而非詩矣。

陳僅《竹林答問》 問：沈歸愚謂『東坡長於七言，短於五言』。其說然否？

坡公五言有兩種：一則兀奡淋漓，法韓而變其境界；一則沖夷蕭散，學陶而參以禪機。蓋其氣節崢嶸似韓，胸懷超曠似陶，故學焉而能備正變之體。歸愚説未當。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作詩先貫相題，題有大小難易，內中自有一定之分寸境界。作者務相題之所宜，以爲搆思命意之標準。標準既立，子細斟酌於措詞、著色、使典、布局之間，以期分寸適合，境界宛肖，自然切當不移。個中消息，極密極微，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七子之浮聲空調，正坐不知相題行事，一味擊鼓鳴鐘，高唱『大江東去』，所以分寸不合，情景不切，是爲僞詩，非眞詩也。若眞詩，則宜剛宜柔，或大或小，清奇濃淡，因題而施，自無不合乎分際，恰到好處者。通首並無一語空談，一字浪下，銖兩絲毫，皆經秤量而出，權衡至當，安得有膚浮之患哉！魏叔子曰：『小題大作，是俗士最得意之筆。』紀文達公曰：『獅子搏兔，必用全力，終是獅子之愚。』味此兩言，益知詩家分寸境界，不可稍踰題限。今之粗才，動作長篇，賣弄筆鋒，尤好徵引塗澤，自炫博雅，費盡氣力，轉使人厭，亦何益哉！甚至小小賦物，一題作數十首，與夫一題而和韻疊韻，屢步不已者，曷不知分量乃爾！

又卷四 詠物詩最難見長，處處描寫物色，便是晚唐小家門徑，縱刻劃極工，形容極肖，終非上乘，以其不能超脫也。處處用意，又入論宗，仍是南宋人習氣，非微妙境界。則宛轉相關，寄託無迹，不黏滯於景物，不著力於論斷，遺形取神，超相入理，固別有道在矣。少陵《畫鷹》、《宛馬》之篇，《孤雁》、《螢火》之什，《蕃劍》、《搗衣》之作，皆小題咏物詩也。而不廢議論，不廢體貼，形容仍超超玄著，刻劃亦落落大方，神理俱足，情韻遙深，視晚唐、南宋詩人體物，迨如草根蟲吟耳。是以知具大手筆，並小詩亦妙絕時人，學者可知所取法矣。

劉熙載《詩概》 五言如《三百篇》，七言如《騷》。《騷》雖出於《三百篇》，而境界一新，蓋醇實瓌奇，分數較有多寡也。

沈曾植《菌閣瑣談·五代詞促碎北宋嘽緩》 《扈言》謂《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主父子而妙。殊不知促碎正是唐餘本色，所謂詞之境界，有非詩之所能至者，此亦一端也。五代之詞促數，北宋盛時嘽緩，皆緣燕樂音節蛻變而然。即其詞可懸想其纏拍。花間之促碎，羯鼓之白雨點也。樂章之嘽緩，玉笛之遲其聲以媚之也。慶曆以前詞情，可以追想。唐時樂句，

美成、不伐以後，則大晟功令，日趨平整矣。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五《仲修蘇幕遮》 仲修蘇幕遮云：『綠窗前，紅燭低。小擬檀槽，月盪涼煙碎。夜靜銜杯風細細。吹上羅襟，仍是相思淚。病誰深，春似醉。陌上桃花，門內先憔悴。夢到高樓星欲墜。零露無聲，冷入空閨裏。』低回哀怨，此種境界，固非淺見所能知。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 填詞要天資，要學力。平日之閱歷，目前之境界，亦與有關係。無詞境，即無詞心。矯揉而彊爲之，非合作也。境之窮達，天也，無可如何者也。雅俗，人也，可擇而處者也。

又卷二 詞境以深靜爲至。韓持國《胡擣練令》過拍云：『燕子漸歸春悄。簾幙垂清曉。』境至靜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淺而見深。蓋寫景與言情，非二事也。善言情者，但寫景而情在其中。此等境界，唯北宋人詞往往有之。持國此二句，尤妙在一『漸』字。

又卷五 澀之中有味、有韻、有境界，雖至澀之調，有眞氣貫注其間，其至者，可使疏宕，次亦不失凝重；難與貌澀者道耳。

王國維《人間詞話・詞以境界爲最上》 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又《造境與寫境》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

又《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古人爲詞，寫有我之境者爲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

又《優美與宏壯》 無我之境，人唯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

又《寫實家與理想家》 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制。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限制之處。故雖寫實家，亦理想家也。又雖如何虛構之境，其材料必求之於自然，而其構造，亦必從自然之法則，故雖理想家，亦寫實家也。

又《境非獨謂景物》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眞景物、眞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又《鬧字與弄字》 『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又《境界有大小》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寶簾閒挂小銀鉤』，何遽不若『霧失樓臺，月迷津渡』也。

又《境界爲探本之論》 嚴滄浪詩話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澈玲瓏，不可湊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余謂：北宋以前之詞，亦復如是。然滄浪所謂興趣，阮亭所謂神韻，猶不過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爲探其本也。

又《詞中三種境界》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衆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爲晏歐諸公所不許也。

又《幼安有性情有境界》 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學幼安者率祖其粗獷滑稽處可學，佳處不可學也。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傍素波、干青雲』之概，寧後世齷齪小生所可擬耶。

又《容若塞上之作》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懸明月』、『黃河落日圓』，此種境界，可謂千古壯觀。求之於詞，唯納蘭容若塞上之作，如長相思之『夜深千帳燈』、如夢令之『萬帳穹廬人醉，星影搖搖欲墜』，差近之。

又《人間詞話》附錄一《孫光憲詞》（孫光憲詞）昔黃玉林賞其『一庭疏雨溼春愁』爲古今佳句。余以爲不若『片帆煙際閃孤光』，尤有境界也。

又《清真詞入人至深》山谷云：『天下清景，不擇賢愚而與之，然吾特疑端爲我輩設。』誠哉是言。抑豈獨清景而已，一切境界，無不爲詩人設。世無詩人，卽無此種境界。夫境界之呈於吾心而見於外物者，皆須臾之物。惟詩人能以此須臾之物，鑄諸不朽之文字，使讀者自得之。遂覺詩人之言，字字爲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詩人之祕妙也。境界有二：有詩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詩人之境界，惟詩人能感之而能寫之，故讀其詩者，亦高舉遠慕，有遺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淺焉。若夫悲歡離合，羈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詩人能寫之。故其入於人者至深，而行於世也尤廣。先生（清眞）之詞，屬於第二種爲多。故宋時別本之多，他無與匹。又和者三家，注者二家。自士大夫以至婦人女子，莫不知有清眞，而種種無稽之言，亦由此以起。然非入人之深，烏能如是耶。

又《人間詞話刪稿・言氣質神韻不如言境界》言氣質，言神韻，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氣質、神韻，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隨之矣。『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美成以之入詞，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爲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爲我用。

又《稼軒送茂嘉十二弟》稼軒《賀新郎》詞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絕妙。且語語有境界，此能品而幾於神者。然非有意爲之，故後人不能學也。

又《蔣項不足與容若比》譚復堂《篋中詞選》謂：『蔣鹿潭水雲樓詞，與成容若、項蓮生，二百年間，分鼎三足。』然《水雲樓詞》小令頗有境界，長調唯存氣格。憶雲詞精實有餘，超逸不足，皆不足與容若比。然視皋文、止庵輩，則倜乎遠矣。

意境

朱承爵《存餘堂詩話》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眞味。如曰：『孫康映雪寒窗下，車胤收螢敗帙邊。』事非不覈，對非不工，惡，是何言哉？

惲正叔《南田論畫》　意貴乎遠，不靜不遠也。境貴乎深，不曲不深也。一勺水亦有曲處，一片石亦有深處。絕俗故遠，天游故靜。古人云，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其意安在。無公天機幽妙，倘能於所謂靜者深者得意焉，便足駕黃王而上矣。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中聯以虛實對、流水對爲上。即徵實一聯，亦宜各換意境。略無變換，古人所輕。即如：『蟬躁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何嘗不是佳句，然王元美以其寫景一例少之。至『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宋人已議之矣。

紀昀《紀文達公遺集》卷九《鶴街詩稿序》　嘉慶辛酉，童鶴街侍郎以疾卒於學使任，其嗣君以余與鶴街相契久，舉其平生詩稿四卷乞序於余。余久不爲詩，亦不甚索觀人詩久，且不與人論詩，故不知鶴街有是集。今觀所作，一一能抒其性情，戛戛獨造，不落因陳之窠臼，而意境遙深，隱合溫柔敦厚之旨，亦不儅古人之規矩。其鮮華秀拔，神骨天成，不強回筆端作樸素之貌，而自然不入於纖麗，是眞能自言其志，毅然自爲一家矣。惜余四十餘年日與游而不相知，徒於風流頓盡之後，撫其遺文，慨然遠想，如見故人也。有詩如此，自足以傳，原不必借余爲元晏，所以不辭而序之者，余嘗謂太沖求序於元晏，而千百年後元晏不甚以文章著，轉賴序《三都賦》一事傳爲美談，余於鶴街，儻亦如斯乎。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論文雜言四十一則》　太白『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摩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少陵『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意境同一高曠，而三人氣韻各別，『識曲聽其眞』，可以窺前賢家數矣。

梁章鉅《退庵隨筆》　今之學詩者，但知以儉語爲戒，而以儉勢儉意爲尚，即可謂高手矣，而不知其尚有進也。紀文達師曰：『詩之爲道，非惟語不可儉，即儉勢儉意，亦歸窘乏。善爲詩者，當先取古人佳處涵泳之，使意境活潑，如在目前，擬議之中，自生變化。如『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王籍化爲『蟬噪林逾靜』；『光風轉蕙泛崇蘭』，王荊公化爲『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皆得其句外意也。水部《詠梅》有『枝橫卻月觀』句，和靖化爲『水邊籬落忽橫枝』，『疎影橫斜水淸淺』，東坡化爲『竹外一枝斜更好』，皆得其句中味也。『春水滿四澤』，變爲『野水多於地』；『夏雲多奇峯』，變爲『山雜夏雲多』，就一句點化也。『千峯共夕陽』，變爲『夕陽山外山』；『日華川上動』，變爲『夕陽明滅亂流中』，就一字引伸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變爲『吳越到江分』，縮之而妙也。『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變爲『微雨晴復滴，小窗幽且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衍之而妙也。如是有得，乃立古人於前，竭吾力而與之角。如雙鶴並翔，各極所至；如兩鼠鬬穴，不勝不止。思路斷絕之處，必有精神空洞，忽然遇之者，正不必摹擬玉溪，隨人作計也。』

李佳《左庵詞話》卷下《詞中咏節序》　詞中咏節序，須脫俗率，要有意境。如美成《解語花賦元夕》云：『風銷焰蠟，露浥烘爐，花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雲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纖腰一把。簫鼓喧，人影參差，滿路飄香麝。』因念帝城放夜。望千門如晝，嬉笑游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淸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梅溪《東風第一枝》賦立春云：『草腳愁蘇，花心夢醒，鞭香拂散牛土。舊歌空憶珠簾，綵筆倦題綉戶。黏雞貼燕，想立斷、東風來處。暗惹起、一掬相思，亂若翠盤紅縷。　今夜覓、夢池秀句。明日動、探花芳緒。寄聲沽酒人家，預約俊游伴侶。憐他梅柳，怎忍潤、天街酥雨。待過了、一月燈期，日日醉扶歸去。』黃鍾《喜遷鶯》賦元夕云：『月波疑滴。望玉壺天近，了無塵隔。翠眼圈花，冰絲織練，黃道寶光相直。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最無賴，是隨香趁燭，曾伴狂客。　蹤跡。慢記憶。老了杜郎，忍聽東風笛。柳院燈疏，梅廳雪在，誰與細傾春碧。舊情未定，猶自學、當年游歷。怕萬一，誤玉人、夜寒窗際簾隙。』可謂辭意兼美，非空泛填寫景物者神味索然。光緒壬寅六月，交卸皋篆，奉檄回鹽道任，公事頗簡，溽暑潛蒸，晝長人倦，暫謝冠蓋，暇倚碧紗窗下，聊藉筆墨，爲消遣計。檢讀各種詩餘，自錄其有裨誦習者，匝月，居然成帙，爰額曰《左庵詞話》。蒙夙未工詞，倘何話爲。非敢以語大雅也，蓋漫存我膪說也。世有作者，幸勿我哂。李佳繼昌蓮畦跋於小五嶽齋。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　《三百篇》之體製音節，不必學，不能學；《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學也。神理意境者何？有關係寄託，一也；直抒己見，二也；純任天機，三也；言有盡而意無窮，四也。不學《三百篇》，則雖赫然成家，要之纖瑣摹擬，餖飣淺盡而已。今人之所喜，古人之所笑也。漢、唐人不盡學《三百篇》，然其至高之作，必與《三百篇》之神理意境

闔合，而後可以感人而傳誦至今。夫才高者，倘可闔合，而何不可學之有哉！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金史・文苑傳》錄周德卿之言曰：「文章徒工於外者，可以驚四筵，不可以適獨坐，以其中無我故也。」趙秋谷深佩此論，以爲名言。因謂詩中無我，卽非作者；必也詩中有我在焉，始可謂之眞詩，無忝作家，乃足傳世。其見誠卓。然近代詩人，又多誤會其旨，反益流弊。夫所謂詩中有我者，不依傍前人門戶，不摹仿前人形似，抒寫性情，絕無成見，稱心而言，自鳴其天。勿論大篇短章，皆乘興而作，意盡則止。我有我之精神結搆，我有我之意境寄託，我有我之氣體面目，我有我之材力準繩，決不拾人牙慧，落尋常窠臼蹊徑之中。任舉一篇一聯，皆我之詩，非前人所已言之詩，亦非時人意中所有之詩也。是爲詩中有我，卽退之所謂詞必己出，陳言務去也。並非自佔身分，不論是何題目，其詩中必寫自家本身，或發牢騷，或鳴得意，或寓志願，或矜生平，卽爲有我在也。果力能獨造，生面別開，不肯步人後塵，寄人籬下，則無語不自出心裁，亦無詩不自有眞我。後人讀吾詩者，無不見我性情，知我心志，我之襟胸識力，學養才氣，畢流傳於詩矣。何庸處處自佔身分，惟恐人不知耶？今人誤會詩中有我之意，乃欲以詩佔身分，於是或詭激以鳴清高，或大言以誇識力，或曠論以矜風骨，或憤語以洩不平。不惟數見不鮮，呶呶可厭，而任意肆志，亦乖溫厚含蓄之旨，品斯下矣。卒之言爲心聲，違心之言，矯情之詞，縱自佔地步，終難逃識者洞鑒，何益之有！甚至一花一木，一禽一鳥之微，咏物詩中，亦必夾寫自家身分境遇，以爲寄託。巧者不過雙關綰合，喧客奪主，嫌其賣弄，終不融洽耳。否則牽連含混，賓主不分，咏物卻帶咏人，說人又兼說物。抑或以物當人，以人當物，分寸意境，夾雜莫辨，作一篇似可解而實不可解之語，尤爲可笑。彼方津津得意，自謂可見身分，詩中有我。邇來作家名士，大都病此。嗟乎！詩中有我，豈自佔身分，豫爲矜人地步之謂乎？

又卷二　《古詩十九首》及蘇武、李陵五言詩，皆和平溫厚，高渾自然，始終一氣相生，化盡筆墨痕迹。此詩家元音，五古正宗也。學者宜沈潛反覆，息心靜氣，探討於神味意境之間，以求換骨，不可以字句聲調，襲其面目也。醞釀既深，涵養既熟，得其氣息，自然高妙渾厚矣。無縫天衣，斷非凡手鍼綫。學陶詩、《選》體及古樂府者，皆當如此用力。若不求醞釀涵養，自培根本，以期遺貌取神，而但摹仿其句調，誇面目之相肖，是蹈僞體，甘步前明李于鱗輩後塵矣，何益之有！

又　近人尤好以一題順押上下平韻，作三十首。甚至咏物小題，亦多至數十首，且有至百首者。如王漁洋之《無題百首》，陳其年之《梅花百詠》，鄺湛若之《赤鸚鵡》三十首，黎美周之《黃白牡丹》各二十首，屈悔翁之《書中乾蝴蝶》二十首、《春草秋草》各三十首，鮑以文之《夕陽》二十首，侯坤之《水中梅影》三十首，以及流傳《雁字》六十首、《淚詩》三十首之類，皆七律也。絕無意境、氣格、篇法，但點綴詞藻，裁紅剪翠，餖飣典故，徵事填書，雖字句修飾鮮妍，究無風旨，亦終不免重複敷衍，雖多亦奚以爲！此雅道中魔趣，初學戒之。

又　趙秋谷詩，筆力沈摯，意主刻露，殊少含蓄醞釀之功。其意境眞切處，固勝阮亭，而煅鍊未純，時有率筆，篇外亦無餘味，不及阮亭處處典雅大方，得失正復相等。心餘議其篇幅窘狹，誠中其病。以筆力之銳入快出，直擊鼓心而論，亦勝於阮亭。然是證辟支佛者之力量神通，非如來正眼法藏不可思議之大自在神力也。生平與阮亭不睦，至作《談龍錄》以誚之。然集矢阮亭，而於海虞二馮服膺推崇，意欲鑄金以事，癖同嗜痂，令人莫解。豈以二馮持論偏刻，巧於苛議前哲，輕於詆訾時流，天性相近，故易於契合耶！秋谷詩長於古體，律詩氣薄而格不高，往往有句無篇，絕少完璧，無可觀也。

又　江西詩家，以蔣心餘爲第一。其詩才力沈雄生辣，意境亦厚，是學昌黎、山谷而上摩工部之壘，故能自闢生面，卓然成家。七古佳作最多，新樂府亦非近人所及。又善敍事，每遇節婦烈女，忠臣孝子，則行以古文傳記之法，不惟敍述其事，並將姓氏、年月、地名之類，或順或逆，或前或後，一一點出。其敍事既勃勃有生氣，而點其世族、名字、居址、時地，又錯綜參差，具見手法，眞大手筆也。惜存詩過多，不免貪多好奇。且全集所敍忠孝節烈，均祇一幅筆墨，亦覺數見不鮮。其失手之作，頗犯槎枒頹放粗硬之病。然自樹赤幟，必傳無疑矣。

劉熙載《詩概》　樂府聲律居最要，而意境卽次之，尤須意境與聲律相稱，乃爲當行。

江順詒輯《詞學集成》卷七《詩詞曲意境各不同》　王阮亭云：「或問詩詞分界，余曰：『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定非香奩詩。『良

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定非草堂詞。』詒案：會眞記之『碧雲天，黃花地』，非卽范文正之『碧雲天，黃葉地』乎。詩詞曲三者之意境各不同，豈在字句之末。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耆卿詞善於鋪叙》 耆卿詞，善於鋪敍，羈旅行役，尤屬擅長。然意境不高，思路微左，全失溫、韋忠厚之意。詞人變古，耆卿首作俑也。

又《毛澤民與晁无咎詞》 毛澤民詞，意境不深，間有雅調。晁无咎則有意蹈揚湖海，而力又不足。於此中眞消息，皆未夢見。

又《辛稼軒詞中之龍》 辛稼軒，詞中之龍也，氣魄極雄大，意境卻極沉鬱。不善學之，流入叫囂一派，論者遂集矢於稼軒，稼軒不受也。

又卷二《王碧山詞詩中曹杜》 王碧山詞，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時傷世之言，而出以纏綿忠愛。詩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詞人有此，庶幾無憾。

又卷三《飲水詞措詞淺顯》 容若《飲水詞》，在國初亦推作手，較《東白堂詞》修世南撰，似更閒雅。然意境不深厚，措詞亦淺顯。余所賞者，惟《臨江仙》寒柳第一闋，及《天仙子》涤水亭秋夜、《酒泉子》謝卻荼蘼一篇三篇耳，餘俱平衍。又《菩薩蠻》云：『楊柳乍如絲。故園春盡時。』亦悽惋，亦閒麗，頗似飛卿語，惜通篇不稱。又《太堂引》云：『夢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夢醒。』亦頗淒警，然意境已落第二乘。

又《彭羡門詞力量未足》 彭羡門詞，意境較厚。但不甚沉着，仍是力量未足。

又《西堂詞曲不佳》 西堂詞曲，擅名一時，然皆不見佳。力量既薄，意境亦淺。專恃一二聰明語，以爲新奇獨得之祕，不值有識者一笑。

又卷四《位存短調曲折哀婉》 位存詞極淒婉，又極雅潔。短調如『千蝶帳深縈夢苦，倦拈紅豆調鸚鵡』。又『十二金堂小闌干，偏沒個留儂處。』又，『說與今年小樓中，第一夜，聽春雨。』又，『蕭蕭瑟瑟到天明，蟋蟀聲中燈一點。』又，『人去月痕消。』皆極精妙。長調如『晴色漸甦梅柳，風和雪，忽又闌珊。春情遠，千回萬轉，才肯到人間。』又，『二十四橋邊，醉年時明月，又沾暮雨。只有楊花，繫歸心，不關芳草。』曲折哀婉，不必板學南宋，而意境亦勝。

又《詞未易言精》 其年竹垞，才力雄矣，而意境未厚。位存、湘雲，韻味長矣，而氣魄不大。詞之爲道，正未易言精也。

又《銅絃詞中完善之作》 銅絃詞，惟《浮香舍小飲》四章，廿八歲初度兩章，爲全集完善之作。雖不免於叫囂，精神卻團聚，意境又極沉痛，可以步武板橋。如云：『越霰吳霜篷背飽，奈年來、王事都廢鹽。藉竿木，尚能舞。』又，『十載中鉤吞不下，趁波濤、忍住喉間鯁。嘔不出，漸成癭。』激昂嗚咽，天地爲之變色。

又《毗陵二張》 璞函而後，作者日盛，而愈趨愈下。芝田朱澤生、晴波鄭漪、蠡槎林蕃鍾、賓漁沈起鳳間有可觀，餘則競尚新聲，務窮纖巧，幾忘卻此中甘苦。惟毗陵二張，溯厥本源，獨求風騷門徑，不必學南宋，而意境自合。詞之不滅者，二張力也。

又卷六《兩宋詞家勝處》 周、秦詞以理法勝。姜、張詞以骨韻勝。碧山詞以意境勝。要皆負絕世才，而又以沉鬱出之，所以卓絕千古也。至陳、朱則全以才氣勝矣。

又《余論詞在本原》 或謂漁洋《分甘餘話》云：『胡適麟病蘇黃古詩，不爲十九首建安體，是欲絕天馬之足，作轅下駒也。子病迦陵詞不能沉鬱，毋乃類是。』余曰：『此不可一例論也。胡氏以皮相論詩，故不足以服漁洋之心。余論詞，則在本原。觀稼軒詞，才力何嘗不大，而意境亦何嘗不沉鬱。如謂才力大者則不必沉鬱，則是陳、王、李、杜之詩轉出蘇、黃下矣，有是理哉。

又《夢窗詞悲鬱和厚》 稼軒詞云：『而今已不如昔，後定不如今。』卽其年《水調歌頭》之意，而意境卻別。然讀夢窗之『後不如今今非昔，兩無言，相對滄浪水。』悲鬱而和厚，又不必爲稼軒矣。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 讀詞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絕佳者，將此意境締構於吾想望中。然後澄思渺慮，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吾性靈與相浹而俱化，乃眞實爲吾有而外物不能奪。三十年前，以此法爲日課，養成不入時之性情，不遑恤也。

又卷二 段柯古詞僅見《閒中好》，寥寥十許字，殊未饜人意。《海中

記》中隋煬帝《望江南》八闋，或云柯古所託，亦無碻據。余喜其《折楊柳》詩：「公子驊騮往何處？綠陰堪繫紫游韁。」此等意境，入詞絕佳。晚唐人詩集中往往而有，蓋詞學寖昌，其機鬱勃，弗可遏矣。

又 徐鼎臣《夢游詩》：「繡幌銀屏杳靄閒。若非魂夢到應難。」置之詞中，是絕好意境。又云：「蕪甲遞觴織似玉，含詞忍笑膩於檀。」則直是《花閒》麗句。當時風會所趨，不期然而自致此耳。

又 李蕭遠《點絳脣》後段云：「碧水黃沙，夢到尋梅處。花無數。問花無語。明月隨人去。」意境不求甚深，讀者悅其輕倩。竹垞《詞綜》首錄此闋。此等詞固浙西派之初祖也。其《鵲橋仙》云：「小舟誰在落梅邨？正夢繞、清溪煙雨。」《西江月》云：「瓊璇珠珥下秋空，一笑滿天鸞鳳。」皆警句，可誦。

又 竹齋詞句：「桂樹深邨狹巷通。」頗能描寫邨居幽邃之趣。若換用它樹，意境便遜。

又 吳樂庵《水龍吟·詠雪次韻》云：「興來欲喚，羸童瘦馬，尋梅隴首。有客遮留，左援蘇二，右招歐九。問聚星堂上，當年白戰，還更許追蹤否？」此詞略仿劉龍洲《沁園春》「斗酒雄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坡公等，駕勒吾回。」而吳詞意境較靜。

又卷三 劉無黨《烏夜啼》歇拍云：「離愁分付殘春雨，花外泣黃昏。」此等句雖名家之作，亦不可學，嫌近纖近衰颯。其過拍云：「宿醒人困屏山夢，煙樹小江邨。」庶幾運實入虛，巧不傷格。龔半塘老人《南鄉子》云：「畫裏屏山多少路。青青。一片煙蕪是去程。」意境與劉詞略同。劉清勁，王綿邈。

又 唐張祜《贈內人詩》：「斜拔玉釵鐙影畔，剔開紅燄救飛蛾。」後人評此以謂慧心仁術。金景覃《天香》云：「閒階土花碧潤。緩芒鞵、恐傷蝸蚓。」略與祜詩意同。填詞以厚爲要旨，此則小中見厚也。又《鳳棲梧》歇拍云：「別有溪山容杖屨。等閒不許人知處。」意境清絕、高絕。憶余少作《鷓鴣天》，歇拍云：「西窗愁對清無語，除卻秋鐙不許知。」以視景詞，意略同而境遠遜，風骨亦未能驚舉。

又 作慢詞起處，必須籠罩全闋。近人輒作景語徐引，乃至意淺筆弱，非法甚矣。元曾允元爲《草堂詩餘》之殿。其《水龍吟·春夢》起調云：「日高深院無人，楊花撲帳春雲煖。」已下逐層意境，自能迤邐入勝。其過拍云：「儘雲山煙水，柔情一縷，又暗逐、金鞍遠。」尤極迷離惝怳、非霧非花之妙。

又 周梅心《鷓鴣天·爲禁酒作》云：「曾唱陽關送客時。臨歧借酒話分離。如何酒被多情苦。卻唱陽關去別伊。」句中有韻，能使無情有情，且若有甚深之情。是深於情、工於言情者，由意境醞釀得來，非小慧爲詞之比。

又卷四 朱淑眞詞，自來選家列之南宋，謂是文公姪女，或且以爲元人，其誤甚矣。淑眞與曾布妻魏氏爲詞友。曾布貴盛，丁元祐以後，崇寧以前，以大觀元年卒。淑眞爲布妻之友，則是北宋人無疑。李易安時代猶稍後於淑眞。卽以詞格論，淑眞清空婉約，純乎北宋。易安筆情近濃至，意境較沈博，下開南宋風氣。非所詣不相若，則時會爲之也。《池北偶談》謂淑眞《瑣璣圖記》，作於紹定三年。紹定當是紹聖之誤。紹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隸聲轂久矣。記云：「家君宦游浙西。」臨安亦浙西，距容有此稱耶？

王國維《人間詞話·白石格調高》 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惜不於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絃外之響，終不能與於第一流之作者也。

樊志厚《人間詞話序》（《人間詞話·附錄二》） 去歲夏，王君靜安集其所爲詞，得六十餘闋，名曰《人間詞甲稿》，余旣敍而行之矣。今冬，復彙所作詞爲《乙稿》，丐余爲之敍。余其敢辭。乃稱曰：文學之事，其內足以攄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與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境勝，或以意勝。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學。原夫文學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觀也。出於觀我者，意餘於境。而出於觀物者，境多於意。然非物無以見我，而觀我之時，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錯綜，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廢也。文學之工不工，亦視其意境之有無，與其深淺而已。自夫人不能觀古人之所觀，而徒學古人之所作，於是始有僞文學。學者便之，相尙以辭，相習以模擬，遂不復知意境之爲何物，豈不悲哉。苟持此以觀古今人之詞，則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溫韋之精艷，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淺也。珠玉所以遜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異也。美成晚出，始以辭采擅長，然終不失爲北宋人之詞者，有意境也。南宋詞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軒，然亦若不

欲以意境勝。白石之詞，氣體雅健耳，至於意境，則去北宋人遠甚。及夢窗、玉田出，並不求諸氣體，而惟文字之是務，於是詞之道熄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於國朝，而納蘭侍衛以天賦之才，崛起於方興之族。其所爲詞，悲涼頑艷，獨有得於意境之深，可謂豪杰之士，奮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時朱、陳，既非勁敵。後世項、蔣，尤難鼎足。至乾嘉以降，審乎體格韻律之間者愈微，而意味之溢於字句之表者愈淺。豈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諸意境之失歟。抑觀我觀物之事自有天在，固難期諸流俗歟。余與靜安，均夙持此論。靜安之爲詞，眞能以意境勝。夫古今人詞之以意勝者，莫若歐陽公。以境勝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兩渾，則惟太白、後主、正中數人足以當之。靜安之詞，大抵意深於歐，而境次於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雲』、蝶戀花之『昨夜夢中』、乙稿蝶戀花之『百尺朱樓』等闋，皆意境兩忘，物我一體，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間。駸駸乎兩漢之疆域，廣於三代，貞觀之政治，隆於武德矣。方之侍衛，豈徒伯仲。此固君所得於天者獨深，抑豈非致力於意境之效也。至君詞之體裁，亦與五代北宋爲近。然君詞之所以爲五代北宋之詞者，以其有意境在。若以其體裁故，而至遽指爲五代北宋，此又君之不任受。固當與夢窗、玉田之徒，專事摹擬者，同類而笑之也。光緒三十三年十月，山陰樊志厚敍。

文質

《管子・侈靡》　聖人者，陰陽理，故平外而險中。故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化之美者應其名，變其美者應其時，不能兆其端者苗及之。

《論語・雍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顏淵》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韓非子・解老》　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賁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爲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爲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淮南子・詮言訓》　鼓不藏於聲，故能有聲；鏡不設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籥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其爲質者，必困於性，百步之中不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荄；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周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閣，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愼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滿，故力不勞而身大

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劉向《說苑・修文》　商者，常也，常者，質。質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故王者一質一商一夏，再而復者也。正色，三而復者也。味尚甘，聲尚宮，一而復者。故三王術如循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教以敬，而君子敬矣，小人之失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小人之失薄，救薄莫如忠。故聖人之與聖也，如矩之三雜，規之三雜，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言文質美也。

揚雄《法言・吾子》　或曰：『有人焉，自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矣。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貍變則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

班彪《史記論》（《後漢書・班彪傳》）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閒，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一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閣，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並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遮幾矣。

徐幹《中論・藝紀》　美育羣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

阮瑀《文質論》（《藝文類聚》卷二二）　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得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疏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苦僞，醜器多牢；華璧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爲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木強，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嗇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爲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應瑒《文質論》（《藝文類聚》卷二二）　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其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於玄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國是經。故否泰易趍，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暐曄於廊廟；衮冕旂旒，煜爚於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

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搴藻奮權，赫弈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夫和氏之明璧，輕穀之袿裳，必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宮房，豈爭牢僞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不能答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闇禮智之大，信管窺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趍，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酈摛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謀，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毅，韓彭列其威武。明建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強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襲據北

軍，實賴其疇；家嗣之不替，誠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義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言，言辨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陸機《陸士衡文集・文賦》 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必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

又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釋道安《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鈔序》（僧祐《出三藏記集》） 譯梵爲秦，有五失本也。一者，梵語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梵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梵經委悉，至於歎詠，叮嚀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煩，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梵有義說，正似亂辭；尋說向語，文無以異。或千五百，劉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將更傍及，反騰前辭，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宋書》卷六七） 周室既衰，風流頹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釋僧祐《梵漢譯經音義同異記》（僧祐《出三藏記集》） 昔安息世高，聰哲不羣，所出衆經，質文允正。安玄嚴調，既亹亹以條理；支越、竺蘭，亦彬彬而雅暢。凡斯數賢，並見美前代。及護公專精，兼習華梵，譯文傳經，不愆於舊。逮乎羅什法師，俊神金照；秦僧融肇，慧機水鏡。故能表發揮翰，克明經奧；大乘微言，於斯炳煥。至曇讖之傳《涅槃》，跋陀之出《華嚴》，辭理辯暢，明踰日月；觀其爲美，繼軌什公矣。至於雜類細經，多出四《含》；或以漢來，或自晉出，譯人無名，莫能詳究。然文過則傷豔，質甚則患野；野豔爲弊，同失經體。故知明允之匠，難可世遇矣！

劉勰《文心雕龍・原道》 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迺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跡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三墳，而年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馮本作爲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謨，元作謀，楊改。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勳德彌縟。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曜，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元作縉，朱改。其徽烈，剬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

又《詮賦》 原夫登高之旨，蓋覩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子所以追悔於雕蟲，貽誚於霧穀者也。

又《頌讚》 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擬清廟，或範駉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變爲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

又《史傳》 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製，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疎謬少信。若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闊寡要。唯

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

又《奏啓》 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遒；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

又《議對》 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也。至如主父之駁挾弓，安國之辨匈奴，賈捐之之陳於朱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

又《書記》 觀此四條，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又《通變》 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網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搉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濫。何則？競今疎古，風味一作末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檃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

又《養氣》 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鬱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

又《時序》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略】贊曰：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

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汪作曖焉如面。

又《才略》 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燿似綢錦之肆，遠敖。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以修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睢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

又《知音》 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

又《程器》 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奧元規才華清英，勳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穀敦書，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溯中，散采。以彪外，梗柟其質，豫章其幹，擢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鍾嶸《詩品》 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

又《魏陳思王植》 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又《魏侍中王粲》 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蕭繹《內典碑銘集林序》（《道宣《廣弘明集》卷二〇》） 夫世代亟改，論文之理非一；時事推移，屬詞之體或異。但繁則傷弱，率則恨省；存華則失體，從實則無味。或引事雖博，其意猶同；或新意雖奇，無所倚約；或首尾倫帖，事似牽課；或□復博涉，體製不工。能使豔而不華，質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質，約而能潤，事隨意轉，理逐言深，所謂菁華，無以間也。

劉晝《劉子・言苑》 妙必假物，而物非生妙；巧必因器，而器非成巧。是以羿無弧矢，不能中微；其中微者，非弧矢也。倕無斧斤，不能善斲；其善斲者，非斧斤也。畫以摹形，故先質後文；言以寫情，故先實後辯。無質而文，則畫非形也；不實而辯，則言非情也。紅黛飾容，欲以爲豔，而動目者稀；揮絃繁弄，欲以爲怨，而驚耳者寡：由於質不美也。質不美者，雖崇飾而不華；曲不和者，雖響疾而不哀。理動於心而見於色，情發於中而形於聲，故強歡者雖笑不樂，強哭者雖哀不怨。

衛元嵩《三易異同論》（蘇源明・《元包經傳》卷一李江注引） 夫尚質則人淳，人淳則俗朴；朴之失，其弊也愨。尚文則人和，人和則俗順；順之失，其弊也諂。諂則變之以質，愨則變之以文；亦猶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聖人之用心也，豈徒苟相反背，而妄有述作焉？斯文質相化之理也。

高士廉《文思博要序》（《全唐文》卷一三四） 帝聽朝之暇，屬意斯文，精義窮神，微言探頤，紆樓船於學海，獲十城之珍；駐羽蓋於翰林，摯三珠之寶。以爲觀書貴要，則十家並馳，觀要貴博，則《七略》殊致。自非總質文而分其流，混古今而共其轍，則萬物雖衆，可以同類，千里雖遙，可以同聲。

《周書》卷四一《王褒庾信傳論》 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愈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湊，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茲爲盛。

又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

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之間，雖以樸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弦疏越、太羹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寖遠，其麗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鼓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元、天寶之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其人也。

尚衡《文道元龜》（《全唐文》卷三九四） 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爲之質；後乎言，言爲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質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攄情，屬詞以及物，及物勝則詞麗，攄情逸則氣高，高者求清，麗者求婉，恥乎質，貴乎情，而忘其志，斯乃頹靡之道焉。

于邵《詞場箴》（《全唐文》卷四二九） 惟士立德，必先修詞，學猶殖也，問以辨之。古有明訓，守而勿失，質豈勝文，文其猶質。近古以降，末學非倫，友無求己，進欲千人。鐘鼓在堂，和聲遠至，金玉無質，良工以器。良工謂何？如琢如磨，唯善克擧，不知其他。文之爲大，言不可已，上應天光，下符地理。彼其之子，云胡不知，見財則戰，惟武之皮。坦坦履道，自強不息，粲然可觀，何命與力。眈眈公府，秩秩德音，文苑重式，詞場以箴。側陳芻議，敢告翰林。

李益《詩有六義賦》（《全唐文》卷四八一） 洎夫代見更改也，運歷於詩亡。自天未喪斯文也，以至於皇唐。於是抑文尚質，崇儉去奢，振六藝以補化，秉一言之無邪。不然，何以天地奉若，而不與雲漢之嗟？用能德馨而蘋蘩可薦，誠達而來雝降生。雖九重歲招其諫諍，而九有日聞其頌聲。且君非五諫兮何弼，詩匪六義兮何成。我皇乃以詩而條之國政，本乎人情。故得行於蠻貊，豈獨用之邦國。修之身則壽考不忘，垂乎後則子孫千億。乃知詩之爲教，蓋亦王猷之至極。

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全唐文》卷五二七） 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爲《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

又《答楊中丞論文書》（《全唐文》卷五二七） 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豔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豔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六五《策林六十八・議文章》 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奬之；碑誄有虛美媿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爲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僞，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則何慮乎皇家之文章，不與三代同風者與？

孫樵《孫可之文集》卷三《與高錫望書》 古者國君不得視史，今朝廷以宰相監撰。大丈夫當一時寵遇，皆欲齊政房、杜，躋俗太平，孰能受惡於不隱乎？古者七十子不與筆削，今朝廷以史館聚文士儒家，擅一時胸臆，皆欲各任憎愛，手出白黑，孰能專門立言乎？樵未知唐史誠何如也。樵雖承史法於師，又嘗熟司馬遷、揚子雲書，然才韻枯梗，文過乎質。嘗序廬江何易于首末千言，貴文則喪質，近質則太禿，刮垢磨痕，卒不到史。獨謂足下才力天出，最與史近，故以樵所授於師者致足下。

《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文苑傳序》 臣觀前代秉筆論文者多矣。莫不憲章謨、誥，祖述《詩》、《騷》，遠宗毛、鄭之訓論，近鄙班、揚之述作。謂「采采芣苢」，獨高比興之源；「湛湛江楓」，長擅詠歌之體。殊不知世代有文質，風俗有淳醨，學識有淺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刪諸國之《詩》，非求勝於昔賢，要取名於今代。實以淳朴之時傷質，民俗之語不經，故飾以文言，考之絃誦。然後致遠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爲通論。

徐鉉《蕭庶子詩序》（《全唐文》卷八八一） 人之所以靈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其或情之深，思之遠，鬱積乎中，不可以言盡者，則發爲詩。詩之貴於時久矣。雖復觀風之政闕，獻人之職廢，文質異體，正變殊途，然而精誠中感，靡由於外獎，英華挺發，必自於天成。以此觀其人，察其

俗，思過半矣。比夫澤宮選士，入國知教，其最親切者也。是以君子尚之。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九《上時相議制舉書》 今文庠不振，師道久缺；爲學者不根乎經籍，從政者罕議乎教化。故文章柔靡，風俗巧僞；選用之際，常患才難。某聞前代盛衰，與文消息：觀虞夏之純，則可見王道之正；觀南朝之麗，則知國風之衰。惟聖人質文相救，變而無窮。前代之季，不能自救，則有來者，起而救之。是故文章以薄，則爲君子之憂；風俗其壞，則爲來者之資。

石介《徂徠集》卷一三《上蔡副樞書》 文之時義大矣哉！故《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易》曰：『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與三代同風。』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悌，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具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叙九疇之數；道德以本之，禮樂以飾之，孝悌以美之，功業以容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綱之，號令以聲之；燦然其君臣之道也，昭然其父子之義也，和然其夫婦之順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亂，內外不瀆，風俗歸厚，人倫既正，而王道成矣。

今夫文者，以風雲爲之體，花木爲之象，辭華爲之質，韻句爲之數，聲律爲之本，雕鏤爲之飾，組繡爲之美，浮淺爲之容，華丹爲之明，對偶爲之綱，鄭衛爲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兩儀、三綱、五常、九疇而爲之文也，棄禮樂、孝弟、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爲之文也。聖人職之，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親，夫婦何由順，尊卑何由紀，貴賤何由敍，內外何由別？而化日以薄，風日以淫，俗日以僻，此其爲今之時弊也。

陳師道《後山詩話》 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晁補之《雞肋集》卷三九《策問》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所貴乎文者，以其有別也。聖人則炳，君子則蔚，辯人則萃，見乎外不揜乎內者如此。故古之觀人者愼焉，蓋莫愼於漢。漢之文，同風三代，其一時行事類是。而陵夷晉宋，羣醜亂夏，士大夫相與爲言語於鞍馬流離之間，因以靡靡不能復振。譬之草木百鳥，灼然其華，嚶然其鳴，奄忽物化，聲采偕盡。而好事者猶往往而傳，溺其淫辭，以誣法度。獨一王通起而論之，知其亦有君子之心；而知其亦有小人，或傲或冶，或怨或怒，或纖或夸，鄙而貪，詭而捷，以謂皆古之不利人。夫玩其文，不索其實，遂往不返，則風俗斯殆。而通於此能辭而精之，則通也亦可謂知言者非邪？本朝以言取人，蓋文盛矣。士平居出孝入弟，行有餘力，然後學文，而有司一日之進退，則卒不在行。今庶幾乎亦欲因其言而觀焉。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孰能正之？必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孔子猶病；則通於此其能知者復何以也？願並聞之。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四《皇朝文鑑序》 皇帝陛下，天縱將聖如夫子，煥乎文章如帝堯；萬機餘暇，猶玩意於衆作。謂篇帙繁夥，難於偏覽，思擇有補治道者表而出之，乃詔著作郎呂祖謙，發三館四庫之所藏，裒搢紳故家之所錄，斷自中興以前，彙次來上。古賦詩騷，則欲主文而譎諫；典策詔誥，則欲溫厚而有體；奏疏表章，取其諒直而忠愛者；箴銘贊頌，取其精慤而詳明者；以至碑、記、論、序、書、啓、雜著，大率事辭稱者爲先，事勝辭則次之，文質備者爲先，質勝文則次之。復謂律賦經義，國家取士之源，亦加采掇，略存一代之制，定爲一百五十卷。規模先後，多本聖心。承詔於淳熙四年之仲冬，奏御於六年之正月，賜名《皇朝文鑑》，而命臣爲之序。

陳繹曾《詩譜・潘岳》 安仁質勝於文，有古意，但澄汰未精耳。

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五《王生子文字説》 自夫以辭翰爲文也，文之用，末矣。彼殫一生之精力從事於其間者，音韻之鏗鏘，采色之炳煥，點畫之嫵媚，則自以爲至文矣，而烏在爲文也。嗟夫！文而止於辭翰而已，則世何貴焉？而於世抑何補焉？音韻鏗鏘而足以爲文也，則文又何難焉？采色炳煥而足以爲文也，則文又何難焉？點畫嫵媚而足以爲文也，則文又何難焉？今生之家以孝義稱聞，家有則也，執禮有節也，處事有倫也，接物有儀也，內外有辯也，尊卑有序也，親疎有恩也，質文有宜也，亦可謂文焉乎矣。生耳濡目染，日引月長，周還進退，唯諾步趨，升降俯仰，馴雅詳愼，可觀可喜，亦既異乎區區以辭翰爲文者矣。誠能聞由聖賢之訓，耕耨詩書之圃，游泳道德之涯，歸宿仁義之奥，究極天人之

蘊，成就文武之材，出爲邦家之光，則天下之至文不在水，而在生矣。余嘗病夫世之人溺於辭翰，故以此爲生告，尚念之也乎哉！尚勗之也乎哉！

徐禎卿《談藝錄》 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程也。陸生之論文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夫既知行之難，又安得云知之非難哉？又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渣穢耳。嗟夫！文勝質衰，本同末異，此聖哲所以感歎，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欲拯質，必務削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然非通論也。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匪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若乃文質雜興，本末並用，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敝也不可以悉矣。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 獨孤及曰：『漢魏之間，雖已朴散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絃疏越大羹遺味之歎。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始備。雖去《雅》浸遠，其利有過於古，亦猶路鼓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

又 擬古樂府，如《郊祀》、《房中》，須極古雅，發以峭峻。《鐃歌》諸曲，勿便可解，勿遂不可解，須斟酌淺深質文之間。漢魏之辭，務尋古色。《相和》《瑟曲》諸小調，係北朝者，勿使勝質；齊梁以後，勿使勝文。

又卷四 昔人謂崔塗『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遠不及王維『孤客親僮僕』，固然。然王語雖極簡切，入選尚未，崔語雖覺支離，近體差可，要在自得之。談理而文，質而不厭者，匡衡。談事而文，俳而不厭者，陸贄。子瞻蓋慕贊而識未逮者。

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五四《行素園存稿引》 物之傳者必以質，文之不傳，非曰不工，質不至也。樹之不實，非無花葉也；人之不澤，非無膚髮也，文章亦爾。行世者必眞，悅俗者必媚，眞久必見，媚久必厭，自然之理也。故今之人所刻畫而求肖者，古人皆厭離而思去之。古之爲文者，刊華而求質，厭精神而學之，唯恐眞之不極也。博學而詳說，吾已大其蓄矣，然猶未能會諸心也。久而胸中渙然，若有所釋焉，如醉之忽醒，而漲水之思決也。一變而去辭，再變而去理，三變而吾爲文之意忽盡，如水之極於澹，而芭蕉之極於空，機境偶觸，文忽生焉。風高響作，月動影隨，天下翕然而文之，而古之人不自以爲文也，曰是質之至焉者矣。大都人之愈深，則其言愈質，言之愈質，則其傳愈遠。夫質猶面也，以爲不華而飾之朱粉，妍者必減，媸者必增也。噫！今之文不傳矣。

無礙居士《警世通言敘》 里中兒代庖而創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頃從玄妙觀聽說《三國志》來，關雲長刮骨療毒，且談笑自若，我何痛爲！夫能使里中兒有刮骨療毒之勇，推此，說孝而孝，說忠而忠，說節義而節義，觸性性通，導情情出，視彼切磋之彥，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喪質，所得而未知孰贋而孰眞也。

丁耀亢《赤松遊》卷上《嘯臺偶著詞例數則》 詞有三難：一布局繁簡合宜難，二宮調緩急中拍難，三修詞文質入情難。

王夫之《尚書引義》卷六《畢命》 《畢命》之言辭也，曰『體要』。於是而或爲之說曰：『辭有定體焉，有扼要焉，掣其扼要而循其定體，人可爲辭，而奚以文爲？體要者質也，質立而文爲贅餘矣。』徇是言也，質文之實交喪於天下，而辭之不足以立誠久矣。

嘗試言之。物生而形形焉，形者質也。形生而象象焉，象者文也。形則必成象矣，象者象其形矣。在天成象而或未有形，在地成形而無有無象。視之則形也，察之則象也，所以質以視章，而文由察著。未之察者，弗見焉耳。請觀之物：白馬之異於人也，非但馬之異於白人也，亦白馬之異於白人也，即白雪之異於玉也。疏而視之，雪、玉異而白同；密而察之，白雪之白、白玉之白，其亦異矣。人之與馬，雪之與玉，異以質也；其白則異以文也。故統於一白，而馬之白必馬，而人之白必人，玉之白必玉，雪之白必雪。從白類而馬之，從馬類而白之。既已爲馬，又且爲馬之白，而後成乎其爲白馬。故文質不可分，而弗俟合也，則亦無可偏爲損益矣。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同以敬，而非以敬父者敬君。以敬父者施之君，則必傷於草野，而非所以敬君。非所以敬君，不可爲敬。不可爲敬，是不能資於事父而同敬矣。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同以愛，而非以愛父者愛母。以愛父者施之母，則必嫌於疏略，而非所以愛母。非所以愛母，不可爲愛。不可爲愛，是不能資於事父而同愛矣。愛敬之同，同以質也。父與君、母之異，異以文也。文如其文而後質如其質也。故欲損其文者，必傷其質。

猶以火銷雪，白失而雪亦非雪矣。

故統文爲質，乃以立體；建質生文，乃以居要。體無定也，要不可扼也。有定體者非體，可扼者非要，文離而質不足以立也。

奚以明其然邪？耳、目、手、足之爲體，人相若也，而不相爲貸。非若刻木以爲傀儡，易衣而可別號爲一人也。故疏而視之，相若；密而察之，一紋一理，未有果相似者，因而人各爲質焉。則質以文爲別，而體非有定審矣。

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於五藏，待感於五官。肝、脾、肺、腎、魂魄、志思之藏也，一藏失理而心之靈已損矣。無目而心不辨色，無耳而心不知聲，無手足而心無能指使，一官失用而心之靈已廢矣。其能孤扼一心以紲羣（明）〔用〕，而可效其靈乎？則質待文生，而非有可扼之要，抑明矣。

是故先王視之而得其質，以敦人心之誠，而使有以自立；察之而得其文，以極人心之誠，而使有以自盡；於是而辭興焉。夫辭所以立誠，而爲事之會、理之著也。緣政而有辭，待辭以興政。政無可荒遺而後有恆，故辭無可簡儉而必於能達。奚定體之必拘，而扼要可片言盡哉？

夫西周之誥誓，降而爲春秋之詞命，降而爲戰國之游談，體趨卑而失要，文趨靡而離質，則信然矣。乃其離質以靡者，其將可以爲文乎？其能用足以發其體乎？其能詳足以盡其要乎？蓋亦相承相襲而有雷同之體，執其成見而動人以其要也。是則用不窮而能詳乎體者，戰國之游談固不如春秋之詞命，〔春秋之詞命〕固不如西周之誥（命）〔誓〕矣。

文之靡者非其文，非其文者非其質。猶雪失其白而後失其雪。夫豈有雪去白存之憂！辭之善者，集文以成質。辭之失也，吝於質而萎於文。集文以成質，則天下因文以達質，而禮、樂、刑、政之用以章。文萎而質不昭，則天下莫勸於其文，而禮、樂、刑、政之施如啖枯木、扣敗鼓，而莫爲之興。蓋離於質者非文，而離於文者無質也。惟質則體有可循，惟文則體有可著。惟質則要足以持，惟文則要足以該。故文質彬彬，而體要立矣。

而後世所號爲辭人者：立一體以盡文之無窮，一開一闔，萬應而約於一定，非是則曰此其佚焉者矣；立一要以虧質之固有，去其所必資，割其所相待，束急而孤露其宗旨，非是則曰此其漫焉者矣。

信然，則且以一馬該天下之馬而無白馬，以一白該天下之白而並無白人；則且異人於馬，而必不許同之於白，見人亦白而謂其非人，而斥之爲馬也。筋脈浮出於皮膚之表，而肌肉榮衛萎而不靈，以尺限肘，以寸限指，截長續短，以爲木偶，而生氣生理，了不相屬。

故蘇洵氏之所爲體，非體也。錮天下於蘇洵之體，而文之無窮者盡廢。開闔呼應，斤斤然僅保其一指之節，而官骸皆詘；竭力殫思，以爭求肖於其體。則不知此體也，天下何所需之，而若不能一旦離之也！皎然之於詩律，王鏊、錢福之於制義，亦猶是也，而辭之體裂矣。

毛先舒《詩辯坻》卷一《總論》 鄙夫者，窘乎材者也。乃欲自見，故匿質而昭文，中亡情而索辭，辭孱則假於物輔。故取物也，不以益中，以塗茨外，趦趄睥睨，冀無窺者。故其語散而不貫，氣時張而時萎，思不盈尺，辭聯尋丈，使人厭之。

又 欲披其文，先昭其質，故觀者因文而徵情，作者原志以吐辭，則惟詩不可以爲僞也。洞貫古籍，曲盡擬議，非以役物，求自見本質耳。譬之以火煅金，以魚濯錦，知魚火之借資，識古人爲津筏。是故神明秀練者，其言芳以潔；意廣識通者，其言疏以遠；悽激內含者，其言抑以凌；不見歆趨者，其言靜以立；綦紆恬汰者，其言微以長；光華隱曜者，其言清以典。內業既昭，本質斯呈。欲學夫詩，先求其心，故歌之而可以觀志，弦之而可以見形。若夫內無昭質而鬱暢菁華，胸本柴棘而放詞爲高，斯如鎏黃火翠，茹蘼練染，不能飾美，適足彰其爲賤工也。

又卷二《六朝》 《詩藪》云：「陳、隋無論其質，即文無足論者。」予謂非也。夫江、孔軒華，隋煬典暢，足以殿齊、梁之末路，啓李唐之大風。

又卷三《唐後》 王子安七言古風，能從樂府脫出，故宜華不傷質，自然高渾矣。

葉燮《原詩》卷三《外篇上》 詩家之規則不一端，而曰體格，曰聲調，恆爲先務，論詩者所爲總持門也。詩家之能事不一端，而曰蒼老，曰波瀾，目爲到家，評詩者所爲造詣境也。以愚論之：體格、聲調與蒼老、波瀾，何嘗非詩家要言妙義？然而此數者，其實皆詩之文也，非詩之質也；所以相詩之皮也，非所以相詩之骨也。試一一論之：言乎體格，譬之於造器，體是其製，格是其形也。將造是器，得般、倕運斤、公輸揮削，器成而肖形合製，無毫髮遺憾，體格則至美矣。乃按其質，則枯木朽株也，可以爲美乎？此必不然

者矣。夫枯木朽株之質，般、輸必且束手，而器亦烏能成？然則欲般、輸之得展其技，必先具有木蘭文杏之材也，而器之體格，方有所托以見也。言乎聲調，聲則宮商叶韻，調則高下得宜，而中乎律呂，鏗鏘乎聽聞也。請以今時俗樂之度曲者譬之：度曲者之聲調，先研精於平仄陰陽；其吐音也，分唇鼻齒齶、開閉撮抵諸法，而曼以笙簫，嚴以鼙鼓，節以頭腰截板，所爭在渺忽之間，其於聲調可謂至矣。然必須其人之發於喉、吐於口之音以爲之質，然後其聲繞梁，其調遏雲，乃爲美也。使其發於喉者啞然，出於口者颯然，高之則如蟬，抑之則如蚓，吞吐如振車之鐸，收納如鳴鴈之牛；而按其律呂，則於平仄陰陽、唇鼻齒齶、開閉撮抵諸法，毫無一爽，曲終而無幾微愧色；其聲調是也，而聲調之所麗焉以爲傳者，則非也。則徒恃聲調以爲美，可乎？以言乎蒼老，凡物必由穉而壯，漸至於蒼且老，各有其候，非一於蒼老也。且蒼老必因乎其質，非凡物可以蒼老概也。卽如植物，必松柏而後可言蒼老。松柏之爲物，不必盡干霄百尺，卽尋丈楹榱間，其鱗蠹夭矯，具有凌雲磐石之姿，此蒼老所由然也。苟無松柏之勁質，而百卉凡材，彼蒼老何所憑藉以見乎？必不然矣。又如波瀾之義，風與水相遭成文而見者也；大之則江湖，小之則池沼，微風鼓動而爲波爲瀾，此天地間自然之文也。然必水之質空虛明淨，坎止流行，而後波瀾生焉，方美觀耳。若汙萊之瀦涸廁之溝瀆，遇風而動，其波瀾亦猶是也，但揚其穢，曾是云美乎？然則波瀾非能自爲美也，有江湖池沼之水以爲之地，而後波瀾爲美也。由是言之：之數者皆必有質焉以爲之先者也。彼詩家之體格、聲調、蒼老、波瀾，爲規則，爲能事，固然矣。然必其人具有詩之性情，詩之才調，詩之胸懷，詩之見解，以爲其質，如賦形之有骨焉，而以諸法傅而出之，猶素之受繪，有所受之地，而後可一一增加焉。故體格、聲調、蒼老、波瀾，不可謂爲文也，有待於質焉，則不得不謂之文也。不可謂爲皮之相也，有待於骨焉，則不得不謂之皮相也。吾故告善學詩者，必先從事於格物，而以識充其才，則質具而骨立，而以諸家之論優游以文之，則無不得而免於皮相之譏矣。

又卷四《外篇下》《三百篇》如三皇五帝，雖法制多有未備，然所以爲君而治天下之道，無能外此者矣。漢、魏詩如三王，已有質文治具，煥然耳目，然猶未能窮盡事物之變。自此以後，作者代興，極其所至，如漢祖、唐宗，功業炳燿，其名王，其實則霸。雖後人之才或遜於前人，然漢、唐之天下，使以三王之治治之，不但不得王，並且失霸。故後代之詩，爲王則不傳，爲霸則得展其技，必先具有木蘭文杏之材也，而器之體格，方有所托以見也。言乎聲調，聲則宮商叶韻，調則高下得宜，而中乎律呂，鏗鏘乎聽聞也。請以今時俗樂之度曲者譬之：度曲者之聲調，先研精於平仄陰陽；其吐音也，分唇鼻齒齶、開閉撮抵諸法，而曼以笙簫，嚴以鼙鼓，節以頭腰截板，所爭在渺忽之間，其於聲調可謂至矣。然必須其人之發於喉、吐於口之音以爲之質，然後其聲繞梁，其調遏雲，乃爲美也。使其發於喉者啞然，出於口者颯然，高之則如蟬，抑之則如蚓，吞吐如振車之鐸，收納如鳴鴈之牛；而按其律呂，則於平仄陰陽、唇鼻齒齶、開閉撮抵諸法，毫無一爽，曲終而無幾微愧色；其聲調是也，而聲調之所麗焉以爲傳者，則非也。則徒恃聲調以爲美，可乎？以言乎蒼老，凡物必由穉而壯，漸至於蒼且老，各有其候，非一於蒼老也。且蒼老必因乎其質，非凡物可以蒼老概也。卽如植物，必松柏而後可言蒼老。松柏之爲物，不必盡干霄百尺，卽尋丈楹榱間，其鱗蠹夭矯，具有凌雲磐石之姿，此蒼老所由然也。苟無松柏之勁質，而百卉凡材，彼蒼老何所憑藉以見乎？必不然矣。又如波瀾之義，風與水相遭成文而見者也；大之則江湖，小之則池沼，微風鼓動而爲波爲瀾，此天地間自然之文也。然必水之質空虛明淨，坎止流行，而後波瀾生焉，方美觀耳。若汙萊之瀦涸廁之溝瀆，遇風而動，其波瀾亦猶是也，但揚其穢，曾是云美乎？然則波瀾非能自爲美也，有江湖池沼之水以爲之地，而後波瀾爲美也。由是言之：之數者皆必有質焉以爲之先者也。彼詩家之體格、聲調、蒼老、波瀾，爲規則，爲能事，固然矣。然必其人具有詩之性情，詩之才調，詩之胸懷，詩之見解，以爲其質，如賦形之有骨焉，而以諸法傅而出之，猶素之受繪，有所受之地，而後可一一增加焉。故體格、聲調、蒼老、波瀾，不可謂爲文也，有待於質焉，則不得不謂之文也。不可謂爲皮之相也，有待於骨焉，則不得不謂之皮相也。吾故告善學詩者，必先從事於格物，而以識充其才，則質具而骨立，而以諸家之論優游以文之，則無不得而免於皮相之譏矣。

潘耒《遂初堂別集》文卷八《樸學齋稿序》　林子吉人，閩士之傑出者。少以才學鳴於其鄉，歛然不自慊，負笈來吳，從汪鈍翁遊，講古文之法，復之都門，與諸賢公卿、豪俊之士上下其議論，見聞博而蘊蓄深。故其文辭清醇典雅，文質相宣，矩矱有餘，而精義不乏，固不徒守其法，而有意乎儲材者。以林子之年力志尚，誠能殫精研思，窮高極遠，貫天人以爲學，羅古今以

爲資。譬若採木鄧林，伐石南山，以就俎、般之繩削，而千門萬戶無不可營；出尚方之珍，羅水陸之品，以供易牙之烹飪，而天下之至味具焉。豈不高出時流萬萬哉！

孔尚任《孔尚任詩文集》卷六《長留集序》 客曰：『溫柔敦厚，詩人之旨也。詩雖主於感發，而尤貴乎涵蓄，盛唐以後，此境蕩然！操觚者不可不更有以進之也。』余曰：『詩存乎人，患其人不文耳，文則未有不溫柔者；患其人不質耳，質則未有不敦厚者。至於性靈日新，生意無窮，凡情觸於景而無所不言者，感發之謂也；景繫於情而不能盡言者，涵蓄之謂也。非謂平熟含糊勦襲陳腐之語，不癢不痛，自欺欺人，而遽謂之涵蓄也。若持盛唐以薄近代，則人亦將持《雅》、《頌》以薄漢、魏。總之，一畫以後，文明漸啓，自然之運也；雖有聖哲，不敢以一畫之渾淪，而薄六經之詳明，《風》、《雅》變遷，亦若是爾。吾觀在園之詩，句句有本，篇篇自運。不與古人較工拙，亦不求合於古人；不與今人爭短長，亦不望知於今人。閉戶讀書，自作在園之詩，而在園之詩於是乎傳矣。』

戴名世《戴南山先生古文全集》卷三《章太占稿序》 質者，天下之至文者也；平者，天下之至奇者也。莫質於素，而本然之潔，纖塵不染，而采色無不受焉；莫平於水，而一川泓然，淵涵渟蓄，及夫風起水涌，魚龍出沒，觀者眩駭。是故於文求文者非文也，於奇求奇者非奇也。

會稽章君太占之文，無愧於質且平之二言。夫爲文而至於質且平，則其品甚高，而知者亦甚少，非世俗之所能爲，亦非世俗之所能識也。今夫浮華濃豔，刊落之無遺，而後眞實者以存。潦水既盡，寒潭以清。此其所以造於質且平也。假使世俗而爲之，則其所爲質且平者，枯槁頑鈍而無一有，安在其文，亦安在其奇也？嗚呼！世俗莫不好文而惡質，好奇而惡平。彼其所謂文與奇者，既已不知其非是，而吾與君方抱其平與質者以支離攘臂於其間，豈能以有合哉？余方欲與時謝絕，而君浮沉世俗，猶欲冀其有合於世，其尚終抱其質而毋漓之，終守其平而毋鑿且汩之也哉。

龐嵣《詩義固說》卷下 聖賢立言以明道，詩者，立言之一體。小序曰詩『發乎性情，止乎禮義』者，吾性之固有，由性而有情，由性而有詞。夫子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

出，而詞由外來，詩遂亡。其亡而不亡者，有陶公以正其歸也。下此又以纖麗失之。至唐變爲近體，沈、宋、王、孟、高、岑諸公，昌明博大，自是盛世之音，未免文勝於質，故當以子美爲宗子也。下逮宋、元，漸迷漸失，遂流入於粗淺鄙俚而不可救。有明代起，王、李爭於氣格，其失也膚闊，鍾、譚矯以幽澹，其失也淺弱，總相爭於皮毛之外，大似退之裘葛之喻，非中論也。子欲學詩，試即性情禮義之旨，求之《風》、《騷》，求之漢、魏，求之陶、杜，其體雖變，而道實有合焉。其合之爲是，則不合者之爲非也。是非既明，則趨舍正而可以無背於風人矣。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樂府，漢、魏以質勝，齊、梁以文勝，王仲初句質而實巧，李長吉文奇而調合，皆樂府妙手也。李于鱗點竄字句，以近而失之。李西涯讀史作樂府，倣退之《十操》體，不知者以爲創調耳。

又 魏武樂府質而古，去西京不遠。子桓婉而文，似兆晉、宋之風。思王宏中肆外，質有其文，眞古詩耳。此三曹之辨也。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一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又《詩教下》 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後，六藝惟《詩》教爲至廣也。敢問文章之用，莫盛於詩乎？曰：豈特三代以後爲然哉？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夫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古無私門之著述，未嘗無達衷之言語也。惟託於聲音而不著於文字，故秦人禁《詩》、《書》，《書》闕有間，而《詩》篇無有散失也。後世竹帛之功勝於口耳，而古人聲音之傳，勝於文字，則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自古聖王以禮樂治天下，三代文質出於一

也，世之盛也；典章存於官守，禮之質也；情志和於聲詩，樂之文也。

又卷二《古文十弊》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媼鬻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誡，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闔修皆如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眞也。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叶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閿名《靜居緒言》 陳思之製，懷文抱質，都可人意，故名過乃父。然誦及『月明星稀』之作，『老驥伏櫪』之歌，不禁擊壺之歎。

楊際昌《國朝詩話》卷二 國初詩，大江以南多尚文，大江以北多尚質，各有不可磨滅處，則視乎性情得正。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總論》 詩有三不欲勝：文不欲勝質，境不欲勝情，情不欲勝理。

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二《蘭雪堂詩集序》 芝圃方伯自江西馳書至，寄其先人蕉園先生《蘭雪堂遺詩》乞余叙之。余維詩以道性情，哀樂寄焉，誠僞殊焉。性情眞，則語雖質而味有餘；性情不眞，則言雖文而理不足。先生之詩，不名一體，要皆有眞意眞氣盤旋於中，而後觸於境而發抒之，感於事而敷陳之。方其舟車南北，俯仰山河也，則有雄傑之篇；憫農勸稼，感舊懷人也，則有愷惻之篇；及解組歸田，一琴一鶴，某水某邱，寓諸吟咏，則又有蕭疏澹遠之篇。時不同，境不同，詩不同，而情性無不同。吾故曰：先生之詩，眞詩也。顧不幸厄於火，方伯綴補搜採，得十之三，猶以遺佚爲憾，皇皇焉，惴惴焉，負咎引慝，若將終身者。《詩》所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不以此也耶？

凌廷堪《校禮堂集》文卷二八《墨波堂詩集序》 竊謂今之翻新闢奇者，莫不極力推崇宋人矣，果能沿波討源，眞見其精神之所聚乎？抑隨衆口而交譽也？又莫不同聲抵排明七子矣，果能批卻導窾，直指其症結之所在乎？抑隨衆口而交毀也？夫文勝則救之以質，質勝則救之以文。公安、竟陵之取宋人、譏七子，蓋生唐風既盛之後，而思有以救之，不自知其矯枉之過正也。今之談藝家，自謂翻新闢奇，而不知適蹈公安、竟陵之故轍。然則救近日詩家之流弊，其惟唐人之詩乎！

張惠言《詞選序》 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托魏晉，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邊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三 吾學詩數十年，近始悟詩境全貴『質實』二字，蓋詩本是文采上事，若不以質實爲貴，則文濟以文，文勝則靡矣。吾取虞道園之詩者，以其質也；取顧亭林之詩者，以其實也。亭林作詩，不如道園之富，然字字皆實，此『修辭立誠』之旨也。竹垞、歸愚選明詩，皆及亭林，皆未嘗尊爲詩家高境，蓋二公學詩見地，猶爲文采所囿耳。

又 蘇、李《錄別》，《古詩十九首》，皆聖於詩者也。然或篇章寂寥，或姓名沈晦，推尊雖允，未厭人心。兩漢以後，必求詩聖，得四人焉：子建如文、武，文質適中；陶公如夷、惠，獨開風教；太白如伊、呂，氣舉一世；子美如周、孔，統括千秋。此論本於古人，而不盡本於古人，書之以俟識者。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骨有餘而韻不足，格有餘而神不足，氣有餘而情不足，則爲板重之病，爲晦澀之病，非平實不靈，即生硬枯瘦矣。初唐諸人、西江一派是也。肉有餘而骨不足，詞有餘而意不足，風調有餘而神力不足，則爲綺靡之病，爲膚浮之病，非塗澤堆垛，即空調虛腔矣。西崑、晚唐派中人及明七子是也。必也有骨有肉，有筆有書，文質得中，詞意恰稱，始無所偏重矣。有格有韻，有才有情，有氣有神，有聲有色，殺活在手，奇正從心。雄渾而兼沈著，高華而實精切，深厚而能微妙，流麗而極蒼堅，如此始爲律詩成就之詣。蓋骨肉停勻，而色聲香味無不具足也。自盛唐後，代無幾人。若及此詣，便是大家之詩。

劉熙載《詩概》 西崑體所以未入杜陵之室者，由文滅其質也。質文不可偏勝。西江之矯西崑，浸而愈甚，宜乎復詒口實與！

又 五言質，七言文；五言親，七言尊。幾見田家詩而多作七言者

乎？幾見骨肉間而多作七言者乎？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八《論歷代詞》 詞有表裏俱佳，文質適中者，溫飛卿、秦少游、周美成、黃公度、姜白石、史梅溪、吳夢窗、陳西麓、王碧山、張玉田、莊中白是也。詞中之上乘也。有質過於文者，韋端己、馮正中、張子野、蘇東坡、賀方回、辛稼軒、張皋文是也。亦詞中之上乘也。有文過於質者，李後主、牛松卿、晏元獻、歐陽永叔、晏小山、柳耆卿、陳子高、高竹屋、周草窗、汪叔耕、李易安、張仲舉、曹珂雪、陳其年、朱竹垞、厲太鴻、過湘雲、史位存、趙璞函、蔣鹿潭是也。詞中之次乘也。有有文無質者，劉改之、施浪仙、楊升庵、彭羨門、尤西堂、王漁洋、丁飛濤、毛會侯、吳薗次、徐電發、嚴藕漁、毛西河、董蒼水、錢保馚、汪晉賢、董文友、王小山、王香雪、吳竹嶼、吳穀人諸人是也。詞中之下乘也。有質亡而並無文者，則馬浩瀾、周冰持、蔣心餘、楊荔裳、郭頻伽、袁蘭邨輩是也。並不得謂之詞也。論詞者本此類推，高下自見。

又《王阮亭浣溪沙》 王阮亭《浣溪沙》紅橋懷古云：『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零落使人愁。瀹煙芳草舊迷樓。』遣詞琢句，較五代人更覺苕雅。邱季貞和之云：『清淺雷塘水不流。幾聲寒笛畫城秋。紅橋猶自倚揚州。五夜香昏殘月夢，六宮花落曉風愁。多情煙樹戀迷樓。』婉雅芊麗。漁洋一闋外，斷推此爲佳搆。然兩詞皆文過於質。其傳誦一時者，正以文勝也。

雅俗

劉勰《文心雕龍・定勢》 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銘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郛，難得踰越。

鍾嶸《詩品・晉中散嵇康》 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又《宋參軍鮑照》 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諔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南齊書》卷五二） 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雖以風謠，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舊題司空圖著《二十四詩品・典雅》 玉壺買春，賞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

徐鉉《文獻太子詩集序》（《全唐文》卷八八一） 夫機神肇於天性，感發由於自然。被之管絃，故音韻不可不和；形於蹈厲，故章句不可不節。取譬小而其指大，故禽魚草木無所遺；連類近而及物遠，故容貌俯仰無所隱。怨惻可戒，贊美不誣，斯實仁者之愛人，智士之博物。王室光啓，人文化成，上去刪詩，綿二千祀，其用益廣，其制益精，絕其流冗，結以周密。王言帝典，炳蔚於縑緗；詞人才子，充溢於圖牒。若乃簡練調暢，則高視前古，神氣淳薄，則存乎其人。亦何必於苦調爲高奇，以背俗爲雅正者也。

陳師道《後山詩話》 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爾。』

吳可《藏海詩話》 陳子高詩云：『江頭柳樹一百尺，二月三月花滿天。裊雨拖風莫無賴，爲我繫著使君船。』乃轉俗爲雅，似《竹枝詞》。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三 山谷嘗與楊明叔論詩，謂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捏聚放開，在我掌握，與劉所論，殆一轍矣。

楊萬里《誠齋詩話》 有用法家吏文語爲詩句者，所謂以俗爲雅。坡云：『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如前卷僧四類萬探支闌入，亦此類也。

姜夔《白石道人詩說》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嚴羽《滄浪詩話・詩法》 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

張炎《詞源》卷下《雜論》 難莫難於壽詞，倘盡言富貴則塵俗，盡言功名則諛佞，盡言神仙則迂闊虛誕，當總此三者而爲之，無俗忌之辭，不失其壽可也。松椿龜鶴，有所不免，卻要融化字面，語意新奇。

近代陳西麓所作，本製平正，亦有佳者。

詞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爲情所役，則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論，雖美成亦有所不免。

楊慎《詩法家數·總論》 人所多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則自不俗。

又 詩之忌有四：曰俗意；曰俗字；曰俗語；曰俗韻。

李東陽《麓堂詩話》 秀才作詩不脫俗，謂之『頭巾氣』；和尚作詩不脫俗，謂之『脂粉氣』。能脫此三氣，則不俗矣。至於朝廷典則之詩，謂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必有其一，卻不可少。

又《空同先生集》卷五〇《詩集自序》 李子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羣和者，其眞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眞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眞？王子曰：眞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即其俗成聲。今之俗既歷胡，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故眞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謠，勃然而訛者乎！莫之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弗諧焉，斯誰使之也？李之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不復聞此矣！

謝榛《四溟詩話》卷三 詩忌粗俗字，然用之在人，飾以顏色，不失爲佳句。譬諸富家廚中，或得野蔬，以五味調和，而味自別，大異貧家矣。紹易君曰：『凡詩有鼠字而無貓字，用則俗矣，子可成一句否？』予應聲曰：『貓跨花砌午。』紹易君曰：『此便脫俗。』

又卷四 凡作詩要知變俗爲雅，易淺爲深，則不失正宗矣。

屠隆《由拳集》卷二三《與友人論詩文》 僕謂老杜大家，言其兼雅俗文質，無所不有，是矣。乃其所以擅場當時，稱雄百代者，則多得之悲壯瑰麗沉鬱頓挫，至其不避粗硬，不諱朴野，固云無所不有，亦其資性則然。老杜所稱擅場在此不在彼，明矣。而謂杜之妙在粗朴，何也？且杜亦自云：『平生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良工苦心，往往形神爲索，而謂杜無意於詩，且不擊登聞鼓訟冤乎？

陸時雍《詩鏡總論》 詩有靈襟，斯無俗趣矣；有慧口，斯無俗韻矣。乃知天下無俗事，無俗情，但有俗腸與俗口耳。古歌《子夜》等詩，俚情褻語，村童之所報言，而詩人道之，極韻極趣。漢《鐃歌》樂府，多窶人乞子兒女里巷之事，而其詩有都雅之風。如『亂流趁正絕』，景極無色，而康樂言之乃佳。『帶月荷鋤歸』，事亦尋常，而淵明道之極美。以是知雅俗所由來矣。夫虛而無物者，易俗也；蕪而不理者，易俗也；卑而不揚者，易俗也；高而不實者，易俗也；放而不制者，易俗也；局而不舒者，易俗也；奇而不法者，易俗也；質而無色者，易俗也；文而過飾者，易俗也；雄而尚氣者，易俗也；新而自師者，易俗也；典而好用者，易俗也；故而不變者，易俗也；率而好盡者，易俗也；多而見長者，易俗也；修而畏人者，易俗也；媚而逢世者，陣結香大抵率眞以布之，稱情以出之，審意以道之，和氣以行之，合則以軌之，去迹以神之，則無數之將病矣。

丁耀元《赤松遊》卷上《赤松遊題辭》 不得已而用典襯題，無奈何而加青敷色，豈必以類書爲繪事，借客爲正主乎？至於句語關目，尤貴自然。近多開口即排，直至結尾皆成四六者，尤爲不情。如能忽散忽整，方合古今；半雅半俗，乃諧觀聽。步元曲而困其範圍，愧成畫虎；摹時詞而流爲堆砌，未免雕猴。有好句而律苦難調，欲填詞而語多傷弱。語曰：『何以聽？何以射？必如馬上擊毬，庭中滾彈。』巧不傷格，俗可入古。甚矣詞家之難也！

又《嘯臺偶著詞例數則》 詞有十忌：一忌死悶，畫葫蘆全無生面。二忌堆砌，假字面不近人情。三忌犯葛藤，客多主少。四忌直鋪叙，不生情態。五忌押韵求尖得拗，不入宮商。六忌誇麗，對類塞白，聱牙難唱。七忌白語板整，不肖本腳。八忌關目太俗，難諧雅調。九忌做作有心，易涉酸澀。十忌悲喜失歌，觀聽起厭。

賀貽孫《詩筏》 學古人詩，不可學其粗俗，非不可學，不能學也。非

極細人不能粗，非極雅人不能俗。

又　凡詩文可盜者，非盜者之罪，而誨盜者之罪。若彭澤詩、諸葛《出師》文，寧可盜乎？李、杜、韓、歐集中，亦難作賊。間有盜者，雅俗雜出，如茅屋補以銅雀瓦，破衲綴以葡萄錦，贓物現露，易於捉敗。先明七才子諸集，遞相剽劫，乃盜窩耳。

賀裳《載酒園詩話・用事》　歐、梅惡西崑之使事，力欲矯之。然如梅聖俞《咏蠅》曰「怒劍休追逐，凝屏漫指彈」，亦事也，豈言出其口而忘之乎？余意俗題不得雅事襯貼，何以成文？但不宜句句排砌如類書耳。

又《載酒園詩話・字法》　古有佳事入之詩反俗者，如王介甫應學士召，王介以詩諷之曰：「蕙帳一空生曉寒」，極有清氣，上句「草廬三顧動春盤」，一何鄙俚，皆由不鍊字之故。若以雅字易去「動春盤」，則善矣。

又《宋人議論拘執》　凡摹擬最忌入俗。姚合形容山邑荒僻，官況蕭條，曰「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眞刻畫而不傷雅。至「縣古槐根出」猶可；下云「官清馬骨高」，「官清」字太着痕跡，「馬骨高」尤入俗諱。梅聖俞乃言勝前二語，眞是顚倒。

又《秦觀》　作田園詩，宜於樸直，其曲折頓挫在轉落處，用意不窮便佳，不在雕飾字句；常有用雅字則俗，用俗字反雅者，猶服大練不可承以錦襴耳。少游《田居》詩，描寫情景，亦有佳處，但篇中多雜雅言，不甚肖農夫口角，頗有驢非驢、馬非馬之恨。如「鷄號四鄰起，結束赴中原」，此游俠少年及從軍行中語，田叟何煩爾！

吳喬《圍爐詩話》卷一　漢、魏之詩，正大高古。漢，謂自枚乘至中郎；枚詩十九首，其中亦有東漢人詩也。魏，謂思王至阮公。正，謂不淫不傷；大，謂非嘆老嗟卑；高，謂無放言細語；古，謂不束於韻，不束於粘綴，不束於聲病，不束於對偶。如是之謂雅，不如是之謂俗；而俗又有微甚之辨。兩晉之詩漸有偶句，至沈、宋而極。齊、梁始有聲病，至唐律而極。宮體始淫，至晚唐而極。休文作韻，其時詩人亦不遵用，唐以立功令始用於詩，至步韻而極。五柳以小言寓意，晚唐爲甚，至宋而極。餘則互有之。此詩道古今之大端也。

又　詩文有雅學，有俗學。雅學大費工力，虛僞而的然，能悅衆目，便於人事之用。世之知詩者難得，故雅學之門，可以羅雀，後鮮繼者；俗學之門，簫鼓如雷，衣鉢不絕。如晉、宋、齊、梁、元美，時同地近，霞川卻掃荒村，後之學其文者無幾；元美奔走天下，至今壽奠之作，猶溉餘膏。苟爲身計，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無奈醜人不能酤酒，有目者不能瞑而執杖取道耳。人欲應酬，俗學甚善；若欲見古先作者之意，非視俗學如糞穢之不可穢邇，不能見也。

又　以唐、明言之，唐詩爲雅，明詩爲俗。以古體、唐體言之，古體爲雅，唐體爲俗。以絕句、律詩言之，絕句爲雅，律詩爲俗。以五律、七律言之，五律猶雅，七律爲俗。以古律、唐律言之，古律猶雅，唐律爲俗。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上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胡然我念之，亦可懷也」，皆意藏篇中。杜子美「故國平居有所思」，上下七首，於此維繫，其源出此。俗筆必於篇終結鎖，不然則迎頭便喝。

葉燮《己畦集》卷九《汪秋原浪齋二集詩序》　自《三百篇》以溫厚和平之旨肇其端，其流遞變而遞降。溫厚流而爲激亢，和平流而爲刻削，過剛則有桀驁詰鞫之音，過柔則有靡曼浮豔之響，乃至爲寒、爲瘦、爲襲、爲貌，其流之變，厥有百千，然皆各得詩人之一體。而已。所以平奇、濃淡、巧拙、清濁，無不可爲詩，而無不可以爲雅。詩無一格，而雅亦無一格。惟不可涉於俗，俗則與雅爲對，其病淪於髓而不可救。去此病，乃可以言詩。

石濤《苦瓜和尚畫語録・脱俗章》　愚者與俗同譏，愚不蒙則智，俗不濺則清。俗因愚受，愚因蒙昧，故至人不能不達，不能不明。達則變，明則化。受事則無形，治形則無迹。運墨如已成，操筆如無爲。尺幅管天地山川萬物，而心淡若無者，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

王又華《古今詞論・張祖望詞論》　張祖望曰：詞雖小道，第一要辨雅俗，結搆天成。而中有豔語、雋語、奇語、豪語、苦語、擬語、沒要緊語，如巧匠運斤，毫無痕跡，方爲妙手。【略】此類甚多，略拈出一二。至如「密約偷期，把燈撲滅，巫山雲雨，好夢驚散」等，字面惡俗，不特見者欲嘔，亦且傷風敗俗，大雅君子所不道也。

先著、程洪撰胡念貽輯《詞潔輯評》卷三《滿江紅・毛开潑火初

收》滿江紅、沁園春，詞家相成以爲俗調，不宜復填。予謂有俗詞無俗調。若咏物寫景，非苦心人不辨，固當擇調。至於即事即地高會言情，使人入耳賞心，詞工足矣，雖俗調又何害焉。

田同之《西圃詩說》 詩尚新雅，然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尤其不易得者。

王概《學畫淺說・去俗》 筆墨間寧有穢氣，毋有滯氣。寧有霸氣，毋有市氣。滯則不生，市則多俗。俗尤不可侵染，去俗無他法，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升，市俗之氣下降。學者其愼旃。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一《統論上》 詩要溫雅，卻不可一晌偏墮窠臼，連筋骨都浸得酥軟，便不是眞溫雅矣。

詩要脫俗，須於學問之外，仍留天趣爲佳。如美桃熟至八分，微帶青脆甘酸，此爲上品。若至十月中旬，肉如爛醬，一味甜俗，不足當知味者品題矣。

又卷三《學詩初步》 造意是詩骨，故居第一。然意有雅俗、直婉、淺深、順逆、續斷之不同，何可不審？且如遊山看花，本是雅事，故作清態向人，便是俗；贈答衣冠，本是俗事，其中若有道義交情，眞摯不可沒處，亦何傷雅。又如刺則宜直，諷則宜婉，然終不如婉之妙。譬如清溪垂釣，雖淺亦足得魚；大海採珠，非深不能獲寶。續斷之妙，如睛絲裊樹，落花點水，正於零零碎碎中有全體一氣之妙。凡此數者，機到便應，若是先下安排，便不活不神。

又卷五《評論二・孟襄陽》 《戲贈主人》：『客醉眠未起，主人呼解醒。已言雞黍熟，復道甕頭清。』『甕頭清』本俗語，唐人用之，不礙高雅。

薛雪《一瓢詩話》 人知作詩避俗句，去俗字，不知去俗意尤爲要緊。

吳雷發《說詩菅蒯》 詩境貴幽，意貴閒冷，辭貴刻削。閒冷便悠永，刻削便古峭。若此者，皆善於避俗，善於避熟者也。且不但避俗與熟而已，即登峰造極，豈有加於此乎？

又 詩以山林氣爲上。若臺閣氣者，務使清新拔俗；不然，則格便低。前人早朝、應制諸詩，其拔俗者不過十之一二。大抵此等題極易入俗，雖有能者，無所施其技也。余幼時侍先君子，猶記《論詩》一節云：畫山水者宜竹籬茅舍，不宜朱閣華堂；宜布袍藜杖之老翁，不宜垂紳縰笏之朝貴；宜抱琴負囊之童子，披簑撥棹之野人，不宜輕裘駿馬之公子，及旗旆導前，騎卒擁後之從人。雖有好俗之人，不能使畫家頓易其轍。蓋山水有眞趣，俗自不能勝雅。以此推之，於詩則山林氣者爲貴矣。先君子所訓，洵是不易之言。

又 山谷謂俗不可醫。余謂好詩乃是俗人之藥。

鄒一桂《小山畫譜》卷下《雅俗》 筆之雅俗，本於性生，亦由於學習。生而俗者不可醫，習而俗者猶可救。俗眼不識，但以顏色鮮明。繁華富貴者爲妙，而強爲知識者，又以水墨爲雅，以脂粉爲俗。二者所見略同，不知畫固有濃脂豔粉而不傷於雅。淡墨數筆而無解於俗者。此中得失，可爲知者道耳。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 逢原詩學韓、孟，肌理亦粗，而吳鈔乃謂其高遠過於安石。大抵吳鈔不避粗獷，不分雅俗，不擇淺深耳。

又卷五 顧秀野《元百家詩》，體裁潔淨，勝於吳孟舉《宋詩鈔》遠矣，猶嫌未盡審別雅俗耳。如關係史事，及可備考證者，自不應概以文詞工拙相繩。若其言懷敍景之作，自當就各家各體，從其所長，而去其所短。一人有一人之菁華，豈必一例編載，陳陳相因哉？

徐增《而菴詩話》 詩言志。古人善詩者，皆不喜以故事填塞；若填塞則詞重而體不靈、氣不逸，必俗物也。本地風光，用之不盡。或有故事赴於筆下，即用之不見痕迹，方是作者。

又 詩乃人之行略，人高則詩亦高，人俗則詩亦俗，一字不可掩飾，見其詩如見其人。

方薰《山靜居論畫》 荆浩曰：吳生有筆無墨，項容有墨無筆。或曰：石分三面，即是筆，亦是墨。僕謂匠心渲染，用墨太工。雖得三面之石，非雅人能事。子久所謂甜邪俗賴是也。筆墨間尤須辨得雅俗。

又 士人畫多卷軸氣，人皆指筆墨生率者言之，不禁啞然。蓋古人所謂卷軸氣，不以寫意工緻論，在乎雅俗。不然，摩詰龍眠輩，皆無卷軸矣。

冒春榮《葚原詩說》卷一 詩中用字，本之書卷，出之胸臆，取之善則無病，否則爲累。大概詩家常用者，自然秀而隱，反是則笨而險；近體中常用者，自然雅而清，反是則俗而濁。世有喜新厭熟，務用艱澀字面者，固不可

與言詩矣。至於古詩字料，尤難入近體。六朝人競尚綺靡，專以他字替本字。自唐興律體，掃滌繁蕪，一軌大雅，學者所宜亟辨，惡可混用乎？

又 用字宜雅不宜俗，宜穩不宜險，宜秀不宜笨。一字之工，未足庇其全首；一字之病，便足累其通篇，下筆時最當斟酌。蓋近體與古詩不同，既以五言八句爲限，其體則方，其調則圓。

又卷二 詩欲高華，然不得以浮冒爲高華。詩欲沉鬱，然不得以晦澀爲沉鬱。詩欲雄壯，然不得以粗豪爲雄壯。詩欲沖淡，然不得以寡薄爲沖淡。詩欲奇矯，然不得以詭僻爲奇矯。詩欲典則，然不得以庸腐爲典則。詩欲蒼勁，然不得以老硬爲蒼勁。詩欲秀潤，然不得以嫩弱爲秀潤。詩欲飄逸，然不得以佻達爲飄逸。詩欲質厚，然不得以板滯爲質厚。詩欲精采，然不得以雕繪爲精采。詩欲清眞，然不得以鄙俚爲清眞。詩家雅俗之辨，盡於此矣。

延君壽《老生常談》 作詩當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有一題即有一種口頭套話。如送人，則有『驪歌』、『驛柳』、『惜別』、『分手』、『把杯』、『灑淚』等字。其他類此。此種字未嘗不許用，我有眞氣以帥之，則俗字化雅，粗字化細。言短音長，隨形賦物，學古人纔能操戈入室。

吳衡照《蓮子居詞話》卷一《詞貴雅正》 張玉田云：詞貴雅正，如周美成『最苦今宵，夢魂不到伊行。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晌留情』，所謂變導泊爲澆漓矣。雖哉是言。雅俗正變之殊，學者誠不可不辨。銷魂當此際，東坡所以致譏於少游也。

孫麟趾《詞逕・作詞十六字訣》 座中多市井之夫，語言面目，接之欲嘔，以其欠雅也。街談巷語，入文人之筆，便成絕妙文章。一句不雅，一字不雅，一韻不雅，皆足以累詞，故貴雅。

李佳《左庵詞話》卷上《詞以意趣爲主》 詞以意趣爲主，意趣不高不雅，雖字句工穎，無足尚也。意能迥不猶人最佳。東坡詞最有新意，白石詞最有雅意。

又卷下《詞宜諧宜雅》 詞貴音調鏗鏘，尤貴丰神蘊藉。不諧不可爲詞，不雅亦不可爲詞，固應曲子相公，方稱通品。

秦祖永《桐陰論畫》 看畫尤須辨得雅俗。有一種畫，雖工實俗，習氣最不可沾染。

陳僅《竹林答問》 問：露固不可，敢問何以得新？

繁處獨簡，簡處獨繁；平處忽聳，聳處忽平；合處能離，離處能合，此運局之新也。因小見大，因近見遠，因平見險，因易見難，因人見己，因景見情，此命意之新也。平字得奇，俗字得雅，樸字得工，熟字得生，常字得險，啞字得響，此鍊字之新也。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録序論》 周、柳、黃、晁，皆喜爲曲中俚語，山谷尤甚。此當時之輭平勾領，原非雅音。若託體近俳，而擇言尤雅，是名本色俊語，又不可抹煞矣。雅俗有辨，生死有辨，眞僞有辨，眞僞尤難辨。稼軒豪邁是眞，竹山便僞。碧山恬退是眞，姜、張皆僞。味在酸鹹之外，未易爲淺營人道也。詞筆不外順逆反正，尤妙在複在脫。複處無垂不縮，故脫處如望海上三山妙發。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 難者曰：『爲己自得，聖學也，學詩必要諸聖，不迂則僭。』曰：『知之。』曰：『知之則無疑予言之迂且僭也。夫所謂雅者，非第詞之雅馴而已；其作此詩之由，必脫棄勢利，而後謂之雅也。今種種鬬靡騁妍之詩，皆趨勢弋利之心所流露也。詞縱雅而心不雅矣，心不雅則詞亦不能掩矣。不雅由於爲人而不自得，然則子欲盡雅俗之界，舍爲己自得之說，又何從辨之？《三百篇》、漢人之詩，委巷婦孺，亦廁其中，彼豈嘗探討聖學者，特其詩不爲人而自得，故足傳誦耳。子於此求之，則知予非好作頭巾語矣。不審乎此，而震驚時俗之同然，依傍他人之門戶，無志無識，終於苟焉耳。何詩之可言！』

又 滄浪論詩，先去五俗。朱子亦曰：『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此入門第一義。白不盡俗。白如盡俗，何以不朽？俗蓋必朽者也。』

又卷一〇 然亦有駁而未醇處，如以中邊論詩，和聲合拍爲邊，蘊藉造意爲中，必爲中邊皆甜之蜜而後可。夫中邊皆甜，禪語也。禪味之宜甜不宜甜，吾不得而知，若詩味則惡甜而喜苦。密之云：『俗之爲病，至難免矣』。甜不入於俗乎？又謂『太白得古詩之奇放，專效之者，久則索然』。不知太白七古、樂府，時入奇放，若五古則一代雅音，幾復漢、魏，後人萬不可以不學，卽專學之亦無害也。可以『奇放』概之乎？此等於詩家關鍵，猶未盡開通也。

劉熙載《詩概》 善古詩必屬雅材。俗意、俗字、俗調苟犯其一，皆古

之棄也。

又　詩要避俗，更要避熟。剝去數層方下筆，庶不墮『熟』字界裏。

又《詞概・詞尚風流儒雅》　詞尚風流儒雅，以塵言爲儒雅，以綺語爲風流，此風流儒雅之所以亡也。

沈祥龍《論詞隨筆・詞須雅正》　宋人選詞，多以雅名，俗俚固非雅，即過於穠豔，亦與雅遠。雅者其意正大，其氣和平，其趣淵深也。

又《詞不宜俗》　白石詩云：『自製新詞韻最嬌』，嬌者如出水芙蓉，亭亭可愛也。徒以嫣媚爲嬌，則其韻近俗矣。試觀白石詞，何嘗有一語涉於嫣媚。

又《詞須有書卷氣》　詞不能堆垛書卷，以誇典博，然須有書卷之氣味。胸無書卷，襟懷必不高妙，意趣必不古雅，其詞非俗即腐，非粗即纖。故山谷稱東坡卜算子詞，非胸中有萬卷書，孰能至此。

馮煦《蒿庵詞話・論姜夔詞》　白石爲南渡一人，千秋論定，無俟揚搉。樂府指迷獨稱其暗香、疏影、揚州慢、一萼紅、琵琶仙、探春慢、淡黃柳等曲。詞品則以詠蟋蟀齊天樂一闋爲最勝。其實石帚所作，超脫蹊逕，天籟人力，兩臻絕頂，筆之所至，神韻俱到。非如樂笑、二窗輩，可以奇對警句，相與標目，又何事於諸調中強分軒輊也。野雲孤飛，去留無迹。彼讀姜詞者必欲求下手處，則先自俗處能雅，滑處能澀始。

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一二《南宋善養氣》　詞家講琢句而不講養氣，養氣至南宋善矣。白石和永，稼軒豪雅。然稼軒易見，而白石難知。史之於姜，有其和而無其永。劉之於辛，有其豪而無其雅。至後來之不善學姜、辛者，非懈則粗。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二《碧山雅正》　詞法莫密於清眞，詞理莫深於少游，詞筆莫超於白石，詞品莫高於碧山。皆聖於詞者。而少游時有俚語，清眞、白石，間亦不免。至碧山乃一歸雅正。後之爲詞者，首當服膺勿失。一切游詞濫語，自無從犯其筆端。

又《白石石湖仙》　白石石湖仙一闋，自是有感而作，詞亦超妙入神。惟『玉友金蕉，玉人金縷』八字，鄙俚纖俗，與通篇不類。正如賢人高士中，著一傖父，愈覺俗不可耐。

又卷六《遣詞貴典雅》　遣詞貴典雅。然亦有典雅之事，數見不鮮，亦宜愼用。如蓮子空房、人面桃花等字，久已習爲套語，不必再拾人唾餘。

又卷七《詞中最上乘》　人門之始，先辨雅俗。雅俗既分，歸諸忠厚。既得忠厚，再求沉鬱。沉鬱之中，運以頓挫，方是詞中最上乘。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　詞中求詞，不如詞外求詞。詞外求詞之道，一曰多讀書，二曰謹避俗。俗者，詞之賊也。

剛　柔

《晏子春秋》卷七《景公謂梁公撝與己知晏子諫》　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言、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劉勰《文心雕龍・定勢》　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各有司匠，雖無嚴郭，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並總羣勢，奇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隨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楯，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略】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

又《鎔裁》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斷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疣贅也。

殷璠《河嶽英靈集・集論》　論曰：昔伶倫造律，蓋爲文章之本也。是以氣因律而生，節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預於詞場，不可不知音律焉。孔聖刪詩，非代議所及。自漢、魏至於晉、宋，高唱者十有餘人；然觀其樂

府，猶有小失。齊、梁、陳、隋，下品實繁，專事拘忌，彌損厥道。夫能文者，匪謂四聲盡要流美，八病咸須避之，縱不拈綴，未爲深缺。卽『羅衣何飄飄，長裾隨風還』，雅調仍在，況其他句乎？故詞有剛柔，調有高下，但令詞與調合，首末相稱，中間不敗，便是知音。而沈生雖怪，曹、王曾無先覺，隱侯去之更遠。璠今所集，頗異諸家：既閑新聲，復曉古體。文質半取，風騷兩挾。言氣骨則建安爲傳，論宮商則太康不逮，將來秀士，無致深惑。

唐岱《繪事發微・筆法》 用筆之法，在乎心使腕運，要剛中帶柔，能收能放，不爲筆使。其筆須用中鋒。中鋒之說，非謂把筆端正也。鋒者筆尖之鋒芒。能用筆鋒，則落筆圓渾不板。否則純用筆根，或刻或偏，專以扁筆取力，便至妄生圭角。昔人云：用筆三病，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癡，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渾也。刻者，運筆中凝，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與物凝礙，不得流暢也。此千古不易之法。近有作畫，用退毫禿筆，謂之蒼老。不知非蒼老，是惡賴也。但能用筆鋒者，又要鍊筆。朝夕之間，明窗淨几，把筆拈弄，或畫枯枝夾葉。或畫坡腳石塊，如書家臨法帖相似。不時摹倣，樹石式樣，必使枝葉生動飄蕩，坡石磊落蒼秀，方可住手。此鍊筆之法也。學力到，心手相應。火候到，自無板刻結三病矣。用筆之要，余有說焉。存心要恭，落筆要鬆。存心不恭，則下筆散漫。格法不具，落筆不鬆，則無生動氣勢。以恭寫鬆，以鬆應恭，始得收放用筆之訣也。

袁枚《續詩品・用筆》 思苦而晦，絲不成繩。書多而壅，膏乃滅燈。焚香再拜，拜筆一枝。星月驅使，華岳奔馳。能剛能柔，忽斂忽縱。筆豈能然？惟悟所用。

姚鼐《惜抱軒文集》卷四《海愚詩鈔序》 吾嘗以謂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荀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爲文章之美。陰陽剛柔並行而不容偏廢，有其一端而絕亡其一，剛者至於僨強而拂戾，柔者至於頹廢而闇幽，則必無與於文者矣。然古君子稱爲文章之至，雖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無所偏優於其間，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協合以爲體，而時發奇出以爲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尙陽而下陰，伸剛而細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於溫深而徐婉。溫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難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夫古今爲詩人者多矣，爲詩而善者亦多矣，而卓然足稱爲雄才者，千餘年中數人焉耳。甚矣其得之難也。

又卷六《復魯絜非書》 雍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廖廓；其於人也，渺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尙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

施補華《峴傭說詩》 太白才逸，筆在剛柔之間，故亦能作五、七絕。

又 七絕亦切忌用剛筆，剛則不韻。卽邊塞之作，亦須斂剛於柔，使雄健之章，亦饒頓挫，乃不落粗豪。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三 七古以長短句爲最難，其伸縮長短，參差錯綜，本無一定之法。及其成篇，一歸自然，不啻天造地設，又若有定法焉。非天才神力，不能入妙。太白最長於此。後人學太白者，專務馳騁豪放，而不得其天然合拍之音節，與其豪放中別有清蒼俊逸之神氣，故貌似而實非也。凡作長短句，先須氣足意足，筆到興到，以全力舉之，而行所無事，爲第一義，不待言矣。至長短相間處，音節既貴自然，又貴清脆鏗鏘，可歌可誦。

個中自有眞訣，須相通篇之機神氣勢出之。凡三言、四言、五六言皆短句也，九言、十言、十餘言皆長句也。短以取勁，如短兵相接，徑欲其險，勢欲其緊。故用斂筆、抑筆、擒筆、斜筆，以收束筋骨，拍合節奏。而後局勢急，魄力遒，寓小陣於大陣中，氣彌精厲，法彌謹嚴也。長以取妍，局欲其寬，勢欲其壯。故用提筆、揚筆、縱筆及飛舞靈變之筆，以舒展筋絡，振盪局勢，作姿態而鼓氣機，掀波瀾以生變化。而後音節氣勢，如風馳雨驟，急管繁絃，湧洪濤疊浪於長江，出五花八門於方陣，神力以放而見奇肆，氣味由雄而入生辣，龍騰虎躍，莫可端倪也。一篇前後，奇正相生，長短相間，呼吸相應，斷續相聯。法極奇極變，而逾形完密；局極壯極濶，而倍覺精整。氣則鍊之又鍊，務使渾淪沈潛，隨筆勢之抑揚高下，參伍錯綜，無不曲折奔赴，洋溢蓬勃，如意所指。而大氣飛動之中，常伏有淵然寂然深靜淡定之道氣，隱爲之根，以鎭攝於神骨之間，駕馭於理法之內，俾之層出不竭。故往而能迴，雄而能清，厚而能靈，高而能渾，急而不促，暢而不剩，所謂剛柔相調也，所謂醇而後肆也。蓋以人聲合天地元音，幾於化工矣。此七古長短句之極則神功，李、杜二大家後，鮮有造詣及者。遺山時一問津，而未能純入此境，嗣後竟絕響矣。作七古者，未具絕人之才力學識，勿輕作長短句大篇也。

又卷四　詩人用筆，要提得空，放得下，轉得快，入得透，出得輕；又要能剛能柔，能大能小，能正能奇，能使死者生，能使斷者續，能使笨者靈，方盡用筆之妙。蓋以一筆作數筆用，又以數筆作一筆用也。此須如庖丁之用刀，游刃於虛，以無厚入有間，故迎刃而解，批卻導窾，官止神行，雖一日解十二牛，猶若新發於硎。精藝入神，非可盡以言傳。學者目擊道存，悟澈三昧，得用筆之妙於天，忘用筆之法於手。心之所至，筆亦至焉；心所不至，筆先至焉。筆中有筆，筆外亦有筆，卽無筆處無非筆，而有筆處反若無筆。如是則筆等神龍，足補造化，天不能限，人何能測乎！

馮煦《蒿庵詞話・論辛棄疾詞》　稼軒負高世之才，不可羈勒，能於唐宋諸大家外，別樹一幟。自茲以降，詞遂有門戶主奴之見。而才氣橫軼者，羣樂其豪縱而效之。乃至里俗浮囂之子，亦靡不推波助瀾，自託辛、劉，以屏蔽其陋，則非稼軒之咎，而不善學者之咎也。卽如集中所載水調歌頭長恨復長恨一闋，水龍吟昔時曾有佳人一闋，連綴古語，渾然天成，旣非東家所能效顰，而摸魚兒、西河、祝英臺近諸作，摧剛爲柔，纏綿悱惻，尤與粗獷一派，判若秦越。

巧拙（工拙）

陸機《陸士衡文集・文賦》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固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劉勰《文心雕龍・諸子》　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鴞鳥，非妄貶也。

又《鎔裁》　夫美錦製衣，修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爲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元作刹繁也。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爲『詮擬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誚擊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禮，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劉知幾《史通・敍事》　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粗非類。若《史記》之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可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爲助。故言媸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儁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恆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蓋亦難矣。

黃溍《唐黃御史公集》卷一《課虛責有賦》　乃使巧拙應機，虧全任器。考其始而始則無覩，驗其終而終則有自。物居恍惚，牢籠而俟以眞歸；

精匿杳冥，搜索而期乎實至。所謂擺揚恬澹，剖判虛空。冀其神貺，逮彼幽通。豈惟率爾邈然，散着於山川草木，風飛泉湧，爭軀於鳥獸昆蟲。

荆浩《山水訣》 夫山水，乃畫家十三科之首也。有山巒柯木水石雲煙泉崖溪岸之類，皆天地自然造化。勢有形格，有骨格，亦無定質。所以學者初入艱難，必要先知體用之理，方有規矩。其體者，乃描寫形勢骨格之法也。運於胸次，意在筆先，遠則取其勢，近則取其質。主立賓主，水泛往來。布山形，取巒向，分石脈，置路灣，模樹柯，安坡脚。山知曲折，巒要崔巍。石分三面，路看兩歧。溪澗隱顯，曲岸高低。山頭不得重犯，樹頭切莫兩齊。在乎落筆之際，務要不失形勢，方可進階，此畫體之訣也。其用者，乃明筆墨虛皴之法。筆使巧拙，墨用輕重。使筆不可反爲筆使，用墨不可反爲墨用。凡描枝柯、葦草、樓閣、舟車，運筆使巧。山石、坡崖、蒼林、老樹，運筆宜拙。雖巧不離乎形，固拙亦存乎質。遠則宜輕，近則宜重。濃墨莫可復用，淡墨必教重提。又古有云，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山無皴，遠水無痕，遠林無葉，遠樹無枝，遠人無目，遠閣無基。雖然定法，不可膠柱鼓瑟。要在量山察樹，忖馬度人。可謂不盡之法，學者宜熟味之。

張載《張子全書》卷一二《語録》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得變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果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有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子細必實。聖人之道，以言者尚其辭，辭不容易，只爲到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極有知長安子細者。

黄庭堅《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題意可詩後》 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眞；若以世眼觀，無眞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陳師道《後山詩話》 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共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黄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

又 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

晁補之《雞肋集》卷三三《題陶淵明詩後》 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斫砍之於美玉是已。然此猶在工拙精粗之間，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粗間求之。以比砍砍美玉不類。崇寧三年十月晦日晁補之題。

又卷三四《石遠叔集序》 文章視其一時風聲氣俗所爲，而巧拙則存乎人，亦其所養有薄厚。故激揚沈抑，或侈或廉，穠纖不同，各有態度，常隨其人。性情剛柔，靜躁辯訥，雖甚愛悦其致，不能以相傳。知此者，則古人已遠，若與之竝世而未之接，得其書讀焉，如對面語，以之逆其志，曰：此何如人也，此何如人也。無不可言者。

張耒《張右史文集》卷五八《答李推官書》 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詘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横斜反覆，自中節因；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況可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 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而不知拙語亦詩也。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而不知常語亦詩也。歐陽公詩專以快意爲主，蘇端明詩專以刻意爲工，李義山詩只知有金玉龍鳳，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惟杜子美則不然，在山林則山林，在廊廟則廊廟，遇巧則巧，遇拙則拙，遇奇則奇，遇俗則俗，或放或收，或新或舊，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無非詩者。故曰『吟多意有餘』，又曰『詩盡人間興』，誠哉是言。

劉辰翁《須溪集》卷六《辛稼軒詞序》 詞至東坡，傾瀉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豈與羣兒雌聲學語較工拙；然猶未至用經用史，牽《雅》、《頌》入鄭衛也。自辛稼軒前，用一語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軒橫豎爛熳，乃如禪宗棒喝，頭頭皆是；又如悲笳萬鼓，平生不平，事並扈酒，但覺賓主酣暢，談不暇顧。詞至此亦足矣。然陳同父效之，則與左太沖入蜀慍相似，亦無面而返。嗟乎，以稼軒爲坡公少子，豈不痛快靈傑可愛哉，而愁髻齲齒作折腰步者閣然笑之。《勅勒》之歌拙矣，『風吹草低』之句，與《大風》起語高下相應，知音者少。顧稼軒胸中今古，止用資爲詞，非不能詩，不事此耳。

葉適《水心先生文集》卷一二《徐斯遠文集序》 斯遠盡平生文，纔二十餘首，首輒精善，疑其親自料揀，應留者止此爾。徐觀筆墨輕重，以十一斂藏千百，雖鋪寫縱放，亦無怠惰剝落之態，逆流陡起，體勢各成，殆非料揀所能致也。詩險而肆，對面崖壑，咫尺千里，操捨自命，不限常律。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爲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廣莫，徒枵然從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鳴吻決，出豪芒之奇，可以運轉而無極也。故近歲學者，已復稍趨於唐而有獲焉。易若斯遠淹玩衆作，凌暴偃蹇，情瘦而意潤，貌枯而神澤，既能下陋唐人，方於宗派，斯又過之。

戴復古《石屏詩集》卷六《邵武太守王子文日與李賈、嚴羽共觀前輩一兩家詩及晚唐詩，因有論詩十絶，子文見之，謂無甚高論，亦可作詩家小學須知》 曾向吟邊問古人，詩家氣象貴雄渾。彫鎪太過傷於巧，朴拙惟宜怕近村。

包恢《敝帚稿略》卷二《答曾子華論詩》 其次則所謂未嘗爲詩，而不能不爲詩，亦顧其所遇如何耳！或遇感觸，或遇扣擊，而後詩出焉。如詩之變《風》、變《雅》，與後世詩之高者是矣。此蓋如草木本無聲，因有所觸而後鳴；金石本無聲，因有所擊而後鳴，非自鳴也。如草木無所觸而自發聲，則爲草木之妖矣；金石無所擊而發聲，則爲金石之妖矣。聞者或疑其爲鬼物，而掩耳奔避之不暇矣。世之爲詩者鮮不類此。蓋本無情而牽強以起其情，本無意而妄想以立其意；初非彼有所觸而此乘之，彼有所擊而此應之者，故言愈多而愈浮，詞愈工而愈拙，無以異於草木金石之妖聲矣。

又卷五《書侯體仁存拙稿後》 文字覷天巧，未聞取於拙也。今侯體仁之詩文，第見其巧，未見其拙，而乃獨以存拙名何哉？予觀聖賢矯周末文敝之過，故禮從野，智惡盤。野近於拙，盤窮於巧。禮智猶然，況詩文乎！嘗聞之曰：江左齊梁，競爭一韻一字之奇巧，不出月露風雲之形狀。至唐末則益多小巧，甚至於近鄙俚。迄於今，則弊尤極矣。體仁之存拙，豈非欲矯時弊乎！以今視古，不巧不拙無如淵明。知之者謂其寫胸中之巧，亦不足以稱之；不知者或謂其切於事情，但不文爾，是疑其拙也。此可與智者道，體仁當自知之。抑一言蔽處，又能思之，非巧非拙，得其正矣。此予迂說，然乎否耶？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〇《表弟方遇詩》 南昌徐君德夫爲方遇時父作詩評，其論甚高。蓋今之爲詩者尚語，而德夫尚志；尚巧，而德夫尚拙。矣(以)德夫之論，考時父之詩，往往意勝於語，拙多於巧。時父可謂善爲詩，而德夫可謂善評詩矣。抑余願有獻焉：世所以寶貴古器物者，非直以其古也。余嘗見人家藏盤匜鼎洗之屬，凡出於周漢以前者，其質甚輕，其範鑄極精，其款識極高簡，其模擬物象殆幾類神鬼所爲，此其所以爲貴也。苟質範無取，款識不合，徒取其風日剝裂，苔蘚模糊者而寶貴之，是土鼓瓦釜，得與清廟鐘鼓並陳也？時父勉之！使語意俱到，巧拙相參，它日必爲大作者，而不爲小家數矣。

嚴羽《滄浪詩話·詩評》 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處，有似拙而非拙處。

王若虛《滹南詩話》卷一 以巧爲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爲巧，所謂游戲者，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

方回《桐江集·趙賓陽詩集序》 《詩》之存於世者，三百五篇，聖人刪定垂世，爲六藝之一。使人觀之，而有所感發懲創，初不計其言語之工拙，與夫學問之淺深也。後世論詩，必以言語工拙論，而又必推其人學問淺深爲如何。然言論工者，未必學問深；而深於學問者，亦或拙於言語：此詩之所以難言也。

又 古之人雖閭巷子女風謠之作，亦出於天眞之自然。而今之人反是，惟恐夫詩之不深於學問也，則以道德性命，仁義禮智之說，排比而成詩，惟恐夫詩之不工於言語也，則以風雲月露草木禽魚之狀，補湊而成詩，以譁

世取寵，以矜己耀能。愈欲深而愈淺，愈欲工而愈拙。此其故何也？青霄之鳶非不高也，而志在腐鼠，雖欲爲鳳鳴得乎？是故詩也者，不可以勇力取，不可以智巧致。學問淺深，言語工拙，皆非所以論詩。

楊載《詩法家數・作詩準繩》 琢對要寧粗毋弱，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忌俗野。

李東陽《麓堂詩話》 詩太拙則近於文，太巧則近於詞。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詞也。

又 『巧遲不如拙速』，此但爲副急者道。若爲後世計，則惟工拙好惡是論，卷帙中豈復有遲速之迹可指摘哉？對客揮毫之作，固閉門覓句者之不若也。嘗有人言：『作詩不必忙，忙得一首後，剩有工夫，不過亦是作詩耳，更有何事？』此語最切。

徐禎卿《談藝録》 詩不能受瑕。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頓自絶殊。

楊慎《升菴詩話》卷四《江平不流》 杜詩『江平不肯流』，意求工而語反拙，所謂鑿混沌而畫蛇足，必夭性命而失卮酒也。不若李羣玉樂府云『人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也。又不若巴渝《竹枝詞》云：『大河水長漫悠悠，小河水長似箭流。』詞愈俗愈工，意愈淺愈深。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 《鶴林玉露》曰：『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成，工巧不足言矣。』若子美『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之類，語平意奇，何以言拙？劉禹錫《望夫石詩》：『望來已是幾千載，只是當年初望時。』陳後山謂『辭拙意工』是也。

又 長篇之法，如波濤初作，一層緊於一層。拙句不失大體，巧句最害正氣。

又卷四 作詩有相因之法，出於偶然。因所見而得句，轉其思而爲文。先作而後命題，乃筆下之權衡也。一夕，讀《道德經》：『大巧若拙。』『巧』『拙』二字，觸其心思，遂成《自拙歎》云：『出門何所營？蕭條掩柴荆。中除不灑掃，積雨蔓苔生。感時倚孤杖，屋角鳩正鳴。千拙養氣根，一巧喪心萌。巢由亦偶爾，焉知身後名？不盡太古色，天末青山横。』《漫書野語》云：『太古之氣渾而厚，中古之風純而朴。』夫因朴生文，因拙生巧，相因相生，以至今日。其大也無垠，其深也叵測，孰能返朴復拙，以全其眞，而老於一邱也邪？

顧凝遠《畫引・生拙》 畫求熟外生。然熟之後，不能復生矣。要之爛熟圓熟本自有別。若圓熟，則又能生也。工不如拙。然既工矣，不可復拙。惟不欲求工而自出新意，則雖拙亦工。雖工亦拙也。生與拙惟元人得之。

學者既已入門，便拘繩墨。惟吉人靜女，做書童稚，聊自抒其天趣，輒恐人見而稱說是非。雖一一未肖，實有名流所不能者。生也，拙也，彼云生拙，與入門更是不同。蓋畫之元氣苞孕未洩，可稱混沌初分，第一粉本也。

元人用筆生，用意拙，有深義焉。善藏其器，惟恐以畫名，不免於當世。惟松雪翁裒然冠冕，任意輝煌，與唐宋名家爭雄，不復有所顧慮耳。然則其仕也未免爲絶藝所累。

然則何取於生且拙？生則無斧氣，故文；拙則無作氣，故雅，所謂雅人深致也。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 近事毋俗，近情毋纖。拙不露態，巧不露痕。寧近無遠，寧朴無虛。有分格，有來委，有實境，一涉議論，便是鬼道。

又卷四 賈島『三月正當三十日』與顧況『野人自愛山中宿』同一法，以拙起，喚出巧意，結語俱堪諷詠。

又 詩格變自蘇黄，固也。黄意不滿蘇，直欲凌其上，然故不如蘇也。何者？愈巧愈拙，愈新愈陳，愈近愈遠。

又 子瞻多用事實，從老杜五言古排律中來。魯直用生拗句法，或拙或巧，從老杜歌行中來。介甫用生重字力於七言絶句及頷聯內，亦從老杜律中來。但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耳。骨格既定，宋詩亦不妨看。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 王西園爲吾郡先輩名流，蓋與錢鶴灘同時，酬唱甚有高韻。予得其日紀數冊，每遇書畫題詠，隨手記錄，如周密《煙雲過眼錄》之類。想見其人絶去俗事，山水畫亦老筆紛披，似啓南本色。此寫生四種，拙中有巧，非時史所能湊泊也。後有孫漢陽、周山人、宋居士，各爲寫生，似欲與爭席，恐非野老所堪。然古質今妍，各有獨詣，未可抹殺前人草創之力。予不工花草畫，以意定如此。

陸時雍《詩鏡總論》 古樂府多俚言，然韻甚趣甚。後人視之爲粗，然其深也叵測，孰能返朴復拙，以全其眞，而老於

古人出之自精，故大巧者若拙。

又　岑參好爲巧句，眞不足而巧濟之，以此知其深淺矣。故曰『大巧若拙』。

又　每事過求，則當前妙境，忽而不領。古人謂眼前景致，口頭言語，便是詩家體料。所貴於能詩者，祇善言之耳。總一事也，而巧者繪情，拙者索相。總一言也，而能者動聽，不能者忤聞，初非別求一道以當之也。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四七《書瞿有仲詩卷》　余常謂論詩者不當趣論其詩之妍媸巧拙，而先論其有詩無詩。所謂有詩者，惟其志意偪塞，才力憤盈，如風之怒於土囊，如水之壅於息壤，傍魄結轖不能自喻，然後發作而爲詩。凡天地之內恢詭譎怪，身世之間交互緯繣，千容萬狀，皆用以資爲狀，夫然後謂之有詩。夫然後可以吐其宮商，辨其聲病，而指陳其高下得失。如其不然，其中枵然無所以，而極其掃搪揉撚之力以自命爲詩，剪綵不可以爲花也，刻楮不可以爲葉也。其或矯厲矜氣，寄托感憤，不疾而呻，不哀而悲，皆象物也，皆餘氣也，則終謂之無詩而已矣。

閻爾梅《白耷山人集》文卷上《泊水齋詩序》　太宰張蒼山先生，以能詩聞於陽城，當時翕然宗之。余讀其所爲《泊水齋全集》，寧樸毋穢，寧拙毋巧，貴盛無淫艷之習，林泉無夸誕之語，居官無容容之誚，謫戍無戚戚之音，難進易退，生死不移，皆於經營慘澹處見之。雖前後著紀，不無疏密，要亦年之衰壯，遇之治亂不同，而功力性情因之以異。鼎彝璠璵，正於缺蝕瑕瑜，徵先代之法物，後人未可輕爲褒刺也。夫君子以清修稽古之品，積而爲光明俊偉之氣。氣充於中，而采符於外，悲歌諷詠，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苟非其人，必將有言與心違之病，瓦缶而貌鍾呂，恐無當於伶倫之一拊也。

賀貽孫《詩筏》　陳無己云：『寧樸毋華，寧拙毋巧，寧粗毋弱，寧僻毋俗。』嚴儀卿亦有是語。然余謂樸實勝華，拙實勝巧，粗實勝弱，僻實勝俗。樸拙粗僻，非大家不能用。每見後人有意爲樸，反不如華；有意爲拙，反不如巧；有意爲粗，反不如弱；有意爲僻，反不如俗。大抵以自然者爲勝，如美人亂頭粗服俱好，不可遂以亂頭粗服爲美人也。

又　忠孝之詩，不必問工拙也。如陸放翁晚年作詩與兒云：『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蓋傷南宋不能復汴也。及宋亡後，林景熙等收宋帝遺骨埋之，樹以冬青。景熙乃題一絕於放翁詩後云：『青山一髮愁濛濛，干戈況滿天南東。來孫卻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二詩率意直書，悲壯沈痛，孤忠至性，可泣鬼神，何得以宋、元減價耶？

吳偉業《梅村家藏藁》卷五四《與宋尚木論詩書》　偉業頓首尚木兄足下。捧讀來問，極論作詩之法，上溯四始，旁究六代，貫穿三唐，搜揚二季，追國初之元音，還盛明乎大雅，其於詩也，可謂美且備矣。弟何人斯，敢置一喙耶？弟材力蹇薄，於此道未有證入，自陳、李云亡，知交寥落，君家兄弟謬愛，遂使弟受過差之譚。要之古人不能庶幾萬一。夫詩之工拙，弟自知之，恨其學之未能，方欲捐棄筆墨，屏蹟乎深山無人之境，原本造化，窮極物理，以幾幸其一得。又安能以應酬涉獵申紙搦管之言遽爲知己告哉？雖然，當今作者固不乏人，而獨於論詩一道攻訐門戶，排詆異同，壞人心而亂風俗，不能不爲足下一言之。

黃宗羲《黃梨洲文集》序類《張心友詩序》　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宋之長鋪廣引盤摺生語，有若天設，號爲豫章宗派者，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其所謂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隻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故永嘉言唐詩廢久，近世學者已復稍趨於唐；滄浪論唐，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地負無與。至有明北地摹擬少陵之鋪寫縱放，以是爲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亡矣。是故永嘉之清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工力深淺之不同，而概以宋詩抹摋之，可乎？

李漁《笠翁一家言全集・一家言釋義》　《一家言》維何？余生平所爲詩文及雜著也。近代名人著述，皆以集名，乃余獨異其辭者維何？曰：凡余所爲詩文雜著，未經繩墨，不中體裁，上不取法於古，中不求肖於今，下不覬傳於後，不過自爲一家，云所欲云而止，如侯蟲宵犬，有觸即鳴，非有摹倣希冀於其中也。摹倣則必求工，希冀之念一生，勢必千妍萬態以求免於拙。竊慮工多拙少之後，盡喪其爲我矣。蟲之驚秋，犬之遇警，斯何時也？而能擇聲以發乎？如能擇聲以發，則可不吠不鳴矣。

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三偷》　詩有同出一意而工拙自分者。如戎昱《寄湖南張郎中》曰：『寒江近戶漫流聲，竹影當窗亂月明。歸夢不知湖

水闊，夜來還到洛陽城。』與武元衡『春風一夜吹鄉夢，又逐春風到洛城』，願況『故園此去千餘里，春夢猶能夜夜歸』同意，而戎語爲勝，以『不知湖水闊』五字，有搔頭弄姿之態也。然皆本於岑參『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至方干『昨日草枯今日青，羈人又動故鄉情。夜來有夢登歸路，不到桐廬已及明』。則又竿頭進步，妙於奪胎。

宋徽璧《抱真堂詩話》 任彥昇《哭范僕射》詩三押『情』字，沈休文《鍾山》詩用二『足』字，迥二義。文通《雜擬左記室》詩用二『門』字，郭泰機《貽傅咸》詩連用二『況復』字，俱是實景而工拙自分。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 至盛唐以後，始有即物達情之作，『自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貼切櫻桃，而句皆有意，所謂『正在阿堵中』也。『黃鶯弄不足，含入未央宮』，斷不可移咏梅、桃、李、杏，而超然玄遠，如九轉還丹，仙胎自孕矣。宋人於此茫然，愈工愈拙，非但『認桃無綠葉，道杏有青枝』爲可姍笑已也。嗣是作者益趨匠畫，里耳喧傳，非俗不賞。

毛先舒《詩辯坻》卷四《學詩徑録》 詩有十似：激戾似遒，凌兢似壯，鋪綴似麗，佻巧似雋，底滯似穩，枯瘠似蒼，方鈍似老，拙擇似古，艱棘似奇，斷碎似變。

又《竟陵詩解駁議》 譚云：『康樂靈心秀質，吐翕山川，然必刪去《過始寧墅》、《登石門》、《入華子岡》、《入彭蠡湖口》諸作，乃爲眞靈運。』案此故欲與《文選》、《詩刪》諸書相反耳。且如《詩歸》所賞，『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何如『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若『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何如『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若『清旦索幽異，放舟越坰郊』，何如『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若『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何如『徒作千里曲，弦絕念彌敦』。同一賦景寫情，工拙自睹，何必斷斷去此取彼耶？

又 古人工處須學，拙處亦不必盡避，乃成大家。鍾、譚只欲避板避恒，用意良苦，落於編識。

計東《改亭文集》卷一二《答諸弟子論詩》 詩之工拙，窮於一字，疵累甚易，安妥甚難。逐逐朋從之中，求一直諒者，百無一焉。幸而遇之，如惡聞其過，則其人可知，不必更言詩矣。以太白之天才，而全集中七律不過三四首。才有所長，亦有所短。自知所短，棄而不爲；自知所長，務盡其妙。

葉燮《己畦集》卷八《南遊集序》 詩文一道，在儒者爲末務。詩以適性情，文以辭達意，如是已矣，初未嘗爭工拙於尺寸銖兩間。故論者未可以詩文之工拙，而定其人之品；亦未可以其人之品，而定其詩文之工拙也。然余歷觀古今數千百年來所傳之詩與文，與其人未有不同出於一者，得其一，即可以知其二矣。即以詩論：觀李青蓮之詩，而其人之胸懷曠達，出塵之概，不爽如是也。觀杜少陵之詩，而其人之忠愛悲憫，一飯不忘，不爽如是也。其他鉅者，如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諸人，無不文如其詩，詩如其文，詩與文如其人。蓋是其人，斯能爲其言；爲其言，斯能有其品。人品之差等不同，而詩文之差等即在可握券取也。近代間有鉅子，詩文與人判然爲二者，又嘗操此以稱詩與文，誦其詩與文，及驗其人其品，無不合也。信乎！詩文一道，根乎性而發爲言，本諸內者表乎外，不可以矯飾，而工與拙亦因之見矣。

又《原詩》卷四《外篇下》 又嘗謂漢、魏詩不可論工拙，其工處乃在拙，其拙處乃見工，當以觀商、周尊彝之法觀之。六朝之詩，工居十六七，拙居十三四，工處見長，拙處見短。唐詩諸大家、名家，始可言工；若拙者則竟全拙，不堪寓目。宋詩在工拙之外，其工處固有意求工，拙處亦有意爲拙，若以工拙上下之，宋人不受也。此古今詩工拙之分劑也。

惲正叔《南田論畫》 瀟散歷落，荒荒寂寂。有此山川，無此筆墨。運斥非巧，規矩獨拙。非曰讓能，聊行吾逸。

王士禎、張篤慶、張實居答郎廷槐問《師友詩傳録》 問：『詩自李、杜以來，陵夷濫觴，作者務雕刻雪月，以趨佻巧。或侈衒奇詭，以新聞見。有拘實忘雄，有飾詞遺旨。潤色愈工，其實愈失。儷偶詞句，以枝對葉。在彼平日，亦知高談漢、魏。及自出手筆，大率類此，其故何歟？』

阮亭答：『詩之陵夷者，其流波之頹乎！詩之濫觴者，其溝發之原乎！不有始也，孰導其初？不有終也，孰持其後？天道由質而趨文，人道由約而趨盈，詩道由雅而趨靡。詩之變也，其世變爲之乎？宋人雕刻玉葉，郢人運斤成風，始非不善也，自拙工爲之，鮮不斲樸而傷指者矣？故陸機之《文賦》，劉勰之《文心雕龍》，言非不工也。而試取平原之詩賦，與彥和之文筆，平心讀之，能實其言者蓋寡。固知連篇累牘，皆無益之風雲；積案盈箱，盡無情之月露。則是顏光祿之『鏤金錯彩』，誠不如謝客兒之『初日芙蓉』也。彼妃青媲白，既無當於陳詞；錄忘遺眞，祇遺譏於作者。豈不信夫？』

又 問：『昔人云：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象，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實，唯達於詩者能之。敢問何謂工，何謂達？幸先生明以教之。』

阮亭答：『詩未有不能達而能工者，故唯達者能工。達也者，「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則無不達矣；工也者，陸士衡有云：「罄澄心以凝思，渺萬慮而爲言。」「叩寂寞而求音，或含毫而渺然。」則無不工矣。不然，昧於詩之正變，而徒掇拾古今諸家之片詞隻語，描頭畫角，搔首弄姿，是「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惡乎達？惡乎工？』

田同之《西圃詩說》 李賀《新筍》詩：『斫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人見？月露煙啼千萬枝。』汗青寫《楚辭》，既是奇事，『膩香春粉』，形容竹尤妙，但結句以情恨詠竹，似覺不類。故不若陸龜蒙《詠白蓮》詩：『素藕多蒙別豔欺，此花端合在瑤池。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可爲白蓮傳神也。雖第三句相同，實非蹈襲，蓋着題不得避耳。勝棋所用，敗棋之着也；良庖所宰，族庖之刀也，而工拙則相遠矣。

方世舉《蘭叢詩話》 五七絕句，唐亦多變。李青蓮、王龍標尚矣，杜獨變巧而爲拙，變俊而爲傖，後惟孟郊法之。然傖中之俊，拙中之巧，亦非王、李輩所有。元、白清宛，賓客同之，小杜飄蕭，義山刻至，皆自闢一宗。李賀又闢一宗。惟義山用力過深，似以律爲絕，不能學，亦不必學。退之又創新，然而啓宋矣。宋七絕多有獨勝，王新城《池北偶談》略采之，又由東坡開導也。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詩家熟後求生，密後求疎，巧後求拙。蓋詩之熟者、密者、巧者，終帶傖氣，非絕詣也。雖然，寧獨詩哉！

又《龍性堂詩話續集》 于鱗『萬里銀河接御溝』，舊稿『何處還逢玉樹留』。茂秦『庭草驚秋白露垂』，舊稿『玉露初驚沾草重』。二首起句改得工拙迥異，詩不厭改，拙速巧遲，詎不然耶？

又 詩家巧易而拙難，中晚今體不及初盛，只不能拙，唐人古體不及漢、魏，亦只不能拙。董玄宰評黃庭堅書云：『凡書要拙多於巧。』詩可知矣。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 曰：孔子謂詩可以言，是能言莫若詩，巧何列於三也？曰：孔子所謂能言，盡乎詩之道矣。凡詩無拙言之者也，吾所謂巧，爲好奇立異言之，非古人所謂巧也。好奇而不詭於正，立異而不入於邪，是亦用意以自樹者，若東野、長吉、義山是也。今或尚巧而流於誕，則失之矣；此六義所不入也。

又 次韻一道，唐代極盛時，殊未及之。至元、白、皮、陸始因難見巧，雖亦多勉強湊合處。宋則眉山最擅其能，至有七古長篇押至數十韻者，特以示才氣過人可耳。若李、杜二公當此，縱才氣綽能爲之，亦不屑以百萬銳師，置之無用之地。蓋次韻隨人起倒，其遣詞運意，終非一一自然，較平時自出機軸者，工拙正自判然也。近世胸中元未有詩，藉以藏拙，故離卻次韻，不復能爲倡和。

又 作詩從形跡處求工，便是巧匠鐫雕，美人梳掠，決非一塊生氣浩然從肝腑流出。

吳雷發《說詩菅蒯》 咏物詩要不即不離，工細中須具縹緲之致。若今人所謂必不可不寓意者，無論其爲老生常談，試問古人以咏物見稱者，如鄭鷓鴣、謝蝴蝶、高梅花、袁白燕諸人，彼其詩中寓意何處，君輩能一一言之否？夫詩豈不貴寓意乎？但以爲偶然寄託則可，如必以此意強入詩中，詩豈肯爲俗子所驅遣哉？總之：詩須論其工拙，若寓意與否，不必屑屑計較也。大塊中景物何限，會心之際，偶爾觸目成吟，自有靈機異趣。倘必拘以寓意之說，是錮人聰明矣。此其說在今一唱百和，遂奉爲科律。吾謂巧者用之，則有益無害；拙者守之，愈甚其拙而已。近見咏物詩，時時欲以自命不凡之意寓乎其中。且無論其詩之工拙，即其爲人，腥穢之氣，已使人難近；縱詩中作大話，誰則信之？又其甚者，必以己之境遇強入詩中，塵容俗狀，令人欲嘔。論詩者，或以二者皆能寓意而取之耶？

黃子雲《野鴻詩的》 趨巧路者材識淺，走拙途者膽力大。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七《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嘗謂詩有工拙而無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即《三百篇》中，頗有未工不必學者，不徒漢、晉、唐、宋也；今人詩有極工極宜學者，亦不徒漢、晉、唐、宋也。然格律莫備於古，學者宗師，自有淵源。至於性情遭際，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襲之，畏古人而拘之也。今之鶯花，豈古之鶯花乎？然而不得謂今無鶯花也。今之絲竹，豈古之絲竹乎？然而不得謂今無絲竹也。天籟一日不斷，則人籟一日不絕。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樂即詩也。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

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則不足以爲唐，不足以爲宋也。子孫之貌，莫不本於祖父，然變而美者有之，變而醜者有之，若必禁其不變，則雖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許唐人之變漢、魏，而獨不許宋人之變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變其詩，與宋人無與乎？初、盛一變，中、晚再變，至皮、陸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風會所趨，聰明所極，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嘗謂變堯、舜者，湯、武也；然學唐詩者，莫善於宋、元也；然學唐詩者，莫不善於明七子。何也？當變而不變，其相傳者心也；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也。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

又《續詩品・藏拙》　因謇徐言，因跛緩步。善藏其拙，巧乃益露。右師取敗，敵必當王。霍王無短，是以無長。

黄鉞《二十四畫品・樸拙》　大巧若拙，歸樸返眞。草衣卉服，如三代人。相遇殊野，相言彌親。寓顯於晦，寄心於身。譬彼冬嚴，乃和於春。知雄守雌，聚精會神。

方薰《山静居論畫》　畫松杉檜柏，立勢大約相類，枝皮用筆不同耳。涉筆須要有拙處，有巧處。若一味屈曲，蟠旋取勢，便入俗格。當思巧以取奇，拙以入古。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九《與胡雒君論文》　嘗論詩文有得而能自成家，古人不皆兼擅長也。第專工文者，不能不作韻語，碑銘傳贊之類是也，其不能詩者，韻語率多簡質古直，不失古人銘金勒石之意而已；專工詩者，不能不作散語，題贈小序、景物注記之類是也，其不能文者，散語率多古拙疏樸，間或不免冗碎險澁而已。文人不能詩而韻語不失體要，文能兼詩故也；詩人不能文而散語或至蕪累，詩不能兼文故也。然既爲眞詩人矣，才雖短於屬文，心必通乎文理，故其散語佳者淳雅不讓古人，即其病而或至蕪累，則寧樸無華，寧野無市，寧拙無俗，故辭雖不工而自饒古趣。古之詩人不工文者更僕難數，大要不出此也。

李沂《秋星閣詩話・八字訣》　學詩有八字訣，曰：多讀多講多作多改而已。蓋作詩先問是非，後分工拙。初學須日課一首，或間日課一首。勤作則心專徑熟，漸開門路；否則勉強支吾，終篇爲幸，未可云是，遑論工拙乎？然非多讀古人之詩即多作亦無用，譬無源之水，立見其涸矣。

費錫璜《漢詩總説》　漢人詩未有無所爲而作者，如《垓下歌》、《春歌》、《幽歌》、《悲愁歌》、《白頭吟》，皆到發憤處爲詩，所以成絶調；亦不論其詞之工拙，而自足感人。後人絶命多不工，何也？只爲殺身成仁等語誤耳。

閻名《静居緒言》　大曆間詩，風格又變，近體則徵聲選色，古詩則片甲一鱗，拙以冗長，巧於用短。長慶以還，白傅之老嫗可解，饒有風思；元相之才子忝名，幾成溷濫。

延君壽《老生常談》　作詩先要能下死工夫，如甘茂謂城不下當以宜陽之郭爲墓，示必死也。工部之「語不驚人死不休」可證。當以氣爲主，雷掣電轟，不及掩耳。人稱石曼卿詩如飢鷹乍歸，迅速不可言。東坡之「筆所未到氣已吞」可證。臨時還須審視巧拙，然後落筆，一發則中其要害。昌黎之「盤馬彎弓惜不發」可證。脱稿後又當細細推敲，隔日再視，隔數日、隔年餘再視，事過情遷，閒之尚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是一團精誠之氣，結於紙上，便永遠不可磨滅。訂全集時，當虚心與朋友商其去取，妙能割愛。工部之「晚節漸於詩律細」可證。歷觀古人所云，此是何等鄭重事，可輕心掉弄？如只是掠影浮光，天下何者不可爲，必要作詩。

又　大凡好大喜多，皆是一病。工部有一百韻長律，元、白亦有之，後人讀之已少。竹垞亦有《風懷二百韻》、《鴛湖櫂歌一百首》，近人亦多有作絶句百篇、長律一二百韻者，出以託人，其實工少拙多。又好學宋人，疊韻不休，皆不關係人之能詩不能詩。余四十歲以後，方有疊韻詩，偶爲之，非所好也。疊韻詩有極難押之韻，苦思幽索，忽能押得倒，亦自可喜，不必以此矜長耳。亦有作慣用韻詩，反不能自成一首，更不成事。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總論》　詩有五不可失：麗不可失之豔，新不可失之巧，淡不可失之枯，壯不可失之粗豪，奇不可失之穿鑿。

方南堂《輶軒瑣録》　詩有語意相同而工拙大相遠者，如賈長江「走月逆行雲」，亦可爲形容刻劃之至矣。試與韋蘇州「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較之，眞不堪與之作奴。

施補華《峴傭説詩》　《八哀》詩洋洋大篇，然中多拙滯之語，蓋極意經營而失之者也。「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刻意求工，必至拙矣。

又 作五言古，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生毋熟，次山《篋中集》實得此意。

崔述《崔東壁遺書・知非集自序》 然自宋、元以前，雖有高下巧拙之殊，要皆自寫其意，自琢其詞。自明前後七子出，始揣摩唐人之音響以爲詩，；鐘、譚、錢、吳、王、朱之倫相繼而起，其體迭相改易，論亦迭相訾毀，要其大旨皆不出於剿竊、依倣以求工於語言，；於是詩爲假設僞造之言，無涉於我，而詩又一變，而詩幾於亡矣。

舒位《瓶水齋詩集》卷一七《答孟楷論詩三首》 山川亘萬里，跋涉固宜焉。花鳥自一時，留連亦偶然。苟非卷軸氣，不結文字緣。格律有獨尚，宗派或屢遷。唐詩沿六朝，宋詩出唐賢。藝雖異工拙，學豈乏根源。私造絕妙辭，飄忽稱游仙。慣作不了語，虛空託逃禪。艱深文淺陋，鄭氏所不箋。神奇化臭腐，莊子所不詮。此詩可不作，此作必不傳。煙墨受搖襞，脈脈無能言。

秦祖永《桐陰論畫》 筆要巧拙互用。巧則靈變，拙則渾古。合而參之，落筆自無輕佻涸濁之病矣。構局須靜對紙素，胸中先定一章法，始能意在筆先，然後隨意布置，游行自在。當疎者疎，當密者密，從四邊照顧而成，必能脫去町畦，超然塵外。耕煙散人云：以元人筆墨，運宋人邱壑，澤以唐人氣韻，乃爲大成，眞有上下千年，縱橫萬里之識。學者尤當默契其旨。

潘德輿《養一齋集》卷一八《姚梅伯詩序》 詩非佗，吾之言語云爾，有是非，無工拙也。而由唐、宋迄今，詩集日多，序詩者亦日多，皆竭力求工於詩，而序之者亦力稱其工也。今將與人游乎高山巨海之上，問人曰：『山之雲、海之波，有工拙乎？』其人必笑。今夫人之有詩，猶山雲海波也，而求工則何也？夫較人於山海，其渺小甚矣，然性質之高偉廣大，可以什伯倍於山海，而其次則猶可以爲山海，而人特未之知也。然則詩之是非安辨？辨於人之是山海非山海也云爾。其是山海也，則其言語爲大波大雲矣；其非也，則終身局局於一波一雲，而猶非其眞也。

四明姚燮梅伯與余交數年，其性質渾樸，動於天而不參以人。爲其人，殆可以學山海者也。乙未夏，以詩集示余。戊戌春，遇之都下，復觀其近作，謂之曰：子之詩近矣，不求工矣。夫詩有百病，而莫病於求工，何也？求工則必非山海可知也。梅伯遂屬余序。余笑曰：余之序不能極稱子之工，而轉以子之不求工爲進，子能甘之，子之詩將必不工矣；子能甘終身之詩不工，子之詩乃眞進，而子之人其可以爲山海無疑矣。梅伯曰：有是哉！請緝其言，以要諸異日。

又《養一齋詩話》卷一 『詩無工拙』，朱子言之矣。蓋有工拙，乃詩之衰也。三代兩漢之世，人唯無作，作則未有不工者，性情學問，陶冶深矣。故善讀書者無不能，而能者亦不必作，作亦不以之自喜。自有工拙，而作者愈盛，詩亦愈衰。嗚呼！人才之不逮古，悉由於此，豈獨詩之衰也！

又卷二 李華《弔古戰場文》云：『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悄悄心目，寤寐見之。』六語委曲深痛，文家眞境，萬不可移減一字者。魏泰則云：『陳陶詩，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愈工於前。』此以繁簡爲工拙者也。陳詩誠緊煉，然豈能謂李文之不逮哉！文章各有境界，宜繁而繁，宜簡而簡，乃各得之。推簡者爲工，則減字法成不刊典，而文章之妙晦而不出矣。王右丞『黃雲斷春色』，郎士元『春色臨關盡，黃雲出塞多』，一語化作兩語，何害爲佳！必謂王係盛唐，能以簡勝，此矮人之觀也。然李西涯猶謂『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不如『千崖秋氣高』，『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不如『春入燒痕青』，則爲簡字訣所誤者亦多矣。

又 王若虛云：『以巧爲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使人不厭。惟甚巧者，乃能就拙爲巧。』此眞篤論。

又卷九 昌黎《贈東野》云：『文字覷天巧。』此『巧』字講得最精，蓋作人之道，貴拙不貴巧，作文亦然。然至於『天巧』，則大巧若拙，非後世之所謂巧也。孟子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巧從心悟，非洞澈天機者不足語此。若以安排而得，則昌黎所云『規摹雖巧何足誇，景趣不遠眞可惜』也。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孔子曰：『過猶不及。』又曰：『中庸不可能也。』《尚書》亦曰：『允執厥中。』釋氏鍊妙明心，歸於一乘妙法；道家九轉功成，內結聖胎，同是一『中』字至理。蓋超凡入聖，自有此神化境界。詩家造詣，何獨不然！人力既盡，天工合符，所作之詩，自然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從心所欲，縱筆所之，無不水到渠成，若天造地設，一定而不可易矣。此方是得心應手之技，故出人意外者，仍在人意中也。若夫不及者，固

不足道，即過者，其病亦歷歷可指。是以太奇則凡，太巧則纖，太刻則拙，太新則庸，太濃則俗，太切則卑，太清則薄，太深則晦，太高則枯，太厚則滯，太雄則粗，太快則剽，太放則冗，太收則蹙，皆詩家大病也，學者不可不知。必造到適中之境，恰好地步，始無遺憾也。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美成玉樓春》 美成詞，有似拙實工者。玉樓春結句云：『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黏地絮。』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不能已。呆作兩譬，別饒姿態，卻不病其板，不病其纖，此中消息難言。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 作詞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諸賢不可及處在是。

又卷五 《憑西閣詞》篇幅增於射山，而風格差遜。射山閒涉側豔，洎乎晚節，夐然河嶽日星，烏可以詞定人耶？其《小桃紅》歌拍云：『終躊躇、生怕有人猜，且尋常相看。』因憶國初人詞有云：『丁寧切莫露輕狂。眞個相憐儂自解，妒眼須防。』此不可與陸詞並論。詞忌做，尤忌做得太過。巧不如拙，尖不如禿，陸無巧與尖之失。

又 三六問哀感頑豔，『頑』字云何詮？釋曰：『拙不可及，融重與大於拙之中，鬱勃久之，有不得已者出乎其中而不自知，乃至不可解，其殆庶幾乎。猶有一言蔽之：若赤子之笑唬然，看似至易，而實至難者也。』

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詩詞工拙》 《滄浪》、《鳳兮》二歌，已開楚辭體格。然楚辭之最工者，推屈原、宋玉，而後此之王褒、劉向之詞不與焉。五古之最工者，實推阮嗣宗、左太沖、郭景純、陶淵明，而前此曹、劉，後此陳子昂、李太白不與焉。詞之最工者，實推後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後此南宋諸公不與焉。

虛實

張載《張子全書》卷五《經學理窟・氣質》 道要平曠中求其是，虛中求出實，而又（轉）〔博〕之以文，則彌堅轉誠。不得文無由行得誠。文亦有時，有庸敬，有斯須之敬，皆歸於是而已。存心之始，須明知天德；天德即是虛，虛上更有何說也！

楊萬里《誠齋詩話》 詩有實字而善用之者，以實爲虛。杜云：『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老』字蓋用『趙充國請行，上老之』。有用文語爲詩句者，尤工。杜云：『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蓋用如『六五帝，三王』。

姜夔《白石道人詩說》 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切，說事要圓活，說景要微妙。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

范晞文《對牀夜語》卷三 周伯弱選唐人家法，以四實爲第一格，四虛次之，虛實相半又次之。其說『四實』，謂中四句皆景物而實也。於華麗典重之間有雍容寬厚之態，此其妙也。昧者爲之，則堆積窒塞，而寡於意味矣。是編一出，不爲無補後學，有識高見卓不爲時習熏染者，往往於此解悟。間有過於實而句未飛健者，得以起或者窒塞之譏。然刻鵠不成尙類鶩，豈不勝於空疏輕薄之爲，使稍加探討，何患不古人之我同也。

又 『四虛』序云：不以虛爲虛，而以實爲虛，化景物爲情思，從首至尾，自然如行雲流水，此其難也。否則偏於枯瘠，流於輕俗，而不足採矣。姑舉其所選一二云：『嶺猿同旦暮，江柳共風烟。』又：『猿聲知後夜，花發見流年。』若猿，若柳，若花，若旦暮，若風烟，若夜，若年，皆景物也。化而虛之者一字耳，此所以次於四實也。

又 七言律詩極不易，唐人以詩名家者，集中十僅一二，且未見其可傳。蓋語長氣短者易流於卑，而事實意虛者又幾乎塞。用物而不爲物所贅，寫情而不爲情所牽，李杜之後，當學者許渾而已。

楊載《詩法家數・總論》 詩結尤難，無好結句，可見其人終無成也。詩中用事，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易，說意要圓活，說景要微妙。識人不可露，使人不覺。

又《絕句》 絕句之法，要婉曲回環，刪蕪就簡，句絕而意不絕，多以第三句爲主，而第四句發之。有實接，有虛接，有承接之間，開與合相關，反與正相依，順與逆相應，一呼一吸，宮商自諧。大抵起承二句固難，然不過平直敍起爲佳，從容承之爲是。至如宛轉變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於此轉變得好，則第四句如順流之舟矣。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　律詩重在對偶，妙在虛實。子美多用實字，高適多用虛字。惟虛字極難，不善學者失之。實字多則意簡而句健，虛字多則意繁而句弱。趙子昂所謂兩聯宜實是也。

又　李西涯曰：『詩用實字易，用虛字難。盛唐人善用虛字，開合呼應，悠揚委曲，皆在於此。用之不善，則柔弱緩散，不復可振。』夏正夫謂涯翁善用虛字，若『萬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風日幾重陽』是也。西涯虛實，以字言之；子昂虛實，以句言之。二公所論，不同如此。

又　寫景述事，宜實而不泥乎實。有實用而害於詩者，有虛用而無害於詩者，此詩之權衡也。

又　貫休曰：『庭花濛濛水泠泠，小兒啼索樹上鶯。』景實而無趣。太白曰：『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景虛而有味。

王世貞《藝苑巵言》卷一　李夢陽曰：『古人之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疏者後必密，半闊者半必細，一實者一必虛，疊景者意必二。』

李贄《焚書》卷三《雜說》　《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夫所謂畫工者，以其能奪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無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百卉具在，人見而愛之矣，至覓其工，了不可得，豈其智固不能得之與！要知造化無工，雖有神聖，亦不能識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誰能得之？由此觀之，畫工雖巧，已落二義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

且吾聞之：追風逐電之足，決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聲應氣求之夫，決不在於尋行數墨之士；風行水上之文，決不在於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結構之密，偶對之切；依於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應，虛實相生：種種禪病皆所以語文，而皆不可以語於天下之至文也。雜劇院本，遊戲之上乘也，《西廂》、《拜月》，何工之有！蓋工莫工於《琵琶》矣。彼高生者，固已殫其力之所能工，而極吾才於既竭。惟作者窮巧極工，不遺餘力，是故語盡而意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吾嘗攬琵琶而彈之矣：一彈而嘆，再彈而怨，三彈而向之怨嘆無復存者。此其故何耶？豈其似眞非眞，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耶！蓋雖工巧之極，其氣力限量只可達於皮膚骨血之間，則其感人僅僅如是，何足怪哉！《西廂》、《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內，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於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議爾。

屠隆《由拳集》卷二三《與友人論詩文》　李、杜品格，誠有辨矣。顧詩有虛，有實，有虛虛，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並行錯出，何可端倪。乃右實而左虛，而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辨，何與？且杜若《秋興》諸篇，託意深遠；《畫馬行》諸作，神情橫逸；直將播弄三才，鼓鑄羣品，安在其萬景皆虛。夫品格既高，風韻自遠，凌空駕語，何害大雅。屈大夫傷時眷主，見諸篇什，誠然實景。至其《遠遊》等篇，凌虛徑度，豈不高哉！大人凌雲，疇非佳境；遊仙招隱，亦是美談。今夫登閬風，坐天姥，傍日月，挾飛仙，即不能至，言以快心，思之神王，豈必據寸壤，處蓬茨，盤跚蹴躃，食飲而已，然後爲實景可貴哉？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今則失此言，故無八面玲瓏之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發之，是了手時事也。其次須用虛實。虛實者，各段中用筆之詳略也。有詳處，必要有略處。虛實互用，疏則不深邃，密則不風韻。但審虛實，以意取之，畫自奇矣。

陸時雍《詩鏡總論》　或曰：『詩虛境也，安得與紀事同論？』夫虛實異致，其要於當情則一也。漢樂府《孤兒行》，事至瑣矣，而言之甚詳。傅玄《秦女休行》，其事甚奇，而寫之不失尺寸。夫情生於文，文生於情，未有事離而情合者也。

吳喬《圍爐詩話》卷一　大抵文章實做則有盡，虛做則無窮。《雅》、《頌》多賦，是實做；《風》、《騷》多比興，是虛做。唐詩多宗《風》、《騷》，所以靈妙。

又　詩之失比興，非細故也。比興是虛句活句，賦是實句。有比興則實句變爲活句，無比興則實句變成死句。許渾詩有力量，而當時以爲不如不作，無比興，說死句也。

葉燮《原詩》卷二《內篇下》　或曰：『先生發揮理、事、情三言，可謂

詳且至矣。然此三言，固文家之切要關鍵；而語於詩，則情之一言，義固不易，而理與事，似於詩之義未爲切要也。先儒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夫詩似未可以物物也。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維，引人於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爲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理者，一定之衡，則能實而不能虛，爲執而不爲化，非板則腐，如學究之說書，閭師之讀律；又如禪家之參死句，不參活句，竊恐有乖於風人之旨。以言乎詩之旨者也。然子但知可言、可執之理之爲理，而抑知名言所絕之理之爲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爲事，而抑知無是事之爲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於前者也。今試舉杜甫集中一二名句，爲子晰而剖之，以見其概，可乎？如《玄元皇帝廟》作『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論之。言乎外，與內爲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內外界乎？將碧瓦之外，無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氣也，是氣也，盡宇宙之內，無處不充塞，而碧瓦獨居其外，寒氣獨盤踞於碧瓦之內乎？寒而曰初，將嚴寒或不如是乎？初寒無象無形，碧瓦有物有質，合虛實而分內外，吾不知其寫碧瓦乎？寫初寒乎？寫近乎？寫遠乎？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雖稽下談天之辨，恐至此亦窮矣。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於象，感於目，會於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劃然示我以默會相象之表，竟若有內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實相發之。有中間，有邊際，虛實相成，有無互立，取之當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昔人云：王維詩中有畫。凡詩可入畫者，爲詩家能事，如風雲雨雪景象之至虛者，畫家無不可繪之於筆，若初寒、內外之景色，即董、巨復生，恐亦束手擱筆矣。天下惟理、事之入神境者，固非庸凡人可摹擬而得也。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無悶堂文集序》 吾嘗謂：文人之文多虛，儒者之文多實；其虛以氣，其實以理故也。天下至實者，理而已耳；至虛者，氣而已耳。爲文者，能以理而主其氣則氣實，否則氣虛。故有謂：文以氣爲主」者，非也。儒者之道，舍窮理之外無餘事。窮理所以盡其性，盡其性所以至其命；命至矣，性盡矣，如是而發爲文，廣大爲外，精微爲內，高明爲始，中庸爲終，其造詣有非文人之所敢望者。噫嘻！豈非文之至乎其極者哉。

石濤《苦瓜和尚畫語録・皴法章第九》 筆之於皴也，開生面也。山之爲形萬狀，則其開面非一端。世人知其皴，失卻生面，縱使皴也，於山乎何有？或石或土，徒寫其石與土，此方隅之皴也，非山川自具之皴也。如山川自具之皴，則有峯名各異，體奇面生，具狀不等。故皴法自別，有捲雲皴、擘斧皴、披麻皴、解索皴、鬼面皴、亂柴皴、芝蘇皴、金碧皴、玉屑皴、彈窩皴、礬頭皴、沒骨皴，皆是皴也。必因峯之體異，峯之面生。峯與皴合，皴自峯生。峯不能變皴之體用，皴卻能資峯之形勢。不得其峯何以變？不得其皴何以現？峯之變與不變，在於皴之現與不現。皴有是名，峯亦有是形，如天柱峯、明星蓮花峯、仙人峯、五老峯、七賢峯、雲臺峯、天馬峯、獅子峯、蛾眉峯、瑯琊峯、金輪峯、香鑪峯、小華峯、匹練峯、回雁峯。是峯也，居其形。是皴也，開其面。然於運墨操筆之時，又何待有峯皴之見？一畫落紙，衆畫隨之。一理纔具，衆理付之。審一畫之來去，達衆理之範圍。山川之形勢得定，古今之皴法不殊。山川之形勢在畫，畫之蒙養在墨。墨之生活在操，操之作用在持。善操運者，內實而外空。因受一畫之理而應諸萬方，所以毫無悖謬。亦有內空而外實者，因法之化。不假思索，外形已具，而內不載也。是故古之人虛實中度，內外合操。畫法變備，無疵無病。得蒙養之靈，運用之神。正則正，仄則仄，偏側則偏側。若夫面牆塵蔽而物障，有不生憎於造物者乎。

惲正叔《南田論畫》 氣韻自然，虛實相生。此董巨神髓也。知其解者，旦暮遇之。

又 古人用筆極塞實處，愈見虛靈。今人布置一角，已見繁縟。虛處實則通體皆靈，愈多而愈不厭玩。此可想昔人慘澹經營之妙。

田同之《西圃詩説》 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説者，謂盛唐詩即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病不在故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爲故事所使，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

不可倉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獨有明詩人能越宋而繼唐者，正得使事三昧耳。

唐岱《繪事發微・邱壑》 畫之有山水也，發揮天地之形容，蘊籍聖賢之藝業。如山主靜，畫山亦要沉靜，立稿時須凝神澄慮，存想主山從何處起。布置穿插，先有成見，然後落筆。使主山來龍起伏，有環抱客山，朝揖相隨，陰陽向背，俱各分明。主峯之脊傍起者，爲分龍之脈，右聳者左舒，左結者右伸。兩山相交處可出流泉，繚頂上宜攢簇窠叢。懸崖直壁，勢雖嶮峻而宜穩妥。矯樹垂藤，懸披斜挂。山麓坡腳，須置大樹。長松三之五之，或攲斜而探水，或聳直而淩雲。沙水穿插，瀠洄石閒，危橋漁艇，相景而作。村墟煙火，宜在藏風聚氣之所。孤亭草閣，水涯岩邊，參差間出。主山來龍不過三折，客山迤邐只用兩層，飛瀑向岡巒窄狹中陡落。山腹曠闊，須有雲烟繚繞。古塔殿脊，樹叢中微露一二。孤峯要瘦，遙瞻主山。畫遠山遠則低，近則高。但不可越出主山，以損氣勢。用一層，用兩層，襯靠近山，並以有情爲妙。訣曰：峯巒辨明晦，林木須高下。以樹根之參差，分坡腳之近遠。至於煙嵐雲靄，或有或無，總在隱沒之間寫照。一草一木，各具結構。方成邱壑，知此中微奧者。必要虛中求實，實裏用虛，然後四時之景由我心造。山川勝概，宛然目前。學者能運用規矩之中，神明規矩之外，庶幾其得之矣。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一《統論上》 詩家不許於詩中談理，亦有所見。蓋理由我運，則操縱如意，或虛或實，或大或小，隨其識力所到，變沒隱見於語言外者，皆詩之根也。若以我聽理，非十成死語不敢下，非陳陳相因者不敢言，由是板木臃腫，酸腐油膩之病，交萃一時，雖澡洗頻加，舊性難改，順口而成，依然塵土，其於詩也，愈遠愈支，不可救藥矣。且古人文章各有體裁，若令詩專主於理，不主於比興風雅，即何不爲有韻之四書、五經，而須後人之叨叨置喙耶！況善談理者，不滯於理，美人香草，江漢雲霓，何一不可依託，而直須仁義禮智不離口，太極天命不去手，始謂之談理乎？願與主持斯道者共商之。

又卷二《統論下》 做詩無別法，但令虛實顧盼，首尾蟠結，中間行吾意處不漏不浮而已。氣纔高，便以粗豪爲壯偉；心太低，或以卑弱爲清眞，當細辨之。

薛雪《一瓢詩話》 詩有從題中寫出，有從題外寫入；有從虛處實寫，實處虛寫；有從此寫彼，有從彼寫此；有從題前搖曳而來，題後迤邐而去，風雲變幻，不一其態。要將通身解數，踢弄此題，方得如是。

鄒一桂《小山畫譜》卷下《繪實繪虛》 人有言，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人者不能繪其情。以數者虛而不可以形求也。不知實者逼肖，則虛者自出。故畫北風圖則生涼，畫雲漢圖則生熱，畫水於壁則夜聞水聲。謂爲不能者，固不知畫者也。

黃子雲《野鴻詩的》 人皆謂杜陵歿後，義山可爲肖子。吁！何弗思之甚耶？彼之渾厚在作氣，此之渾厚在填事；彼之風喻必指實，此之風喻動涉虛；彼則意無不正，此則思無不邪。風馬之形，大相徑庭，奚待一一量較，而後知其僞哉？近今俊彥頗好比興，余恐惑於美人香草之說，亦爲侈淫妖冶之詞，而乖夫子思無邪之旨，不得不晰辯而極言耳。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 東坡在儋州詩有云：『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雖是偶爾撇脫語，卻正道着春風沂水一段意思。蓋春風沂水一段，與聖人老安少懷，究有虛實不同，不過境象相似耳。用舍行藏，未可遽以許若人也。孰謂東坡僅詩人乎？

又卷四 談理至宋人而精，說部至宋人而富，詩則至宋而益加細密，蓋刻抉入裏，實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總萃處，則黃文節爲之提挈，非僅江西派以之爲祖，實乃南渡以後，筆虛筆實，俱從此導引而出。

又 唐詩妙境在虛處，宋詩妙境在實處。初唐之高者，如陳射洪、張曲江，皆開啓盛唐者也。中、晚之高者，如韋蘇州、柳柳州、韓文公、白香山、杜樊川，皆接武盛唐、變化盛唐者也。是有唐之作者，總歸盛唐。而盛唐諸公，全在境象超詣，所以司空表聖《二十四品》及嚴儀卿以禪喻詩之說，誠爲後人讀唐詩之準的。若夫宋詩，則遲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風月之態度，山川之氣象，物類之神致，俱已爲唐賢占盡，即有能者，不過次第翻新，無中生有，而其精詣，則固別有在者。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如熙寧、元祐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傳所不及載，而於諸公贈答議論之章，略見其概。至如茶馬、鹽法、河渠、市貨，一一皆可推析。南渡而後，如武林之遺事，汴土之舊聞，故老名臣之言行，學術師承之緒論，淵源，莫不借詩以資考據。而其言之是非得失，與其聲之貞淫正變，亦從可互按焉。今論者不察，而或以鋪寫實境者爲唐詩，吟咏性靈、掉弄虛機者爲宋詩。所以吳

孟舉之《宋詩鈔》，舍其知人論世、闡幽表微之處，略不加省，而惟是早起晚坐、風花雪月、懷人對景之作，陳陳相因。如是以爲讀宋賢之詩，宋賢之精神其有存焉者乎？

高秉《指頭畫說》 畫有主客疏密，有明暗虛實。空處即其虛也，不可妄加字蹟以礙畫理。指畫與古大家名家畫皆然。倪迂文童畫，多有自題數十百言者，皆於作繪時預存題跋地位也。而畫有以機趣勝，不拘理法者。其花木之枝葉，人物之衣紋筋骨尺寸，不必定合矩度。如天籟自鳴，非比尋常絲竹之音。若加以高人妙詠法書，則愈多愈妙。此又當別論，可爲知者道也。

方薰《山靜居論畫》 作一畫，墨之濃淡焦溼，無不備。筆之正反虛實旁見側出，無不到。卻似隨手拈來者，便是工夫到境。古人用筆，妙有虛實。所謂畫法，即在虛實之間。虛實使筆，生動有機。機趣所之，生發不窮。

又 用墨，濃不可癡鈍，淡不可模糊，溼不可溷濁，燥不可澀滯。要使精神虛實俱到。

又 畫樹，只須虛實取勢，頓挫涉筆。應直處不可屈，應屈處不可直。法以巧拙參用，乃得之。

又 畫松，古人立勢，率多平正取法，不以奇怪爲尚。發枝亦須上下虛實得宜。主樹勢有虛實，襯樹隨處生發位置。古人畫圖，松柏多者，皆取平正之勢，以林間可佈屋宇橋亭，曲折位置也。如作離奇盤曲之勢者，只可傍以奇石，俯以湍流而已。

又 趙松雪、王叔明，間作鉤勒一法，如飛帛書者。虛中取實，以勢爲之。本自唐人青綠法。陳道復之不耐皴，即此意也。

又 皴法，一圖之中，亦須有虛實，涉筆有稠密。實落處有取勢，虛引處有意到筆不到處，乃妙。

冒春榮《葚原詩説》卷一 中二聯或寫景，或敍事，或述意，三者以虛實分之。景爲實，事意爲虛，有前實後虛、前虛後實法。

闕名《靜居緒言》 杜必簡律詩，運虛搆實，純於「四友」。其生欲衙官屈、宋，死恨不見替人。餘氣磊落，迥鍾子美，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又云「詩是吾家事」，異哉！

楊際昌《國朝詩話》卷一 詩景有虛有實，若虛實之間，不必常有此，卻自應有此，惟高手自然寫出，新穎可喜。錢虞山「春風蘊藉養花天」，田山薑「衣上新泥燕子來」，李武曾「故人船到月當門」，施愚山「寒禽日暖作春啼」，皆臻妙境，可爲初學舉隅。

施補華《峴傭説詩》 講求高亮，尤須辨虛響實響。凡聲有餘，意不足，或意雖是，氣不沈，光太露者，皆謂之虛響。明七子學盛唐，每犯此病。

舒位《瓶水齋詩集》卷三《雜興六首》 作詩如用兵，虛實極其致。未學誠茫茫，始願恆惴惴。或以一句奇，難割終篇累。或以一時訛，遂襲千古僞。流水必有原，登山每自地。敢云窮則工，漸覺陳可棄。美惡無定形，甘苦有獨嗜。別才吾不憑，佳句儒爲戲。魔入滄浪話，妖載瓠廬志。僞體紛莫裁，好音竟誰嗣。

秦祖永《桐陰論畫》 山水之要，實空無實。故章法位置，總要靈氣往來，不可窒塞，大約左虛右實右虛左實。布景一定之法，至變化錯綜，各隨人心得耳。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九 于鱗于嘉州「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磻溪夢裏山」，注云：「是三昧語，最要頓悟。」是即漁洋《三昧集》之開山也。愚按嘉州此聯，宛轉入情，虛實相副，妙處正在目前，詮以「三昧」，轉覺鑿之使深，令人難喻。漁洋祖襲此論，亦好高之弊也。

陳僅《竹林答問》 問：作詩用事之法何如？

用事之法，實事虛用，死字活用，常事翻用，舊事新用，兩事合用，旁事借用。事過煩則裁之以簡約，事過苦則出之以和平，事近褻則持之以矜莊，事近怪則寄之以淡雅。寫神仙事除鉛汞語，寫僧佛事除蔬筍味，寫儒先事除頭巾氣，寫仕宦事除冠帶樣。本餘事也，或用之作正面；本正事也，或用之作餘波。甚且名作在前，人避我犯，目中且無千古，何至人云亦云邪？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律詩謀篇，貴一氣相生，詞意渾成，精光熊熊，聲調響亮。用筆則貴有抑揚頓挫，開闔縱擒之奇。造語鍊句，則貴生辣警拔，力厚思沈，又須無斧鑿痕迹，雖鍊而不傷氣格，乃爲上乘。司空所謂「返虛入渾，積健爲雄」是也。蓋運實還虛，純以神行，破空而來，參以活相，則筆欲離紙飛舞，有不高渾者乎？鍊字必使字健而能舉，鍊句必使句健而能舉，鍊氣又使氣健而能舉，鍊筆又使筆健而能舉。積字成句，積句成章，而氣與筆，則先積之於無字句之中，繼積之於有字句之外，以成通章。格調意

味，音節法度，風神之用者也。積健則厚，有不雄壯者乎？

又 自周氏論詩，有四實四虛之法，後人多拘守其說，謂律詩法度，不外情景虛實。或以情對情，以景對景，虛者對虛，實者對實，法之正也。或以景對情，以情對景，虛者對實，實者對虛，法之變也。於是立種種法，爲詩之式。以一虛一實相承，爲中二聯法。或前虛後實，或前景後情，此爲定法。或以應虛而實，應實而虛，應景而情，應情而景，或前實後虛，前情後景，及通首言情，通首寫景，爲變格、變法，不列於定式。援據唐人詩以證其說，臚列甚詳。予謂以此爲初學說法，使知虛實情景之別，則其說甚善，若名家則斷不屑拘拘於是。詩中妙諦，周氏未曾夢見，故泥於迹相，僅從字句末節著力，遂以皮毛爲神骨，淺且陋矣。夫律詩千態百變，誠不外情景虛實二端。然在大作手，則一以貫之，無情景虛實之可執也。寫景，或情在景中，或情在言外。寫情，或情中有景，或景從情生。斷未有無情之景，無景之情也。又或不必言情而情更深，不必寫景而景畢現，相生相融，化成一片。情卽是景，景卽是情，如鏡花水月，空明掩映，活潑玲瓏。其興象精微之妙，在人神契，何可執形迹分乎？至虛實尤無一定。實者運之以神，破空飛行，則死者活，而舉重若輕，筆筆超靈，自無實之非虛矣。虛者樹之以骨，鍊氣鎔淬，則薄者厚，而積虛爲渾，筆筆沈著，亦無虛之非實矣。又何庸固執乎？總之詩家妙悟，不應著迹，別有最上乘功用，使情景虛實各得其眞可也，使各遂其變可也，使互相爲用可也，使失其本意而反從吾意所用，亦可也。此固不在某聯宜實、某聯宜虛，何處寫景，何處言情，虛實情景，各自爲對之常格恆法。亦不在當情而景，當景而情，當虛而實，當實而虛，及全不言情，全不言景，虛實情景，互相易對之新式變法。別有妙法活法，在吾方寸，不可方物。六祖語曰：「人轉《法華》，勿爲《法華》所轉。」此中消息，亦如是矣。

又 詩家之用筆，須如庖丁之用刀，官止神行，以無厚入有間，循其天然之節，於骨肉理湊肯綮處，銳入橫出，則批卻導窾，游刃恢恢有餘，無不迎鋒而解矣。人所難言，累百言而不能了者，我須一刀見血，直刺題心，以數精湛語了之，則人難我易，倍覺生色。人所易言，娓娓而道之處，彼不經意，而平鋪直敍，我轉難言之，慘淡經營，加以凝鍊，平者側行逆出使之奇，直者波折迴環使之曲，單者夾寫迸層使之厚，淺者剝進翻入使之深，則人易我難，無一敗筆，自臻精妙完美之詣。如正言不能警動，則反言之，或譬喻言之，或借

賓以陪，而主自定。正寫不見透徹，則左右側寫，或對面著筆以返照之。實寫不覺玲瓏，則虛處傳神，或傍敲側擊以射注挑剔之。本位無可著力，則前後高下，兩邊襯託，或四面烘染以逼取之。與夫斷而遙連，補出妙意，連而中斷，插入奇峯，種種用筆之微，不能盡形容語言。慧心人宜於李、杜、韓、蘇四大家，密參細求，自當知吾說矣。

又卷三 宋人七律句中好用虛字，每流滑弱，南渡後尤甚。趙松雪力矯其失，謂七律須有健句壓紙，爲通篇警策處，以樹詩骨。此言極是。又謂七律中二聯，以用實字無一虛字爲妙，則矯枉過正，未免偏矣。詩之工拙，句之軟健，在筆力氣勢，不在用字虛實也。用虛字者，能莊重精當，使虛字如實字，則運虛爲實，句自老成。用實字者，能生動空靈，使實字如虛字，則化實入虛，句自峭拔。是在平日體貼之功，臨文運用之妙耳。用筆果超妙，運氣果雄渾，則勿論用虛用實，皆可成妙句也，何必定忌虛字耶？

劉熙載《詞概・用事貴無事障》 詞中用事，貴無事障。晦也，膚也，多也，板也，此類皆障也。姜白石詞用事入妙，其要訣所在，可於其詩說見之。曰：僻事實用，熟事虛用，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乍敍事而閒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又《詞妙在寄言》 詞之妙，莫妙於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如寄深於淺，寄厚於輕，寄勁於婉，寄直於曲，寄實於虛，寄正於餘，皆是。

沈祥龍《論詞隨筆・詞中換頭》 詞換頭處謂之過變，須辭意斷而仍續，合而仍分。前虛則後實，前實則後虛，過變乃虛實轉捩處。

又《運用書卷有法》 運用書卷，詞雖難於詩。稼軒永遇樂，岳倦翁尚謂其用事太實。然亦有法，材富則約以用之，語陳則新以用之，事熟則生以用之，意晦則顯以用之，實處間以虛意，死處參以活語，如禪家轉法輪，弗爲法華轉，斯爲善於運用。

張德瀛《詞徵》卷一《詞必立調》 小徐曰，詞之虛立，與實相扶，物之受名，依詞取義，此蓋謂語之助也。推此而言，則詞必立調，而後可以審其節哉。

含蓄

姜夔《白石道人詩説》　語貴含蓄。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謹於此。清廟之瑟，一唱三歎，遠矣哉！後之學詩者，可不務乎？若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

楊載《詩法家數・總論》　語貴含蓄。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如《清廟》之瑟，一倡三歎，而有遺音者也。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　唐人或漫然成詩，自有含蓄託諷。此爲辭前意，讀者謂之有激而作，殊非作者意也。

俞弁《逸老堂詩話》卷下　壺山宋謙父《詠蚊》詩云：『朋比趨炎態度輕，禦人口給屢憎人。雖然暗裏能鑽刺，貪不知機竟殺身。』此詩諷當世小人，奔競不知止者，然辭語太露，無含蓄意。

陳子龍《陳臥子先生安雅堂稿》卷二《王介人詩餘序》　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其爲詩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終宋之世無詩焉。然宋人亦不免於有情也。故凡其懽愉愁怨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非後世可及。蓋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淺近，使讀之者，驟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誦而得沉永之趣，則用意難也。以嫺利之詞而製之實工練，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言如貫珠，則鑄調難也。其爲體也纖弱，所謂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況龍鸞，必有鮮妍之姿，而不藉粉澤，則設色難也。其爲境也婉媚，雖以警露取妍，實貴含蓄，有餘不盡，時在低回唱歎之際，則命篇難也。惟宋人專力事之，篇什既多，觸景皆會，天機所啓，若出自然，雖高談大雅，而亦覺其不可廢。何則？物有獨至，小道可觀也。本朝以詞名者，如劉伯溫、楊用修、王元美，各有短長，大都不能及宋人。

賀貽孫《詩筏》　《十九首》之妙，多是宛轉含蓄。然亦有直而妙、露而妙者：『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是也。

又　楊升庵譏少陵《麗人行》云：『《詩》刺淫亂，第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而已，不必曰「愼莫近前丞相嗔」也。』蓋謂少陵無含蓄耳。王元美駁之云：『彼所稱者，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爲快，不必盡含蓄也。』元美辨則辨矣，而未盡也。就『雝雝鳴雁』本章言之，雖鳴求其牡，非比興乎，何嘗含蓄？且鄭、衛刺淫，至於『期我乎桑中』、『車來賁遷』等語，皆無含蓄。姑不必盡舉，即如同一刺衛宣姜也，有直陳者，《新臺》之篇所云『燕婉之求，籧篨不殄』，《牆茨》之篇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鶉奔》之篇所謂『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是已。有隱諷者，《君子偕老》一篇，但述其象笄之盛，鬒髮之美，眉額之皙，至於『胡天胡帝』，而猶未已；且綴以『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則並其褻衣之纖媚而形容之，而以『邦之媛也』四字結之。羨美中有憐惜慨歎，愛莫能助之意，略無一語及其淫亂。少陵《麗人行》，全從此詩得之。首贊其態濃意遠，肌理細膩，乃至頭上背後足下種種殊妙，富貴氣燄，無不動人，而『青鳥飛去銜紅巾』，則與『蒙彼縐絺』語同一生動矣。惟《君子偕老》篇首章微露『子之不淑』四字，而後章不復補綴。少陵則末語微露『愼莫近前丞相嗔』七字，而前此全不指破，手法微換耳。彼其意以爲如此人，如此事，與其直指其穢，徒令人鄙，不若悉舉其美，乃令人恨其意以後，供人唾罵，必甚於他人。如讀漢史至劉子駿陳符命，華子魚爲之，則深可恨也。蓋令人擲卷而起，以爲在他人不足恨，以劉子駿、華子魚爲之，則深可恨也。蓋以憐才慕色之誠，迫爲嫉惡，其嫉惡更深，所以反覆歎美如此。其用意倍苦，而其刺淫倍刻矣。蓋嘲笑甚於罵詈，而憐惜尤甚於嘲笑也。吾方謂少陵含蓄太深，不爲《牆茨》、《新臺》而爲《君子偕老》，用修乃謂其不肯含蓄乎？若其所論《毛詩》舛謬處，則人人知之矣。

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疑誤》　楊大年『風來玉宇烏先覺』，有作『轉』字者，便意味索然；『轉』字意已具於『覺』字內也。詩貴含蓄，忌淺露，雖一字實分徑庭。

又《載酒園詩話又編・盛唐・沈千運、孟雲卿》　詩有一意透快，略不含蓄，不礙其爲佳者，沈千運、孟雲卿是也。沈之『近世多夭傷，喜見鬢髮白』，孟之『爲長心易憂，早孤意常傷』，語皆入妙。但讀其全詩，皆羽聲角調，無甚宮商之音。

又《中唐・張籍、王建》　高棅《品彙》設立名目，取舍不能盡當，惟七言古以張、王並列，極爲有識。文昌善爲哀婉之音，有嬌絃玉指之致。仲初妙於不含蓄，亦自有曉鐘殘角之韻。後人徒稱其《宮詞百首》，此如食熊啖

殷，何嘗得其美處？

又《皺水軒詞筌・小詞作決絕語》　小詞以含蓄爲佳，亦有作決絕語而妙者。如韋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之類是也。牛嶠『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抑亦其次。柳耆卿『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亦卽韋意，而氣加婉矣。

鄒祇謨《遠志齋詞衷・子山其年詞情景兼得》　阮亭既極推雲間三子，而謂入室登堂，今惟子山、其年。子山江楓一集，力刪透露。其年詠枕諸篇，更饒含蘊，情景兼得，吾何間然。

吳喬《圍爐詩話》卷一　詩貴有含蓄不盡之意，尤以不着意見、聲色、故事、議論者爲最上。義山刺楊妃事之『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是也。稍着意見者，子美《玄元廟》之『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是也。稍着聲色者，子美之『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是也。稍用故事者，子美之『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是也。着議論而不大露圭角者，羅昭諫之『靜憐貴族謀身易，危覺文皇創業難』是也。露圭角者，杜牧之《題烏江亭》詩之『勝負兵家未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是也。然已開宋人門徑矣。宋人更有不倫處。

又　唐詩固有驚人好句，而其至善處在乎澹遠含蓄，宋失含蓄，明失澹遠。唐如李拯詩云：『紫宸朝罷綴鵷鸞，丹鳳樓前駐馬看。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兵火後之荒涼，不言自見。但此法唐人用之已多，今不可用也。

又卷二　問曰：『定遠好句如何？』答曰：『好句何足以論定遠？弘、嘉人豈無好句耶？唐人妙處。在於不着議論而含蓄無窮，定遠有之。其詩曰：「禾黍離離天闕高，空城寂寞見迴潮。當年最憶姚斯道，曾對青山咏六朝。」金陵、北平事盡在其中。又有云：「隔岸吹唇日沸天，羽書惟道欲投鞭。八公山色還蒼翠，虛對圍棋憶謝玄。」馬、阮、四鎮事盡在其中。又有云：「席捲中原更向吳，小朝廷又作降俘。不爲宰相眞閒事，留得丹青《夜宴圖》。」以韓熙載寓譏刺時相也。又有云：「王氣消沉三百年，雄將人事盡憑天。石頭形勝分明在，不遇英雄自枉然。」以孫仲謀寓亡國之戚也。所謂不着議論聲色而含蓄無窮者也。論定遠詩甚難，若直言六百年無是詩，聞者必以爲妄，若謂六百年中有是詩，則詩集具在，有好句之佳作有之，未有無好句之佳作如定遠者也。』

又卷三　詩乃一念所得，於一念中、唐、宋體有相參處，何況初、盛、中、晚而能必無相似耶？如杜牧之《華清宮》詩：『《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語無含蓄，卽同宋詩。又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語有含蓄，卻是唐詩。宋人乃曰：『明皇常以十月幸驪山，至春還宮，未曾過夏。』此與譏薛王、壽王同席者，一等村夫子。宋元鉉曰：『欲眠未穩奈如何，秋盡更殘風雨多。且向夜窗憑檻望，幾聲寒磬碧烟蘿。』並不透脫，此又與明詩相近矣。

又卷五　山谷專意出奇，已得成家，終是唐人之殘山剩水。陸放翁無含蓄，皆遠於唐。

又卷六　無好句不動人，而好句實非至極處。唐人至極處，乃在不著議論聲色，含蓄深遠耳。以此求明詩，合者十不得一，惟求好句，則叢然矣。

侯方域《壯悔堂集》卷三《與任王谷論文書》　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涉觀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於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以轉更夭矯，足下以爲何如。

周容《春酒堂詩話》　岳忠武詩詞極佳，蓋緣性情過人故也。然人但傳其《送北伐》並『潭水』、『松風』之句與《滿江紅》調耳，所遺必多。憶癸卯春，於張子漸家見忠武眞蹟，用筆有法。書《過滁山作》，結云：『好水好山看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署名一字。詩旨含蓄無限，惜忘前二句。而子漸爲古人已七年矣。嗚呼！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　情語能以轉折爲含蓄者，唯杜陵居勝，『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柔艣輕鷗外，含悽覺汝賢』之類是也。此又與『忽聞歌古調，歸思欲霑巾』更進一格，益使風力遒上。

沈謙《填詞雜說・作詞要訣》　詞要不亢不卑，不觸不悖，蕭然而來，悠然而逝。立意貴新，設色貴雅，搆局貴變，言情貴含蓄，如驕馬弄銜而

欲行，桑女窺簾而未出，得之矣。

葉燮《原詩》卷四《外篇下》 謝靈運高自位置，而推曹植之才獨得八斗，殊不可解。植詩獨《美女篇》可爲漢、魏壓卷，《箜篌引》次之，餘者語意俱平，無警絕處。《美女篇》意致幽眇，含蓄情永，音節韻度，皆有天然姿態，層層搖曳而出，使人不可髣髴端倪，固是空千古絕作。後人惟杜甫《新婚別》可以伯仲，此外誰能學步？靈運以八斗歸之，或在是歟？若靈運名篇，較植他作，固已優矣，而自遜處一斗，何也？

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原起》 王世曰：詩至於餘而詩亡，餘至於極妙而詩復存。是薄詩之氣者餘也，救詩之腐者亦餘也。詩以溫厚含蓄，怨不怒，哀不傷，樂不淫爲旨。詞則欲其極怒、極傷、極淫而後已，元氣於此盡矣。觀唐以後詩之蕪澀，反不如詞之清新，使人怡然適性，不惟不欲少留元氣，若以不留元氣爲妙者。是時代升降，學力短長各殊，氣運至此，不容不變動，人心之巧，不容不剖露，即作者當亦不自知其何故。是詩之不至於盡亡，則實餘有以存之也。

田同之《西圃詩説》 詩有句含蓄者，如老杜句『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句『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杜牧之宮詞云：『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老杜《九日》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王龍標宮怨詩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是也。

又 王荆公少以意氣自負，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含蓄。後爲羣牧判官，從宋次道家盡假唐人詩集，博觀約取，晚年始得深婉不迫之趣。以此見唐人尚有《三百》遺意，而非法唐人，亦終不合正軌。彼後人沉溺宋詩，矜新趨異，翻毀唐人爲不足學者，直是不曾夢見也。

又 詩貴莊而詞不嫌佻。詩貴厚而詞不嫌薄。詩貴含蓄而詞不嫌流露。之三者，不可不知。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論者謂絕句當法盛唐，不可落中晚，以開、寶興象玲瓏，語意渾婉，大曆後漸多雕刻故也。此論信然，然不可執。蓋詩非無故而作，忽一感觸，偶拈四語，機到神流，有含蓄爲工者，亦有透徹爲快者；有寄托遙深者，亦有刻畫目前者：總欲調高意遠，初未問其字謫仙而句少陵也。即以宋、元人論，路舒云：『庭樹鳥頻啄，山房人未眠。寒叢落桂子，野水過茶煙。』永叔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此二絕即摩詰、少陵亦不能遠過也。

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上 五言古，長篇難於鋪敘，鋪敘中有峯巒起伏，則長而不漫；短篇難於收斂，收斂中能含蘊無窮，則短而不促。又長篇必倫次整齊，起結完備，方爲合格；短篇超然而起，悠然而止，不必另綴起結。苟反其位，兩者俱僨。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一《統論上》 含蓄二字，詩文第一妙處。如少陵《前後出塞》、《三吏》、《三別》，不直刺主者，便是含蓄。機到神流，乃造斯境。

又卷七《評論四・李大村》 《張燈行》，何用説他不是，罪案已定。痛快中有含蓄，方是大雅，若逢人大罵，便不是詩。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三 《柏家渡》七古一首，阮亭所選。然此詩在蘇集中，非其至者。蓋此猶是渾渾唐詩氣象，而下四句，又似乎發洩不透，又不得以含蓄目之，亦不知其命意所在。查氏《補注》依外集編南遷卷中。

又卷五 伯生七古，高妙深渾，所不待言。至其五古，於含蓄中吐藻韻，乃王龍標、杜牧之以後所未見也。

又 薩天錫詩，宮詞絕句第一，五律次之，七古、七律又次之，五古又次之。再加含蓄深厚，杜牧之不是過也。

方薰《山静居詩話》 余嘗謂詩盛於唐，至宋、元以來，格法始備。論者概以溫柔敦厚，語意含蓄爲法則；不悟《三百篇》亦惟《二南》有之，餘皆非一格矣。

錢杜《松壺畫憶》 予不喜董香光畫，以其有筆墨而無邱壑，又少含蓄之趣。然其蒼潤縱逸，實自北苑大癡醞釀而出，未可忽也。

馬位《秋窗隨筆》 羅鄴『唯有春風不世情』句，與許渾『公道世間惟白髮』意同，然道破則無含蓄也。山谷詩：『窗外青山不世情。』即祖此意。

冒春榮《葚原詩説》卷一 結句須含蓄爲佳，如登山詩『更登奇盡處，天際一仙家』，此句意俱未盡也；別友詩『前程吟此景，爲子上高樓』，此乃句盡意未盡也。春閨詩『欲寄回文字，相思織不成』，此則意句俱盡矣。

余成教《石園詩話》卷二 劉文《冰柱》、《雪車》詩，人謂其出盧、孟

右，才氣甚健。然徑行直遂，毫無含蓄，非溫柔敦厚之旨，少諷諭比興之情。其《自問》詩云：『酒腸寬似海，詩膽大如天。』信乎詩膽之大也。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總論》 詩有六要：心要忠厚，意要纏綿，語要含蓄，義要分明，氣度要和雅，規模要廣大。

又《條辨》 何謂語要含蓄，義要分明？曰：張曲江九齡之『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矯矯珍木巔，得無金丸懼？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惡。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感遇》。及少陵之『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贈花卿》。是也。

施補華《峴傭説詩》 譏刺語須含蓄，如少陵『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太白『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皆刺明皇、楊妃事，何等婉曲！若香山《長恨歌》、微之《連昌宮詞》，直是訕謗君父矣。詩品人品，均分高下。義山『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尤爲輕薄壞心術。

又 少陵、退之、東坡三大家皆不能作五絕。蓋才太大，筆太剛，施之二十字，反嘆力不討好。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五絕究以含蓄清淡爲佳。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録序論》 論曰：清眞渾厚，正於鉤勒處見。他人一鉤勒便刻削，清眞愈鉤勒愈渾厚。耆卿鋪情入景，故淡遠。方回鋪景入情，故穠麗。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遜清眞者，辣耳。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筆。然清眞沈痛至極，仍能含蓄。

劉熙載《詩概》 嬰孩始言，唯『兪』而已，漸乃由一字以至多字。字少者含蓄，字多者發揚也。是則五言七言，消息自有別矣。

又 絕句於六義多取風、興，故視他體尤以委曲、含蓄、自然爲尚。

沈祥龍《論詞隨筆·小令作法》 小令須突然而來，悠然而去，數語曲折含蓄，有言外不盡之致。著一直語、粗語、鋪排語、説盡語，便索然矣。此當求諸五代宋初諸家。

又《詞須含蓄》 含蓄無窮，詞之要訣。含蓄者意不淺露，語不窮盡，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其妙不外寄言而已。

江順詒輯《詞學集成》卷八《郭頻伽詞品十二則·含蓄》 好風東來，幽鳥始哢。陽春在中，萬象皆動。一花未開，衆綠入夢。口多微詞，如怨如諷。如聞玉笛，快作數弄。望之邈然，鶴背雲重。

又《江順詒續詞品二十則·崇意》 詩有六要：心要忠厚，意要纏綿，語要含蓄，義要分明，氣度要和雅，規模要廣大。

又《江順詒續詞品二十則·崇意》 詩尚諷諭，詞貴含蓄。綺麗單辭，支離全局。七寶樓臺，炫人耳目。叩厥本原，毫無歸宿。其貌如花，其味如木。一覽無餘，奚庸三復。

陳廷焯《詞壇叢話·板橋詞少含蓄》 板橋詞，無一字不直截痛快。佳處在此，可議處亦在此，以其少含蓄之神也。

又《白雨齋詞話》卷一《張子野詞古今一大轉移》 張子野詞，古今一大轉移也。前此則爲晏、歐，爲溫、韋，體段雖具，聲色未開。後此則爲秦、柳，爲蘇、辛，爲美成、白石，發揚蹈厲，氣局一新，而古意漸失。子野適得其中，有含蓄處，亦有發越處。但含蓄不似溫、韋，發越亦不似豪蘇膩柳。規模雖隘，氣格卻近古。自子野後，一千年來，溫、韋之風不作矣，益令我思子野不置。

又《吴賀浣溪沙結句》 浣溪沙結句，貴情餘言外，含蓄不盡。如吴夢窗之『東風臨夜冷於秋』，賀方回之『行雲可是渡江難』，皆耐人玩味。

又卷二《白石詞中寄慨》 南渡以後，國勢日非。白石目擊心傷，多於詞中寄慨。不獨《暗香》、《疏影》二章，發二帝之幽憤，傷在位之無人也。特感慨全在虚處，無迹可尋，人自不察耳。感慨時事，發爲詩歌，便已力據上游，特不宜説破，只可用比興體。即比興中，亦須含蓄不露，斯爲沉鬱，斯爲忠厚。若王子文之西河，曹西士之和作，陳經國之《沁園春》，方巨山之《滿江紅》、《水調歌頭》，李秋田之《賀新涼》等類，慷慨發越，終病淺顯。南宋詞人，感時傷事，纏綿溫厚者，無過碧山，次則白石。白石鬱處不及碧山，而清虚過之。

又《竹屋詞非竹山所及》 竹屋詞最雋快，然亦有含蓄處。抗行梅溪則不可。要非竹山所及。

又卷三《漁洋詞不能沉厚》 漁洋詞含蓄有味，但不能沉厚。蓋含蓄之意境淺，沉厚之根柢深也。彼力量薄者，每以含蓄爲深厚，遂自謂效法北宋，亦吾所不取。

又卷八《放翁蝶戀花》 放翁《蝶戀花》云：『早信此生終不遇，當年

悔草長楊賦。』情見乎詞，更無一毫含蓄處。稼軒《鷓鴣天》云：『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亦卽放翁之意，而氣格迥乎不同。彼淺而直，此鬱而厚也。

蘊藉

袁中道《珂雪齋文集》卷二《淡成集序》　楚人之文，發揮有餘，蘊藉不足，然直攄胸臆處，奇奇怪怪，幾與蕭湘九派同其吞吐。大丈夫意所欲言，尚患口門狹、手腕遲，而不能盡抒其胸中之奇，安能囁嚅嗛嗛，如三日新婦爲也。不爲中行，則爲狂狷，效顰學步，是爲鄉愿耳。

陸時雍《詩鏡總論》　少陵七言律，蘊藉最深。有餘地，有餘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詠三嘆，味之不盡。

賀貽孫《詩筏》　詩以蘊藉爲主，不得已溢爲光怪爾。蘊藉極而光生，光極而怪生焉。李、杜、王、孟及唐諸大家，各有一種光怪，不獨長吉稱怪也。怪至長吉極矣，然何嘗不從蘊藉中來。

又　所謂蘊藉風流者，惟風流乃見蘊藉耳。詩文不能風流，畢竟蘊藉不深。

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豔詩》　正人不宜作豔詩，然《毛詩》首篇卽言河洲窈窕，固無妨於涉筆，但須照攝樂而不淫之義乃善耳。唐崔顥、崔國輔皆以豔詩名，司勳較司馬，則殊有蘊藉。如『愁來欲奏相思曲，抱得秦箏不忍彈』，尚是止乎禮義。至『時芳不待妾，玉珮無處誇。悔不盛年時，嫁與青樓家』。語雖工，未免激而傷雅。

周容《春酒堂詩話》　司馬札《宮怨》云：『年年花落無人見，空逐春泉出御溝。』人說與李建勳『卻羨落花春不管，御溝流得到人間』之句相似。予謂不然。司馬詩較蘊藉，不礙大雅。

龐塏《詩義固說》上　古詩三千，聖人刪爲三百，尊之爲經。經者，常也，一常而不可變也。後此遂流而爲《騷》，爲漢、魏五言，爲唐人近體。其雜體曰歌，曰行，曰吟，曰曲，曰謠，曰咏，曰歎，曰辭。其體雖變，而道未常變也。故欲學爲詩者，不可不讀《三百篇》也。其體雖分《風》、《雅》、《頌》，而其感於心而形於言，由淺入深，借實形主，不過如夫子所云『辭達而已矣』，寧有他哉！至其辭句蘊藉，美刺昭然，所謂溫柔敦厚而不愚者也。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一《統論上》　詩貴蘊藉，正欲使味無窮耳。○二字之義亦當知。古人衣中着綿謂之蘊，言其中有物也。圭有繅以承之，形如木板，以五綵絲纏之，言其外加飾也。人以蘊藉稱，謂其儒雅風流也。

又卷五《評論二・李義山》　《龍池》，諷而不露，所謂蘊藉也。

又《評論二・蘇東坡》　蘇詩人推重太過，細讀之，蘊藉有厚味者甚少，豪放雖可喜，平漫不著意處，更無結作力量。

又《評論二・宋詩鈔》　石守道骨力甚勁，惜乎泥於宋調，有力盡用，又不欲使人見其針線，三回五次修飾，已落後天。讀者但知爲經書注腳，不知爲風雅之宗。

又　朱文公學詩煞用工夫，看其顏古色蒼，自非晁無咎諸人所及。因他胸中先有許多道理，然後尋詩家言語襯托出來，此卻別是一路。詩家有象外圓機，而談理有一定繩尺，發揮旣少蘊藉，布置自露蹊徑。初意怕人不曉，又不欲使人見其針線，三回五次修飾，已落後天。讀者但知爲經書注腳，不知爲風雅之宗。

又卷八《雜錄》　『畫松一似眞松樹，且待尋思記得無？曾在天台山上見，石橋南畔第三株。』一氣承接如話，不惟工於贊畫，連追想神情，聲口俱活，極明快，卻有蘊藉風味。此晚唐終不落宋調也，細辨之。此唐僧景雲作。

冒春榮《葚原詩說》卷二　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勳《黃鶴樓》詩，意得象先，縱筆所至，遂擅古今之奇。所謂『章法之妙不見句法，句法之妙不見字法』者也。王維、李頎、崔曙、張謂、高適、岑參諸人，品格旣高，復饒遠韻，故謂正聲。老杜以宏才卓識，盛氣大力勝之，讀《秋興八首》、《詠懷古跡》、《諸將五首》，不廢議論，不棄藻繢，龍蓋宇宙，經憂鈞韶，而縱橫出沒中，復含蘊藉微遠之致，目爲大成，非虛語也。明嘉、隆諸子，轉尊李頎。鍾、譚於杜律中轉斥《秋興》諸篇而推『南極老人自有星』幾章，何啻嘔噦。

闕名《靜居緒言》　元詩似多蘊藉，實少偉奇，矜藻思而乏氣骨，工鋪排而失烹煉。宋詩有初視可憎，徐觀不厭，元作有入眼可喜，復看平庸之別。

施補華《峴傭說詩》　少陵七絕，槎枒粗硬，獨《贈花卿》一首，最爲婉

而多諷。花卿僭用天子之樂，詩云：「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何言之蘊藉也？《江南贈李龜年》詩，亦有韻。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　宋人詞亦有疵病，斷不可學。高竹屋《中秋夜懷梅溪》云：『古驛煙寒，幽垣夢冷，應念秦樓十二。』此等句鉤勒太露，便失之薄。張玉田《水龍吟寄袁竹初》云：『待相逢說與相思，想亦在、相思裏。』尤空滑粗率，並不如高句，字面稍能蘊藉。

自然（天然）

阮籍《阮籍集・樂論》　故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自然，故不可相亂；大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若夫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鐘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得以事神，不妄故可得以化人。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遠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頻仰不惑；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其羣，比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偏習，歸聖王之大化。

嵇康《嵇中散集・聲無哀樂論》　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喜與不喜，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其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猶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

劉勰《文心雕龍・定勢》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一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

又《隱秀》　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也。或有晦塞爲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繒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繒，深而繁鮮；英華曜樹，淺而煒燁；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王昌齡《論文意》（《文鏡祕府論》南卷）　或曰：夫文字起於皇道，古人畫一之後方有也。先君傳之，不言而天下自理，不教而天下自然，此謂皇道。道合氣性，性合天理，於是萬物稟焉，蒼生理焉。堯行之，舜則之，淳樸之教，人不知有君也。後人知識漸下，聖人知之，所以畫八卦，垂淺教，令後人依焉。是知一生名，名生教，然後名教生焉。以名教爲宗，則文章起於皇道，興乎《國風》耳。自古文章，起於無作，興於自然，感激而成，都無飾練，發言以當，應物便是。

獨孤郁《辯文》（《全唐文》卷六八三）　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已矣。病不能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爲作文之祕訣，是何言之末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耶？而山川丘陵不可加；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

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也。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愼耶？夫天地、八卦、《春秋》，惟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惟吾何學焉？吾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絕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子爲教。荀於聖達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其何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紿曰文與藝，嗚呼！

釋皎然《詩式・詩有六至》　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麗而自然；至苦而無跡；至近而意遠；至放而不迂。

又《文章宗旨》　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曩者嘗與諸公論康樂爲文，直於情性，尚於作用，不顧詞彩，而風流自然。彼清景當中，天地

秋色，詩之量也；慶一雲從風，舒卷萬狀，詩之變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氣正，其體貞，其貌古，其詞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調逸，其聲諧哉！至如《述祖德》一章，擬鄴中八首。《經廬陵王墓》、《臨池上樓》，識度高明，蓋詩中之日月也，安可攀援哉？惠休所評『謝詩如芙蓉出水』，斯言頗近矣！故能上踵《風》、《騷》，下超魏晉。建安製作，其椎輪乎？

又《對句不對句》　上句偶然孤發，其意未全，更資下句引之方了。其對語一句便顯，不假下句。此少相敵，功夫稍殊。請試論之：夫對者，如天尊、地卑，君臣、父子，蓋天地自然之數。若斤斧跡存，不合自然，則非作者之意。又詩語二句相須，如鳥有翅，若惟擅工一句，雖奇且麗，何異於鴛鴦五色，雙翼而飛者哉？

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四《答李生第一書》　來書所謂今日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廼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攙雲霓，驪龍之珠必錮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爲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

舊題司空圖著《二十四詩品・自然》　俯拾卽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眞與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

田錫《咸平集》卷二《貽宋小著書》　稟於天而工拙者，性也；感於物而馳騖者，情也。研《繫辭》之大旨，極《中庸》之微言，道者，任運用而自然者也。若使援毫之際，屬思之時，以情合於性，以性合於道。如天地生於道也，萬物生於天地也，隨其運用而得性，任其方圓而寓理。亦猶微風動水，了無定文；太虛浮雲，莫有常態。則文章之有聲氣也，不亦宜哉！

比夫丹青布彩，錦繡成文；雖藻繪相宣，而明麗可愛。若與春景似畫，韶光艷陽，百卉青蒼，千華妖冶，疑有鬼神潛得主張，爲元化之杼機，見昊天之工巧，斯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則丹青爲妍，無陽和之活景；錦繡日麗，無造化之眞態，以是知天亦不知其自圓，地亦不知其自方。三辰之明，六氣之運，如目之在氣主視，耳之在體司聽，己亦不知其自然也。故謂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蘭因春而茂，不因春而馨。人傷體則憂，蚌去膽則勇。龜殼便於外，鱔骨樂於衷。草腐而燁光生，物老而妖怪出。松以實而久茂；竹以虛而不凋。騏麟之性仁；虎豹之心暴。得非物性自然哉？

曾鞏《元豐類稿》卷三八《代人祭李白文》　子之文章，傑立人上。地闢天開，雲蒸雨降。播產萬物，瑋麗瑰奇。大巧自然，人力何施？又如長河，浩浩奔放。萬里一瀉，末勢猶壯。大騁厥辭，至於如此。意氣飄然，發揚儔偉。飛黃駃騠，軼羣絕類。擺棄羈靮，脫遺轍軌。捷出橫步，志狹四裔。側睨駑駘，與無物比。始來玉堂，旋去江湖。麒麟鳳凰，世豈能拘。古今僻儒，鉤章摘字。下里之學，辭卑義鄙。士有一曲，拘牽泥滯。亦或狡巧，爭馳勢利。子之可異，豈獨茲文。輕世肆志，有激斯人。姑熟之野，予來長民。舉觴墓下，感嘆餘芬。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一八《劉元承手編》引程頤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澀。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愼言語，不妄發，此卻可著力。』

蘇軾《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六《答謝民師書》　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

楊時《龜山先生語錄》卷一　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

又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渠』，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

王灼《碧雞漫志》卷二《各家詞短長》　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

仲殊各盡其才力，自成一家。賀、周語意精新，用心甚苦。毛澤民、黃載萬次之。叔原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之天然，將不可學。仲殊次之，殊之贍，晏反不逮也。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 陶潛、謝朓詩皆平淡有思致，非後來詩人忧心劇目琱琢者所爲也。老杜云『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駁誰翦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當自組麗中來，落其華芬，然後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則陶謝不足進矣。今之人多作拙易語，而自以爲平淡，識者未嘗不絕倒也。梅聖俞《和晏相詩》云：『因今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蒺藜。』言到平淡處甚難也。所以《贈杜挺之詩》有『作詩無古今，欲造平淡難』之句。李白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平淡而到天然處，則善矣。

又卷一四 東坡評張顛懷素草書云：『張顛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有如市娼抹青紅。』卑之甚矣。至評六觀老人草書，則云：『心如死灰實不枯，逢場作戲三昧俱。蒼鼠奮髯飲松腴，剡溪玉腕開雪膚。夏雲飛天萬人呼，莫作羞癡楊氏妹。』則知坡之所喜者，貴於自然，琱鐫而成者，非所貴也。然張顛自言，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筆法；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得神俊。僧懷素自言，我觀夏雲多奇峯，輒師之。謂夏雲因風變化無常勢，草書亦當爾。則二人筆法固亦出於自然，而坡去取之異如此，何邪？

姜夔《白石道人詩說》 沈著痛快，天也。自然學到，其爲天一也。

又 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包恢《敝帚稿略》卷二《答傅當可論詩》 某素不能詩，何能知詩，但嘗得於所聞大概。以爲詩家者流，以汪洋滄泊爲高。其體有似造化之未發者，有似造化之已發者，而皆歸於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所謂造化之未發者，則冲漠有際，冥會無迹；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執著，曾不可得而自有，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焉！所謂造化之已發者，眞景見前，生意呈露，混然天成，無補天之縫罅；物各付物，無刻楮之痕迹。蓋自有純眞而非影，全是而非似者焉！故觀之雖若天下之至質，而實天下之至華；雖若天下之至枯，而實天下之至腴。如彭澤一派，來自天稷者，尚庶幾焉，而亦豈能全合哉！

張炎《詞源》卷下《令曲》 詞之難於令曲，如詩之難於絕句，不過十數句，一句一字閒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有餘不盡之意始佳。當以唐花閒集中韋莊、溫飛卿爲則。又如馮延巳、賀方回、吳夢窗亦有妙處。至若陳簡齋『杏花疎影裏、吹笛到天明』之句，眞是自然而然。大抵前輩不留意於此，有一兩曲膾炙人口，餘多鄭乎率易。近代詞人，卻有用力於此者。倘以爲專門之學，亦詞家射雕手。

劉壎《水雲村稿》卷一三《詩說》 予訪綵野黃權院，年八十有四矣。精健不衰，氣象溫雅，有乾淳遺老風致，忠厚之味藹然，從容談詩。有曰：詩貴平易自然，最要血脈貫通，有倫有序。因舉梅詩『牆角數枝梅』云云，又舉月詩『騰騰離海角』云云。此二篇血脈貫通，次序不差，是一樣子也。越二日，往金谿，訪平山曾公，作詩多雄健，於近世詩深取蒼山翁。且云，少謁蒼翁於行都，翁曰：君作之大，合作顚詩一番，然後約而歸之正，乃有長進。問何謂顚詩？曰：若太白長吉盧仝是已。然性不喜爲此體，竟不果學。今老而思當時倘不以己見橫於胸次，而從前輩之教，用工一番，則吾詩當不止此。嘆息久之。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九《書鮑仲華詩後》 宋太宗、眞宗時，學詩者病晚唐萎薾之失，有意乎玉臺文館之盛，絺組彰施，極其麗密，而情流思蕩，奪於援據，學者病之。至仁宗朝，一二鉅公浸易其體，高深者極淩厲，摩雲決川，一息千里，物不能以逃遁，考諸《國風》之旨，則蔑有餘味矣！歐陽子出，悉除其偏而振挈之，豪宕悅愉悲慨之語，各得其職。今之言文章者，皆其門人，而於詩則不復有同焉。嘗深疑之，其力不能似之與？抑其心之和平不得與之同與？降於後宋，言詩者人人殊，而歐陽子之詩，訖未有宗之者。滁陽鮑君庭桂仲華，以詩一編，介余所從游郝君時升，求余敍。語完氣平，其於景也不刻削以爲能，順其自然，以合於理之正。考其從來，有似夫歐陽子之旨矣。

吳師道《吳禮部詩話》 唐子西詩文皆精確，前輩謂其早及蘇門，不在秦、晁下。以予評之，規模意度，殆是陳無己流亞也。世稱宋詩人，句律流麗，必曰陳簡齋；對偶工切，必曰陸放翁。今子西所作，流布自然，用故事故

語，融化深穩，前乎二公已有若人矣。

陳繹曾《詩譜・嵇康》　人品胸次高，自然流出。

又《謝靈運》　以險爲主，以自然爲工。李杜取深處多取此。

又　酌取險怪自然之中，而句句爲之。

又《謝朓》　藏險怪於意外，發自然於句中。齊梁以下造語皆出此。

劉基《誠意伯文集》卷五《項伯高詩序》　言生於心而發爲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強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蟲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況於人哉！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九《隴上白雲詩稿序》　越今三十年，當大明洪武之十年，以助教來中都分教諸生，而顯之之子太原倅惟德道出淮西，携其集示余，快讀數篇，因撫卷而嘆曰：詩固未易知也。三經三緯之體，已備於《三百篇》中。然當時自朝廷公卿大夫，以及閭巷匹夫匹婦，因時之治亂，政之得失，蓄於中而洩於外。如天風之振，不能不爲之聲，而不知聲之所出；海濤之涌，不能不爲之文，而不知文之所成。於是叶而歌之，用於閨門鄉黨邦國，而興起人心，使有勸懲矣。漢、魏以降，變而爲五言、七言，又變而爲律，則有聲律體制之拘作者，祈強合於古人，雖一辭一句，壯麗奇絕，既不本於自然，而性情之正，亦莫得而見之也。抑一代之詩有不可廢，嘗掇取楊、范而下三十餘家，及覽顯之之稿，則尤窮目力於雕鏤，言人所未至爲工。凡景物之遇發於大篇短章者，寄興高遠，工而不僻，清而不俚，可以附於中州舊集，而備清氣之一矣。故書其首而歸之。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四四《完庵詩集序》　夫詩自魏晉以下，莫盛於唐。唐之詩如李、杜二家，不可及已。其餘誦其詞，亦莫不清遠和暢，蕭然有出塵之意。其體裁不越乎當時，而世似相隔；其情景皆在乎目前，而人不能道。是以家傳其集，論詩者必曰唐人唐人云。抑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於胸中者有高趣，故寫之筆下，往往出於自然，無雕琢之病。如韋、柳又其首稱也。世傳應物所至，焚香掃地；而子厚雖在遷謫中，能窮山水之樂，其高趣如此，詩其有不妙者乎？

李東陽《麓堂詩話》　李長吉詩，字字句句欲傳世，顧過於劖鉥，無天眞自然之趣。通篇讀之，有山節藻棁而無梁棟，知其非大道也。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　《碧雞漫志》曰：「斛律金《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金不知書，同於劉項，能發自然之妙。韓昌黎《琴操》雖古，涉於摹擬，未若金出性情爾。

又　謝靈運『池塘生春草』，造語天然，清景可畫，有聲有色，乃是六朝家數，與夫『青青河畔草』不同。葉少蘊但論天然，非也。又曰：『若作「池邊」、「庭前」，俱不佳。』非關聲色而何？

又　子美曰：『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此景固佳。然『知』『見』二字着力。至於『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便覺自然。

又卷三　潞人盧浮邱名柟者，過鄴，訪予草堂，樽酒款洽，因談：『作詩有難易遲速，方見做手不同。』盧曰：『格貴雄渾，句宜自然。吾子何其太苦？恐刻削有傷元氣爾。』曰：『凡靜卧宜想頭流轉，思未周處，病之根也。數改求穩，一悟得純，子美所謂「新詩改罷自長吟」是也。吾子所作太速，若宿搆然。再假思索，則無瑕之玉，倍其價矣。』盧曰：『凡走筆率成一篇，雖欲求疵而治，竟不可得，做手定矣。奈何？』曰：『觀子直寫胸中所蘊，由乎氣勝，專效背水陣之法，久而雖熟，未必皆完篇也。子所作，惟以仙丹而療人間百病。予詩如扁鵲診脉，用藥不失病源。』盧曰：『平生口吃不能劇談，但與子操筆對賦，各見所長。』予曰，這是盧生倔強不服善處。

又卷四　自然妙者爲上，精工者次之，此着力不着力之分，學之者不必專一而逼眞也。專於陶者失之淺易，專於謝者失之餖飣。孰能處於陶謝之間，易其貌，換其骨，而神存千古。子美云：『安得思如陶謝手？』此老猶以爲難，況其他者乎？

陳霆《水南集》卷一七《答人論詩》　示論諸篇，不可謂非佳作，但碎金零錦，不免有破綻之嫌，短湊之迹，更在融會以成章，條以達辭，去小巧而務渾雄，化牽強而爲自然，剔杜撰而本出處，所貴詞理俱備，而華實相副，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則造作者之域，不難矣。

王世貞《藝苑卮言・論詞・司馬才仲詞》　吾愛司馬才仲『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有天然之美，令翻字者退舍。

又卷三　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又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茂先嘗謂士衡曰：『人患才少，子患才多。』然則陸之文病在多而蕪也。余不以爲然。陸病不在多而在模擬，寡自然之致。

又　淵明托旨沖澹，其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使無痕跡耳。後人苦一切深沉，取其形似，謂爲自然，謬以千里。

又　『問君何爲爾？心遠地自偏。』『此還有眞意，欲辨已忘言。』淸悠淡永，有自然之味。然坐此不得入漢魏果中，是未粧嚴佛階級語。

又卷四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爲談柄。近時楊用修爲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傅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古、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使非貞篤恬澹之人，諷高歷賞，光影相涵，雖甚動心，亦莫得而取之。

陸時雍《詩鏡總論》　子美之病，在於好奇。作意好奇，則於天然之致遠矣。五七言古，窮工極巧，謂無遺恨。細觀之，覺幾回不得自在。

王鑑《染香庵跋畫》　吾郡畫家文沈後幾作廣陵散矣。近時畫道最盛。頗知南宗正脈。但未免過於精工。所乏自然之致。余此冊雖不能夢見古人。幸無縱橫習氣耳。

賀貽孫《詩筏》　詩之近自然者，入想必須痛切；近沈深者，出手又似用雕刻，刻則傷氣，務在自然。

焦竑《澹園集》卷二三《竹浪齋詩集序》　詩也者，率其自道所欲言而已，以彼體物指事，發乎自然，悼逝傷離，本之襟度，蓋悲喜在內，嘯歌以宣，非強而自鳴也。以故二《南》無分音，列國無辨體，兩《雅》可小大而不可上下，三《頌》可今古而不可選擇，異調同聲，異聲同趣，遐哉旨矣。豈可謂瑟愈於琴，琴愈於磬，磬愈於柷圉，而輒差等之哉？

屠隆《由拳集》卷二三《文論》　宋人之詩，尤愚之所未解。古詩多在興趣，微辭隱義，有足感人。而宋人多好以詩議論，夫以詩議論，卽奚不爲文而爲詩哉？《詩三百篇》，多出於忠臣孝子之什，及閭閻匹夫匹婦童子之歌謠，大意主吟詠，抒性情，以風也，固非傳綜詮次以爲篇章者也，是詩之教也。

又　江文通《擬陶徵君》一首，非不酷似，然皆有意爲之。如富貴人家

園林，時效竹籬茅舍，聞雞鳴犬吠聲，以爲勝絕，而繁華之意不除。若陶詩則如桃源異境，雞犬桑麻，非復人間，究竟不異人間；又如西湖風月，雖日在歌舞濃豔中，而天然澹雅，非粧點可到也。

又　詩中之潔，獨推摩詰。即如孟襄陽之淡，柳柳州之峻，韋蘇州之警，劉文房之雋，皆得潔中一種，而非其全。蓋摩詰之潔，本之天然，雖作麗語，愈見其潔。孟、柳、韋、劉諸君，超脫洗削，尚在人境。摩詰如仙姬天女，冰雪爲魂，縱復瓔珞華鬘，都非人間。而諸君則如西子、毛嬙，月下淡粧，卻扇一顧，粉脂無色，然不免薰衣類面，護持愛惜。識者辨之。

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字法》　余兒時嘗聞先君語曰：「方干暑夜正浴，時有微雨，忽聞蟬聲，因而得句。急叩友人門，其家已寢，驚起問故。曰：『吾三年前未成之句，今已獲之，喜而相告耳。』乃『蟬曳餘聲過別枝』也。」後余見其全詩，上句爲『鶴盤遠勢投孤嶼』，殊厭其太露咬文嚼字之態，不及下語爲工。凡作詩鍊字，又必自然無跡，斯爲雅道。

又《載酒園詩話又編・中唐・劉長卿》　昔人編詩，以開元、大曆初爲盛唐，劉長卿開元、至德間人，列之中唐，殊不解其故。細閱其集，始知之。劉有古調，有新聲。盛唐人無不高凝整渾，隨州短律，始收斂氣力，歸於自然，首尾一氣，宛若面語。其後遂流爲張籍一派，益事流走，景不越於目前，情不踰於人我，無復高足闊步，包括宇宙，綜攬人物之意。雖孟襄陽詩，亦有因語眞而意近，以機圓而體輕者，然不佻不纖。隨州始有作態之意，實滑暑中之一葉落也。

又《宋・周必大》　周益公氣骨不高，而微有淹雅之度。如咏《楊廷秀家園》『回環自斷三三徑，頃刻常開七七花』，亦有自然之美也。

李漁《窺詞管見・第六則詞語貴自然》　意新語新，而又字句皆新，是謂諸美皆備，由武而進於韶矣。然具八斗才者，亦不能在在如是。以鄙見論之，意之極新，反不妨詞語稍舊，尤物衣敝衣，愈覺美好。且新奇未覩之語，務使一目瞭然，不煩思繹。若復追琢字句，而後出之，恐稍稍不近自然，反使玉宇瓊樓，墮入雲霧，非勝算也。如其意不能新，仍是本等情事，則全以琢句鍊字爲工。然又須琢得句成，鍊得字就。雖然極新極奇，卻似詞中原有之句，讀來不覺生澀，有如數十年後，重遇古人，此詞中化境，即詩賦古文之化境也。當吾世而幸有其人，那得不執鞭恐後。

施閏章《施愚山文集》卷六《綏菴詩稿序》　夫詩以自然爲至，以深造爲功。才智之士，鏤心劌腎，鑽奇鑿詭，矜翊高遠，鋒創元氣，其病在艱澀。若藉口渾淪，脫手成篇，因陳襲故，如官庖市販，咄嗟輻輳，不深入人肺腸，浸就膚陋，其病反出艱澀下。虎臣天才爽敏，刻意好古，匠心獨造，環瑰森拔，不肯一語近人。讀中秘書，春秋方盛，廣蒐博討，日浸月漬，漸進自然，其視古人奚若？且忘富貴，重行誼，往往與布衣歡，尊禮如大賓，生產日落，能傾槖急人，虎臣豈僅以詩傳哉？

周容《春酒堂詩話》　《早朝》四詩，賈舍人自是率爾之作，故起結圓亮而次聯強湊。少陵殊亦見窘。世皆謂王、岑二詩，宮商齊響。然唐人最重收韻，岑較王結更覺自然滿暢。且岑是句句和早朝，王、杜未免扯及未朝罷朝時矣。

宋徵璧《抱真堂詩話》　左思《招隱》詩「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所謂漸近自然。

又　『明月照積雪』，『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澄江靜如練』，『夜雨滴空堦』，『流水遶孤村』，『岸花臨水發』，俱自然妙句。予偶拈二語於室中曰：『鳥鳴山更幽』，『風定花猶落』。

王夫之《薑齋詩話》　古詩無定體，似可任筆爲之，不知自有天然不可越之榘矱。故李于鱗謂：唐無五古詩，言亦近是；無即不無，但百不得一二而已。所謂榘矱者，意不枝，詞不蕩，曲折而無痕，戍削而不競之謂。若于鱗所云無古詩，又唯無其形埒字句與其粗豪之氣耳。不爾，則『子房未虎嘯』及《玉華宮》二詩，乃李、杜集中霸氣滅盡，和平溫厚之意者，何以獨入其選中？

沈謙《填詞雜説・僻詞與常調》　僻詞作者少，宜渾脫，乃近自然。常調作者多，宜生新，斯能振動。

毛先舒《詩辯坻》卷一《總論》　詩固不可率爾下字，然當使法格融渾，雖有字法，生於自然。自宋人『詩眼』之説，摘次唐人一二字，酷欲倣效，不能益工，祇見醜耳。

又卷三《雜論》　詩不專貴用事而不害乎用事，所謂太虛不拒萬有，眞空不離色相也。詩貴自然而又不害乎錘鍛，所謂良金不憚燀冶，美玉不嫌琱琢也。

彭孫遹《金粟詞話・詞以自然爲宗》　詞以自然爲宗，但自然不從追琢中來，便率易無味。如所云絢爛之極，乃造平澹耳。若使語意澹遠者，稍加刻畫，鏤金錯繡者，漸近天然，則駸駸乎絕唱矣。

又《詠物詞不易工》　詠物詞，極不易工，要須字字刻畫，字字天然，方爲上乘。即間一使事，亦必脫化無跡乃妙。近在廣陵，見程邨、阮亭諸作，便爲歎絕，始幾幾乎與白石、梅谿頡頏今古矣。

王士禎《花草蒙拾・雕組須不失天然》　前輩謂史梅溪之句法，吳夢窗之字面，固是確論。尤須雕組而不失天然如『綠肥紅瘦』、『籠柳嬌花』，人工天巧，可稱絕唱。若『柳腴花瘦，蝶慳蜂慘』，即工，亦巧匠琢山骨矣。

王士禎、張篤慶、張實居答郎廷槐問《師友詩傳録》　蕭亭答：『七言長篇，宜富麗，宜峭絕，而言不悉。波瀾要宏闊，陡起陡止，一層不了，又起一層。卷舒要如意警拔，而無鋪敍之跡，又要徘徊回顧，不失題面，此其大略也。如《柏梁》詩，人各言一事，全不相屬，讀之而氣實貫串。此自然之妙，得此可以爲法。若短篇，詞短而氣欲長，聲急而意欲有餘，斯爲得之。長篇如王摩詰《老將行》，短篇如王子安《滕王閣》，最有法度。』

田同之《西圃詩説》　太白詩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詩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沉雄爲貴。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慨慷激烈、歔欷欲絕者，子美也。

又　詩以自然爲至，以遠造爲功。才智之士，鏤心劌目，鑽奇鑿詭，矜詡高遠，鏟削元氣，其病在艱澀。若藉口渾淪，脱手成篇，因陳襲故，如官庖市販，咄嗟輻輳，而不能驚魂駭目，深入人肺腸，寢就淺陋，其病反在艱澀下。

又　僻詞作者少，宜渾脱乃近自然。常調作者多，宜生新斯能振動。

龐塏《詩義固説》卷上　古人論樂，以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曰漸近自然。唯詩亦然。用字須活，選言須雅，詩成讀之，如天生現成有此一首詩供吾抄出者，則合乎自然矣，烏不佳！

又卷下　練句要歸自然，或五言，或七言，必令極圓極穩，讀者上口，自覺矯矯有氣。若一字不圓，便鬆散無力。

又　禪者云：『莫將父母生身鼻孔扭捏。』作詩任眞而出，自有妙境，若一作穿鑿，失自然之旨，極其成就，不過野狐外道，風力所轉耳。

喬億《劍谿説詩》卷下　字句又何嘗不鍊，但出語自然，不使人覺耳。

又《劍谿説詩又編》　韓詩固宗杜，又何嘗不慕李，而縱筆爲之，乃過唐之大家中，雖太白、子美、義山，莫不皆然。獨昌黎、長吉兩公，創闢奇險，不循徑道，而語語天拔，得未曾有，洵異才也。後人何可輕學，亦何可不學。

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上　前人評康樂詩，謂：『東海揚帆，風日流利。』此不甚允。大約匠心獨造，少規往則，鉤深極微，而漸近自然，流覽閒適中，時時浹洽理趣。劉勰云：『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遊山水詩，應以康樂爲開先也。

又　陶詩合下自然，不可及處，在眞在厚。謝詩經營而反於自然，不可及處，在新在俊。陶詩勝人在不排；謝詩勝人正在排。

又　唐玄宗『劍閣橫雲峻』一篇，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一篇，神完氣足，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絕頂，此律詩正體。而太白：『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一氣直下，不就羈縛。右丞：『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分頂上二語而一氣赴之，尤爲龍跳虎卧之筆。此皆天然入妙，未易追摹。

又　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澹，並入化機；而三家中，太白近樂府，右丞、蘇州近古詩，又各擅勝場也。他如崔顥《長干曲》、金昌緒《春怨》、王建《新嫁娘》、張祜《宮詞》等篇，雖非專家，亦稱絕調。

唐岱《繪事發微・自然》　自天地一闔一闢，而萬物之成形成象，無不由氣之摩蕩自然而成。畫之作也亦然。古人之作畫也，以筆之動而爲陽，以墨之靜而爲陰；以筆取氣爲陽，以墨生彩爲陰。體陰陽以用筆墨，故每一畫成。大而邱壑位置，小而樹石沙水，無一筆不精當，無一點不生動，是其功力純熟。以筆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其畫所以稱獨絕也。然工夫至此，非儷浮之所能知，亦非旦暮之間所可造。蓋自然者，學問之化境，而力學者，又自然之根基。學者專心篤志，手畫心摹，無時無處不用其學，火候到則呼吸靈。任意所至，而筆在法中。任筆所至，而法隨意轉。至此則誠如風行水面，自然成文，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所謂自然者非乎。語云：造化入筆端，筆端奪造化，此之謂也。

又《劍谿説詩又編》　韓詩固宗杜，又何嘗不慕李，而縱筆爲之，乃過

於生造，無飄灑自然之妙。

方世舉《蘭叢詩話》　宮詹公嘗問人：『汝輩作詩，今從何句作起？』此佛門棒喝。蓋料皆先有項聯，而後裝頭，此則非頭矣。內而血脈，外而肢骸，全係乎首以領之，可不貫冒，可不自然耶？故必先得起句，卻又非下筆即得之滑句。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一《統論上》　佶屈整牙，晦澀支離，非高古也。韻趣天然，從容飄緲，脫盡皮毛，直溯本根，此之謂高古耳。

又　所謂疎野，天然率眞，才用意便是假。如山間林下人，自與朝市衣冠別。此隨人地步看，不必摹仿。

又卷四《評論一・杜少陵》　《江亭》：『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無心入妙，化工之筆。說是理學不得，說是禪學又不得，於兩境外別有天然之趣。

又卷八《雜録》　古詩，短體如《十九首》，長篇如『孔雀東南飛』，皆是工夫極處，殆近天然。

李重華《貞一齋詩説・詩談雜録》　五言絕發源《子夜歌》，別無謬巧，取其天然，二十字如彈丸脫手爲妙。李白、王維、崔國輔各擅其勝，工者俱胎合乎此。

吴雷發《説詩菅蒯》　詩須鍼入，尤貴自然。但講鍼入而不求自然，恐雕琢易於傷氣；但講自然而不求鍼入，恐流入於空腔熟調，且便於枵腹者流。宜先從事於鍼入，然後求其自然，則得矣。

鄒一桂《小山畫譜》卷下《定稿》　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也。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可見畫求其工，未有不先定稿者也。定稿之法，先以朽墨布成小景，而後放之。有未安處，即爲更改。梓人畫宮於堵，即此法也。若用成稿，亦須校其差謬損益，視幅之廣狹小大而裁定之，乃爲合式。今人不通畫道，動以成稿爲辭，毫釐千里，竟成痼疾，是可嘆也。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　《詩人玉屑》云：『陸放翁詩本於茶山，茶山本於韓子蒼，三家句律，大概相同，至放翁則加豪矣。』然茶山詩較放翁渾成自然，固不可及。

又　石屏有《論詩十絕》，其論宋詩曰：『本朝詩出於經。』此人所未識，而復古獨心知之。又謂『胸中無千百卷書，如商賈乏貲，本不能致奇貨』。此皆務本之言。而其詩純任自然，則阮亭所謂『直率』者也。

又卷五　五言詩，自蘇、黄而後，放翁已不能胸踏實地。居此後者，欲復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誰信之？雖以遺山秀筆，而執柯睨視，未之審也。甚矣取逕之難也！

徐增《而菴詩話》　詩貴自然。雲因行而生變，水因動而生文，有不期然而然之妙，唐人能有之。

方薰《山静居論畫》　畫法須辨得高下。高下之際，得失在焉。甜熟不是自然，佻巧不是生動，浮弱不是工緻，鹵莽不是蒼老。拙劣不是高古，醜怪不是神奇。

又　畫柳不論疏密，用筆不論柔勁，只要自然。自然之妙，得之熟習，無他秘也。世人畫柳，知難於枝條，不知勢在株幹。發株出幹，不宜勻整，要虚實參差爲之。尤宜隨株出幹，隨幹發條。次第添補，宜多宜少。以勢度之，方得其妙。

郭麐《靈芬館詞話》卷一《朱彝尊詞》　竹垞才既絶人，又能搜剔唐、宋人詩中之字冷僻豔異者，取以入詞。至於鎔鑄自然，令人不覺，直是胸臆間語，尤爲難也。同時諸公，皆非其偶。梁汾時有俗筆。耒邊錦瑟，苦無動人。惟《飲水》一編，專學南唐五代，減字偷聲，駸駸乎入花間之室。

冒春榮《葚原詩説》卷一　詩以自然爲上，工巧次之。工巧之至，始入自然；自然之妙，無須工巧。高廷禮列老杜於大家，不居正宗之目，此其微旨。五言如孟浩然《過故人居》，王維《終南别業》，又《喜祖三至留宿》，李白《送友人》，又《牛渚懷古》，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宋之問《陸渾山莊》，此皆不事工巧極自然者也。

閔名《静居緒言》　昔人評康樂詩曰『初發芙蓉』，或曰『東海揚帆，風日流麗』，未爲切實。僕以謂天機道心，悠然冥會，時以易理見奇，予語成趣，深於自得而不踏前塵。諸謝中玄暉才地出衆，其自然之致，雋永之味，亦遠遜，故名與陶相埒，不虚也。

又　學杜詩，當從其細膩熨貼、老氣無敵處着意索解，乃見其自然

工夫。

又 元裕之曰：『柳子厚，唐之謝靈運；陶淵明，晉之白樂天。』柳原於謝則有之，白原於陶則未也。白平易而有痕跡，陶質實而極自然，韋蘇州其庶幾乎！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總論》 詩以古爲主，以高爲上，自然者次之，渾然者次之，超然者次之，純粹精鍊者次之，清新秀逸壯健者次之，奇麗瘦淡者次之。

施補華《峴傭說詩》 五言律有中二語不對者，如『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是也；有全首不對者，如『挂席幾千里』、『牛渚西江夜』是也。須一氣揮灑，妙極自然。初學人當講究對仗，不能臻此化境。

又 大謝山水游覽之作，極爲峭削可喜。峭削可矯平熟，峭削卻失渾厚。故大謝之詩，勝於陸士衡之平，顏延之之澀；然視左太沖、郭景純已遜自然，何以望子建、嗣宗之項背乎？

又 《和賈至舍人早朝》詩，究以岑參爲第一。『花迎劍珮』、『柳拂旌旗』，何等華貴自然！摩詰『九天閶闔』一聯，失之廓落；少陵『九重春色醉仙桃』，更不妥矣。詩有一日短長，雖大手筆不免也。

錢泳《履園譚詩》 作詩易於造作，難於自然。坡公嘗言：『能道得眼前眞景，便是佳句。』余嘗在燈下誦前人詩，每有佳句，輒拍案叫絕。一妾在旁問何妙若此，試請解之？余爲之講繹。乃曰：『此自然景象，何足取耶？』余笑曰：『吾所取者，正爲自然也。』

張問陶《船山詩草》卷一一《論詩十二絕句》 躍躍詩情在眼前，聚如風雨散如煙。敢爲常語談何易，百煉功純始自然。

秦祖永《桐陰論畫》 畫境當如春雲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乃爲眞筆墨，方能爲山水傳神。

劉開《劉孟涂集》文卷四《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漢人莫不能文，雖素不習者，亦皆工妙。彼非有意爲文也，忠愛之誼，悱惻之思，宏偉之識，奇肆之辨，恢諧之辭，出之於自然，任其所至而無不咸宜，故氣體高渾，難以迹窺。八家則未免有意矣。夫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效之過甚，拘於繩尺，而不得其天然。此其失二也。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二 陸生仲雪喜爲詩，弱冠得四五卷，皆清光滿紙。予走筆爲詩話十則以遺之，曰：詩有三境，學詩亦有三境。先取清通，次宜警鍊，終尚自然，詩之三境也。先愛敏捷，次必艱苦，終歸大適，學詩之三境也。夫鍊意、鍊氣、鍊格、鍊詞，皆鍊也。近人專以鍊字爲詩，既求小巧，必入魔障。而一味高言者，未講磨鍊，遽希自然，彼詡神來，吾嫌手滑耳。

陳僅《竹林答問》 問：鍊字與鍊句，似無異法？

鍊字在字上用力，若鍊句，當以渾成自然爲尚，著一毫斧鑿痕不得，不能以字法論也。宋人《詩眼》謂『好句要須好字』，以『鍊字不如鍊句』語爲未安，不亦謬乎？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陶詩獨絕千古，在『自然』二字。《十九首》、蘇李五言亦然。元氣渾淪，天然入妙，似非可以人力及者。後人慕之，往往有心欲求自然，欲矜神妙，誤此一關，遂成流連光景之習，如禪家之頑空，不惟不能眞空，反添空障，有何益哉！蓋自然者，自然而然，本不期然而然，適然得之，非有心求其必然也。此中妙諦，實費功夫。蓋根底深厚，性情眞摯，理愈積而愈精，氣彌鍊而彌粹。醞釀之熟，火色俱融；涵養之純，痕迹迸化。天機洋溢，意趣活潑，誠中形外，有觸即發，自在流出，毫不費力。故能興象玲瓏，氣體超妙，高渾古淡，妙合自然，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是也。此可以漸臻，而不可以強求。學者以爲詩之進境，不得以爲詩之初步，當於鎔鍊求之，經百鍊而漸歸自然，庶不致蹈空耳。若躐等效顰，襲其腔調字句，皮毛略似，神理全非，不啻雙鉤填廓，則病入膏肓，無藥可救矣。

又卷三 吳梅村詩，善於敍事，尤善言閨房兒女之情；熟於運典，尤熟於漢、晉、南北史諸書。身際鼎革，所見聞者，大半關係興衰之故，遂挾全力，擇有關存亡，可資觀感之事，製題數十，賴以不朽。此詩人取巧處也。其詩雖纏綿悱惻，可泣可歌，然不過《琵琶》、《長恨》一格，多加藻采耳。數見不鮮，惜其僅此一枝筆，未能變化；又惜其琱金鏤玉，縱盡態極妍，殊少古意，亦欠自然。倘不身際滄桑，不過冬郎《香奩》之嗣音，易能獨步一時？趙雲崧題其集云：『國家不幸詩家幸，一到滄桑句便工。』亦實語也。

劉熙載《詩概》 西江名家好處，在鍛鍊而歸於自然。放翁本學西江者，其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平昔鍛鍊之功，可於言外想見。

又《詞概·竹山爲長短句之長城》 蔣竹山詞未極流動自然，然洗鍊縝密，語多創獲。其志視梅溪較貞，其思視夢窗較清。劉文房爲五言長

城，竹山其亦長短句之長城與。

又《詞貴得本地風光》　詞貴得本地風光，張子野游垂虹亭作《定風波》有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是時子野年八十五，而坐客皆一時名人，意確切而語自然，洵非易到。

沈祥龍《論詞隨筆・詞宜自然》　詞以自然爲尚，自然者，不雕琢、不假借、不著色相、不落言詮也。古人名句，如『梅子黃時雨』、『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外自然而已。

又《用成語貴渾成》　用成語，貴渾成，脫化如出諸己。賀方回『舊游夢挂碧雲邊，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用薛道衡句，歐陽永叔『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用王摩詰句，均妙。李易安『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用世說新語，更覺自然。稼軒能合經史子而用之，自其才力絕人處，他人不宜輕效。

馮煦《蒿庵論詞・論柳永詞》　耆卿詞，曲處能直，密處能疏，寡處能平，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然好爲俳體，詞多媟黷，有不僅如提要所云，以俗爲病者。避暑錄話謂『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三變之爲世詬病，亦未嘗不由於此，蓋與其千夫競聲，毋甯白雪之寡和也。

陳廷焯《詞壇叢話・北宋詞風格高》　詞至於宋，聲色大開，八音俱備，論詞者以北宋爲最。竹垞獨推南宋，洵獨得之境，後人往往宗其說。然平心而論，風格之高，斷推北宋。且要言不煩，以少勝多，南宋諸家，或未之聞焉。南宋非不尚風格，然不免有生硬處，且太着力，終不若北宋之自然也。

又《喬夢符效易安》　易安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喬夢符效之，作《天淨沙》詞云：『一聲聲一聲聲，聲聲點點滴滴，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聲聲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眞眞。事事風風人傑出之作，後人學之，鮮有能並美者。

又《白雨齋詞話》卷三《虞道園似出仲舉之右》　虞道園詞筆頗健，似出仲舉之右。然所作寥寥，規模未定，不能接武南宋諸家。惟『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二語，卻有自然風韻。

王國維《人間詞話・容若詞眞切》　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眞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

又《詩詞貴自然》　人能於詩詞中不爲美刺投贈之篇，不使隸事之句，不用粉飾之字，則於此道已過半矣。

本色

陳師道《後山詩話》　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迨也。

曾季貍《艇齋詩話》　東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與其它文人之文、詩人之詩不同。文非歐曾之文，詩非山谷之詩，四六非荆公之四六，然皆自極其妙。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江西詩派序》　後山樹立甚高，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然自言其詩師豫章公。或曰：黃陳齊名，何師之有？余曰：射較一鏃，弈角不著，惟詩亦然。後山地位去豫章不遠，故能師之。若同時秦晁諸人，則不能爲此言矣。此惟深於詩者知之。文師南豐，詩師豫章，二師皆極天下人本色，故後山詩文高妙一世。然題《太白畫像》云：『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憂身陸沉。』勝士謂饒德操也。按德操此詩，云手污吾足之作，太爭地位，太白非德操，遂陸沉耶？似非篤論。

又《竹溪詩序》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爲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鉅儒及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

嚴羽《滄浪詩話・詩法》　須是本色，須是當行。

又　詩雖處在結裏，譬如番刀，須用北人結裏，若南人便非本色。

又《詩評》　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賢所及。

張炎《詞源》卷下《字面》　句法中有字面，蓋詞中一個生硬字用不

得。須是深加煅煉，字字敲打得響，歌誦妥溜，方爲本色語。如賀方回、吳夢窗，皆善於鍊字面，多於溫庭筠、李長吉詩中來。字面亦詞中之起眼處，不可不留意也。

李東陽《麓堂詩話》 六朝宋元詩，就其佳者，亦各有興致，但非本色，只是禪家所謂『小乘』，道家所謂『尸解』仙耳。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 傅玄《豔歌行》，全襲《陌上桑》，但曰：『天地正厥位，願君改其圖。』蓋欲辭嚴義正，以裨風教。殊不知『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已含此意，不失樂府本色。

又卷二 『孔雀東南飛』，一句興起，餘皆賦也。其古朴無文，使不用妝奩服飾等物，但直敍到底，殊非樂府本色。

又卷四 許用晦『年長每勞推甲子，夜寒初共守庚申』，實對干支，殊欠渾厚，無乃晚唐本色歟？

李開先《李開先集・閒居集》六《西野春遊詞序》 國初如劉東生、王子一、李直夫諸名家，尚有金、元風格，迺後分而兩之，用本色者爲詞人之詞，否則爲文人之詞矣。

唐順之《荆川先生文集》卷七《答茅鹿門知縣》 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殺，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烟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專學爲文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眞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爲諭，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綑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

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駡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眞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

又《與洪方洲書》 近來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胸臆，如諺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眞見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謂本色，此爲上乘文字。揚子雲閃縮譎怪，欲說不說，不說又說，此最下者。其心術亦略可知。眉山子極有見，不知韓子荆國何取焉。近來作家如吹畫壺，小兒吹泥鼓，俗謂之畫壺。糊糊塗塗，不知何調。又如村屠割肉，一片皮毛，斯益下矣。試質之兄，其有會焉否？

徐渭《徐渭集・徐文長佚草》卷一《西廂序》 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猶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書評中婢作夫人終覺羞澀之謂也。婢作夫人者，欲塗抹成主母而多插帶，反掩其素之謂也。故余於此本中賤相色，貴本色，衆人嘖嘖者我呴呴也。豈惟劇者，凡作者莫不如此。嗟哉，吾誰與語！衆人所忽，余獨詳，衆人所旨，余獨唾。嗟哉，吾誰與語！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三 自昔倚馬占檄，橫槊賦詩，曹孟德、李少卿、桓靈寶、楊處道之外，能復有幾？自非本色，故足貽姍。

又《讀書後》卷四《書李西涯古樂府後》 吾嘗者妄謂樂府發自性情，規沿《風》、《雅》，大篇貴樸，天然渾成；小語雖巧，勿離本色，以故於李賓

之擬古樂府，病其太涉論議，過爾抑剪，以爲十不得一。自今觀之，亦何可少？夫其奇旨創造，名語疊出，縱不可被之管絃，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字字求諧於《房中》、《鐃吹》之調，取其聲語斷爛者而模倣之，以爲樂府在是，毋亦西子之顰，邯鄲之步而已。

顧起綸《國雅品・士品三》　王司馬子衡　學古才辯。其爲文章，多漢晉人語，特閑於古體，如閭里孔櫓，泰嶽秦松，蒼秀挺鬱。王元美譏其稍露本色，不無有之。

王世懋《藝圃擷餘》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塵。即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縱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況此道乎？

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三五《敍咼氏家纔集》　蘇子瞻酷嗜陶令詩，貴其淡而適也。凡物釀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眞性靈也。濃者不復薄，甘者不復辛，唯淡也無不可造；無不可造，是文之眞變態也。風值水而漪生，日薄山而嵐出，雖有顧、吳，不能設色也，淡之至也。元亮以之。東野、長江欲以人力取淡，刻露之極，遂成寒瘦。香山之率也，玉局之放也，而一累於理，一累於學，故皆望岫焉而卻，其才非不至也，非淡之本色也。

陸時雍《詩鏡總論》　何遜以本色見佳，後之採眞者，欲摹之而不及。陶之難摹，難其神也；何之難摹，難其韻也。何遜之後繼有陰鏗，陰、何氣韻相鄰，而風華自布。見其婉而巧矣，微芳幽馥，時欲襲人。

又　劉夢得七言絕，柳子厚五言古，俱深於哀怨，謂《騷》之餘派可。劉婉多風，柳直損致，世稱韋柳，則以本色見長耳。

丁耀亢《赤松遊》卷上《題辭》　自元本久湮，《殺狗》、《荊釵》，既涉俗而無當於文人之觀，故時曲日競，越吹吳歈，僅纂組而止可爲案頭之賞，較之元本，大逕庭矣。愚謂凡作曲者，以音調爲正，妙在辭達其意；以粉飾爲次，勿使辭掩其情；既不傷詞之本色，又不背曲之元音，斯爲文質之平，可作名教之助。

賀貽孫《詩筏》　古今人才原不相遠，惟後人欲過古人，另出格調，超而上之。多此一念，遂落其後。如五言古詩，魏人欲以豪邁掩漢人，不知即以其豪邁遜漢之和平；晉人欲以工緻掩魏人，不知即以其工緻讓魏之本色。求高一着，必輸一着；求進一步，必退一步。

又　徐凝「一條界破青山色」，子瞻以爲惡詩。然入填詞中，倘是本色語。若梁昭明《擬古》詩云：「窺紅對鏡斂雙眉，含愁拭淚坐相思，念人一去幾多時」三句，竟是一半《浣溪沙》矣。至「眼語笑醫近來情，心懷心想甚分明。憶人不忍語，含恨獨吞聲。」又是《臨江仙》換頭也。然則齊、梁以後，不獨浸淫近體，亦已濫觴塡詞矣。或謂唐人近體盛而古詩元氣遂薄，不知唐人一副元氣，流浹在近體中，能使三百餘年不落宋、元詞曲一派者，非古詩存之，而近體存之也。

又　武人詩如楊素、高駢輩，風雅所收，不必論已。他若曹景宗僅能識字，及在席上拈競、病二韻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去病。」四語風韻灑落，翻覺楊素、高駢胸中多卻數卷書。又如斛律金目不知書，及作《敕勒歌》云：「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天然豪邁，翻覺曹景宗目中多卻數行字。以此推之，作詩貴在本色。

又　作詩有一題數首，而起結雷同，最是大病。如陳正字《感遇》諸篇起句云「吾觀龍變化」，又云「吾觀崑崙化」，又云「深居觀元化」，又云「幽居觀大運」是也。且其病不止於此，凡感遇咏懷，須直說胸臆，巧思夸語，無所用之。正字篇中屢用「仲尼」、「老聃」、「西方」、「金仙」、「日月」、「崑崙」等語者，非本色也。若張曲江《感遇》，則語語本色，絕無門面矣，而一種孤勁秀滄之致，對之令人意消。蓋詩品也，而人品係之。「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三復此語，爲之浮白。大抵正字別有佳處，不專在《感遇》數詩。《感遇》三十八篇，雖矯矯不羣，然吾所愛者，「吾觀龍變化」一首耳。

又　嚴滄浪云：「唐人與宋人詩，未論工拙，直是氣象不同。」此語切中窾要。但余謂作詩未論氣象，先看本色，若賈郎效士大夫舉止，暴富兒效貴公子衣冠，縱氣象有一二相似，然村鄙本色自在。宋人雖無唐人氣象，猶不失宋人本色，若近時人，氣象非不甚似唐人，而本色相去遠矣。

又　杜牧之作《杜秋娘》五言長篇，當時膾炙人口，李義山所謂「杜牧司勳字牧之，清秋一首《杜秋》詩。」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是也。余謂牧之自有佳處，此詩借秋娘以歎貴賤盛衰之倚伏，雖亦感慨淋漓，然終

嫌其語意太盡。層層引喻，層層議論，仍是作《阿房宮賦》本色，遂使漢、魏渾涵之意，漸至澌滅。是亦五言古之一變，有知者不以余言爲河漢也。

又　韋蘇州擬陶諸篇，非不逼肖，而非蘇州本色。蘇州本色在『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豈無終日會，惜此花間月』，『空館忽相思，微鐘坐來歇』。如此等語，未嘗擬陶，然欲不指爲陶詩，不可得也。

又　記昔年有田中丞者，招余同龍仲房泛舟曲水，有妓以仲房畫扇乞余題。余戲書云：『才子花憐惜，佳人水護持。』妓頗讀書，問所謂『水護持』者，得非用飛燕隨風入水，翠纓結裙故事乎？余曰：『非也。但將汝脂黛蘭麝及汝腔調習氣，和身拋向水中，洗濯淨盡，露出天然本色，方稱佳人，是謂「水護持」也。』妓含笑點首。今日學詩者，亦須拋向水中洗濯，露出天然本色，方可言詩人。

又　徐文長七言古，有李賀遺風。七言律雖近晚唐，然其佳者，升少陵、子瞻之堂，往往自露本色。惟五言律味短，而五言古欠蘊藉。集中詼語俊語，學之每能誤人，此其所病。然嘉、隆間詩人，畢竟推爲獨步。近日持論者，貶剝交長，幾無餘地，蓋薄其爲諸生耳。諺云：『進士好吟詩。』信哉！

賀裳《載酒園詩話・宋・李昴英》　李昴英填詞聖手，《景泰寺》詩：『遠鴉追夕照，低雁壓西風』，終不脫詞家本色。

又《皺水軒詞筌・詞宜本色語》　詞雖以險麗爲工，實不及本色語之妙。如李易安『眼波纔動被人猜』，蕭淑蘭『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戀伊』，魏夫人『爲報歸期須及早，休誤妾、一身閒』，孫光憲『留不得、留得也應無益』，嚴次山『一春不忍上高樓，爲怕見、分攜處』，觀此種句，覺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安排一個字，費許大氣力。

黃宗羲《黃梨洲文集》序類《胡子藏院本序》　詩降而爲詞，詞降而爲曲。非曲易於詞，詞易於詩也，其間各有本色，假借不得。近見爲詩者，襲詞之嫵媚；爲詞者，侵曲之輕佻。徒爲作家之所俘剪耳。

李漁《窺詞管見・第八則詞忌有書本氣》　詞之最忌者有道學氣，有書本氣，有禪和子氣。吾觀近日之詞，禪和子氣絕無，道學氣亦少，所不能盡除者，惟書本氣耳。每見有一首長調中，用古事以百紀，填古人姓名以十紀者，即中調小令，亦未嘗肯放過古事，饒過古人。豈算博士、點鬼簿之二說，獨非古人古事乎。何記諸書最熟、而獨忘此二事，忽此二人也。若謂讀書人作詞，自然不離本色，然則唐宋明初諸才人，亦嘗無書不讀，而求其所讀之書於詞內，則又一字全無也。文貴高潔，詩尚清眞，況於詞乎。作詞之料，不過情景二字，非對眼前寫景，即據心上說情，說得情出，寫得景明，即是好詞。情景都是現在事，舍現在不求，而求諸千里之外，百世之上，是舍易求難，路頭先左，安得復有好詞。

鄒祇謨《遠志齋詞衷・稼軒詞雄深雅健》　稼軒雄深雅健，自是本色，俱從南華沖虛得來。然作詞之多，亦無如稼軒者。中調短令亦間作嫵媚語，觀其得意處，眞有壓倒古人之意。爾來如展成反正酒，弈先偶然間，敦五焚筆硯，紫曜夢醒諸作，駸駸爭先，無愧夏公謹宣武學司空之恨。至阮亭、金粟、艾庵唱和，偶興數闋，以筆墨牢騷，寫胸中塊壘，無意摹古，而提劉摯陸，予能無續貂之愧耶。

又《雲間諸子詞》　王次公云：詞曲家非當行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麗語而復當行，不得不以此事歸之雲間諸子。至婁東惟夏次谷二君，善能作本色語，揆之乃祖，可謂大小美復出。

周亮工《賴古堂集》卷二〇《復余澹心》　近日新詞競出，非不靡靡可聽，但賓白益工，詞曲益艷，其去元人日益遠，讀廣霞君《集翠裘》，覺馬致遠、喬夢符一燈猶未滅也，純用本色，絕去纖巧。廣霞君不屑與世人鬬巧爭能，只欲以本色二字挽回風氣耳。三十年來弟最心許者錢塘沈孚中之《息宰河》。孚中名乘，雖未登峰造極，而一落筆便有證入元人三昧，狠心辣手，近日博山堂、粲花齋皆不及也，石巢又勿論矣。惜其早死，未見其成，使天假此君以年，沉雄老靠，或亦不減吾廣霞也。聞此中有解事優人，竟能演此，旗亭中不乏雙鬟妙女，廣霞君遂欲呼天下詞人爲田舍奴矣。如尚不行，當呼來以一巵爲廣霞君壽。

劉體仁《七頌堂詞繹・稼軒非本色詞》　稼軒『盃汝前來』，《毛穎傳》也。『誰共我，醉明月』，《恨賦》也。皆非詞家本色。

又《易安詞本色當行》　柳七最尖穎，時有俳狎，故子瞻以是呵少游。若山谷亦不免，如我不合太擸就類，下此則蒜酪體也。惟易安居士『最難將息，怎一個愁字了得』，深妙穩雅，不落蒜酪，亦不落絕句，眞此道本色當行第一人也。

歸莊《歸莊集》卷三《眉照上人詩序》 情與景合而有詩。廊廟有廊廟之情景，緇衣黃冠有緇衣黃冠之情景。情眞景眞，從而形之詠歌，其詞必工。如舍現在之情景，而別取目之所未嘗接，意之所不相關者，以爲能脫本色，是相率而爲僞也。昔人謂僧人詩忌蔬筍氣，然則達官之詩必忌臺閣氣，隱士之詩必忌山林氣而後可，豈通論哉！

周容《春酒堂詩話》 詩不審章而論句，遂趨中晚。然少陵章法，又須求其不可測處，否則如『丞相祠堂』與『諸葛大名』諸篇，爲宋人師承，涉於議論，失詩本色。嗟乎！既免中晚之卑，又免宋人之橫，吾於近代中，將起誰氏而與言詩乎？

沈謙《填詞雜説・二李當行本色》 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

又《秦詞直抒本色》 秦少游『一向沈吟久』，大類山谷《歸田樂引》，鏟盡浮詞，直抒本色。而淺人常以雕繪傚之。此等詞極難作，然亦不可多作。

毛先舒《詩辯坻》卷一《總論》 記云：『白受采。』故知淡者詩之本色，華壯不獲已而有之耳。然淡非學詣閎邃，不可襲致，世有強托爲淡者，寒瘠之形立見，要與浮華客氣厭病等耳。

又卷二《六朝》 《休洗紅》二首，政是張、王樂府本色，用修稱其古雅，殊謬矣。

又卷三《唐後》 『暫將弓並曲，翻與扇俱團』，蔣仲舒謂之近俗。然是初唐本色語，自六朝來，第未稱佳，亦胡云俗？

又卷四《詞曲》 《西廂傳奇》凡四種，王、關稱最，而詞多出董解元記。董詞稍質於王，風趣不及，沉刻過之。李日華、陸天池俱稚兒號嗄耳。然董詞今失其腔，雖老樂工不辦入弦索。至於綺思雋語，窮工極幽，而仍不失本色，即元、明大家，辦此亦少。相傳董金人，或云元人。王曲『南海水月觀音現』，本董句，而有田水月改王本『現』字作『院』字，即此可證其非。田水月本改《北西廂記》最詳謬，舉一端耳。合田水月成『渭』字，當是市傭僞托徐天池。然天池於詞家亦本非正派，《四聲猿》正復筆粗墨燥，皮相謂之元耳。

葉燮《己畦集》卷八《小丹丘詞序》 余十五年前，亦頗作詞，嘗積數百首。已而思曰：詞者，詩之餘也。吾之心思志慮，寄托感興，亦何有所不得於詩？又何必復事於其餘？且詞之意、之調、之語、之音、揆其所宜，當是閨中十五六歲柔嫵婉孌好女，得之於繡幙雕闌，低鬟扶鬢，促黛微吟，調粉澤而書之，方稱其意、其調、其語、其音。若鬚眉男子而作此生活，試一設身處地，不亦寂然汗下耶？無已，則仍以鬚眉本色如蘇如辛而爲之，鬚眉之本色存，而詞之本色亡矣。余故十五年來，絕不作此；其已作者，亦棄置不復存矣。

又《原詩》卷一《内篇上》 從來豪傑之士，未嘗不隨風會而出，而其力則嘗能轉風會。人見其隨乎風會也，則曰其所作者，眞古人也；見能轉風會者，以其不襲古人也，則曰今人不及古人也。無論居古人千年之後，即如左思去魏未遠，其才豈不能爲建安詩耶？觀其縱橫躑躅，睥睨千古，絕無絲毫曹、劉餘習。鮑照之才，迥出儕偶，而杜甫稱其俊逸。夫俊逸則非建安本色矣，千載後無不擊節此兩人之詩者，正以其不襲建安也。奈何去古益遠，翻以此繩人耶？

又卷四《外篇下》 齊、梁駢麗之習，人人自矜其長，然以數人之作，相混一處，不復辨其爲誰，千首一律，不知長在何處。其時膾炙之句，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等語，本色無奇，亦何足豔稱也？

彭孫遹《金粟詞話・詞體以豔麗爲本色》 詞以豔麗爲本色，要是體製使然。如韓魏公、寇萊公、趙忠簡，非不冰心鐵骨，勳德才望，照映千古。而所作小詞，有『人遠波空翠』、『柔情不斷如春水』、『夢回鴛帳餘香嫩』等語，皆極有情致，盡態窮妍。乃知廣平梅花，政自無礙。豎儒輒以爲怪事耳。司馬溫公亦有《寶髻鬆》一闋，姜明叔力辨其非，此豈足以誣溫公，眞贅要可不論也。

惲正叔《南田論畫》 近日寫生家多宗余《沒骨花圖》，一變濃麗時習，足以悅目爽心。然傳模既久，將爲濫觴。余故亟稱宋人澹雅一種，欲使脂粉華靡之態，復還本色。

王士禎《帶經堂集》卷七五《趙怡齋詩序》 論詩當先觀本色。《碩人》之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尼父有『繪事後素』之說，即此可悟本色之旨。彼黃眉黑妝，折腰齲齒，非以增妍，祇益醜耳，矧效西子之顰，學步者哉！

怡齋從吾學詩數年矣，風氣日上，遂能自名一家。大抵植基於阮、陳，取裁於二謝，沿溯於高、岑，而近體多近放翁。綜而論之，其妙在本色，如邢夫人亂頭粗服，能令尹夫人望而泣下，自慚弗如。予因論次，都爲一卷。

又《花草蒙拾・歐石詞工拙懸殊》　『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升庵以擬石曼卿『水盡天不盡，人在天盡頭』，未免河漢。蓋意近而工拙懸殊，不啻霄壤。且此等入詞爲本色，入詩即失古雅，可與知者道耳。

先著、程洪撰胡念貽輯《詞潔輯評》卷一《卜算子・辛棄疾漢代李將軍》　南渡以後名家，長詞雖極意琱鐫，小調不能不歛手。以其工出意外，無可著力也。稼軒本色自見，亦足賞心。

又卷四《繞佛閣・周邦彥暗塵四歛》　一刻吳文英。玩其筆意，亦頗似夢窗。然『望中迤邐』、『浪颺春燈』，則多屬美成本色語。

王又華《古今詞論・張世文詞論》　張世文曰：詞體大略有二：一婉約，一豪放，蓋詞情蘊藉，氣象恢弘之謂耳。然亦在乎其人，如少游多婉約，東坡多豪放，東坡稱少游爲今之詞手，大抵以婉約爲正也。所以後山評東坡，如教坊雷大使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田同之《西圃詞說・宗梅岑論詞以豔麗爲工》　宗梅岑曰：『詞以豔麗爲工，但豔麗中須近自然本色方佳。近日詞家極盛，其卓然命世者，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世人不解，謂其使事太多，相率交詆，此何足怪。蓋尋常救粟者，不知石砝海月爲何物耳。』

王原祁《麓臺畫跋・倣設色倪黃》　壬辰春正望後，燈事方闌，料峭愈烈，銜盃呵凍，放筆作此圖，似有荆關筆意，而風趣用元人本色。此倪黃窠臼未能純熟脫化也。傅以淺色，恐益增其累耳。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下　援引典故，詩家所尚。然亦有羌無故實而自高，膾炙人口者。假如作田家詩，只宜稱情而言，乞靈古人，便乖本色。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五言古以陶靖節爲詣極，但後人輕易摹仿不得。王、孟、韋、柳雖與陶爲近，亦各具本色。韋公天骨最秀，然亦參學謝康樂。至坡老和陶，好在不學狀貌。陳伯玉是阮嗣宗的派。

趙翼《甌北詩話》卷三《韓昌黎詩》　韓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顧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氣橫恣，各開生面，遂獨有千古。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闢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闢山開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險處亦自有得失。蓋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則專以此求勝，故時見斧鑿痕迹。有心與無心異也。其實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從字順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專以奇險見長。恐昌黎亦不自知，後人平心讀之自見。若徒以奇險求昌黎，轉失之矣。

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上　淵明清遠閒放，是其本色，而其中有一段深古朴茂不可及處。或者謂唐王、孟、韋、柳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亦有見之言也。

方薰《山靜居論畫》　天池天賦卓絕，書畫品詣特高，狂猶處非其本色。陳道復於時自出機軸。二家墨法，有王洽、米顛之風。

錢杜《松壺畫憶》卷下　余在滇中，與永豐寺僧怡公頗往還。一日至寺中西齋，堂壁上懸畫，細辨之爲王安石作，即張丑《清河書畫舫》所載《天香雲岫》是也。其上雲林生五言古一章，與所載合。畫之上增一平『西親王之寶』，知曾爲吳逆所藏。圖中桂樹皆細攢點，草堂三楹，主人意態閒適，旁一童子煎茶，後爲層巒。皴法是北宋人本色，極蒼渾秀潤，雲林書遒雅可喜。余以二十千易得之，裝池未竟，爲人豪奪去。至今邱壑如在目前。

郭麐《靈芬館詞話》卷二《吳偉業詞》　紅豆、梅村詩筆擅一時，而詞皆非本色。梅村詞雖比紅豆較工，亦沿明人熟調，然於曲獨工。曩見秣陵春傳奇，以爲玉茗之後，殆無其偶。特未著譔人之名，及見其金人捧露盤詞題爲觀演秣陵春句云：『喜新詞，初填就，無限斷人腸。』爲知音，子細思量。儻聲減字，畫堂高燭弄絲簧。』乃知出於梅村之手也。

閔名《靜居緒言》　韋、柳詩皆本色文字，大璞不琢，人知其美而往往易視，殊不知雖於藻飾者多矣。故歷觀自來名爲學韋、柳者，率多浮薄疎庸之筆。

延君壽《老生常談》　《下途歸石門舊居》云云，篇中多用整句，太白詩未可多得，最宜師法。『將欲辭君挂帆去』二語，是太白本色。『俯仰人間易凋朽』，亦突接硬轉法也。『我離雖則歲物改』四句，當玩其轉筆之捷，眞能如風掃籜。再接『石門流水舊桃花』四句，益覺得氣味濃厚，文境寬綽有餘。將到結尾，又用『何必常從七貴游』二語一束，可云到底不懈。選本不登此

種，美不勝收也。從此問津，覺武陵仙源尚在人世。

尚鎔《三家詩話・三家分論》　讀茗生長篇，人或嫌其單薄；讀雲松長篇，人多嘆其典贍。然茗生本色極高，且精光貫注，使人不敢逼視；雲松則近於掉書袋矣。蓋茗生失在矜才，雲松失在逞博也。

又　明七子如何、李、滄溟詩，雖摹古未化，然其生平之行誼，各有卓然自立之處，所以前人雖極力貶斥，詩究難泯。讀三家之詩，須知三家之大節各有可傳，不第以眞才本色鼎立一時，而雲松尤爲醇美。

周濟《宋四家詞選眉批・周邦彥・少年游並刀如水》　此亦本色佳製也。本色至此便足，再過一分，便入山谷惡道矣。

馮金伯《詞苑萃編》卷二《辛詞本色》　南渡以後，名家長詞極意雕鐫，外調不能不斂手。以其工出意外，無可著力也。稼軒本色自見，亦足賞心。

又卷八《菊莊詞漸近自然》　詞之佳者，正以本色漸近自然，不在縷金錯采爲工也。讀電發諸作，故得此意。至『一片殘陽在客衣』，直是神到語，雖秦七復生，亦當絕倒。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二　陳履常謂『東坡以詩爲詞』，趙閑閑、王從之輩均以爲不然，稱其詞『起衰振靡，當爲古今第一』。愚謂王、趙之徒，推奉太過也。何則？以詩爲詞，猶之以文爲詩也。韓昌黎、蘇眉山皆以文爲詩，故詩筆健舉駿爽，而終非本色；以詩爲詞，則其功過亦若是已矣。雖然，天下猶有以詩爲文、以詞爲詩者：以詩爲文，六朝儷偶之文是也；以詞爲詩，晚唐、元人之詩是也。知以詩爲文、以詞爲詩之失，則知矯之者之爲健筆矣，而所失究在於不如其分也。夫太白以古爲律，律不工而超出等倫；溫、李以律爲古，古即工而半無眞氣。持此爲例，則東坡之詩詞，未能獨占古今，而亦埽除凡近者歟！

又卷三　『文章不如仲氏好，叔氏最少今亦老。五郎十歲未知學，嗟我何爲長遠道？諸兒讀書俱不多，又不力耕知奈何』。此等筆力，元一代惟道園能之，大家本色本領在此。吳淵穎研鍊老重，而能密不能疏，能華不能樸，以此遜道園矣。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二　若專學古人一家，肖其面目，而自己並無本色，以及雜仿前賢各家，孰學孰似，不能稍加變化者，雖有才筆，皆不得謂之成就，只可概謂詩人而已，則又小家之不若矣。

劉熙載《詩概》　江文通詩，有淒涼日暮，不可如何之意。此詩之多情而人之不濟也。雖長於雜擬，於古人蒼壯之作亦能肖吻，究非其本色耳。

又《詞概・人籟悉歸天籟》　古樂府中，至語本只是常語，一經道出，便成獨得。詞得此意，則極鍊如不鍊，出色而本色，人籟悉歸天籟矣。

沈祥龍《論詞隨筆・長調作法》　長調須前後貫串，神來氣來，而中有山重水複、柳暗花明之致。句不可過於雕琢，雕琢則失自然。采不可過於塗澤，塗澤則無本色。濃句中間以淡語，疏句後接以密語，不冗不碎，神韻天然，斯盡長調之能事。

江順詒輯《詞學集成》卷五《宋人詞評》　陳無己云：『東坡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周暉云：『豈無去國流離之思，殊覺哀而不傷。』

馮煦《蒿庵詞話・論吳文英詞》　夢窗之詞，麗而則，幽邃而綿密，脈絡井井，而卒焉不能得其端倪。尹惟曉比之清眞，沈伯時亦謂深得清眞之妙，而又病其晦。張叔夏則譬諸七寶樓臺，眩人眼目。蓋山中白雲，專主清空，與夢窗家數相反，故於諸作中，獨賞其唐多令之疏快。實則何處合成愁一闋，尚非君特本色。提要云：『天分不及周邦彥，而研鍊之功則過之，詞家之有文英，如詩家之有李商隱。學老杜，亦如文英之學清眞也。』

陳廷焯《詞壇叢話・漁洋以詩爲詞》　漁洋小令，每以詩爲詞，雖非本色，然自是詞壇中一幟。西堂小令亦工，然終不及也。

又《白雨齋詞話》卷一《後主詞思路悽惋》　後主詞思路悽惋，詞場本色，不及飛卿之厚，自勝牛松卿輩。

又卷四《樊榭國香慢》　樊榭國香慢素蘭云：『月中何限怨，念王孫草綠，孤負空香。冰絲初弄，清夜應訴悲涼。玉斷相思一點，算除是、連理唐昌。閒階澹成夢，白鳳梳翎，寫影雲窗。』聲調清越，是其本色，亦是其所長。

又《竹嶼詞風流婉雅》　風流婉雅，是竹嶼本色。吳中七子，璞函而外，固當首屈一指。

又《趙璞函詞穠艷》　趙璞函詞，措語穠至，用筆清虛，規模亦甚宏

遠，可與竹垞、樊榭並驅爭先。璞函詞，穠艷是其本色。然能規橅古人，不離分寸。故雅而不晦，麗而有則。視國初名家，正不多讓。

又卷五《高庵菩薩蠻諸詞・全祖飛卿》 高庵菩薩蠻諸詞，全祖飛卿，而去其穠麗之態，略帶本色，境地甚高。如：『人人都說江南好。今生只合江南老。水調怨揚州。月明花滿樓。』又，『懶起學濃妝。偷開繡鳳凰。』又，『輕雲簾乍捲。香霧羅帷掩。記得嫁王昌。盈盈出畫堂。』又，『荼蘼開後春波度遠江。』又，『郎意若爲尋。妾愁江水深。』又，『樓頭花事急。金雁無消息。怎得晚春時。薄情郎早歸。』又，『簾外幾番風。香閨夢正濃。』和平溫厚，感人自深。溫、韋後一千年來，此調久不彈矣，不謂於高庵見之，豈非快事。

張德瀛《詞徵》卷五《柳詞多本色語》 耆卿詞多本色語，所謂有井水處，能歌柳詞，時人爲之語曰『曉風殘月柳三變』，又曰『露花倒影柳屯田』，非虛譽也。特其詞婉而不文，語纖而氣雄下，蓋骫骳從俗者。以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旨繩之，則望景先逝矣。胡致堂謂爲掩衆制而盡其妙，蓋耳食之言耳。

況周頤《蕙風詞話續編》卷一 《石屏詞》往往作豪放語，緜麗是其本色。《滿江紅・赤壁懷古》云：『赤壁磯頭，一番過、一番懷古。想當時、周郎年少，氣吞區宇。萬騎臨江貔虎噪，千艘烈炬魚龍怒。捲長波、一鼓困曹瞞，今如許。江上渡，江邊路。形勝地，興亡處。覽遺蹤勝讀、詩書言語。幾度東風吹世換，千年往事隨潮去。問道旁、楊柳爲誰春，搖金縷。』歇拍云云，是本色流露處。

法（法度、法律）

韓愈《昌黎先生集》卷一八《答劉正夫書》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

《新唐書》卷二〇一《文藝列傳敘》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緒句繪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貞元間，美才輩出，擩嚆道眞，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其可尚已！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一〇一《唐文爲一王法論》 任斯道之託，以統天下之異，則不可無以尊其權。天下惟一王之法，最足以一天下之趨向。彼其慶賞刑威之用於天下，而天下莫與之抗者，以其法之所存故也。君子任斯道於一身，以正天下之不正，裁節矯揉，而不使之差跌於吾規矩準繩之所不能制。則一王之法，豈獨有天下者司之，而斯文獨無之哉？聖人不作，學者無歸往之地，重之以八代之衰，而道喪文敝。後生曲學之於文，僅如偏方小伯，各主一隅，而不覩王者之大全。或主於王楊，或主於燕許，非無其主也，然特宗於伯爾。

有韓子者作，大開其門以受天下之歸，反祖劉僞，堂堂然特立一王之法，則雖天下之小不正者，不於王，將誰歸？史臣以唐文爲一王法而歸之。韓愈之倡是法也，惟韓愈足以當之。天下莫不有所主：江海能爲百谷主也，而後百川歸之；太山能爲羣嶽主也，而後羣目仰之。天下之分，自敵己以上，毫髮不可妄踰，而況於道之所統，其去取予奪可無王法以裁正之乎？孔孟一窶人爾，《魯史記》一書，孔子何爲傲然立一王之法，以刑賞天下之諸侯，而當時謂之素王？七篇之書，孟子胡爲司距放之權，而天下亦謂爲亞聖？

孔子豈不知華衮鈇鉞施之列國則爲僭？而禹、周、孔公執天下之勢，孟子亦豈不知與己大相遼絕乎？書以載道，文以經世，以言語代賞罰，筆舌代鞭朴，其所立之法，雖儼然南面之尊，有不能與之爭衡者。然後知一王之法，吾孔孟立之以垂世久矣，非用空言而徒爲記載也。

不幸聖人歿而王法絕，火於秦，黄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之間，間有文人才士以主持斯文，攘臂鼓吻以自立其說，然曰《離騷》爲奴婢，指屈宋爲衙官，罵宋玉爲罪人，呼阮籍爲俗吏，其剽立氣勢則有之矣，而王法則吾不知也。有唐之興，絺章繪句，尚存江左之失，末宗燕、許，如翠微宮之頌、啓母碣之銘、洛寶書之頌、周受命之頌，皆迎合揣摩之文也；未得王、楊，則韓休之薄滋味，張九齡之窘邊幅，王（勃）〔翰〕之多玷缺，許景先之乏風骨，皆未能粹然一出於正也。是何也？主王楊之伯，主燕許之宗，則蕞爾之國，不足以一天下之異也。

有昌黎韓愈者出，刊落陳言，執六經之文以繩削天下之不吾合者。《原道》一書，汪洋大肆；《佛骨》一表，生意凜凜，正聲勁氣巍然，三代令王之法且遜之。其始也，王、楊爲之伯，天下安其伯而不敢辭，以爲文章之法出於王、楊也。及其久也，燕、許爲之宗，則天下宗其文而不敢異，以爲文章之法出於燕許諸人也。最後，愈之爲文，法度勁正，迫近盤誥，宛然有王者之法，下視北面厥角以聽王法之予奪哉？雖然，天下之習沉涵浸漬之久，則其弊非一朝之可革。變齊僅可以至魯，變魯僅可以至道。以聖人之才量，豈不能直變一齊，而且革之以漸焉。況唐之文敝，漸靡晉宋之餘習，自貞觀後，王師旦黜，張昌齡、裴鏘、駱賓王等輩，雖太宗、高宗主之，而斯文之弊且不能盡革。使文章之變，非燕、許諸人爲之先，則一韓愈豈能以一髮挽千鈞哉？雖然，立一王之法以裁天下之異習，此上之人爲之，愈何與焉？大曆、貞元，徒事姑息，而元和、長慶，戾吾道尤甚焉！立唐文章之王法，不出於時君，而出於愈，愈亦甚不得已也。雖然，史臣之說，雖論愈也，亦規唐也。

姜夔《白石道人詩説》　波瀾開闔，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陣，方以爲正，又復是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

王柏《魯齋王文憲公集》卷一一《題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後》　吁！若蟠浦先生王公之文，亦可謂得其正氣者乎。予學也晚，未及識公，而予之族姪侃，少嘗師之，爲予言公之學頗詳。公嘗客諸侯於邊郡，數經搶攘之變，而能相與備禦，計畫精密，拊定反側，勇往直前，眞嘗世有用之才。卒不與時偶，歸而講道枌社，莫不嚮慕，固已起敬曰久。一日得公《碧霞》之集，窮日夜而讀之。其詩清麗閒雅，其文典駿有法度，於蘊藉中得其精實之味，尤恨其不得識公，而相與從事於斯也。又恨其銓次未約，猶以半年之作，雜於其中。貴多不貴精，後世文集之通患，若考其後先，因得其進學之序，亦在乎人善觀之而已。某不揆荒淺，有感公之文，而著其正氣之說於后云。

范晞文《對牀夜語》卷二　周伯弼云：言詩而本於唐，非固於唐也。自《河梁》之後，詩之變，至於唐而止也。謫仙號爲雄拔，而法度最爲森嚴，況餘者乎？立心不專，用意不精，而欲造其妙者，未之有也。元和蓋詩之極盛，其實體製自此始散，僻字險韻以爲富，率意放詞以爲通，皆有其漸，一變則成五代之陋矣。

王若虚《滹南詩話》卷三　古之詩人，雖趣尚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於自得。至其辭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者。魯直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黨以衣鉢相傳，號稱法嗣，豈詩之眞理也哉？

郝經《陵川集》卷二三《答友人論文法書》　經白：急來，惠問作文法度利病。何吾子過於巽下，以能問不能，猶以工師審繩墨於匠人也。何倒置若是之甚哉？然切磋之義不可廢，非吾子之言，何以發經之蒙覆，動某之狂言哉？

二帝三王無文人，仲尼之門，雖曰文學，亦無後世篇題辭章之文。故先秦不論文。騷人作而辭賦盛，故西漢始論文，時則有揚雄之書。東漢復論文，時則有蔡邕之書。建安以來，詩文益盛，語三國則有魏文帝陳思王之論。語晉宋則有陸機沈約之作，折衷南北七代，則有文中子之說。至李唐則韓柳氏爲規矩大匠。如韓之《答李翊上于襄陽答尉遲生》、《與馮宿》，柳之《與楊京兆答韋中立報陳秀才答韋珩復杜溫夫》及與友人等作，加之以李翺之《答王載言》、《寄從弟正辭》。皇甫湜之《答李生》、《復答李生》。下逮歐王蘇黄之論議。則窮原極委，無所不至其極，無法復可說，百世有餘師矣。

經何人也，而敢復論文章之法乎？顧有一焉，不敢告也。爲文則固自

有法，故先儒謂作文體制之而後文勢。雖然，理者法之源，法者理之具；理致夫道，法工夫技；明理，法之本也。吾子所謂法度利病，近世以文爲技，與求夫法，資於人而作之者也。非古之以理爲文，自爲之意也。

古之爲文也，理明義熟，辭以達志爾。若源泉奮地而出，悠然而行，奔注曲折，自成態度，匯於江而注之海，不期於工而自工，無意於法而皆自爲法，故古之爲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一資於人而無我。是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無法。秖爲近世之文，弗逮乎古矣。夫理，文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有理則有法矣，未有無理而有法者也。六經，理之極，文之至，法之備也。故《易》有陰陽奇耦之理，然後有卦畫爻象之法；《書》有道德仁義之理，而後有典謨訓誥之法；《詩》有性情教化之理，而後有風賦比興之法；《春秋》有是非邪正之理，而後有褒貶筆削之法；《禮》有卑高上下之理，然後有隆殺度數之法；《樂》有清濁盛衰之理，而後有律呂舒綴之法。始皆法在文中，文在理中，聖人制作裁成，然後爲大法，使天下萬世知理之所在而用之也。自孔孟氏沒，理寖廢，文寖彰，法寖多。於是左氏釋經而有傳注之法，莊、荀著書而有辨論之法，屈、宋尚辭而有騷賦之法，馬遷作史而有序事之法。自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至韓、柳、歐、蘇氏，作爲文章，而有文章之法。皆以理爲辭而文法自具。篇篇有法，句句有法，字字有法，所以爲百世之師也。

故今之爲文者，不必求人之法以爲法，明夫理而已矣。精窮天下之理而造化在我，以是理，爲是辭，作是文，成是法，皆自我作。志帥行權，多多益善。標識根據，不偏不倚，中天下、準四海以爲正；輝光照耀，炳烈燊發，引日星、麗霄漢以爲明；造微入妙，探頤索隱，極九地、築底裏以爲深；包括綿長，籠罩遐外，塵天地、芥太極以爲大；龍驤虎步，瞰眺八極，叅風雲、厲威震以爲雄；躋攀倚拔，窮原無上，棄形器、脫凡邇以爲高；莽蒼闊越，混涵太樸，鬱鴻荒、全渾沌以爲古；震雷霆，開昏塞，節八音，鳴萬籟，有始有卒，如律如呂以爲聲；通一元，貫四時，塞天地，鼓萬物，噴薄動盪，生成化育以爲氣；挈矩布算，撙節量度，徑圍天地，位置六合，規萬世以爲格；巍岸磊落，欲顛欲立，墮疊太華，推移日觀，屹萬仞以爲形；敷布振迅，欲斂欲溢，排闢孟門，疏鑿龍漩，決萬里以爲勢；爲門爲庭，爲堂爲殿，爲樓爲閣，以爲問架；爲甲爲乙，爲首爲尾，爲腹爲背，以爲鋪敍；爲閉爲鍵，爲構爲締，爲聯爲屬，爲棼爲鎋，以爲關鍵；爲困爲廩，爲庾爲倉，爲筐爲篚，爲裹爲囊，以爲含蓄；爲坐爲作，爲進爲退，爲折爲還，爲舒爲疾，以爲步驟；爲莊爲嶽，爲達爲軌，爲途爲路，爲縱爲橫，以爲馳騁；爲經爲緯，爲端爲緒，爲錯爲綜，爲織爲紝，以爲機杼。鍊金鎔錫以爲精，磨石磨玉以爲潔，去陳剝爛以爲新，苴漏塞罅以爲密，昭布森列以爲博，旁搜遠蹈以爲邃，依違諱避以爲婉，紆餘曲折以爲態，容與平坦以爲易，過塞險澀以爲難，澄湛靜敞以爲清，激揚蹈厲以爲節，優游不迫以爲暇，頓放妥帖以爲安，建置強梁以爲固，鼎峙山立以爲重，持綱挈要以爲簡，塡委充塞以爲富，穿徹沈著以爲快，警策峻緊以爲偉，恣睢徜徉以爲肆，齊莊謹肅以爲嚴，翦截裁制以爲整，超卓頓挫以爲壯，擁衛倚疊以爲厚，脫暢便利以爲通，一唱三歎以爲感，剴切訐忤以爲激，咀嚼雋永以爲味，深長奧衍以爲趣，音節中適以爲和，抑揚起伏以爲變，瑰詭譎怪以爲奇，雕鏤無跡以爲巧。成就而無作爲，順理而不生事以爲化；耳目口鼻，四體衣冠具，不瘖不瘂，活而不死以爲備。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莫非自然以爲神，則法亦不可勝用。我亦古之作者，亦可爲百世師矣。豈規規子子求人之法而後爲之乎？

故先秦之文，則稱左氏、《國語》、《戰國策》、莊、荀、屈、宋。二漢之文，則稱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蔡邕。唐之文，則稱韓、柳。宋之文，則稱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人，皆弗稱也。騷賦之法，則本屈宋。作史之法，則本馬遷。著述之法，則本班揚。金石之法，則本蔡邕。古文之法，則本韓柳。論議之法，則本歐蘇。中間千有餘年，不啻數千百文，皆弗法也。何者？能自得理而立法耳，故能名家而爲人之法。苟志於人之法而爲之，何以能名家乎！故三國、六朝無名家，以先秦二漢爲法，而不敢自爲也。五季及今無名家，以唐宋爲法而不敢自爲也。韓文公每語人以力去陳言，當自作，但識字，言從字順識職而已。不當蹈襲故爛，謂宏詞詞賦爲俳優，皆此意也。然則前人不足法歟？文有大法，無定法，觀前人之法而自爲之，而自立其法。彼爲綺，我爲錦；彼爲樹，我爲觀；彼爲舟，我爲車；則其法不死，文自新而法無窮矣。

近世以來，紛紛焉求人之法以爲法，玩物喪志，閩窾模寫之不暇，一失步驟，則以爲狂爲惑。於是不敢自作，不復見古之文，不復有六經之純粹至善，孔孟之明白正大，左氏之麗縟，莊周之邁往，屈宋之幽婉。無復賈、馬、班、揚、韓、柳、歐、蘇之雄奇高古，清新典雅，精潔恣肆，豪宕之作。總爲循規蹈矩決科之程文，卑弱日下，又甚齊梁五季之際矣。嗚呼！文固有法，不必志於法，法當立諸己，不當尼諸人。不欲爲作者則已，欲爲作者名家而如古之人，舍是將安之乎？是經之志也，故敢以爲復。然未知其是且非也，吾子幸復惠教焉。某再拜。

李衍《息齋竹譜・畫竹譜》 文湖州授東坡訣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焉。自蜩腹蛇跗，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竹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云：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夫既心識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坡公尚然，況後生乎？人徒知畫竹者不在節節而爲，葉葉而累，抑不思胸中成竹從何而來。慕遠貪高，躐級躐等，放弛情性，東抹西塗，便爲脫去翰墨蹊徑得乎。故當一節一葉措意於法度之中。時習不倦，眞積力久，自信胸中眞有成竹，而後可以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不然，徒執筆熟視將何所見而追之邪？苟能就規矩繩墨，則自無瑕類，何患乎不至哉。縱失於拘，久之猶可達於規矩繩墨之外。若遽放逸，則恐不復可入於規矩繩墨，而無所成矣。故學者必自法度中來，始得畫竹之法，一位置，二描墨，三承染，四設色，五籠套。五事殫備而後成竹。粘幀礬絹，本非畫事。苟不得法，雖筆精墨妙，將無所施，故併見附於此。

李澄叟《畫說・論畫》 夫畫花竹翎毛者，正當浸潤籠養飛放之徒，叫蟲也。問養叫蟲者，鬬蟲也。問養鬬蟲者，或棚頭之人，求之鷙禽，須問養鷙禽者，求之正當，各從其類，又解繫自有體法，豈可一毫之差也？畫牛虎犬馬，一切飛走。要皆從類而得之，則眞矣。不然，則勞而無功，遠之又遠矣。韓幹畫馬云：廐中萬馬，皆吾師之說明矣。畫花竹者，須訪問於老圃，朝暮觀之，然後見其含苞養秀，榮枯凋落之態無闕矣。畫山水者，須要遍歷廣觀，然後方知著筆去處。何以知之？澄叟自幼而觀湘中山水，長遊三峽夔門，或水或陸，盡得其態，久久然後自覺，有力水墨。學者不可不知也。北人山水，布置拙濁，法度莽樸，以其原野曠蕩，景乏委曲而然也。山水上人物，不拘巨細，人物、犬馬、屋木、橋梁，只是點綴而成，彷彿便休。後生不知法度，描染細巧，以媚俗眼。此是人物景致，便成補衲，非山水也。自江陵登三峽夔門，長流三千餘里，重灘逆瀨，匯伏狂瀾，旋渦回流，雄波急浪，備在其間。登山則自夷陵之西，懸崖峭壁，陡岸高峯，峻嶺深巖，幽泉秀谷，虎穴龍潭，臨危列險，驟雨狂風，無不經歷。盡是今日之畫式也，豈不廣哉，眞所謂探囊得物也。若悟妙理，賦在筆端，何患不精。畫者如是思，如是學，不負名矣。

湯垕《畫鑑・雜論》 世俗論畫，必曰畫有十三科。山水打頭，界畫打底，故人以界畫爲易事。不知方圓曲直，高下低昂，遠近凹凸，工拙纖麤。梓人匠氏，有不能盡其妙者。況筆墨規尺，運思於縑楮之上，求其法度準繩，此爲至難。古人畫，諸科各有其人。界畫則唐絕無作者，歷五代始得郭忠恕一人，其他如王士元、趙忠義三數人而已。如衛賢、高克明抑又次焉。近見趙集賢子昂教其子雍作界畫云，諸畫或可杜撰瞞人，至界畫未有不用工合法度者。此爲知言也。

朱夏《答程伯大論文》（黃宗羲《明文海》卷一五一） 古之用兵，其合散進退，出奇制勝，固神速變化而不可測也。至其部伍行陣之法，則繩繩乎其弗可以亂；爲文而不（以）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製而後工緻。譬諸梓人之作室也，其棟梁榱桷之任，雖不能以大相遠也；而王公大人之居，與浮屠老子之廬，官司之署，庶民之室，其制度固懸絕而不相侔也。使記也而與序無異焉，則庶民之室，將同於浮屠、老子之祠，亦可乎？鑄劍而肖於刀，且猶不可，斲車而肖於舟，不猶以爲迂且拘乎。

李東陽《麓堂詩話》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眞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於黏皮帶骨，至於江西詩派極矣。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眞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顧其所自爲作，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予嘗謂識得十分，只做得八九分，其一二分乃拘於才力，其滄浪之謂乎？若是者往往而然。然未有識分數少而作分數多者，故識先而力後。

又　律詩起承轉合，不爲無法，但不可泥，泥於法而爲之，則撐拄對待，四方八角，無圓活生動之意。然必待法度既定，從容閑習之餘，或溢而爲波，或變而爲奇，乃有自然之妙，是不可以強致也。若並而廢之，亦奚以律爲哉？

李夢陽《空同先生集》卷六一《駁何氏論文書》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於先法，於是爲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足下不改玉趨也，而即擿僕文之乖者以復我。其言辯以肆，其氣傲以豪，其旨軒翕而峭嶠。僕始而讀之，謂君我詼也；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非謂其人卑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慮子乖於先法，茲其情無他也。

子擿我文曰：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築一堂奧，突開一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詼仲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己，乃爲舍筏以登岸。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如倕，如班，堂非不殊，戶非同也，至其爲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形，剪截古辭以爲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倕之圓倕之圓，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兔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堂，開一戶，措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並方圓而遺之可矣，何有於法？何有於規矩？故爲斯言者，禍子者也。禍乎者，禍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禍己與禍文之道，而反規之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曾、思、孟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阮、陸足矣，李、杜即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予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焉蔑矣，宜其惑之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巋，臨春、結綺之侈麗，楊亭、葛廬之幽之寂，未必皆倕與班爲之也，乃其爲之也，大小鮮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巋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知。於是爲曹爲劉爲阮爲陸，爲李爲杜，即今爲何大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嘗由，不求異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謂此也，非自築一堂奧，自開一戶牖，而後爲道也。

故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爲字，而矧文之能爲？文猶不能爲，而矧能道之爲？仲默曰：夫爲文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爲法，宜其惑之難解，而詼之者易搖也。假令僕即今爲文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思澀促，語嶮而硬，音生節拗，質直而蕪，淺謝露骨，爰癡爰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沉著雄麗、清峻閒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尺而寸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也，猶醫之脈，脈之濡溺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予以柔澹、沉著、含蓄、典厚諸義，進規於子，而救俊亮之偏。而子則曰：必閒寂以爲柔澹，濁切以爲沉著，艱窒以爲含蓄，俚輳以爲典厚，豈惟謬於詩義，並俊語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矣！子以爲濡可爲溺，緊可爲數，遲可爲緩邪？濡溺緊數遲緩，不可相爲，則閒寂獨可爲柔澹，濁切可爲沉著，艱窒可爲含蓄，俚輳可爲典厚邪？吁！吾子於是乎失言矣！

楊慎《升菴詩話》卷六《郝經論書》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太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皆名言也。凡元人評書畫皆精當，遠勝宋人。

唐順之《荆川先生文集》卷一〇《董中峯侍郎文集序》　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爲體，

餖飣以爲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倨澀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澀，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詫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

又《文編序》 歐陽子述揚子雲之言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莫不有法，而況於書乎！』然則，又況於文乎！以爲神明乎吾心而止矣，則三代之盡亦贅矣。然而畫非贅也，神明之用所不得已也。畫非贅，則所謂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茲以往，巧歷不能盡，而文不可勝窮矣。文而至於不可勝窮，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則不能無文，而文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於文以窺神明之奧。其窺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駁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嘗不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易》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學者觀之，可以知所謂法矣。

王愼中《王遵巖先生文集》卷一八《答鄒一山書》 大抵文字之事，有約有放。若約以法度，則一字輕着不得；若放而爲之，則無不可如意。觀兄此詩，殆有意於放，正不當於字句得失論之也。然古人有放者矣，驟而讀之，浩乎若不可詰，徐究細玩，乃無一語爲恨，此則其能放者。吾輩未到彼岸，尤須以法度自飭，庶可無敗耳。

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七《五嶽山房文稿序》 王子曰：蓋隆慶間，有淮陽守陳君玉叔云。余不識玉叔，識玉叔之父憲大夫公，博雅長者也。已，玉叔與余仲懋游，稍得其爲人。已，又從仲所得其詩。最後玉叔以其文來，余讀之，蓋三得而三爲心折也。

明興，世世右垂紳委蛇之業，士大夫作爲歌詩，以紹明正始之音，譬如法則爲法用，裁而傷乎氣；達意則爲意用，縱而舍其津筏，畏於思之難信，心而成之。苟取其近者，囂囂然而自足，恥於名之易鉤，棘以探之，務剽其異者，沾沾然以爲非常。夫其各相軋，而卒莫相競也，彼各有以。持其角之負不肖古人者。夫無不肖，即無肖也，謂之無盡可也。』玄宰曰：『近代高手，無一筆矣。至於文，而各持其門戶以相軋，卒勝卒負，而莫有竟者。其故何也？尚道語也。』故善畫者，師物不師人；善學者，師心不師道；善爲詩者，師森羅萬象，不師先輩。法李唐者，豈謂其機格與字句哉？法其不爲漢、不爲魏、不爲六朝之心而已。是眞法者也。是故減竈背水之法，迹而敗，未若反而勝也。夫反所以迹也。今之作者，見人一語肖物，目爲新詩，取古人一二浮濫之語，句規而字矩之，謬爲復古，是迹其法，不迹其勝者也，敗之道也。嗟夫！是猶呼傅粉抹墨之人，而直謂之蔡中郎，豈不悖哉！

袁中道《珂雪齋文集》卷一《花雪賦引》 天下無百年不變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還有作始。其變也，皆若有氣行乎其間，創爲變者，與受變者，皆不及知。是故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窮，法律之持，無所不束，其勢必互同而趨浮；趨於浮，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窮。夫昔之繁蕪，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竊，又將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變之勢也。變之必自楚人始，季周之詩，變於屈子，三唐之詩，變於杜陵，皆楚人也。夫楚人者，才情未必勝於吳、越，而膽勝之。當其變也，相沿已久，而忽自我鼎革，非世間毀譽是非所不能震撼者，烏能勝之。湘中周伯孔，詩文抒自性靈，清新有致，近以《花雪賦》示予。予嘆曰：湘水澄碧，赤岸若霞，石子若樗蒲，此騷材所從出也。其中孕靈育秀，宜自慧人生焉。其人皆能不守故常，而獨出新機者。有首爲變者出，則不憚世之毀譽是非，而褒裳從之矣，伯孔其一也。

伯孔所作賦，秀潤淹雅，多出新意，不同世匠。予少時亦喜作賦，然每成，輒慚恧不敢出，其不如伯孔遠甚。中年欲作兩京賦，以揚厲本朝之盛，竟爲舉子業奪去。今漸老矣，此願終歸荒廢，謹以本朝第一闕典付之伯孔，伯孔其努力成之，守其必不可變者，而變其可變者，毋捨法毋役法爲奇，無徒嘲詠花雪，作不嗇落事可也。

又卷三《中郎先生全集序》 先生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而詩文之精光始出。如名卉爲寒氛所勒，索然枯槁，而杲日一照，競皆鮮敷。如流泉壅閉，日歸腐敗，而一加疏瀹，波瀾掀舞，淋漓秀潤。至於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眞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即方圓黑白相反，純疵錯出，而皆各有所長，以垂之不朽，則先生之功於斯爲大矣。

艾南英《天傭子全集》卷五《答陳人中論文書》 足下又曰：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孰過於歐、曾、蘇、王者？荆川有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予嘗三復，以爲至言。然不佞極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其稍病宋大家之文，亦因其過於尺寸銖兩、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風神，如天衣無縫，爲稍差者，以其法太嚴爾。宋之文由乎法，而不至於有跡而太嚴者，歐陽子也，故嘗推爲宋之第一人。不佞方以法太嚴稍病宋人，而足下謂其無法，足下讀古人書潦草如此，不亦可笑乎？若乃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於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爲體，餖飣以爲詞，盡去自宋以來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窘澀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澀，乃眞無法之至者。而足以爲有法，可乎？

又《張龍生近刻詩集序》 夫詩之有律，其名何自而起？《易》曰：『師出以律。』詩之有律，猶兵之有法也。其首尾結撰，淺深開闔之次第，抑揚點奪有餘不盡之態，與夫寄流動於排偶，不爲律所縛而終歸於律者，惟老於法者能之。而思之獨造，韻之沉雄，皆附法以見，而後能傳於世。予爲諸生二十年，近十年而始敢爲碑記敍論之文，近五年而始敢爲詩，然於詩猶爲古樂、歌行，而終不敢爲律。蓋憚其法之嚴，而遂至於自廢也。及觀隆、萬以來，以詩名海內者，蓋亦有滅法而棄規矩者矣。其游魂厲魄，至今猶能依附草木，爲祟人間，而予且斤斤守其繩墨而不效。然則予雖憚其嚴，而終不敢以無法自便也。

陸時雍《詩鏡總論》 七言古，自魏文梁武以外，未見有佳。鮑明遠雖有《行路難》諸篇，不免宮商乖互之病。太白其千古之雄乎？氣駿而逸，法老而奇，音越而長，調高而卓。少陵何事得與執金鼓而抗顏行也？

又 少陵五言律，其法最多，顚倒縱橫，出人意表。余謂萬法總歸一法，一法不如無法。水流自行，雲生自起，更有何法可設？

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三偸》 『山園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杜牧之『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韋端己『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三詩雖各詠一事，意調實則相同。愚意偸法一事，誠不能不犯，但當爲韓信之背水，不則爲虞詡之增竈，愼毋爲邵青之火牛可耳。若翟去病不知學古兵法，究亦非是。

傅山《霜紅龕集》卷三〇《杜遇餘論》 曾有人謂我曰：『君詩不合古法。』我曰：『我亦不曾作詩，亦不知古法；即使知之，亦不用。』嗚呼！古是個甚？若如此言，杜老是頭一個不知法《三百篇》底。看宋葉氏論《八哀

詩》，眞令人噴飯。吾嘗謂：古文古書之不可測處，囫圇教宋儒胡亂開壞也。然本不可壞，解者至今在，終不隨不解者瞎圪塔去。近來覺得畢竟是劉須溪、楊用修、鍾伯敬們好些，他原慧，他原慧。董潯陽亦不甚差。

吳喬《圍爐詩話》卷一　結句收束上文者，正法也；宕開者，別法也。上官昭容之評沈、宋，貴有餘力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貴有遠神也。義山《馬嵬》詩一代傑作，惜於結語說破。絕句是合，律及長詩是結。溫飛卿《五丈原》詩以『譙周』結武侯，《春日偶成》以『釣渚』結旅情。劉長卿之『白馬翩翩春草綠，邵陵西去獵平原』，宕開者也。子美《褒段》詩之『振我粗席塵，愧客茹藜羹』，收上文者也。此法人用者多。

又卷二　《詩法源流》云：『詩者，原於德性，發於才情，心聲不同，有如其面，故法度可學而神意不可學。是以太白自有太白之詩，子美自有子美之詩，昌黎自有昌黎之詩。其他如陳子昂、王摩詰、高、岑、賈、許、姚、鄭、張、許之徒，亦皆各自爲體，不可強而同也。』

又　唐人七律，賓主、起結、虛實、轉折、濃淡、避就、照應，皆有定法。意爲主將，法爲號令，字句爲部曲兵卒。由有主將，故號令得行，而部曲兵卒，莫不如臂指之用，旌旗金鼓，秩然井然。弘、嘉詩惟有旌旗炫目，金鼓聒耳而已。

又卷六　二李於唐詩之意在言外，宋文之法度謹嚴，實無所見。故其文則蔑韓、歐而學《史》、《漢》，其詩則蔑韋、柳而學盛唐，敢言古文亡於昌黎，不讀大曆以後一字。

又　起承轉收，一法也。試取初盛唐律驗之，誰必株守此法者？法莫要於成章；立此四法，則不成章矣。且道『盧家少婦』一詩作何解？是何章法？又如『火樹銀花合』，渾然一氣；『亦知戍不返』，曲折無端。其他或平鋪六句，以二語括之；或六七句意已無餘，末句用飛白法颺開，義趣超遠：起不必起，收不必收，乃使生氣靈通，成章而達。至若『故國平居有所思』，『有所』二字，虛籠喝起，以下曲江、蓬萊、昆明、紫閣，皆所思者，此自《大雅》來；謝客五言長篇用爲章法；杜更藏鋒不露，摶合無垠：何起何收，何承何轉？陋人之法，烏足展騏驥之足哉？近世唯楊用修辨之甚悉。用修工於用法，唯其能破陋人之法也。

又　《樂記》云：『凡音之起，從人心生也。』固當以穆耳協心爲音律之準。『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之說，不可恃爲典要。『昔聞洞庭水』，『聞』、『庭』二字俱平，正爾振起。若『今上岳陽樓』易第三字爲平聲，云『今上巴陵樓』，則語蹇而戾於聽矣。『八月湖水平』，『月』、『水』二字皆仄，自可；若『涵虛混太清』易作『混虛涵太清』，爲泥磬土鼓而已。又如『太清上初日』，音律自可；若云『太清初上日』，以求合於粘，則情文索然，不復能成佳句。又如楊用修警句云：『誰起東山謝太傅』，拖沓便不成響。定見凡言法者，皆非法也。釋氏有云『誰起東山謝太傅』，拖沓便不成響。定見凡言法者，皆非法也。釋氏有言：『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藝文家知此，思過半矣。

邱維屏《邱邦士集》卷六《授何玄升今文選序》　是時亡兒方前請曰：『大人論文，大都神於法而意好奇。兒未能卽求法，願得所謂奇者。』復簡文百數十首，評點付之。因語之曰：予爲爾簡文，不外四字：曰高、曰古、曰精、曰博。爲何生簡文，亦不外四字：曰神、曰聖、曰工、曰巧。夫予意好奇，何奇也？韓退之曰：『《易》奇而法。』《易》自一而二，兩與兩倍而對出，陽奇則陰耦，彼往則此來，祇有法耳，何奇也邪？古之神聖人，何不名以正，而名以《易》耶？故予嘗謂：『知天下之至奇者，至易者，莫過於知法。法非印模之謂，謂方之妙在必不可使直，無法之形在必不可使之有法也。』吾嘗導爾爲文，使顚倒轉側，反覆沉縱，酣透於至奇至易之中者，凡以爲法也。吾兒未求法而求奇者，蓋是已。若何生，爲非拘攣於行墨者，予是以得以法示之。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　『海暗三山雨』接『此鄉多寶玉』不得。迤邐說到『花明五嶺春』，然後彼句可來，又豈嘗無法哉？非皎然、高棟之法耳。若果足爲法，烏容破之？非法之法，則破之不盡，終不得法。詩之有皎然、虞伯生，經義之有茅鹿門、湯賓尹、袁了凡，皆畫地成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死法之立，總緣識量狹小。如演雜劇，在方丈臺上，故有花樣步位，稍移一步則錯亂。若馳騁康莊，取塗千里，而用此步法，雖至愚者不爲也。

毛先舒《詩辯坻》卷一《總論》　作者，攬羣材，通正變，以才裁物，以氣命才，以法馭氣，以不測用法。其用古人之法，猶我法也。猶假八音以奏曲，鍾石之韻往而吾中情畢得達焉。故其詩如奇雲霏霧而非炫也，如震霆之疾驚而非外強也，滄乎若洞庭之微波而不竭其瀾也，中閎而已矣，是作者也。

又　才子者，有情有才，亦假法以範之，時有過差，時或不及，殆其當

也，則爲雅辭，不可爲昌言。分有偏至，不能兼也；法有一體，不能合也。然而氣必清明，辭必周澤，斯稱才子矣。

又　小人者，法不勝才，才不勝情，注辭而傾，抒憤如盈，務竭而無後慮，其小人之心聲乎？故其詩若憤若爭，若譙若詈，雖羅罿於豐翰，而不可爲飾，君子視之，並器不入。

又卷二《六朝》　士衡之詩，才太高，意太濃，法太整。

又卷四《學詩徑録》　文之難者，以本質之華，盡法之變耳。若華而離質，變而亡法，不足云也。譬如木焉，發華英澤，吐自根株，故稱嘉樹；若華而離根者，斯如聚落英、飾剪彩耳。盡法之變，如曲有音有拍，必音拍具正，然後出其曼嫋頓挫，或揚爲新變聲耳。未有字不審音，腔不中拍，便事遊移高下，妄取娛耳，以爲工歌，知音者必不能賞。此亦可以徵德，豈徒論文！

又　詩本無定法，亦不可以講法。學者但取盛唐以上、《三百》以下之作，隨拈當吾意者，以題參詩，以詩按題，觀其起結，審其頓折，下字琢句，調聲設色，曲加尋搉，極盡吟諷，自應有得力處。然後旁推觸類，一以貫之，仰觀古昔，高下在心矣。詎復虛憍之氣，捃摭之華，能恫喝者耶！

又　法老則氣靜，學邃則華斂，才高則辭簡，意深則韻遠。

又　言者心聲，而詩又言之至精者也。以此徵心，善廋者不能自匿矣。是故詞夸者其心驕，采溢者其心浮，法佚者其心佻，勢騰者其心馳，往而不返者其心蕩，更端數者其心詭，不待勢足而輒盡者其心偷，故曼衍者其心荒，像儗失類者其心狂，強綴者其心溺，強盈者其心餒，按義錯指求其故而不克自理者其心亡。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五《答計甫草書》　某公之不肆，非不能肆，不敢肆也。夫其不敢肆，何也？蓋某公奉古人法度，猶賢有司奉朝廷律令，是故詞夸者其心驕，采溢者其心浮，法佚者其心佻，勢騰者其心馳，往而不返者其心蕩，更端數者其心詭，不待勢足而輒盡者其心偷，故曼衍者其心荒，像儗失類者其心狂，強綴者其心溺，強盈者其心餒，按義錯指求其故而不克自理者其心亡。

循循縮縮，守之而不敢過。今夫石所以量物，衡所以稱物，天下有日蝕星變，山崩水湧，衡之所不能稱，石之所不能量者矣。是故春生夏長，秋殺冬藏者，天地之法度也；哀樂喜怒中其節，聖人之法度也。然且春夏之間，草木有忽枯槁，秋冬有忽萌芽。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笑曰：『割鷄焉用牛刀？』遇舊館人之喪而出涕，是有過乎喜與哀者矣。蓋天地之生殺，聖人之哀樂，當其元氣所鼓動，性情所發，亦間有其不能自主之時，然世不以病天地聖人，而益以見其大。文章亦然。古人法度，猶工師規矩，不可叛也；而興會所至，感慨悲憤愉樂之激發，得意疾書，浩然自快其志，此一時也。雖勸以爵祿不肯移，懼以斧鉞不肯止，又安有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柳、歐陽、蘇在其意中哉！至傳誌之文，則非法度必不工，此猶兵家之律，御衆分數之法，不可分寸恣意，而出之生動變化，則存乎其人之神明，蓋亦法中之肆焉者也。

某公文得力在歐、王之間，而碑誌最工。法度緊嚴，於碑誌最得宜，是以冠於諸體，然禧所尤賞者，又在《復仇》一篇，韓、柳有此作，能不相襲，而其文甚類西京，此禧所以篤好而欲有以告之也。雖然，此猶夫枝葉之論，蓋極其工不過文人之能事，若夫文章根本則又有說也。

又卷八《陸懸圃文叙》　予嘗與論文章之法，法譬諸規矩。規之形圓，矩之形方。而規矩所造：爲橢、爲擊、爲眼、爲倨句磬折，一切無可名之形，紛然各出。故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至也者，能爲方圓，能不爲方圓，能爲不方圓者也。使天下物形，不出於方，必出於圓，則其法一再用而窮。言古文者，曰伏、曰應、曰斷、曰續。人知所謂伏應，而不知無所謂伏應者，伏應之至也；人知所謂斷續，而不知無所謂斷續者，斷續之至也。今夫入壇壝，履鬼神之室，明神肅森，拱挺異列，若生人之可怖，按以人經之法，頰胲廣狹，股腳脽尻之相距，皆不差尺寸，然卒以爲不若人者，俯仰拱挺，終日累年不能自變化故也。今夫山屹然崛岁，終古而不變，此山之法也。瀉水於盂，盂方則方，盂員則員者，水之法也。山以下變爲法，水以善變爲法。今夫山，禽獸孕育飛走，草木生落，造雲雨，色四時，一日之間而數變。今夫水，瀉於平地，必注於龜，流其所不平，瀉之萬變而不失。今夫文何獨不然。故曰：變者，法之至者也。此文之法也。若夫積理以爲文，則吾叙子發論備矣。

汪琬《堯峰文鈔》卷二九《蘧步詩集序》　詩之有法，凡以求工也，吾之告徐子者，其在捨法而超然上之乎？蓋徐子知進乎法者之工，而未知忘乎法者之尤工也。苟忘乎法，則與承蜩弄丸，鄧人之運斤，庖丁之解牛無異。蓋技也，抑有道焉。如是而汪洋閎肆，左右逢源，雖與子美、子瞻、務觀三大家者並驅先後以傳於世，亦不難矣。

葉燮《原詩》卷一《内篇上》　或曰：『今之稱詩者，高言法矣，作詩者果有法乎哉？且無法乎哉？』余曰：『法者虛名也，非所論於有也；又法者定位也，非所論於無也。子無以余言爲惝恍河漢，當細爲子晰之：自開闢

以來，天地之大，古今之變，萬彙之賾，日星河嶽，賦物象形，兵刑禮樂，飲食男女，於以發爲文章，形爲詩賦，其道萬千，余得以三語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然則詩文一道，豈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於理而不謬，則理得。次徵諸事，徵之於事而不悖，則事得。終絜諸情，絜之於情而可通，則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則自然之法立。故法者當乎理，確乎事，酌乎情，爲三者之平準，而無所自爲法也。故謂之曰虛名。又法者國家之所謂律也，自古之五刑宅就以至於今，法亦密矣，然豈無所憑而爲法哉？不過揆度於事、理、情三者之輕重、大小、上下，以爲五服五章，刑賞生殺之等威差別，於是事、理、情當於法之中。人見法而適愜其事、理、情之用，故又謂之曰定位。乃稱詩者，不能言法所以然之故，而曉曉曰法，吾不知其離一切以爲法乎？將有所緣以爲法乎？離一切以爲法，則法不能憑虛而立；有所緣以爲法，則法仍託他物以見矣。吾不知統提法者之於何屬也？彼曰：「凡事凡物皆有法，何獨於詩而不然？」是也。然法有死法，有活法。若以死法論，今譬一人之美，嘗問之曰：「若固眉在眼上乎？鼻口居中乎？若固手操作而足循履乎？」夫姸媸萬態，而此數者必不渝，此死法也；彼美之絕世獨立，不在是也。又朝廟享燕，以及士庶宴會，揖讓升降，敍坐獻酬，無不然者，此亦死法也。而格鬼神，通愛敬，不在是也。然則彼美之絕世獨立，果有法乎？不過卽耳目口鼻之常而神明之，而神明之法，果可言乎？彼享宴之指所在，已而迴環轉應，其所以制敵之妙，實在於此，然後知善用法者能用法於無法之先，非按譜者可幾其萬一也。善伯才最大，雖詩、賦、詞、曲、六朝駢儷之作，無不臻妙，而其文尤能用法於無法之先。

又卷九《與張黃岳論文書》　僕嘗語於人曰：人知無法之爲病，不知有法之爲病。惟能不囿於法，始可得古人之法，始可自成爲我之法。且夫文以博稱固矣，然博則易雜，雜則不能潔。柳子厚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知古人未有不以潔爲尙者。而蘇明允之論史遷，以爲其詞淳健簡直，蓋與柳子之言合，獨病其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六經傳記之言非不善，雜之則不善。試盡去其裂取者而觀之，太史之潔固在也。然古人之裂取止於六經傳記，今人則泛濫而莫可窮詰，甚至釋氏之言亦得竄入，文體之敗一至於此。求潔之道既以此爲大戒，而又從篇省句，從句省字，至排偶對仗之句尤所痛絕，寧少毋多，寧以質勝而不以文勝。譬如五品之金，惟金爲最貴，金之質清，質清則體重，文能質清而體重，而潔庶幾矣。僕又謂用法之妙大略有則夫子所云辭達。達者通也，通乎理，通乎事，通乎情之謂。而必泥乎法，則反有所不通矣。辭且不通，法更於何有乎？』

又　或曰：『先生言作詩，法非所先，言固辨矣。然古帝王治天下，必曰大經大法，然則法且後乎哉？』余曰：『帝王之法，卽政也。夫子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一定章程，後人守之，苟有毫髮出入，則失之矣。修德貴日新，而法者舊章，斷不可使有毫髮之新；法一新，此王安石之所以亡宋也。若夫詩，古人作之，我亦作之；自我作詩，而非述詩也。故凡有詩，謂之新詩。若有法，如教條政令而遵之，必如李攀龍之擬古樂府然後可，詩末技耳。必言前人所未言，發前人所未發，而後爲我之詩。若徒以效顰效步爲能事，曰此法也，不但詩亡，而法亦且亡矣。余之後法，非廢法也，正所以存法也。夫古今時會不同，卽政令尙有因時而變通之，若膠固不變，則新莽之行周禮矣。奈何風雅一道，而蹈其謬戾哉！』

陳玉璂《學文堂集》文卷二《魏伯子文集序》　善伯文大約以法勝者也。文不可以無法，然徒規摹於古人，尺寸不失，第可爲古人之法，而我無與；惟不見所以用法之故，若絕不類古人，而古人之法具在。特不可執一古人以名。嘗見善弈之家，按譜布算，攻守進退盡得其法，未嘗不足取勝，而更有人爲，於閒散漫不經意之處落落布子，前無所依，後無所據，茫然不知其意指所在，已而迴環轉應，其所以制敵之妙，實在於此，然後知善用法者能用法於無法之先，非按譜者可幾其萬一也。善伯才最大，雖詩、賦、詞、曲、六朝駢儷之作，無不臻妙，而其文尤能用法於無法之先。

又卷九《與張黃岳論文書》　僕嘗語於人曰：人知無法之爲病，不知有法之爲病。惟能不囿於法，始可得古人之法，始可自成爲我之法。且夫文以博稱固矣，然博則易雜，雜則不能潔。柳子厚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知古人未有不以潔爲尙者。而蘇明允之論史遷，以爲其詞淳健簡直，蓋與柳子之言合，獨病其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六經傳記之言非不善，雜之則不善。試盡去其裂取者而觀之，太史之潔固在也。然古人之裂取止於六經傳記，今人則泛濫而莫可窮詰，甚至釋氏之言亦得竄入，文體之敗一至於此。求潔之道既以此爲大戒，而又從篇省句，從句省字，至排偶對仗之句尤所痛絕，寧少毋多，寧以質勝而不以文勝。譬如五品之金，惟金爲最貴，金之質清，質清則體重，文能質清而體重，而潔庶幾矣。僕又謂用法之妙大略有

三：曰起，曰轉，曰止。起不知其所自起，而後可爲起。轉而不轉，不轉而轉，而後可爲轉。欲止不即止，不應止竟止，而後可爲止。昌黎《畫記》至矣，猶憾其末幅稍溢，此應止不止也。柳州《梓人》、《蝜蝂傳》、《捕蛇者說》，皆露正意，亦微憾之。吾人論古之識宜爾，諒古人不以爲罪。高明必有以垂教焉。

魏禮《魏季子文集》卷七《阮疇生文集序》 雖然，莊生曰：「吾喪我，泠然善矣。」然喪我者吾，吾者何耶？蓋所謂法者。古人之法，亦我之法，會古以忘我，我足以忘乎古，譬如流潦江河，率趨於海，而四者並存而不可廢。夫豈惟文哉！自盤古氏至今，止一我也。山海之奧衍，足以吐納胸中者，我而已。

又卷八《答楊御李書》 求其格，求其勢，求其句與字，求其章，是之謂法。章法之妙，鬪亂而不亂，始則春潦滿眼，終則縮川灌河，神龍見首不見尾，率然之蛇，擊其尾則首至者。執此有要，川河自有徑；神龍率然，自有首尾也。其爲春潦也，川河也，無首尾也，首尾俱至也一也，此操法之妙有以運之也。

石濤《苦瓜和尚畫語録》

一畫章第一

太古無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於何立？立於一畫。一畫者衆有之本，萬象之根，見用於神，藏用於人，而世人不知所以。一畫之法，乃自我立。立一畫之法者，蓋以無法生有法，以有法貫衆法也。夫畫者從於心者也。山川人物之秀錯，鳥獸草木之性情，池榭樓臺之矩度，未能深入其理，曲盡其態，終未得一畫之洪規也。行遠登高，悉起膚寸。此一畫收盡鴻濛之外，即億萬萬筆墨，未有不始於此而終於此，惟聽人之握取之耳。人能以一畫具體而微，意明筆透，腕不虛則畫非是，畫非是則腕不靈。動之以旋，潤之以轉，居之以曠。出如截，入如揭。能圓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齊，凸凹突兀，斷截橫斜，如水之就深，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髮強也，用無不神而法無不貫也，理無不人而態無不盡也。信手一揮，山川、人物、鳥獸、草木、池榭、樓臺，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摹景顯，露隱含人，不見其畫之成畫，不違其心之用心，蓋自太朴散而一畫之法立矣。一畫之法立而萬物著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

了法章第二

規矩者方圓之極則也。天地者規矩之運行也。世知有規矩而不知夫乾旋坤轉之義。此天地之縛人於法，人之役法於蒙。雖環先天後天之法，終不得其理之所存，所以有是法不能了者，反爲法障之也。古今法障不了，由一畫之理不明。一畫明，則障不在目，而畫可從心。畫從心畫而障自遠矣。夫畫者形天地萬物者也，舍筆墨其何以形之哉。墨受於天，濃淡枯潤隨之。筆操於人，勾皴烘染隨之。古之人未嘗不以法爲也。無法則於世無限焉。是一畫者非無限而限之也，非有法而限之也。法無障，障無法。法自畫生，障自畫退。法障不參，而乾旋坤轉之義得矣，畫道彰矣，一畫了矣。

又

兼字章第十七

墨能栽培山川之形，筆能傾覆山川之勢，未可以一邱一壑而限量之也。古今人物無不細悉，必使墨海抱負，筆山駕馭，然後廣其用。所以八極之表，九土之變，五嶽之尊，四海之廣，放之無外，收之無內。世不執法，天不執能，不但其顯於畫，而又顯於字。字與畫者，其具兩端，其功一體。一畫者，字畫先有之根本也。字畫者，一畫後天之經權也。能知經權而忘一畫之本者，是由子孫而失其宗支也。能知古今不泯而忘其功之不在人者，亦由百物而失其天之授也。天能授人以法，不能授人以功。天能授人以畫，不能授人以變。人或棄法以伐功，人或離畫以務變，是天之不在於人，雖有字畫亦不傳焉。天之授人也，因其可授而授之，亦有大知而大授，小知而小授也。所以古今字畫本之天而全之人也。自天之有所授，而人之大知小知者，皆莫不有字畫之法存焉。而又得偏廣者也，我故有兼字之論也。

吳歷《墨井畫跋》 溪山無盡，萬里長江兩卷，梅道人之法巨然也。筆下清雄奇富，變態無窮，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毫放之外。渾然天成，五墨齊備。此蓋仲圭之擅場，非後學者所能措手。

惲正叔《南田論畫》 作畫須優入古人法度中，縱橫恣肆，方能脫落時徑，洗發新趣也。

又 作畫須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意，然後化機在手，元氣狼藉，不爲先匠所拘，而游於法度之外矣。

田同之《西圃詩説》 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所謂法

者，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而天眞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於黏皮帶骨，至於江西詩派極矣！唯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眞若有所自得，反覆譬說，未嘗有失。

萬斯同《石園文集》卷七《李杲堂先生五十壽序》 學者之以古文詞鳴世也，非騁其才力之爲難，乃審其法度之爲難。有明之爲古文詞者，何止百家，其初固出於一派也。自北地、信陽出，藉口先秦、兩漢，而古文之派始分。迨太倉、歷下鼓其黨以觝排前人，紹述何、李，於是七才子暨後五才子、末五才子、繼五才子之流，羣奉王、李爲俎豆，而古文之派竟截然分爲兩途矣。彼其時志矜意滿，藐韓、柳而陋歐、曾，非不人人自以爲秦、漢也，乃歿未百年，而好古之士至有不能舉其姓氏者，豈其才力之不足哉？亦不能審其法度以至於此也。杜少陵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藉使諸才子不規規於王、李，各審其法度，以極其才力之所至，未必不可法而可傳也；乃驚然志得，以自命千秋，而卒蹈少陵之所誚，亦可悲夫！

王原祁《麓臺畫跋・題倣梅道人長卷》 畫有五品，神逸爲上。然神之與逸，不能相兼，非具有扛鼎之力，貫虱之功，則難至也。元季梅道人傳巨然衣鉢，余見《溪山無盡》、《關山秋霽》二圖，皆爲得其髓者。余初學之，茫然未解，既而知循序漸進之法，體裁以正其規，渲染以合其氣。不懈不促，不脫不粘，然後筆力墨花油然而生。今人以潑墨爲能，工力爲上，以爲有成法。此不知庵主者。以爲無成法，亦不知庵主者也。於此研求，庶幾於神逸之門，不至望洋。明季惟白石翁最得梅道人法。詩云：梅花庵主墨精神，七十年來未用眞。可謂深知而篤信者矣。

王昱《東莊論畫》 有一種畫，初入眼時，麤服亂頭，不守繩墨，細視之則氣韻生動，尋味無窮，是爲非法之法。惟其天資高邁，學力精到，乃能變化至此。正所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淺學焉能夢到。

王概《學畫淺說》 世之論畫者，或尚繁，或尚簡。繁非也，簡亦非也。或謂之易，或謂之難。難非也，易亦非也。或貴有法，或貴無法。無法非也，終於有法，更非也。惟先架度森嚴，而後超神盡變。有法之極，歸於無法。如顧長康之丹粉，灑落應手，而生綺草。韓幹之乘黃獨擅，請畫而來神明，則有法可，無法亦可。惟先埋筆成塚，研鐵如泥，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而後嘉陵山水。李思訓屢月始成，吳道元一夕斷手，則曰難可，曰易亦可。惟胸貯五岳，目無全牛。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馳突董巨之籓籬，直躋顧鄭之堂奧，若倪雲林之師右丞。山飛泉立。而爲水淨林空，若郭恕先之紙鳶放線。一掃數丈，而爲臺閣。牛毛繭絲，則繁亦可，簡亦未始不可。然欲無法，必先有法，欲易先難，欲練筆簡淨，必入手繁縟。六法、六要、六長、三病、十二忌，蓋可忽乎哉。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何、李往復論詩文書，雖詞不相下，而意實相師，若必欲定其孰爲是非，孰爲高下，則擬人前說夢矣。何之言曰：『作者須自創一堂室，自開一戶牖。』信然，則韓起八代，謝語天拔，似於詩文另闢一堂戶，而反謂古法亡於韓、謝，則又何也？故獻吉乘間卽以『法』之一字攻之。然獻吉之所謂法者，尺寸方圓之規矩也。梓人作室，樑檐榱題，雖準規矩，而締造既成，工拙不同，又非區區徒法之爲也。項籍喜兵法，略知其意，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寧必尺尺而寸寸之乎？總之，變化從心，言不盡意，何不能捨李之法，李亦喻何之筏。知其解者，橫說豎說，無所不悅而已；不知者目以文人相輕，自古已然，則又何、李之所竊笑也。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勳《黃鶴樓詩》，意得象先，縱筆所到，遂擅古今之奇，所謂章法之妙，不見句法，句法之妙，不見字法者也。

喬億《劍谿說詩》卷上 太白詩法，齊尚父、淮陰侯之兵法也；少陵詩法，孫、吳之兵法也。以同時將略論，在漢，李則飛將軍，杜則程不識；在唐，李則汾陽王，杜則李愬與？曰：杜猶節制之師，百世之常法。

方世舉《蘭叢詩話》 唐之創律詩也，五言猶承齊、梁格詩而整飭其音調，七言則沈、宋新裁。其體最時，其格最下，然卻最難，尺幅窄而束縛緊也。能不受其畫地濕薪者，惟有老杜，法度整嚴而又大雅，律之全體大用，金科玉律也。但初學不能驟得，且求唐人之次者以爲導引。如白香山之疏以達，劉夢得之圓以閎，李義山之刻至，溫飛卿之輕俊，此亦杜之四科也。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一《統論上》 凡物之精者必變，如磁窯之化爲觀音，犀帶之紋如壽星。此皆天地英華，鬼神祕妙，不可思議。卽如詩家

臨摹老杜，豈少名手，然食生不化，反受其累。惟煉我氣力，熟彼法度，久久皮毛落盡，髓液獨存，可以獨成面目。究竟不改本原，任搓丸化汁，總是一般。○三春花柳，歲歲更新，卻不是另有一般顏色，此處須參。

又卷二《統論下》 古人長篇，勿徒學其敷演，須於轉折接落處求其換手法，又須求某處凝聚，某處盤旋，某處關鎖攔截，此上乘法。○長篇布置之妙，正以錯綜變化爲上。

又 絕句一句一轉，卻是四句只成一事，著重尤在第三句一轉，方好收合。雖只四句，與律法無異，意不透不妙，意已竭亦不妙。上二句太平，振不起下二句。下二句勢高，恐接不入上二句。用力要勻，如善射者之撒放，左右手齊分，始平耳。法莫備於唐人，中晚尤妙。但不當學少陵絕句，彼是變格，太白則聖手矣。

又卷四《評論一·杜少陵》 《飲中八仙歌》，一路如連山斷嶺，似接不接，似閃不閃，極行文之樂事。○用《史記》合傳例爲歌行，須有大力爲根。至於錯綜剪裁，又乘一時筆勢興會得之，此有法而無法者也。此等詩以筆健爲貴，清則勁而上騰，若加重色雕刻，便累墜不能高舉矣。詞家所宜知也。

薛雪《一瓢詩話》 《易》云：『風行水上，渙。』乃天下之大文也。起伏頓挫之中，盡抑揚反覆之義，行乎所當行，止乎所當止，一波一瀾，各有自然之妙，不爲法轉，亦不爲法縛。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録》 杜樊川才甚豪俊，法未完密；羅江東筆甚爽傑，功稍粗疏；許丁卯格甚凝練，氣未深厚。

鄭燮《鄭板橋集》補遺《與江賓谷江禹九書》 文章有大乘法，有小乘法。大乘法易而有功，小乘法勞而無謂。五經、《左》、《史》、《莊》、《騷》、賈、董、匡、劉、諸葛武鄉侯、韓、柳、歐、曾之文，曹操、陶潛、李、杜之詩，所謂大乘法也。理明詞暢，以達天地萬物之情，國家得失興廢之故。讀書深，養氣足，恢恢游刃有餘地矣。六朝麗麗，徐、庾、江、鮑、任、沈，小乘法也。取青配紫，用七諧三，一字不合，一句不酬，拈斷黃鬚，翻空二酉。究何與於聖賢之心，天地之心，萬物生民之命？凡所謂錦綉才子者，皆天下之廢物也，而況未必錦綉者乎！此眞所謂勞而無謂者矣。且夫讀書作文者，豈僅文之云爾哉？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於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於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可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法如得上，他又變了。何如聖賢精義，先輩文章，萬世不祧也。賢昆玉果能自樹其幟，久而不衰，雙雖不肖，亦將戴軍勞帽，穿勇字背心，執水火棍棒，奔走效力於大纛之下。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曹氏父子，蕭家骨肉，一門之內，大小殊軌。曹之丕、植，蕭之統、繹，皆有公子秀才氣，小乘也。老瞞《短歌行》，蕭衍《河中之水》歌，勃勃有英氣，大乘也。彼雖毒蛇惡獸，要不同於蟋蟀之鳴，蛺蝶之舞；而況麒麟鸞鳳之翔，化雨和風之洽乎！司馬相如，大乘也，而入於小乘，以其逞詞華而媚合也。李義山，小乘也，而歸於大乘，如《重有感》、《隨師東》、《登安定城樓》、《哭劉蕡》、痛甘露之類，皆有人心世道之憂，而《韓碑》一篇，尤足以出奇而制勝。青蓮多放逸，而不切事情。飛卿嘆老嗟卑，又好爲艷冶蕩逸之調，雖李、杜齊名，溫、李合噪，未可並也。詞與詩不同，以婉麗爲正格，以豪宕爲變格。變竊以劇場論之：東坡爲大净，稼軒外腳，永叔、邦卿正旦，秦淮海、柳七則小旦也；周美成爲正生，南唐後主爲小生，世人愛小生定過於愛正生矣。蔣竹山、劉改之是絕妙副末，草窗貼旦，白石貼生。不知公謂然否？

汪師韓《詩學纂聞·讀書》 《三百篇》、漢、魏之作，類多率爾造極。故嚴滄浪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後人傳誦其語。然我生古人之後，古人則有格有律矣，敢曰不學而能乎？依法則天機淺；憑臆則否臧凶，離之兩傷，此事固履之而後難也。且夫詩尚比興，必傍通鳥獸草木之名，既不能無所取材，則不可一字無來歷矣。『關關』『呦呦』之情狀；『敦然』『沃若』之精神，夾漈特著論以明之，其要歸於讀書而已。《傳》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讀詩且不可不博依也，而顧自比於古婦人小子之爲詩也哉？

袁枚《續詩品·著我》 不學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何處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無。吐故吸新，其庶幾乎？孟學孔子，孔學周公。三人文章，頗不相同。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三《與友人書》 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於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於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可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法如

此也。方氏以世人誦歐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勳業之大者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了之乎？六經三史之文，世人不能盡好，間有讀之者，僅以供場屋飣餖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至於傳奇之演繹，優伶之賓白，情詞動人心目，雖里巷小夫婦人無不爲之歌泣者，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讀者之熟與不熟，非文之有優劣也。以此論文，其與孫鑛、林雲銘、金人瑞之徒何異？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八《詩法論》　歐陽子援揚子制器有法以喻書法，則詩文之賴法以定也審矣。忘筌忘蹄，非無筌蹄也。律之還宮，必起於審度，度即法也。顧其用之也無定方，而其所以用之，實有立乎法之先而運乎法之中者。故法非徒法也，法非板法也。且以詩言之，詩之作作於誰哉，則法之用用於誰哉？詩中有我在也，法中有我以運之也。即其同一詩也，同一法也，我與若俱用此法，而用之之理、用之之趣各有不同者，不能使物理有常，而其動靜變化機趣無方。出之於筆，乃臻神妙。

或謂筆之起倒先後順逆，有一定法，亦不盡然。古人往往有筆不應此處起而起，有別致，有應用順而逆筆出之，尤奇突。有筆應先而反後之，有餘意。皆極變化之妙，畫豈有定法哉。

又　山谷云，余初未嘗識畫，然參禪而知無功之功，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於是觀畫，悉知巧拙工俗，造微入妙。然豈可爲單見寡聞者道。又曰，如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妙處，類多如此。僕曰，此爲行家說法，不爲學者說法。行家知工於筆墨，而不知化其筆墨。當悟此意。學者未入筆墨之境，焉能畫外求妙。凡畫之作，功夫到處，處處是法。功成以後，但覺一片化機，是爲極致。然不從絢爛而得此平淡天成者，未之有也。

又　古人一藝，高於法度平正。後世便以奇別爲能，雖有刻劃精巧，名立小品，豈能爲百世宗法。董思翁於沈文間，復以平淡天然，自立一幟，至今名不在四家後。東坡嘗謂，好奇務新，乃詩之病，畫豈不然。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二《文理》　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爲趙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啓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

徐增《而菴詩話》　詩貴有轉手，非熟於法者不能。

又　余三十年論詩，祇識得一『脫』字。詩蓋有

稱其有法度。

又《石洲詩話》卷五　蛻菴才調富有，兼以宕逸之氣出之，阮亭先生

法，離他不得，卻又即他不得；離則傷體，即則傷氣。故作詩者先從法入，後從法出，能以無法爲有法，斯之謂脫也。

方薰《山靜居論畫》　畫備於六法，六法固未盡其妙也。宋迪作畫，先以絹素張敗壁，取其隱現凹凸之勢。郭恕先作畫，常以墨漬縑絹，徐就水滌去，想其餘跡，朱象先於落墨後，復拭去絹素，再次就其痕跡圖之。皆欲渾然高古，莫測端倪，所謂從無法處設法者也。如楊惠郭熙之塑畫，又在筆墨外求之。

又　或問僕畫法。僕曰，畫有法，畫無定法。無難易，無多寡。嘉陵山水，李思訓期月而成，吳道子一夕而就，同臻其妙，不以難易別也。李范筆墨稠密，王米筆墨疏落，各極其趣，不以多寡論也。畫法之妙，人各意會而造其境，故無定法也。

有畫法而無畫理非也，有畫理而無畫趣亦非也。畫無定法，物有常理，物理有常，而其動靜變化機趣無方。出之於筆，乃臻神妙。

或謂筆之起倒先後順逆，有一定法，亦不盡然。古人往往有筆不應此處起而起，有別致，有應用順而逆筆出之，尤奇突。有筆應先而反後之，有餘意。皆極變化之妙，畫豈有定法哉。

又　山谷云，余初未嘗識畫，然參禪而知無功之功，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於是觀畫，悉知巧拙工俗，造微入妙。然豈可爲單見寡聞者道。又曰，如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妙處，類多如此。僕曰，此爲行家說法，不爲學者說法。行家知工於筆墨，而不知化其筆墨。當悟此意。學者未入筆墨之境，焉能畫外求妙。凡畫之作，功夫到處，處處是法。功成以後，但覺一片化機，是爲極致。然不從絢爛而得此平淡天成者，未之有也。

又　古人一藝，高於法度平正。後世便以奇別爲能，雖有刻劃精巧，名立小品，豈能爲百世宗法。董思翁於沈文間，復以平淡天然，自立一幟，至今名不在四家後。東坡嘗謂，好奇務新，乃詩之病，畫豈不然。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二《文理》　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爲《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爲趙氏解矣。然爲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啓悟，特不當舉爲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度。時文法度

徐增《而菴詩話》　詩貴有轉手，非熟於法者不能。

又　余三十年論詩，祇識得一『脫』字。詩蓋有

稱其有法度。

又《石洲詩話》卷五　蛻菴才調富有，兼以宕逸之氣出之，阮亭先生

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

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爲歸氏解也。然爲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爲傳授之秘爾。據爲傳授之秘，則是郢人寶燕石矣。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誌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範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歟！

又《古文十弊》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且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沉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章，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舵樓輕矣，今此婪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閒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習陋成風，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又卷九《與邵二雲》 僕持文律，不外清眞二字。清則氣不雜也，眞則理無支也，此二語知之甚易，能之甚難。君家念魯先生嘗言『文貴謹嚴雄健』，夫謹嚴存乎法度，雄健存乎氣勢。氣勢必由書卷充積，不可貌襲而強爲也；法度資乎講習，疏於文者則謂不過方圓規矩，人皆可與知能，不知法度猶律令耳。文境變化，非顯然之法度所能該，亦猶獄情變化，非一定之律令所能盡。故深於文法者，必有無形與聲，而又復至當不易之法，所謂文心是也；精於治獄者，必有非典非故，而自協天理人情之勘，所謂律意是也。文心律意，非作家老吏不能神明，非方圓規矩所能盡也。然用功純熟，可以旦暮遇之，期與足下共勉。足下豈無意耶？

李沂《秋星閣詩話・審趨向》 人皆知當學唐詩者，人皆知當學盛唐，而乃有云不必學盛唐者，此好立異之過也。唐以詩取士，萃數百年天下人之精神，揣摩研究，盛唐尤爲極盛，到今如日月中天，好異者舍之謬矣。遡而上之，當學漢、魏，但恐徒得漢、魏之糟粕耳？優孟衣冠，不足貴也。至於六朝，五言當學陶，七言當學鮑。初唐乍興，正始之音，然尚帶六朝餘習；盛唐始盡善，『中』『晚』如強弩之末，氣骨日卑矣。近日士人喜學『中』『晚』，一友素號能詩，不幸而嬰此疾；後見其詩，總不成章，寡識自誤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下，將何得乎？宋、元彌下矣，至有明始一振；國初諸賢，頓軼元、宋、中、晚唐而上之，厥後名流輩出，李獻吉則一代詩人之冠冕也。但學濟南則駕藻麗而害清眞；學竟陵則蹈空虛而傷氣格，不可不知耳。夫人自有性情，原不必摹倣前人。然善射者不能舍的，良匠不能舍規矩；師心自用，謂古不足法，非狂則愚也。孔子曰：『信而好古。』苟欲修身，必希賢聖，詩文何獨不然？況入手時岐路甚多，尤宜審擇。派苟不正，則如背康莊，由邪徑，費精神於無用之地，而終不足以成名，不亦重可惜乎？

冒春榮《葚原詩說》卷一 王元美謂『章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見字法者。』此最上法門，即工巧之至而入自然者也。學者工夫未到，豈能頓詣此境？故作詩必先謀章法、句法、字法，久之從容於法度之中，使人不易得其法。若不講此，非邪魔即外道矣。

又卷二 施愚山閏章論王維、岑參、杜甫和賈至《早朝》詩，惟杜甫無法。既題早朝，則『雞鳴』、『曉鐘』、『衣冠』、『閶闔』，律法如是矣。王維歎於岑參者，岑能以『花迎』、『柳拂』、『《陽春》一曲』，補舍人原唱『春色』二字，則非早時也。若夫『旌旗』之『動』，『宮殿』之『高』，未嘗朝者也。曰『朝罷』，亂也。『詩成』與早朝半四句，乏主客也。如是非律矣。若以爲少陵而不可議，是寶夏后氏之璜而忘其攷也。

又卷四　七言古要鋪敍，有開合，有風度。要迢遞險怪，雄俊鏗鏘，忌庸俗軟弱。須波瀾開闊，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爲正，又復爲奇，方以爲奇，又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須開合粲然，音韻鏗然，法度森然，神思悠然，學問充然，議論超然。

又　上古之詩工矣。『卿雲爛，糺縵縵』，『沐日浴月百寶生』，奇而法矣。『於思於思，棄甲復來』，『犀兕尚多，棄甲則那』，焉而雅矣。『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組織而典麗矣。雖後世工於琢句者不逮，以爲上古之辭聲希味淡者陋矣。

延君壽《老生常談》　王介甫詩，昔人謂如鄧艾用兵，專以奇險爲功，確論也。古體學杜、韓而不襲，殊勝六一；今體亦能我行我法，依傍一空。余另有讀本，眞卓然大家也。

又　何仲默歌行頗工修飾，如《津市打魚》、《胡人獵圖》等篇，皆不失古人家數。五律《昭烈廟》云：『中原無社稷，亂世有君臣。』亦卓然有識。邊貢句云：『山城稀見菊，關樹不開雲。』張佳胤句云：『楚雲高不落，巴水去無聲。』雖謹守唐人法度，卻自家別有骨格神韻。至謝茂秦之『夜火分千樹，春星落萬家』，則病其太肖唐人矣。

高秉《指頭畫說》　指甲不宜長，長則有礙於指。亦不宜禿，禿則無助於指。公每先作細畫人物花鳥，利有甲也。數幅後甲漸禿。畫潑墨山水及屏幛巨幅，人物龍虎，而乘指甲將禿未禿時用點，數寸許人。目則肉爲目而甲爲眶，或肉爲目而甲爲睫，二目初點全神已備。鼻承目，口承鼻，面承目，鼻口猶之。詩文如是，起必應如是承。句句相承，筆筆相生。雖有定法，而非死法，故萬千詩文，無一首雷同。萬千法書，無一字雷同。指畫面目亦如是矣。嘗有印章云：傳神寫照在甲肉相半間。

惲敬《大雲山房文稿》言事卷一《與舒白香》　文章之事，工部所謂天成，著力雕鐫，便覩面千里。儷體倘然，何況散行。然此事如禪宗，箍桶脫落，布袋打失之後，信口接機，頭頭是道，無一滴水外散，乃爲天成。若未到此境界，一竅口便屬亂統矣。是以敬觀古今之文，越天成越有法度，如《史記》，千古以爲疏闊，而柳子厚獨以潔許之。今讀伯夷、屈原等列傳，重疊拉雜，及刪其一字一句，則其意不全，可見古人所得矣。至所謂疏古，乃通身枝葉扶疏，氣象渾雅，非不檢之謂也。敬於此事，如禪宗看話頭，參知識，蓋三十年，惜鈍根所得，不過如此。然於近世文人病痛，多能言之。其最粗者如袁中郎等，乃卑薄派，聰明交遊客能之；徐文長等乃瑣異派，風狂才子能之；艾千子等乃描摹派，占畢小儒能之；侯朝宗、魏叔子進乎此矣，然檜梧氣重；歸熙甫、汪苕文、方靈皋進乎此矣，然袍袖氣重。能捭脫此數家，則掉臂遊行，另有蹊徑，亦不妨仍落此數家，不染習氣者，入習氣亦不染，卽禪宗入魔法也。

吳德旋《初月樓文鈔》卷一《文喻》　文惡乎成？曰：成於法。法有定乎？曰：神於法者變，其有至變也而未嘗變也。今夫天，吾不知其始於何時也，由今而溯之五帝之前，結繩之代，其生人也不可爲量數，其相似者則少矣，然而耳目口鼻手足全而具焉謂之成人，無古今一也。今夫水之大者，河海風濤之相擊也，怒而奔，一日千里；其小者爲浦澤，乃演漾而渟蓄焉，其勢極不可爲縣衡矣，然其折而流也必東，無小大一也。天與水，其神於法者與。今使有二人者弈，其一能者，其一不能者，不能者雖盡思極慮，無以隘夫能者也；其能者則不慮而隘之矣。此無他，法備而神巧生焉，無法者詘於知也。夫君子之於文，亦若是則已矣。

又卷五《七家文鈔後序》　余年二十餘至京師，與武進張皋文同學爲文，得桐城姚惜抱先生《古文詞類纂》讀之，而知爲文之不可不講於法也，如士之有規矩焉，如射之有彀率焉。雖曰神明而變化之，存乎其人，然欲舍規矩、彀率而別求所以神明變化之方，其究恐歸於迷謬而無所得。蓋嘗持是說以語皋文，而皋文不予非也。年幾四十，始獲親謁惜抱先生而請益焉。先生誨之曰：子之論文主於法，是矣；然此學者之始事也，其終也幾且不知有法而未始戾乎法。子其歸而求之周、秦諸子及司馬子長之書乎。德旋曰：唯唯。然固且疑之，疑夫惜抱先生之文之謹於法也。然先生固嘗言之曰：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人力不得而施也。則言夫人力之所可爲者，亦惟學者之始事而已。

我朝之文，能無戾於古人之法者，斷自方望溪始，劉海峰則望溪之弟子，而惜抱所從受法者也。皋文始亦得宗於海峰，而變其清宕爲淵雅，故文格與惜抱相近，惲子居兼綜百家，而其鎔煉淘洗之功，非貌爲秦、漢者所能企。我朝之以能文名者數十家，然無有能躋此五君子之上者矣。建甯朱梅崖爲文專宗韓退之氏，可伯仲於皇甫持正、李南紀之間。長洲彭秋士長於紀述，簡

質似陳承祚，錄之附於五君子之後，臭味亦未始不同也。

夫古人之文，豈嘗有定法哉？言其意之所欲言而已耳；言其意之所欲言者，而氣足以充之，詞足以達之，則文成而法自存乎其中矣。豈必懸幟而市於人曰：此於法宜如是耶？洎乎漢氏之東，文氣漸卽衰薄；魏、晉以降，才士雕琢曼詞，以爲適俗應用之具，則固宜其氣之不足以充，詞之不足以達矣。及其久而相沿成習，若士之爲文固應若此者，斯爲蔽益甚，而其於古也不亦遠乎；六經簡嚴易直之體，不既漸滅而無遺矣乎。唐韓退之以天挺豪傑，起而振其衰，稟經以立義，因事以造言，而其氣足以充其體，其詞足以達其意，悉與古之所以爲文者合。於是後之學者，不得不求爲文之法於古人之文，謂非是將不得其門以入也。若乃神明而變化之，則固非法之所能拘，而法亦非所以盡意。然豈可驟而語之承學之士乎哉？而世猶有欲舍法以言文者，則非吾之所敢知矣。

劉開《劉孟涂集》文卷三《復陳編修書》 自唐、宋以降，世之考文辭者不可勝數，然終身爲之而不知其法者，比比皆是。求有人焉，得前人意義，不失古文矩矱，已罕遇可貴矣；而能奪其才力，傾其蘊蓄，出其陸離光怪，洩其悲憤幽鬱，以自成爲一家之言，前後不必同轍，彼此不妨異趣，於以明聖人之道，窮造化之微，極人情物態之變者，蓋數百年之間未之多見也。是豈氣運有升降，而天地生才亦有所限而不輕出與？抑豈識不足以立其本，學不足以擴其基，氣不足以充其辭與？將才與力有工絀厚薄大小之不同，而所造亦隨爲進退與？

夫八家未出之前，法未備而文日益奇；八家既行之後，法愈密而文日益下。非法之足妨文也，衆美既具，奇無可加，夫如是，故取境也難。且古賢獨擅之長，既不可與爭；而兼取各家之長，以歸一人之鎔鑄，則力又有所不逮。於是偏於才者，或縱橫求異，不知古人之去取裁制，而決裂乎法外；偏於學者，或平易近理，不知古人之波瀾變化，而拘守於法中。曾子固醇而不肆，蘇明允肆而不醇，兼之者僅昌黎也。此在昔人尙以爲難，況後世之齊於才而弱於學者哉？

夫文猶兵也，善用之，達於精微；不善用之，卽泥於往迹。是故孫武之書所以教天下之戰也，然韓信以之破敵，而馬謖則以之亡師；軍陣之制所以成士卒之列也，然諸葛以之運奇，而武穆不以之制勝。何則？兵無常形，文無定法。故聖人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韓退之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苟不能潛心德藝，以養其氣，而徒規規於文字之末，是猶掘地求水，而不溯源於大河、江、漢也。

潘德輿《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一 朱子曰：『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按古今論太白詩者衆矣，以朱子此論爲極則。他人形容贊美，累千百言，皆非太白眞相知者，以本不知詩教源流。故子美爲『詩聖』，而太白則謂之『詩仙』，萬口熟誦，牢不可破。究竟仙是何物？以虛無不可知者相擬，名尊之實外之矣。若緣謫仙之號定於賀監，謫仙之歌賦於同朝，少陵贈什亦嘗及之，遂爲定評。不知賀監老爲道士，回惑已深，明皇好仙，朝列風靡，無稽品藻，何足效尤；少陵特敍其得名之始云爾，非以爲確不可易也。且賀監又嘗目之爲天上星精矣，豈亦可從張旭太湖精之例，以『詩精』目之乎？若見太白詠仙者多，乃以『詩仙』當之，則高如郭璞，卑若曹唐，亦將號以『詩仙』耶？朱子以其從容法度爲聖，何等了當！楊升庵曰：『太白爲古今詩聖。』語據朱子，擷撰不破。而他日又謂『太白詩仙翁劍客語』。何其仙聖之雜糅也！此義不明，看太白詩焉能入解？故皮襲美謂其詩『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非世間人語』。極力推尊，皆成幻妄。敖氏臞庵謂其詩『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推尋不入，轉致揶揄也。至王氏百穀，乃直謂『李詩仙，杜詩聖，聖可學，仙不可學矣』。豈非名尊之、實外之之明驗也哉！惟周氏伯弢曰：『太白詩號雄俊，而法度最縝密。』此乃可與朱子之言相發明耳。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作五古大篇，離不得規矩法度，所謂神明變化者，正從規矩法度中出，故能變化不離其宗。然用法須水到渠成，文成法立，自然合符，毫無痕迹，始入妙境。少陵大篇，最長於此。往往敍事未終，忽插論斷，論斷未盡，又接敍事。寫情正迫，忽入寫景，寫景欲轉，遙接生情。大開大闔，忽斷忽連，參差錯綜，端倪莫測。如神龍出沒雲中，隱現明滅，頃刻數變，使人迷離。此運《左》、《史》文筆爲詩法也，千古獨步，勿庸他求矣。

又 沈歸愚先生云：『作古詩不可入律，作律詩卻須得古詩意。正如作書者，寫隸篆八分，不可入行草楷書，卻須得篆隸八分法；作行草楷書，卻須得篆隸八分法，同此意也。』人以爲妙喻妙論，予獨不以爲然。夫古詩律詩，體格不同，氣象

亦異，各有法度，各有境界分寸。即以使事選材，用意運筆而論，有宜於古者，有宜於律者，有古律皆宜、古律皆不宜者。是所宜之中，且爭毫釐，分寸略差，失等千里。作者相題行事，各還其本來，各成其當然之詣，不亦善乎！何必以五古平淡之味，施之五律，以求高瘦；以七古蒼莽之氣，行之七律，以破謹嚴，致犯枯槁頹唐之病耶！蓋離則兩美，合則兩傷。近代名家，五律慣作帶對不對流水之格，七律動作拗體吳體，以求高求峭，皆此種見解議論誤之也。

又卷二　沈歸愚先生持論極正，持法極嚴，便於初學。所爲詩，平正而乏精警，有規格法度而少眞氣，襲盛唐之面目，絕無出奇生新，略加變化處，殊無謂也。

又卷四　夫文章公器，雖有宗派，無所謂統也。其入理純粹，敍事精嚴，措詞雅潔，運氣深厚，法度完密，而意味高古者，即係文章正宗，初不以人地時代限也。必欲祕爲絕詣，據作一家私傳，不惟誕妄，抑且孤陋矣。此不過拾宋儒唾餘，仿道統之說，以自撐持門戶耳。習氣相沿，未免可笑，殊不足與深辨。

秦祖永《桐陰論畫》　點苔最難，宜有意無意，凝神靜氣點之。胸中默存法度，落筆又不可爲法度所拘。功夫到精熟時，自得從空墜下之妙。畫亦有無苔者，如鈎皴山石俱好。點苔以簡爲貴，惟癡翁一種橫點，蒼蒼莽莽，愈多而愈不厭亂。

劉熙載《詩概》　劉文房詩，以研鍊字句見長，而清贍閑雅，蹈乎大方。其篇章亦儘有法度，所以能斷截晚唐家數。

陳廷焯《詞壇叢話・清眞二字最難》　美成詞，渾灝流轉中，下字用意皆有法度，故其詞名清眞集。蓋清眞二字最難，美成眞千古詞壇領袖。

又《詞壇五家之長》　賀方回之韻致，周美成之法度，姜白石之清虛，朱竹垞之氣骨，陳其年之博大，皆詞壇中不可無一，不能有二者。

又《白雨齋詞話》卷二《美成白石各有獨至處》　美成詞於渾灝流轉中，下字用意，皆有法度。白石則如白雲在空，隨風變滅。所謂各有獨至處。

又卷七《學詞應守繩墨》　學以礪而後成，苟違繩墨，何憚鉏規。若以水濟水，則亦何益之有哉。古人詩詞不盡可法，善於運用，何難化腐爲奇。若理解不明，貞淫未辨，妄竊古人成語，以爲己有。膠柱者寶其唾餘，改絃者失其宗旨。古人亦安恃此知己也。

又卷八《爲詞宜直溯風雅》　杜陵變古之法，不變古之理。故自杜陵變古後，而學詩者不得不從杜陵。縱有復古者，亦不過古調獨彈，無與爲應也。陳、朱變古之理，而並未能盡變古之法。故雖敢於變古，不能必人之中心悅而誠服其詞。且不能禁人之復古。有志爲詞者，宜直溯風騷，出入唐、宋，乃可救陳、朱之失，勿爲陳、朱輩所囿也。

死法活法

張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八《題楊夢錫客亭類稿後》　爲文有活法；拘泥者窒之，則能今而不能古。夢錫之文，從昔不膠於俗，縱橫運轉如盤中丸，未始以一律拘，要其終亦不出於盤。蓋其束髮事遠遊，周覽天下山川之勝，以作其氣，所與交者，又皆當世知名士，文章安得不美耶！余官荆南，夢錫自交廣以《客亭類稿》來，精深雄健，視昔時又過數驛，讀之終篇，使人首益俯焉。

姜夔《白石道人詩說》　學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辭者也；乍敍事而間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蜨蜨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　〔呂〕紫微公作《夏均父集序》云：『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與語活法矣。謝玄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眞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黃公首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趣向，畢精盡知，左規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然予區區淺末之論，皆漢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

方回《桐江續集》卷八《讀張功父南湖集並序》　詩至於老杜而集大成。陳子昂、沈佺期、宋之問律體沿而下之，麗之極莫如玉溪，以至西崑；工

之極莫如唐季，以至九僧。《三百五篇》有麗者，有工者，初非有意於麗與工也，風賦比興，情緣事起云耳。而麗之極工之極，非所以言詩也。謂如老杜七言律詩：『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林花着雨胭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風含翠篠娟娟靜，雨裛紅蕖冉冉香』，學者能學此句，未足爲雄。《撲棗詩》云：『不爲困窮寧有此，祗緣恐懼轉須親。』《憶梅詩》云：『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春菜詩》云：『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野老不勝悲。』《送僧詩》云：『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此等詩不麗不工，瘦硬枯勁，一斡萬鈞，惟山谷復山簡齋得此活法，又各以其數萬卷之心胸氣力，鼓舞跳蕩。初學晚生不深於詩而驟讀之，則不見奧妙，不知隽永，乃獨喜許丁卯體，作偶儷嫵媚態。予平生不然之，而江湖友朋未易以口舌爭也。乾淳以來，稱尤楊范陸，而蕭千巖東夫、姜梅山邦傑、張南湖功父亦相伯仲。梁溪之槁淡細潤，誠齋之飛動馳擲，石湖之典雅標致，放翁之豪蕩豐腴，各擅一長。千巖格高而意苦，梅山律熟而語新。南湖生於紹興癸酉，循忠烈王之曾孫，近得其前集二十五卷三千餘首，嘉定庚午自序，蓋所謂得活法於誠齋者。生長於富貴之門，聲穀之下，而詩不尚麗，亦不務工。洪景盧謂功父深目而瘦，予謂其詩亦猶其爲人也。「燕子初歸曾識面，牡丹未放已知名」，不知何人以朱筆加點，專取此等句，予亦謂不然；且如『人生守定梅花死』，此句殊佳，何人輒用朱筆圈改。予竊謂朱筆之人，未得所謂正法眼藏也。功父預謀誅韓而史忌之，韓既誅，即有桐川之謫，後得歸，坐前憾謫死象臺，天下冤之。言官程松嘗論功父，謂將家子強吟小詩，此乃刻薄無忌憚之言，不足與校。其詩活法妙處，予未能盡舉，當續書之，今且題八句以寄予心。

生長勳門富貴中，粗糠將相以詩雄。端能活法參誠叟，更覺豪才類放翁。舉似今人誰肯信，元來妙處不全工。鏤金組繡同時客，合向南湖立下風。

吳喬《圍爐詩話》卷一　又曰：『意爲情景之本，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變化，則開承轉合不爲死法，意乃得見。』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章，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如磧沙僧解《三體唐詩》之用，故始則以法爲法，繼則以無法爲法，能不守法，亦不離法，斯爲得之

蓋本無定以馭有定，又化有定以歸無定也。無法之法，是爲活法妙法。造詣至無法之法，則法不可勝用矣。所謂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若泥一定之法，不以人馭法，轉以人從法，則死法矣。

又卷四　古人律詩法度，大致多此二式，略拈出以爲初學下手用筆之助。然詩家貴參活法，忌泥死法，千變萬化，不可執一律拘。是又在人能神而明之，有定實無定也。

變（變化）

劉勰《文心雕龍・章表》　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矣。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爲儁。其三讓公封，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鷓鴣，莫顧章表。

又《神思》　若情數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贊曰：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

又《風骨》　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獲巧意，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經矣。

又《通變》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練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疎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

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牆，綺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推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疎古，風味一作末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檃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

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

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鬐，光若長離之振翼，迥穎脫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贊曰：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又《章句》　夫裁文匠筆，篇有小大；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譬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

又《知音》　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

戴復古《石屏詩集》卷六《昭武太守王子文日與李賈、嚴羽共觀

前輩一兩家詩及晚唐詩，因有論詩十絶，子文見之，謂無甚高論，亦可作詩家小學須知》　意匠如神變化生，筆端有力任縱橫。須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隨人脚後行。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江西詩派序・李商老》　公擇尚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與往還，頗博覽強記，然詩體拘狹少變化。

又《江西詩派小序》（李商老）公擇尚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與往還，頗博覽強記，然詩體拘狹少變化。

楊載《詩法家數・律詩作法》　頸聯：或寫意、寫景、書事、用事引證，與前聯之意相應相避。要變化，如疾雷破山，觀者驚愕。

又　五言七言，句語雖殊，法律則一。起句尤難，起句先須闊占地步，要高遠，不可苟且。中間兩聯，句法或四字截，或兩字截，須要血脉貫通，音韻相應，對偶相停，上下勻稱。有兩句共一意者，有各意者。若上聯已共意，則下聯須各意，前聯既詠狀，後聯須說人事。兩聯最忌同律。頸聯轉意要變化，須多下實字。字實則自然響亮，而句法健。其尾聯要能開一步，別運生意結之，然亦有合起意者，亦妙。

又《詩法家數・七言古詩》　七言古詩，要鋪敍，要有開合，有風度，要迢遞險怪，雄俊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爲正，又復爲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備此法者，惟李杜也。

又《詩法家數・讚美》　讚美之詩，多以慶喜頌禱期望爲意，貴乎典雅渾厚，用事宜的當親切。第一聯要平直，或隨事命意敍起。第二聯意相承，或用事，必須實說本題之事。第三聯轉說要變化，或前聯不曾用事，此正宜用引證，蓋有事料則詩不空疏。結句則多期望之意。大抵頌德貴乎實，若褒之大過，則近乎諛，讚美不及，則不合人情，而有淺陋之失矣。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　謝惠連"屯雲蔽層嶺，驚風涌飛流"，一篇句法雷同，殊無變化。

又　江淹有《古離別》，梁簡文劉孝威皆有《蜀道難》，及太白作《古離別》、《蜀道難》，迥諷時事，雖用古題，體格變化，若疾雷破山，顚風簸海，非神於詩者不能道也。

又卷二　長篇古風最忌鋪敍，意不可盡，力不可竭，貴有變化之妙。

又卷四　韓昌黎作《送窮文》，其文勢變化，辭意平婉，雖言送而復留。

王慎中《王遵巖先生文集》卷二〇《寄道原弟書十五》　初唐之詩，千篇一律，數家之集皆若一人，而一人之作亦若一首，其聲調雖俊美，體格雖涵厚，而變化終不足。

王世貞《藝苑巵言》卷四　太白古樂府，窈冥惝怳，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樂府。

又卷六　于鱗自棄官以前，七言律極高華，然其大意，恐以字累句，以句累篇，守其俊語，不輕變化，故三首而外，不耐雷同。晚節始極旁搜，使事該切，措法操縱，雖思探溟海，而不墮魔境。世之耳觀者，乃謂其比前少退，可笑也。歌行方入化而遂沒，惜其不多，寥寥絶響。

王世懋《藝圃擷餘》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爲大家，特高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爲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我不能爲掩瑕。雖然，更千百世無能勝之者何？　要曰無露句耳。其意何嘗不自高自任？　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隱然言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　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吠聲之徒，羣肆撏剝，遐哉唐音，永不可復。噫嘻愼之！

陸時雍《詩鏡總論》　意遠寄而不迫，體安雅而不煩，言簡要而有歸，局卷舒而自得。離合變化，有阮籍之遺蹤，寄托深長，有漢魏之委致。然而不能盡爲古者，以其有佻處，有淺處，有遊浪不根處，有率爾立盡處。然言語之際，亦太利矣。

賀貽孫《詩筏》　詩亦有英分雄分之別。英分常輕，輕者不在骨而在腕，腕輕故宕，宕故逸，逸故靈，靈故變，變故化，至於化而英之分始全，太白是也。雄分常重，重者不在肉而在骨，骨重故沉，沉故渾，渾故老，老故變，變故化，至於化而雄之分始全，少陵是也。若夫骨輕則佻，肉重則板，輕與重不

能至於變化，總是英雄之分未全耳。

又　詩至中晚，遞變遞衰，非獨氣運使然也。開元、天寶諸公，詩中靈氣發洩無餘矣，中唐才子，思欲盡脫窠臼，超乘而上，自不能無長吉、東野、退之、樂天輩一番別調。然變至此，無復可變矣，更欲另出手眼，遂不覺成晚唐苦澀一派。愈變愈妙，愈妙愈衰，其必欲勝前輩者，乃其所以不及前輩耳。且非獨此也，每一才子出，即有一班庸人從風而靡，舍我性靈，隨人腳根，家家工部，人人右丞，李白有李赤敵手，樂天即樂地前身，互相沿襲，令人掩鼻。於是出類之才，欲極力勦除，自謂起衰救弊，爲前輩功臣。即此起衰救弊一念，遂有無限詩魔，入其胸中，使之爲中爲晚而不自知也。蓋至此而詩運與世運亦若默受作者之升降矣。嗟夫！由吾前說推之，則爲凌駕前輩者所誤；由吾後說推之，又爲羽翼前輩者所誤。彼前輩之詩，凌駕而羽翼之，尚不能無誤，乃區區從而刻畫摹倣之，吾不知其所終也！嗟夫！此豈獨唐詩哉？又豈獨詩哉？

又　杜子美詩云「熟精《文選》理」，而子瞻獨不喜《文選》。蓋子瞻文人也，其源出於《國策》、《莊》、《孟》，而助以晁、賈諸公之波瀾，所浸灌於古者深矣。《文選》之文，自秦、漢諸篇外，其餘皆不脫六朝浮靡，其爲子瞻唾棄，無足怪者。若子美則詩人也，詩以《騷》爲祖，以賦爲禰，以漢、魏諸古詩，蘇、李、《十九首》，陶、謝、庾、鮑諸人爲嫡裔。子美詩中沉鬱頓挫，皆出於屈、宋，而助以漢、魏、六朝詩賦之波瀾。《文選》諸體悉備，縱選未盡善，而大略具矣。子美少年時，爛熟此書，而以清矯之才、雄邁之氣鞭策之，漸老漸熟，範我馳驅，遂爾獨成一體。雖未嘗襲《文選》語句，然其出脫變化，無非《文選》者。生平苦心在此一書，不忍棄其所自，故言之有味耳。今人以子美譬《文選》而亦譬之，以子瞻毀《文選》而亦毀之，毀譽皆在子美、子瞻，與己何與？又與《文選》何與哉？

賀裳《載酒園詩話・宋・歐陽修》　歐公古詩苦無興比，惟工賦體耳。至若敍事處，滔滔汩汩，累百千言，不衍不支，宛如面談，亦其得也。所惜意隨言盡，無復餘音繞梁之意。又篇中曲折變化處亦少。公喜學韓，韓本詩之別派，其佳處又非學可到，故公詩常有淺直之恨。

吳喬《答萬季野詩問》　又問：『布局如何？』答曰：『古詩如古文，其布局千變萬化。七律頗似八比：首聯如起講，起頭，次聯如中比，三聯如後比，末聯如束題。但八比前中後一定，詩可以錯綜出之，爲不同耳。七絕，偏師也，或關山上，或關地下，非必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者也。五律氣脈須從五古中來，『初』『盛』皆然，中唐鮮矣。明人多以七律餘材成之，是以悉不足觀。五絕最易成篇，卻難得好。五古須通篇無偶句，漢、魏則然，晉、宋漸有偶句，履霜堅冰，至唐人遂成律。明之選唐詩者，『中原還逐鹿』、『秋氣集南磵』『皆置古詩中，盲矣。』

尤侗《西堂全集・西堂雜組》一集卷四《己丑真風序》　文者，與世變者也。天地以大文造世，合觀前史，三皇爲破，五帝爲承，三王爲講，漢爲起，晉爲虛，唐爲中，宋爲後，明爲束，而其間七雄、三國、六朝、五季，皆其起伏呼應，斷續波瀾之妙。且即一代爲一篇，而章法、股法、句法、字法無不具焉。故文莫變於天地。人以天地之文造文，文與天地始，與天地中，與天地終，天地變而世變，世變而文變。使世而不變，則揖讓之後無征誅，征誅之後無封建，封建之後無郡縣，郡縣之後無割據矣。使文而不變，則典謨之後無誓誥，誓誥之後無詔策，詔策變而縑帛，縑帛變而紙；蝌蚪變而篆，篆變而隸，隸變而眞、行、草。聚而較之，則紙之輕於竹帛，眞、行、草之簡於篆、隸明矣。然造竹帛者笑結繩之拙，造篆、隸者厭蝌蚪之繁，雖有聰明之才，不能逆料紙與眞、行、草之出其後也。由此推之，吾惡知紙之後不更有輕於紙者乎？吾惡知眞、行、草之後不更有簡於眞、行、草者乎？

制義之文，文之小者也，吾謂其中有小天地焉。辟之暑雨寒雪，時至則行，春鳥秋蛩，候應則發。苟執今是而嗤昨非，棄前愚而求後巧，皆不通變之論也。己丑之文，說者詫爲極變。然衡其勢，不得不變，要其理未嘗變。變其前，此變不自此始；變其後，此變不自此止也。且諸君子之文，或作於數年之先，或作於數十年之先，必及其時而始稱焉。若是者，時變文乎？文變時乎？至於作者變而選者亦變，若鴻毛之隨順風，浮萍之逐流波，與之上下，與之東西，不猶蟪蛄之見乎？惟持其不變以閱天下之至變，復虛其至變

以動天下之末變，則論己丑之文，與論己丑前百年之文，己丑後百年之文，一而已。得其解者，雖讀二十一史可也。

毛先舒《詩辯坻》卷一《總論》 抑有尚求復古，不知通變，譬之書家，妙於臨模，不自見筆，斯爲弱手，未同盜俠。何則？亦猶孺子行步，定須提攜，離便僵仆。故孺子依人，不爲盜力，博文依古，不爲盜才。作者至此，勿忘自強，然而有充養之理，無助長之法也。

又 鄙人之論又云：『夫詩必自關門戶，以成一家，倘蹈前轍，何由特立！』此又非也。上溯玄始，以迄近代，體既屢變，備極範圍，後來作者，予心我先，卽有敏手，何由創發？此如藻采錯炫，不出五色之正間；爻象遞變，不離八卦之奇偶。出此則入彼，遠吉則趨凶。借如萬曆以來，文凡幾變，詩復幾更，哆口高談，皆欲呵佛。然而文尚儁韻者，則黃、蘇小品；談眞率者，近施、羅演義。詩之佻褻者，倣《吳歌》之昵昵；齷齪者，拾學究之餘瀋。嗤笑軒冕，甘側輿臺，未餐露露，已飫糞壤。旁蹊蹦躅，曾何出奇；呫呫喋喋，伎倆頗見。豈若思古訓以自淑，求高曾之規矩耶？若乃借旨釀蜜，取喻鎔金，因變成化，理自非誣。然採取炊冶，功必先之，自然之效，罕能坐獲。要亦始於稽古，終於日新而已。

又《經》 《天保》，鍾云：『九「如」字筆端鼓舞，奇妙。』先舒案：九如句法長短參差，極錯綜之妙，而中更着『吉蠲』、『神弔』兩章，尤見篇法變化。

又卷二《魏》 文帝『西北有浮雲』一篇，極其宕逸，苦不能紆徐。大抵子桓短詠便俊，大篇多滯，不如子建決決長句，百變不窮矣。

又卷三《唐後》 七言歌行，雖主氣勢，然須間出秀語，不得全豪；敍述情事，勿太明直，當使參差，更附景物，乃佳耳。唐代盧、駱組壯，沈、宋軒華，高、岑豪激而近質，李、杜紆佚而好變，元、白迤邐而詳盡，溫、李朦朧而綺密。陳其格律，校其高下，各有崇詣，不容斑雜。唯張、王樂府，最爲俚近，舉止卻露，不足效也。

又卷四《學詩徑録》 古歌行押韻，初唐有方，至盛唐便無方。然無方而有方者也，亦須推按，勿得縱筆以擾亂行陣，爲李將軍之廢刁斗也。古人有變韻不變意，變意不變韻之法。如子美『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四句一事，卻故將二句屬上文韻，變二句屬下文韻，此變韻不變意。『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與上『盤賜』二句意不相屬，卻聯爲同韻，此變意不變韻。讀之使人惚恍，尋之絲跡宛然，此亦行文之一奇也。

葉燮《原詩》卷一《內篇上》 蓋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古云：『天道十年一變。』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風》、《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則後此爲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詘變也明矣。漢蘇、李始創爲五言，其時又有亡名氏之《十九首》，皆因乎《三百篇》者也；然不可謂卽無異於《三百篇》，而實蘇、李創之也。建安、黃初之詩，因於蘇、李與《十九首》者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黃初之詩，乃有獻酬、紀行、頌德諸體，遂開後世種種應酬等類，則因而實爲創，此變之始也。《三百篇》一變而爲蘇、李，再變而爲建安、黃初。建安、黃初之詩，大約敦厚而渾樸，中正而達情；一變而爲晉，如陸機之纏綿鋪麗，左思之卓犖磅礴，各不同也。其間屢變而爲鮑照之逸俊，謝靈運之警秀，陶潛之澹遠；又如顏延之之藻繢，謝朓之高華，江淹之韶媚，庾信之清新；此數子者，各不相師，咸矯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襲前人以爲依傍，蓋自六朝而已然矣。其間健者，如何遜，如陰鏗，如沈炯，如薛道衡，差能自立。此外繁辭縟節，隨波日下，歷梁、陳、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習而益甚，勢不能不變。小變於沈、宋、雲、龍之間，而大變於開元、天寶高、岑、王、孟、李；此數人者，雖各有所因，而實一一能爲創。而集大成如杜甫，傑出如韓愈，專家如柳宗元，如劉禹錫，如李賀，如李商隱，如杜牧，如陸龜蒙諸子，一一皆特立興起；其他弱者，則因循世運，隨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謂唐人本色也。宋初詩襲唐人之舊，如徐鉉、王禹偁輩，純是唐音。蘇舜欽、梅堯臣出，始一大變，歐陽修亟稱二人不置。自後諸大家迭興，所造各有至極，今人一槩稱爲宋詩者也。

又 然余更有進此：作室者，自始基以至設色，其爲宅也，既成而無餘事矣；然自康衢而登其門，於是而堂，而中門，又於是而中堂，而後堂，而閨闥，而曲房，而賓席東廚之室，非不井然秩然也。然使今日造一宅焉如是，明日易一地而更造一宅焉，而亦如是，將百十其宅而無不皆如是，則亦可厭極矣。其道在於善變化。變化豈易語哉？終不可易曲房於堂之前，易中堂於樓之後，入門卽見厨，而聯賓坐於閨闥也。惟數者一一各得其所，而悉出

於天然位置，終無相踵沓出之病，是之謂變化。變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詩人，惟杜甫爲能。高、岑、王、孟諸子，設色止矣，皆未可語以變化也。夫作詩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此猶清任和三子之聖，各極其至，而集大成、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惟夫子。杜甫，詩之神者也，夫惟神乃能變化。子言多讀古人之詩而求工於詩者，乃囿於今之稱詩者論也。」

又卷四《外篇下》 七古終篇一韻，唐初絕少，盛唐間有之，杜則十有二三，韓則十居八九。逮於宋，七古不轉韻者益多。初唐四句一轉韻，轉必蟬聯雙承而下，此猶是古樂府體；何景明稱其音節可歌，此言得之而實非。七古即景即物，正格也。盛唐七古，始能變化錯綜。蓋七古直敍，則無生動波瀾，如平蕪一望；縱橫則錯亂無條貫，如一屋散錢；有意作起伏照應，仍失之板；無意信手出之，又苦無章法矣。此七古之難，難尤在轉韻也。若終篇一韻，全在筆力能舉之，藏直敍於縱橫中，既不患錯亂，又不覺其平蕪，似較轉韻差易。韓之才無所不可，而爲此者，避虛而走實，任力而不任巧，實啓其易也。至如杜之《哀王孫》，終篇一韻，變化波瀾，層層掉換，竟似逐段換韻者，七古能事，至斯已極，非學者所易步趨耳。

又 杜甫七言長篇，變化神妙，極慘淡經營之奇。

石濤《苦瓜和尚畫語録・變化章第三》 古者識之具也，化者識其具而弗爲也，具古以化未見夫人也。嘗憾其泥古不化者，是識拘之也。識拘於似則不廣，故君子惟借古以開今也。又曰：至人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爲至法。凡事有經必有權，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經，即變其權。一知其法，即工於化。夫畫天下變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勢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陰陽氣度之流行也。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今人不明乎此，動則曰某家皴點可以立脚。非似某家山水不能傳久，某家清澹可以立品。非似某家工巧祇足娛人，是我爲某家役，非某家爲我用也。縱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殘羹矣，於我何有哉。或有謂余曰：某家博我也，某家約我也。我將於何門戶，於何階級，於何比擬，於何效驗，於何點染，於何鞮皴，於何形勢，能使我即古而古即我。如是者，知有古而不知有我者也。我之爲我，自有我在。古之鬚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鬚眉，縱有時觸著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爲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於古何師而不化之有。

徐乾學《徐大司寇憺園全集》卷一九《宋金元詩選序》 唐以後無詩之說，予心疑之久矣。文章之道，以變化爲能，以日新爲貴。天之生才無窮，事物之變態無窮；以才人之心思與事變相遭，而情景生焉，而眞詩出焉，不可以格調拘，不可以時代限也。

惲正叔《南田論畫》 宋法刻畫，而元變化。然變化本由於刻畫，妙在相參而無礙。習之者神爲岐而二之，此世人迷境。如程李用兵，寬嚴易路。然李將軍何難於刁斗，程不識不妨於野戰，顧神明變化何如耳。

宋犖《漫堂説詩》 李于鱗《唐詩選》，境隘而辭庸，大類已陳之芻狗；鍾、譚《詩歸》，尖新詭僻，又似鬼窟中作活計，皆無足取。蓋詩道本廣大，而彼故狹小之；詩道本窾通變化，而彼故拘泥而穿鑿之也。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鹹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習，良於風雅有裨。至於杜之海涵地負，韓之鼇擲鯨呿，尚有所未逮。

古樂府音節久亡，不可摹擬。王世貞、李攀龍及雲間陳子龍、李雯諸子，數十年墮入雲霧，如禹碑石鼓，妄欲執筆效之，良可軒渠。少陵樂府以時事創新題，如《無家別》、《新婚別》、《留花門》諸作，便成千古絕調。後來張籍、王建樂府，樂天之《秦中吟》，皆有可採。楊鐵厓《詠史》，音節頗具頓挫，李西涯倣之便劣。要當作古詩讀，無煩規規學步也。亡友顧赤方景星擅長此體，余最好之。

田雯《古歡堂集雜著》卷二 眉山大蘇出歐公門牆，自言爲詩文如泉源萬斛，是其七言歌行實錄。神明於子美，變化於退之，開拓萬古，推倒一世。

又 《愁》、《燕歌》等篇，古音錯落，皆成奇觀。唐人體凡數變。王、楊、盧、駱別是一格，何大復極言其工，固不必深議。太白曠世逸才，自成一家。少陵、昌黎，空前絕後。宋則歐、王、蘇、黃、陸諸君子，根柢於杜、韓，而變化出之。元則裕之、道園輩，頗有法則。其餘間有可採，而非歌行大觀矣。

邵長蘅《青門集・青門簏稿》卷一一《與魏叔子論文書》 至於文之法，有不變者，有至變者。文體有二，曰叙事，曰議論，是謂定體。辭斷意續，筋絡相束，奔放者忌肆，雕刻者忌促，深隨者忌詭，敷演者忌俗，是謂定格。言道者必宗經，言治者必宗史，導情欲婉而暢，述事欲法而明，是謂定

理。此法之不變者也。若夫川橫馳驟，變化百出，各視工力之所及，巧拙不相師，後先不相襲，此法之至變者也。吾得其所爲不變者，不《左》、《史》，不班、范，不韓、柳、歐、蘇而不可，駭其創也。吾得其所爲至變者，即《左》、《史》，即班、范，即韓、柳、歐、蘇而不可，訝其襲也。二者所以究文之法也。是故不濬其源而言文，譬之揚虢涔之波者，不識渤澥之廣；炫螢尾之照者，不覩日月之明，幾文之成不能也。不究其法而言文，譬之騁新羈之駟而弛其銜轡，操匠郢之斤而輟其規矩，幾文之成不能也。

鄭梁《寒村詩文集・見黃稿》卷二《四大家詩鈔序》　故余嘗論三代以下之詩，其可稱大家者，李、杜之後，惟韓、柳、歐、蘇，而外此以詩名者，皆不得與。蓋李、杜之所以得稱大家者，以其平生未嘗爲文，而即以其詩爲文，胸中學識，天下事理，悉於詩焉發之也。韓、柳、歐、蘇之所以得稱大家者，以其平生極工於文，而時以其文爲詩，胸中學識，天下事理，未嘗於詩焉靳之也。今取六人之詩讀之，雖一篇之中，而馳騁上下，變化縱橫，其於天地古今，人情物理，無不各極其致，眞有不謀而合者。就其中唯子厚規模差狹耳。乃今人耳食，李、杜之外，頗稱韋、柳，而極詆退之橫空盤硬爲中唐變格，至永叔、子瞻則直斥爲宋詩不足觀。嗟乎！是豈知大家之所以爲大家者哉。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續集》　晚之不及初盛者，非謂今體，謂古體也。元和今體新逸，時出開元、大曆之上，惟古體神情婉弱，醞釀既薄，變化易窮。至宋得長公、涪翁、永叔諸公，天分既高，人力復盡，其繪情寫物，雖似另開生面，而實青蓮、工部胎骨，不知者徒以蘇、黃之體少之，眞矮人觀場也。

沈德潛《歸愚全集・文鈔》卷一一《明詩別裁集序》　宋詩近腐，元詩近纖，明詩其復古也。而二百七十餘年中，又有升降盛衰之別。嘗取有明一代詩論之：洪武之初，劉伯溫之高格，並以高季迪、袁景文諸人，各運才情，連鑣並軫，然猶存元紀之餘風，未極隆時之正軌。永樂以還，體崇臺閣，骫骳不振。弘、正之間，獻吉、仲默，力追雅音，庭實、昌穀，左右驂靳，古風未墜。餘如楊用修之才華，薛君采之雅正，高子業之冲淡，俱稱斐然。于鱗、元美，益以茂秦，接踵襲哲。雖其間規格有餘，未能變化，識者咎其尠自得之趣焉；然取其菁英，彬彬乎大雅之章也。自是而後，正聲漸遠，繁響競作，公安袁氏，竟陵鍾氏、譚氏，比之自鄶無譏，蓋詩教衰而國祚亦爲之移矣。

此升降盛衰之大略也。

又卷一五《答滑苑祥書》　根本既立，次言體法。體與法有不變者，有至變者。言理者宗經，言治者宗史，詞命貴典要，敘事貴詳晰，議論貴條暢，此體之不變者也。有闢有闔，有呼有應，有操有縱，有頓有挫，如刑官用三尺，大將將數十萬兵而紀律不亂，此法之不變者也。引經斷史，援史證經，詞命中有敘事，敘事中兼議論，此體之至變者也。泯闔闢、呼應、操縱、頓挫之迹，而意動神隨，縱橫百出，即在作者亦不知其然而然，此法之至變者也。吾得其不變者，而至變者存焉。既觀乎道以探文之源，復準乎體與法以究文之流；而且運之以才，輔之以情，深之以養，達之以氣，夫然而發而爲文，若吾未嘗標新矜異於古人，而古人自不足拘攣繩縛乎吾。則其言自吾而立，而秦、漢、八家之見，俱可不存，又何至沾沾爲逐人後塵，以日汨沒於瀾倒波頹之中耶？

又《說詩晬語》卷上　詩不學古，謂之野體。然泥古而不能通變，猶學書者但講臨摹，分寸不失，而己之神理不存也。作者積久用力，不求助長，充養既久，變化自生，可以換卻凡骨矣。

又　昌黎豪傑自命，欲以學問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張處多，變化處少，力有餘而巧不足也。

方世舉《蘭叢詩話》　案《飲中八仙歌》是學謝混品目子弟五字韻語，又學《柏梁》七字音調，學古變化當如此。其命題亦自安穩，《新唐書》乃改爲《飲八仙人》，語拙。宋祁好變舊文，而不成語者甚多，何怪乎歐公之於列傳推之，名爲讓能而實畏同過也。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二《統論下》　詠物貼切固佳，亦須超脫變化。宋人《猩毛筆》詩：『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芭蕉》詩：『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非不恰肖，但刻劃太細，全無象外追神本領，終落小家。證諸杜陵詠物，方信予言不謬。

又卷四《評論一・杜少陵》　《丹青引》與《畫馬圖》一樣做法，細按之，彼如神龍在天，此如獅子跳躑，有平涉飛騰之分。此在手法上論，所以古人文章貴於超忽變化也。

薛雪《一瓢詩話》　元、白詩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風人之能事也。

至於屬對精警，使事嚴切，章法變化，條理井然，杜浣花之後，不可多得。蓋因元和、長慶間與開元、天寶時，詩之運會，又當一變，故知之者少；而其即用現前俚語，如『矮張』『短李』之類，斷不可學。

又 人云：起要平直，戒陡頓；承要從容，戒迫促；轉要變化，戒落魄；合要淵永，戒斷送。起處必欲突兀，承處必不優柔；轉處不致窘束，合處必不匱竭。此是擔板漢參卻死語，臘月三十日，依舊手忙腳亂。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録》 七律章法，大曆諸公最純熟，然無能出杜老範圍。相其用筆，大概三四須跟一二，五六須起七八；更有上半引入下半，頓然翻轉；有中四句次第相承，而首尾緊相照應；有上六句寫本題而末後飄開作結。其法變化不拘，若止覓得中四好對聯，另行裝卻頭腳，斷無其事。

又 詩有情有景，且以律詩淺言之：四句兩聯，必須情景互換，方不複沓；更要識景中情，情中景，二者循環相生，即變化不窮。

黄子雲《野鴻詩的》 詩猶一太極也，陰陽萬物於此而生生，變化無窮焉。故一題有一義，一章有一格，一句有一法；雖一而至什，什而至千百，毋沿襲，毋雷同。如天之生人，億萬耳目口鼻，方寸間自無有毫髮之相似者，究其故，一本之太極也。太極誠也，眞實無僞也。詩不外乎情事景物，情事景物要不離乎眞實無僞。一日有一日之情，有一日之景，作詩者若能隨境興懷，因題著句，則固景無不眞，情無不誠矣；不眞不誠，下筆安能變易而不窮？是故康樂無聊，慣裁理語；青蓮窘步，便說神仙；近代牧齋莫年蕭瑟，行文未半，輒談三乘矣。

紀昀《紀文達公遺集》卷九《冶亭詩介序》 冶亭宗伯以所編《詩介》示余。人不求備，詩不求多，蓋唐人《河岳英靈集》例也。適客至共讀，客慨然曰：美哉七子之餘響乎！余曰：子於七子有歉耶？夫文章格律與世俱變者也，有一變必有一弊，弊極而變又生焉。互相激，互相救也。唐以前毋論矣，唐末詩猥瑣，宋楊、劉變而典麗，其弊也靡；歐、梅再變而平暢，其弊也率；蘇、黄三變而恣逸，其弊也肆；范、陸四變而工穩，其弊也腐；四靈五變，理賈島、姚合之緒餘，刻畫纖微；至江湖末派，流爲鄙野，而弊極焉。元人變爲幽艷，昌谷、飛卿遂爲一代之圭臬，詩如詞矣；鐵厓矯枉過直，變爲奇詭，無復中聲。明林子羽輩倡唐音，高青邱輩講古調，彬彬然始歸於正；三楊以後，臺閣體興，沿及正、嘉，善學者爲李茶陵，不善學者遂千篇一律，塵飯土羹；北地、信陽挺然崛起，倡爲復古之說，文必宗秦、漢，詩必宗漢、魏，盛唐，踔厲縱橫，鏗鏘震耀，風氣爲之一變，未始非一代文章之盛也。久而至於後七子勦襲摹擬，漸成窠臼。其間橫軼而出者，公安變以纖巧，竟陵變以冷峭，雲間變以繁縟，如塗塗附，無以相勝也。國初變而學北宋，漸趨板實；故漁洋以清空縹緲之音變易天下之耳目，其實亦仍從七子舊派，神明運化而出之。趙秋谷掊擊百端，漁洋不怒；吳修齡目以『清秀李于鱗』，則銜之終身，以一言中其隱微也。故七子之詩雖不免浮聲，而終爲正軌，吐其糟粕，咀其精英，可由是而盛唐，而漢、魏。惟襲其面貌，學步邯鄲，乃至如馬首之絡，篇篇可移，如土偶之衣冠，雖繪畫而無生氣耳。

又《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 詩日變而日新。余校定《四庫》，所見不下數千家，其體已無所不備。故至嘉、隆七子變無可變，於是轉而言復古，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非如是不得入宗派。然摹擬形似，可以駭俗目，而不可以炫眞識，於是公安、竟陵乘機別出，么絃側調，纖詭相矜，風雅遺音迨明季而掃地焉。論者謂王、李之派有擬議而無變化，故塵飯土羹；三袁、鍾、譚之派有變化而無擬議，故倕規破矩。蓋必心靈自運，而後能不立一法，不離一法，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 李商老彭之詩，後村謂其拘狹少變化，良然。

又 徐璣之言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雙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趙師秀亦云：『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右皆深悉甘苦之語。然亦借其知專一而不知變化，故能事止於琢句也。師秀所謂『飽喫梅花數斗，使胸次玲瓏』者，全在工於鍊句處耳。

又卷五 柳道傳《觀趙使君所藏書畫古器物》詩，太平直無節族變化。試以梅都官《三館書畫》詩比之，則優劣見矣。

又 柳道傳詩有矩矱，亦未能含蓄變化，聲調亦不能開拓，大抵黄晉卿伯仲聞耳。

又 傅與礪歌行之學杜，自后山、簡齋不及也。然尚恨未能出脱變化，此亦邊幅之隘，難以相強者也。

又　戴叔能《題何監丞畫山水歌》一篇，凡九句，似杜，亦太無變化矣。

李調元《雨村詩話》　白樂天《新樂府》，天矯變化，用筆不測，而起承轉收井然。其規諷勸戒，直是理學中古文，不可作詞章讀。元微之則宛然柔媚女郎詩矣。世稱元、白，元何能如白也。

徐增《而菴詩話》　作詩須學變，每一年變幾次，於詩自然有得。

又　解數及起承轉合，今人看得甚易，似爲不足學。若欲精於此法，則累十年不能盡。宗家每道佛法無多子；愚謂詩法雖多，而總歸於解數，起承轉合，然則詩法亦無多子也。學人當於此下手，儘力變化，至於大成，不過是精於此耳。向來論詩，皆屬野狐，正法眼藏，畢竟在此不在彼也。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五律凡例》　孟襄陽佇興而就，摩詰、太白亦多得於自然，嘉州間出奇峭，究非倚以全力。惟老杜苦學力思，久而大適，恢張變化，律切渾成。茲集所登，殆當前後各家之半，以學者取法，莫備於是也。

冒春榮《葚原詩說》卷一　作詩以導其意所欲言，古體不拘排偶，可以直抒己意，故雖有句法，鍛鍊之工尚少。至五言八句，聲律、對偶，格式一定，必須鑄意成辭，命辭遣意，非鍛鍊句法，何以見工？唐人句法，備有多種，說者不能悉舉，學者玩習既久，可自得變化之妙。

又卷四　凡詩無論古今體、五七言，總不離起承轉合四字，而千變萬化出於其中。近體分起承轉合，自不必言。若古體之或短或長，則就四字展之、縮之、頓之、挫之而已。起結例用二語或四語。而杜《送王砅評事》，則『我之曾老姑』至『盛事垂不朽』凡三十八句，總只當一起。《北征》詩『至尊尚蒙塵』以下四十八句，總只當一結。至轉法，或一轉，或數轉，惟視其詩之短長。此類不可枚舉。又有即起即承、即承即轉、即轉即合者，亦惟意所至，隨手成調。總之，法則一而出入變化乎法者固不一也。

又　五言古，詩之根本也。其餘諸體，詩之枝葉也。蓋溯所從來，自《風》、《騷》而漢、魏，自漢、魏而唐，唐雖創爲近體，實奄有前代之規。屈指當時，古有兼工，律無獨盛，惟晚唐人棄古不務，始專爲近體。由此觀之，則其難易之數可知，其本末之辨亦可知。後人畏難就易，故多攻律體，少製古風，非所謂知本者也。予嘗語從游輩，凡學詩須從五言古入手，盡探古今作者之源流，得其風概，充之以學力，漸次出入變化，自成大家。如從五言律詩入者，亦可成名家，但局度恐不能闊大，便遜五古入手者一籌。不知詩者，或漫然從七絕七律作起，躐等而進，誤入旁門，終成外道。

閻名《靜居緒言》　詩發乎情，止乎禮義，合物理而窮變化者也。無坏不成，尺寸繩墨，明人之談類學究；拈指便道，爲狗格律，宋人之語實婆禪。

又　南渡後詩一變，尤、蕭、楊、范、陸時名相埒。尤延之、蕭千巖詩不概見，諸家中當以放翁爲巨擘，其體裁正大也。誠齋頗唐自恣，不滿人意，而其天機匠心，變化非常，亦未易到。石湖似爲整煉，而才思狹窄，終遜一籌。朱子不當以詩人論，其沖澹之致，高逸之筆，有韋、柳之風。姜堯章不離江西派，絕句頗有晚唐氣味。

延君壽《老生常談》　五律限於字句，雖有才氣，無從施展，極縱橫變化之能，仍不許溢於繩墨之外。如工部之《岳陽樓》第五句『親朋無一字』，與上文全不相連。然人於異鄉登臨，每有此種情懷。下接『老病有孤舟』，倘無『舟』字，則去題遠矣。『戎馬關山北』，所以『親朋無一字』也。以此句醒隔句『憑軒涕泗流』。親朋音乖，戎馬阻絕，所以『涕泗流』。『憑軒』者，樓之軒也。以工部之才爲律詩，其細鎪密綫有如此，他可類推。

又　七古無不轉韻者，至韓、蘇始多一韻，工部偶有之耳。蓋一韻易失於平，轉韻則多峭折之致，要各隨其才力，若強宗韓、蘇而爲疥駱駝，反不如瘦驊騮之爲愈也。至韻轉而氣行，韻不轉而波湧，才也而有學焉。入手當師高、岑，岑之詩氣盛而筆健，不在李、杜下。工部七古，選本頗盡其精華，餘則啓韓、歐一派，可以緩讀。前人學前人，亦只能得其中等之作，再加以自家心胸學問以變化之。如《哀王孫》等作，雖韓亦不能得其妙，所謂各人有各人獨至處。

又　大家之詩，佳者儘多，選本如何能盡？所以必得盡發其全，方能胸中有主宰。凡認眞作事之人，豈有不讀李、杜、韓、蘇，不見全唐人詩之理。此特爲家中子弟鞭策之耳，其實不但四家。人於初學，當看選本；學業稍有進日，當悉覽古今諸名家之作，參其變化，以擷其精華，方能有得。

又　七古，高、岑、王、李是一種，李、杜各一種，李長吉一種，張、王樂府一種，韓一種，元、白又一種，後人幾不能變化矣。東坡雖是學前人，其橫說豎說，喜笑怒罵，跌宕自豪，又自成一種。此下更無變法。山谷、遺山皆好到極處，然不能變前人也。六一、介甫學韓。張文潛、晁無咎輩是學韓、歐、東

坡。陸放翁、虞伯生此體亦佳。楊鐵崖、謝皋羽、張玉笥是學張、王樂府，楊、謝奇闢處，尤能上追長吉。若任華、盧仝，則又不當去學。前明當推何、李。本朝此體，人各有能處，無專門名家也。

又　嘗論東坡七律，固是學問大，然終是天才迥不猶人，所以變化開合，神出鬼沒，若行乎其所無事。如《和晁同年九日見寄》後半首云：『古來重九皆如此，別後西湖付與誰？』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詩。』又有一意翻爲一聯，用筆用氣直貫至尾，魄力雄健者。《送傅倅》云：『兩見黃花掃落英，南山山寺偏題名。宗成不獨依岑范，魯衛終當似弟兄。去歲雲濤浮汴泗，與君泥土滿衣纓。如今別酒休辭醉，試聽雙洪落後聲。』又《雪夜獨宿柏山庵》云：『晚雨纖纖變玉霙，小庵高臥有餘清。夢驚忽有穿窗月，夜靜惟聞瀉竹聲。稍厭冬溫聊得健，未濡秋旱若爲耕？天公用意眞難會，又作春風爛漫晴。』純以質勁之氣，作閃爍之筆，遂能於尋常蹊徑中，得此出沒變化之妙。王荊公《詠雪》一首云：『奔走風雲四面來，坐看山壑玉崔嵬。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枯焦是有才。勢合便疑包地盡，功成終欲放春回。寒鄉不念豐年瑞，只憶青天萬里開。』則又是一種筆墨，從艱險中入去，卻從明顯處出來，學者知此可參其變。

施補華《峴傭説詩》　少陵五言古千變萬化，盡有漢、魏以來之長而改其面目。敍述身世，眷念友朋，議論古今，刻劃山水，深心寄託，眞氣坌涌。《頌》之典則，《雅》之正大，《小雅》之哀傷，《國風》之情深文明長於諷喻，息息相通，未嘗不簡質渾厚，而此例不足以盡之。故於唐以前爲變體，於唐以後爲大宗，於《三百篇》爲嫡支正派。

又　《示從孫濟》，古詩也，而參用樂府體。中間『堂前自生竹』八句，拉雜比擬，皆樂府派也。此少陵變化古人處。

又　劉夢得《天壇遇雨作》，變化奇幻，已開東坡之先聲。

又　太白七古，體兼樂府，變化無方。然古今學杜者多成就，學李者少成就；聖人有矩矱可循，仙人無踪跡可躡也。

又　摩詰七古，格整而氣斂，雖縱橫變化，不及李、杜，然使事典雅，屬對工穩，極可爲後人學步。

又　少陵馬詩，首首不同。各有寄託，各出議論，各見精采；合讀之，分觀之，可悟作詩變化之法。

又　《同谷七歌》，首章『有客有客』，次章『長鑱長鑱』，三章『有弟有弟』四章『有妹有妹』，皆平列。五章《四山多風》忽變調，六章『南有龍兮』又變調，七章忽作長調起，以骫髓之詞收足。有此五六章之變，前四章皆蘊；有七章長歌作收，前六章皆得歸宿，章法可學。然二章『長鑱長鑱』與『弟』『妹』不類，又不變之變。

孫麟趾《詞逕・作詞十六字訣》　惟靈能變，惟靈能通。反是則笨則木，故貴靈。

陳僅《竹林答問》　問：最苦是一題到手，門面膚套，似是而非之語，紛至沓來；及至打掃淨盡，則又無一字；竟不知從何處落想，有把筆終日不得一句者，將何以救之？

大凡作詩，無執筆尋詩之理。一題入手，先掃心地，一片光明，必使萬邪悉屏，然後從容定意，意定而後謀局，局定則思過半矣。於是從首至尾，一路結搆，慘淡經營，迨全詩在胸，下筆迅寫。脫稿後字句未愜，乃有推敲塗改一番工夫。譬之大將領十萬師，先觀其令嚴夜寂，有聞無聲，便知是將才。次則定謀，次則遣將。至營陣既列，變化在手，不待接仗而決其必勝矣。苟胸無全詩而字字苦吟，律詩且不可，況古體乎？

又　問：詩有以起承轉合言者是否？

此不易之法，古人亦屢言之。但變化在手，不可板分也。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自來詩家，源同流異，派別雖殊，旨歸則一。蓋不同者，肥瘦平險、濃淡清奇之外貌耳，而其所以作詩之旨及詩之理法才氣，未嘗不同。猶人之面目，人人各異，而所賦之性，天理人情，歷百世而無異也。至家數之大小，則由於天分學力有淺深醇疵，風會時運有盛衰升降，天與人各主其半，是以成就有高下等差之不齊也。夫言爲心聲，詩則言之尤精者，雖曰人聲，有天籟焉。天不能歷久而不變，詩道亦然。其變之善與不善，恆視乎人力。力足以挽時趨，則人轉移風氣，其勢逆以難，遂變而臻於上。力不足以挽時尚，則風氣轉移人，其勢順而易，遂變而趨於下。此理勢之自然，亦天運之循環也。蓋一代之詩，有盛必有衰，其始也由衰而返乎盛，盛極而衰卽伏其中。於是能者又出奇以求其盛，而變之上者則中興，變之下者則愈降。古人所謂『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是也。迨新者既舊，則舊者又復見新，新舊遞更，日卽於變。大抵先後乘除之間，或補其偏，或救其弊，

恆視其衰而反之，此詩道所以屢變，亦有不得不然者矣。

又　大約樸厚之衰，必爲平實，而矯以刻劃；迨刻劃流於雕琢瑣碎，則又返而追樸厚。雄渾之弊，必入廓膚，而矯以清眞；及清眞流於淺滑俚率，則又返而主雄渾。典麗之降，必至餖飣，則又返而趨典麗。勢本相因，理無偏廢。其初作者，必各有學問才力，故能自成一家之言，以傳於世。其後學者，囿於門戶積習，必有流弊，故能者又返之以求勝。要之各派皆有所長，亦皆有所短。善爲詩者，上下古今，取長棄短，吸神髓而遺皮毛，融貫衆妙，出以變化，別鑄眞我，以求集詩之大成，無執成見爲愛憎，豈不偉哉！何必步明人後塵，是丹非素，祧宋尊唐，徒聚訟耶？執一格以繩人，互相攻擊，此弊始於南宋，明代詩人效尤，愈啓爭端。莊子曰：『辯生於未學。』此之謂也。若別裁僞體，斥絕偏鋒魔道，則千古既有定論，寸心亦具是非，屬不得已，非好辯矣。

又　七古以才氣筆力爲主，愈變化則愈神明，樓閣彈指，即現虛空，故不妨兼唐、宋諸家衆長，示其大也。蓋五古須法漢、魏及阮步兵、陶淵明、謝康樂、鮑明遠、李、杜諸公，而參以太沖、宣城及王、孟、韋、柳四家，則高古清遠，雄厚沈鬱，均造其極，正變備於是矣。七古以杜、韓、蘇三公爲法，而參以太白、達夫、嘉州、東川、長吉，及宋之六一、半山、山谷、劍南，金之遺山，明之青丘，皆有可採。揮灑凝鍊，整齊變化，備於以上各家，善取兼師，集衆妙以自成一家可也。

又卷二　宋荔裳詩格老成，筆亦健舉。七古法高、岑、王、李，整齊雅鍊，時有警語，篇幅局陣最爲完密。五律亦是高、岑、王、李一派。七律雖不脫七子面目，往往墮入空聲，至其合作，固北地、信陽之儔也，所少者變化之妙耳。然而宗法既正，規格復整，固是節制之師，唐賢典型，於斯未墜。晚年入蜀，詩格一變，蒼老雄肆，異於平時，可爲《安雅堂集》之冠。選家多未採及，豈未見全詩耶！

又　王阮亭詩，爲昭代雅音，執吟壇牛耳者幾五十年。生平標神韻爲正宗，長於用典，工於運法。如良工裁衣，不爽尺寸；老師度曲，悉協管絃。故清俊莊雅，玉潤珠圓，而品復落落大方，絕無偏鋒傍門之病也。然囿於奉法，未窺變化；富於取材，未知獨造。能正而不能奇，能因而不能創，能清麗而不能精深，能高華而不能渾厚。無縱橫飛盪，沈鬱頓挫之偉觀，使人日動心折。自成一家數則可，未足副大家之實，爲後人取法也。

又　大家如海，波浪接天，汪洋萬狀，魚龍百變，風雨分飛；又如崑崙之山，黃金布地，玉樓插空，洞天仙都，彈指即現。其中無美不備，無妙不臻，任拈一花一草，都非下界所有。蓋才學識俱造至極，故能變化莫測，無所不有，孟子所謂『大而化，聖而神』之境詣也。大名家如五嶽五湖，雖不及大家之千門萬戶，變化從心，而天分學力，兩到至高之詣，氣象力量，能俯視一代，涵蓋諸家，是已造大家之界，特稍遜其神化耳。

又卷四　朱竹垞曰：『王鳳洲博綜六代，廣取兼收，自以爲無所不有，方成大家。究之千首一律，安在其爲無所不有也！』愚謂高青丘詩，自漢、晉、六朝以及三唐、兩來，無所不學，亦無所不似，妙者直欲逼眞，可云一代天才，孰學孰似矣。其意亦欲包羅古今，取衆長以成大宗，然中無眞我，未能獨造，終非大家之詣。可知詩家工夫，始貴有我，以成一家精神氣味。迨成一家言後，又須無我，上下古今，神而明之，衆美兼備，變化自如，始無忝大家之目。蓋不執我，而自然無處不有眞我在矣。所謂變化者，變化於用意樹骨、使筆運法之間，非以面目句調求新，遁入別徑狐穴也。

劉熙載《詩概》　少陵以前律詩，枝枝節節爲之，氣斷意促，前後或不相管攝，實由於古體未深耳。少陵深於古體，運古於律，所以開闔變化，施無不宜。

又　律詩主意拿得定，則開闔變化，惟我所爲。少陵得力在此。

又　律詩既患旁生枝節，又患如琴瑟之專壹。融貫變化，兼之斯善。

又《詩概・小令與長調之所難》　小令難得變化，長調難得融貫，其實變化融貫，在在相須，不以長短別也。

又《詞之過變本於詩》　詞有過變，隱本於詩。《宋書・謝靈運傳論》云：『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蓋言詩當前後變化也，而雙調換頭之消息，即此已寓。升歌笙入，間歌合樂，楚辭招魂，所謂四上競氣也。詞之過變處，節次淺深，準此辨之。

沈祥龍《論詞隨筆・詞有三法》　詞有三法，章法、句法、字法也。章法貴渾成，又貴變化。句法貴精鍊，又貴灑脫。字法貴新雋，又貴自然。

陳廷焯《詞壇叢話・美成詞獨有千古》　美成樂府，開闔動盪，獨

有千古。南宋白石、梅溪，皆祖清眞，而能出入變化者。

又《方回詞允推神品》 方回詞，胸中眼中，另有一種傷心說不出處，全得力於《楚騷》，而運以變化，允推神品。

又《世人論李杜多不知本原》 世人論詩，多以太白之縱橫超逸爲變。而以杜陵之整齊嚴肅爲正。此第論形骸，不知本原也。太白一生大本領，全在古風五十五首。今讀其詩，何等樸拙，何等忠厚。至如蜀道難、行路難、天姥吟、鳴皐行等篇，紆而不理，絕非太白高作。若杜陵忠愛之忱，千古共見。而發爲歌吟，則無一篇不與古人爲敵。其陰狠在骨，更不可以常理論。故余嘗謂太白詩，謹守古人繩墨，亦步亦趨，不敢相背。至杜陵乃眞與古人爲敵，而變化不可測矣。固由讀破萬卷，研琢功深。亦實爲古今邁等絕倫之才，斷不能率循規矩，受古人羈縛也。但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

又《杜陵變古後不能復古》 詩有變古者，必有復古者。然自杜陵變古後，而後世更不能復古。自《風》、《騷》至太白同出一源。杜陵而後，無敢越此老範圍者，皆與古人爲敵國矣。何其霸也。不知古者，必不能變古，此陳、隋之詩所以不競也。杜陵與古爲化者也。惟其與古爲化，故一變而莫可復興。

又《白雨齋詞話》卷七《易安雋句》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易安雋句也。並非高調『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眞眞，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四字尤不堪停停當當人人。』喬夢符效之，醜態百出矣。然如雙卿《鳳凰臺上憶吹簫》一闋，疊至四五十字，而運以變化，不見痕迹。長袖善舞，誰謂今人不逮古人。

又《辛稼軒詞用唐人詩句》 辛稼軒詞運用唐人詩句，如淮陰將兵，不以數限，可謂神勇。而亦不能牢籠萬態，變而愈工，如腐遷夏本紀之點竄禹貢也。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 兩宋人詞宜多讀、多看，潛心體會。某家某某等處，或當學，或不當學，默識吾心目中。尤必印證於良師友，庶收取精用閎之益。洎乎功力既深，漸近成就，自視所作於宋詞近誰氏，取其全帙研貫而折衷之，如臨鏡然。一肌一容、宜淡宜濃，一經侔色揣稱，灼然於彼之所長、吾之所短安在，因而知變化之所當亟。善變化者，非必墨守一家之言。思游乎其中，精騖乎其外，得其助而不爲所囿，斯爲得之。當其致力之初，門徑誠不可誤。然必擇定一家，奉爲金科玉律，亦步亦趨，不敢稍有踰越。塡詞智者之事，而顧認筌執象若是乎？吾有吾之性情，吾有吾之襟抱，與夫聰明才力。欲得人之似，先失己之眞。得其似矣，卽已落斯人後，吾詞格不稍降乎？並世操觚之士，輒詢余以倚聲初步何者當學？此余無詞以對者也。

王國維《人間詞話・李後主性情眞》 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眞，李後主是也。

正變

李東陽《麓堂詩話》 長篇中須有節奏，有操，有縱，有正，有變。若平鋪穩布，雖多無益。唐詩類有委曲可喜之處，惟杜子美頓挫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音響與格律正相稱。回視諸作，皆在下風。然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爲杜學也。

吳喬《圍爐詩話》卷一 詩道不出乎變復。變，謂變古，，復，謂復古。變乃能復，復乃能變，非二道也。漢、魏詩甚高，變《三百篇》之四言爲五言，而能復其淳正。盛唐詩亦甚高，變漢、魏之古體爲唐體，而能復其高雅，變六朝之綺麗爲渾成，而能復其挺秀。藝至此尚矣！晉、宋至陳、隋，大曆至唐末，變多於復，不免於流，而猶不違於復，故多名篇。此後難言之矣！宋人惟變不復，唐人之詩意盡亡，；明人惟復不變，遂爲叔敖之優孟。二百年來非宋則明，非明則宋，而皆自以爲唐詩。試讀金正希舉業文，不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以其無逢世之俗情，惟發己意故也。詩可知矣。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毛先舒《詩辯坻・自敘》 曰：『論詩者多尚含蓄，惡訐露，然《鶉奔》、《相鼠》、《巧言》、《巷伯》以及《板》、《蕩》之篇，其指何絞而辭何迫，夫非《三百》之遺音耶？』曰：『是誠然已，抑予所論者文也，古經之傳，豈能優劣！倘就文而論之，知必不以訐露爲工也。「人之無良，我以爲君」，何如「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之婉而微矣。舉此一端，可觀其餘已。且予所論近

體也，非古也。律絕之體，旨歸醞藉，《選》體之善，妙於腴雅，歌行樂府，亦稍縱矣。倘有人焉，涉子、頊之凶，丁厲、幽之亂，而發爲四言，予又烏能禁其絞且迫焉？且予所論者又正也，非變也。若子所舉是變風雅也，正則亡是已。故記曰：「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慢；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褻。」故禮有儐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夫禮以坊淫主嚴，樂以導和主寬，而詩者樂之用也。主嚴者尙惡迫，而況導和之具，爲樂之用者。是故含蓄者，詩之正也，訐露者，詩之變也。論者必衷夫正而後可通於變也。』

葉燮《原詩》卷一《內篇上》

且夫《風》、《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時言詩，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吾言後代之詩，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詩，謂體格、聲調、命意、措辭、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詩言詩，詩遞變而時隨之，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爲盛衰，惟變以救正之衰，故遞衰遞盛，詩之流也。從其源而論，如百川之發源，各異其所從出，雖萬派而皆朝宗於海，無弗同也。從其流而論，如河流之經行天下，而忽播爲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於海，則亦無弗同也。歷考漢、魏以來之詩，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謂正爲源而長盛，變爲流而始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啓盛。如建安之詩，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於衰。後之人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六朝諸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豔之習，句櫛字比，非古非律，詩之極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詩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實正之積弊而衰也。迨開、寶諸詩人，始一大變，彼陋者亦曰：此詩之至正也。不知實因正之至衰，變而爲至盛也。盛唐諸詩人，惟能不爲建安之古詩，吾乃謂唐有古詩；若必摹漢、魏之聲調字句，此漢、魏有詩，而唐無古詩矣。且彼所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所以爲子昂之詩耳。然吾猶謂子昂古詩，尙蹈襲漢、魏蹊徑，竟有全似阮籍《詠懷》之作者，失自家體段；猶嘗子昂不能以其古詩爲古詩，乃翻勿取其自爲古詩，不亦異乎？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朴古雅，六朝之藻麗穠纖，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於甫，皆甫之詩也。自甫以後，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奡，劉禹錫、杜牧之雄傑，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豔；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爲之開先。此其巧無不到，力無不舉，長盛於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羣然宗杜矣，亦知杜之爲杜，乃合漢、魏、六朝並後代千百年之詩人而陶鑄之者乎？唐詩爲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爲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而俗儒且謂愈詩大變漢、魏，大變盛唐，格格而不許，何異居蚯蚓之穴，習聞其長鳴，聽洪鐘之響而怪之，竊竊然議之也！且愈豈不能擁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爲建安、開、寶之詩乎哉？開、寶之詩，一時非不盛，遞至大曆、貞元、元和之間，沿其影響字句者且百年，此百餘年之詩，其傳者已少殊尤出類之作，不傳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撥正之，則不得不改絃而更張之。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想其時陳言之爲禍，必有出於目不忍見，耳不堪聞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爛埋沒於陳言中，排之者比於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陳言，以爲秘異，而相授受，可不哀耶！故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爲病；但無愈之才力，故日趨於尖新纖巧，俗儒即以此爲晚唐詬厲，嗚呼！亦可謂愚矣！至於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啓，縱橫鈎致，發揮無餘蘊，非故好爲穿鑿也。譬之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自後或數十年而一變，或百餘年而一變；或一人獨自爲變，或數人而共爲變，皆變之小者也。其間或有因變而得盛者，然亦不能無因變而益衰者。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與古人相衡，不肯稍爲依傍，寄人籬下，以竊其餘唾。竊之而似，則優孟衣冠；竊之而不似，則畫虎不成矣。故寧甘作偏裨，自領一隊，如皮、陸諸人是也。乃才不及健兒，假他人餘焰，妄自僭王稱霸，實則一土偶耳。生機既無，面目塗飾，洪潦一至，皮骨不存；而猶侈口而談，亦何謂耶？惟有明末造，諸稱詩者，專以依傍臨摹爲事，不能得古人之興會神理，句剽字竊，依樣葫蘆，如小兒學語，徒有喔咿，聲音雖似，都無成說，令人嘔而卻走耳。乃妄自稱許曰：此得古人某某之法。尊盛唐者，盛唐以後，俱不掛齒。近或有以錢、劉爲標榜者，舉世從風，以劉長卿爲正派。究其實不過以錢、劉淺利輕圓，易於摹倣，遂呵宋斥元。又推崇宋詩者，竊陸游、范成大與元之元好問諸人婉秀便麗之句，以爲秘本。昔李攀龍襲漢、魏古詩樂府，易一二字便居爲己作；今有用陸、范及

元詩句，或顛倒一二字，或全竊其面目，以盛誇於世，儼主騷壇，傲睨今古；豈惟風雅道衰，抑可窺其術智矣。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識則不能取舍，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而且謂古人可罔，世人可欺，稱格稱律，推求字句，動以法度緊嚴，扳駁銖兩。內既無具，援一古人爲門戶，藉以壓倒衆口。究之何嘗見古人之眞面目，而辨其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之相因哉？更有竊其腐餘，高自論說，互相祖述，此眞詩運之厄。故竊不揣，謹以數千年詩之正變、盛衰之所以然，略爲發明，以俟古人之復起。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無題百詠序》 詩以麗爲貴。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今夫天之文莫麗於日月，地之文莫麗於百穀草木，人之文則麗於文章，詩尤其麗之易見者也。麗至《三百篇》而止矣。《樂書》云：『君子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三百篇》之鳥獸、草木，與夫白雲、皎月、美人、彼姝、錦衾、玉佩之屬，皆聖人之膏澤，所謂麗也。而『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其則也。蓋詩以膏澤而麗，又以情而麗，以禮義而麗；不淫而後可以好色，不亂而後可以怨誹，以合乎其則，合乎則而後能變化不失其正，斯則麗之至者哉！

田同之《西圃詞說・南北宋詞可論正變》 詞始於唐，盛於宋，南北歷二百餘年，畸人代出，分路揚鑣，各有其妙。至南宋諸名家，倍極變化。蓋文章氣運，不能不變者，時爲之也。於是竹垞遂有詞至南宋始工之說。惟漁洋先生云：『南北宋止可論正變，未可分工拙。』誠哉斯言，雖千古莫易矣。

薛雪《一瓢詩話》 曾受韜鈐之法於蹇翁，揣摩久之，雖變化無窮，不出奇正二字。從受詩古文辭之學於橫山，亦不越正變二字。譬夫兩軍相當，鼓之則進，麾之則卻，壯者不得獨前，怯者不得獨後，兵之正也。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水以木罌而渡，沙可唱籌而量，兵之奇也。溫柔敦厚，纏綿悱惻，詩之正也。慷慨激昂，裁雲鏤月，詩之變也。用兵而無奇正，何異驅羊？作詩而昧正變，眞同夢囈。然兵須訓練於平時，詩要冥搜於象外。

又 《風》、《雅》、《頌》，賦、比、興，詩之經緯也。有此經緯，乃有體裁；有體裁，則有正變。達事情，通諷諭，謂之《風》；純乎美者，謂之正風，兼美刺，謂之變風。述先德，通下情，謂之《雅》；專於美者，謂之正雅，兼美刺，謂之變雅。用之宗廟，享於神明，美盛德，告成功，謂之《頌》。當作者謂之正，不當作者，比於《風》、《雅》，亦謂之變。如後世有法律曰詩，放情曰歌，流走曰行，兼曰歌行，述事本末曰引，悲鳴如蛩曰吟，通俗曰謠，委曲曰曲。觀此體裁，則知所宗矣。

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下 《詩三百篇》有正有變，後人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楚騷》之幽怨，少陵之憂愁，太白之飄豔，昌谷、玉川之奇詭，東野、閬仙之寒儉，從乎變者也。陶靖節以下，至於王昌齡、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儲光羲、錢起輩，俱發言和易，近乎正者也。白居易以和易享遐齡，長吉以瑰詭而致夭折。《記》曰：『和故百物不失，冬寒故景短，夏酷烈而秋悲，春日遲遲，信可樂也。』知此可與言詩矣。

凌廷堪《校禮堂集》文卷二八《墨波堂詩集序》 十五《國風》，有正有變；大、小二《雅》，亦有正有變。《風》、《雅》且然，唐、宋以下何論焉？唐人之詩，有正有變；宋人之詩，亦有正有變。唐詩之變，變而不失其正者也；宋詩之變，有變而不失其正者，有變而失其正者。學邯鄲之步，去《風》、《雅》彌遠矣。故詩當論正變，不必分唐、宋也。元裕之云：『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又云：『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其曰『新』者，則變之謂也；其曰『奇外出奇』者，則變而失其正之謂也。今之翻新鬬奇者日出不窮，一夫倡之，百夫和之，其於唐人之詩，不啻魏文侯之聽古樂矣。

劉熙載《詞概・文文山詞乃變之正》 文文山詞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之意，不知者以爲變聲，其實乃變之正也。故詞當合其人之境地以觀之。

譚獻《復堂詞話・詞人之詞三家》 文字無大小，必有正變，必有家數。《水雲樓詞》，固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別甚正，家數頗大，與成容若、項蓮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爲倚聲家杜老。而晚唐兩宋一唱三歎之意，則已微矣。或曰：『何以與成項並論？』應之曰：『阮亭、葆馚一流，爲才人之詞。宛鄰、止庵派，爲學人之詞。惟三家是詞人之詞。與朱厲同工異曲，其他則旁流羽翼而已。』

又《杜詩變古》 杜陵之詩，洗脫漢魏六朝面目殆盡，亦非敢於變風騷也。特才力愈工，風雅愈遠。不變而變，乃眞變矣。

又《茗柯蒿庵復古》 自溫、韋以迄玉田，詞之正也，亦詞之古也。元、明而後，詞之變也。茗柯、蒿庵，其復古者也。斯編若傳，輪扶大雅，未必無補。

性情（情性）

《呂氏春秋・侈樂》　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衆爲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爲務故也。

　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贍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生也者，其身固靜，或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悖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彊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傲幼，從此生矣。

《禮記・樂記》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漢書・律曆志》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爲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羣儒，博謀講道，修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於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

又《禮樂志》　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以繊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闡諧嫚易之音作，而民康樂；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恥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足以感動人之善，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教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自《夏》以往，大承二帝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夏》，大也。《濩》，言救民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

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曰：『女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又以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故帝舜命夔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此之謂也。又以外賞諸侯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煇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鐘鼓喤喤，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　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　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爲設禁焉。　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心耳淺薄，則邪勝正。　故《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　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滅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　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　陳，舜之後，

《〈招〉〈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

嵇康《嵇中散集・聲無哀樂論》 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戚；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哀切之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連矣。夫哀心藏於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慚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爲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而後發，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粗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

又 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敍志，儛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氣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濟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布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

謝靈運《山居賦序》（《宋書・謝靈運傳》） 古巢居穴處曰棲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敍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

劉勰《文心雕龍・徵聖》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爲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

又《體性》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儁，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儁，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

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元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酿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撰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外，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

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

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才性異區，文辭繁詭。辭爲膚根，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凝眞，功沿漸靡。

又《情采》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爲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李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眞，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眞，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皐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眞宰弗存，翻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

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貴象窮白，貴乎反本。夫能設謨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擒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范疇總部・美學專論部・性情（情性）

鍾嶸《詩品》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詞，《卿雲》之頌，厥義夐矣。

又 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摛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

蕭綱《與湘東王書》（《梁書・庾肩吾傳》）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者，不能閣筆，有慚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

劉師知《侍中沈府君集序》（《藝文類聚》卷五五） 陳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曰：「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世才焉。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文也；貞固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猶曰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篤天倫，義感殊類，有美於斯，鬱爲高士。

宇文逌《庾信集序》 蓋聞，五聲調應，則宮徵成其文；八音克諧，則絃管和其韻。所以《周南》、《召南》之篇，爲風人之首；《小雅》、《大雅》之作，實王政之由。復有《陽春白雪》之唱，郢中之曲彌高；《秋風》、《黃竹》之詞，伊上之才尤盛。遂能弘孝敬，敍人倫，移風俗，化天下。兼夫吟咏情性，沈鬱文章者，可略而言也。

王通《中說》卷一〇《關朗篇》 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

孔穎達《毛詩正義序》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

李嶠《楚望賦序》（《全唐文》卷二四二）　蓋人稟性情，是生哀樂。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遠而遠必傷。千里開年，且悲春目；一葉早落，足動秋襟。坦蕩忘情，臨大川而永息；憂喜在色，陟崇岡以累嘆。故惜逝愍時，思深之怨也；搖情蕩慮，望遠之傷也。傷則感遙而悼近，怨則戀始而悲終。達節宏人，且猶軫念，苦心志士，其能遣懷？是知青山之上，每多惆悵之客；白蘋之野，斯見不平之人，良有以也。

元結《元次山集》卷三《劉侍御月夜讌會序》　兵興以來十一年矣，獲與同志歡醉達旦，詠歌取適，無一二焉。乙巳歲，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逢故人或有在者，日昔相會，第歡遠遊，始與諸公待月而笑語，竟與諸公愛月而歡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懷。於戲！文章道喪蓋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道是邪？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爲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道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

獨孤及《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全唐文》卷三八八）　帝唐以文德奠祚於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則天太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浸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振中古之風，以宏文德。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爲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議；至若記序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於時文士馳騖，颺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折楊》、《皇華》而窺《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啓之。

釋皎然《詩式・重意詩例》　兩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樂公，覽而察之，但見情性，不睹文字，蓋詣道之極也。向使此道，尊之於儒，則冠六經之首。貴之於道，則居衆妙之門。精之於釋，則徹空王之奧。但恐徒揮斧斤，而無其質，故伯牙所以嘆息也。曏昔國朝協律郎吳競與越僧元監集秀句，二子天機素少，選又不精，多採浮淺之言，以誘蒙俗。特入晉夫儉語之便，何異借賊兵而資盜糧，無益於詩教矣。

許孟容《穆公集序》（《全唐文》卷四七九）　夫《龍圖》、《龜書》，三統之有述，皆文之蘊也。自《雅》、《頌》、《風》、《騷》而下，則又粉澤而成黼藻，雕鑿而爲形象，比其音而曲度之，緣其情而哀樂之，悠遠易直，昭明典則，本情性而根教化者，率漫羨魁壘，繁音豔彩，習怪誕而尚沉溺者也。穆君泝其波流，擇其宗師，以爲文宣王經《春秋》，序《詩》、《書》，繫《易》象，猶日月不可及也。游、夏、荀、孟、李斯、賈誼之徒，是宜學者十駕百已，鑽仰而憲章者也。故其文融朗恢健，沉深理辨，鋪閎四會，精鉅百練，結而爲峻極，散而爲游衍。其工也異今而從古，其旨也懲惡而從善。跡夫孝於其上，慈於其下，擇中庸而後蹈，推久要而後交，則向之詞藝，由積衷淳耀，發而爲身瑞者也。顏回、黃憲，仁而夭促；揚雄、司馬遷，才而不試。穆君年逾四十，用止幕畫，並四賢之德器，而祿壽似焉。彼洪鑪埏埴，眞宰不直歟？爲天地無心，芻狗萬化歟？

柳冕《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全唐文》卷五二七）　專使至，辱書並歸拙文，如見君子。所褒過當，無德以當之。幸甚。門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即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

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一《讀張籍古樂府》　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爲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始從青衿歲，迨此白髮新。日夜秉筆吟，心苦力亦勤。時無採詩官，委棄如泥塵。恐君百歲後，滅沒人不聞。願藏中祕書，百代不湮淪；願播內樂府，時得聞至尊。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爲人。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賤貧，病眼街西住，無人行到門！

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一《諭業》　夫欲利其獲，不若優其爲獲

之方；若欲顯其能，不若營其爲顯之道。求諸人不若求諸己，馳其華不若馳其實。彼則趨趄於卿士之門，我則婆娑於聖賢之域；彼則巾車於名利之肆，我則冠履於文史之囿。道寢而後進，業成而後索，以其勞於彼，易若勤於此；以其背於路，易若齎於家。求售者聲門而衒賈，致賤者深匿而俟價，求聘者自容於靚粧，取賄者嫌扁於密影。鮪可薦也，不慮綸罟之不逢；橘可貢也，不慮包匭之不入。務出人之名，安得不厲出人之器；戰橫行之陳，安得不振橫行之略。書不千軸，不可以語化；文不百代，不可以知變。體無常軌，言無常宗，物無常用，景無常取。在譚其理，聚其微，賦物而窮其致。歌詠者，極情性之本；載述者，遵良直之旨。觸類而長，不失其要，此大略也。夫比文之流，其來尚矣。自六經子史，至於近代之作，無不備詳。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以降，試爲子論之。

陸希聲《北户録序》（《全唐文》卷八一三） 詩人之作，本於風俗，大抵以物類比興，達乎情性之源，自非觀化察時，周知民俗之事，博聞多見，曲盡萬物之理者，則安足以蘊爲六義之奥，流爲弦歌之美哉！由是言之，則古之學者，固不厭博。博而且信，君子難之。

徐鉉《成氏詩集序》（《全唐文》卷八八二） 詩之旨遠矣，詩之用大矣，先王所以通政教，察風俗，故有采詩之官，陳詩之職，物情上達，王澤下流。及斯道之不行也，猶足以吟詠性情，黼藻其身，非苟而已矣。

趙湘《南陽集》卷四《本文》 靈乎物者文也，固乎文者本也。本在道而通乎神明，隨發以變，萬物之情盡矣。《詩》曰『本支百世』，《禮》謂『行有枝葉』，皆固本也。日月星辰之於天，百穀草木之於地，參然紛然，司蠢植性，變以示來，罔有遯者。嗚呼！其亦靈矣，其本亦無邪而存乎道矣。

傳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大哉，夫子之言，皆文也；所謂不可得而聞者，本乎道而已矣。後世之謂文者，求本於飾，故爲閱玩之具，競（本）〔末〕而不疑，去道而不恥，淫巫蕩假，磨滅聲教，將欲盡萬物之情性，發仁義禮樂之根蒂，是郤克爲長萬之行，吾不見其易矣。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六《唐異詩序》 五代以還，斯文大剥；悲哀爲主，風流不歸。皇朝龍興，頌聲來復。大雅君子，當抗心於三代。然九州之廣，庠序未振，四始之奥，講議蓋寡。其或不知而作，影響前輩，因人之

尚，忘己之實。吟詠性情而不顧其分，風賦比興而不觀其時。故有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爲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以至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抱鄭衛之奏，責夔曠之賞，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外集》卷二三《書梅聖俞稿後》 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

邵雍《伊川擊壤集自序》 予自壯歲，業於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於前，曾未入於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於性情哉？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一八《劉元承手編》引程頤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佗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黄庭堅《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怒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胸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

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所養，如旦莫與之朝，鄰里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仕官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沈，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仕不遇而不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此所以爲君子者耶！

張耒《張右史文集》卷五一《賀方回樂府序》 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劉季、項籍，此兩人者，豈有兒女之情哉！至其過故鄉而感慨，別美人而涕泣，情發於言，流爲歌詞，含思凄婉，聞者動心焉。此兩人者，豈其費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

王灼《碧雞漫志》卷一《漢初古俗猶在》 劉、項皆善作歌，西漢諸帝如武、宣類能之。趙王幽死，諸王負罪死，臨絕之音，曲折深迫。廣川王通經，好文辭，爲諸姬作歌尤奇古。而高祖之戚夫人，燕王旦之容華夫人兩歌，又不在諸王下，兩，一作所。蓋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以來，非無作者，大概文采有餘，性情不足。

又《歌曲拍節乃自然之度數》 或曰，古人因事作歌，抒寫一時之意，意盡則止，故歌無定句。因其喜怒哀樂，聲則不同，故句無定聲。今音節皆有轄束，而一字一拍，不敢輒增損，何與古相戾歟。予曰，皆是也。今人固不及古，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古今所尚，各因其所重。昔堯民亦擊壤歌，先儒爲搏拊之說，亦曰所以節樂。樂之有拍，非唐虞創始，實自然之度數也。故明皇使黃幡綽寫拍板譜，幡綽畫一耳於紙以進曰：「拍從耳出。」牛僧孺亦謂拍爲樂句。嘉祐間，汴都三歲小兒，在母懷飲乳，聞曲皆撚手指作拍，應之不差。雖然，古今所尚，治體風俗，各因其所重，不獨歌樂也。古人豈無度數，今人豈無性情，用之各有輕重，但今不及古耳。今所行曲拍，使古人復生，恐未能易。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〇四《皇朝文鑑序》 時不否，則不泰，道不晦，則不顯。天啓藝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而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爲事。列聖相承，治出於一。援毫者知尊周孔，游談者羞稱楊墨。是以二百年間，英豪踵武。其大者固已羽翼六經，藻飾治具，而小者猶足以吟咏情性，自名一家。蓋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辭古，熙寧、元祐之辭達。雖體制互異，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嗟乎！此非唐之文也，非漢之文也，實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

楊萬里《誠齋集》卷八三《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 吾倩陳履常，示予以其友周子益《訓蒙》之編，屬聯切而不束，詞氣肆而不蕩，婉而壯，麗而不浮，駸駸乎晚唐之味矣。蓋以詩人之情性，而寓之舉子之刀尺者歟？至如『信符』之一題，獨非古題，而詩句亦不爲題所掣，可謂難矣。蓋亦嘗試爲我賦『爲政以德』之題乎？惟蟻封乃見子王子之馭。嘉泰辛酉九月誠齋野客楊萬里序。

朱熹《詩集傳序》 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

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曾丰《知稼翁詞集序》 淳熙戊申，故考功郎莆陽黃公公度之子沃，通守臨川。明年，臨川人士得考功樂章，其題爲《知稼翁詞》，請鋟之木。通守重於諾，於余乎質焉。余謂樂始有聲，次有音，最後有詞，商《那》、周《清廟》等頌，漢《郊祀》等歌是也。夫頌，類選有道德者爲之，發乎情性，歸乎禮義；故商周之樂，感人深。歌則雜出於無賴不羈之士，率情性而發耳，禮義之歸歟否邪不計也；故漢之樂感人淺。本朝太平二百年，樂章名家紛如也。文忠蘇公文章妙天下，長短句特緒餘耳，猶有與道德合者，『缺月踈桐』一章，觸興於驚鴻，發乎情性也；收思於冷州，歸乎禮義也。黃太史相多，大以爲非口食煙火人語。余恐不食煙火之人，口所出僅塵外語，於禮義遑計歟？考功所立不在文字，余於樂章窺之，文字之中所立寓焉。泉幕之解，非所欲

去，而寓意於『鄰雞不管離情』之句；秘館之除，非所欲就，而寓意於『殘春已負歸約』之句。凡感發而輸寫，大抵清而不激，和而不流，要其情性則適，揆之禮義而安。非能爲詞也，道德之美，腴於根而盎於華，不能不爲詞也。天於其年，荀奪之晚，俾更涵養充而大之，竊意可與文忠相後先。顧余非識者，人未必以爲然，嘗試志卷端，以歸通守。通守於家爲賢子，於時爲才士。夫有志揚其先而不憚鋟之木，則傳者日益廣，當有大識者出，爲考功重其價焉。

薛季宣《浪語集》卷二七《書詩性情説後》 更以性情名篇，而書其後，曰：情生乎性，性本乎天。凡人之情，樂得其欲。六情之發，是皆原於天性者也。先王有禮樂仁義，養之於內；慶賞刑威，篤之於外。君子各得其性，小人各得其欲。於是時也，君臣吁謨廟堂，尊德樂道；其民養老慈幼，含哺鼓腹。《雅》、《頌》之作，不過寫心戒勸，告厥成功而已。後王滅德，而後怨慕興焉。於《書》，虞之敕天元首，夏之《五子之歌》，於《詩》，《豳》、《頌》、《雅》、《南》，皆是物也。言之不足，至於形容歌詠，有不可以單淺求者，此《二南》之風，爲先王之高旨。上失其道，監謗既設，道路以目，《雅》、《風》世變，觸物見志，往往託之鳥獸草木蟲魚，是非盛世之風，有爲爲之也；其發乎情，止乎禮義，吟詠以諷，怨慕之道存焉。仲尼參諸《風》、《雅》之間，以情性存焉爾。危行言孫，將以順適其性而用之。利遵五諫，以諷爲上，茲其理也。周士賦詩見意；騷人遠取諸物；漢之樂府，託閨情以語君臣之際。流風餘俗，猶有存者。詩家之説，變風變雅，一諸雅正。先王之風，意怨謗爲性情，指岸言爲禮義。近求諸內，自有不能堪其事者；遠又不能參諸楚《騷》、樂府之意，其何性情之得？而又奚以上通古人之志？用情正性，古猶今也；然則反古之説，末若性情之近也。曰性情説，古人其舍諸！

又卷三〇《序反古詩説》 或者尤之曰：詩古無説，今子盡掊先儒之説而自爲之説，眞古之遺説乎？抑亦未能脱於胸臆之私乎？曰：固也，古之無詩説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備矣。由七十子之徒沒，經教汨於異端，齊魯毛韓，家自爲説。《凱風》之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由軻而來，於今又二千祀矣。今之説而謂之古，宜未免乎胸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於心，本之於序，是猶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棄序而槩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説，於是以戾，然則反古之道，又何疑爲？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志同而事一，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有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説，未爲戾已。記有之曰：『人莫不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己而蔽於物，則古之情性與今先儒之説，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説，其殆庶幾乎？

呂祖謙《詩説拾遺》 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詩人之心，然後玩之易入。

葉適《水心先生文集》卷一二《黄文叔詩説序》 自文字以來，詩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詳。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於與天同德者。蓋已教之詩，性情益明；而既明之性，詩歌不異故也。及教衰性蔽，而《雅》、《頌》已先息；又甚，則風謡亦盡矣。雖其遺餘猶髣髴未泯，而霸強迭勝，舊國守文，僅或求之人之材品高下，與其識慮所至，時或驗之。然性情愈昏惑，而各意爲之説，形似摘裂，以從所近，則詩烏得復興，而宜其遂亡也哉！況執秦漢之殘書，而徒以訓義相宗者乎？

公於詩，尊敍倫紀，致忠達敬，篤信古文，旁錄衆善。傅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緝緒悠久，而有新美之益。仁政舉而應事膚鋭，王制定而隨時張弛。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

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羣義，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爾？今公之書，既將並行，讀者誠思其教存而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不然，非余所知也。

黄徹《碧溪詩話》卷一〇 山谷云：『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爭於庭，怨詈於道，怒鄰罵坐之所爲也。』余謂怒鄰罵坐固非詩本指，若《小弁》親親，未嘗無怨，《何人斯》『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未嘗不憤。謂不可諫爭，則又甚矣，箴規刺誨，何爲而作！

戴復古《石屏詩集》卷六《邵武太守王子文日與李賈、嚴羽共觀前輩一兩家詩及晚唐詩，因有論詩十絶，子文見之，謂無甚高論，亦可作詩家小學須知》 陶寫性情爲我事，留連光景等兒嬉。錦囊言語雖奇絶，不是人間有用詩。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二《費元甫陶靖節詩序》 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得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

《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眞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詠情性，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跡，此豈小小進退所能闚其際邪？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又卷五四《錢氏詩集傳序》 古之言詩以見志者，載於《魯論》、《左傳》，及子思、孟子諸書。與今之爲詩，事實、文義、音韻、章句之不合者，蓋什六七，而貫融精粗，耦事合變，不翅自其口出。大抵作者本諸性情之正，而說者亦以發其性情之實，不拘拘於文辭也。

真德秀《文章正宗綱目・詩賦》 或曰：此編以明義理爲主，後世之詩，其有之乎？曰：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間，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也。後世之作，雖未可同日而語。然其間興寄高遠，讀之使人忘寵辱，去鄙吝，翛然有自得之趣。而於君親臣子大義，亦時有發焉。其爲性情心術之助，反有過於他文者。蓋不必顯言性命，而後爲關於義理也。讀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六《何謙詩集序》 以詩爲難耶，則寺人賤妾之作，列於《三百五篇》；以詩爲易耶，則伯魚之賢，而未爲《周南》、《召南》，左史倚相之博，而不知《祈招》。自四靈後，天下皆詩人，詩若果易矣；然詩人多而佳句少，又若甚難，何歟？余嘗謂以情性禮義爲本，以烏獸草木爲料，風人之詩也。世有幽人羈士，饑餓而鳴，語出妙一世。亦有碩師鴻儒，宗主斯文，而於詩無分者。信此事之不可勉強歟？

又卷一二八《戊子答真侍郎論選詩》 昨承尊旨，令編選詩。今取百十三首作一冊，（申）（中）納古詩九、漢九、魏十二、晉五十二、宋二十一、齊八、梁二詩。古詩發乎情性，止乎禮義，《三百五篇》多淫奔之詞。若使後人編次，必皆刪棄，聖人並存之以爲世戒。其流爲後世閨情等作，幾於勸淫矣，今皆不取。

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卷九《羅主簿一鶚詩序》 詩所以發性情之和也。性情未發，詩爲無聲；性情既發，詩爲有聲。閎於無聲詩之精，宣於有聲詩之迹。前之二謝，後之一蘇，其詩瓌偉卓犖，今世所膾炙，然此句之韻之者耳。夢草池塘，精神相付屬；對床風雨，意思相怡愉。傳曰：『立，見其參於前；在輿，見其倚於衡。』謝有焉。『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蘇有焉。東溪君嗜詩，叔曰北谷，而雲谷又其弟。鶴鳴子和，塤篪迭應，天和流動，雖於一堂，所謂無聲之詩也。噫，謝之樂不能兼蘇，蘇之樂不能兼謝，東溪君合蘇謝而一之，其樂庸有既乎！若夫君所以句之韻之者，予非能詩，又焉能評，其歸問之二谷。

又卷一六《集杜詩自序》 余坐幽燕獄中，無所爲。誦杜詩，稍習諸所感興。因其五言集爲絕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爲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覺爲吾詩，忘其爲子美詩也。乃知子美非能自爲詩，詩句自是人情性中語，煩子美道耳。子美於吾隔數百年，而其言語爲吾用，非情性同哉？昔人評杜詩爲詩史，蓋其以詠歌之辭，寓紀載之實；而抑揚褒貶之意，燦然於其中，雖謂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詩，自余顯沛以來，世變人事，概見於此矣，是非有意於爲詩者也，後之良史尚庶幾有考焉。

王若虛《滹南詩話》卷一 郊寒白俗，詩人類鄙薄之，然鄭厚評詩，荆公蘇黃翟曾不比數，而云樂天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眞，發乎情性，此詩之正理也。

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卷三六《楊叔能小亭集引》 詩與文特言語之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咏性情之謂詩，其爲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絕出於《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爲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敬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故由心而誠，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爲一，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敦教化，無他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別爲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馬耳，其欲動天地感鬼神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溫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寒饑困

憊，一寓於詩，而其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掩，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優柔饜飫，使人涵泳於先王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爲指歸也！

又《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宮體，又皆極力爲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眞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亦豈可以宮體槩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時猥爲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絃，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游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非有意於文字之爲工，不得不然之爲工也。坡以來，山谷、晁無咎、陳去非、辛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情性，留連光景，清壯頓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近歲新軒張勝予，亦東坡發之者與？

又卷三七《陶然集詩序》 雖然，方外之學有『爲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於無學』之說，詩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於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爲，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

郝經《陵川集》卷二四《與撖彥舉論詩書》 秦漢之際，騷賦始盛，大抵怨譎煩寃，從諛侈靡之文，性情之作衰矣。至蘇李贈答，下逮建安，後世之詩，始立根柢，簡靜高古，不事夫辭，猶有三代之遺風。至潘、陸、顏、謝，則始事夫辭，以及齊梁，辭遂盛矣。至李杜氏，兼魏晉以追風雅，尚辭以詠性情，則後世詩之至也；然而高古不逮夫蘇李之初矣。至蘇黃氏，而詩益工，其風雅又不逮夫李杜矣。蓋後世辭勝，儘有作爲之工，而無復性情，不知風雅。有沉鬱頓挫之體，有清新警策之神，有振撼縱恣之力，有噴薄雄猛之氣，有高壯廣厚之格，有棄比調適之律，有雕鏤織組之才，有縱入橫出之變，有幽麗靜深之姿，有紆餘曲折之態，有悲憂愉佚之情，有微婉鬱抑之思，有駭愕觸忤之奇，有鼓舞豪宕之節；若夫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韻，知之者鮮，又孰能爲之哉！先爲辭藻，茅塞思竇，擾其興致，自趨塵近，不能高古，習以成俗，昧夫風雅之原矣。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八《書程君貞詩後》 《風》、《雅》異義，今言詩者一之。然則易爲風？黃初建安得之。雅之體，漢樂府諸詩近之。蕭統之集，雅未之見也。詩近於風，性情之自然。齊梁而降，風其熄矣。由宋以來，有三變焉：梅歐以紆徐寫其材，高者凌山嶽，幽者穿巖竇，而其反覆蹈厲，有不能已於言者，風之變盡矣；黃陳取其奇以爲言，言過於奇，奇有所不通焉；蘇公以其詞超於情，嗒然以爲正，頹然以爲近，後之言詩者爭慕之。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感遇五首》 文章猶小技，何況詩云云？沛然本情性，以是列之經。《離騷》、《雅》、《頌》譜律聲。蘇李非騷客，醞倡流中情。噫嘻建安來，雅道日以湮！晉人善語言，其言明且清，少許勝多多，飄蕭欲通靈。使其入韻語，豈但諸子鳴。安得三謝辭，遠與陶阮並？唐風晚愈陋，宋作高入論。遂令後來者，末流騁縱橫。高者傚《選》體，下者唐作程。

又卷一〇《九皋詩集序》 夫詩者，所以自樂吾之性情也，而豈觀美自鬻之技哉！欣悲感發，得之油然者有淺深，而寫之適然者有濃淡。志尚高則必不可凡，世味薄則必不可俗。故淵明之沖寂，蘇州之簡素，昌黎之奇暢，歐之清遠，蘇黃之神變，彼其養於氣者落落相望，皆如嵇延祖之軒軒於鷄羣。宜其超然塵埃混濁之外，非復喧啾之所可匹儔。

楊載《詩法家數·諷諫》 諷諫之詩，要感事陳辭，忠厚惻怛。諷諭甚切，而不失情性之正，觸物感傷，而無怨懟之詞。雖美實刺，此方爲有益之言也。古人凡欲諷諫，多借此以喻彼，臣不得於君，多借妻以思其夫，或託物陳喻，以通其意。但觀漢魏古詩及前輩所作可見未嘗有無爲而作者。

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七《李仲虞詩序》 刪後求詩者尚家數，家數之大無止乎杜。宗杜者要隨其人之資所得爾爾。資之拙者，又隨其師之所傳得之爾。詩得於師，固不若得於資之爲優也。詩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則人有各詩也。得於師者，其得爲吾自家之詩哉！

吳復《輯錄鐵崖先生古樂府序》 君子論詩，先情性而後體格。老杜以五言爲律體，七言爲古風，而論者謂有《三百篇》之餘旨，蓋以情性而得之也。劉禹錫賦《三閭》，石介作《宋頌》，後之君子又以《黍離》配《三閭》，《清廟》、《猗》、《那》配《宋頌》，亦以其所合者情性耳。然則求詩於刪後者，既得其情性，而離去齊梁晚梁（唐）季宋之格者，君子謂之得詩人之古可也。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一二《玉笥集序》 古者學成而用，故其爲志在乎行事而已。然方未用時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之發寓諸吟咏之間焉，及其既用也，而前日之吟咏，乃皆今日行事之所資。則所以觀乎大夫之能否者，其所由來遠矣！後世學不師古，而師之與事，判爲二途。於是處逸樂者，則流連光景，以自放於花竹之間，而不知返。不幸而有飢寒之迫，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至，則嗟窮悼屈，感憤呼號，莫有紀極於其中。然於時政無所繫，於治道無所補，則徒見諸空言而已耳。是故有見於此，而思務去之者，豈不謂之有志之士乎？然余求之於時，而未之見焉。

又卷二九《皇元風雅序》 我朝興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爲詩者，固未易一二數。然自姚、盧、劉、趙諸先達以來，若范公德機、虞公伯生、揭公曼碩、楊公仲弘，以及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皆其卓卓然者也。至於岩穴之隱人，江湖之羈客，殆又不可以數計。蓋方是時，祖宗以深仁厚德涵養天下，垂五六十年之久。而戴白之老，垂髫之童，相與歡呼鼓舞於閭巷間，熙熙然有非漢、唐、宋之所可及。故一時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格調固擬諸漢唐，理趣固資諸宋氏，至於陳政之大，施教之遠，則能優入乎周德之未衰。蓋至是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此而後，以詩名世者，猶累累焉。語其爲體，固有山林、館閣之不同，然皆本之性情之正，基之德澤之深，流風遺俗，斑斑而在。劉禹錫謂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然歟？

宋濂《宋文憲公全集》卷二一《曾助教文集序》 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

雖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爲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見之？施之朝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記、表、誌、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於性情，接之於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己之情，著之篇翰辭旨，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

劉基《誠意伯文集》卷五《項伯高詩序》 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爲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憂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疊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於性情，眞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異夏蟲之疑冰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

高啓《青邱高季迪先生鳧藻集》卷三《缶鳴集序》 古人之於詩，不專意而爲之也。《國風》之作，發於性情之不能已，豈以爲務哉！後世始有名家者，一事於此而不他。疲殫心神，蒐刮物象，以求工於言語之間。有所得意，則歌吟蹈舞，舉世之可樂者，不足以易之。深嗜篤好，雖以之取禍，身罹困逐，而不忍廢，謂之惑非歟？

李東陽《麓堂詩話》 詩在六經中別是一教，蓋六藝中之樂也。樂始於詩，終於律，人聲和則樂聲和。又取其聲之和者，以陶寫情性，感發志意，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有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覺者。後世詩與樂判而爲二，雖有格律，而無音韻，是不過爲排偶之文而已。使徒以文而已也，則古之教，何必以詩律爲哉？

又 《劉長卿集》悽婉清切，盡羈人怨士之思，蓋其情性固然，非但以遷謫故，譬之琴有商調，自成一格。若柳子厚永州以前，亦自有和平富麗之作，豈盡爲遷謫之音耶？

都穆《南濠詩話》 古人詩有唱和者，蓋彼唱而我和之。初不拘體製兼襲其韻也。後乃有用人韻以答之者，觀老杜嚴武詩可見，然亦不一一次其韻也。至元、白、皮、陸諸公，始尚次韻，爭奇鬬險，多至數百言，往來至數十首。而其流弊至於今極矣，非沛然有餘之才，鮮不爲其窘束。所謂性情者，果可得而見邪？

何景明《何大復先生集》卷四《明月篇序》 僕始讀杜子七言詩歌，愛其陳事切實，佈辭沉著，鄙心竊效之，以爲長篇聖於子美矣。既而讀漢、魏以來歌詩，及唐初四子者之所爲而反復之，則知漢、魏固承《三百篇》之後，流

風猶可徵焉，而四子者雖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音節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辭固沉著，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詩歌之變體也。夫詩本性情之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如夫婦之間，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鳩，六義首乎風，而漢、魏作者義關君臣朋友，辭必託諸夫婦，以宣鬱而達情焉，其旨遠矣。得其時者，相比比也。

楊慎《升菴全集》卷二《唐絶增奇序》 予嘗品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絶句本自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仿佛者，莫如絶句。唐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場則王江寧，駸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乎對偶，二則汨於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絶體，汨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故觀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外，咸無譏焉。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專取而效之，惑矣！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 《三百篇》直寫性情，靡不高古，雖其逸詩，漢人尚不可及。今學之者，務去聲律，以爲高古。殊不知文隨世變，且有六朝、唐、宋影子，有意於古，而終非古也。

又卷二 今之學子美者，處富有而言窮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無病曰病，此摹擬太甚，殊非性情之眞也。

陳霆《水南集》卷一《渚山堂詩話序》 夫詩以道性情也。降而變，變而至於多術，則後世之詩，欲無說得乎？嗚呼！此詩話之所爲繁於序也。是道也，商句法、摘語病、泳風旨、掄詞料、糾謬誤、示宗向，必熟詩法而後可言，必具史筆而後全美，非是殆妄矣。或曰：詩言志，古豈有法也。自詩話作而學士大夫不易出語，閭巷田野小夫女婦之詞，不敢登什。然則今之詩，其遠乎性情而不《三百篇》若者，斯實病之也，安用是則？應曰：詩話以衛詩也。夫人情易流，詞易廢，廢棄禮法，而放乎邪淫，詩能導之。故詩道斟酌增損之宜也。故非處方，則難乎藥之良，非究詩話，則難乎詩之善。由是言之，謂詩話病詩者，非誣則愚也。或者默而退，乃筆之卷端，用告夫學詩者。

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九《章給事詩集序》 自昔人謂言爲心之聲，而詩又其精者。予竊以詩而得其人，若靖節之言，澹雅而超詣；青蓮之言，豪逸而自喜；少陵之言，宏奇而饒境；左司之言，幽冲而偏造；香山之言，淺率而尚達，是無論其張門戶樹頤頰，以高下爲境，然要自心而聲之，卽其人亦不必徵之史，而十已得其八九矣。後之人好剽寫餘似，以苟獵一時之好，思踏而格襲，無取於性情之眞，得其言而不得其人，與得其集而不得其時者，相比比也。

又《藝苑卮言》卷四 唐自貞元以後，藩鎭富強，兼所辟召，能致通顯。一時游客詞人，往往挾其所能，或行卷贊通，或上章陳頌，大者以希拔用，小者以冀濡沫。而干旄之吏，多不能分別黑白，隨意支應。故剽竊雲擾，諂諛泉涌，取辦俄頃以爲捷，使事餖飣以爲工。至於貢舉，本號詞場，而率壓俗格，阿趨時好。上第巍科，多是將相私人，座主密舊。甚乃津私禁臠，自比優伶，關節倖璫，身爲軍吏，下第之後，尚爾乞憐主司，冀其復進。是以性情之眞境，爲名利之鉤途，詩道日卑，寧非其故？

顧起綸《國雅品・士品三》 余讀李何集中之筏蹊，有甚於徐者，豈力與志違邪？然李何非不見賞，抑昌穀詞藻雖富，情性或有未閑，故強年偃蹇冷署，閒適之興，其寥寥乎？余獨悲夫長轡既騁，窮途忽蹶，願未盡肆力耳。假天老其才，而追述大雅，則有唐大家，不當北面邪！

又 夏相公公謹、馬侍郎仲房，二公並稱雋才，夏優於詞，自成別調，頗多豔藻；馬優於律，取法初唐，尤多華整，並少情性耳。

李贄《焚書》卷三《讀律膚說》 淡則無味，直則無情。宛轉有態，則容冶而不雅；沉着可思，則神傷而易弱。欲淺不得，欲深不得。拘於律則爲律所制，是詩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諧；不受律則不成律，是詩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奪倫。不克諧則無色，相奪倫則無聲。蓋聲色之來，發於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率合矯強而致乎？故自然發於情性，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性之外復有禮義可止也。惟矯強乃失之，故以自然之爲美耳，又非於情性之外復有所謂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徹者音調自然宣暢，性格舒徐者音調自然疏緩，曠達者自然浩蕩，雄邁者自然壯烈，沉鬱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絶。有是格，便有是調，皆情性自然之謂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則所謂自然者，非有意爲自然，而遂以爲自然也。若有意爲自然，則與矯強何異。故自然之道，未易言也。

王世懋《藝圃擷餘》 《詩》四始之體，惟《頌》專爲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它率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遊衍，往往無定，以故說詩者，人自

爲說。若孟軻、荀卿之徒，及漢韓嬰、劉向等，或因事傅會，或旁解曲引，而春秋時王公大夫賦詩，以昭儉汰，亦各以其意爲之，蓋詩之來固如此。後世惟《十九首》猶存此意，使人擊節詠歎，而未能盡究指歸。次則阮公《詠懷》，亦自深於寄託。潘、陸而後，雖爲四言詩，聯比牽合，蕩然無情。蓋至於今，餞送投贈之作，七言四韻，援引故事，麗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攣極矣。豈所謂詩之極變乎？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者。

又 世人厭常喜新之罪，夷於貴耳賤目。自李何之後，繼以于鱗，海內于其家言者多，遂蒙刻鵠之厭。騶而一士能爲樂府新聲，倔強無識者，便謂不經人道語，目曰上乘，足使耆宿盡廢。不知詩不惟體，顧取諸情性何如耳？不惟情性之求，而但以新聲取異，安知今日不經人道語，不爲異日陳陳之粟乎？嗚呼！才難。豈惟才難，識亦不易。作詩道一淺字不得，改道一深字又不得，其妙政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

屠隆《由奉集》卷一二《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托興者深也。非獨其所托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者也。

夫性情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樂，和聲能使人歡然而忘憂，哀聲能使人慘愴惻惻而不寧。然人不獨好和聲，亦好哀聲，哀聲至於今不廢也，其所不廢者可喜也。唐人之言，繁華綺麗，優游清曠，盛矣。其言邊塞征戍離別窮愁，率感慨沉抑，頓挫深長，足動人者，即悲壯可喜也。讀宋而下詩則悶矣，其調俗，其味短，無論哀思，即其言愉快，讀之則不快，何也？《三百篇》博大，博大則詩；漢、魏雄渾，雄渾則詩；唐人詩婉壯，婉壯則詩。彼宋而下何爲，詩道其亡乎。

又卷一三《與友人論詩文》 唐人長於興趣，興趣所到，固非拘攣一途。且天地山川風雲草木止數字耳，陶鑄既深，變化若鬼，即不出此數字，而起伏頓挫，迴合正變，萬狀錯出，悲壯沉鬱，清空流利，迴乎不齊，而總之協於宮商，嫻於音節，固琅然可誦也。子徒以其琅然可誦也，而謂一切工緻已爾，唐人不又稱大冤乎？誠如子云，詩道不已雜乎？詩者非他，人聲韻而成詩，以吟咏寫性情者也。固非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以炫耀恢詭也。即欲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以炫耀恢詭，曷不爲《汲冢竹書》、《廣成》、《素問》、《山海經》、《爾雅》、《本草》、《水經》、《齊諧》、《博物》、《淮南》、《呂覽》諸書，何詩之爲也？且詩出於《三百篇》，《三百篇》誠多識鳥獸草木，然不過就其所見，觸物而爲之，何嘗炫奇標異。

又《鴻苞》卷一八《詩文》 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顛顛爾，周書噩噩爾。漢文典厚，唐文俊亮，宋文質木，元文輕佻，斯聲以代變者也。孔、孟雅正，老氏深含，莊、列元虛，佛氏閎奧，左氏莊嚴，屈、賈淒怨，班、馬雄裁，劉、揚奇衍，崔、蔡平實，曹、劉綺縟，潘、陸富麗，江、鮑、徐、庾工妍，李、杜極材，韓、柳稟法，元、白盡情，王、孟得趣，盧陵體潔，眉山氣昌，斯聲以人殊者也。周風美盛，則《關雎》、《大雅》；鄭、衛風淫，則《桑中》、《溱洧》；秦風雄勁，則《車鄰》、《駟驖》；陳、曹風奢，則《宛丘》、《蜉蝣》；燕、趙尚氣，則荊高悲歌；楚人多怨，則屈《騷》淒憤；斯聲以俗移者也。夏侯孝弟，故其言溫潤；息夫險譎，故其言怨懟；南華放達，故其言汪洋；東方幻化，故其言怪奇；蔚宗輕慓，故其言躁競；淵明恬澹，故其言沖愉；李白超曠，故其言飄灑；王維空寂，故其言幽遠；斯聲以情遷者也。造物有元氣，亦有元聲，鍾爲性情，暢爲音吐，苟不本之性情而欲強作，假設如楚學齊語、燕操南音、梵作華言，鴟爲鸛鳴，其何能肖乎？故君子不務飾其聲，而務養其氣，不務工其文字，而務陶其性情，古之人所以藏之京師，副在名山，金函玉篋，日月齊光者，匪其文傳，其性情傳也。

湯顯祖《湯顯祖詩文集》卷五〇《點校虞初志序》 昔李太白不讀非聖之書，國朝李獻吉亦勸人弗讀唐以後書。語非不高，然未足以繩曠覽之士也。何者？蓋神丘火穴，無害山川嶽瀆之大觀；飛蓬秀萼，無害豫章竹箭之美殖；飛鷹立鶻，無害祥麟威鳳之遊栖。然則稗官小說，奚害於經傳子史？遊戲墨花，又奚害於涵養性情耶？

鍾惺《隱秀軒文昃集・簡遠堂近詩序》 夫曰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而以孤衷峭性勉強應酬，使吾耳目形骸爲之用，而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其趣不已遠乎？且夫性孑而習昵則違心；意僻而貌就則謾世；初偕而中疎則變素；恆親而時乖則示隙。夫詩清物也，才士爲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薄道也；變素示隙，忌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於忌而媒之，非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

挫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適己，可以行事，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哉？古今詩人，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勁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有與其痛癢不相中者。

又《隱秀軒冬文集・陪郎草序》　《陪郎草》者，同年魏定如自題其作陪郎時草也。鍾子序之曰：『夫詩道性情者也。發而爲言，言其心之所不可無，而必欲有言也。以爲事之所不可無，而必欲有言者，聲譽之言也。不得已而有言，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性情之言也。今天下無人不詩矣，即自予有知以來，郡邑中不爲詩者幾人哉？定如於其時，退然不與人爭，默然若有所待，及向之爲詩者，興盡而返，屬厭而自止。定如且成進士作令而陪都儀部郎，予適止其地，山水之清麗，花月之綽約，賓朋之婉孌，幽獨之閒適，予鮮不與定如俱，而詩隨之。始予言詩，定如虛心相聽，及定如一語之獲，一境之會，而予自愧其言之無當也。夫詩，以靜好柔厚爲教者也。今以爲氣不豪語不俊不可以爲詩。予雖勉爲豪，學爲俊，而性不可化，以故詩終不能工。定如，恬樸人也，於世所謂豪與俊之義，皆不相近，而定如詩獨工，世固有不必豪，不必俊，而能工詩者，吾請以定如實之。非獨如此而已，豪則喧，俊則薄，喧不如靜，薄不如厚，定如之詩，所以合於靜與厚者，正以其不豪不俊也。今之言詩者，始以事之所不可無，無故而詩以之興，終紬於心之所未必有無，故而詩以之目廢，其興其廢不出於性情，而出於聲譽，於詩何與哉？定如之退然默然也，其詩固久矣。已足於中，其出而爲詩，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而已，言其心之所不能不有者，固未有盡而返屬厭而自止之時也。

陸時雍《詩鏡總論》　詩至於齊，情性既隱，聲色大開。謝玄暉豔而韻，如洞庭美人，芙蓉衣而翠羽旗，絕非世間物色。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一八《胡致果詩序》　致果自定其詩，歸其指於微之一字，思深哉！其有憂患乎？傳曰：『《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詞。』史之大義未嘗不著於微也。二《雅》之變，至於『赫赫宗周，瞻烏爰止』，詩之立言未嘗不著也。揚之而著，非著也；抑之而微，非微也。著與微，修詞之枝葉，而非作詩之本原也。學殖以深其根，養氣以充其志，發皇乎忠孝惻怛之心，陶冶乎溫柔敦厚之教，其徵兆在性情，在學問，而其根柢則在乎天地運世，陰陽剝復之幾微，微乎微乎，斯可與言詩也已矣。胡子汲古力學，深衷博聞。其爲詩翦刻陶洗，刊落凡近，過此以往，深造而自得之，使後世論詩史者謂有唐天寶而後，復見昭陵《北征》之篇，不亦休乎！余雖老而耄矣，尚能磨厲以俟之。

吳喬《圍爐詩話》卷一　余與友人說詩曰：『古人有通篇言情者，無通篇敘景者，情爲主，景爲賓也。情爲境遇，景則景物也。』又曰：『七律大抵兩聯言情，兩聯敘景，是爲死法。蓋景多則浮泛，情多則虛薄也。然順逆在境，哀樂在心，能寄情於景，融景入情，無施不可，是爲活法。』又曰：『首聯言情，無景則寂寥矣，故次聯言景以暢其情。首聯敘景，則情未有著落，故次聯言情以合乎景，所謂開承也。此下須轉情而景，景而情，或推開，或深入，或引古，或邀賓，須與次聯不同收，或收第三聯，或收至首聯，看意之所在而收之，又有推開暗結者。輕重虛實，濃淡深淺，一篇中參差用之，偏枯卽不佳。』

馮班《鈍吟文稿・馬小山停雲集序》　詩以道性情。今人之性情，猶古人之性情也；今人之詩，不妨爲古人之詩。不善學古者，不講於古人之美刺，而求之聲調氣格之間，其似也不似也則末可知；假令一二似之，譬如偶人芻狗，徒有形象耳。黠者起而攻之以性情之說，學不通經，人品污下，其所言者，皆里巷之語。溫柔敦厚之教至今其亡乎！

賀貽孫《水田居集》文卷三《陶邵陳三先生詩選序》　盧公八閩，理學之儒也，手輯三先生詩，取其離者合之，異者同之，箋釋而梓行於世。其不期同而同，不期合而合者，是亦盧公之天也。吾乃知言詩者之貴天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彼夫摶風而飛者，撥爾而怒；順風而受者，悠然以適；御風而行者，泠然以善。詩至於怒與適且泠，而風人之性情出矣。然而怒者誰耶？適者誰耶？泠者誰耶？皆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故凡漢、唐以後，壯士之言多怒，清士之言多適，逸士之言多泠，若是者不可謂非風，卽不可謂非天也。故知風之自之爲天，又何疑於三先生之不期同而同，不期合而合者哉？

賀裳《載酒園詩話》卷一《謝榛詩家直說》　謝茂秦論詩，不顧性情義理，專重音響，所謂習制氏之鏗鏘，非關作樂之本意也。其糾摘細碎，誠有善者，亦多苛僻。

朱鶴齡《愚菴小集》卷七《輯註杜工部集序》　客有譙於余曰：子何易言注杜也？書破萬卷，塗行萬里，乃許讀杜。子足不踰丘里，目不出

《兔園》，日取詩史而排纂之，穿穴之，冀以自鳴於世，吾恐觚棱冠而挪揄者隨其後也。

余曰：是固然已。抑子之所言者，學也。子美之詩，非徒學也。夫詩以傳聲，節奏成焉；聲以命氣，底滯通焉；氣以發志，思理函焉，體變極焉，故曰『詩言志』。志者，性情之統會也。性情正矣，然後因質以緯思，役才以適分，隨感以赴節，雖有時悲愁憤激，怨誹刺譏，仍不戾溫厚和平之旨。不然則靡麗而失之淫，流灑而失之宕，彫鏤而失之瑣，繁音促節而失之噍殺，綴辭逾工，離本逾遠矣。子美之詩惟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故其發於君父、友朋、家人、婦子之際者，莫不有敦篤倫理，纏綿菀結之意，極之履荊棘，漂江湖，困頓顛蹶，而拳拳忠愛不少衰。自古詩人變不失貞，窮不隕節，未有如子美者，非徒學爲之，其性情爲之也。

子美沒已千年，而其精誠之照古今，殷金石者，時與天地之噫氣，山水之清音，嶒崱譽答於溟涬鴻洞太虛寥廓之間。學者誠能澄心祓慮，正己之性情，以求遇子美之性情，則崆峒仙仗之思，茂陵玉盌之感，與夫杖藜丹壑，倚棹荒江之態，猶可儼然晤其生面而揖之同堂，不必以一二隱語僻事，耳目所不接者爲疑也。且子亦知詩有可解，有不可解乎。指事陳情，意含風喻，此可解者也；託物假象，興會適然，此不可解者也。不可解而強解之，日星動成比擬，草木亦涉瑕疵，譬之圖罔象而刻空虛也。可解而不善解之，前後貿時，淺深乖分，欣忭之語，反作誹譏忠剴之詞，幾鄰懟怨，譬諸玉題珉而烏轉爲也。二者之失，注家多有，兼之僞譔假託，疑誤後人，譬說支離，襲沿日久，萬丈光燄，化作百重雲霧矣。今爲剪其繁蕪，正其謬亂，疏其晦塞，諮諏博聞，網羅秘卷，斯亦古人實事求是之指，學者所當津逮其中也。余雖固陋，何敢多讓焉。

客曰：子言誠辨，然當代鉅公有先之者矣，子之書無乃以爝火附太陽。

余曰：材有區分，見有畛域，以求其是則一也。今夫視日者，登中天之臺，則千里廓然；闚之於曲牖，所見不過尋丈。光之大小，誠有間然，不可謂曲牖之光非日也。賢者識其大，不賢識其小，總以求遇子美之性情於字句索之外。即說偶異同，亦博考羣言，折衷愚臆，豈有所牴牾齮齕於其間哉？

金人瑞《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序》　夫詩之爲德也大矣，包乎天地之初，貫乎終古之後，綿綿暖暖，不知紀極。虛空無性，自然動搖。動搖有端，音斯作焉。夫林以風冥而籟若笙竽，泉以石礙而淙如鐘鼓。春暘照空而花英亂發，秋涼蕩階而蟲股切聲。無情猶尚弗能自已，豈以人而無詩也哉！離乎文字之先，緣於怊悵之際，性與情爲挹注，往與今爲送迎，送者既渺不可追，迎者又欻焉善逝，於是而情之所注無盡，性之受挹爲不窮矣。其爲狀也，既結體以會妙，又散音以流妍；初吐心以燦幽，轉附物而起耀。其堅也洞乎金石，其輕也比於絲簟，其遠也追乎鬼神，其近也應於風雨，斯皆元化之所末嘗陶鈞，江山之所不及相助者也。蓋是眉睫動而早成於內，喉咯轉而畢寫於外。彼豈又欲借揮灑於筆林，求潤澤於墨江者哉。

吴偉業《梅村家藏稿》卷五四《與宋尚木論詩書》　然則爲詩之道何如？曰：亦取其中焉而已。《閟宫》之章，《清廟》之作，被之管絃，施諸《韶》、《箾》者，固不得與兔罝之野人，采蘩之婦女同日而論，孔子刪詩輒並舉而存之。夫詩者本乎性情，因乎事物政教流俗之遷改，山川雲物之變幻，交乎吾之前，而吾自出其胸懷，與之吞吐，其出沒變化固不可一端而求也，又何取乎訾人專己，喋喋而呫呫哉？足下天才橫發，鴻富典贍，楚鴻、河宗、子壽兄弟又繼起而似續之，宋氏之書以懸國門而登明堂，非弟之謬薄愚陋所能拜下風者也。蒙手書下及，既爲選定足下之詩，輒復陳其率略，惟足下更有以教之，幸甚。

黄宗羲《黄梨洲文集》序類《景州詩集序》　可謂之詩人矣。夫詩以道性情，自高廷禮以來，主張聲調，而人之性情亡矣。然使其說之足以勝天下者，亦由天下之性情汩沒於紛華汙惑之往來，浮而易動。聲調者浮物也，故能挾之而去，是非無性情也，其性情不過如是而止，若是者不可謂之詩人。周伯弜之註三體詩也，以景爲實，以意爲虛，此可論常人之詩，而不可以論詩人之詩。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雲花鳥爲其性情，其景與意不可分也。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俄頃滅沒，而詩人能結之不散；常人未嘗不有月露風雲花鳥之詠，非其性情，極雕繪而不能親也。景州之詩，咽嚨於冷汰，纏綿於綺靡，江濱山畔，至今性情恍然猶在，其斯謂之詩人之詩乎？

又《黄孚先詩序》　情者，可以貫金石、動鬼神。古之人情，與物相遊而不能相舍，不但忠臣之事其君，孝子之事其親，思婦勞人，結不可解，即風雲月露，草木蟲魚，無一非眞意之流通，故無溢言曼辭以入章句，無諂笑柔色

以資應酬，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今人亦何情之有，情隨事轉，事因世變，乾啼濕哭。總爲膚受，卽其父母兄弟，亦若敗梗飛絮，適相遭於江湖之上。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然而習心幻結，俄頃銷亡，其發於心著於聲者，未可便謂之情也。由此論之，今人之詩非不出於性情也，以無性情之可出也。孚先情意其摯，不隨世俗波委。余避地海濱，作詩見懷：『旅月仍圓夜，秋風獨卧身。』讀之恍然孚先悯其流離，形諸夢寐，其離合於長吟高嘯之間，以爲同出於情也，竊恐似見古人之性情焉。是故有孚先之性情，而後可持孚先之議論耳。不然，以不及情之情與情至之情較，其離合於長吟高嘯之間，以爲同出於情也，竊恐似之而非矣。

又《陳葦庵年伯詩序》 蓋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人之性情，其甘苦辛酸之變未盡，則世智所限，易容埋沒。卽所遇之時同，而其間有盡不盡者，不盡者終不能與盡者較其貞脆。謝皋羽、鄭所南同爲亡宋之人，皋羽之詩，皎潔當年，所南沈井之時，年四十三歲，至七十八歲而卒，沈井以後三十五年，豈其斷手絕筆，乃竟無一篇傳者。苟其井深不食，羶羊失護，寧保《心史》之不終錮乎？詩之爲教，溫厚和平，至使開卷絡咎，寄心冥漠，亦是甘苦辛酸之迹未泯也。

又《寒邨詩稿序》 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窺其隅轍。此處受病，則注目抽心，無非絕港，而徒聲響字腳之假借，曰此爲風雅正宗，曰此爲一知半解，非愚則妄矣。上天下地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自有此宇，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徇家數，是以宙滅宇也；又障其往來者，而使之索是非於黃塵，是以宙滅宙也。今人論詩，大概如是。寒邨之性情，瀏汰秋水，表裏霜雪，故其爲詩，不必泥唐而自與唐合，有識者自當相遇於心理所得，則余言亦贅矣。

又《馬雪航詩序》 詩以道性情，夫人而能言之。然自古以來，詩之美者多矣，而知性者何其少也。蓋有一時之性情，有萬古之性情。夫吳歈越唱，怨女逐臣，觸景感物，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此一時之性情也。孔子刪之，以合乎興、觀、羣、怨、思無邪之旨，此萬古之性情也。吾人誦法孔子，苟其言詩，亦必當以孔子之性情爲性情。如徒逐逐於怨女逐臣，逮其天機之自露，則一偏一曲，其爲性情亦末矣。故言詩者不可以不知性。

夫性豈易知也？先儒之言性者，大略以鏡爲喻：百色妖露，鏡體澄然，其澄然不動者爲性。此以空寂言性。而吾人應物處事，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若是乎有物於中，此安不安之處，乃是性也。鏡是無情之物，不可爲喻。又以人物同出一原，天之生物有參差，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遂以疑物者疑及於人，夫人與萬物並立於天地，亦與萬物各受一性，如薑桂之性辛，稼穡之性甘，鳥之性飛，獸之性走，或寒或熱，或有毒無毒，古今之言性者，未有及於本草者也。故萬物有萬性，類同則性同。人之性則爲不忍，亦猶萬物所賦之專一也。物尚不與物同，而況同人於物乎？程子言『性卽理』也，差爲近之。然當其澄然在中，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無有條理可見，感之而爲四端，方可言理。理卽『率性之爲道也』，寧可竟指道爲性乎？晦翁以爲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理亦賦焉，亦是兼人物而言。夫使物而率其性，則爲觸爲嚙爲蠢爲婪，萬有不齊，亦可謂之道乎？故自性說不明，後之爲詩者，不過一人偶露之性情。彼知性者，則吳、楚之色澤，中原之風骨，燕、趙之悲歌慷慨，盈天地間，皆惻隱之流動也，而況於所自作之詩乎！

秣陵馬雪航介余族象一請序其詩，余讀之，清裁駿發，牘映篇流，不爲《雅》而爲《風》。余從象一得其爲人，以心之安不安者定其出處，其得於性情者深矣。如是則宋景濂之五美，又何必拘拘而擬之也。

吳喬《答萬季野詩問》 又問：『初、盛、中、晚之界云何？』答曰：『三唐與宋、元易辨，而盛唐與明人難辨。讀唐人詩集，知其性情，知其學問，知其立志。明人以聲音笑貌學唐人，論其本力，尚未及許渾、薛能，而皆自以爲李、杜、高、岑。故讀其詩集，千人一體，雖紅紫雜陳，絲竹競響，唐人能事渺然，一望黃茅白葦而已。唐、明之辨，深求於命意布局寄託，則知有金矢之別；若唯論聲色，則必爲所惑。夫唐無二「盛」，盛唐亦無多人；而明自弘、嘉以來，千人萬人，孰非盛唐？則鼎之眞贋可知矣。晚唐雖不及盛唐、中唐，而命意布局寄託固在。宋人多是實話，失《三百篇》之六義。元詩猶在深入處。明詩唯堪應酬之用，何足言詩？』

又《圍爐詩話》卷一 明初之詩，娟秀平淺而已。李獻吉崖然以盛唐自命，韓山童之稱宋裔也。無目者駭而宗之，以爲李、杜復生，高、岑再起，有詞無意之習已成，性情吟詠之道化爲異物。何仲默、李于鱗、王元美承獻吉之洩氣者也，牛哀化爲人所駭聞。數十年前，蚓竅蛩鳴，亦復主盟中夏。然蚓蛩止誤流俗阿師，牛驢實誤有志之士，冒盛唐高名故也。

又　詩如陶淵明之涵冶性情，杜子美之憂君愛國者，契於《三百篇》，上也；如李太白之遺棄塵事，放曠物表者，契於莊、列，爲次之；怡情景物，優閒自適者，又次之；嘆老嗟卑者，又次之；留連聲色者，又次之；攀緣貴要者爲下。而皆發於自心，雖有高下，不失爲詩。惟人事之用者，同於堯肩酒槭，不足爲詩。

又　問曰：『何爲性情？』答曰：『聖人以「思無邪」蔽《三百篇》，性情之謂也。《國風》好色，《小雅》怨誹，發乎情也。不淫不亂，止乎禮義，性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言此也。此意晉、魏不失，梁、陳盡矣。陳拾遺挽之使正，以後淫傷之詞與無邪者錯出。杜詩所以獨高者，以不違無邪之訓耳。』

又　詩本樂歌，定當有韻，猶今曲之有韻也。今之《曲韻》，『庚』、『青』、『眞』、『文』等合用，初無礙乎歌喉。詩已不歌，而韻部反狹，奉《平水韻》如聖經國律，而置性情之道如弁髦，事之顧奴失主，莫甚於此！

又卷三　以初盛視中晚，如京朝官之於蒙金木偶。

問曰：『先生嘗言三唐與宋、元易辨，唐、明難辨者，何也？』答曰：『此爲弘、嘉派言之也。若唐、明易辨，則二李俗學，爲人指擊盡矣，安得蹶而復起耶？世亦有厭賤俗學者，而意中陰受其害，祇求好句，不論詩意，則其所謂唐詩，止是弘、嘉人詩也。讀唐人之詩集，則可以知其人之性情、學問、境遇、志趣、年齒。如《韻語陽秋》之評太白者，可以見太白詩從心出故也。讀明人詩集，了無所見，以作者做唐人皮毛，學之者又做其皮毛，略無自心故也。夫唐無二盛，盛唐亦無多人，而自弘、嘉以來，百千萬人，百千萬篇，莫非盛唐，豈人才獨盛於明，瑤草同於竹藏菖蓂乎？此何難知，逐臭者不知耳。』

尤侗《西堂全集・西堂雜組》三集卷三《曹德培詩序》　詩之至者，在乎道性情。性情所至，風格立焉，華采見焉，聲調出焉；無性情而矜風格，是鸚鵡翰苑也；無性情而炫華采，是雉鼠文囿也；無性情而夸聲調，亦鴉噪詞壇而已。今之所謂詩人，吾見亦夥矣。

宋徵璧《抱真堂詩話》　詩家首重性情，此所謂美心也。不然即美言美貌，何益乎？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上　元韻之機，兆在人心，流連洟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樂，必永於言者也。故藝苑之士，不原本於《三百篇》之律度，則爲刻木之桃李；釋經之儒，不證合於漢、魏、唐、宋之正變，抑爲株守之兎置。陶冶性情，別有風旨，不可以典冊、簡牘、訓詁之學與焉也。隨舉兩端，可通三隅。

又卷下　一解弈者，以誨人弈爲遊資。後遇一高手，與對弈，至十數子，輒挪撤之曰：『此敎師暮耳！』詩文立門庭，使人學己，人一學即似者，自詡爲『大家』，爲『才子』，亦藝苑敎師而已。高廷禮、李獻吉、何大復、李于鱗、王元美、鍾伯敬、譚友夏，所尚異科，其歸一也。纔立一門庭，則但有其局格，更無性情，更無興會，更無思致；自縛縛人，誰爲之解者？昭代風雅，自不屬此數公。若劉伯溫之思理，高季迪之韻度，劉彥昺之高華，貝廷琚之俊逸，湯義仍之靈警，絕壁孤騫，無可攀躡，人固望洋而返；而後以其亭亭嶽嶽之風神，與古人相輝映。次則孫仲衍之暢適，周履道之蕭清，徐昌穀之密贍，高子業之戍削，李賓之之流麗，徐文長之豪邁，各擅勝場，沈酣自得；正以不懸牌開肆，充風雅牙行，要使光燄熊熊，莫能揜抑，豈與碌碌餘子爭市易之場哉？李文饒有云：『好驢馬不逐隊行。』立門庭與依傍門庭者，皆逐隊者也。

又　近體，梁、陳已有，至杜審言而始叶於度。歌行，鮑、庾初製，至李太白而後極其致。蓋創作猶魚之初漾於洲渚，繼起者乃泳游自恣，情舒而鱗鬐始展也。七言絕句，初盛唐既饒有之，稍以鄭重，故損其風神。至劉夢得而後宏放出於天然，於以揚抗性情，馭娑景物，無不宛爾成章，誠小詩之聖證矣。此體一以才情爲主。言簡者最忌局促，局促則必有滯累；苟無滯累，又蕭索無餘。非有紅鑪點雪之襟宇，則方欲馳騁，忽爾蹇躓；意在矜莊，祇成疲茶。以此求之，知率筆口占之難，倍於按律合轍也。夢得而後，唯天分高朗者能步其芳塵。白樂天、蘇子瞻皆有合作，近則湯義仍、徐文長、袁中郎往往能居勝地，無不以夢得爲活譜。才與無才，情與無情，唯此體可以驗之。不能作五言古詩，不足入風雅之室；不能作七言絕句，直是不當作詩。區區近體中覓好對語，一四六幕客而已。

陳之遴《浮雲集自序》　予少時學詩，服膺諸老先生之論，古體必漢、魏，律體必盛唐，罔敢失尺寸。既乃悟其非是。人殊其才，人殊其學，人殊其性情，則亦各爲其人之詩爾。其爲古體也者，數章而漢、魏、六朝及唐錯出焉可也，一章而漢、魏、六朝及唐融會而出焉亦可也。其爲律體也者，數章而初、盛、中、晚唐錯出焉可也，一章而初、盛、中、晚唐融會而出焉亦可也。合

而觀之，亦漢、魏，亦六朝，亦唐可也，非漢、魏，非六朝，非唐亦可也。作者率其才、學、性情而爲之，一何適也；觀者從其所好而取之，又何快也。且夫漢推蘇、李，唐言李、杜，使蘇、李、李、杜可作，其復爲蘇、李、李、杜之詩乎？然則生今之世，爲余之詩則已矣。

毛先舒《詩辯坻》卷四《竟陵詩解駁議》 鮑照《行路難》，樂府中最粗露，伯敬以爲全是蘇、李、《十九》性情，此作何解？

王大經《獨善堂文集》卷二《沈亦季詩稿前序》 古今之論文者，必曰才、學、識，至於詩，則歸併於性情之一言。夫詩之貴乎性情，尚矣。然靈心獨運，而非馭之以才、輔之以學、參之以識，其究至於馳騖汗漫乎杳冥浩渺不可知之域，而弗軌於大道。若夫才逸矣，學裕矣，識瑩矣，性情深厚矣，而不從世故人情、天地事物之夥，織悉皆歷試而遍嘗之，則又不足以窮其變而盡其化。甚矣，性情之未易言也！

乃今天下之言詩者，弗深考於此，而區區於文字之間，強從而分別之曰：『若者爲漢、魏，若者爲六朝，若者爲隋，若者爲唐。』而於唐之一代，又從而區別之曰：『若者爲初，若者爲盛，若者爲中、晚。』夫古人之性情，今人之性情也；古人之事變，今人之事變也。舍吾身之性情與當前之事變，而上從漢、魏、六朝、隋、唐之古人，則作者、讀者、選者亦猶然文字之見耳。

毛奇齡《西河合集》序卷二六《索太僕晴雲集序》 詩有性情，初非質言之爲性，實憩之爲情也。當其情之所發，根於至性。始之兆朕於無何之鄉，探之難明，即之而無形；既已刺刺焉不可自已，而稍渝而遽失之，而於是見之。爲言有漠然不解其所自來者。而人之見之，怵焉而驚，密焉而感，嘿焉而神傷，以爲疇昔曾有是，而陀不能言；即或偶言之，而不能委皙焉如是之盡；而此能言之，且一若爲我言之而盡之。夫乃所謂情矣。

葉燮《原詩》卷一《內篇上》 由稱詩之人，才短力弱，識又矇焉而不知所衷；既不能知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爲循環，並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淺、高下、長短；孰爲沿爲革？孰爲創爲因？孰爲流弊而衰？孰爲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縷分之，兼綜而條貫之；徒自詡矜張，爲郛廓隔膜之談，以欺人而自欺也。於是百喙爭鳴，互自標榜，膠固一偏，勦獵成說；後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汨，不能不三歎於風雅之日衰也。

又 曰：『詩既可學而能，而又謂讀古人之詩以求工爲未可，竊惑焉，其義安在？』余應之曰：『詩之可學而能者，盡天下之人皆能讀古人之詩而能詩，今天下之稱詩者是也；而求詩之工而可傳者，則不在是。何則？大凡天姿人力，次敍先後，雖有生學困知之不同，而欲其詩之工而可傳，則非就詩以求詩者也。我今與子以詩言詩，子固未能知也，不若借事物以譬之，而可曉然矣。今有人焉，擁數萬金而謀起一大宅，門堂樓廡，將無一不極輪奐之美。是宅也，必非憑空結撰，如海上之蜃，如三山之雲氣，以爲樓臺，將必有所託基焉；而其基必不於荒江窮壑，負郭僻巷，湫隘卑濕之地，將必於平直高敞，水可舟楫，陸可車馬者，然後始基而經營之，大廈乃可次第而成。我謂作詩者，亦必先有詩之基焉。詩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聰明才辨以出，隨遇發生，隨生即盛。千古詩人推杜甫，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愉、幽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爲基。如星宿之海，萬源從出；如鑽燧之火，無處不發；如肥土沃壤，時雨一過，夭喬百物，隨類而興，生意各別，而無不具足。

又卷三《外篇上》 作詩者在抒寫性情，此語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盡夫人能然之者矣。作詩有性情，必有面目，此不但未盡夫人能然之，並未盡夫人能知之而言之者也。如杜甫之詩，隨舉其一篇與其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遭顛沛而不苟，處窮約而不濫，崎嶇兵戈盜賊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盃酒、抒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我一讀之，甫與之對，讀其詩終身，日日與之對面，躍然於前；讀其詩一日，一日與之對也，故可慕可樂而可敬也。舉韓愈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骨相稜嶒，俯視一切，進則不能容於朝，退又不肯獨善於野，疾惡甚嚴，愛才若渴，此韓愈之面目也。舉蘇軾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凌空如天馬，游戲如飛仙，風流儒雅，無入不得，好善而樂與，嬉笑怒罵，四時之氣皆備，此蘇軾之面目也。此外諸大家，雖所就各有差別，而面目無不於詩見之。其中有全見者，有半見者。如陶潛、李白之詩，皆全見面目；王維五言則面目見，七言則面目不見。此外面目可見不可見，分數多寡，各各不同，然未有全不可見者。讀古人詩，以此推之，無不得也。余嘗於近代一二聞人，展其詩卷，自始至終，亦未嘗不工，乃讀之數過，卒未能覩其面目何若？竊不敢謂作者如是也。

末也。嘗怪今人舍性情而尚格律，每見一詩，必先位置爲何代之格律。其迄今與，則斥之；其三唐與，則稱之。究徒得其貌似，而實近今之非近今，三唐之非三唐。性情者，詩人之格律也。舍性情而言格律，則無格律矣，且無詩矣。世以人成，人以性立。性發乎情，而有哀樂；人值乎世，而有常變。凡其爲詩，皆哀樂常變所彰，而格律行乎其中。如僅格律而已，恐聖人刪詩，不若是淺。且《風》、《雅》各有正變，是卽格律之不可概論。

朱用純《愧訥集》卷三《陸鳩峰詩序》　性情，詩之本也；格律，詩之

姜宸英《湛園未定稿》卷二《論詩樂》　古教學者之詩必以誦，節其抑揚高下之聲，而配之金石管絃八音之奏。故春誦則夏必絃，絃誦者，凡皆以習樂也，習樂而詩在其中矣。故學詩者必於成均，均者，樂之調也。蓋詩者不可以理義求也。孔子曰：「誦《詩》三百。」孟子亦曰：「誦其詩。」誦之云者，抑揚高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憂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而入於耳，而感於心，其精微之極，至於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莫逾焉。

當時教人誦詩，必各有其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失，則八音之器雖設，亦具文耳。於是後之說詩者，泛泛焉無所主，而專求之文字之間。其說支離叵散，理義多而性情少，此詩之所以益亡也。好古者猶欲追黃鐘之音於六義既亡之後，截嶰谷之竹，累中山之黍，布緹室之灰，法非不善也，而古樂終不可復作。故古之爲詩，征人、思婦、田野之農夫皆優爲之；而今非學士大夫，則不能以爲。蓋古人於聲音之道，家習而戶曉之，雖擊壤拊缶，可諧律呂；采風者得之，又必稍節文之，而播之於樂。後世人不知樂，言詩者第以其文字而已。文字非積學之久則不能工，求其工於文字者，宜乎雖今之學士大夫，而於詩猶有所未暇也。

魏禮《魏季子文集》卷七《李雲田豫章草序》　予嘗謂五經之有《詩》，如五倫之有朋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所不能通者，朋友通之；四經之所不能感動者，《詩》則能感之。然詩之所以感人，性情油然而不自已者，則尤在於韻。韻者，聲音之動，而性情之所發也。古人使韻，如江河之水，隨地曲折而成形；又如霍去病、李廣用兵，不學古法，自然合節，若《三百篇》之類是已。劉平水定爲《韻略》，同者強而分之，不同者又強而合之。譬之貪酷吏坐堂上，兩造既具，不聽辭稽貌，不按律例，但以私意曲直，而人之勝負死生遂一成而不移。噫！吾不解後之人何以競競然奉爲刑書不敢越也。《三百篇》之韻既不可行於後世，則惟《正韻》最爲近古，得古人使韻之意，而其義有不可一言盡者。

又《楊御李詩序》　詩之道本性情，而性情所發不一道，譬之萬類各殊，雖毒蟲猛獸，皆天之性情也。是故發之詩者，有以眞樸寫其性情，有以文藻焜燿寫其性情，有以光怪陸離、平淡整牙寫其性情，凡此者皆性情之具有也。夫詩以眞樸爲近，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也，然而整牙光怪者，未始非性情之有事。蓋若人之體幹，短小精悍者成其短小精悍，頎碩者成其頎碩，皆稟於本然而無假外物，非必古樸之貌然後爲至也。吾所具有者如是，發之亦如是而已，則是光怪整牙曷爲乎不與眞樸之性情等哉！

楊子御李，其性情樂易，敦孝友之本，而發爲詩，則文藻焜燿，往往精工而流暢。夫以樂易敦本之性情，其爲詩也宜眞樸，乃發爲文藻焜燿，疑乎不比矣。此何故哉？樂易者，稟之於天者然也；文藻焜燿者，學力之存乎人者也。故能合天人之道以爲詩者，而詩道始得矣。且夫詩文者，欲其具有大者，如春之發物，無不流著也；如人之五官百骸，其狀各異，乃具乎體幹也，然該之不出於一人。夫善爲詩者，如人之各具五官百骸體幹之自然不可易，而詩道得矣。

陳恭尹《獨漉堂集》文卷三《梁藥亭詩序》　詩有意於求工，非詩也。古之作者，必不得已而後有言，其發也，如湧泉出地，若有物鼓篴之，高深夷險，因形制流，初無定勢。其浩淼之氣，足以悽神寒骨；其聲足以驚心蕩耳；渟蓄靜湛，足以陶寫萬彙，牢籠百態。故性情者，詩之泉源也；氣骨者，詩之鼓篴也；境物者，詩之高深夷險也。人各有其泉源，然其始未嘗不掩閉抑塞於土石之間，疏之、滌之、澄之、去其舊而引其新，而後泉之眞出焉。

又卷六《答梁藥亭論詩書》　來示云：性情欲流，規格欲別，詞語欲化。此三言者，皆至言也。弟無以易之，然皆欲下一注腳，曰：性情欲流，流而不俚；規格欲別，別而不離；詞語欲化，化而不佻。至所云於燈取影，水取空，風無聲，雲無色，烟無氣，此皆氣象之似，須成詩後觀之，非可按爲實法。必信斯言，韋蘇州猶有慚色，王仲初去之益遠。

夫情性欲流者，欲其躍動也，欲其呈露也，然必務留餘地，

使讀者尋繹得之；過爾痛快，便近於俚。今野人叔姪相戒，切直於明辟之誥；《三百篇》之動人，不若瞽兒牧豎之歌，然識者終不以彼易此也。規格欲別，詞語欲化者，欲其不板滯也；欲其不陳腐也；故救板滯者以活，救陳腐者以鮮，亦皆不欲其過。譬之麤敝冕黻，所以爲禮也，苦其不便於首體，則易以紗巾，甚則岸幘，甚則袒裼，斯可已矣；若又盡求縱適，是將以屋室爲褌也，所謂離也。言語所以相通也，天子達於農夫，聖賢同於盜賊。若以爲耻，遠其鄙倍可也；必欲併其音聲而新之，是將以鳥言相命也，所謂佻也。

仲初之病未必及是，其佳處弟所服膺極多，所不滿者，每以市上口頭語，不擇雅俚，一意塡入，前札所謂有一二不願兄等學者也。論其氣象，則鋒芒大利，蘊藉處少，於兄燈影、水風、雲煙之喻，覺不相似。兄首推韋蘇州，則近似之矣，然蘇州有道之士，養心養氣，從乃可臻其妙，未易以筆墨蹊徑求也。弟竊以爲當求新於性情，不必求新於字句；求妙於立言，不必專期於解脫。蓋新舊無定名，解脫無定位，若謂今不經用者爲新，人不共爲者爲解脫，又烏知新者異日之不爲舊，而解脫者之非纏縛也？李贊皇有言：『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吾常佩服其言，而未能學。夫日月以其精華爲日新，而忘其形體之舊；文章以其性情爲不朽，而忘其言語之尋常。假使日舍其圓而方，月變其弦而角，新則新矣，尚未必不爲怪物也。

王士禎、張篤慶、張實居答郎廷槐問《師友詩傳錄》　問：『作詩，學力與性情，必兼具而後愉快。愚意以爲學力深，始能見性情。若不多讀書，多貫穿，而遽言性情，則開後學油腔滑調，信口成章之惡習矣。近時風氣頹波，惟夫子一言以爲砥柱。』

阮亭答：『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性情之說也；揚子雲云：「讀千賦則能賦。」此學問之說也。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若無性情而侈言學問，則昔人有譏點鬼簿、獺祭魚者矣。學力深，始能見性情，此一語是造微破的之論。』

鄭梁《寒村詩文集・玉堂集》卷一《論詩偶述》　詩從性情發爲聲，耳目所觸皆材料。必於經史子集求，猶恐古未盡其妙。何況學詩僅於詩，竊取聲音與笑貌。漢、魏、晉、唐人之言，與汝何涉求其肖？此如浩浩彼蒼天，寬窄乃坐井中較。亦有不受俗論瞞，不因時代分拙巧；又舍大清康熙年，劣唐優宋徒尋鬧。其心總務傍人門，彼此同歸一賊剽。古人是人我非人，此等學術吾亦傚？

又　作詩不本於性情，名之爲詩固冤枉。其實性情苟不良，詩愈本之愈凡響。即今館閣臭腐家，亦其意中所嚮往。生具廬舍血肉胸，安得天際眞人想？隨人腳跟看人面，不能不與時俯仰。假令學作自得語，慘澹經營亦不像。古人立言垂千載，天籟所發不可強。襟期苟能與之似，陶、杜、韓、蘇握諸掌。否破萬卷尙無益，枵中捷口奚足賞。

又《見黃稿》卷一《萬季野詩稿序》　蓋嘗聞程叔子不喜作詩，而知詩非學者之急務。然孔子刪述六經以垂教，而其所日與門弟子諄諄者，惟以學詩爲急，讀《論語》可見矣。至若《三百篇》中，雖里巷謳吟，贈答之什爲多，而聖如周公、召公，賢如芮伯、吉甫之徒，皆不聞以是爲雕蟲之末技，而往往長言嗟嘆，不廢詠歌。何也？豈非以詩者人之性情，人有性情則自不能無詩，而後之學詩者亦因得以治其性情歟？夫學詩可以治其性情，則作詩未有不本性情而可以言能詩者也。

嘗考詩之體，始見於《虞書》之《賡歌》，其後夏有《五子》，商有《商頌》，至周而《風》、《雅》、《頌》之體大備；然總無以夏人而儗虞歌，以周人而倣《商頌》者。夫豈獨古人爲然？下至漢、唐、宋，其一二卓然以詩名家者，亦皆各抒其中之所自得，而無有乎飣餖補綴之病。故凡思之所到，興之所乘，耳目之所聞見，無不可以成詩，而不當藉古人往事以相影射。由是觀之，人心無一日無性情，則宇內無一日無詩歌。而議者必欲規模漢、魏，摺撦盛唐，是必今之人無所爲性情而可也。且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士皆忘己而徇人。忘己而徇人者，置吾所自有之心而憫憫焉，倚傍他人以爲得，甚至視人顏色，隨人憂喜，而闇然媚世之態幾於不堪自問，此今天下之學術皆然矣。區區詩道，無關得失榮辱之故，而乃亦驅之爲梨園傀儡。於是務掇陳言，競侈官樣，以蹠、蹻之行而可譽之爲夷、齊，以蘇、張之交而可矜之爲管、鮑，而世之祝壽賀昏、稱功頌德者，遂借之以爲貢諛取憐之具。此眞孟子之所謂『失其本心』者也。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

鄞縣萬季野，非急以詩見者也，感時觸物，常出其性情之不能已者以爲詩，蓋歷數年而後成帙。余讀其前後《寄兄公擇》詩，淡漠閒遠，不事粉飾，而辭氣藹惻，宛然『唐棣』、『脊令』之風焉。范國雯、張梅先輩，皆病其句之多弱。而余以爲，使季野能去其弱，則固與古之作者頡頏；即使季野不去其

弱，亦自成其爲季野之詩，而不至如今之勦襲湊泊者矣。何則？季野之詩，季野之性情也。

雖然，君子不爲其事則已，爲之則必崖志以求其工。今夫彈琴，一技耳，孔子學之，而至於親見文王。亦可以見天下事爲之不可不崖，而不得託言寓意以鳴高矣。今季野既爲詩，詩之爲學孰與彈琴，而謂可無事於求工乎？夫古詩之善言性情者，又未有冗無淺薄而稱婉轉，不沉厚簡勁而能懇摯者也。

王原祁《麓臺畫跋・倣大癡爲漢陽郡守郝子希作》　筆墨一道，同乎性情。非高曠中有眞摯，則性情終不出也。余與子希先生論交垂三十年，回思渚陽襄國時，政事之暇，較藝論文，流連無虛日。年來又同官於京，過從爲更密矣。先生出守漢陽，以畫屬余，蹉跎年久，終未踐約。猶幸筋力未衰，可以應知己之命。庚寅秋日久雨初晴，辦公稍暇，鍵戶息機，吮筆揮毫者數日，方成此圖。雖未敢與作家相見，而解衣磅礴，以研求之思，發蒼莽之筆。間亦有得力處也。因風郵寄，以誌遠懷。

王昱《東莊論畫》　學畫所以養性情，且可滌煩襟，破孤悶，釋躁心，迎靜氣。昔人謂山水家多壽，蓋煙雲供養，眼前無非生機，古來名家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學畫者先貴立品。立品之人，筆墨外自有一種正大光明之概。否則畫雖可觀，卻有一種不正之氣，隱躍毫端。文如其人，畫亦有然。

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五《李謙三三十九秋詩題詞》　夫四時之序，至秋而一變。萬物在秋之中，而吾人又在萬物之中，其殆將與秋俱變者歟？雖然，秋，人所同也；物，亦人所同也，而詩則爲一人所獨異。借彼物理，抒我心胸，即秋而物在，即物而我之性情俱在；然則物非物也，一我之性情變幻而成者也。性情散而爲萬物，萬物復聚而爲性情。故一撚髭搦管，即能隨物賦形，無不盡態極妍，活現紙上。此則謙三之詩所爲工也。豈非其性情有大異於人者耶？至其與秋爲緣，有不與秋而俱盡者，又從可知也已。

又卷九《答李湖長書》　古無有以和詩稱者，有之自元、白始。無論其所和佳不佳，而必以我性情之物，爲供他人韻腳之用，性情之謂何？況時地意趣必有格然不相合者，而方步之趨之，牽強湊泊，以求附其辭，象其意，全詩皆爲人用，而我不存焉，雖不作可也。且彼所欲言者已去，而我所欲言者無因，因而因其已去之言，無者將之使有。以無病之心胸而爲無端之歌哭，其詩未成而所以爲詩者已先去我矣，而謂僕爲之乎？天下方以是相高，雖賢者不免，毋怪足下也。

人不能自爲創始，又從而步趨其後者，又不獨此矣。其甚者，揚子雲之擬《易》，魏曹丕之築受禪臺，皆和詩之屬也。曹丕無論矣。子雲以作《太玄》之才而爲他文，亦何不宜？而必以此擬《易》，其文是，其意非也。邯鄲之步佳矣，學之者必毫釐分寸盡邯鄲而後可，然邯鄲則似矣，而不知其爲婦也。天下爲婦者豈少哉！而愚者方以爲是，毋論其他矣。事不可襲，而襲者爲拙；步不可學，而學者爲婦。孔子著書未嘗異人，而亦何嘗襲人？和詩者，襲人之漸也，爲詩之蠹而性情之仇也。足下之詩，雖未嘗襲人，然不可爲其漸。萬事盡然，豈獨詩乎？

孔尚任《孔尚任詩文集》卷六《古鐵齋詩序》　畫家分南、北派，詩亦如之。北人詩雋而永，其失在誇；南人詩婉而風，其失在靡。雖有善學者，不能盡山川風土之氣。蓋山川風土者，詩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雲霞則靈，得其泉脈則秀，得其岡陵則厚，得其林莽煙火則健。凡人不爲詩則已，若爲之，必有一得焉。爲之而亦有不得者，乃不以己之意爲詩，而假人之意以爲詩，久假不歸，雖山川風土，亦不能效其功，所謂失在誇與靡者也。

龐塏《詩義固説》卷上　詩有道焉：性情禮義，詩之體也；始終條理，詩之用也。無體不立，無用不行，相爲表裏，如四時成歲，五官成形，乃天人之常也。苟春行秋令，目居眉上，即爲天變人妖矣。爲詩而始終條理失倫，用之既乖，體將安託？故成章以達淺深次序之法，不可不講也。

又　喜怒哀樂，隨心所感，心有邪正，則言有是非。合於禮義者，爲得性情之正，於詩爲正風正雅；不合禮義者，即非性情之正，於詩爲變風變雅。聖人存正以爲法，存變以爲戒。變雖非禮義之正，而聞者知戒，亦所以要之以正也。故舉全《詩》而蔽之曰『思無邪』。

又　『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以《雅》以大其規，和之以《頌》以要其止』，朱子以爲『學詩之大旨』，究非作詩之本義也。作詩本意在『詩言志』內，『辭達而已矣』內，方見得詩本性情。前賢言不及此，所以近人只在言語詞句上用工夫，遂流於膚闊而不眞切也。

又　漢五言詩去《三百篇》最近，以直抒胸懷，一意始終，而字圓句穩，相生相續成章。如一人之身五體分明，而氣血周行無間，不事點染而文彩自

生也。後人不知大意，專以粉飾字句爲詩，故舛錯支離，愈求工而愈無詩矣。

風雲月露行而性情禮義隱，可嘆也。至七言詩通首者絕少，其散見於雜言者，雖一句二句，不可不熟玩而吟咏之，以其用字峭緊，爲句渾成，矯矯有氣也。若作七言古不學漢人練句，雖湊泊成章，非選輭則板滯矣。唐以來惟杜老得此法。

又下　盛唐絕句，聲調悠揚，和平神聽，是其長處。然寫情景處，往往落禪家合頭語蹊逕，故學者易於膚闊。至『一片冰心在玉壺』、『只今惟有鷗鷺飛』之類，猶當避忌。杜子美絕句，乃是眞性情所發，得風人之旨，後人不知他妙處，何可言詩？

又　嚴滄浪以禪說詩，有未盡處，余舉而補之。禪者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須自己胸中流出，然後照天照地。』詩用故事字眼，皆『從門入者』也。能抒寫性情，是『胸中流出』者也。

又　又曰：『八體屢遷，八體：一典雅，二遠奧，三精約，四顯附，五繁縟，六壯麗，七新奇，八輕靡。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數語宜玩，所謂性情眞，爲其能達意也。今人見一二語稍切實者曰性情語，殆未解此矣。

牟願相《小溯草堂雜論詩》　漁洋謂『儲詩帶丹鉛氣，田園、樵牧諸作，又迂闊不近事情。』此論未公。光羲丹鉛，誠所不免，至於田園、樵牧等詩，以己之性情出之，而自與陶會，王、韋且猶不暇，可輕議乎？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簡文與湘東王論文云：『吟咏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要知此語不徒見臨文體位不同，亦見《騷》、《雅》風流不是邊幅道學者得而詭託。

又　涇陽雷伯鎭云：『詩文不專思致處，則不能工，一專思致處，則此中憧憧擾擾，比一切聲色貨賄更甚，故詩文之累心不少。』烏程唐宜之云：『明妃初遇單于之夕，摩詰見脅祿山之時，秉燭徬徨，不能寤寐，幸留詩詞一道，以寫其悲憤無聊。假使古才人生於結繩前，更無筆墨以發其淋漓之感，懊恨當何如？』以此觀之，詩文兩者，乃破悶之劑，不可謂累心之物也。抒山有言：『隳名之人，萬緣都盡，惟留詩道以樂性情。』職此故耳。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詩至於宋，性情漸隱，聲色大開，詩運一轉關也。康樂神工默運，明遠廉傷無前，允稱二妙。延年聲價雖高，雕鏤太過，不無沈悶；要其厚重處，古意猶存。

又卷下　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試思《二雅》中何處無議論？杜老古詩中，《奉先》、《詠懷》、《北征》、《八哀》諸作，近體中，《蜀相》、《詠懷》、《諸葛》諸作，純乎議論。但議論須帶情韻以行，勿近傖父面目耳。戎昱《和蕃》云：『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亦議論之佳者。

又　錢、郎贈送之作，當時引以爲重；應酬詩，前人亦不盡廢也。然必所贈之人何人，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而復以己之情性流露於中，自然可詠可歌，非幕下張君房輩所能代作。

又　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讀太白詩，如見其脫屣千乘；讀少陵詩，如見其憂國傷時。其世不我容，愛才若渴者，昌黎之詩也；其嬉笑怒罵，風流儒雅者，東坡之詩也。即下而賈島、李洞輩，拈其一章一句，無不有賈島、李洞者存。倘詞可餽貧，工同盤悅，而性情面目，隱而不見，何以使尚友古人者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乎？

又　景物所在，性情即於是焉存。

陳白沙曰：『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先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愚謂先生深味道腴，自具性情，故首以風韻爲言。至近代名家，專尚風韻，不問性情，反得謂之有詩乎哉！○宋以來學《擊壤集》者多涉學究語，又或以書爲詩，以文爲詩，其乏風韻以此。

詩學根於性情，則識與年進，愈老愈妙。不然，精力向衰，才思頓減，遇英銳後生，皆當避席也。

所謂性情者，不必義關乎倫常，意深於美刺，但觸物起興，有眞趣存焉耳。

又　《詩品》曰：『吟咏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愚謂情性有難以直抒者，非假事陳詞則不可，顧所用何如耳！

又　湯潛菴先生曰：『近代空同、大復，振衰復古，爲風雅準的。或慷慨豪岸，或俊朗風流，實各肖其性情。糾彈威畹，中夜悲歌，抗表闔闔，脫屣簪紱，浩氣清風，至今猶可想見於長歌短咏之間。』愚謂李、何詩不待先生論

定，而人品爲所歎慕如此，可謂難已。

又　古人詩文，當擇其有補於性情風化者，別錄一帙，於正課外雜誦數過，亦可爲進德之一助也。

喬億《劍谿説詩又編》　益都趙清止觀察論詩云：『格律嚴則境地狹，擬議盛則性情薄。』余謂格律嚴，能境地不狹，惟老杜；若夫擬議盛，則性情未有不薄者，陸機、江淹且然，又況其下乎？

張謙宜《絸齋詩説》卷一《統論上》　詩得性情之正者，亦須有冷味乃妙。如《三百篇》清廟明堂之作，其嚴肅堅凝處皆冷也。

又　所謂沖淡，此性情心術上事，不洗自淨，不學而能。若勉強作沖淡語，似亦是僞，何況不似。

又　歷下、竟陵、雲間、西陵各有盛時，學者摹擬聲響，摭拾粉澤，皆假也。其或名譽已著，年齒已尊，以改塗折節爲羞，所以因循坐廢。不知豪傑各有性情，宗匠自具鑪錘，不必盡摹古歟，器成自是可傳，如宣盤、倭刀是也。方許做詩。詩所以可傳，正在此。

又　放翁古詩，筆墨性情俱妙。但是他意思太爽快，才氣太迅發，正在力追古人處露出議論作用，未免筋脈怒張，少簡穆渾噩之味，然已越出宋人界外。

又卷六《評論三・徐渭》　有裝裹而無性情，非所望於名手也。

薛雪《一瓢詩話》　趨庭之訓，首及詩。詩以道性情，感志意，關風教，通鬼神，倫常物理，無不畢具。以『擊壤』『康衢』爲發源，由《三百篇》而降，則濫觴於漢、魏、六朝，浸廣於唐、宋、元、明，以及昭代，何世無詩？但日趨日下，去本一步，呈盡千嬽，昔人已有詩亡之歎，況今日乎？有志者當自具隻眼，溯流而上，必得其源。

又　作詩必先有詩之基，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隨遇發生，隨生卽盛。千古詩人推杜浣花，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愉、憂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皆由有胸襟以爲基。如時雨一過，夭矯百物，隨地而興，生意各別，無不具足。

又　昌黎先生云：『陳言務去。』可知不去陳言，終無新意。能以陳言而發新意，纔是大雄。古今來能有幾人？若以餖飣爲有出，拾綴爲摹神，已落前人圈闥，豈能自見性情？

又　詩重蘊藉，然要有氣魄。無氣魄，決非眞蘊藉。詩重清眞，尤要有寄託。無寄託，便是假清眞。有寄託者，必有氣魄。無氣魄者，漫言寄託。猶之有性情不可無學問，有學問乃能見性情，二者原不單行。『詩有別才』之説，乃是『別裁』二字之誤，不可錯認。

張庚《浦山論畫・論性情》　揚子雲曰：『書，心畫也。心畫形而人之邪正分焉。』畫與書一源，亦心畫也，握管者可不念乎？嘗觀古人之畫而有所疑。及論其世，乃敢自信爲非過，因益信揚子之説爲不誣。試卽有元諸家論之，大癡爲人坦易而灑落，故其畫平淡而沖滿，在諸家最醇，梅道人孤高而清介，故其畫危聳而英俊。倪雲林則一味絕俗，故其畫蕭遠陗逸，刊盡雕華。若王叔明，未免貪樂附熱，故其畫近於躁。趙文敏大節不惜，故書畫皆嫵媚而帶俗氣。若徐幼文之廉潔雅尚，陸天游方方壺之超然物外，宜其超脫絕塵，不囿於畦畛也。記云：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其是之謂乎。

李重華《貞一齋詩説・詩談雜録》　虞帝謂：『詩言志。』又曰：『勸之以九歌。』至孔子存錄，正則歌詠盛德；變則諷諭末流，立教蓋如此其大也。杜子美云：『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是就言志中專指一端爲言。須知古人誦詩以治性情，將致諸實用，原非欲能自作詩。今旣藉風雅一道，自附立言，則美刺二端，斷不得輕易著手。大致陶冶性靈爲先，果得性靈和粹，卽問有美刺，定能敦厚溫柔，不謬古人宗指；否則於己旣導慾增悲，於世必指斥招尤，或諛人求悅，取戾自不小也。

又　詩有性情，有學問。性情須靜功涵養，學問須原本六經。不如此，恐浮薄才華，無關六義。

陳梓《刪後集》卷一六《與沈南谷》　平心而論，詩有三要：一性情，二理義，三文詞，廢其一非詩也。文勝則情不眞，理勝則近於腐，要能以典雅之辭，發揮情理，風雲月露，皆性靈矣。《耕餘集》大體雄渾，高出流輩，然恨當時不細檢汰，如『寄語閻羅莫嚇他，女兒原是賠錢貨。』豈可垂法後人耶？

吳雷發《說詩菅蒯》 詩以道性情，人各有性情，則亦人各有詩耳。俗人黨同伐異，是欲使人之性情，無一不同而後可也。東坡云：『王氏之文，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若今人之才，遠不及王氏，而必欲使人同己，尤爲不知量矣。昌黎以沈雄博大之才，發之於詩，而遇郊、島之寒瘦者，亦從而津津歎賞之。蓋古之具異才者，未有不愛才者也。

又 古人咏物詩，體物工細，摹其形容，兼能寫其性情，而未嘗旁及他意，將以其不寓意而棄之耶？彼其以此繩人者，蓋爲見人有好句，以此抹煞之耳。即不然，亦自欺以欺人耳。試取咏物數題，令彼成詩，方求肖乎是物之不暇，尚敢言寓意否？

又 詩本性情，固不可強，亦不必強。近見論詩者，或以悲愁過甚爲非；且謂喜怒哀樂，俱宜中節。不知此乃講道學，不是論詩。詩人萬種苦心，不得已而寓之於詩。詩中之所謂悲愁，尚不敵其胸中所有也。《三百篇》中豈無哀怨動人者？乃謂忠臣孝子貞夫節婦之反過甚乎？金鶚兇鱢，固是能節情處，然惟懷人則然。若乃處悲愁之境，何嘗不可一往情深？

黃子雲《野鴻詩的》 一曰詩言志，又曰詩以導情性。則情志者，詩之根柢也。景物者，詩之枝葉也。根柢，本也；枝葉，末也。《三百篇》下迄漢、魏、晉，言情之作居多，雖有鳥獸草木，藉以興比，非僅描摹物象而已。迨元嘉時，鮑、謝二公爲之倡，風氣一變；嗣後倣效者情景參半，歷梁、陳而專尚月露風雲。及唐初沈、宋諸君子出，相與振興元古，崇尚清眞，風氣復一變。沿至『中』、『晚』，又轉而爲梁、陳矣。宋以後無譏焉。

又 平原四言，差強人意；至五言樂府，一味排比敷衍，問多硬句，且踵前人步伐，不能流露性情，均無足觀。當日偶爲茂先一語之褒，故得名馳江左。昭明喜平調，又多採錄，後因沿襲而不覺，實昏詩中之下乘也。

又 元暉句多清麗，韻亦悠揚，得於性情獨深；雖去古漸遠，而擺脫前人習弊，永元中誠冠冕也。

又 見贈使事工富，第不由性情，悉皆無爲而作。義山師之，坐此病。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七《答施蘭垞論詩書》 夫詩無所謂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國號耳，與詩無與也。詩者，各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敵，是子之胸中有已亡之國號，而無自得之性情，於詩之本旨已失矣。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其歌者爲齊人歟，爲魯人歟，孔子不知也。其所歌者爲夏聲歟，爲商聲歟，孔子又不知也。但曰：『善則愛之而和之。』聖人之和人歌，聖人之教人學詩也。雖然，物必取其極盛者而稱之，詩之稱唐，猶曰宋之斤、魯之削云爾。僕之不甚宗唐，不欲逼天下之人盡遷居於宋、於魯而後爲斤削也。然宋斤魯削之善不可誣也。子之不欲尊唐，是欲逼居宋、居魯之人遠適異國而後許其爲斤削也，則好惡拂人之性矣，是奚可哉？

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鍾叔梧秀才詩序》 古今人各有性情，其所以藉見於天下後世者，於詩爲最著。性情之薄者，無以自見，唯務規模格調，摭拾藻繪，以巧文其卑陋庸鄙之眞。當勢力強盛，宋嘗不竊一時名譽；迨無可畏忌之時，而後人公論，卒難誣罔。然當時蠅附蟻聚之徒，崇之惟恐不至，亦何愚也！唐、宋諸賢不必相襲，寓目卽書，直達所見，其人品學術，隱然躍躍於其間，所謂忠孝義烈之心，溫柔敦厚之旨則一焉。義與同學二三子論詩，首戒蹈襲，唯務多讀書以養其氣，於古人經邦致治之略，咸孜孜焉共求其故。取李、杜、韓、歐、蘇、黃諸集熟讀深思之，不自逆他日所作何似，及有所作，則不復記諸賢篇什，庶幾所作者皆我之詩，苟傳諸後世，而尚論之士，皆得有以諒其心。嗚呼！蓋難言矣。

趙翼《甌北詩話》卷四《白香山詩》 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爲最。韓、孟尚奇警，務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試平心論之，詩本性情，當以性情爲主。奇警者，猶第在詞句間爭難鬬險，使人蕩心駭目，不敢逼視，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較勝於韓、孟。世徒以輕俗訾之，此不知詩者也。元、白二人才力本相敵，然香山自歸洛以後，益覺老幹無枝，稱心而出，隨筆抒寫，並無求工見好之意，而風趣橫生，一噴一醒，視少年時與微之各以才情工力競勝者，更進一籌矣。故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

又卷一〇《查初白詩》 詩寫性情，原不專恃數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則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詩者借彼之意，寫我之情，自然倍覺深厚，此後代詩人不得不用書卷也。吳梅村好用書卷，而引用不當，往往意爲詞累。初白好議論，而專用白描，則宜短節促調，以遒緊見工，乃古詩動千百言，而無典故驅駕，便似單薄。故梅村詩嫌其使典過繁，翻致膩滯，一遇白描處，卽爽心豁

目，情餘於文。初白詩又嫌其白描太多，稍覺寒儉，一遇使典處，即清切深穩，詞意兼工。此兩家詩之不同也。

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下　人各有所長，李白長於樂府歌行而五七律甚少，杜少陵長於五七律而樂府歌行亦多，是以人舍李而學杜。蓋詩道性情，二公各就其性情而出，非有偏也。使太白多作五七律，於杜亦何多讓。若今人編集，必古今體分湊平勻，勻則勻矣，而詩不傳也。

又　詩不可以貌爲，少陵《發同谷》諸篇，昌黎、東野聯句，皆偶立一體。至昌谷之奇詭，義山之獺祭，各有寓意，不可以貌爲。乃今人襲取二李隱僻字句，以驚世眩目，叩其中絕無所謂，是皆無病呻吟，效顰而不自知其醜者。詩以道性情，自淵明而上溯《三百篇》，何嘗有不可解字句，使人眩惑，而其意之所托，或興或比，往往出人意表，千百載竟無能道破者。余嘗謂古之詩文，句平而意奇，後人句奇而意平，可笑也。

徐增《而菴詩話》　而菴曰：詩人自宋、元來，而論詩者備矣。其去唐已遠，要皆得之揣摹，無有師承，規矩放失，至於今日，頹波莫挽，有志之士，爲之慨然。夫《三百篇》、《十九首》之旨，固無有能晰之者；其論唐詩，輒曰雄、曰渾、曰奇、曰奧、曰新、曰秀、曰高、曰亮，總不出於才氣、聲調之間，又極論對仗、照應、重犯等，詩之道如是而已乎？議論愈繁，成就愈少，亦可以知其故矣。今之詩人，務求捷得，不從性情、法律處下手。其所謂性情，非眞性情；其所謂法律，非眞法律。譬彼畫家，多蓄粉本，依樣葫蘆。以爲古人不是過，薄於自待而並薄待古人耶？古人所作，皆由眞才實學，其詩具在，斑斑可得而考也。識得古人，便可造得古人。余所說唐詩諸體，雖不能從萬花樓上出身，亦庶乎不滑殺於蘿菜盞中矣。

又　欲學詩，先學道。學道則性情正，性情正則原本得。而後加之以《三百篇》、漢、魏、六朝、三唐之學問則與古人並世矣。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論文雜言四十一則》　世知韋蘇州之學陶，而不知元次山之亦出於陶也。蘇州有意學陶，而得陶之性情；次山無意學陶，而得陶之志節。

陳斌《茗香詩論序》　竊嘗聞先賢遺論，謂聖人之道，一再壞於楊、墨、佛老，而更壞於詞章。故三代聖賢諄諄焉，以明道也；漢、唐、宋諸大儒，更起而述之，以衛道也；後世君子，有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亦其所以見道也。不見道不可以詩，苟爲詩而非其道，則更不可以爲教。伊川夫子稱唐賢詩於吾道有見處，豈異人乎？嗚呼！《三百》之緐，千萬古而莫能盡，其大本則以治性情，而極其用於興禮樂而已。迺周亡於無禮，秦亡於無詩，晉、宋而降，禮愚而詩靡，其亦性情不治之罪矣。斌讀先生《詩論》，初卒業而思曰：詩之爲教，孰從而大之，又孰從而小之？孰從而弊之，又孰從而完之？既迺三復斯編，晻然合符，灼然而有以質焉。以爲是可以反古復始者也；是不壞於詞章，可以治其性情者也。

實春榮《蓋原詩説》卷二　唐人命題，便自不苟。如一宴會題，題中人名，彼此互闕，此是各有契分，不相濫及。又或單舉一二人，而餘則從略。以此推之，則其不肯輕易假借，率爾應酬，斷可識矣。是故作詩必擇題，製題必擇人，人不佳則累其題，題不佳則累其詩，下筆不可不愼也。此外如書懷、寫景之類，亦必遇題而後有詩，未有懸詩以待題者。遇題而後有詩，則詩中方得見自己性情。若徒蓄勃勃作詩之興，逢題即和，逢人即詩，雖富有篇什，而已之性情汨沒多矣。此識者讀其題而可逆卜其詩之不工也。

又　人皆知詩爲吟詠性情之具，而不知性情之何以達於詩。只讀古人所作，述哀怨即眞使人欲泣，敍懽快即眞使人欲起舞，氣激烈即使人欲擊唾壺，意諷揚即使人如出雲表。此即古人之性情，足與後人相感發處，詩不到此，終非上乘。

又卷四　詩家下筆，即當有千秋自命之意。凡讀古人詩，覺其性情風概如現在目前者，皆古人出其筆墨以質諸異代者也。是故每敍一事，務使後人如稔其故；每述一事，務使後人如值其時、歷其地。詩至此方可稱工，方可信其必傳於後。而今人每苦下筆不能了快，於敍事一種尤甚。蓋有甲知而乙不能知者，同游知之而外人不能知者，又安望異代之人讀其詩而相悅以解耶？此無他，下筆時不爲他人作計，故以己辭達己意。詩成自讀，己意未嘗不了了，而他人讀之殊不然。此最學詩之大病。惟有一法，讀己詩只如讀他人詩，更只如讀前人詩，若未嘗出於己口，過於己目，細細推勘，不輕放過，久之即工拙利鈍，默然自解。從此下筆，自無不亮之景，不透之情事矣。

延君壽《老生常談》　楊升庵、徐青藤是豪傑之士，當何、李登詞壇，獨不與之合。詩雖非中聲，然才氣生動可嘉。本朝漁洋登詞壇，陳午亭、趙秋谷、查初白不與之合，亦是豪傑之士。然一代有一代之風氣，雖賢者不能

不爲之囿。近來蔣心餘、黃仲則輩出，大變漁洋之風。其實不歸三唐，則歸兩宋，含蓄刻峭之不同耳。『深谷野禽毛羽怪，上方仙子鬢眉織』，東坡句也。『生才固有山川氣，卜築兼無市井囂』，荆公句也。『汝南去葉纔百里，賤子與公皆少年』，山谷句也。心餘、仲則多宗之。久則變，不變則不能推陳出新，勢所不得不然。漁洋之『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未嘗不佳，然無人攤香矣。後此之變，大概跳不出古人範圍，惟能各人自留情性面目耳，夫子所謂『雖十世可知也』。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總論》 詩有四正：性情宜正，志向宜正，本源宜正，是非取舍宜正。

又《條辨》 何謂性情？曰：詩以道性情，未有性情不正而能吐勸懲之辭者。《三百篇》中，其性情亦甚不一，而總歸於無邪，故雖里巷之歌謠，皆可爲萬世之典訓。自時厥後，以代而衰，遂至流爲放辟邪侈而不可止。間有賢者崛起其間，各樹騷壇之幟，而往往不能無偏倚駁雜之弊。略而言之，如李少卿之偏於忿懟，曹孟德之偏於幽憤，張茂先之偏於浮華，郭景純之偏於隱怪，陶元亮之偏於高尚，鮑參軍之偏於感時疾俗，謝康樂之偏於矯情肆志，江文通之偏於繁豔，沈休文之偏於瑣屑，徐、庾之偏於綺靡；又如王、楊、盧、駱之偏於浮薄，李太白之偏於豪縱，劉夢得之偏於褊狹，孟東野之偏於孤峭，玉川子之偏於險怪，李長吉之偏於奇幻，白香山之偏於坦率，元微之之偏於柔媚，李義山之偏於瑰異，溫飛卿之偏於婉弱。其餘諸賢，亦各有弊。惟杜少陵性情眞摯，憂國愛君之意，盎然於楮墨之間，猶有詩人遺意。但多憂傷感憤，擬諸《三百》，實爲變風變雅，終非盛世之音。若韓昌黎以唐代名儒，性情頗得其正，故篇什之間，每吐德音；然以文筆爲詩，往往不免過於豪放。要之古來作者，各有短長。學者貴取其所長，棄其所短，馴而至於溫柔敦厚之歸，則《雅》、《頌》之音，庶可復覩耳。

施補華《峴傭説詩》 《羌村三首》，驚心動魄，眞至極矣。陶公眞至，寓於平澹；少陵眞至，結爲沈痛。此境遇之分，亦情性之分。

又 學詁五言古，雅淡之中，別饒華氣，故其人清貴；蓋山澤間儀態，非山澤間性情也。若孟公則眞山澤之癯矣。

又 少陵七古，學問才力性情，俱臻絕頂，爲自有七古以來之極盛。故五古以少陵爲變體；七古以少陵爲正宗。

秦瀛《小峴山人文集》卷三《詩測序》 余嘗謂：《詩》無定體，言性情，而千載以下之人，恍然與千載以上之人相晤對。讀《詩》者如無《詩》，而又何有於《小序》、箋註云乎哉？

又續文集卷一《葉白湖詩藁序》 心之至精者，發而爲詩。詩本性情，淵源《三百》。蓋其言必原乎喜怒哀樂之實，周乎天地事物之變，而先王乃緣之以爲興、觀、羣、怨之教。是惟己之性情足與人之性情相召，故其入人也速，而感人也深。子春見海水而歎成連之移情，雍門子見而孟嘗嗚咽，憂歎淫泆，其感動於不自知者，殆眞有得於詩之道者歟！

今之言詩者不然。高才之士，屏棄成法，譬之御，舍銜策以事馳騁，而不知泛駕之覆轍；矯之者模仿形似，往往移置甲乙而不知爲何人之詩。兩者其失不同，而要之皆失其己之性情，而不求乎詩之本。其甚者，塗澤藻繪，以取悅時人之耳目，則尤詩道之厄也。

白湖葉君居慈水之上，善治制舉文字，而久困於禮部之試。今年以試事來京師，數過余論詩，因出其所爲《白湖詩稿》者，丐爲點定。白湖之詩，各體具備，才甚大而無泛濫之習，氣甚雄而無桀驁之概，雕鏤搜抉，而無斲削之痕；清淳淡泊，而無寒瘦之態。白湖嘗言：『詩之本乎性情，如水之生於天，忽爲呂梁之險激，忽爲江、漢之安流，其所出者同，故能湯湯而不竭。若出之無本，航斷港絕潢，以蘄至於海，必不可得。』白湖之言如是，此則白湖之所以爲詩也。

洪亮吉《洪北江詩文集·更生齋詩集》卷四《趙兵備翼以所撰唐宋金七家詩話見示率跋三首》 一事皆須持論平，古人非重我非輕。編成七輩三朝集，好到千秋萬世名。未免尊唐祧魏、晉，欲將自創例元、明。塵羹土飯眞拋卻，獨向毫端抉性情。

又《更生齋文續集》卷一《莊達甫徵君春覺軒詩序》 夫詩以人傳乎，抑人以詩傳乎？吾必曰：詩不足以傳人也，惟人足以傳詩耳。何則？今之伸紙握管者不下千百人矣，何足傳者，不少概見乎！此其故不在語言文字間也。品之不端，則無以立其幹；氣之不盛，則無以舉其辭；性情之不摯，則無以發其奇；心思之不沉，則無以扶其奥；學術之不贍，則無以極古今上下屈伸變化之方。五者具而始足以言詩，始足以言詩之傳。然則詩豈

易言哉！若徽君之性情、之品、之學，固夫人而知之者也，其言皆有物，不苟作流連光景之語，而又加之以氣息之淵雅，意匠之深邃，而詩之道亦遂無不備焉。

或尚以徽君之詩少山水恢奇之致，然不足以病徽君也。晉陶徽士潛，詩家第一流也，然家柴桑而官彭澤，踪跡所到，不出數百里焉；唐裴秀才迪、王右丞之畏友也，然除輞川諸名作外，他所詠不多見，則其遊亦不遠可知，均無礙其爲傳人也。徽君嘗藏余好游遠近名山，垂暮不倦，然余自問性情品學不及徽君，庶藉山水以補之，亦古人學畫不能去而後塑之遺意耳。徽君以爲然耶？

惲敬《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三《堅白石齋詩集序》 夫詩有六義焉，兼之者善也，其不兼者必有所偏至，而詩之患生焉。六義者，天下人之性情也；性情者，紿於萬事，周於萬形。故得性情之至者六義附，性情而各見於詩，雖合古今而契勘之，何虞乎蹈襲？何畏乎規摹哉？且夫性情者，擅之而愈深，窒之而愈摯者也。

錢泳《履園譚詩》 古人以詩觀風化，後人以詩寫性情。性情有中正和平、姦惡邪散之不同；詩亦有溫柔敦厚、噍殺浮僻之互異。性靈者，即性情也。沿流討源，要歸於正，詩之本教也。如全取性靈，則將以樵歌牧唱，盡爲詩人乎？須知笙鏞箏笛，俱不可廢；《國風》、《雅》、《頌》，夫子並收，總視其性情之偏正而已。

孫原湘《天真閣集》卷四二《楊�initial飛詩稿序》 余告之曰：詩主性情，有性情而後言格律。性情者，詩之主宰也；格律者，詩之皮毛也。抑揚闔闢謂之格，緩急高下謂之律，溫柔敦厚謂之性情。性情猶人之言行，格律則應對揖讓而已。絺章繪句，嚼徵含商，極其詞之工而不足以言詩者，有格律而無性情也。是非準乎公，好惡出於正，率其意之所欲言，無意求工，而其言惻惻動人者，發乎性情者也。故曰：詩也者，之也，志之所之也。詩也者，持也，自持其心也。必先纏綿悱惻於中，然後即事以抒其詞，假詞以抒其志，不言格律而格律存焉已。若夫唐、宋之分，係乎時代。唐之不同於宋，猶宋之不同於元、明，必斷斷焉模擬唐而擬宋，是直優孟衣冠，其弊更甚於遺性情而講格律者已。今觀卷中所作，大率信心衝口，有怡然自得之趣。生第涵養其性情，充之以義理，言其所不容已於言者，即唐、宋諸名家豈有外是哉？

焦循《雕菰樓集》卷一四《與歐陽製美論詩書》 夫詩無難知也，古人春誦夏弦，秋冬學禮讀書，試思書何以云讀，詩何以必弦誦，可見不能弦誦者即非詩也。何以能弦誦？我以情發之，而又不盡發之，第長言永歎，手舞足蹈，若有不能已於言，又有言之而不能盡者，非弦而誦之不足以通其志而達其情也。鼓無當於五音，僅用以節樂，不可與詩相和，故詩中間有一二急促之音，乃用以爲節，若一詩皆然，則止可以鼓，不可以弦。止可以鼓，不可以弦，則鼓詞矣。周公作《多士》、《多方》，反覆詳盡；而《東山》、《鴟鴞》之詩，則情餘於意，意餘於言。然則貽王何不用文？誥民何不用詩？感以情，非同諭以意也。周、秦、漢、魏以來，直至於唐杜少陵、白香山諸名家，體格雖殊，不乖此指。晚唐以後，始盡其辭而情不足，於是詩與文相亂，而詩之本失矣。然而人之性情，其不能已者，終不可抑遏而不宣，乃分而爲詞，謂之詩餘。故五代之詞，六朝、初唐之遺音也；宋人之詞，盛唐、中唐之遺音也。詩亡於宋而遁於詞，詞亡於元而遁於曲。譬如淮水之宅既奪於河，而淮水匯爲諸湖。求淮水於桃源、安東之間不可見，求淮水於白馬、甓社之中轉可見也。然淮終是淮，河終是河，詞終是詞，詩終是詩。僕二十年來學詩學文學詞，誠思詩還其爲詩，文還其爲文，詞還其爲詞，如五穀皆能辨之，黍稷稻粱各歸一囷，不致淆亂於一端。其稂莠稊稗似是而非者則鋤而去之也。

詩本於情，止於禮義，被於筦弦，能動盪人之血氣。故有市井之心不可以爲詩，有軒冕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娼嫉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寒儉狹小之心不可以爲詩，有婦人女子之心不可以爲詩，有雷同剿襲之心不可以爲詩。是故議論非詩也，謾罵非詩也，諂諛非詩也，俳優非詩也。非不說理，拘於理者非詩也；非不隸事，滯於事者非詩也；非不考古，泥於古者非詩也。總之，末作詩之先，意中必有所不可已之處，始而性情所鼓，盈天地間皆吾意之所充，若千萬言寫之而不足者。遲之又久，神漸斂，氣漸斡，即而取之無有也，至於鬼神不能通其慮，風雷不能助其奮，而後鬱而徐之，積而出之，引而伸之，辭不必至，性已先之。雖簡亦深，雖平亦曲，雖率亦神，其文也不縛，其質也不俚，斯庶乎味之而不窮，尋之而愈有也。至於釀之以經術，廣之以聞見，本之於德行，則又在平時矣。足下有意於詩乎，爲暢言之如右。高明以爲何如？

又卷一八《綀雅詞跋》 詞之有《花間》、《尊前》，猶詩之有漢、魏、六朝也，其北宋則初、盛也，其南宋則中、晚也。蓋樂府之義至唐季而絕，遂遁而歸於詞；南宋之詞漸遠於詞矣，又遁而歸於曲，故元、明有曲而無詞。蓋詩亡而詞作，詞亡而曲作。詩無性情，既亡之詩也；曲無性情，既亡之曲也。拾枯骨而被以文繡，張朽革而繢以丹青，且刺刺曰：『吾惡夫人之有性情，但爲此枯骨朽革。』不亦災怪矣乎！《三百篇》無非性情，所以可興、可怨、可觀、可羣，至宋人始疑其淫奔也而刪之。論詞而欲舍《花間》、《尊前》，不猶王柏之徒欲舉《桑中》、《溱洧》之篇一舉而去之乎？

又《雕菰樓詞話・詞非不可學》 談者多謂詞不可學，以其妨詩、古文，尤非說經倘古者所宜。余謂非也。人稟陰陽之氣以生，性情中所寓之柔氣，有時感發，每不可遏。有詞曲一途分洩之，則使清純之氣，長流行於詩古文。且經學須深思默會，或至抑塞沉困，機不可轉。詩詞是以移其情而豁其趣，則有益於經學者正不淺。古人一室潛修，不廢嘯歌，其旨深微，非得陰陽之理，未足與知也。朱晦翁、眞西山俱不廢詞，詞何不可學之有。

張問陶《船山詩草》卷九《論文八首》 箋注爭奇那得奇，古人祇是性情詩。可憐工部文章外，幻出千家杜十姨。

舒位《瓶水齋詩集》卷一七《答孟楷論詩三首》 古詩多歌謠，性情之所寓。有時天籟鳴，適與人事遇。今詩具文章，經史之所聚。豈有未讀書，便可躭佳句。自從科舉行，士爲俗學趣。棄筆名場來，束書高閣去。黠者竊取之，拙者強思慮。有集皆袞然，酬酢雜譬喻。蝸但兩角爭，貉各一邱而往者醵。

黃氏《夢園詞評序》 詞之爲道，貴乎有性情，有襟抱，涉世少，讀書多。平日求詞詞外，臨時取境題外。尺素寸心，八極萬仞，恢之彌廣，斯按之逾深。返象外於環中，出自然於追琢。率吾性之所近，眇衆慮而爲言。乃至詣精造微，庶幾神明與古人通，奚必迹象與古人合，矧乎於衆古人中而斷斷蘄合一古人也。惟是致力之始，門徑不可不知。晚近輕佻纖巧，餖飣嘵囂諸失，皆門徑之誤中之。舍步趨古人，末由辨識門徑，擷羣賢之精華，詔來學以津逮。

李佳《左庵詞話》卷下《詩詞不容少紊》 人有欲爲古今體詩以爲名者，往往作七言律以爲庶異於試帖。實則法律毫無領會，不值識者一哂。不解倚聲者，強欲作詞，亦不過亂拈詩文中字，填作長短句，輒自負爲能詞。而詞家法律，亦毫無領會。然果屬通品，能文章，自必能詞賦，何致夏蟲語冰之誚。文有體裁，詩詞亦有體裁，不容少紊，而筆致固自不同。清奇濃淡，各視性情所近。爲學詣所造，正不必強不同以爲同，亦惟求其是而已。

陳僅《竹林答問》 問：宋人謂刪後無詩，又以文中子續《詩》爲僭。如叔父言，則古今果無別與？

宋人之論，尊經則可，於說詩則無當也。朱子取昌黎《董生行》入小學，何嘗薄後人邪？古今無一日無性情，即無一日無詩；無一日無家國天下，即無一日無美刺。故他經不可續，獨《詩》可續；二《南》、《雅》、《頌》不可續，而變風、變雅可續。聖人復起，吾言不易。惟各存其是而不以古人苛繩之，斯可耳。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詞亦有史》 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啓薪，或已溺已飢，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爲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若乃離別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瀋互拾，便思高揖溫、韋，不亦恥乎。

又《唐珏詠白蓮》 玉潛非詞人也，其《水龍吟・白蓮》一首，中仙無以遠過。信乎忠義之士，性情流露，不求工而自工。特錄之，以終第一卷。後之覽者，可以得吾意矣。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二 詩理，性情者也。理尚清眞，詞須本色。若金閨之彥，結念山林；蓬戶之儒，侈言經濟，情詞僞妄，夫何取焉？然循分無譏，而擇言貴雅。使身拖紫綬，但夸閱閱高華；影對青燈，頻訴飢寒憔悴，志不廣大，君子亦笑之矣。況夫屆壯盛之歲，誦聖賢之書，以悲涼則非時，以怨尤則非理，而乃鬱伊善感，佗傺無聊，揆之進德養福之方，殆均無當歟？斯義也，在讀書則爲變化氣質之良箴，在譚詩亦爲陶冶性靈之妙法，非參俗諦，非惑禨祥。僕即恨人，業已悔其少作；士果有志，均宜宏此遠謨。

又 尚性情者無實腹，崇學問者乏靈心，論甘忌辛，詩教彌以不振；必當和爲一味，乃非離之兩傷。

又 「辭達而已矣」，千古文章之大法也。東坡嘗拈此示人，然以東坡

詩文觀之，其所謂達，第取氣之滔滔流行，能暢其意而已。孔子之所謂達，不止如是也。蓋達者，理義心術，人事物狀，深微難見，而辭能闡之，斯謂之達，達則天地萬物之性情可見矣。此豈易易事，而徒以滔滔流行之氣當之乎？以其細者論之，『楊柳依依』，能達楊柳之性情者也；『蒹葭蒼蒼』能達蒹葭之性情者也。任舉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托出豪素，百世之下，如在目前，此達之妙也。《三百篇》以後之詩，到此境者，陶乎？杜乎？坡未盡逮也。

又卷六　吾鄉石石丈論詩云：『今之作者，不附於那琊、北地，則附於公安、竟陵。詩以位置性情，攘取他人之性情而私爲己有，尙得謂之有廉恥乎！』此論快絕。

又卷一〇　詩積故實，固是一病，矯之者則又曰詩本性情。予究其所謂性情者，最高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耳，其下則歎老嗟窮，志向齷齪。其尤悖理，則荒淫狎媟之語，皆以入詩，非獨不引爲恥，且曰此吾言情之什，古之所不禁也。於戲！此豈性情也哉？吾所謂性情者，於《三百篇》取一言，曰『柔惠且直』而已。此不畏彊禦，不侮鰥寡之本原也。老杜云『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直也；『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柔惠也。樂天云『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直也；『不辭爲俗吏，且欲活疲民』，柔惠也。兩公此類詩句，開卷卽是，得古詩人之性情矣。舍此而言性情，詩之螟螣也。『性情』二字，頗不易言，更勿誤認。

又　予嘗謂常讀詩者，既長識力，亦養性情；常作詩者，既妨正業，亦蹈浮滑。

又《養一齋李杜詩話》卷二　李氏綱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而《離騷》作。《九歌》、《九章》之屬，引類比義，雖近乎俳，然愛君之誠篤，而疾惡之志嚴，君子許其忠焉。漢、唐間以詩鳴者多矣，獨杜子美得詩人比興之旨，雖困躓流離而心不忘君，故其詞章慨然有志士仁人之大節，非止摹寫物象，風容色澤而已也。』按作詩當先辨六義，《風》、《雅》、《頌》，朱子謂之三經；賦、比、興，朱子謂之三緯。三代以後，《風》、《雅》、《頌》之體，不可摹襲，而賦、比、興，則作者之性情，觸物流露，雖無《風》、《雅》、《頌》之貌，而實《風》、《雅》、《頌》之心也。作詩若有賦而無比興，則詩心凋喪，而去《風》、《雅》、《頌》益遠。惟子美以志士仁人之節，闡詩人比興之旨，遂足爲古今冠。學詩者熟玩《三百篇》之比興，而子美之眞心不難求，大節不難見矣。不然，導源已差，誦覽著述，愈多愈繆。陸務觀所謂『淫哇解移人，往往喪妙質。正令筆扛鼎，亦未造三昧』者也。

又《養一齋集卷首》　詩只一字訣，曰：厚。厚必由於性情，然師法不高，烏得厚也？清瞻方可學詩，遒鍊方可作詩，超雅方爲名家，渾化方爲大家。試自考來。

又《養一齋集》卷一八《誦芬堂詩序》　伊古及今，勝衣童子初入塾受經，無不知詩爲性情之教；及其能爲詩也，吾惑焉，標綱宗，立壇坫，爭妍鬪博，使氣三者而已。三者又迭爲勝負，士日攘臂於其中，未有從事於性情者。然亦有之，空靈以爲性，而不知其爲僊、佛之邪說；流動以爲情，而不知其爲聲色之醜行。詩主性情之說愈盛，而詩教亦愈敝。

蓋今之性情非古之性情也。古之所謂性情者，吾於周詩得一言焉，曰：『柔惠且直，美矣哉！』此性情之圭臬也。晚近之詩，於己矜而褊，非柔惠也；於人僞而諛，非直也。夫柔惠，仁也；直，義也。二者參和而時發，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也。自周以來之詩，吾嘗遍衡之，合乎此，則爲詩人，雖野人婦孺，片章斷句，吾反覆而不厭；不合乎此，則非詩人，雖晉、唐名家，照耀千古者，吾亦唾斥之不顧。何也？人之性情之達於詩者，必知此乃有用而無害，虞廷『言志』、孔門『可以興』之法，實在此。後世論詩者，岐塗百出，積案盈箱，均之無用而有害，則均之可拉雜摧燒之也。余持是論久，疑信者參半。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老、莊告退，山水方滋。康樂善遊，精於獨造，其寫山水諸作，千秋絕調。歸愚謂謝公能於山水閒適之中，時時愜洽理趣，故詩品高不可攀。又謂永嘉山水奇麗，康樂詩境肖之；西蜀山川雄險，工部詩境肖之；永、柳山川幽峭，柳州文筆詩境肖之。略一轉移，失卻山川眞面。所以山水詩，以大謝、老杜爲宗，參以柳州，可盡其變矣。此論雖正，是知其當然，而未悉其所以然之妙也。夫詩貴相題，尤貴切題，人人知之。作山水詩，何獨不然。相山水雄險，則詩亦出以雄險；山水奇麗，則詩亦還以奇麗；山水幽峭，則詩亦與爲幽峭；山水清遠，則詩亦肖其清遠。凡詩家莫不能之，猶是外面工夫，非內心也。卽於寫山水中，由景生情立意，以求造語合符理境，又由情起一波瀾，以求語有風趣，亦非難事。詩家有工候才力者，皆所優爲，係由外達裏，上階工夫，尙未登堂，遑問入室，亦非內心也。夫

文貴有內心，詩家亦然，而於山水詩尤要。蓋有內心，則不惟寫山水之形勝，並傳山水之性情，兼得山水之精神，探天根而入月窟，冥契眞詮，立躋聖域矣。夫山容水色，丘壑林泉，天下山水同有之景也。琳宮梵宇，月榭風亭，人工點綴，以助名勝，亦天下山水同有之景也。而或雄奇，或深險，或高厚，或平遠，或濃秀，或澹雅，氣象各殊，得失不一，則同之中又有異焉。況山者天地之筋骨，水者天地之血脈，而結搆山水，則天地之靈心秀氣，造物之智慧神巧也。山水秉五行之精，合兩儀之撰以成形。其山情水意，天所以結搆之理，與山水所得於天，以獨成其奇勝者，則絕無相同重複之處。歷一山水，見一山水之妙，矧陰晴朝暮，春秋寒暑，變態百出。游者領悟當前，會心不遠，或心曠神怡而志爲之超，或心靜神肅而氣爲之斂，或探奇選勝而神契物外，或目擊道存而心與天游。是遊山水之情，與心所得於山水者，又各不同矣。作山水詩者，以人所心得，與山水所得於天者互證，而潛會默悟，凝神於無朕之宇，研慮於非想之天，以心體天地之心，以變窮造化之變。揚其異而表其奇，略其同而取其獨，造其奧以洩其祕，披其根以證其理，深入顯出以盡其神，肖陰相陽以全其天。必使山情水性，因繪聲繪色而曲得其眞，務期天巧地靈，借人工人籟而畢傳其妙，則以人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以人之精神合山水之精神，並與天地之性情、精神相通相合矣。以其靈思，結爲純意，撰爲名理，發爲精詞，自然異香繽紛，奇彩光豔，雖寫景而情生於文，理溢成趣也。使讀者因吾詩而如接山水之精神，恍得山水之情性，不惟勝畫眞形之圖，直可移情臥遊，若目覩焉。造詣至此，是爲人與天合，技也進於道矣。此之謂詩有內心也。康樂、工部二公以後，《廣陵散》絕已久，柳州望門而未深入，不足嗣音。歸愚翁所論，祇能模範山水，未能爲作表章，以附山水知己也。

又卷二　朱竹君、翁覃溪北方之雄，記問淹博。朱講經學，不長詩文。翁以考據爲詩，館閣書卷，死氣滿紙，了無性情，最爲可厭。差強人意者，能宏獎風流耳。邊隨園亦北方詩人，詩尚清穩，無超詣也。歸愚所定吳門七子，惟曹來殷、王蘭泉二人，後有進境。趙損之筆頗健，惜早死。餘俱平平無奇矣。

又卷三　溫柔敦厚，詩教之本也。有溫柔敦厚之性情，乃能有溫柔敦厚之詩。本原既立，其言始可以傳後世，輕薄之詞，豈能傳哉！夫言爲心聲，誠中形外，自然流露，人品學問心術，皆可於言決之，矯強粉飾，決不能欺識者。蓋違心之言，一見可知，不比由衷者之自在流出也。古今以來，豈有

刻薄小人，倖成詩家，忝入文苑之理！　如陰參軍已爲宋臣矣，而陶淵明送之，但曰『才華不隱世，江湖多賤貧』，何等忠厚，何等微婉！　若出後人手，不知如何淺露矣。少陵哭房琯，送嚴公，夢李白，寄王維、別鄭虔，其詩無一不深厚沈摯，情見乎詞，友朋風義，何其篤也！　昌黎於柳州、東野，一往情深。有陶、杜、韓三公之性情，自宜有陶、杜、韓三公之詩文也。自宋以降，世風日下，文人相輕，漸成惡習。劉祁作《歸潛志》，力詆遺山，自護己短。李空同與何大復書札相爭，往復攻擊。李于鱗因謝茂秦成名，反削其名於吟社，以書絕交。趙秋谷因不借《聲調譜》之故，集矢阮亭，至作《談龍錄》以貶之。袁枚與趙翼互相標榜，亦互相刺譏，趙作四六文以控袁，雖云游戲，而筆端刻毒，與市棍揭帖、訟師刀筆無異。此等皆小人之尤，適以自獻其醜，於人終無所損。君子之交，斷不出此，才人當以爲大戒也。

又卷四　東坡一代天才，其文得力莊子，其詩得力太白，雖面目迥不相同，而筆力之空靈超脫，神肖莊、李。如魯男子之學柳下，九方皋之相馬，其性情契合，在筆墨形色之外，蓋以神契、以天合也。故能自開生面，爲一朝大作手。後人效法前人，當師坡公，方免效顰襲迹之病。如西崑楊、劉諸公之學李玉溪，明前後七子之文學秦、漢，詩學少陵、東川，肖形象聲，摹仿字句音調，直是雙鉤填廓而已。嗚呼愚哉！

厲志《白華山人詩說》卷一　或曰：『《三百篇》直抒性情，無一不佳，請問當日詩人，所讀何書？』余謂不然，不讀書必不能有此。古今人性情皆同，惟其薰染不同，故文字亦不同。少時聞田歌云：『謝豹香花滿山紅，嶺頭娘子嫁老公。』原其情之所發，即是《周南・桃夭》之詩。一文一俚，難可里計，由其有無書味薰蒸故耳。

又卷二　到一名勝之所，似乎不可無詩，因而作詩，此便非眞性情，斷不能得好詩。必要胸中本有詩，偶然感觸，遂一涌而出，如此方有好詩。

劉熙載《詩概》　《詩緯・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見詩爲天人之合。

沈祥龍《論詞隨筆・詞品高低》　古詩云：『識曲聽其眞。』眞者，性情也，性情不可強。觀稼軒詞知爲豪傑，觀白石詞知爲才人，其眞處有自然流出者。詞品之高低，當於此辨之。

又《詞中詠物》　詠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

憂，隱然蘊於其內，斯寄託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如王碧山詠新月之眉嫵，詠梅之高陽臺，詠榴之慶清朝，皆別有所指，故其詞鬱伊善感。

江順詒輯《詞學集成》卷一《詞上薄風騷》 又梨莊云：徐巨源曰：「古詩者，風之遺。樂府者，雅之遺。蘇李變而爲黃初，建安變而爲選體，流至齊梁排律，及唐之近體，而古詩遂亡。樂府變爲吳趨越豔，雜以捉搦、企喻、子夜之屬，以下逮於詞，而樂府亦衰。然子夜、懊儂，善言情者也。唐人小令，尚得其意。則詩餘之作，不謂之直接古樂府不可。」余謂巨源之論詞之源於樂府是矣。獨所言子夜、懊儂善言情，唐人小令得其意，是詞貴於情矣。余意所謂情者，人之性情也。上自《三百篇》，以及漢魏樂府詩歌，無非發自性情。故魯不同於衛。卿大夫之作，不同於閭巷歌謠。即陶謝揚鑣，李杜分軌，各隨其性情之所在。古無無性情之詩詞，亦無舍性情之外，別有可爲詩詞者。若舍己之性情，強而從人之性情，則今日餖飣之學，所謂優孟衣冠，何情之有。唐人小令善於言情，然亦不爲子夜、懊儂之情。余故謂凡詞無非言情，即輕豔悲壯，各成其是，總不離吾之性情所在耳。詒案：詩道性情，古人言之詳矣。今謂詞亦道性情，即上薄風騷之意，作者勿認爲閨幃兒女之情。

胡薇元《歲寒居詞話・坦庵詞》 趙師俠坦庵詞。按陳振孫書錄解題，坦庵長短句，名師俠，疑使乃俠之誤。其門人尹覺序云：坦庵文如泉出不擇地，詞章乃其餘事。其模寫體雖極精巧，皆本性情之自然。今觀其集，蕭疏澹遠，洵爲高格。誠如所云，其失也易。嘗舉進士，令益陽、豫章、柳州、宜春、瀟湘、衡陽、蒲中、長沙，始丁亥，終丁巳，蓋三十年作，可按地而索也。

陳廷焯《詞壇叢話・讀鄭蔣詞》 讀板橋詞，使人齷齪消盡。讀心餘詞，使人氣骨頓高。皆能動人之性情者。

又《白雨齋詞話・自敍》 倚聲之學，千有餘年，作者代出。顧能上溯風騷，與爲表裏，自唐迄今，合者無幾。竊以聲音之道，關乎性情，通乎造化。小其文者，不能達其義，竟其委者，未獲泝其源。揆厥所由，其失有六。飄風驟雨，不可終朝，促管繁絃，絕無餘蘊，失之一也。美人香草，貌託鬱修，蝶雨梨雲，指陳瑣屑，失之二也。雕鏤物類，探討蟲魚，穿鑿愈工，風雅愈遠，失之三也。慘戚懵悽，寂寥蕭索，感寓不當，慮歎徒勞，失之四也。交際未深，謬稱契合，頌揚失實，遑恤譏評，失之五也。情非蘇、竇，亦感迴文，慧拾

孟、韓，轉相闢韻，失之六也。作者愈漓，議者益左，竹垞詞綜，可備覽觀，未嘗爲探本之論。紅友詞律，僅求諧適，不足語正始之原。下此則務取穠麗，矜言該博。大雅日非，繁聲競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極。夫人心不能無所感，有感不能無所寄，寄託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鬱，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伊古詞章，不外比興。谷風陰雨，猶自期以同心，攘垢忍尤，卒不改乎此度。爲一室之悲歌，下千年之血淚，所感者深且遠也。後人之感，感於文不若感於詩，感於詩不若感於詞。詩有韻，文無韻。詞可按節尋聲，詩不能盡被絃管。飛卿、端己，首發其端，周、秦、姜、史、張、王，曲竟其緒，而要皆發源於風雅，推本於騷辯。故其情長，其味永，其爲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嗣是六百餘年，沿其波流，喪厥宗旨。張氏《詞選》，不得已爲矯杜過正之舉，規模雖隘，門牆自高。循是以尋，墜緒未遠。而當世知之者鮮，好之者尤鮮矣。蕭齋岑寂，撰《詞話》八卷，本諸風騷，正其情性。溫厚以爲體，沉鬱以爲用。引以千端，衷諸一是。

又《白雨齋詞話》卷二《碧山詞最沈鬱》 草窗、西麓、碧山、玉田，同時並出，人品亦不甚相遠。四家之詞，沈鬱至碧山止矣。而玉田之超逸，西麓之淡雅，亦各出其長以爭勝。要皆以忠厚爲主，故足感發人之性情。草窗雖工詞，而感寓不及三家之正。本原一薄，結構雖工，終非正聲也。

又卷三《華峯賀新郎千秋絕調》 華峯《賀新郎》寄吳漢槎寧古塔，以詞代書。兩闋，只如家常說話，而痛快淋漓，宛轉反覆，兩人心迹，一一如見。雖非正聲，亦千秋絕調也。【略】二詞純以性情結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寧告戒，無一字不從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

又卷五《迴文集句疊韻皆詞中下乘》 迴文集句疊韻之類，皆是詞中下乘。有志於古者，斷不可以此眩奇。一染其習，終身不可語於大雅矣。若友朋唱和，各言性情，各出機杼可也，亦不必以疊韻爲能事。就中疊韻尚可偶一爲之。次則集句。最下莫如迴文、斷不可效尤也。古人爲詞，興寄無端。行止開合，實有自然而然。一經做作，便失古意。世人好爲疊韻，強己就人，必競出工巧以求勝，爭奇鬬巧，乃詞中下品，余所深惡者也。作詩亦然。

又卷六《風詩用意各有所在》 風詩三百，用意各有所在。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能感發人之性情。後人強事臆測，繫以比、興、賦之名，而詩義轉晦。予朱子於楚詞，亦分章而係以比、興、賦，尤屬無謂。

又卷八《古人爲詞自抒性情》 情有所感，不能無所寄。意有所鬱，不能無所洩。古之爲詞者，自抒其性情，所以悅己也。今之爲詞者，多爲其粉飾，務以悅人，而不恤其喪己。而卒不值有識者一噱。是亦不可以已乎。

又《張氏詞選爲古今善本》 作詞難，選詞尤難。以我之才思，發我之性情，猶易也。以我之性情，通古人之性情，則非易矣。竹垞詞綜，備而不精。皋文詞選，精而未備。然與其不精也，寧失不備。古今善本，仍推張氏《詞選》。若選本之盡美盡善者，吾未之見也。

王耕心《白雨齋詞話敘》 詩莫盛於唐，而詞莫盛於宋。宋以後詞律復變，則南北曲出焉。故詞之爲體，詩以爲禰，曲以爲子。識者爲之，莫不沿溯漢魏，游衍屈宋，以蘄上闚《三百篇》之恉。意謂不如是，不足以澈其源，涉其奧。其說亦既美矣。然予嘗以爲此文辭之源，非文心之源也。文心之源，亦存乎學者性情之際而已。爲文苟不以性情爲質，貌雖工，人猶得以抉其柢，不工者可知。所謂詞者，意內而言外，格淺而韻深，其發攄性情之微，尤不可掩。而世乃欲以錙銖求之，藻繪揉之，抑末已。

陳銳《袌碧齋詞話・詞如古詩》 詞如詩，可擬擬得也。南唐諸家，回腸蕩氣，絕類建安。柳屯田不着筆墨，似古樂府。辛稼軒俊逸似鮑明遠。周美成渾厚擬陸士衡。白石得淵明之性情。夢窗有康樂之標軌。皆苦心孤造，是以被弦管而格幽明，學者但於面貌求之，抑末矣。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 沈約《宋書》曰：『吳歌雜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絃管金石作歌以被之。』按前一法即廣廷依永之遺，後一法當起於周末宋玉《對楚王問》。首言客有歌於郢中者，下云其爲《陽阿》、《薤露》，其爲《陽春》、《白雪》，皆曲名。是先有曲而後有歌也。填詞家自度曲，率意爲長短句而後協之以律，此前一法也。前人本有此調，後人按腔填詞，此後一法也。沿流溯源，與休文之說相應。歌曲之作，若枝葉始敷。乃至於詞，則芳華益茂。詞之爲道，智者之事。酌劑乎陰陽，陶寫乎性情。自有元音，上通雅樂。別黑白而定一尊，亘古今而不敝矣。唐宋已還，大雅鴻達，篤好而專精之，謂之詞學。獨造之詣，非有所附麗，若爲駢枝也。曲士以詩餘名詞，豈通論哉？

又 詩筆固不宜直率，尤切忌刻意爲曲折。以曲折藥直率，即已落下乘。昔賢樸厚醇至之作，由性情學養中出，何至蹈直率之失。若錯認眞率爲直率，則尤大不可耳。

又 讀前人雅詞數百闋，令充積吾胸臆，先入而爲主，吾性情爲詞所陶冶，與無情世事，日背道而馳。其蔽也，不能諧俗，與物忤。自知受病之源，不能改也。

又 性情少，勿學稼軒。非絕頂聰明，勿學夢窗。

性靈

劉勰《文心雕龍・原道》 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爲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

又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一本上有夫字用之焉！元脫，按廣文選補。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驕奢之辈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有衍肖貌天地，稟性五才，一作行。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出，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又《宗經》 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元作謀，改謨。卓絕，牆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無錚錚之細響矣。【略】

贊曰：三極彝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匠，文章奧府。淵哉鑠乎，羣言之祖。

鍾嶸《詩品・晉步兵阮籍》　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年注解，怯言其志。

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梁書・昭明太子傳》）　爰初敬業，離經斷句。奠爵崇師，卑躬待傅；寧資導習，匪勞審諭。博約是司，時敏斯務。辯究空微，思探幾賾；馳神圖緯，研精爻畫。沈吟典禮，優遊方冊；屬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略，包舉藝文，遍該緗素，殫極《丘》、《墳》。睇帙充積，儒墨區分。瞻河聞訓，望魯揚芬。吟詠性靈，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窳，筆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雲委。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究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慚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輿接席。摛文掞藻，飛觴泛醪。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風遐被，盛業日新。仁器非重，德輶易遵。澤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仁。

庾信《趙國公集序》　爲之動。與夫含吐性靈，抑揚詞氣，曲變陽春，光迴白日，豈得同年而語哉！

又《謝趙王示新詩啓》（《文苑英華》卷六五六）　鄭叡至，奉手教累紙，並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毫翰；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水而涌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嵓，可使雲霧鬱起；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舡。首夏清和，聖躬怡裕。琉璃彤管，鵲顧鸞迴；婉轉綠沉，猿驚雁落。下風頓首，以日爲年。犍爲舍人，實有誠願；碧雞主簿，無由遂心。寂寞荊扉，疏蕪蘭徑。鬱駕來梁，未期卜日；遣騎到鄴，希垂枉道。

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　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患，以保元吉。

《梁書》卷五〇《文學傳》後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邈等夷，必興矜矯。大則凌慢侯王，小則傲蔑朋黨，速忌離訕，啓自此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之禍也。」

《陳書》卷三四《文學傳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漢以降，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彌暢。莫不思侔造化，明並日月，大則憲章典謨，裨贊王道；小則文理清正，申紓性靈。至於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莫尚乎此。

《周書》卷四一《王褒庾信傳》論　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敍志，宏才豔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轡而亞其迹。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論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並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爲其冠。

《南史》卷七二《文學傳序》　《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辭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至於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斯則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悅。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杜甫《解悶十二首・其七》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

元稹《元稹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並序》　敍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逮至漢武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歛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豔、刻畫、纖巧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

李商隱《李義山文集》卷三《獻相國京兆公啓》　某啓：人稟五行之秀，備七情之動，必有咏嘆，以通性靈。故陰慘陽舒，其途不一，安樂哀思，

厥源數千。遠則《鄘》、《邶》、《曹》、《齊》以揚領袖，近則李、蘇、顏、謝用極菁華。嘈囋而鼓鐘在懸，煥爛而錦綉入玩。刺時見志，各有取焉。

顧起綸《國雅品・士品一》 倪隱君元鎮　高風潔行，爲我明逸人之宗。讀其詞，足以陶性靈，發幽思。

焦竑《澹園集》卷一五《雅娛閣集序》 古之稱詩者，率羈人怨士，不得志之人，以通其鬱結，而抒其不平，蓋《離騷》所從來矣。豈詩非在勢處顯之事，而常與窮愁困悴者直邪？詩非他，人之性靈之所寄也。苟其感不至，則情不深，情不深，則無以驚心而動魄，垂世而行遠。吾觀尼父所刪，非無顯融膴厚者厝乎其間，而諷之令人低徊而不能去，必於變《風》、《雅》歸焉，則詩道可知也。

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四《敍小修詩》 弟小修詩，散逸者多矣，存者僅此耳。余懼其復逸也，故刻之。弟少也慧，十歲餘即著《黃山》、《雪》二賦，幾五千餘言，雖不大佳，然刻畫飣餖，傅似相如、太冲之法，視今之文士矜重以垂不朽者，無以異也。然弟自厭薄之，棄去。顧獨喜讀老子、莊周、列禦寇諸家言，皆自作注疏，多言外趣，旁及西方之書，教外之語，備極研究。既長，膽量愈廓，識見愈朗，的然以豪傑自命，而欲與一世之豪傑爲友。其視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與羣，而不相屬也；其視鄉里小兒，如牛馬之尾行，而不可與一日居也。泛舟西陵，走馬塞上，窮覽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足跡所至，幾半天下，而詩文亦因之以日進。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頃刻千言，如水東注，令人奪魄。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氣習故也。

袁中道《珂雪齋文集》卷二《阮集之詩序》 國朝有功於風雅者，莫如歷下，其意以氣格高華爲主，力塞大曆後之竇於時，宋、元近代之習，爲之一洗。及其後也，學之者浸成格套，以浮響虛聲相高，凡胸中所欲言者，皆鬱而不能言，而詩道病矣。先兄中郎矯之，其意以發抒性靈爲主，始大暢其意所欲言，極其韻致，窮其變化，謝華啓秀，耳目爲之一新。及其後也，學之者稍入俚易，境無不收，情無不寫，未免衝口而發，不復檢括，而詩道又將病矣。由此觀之，凡學之者，害之者也，變之者，功之者也。中郎已不忍世之害歷下也，而力變之，爲歷下功臣。後之君子，其可不以中郎之功歷下者功中郎也哉！

每以此語示人，輒至河漢。惟吾友阮集之，深相契合。集之才甚高，學甚博，下筆爲詩，本之以慧心，出之以深心，而尤不肯以輕心慢心掉之，予甚心折焉。大端慧人才子，其始也，惟恐其出之不盡也；其後也，惟恐其出之盡也。集之束髮爲詩，亦屢變矣，至是雖不爲法縛，而亦不爲才使。奇而不艱，新而不纖，是力變近日濫觴之波，而大有功於學中郎之詩者也。夫昔之功歷下者，學其氣格高華，而力塞後來浮泛之病；今之功中郎者，學其發抒性靈，而力塞後來俚易之習。有作始自宜有未流，有未流自宜有鼎革，此千古詩人之脈，所以相禪於無窮者也。予自度不能竟此道也，微集之其誰與歸？

譚元春《譚友夏合集》卷八《詩歸序》 春未壯時，見綴輯爲詩者，以爲此浮瓜斷梗耳，烏足好。然義類不深，口輒無以奪之，乃與鍾子約爲古學，冥心放懷，期在必厚，亦既入之、出之、參之、伍之、審之、克之矣。有教春者曰：公等所爲，創調也，夫變化盡在古矣。其言似可聽。但察其變化，特世所傳《文選》、《詩刪》之類，鍾嶸、嚴滄浪之語，瑟瑟然務自彫飾而不暇求於靈迴朴潤者，不能相關相對歟？夫眞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衆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專其力，壹其思，以達於古人；覺古人亦有煩煩雙眸從紙上還矚人，想亦非苟然而已。

又卷九《萬茂先詩序》 聞茂先之名者十年矣，人稱其至性深淳，篤實而有光，深思好學，不知倦怠，古今高深之文，聚爲一區，而性靈淵然以潔，浩然以贖，且爲吾輩同調。及予過蠡浮貢，舟未息櫂，遇一黃冠，問此中人士，黃冠即應聲曰：萬先生，萬先生。予心知其爲茂先也。怪之，何其名至是？其後延接友朋，所稱茂先者，亦謂其與吾輩調同，而人地之美，如予家居十年所聞者，但益以獎來學，即淄素童孺之長一技，有韻必令其聞於人人而後快，以是名益重。如是則尤文士所難也。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三一《范璽卿詩集序》 今之譚詩者，必曰某杜，某李，某沈、宋，某元、白。其甚者，則曰兼諸人而有之。此非知詩者也。詩者，志之所之也。陶冶性靈，流連景物，各言其所欲言者而已。如人

之有眉目焉，或清而揚，或深而秀，分寸之間，而標置各異，豈可以比而同之也哉？沈不必似宋也，杜不必似李也，元不必似白也。有沈、宋，又有陳、杜也；有李、杜，又有高、岑，有王、孟也；有元、白，又有劉、韓也。各不相似，各不相兼也。今也生乎百世之下，欲以其蠅聲蛙噪，追配古人，儼然以李、杜相命，浸假而胥靡拭舌，訾議其短長，蜉蝣撼大樹，斯可爲一笑已矣。

賀貽孫《水田居集》文卷五《示兒一》 吾少不知作詩，見諸大老集，有鄙俚應酬詩，輒掩口而笑。自丙子九月場事失志，時年三十一矣，忽發憤爲詩，殫竭心力，至忘寢食。每得一語，自矜創獲，不知皆古人所已道者。積累成帙，謬付梓人。爾時同社皆不知詩，妄相獎許，推爲詩人。如是者五年，始知慚愧，取而刪竄其半，因得稍進一格。然尚在古人堂下，輒詡詡得意，自謂入室。如是又五年，復知慚媿，又取而刪竄其半。時值國變，三災並起，百憂咸集，饑寒流離，逼出性靈，方能自立堂奧，永叔所謂『窮而後工』者，其在此時乎！及平心靜氣，取古詩與吾詩比勘，慚媿又起。自嘆辛勤半生，求其集中如唐人詩，或有相合，若求《三百篇》勞人思婦、天懷自放之妙，十首之內不得二三，又況能頡頏《雅》、《頌》，奏《清廟》而被管絃乎？因羨唐人如陸敬輿、李習之輩不以詩名，宋人如曾子固、陳同甫輩不能爲詩，彼不走苦難一路，所以良工不示人以瑕也。

又《示兒二》 公安袁中郎詩，初看數首，即欲掩卷，以其似俳、似纖、似佻，爲詩家所棄也；再四閱之，其孤傲超忽，獅子獨行，不求伴侶之況，即藏於似俳、似纖、似佻之中。作者之意，寧有時而傷莊重，寧有時而傷渾雅，寧不珍大家，寧不爲漢、魏、晉、唐，寧爲七才子之徒掇斥唾罵，而必不肯一語一字蹈襲古人，以掩其性靈，縛其才思，窘其興趣，亦近代詩中豪傑也。初學若先從漢、魏、晉、唐詩涵濡有得，然後看公安詩，見其灑灑落落，亦善學古人之一助也。若學古而無所得，切勿讀公安詩，讀之，即不能爲公安詩，即有眞俳、眞纖、眞佻之魔，冒公安之似，入我手腕，淪隳惡道，雖眞公安復生，有口不能自白矣。選其佳者，得百十餘首，置之案頭，時一咀嚼，如食山珍海錯，以不必屬饜爲貴耳。

又《詩筏》 釋皎然嘗於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以效韋蘇州，韋大不喜。明日獻其舊作，乃大稱賞，云：『何不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即此可見作詩當自寫性靈，摹倣剽竊，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又 今人貶剝《詩歸》，尋毛煅骨，不遺餘力。以余平心而論之，諸家評詩，皆取聲響，惟鍾、譚所選，特標性靈。其眼光所射，能令不學詩者誦之爽然自失，掃蕩腐穢，其功自不可誣。但未免專任己見，強以木櫼子換人眼睛，增長狂慧，流入空疏，是其疵病。然瑕瑜功過，自不相掩，何至如時論之苛也。

又 舍性靈而趨聲響，學王、李之過也。舍章法而求字句者，學鍾、譚之過也。舍氣格而事口角者，學袁、徐之過也。

朱鶴齡《愚菴小集》卷八《宗定九全集序》 嘗讀淵明詩云：『養眞衡茆下，庶以善自名。』而昭明之序其集亦曰：『語懷抱則曠而且眞。』蓋古人文章無不以眞得傳者。有眞感傷而後有阮公、正字之詩，有眞節概而後有工部、吏部之詩，有眞豪宕而後有青蓮之詩，有眞閒適而後有左司、香山之詩，乃後之作者，見諸公之成家在是也，遂相率而撫倣之，以爲名高。不情之歌哭，隨衆之祧禰，縱極嘈囋，無關性靈，何以感情激聽，叶鐘律而壯風雲也？子美云『別裁僞體親風雅』，今之詩文其爲僞體也多矣，能無待於別之裁之也乎！

毛先舒《詩辯坻》卷一《總論》 鄙人之論云：『詩以寫發性靈耳，值憂喜悲愉，宜縱懷吐辭，蘄快吾意，眞詩乃見。若模擬標格，拘忌聲調，則爲古所域，性靈斯掩，幾亡詩矣。』予案是說非也。標格聲調，古人以寫性靈之具也。由之斯中隱畢達，廢之則辭理自乖。夫古人之傳者，精於立言爲多，取彼之精，以遇吾心，法由彼立，杼自我成，柯則不遠，彼我奚間？此如唱歌，又如音樂，高下徐疾，豫有定律，案節而奏，自足怡神，聞其音者，歌哭抃舞，有不知其然者，政以聲律節奏之妙耳。倘啓唇縱恣，戛擊任手，砰磅伊亞，自爲起閡，奏之者無節，則聆之者不訢，欲寫性靈，豈復得耶！離朱之察，不廢璣衡；夔、曠之聰，不斥琯律。雖法度爲借資，實明聰之由人。藉物見智，神明逾新，標格聲調，何以異此！

又卷四《竟陵詩解駁議》 蓋鍾氏之書，指義淺率，展卷即通，其便一也。持論儇佻，啓人狙智，造次捷給，易紲準繩之談，其便二也。矜巧片字，不貴閎整，龜腸蟬腹，得就操觚，其便三也。但趣新雋，不原風格，其便四也。前代矩矱，屏同椎輪，便辟淋漓，一往欲盡，當巧之際，無復遴巡，其便五也。高談性靈，嗤鄙追琢，各用我法，遑知古人，則但吐由言，便稱高唱，輒復曹、

劉爲拙，沈約如奴，其便六也。所以凡流瑣士，咸共寶祕，自非卓犖之英，罕能拔腳者也。予悲牧溺者既不見其醜，而攻瘕者將併沒其好，輒取《詩歸》一書，條其二三理解而錄之，紕繆大者則明加駁正，以次於後，庶幾覽者顯知臧否。

又《詩辯坻自敘》 曰：「詩貴性靈，性靈貴質素，不貴華采。而子之辯無崖辭，且奈何！」曰：「人之性靈，亡不具也。質素鞣，其致一也。請以衣裳而譬之：子事父母，衣不純素，以爲孝也。父母沒，苴衰而繩纓，亦以爲孝也。豈曰衰服爲性靈，而不純素者之非性靈也。農而襪襖，士而韋布，升爲天子，斯袗衣玉藻矣。如子之云，則山龍藻火，舜之無性靈也久矣。是故緣情而述文，因事以製體，質素華彩，亦各攸當而已。」

田同之《西圃詞說・詞須縱橫入妙》 詞之一道，縱橫入妙，能轉法華，則本來寂滅，不礙曇花。文字性靈，無非般若。頻呼小玉，亦可證入圓通矣。

王昱《東莊論畫》 位置須不入時蹊，不落舊套，胸中空空洞洞，無一點塵埃。邱壑從性靈發出，或渾穆，或流利，或峭拔，或疎散。貫想山林眞面目，流露毫端，那得不出人頭地。

又 自唐宋元明以來，家數畫法，人所共知。但識見不可不定，又不可着意太執。惟以性靈運成法，到得熟外熟時，不覺化境頓生，自我作古，不拘家數而自成家數矣。

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九《與魏和公先生書》 文莫不起於樸而敝於華。自李于鱗、王元美之徒，以其學毒天下，士皆從風而靡，綴襲浮詞，臃腫夭閼，無復知有性靈文字。非得如韓、歐之人之文，誰其正之？雖然，韓、歐之人之文，則亦有說。歐文紆徐澹折，爲文中之聖，然不善學之，則未免失之弱。昌黎則見道未徹，《原道》、《原性》諸篇，膚淺已甚。要之起衰救敝，則其文不可誣也。五代之文敝，韓、歐起而救之；今日之文敝，吾竊起而救之。救之當必有出於韓、歐之上，推而極之於三代大古，皆可自我另闢一天地，渾渾然，噩噩然，而爲質奧奇峭淹博之文，使學韓、歐者尚不得望其涯涘，況王、李耶？惜乎！燕有志而未逮也。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四《評論一・杜少陵》 先師楊戴夏有言：杜詩許讀不許摹，恐錮蔽人聰明。」此言是透頂議論，卻費解。蓋其意，欲讀杜詩者熟視其起伏轉摺錘鍛鏤刻之法，及其布意運筆，仍要從自己性靈中流出，用法由我，愈出愈新乃妙。若拘拘然亦步亦趨，將竭精力以襲其皮毛之不暇，豈能自造一詞！禪家呵下十成死語，正謂此等。

又卷五《評論二・孟襄陽》 《尋香山湛上人》，眞味性靈在字句外，古詩正派。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謝康樂放情山水，李太白飲酒游仙，拘泥者必曰流連光景，通識者亦曰陶冶性靈。蓋此屬精神所聚，與少陵眷戀朝廷同一轍耳。若曹、阮及陶，則又寄託情深，不容皮相。

吳雷發《說詩菅蒯》 論詩者往往以時之前後爲優劣，甚而曰宋詩斷不可學。彼蓋拾人唾餘，鈍者以之自欺，黠者以之欺人。且詩學之源，固宜溯諸古。至於成功，則無論其爲漢、魏、六朝，爲唐，爲宋、元、明，爲本朝也。一代之中，未必人人同調。豈唐詩中無宋，宋詩中無唐乎？一人之詩，或有似漢、魏、六朝處，或有似唐、宋、元、明處；必執其似漢、魏、六朝者，而曰此大異唐、宋、元、明；執其似唐、宋、元、明，而曰此大異漢、魏、六朝，何其見之左也？使宋詩果不可學，則元、明尤屬糞壤矣；元、明不如漢、魏、六朝，宜不如《三百篇》，《三百篇》終不如上古，何不返諸盤古之前，混沌之始乎？「茲言大破俗論。東坡云：「終日說龍肉，不如喫猪肉；今人日食惡草具而尚不知味，乃必執人人而喫龍肉，且曰爾斷不可偶嘗猪肉。我不知其肺腸何似？

黃子雲《野鴻詩的》 六朝中有不可學者四：不細意貼題而摸稜成章者，一也；行文渙溢而漫無結束者，二也；不本性靈，專以典故塡砌，而辭旨不能融暢者，三也；對偶如夾道排衙，無本末輕重之別，可存可削者，四也。

黃鉞《二十四畫品・性靈》 耳目既飫，心手有喜。天倪所動，妙不能已。自本自根，亦經亦史。淺閱若成，深探匪止。聽其自然，法爲之死。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一　『孰知二謝將能事，顏學陰何苦用心』，言欲以大小謝之性靈，而兼學陰、何之苦詣也。『二謝』只作性靈一邊人看，『陰何』只作苦心鍛鍊一邊人看，似乎公之自命，乃欲兼而有之，亦初非眞欲學陰、何，亦初非眞自許爲二謝也。正須善會。

徐增《而菴詩話》　詩寫性靈，必先具清逸流麗之筆，然後煅煉至於蒼老。唐惟子美有之，有極娟秀者，有極老成者，天才學力，略無畛頭，似天平上兌出來者。

方薰《山靜居詩話》　初陽蔣君，少讀書，自昕至夕不能成誦。年逾及冠，忽一日頓悟，凡平生讀過書，無不了然於心。其後開卷，過目不忘，人以爲夙業所至。其詩若文，一本性靈。嘗曰：人每以氣格論詩，是以尊漢、唐而薄宋、元；若以世風言詩，則代有其詩，平心讀之，自知其乘除運會之變。

又　詩文有眞僞，書畫亦有眞僞，不可不知。眞者必有大作意，發之性靈者。僞作多檃括蹊徑，全無內蘊。三品畫外，獨逸品最易欺人眼目。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一三《韓詩編年箋注書後》　大抵學人之詩、才人之詩、詩人之詩，各有所長，亦各有其流弊，但要醞釀於中，有其自得而不襲於形貌，不矜於聲名，即其所以不朽之質。是以《漢志》區詩賦爲五種，而賦家者流又分屈原、荀況、陸賈以下別爲三家之學。惜劉、班當日但分其類，而未嘗明著其說，而後世家學流別之義又無有能通之者，是以各就己之所近，漫淫入之，以爲詩賦之道一而已矣。荀有不爲其說，不同其道而稱詩賦者，即不勝其入主出奴，憤若不共戴天。荀有識者通其源流，奚足當吹劍之一映乎？主風教者貴有操持之實，極言是也，婉言亦是也，無其實而僅於過人之鐸，無謂也。徵學術者貴有懷抱之志，侈言是也，約言亦是也，無其志而勞於書肆之估，無謂也。性靈，詩之質也，魂夢於虛無飄緲，豈有質乎？音節，詩之文也，桎梏於平反雙單，豈成文乎？《三百》之旨，五種之流，三家之學，虛實侈約，平奇雅俗，何者非從六義中出？但問胸懷志趣有得否耳。而世人論詩，紛紛攘攘，昧原逐流，離跂攘臂於醯缶之間，以謂詩人別有懷抱。嗚呼！詩千萬，一言以蔽之曰：惑而已矣。

李沂《秋星閣詩話》　夫貴多讀者，非欲譾襲意調偷用字句也，惟取觸發我之性靈耳。但古人之詩，思理精妙，法則嚴密，非淺衷俗學可得而窺。篇有無窮之格，句有無窮之調，字有無窮之義；審問明辨，而後旨趣可得。是故詩欲多講，苟草草讀過，漫同嚼蠟，雖盈腹笥何益？宜其握管運思，如墮烟霧也。

閴名《靜居緒言》　『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但恨處非位，愴恨使心傷』，阮公之本懷，《騷》之類也。機、雲並患才多，性靈少見。卓然曠思，其唯左沖。聞雞起舞，厥有壯心，越石之詩，宜多激楚。景純《游仙》，殆《雜詩》、《詠懷》之流，類多風刺時事。鍾記室譏少列仙之趣，王弇州亦云『奕奕佳麗，第少玄旨』，眞門外語耳！

又　子瞻之才，可謂冠宋，唐之子美也。瞻於學術而放乎性靈，睥睨一世而擺落萬象，然不免貪多務博，良楛互見，元遺山所謂『蘇門若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也。東坡嘗曰：『好奇務新，遁詩之病。』此老尚未飲上池水三十日，而欲藥人，不亦惑矣！

延君壽《老生常談》　後人論前人，以迹求者多。如稱孟子通於六經，而尤深於《詩》、《書》，是見其長引二書，解說深透耳，豈於《易》、《禮》、《春秋》僅止於通，遂不深耶！於是後人恐後人疑己經學，則六經皆有著述，究其闡發處，必下孟子遠甚，即愛之者亦不敢以爲多了三經，遂謂賢於孟子。即如論詩，則謂孟襄陽學問下韓退之遠甚。初聆之似亦可信，細想來，韓所見之書，孟豈未曾見過？要是性情不同，不逞博，不好張大；或才氣本不能恢廓，正無妨各行其是，各成其好。韓門張籍、孟郊、皇甫湜輩，自是不如韓，亦不似韓。然正以不如不似，能自成家數。古人雖同時一堂，不相依傍如此。後人摹倣古人，酷肖陶、謝，酷肖韓、柳，自家之眞面目性靈在何處？作詩與作墨卷不同，不許單倣人家樣子以求速飛。

又　閬仙五古《精舍》云：『耳目乃鄽井，肺肝乃巖峰。』《贈友》云：『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寓興》云：『今時出古言，在衆翻爲訛。』語語有眞氣，有眞性靈。人於讀王、孟、韋、柳後，不讀郊、島兩家，猶是缺典。五律尤極瘦峭之能事。然五律終當以杜爲宗，大則『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小則『行蟻上枯梨』，『細麥落輕花』之類，無所不有也。近日高密李十桐增選《唐人主客圖》，亦五律入門正法。但山東學者多爲此本所囿，洋洋大國之風，幾乎息響，非十桐之過，學之者之過也。

又　少讀《說詩晬語》，謂楊誠齋詩如披沙揀金，幾於無金可揀，以是從

不閱看。四十歲後方稍稍讀之，其機頗清妙，性靈微至，眞有過人處，未可一筆抹殺。

又 詩無新意，讀之不能發人性靈。人每謂非不能作新語，生於古人後，已被其說盡了，更從何處說起。此皆隔靴搔癢，不肯深入，讀書顢頇，以欺人自欺耳。果能得間而入，何患無新意。

沈宗騫《人物畫法・布景》 作人物布景成局，全藉布疎密。疎者要安頓有致，雖略施樹石，有清虛瀟灑之意，而不嫌空鬆。少綴花草，有雅靜幽間之趣，而不爲岑寂。一邱一壑，一几一榻，全是性靈所寄。令見者動高懷，興遠思，是謂少許勝人之多許。密者須要層層掩映，縱極濃陰疊翠，略無空處，而清趣自存。極往來曲折，不可臆計。而條理愈顯，葱翠盈前，無非氣韻。菁菁滿目，盡是文章。乍見足駭人耳目，細玩更怡人情，密而至此，方無逼塞氣悶之感。

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二《鮑鴻起野雲集序》 詩之爲道也，從性靈出者，不深之以學問，則其失也纖俗；從學問出者，不本之以性情，則其失也龐雜。兼其得而無其失，甚矣其難也。

錢泳《履園譚詩》 沈歸愚宗伯與袁簡齋太史論詩判若水火，宗伯專講格律，太史專取性靈。自宗伯三種《別裁集》出，詩人日漸日少；自太史《隨園詩話》出，詩人日漸日多。然格律太嚴固不可；性靈太露亦是病也。

張問陶《船山詩草》卷一一《頗有謂予詩學隨園者笑而賦此》 諸君刻意祖三唐，譜系分明墨數行。愧我性靈終是我，不成李杜不張王。

吳德旋《初月樓文鈔》卷五《從兄覺庵鷓園詩鈔序》 世之論詩者，或以格律區高下焉，或以聲調判優劣焉，或又以爲格律聲調舉非所以作詩之本，而專主性靈焉，同者黨之，異者伐之，論說繁興，紛紜莫定。余以爲皆是也，而皆非其論之至者也。

《詩三百篇》，有《風》、《雅》、《頌》之別其體；一篇之詩，有賦、比、興之異其義，此格律之說之所由昉也。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既曰：『詩言志』矣，又曰：『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聲調之說之所由昉也。若乃賢人君子，閔時病俗；男女詠歌，各言其傷，則性靈之說固即所謂言志者而引伸之耳。兼而有之具美也，專而精之曲能也。能事獨精，非不足以名當時而傳後世；而顧欲執己之所長，繩人之所短，則彼我易觀，均爲未足，詎得謂之至論哉！

高秉《指頭畫說》 畫叢樹各有家數，出枝發幹，穿插位置，各抒性靈，獨標格式，有迥相懸殊者，有大同小異者。後人習之，一望而知其所本。此畫家所極重，非有八大山人才識，未容野戰也。我公指畫筆畫叢樹，俱從

江山茂林中得來，絕勿規倣前人，故無步趨痕迹，而得邱壑眞趣。如古人但以廐馬爲師，不以畫馬爲法，卽此亦自我化故之一端也。點綴山樹，古人率用橫點，以墨色之燥溼濃淡分遠近淺深。小叢密竹，用焦墨點之，或用渴筆一順撇之，所謂寫意而已。公亦無一出此者，此皆若行文惟陳言務去之卓識也。

陳僅《竹林答問》 問：前人論詩有性靈、學力二種，敢問何謂性靈？

性靈，卽性分也。學詩者有天資穎悟出手便高者，是性分中宿世靈根。摩詰所謂「宿世本詞客，前身應畫師」。滄浪所謂「詩有別趣」。此種人學詩最易，然往往缺於學術，轉至自悞。其由學力進者，多不能成家，以性情不相入也。故兩者必相須而成。

又 問：今人之論，又有性靈詩一種。袁簡齋《論詩》云：「鈔到鍾嶸《詩品》曰，該他知道性靈時。」似實有所謂性靈詩者，然否？

詩本性情，古無所謂「性靈」之說也。《尚書》：「詩言志。」《詩序》：「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文賦》：「詩緣情而綺靡。」有情然後有詩。其言性情者，源流之謂，而不可謂詩言性也。「性靈」之說，起於近世，苦情之有閑，而創爲高論以自便，舉一切紀律防維之具而胥潰之，號於衆曰：「此吾之性靈然也。」無識者亦樂於自便，而靡然從之。嗚呼！以此言情，不幾於近溪、心隱之心學乎？夫聖人之定詩也，將閑其情以返諸性，俾不至蕩而無所歸。今之言詩者，知情之不可蕩而無所歸，亦知徒性之不可以說詩也，遂以「靈」字附益之，而後知覺、運動、聲色、貨利，凡足供其猖狂恣肆者，皆歸之於靈，而情亡，而性亦亡。是故聖道貴實，自釋氏遁而入虛無，遂爲吾道之賊。詩人主情，彼蕩而言性靈者，亦詩之賊而已矣。

又 問：自宋人以來，諸家詩話何如？

宋人之論詩也鑿，分門別式，混沌盡死。明人之論詩也私，出奴入主，門戶是爭。近人之論詩也蕩，高標性靈，蔑棄理法，其下者則摘句圖而已。

馮金伯《詞苑萃編》卷八《任淡岑詞》 任淡岑曾貽詞，刪削靡曼，獨抒性靈，於宋人不沾沾襲其面貌，而能吸其神髓。一語之工，令人尋味無窮。

劉熙載《詩概》 鍾嶸謂阮步兵詩可以陶寫性靈，此爲以性靈論詩者所本。杜詩亦云：「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 填詞之難，造句要自然，又要未經前人說過。自唐五代已還，名作如林，那有天然好語，留待我輩驅遣。必欲得之，其道有二。曰性靈流露，曰書卷醞釀。性靈關天分，書卷關學力。學力果充，雖天分少遜，必有資深逢源之一日。書卷不負人也。中年以後，天分便不可恃。苟無學力，日見其衰退而已。江淹才盡，豈眞夢中人索還囊錦耶？

又卷二 元人沈伯時作《樂府指迷》，於《清眞詞》推許甚至。唯以「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夢魂凝想鴛侶」等句爲不可學，則非眞能知詞者也。清眞又有句云：「多少暗愁密意，唯有天知。」「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拚今生、對花對酒，爲伊淚落。」此等語愈樸愈厚，愈厚愈雅，至眞之情，由性靈肺腑中流出，不防說盡而愈無盡。南宋人詞如姜白石云：「酒醒波遠，政凝想、明璫素襪。」庶幾近似。然已微嫌刷色。誠如清眞等句，唯有學之不能到耳。如曰不可學也，詎必顰眉搔首，作態幾許，然後出之，乃爲可學耶？明已來詞纖豔少骨，致斯道爲之不尊，未始非伯時之言階之厲矣。竊嘗以刻印比之：自六代作者以縈紆拗折爲工，而兩漢方正平直之風蕩然無復存者。救敝起衰，欲求一丁敬身、黃大易而未易遽得。乃至倚聲小道，卽亦將成絕學，良可慨夫！

又卷五 納蘭容若爲國初第一詞人。其《飲水詩・填詞古體》云：「詩亡詞乃盛，比興此焉記。往往歡娛工，不如憂患作。冬郎一生極顚頓。判與三閭共醒醉。美人香草可憐春，鳳蠟紅巾無限淚。芒鞋心事杜陵知。祇今惟賞杜陵詩。古人且失風人旨，何怪俗眼輕填詞。詞源遠過詩律近，擬古樂府特加潤。不見句讀參差《三百篇》，已自換頭兼轉韻。」容若承平少年，烏衣公子，天分絕高。適承元明詞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蟲篆刻之譏。獨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勝起衰之任。其所爲詞，純任性靈，纖塵不染，甘受和，白受采，進於沈著渾至何難矣。嘅自容若而後，數十年間，詞格愈趨愈下。東南操觚之士，往往高語清空，而所得者薄。力求新豔，而其病也尖。微特距兩宋若霄壤，甚且爲元明之罪人。箏琶競其繁響，蘭荃爲之不芳，豈容若所及料者哉！

又 詞貴有寄託。所貴者流露於不自知，觸發於弗克自已。身世之感，通於性靈。卽性靈，卽寄託，非二物相比附也。橫互一寄託於搦管之先，此物此志，千首一律，則是門面語耳，略無變化之陳言耳。於無變化中求變

化，而其所謂寄託，乃益非眞。昔賢論靈均書辭，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必非求變化者之變化矣。夫詞如唐之《金荃》，宋之《珠玉》，何嘗有寄託，何嘗不卓絕千古；何庸爲是非眞之寄託耶？

又　問：詠物如何始佳？答：『未易言佳，先勿涉獸。一獸典故，二獸寄託，三獸刻畫，獸視托。去斯三者，能成詞不易，矧復能佳，是眞佳矣。題中之精蘊佳，題外之遠致尤佳。自性靈中出佳，從追琢中來亦佳。

興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並序》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末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而眙。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

劉勰《文心雕龍・詮賦八》　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機要也。

鍾嶸《詩品・宋臨川太守謝靈運》　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澗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

又《宋光祿謝莊》　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於范袁。然興屬閒長，良無鄙促也。

顧野王《虎丘山序》　若乃九功六義之興，依永和聲之製，志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韻、夏，成文暢於鐘律，由來尚矣。末有登高能賦，而賒斐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鏗鏘之節。故總轡齊鑣，競雕蟲於山水；雲合霧集，爭歌頌於林泉。

王昌齡《論文意》（《文鏡秘府論》南卷）　凡詩人夜問床頭，明置一盞燈，若睡來任睡，睡覺卽起，興發意生，精神清爽，了了明白，皆須身在意中。若詩中無身，卽詩從何有？若不書身心，何以爲時？是故詩者，書身心之行李，序當時之憤氣。氣來不適，心事不達，或以刺上，或以化下，或以申心，或以序事，皆爲中心不決，衆不我知。由是言之，方識古人之本也。

又　凡作詩之人，皆自抄古今詩語精妙之處，名爲隨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興若不來，卽須看隨身卷子，以發興也。

賈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全唐文》卷三六八）　皇唐紹周繼漢，頌聲大作，神龍中興，朝稱多士，濟濟儒術，煥乎文章，則我李公，傑立當代。於戲！斯文將喪久矣，習《鄭》、《衛》者，難與言《咸》、《濩》之節，被氈裘者，難與議周公之服，而公當頹靡之中，振洋洋之聲，可謂深見堯舜之道，宣尼之旨，鮮哉希矣。觀作者之意，得《易》之變，知《書》之達，究《詩》之微，極《春秋》之褒貶，可謂孔門之弟，洙泗遺徒。至其逸韻，揚波扇颺，餔糟啜醨，時有婉麗之什，浮豔之句，皆牽於詔旨，迫於時事，然亦言近而興深，語細而諷大，罔有不含六經之奧義，覽者其知夫子之牆乎！

殷璠《河嶽英靈集詩評・劉眘虛》　眘虛詩，情幽興遠，思苦語奇，忽有所得，便驚衆聽。頃東南高唱者數人，然聲律宛態，無出其右。唯氣骨不逮諸公。自永明以還，可傑立江表。至如『松色空照水，經聲時有人』，又『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又『歸夢如春水，悠悠繞故鄉』，又『駐馬渡江處，望鄉待歸舟』，又『道由白雲盡，春與清溪長。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開門向溪路，深柳讀書堂。幽映每白日，清暉照衣裳』，並方外之言也。惜其不永，天碎國寶。

李益《詩有六義賦》（《全唐文》卷四八一）　至於《詩》之爲稱，言以全興；《詩》之爲志，賦以明類。亦有感於鬼神，豈止明夫禮義？王澤竭而詩不作，周道微而興以刺，俾乃審音之人，於以知風之自。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一八《劉元承手編》引程頤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時，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

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又卷二二上《伊川語録》引程頤 貴一問：『興於詩如何？』曰：『古人自小諷誦，如今謳唱，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魚而言，蓋恐其未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修身齊家來，不然，則猶正牆面而立。』

程頤《程氏經説》卷三《詩解・周南・關雎》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古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世之能誦《三百篇》者多矣，果能達政專對乎？是後之人未嘗知詩也。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二 自古工詩者，未嘗無興也。觀物有感焉，則有興。今之作詩者，以興近乎訕也，故不敢作，而詩之一義廢矣！老杜《萵苣》詩云：『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蔌迷汝來，宗生實於此。』皆興小人盛而掩抑君子也。至高適《題張處士菜園》則云：『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爲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則近乎訕矣。作詩者苟知興之與訕異，始可以言詩矣。

舊題尤袤著《全唐詩話》卷五 殷璠云：『高才而無貴位，誠哉是言也。曩劉楨死於文學，左思終於記室，鮑照卒於參軍，今常建亦淪於一尉，悲夫！建詩似初發通莊，卻尋野徑，百里之外，方歸大道，所以其旨遠，其興僻，佳句輒來，惟論意表。

嚴羽《滄浪詩話・詩評》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迹可求。

范晞文《對牀夜語》卷四 詩人發興造語，往往不約而合。如『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王維也。『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樂天也。司空曙有云：『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句法王而意參白，然詩家不以爲襲也。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〇《蕭達可文序》 吾友蕭達可，盛年以時文稱，已有古意。涉古文，卽玄思深構，凝穎而作，諸起興運意，卽不落徑窠臼。至韻語，亦楚楚非時世粧，眞所謂戛戛乎陳言之務去。或者謂之，惟吾家君須溪先生一見之，卽喜。嘗以語門生兒子輩曰：『此其入處異乎諸子之撰，如人學道，參頓悟禪，卽不成佛，已離初地。』達可每求一言以自信，遲之又久，間歎曰：『吾日俟其臺臺且逼，當猶不止此也。已矣，誰當知者？』達可茫然，徵緒言於篇端，掩袂相視，謂猶當有以益我。顧皆君之所以蓄積，尚奚言哉！

楊載《詩法家數・征行》 征行之詩，要發出悽愴之意，哀而不傷，怨而不亂。要發興以感其事，而不失情性之正。或悲時感事，觸物寓情方可。若傷亡悼屈，一切哀怨，吾無取焉。

徐禎卿《談藝録》 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既動於中，必形於聲。故喜則爲笑啞，憂則爲吁戲，怒則爲叱咤。然引而成音，氣實爲佐；引音成詞，文實與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實眇眇，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粗弱，必因力以奪其偏；詞難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侈。此詩之流也。由是而觀，則知詩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也。若夫妙騁心機，隨方合節，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叙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棬，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以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匠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乃因言求意，其亦庶乎有得歟！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 李頎貽張旭詩曰：『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此用畢卓語。既持螯螯，又執《丹經》，豈命人舉杯耶？蓋偶然寫興以害意爾。賈島《望山》詩曰：『長安百萬家，家家張屏新。誰家最好山，我願爲其鄰。』然好山非近一家，何必擇鄰哉？此亦寫興害意，與頎同病也。

又 詩有不立意造句，以興爲主，漫然成篇，此詩之入化也。

又卷三　凡作詩，悲歡皆由乎興，非興則造語弗工。歡喜之意有限，悲感之意無窮。歡喜詩，興中得者雖佳，至於千言反覆，愈長愈健。熟讀李杜全集，方知無處無時而非興也。

又　予試擬公輸子之法，遽造宮殿、樓閣、臺館、亭榭，並築基址，齊搆梁棟，及其妙轉心機，詰旦歷觀落成，則輪奐一新，丹碧相耀，此見作手變化也。夫欲成若干詩，須造若干句，皆用緊要者，定其所主，景出想像，情在體貼，能以興爲衡，以思爲權，情景相因，自不失重輕也。如十成六七，或前後缺略，句字未穩，皆沓於案，息燈而臥；曉起，復檢諸作，更益之；所思少窒，仍放過，且閱他篇，不可執定，復酌酒酣臥；迨心思稍清，起而裁之，三復探頤，統歸於渾成。若必次第而成，則興易衰而思易疲矣。

又　宗考功子相過旅館曰：『子嘗謂作近體之法，如孫登請客。未喻其旨，請詳示何如？』曰：『凡作詩先得警句，以爲發興之端，全章之主。格由主定，意從客生。若主客同調，方謂之完篇。譬如蘇門山深松草堂，具以琴樽，其中綸巾野服，兀然而坐者，孫登也。如此主人，庸俗輩不得躋其階矣。惟竹林七賢，相繼而來，高雅如一，則延之上坐，始足其八數爾。』子相曰：『若作古體，亦用此法，可乎？』曰：『凡作古體近體，其法各有異同，或出於有意無意之間，妙之所由來，不可必也。妙則天然，工則渾然，二體之法，至矣盡矣。』

王世貞《藝苑巵言》卷四　摩詰七言律，自《應制早朝》諸篇外，往往不拘常調。至『酌酒與君』一篇，四聯皆用仄法，此是初盛唐所無，尤不可學。凡爲摩詰體者，必以意興發端，神情傳合，渾融疏秀，不見穿鑿之跡，頓挫抑揚，自出宮商之表可耳。雖老杜以歌行入律，亦是變風，不宜多作，作則傷境。

顧起綸《國雅品・士品四》　高參政子業　負奇氣，博雅情，其爲詩若磊磊喬松，凌風迥秀，響振虛谷。如：『莫作空山卧，令人望白雲。』『貧家滿座客，閑戶一牀書。』『以我不得意，憐君同此心。』『磨滅名題柱，凄涼賦賣金。』『暖雲蒸海氣，殘月吐洲暉。』又：『連山楚雨迷官舍，隔縣鄉音認故園。』『一官已謝於陵後，百畝纔開幸野西。』殆秀句也。大抵高詩有情興，通篇讀去，頗沈鬱。王元美謂其『高山鼓琴，沉思忽往』者是也。

又　張山人子言、傅山人夢求　二山人咸工詩。張以興豪，傅以才豪，合而有之，故不足以凌崑崙跨商嚴而並稱詩豪哉。尚論其志，則張賢於傅，不同日語矣。

陸時雍《詩鏡總論》　少陵苦於摹情，工於體物，得之古賦居多。太白長於感興，遠於寄衷，本於十五《國風》爲近。

又　少陵七律，有一氣直下，如『劍外忽傳收薊北』者；又有前六句皆是興，末二句方是賦。如《吹笛》詩，通篇正意只在『故園愁』三字耳。說者謂首句『風月』二字立眼目，次聯應之，名爲二字格，盲矣！『風月』是笛上之賓，於懷鄉主意隔兩層也。『蓬萊宮闕』篇，全篇是賦，前六句追敘昔日之繁華，末二句悲嘆今日之寥落。王建『先朝行坐』篇，與此二首同格。說者謂此詩首句言土木，次句言天子，次聯應首句，謂之二字貫串格，盲矣！崩、代時何曾有土木耶？『童稚情親』篇，只前二聯，詩意已足，後二聯無意，以興完之。義山《蜀中離席》詩，正倣此篇之體。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六朝》　考城《雜體詩》擬司空離情、特進侍宴，便勝二公。至於《咏扇》云：『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雖不必其本調所宜，而詞從興生，不傍古事，語趣飛舉，無慚彩筆。

又卷四《竟陵詩解駁議》　鍾謂子昂《感遇》過嗣宗《咏懷》，其識甚淺。阮逐興生，陳依義立。阮淺而遠，陳深而近。阮無起止，陳有結搆。阮簡盡，陳密至。見過阮處，皆不及阮處也。

王昱《東莊論畫》　未作畫前，全在養興。或觀雲泉，或觀花鳥，或散步清吟，或焚香啜茗。俟胸中有得，技癢興發，即伸紙舒毫，興盡斯止。至有興時續成之，自必天機活潑，迥出塵表。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三《學詩初步》　所謂琢句，非是故意雕蹊以爲新穎，安於庸腐以爲名理，溺於浮豔以爲風流，惑於仙佛以爲高曠，假借老病以爲感慨，忿口罵世以爲悲壯，故意頹放枯瘠以爲老氣。必須文從理順之中，有洗舊翻新之巧。意不盡於句中，景已溢於興外。刻苦卻不扭捏，平易卻不膚淺。初仍作意，久洊自然。務使五七字內，線穿鐵鑄，一字搖撼不動、增減不得爲度。

又卷五《評論二・王摩詰》　《送楊長史赴果州》：『鳥道一千里，猿啼十二時。』一直說出，險怪凄涼，味在言外。毛稚黃以爲意興欲盡，非也。

薛雪《一瓢詩話》 漢魏之時，辭理意興，無迹可求。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宋人純以理用事，故去本漸遠。

又 詠史以不著議論爲工，詠物以託物寄興爲上；一經刻畫，遂落蹊徑。

袁枚《續詩品・精思》 疾行善步，兩不能全。暴長之物，其亡忽焉。文不加點，興到語耳。孔明天才，思十反矣。惟思之精，屈曲超邁。人居屋中，我來天外。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總論》 詩有四高：格欲高，興欲高，地步欲高，手眼亦欲高。

又 詩有三不盡：景盡情不盡，語盡意不盡，興盡味不盡。

陳僅《竹林答問》 問：詠物詩以何道爲貴？

詠物詩寓興爲上，傳神次之。寓興者，取照在流連感慨之中，《三百篇》之比興也。傳神者，相賞在牝牡驪黃之外，《三百篇》之賦也。若模形範質，藻繪丹青，直死物耳，斯爲下矣。予嘗評友人詩云：『詩中當有我在，即一題畫，必移我以入畫，方有妙題；一詠物，必因物以見我，方有佳詠。小者且然，況其大乎？』此語試參之。

劉熙載《詞概・詞深於興》 詞深於興，則覺事異而情同，事淺而情深。故沒要緊語，正是極要緊語，亂道語正是極不亂道語。固知『吹皺一池春水』，干卿甚事，原是戲言。

又《蓮子居詞話論北宋詞家淺陋》 《蓮子居詞話》云：『蘇之大、張之秀、柳之豔、秦之韻，周之圓融，南宋諸老，何以尚茲。』此論殊屬淺陋。謂北宋不讓南宋則可，而以秀豔等字尊北宋則不可。如徒曰秀豔圓融而已，則北宋豈但不及南宋，並不及金元矣。至以耆卿與蘇、張、周、秦並稱，而不數方回，亦爲無識。又以秀字目子野，韻字目少游，圓融字目美成，皆屬不切。即以大字目東坡，豔字目耆卿，亦不甚確。大抵北宋之詞，周、秦兩家皆極頓挫沉鬱之妙。而少游託興尤深，美成規模較大，此周、秦之異同也。子野詞於古雋中見深厚，東坡詞則超然物外，別有天地。而江南賀老，寄興無端，變化莫測，亦豈出諸人下哉。此北宋之雋、南宋不能過也。若耆卿詞，不過長於言情，語多淒秀，尚不及晏小山，更何能超越方回，而與周、秦、蘇、張並峙千古也。

張德瀛《詞徵》卷五《蜀陽之續》 曾丰謂蘇子瞻長短句，猶有與道德合者，缺月疏桐一章，觸興於驚鴻，發乎情性也，收思於冷洲，歸乎禮義也。本朝張茗柯論詞，每宗此義，遂爲蜀陽之續。

張祥齡《詞論・詞不宜過於澀鍊》 尚密麗者失於雕鑿。竹山之驚曰瓊絲，鶩曰繡羽。又霞鑠簾珠，雲蒸篆玉，翠簟翔龍，金縷躍鳳之屬，過於澀鍊，若整疋綾羅，剪成寸寸。七寶樓臺，蓋薄之之辭。吳中七子，流弊如此。反是者又復鄙俚，山谷之村野，屯田之脫放，則傷雅矣。作者自酌其才，與何派相近，一篇之中，又不可雜合，不配色。意鍊則辭警闢，自無淺俗之患。若夫興往情來，召呂命律，吐納山川，牢籠百代，又非飣餖所知矣。

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周柳蘇辛最工長調》 長調自以周、柳、蘇、辛爲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詞，精壯頓挫，已開北曲之先聲。若屯田之八聲甘州，東坡之水調聲頭，則佇興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調論也。

興寄（託興）

鍾嶸《詩品・晉司空張華》 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豔，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爲妍冶。雖名高鼎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矣。

陳子昂《陳伯玉文集》卷一《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東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思古人常恐逶遲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

元稹《元稹集》卷三〇《敘詩寄樂天書》 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僕詩章，謂爲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古往者，爲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爲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爲古體。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爲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爲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爲兩體。其中有稍存寄

興、與諷爲流者爲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爲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豔，因爲豔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餘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篋篋，及通行，盡置足下，僅亦有說。

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一九《與王觀復書》 所送新詩，皆興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爲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後詩，韓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〇《譚村西詩文序》 茶陵村西譚明望，寄予以其文若詩。其書記序誌，浩蕩奇偉之中有節制嚴密之意；雜著諸賦，在古雅傍礴之外，得優游含蓄之思；詩文精整磊落，屬對巧而寄興遠。凡其翩翩邁往，而截截暢達者，豈非其得所主耶。

李東陽《麓堂詩話》 晦翁深於古詩，其效漢魏，至字字句句，平側高下，亦相依倣。命意託興，則得之《三百篇》者爲多。觀所著《詩傳》，簡當精密，殆無遺憾，是可見已。感興之作，蓋以經史事理，播之吟詠，豈可以後世詩家者流例論哉？

楊慎《升菴詩話》卷五《李太白論詩》 李太白論詩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於聲調俳優哉？』故其贈杜甫詩有『飯顆』之句，蓋譏其拘束也。余觀李太白七言律絕少，以此言之，未窺六甲，先制七言者，視此可省矣。

謝榛《四溟詩話》卷二 韓昌黎曰：『婦人不下堂，遊子在萬里。』託興高遠，有風人之旨。杜少陵曰：『丈夫則帶甲，婦人終在家。』此文不逮意。韓詩爲優。

陸時雍《詩鏡總論》 五言在漢，遂爲鼻祖。西京首首俱佳，蘇、李固宜，文君一女耳，胸無繡虎，腕乏靈均，而《白頭吟》寄興高奇，選言簡雋，乃知風會之翊人遠矣。

吳喬《圍爐詩話》 蘇子由云：『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之所在也。言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言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唐人李、杜首稱，甫有好義之心，白不及也。』予謂宋人不知比興，不獨《三百篇》，即說唐詩亦不得實。太白胸懷有高出六合之氣，詩則寄興爲之，非促促然詩人之作也。飲酒學仙，用兵游俠，又其詩之寄興也。子由以爲賦而譏之，不知詩，何以知太白之爲人乎？宋人惟知有賦，子美『納袴不餓死』篇是賦義詩，山谷說之盡善矣，其餘比興之詩蒙蒙耳。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俶詭不羈，讀者莫求歸趣，遭阮公之時，自應有阮公之詩也。箋釋者必求時事以實之，則鑿矣。劉彥和稱：『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當截然分道。

喬億《劍谿說詩》卷上 古詩云者，託興古，命意古，格古，氣古，詞古，色古，音節古也。後人古詩不古，直可謂之拗字體耳。

鄒一桂《小山畫譜》卷下《畫鑑》 自古以畫名世者，不惟其畫，亦惟其人。因其人亦重其畫，見其畫如見其人。雖一時寄興於丹青，而千載流芳於金石間。亦有名盛而珪玷者，則又爲藝林之龜鑑也。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一 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其李詩之謂乎？太白之論曰：『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若斯以談，將類於襄陽孟公以簡遠爲旨乎！而又不然。蓋太白在唐人中，別有舉頭天外之意，至於七言，則更迷離渾化，不可思議，以此爲寄興深微，非大而化者，其烏乎能之！所謂七言之靡，殆專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

闕名《靜居緒言》 太白詩寄興物外，故意在言外；子美之詩興在目前，故意在言內。李詩《騷》，杜詩《史》也。李能憑空諦構，杜貴實境舉足。故杜詩尤易使人激昂感喟。

宋大樽《茗香詩論》 詩以寄興也。有意爲時，復有意爲他人之詩，修辭不立其誠，未或聞之前訓矣。蔡中郎曰：『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雖言辭賦，厥後詩之仿效，亦莫不然，蓋競利者如彼矣。子雲作賦，常擬相如以

爲式，尋以爲非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而大覃思《渾天》、作《玄》文。桓譚以爲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前之擬相如賦，猶不寄興之詩也，競利也；後之作《玄》文，猶寄興之詩也，非競利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附録・周濟詞辨自序》　夫人感物而動，興之所託，未必咸本莊雅。要在諷誦紬繹，歸諸中正，辭不害志，人不廢言。雖乖繆庸劣，纖微委瑣，苟可馳喻比類，冀聲究實，吾皆樂取，無苛責焉。後世之樂去詩遠矣，詞最近之。是故入人爲深，感人爲速。往往流連反覆，有平矜釋躁、懲忿窒慾、敦薄寬鄙之功。南唐後主以下，雖駿快馳騖，豪宕感激稍漓矣。

沈祥龍《論詞隨筆・詞中詠古》　榛苓思美人，風雨思君子，凡登臨弔古之詞，須有此思致，斯託興高遠，萬象皆爲我用，詠古即以詠懷矣。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五《蒿庵定風波》　蒿庵詞有看似平常，而寄興深遠，耐人十日思者。如《定風波》云：『爲有書來與我期。便從蘭杜惹相思。昨夜蝶衣剛入夢。珍重。東風要到送春時。三月正當三十日。占得。春芳畢竟共春歸。只有成陰並結子。都是。而今但願著花遲。』暗含情事，非細味不見。

王國維《人間詞話・詞體與詩體之比較》　近體詩體製，以五七言絕句爲最尊，律詩次之，排律最下。蓋此體於寄興言情，兩無所當，殆有均之駢體文耳。詞中小令如絕句，長調似律詩，若長調之百字令、沁園春等，則近於排律矣。

又《人間詞話删稿・宋譚詞》　宋直方《蝶戀花》：『新樣羅衣渾棄卻，猶尋舊日春衫著。』譚復堂《蝶戀花》：『連理枝頭儂與汝，千花百草從渠許。』可謂寄興深微。

興會

《宋書・謝靈運傳論》　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

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顔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昆昆。

吴喬《圍爐詩話》　得句而難成篇時，最是進退之關，不可草草完事，草草便成滑筆矣。興會不屬，寧且已之；而意中常有未完事，偶然感觸，大有玄想寄句。

毛奇齡《西河合集》序卷二四《張禹臣詩集序》　詩有性情，非謂其言之眞也，又非謂其多憩述，少賦寫也。當爲詩時，必有緣感焉投乎其間，而中無意緒即不能發，則於是興會生焉；乃興會所至，抽思接慮，多所經畫，夫然後詠嘆而出之。當其時，諷之而悠然，念誦之而翕翕然。凡此者，皆性情也。

田同之《西圃詩説》　詩之妙，在一字兩字工夫。然一字兩字，不惟在學問見解，而一時之心思興會，亦有到有不到，推敲之間，殊難把捉矣。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有詩以來，鄭漁仲主聲，馬貴與主義，持論各有所見。蓋《三百》之義，盡於興觀羣怨，其聲則瞽史之徒皆能歌也。自後歷代作者，精求其義，而節音不皆可歌，或五字並側，或十字俱平。唐興，昉《尚書》和聲之旨，始製爲律體。一律之内，旨邕音叶，格高句諧，平側對待，自有一定。天然之妙，似於主聲之説居勝。然興會不高，神致索然，雖極宫商之美，弗善也。故知二家之説，合則並美，離則兩傷，盡善盡美，斯爲難矣。

李重華《貞一齋詩説・詩談雜録》　詩之音節，不外哀樂二端。樂者定出和平；哀者定多感激。更辨所關巨細，分其高下洪纖，使興會胥合，自然神理，胥歸一致。即樂者使人起舞，哀者使人泣下，所謂「意愜關飛動」也。

鄒一桂《小山畫譜》卷下《天趣》　人能以畫寓意。明窗净几，描寫景物，名花折枝，想其態度綽約，枝葉宛轉，向日舒笑，迎風欹斜，含煙弄雨，初開殘落。布置筆端，不覺妙合天趣，自是一樂。然必興會自至，方見天機活潑。若一涉應酬，則煩苦鬱塞，無味極矣，安得有畫。

趙翼《甌北詩話》卷六《陸放翁詩》 又放翁古今體詩，每結處必有興會，有意味，絶無鼓衰力竭之態；此固老壽享福之徵，亦其才力雄厚，不如是則不快也。今就近體中摘句於後，使人見其功力之精。古詩難於摘句，讀者可觀其有氣有意，有書有筆，則得之矣。

延君壽《老生常談》 學古人濃至處易，疎澹處難。興會淋漓，一氣趕下，濃至也。迂迴往復，其不著力處，不弱不冗，游行自在，疎澹也。稍不留意，則諸病痛出矣。是又在洗伐功深，久久自免。時古文、古近體詩皆然。

方南堂《輟鍛録》 古人有一二語獨臻絶勝，不惟後之作者不能仿佛，即其全集中亦不復再見，是蓋一時興會所致，不能強得也。然是皆寫景則然，若言情述事，非苦思不得，果能到思路斷絶處，自有奇語。

舒位《瓶水齋詩集》卷一三《與甌北先生論詩並奉題見貽續詩鈔後》 忽然興會至，蠶食如有神。俄頃再眠之，一字不可存。作詩如釀酒，滋味熟則醇。改詩如煎茶，火候過難勻。豬肝累一片，雞肋戀三軍。覓得針線迹，修出斧鑿痕。不如摧燒之，當風揚其塵。餘燼合不得，死灰然無因。詩法如兵法，外陣而內屯。當知楚有材，勿謂秦無人。面具雖狡猾，卽羽扇綸巾。背水固奇險，非霸上棘門。折屐者八千，有棋局酒樽。超乘者三百，無匹馬隻輪。

陳僅《竹林答問》 問：生熟之候既聞命矣，敢問如何是露？

詩有十病，總其歸曰露。意露則淺，氣露則粗，味露則薄，情露則短，骨露則戾，辭露則直，血脈露則滯，典實露則支，興會露則放，藻采露則俗。王世懋謂少陵無露句者此也。

興觀羣怨

《論語·陽貨》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上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盡矣。辨漢、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讀《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羣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羣，羣乃益摯。出於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遊於四情之中，情無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關雎》，興也；康王晏朝，而卽爲冰鑑。『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觀也；謝安欣賞，而增其遐心。人情之遊也無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貴於有詩。是故延年不如康樂，而宋、唐之所繇升降也。謝疊山、虞道園之說詩，井畫而根掘之，惡足知此？

施補華《峴傭説詩》 《哀江頭》亦樂府。《麗人行》何等繁華，《哀江頭》何等悲慘，兩兩相比，詩可以興。

賦比興

《毛詩序·國風·關雎》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劉勰《文心雕龍·比興》 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

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後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鷙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爲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

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遝，信舊章矣。

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鵩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譬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圖曳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類鶩，則無所取焉。

贊曰：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渙。

楊載《詩法家數・詩學正源》 風雅頌賦比興。

詩之六義，而實則三體。《風》、《雅》、《頌》者，詩之體；賦、比、興者，詩之法。故賦、比、興者，又所以製作乎《風》、《雅》、《頌》者也。凡詩中有賦起，有比起，有興起，然《風》之中有賦、比、興，《雅》、《頌》之中亦有賦、比、興，此詩學之正源，法度之準則。凡有所作，而能備盡其義，則古人不難到矣。若直賦其事，而無優游不迫之趣，沉著痛快之功，首尾率直而已，夫何取焉？

又《律詩作法》 破題。或對景興起，或比起，或引事起，或就題起。要突兀高遠，如狂風捲浪，勢欲滔天。

李東陽《麓堂詩話》 詩有三義，賦止居一，而比興居其二。所謂比與興者，皆託物寓情而爲之者也。蓋正言直述，則易於窮盡，而難於感發。惟有所寓託，形容摹寫，反復諷詠，以俟人之自得，言有盡而意無窮，則神爽飛動，手舞足蹈而不自覺，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

楊慎《升菴詩話》卷一二《賦比興》 李仲蒙曰：『敍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又卷一四《韓翃詩》 唐人評韓翃詩，謂「比興深於劉長卿，筋節減於皇甫冉」。比興，景也。筋節，情也。

屠隆《由拳集》卷二三《與友人論詩文》 賦之與興，六義所該，詩人何可不有。而謂杜深於賦，李獨長於興，且以此置雌黃焉何居？杜如《垂老》、《新婚》、《潼關》、《石壕》、《兵車》、《出塞》、《悲陳陶》、《哀江頭》，賦也。紀行懷古，赤霄朱鳳，秋風佳人，何謂無興也？李如《飛龍》、懷仙、天姥、太白，興也。大雅、蟾蜍、南箕、北斗，興也，何非賦也？

吳喬《圍爐詩話》卷一 人有不可已之情，而不可直陳於筆舌，又不能已於言，感物而動則爲興，託物而陳則爲比。是作者固已醞釀而成之者也。所以讀其詩者，亦如飲酒之後，憂者以樂，莊者以狂，不知其然而然。

又卷五 唐人詩被宋人說壞，被明人學壞，不知比興而說詩，開口便錯。義山《驕兒》詩，令其莫學父，而於西北立功封侯，託興以言己之有才而不遇也。葛常之謂『其時兵連禍結，以日爲歲，而望三四歲兒，立功於二十年後，爲俟河之清』。誤以爲賦，故作寐語。

毛先舒《詩辯坻》卷一《總論》 古今談詩家，其持論大有三弊，而世鮮覺悟，其失往往雷聲，余當辯之。其一則以作詩必有合於古之六義，斯言似已，然《風》、《雅》、《頌》固是分體，不必詳論。以賦、比、興言之，此三者是詩人之志。蓋卽婦人童兒發口矢辭，非直陳事，卽婉轉附物，或因感抒述，三者之內，必有攸當。是凡詩中，自有此三義，非謂具此三義而後爲詩成也。譬諸樂然，有五音耳，任舉陶瓦叩之，弦索彈之，亦必中宮羽之一音，豈謂不爲琯器者便無音耶？自謂詩備六義，然後爲佳，而牽拘膠盭，不勝其敝，但有櫛比，無復神來。又或以莊辭爲備六義，殆又不然。夫古人作詩，取在興象，男女以寓忠愛，怨誹無妨貞正，故《國風》可錄，而《離騷》經辭乃稱不淫不亂。《詩三百篇》，大抵言情爲多，乃用《尚書》、《禮運》之義相繩，何其固耶？卽以麗辭果流佚者，但可指爲靡音，目爲變聲，不可謂外於六義。何則？就其靡變，亦必固自有賦比興耳。自斯言出，而《楚辭》、樂府盡爲外篇，而傅玄《豔歌行》爲賢於《陌上桑》，李唐一代便當尸祝退之，然後晚唐衰宋之作，悉登高坐矣。此一弊也。

又《經》 詩有賦比興，然三義初無定例。如《關雎》、《毛傳》、《朱傳》俱以爲興。然取其摯而有別，卽可謂比，取因所見感而作詩，卽可爲賦，必持

一義，殊乖通識。唯《小序》但唱大指，義無偏卽，詞致該簡，斯得之矣。

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 近人作詩，率多賦體，比者亦少，至興體則絕不一見。不知興體之妙，在於觸物成聲，衝喉成韻，如花未發而香先動，月欲上而影初來，不可以意義求者，《國風》、古樂府多有之。徐文長謂「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無不皆然，默會自有妙處」。知言哉！

龐塏《詩義固說》卷下 詩有興、比、賦。賦者，意之所託，主也。意有觸而起曰興，借喻而明曰比，賓也。主賓分位須明，若貪發題外而忽本意，則犯強客壓主之病；若盭引題外事而略本意，則有喧客奪主之病；若正意既行，忽入古人，忽插古事，則有暴客驚主之病。故余謂詩以賦爲主。興者，興起其所賦也。比者，比其所賦也。興比須與賦意相關，方無駁雜凌躐之病，而成章以達也。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事難顯陳，理難言聲，每託物連類以形之；鬱情欲舒，天機隨觸，每借物引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覆唱歎，而中藏之懽愉慘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倘質直敷陳，絕無蘊蓄，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周盤誦《汝墳》，而爲親從征。此三詩別有旨也，而觸發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唯其可以興也。讀前人詩而但求訓詁，猶得詞章記問之富而已，雖多奚爲？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興之爲義，是詩家大半得力處。無端說一件鳥獸草木，不明指天時而天時恍在其中；不顯言地境而地境宛在其中；且不實說人事而人事已隱約流露其中。故有興而詩之神理全具也。

吳雷發《說詩菅蒯》 嘗見論人詩者，謂賦體多而興比少。此世俗之責人無已也。詩豈以興比爲高而賦爲下乎？如詩果佳，何論興比賦；設令不佳，而謬學興比，徒增醜態耳。況詩在觸景生情，何必先橫興比賦三字於胸。今必以備體爲工，無乃陋甚。

冒春榮《葚原詩說》卷四 五言古詩，或興起，或比或賦，須寓意深遠，託詞溫厚，反復優游，含蓄婉轉，推人心之至情，寫感慨之微意，潛玩漢、魏諸詩自得。有感時入興者，如「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以厲，遊子寒無衣」。有先敘事後入興者，如陸士衡「遠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有直入比興者，如「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有直入興者，如陸士衡「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有託興入興者，如「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有把情入興者，如劉公幹詩「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江淹詩「遠與君別者，乃至雁門關」。此寄人懷人，皆自此起興。有把聲入興者，如「濛濛三峽水，別怨流楚辭」，此耳聞也。「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此心聞也。有景物入興者，如曹子建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此詩格高，不極辭於怨曠而意自彰。有景物兼意入興者，如王正長詩「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是也。有怨調入興者，如阮籍詩「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又曹植詩「端坐苦愁思，攬衣起四游」，此哀而不傷者也。

張惠言《張惠言論詞・附錄・詞選序》 敘曰：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爲之，或跌蕩靡麗，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莫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苟爲雕琢曼辭而已。

陳僅《竹林答問》 問：班婕妤《團扇》，非詠物乎？

古人之詠物，興也；後人之詠物，賦也。興者借以抒其性情，詩非徒作，故不得謂之詠物也。自擬古詩興而性情僞，自詠物詩興而性情亡，其能於擬古、詠物見眞性情者，杜老一人而已。

沈祥龍《論詞隨筆・詞之比興多於賦》 詩有賦比興，詞則比興多於賦。或借景以引其情，興也。或借物以寓其意，比也。蓋心中幽約怨悱，不能直言，必低徊要眇以出之，而後可感動人。

又《比與興之別》 或問比與興之別。余曰：宋德祐太學生《百字令》，《祝英臺近》兩篇，字字譬喻，然不得謂之比也。以詞太淺露，未合風人之旨。如王碧山《詠螢》、《詠蟬》諸篇，低回深婉，託諷於有意無意之間，可謂精於比義。婉諷之謂比，明喻則非。《隨園詩話》中所載詩如《詠六月菊》云：『秋士偶然輕出處，高人原不解炎涼。』《詠落花》云：『看他已逐東流去，卻又因風倒轉來。』《詠茶蘼》云『兩三杯水作波濤』等類，皆舌尖聰明語，惡薄淺露，何異劉四罵人。卽『經綸猶有待，吐

屬已非凡」之句，無不傾倒，然亦不過考試中興會佳句耳，於風詩比義了不相關。宋人「而今未問和糞事，且向百花頭上開」，自是富貴福澤人聲口，以云風格，視經綸句又低一籌矣。若興則難言之矣。託喻不深，樹義不厚，不足以言興。深矣厚矣，而喻可專指，義可強附，亦不足以言興。所謂興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極虛極活，極沉極鬱，若遠若近，可喻不可喻，反覆纏綿，都歸忠厚。求之兩宋，如東坡《水調歌頭》、《卜算子》《雁》，白石《暗香疏影》，《碧山眉嫵》，新月。《慶清朝》、榴花。《高陽臺》殘雪庭除一篇。等篇，亦庶乎近之矣。

又《風騷有比興之義》 風騷有比、興之義，本無比、興之名。後人指實其名，已落次乘。作詩詞者，不可不知。

意

《莊子・天道》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者，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也，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又《外物》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 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韵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

劉勰《文心雕龍・封禪》 茲文爲用，蓋一代之典章也。搆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於淺，義壯光芒，辭成廉鍔，則爲偉矣。雖復道極數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轍焉。

又《神思》 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

又《鎔裁》 故三準既定，次討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隨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爲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鋭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汪本作義。顯。字刪而意闕，則短乏而非鋭；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

又《隱秀》 夫立意之士，務欲造奇，每馳心於玄默之表；工辭之人，必欲臻美，恆溺思於佳麗之鄉。嘔心吐膽，不足語窮；煅歲煉年，奚能喻苦？故能藏穎詞間，昏迷於庸目；露鋒文外，驚絕乎妙心。使醞緒者蓄隱而意愉，英鋭者抱秀而心悅，譬諸裁雲製霞，不讓乎天工，斲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

又《才略》 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鋭於爲文；有偏美焉。

又《序志》 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衒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沈一作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也。

鍾嶸《詩品》 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又 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躓，此意鋭而才弱也，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胐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王昌齡《論文意》（《文鏡祕府論》南卷）　詩頭皆須造意，意須緊，然後縱橫轉變，如「相逢楚水寒」，送人必言其所也。

又　凡屬文之人，常須作意。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氣之前。巧運言詞，精練意魄，所作詞句，莫用古語及今爛字舊意。改他舊語，移頭換尾，如此之人，終不長進。爲無自性，不能專心苦思，致見不成。

釋皎然《詩式・詩有二廢》　雖欲廢巧尚直，而思致不得置；雖欲廢詞尚意，而典麗不得遺。

又《詩有六迷》　以虛誕而爲高古；以緩漫而爲沖澹；以錯用意而爲獨善；以詭怪而爲新奇；以爛熟而爲穩約；以氣少力弱而爲容易。

又《詩有六至》　至險而不僻；至近而意遠；至放而不迂跡；至近而意遠；至放而不迂。

裴度《寄李翺書》（《全唐文》卷五三八）　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而文之，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準，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於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

李翺《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載言書》　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矣。浩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濱有淮、濟、江、河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三《答莊充書》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鬧鬧，紛紛然莫知其誰，其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

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爲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甌，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吳融《禪月集序》　夫詩之作，善善則頌美之，惡惡則風刺之。苟不能本此二道，雖甚美，猶土木偶不主於氣血，何所尚哉？自風雅之道息，爲五、七字詩者，皆率拘以句度屬對焉。既有所拘，則演情敍事不盡矣。且歌與詩，其道一也，然詩之所拘悉無之，足得放意取非常語、非常意，意又盡，則爲善矣。【略】上人之作，多以理勝，復能創新意，其語往往得景物於混茫自然之際，然其旨歸，必合於道。太白、白樂天既歿，可嗣其美者，非上人而誰？

歐陽修《六一詩話》　聖俞嘗語余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司馬光《溫公續詩話》　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

郭熙《林泉高致・山水訓》　學畫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臨其上

而畧之，則花之四面得矣。學畫竹者，取一株竹，因月夜照其影於素壁之上，則竹之眞形出矣。學畫山水者，何以異此？蓋身卽山川而取之，則山水之意度見矣。眞山水之川谷，遠望之以取其勢，近看之以取其質。眞山水之雲氣，四時不同，春融怡，夏蓊鬱，秋疎薄，冬黯淡，盡見其大象。而不爲斬刻之形，則雲氣之態度活矣。眞山水之烟嵐，四時不同，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畫見其大意，而不爲刻畫之迹，則烟嵐之景象正矣。眞山水之風雨，遠望可得，而近者玩習不能究錯縱理維當卽止，妄說卽虛假。氣如決江河，勢盛乃傾瀉。文莫如六經，此道亦不舍。但於文最高，窺不見隙罅。故令後世儻，其能及者寡。文章古亦衆，其道則一也。譬如張衆樂，要以歸之雅。區區爲對偶，此格最汙下。求之古無有，欲學固未暇。君爲時俊髦，我老安苟且；聊獻師所傳，無以吾言野。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 《〔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子建李杜皆情意有餘，洶湧而後發者也。劉勰云：『因情造文，不爲文造情。』若他人之詩，皆爲文造情耳。沈約云：『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梅聖俞云：『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論，其實一也。

又 元白張籍以意爲主，而失於少文，賀以詞爲主，而失於少理，各得其一偏。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卷下 子美於克捷之初，而訓勅將士，俾知帝力，不得誇身彊，其憂國不亦至乎？子美吐詞措意每如此，古今詩人所不及也。山谷晚作《大雅堂記》，謂子美詩好處，正在無意而意已至。若此詩是已。

吳可《藏海詩話》 凡看詩，須是一篇立意，乃有歸宿處。如童敏德《木筆花》詩，主意在筆之類是也。

又 余題王晉卿畫《春江圖》，累十數句，事窮意盡，輒續以一對云『寒烟炯白鷺，暖風搖青蘋』，便覺意有餘。

周紫芝《竹坡詩話》 古今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如《和陶詩》非不多，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云：『霜露悴百草，而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檐下，一生豈在多。』非唯語似，而意亦太似。蓋意到而語隨之也。永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某，然聖俞平生所自負者，皆某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稱賞。』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毋似之乎！

陳師道《後山詩話》 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後韓，不由黃韓而爲左杜，則失之拙易矣。

張耒《張右史文集》卷一四《與友人論文，因以詩投之》 我雖不知文，嘗聞於達者。文以意爲車，意以文爲馬。理強意乃勝，氣盛文如駕。理維當卽止，妄說卽虛假。氣如決江河，勢盛乃傾瀉。文莫如六經，此道亦不舍。但於文最高，窺不見隙罅。故令後世儻，其能及者寡。文章古亦衆，其道則一也。譬如張衆樂，要以歸之雅。區區爲對偶，此格最汙下。求之古無有，欲學固未暇。君爲時俊髦，我老安苟且；聊獻師所傳，無以吾言野。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 《〔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子建李杜皆情意有餘，洶湧而後發者也。劉勰云：『因情造文，不爲文造情。』若他人之詩，皆爲文造情耳。沈約云：『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劉勰云：『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梅聖俞云：『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論，其實一也。

又 元白張籍以意爲主，而失於少文，賀以詞爲主，而失於少理，各得其一偏。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卷下 子美於克捷之初，而訓勅將士，俾知帝力，不得誇身彊，其憂國不亦至乎？子美吐詞措意每如此，古今詩人所不及也。山谷晚作《大雅堂記》，謂子美詩好處，正在無意而意已至。若此詩是已。

吳可《藏海詩話》 凡看詩，須是一篇立意，乃有歸宿處。如童敏德《木筆花》詩，主意在筆之類是也。

又 余題王晉卿畫《春江圖》，累十數句，事窮意盡，輒續以一對云『寒烟炯白鷺，暖風搖青蘋』，便覺意有餘。

周紫芝《竹坡詩話》 古今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如《和陶詩》非不多，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云：『霜露悴百草，而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檐下，一生豈在多。』非唯語似，而意亦太似。蓋意到而語隨之也。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　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言多平易疏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於快直，傾囷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自是兩段大議論，而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意所會，要當如是，乃爲至到。

又卷下　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壘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體大也。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一　梅聖俞云：「作詩須狀難寫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眞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於洪州詩》云：「沙鳥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也。《送馬殿丞赴密州》云：「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和陳祕校》云：「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之意也。

又卷二　詩之有思，卒然遇之而莫遏，有物敗之則失之矣。故昔人言覃思、垂思、抒思之類，皆欲其思之來，而所謂亂思、蕩思者，言敗之者易也。鄭綮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唐求詩所游歷不出二百里，則所謂思者，豈尋常咫尺之間所能發哉！前輩論詩思多生於杳冥寂寞之境，而志意所如，往往出乎埃壒之外。苟能如是，於詩亦庶幾矣。小說載謝無逸問潘大臨云：「近日曾作詩否？」潘云：「秋來日日是詩思。昨日捉筆得『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忽催租人至，令人意敗，輒以此一句奉寄。」亦可見思難而敗易也。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三九《論文上》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力做，卻自是不好。

姜夔《白石道人詩說》　意中有景，景中有意。

又　意格欲高，句法欲響，只求工於句、字，亦末矣。故始於意格，成於句、字。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欲古、欲和，是爲作者。

又　一篇全在尾句，如截奔馬。詞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是已；意盡詞不盡，如搏扶搖是已；詞盡意不盡，剡溪歸棹是已；詞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已。所謂詞意俱盡者，急流中截後語，非謂詞窮理盡者也。所謂意盡詞不盡者，意盡於未當盡處，則詞可以不盡矣，非以長語益之者也。至如詞盡意不盡者，非遺意也，辭中已仿佛可見矣。詞意俱不盡者，不盡之中，固已深盡之矣。

嚴羽《滄海詩話・詩法》　意貴透徹，不可隔靴搔痒。

范晞文《對牀夜語》卷二　詩在意遠，固不以詞語豐約爲拘。然開元以後，五言未始不自古詩中流出，雖無窮之意，嚴有限之字，而視大篇長什，其實一也。如「舊里多青草，新知盡白頭」，又「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則久別乍歸之感，思遠懷舊之悲，隱然無窮。他如詠閒適，則曰「坐歌青松晚，行吟白日長」。狀景物，則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似此之類，詞貴多乎哉？劉後村有云：「言意深淺，存人胸懷，不繫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爲黃鐘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颸駭電，猶隱隱絃撥間也。」

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五《竹溪先生文集引》　文以意爲主，辭以達意而已。古之人不尚虛飾，因事遣辭，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間有心之所不能言者，而能形之於文，斯亦文之至乎！譬之水不動則平，及其石激淵洄，紛然而龍翔，宛然而鳳躍，千變萬化，不可殫窮，此天下之至文也。亡宋百餘年間，唯歐陽公之文不爲尖新艱險之語，而有從容閑雅之態，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使人讀之者亹亹不厭。蓋非務奇之爲尚，而其勢不得不然之爲尚也。

王若虛《滹南詩話》卷一　吾舅嘗論詩云：「文章以意爲之主，字語爲之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其病矣。

陸文圭《墻東類稿》卷五《玉田詞源稿序》　詞與辭字通用，《說文》云：意內而言外也。意生言，言生聲，聲生律，律生調，故曲生焉。《花間》以前，無雜譜；秦周以後，無雅聲，源遠而派別也。西秦玉田張君，著《詞源》上下卷，推五音之數，演六律之譜，按月紀節，賦情詠物，自稱得聲律之學於守齋楊公，南溪徐公。淳祐景定間，王侯邸館，歌舞昇平，君生處樂郊，不知老

之將至。梨園白髮，吳宮蛾眉，餘情哀思，聽者淚落，君亦因是棄家，客游無方，三十年矣。昔柳河東銘姜秘書，閔王孫之故態；銘馬淑婦，感謳者之新聲；言外之意，異世誰復知者。覽君詞卷，撫几三歎。

楊載《詩法家數・作詩準繩》 立意。要高古渾厚，有氣概，要沈著。忌卑弱淺陋。

又 寫景。景中含意，事中瞰景，要細密清淡。忌庸腐雕巧。

又 寫意。要意中帶景，議論發明。

又《古詩要法》 凡作古詩，體格、句法俱要蒼古，且先立大意，鋪敘既定，然後下筆，則文脉貫通，意無斷續，整然可觀。

又《詠物》 詠物之詩，要託物以伸意。要二句詠狀寫生，忌極雕巧。第一聯須合直說題目，明白物之出處方是。第二聯合詠物之體。第三聯合說物之用，或說意，或議論，或說人事，或用事，或將外物體證。第四聯就題外生意，或就本意結之。

范梈《木天禁語・六關・篇法》 有以字論者，有以意論者，有以故事論者，有以血脈論者。

李東陽《麓堂詩話》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

又 作詩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辭能達意，可歌可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足，至爲三疊歌之。後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

謝榛《四溟詩話》卷三 凡立意措辭，欲其兩工，殊不易得。辭有短長，意有小大，須搆而堅，束而勁，勿令辭拙意妨。意來如山，巍然置之河上，則斷其源流而不能就辭；辭來如松，挺然植之盤中，窘其造物而不能發意。夫辭短意多，或失之深晦；意少辭長，或失之敷演。名家無此二病。

又卷四 有客問曰：「夫作詩者，立意易，措辭難，然辭意相屬而不離。若專乎意，或涉議論而失於宋體；工乎辭，或傷氣格而流於晚唐。竊嘗病之，盍以教我？」四溟子曰：「今人作詩，忽立許大意思，束之以句則窘，辭不能達，意不能悉。譬如盤池貯青天，則所得不多；舉杯收甘露，則被澤不廣。此乃內出者有限，所謂「辭前意」也。或造句弗就，勿令疲其神思，且閱書醒心，忽然有得，意隨筆生，而興不可遏，入乎神化，殊非思慮所及。或因字得句，句由韻成，出乎天然，句意雙美。若接竹引泉而潺湲之聲在耳，登城望海而浩蕩之色盈目。此乃外來者無窮，所謂「辭後意」也。

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 范曄曰：「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情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陸輔之《詞旨・詞說七則》 命意貴遠。曲則遠也。《詞源》云：詞以意爲主，不要蹈襲前人。用字貴便。生則不便也。《詞源》云：詞中用一生硬字不得。造語貴新。纖巧非新，能清而新，方近雅也。《詞源》云：詞中句法要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拍搭襯副得法耳。鍊字貴響。《詞源》云：字字敲打得響，歌詞妥溜，方爲本色。如賀方回、吳夢窗皆善於鍊字，字面多於溫庭筠、李長吉詩中來。字面亦詞中之起眼處，不可不留意也。

俞彥《爰園詞話・立意命名之忌》 遇事命意，意忌庸、忌陋、忌襲。立意命句，句忌腐、忌澀、忌晦。意卓矣，而束之以音。屈意以就音，而意能自達者，鮮矣。句奇矣，而攝之以調，屈句以就調，而句能自振者，鮮矣。此詞之所以難也。

王世懋《藝圃擷餘》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勢既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題，衍爲衆律。然聯雖旁出，意盡聯中，而起結之意，每苦無餘。於是別生支節而傅會，或即一意以支吾，掣衿露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疊牀，貧儉之才彌窘，所以《秋興》八首，寥寥難繼，不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忽悟少陵諸作，多有漫興，時於篇中取題，意興不局，豈非柏梁之餘材，創爲別館，武昌之剩竹，貯作船釘。英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

又 家兄讞獄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老句，便自旗鼓中原，所未滿者，意多於景耳。青州而後，情景雜出，似不必盡宗矣。

陸時雍《詩鏡總論》 少陵五古，材力作用，本之漢魏居多。第出手稍鈍，苦雕細琢，降爲唐音。夫一往而至者，憤也；苦摹而出者，意也；若有若無者，情也；必然必不然者，意也。意死而情活，意迹而情神，意近而情遠，意僞而情眞。情意之分，古今所由判矣。少陵精矣刻矣，高矣卓矣，然而

未齊於古人者，以意勝也。假令以《古詩十九首》與少陵作，便是首首皆情。此皆有神往神來，不知而自至之妙。太白則幾及之矣。十五國風皆設爲其然而實不必然之詞，皆情也。晦翁說《詩》，皆以必然之意當之，失其旨矣。數千百年以來，慣慣於中而不覺者衆也。

賀貽孫《詩筏》 極用意人詩文得意處，每從不經意處得之。極不經意人詩文得意處，每從用意處得之。

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中唐・賈島》 賈有精思而無快筆，往往意工於詞。又生平好用倒句，如『細響吟乾葦』，『枝重集猿楓』，雖紆曲而猶能達其意。至『舟繫岸邊蘆』，蘆豈堪繫舟，必是繫舟蘆岸。

李漁《窺詞管見・第五則詞意貴新》 文字莫不貴新，而詞爲尤甚。不新可以不作，意新爲上，語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所謂意新者，非於尋常聞見之外，別有所聞所見，而後謂之新也。即在飲食居處之內，布帛菽粟之間，儘有事之極奇，情之極豔，詢諸耳目，則爲習見習聞，考諸詩詞，實爲罕聽罕覩，以此爲新，方是詞內之新，非齊諧志怪、南華志誕之所謂新也。人皆謂眼前事，口頭語，都被前人說盡，焉能復有遺漏者。予獨謂遺漏者多，說過者少。唐宋及明初諸賢，既是前人，吾不復道。只據眼前詞客論之，如董文友、王西樵、王阮亭、曹顧庵、丁藥園、尤悔庵、吳薗次、何醒齋、毛稚黃、陳其年、宋荔裳、彭羨門諸君集中，言人所未言，而又不出尋常見聞之外者，不知凡幾。由斯以譚，則前人常漏吞舟，造物儘留餘地，奈何泥於前人說盡四字，自設藩籬，而委道旁金玉於路人哉。詞語字句之新，亦復如是。同是一語，人人如此說，我之說法獨異。或人正我反，人直我曲，或隱約其詞以出之，或顛倒字句而出之，爲法不一。昔人點鐵成金之說，我能悟之。不必鐵果成金，但有惟鐵是用之時，人以金試而不效，我投以鐵即金矣。彼持不龜手之藥而往覓封侯者，豈非神於點鐵者哉。所最忌者，不能於淺近處求新，而於一切古塚祕笈之中，搜其隱事僻句，及人所不經見之冷字，入於詞中，以示新豔，高則高，貴則貴矣，其如人之不欲見何。

吳喬《圍爐詩話》卷一 問曰：『詩在今日，以何者爲急務？』答曰：『有有詞無意之詩，習以成風，全不覺悟。無意則賦尚不成，何況比興？』葉文敏公論古文，余曰：『以意求古人則近，以詞求古人則遠。』公深然之。詩不容有異也。唐詩有意，而託比興以雜出之，其詞婉而微，如人而衣冠。宋詩亦有意，惟賦而少比興，其詞徑以直，如人而赤體。明之瑣盛唐詩，字面煥然，無意無法，直是木偶被文繡耳。此病二高萌之，弘、嘉大盛，識者祇斥其措詞之不倫，而不言其無意之爲病。是以弘、嘉習氣，至今流注人心，隱伏不覺。習氣如乳母衣，縱經灰漉，終有孔氣。人之惟求好句而不求詩意之所在者，即弘、嘉習氣也。若詩句中無『中原』、『吾黨』、『鳳凰臺』、『鴟鵲觀』，自以爲脫去弘、嘉惡道，不亦易乎！此病之難於解免，更自有故。詩乃心聲，非關人事，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乃足爲詩。六朝之詩雖綺靡，而此意不大失。自唐以詩取士，遂關人事，故省試詩有膚殼語，士子又有行卷，又有投贈，溢美獻佞之詩，自此多矣。美刺爲興觀之本，溢美獻佞，尚可謂之詩乎？子美於哥舒翰，先美後刺，後人嫌之。如李頎之『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已宛然明之應酬詩矣。詩之泛濫，實始於唐人，言近體詩，不得不宗之耳。

又 所謂詩，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者。唐人作詩，惟適己意，不索人知其意，亦不索人之說好。如義山《有感》二長律，爲甘露之變而作，則《重有感》七律無別意可知，何以遠至七百年後，錢夕公始能注釋之耶？意尚不知，誰知好惡？蓋人心隱曲處，不能已於言，又不欲明告於人，故發於吟詠。《三百篇》中如是者不少，唐人能不失此意。宋人作詩，欲人人知其意，故多直達。明人更欲人人見好，自必流於鏗鏘絢燦，有詞無意之途。瞎盛唐詩泛濫天下，貽禍二百餘年，學者以爲當然，唐人詩道，自此絕矣。

又卷三 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爲有富貴氣象者，正是宋人死句。唐人則曰：『因從京口渡，使報邵陵王。』問曰：『如先生言，詩竟不用聲色耶？』答曰：『非也。古人最惡著色，著色即是醜態；而聲調已不可不論，詩豈能盡絕聲色乎？尤所重者，在意耳。有意，則有聲色如「紅稻啄餘鸚鵡粒」亦善，無聲色如「杖藜嘆世者誰子」亦善，無意總不善。』

又 唐詩讀之往往不知其意何在，宋詩開卷了然，明詩有語無意，反不能測。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下 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爲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李、杜所以稱大家者，無意之詩，十不得一二也。煙雲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若齊、梁綺語，宋人搏合成

句之出處，宋人論詩，字字求出處。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發，此之謂小家數，總在圈纘中求活計也。

毛先舒《詩辯坻》卷一《總論》　高手下語，唯恐意露；卑手下語，唯恐意不露。高手遺調，唯恐過於甘口；卑手反之。此古近高下之由判也。

葉燮《己畦集》卷一三《與友人論文書》　然其爲言，有端焉，有緒焉，或以質勝，或以文勝，或借援引以明，或攄才辨以見，其措諸辭有不同，總不能外乎夫子「辭達」之一言。要以辭達意，不以辭飾意。以辭飾意，必至剽字竊句，求異標新，不則陳陳相因，附會希合。究其初，彼原無意，即以辭爲意，問其所旨，彼且茫然不自知。世人見其斐然龐然，亦或翕然稱之。僕所謂文雖美而無如其不通何矣，可勝道哉！　且夫辭達與不達，亦有淺深之不同。本無意而辭不達，無可達也；有其意而辭不達，不達乎道也；自以爲達乎道，而辭仍不達，非道之辭難達也；進乎此而辭能達者，其辭皆道也。如是以抒其志慮，發爲議論，徵諸見聞，考諸往古，平奇正側，多寡繁簡，不襲不臆，屏隱怪，黜庸腐，歸於辭達其意，意達其道而已。斯爲天地古今之言，而豈一家之言哉！　於此而或有未盡善，則徐以辨其工拙，察其巧力，所爭在毫末之間，但根本既定，則無適而不可矣。此論文之極則，作文之本原。

又《原詩》卷四《外篇下》　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者，始於梅堯臣、蘇舜欽二人。自漢、魏至晚唐，詩雖遞變，皆遞留不盡之意，即晚唐猶存餘地，讀罷掩卷，猶令人神思久之。自梅、蘇變盡唐體，獨創生新，必辭盡於言，言盡於意，發揮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才人伎倆，騰踔六合之內，縱其所如，無不可者；然含蓄渟泓之意，亦少衰矣。歐陽修極伏膺二子之詩，然歐詩頗異於是。以二子視歐陽，其有狂與狷之分乎。

陳玉璂《墨井詩鈔序》　今之人規摹古人之詩，劇心鉥腎，以求其工，而卒未必工。偶觀於天地間之景物，可喜可愕，觸之成吟，其工反足勝於古人。何也？　所謂爲無心之得也。設有人焉，目無所睹，意無所觸，強設無端之景物而入之於詩，其爲詩也，亦偶人而已，焉得工耶？

畫家目雖無所睹，意雖無所觸，凡天地間之景物，無不若爲其胸中所故有。施之於畫也，直取中而出之，使天地間之景物錯綜變化於寸管尺幅之間。及既成而熟視，意必勃勃然，如有所動。因振筆以寫其所見，而詩已無不工。雖然，必待有畫而後有詩，其見猶迹也。當其閉目冥視，而胸中之所觸，蓋已多矣。

吴歷《墨井畫跋》　徐崇嗣畫花萼，不作墨圈。用彩色漬染，謂之沒骨花。張僧繇亦漬彩色而成，謂之沒骨山水。而遠近之勢，意到便能。移人心目，超然妙意。

惲正叔《南田論畫》　宋人謂能到古人不用心處，又曰寫意畫。兩語最微，而又最能誤人。不知如何用心，方到古人不用心處。不知如何用意，乃爲寫意。

又　高逸一種，蓋欲脱盡縱横習氣，澹然天眞，所謂無意爲文乃佳。故以逸品置神品之上。若用意撫倣，去之愈遠。倪高士云，作畫不過寫胸中逸氣耳。此語最微，然可與知者道也。

王士禎答劉大勤問《師友詩傳續録》　問：『又云鍊句不如鍊字，鍊字不如鍊意，意何以鍊？』答：『鍊意或謂安頓章法、慘淡經營處耳。』

又　問：『蕭亭先生論詩，修辭爲要。辭佳而意自在其中，未達其旨。』答：『以意爲主，以辭輔之，不可先辭後意。』

王又華《古今詞論・毛稚黄詞論》　詞家意欲層深，語欲渾成。作詞者大抵意層深者，語便刻畫，語渾成者，意便膚淺，兩難兼也。或欲舉其似，偶拈永叔詞云：『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此可謂層深而渾成，何也，因花而有淚，此一層意也。因淚而問花，此一層意也。花竟不語，此一層意也。不但不語，且又亂落，飛過鞦韆，此一層意也。人愈傷心，花愈惱人，語愈淺，而意愈入，又絶無刻畫費力之迹，謂非層深而渾成耶。然作者初非措意，直如化工生物，笋未出而苞節已具，非寸寸爲之也。若先措意便刻畫，愈深愈墮惡境矣。此等一經拈出後，便當掃去。

王弈清等《歷代詞話》卷五《毛滂惜分飛》　毛澤民惜分飛詞，語盡而意不盡，意盡而情不盡。陳直齋云：『滂他詞雖工，未有能及此者。』

田同之《西圃詩説》　宋詩中黄魯直不免於生強，陸務觀不免於滑易，范致能之縝且弱，楊萬里、鄭德源之鄙且俚，劉潛夫、方巨山之意無餘而言太盡，此皆不成乎鳴者也。尤而效之，是何異越人之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内也。

王原祁《麓臺畫跋・題倣大癡水墨長卷》 筆墨一道，用意爲尙。而意之所至，一點精神在微茫些子間。隱躍欲出，大癡一生得力處，全在於此。畫家不解其故，必曰某處是其用意，某處是其着力。而於灑毫吮墨，隨機應變，行乎所不得行，止乎所不得止。火候到而呼吸靈，全幅片段，自然活現。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則茫然未之講也。毓東於六法中揣摩精進，論古亦極淹博。余慮其執而未化也，偶來相訪而拙卷適成，遂以此言告之，恍然有得。從此以後，眼光當陵轢諸家，以是言爲左券。

王昱《東莊論畫》 寫意畫落筆須簡淨，布局布景，務須筆有盡而意無窮。

龐塏《詩義固說》卷上 初、盛唐近體詩，昌明博大，盛世之音，然稍覺文勝，故學之易入膚闊。五言亦和平有法，但申說太盡，無言外意。子美近體眞朴，得漢、魏之遺。五言古別爲一家，佳者可入漢、魏，惟好牽時事入詩，遂有參錯不成章者，不必論也。太白五言，純學《選》體，覺詞多意少，讀之易厭。故李獻吉謂『唐無古詩』，其語近是。而己所爲古詩，直是勦襲撏剝，求似皮毛聞耳。至於究詩人之本義，唐人之所以異於古者，獻吉烏足知！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下 寫竹者必有成竹在胸，謂意在筆先，然後著墨也。慘澹經營，詩道所貴。倘意旨間架，茫然無措，臨文敷衍，支支節節而成之，豈所語於得心應手之技乎？

又 古人不廢鍊字法，然以意勝而不以字勝，故能平字見奇，常字見險，陳字見新，朴字見色。近人挾以鬬勝者，難字而已。

又 用意過深，便氣過厲，抒藻過穠，亦是詩家一病。故曰：『穆如清風。』

又 意主渾融，惟恐其露；意主蹈厲，惟恐其藏。究之恐露者味而彌旨；恐藏者盡而無餘。

又 詩貴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李太白《子夜吳歌》，本閨情語，而忽襲罷征。《經下邳圯橋》，本懷子房，而意實自寓。《遠別離》，本詠英、皇，而借以咎肅宗之不振，李輔國之擅權。杜少陵《玉華宮》云：『不知何王殿，遺搆絕壁下？』傷唐亂也。《九成宮》云：『巡非瑤水遠，跡是雕牆後。』垂夏、殷鑑也。他若諷貴妃之釀亂，則憶王母於宮中。刺花敬定之僭竊，則想新曲於天上。凡斯託旨，往往有之，但不如《三百篇》有小序可稽，在讀者以意逆之耳。

喬億《劍谿說詩》卷下 極用意要看似不用意，極着力要看似不着力。

又 詩有似率而實鍊者，蓋鍊在意在氣在篇，不在字句也。

又 『意中有景，景中有意』，姜白石語也。余謂意中有景固妙，無景亦不害爲好詩。若景中斷須有意，無意便是死景。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一《統論上》 意渾則味長，意露則透快而味短。

又卷三《學詩初步》 詩，與其詞勝於意，毋寧意勝於詞。蓋意尙可以生詞，詞必不能生意也。詩之工拙，有先判於字句之前者，只是爭個意思好不好。所謂思路，亦卽行於意中；所謂識見，亦卽寓於意中；所謂胸襟，亦卽見於意中。人生惟識見胸次不可勉強，當隨其閱歷學問以漸而高。至思路，則要當下便擴充，初借古人詩以引之，繼用吾之心以通之，博考今人得失以驗之，久久自有得力矣。近人思路膚淺者有二病：一是憚於用心，苟且自了；一是聞見不廣，無所揀擇。譬如莊家漢走到縉紳班中，所說不過是耕種話，緣他胸中止有一事，其識見亦拘於此耳。故讀書明理，博物洽聞，皆所以養吾識而啓吾思者也。

薛雪《一瓢詩話》 用前人字句，不可並意用之。語陳而意新，語同而意異，則前人之字句，卽吾之字句也。若蹈前人之意，雖字句稍異，仍是前人之作，嚼飯餵人，有何趣味？

吳雷發《說詩菅蒯》 詩須得言外意，其中含蘊無窮，乃合風人之旨。故意餘於詞，雖淺而深；辭餘於意，雖工亦拙；詞盡而意亦盡，皆無當於風人者也。

鄒一桂《小山畫譜》卷下《畫畫一源》 倉頡造書，史皇制畫。書畫非異道也。非書則無記載，非畫則無彰施。二者殊途而同歸。六書始於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盡會，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而後求之以事。事不能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

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也。使畫可盡，則無事書矣。明宋濂《畫源》。

黃子雲《野鴻詩的》　身置題內而意達於外，雖縱橫馳驟，不離個中；身遠題外，縱意入於內，雖彌縫補漏，不免捉襟。

查爲仁《蓮坡詩話》　家伯初白老人嘗教余詩律。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辭；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直；詩之雄，在氣不在工。所著《敬業堂集》，中分小集，多至十餘種。易；須辨毫髮於疑似之間。所謂『詩言志』。何今之人，多辭寡意？意似主人，辭如奴婢。主弱奴強，呼之不至。穿貫無繩，散錢委地。開千枝花，一本所繫。

袁枚《續詩品・崇意》　虞舜教夔，曰『詩言志』。何今之人，多辭寡意？意似主人，辭如奴婢。主弱奴強，呼之不至。穿貫無繩，散錢委地。開千枝花，一本所繫。

趙翼《甌北詩話》卷八《元遺山詩》　又，遺山修飾詞句，本非所長，而專以用意爲主，意之所在，上者可以驚心動魄，次亦沁人心脾。

方薰《山靜居詩話》　詩貴有不盡意，然亦須達意。意達與題清切而不模糊，措語妙者，則曲折如意，頭頭是道。溧陽彭光斗賈園詩最達意，人所不能狀之情景，極會出之筆下。

又　點筆花以氣機爲主，或墨或色，隨機著筆，意足而已，乃得生動，不可謬於形迹。意足不求顏色似。前生相馬九方皋，又不獨畫梅也。

又　作畫必先立意，以定位置。意奇則奇，意高則高，意遠則遠，意深則深，意古則古，庸則庸，俗則俗矣。

冒春榮《葚原詩説》卷二　作詩先須立意，意者，一身之主也。如送人，則言離別不忍相舍之意；寄贈，則言相思不得見之意；題詠花木之類，則用《離騷》芳草之意。故詩如馬，意如善馭者，折旋操縱，先後疾徐，隨意所之，無所不可，此意之妙也。又如將之用兵，或攻或戰，或屯或守，或出奇以取勝，或不戰以收功，雖百萬之衆，多多益善，而敵人莫能窺其神，此意之妙也。意在於假物取意則謂之興，罕譬而喻則謂之比，鋪張實事則謂之賦。但貴圓合透徹，辭語相頡頏，務使意在言表，涵蓄有餘不盡，乃爲佳耳。是以妙悟者，意之所向，透徹玲瓏，如空中之音，雖有聞而不可仿佛；如象外之色，雖有見而不可描摸；如水中之味，雖有知而不可求索。洞觀天地，眇視萬物，是爲高古。剖出肺腑，不借語言，是爲入神。超遠虛空，了悟生死，是爲離象。寄興悠揚，因彼見此，景露寫景，不露形迹，是爲造巧。隔關寫景，不露形迹，是爲不俗。故意在於閒適，則全篇以雅淡之言發之；意在於哀傷，則全篇以悽婉之情發之；意在於懷古，則全篇以感慨之言發之。此詩之悟意也。意既立，必須得句。第一字句得於天然，不待雕琢，律呂自諧，神色兼備，奇絕者如孤厓斷峯，高古者如黃鐘大呂，飄逸者如清風白雲，森嚴者如旌旗甲兵，雄壯者如千軍萬馬，華麗者如奇花美女，如是爲妙句。其次必須造語精工，或動靜大小，眞假生死，遠近古今，虛實有無，或變化彷彿，一句之中，常具數節義，乃爲佳句。是以洞觀天地之句，似放誕而非放誕；剖出肺腑之句，似粗俗而非粗俗；了達生死之句，似虛無而非虛無；寄興悠揚之句，意之所至，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不待思索，得於自然；隔關寫景之句，不落方體，不犯正位，不滯聲色，左右上下，無所不通，似著題而非著題，非悟者不能作也，可概得矣。下字必須清活響，與一篇之意、一句之意相通，各自卓立，而復相承，自爲本色。若洞觀天地之句，其字宜龍放，宜開闊，宜雄渾；剖出肺腑之句，其字宜沉著，宜痛快；了達生死之句，其字宜高古，宜眞率；寄興悠揚之句，其字宜涵蓄不露，宜優游不迫；隔關寫景之句，其字宜精工，宜神奇，宜飛動，宜變化，宜峻峭，宜飄逸，每每有似眞非眞，似假非假，若有若無，若彼若此之意，斯爲得之。總之，一詩之中，必先得意；一句之中，必先得字。先得意，後得句，而字在乎其中，不待求索者，上也。若先得句，因句之所在而生意，或先或後，使意能成就其句之美者，次也。若先得字，因字而生意生句者，又其次也。故意也，句也，字也，三者全備而妙悟；意與句皆悟而字有虧欠，則爲小疵。若有意之句則精神無光，有句之意則徒事妝點，句意俱不足，而惟於一字求工，何足道哉！然意之所忌者，最忌用俗，最忌議論。議論則成文字而非詩，用俗則涉淺近而非古。句之所忌者，最忌虛中之虛，實中之實，須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字之所忌者，最忌妝點襯貼，妝點襯貼，蓋非本句之所有，而強牽合以成之者，又不可不知。

王壽昌《小清華園詩談》卷上《總論》　詩有三淺：意欲深而語欲淺；鍊欲精而色欲淺；學欲博而用事欲淺。

方南堂《輶鍛録》　作詩以意爲主，而句不精煉，妙意不達也；煉句以達爲主，而音不合節，雖達非詩也。然則音韻之於詩亦重矣哉！今人不知，誤以高響爲音韻，其失之更遠。

施補華《峴傭説詩》　韋公亦能作秀語，如：『喬木生夜涼，流雲吐華

月』、『南亭草心綠，春塘泉脈動』、『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日落墓山陰，天秋百泉響』，亦足敵王、孟也。《寄全椒山中道士》一作，東坡刻意學之而終不似。蓋東坡用力，韋公不用力；東坡尚意，韋公不尚意，微妙之詣也。

焦循《雕菰樓集》卷一四《與王欽萊論文書》 乃總其大要，惟有二端：曰意，曰事。意之所不能明，賴文以明之，或直斷，或婉述，或詳引證，或設譬喻，或假藻繢，明其意而止。事之所在，或天象算數，或山川郡縣，或人之功業道德，國之興衰隆替，以及一物之情狀，一事之本末，亦明其事而止。學者知明事之難於明意矣，以事不可明其事患於不實，明其意患於不精。學者知明事之難於明意矣，以事不可加以含蓄，或出以委婉，有與人不同處。即如登峴山者，胸中誰不有半公數語，而孟浩然『人事有代謝』四句，更有人再能著筆否？此可隅反。

又 問：鍊意、鍊句、鍊字三項工夫，一詩中能並到否邪？

鍊句、鍊字皆以鍊意爲主，句、字須從意中出也。

又 問：虞待制論詩有『拋擲』二字，漁洋解以爲『撇脫』，不知『撇脫』何義？

撇謂拋撇，脫謂脫離。余嘗謂董香光以『透脫』二字論書，作詩亦然。意貴透，辭貴脫。意必能脫，而後彌透；辭必能透，而後彌脫。脫即『拋擲』之謂也。

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歐陽修詞》 永叔詞只如無意，而沈著在和平中見。

又《張炎詞》 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詣力亦不後諸人。終覺積穀作米，把纜放船，無開闔手段，然其清絕處，自不易到。玉田詞佳者匹敵聖與，往往有似是而非處，不可不知。叔夏所以不及前人處，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換意。若其用意佳者，即字字珠輝玉映，不可指摘。近人喜學玉田，亦爲修飾字句易，換意難。

又《附錄·周濟詞辨自序》 余年十六學爲詞，甲子始識武進董晉卿。晉卿年少於余，而其詞纏綿往復，窮高極深，異乎平時所仿效，心向慕不能已。晉卿爲詞，師其舅氏張皋文、翰風兄弟。二張輯詞選而序之，以爲詞者，意內而言外，變風騷人之遺。其敍文旨深詞約，淵乎登古作者之堂，而進退之矣。晉卿雖師二張，所作實出其上。予遂受法晉卿，已而造詣日以異，論說亦互相短長。晉卿初好玉田，余曰：『玉田意盡於言，不足好。』

又《玉田才不高》 筆以行意，不行須換筆，換筆不行，便須換意。玉田惟換筆，不換意，當緣才本不高。

便是佳作。

李佳《左庵詞話》卷上《咏物詞》 咏物最爭託意隸事處，以意貫串，渾化無痕。碧山集中，以此擅場。讀之自見家國身世之感，每流露於言外。

又《宋四家詞選目録序論》　山胸次恬淡，故黍離、麥秀之感，只以唱歎出之，無劍拔弩張習氣。詠物最爭托意隸事處，以意貫串，渾化無痕，碧山勝場也。【略】筆以行意也，不行須換筆。換筆不行，便須換意。玉田惟換筆不換意。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四　李西涯《漸臺水》樂府末句：『君不還，妾當死。臺高高，水瀰瀰。』無可奈何，有餘不盡意。質望意。西涯自謂用『不』字，乃見『高高』、『瀰瀰』，張亨父欲易爲『君當還』，乃見楚王出遊，不忍絶之謝方石，亦不能決。予謂字法固當著功，要之先爭命意。意之上者，無問字法；意之下者，雖鍊字施百分力，終無入處；惟意之次者，須字法轉斡，使過健耳。此詩末四句，意本平平，無論『不』字、『當』字，味皆不足，則舍旃可矣，何必用精神於不必用者也。西涯嘗自述其題扇詩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意到矣，機自流，神自遠，何曾校算字法而後出羣哉？其《觀棋》三言曰：『勝與負，相爲端。我因君，得大觀。』此等率筆，雖百般改字又何益？若謝方石者，《送人兄弟》云：『坐來風雨不知夜，夢入池塘都是春。』此直劍宋人雪詩『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全句，而味亦不足者也。西涯詩中鉅公，何亦傳賞不置？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詩人搆思之功，用心最苦，始則於熟中求生，繼則於生中求熟，遊於寥廓逍遥之區，歸於虚明自在之域，工部所謂『意匠慘淡經營中』也。每一題到手，先須審題所宜，宜古宜今，我作何體，布置略定，然後立意。立意宜審某意爲題所應有，某意爲題所應無，某意爲人人所共見，某意爲我所獨得，某爲先路正面，某爲左右對面，孰重孰輕，孰賓孰主，一一審擇於微，分毫不爽，於題之眞際妙諦，一眼注定，不啻立竿見影。然後沈思獨往，選意鍊詞，凡人人所共有之意，及題中一切應付供給之語，不思而得者，與夫尋常蹊徑所有之意境典故，搖筆即來湊手者，皆一掃而空之，專於題之眞際，人所未有，我所獨見處著想，追入要害。迨思路幾至斷絶之際，或觸於人，或動於天，忽然靈思泉湧，妙緒絲抽，出而莫禦，汩汩奔來，於是烹鍊之，翦裁之，振筆而疾書之，自然迥不猶人矣。所謂成竹在胸，借書於手；又所謂兔起鶻落，迅追所見，稍縱即逝也。今人憚於費心，非枝枝節節而爲之，即以應酬了事。心思尚不能銳入，何能銳出？未曾用心至思路欲斷之候，何能望有思路湧出之時，安可希得心應手之技乎？

厲志《白華山人詩説》卷一　作詩務在足意，意不足，詩可不作。每

戴熙《賜硯齋題畫偶錄》　有意於畫，筆墨每去尋畫。無意於畫，畫自來尋筆墨。蓋有意不如無意之妙耳。

劉熙載《詞概・詞之音意無窮》　《説文》解『詞』字曰：『意內而言外也。』徐鍇通論曰：『音內而言外，在音之內，在言之外也。』故知詞也者，言有盡而音意無窮也。

沈祥龍《論詞隨筆・詞貴意內言外》　《説文》，意內而言外曰詞。詞貴意藏於內，而迷離其言以出之，令讀者鬱伊愴怏，於言外有所感觸。

又《詞當意餘於辭》　詞當意餘於辭，不可辭餘於意。東坡謂少游『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雕鞍驟』二句，只説得車馬樓下過耳，以其辭餘於意也。若意餘於辭，如東坡『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用張建封事。白石『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用壽陽事，皆爲玉田所稱。蓋辭簡而餘意悠然不盡也。

江順詒輯《詞學集成》卷六《詞宜渾成》　俞仲茅云：『遇事命意，意忌庸、忌陋、忌襲。立意命句，句忌庸、忌澀、忌晦。意卓矣，而束之以音，屈音以就意，而意能自達者鮮。句奇矣，而攝之以調，屈句以就調，而句能自振者鮮。此詞之所以難也。』詒案：命意一時也，命句又一時也。屈音以就意，屈句以就調，則就意之時，即就調之時。枝枝節節而爲之，未必渾成矣。

又《就詞字之意論詞》　包愼伯大令世臣月底修簫譜序云：『意內而言外，詞之爲教也。然意內不可強致，言外非學不成。是詞説者，言外而已，言成則有聲，聲成則有色，色成而味出焉。三者具，則足以盡言外之才矣。若夫成人之速者，莫如聲，故詞名倚聲。聲之得者，又有三，曰清、曰脆、曰澀。不脆則聲不成，脆矣而不清，則腻。清矣而不澀，則浮。屯田、夢窗以不清傷氣，淮海、玉田以不澀傷格，清眞、白石則能兼之矣。六家於言外之旨得矣，以云意內，惟白石、玉田耳。淮海時時近之，清眞、屯田、夢窗皆去之彌遠，而俱不害爲可傳者，則以其聲之幺眇鏗磬，惻惻動人，無色而豔，無味而甘故也。』詒案：就詞字之意以論詞，本説文以解經，而意內言外兩層，説得確切不移，實發前人所未發。至聲字獨取清脆澀三聲，而證以各名家之詞，學者循之，亦不入歧途矣。

讀古樂府之佳者，皆有無限深意在內，發而爲文，千古不朽。後世徒以時流之筆仗，描繪古詞之膚末，讀之總不動人心目，由其少眞意也。唐人樂府，太白最多，太白唯借其名目，運以己意，甚有與古詞絕不相似者，此其所以爲佳。

又卷二 今人作詩，氣在前，以意尾之。古人作詩，意在前，以氣運之。氣在前，必爲氣使，意在前，則氣附意而生，自然無猛戾之病。

又 劉公幹詩，讀之亦無甚深意。意依情生，情厚則意與俱厚，祇覺纏綿悱惻，縈繞簡編，十日不散。其詩之勝人處，實其情之過人所致。

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編》五《詞非意內言外之意》 有通套語門面語，流傳習用，且若奉爲指南，而不知其與本義不相酬者。如近人論詞，輒曰：『詞者意內言外。』按此語本於說文，然此特大徐本耳，若小徐本則作『意內音外』。音外者，古之所謂語助，今之所謂虛字也。故經傳於助句之字，輒訓曰詞。若，幾詞也。於，歎詞也。云，語已詞也。其，問詞之助也。此類多矣。夫『意內言外』，何文不然，不能專屬之長短句。荀爲『意內音外』，則倚聲者將專求虛義，專講餘腔，若古樂府之淪滓妃呼豨之類，令人不可解乎。且今之稱爲能手者，不以作意見奇，而以知音自詡，是直『音內意外』矣。更與古義不合。是蓋乾嘉以來，考據盛行，無事不敷以古訓，塡詞者遂竊取說文，以高其聲價。殊不知許叔重之時，安得有減偷之學，而預立此一字爲晏、秦、姜、史作導師乎。鄧書燕說，衆口一辭，何爲也。又近人詞集，不曰箏語，卽曰琴雅。不曰梅邊吹笛，卽曰月底修簫。淩仲子謂爲習氣，不信然乎。而開卷必有詠物之篇，亦必和樂府補題數闋，若以此示人，使知吾詞宗南宋，吾固朱、厲之嫡冢也。究之滿紙陳因，毫無意致，此尤習氣之不可解者矣。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二《玉田以春水詞得名》 玉田以《春水》一詞得名，用冠詞集之首。此詞深情綿邈，意餘於言，自是佳作。然尚非樂笑翁壓卷，知音者審之。

又卷四《金朗甫詞》 金朗甫學於皋文，詞選附錄七首，意遠態濃，婉而多諷。《相見歡》三章，尤爲絕唱。

又卷五《中白論詞》 中白先生敍《復堂詞》有云：『夫義可相附，義卽不深。喻可專指，喻卽不廣。託志帷房，睠懷君國，溫、韋以下，有迹可尋。然而自宋及今，幾九百載，少游、美成而外，合者鮮矣。又或用意太深，詞爲義掩，雖多比、興之旨，末發縹渺之音。近世作者，竹垞擷其華，而未芟其蕪。茗柯泝其原，而未竟其委。』又曰：『自古詞章，皆關比、興，斯義不明，體制遂舛。狂呼叫囂，以爲慷慨。矯其弊者，流爲平庸。風詩之義，亦云渺矣。』先生此論，實具冠古之識，並非大言欺人。

又卷六《樊榭詞命意未厚》 詞有貌不深而意深者，韋端已《菩薩蠻》，馮正中《蝶戀花》是也。若厲樊榭諸詞，造語雖極幽深，而命意未厚，不耐久諷，所以去古人終遠。

又卷七《晏元獻歐陽文忠出小山下》 晏元獻、歐陽文忠皆工詞，而皆出小山下。專精之詣，固應讓渠獨步。然小山雖工詞，而卒不能比肩溫、韋，方駕正中者，以情溢詞外，未能意蘊言中也。故悅人甚易，而復古則不足。

張德瀛《詞徵》卷一《意內言外爲詞》 詞與辭通，亦作詞。《周易孟氏章》句曰，意內而言外也，繹文沿之。小徐《說文繫傳》曰，音內而言外也，韻會沿之。言發於意，意爲之主，故曰意內。言宣於音，音爲之倡，故曰音內。其旨同矣。

又《不能舍意論詞》 段柯古詩：『捽胡雲彩落，瘦面月痕消。』王半山詩：『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句工而實險。宋詞如『錦拶雲挨，鉤簾借月，玉船風動酒鱗紅』諸句，若舍意論詞，固煒煜而譎誑。楊升庵輩第求之於此，而不尋厥根，斯褊矣。

王國維《人間詞話·美成創意少》 美成深遠之致不及歐、秦，唯言情體物，窮極工巧，故不失爲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創調之才多，創意之才少耳。

又《詞忌用替代字》 詞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語花之『桂華流瓦』，境界極妙，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夢窗以下，則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蓋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樓連苑』、『綉轂雕鞍』所以爲東坡所譏也。

意在筆先（意到筆隨）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論顧陸張吳用筆》 或問余以顧陸張吳用筆如何。對曰。顧愷之之迹，緊勁聯綿，循環超忽，調格逸易，風趨電疾，意存筆先，畫盡意在，所以全神氣也。昔張芝學崔瑗、杜度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書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脈通連，隔行不斷。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世上謂之一筆書。其後陸探微亦作一筆畫，連綿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陸探微精利潤媚，新奇妙絕，名高宋代，時無等倫。張僧繇點曳斫拂，依衛夫人筆陣圖。一點一畫，別是一巧，鉤戟利劍森然。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國朝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授筆法於張旭。此又知書畫用筆同矣。張既號書顛，吳宜爲畫聖。神假天造，英靈不窮。衆皆密於盼際，我則離披其點畫。衆皆譁於象似，我則脫落其凡俗。彎弧挺刃，植柱構梁，不假界筆直尺。虯鬚雲鬢，數尺飛動。毛根出肉，力健有餘。當有口訣，人莫得知。數仞之畫，或自背起，或從足先。巨壯詭怪，膚脈連結，過於僧繇矣。或問余曰：吳生何以不用界筆直尺，而能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對曰：守其神，專其一，合造化之功，假吳生之筆。向所謂意存筆先，畫盡意在也。凡事之臻妙者，皆如是乎。豈止畫也，與乎庖丁發硎，郢匠運斤，效顰者徒勞捧心，代斲者必傷其手，意旨亂矣。外物役焉，豈能左手劃員，右手劃方乎，夫用界筆直尺。界筆是死畫也，守其神，專其一，是眞畫也。死畫滿壁，曷如污墁。眞畫一劃，見其生氣。夫運思揮豪，自以爲畫，則愈失於畫矣。運思揮豪，意不在於畫，故得於畫矣。不滯於手，不凝於心，不知然而然。雖彎弧挺刃植柱構梁，則界筆直尺豈得入於其間矣。又問余曰：夫運思精深者，筆迹周密，其有筆不周者，謂之如何。余對曰：顧陸之神，不可見其盼際，所謂筆迹周密也。張、吳之妙，筆纔一二，像已應焉。離披點畫，時見缺落。此雖筆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畫有疎密二體，方可議乎畫，或者領之而去。

郭思《畫論・論用筆得失》 凡畫，氣韻本乎游心，神彩生於用筆，用筆之難，斷可識矣。故愛賓稱王獻之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畫，非謂能一筆可就也，乃自始及終，連綿相屬，筋脈不斷。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內，像應神全，思不竭而筆不困也。

王世貞《藝苑巵言》卷七 吾於詩文不作專家，亦不雜調，夫意在筆先，筆隨意到，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有境必窮，有證必切，敢於數子云有微長，庶幾末之逮也，而竊有志耳。

沈顥《畫麈・稱性》 了事漢意到筆隨，潰墨掃紙，便是拈花擊竹。

王士禎《花草蒙拾・今人不能創調》 唐無詞，所歌皆詩也。宋無

曲，所歌皆詞也。宋諸名家，要皆妙解絲肉，精於抑揚抗墜之間，故能意在筆先，聲協字表。今人不解音律，勿論不能創調，卽按譜徵詞，亦格格有心手不相赴之病，欲與古人較工拙於毫釐，難矣。

王原祁《雨窗漫筆・論畫十則》　意在筆先，爲畫中要訣。作畫於搦管時須要安閒恬適，掃盡俗腸，默對素幅，凝神靜氣。看高下，審左右，幅內幅外，來路去路，胸有成竹。然後濡毫吮墨，先定氣勢，次分開架，次布疎密，次別濃淡，轉換敲擊，東呼西應。自然水到渠成，天然湊拍。其爲淋漓盡致無疑矣。若毫無定見，利名心急，惟取悅人，布立樹石，逐塊堆砌，扭捏滿幅，意味索然，便爲俗筆。今人不知畫理，但取形似。筆肥墨濃者謂之渾厚，筆瘦墨淡者謂之高逸，色豔筆嫩者謂之明秀，而抑知皆非也。總之，古人位置緊而筆墨鬆，今人位置懈而筆墨結。於此留心，則甜邪俗賴不去而自去矣。

鄒一桂《小山畫譜》卷上　二曰筆法。意在筆先，胸有成竹，而後下筆，則疾而有勢，增不得一筆，亦少不得一筆。筆筆是筆，無一率筆。筆筆非筆，俱極自然。樹石必須蟹爪，短梗則用狼毫。蟹爪狼毫筆名鉤葉鉤花，皆須頓折。分筋勒幹，迭用剛柔。花心健若虎鬚，苔點布如蟻陣。用筆則懸針、垂露、鐵鏁、浮萍、蠶頭、鼠尾諸法，隱隱有合。蓋繪事起於象形，又書畫一源之理也。

黃子雲《野鴻詩的》　香山《琵琶行》，婉折周詳，有意到筆隨之妙。篇中句亦警拔；音節靡靡，是其一生短處，非獨是詩而已。

黃鉞《二十四畫品・氣韻》　六法之難，氣韻爲最。意居筆先，妙在畫外。如音棲絃，如煙成縷。天風冷冷，水波瀲瀲。體物周流，無小無大。讀萬卷書，庶幾心會。

趙翼《甌北詩話》卷六《陸放翁詩》　放翁以律詩見長，名章俊句，層見叠出，令人應接不暇。使事必切，屬對必工；無意不搜，而不落纖巧；無語不新，而不事塗澤，實古來詩家所未見也。然律詩之工，人皆見之，而古體則莫有言及者。抑知其古體詩，才氣豪健，議論開闔，引用書卷，皆驅使出之，而非徒以數典爲能事。意在筆先，力透紙背，有麗語而無險語，有豔詞而無淫詞，看似華藻，實則雅潔，看似奔放，實則謹嚴，此古體之工力更深於近體也。或者以其平易近人，疑其少鍊；抑知所謂鍊者，不在乎奇險詰曲，驚人耳目，而在乎言簡意深，一語勝人千百。此眞鍊也。

錢杜《松壺畫憶》卷上　作遠山須愼重相度，然後下筆。形勢得，則全幅皆靈動矣。染時有宜意到而筆不到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張惠言《茗柯文編》二編卷下《送錢魯斯序》　今年夏，余自歙來杭州，留數月。一日，方與客語，有覩然而來者，則魯斯也。其言曰：『吾見子古文，與劉先生言合。今天下爲文，莫子若者。子方役役於世，未能還鄉里，吾幸多暇，念久不相見，故來與子論古文。』魯斯遂言曰：『吾曩於古人之書，見其法而已。今吾見拓於石者，則如見其未刻時；見其書也，則如見其未書時。夫意在筆先者，非作意而臨筆也。筆之所以入，墨之所以出，魏、晉、唐、宋諸家之所以得失，熟之於中而會之於心。當其執筆也，繇乎其若存，攸攸乎其若行，冥冥乎，成成乎，忽然遇之，而不知所以然，故曰意。意者，非法也，而未始離乎法。其養之也有源，其出之也有物，故法有盡而意無窮。吾於爲詩，亦見其若是焉。豈惟詩與書，夫古文，亦若是則已耳。』嗚呼！魯斯之於古文，豈曰法而已哉？抑余之爲文，何足以與此。雖然，其惓惓於余，不遠千里而來，告之以道，若惟恐其終廢焉者，嗚呼！

王學浩《山南論畫》　張浦山云：凡畫須毛。毛字從來論畫所未及。作畫時，須意在筆先。或先畫路徑，或先畫水口，或樹木屋宇。四面布置定，然後以山之開合向背湊之。自然一氣渾成，無重叠堆砌之病矣。董宗伯云：畫須四面生來，不可一邊生去是也。《雨窗漫筆》云：學不師古，如夜行無燭。遇古人眞蹟，以我之所得，向上研求。看其用筆若何，積墨若何，安放若何，出入若何，偏閃若何，必與我有出一頭地處，久之自與胷合矣。學畫之法，此論最確。山之輪廓，先定其勢，破囫圇處，次看全幅之勢。主峯多正，旁峯多偏。正峯須留脊，旁峯須向背。意到筆隨，不能預定。惟善學者會之耳。

秦祖永《桐陰論畫》　皴法惟披麻爲極純正，易於著筆，又不壞手，可以專宗。積久純熟，卽折帶、荷葉、卷雲、解索等皴，無不可變化也。作畫須要師古人，博覽諸家，然後專宗一二家，臨摹觀翫，熟習之久，自能另出手眼，不爲前人蹊徑所拘。古人意在筆先之妙，學者從有筆墨處求法度，從無筆墨處參神理，更從無筆無墨處參法度，從有筆有墨處參神理，庶幾擬議神明，進乎技矣。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一《沉鬱含意》 所謂沉鬱者，意在筆先，神餘言外，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見，欲露不露，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飛卿詞，如『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無限傷心，溢於言表。又『春夢正關情。鏡中蟬鬢輕。』淒涼哀怨，眞有欲言難言之苦。又『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又『鷰鏡與花枝。此情誰得知』。皆含深意。此種詞，第自寫性情，不必求勝人，已成絕響。後人刻意爭奇，愈趨愈下，安得一二豪傑之士，與之挽回風氣哉。

參悟（悟、悟入、妙悟、參）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論畫工用搨寫》 夫陰陽陶蒸，萬象錯布，玄化亡言，神工獨運。草木敷榮，不待丹碌之彩。雲霏飄颺，不待鉛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鳳不待五色而絳。是故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意在五色，則物象乖矣。夫畫物，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於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識其了，是眞不了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齊紈吳練，冰素霧綃。精潤密緻，機杼之妙也。武陵水井之丹，磨嵯之沙。越嶲之空青，蔚之曾青。武昌之扁青，上品石綠蜀郡之鉛華，黃丹也出本草始興之解錫，胡粉研鍊澄汰，深淺輕重精麤。林邑崐崙之黃，雌黃也忌胡粉同用。南海之蠟鐮；紫鑌也，造粉胭脂。吳綠謂之赤膠也。雲中之鹿膠，吳中之鰾膠，東阿之牛膠，采章之用也漆姑汁鍊煎，並爲重采，鬱而用之。古畫皆用漆姑汁，若鍊煎謂之鬱色，於綠色上重用之。古畫不用頭綠大青，畫家呼麤綠爲頭綠，麤青爲大青。取其精華，接而用之。百年傳致之膠，千載不剝。絕伋食竹之豪，一劃如劍。江南地潤無塵，人多精藝。三吳之迹，八絕之名，逸少右軍、長康散騎。書畫之能，其來尚矣。《淮南子》云：宋人善畫，吳人善冶。冶賦色也。不亦然乎。好事家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顧愷之有摹搨妙法。古時好搨畫，十得七八，不失神彩筆踪。亦有御府搨本，謂之官搨。國朝內庫翰林集賢秘閣，搨寫不輟。承平之時，此道甚行。艱難之後，斯事漸廢。故有非常好本。搨得之者，所宜寶之。既可希其眞蹤，又得留爲證驗。遍觀衆畫，惟顧生畫古賢得其妙理，對之令人終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兩忘，離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於妙理哉。所謂畫之道也。

楊萬里《送分寧主簿羅寵材秩滿入京》（《宋詩鈔》卷七十九） 要知詩客參江西，正似禪客參曹溪。不到南華與修水，於何傳法更傳衣？吾家親黨子羅子，只今四海習盤齒。花紅玉白幾百篇，塞破錦囊脫無底。三年簿領修水涯，夜半親傳雙井芽。定知誦向百僚上，不道長江與落霞。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 禪宗論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余嘗戲謂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吳可《藏海詩話》 凡作詩如參禪，須有悟門。少從榮天和學，嘗不解其詩云：『多謝喧喧雀，時來破寂寥。』

曾季貍《艇齋詩話》 後山論詩說換骨，東湖論詩說中的，東萊論詩說活法，子蒼論詩說飽參，入處雖不同，然其實皆一關捩，要知非悟入不可。

姜夔《白石道人詩說》 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無妙，勝處要自悟。

戴復古《石屏詩集》卷六《邵武太守王子文日與李賈、嚴羽共觀前輩一兩家詩及晚唐詩，因有論詩十絕，子文見之，謂無甚高論，亦可作詩家小學須知》 欲參詩律似參禪，妙趣不由文字傳。個裏稍關心有悟，發爲言句自超然。

包恢《敝帚稿略》卷二《答傅當可論詩》 然此惟天才生知，不假作爲，可以與此，其餘皆須以學而入。學則須習，恐未易遒造也。所以前輩嘗有『學詩渾似學參禪』之語，彼參禪固有頓悟，亦須有漸修始得頓悟。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成，漸修如長養成人，歲久而志氣方立。此雖是異端語，亦有理可施之於詩也。

嚴羽《滄浪詩話・詩辯》 禪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臨濟下也。學大曆以還之詩者，曹洞下也。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我評之非僭也，辯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言。詩道如是也。若以爲不然，則是見詩之不廣，參詩之不熟耳。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次取大曆十才子之詩而熟參之，又盡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其眞是非自有不能隱者。倘猶於此而無見焉，則是野狐外道蒙蔽其眞識，不可救藥，終不悟也。夫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卽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由立志之不高也。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頭一差，愈驅愈遠，由入門之不正也。故曰，學其上僅得其中；學其中斯爲下矣。又曰，見過於師，僅堪傳授；見與師齊，減師半德也。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詠，以爲之本；及讀《古詩十九首》、樂府四篇、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卽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雖學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從頂顖上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也。

又《詩法》 須參活句，勿參死句。

又《附答吳景仙書》 僕之《詩辯》，乃斷千百年公案，誠驚世絕俗之談，至當歸一之論。其間說江西詩病，眞取心肝劊子手，以禪喻詩，莫此清切。是自家實證實悟者，是自家閉門鑿破此片田地，卽非傍人籬壁，拾人涕唾得來者。李杜復生，不易吾言矣。而我叔靳靳疑之，況他人乎？所見難合固如此，深可歎也。我叔謂說禪，非文人儒者之言。本意但欲說得詩透徹，初無意於爲文，其合文人儒者之言與否，不問也。高意又使回護，毋直致褒貶。僕意謂辯白是非，定其宗旨，正當明目張膽而言，使其詞說沈着痛快，深切著明，顯然易見，所謂不直則道不見，雖得罪於世之君子，不辭也。

范晞文《對牀夜語》卷二 嚴滄浪羽云：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他雖有悟者，皆非第一義也。姜白石夔亦有云：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無妙，聖處要自悟。蓋文章之高下，隨其所悟之深淺，若看破此理，一味妙悟，則徑超直造，四無窒礙，古人卽我，我卽古人也。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〇《如禪集序》 詩固有不得不如禪者也。今夫山川草木，風煙雲月，皆有耳目所共知識。其入於吾語也，使人爽然而得其味於意外焉，悠然而悟其境於言外焉，矯然而悟其趣其感他有所發者焉。夫豈獨如禪而已，禪之捷解，殆不能及也。然禪者借滉瀁以使人不可測，詩者則眼前景，望中興，古今之情性，使覺者咏歌之，嗟歎之，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能已。登高望遠，興懷觸目，百世之上，千載之下，不啻如自其口出。詩之禪至此極矣！而詩果能此地位者，幾何人哉？雖然，學者不可以不有此志也。蓋積之不厚，則其發之也淺；發之不穠，則其感之也薄。彼禪者或面壁九年，雪立齊腰，後之學詩者，其工夫能爾耶？

廬陵易成己示予詩一編於閩山中，曰《如禪集》。予自閩手之不釋，至歸江西，數月而後敍之。其汪洋大篇，有不可極之勢；其簡淨短賦，有不可盡之情，推此而爲禪宗可也。

抑詩但患不能禪耳，儻其徹悟，眞所謂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往聞湯晦靜接後進，每舉喜怒哀樂未發兩語，無能契答者。一日，徐徑畈以少年書生，徑詣請，晦靜復舉此。徑畈云：『請先生舉，某當答。』晦靜舉云：『如何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徑畈云：『遲日江山麗。』又舉：『如何是發而皆中節之謂和？』應云：『春風花草香。』師友各以爲自得，而徑畈平生學問大旨，不出此。予舉以敍詩禪。禪乎禪乎，獨詩而已也哉！

又卷一一《彭丙公詩序》 往年侍先君子須溪先生，居高山絕頂。一日，昧旦起，見萬山之外，微明湛然，遠如水光；已而紫翠金彩，稜露百疊；

良久則雲收天澹，山尖如染，其下霧氣方冥濛如晦。心竊如有所省，因請曰：『詩宜得如此景趣，意者畫手猶難之也！』先君子欣然證之，曰：『詩道具此矣。濃者欲其愈濃，淡者不厭其更淡。』繇是觀於諸家，始略得濃淡眞處。嘗歷舉唐詩，至『黃鸝深樹春潮過雨急』，進見。問曰：『此入何畫品？』對曰：『水墨。』遁掉首：『否否！此生色畫也。』良久乃悟。然未悟固不識其妙，既悟亦不能得於言。欲舉以語人，誰當領此者。特爲吾友丙公發之。

丙公初以采詩見於先君子，一見喜其質可深造，繇是傾困倒廩以付之。雖足下家君，相與上下論議，且語之曰：吾此脈賢子得之矣。其厚願之如此。今集中半經當日許可者。然丙公之悟入，欲持以語人，政亦如予之呿也。丙公之勝我，蓋又審密能思，既神變於親承，復隅反於紙上，故其趣味不但形似止。乃猶索一言敍其集，顧方媿君歎君，瞠若君後，獨著宿昔交際始末，而讀君集者，當別具眼矣。

文章皆技也，詩又小，然一言幾乎道，有平生白首不能得。予與君皆願學者也，因舉初入語相贊發。其覽者不誚我輩之如禪哉？晉人有云：政復索解人不可得耳！

又《胡以寅詩詞序》 凡天趣語難得，以實自證自悟，故一出而高。其遠者矯首發於寥廓，近者悠然出於情愫。意空塵俗，徑解懸合。所謂詩若詞之妙，橫中而起者，顚倒而出之者，與離而去、推而遠者，如墮如吐，如拾而得，了莫之測者，往往有焉。卽此能使予駭而敬，況其年之不可幾，而學之不可既哉！故予於題其集端也，尙深望之！

李東陽《麓堂詩話》 詩與文不同體，昔人謂杜子美以詩爲文，韓退之以文爲詩，固未然。然其所得所就，亦各有偏長獨到之處。近見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至其爲詩，則毫釐千里，終其身而不悟。然則詩果易言哉？

都穆《南濠詩話》 嚴滄浪謂論詩如論禪：『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此最爲的論。趙章泉嘗有詩云：『學詩渾似學參禪，識取初年與暮年。巧匠曷能雕朽木，燎原寧復死灰然。』其二：『學詩渾似學參禪，要保心傳與耳傳。秋菊春蘭寧易地，清風明月本同天。』其三：『學詩渾似學參禪，束縛寧論句與聯。四海九州何歷歷，千秋萬歲永傳傳。』吳思道詩云：『學詩渾似學參禪，竹榻蒲團不計年。直待自家都肯得，等閒拈出便超然。』『學詩渾似學參禪，頭上安頭不足傳。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氣本衝天。』『學詩渾似學參禪，自古圓成有幾聯？春草池塘一句子，驚天動地至今傳。』龔聖任詩云：『學詩渾似學參禪，悟了方知歲是年。點鐵成金猶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學詩渾似學參禪，語可安排意莫傳。會意卽超聲律界，不須鍊石補青天。』『學詩渾似學參禪，幾許搜腸覓句聯。欲識少陵奇絕處，初無言句與人傳。』予亦嘗效顰云：『學詩渾似學參禪，不悟眞乘枉百年。切莫嘔心並剔肺，須知妙語出天然。』『學詩渾似學參禪，筆下隨人世豈傳？好句眼前吟不盡，癡人猶自管窺天。』『學詩渾似學參禪，語要驚人不在聯。但寫眞情並實境，任他埋沒與流傳。』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 詩有造物，一句不工，則一篇不純，是造物不完也。造物之妙，悟者得之。譬諸產一嬰兒，形體雖具，不可無啼聲也。趙王枕易曰：『全篇工致而不流動，則神氣索然。』亦造物不完也。

又 《餘師錄》曰：『文不可無者有四：曰體，曰志，曰氣，曰韻。』作詩亦然。體貴正大，志貴高遠，氣貴雄渾，韻貴雋永。四者之本，非養無以發其眞，非悟無以入其妙。

又卷二 詩不厭改，貴乎精也。唐人改之，自是唐語，宋人改之，自是宋語，格詞不同故爾。省悟可以超脫，豈徒斲削而已！

又卷三 或問作詩中正之法。四溟子曰：『貴乎同不同之間：同則太熟，不同則太生。二者似易實難，握之在手，主之在心。使其堅不可脫，則能近而不熟，遠而不生。此惟超悟者得之。』

又 一夕，朱駕部伯鄰招飲官舍，因閱《雅音會編》，予笑曰：『此康生偶爾集次，始爲近體泄機也。且如東韻幾二百字，其穩當可用者，應題得句，大抵不出十餘字，但前後錯綜不同爾。統觀諸家之作，其文勢句法，判然在目，若品彙諸韻相間，不露痕迹，而妙於藏用也。或得其捷要而易入，或窺其淺近而深求。夫百篇同韻，當試古人押字不苟處，能造奇語於衆妙之中，非透悟弗能也。或才思稍窘，但搜字以補其缺，則非渾成氣格，此作近體之弊也。』伯鄰曰：『觀其排律，或百韻，或三五十韻，意思繁衍，句法變化，衆險迭出而益勝，但擇穩當者，信乎不多也。』予曰：『短律貴乎精工，長律宜浩瀚奇崛，其法不可並論。』

又 作詩有專用學問而堆垛者，或不用學問而勻淨者，二者悟不悟之間耳。惟神會以定取捨，自趨乎大道，不涉於歧路矣。譬如楊升菴狀元謫戍

滇南，猶尚奢侈，其粳、糯、黍、稷、脯、醬、殽、鮪種種羅於前，而飧不周品，此乃用學問之癖也。又如客遊五臺山訪禪侶，厨下見一胡僧執爨，但以清泉注釜，不用粒米，沸則自成饘粥。此無中生有，暗合古人出處。此不專於學問，又非無學問者所能到也。予因六祖惠能不識一字，參禪入道成佛，遂在難處用工，定想頭，鍊心機，乃得無米粥之法。詩中難者，莫過於惰詩，然樂府尤盛於元，千萬人口中咀嚼，外無遺景，內無遺情，雖有作者，罕得新意。姑借六祖之悟，以示後學，誠以六祖之心爲心，而入悟也弗難矣。

又卷四　潘憲王南山《和懶雲上人韻》曰：『幽徑斷行蹤，浮圖對遠峯。結冰堅碧沼，凝雪老青松。雙樹下開講，千燈中現容。天空雨花偏，門有白雲封。』此作妙於禪語，使王摩詰見之，亦當心服。若寧獻王臞仙、周憲王誠齋，雖皆嗜詩，相去懸絕矣。

又　安慶王《西池送月泉上人歸南海》，得『帆』字，曰：『閒身無所繫，江海信孤帆。石上留金偈，人間秘玉函。天開達摩井，雲護普陀巖。誰復爲禪侶，相依松與杉。』此篇多使實字，奇崛有骨，善用險韻，譬如棧道馳馬，無異康衢。唐人不多見也。又《贈別玉峯上人》詩曰：『關山去迢遞，飛錫有誰同？行苦三乘裏，心開萬法中。定回雲滿榻，偈後月低空。相憶聽鍾磬，泠然度曉風。』此作乃見超悟，禪家之正宗也。

又　栗太行曰：『詩貴解悟，識有偏全，斯作有高下。古人成家者如得道，故拈來皆合，拘拘於迹者未矣』。

又　憲王南山素嗜談禪，詩亦妙悟，信乎伯仲齊名，豈非寒山、拾得化身邪？

又　比喻多而失於難解，嗟怨頻而流於不平；過稱譽豈其中心，專模擬非其本色；愁苦甚則有感，歡喜多則無味；熟字千用自弗覺，難字幾出人易見；邈然想頭，工乎作手，詩造極處，悟而且精，李杜不可及也。

又　客曰：『適聞內外二說，能發古人未發者。願以盛唐諸家，直指內外秘蘊，令人頻悟，以歸正宗，不落傍門小徑也。』四溟子曰：『予雖歷舉唐詩引證，畢竟難曉。況爾心非我心，焉知我心之有得也？以我之心，置於爾心，俾其得我之得，雖兩而一矣。【略】夫人妙悟有因，自能作古。然文字起於烏跡，草書精於舞劍，爾獨不能因人之悟，以開己之悟邪？』客謝而去，顧予笑曰：『子何太泄天機也？』

範疇總部・美學專論部・參悟（悟、悟入、妙悟、參）

又

詩乃模寫情景之具，情融乎內而深且長，景耀乎外而遠且大。當知神龍變化之妙，小則入乎微塵，大則騰乎天宇。此惟李杜二老知之。古人論詩，舉其大要，未嘗喋喋以泄眞機，但恐人小其道爾。詩固有定體，人各有悟性。夫有一字之悟，一篇之悟，或由小以擴乎大，因著以入乎微，雖小大不同，至於渾化則一也。或學力未全，而驟欲大之，若登高臺而摘星，則廓然無着手處。若能用小而大之之法，當如行深洞中，摳壁盡處，豁然見天，則心有所主，而奪盛唐律髓，追建安古調，殊不難矣。予著詩說猶如孫武子作《兵法》，雖不自用神奇，以平列國，能使習之者，戡亂策勳，不無補於世也。

陸輔之《詞旨・詞說七則》　學者必在心傳耳傳，以心會意，當有悟入處。然須跳出窠臼外，時出新意，自成一家。若屋下架屋，則爲人之賤僕也。

顧起綸《國雅品・釋品》　方澤、方益二方並小品藻才，初不詳歷。澤集中有《寄同學怡師住天目》，殆即是山僧也。其《燕坐》云：『物虛城是堅，心遠地皆山。』味其音旨，是頓悟語。

王世懋《藝圃擷餘》　談藝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故少，能拈出亦見精嚴。然我以爲皆非妙悟也。作詩到神情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覺痕迹，縱使一句兩入，兩句重犯，亦自無傷。

屠隆《鴻苞》卷一七《論詩文》　詩道有法，昔人貴在妙悟，新不欲杜撰，舊不欲勦襲，實不欲粘帶，虛不欲空疏，濃不欲脂粉，澹不欲乾枯，深不欲艱澀，淺不欲率易，奇不欲譎怪，平不欲凡陋，沈不欲黯慘，響不欲叫囂，華不欲輕豔，質不欲俚野，如禪門之作三觀，如元門之鍊九還，觀熟斯現，心珠鍊久，斯結黍米，豈易臻化境哉？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一七《梅村先生詩集序》　余老歸空門，不復染指聲律，而頗悟詩理。以爲詩之道有不學而能者，有學而不能者；有可學而能者，有學而不可能者；有學而愈能者，有愈學而愈不能者；有天工焉，有人事焉，知其所以然，而詩可以幾而學也。間嘗趣舉其說，而聞者莫吾信。頃讀梅村先生詩集，喟然歎曰：嗟乎！此可以證明吾說矣。夫所謂不學而能者《三侯》、《垓下》、滄浪、山木，如天鼓谷音，稱心而衝口者是也。所謂學而能者，賦名六合，句取切偶，如鳥空鼠啣，循聲而屈步者是也。此非

所以論梅村之詩，梅村之詩其殆可學而不可能者乎。

王鑑《染香庵跋畫》 人見佳山水，輒曰如畫。見善丹青，輒曰逼眞。則知形影無定法，眞假無滯趣。惟在妙悟人得之。不爾，雖工未爲上乘也。故論畫者有神品妙品之別。有大家名家之殊，絲毫弗爽也。成宏間，吳中翰墨甲天下。推名家者惟文、沈、仇、唐諸公，爲揖前絕後。邇來弧矢價高，文章氣濁。所謂筆底煙霞，胸中邱壑，蓋百千人僅一見。吳門一雲沈子，虞山石谷王子，皆從余游。沈子爲白石翁後人。王子爲大癡鄉晚。兩人俱靈心妙腕，相得甚歡，相益非淺。今觀石谷所贈一雲長卷，烟嵐變幻，林皋蕭瑟，巨然在焉，呼之欲出矣。昔白陽罄室同出待詔之門，名滿江左。余目愧弗及文翁。二子逈高，出於陳錢之上。師不必賢於弟子，信然哉。因題數語，以志自幸。歲在庚子小春既望，婁東友人王鑑漫跋。

賀貽孫《水田居集》文卷五《示兒一》 蓋作詩貴有悟門，悟門不在他求，日取《三百篇》及漢、唐人佳詩，反覆吟詠，自能悟入。若無悟門，但於古詩及漢、魏、晉、唐人詩內，聲容字句，摹擬描畫，如在琉璃屏外拍美人肩，雖表裏洞見，然所拍者終是琉璃，不是美人。若舍《三百篇》、漢、魏、晉、唐而別尋悟門，如涉江海者本無神通，漫學折蘆浮杯，捐棄舟航，凌空飛渡。此兩種病，近代名家往往有之。然悟門不能遽開，積累時日，庶幾一朝遇之。汝詩疵處，吾姑不爲汝指出，待汝知慚媿時自當別白。知慚媿別白，則悟門開矣。若作舉業文字，閉戶三年，便可博科目，何須積累時日？且近日科目文字，多以無慚愧、無別白得之，又何待悟門乎！

又《詩筏》 嚴滄浪《詩話》，大旨不出『悟』字；鍾、譚《詩歸》，大旨不出『厚』字，二書皆足長人慧根。然誦滄浪詩亦有未盡悟者，閱鍾、譚集亦有未至厚者，以此推之，談何容易。

又 『東城高且長』一篇，以『燕趙多佳人』一段，足『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二句之意，猶《伐木》章以『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六句，足『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之意也。無此一段，便不淋漓。若其脈理斷續，無迹可尋，則子由所謂『如千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也。熟讀此詩，自悟古人章法之妙。世人以《十九首》爲二十首，且謂後人誤合此二首爲一首。前輩曾有別白者，余特引《毛詩》以暢其旨。

又 論者爲五言詩平遠一派，自蘇、李、《十九首》後，當推陶彭澤爲傅燈之祖，而以儲光羲、王維、劉眘虛、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諸家爲法嗣。但吾觀彭澤詩自有妙悟，非得法於蘇、李、《十九首》也。其詩似《十九首》者，政以其氣韻相近耳。儲、王諸人學蘇、李、《十九首》，亦學彭澤，彼皆有意爲詩。有意學古詩者，名士之根尚在，詩人之意未忘。若彭澤悠然有會，率爾成篇，取適己懷而已，何嘗以古詩某篇最佳而斤斤焉學之，以吾詩某篇必可傳而勤勤焉爲之？名士與詩人，兩不入其胸中，其視人之愛憎，與身後所傳之久暫，如吹劍首，一吷而已。

又 太白《夢遊天姥吟》、《幽澗泉吟》、《鳴皐歌》、《謝朓樓餞別叔雲》、《蜀道難》諸作，豪邁悲憤，《騷》之苗裔。

詩文中『潔』字最難。柳子厚云：『本之太史以著其潔。』惟太史能潔，惟柳子能著其潔，潔可易言哉！詩如摩詰，可謂之潔。惟悟生潔，潔斯幽，幽斯靈，靈斯化矣。摩詰之潔，原從悟生，而摩詰之潔，亦能生悟，潔而能化，悟迹乃融。嗟乎！悟、潔二者，今人棄如土矣。王元美云：『摩詰才不逮沈、宋。』豈以其潔減價耶！

又 唐釋子以詩傳者數十家，然自皎然外，應推無可、清塞、即周賀、齊己、貫休數人爲最，以此數人詩無鉢盂氣也。僧家不獨忌鉢盂語，尤忌禪語。近有禪師作詩者，余謂此禪也，非詩也。禪家詩家，皆忌說理，以禪作詩，即落道理，不獨非詩，並非禪矣。詩中情豔語皆可參禪，獨禪語必不可入詩也。嘗見劉夢得云：『釋子詩因定得境，故清。』由悟遣言，故慧。』余謂不然。僧詩清者每露清痕，慧者即有慧迹。詩以興趣爲主，興到故能豪，趣到故能宕。釋子興趣索然，尺幅易窘，枯木寒巖，全無暖氣，求所謂縱橫不羈，瀟灑自如者，百無一二，宜其不能與才人匹敵也。每愛唐僧懷素草書，興趣豪宕，有『摧碎黃鶴樓，踢翻鸚鵡洲』之概。使僧詩皆如懷素草書，斯可游戲三昧，奪李、杜、王、孟之席，惜吾未見其人也。

傅山《霜紅龕集》卷二五《文訓》 凡人養性作人，皆有一安身立命之所，即文章小技亦然。爾兩小子皆讀《左氏春秋》，其中犯教傷義大節目，一眼便知，不待講解也。至於文章之妙，大段大段，細曲細曲，鋪張組織，補輯波瀾，前人多少評論，總不能盡。爾小子若有眼色，讀之既久，自得悟入，別生機軸，依傍不依傍，熏習變化，全非我所得與爾拈出者。以後凡遇古人用此法、論此義者，莫要置之，皆須留心分晰。明經處到不甚難，以其是非邪

正顯然易見；而文心掘播鑒諟，實鑿糟所難得窺測。爾們便將此書作一安身立命之所，作人、養性、學文，都向此中求之，每事相與辨論，所謂「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也。

吳喬《答萬季野詩問》　又問：「嚴滄浪之說詩，崇貴妙悟，如何？」答曰：「作詩者於唐人無所悟入，終落宋、明死句。貴悟之言是也，但不言六義，從何處下手而得悟入？彼實無見於唐人，作玄妙恍惚語耳。且道理之深微難明者，以事之粗淺易見者譬而顯之。禪深微，詩粗淺，嚴氏以深微者譬粗淺，既已顛倒；而所引臨濟、曹、洞等語，全無本據，亦何爲哉？」

又《圍爐詩話》卷四　禪人之於公案，有所悟入，而後有語話分，不然，自心與教義俱無所用。詩須於唐詩有所悟入，而後可作詩，不然，自作則爲宋人，學唐則爲弘、嘉人。

又卷五　詩於唐人無所悟入，終落死句。嚴滄浪謂「詩貴妙悟」，此言是也。然彼不知興比，教人何從悟入？實無見於唐人，作玄妙恍惚語，說詩、說禪、說教，俱無本據。

周容《春酒堂詩話》　慈水姚亦方嘗問予曰：「唐詩畢竟從何人入手？」予曰：「莫問從何人，且先問從何體。」亦方瞠目曰：「體從五言古，又煩言邪！」予曰：「非也。須從絕句始。」亦方沈吟次，予曰：「唐詩中最得風人遺意者，惟絕句耳。意近而遠，詞淡而濃，節短而情長。從此悟入，無論李、杜、王、孟，卽蘇、李、陶、謝皆是矣。」亦方爲之快然。

又　《黃鶴樓》詩，評讚者無過隨太白爲虛聲耳。獨喜譚友夏「寬然有餘」四字，不特盡崔詩之境，且可推之以悟詩道。非學問博大，性情深厚，則蓄縮羞赧，如牧豎咭席見諸將矣。

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上　謝靈運一意回旋往復，以盡思理，吟之使人卞躁之意消。《小宛》抑不僅此，情相若，理尤居勝也。王敬美謂：「詩有妙悟，非關理也。」非理抑將何悟？

毛先舒《詩辯坻》卷二《六朝》　古來流傳後句獲賞知音者，如「大江流日夜」、【略】皆復驚挺清新，金玉其響，味其片言，可以入悟。至於「明月」、「紅藥」二語，景句兼美，弇州互有譏貶，殆是談機所到，乃有是言，非可據者矣。

又　《滄浪吟》卷欲芟謝朓「廣平」、「芳蘭」二聯，東越《詩藪》欲去蕭愨「笙吹」、「琴奏」十字，是不解六朝格律者。元美謂滄浪論古詩便鶻突，良然。茂秦《直說》，直舉胸情，頗多妙悟，亦恨其識鑒至唐便止，向上議論多憒憒。

又卷四《竟陵詩解駁議》　「古人作詩文，於時地最近、口耳最習處，必極意出脫，如晚唐定離卻中唐，推而上之，莫不皆然，非獨氣數，亦緣習尚。然其必欲離者，聲調情事耳，至往代眞氣，皆不暇深求，而一切離之自爲高，所以愈離而愈下也。」此友夏語，似已純悟，乃評詩扶擿細碎，崇欲立異於前矩者，豈目睫之喻耶！

吳歷《墨井畫跋》　叔明以吳興山水爲畫本，煙嵐晚峯，霜紅林密，筆筆生動。當在巨然妙悟處參之，所謂直沂其源頭也。

王士禎《帶經堂集》卷一四《戲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六首》　接跡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

王士禎答劉大勤問《師友詩傳續録》　問：「右丞《鹿柴》、《木蘭柴》諸絕，自極淡遠，不知移向他題，亦可用否？」答：「摩詰詩如參曹洞禪，不犯正位，須參活句。然鈍根人學渠不得。」

田同之《西圃詩説》　吾於趙璧彈五絃而悟詩道焉。其言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也。」

又　山川草木，花鳥禽魚，不遇詩人，則其情形不出，聲臭不聞。詩人之筆，蓋有甚於畫工者。卽如雪之豔，非左司不能道；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少陵不能道。詩人肺腑，自別具一種慧靈，故能超出象外，不必處處有來歷，而實處處非穿鑿者。固由筆妙，亦由悟高，彼鈍根人，烏足以知此！

宋犖《漫堂説詩》　詩者，性情之所發，《三百篇》、《離騷》尚已。漢、魏高古，不可驟學；元嘉、永明以後，綺麗是尚，大雅寖衰；獨唐人諸體咸備，鏗鏘軒昂，爲風雅極致。顧篇什浩繁，別裁不易，高廷禮《品彙》，庶幾大觀；廷禮又拔其尤者爲《正聲》一編，近代庶常館課與文章正宗並誦習之，蓋詩家之正軌也。學者從此入門，趨向已定；更盡覽《品彙》之全編，考鏡三唐之正變。然後上則遡源於曹、陸、陶、謝、阮、鮑六七名家，又探索於李、杜大家，以

植其根柢；下則汎濫於宋、元、明諸家，所謂取材富而用意新者，不妨瀏覽以廣其波瀾、發其才氣。久之，源流洞然，自有得於性之所近，不必憔唐，不必憔古，亦不必憔宋、元、明，而吾之眞詩觸境流出，釋氏所謂信手拈來，莊子所謂蓬蒿、稊稗、瓦甓無所不在，此之謂悟後境。悟則隨吾興會所之，漢、魏亦可，唐亦可，宋亦可，不漢、魏、不唐、不宋亦可，無暇模古人，並無暇避古人，而詩候熟矣。不則胸無定見，隨波而靡；譬一盲導之於前，羣盲隨之於後，曰左曰右，莫敢自必。烏虖！可哀也已。

徐釚《南州草堂集》卷一九《雲門厂公響雪詩序》 自嚴滄浪以禪理論詩，有聲聞、辟支之說，遂開鍾、譚幽僻險怪之徑，謂冥心靜寄，似從參悟而入，一若詩之中眞有禪者，致驅天下詩人皆枯坐寂滅而後止。此虞山宗伯所以極力詆排，惟恐後之學者墮入魔障也。然則詩豈可以禪律乎！

今雲門厂公，固禪而能詩者也。讀其五、七言近體，有王、孟澹遠之旨，古詩眞似陶、謝，是誠詩人之詩，而非深山野衲拈弄筆墨強爲差排者也。

余於擊竹拈花，絕無所解，惟把玩《響雪》一卷，覺吟咏之餘，皆足以暢叙幽情而流連光景，豈有一字着禪者哉？使起虞山於今日，亦當與之把臂入林矣。獨是以厂公之爲禪，而詩不入於禪，則世之不爲禪，而詩反近於禪者，其亦思所以自反也夫？

王昱《東莊論畫》 嘗聞夫子有云，奇者不在位置，而在氣韻之間。不在有形處，而在無形處。余於四語獲益最深，後學正須從此參悟。

又 氣骨古雅，神韻秀逸，使筆無痕，用墨精彩，布局變化，設色高華。非坐破蒲團，靜參默悟，腕底豈能融會斯旨。

龐塏《詩義固説》卷上 自有天地以來百千萬年矣，四時百物，方名人語，經沿襲之餘，皆故也。今人刻意求新於字句間，字句間安得有新哉？所謂新，在人心發動處及時中內，人心起滅不停，時景遷流不住，言當前之心，寫當前之景，則前後際自己不同，況人得而同之耶？不同於人則新也。若在字句上求新，一人出之以爲創，衆人用之則成套，何新之有哉？《三百篇》能言當下之心，寫當前之景，於無字中生字，無句中生句，所以千古長新也。韓退之云：『唯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退之之文，不過一洗六朝習句，直陳胸中耳，何字是古人不曾用過的？流傳至今，只覺其新，不覺其故，可以悟已。

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上 齊人寥寥，謝玄暉獨有一代，以靈心妙悟，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妙理。元長王融諸人，未齊肩背。

又卷下 嚴儀卿有『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之説。謂神明妙悟，不專學問，非教人廢學也。誤用其説者，固有原伯魯之譏；而當今談藝家，又專主漁獵，若家有類書，便成作者，究其流極，厥弊維鉤。吾恐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唐岱《繪事發微・雲煙》 夫雲出自山川深谷，故石謂之雲根。又云夏雲多奇峯，是雲生自石也，石潤氣暈則雲生。初起爲嵐氣，嵐氣聚而不散。薄者爲煙，煙積而成雲。雲飄渺無定位，四時氣象於是而顯。故春雲閒逸，和而舒暢。夏雲陰鬱，濃而靄靆。秋雲飄颺，浮而清明。冬雲玄冥，昏而慘淡。此辨四時之態也。凡畫須分雲烟。且雲有停雲、遊雲、暮雲，煙有輕烟、晨煙、暮煙。煙最輕者爲霧。霧浮於遠岫遙岑，霧重陰昏則成霧，霧聚則矇矓。雲煙霧靄散入天際爲日光所射，紅紫萬狀而爲霞。霞乃朝夕之氣暉也。王右丞《山水訣》云：閒雲切忌芝草樣。今人畫雲，鉤勒板刻，往往犯此病。又以雲煙遮山之邱壑不安處，每畫來龍穿鑿背謬，以雲烟遮掩。殊不知古人畫雲之訣在筆。落筆要輕浮急快，染分濃淡，或乾或潤。潤者漸漸淡去，雲腳無痕。乾者用乾筆以擦雲頭，有吞吐之勢。或勒畫停雲以銜山谷，或用遊雲飛抱遠峯。筆墨之趣，全在於此。總之，雲烟本體原屬虛無，頃刻變遷，舒卷無定。每見雲棲霞宿，瞬息化而無跡。作者須參悟雲是輳巧而成，則思過半矣。

又《村寺》 凡畫山寺殿宇，宜作重簷飛檐。浮屠插雲，在高巖絕壁之處。松杉掩映，似有高僧隱士棲止其上。使觀者頓生世外之想。谷內村墟，宜有深林遮蔽。少露屋脊，樵徑斜穿，盤紆曲折而下。山麓茅店可當途，小亭踞林麓幽絕處。至兩峯狹窄之間，宜築關隘，只一路可通。磴道斷崖，須以棧補。澗水奔流，則搭危橋以通行旅。城垣惟畫古堞，烟墩或在嶺巔，峯畔山缺處。用城堞接連，望之眞似人跡不到處也。或雁度寒雲，或馬嘶古道，或崇山峻嶺，陡開大陽，曠野平林，烟火攢簇，樵斧耕鋤，隱約在目，是隱逝所居也。在北地則有之。蝦房蟹舍，或採菱，或捕魚，小舟蕩漾來往濃陰之下。柳隄花塢，盡在春光駘蕩之中。水鄉人家，桔槔聲起。牛背笛聲，兩

兩歸來。此耕田鑿井餘風也。在江南則有之。能畫者，品四時之景物，分南北之風俗。明乎物理，察乎人事。禽鳥之類，如黃鸝、白鷺，晚鴉征鴻，隨時點綴，生意盎然，聊舉規模。會心不遠。有才思者，得此參悟，可用標山水之勝概云爾。

張謙宜《絸齋詩談》卷一《統論上》 凡人才力學識無有不偏者，要須早自覺悟，時爲補救。設若喜壯麗一路，久之必有粗厲底病，當以溫雅濟之；喜滄遠一路，久之必有枯瘦底病，當以英華濟之。然須按類增益，不得向鰕魚鍋內煮狗肉。

又卷四《評論一・陶淵明》 陶詩句句近人，卻字字高妙。不是工夫，亦不是悟性，只緣胸襟浩蕩，所以矢口超絕。

又卷五《評論二・王摩詰》 《鹿砦》：『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悟通微妙，筆足以達之。

薛雪《一瓢詩話》 杜少陵、李青蓮雙峯並峙，不可軒輊。然青蓮畢竟有一點不及少陵處，學者當自悟入。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詩談雜錄》 音節一道，難以言傳，有略可淺爲指示者，亦得因類悟入。如杜律『羣山萬壑赴荊門』，使用『千山萬壑』，便不入調，此輕重清濁法也。又如龍標絕句『不斬樓蘭更不還』，俗本作『終不還』，便屬鈍句，此平仄一定法也。又如杜五言『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懽娛』，『怨惜』換作『怨恨』，不穩叶，此仄聲中分辨法也。

又 嚴滄浪以禪悟論詩，王阮亭因而選《唐賢三昧集》。試思詩教自尼父論定，何緣墮入佛事？

黃子雲《野鴻詩的》 詩有禪理，不可道破。個中消息，學者當自領悟，一經筆舌，不觸則背。詩可註而不可解者，以此也。

袁枚《續詩品・神悟》 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飄風。惟我詩人，衆妙扶智。但見性情，不著文字。宣尼偶過，童歌《滄浪》。聞之欣然，示我周行。

紀昀《紀文達公遺集》卷九《挹緣軒詩集序》 《書》稱『詩言志』，《論語》稱『思無邪』，子夏《詩序》兼括其旨，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詩之本旨盡是矣。其間觸目起興，借物寓懷，如楊柳雨雪之類，爲後人所長吟而遠想者，情景之相生，天然湊泊，非六義之根柢也。然風會所趨，質文遞變，如食本療飢，而陸海窮究其滋味；衣本禦寒，而纂組漸闢其工巧。於是乎詠物之作起於建安，游覽之篇沿於典午，至陶、謝而標其宗，至王、孟、韋、柳而參其妙，至蘇、黃而極其變，自唐至今，遂傳爲詩學之正脈，不復能全宗《三百篇》矣。飴山老人作《談龍錄》，力主詩中有人之說，固不爲無見，要其冥心妙悟，興象玲瓏，情景交融，有餘不盡之致，超然於畦封之外者，滄浪所論與風人之旨固未嘗相背馳也。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一 元相作《杜公墓係》有『鋪陳』、『排比』，『藩翰』、『堂奧』之說，蓋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之中，有『藩籬』焉，有『堂奧』焉。語本極明。至元遺山作《論詩絕句》，乃曰：『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斌砆！』則以爲非特『堂奧』，即『藩翰』亦不止此。所謂『連城璧』者，蓋即《杜詩學》所謂參苓、桂术、君臣、佐使之說，是固然矣。然而微之之論，有未可厚非者。詩家之難，縛不難於妙悟，而實難於『鋪陳終始，排比聲律』，此非有兼人之力，萬夫之勇者，弗能當也。但元、白以下，何嘗非『鋪陳』、『排比』！而杜公所以爲高曾規矩者，又別有在耳。此仍是妙悟之說也。遺山之妙悟，不減杜、蘇，而所作或轉未能肩視元、白，則『鋪陳』、『排比』之論，未易輕視矣。即如白之《和夢遊春》五言長篇以及《遊悟眞寺》等作，皆尺土寸木，經營締構而爲之，初不學開、寶諸公之妙悟也。看之似平易，而爲之實艱難。

又卷四 任天社云：『讀後山詩，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非冥搜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因爲作注。

李調元《童山文集》卷四《雨村詩話序》 夫花既以新爲佳，則詩須陳言務去。大率詩有恆裁，思無定位。立言先知有我，命意不必猶人。詩衷於理，要有理趣，勿墮理障；詩通於禪，要得禪意，無墮禪機。言近而指遠，節短而韻長，得其一斑，可窺全豹矣。

徐增《而菴詩話》 夫作詩必須師承；若無師承，必須妙悟。雖然，即有師承，亦須妙悟；蓋妙悟、師承，不可偏舉者也。是故由師承得者，堂構宛然；由妙悟得者，性靈獨至。詩固非聊爾事也，騷人墨客從而小之則小；菩薩丈夫從而大之則大。故作詩而無關於內聖，勿作也；作詩而無關於外王，亦勿作也。有唐三百年間，詩人若王摩詰之字字精微；杜子美之言言忠孝，

此其選也。雖然，吾猶有憾焉。以摩詰天子不能統杜陵宰相；杜陵宰相不能攝摩詰天子，豈妙悟師承，詣有偏至？又豈內聖外王，道難兼至歟？竊見今之詩家，俎豆杜陵者比比，而皈依摩詰者甚鮮。蓋杜陵嚴於師承，倘有尺寸可循；摩詰純乎妙悟，絕無迹象可即。作詩者能於師承妙悟上究心，則詣唐人之域不難矣。

方薰《山靜居論畫》 古者圖史彰治亂，名德垂丹青。後之繪事，雖不逮古，然昔人所謂賢哲寄興，殆非庸俗能辨。故公壽多文曉畫，摩詰前身畫師，元濛悟筆意於六書，僧繇參畫理於筆陣，戴逵寫《南都》一賦，范宣嘆爲有益，大年少腹笥數卷，山谷笑其無文。又謂畫格與文同一關紐。洵詩文書畫相爲表裏者矣。

又 昔人謂氣韻生動，是天分。然思有利鈍，覺有後先，未可概論之也。委心古人，學之而無外慕，久必有悟。悟後與生知者，殊途同歸。

又 功夫到處，格法同歸。妙悟通時，工拙一致。荆關董巨，顧陸張吳，便爲一家眷屬。實須三昧在手。方離法度。

又 青綠山水，異乎淺色，落墨務須骨氣爽朗。骨氣既淨，施之青綠，山容嵐氣靄如也。宋人青綠多重設，元明人皆用標青頭綠，此亦唐法耳。近世惟圓照石谷擅長。石谷嘗曰，余於青綠法，參悟三十年，乃得其妙。

又 設色妙者，無定法。合色妙者，無定方。明慧人多能變通之。凡設色，須悟得活用。活用之妙，非心手熟習不能。活用則神彩生動，不必合色之工，而自然妍麗。

王學浩《山南論畫》 青綠一道，王耕煙嘗自謂靜悟三十年，始盡其妙。此爲深於甘苦之言。就余所見，唐之小李將軍，宋之王晉卿畫，覺耕煙世惟圓照石谷擅長。石谷嘗曰，余於青綠法，參悟三十年，乃得其妙。之作，猶遜一籌。蓋小李之青綠，作千年計，晉卿亦可六七百年。若石谷，亦可三四百年，此其別也。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凡例・五古凡則》 以禪喻詩，昔人所詆。然詩境究貴在悟，五言尤然。王維、孟浩然逸才妙悟，笙磬同音。並時劉眘虛、常建、李頎、王昌齡、丘爲、綦毋潛、儲光羲之徒，遙相應和，共一宗風，正始之音，於茲爲盛。

又《七律凡例》 五言律詩，有性靈人可以頓悟，七言則非積學攻苦，不能至也。論者謂「如挽百石之弓，非腕中有神力者，止到八九分地位」，斯言最善名狀。

又《五絕凡例》 八音之內，磬最難和，以其促數而無餘韻也。可悟五言絕句之妙。

又 王維妙悟，李白天才，即以五言絕句一體論之，亦古今之岱、華也。裴迪輞川唱和，不失爲摩詰勁敵。

冒春榮《葚原詩説》卷四 陳後山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嚴滄浪云：「禪道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一以仙喻詩，一以禪喻詩，並可稱善喻。「時至骨換」，此以工夫火候言也。至「悟」之一字，則是解粘去縛，單刀直入，第一法門。然禪家求悟在參話頭，詩家求悟參個什麼？此須各人自家理會。「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如是如是。吾友姜香岩恭壽云：「嚴氏以禪喻詩，虞山馮定遠嘗短之，謂夫禪自漢明帝時始，詩莫妙於《三百篇》，時無禪也。」此説謬甚。以禪喻詩，非以禪入詩，所謂臭味在酸鹹外是也，所謂不參死句是也，所謂不拖泥帶水活潑潑地是也，所謂脱胎換骨是也，所謂意起於彼，言在於此，使人領悟即得，不可以呆相求之是也。若馮定遠説，是謂禪和子説偈語、打機鋒也，其於嚴氏之解，謬以千里矣。佛教雖自漢興，然禪説已久，若老若莊，又何爲者也？是馮君不特不知詩之妙，並於禪之説亦貿然矣。

閻名《靜居緒言》 史遷之文，不離經傳，其妙在絕去蹊逕，隨手拈來，即爲己有，錯綜絡脈，長短生情，而成一家之文。昌黎於此悟之，另具鑪錘，自成融冶，又爲昌黎之文。故其論文，以能自立者爲不朽。後之爲文，拘拘繩墨，人云亦云，而爲之不自知愧，反云昌黎只有《毛穎傳》似史遷，餘皆自家文字。嗟乎！史遷似何人耶？今讀杜陵詩，觀其涉時事而達古風，培陳根而出新穎，自行自止，頭頭是道。杜詩韓文，可謂同一關鍵也歟！

施補華《峴傭説詩》 《韋諷錄事宅觀畫馬圖》一首，前半平敘將軍之畫馬；「憶昔」一段，追溯明皇牧馬之蕃，將軍畫馬之妙；今則翠華已逝，畫手猶存。絕大波瀾，無窮感慨，學者熟此，可悟開拓之法。「皆與此圖筋骨同」一句，作鉤勒，更無奔放不收之病，味之。

又 《諸將》、《秋興》、《詠懷古跡》皆集中傑作。分讀合讀，暫讀久讀，觸處皆有領悟。

又　劉長卿《過賈誼宅》詩，『漢文有道』一聯可謂工矣。上聯『芳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疑爲空寫，不知『人去』句卽用庾子日斜』句卽用庾子日斜。可悟運典之妙，水中著鹽，如是如是。

又　王翰《涼州詞》：『蒲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作悲傷語讀便淺；作諧謔語讀便妙，在學人領悟。

又　『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淡寒鴉羨得妙。『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爲愁人住少時』，怨沅、湘怨得妙。可悟含蓄之法。

錢泳《履園譚詩》　有某孝廉作詩善用僻典，尤通釋氏之書，故所作甚多，無一篇曉暢者。一日示余二詩，余口噤不能讀。遂謂人曰：『記得少時誦李、杜詩，似乎首首明白。』聞者大笑。始悟詩文一道，用意要深切，立辭要淺顯，不可取僻書釋典，來雜其中。但看古人詩文，不過將眼面前數千字搬來搬去，便成絕大文章。乃知聖賢學問，亦不過將倫常日用之事，終身行之，便爲希賢希聖，非有六臂三首牛鬼蛇神之異也。

張問陶《船山詩草》卷一三《悟詩圖贈邵五》　悟詩如悟禪，眞空參不壞。一點妙明心，融融大千界。

舒位《瓶水齋詩集》卷一三《與甌北先生論詩並奉題見貽續詩鈔後》　天地有生氣，終古不能死。人受天地中，同此一氣耳。發而爲詩歌，亦是氣所使。如塗塗附非，活潑潑地是。然非讀書多，不能鞭入裏。又非作詩久，不能跳出底。不入不知苦，不出不知旨。君不禁其臣，父不傳之子。臭腐化神奇，或自妙悟始。絢爛歸平淡，必臻險絕止。經以《三百篇》，緯以十七史。縱以五千年，衡以九萬里。鑄出眞性情，鑿成大道理。其氣從空生，生則烏可已。

孫麟趾《詞逕・詞分門户》　高滄婉約，豔麗蒼莽，各分門户。欲高滄學太白、白石。欲婉約學清眞、玉田。欲豔麗學飛卿、夢窗。欲蒼莽學蘋洲、花外。至於融情入景，因此起興，千變萬化，則由於神悟，非言語所能傳也。

高秉《指頭畫說》　書家云，小字宜疏，大字宜密。秉以此悟指畫。大幅法嚴理密，位置穩妥，不可更易毫髮，此書大字法也。冊箑僅尺許爾，開展爲入門之路，宜其欲入而自閉其門，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兩先生

舒徐，饒有海闊天空之勢，令人玩味不盡，此書小字法也。閎里孔潛夫，諱傳焯，長於製硯。嘗曰，小硯一池墨，足書一二大幅，始稱製硯良工。若大硯。墨不敷寫一聯，豈不屈其石乎。此可悟畫之小中見大，尺幅具千里之法。公生平未屈片紙。

秦祖永《桐陰論畫》　初學作畫，先講執筆，其法與學書同。能提得筆起，自然運腕不滯，可以悟合古法矣。

又　細剔竹畫之最有逸趣。南田石谷漁山三家，均各擅長。然各有一種瀟灑之致，絕不相同。南田以逸勝。石谷以能勝，漁山以神勝。三家均可取法。耕煙翁云：凡設青綠，體要嚴重，氣要輕清，得力全在渲暈。學者當細心參之。青綠設色貴有逸氣，方不板滯。石谷青綠色色到家，頗盡其妙。眞從靜悟得來，可以師法。惟逸韻不足，終不免爲識者所譏耳。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　嚴羽《滄浪詩話》，能於蘇、黃大名之餘，破除宋詩局面，亦一時傑出之士。思挽回風氣者。第溯入門工夫，不自《三百篇》始，而始於《離騷》，恐尚非頂顖上作來也。然嚴氏之書，故所作言詩，非溫柔敦厚之本。是又不知宋人率以議論爲詩，故滄浪拈此救之，非得已也。且滄浪謂漢、魏不假妙悟，夫不假妙悟，性情之中聲也。漢、魏尚不假妙悟，況《三百篇》乎？知詩之本者，非滄浪其誰？雖然，以妙悟言詩，猶之可也，以禪言詩則不可。詩乃人生日用中事，禪何爲者？此則文士好佛之結習，非言詩之弊也。晚宋詩人遂以『學詩渾似學參禪』爲七絕首句，互相賡和，纍纍不休，明人亦復效顰。噫！異矣！

又卷二　張文昌《沒蕃故人》詩云：『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語平澹而意沈痛，可與李華『其存其沒』數語並駕。陳陶『無定河邊』二語，緊於李、張而味似少減。此等處難於言說，悟者自悟。

陳僅《竹林答問》　問：嚴滄浪有云：『律詩難於古詩，七律難於五律。』此語頗似駭俗。

滄浪此語，深得詩中三昧，學者自昧昧耳。管韞山曰：『五律人可頓悟，七言則非積學攻苦不能致也。論者謂：如挽百石弓，非腕中有神力者，止到八九分地位』。此言最善於名狀。吾鄉先輩薛千伋先生曰：『七言律法度貴嚴，紀律貴整，音調貴響，不易染指。余見初學後生無不爲七言律，似反以此爲入門之路，宜其欲入而自閉其門，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兩先生

之言旨哉！

又 問：詩當學杜，然苦無下手處，其道何由？

學詩必以杜爲宗，固也，然各有入手處。五古自漢、魏、六朝沿源竟委，而以李、杜、韓、韋爲四海，杜則東溟也。七古由王、李東川、高、岑入手，七律由隨州及大歷十子入手，而皆歸宗於杜。惟五律舍杜無所取法，工力既到，而後涵泳於王、孟、高、岑、二李，以博其趣。蓋先軌轍而後神明，先積學而後頓悟，非是則弊必隨之。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一 滄浪主妙悟，謂『詩有別材，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是言詩中天籟，仍本人力，未嘗教人廢學也。竹垞謂『必儲萬卷於胸，始足以供驅使。』意主於學，正可與嚴說相參。何必執片語以詆古人，而不統觀其全文哉！近代詩家，宗嚴說而誤者，挾枯寂之胸，求渺冥之悟，流連光景，半吐半吞，自矜高格遠韻，以爲超超元著矣。不知其言無物，轉墮虛廓空滑惡習，終無藥可醫也。其以學爲主者，又貪多務博，淹塞靈機，餖飣書卷，如塗塗附，亦不免有類墨豬。不知學問之道，貴得其精英，棄其糟粕也。少陵云『讀書破萬卷』，非謂學乎？『下筆如有神』，非謂悟乎？味此二句，學與悟可一貫矣。

又 詩人以培根柢爲第一義。根柢之學，首重積理養氣。積理云者，非如宋人以理語入詩也，謂讀書涉世，每遇事物，無不求洞析所以然之理，以增長識力耳。勿論九經、廿一史，諸子百家之集，與夫稗官雜記，莫不有理存乎其中。詩人上下古今，讀破萬卷，非但以博覽廣見聞也。讀經則明其義理，辨其典章名物，折衷而歸於一是。讀史則核歷朝之賢奸盛衰，制度建置，及兵形地勢，無不深考，使歷代數千年之成敗因革，悉了然於心目之間。讀諸子百家之集，一切稗官雜記，則務澈所以作書之旨，別白其醇疵得失眞僞，使無遁於鏡照，而又參觀互勘，以悟其通而達其變。設身處地，以會其隱微言外之情，則心心與古人印證，有不得其精意者乎？而又隨時隨地，無不留心，身所閱歷之世故人情，物理事變，莫不洞鑒所當然之故，與所讀之書義，冰釋乳合，交契會悟，約萬殊而豁然貫通，則耳目所及，一游一玩，皆理境也。積蓄融化，洋溢胸中，作詩之際，觸類引伸，滔滔湧赴，本湛深之名理，結奇異之精思，發爲高論，鑄成偉詞，自然迥不猶人矣。此可以用力漸至，而不可猝獲也。

又卷二 古詩音節，須從神骨片段間，體會其抑揚輕重，伸縮緩急，開闔頓挫之妙，得其自然合拍。五音相間，無定而有定之音調節奏，乃能鏗鏘協律，可被管絃。雖穿雲裂石，聲高壯而清揚，然往而復迴，餘音繞梁，言盡而聲不盡，篇終猶有遠韻。以人聲合天籟，故曰詩爲天地元音也。此中妙旨，自非講求平仄所可盡，第不從平仄講求，初學何由致力，漸悟古人不傳之祕哉！王阮亭《平仄定體》、趙秋谷《聲調譜》，初學宜遵之。始從平仄，講求音節，及工夫純熟之候，自能悟詩中天然之音，無不協調矣。

又 學古詩以醞釀涵養爲上乘功夫，然不但求詩於詩也。求詩於詩，必不能超凡入聖，直逼古人。積理於經，養氣於史，鍊識儲材於諸子百家，閱歷體驗於人情世故，格物壯觀於花鳥山水，勿論讀書涉世，接物縱游，皆於詩有益。詩人觸處會心，貫通融悟，蓄積深厚，醞養粹精，一於詩發之，大小淺深，引之即出，其言有物，自然勝人。釋氏所謂大地山河，無非妙諦，即詩家工候純熟之界也。此乃化境神工，決不易到，亦決不可不到者。

又 大雅不作，詩道淪蕪。歸愚自命起衰復古，未免力小任重，舉鼎折脰。然宗旨、規格、法律，一出於正，未可深貶，特才氣短，不能副其志耳。姚姬傳謂其以帖括之餘，攀附風雅，過矣。迹其生平，門戶依傍漁洋，而於有明前後七子之徒及臥子、竹垞諸公遺言緒論，亦多摭拾。故《說詩晬語》所論，雖未入三昧悟，精深微妙之詣，得未曾有，然古今詩家源流正變之別，及各體句調章法規格，則言之娓娓，大旨略具，亦初學發軔之一助。從其言，可望入正路，不致誤於歧途，引人入門，此叟功也。所選諸集，今並盛行，惟《古詩源》一集，矜愼平允，可云公當。蓋生平得力所自，用心良苦。他如唐、明詩及國朝詩之選，徒誇別裁之鑒，未脫門戶之私。罔象失珠，濫收魚目；荊山遺玉，浪採碔砆。按圖索駿，執相求禪，昧密味之中邊，眩寶器之飯色，豈非未得爲得，未證爲證，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乎？蓋滯於有迹，未能空諸所有，悟無聲無臭之最上乘，故不知詩家神功聖詣，自別具大而化之之妙諦也。夫操選政者，以識爲要，識不精，則執格律如奉法吏矣。以貌取詩，所得幾何！

又卷四 體物之功，鑄局之法，斷不可少。此須沈心入理，於經史諸子，推求研究；又於古大家集，盡力用一番設身處地反覆體認工夫；又於物理人情，細心靜驗，始能消除客氣，不執成見，以造精深微妙之詣，得漸近於

自然。從古大才人，未有不由細入悟，而能深造自得者。近代名流，多自用聰明，客氣主事，不能深究古人隱微，少細心會悟工夫，宜其造詣淺近，去古日遠，正坡公所謂『狂花客慧』者也。譬之無根之水雖暴，其涸可立而待，何足恃乎！

戴熙《賜硯齋題畫偶錄》 效雲氣施墨，而無墨處卻成雲氣，此中大有參悟。

又 雲林寥寥數筆，盡取南北宗之精華而遺其糟粕。此作從北宗參入，與雲林貌離而神合。

劉熙載《詩概》 東坡詩善於空諸所有，又善於無中生有，機括實自禪悟中來。以辯才三昧而爲韻言，固宜其舌底瀾翻如是。

沈祥龍《論詞隨筆・詞貴妙悟》 詞得屈子之纏綿悱惻，又須得莊子之超曠空靈。蓋莊子之文，純是寄言，詞能寄言，則如鏡中花，如水中月，有神無迹，色相俱空，此惟在妙悟而已。嚴滄浪云：惟悟乃爲當行，乃爲本色。

江順詒輯《詞學集成》卷八《江順詒續詞品二十則・妙悟》 對鏡忘言，拈花微笑。色本是空，影無遺照。畫理自深，仙心獨抱。參之以禪，常觀其妙。忽然而通，必由深造。一轉秋波，十分春到。

厲志《白華山人詩說》卷一 阮步兵《詠懷》詩，有說是本《雅》、有說是本《騷》，皆言肖其神耳。於此可以悟前人學古之妙。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五《記中白之言》 中白病歿時，年甫半百。生平與余覿面不過數次，晤時必談論竟夕。余出舊作與觀，語余曰：『子於此道，可以窮極高妙，然倉卒不能臻斯境也。』又曰：『子知清眞、白石矣，未知碧山也。悟得碧山，而後可以窮極高妙。』此言在中白病歿之前一年。余初不知其言之懇至也。十餘年來，潛心於碧山，較曩時所作，境地迥別，識力亦開。乃悟先生之言，嘉惠不淺。思以近作就正於先生，而九原已不可作，特記其言如此。

王國維《人間詞話・稼軒用天問體送月》 稼軒中秋飲酒達旦，用天問體作木蘭花慢以送月，曰：『可憐今夜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景東頭。』詞人想像，直悟月輪遶地之理，與科學家密合，可謂神悟。

言志

《尚書・堯典》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略】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蝃蝀》，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實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又《昭公九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

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莊子・天下》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禮記・樂記》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爲僞。

《毛詩序・國風・關雎》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春秋緯・說題辭》（《太平御覽》卷六〇九） 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淡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

嵇康《嵇中散集・聲無哀樂論》 舜命夔龍典樂，教胄子以中和之德也。『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女聽。』夫煩手淫聲，汨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言正樂通平易簡，心澄氣清，以聞音律，出納五言也。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詩言志，歌詠言，操磬鳴琴，以聲依律，述先王之德，故祖考之神來格也。笙鏞以閒，正樂聲希，治修無害，故繁毓蹌蹌然也。樂有節適，九成而已，陰陽調達，和氣均通，故遠鳥來儀也。質而不文，四海合同，故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也。言天下治平，萬物得所，音聲不譁，漠然未兆，故衆官皆和也。故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樂使人無欲，心平氣定，不以肉爲滋味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

陸機《陸士衡文集・遂志賦序》 昔崔豹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系》，此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泛濫，《哀系》俗而時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淸典，《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紋，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虛溫敏，雅人之屬也；衍抑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爲情變乎？余備托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

摯虞《文章流別論》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於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於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劉勰《文心雕龍・徵聖》 鄭伯入陳，以文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

又《宗經》 夫《易》惟談天，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

又《明詩》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略】

贊曰：民生而志，詠歌所含。興發皇世，風流《二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又《樂府》 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

八閩，爰乃皇時。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爲南音；有娀謠乎飛燕，始爲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元作麾思於西河，西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婦，謳吟土風，詩官採言，樂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

又《詮賦》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又《雜文》 自對問以後，東方朔效而廣之，名爲客難。託古慰志，疏而有辨。揚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爲工。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閒》，密而兼雅；崔寔《客譏》，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奧而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疏；崔駰《客咨》，意榮而文悴。斯類甚衆，無所取裁矣。原茲文之設，迺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於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

又《書記》 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

又《情采》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

又《才略》 潘勗憲經以騁才，故絕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

蕭統《文選序》 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爲時，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蕭綱《請尚書左丞賀琛奉述制旨毛詩義表》 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敦序。故東魯夢周，窮茲刪採；西河邵魏，著彼纘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禮。以爲陳徐雅頌，齊肯非一，燕韓篇什，適疾多端；北海鄭君，徒逢箋釋，南郡太守，空爲異序。庶令中和永播，碩學知宗；大賢負師，國子咸紹。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

又《昭明太子集序》 至於登高體物，展詩言志，金鉉玉輝，霞章霧密，致深黃竹，文冠綠槐，控引解騷，包羅比興。銘及盤盂，贊通圖象，七高愈疾之旨，表有殊健之則，碑窮典正。每出則車馬盈衢，課無失體；纔成則列肆傳寫，紙爲之貴。言隨手變，麗而不淫。

駱賓王《和閨情詩啓》 賓王啓：學士袁慶隆奉宣教旨，垂視《閨情詩》並《序》。跪發珠韜，伏膺玉札，類西秦之鏡，照徹心靈，同南指之車，導引迷誤。竊惟詩之興作，兆基邃古。唐歌虞詠，始載典謨；商頌周雅，方陳金石。其後言志緣情，二京斯盛；含毫瀝思，魏、晉彌繁。布在縑簡，差可商略。李都尉駕鶩之詞，纏綿巧妙；班婕妤霜雪之句，發越清回。平子桂林，理在文外；伯喈翠鳥，意盡行間。河朔詞人，王、劉爲稱首；洛陽才子，潘、左爲先覺。若乃子建之牢籠羣彥，士衡之籍甚一時，並文苑之羽儀，詩人之龜鏡。

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全唐文》卷二二五） 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雜。然則心不可蘊，故發揮以形容；辭不可陋，故錯綜以潤色。萬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雜，出無聲之境。非窮神體妙，其孰能與於此乎？

王昌齡《論文意》（《日釋空海《文鏡祕府論》南卷） 詩本志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然後書之於紙也。高手作勢，一句別更起意，其次兩句起意，意如湧煙，從地昇天，向後漸高漸高，不可階上也。下手下句弱於上句，不看向背，不立意宗，皆不堪也。

柳冕《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全唐文》卷五二七） 前所寄拙文，不爲文以言之，蓋有謂而爲之。昔堯、舜歿，《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爲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爲道，言而爲經，行而爲教，聲而爲律，和而爲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

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爲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爲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爲美矣。

皮日休《松陵集序》　故才之用也，廣之爲滄溟，細之爲溝瀆；高之爲山岳，碎之爲瓦礫；美之爲西子，惡之爲敦洽；壯之爲武賁，弱之爲處女；大則八荒之外不可窮，小則一毫之末不可見。苟其才如是，復能善用之，則庖丁之牛，扁之輪，郢之斤，不足謂其神解也。噫！古之士窮達必形於歌詠，苟欲見乎志，非文不能宣也，於是爲其詞。詞之作，固不可獨善，必須人以成之。

黃滔《唐黃御史公集》卷七《答陳磻隱論詩書》　錫以長牋，飾之過辭，初捧之而驚悸，旋諷之而踴躍。踴躍之謂，如見古賢焉。何也？希畋示以先立行，次立言，言行相扶。言爲心師，志之所之以爲詩，斯乃典謨訓誥也。且詩本於國風王澤，將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詩人乎？今以世言之者，謂誰是如見古賢焉。況其籠絡乎天地日月，出沒其希夷恍惚。着物象謂之文，動物情謂之聲。文不正則聲不應。何以謂之不正不應？天地萬物，物物各有其狀，各有其態，指言之不當則不應。繇是聖人刪詩，取之合於《韶武》，故能動天地，感鬼神。其次亦猶琴之舞鶴躍魚，歌之遏雲落塵，蓋聲之志也。琴之與歌苟爾，況惟詩乎！

邵雍《擊壤集自序》　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慼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慼，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

又《擊壤集》卷一八《詩畫吟》　畫筆善狀物，長於運丹青；丹青人巧思，萬物無遁形。詩畫善狀物，長於運丹誠；丹誠入秀句，萬物無遁情。詩者人之志，言者心之聲，志因言以發，聲因律而成。多識於鳥獸，豈止毛與翎；多識於草木，豈止枝與莖。不有《風》、《雅》、《頌》，何由知功名；不有賦比興，何由知廢興。觀朝廷盛事，壯社稷威靈；有湯武締構，無幽厲欹傾。知得之艱難，肯失之驕矜。去巨蠹奸邪，進不世賢能。擇陰陽粹美，索天地精英。籍江山清潤，揭日月光榮。收之爲民極，著之爲國經。播之於金石，奏之於大庭。感之以人心，告之以神明。人神之胥悅，此所謂和聲。既有虞舜歌，豈無皐陶賡；既有仲尼刪，豈無季札聽。必欲樂天下，捨詩安足憑？得吾之緒餘，自可致昇平。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　建安陶阮以前詩，專以言志；潘陸以後詩，專以詠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詩人之本意，詠物特詩人之餘事。古詩蘇、李、曹、劉、陶、阮本不期於詠物，而詠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復及。其情眞，其味長，其氣勝，視《三百篇》幾於無愧，凡以得詩人之本意也。潘、陸以後，專意詠物，雕鐫刻鏤之工日以增，而詩人之本旨掃地盡矣。

又　詩以用事爲博，始於顏光祿而極於杜子美。以押韻爲工，始於韓退之而極於蘇黃。然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豈專意於詠物哉？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本以言婦人清夜獨居愁思之功，非以詠月也，而後人詠月之句，雖極其工巧，終莫能及。淵明『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本以言郊居閒適之趣，非以詠田園，而後人詠田園之句，雖極其工巧，終莫能及。故曰『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詠歎之。詠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後人所謂含不盡之意者此也，用事押韻，何足道哉！　蘇黃用事押韻之工，至矣盡矣，然究其實，乃詩人中一害，使後生只知用事押韻之爲詩，而不知詠物之爲工，言志之爲本也，風雅自此掃地矣。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卷三　吟詠情性，總合而言志謂之詩。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九《答楊宋卿》　熹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　亦視其志之所向

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

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

包恢《敝帚稿略》卷二《答曾子華論詩》 況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今人只容易看過，多不經思。詩自志出者也，不反求於志，而徒外求於詩，猶表邪而求其影之正也，奚可得哉！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豈苟作者哉！後世詩之高者，若陶與李杜者難矣。陶之冲澹閒靜，自謂是羲皇上人，此其志也。『種豆南山』之詩，其用志深矣。『羲皇去我久』一篇，又直嘆孔子之學不傳，而竊有志焉。惟其志如此，故其詩亦如此。今人讀其詩，不知如何而讀之哉？如李如杜，同此其選也。李之『晏坐寂不動，澹然冥眞心』。杜之『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雖未免雜於異端，其志亦高於人幾等矣。宜其詩至於能泣鬼神，驅癘癘，非他人之所敢望也。今之言詩者，不知其果何如哉？近世名公嘗有言曰：『人心惟危，天命不易。學者於日用之間，如排浮萍，盡流水，隨止合，則見於紙上，山小水淺，無足疑者。』此可以言志與詩矣。

方回《桐江集·趙賓暘詩集序》 舜之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今所謂永言、依永、和聲者，泯不復傳，惟言志尚可論耳！舜之言『喜起』，皐之言『明良』。此詩也，卽皐舜之志也。由求赤點所言雖異，皆一時無韻之詩也。《大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彼塵汗俗染者，董鼎滿腸胃，嗜慾浸骨髓，雖竭力文飾乎外，自以爲近，而相去愈遠。

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七《張北山和陶集序》 詩得於言，言得於聲依永，律和聲。』今所謂永言、依永、和聲者，泯不復傳，惟言志尚可論耳！舜之言『喜起』，皐之言『明良』。此詩也，卽皐舜之志也。由求赤點所言雖異，皆一時無韻之詩也。《大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彼塵汗俗染者，董鼎滿腸胃，嗜慾浸骨髓，雖竭力文飾乎外，自以爲近，而相去愈遠。

楊維楨《東維子文集》卷七《張北山和陶集序》 詩得於言，言得於志。人各有志有言，以爲詩，非迹人以得之者也。東坡和淵明詩，非故假詩於淵明也。具解有合於淵明者，故和其詩，不知詩之爲淵明、爲東坡也。涪翁曰：『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固不同，氣味乃相似。』蓋知東坡之詩可比淵明矣。

劉基《誠意伯文集》卷五《唱和集序》 古人有言曰：君子居廟堂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夫人之有心，不能如土瓦木石之塊然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伊尹思天下有一夫之不獲，則心愧恥若撻於市。是皆以天下爲己憂，而卒遂其志。故見諸行事，而不形於言。若其發爲歌詩，流而爲詠嘆，則必其所有沉埋抑挫，鬱不得展，故假是以攄其懷，豈得已哉！是故文王有拘幽之操，孔子有將歸之引，聖人不能免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先生採而陳之，以觀氏風，遠下情，其所繫者，不小矣。故祭公謀父賦《祈招》，以感穆王，穆王早寤焉，周室賴以不壞，詩之力也。是故家父之誦，寺人之意，仲尼咸取焉。縱不能救當時之失，而亦可以垂戒警於後世，夫豈徒哉！故漆室一女子也，倚楹而嘅，憂動魯國，而況於委質爲臣者哉！

蘇伯衡《蘇平仲文集》卷五《雁山樵唱詩集序》 言之精者之謂文，詩又文之精者也，夫豈易爲哉！然古詩《三百篇》，有出於小夫婦人而可與能，則又若無難者，是何歟？《大序》不云乎：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譬如天地之間，形氣相軋，而聲出焉。蓋莫之爲而爲者，夫何難之有？自古詩變而爲《選》，《選》變而爲律，天下之爲詩者，不必皆本乎志，騖於茫昧之域，窘於聲偶研揣之間，取聲之韻，合言之文，斯不易矣。又況不能積歲月之勞，極其材力之所至，而徒模擬以爲工，而欲馳騁以盡夫人情物理之妙，宜其愈難哉。是故知詩之作，在言其志，則可謂善於詩者矣。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四〇《園中四興詩集序》 古詩人之作，凡以寫其志之所之者耳。或有感遇，或有所觸發，或有懷思，或有所憂喜，或有所美刺，類此始作之。故《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後世固有擬古作者，然往往以應人之求而已。嗟夫！詩可以求而作哉？吾志未嘗有所之也，何有於言？吾言未嘗有所發也，何有於詩？於是其詩之出，一如醫家所謂狂感譫語，莫知其所之所發者也。

李東陽《懷麓堂全集》文前稿《王成山人詩集序》 夫詩者，人之志興存焉。故觀俗之美與人之賢者，必於詩。今之爲詩者，亦或牽綴刻削，反有失其志之正。信乎有德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之志興不啻乎詩，不幸而不見於世，非其詩孰可與傳者？此輯詩者之志也。古稱詩人達少而多窮，其固然者之與適然，固未暇論。然其窮也，人莫不悲之。其悲之者，亦不必皆賢也。而徒以其詩，況非獨詩人哉！予恒謂天下之士，必有負奇抱傑老死於巖穴之下者。

李夢陽《空同先生集》卷五一《張生詩序》 夫詩，發之情乎？聲

氣其區乎？正變者時乎？夫詩言志，志有通塞，則悲懽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也。至其爲聲也，則剛柔異而抑揚殊。何也？氣使之也。是故秦、魏不貫調，齊、衛各擅節，其區異也。唐之詩最李、杜，方以北人也。而張生者，滇產也，其爲詩杜，何也？夫張生者，志非通也，其《春園之亂》曰：『舊醅野客，新蔌盤飧。』茲其情又何懽也。夫鴈均也，聲嗅嗅而秋，雝雝而春，非時使之然邪？故聲時則易情，時則遷，常則正，遷則變，正則典，變則激，典則和，激則憤。故正之世，二《南》鏘於房中，《雅》、《頌》鏘於廟庭。而其變也，諷刺憂懼之音作，而來儀率舞之奏亡矣！於是《考槃》、《載吟》、《伐檀》、《有詠》、《北風其涼》之篇興，而《十畝之間》之歌倡矣。斯所謂恬塞棄通，以懽祛悲者也。夫大人尚兼，君子恥獨，故《卷阿》之章曰：『梧桐生矣，於彼高崗。鳳凰鳴矣，於彼朝陽。』言士貴及時樹勳也。

楊慎《升菴詩話》卷一二《樂曲名解》　《古今樂錄》云：『倡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啓》曰：『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敘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豔」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

湯顯祖《湯顯祖詩文集》卷五〇《董解元西廂題辭》　余於聲律之道，瞠乎未入其室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志也者，情也。先民所謂發乎情，止乎體義者，是也。嗟乎，萬物之情，各有其志。董以董之情而索崔、張之情於花月徘徊之間，余亦以余之情而索董之情於筆墨烟波之際。董之發乎情也，鏗金戛石，可以如抗而如墜。余之發乎情也，宴酣嘯傲，可以以翱而以翔。然則余於定律和聲處，雖於古人未之逮焉，而至如《書》之所稱爲言爲永者，殆庶幾其近之矣。清遠道人書於玉茗堂。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三二《徐元歎詩序》　雖然，此益未易言也。其必有所以導之。導之之法維何？亦反其所以爲詩者而已。《書》不云乎：『詩言志，歌永言。』詩不本於言志，非詩也。歌不足以永言，非歌也。宣己諭物，言志之方也。文從字順，永言之則也。寧質而無佻，寧正而無傾，寧貧而無儇，寧弱而無剽，寧爲長天晴日，無爲盲風濛雨；寧爲清渠細流，無爲濁沙惡潦；寧爲鶉衣短褐之蕭條，無爲天吳紫鳳之補坼；寧爲粗糲之果腹，無爲茶蓼之螫唇；寧爲書生之步趨，無爲巫師之鼓舞；寧爲老生之莊語，無爲酒徒之狂詈；寧病而呻吟，無夢而厭寐；寧人而寢貌，無鬼而假面；寧木客而脊吟，無幽獨君而晝語。導之於晦蒙狂易之日，而徐反諸言志詠言之故，詩之道其庶幾乎？

馮班《鈍吟雜錄・古今樂府論》　古詩皆樂也，文士爲之辭曰詩，樂工協之於鍾呂爲樂。自後世文士或不閑樂律，言志之文，乃有不可施於樂者，故詩與樂畫境。文士所造樂府，如陳思王、陸士衡，於時謂之『乖調』。劉彥和以爲『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則是文人樂府，亦有不諧鍾呂，直自爲詩者矣。

金人瑞《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序》　夫詩之爲言詩也。詩之爲物志也，謂心之所之也。心之所之必於無邪，此孔子之法也。心之所之必於無邪，而言之所之不必其皆無邪，此則鄭、衛不能全刪，爲孔子之戚也。今也一敬遵於孔子之法，又乘之以一日之權，而使心之所之必於無邪，言之所之亦必於無邪，然則唐之律詩，其眞爲《三百》之所未嘗有也。

毛先舒《潠書》卷三《文論三》　秘康云：『人無志，非人也。』余亦曰：文無志，非文也。雖然，難已。義理明則性情正，性情正則道勝，道勝則志立，立而不移則明見是非。蓄之爲德，發之爲文，吾未見志未有定而能爲文者也，況無志乎！

葉燮《原詩》卷三《外篇上》　《虞書》稱：『詩言志。』志也者，訓詁爲心之所之，在釋氏所謂種子也。志之發端，雅有高卑大小遠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識、膽、力四語充之，則其仰觀俯察，遇物觸景之會，勃然而興，旁見側出，才氣心思，溢於筆墨之外。志高則其言潔，志大則其辭弘，志遠則其旨永，如是者其詩必傳，正不必斤斤爭工拙於一字一句之間。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八《王先生言遠詩序》　彝尊嘗聞古之說詩者矣，其言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言其志謂之詩。』又曰：『詩者，人心之操也。』又曰：『詩，持也，自持其心也。』又曰：『詩，性之符也。』蓋必情動乎中，不容已於言而後作，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各操持其心性所得，而莫或同焉』。

顧正、嘉以後，言詩者本嚴羽、楊士弘、高棅之說，一主乎唐，而又析唐爲四，以初、盛爲正始正音，目中、晚爲接武遺響，斤斤權格律聲調之高下，使出

於一。吾言其志，將以唐人之志爲志，吾持其心，乃以唐人之心爲心，其於吾心性何與焉？至謂唐以後事不必使，唐以後書不必讀，則惑人之甚者矣。韓退之有云：『惟古於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辭非己出，未有不流爲剽賊者。若王先生言遠，庶幾辭必己出者與？

又《沈明府不羈集序》 吾言吾志之謂詩。言之工，足以伸吾志，言之不工，亦不失吾志之所存。乃旁有人焉，必欲進之古人之域，曰詩有格也，有式也。於是別世代之升降，權聲律之高下，分體製之正變，範圍之，勿使逸出矩矱繩尺之外，於古人則合矣，是豈吾言志之初心哉？且詩亦何常格之有，關之詩不同乎二南，鄭、衛之詩不同乎唐、魏，《周頌》簡而《魯頌》繁，《大雅》多樂而《小雅》多怨，亦各言其志焉而已。唐以賦詩取士，作者期見收於有司，若射之志於穀，故於詩有格、有式、有例、有密旨、有祕術、有主客之圖，無異揣摹捭闔之學。今也不然，仕乎朝者，賡颺盛際；歸乎田者，歌咏太平。既無得失之患存於中，而何格式之限。

王士禎、張篤慶、張實居答郎廷槐問《師友詩傳錄》 問：『聞之家四兄云：『志非言不形，言非詩不彰。』是三者果相需而爲用歟？』

阮亭答：『《尚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千古言詩之妙諦眞詮也。故知志非言不形，言非詩不彰，祖諸此矣。何謂志？『石韞玉而山以輝，水懷珠而川以媚』是也；何謂言？『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詞也貴妍』是也；何謂詩？『既緣情而綺靡，亦體物而瀏亮』，『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是也。昌黎云：『《詩》正而葩。』豈不然歟？』

龐塏《詩義固說》卷上 古今人之論詩者多矣，大要稱說於篇中之詞，而未深求於言中之志，所謂從流下而忘反者也。試觀《三百篇》以暨漢、魏，其所爲詩，內達其性情之欲言，而外循乎淺深條理之節，字字有法，言言皆道，所以諷咏而不厭也。

又卷下 禪者云：『生路漸熟，熟路漸生。』勒拉字眼，塗抹煙雲，詩家熟路也。由志敷言，即言見志，生路也。學者一意爲言志之詩，不屑爲修詞之詩，初時亦覺難入，追琢既久，自學有階可升，勒拉塗抹之途荒，而抒意言志之途熟，便可到家矣。

又 又曰：《書》云：『詩言志。』卜子曰：『發乎性情。』性情之發爲志，而形之於言爲詩，風人之義也。後人不明此義，但粉飾字句以爲詩，烏得有詩哉！漢、魏之詩，能言其志，故學爲詩者不可不讀也。

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 士衡舊推大家，然通瞻自足，而絢綵無力，遂開出排偶一家。降自齊、梁，專工隊仗，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臥，未必非陸氏爲之濫觴也。所撰《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言志章教，惟資塗澤，先失詩人之旨。

又卷下 點染風花，何妨少爲失實？若小小送別，而動欲沾巾；聊作旅人，而便云萬里。登陟培塿，比擬華嵩；偶遇庸人，頌言良哲。以至本居泉石，更懷遯世之思；業處歡娛，忽作窮途之哭。準之立言，皆爲失體。《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本乎志以成詩，惡有數者之患？

薛雪《一瓢詩話》 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要知心正則無不正，學詩者尤爲喫緊。蓋詩以道性情，感發所至，心若不正，豈可含毫覓句？或問曰：『諺云歪詩，何謂也？』余曰：『詩者，心之言，志之聲也。心不正，則言不正；志不正，則聲不正；心志不正，則詩亦不正。名之曰歪，不亦宜乎？』

陳梓《刪後集》卷一六《與沈南谷》 詩言志，本無取於富麗。子曰：『辭達而已。』格律聲調何爲哉？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香山雖大家，其俗處不可學。玉川粗率，固當別論。若堯夫《擊壤》以德勝，不容作詩觀。至誠齋則鄙俚極矣。語水主張太過，蓋疾世之爲僞唐詩者。如七子之膚廓，不覺矯枉過正耳。

鄒一桂《小山畫譜》卷下《徐黃畫體》 宋郭若虛論徐黃畫體。諺云：黃家富貴，徐熙野逸。此不惟各言其志，亦耳目所習得之手而應之心也。黃筌與其子居寀，始事蜀爲待詔。筌累遷如京副使。既歸朝，筌爲宮贊居寀服舊職，皆給事禁中，多寫禁籞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石。今傳世之桃花、鷹鵰、純白雉兔、金盆鵝鴿、孔雀、龜鶴之類是也。徐熙江南處士，志節高邁，放達不羈，多狀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鳥、淵魚，今傳世之鳧、雁、鷺鷥、蒲藻、蝦魚、叢蠆、折枝、園疏、藥苗之類是也。二者春蘭秋菊，各擅重名。下筆成珍，揮毫可範。復有居寀兄居寶，徐熙之孫崇嗣、崇矩，皆能傳授家學。蜀中則有刁光允、劉贊、勝昌祐、夏侯延祐、李懷袞；江南則有唐希雅，希雅之孫中祚及宿；都下則有李符李吉之儔。皆守其派。

黃子雲《野鴻詩的》 古人特創一題，作爲詩歌，蓋由情不自禁，言出

乎中，有風動瀾回之妙。後人動欲摹擬，不閣乎理，即滯於物，雖極意翻新，不能越其範圍。若傅毅《七激》、張衡《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傅玄《七林》，皆規倣枚乘《七發》，猶未能高駕前修。今藝林之士，豈更有度越數公者哉？要之，各言其志，或者不求似而反似之也。

劉大櫆《海峯先生文集》卷三《左仲郭詩序》　夫詩成於音，音成於聲，聲成於言，言成於志。志平則音和，志哀則音促，志敬則音凝，志佚則音蕩，故聖人樂觀焉。夫然後奏之以金石，吹之以管笙，宮以宮倡，徵以徵和，高下疾徐，莫不中節，屈伸俯仰，雜而成文。有詩而君臣之志通也，有詩而父子兄弟之恩洽也，有詩而夫婦之好永也。夫詩何負於人哉？蓋孔子嘗弦歌三百以求合於《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不學詩，無以言。』詩成而禮樂之化行矣。

紀昀《紀文達公遺集》卷九《郭茗山詩集序》　鍾嶸以後，詩話冗雜如牛毛，而要其本旨，不出聖人之一語，《書》稱『詩言志』是也。蓋志者，性情之所之，亦即人品學問之所見。富貴之場，不能爲恬淡之詞。強而爲之，必不工；即工，亦終有毫釐差。阮亭先生《論詩絕句》有曰：『風懷澄澹推韋、柳，佳處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絃指妙，柳州那得並蘇州。』豈非柳州猶役役功名，蘇州則掃地焚香，泊然高寄乎？飴山老人持詩中有人之說，亦是意焉耳。

又《鶴街詩稿序》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古之風人特自寫其悲愉，旁抒其美刺而已。心靈百變，物色萬端，逢所感觸，遂生寄託，寄託既遠，興象彌深，於是緣情之什漸化爲文章。如食本以養生，而八珍五鼎緣以講滋味；衣本以禦寒，而纂組錦繡緣以講工巧。相沿而至，莫知其然而亦遂相沿不可廢，故體格日新，宗派日別，作者各以其才力學問智角賢爭，詩之變態遂至於肄首不能算。然自漢、魏以至今日，其源流正變，勝負得失，雖相競者非一日，而撮其大概，不過擬議變化之兩途。從擬議之說最著者，無過青邱，仿漢、魏似漢、魏，仿六朝似六朝，仿唐似唐，仿宋似宋，而間青邱之體裁如何，則莫能舉也。從變化之說最著者無過鐵崖，怪怪奇奇，不能方物，而卒不能解文妖之目，其亦勞而鮮功乎。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六《李南澗詩集序》　予不喜作詩，尤不喜序人之詩。以爲詩者志也，非意所欲言而強而爲之，妄也；不知其人志趣所在而強爲之辭，贅也。韓子之言曰『物不得其平則鳴』，吾謂鳴者出於天性之自然，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鳴之善者，非有所不平也。鳥何不平於春，蟲何不平於秋，世之悻悻然怒、戚戚然憂者，未必其能鳴也。歐陽子之言曰『詩非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吾謂詩之最工者周文公、召康公、尹吉甫、衛武公，皆未嘗窮；晉之陶淵明，窮矣，而詩不常自言其窮，乃其所以愈工也。若乃前導八駿而稱放廢，家藂巨萬而歎窶貧，舍己之富貴不言，翻託於窮者之詞，無論不工，雖工奚益？予持此論久矣。其後交李子南澗，乃不相謀而相合焉。

錢泳《履園譚詩》　余嘗論詩無格律，視古人詩即爲格，詩之中節者即爲律。詩言志也，志人人殊，詩亦人人殊，各有天分，各有出筆，如雲之行、水之流，未可以格律拘也。故韓、杜不能強其作王、孟，溫、李不能強其作韋、柳。如松柏之性，傲雪凌霜；桃李之姿，開華結實。豈能強松柏之開花，逼桃李之傲雪哉？《尚書》曰：『聲依永，律和聲。』即謂之格律可也。

張惠言《茗柯文編》初編《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論曰：賦烏乎統？曰：統乎志。志烏乎歸？曰：歸乎正。夫民有感於心，有概於事，有達於性，有鬱於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於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變化：天之漻漻，地之嚖嚖；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嵬杳伏，畏佳林木，振戹谿谷；風雲霧霏，霆震寒暑；雨則爲雪，霜則爲露；生殺之代，新而嬗故；鳥獸與魚，草木之華，蟲走蝘趨；陵變谷易，震動薄蝕；人事老少，生死傾植；禮樂戰鬬，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士寡婦，愉佚愕駭。有動於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爲言。於是錯綜其詞，回互其理，鏗鏘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爲《詩》。《詩》之義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體，主於一而用其五。故《風》有《雅》、《頌》焉，《雅》有《頌》焉，有《風》焉，《烝民》、《崧高》是也。周澤衰，禮樂缺，《詩》終三百，文學之統熄。古聖人之美言、規矩之奧趣，鬱而不發，則有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詞表恉，譬物連類，述三王之道，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外，發芳香之鬯；不謀同俛，並名爲賦。故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藻麗之士，祖述憲章，厥製益繁。然其能者之爲之，愉暢輸寫，盡其物，和其志，變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爲之，則流遁忘反，壞亂而不可紀。

焦循《雕菰樓集》卷一四《答黃春谷論詩書》　《毛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又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古人本事親從兄之樂，而至於手舞足蹈，不幸遭值變故，牢愁哀怨，不可告人，均發於聲音而爲詩。故其哀樂之致不必盡露於辭，而常溢於言外，譬之於琴，指已離弦而音猶在耳，是非寄托遙深，何以有此？是故孟子論說詩之法在『以意逆志』，而不以辭。辭，外也；意、志，內也。說詩者徒以辭謂之固，作詩者徒以辭又何以爲詩哉！

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　言志者必自得，無邪者不爲人。是故古人之詩，本之於性天，養之以經籍，內無怵迫苟且之心，外無夸張淺露之狀；天地之間，風雲日月，人情物態，無往非吾詩之所自出，與之貫輸於無窮。此即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左右逢原之說也，不爲人故也。後世之士，若不爲人，則不復學詩；搦管之先，祇求勝人，多作之後，遂思傳世，雖久而成集，閱之幾無一言之可存。何也？彼原未嘗學詩也。分曹詠物之作，酬和疊韻之體，諛頌悅人之篇，餖飣考古之製，窮工極巧，濶漫浩汗，何益於身心，何裨於政教？作者詡能手，誦者稱國工，名家不能掃除，餘子倚爲活計，紛紛籍籍，皆孔子所謂爲人者也。此烏得有自得之一時，使人一唱三歎諷尋不置哉！

朱庭珍《筱園詩話》卷四　詩所以言志，又道性情之具也。性寂於中，有觸則動，有感遂遷，而情生矣。情生則意立，意者志之所寄，而情流行其中，因託於聲以見於詞，聲與詞意相經緯以成詩，故可以章志貞教，怡性達情也。是以詩貴眞意。眞意者，本於志以樹骨，本於情以生文，乃詩家之源，即詩家之先天。至修詞工夫，如選聲配色之類，皆後起粉飾之事，特其末焉耳。詩人首重鍊意以此。慘淡經營於方寸之中，以思引意，以才輔意，以氣行意，以筆宣意，使意發爲詞，詞足達意。而意中意外，志隱躍其欲現，情悱惻其莫窮，斯言之有物，衷懷幾若揭焉。故可以感動後人，以意逆志，雖地隔千里，時閱百代，而心心相印，如見其人，所謂言爲心聲，人各有眞是也。後人不肯稱情而言，意與心違，匿情激志，以形於言，不惟喜怒哀樂，均失其眞，即言與人，亦迥不相符。『言僞而辨』，亦安用之！此古人所以多眞君子，而後人所以多僞君子也。豈非速朽之道，安望傳哉！

劉熙載《詩概》　詩之所貴於言志者，須是以直溫寬栗爲本。不然，則其爲志也荒矣，如《樂記》所謂『喬志』、『溺志』是也。

又　古人因志而有詩，後人先去作詩，卻推究到詩不可以徒作，因將志入裏來，已是倒做了，況無與於志者乎！

又《詞概・律和聲本於詩言志》　詞固必期合律，然雅頌合律，桑間濮上亦未嘗不合律也。律和聲，本於詩言志，可爲專講律者，進一格焉。

沈祥龍《論詞隨筆・詞導源於詩》　詞導源於詩，詩言志，詞亦貴乎言志。淫蕩之志可言乎哉？「瓊樓玉宇」，識其忠愛，『缺月疏桐』，歎其高妙，由於志之正也。若綺羅香澤之態，所在多有，則其志可知矣。

譚獻《復堂詞話・復堂詞錄序》　敘曰：『詞爲詩餘，非徒詩之餘，而樂府之餘也。律呂廢墜，則聲音衰息。聲音衰息，則風俗遷改。樂經亡而六藝不完，樂府之官廢，而四始六義之遺，蕩焉泯焉。夫音有抗隊，故句有長短。聲有抑揚，故韻有緩促。生今日而求樂之似，不得不有取於詞矣。唐人樂府，多采五七言絕句。自李太白創詞調，比至宋初，慢詞尚少。至大晟之署，應天長、瑞鶴仙之屬，上薦郊廊，拓大厥宇，正變日備。愚謂詞不必無頌，而大旨近雅。於雅不能大，然亦非小，殆雅之變者歟。其感人也尤捷，無有遠近幽深，風之使來。是故比興之義，升降之故，視詩較著，夫亦在於爲之者矣。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絜行芳，而後洋洋乎會於風雅。琱琢曼辭，蕩而不反，文焉而不物者，過矣靡矣，又豈詞之本然也哉。獻十有五而學詩，二十二旅病會稽，乃始爲詞，未嘗深觀之也。然喜尋其恉於人事，論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三十而後，審其流別，乃復得先正緒言以相啓發。年踰四十，益明於古樂之似在樂府，樂府之餘在詞。昔云：『禮失而求之野。』其諸樂失，而求之詞乎。然而靡曼熒眩，變本加厲，日出而不窮，因是以鄙夷焉，揮斥焉。又其爲體，固不必與莊語也，而後側出其言，旁通其情，觸類以感，充類以盡。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言思擬議之窮，而喜怒哀樂之相發，嚮之未有得於詩者，今遂有得於詞。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五《大雅集序》　序《大雅集》云：『太白詩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然詩教雖衰，而談詩者猶得所祖禰。詞至兩宋而後，幾成絕響。古之爲詞者，志有所屬，而故鬱其辭，情有所感，而或隱其義。而要皆本諸風騷，歸於忠厚。自新聲競作，懷才之士，皆不免爲風氣所囿，務取悅人，不復求本原所在。迦陵以豪放爲蘇、辛，而失其沉鬱。竹垞以清和爲姜、史，而昧厥旨歸。下此者更無論矣，無往不復。皋文溯其源，

蒿庵引其緒，兩宋宗風，一燈不滅。斯編之錄，猶是志也。」錄大雅集。

載道（明道）

崔恭《唐右補闕梁肅文集序》（《全唐文》卷四八〇） 若夫明是非，探得失，乃作《西伯稱王議》；宗道德，美功成，作《磻溪銘》、《四皓贊》、《釣臺碑》、《圮橋碑》；緊當世，激清風，作《先賢贊》、《獨孤常州集序》、《觀講論語序》；美藝文，善章句，作《李補闕集序》、《隱士李君遺文序》；備教化，彰諷詠，作《中書侍郎贈太子太傅李公集序》、《開國公包君集序》；總名實，樹遺風，作《常州獨孤公遺愛頌》、《太常卿常山郡開國公崔公神道碑》；惡戎醜，思康濟，作《兵箴》；敍宗系，思祖德，作《述初賦》；病流濫，悅故居，作《過舊園賦》；明大道，宗有德，作《受命寶賦》。其餘言志導情，記會敍別，總存諸集錄。

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四《答韋中玄論師道書》 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實，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白。

孫樵《孫可之文集》卷三《與友人論文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關者，然不有所竟。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

又《與王霖秀才書》 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又似遠人入大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以極西郭耶？

智圓《閑居編》卷二九《送庶幾序》 夫所謂古文者，宗古道而立言，言必明乎古道也。古道者何，聖師仲尼所行之道也。昔者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六經大備。要其所歸，無越仁義五常也。仁義五常謂之古道也。若將有志於斯文也，必也研幾乎五常之道，不失於中而達乎變，變而通，通則久，久而合。道既得之於心矣，然後吐之爲文章，敷之爲教化，俾爲君者如勛華，爲臣者如元愷，天下之民如堯舜之民，救時之弊，明政之失，不順非，不多愛。苟與世齟齬，言不見用，亦冀垂空言於百世之下，闡明四代之訓。覽之者有以知帝王之道可貴，霸戰之道可賤，仁義敦，禮樂作，俾淳風之不墜，而名揚於青史。蓋爲文之志也。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四《語錄》 答曾宅之一書甚詳。棱山一日對學者言曰：『文所以前道，辭達足矣。』意有所屬也。先生正色而言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方是文。文不到這裏，說甚文。』

劉壎《水雲村稿》卷一一《答友人論時文書》 愛文而不愛國，卹士類之不得試，而不卹廟社之爲墟。由是言之，斯文也，在今日爲背時之文，在當日爲亡國之具，夫安忍言之！今君之言曰：吾非樂爲時文也，吾平生長技止是，舍是無以自見，且無以應庠序之季考也。此言逾可悲耳！學以明理，文以載道，其妙在乎自得，豈爲銜友朋，校短長計哉！誠不得已而應課

試，姑用君所已能，正亦自足，奚必自苦而求深，求深而擅場，正不過三數人中取一魁亞，正復何可語人！ 吾儕一等俱非妙齡壯齒，此去日減一日，歲月幾何？ 不於聖賢高明光大之趣求得一二，乃汨汨焉爲是不切於用者，以迷其本心，益可哀也已！ 異時將書以示後曰：有時文幾十篇行於世，則可乎？ 君始卷懷而從事於上上者，愚將觀其進焉。不宣。

宋濂《宋文憲公文集》卷二五《文原》跋語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唯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榛荆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徑僻徑耳，舉確邪蹊耳，胡可行哉！ 予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整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揉龐雜，略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爲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 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予復悲世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也。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九《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汪琬《堯峯文鈔》卷三二《答陳霧公論文書》 嘗聞儒者之言曰：『文者載道之器。』又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僕竊謂此言亦少夸矣。古之載道之文，自六經、《語》、《孟》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東西銘》，程、朱二子之傳注，庶幾近之。雖《法言》、《中說》，猶不免後人之議，而況他文乎？ 至於爲文之有寄託也，此則出於立言者之意也，非所謂道也。如屈原作《離騷》，則託諸美人香草，登閬風，至縣圃，以寄其佯狂；司馬遷作《史記》，則託諸游俠、貨殖、酷政、荆卿輕生慕義之徒，以寄其感激憤懣者皆是也。今足下嘗浮靡之日，獨侃侃持論，以爲文非明道不可，洵乎豪傑之士，超越流俗者也。而顧以寄託云云者嘗之，又謂惟道爲有力，則僕不能無疑。僕嘗偏讀諸子百氏大家名流與夫神仙浮屠之書矣，其文或簡鍊而精麗，或疏暢而明白，或汪洋縱恣，逶迤曲折，沛然四出而不可禦，蓋莫不有才與氣者在焉。惟其才雄而氣厚，故其力之所注，能令讀之者動心駭魄，改觀易聽，憂爲之解頤，泣爲之破涕，行坐爲之忘寢與食，斯已奇矣。而及其求之以道，則小者多支離破碎而不合，大者乃敢於披猖磔裂，盡決去聖人之畔岸，而翦拔其藩籬，雖小人無忌憚之言，亦常雜見於中，有能如周、張諸書者，固僅僅矣。然後知讀者之驚駭改易，類皆震於其才，懾於其氣而然也，非爲其於道有得也。吾不識足下愛其文，將遂信其道乎？ 抑以其不合於道，遂並排黜其文而不之錄乎？ 夫文之所以有寄託者，意爲之也；其所以有力者，才與氣舉之也；於道果何與哉？

古人之爲文也，其中各有所主。有假文以明道者，有因文以求道者，有知文而不知道者。足下好古博文，孜孜肆志於詞章之學，積歲年於此。儻又能因之以闚見大道之端倪，則雖以僕之陋劣衰耗，且將欣然執鞭之不暇。如曰吾所寄託皆道也，僕未讀足下之文，不知其視周、張諸書醇疵得失相距幾何，而立說云云，則無乃近於如前之所述儒者之夸辭乎哉？ 故終不能無疑。僕之疑足下，亦猶足下之疑僕也。

葉燮《已畦集》卷一三《與友人論文書》 夫文之爲用，實以載道。要先辨其源流本末，而徐以察其異軌殊途；固不可執一而論，然又不可以二三其旨也。是在正其源，而反求其本已矣。

今有文於此，必先徵其美與不美。其美者，則人共譽之曰：『美。』彼文而美，固可譽也，夫固有其文之美者矣，然而未可即謂之曰通也；固有其文之通者矣，然而未可即謂之曰是也；固有其文之是者矣，然而未可即謂之曰適於道也。今試舉其大者言之，以例其餘。

彼美而未嘗通者，六朝之文類是也；通而未嘗是者，莊周、列禦寇之文類是也；是而未嘗適於道者，司馬遷等之文類是也。夫由文之美而層累進之，以至適於道而止。道者何也？ 六經之道也。爲文必本於六經，人人能言之矣。人能言之，而實未有能知之；能知之，而實未能變而通之者也。夫能知之，更能進而變通之，要能識夫道之所由來，與推夫道之所由極。非能明天下之理，達古今之事，窮萬物之情者，未易語乎此也。

僕嘗有《原詩》一編，以爲盈天地間，萬有不齊之物、之數，總不出乎理、事、情三者。故聖人之道自格物始，蓋格夫凡物之無不有理、事、情也。爲文者，亦格之文之爲物而已矣。夫備物者莫大於天地，而天地備於六經。六經相發明；分而言之，則《易》似專言乎理，《書》、《春秋》、《禮》似專言乎事，《詩》似專言乎情。此經之原本也。而推其流之所至，因《易》之流而爲言，則議論、辨說等作是也；因《書》、《春秋》、《禮》之流而爲言，則史傳、紀述、典制等作是也；因《詩》之流而爲言，則辭賦、詩歌等作是也。數者條理各不同，分見於經，雖各有專屬，其適乎道則一也。而理者與道爲體，事與情總貫乎其中，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六經之後，其得此意者，則庶乎唐、宋以來諸大家之文，爲不悖乎道矣。

夫文之本乎經者，襲其道，非襲其辭。如以其辭，則周、秦以來三千餘年間，其辭遞變，日異而月不同，然能遞變其辭，而必不能遞變其道。蓋天下古今止有此一道，千差萬別，總不可越。非可於此外別事旁求，用其私智而能成一家之言，以自鳴於古今者也；即其人之言，幸而當時稱之，後世述之，而總不可謂之爲文，即天下有自成一家之文，斷無有自成一家之道。若有自成一家之道，天下古今豈有二道乎？而本乎道者，原非執一法以泥之，一律以格之者也。當其神明在心，變化於法，左宜右有，無所不可，而用意所根柢處，必一定而有在。譬之古帝王相傳，惟一執中，至於所尚，則有忠與質文之各不同。然豈以所尚不同，而執中之傳亦各有不同者哉？又豈以執中之傳同，而所尚亦遂必出於同者哉？故文之爲道，一本而萬殊，亦萬殊而一本者也。

夫所謂成一家之言者，其獨闢此一家者乎？抑祖述彼一家者乎？若其獨闢，則古今以來數千百年必無，至今日而忽有獨闢之道。且何所據而謂之成？若其祖述，則所述之彼一家，是又一家矣，彼是道非道不可知，漫然而襲之，安得謂爲成家乎？既以襲之矣，安得稱爲一家之言乎？譬之天地間，其籟有萬，總謂爲聲。如鸞鳳之和鳴，《簫韶》之雅奏，聲也；寒蛩之唧嘈，蚯蚓之鳴竅，亦聲也。彼蛩與蚓，何嘗不自成其一家之聲，然與鸞鳳、《簫韶》同類而稱其聲之成也可乎？故一家之言，乃其人之言，非天下古今之言也，不可謂爲成也。

然僕所引六朝、莊、列、司馬遷之徒，則更自有說。六朝不足論，莊、列豈非自成一家之言者？司馬遷嘗自謂『成一家之言』矣，安得盡非之乎？然莊、列之人與文，其力能自爲一道，而與六經之道爲角，才與辨皆足以濟之，如莊之《外篇》，叛道尤極，而其書卒不廢，蓋與道相反而能中分以自成者，不可徒以一家稱也，但不可謂爲是而已。司馬遷之文，固知尊向六經，然徒能貌其郛廓耳，於道雖未能適，其志則道也，故其自謂成家可也。竊怪後之人，尚不能知道與非道之辨，其所爲文，又在揚雄所詆『雕蟲小技』之下，不識所成者何家乎？且莊、列、司馬諸人之文，爲之於周、秦、漢以前，以創闢之人爲創闢之文，稱作者可也。若後人踵而爲之，於今日則何異於狗？何況等而下之者乎？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一《報李天生書》 文章之本，期於載道而已，道無不同，則文亦何殊之有？足下乃云南北分鑣，各行其志，豈非以于鱗爲北，而道思、應德、熙甫數子爲南乎？僕少時爲文，好規倣古人字句，頗類于鱗之體，既而大悔，以爲文章之作，期盡我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憾，則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乃深有契乎韓、歐陽、曾氏之文，不自知其近於道思、應德、熙甫數子也。

足下學博而才富，英敏果銳之氣直欲軼秦、漢而上之，視僕之所爲出唐、宋之下，宜其分鑣疾馳，去之惟恐不速。若僕之所期於足下，則不惟不以唐、宋之文強足下以所不爲，亦且不以秦、漢之文爲足下勸勉。蓋足下之所尚者文，而僕之所期於足下者，載道之謂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詩》曰：『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禮》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適萬里者必於周行始之。有人焉，以爲周行人所共由，不若轉而之層崖峻嶺，雖極於高、華、恒、岱之顛，我未見其能達也已。文之不能載道，何以異此。僕之深契夫韓、歐陽、曾氏之文者，以其折衷六藝，多近道之言，非謂其文之過於秦、漢也。足下試取古人而神明之，勿規倣其字句，抗言持論，期大裨於世道人心，而不爲虛發，將足下所謂分者，未始不合也。道一而已，何南北之殊塗哉？懷懷之誠，忘其愚蒙，而辨說於左右，冀足下亮之而已。

潘耒《思古堂集序》 文章品格，萬有不同，語其大凡，略有三種：有花葉之文，有條幹之文，有根柢之文。敷華摛藻，纂組雕鏤，是謂花葉之文：辭工矣，而未深乎義也。考典制，論事理，辨博而不浮，疏通而致用，是謂條

幹之文：義暢矣，而未幾乎道也。若夫窮天人之淵源，闡心性之閫奧，羽翼六籍，綜貫百家，此則根柢之文：道備而辭與義無弗該焉。近代文人，苟能爲花葉之文，斯已裒然自命作者，其能達乎條幹者，十不得一，而造乎根柢，又百不得一也。豈非賦才有限，從入之路旣殊，則終身畫焉而無所變化與？且夫載道之文，非可緣飾而襲取也，必也學問眞純，識見堅定，彌於中而襮於外，乃能左右逢原；苟徒以文字刻畫，則雖高談性命，亦猶是雕花鏤葉之能事而已，於道何預焉！

趙執信《飴山文集》卷二《鈍吟集序》 文章者，載道與治之器，而非人則莫之託也。三代以上惟君相操之，春秋作而權在匹夫，蓋千古之變端矣。漢、唐而降，朝野相參，而卿大夫之力恒勝其上者，經術事功足以震耀海內，故一言之發，舉世誦之。卽其僞以立言自見者類，學富而名高，不挾官位以爲重其光茫氣燄，能使天下人之心思耳目無敢苟爲異同。豈若幽潛之士，老爲蠹魚，或瑰詞自賞，或寓言托諷，幸則知名於時，不幸則與身俱沒，漠無關於文章之數，可勝道哉！宋儒紛紛，道與治分，浸而道與治與文分，分則文章爲無用之物，而時義出焉。夫文章惟無用也，則無一定之是非，是非無定則爭，爭則求爲必勝，於是卿大夫恒以官位之力勝匹夫，而文章乃歸於匹夫矣。

沈德潛《歸愚全集・文鈔》卷一一《唐宋八家文序》 或謂：『八家之文，果皆以言載道，有醇無駁者乎？』

應之曰：『文之與道爲一者，理則天人性命，倫則君臣父子，治則禮、樂、刑、政。欲稍增損而不得者，六經、四子是也。後此，宋五子庶能表章之。餘如賈、董、匡、劉、馬、班，猶且醇駁相參，奈何於唐、宋八家，遽求其備乎？今就八家言之，固多因事立言，因文見道者。然如昌黎上書時相，不無躁急；柳州論封建，挾私意窺測聖人；廬陵彈狄青，以過激沒其忠愛；老泉雜於霸術，東坡論用兵，潁濱論理財，前後發議，自相違背；而南豐、半山於揚雄之仕莽，一以爲合於箕子之明夷，一以爲得乎聖人無可無不可之至意，此尤繆戾之顯然者。然則八家之文，亦醇駁參焉者也。』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九《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三代後聖人不生，文之與道離也久矣。然文人學士必有所挾持以占地步，故一則曰明道，再則曰明道，直是文章家習氣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亦非待文章而後明者也。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又不求合而合者。若矜矜然認門面語爲眞諦，而時時作學究塾師之狀，則持論必庸，而下筆多滯，將終其身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矣。

段玉裁《經韻樓集》卷八《潛研堂文集序》 古之以別集自見者多矣，而多不傳；傳矣，而不能久；傳且久矣，而或不著。其傳而久，久而著者，數十家而已。其故何哉？蓋學有純駁淺深，而文又有工拙之不等也。古之神聖賢人，作爲六經之文，垂萬世之教，非有意於爲文也，而文之工侔於造化。諸子百家，皆竊取一耑以有言，而言之偏致爲流弊者亦多矣。自辭章之學盛，士乃有志於文章，顧不知文所以明道，而徒求工於文，工之甚，適所以爲拙也。雖然，有見於道矣，有見於經矣，謂不必求工於文，而率意言之，則又孔子所謂『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者。蓋聖門言語、文學，必分二科，以是衡量古今，其能兼擅者尠矣。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二《文理》 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爲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爲學之發揮。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爲玩物喪志』，雖爲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爲不聞道矣。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摟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其所謂鉤元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爲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卽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駭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卽書者，亦必標書誌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

崔述《崔東壁遺書・無聞集》卷二《文說上》 畫，所以貌物，黑白之

色，方圓曲直之勢皆合焉，謂之畫。文，所以載道，是非得失之故，賢人哲士之事實皆合焉，謂之文。物者形，道者理。形者然，理者其所以然。其事之大小，品之高下雖殊，其理一也。

馬焉而狗其足，花焉而竹其幹，山焉而波，水焉而岫，求之天下無是物也，可謂之工於畫乎？何以異爲文而詖其說，謬其理者也。累朱攢青，曲直雜設，非人，非樹，非山，非屋，見者不能名其物，可謂之工於畫乎？何以異爲文而晦其辭，亂其章，讀之而不能通其意者也！然而彼且曰『吾工畫』，世且曰『彼工畫』，問其所畫之物，則曰『吾工畫而已，不知物也』，何以異爲文而離乎道，且自負文士，世亦以文士目之者也！

凡論畫之美者，曰『毫髮畢似』，曰『尺寸千里』，然則爲文而能了然於口與手，簡而明，約而盡，使讀者釋然有以知夫是非得失之故，豈不可謂工於文乎！然而世之爲畫者不求之物而徒冊上之橫斜疏密是問，此所以無工畫者也；爲文者不求之道而徒古人之文之長短難易逆順是問，此所以無工文者也。夫匠者不必能畫器皿，遊者不必能畫山水，然未有閉置一室，目不見山川器皿之形而能畫者。賢人君子明理之士，固有不工文者，然未有於道茫然無牖隙之見而能文者也。悲夫，知畫者世或有之，而知文者鮮，是文人之智反出畫工下也，惜哉！

又《文說下》 道也者，物之理也。其於人也爲情，其於事也爲義爲勢。大之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盡，小之而愚夫愚婦之所可知，一草一木之所以消長，皆道也。文也者，載此者也。其義顯，其勢悉，其情通，是文而已矣。精而論之，雖大賢之言不能皆醇；粗而論之，雖百家技藝之書亦各有其道焉，莊周、韓非是也。譬之博弈，雖非聖人之道，然工於博弈者言博弈之所以勝負較然不誣，是即博弈之道也。

雖然，道有醇駁則文有高下，孟子所謂『詖、淫、邪、遁』者也。是故，二子之文，非天下之至美也，適投乎世好耳。天下之言道者亦非無駁於二子者也，適不爲世所詬病耳。譬諸飲食，道其物也，文其味也。六經，稻粱之味也。孟與韓，魚肉之味也。班、馬、歐、柳之言間有羶腥焉。有其道而文不美焉者，失飪者也。摭拾六經之遺文，剿竊註疏之成說以爲明道焉者，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者也。莊周、韓非非聖人之道而見美於世，猶葱荽椒蒜，麋鹿驢羸之肉，非味之正而人喜食之者多也，然視烹土煮泥以求味者，則不可謂無物；視世之心無所得而摹擬古人之言以爲文者，則不可謂無道。余所謂文以載道者，以此。

夫韓退之、柳子厚，世所謂文士也，周茂叔，世所謂儒者也，然其言皆曰文以明道。獨近代文士則曰文自文，道自道。何者？彼以摹擬語勢爲文，以摭拾陳言爲道；非文之與道異也，彼所謂文與道者異也。

新發現文獻總部

長沙子彈庫帛書

（一）甲篇

第一章

曰故又（？）龍（熊）靁（雹）虘（戲），出自耑（顓）雹（頊），爪（處）於□，
卑（厥）□魚（漁）魚（魚），□□采□女。夢夢墨墨，亡章弼弼，罷（？）每水□，風
雨是於。乃取（娶）【甲一】虘（夙）遲（沙）□子之子曰女壹（媧），是生子四。
□□是襄（禳），而埅（殘）是各（格）。曼柴（化）虎逃，爲蛇爲萬。以司堵襄
（壤），咎（晷）而步達。【甲二】乃上下朕（騰）遶（傳），山陵不斌（疏），乃命山川
四晦（海），寠（熱）賊（氣）寒賊（氣），以爲其斌（疏），以涉山陵，瀧汨凼滿。未
又（有）日月，四神【甲三】相弋（代），乃步以爲歲，是隹（惟）四寺（時）。□

第二章

倀（長）曰青□榦（榦），二曰未四（？）單，三曰蓼黃難，四曰□墨榦
（榦）。千又（有）百歲，日月【甲四】允（夋）生。九州不坪（平），山陵備鼬（失），
四神□□，至於復天旁，遶（撞）攻（干）敷（釋）之，青木赤木黃木白木墨木之
桁（旌）。【甲五】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縢（繩），思（使）敦（浮）奠四
亟（極）。曰非九天則大鼬（失），則母（毋）敢散（蒙）天靈（靈）。帝允（夋）乃
【甲六】爲日月之行。□

第三章

共攻（工）夸（跨）步十日四寺（時），□□神則閏四□，母（毋）思（使）百神
風雨靁（辰）禕（緯）亂乍（作）。乃逆日月，以遶（傳）相【甲七】土，思（使）又
（有）宵又（有）朝，又（有）晝又（有）夕。□【甲八】

（二）乙篇

第四章

隹（惟）□□□，月則程（贏）絀（縮），不得其尚（掌）。春、夏、秋、冬，又□
尚尚。日月星辰，亂遊其行。程（贏）絀（縮）遊□，卉木亡【乙一】尚（常）。□□
夭，天地乍（作）兼，天柏（梧）將（將）乍（作）瀌（蕩），降於其方。山陵其發
（廢），又（有）崩（淵）卑（厥）濕（汨），是胃（謂）李。李歲□月內月，【乙二】七日

八（？）□，又（有）寠（霝）雲（霜）雨土。不得其參職，天雨喜喜是遊。月閏之
勿行，一月二月三月，是胃（謂）遊終，亡（無）【乙三】奉，□□其邦。四月五月，
是胃（謂）亂紀，亡（無）砆。□□歲，西睘（國）又（有）吝，女（如）日月既
亂，乃又（有）兒（霓）彷（？），東睘（國）又（有）【乙四】吝。□□乃兵，萬（害）於
其王。□

第五章

凡歲德匿安（焉），曰亥（垓）隹（惟）邦所，五夭（妖）之行，卉木民人，以風
四淺（殘）之【乙五】尚。□□上夭（妖），三寺（時）是行。隹（惟）德匿之歲，三
寺（時）□厝（暑），縣（繫）之以帝（帗）降，是月以妻（臀），曆爲之正。隹（惟）
十又（有）【乙六】二□，隹（惟）李德匿，出自黃鬧（淵），土身亡（芒）鷻（翼），出
內□同，乍（作）其下凶。日月虘（皆）亂，星昏（辰）不同（同？），日月既亂，歲
季【乙七】乃□。寺（時）雨進退，亡（無）又（有）尚（常）亙（恆）。恭民未智
（知），曆以爲則。母童羣民，以□三亙（恆）爲（恆），發（廢）四興兒（霓），以□天尚
（常）。【乙八】羣神五正，四扈（侯）堯羊。建亙（恆）襦（屬）民，五正乃明，其神是享
（享）。是胃（謂）德匿，羣神乃德。帝曰：縣（繇），□之哉。【乙九】母（毋）弗
或（有）敬。隹（惟）天乍（作）福，神則各（格）之；隹（惟）天乍（作）夭（妖），神
則惠之。□敬隹（惟）備，天像是側。成隹（惟）天□，下民【乙一〇】之弋（式），
敬之母（毋）弋（忒）。□

第六章

民勿用□□百神，山川濁浴（谷），不欽□行，民祀不腸（莊），帝柄（將）縣
（繇）以亂□之行。【乙一一】民則又（有）教（穀），亡（無）又（有）相臺（擾）。不
見陵西，是則兒（霓）至。民人弗智（知），歲則無（舞）絹，祭齊則返。民少又
（有）□，土事【乙一二】勿從，凶。□【乙一三】

（三）丙篇

第七章

曰取。乁則至，不可以□殺。壬子、丙子凶，乍（作）□、北征，率有咎。武
□□其敢。□

取於下

第八章

曰女。可以出師，筑（築）邑。不可以家（嫁）女，取（娶）臣妾不亦得，不

成。□

女朼(比)武

第九章

〔曰秉〕……妻畜生分女□

秉司春

第十章

〔曰〕余，不可以作大事。少旱其□龍其□，取(娶)妻爲邦芙(笑)。□

余取女

第十一章

曰故。爲(蟋)率(蟀)□得，以匿不見。月才(在)□□，不可以喜(享)祀，凶。取(娶)□□爲臣妾。□

故出睹

第十二章

曰度。不可出師，水師不遠(復)，其□其遠(復)。至於□□，不可以喜(享)。□

虞司夏

第十三章

曰倉。不可以川□，大不訓(順)於邦。又(有)梟內(入)於上下。□

倉莫得

第十四章

曰臧。□可以箴(築)室。不可□□□痕不遠(復)，其邦又(有)大亂，取(娶)女凶。□

臧□□

第十五章

曰糸。□可以□□……吁□□遲(徙)乃□……

糸司秋

第十六章

〔曰〕易。不□燬事。可〔以〕□折，敘故(去)不義於四□

易□業

第十七章

曰姑。利戠(侵)伐，可以攻城，可以聚衆，會者(諸)侯，型(刑)首事，殘(戮)不義。

姑分長

第十八章

曰□。……整不可以戉(攻)〔城〕……

荃司冬

包山楚簡

卜筮、禱祠類〔歲貞。附禱祠〕

宋客盛公鱉聘於楚之戠(歲)型尿肴＝(之月)乙未之日，醢吉以保冢爲左尹朼貞(貞)：自型尿肴＝(之月)，出內事王，聿(盡)卒戠(歲)，窮＝(躬身)尚(尚)毋又(有)咎。占之：恆貞(貞)吉，少又(有)悆(憂)一九八、一九七於窮＝(躬身)，敔(且)志事少遲(遲)得。以其古(故)敗之。思(四八、五六)攻解於人愚(害四八)。占之：當吉。期中(中)又(有)憙。一九九、一九八

宋客盛公鱉聘於楚之戠(歲)型尿肴＝(之月)乙未肴＝(之日)，石被裘以訓楚爲左尹朼貞(貞)：自型尿肴＝(之月)以帝(適四)型帝型尿肴＝(之月)，聿(盡)卒戠(歲)，窮＝(躬身)尚(尚)毋又(有)咎。占之：恆貞(貞)吉，少外又(有)悆(憂)，二〇〇、一九九志事少遲(遲)得。以其古(故)敗之。龍禱於邵王，戠牛，饋之；龍禱文坪夜君、郜公子春、司馬之音、鄭(蔡)公子冢，各戠猏，酉飤；龍禱於夫人，戠猪。志事速(五五)得，皆速賽之。占之：吉。胥＝(享月)、顕(夏)祭又(有)憙。二〇一、二〇〇

宋客盛鱉聘於楚之戠(歲)型尿肴＝(之月)乙未肴＝(之日)，鄀會以央管(四一、五四)爲子左尹朼貞(貞)：自型尿肴＝(之月)以帝(適四)型尿之月，出內事王，聿(盡)卒戠(歲)，窮＝(躬身)尚毋又(有)咎。占之：恆貞(貞)吉，少又(有)悆(憂)於二〇二、二〇一窮＝(躬身)，敔(且)雀(爵)立(位)遲(遲)速。以其古(故)敗之。猏禱於宮墜(地)主(主)，一牯；禘於新父鄰(蔡)公子冢，

懺(戠)猪，酉飤，饋之；禱新母，肥冢(四五)，酉飤；禱東陵連二〇三、二〇二賢，肥冢，酉飤。舉石被常(裳二七、五四)之祭(敓)，罷禱於邵王，戠牛，饋之；罷禱於文坪桀(夜)君，鄀公子屯(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墜(豶)，酉飤；夫人，二〇四、二〇三戠猪，酉飤。酈敔占之曰：吉。至九月憙雀(爵)立(位)。凡此篩也，既求(盡)逯(迻)。二〇五、二〇四新父既城(成)。二〇三反、二〇二反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五生以丞惠爲左尹邁貞(貞)：出內時(侍)王，自顕(夏)尿之月以帝(適四)稟(集)戠(歲)之顕(夏)尿之月，求(盡)稟(集)戠(歲)，夕(躬)身尚毋又(有)咎。占之，恆貞(貞)吉，少又(有)愈(憂)於窗(躬)身與宮室，酈(且)外又(有)不訓(順)。以其古(故)敓之。舉禱鼽(蝕)汰(四七、四八、五九)，一全豶；舉禱社，一全猪；舉禱宮行，一白犬，酉飤。逯(迻)酈會(會)之祝(敓)，賽禱東陵二〇七、二一〇連囂，冢(四五)豕，酉飤，高之。由(思)攻解於禦禮，酈(且)敘於宮室。五生占之曰：吉。三戠(歲)無咎，牌(將)又(有)大憙，邦智(知)之。二〇八、二一一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盬吉以保冢爲左尹邁貞(貞)：出內時(侍)王，自顕(夏)尿之月以帝(適四)稟(集)戠(歲)之顕(夏)尿之月，求(盡)稟(集)二〇九、二一二戠(歲)，夕(躬)身尚毋又(有)咎。占之：恆貞(貞)吉，少又(有)亞於王事，酈(且)又(有)愈(憂)於窗(躬)身。以其古(故)敓之。逯(迻)古(故)筛，賽禱太(四七、四八、五九)，備玉一環；二天子二一〇、二一三，各一少環；大水，備玉一環；二天子二一〇、二一三，各一少環；峗山，一璩(玦)。逯(迻)酈會(會)之祝(敓)，賽禱宮尻(后)土，一牯。逯(迻)石被常(裳二七、五四)之祝(敓)，至和(秋)三月，賽禱邵王、戠牛，饋之；賽禱文坪夜君、鄀公子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猪，饋之；賽禱新母，二一一、二一四戠猪，饋之。盬吉占之曰：吉。太、尻(后)土、司命、司禍(禍)、大水、二天子、峗山既皆城(成四八)。期帀(中)又(有)憙。二一二、二一五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苛嘉以長劍爲左尹邁貞(貞)：出內時(侍)王，自顕(夏)尿之月以帝(適四)稟(集)戠(歲)之月以帝(適四)稟(集)二一三、二一六戠(歲)，酈(且)稟(盡)稟(集)戠(歲)之顕(夏)尿之月，求(盡)稟(集)戠(歲)，夕(躬)身尚毋又(有)咎。占之：恆貞(貞)吉，少又(有)愈(憂)於窗(躬)身，以其古(故)敓之。舉禱楚先老僮、祝融(融)、媸(雹)公，各一牂，由(思)攻解於不殆。苛嘉占之曰：吉。二一四、二一七

東之客譽緹遹(歸)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罷禱於邵王，戠牛(之月)癸丑青＝(之月)癸丑青＝(之日)，罷禱於文坪夜君，鄀(鄀)公子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豶，大水(盡)逯(迻)。二〇五、二〇四新父既城(成)。二〇三反、二〇二反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罷禱於文坪夜君，鄀(鄀)公子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豶，大水(盡)逯(迻)。二〇五、二〇四新父既城(成)。二〇三反、二〇二反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罷禱於文坪夜君，鄀(鄀)公子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豶，大水(盡)逯(迻)。二〇五、二〇四新父既城(成)。二〇三反、二〇二反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罷禱於文坪夜君，鄀(鄀)公子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豶，大水(盡)逯(迻)。二〇五、二〇四新父既城(成)。二〇三反、二〇二反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罷禱於文坪夜君，鄀(鄀)公子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豶，大水(盡)逯(迻)。二〇五、二〇四新父既城(成)。二〇三反、二〇二反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罷禱於文坪夜君，鄀(鄀)公子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豶，大水(盡)逯(迻)。二〇五、二〇四新父既城(成)。二〇三反、二〇二反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罷禱於文坪夜君，鄀(鄀)公子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豶，大水(盡)逯(迻)。二〇五、二〇四新父既城(成)。二〇三反、二〇二反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罷禱於文坪夜君，鄀(鄀)公子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豶，大水(盡)逯(迻)。二〇五、二〇四新父既城(成)。二〇三反、二〇二反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罷禱於文坪夜君，鄀(鄀)公子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豶，大水(盡)逯(迻)。二〇五、二〇四新父既城(成)。二〇三反、二〇二反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罷禱於文坪夜君，鄀(鄀)公子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豶，大水(盡)逯(迻)。二〇五、二〇四新父既城(成)。二〇三反、二〇二反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罷禱於文坪夜君，鄀(鄀)公子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豶，大水(盡)逯(迻)。二〇五、二〇四新父既城(成)。二〇三反、二〇二反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罷禱於文坪夜君，鄀(鄀)公子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豶，大水(盡)逯(迻)。二〇五、二〇四新父既城(成)。二〇三反、二〇二反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罷禱於文坪夜君，鄀(鄀)公子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豶，大水(盡)逯(迻)。二〇五、二〇四新父既城(成)。二〇三反、二〇二反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罷禱於文坪夜君，鄀(鄀)公子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豶，大水(盡)逯(迻)。二〇五、二〇四新父既城(成)。二〇三反、二〇二反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罷禱於文坪夜君，鄀(鄀)公子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豶，大水(盡)逯(迻)。二〇五、二〇四新父既城(成)。二〇三反、二〇二反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罷禱於文坪夜君，鄀(鄀)公子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豶，大水(盡)逯(迻)。二〇五、二〇四新父既城(成)。二〇三反、二〇二反

東周之客譽緹遹(歸)作(胙)於藏郢之戠(歲)顕(夏)尿之月乙丑之日，罷禱於文坪夜君，鄀(鄀)公子春、司馬子音、鄀(蔡)公子豪，各戠豶，大水(盡)逯(迻)。二〇五、二〇四新父既城(成)。二〇三反、二〇二反

(貞)：出內峙(侍四六)王，自𠂤屎齐＝(之月)以帝(適四)集戠(歲)之𠂤屎齐＝(之月)，隼(盡)集戠(歲)，穿(躬)身尙毋又(有)咎。𢦚。二二三、二三二占之：恆貞(貞)吉，少又(有)𢜔(憂)於宮室𡳿。以其古(故)敓之。𥫱禱宮疾(后)土，一牯；𥫱禱行，一白犬。酉飤；閔於大門，一白犬。五生占之曰：吉。二二四、二三三

大司馬烖(悼六)𩵦(二八、四〇、四五、五六)遲楚邦之帀(師)徒以戠(求)鄪戠＝(之歲)𠂤屎齐＝(之月)己卯酋＝(之日)，𥫱吉以駁靈(靈)爲左尹邵龍貞(貞)：出內寺(侍)王，自𠂤屎齐＝(之月)以帝(適四)集戠(歲)之𠂤屎齐＝(之月)，隼(盡)集戠(歲)，窗(躬)身尙毋又(有)咎。𥫱吉二二五、二三四占之：吉，無咎，無𡳿。二二六、二三五

〔疾病貞。附禱祠〕

東周之客𥫱程逿(歸)乍(胙)於蕺郢戠＝(之歲)臭月己酉之日，𥫱吉以保冢爲左尹邵龍貞(貞)，以其下心而疾，少𤔔(氣)。恆貞(貞)吉，甲寅之日，病(二九、三一)良癒(瘧四八、五五)；又(有)𡳿，祏(四七、四八、五九)見虓。以其古(故)𡳿(敓)之。璧(璧四八)虓，睪(擇)良月良日遣(歸)之，二二七、二一八廒(且)爲商(四〇)繹瑞，速(五五)商之；厭一貾於陞(地)主(主)；賽禱祿(行)，一白犬；逿(歸)完(冠)完繶於二天子。甲寅之日，逗於邳易。二二八、二一九

東周之客𥫱程逿(歸)乍(胙)於蕺郢戠(歲)臭月己酉之日，苛光以長慰爲左尹邵龍貞(貞)，以其下心而疾，少𤔔(氣)。恆貞(貞)吉，庚辛又(有)𡳿(行)，一白犬；逿(歸)完(冠)完繶於二天子。甲寅之日，逗於邳易。二二九、二二〇(敓)。二二九、二三〇

東周之客𥫱程逿(歸)作(二八胙)於蕺郢戠＝(之歲)臭月己酉(酉)齐＝(之日)，郘朓以少寶爲左尹邵龍貞(貞)：既又(有)病＝(二九、三一病，病)心腹心疾，以走(上)愬(氣)，不甘飤，尙速(五五)虓(瘧四八、五五)，毋又(有)𡳿。以其古(故)𡳿(敓)之。璧禱五山，各一牂；璧禱邵王、戠牛，饋之；璧禱文坪昷(夜)君子良、郜公子春、司馬子音、鄒(蔡)公子冢，各戠猏(猏)，二四一、二四〇饋之。由(思)攻解於禮與兵死。𢦚盬吉之𡳿，享祭，𠂤之；高坐(丘)、下坐(丘)，各一全猏。墜(陳)乙占之曰：吉。二四二、二四一又(有)𡳿見。

大司馬烈（悼六）𣐈（二八、四〇、四五、四六）遲楚邦之帀（師）徒以救郙之戠（歲）智尿之月己卯旹＝（之日），觀綢以長靈（靈）爲左尹尨貞（貞）：既腹心疾，以走（上）愆（氣），不甘飤，舊（久）不癒（瘧四八、五五），尚速（五五）癒（瘧）。以二四三、二四二毋又（有）柰。占之：恆貞（貞）吉，病（二九、三一）遞癒（瘧）。以其古（故）敓之。舉𣐈吉之禜（敓），𥘅禱汰（四七祓），一𠂤，厌（后）土、司命，各一牂；𥘅禱大水，一𠂤，二天子，各一牂，危山，一𤰞。𥘅禱邵王，戠（戠）牛，饋之；𥘅禱東陵連鼻冢＝（冢冢），西飤，萬之，二四四、二四三贛之衣裳各三𠂤；𥘅禱害（四八、五六），一全豬，叡（且）柆保𠔃（？）之。觀緱占之曰：吉。二四五、二四四

大司馬烈（悼六）𣐈（二八、四〇、四五、四六）遲楚邦之帀（師）徒以戕（救）郙戠＝（之歲）智尿齐＝（之月）己卯旹＝（之日），五生以丞惠以爲左尹尨貞（貞）：既腹心疾，以走（上）愆（氣），不甘飤（飤），尚速（五五）癒（瘧四八、五五），毋又（有）柰。占之：恆貞（貞）吉，疾臾，病窡。二四六、二四五以其故敓之。𥘅禱智王，自會鹿（四五、四八、五九）以帝（適四）武王，五牛、五豕。由（思）攻解於水上與衆人。五生占之曰：吉。二四七、二四六

大司馬烈（悼六）𣐈（二八、四〇、四五、四六）遲楚邦之帀（師）徒以戕（救）郙戠＝（之歲）智尿齐＝（之月）己卯旹＝（之日），舊吉以駁𩵦（麃）爲左尹尨貞（貞）：既腹心疾，以走（上）愆（氣），不甘飤，舊（久）不癒（瘧四八、五五），尚速癒（瘧），毋又（有）柰。占之：恆貞（貞）吉，病（二九、三一）又（有）瘤（四五）。以二四八、二四七其古（故）敓之。𥘅禱大水，一犧馬；𥘅禱吾（郜）公子春、司馬子音、鄴（蔡）公子豪，各戠（戠）豬，饋之；𥘅禱社，一豬。由（思）攻解日月與不殆。舊吉占之曰：吉。二四九、二四八

大司馬烈（悼六）愳救郙之戠（歲）顕（夏）尿之月己亥之日，觀義以保豪爲左尹邵尨貞（貞）：以其又（有）瘧病（二九、三一），走歜（氣），尚毋死。義占之：恆貞（貞），不死，又祭，見於絕（三二、四五）無徵（後）者與漸木立，以其古（故）敓之。𥘅二五〇、二四九禱於絕無徵（後）者，各肥豬（豬），饋之。命攻解於漸木立，敢（且）遲其尻而柆之。尚吉。義占之曰：吉。二五一、二五〇不智（知）其州名。二五〇反、二四九反

郭店楚簡

《老子》

甲

紹智弃支，民利百伓。紹攷弃利，賊悬亡又。紹憲弃慮，民复（季）〔孝〕（子）〔慈〕。三言以爲臭不足，或命之或虐豆：視素保樸，少厶寡欲。江淘所以爲百浴王，以丌能爲百浴下，是以能爲百浴王。聖人之才民𢦏也，以身逡之；丌才民上也，以言下之。丌才民上也，民弗厚也；丌才民𢦏也，民弗盡也；天下樂進而弗詁。以丌不靜也，古天下莫能與之靜。皇莫厚虐谷欲，咎莫大虐不𣪊足。𣪊足之爲足，此亙足矣。以衍素人宝者，不谷以兵弭於天下。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弭。果而弗發，果而弗喬，果而弗矜，是胃果而不弭，丌事好長。古之善爲士者，必非溺玄達，深不可志，是以爲之頌：夜虐奴各涉川，猒虐丌奴愄四哭，敢虐丌奴客，覭虐丌奴懌，屯虐丌奴業，地虐丌奴濁。竺能庇以迬者，𣏌舍生。保此衍者，不谷堂呈。爲之者敗之，辥之者遠之。是以聖人亡爲，古亡敗；亡辥，古亡遊。臨事之紀，新各女忌，此亡敗事，末亡未。大，小之。多悬必多𦔳。是以聖人猒𦔳之，古攵亡𦔳。天下皆𣪊散之爲散也，亞已；皆𣪊善，此丌不善已。又亡之相生也，𩔖悬之相成也，長耑之相型也，高下之相涅也，音聖之相和也，先逡之相墮也。是以聖人居亡爲之事，行不言之孝。萬勿作而弗怠也，爲而弗志也，城而弗居。天售弗居也，是以弗去也。

道恆亡名，僕，售妄，天𡍮弗敢臣。侯王女能獸之，萬勿𣏌自宾。天𡍮相會也，以逾甘雟，民莫之命天自均安。訟斬又名，名亦既又，夫亦𣏌智果，智朱所以不訟。卑道之才天下也，猷少浴之与江淘。

又𣏌蟲城，先天𡍮生，敓繆，蜀立不亥，可以爲天下母。未智丌名，孛之曰道，虐弱爲之名曰大。大曰溝，溝曰連，連曰反。天大，𡍮大，道大，王亦

大。囿中又四大，安王処一安。人濛隓，隓濛天，天濛道，道濛自然。天、隓之勿，亓猷[毛]篁與？虛而不屈，通而愈出。至虛，死也；猷中，智也。萬勿方复，居以鼻復也。天道員員，各復亓菫。

亓安也，易采也；亓未菲也，易悬也；亓靁也，易畔也；亓幾也，易伐也。爲之於亓亡又也，詞之於亓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城之臺，甲（於蘼土；百仞之高，始於）足下。智之者弗言，言之者弗智。閔亓逸，賽亓門，味亓光，迵亓塵，劀亓爭，解亓紛，是胃玄同。古不可旻而新，亦不可旻而疋，不可旻而利，亦不可旻而害，不可旻而貴，亦可不可旻而戔，古爲天下貴。以正之邦，以戠甬兵，以亡事取天下。虛可以智亓然也？夫天多忌韋而民彌畔，民多利器而邦慈昏。人多智天戠勿絲起，灋勿慈章，逃悬多又。是以聖人之言曰：我無事而民自悬，我好青而民自正，我亡爲而民自蠢，我欲不谷而民自樸。

畬悳之厚者，比於赤子。蟲蠆虺它弗螫，攫鳥猷獸弗哺，骨溺茎柔而捉固，未智牝戊之會朏悬，精之至也。夕日唬而不悬，味之至也。味曰景，智味曰明，賜生曰祥，心臭曉曰強。勿壁則老，是胃不道。名與身，畜新？身與貨，畜多？貣與貴，畜疠？信悉，必大費；厄賢，必多貴。古智足，不辱；智止，不怠：可以長舊。返也者，道僮也；溺也者，道之甬也。天下之勿生於又，生於亡。朱而涅之，不不若已；湍而鋭之，不可長保也。金玉涅室，莫能獸也；貴福喬，自遺咎也；攻述身退，天之道也。

乙

紿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以早備，是以早備，是以重積悳，重積悳，則亡（亡）不克。（亡）不克，則莫智亓死。莫智亓死，可以又國。又國之母，可以長（舊。是胃深根固柢），長生舊視之道也。學者日蒜，爲道者日損。損之或員，以至亡爲也。亡爲而亡不爲。玆學亡悬。唯與可，相去幾可？芒與亞，相去可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態辱若繫，貴大患若身。可胃態辱？態爲下也，旻之若繫，遊之若繫，是胃態辱辱繫。（可胃貴大患）若身？虛所以又大患者，爲虛又身；及虛亡身，或可（患？古貴以身）爲天下，若可以宅天下矣；忘以身爲天下，若可以迭天下矣。

上士昏道，堇能行於亓中；中士昏道，若昏若亡；下士昏道，大笑之。弗大笑，不足以爲道矣。是以建言又之：明道女孛，迟道女纇，（進）道若退。上悳女浴，大白女辱，坚悳女不足，建悳女（偷，質）貞女愈。大方亡禹，大器曼城，大音悬聖，天象亡荆，道……

閟亓門，賽亓逸，賽亓事，攵身不悉。啓亓逸，賽亓事，攵身不悉。大城若夬，亓甬不哼。大涅若中，亓用不窮。大攻若詘，大成若詘，大辠若屈。喿勢蒼，青秀然，清清，爲天下定。善建者不枭，善保者不兌，子孫以亓祭祀不屮。攸之身，亓悳乃貞；攸之囧，亓悳又舍；攸之邦，亓悳乃長；攸之邦，亓悳乃奉；攸之天下，（亓悳乃溥。以豕觀）豕，以囧觀囧，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虛可以智天（下然？以此）。

丙

大上，下智又之；亓即，新譽之；亓既，愄之；亓即，侮之。信不足，安又不信。猷虐亓貴言也。成事述社，而百省曰我自朕也。古大道雙，安又悬義；六新不和，安又孝孳；邦豕繙（亂），安又正臣。

毄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坪大。樂與餌，悠客止。古道（之出言），淡可亓無味也。視之不足見，聖之不足聞，而不可既也。

君子居則貴左，甬兵則貴右。古曰兵者，（不祥之器也，不）旻已而甬之。銕鏵爲上，弗敓也。敓之，是樂殺人。夫樂（殺人不可）以旻志於天下。古吉事上左，喪事上右。是以支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豊居之也。古殺（人衆），則以悉悲位之，戰勑則以喪豊居之。

爲之者敗之，執之者遊之。聖人無爲，古無敗也；無執，古無遊也』。斲攵若斲，則無敗事亩。人之敗也，死於亓虔成也敗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旻之貨；學不學，復衆之所迖。是以能補萬勿之自朕，而弗敢爲。

《大一生水》

大一生水，水反補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補大一，是以成隓。天隓（復相補）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復相補也，是以成陰陽。陰陽復相補也，是以成四時。四時復相補也，是以成倉然。倉然復相補也，是以成涇澡。涇澡復相補也，成戠而止。古戠者，涇澡之所生也。涇澡者，倉然之所生也。倉然者，（四時之所生也）。四時者，雲易之所生也。雲易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隓之所生也。天隓者，大一之所生也。是古大一藏於水，行於時，遍而或（始，以己爲）萬勿母。一块一涅，以忌爲萬勿經。此天之所不能殺，隓之所不能奪，雲易之所不能成，君子智此之胃（聖，不知此之謂冥）。

下，土也，而胃之墮。上，堯也，而胃之天。道亦丌忘也，壽昏丌名。以道從事者，必恁丌名，古事成而身長。聖人之從事也，亦恁丌名，古社成而身不剔。天墮名忘並立，古恁丌方，不思相尙。〔地道賤強〕，天道貴溺，雀成者以森生者，伐於強，責於〔弱也。是故天不足〕於西北，丌下高以弱。墮不足於東南，丌上〔厚而壯。不足於上〕者，又余於下；不足於下者，又余於上。

《緇衣》夫子曰：好美如好《緇衣》，惡惡如惡《巷伯》，則民戚〈咸〉勑而刑不屯。《詩》云：『儀型文王，萬邦作孚。』子曰：有國者章好章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忒。《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其臣，臣不惑於君。《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伊誥》云：『惟尹允及湯，咸有一德。』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五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謹惡以止民淫〈淫〉，則民不惑。臣事君，六言其所不能，不辭其所能，則君不勞。《大雅》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云：『非其七止〈之〉恭，惟王〔之〕邛。』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好則體安之，君好則民欲八之。故心以體廢，君以民亡。《詩》云：『誰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牙》云：『日暑雨，小九民惟日怨；晉冬耆寒，小民亦惟日怨。』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一〇仁也爭先。故長民者章志以昭百姓，則民致行己以悅上。一一《詩》云：『有覺德行，四方順之。』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導，豈必一二盡仁。《詩》云：『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呂刑》云：『一人有慶，萬民賴一三之。』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以令，而從其所以行。上好此物也，一四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好惡，不可不愼也，民之表也。《詩》一五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子曰：長民者，衣服不改，從容有常，則民德一六一。《詩》云：『其容不改，出言有謹，黎民所歀。』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一七信其所賤，教此以失，民此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一八仇仇，亦不我力。』《君陳》云：『未見聖，如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由聖。』子一九曰：大臣之不親也，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邦家之不寧二〇也，則大臣不治而邇臣託也。此以大臣不可不敬，民之蘁也。故二一君不與小謀大，則大臣不怨。《祭公之顧命》云：『毋以小謀敗大二二圖，毋以嬖御盡莊后，毋以嬖士盡大夫、卿士。』子曰：長民者，教之以二三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勸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免心。二四故慈以愛之，則民有親；信以結之，則民不背；恭以涖之，則民有遜心。《詩》云：『吾大夫恭且儉，靡人不斂。』《呂刑》云：『非用靈，折以刑，二六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子曰：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則刑罰不二七足恥而爵不足勸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云：『敬二八明乃罰。』《呂刑》云：『播刑之迪。』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綍；王言如索，二九其出如緡，故大人不倡流〔言〕。《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子曰：可言三〇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則民言不詭行，〔行〕不詭三一言。《詩》云：『淑愼爾止，不愆於儀。』子曰：君子導人以言，而恆〈亟（誠）〉以行。故言三二則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弊，則民愼於言而謹於行。《詩》云：『穆穆三三文王，於緝熙敬止。』子曰：言從行之，則行不可匿。故君子顧言三四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能大其美而小其惡。《大雅》云：『白圭之石〈玷〉，尙可三五磨也；此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云：『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云：三六『昔在上帝，蓋申觀文王德，其集大命於厥身。』子曰：君子言有物，行有三七格，此以生不可奪志，死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識，質而三八親之；精知，恪而行之。《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君陳》云：『出入自爾師虞，三九庶言同。』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轍；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有言，必聞其聲〕四〇背；苟有行，必見其成。四〇《詩》云：『服之無斁。』子曰：私惠不懷德，君子不自留安。《詩》云：『人之好我，四一示我周行。』子曰：唯君子能好其匹，小人豈能好其匹。故君子之友也四二有向，其惡〔也〕有方，此以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詩》云：『君子好逑。』子曰：四三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仁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弗信四四之矣。《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子曰：宋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爲四五卜筮也。』其古之遺言歟？　詛〈龜〉筮猶弗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詛〈龜〉既厭，四六不我告猷。』〔二十又三〕四七

《魯穆公問子思》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恆〈亟〉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悅，揖而退之。城孫弋見。公曰：『嚮者吾問忠臣於子思。子思曰：「恆〈亟〉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城孫弋曰：嘻，善哉言乎！　四夫爲其君之故殺其身者，嘗有之矣。恆〈亟〉稱其君之惡者，五未之有也。夫爲其〔君〕之故殺其身者，效祿爵者也。恆〈亟〉六〔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者也。

〔爲〕義而遠祿爵，非七子思，吾惡聞之矣。

《窮達以時》 有天有人，天人有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有其人，無其一世，雖賢弗行矣。苟有其世，何憧之有哉。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浦，立而爲天子，遇堯也；罨陶〈傅說〉衣皋褐，冒紩蒙巾，三釋板築而佐天子，遇武丁也。呂望爲臧棘津，守監門、四力地，行年七十而屠牛於朝歌，興而爲天子師，遇周文也。五管夷吾拘囚桎縛，釋械柙而爲諸侯相，遇齊桓也。六百里轉鬻五羊，爲伯牧牛，釋鞭箠而爲命卿，遇秦穆。七孫叔三舍期思小司馬，出而爲令尹，遇楚莊也。八初沉鬱，後名揚，非其德加；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九衰也。驥駒張山，騏入於驛棘，非無體狀也，窮四海，致千一〇里，遇造父也。遇不遇，天也。動非爲達也，故窮而不一一〔藍；隱非〕爲名也，故莫之知而不吝。芷〔蘭生於隱谷，非〕一二〔以衆草〕蔽而不芳；瑾瑜包山石，不爲□□□一三〔而□□。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敗節。生死，命也；〕善否，己也。窮達以時，德行一也。譽毀在旁，聽之忒侮，至白一四不埋。窮達以時，幽明不再，故君子敦於反己。一五

《五行》 五行：仁形於內謂之德之一行，不形於內謂之行。義形於內〔行。智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禮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聖形於內謂之德三之行，不形於內謂之〈德之〉行。德之行五，和謂之德，四行和謂之善。善，人四道也。德，天道也。君子無中心之憂則無中心之智，無中心之智則無中心五〔之悅〕，無中心〔之悅則不〕安，不安則不樂，不樂則無德。五行皆形於內而時行六之，謂之君〔子〕。士有志於君子道，謂之志士。善弗爲無近，德弗七之不成，智弗思不得。思不清不察，思不長不形，不形不安，不安不樂，不樂八無德。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長。不仁不智，未見君子，憂心九不能惙；既見君子，心不能悅。『亦既見之，亦既覯之，我心則一〇〔悅〕』，此之謂也。不仁，思不能清。不聖，思不能經。不仁不聖，一一未見君子，憂心不能忡忡；既見君子，心不能降。仁之思也清，清一二則察，察則安，安則溫，溫則悅，悅則戚，戚則親，親則愛，愛則玉色，玉色則形，形則仁。一三智之思也長，長則得，得則不忘，不忘則明，明則見賢人，是賢人則玉色，玉色則形，形則不忘，不忘則聰，聰則聞君子道，聞君子道則玉音，玉音則形，形一五則聖。『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能爲一，然後能爲君子，君子慎其獨也。一六『〔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能摧跎其羽，然後能至哀。君子愼其一七獨也。〔君〕子之爲善也，又〔有〕與司〔始〕，又〔有〕與冬〔終〕也。君子之爲惠〔德〕也，一八〔又〔有〕與司〔始〕，亡〔無〕與〕冬〔終〕也。金而玉振之，有德者也。金聲，善也；玉音，聖也。善，人一九道也；德，而〈天〉道也。唯有德者，然後能金聲而玉振之。不聰不明，〔不明不聖〕，不聖不二〇智，不智不仁，不仁不安，不安不樂，不樂無德。不戀不悅，不悅不戚，不戚不親，不親不愛，不愛不仁。不直不肆，不肆不果，不果二一不簡，不簡不行，不行不義。不遠不敬，不敬不嚴，不嚴不尊，不尊不恭，不恭無禮。未嘗二二聞君子道，謂之不聰。未嘗見賢人，謂之不明。聞君子道而不知三其君子道也，謂之不聖。見賢人而不知其有德也，謂之不智。二四見而知之，智也。聞而知之，聖也。明明，智也。赫赫，聖也。『明明在下，赫赫二五在上』，此之謂也。聞君子道，聰也。聞而知之，聖也。聖人知天二六道也。知而行之，義也。行之而時，德也。見賢人，明也。見而知之，二七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敬之，禮也。聖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聖智，禮樂之所由生也，五二八〔行之所和〕也。和則樂，樂則有德，有德則邦家興。文王之見也如此。『文二九〔王在上，於昭〕於天』，此之謂也。見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三〇而行之，義也。行而敬之，禮也。仁義，禮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也。和三一則同，同則善。顏色容貌溫，戀也。以其中心與人交，悅也。中心悅旆，遷三二於兄弟，戚也。戚而信之，親〔也〕。親而篤之，愛也。愛父，其繼愛人，仁也。中心三三辯然而正行之，直也。直而遂之，肆也。肆而不畏強御，果也。不三四以小道害大道，簡也。有大罪而大誅之，行也。貴貴，其等尊賢，義也。三五以其外心與人交，遠也。遠而莊之，敬也。敬而不卻〈解（懈）〉，嚴也。嚴而畏三六之，尊也。尊而不驕，恭也。恭而博交，禮也。不東〈束（簡）〉，不行。不匿，不察三七於道。有大罪而大誅之，東〈束（簡）〉也。有小罪而弗赦也，不察於道也之，匿也。有大罪而弗大三八誅也，不行也。有小罪而弗赦也，不察於道也。東〈束（簡）〉之爲言猶練三九也，大而晏者也。匿之爲言也猶匿慝也，小而訪〈診（軫）〉者也。東〈束（簡）〉，義之方也；匿，四〇仁之方也。剛，義之方；柔，仁之方也。『不競不竦，不剛不柔』，此之謂四一也。君子集大成。能進之，爲君子，弗能進也，各止於其里。大而四二晏者，能有取焉。小而軫者，能有取焉。胥膚膚達諸君子道，謂之賢。君四三子知而舉之，謂之尊賢；知

而事之，謂之尊賢。〔前，王公之尊賢〕者也；後，士之尊賢者也。四四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諾，莫敢不諾；四五進，莫敢不進；後，莫敢不後；深，莫敢不深；淺，莫敢不淺。和則同，同則善。四六目而知之謂之進之。譬而知之，謂之進之。四七幾而知之，天也。『上帝臨汝，毋貳尔心』，此之謂也。大施諸其人，天也。其四八人施諸人，合也。聞道而悅者，好仁者也。聞道而畏者，好四九義者也。聞道而恭者，好禮者也。聞道而樂者，好德者也。五〇

《唐虞之道》 唐虞之道，禪而不專。堯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禪而不專，聖之一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古昔賢人聖者如此。躬身不怠，抗二而弗利，窮仁矣。必正其身，然后正世，聖道備矣。故唐虞之〔興，能〕三傍於大時，神明將從，天地佑之。縱仁、聖可譽，時弗可及矣。夫古者一五舜居於草茅之中而不憂，升爲天子而不驕。居草茅之中而不憂，知命一六也；升爲天子而不驕，不重也；遂乎大人之興，美也。今之歌呼德者，未一七年不式。君民而不驕，卒王天下而不肆。方在下位，不以匹夫爲一八輕；及其有天下也，不以天下爲重。有天下弗能益，無天下弗能損，極仁一九之至，利天下而弗利也。禪也者，尚德授賢之謂也。尚德則天下有君而二〇世明；授賢則遷教而化乎道。不禪而能化民者，自生民未之有也二一〈也〉。夫聖人上事天，敎民有尊也；下事地，敎民有親也；時事山川，敎民四有敬也；親事祖廟，敎民孝也；太學之中，天子親齒，敎民悌也。先聖五與後聖，考後而揆先，敎民大順之道也。堯舜之行，愛親尊賢，愛六親故孝，尊賢故禪。孝之殺，愛天下之民；禪之緟，世無隱德。孝，仁之冕也。七禪，義之至也。六帝興於古，皆由此也。愛親忘賢，仁而未義也；尊賢八遺親，義而未仁也。古者虞舜篤事瞽矇，乃歌其臣。九愛親尊賢，虞舜其人也。禹治水，益治火，后稷治土，足民養，□〔使民〕一〇述乎肌膚血氣之情，養性命之正，安命而弗夭，養生而弗殤，知〔功力、〕一一〔明〕禮、懷守、樂遜，民效也。皋陶入用五刑，出試兵革，罪徑去〔也。虞〕一二用懷，夏用歌，正不服也。愛而正之，虞夏之治也。禪而不專，義恒〔益於〕一三治也。古者堯生於天，慈而有天下，聖以遇命，仁以逢時，未嘗遇〔其世〕十四之正者，能以天下禪矣。古者堯之舉舜也，聞舜孝，知其能養天下二二之老也；聞舜悌，知其能事天下之長也；聞舜慈乎弟，〔知其能愛民而〕二三爲民主也。故其爲瞽矇子也；甚孝；及其爲堯臣也，甚忠。堯禪天下二四而受之，南面而王天下，〈而〉甚君。故堯之禪舜也，如此也。古者聖人廿而二五冠，卅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懈，耳目聰明衰，禪天下而二六授賢，退而養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也。《虞志》曰：『大明不出，萬物皆恂。聖二七者不在上，天下必壞。治之至，養不肖；亂之至，滅賢。』仁者爲此進，二八如此也。二九

《忠信之道》 不謁不陶，忠之至也。不忌弗知，信之至也。忠積則可親也，信積則可信也。忠一信積而民弗親信者，未之有也。至忠如土，化物而不伐；至信如時，必至而不結。忠人無二謁，信人不背。君子如此，故不誑生，不背死也。太久而不渝，忠之至也。陶而著常，信二之至也。至忠無謁，至信不背，夫此之謂。此大忠不脫，大信不期。不脫而足養者，地也；不期四而可承者，天也。含天地也者，忠信之謂。此口惠而實弗從，君子弗言爾；心疏〔而形〕五親，君子弗由也。三者，忠人弗作，信人弗爲也。忠之爲六道也，百工不楛，而人養皆足。信之爲道也，羣物皆成，而百善皆立。君子其施也七忠，故遍親附也；其言爾信，故坦而可受也。忠，仁之實也；信，義之基也。是故古之所八以行乎蠻貊者，如此也。九

《君子之於教》 君子之於教也，其導民也不任，則其敎也弗深矣。是故亡乎其身而四存乎其詞，雖厚其令，民弗從之矣。是故威服刑罰之屢行也，五由上之弗身也。昔者君子有言曰：戰與刑人，君子之墜德也。是故六上苟身服之，則民必有甚焉者。君端冕而立於祚，一宮之人不勝七其敬；君衰絰而處位，一宮之人不勝〔其哀〕；〔君甲冑而立桴鼓之間〕，八一軍之人不勝其勇。上苟倡之，則民鮮不從矣。雖然，其存也不厚，九其踵也弗多矣。是故君子之求諸己也深。不求諸其本而攻諸其一〇末，弗得矣。是君子之於言也，非從末流者之貴，窮源反本者之貴。一一苟不從其由，不反其本，未有可得也者。君上享成不維本，功〔弗获矣〕；一二農夫務食不強耕，糧弗足矣；士成言不行，名弗得矣。是故君子一三之於言也，非從末流者之貴，窮源反本者之貴。苟不從其由，一四不反其本，雖強之，弗入矣。上不以其道，民之從之也難。是以民可一五敬導也，而不可掩也；可御也，而不可牽也。故君子不貴庶物，而貴與一六民有同也。智而比咨，則民欲其智之遂也；富

而分賤，則民欲其一七富之大也；貴而能讓，則民欲其貴之上也。反此道也，民必因此重也一八以復之，可不愼乎？故君子所復之不多，所求之不陵，竊反諸己而可以一九知人。是故欲人之愛己也，則必先愛人；欲人之敬己也，則必先敬人。二〇天諭大常，以理人倫。制爲君臣之義，著爲父子之親，分三一爲夫婦之別。是故小人亂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倫以順三二天德。《大禹》曰「舍茲宅天心」，何此言也？言舍之此而宅於天心也。是故三三君子廷席之上讓而處賤，所宅不陵矣。小人三四不程人於恩，君子不程人於禮。津汋〈梁〉爭舟，其先也不若其後也；言三五語卒之，其勝也不若其已也。君子曰：從允釋過，則先者舒，來者伸。三六《君奭》曰：「襄我二人，毋有合在意」，蓋道不悅之始也。君子曰：雖有其恆而二九可能，終之爲難。「矯木三年，不必爲邦旗」，蓋言夾之也。是以君子貴三〇成之。聞之曰：古之用民者，求之於己爲恆〈亟〉。行不信則令不從，一信不著則言不樂。民不從上之令，不信其言，而能恆德者，未之二有也。故君子之莅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愼以守之，其所在者入矣。三民孰弗從？形於中，發於色，其審也固矣，民孰弗信？是以上之二四恆〈亟〉務在信於衆。《詔命》曰「允師濟德」，此言也，言信於衆之可以二五濟德也。聖人之性與中人之性，其生而未有分之，即於儒也，二六則猶是也。唯其於善道也，亦非有懌足以多也。及其溥長而厚二七大也，則聖人不可由與殫之，此以民皆有性而聖人不可慢也。二八是故凡物在疾之。《君奭》曰：「惟勖，丕單稱德」，蓋言疾也。君子曰：疾之。二二行之不疾，未有能深之者也。勉之遂也，強之功也；敝之弃也，治之功也。二三是以知而求之不疾，其去人〈弗〉遠矣；勇而行之不果，其疑也弗往矣。二四唯君子道可近求而可遠措也。昔者君子有言曰：「聖人天德」，蓋三七言愼求之於己，而可以至順天常矣。《康誥》曰：「不還大夏」，「文王作罰，三八刑茲無赦」。何此言也？言不敦大常者，文王之刑莫重焉。是三九故君子愼六位以嗣天常。四〇

《尊德義》 惟古率民向方者，唯德可。德之流，速乎置郵而傳二八命，其載也無厚焉，交矣而弗知也。明德者，且莫大乎禮樂二九焉。治樂和哀，民不可惑也。反之，此詖矣。刑不逮於君子，禮不三一逮於小人。攻□往者復，備置則民財足，不時則無勸也。不三二愛則不親，不綏則弗敉，不釐則無歸，不忠則不信，弗用則三三無復。咎則民淫，正則民不吝，詘則民不怨。均不足以平政，愼三四不足以安民，勇不足以抹衆，博不足以知善，慧不足以知論，殺三五不足以勝民。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也，三六下必有甚焉者。夫唯是，故德可易而施可轉也。有是施小三七有利，轉而大有害者，有之。三八故爲政者，或綸之，或養之，或由中出，或至之外，論列其類。三〇尊德義，明乎民倫，可以爲君。濟紛亂，改忌勝，爲人上者之務也。一賞與刑，禍福之基也，或前之者矣。爵位，所以申其然也。徵斂，所以二控□〔也〕。刑〔罰〕，所以〔敗〕(?)譽也。殺戮，所以序服也。不由其道，不行。仁爲可親三也，義爲可尊也，忠爲可信也，學爲可益也，教爲可類也。教非改道也，教之也。四學非改倫也，學己也。禹以人道治其民，桀以人道亂其民。桀不易五禹民而後亂之，湯不易桀民而後治之。聖人之治民，民之道也。禹六之行水，水之道也。是以君子貴三造父之御馬，馬之道也。后稷之藝地，地之道也。莫七不有道焉，人道爲近，是以君子人道之取先。察諸拙所以知八己，知己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知命，知命而後知道，知道而後知行。由禮知九樂，由樂知哀。有知己而不知命者，無知命而不知己者。有一〇知禮而不知樂者，無知樂而不知禮者。善取，人能從之，上也。一一凡動民必順民心，民心有亟，求其恙。重義習理，言此，章也。三九行此，文也，然後可諭也。因亟則固，察稽則無僻，不黨則無一七怨，尚思則□□。夫生而有職事者也，非教所及也。教其政，一八不教其人，政弗行矣。故崇是物也而又深安者，可學也而不可已也，一九可教也而不可稽其民而。民不可止也。尊仁、親忠、敬莊、歸禮，二〇行矣而無僞，養心於慈良，忠信日益而不自知也。民可使導二一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導也，而不可強也。桀不謂其民必亂，而民有二二爲亂矣，爰不若也。可從也，而不可及也。君民者治民復禮，民除慝知二三蔥，苔之軌也。爲邦而不以禮，猶服之無禓也。非禮而民悅二四戴，此小人矣。非倫而民服御，此亂矣。治民，非還性而已也，二五不以嗜欲害其儀軌。民愛則子也；弗愛則讎也。民五之方拾，二六十之方爭，百之而後服。善諸民必衆，衆未必治，不治不順，不順不平。是以爲不安，不安不樂。二七善諸民必衆，衆未必治，不治不順，不順不平。是以爲政者教導二二之取先。教以禮，則民愼得清壯。教以樂，則民儆得清壯。教一二以辯說，則民褻陵長貴以妄。教以藝，則民野以爭。教以技，一四則民小以吝。教以言，則民訐以寡信。教以事，則民力穡以湎利。一五教以權謀，則

民淫昏、遠禮、忘親仁。先之以德，則民進善安一六生。故曰：民之父母親民易，使民相親也難。（《六德》簡四九）

《性情論》　凡人雖有性，必無定志，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行，待習而後一定。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現於外，則物促之也。性自命出，命二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知〔情者能〕三出之，知義者能入之。好惡，性也。所好所惡，物也。善、不〔善，性也〕，四所善不善，勢也。凡性爲主，物促之也。金石之有聲〔也，弗扣〕五〔不鳴；人〕雖有性心，弗促不出。凡心有志也，無與不〔可，心之不可〕六獨行，猶口之不可獨言也。牛生而張，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生〕七而學，或使之也。凡物無不期也者，剛之祝也，剛趨之也；柔之八約〔也〕，柔趨之也。四海之內，其性一也。其用心各異，孚使然也。凡性，九或動之，或逆之，或節之，或厲之，或出之，或養之，或長之。凡動性一〇者，物也；逆性者，悅也；節性者，故也；厲性者，義也；出性者，勢也；養性一一者，習也；長性者，道也。凡見者之謂物，快於己者之謂悅，物一二之藝者之謂勢，有爲也者之謂故。義也者，羣善之蕝也。習也一三者，有以習其性也。道〔也〕者，羣物之道〔也〕。凡道，心術爲主。道四術，唯一四人道爲可道也。其三術者，導之而已。詩、書、禮、樂，其始出皆生一五於人。詩，有爲爲之也。書，有爲言之也。禮樂，有爲舉之也。聖人比其一六類而侖〈侖〉會之，觀其之〈先〉迷〈後〉而逆順之，體其義而節文之，理一七其情而出入之，然後復以教。教，所以生德於中者也。禮作於情，一八或興之也，當事因方而制之，其先迷〈後〉之序則宜道也。有序，爲一九之節，則文也。君子美其情，貴〔其儀〕，二〇善其節，好其容，樂其道，悅其教，是以敬焉。拜，所以〔爲敬也〕，二一其數，文也。幣帛，所以爲信與徵也，其辭，宜道也。笑，〈喜〉之淺繹也；二二樂，〈喜〉之深繹也。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撥人之心也厚。二三聞笑聲，則坦如也斯喜。聞歌謠，則慆如也斯奮。聽琴瑟之聲，二四則悸如也斯歎。觀《賚》、《武》，則齊如也斯作。觀《韶》、《夏》，則婉如也二五斯斂。詠思而動心，喟如也，其居節也久，其返善復始也二六愼，其出入也順，殆其德也。鄭衛之樂，則非其聲而從之也。二七凡古樂龑心，逸樂龑旨，皆教其人者也。《賚》、《武》樂趣，《韶》、《夏》樂情。二八凡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樂，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二九不遠。哭之動心也，慘怛，其烈戀戀如也，

則習父兄之所樂。苟無大害，小枉，入之可也，已則勿復言也。六一凡憂患之事欲任，樂事欲後。身欲靜而毋滯，慮欲淵而毋僞，六二行欲勇而必至，貌欲莊而毋伐，欲務齊而泊，喜欲智而無末，六三樂欲釋而有持，憂欲斂而毋悶，怒欲盈而毋暴，進欲遜而毋巧，六四退欲肅而毋輕；欲皆文而毋僞。君子執志必有夫廣廣之心，出言必有六五夫簡簡之信，賓客之禮必有夫齊齊之容，祭祀之禮必有夫齊齊之敬，六六居喪必有夫戀戀之哀。君子身以爲注心。六七

《六德》　君子如欲求人道，則（必使男女有別，父子有親，君臣有六義，人道卽在其中矣。苟不）由其道，雖堯求之弗得也。生民七（斯必有夫婦、父子、君臣，此）六位也。有率人者，有從人者；八有使人者，有事人（者；有教）者，有學者：此六職也。既有九夫六位也，以任此（六職）也。六職既分，以別六德。六德者，一〇（人道之要也，夫婦之道在此，父子之道在此，君臣之道在）此。何謂六德？聖、智也，仁、義也，忠、信也。聖與智，君矣，一仁與義，君矣，忠與信，君（矣）。作禮樂，制刑法，教此民黎，使二之有向也，非聖智者莫之能也。親父子，和大臣，寢四鄰三之啼號，非仁義者莫之能也。聚人民，任土地，足此民黎四生死之用，非忠信者莫之能也。君子不偏如道，道人之五（所道也，則大者以治）人民；小者以修其身。爲道者必由四七此。親君遠近，唯其人所在，得其人則舉焉，不得其人則止也。四八雖在草茅之中，苟賢，一二（則必）賞慶焉，知其以有所歸也。材一二（苟能勝任，則可任諸仇讎，任）諸父兄，任諸子弟。大材藝者一三大官，小材藝者小官，因而施祿焉，使之足以生，足以死，謂一四之君，以義使人，何？義者，君德也。非我血氣之親，畜我如其一五子弟，故曰：苟濟夫人之善耳，勞其臞腑之力弗敢憚也，一六爲其死弗敢愛也，謂之（臣），以忠事人，何？忠者，臣德也。知可一七爲者，知不可爲者，知行者，知不行者，謂之夫，以智率人多。一八智也者，夫德也。一與之齊，終身弗改之矣，是故夫死有主，終一九身不嫁，謂之婦，以信從人，何也？信也者，婦德也。既生畜之，二〇又從而教烖（誨）之，謂之聖。聖也者，父德也。子也者，會埻長材二一以事上，謂之義，上共下之義，以奉禋祀，謂之孝，故人則爲二二（義孝，謂之）仁。仁者，子德也。故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二三行其職而獄犴蔑由亡（作）也。君子言信言爾，言坚言爾。合，外三六內皆得也。其反，夫不夫，婦不婦，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三七臣不臣，昏所由作也。君子不啻明乎蔑微而已，又以知三八其一矣：男女不辨，父子不親。父子不親，君臣無義。是故先王之三九教民也，始於孝悌。君子於此一偏者無所廢。是故先四〇王之教民也，不使此民也憂其身，失其偏。孝，本也。下修其四一本，可以斷獄。生民斯必有夫婦、父子、君臣。君子明乎此四二六者，然後可以斷獄。道不可偏也，能守一曲焉，可以諱四三其惡，是以其斷獄速。凡君子所以立身大法三，其繹之也四四六，其要十又二。三者通，言行皆通。三者不通，非言行也。四五三者皆通，然後是也。三者，君子所生與之立，死與之斃也。四六

《語叢一》　凡物由無生。一有天有命，有物有名。二天生倫，人生卯。三有命有度有名，而後四有倫。五有地有形有盡，而後六有厚。七有生有知，而後好惡八生。九有物有緐有緿，而後一〇教生。一一有天有命，有地有形，一二有物有容，有稱有名。一三有物有容，有盡有厚，一四有美有善。一五有仁有智，有義有禮，十六有聖有善。一七

夫天生百物，人爲貴。人一八之道也，或由中出，或由一九外入。二〇由中出者，仁、忠、信。由二一（外入者，……）仁生於人，義生於道。二二或生於內，或生於外。二三其生也亡爲乎？其刑六二生德，德生禮，禮生樂，由樂二四知刑。二五知己而後知人，知人而後二六知禮，知禮而後知行。二七其知博，然後知命。二八知天所爲，二九然後知道，知道然後知命。三〇

禮因人之情而爲之三一節文者也。九七善理而後樂生。三二賢者能理

之。五四禮生於莊，樂生於博。三三禮凄樂憐則戚，樂繁三四禮憐則奇。三五
《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三六也。三七《詩》，所以會古今之志三八也者。三
九《春秋》，所以會古今之四〇事也。四一《禮》，交之行述也。四三《書》，
□□□□者也。四四
察天道以化民氣。六八
凡有血氣者，皆有喜四五有怒，有愼有莊。其體四六有容，有色有聲，
有嗅四七有味，有氣有志。凡物四八有本有末，有始有終。四九容色，目司
也。聲，耳司五〇也。嗅，鼻司也。味，口司五一也。氣，容司也。志，心
司。五二
父子，至上下也。六九兄弟，〔至〕先後也。七〇爲孝，此非孝也；爲悌，
五五此非悌也；不可爲也，五六而不可不爲也。爲之，五七此非也；弗爲，
此非也。五八義無能爲也。五三人無能爲。八三政其然而行，怠焉爾也。五
九政不達度，生乎不達六〇其然也。教，學其也。六一政其然而行，怠焉。
六七
知禮然後知刑。六三刑非嚴也。六四上下皆得其所之謂信。六五信非至
齊也。六六
無物不物，皆至焉，而七一無非己取之者。七二
悲，亡其所也，無非是。七三
之弗也。七四
者，去變不逮，從一道。七五
□□者義，然不然。七六
仁，人也。義，〔道也。〕殘簡八〔厚於仁，薄〕於義，親而七七不尊。厚於
義，薄於仁，八二尊而不親。七九
□□父，有親有尊，七八長弟，親道也。友、君、臣，八〇無親也。八一
有察善，無爲善。八四察所知，察所不知。八五勢與聖爲可察也。八六
君臣、朋友，其擇者也。八七
賓客，淸廟之文也。八八
多好者，無好者也。八九
數，不盡也。九〇
夬生乎未得也。九一
愛善之謂仁。九二仁義爲之恆。九三備之謂聖。九四
詩由敬作。九五
有生乎名。九六
喪，仁之端也。九八
凡痛者踊。一〇二
求者，無有自來也。九九
盈聖之謂聖。一〇〇
懼，可去可歸。一〇一
禮不同，不豐不殺。一〇三
凡物由望生。一〇四
物各止於其所，我行一〇五
皆有之。一〇六
快與信，器也，各以譖辭毀也。一〇八
乎與容與，夫其行者。一〇九食與色與，疾。一一〇
止之。一一一
樂政。一一二
《語叢二》 情生於性，禮生於情，嚴生於禮，敬生於嚴，二兢生於敬，
恥生於兢，三愧生於恥，廉生於愧。四
愛生於性，親生於愛，八忠生於親。九
欲生於性，慮生於欲，一〇倍生於慮，爭生於倍，一一薰生於爭。一二
智生於性，卯生於智，二〇悅生於卯，好生於悅，二一從生於好。二二
慈生於性，易生於慈，二三肆生於易，容生於肆。二四
惡生於性，怒生於惡，二五勝生於怒，惎生於勝，二六賊生於惎。二七
喜生於性，樂生於喜，二八悲生於樂。二九
慍生於性，憂生於慍，三〇哀生於憂。三一
懼生於性，監生於懼，三二望生於監。三三
強生於性，立生於強，三四斷生於立。三五
弱生於性，疑生於弱，三六北生於疑。三七
貪生於欲，負生於貪，一三＝＝生於負。一四
喧生於欲，嘩生於喧，一五慌生於嘩。一六

浸生於欲，惡生於浸，一七逃生於急。一九
急生於欲，＝＝生於急。一八
度生於禮，博生於度。五
大生於……六
愠生於憂。七
凡悔，已道者也。三八凡必，有不行者也。三九凡過正，一以失其它四〇者也。四一凡悅，作於譽者也。四二
名數也，由＝＝緐生。四四
其所之同，其行者異。五二有行而不由，有由而五三不行。五四
疑取再。四九
未有善事人而不返者。四五未有嚬而忠者。四六嚬，自安也。賊，退人也。四三
知命者無咎。四七有德者不移。四八
小不忍敗大勢。五一毋失吾勢，此勢得矣。五〇
《語叢三》 父無惡。君猶父也，其弗惡一也，猶三軍之旌也，正也，所二以異於父者，君臣不相戴也，三則可已；不悅，可去也；不四義而加諸己，弗受也。五父孝子愛，非有爲也，八友君臣之道也。長弟，孝六之方也。七
與爲義者遊，益。與莊九者處，益。起習文章，益。一〇與褻者處，損。與不好一一學者遊，損。處而無斆一二習也，損。自示其所不足，益。遊一四＝＝，益。崇志，益。自示其所能，損。一三自示必行，損。一六
志於道，狎於德，依於五〇仁，遊於藝。五一
天型成人，與物斯理。一七〔口〕物以日，物有理而一八地能貪之生之者，在早。一九春秋，無不以其生也亡二〇耳。二一
仁，厚之〔口也。〕二二〔喪，仁〕之端也。二三義，德之進也。二四義，善之方也。二五喪，仁也。義，宜也。愛，仁三五也。義，處之也。禮，行之三六也。三七
交，交行則……三四
德至區者，治者至無二六間。二七至無間，則成名。二九
未有其至，則仁治者二八樂，服德者之所樂也。五四
物不備，不成仁。三九
愛治者親。三〇愛親則其殺愛人。四〇
智治者寡悔。三一不善擇，不爲智。三八
口治者卯。三二卯則難犯也。四五
兼行則治者中。三三中則會。六三
莫得善其所。四七
踊，哀也。三踊，文也。四一
強之樹也，強取之也。四六
度依物以情行之者，四四或由其辟，或由其四二不進，或由其可。四三
賓客之用幣也非正，五五入貨也，禮必兼。六〇
進食之道，此食作安。五六行進此，友矣。六二
人之性非與？止乎其五七孝。六一
有性有生，呼生。有＝＝五八
思無疆，思無期，思無邪，思四八無不由義者。四九
善日化我，我日化善，賢五二者唯其止也以異。五三
得者樂，失者哀。五九
毋意，毋固，毋我，毋必。六五a
無無由也者。六六a
名二，物三。六七a
有天有命有六八a〔度，□□□□〕六九a生。七〇a命與度與，七一a
呼物。七二a無物不物，皆至焉。六五b
無非樂者。六六b
生爲貴。六七b
有性有生，呼六八b名，六九b爲其形。七〇b有性有生七一b者。七二b

《語叢四》 凡說之道，急者爲首。既得其急，言必有及。及五之而弗惡，必盡其故。盡之而疑，必審諭一五之。諭之而不可，必文以訛，毋令知我。彼邦無六將，流澤而行。七言以殆，情以咎。靡言不雠，靡德无報。言一而漏，牆有耳。往言傷人，來言傷己。二言之善，足以終世。三世之富，不足

以出誣。三口不愼而戶之閉，惡言復己而死無日。四

竊鉤者誅，竊邦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八之所存。九

車轍之鮒鮪，不見江湖之水。匹婦愚夫，一〇不知其鄉之小人、君子。食韭惡知終其年。一一造與賢人，是謂薄行。賢人不在側，是一二謂迷惑。不與智謀，是謂自敗。造與智謀，是一三謂重欺。邦有巨雄，必先與之以爲朋，唯難一四其興。如將有敗，雄是爲害。利木陰者，不折一六其枝；利其蔭者，不塞其溪。善使其下〔者〕，若一七蚘蛩之足，衆而不害，害而不仆。善事其上一八者，若齒之事舌而終弗噬。善〔事其君〕一九者，若兩輪之相轉而終不相敗。善使二〇其民者，若四時一遣一來，而民弗害也。二一山亡隨則阤，城無蓑則阤，士無友不可。君有二二謀臣，則壤地不削；士有謀友，則言談不二三弱。雖勇力聞於邦，不如才；金玉盈室，不二四如謀；衆強甚多，不如時，故謀爲可貴。能二五家食，乃有持。三雄一雌，三瓠一柢，一王母二六保三嬰娟。聽君而會，視朝而入，〔入之又入之，致之又致之，二七背〕至而無極也已。二七

上海博物館館藏楚簡

《詩論》……行此者，其有不王乎？孔子曰：詩無恣志，樂無恣情，文無恣意。一《十月》善辱言；《雨無政》、《節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小旻》多疑矣，言不中志者也；《小宛》其言不惡，小有仁焉；《小弁》、《巧言》，則言讒人之害也；《伐木》〔弗〕八實咎於其也。《天保》其得祿蔑疆矣，巽願德故也。《祈父》之刺，亦有以也。《黃鳥》則困而欲反其故也，多恥者其病之乎？《菁菁者莪》則以人益也；《裳裳者華》則□□。九《關雎》之改，《樛木》之時，《漢廣》之智，《鵲巢》之歸，《甘棠》之保，《綠衣》之思，《燕燕》之情〕何？曰終而皆賢於其初者也。《關雎》以色喻於禮一〇……兩矣，其四章則喻矣。以琴瑟之悅擬好色之願，以鐘鼓之樂〔□□□之〕一四好，反納於禮，不亦能改乎？《漢廣》不求一二不〕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知恆乎？《鵲巢》出以百輛，不亦有離乎？《甘一三〔棠》思〕及其人，敬愛其樹，其保厚矣。甘棠之愛，以召公一五〔所茇也。

功者何如？曰：《頌》是也。《清廟》，王德也，至矣。敬宗廟之禮，以爲其本；『秉文之德』，以爲其業。『肅雍五〔顯相〕』，以爲其……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鴻鳩》吾信之，《文王》吾敬之，《清廟》吾敬之，《烈文》吾悅之，《昊天有成命》吾頌之。《宛丘》曰：『洵有情，而無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變，以禦亂』，吾喜之；《鴻鳩》曰：『其儀一兮，心如結也』，吾信之；《文王》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吾美之；《清廟》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烈文》曰：『無競惟人』，『不顯惟德』，『嗚呼，前王不忘』，吾悅之。『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貴且顯矣。〔吾〕《頌》五〔之。……『帝謂文王，予〕懷爾明德』何？誠謂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誠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唯谷也，得乎此命也，七志也，文王受命矣。《頌》，旁德也，多言厚，其樂安而保，其歌伸而引，其思深而遠，至矣。《大雅》，盛德也，多言二〔……《小雅》，□德〕也，多言難而怨湛者也，衰矣，小矣。《邦風》其納物也博，觀人俗焉，大斂才焉。其言文，其聲善。孔子曰：惟能夫三……

《緇衣》　夫子曰：好美如好《緇衣》，惡惡如惡《巷伯》，則民臧〔咸〕勑而刑不屯。《詩》云：『儀型文王，萬邦作孚。』子曰：有國者章好章惡，以示民一厚，則民情不忒。《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其臣，臣不惑於君。《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伊誥》云：『惟尹允及湯，咸有一德。』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三俗，謹惡以御民淫，則民不惑。臣事君，言其所不能，不辭其所能，則君不勞。《大雅》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云：〕四『非其止共，惟王之邛。』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好則體安之〕，君好則民欲之。故心以體存，君以民亡。《詩》云：『誰秉國〔成？不自爲〕五正，卒勞百姓。』《君牙》云：『日暑雨，小民惟日怨；晉冬耆寒，小民亦惟日怨。』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也爭先。故長民者章志六以昭百姓，則民致行己以悅上。《詩》云：『有覺德行，四国順之。』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導，豈〔必盡仁。《詩》云：『成王之孚，〕七下土之式。』《呂刑》云：『一人有慶，萬民賴之。』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以令，而從其所以行。上好〔此物也，下必有甚焉者矣。故〕八上之好惡，不可不愼也，民之表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子曰：長民者，衣服不改，從容有常，則九民德一。《詩》云：『其容不改，出言〔有謹，黎民〕所信。』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教此以失，民此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云：『未見一〇聖，如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由聖。』子曰：大臣之不親也，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邦家之不寧也，〔則大臣不治而邇臣託也。此以大臣〕一不可不敬，民之蘩也。故君不與小謀大，則大臣不怨。《祭公之顧命》云：『毋以小謀敗大圖，毋以嬖御盭莊后，毋以嬖士盭大夫、卿士。』子曰：一二長民者，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勸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免心。故慈以愛之，則民有親；信以結之，則民不背；恭以涖之，則民有遜心。《詩》云：一三『吾大夫恭且儉，靡人不斂。』《呂刑》云：『苗民非用靈，折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子曰：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則〔刑罰不足恥而爵不足勸〕一四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云：『敬明乃罰。』《呂刑》云：『播刑之迪。』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索，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流言。《詩》云：『愼爾出話，〕一五敬爾威儀。』子曰：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則民言不詭行，行不詭言。《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之。』子曰：言從行之，則行不可匿。故君子顧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一七能大其美而小其惡。《大雅》云：『白圭之玷尚可磨；此言之玷不可爲。』《小雅》云：『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云：〔『昔在上帝，蓋申觀文王德，其〕一八集大命於是身。』子曰：君子言有物，行有格，此以生不可奪志，死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識，實而親之；精知，恪而行之。一九〔《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君陳》云：『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轍；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有言，必聞其聲；苟有行，〕二〇必見其成。《詩》云：『服之無斁。』子曰：私惠不懷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子曰：唯君子能好其匹，小人豈能好其匹。二一故君子之友也有向，其惡也有方，此以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詩》云：『君子好逑。』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仁不二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弗信之矣。《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子曰：宋人有言曰：『人

而無恆，二三〔不可爲卜筮也。〕龜筮猶弗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猷。』二四

《性情論》 凡人雖有性，心無定志，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行，待習而後定。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見於外，則物促之。一〔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知情者能出之，知義者能入〔之。好惡〕二〔性也；所〕好惡，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勢也。凡性爲主，物促之也。金石之有聲也，弗扣不鳴；三〔人雖有性心，弗促不出。凡心有志也，無與不可。人之不可獨行，猶口之不可獨言也。牛生而長之。凡動性者，物也；逆性者，節性者，故也；厲性者，義也；出性者，勢也；五養性者，習也；長性者，道也。凡見者之謂物，圉於其者之謂悅，物之藝者之謂勢，有爲也六〔者〕之謂故。義也者，羣善之蓺也。聖人比其類而論會之，觀其先後而九逆順之，體其義而節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後復以教。有以習其性也。道也〔者，羣物之道。凡道，心術〕七爲主。道四術也，唯人道爲可道也。其三術者，導之而已。詩、書、禮、樂，其始出也，皆生於八〔人。詩〕，有爲爲之也。書，有爲言之也。禮樂，有爲舉之也。聖人比其類而論會之，觀其先後而九逆順之，體其義而節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後復以教。所以生德於中者也。禮一〇〔作於〕情，或興之也。當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後之序則宜道也。有序，爲之節，則文也。一一〔致容〕貌，所以文節也。君子美其情，貴其儀，善其節，好其容，樂其道，悅其教，是以敬焉。拜，一二〔所以爲敬也〕，其數，文也。幣帛，所以爲信與徵也，其辭，宜道也。笑，喜之淺繹也。樂，喜之一三〔深繹也。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撥人之心也厚。聞笑聲，則坦如也斯喜。聞歌謠，一四〔則陶如也斯〕奮。聽琴瑟之聲，則悸如也斯歎。觀《賚》、《武》，則齊如也斯作。觀〔《韶》、《夏》，則婉〕一五〔如也斯歛〕。詠思而動心，喟如也。其居節也久，其返善復始也愼，其出入也順，殆其德〔也。鄭衛〕一六〔之樂，非其〕聲而從之也。凡古樂雖心，益樂雖〔旨，皆教其〕人者也，《賚》、《武》樂趣，《韶》、《夏》樂情。凡一七〔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樂，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遠。哭之動心也，慘怛，其一八〔烈〕戀戀如也，涕〈鼻〉深鬱陶，其烈〔則〕流如也以悲，倏然以思。凡憂，思而後悲；一九〔凡〕樂，思而後忻。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猷。』二四

《性情論》 凡人雖有性，心無定志，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行，待習而後定。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見於外，則物促之。一〔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終者近義。知情者能出之，知義者能入〔之。好惡〕二〔性也；所〕好惡，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勢也。凡性爲主，物促之也。金石之有聲也，弗扣不鳴；三〔人雖有性心，弗促不出。凡心有志也，無與不可。人之不可獨行，猶口之不可獨言也。牛生而長之。凡動性者，物也；逆性者，節性者，故也；厲性者，義也；出性者，勢也；五養性者，習也；長性者，道也。凡見者之謂物，圉於其者之謂悅，物之藝者之謂勢，有爲也六〔者〕之謂故。義也者，羣善之蓺也。聖人比其類而論會之，觀其先後而九逆順之，體其義而節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後復以教。所以生德於中者也。禮一〇〔作於〕情，或興之也。當事因方而制之，其先後之序則宜道也。有序，爲之節，則文也。一一〔致容〕貌，所以文節也。君子美其情，貴其儀，善其節，好其容，樂其道，悅其教，是以敬焉。拜，一二〔所以爲敬也〕，其數，文也。幣帛，所以爲信與徵也，其辭，宜道也。笑，喜之淺繹也。樂，喜之一三〔深繹也。凡〕聲，其出於情也信，然後其入撥人之心也厚。聞笑聲，則坦如也斯喜。聞歌謠，一四〔則陶如也斯〕奮。聽琴瑟之聲，則悸如也斯歎。觀《賚》、《武》，則齊如也斯作。觀〔《韶》、《夏》，則婉〕一五〔如也斯歛〕。詠思而動心，喟如也。其居節也久，其返善復始也愼，其出入也順，殆其德〔也。鄭衛〕一六〔之樂，非其〕聲而從之也。凡古樂雖心，益樂雖〔旨，皆教其〕人者也，《賚》、《武》樂趣，《韶》、《夏》樂情。凡一七〔至樂〕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樂，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遠。哭之動心也，慘怛，其一八〔烈〕戀戀如也，涕〈鼻〉深鬱陶，其烈〔則〕流如也以悲，倏然以思。凡憂，思而後悲；一九〔凡〕樂，思而後忻。凡思之用心爲甚。歎，思之方也。其聲變，則心從之矣。其心變，則其聲亦然。二〇〔吟，遊哀也〕；譟，遊樂也；呼，遊心也。凡人情爲可悅也。苟以其情，雖過不惡。不以二一〔其〕情，雖難不貴。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恒〈亟〉，性善者也。未賞〔而民勸，含福者也。二二未刑〕而民畏，有心畏者也。賤而民貴之，有德者也。貧而民聚焉，有道者也。獨處而樂，有內瞻二三者也。惡之而不可非者，達於義者也。非之而不可惡者，篤於仁者也。行之而不過，知道者二四〔也；……聞道反上，上交者也。聞道反下，下交〕者也。聞道反己，修身者也。上交近事君，下交得衆近從政，修身近至仁。同方而二五交，以道者也。不同方而交，以故者也。〔同說〕而交，以德者也。不同說而交，以猷者也。門內之治，欲其婉也。二六〔門〕外之治，欲其制也。凡身欲靜而毋滯，用心欲德而毋丘，慮欲淵而毋暴，退欲肅而毋輕，二七〔進〕欲隨而有禮，言欲直而毋流，居處欲逸易而毋慢。君子執志必有夫柱柱之心，出言必有夫棄棄二八〔之信〕，賓客之禮必有夫齊齊之容，祭祀之禮必有夫齊齊之敬，居喪必有夫戀戀之哀。凡悅人勿文二九〔也〕，身必從之，言及則明，舉之而毋僞。凡交毋剌，必使有末。凡於道路，毋思〈畏〉、毋獨言。獨處則習三〇〔父〕兄之所樂。苟毋〔大〕害，小枉，入之可也，已則勿復言也。凡憂患之事欲任，樂事欲後。凡學者求其三一〔心爲難，縱其所爲，近得之矣，不如以樂之速也。雖能其事，不能其心，不貴。求其〕心有僞也，弗得之矣。人之不能以僞也，可知也。不過十〔舉，其心必在焉。察其見者，情焉失哉〕？三二敏，義之方也。〔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篤，仁之方也。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三三情出於性，愛類七，唯性愛爲近仁。智類五，唯義道爲近忠。惡類三，唯惡不仁爲〔近義。所。三四爲道者四，唯人〕道爲可道也。凡用心之忤者，思爲甚。用智之疾者，患爲甚。用情之至三五〔者，哀〕樂爲甚。用身之弁者，悅爲甚。用力之盡者，利爲甚。目之好色，耳之樂聲，鬱陶之氣也，〔人〕不三六〔難〕爲之死。有其爲人之節節如也，不有夫閒閒之心則悉。有其爲人之閒閒如也，不有夫〈慺〉忻之志則慢。人之三七〔巧〕言利辭者，不有夫詘詘之心則流。人之脫然可與和安者，不有夫奮作之情則侮。有其爲人之三八〔愿〕如也，弗輔不足。凡人僞爲可惡之慧如也，弗養不可。有其爲人之

也，僞斯文矣，文斯慮矣，慮斯莫與之結〔矣〕。愼，仁之方也，然而其過不惡。諫，謀之方也，有過則咎。人不愼，三九〔斯〕有過，信矣。四〇……□知己者不怨人，苟有其情，雖未之爲，斯人信之矣……殘簡2、3、1

《民之父母》 〔子〕夏問於孔子：『《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孔子答曰：『民一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源，以致「五至」，以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其二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敢問何如而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五至」乎，物之所至者，志亦至焉；志之三〔所〕至者，禮亦至焉；禮之所至者，樂亦至焉；樂之所至者，哀亦至焉。哀樂相生。君子四以正，此之謂「五至」。』『「五至」既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三無」乎，無聲之樂，無體五〔之〕禮，無服之喪。君子以此橫於天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明目而視之，不可六得而見也，而德既塞於四海矣，此之謂「三無」。』子夏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何詩七是稽？』孔子曰：『善哉！商也，將可學詩矣。「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逯逯，八〔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其在語也，美矣！宏矣！大矣！盡九〔於此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可得而聞歟？』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一〇〔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允悲。無聲之樂，塞於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體〈服〉之一一〔喪〕，純德通明。無聲之樂，施及孫子；無體之禮，塞於四海；無服之喪，爲民父母。無聲之樂，氣一二〔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一三〔之〕喪，以畜萬邦。一四

《子羔》 子羔問於孔子曰：『三王者之作也，皆人子也，而其父賤而不足稱也與？抑亦誠天子也與？』孔子曰：『善，爾問之也。久矣其莫……一女也，觀於禋而得之，娠三年而劃於脅而生，生而能言，是禹也。契之母，有娀氏之女也，遊於央臺之上，有燕銜卵而措諸其前，取而吞之，娠二三年而劃於膺，生乃呼曰「欽」，是契也。后稷之母，有邰氏之女也，遊於圜丘之內，冬見蒿，攀而蔫之，乃見人武，履以祈禱曰：「帝之武儵使三……是后稷〔之母〕也。三王者之作也如是。』子羔曰：『然則三王者孰爲……四曰：『有虞氏之樂正瞽瞍之子也。』子羔曰：『何故以得爲帝？』孔子曰：『昔者而弗世也，善與善相授也，故能治天下，平萬邦，使無有小大肥瘠，使皆五得其社稷百姓而奉守之。堯見舜之德賢，故讓之。』子羔曰：『堯之得舜也，舜之德則誠善與？抑堯之德則甚明與？』孔子曰：『均也。舜襁於童土之田則六……之童土之黎民也？』孔子曰：『吾聞夫舜其幼也，每以孝事其親，……七……或以文而遠。堯之取舜也，從諸草茅之中。與之言禮，悅薄……八……啾而和。故夫舜之德誠賢矣，由諸畎畝之中而使君天下而稱。』子羔曰：『如舜在今之世，則何若？』孔子曰：九『亦紀先王之遊道，不逢明王，則亦不大使。』孔子曰：『舜其可謂受命之民矣。舜，人子也，而三天子事之。』一〇

《魯邦大旱》 魯邦大旱，哀公謂孔子：子不爲我圖之？孔子答曰：邦大旱，毋乃失諸刑與德乎？唯……一之何哉？孔子曰：庶民知說之事鬼也，不知刑與德。如毋愛珪璧幣帛於山川，正刑與……二出，遇子貢曰：賜，爾聞巷路之言，毋乃謂丘之答非歟？子貢曰：否。抑吾子如重命其歟？如夫正刑與德以事上天，此是哉。若夫毋愛珪璧三幣帛於山川，毋乃不可。夫山，石以爲膚，木以爲民，如天不雨，石將焦，木將死，其欲雨，又甚於我，何必恃乎命乎？夫川，水以爲膚，魚以四爲民，如天不雨，水將涸，魚將死，其欲雨，或甚於我，何必恃乎命乎？孔子曰：嗚呼！……五公豈不飽粱食肉哉，抑無如庶民何？六

《從政》 聞之曰：昔三代之明王有天下者，莫之予也。而□取之，民皆以爲義。夫是則守之以信，教之以義，行之以禮也。其亂，王予人邦家土地，而民或弗義。□……二〔教之以〕禮則願而爲仁，教之以刑則逐。聞之曰：善人，善人也，是以得賢士一人，一人譽……三四鄰。失賢士一人，謗亦反是，是故君子愼言而不愼事。……四有所有餘而不敢盡之，有所不足而不敢弗……一四……之人可也。聞之曰：行險致命，饑寒而毋會，從事而毋悁，君子不以流言傷人一九也。聞之曰：愆悔而恭遜，教之勸也；溫良而忠敬，仁之宗〔也〕……乙四……不武則志不若，仁而不智則逢災害。聞之曰：從政有七幾，獄則鮮，威則民不道，甄則失衆，猛則無親，罰則民逃，好刑八則民作亂。凡此七者，政之所怠也。聞之曰：志氣不諧，其事不……九〔聞之〕曰：從政所務三：敬，謙，信。信則得衆，謙則遠辰，遠

戾所以……〔聞之曰：從政，必絕四〕：一〇毋暴，毋虐，毋賊，毋貪。不修不武，謂之必成，則暴；不教而殺，則虐；命無時，事必有期，則賊；爲利枉一二事，則貪。聞之曰：從政，敦五德，固三制，除十怨。五德：一曰緩，二曰恭，三曰惠，四曰仁，五曰敬。君子不緩則無五以容百姓；不恭則無以除辱；不惠則無以聚民；不仁六則無以行政，不敬則事無成。三制：持行、視上、卒食。七〔十怨：一曰……；二曰……；三曰……；四曰……；五曰……；六曰……；七曰……；八曰……〕；九曰犯人之務；十曰口惠而不由。興邦家，治政教，從命，則政不勞；掩慼先諾，則自己始，顯訪〈嘉〉勸信，則僞乙二不彰；毋佔民敛，則同；不敷法盈惡，則民不怨。聞之曰：……乙二以犯賡範。見不順，行以出之。聞之曰：君子樂則治政，憂則……一六復。小人樂則疑，憂則昏，怒則勝，懼則背，恥則犯。聞之曰：從政，不治則亂，治已至則□……乙三然後能立道。聞之曰：君子之相就也，不必在近遲，樂……一三……〔君子先〕人則啓導之，後人則奉相之，是以曰：君子難得而易使也，其使人器之；小人先人則絆敔之。一七〔後人〕則陷毀之，是以曰：小人易得而難使也，其使人必求備焉。聞之曰：行在己而名在人，名難爭也。一八敦行不倦，持善不厭，雖世不識，必或知之。是故一二君子強行，以待名之至也。君子聞善言以改其乙五言，見善行，納其身焉，可謂學矣。聞之曰：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一一

《昔者君老》 君子曰：昔者君老，太子朝君，君之母弟是相。太子側聽，庶叩，叩，進。太子前之母弟，母弟逊退，前之太子，再三，然後並聽之。太子、母弟一致命於閭門，以告寺人，寺人入告於君，君曰：『召之。』太子入見，如祭祀之事。二……能事其親。君子曰：『子性，蓋喜於內，不見於外；喜於外，不見於內。〔慍於外，不見於內。內言不以出，外言不以入。興美廢惡……』三……爾司，各恭爾事，廢命不赦。君卒，大子乃無聞無聽，不問不命，唯哀悲是思，唯邦之大務是敬。四

《容成氏》 〔昔者容成氏……尊〕盧氏、赫胥氏、喬結氏、倉頡氏、軒轅氏、神農氏、渾沌氏、伏羲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賢。其德曾清，而上愛一下，而一其志，而寢其兵，而官其材。於是乎暗聾執燭，矇瞽鼓瑟，跛躄守門，侏儒爲矢，長者繇宅，僂者事數，癭二者煮鹽鹺，禿者漁澤，疣棄不舍。凡民卑末者，教而誨之，飲而食之，思役百官而月請之。故當是時也，無並三……□氏之有天下，厚愛而薄斂焉，身力以益百姓三五B……□於是乎不賞不罰，不刑不殺，邦無飢（？）人，道路無殤四死者。上下貴賤，各得其宜。四海之外賓，四海之內庭。禽獸朝，魚鼈獻，有無通。匡天下之政十又九年而王天下，三十有七五年而疲（？）終。昔堯處於丹府與蘇陵之間，堯淺施而時日賽，不勸而民力，不刑殺而無盜賊，甚緩而民服。於是乎方六百里之中率，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以爲天子。於是乎方圓千里，於是乎持板正位，四向歸，和懷以來天下之民。七其政治而不賞，官而不爵，無勵於民，而治亂不墮。故曰：賢及□……四三是以視賢：履地戴天，篤義與信，會載天地之間，而包載四海之內，畢能其事，而立爲天子。堯乃爲之宮，曰：『自九入焉，余穴窺焉，以求賢者而讓焉。』堯以天下讓於賢者，天下之賢者莫之能受也。萬邦之君皆以其邦讓於賢一〇□□□賢者，而賢者莫之能受也。於是乎天下之人，以一一堯爲善興賢，而卒立之。昔者舜耕於歷丘，陶於河濱，漁於雷澤，孝養父母，以善其親，乃及邦子。堯聞之一三而美其行。堯於是乎爲車十又五乘，以三從舜於畎畝之中，舜於是乎始免執錢、鬲、鍤，介而坐之茲，堯南面，舜北面。舜一四於是乎始語堯天地人民之道。與之言政，說簡以行；與之言樂，說和以長；與之言禮，說博而不逆。堯乃悅。堯八……〔堯乃老，視不明，〕聽不聰。堯有子九人，不以其子爲後，見舜之賢也，而欲以爲後。一二〔舜乃五讓以天下之賢者，不得已，然後敢受之。〕舜聽政三年，山陵不收，水潦不通，乃立禹以爲司空。禹既已二三受命，乃并服箬箸，帽芙執□足□……一五交賑，方爲三倍，東方爲三倍，西方爲三倍，南方爲三倍，北方爲三倍，以衛於溪谷，濟於廣川、高山，拯蓁林三一……面趼皺，脛不生〈之〉毛。開塞浩流，禹親執畚耜，以陂明都之澤，決九河二四之阻，於是乎夾州、徐州始可處。禹通淮與沂，東注之海，於是乎竸州、莒州始可處也。禹乃通蓼與易，東注之二五海，於是乎蘇州始可處也。禹乃通三江五湖，東注之海，於是乎荊州、揚州始可處也。禹乃通伊、洛，並里〈瀍〉、澗，東二六注之河，於是乎豫州始可處也。禹乃從漢以南爲名谷五百，從二七漢以北爲名谷五百。天下之民居定，乃飭食，乃立后稷以爲田。后稷既已受命，乃食於野，宿於野，復穀豲土，五年乃二八穫。民有餘食，無求不得，民乃賽，驕態始作，乃立臯陶

以爲理。皐陶既已受命，乃辨陰陽之氣而聽其訟獄，三二九年而天下之人無訟獄者，天下大和均。舜乃欲會天地之氣而聽用之，乃立質以爲樂正。質既受命，作爲六律六三〇郚〈部(呂)〉，別爲五音，以定男女之聲。當是時也，瘴疫不至，妖祥不行，禍災去亡，禽獸肥大，草木晉長。昔者天地之佐舜而一六佑善，如是狀也。舜乃老，視不明，聽不聰。舜有子七人，不以其子爲後，見禹之賢也，而欲以爲後。禹乃五讓以天下之賢一七者，不得已，然後敢受之。禹聽政三年，不製革，不刃金，不略矢。田無蔡，宅不空，關市無賦。禹乃因山陵平隰之可封邑一八者而繁實之，乃因近以知遠，去苛而行簡。因民之欲，會天地之利。夫是以隶者悅怡，而遠者自至，四海之內及一九四海之外皆請貢。禹然後始爲之號旗，以別其左右，思民毋惑。東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二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鳥。禹然後始行以儉：衣不鮮美，食不重味，朝不車逆，春不毇米，饗不折骨。製二一服冕黼。禹乃建鼓於庭，以爲民之有謁告者申焉。擊鼓，禹必速出，冬不敢以寒辭，夏不敢以暑辭。身言二二……□泉，故曰聖人。其生賜養也，其死賜葬，去苛慝，是以爲名。禹有子五人，不以其子爲後，見三三皐陶之賢也，而欲以爲後。皐陶乃五讓以天下之賢者，遂稱疾不出而死。禹於是乎讓益，啓於是乎攻益自取，三四入焉以行政。於是乎治爵而行祿，以襲於來(?)，亦＝迵＝，曰德速喪(衰)。三二〔啓〕王天下十又六年〈世〉而桀作。桀不述其先王之道，自爲〔己爲〕……三五A當是時，強弱不怡讓，衆寡不聽訟，天地四時之事不修。湯乃傅爲征籍，以征關市。民乃宜怨，虐疾始生，於是三六乎有喑、聾、跛、眇、癃、瘞、僂始起。湯乃謀戒求賢，乃立伊尹以爲佐。伊尹既已受命，乃執兵禁暴，尚得於民。遂迷而三七不量其力之不足，起師以伐岷山氏，取其兩女琰、琬，奴北去其邦，□爲丹宮，築爲琬室，飾爲瑤台，立爲玉門。其驕三八泰如是狀。湯聞之，於是乎愼戒徵賢，德惠而不恃，差三十仁而寧之。如是而不可，然後從而攻之，升自戎遂，入自北三九門，立於中衆。桀乃逃之歷山氏，湯又從而攻之，降自鳴條之遂，以伐高神之門。桀乃逃之南巢氏，湯又從而攻之。四〇遂逃去，之蒼梧之野。湯於是乎徵九州之師，以略四海之內，於是乎天下之兵大起，於是乎亡宗戮族殘羣焉服。四一……賊盜，夫是以得衆而王天下。湯王天下三十又一世而紂作。紂不述其先王之道，自爲己爲，於四二是乎作爲九成之臺，眞孟炭其下，加圜木於其上，思民道之。能

遂者遂，不能遂者入而死。不從命者，從而桎梏之，於是四四乎作爲金桎三千。既爲金桎，又爲酒池，厚樂於酒，溥夜以爲淫，不聽其邦之政。於是乎九邦叛之，豐、鎬、邘、石、邗、鹿、四五黎、崇、密須氏。文王聞之，曰：『雖君無道，臣敢勿事乎？』雖父無道，子敢勿事乎？孰天子而可反？』紂聞之，乃出文王於四六夏臺之下而問焉，曰：『九邦者其可來乎？』文王曰：『可。』文王於是乎素端玄裳以行九邦，七邦來服，豐、鎬不服。文王乃起師以嚮四七豐、鎬，三鼓而進之，三鼓而退之，曰：『吾所知多，盡一人爲無道，百姓其何罪？』豐、鎬之民聞之，乃降文王。文王持故時而教民四八時，高下肥磽之利盡知之。知天之道，知地之利，思民不疾。昔者文王之佐紂也，如是狀也。文王崩，武王即位。武王四九曰：『成德者，吾說而代之。其次，吾伐而代之。今紂爲無道，泯諸百姓，制約諸侯，天將誅焉。吾勵天威之。』武王於五〇是乎作爲革車千乘，帶甲萬人，戊午之日，涉於孟津，至於共、滕之間，三軍大範。武王乃出革車五百乘，帶甲三千，五一以宵會諸侯之師於牧之野。紂不知其未有成政，而得失行於民之唇也，或亦起師以逆之。武王於是乎素冠弁，以造五二類於天，曰：『紂爲無道，泯諸百姓，制約諸侯，絕種侮姓，土玉水酒，天將誅焉，吾勵天威之。』武王素甲以陳於殷郊，而殷五三正容成氏。五三背。

《周易》 六晶，勿用取女，見金夫，不又躬。亡卣勿。六四，困龙，吝。六五，僮龙，吉。上九，斷龙，不勿爲寇，勿逆寇。一

𠂤孚：又孚，光卿，貞吉，勿涉大川。初九，孚於蒿，勿用死，亡咎。九二〔二〕，孚於壑，小又言，冬吉。九晶，孚於圡，至寇至。六四，孚於血，出二……吉。三

奚訟：又孚，慳愿，中吉，終凶：勿用見大人，不勿涉大川。初六，不出迎事，小又言，冬吉。九二，不克訟，遝肤；亓邑人晶四戶，亡𥘅。六晶，食舊悳，貞，礪，冬吉；或從王事，亡成。九四，不克訟，遠卽命，愈，安貞，吉。九五，訟，元吉。上九，或賜緇緐，冬五朝晶褻之。六

𠂤帀：貞，丈人吉，亡咎。初六，帀出以𢀛，不𢀛凶。九二，才帀，审，吉，亡咎，王晶賜命。六晶，帀或𡍮豕，凶。六四，帀左宋，亡咎。六七五，畋又禽，勿𡍮言，亡咎；長子銜帀，弟子𡍮豕，貞，凶。上六，大君子又命，啓邦丞家，小人勿用。八

貧比：備箬，元業貞，吉，亡咎；不盜方速，逡夫凶。初六，又孚，比之，亡咎；又孚海缶，冬速又它，吉。六二，比之自內，吉。六晶，比之九非人。六四，外比之，亡不物。九五，顯比，王晶驅，遊前禽，邑人不戒，吉。上六，比无首，凶。一〇

……亡咎。六五，毕孚交女，悬女，吉。上九，自天右之，吉亡不物。一一

貧墜：卿，君子又悬。初六，墜君子，甬涉大川，吉。六二，鳴……□四，亡不物，貨墜。六五，不賜邑二丌峯，物用戡伐，亡不物。上六，鳴墜，可用行市，征邦。一三

貧余：物建疾行市。初六，鳴余，凶。六二，舫於石，不冬日，貞，吉。六晶，可余，昏，迟又昏。九四，猷余，大又复，勿頪型欲墜。六五，一四貞，疾，死不死。上六，模余，成又愈，亡咎。一五

貧陵：元卿，物貞，亡咎。初九，官又愈，貞，吉，出門交又工。六二，係小子，遊丈夫。六晶，係丈夫，遊小子。陵求又复，物尻貞。九四，陵又一六重，貞，工；又孚，才道已明，可咎？九五，孚於嘉，吉。上六，係而敏之，從乃瞞之，王用盲於西山。一七

貧蛊：元卿，物貞，亡咎。初九，亡忘，吉。六二，不靜而獲，不畜之二〇……人之复，邑人之灾。九四，可貞，亡咎。九五，亡忘又疾，勿藥又菜。上九，亡忘，行又禍，亡卤物。二一

貧大筐：物貞。不豪而飤，吉；物涉大川。初九，有礪，物已。九二，車敗复。九晶，良馬由，物董貞；曰班車戏，物又卤连。六四，僮牛之樺，元二三吉。六五，芬豕之酱，吉。上九，枷天之枭，卿。二三

貧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初九，舍尔靈龜，觀我敝頤，凶。六二，曰遠頤，顛經；於北泜，征，凶。六晶，顛頤，貞，凶，十年勿二四用，亡卤物。六四，遠頤，吉；虎見驫驫，丌猷攸攸，亡咎。六五，顛經，尻貞，吉；不可涉大川。上九，繇頤，礪，吉，物涉大川。二五

貧欽：卿，物貞；取女吉。初六，欽丌拇。六二，欽丌脊，凶；尻，吉。九晶，欽丌脊，婴丌陸，吝。九四，貞，吉，亡昏。六二，比之，亡咎；又孚海缶，冬速又它，吉。六二，比之自內，吉。六晶，比之九非人。六四，外比之，亡不物。九五，顯比，王晶驅，遊前禽，邑人不戒，吉。上六，比无首，凶。一〇

……亡咎。六五，毕孚交女，悬女，吉。上九，自天右之，吉亡不物。一一

貧墜：卿，君子又悬。初六，墜君子，甬涉大川，吉。六二，鳴……□四，亡不物，貨墜。六五，不賜邑二丌峯，物用戡伐，亡不物。上六，鳴墜，可用行市，征邦。一三

貧余：物建疾行市。初六，鳴余，凶。六二，舫於石，不冬日，貞，吉。六晶，可余，昏，迟又昏。九四，猷余，大又复，勿頪型欲墜。六五，一四貞，疾，死不死。上六，模余，成又愈，亡咎。一五

貧陵：元卿，物貞，亡咎。初九，官又愈，貞，吉，出門交又工。六二，係小子，遊丈夫。六晶，係丈夫，遊小子。陵求又复，物尻貞。九四，陵又一六重，貞，工；又孚，才道已明，可咎？九五，孚於嘉，吉。上六，係而敏之，從乃瞞之，王用盲於西山。一七

貧蛊：元卿，物貞

不飢，爲我心寒；可旦汲，王明並受厥福。六四，蒺藜，寒淚飢。上六，蒺藜勿實，又孚，元四五吉。四六

益革：改日凶孚，元恙貞，物貞，悔亡。初九，瑩用黃牛之革。六二，改日乃革之，征吉，亡咎。九晶，征凶。革言晶啟，又孚。四七

姦艮：厥不休，不憂厥身；行厥廷，不……厥止，亡咎，物恙貞。六二，艮厥足；不陞厥陵，厥心不悖。九晶，艮厥曉；四八列厥衛，磺，同心。六四，艮厥胎。六五，艮厥頰，言又爭，悳亡。上九，敦艮，吉。四九

姦漸：女逯吉，物貞。初六，鴻漸於鞶，小子磺；又言，不冬。六二，鴻漸於陸，夫征不返，婦孕而。五〇

九晶，豐厥芾，日中見斗，遇厥巨宝，吉。六五，悤章，又慶懇，吉。上六，豐厥芾，五一坍厥豪，闃厥戾，覿厥亡人，晶觀不覿，凶。五二

姦遯：少，卿；遯，貞，吉。初六，遯嬴，此厥所取愚。六二，遯既弟，褻厥次，曼僮僕之貞。九晶，遯焚厥弟，尐厥僮僕貞，貞，磺。九四，遯五三

姦蠽：卿。王段於宙，物涉大川。初六，拯，馬藏，吉，悳亡。九二，鼜，走厥尻，悳亡。六晶，鼜厥大虐，鼜厥躬，亡咎。上九，鼜，厥血欲易出。五五

所思。九五，鼜厥大虐，鼜厥尻，亡咎。六四，鼜厥羣，元吉；鼜五四厥丘，非台取皮才坎。上六，弗遇侄之；飛鳥羅之，凶，是胃災禍。五六

勿用。六四，需又衣絮，冬日戒。九五，東鄰殺牛，不女西鄰之酌祭，是受福。上六，需厥首，磺。五七

閽。九二，原厥輪，貞，吉，物涉大川。六晶，未濟，征凶，物涉大川。九四，貞，吉五八

《仲弓》 季桓子使仲弓爲宰，仲弓以告孔子，曰：季氏……」……使雍也從於宰夫之後，雍也重四愚，恐貽吾子羞，願因吾子而治。』孔子曰：『雍，汝二六……與聞之，夫季氏，河東之盛家也，亦二(可(?))以行矣，爲之宗，誨汝。』仲弓曰：『敢問爲政何先？』五仲尼二八(曰)：『老老慈幼，先有司，舉賢才，赦過與罪。七〈罪〉，政之始也。』仲弓曰：『若夫老老慈〈慈〉幼，既聞命矣。夫先有司，爲之如何？』仲尼曰：『雍也不敏，雖有賢才，弗知舉也。敢問舉才九如之何？』仲尼(曰)：『夫賢才不可掩也。舉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之者？』仲弓曰：『赦過與罪，則民可後(?)一……(仲尼曰)：……山有崩，川有竭，日月星辰猶差，民無不有過。賢者……一九……早事，不行綏強……一四……刑政不緩，德教不倦。』仲弓曰：『若此三一七者，既聞命矣。敢問道民興德如何？』孔子曰：『陳之二一服之，緩施而順勑之。雖有孝德，其一三……毋自惰也。昔三代之明王，有四海之內，猶來一八……仲弓曰：『敢二七問民務。』孔子曰：『善哉問乎！足以教矣。君一五子所竭其情、盡其愼者三，蓋近矣。』二〇B雍，汝知諸？』仲弓答曰：『雍也弗聞也。』孔子曰：『夫祭，至敬之六本也，所以立生也，不可不愼也；夫喪，二三B至愛之卒也，所以成死也，不可不愼也；夫行，異求(?)學……二三A……之。一日以善立，所學皆終；一日以不善立，二四所學皆崩，可不愼乎？』仲弓曰：『今之君子，使人不盡其愛(?)二五也(?)，定不及其成，屢屢厭人，難爲從政。』孔子二二曰：『雍，古之事君者以忠與敬，雖其難也，汝唯以□……二一……上下相報以忠，則民歡承教，蓋□者不二二……宜，道(?)之至者，教而使之，君子無所厭人。今汝相夫……一六(仲弓一六反)……其咎。』仲弓曰：『今之君子，愎過捍析，難以納諫。』孔子曰：『今之君二〇A子，有臣萬人道，如思老其家，夫……三……□。孔子曰：『唯政者，正也。夫子雖有舉，汝獨正之，豈不有枉也？』仲(弓曰：……)附簡1

《恒先》 恆先無有，樸、清、虛。樸，太樸；清，太清；虛，太虛。自厭(往)者未有天地，未一有作行，出生虛清，爲一若寂，夢夢靜同，而未有明，未有滋生。氣是自生，恆莫生氣。氣是自生自作。恆、氣之二生，不獨，有與也。域，恆焉，生域者同焉。混混不寧，求其所以生。異生異，畏生畏，違生違，非生非，依生依，求欲自復，復三生之生行。濁氣生地，清氣生天。氣信神哉！云云相生。信盈天地，同出而異性，因生其所欲。業業天地，紛紛而四復其所欲。明明天行，惟復以不廢。知既而荒思不殄。有出於域，性出於有，意出於性，言出於意，名出於五言，事出於名。域非域，無謂域；有非有，無謂有；性非性，無謂性；意非意，無謂意；言非言，無謂言；名非六名，無謂名；事非事，無謂事。祥義利主，採物出於作。作焉有事，不作無事，與天之事，自作爲事，庸以不可更也？凡七多採物，先者有善有治，無亂；有人，焉有不善，亂出於人。先有中，焉有外；先有小，焉有大；先有柔，

焉八有剛；先有圓，焉有方；先有晦，焉有明；先有短，焉有長。天道既載，惟一以猶一，惟復以猶復。恆氣之生，因九言名。先者有疑，妄言之，後者效比焉。舉天下之名虛樹，習以不可改也。舉天下之作強者，果天下一○之大作，其冥蒙不自若，作庸有果與不果？兩者不廢，舉天下之爲也，無舍也，無與也，有能自爲也。一一舉天下之性同也，其事無不復。天下之作也，無許極，無非其所。舉天下之作也，無不得其極而果遂。庸有一二得之，庸有失之？舉天下之名無有廢者，與天下之明王、明君、明士，庸有求而不予？一三

《彭祖》 耆老問於彭祖曰：『耆氏執心不忘，受命永長。臣何藝何行，而遷於朕身，而比於帝常？』彭祖曰：『休哉！乃將多問因由，乃不失度。彼天之道，唯恆一……不智（知）所冬（終）。』耆老曰：『眊眊余朕孳，未則於天，敢問爲人。』彭祖曰：……三言：天地與人，若經與緯，若表與裏。』問（曰）：『三去其二，豈若已？』彭祖曰：『吁！汝孳孳布問，余告汝人倫，曰：戒之毋驕，愼終保勞；大暑之逝難，易滯欲，余〔告汝〕……二既躋於天，又墜於淵。夫子之德升矣，何其崇。故君之願，良……四……父子兄弟，五紀必周，雖貧必修。五紀不工，雖富必失。余告汝禍……五……□□之謀不可行，怵惕之心不可長，遠慮通索，心白身懌。余告汝咎六□者不以，多務者多憂，賊者自賊也。』彭祖曰：『一命一育，是謂益愈。一命三育，是謂自厚。三命四育，是謂百姓之主。一命一攘，是謂遭殃。一命三（攘），七是謂不長。三命四攘，是謂絕殺。毋抽福，毋訶賢，毋相鬥。』耆老二拜稽首曰：『朕孳不敏，既得聞道，恐弗能守。』八

九店楚簡

五六號墓竹簡釋文

（一）

☑【雷】一栮又五來，敔栟之【三】檐（擔）。雷二栮，敔栟之四檐（擔）。雷二栮又五來，敔栟之五檐（擔）。雷三栮，敔栟之六檐（擔）。雷三☑一

☑栮，敔栟之八檐（擔）。雷四栮☑二

☑之十檐（擔）。雷五栮又五來，敔栟之十檐（擔）一檐（擔）。雷六栮，敔栟之十一檐（擔）二檐（擔）。方一，槳五，□□☑三

☑昧□□方七，槳一，雷五栮又六來，雷四【檐（擔），方申笆一，雷十】檐（擔）又三檐（擔）三赤二筲。方奮＝（大首）一，雷廿＝（二十）檐（擔），方四

☑三赤二筲，方三，奮＝（大首）一，雷□＝檐（擔）□□☑五

☑【雷】□檐（擔）三檐（擔）三赤二筲，方☑六

☑雷平＝（四十）檐（擔）六檐（擔），梅三☑七

☑□□□梅三韌一筲，方一☑八

☑□又四來，方四，槳一□☑九

☑【方】五，槳一，雷四□☑一〇

☑又六□一☑一一

☑三栮☑一二

（二）

【型】尿：建於昏（辰），贛於巳，敗於午，坪於未，盜於申，工於栖（酉），坐於戌，盍於亥，城於子，逗（復）於丑，荀於寅，敝於卯。一三上

【夏尿：建於】巳，贛於午，敗於未，坪於申，盜於栖（酉），工於戌，坐於亥，盍於子，城於丑，逗（復）於寅，荀於卯，敝於昏（辰）。一四上

【享月：建於】午，贛於未，敗於申，坪於栖（酉），盜於戌，工於亥，坐於子，盍於丑，城於寅，逗（復）於卯，荀於昏（辰），敝於巳。一五上

【型】尿：建於昏（辰），贛於巳，敗於午，坪於未，盜於申，工於栖（酉），坐於戌，盍於亥，城於子，逗（復）於丑，荀於寅，敝於卯。一六上

顕（夏）柰：建於未，贛於申，敗於栖（酉），坪於戌，盜於寅，城於卯，逗（復）於昏（辰），荀於巳，敝於午。一六上

八月：建於申，贛於栖（酉），敗於戌，坪於亥，盜於子，工於丑，坐於寅，盍於卯，城於昏（辰），逗（復）於巳，荀於午，敝於未。一七上

九月：建於栖（酉），贛於戌，敗於亥，坪於子，盜於丑，工於寅，坐於卯，盍於昏（辰），城於巳，逗（復）於午，荀於未，敝於申。一八上

十月：建於戌，贛於亥，敗於子，坪於丑，盜於寅，工於卯，坐於昏（辰），盍於巳，城於午，逗（復）於未，荀於申，敝於栖（酉）。一九上

炙（爨）月：建於亥，贛於子，敗於丑，坪於寅，盜於卯，工於昏（辰），坐於巳，盍於午，城於未，逗（復）於申，荀於栖（酉），敝於戌。二〇上

【獻】馬：建於子，皾於丑，敗於寅，坪於卯，窒於辰，工於巳，坐於午，盍於未，城於申，逗（復）於栖（酉），萄於戌，敝於亥。二一上

【冬祭：建於】丑，皾於寅，敗於卯，坪於辰，窒於巳，工於午，坐於未，盍於申，城於栖（酉），逗（復）於戌，萄於亥，敝於子。二二上

屈祭：建於寅，皾於卯，敗於辰，坪於巳，窒於午，工於未，坐於申，盍於栖（酉），城於戌，逗（復）於亥，萄於子，敝於丑。二三上

遠祭：建於卯，皾於辰，敗於巳，坪於午，窒於未，工於申，坐於栖（酉），盍於戌，城於亥，逗（復）於子，萄於丑，敝於寅。二四上

凡建日，大吉，物（利）㠯（以）取（娶）妻，祭祀，聚衆，□（去）帶）鉻（劍）、冠（冠）。一三下

凡皾日，不物（利）㠯（以）□□，物（利）㠯（以）爲張罔（網）。一四下

凡敗日，悋（吝）嬰（嬰）音＝（之日），不物（利）㠯（以）祭祀，聚衆，□（去），遲（徙）冢（家）。一五下

凡坪日，物（利）㠯（以）祭祀，和人民，誼事。一六下

凡窒日，物（利）㠯（以）取（娶）妻，內（入）人，屠（徙）冢（家）室。一七下

凡工日，不吉，是胃（謂）無紀。一八下

凡坐日，無爲而可。女（如）㠯（以）祭祀，必又（有）三□。一九下

凡盍日，物（利）㠯（以）祭祀，必又（有）三□。二〇下

凡城日，大吉，物（利）㠯（以）結言，取（娶）妻，冢（嫁）子，內（入）人，城（成）言。二一下

凡逗（復）日，不吉，無爲而可。二二下

凡萄日，可㠯（以）爲少（小）社。二三下

凡敝日，物（利）㠯（以）冢（嫁）女，見人，璗（佩）玉。二四下

（三）

【寅、卯、辰（辰）】、巳、午、未、申、栖（酉）、戌、亥、【子】、丑，是胃（謂）結日，復（作）事，不果。㠯（以）祭，笑（吝）。生子，無悌（弟）；女（如）又（有）悌（弟），必死。㠯（以）亡貨，不再（稱）。㠯（以）鼠田邑，笑（吝）。二五

【卯、辰（辰）、巳】、午、未、申、栖（酉）、戌、亥、子、丑、寅，是胃（謂）易（陽）日，百事訓（順）城（成）。邦君尋（得）年，少（小）夫四城（成）。㠯（以）爲卡＝（上下）之禱祠（祠），□神卿（饗）之，乃逞（盈）亓（其）志。二六

辰（辰）、巳、午、未、申、栖（酉）、戌、亥、子、丑、寅，是胃（謂）交日，物（利）㠯（以）申庚（戶）秀（臏），岳（盤）菜（井），行水事，吉。又（有）志百事，大吉。物（利）於內（納）室。㠯（以）祭門、祭（行），享之。二七

巳、午、未、申、栖（酉）、戌、亥、子、丑、寅、卯、辰（辰），是胃（謂）□日，物（利）㠯（以）迶（解）兇（凶），敘（除）不羊（祥）。物（利）㠯（以）祭門、祭（行），敘（除）疾。㠯（以）祭、大事、聚衆，必或亂（亂）之。㠯（以）堣（寓）人，敗（奪）之室。二八

午、未、申、栖（酉）、戌、亥、子、丑、寅、卯、辰（辰）、巳，是胃（謂）倉（陰）日，物（利）㠯（以）爲室冢（家），祭，取（娶）妻，冢（嫁）女，內（入）貨，吉。㠯（以）見邦君，不吉，亦無咎。二九

未、申、栖（酉）、戌、亥、子、丑、寅、卯、辰（辰）、巳、午，是胃（謂）達日，物（利）㠯（以）行帀（師）徒，出正（征），導（得）。㠯（以）祭，少（小）大吉。生子，男吉，女必出亓（其）邦。逃人不導（得）。物（利）於寇（寇）逃（盜）。三〇

【申】、栖（酉）、戌、亥、子、丑、寅、卯、辰（辰）、巳、午、未，是胃（謂）外易（陽）日，物（利）㠯（以）行俊（作），【迶（蹠）】四方埜（野）外，吉。㠯（以）田獵（獵），隻（獲）。逃人不導（得），無睹（聞）。埶（設）罔（網）導（得），大吉。三一

【栖（酉）】、戌、亥、子、丑、寅、卯、辰（辰）、巳、午、未、申，是胃（謂）外害日，不物（利）㠯（以）行俊（作）、迶（蹠）四方埜（野）外，必無堣（遇）寇（寇）逃（盜），必兵。是古（故）胃（謂）不物（利）於行俊（作）、埜（野）事，不吉。三二

戌、亥、子、丑、寅、卯、辰（辰）、巳、午、未、申、栖（酉），是胃（謂）盒（陰）日，物（利）㠯（以）祭，內（入）貨，吉。㠯（以）遠行，舊（久）。是古（故）不物（利）㠯（以）行□。三三

亥、子、丑、寅、卯、辰（辰）、巳、午、未、申、栖（酉）、戌，是胃（謂）剴（絕）日，無爲而可，名之曰死日。生子，男不疇（壽）。逃人不導（得）。物（利）㠯（以）敗（說）禦（盟）祖（詛）。三四

子、丑、寅、卯、辰（辰）、巳、午、未、申、栖（酉）、戌、亥，是胃（謂）棄日，物

(利)於畬(飲)飤(食)；女(如)遠行，剄。曰：居又(有)飤(食)，行又(有)导(得)。生子，男必散(美)於人。內(入)貨，吉。三五

丑、寅、卯、辰(辰)、巳、午、未、申、栖(酉)、戌、亥、子，是胃(謂)禾日，物(利)㠯(以)大祭首＝(之日)，物(利)㠯(以)冗(冠)，□車馬，折製衣綿(裳)、表紱。倀(長)子吉，幽(幼)子者不吉。綿(帶)錄(劍)、冗(冠)，吉。㠯(以)生，吉。三六

(四)

【凡春三月】，甲、乙、酉(丙)、丁不吉，壬、癸吉，庚、辛城(成)日。三七上

【凡夏三月】，酉(丙)、丁不吉，壬、癸不吉，庚、辛不吉，甲、乙吉，壬、癸城(成)日。三八上

凡秋三月，庚、辛、壬、癸不吉，酉(丙)、丁吉，甲、乙城(成)日。三九上

凡各(冬)三月，壬、癸、甲、乙不吉，庚、辛吉，酉(丙)、丁城(成)日。四〇上凡城(成)日，物(利)㠯(以)取(娶)妻、豪(嫁)女、冗(冠)，物(利)㠯(以)城(成)事，物(利)㠯(以)內(入)邦市(中)，物(利)㠯(以)內(納)室，物(利)㠯(以)內(納)田邑，物(利)㠯(以)內(入)人民，物(利)。凡吉日，物(利)㠯(以)祭祀、禱禩(祠)。凡不吉日，四一物(利)㠯(以)見公王與貴人，物(利)㠯(以)取貨於人之所，毋㠯(以)舍人貨於外。四二

(五)

凡五子，不可㠯(以)倀(作)大事，不城(成)，必毀冗(其)王，又(有)大咎□三七下冗(其)身，倀(長)子受冗(其)咎。凡五卯，不可㠯(以)倀(作)大事；帝㠯(以)命三八下噬湛(湛)之火，午不可㠯(以)橙＝(橙(樹)木)。凡五亥，不可㠯(以)畜六牲三九下腩(擾)，帝之所㠯(以)豪六腩(擾)之日。四〇下

(六)

【□】敢告□繪之子武殤：『尔居遠(復)山之陀，不周之埜(野)，帝胃(謂)尔無事，命尔司兵死者。今(今)日某栖(將)欲飤(食)，某敢㠯(以)冗(其)妻□妻女(汝)，四三【聖】栖芳糧㠯(以)證鞏(犢)某於武殤斎二(之所)：君昔受某之聖栖芳糧，囟(思)某速(來)還(歸)飤(食)故□。』四四

(七)

凡楬坦、豉邦、倀(作)邑之遇(寓)：盍(蓋)西南之遇(寓)，孠＝(君子)尻(居)之，幽悛不出。北方高，三方下，尻(居)之安壽，宜人民，土田聚(驟)

导(得)。盍(蓋)東【南】之遇(寓)☑四五

□婆。西方高，三方下，冗(其)宇(中)不壽，宜人民、六腩(擾)。盍(蓋)西北之遇(寓)，芒(亡)倀(長)子。北、南高，二方下，不可尻(居)，是胃(謂)□土聚□見吉。東北又(有)□□☑四六

東、南高，二方下，是胃(謂)虛井，攻通安。中坦，中□，又汙(穿)安(汝)，尻(居)之不溫(盈)志。西方□□貧。東、北高，二方下，黃帝□□庶民尻(居)之☑四七

遇(寓)，不可㠯(以)圯。凡宮埅於西南之南，尻(居)南、北，不物(利)人(以)盍(蓋)□＝之北，是胃(謂)□☑四八

☑□祭室之逡(後)。埅於東北之北，安。窗尻(居)西南□☑四九

民；尻(居)西北物(利)，不物(利)□；尻(居)西南□☑五〇

☑埅於西北，不物(利)於子，三增三殕(歿)不相志，無□□。西□☑埅於東南，不物(利)於□☑五〇

埅於東南，不物(利)於□☑五〇

☑埅於東北之東□□☑五一

☑□□胃(謂)之□。埅於☑五二

☑□□弱堂吉。□□於室東，日出庶(炙)之，必肉飤(食)㠯(以)飤(食)。笥(廩)尻(居)西北，不吉，尻(居)是室☑五三

☑□西北貧。夏三月，啓於北導(得)，大吉；□正方，非正中，不吉。萩(秋)三月，倀(作)高尻(居)於西導(得)☑五四

☑□土少。盍(蓋)東南之遇(寓)，日㠯(以)尻(居)之福，□☑五五

☑□不竺(築)，東北之遇(寓)，西南之☑五六

☑水□之□，□人正。凡坦南□☑五七

☑□尻(居)東南多垄(基)☑五八

☑□之□□□之西，尻(居)之福，□☑五九

(八)

☑【子，朝】閟(閉)夕啓。凡五子，朝逃(盜)導(得)，晝不導(得)，夕導(得)。㠯內(入)，見疾。㠯(以)又(有)疾☑六〇

☑西㠯(以)行，北【吉】，南又(有)導(得)。丑，朝啓夕閟(閉)。凡五

【丑】☐六一

☐北吉，西㠯(以)行，南又(有)㝵(得)。寅，【朝】閟(閉)夕啓。凡五寅，朝【逃(盜)】㝵(得)，晝㝵(得)，夕不㝵(得)。【㠯(以)內(入)】，吉。㠯(以)又(有)疾，午少瘳(瘳)，申大瘳(瘳)，死生才(在)□。六二

☐北見疾，西吉，南又(有)㝵(得)。卯，【朝閟(閉)夕】啓。凡五卯，□□【㝵(得)，夕不㝵(得)】。㠯(以)內(入)，必又(有)大死。㠯(以)又(有)【疾】，未少瘳(瘳)，申大瘳(瘳)，死生才(在)丑。六三

☐□又(有)□。曆(辰)，朝啓夕閟(閉)。凡五曆(辰)，朝【逃(盜)不】㝵(得)，晝㝵(得)，夕㝵(得)。㠯(以)內(入)，吉。㠯(以)又(有)疾，牾(酉)少瘳(瘳)，戌大瘳(瘳)，死生才(在)子。六四

☐又(有)㝵(得)，西兇(凶)，【南見】疾。巳，朝閟(閉)夕啓。凡【五巳】，朝逃(盜)㝵(得)，夕不㝵(得)。☐瘳(瘳)，死生才(在)寅。六五

☐北㝵(得)，西聞(聞)言，南【兇(凶)。午，朝閟(閉)夕啓。凡五】午，朝逃(盜)㝵(得)，夕不㝵(得)。㠯(以)又(有)疾，戌少瘳(瘳)，【子大瘳(瘳)】，死生才(在)寅。六六

【未】㠯(以)東吉，又(有)㝵(得)，北兇(凶)，西【南吉。未，朝】啓夕閟(閉)。凡五未，朝逃(盜)不㝵(得)，晝㝵(得)，夕㝵(得)。㠯(以)內(入)，吉。㠯(以)又(有)疾，子少瘳(瘳)，卯大瘳(瘳)，死生才(在)寅。六七

☐【申，朝】閟(閉)夕啓。凡五申，朝逃(盜)【㝵(得)】☐六八

☐牾(酉)，朝啓【夕】閟(閉)。凡五牾(酉)☐六九

戌㠯(以)東吉☐【凡】五戌，朝☐□，曆(辰)大瘳(瘳)，死生才(在)牾(酉)。七〇

☐㠯(以)內(入)，又(有)㝵(得)，非𥫱乃引。亥，朝閟(閉)夕啓。凡五亥，朝逃(盜)㝵(得)，晝㝵(得)，夕不得(得)。㠯(以)又(有)疾，卯少瘳(瘳)，巳大瘳(瘳)，死生才(在)申。七一

☐吉，南又(有)☐七二

☐㝵(得)，西北見□□☐七三

☐□□□內(入)，吉。㠯(以)又(有)【疾】☐七四

☐☐大瘳(瘳)，死生才(在)子。七五

☐瘳(瘳)，死生才(在)□七六

(九)

大(太)戠(歲)：青＝(十月)，屆𡎴，賓＝(亨月)才(在)西，𣎳＝(爽〔爨〕月)，遠𡎴，顯(夏)𡎴才(在)北，獻馬，型扈，【八月才(在)東，冬】𡎴，夏扈，【九月才(在)南】七七

(一〇)

型扈朔於鬯，顯(夏)扈恚(奎)，賓＝(亨月)胃，夏𡎴罼(畢)，酉＝(八月)東井，𣎳＝(九月)□，青＝(十月)□，□□□，獻馬房，各(冬)𡎴心☐七八

☐□□□省＝(之日)，乙曐(星)□☐七九

☐□恚(奎)，丙(丙)□□才(在)營☐八〇

(一一)

☐一日，顯(夏)𡎴內(入)月八日，酉＝(八月)☐八一

☐☐□六日，𣎳＝(九月)內(入)月□☐八二

☐☐內(入)月旬，爽(爨)月內(入)月☐八三

☐☐各(冬)𡎴內(入)☐八四

☐月旬，屆𡎴內(入)月二旬，遠𡎴內(入)☐八五

☐旬。■凡☐八六

☐㞢(往)，亡，，還(歸)，死。型扈☐八七

(一二)

型扈，顯(夏)扈，【亨月，春不可㠯(以)東遷(徙)】☐八八

☐【夏𡎴，八月，九月】，□不可㠯(以)南【遷(徙)】☐八九

☐【十月】，𣎳＝(爽〔爨〕月)，獻馬，秋不可㠯(以)西遷(徙)☐九〇

☐【冬】𡎴，屆𡎴，遠𡎴，不可㠯(以)北遷(徙)☐九一

☐不可㠯(以)西南行☐九二

☐□□㠯(以)西化(北)行☐九三

(一三)

☐□於人，丁亥又(有)靈(靈)，丁巳夕(終)亓(其)身，亡□☐九四

☐□□□□□申，己未，壬戌㠯(以)折(製)，必㠯(以)內(入)☐九五

(一四)

☐□□侌(陰)觴(陽)允，生於丑卽，生於寅裒，生於卯夬，，寬於曆(辰)卽，寬於巳裒，寬於午【夬】☐九六

□□□□□□。凡貴日□唇(辰)少日必导(得)，日少唇(辰)□□，戠(歲)之逡(後)□□亓(其)□不死□ 九七
□足貴□□ 九八
□女(如)己(以)行，必貴□又□。 九九

(二五)

□□青＝(十月)，癸(爨)月丁□ 一〇〇
□□□□祭己壬。□□不可 一〇一
□□□□□酉(丙)戌，□己，當□之。 一〇二
□□壬□，丁丑，□酉(丙)唇(辰)，丁亥。 一〇三
幻者＝(之日)唇(辰)丁□ 一〇四
壬丑，丁□□ 一〇五
□戌，辛□ 一〇六
□□戌日□□ 一〇七
□龍日□□□ 一〇八
□常糸一□醜朕二□□ 一〇九
妻，不可言(以)□ 一一〇
□皆不吉□ 一一一
南□□西□ 一一二
导(得)北□□□□□ 一一三
□导(得)□□ 一一四
□西□□□□□東□ 一一五
□□＝□□□大□□□ 一一六
□□□□□□□□□日■□ 一一七
□□□■□■□□□ 一一八
□□■□■□□ 一一九
□□□□□□□□ 一二〇
□□□一二 一二一
□言□□ 一二二
□□於□□ 一二三
□□□□□□ 一二四

新獲現文獻總部・九店楚簡

□□□□□ 一二五
□□□□□ 一二六
□□□□□ 一二七
□□□□□ 一二八
□□□□ 一二九
□□□□ 一三〇
□□□□ 一三一
□□□□ 一三二
□□□□ 一三三
□□□□ 一三四
□□ 一三五
□□ 一三六
□□ 一三七
讀□□ 一三八
□□ 一三九
□□ 一四〇
□□ 一四一
□□ 一四二
□□ 一四三
□□□□ 一四四
□□□□□ 一四五
□ 一四六

六一一號墓竹簡釋文 智寺夕(終)□□□求母□……一

自出福是從內自悲□□□□□□ 二
敗亓(其)□□□□之廁□□□□ 三
百□□□□乃七亓(其)訊□□□□ 四
之□□□□之□□□□□ 五
容如□□□川□□□□ 六
而少□□□□訊□□之□ 七
臕孛□□之司簽訊□□ 八

出□妻□□□□☒九
思己(以)程□天張則☒一〇
不……一一
☒□□□□□不□□□己(以)……☒一二
☒志(恐)懼□□□□□是爲□□□☒一三
☒事又器四放不軌炯竈齊□☒一四
☒□陳炯方內☒一七
☒可缶□□□□炯□□□□☒一八
☒□飤(食)炯迡乳母□齊☒一六
☒少則□之新炯齊☒一五
☒序心口司□鹿腸□□□□□☒一九
☒□□□□心□□□□□□☒二〇
☒□□志多□改之☒二一
☒乃多尋(得)甬□不□□……☒二三
☒生於多□福□☒二三
☒□□利則自□☒二四
☒於宗□□不☒二五
☒甬必己(以)□爲☒二六
☒夫鄴逃☒二七
☒□□之☒二八
☒石□□☒二九
☒新百☒三〇
☒張□☒三一
☒己(以)……☒三二
☒……己(以)□□☒三三
☒季＝(季子)女□。三四
(三五號至八八號殘簡，文字漫漶不清)

睡虎地秦墓竹簡

《日書》甲種
除

十一 十二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月斗 月須 營 奎 胃 畢 東 柳 張 角 氐 心
漏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贏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建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陷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彼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平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寧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空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坐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蓋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成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甬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凡不可用者，秋三月辰，冬三月未，春三月戌，夏三月亥(丑)。
結日，作事不成，以祭閭(吝)。生子毋(無)弟，有弟必死。以寄人，寄人必奪主室。

陽日，百事順成。邦郡得年，小夫四成。以蔡（祭），上下羣神鄉（饗）之，乃盈志。

交日，利以實事。鑿井，吉。以祭門行、行水，吉。

害日，利以除凶廣（厲），兌（說）不羊（祥）。祭門行，吉。以祭，最衆必亂者。

陰日，利以家室。祭祀、家（嫁）子、取（娶）婦、入材，大吉。以見君上，數達，毋（無）咎。

達日，利以行帥（師）出正（征）、見人。以祭，上下皆吉。生子，男吉，女必出於邦。

〔外〕陽日，利以建野外，可以田邋（獵）。以亡，不得，□門。

外害日，不可以行作。之四方野外，必耦（遇）寇盜，見兵。

外陰日，利以祭祀。作事、入材，皆吉。不可以之野外。

□□□□可名曰轂（擊）日，以生子，寡孤。□人，不得。利以兌（說）明（盟）詛（詛）、百不羊（祥）。

夬光日，利以登高、飲食、邋（獵）四方野外。居有食，行有得。以生子，男女必美。

秀日，利以起大事。大祭，吉。寇（冠）、鼓車、折衣常（裳）、服帶吉。生子吉，弟凶。

秦除

正月，建寅，除卯，盈辰，平巳，定午，摯（執）未，柀（破）申，危酉，成戌，收亥，開子，閉丑。

二月，建卯，除辰，盈巳，平午，定未，執申，柀（破）酉，危戌，成亥，收子，開丑，閉寅。

三月，建辰，除巳，盈午，平未，定申，執酉，柀（破）戌，危亥，成子，收丑，開寅，閉卯。

四月，建巳，除午，盈未，平申，定酉，摯（執）戌，柀（破）亥，危子，成丑，收寅，開卯，閉辰。

五月，建午，除未，盈申，平酉，定戌，摯（執）亥，柀（破）子，危丑，成寅，收卯，開辰，閉巳。

六月，建未，除申，盈酉，平戌，定亥，摯（執）子，柀（破）丑，危寅，成卯，收辰，開巳，閉午。

七月，建申，除酉，盈戌，平亥，定子，摯（執）丑，柀（破）寅，危卯，成辰，收巳，開午，閉未。

八月，建酉，除戌，盈亥，平子，定丑，摯（執）寅，柀（破）卯，危辰，成巳，收午，開未，閉申。

九月，建戌，除亥，盈子，平丑，定寅，摯（執）卯，柀（破）辰，危巳，成午，收未，開申，閉酉。

十月，建亥，除子，盈丑，平寅，定卯，摯（執）辰，柀（破）巳，危午，成未，收申，開酉，閉戌。

十一月，建子，除丑，盈寅，平卯，定辰，摯（執）巳，柀（破）午，危未，成申，收酉，開戌，閉亥。

十二月，建丑，除寅，盈卯，平辰，定巳，摯（執）午，柀（破）未，危申，成酉，收戌，開亥，閉子。

建日，良日也。可以爲嗇夫，可以祠。利棗（早）不利莫（暮）。可以入人、始寇（冠）、乘車。有爲也，吉。

除日，臣妾亡，不得。有癘病，不死。利市責（積）、徹□□□除地、飲樂。

定日，可以臧（藏），爲官府、室、祠。

摯（執）日，不可以行。以亡，必摯（執）而入公而止。

柀（破）日，毋可以有爲也。

危日，可以責摯（執）攻轂（擊）。

成日，可以謀事、起□、興大事。

收日，可以入人民、馬牛、禾粟，入室取妻及它物。

開日，亡者，不得。請謁，得。言盜，得。

閉日，可以勞決池，入臣徒、馬牛、它生（牲）。

禾良日，己亥、癸亥、五酉、五丑。

禾忌日，稷龍寅、秫丑。稻亥，麥子，菽、荅卯，麻辰，葵癸亥，各常□忌，不可種之及初穫出入之。辛卯不可以初穫禾。

困良日，甲午、乙未、乙巳，爲困大吉。

穫辰

正月二月，子秀，丑戌正陽，寅酉危陽，卯敫，辰申鬲，巳未陰，午徹，亥結。

三月四月，寅秀，卯子正陽，辰亥危陽，巳敫，午戌鬲，未酉陰，申徹，丑結。

五月六月，辰秀，巳寅正陽，午丑危陽，未敫，申子鬲，酉亥陰，戌徹，卯結。

七月八月，午秀，未辰正陽，申卯危陽，酉敫，戌寅鬲，亥丑陰，子徹，巳結。

九月十月，申秀，酉午正陽，戌巳危陽，亥敫，子辰鬲，丑卯陰，寅徹，未結。

十一月十二月，戌秀，亥申正陽，子未危陽，丑敫，寅午鬲，卯巳陰，辰徹，酉結。

秀，是胃(謂)重光，利野戰，必得侯王。以生子，既美且長，有賢等。利見人及畜畜生。可取婦、家(嫁)女、製(製)衣常(裳)。利祠、飲食、歌樂，臨官立正(政)相宜也。利徙官。免，復事，轂(繫)，亟出。雖雨，齊(舜)，不可復(覆)室蓋屋。正月以朔，旱，歲善，有兵。

正陽，是胃(謂)滋昌，小事果成，大事又(有)慶，它毋(無)小大盡吉。利爲酋夫，是胃(謂)三昌。俉時以戰，命胃(謂)三勝。以祠，吉。有爲也，美惡自成。生子，吉。可葬貍(埋)。雨，齊(舜)。亡者，不得。正月以朔，歲善，毋(無)兵。

危陽，是胃(謂)不成行。以爲酋夫，必三徙官。徙官自如，其後乃昌。免，復事。亡人，自歸。又(有)疾，不死。死者，又(有)毀。利解事。不可殺。不可取婦、家(嫁)女，不可見人。生子，子死。以雨，半日。正月以朔，多雨，歲半入，毋(無)兵。

敫，是胃(謂)又(有)小逆，毋(無)大央(殃)。可以穿井、行水、蓋屋、飲樂、外除。亡者，不得。不可取婦、家(嫁)女、出入貨及生(牲)。不可臨官、飲食、樂、祠祀。以生子，子不產。取婦、家(嫁)女，兩寡相當。正月以朔，多雨，歲善而被不產，有兵。

鬲，是胃(謂)其辠不擇，以辭不合(答)，私公必閉，有爲不成。亡者，得。利弋邊(獵)、報讎、攻軍、韋(圍)城、始殺。可取，不可鼠(予)。不可飲食哥(歌)樂。利以祠外。以生子，吉。轂(繫)，亟出。雖雨，見日。正月以朔，旱，又(有)歲，又(有)小兵，毋(無)大兵。

陰，是胃(謂)乍陰乍陽，先辱而後又(有)慶。利居室、入貨及生(牲)。可取婦、家(嫁)女、葬貍(埋)。以祠祀、飲食、哥(歌)樂，吉。爲酋夫，久。以轂(繫)，不免。生子，男女爲盜。不可入(納)寄者。正月以朔，多雨，歲中，又(有)兵，又(有)雨。

衣

裘衣，丁丑媚人，丁亥靈，丁巳安於身，癸酉多衣。毋以楚九月己未台(始)被新衣，衣手口必死。

弦望及五辰不可以興樂口，五丑不可以巫，齊(帝)以殺巫減(咸)。

●鼠襄戶，見之，入月一日二日吉，三日不吉，四日五日吉，六日不吉，七日八日吉，九日恐。廿二日廿三日吉，廿四日恐，廿五日廿六日吉，廿七日恐，廿八日廿九日吉。

葬日，子卯巳酉戌，是胃(謂)男日；午未申丑亥辰，是胃(謂)女日。女日死，女日葬。必復之。男子亦然。凡丁丑不可以葬，葬必參。

玄戈

十月，心、危、營室大凶，心、尾致死，畢、此(觜)、觜大吉，張、翼少吉，柳(招)柍(搖)轂(繫)未，玄戈轂(繫)尾。

十一月，斗、婁、虛大凶，角、房致死，胃、口(參)大吉，柳、七星少吉，柳(招)柍(搖)轂(繫)午，玄戈轂(繫)心。

十二月，須女、斗、牽牛大凶，角、犴(亢)致死，奎、婁大吉，東井、輿鬼少

吉，招（招）榣（搖）毄（繫）巳，玄戈毄（繫）房。

正月，營室、心大凶，張、翼致死，危、營室大吉，畢、此（觜）嵲少吉，招（招）榣（搖）毄（繫）辰，玄戈毄（繫）翼。

二月，奎、牴（氐）、房大凶，七星致死，須女、虛大吉，胃、參少吉，招（招）榣（搖）毄（繫）卯，玄戈毄（繫）張。

三月，胃、角、犰（亢）大凶，東井、輿鬼致死，斗、牽牛大吉，奎、婁少吉，招（招）榣（搖）毄（繫）寅，玄戈毄（繫）七星。

四月，畢、張、翼大凶，畢、此（觜）嵲致死，心、尾大吉，危、營室少吉，招（招）榣（搖）毄（繫）丑，玄戈毄（繫）此（觜）嵲。

五月，東井、七星大凶，胃、參致死，角、房大吉，須女、虛少吉，招（招）榣（搖）毄（繫）子，玄戈毄（繫）畢。

六月，柳、東井、輿鬼大凶，奎、婁致死，角、犰（亢）大吉，斗、牽牛少吉，招（招）榣（搖）毄（繫）亥，玄戈毄（繫）茅（昴）。

七月，張、畢、此（觜）嵲大凶，危、營室致死，張、翼大吉，心、尾少吉，招（招）榣（搖）毄（繫）戌，玄戈毄（繫）營室。

八月，角、胃、參大凶，須女、虛致死，柳、七星大吉，角、房少吉，招（招）榣（搖）毄（繫）酉，玄戈毄（繫）危。

九月，牴（氐）、奎、婁大凶，斗、牽牛致死，東井、輿鬼大吉，張、翼少吉，招（招）榣（搖）毄（繫）申，玄戈毄（繫）虛。

正月五月九月，北徙大吉，東北少吉，若以是月毆（也）東徙，毄，東南剌離，南精，西南室毀，西困，西北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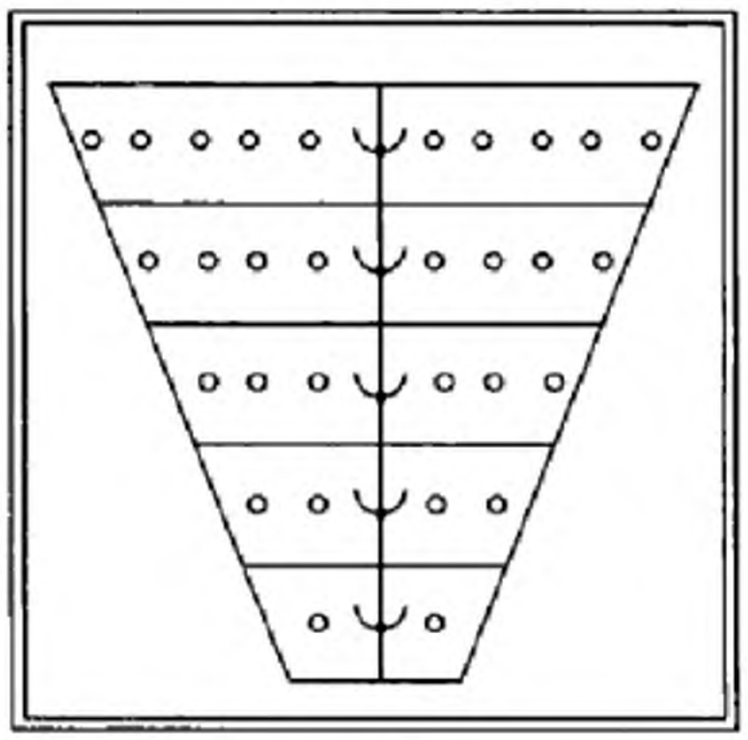
二月六月十月，東徙大吉，東南少吉，若以（是）月毆（也）南徙，毄，西南剌離，西精，西北毄（毀），北困辱。

三月七月十一月，南徙大吉，西南少吉，若以是月毆（也）西徙，毄，西北剌離，北精，東毀，東北困，東南辱。

九（四）月八月十二月，西徙大吉，西北少吉，若以是月毆（也）北徙，毄，東北剌離，南精，東南毀，南困辱。

□□□毄者，死毆（也）。剌者，室人妻子父母分離。精者，□□□□□□□□□□□□□□□□。困者□□□□□□□□□□。辱者不孰而爲□人矢□。

此所胃（謂）艮山，禹之離日也。從上右方數朔之初日及枳（支）各一日，數之而復從上數。□與枳（支）剌（夾）艮山之胃（謂）離日。離日不可以家（嫁）女、取婦及入人民畜生，唯利以分異。離日不可以行，行不反（返）。



一圖

戊午去父母同生，異者焦窶，居瘚。丙申以就（僦），同居必窶。毋以辛酉入寄者，入寄者必代居其室。己巳入寄者，不出歲亦寄焉。入客戊辰、己巳、辛酉、辛卯、己未、庚午，虛四徹不可入客、寓人及臣妾，必代居室。

歲：

刑夷、八月、獻馬，歲在東方，以北大羊（祥），東且亡，南遇英（殃），西數反其鄉。

夏夷、九月、中夕，歲在南方，以東大羊（祥），南且亡，西禺（遇）英（殃），北數反其鄉。

紡月、十月、屈夕，歲在西方，以南大羊（祥），西且亡，北禺（遇）英（殃），東數反其鄉。

七月、爨月、援夕，歲在北方，以西大羊（祥），北且亡，東禺（遇）英（殃），南數反其鄉。

十月楚冬夕，日六夕七（十）。

十一月楚屈夕，日五夕十一。

十二月楚援夕，日六夕十。

正月楚刑夷，日七夕九。
二月楚夏尿，日八夕八。
三月楚紡月，日九夕七。
四月楚七月，日十夕六。
五月楚八月，日十一夕五。
六月楚九月，日十夕六。
七月楚十月，日九夕七。
八月楚爨月，日八夕八。
九月楚虞（獻）馬，日七夕九。

星

角，利祠及行，吉。不可蓋屋。取妻，妻妬。生子，爲〔吏〕。
亢，祠，爲門，行，吉。可入貨。生子，必有爵。
氐（氐），祠及行，出入貨，吉。取妻，妻貧。生子，巧。
房，取婦、家（嫁）女，出入貨及祠，吉。可爲室屋。生子，富。
心，不可祠及行，凶。可以行水。取妻，妻悍。生子，人愛之。
尾，百事凶。以祠，必有斂（檢）。不可取妻。生子，貧。
箕，不可祠。百事凶。取妻，妻多舌。生子，貧富半。
斗，利祠及行賈、賈市，吉。取妻，妻爲巫。生子，不盈三歲死。可以攻伐。
牽牛，可祠及行，吉。不可殺牛。以結者，不擇（釋）。以入〔牛〕，老一，生子，爲大夫。
須女，祠，賈市，取妻，吉。生子，三月死，不死毋晨。
虛，百事凶。以結者，易擇（釋）。亡者，不得。取妻，妻不到。以生子，毋（無）它同生。
危，百事凶。生子，老爲人治也，有（又）數詣風雨。
營室，利祠。不可爲室及入之。以取妻，妻不寧。生子，爲大吏。
東辟（壁），不可行。百事凶。以生子，不完。不可爲它事。
奎，祠及行，吉。以取妻，女子愛而口臭。生子，爲吏。
婁，利祠及行。百事吉。以取妻，男子愛。生子亡者，人意之。
胃，利入禾粟及爲困倉，吉。以取妻，妻愛。生子，必使人。
卯（昴），邊（獵）、賈市，吉。不可食六畜。以生子，喜斲（鬬）。
畢，以邊（獵）置罔（網）及爲門，吉。以死，必二人。取妻，必二妻。不可食六畜。生子，痤。亡者，得。
此（觜）嶲，百事凶。可以敗（徼）人攻讎。生子，爲正。
參，百事吉。取妻吉。唯生子不吉。
東井，百事凶。以死，必五人死；以殺生（牲），必五生（牲）死。取妻，多子。生子，旬而死。可以爲土事。
輿鬼，祠及行，吉。以生子，瘧。可以送鬼。
〔柳〕，百事吉。取妻，吉。以生子，肥。可以〔冠〕，可請謁，可田邊（獵）。
七星，百事凶。利以垣。生子，樂。不可出女。
張，百事吉。取妻，吉。以生子，爲邑桀（傑）。
翼，利行。不可臧（藏）。以祠，必有火起。取妻，必棄。生子，男爲見（覡），〔女〕爲巫。
〔軫〕，□乘車馬、衣常（裳）。取妻，吉。以生子，必駕。可入貨。

病

甲乙有疾，父母爲祟，得之於肉，從東方來，裹以黍（漆）器。戊己病，庚有〔閒〕，辛酢。若不〔酢〕，煩居東方，歲在東方，青色死。
丙丁有疾，王父爲祟，得之赤肉、雄鷄、酉（酒）。庚辛病，壬有閒，癸酢。若不酢，煩居南方，歲在南方，赤色死。
戊己有疾，巫堪行，王母爲祟，得之於黃色索魚、堇酉（酒）。壬癸病，甲有閒，乙酢。若不酢，煩居邦中，歲在西方，黃色死。
庚辛有疾，外鬼傷（殤）死爲祟，得之犬肉、鮮卵白色，甲乙病，丙有閒，丁酢。若不酢，煩居西方，歲在西方，白色死。
壬癸有疾，母（毋）逢人，外鬼爲祟，得之於酉（酒）脯修節肉。丙丁病，戊有閒，己酢。若不酢，煩居北方，歲在北方，黑色死。
祠父母良日，乙丑、乙亥、丁丑亥、辛丑、癸亥，不出三月有大得，三乃五。
祠行良日，庚申是天昌，不出三歲必有大得。
人良日，乙丑、乙酉、乙巳、己丑、己酉、己巳、辛丑、辛酉、辛巳、癸酉、癸巳。

●其忌，丁巳、丁未、戊戌、戊辰、戊子，不利出入人。男子龍庚寅，女子龍丁。

馬良日，乙丑、乙酉、乙巳、乙亥、己丑、己酉、己亥、己巳、辛丑酉、辛巳、辛亥、癸丑、癸酉、癸巳、庚辰。其忌，丙子、丙午、丙寅、丁巳、丁未、戊寅、戊戌、戊子、庚寅、辛卯。

牛良日，庚辰、庚申、庚午、辛酉、壬戌、壬申、壬午、癸酉、甲辰、甲申、甲寅。

●其忌，己丑、己未、己巳、己卯、戊寅、戊戌、戊子、己巳。戊午不可殺牛。

羊良日，乙丑、乙酉、乙巳、己酉、己丑、己巳、辛酉、辛丑、辛巳、庚辰、庚寅。其忌，壬戌，癸亥、癸酉。春三月庚辰可以筑（築）羊卷（圈），卽入之，羊必千。

豬良日，庚申、庚辰、壬辰、壬申、甲申、甲辰、己丑、己酉、己巳。其忌乙亥、乙巳、乙未、丁巳、丁未。市良日，戊寅、戊辰、戊戌、申戌，利初市，吉。

犬良日，癸酉、癸未、甲申、甲辰、甲午、庚辰、庚午、辛酉、壬辰。其忌，己丑、己巳、己未、己卯、乙巳、戊子、戊寅、戊戌。有妻子，毋以己巳、壬寅殺犬，有央（殃）。

鷄良日，甲辰、乙巳、丙午、戊辰、丙辰，可以出入鷄。鷄忌日，辛未、庚寅、辛巳，勿以出入鷄。

金錢良日，甲申、乙巳。申不可出貨。午不可入貨，貨必後絕。

蠶良（日），庚午、庚子、甲午，五辰，可以入。五丑、五酉、庚午，可以出。

宮

春三月，宮（帝）爲室申，剽卯，殺辰，四廢庚辛。

夏三月，宮（帝）爲室寅，剽午，殺未，四廢壬癸。

秋三月，宮（帝）爲室巳，剽酉，殺戌，四廢甲乙。

冬三月，宮（帝）爲室辰，剽子，殺丑，四廢丙丁。

春三月，毋起東鄉（嚮）室。

夏三月，毋起南鄉（嚮）室。

秋三月，毋起西鄉（嚮）室。

冬三月，毋起北鄉（嚮）室。有以者大凶，必有死者。

室忌

春三月庚辛，夏三月壬癸，秋三月甲乙，冬三月丙丁，勿以筑（築）室。以之，大主死；不死，瘁，弗居。凡入月五日，月不盡五日，以筑（築）室，不居；爲羊牢馬廄，亦弗居；以用垣宇，閉貨具。

土忌

土徼正月壬，二月癸，三月甲，四月乙，五月戊，六月己，七月丙，八月丁，九月戊，十月庚，十一月辛，十二月乙，不可爲土攻（功）。正月丑，二月戌，三月未，四月辰，五月丑，六月戌，七月未，八月辰，九月丑，十月戌，十一月未，十二月辰，毋可有爲，筑（築）室，壞；封（樹）木，死。春三月寅，夏巳，秋三月申，冬三月亥，不可興土攻（功），必死。五月六月不可興土攻（功）。十二月不可興土攻（功），必或死。申不可興土攻（功）。

●凡入月七日及夏丑、秋辰、冬未、春戌，不可壞垣、起之，必有死者。以殺豕，其肉未索必死。正月丁庚癸，三月四月丙己壬，五月六月乙戊辛，七月八月甲丁庚，九月十月癸己丙，十一月十二月戊辛甲，不可以垣，必死。正月乙，二月癸，三月戊，四月甲，五月壬，六月己，七月丙，八月丁，九月戊，十月庚，十一月辛，十二月己，不可垣，必死。

作事

二月利興土西方，八月東方，三月南方，九月北方。

毀棄

八月、九月、十月毀棄南方，霝月、膚（獻）馬、中夕毀棄西方，屈夕、援

〔夕〕、刑尸毀棄北〔方〕，夏夕、紡月毀棄東方，皆吉。援夕、刑尸作事南方，紡月、夏夕、八月作事西方，九月、十月、爨月作事北方，鬳（獻）馬、中夕、屈夕作事東方，皆吉。正月、五月、九月之丑，二月、六月、十月之戌，三月、七月、十一月之未，四月、八月、十二月之辰，勿以作事。大祠，以大生（牲）小凶，以腊古吉。

毋以子卜筮，害於上皇。

毋以丑徐（除）門戶，害於驕母。

毋以寅祭祀鑿井，鄖以細□。

毋以卯沐浴，是謂血明，不可□井池。

毋〔以〕辰葬，必有重喪。

毋以巳壽（禱），反受其英（殃）。

毋以午出入臣妾、馬〔牛〕，是胃（謂）並亡。

毋以木〔未〕斬大木，必有大英（殃）。

毋以申出入臣妾、馬牛、貨材（財），是胃（謂）□□□。

毋以酉台（始）寇〔冠〕帶劍，恐御矢兵，可以漬米爲酒，酒美。

毋〔以〕戌葬，必有重喪。

毋以巳壽（禱），反受其英（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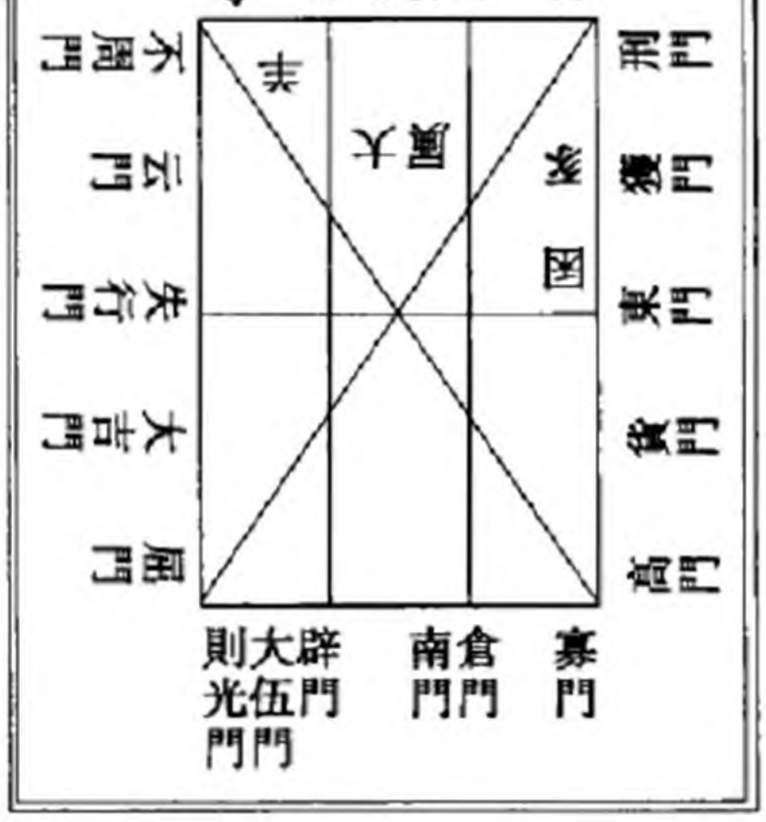
毋以午出入臣妾、馬〔牛〕，是胃（謂）並亡。

毋以木〔未〕斬大木，必有大英（殃）。

毋以申出入臣妾、馬牛、貨材（財），是胃（謂）□□□。

毋以酉台（始）寇〔冠〕帶劍，恐御矢兵，可以漬米爲酒，酒美。

直（置）室。門。



辟門，成之卽之蓋，廿歲必富，大吉，廿歲更。

大伍門，命曰吉恙（祥）門，十二歲更。

則旁〔光〕門，其主昌，柁衣常（裳），十六歲弗更，乃狂。

屈門，其主昌富，女子爲巫，四歲更。

失行門，大凶。

云門，其主必富三深（世），八歲更，利毋（無）爵者。

不周門，其主富，八歲更。

食過門，大凶，五歲弗更，其主痒。

曲門，前富後貧，五歲更，凶。

北門，利爲邦門，賤人弗敢居。

顧（顧）門，成之，三歲中日入一布，三歲中弗更，日出一布。

起門，八歲昌，十六歲弗更，乃去。

徙門，數富數虛，必並人家。五歲更。

刑門，其主必富，十二歲更，弗而耐乃刑。

獲門，其主必富，八歲更，左井右困，困北鄉（嚮）廡。

東門，是胃（謂）邦君門，賤人弗敢居，居之凶。

貨門，所利賈市，入貨吉，十一歲更。

高門，宜冢，五歲弗更，其主且爲巫。

大吉門，宜錢金而入易虛，其主爲巫，十二歲更。

●未不可以澍（樹）木，木長，澍（樹）者死。戊不可以爲牀，必以肆（殣）死人。庚辰、壬辰、癸未，不可燔糞。

行

凡且有大行，遠行若飲食、歌樂、聚畜生及夫妻同衣，毋以正月上旬午，二月上旬亥，三月上旬申，四月上旬丑，五月上旬戌，六月上旬卯，七月上旬子，八月上旬巳，九月上旬寅，十月上旬未，十一月上旬辰，十二月上旬酉。凡是日赤帝（帝）恆以開臨下民而降其英（殃），不可具爲百事，皆毋（無）所利。節（卽）有爲也，其央（殃）不出歲中，小大必至。有爲而禺（遇）雨，命曰央（殃）蚤（早）至，不出三月，必有死亡之志至。

●凡是有爲也，必先計月中閒日，句（苟）毋（無）直赤帝（帝）臨日，它日雖有不吉之名，毋（無）所大害。

寡門，興，興毋（無）定處，凶。

倉門，富，井居西南，困居北鄉（嚮）廡，廡毋絕縣（懸）肉。

南門，將軍門，賤人弗敢居。

●凡民將行，出其門，毋（無）敢顧（顧），毋止。直述（術）吉，從道右吉，從左吝。少（小）顧（顧）是胃（謂）少（小）楮，吝；大顧（顧）是胃（謂）大楮，兇（凶）。

歸行

凡春三月己丑不可東，夏三月戊辰不可南，秋三月己未不可西，冬三月戊戌不可北。

百中大凶，二百里外必死。歲忌。

毋以辛壬東南行，日之門也。毋以癸甲西南行，月之門也。毋以乙丙西北行，星之門也。毋以丁庚東北行，辰之門也。

●凡四門之日，行之敫也，以行不吉。

入正月七日，入二月十四日，入三月廿一日，入四月八日，入五月十九〈六〉日，入六月廿四日，入七月九日，入八月九〈十八〉日，入九月廿七日，入十月十日，入十一月廿日，凡此日以歸，死；行，亡。

到室

正月丑，二月戌，三月未，四月辰，五月丑，六月戌，七月未，八月辰，九月辰，十月戌（丑），十一月未，十二月辰。凡此日不可以行，不吉。

己酉從遠行入，有三喜。

禹須臾：戊己丙丁庚辛旦行，有二喜。甲乙壬癸丙丁日中行，有五喜。庚辛戊己壬癸餔時行，有七喜。壬癸庚辛甲乙夕行，有九喜。

子，旦北吉，日中南得。

丑，旦北吉，東必得。

〔寅，酉〕得，東凶，北毋行。

〔卯，南〕吉，西得，北凶，東見疾不死，吉。

辰，北吉，南得，東西凶，毋行。

巳，南吉，西得，北凶，東見疾死。

午，北吉，東得，南凶，西不反（返）。

未，東吉，北得，西凶，南毋行。

申，西南吉，北凶。

酉，西南吉，東凶。

戌，東南、西吉，南凶。

毋以亥行。

四月甲申。五月乙酉。七月丙申。八月丁酉。九月己酉。十月庚申。十一月辛酉。十二月己酉。正月壬申。二月癸酉。三月戊申。六月戊酉。夏三月丑敫。春三月戌〈戌〉敫。秋三月辰敫。冬三月未敫。凡酉日，可以取婦、家（嫁）女，不可以行，百事凶。凡敫日，利以漁邋（獵）、請謁、貴人、摯（執）盜賊，不可祠祀、殺生（牲）。

生子

甲戌生子，飲食急。

乙亥生子，穀（穀）而富。

丙子生子，不吉。

丁丑生子，好言語，或生（眚）於目。

戊寅生子，去父母南。

己卯生子，去其邦。

庚辰生子，好女子。

辛巳生子，吉而富。

壬午生子，穀（穀）而武。

癸未生子，長大，善得。

甲申生子，巧，有身事。

乙酉生子，穀（穀），好樂。

丙戌生子，有事。

丁亥生子，攻（工）巧，孝。

戊子生子，去其邦北。

己丑生子，貧而疾。

庚寅生子，女爲賈，男好衣佩而貴。

辛卯生子，吉及穀（穀）。

壬辰生子，武而好衣劍。

癸巳生子，穀（穀）。

甲午生子，武有力，少孤。

乙未生子，有疾，少孤，後富。

丙申生子，好家室。

丁酉生子，耆(嗜)酒。
戊戌生子，好田野邑屋。
己亥生子，毄(穀)。
庚子生子，少孤，污。
辛丑生子，有(心)冬(終)。
壬寅生子，不〔吉〕，(女爲醫)女〔子〕爲也(醫)。
癸卯生子，不吉。
甲辰生子，毄(穀)，且武而利弟。
乙巳生子，吉。
丙午生子，耆(嗜)酉(酒)而疾，後富。
丁未生子，不吉，毋(無)母，必賞(嘗)鮫(繫)囚。
戊申生子，龍，事君。
己酉生子，毄(穀)，有商。
庚戌生子，武而貧。
辛亥生子，不吉。
壬子生子，悳(勇)。
癸丑生子，好水，少疾，必爲吏。
甲寅生子，必爲吏。
乙卯生子，要(腰)不耑。
丙辰生子，有疵於體(體)而悳(勇)。
丁巳生子，毄(穀)而美，有敗。
戊午生子，耆(嗜)酉(酒)及田邊(獵)。
己未生子，吉。
庚申生子，良。
辛酉生子，不吉。
壬戌生子，好家室。
癸亥生子，毋(無)冬(終)。
甲子生子，少孤，衣污。
乙丑生子，武以攻(工)巧。
丙寅生子，武以聖。
丁卯生子，不正，乃有疵前。
戊辰生子，有龍。
己巳生子，鬼，必爲人臣妾。
庚午生子，貧，有力，先〈无〉冬(終)。
辛未生子，肉食。
壬申生子，聞。
癸酉生子，先〈无〉冬(終)。
人字。

三圖

人字，其日在首，富難勝殿(也)。在手者巧盜。在足下者賤。在外者奔亡。
女子以巳字，不復字。
戊子以有求也，必得之。雖求頯嚳(帝)必得。
丙寅以求人，得之。

取妻

取妻龍日，丁巳、癸丑、辛酉、辛亥、乙酉，及春之未戌，秋丑辰，冬戌亥。
丁丑、己丑取妻，不吉。戊申、己酉，牽牛以取織女，不果，三棄。

作女子

月生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女果以死，以作女子事，必死。毋以戌亥家(嫁)子、取婦，是謂相。

吏

子，朝見，有告，聽。晏見，有告，不聽。晝見，有美言。日晡見，令復見之。夕見，有美言。
丑，朝見，有奴(怒)。晏見，有美言。晝見，禺(遇)奴(怒)。日晡見，有

告，聽。夕見，有惡言。
寅，朝見，有奴(怒)。晏見，說(悅)。晝見，不得，復。日晡見，不言，得。夕見，有告，聽。
卯，朝見，喜；請命，許。晏見，說(悅)。晝見，有告，聽。日晡見，請命，許。夕見，有奴(怒)。
辰，朝見，有告，聽。晏見，請命，許。晝見，請命，許。日晡見，有告，不聽。夕見，請命，許。
巳，朝見，不說(悅)。晏見，有告，聽。晝見，有告，不聽。日晡見，有告，禺(遇)奴(怒)。夕見，有後言。
午，朝見，不詒(怡)。晏見，百事不成。晝見，有告，聽。日晡見，造，許。夕見，說(悅)。
申，朝見，禺(遇)奴(怒)。晏見，不說(悅)。日晡見，有後言。夕見，請命，許。
酉，朝見，有告，聽。晏見，得語。晝見，得語。日晡見，請命，許。夕見，有惡言。
戌，朝見，有告，聽。晏見，造，許。晝見，得語。日晡見，請命，許。夕見，令復見之。
亥，朝見，有後言。晏見，不詒(怡)。晝見，令復見之。日晡見，有惡言。夕見，令復見之。

入官良日：丁丑入官，吉，必七徙。寅入官，吉。戌入官，吉。亥入官，吉。申入官，不計去。酉入官，有罪。卯入官，兇。未午辰入官，必辱去。己丑，以見王公，必有拜也。

春三月季庚辛，夏三月季壬癸，秋三月季甲乙，冬三月季丙丁，此大敗日，取妻，不終；蓋屋，燔；行；傅；毋可有爲，日衝。

癸丑、戊午、己(未)〔未〕，禹以取桑山之女日也，不棄，必以子死。
戊申、己酉，率牛以取織女而不果，不出三歲，棄若亡。
壬辰、癸巳，棄婦以出，夫先死，不出二歲。
庚辰、辛巳，敝毛之士以取妻，不死，棄。
凡取妻、出女之日，冬三月奎、婁吉。以奎，夫愛妻；以婁，妻愛夫。
壬申、癸酉，天以震高山，以取妻，不居，不吉。
甲子午、庚辰、丁巳，不可取妻、家(嫁)子。
甲寅之旬，不可取妻，毋(無)子。雖有，毋(無)男。

戌興(與)亥是胃(謂)分離日，不可取妻。取妻，不終，死若棄。
子、寅、卯、巳、酉、戌爲牡日。丑、辰、申、午、未、亥爲牝。牝日以葬，必復之。十二月、正月、七月、八月爲牡月。三月、四月、九月、十月爲牝月。牝月牡日取妻，吉。
直參以出女，室必盡。
直營室以出女，父母必從居。
直牽牛、須女出女，父母有咎。
中春軫、角，中夏參、東井，中秋奎、東辟(壁)，中冬竹(箕)、斗，以取妻，棄。
凡參、翼、軫以出女，丁巳以出女，皆棄之。
以己丑、酉、巳，不可家(嫁)女、取妻，交徙人也可也。
●月生五日曰犆，九日曰舉，十二日曰見莫取，十四日喪(諒)詢，十五日曰臣代主。代主及喪(諒)詢，不可取妻。

夢

人有惡瞢(夢)，譬(覺)，乃繹(釋)髮西北面坐，鑿(禱)之曰：『皋！敢告蜜(爾)豹綺。某，有惡瞢(夢)，走歸豹綺之所。豹綺強飲強食，賜某大幅(富)，非錢乃布，非薦乃絮。』則止矣。

凡宇最邦之高，貴貧。宇最邦之下，富而瘁。宇四旁高，中央下，富。宇四旁下，中央高，貧。宇北方高，南方下，毋(無)寵。宇南方高，北方下，利賈市。宇東方高，西方下，女子爲正。宇有要(腰)，不窮必刑。宇中有谷，不吉。宇右長左短，吉。宇左長，女子爲正。宇多於西南之西，富。宇多於東北之北，絕後。宇多於東北之北，安。宇多於東北，出逐。宇多於東南，富，女子爲正。道周環宇，不吉。祠木臨宇，不吉。垣東方高西方之垣，君子不得志。

爲池西南，富。爲池正北，不利其母。
水濱(竇)西出，貧，有女子言。水濱(竇)北出，毋(無)臧(藏)貨。水濱(竇)南出，利家。
圈居宇西南，貴吉。圈居宇正北，富。圈居宇正東方，敗。
圈居宇東南，有寵，不終世(世)。圈居宇西北，宜子與。
困居宇西北囿，不利。困居宇東南囿，不盈，不利室。困居宇西南囿，

吉。困居宇東北匝，吉。

井當戶牖間，富。井居西南匝，其君不瘁必窮。井居西北匝，必絕後。

廡居東方，鄉（嚮）井，日出炙其韓（轅），其後必肉食。

取婦爲小內。內居西南，婦不媚於君。內居西北，毋（無）子。內居東北，吉。

內居正東，吉。內居南，不畜，當祠室。依道爲小內，不宜子。圂居西北匝，利豬，不利人。圂居正北，吉。圂居東北，妻善病。圂居南，宜犬，多惡言。

屏居宇後，吉。屏居宇前，不吉。

門欲當宇隋，吉。門出衝，不吉。小宮大門，貧。大宮小門，女子喜宮斷（闢）。入里門之右，不吉。

詰

●詰咎，鬼害民罔（妄）行，爲民不羊（祥），告如詰之，召，道（導）令民毋麗兇（凶）央（殃）。鬼之所惡，彼窟（屈）卧箕坐，連行奇（跨）立。

人毋（無）故鬼攻之不已，是是刺鬼。以桃爲弓，牡棘爲矢，羽之雞羽，見而射之，則已矣。人毋（無）故鬼昔（藉）其宮，是是丘鬼。取故丘之土，以爲僞人犬，置牆（牆）上，五步一人一犬，罽（環）其宮，鬼來陽（揚）灰轂（擊）箕以臬（譟）之，則止。

人毋（無）故而鬼惑之，是逢鬼，善戲人。以桑心爲丈（杖），鬼來而轂（擊）之，畏（是）死矣。人毋（無）故而鬼取爲膠，是是哀鬼，毋（無）家，與人爲徒，令人色柏（白）然毋（無）氣，喜契（潔）清，不飲食。以棘椎桃秉（柄）以悬（敲）其心，則不來。

一宅中毋（無）故而室人皆疫，或死或病，是是棘鬼在焉，正立而貍（埋），其上旱則淳，水則乾。屈（掘）而去之，則止矣。

一宅之中毋（無）故室人皆疫，多薨（夢）米（未）死，是是匀鬼貍（埋）焉，其上毋（無）草，如席處。屈（掘）而去之，則已矣。

人毋（無）故一室人皆疫，或死或病，丈夫女子隋（墮）須（鬚）羸髮黃目，是室室（是是室）人生爲鬼，以沙人一升搾其舂臼，以黍肉食室人，則止矣。

犬恆夜入人室，執丈夫，戲女子，不可得也，是神狗僞爲鬼。以桑皮爲□□之，烇（炮）而食之，則止矣。

夏大暑，室毋（無）故而寒，幼蟹（龍）處之。取牡棘烇（炮）室中，蟹（龍）去矣。

野獸若六畜逢人而言，是票（飄）風之氣，轂（擊）以桃丈（杖），繹（繹）鄜（屬）而投之，則已矣。

竈毋（無）故不可以孰（熟）食，陽鬼取其氣。燔豕矢室中，則止矣。

人之六畜毋（無）故而皆死，欽鬼之氣入焉。乃疾灂（糜）瓦以還□□□□已矣。

寒風入人室，獨也，它人莫爲，洒以沙，則已矣。

□鳥獸能言，是夭（妖）也，不過三言。言過三，多益其旁人，則止矣。

毋（無）氣之徒而憧（動），終日，大事也；不終日，小事也。

殺蟲多，斷而能屬者，潰以灰，則不屬矣。

人有思哀也弗忘，取丘下之莠，完掇其葉二七，東北鄉（嚮）如（茹）之乃卧，則止矣。

人妻妾若朋友死，其鬼歸之者，以莎芾、牡棘枋（柄）、熱（爇）以寺（待）之，則不來矣。

人毋（無）故而心悲也，以桂長尺有尊（寸）而中折，以望之日日始出而食之，已乃痛（餔），則止矣。

故丘鬼恆畏人，畏人所，爲芻矢以高（弋）之，則不畏人矣。

人妻妾若朋友死，其鬼歸之者，以莎芾、牡棘枋（柄）、熱（爇）以寺（待）之，則不來矣。

鬼恆召（詔）人曰：蟹（爾）必以某（某）月日死，是持鬼僞爲鼠，入人醯、醬、滑、將（漿）中，求而去之，則已矣。

大神，其所不可咼（過）也，善害人，以犬矢爲完（丸），操以咼（過）之，見其神以投之，不害人矣。鬼恆夜鼓人門，以歌若哭，人見之，是兇鬼，高（弋）以芻矢，則不來矣。

人若鳥獸及六畜恆行人宮，是上神相好下，樂入男女未入宮者，轂（擊）鼓奮鐸桑（譟）之，則不來矣。

鬼恆從男女，則它人而去，是神蟲僞爲人，以良劍刺其頸，則不來矣。

一室人皆毋（無）氣以息，不能童（動）作，是狀神在其室，屈（掘）遝泉，有赤豕，馬尾犬首，享（烹）而食之，美氣。

一室人皆夙（縮）筋，是會蟲居其室西臂（壁），取西南隅，去地五尺，以鐵

椎揣(段)之，必中蟲首，屈(掘)而去之。弗去，不出三年，一室皆夙(縮)筋。

鬼恆責人，不可辭，是暴(暴)鬼，以牡棘之劍之，則不來矣。

鬼恆爲人惡瞢(夢)，(覺)而弗占，是圖夫，爲桑丈(杖)奇(倚)戶內，復(覆)舖戶外，不來矣。

鬼恆從人游，不可以辭，取女筆以拓之，則不來矣。

女子不狂癡，歌以生商，是陽鬼樂從之，以北鄉(嚮)□之辨二七，燔，以灰□食食之，鬼去。

人毋(無)故而鬼祠(伺)其宮，不可去。是祖□游，以犬矢投之，不來矣。

鬼恆贏(裸)入人宮，是幼殤死不葬，以灰濆之，則不來矣。

鬼恆逆人，入人宮，是游鬼，以廣灌爲戲以燔之，則不來矣。

人生子未能行而死，恆然，是不辜鬼處之。以庚日日始出時濆門以灰，卒，有祭，十日收祭，裹以白茅，貍(埋)野，則毋(無)央(殃)矣。

人毋(無)故而憂也，爲桃更(梗)而啟(揭)之，以癸日日入投之道，遽則止矣。

曰：『某免於憂矣。』

人毋(無)故而弩(怒)也，以戊日日中而食黍於道，遽則止矣。

人毋(無)故室皆傷，是桀迖之鬼處之，取白茅及黃土而西(洒)之，周其室，則去矣。

鬼入人宮室，勿(忽)見而亡，亡(無)已，以修(滌)廉(糠)，寺(待)其來也，沃之，則止矣。

人毋(無)故而陂(髮)撟若虫及須(鬚)習(眉)，是是恙氣處之，乃薰(煮)荼(賁)屨以紙(抵)，即止矣。

凡鬼恆執匿以入人室，曰『氣(餼)我食』云，是是餓鬼。以屨投之，則止矣。

凡有大票(飄)風害人，擇(釋)屨以投之，則止矣。

人恆亡赤子，是水亡傷(殤)取之，乃爲灰室而牢之，縣(懸)以崮，則得矣；刊之以崮，則死矣；享(烹)而食之，不害矣。

凡邦中之立叢，其鬼恆夜諀(呼)焉，是遽鬼執人以自伐(代)也。乃解衣弗衽，入而傅(搏)者之，可得也乃。

一室中卧者眯也，不可以居，是□鬼居之，取桃柘(棓)揣(段)四隅中央，以牡棘刀刊其宮牆(牆)，諀(呼)之曰：『復疾，趣(趨)出。今日不出，以牡刀皮而衣。』則毋(無)央(殃)矣。

大袜(魅)恆入人室，不可止，以桃更(梗)毄(擊)之，則止矣。

鬼恆召人出宮，是是遽鬼毋(無)所居，罔諀(呼)止矣。

鬼嬰兒恆爲人號曰：『鼠(予)我食』。是哀乳之鬼。其骨有在外者，以黃土濆之，則已矣。

一室中，卧者容席以臽(陷)，是地辟(蟄)居之，注白湯，以黃土窒，不害矣。

人毋(無)故而鬼有鼠(予)，是夭鬼，以水沃之，則已矣。

狼恆諀(呼)人門曰：『啓吾。』非鬼也。殺而享(烹)食之，有美味。

一室中有鼓音，不見其鼓，是鬼鼓，以人鼓應之，則已矣。

有衆虫襲入人室，是野火僞爲虫，以人火應之，則止矣。

鬼恆宋傷人，是不辜鬼，以牡棘之劍刺之，則止矣。

鬼恆囊(攘)人之畜，是暴鬼，以芻矢鳶(弋)之，則已矣。

鬼恆從人女，與居，曰：『上帝子下游。』欲去，自浴以犬矢，毄(繫)以葦，則死矣。

鬼恆胃(謂)人：『鼠(予)我而女。』不可辭。是上神下取妻，毄(繫)以葦，則死矣。弗御(禦)，五來，女子死矣。

天火燔人宮，不可御(禦)，以白沙救之，則止矣。

到雷焚人，不可止，以人火鄉(嚮)之，則已矣。

雷攻人，以其木毄(擊)之，則已矣。

雲氣襲人之宮，以人火鄉(嚮)之，則止矣。

人過於丘虛，女鼠抱子逐人，張傘以鄉(嚮)之，則已矣。

人行而鬼當道以立，解髮奮以過之，則已矣。

鳥獸恆鳴人之室，燔蠆(鬐)及六畜毛邋(鬣)其止所，則止矣。

人卧而鬼夜屈其頭，以若(箬)便(鞭)毄(擊)之，則已矣。

鳥獸虫豸甚衆，獨入一人室，以若(箬)便(鞭)毄(擊)之，則止矣。

人毋(無)故一室人皆篳(垂)延(涎)，爰母處其室，大如杵，赤白，其居所水則乾，旱則淳，屈(掘)其室中三尺，燔豕矢焉，則止矣。

一室人皆養(癢)體(體)，癘鬼居之，燔生桐其室中，則已矣。

一室井血而星(腥)臭，地蟲斲(鬬鬬)於下，血上屬(漏)，以沙墊之，更爲井，食之以噴，飲以爽(霜)路(露)，三日乃能人矣。若不，三月食之若傅之，而非人也，必枯骨也。旦而最(撮)之，苞以白茅，果(裹)以賁(奔)而遠去之，則止矣。

票(飄)風入人宮而有取焉，乃投以屨，得其所，取盎之中道；若弗得，乃棄其屨於中道，則亡恙矣。不出壹歲，家必有恙。

正月，日七夕九。二月，日八夕八。三月，日九夕七。四月，日十夕六。五月，日十一夕五。六月，日十夕六。七月，日九夕七。八月，日八夕八。九月，日七夕九。十月，日六夕十。十一月，日五夕十一。十二月，日六夕十。

盜者

子，鼠也。盜者兌(銳)口，希(稀)須(鬚)，善弄，手黑色，面有黑子焉，疵在耳，臧(藏)於垣內中糞蔡下。多〈名〉鼠鼷孔午郢。

丑，牛也。盜者大鼻，長頸，大辟(臂)膺而僂，疵在目，臧(藏)牛廄中草木下。多〈名〉徐善趯以未。

寅，虎也。盜者壯，希(稀)須(鬚)，面有黑焉，不全於身，從以上辟膺梗大，疵在辟，臧(藏)於瓦器閒，旦閉夕啓西方。多〈名〉虎豻貙豹申。

卯，兔也。盜者大面，頭顙(顙)，疵在鼻，臧(藏)於草中，旦閉夕啓北方。多〈名〉兔竈陘突垣義酉。

辰，盜者男子，青赤色，爲人不轂(穀)，要(腰)有疵，臧(藏)東南反(坂)下。車人，親也，勿言已。多〈名〉獾不圖射亥戌。

巳，蟲也。盜者長而黑，蛇目，黃色，疵在足，臧(藏)於瓦器下。名西莒亥旦。

午，鹿也。盜者長頸，小胠，其身不全，長耳而操蔡，疵在肩，臧(藏)於草木下，必依阪險，且啓夕閉東方。名徹達祿得獲錯。

未，馬也。盜者長須(鬚)耳，爲人我我然好歌無(舞)，疵在肩，臧(藏)於芻槀中，阪險，必得。名建章丑吉。

申，環也。盜者圜(圓)面，其爲人也鞸鞸然，夙得莫(暮)不得。名責環貉豺干都寅。

酉，水也。盜者羣而黃色，疵在面，臧(藏)於園中草下，且啓夕閉。夙得莫(暮)不得。名多酉起嬰。

戌，老羊也。盜者赤色，其爲人也剛履，疵在頰。臧於糞蔡中土中。夙得莫(暮)不得。名馬童舁思辰戌。

亥，豕也。盜者大鼻而票(剽)行，馬脊，其面不全。疵在要(要)，臧(藏)於園中垣下，夙得莫(暮)不得。名豚孤夏穀□亥。

甲盜名曰藉鄭壬饒強當良。乙名曰舍徐可不詠亡悳(憂)丙名曰蘁可癸上。丁名曰浮姜榮辨僕上。戊名曰匽爲勝祇。己名曰宜食成怪目。庚名曰甲鄧相衛魚。辛名曰秦桃乙忌慧。壬名曰黑疾齊諈。癸名曰陽生先智丙。

子，女也。有死，其後必以子死，其咎在渡術。

丑，鼠也。其後必有病者三人。

寅，罔也。其咎在四室，外有火敬(警)。

卯，會衆，其後必有子將弟也死，有外喪。

辰，樹也，其後必有敬(警)，有言見，其咎在五室馬牛。

巳，翼也。其後必有別，不皆(偕)居，咎在惡室。

午，室四隨也，其後必有死者三人，其咎在六室，必有死者二人。

未，癉也。其室寡。

申，石也。其咎在二室，生子不牷(全)。

酉，巫也。其後必有小子死，不出三月有得。

戌，就也。其咎在室馬牛豕也。日中死兇(凶)。

亥，死必三人，其咎在三室。

甲辰寅死，必復有死。

甲子死，室氏，男子死，不出卒歲，必有大女子死。

禹須臾辛亥、辛巳、甲子、乙丑、乙未、壬申、壬寅、癸卯、甲寅、甲申、壬戌、壬辰，(暮)市以行有九喜。

癸亥、癸巳、丙子、丙午、丁丑、丁未、乙酉、乙卯、己亥、己巳、癸丑、癸未、庚申、庚寅、辛酉、辛卯、戊戌、戊辰、壬午，市日中以行有五喜。

己亥、己巳、癸丑、癸未、庚申、庚寅、辛酉、辛卯、戊戌、戊辰、壬午、市日以行有七喜。

丙寅、丙申、丁酉、丁卯、甲戌、甲辰、乙亥、乙巳、戊午、己丑、己未、莫

(暮)食以行有三喜。

戊申、戊寅、己酉、己卯、丙戌、丙辰、丁亥、丁巳、庚子、庚午、辛丑、辛未，旦以行有二喜。

●春三月甲乙，不可以殺，天所以張生時。夏三月丙丁，不可以殺，天所以張生時。秋三月庚辛，不可以殺，天所以張生時。冬三月壬癸，不可以殺，天所以張生時。

●此皆不可殺，小殺小央(殃)，大殺大央(殃)。

酉 八月	戌 九月		亥 十月
申 七月	卯 二月 辰 三月		
	寅 正月 巳 四月		子 十一月
未 六月	丑 十二月 午 五月		

四圖

直此日月者不出。

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土勝水，木勝土。

東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

入正月二日一日心。入二月九日直心。入三月七日直心。入四月旬五日心。入五月旬二日心。入六月旬心。入七月八日心。入八月五日心。入九月三日心。入十月朔日心。入十一月二旬五日心。入十二月二日三日心。

久行毋以庚午入室。□□行毋以戌亥入。丁卯不可以船行。六壬不可以船行。六庚不可以行。

正月七日、二月十四日、三月廿一日、四月八日、五月十六日、六月廿四日、七月九日、八月十八日、九月廿七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廿日、十二月卅日，是日在行不可以歸，在室不可以行，是是大兇(凶)。

正月乙丑、二月丙寅、三月甲子、四月乙丑、五月丙寅、六月甲子、七月乙丑、八月丙寅、九月甲子、十月乙丑、十一月丙寅、十二月甲子以(以)行，從遠行歸，是謂出亡歸死之日也。

行到邦門困(閫)，禹步三，勉壹步，謼(呼)：「皋，敢告曰：某行毋(無)咎，先爲禹除道。」即五畫地，掫其畫中央土而懷之。

衣良日，丁丑、丁巳、丁未、丁亥、辛未、辛巳、辛丑、辛卯、癸巳、辛丑、癸酉。乙丑、巳、酉，辛、巳、丑、酉，丁巳、丑，吉。丁丑材(裁)衣，媚人入十月十日乙酉、十一月丁酉材(裁)衣，終身衣絲。十月丁酉材(裁)衣，不卒歲必衣絲。

衣忌，癸亥、戊申、己未、壬申、丁亥，癸丑、寅、申、亥，戊、巳、癸、甲，己卯、辛卯、癸卯、丁、戊、己、申。六月己未，不可以製新衣，必死。己、戊，壬、癸，丙申、丁亥，必鼠(予)死者。癸丑、寅、申、亥，秋丙、庚、辛材(裁)衣，必入之。五月六月，不可爲複衣。月不盡五日，不可材(裁)衣。

衣

丁酉裘衣常(裳)，以西有(又)以東行，以坐而飲酉(酒)，矢兵不入於身，身不傷。

衣良日，乙丑、巳、酉，辛巳、丑、酉，吉。丁丑材(裁)衣，媚人。入七月七日日乙酉，十一月丁酉材(裁)衣，終身衣絲。十月丁酉材(裁)衣，不卒歲必衣絲。

●衣忌日，己、戊、壬、癸、丙申、丁亥，必鼠(予)死者。癸丑、寅、申、亥，秋丙、庚、辛材(裁)衣，必入之。五月六月，不可爲複衣。月不盡五日，不可材(裁)衣，丁酉材(裁)衣常(裳)，以西有(又)以東行，以坐而飲酉(酒)矢兵不入於身，身不傷。

入月六日刺，七月刺，八日刺，二旬二日刺，旬六日毀。

祠史先龍丙望。

以甲子、寅、辰東徙，死。丙子、寅、辰南徙，死。庚子、寅、辰西徙，死。壬子、寅、辰北徙，死。

子、卯、午、酉不可入寄者及臣妾，必代居室。

●久行，毋以庚午入室。

●長行，毋以戌、亥遠去室。

丁卯不可以船行，六壬不可以船行，六庚不可以行。

土忌：

土良日，癸巳、乙巳、甲戌，凡有土事必果。

土忌日，戊、己及癸酉、癸未、庚申、丁未，凡有土事弗果居。

正月寅、二月巳、三月未〈申〉、四月亥、五月卯、六月午、七月酉、八月子、九月辰、十月未、十一月戌、十二月丑，當其地不可起土攻(功)。

正月亥、二月酉、三月未、四月寅、五月子、六月戌、七月巳、八月卯、九月丑、十月申、十一月午、十二月辰，是胃(謂)土神，毋起土攻(功)，凶。

春三月戊辰、己巳，夏三月戊申、己未，秋三月戊戌、己亥，冬三月戊寅、己丑，是胃(謂)地衝，不可爲土攻(功)。

春之乙亥，夏之丁亥，秋之辛亥，冬之癸亥，是胃(謂)牝日，百事不吉。以起土攻(功)，有女喪。

正月乙卯，四月丙午，七月辛酉，十月壬子，是胃(謂)召(招)畜(搖)合日，不可垣，凶。

正月申，四月寅，六月巳，十月亥，是胃(謂)地杓，神以毀宮，毋起土攻(功)，凶。

月中旬，毋起北南陳垣及增(增)之，大凶。

四月丙午，是胃(謂)召(招)畜(搖)合日，不可垣，凶。

四月酉，以壞垣，凶。入月十七日，以毀垣，其家日減。

春三月毋起東鄉(嚮)室，夏三月毋起南鄉(嚮)室，秋三月毋起西鄉(嚮)室，冬三月毋起北鄉(嚮)室。以此起室，大凶，必有死者。

門

入月七日及冬未、春戌、夏丑、秋辰，是胃(謂)四敗，不可初穿門、爲戶牖、伐木、壞垣、起垣、徹屋及殺，大凶；利爲畜夫。

丁亥不可爲戶。

天李正月居子，二月居子〈卯〉，三月居午，四月居酉，五月居子，六月居卯，七月居午，八月居酉，九月居子，十月居卯，十一月居午，十二月居辰(酉)。凡此日不可入官及入室，入室必威(滅)，入官必有罪。

壬申會癸酉，天以壞高山，不可取婦。

正月不可垣，神以治室。

田亳主以乙巳死，杜主以乙酉死，雨帀(師)以辛未死，田大人以癸亥死。

田忌，丁亥、戊戌，不可初田及興土攻(功)。

五種忌，丙及寅禾，甲及子麥，乙巳及丑黍，辰麻，卯及戌叔(菽)，亥稻，不可以始種及穫賞(嘗)，其歲或弗食。

反枳(支)

子丑朔，六月反枳(支)；寅卯朔，五日反枳(支)；辰巳朔，四日反枳(支)；午未朔，三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枳(支)；戌亥朔，一日反枳(支)，復卒其日，子有(又)復反枳(支)。一月當有三反枳(支)。毋以子、丑傅戶。

墨(晦)日，利壞垣、徹屋、出寄者，毋歌。朔日，利入室，毋哭。望，利爲困倉。

馬禖

祝曰：『先牧日丙，馬禖合神。』東鄉南鄉各一馬□□□□□中土，以爲馬禖，穿壁直中，中三腹，四廄行：『大夫先牧兒席，令其不羊(祥)，令其□耆(嗜)□，□耆(嗜)飲，律律弗御自行，弗敢(驅)自出，令其鼻能糗(嗅)鄉(香)，令耳恩(聰)目明，令頭爲身衡，劬(脊)爲身剛，腳爲身□，尾善敢(驅)□，腹爲百草囊，四足善行。主君勉飲勉食，吾歲不敢忘。』

《日書》乙種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作陰

巳午未申酉戌
午未申酉戌亥
未申酉戌〔亥〕子
申酉戌亥子丑
酉戌亥子丑寅
戌亥子丑寅卯
亥子丑寅卯辰
子丑寅卯辰巳
丑寅卯辰巳午
寅卯辰巳午未
卯辰巳午未申
辰巳午未申酉

衝日，可以攻軍、入城及行，不可祠。

剽日，不可以使人及畜六畜，它毋有爲也。

虛日，不可以臧（藏）蓋，臧（藏）蓋，它人必發之。毋可有爲也。用得，必復出。

閉〈閉〉日，可以蓋臧（藏）及謀，毋可有爲也。

秦

正月、二月，子采（穗），丑戌〔正〕陽，寅酉危陽，卯敫，〔辰〕申叟，巳未陰，午徹，丑〈亥〉結。

三月、四月，寅采（穗），卯〔子〕正陽，辰〔亥〕危陽，巳敫，午戌叟，未酉陰，申徹，丑結。

五月、六月，辰采（穗），巳寅正陽，午丑危陽，未敫，申子叟，酉亥陰，戌徹，卯結。

七月、八月，午采（穗），未辰正陽，〔申〕未〈卯〉危陽，酉敫，戌寅叟，亥丑陰，子徹，巳結。

九月、十月，申采（穗），〔酉午正陽，戌巳危〕陽，亥敫，巳〈子〉辰叟，丑卯陰，寅徹，未結。

〔十一月、十二月，戌采（穗），亥申正〕陽，戌〈子〉〔未危陽，丑〕敫，寅午叟，巳卯陰，辰徹，酉結。

〔采（穗）〕，□□車，見〔人〕，入人民、畜生，取妻、嫁女，□□□□□□不可復（覆）室。正月以朔旦正陽，可□□□□□□□□□□□□可以祠，□□□□□□□□□□毋小大，吉。可以葬。正月以朔，歲美，〔毋（無）〕兵。

危陽，不成其行，利□〔以〕□〔解〕事，不可取妻、嫁女、見人。生子，死。毋（無）可爲。正月以朔多雨，歲半，毋（無）兵。

敫，有細喪，毋〔大〕央（殃），利以穿井、蓋屋，不可取妻、嫁女，祠，出入人民、畜生。正月以朔多雨，歲善而被不全，有兵。雨，白〈日〉也。

叟，袌不揀，〔以辭〕不合〔答〕。亡者，得。可魚〔漁〕邋〔獵〕，不可攻，可取不可鼠〔予〕。利祠外。穀〔繫〕，亟出。正月以朔旱。

陰，先辱後應。利居室，入貨、人民、畜生；可取婦□葬貍〔埋〕祠。正月以朔多雨，歲中，毋〔無〕兵。

徹，大徹，利單〔戰〕伐，不可以見人，取妻、嫁女，出入人民、畜生。祠，必鬬見血。以生子，死。亡者，得。以穀〔繫〕，久。正月以朔多雨歲善，毋〔無〕兵。

五穀良日，己□□□□出種及鼠〔予〕人。壬辰乙巳，不可以鼠〔予〕。子，亦勿以種。

五穀龍日，子麥、丑黍、寅稷、辰麻、甲戌叔〔菽〕、壬辰瓜、癸亥葵。

木日

木良日，庚寅、辛卯、壬辰，利爲木事。其忌，甲戌、乙巳、癸酉、丁未、癸丑、□□□□□寅、己卯，可以伐木。木忌，甲乙檢、丙丁棗、戊己桑、庚辛李、壬辰〈癸〉肆〔漆〕。

馬日

馬良日，甲申，乙丑、亥、己丑、酉、亥、未，庚辰、申，壬辰，戊辰、未□□□乘之。其忌，甲寅、午，丙辰，〔丁壬辰〕丁巳、未，戊□。

牛日

牛良日，甲午、寅，戊午，庚午、寅，丙寅，壬寅，丁酉、未。甲辰，可以出入牛、服之。其忌乙巳，□□□□未，辛丑，戊辰，壬午。

羊日

羊良日，辛巳、未，庚寅、申、辰，戊辰，癸未。忌日，甲子、辰，乙亥、酉，丙寅，丁酉，己巳。

豬日

豬良日，壬午、□，戊子、寅，己亥，庚寅、辰、午，辛丑，壬辰，癸未。其忌，壬辰，戊午，戊，丁□。

犬日

犬良日，丁丑，丁未，丙辰，己巳，己亥。忌，壬戌，癸未，辛巳，□□□□□□戊，癸未。忌，丁丑，丁未，丙辰，丙申。

鷄日

鷄良日，甲辰，乙巳，丙午，丙辰，庚辰。忌，辛巳、卯，庚寅，丁未。

●初田毋以丁亥、戊戌。

祠室中日，辛丑，癸亥，乙酉，己酉，吉。龍，壬辰、申。

祠戶日，壬申，丁酉，癸丑，亥，吉。龍，丙寅、庚寅。

祠門日，甲申、辰，乙亥、丑、酉，吉。龍，戊寅、辛巳。
祠行日，甲申，丙申，戊申，壬申，乙亥，吉。龍，戊、己。
祠□日，己亥，辛丑，乙亥，丁丑，吉。龍，辛□。
祠五祀日，丙丁竈，戊己內中土，乙戶，壬癸行，庚辛□。
凡壞垣，卯在房，午在七星，子在虛，酉在卯（昴），凶。
凡五巳不可入寄者，不出三歲必代寄焉。
久行毋以庚午入室，長行毋以戊亥遠去室。
丁卯不可以船行，六壬不可以船行，六庚不可以行。
入月六日、七日、八日、二旬二日皆知，旬六日毀。
五種忌日，丙及寅禾，甲及子麥，乙巳及丑黍，辰麻，卯及戌叔（菽），亥
稻，不可以始種穫、始嘗（嘗），其。歲或弗食。凡有入殿（也），必以歲後；有
出殿（也），必以歲前。
祠史先龍丙望。
生東鄉（嚮）者貴，南鄉（嚮）者富，西鄉（嚮）壽，北鄉（嚮）者賤，西北鄉
（嚮）者被刑。
春三月戌、夏丑、秋三月辰、冬未，皆不可以大祠，可有求也。
見人良日，甲子、申，乙□人大室。

正月

官

營室，利祠。不可爲室及入之。以取妻，不寧。生子，爲吏。
東臂（壁），不可行。百事兇（凶）。以生子，不完。不可爲它事。奎，祠
及行，吉。以取妻，女子愛。生子爲吏。妻，祠及百事，吉。以取妻，男子愛
之。生子亡者，人意之。

三月

胃，利入禾粟及爲囷倉，吉。以取妻，妻愛。生子，使人。卯（昴），邋
（獵）、賈市，吉。不可食六畜。以生子，喜斲（鬬）。

四月

畢，以邋（獵）置罔（網）及爲門，□□□取妻必二，不可食畜生。生子，
□此（背）襦（褥），百事兇（凶）。可以敫人攻讎。生子，爲正。參，百事吉，
□徙死庚子寅辰北徙死。

五月

東井，百事兇（凶）。以〔死，必〕五人；殺生（牲），必五生（牲）死。取妻，
多子。生子，旬死。可以爲土事。輿鬼，祠及行，吉。以生子，瘖。可以從
（送）鬼。

六月

酉（柳），百事吉，以〔生〕子，肥。可始寇〈冠〉，可請謁，可田邋（獵）。取
妻，吉。七星，百事兇（凶）。利以垣。生子，樂。不可出女。

七月

張，百事吉。取妻，〔吉〕。以生子，爲邑桀（傑）。翼，利行。不可臧
（藏）。以祠，必有火起。取妻，必棄。生子，男爲見（覞），女爲巫。軫，乘車、
衣常（裳）、取妻，吉。生子，必賀。可入貨。

八月

角，利祠及〔行〕，吉。不可蓋室。取妻，妻妬。生子，子爲吏。亢，祠、爲
門行，吉。可入貨。生子，必有爵。

九月

氐，祠及行、出入〔貨〕，吉。取妻，妻貧。生子，巧。方（房），取婦、家
（嫁）女、出入貨，吉。可以爲室。生子，寡。祠，吉。

十月

心，不可祠及行，兇（凶）。可以行水。取妻，妻悍。生子，人愛之。尾，
百事兇（凶）。以祠，必有敫（憿）。不可取妻。生子，貧。箕，不可祠。百事
兇（凶）。取妻，妻多舌。生子，貧富半。斗，利祠及行、出入〔貨〕，吉。取妻，妻貧。生子，巧。方（房），取婦、家
爲巫。生子，不到三年死。不可攻。牽牛，〔可祠及行〕，吉。不可殺牛。以
桔（結）者，不澤（釋）。以入牛，老一。生子，子爲大夫。

十一月

婺女，祠、賈市、取妻，吉。生子，三月死，毋（無）晨。虛，百事〔凶〕。以
結者，易擇（釋）。亡者，不得。取妻，妻不到。以生子，毋（無）它同生。
〔危〕，百事兇（凶）。生子，老爲人治也，數詣風雨。

丙丁火，火勝金。戊己土，土勝水。庚辛金，金勝木。壬癸水，水勝火。
酉丑巳金，金勝木。□未亥〔卯木，木〕勝土。□辰申子水，水勝火。
入正月二日一日心。入二月九日直心。入三月七日直心。入四月旬五

日心。入五月旬二日心。入六月旬心。入七月八日心。入八月五日心。入九月三日心。入十一月二旬五日心。入十二月二日三日心。

正月壬酉。二月癸酉。三月戊酉。四月甲酉。五月乙酉。六月戊酉。七月丙酉。八月丁酉。九月己酉。十月庚酉。十一月辛酉。十二月己酉。

天閒。正月虛□□□。二月東辟(壁)廿七日。三月角十三日。四月房十四日。五月旗(箕)十四日。六月東井廿七日。七月七星廿八日。八月軫廿八日。九月奎十三日。十月□十四日。十一月參十四日。十二月斗廿一日。

十一月乙卯天酉。

〔出〕邦門，可□行□禹符，左行，置，右環(還)，曰□□□□右環(還)，曰：行邦□令行。投符地，禹步三，曰：皋，敢告□符，上車毋顧，上□。

人日

凡子、卯、寅、酉男子日，午、未、申、丑、亥女子日。以女子日病，病瘳，必復之。以女子日死，死以葬，必復之。男子日如是。

男子日

男子日：男子日，寅、卯、子、巳、戌、酉，女子日，辰、午、未、申、亥、丑。

室忌

室忌，春三月庚辛，夏三月壬癸，秋三月甲乙，冬三月丙丁，勿筑(築)室，大主死、瘁(癃)，弗居。

蓋屋

□□春庚辛，夏壬癸，季秋甲乙，季冬丙丁，勿以作事、復(覆)內、蓋屋。以此日暴屋，屋以此日爲蓋。屋，屋不壞折，主人必大傷。

蓋忌

五酉、甲辰、丙寅，不可以蓋，必有火起，若或死焉。

垣牆曰凡申、酉□。

除室

庚申、丁酉、丁亥、辛卯，以除室，百虫弗居。

正月、七月朔日，以出母(女)、取婦，夫妻必有死者。以筑(築)室，室不居。

凡月望，不可取婦、家(嫁)女、入畜生。

凡戊子風，有興。雨陰，有疾。興在外，風，軍歸。

正月、五月、九月之丑，二月、六月、十月之戌，三月、七月、十一月之未，四月、八月、十二月之辰，勿以作事、大祠，以大生(牲)〔大〕兇(凶)，小生(牲)小兇(凶)，以昔肉吉。毋以戊辰、己巳入(納)寄者，入(納)之所寄之。

庚申、辛酉，以與人言，有喜，以賣人，得。壬子、癸丑南，與人言，有〔喜〕；以賣，得。丁、癸不□巳、未、卯、亥，壬戌，庚申，己亥，壬寅，不可以入臣妾及寄者，有咎主。

甲子、乙丑，可以家(嫁)女、取婦、寇〈冠〉帶、祠，不可築興土攻(功)，命曰毋(無)後。

毋以子卜筮，視□□□□□，命曰毋(無)上剛。

□□□□亥不可伐室中尌(樹)木。

□畜生，伐尌(樹)木。

製

凡五丑，利以製(製)衣。丁丑在亢，製(製)衣常(裳)，丁巳衣之，必敝。□不可以製□。

初寇〈冠〉

凡初寇〈冠〉，必以五月庚午，吉。凡製車及寇〈冠〉□□□□□申，吉。寄人室：

毋以戊辰、己巳入寄人，寄人反寄之。辛酉、卯，癸卯，入寄之，必代當家。

〔凡且有〕大行遠行若飲食歌樂，聚具畜生，及夫妻同衣，毋以正月上旬午，二月上旬亥，三月上旬申，四月上旬丑，五月上旬戌，六月上旬卯，七月上旬子，八月上旬巳，九月上旬寅，十月上旬未，十一月上旬辰，十二月上旬丑〈酉〉，凡是日赤啻(帝)恆以開臨下民而降央(殃)，不可具爲百〔事〕，皆毋

(無)所利。節(卽)以有爲也，其央(殃)不出歲，小大必致(至)。有爲也而遇雨，命之央(殃)蚤(早)至，不出三月，有死亡之志致(至)。凡且有爲也，必先計月中間日□□□直赤帝(帝)臨日。它日唯(雖)有不吉之名，(毋(無)所)大害。

行日

庚□節(卽)有急行，以此行吉。

行者

遠行者毋以壬戌、癸亥到室。以出，兇(凶)。

入官

久宦者毋以甲寅到室。

行忌

凡行者毋犯其大忌，西□□巳，北毋以□□□戊寅，南毋以辰、申。行龍戊、己，行忌。凡行，祠常行道右，左□。

行祠

祠常行，甲辰、甲申、庚申、壬辰、壬申，吉。毋以丙、丁、戊、壬□。

行行祠

行祠，東行南(南行)，祠道左；西北行，祠道右。其謁(號)曰大常行，合三土皇，耐爲四席。席翏(餟)其後，亦席三翏(餟)。其祝曰：「毋(無)王事，唯福是司，勉飲食，多投福。」

□祠

正□□□□□□□□□癸不可祠人伏，伏者以死。戊辰不可祠道磅(旁)，道磅(旁)以死。丁不可祠道旁。

祠

祠親，乙丑吉。祠室，己卯、戊辰、戊寅，吉。祠戶，丑、午□。

亡日

正月七日，二月旬，三月旬一日，四月八日，五月旬六日，六月二旬，七月九日，八月旬八日，九月二旬七日，十月旬，十一月旬，十二月旬，凡以此往亡必得，不得必死。

亡者

正月七日，二月旬四日，三月二日，四月八日，五月旬六日，六月二旬四日，七月九日，八月旬八日，九月二旬七日，十月旬，十一月旬，十二月旬，凡以此往必死。

見人

正月甲午、庚午、甲戌，三月己酉，四月丙子，五月甲午、庚午，六月丁丑，七月甲子，八月庚辰，九月辛卯，十月壬午，十二月癸未，見人吉。

□祭祀、嫁子、作大事，皆可。

(鷄鳴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辰，莫(暮)食巳，日中午，晏(昳)未，下市申，舂日酉，牛羊入戌，黃昏亥，人定(子)。

子以東吉，北得，西聞言，南兇(凶)，朝啓夕閉，朝兆不得，晝夕得。以入，見疾。以有疾，派(辰)少翏(瘳)，午大翏(瘳)，死生在申，黑肉從北方來，把者黑色，外鬼父葉(世)爲姓(眚)，高王父謫適(謫)，豕□。

丑以東吉，西先行，北吉，南得，(朝)閉夕啓，朝兆得，晝夕不得。以入，得。(以有)疾，卯少翏(瘳)，巳大翏(瘳)、死生在口，腊肉從東方來，外鬼爲姓(眚)，巫亦爲姓(眚)。

寅以東北吉，西先行，南得，朝閉夕啓，朝兆得，晝夕不得。以入，有疾，午少翏(瘳)，申大翏(瘳)，死生在子，□巫爲姓(眚)。

卯以東吉，北見疾，西南得，朝閉夕啓，朝兆得，晝夕不得。以入，必有大亡。以有疾，未少翏(瘳)，申大翏(瘳)，死生在亥，狗肉從東方來，中鬼見社爲姓(眚)。

辰以東吉，北兇(凶)，先行，南得，朝閉夕啓，朝兆不得，夕晝得。以入，吉。以有疾，酉少翏(瘳)，戌大翏(瘳)，死生在子，乾肉從東方來，把者精(青)色，巫爲姓(眚)。

巳以東吉，北得，西兇(凶)，南見疾，朝閉夕啓，朝兆得，晝夕不得。以入，吉。以有疾，申少翏(瘳)，亥大翏(瘳)，死生在寅，赤肉從東方來，高王父謹姓(眚)。

午以東先行，北得，西聞言，南兇(凶)，朝閉夕啓，朝兆不得，晝夕得。以入，吉。有疾，丑少翏(瘳)，辰大翏(瘳)，死生在寅，赤肉從南方來，把者赤色，外鬼兄某(世)爲姓(眚)。

未以東得，北兇(凶)，西南吉，朝閉(多)夕啓，朝兆不得，晝夕得。以入，吉。以有疾，子少翏(瘳)，卯大翏(瘳)，(死)生在寅，赤肉從南方來，把者

〔赤〕色，母葉（世）外死爲姓（眚）。

申以東北得，西吉，南兇（凶），朝閉夕啓，朝兆得，晝夕不得。以入，吉。以有疾，子少𡇠（瘳），□〔大〕𡇠（瘳），死生在辰，鮮魚從西方來，把者白色，王父謹，●爲姓（眚）。

酉以東閽（吝），南聞言，西兇（凶），朝啓〔夕〕閉，朝兆不得，晝夕得。以入，有□。〔有〕疾，戌少𡇠（瘳），子大𡇠（瘳），死生在未，赤肉從北方來，外鬼父某（世）見而欲，巫爲姓（眚），室鬼欲狗（拘）。

戌以東得，西見兵，冬之吉，南兇（凶），朝啓夕閉，朝兆不得，晝夕得。以入，閽（吝）。以有疾，卯少𡇠（瘳），辰大𡇠（瘳），死生在酉，鮮魚從西方來，把者白色，高王父爲姓（眚），野立爲▨。

亥以東南得，北吉，西禺（遇）□，〔朝〕啓夕閉，朝兆不得。以入，小亡。以有疾，巳少𡇠（瘳），酉大𡇠（瘳），死生在子，黑肉從東方來，母某（世）見之爲姓（眚）。

有疾

■甲乙有疾，禺（遇）御於豕肉，王父欲殺，生人爲姓（眚）。有病者必五病而▨有閒，不閒，死，煩▨色亡。

丙丁有疾，王父爲姓（眚），得赤肉、雄鷄、酒，庚辛病，壬閒，癸酢（作），煩及歲皆在南方，其人赤色，死火日。

戊己有疾，巫堪，王父爲姓（眚），□□索魚堇□□□□閒，乙酢（作），不酢（作），□□邦中，〔中〕歲在西方，人黃色，死土日。

庚辛有疾，外鬼、傷（殤）死爲姓（眚），得於肥肉、鮮魚、卵，□□甲乙病，丙有閒，丁酢（作），不▨死▨壬癸□□□□□人，外鬼爲姓（眚），得於酉（酒）、脯修節肉，丙丁病，戊有閒，己酢（作），不酢（作），煩在北，人黑▨。

病

凡酉、午、巳、寅，以問病者，必代病。

夢

■甲乙夢被黑裘衣寇〔冠〕，喜，人〔入〕水中及谷，得也。

丙丁夢□，喜也，木金得也。

戊己夢黑，吉，得喜也。

庚辛夢青黑，喜也，木水得也。

壬癸夢日〔白〕，喜也；金，得也。

凡人有惡夢，覺而擇（釋）之，西北鄉（嚮）擇（釋）之，宛奇強飲食，賜某大富（富），不（皋），敢告𡉉（爾）宛奇，某有惡夢，老來□之，宛奇強飲食，賜某大富（富），不錢則布，不𡉉（薾）則絮。」

圂忌日，己丑爲圂廁，長者死之；以癸丑，少者死之。其吉日，戊寅、戊辰、戊戌、戊申。凡癸爲屏圂，必富。

辰不可以哭、穿肆（肆），且有二喪，不可卜筮〔筮〕、爲屋。

辛卯壬午不可寧人，人反寧之。

凡酉、午、巳、寅、辛亥、辛卯問病者，代之。

入月旬七日毀垣，其室日減。▨及入月旬八日皆大凶，有毀。

穿戶忌毋以丑穿門戶，不見其光。

家（嫁）子刑

正月、五月、九月，正東盡，東南夬麗，西南執辱，正西郯逐，西北續光，正北吉富，東北〔反鄉〕〔向〕。二月、六月、十月，正南盡，西南斷（鬬），正西夬麗，西北執辱，正北郯〔逐〕，東北續光，正東吉富，東南反鄉。三月、七月、十一月，正西盡，西北斷（鬬），正北夬麗，東北執辱，正東郯逐，東南續光，正南吉富，西南反鄉。四月、八月、十二月，正北盡，東北斷（鬬），正東夬麗，東南執辱，正南郯逐，西南續光，正西吉富，西北反鄉。

不可取妻，取妻毋▨。

春三月，甲乙死者，其後有憙，正東有得。丙丁死者，其東有憙，正西惡之，死者主也。戊己死，去室西，不去有死。庚辛死者，去室北，不去有咎。壬癸死者，明鬼崇之，其東受兇（凶）。

夏三月，甲乙死者，東南受央（殃）。丙丁死者，去室西南受兇（凶），東有憙。戊己死者，正西南有憙。庚辛死者，其東受兇（凶），其西北有憙。〔壬癸〕死者，其南有憙。

秋三月，〔甲乙死者，其〕東受兇（凶），男子〔也〕。丙丁死者，其西受兇（凶），其女子也。▨戊己死者，有▨。庚辛死者，其東北受兇（凶），正北有憙。壬癸死者，明鬼崇之，其東受兇（凶）。

冬三月，甲乙死者，必兵死，其南喪之。▨戊己死者，有憙（憙）。庚

辛死者，不去其室有死，正北有火起。壬癸死者，有憙（喜），南室有亡子，且晉之。□□後有得，東南晉之。冬三月甲乙死者，必兵死，其南晉之。

申、壬申、丙申、戊申。辛酉、癸酉、乙酉、丁酉、己酉。辛卯、癸卯、乙卯、丁卯、己〔卯〕庚寅、壬寅、戊寅。己丑、辛丑、癸丑、乙丑、丁丑。壬子、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午、甲午、丙午、戊午、庚午。癸亥、乙亥、辛亥。□。

清旦、食時、日則（昃）、莫（暮）、夕。

己巳、辛巳、癸巳、乙巳、丁巳。癸未、丁未、己未、辛未。戊戌、庚戌、壬戌、甲戌、丙戌。戊辰、庚辰、壬辰、丙辰。

五圖

視羅。

入官

春三月，丙寅、丙子，利入官。夏三月，甲申、甲辰、乙巳、乙未，利入官。秋三月，壬子、壬辰、壬申、庚子、壬寅、癸丑，利入官。冬三月，庚申、庚子、庚寅、辛丑、利入官。子、丑入官，久，七徙。戌入官，行。亥入官，傷（傷）去。申入官，不計而徙。酉入官，有罪。卯入官，兇（凶）。實〈寅〉、巳入官，吉。未、辰、午入官，辱而去。甲寅、乙丑、乙巳，皆可見人。甲子到乙亥是右（君）也，利以臨官立政，是胃（謂）貴勝賤。

生

■甲子生，少孤。
乙丑生，不武乃工考（巧）。
丙寅生，武，聖。
丁卯，不正，不然必有疵於前。
戊辰生，有寵。
己巳生，兇（凶），爲臣妾。
庚午生，貧，武有力，毋（無）終。
辛未生，肉食。
壬申生，有問（聞）邦。
癸酉生，有終。
甲戌生，好甲。
乙亥生，利酉（酒）醴。
丙子生，吉。
丁丑生，好言五（語），有生（眚）目。
戊寅生，遠去，女子於南。
己卯生，去其邦。
庚辰，好〔女〕子。
辛巳生，當〈富〉吉。
壬午生，穀於武，好貨。
癸未生，長。
甲申生，必有事。
乙酉生，穀，利樂。
丙戌生，有終。
丁亥生，考（巧）。
戊子生，去其邦北亟。
己丑生，疾。
庚寅生，女子爲巫。
辛卯生，不吉。
壬辰生，必善醫，衣常（裳）。

癸巳生，穀。
甲午生，武有力，寡弟。
乙未生，少疾，後富。
丙申生，好室。
丁酉生，吉，旨（嗜）酉（酒）。
戊戌生，姓楚。
己亥生，小（少）孤。
辛丑生，有終。
壬寅生，不吉，女子爲醫。
癸卯生，不吉。
甲辰生，穀。
丙午，疾。
丁未生，不吉。貧，爲人臣。
戊申生，有寵，必事君。
己〔酉〕生，穀。
庚戌生，武，貧。
辛亥生，不吉。
壬子生，悳（勇）。
癸丑生，好☒。
乙卯生，□□壽。
丙辰生，必有疵於體（體）。
丁巳生，穀，媚人。
戊午生，好田邊（獵）。
己未生，穀。
庚申生，悳（勇）。
辛酉生，不吉。
壬戌生，貧，毋（無）終。
癸亥，貧，毋（無）室家。
凡己巳生，勿舉，不利父母，男子爲人臣，女子爲人妾。庚子生，不出三日必死。
凡生子北首西鄉（嚮），必爲上卿，女子爲邦君妻。

失火

■甲失火，去不恙（祥）。子失火，有子死。乙失火，大富。丙失火，有（又）公（火）起。寅失火，去不恙（祥）。丁失火，爲人隋也。卯失火，不復失火，必有鬼。戊失火，亡貨。辰失火，去不恙（祥）也。己失火，有瘖（瘫）子。巳失火，有死子。庚失火，君子兵死。午失火，田宇多。辛失火，有子死。未失火，臣妾亡。壬失火，去不善。申失火，富。癸失火，有醜（鬼）。酉失火，邦有年。亥失火，利春。

盜

■甲亡，盜在西方，一宇間之，貪五口，其疵其上得□□□□□其女若母爲巫，其門西北出，盜三人。
乙亡，盜□□□□□□□□□□方，內盜有□□人在其室☒。
丙亡，爲間者不寡夫乃寡婦，其室在西方，疵而在耳，乃折齒。
丁亡，盜女子也，室在東方，疵在尾□□□，其食者五口，☒。
戊亡，盜在南方，故盜，其上所折其□齒之其。
己亡，盜三人，其子已死矣，其間在室。
庚亡，盜丈夫，其室在西方，其北壁臣，其人擣黑。
《日書》。

周家臺三〇號秦墓簡牘

《曆譜》

秦始皇三十四年

〔一十月戊戌〕

戊戌
〔己亥〕
己亥
〔庚子〕
庚子
〔辛丑〕
辛丑
〔壬寅〕
壬寅
〔癸卯〕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新發現文獻總部・關沮秦漢墓簡牘

〔一十二月丁酉〕

丁酉宿井韓鄉。
戊戌宿江陵。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起江陵。
戊申宿黃郵
己酉宿競(竟)陵。
庚戌宿都鄉。
辛亥宿鐵官
〔壬〕子
〔癸丑〕
甲寅宿都鄉。
乙卯宿競(竟)陵。
丙辰治競(竟)陵。
丁巳治競(竟)陵。
戊午治競(竟)陵。

一四月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一六月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去左曹，坐南廂。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就建□陵。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一八月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一十一月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庚申
辛酉嘉平。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史但轂(繫)
一正月丁卯嘉平視事。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史除，不坐椽曹從公，宿長道。
戊子宿迸贏邑北上帝。
己丑宿迸離涌西。
庚寅宿迸□□□北。

己未治競(竟)陵。
庚申治競(竟)陵。
辛酉治競(竟)陵。
壬戌治競(竟)陵。
癸亥治競(竟)陵。
甲子治競(竟)陵。
一三月乙丑治競(竟)陵。
丙寅治競(竟)陵。
丁卯宿□上。
戊辰宿路陰。
己巳宿江陵。
庚午到江陵。
辛未治後府。
壬申治。
癸酉治。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賜。
壬午
癸未奏上。
甲申史徵(徹)行。
乙酉
丙戌後事已。
丁亥治競(竟)陵。
戊子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丑〈酉〉
一五月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丑〈酉〉
一七月癸亥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丑〈酉〉
一九月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〇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〇
五一
五二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後九月大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秦始皇三十六年、三十七年
〔十月　丙〕辰大六九
十一月　丙戌小七〇
乙卯　十二月大七一
〔乙酉〕　正月小七二
甲寅　二月大七三
〔甲申〕　三月小七四
癸丑　四月大七五
〔癸〕未　五月小七六
〔壬子〕　六月大七七壹
壬午　七月大七八
八月　壬子七七貳
辛巳　九月小七九
卅六年日八〇背
十月　辛亥小八〇正
〔十一月　庚辰〕大八一
十二月　庚戌小八二
〔正〕月　己卯大八三

辛卯宿逝羅涌西。
壬辰宿逝離涌東。
癸巳宿區邑。
甲午宿競（竟）陵。
乙未宿尋平。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己丑論修賜。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並左曹。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二月　己酉小八四
三月　戊寅大八五
四月　戊申小八六
五月　丁丑大八七
六月　丁未小　澤八八
七月　丙子大八九
八月　丙午小九〇
九月　乙亥大九一
甲子九二
乙丑九三
丁卯九四
戊辰九五
己巳九六
辛未　食人米四斗，魚米四斗。九七
丁亥九八
戊子九九
己丑一〇〇
庚寅一〇一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〇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辛卯一〇二
壬辰一〇三
癸巳一〇四
乙未一〇五
丙申一〇六
丁酉一〇七
戊戌一〇八
己亥一〇九
庚子一一〇
辛丑一一一
壬寅一一二
癸卯一一三
甲辰一一四
乙巳一一五
癸亥一一六
□□一一七
□□一一八
□□　此中牀。一一九
□□一二〇
□□一二一
□□一二二
□□一二三
□□一二四
□□一二五
□□一二六
□□一二七
□□一二八
□□　☑□陽邶一二九
□□一三〇
秦二世元年（木牘）

正面壹

十月乙亥小
十一月甲辰大
十二月甲戌小
端月癸卯大
二月癸酉小
三月壬寅大
四月壬申小

背面壹

以十二月戊戌嘉平，月不盡四日。
十二（月）己卯□到。

正面貳

五月辛丑大
六月辛未小
七月庚子大
八月庚午小　大
九月己亥大

背面貳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背面叁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背面肆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背面伍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
甲
乙
丙
丁

廷賦所，一籍度廿。

《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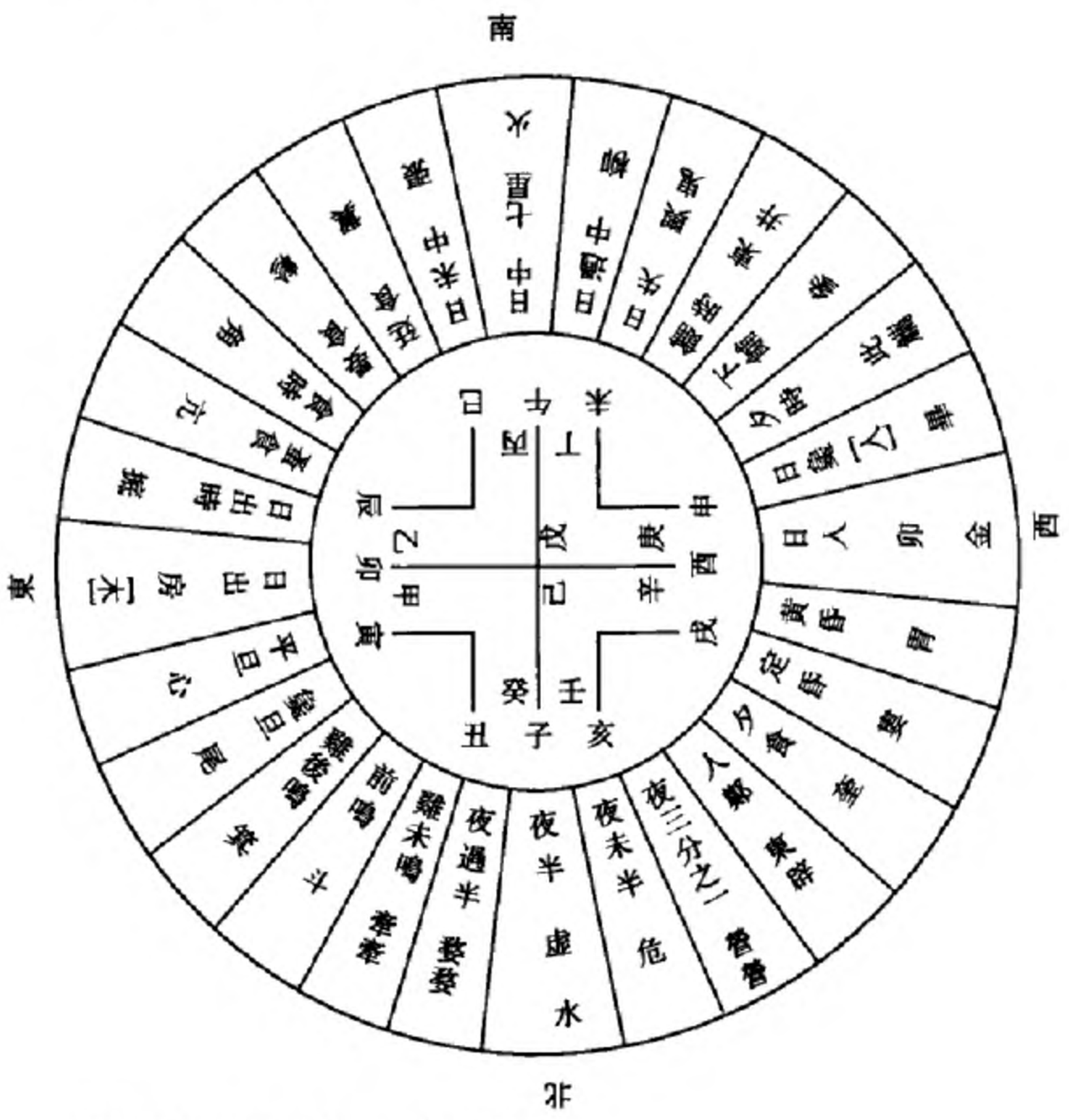
八月　角，一三一壹六。一三二壹
九月　掁（氐），一三三壹房。一三四壹
十月　心，一三五壹尾，一三六壹箕。一三七壹
十一月　斗，一三八壹牽＝（牽牛）。一三九壹
十二月　婺＝（婺女），一四〇壹虛，一四一壹危。一四二壹
正月　營＝（營室），一四三壹東辟（壁）。一四四壹
二月　奎，一四五壹婁。一四六壹
三月　胃，一四七壹卯（昴）。一四八壹
四月　畢，一四九壹此（觜）觿（嶲），一五〇壹參。一五一壹
五月　東井，一五二壹輿鬼。一五三壹

六月　柳・二五四宿七星°一三一貳

七月　張・一三二貳翼・一三三貳軫°一三四貳

辰・乙・卯・甲・寅・丑・癸・子・壬・亥・戌・辛・酉・庚・申・一三五貳未・丁・午・丙・巳°一三六貳

綫圖（一）（簡一五六—一八一號）



綫圖（二）（簡一五六—一八一號）

甲・乙・丙・丁・庚・辛・壬・癸・戊・己°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夜半　虛　水　北

夜過半　女

雞未鳴　牽牛（牽牛）

前鳴　斗

雞後鳴　箕

旦　尾

平旦　心

日出　房　〔木〕　東

日出時　氐（氐）

蚤食　亢

食時　角

晏食　軫

日中　張

日過中　七星　火　南

日昳（昧）　鬼

晡時　井

下晡　參

夕時　觜（背）觿（捲）

日入（入）　畢

日入　卯（昴）　金　西

黃昏　胃

定昏　婁

夕食　奎

人定　東壁（壁）

夜三分之一　營室（營室）

夜未半　危

角：斗乘角，門有客，所言者急事也°　獄訟，不吉；約結，成；逐盜，追

亡人，得；占病者，已；占行者，未發；占來者，一八七未至；占〔市旅〕者，不吉；占物，黃、白；戰斷（鬪），不合。一八八

〔亢：斗〕乘虛，門有客，所言者行事也，請謁事也，不成。占獄訟，不吉；占約結，不成；占逐盜、追亡人，一八九得之；占病者，篤；占行者，不發；占來者，不至；占市旅者，不吉；占物，青、赤；占戰斷（鬪），不合。不得。一九〇

〔抵（氐）：斗乘〕抵（氐），門有客，所言者憂病事也。占獄訟，不解；占約結，相抵亂也；占逐盜、追亡人，得之；占病者，篤；一九一〔占行〕者，不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不吉；占物，青、黃；占戰斷（鬪），不吉。一九二

〔房：斗乘〕房，門有客，所言者家室事，人中子也，多昆弟。占獄訟，解；占約結，成；占逐盜、追亡人，得之；占病，少一九三〔可〕；占行者，☐；占來〕者，未至；占市旅，吉；占物，白；占戰斷（鬪），不合。一九四

〔心：斗乘心，門有客，所言者〕☐樹賞賜事也，占〔獄訟〕，☐；約結，成；逐盜、追亡人，不得；占病者，一九五〔占病者，少可；占〕行者，已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吉；占物，赤、黃；戰斷（鬪），不合。一九六

〔尾：斗〕乘尾，門有客，所言者吉事也。占獄訟，勝；占約結，成；占逐盜、追亡人，得之；占病者，已；占行者，一九七已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吉；占物，青、黃；占戰斷（鬪），勝，不合。一九八

箕：斗乘箕，門有客，所言者急，善事成，不善不成。占獄訟，急，後解；占約結，不成；占逐盜、追亡人，得而復一九九失之；占病者，篤；占行者，不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者，自當；占物，黃、青；占戰斷（鬪），不合。

二〇〇

斗：斗乘斗，門有客，所言者末事、急事也。占獄訟，不勝；占約結，不成；占逐盜、追亡人，得；占病者，已；占行者，二〇一病者，篤；占行者，已發；占來者，未至；占市旅，不吉；占物，白；占戰斷（鬪），不合。二〇二

牽：（牽牛）：斗乘牽：（牽牛），門有客，所言者請謁、獄訟事也。占獄訟，不勝；占約結，凶事成，吉事不成；占逐盜、追亡人，得；占病者，二〇三得之；占病者，死；占行者，發而難；占來者，未至；占市旅者，細利；占物，雜；占戰斷（鬪），不合。二〇四

婺：（婺女）：斗乘婺：（婺女），門有客，所言者憂病事也。占獄訟，不吉；占約結，不成；占逐盜、追亡人，不得；占病者，篤，占行者，

不發；占來者，未來；占市旅，不吉；占物，白；戰斷（鬪），不合。一八六

〔虛：斗〕乘虛，門有客，所言者虛故事，不害。占獄訟，不吉；〔成，成〕；占逐、追亡人，弗得；占病者，已；占二〇七〔行〕者，已發；占來者；未至；占市旅者，不吉；占物，白、黑半；占戰斷（鬪），不合。二〇八

〔危：斗乘〕危，門有客，所言者危行事也。占獄訟，不解；占逐盜、追亡人，弗得；占病者，篤；占二〇九〔行者〕，已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者，自當；占物，雜、白；占戰斷（鬪），吉。二一〇

〔營：（營室）：斗乘〕營：（營室），門有客，所言者分楊事也，不成。占獄訟，勝；占約結，有後言語；占逐盜、追亡人，得之；占二一一〔病者〕，少可；占行者，不發；占來者，未發；占市旅，吉；占物，白、黑半；占戰斷（鬪），不合。二一二

〔東辟（壁）：斗乘東辟（壁），門有客，所言〕者善事也。占獄訟，勝；占約結，成；占逐盜、追亡人，不得；占病者，已；占行者，未發；二一三〔占來者〕，未至；占市旅，吉；占物，青、黑；占戰斷（鬪），不合。二一四

〔奎：斗乘〕奎，門有客，所言者惡事也。占獄訟，不吉；占約結，成；占逐盜、追亡人，得之；占病者，劇；占行二一五者，☐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不吉；占物，黃、赤；占戰斷（鬪），不合，吉。二一六

〔婁：斗乘〕婁，門有客，所言者獄訟事、請謁事也。不勝；占結者，凶事成，吉事不成；占逐盜、二一七追亡人，得之；占病者，篤；占行者，發；占來者，至；占市旅者，不吉；占物，白、黑半；占戰斷（鬪），不吉。

二一八

胃：斗乘胃，門有客，所言者凶事也。占得利，貨、財，必後失之；占獄訟，不勝；占約結，不成；占逐盜、二一九追亡人，得；占病者，未已；占行者，未發；占來者，未至；占市旅者，細利；占物，雜；占戰斷（鬪），有憂。二二〇

卯（昴）：斗乘卯（昴），門有客，所言者惡事也。占獄訟，不成；占約結，成而有言語；占病者，少可；逐盜、二二一追亡人，不得；占行者，到；占市旅，疑；占物，黃、白；占戰斷（鬪），怒，不合。二二二

畢：斗乘畢，門有客，所言者，急相鄰（窮）事也。占獄訟，勝；以期約結者，成；占逐盜、追亡人，不得；占病二二三者，篤，占行者，不發；占來者，未來；占市旅，不吉；占物，白；占戰斷（鬪），不合。一八五

〔觜：斗乘〕觜，門有客，所言者行事也，請謁事也，不成。占獄訟，不吉；占約結，不成；占逐盜、追亡人，一八六得之；占病者，篤；占行者，不發；占來者，不至；占市旅，不吉；占物，青、赤；占戰斷（鬪），不合。一八七

〔參：斗乘〕參，門有客，所言者憂病事也。占獄訟，不解；占約結，相抵亂也；占逐盜、追亡人，得之；占病者，篤；一八八〔占行〕者，不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不吉；占物，青、黃；占戰斷（鬪），不吉。一八九

〔井：斗乘〕井，門有客，所言者家室事，人中子也，多昆弟。占獄訟，解；占約結，成；占逐盜、追亡人，得之；占病，少一九〇〔可〕；占行者，☐；占來者，未至；占市旅，吉；占物，白；占戰斷（鬪），不合。一九一

〔鬼：斗乘〕鬼，門有客，所言者吉事也。占獄訟，勝；占約結，成；占逐盜、追亡人，得之；占病者，已；占行者，一九二〔占病者，少可；占〕行者，已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吉；占物，赤、黃；戰斷（鬪），不合。一九三

〔柳：斗乘〕柳，門有客，所言者善事也。占獄訟，勝；占約結，成；占逐盜、追亡人，得之；占病者，已；占行者，未發；一九四〔占來者〕，未至；占市旅，吉；占物，青、黃；占戰斷（鬪），不合。一九五

〔星：斗乘〕星，門有客，所言者急，善事成，不善不成。占獄訟，急，後解；占約結，不成；占逐盜、追亡人，得而復一九六失之；占病者，篤；占行者，不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者，自當；占物，黃、青；占戰斷（鬪），不合。

二〇〇

斗：斗乘斗，門有客，所言者末事、急事也。占獄訟，不勝；占約結，不成；占逐盜、追亡人，得；占病者，已；占行者，二〇一病者，篤；占行者，已發；占來者，未至；占市旅，不吉；占物，白；占戰斷（鬪），不合。二〇二

牽：（牽牛）：斗乘牽：（牽牛），門有客，所言者請謁、獄訟事也。占獄訟，不勝；占約結，凶事成，吉事不成；占逐盜、追亡人，得；占病者，二〇三得之；占病者，死；占行者，發而難；占來者，未至；占市旅者，不吉；占物，白、黑半；占戰斷（鬪），不合。二〇四

婺：（婺女）：斗乘婺：（婺女），門有客，所言者憂病事也。占獄訟，不吉；占約結，不成；占逐盜、追亡人，不得；占病者，篤，占行者，

不發；占來者，未來；占市旅，不吉；占物，白；戰斷（鬪），不合。一八六

〔虛：斗〕乘虛，門有客，所言者虛故事，不害。占獄訟，不吉；〔成，成〕；占逐、追亡人，弗得；占病者，已；占二〇七〔行〕者，已發；占來者；未至；占市旅者，不吉；占物，白、黑半；占戰斷（鬪），不合。二〇八

〔危：斗乘〕危，門有客，所言者危行事也。占獄訟，不解；占逐盜、追亡人，弗得；占病者，篤；占二〇九〔行者〕，已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者，自當；占物，雜、白；占戰斷（鬪），吉。二一〇

〔營：（營室）：斗乘〕營：（營室），門有客，所言者分楊事也，不成。占獄訟，勝；占約結，有後言語；占逐盜、追亡人，得之；占二一一〔病者〕，少可；占行者，不發；占來者，未發；占市旅，吉；占物，白、黑半；占戰斷（鬪），不合。二一二

〔東辟（壁）：斗乘東辟（壁），門有客，所言〕者善事也。占獄訟，勝；占約結，成；占逐盜、追亡人，不得；占病者，已；占行者，一九五〔占病者，少可；占〕行者，已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吉；占物，赤、黃；戰斷（鬪），不合。一九六

〔奎：斗乘〕奎，門有客，所言者吉事也。占獄訟，勝；占約結，成；占逐盜、追亡人，得之；占病者，已；占行者，一九七已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吉；占物，青、黃；占戰斷（鬪），勝，不合。一九八

箕：斗乘箕，門有客，所言者急，善事成，不善不成。占獄訟，急，後解；占約結，不成；占逐盜、追亡人，得而復一九九失之；占病者，篤；占行者，不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者，自當；占物，黃、青；占戰斷（鬪），不合。

二〇〇

斗：斗乘斗，門有客，所言者末事、急事也。占獄訟，不勝；占約結，不成；占逐盜、追亡人，得；占病者，已；占行者，二〇一病者，篤；占行者，已發；占來者，未至；占市旅，不吉；占物，白；占戰斷（鬪），不合。二〇二

牽：（牽牛）：斗乘牽：（牽牛），門有客，所言者請謁、獄訟事也。占獄訟，不勝；占約結，凶事成，吉事不成；占逐盜、追亡人，得；占病者，二〇三得之；占病者，死；占行者，發而難；占來者，未至；占市旅者，不吉；占物，白、黑半；占戰斷（鬪），不合。二〇四

婺：（婺女）：斗乘婺：（婺女），門有客，所言者憂病事也。占獄訟，不吉；占約結，不成；占逐盜、追亡人，不得；占病者，篤，占行者，

不發；占來者，未來；占市旅，不吉；占物，白；戰斷（鬪），不合。一八六

〔虛：斗〕乘虛，門有客，所言者虛故事，不害。占獄訟，不吉；〔成，成〕；占逐、追亡人，弗得；占病者，已；占二〇七〔行〕者，已發；占來者；未至；占市旅者，不吉；占物，白、黑半；占戰斷（鬪），不合。二〇八

〔危：斗乘〕危，門有客，所言者危行事也。占獄訟，不解；占逐盜、追亡人，弗得；占病者，篤；占二〇九〔行者〕，已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者，自當；占物，雜、白；占戰斷（鬪），吉。二一〇

〔營：（營室）：斗乘〕營：（營室），門有客，所言者分楊事也，不成。占獄訟，勝；占約結，有後言語；占逐盜、追亡人，得之；占二一一〔病者〕，少可；占行者，不發；占來者，未發；占市旅，吉；占物，白、黑半；占戰斷（鬪），不合。二一二

〔東辟（壁）：斗乘東辟（壁），門有客，所言〕者善事也。占獄訟，勝；占約結，成；占逐盜、追亡人，不得；占病者，已；占行者，一九五〔占病者，少可；占〕行者，已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吉；占物，赤、黃；戰斷（鬪），不合。一九六

〔奎：斗乘〕奎，門有客，所言者吉事也。占獄訟，勝；占約結，成；占逐盜、追亡人，得之；占病者，已；占行者，一九七已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吉；占物，青、黃；占戰斷（鬪），勝，不合。一九八

箕：斗乘箕，門有客，所言者急，善事成，不善不成。占獄訟，急，後解；占約結，不成；占逐盜、追亡人，得而復一九九失之；占病者，篤；占行者，不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者，自當；占物，黃、青；占戰斷（鬪），不合。

二〇〇

斗：斗乘斗，門有客，所言者末事、急事也。占獄訟，不勝；占約結，不成；占逐盜、追亡人，得；占病者，已；占行者，二〇一病者，篤；占行者，已發；占來者，未至；占市旅，不吉；占物，白；占戰斷（鬪），不合。二〇二

牽：（牽牛）：斗乘牽：（牽牛），門有客，所言者請謁、獄訟事也。占獄訟，不勝；占約結，凶事成，吉事不成；占逐盜、追亡人，得；占病者，二〇三得之；占病者，死；占行者，發而難；占來者，未至；占市旅者，不吉；占物，白、黑半；占戰斷（鬪），不合。二〇四

婺：（婺女）：斗乘婺：（婺女），門有客，所言者憂病事也。占獄訟，不吉；占約結，不成；占逐盜、追亡人，不得；占病者，篤，占行者，

此(背)高；斗乘此(背)高，門有客，所言者錢財事也。獄訟，解；約結，不成；占病者，已；占行者，發；占來二二五者，亟至；占市旅，吉；占物，黃、白；占亡，不得；占戰鬬(鬬)，不合。二二六

〔參：斗〕乘參，門有客，所言者急事也。獄訟，解；占約結，不吉；占逐盜、追亡人，不得；占病者，二二七□；〔占行者〕，未發；占來者，未至；市旅，不吉；占物，黃、白；戰鬬(鬬)，不合。二二八

翼：斗乘翼，門有客，所言者行事也。占獄訟，已；占約結，成；占逐盜、追亡人，得；占病者，有二三九瘳；占行者，已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吉；占物，青、黃；占戰鬬(鬬)，不合。二四〇

軫：斗乘軫，門有客，所言者宦御若行者也。占獄訟，解；占約結，成；占逐盜、追亡人，不得；占病者，二四一已；以有求，不得；占行者，已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吉；占物，黃、白；占戰鬬(鬬)，不合。二四二

求斗术曰：以廷子爲平旦而左行，轂(數)東方平旦以雜之，得其時宿，即斗所乘也。二四三

此正月平旦轂(繫)申者，此直引也。今此十二月子日皆爲平，宿右行。轂(繫)行。二四四

〔七星：斗乘七星，門有客〕，所言者家室、故事也。問獄訟，勝；占約結，成；占逐盜、追亡人，得；占病者，已；占二三五〔行者，□□；占來〕者，不至；占市旅者，自當；占物，青、黃；占戰鬬(鬬)，不合。二三六

〔張：斗乘〕張，門有客，所言者變治事也。占獄訟，勝；占約結，成；占逐盜、追亡人，得之；占病二三七者篤；占行者，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吉；占物，青、黃；占戰鬬(鬬)，勝。二三八

翼：斗乘翼，門有客，所言者行事也。占獄訟，已；占約結，成；占逐盜、追亡人，得；占病者，有二三九瘳；占行者，已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吉；占物，青、黃；占戰鬬(鬬)，不合。二四〇

軫：斗乘軫，門有客，所言者宦御若行者也。占獄訟，解；占約結，成；占逐盜、追亡人，不得；占病者，二四一已；以有求，不得；占行者，已發；占來者，亟至；占市旅，吉；占物，黃、白；占戰鬬(鬬)，不合。二四二

求斗术曰：以廷子爲平旦而左行，轂(數)東方平旦以雜之，得其時宿，即斗所乘也。二四三

此正月平旦轂(繫)申者，此直引也。今此十二月子日皆爲平，宿右行。轂(繫)行。二四四

亥	朝	莫食	日中
子	有後言。	不言。	令復見之。
丑	告，聽之。	告，不聽。	有美言。
〔寅〕	有怒。	有美言。	遇怒。
〔卯〕	有得，怒。	說(悅)。	不得言。
辰	有請命，許。	說(悅)。	告，聽之。
〔巳〕	告，不聽。	告，聽之。	請命，許。
〔午〕	不說(悅)。	告，聽之。	告，不聽。
〔未〕	許。	百事不成。	告，聽之。
〔申〕	有美〕言。	令復之。	有惡言。
〔酉〕	□怒〕。	得語。	不說(悅)。
〔戌〕	☒	☒	☒
	☒	☒	說(悅)。

	日夕時	日失(昳)時
亥	請後見。	怒言。
子	有美言。	復好見之。
丑	有惡言。	有告，聽。
〔寅〕	有告，聽。	不得言。
〔卯〕	有怒。	請謁，聽。
辰	請謁，許。	有告，遇怒。
〔巳〕	後有言。	有告，遇怒
〔午〕	說(悅)。	有造，惡。
〔未〕	不治。	說(悅)。
〔申〕	請謁，許。	有後言。
〔酉〕	遇惡。	☒
〔戌〕	有惡言。	有言，聽。

☑己、壬、癸二五八

（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二五九

☑以孤虛循求盜所道入者及臧（藏）處。二六〇

一目一目一目一目一二一叁

此所謂戎磨日殿（也）。從朔日始鹺（數）之，盡當一三二叁一日。直一者，大鬱（徹）；直周中三一三三叁畫者，窮（窮）。・入月一日、七日、十三日、十九日、廿五日大一三四叁鬱（徹）。・入月二日、六日、八日、十二日、十四日、十八日、廿日、廿六日、卅日小鬱（徹）。・入月三日、四日、五日、九日、一三六叁十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廿一日、廿二日、廿一三七貳二日、廿七日、廿八日、廿九日窮（窮）日。一三八貳

・凡大鬱（徹）之日，利以行作、爲好事。取（娶）婦、嫁一四一貳女，吉。得，利以舉大事。一四〇貳

・凡小鬱（徹）之日，利以遠行，絕邊競（境）、攻鄹（繫），亡一三九貳人不氏（是）謂小鬱（徹），利以羈（羈）謀。一四二貳

・凡窮（窮）日，不利有爲殿（也）。亡人得。是謂三一四三貳閉。一四四

四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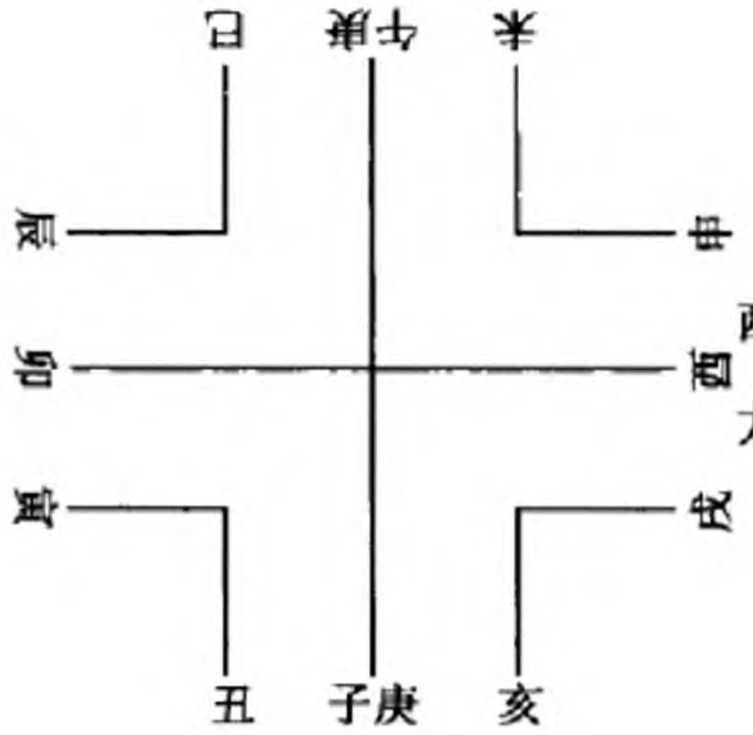
產子占：一四五貳東首者貴，一四六貳南首者富，一四七貳西首者壽，一四八貳北首者賤。一五一貳

一目一一目一一目一一目一二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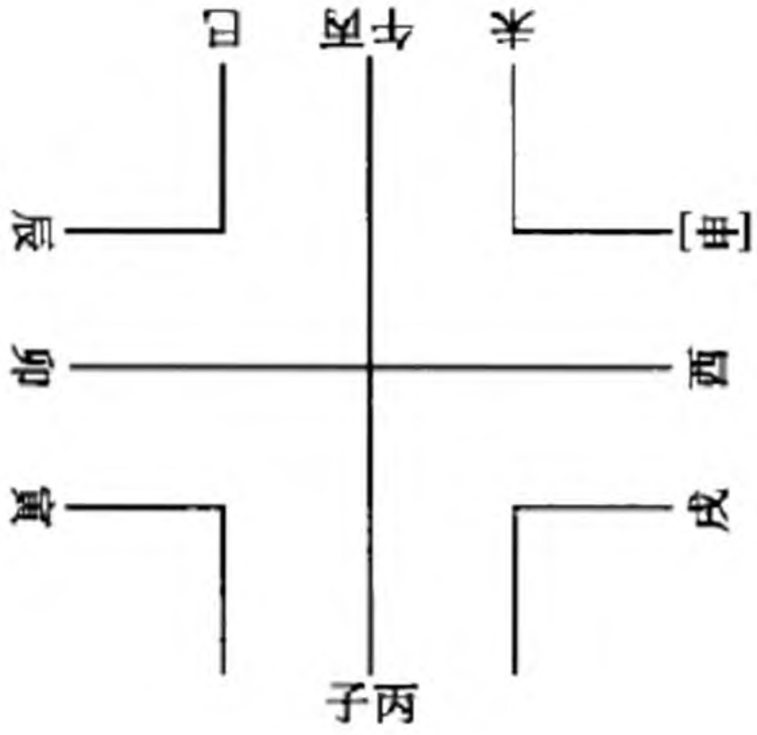
☑（日）：鹺（數）從朔日始，曰：鬱（徹）周窮＝（窮，窮）周鬱＝（徹，徹）周窮＝（窮，窮）周 ☑ 日直窮（窮），得；直周，復環之；直鬱（徹），不得。・已二六二

入月，鹺（數）朔日以到六日，倍之；七日以到十二日，左之；十三日以到十八日，鄉（向）之；十九日以到廿四日，右之；廿五日二六三以到卅日，復倍之。二六四以此見人及戰斲（鬬）皆可。二六五

線圖（二）（簡二六六—二七九號）



線圖（二）（簡二六六—二七九號）



井六年，置居金，土公，兵死，陽主歲：（歲，歲，歲）得（歲）得下。一九九壹在中。二九七壹

綫圖（四）（節二九六—三〇八號）

申子其下有白衣之哭聲

酉戌疾

丙子其下有早

戊子其下有大敗

庚子其下有興

壬子其下有水

叁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巳 酉 丑

由 亥

未 亥

申 酉 戌

貳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巳 酉 丑

由 亥

未 亥

申 酉 戌

井六年置居金上公兵死陽主歲：

在中

置居火鈴（錄）囚行炊主歲：爲下

置居土田林木並主歲

（置居木）☑主歲

置居木里詠家主歲：爲上

貳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巳 酉 丑

由 亥

未 亥

申 酉 戌

壹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巳 酉 丑

由 亥

未 亥

申 酉 戌

綫圖（三）（節二九一—二九三號）

置居土，田林、木並主歲。三〇一壹
置居木，里林、冢主歲。（歲，歲）爲上。三〇二壹

貳

甲子、丑、寅、卯、辰、巳、甲午、未、申、酉、戌、亥。

叁

甲子，其下有白衣之冣，黔二九七叁首疢疾。二九八叁
丙子，其下有旱。二九九叁
戊子，其下有大敗。三〇〇叁
庚子，其下有興。三〇一叁
壬子，其下有水。三〇二叁

病方及其他

●取肥牛膽盛黑叔（菽）中，盛之而係（繫），縣（懸）陰所，乾。用之，取十餘叔（菽）置釁（粥）中而欽（飲）之，已腸辟。不已，三〇九復益欽（飲）之。釁（粥）足以入之腸三〇一

●溫病不汗者，以淳（醇）酒漬布，飲（飲）之，令人汗出。三〇三

●取車前草實，以三指冣（撮），入酒若釁（粥）中，欽（飲）之，下氣。三〇四

●以正月取桃棗（蠹）矢（屎）少半升，置淳（醇）酒中，溫，欽（飲）之，令人不單（憚）病。三一三

●取新乳狗子，盡煮（煮）之。即沐，取一匕以殽沐，長髮。三一四

●去黑子方：取藁（藁）本小弱者，齊約大如小指。取東〈柬〉灰一升，漬之。泲（和）藁（藁）本東〈柬〉三一五灰中，以靡（摩）之，令血欲出。因多食葱，令汗出。椄（恒）多取櫾桑木，燔以爲三一六炭火，而取牛肉剝（劘）之，小大如黑子，而炙之炭火，令溫勿令焦，即三一七以傅黑子，寒輒更之。三一八

……乾者，令人孰（熟）以靡（摩）之，令欲出血，即以並傅，彼（被）其上以□枲絮。善布清席，三一九東首卧到晦，朔復到南卧。晦起，即以酒賁（噴），以羽漬，稍去之，以粉傅之。三二〇

人所恒炊（吹）者，上藁莫以丸磿大如扁（蝙）蝠矢而乾之。即發，以酏四分升一三二一欽（飲）之。男子欽（飲）二七，女子欲〈飲〉七。三二二

●段（瘕）者，燔劍若有方之端，卒（淬）之醇酒中。女子二七，男子七以欽（飲）之，已。三二三

●治痿（痿）病：以羊矢（屎）三斗，烏頭二七，牛脂大如手，而三溫膏（煮）之，洗其□，三二四已痿（痿）病亟甚。三二五

●已鬻方：見東陳垣，禹步三步，曰：『皋！敢告東陳垣君子，某病鬻齒，笱（苟）令某鬻已，請三二六獻驪牛子母。』前見地瓦，操；見垣有瓦，乃禹步，已，即取垣瓦貍（埋）東陳垣三二七止（址）下。置垣瓦下，置牛上，乃以所操瓦蓋之，堅貍（埋）之。所謂『牛』者，頭虫也。三二八

●已鬻方：以叔（菽）七，稅（脫）去黑者。操兩瓦，之東西垣日出所燭，先貍（埋）一瓦垣止（址）下，復環禹步三三三九步，祝曰：『嘑（呼）！垣止（址），笱（苟）令某鬻已，予若叔（菽）子而徼之鬻已。』即以所操瓦而蓋□。三三〇

●其一曰：以米亦可。男子〔以〕米七，女子以米二七。三三一

●已鬻方：見車，禹步三步，曰：『輔車：（車車）輔，某病齒鬻，笱（苟）能令某鬻已，令三三二若毋見風雨。』即取車轟（轂），毋令人見之，及毋與人言。操歸，匿屋中，令三三三毋見，見（見）復發。三三四

●病心者，禹步三，曰：『皋！敢告泰：山：（泰山，泰山）高也，人居之，□□之孟也。人席之，不智（知）三三五歲寶。赤隗獨指，搴某段（瘕）心疾。』即兩手搴病者腹：三三六『而心疾不智（知）而咸敗』，即令病心者南首卧，而左足踐之二七。三三七

●操杯米之池，東鄉（向），禹〔步三〕步，投米，祝曰：『皋！敢告三三八曲池，某癰某波（破）。禹步摈房檠，令某癰瘭（數）去。』三三九

●禹步三，汲井，以左手衷〈牽〉繘，令可下免甕（甕），□三四〇下免繘甕（甕），左操杯，鯖甕（甕）水：以一杯盛米，毋三四一下一升。前置杯水女子前，即操杯米，禹步〔三步〕，三四二祝曰：『皋！敢告甕。』□步，投米地，祝投米曰：『某有子三旬，三四三疾生。』即以左手撟杯水欽（飲）女子，而投杯地，杯汜□三四四

●馬心：禹步三，鄉（向）馬祝曰：『高山高郭，某馬心天，某爲我已之，並□侍之。』即午晝三四五地，而最（撮）其土，以靡（摩）其鼻中。三四六

●先農：以臘日，令女子之市買牛胙、市酒。過街，即行擘（拜），言曰：『人皆祠泰父，我獨祠三四七先農。』到閈下，爲一席，東鄉（向），三臇，以酒沃，

祝曰：『某以壺露、牛胅，爲先農除三四舍。先農笱（苟）令某禾多一邑，先農椳（恒）先泰父食。』到明出種，卽□邑最富者，三四九與皆出種。卽已，禹步三，出種所，曰：『臣非異也，農夫事也。』卽名富者名，曰：『某不能三五〇腸（傷）其富，農夫使其徒來代之。』卽取腐以歸，到困下，先侍（持）豚，卽言困下曰：『某爲三五一農夫畜，農夫笱（苟）如□□，歲歸其禱。』卽斬豚耳，與腐以並涂困廩下。恒三五二以臘日臿禱如故。三五三

●取戶旁腐黍，裹臧（藏）到種禾時，燔治，以殽種＝（種種），令禾毋閒（稂）。三五四

甲子旬，戊亥爲虛（孤），辰巳爲虛，道東南入。三五五

甲戌旬，申酉爲虛（孤），寅卯爲虛，從西南入。三五六

甲申旬，午未爲虛（孤），子丑爲虛，從南方入。三五七

甲午旬，辰巳爲虛（孤），戌亥爲虛，從西北入。三五八

甲辰旬，寅卯爲虛（孤），申酉爲虛，從南方〔入〕。三五九

甲寅旬，子丑爲虛（孤），午未爲虛，從北方入。三六〇

●甲子亡馬牛，求西北方；甲戌旬，求西方；甲申旬，求南方；甲午旬，求東南方；甲辰旬，求三六一東方；甲寅旬，求北方。三六二

●有行而急，不得須良日，東行越木，南行越火，西行越金，北行越水，毋須良日可也。三六三

●令以七月己丑夕到宛，其庚寅遣書下，乙未去宛。八月甲子銷。三六四

狷始。十月戊子齊而牛止司命在庭 ◪三六五明星，北斗長史。三六六

●平旦晉，日出俊，食時錢，日中式（一），餔時浚皃，夕市時發□，日入雞＝（雞，雞）。三六七

●『今日庚午利浴譬（豐），女毋辟（避）督暮：（暯暯）者，目毋辟（避）胡者，腹毋辟（避）男女牝牡者。』以修（滫）清一三六八栝（杯），鬱赤叔（菽）各二七，並之，用水多少，次（恣）殹（也）。浴譬（豐）必以日鼻（纔）始出時浴之，十五日乃三六九已。三七〇

●以壬辰，己巳、卯溉困垤穴，鼠弗穿。三七一

●已鼠方：取大白礬，大如母（拇）指，置晉斧（釜）中，涂而燔之，毋下九日，冶之，以三七二

蕭家草場二六號漢墓竹簡（遣策）

車一乘	㊉	一
馬一匹	二	
御者一人	㊉	三
從者四人	㊉	四
盛一雙	五	
柯一雙	方	六
小醬杯十	方	七
黑杯十	方	八
大畫脯檄一	方	九
小脯檄一	方	一〇
一斗檄一具		一一
大卑虎一具	方	一二
小卑虎一具	方	一三
畫卮一	方	一四
小醬卮一	方	一五
食于（盂）一雙		一六

馬王堆漢墓帛書

沐器一枚　㊉
金鼎一雙　方
金□一具
金于（盂）一　方
金壺一
金鋌一
大瓦于（盂）一枚　㊉
小瓦于（盂）一枚　㊉
大瓦罌一雙　㊉
小瓦甕（甕）一雙
瓦□一具　㊉
甑一具　㊉
潘（槃）器一枚　㊉
竹筒一合　㊉
器巾小大六枚　㊉
食卷一枚
米卷三枚　㊉
桑薪三束　方
□□□　〔方〕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周易》經傳釋文

《易經》

䷀ 鍵：元亨，利貞。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沂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尙九，抗龍有悔。迵九，見羣龍无首，吉一行

䷁ 婦之非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初六，发茅茹，以亓茚。貞吉，亨。六二，枹承，小人吉。大人不亨。六三，枹憂。九四，有命，无咎，檮羅齒。九五，休婦，大人吉。亓亡！亓亡！毄於枹桑。尙九，頃婦，先不後喜二行

䷃ 橡：亨，小利貞。初六，橡尾，厲，勿用有攸往。六二，共之用黃牛之勒，莫之勝奪。九三，爲橡，有疾，厲；畜僕妾，吉。九四，好橡，君子吉，小人不。九五，嘉橡，貞吉。尙九，肥橡，先不利三行

䷉ 禮虎尾，不眞人，亨。初九，錯禮，往无咎。九二，禮道亶亶，幽人貞吉。六三，眇能視，跛能利。禮虎尾，眞人，兇；武人迵於大君。九四，禮虎尾，朔朔，終吉。九五夬禮，貞厲。尙九，視禮，巧翠。亓雲元吉四行

䷅ 訟：有復洫寧，克吉，冬兇，利用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冬吉。九二，不克訟，歸而逋，亓邑人三百戶，无省。六三，食舊德，貞厲。或從王事，无成。九四，不克訟，復卽命，俞安，貞吉。九五訟，元吉。尙九，或賜之服帶，終朝三捝之六行

䷌ 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初九，同人於門，无咎。六二，同人於宗，閵。九三，服容（於）莽，登亓高（陵），三歲不興。（九四，乘亓）庸，弗克攻，吉。九五，同人先號桃後芙，大師克相遇。尙九，同人於茭，无悔之行，有省，无攸利八行

䷗ 无孟：元亨，利貞；非正有省，不利有攸往。初九，无孟，往吉。六二，不耕，穫；不菑，餘；利有（攸）往。六三，无（孟之災），或毄（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茲。九四，可貞，无咎。九五，无孟之疾，勿樂有喜。尙九，无孟之行，有省，无攸利八行

䷐ （狗）：女壯，勿用取女。初六，毄於金梯，貞吉；有攸往，見兇，羸豕復適屬。九二，枹有魚，无咎，不利賓。九三，（臀无膚，亓行次且；厲，无大）咎。九四，枹无魚，正兇。五（九）五，以忌枹瓜；含章，或壉自天。尙九，狗亓角，閵，无咎九行

䷮ 根亓北，不濩亓身。行亓廷，不見亓人，无咎。初六，根亓止，无咎，利永貞。六二，根亓肥，不登亓隋，亓心不快。九（三，根亓限），戾亓肥，厲薰心。六四，根亓寠。六五，根亓肧，言有序，悔亡。尙九，敦根，吉一〇行

䷊ （䷋）泰蓄：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初九，有厲，利已。九二，車說縛。九三，良馬逐。利根貞，曰閑車衛，利有攸往。六四，童牛之牿，元吉。六五，哭豯之牙，吉。尙九，何天之衢，亨一一行

䷺剝：不利有攸往。初六，剝臧以足，戕貞，兇。六二，剝臧以辯，戕貞，兇。六三，剝臧以利。尙九，石果不食，君子得車，小人剝廬 一二行

䷨損：有復，元吉，無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巧可用芳。初九，已事端往，无咎；酌損之。九二，利貞，正兇；弗損益之。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亓友。六四，損亓疾，事端有喜，无咎。六五，益之十朋之龜，弗克一三行回，元吉。尙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有攸往，得僕无家 一四行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吉，再參擩，擩卽不吉，利貞。初六，廢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已往，閵。九二，枹蒙，吉；入婦，吉；子克家。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四，困〕蒙，閵。六五，童蒙，吉。〔尙九，擊蒙 一五行不利爲寇〕，利所寇 一六行

䷄〔需〕：孚，小利貞，有攸往。〔初九，需亓趾〕，舍車而徒。六二，需亓〔須〕。九三，需茹，濡茹，永貞吉。六四，需茹，蓄茹，白馬翰如；非寇，閩話。六五，需於〔丘園，束〕白戔戔；閵，終〔吉。尙九，白賁，无〕咎 一七行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初九，舍而靈龜，〔觀〕我掇頤，凶。六二曰：顚頤，拂經，於北頤，正兇。六三，拂頤，貞兇，十年勿用，无攸利。六四，顚頤，吉，虎視沈沈，亓容笛笛，无咎。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一八行〔尙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一九行

䷀個：〔元〕吉，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初六，榦父之個，有子巧，无咎，厲，終吉。〔九二〕，榦母之個，不可貞。九三，榦父之個，少有悔，无大咎。六四，浴父之個，往見閵。六五，榦父之個，用譽。尙九，不事王侯，高尙亓德，兇二〇行

䷸習贛：有復，脩心，亨；行有尙。初六，習贛，人〔入〕贛閵，凶。九二，贛有訣，求少得。六三，來之贛贛，喚且訣，人〔入〕〔於〕贛閵，〔勿用〕。六四，奠酒，巧跡，用缶，人〔入〕藥自牖，終无咎。九五，贛不盈，塭既平，无咎。尙六，系用韋纆，親之於叢勒，三歲弗得，兇二一行

䷿濡：有復，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初九，濡於茭，利用恆，无咎。九二，濡於沙，少有言，終吉。〔九〕三，濡於泥，致寇至。六四，濡於血，出自穴。六〔九〕五，濡於酒食，貞吉。尙六，人〔入〕於穴，有不楚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二二行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有復盈缶，冬來或池，吉。六二，比之〔自內〕，貞吉。六三，比之非人。六四，外比之，貞吉。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戒，吉。尙六，比无首，兇二三行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初六，往蹇來譽。六二，王僕蹇蹇，非〔今〕之故。〔九三，往蹇來反。六四〕，往蹇來連。九五，大蹇倗來。尙六，往蹇來石，吉，利見大人二四行

䷻節：亨；枯節，不可貞。初九，不出戶牖，无咎。九二，不出門廷，凶。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六四，〔安節，亨。九五，甘節〕，吉，往得尙。尙六，枯節，貞凶，悔亡二五行

䷾〔既〕既濟：亨；小利貞，初吉，冬乳。初六〔九〕，拽亓綸，濡亓尾，无咎。六二，婦亡亓發，勿逐〔逐〕，七日得。〔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六四，繻有衣茹，冬日戒。九五，東鄰殺牛以祭，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亓福，吉。尙六，濡亓首，厲二六行

䷭〔既〕既濟：亨，小利貞；初吉，冬乳。初六〔九〕，拽亓綸，濡亓尾，无咎。六二，婦亡亓發，勿逐〔逐〕，七日得。〔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六四，繻有衣茹，冬日戒。九五，東鄰殺牛以祭，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亓福，吉。尙六，濡亓首，厲二六行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侯。初九，半遠，利居貞，利建侯。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煩如，非寇閩厚；〔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六三，卽鹿毋虞，唯人〔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旻二七行六四，乘馬〔煩〕如，求閩厚，往吉，无不利。九五，屯亓膏，小貞吉，大貞凶。尙六，乘馬煩如，汲血連如二八行

䷯井：改邑不改井，无亡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汲井，羸亓刑坪，凶。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九二，井濱射付，唯敝句。九三，井寇不食，爲我心塞；可用汲，王明並受亓福。六四，井收，勿幕；有復，元吉三〇行

䷲辰：亨；辰來朔朔，笑言亞亞；辰敬百里，不亡鈇腸。初九，辰來朔朔，後芙〔言〕亞亞，吉。六二，辰來，厲；意亡貝，亡於九陵，勿遂〔逐〕，七日得。六三，辰疏疏，辰行鑠省。九四，辰遂泥。六五，辰往來，厲；意无亡，有三一行事。尙六，辰昔昔，視懼懼，正兇；辰不於亓窮，於亓鄰，往无咎；閩話有言三二行

䷊泰壯：利貞。初九，壯於止，正兇；有復。九二，貞吉。九三，小人

用壯，君子用亡；貞厲，羝羊觸藩，羸亓角。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於泰車之緎。六五，亡羊於易，无悔。尚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根則吉三三行

䷭〈䷽〉餘：利建侯行師。初六，鳴餘，凶。六二，疥於石，不終日，貞吉。六三，杅餘悔，遲有悔。九四，允餘，大有得；勿疑，朋甲讒。六五，貞疾，恆不死。尚六，冥餘成，或諭，无咎三四行

䷽少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翡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泰吉。初六，翡鳥以凶。六二，過亓祖，愚亓比；不及亓君，愚亓僕，无咎。九三，弗過仿之，從或臧之，凶。九四，无咎，弗過愚之；往厲三五行必革，勿用，永貞。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茭；公射取皮在穴。尚六，弗愚過之；翡鳥羅之，凶。是謂茲省三六行

䷵〈䷿〉歸妹：正兇，无攸利。初九，歸妹以弟，跛能利，正吉。九二，眇能視，利幽人貞。六三，歸妹以嬬，〔反以〕歸以弟。六〈九〉四，歸妹衍期，遲歸有時。六五，帝乙歸妹，亓君之袂，不若亓弟之快良；日月既三七行望，吉。尚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三八行

䷿〈䷾〉解：利西南，无所往，亓來復吉；有攸往，宿吉。初六，无咎。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閵。九四，解亓拇，朋至此復。六五，君子唯有解，吉。有復於小三九行人。尚六，公用射隼於高庸之上，獲之，无不利四〇行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初九，禹亓肥主，唯旬，无咎，往有尚。六二，豐亓剖，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復，洫若。九三，豐亓蔀，日中見茉；折亓右弓，无咎。九四，豐亓剖，日中見斗；禹亓夷主，吉。六四一行五，來章，有慶譽，吉。尚六，豐亓屋，剖亓家，闚亓戶，哭亓无人，三歲不遂，兇四二行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九二，悔亡。九三，不恆亓德，或承之羞，貞閵。九四，田无禽。六五，恆亓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尚六，浚恆，兇四三行

䷰川：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亡朋；安貞吉。初六，禮霜，堅冰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四，括囊四四行无咎无譽〕。六五，黃常，元吉。尚六，龍戰於野，亓血玄黃。迵六，利永貞四五行

〔䷲亲：小往大來，吉，亨。初九〕，芨茅茹，以亓胃，〔征〕吉。九二，枹妄，用馮河，不暇遺，弗忘。得尚於中行。九三，无平不波，无往不復，根〔貞，无咎。勿恤〕亓復，於食〔有福。六四，翩翩〕，不富以〔亓鄰，不戒以四六行孚。六五〕，帝乙歸妹，以歲，〔元吉〕。尚六，城復於湟，〔勿〕用師。自邑告命，貞閵四七行

䷞〔嗛：亨，君〕子有終。初六，嗛嗛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鳴嗛，貞吉。九三，勞嗛，君子有終，吉。六四，无不利，謟嗛。六五，不富以亓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尚六，鳴〔嗛，利用行師，征邑國〕四八行

䷚〔林：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初九，禁林，貞吉。九二，禁林，吉，无不利。六三，甘林，无攸利；既憂之，无咎。六四，至林，无咎。〔六〕五，知林，大〔君之宜，吉。尚六〕，敦林，吉，无咎四九行

䷆〔師：貞，丈〕人吉，无咎。初六，師出以律，不臧兇。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六三，師或與尸車，兇。六四，師左次，无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衛師，弟子輿尸，貞凶。尚六，大人君有命，啓國承家，小人勿〔用〕五〇行

䷗明夷：利根貞。初九，明夷於蜚，垂亓左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六二，明夷，夷於左股，用撜馬牡，吉。九三，明夷，夷於南守，得亓大首；不可疾，貞。六四，明夷，夷於左腹，獲明夷之心，於出五一行門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尚六，不明海；初登於天，後人〈入〉於地五二行

䷗復：亨；出入无疾，堋來无咎；反復亓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初九，不遠復，无提悔，元吉。六二，休復，〔吉〕。六三，編復，厲，无咎。六四，中行獨復。六五，敦復，无悔。尚六，迷復，兇，有茲省；用行師，終有五三行大敗；以亓國，君凶。至十年弗克正五四行

䷭登：元亨；利見大人，勿血；南正，吉。初六，允登，大吉。九二，復乃利用濯，无咎。〔九三〕，登虛邑。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吉〕，无咎。六五，貞吉，登階。尚六，冥登，利於不息之貞五五行

䷄奪：亨，小利貞。初九，休奪，吉。九二，澾，吉，悔亡。九三，來奪，兇。九四，章奪未寧，〔介〕疾有喜。九〔五，孚〕於〔剝，有厲〕。尚六，景奪五

䷪夬：陽於王廷，復號有厲，告自邑。不利節戎；利有攸往。初九，壯於前止，往不勝。爲咎。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血。〔九〕三，壯於頄，有凶；君子缺缺獨行，愚雨如濡，有溫，无咎。九四，臀无膚，其行五七行趦趄；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九五，莧陸缺缺，中行，无咎。尚六，无號，冬有兇五

䷬卒：王假於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生，吉。利有攸往。初六，有復不終，乃乳乃卒；若亓號，一屋於芙；勿血，往无咎。六二，引吉，无咎；復乃利用禴。六三，卒若跌若，无攸利；往无咎，少閵。九四，大五九行吉，无咎。九五，卒有立，无咎，非復；元永貞，悔亡。尚六，桀歟涕洎，无咎

䷯欽：亨，利貞；取女吉。初六，欽亓栂。六二，欽亓腓，凶；居吉。九三，欽亓隨，執亓隨，閵。九四，貞吉，悔亡；童童往來，倗從爾思。九五，欽亓股，无悔。尚六，欽亓脥陝舌六一行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初六，辰困於株木，入於要浴，三歲不覿，凶。九二，困於酒食，絲發方來，利用芳祀；正兇，无咎。六三，困於石，號於疾莉；入於亓宮，不見亓妻，凶。九四，來徐，困於六二行〔金車〕，閵，有終。九五，貳椽，困於赤發；乃徐有說，利用芳祀。尚六，困於褐槀，於貳椽，曰悔，夷有悔，貞吉六三行

〔䷯勤：已日乃〕復，元亨，利貞，悔亡。初九，共用黃牛之勤。六二，〔已日〕乃勤之，正吉，〔无咎。九三，征凶〕，有復昔命，吉。九五，大人虎便，未占有復。尚六，君子豹便，小四，悔〔亡〕，有復昔命，吉。九五，大人勒六四行〔面；征凶〕，居貞吉六五行

䷐隋：元亨，利貞，无咎。初九，官或諭，貞吉；出門交有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隋有求，得，利居貞。九四，隋有獲，貞凶；有復在道，已明，何咎！九五，復於嘉，吉。尚九，枸係之，乃從六六行

䷓蠱：棟橈，利有攸往，亨。初六，籍用白茅，无咎。九二，榰楊生蕈，老夫得亓女妻；无不利。九三，棟橈，凶。九四，棟隆，吉；有它，閵。六五，榰楊生華，老婦得亓士夫；无咎无譽。尚九，過涉滅釘；凶，无咎六七行

䷹羅：利貞，亨；畜牝牛，吉。初九，禮昔然，敬之，无咎。六二，黃羅，元吉。九三，日後之羅，不鼓缶而歌，卽大經之跌，凶。九四，出如來如，紛如，死如，棄如。六〈九〉五，出涕沱若，□跌若，吉。尚九，王出正，有嘉折首，獲不戡，无咎六九行

䷍大有：元亨。初九，无交吝，非咎；根則无咎。九二，泰車以載，有攸往，无咎。九三，公用芳於天子，小人弗克。九四，〔匪亓〕彭，无咎。六五，闕復交如，委如，終吉。尚九，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七〇行

䷰涪：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綏。初九〈六〉，涪如浚如，貞吉；悔亡，復浴，无咎。六二，涪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於〕亓王母。六三，衆允，悔亡。九四，涪如炙鼠，貞厲。六五，悔亡，矢得勿血；七一行往吉，无不利。尚九，涪亓角，唯用伐邑，厲吉，无咎；貞閵七二行

䷷旅：少亨；旅，貞吉。初六，旅瑣瑣，此亓所取火。六二，旅既次，壞亓茨，得童剚，貞。九三，〔旅焚亓次，喪亓童僕；貞厲。九四，旅於處，得〕亓潛斧，〔我〕心不快。六五，射雉，一矢亡。冬以舉命。尚九，鳥焚亓巢，旅人先笑，後挑桃；亡七三行牛於易，兇七四行

䷭乖：小事吉。初九，悔亡；亡馬，勿遂，自復；見惡人，无咎。九二，无咎。九三，〔已日〕乃勤之，正吉，〔无咎。九三，征凶〕，有復昔命，吉。九五，大人虎便，未占有復。尚六，君子豹便，小四，悔〔亡〕，有復昔命，吉。九五，大人勒六四行〔面；征凶〕，居貞吉六五行

䷾未濟：亨；小狐气涉，濡亓尾，无攸利。初六，濡亓尾，閵。九二，拽亓綸，貞。六三，未濟，正兇，利涉大川。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商於大國。〔六〕五，貞吉，悔亡；君子之光，有復，吉。尚九，有復，於飲酒，无咎；濡亓七七行首，有復，失是七八行

䷔〔噬嗑：亨〕，利用獄。初九，句〔校滅〕止，无咎。六二，筮膚滅鼻，无咎。六三，筮腊月，愚毒，少閵，无咎。九四，筮乾胏，得金矢，根貞吉。六五，筮乾月，愚毒，貞厲，无咎。尚九，荷校滅耳，兇七九行

〔䷱鼎：元吉，亨〕。初六，鼎填止，利〔出〕不，得妾以亓子，无咎。九二，鼎有實，我戕有疾，不我能節，吉。九三，鼎耳勒，亓行塞，雉膏不食，方雨

〔虧悳，終吉。九四，鼎折足〕，復公莧，亓刑屋，□。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尙九，鼎八〇行王聖，大吉〕，无不利八一行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初六，進內，利武人之貞。九二，巽在牀下，用使巫，忿若，吉，无咎。九三，編巽，閵。六四，悳亡，田獲三品。九五，貞吉，悳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尙九，巽在牀下八二行亡亓資斧，貞凶八三行

䷬少甚：亨；密雲不雨，自我西茭。初九，復自道，何亓咎？吉。九二，堅復，吉。九三，車說縛，夫妻反目。六四，有復；血去湯〔出〕，无咎。九五，有復攣如，富以亓鄰。尙九，既雨既處，尙得載；女貞厲，月幾望；君子正，兇八四行

䷓觀：盥而不尊，有復趄若。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閵。六二，規觀，利女貞。六三，觀我生，進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八五行

䷴漸：女歸吉，利貞。初六，鳴漸於阪，酒食衍衍，吉。九三，鳴漸於陸，〔夫征不〕復，婦繩不□，凶，利所寇。六四，鳴漸於淵，小子癘，有吉，无咎。六二，鳴漸於陸，或直亓寇，无咎。九五，鳴漸於陵，婦三歲不八六行繩，終莫之勝，吉。尙九，鳴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宜，吉八七行

䷼中復：豚魚吉，和涉大川，利貞。初九，杅吉，有它不寧。九二，鳴鶴在陰，亓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六三，得敵〕，或鼓或皮，或汲或歌。六四，月既望，馬必亡，无咎。九五，有復論如，无咎。尙九，八八行翰音登於天，貞凶八九行

䷟渙：亨，王段於廟，利涉大川。利貞。初六，撜馬，吉，悳亡。九二，渙賁亓階，悳亡。六三，渙亓躬，无咎。九〔六〕四，渙亓羣，元吉；渙〔有丘，匪〕娣所思。九五，渙王居，无咎。尙九，渙，亓血去湯出九〇行有家，悳亡。六二，无攸遂。在中貴，貞吉。

䷤家人：利女貞。初九，門有家，悳亡。九三，家人嗃嗃，悳厲，吉；婦子裏裏，終閵。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段有家，勿血，往吉。尙九，有復，委如，終吉九一行

䷩益：利用攸往，利涉大川。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九〔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亨回，永貞吉；王用芳於帝，吉。六三，益之，用工事，无咎；有復中行，告公用圭。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九二行家遷國。九五，有復惠心，勿問，元吉；有復惠我德。尙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兇九三行。

《繫辭》

天奠地卑，鍵川定矣。卑高以陳，貴賤立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刑，〔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甶，浸之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二行鍵道成男，川道成女。鍵知大始，川作成物。鍵以易，川以閒。能易則傷知，閒則易從；傷知則有親，傷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也；可久則賢人之德〔也，可大則賢人之業〕也；閒易閒而天〔下之〕理得而成立乎亓中。耳人設卦觀馬，擊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遂而生變化。是故吉凶也者，得失之馬也；悳閵也者，憂虞之馬也；通變化也者，進很之馬也；剛柔也者，晝夜之馬也。六肴之三行動，三亟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所居而安者，易之□也；所樂而玩，教之始也。君子居則觀亓馬而玩亓辭，動則觀亓變而玩亓占，是以自天右之，吉无不利也。緣者，言如馬者也；肴者，言如四行變者也。吉凶也者，言亓失得也；悳閵也者，言如小疵也；无咎也者，言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立，極大小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憂悳閵者存乎分，振无咎存乎謀。是故卦有大五行小，辭有險易；辭者，各指亓所之也。易與天地順，故能彌論天下之道。印以觀於天文，顧以觀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觀始反冬，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精壯。與天六行〔地〕相校，故不回；知周乎萬物，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方行不遺，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地厚乎仁，故能既。犯回天地之化而不過，曲萬物而不遺，達諸晝夜之道而知，古神无方，易无體。一陰一陽七行之胃道。係之者善也，成之者生也。仁者見之胃之仁，知者見之胃知，百生日用而弗知也，故君子之道鮮。耳者仁，壯者男，鼓萬物而不與衆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幾。富有之胃大業，日新之胃八行誠德。生之胃馬，成馬之胃鍵，教法之胃川，極數知來之胃占，迵變之胃事，陰陽之胃神。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過，以言乎近則精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夫鍵，亓靜也圈，亓九行動也搖，是以大生焉；夫川，亓靜也斂，亓動也辟，是以廣生焉。廣大肥天地，變迵肥四〔時〕，陰〔陽〕之合肥日月，易閒之善肥至德。子曰：易亓至乎！夫易，耳人之所稟德而廣業也。知稟體卑，一

○行稟效天，卑法地。天地設立，易行乎亓中。誠生□□，道義之門。恥人具以見天地之業，而□疑者其刑容，以馬亓物義，〔是〕故胃之馬。恥人具以見天下之動，而觀亓會同，以行亓疾體，係辭焉以一一行斷亓吉凶，是故胃之教。言天下之至業而不可亞也，言天下至業而不乳。知之而句言，義之而句動，矣義以成亓變化。鳴鶴在陰，亓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璽贏之。曰：君子居一二行亓室，言善，則千里之外回之，倪乎亓近者乎？出言而不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倪乎亓近者乎？言出乎身，加於民；行發乎近，見乎遠。言行，君子之區幾。區幾之發，營辰之斗也。言行，君子之一三行所以動天地也。同人，先號逃而後哭。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居，或謀或語。二人同心，亓利斷金；同人之言，亓臭如蘭。初六，籍用白茅，无咎。子曰：句足耆也，而可重也。愼此述也以往，亓毋所失之。勞謙，君子有冬，吉。子曰：勞而不代，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亓功下人者也。德言成，體言共也；謙也者，至共以存亓立者一五行也。抗龍有悔。子曰：貴而无立，辱〔而无民〕，賢人在亓下矣，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牖，无咎。子曰：乳之所生，言語以爲階。君不閉則失臣，臣不閉則失身，幾事不閉則害盜。是以君子一六行愼閉而弗出也。子曰：爲易者〔亓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之。事也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曼下暴，盜思伐之。曼暴謀盜，思奪之。《易》曰：負且乘一七行致寇至。盜之撓也。易有恥〔人之道四〕焉：以言〔者上亓辭〕，以動者上亓變，以〔制器者上亓馬，以卜筮者〕上亓占。是故君子將有爲，將有行者，問焉〔而以〕言，亓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險，述一八行知來勿。非天之至精，亓誰能〔與於此〕？參五以變，〔錯綜亓數，通〕亓變，述定天下〔之文；極亓數，述定天下之〕馬。〔非天下〕之至變，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欽而述達天一九行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誰〔能與於此〕？夫易，恥人〔之所以極深〕也而達幾也。唯深，故達天下之□；唯幾，〔故成〕天下之務；唯神，故不疾而數，不行至。子〔曰：易有〕恥人之道四〔焉〕焉者，此言之〔胃〕也。天二〇行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易又可爲者也？夫易古物定命，樂天下之道，如此而已者也。是故恥人以達天下之志，以達〔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故筮之德員而神，卦二一行之德方以知，六肴之義易以工。恥人以此佚心，內臧於閉，

馬於天，府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三二行地之義，近取諸身，遠取者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達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請。作結繩而爲古，以田以漁，蓋取者羅也。皞戲是沒，神戎是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耒之利，以教天下，蓋〔取〕三三行者益也。日中爲俟，至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很，各得亓所欲，蓋取者筮蓋也。神戎是沒，黃帝堯舜是作，迵亓變，使民不乳，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冬則變，迵則久，是以自天右之，三四行吉无不利也。黃帝堯舜陲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者鍵川也。杼木爲周，梡木而爲楫，濟不達，至遠以利天下，蓋取者奐也。備牛乘馬，〔引〕重行遠以利天下，蓋取者隋也。重門擊柷，以挨旅客，蓋取三五行余也。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次，蓋取者少過也。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者誰也。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耶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楣，以寺風雨，蓋取者大壯也三六行古之葬者厚衷之以薪，葬諸中野，不封不樹，葬期无數，後世耶人易之以棺享，蓋取者大過也。〔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耶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者大有也。是故易也者，馬；馬也者，三七行馬也。緣也者，制也；眷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亓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也。〔亓〕德行何也？陽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易》曰：童童往〔來〕，倗從爾思。子曰：天下三八行〔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誰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也，詘伸相欽而利生焉三九行〔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請義入神，以至用；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易》曰：〔困於石，據〕於疾利，入於亓宮，不見亓妻，凶。子曰：非亓所困而困焉，名四〇行必辱；非亓所勮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亓將至，妻可得見〔邪？《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侍者而童，何四一行不利之又？動而不窮，是以出而又獲也。言舉成器而動者也。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勮，不〕畏不誡。小誡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易曰構校滅止，无咎也者，此之胃也。善不賁，不足以四二行成名；亞不責，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也而弗爲也，以小亞〔爲〕无傷〔而弗去也，故亞責而不可〕蓋也，罪大而不可解也。《易》曰：何校滅耳，凶。君子見幾而作，不位冬日。《易》曰：介於石，毋用冬日，斷可識矣！君子知物知章，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下中教不備。初，大要存亡吉凶，則將可知矣。鍵，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川，四四行然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閒以知〔阻〕。能說之心，能數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勿勿者。是故〕變化具爲，吉事又羊，馬事知器，筭事知來。天地設馬，耶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四五行卦以馬告也，教順以論語；剛柔雜處，吉〔凶〕可識。動作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亞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凡易之請，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則悔四六行且妥，將反則亓辭屈。□□□

誰不无罷？觀之卦盈而能乎，七行賈之卦善近而□□□

墨然弗三〇行反，是胃以前戒後，武夫昌慮，文人緣序。《易》曰：先迷後得主，學人胃也，何先主之又？天氣作□□□□□□□□，亓寒不凍，亓暑不易。《易》曰：履霜，堅冰至。子曰：孫從之胃也。歲之義三一行始於東北，成於西南。君子見始弗逆，順而保穀。《易》曰：東北喪崩，西南得崩，吉。子曰：非吉石也，亓□□□□□與賢之胃也。（武夫）又拂，文人有輔，拂不撓，輔不絕，何不吉之又？《易》曰：直方，大，不習，三二行吉。子曰：生文武也，雖強學，是弗能及之矣。《易》曰：含章可貞，吉。言美請之胃也。文人勤，小事時說，大（事）順成，知勿過數而務柔和。《易》曰：或從事，无成，又冬。子曰：言詩書之胃也。君子苟得亓三三行冬，可必可盡也。君子言於无罪之外，不言於又罪之內，是胃重福。《易》曰：利永貞。此川之羊說也。子（曰）：易之要可得而知矣。鍵川也者，易之門戶也。鍵，陽物也；川，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三四行以體天地之化，又口能斂之，无舌罪，言不當亓時則閉愼而觀。《易》曰：聒襄，无咎。子曰：不言之胃也。□□，（何）咎之又？黑亦毋譽，君子美亓愼，而不自箸也，淵深而內亓華。《易》曰：黃常，元吉。子三五行曰：尉文而不發之胃也。文人內亓光，外亓龍，不以亓白陽人之黑，故亓文茲章。《易》曰：□□既沒，又爵□□居亓德不忘。蟹單於野，亓血玄黃。子曰：恥人信哉！隱文且靜，必見之胃也三六行蟹早變而不能去亓文，則文亓信於。而達神明之德也。亓辯名也襍而不戍，於指易□，衰世之勤與？易（彰往而察）來者也，微顯贊絕，巽而恆當，當名辯物，正言巽辭而備。本生仁義，所三七行以義剛柔之制也。亓稱名也少，亓取類也多，亓指閒，亓辭文，亓言幽而中，亓事隱而單。因賓人行，明（失得之報。易之）興也，於中古乎？作易者，亓又患憂與？上卦九者，贊以德而占以義者三八行也。履也者，德之至也；嗛也者，德之和也；復也者，德之本也；恆也者，德之固也；損也者，德之修也。益（也者，德）之譽也；困也者，德之欲也；井者，德之地也；渙也者，德制也。是故占曰：履和而至，三九行嗛奠而光，復少而辯於物，恆久而弗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與，宋窮而達，井居亓所而遷，（渙稱）而救。是故履以果行也，嗛以制禮也，復以自知也，恆以一德也，損以遠害也，益以興四〇行禮也，困以辟咎也，井以辯義也，渙以行權也。子曰：渙而不救，則比矣。《易》之爲書也，難前，爲道就畧。（變）動而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也，不可爲典要，唯變所次。出入又度，外內四一行內皆瞿。又知患故，无又師保，而親若父母。印衛亓弈，楑度亓方，无又典尙，后非亓人，則道不（虛行）。无德而占，則易亦不當。易之義贊始□冬以爲質，六肴相襍，唯侍物也。是故（亓初）四二行難知，而上易知也；本難知也，而末易知也。□則初如疑之，敬以成之，冬而无咎。□□□□□□□修道，鄉物異德，大明在上，正亓是非，則（非亓中爻）不（備）。□□□□占，危哉！□□不四三行當，疑德占之，則易可用矣。子曰：知者觀亓緣弈而說過半矣。《易》曰：二與四同（功異位，亓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近也者，嗛之胃也。易曰：柔之爲道也，不利遠（者，亓）要无（咎，亓用）柔若（中）也。《易》四四行曰：三與五同功異立，亓過（不同，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衷》二千四五行

《要》

□□□□□□□□□□

八行聞要，安得益吾年乎？吾□□□□□□□□□□□。〔夫子曰〕：危者安亓立者也，亡者保〔亓存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亓亡，亓亡，繫於九行枹桑。夫子曰：德溥而立奠，〔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易》曰：鼎折足，復公餗，亓刑屋，凶。言不勝任也。夫子曰：顏氏之子，亓庶幾乎！見幾又不善，未嘗弗知；知之，未嘗復行之。《易》一〇行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天地昷，萬勿濁，男女購請而萬物成。《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亓友。言至一也。君子安亓身而後動，易亓心而後評，定位而後求。君子修於此三一行者，故存也。危以動，則人弗與也；无立而求，則人弗予也；莫之予，則傷之者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繫之，立心勿恆，凶。此之胃也。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囊。子贛曰：夫一二行子它日教此弟子曰：慮行亡者，神需之趨；知謀遠者，卜筮之蘩。賜以此爲然矣。以此言取之，賜繙行之爲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柜方也，前羊而至者，弗羊而巧也。一二三行察亓要者，不趨亓悳。《尚書》多令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遺言焉。子贛曰：賜聞於夫〔子曰〕：□必於□□□。如是，則君子已重過矣。賜聞諸夫子曰：孫正而行義，則人不惑矣。夫一四行子今不安亓用而樂亓辭，則是用倚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我，賜！吾告女，易之道昔□□而不□□百生之□□易也。夫易，罔者使知罹，柔者使知罔，愚人爲而不忘，傲人爲而去詐。文一五行王仁，不得亓志，以成亓慮。紂乃无道，文王作，諱而辟咎，然後易始興也。予樂亓知之□□□自□予何□王事紂乎？子贛曰：夫子亦信亓筮乎？子曰：吾百占而半當，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一六行從亓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後亓祝卜矣！我觀亓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亓爲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亓爲之史。史巫之筮，鄉一七行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後乎？孔子一八行繇易至於損益一卦，未尚不廢書而歎，戒門弟子曰：二厽子！夫損益之道，不可不審察也，吉凶之〔門〕也。益之爲卦也，春以授夏之時也，萬勿之所出也，長日之所至也，產之室也，故曰一九行益。授者，秋以授冬之時也，萬勿之所老衰也，長〔夕〕之所至也，故曰產。道窮焉而產，道□焉。益之始也吉，亓冬也凶；損之始凶，亓冬也吉。損益之道，足以觀天地之變而君者之事已二〇行是以察於損益之變者，不可動以憂悳。故明君不時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與凶，順於天地之也，此胃易道。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盡稱也，故爲之以陰陽；又地道二一行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盡稱也，故爲之以上下；又四時之變焉，不可以萬勿盡稱也，故爲之以八卦。故易之爲書也，一類不足以亟二二行之，變以備亓請者也。故胃之易又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盡稱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詩》、《書》、《禮》、《樂》不□百篇，難以致之。不問於古法，不可順以辝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繇一求之，所胃二三行得一而君畢者，此之胃也。損益之道，足以觀得失矣。《要》千六百卌八二四行

《繆和》

繆和問於先生曰：請問，《易》渙之九二曰：渙賁亓階，每亡。此辝吾甚疑焉，請問此之所胃？〔子〕曰：夫易明君之守也。吾思不達問，學不上與，恐言而貿易，失人之道。不然，吾志亦願之。繆和一行曰：請毋若此，願聞亓說。子曰：渙者，散也。賁階，幾也，時也。古之君子時福至則進取，時亡則以讓。夫時至而能既焉，散走亓時，唯恐失之。故當亓時而弗能用也，至於亓失之也，唯欲爲人用，二行剴可得也才！將何无每之又？受者昌，賁福而弗能蔽者窮，逆福者死。故亓在詩也曰：女弄，不敝衣常；士弄，不敝車輪。无千歲之國，无百歲之家，无十歲之能。夫福之於人也，既焉，不三行可得而賁也。故曰：賁福又央。恥人知福之難得而賁也，是以又矣。故易曰渙賁亓階，每亡，則□言於能賁亓時，悔之亡也。繆和問於先生曰：凡生於天下者，无愚知賢不宵，莫不四行願利達顯榮。今《周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又言〔不〕信。敢問大人何吉於此乎？子曰：此恥人之所重言也，曰又言不信。凡天之道壹陰壹陽，壹短壹長，壹晦壹明。夫人道九之。是故五行湯〔囚於桀〕王，文王絢於脩裏，〔秦繆公困〕於殽，齊桓公辱於長鉤，戍王勾賤困於〔會稽〕，晉文君困〔於〕驪氏。古古至今，柏王之君未嘗困而能□□〔者，未之有〕也。夫困之爲達也，亦猷六行□□□□□□□亓□□□□□□□□□□□□□□□故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又言不信。此〕之胃也。繆和問於先生曰：吾年歲猷少，志□□已欲多□□□敢失忘吾冬？

子曰：何七行□□□□□□□□□□□□□□□□□□□未定□□□□□□□□□□□□□□□□□□□

也，讙然而欲明之。讙訢交迵，三〇行此恥王之所以君天下也。故《易》曰：鳴謙陰，亓子和之，我又好時，吾與壓贏之。亓此之胃乎？莊但〔問〕於先生曰：敢問於古今之世，聞學談說之士君子，所以皆牧焉，勞亓四枳之力，渴亓腹心三一行而索者，類非安樂而爲之也。以但之私心論之，此大者求尊嚴顯貴之名，細者欲富厚安樂〔之〕實。是以皆□□必勉輕奮亓所毅，幸於天下者，殆此之爲也。今《易》濂之初六亓辟三二行曰：嗛嗛〔君子〕，用涉大川，吉。將何以此論也？子曰：夫務尊顯者，亓心又不足者也。君子不然，昀焉不□□，恥也不自尊，□〔也不〕高世。嗛之初六，嗛之明夷也，恥人不敢又立也，以又知爲无知三三行也，以又能爲无能也，以又見爲无見也。勤焉无敢證也，以使亓下，所以治人請，牧羣臣之僞也。□君子者，天□□□然以不□□於天下，故奢多廣大，旂樂之鄉不敢渝亓身焉，三四行是以而下讙然歸之而弗猒也。用涉大川，吉者，夫明夷離下而川上，川者，順也。君子之所以折亓身者，明察所以□□□□，是以能既致天下之人而又之。且夫川者，下之爲也。故曰：用三五行涉大川，吉。子曰：能下人若此，亓吉也，不亦宜乎？舜取天下也，當此卦也。子曰：芒明夐知守以愚，〔博〕聞強識守以賤，尊〔祿〕貴官守以卑。若此，故能君人。非舜，亓孰能當之。張射問三六行先生曰：自古至今，天下皆貴盛盈。今《周易》曰：嗛，亨，君子又冬。敢問君子何享於此乎？子曰：所問是也。夫先君作埶列時立之尊，明厚賞愛之名，此先君之所以勸亓力也，三七行宜矣。彼亓貴之也，此非恥君之所貴也。夫恥君卑體屈貌以郤孫，以下亓人，能至天下之人而又之。〔非聖君，亓〕孰能以此冬？子曰：天之道亳高神明而好下，故萬勿歸命焉；地之三八行道精博以尚而安卑，故萬勿得生焉。恥君之道尊嚴夐知而弗以驕人，嗛然比德而好後，故〔天下歸心焉〕。《易》曰：濂，亨，君子又冬。子曰：嗛者，濂然不足也。亨者，嘉好之會也。夫君人三九行者以德下亓人，人以死力報之。亓亨也，不亦宜乎？子曰：天道毀盈而益嗛，地道銷〔盈而〕流嗛，〔鬼神害盈而福嗛，人道〕亞盈而好濂。濂者，一物而四益者也；盈者，一物而四損者也。故恥君以四〇行爲豐茬，是以盛盈使祭服忽，屋成加苫，宮成杽隅。濂之爲道也，君子貴之。故曰：濂，亨，君〔子又冬〕。盛盈〔而能嗛〕下，非君子亓孰當之？李羊問先生曰：《易》歸妹之上六曰：女承匡无實，士四一行刲羊无血，无攸利。將以弊，是何明也？子曰：此言君臣上下之求者也。女者，下也。士者，上也。承者，□〔也。匡〕之名也。刲者，上求於下也。羊者，衆也。血者，卹也。攸者，所也。夫賢君之爲列埶時立四二行也，與實俱，生曰：敢問於古今之世，聞學談說之士君子，所以皆牧焉，勞亓四枳之力，渴亓腹心三一行而索者，類非安樂而爲之也。以但之私心論之，此大者求尊嚴顯貴之名，細者欲富厚安樂〔之〕實。是以皆□□必勉輕奮亓所毅，幸於天下者，殆此之爲也。今《易》濂之初六亓辟三二行曰：嗛嗛〔君子〕，用涉大川，吉。將何以此論也？子曰：夫務尊顯者，亓心又不足者也。君子不然，昀焉不□□，恥也不自尊，□〔也不〕高世。嗛之初六，嗛之明夷也，恥人不敢又立也，以又知爲无知三三行也，以又能爲无能也，以又見爲无見也。勤焉无敢證也，以使亓下，所以治人請，牧羣臣之僞也。□君子者，天□□□然以不□□於天下，故奢多廣大，旂樂之鄉不敢渝亓身焉，三四行是以而下讙然歸之而弗猒也。用涉大川，吉者，夫明夷離下而川上，川者，順也。君子之所以折亓身者，明察所以□□□□四六行□□王子比干五子〔胥〕□□子隼是也。君□□□□□□□□□□，是以能既致天下之人而又之。且夫川者，下之爲也。故曰：用三五行涉大川，吉。子曰：能下人若此，亓吉也，不亦宜乎？舜取天下也，當此卦也。子曰：芒明夐知守以愚，〔博〕聞強識守以賤，尊〔祿〕貴官守以卑。若此，故能君人。非舜，亓孰能當之。張射問三六行先生曰：自古至今，天下皆貴盛盈。今《周易》曰：嗛，亨，君子又冬。敢問君子何享於此乎？子曰：所問是也。夫先君作埶列時立之尊，明厚賞愛之名，此先君之所以勸亓力也，三七行宜矣。彼亓貴之也，此非恥君之所貴也。夫恥君卑體屈貌以郤孫，以下亓人，能至天下之人而又之。〔非聖君，亓〕孰能以此冬？子曰：天之道亳高神明而好下，故萬勿歸命焉；地之三八行道精博以尚而安卑，故萬勿得生焉。恥君之道尊嚴夐知而弗以驕人，嗛然比德而好後，故〔天下歸心焉〕。《易》曰：濂，亨，君子又冬。子曰：嗛者，濂然不足也。亨者，嘉好之會也。夫君人三九行者以德下亓人，人以死力報之。亓亨也，不亦宜乎？子曰：天道毀盈而益嗛，地道銷〔盈而〕流嗛，〔鬼神害盈而福嗛，人道〕亞盈而好濂。濂者，一物而四益者也；盈者，一物而四損者也。故恥君以四〇行爲豐茬，是以盛盈使祭服忽，屋成加苫，宮成杽隅。濂之爲道也，君子貴之。故曰：濂，亨，君〔子又冬〕。盛盈〔而能嗛〕下，非君子亓孰當之？李羊問先生曰：《易》歸妹之上六曰：女承匡无實，士四一行刲羊无血，无攸利。將以弊，是何明也？子曰：此言君臣上下之求者也。女者，下也。士者，上也。承者，□〔也。匡〕之名也。刲者，上求於下也。羊者，衆也。血者，卹也。攸者，所也。夫賢君之爲列埶時立四二行也，與實俱，

而好比於人。賢、不宵人得元宜，則吉；自安也，則凶。故曰恆元德，貞，婦人五三行吉；夫子凶。子曰：川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子曰：直方者，知之胃也，不習者，□□□□（之胃也）。不利者，无過之胃也。夫贏德以與人，過則失人和矣，非人之所習也，則近害矣。故五四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湯出轀守，東北又火。曰：彼何火也？又司對曰：漁者也。湯遂至（之曰）：子之祝可？曰：古伐（蛛）蝨作罔，今之人緣序，左者右者，尙者下者，衛突乎土者，皆來吾罔。湯五行曰：不可，我教子歃之，曰：古者蛛蝨作罔，今之緣序，左者使右，尙者使尙，下者使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罔）。諸侯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魚鱉矣，故共皮傚以進者卅又五六行餘國。《易》卦元義曰：顯比，王用參驅，失前禽，邑不戒，吉。此之胃也。西人舉兵侵魏野而□□□□□□□□□而遂出見諸大夫。過段干木之閭而式，元僕李義曰：義聞之諸侯五七行先財而後財，今吾君先身而後財，何也？文侯曰：段干木富乎德，我富於財；段干木富（乎義，我富於地。舉兵而伐之乎？易卦元義曰：觀國之光，利用六九行賓於王。《易》曰：童財不如德，地不如義。德而不吾（已）爲者也，義而不吾取者也。彼擇取而不我與者也，我求而弗五八行得者也。若何我過而弗式也？西人聞之曰：我將伐无道也，今也文侯尊賢□□□□□□□□□□何何而要之局，而取之獄獄，吾君敬女而西人告不足。《易》卦元義五九行曰：又覆惠心，勿問无吉；又復惠我德也。吳王夫盬攻，當夏，太子辰歸冰八管。君問左右與者也，我求而弗五八行得者也。若何我過而弗式也？西人聞之曰：我將伐无道也，今也文侯尊賢□□□□□□□□□□何何而要之局，而取之獄獄，吾君敬女而西人告不足。《易》卦元義五九行曰：又覆惠心，勿問无吉；又復惠我德也。吳王夫盬攻，當夏，太子辰歸冰八管。君問左右冰□□□□□□□□注冰江中上流，與士飲元下流，江水未加清，而士人大說六〇行斯壘爲三遂，而出敝荊人，大敗之，襲元郢，居元君室，徙元祭器。察之，則從八管之冰始也。（《易》卦元）義曰：鳴嗛，利用行師征國。越王勾賤即已克吳，環周而欲均荊方城六一行之外。荊王聞之，恐而欲予之。左史倚相曰：天下吳爲強，以戊戔吳，元銳者必盡，其餘不足（用）也。是知晉之不能□□□□，齊之不能險駱魯而與我爭於吳也，是恐而羊觀六二行我也。君曰：若何則可？左史倚相曰：請爲長轂五百乘以往分於吳地。君曰：若。遂爲長轂五（百）乘以往分（於吳地）。曰：吳人（有）□□而不服者，請爲君服之。日旦，越王曰：天下吳爲強，吾六三行既戔吳，元餘不足以辱大國之人，請辟。又曰：人力所不至，周車所不達，請爲君服之。王胃大夫重（曰：荊）不很兵，（可擊否）？重曰：不可！天下吳爲強，以我戔吳，吾銳者既盡，元餘不足用六四行也，而吳衆又未可趨也，請與之分吳地。遂爲之封於南巢至於北斬南北七百里，命之曰倚（相之）封。《易》卦（元義曰：睽）柧，鬼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柧，後說之壺。此之胃也六五行荊莊王欲伐陳，使沈尹樹往觀之。沈尹樹反，至令曰：元城郭修，元倉實，元士好學，元婦人組疾。君（曰）：如是，則陳不可伐也。城郭修，則元守固也；倉廩實，則人食足也；元士好學，必死上也；六六行元婦組（疾），人財足也。如是，陳不可伐也。沈尹樹曰：彼若若君之言，則可也。彼與君上言之異。城郭修，（則）人力渴矣；倉廩實，則□之人也；元士好學，則又外志也；元婦組疾，則士祿不足食也六七行故曰陳可伐也。遂舉兵伐陳，有之。《易》卦元義曰：入於左腹，穫明夷之心，於出門廷。趙簡子欲伐衛，使史黑（往睹之，期以）卅日，六十日焉反。簡子大怒，以爲又外志也。史黑曰：吾君殆乎大過矣！衛使六八行椽柏玉相，子路爲浦，孔子客焉，史子突焉，子贛出入於朝而莫之留也。此五人也，一治天下者也，而皆在衛□□□□□□□□□□

弗用者，調爰亓百生而敬亓上臣，強爭亓時而讓亓五行成利。文人爲令，武夫用國，修兵不解，卒伍必固，權謀不讓，怨弗先昌。是故亓士驕而不頃，亓人調而不野。大國禮之，小國事之，危國獻焉，力國助焉，遠國依焉，近國固焉。上正陲衣常以來六行遠人，次正彋弓矢以伏天下。《易》曰：貚豕之牙，吉。夫豕之牙成而不用者也，又笑而后見。言國修兵不單而威之胃也。此大夫之用也，卿大夫之事也。昭力問曰：易又國君之義乎？子曰：師之王參賜命七行與比之王參毆與亲之自邑告命者三者，國君之義也。昭力曰：或得聞乎？子〔曰〕：昔之君國者，君親賜亓大夫，大夫親賜亓百官，此之胃參招。君之自大而亡國者，亓臣厲以敢謀。君臣不相知，八行則遠人无勸矣，乳之所生於忘者也。是故君以悉人爲德，則大夫共惢，將軍禁單；君以武爲德，則大夫溥人，〔將軍淩上〕。慳君以資財爲德，則大夫賤人，而將軍走利。是故失國之罪必在君之九行不知夬也。《易》曰：王參賜命，无咎。爲人君而能亟賜亓命，无國何失之又？又問：比之王〔參〕毆，何胃也？子曰：昔□□□□人，以察教之，以義付之；以刑殺當罪而人服君，乃服小節，以无人曰義一〇行爲上且猷又不能，人爲下何无過之又？夫失之前，將戒諸後，此之胃教而戒之。《易》〔曰：比〕之王參毆，失前禽，邑人不戒，吉。若爲人君毆者，亓人孫戒在前，何不吉之又？又問曰：亲之自邑告命一二行何胃也？子曰：昔之賢君也，明以察乎人之欲亞，《詩》《書》以成亓慮，外內親賢以爲紀岡，亓人弗告則弗識，弗將不達，弗遂不成。《易》曰：亲之自邑告命，吉，自君告人之胃也。昭力問先一二行生曰：君卿大夫之事既已聞之矣，□或又乎？子曰：士數言數百，猷又寶用之，兄於《易》乎？比卦□又二，冬六合之內，四勿之卦，何不又焉？旅之滑斧，商夫之義也；无孟之卦，邑途之義也；一三行不耕而稚，戎夫之義也；良月幾望，處女之義也。《昭力》六千一四行

《老子》甲本

《德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爲而〕无以爲也。上仁爲之〔而无〕以爲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上禮〔爲之而莫之應也，則〕攘臂而乃〔扔〕之。故失道。失道矣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泊〔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皮〔彼〕取此。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靈〕，浴〔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而以爲正。其致之也，胃〔謂〕天毋已清將恐〔裂〕，胃〔謂〕地毋已寧將恐〔發〕，胃〔謂〕神毋已靈將恐歇，胃〔謂〕浴〔谷〕毋已盈將將恐竭〔竭〕，胃〔謂〕侯王毋已貴〔以高將恐蹶〕。故必貴而以賤爲本，必高矣而以下爲基。夫是以侯王自胃〔謂〕〔曰〕孤寡不穀〔穀〕，此其賤〔之本〕與？非〔也〕？故致數與〔譽〕无與〔譽〕。是故不欲〔祿祿〕若玉，落落〔若石〕。〔上士聞道，勤能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爲道。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如費，進道如退，夷道如類。上德如谷，大白如辱，廣德如不足。建德如偷，質眞如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无形，道褒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反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爲和。天下之所惡，唯孤寡不穀〔穀〕，而王公以自名也。勿〔物〕或敗〔損〕之〔而益〕，〔益〕之而敗〔損〕。故人〔之所〕教，夕〔亦〕議而教人。故強良〔梁〕者不得死，我〔將〕以爲學父。天下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致〔至〕堅。无有入於无間。五〔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弊〔敝〕。大盈若盅〔沖〕，其用不窮〔窘〕。大直如詘〔屈〕，大巧如拙，大贏如炳。趮〔躁〕勝寒，靚〔靜〕勝炅〔熱〕。請〔清〕靚〔靜〕，可以爲天下正。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規〔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也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弗爲而〔成〕。爲〔學者日益，聞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將欲〕取天下也，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聖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信也。〔聖人〕之在天下，愉愉焉，爲天下渾心，百姓皆屬耳目焉，聖人皆咳之。〔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而民生生，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蓋〔聞善〕執生者，陵行不〔避〕矢〔兕〕虎，入軍不被甲兵。矢〔兕〕无所揣〔揣〕其角，虎无所昔〔措〕其蚤〔爪〕，兵无

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萬物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也，夫莫之時（爵）而恒自然也。道生之，畜之，長之，遂之，亨之，□之，〔養之，覆之。生而〕弗有也，爲而弗寺（恃）也，長而弗宰也，此之謂玄德。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閒（閔），閉其門，終身不堇（勤）。啓其閒，濟其事，終身〔不棘。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毋道〔遺〕身央（殃），是胃（謂）襲常。使我摯（挈）有知也，〔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解。朝甚除，田甚芜，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食，貨〕財有餘。是謂盜夸。盜夸，非道也。〕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絕。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有〕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邦，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逢（蜂）衛（蠆）蟲（虺）蛇（虵）弗螫，攫鳥猛獸弗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會〕而朘（怒），精〔之〕至也。終曰〈日〉號而不妄，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和〈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即老，胃（謂）之不道，不〔道早已。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悶，閉其〔門，和〕其光，同其塵（塵），坐（挫）其銳（銳），解其紛，是胃（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淺（賤）。故爲天下貴。以正之（治）邦，以畸（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而邦家茲（滋）昏。人多知（智），而何（奇）物茲（滋）〔起。法物滋章，而〕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之言曰：〕我无爲也，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事，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樸。其政閔閔，其邦屯屯。〕其正（政）察察，其邦夬（缺）夬（缺）。禍（禍），福之所倚；福，禍（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无正也？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而不紲，光而不曜。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以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胃（謂）深槿（根）固氐（柢），長〔生久視之〕道也。〔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非其申（神）不傷〔人也，聖人亦弗傷〕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郊（交）也，牝恒以靚（靜）勝牡。爲其靚（靜）〔也，故〕宜爲下。大邦〔以〕下小〔邦〕，則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則取於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邦者不過欲兼畜人，小邦者不過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故大邦者宜〕爲下。〔道〕者，萬物之注也，善人之葆（寶）也，不善人之所葆（保）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賀（加）人。人之不善也，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卿，雖有共之璧以先四馬，不善〈若〉坐而進此。古之所以貴此者何也？不胃（謂）〔求以〕得，有罪以免與〈與〉？故爲天下貴。爲无爲，事无事，味无未〔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乎〔其易也，爲大乎其細也〕。天下之難作於易，天下之大作於細。是以聖人冬〔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猷〔猶〕難之，故終於无難。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易謀也。其脆也，易判也。其微也，易散也。爲之於其未有，治之於其未亂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成之臺，作於羸〈蔂〉土。百仁〔仞〕之高，台〈始〕於足〔下。爲之者敗之，執之者失之。聖人无爲〕也，〔故〕无敗〔也〕；无執也，故无失也。民之從事也，恒於其成事而敗之。故愼終若始，則〔无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膲（贈）；學不學，而復衆人之所過；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爲。故曰：爲道者非以明民也，將以愚之也。民之難〔治〕也，以其知（智）也。故以知（智）知邦，〔邦之賊也；以不知（智）知邦，〕邦之福也。故以知此兩者，亦稽式也。恒知稽式，此胃（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江〕海之所以能爲百浴（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是以能爲百浴（谷）王。是以聖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後之。故居前而民弗害也，居上而民弗重也。天下樂隼（推）而弗猒（厭）也，非以其无〈諍〉〈爭〉與？故〔天下莫能與〕〈諍〉〈爭〉。小邦寡〈寡〉民，使十百人之器毋用。使民重死而遠送〈徙〉。有車周〈舟〉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鄰〉邦相望〈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聖人无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爲而弗爭。天下皆謂我大，不肖。〕夫唯〔大〕，故不宵〈肖〉。若宵〈肖〉，細久矣。我恒有三葆〈寶〉，之，一曰茲〈慈〉，二曰檢〈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

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今舍其茲（慈），且勇；舍其後，且先；則必死矣。夫茲（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建之，女（如）以茲（慈）垣之。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弗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胃（謂）不靜（爭）之德，是胃（謂）用人，是胃（謂）天，古之極也。用兵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吾不進寸而芮（退）尺。是胃（謂）行无行，襄（攘）无臂，執无兵，乃（扔）无敵矣。禍莫於（大）於无適（敵），无適（敵）斤（近）亡吾吾葆（寶）矣。故稱兵相若，則哀者勝矣。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言有君，事有宗。夫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而裹（懷）玉。知不知，尚矣；不知不知，病矣。是以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民之不（畏畏（威），則大（威將至）矣。毋（毋）閘（狎）其所居，毋猒（厭）其所生。夫唯弗猒（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也，自愛）而不自貴也。故去被（彼）取此。勇於敢者（則殺，勇）於不敢者則栝（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天之道，不戰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彈（坦）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若民恒且不畏死，）奈何以殺懼（懼）之也？若民恒是（畏）死，則而爲者吾將得而殺之，夫孰敢矣！若民（恒且）必畏死，則恒有司殺者。夫伐（代）司殺者殺，是伐（代）大匠斲也。夫伐（代）大匠斲者，則（希）不傷其手矣。人之飢也，以其取食逆之多也，是以飢。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以爲（也），是以不治。民之巠（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巠（輕）死。夫唯无以生爲者，是賢貴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菺伐。賢（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生栮（枯）槁（槁）。故曰：『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微細，生之徒也。』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恒。強大居下，柔弱微細居上。天下（之道，猶張弓）者也，高者印（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敗（損）之，不足者補之。故天之道，敗（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敗（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而有以取奉於天者乎？（唯有道者乎？）是以聖人爲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見賢也。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也，以其无（以）易（之也。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也。故聖人之言云，曰：受邦之詬（詬），是胃（謂）社稷之主；受邦之不祥，是胃（謂）天下之王。（正言）若反。和大怨，必有餘怨，焉可以爲善？是以聖右介（契）而不以責於人。故有德司介（契），（无）德司勢（徹）。夫天道无親，恒與善人。

《道經》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觀其眇（妙）；恒有欲也，以觀其所噭。兩者同出，異名同胃（謂）。玄之有（又）玄，衆眇（妙）之（門）。天下皆知美爲美，惡已；皆知善，訾（斯）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刑（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音）、聲之相和也，先、後之相隨（隨），恒也。是以聲（聖）人居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也，爲而弗志（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居，是以弗去。不上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是以聲（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爲而已，則无不治矣。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瀟（淵）呵始（似）萬物之宗。銼（挫）其，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呵似）或存。吾不知（誰）子也，象帝之先。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聲（聖）人不仁，以百省（姓）（爲芻）狗。天地之（間，）猶橐籥與（與）？虛而不淈（屈），踵（動）而愈（愈）出。多聞數窮，不若守於中。浴（谷）神（不）死，是胃（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胃（謂）（天）地之根。綿綿呵若存，用之不堇（勤）。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是以聲（聖）人芮（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與（與）？故能成其私。上善治（似）水。水善利萬物而有靜（爭），居衆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瀟（淵），予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踵（動）善時。夫唯不靜（爭），故无尤。揯（持）而盈之，不（若其已。揣而）□之□，□可長葆之。金玉盈室，莫之守也。貴富而驕（驕），自遺咎也。功述（遂）身芮（退），天（之道也。戴營魄）抱一（，能毋離乎？槫氣至柔，）能嬰兒乎？修（滌）除玄藍（鑒），能毋疵乎？愛（民活國，能毋以知乎？天門啓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毋以爲乎？）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長而弗宰，是謂玄）德。卅（輻同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也（也）。然（埏）埴爲器，當其无有，埴器（之用也。鑿戶牖，）當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五色使人目明（盲），馳騁田臘（獵）使人（心發狂），難得之貨（貨）使人之行方（妨），五味使人之口爽（爽），五音使人之耳聾。是以聲（聖）人之治也，爲腹不（爲目）。故去罷（彼）耳（取）此。龍

(寵)辱若驚，貴大梡(患)若身。苛(何)胃(謂)龍(寵)辱若驚？龍(寵)之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胃(謂)龍(寵)辱若驚。何胃〔謂〕貴大梡(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梡(患)者，爲吾有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梡(患)？故貴爲身於爲天下，若可以迂(託)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女何〔可〕以寄天下。視之而弗見，名之曰微。聽之而弗聞，名之曰希。搏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致)計(詰)，故混〔而爲一〕。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忽。尋尋呵不可名也，復歸於无物。是胃(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謂忽恍。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胃(謂)〔道紀。古之善爲道者，微妙玄達〕，深不可志(識)。夫唯不可志(識)，故強爲之容，曰：與呵其若冬〔涉水，猶呵其若〕畏四〔鄰，嚴〕呵其若客，渙呵其若凌(凌)澤(釋)，□呵其若樸(樸)，湷〔呵其若濁，湛呵其〕若浴(谷)。濁而情(靜)之，余(徐)清。女〔安〕以重(動)之，余(徐)生。葆此道不欲盈。夫唯不欲〔盈，是〕以能〔敝而不〕成。至虛極也，守情(靜)表也。萬物旁(並)作，吾以觀其復也。天物雲雲，各復歸於其〔根，曰靜。〕情(靜)，是胃(謂)復命。復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妄(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汐(沒)身不怠。大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譽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侮)之。信不足，案(安)有不信。〔猶呵〕其貴言也。成功遂事，而百省(姓)胃(謂)我自然。故大道廢，案有仁義。知(智)快(慧)出，案有大僞。六親不和，案有畜(孝)茲(慈)。邦家閟(昏)亂，案有貞臣。絕聲(聖)棄知(智)，民利百負(倍)。絕仁棄義，民復畜(孝)茲(慈)。絕巧棄利，盜賊无有。此三言也，以爲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絕學无憂。〕唯與訶，其相去幾何？美與惡，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恍呵其未央哉，〕衆人巳(熙)巳(熙)，若鄉(饗)於大牢，而春登臺。我泊焉未佻(兆)，若〔嬰兒未咳。〕纍呵如〔无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遺。我禺(愚)人之心也，蠢蠢呵。鬻(俗)〔人昭昭，我獨若〕閱(昏)呵。鬻(俗)人蔡(察)蔡(察)，我獨閱(悶)閱(悶)呵。忽呵其若〔海〕，望(恍)呵其若无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以悝(俚)。吾欲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物，唯望(恍)唯忽。〔忽呵恍〕呵，中有象呵。望(恍)呵忽呵，中有物呵。淖(幽)呵鳴(冥)呵，中有請(精)呵〔呵〕。其請(精)甚眞，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順衆仪(父)之然？以此，炊者不立，自視(示)不章，〔自〕見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欲者〔弗〕居。曲則金(全)，枉則定(正)，洼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聲(聖)人執一，以爲天下牧。不〔自〕視(示)故明，不自見故章，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長。夫唯不爭，故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全者幾〕語才(哉)，誠金(全)歸之。希言自然。飄風不冬(終)朝，暴雨不冬(終)日。孰爲此？天地，〔而弗能久，又況〕於〔人乎〕？故從事而道者同於道，德(得)者同於德(得)，者〈失〉者同於失。同德(得)〔者〕，道亦德(得)之。同於失者，道亦失之。有物昆成，先天地生。繡(寂)呵繆(寥)呵，獨立〔而不改〕，可以爲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爲之名曰大。〔大〕曰筮(逝)，筮(逝)曰〔遠，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國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道〕法〔自然。重〕爲巠(輕)根，清(靜)爲趮(躁)君。是以君子衆(終)日行，不離其甾(輜)重，唯(雖)有環官，燕處〔則昭〕若。若何萬乘之王而以身巠(輕)於天下？巠(輕)則失本，趮(躁)則失君。善行者无轍(轍)迹，〔善〕言者无瑕適(謫)，善數者不以檮(籌)箕(策)。善閉者无關(關)籥(鑰)而不可啓也，善結者〔无繩(繩)約而不可解也。是以聲(聖)人恒善悘(救)人，而无棄人，物无棄財，是胃(謂)〔襲明。故善〔人，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齎(資)也。不貴其師，不愛其齎(資)，唯(雖)知(智)乎大迷(迷)。是胃(謂)眇(妙)要。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溪。爲天下溪，恒德不離〈離〉。恒〈德〉不離〈離〉，復歸嬰兒。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爲天下浴(谷)，恒德乃〔足。〕德乃〔足，復歸於樸〕。知其，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恒德不貣(忒)。德不貣(忒)，復歸於无極。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則爲官長。夫大制无割。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弗〔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爲者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物或行或隨，或炅(熱)或〔吹，或強或挫，〕或坏(培)或撱(墮)。是以聲(聖)人去甚，去大，去楮(奢)。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於〕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居，楚朸(棘)生之。善者果而已矣，毋以取強焉。果而毋驕(驕)，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毋得已居，是胃(謂)〔果〕而不強。物壯而老，是胃(謂)之不道，不道蚤(早)已。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惡之，故有欲者弗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銛襲爲上，勿美

也。若美之，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是以吉事上左，喪事上右；是以便（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居之也。殺人衆，以悲依（哀）立（莅）之；戰勝，以喪禮處之。道恒无名，樸（樸）唯（雖）〔小而天下弗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谷〈合〉，以俞甘洛（露）。民莫之〔令而自〕均焉。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俾（譬）道之在天〔下也，猶小〕浴〈谷〉之與江海也。知人者，知（智）也。自知〔者，明也。勝人〕者，有力也。自勝者，〔強也。知足者，富〕也。強行者，有志也。不失其所者，久也。死不忘者，壽也。道汎〔呵其可左右也，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萬物歸焉而弗爲主，則恒无欲也，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弗〕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聲（聖）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爲大也，故能成大。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樂與餌，過格（客）止。故道之出言也，曰：『談（淡）呵其无味也。〔視之，〕不足見也。聽之，不足聞也。用之，不可既也。』將欲拾（翕）之，必古（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去之，必古（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古（固）予之。是胃（謂）微明。友弱勝強，魚不脫於淵（淵），邦利器不可以視〈示〉人。道恒无名，侯王若守之，萬物將自憲（化）。憲（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樸）。〔鎮之以〕无名之樸（樸），夫將不辱。不辱以情（靜），天地將自正。

《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

《五行》

●〔仁〕刑（形）〔於內〕胃（謂）之德之行，不刑（形）於內胃（謂）之行。知（智）刑（形）於內胃（謂）之德之行，不刑（形）於內胃（謂）〔之行。義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禮刑（形）於內胃（謂）之德之行，不刑（形）於內胃（謂）之行。聖刑（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行於內謂〕之行。德之行五，和胃（謂）之德；四行和胃（謂）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君子毋（无）中〔心之〕憂則无中心之知（智），无中心之知（智）則无中心之說（悅），无中心之說（悅）則不安，不安則不樂，不樂則无中心之聖，无中心之聖則无中心之說（悅），无中心之說（悅）則不安，不安則不樂，不樂則无德。〔君子〕无中心之憂則无中心之聖，无中心之聖則无中心之說（悅），无中心之說（悅）則不安，不安則不樂，不樂則无德。〔君子〕无中心之憂則无君子道而不知其君子道也，胃（謂）之不聖。見賢人而不知其有德也，胃（謂）之不知（智）。見而知之，知（智）也。聞而知之，聖也。明明，知（智）也。堅（赫）堅（赫），聖。『明明在下，堅（赫）堅（赫）在上』，此之胃（謂）也。聞君子道，恩（聰）也。聞而知之，聖也。聖人知而〈天〉道。知而行之，聖也。行〔不安，不安〕〔則〕不樂，不樂則无德。不仁不知（智），思不能晴（精）；不知（智），思不能晴（精）；不聖，思不能輕。不仁不聖。亦既見之，亦既鈞（覯）之，我〔心則〕說（悅）。《詩》曰：『未見君子，憂心衿（惄）衿（惄）。未見君子，憂心不能〔□□□□□□□□能說（悅）。』此〔之謂也〕。不仁，〔思〕不能晴（精）；不聖，思不能輕。不仁不聖。未見君子，憂心□□□□。既見君子，心不□□。仁之思也晴（精）。晴（精）則察，察則安，安則溫，溫則□□□□□〔則不〕憂，〔不〕憂則王色，王色則形（形），刑（形）則仁。知之思也長。〔長〕則得，得則不忘，不忘則明，明則□□□□□□□□則刑（形），刑（形）則知（智）。聖之思也至（輕）。至（輕）則刑（形），刑（形）則不忘，不忘則恩（聰），恩（聰）則聞君子道，聞君子道則王言。王言則□，□〔則〕聖。『尸（鳲）夂（鳩）在桑，其子七氏（兮）。叔（淑）人君子，其宜一氏（兮）。』能爲一，然后能爲君子，君子愼其獨〔也。『嬰〕〔燕〕嬰〔燕〕於蜚（飛），跌（差）池其羽。之子於歸，袁（遠）送於野。瞻望弗及，汲〔泣〕涕〈涕〉如雨。』能跌（差）池其羽然〔后能〕至袁（遠）。君子愼其獨也。君子之爲善也，有與始也，有與終也。君子之爲德也，有與始也，无與終也。金聲而玉振之，有德者也。金聲，善也；玉言，聖也。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唯有德者然笱（後）能金聲而玉振之之。不親，不親不愛，不愛〔不仁。不直不進，不進〕不果，不果不簡，不簡不行，不行不義。不袁（遠）不敬，不敬不嚴，不嚴不尊，不尊不〔恭，不恭〕不□，不□□□□□□不聖，不聖不知（智），不知（智）不仁，不仁不安，不安不樂，不樂无德。顏色容〔貌〕□□也。以其中心說〔悅〕焉，遷於兄弟，戚也。〔戚〕而信之，親〔也。親而篤之〕，愛也。愛父，其絲（慈）愛人，仁也。中心辯焉而正行之，直也。直而□□□□不畏強禦（禦），果也。而〈不〉以小道害大道，簡也。有大罪而大誅之，行也。貴貴，其等〔尊〕賢，義。以其外心與人交，袁（遠）也。袁（遠）而褻（莊）之，敬也。敬而不解（懈），嚴。嚴而威之，尊也。〔尊〕而不驕（驕），共（恭）也。共（恭）而博交，禮也。未嘗聞君子道，胃（謂）之不恩（聰）也。未嘗見賢〔人〕，胃（謂）之不明。聞君子道而不知其君子道也，胃（謂）之不聖。見賢人而不知其有德也，胃（謂）之不知（智）。見而知之，知（智）也。聞而知之，聖也。明明，知（智）也。堅（赫）堅（赫），聖。『明明在下，堅（赫）堅（赫）在上』，此之胃（謂）也。聞君子道，恩（聰）也。聞而知之，聖也。聖人知而〈天〉道。知而行之，聖也。行□

□□□□□□□□□□見而知之，知（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敬之，禮也。□□□□□□□□□□□□□□□□□□□□□□□□則樂，樂則有德。有德則國家興（興）□□□□□□《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此之謂也）。見而知之，知（智）也。知而之，仁（也安而行）之，義也。行而敬之，禮。仁義禮知（智）之所繇（由）生也。四行之所和，（和）則同，同則善。（不簡），不行。不匿，不辯於道。有大罪而大誅之，簡。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弗（誅，不）行。有小罪而弗赦，不辯（於）道。簡之爲言也猷（猶）賀（加），大而罕者。匿之爲言也猷（猶）匿，匿小而軫者。簡，義之方也。匿，仁之方也。剛，義之方殿（也）。柔，仁之方也。《詩》曰：『不勮不救，不剛不柔。』此之胃（謂）也。君子雜（集）泰（大）成。能進之爲君子，不能進，客（各）止於其（里）。大而罕者，能有取焉。小而軫者，能有取焉。索繹繹，達於君子道，胃（謂）之賢。君子，知而舉之，胃（謂）之尊賢。君子，從而事之，胃（謂）之尊賢。前，王公之尊賢者（也。後），士之尊賢者也。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敢不（唯。心曰諾，莫）敢不（諾。心）曰進，莫敢不進。心曰淺，莫敢不淺。和則（同），□□□（目而）知之胃（謂）之進之。辟（譬）而知之，胃（謂）之進之。論（喻）而知之，胃（謂）之進（之）。□□□□也。設《詩》曰：『上帝臨女（汝），毋貳（貳）爾心。』此之胃（謂）也。天生諸其人，天也。其人施諸（人），□也。其人施諸人，不得其人，不爲法。聞君子道而說（悅），好仁者也。聞道而□（畏，好）義者也。聞道而共（恭），（好）禮者也。聞而樂，有德者也。

●聖之思也輕。思也者思天也，輕者尙矣。輕則刑（形）。刑（形）者刑（形）其所思也。酉（柳）下子輕思於霍，路人如斬，酉下子見其如斬也。路人如流，言其思之刑（形）也。刑（形）則不忘。不忘者不忘其所□也，聖之結於心者也。不忘則噪（聰）。噪（聰）者聖之臧（藏）於耳者也。猶孔子之聞輕者之鼓而得夏之虛也。噪（聰）則聞君子道。道者天道也。聞君子道之志耳而知之也。聞君子道則（玉音），□□□□□□□□□□□□而美者也。聖者聞志耳而知其所以爲□者也。玉音則（聖）。□□□□□□□□□□□□□□聖。

●尸（鳲）尽（鳩）在桑，直也。其子七也。尸（鳲）尽（鳩）二子耳，曰七也，與（興）言也。□□其□□□□□□人者□□者義也。言其所以行之義之一心也。能爲一，然笱（後）能爲君子。能爲一者，言能以多（爲一）以多爲一也者，言能以夫（五）爲一也。君子愼其蜀（獨）。愼其蜀（獨）也者，夫五而愼其心之胃（謂）□□然笱（後）一。一也者，夫五夫爲□心也，然笱（後）

也者流體（體），機然忘寒，忘寒，德之至也。樂而笱（後）有悳（德）。

□□□

□□□□□□人行之大。大者，人行之□然者也。世子曰：「人有恒道，達□□□□□間也，間則行矣。」不匿，不辯於道。匿者，言人行小而軫者也。小而實大，大之者也。世子曰：『知軫之爲軫也，斯公然得矣。』軫者多矣。公然者，心道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而弗□誅，不行也。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而弗□誅，不行也。問爲言猶衡也，大而炭者，直之也。不周□四者，不辨於道也。有大罪而大誅之，間。匿爲言也猶匿。匿小而軫者，直之也。間，義之方也。匿，仁之方也。言仁義之用心之所以異也。義之盡，間也。仁之盡，匿。大□加大者，大仁加仁小者。故義取間而仁取匿。詩員（云）：『不勮不〔詷〕，不剛不柔』，此之胃（謂）也。勮者強也，詷者急也。非強之也，非急之也，非剛之也，非柔之〔也〕，言无所稱焉也。此之胃（謂）者，言仁義之和也。

●〔君子集大成。成也〕者，猶造之也，猶具之也。大成也者，金聲玉辰（振）之也。唯金聲〔而玉振之者〕，然笱（後）忌（己）仁而以人仁，忌（己）義而以人義。大成至矣，神耳矣，人以爲弗可爲□□繇（由）至焉耳，而不然。能誰（進）之爲君子，弗能進，各止於其里。能進端，能終端，則爲君子耳矣。弗〔能〕進，各各止於其里。不莊（藏）尤割（害）人，仁之理也。不受許（吁）跂（嗟）者，義之理也。弗能進也，則各止於其里耳矣。終（充）其不莊（藏）尤割（害）人之心，而仁腹（覆）四海；終（充）其不受許（吁）跂（嗟）之心，而義襲天下。仁復（覆）四海，義襲天下而成，繇（由）其中心行之，亦君子已。大而炭〔者〕，能有取焉。大而炭也者，言義也。能有取焉者，能行〔之。小〕而軫者，能有取焉。小而軫者，言仁也。能有取焉者也，能行之也。衡盧盧達〔於君子道謂之賢〕，衡盧盧也者，言其達於君子道也。能仁義而遂達於〔君子道〕胃（謂）之賢也。君子知而舉之，胃（謂）之尊賢。君子知而舉之也者。猶堯之舉舜□□之舉伊尹也。舉之也者，成（誠）舉之也。知而弗舉，未可胃（謂）尊賢。君子從而士（事）之也〔者〕，猶顏子、子路之士（事）孔子也。士（事）之者成（誠）士（事）之也〔者〕，猶顏子、子路之士（事）孔子也。知而弗士（事），未可胃（謂）尊賢者也。直之也。

●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耳目也者，說（悅）聲色者也。鼻口者，說（悅）臭（臭）味者也。手足者說（悅）勞餘者也。〔心也者，說（悅）仁義者也。之數體（體）者皆有說（悅）也，而六者爲心役，何〕也？曰：心貴也。有天下之美聲色於此，不義則不聽弗視也。有天下之美聲色於此，不義則弗求弗食也。居而不間尊長者，不義則弗爲之矣，何居？曰幾（豈）不□□□〔小〕不勝大，賤不勝貴也才（哉）？故曰：心之役也。耳目鼻口手足六者，人□□□體（體）之小者也。心，人□□人體（體）之大者也，故曰君也。心曰雖（唯），莫敢不雖（唯）。心曰雖（唯），〔耳目〕鼻口手足音聲悉（貌）色皆雖（唯），是莫敢不雖（唯）也。若（諾）亦然，進亦然，退亦然。心曰深，〔莫〕敢不深。心曰淺，莫敢不淺。深者甚也。淺者不甚也。深淺有道矣。故父譁（呼），□□食則堵（吐）之，手執□則投〔之〕，雖（唯）而不若（諾），走而不趨。是莫敢不深也，於兄則不如是其甚也，是莫敢不淺也。和則同。和也者小體（體）〔緂〕（便）緂（便）然不圉於心也，和於仁義。仁義心同者，與心若一也。□約也，同於仁，仁義心也同則善耳。

●目而知之，胃（謂）之進之。弗目也，目則知之矣。知之則進耳。目之也者，比之也。〔天監〔在〕下，有命既雜〕者也，天之監下也，雜命焉耳。遁（循）草木之生（性）則有生焉，而无〔好惡。循〕禽獸之生（性）則有好惡焉，而无禮義焉。遁（循）人之生（性）則巍然〔知其好〕仁義也。不遁（循）其所以受命也，遁（循）之則得之矣。是目之已。故目萬物之生（性）而□□獨有仁義也，進耳。『文王在上，於昭於天』，此之胃（謂）也。文王源耳目之生（性）而知其〔好〕聲色也，源鼻口之生（性）而知其好臭（臭）味也，源手足之生（性）而知其好勞餘也，源〔心〕之生（性）則巍然知其好仁義也。故執之而弗失，親之而弗離，故卓然見於天，箸於天下。無它〔他〕焉，目也。故目人體（體）而知其莫貴於仁義也，進耳。

●辟（譬）而知之，胃（謂）之進之。弗辟（譬）也，辟（譬）則知之矣，知之則進耳。辟（譬）丘之與山也，丘之所以不□名山者，不責（積）也。舜有仁，我亦有仁，而不如舜之仁，不責（積）也。舜有義，而我〔亦有〕義，而不如舜之義，不責〔積〕也，辟（譬）比（此）之而知吾所以不如舜，進耳。檢（喻）而〔知之胃（謂）之進〔之〕。弗檢（喻）也，檢（喻）則知之〔矣〕，知之則進耳。檢（喻）之也者，自所小好檢（喻）虖（乎）所大好，『蒸（窈）芍（窕）〔淑女，寤〕眛（寐）求之』，思色也。『求之弗得，唔（寤）眛（寐）思伏』，言其急也。『繇（悠）才（哉），嫚槫（轉）反側（側）』，言其甚□□。□如此其甚也，交諸父母之側（側），亦弗爲也。交〔諸

邦人之廁(側)，亦弗爲也。〔畏〕父兄，其殺畏人，禮也。繇(由)色榆(喻)於禮，進耳。

●饑而知之，天也。●饑也者，齊數也。唯有天德者，然苟(后)饑而知之。『上帝臨女(汝)，毋湸(貳)爾(爾)蟹(爾)心』。上帝臨女(汝)，□饑之也。毋湸(貳)蟹(爾)心，俱饑之也。

●天生諸无(其)人，天也。天生諸其人也者，如文王者也。其人它(施)者(諸)人也者，如文王之它(施)者(諸)弘夭、散宜生也。其人它(施)者(諸)人，不得其人不爲法。言所它(施)之者，不得如散宜生、弘夭者也，則弗(爲)法)矣。聞君子道而說(悅)者，好仁者也。道也者天道也。言好仁者之聞君子道而以之其仁也，故能說(悅)。說(悅)也者，刑(形)也。聞君子道而威(畏)好義。好義者也之聞君子道而以之其(義也)，故能威(畏)。威(畏)也者，刑(形)也。聞道而共(恭)，好禮者也。言好禮者之聞君子道而以之其禮也，故能共(恭)。共(恭)者刑(形)也。聞道而樂，有悳(德)者也。道也者天道也。言好德者之聞君子道而以夫五也爲一也，故能樂。樂也者和。和者，悳(德)也。

《九主》

●湯用伊尹，既放夏桀以君天(下)，伊尹爲三公，天下大(太)平。湯乃自吾，吾至(致)伊尹，乃是其能，吾達伊尹。伊尹見之，□□於湯曰：『者(諸)侯時有譴罪，過不在主。干主之不明，虐下幣(蔽)上□法亂常，以危主者，恒在臣。請明臣法，以繩適臣之罪。』湯曰：『非臣之罪也。主不失道，□□□□□□□主法，以繩適主之罪。』乃許伊尹。伊尹受令(命)於湯，乃論海(海)內四邦□□□□□□□圖，□智(知)存亡若會符者，得八主。八主適惡。剸(專)授之君一，勞□□□君一，寄一，破邦之主二，威(滅)社之主二，凡與法君爲九主。從古以來，存者亡者，□此九已。九主成圖，請效之湯。湯乃延三公，伊尹布圖陳筴(策)，以明法君法臣。法君者，法天地之則者。志曰天，曰地曰四時，復(覆)生萬物，神聖是則，以肥(配)天地。禮數四則，曰天綸，唯天不失乏(範)，四綸□則。古今四綸，道數不代(忒)，聖王是法，法則明分。后曰：『天乏(範)何也？』伊尹對曰：『天乏(範)无□，復(覆)生萬物，生物不物，莫不以名，不可爲二名。此天乏(範)也。』后曰：『大矣才(哉)！大矣才(哉)！不失乏(範)。法則明分，何也？』伊尹對曰：『主法天，佐法地，輔臣法四時，民法萬物，此胃(謂)法則。天復(覆)地載，生長收臧(藏)，分四時。故曰：事分在職臣。是故受職□□(臣)分□□□□□臣分也。有民，主分。以无職並恥(聽)有職，主分也。恥(聽)□□敬□□誘□分□□之胃(謂)明分。』分名暨(既)定，法君之佐佐主无聲。胃(謂)天之命四則，四則當□，天綸乃得。得道之君，邦出乎一道，制命在主，下不別黨，邦无私門，諍(爭)李(理)皆塞。』〔后〕曰：『佐主无聲，何也？』伊君(尹)對曰：『故法君爲官求人，弗自求也。爲官者不以忘(妄)予人，故知臣者不敢誣能，□主不忘(妄)予，以分恥(聽)名。臣不以忘(妄)進，曰藹以受也。自藹者先名，先名者自責。夫先名者自藹之命已。名命者符節也，法君之所以藹也。法君執符以恥(聽)，故自藹之臣莫〔敢〕僞會以當其君。佐者无扁(偏)職，有分守也，謂令之命，佐主之明，並列百官之職者也。是故法君執符以職，則僞會不可□主。僞會不可□主矣，則賤不事貴，袁(遠)不事近，皆反其職，信□在忌(己)心。是故□□□□□□□□不出其身，晝夕不離其職。故法君之邦若无人。非无人也，皆居其職也。賤不事〔貴〕，袁(遠)不事則法君之佐何道別主之臣以爲其黨，空主之廷朝之其門。所胃(謂)法君之佐佐主无聲者，此之胃(謂)也。』后曰：『至矣才(哉)！至矣才(哉)！法君法臣。木直，繩弗能罪也。木其能侵繩乎？』伊尹或(又)請陳筴(策)以明八〔適〕變過之所道生。志曰：『唯天无勝，凡物有勝。』后曰：『天无勝，何也？』伊尹對曰：『勝者，物□□所以備也，所以得也。天不見端，故不可得原，是无勝。』后曰：『極卜不見？』伊尹對曰：『□故聖王□天。故曰主不法則，乃反爲物。耑見必得，得有巨才(哉)！得主之才(哉)！□□能用主，邦有二道，二道之邦，長諍(爭)之李(理)，辨黨長爭，□□□无，爭道得主者蔑(萌)起，大干天綸，四則相侵，主輕臣重，邦多私門，挾主與□□□□□□□□□□□□□失。虐訟可智，以命破威(滅)。』伊尹暨(既)明八商之所道生。請命八商□。〔法〕君明分，詰(法)臣分定，以繩八商，八商畢名。過在主者四，罪在臣者三，臣主同罪者二。〔后曰〕：『四主之罪，何也？』伊尹對曰：『剸(專)授失道之君也，故得乎人，非得人者也。作人邦，非用者也，用乎人者也。是□□得擅主之前，用主之邦，故制主之臣。是故敢(專)授失正之君也，過在主。雖然，酉(猶)〔君也〕主吾(悟)則酉(猶)制其臣者也。』后曰：『於(嗚)乎(呼)危才(哉)！得主之才(哉)！勞君者剸(專)授之能吾(悟)者也。□

吾(悟)於剸(專)授主者也。能吾(悟)不能反道，自爲其邦者，主勞臣失(佚)。爲人君任臣之□□因主□□知，倚事於君，逆道也。兇歸於主不君，臣主□□侵君也，未免於□□。過在主。唯(雖)然，酋(猶)君也，自制其臣者也，非作人者。威(滅)〔社之主〕□□□□□□能用威法其臣，其臣爲一，以恥(聽)其君，恐懼而不敢盡□□□□，是□□□昔撟□□施□伐□咎(仇)態(讎)，民知之无所告朔(愬)。是故同刑(形)，共共謀爲一，民自□此王君所明號令，□无道，處安其民。故兵不用而邦□舉。兩主異過同罪，威(滅)社之主也。過在上矣。』后曰：『差(嗟)！夏桀氏已夫。三臣之罪何？』伊尹對曰：『剸(專)授之臣擅主之前，〔唐〕下幣(蔽)上。乘主之不吾(悟)，以侵以氏(是)守禦，天下弗敢試也。天〔夫〕故遷天子之乏(凡)臣、〔諸〕侯之君，其君。是故擅主之臣罪亦大矣。半君者剸(專)授而〔不悟〕者也，〔是〕故擅主之臣，見主之不吾(悟)，故用其主嚴殺僇，□臣恐懼，然后□□□利□主之臣，成黨於下，與主分權。是故□獲邦之〔半〕主亦獲其半，則□□□□則□危，臣主橫危，危之至。是故半君之臣罪无□。』〔后〕曰：『於(嗚)乎(呼)，危才(哉)半君！』『寄主者半君之不吾(悟)者。□□□臣見主之〔不〕能□□□□□□□□□□□□□□則主寄矣。是故或聞道而能吾(悟)，吾(悟)正其橫臣者□。□□未聞寄主之能吾(悟)者也。』后曰：『哀才(哉)寄主！臣主同罪何也？』伊尹對曰：『破邦之主剸(專)授之不吾(悟)者也。臣主同術爲一以笈(策)於民，百姓絕望於上，分倚父兄大臣，此王君之所因以破邦也。兩主異過同罪，破邦之李(理)也，故曰臣主同罪。』法君明分，法臣分定，八商畢名。后曰：『□□九主之圖，所胃(謂)守備揭具、外內无寇者，此之胃(謂)也。』后環擇吾見素，乃□三公，以爲葆守，藏之重屋。臣主始不相吾(忤)也。

《明君》

●臣以明君者必有實矣。明君之實奚若才(哉)？曰：小則能爲大，弱則能爲強，□□而能自尊也，此明君之實也。曰：君奚得而尊？曰：〔戰〕勝則君尊功(攻)取地□□□□□□地者務在功(攻)戰而止矣。是以賢士明君，知其存功(攻)戰也，故與邦□積於兵。豚天世而馭(聚)材士，不多用於无功以厚賞慶，不積藏於无益之器以利備用。馭(聚)天下之良而獨有之，故能乏(汜)強。強則制天下。是故善戰者其城不圍，善守者其地不亡。守戰□邦之大務也，而賢君獨積焉，故无適(敵)。當(嘗)試近比之。今操百鎰(鎰)之璧以居中野，〔內非〕有孟賁之勇也，外非有弓有之備也，其所以侑之者有(又)非如慶忌之材也，以爲不過□□盜〔必〕奪之矣。今夫萬家之衆，百里之地，此其爲璧多矣，已而人主非有守禦戰鬬之勝李(理)也，以爲輸適(敵)必危之矣。故利愈(愈)大而天下之〔欲〕之也愈(愈)甚。夫先王一人而有天下，諸侯之欲之者□□□□，而先王不失其天〔下〕□□以夫先王之守取天下，固與世異李(理)矣。先王之所以異者，何也？以夫先王者爲□□□命(掄)蚤(爪)御(牙)之士，材巽(選)海內之衆，簡令天下之材，瑣焉。其所以實邦哀(充)軍者，皆一□之人也。夫故以氏(是)功(攻)戰，天下弗敢塞。以氏(是)守禦，天下弗敢試也。天〔夫〕故遷天子之乏(凡)臣、〔諸〕侯之君，天下之請□□□也，不得已於其有勝李(理)也。今其所以實邦充軍者，非勝適(敵)者也。已而曰我□□□佁(始)服輈(輈)軶(軛)，皆巫祝之言也，以虛卷(券)言之者也。臣以賢士之請(情)爲不以虛卷(券)言。賢之□所以□王公者，身繫行以籠萬民，襲賢上可以□□□□之，稿(豪)巽(選)海(海)內之衆，以爲兵首釱(刃)。故曰論材而鐍(酬)職，論功而厚□□□□□□□□□□而令行。

●臺室則崇高，汙池則廣深，其所以飾(飾)之者，有(又)以丹、黃、錕〔銀〕、玉、□□，此其請(情)美才(哉)闌(爛)乎，先王之目非弗美也。已而周何故爲菜(茅)疾〔茨〕枯〔梏〕柱？曰美氏(是)不若美城。裘、封、營、瑩□臺華絜，先王非弗美也，然而左右之人縵帛之衣，疎穀之冠者，曰美〔是不〕若美□兵。務敬(絜)弓弩，修車馬馳騁(騁)也，獵射雉(兕)虎，必勝之，主非弗樂也。然□□□者，曰務氏(是)不若禁暴。故詩曰：『高丘之下，必有大埳(峽)；高臺之下，必有深池。』以爲非埳(峽)其下也則不能成其高。夫故先王地夾(狹)人少，□□□強，功及帝王。意以三者爲埳(峽)與(與)？先王之養□□鐘鼎壺汩(鑑)，淺(殘)而爲□□□□□□□□□□□□□□

●人君有大務。人君(之)大務何也？曰：存其所樹積。其所樹積者何物也？曰：(弱)物也，半邦而削，盈邦而亡。其所樹積，強物也。半邦而霸，盈邦而王。臣□□□□取於樹強，樹強柰(奈)何？曰：毋以非兵者害兵。曰：兵者所不好也與可罪也？戰□不勝則不過失夫所不好耳。夫所好之積猶可得而有也，則何說而必積於兵？意夫不勝之爲道也，不得有夫非兵之積乎？有以知其然也。昔者齊人與燕人戰於北地，齊人不戰，北(地)斷而爲燕。戰於濟外，齊人不勝，濟外斷而爲天下。戰於邦蒿，齊人不勝，邦□□□，不得有其大呂鄭勞。劉(豈)直不得有其大呂鄭勞耳才(哉)，不得有其王后。劉(豈)(直)不得有其王后耳才(哉)，不得其身。故夫不勝之爲道也，固无得有□。人之言必勝者胃(謂)何才(哉)？曰：使地工畋(畝)，諸侯有職，目極色而視之，□(極昧)而食之，耳極聲而亂(聽)之。然則養耳目之樂，莫若必勝，安邦信(伸)志，莫(若)□□□使天下工畋，諸侯有職，此劉(豈)弱者，此強者。故，勝與不勝，如此明也。已而大君非壹褚興邦而積於兵者，□不得其說。夫先王□□必勝也，非剸(專)以爲身，以爲天下也。先王將欲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弱者不能非、強□□而君者，大君必出繇(由)於兵。故曰：明君有廣之(也)，有大也也有處也，有用也，有積也，有侍(待)也，有務(攘)也。以夫明君之所廣者仁也，所大者義也，處者誠也，所用者良也，所積者兵也，所寺(待)者時也，所務(攘)者暴也。□曰：廣仁則天下親之，大義則天下與之，處誠則天下信之，用良則天下□(之)，(積)兵則必勝，寺(待)時則功大，務(攘)暴則害除而天下利。

《德聖》

●四行成，善心起。四行刑(形)，聖氣作。五行刑(形)，悳(德)心起。和胃(謂)之悳(德)，其愛胃(謂)之一，其要(愛)胃(謂)之天，有之者胃(謂)之胃(君)子，五者一也。清濁者悳(德)之人，悳(德)者清濁之濡(淵)，身調而神過，胃(謂)之玄同。聖□踏然者，誠然者，發筆(揮)而盈天下者。聖，天知也。知人道曰知(智)，知天道曰聖。聖者聲也。聖者知(智)，聖之知(智)知天，其事化翟。其胃(謂)之聖者，取諸聲也。知天者有聲，知其不化，知(智)也。化而弗知，悳(德)矣。化而知之，叕也。道者、悳(德)者、一者、天者、君子者，其閉盈(塞)胃(謂)之德，其行胃(謂)之道說，其賢□者□備□□□□□故曰奮然作矣。□至之者。……賢者以……經，經者至率(素)至青(精)，何以能爲者……廣……則……目爲者，有悳(聰)明焉，不可……見者以爲者手足不用……不用焉……□可以□度爲者……度爲者……知……坐而忘退，悳(聰)明去知，愈己而上同……姓者，胃所受□□有厚泊(薄)，其之善同后爲之，后之……，……其所受，受其有也，□□有也，不可以求得也……。

《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經法》

《道法》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殹(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殹(也)，法立而弗敢廢(也)。□能自引以繩，然后見知天下而不惑矣。虛无刑(形)，其裂冥冥，萬物之所從生。生有害，曰欲，曰不知足。生必動，動有害，曰不時，曰時而□。動有事，事有害，曰逆，曰不稱，不知所爲用。事必有言，言有害，曰不信，曰不知畏人，曰自誕，曰虛夸，以不足爲有餘。故同出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敗，或以成。禍福同道，莫知其所從生。見知之道，唯虛无有。虛无有，秋稿(毫)成之，必有刑(形)名。刑(形)名立，則黑白之分已。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殹(也)，无執殹(也)，无處也，无爲殹(也)，无私殹(也)。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爲刑(形)名聲號矣。刑(形)名已立，聲號已建，則无所逃迹匿正矣。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靜，至靜者耶(聖)。无私者知(智)，至知(智)者爲天下稽。稱以權衡，參以天當，天下有事，必有巧驗。事如直木，多如倉粟。斗石已具，尺寸已陳，則无所逃其神。故曰：度量已具，則治而制之矣。絕而復屬，亡而復存，孰知其神。死而復生，以禍爲福，孰知其極。反索之无刑(形)，故知禍福之所從生。應化之道，平衡而止。輕重不稱，是胃(謂)失道。天地有恒常，萬民有恒事，貴賤有恒立(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時、晦明、生殺，輮(柔)剛。萬民之恒事，男農，女工。貴賤之恒立(位)，賢不宵(肖)不相放(妨)。畜臣之恒道，任能毋過其所長。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變恒過度，以奇相御。正、奇有立(位)。而名□弗去。凡事無小大，物自爲舍。逆順死生，物自爲名。名刑(形)已定，物自爲正。故唯執(道)者能上明於天之反，而中達君臣之半，富密察於萬物之所終始，而弗爲主。故能至素至精，恔(浩)彌无刑(形)，然后可以爲天下正。《道法》。

《國次》

國失其次，則社稷大匡。奪而无予，國不遂亡。不盡天極，衰者復昌。誅禁不當，反受其央（殃）。禁伐當罪當亡，必虛（墟）其國。兼之而勿擅，是胃（謂）天功。天地无私，四時不息。天地立（位），恥（聖）人故載。過極失〔當〕，天將降央（殃）。人強朕（勝）天，愼避（避）勿當。天反朕（勝）人，因與俱行。先屈後信（伸），必盡天極，而毋擅天功。兼人之國。修其國郭，處其郎（廓）廟，聽其鐘鼓，利其資（資）財，妻其子女，是胃（謂）□逆以芒（荒），國危破亡。故唯恥（聖）人能盡天極，能用天當。天地之道，不過三功。功成而不止，身危又（有）央（殃）。故恥（聖）人之伐殿（也），兼人之國，隋（墮）其郭城，焚（焚）其鐘鼓，布其齎（資）財，散其子女，列（裂）其地土，以封賢者，是胃（謂）天功。功成不廢，後不奉（逢）央（殃）。毋陽竊，毋陰竊，毋土敵，毋故孰，毋黨別。陽竊者天奪〔其光，陰竊〕者土地芒（荒），土敵者天加之以兵，人孰者流之四方，黨別〔者〕□內相功（攻）。陽竊者疾，陰竊者几（飢），土敵者亡地，人孰者失民，黨別者亂，此胃（謂）五逆。五逆皆成，□□□□地之剛（綱），變故亂常，擅制更爽，心欲是行，身危有〔殃，是〕胃（謂）過極失當。

《國次》。

《君正》

■一年從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發號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征）。一年從其俗，則知民則。二年用〔其德〕，民則力。三年无賦斂，則民有得。四年發號令，則民畏敬。五年以刑正，則民不幸（倖）六年□□□□□□。〔七〕年而可以正（征），則朕（勝）強適（敵）。俗者順民心殿（也）。德者愛勉之〔也。有〕得者，發禁拕（弛）關市之正（征）殿（也）。號令者，連爲什五，異（選）練賢不宵（肖）有別殿（也）。以刑正者，罪殺不赦殿（也）。□□□□□□□□殿（也）。可以正（征）者，民死節殿（也）。若號令發，必慶而上九，壹道同心，〔上〕下不趄（斥），民无它志，然后可以守單（戰）矣。號令發必行，俗也。男女勸勉，愛也。動之靜之，民无不聽，時也。受賞无德，受罪无怨，當也。貴賤有別，賢不宵（肖）衰（差）也。衣備（服）不相踰（逾），貴賤等也。國无盜賊，詐僞不生，民无邪心，衣食足而刑伐（罰）必也。以有餘守，不可拔也。以不足功（攻），反自伐也。天有死生之時，國有死生之正（政）。因天之生也以養生，胃（謂）之文，因天之殺也以伐死，胃（謂）之武。〔文〕武並行，則天下從矣。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時，時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節。知地宜，須時而樹，節民力以使，則財生。賦斂有度，則民富，民富則有佴（恥），有佴（恥）則號令成俗而刑伐（罰）不犯，號令成俗而刑伐（罰）不犯則守固單（戰）朕（勝）之道也。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亂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亂也。修其國郭，處其精公无私而賞罰信，所以治也。苛事，節賦斂，毋奪民時，治之安。无父之行，不得子之用。无母之德，不能盡民之力。父母之行備，則天地之德也。三者備則事得矣。能收天下豪桀（傑）票（驃）雄，則守御（禦）之備具矣。審於行文武之道，則天下賓矣。號令闔（合）於民心，則民聽令。兼愛无私，則民親上。《君正》。

《六分》

■觀國者觀主，觀家觀父，能爲國則能爲主，能爲家則能爲父。凡觀國，有六逆：其子父，其臣主，雖強大不王。其謀臣在外立（位）者，其國不安，其主不晉（悟）則社稷殘。其主失立（位）則國无本，臣不失處則下有根，〔國〕憂而存。主失立（位）則國芒（荒），臣失處則令不行，此之胃（謂）頖（頒）國。主兩則失其明，男女爭（爭）威，國有亂兵，此胃（謂）亡國。適（嫡）子父，命曰上曊，羣臣離志；大臣主，命曰雍（壅）塞；在強國削，在中國破，在小國亡。謀臣〔在〕外立（位）者，命曰逆成，國將不寧；在強國危，在中國削，在小國破。主失立（位），臣不失處，命曰外根，將與禍鄰（鄰）；在強國憂，在中國危，在小國削。主失立（位），臣失處，命曰无本，上下无根，國將大損；在強國破，在中國亡，在小國威（滅）。主暴臣亂，命曰大芒（荒），外戎內戎，天將降央（殃）；國无小大，又（有）者威（滅）亡。主兩，男女分威，命曰大驟（迷），國中有師；在強國破，在中國亡，在小國威（滅）。凡觀國，有大〔六〕順：主不失其立（位）則國〔有本。臣〕失其處則下无根，國憂而存。主惠臣忠者，其國安。主主臣臣，上下不趄者，其國強，主執度，臣循理者，其國朝（霸）昌。主得〔位〕臣福（輻）屬者，王。六順六逆□存亡〔興壞〕之分也。主上者執六分以生殺，以賞□，以必伐。天下大〔太〕平，正以明德，參之於天地，而兼復（覆）載而无私也，故王天，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又（有）地焉。參（三）者參用之，〔故〕王而有天下矣。爲人主，南面而立。臣肅敬，不敢敵（蔽）其主。下比順，不敢敵（蔽）其上。萬民和輯而樂爲其主上用，地廣人衆

兵強，天下无適（敵）。文德應（究）於輕細，武刃於□□，王之本也。然而不知王述（術），不王天下。知王述（術）者，驅騁馳獵而不禽芒（荒），飲食喜樂而不面（湎）康，玩好囂好而不惑心，俱與天下用兵，費少而有功，□□□□□□□□□□則國富而民□□□□□□□□□□□□□□其□（不）知王述（術）者，驅騁馳獵則禽芒（荒），飲食喜樂則面（湎）康，玩好囂好則或（惑）心；俱與天下用兵，費多而无功，單（戰）朕（勝）而令不□□失□□□□□□□□空□與天□□則國貧而民芒（荒）。□恥（聖）之人弗留，天下弗與，如此而有（又）不能重士而師有道，則國人之國已（矣）。王天下者有玄德，有□□獨知□□□□王天下而天下莫知其所以。王天下者，輕縣國而重士，故國重而身安；賤財而貴有知（智），故功得而財生；賤身而貴有道，故身貴而令行。故王天下□天下則之。朝（霸）主積甲士而正（征）不備（服），誅禁當罪而不私其利，故令行天下而莫敢不聽，自此以下，兵單（戰）力掙（爭），危亡无日，而莫知其所從來。夫言朝（霸）王，其□□□唯王者能兼復（覆）載天下，物曲成焉。《六分》。

《四度》

■君臣易立（位）胃（謂）之逆，賢不宵（肖）並立胃（謂）之亂，動靜不時胃（謂）之暴。逆則失本，亂則失職，逆則失天，〔暴〕則失人。失本則□，失職則侵，失天則几（飢），失人則疾。周（遷）動作，天爲之稽。天道不遠，入與處，出與反。君臣當立（位）胃（謂）之靜，賢不宵（肖）當立（位）胃（謂）之正，動靜參於天地胃（謂）之文。誅□時當胃（謂）之武。靜則安，正治，文則〔明〕，武則強。安得本，治則得人，明則得天，強則威行。參於天地，闔（合）於民心，文武並立，命之曰上同。審知四度，可以定天下，可安一國。順治其內，順用其外，功成而傷。逆治其內，順用其外，功成而亡。內外皆逆，是胃（謂）重央（殃），身危爲僇（戮），國危破亡。外內皆順，命曰天當，功成而不廢，後不奉（逢）央（殃）。聲華實寡者用也。順者，動也。正者，事之根也。執道循理，必從本始，順爲經紀，禁伐當罪，必中天理。怀（倍）約則窘（窘），達刑則傷。怀（倍）逆合當，爲若又（有）事，雖无成功，亦无天央（殃）。毋□□□□，毋御死以生，毋爲虛聲。聲洫（溢）於實，是胃（謂）威（滅）名。極陽以殺，極陰以生，是胃（謂）逆陰陽之命。極陽殺於外，極陰生於內。已逆陰陽，有（又）逆其立（位）。大則國亡，小則身受其央（殃）。□□□□□□□□建生。當者有□。極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逆順同道而異理，審知逆順，是胃（謂）道紀。以強下弱，以何國不克。以貴下賤，何人不得。以賢下不宵（肖），□□不□。規之內曰員（圓），矩之內曰〔方，縣〕之下曰正，水之曰平。尺寸之度曰小大短長，權衡之稱曰輕重不爽，斗石之量曰小（少）多有數。八度者，用之稽也。日月星辰之期，四時之度，〔動靜〕之立（位），外內之處，天之稽也。高〔下〕不敝（蔽）其刑（形），美亞（惡）不匿其請（情），地之稽也。君臣不失其立（位），士不失其處，任能毋過其所長，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美亞（惡）有名，逆順有刑（形），請（情）僞有實，王公執□以爲天下正。因天時，伐天毀，胃（謂）之武。武刃而以文隨其後，則有成功矣。用二文一武者王。其主道離人理，處狂惑之立（位）處不吾（悟），身必有瘳（戮）。柔弱者无罪而幾，不及而翟，是胃（謂）柔弱。剛正而□者□□而不慶。名功相抱（孚），是故長久。名功不相抱（孚），名進實退，是胃（謂）失道，其卒必□身咎。黃金珠玉臧（藏）積，怨之本也。女樂玩好燔材，亂之基也。守怨之本，養亂之基，雖有耶（聖）人，不能爲謀。《四度》。

《論》

■人主者，天地之□也，號令之所出也，□□之命也。不天天則失其神，不重地則失其根。不順〔四時之度〕而民疾。不處外內之立（位），不應動靜之化，則事君（窘）於內而舉君（窘）於〔外。八〕正皆失，□□□□。〔天天則得其神，重地〕則得其根。順四〔時之度〕□□□□□而民不□疾。〔處〕外〔內之位，應動靜之化，則事〕得於內，而得舉得於外。八正不失，則與天地總矣。天執一，明〔三，定〕二，建八正，行七法，然后□□□□□□□□□□□□□□□□□□□□□□□□□□□□□□之中无不□□矣。岐（蚑）行喙息，扇蜚（飛）耎（蝡）動，无□□□□□□□□□□□□□□□□□□□

命也，則存亡興壞可知（也）。強生威，威（威）生惠（慧），惠（慧）生正，（正）生靜。靜則平，平則寧，寧則素，素則精，精則神。至神之極，（見）知不惑。帝王者，執此道也。是以守天地之極，與天俱見，盡□於四極之中，執六柄（柄）以令天下，審三名以爲萬事□，察逆順以觀於朝（霸）王危亡之理，知虛實動靜之所爲，達於名實（相）應，盡知請（情）僞而不惑，然后帝王之道成。六柄（柄）：一曰觀，二曰論，三曰僮（動），四曰轉，五曰變，六曰化。觀則知死生之國，論則知存亡興壞之所在，動則能破強興弱，樽（轉）則不失諱（違）非之□，變則伐死養生，化則能明德徐（除）害。六枋（柄）備則王矣。三名：一曰正名一曰立（位）而偃，二曰倚名法而亂，三曰強主威（滅）而无名。三名察則事有應矣。動靜不時，種樹失地之宜，（則天）地之道逆矣。臣不親其主，下不親其上，百族不親其事，則內理逆矣。逆之所在，胃（謂）之死國，伐之。反此之胃（謂）順之所在，胃（謂）之生國，生國養之。逆順有理，則請（情）僞密矣。實者視（示）人有餘。以其有事起之則天下聽，以其无事安之則天下靜。名實不相應則定，名實不相應則靜（爭）。勿（物）自正也，名自命也，事自定也。三名察則盡知請（情）僞而（不）惑矣。有國將昌，當罪先亡。《論》。

《亡論》

■凡犯禁絕理，天誅必至。一國而服（備）六危者威（滅），一國而服（備）三不辜者死，廢令者亡。一國而服（備）三凶者，禍反（自）及也。上洫（溢）者死，下洫（溢）者刑。德溥（薄）而功厚者隋（隳），名禁而不王者死。抹（昧）利，孺傳，達刑，爲亂首，爲怨媒，此五者，禍皆反自及也。守國而侍（恃）其地險者削，用國而侍（恃）其強者弱。興兵失理，所伐不當，天降二央（殃）。逆節不成，是胃（謂）得天。逆節果成，天將不盈其命而重其刑。贏極必靜，動舉必正。贏極而不靜，是胃（謂）失天。動舉而不正，（是）胃（謂）後命。大殺服民，僇（戮）降人，刑无罪，過（禍）皆反自及也。所伐當罪，其禍五之。所伐不當，其禍什之。國受兵而不知固守，下邪恒以地界爲私者□。救人而弗能存，反爲禍門，是胃（謂）危根。聲華實寡，危國亡土。夏起大土功，命曰絕理。犯禁絕理，天誅必至。六危：一曰適（嫡）子父。二曰大臣主。三曰謀臣（離）其志。四曰聽諸侯之所廢置。五曰左右比周以雍（壅）塞。六曰父兄黨以僨。危不朕（勝），禍及於身。（三）

□□，後必亂而卒於无名。如燔如卒（淬），事之反也。如繇（由）如驕（矯），生之反也。凡萬物羣財（材），紲（佻）長非恒者，其死必應之。三者皆動於度之外而欲成功者也，功必不成，禍必反自及也以剛爲柔者栝（活），以柔爲剛者伐。重柔者吉，重剛者威（滅）。若（諾）者，言之符也。已者，言之絕也。已若（諾）不信，則知（智）大惑矣。已若（諾）必信，則處於度之內也。天下有事，必審其名。名□□循名廄（究）理之所之，是必爲福，非必爲材（災）。是非有分，以法斷之。虛靜謹聽，以法爲符。審察名理名冬（終）始，是胃（謂）廄（究）理。唯公无私，見知不惑，乃知奮起。故執道者之觀於天下，□見正道循理，能與（舉）曲直，能與（舉）冬（終）始。故能循名廄（究）理。刑名出聲，聲實調合，禍材（災）廄立，如景（影）之隋（隨）刑（形），如向（嚮）之隋（隨）聲，如衡之不臧（藏）重與輕。故唯執道者能虛靜公正，乃見□□，乃得名理之誠。亂積於內而稱失於外者伐亡，刑（形）成於內而舉失於外者威（滅）。逆則上洫（溢）而不知止者亡。國舉襲虛，其事若不成，是胃（謂）得天；；其事若果成，身必无名。重逆□□，守道是行，國危有央（殃）。兩逆相功（攻），交相爲央（殃），國皆危亡。《名理》。《經法》凡五千。

《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十六經》

《立命》

■■昔者黃宗質始好信，作自爲象（像），方四面，傅一心。四達自中，前參後參，左參右參，踐立（位）履參，是以能爲天下宗。吾受命於天，定立（位）於地，成名於人。唯余一人□□乃肥（配）天，乃立王、三公，立國，置君、三卿。數日、磿（歷）月、計歲，以當日月之行。允地廣裕，吾類天大明。吾畏天、愛地、親（民）、□无命，執虛信。吾畏天、愛（地）、親民，立有命，執虛信。吾愛民而民不亡，吾愛地而地不兄（荒）。吾愛民□□□□□□□□死。吾位不□。吾句（苟）能親親而興賢，吾不遺亦至矣。《立（命）》。

《觀》

■（黃帝）令力黑浸行伏匿，周留（流）四國，以觀无恒，善之法則。力黑視（示）象（像），見黑則黑，見白則白。地□□□□□□□□□則亞（惡）。人則視（示）竟（鏡），人靜則靜，人作則作。力黑已布制建極，□□□□曰：天地已成，而民生，逆順无紀，德瘧（虐）无刑，靜作无時，先後無名。今吾欲得逆順之（紀），□□□□□以爲天下正，靜作之時，因而勒之，爲之若何？黃帝曰：羣羣□□□□□□□□□

者外脂腐也。怒若不發浸廩是爲癰疽。后能去四者，枯骨何能爭矣。黃帝於是辭其國大夫，上於博望之山，談卧三年以自求也。單（戰）才（哉）。閹冉乃上起黃帝曰：可矣。夫作爭者凶，不爭（者）亦无成功。何不可矣？黃帝於是出其鉤鉞，奪其戎兵，身提鼓鞄（枹），以禺（遇）之（蚩）尤，因而禽（擒）之。帝箸之明（盟），明（盟）曰：反義逆時，其刑視之（蚩）尤。反義伓（倍）宗，其法死亡以窮。《五正》。

《果童》

■黃帝（問四）輔曰：唯余一人，兼有天下。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爲之若何？果童對曰：不險則不可平，不諶則不可正。觀天於上，視地於下，而稽之男女。夫天有幹，地有恒常。合□□常，是以有晦有明，有陰有陽。夫地有山有澤，有黑有白，有美有亞（惡）。地俗德以靜，而天正名以作。靜作相養，德瘧（虐）相成。兩若有名，相與則成。陰陽備物，化變乃生。有任一則重，任百則輕。人有其中，物又（有）其刑，因之若成。黃帝曰：夫民卬（仰）天而生，侍（待）地而食。以天爲父，以地爲母。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誰敵（適）繇（由）始？對曰：險若得平，諶□□□，（貴）賤必諶，貧富又（有）等。前世法之，後世既員，繇（由）果童始。果童於是衣褐而穿，負並（絣）而鬻。營行氣（乞）食。周流四國，以視（示）貧賤之極。《果童》。

《正亂》

■力黑問□□□

而數亡，是胃（謂）積德。愼戒毋法，大祿將極。凡彼禍難也，先者恒凶，後者恒吉。先而不凶者，是恒備雌節存也。後（而不吉者，是）恒備雄節存也。先亦不凶，後亦不凶，是恒備雌節存也。凡人好用（雄節），是胃（謂）方（妨）生。大人則毀，小人則亡。以守不寧。以作事（不成，以求不得，以戰不）克。厥身不壽，子孫不殖。是胃（謂）凶節，是胃（謂）散德。凡人好用（雌節），是胃（謂）承祿。富者則昌，貧者則殺。以守則寧，以作事則成，以求則得，以單（戰）則克。厥身（則壽，子孫則殖，是謂吉）節，是胃（謂）綒德。故德積者昌，（殃）積者亡。觀其所積，乃知（禍福）之鄉（向）。《雌雄節》。

《兵容》

■兵不刑天，兵不可動。不法地，兵不可昔（措）。刑法不人，兵不可成。參□□□□□□□□之，天地刑（形）之，耶（聖）人因而成之。耶（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因時秉□，是必有成功。耶（聖）人不達刑，不禱傳。因天時，與之皆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天固有奪有予，有祥□□□□弗受，反隋（隨）以央（殃）。三遂絕從，兵有成（功），□不鄉（饗）其功，環（還）受其央（殃）。國家有幸，當者受央（殃）。國家无幸，有延其命。弗弗陽陽，因民之力，逆天之極，有（又）重有功，其國家以危，社稷以匡，事无成功，慶且不鄉（饗）其功。此天之道也。《兵容》。

《成法》

■黃帝問力黑，唯余一人兼有天下，滑（猾）民將生，年（佞）辯用知（智），不可法組。吾恐或用之以亂天下。請問天下有成法可以正民者？力黑曰：然。昔天地既成，正若有名，合若有刑（形），□以守一名。上拴之天，下施之四海。吾聞天下成法，故曰不多，一言而止。循名復一，民无亂紀。黃帝曰：請問天下猷（猶）有一虖（乎）？力黑曰：然。昔者皇天使馮（鳳）下道一言而止。五帝用之，以朽（扒）天地，（以）楑（揆）四海，以壞（懷）下民，以正一世之士。夫是故毚（讒）民皆退，賢人減（咸）起，五邪乃逃，年（佞）辯乃止。循名復一，民无亂紀。黃帝曰：一者，道其本也，胡爲而无長？□□所失，莫能守一。一之解，察於天地。一之理，施於四海。何以知紃之至，遠近之稽？夫唯一不失，一以驅（趨）化，少以知多。夫達望四海，困極上下，四鄉（向）相枹（抱），各以其道。夫百言有本，千言有要，萬（言）有蔥（總）。萬物之多，皆閱一空。夫非正人也，孰能治此？罷（彼）必正人也，乃能操正以正奇，握一以知多，除民之所害，而寺（持）民之所宜。綜（總）凡守一，與天地同極，乃可以知天地之禍福。

《成法》。

《三禁》

■行非恒者，天禁之。爽事，地禁之。失令者，君禁之。三者既修，國家幾矣。地之禁，不（墮）高，不曾（增）下，毋服川，毋逆土毋逆土功，毋壅民明。進不氐，立不讓，徑（徑）遂淩節，是胃（謂）大凶。人道剛柔，剛不足以，柔不足寺（恃）。剛強而虎質者丘，康沈而流面（湎）者亡。憲古章物不實者死，專利及削浴（谷）以大居者虛。天道壽壽。番（播）於下土，施於九州。是故王公愼令，民知所繇（由）。天有恒日，民自則之，爽則損命，環（還）自服之，天之道也。《三禁》。

《本伐》

■諸（儲）庫臧（藏）兵之國，皆有兵道。世兵道三，有爲利者，有爲義者，有行忿者。所胃（謂）爲利者，見□□□飢，國家不叚（暇），上下不當，舉兵而栽（誅）之，唯（雖）无大利，亦无大害焉。所胃（謂）爲爲義者，伐亂禁暴，起賢廢不宵（肖），所胃（謂）義也。（義）者，衆之所死也。是故以一國戎（攻）天下，萬乘（之）主□□希不自此始，鮮能冬（終）之，非心之恒也，窮而反（返）矣。所胃（謂）行忿者，心唯（雖）忿，不能徒怒，怒必有爲也。成功而无以求也，卽兼始逆矣。非道也。道之行也，繇（由）不得已。繇（由）不得已，則无窮。故□者，起者（也）；禁者，使者也。是以方行不留。《本伐》。

《前道》

■耶（聖）（人）舉事也，闔（合）於天地，順於民，羊（祥）於鬼神，使民同利，萬夫賴之，所胃（謂）義也。身載於前，主上用之，長利國家社稷，世利萬夫百生（姓）。天下名軒執□士於是虛。壹言而利之者，士也。壹言而利國者，國士也。是故君子卑身以從道，知（智）以辯之，強以行之，責道以並世，柔身以寺（待）之時。王公若知之，國家之幸也。國大人衆，強國也。□身載於後，□□□□□□□□□□□□□□而不□□□□□□幸也。故王者不以幸治國，治國固有前道，上知天時，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陰陽□□□□□□□□□□□□□□

正名不奇，奇名不立。正道不台（殆），可後可始。乃可小夫，乃可國家。小夫得之以成，國家得之以寧。小國得之以守其野，大國（得之以）並兼天下。道有原而无端，用者實，弗用者虛。合之而涅於美，循之而有常。古之賢者，道是之行。知此道，地且天，鬼且人。以居軍□，以居國其國昌。古之賢者，道是之行。〔《前道》〕。

《行守》

■天有恒幹，地有恒常。與民共事，與神同□。驕溢（溢）好爭，陰謀不羊（祥），刑於雄節，危於死亡。奪之而无予，其國乃不遂亡。近則將之，遠則行之。逆節夢（萌）生，其誰骨當之。天亞（惡）高，地亞（惡）廣，人亞（惡）荷（苛）。高而不已，天闕土〈之〉。廣而不已，地將絕之。苛而不已，人將殺之。有人將來，唯目之瞻。言之豈，行之壹，得而勿失。〔言〕之采，行之配（熙），得而勿以。是故言者心之符〔也〕，色者心之華也，氣者心之浮也。有一言，無一行，胃（謂）之誣。故言寺首，行志（識）卒。直木伐，直人殺。无刑（形）无名，先天地生，至今未成。《行守》。

《順道》

■黃帝問力黑曰：大莖（庭）氏之有天下也，不辨陰陽，不數日月，不志（識）四時，而天開以時，地成以財。其爲之若何？力黑曰：大莖（庭）之有天下也，安徐正靜，柔節先定。晏濕共（恭）儉（儉），卑約生柔。常後而不失體（體），正信以仁，茲（慈）惠以愛人，端正勇，弗敢以先人。中請（情）不刺，執一毋求。刑於女節，所生乃柔。□□□正德，好德不爭。立於不敢，行於不能。單（戰）視（示）不敢，明執不能。守弱節而堅之，胥雄節之窮而因之。若此者其民勞不□，几（飢）不飴（怠），死不宛（怨）。不廣（曠）其衆，不以兵郤，不爲亂首，不爲宛（怨）謀（媒），不陰謀，不擅斷疑，不謀削人之野，不謀劫人之宇。愼案其衆，以隋（隨）天地之從（蹤）。不擅作事，以寺（待）逆節所窮。見地奪力，天逆其時，因而飾（飭）之，事環（還）克之。若此者，單（戰）朕（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名殼（聲）章明。不報，取地不反。單（戰）朕（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名殼（聲）章明。順之至也。《順道》。

■欲知得失，請（情）必審名察刑（形）。刑（形）恒自定，是我愈（愈）靜。事恒自施（施），是我无爲。靜翳不動，來自至，去自往。能一乎？能止乎？能毋有己，能自擇而尊理乎？紆也，毛也，其如莫存。萬物羣至，我无不能應。我不臧（藏）故，不挾陳。鄉（向）者已去，至者乃新。新故不謬（摎），我有所周。《十六經》凡四千六□□六。

《稱》

■■道无始而有應。其未來也，无之；其已來，如之。有物將來，其形（形）先之。建以其刑（形），名以其名。其言胃（謂）何？環□傷威。毆（弛）欲傷法。无隋（隨）傷道。數舉參者，有身弗能葆（保），何國能守？奇從奇，正從正，奇與正，恒不不同廷。凡變之道，非益而損，非進而退。首變者凶。有義（儀）而義（儀）則不過，侍（恃）表而望則不惑，案法而治則不亂。恥（聖）人不爲始，不剸（專）己，不豫謀，不爲得，不辭福，因天之則。失其天者死，欺其主者死。翟其上者危。心之所欲則志歸之，志之志之所欲則力歸之。故巢居者察風，穴處者知雨，憂存故也。憂之則□，安之則久。弗能令者弗得有。帝者臣，名臣，其實師也。王者臣，名臣，其實友也。朝（霸）者臣，名臣也，其實（賓也。危者）臣，名臣也，其實庸也。亡者臣，名臣也，其實虜也。自光（廣）者人絕之；□□人者其生危，其死辱磬（也）。居不犯凶，困不擇時。不受祿者，天子弗臣也。祿泊（薄）者，弗與犯難。故以人之自爲，□□□□□□□□。不士（仕）於盛盈之國，不嫁子於盛盈之家，不友□□□□易之〔人。〕□□不埶偃兵，不埶用兵。兵者不得已而行。知天之所始，察地之理，恥（聖）人槩論天地之紀，廣乎蜀（獨）□□蜀（獨）□□□□□□□□蜀（獨）在。天子之地方千里，諸侯百里，所以朕合之也。故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立正敵（嫡）者，不使庶孽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婢（嬖）妾疑焉。疑則相傷，雜則相方。時若可行，亟應勿言。□〔時〕若未可，塗其門，毋見其端。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取予當，立爲□王。取予不當，流之死亡。天有環（還）刑，反受其央（殃）。世恒不可，擇（釋）法而用我。用我不可，是以生禍。有國存，天下弗能亡也。有國將亡，天下弗能存也。時極未至，而隱於德。既得其極，遠其德。淺□以力，既成其功，環（還）復其從，人莫能代。諸侯不報仇，不修俾（恥），唯□所在。隱忌妒妹賊妾如此者，下其等而遠其身。不下其德等，不遠其身，禍乃將起。內事不和，不得言外。細事不察，不得言〔大〕。利不兼，賞不倍。戴角者无上齒。提正名以伐，得所欲而止。實穀不華，至言不飾，至樂不笑。華之屬，必有霰（核），霰（核）中必有意。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詰詰作事，毋從我冬（終）始。雷以爲車，隆隆以

爲馬。行而行，處而處。因地以爲齎（資），因民以爲師。弗因无狹也。宮室過度，上帝所亞（惡），爲者弗居，唯（雖）居必路。減衣衾，泊（薄）棺椁，禁也。疾役可發澤，禁也。草蔑可淺林，禁也。聚□□隋（墮）高增下，禁也，大水至而可也。毋先天成，毋非時而榮。先天成則毀，非時而榮則不果。日爲明，月爲晦。昏而休，明而起。毋失天極，極（究）數而止。強則令，弱則聽，敵則循繩而爭。行會（憎）而索愛，父弗得子。行母（侮）而索敬，君弗得臣。有宗將興，如伐於山。貞良而亡，先人餘央（殃）。有宗將壞，如伐於□。有宗將興，如伐於山。貞良而亡，先人餘央（殃）。商（猖）闕（獗）而栝（活），先人之連（烈）。埤（卑）而正者增，高而倚者僮（崩）。山有木，其實屯屯。虎狼爲孟（猛）可捕，昆弟相居，不能相順。同則不肯，離則不能，傷國之神。□□來，胡不來，相教順弟兄茲，昆弟之親，尚可易哉（哉）。天下有參（三）死：忿不量力死，耆（嗜）欲无窮死，寡不辟（避）衆死。毋籍（藉）賊兵，毋□盜量（糧），短者長，弱者強，贏絀變化，後將反缶（施）。弗同而同，舉而爲同。弗異而異，舉而爲異。弗爲而自成，因而建事。陽親而陰亞（惡），胃（謂）外其膚而內其勮。不有內亂，必有外客。膚既爲膚，勮既爲勮。內亂不至，外客乃却。得焉者不受其賜。亡者不怨大□。天有明而不憂民之晦也。〔百〕姓辟（闢）其戶牖而各取昭焉。天无事焉。地有〔財〕而不憂民之貧也。百姓斬木刉（刈）新（薪）而各取富焉。地亦无事焉。諸侯有亂，正亂者失其理，亂國反行焉。其時未能也，至其子孫必行焉。故曰：制人而失其理，反制焉。生人有居，〔死〕人有墓。令不得與死者從事。惑而極（亟）反（返），□道不遠。臣有兩位者，其國必危。國若不危，君與存也，失君必危。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家若不亂，親與存也。失親必〔失親必〕危。失親不亂，子故詆（差）也。不用輔佐之助，不聽耶（聖）慧之慮，而侍（恃）其城郭之固，古（怙）其勇力之御。是胃（謂）身薄。身薄則貸（殆）。以守不固，以單（戰）不克。兩虎相爭，奴（駑）犬制其余。善爲國者，大（太）上无刑，其〔次〕□□〔其〕下闘果訟果，大（太）下不闘不訟有〔又〕不果。□大（太）上爭於□，其次爭於明，其下戕（救）患禍。寒時而獨暑，暑時而獨寒，其生危，以其逆也。敬朕（勝）怠，敢朕（勝）疑。亡國之禍□□□

《老子》乙本

《德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爲而无以爲也。上仁爲之而无以爲也，上義〔義〕爲之而有以爲也。上禮爲之而莫之應也，則攘臂而乃（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句（后）仁，失仁而句（后）義，失義而句（后）禮。夫禮者，忠信之泊（薄）也，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泊（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故去罷（彼）而取此。昔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靈），浴（谷）得一盈，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至也，胃（謂）天毋已清將恐蓮（裂），地毋已寧將恐發，神毋已〔已靈將〕恐歇，谷毋已〔盈〕將竭（竭），侯王毋已貴以高將恐欮（蹶）。故必貴以賤爲本，必高矣而以下爲基。夫是以侯王自胃（謂）孤寡不穀（穀），此其賤之本與？非也？故至數輿无輿。是故不欲祿祿若玉，硌硌若石。上〔士聞〕道，堇（勤）能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爲道。是以建言有之曰：明道如費進道如退，夷道如類。上德如浴（谷），大白如辱，廣德如不足。建德如〔偷〕，質褒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反也者，道之動也。〔弱也〕者，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爲和。人之所亞（惡），唯孤寡不穀（穀），而王公以自〔稱也。物或益之而〕云（損）之而益。〔人之所教，亦議而教人。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學〕父。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出於无有，入於〕无間。吾是以〔知无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希能及之〕矣。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如缺，其用不敝。大〕盈如沖，其〔用不窮。大直如詘，大辯如訥，大〕巧如拙，〔大贏如〕絀。趮（躁）朕（勝）寒，〔靜勝熱。知清靜，可以爲天下正。天下有〕道，却是馬〔以〕糞。无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憯於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規（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彌）遠者，其知彌（彌）〔尠。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弗爲而成。爲學者日益，聞道者日云（損），云（損）之有（又）云（損），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矣。將欲〕取天下，恒无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聖〕人恒无心，以百省（姓）之心爲心。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也。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得〕信也。聖〔聖〕人之在天下也欲（歙）欲（歙）焉，〔爲天下渾心，百〕生（姓）皆注其〔耳目焉，聖人皆咳之。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又（有）三，而民生生，僮（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夫〔夫〕何故也？以其生生。蓋聞善執生者，陵行不辟（避）兕虎，入軍不被兵革。兕无〔所揣其角，虎无所措〕其蚤（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也？以其无〔死地焉〕。道生之，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萬物尊道而貴德。道之尊也，德之貴也，夫莫之爵也，而恒自然也。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復（覆）〔之。生而弗有，爲而弗恃，長而〕弗宰，是胃（謂）玄德。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怠（殆）。塞其悅，閉其門，冬（終）身不堇（勤）。啓其悅，齊其〔事，終身〕不棘。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无〕遺身央（殃），是爲習常。使我介有知，行於大道，唯他（施）是畏。大道甚夷，民甚好解。朝甚除，田甚芜，倉甚虛；肥文采，帶利劍，猒（厭）食而齎（資）財〔有餘，是謂〕盜〔盜〕〔，非〔道〕也。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絕。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長。修之鄉，其德乃奉（豐）。修之天下，其德乃博（溥）。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國，其德乃奉（豐）。修之天下，其德乃博（溥）。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茲（哉）？以〔此〕。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蠆（蜂）蠆（蠆）虫（虺）蛇弗赫（螫），據鳥孟（猛）獸弗捕（搏），骨筋弱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會而朘怒，精之至也。冬（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胃（謂）之不道，不道蚤（早）已。知者弗言，言者弗知。塞其悅，閉其門，和其光，同其塵，銼（挫）其兌（銳）而解其紛，是胃（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也，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以正之〔治〕國，以畸（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才（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而國家滋〕昏。〔人多智慧，而奇物滋起。法〕物茲（滋）章，而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之言曰：我无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樸。其正（政）閟（閔）閟（閔），其民屯屯。其正（政）察察，其〔民缺缺〕。禍，

〔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无正也？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悤（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方而不割，兼（廉）而不刺，直而不紲，光而不眺（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以蚤（早）服。蚤（早）服是胃（謂）重積〔德〕。重〔積德則无不克，无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胃（謂）〔深〕根固氐（柢），長生久視之道也。治大國若享（烹）小鮮。以道立（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非其神不傷人也，〔聖人亦〕弗傷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大國者，下流也，天下之〔牝也。天下之〕牝恒以靜朕（勝）牡。爲其靜也，故宜爲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於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國者不〔過〕欲並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則大者宜爲下。道者，萬物之注也，善人之琛（寶）也，不善人之所保也。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賀（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鄉〈卿〉，雖有〔共之〕璧以先四馬，不若坐而進此。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胃（謂）求以得，有罪以免與？故爲天下貴。爲无爲，〔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乎其易也，爲大〕乎其細也。天下之〔難作於〕易，天下之大〔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若〔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於无難。其安也易持，其未兆也易謀，其脆也易判，其微也易散。爲之於其未有也，治之於其未亂也。合抱之〕木，作於毫末。九成之臺，作於纂（蔈）土。百千之高，始於足下。爲之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无爲〔也，故无敗也；无執也，故无失也〕。民之從事也，恒於其成而敗之。故曰：『愼冬（終）若始，則无敗事矣。』是以聖（聖）人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爲。古之爲道者，非以明〔民也，將以愚〕之也。夫民之難治也，以其知（智）也。故以知（智）知國，國之賊也；以不知（智）知國，國之德也。恒知此兩者，亦稽式也。恒知稽式，是胃（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也，乃至大順。江海所以能爲百浴（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是以能爲百浴（谷）王。是以聖（聖）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後之。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天下皆樂誰（推）而弗猒（厭）也，不〔以〕其无爭與？故天下莫能與爭。小國寡民，使有十百人器而勿用，使民重死而遠徙，又（有）周（舟）車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雙（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善者不多，多者不善。聖（聖）人无積，既以爲人，己愈（愈）有；既以予人矣，己愈（愈）多。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爲而弗爭。天下〔皆〕胃（謂）我大，大而不宵（肖）。夫唯不宵（肖），故能大。若宵（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恒有三琛（寶），市（持）而保（寶）之，一曰茲（茲），二曰檢（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茲（慈），故能勇；檢（儉），故（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器長。今舍其茲（慈），且勇；舍其檢（儉），且廣；舍其後，且先；則死矣。夫茲（慈），以單（戰）則朕（勝），以守則固。天將建之，如以茲（慈）垣之。故善爲士者不武，善單（戰）者不怒，善朕（勝）敵者弗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胃（謂）用人，是胃（謂）肥（配）天，古之極也。用兵又（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胃（謂）行无行，攘无臂，執无兵，乃（扔）无敵。禍莫大於无敵。无敵近亡吾琛（寶）矣。故抗兵相若，而依（哀）者朕（勝）〔矣〕。吾言易知也，易行也；而天下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夫言又（有）宗，事又（有）君。夫唯无知也，是以不我知。知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聖）人被褐而褱（懷）玉。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是以聖（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民之不畏畏（威），則大畏（威）將至矣。毋伸（狎）其所居，毋猒（厭）其所生。夫唯弗猒（厭），是以不猒（厭）。是以聖（聖）人自知而不自見也，自愛而不自貴也。故去罷（彼）而取此。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栝（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亞（惡），孰知其故？天之道，不單（戰）而善朕（勝），不言而善應，弗召而自來，單（坦）而善謀。天罔（網）恢恢，疏而不失。若民恆且不畏死，若何以殺懼（懼）之也？使民恒且畏死，而爲畸（奇）者〔吾〕得而殺之，夫孰敢矣！若民恒且必畏死，則恒又（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則希不傷其手。人之飢也，以其取食說之多，是以飢。百生（姓）之不治也，以其上之有以爲也，〔是〕以不治。民之輕死也，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无以生爲者，是賢貴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骴信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枲（脆），其死也槁（枯）槁。故曰：『堅強，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朕（勝），木強則兢。克強大居下，柔弱居上。天之道，酉（猶）張弓也，高者印（抑）之，下者舉之，有余（餘）者云

(損)之，不足者(補)之。故天下之道」，云(損)有余(餘)而益不足；人之道，云(損)不足而奉又(有)余(餘)。夫孰能又(有)余(餘)而(有以奉於天者，唯又(有)道者乎？是以耶(聖)人爲而弗又(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見賢也。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水之朕(勝)剛也，弱之朕(勝)強也，天下莫弗知也，而(莫之能行)也。是故耶(聖)人之言云，曰：受國之詬(詬)，是胃(謂)社稷之主。受國之不祥，是胃(謂)天下之王。正言若反。禾(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耶(聖)人執左芥(契)而不以責於人。故又(有)德司芥(契)，无德司勢(徹)。(天道无親，常與善人)。《德》三千卌一。

《道經》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萬物之始也。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觀其妙)；恒又(有)欲也，以觀其所噭。兩者同出，異名同胃(謂)。玄之又玄，衆眇(妙)之門。天下皆知美之爲美，亞(惡)已。皆知善，斯不善矣。(有、无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刑(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聲之相和也，先、後之相隋(隨)，恒也。是以耶(聖)人居无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昔(作)而弗始，爲而弗侍(恃)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不上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是以耶(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爲而已，則无不治矣。道沖，而用之有(又)弗盈也。淵呵佁(似)萬物之宗。銼(挫)其兌(銳)，解其芬(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呵佁(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也，象帝之先。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耶(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猷(猶)橐籥與(與)？虛而不淈(屈)，動而愈(愈)出。多聞數窮，不若守於中。浴(谷)神不死，是胃(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胃(謂)天地之根。緜緜呵其若存，用之不堇(勤)。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是以耶(聖)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與(與)？故能成其私。上善如水。水善利萬物而有爭，居衆人之所亞(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予善天，言善信，正(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无尤。揕(持)而盈之，不若其已。揣(揣)而允之，不可長葆也。金玉盈室，莫之能守也。貴富而驕，自遺咎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戴營伯(魄)抱一，能毋離乎？槫(搏)氣至柔，能嬰兒乎？修(滌)除玄監(鑒)，能毋有疵乎？愛民栝(活)國，能毋以知乎？天門啓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毋以知乎？生之，畜之。生而弗有，長而弗宰也。是胃(謂)玄德。卅(輻)同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也。埏(埴)埴而爲器，當其无有，埴器之用也。鑿戶牖，當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爲利，无之以爲用。五色使人目盲，馳騁田臘(獵)使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使人之行仿(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聾)。是以耶(聖)人之治也，爲腹而不爲目。故去彼而取此。弄(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胃(謂)弄(寵)辱若驚？弄(寵)之爲下也，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胃(謂)弄(寵)辱若驚。何胃(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也。及吾無身，有何患？故貴爲身於爲天下，若可以寄(託)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女可以寄天下矣。視之而弗見，(名)之曰微。聽之而弗聞，命(名)之曰希。搏之而弗得，命(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致)計(詰)，故緒而爲一。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忽。尋尋呵不可命(名)也，復歸於无物。是胃(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是胃(謂)沕(忽)望(恍)。隋(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執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胃(謂)道紀。古之□爲道者，微眇(妙)玄達，深不可志(識)。夫唯不可志(識)，故強爲之容，曰：與呵其若冬涉水，猷(猶)呵其若畏四晏(鄰)，嚴呵其若客，渙呵其若凌(凌)澤(釋)，沌呵其若樸，湷呵其若濁，湛呵其若浴(谷)。濁而靜之，徐清。女(安)以重(動)之，徐生。葆此道(者不)欲盈。是以能敝(敝)而不成。至虛極也，守靜督也。萬物旁(並)作，吾以觀其復也。天物芸(芸)芸(芸)，各復歸於其根。曰靜。靜，是胃(謂)復命。復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芒(妄)，芒(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大上下知又(有)(之)，其(次)親譽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侮)之。信不足，安有不信。猷(猶)呵其貴言也。成功遂事，而百姓胃(謂)我自然。故大道廢，安有仁義。知(智)慧出，安有(大僞)。六親不和，安又(有)孝茲(慈)。國家閩(昏)亂，安有貞臣。絕耶(聖)棄知(智)，而民利百倍。絕仁棄義，而民復孝茲(慈)。絕巧棄利，盜賊无有。此三言也，以爲文未足，故令之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而寡欲。絕學无憂。唯與呵，其相去幾何？美與亞(惡)，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望(恍)呵其未央才(哉)！衆人巳

（熙）配（熙），若鄉（饗）於大牢，而春登臺。我博（泊）焉未垗（兆），若嬰兒未咳。纍呵怡（似）无所歸。衆人皆又（有）余（餘）。我愚人之心也，湻湻呵。鬻（俗）人昭昭，我獨若閩（昏）呵。鬻（俗）人察察，我獨閩（閔）閩（閔）呵，沕（忽）呵其若海，望（恍）呵若无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門元（頑）以鄙。吾欲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物，唯望（恍）唯沕（忽）。沕（忽）呵望（恍）呵，中又（有）象呵。望（恍）呵沕（忽）呵，中有物呵。幼（窈）呵冥呵，其中有請（精）呵。其請（精）甚眞，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順衆父。吾何以知衆父之然也？以此。炊者不立。自視（示）者不章，自見者不明，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粽（餘）食、贅行』。物或亞（惡）之，故有欲者弗居。曲則全，汪（枉）則正，洼則盈，弊（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耶（聖）人執一，以爲天下牧。不自視（示）故章，不自見也故明，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長。夫唯不爭，故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胃（謂）曲全者幾語才（哉），誠全歸之。希言自然。剽（飄）風不冬（終）朝，暴雨不冬（終）日。孰爲此？天地。而弗能久，有（又）兄（況）於人乎？故從事而道者同於道，德（得）者同於德（得），失者同於失。同於德（得）者，道亦德（得）之；同於失者，道亦失之。有物昆成，先天地生。蕭（寂）呵漻（寥）呵，獨立而不玄（改），可以爲天地母。吾未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吾強爲之名曰大。大曰筮（逝），筮（逝）曰遠，遠曰反。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國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爲輕根，靜爲趮（躁）君。是以君子冬（終）日行，不遠其甾（輜）重，雖有環官（館），燕處則昭若。若何萬乘之王而以身輕於天下？輕則失本，趮（躁）則失君。善行者无達迹，善言者无瑕適（謫），善數者不用檮（籌）筴（策）。善閉者无關籥（鍵）而不可啓也，善結者无繩約而不可解也。是以耶（聖）人恒善救人，而无棄人，物无棄財，是胃（謂）曳（襲）明。故善人，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智）乎大迷。是胃（謂）眇（妙）要。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鷄（溪）。爲天下鷄（溪），恒德不离。恒德不离，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浴（谷）。爲天下浴（谷），恒德乃足。恒德乃足，復歸於樸。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恒德不貸（忒）。恒德不貸（忒），復歸於无極。樸散則爲器，耶（聖）人用則爲官長。夫大制无割。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弗）得已。夫天下，神器也，非可爲者也。

《却穀食氣》

●去（却）穀者食石韋，朔日食質，日駕（加）一節，旬五而止；旬六始銧（匡），日□（一）節，至晦而復質，與月進退。爲首重足輕體（體）軫（胗），則昫（昫）炊（吹）之，視利止。食穀者食質而□，食（氣）者爲昫（昫）炊（吹），則以始卧與始興。凡昫（昫）中息而炊（吹）。牛廿（者朝廿暮廿，二日之）莫（暮）二百；年卅者朝卅莫（暮）卅，三日之莫（暮）三百，以此數誰之。春食一去濁陽，和以（銧）光，朝暇（霞），（昏清）可。夏食一去湯風，和

以朝暇(霞)、行(沆)瀣(瀣)，昏(清可。秋食一去)□□、霜霧(霧)，霜霧(霧)和以輸陽、銳，昏清可。冬食一去凌陰，(和以端)陽、銳光、輸陽、輸陰，(昏清可)。□□□□(者)，□四塞，清風折首者也。霜霧(霧)者，□□□□□□。濁陽者，黑四塞，天之亂氣也，及日出而霧(霧)也。(湯風者)，□風也，熱而中人者也，日□。(凌陰)者，入骨□□(也，此五)者不可食也。朝暇(霞)者，□□□□□□□□者，日出二干，春爲濁□□□□雲如蓋，蔽□□□□者(也)。□□者，苑□□□□夏昏清風也。凡食□□□□□□□□

心中。是動則病：心甬（痛），噬（乾欲）飲，此爲腎厥，是腎少陰脈主治。其所產病：脅甬（痛），爲一病。

《十問》 ●黃帝問於天師曰：『萬勿（物）何得而行？草木何得而長？日月何得而明？』天師曰：『重（爾）察天地之請（情），陰陽爲正，萬勿（物）失之而不竭（繼），得之而贏。食陰模（擬）陽，稽於神明。食陰之道，虛而五臧（藏），廣而三咎，若弗能出楛（樸）。食之貴靜而神風，距而兩柿（峙），參築而毋遂，神風乃生，五聲乃對。翕（吸）毋過五，致之口，枚之心，四輔所貴，玄尊乃至。飲毋過五，口必甘味（味），至之五臧（藏），刑（形）乃極退。摶（搏）而肌膚，及夫髮末，毛脈乃遂，陰水乃至，淺（濺）坡（彼）陽姊（勃），堅蹇不死，飲食資體（體），此胃（謂）復奇之方，通於神明。』天師之食神氣之道。

●黃帝問於大成曰：『民何失而喜（顏）色鹿（麓）鯉（貍）（黎），黑而蒼？民何得而奏（腠）理靡曼，鮮白有光？』大成合（答）曰：『君欲練色鮮白，則察觀尺汙（蠖）之食方，通於陰陽，食蒼則蒼，食黃則黃。唯君所食，以變五色。君必食陰以爲當（常），助以柏實盛良，飲走獸泉英，可以却老復壯，曼澤有光。椄（接）陰將衆，盭（繼）以蛩虫，春酌（爵）（雀）員駘（子），與坡（彼）鳴雄，鳴雄有精，誠能服此，玉筴（策）復生。大（太）上埶（藝）遇，靡（壓）坡（彼）玉實，盛乃從之，員駘（子）送之：若不埶遇，置之以麵。誠能服此，可以起死。』大成之起死食鳥精之道。

●黃帝問於曹熬曰：『民何失而死？何得而生？』曹（熬答曰）：『□□□而取其精。侍（待）坡（彼）生氣去之。俗人芒生，乃持（恃）巫致五聲，乃入其精，虛者可使充盈，壯者可使久榮，老者可使長生。長生之稽，偵用玉閉，玉閉時辟，神明來積。積必見章，玉閉堅精，必使玉泉毋頃（傾），則百疾弗嬰，故能長生。椄（接）陰之道，必心塞葆。刑（形）氣相葆，故能長生。』黃帝曰：『壹至勿星（瀉），被（皮）革有光；四至勿星（瀉），耳目葱（聰）明；再至勿星（瀉），音氣高陽（揚）；三至勿星（瀉），被（皮）革有光；四至勿星（瀉），脊胠不陽（傷）；五至勿星（瀉），尻脾（髀）能方（壯）；六至勿星（瀉），百脈通行；七至勿星（瀉），冬（終）身失（无）央（殃）；八至勿星（瀉），可以壽長；九至勿星（瀉），通於神明。』曹熬之椄（接）陰治神氣之道。

●黃帝問於容成曰：『民始蒲（敷）淳溜刑，何得而生？溜刑成體（體），何失而死？何曳而生，有惡有好，有夭有壽？欲聞民氣贏屈施（弛）張之故。』容成合（答）曰：『君若欲壽，則順察天地之道。天氣月盡月盈，故能長生。地氣歲有寒暑，險易相取，故地久而不腐。君必察天地之請（情），而行之以身。有徵可智（知），間雖聖人，非其所能，唯道者智（知）之。天地之至精，生於無徵，長於無刑（形），成於無體（體），得者壽長，失者夭死。故善治氣槫（摶）精者，以無徵爲積，精神泉益（溢），翕（吸）氣之道，必致之末，精生楛（瑤）泉靈尊以爲經，去惡好俗，神乃溜刑。翕（吸）毋過五，致之心，四輔所而不厥。尚（上）下皆精，塞（寒）溫安生？息必探（深）而久，新氣易守。宿氣爲老，新氣爲壽。善治氣者，使宿氣夜散，新氣朝最，以徵九徵（竅），而實六府。食氣有禁，春辟（避）濁陽，夏辟（避）湯風，秋辟（避）霧濬（霧），冬辟（避）凌陰，必去四咎，乃探（深）息以爲壽。朝息之志，亓（其）出也溍（務）合於天，亓（其）入也椄（揆）坡（彼）閨（滿），如臧（藏）於淵，則陳氣日盡，而新氣日盈，則刑（形）有云（雲）光。以精爲充，故能久長。晝息之志，虖（呼）吸必微，耳目葱（聰）明，陰陰孳（喜）氣，中不蒼（潰）腐，故身無苛（疴）央（殃）。莫（暮）息之志，深息長除，使耳勿聞，且以安侵（寢）。云云（魂）柏（魄）安刑（形），故能長生。夜半之息也，覺悟（寤）毋變侵（寢）刑（形），探（深）余（徐）去埶（勢），六府皆發，以長爲極。將欲壽神，必以奏（腠）理息。治氣之精，出入，以修美理，軸白內成，何病之有？坡（彼）生有央（殃），必亓（其）陰精扁（漏）泄，百脈宛（菀）廢，喜怒不時，不明大道，生氣去之。俗人芒生，乃持（恃）巫醫，行年忝十，刑（形）必夭貍（埋），頌事白（自）殺，亦傷（傷）悲哉（哉）。死生安在，徹士製（制）之，寶下閉精，氣不扁（漏）泄。心製（制）死生，孰爲之敗？愼守勿失，長生桑迣（世）。桑迣（世）安樂長壽，長壽生於蓄積。坡（彼）生之多，尚（上）察於天，下播於地，能者必神，故能刑（形）解。明大道者，亓（其）行陵雲，上自櫟楛，水溜（流）能遠，龔（龍）登能高，疾不力倦，□□□□□□□□巫成招□□不死。巫成招以四時爲輔，天地爲經，巫成招與陰陽皆生。陰陽不死，巫成招興（與）相視，有道之士亦如此。』酒食五味，以志治氣。目明耳葱（聰），被（皮）革有光，百脈充盈，陰乃盈生，緜使則可以久交，可以遠行，故能壽長。

●堯問於舜曰：『天下孰最貴？』舜曰：『生最貴。』堯曰：『生奈

何？』舜曰：『審夫陰陽。』堯曰：『人有九徼（竅）十二節，皆設而居，何故而陰與人具（俱）生而先身去？』舜曰：『飲食弗以，謀慮弗使，諱其名而匿其體（體），亓（其）使甚多而無寬禮，故興〈與〉身俱生而先身死。』堯曰：『治之奈何？』舜曰：『必愛而喜之，敎而謀之，飲而食之，使其題頰（碎）堅強而緩事之，必監之而勿予，必樂矣而勿寫（瀉），材將積，氣將蓄（畜），行年百歲，賢於往者。』舜之椄（接）陰治氣之道。

●王子巧（喬）父問彭祖曰：『人氣何是爲精孳（乎）？』彭祖合（答）曰：『人氣莫如竣（脧）精。竣（脧）氣宛（苑）閉，百脈生疾；竣（脧）氣不成，不能繁生，故壽盡在竣（脧）。竣（脧）之藥愛，兼予成貶（佐），是故道者發明唾手循辟（臂），靡（摩）腹從陰從陽。必先吐陳，乃翕（吸）竣（脧）氣，與竣（脧）通息，與竣（脧）飲食，飲食完竣（脧），如養赤子。赤子驕悍數起，愼勿。〔繇使則〕可以久交，可以遠行，故能壽〕長。出入，以修美浬（理），黏（固）白（薄）內成，何病之有？坡（彼）生有央（殃），必亓（其）陰精扁（漏）泄，百脈宛（苑）廢，喜怒不時，不明大道，生氣去之。俗人芒生（性），乃持（恃）巫醫，行年泰（七）十，刑（形）必夭貍（埋），頌（容）事白〈自〉殺，亦傷（傷）悲戕（哉）。死生安在，徹士製（制）之，實下閉精，氣不扁（漏）泄。心製（制）死生，孰爲之敗？愼守勿失，長生梁迣（世）。梁迣（世）安樂長壽，長壽生於蓄積。坡（彼）生之多，尙（上）察於天，下播於地，能者必神，故能刑（形）解。明大道者，亓（其）行陵雲，上自臯（羣）搖（瑤），水溜（流）能遠，龔（龍）登能高，疾不力倦，□□□□□□□巫（務）成椒（昭）□□不死。巫（務）成椒（昭）以四時爲輔，天地爲經，巫（務）成椒（昭）與陰陽皆生。陰陽不死，巫（務）成椒（昭）與〈與〉相視，有道之士亦如此。』

●帝盤庚問於耆老曰：『聞子椄（接）陰以爲強，翕（吸）天之精，以爲壽長，吾將何處而道可行？』耆老合（答）曰：『君必貴夫與身俱生而先身老者，弱者使之強，短者使長，貧者使多暴（糧）。亓（其）事壹虛壹實，治之有節：一曰垂枝（肢），直脊，橈（撓）尻；二曰疏股，動陰，繆（縮）州，三曰合聚（睫）毋聽，翕（吸）氣以充腦（腦）；四曰含亓（其）五味，飲夫泉英；五曰羣精皆上，翕（吸）亓（其）大明。至五而止，精神日抬（怡）。』耆老妾（接）陰食神氣之道。

●禹問於師癸曰：『明耳目之智，以治天下，上均湛（沈）地，下因江水，至會稽之山，處水十年矣。今四枝（肢）不用，家大糺（亂），治之奈何？』師癸合（答）曰：『凡治正（政）之紀，必自身始。血氣宜行而不行，此胃（謂）欬（敷）央（殃），六極之宗也。此氣血之續也，筋脈之莢（族）也，不可廢忘也。於腦（腦）也施，於味也移，道（導）之以志，動之以事。非味也，無以充亓（其）中而長其節；非志也，無以智（知）其中虛興〈與〉實；非事也，無以動亓（其）四支（肢）而移去其疾。故覺侵（寢）而引陰，此胃（謂）練筋；暖（既）信（伸）有（又）詘（屈），此胃（謂）練骨。動用必當，精故泉出。行此道也，何迣（世）不物？（忽）』禹於是飲湩，〔酒食五味，以志治氣。目明耳葱（聰），被（皮）革有光，百脈充盈，陰乃盈〕生。以安后姚，家乃復寧。師癸治神氣之道。

●文執（摯）見齊威王，威王問道焉，曰：『寡（寡）人聞子大夫之博於道也，寡（寡）人已宗廟之祠，不叚（暇）其聽，欲聞道之要者，二、三言而止。』文執（摯）合（答）曰：『臣爲道三百編，而卧最爲首。』威王曰：『子之長韭時食何氏（是）有？』文執（摯）合（答）曰：『淳酒毒韭。』威王曰：『子之長韭何邪？』文執（摯）合（答）曰：『后櫻（稷）半（播）鞣（糅），草千歲者唯韭，故因而命之。亓（其）受天氣也蚤（早），亓（其）受地氣也葆，故辟聶（懾）（聶辟）聽（聽）；春三月食之，苛（疴）疾不昌，筋骨益強，此胃（謂）百草之王。』威王曰：『善。子之長酒何邪？』文執（摯）合（答）曰：『酒者，五穀之精氣也，亓（其）人（入）中散溜（流），亓（其）人（入）理也徹而周，不胥卧而九（究）理，故以爲百藥緜（由）。』威王曰：『善。然有不如子言者，夫春賊（沃）寫（瀉）人（入）人（入）以韭者，何其不與酒而恒與卵邪？』文執（摯）合（答）曰：『亦可。夫鷄者，陽獸也，發明聲葱（聰），信（伸）頭羽張者也。復陰三月，與韭俱徹，故道者食之。』威王曰：『善。子之長卧何邪？』文執（摯）合（答）曰：『夫卧，非徒生民之事也。舉（鳧）雁、鵠、蕭（鷦）相（鷦）、蚖檀（蟺）、魚鼈（鼈）、耍（蛭）動之徒，胥食而生者也；食者，胥卧而成者也。夫卧，使食靡胥（消），散藥以流刑者也。辟（譬）卧於食，如火於金。故一昔（夕）不卧，百日不復。食不化，必如純（純）鞠（鞠），是生甘心密墨，糙（危）湯（傷）劇（瘠）惑（蹶），故道者敬卧。』威王曰：『善。羣（寡）人恒善莫（暮）飲而連於夜，苟毋（無）苛（疴）虐（虐）（乎）？』文執（摯）合（答）曰：『毋（無）苛（疴）虐（虐）也。辟（譬）如鳴〈鳥〉獸，蚤（早）卧蚤（早）起，莫（暮）卧莫（暮）起，天者受明，地者受晦，道者九（究）其事

而止。夫食氣譖（潛）人〈入〉而黕〈默〉移，夜半而□□□□□氣，致之六極。六極堅精，是以內實外平，痤瘦弗處，癰〈癰〉壹〈噎〉不生，此道之至也。』威王曰：『善。』

●王期見，秦昭王問道焉，曰：『寡人聞客食陰以爲動強，翕〈吸〉氣以爲精明。寡〈寡〉人何處而壽可長？』王期合〈答〉曰：『必朝日月而翕〈吸〉其精光，食松柏，飲走獸泉英，可以却老復莊〈壯〉，曼澤有光。夏三月去火，以日爨享〈烹〉，則神慧而葱〈聰〉明。椄〈接〉陰之道，以靜爲強，平心如水，靈路（露）內臧〈藏〉，款以玉筴〈策〉，心毋秏〈怵〉惕〈蕩〉，五音進合〈答〉，孰短孰長，翕〈吸〉其神潛〈霧〉，飲夫天將〈漿〉，致之五臧〈藏〉，欲其深臧〈藏〉。豐龍〈龍〉息以晨，氣刑〈形〉乃剛，襄□□□，□□近水，精氣淩楗〈健〉久長。神和內得，云〈魂〉柏〈魄〉皇□，五臧〈藏〉軺〈固〉白〈薄〉，玉色重光，壽參日月，爲天地英。』昭王曰：『善。』

《合陰陽》 ●凡將合陰陽之方，握手，出捪〈腕〉陽，捾扗〈肘〉房，抵夜〈腋〉旁，上竈綱，抵領鄉，插拯匡，覆周環，下缺盆，過醴津，陵勃海，上常〈恒〉山，入玄門，御交筋，上欲精神，乃能久視而與天地牟〈侔〉存。交筋者，玄門中交脈也，爲得操捾之，使體〈體〉皆樂養〈癢〉，說〈悅〉澤〈懌〉以好。雖欲勿爲，作相呴相抱，以次〈恣〉戲道。戲道：一曰氣上面熱〈熱〉，徐呴；二曰乳堅鼻汗，徐抱；三曰舌溥〈薄〉而滑，徐屯；四曰下汐〈液〉股濕，徐操；五曰噬乾咽唾，徐撼〈撼〉，此胃〈謂〉五欲之徵。徵備乃上，上堪而勿內，以致其氣。氣至，深內而上撅〈蹙〉之，以抒其熱，因復下反之，毋使其氣歇，而女乃大竭。然後熱十動，接十節〈節〉，雜十修。接刑〈形〉已沒，遂氣宗門，乃觀八動，聽五音，察十已之徵。

●十動：始十，次廿、卅、丗〈卅〉、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百，出入而毋決〈瀉〉。一動毋決〈瀉〉，耳目葱〈聰〉明，再而音聲〈章〉，三而皮革光，四而脊脅強，五而尻脾〈髀〉方〈壯〉，六而水道行，七而至堅以強，八而奏〈腠〉理光，九而通神明，十而爲身常，此胃〈謂〉十動。

●十蔚〈節〉：一曰虎游，二曰蟬柎〈附〉，三曰斥〈尺〉蠖，四曰閑〈廱〉柄〈角〉，五曰蝗磔，六曰爰〈猨〉據〈踞〉，七曰瞻〈詹〉諸，八曰兔騖，九曰青〈蜻〉令〈蛉〉，十曰魚噞。

●十修：一曰上之，二曰下之，三曰左之，四曰右之，五曰疾之，六曰徐之，七曰希之，八曰數之，九曰淺之，十曰深之。

●八動：一曰接手，二曰信〈伸〉扗〈肘〉，三曰直踵，四曰側句〈鉤〉，五曰上句〈鉤〉，六曰交股，七曰平甬〈踴〉，〈八曰〉振動。夫接手者，欲腹之傅也；信〈伸〉扗〈肘〉者，欲上之攡〈摩〉且距也；直踵者，深不及也；側句〈鉤〉者，旁欲攡〈摩〉也；上句〈鉤〉者，欲下攡〈摩〉也；交股者，夾〈刺〉大〈太〉過也；平甬〈踴〉者，欲淺也；振動者，欲人久持之也。

瘛息者，內急也；懣〈喘〉息，至美也；桑〈喪〉濕〈哀〉者，玉莢〈策〉入而養〈癢〉乃始也；疥〈吹〉者，鹽甘甚也，齧者，身振動，欲人之久也。

●昏者，男之精將〈壯〉；早者，女之精將〈壯〉；晏者，女之精責〈積〉。吾精以養女精，前脈皆動，皮膚氣血皆作，故能發閉通塞，中府受輸而盈。

●十已之徵：一已而清涼出，再已而臭如燔骨，三已而澡〈燥〉，四已而脅，五已而蘇，六已而滑，七已而遬，八已而脂，九已而膠，十已而縷，縷已復滑，清涼復出，是胃〈謂〉大卒。大卒之徵，鼻汗唇白，手足皆作，尻不傅席，起而去，成死爲薄。當此之時，中極氣張，精神入臧〈藏〉，乃生神明。

《雜禁方》 又〈有〉犬善皋〈嗥〉於竇〈壇〉與門，埃〈塗〉井上方五尺。夫妻相惡，埃〈塗〉戶□方五尺。欲微〈媚〉貴人，埃〈塗〉門左右方五尺。多惡薨〈夢〉，埃〈塗〉牀下方七尺。姑婦善訴〈鬬〉，埃〈塗〉戶方五尺。嬰兒善泣，涂〈塗〉堵〈牖〉上方五尺。

與人訟，書其名直履中。

取兩雌隹尾，燔治，自飲之，媚矣。

取東西鄉〈嚮〉犬頭，燔治，飲。

夫妻相去，〈取其左爨〈眉〉直〈置〉酒中，飲之，必得〉之。取雄隹左蚤〈爪〉四，小女子左蚤〈爪〉四，以鏊熬，並治，傅，人得矣。〈取兩雌隹尾，燔治，自飲之，媚〉矣。取其左爨〈眉〉直〈置〉酒中，飲之，必得之。

《天下至道談》 ●黃神問於左神曰：『陰陽九讖〈竅〉十二節俱產〈生〉而獨先死，何也？』左神曰：『力事弗使，哀樂弗以，飲食弗右，其居甚陰而不見陽，萃〈猝〉而暴用，不寺〈待〉其莊〈壯〉，不刃〈忍〉兩熱，是故亟傷。諱其名，匿其體〈體〉，至多暴事而毋〈無〉禮，是故與身俱生而獨先死。』

●怒而不大者，肌不至也；大而不堅者，筋不至也；堅而不熱者，氣不至也。肌不至而用則遁〈腄〉，氣不至而用則避，三者皆至，此胃〈謂〉三脂

(詣)。

●天下至道談。

如水沫(味)淫,如春秋氣,往者弗見,不得其功;來者弗堵(覩),吾鄉(饗)其賁(饋)。於(嗚)虖(呼)謹(愼)才(哉),神明之事,在於所閉。審操玉閉,神明將至。凡彼治身,務在積精。精贏(贏)必舍,精夬(缺)必布(補),布(補)舍之時,精夬(缺)爲之。爲之合坐,闕(竅)尻畀(鼻)口,各當其時,物(忽)往物(忽)來,至精將失,吾奚以止之?虖(虛)實有常,謹(愼)用勿忘,勿困勿窮,筋骨洚(隆)強,壯(踵)以玉泉,食以粉芬(芳),微出微入,侍(待)盈是常,三和氣至,堅勁以強。將欲治之,必害(審)其言,壯(踵)以玉閉,可以壹遷(仙)。壹壯(動)耳目悤(聰)明,再壯(動)聲音章,三壯(動)皮革光,四壯(動)尻脾(髀)方(壯),六壯(動)水道行,七壯(動)致(至)堅以強,八壯(動)志驕以陽(揚),九壯(動)順彼天蓋(英),十壯(動)產(生)神明。

●氣有八益,有(又)有七孫(損)。不能用八益、去七孫(損),則行年卅而陰氣自半也,五十而起居衰,六十而耳目不悤(聰)明,七十下枯上沒(脫),陰氣不用,渠(灌)泣留(流)出。令之復壯有道,去七孫(損)以振其病,用八益以貳其氣,是故老者復壯,壯(者)不衰。君子居处(處)安樂,飲食次(恣)欲,皮奏(腠)曼密,氣血充贏,身體(體)輕利。疾使內,不能道,產(生)病出汗煖(喘)息,中煩氣亂;弗能治,產(生)內熱;飲藥約(灼)灸以致其氣,服司(餌)以輔其外,強用之,不能道,產(生)痤壅(腫)囊(囊);氣血充贏,九竅(竅)不道,上下不用,產(生)痤雎(疽),故善用八益、去七孫(損),五病者不作。

●八益:一曰治氣,二曰致沫,三曰智(知)時,四曰畜氣,五曰和沫,六曰竊積氣,七曰寺(待)贏,八曰定頃(傾)。

●七孫(損):一曰閉,二曰泄,三曰渴(竭),四曰勿,五曰煩,六曰絕,七曰費。

●治八益:旦起起坐,直脊,開尻,翕州,印(抑)下之,曰治氣;飲食,垂尻,直脊,翕周(州),通氣焉,曰致沫;先戲兩樂,交欲爲之,曰智(知)時。爲而奠脊,翕周(州),卬(抑)下之,曰蓄氣;爲而物(勿)亟勿數,出入和治,曰和沫;出卧,令人起之,怒擇(釋)之,曰積氣;幾已,內脊,毋壯(動),翕氣,印(抑)下之,靜身須之,曰侍(待)贏;已而洒之,怒而舍之,曰定頃(傾),此胃(謂)八益。

●七孫(損):爲之而疾痛,曰內閉;爲之出汗,曰外泄;爲之不已,曰楊(竭);秦(臻)欲之而不能,曰帶(弗);爲之榣(喘)息中亂,曰煩;弗欲強之,曰絕;爲之秦(臻)疾,曰費,此謂七孫(損)。故善用八益,去七孫(損),耳目悤(聰)明,身體(體)輕利,陰氣益強,延年益壽,居处(處)樂長。

●人產(生)而所不學者二,一曰息,二曰食。非此二者,無非學與服。故貳生者食也,孫(損)生者色也,是以聖人合男女必有則也。故:

●一曰虎流,二曰蟬付(附),思外,三曰尺扜(蠖),四曰困(麋)桑,五曰黃(蝗)柘(磔),息內,六曰爰(猨)居(踞),思外,七曰瞻(詹)諸,八曰兔務(鶩),九曰青(蜻)靈(蛉),思外,十曰魚族(噪),此謂十埶(勢)。

●一曰致氣,二曰定味,三曰治節,四曰旁(勞)實,五曰必時,六曰通才,七曰微壯(動),八曰侍(待)盈,九曰齊生,十曰息刑(形),此謂十修。

●一曰高之,二曰下之,三曰左之,四曰右之,五曰深(深)之,六曰淺之,七曰疾之,八曰徐之,此謂八道。

●十修暨(既)備,十埶(勢)豫陳,八道雜口,橦(接)刑(形)以昏。汗不及走,遂氣血門,翕因(咽)榣(搖)前,通辰(脈)利筋。乃祭(察)八壯(動),觀氣所存,乃智(智)五言,孰後孰先。

●八壯(動):一曰接手,二曰信(伸)紃(肘),三曰平甬(踊),四曰直踵,五曰交股,六曰振銅(動),七曰廁(側)枸(鉤),八曰上晏(鉤)。

●五言〈音〉:一曰候(喉)息,二曰榣(喘)息,三曰晏哀,四曰疢(吹),五曰齘(齧)。審察(察)五言〈音〉,以智(知)其心;審察(察)八壯(動),以智(知)其所樂所通。

●接手者,欲腹之傅;信(伸)紃(肘)者,欲上之脈(膺)且據(距)也;廁(側)枸(鉤)者,旁欲麻(摩)也;交股者,刺大(太)過也;直踵者,深(深)不及;上晏(鉤)者,下不級(及)心也;平甬(踊)者,欲淺;振銅(動)者,至善也,此謂八觀。

●氣上面熱,徐昫(呴);乳堅鼻汗,徐葆(抱);舌薄而滑,徐傅;下夕(液)股濕,徐操;益(嗌)乾因(咽)唾,徐緘(撼),此謂五微〈徵〉,此謂五欲,微〈徵〉備乃上。

●怒而不大者，膚不至也；大而不堅者，筋不至也；堅而不熱者，氣不至也；三至乃入。壹已清瀑（涼）出，再已而穆（臭）如蘼骨，三已而燥（燥），四已而膏，五已而鄉（薌），六已而精如黍粱，七已而慧（滯），八已而肌（脂），九已而黎（膩），十已而溓（迄）而復滑，朝氣乃出。

●一曰笄光，二曰封紀，三曰調瓠，四曰鼠婦，五曰穀實，六曰麥齒，七曰嬰女，八曰反去，九曰何寓，十曰赤繖，十一曰赤豉（殊）九，十二曰礫石，得之而物（勿）擇（釋），成死有薄，走里（理）毛，置枖（腰）心，臂盡白，汗留（流）至國（膕），已數以百。

●人人有善者，不失女人，女人有之，善者獨能，毋予毋治，毋作毋疑，必徐以久，必徵以持，如已不已，女乃大台（怡）。侯（喉）息，下咸土（吐）陰光陽；揣（喘）息，氣上相薄，自窘（容）張；桑涼者，尻彼疾而憧（動）封紀；疢（吙）者，鹽（銜）甘甚而蕢（癢）乃始；齘（齧）者，身振寒（動），置已而久。是以雄杜（牡）屬，爲陽，陽者外也；唯（雌）牝屬，爲陰，陰者內也。凡牡之屬靡（摩）表，凡牝之屬靡（摩）裏，此謂陰陽之數，牝牡之里（理），爲之弗得，過在數已。娚（膓）樂之要，務在屖（遲）久。句（苟）能遲久，女乃大喜，親之弟兄，愛之父母。凡能此道者，命曰天士。

《刑德》

《刑德》甲篇

〔月半白半〕赤，城半降半施，盡〔赤〕盡施，盡白盡降。月小中赤，〔余盡白〕，城中將〔死，其人降。月〕大光赤，〔主〕一行人出戰，不勝，城拔。月大椐有光，主人出戰。

月七日不弧（弦），主〔人將死。月北〕頃（傾），陰國〔得地。月椐〕受衝，其國二行〔安〕。月立受繩，其國亡地。月八日南陛，陰國亡地。月不盡八日北陛，陽國亡地。

月軍（暈）〔□重，□□三〕復之，主人三行〔出戰〕，勝。月軍（暈）二重，倍（背）滿在外，私成外，倍（背）滿在中，私成中。月比，其國憂，有軍於外，軍傷。月〔溥（薄）其主〕病，中赤，白杵四行〔鼎尺〕杓月，其主死，有軍〔暈〕，軍疲。去誧在月中，其國後死。在前，臂（辟）人死。月旬五日不盈，其國亡〔地。月光〕如張蓋，其五行國立〔君〕，三夾之，其國立將軍。上陛月色黃白。王問：月交軍（暈），一黃一赤，其國白衣受地名城〔也。月〕交軍（暈），盡赤，二六行主遇，起兵，既日爲侯。月食，其國貴人死。用兵者，從所者攻之，勝得地。日左耳（珥），左國有喜。左七行右皆耳（珥），三軍喜和。日戴耳（珥），軍前；月戴耳（珥）主人前。日耳（珥）偃，客環（還），月偃耳（珥），主人環（還）。日交軍（暈），軍畏，日連軍（暈），人主大遇。八行盡白大和；盡赤，兵起。攻，憂國，先者得地多。日重軍（暈），軍畏。日割，結交。申，不戰。日斗，軍戰，客不勝。〔星〕與月斗，軍戰九行，主人不〔勝〕。月三大重□，主人戰。日垣，軍疲，未講也。日開，軍疲，未講也。日中寅耳（珥），割地，城。日前有黃帝一〇行之申，壹有二，大戰而使其道，客勝。日出而陰，晝見其無軍（暈），國有憂。有軍（暈），軍疲，客勝。有衝日者，貫日以赤軍（暈），大戰二一行客不勝。日徒毋（無）光，軍戰，客不勝。月毋（無）光，主人不勝。朝日日軍（暈）軍緩。五帝出，有軍（暈），軍疲。無軍（暈），國一二行破。見其臨以命之，其發也，有事，遷一時，毋（無）事，不出三年而發。日軍（暈）九重，天下有立公〔伯〕，日食爲王，月食一三行爲后。日晨食，所以知之，康風如食頃四至，徒東北方來，月之食也，以智（知）國之毀者之所有。軍（暈）日而耳（珥），軍前；月軍（暈）一四行而耳（珥），主人前而畏。營域（惑）入月中，所宿其國內亂。大正入月中，主人大勝藩兵。一五行

占軍戰、講也。以丙子爲六分，以爲六旬。攻城圍邑，疾西風而城拔，東風不拔。司（伺）張軍而〔疾西風〕，軍戰矣。東風一六行而講，雨歷之，軍卻舍。某（謀）至丙子，復司（伺）之。春，甲子；夏，丙子；秋，庚子；秋夏間，戊子；冬，壬子。以此雨〔仆，當〕下有戰，軍在野，戊寅疾西風，樓戟奪，軍大格（搖）。軍在野，癸卯雨至，癸丑戰，攻城者如是。〔以壬戌癸〕亥雨，軍講。〔辛卯〕雨，兵在〔邑，有〕一八行敬在野，戰，庚午雨，兵疲。戊子雨，其明，日報〔抱〕以風，兵報〔抱〕月而起，司（伺）張軍，以丙子雨，〔將有歸〕者，戊子〔雨，□將〕。庚子雨，便（偏）將〔死〕。一九行壬子雨，王死。甲子雨，至十月而將死。雨而不雷，以白衣城。雨而雷，以甲者城。終日，城者百里；雨〔遝（逮）三日〕，城者千里。司（伺）二〇行張軍而雨，兵遂歸；雨軍（暈），百日而歸。二一行

正月軍（暈），兵備載而遂行，兩軍（暈）及三軍（暈），兵遂行。三軍（暈）壹悉，五軍（暈）再悉，六軍（暈）三悉。其法出入，三歲〔乃已〕。二二行

張軍，未出旬而以庚子雨，兵遂行而不用，四月而歸。以丙申雨，兵用雨所從來者勝。司（伺）戊己大風（颷（剽）剽（剽）剽（剽））二三行入邑，邑憂。入軍，軍憂。若出兵隨之，以其時期之。朝日甲乙發，食時丙丁發，張軍而莫（暮），月（壹軍（暈））五旬而之所。〔行〕二四行中，戊巳發，日兒（倪），庚辛發，夕，壬癸發，此皆至其日發。軍在野，東風而雨，軍事〔益急〕，西風日出，〔旬三日〕軍疲。諸月上旬二五行見降。壹出東方，至旬復出西方，成曲，不出七日疲。二六行

攻城圍邑，智（知）客與主人相勝以日軍（暈），雲如雞雁相隨，出日月軍（暈）中，主人勝，入而客勝，〔軍在〕野，軍氣〔青白〕而高，軍〔戰，勝〕。二七行軍氣赤而高，軍大搖（搖），軍氣黑而卑，沒戟。用見，乃毋居命氣，此謂將敗而□□□者也。氣痞〔而低〕，見奪期（旗）二八行去軍六、七里。望之法也。二九行

司（伺）日將行，遇氣溥（薄）而之讎，因遇戰矣。兵從適（敵）人，望其氣，痞血康赤，客死其鄉，痞血康赤者，下〔必〕溜（流）血。三〇行

□□□有之復必壹月諸五日，旬七日，二旬九日，司（伺）彗〔星不〕見也，可入圍城，可出〔圍城。三一行犯申，攻□〕，出擊歐（毆）人。三二行

日陰，出成曲，其下有分地也，主有之，直而饑。赤絳出，其端如杵，其赤如〔堵〕，下三三行不有拔邑，必有流血之戰。歲十二月露，雨至，不有流民，必有兵小（少）死。如雨所及三四行無軍（暈）而望氣若紛而非紛，如闇非闇，若雲而非雲，其旁易其行也。簪爲作上三五行作下，興陵偃印（抑），其舉深而有工（功），其前方西方入，淺而毋工（功），其高半劾（伐）者旬二日，三六行二劾（伐）者二旬，三劾（伐）者三旬，四劾（伐）者四旬，五劾（伐）者五旬。三七行

望地，日已入而望之，其鄉（向）無雲氣而康赤者，民移心，它主有之。晦日望氣若明三八行而未明，兵取（聚），其鄉（向）若明若白者，其鄉（向）乃熾，百軒三見，乃留（流）血苦（枯）骨，其處政見三九行百里，印（仰）見三百里，政上七百里。七月而戰諸歲交之日，雨而薔（牆），夜三版而淳，遲（逮）五四〇行版黃危，謀至交日復。四一行

諸持辰不可入出，一得□。四二行

兵在野，甲子雷，不出百日兵入；丙子雨，不出八旬兵入；戊子雨，不出四旬兵入；庚子雨四三行，不出二旬兵入。壬子雨，不出六旬兵入；庚子雨，不出三旬兵入。丁巳，軍有拔城。四四行

凡戊子雷，避塵，所聞者黃危。城中氣青而高，木剽不見，城不拔。氣黑而四五行卑，木剽見，若毋（無）氣，城拔。黑而西出降，北出施，出而東南不拔。四六行

占虛邑，氣茅實以高，木剽不見。因以北移，如是邑不爲邑矣。四七行

夏三月，有疾風折木發屋。四月有此，兵秋起；五月有此，兵冬起；六月四八行有此，兵明春起；盡三月毋（無）此風而終歲暴風雨俱至，兵起，雨所從者勝。四九行

不智（知）春秋冬夏，甲子雷，九旬有令。丙子雷，八旬有令；戊子雷，七旬有五〇行令；庚子雷，六旬有令；壬子雷，五旬有令。在邑而令也，在軍而事。幸者以小五一行事當之，不幸者以大事當之。乙卯風雷，兵令不出九旬發。丁卯風雷，兵令五二行不出七旬發。己卯風雷，兵令不出三旬發。辛卯風雷，兵令不出旬五日而發。五四行

房左驂，汝上也。其左服，鄭地也。危，齊西地也。營室，魯。東壁，衛。婺女，齊南地也。五五行虛，齊北地也。危，齊西地也。營室，魯。東壁，衛。婺女，（婁），燕。胃（胃），魏氏東陽也。參前，魏五六行氏朱縣也。其陽，魏氏南陽，其陰，韓氏南陽。箕（畢）韓氏晉國。背觜，趙氏五七行西地，罰，趙氏東地。東井，秦上郡。輿鬼，秦南地，柳，西周。七星，東周。五八行張，荊北地。五九行

五行有六康，有十勝，有廢日，有勝日，木不勝金與火，火不勝水（與）土，土不勝木與金，金不勝火與水。六〇行

十一年十二月己亥上朔，刑德以其庚子並居西宮。六一行

丙午刑德並居南宮。六二行

壬子刑居東北宮，德復居西宮。六三行

戊午刑德並居中宮。六四行

甲子刑居東南宮，德復居西宮。六五行

庚午刑德並居西宮。六六行

丙子刑居西南宮，德居西宮。六七行

壬午刑〔德並居北宮〕。六八行

戊子刑〔居中宮，德〕居西宮。六九行

甲午刑德皆居東宮。七〇行
庚子刑居西北〔宮，德〕居西宮。七一行
十一年乙巳上朔刑〔德〕以丙午並居南宮。七二行
壬子刑居北宮，德復居南宮。七三行
戊午刑德並居中宮。七四行
甲子刑居東北，德居南。七五行
庚午刑德並居西宮。七六行
丙子刑居西南宮，德居南宮。七七行
壬午刑德皆居北宮。七八行
戊〔子〕刑居中柱北市，德居南宮。七九行
甲午刑德〔皆〕居東宮八〇行
庚子刑〔居西北〕宮，德居南宮。八一行
〔丙午〕刑德復居南宮。八二行
此刑德小遊也。八三行
刑德以子遊於畸，以午與德合於四正而左之。刑遊畸□□□□□□□□
八四行居。刑德之大遊也，十〔六年〕居木，十一年並居金，十二年並□□□□
□□□□八五行□十四年德與刑離，德徙土，刑居木，離□□□□□□□□□
□□八六行
〔徙〕水，德從水徙土，刑〔徒〕〔□〕徙木。八七行
五行有六康，有十勝，有廢日，有勝日，木不勝金與火，或不勝水與土，土
不勝〔木與金，金不八八行勝火與水，水不勝土與木〕，□十勝□□，以子徙則
庚辰爲上奇，戊戌〔爲下奇，子爲大火，戌爲〕八九行小火，午爲衝，未爲除。九
〇行以午徙則戊戌爲上奇，庚辰爲小奇，午爲大火，戌爲小火，子爲衝，丑爲
除。此謂□□九一行所去爲廢日。九二行
〔凡〕受六康，〔與〕十勝，大有攻（功）。受廢日與十不勝，大有央（殃）。
九三行
〔謹司三戊以觀四旁。戊午、戊子、戊戌，軍陣之氣也。若見戈雲、鉤雲、
帚雲，〔若九四行清寒〕疾風，〔戮殺〕暴疾，發屋折木，天下昏□，是氣也，戰，
〔城邑兵起，其當甲□，□〕九五行旬□日，駕三，其當戊巳，三旬一日，駕卅。
其當丙丁，四旬三日，駕□，〔其當□□，五旬九六行五日，駕六。三癸遊日，決
不用數。九七行
凡均始司成，四極司生，二根司殺。〔乙卯、丁〕未、辛酉、癸丑，四極也。
〔卯〕、酉，二根也。雨之則吉，風寒九八行有氣，凶。
辰戌日奇，月五日〔奇〕，旬〔七日奇〕，旬九日月奇。不受朔者歲奇。得
三奇，迎刑德戰者九九行毋（無）咎。凡德在中宮，不可用兵，兵者，其國有□
□□□□□□□，其禍不章（彰）。□□一〇〇行其餘盡凶，五午之火可以
伐□，遷地益□□□五子之□□□□□邑始用兵，伐一〇一行德者用除與
衝□□□□其後毋（無）央（殃）□□□□□□□□□□□□□□□□□□
禺，壬子一〇二行東北禺，戊子□□〔禺〕，□□□□□□□□□□□□□□
□□□□□□一〇四行月下旬，日之奇□□□□□□□□□□□□□□□□
□□□□□一〇五行
於奇，以午與德合□□□左之，□□字者勝。以奇伐者左逆刑而戰，勝，
拔國。德一〇六行在中宮，必以其衝除，若戊戌以攻之，勝。莫（暮）格，非是
也，大將不死必亡。一〇七行
德在木，乙卯爲根，在金，辛酉。在火，丙午。在水，壬子。在土，戊子。
凡五根，雖倍（背）刑德，勝，不取一〇八行地。凡以風占軍事之事，子午刑德
將軍，丑未豐隆司空，寅申風伯候，卯酉大音一〇九行尉，辰戌雷公司馬，己亥
雨師塚子，各當其日，以奇風殺鄰，其官有事，若無事，一一〇行乃有罪。
凡占軍之道，必以戊戌之奇風，至於折木發室，剽礫石，必戰。其甲也，
一一一行距雞鳴以至市行，則旬八日而戰。市行至日下涓，五旬五日。距下
涓以至靜人，則四一一二行旬三日。距靜人以至雞鳴，則三旬一日而戰。至
於癸卯之日而雨則不戰。戊戌不風，一一三行〔而見〕白雲，其狀如困如屋厚，
方東南行，則九旬三日而戰，癸卯雨不戰，各當其時一一四行〔以蚤（早）〕莫
（暮）次其日數，以智（知）戰緩急。以五（午）夜之昏至於靜，以見玄鳥於斗
旁，雖癸卯雨一一五行猶氏（是）必戰也。一一六行
倍（背）刑德戰，勝，拔國。左刑迎德戰，敗，亡地。一一七行
倍（背）德右刑戰，勝，取地。左德迎刑，大敗。
左德右刑，戰勝，取地。一一九行

〔左德倍(背)刑〕，戰勝，取地。一一〇行
倍(背)德左刑，戰勝，不取地。一一一行
倍(背)刑右德，戰勝，不取地。一一二行
右德左刑，戰敗，不失大吏。一一三行
右刑德，戰勝，三歲將死。一一四行
〔左刑德〕，戰，半敗。一一五行
倍(背)刑迎德，將不入國，如人有攻(功)，必有後央(殃)，不出六年，遷將君王之。一一六行
倍(背)德迎刑，深入，衆敗，吏死。一一七行
迎德右刑，將不入國。一一八行
迎刑德戰，軍大敗，將死亡。一一九行
德徙，刑當八遊乃徙六宅。一一〇行
雷公發氣，鄉有雷死者，暴風雨之。一一一行
大音毋(無)雨，尉有央(殃)。一一二行
豐隆發氣，至大音不雨，司空起土攻，雨吉。一一三行
風伯發氣，至刑德不雨，歲有暴亂，疾風傷歲。一一四行
雨師發氣，歲有米，至刑德不雨，歲乏毋(無)實。一一五行
德發氣，大音雨之，嫁(稼)稅(穊)，雨吉。不雨，兵起，不軍(暈)，戰。一一六行

三六行

刑發氣，至德不雨，兵起。在軍，戰。雨，吉。一一七行
大音發氣，不雨，兵起。在軍，軍益。雨，吉。一一八行
大音之日奪田兵穀，必有死亡之將。一一九行
刑德十五年合木，十六年合金。一四〇行

附一 《刑德小遊干支表中紀年和題記》

壬辰　張楚
〔乙巳〕　今皇帝
乙卯　皇帝元
□□□□也，黑者德也，白者□也。
〔今皇〕帝十一年大陰在巳，左行，歲居一辰，大陰在所，戰，弗敢攻。
附二 《刑德小遊九宮圖中的文字》

中宮：土
己丑豐隆　辛卯大音　乙未豐隆　辛酉大音
戊子刑　壬辰雷公　癸巳雨師　庚申風伯
戊午德　壬戌雷公　癸亥雨師　庚寅風伯
中宮四周：水、木、火、金
東宮：甲午德　乙未豐隆　丙申風伯
丁酉大音　戊戌雷公
大天夏至　北昌冬至
己亥雨師　乙卯大暑　木
東南宮：甲子刑　乙丑豐隆　丙寅風伯
丁卯大音　戊辰雷公　己巳雨師
丁酉青澤
南宮：丙午德　丁未豐隆　戊申風伯
乙酉大音　庚申雷公　辛亥雨師
大天夏至　北昌冬至　丙午炎帝
西南宮：丙子刑　丁丑豐隆　戊寅風伯
己卯大音　〔庚辰雷公〕　辛巳雨師
西宮：庚午德　辛未豐隆　〔壬申風〕伯
癸酉大音　甲戌雷公　乙亥雨師
〔大天〕夏至　北昌冬至　□□小暑
西北宮：庚子刑　辛丑豐隆　壬寅風〔伯〕雨師　氣雲
癸〔卯〕大音　甲辰雷公　〔乙巳〕雨師
北宮：〔壬武德　癸未豐隆　甲申風伯　〔乙酉〕大音
〔丙戌〕雷公　丁亥雨師　上天夏至　北昌冬至
壬子湍(顓)王(頊)
東北宮：壬子〔刑〕　癸丑〔豐〕隆　壬寅風伯
乙卯大音　丙辰雷公　丁巳雨師
癸〔〕予(禺)強

《刑德》乙篇

德始生甲，大(太)陰始生子，刑始生水，子。故曰，刑德始於甲子。

刑德之歲徙也，必以日至之後七日之子午卯酉。德之徙也，子若午；二行刑之徙也，卯若酉。刑德之行也，歲徙所不勝而刑不入宮中，居四隅。三行甲子之舍始東南以順行，廿歲而壹周，壹周而刑德四通，六十歲而周，周於癸亥四行而復從甲子始。

刑德初行，六歲而並於木，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五行並木。大（太）陰十六歲而與德並於木。

刑德六日而並斿（游）也，亦各徙所不勝，六行刑以子斿（游）於奇，以午與德合於正，故午而合，子而離。

戊子刑德不入中七行宮，徑徙東宮，戊午德入，刑不入，徑徙東南宮。其初發也，刑起甲子，德八行起甲午，皆徙庚午，居庚午各六日，刑徙丙子，德徙丙午，居各六日。刑德不入，徑徙甲午，各十二日。刑徙庚子，德徙庚午，各六日。皆九行並壬午，各六日。皆徙丙午，各六日。刑徙壬子，德徙壬午，各六日。德徙戊午，刑不入一一行中宮，徑徙甲子。德居中六日，徙甲午，〔刑從，因甲〕子〔十〕二日。皆徙庚午，居庚午各六日，刑徙丙子，德徙甲午六一二行日，刑德皆並，復徙庚午。單（戰），欲倍（背）〔之右之，勿迎勿左。〕一三行

刑德徙以子午爲衝，未，除，寅、〔大火，午、小火〕□□□□□□□□其一四行以午徙也，子爲沖，丑爲除，午〔爲沖，未爲除〕□□□□□□□□除一五行與衝，以奇用兵，其後無央，非□□□□□□□□〔雖左迎〕刑一六行德，勝取地。大火，可以火兵，伐邑，便〔地益封〕，踐山破〔國〕。一七行

辰戌曰奇，入月五日奇，十七日奇，廿九日奇，不受朔者歲奇，得三奇以一八行單（戰），雖左迎刑德，勝。

德在木，乙卯爲根。在金，辛卯爲根。在火，丙午爲一九行根，在水，壬子爲根，在土，戊戌爲根。凡雖倍（背）刑德，勝，不取地。二〇行

凡均始司成，四極司生，二根司殺。乙卯、丁未、辛酉、癸丑，四極也。卯酉，二二一行根也。雨之則吉，風寒有氣，凶。二二行

倍（背）刑德，單（戰），勝，拔國。倍（背）德右刑，單（戰），勝，取地。左德右刑，單（戰），勝，取地。左二三行德倍（背）刑，單（戰），勝，取地。倍（背）德左刑，單（戰），勝，不取地。倍（背）刑右德，單（戰），勝，不取地。二四行右德左刑，單（戰），敗，不失吏。右刑德，單（戰），勝，三歲將死。左刑德，單（戰），半二五行敗，倍（背）刑迎德，將不入國，如入有功，必有後央（殃），不出六年，遲（逮）將君王。二六行倍（背）德迎刑，深入，衆敗吏死。迎德右刑，將不入國。迎刑德，單（戰），軍大二七行敗，將死亡地。左德迎刑，大敗。二八行

大（太）陰□□〔迎者大〕將死，陰四合，勝刑德。二九行

凡以風占軍吏之事，子午，刑德將軍；〔丑〕未，豐隆，司空；寅申，風柏〔伯〕，三〇行候；卯酉，大音尉；辰戌，雷公，司馬；巳亥，雨師，塚子。各當其日，以奇三一行〔風殺鄰，其宮有事，若無〕事，〔乃有罪〕。三二行

雷公發氣，〔鄉有雷〕死者，暴風雨至。〔大音毋雨，尉有央（殃）。豐〕三三行隆發氣，至大音不雨，司空起土攻，雨吉。風伯發氣，至刑德不三四行雨，歲有暴亂，疾風傷歲。雨師發氣，歲又（有）米，至刑德不雨，歲三五行〔乏〕毋（無）實。德〔發氣，大音〕雨之，稼稅（穗），雨吉；不雨，兵起；在軍，單（戰）。刑三六行發氣，至〔德〕不雨，兵〔起〕；在軍，單（戰）；雨吉。大音發氣，不雨，兵起；在軍，軍三七行益；雨吉。大〔音之日〕奪田，兵穀，必有死亡之將。三八行

德在土，名曰不明，四時以閉，君令不行，以此舉事，必破毀亡，雖勝三九行有央（殃），取人一每（畝），賞（償）以百里，殺人奴婢，賞（償）以敵（嫡）子。四〇行

德在木，名曰柖（招）榣（搖）。以〔此〕舉事，衆心大勞，君子介而朝，小人負子四一行以逃。事若已成，天乃見祆，是胃（謂）發筋，先舉事者地削兵弱。四二行

德在金，名曰清明。求將繕兵，先者□，後者亡，攻城伐邑，將四三行迎有尤，而無後央（殃）。四四行

德在火，名曰不足。以此舉事，必見敗辱，利以侵邊取地，勿深，深四五行之又（有）央（殃）。四六行

德在水，名曰陰鐵。以此舉事，其行不疾，是胃（謂）不果。必毋迎德四七行以地。五年軍歸。迎之用單（戰），衆多死。四八行

謹司三戊以觀四旁。戊午、戊子、戊〔戌，軍陣之氣也。若見戈雲、鉤〕四九行雲、帚雲，若清寒疾風，僇（戮）殺暴〔疾，發屋折木，天下□□，是氣〕五〇行也，單（戰），城邑兵起，其當甲〔乙，□旬□日，駕三。其當戊己，三旬一

日，〕五一行駕卅。其當丙丁，四旬三日，駕□。〔其當庚辛，五旬五日，駕六。壬〕五二行癸斿（游）曰，決不用數。五三行

凡占單（戰）之道，必以戊戌之奇風，至於折〔木發〕室，劇（劇）磿石也。單（戰），其五四行甲也，𧾷（距）雞鳴以至市行，則旬八日而單（戰）。市行至日下涓，五旬五五行日，𧾷（距）下涓以至靜人，則四旬三日。𧾷（距）靜人以至雞鳴，則三旬一五六行日而單（戰）。至於癸卯之日而雨，則不單（戰）。戊戌不風而見白五七行雲，其狀如闲，如屋厚，方東南行，則九旬二日而單（戰）。癸卯五八行雨，不單（戰）。各當其時，以蚤（早）墓（暮）次其日數，以知單（戰）緩急。以五（午）五九行夜之昏至於靜，以見玄鳥於斗旁，雖癸卯雨，猶氏（是）必六〇行單（戰）也。六一行

月半白半赤，城半降半施，盡赤盡施，盡白盡降。月小中赤，余盡白，城中將死，其人降。月大光赤，主人出，單（戰），不勝，城拔。月大椐有光，主人出，單（戰）。月七日不弦，主人將死。月北頃（傾），陰國得地。月椐六二行受衝，其國安。月立受繩，其國亡地。月八日南陛，陰國亡地；月不盡八日北陛，陰國亡地。月軍（暈）□重，□□三復之，主人出，單（戰），勝。月軍（暈）二重，倍（背）滿在外，私成外，倍（背）滿在中，私成中。月比，其國憂，六三行有軍於外，軍傷。月溥（薄），其主病。中赤，白杵鼎尺杠月，其主死。有軍（暈），軍罷。去浦（甫）在月中，其國后死。在前，辟人死。月旬五日不盡，其國亡地。月光如張蓋，其國立君。三夾之，其國立將軍。上六四行陛月，色黃白。王問：月交軍（暈），一黃一赤，其國白衣受地，名城也。月交軍（暈），盡赤，二主遇，起兵。既日爲侯。月食，其國貴人死。用兵者從所者攻之，勝，得地。日左耳（珥），左國又（有）喜，日右耳（珥），右六五行國有喜，左右皆耳（珥），三軍喜和。日戴耳（珥），軍前。月戴耳（珥），〔主人〕前。日耳（珥）佩，客環（還），月佩耳（珥），主人環（還）。〔日交〕軍（暈），軍畏，日連軍（暈），人主〔大〕遇。盡白，大和。盡赤，兵起。〔攻，憂國，先者〕得地多。日重六六行軍（暈）。日斷（鬬），軍單（戰），客不勝、星與月定（鬬），軍單（戰），主人不勝。月參大重□，主人單（戰）。日〔垣〕，軍罷，未講也。日開，軍罷，未講也。日中寅耳（珥）割地，城。日前有黃帝之申，壹又（有）二大六七行居，單（戰）而使其道，客勝。日出而陰，書見其無軍而高，軍大搖。軍氣黑而卑，沒戰。用見（現），乃毋居七九行命氣，此胃（謂）（暈），國有憂。有軍（暈），軍罷，客勝。有衝日者，貫日以赤軍（暈），大單（戰），客不勝。日徒毋（無）光，主人不勝。朝日軍（暈），軍急；莫（暮）日日六八行軍（暈），軍緩。五帝出，有軍（暈），軍罷。無軍（暈），其國破。見其臨以命之。其發也，又（有）事，遲。一時毋（無）事，不出三年而發。日軍（暈）九重，天下有立公柏（伯）。日食爲王，月食爲后。日晨食，所以知之，康風如食六九行頃四至，從東北方來。月之食也，以知國之毀者之所有。軍（暈）日而耳（珥），軍前；月軍（暈）而耳（珥），主人前而畏。營或（惑）入月中，所宿其國內亂。大正入月中，主人大勝藩兵。七〇行

占軍單（戰）、講也。以丙子爲六分，以爲六旬，攻城圍邑，疾西風而城拔，東風不拔。司（伺）馬張軍而疾□，軍單（戰）矣。東風而講，雨厭之，軍卻舍，某（謀）至丙子，復司（伺）之，春，甲子；夏，丙子，秋，七一行庚子；秋夏間，戊子；冬，壬子。以此雨，僕，當下又（有）單（戰）軍在野，戊寅，疾西風，樓戟奪，軍在野。癸卯雨，至癸丑，單（戰）攻城者如是，以壬戌癸亥雨，軍講。辛卯雨，兵在邑，又（有）敬（警）在野七二行，單（戰）。庚午雨，兵罷。戊子雨，其明，日報（抱）以風，兵報（抱）月而起。司（伺）張軍，以丙子雨，將有歸者。戊子〔雨〕，□將。庚子雨，使（偏）將死。壬子雨，王死。甲子雨，至十月而將死。雨而不雷，以白衣城；雨七三行而雷，以甲者城。冬（終）日，城者百里；雨遝（逮）三日，城者千里。司（伺）張軍而雨，兵遂歸；雨軍（暈），百日而歸，七四行

正月軍（暈）。兵備載而遂行。兩軍（暈）及三軍（暈），兵遂行。參軍（暈）壹悉，五軍（暈）再悉，六軍（暈）三悉，其法出〔入〕，三歲乃已。七五行

張軍，未出旬而以庚子雨，兵遂行而不用，四月而歸，以丙申雨，兵用雨所從來者勝。司（伺）戊己大風劇（劇）劇（劇）入邑，邑憂；入軍，軍憂。若出兵隋（隨）之，以其時期之。朝日甲乙發；食時丙丁發。張七六行軍而墓（暮）月壹軍（暈），五旬而之所。行中，戊己發。日兒（晛），庚辛發。夕，壬癸發。此皆至其日發。軍在野，〔東〕風而雨，軍事益急。西風日出，旬三日，軍罷。諸月上旬見降。壹出東方，至旬復七七行壹出西方，成曲，不出七日，罷。七八行

攻城圍邑，如客與主人相勝以日軍（暈），雲如雞雁相隋（隨）出日月軍（暈）中，主人勝，入而客勝。軍在野，軍氣青白而高，軍單（戰），勝。軍氣赤而高，軍大搖。軍氣黑而卑，沒戰。用見（現），乃毋居七九行命氣，此胃（謂）將敗而□□□者也。氣宿而氐（低），見奪期（旗），此去軍六七里，望之法也。

司(伺)日(將行，遇氣薄而之雙，因)遇單(戰)矣，兵從適(敵)人。望其氣，痞皿(血)康赤，客死其鄉，有痞(血)康赤者，下必溜(流)血。八一行

(□□□有之復必壹月諸五日，旬七日)，二旬九日，司(伺)彗星不見也，可入圍城，可出圍城。犯申，攻□，出毆(擊)毆(毆)人。八二行

(日陰，出成曲，其下有分地也，主有之)直而饑，赤絳出，其短如杵，其赤如堵，下不有拔邑，必有流血之單(戰)。歲十二月露，雨至，不有流民，必有兵少(死。如雨所及，無單(暈)，而望氣八三行)若(紛而非紛，如蔺非蔺，若雲而非雲，)其旁易其行也，箸焉作上作下，興陵偃印(抑)，其舉深而有工(功)，其前方西方入，淺而無功。(其高)半劾(仅)者旬二日(二劾(仅)者二旬。三劾(仅)者八四行，三旬；四劾(仅)者四旬，五劾(仅)者五旬)。八五行

(望地，日已入而望之，其鄉(嚮)無雲氣而康赤者，民移心，它主有之)。晦日望氣若明而未明，兵□。其鄉(嚮)若明(若)白者，其鄉(嚮)乃熒，百軒三見，乃留(流)血(苦(枯)骨，其處政見百里，印(仰)見)八六行三(百里，政上七百里。七月而單(戰)諸歲交之日，雨)而薔(牆)，(夜三版而淳)，遝(逮)五版黃危，謀至交日復。八七行

諸持辰不可入出，一□□。八八行

(兵在野，甲子雷，不出百日兵入；丙子雨，不出八旬兵入；戊)子雨，不出六旬兵入；庚子雨，不出四(旬兵入)；壬子雨，不出二旬兵入。軍在野，丁巳，軍又(有)拔城。八九行

(凡戊子雷，避麗。所聞者黃危。城中氣青)而高，木剽不見，城不拔。氣黑而卑，木剽見，若(毋(無)氣)，城拔。黑而西出降，北出施，出而東南不拔。九〇行

占虛邑，氣茅實以高，(木剽不見)，因以北移，如是邑不爲邑矣。九一行

夏三月，有疾風折木發屋。四月有此，兵秋起；五月有此，兵冬起；六月有此，兵明春起；盡三月毋(無)此風而冬(終)歲暴風雨俱至，兵起，雨所從者勝。九二行

不知春秋冬夏，甲子雷，九旬有令；丙子雷，八旬有令；戊子雷，七旬有令；庚子雷，六旬有令；壬子雷，五旬又(有)令。在邑而令也，在軍而(事，幸)者以小事當之，不幸者九三行以大事當之。乙卯風雷，兵令不出九旬發；丁卯風雷，兵令不出七旬發；己卯(風)雷，兵令不出五旬發；辛卯風雷，兵令不出三旬發；癸卯風雷，兵令不出旬五日而發。九四行

房左驂，汝上也。危，齊西地也。營室，魯。東壁，衛。婁，燕也。胃九

五行

房左驂，汝上也。其左服，鄭地也。房右服，梁(梁)地也。右驂，衛也。婺女，齊南地也。虛，齊北地也。(危)，齊西地也。營室，魯。東壁，衛。婁，(燕也。膚(胃))，魏氏東陽也。參前，魏氏朱縣也。九六行其陽，魏氏南陽；其陰，韓氏南陽。畢，韓氏簪(晉)國。觜觿，趙氏西地。罰，趙氏東地。東井，秦(上郡。輿)鬼，秦南地。柳，西周。七星，東周。張，(荊北地)。九七行

附一 《刑德小遊九宮圖中的文字》

中宮：(字跡模糊，不可屬讀)

東宮：甲午刑德　乙未豐隆　丙申風伯

丁酉大音　戊戌雷公　己亥雨師

大天夏至　北昌冬至　□卯大署

木

東南宮：甲子刑　乙丑豐隆　丙寅風柏(伯)

丁卯大音　戊辰雷公　己巳雨師

丁巳青澤

南宮：丙午德　丁未豐隆　戊申風柏(伯)

(乙酉大音　庚申雷公　辛亥雨師)

大天夏至　(北昌冬至)　丙午炎帝

火

西南宮：丙子刑　(丁丑豐隆　戊寅)風柏(伯)

己卯大音　庚辰雷公　辛巳雨師

丁未聶(攝)氏(提)　丙丁司門

西宮：庚午刑德　辛未豐隆　壬申風柏(伯)

癸酉大音　甲戌雷公　乙亥雨師

大天夏至　北昌冬至　辛酉大署

金

西北宮：庚子刑　辛丑豐隆　壬寅風柏(伯)

〔癸卯大音　甲辰〕雷公　乙巳雨師
□亥青澤　氣雲

北宮：〔壬武〕刑德　癸未豐隆　甲申風伯（柏）
乙酉大音　丙戌雷公　丁亥雨師
上天夏至　北昌冬至　壬子湍（顓）王（頊）
水

東北宮：壬子〔刑〕　癸丑豐隆　壬寅風柏（伯）
乙卯大音　丙辰雷公　丁巳雨師
癸〔〕予（禺）強

附二　《刑德大遊干支中的紀年》

壬辰　張楚
丁未　孝惠元
丁卯　秦皇帝元

《刑德》丙篇

傳勝之輩□□□□□□□□月所舍其月舍物□□一行□曰遊不可□
□□□□□□□事□□□□□□□□□□二行傳勝正月舍〔於〕北宮，□□
□。〔其〕日游（遊），舍於亥，十六日而去，三行反（返）於其所長立者。〔二
月〕傳勝舍於〔東宮〕，木分也。其日遊，舍於寅，四行八日而去，反（返）於其
所長立者，三月〔傳〕勝舍於南宮，火分也。其〔日〕五行遊，舍〔於□〕，九日而
去，反（返）於其所長立者。四月傳勝舍於西〔宮〕六行〔金分也〕。其日遊，舍
於〔□〕，六日而去，反（返）於其所長立者。五月舍七行〔於□宮〕，其日遊，
〔舍於□〕，〔七〕日而去，〔反（返）於〕其所長立者，六月舍八行〔於□宮〕，其日
遊，〔舍於□〕，八日而去，反（返）於其所長立者。〔七〕月九行，□□□□□□
□□□□□□□□□□□□□□□□□□□□一〇行，□□其日遊□□□□□□□□□
□□□□□□□□□□一一行，□門廿三日而〔去，返〕於其所長立者。十一月
舍於□□□□一二行□□遊於天門，十八日而去，反（返）於其所長立者。十
二月一三行舍於□，廿□日遊於鬼門，三日而去，反（返）於其所長立一四行
者。一五行

凡傳勝之神，五行各有長，勾陳長之，恒陳一六行長之，泰一長之，□□
〔長〕之，勾刑長〔之〕。一七行

天一者〔雄也〕，而從□一八行
地一者雌也，而從□一九行
□　□□□□□□□□□□之屬也二〇行
〔迎〕刑德戰者大敗二一行
迎刑倍（背）德，戰者不勝，亦毋失也。二二行
迎刑右德，戰者勝，三年將死二三行
迎刑左德，戰者不勝，失地，幾不出。二四行
三年將死二五行
亥二六行
倍（背）刑右德，戰者勝二七行
〔倍（背）刑〕左德，戰者勝二八行
倍（背）刑迎德，戰者不勝，毋工（攻）不二九行出三年將死三〇行
迎德倍（背）刑，戰者勝得地復三一行，歸，幾不□〔出〕二年將死。三二行
□□□□不勝無功。三三行
□□□□不勝大亡。三四行
□□□□□□半敗三五行
□□□□□大有功三六行
倍（背）刑□□，戰者勝後有功三七行
丑三八行
迎赤星戰者得將大有功。三九行
勾之□起兵者，以風氣若雲雨也，以戊戌四〇行之日□風從西北方來，
疾至於發屋析木，天四一行下汹〔昌〕起磨石，〔軍〕在外，大戰。在邑，兵起。
主自將，期四二行不出六〔年〕，□房之中□□□□有雲從西北方來四三行兵
在外□□□□□□□□雲氣也皆以風四四行□□□□□□□□止五國之兵四六行□□
〔戊〕戊之日有四五行□□□□□□□□□□□□□□□□□□害之
□□□□□□□□□帝之青者也四七行□□□□□□□□□□□□□□□□
所在四八行
□□□□□□□□□□□□紀罰首爲紀而四九行尾爲罰□□□□□□□
□而後爲衡，此用斗之五〇行大方也。故曰左青〔龍而右〕白虎，前丹蟲而後
五一行玄武，招搖在上，□□在下，乘龍戴斗，戰必勝五二行而功〔攻〕必取，善

者從事下五三行

凡句(陳)之占日也，有風從西北方來，兵起，在外大戰，戰五四行之日□
□□□□□者此期遠者卅日而至五五行□□者□□□□□□□□□□□
必雨雹，有五六行□□非上朔□□□□□□□□□□□□□□□□□□
□之□□□□□□□□□□□□□□□□□□□□□□□□□□□□□□五七行□□
□□□□□□□□□□□□□□□□□□□□□□□□□□□□□□□□五八行
□□□□□□□□□□□□□□□□□□□□□□□□□□□□□□□□□□□□
□□強曰昭之□□月司天兵□□□□□□□□□□□□□□□□□□□□
□□□□□□□□□□□□□□□□□□□□□□□□□□□□□□□□□□□□
□□□□□□□□□□□□□□□□□□□□□□□□□□□□□□□□□□□□
□陽大陰之□天之□□□□□□□□□□□□□□□□□□□□□□□□□□
□□□□□□□□□□□□□□□□□□□□□□□□□□□□□□□□□□□□□
隅正之□以此左(青龍而)右白虎，前丹蠱(而後玄武)伐六一行□□□□
□□□□□□□□□□□□□□□□□□□□□□□□□□□□□□□□□□□
□□□□□□□□□□□□□□□□□□□□□□□□□□□□□□□□□□□
□□大□講□黃帝四戰四剋，明王受之，禹□□一六二行□□□□□
也吉善者□此道也先□□人陳莫之能□□□能支□□□無能須□□
□□後萬物能死而墓之去□也撓告諸□□千而六三行□□□死□□
□□□非兵□□外革□□□□□□□□□□□□□□□□□□□□□□
□□□去上朔將欲出令發□乎則師□□□□□日六四行□□□將欲戰勝□
立士廣敵人幾□年　孰乎則師陰陽而□□□□□□將□□□□□□陰陽□□
之□古而承來曰□□則□十二月而□□使也六五行□□光日月比四
時，宜天地而順五行，明天者不以爲□□□者不以爲□明地者不以(爲)□道
也重□□神至□□□□□□□此四時者天□□□六六行□□□可以爲
紀，縣(懸)日月□□晦周四時以爲事，撓北斗□□制民命也殺□根，祠上□
□□□□莫之能□□□□□□□□分爲兩各有陰陽，故首之□六七行□□
□象天足之方以象□□(左春)右秋倍(背)冬鄉(嚮)夏，天地不遠□有濛度，
天有句陳，地有□□□□□□□□□□□得之者生天地分
爲兩，各有六八行□□陽，大陽爲建，大陰爲衡，玄武(爲)□□德輔□□□
□□陽此行。天一□中央以□□□□□□□□□□□□□□□□汐昌柱
矢，四遊□於死商六九行□□廉開戶審辦兌方柢兌□者坐□□□□□
□□□其民鮮有德□□□□□□□□□□□□□□□□□□□□□□
□□□□七〇行

附一　《天一圖所存文字》

東方七神：

『天李、伏靈、耕能、句刑、輿鬼、大山、天維』。

西方七神：

『刑、德、小歲、斗骰、太一、大陰、大陽』。

附二　《刑德小遊九宮圖所存文字》

(所殘文字據《刑德》甲、乙本補出)

中宮：

戊午刑德，己(未)〔未〕豐隆、庚申風伯，辛酉大音、壬戌雷公、癸亥雨師。

戊子刑德，己丑豐隆、庚寅風伯，辛卯大音、壬辰雷公、癸巳雨師。

東宮：

『甲午刑德、乙未豐隆、丙申風伯，丁酉大音、戊戌雷公、己亥雨師』。

東南側宮：

『甲子刑德、乙丑豐隆、甲(丙)寅風伯、丁卯大音、戊辰雷公、己巳雨師』。

南宮：

『丙午刑德、丁未豐隆、戊申風伯、己酉大音，庚戌雷公，辛亥雨師』。

西南側宮：

『丙子刑德、丁丑豐隆、戊寅風伯、己卯大音、庚辰雷公、辛巳雨師』。

西宮：

『庚午刑德、辛未豐隆、壬申風伯、癸酉大音、甲戌雷公、乙亥雨師』。

西北側宮：

『庚子刑德、辛丑豐隆、壬寅風伯、癸卯大音、甲辰雷公、乙巳雨師』。

北宮：

『壬午刑德，癸未豐隆，(甲申風)伯、乙酉大音、內戌雷公、丁亥雨師』。

東北宮：

『壬子刑德、癸丑豐隆、內寅風伯，乙卯大音，內辰雷公、丁巳雨師』。

附三　《五門圖所存文字》

中宮：

戊子、己酉、□□

東宮：

甲子、乙酉、東〔門〕
南宮：
『丙子、丁酉、南門』。
西宮：
『庚子、辛酉、西〔門〕』。
北宮：
『壬子、癸酉、北門』。

《五星占》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按語：

一九七三年年底在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關天文學方面的文字約八千字。原件沒有標題，現在根據內容定名爲《五星占》，並區分爲九章，發表在這裡。爲了便於閱讀，原件中的古體字、異體字、均用現在通行的漢字印出，並用圖括號注明是今之某字，如「央（殃）」、「胃（謂）」。原來的錯字，在其後用尖括號注出正字，如「其道〈逆〉留」，即「道」爲「逆」之誤。根據其它書或上下文補出的文字用方括號表示，如「其明歲【以】八月與軫晨出東方」的「以」字是補出來的。補不出來的缺文用方框代替，如「□□」。釋文右下角的數字，表示原件的行數。

第一章　木星占

東方木，其帝大浩（昊），其丞句芒（芒），其神上爲歲星。歲處一國，是司歲。歲星以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名爲攝提格。其明歲以二月與東壁晨出東方，其名】爲單閼。其明歲以一三月與胃晨出東方，其名爲執徐。其明歲以四月與畢晨【出】東方，其名爲大荒【落。其明歲以五月與東井晨出東方，其名爲敦牂。其明歲以六月與柳】晨出東方，其名二爲汁給（協洽）。其明歲以七月與張晨出東方，其名爲涒灘）。其明歲【以】八月與軫晨出東方，其名爲閹茂】。其【名爲作噩】（作鄂）。【其明歲以九月與亢晨出東方，其名爲大淵獻。其明歲以十一月與斗晨出東方，其名】爲困敦。其明歲以十二月與虛【晨出東方，其名爲赤奮若。其明歲以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二百廿四日晨入東方；滯（浸）行百二十日，】【夕】出【西方，二百廿四日夕】入西方；伏十六日九十六分日，晨出東方。五出，爲日八歲，而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復爲攝提四【格，十二歲】而周。皆出三百六十五日而夕入西方，伏卅日而晨出東方，凡三百九十五日百五分【日而復出東方】。□□□

入而不入，天一九下偃兵，野有兵講，所當之國大凶。其出東方爲德，舉事，右之倍（背）之，吉；左之御（迎）之，吉；左之倍（背）之，凶。【出】於【西方爲刑】，舉事，右之倍（背）之，吉；左之御（迎）之，凶。凡是星不敢經天；經天，天下大亂，革王。其二〇出上遲午有王國，過未及午有霸國。從西方來，陰國有之；從東方來，陽國有之。□□毋張軍。有小星見太白之陰四寸以入，諸侯有陰親者；見其陽三寸二以入，有小兵。兩而俱見，四寸【以入】，諸侯遇。在其南，在其北，四寸以入，諸侯從（縱）。在其東，【在其】西，四寸以入，諸侯衡。太白晨入東方，滯（浸）行百二十日，其六十日爲陽，其六十日二二爲陰。出陰，陰伐利，戰勝。其入西方伏廿日，其旬爲陰，其旬爲陽。出陽，陽伐利，戰勝。□□未出兵，靜者吉，急者凶。先興兵者殘，【後興兵】者有央（殃）。得地復歸之二三。將軍在野，必視明星之所在，明星前，與之前；後，與之後。兵有大□，明星左，與之左；【右與之右】。□□將軍必斗，均（荀）在西，西軍勝；在東，東軍勝；均（荀）在北，北軍勝；在南，南軍勝二四。垢一閉，夾如銚，其下被甲而朝。垢二閉，夾如鉏，其下流血。【垢三】閉，夾如參，當者□□□□□□□□□□□□奮其廁（側），勝而受福；不能者正當其前，被將血食。

太白六七始出，以其國，日觀其色，色美者勝。當其國日，獨不見，其兵弱。三有此，其國【可擊，必得其將】。不滿其數而入，入而【復出】，□□其入日者國兵死；入一日，其兵死六八十日，入十日，其兵死百日。當其日而大。以其大日利；當其日而小，以小之【日不利】。當其日而陰，以陰日不利。上旬六九爲陽國，中旬爲中國，下旬爲陰國。審陰陽，占其國兵：太白出辰，陽國傷；【出巳，亡扁地；出東南維，在日月】之陽，陽國之將傷，在其陰【利。】大白【出戌七〇入未】，是胃（謂）反（犯）地邢（刑），絕天維；行過，爲圍小，〈有〉暴兵將多。大白出於未，陽國傷；【出申，亡扁地；出西】南維，在日月之陽，陽國之將傷，在其陰【利。大白】七一出於戌，陰國傷；出亥，亡扁地；出西北維，在日月之陰，陰國之將傷，在其陽利。【出辰入丑】□□□；大白出於丑，亡扁地；出東北維，在日月之陰，陰國之將傷。大白出於酉入卯，而兵□□□在從之【南，陽國勝；在從】之北，陰國傷。日冬至，【大白】在日北，至日夜分（春分），陽國勝；春分在七三日南，陽國勝；夏分〈至〉在日南，至日夜分（秋分），陰國勝；秋分在日【北】，陰國勝。越、齊【韓、趙、魏者】，荊、秦之陽也；齊者，燕、趙、魏之陽也；魏者，韓、趙之陽也七四；韓者，秦、趙之陽也；秦者，翟之陽也，以南北進退占之。大白，出恒以【辰戌，入以丑未】，候之不失。其時秋，其日庚辛，月立【位】失，西方國有七五之。司天獻不教之國駕之央（殃），其咎亡師七六。【略】

第三章　火星占

南方火，其帝赤（炎）帝，其丞祝庸（朱明），其神上爲【熒惑】。□□無恒不可爲□，所見之□□兵革出二鄉反復一舍，□□□年。其出西方，是胃（謂）反明，天下革王四五。其出東方，反行一舍，所去者吉，所居之國受兵□□。熒惑絕道，其國分，當其野，【受秧。居】之【久，秧】益大。亟發者，央（殃）小；溉（既）已去之，復環居之，央（殃）；其周四六環繞之，入，央（殃）甚。其赤而角動，央（殃）甚。熒惑所留久者，三年而發。其與心星遇，【則縞素麻衣，在】其南，在其北，皆爲死亡。赤芒，南方之國利之；白芒，西方之國利之四七；黑芒，北方之國利之；青芒，東方之國利之；黃芒，中國利之四八。

□□營惑於營室、角、畢、箕。營惑主，司天樂，淫於正音者□駕之央□□四九。

【其時】夏，其日丙丁，月立（位）隅中，南方國有之五〇。

第四章　土星占

中央【土】，其帝黃帝，其丞后土，其神上爲填星。實填州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得地】。既已處之，又（有）【西】、東去之，其國凶，土地桯，不可興事用兵，戰鬥不勝；所五一往之野吉，得之。填之所久處，其國有德，土地吉。填星司天【禮】□□□□□□□□隨？丘？不可大起土攻（功）。若用兵者，攻德變伐填之野者，其疢短命亡五二，孫子毋處。中央分土，其日戊巳，月立（位）正中，中國有之五三。

第五章　水星占

北方水，其帝端玉（顓頊），其丞玄冥，【其】神上爲晨（辰）星。主正四時，春分效【婁】，夏至【效井，秋分】效亢，冬至效牽牛。一時不出，其時不利；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出蚤（早）於時爲五四月食，其出晚於時爲天矢【及彗】星。其出不當其效，其時當旱反雨，當雨反旱；【當溫反寒，當】寒反溫。其

出房、心之間，地盼動。其出四中(仲)，以正四時，經也；其上出四五孟，王者出；其下出四季，大耗敗。凡是星出廿日而入，經也。□□廿日不入□□，【與它】星【遇而】鬥，天下大亂。其入大白之中，若麻(摩)近繞環之，爲大戰，趩(躁)勝五六靜也。晨(辰)星廁(側)而逆之，利；廁(側)而倍(背)之，不利以伐人。客勝，客不【勝】，以爲主人，主人勝。大白贏，數弗三一去，其兵強。星趙趩，一上一下，其下也羅貴星如邿(李)，□□軍死其下，半邿(李)十萬□□□

伐也。月□□□□□□弱，其行也，主人疾急。合□惡不明，□敗其色，□而□□用，大六一白猶是也。殷爲客，相爲主人，將相遇，未至四、五尺，其色美，孰能怒，怒者勝。□□□□□殷出□相□殷□□□左，□定者勝。殷出相之北，客利；相出殷之北六二，主人利。兼出東方，利以西伐。殷與相遇，未至一舍，殷從之卻，客疾，主人急。□□□□高□必□□□□□□□□□主人急，客窘急六三。

第七章　木星行度

相與營室　秦始　一　三　五　七　九【二】七七

晨出東方　皇帝元　二　四　六【八】【十】【三】七八

與東辟（壁）　三　五　七【九】一【四】七九

晨出東方　二　四　六【八】【十】【三】七八

與婁晨　三　五　七【九】一【四】七九

出東方　三　五　七【九】一【四】七九

與畢晨　四　六　八【廿】二【五】八〇

出東方　五　七　九・漢元一〇一

與觜晨　六　八　廿　二一〇二

出東方　七　九　一【三】【三】【八】八三

與參晨　八　廿　二【四】四【文帝元】八四

出東方　九一〇九　二　四　六　三八六

與亢晨　廿　一　三　五　八五

出東方　一　三　五　七　七八七

與心晨　二　四　六　三八六

出東方　三　五　七　七八七

與婺女晨　四　六　八　七八八

出東方　五　七　九　七八九

與虛晨　六　八　廿　七九〇

出東方　七　九　一【三】【三】【八】八三

與危晨　八　廿　二【四】四【文帝元】八四

出東方　九一〇九　二　四　六　三八六

與室晨　廿　一　三　五　八五

出東方　一　三　五　七　七八七

與壁晨　二　四　六　八　七八八

出東方　三　五　七　九　七八九

與奎晨　四　六　八　廿　七九〇

出東方　五　七　九・漢元一〇一

與婁晨　六　八　廿　二一〇二

出東方　七　九　一【三】【三】【八】八三

與胃晨　八　廿　二【四】四【文帝元】八四

出東方　九一〇九　二　四　六　三八六

與昴晨　廿　一　三　五　八五

出東方　一　三　五　七　七八七

與畢晨　二　四　六　八　七八八

出東方　三　五　七　九　七八九

與觜晨　四　六　八　廿　七九〇

出東方　五　七　九・漢元一〇一

與參晨　六　八　廿　二一〇二

出東方　七　九　一【三】【三】【八】八三

與東井晨　八　廿　二【四】四【文帝元】八四

出東方　九一〇九　二　四　六　三八六

【與東】井晨　廿　一　三　五　八五

出東方　一　三　五　七　七八七

與輿鬼晨　二　四　六　八　七八八

出東方　三　五　七　九　七八九

與柳晨　四　六　八　廿　七九〇

出東方　五　七　九・漢元一〇一

與七星晨　六　八　廿　二一〇二

出東方　七　九　一【三】【三】【八】八三

與張晨　八　廿　二【四】四【文帝元】八四

出東方　九一〇九　二　四　六　三八六

與翼晨　廿　一　三　五　八五

出東方　一　三　五　七　七八七

與軫晨　二　四　六　八　七八八

出東方　三　五　七　九　七八九

與角晨　四　六　八　廿　七九〇

出東方　五　七　九・漢元一〇一

與亢晨　六　八　廿　二一〇二

出東方　七　九　一【三】【三】【八】八三

與氐晨　八　廿　二【四】四【文帝元】八四

出東方　九一〇九　二　四　六　三八六

與房晨　廿　一　三　五　八五

出東方　一　三　五　七　七八七

【與】心晨　二　四　六　八　七八八

出東方　三　五　七　九　七八九

【與】尾晨　四　六　八　廿　七九〇

出東方　五　七　九・漢元一〇一

與箕晨　六　八　廿　二一〇二

出東方　七　九　一【三】【三】【八】八三

第八章　土星行度

【相】與營室晨出東方　元・秦始皇　一　二九一

與營室晨出東方　二　三九二

與東壁晨出東方　三　四九三

與畦（奎）晨【出】東方　四　五九四

與婁晨出東方　五　六九五

與胃晨出東方　六　七九六

與茅（昴）晨出東方　七　八九七

與畢晨出東方　八・張楚・【文帝】元九八

與觜角晨出東方　九　二九九

與伐晨出東方　十　三〇〇

與東井晨出東方　一・漢元一〇一

【與東】井晨出東方　二　一〇二

與鬼晨出東方　三　一〇三

與柳晨出東方　四　一〇四

與七星晨出東方　五　一〇五

與張晨出東方　六　一〇六

與翼晨出東方　七　一〇七

與軫晨出東方　八　一〇八

與角晨出東方九　九一〇九

與亢晨出東方　廿　十一〇

與氐晨出東方　一　一一一

與房晨出東方　二　一一二

【與】心晨出東方　三　一一三・孝惠元一一三

【與】尾晨出東方　四　一一四

與箕晨出東方　五　一一五

與斗晨出東方　六　四一一六

與牽牛晨出東方　七　五一一七

與婺女晨出東方　八　六一一八

與虛晨出東方　九　七一一九

與危晨出東方　卅　·高皇后元一二〇

秦始皇帝元年正月，填星在營室，日行八分，卅日而行一度，終【歲】行【十二度卅二分。見三百四十五】日，伏卅二日，凡見三百七七日而復出東方。卅歲一周於天，廿歲一二與歲星合爲大陰之紀一二二。

第九章　金星行度

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二百廿四日，以八月與角晨入東方。

【秦元】【九】【七】　五　三　·漢元　九　五　六一二三

浸行百二十日，以十二月與虛夕出西方，取廿一於下。一二四

與虛夕出西方二百廿四日，以八月與翼夕入西方。

【二】【十】【八】　六　四　二　十　六　七一二五

伏十六日九十六分，與軫晨出東方。一二六

以八月與軫晨出東方二百廿四日以三月與茅晨入東方，餘七十八。一二七

浸行百廿日，以九月與【翼夕】出西方

三　【一】　九　七　五　三　一　七　八一二八

以九月與翼夕出西方，二百廿四日，以二月與婁夕入西方，餘五十七。一二九

伏十六日九十六分，以三月與茅晨出東方。

四　【二】　廿　八　六　四　二　【高】皇后・元一三〇

以三月與茅晨出東方二百廿四日，以十一月與箕晨【入東】方。一三一

浸行百廿日，以三月與婁夕出西方，餘五十二。一三二

【以三月】與婁夕出西方二百廿四日，以十月與心夕入西方。

五　【三】【一】　九　七　五　惠元　二　一一三三

以十六日九十六分，以十一月與箕晨出東方，取七十三下。一三四

以十一月與箕晨出東方二百廿四日，以六月與柳晨入東方。

六　【四】【二】【卅】【八】　六　二　三　三一三五

浸行百廿日，以九月與心夕出西方，取九十四下。一三六

以九月與心夕出西方二百廿四日，以五月與東井夕入西方。一三七

七　【五】【三】【一】【九】　三　四一三七

伏十六日九十六分，以六月與輿鬼晨出東方。一三八

以六月與輿鬼晨出東方二百廿四日，以正月與西壁晨入東方，餘五。一三九

浸行百廿日，以五月與東井夕出西方。

八　【六】【四】【二】【卅】　四　五一四〇

以五月與東井夕出西方二百廿四日，以十二月與虛夕入西方。一四一

【伏十】六日九十六分，以正月與東壁晨出東方。一四二

秦始皇帝元年正月，太白出東方，【日】行百廿分，百日上極【而反，日行一度，天】十日行有【益】疾，日行一度百八十七分以從日，六十四日而復遲【逮】日一四三，晨入東方，凡二百廿四日。浸行百廿日，夕出西方。【太白出西方始日行一度百八十七分，百日上極而反，】行益徐，日行一度，以待之六十日；行有益徐，日行卅分一四四，六十四日而西入西方，凡二百廿四日。伏十六日九十六分。【太白一復】爲日五【百八十四日九十六分日。凡出入東西各五，復】與營室晨出東方，爲八一四五歲一四六。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

《蓋廬》　蓋廬問申胥曰：凡有天下，何敗（毀）何舉，何上何下？治民之道，何愼何守？使民之方，何短何長？盾（循）天之則，何去何服？行地之德，一何范何極？用兵之極何服？申胥曰：凡有天下，無道則敗（毀），有道則舉。

行義則上，廢義則下。治民之道，食爲大葆，刑罰爲末，德正（政）爲首。二使民之方，安之則昌，危之則亡，利之則富，害之有央（殃）。循天之時，逆之有謁（禍），順之有福。行地之德，得時則歲年孰（熟），百生（姓）飽食；失時則危其國三家，頃（傾）其社稷。凡用兵之謀，必得天時，王名可成，訞（妖）孽不來，鳳鳥下之，毋有疾戈（災），變（蠻）夷賓服，國無盜賊，賢教（慤）則起，暴亂皆伏，此謂順天四之時。黃帝之正（征）天下也，大（太）上用意，其次用色，其次用德，其下用兵革，而天下人民、禽獸皆服。建孰四輔，及皮（彼）大（太）極，行皮（彼）四時，環皮（彼）五德。日五爲地綮，月爲天則，以治下民，及破不服。其法曰：天爲父，地爲母，參（三）辰爲剛（綱），列星爲紀，維斗爲擊，轉橦（動）更始。蒼蒼上天，其央安在？羊（洋）羊（洋）下六之，孰知其始？央之所至，孰智（知）其止？天之所奪，孰智（知）其已？謁（禍）之所發，孰智（知）而喜？東方爲左，西方爲右，南方爲七表，北方爲裏，此胃（謂）順天之道。亂爲破亡，治爲人長久。八

蓋廬曰：何胃（謂）天之時？申胥曰：九野爲兵，九州爲糧，四時五行，以更相攻。天地爲方圖，水火爲陰陽，日月爲刑德，立爲四時，分九爲五行，順者王，逆者亡，此天之時也。一〇

蓋廬曰：凡軍之舉，何處何去？申胥曰：軍之道，冬軍軍於高者，夏軍軍於埤者，此其勝也。當陵而軍，命曰申固；倍（背）二一陵而軍，命曰乘埶（勢）；前陵而軍，命曰范光；右陵而軍，命曰大武；左陵而軍，命曰清施。倍（背）水而軍，命曰絕紀；前水而二二軍，命曰增固；右水而軍，命曰大頃；左水而軍，命曰順行。軍恐疏遂，軍恐進舍，有前十里，毋後十步。此軍二三之法也。一四

蓋廬曰：凡戰之道，何如而順，何如而逆，何如而進，何如而卻？申胥曰：凡戰之道，冬戰從高者擊之，夏戰從卑一五者擊之，此其勝也。其時曰：黃麥可以戰，黃秋可以戰，白冬可以戰，德在土、木在金可以戰，晝倍（背）日、夜倍（背）月可以戰，一六是胃（謂）用天之八時。左太歲、右五行可以戰，前赤鳥、後倍（背）天鼓可以戰，左青龍、右白虎可以戰，招（招）搖（搖）在上、大陳其後可以一七戰，壹左壹右、壹逆再倍（背）可以戰，是胃（謂）順天之時。鼓於陰以攻其耳，陳（陣）於陽以觀其耳目，異章惑以非其陳（陣），毋要一八堤堤之期，毋擊堂堂之陳（陣），毋攻逢逢之氣，是胃（謂）戰有七述（術）。大（太）白入月、營（熒）或（惑）入月可以戰，日月竝（並）食可以戰，是胃（謂）從天四央（殃），以戰必慶。一九丙午、丁未可以西鄉（嚮）戰，壬子、癸亥可以南鄉（嚮）戰，庚申、辛酉可以東鄉（嚮）戰，戊辰、己巳可以北鄉（嚮）戰，是胃（謂）日有八勝。二〇皮（彼）興之以金，吾擊之以火；皮（彼）興之以火，吾擊之以水；皮（彼）興之以水，吾擊之以土；皮（彼）興之以土，吾擊之以木；皮（彼）興之以木，吾擊之以二一金。此用五行勝也。二二春擊其右，夏擊其裏，秋擊其左，冬擊其表，此胃（謂）倍（背）生擊死，此四時勝也。二三

蓋廬曰：凡攻之道，何如而有咎？申胥曰：凡攻之道，德義是守，星辰日月，更勝爲右。四時五行，周而更始。大白金也，二四秋金強，可以攻木；歲星木【也，春木】強，可以攻土；埒（填）星土也，六月土強，可以攻水；相星水也，冬水強，可以攻火；營（熒）或（惑）火也，四月火強，可以攻金。二五此用五行之道也。【秋】生陽也，木死陰也，秋可以攻其左；春生陽也，金死陰也，春可以攻其右；冬生陽也，火死陰也，冬可二六以攻其表；夏生陽也，水死陰也，夏可以攻其裏。此用四時之道也。二七地橦八日，日橦八日，日㠯十二日，皆可以攻，此用日月之道也。二八

蓋廬曰：攻軍回衆，何去何就？何如而喜，何如而凶？申胥曰：凡攻軍回衆之道，相其前後，與其進丙（退），愼其塡（塵）埃，二九與其緂氣。旦望其氣，夕望其埃，清以如雲者，未可軍也。埃氣亂孿，濁以高遠者，其中有墐（動）志，戒以須之，不去且來。有三〇軍於外，甚風甚雨，道留於野，糧少卒飢，毋以食馬者，攻之。甚寒甚暑，軍數進舍，卒則勞苦，道則遼遠，糧三一食乏者，攻之。軍少則恐，衆則亂，舍於易，毋後援者，攻之。軍老而不治，將少以疑者，三二攻之。道遠日莫（暮），疾行不舍者，攻之。軍急以卻，甚雨甚風，衆有罷（懼）心者，攻之。軍少以恐，不□□不墐，欲後不敢者，三三攻之。此十者，攻軍之道也。三四

蓋廬曰：凡擊適（敵）人，何前何後，何取何予？申胥曰：凡擊適（敵）人，必以其始至，馬牛未食，卒毋行次，前壘未固，後人未舍，三五徒卒饑恐，我則疾嘑（呼），從而擊之，可盡其處。適（敵）人侍（待）我以戒，吾侍（待）之以台（怠），皮（彼）欲擊我，我其不能，皮（彼）則數三六出，有趮（躁）氣，義有靜志，起而擊之，可使毋玆。適（敵）人陳（陣）以實，吾禺（遇）以希，皮（彼）有樂志，吾示以悲，皮（彼）有勝意，三七我善侍（待）我伏侍（待）之，適（敵）人易

我，我乃疾擊之。適（敵）人鄉（嚮）我以心，吾以肸禺（遇）之，皮（彼）易勝我，我以誘之，適（敵）之逐北，我伏三八須之，皮（彼）人陳（陣）以實，吾禺（遇）以希，皮有樂志，吾示以悲，皮（彼）有勝意，我善侍（待）之，可使毋歸。適（敵）人來進，吾與相誘，數出其三九衆，予之小利，合則去北，毋使多至，適（敵）人逐北，必毋行次，皮（彼）有勝慮，我環（還）擊之，皮（彼）必不虞，從而觸之，可使毋去，將有歸（懼）心，我勿用卻，曰且莫（暮），我則不出，皮（彼）必去，將有環（還）志，卒有歸慮，從而擊之，可使毋到。適（敵）人出鹵（虜），走，皮（彼）有四三勝志，我擊其後，走者不復，□□□就，皮（彼）則失材，開而擊之，可使甚病。適（敵）人進舍，天暨（氣）甚暑，多腸辟者，我侚皮（彼）病，四四何爲弗勝。此十者，戰□□也。四五

蓋廬曰：天之生民，無有恒親，相利則吉，相害則滅。吾欲殺其害民者，若何？申胥曰：貴而毋義，富而不施者，攻之。不孝父兄，不四六敬長傻者，攻之。不茲（慈）弟弟，不入倫雉者，攻之。商販賈市，約賈（價）強買不已者，攻之。居里不正直，強而不聽□正，出入不請者，攻之。公耳公孫，四七與耳□門，暴敖（驁）不鄰者，攻之。爲吏不直，狂（枉）法式，留難必得者，攻之。不喜田作，出入甚客者，攻之。常以奪人，衆以無親，喜反人者，攻之。四八此十者，敎民道也。四九

蓋廬曰：以德攻何如？申胥曰：□德攻者，其毋德者，自置爲君，自立爲王者，攻之。暴而無親，貪而不仁者，攻之。賦斂重，五〇強奪人者，攻之。刑正（政）危，使民苛者，攻之。緩令而急徵，使務勝者，攻之。□有虎狼之心，內有盜賊之智者，攻之。暴亂毋五一親而喜相詿者，攻之。衆勞卒罷，慮衆患多者，攻之。中空守疏而無親□□者，攻之。羣臣申，三日用暴兵者，攻之。地大而無五二守備，城衆而無合者，攻之。國□室毋度，名其臺榭，重其正（征）賦者，攻之。國大而德衰，天旱而五三數饑者，攻之。此十者，救亂之道也。五四有天下而不治，名曰不能；治而不服，名曰亂則。

季春庚辛，夏壬癸，秋甲乙，冬丙丁。五五

■《蓋廬》五五背

銀雀山漢墓竹簡

《孫子兵法》

篇題木牘・木牘釋文

□刑
行□……□十五　九地
□□　軍□　用間
執　實□　火□
□　七執三千□□

上編

〔《計》〕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輕（經）之以五，效（校）之以計，以索其請（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者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民弗詭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順逆兵勝也。地者，高下廣陝（狹）遠近險易死生也。將者，知（智）□……孰能？天地孰得？

〔《計》〕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孰強？士卒孰練？賞罰（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計，用之必勝……用而視（示）之不用，近而視（示）之遠，〔遠〕而視（示）之近。〔故〕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撓〕之，攻其〔無〕備，出其……勝，不可……算勝者……算少〔也。多算勝〕少算，而況无算〔乎！吾以〕此觀……

《作戰》

作戰。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而饋饟〔糧〕，則外內……車甲之奉，日〔千金，然〕勾〔後〕□……用戰勝久，則頓〔鈍〕……起，雖知〔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未有也。故不盡於知用兵……饟〔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者遠輸則百姓貧；

近市(師)者貴(貴,貴賣則財竭),則□及兵役。屈力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六……石。故殺適(敵)[者]……車戰……卒共而養之,是胃(謂)勝敵而益強。故……

〔《謀攻》〕

……破伍……其下攻城。〔攻〕城之法,脩(修)櫓……〔轀輬〕三月而止;□距闉(闉),有(又)三月然……城不〔□□□□□〕戈(災)也。故善用兵者,詘(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破人之國而非……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戰之……所以患軍……知三軍……澄(旣)疑,諸侯之……知可而戰與不可而戰,勝。知衆……以虞待(待)不……故兵知皮(彼)知己,百戰不……

《形》(甲本)

刑(形)。●孫子曰:昔善〔者,先爲不可〕勝,以侍(待)適(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適(敵)。故善者……〔能〕使適(敵)〔自〕至者,利之也。□行千里而不畏,行无(無)人之地智(知)〔而〕不可爲也。不可勝,守也;可勝,攻也。守則有餘,攻則不足。昔善守者,臧(藏)九地之下,動九……衆人之所知,非善……曰善,非〔善者〕也,舉〔秋毫不爲多〕力,視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雷)霆不爲蔥(聰)耳。所胃(謂)善者,勝易勝者也。故善者之戰,無奇〔勝〕,無智名,無勇功,故其勝不貸(忒)。不〔貸(忒)〕者……〔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故善者脩(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正。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稱,〔稱〕生勝。勝兵如以洫(鎰)稱朱(銖),敗兵如以朱(銖)稱洫(鎰)。稱勝者戰民也,如決積水於千仞(仞)……

《形》(乙本)

……勝而〔待〕適(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適(敵)。故善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可勝,故……也。守則有餘,攻則不足。昔善守者,臧(藏)九地之下,動九天之上,故能自葆(保)全〔勝〕。見勝〔不〕過衆人之智,非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易勝者也。故善〔者之戰,無〕奇勝,無智名,無〔勇〕功,故其勝不貸(忒)。不貸(忒)者,其所錯(措)勝敗者也。善……勝兵……敗正(政)。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生勝。勝兵如以洫(鎰)稱朱(銖),敗兵如以朱(銖)稱洫(溢)。稱〔勝〕者戰民也,如決積〔水於千〕仞(仞)之堤,刑(形)也。

《勢》

埶(勢)。●治衆如治寡,分數是。鬬衆……可使畢受適(敵)而无敗,奇正〔是。兵之所加〕,如以段(碬)……窮如天地,无竭(竭)如河海。冬(終)而復始,日月是……變不……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環(還)相生,如環之毋(無)端,孰能窮之?水之疾,至……可敗。亂生於治,脅(怯)生於悳(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悳(勇)脅(怯),埶(勢)也;強〔弱,形〕也。善動適(敵)者,刑(形)之,適(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此動之,以卒侍(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埶(勢),弗責於……木石。木石之生(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

《實虛》

實虛。先處戰地而侍(待)戰者失(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適(敵)〔自〕至者,利之也。能使適(敵)……能勞之,飽能飢之者,出於其所必〔趨也〕。□行千里而不畏,行无(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守其所〔必攻也。故善攻〕者,適(敵)不知所守。善守者適(敵)不知〔所攻〕……故能爲適(敵)司命。進不可迎者,衝〔其虛也。退不〕可止者,遠……適(敵)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之,適(敵)不得與我戰者,膠其所之也。故善將者,刑(形)人而无(無)刑(形),〔則我〕槫(專)而適(敵)分。我槫(專)而爲壹,適(敵)分而爲十,是以十擊壹也。我寡而適(敵)衆,能以寡擊〔衆〕……地不可知,則適(敵)之所備者多。所備者多,則所戰者寡矣。備前〔者後寡,備左〕者右寡,無不備者无不寡。寡者備〔人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千里而戰。不〔知戰之〕日,不知戰之地,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皇〔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益於〕勝哉(哉)?故曰:勝可擅也。適(敵)唯(雖)衆,可毋斲(鬬)也。故績(刺)之而知動〔靜〕……死生之地,計之〔而知〕得失之□,〔角〕之〔而知〕餘不足之〔處〕。刑(形)兵之極,至於无〔無〕刑(形),〔无(無)刑(形)〕則深間弗能規(窺)也,知(智)者弗能謀也。因刑(形)而錯勝於……制刑(形)。所以勝者不……兵刑(形)象水,水行辟(避)高而走下,兵勝辟(避)實擊虛。故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兵无成埶(勢),无〔無〕恒刑(形),能與敵化之胃(謂)神。五行无〔無〕恒勝,四時〔无〕常立(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神要……

〔《軍争》〕

……以〔汙〕爲直，以患……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者，知汙（迂）直之計者也。軍争〔爲〕利，軍争〔爲〕危，舉軍而争利則□不及，委軍而〔争〕利則輜重捐。是故絫（卷）甲而趨利，〔日夜不〕處，倍……者後，則十一以至；五十里而争利，則厥（蹶）上將，法以半至；……軍毋（無）輜重〔□□〕糧食則亡，无（無）委貲（積）則亡。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刑（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嚮）道（導）……動，以〔分〕合變……難知……分利，縣（懸）權而動。先知汙（迂）直之道者〔勝〕，軍争之法也。是故軍……鼓金；視不相見，故爲旌旗。是故晝戰多旌旗，夜戰多鼓金。〔鼓金〕旌旗者，所以壹民之耳目也。民澄（既）已摶（專）〔一，則〕勇者不……將軍可奪心。□……用兵者，辟（避）其兌（鋭）氣……遠，以失〔佚〕〔待〕勞，以飽侍（待）飢，此治力者也。毋要（邀）正正之旗，毋擊堂堂之陳（陣），此治變者……倍（背）丘勿迎，詳（佯）北勿從，圍師遺闕，歸師勿謁（遏），此用衆之法也。四百六十五。

〔《九變》〕

……翟（衢）地……地則戰，……攻，地有所不爭，〔君〕……於九……能得地……利，故務可信；雜於害，故憂患可……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潔廉可辱。愛民可……危，不可不察也。

〔《行軍》〕

……處高，戰降毋登，〔此〕處山之……此處水上之軍……交軍沂澤之中，依……死後生，此處陸〔之軍也〕。凡四軍之利，黃帝之……无（無）百疾，陵丘隄〔防〕處其陽，而右倍（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水流至，止涉侍（待）其定〔□□□〕天井、天窘、天離、天羅、天郤，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箄（蓽）、小林、翳濟（薈），可伏匿者，謹復索之，姦之所處也。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戰，欲人之〕進者，其所居者易……軍者也；〔辟（辭）強而〕庫（卑）而備益者，進也。辟（辭）強而〔進〕敺（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側（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陳兵者，期也。半進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役先飲（飲）……而不進者，勞也。鳥集（集）者，虛也。夜喿（呼）者，恐也。軍擾（擾）者，將不重也。……兩（甑）者不反（返）其舍者，窮寇也。□□閒閒，□言人者，失其衆者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相去也，必謹察此。兵非多益，毋……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摶（專）親而罰不行，則不用。故合之以交（文），濟（齊）之以……行以教其民者，民服；素不……

〔《地形》〕

缺簡。

《九地》

……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罹（衢）地，有重地，有泛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戰〔其〕地，爲散。……而得天〔下〕之衆者，爲罹（衢）。入人之地深，倍（背）城邑多者，爲重。行山林、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泛〕。……〔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爲圍。疾則存，不疾則亡者，爲死。是故散〔地則毋戰〕輕地則毋止，爭……〔絕〕，罹（衢）……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所胃（謂）古善戰者，能使適（敵）人前後不相及也，□。……適（敵）衆以正（整）將來，侍（待）之〔若〕何？曰：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請（情）主數（速）也，乘人之不給也……食；謹養而勿勞，並……謀，爲不可賊（測），投之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無所往則……所往則鬬（鬭）。是故不調而戒，不……非惡貨也；無餘死，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坐者涕□□（霑襟），卧〔者涕□□〕。投之無所往者，諸歲之勇也。故善用軍者，辟（譬）如衛率（率）然。衛（率）然者，恒山之……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敢問：則可使若衛（率）然虖（乎）？曰：可。越人與吳人相惡也，當其同周（舟）而濟也，相救若〔左〕……齊勇若一……〔得〕已也。將軍之事……之耳目，使無之；易其事，〔革其謀〕，使民無識；易其〔居〕，于（迂）其〔途〕，使民不得……入諸侯之地，發其幾（機），若敺（驅）羣……變，詘（屈）信（伸）之利，人請（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凡爲〔客，深則〕摶（專），淺則散。□國越竟（境）而師者，絕地也；四衢（徹）者，衢（衢）地也；……者，輕地也；倍（背）固前適（敵）者，死地也；毋（無）所往者，窮地也。〔□□□□〕散地，吾將壹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偞（遬）；爭地，吾將使不留；交地也，吾將固其結（結）；衢（衢）地也，吾將謹其恃；〔重〕地也，吾將趣（趨）其後；泛地也，吾將進其〔途〕；圍地也，吾將塞〔其闕〕；死地……〔諸〕侯之請（情）：遝（逮）則禦，不得已則鬬，過則從……利。四五者，一不

智（知），非王霸之兵也。彼王霸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可拔也，城可隋（墮）也。无（無）法之賞，無正（政）之令，犯三……以害，勿告以利。芋（污）之亡地然而后（後）存，陷……於害，然后能爲敗爲……□□將，此胃（謂）巧事。是故正（政）與（舉）□……其使，厲（勵）于郎（廊）上，以誅其事。適（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徵）與……決戰事。是故始如處……

《火攻》

火攻。孫子曰：凡攻火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有因，因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四者，風之起日也。火發〔於〕……火發其兵靜而勿攻，極其火央，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之。火可發於外，毋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毋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得，不隋（隨）其功者凶，命之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隨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興軍，將不可以溫（慍）戰。合乎利而用，不合而止。怒可復喜也，溫（慍）可復……

《用間》

孫子曰：凡……里，百生（姓）之費，〔公家之奉〕，費日千……知適（敵）之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注（主）也。故……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者。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閒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葆（寶）也。生間者，反報……鄉人而用者也。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反……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不能用間〕，非仁不能使……之葆。密戈（哉）密戈（哉），毋（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間〔與〕……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五間之事，必知之，……可不厚也。□〔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之興也〕，□衛師比在陘。燕之興也，蘇秦在齊。唯明主賢將能……

下編

《吳問》

吳問。吳王問孫子曰：『六將軍分守晉國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孫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智是（氏）爲次。』『孰爲之次？』『韓、巍（魏）爲次。趙毋失其故法，晉國歸焉。』吳王曰：『其說可得聞乎？』孫子曰：『可。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爲畛（晚），以百六十步爲畛，而伍稅之。其□田陝（狹），置士多，伍稅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喬（驕）臣奢，冀功數戰，故爲范、中行是（氏）次。韓、巍（魏）制田，以百步爲婉（晚），以二百步爲畛，而伍稅〔之〕。其□田陝（狹），其置士多，伍稅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喬（驕）臣奢，冀功數戰，故爲智是（氏）次。趙是（氏）制田，以百廿步爲婉（晚），以二百卅步爲畛，公无稅焉。公家貧，其置士少，主僉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國。晉國歸焉。』吳王曰：『善。王者之道，□□厚愛其民者也。』二百八十四

〔《四變》〕

……〔徐（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令有〔所不行〕。

●徐（途）之所不由者，曰：淺入則前事不信，深入則後利不接（接）。動則不利，立則囚。如此者，弗由也。

●軍之所不毄（擊）者，曰：兩軍交和而舍，計吾力足以破其軍，獲其將。遠計之，有奇執（勢）巧權於它，而軍……□將。如此者，軍唯（雖）可毄（擊），弗毄（擊）也。

●城之所不攻者，曰：計吾力足以拔之，拔之而不及利於前，得之而後弗能守。若力〔不〕足，城必不取。及於前，利得而城自降，利不得而不爲害於後。若此者，城唯（雖）可攻，弗攻也。

●地之所不爭者，曰：山谷水□无能生者，□□而□□……虛。如此者，弗爭也。

●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變者，則弗行也。□□□□□□□□行也。事……變者，則智（知）用兵矣。

《黃帝伐赤帝》

黃帝伐赤帝。孫子曰：〔黃帝南伐〕赤帝，〔至於□□〕，戰於反山之原，右陰，順術，倍（背）衝，大威（滅）有之。〔□年〕休民，孰（熟）穀，赦罪。東伐□帝，至於襄平，戰於平□，〔右〕陰，順術，倍（背）衝，大威（滅）〔有之。□〕年

休民，孰（熟）穀，赦罪。北伐黑帝，至於武隧，戰於□□，右陰，順術，〔倍衝，大威有之。□年休民，孰穀，赦罪〕。西伐白帝，至於武剛，戰於〔□□，右陰，順術，倍衝，大威有〕之。已勝四帝，大有天下，暴者……以利天下，天下四面歸之。湯之伐桀也，〔至於□□〕，戰於薄田，右陰，順術，倍（背）衝，大威（滅）有之。武王之伐紂，至於蚤遂，戰牧之野，右陰，順術，〔倍衝，大威〕有之。一帝二王皆得天之道、□之□、民之請（情），故……

《地形》二

地刑（形）二。凡地刑（形）東方爲左，西方爲〔右〕……首，地平用左，軍……地也。交□水□……者，死地也。產草者□……地剛者，毋□□□也□……〔天〕離、天井、天宛□……是胃（謂）重利。前之，是胃（謂）猷守。右之，是胃（謂）……所居高曰建堂，□曰□……□遂，左水曰利，右水曰積……□五月度□地，七月□……三軍出陳（陣），不問朝夕，右負丘陵，左前水澤，順者……九地之法，人請（情）之里（理），不可不□……

《見吳王》〔一〕

……□於孫子之館，曰：『不穀好□□□□□□□□□兵者與（歟）？』孫……乎？不穀之好兵□□□□□□之□□□也，適之好之也。』孫子曰：『兵，利也，非好也。兵，□〔也〕，非戲也。君王以好與戲問之，外臣不敢對。』蓋（闔）廬曰：『不穀未聞道也，不敢趣之利與……□孫子曰：『唯君王之所欲，以貴者可也，賤者可也，婦人可也。試男於右，試女於左，□□□□之於……曰：『不穀顓（願）以婦人。』孫子曰：『婦人多所不忍，臣請代……畏，有何悔乎？』孫子曰：『然則請得宮□□……之國左後璽甬之中，以爲二陳（陣）□□……□曰：『陳（陣）未成，不足見也。及已成……□□不辭（辭）其難。』君曰：『若（諾）。』孫子以其御爲……參乘爲輿司空，告其御、參乘曰：『□□……□婦人而告之曰：「知女（汝）右手？」……之。』『知女（汝）心？』曰：『知之。』……左手。胃（謂）女（汝）前，從女（汝）心。胃（謂）女（汝）……□不從令者也。七周而澤（釋）之，鼓而前之……〔三告而〕五申之，鼓而前之，婦人亂而〔□□〕金而坐之，有〔又〕三告而五申之，鼓而前之，婦人亂而笑。三告而五申之者三矣，而令猶不行。孫子乃召其司馬與輿司空而告之曰：『兵法曰：弗令弗聞，君將之罪也；已令已申，卒長之罪也。兵法曰：賞善始賤，罰……□請謝之。』孫子曰：『君□……引而員（圓）之，員（圓）中規；引而方之，方中巨（矩）。……蓋（闔）廬六日不自□□□□……□□□□孫子再拜而起曰：『道得矣。……□□長遠近習此教也，以爲恒命。此素教也，將之道也。民……□莫貴於威。威行於衆，嚴行於吏，三軍信其將畏（威）者，乘其適（敵）。』千□十五。

……而用之，□□□得矣。若□十三扁（篇）所……

……〔十三〕扁〔篇〕所明道言功也，誠將聞□……

……〔孫〕子曰：『古〔姑〕試之，得而用之，無不□……

……□而試之□得□……

……□□□之孫子曰：『外內貴賤得矣。』孫……

……〔孫〕子曰：『唯……

……□也，君王居臺上而侍〔待〕之，臣……

……□至日中請令……

……人主也。若夫發令而從，不聽者誅□□……

……□也。請合之於□□□之於……

……陳（陣）已成矣，教□□聽……

……□不穀請學之。』爲終食而□……

……將軍□不穀不敢不□……

……者□□也。孫子……

……孫子曰：『□……

……孫子……

……□□孫子□□……

……蓋（闔）廬……

……蓋（闔）廬……

《孫臏兵法》

《擒龐涓》

龐（擒）龐涓。昔者，梁（梁）君將攻邯鄲，使將軍龐涓、帶甲八萬至於莊丘。齊君聞之，使將軍忌子、帶甲八萬至……競（境）。龐子攻衛□□□，將軍忌〔子〕……□衛□□救與……救衛是失令。』田忌曰：『若不救衛，將何爲？』孫子曰：『請南攻平陵。平陵其城小而縣大，大衆甲兵盛，東陽戰邑，

難攻也。吾將示之疑。吾攻平陵，南有宋，北有衛，當涂（途）有市丘，是吾糧涂（途）絕也。吾將示之不智（知）事。』於是徙舍而走平陵。〔□□〕陵，忌子召孫子而問曰：『事將何爲？』孫子曰：『都大夫孰爲不識事？』曰：『齊城、高唐。』孫子曰：『請取所□□□

忌問孫子曰：『錐行者何也？』鴈（雁）行者何也？纂（選）卒力士者何也？勁弩趨發者何也？剽（飄）風之陳（陣）者何也？』孫子曰：『錐行者，所以衝堅毀兌（銳）也。鴈（雁）行者，所以觸廁（側）應□□（也）。纂（選）卒力士者，所以絕陳（陣）取將也。勁弩趨發者，所以甘戰持久也。剽（飄）風之陳（陣）者，所以回□（□□也）。衆卒者，所以分功有勝也。』孫子曰：『明主、知道之將，不以衆卒幾功。』孫子出而弟子問曰：『威王、田忌，臣主之問何如？』孫子曰：『威王問九，田忌問七，幾知兵矣，而未達於道也。吾聞素信者昌，立義……用兵无備者傷，窮兵者亡。齊三葉（世）其憂矣。』

……善則敵爲之備矣』。孫子曰：『……

……孫子曰：『八陳（陣）已陳……

……□孫子曰：『毋侍（待）三日□……

……也。孫子曰：『戰……

……□威王曰……

……道也。』田忌……

《陳忌問壘》

陳忌問壘。●田忌問孫子曰：『吾卒少不相見，處此若何？』曰：『傳令趣弩舒弓，弩□□□□……不禁，爲之奈何？』孫子曰：『明將之問也。此者人之所過而不急也。此□之所以疾……志也。』田忌曰：『可得聞乎？』曰：『可。用此者，所以應卒（猝）奪（窘）處隘塞死地之中也。是吾所以取龍（□）而禽（擒）泰（太）子申也。』田忌曰：『善。事已往而刑（形）不見。』孫子曰：『疾利（蒺藜）者，所以當壘（壘）也。□□者），所以當墜也。車者，所以當溝（溝）池也。發者，所以當俾埤也。長兵次之，所以救其隋也。從（鏦）次之者，所以爲長兵次之，所以難其歸而徼（邀）其衰也。弩次之者，所以當投幾（機）也。中央无人，故盈之以□……卒已定，乃具其法。制曰：以弩次疾利（蒺藜），然后以其法射之。壘上弩戟分。法曰：見使某來言而動□……□去守五里直（置）候，令相見也。高則方之，下則員（圓）之。夜則舉鼓，晝則舉旗。』

●田忌問孫子曰：『子言晉邦之將荀息、孫軫之於兵也，未□……

……無以軍恐不守。』忌子曰：『善。』田忌問孫子曰：『子言晉邦之將荀

《纂卒》

纂（選）卒。孫子曰：兵之勝在於纂（選）卒，其勇在於制，其巧在於執（勢），其利在於信，其德在於道，其富在於亟歸，其強在於休民，其傷在於數戰。孫子曰：德行者，兵之厚積也。信者，兵明賞也。恕戰者，兵之王器也。取衆者，勝□□也。孫子曰：恒勝有五：得主剸（專）制，勝。知道，勝。得衆，勝。左右和，勝。糧（量）適（敵）計險，勝。孫子曰：恒不勝有五：御將，不勝。不知道，不勝。乖將，不勝。不得衆，不勝。不用間，不勝。孫子曰：勝在盡□，明賞，擇（選）卒，乘敵之□。是胃（謂）泰武之葆。孫子曰：

不得主弗將也。……

……□□令，一曰信，二曰忠，三曰敢。安忠？忠王。安信？信賞。安敢？敢去不善。不忠於王，不敢用其兵。不信於賞，百生（姓）弗德。不敢去不善，百生（姓）弗畏。二百卅五。

《月戰》

月戰。●孫子曰：間於天地之間，莫貴於人。戰□□□人不單（戰）。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央（殃）。是以必付與而□戰，不得已而後戰。故攄（撫）時而戰，不復使其衆。无方而戰者小勝以付磿者也。孫子曰：十戰而六勝，以星也。十戰而七勝，以日者也。十戰而八勝，以月者也。十戰而九勝，月有……（十戰）而十勝，將善而生過者也。一單……所不勝者也五，五者有所壹，不勝。故戰之道，有多殺人而不得將卒者，有得將卒而不得舍者，有得舍而不得將軍者，有復（覆）軍殺將者。故得其道，則雖欲生不可得也。八十。

《八陣》

八陳（陣）。孫子曰：知（智），不足將兵，自侍（恃）也。勇，不足將兵，自廣也。不知道，數戰，不足將兵，幸也。夫安萬乘國，廣萬乘王，全萬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內得其民之心，外知敵之請（情），陳（陣）則知八陳（陣）之經，見勝而戰，弗見而靜。此王者之將也。

孫子曰：用八陳（陣）戰者，因地之利，用八陳（陣）之宜。用陳（陣）參（三）分，誨陳（陣）有蜂（鋒），誨逢（鋒）有後，皆侍（待）令而動。鬬一，守二。以一侵適（敵），以二收。適（敵）弱以亂，先其選卒以乘之。適（敵）強以治，先其下卒以誘之。車騎與戰者，分以爲三，一在於右，一在於左，一在於後。易則多其車，險則多其騎，厄則多其鈐。二百一十四。《八陳（陣）》

《地葆》

孫子曰：凡地之道，陽爲表，陰爲裏，直者爲剛（綱），術者爲紀。紀剛（綱）則得，陳（陣）乃不惑。直者毛產，術者半死。凡戰地也，日其精也，八風將來，必勿忘也。絕水、迎陵、逆溜（流）、居殺地、迎衆樹者鈞（均）舉也，五者皆不勝。南陳之山，生山也。東陳之山，死山也。東注之水，生水也。北注之水，死水。不留（流），死水也。五地之勝曰：山勝陵，陵勝阜，阜勝陳丘，陳丘勝林平地。五草之勝曰：薔、棘、楛、茅、莎。五壤之勝：青勝黃，黃勝黑，黑勝赤，赤勝白，白勝青。五地之敗曰：谿、川、澤、斥。五地之殺曰：天井、天宛、天離、天堅（隙）、天柏。五墓，殺地也，勿居也，勿□也。春毋將，秋毋登。軍與陳（陣）皆毋政前右，右周毋左周。《地葆》。二百。

《勢備》

埶（勢）備。●孫子曰：夫陷（含）齒戴角，前蚤（爪）後鋸（距），喜而合，怒而斫（鬬），天之道也，不可止也。故无天兵者自爲備，聖人之事也。黃帝作劍，以陳（陣）象之。笄（羿）作弓弩，以埶（勢）象之。禹作舟車，以變象之。湯、武作長兵，以權象之。凡此四者，兵之用也。何以知劍之爲陳（陣）也？旦莫（暮）服之，未必用也。故曰，陳（陣）而不戰，劍之爲陳（陣）也。劍无封（鋒），唯（雖）孟賁（之勇），不敢□□□。陳（陣）无蜂（鋒），非孟賁之勇也敢將而進者，不智（知）兵之至也。劍无首銛，唯（雖）巧士不能進（□）□。陳（陣）無後，非巧士敢將而進者，不知兵之請（情）者。故有蜂（鋒）有後，相信不動，適（敵）人必走。无蜂（鋒）无後……□券不道。何以知弓奴（弩）之爲埶（勢）也？發於肩應（膺）之間，殺人百步之外，不識其所道至。故曰，弓弩（擊）非高下非……□盧毀肩。故曰，長兵權也。凡此四……所循以成道也。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用而不知其道者，（兵）无功。凡兵之道四：曰陳（陣），曰埶（勢），曰變，曰權。察此四者，所以破強適（敵），取孟（猛）將也。……埶（勢）者，攻無備，出不意……中之近……也，視之近，中之遠。權者，晝多旗，夜多鼓，所以送戰也。凡此四者，兵之用也。皆以爲用，而莫勞（徹）其道。

……□得四者生，失四者死，□□□□……

《兵情》

孫子曰：若欲知兵之請（情），弩矢其法也。矢，卒也。弩，將也。發者，主也。矢，金在前，羽在後，故扉而善走。前（重而）後輕，故正而聽人。今治卒則後重而前輕，陳（陣）之則辨（辦），趣之適（敵）則不聽人，治卒不法矢也。弩者，將也。弩張棟（柄）不正，偏強偏弱而不和，其兩洋之送矢也不壹，矢唯（雖）輕重得，前後適，猶不中□□□將之用心不和……得，猶不勝適（敵）也。矢輕重得，前（後）適，而弩張正，其送矢壹，發者非也，猶不中

昭(招)也。卒輕重得，前後適，而將唯於……兵□□□□□□□猶不勝適(敵)也。故曰，弩之中穀(轂)合於四，兵有功……將也，卒也，□也。故曰，兵勝適(敵)也，不異於弩之中召(招)也。此兵之道也。

《行纂》

行纂(選)。●孫子曰：用兵移民之道，權衡也。權衡，所以纂(選)賢取良也。陰陽，所以取衆合適(敵)也。正衡再梁……暨(既)忠，是謂不窮。稱鄉縣(懸)衡，雖其宜也。私公之財豈也。夫民有不足於壽而有餘於貨者，有不足於貨而有餘於壽者，唯明王、聖人智(知)之，故能留之。死者不毒，奪者不溫(慍)。此無窮……□□□民皆盡力，近者弗則，遠者無能。貨多則辨，辨則民不德其上。貨少則□，□則天下以爲尊。然則爲民賊也，吾所以爲賊也。此兵之久也，用兵之國之葆(寶)也。

《殺士》

殺士。●孫子曰：明爵祿而……

……士死。明賞罰□……

……士死。立□……

……必審而行之，士死。……

……死。撟而下之，士死。□……

……之，士死。□而傳……

……勉之驩(歡)，或死州□……

……之親，或死資(墳)墓……

……之鴟，或死飲食……

……□處之安，或死疾疢之問，或死……

《延氣》

延氣。●孫子曰：合軍聚衆，〔務在激氣〕。復徙合軍，務在治兵利氣。臨竟(境)近適(敵)，務在廣(厲)氣。戰日有期，務在斷氣。今日將戰，務在泛(延)氣。……以威三軍之士，所以敓(激)氣也。將軍令……其令，所以利氣也。將軍乃……短衣絜裘，以勸士志，所以厲氣也。將軍令，令軍人人爲三日糧，國人家爲……望，國使毋來，軍使毋往，所以斷氣也。將軍召將衛人者而告之曰：飲食毋……〔所〕以泛(延)氣……也。《延氣》

……營也。以易營之衆而貴武適(敵)，必敗。氣不利則拙，拙則不及，不及則失利，失利……氣不癘(厲)則聶(懾)，聶(懾)則衆□，衆……

……氣不斷則迵，〔迵〕則不樽易散，臨難易散必敗。……□□氣不□則隋(惰)，隋(惰)則難使，難使則不可以合旨……□□則不智(知)爲已之節，不智(知)爲已之節則事……□而弗救，身死家殘。將軍召使而勉之，擊……

《官一》

官一。孫子曰：凡處卒利陳(陣)體甲兵者，立官則以身宜，賤令以采章，乘削以倫物，序行以〔□〕□，制卒以周(州)閭，授正以鄉曲，辯(辨)疑以旌興，申令以金鼓，齊兵以從逮(迹)，庵結以人雄，邊軍以索陳(陣)，莖肆以囚逆，陳師以危□，射戰以雲陳(陣)，圉(御)裹以贏渭，取喙以闔燧，卽敗以包□，奔救以皮傅，燥戰以錯行。用□以正□，用輕以正散，攻兼用行城……□地□□用方，迎陵而陳(陣)用封，險□□□□用圜，交易武退用兵，□□陳臨用方……

翼，氾戰接厝用喙逢，因險解谷以□遠，草駔沙茶以陽削，戰勝而陳(陣)以奮國，而……

爲畏以山肢，秦怫以委施(迤)，便罷以鴈(雁)行，險厄以雜管，還退以蓬錯，繞山林以曲次，襲國邑以水則，辯(辨)夜退以明簡，夜敬(警)以傳節，厝入內寇以棺士，遇短兵以必輿，火輸積以車，陳(陣)刃以錐行，陳(陣)少卒以合雜。合雜，所以圉(御)裹也。脩行連劍，所以結陳(陣)也。

雲折重雜，所權趨也。夾凡振陳，所以乘疑也。隱匿謀詐(詐)，所以釣戰也。龍隋陳伏，所以山鬬也。□□乖舉，所以厭(壓)津也。□□卒，所以□□也。不意侍卒，所以昧戰也。遏溝□陳，所以合少也。疏削明旗，所以疑適(敵)也。歌(剽)陳(陣)輕車，所以從遺也。椎下移師，所以備強也。浮沮而翼，所以燧鬬也。禪括纂避，所以莠發也。潤(簡)練歌(剽)便，所以逆喙也。堅陳(陣)敦□，所以攻楷也。楔(揆)鑿(斷)藩薄，所以泫(眩)疑也。僞遺小亡，所以聵(餌)敵也。重害，所以夾(□)軍也。佰奉離積，所以利勝也。剛者，所以圉(御)□者，所以圉(御)□也。□(者，所以)□□入，所以解困也。

……□令以金……

……雲陳（陣），圉（御）裹〔以羸渭，取喙〕以闔……
……荼以陽削，戰……
……畏以山胠，秦怫以委施（遶迤），便罷以鴈（雁）……
……夜退以明簡，夜敬（警）……
……輿，火輸積以車，陳（陣）……
……龍隋陳……
……也。疏削明……
……也。澗（簡）練□便，所以逆喙也……
……毄（斷）藩薄，所以泫（眩）〔疑也。僞遺小亡〕，所以聵（餌）敵也。重害，所……
……奉離積，所以利……
……所以圉（御）□〔也。□者，所以□□〕也。序者，所以厭……

《五教法》

〔孫〕子曰：善教者於本，不臨軍而變，故曰五教：處國之教一，行行之教一，處軍之〔教一，處陣之教一，隱〕（隱而）不相見利戰之教一。處國之教奚如曰……孝弟良五德者，士无壹乎，雖能射不登車。是故善射爲左，善御爲御，畢毋（無）爲右。然則三人安車，五人安伍，十人爲列，百人爲卒，千人有鼓，萬人爲戎，而衆大可用也。處國之教如此。行行之教奚如？廢車罷（疲）馬，將軍之人必任焉，所以衛（率）……險幼將自立焉，所以敬□……□足矣。行行之教如此。處軍之教〔奚如〕？……也。處軍之教如〔此。處陣〕之教奚如？兵革車甲，陳（陣）之器也。……以興善。然而陳（陣）暨（既）利而陳（陣）實藥。處陳（陣）之教如此。隱而不相見利戰之教〔奚如〕？……五教法。

……壘涂（途）道，使三軍之士皆見死而不見生，所〔以〕……
……錫所以教耳也。
……〔所〕以教足也。五教暨（既）至，目益明……

〔《强兵》〕

……威王問孫子曰：『□□□……□齊士教寡人强兵者，皆不同道。……〔有〕教寡人以正（政）教者，有教寡人以〔□〕敛者，有教寡人以散糧者，有教寡人以靜者，……〔孫子曰〕：『……皆非强兵之急者也。』威〔王〕……□□。孫子曰：『富國。』威王曰：『富國。』……□厚，威王、宣王以勝諸侯，至於……
……將勝之，此齊之所以大敗燕……
……衆乃知之，此齊之所以大敗楚人反……
……知之，此齊之〔所以〕大敗趙……
……□人於齧桑而禽（擒）氾（范）皋也。
……禽（擒）唐□也。
……禽（擒）□罠……

《尉繚子》

一

〔□□□〕□燒而立邑建城。以城稱地，以地稱……稱也，故迺（退）可以守固，〔□□□〕戰勝。戰勝於外，福產於內。……□□焚焚，產於無……大而不咷（窕）；關之，細而不欬。行廣……□故王者，民之歸之如流水，望……故曰明於〔□□□□□〕取天下若化。國貧者能富之，……時不應者能應之。土廣〔□□□〕國不得毋富。民衆而制，則國不得毋治。夫治且富之國，車不發□，甲不出睪（蹙）。威□天下。故兵勝於朝廷，勝於喪紀，勝於土功，勝於市井。睪（蹙）甲而勝，主勝也。陳而勝，主勝也。戰勝，臣□也。戰而勝，當壹敗。十萬之師出，費日千金，□□□□□〔□□〕故百戰百勝，不善者善……善者善也。故善者成其刑（形）而民□……勝而止，出……大矣，壹□而天下並。故患在百里之內者，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四海內者，不起一歲之師。戰勝其國，則攻其〔□□□□〕國，不攻其都。戰勝天下，〔□□□□〕不勝天下，不攻其國。故名將而無家，絕苦俞（逾）根（垠）而無主，左提鼓右慮（攎）枹而〔□〕生焉。故臨生不爲死，臨死不爲生。得帶甲十萬，□車千乘，兵絕苦俞（逾）根（垠），不□……怒，精（清）不可事以財。將之自治兆兆……耳之生恐（聰），目之生明。然使心狂者誰也？難得之貨也。使耳聾者誰也？曰□……者誰也？曰□澤好色也。……耳聾……及者，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入溪亦勝，方亦勝，圜亦勝，遺（橢）亦勝。兵重者如山……之壓（壓）人，如雲鯢（霓）復（覆）人。閉關辝（辭）交而廷中之故□……□□□所加兵者，令聚者不得〔□□□□□〕聚；倆（俛）者不得迎（仰），迎（仰）者不得倆（俛）；左者不〔□□□□□〕得左。知（智）士不給慮，甬（勇）士不……□木，穷如羊角，民人無……□昌於

於者勝成去。《治□》……

……□而行必廣其處……

……國可□也。無衝籠而攻，無……

……□外不能成其勝。大兵無創，與鬼神……

……勝議也。故能戰勝……

……小魚（漁）魚（漁）淵而禽（擒）其魚，中魚（漁）魚（漁）國而禽（擒）其士大夫，大魚（漁）魚（漁）天下而禽（擒）其萬國諸侯。故大之注……

……塞邪而食□……

……□食，發號出令，不□……

……□□不殺殀（夭）台（胎），不膾不成之財（材）……

……□少而歸之……

……日，不有虜將，必有□君。十日，不□□□□□□……

……地利，中失民請（情）。夫民飢者不得食，□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故舉兵而加……

……□之如春夏。所加兵者……

……如秋冬如□喬□□……

……如春□如夏□事□……

二

〔□□〕□固，以槫（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北（背）。〔□□□〕故進迵（退）不稟（豪），從（縱）適（敵）不禽（擒）。將吏士卒，童（動）靜如身。心疑必北（背）。是故□……無嘗試，發童（動）必蚤（早），畝凌而兵毋與戰矣。〔□□□〕心也。墨下，支（肢）節也。其心童（動）……心童（動）疑，支（肢）節……下不節童（動），唯（雖）勝爲幸。不壹不……□敗，威立者勝。凡將死其道者……□□威在志位，志位不代（忒），威乃……□愛者，將之成者也。是故兵不□……以名信，信在孱兆。是故衆聚不虛散，兵出不徒〔□□□□〕亡人，擊適（敵）若卜（赴）溺者。因險者毋（無）戰心，搶戰毋（無）勝兵，佻（挑）戰毋（無）全氣。凡俠（挾）議（義）〔□□□□〕□起；爭私結怨，貴以不得已。〔□□〕□起□適（敵）貴先。故事必當時，□必當〔□□□□〕於朝廷，勝於喪紀，勝於土功，勝於市……□敗，曲勝者，其勝全，雖不曲勝，勝勸……□□以明吾勝也。《兵勸》……

三

……仁（韌）矢盡於郭中……毀折入此，令客氣數什百倍，而主人氣不半□〔□□〕者傷守甚者也。然而世□……而守者不出，出者不守。守法：丈，□人守，□……□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萬。……城堅而厚，士民衆篡（選），薪食經〔□〕□勁矢仁（韌），矛戟〔□□□〕□策也。攻者〔□□□□〕萬之衆乃稱。其有必救之軍，則有必〔□□□□〕必救之□……遇（愚）夫僮婦無不敵城盡資……則固不尚。鼓其藁（豪）桀（傑）俊雄，堅甲利兵勁弩仁（韌）矢並於前，則幼□毀□並於後，五萬之〔□□〕誠必救關之其後出要塞，担擊其後，毋通其量（糧）食，中外相應……

四

……矢射之弗及。罷囚之請（情），不侍（待）陳水楚〔□□□〕請（情）可畢。其侍（待）佰（拍）人之北（背），炤（灼）人之〔□□□□□〕以得囚請（情），則國士勝□，不宵（肖）自□。故今世千金不死，百金不胥靡。試聽臣之……知（智），不得關一言，〔□□□□□〕得用一朱（銖）。今夫轂（繫）者，小圈不下十數，〔□□□□〕百數，大圈不下千數。故一人……爲不作。今夫轂（繫）者，大者父兄弟有在獄……離其毗鄰（業），賈無不離其雍（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其官府。〔□□〕□者，人之請（情）也。故兵策曰：十萬之師出，費日千金。今申戍十萬之衆，封內與天……

五

……償尊參會，移民之具也。均地分，節傅（賦）斂，□……□臣主根也。刑賞明省，畏誅重姦，止姦……原，正（政）事之均也。……王之二術也。相（俎）豆同利制天下……王者之德也。明禮常，鞏（霸）者之……无事□，上无慶賞，民无獄訟，國无簡賈，成王至正（政）也。服奉下適，成王至德也。

《晏子》

一

●景公飲酒〔□〕，三日而后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三日而后發。』晏子合（答）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道□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事，女不羣樂□……觴五獻，過者死。君身服之，故上无怨治，下〔□□□□〕一日飲酒，三日帶〔寢〕之，國治怨□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妨（防）者，勸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隋（惰）乎爲善。上離德……

二

●翟王子羊臣於景公以重駕，公弗說（悅），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寢）病也。』居〔又〕（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悅）之，因爲請，公許之。晏子見，公曰：『翟王子羊之駕也，寡人甚說（悅）之，吾欲祿之以萬，其足乎？』晏子進合（答）曰：『公言過矣。昔衛士東圭（野）之駕也……□□羊之駕也，公弗說（悅），嬰子說（悅）之，公因說（悅）……□□□君子所□。今夫駕六駕八，固非先王之制也，今有（又）重之，此其……城之務……善遂……

三

●景公之□……□公曰：異戈（哉）□□……令所堵（睹）於□……毋言其名。出氣事者兼月，脊（瘠）者□歲。子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

四

●景公將伐宋，師過大（泰）山，公吾麾（夢）有二丈夫立而怒，……狀，志其聲。公恐，學（覺），痛碩，辟（關）門召占麾（夢）者曰：『今昔（夕）吾麾（夢）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吾猶□其狀，志其聲。』占麾（夢）者曰：『師過大（泰）山，不用事，故大（泰）山之神怒，趣……者之言曰：「師過大（泰）山而不用事，故大（泰）山之神怒。」今吾欲使人誅祝史。』晏子付（俯）有間，卬（仰）而合（答）曰：『占麾（夢）者弗識也。是非大（泰）山之神也。是宋之先也，湯與伊尹也。』公疑，猶以爲大（泰）山。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門（問）湯……逢（豐）下，居（倨）身而陽（揚）聲。』公曰〔□□〕□伊尹黑以短□□以逢，逢（豐）上而兌（銳）〔□□□〕而下聲。』公……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乎……子曰：『公伐无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進師以戰，禍非嬰之所智（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戈（災）。』軍進再舍，將壹（殪）軍鼓毀。公恐，辭（辭）〔□□□□□〕不果伐宋。

五

●景公登洛（路）寑（寢）之臺，不能冬（終）上而息於陛。公曰：『孰爲高臺，其病人之甚也。』晏子……使民如〔□□□□□□〕罪也。夫古之爲宮室臺榭者，節於身而調於民，不以爲奢侈。及王紂作爲頃宮蜃（蜃）臺。殷之〔□〕也，其王紂作爲環（琁）室玉門。廣大者有賞，

坤（卑）小者有罪，是以身及焉。今君坤（卑）亦有罪，高亦有罪，吏寒（審）從事，不免於罪，臣主俱困而无所辟患……

六

●景公興兵將伐魯，問晏子，晏子曰：『不可，魯君好義而民戴〔□□〕義者安，見戴者和，安和之禮（理）存焉，未可攻也。攻義者不羊（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正（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后可以興兵而正（征）暴。今君好酒而養辟（嬖），德无以安國。厚藉（藉）斂，急使令，正（政）无以和民。德无以安之則危，正（政）无〔□〕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禮（理），而〔□□□□〕之國，不可。不若脩（修）德而侍（待）其亂也。其〔□□□□〕怨上，然后伐之，則義厚而〔□□□□□□〕適（敵）寡，利多則民勸。』公曰：『善。』不果伐魯。

七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志氣甚屢（矮），身體甚病。今吾欲具圭璧犧牲（牲），令祝宗薦之上下，意者體可奸（干）福乎？』晏子□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福也，正（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故節宮室，毋敢大斬伐，毋以服（偪）山林。節飲食，毋敢多田（畋）魚（漁），以毋怀（偪）川澤。祝宗用事，辭（辭）罪而〔□□□□〕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入琢（祿）。今君之正（政）反乎民，行孛（悖）乎神。大宮室而多斬伐……□是以神民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至而祝宗斬（祈）福。意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无〔□〕聞此，請革心易行。』於是□〔□□□□〕止海食之獻，斬伐者〔□□□□〕者有數，居處飲食，節□勿羨，祝宗用事，辭（辭）罪而不敢有斬（祈）求也。故鄰國患之，百生（姓）親之，晏子沒而後衰。

八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何若？』〔□□□□□□〕□賢君之治國也，其正（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其自養儉（儉），在上不犯下，任治不驁（傲）窮，從邪害民者〔□□□□□〕，舉過者有賞。其正（政）刻上而饒下，正勞（徹）而扒（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怒以危國，上无喬（驕）行，下无出（諂）德，上毋（無）私衆，下无私義。毋（無）殆（戮）衆（衆）之臧（藏），毋（無）凍（凍）餒之民。是以其士民藩（蕃）茲（滋）而尙同，民安樂而尙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九

●景公問於晏子曰：『明王之敎民何若？』晏子合（答）曰：『明……令，先之以行。養民不苛，而□之以刑。所求於下者，弗務於上，所禁於民者，弗行於身。守□□□□以利，立法義不犯之以邪。苟（苟）所求於民，不以……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苟（苟）所求於民，不以事逆，故下不敢犯禁也。古者百里異名，千里異習，故明王脩（修）道，……不相遺也，此明王之敎民也。』

一〇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合（答）曰：『忠臣不合……□乎前，弗華（譁）於外。纂（選）……位以爲忠，不刻……事大（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不（否）則退，不與君行邪，此忠臣之行也。』公有（又）問曰：『侯人之事君何如？』合（答）曰：『意難之不至也。明言行□飭（飾）其□□□无欲也兌□其交，觀上□□□欲而微爲之，竊求君之比聖（邇）……爵而外輕之以誣行，□□□而面公正以僞廉，誣行僞廉以夜上，工於取，蚩乎□，觀（歡）於新，曼（慢）乎故，鄰（吝）於財，薄乎施，堵（睹）貧窮若弗式，騶（趨）富利若弗及，非譽不徵乎請（情）而言不合乎行，身殷存所義（議）而好論賢不宵（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无之已，不難求之人，此侯人之行也。』

一一

……樂民。』有（又）問……民，行莫賤於害民。』有（又）問曰：『鄰（吝）嗇之於行何如？』合（答）曰：『嗇者，君子之道也，弊（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鄉（向）曰：『何謂也？』合（答）曰：『□□□□而節用之，富无……貸之謂嗇，積財不能分人獨自養之謂弊（吝），不能自養有（又）不能分人之謂愛。故嗇者君子□□□□□□弊（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一二

●晏子爲壯（莊）公臣，言用，晦（每）朝，賜爵益邑。我（俄）而不用，晦（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渭（喟）然慔（嘆），慔（嘆）終而笑。其僕曰：『□（□）慔（嘆）笑相從之數（速）也？』晏子曰：『吾慔（嘆）也，哀吾君必不免於難也。吾笑……吾夕（亦）无死已。』崔杼果式（弑）壯（莊）公，晏子立於崔子之門，從者曰：『何不死乎？』晏子曰：『獨吾君與（歟）！吾死也！』『何不去乎？』曰：『吾罪與（歟）才（哉）！吾亡也！』『然則何不（□□）』『君死爲歸？夫君人者幾（豈）以泠（陵）民，社稷（稷）是主也。故君爲社稷（稷）死之，君爲社稷（稷）亡則亡之。若君爲己（□□）其私親，孰敢任之。人有君而殺之，吾焉得死，焉得亡？』門啓而入，崔子曰：『晏子（□□□）子曰：『過（禍）始弗智（知）也，過（禍）衆（終）弗智（知）也，吾何爲死？且吾聞之，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幾（豈）婢子才（哉）！縱而從之。』徂（遂）但（袒）免，枕君（□□）哭，興，九甬（踊）而出。

一三

●景公令脩（修）荅（路）寑（寢）之臺，臺成，公不尙（上）焉。柏常騫見曰：『□（□）□甚急，今成，何爲不尙（上）焉？』公曰：『然，每（□□□）鳴焉，其聲无不爲也，吾是以不尙（上）焉。』柏常騫曰：『臣請□而去之。』公曰：『若（諾）。』令官具柏常騫之求。柏常騫曰：『无求也，請筑（築）新室，以茅蔽（茨）之。』室成，具白茅而已矣。柏常騫夜用事焉，且見於公曰：『今夜尙聞梟聲乎？』公曰：『吾壹聞（□□□□）矣。』柏常騫曰：『□令人視之，梟□□）矣。』公令人視之，梟布翼伏地而死乎臺下。公喜曰：『子能請……柏常騫曰：『能。』公曰：『益幾何？』合（答）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益壽有徵兆乎？』柏常騫曰：『然。益壽地將動。』公喜，令數（速）爲之，令官具柏常騫之求，後者□不用令之罪。柏常騫出，曹（遭）晏子於涂（途），曰：『前日公令脩（修）臺，（臺）成而公不尙（上）焉，騫見而□問之，君曰「有梟夜鳴焉，吾惡之，故不尙（上）焉。」騫爲君□之而梟已死矣。君謂騫曰：『女（汝）能請鬼神殺梟而不能益寡人之壽乎？』騫合（答）曰：『能。』君曰：『若爲之。』今騫將大祭，以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詵，夕（亦）善矣，能爲君請壽。雖然，徒祭可以益壽□？』柏常騫曰：『可』。晏子曰：『嬰聞之，雖（唯）正（政）順□□可以益壽而已矣。今徒祭，可以益壽，若謹爲之。然得壽則有見乎？』柏常騫曰：『得壽□□□□□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幾動。女（汝）以是乎？』柏常騫付（俯）有間，合（答）曰：『然。』晏子曰：『爲□□□弗爲損年，數（速）爲之而毋求財官。』

一四

●高子問晏……心壹與（歟），夫子之心三與（歟）？』晏子曰：『善戈（哉）！問事君。嬰聞之，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事……嬰心非三也。且嬰之事量（靈）公也……尙勇力，勝欲辟於邪，而嬰弗能禁也。故退而鯉

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善其事不與難。吾於壯（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重樂，薄民……君乎。

一五

中（仲）泥（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悅）之，將封之以堅稽，以告晏……下，好樂而□□□□□□）親治，立令（命）而殆（怠）□，不可使守職。久喪而循哀，不可使子民。□□□□□）容，不可以道□□□□□之威□滅），周室之卑……民行茲（滋）薄，聲樂繁（繁）充，而世茲（滋）衰。今孔丘盛爲容飭（飾）以蛊世，紉（弦）歌……衆，博學不□□□□思不可補民，纍（累）讎（壽）不能亶（殫）其教，當年不能行其禮，積材（財）不能贍（贍）其樂。藝（繁）飭（飾）降登，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視（示）世，其教不可以道（導）衆，今君封之移齊俗，非所以道（導）國先民也。』公曰：『善。』於是重其禮而留其奉（封），敬見之而不問其道，中（仲）泥（尼）□去。

一六

●晏子沒十有七年，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昌（唱）□□□□，公組（作）色大（太）息，蕃（播）弓矢。紉（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於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不善。今射出質，昌（唱）善者若出一口。』紉（弦）章合（答）曰：『此諸臣之不宵（肖）也。智不足以智（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不以犯君之雠（顏）。此諸臣之不宵（肖）也。然而有一焉。臣聞斥（尺）汙（蝮）食黃其身黃，食青其身青，君其有食乎出（詘）人之言與（歟）？』公曰：『善。』紉（弦）章出，自海入魚五十乘，以賜紉（弦）章。章歸，魚塞□□□□之手曰：『襄（曩）之昌（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辭（辭）賞以正君，故過不弇。今諸臣出（詘）臾（諛）以弋利，故出質而昌（唱）善若出一口。今所以補君未見於□□□□□晏子之義，而順出（詘）臾（諛）之欲也。』固辭（辭）而弗受。公曰：『紉（弦）章之廉，晏子之□……

《六韜》

一

……非罷（羆），非虎非狼，得王侯公。天……□爲禹卜□□……□田於渭之陽。呂尙坐□□）漁。文王勞而問□□）：『子樂漁乎？』呂尙曰：『吾……細人樂得其事。今吾虞……□何胃（謂）虞□□）佁（似）？』呂尙曰：『夫漁有三權。等以權□□）以禁官。夫漁求得，其請（情）深……也。根深……請（情）也。君子□□□）親，親生而事生之，請（情）也。……事之極也。吾言不諱，……明，小魚食之。繒周（調）□□□□）魚食之。會繒重餌，大魚食之。魚□□□□）牽於繒，人食其祿而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也；以祿取人，人可渴（竭）；以家……□遠。聖人蜀（獨）知蜀（獨）聞蜀（獨）見。樂才（哉）聖人。大（太）上歸其次檀（樹）敛。』文王曰：『檀（樹）敛何如而天下歸之？』呂尙曰：『□）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國非一人國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義之所在，天下归之。凡民者，樂生而亞（惡）死，亞（惡）危而歸利。能生利……文王再揀（拜）曰：『敢毋受天之詔命乎？』……

……下。大人之檀（樹）□……

……□以人檀（樹）也。檀（樹）才（財）以□……

……□□，檀（樹）□以取國，檀（樹）國以取天下，□……

二

●文王問大（太）公望曰：『君國王民者，其所以失之何？』大（太）公望曰：『不愼所予也。君有三器六守，臣有……忠，四曰信，五……奈何？』大（太）公望曰：『富之，觀其毋犯也。貴……觀其毋專也。使之，觀其毋悪（隱）□）之，觀其毋□。事之，觀……不剌者，忠。使之不悪（隱）者，信。危之不……者，謀。富勿使貴，貴勿使富。忠者毋遠君，信者毋遠……遠事君愼……器作（借）人，作（借）□人）則君將失其威。』……三菜（寶）。戎（農）壹其鄉則□□，工壹其鄉……三菜（寶）有處，民乃……毋富於君，都毋大□……□，是胃（謂）九交。六守安君能長，三葆（寶）定則君……君无央（殃），九交親則君□……

……□罷天之度，臣有三勸……

……□信，三勸乃親。六懷皆得，何人不服。三勸不親，游戎在身。六遠（懷）无常，游戎……

……□親，六懷有常，天下皆安和乃立王。故……

……大安。《尙正》……

三

●文王問大（太）公望曰：『守土奈何？』大（太）公……□而人食之。日中必衛（禦），□……人將來。□……不終其世。……敬其衆則和，□……

殆。是胃(謂)仁之紀。方冬甚寒，不能□凍。方夏甚暑，不能寙(聚)功。賢民羣居，國有大凶。數……奪之威。息其明，因順其常。□則□(□)□惠(德)，逆則抗之……國家和服。《守土》……

四

文王問大(太)公望曰：『守國奈何？』大(太)公望曰：『資(齎)，□□君天地之經，四時之所生、仁聖之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請(情)。』大(太)公望曰：『夫天生四時，經、四時之所生、仁聖之道、民機……面再蘇(拜)曰：『□(□□)地地(□)萬才(材)，天下有民，……物生；夏道長，(□□□)；□道實，萬物盈；冬大贶(藏)，……則復起，反其所終始，莫……爲天地□……和之。至道然。故仁聖之在天……矣。故因其恒常，示之其所明，□……動而爲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應和曰發之陰，會之陽，……

五

文王才(在)酆，召大(太)公望曰：『於乎(嗚呼)！謀念我(哉)！商〈商〉王猛極秋罪不我舍。女(汝)嘗助予務謀，今我何如？』對曰：『王其脩(修)身，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无央(殃)，不可先昌(倡)。人道无我(災)，不可先謀。必見其央(殃)，有(又)見其我(災)，乃可以謀。必見其外，有(又)見其內，乃知其遂。必見(□)陽，有(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人，有(又)見其親，乃知其請(情)。行其道，可至也。從其……□可成也。爭強者，爭勝者也。全勝可得。全勝不斲(鬬)，大兵无創，與鬼神通。美(微)才(哉)！與民人同憙(德)，(□)利相死，同請(情)相成，同亞(惡)相助，同好相趨。毋(無)甲兵而勝，毋(無)衝龍(隆)而功(攻)，毋(無)渠脅(艙)而守。大知(智)不知(智)，……天下啓下。害人者，天下閉……天下，天下之天下。天下如遂(逐)野鹿。……之。毋取民者取民，毋取國者取國，毋取天下者取天下，取民者，民利之。取□者，□利之。取天下者，天下利之。道在不可見，(□□□)可聞，勝在不可知。微才(哉)！執(鷙)鳥將執，庫(卑)鳥(飛)翕翼。虎狼將狹，弭耳固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維文維惠(德)，亞(惡)知其極？今皮(彼)殷商，衆口相惑，訛訛譮譮，恬惔(淡)隨意，好道无極，是胃(謂)狡(蟜)文，亡國之聲也。吾觀其野，草茅勝穀。吾觀其衆人，羣曲笑直。吾觀其君子，衆賤枉直。敗法亂刑，上不知覺，亡國之則也。大上好化(貨)，羣臣好得，……明發，萬物皆發。仁發，萬物皆利。兵發，萬物皆服。聖人之才(哉)聖人。』……

六

……□乎！何愛何穡，萬物皆得。何穡何愛，萬(□)皆費。正(政)之所施，(□□□)化。昔(時)之所在，莫知其移。聖人守此而(□□□)。何窮(窮)之有？……之游之，展槫(轉)而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呎(藏)。暨(既)已呎(藏)之，不可不行也。暨(既)已行之，□□□(□)。□地不自明，故能(□□□□)弗復明，故名聲章(彰)。古者聚人爲家，聚家爲國，聚國爲天下。分而封賢，以爲萬，名曰大。別其正(政)，正(政)教稍變，法俗不同，羣曲曲化，變於刑(形)容。(□□)不通，各樂其所，民憂下止，名之曰大定。於乎(嗚呼)！聖人務靜之，愚人務正之。愚弗能正，故與民爭生。上勞刑蘩(繁)，民憂尙流。上下不……□世不休，(□□)曰大失。天下之人如流水，章(障)之則止，啓之則行，動之則濁，靜之則□……之奈何？』大(太)公望曰：『天有恒刑(形)，民有常生。與天下同生，而天下靜矣，大(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无以予之而自富。是胃(謂)順生。以此角聖人之□□□……

七

●文王問大(太)公望曰：『余欲功三疑，恐力不能……養之使強，哀盈使張。□……□離親以親，散衆因衆。凡謀之道，周微爲主。摯以事，啗以利餌，爭心乃起，其親乃止。欲離其(□□□□□)愛，與其寵人。予之其所欲，示之以利。因以疏之，毋使……□，□之以味，虞(娛)以樂，□之以□……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入之，□□……后可試。敬之才(哉)！施惠……以叚(假)衆，衆以叚(假)賢，……叚(假)則有(又)叚(假)，以王天下。……《三疑》……

八

……得天下(□□)王曰：『吾地小而人寡，吾何以得之？』大(太)公望曰：『可。……之，唯聖人取之。□……曲直，何人不……

九

●武王□……□也，名曰三機。民之於利也，□之如冬日之□，……民兇(怨)生。明罰則民……所從，不知所去。使民各得其生，(□□□)□。樂

才(哉)……其時。稱賢使能而官有才，則賢者歸之。故賞於民生，而罰於毋(無)罪。是以刑……

一三

……冬之必□也。思之如大暑之於□也，如大冬(之)於□也」……

……□風行，天下迎之，迎之而會，會□……

一四

……文王業之而崩，武王即立(位)……嚴，殺僇(戮)毋(無)常。從(縱)之不義，舍之不仁。顓(顧)聞□……前行已脩(修)矣。今時可，臣固將言之。』周公旦□……□之□□。』大(太)公望曰：「夫受(紂)爲无道，忍……百生(姓)。君方(秉)明悳(德)而誅之，殺一夫而利天……之帀(師)以東伐受(紂)，至於河上。雨□□疾，武王之乘黃振(震)而死，旗折□□……□正而后伐，故功可得而立也。意者我□□……官治，其氣偌，王姑脩(修)身下賢，□須其時。』大(太)公望曰：『四時无窮，人□……□時無恒與，道无恒親，盈□變化，天□□……可，孰爲有天？夫天先□之，(□□□□)□之。道先非之，而后天下仮(叛)之。今夫受(紂)外失天下，內失百生(姓)，我方(秉)明悳(德)而受之，其不可何也？夫以百生(姓)而攻天子，可華(譁)而舍乎？去必死，進必取□……□今日行之。』大(太)公……□□罪人而□……先涉，以造於殷。甲子之日，至牧之野，□……禽(擒)受(紂)，毆(繫)其首於白□……

……三年而天下二番(垂)歸之，□□……

……曰：『吾聞宿善者不□，且日不足……

……之佝。凡受(紂)之所佝刑……

……□□殷民□……

……□箕子……

……行般(盤)庚之正(政)，使人人里其里，田其田，□……

……後嗣，周有天下以爲冢社。沈(允)才(哉)！日不足。《葆啓》……

一一

……□，如雷如庭(霆)，振振冥冥，天下□□，……

一二

……□□□曰：『以地取人胃(謂)之……胃(謂)之備，以祿取人胃(謂)之交，以義取人胃(謂)之友。友之友胃(謂)崩(朋)，崩(朋)之崩(朋)胃(謂)

定州八角廊漢墓竹簡

《論語》

《學而》

……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一……

《爲政》

子曰：『爲正以德，辟如北辰，□……

……〔之〕以禮，有俓且格。三……

……〔吾十〕有五而志乎學，卅而立，卅而不惑，五十而四……而耳順，七十而五……

……告之曰：『孟孫六……對曰：「無違」。』□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七……之以禮，祭之以禮。』八

……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憂。』九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一〇〔有養。不〕敬，何以別？』一一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

二……增是以爲孝乎？』一三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一四……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一五……

……『溫故而智新，可以爲師矣。』一六

子曰：『君子不〔器〕。』一七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從之。』一八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一九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二〇

子曰：『功乎異端，斯害也已。』二一

……曰：『由！誨女知乎！〔知之爲知〕之，弗知爲弗知，是知也。』

二二

……〔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二三……殆，愼行其餘，則□□□□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二四……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

二五……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二六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狀，則二七……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二八

……謂孔子曰：『子何不爲正也？』子曰：『《書》云：「孝乎維孝，友

二九……〔弟〕，施於有正。』是亦爲正，奚其爲爲正也？』三〇

〔子曰：『人而無信，不智其可也。大〕輿無輗，小輿無〔軏〕，三一……

〔何以行之哉？〕』三二

子張〔問〕：『十世可智與？』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三

三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智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三四……〔可〕智也。』

三五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三六

《八佾》

……□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三七……

……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三八……其易也，寧三九……

……曰：『黃狄之有君也，不若諸〔夏之亡也〕』。』四〇

……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四一

……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商〕也！始可與言《詩》已

四二……

……〔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四

三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徵之矣。』四四

子曰：『〔禘〕□四五……

……如在，祭魄如魄〔在〕。四六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四七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四八……罪於天，無

所禱四九……

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五〇

……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五一

……古之道也。』五二

〔子貢去〕五三……

……臣事君以忠。』五四

〔哀〕公問主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五五……〔以栗，曰〕，使民戰栗也。』子聞之，曰：五六……諫，既往不咎。』五七

子曰：『管中之器小〔哉！』或〕□：『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五八……亦樹塞門。國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五九……

……如也，允如〔也，以〕六〇……

……從者見之。』『三子何患於喪？天

《里仁》

子曰：『不仁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六二……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六三……仁，惡乎成名？君子無□食之間違仁，造次必六四……

……〔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也。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六五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六六

……〔曰：『君子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六七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六八……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六九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七〇……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七一

……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七二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七三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有敬不〔違，勞而不怨〕。七四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七五

……〔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七六

《公冶長》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女，器也。』曰：『何器也？』曰：『□

七七……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給，屢〔憎〕

七八……不智其七九……

子曰：『道不行，乘泡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八〇之喜。子

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八一

子武伯問：『子路仁乎？』子對曰：『不智也。』有問。子曰：『由也

八二……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智其仁也。』『赤也〔何如〕？』八四……

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智其仁也。』『求也〔千室之邑〕，八三……乘

〔宰予晝寢。子曰：『歹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八五……與何

誅？』八六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八七言

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八八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長。』

……

……欲人之加諸□也，吾亦欲毋加諸人。子〔曰〕：九〇……『賜，非爾

所〔及也〕。』九一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九二……□〔下問，

是以謂之「文」也〕。』九三

子曰：『子產有君子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九四……惠，

其使民也義。』九五

〔子曰：『晏平中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九六

子張問曰：九七……違之。至於也國，則曰，『猶吾大夫□子也。』違之。

之一九八……□曰：『猶吾大夫□子也。』違之。何如？』子曰：『□矣。』

曰：九九……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一〇〇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智一〇一……

子曰：『孰謂乎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予之。』一〇二

……〔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一〇三……

……而毋欺。顏淵曰：『願毋伐□，毋□一〇四……』〔願〕聞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一〇五……

……見能見其一〇六……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〇七……

《雍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也。』一〇八

……問，毋乃大間乎？』子曰：一〇九……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一一〇……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一一一

……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一一二……〔不〕繼

富。』一一三

……康子問：『中〔由可〕一一四……子曰：『由也〔果，於從正乎何有？』

□□□)可使從正也(歟)?』一一五……(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於從政乎)一一六……

……(我必在汶上矣)。一一七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末之,命矣夫!一一八……而有斯疾也!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此疾也!』一一九

子曰:『賢哉,回也!一單食,一一二〇……

……道而廢。今女畫。』一二一……

……□子夏曰:『(爲君子儒)!一二二……

(子)曰:『孟之反不伐,賁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一二四

□曰:『不有祝鮀之仁,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一二五……

(子曰:『人生之也直,亡生也幸而免也)。』一二六

子曰:『智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如樂之者。』一二七

子曰:『中人以上,可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一二八

樊遲問智。子曰:『務民之義,敬鬼而遠之,可謂智矣。』一二九

子曰:『齊壹變,至於魯;魯壹變,至於道。』一三〇

子曰:『智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如樂之者。』一二七

(□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一五八

子曰:『女何不曰,其爲人也,……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何不曰,其爲人也,……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至云爾。』一六〇

一五九……曰:『我非生而智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一六一

……(不語怪,力,亂),一六二……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一六三……善者而改一六四……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一六五

□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一六六……與二三子,是丘也。』一六七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一六八

子曰:『聖人,吾弗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一六九

『善人,吾弗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一七〇……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一七一

子曰:『蓋有弗智也而作之者,我無是。多聞,擇其善一七二而從之;多聞而志之,智之次也。』一七三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一七四……

(子)之燕居也,申申如也,沃沃如(也)。一四二

子曰:『志於一四三……

……(謂顏淵曰:『用則行,舍之則藏,唯)一四四……路曰:『子

一四五……子曰:『暴虎馮河一四六……(吾弗)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一四七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爲之。如不可求也,一四八從吾所好。』一四九

子之所愼:齊,戰,疾。一五〇

……(在齊聞《詔》,三月)一五一……

……貢曰:『若,吾(將問)一五二……賢人者□一五三……(何怨)?』

出,曰:『夫子弗爲也。』一五四

……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一五五……(富且)貴,於我如浮云。一五六

……以學,亦可以毋大過矣。』一五七

(□所雅言)、《詩》、《書》、執禮疾,皆雅言也。一五八

……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何不曰,其爲人也,一五九……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至云爾。』一六〇

……(不語怪,力,亂),一六二……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一六三……善者而改一六四……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一六五

□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一六六……與二三子,是丘也。』一六七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一六八

子曰:『聖人,吾弗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一六九

『善人,吾弗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一七〇……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一七一

子曰:『蓋有弗智也而作之者,我無是。多聞,擇其善一七二而從之;多聞而志之,智之次也。』一七三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一七四……

……(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一三八

……』(黑而識,學不厭,誨人不)卷,何有於我哉?』一三九

(子)曰:『德之不修也,學之不(講)也,聞義不能徙也,(不善)一四〇

(不)能改也,是否憂也。』一四一

甚？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一七五……

……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一七六……

陳司敗問昭〔公智禮乎，孔〕子曰：『智禮。』孔子退，揖巫□一七七〔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一七八……謂之吳孟子。君□智禮，孰不智禮？』巫馬〔期〕一七九……〔告。子〕曰：『丘幸，苟有過，人必智之。』一八〇

……〔之，而後和〕之。一八一

……曰：『文幕，吾猶人也，躬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也。』一八二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幾敢？印爲之不厭，誨人不卷，則一八三……已矣。』公西華曰：『誠唯弟子弗能學也。』一八四

……疾，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一八五……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一八六……

……曰：『奢則不孫，儉則固。□□不孫也，寧固。』一八七

……『君子坦蕩，小人長戚。』一八八

……曰：『溫而厲，威而一八九……

《泰伯》

……〔其〕言也善。君一九〇……斯遠暴慢矣；一九一……豆之事，則有司存。』一九二

……〔問〕乎寡，有如無，實而一九三……〔從〕事於斯矣。一九四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以寄百里之命，臨大一九五……而不可□□一九六……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一九七……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一九八

……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一九九……

……〔可使由之，不可使曾之〕。』二〇〇

……曰：『如周公之材之美已，〔使驕且鄰，其餘無可觀〕。』二〇一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已〕。』二〇二

子曰：『孰信好學，守死善二〇三……危國弗入，亂國弗居。天□□□□□□□二〇四……

……在其位，不謀其正。』二〇五

〔子曰〕：『狂而不直，倥而不愿，〔空空〕而不信，吾弗智〔之矣〕。』二〇六

……曰：『學如弗及，猶恐〔失之〕。』二〇七

子曰：『巍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二〇八

……乎？唐吳之際二〇九……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二一〇……

……綌，卑宮室而二一一……

《子罕》

……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二一二……

子曰：『麻綌，禮也；今也純，儉也，吾從衆。〔拜乎下，禮〕二一三……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歿，文□□茲乎？天之二一四……後死者不與於斯□□，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二一五……

……於子贛曰：『夫子聖者耶？何其多能也？』子〔貢〕，二一六……天縱之將聖，〔有多能也〕。』二一七……君子多二一八……

……智□哉？無智也。有鄙夫問乎我，空空如□二一九……〔其兩端〕而竭焉。』二二〇

……『〔鳳鳥不至，河不□□，吾已矣夫〕！』二二一

……〔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迷堅。瞻之在前，忽二二二……〔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二二三……□。雖欲從之，未由也〔已〕。』二二四

……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二二五……〔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二二六……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匱獨而藏諸，求善賈而賈二二七……

……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何陋〕二二八……

……曰：『吾自衛反於魯，然□□正，《雅》、《頌》各得〔其所〕。』二二九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免，不〕二三〇……

……〔上，曰：『逝〕者如此夫！不舍晝夜。』子曰：『〔吾未見〕二三一……

……不隋者，其回也與！』二三二

子□□□□□□□□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二三三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而不實者有矣夫！』二三四

……〔可畏也，□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世、五十而無二三五……〔此亦不可畏也〕。二三六

……之爲貴。選與之言，能毋□二三七……乎？擇之爲貴。說而不擇，從而不改，吾無如之何矣。』二三八

……者立，而不俱者，其由也二三九……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二四〇……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二四一……

《鄉黨》

……〔其在宗廟朝廷〕，二四二……

……〔攝齊升堂〕，鞠躬□二四三……〔□〕顏色，怠若也。殺階趨，□若也。復其位，□□若也。二四四

……衣，美裘二四五……必有寢衣，長一身二四六……〔佩〕。非帷常，必殺之。二四七……

……〔敗，不食〕。二四八……肉雖多，不使勝食二四九……〔唯酒〕毋量，不及亂。沽酒二五〇……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二五一……〔食〕不語，寢不言。雖疏二五二……坐。鄉人飲酒，杖者二五三……

……它國，再拜而二五四……

……〔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申〕。二五五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二五六

〔入大〕□，□事問。二五七

……必以貌。六者式二五八……〔雷〕風〔烈〕必變。升車二五九……

《先進》

……〔用之，則〕吾從先進。』二六〇

……淵、閔子騫、冉伯二六一……有、子路。文學：子〔游、子夏〕。二六二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二六三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二六四……

……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二六五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曰：『材不材，二六六……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無郭。吾不徒行以爲之郭。二六七……從大夫之後也，吾不可二六八……

〔顏淵死，子哭之動。從者曰：『子動矣！』曰〕：二六九……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二七〇……〔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子也。非我也，夫二三〕二七一……

〔季〕路問事鬼神。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二七二……死。』曰：『未習生，焉習死？』二七三

〔閔子侍則，言言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子、子貢，〔衎衎如也〕。二七四……〔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二七五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舊〕貫而可？可必改作？』孔子二七六……『夫人也不言，言必有中也。』

……矣，未二七八……

……師也隱與？』子曰：『過〔猶不及也〕。』二七九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付益之。子曰：『非吾〕二八〇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八一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獻。孔子〔曰：『回也其庶乎〕，二八二屢空。賜〔不受命〕，〇貨殖焉，億則屢中。』二八三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子〕曰：『論二八四

〔祝是〕與？君子者乎？仏狀〔者乎〕？』二八五

〔子路問曰：『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二八六……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二八七……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二八八兼人，故退之。』二八九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二九〇……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曰：『吾以子爲異二九一之問，曾由與求〇之問。所謂大臣〇，以道〔事君，不可〕二九二〔則〕止。曰與求也，可〔謂具臣〕〇。』〇『然則從之者與？』子〔曰：『殺〕二九三〔父與君〕，弗從也。』二九四

〔子路使子羔〕……子路曰：『有二九五……〔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然后爲〕學？』子曰：『是故〔惡〕二九六……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二九七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二九八……路率爾對曰：『千乘之國，□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二九九……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三〇〇〔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三〇一……對曰：『非曰能之也，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三〇二……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爾，舍瑟而〕三〇三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亦各言其志也。』三〇四『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三〇五風乎舞雩，咏而歸。』夫子喟〔然〕□〔曰〕：『吾與點也！』三子者□，三〇六……也。』『吾子〔何哂〕由也？』『〔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三〇七之。』『雖求也則非國也與？』『安見方六七十□非國也者？』『雖三〇八赤則非國耶？』『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三〇九〔孰能爲之大〕？』三一〇

《顏淵》

……〔非〕禮勿〔視〕三一一……

……不欲，勿〔施〕於人也三一二……

……牛問仁。子曰：『仁〔者〕三一三……

……〔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三一四……

曰：『二，吾猶不足，若三一五……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訟乎〕！』三一六

……子曰：『居之勿倦，〔行之以忠〕。』三一七

……何如斯之達矣？』三一八……

……先事後得，〔非崇〕得與？三一九……

曾子曰：『君三二〇……

《子路》

……路問正。子〔曰：『先之勞之〕。』三二一……

……爲季氏□，問正。子三二二……『焉知賢財而舉之？』曰：『舉□所知；□所不知，人其舍□？』三二三

……路曰：『衛君待三二四……〔也〕！何其正？』子曰：三二五……

……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三二六……

上好禮，民莫不敬，三二七……

子曰：『誦《詩》三百，受之政，不三二八……奚以爲？』三二九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雖令弗從。』三三〇

子謂衛公……曰，『荀合矣。』少有，三三一……

……之。』曰：『〔既富者，〔有〕……曰：『〔教〕之。』三三二

……〔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三三三

子曰：『「善人爲國百年，亦〔可〕以勝俄去殺矣。」誠哉是〔言也〕！』三三四

……〔有王者，必世後〕三三五……

……退朝。子曰：『何晏也？』三三六……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三三七

……公問：『一言而興國，有諸？』子曰：『〔言不〕可以三三八……可以若是其〔幾……之〕言曰：『〔予無樂乎爲〕三三九……〔莫予違也〕。』如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三四〇……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國乎？』三四一

……問正。子曰：『近者說，遠三四二……

……夏爲莒父宰，問正。子曰：三四三……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三四四

……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弓者，其父攘羊，而三四五……曰：『吾黨之直者……爲子隱，子爲父三四六……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三四七……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三四八……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正者何如〕？』三四九……之人，何足數也？』三五〇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三五一……者有不爲也。』三五二

……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三五三

子貢曰：『鄉人皆好之，〔何如〕？』三五四……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之善者好之，其不善三五五……

……人，器之。小人難〔事也〕，三五六……人也，求〔備焉〕。』三五七

子曰：『君子大而不驕，小人驕而不大。』三五八

子路問：『何如斯謂之士矣？』子曰：『誌誌諄諄，怡怡如也，可三五九……矣。倗友誌誌諄諄，兄弟飴飴。』三六〇

……人敎民七年，亦可以節戎矣。』三六一

子曰：『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三六二

《憲問》

……焉，可以爲仁矣乎？』子曰：『可三六三……

……『士而懷居，弗足以爲士矣。』三六四

……〔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有勇者三六五……

……小人而仁者三六六……

……勿勞乎？三六七……

……東里子〔產閏色〕之。』三六八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三六九……〔也，奪伯氏〕屏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三七〇

……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三七一

……謂：『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三七二

……〔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三七三……人矣。』三七四

……幾其然三七五……

……『臧武中以房求爲三七六……〔於魯，雖〕曰不要，吾弗三七七……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三七八

……死，管中不死。曰：三七九……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中之力也。如〔其仁〕。』三八〇

子貢曰：『管中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有〔相〕三八一……壹□天下，到於今三八二……

……「文」矣。』三八三

子言衛靈三八四……治軍旅。夫如三八五……

……『其言之不乍，則□之也難。』三八六

陳成子試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三八七〔試其君〕，……夫二三子！』三八八……之後，不〔敢不告。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三八九……吾從大夫之三九〇……

……人使於孔三九一……使者出。子曰：『使三九二……

……〔思不〕出其位。』三九三

……子道三，我無耐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三九四……曰：『夫子自道也。』三九五

……哉？夫我則不三九六……

……年也，疾固也。』三九七

……其力也，稱其得也。』三九八

……子曰：『何以報得？以直報怨，以三九九……

子曰：『莫□□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四〇〇……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四〇一

……道之將廢也與，命四〇二……

……世，其次……色，其次辟言。』子曰：四〇三……

……石門。晨門曰：四〇四……

……衛，有何貴□□孔是之門四〇五……『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而已矣。深則四〇六……

……曰：『《書》云：「□□□□音，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三〕四〇七……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塚宰四〇八……

……〔民易使也〕。』四〇九

……〔爲賊〕。』四一〇……

……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君四一一……

《衛靈公》

衛靈公問陳於孔……四一二……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四一三……

子曰：『賜，女以予爲多學而志之者與？』對曰：『〔然，非與〕？』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四一四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夫何爲哉？恭〕四一五……

……〔忠信，行〕篤敬，雖繼貊〔之國，行〕四一六……〔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四一七……

……〔伯玉！ 國有道，則士；國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四二〇

……〔言。知者不失人，不失言〕。』四二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四二三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居是國〕四二三……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四二四

……曰：『行夏之□，乘殷之路，服周之絻，〔樂則□〕四二五〔《武》。放鄭聲，遠年人。鄭聲淫，年人殆〕。』四二六

……曰：『人而無遠慮，必有近憂。』四二七

〔子曰：『已矣夫！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乎。』四二八

〔子曰〕：『臧文中其竊立者與！ 知柳下惠之賢而弗與立〔也〕。』四二九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四三〇

子曰：『〔辭達而已〕。』四五九

師絻見，及陛，子曰：『陛〔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此，某在此。』師絻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四六一故相師之〔道也〕。』四六二

《季氏》

……以爲東蒙主，且在〔國〕四六三……『求！ 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四六四……有曰：『今夫〔顓〕四六五……憂。』孔子曰：四六六……之而必爲之四六七……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四六八……〔是，故遠人不服，則〕四六九……求也，相夫子，遠人四七〇……盍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四七一……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四七二……〔有道，則〕庶人不議。』四七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也，〔五世〕矣，正逮於大夫四七四……

……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梁，友多〕四七五……〔便辟〕，友善柔，友辨年，損四七六……

……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之善，四七七……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也，不如學也〕。』四四四

〔賢〕友，益矣。樂驕，樂〔失游〕，四七八……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飢在其中〇；學矣，食在四四五其中〇。君子憂道不〔憂貧〕。』四四六

……〔子曰：『侍於君子有三〕衍；言謂之及而言謂之四七九……〔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鼓〕。』四八〇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四八一……其狀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守之。不狀以位之，民不敬。知及之，仁耐守之，狀以位四四八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四四九

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四八二之在得。』四八三

……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四八四……〔不知天命
而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也。』四八五

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四八六……又其次也；困
而不學，民也爲下。』四八七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四八八……言思
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四八九

孔子曰：『見善如弗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四九〇……其
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通其道。〔吾聞其〕四九一……其人也。』
四九二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稱焉〕。伯夷、叔〔齊餓〕
四九三……〔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四九四

……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四九五……趨而過庭。
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也。」鯉四九六退而學詩也。
日，有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四九七……不學禮，無以立也。鯉
〔退而學禮。聞斯二者〕。」四九八……退，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
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四九九

國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自〕五〇〇……君夫人，稱諸異〔國曰寡小〕
君；異國人稱之亦曰【略】

《陽貨》

……〔之遇諸涂。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攫其邑
而五〇三……

子曰：『生相近也，習相遠也。』五〇四

……〔對曰：『昔者偃也聞〕五〇五……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
子！偃之言是也。五〇六……

……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末五〇七……爲東周
乎？』五〇八

〔子〕張問仁於子。子曰：『耐五者於天下爲仁者。』『請問之』五〇九……
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五一〇……〔惠則足
以使人〕。』五一一

〔瞼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五一二……爲不善者，君
子弗入也。』五一三……若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
不磷；

不五一四……〔而〕不緇。吾〔幾〕五一五……

子曰：『由！女〔聞六言六蔽矣〕□？』□曰：『未也。』『居！吾語
五一六……〔不好學，其蔽愚；好知不好〕五一七……蔽賊；好直不好學，其
蔽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五一八……不好學，其蔽狂。』五一九

子曰：『小子何莫學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五二〇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志於鳥獸草木之名。』五二一

子謂伯魚：『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
五二二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五二三

子曰：『禮云禮云，玉白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五二四

子曰：『「色〔厲而內荏，辟諸〕□人，其猶穿〔窬〕之盜也？』五二五

……曰：『道聽而涂說，得之五二六……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與〕五二七……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矣。』五二八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有是之亡。古之狂也〕五二九……今之狂
也湯；古之〔矜〕也廉，〔今之□也忿誼；古之愚也〕五三〇……今之愚也詐
而已。』五三一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五三二……

〔子〕曰：『惡此之奪朱也，惡鄭□之亂樂也，惡利口〔之覆〕五三三……
〔家也〕。』五三四

……〔曰〕：『予欲毋言。』五三五……『天何
焉，天何言哉？』五三六

儒悲欲見〔孔子，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五三七聞
之五三八

宰我問：『三年之喪，其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五三九三
年不爲樂，樂〔必項。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改火〕五四〇……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也，衣夫錦也，於女安乎？』曰：『安。』『女五四一……安，故弗
爲〔也。今女安，則〕五四二……〔也〕！子三年，然后免於父〔母之〕懷。夫三
年之喪，天下之五四三通喪也，予也又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五四四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不有博亦五四五……猶賢乎已。』

五四六

子路問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之爲尙，君五四七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五四八……〔義爲盜〕。』子〔貢〕曰：『君子亦〔有□乎？』曰：『有□〕五四九……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五五〇……而山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賜也五五一……惡也？』『惡絞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五五二……

《微子》

……〔三人焉〕。五五三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五五四

……接輿歌而過孔子曰：『五五五……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五五六……

……車者爲誰子？』子路五五七……孔丘。』曰：『是魯五五八……〔與〕。子路以告。子撫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五五九……誰與？天下有道，□弗與易也。』五六〇

……從而後，遇丈人，以〔杖何蓧〕。子路〔問曰〕：『〔子〕五六一……子路行以告。子曰：『隱五六二……子路〔返〕五六三……〔節〕，不可廢；君〔臣〕五六四……〔之何其廢之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五六五……之〔不〕行也，已知之五六六……

……張、柳下惠、少連五六七……『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五六八……降志辱身矣，言中倫，五六九……廢中權。我則異〔任民〕五七〇……

……叔人於河，〔□□武入於□□〕五七一……

……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使大臣怨乎不五七二……舊無大故，則弗舍也。毋求備於一人！』五七三

……□□季隨、季〔隨〕。五七四

《子張》

……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曰何？』對曰〕：五七五……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至遠恐泥，是〔以君〕五七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五七七……

……夏曰：『君子三變：望之儼然，五七八……

……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也。』五七九

……夏曰：『大德五八〇……

……游曰：『子夏之門小子，當□□〔應對進退〕，五八一……

……而優則〔仕，仕〕而優五八二……

……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五八三

……父之臣與父之正也，是〔難〕五八四……

……□□之惡皆歸焉。』五八五

……〔贛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也：過，人皆見之；五八六……

五八九……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五九〇……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五九一

……陵也，猶可踰也；中尼，日月也，〔無得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子〔爲恭也〕，五九三……壹言以爲知，壹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五九四……〔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得〔邦家〕五九五……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五九六……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五九七

《堯曰》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五九八……罪，毋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泰來，善人是富。『雖有〕五九九……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六〇〇……修廢官，四方之正行。興滅國，繼絕世，舉泆民，天六〇一……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得衆，敏則有功，功則〔說〕。六〇二

子張問於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正矣？』子曰：『〔尊五美，屏〕六〇三四惡，可以從正矣。』子張曰：『何胃五美？』子曰：『君子六〇四……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六〇五……〔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亦六〇六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有誰怨？欲仁而得仁，六〇七……〔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毋敢漫，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六〇八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嚴然人望而畏之，不亦

六〇九……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胃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胃之〔虐〕；六一〇……內之郯胃之有司。』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六一一

●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六一二

章數簡

●凡■七章六一三……

……〔章〕……五百七十五字六一四

●凡〔■六〕章。凡九百九十字六一五

●凡■章。凡七百九十字六一六

●凡〔卌〕四章六一七……

●〔凡卌七章〕〔□□百八十一字〕六一八

●凡十三章六一九……

●〔凡十〕三章。六二〇……

●凡廿八章。〔凡八百五十一字〕六二一

《儒家者言》〔曰明主有三懼一曰……〕

□聞其過二曰得志

如恐不能行

（以上爲第一章）

子贛問孔子曰賜爲人下如不知爲

下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

〔得五穀焉厥之得甘泉焉草木植〕

禽獸伏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

□其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以上爲第二章）

●折援〔木击曾子□〕

者參得罪夫二子二得毋病乎退而就

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

之未嘗可得也小箠則待笞大

□怒立壹而不去殺身以〔□父□〕

之民與

杀天子之民者其罪

（以上爲第三章）

伐陳西門□因使其降民修之□

二人□

〔子曰丘也〕

（以上爲第四章）

桓公謂管仲曰諸侯

管仲對曰〔非天子〕

不出境桓公

今予不道

割燕君之所至如予之□

（以上爲第五章）

□漁者曰天暑而得□〔之不□□〕

將祭之□〔乎孔子曰〕

（以上爲第六章）

〔閑處〕喟然叹曰銅鞮柏□

者周公旦聂天下之□

也夫有道乃天下於天下哉

（以上爲第七章）

於大廟右陛之前有□

□其口如名其背〔□□二□二〕

〔之爲人也多〕言過多事多患也

（以上爲第八章）

齐景公問子贛曰子誰

乎子貢

也公曰

子知其聖

長皆曰高高幾何

（以上爲第九章）

襄子問中尼曰先生行見
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中
□襄子見子路曰吾嘗問先生先生不□
對卽隱也隱安得爲仁者
不知□〔得爲聖子路曰今□天下〕
之鳴鐘如〔冲之以梃〕
（以上爲第十章）
子曰犢主澤鳴晉國之賢□
聞君子重傷□
（以上爲第十一章）
之匡問子欲殺陽虎孔子□之
□□孔子孔子□舍子路怒奮□欲下
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意□□〕
詩書不習禮樂不修則是丘之罪
陽虎如爲陽虎則是非丘□
（以上爲第十二章）
君子道四彊於行弱於辭□
（以上爲第十三章）
何中尼曰新交取親
（以上爲第十四章）
路行辭於孔
孔子孔子曰曾若以車乎
言乎子路請以言孔〔子曰不彊不〕
（以上爲第十五章）
曾子有疾公猛義往問之曾子言曰
鳥之將死也必有悲聲君子將卒也
也曾子□
立志則貪慾之心止
則怠隋曼〔慢〕易之節止君子
（以上爲第十六章）
張網者四面張如祝之□
□□者四方來者皆麗
予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
□者下請受其犯命者□〔倚之□〕
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故吾
卌餘國來服
（以上爲第十七章）
〔王〕居鄗使人治池得人
曰竇之吏曰此毋主矣文王曰□
一家之主也〔長一國者一國〕
□長天下者天下
之人聞之□
（以上爲第十八章）
崔子□□
□公劫晏子於丐上曰子□
我將舍子子不我與將殺子□□□
可知晏子劫之
〔□其志非悳也□也以〕
非義也子何不誰之崔
予舍之晏子
□其仲將馳晏子曰□之
安之成節
（以上爲第十九章）
之屈廬曰
與我將舍子子不我與將殺子屈廬
乎且吾聞
□臨死不怒夫人臣□
勝乃內其劍
（以上爲第二十章）
〔於魯〕

〔□□〕如趨受□
臣敢不趨乎君之
受敝卑臣敢
（以上爲第二十一章）
故人主孝則名
天下〔譽矣人臣孝〕則事君忠處
置之子不敢撄也父母全之子不敢
父母全而生之
（以上爲第二十二章）
子惡言不出於口蘁言不反於己□
（以上爲第二十三章）
□肤受諸父母曾子
何謂身體發膚弗敢毀傷曰樂正子
毀傷父不子也士不友也□□
尊榮無憂子道如此可胃孝
〔□□教之所由曰孝□經□□〕
之且夫〔爲人子親死然後事〕
（以上爲第二十四章）
□也子路曰然願聞成人孔子曰
何以爲成人才子路曰由□
孔子曰由其可以
（以上爲第二十五章）
〔林放問禮〕
（以上爲第二十六章）
〔問□告朔〕
（以上爲第二十七章）

《文子》

二四八二　修德非一聽，故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
〇七五六　學在肌月；以□聽者，
二五〇〇　不深者知不遠，而不能盡其功，不能

〇五八一　產於有，始於弱而成於強，始於柔而
二三三一　於短而成於長，始寡而成於衆，始
一一七八　之高始於足下，千方之羣始於寓強，
〇八七一　聖人法於天道，民者以自下
〇九一二　卑、退、斂、損，所以法天也。平王曰：
一一八一　元也，百事之根
〇七九二　生，侍之而成，侍
〇五九〇　子有道，則天下皆服，長有
〇六二九　□社稷。公侯
二二一八　道，則人民和陸，長有其國。士庶有□，
〇六一九　身，葆其親，必強大，有道則不戰
二四六二　□。弱小有道，則不諍得識。舉事有
〇六二五　則功成得福。是以君臣之間有道，則
二四四五　間有道，則慈孝。士庶間有道，則
一一七九　之，道之於人也，
〇九三七　□□，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
〇九二九　則帝王之功成矣。故帝者，天下之
〇九九〇　者，天住往也，天下不適不住，□□
〇七九八　矣。是故，帝王者不得人不成，得人□
一一九四　一一九五　徒暴□，廣奢驕洫，謾裾陵降，見余
二四三七　爲兵，始爲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秧（殃），大人行

〇五八二　□爲下則守節，循道寬緩，窮
〇六一五　則敬愛、損退、辭讓、守□服之以
二四六六　生者，道也；養□
〇六〇〇　不滋不愛，不能成遂，不正
二二五九　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也。此四
〇五九一　踰節謂之無禮。毋德者則下怨，無
〇八九五　〇九六〇　則下諍，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
〇八一一　□立，謂之無道，而國不

〇九〇四 □之□而知之乎？』文子曰：『未生者可
〇八九六 一一九三 知。』平王曰：『何謂聖知？』文子曰：『聞而知之，
聖也。
〇八〇三 知也。故聖者聞
一二〇〇 而知擇道。知者見禍福
〇七六五 刑，而知擇行，故聞而知之，聖也。
〇八三四 知也成刑（形）者，可見而
〇七一一 未生，知者見成
二二六二 王曰『吾聞古聖立天下，以道立天下，
〇五六四 □何？文子曰：『執一無爲。』平王曰：
二三六〇 文子曰：
〇八七〇 地大器也，不可執，不可爲，爲者敗，執者失
〇五九三 是以聖王執一者，見小也；無爲者，
〇七七五 下正。』平王曰：『見小守靜奈何？文子曰：
〇九〇八 也，見小故能成其大功，守靜□
〇八〇六 也，大而不衰者所以長守□
〇八六四 高而不危，高而不危者，所以長守民
二三二七 有天下，貴爲天子，富貴不離其身

二二四六 文子曰：『一者，萬物之始也。』平王曰：『何
二二八八 □□萬物也，國家
二四一九 平王曰：『王者幾道乎？』文子曰：『王者一道。
〇八二九 王曰：『古者有
〇八五〇 以道王者，有以兵
二二一〇 以一道也？』文子曰：『古之以道王者，
一〇三五 以兵王者
〇五七二 者，謂之貪兵。侍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
二二一七 衆。欲見賢於適者，謂之驕兵。義兵
二三八五 故王道唯德乎！臣故曰一道。』平王

新發現文獻總部・定州八角廊漢墓竹簡

〇八八五 平王曰：『爲正奈何？』文子曰：『御之以道，□
〇七〇七 之以德，勿視以賢，勿加以力，□以□□□
二二〇五 □言。平王曰：『御
二三二四 □□以賢則民自足，毋加以力則民自
〇八七六 可以治國。不御以道，則民離散不養。
〇八二六 則民倍反，視之賢，則民疾諍爭，加之以
〇八九八 則民苛兆；民離散，則國執衰；民倍
〇八八六 上位危。平王曰：『行此四者何如？文子

二二五五 平王曰：『子以道德治天下，夫上世之王
二三七六 觀之古之天子以下，至於王侯，無□□
〇八七七 欲自活也，其活各有（簿）〔薄〕厚，人生亦有賢
二二五二 □使架紂修道德，湯武唯賢，毋所建
二二一三 以相生養，所以
二二〇六 相畜長也，相□
二二一二 朝請不恭，而不從令，不集。平王
〇五六七 □者奈何之？文子曰：『仁絕，義取者，
二三二一 諸侯倍反，衆人□正，強乘弱，大陵小，以

八八〇 王曰：『人主唯賢，而曹淫暴之世，以一
〇八三七 之權，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
一一七二 〇八二〇 然臣聞之，王者蓋匡邪民以爲正，振亂世以爲治，化
淫敗以爲僕，□德
二二〇八 之師也。上者，下之義法也。
〇五七五 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治矣。
二二四八 道德，則下毋仁義之心，下毋仁義之
〇七三七 曰：『積怨成亡，積德成王，積
二三一五 天之道也，不積而成者寡矣。臣聞
〇五六九 有道之君，天舉之，地勉之，鬼神輔

二四四二　之德也；以毋道立者，天下之賊也。以□六曰君
〇五七九　一人任與天下爲讎，其能久乎。此堯
二四六九　而生，侍之而成
二四八一　毋刑、毋聲，萬物□
〇七六六　此功者天道之所成，聽聖人守道□
〇八九九　下，先始於後，大始於小，多始於少
〇八一八　令遠者來，令□□□□
〇九一六　江海以此道爲百谷王，故能久長功
〇七二四　國無有賢不肖□不□□□□

二二一九　道。』平王曰：『請問天道？』文子曰：『天之
一一八四　□，天之道何如？文子曰：『難言於天□
二四〇四　何故難言？文子曰：『臣竊聞傳曰：『不
二三七一　□，故天刑其物各不同，能文其□
〇五八五　胡象於天道？文子曰：『天之道，高
〇九二六　大者，損有損之；持高者，下有下之。
〇八一三　□曰：『何謂損有損之，下有下之？』文
〇八二二　□曰：『此不生而喜□，不□而□，
〇八八七　道。』平王曰：『此天道也。
二四七〇　乎是。』平王曰：『吾不能盡學道，能□學人，
〇六八九　法天道。』平王曰：『人法天道奈何？
〇九一八　□請問人道。文子
〇五九五　觀之難事，道於易也；大事，道於細也。
〇六九六　不道始於弱細者，未之有也。百一十八字

〇九〇一　□□□□□□□平王曰：『何謂□
〇八九〇　平王曰：『□□□□□□公侯之上也，吾
〇七四〇　乎？』文子曰：『不然，臣
〇八七三　□□□也，非君子之所聞也。』平王曰：
〇九七六　□者。』平王曰：『善。好乎道，吾未嘗聞道也。
〇九九三　道哉乎？』文子曰：其稟□不
一〇五四　也。』文子曰：
二三三六　文子曰：『□
二二二〇　之，以□奈何？』文子曰：
一〇二四　道。』平王曰：『□
二二一四　□』平王曰：『吾未明也。』文子曰：『古□

〇九一七　平王曰『用仁何如？』文子曰：『用仁
〇九二〇　是謂用仁
一〇九七　不仁者，雖立不□□其
〇二〇八　理事，故必仁且
〇八七四　兹謂之無仁，淫

〇八六九　耶。平王曰：『用義何如？』文子曰：『君子□
〇八五二　有行義者如是
〇七五九　義而兄
二四三六　□□是胃用義
二二三六　□也，義者以之象德也而艱
二三七三　不義是胃（謂）
二三五六　足佳生義，義
一一八八　之所義，唯

二二〇一　之。文子曰：『用道德。』平王曰：
一八一二　無道之
〇七一七　矣。故有道者立天下，則天下治

〇六九五　治矣，毋道而立之者則亂。故治亂
二二七三　毋道以立天下者，□□□□□□，故曰
一〇〇七　行，道所以立
〇五七三　一道，●其不行奈何之？　文子曰：
〇五八八　美壹，至於此之大耶？　文子曰：『然能
二三九一　辭曰：『道者，先聖人之傳也。天王不□
二二〇四　用道
二四四六　之道也，故命曰
一〇八六　王者無道，如此而咸□，以子之事
〇七八〇　無道。』平王曰：『請問無道之過』文子曰：
二三〇九　德而毋息，鄰國之兄於竟內乎。上有道
〇八九二　之天。王若能得其道，而勿廢，傳之後嗣
二三三九　天下者，有失其國者，故其所道者□

〇六〇七　萬物』。文子曰：『萬物者，天地之謂也。
二二四〇　曰：『何謂萬物，何謂天地？』文子曰：『王者
〇七七二　爲本。』平王曰：『天地之間物幾，獨人者□
一一七一　□□□人也。』平王曰：『諸物幾
〇八六八　子曰：『臣聞，道者萬物以

二三六四　仁？』文子曰：『□夫御以道者，下之也者
〇七五五　□而□乎？』文子曰：『不然，王
二三八九　□何可謂德？』文子曰：『不然，夫教人
〇八一五　世必無患害。平王曰：『請問其道
〇七二三　亦用德，用德則不
二三九七　德。』平王曰：『不修德
二二九三　有道而上下親矣，上下親則君
〇七一二　□鬼，鬼則服矣，是謂王德。
〇六三一　者是殆德也，
〇六四七　是殆德也，人□□

一一三〇　□德□□□□□□□□
〇七四七　者，□德則士女
〇六二四　者必殘亡，德義在人者
一七七三　奈何而德加
〇九五二　有殆德，王若知

〇五六五　之也。』文子曰：『臣聞傳曰：「致功之道
〇五七四　地之守也，故王者以天地爲功
〇七五四　□□善，致其功□□□功，不以
二四三八　以養其神，故功成名遂，與天地欽，窅窅以致
二三九〇　□曰：『王知者先，王行成、敗、功，謂之道

二三一〇　教化之。』平王曰：『何謂以教化之？』文子
二四六一　民何如？』文子曰：
〇六九四　古聖王以身先之，命曰教。』平王
〇五七〇　□不化爲之奈何？』文子曰：『不□人
〇六三五　反本教約而國富，故聖
一八〇三　□焉，已必教之，所以
二二六〇　猷。故民之化教也，毋卑小行則君服之。甚
二二七八　道也。然議兵誅□□□，不足禁會
二二四三　主國家安寧，其唯化也。刑罰不足

〇八六五　而無諍，心亦可得耶。』文子曰：『等
〇九九二　文子曰：『聖人
一一七六　□。平王曰：『□□□□□道。』文子曰：『臣聞
二二六五　道。』平王
二三一二　也，其用之也，物異。』平王曰：『其用之異何？
二四三九　道產。平王曰：『道之於人也，亦有所不□
二四四四　禍福。』平王曰：『何謂禍福。』曰：
一一五七　夫以文王之賢輔

○二〇四　禍福得失之樞，而
○二一一　□天子執明堂□中□，天子□□□
○二二二　足以□所欲，□□長史□□□，足以
○二五一　謹愉而無憂者，
○三〇〇　積碩，生淳德。淳德與大惡之端以□
○三七九　而義可極，所必不可隨，所立不可□，□
○五七一　矣，故王道成。聞忠而陳其所□言
○五八三　而民毋維；毋多積，□，而民毋病，毋好味
○五八七　□親隨，是以國家之昌而功名
○六一三　然也何失於人乎，以此觀之，道德
○六一四　□從時也。由是觀之，人主若能修
○六三三　言則分爭，鳳
○六九九　百姓。百國之君，皆謹然思欲愛
○七一六　子曰：『君子之驕奢不施，謂之無德。
○七四一　聞之傳曰：「道者博
○七四三　王曰：『請問
○七七三　毋驕於臣，毋敬不肖，毋賢
○八〇九　隹未嘗之有
○八三〇　□不能富，不能貴，□
○八三六　純則不矜其
○九〇二　道德之力也。夫宿其夜取務循之，後
○九〇七　□則行下，行下則畏其威，下畏其威則不
○九〇九　□經者，聖知之道也。王也不可不
○九一九　王曰：『王天下者，宅
○九二五　盡行之。帝王之道也，
○九四〇　以矜其賢則□，則□下不□□養，養則
○九六二　□則息津湯下，息津湯下，耳目說□；耳目說□，則□□□；

□□□

一〇〇二　□□遠者。」曰：『未富□□

一〇一八　子曰：『天地之間
一一四五　□王者以友，爲佐□□
一一八〇　中，是胃上章下塞，忠臣死傷，萬民
一八四一　所不得言焉，言而得之，則其人
一八五八　其對曰：『所曰修者，
二三二六　未嘗不然胃之信。
○五八四　輔細弱，公正而不以私爲己，故□
○八八三　□也，外各物耳。世而適過，是則不必
○九一四　也，兵之門，天地之間物。
二二一一　曰：「主哉乎？　是故聖王務修道德，
二二一六　天道，德之行也，自天地分畔至今，未
二二四九　積之乃能適之，此言多積之謂也。堯□
二三二九　七十里舉伊尹而天下歸之，故聖人之治□
二三四一　知所親，不知所信。今余何修何昭，使□

○一九八　以壹異知足，以知權彊足，以蜀立節□
○六一六　者□之實也，文之質也，□□之□也，
○六四五　如四時之□受，如風雨之
○六五一　□□灑灑□，□者懷其離心，唯
○六七四　□而□□□不生，禍亂不起，
○七四九　□□仁者取人，百
○七五三　□□聖□□子成
○八四六　欲足則貞廉，貞廉則無□心，無□心則
○八五六　□臣於物不可生知□
○九七八　王嗣後
一〇一五　之王者，期於此矣。
一〇六一　□文□對曰：『我自有立，何下之有？
一〇六八　損而下。其君子者，□有此
一一九六　□□富□□天子□
一一九八　□可以無罪矣，請問師徒之道。

一八〇五　傳曰：「人主□
一八一六　間言不當義行
一八二七　工器左右□□，不□□
一八二八　□平而先，知人
一八四三　不敢惡，所以無怨。而容□以
二二〇九　曰：不可□此言甚淺，用之甚隧，行之□
二二一五　不敢者，所以自□也，天子居中央者
二二四二　不敢作驕暴之人，不敢
二三二二　子自愛也，小人自氣也。
二三五三　故天孰不樂，則天下
二三五九　□，是以聖人周徵誰舉過
二三六六　□人喜，故□者，毋□毋行，過喜則□□
二三七九　其失□生君不死，六畜不潘，人民不
二四七七　已聞道矣。請□
二四八五　□□理，則禍亂不起。
二四八六　不得意焉。賞則虛，府□毋□
一一八二　□國之道也。

二五〇一　平王曰：『何謂□□？』文子曰：
二五〇二　讙龍慶
〇四五一　聞所□□□
〇七二二　子曰：「道產之，德蓄之，道有博
〇七三五　無爲信，不足以□其心，故胃
〇九八四　者，□得失之胃也，故斯人得失者，
一七三九　耆欲者，
二四七二　非見，聽之不聞。
二四七五　於天地之間
二五〇二　夫受之□之，行□□□
二五〇四　子子可而□

阜陽漢簡

《詩經》□詵我馬屠詵我
南有枲本卅八字
□巢卅八字
於時於以用
以采蘋於□
宗室牖下誰六尸之有齊季女
□戒勿擅
鼠無牙
□素絲五□
蛇：自公□
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
離在南山之側
斯違□
卽其離在南山之下何斯違□
只實七也求我庶士咍其
□葉其實三也
麋卅四字
飛於譖騶虞
此古騶
只羽之子於歸遠送於野〔章□〕
匿：於非吉
遠於將之章望
嘿：於非下上六音之子卅□
卅自東方乃〔如之〕
自出入閨卅閨閨我不暮胡能有□

日月九十六字
□皆老□
勞苦
□陰□雨汹沒□心
我有怒采□
有韋不□
□送我幾誰□
□燕爾新
不我□□毋懲我□
覬六□談放之州之就六淺
□□畜反以我爲讎既沮我直
鴟丘之
狐裘蒙茸誹
□：旖：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
山有業濕有□云
爾雪六兵惠然好我
手同行□
雨雪□□
□莫黑誹烏
惠然好我攜手同居
女六□□
我乎城□
我□：筧：有諱說□
二子乘州苞：六光顯言思□
二子乘州苞：六懲顯□思
■古方北國
□□州在彼中河□
■此古□州
□有穡不可□
也有講
采葑
□之東旖云誰
□強：人之无良我以爲□
實：人之无良我
□□孫之
郊柔絲田□
□興在□之都□
□加在孫之城□
□錫如圭
□□寠膚綽膚依重□
□未吾言柄矣弗縵
□宿柄矣弗告
衡□之妻東宮之□荊□之姨記
如疑脂領如蝤蛴齒如會評澠首蜚鹿□□
之洛詼云
□芸自我
□□□：硬哦怨□則□
松州駕言出遊
□之葉童□□
【略】
我者□□
□之□詼
□□□在彼中河□
■此古□州
□有穡不可□
也有講

之宜言飲酒
子皆老鬖悉在蘇
□將羊佩玉
□有荷華
隰有游龍
女叔
(我言)猗維子之故使
業日□□晴陽晚□□□
士與女方秉閒
甲六盈詼女曰觀吾士曰既□
■右方鄭國
□昌矣非東方
吹：敢與子同夢會
我乎堂乎而
□齊子歸止
□魯道有湯齊
魯道有蕩蕩
魯道
有惕齊子鼻羊
□：行人沿：魯道有□
子□吹游
□一方言采六葉波
□者閒：猗行
既□樂日□□除
妞絅妞
憂□樂妞
□弗襦弗溜子有
弗馳弗□
□內弗□弗騷子劊

□子有酒飴胡不日敲鼓
□：素衣朱
□從子於沃既
何不樂
素衣朱繡從子
此右湄穆屯日五宅
□：□行□
栖馬既閒□車
□文茵象□
□在手□□是中驛馬
□虎維此
明星□：
□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
□梓止夫也不□歌以辭
弁伊異
是四國
鄧氣我吾離念□
日授衣
十月損擇一之於□
□月食□及□七月
癸及叔八月
□七月三百八十三字
鵂食野之
將母
有兄弟不如友生
□：出自幼浴
矣猷求友□
不求友
□□□

我无酒咕我
呼二篇八
《周易》 九二見一
□倗東二
貞吉卜□三
大不習无四
事・上六鼂戰於野其五
玄黃六
家・初九般七
貞不字八
十年遘字九
六三憂鹿毋吳惟入於一〇
子幾不如舍往吝卜有求不一一
吉无不利一二
九五肫其膏小一三
貞吉大一四
貞兇一五
我求童：蒙：求我一六
三儥：則不一七
老婦吉子克一八
家利嫁一九
人不吉・六三勿用取女見金二〇
有攸無函利二一
小有二二
自穴卜以二三
不利涉大二四
厲多吉二五
帀出二六
・六三帀或二七
田有禽二八
□尸貞兇二九
不吉・上六大君有命啓邦□三〇
□比之毋三一
不獲・九五鼻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三二
六比毋首三三
雨自我西鄙卜三四
得也・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有三五
妻反目三六
四有復血去易三七
五有復攣如不富以其鄰卜家三八
□得戴婦貞三九
厲月幾堅君子正四〇
・九二履道坦：畝人四一
□能視跛能四二
尾實人兇武人爲四三
□視履四四
拔茅如四五
六五帝乙四六
□自邑告命貞吝四七
貞大往小來(卜)四八
吉大人不四九
亨以卜大人不吉小五〇
人吉・六三枹羞卜雨五一
先仵後喜卜□五二
同人於墜亨五三
□君子之貞五四
・六二同人於宗吝卜子產不孝吏五五
三伏戎於□五六
興卜有罪者兇五七
戰斷適强不得志卜病者不死乃瘉・九四乘高唐弗克五八

有爲不成・九五同五九
人先號六〇
後笑大帀六一
相偶卜鼓囚六二
九同人於鄗无鉏人居官法免六三
𠔃　大有元亨卜雨不雨六四
无交害非咎蘧則六五
六鳴豫兇卜求有得也後必□六六
・六三歌豫鉏夷六七
□有鉏卜□六八
貞无咎卜病者六九
九官有□七〇
貞吉出門交有七一
吉・六三係小七二
失丈夫卜七三
丈夫失七四
小子隋有求七五
得利虛貞卜家七六
罪・九五復嘉吉卜□七七
□有患難者解・上六拘七八
亨於支山卜有求七九
日後甲三日八〇
六榦八一
咎厲多吉卜有八二
榦母之八三
□小有鉏无八四
侯高上其事卜事八五
𠔃　林八六
至於八七
□憂之无咎八八
大君之義吉八九
六童觀九〇
小人无咎九一
君子吝卜次九二
利女子之九三
三觀我產進退吏(使)君先進而後退復□九四
之光利用□九五
觀其九六
筮閘亨利用獄訟者九七
・初九屨校威九八
鼓囚者桎梏告不兇・六二筮膚威九九
六三筮腊肉一〇〇
□金矢利艱貞吉卜有求也求一〇一
後吉・六五筮乾肉得一〇二
黃金貞厲一〇三
何校威耳一〇四
无咎一〇五
𠔃　賁亨小利有攸往卜一〇六
初九賁一〇七
其止舍一〇八
六二賁一〇九
皤如白馬翰如非寇一一〇
後吉・上九白賁无一一一
□支得不喜罪人不吉・初六僕□一一二
足蔑貞兇卜一一三
僕牀以辨蔑貞一一四
四僕牀以父兇□一一五
九碩果不食君子一一六
馮來无咎一一七
九不遠一一八

貝悔元吉卜一一九
六二休復吉卜一二〇
出妻皆復・六三頻一二一
中行獨復一二二
五敦復无攸一二三
得・上六迷復兇有□一二四
无亡元亨利貞其非延有眚不利有攸往卜雨不雨不□一二五
齊＝不吏(事)君不吉田魚不得・初九无亡往吉卜田魚得而一二六
不耕獲不一二七
・九四可貞无咎一二八
也・九三良馬逐利一二九
四童一三〇
□吉・初九舍而靈龜觀我一三一
端頤兇濟一三二
□吏・六二奠頤弗經於丘頤政兇求不得一三三
弗頤貞兇(十)一三四
□□□□十年之後乃復・六四□頤吉虎視眈：其一三五
獸逐＝无咎卜此大一三六
・六五不經一三七
𠂤　大過橦利用𠂤往亨卜病者不死妻夫不相去一三八
不死・初六□用白一三九
得之・九二枯楊一四〇
生荑老夫得一四一
女妻无不利卜病者不死戰斲一四二
適強而有勝有罪而舉徙一四三
□吉有它吝卜邑及一四四
・上六過涉一四五
復鬲心亨一四六
有險一四七
自牖多无咎卜病一四八
咎卜百吏(事)盡吉・上六係用徽纆寘一四九
歲不得兇卜齊不齊卜田不得利中一五〇
𠂤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一五一
居官及家不吉罪人不解・初九履昔然一五二
敬之无咎卜臨官立衆一五三
敬其下乃吉一五四
之上吉非則兇・九三日昃之離一五五
歌則大一五六
九四其出如其來如焚如棄一五七
差若吉卜一五八
其父一五九
之以吉居事不吉・初六椽一六〇
厲勿用有𠂤一六一
莫之一六二
吉小一六三
吉・九五嘉椽貞吉卜病不死行作之一六四
□・初九壯一六五
有復卜□一六六
二貞吉一六七
羊觸藩羸其一六八
福於其王母一六九
九明一七〇
於晁垂其□一七一
閒有家悔亡一七二
□・六二无一七三
中貴貞一七四
如冬吉卜一七五
吉大事敗・初九喪亡喪馬一七六
厲不得・六三見一七七
車說其牛掣其人天且劓一七八

无初有一七九
□筮膚往何一八〇
見豕負塗載一八一
一車一八二
兌之壺非寇昏媾一八三
利西南一八四
利東北利見一八五
人貞吉卜一八六
往蹇來反卜病不死一八七
吉有孚往一八八
四損其一八九
勝爲咎一九〇
吉・初六有□一九一
・九三登虛邑卜病一九二
亨於枝山吉一九三
言不一九四
三歲不□一九五
於酒食一九六
邑不一九七
敝屨卜半及家彼半一九八
・九五井厲□一九九
豹便小人二〇〇
面戕兇二〇一
大事兇・上九鼎二〇二
大吉无不二〇三
厲薰二〇四
艮其父二〇五
幽人之貞□二〇六
・六二旅即其次二〇七
不節若則二〇八
大谷・初九吳二〇九
我有好爵吾與二一〇
六四月幾望二一一
取婦嫁女不吉田不得・上九翰音二一二
不可大吏昆鳥遺音不宜上宜下二一三
大吉二一四
六非鳥二一五
六二過二一六
其君遇二一七
弗過二一八
之往厲二一九
密雲不雨自我西二二〇
大國二二一
田不得初・二二二
□後必有兇・初二二三
利君子・初二二四
□・六五□二二五
掇不掇兇有求不得・六五二二六
不得・六二二七
者死壯者不死・六二二二八
利行作・九四二二九
□□徙・六二三〇
□復得也・六二三一
□□・九三二三二
爲家不利爲外事・九二三三
富處官吝窶・九五二三四
然則有禍喪・九二三五
利不死・九五□二三六
得田不吉・九五□二三七
人・六四二三八

有兇・上二三九
初六二四〇
初六二四一
初六二四二
初九二四三
初二四四
□・六五二四五
・六二二四六
・六四二四七
六四二四八
・六三二四九
六二五〇
六二五一
□二二五二
六二五三
・六二五四
六□二五五
・九四二五六
・九二五七
吉・九二五八
上六二五九
六五二六〇
四□二六一
三二六二
□四二六三
大畜二六四
泰□二六五
女貞二六六
利貞卜雨不二六七
利貞卜雨不雨卜有求弗得二六八
冬以求不得卜雨二六九
憂卜雨久二七〇
用卜邑及□二七一
函往卜二七二
有函往卜吏君者小吉二七三
大吉卜不利益□二七四
□人吉小人有咎二七五
子肖人皆拈□二七六
觀者有咎二七七
富家吉貧家兇二七八
訟者必二七九
□可以獄訟二八〇
无咎二八一
貞无咎事二八二
无咎二八三
无二八四
□无咎二八五
咎病者不死事二八六
咎不利行作道埜□二八七
咎卜有□二八八
无咎卜□□二八九
咎卜有土之君□二九〇
无咎卜邑君二九一
□咎卜大臣可以作□二九二
无二九三
无二九四
□无二九五
兇卜雨二九六
兇處官促卜二九七
兇去而復吉二九八

兇貧二九九
兇三〇〇
兇三〇一
兇三〇二
斛亡三〇三
吉卜歲三〇四
吉无大咎居官及三〇五
吉卜家室□三〇六
吉罪人不吉三〇七
吉卜人君聚歛三〇八
吉卜雨不雨三〇九
吉有爲不成三一〇
吉卜毄囚三一一
先吉後兇三一二
□吉不□□三一三
吉卜三一四
吉非有三一五
□人吉三一六
吉事三一七
吉必三一八
君吉三一九
吉□三二〇
□吉三二一
□吉三二二
□吉□三二三
吉三二四
吉三二五
吉三二六
貞吉三二七
貞兇以求官小官三二八

利復故事亡者及三二九
利大人三三〇
利不□有悔三三一
利以□三三二
利□三三三
利三三四
有復□三三五
有復吉三三六
復三三七
復三三八
復三三九
吝三四〇
悔三四一
艱□三四二
□卜三四三
卜三四四
卜三四五
𡍮必再病𡍮起復病卽三四六
□病者不死卜雨：而三四七
唯不病而非重厚之士死卜處家三四八
得卜病者不死三四九
□病者死有爲不成三五〇
卜病者死毄囚三五一
者起復之死三五二
主得百病不三五三
死取之不死三五四
難出病𡍮不死卜三五五
□卜病者死三五六
卜病𡍮死三五七
志而後吉病者不死三五八

去卜病三五九
□者不死老者三六〇
卜病者不死卜□三六一
病者不死亡者三六二
死有罪三六三
□病者病足三六四
□卜病者不死求三六五
者死不三六六
者不死三六七
乃吉病不死三六八
者死壯者不三六九
多疾病居處有三七〇
不死必三七一
舍明病三七二
死喪之三七三
病不死三七四
病者三七五
卜病三七六
者死三七七
□病者三七八
吉病三七九
死吏三八〇
產子三八一
產：子：三八二
者產死三八三
□疾利爲三八四
□吉疾久三八五
病三八六
□死之□三八七
囚哀非病三八八
死而□□三八九
□病冬三九〇
□病□三九一
病三九二
死抵罪者三九三
殽囚者罪益輕三九六
長久罪人无罪事君三九七
〔妾〕及馬牛解三九八
囚者久三九九
病者死亡者得四〇〇
□再罪□四〇一
得有罪後免四〇二
罪者復故卜□四〇三
貴有罪者復亡者四〇四
遠人以罪抵□四〇五
罪赦大罪不赦病者四〇六
小罪赦大罪〔不赦〕四〇七
卜亡者得事君不吉四〇八
臣妾不逃亡罪人不解利爲家四〇九
罪復四一〇
患者解四一一
憂患者四一二
憂者四一三
□憂四一四
□皆解有求四一五
逃者雖久无四一六
亡者不得□四一七
卜亡者得病者死四一八

不亡居家四一九
及亡逃者四二〇
罪人復病四二一
罪人不□四二二
解四二三
□有攻大四二四
貞攻四二五
攻者也欲復四二六
政勿用大兇四二七
攻不吉求不得居家邑居官□□四二八
□□必有攻四二九
攻戰四三〇
斷不吉四三一
戰斷□□四三二
戰斷不吉臣吏兇四三三
勝有□四三四
□用兵必死四三五
死非作兵也利四三六
家□□卜功戰四三七
幾不□政□四三八
□卜軍鬬不吉以四三九
不吉之軍四四〇
之軍旅四四一
之軍旅〔戰〕四四二
之軍旅无□四四三
不得軍旅得四四四
或也遠行不四四五
得行者□四四六
而行四四七
行者有求不四四八

行不得而行也四四九
不行嫁四五〇
不行四五一
□＝行□行□□四五二
卜行不行亡不得四五三
□臨官立衆四五四
卜臨官□□四五五
衆於門大人四五六
官去宅徙宦不四五七
卜居官府百四五八
居官者吉卜罪四五九
必處官四六〇
居家孝兇居家門不四六一
久居官邸四六二
及居官四六三
官冬免四六四
官利四六五
君及居官必四六六
□□事君孝敬慶孝吉□四六七
宜之君无宜□□四六八
貸不富求事君弗得田魚四六九
官及四七〇
□用事君不吉四七一
□事君者□四七二
□者皆不吉有土之君危四七三
君之四七四
之君非殘四七五
得有土之君邑危而四七六
雨＝吏君者四七七
□攻以其邑君兇□四七八

邑君吉賢君吉四七九
□賢君吉請四八〇
人解卜半君非良四八一
□君子吉非善四八二
□小人弗哀田魚四八三
君者□四八四
其君之四八五
事君田魚□四八六
事君而四八七
有土四八八
□君孝四八九
臣者卜居官四九〇
服君□四九一
不事四九二
舉外事四九三
二邑四九四
舉事後必敗卜病者四九五
舉事利四九六
舉事者必有四九七
□□舉大四九八
不吉有兇事四九九
不得其所事五〇〇
必衰百事五〇一
百事五〇二
百事兇五〇三
□事五〇四
□之事五〇五
□卜□五〇六
不利有爲也五〇七
处安靖不喜五〇八
〔出〕入耐者吏者吉五〇九
□有土五一〇
□卜吏五一一
吏不吉五一二
而克五一三
而敬□五一四
求弗得以訟□五一五
也得大而亡小以居处吉不五一六
求也必或作之乃吉居家必五一七
清益祿孝不得行孝不行病孝不死卜五一八
有求不得復求乃五一九
有求也得少卜病孝死有求□五二〇
求孝得田魚不得五二一
求不得事君者五二二
非女有求五二三
求盡得囚五二四
□得者復五二五
□少復之乃多五二六
死卜求不得五二七
得美而不多五二八
不得若得必後大兇五二九
求不吉□□五三〇
者大兇卜有□五三一
求得之後患五三二
官不得五三三
得見□五三四
得之有五三五
得非五三六
不得五三七
求之□□五三八

有求五三九
有求五四〇
求不得五四一
求不得五四二
求不得五四三
人不得□五四四
不得五四五
不得五四六
□不得五四七
□不得有五四八
不得五四九
□必不得五五〇
死不得□五五一
不得五五二
求五五三
求五五四
求不五五五
兇有五五六
有五五七
有五五八
有五五九
有五六〇
有五六一
不得五六二
得五六三
得五六四
得五六五
家必舉有良作者乃吉變五六六
居家不吉以行作五六七
□□□得□非然則有□五六八

得居家不吉之五六九
卜居家者不五七〇
卜家必有五七一
而復爲邑居家者五七二
毆人唯居家室五七三
臣也卜家有□五七四
家室者不吉田魚五七五
早卜家室非或死五七六
□居家及五七七
居家不五七八
居家不五七九
处家不□五八〇
不吉卜居五八一
不吉居家兇五八二
家及处五八三
居家五八四
居家必五八五
□居家五八六
□卜居五八七
居家五八八
□居室之五八九
□居家兇五九〇
居家五九一
卜居五九二
居五九三
居五九四
居五九五
相去也五九六
妻不相去五九七
□求舉五九八

求舉□五九九
嫁女取婦不合唯合後必相去也田六〇〇
上非出妻也必有六〇一
大事卜妻夫相去不復卜六〇二
□取婦嫁女六〇三
取婦亡六〇四
妻夫相去六〇五
□夫必相去以六〇六
□□以家□六〇七
□不取六〇八
孕者及六〇九
婦嫁六一〇
婦嫁六一一
婦不利六一二
家資材輒出田魚賈六一三
復其故田魚者□六一四
卜田魚六一五
魚獲六一六
得田魚六一七
不獲□六一八
田魚不獲卜六一九
田魚不獲六二〇
不死田不獲六二一
□求田魚六二二
不死田苗有六二三
田不得六二四
田不六二五
田不六二六
獲六二七
卜雨數雨數星卜有六二八
而不雨行孝言而不果□六二九
卜星不星卜六三〇
齊不齊卜雨不雨六三一
卜雨不雨卜家六三二
卜雨不雨居家六三三
雨未雨家无咎六三四
死卜雨：卜兵不起六三五
□卜雨：卜小人宮身六三六
攻卜雨□六三七
不迷卜雨六三八
卜雨不雨六三九
子兇雨六四〇
不可居家六四一
得雨□六四二
雨不雨六四三
雨不雨六四四
雨不雨六四五
不雨亡者六四六
卜雨六四七
雨：少六四八
雨少卜六四九
□卜雨六五〇
雨六五一
雨六五二
□兇欲見□六五三
相見□六五四
則利相久六五五
大兇後除六五六
事兇六五七
□□後有兇亦六五八

□□有大兇六五九
多久毆六六〇
者後六六一
卜食稅者吉非食稅六六二
不吉勞苦吉取六六三
貸苦不□六六四
苦者□六六五
卜壽六六六
乃壽六六七
□後吉六六八
而復吉六六九
吉者未六七〇
不吉六七一
不吉若後六七二
不吉唯六七三
□不吉嫁六七四
不吉六七五
不吉□六七六
不吉六七七
不吉六七八
不吉六七九
不利□六八〇
□不利六八一
者非利六八二
利不至□六八三
未至六八四
□而不□六八五
不□不很□六八六
不去六八七
唯不六八八

者乃六八九
有所六九〇
也无可六九一
小人者也六九二
□不死六九三
以賈□无贏六九四
少賈牛六九五
大車六九六
□有車六九七
生□六九八
險□六九九
去□七〇〇
子七〇一
先七〇二
□光七〇三
後□七〇四
役七〇五
若七〇六
及七〇七
及七〇八
解七〇九
解七一〇
必□七一一
必有七一二
必□七一三
必七一四
必□七一五
疾不七一六
□疾七一七
疾七一八

喪七一九
君七二〇
者七二一
末七二二
邑七二三
吉七二四
貞七二五
相七二六
難七二七
罪七二八
囚七二九
狐七三〇
棘七三一
唯□七三二
其□七三三
□吉七三四
□亂後七三五
死人主益七三六
何七三七
可七三八
者七三九
者□七四〇
□者七四一
不□七四二
不七四三
不七四四
不七四五
不□七四六
而七四七
无七四八
其□七四九
鄒七五〇
□之七五一
見□七五二

武威漢簡

甲本《士相見禮》・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腒。左橐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以命命某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吾子又辱。請吾子之就家，某將走見。』主人對曰：『某非敢爲儀，請吾子之就家，某將走見。』賓對曰：『某非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執，敢辭摯。』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不依於摯不敢見，敢固以請。』主人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出迎，再拜。賓奉摯，入門右。賓拜送摯，出。主人辭，入門左。主人拜受。賓拜送摯，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再拜。復見之，以某摯，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既得見矣，敢辭。』對曰：『某非敢求見，請還摯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既得見矣，敢固辭。』賓對曰：『某非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摯入，主人拜受。賓拜送摯，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壹拜其辱也。賓退，再拜。如當爲臣者，則禮辭其摯。賓入，鄭摯，再拜。主人合壹拜。賓出，使擯者還其摯於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賓對曰：『某既得見矣，敢辭賓。』擯者曰：『某使某，非敢爲儀，固以請。』賓對曰：『某夫子之賤私也，不足以踐禮，敢固辭。』擯者對曰：『某使某，非敢爲儀，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下大夫相見，以雁，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鶩，〔飾之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右，庶執之。如士相見之禮。●見於君，執摯，至下，容逡俶。●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鄭摯，再拜稽首，荅壹拜。●如也國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

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凡燕見於君，必辯君之南面。如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凡言，非對也。稱而復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讓〕。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袍，卒視面，無改。終皆如是。如父，則游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立則視足，坐則視膝。凡侍坐於君子，君子吹申，問曰之蚤宴，以食具告。改居，講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儀，請退可也。●如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咕嗜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授。如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如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而後授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如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大夫則辭，下，比及門，三辭。●如先生、與爵者請見之，則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則曰『寡君之恭。』凡執敞，執敞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唯邦戒，舉前肆踵。凡自稱於君，士大夫曰『下臣』。詫者在國，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也國之人則曰『外臣』。凡千二十字

甲本《服傳》

■斬衰常，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斬者不緝也。苴絰，麻之有賁者也。苴絰大鬲，左末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賁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賁衰之絰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削杖，桐也。長各齊其心，皆下本。而杖者何也？爵也。無爵而杖者何也？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也？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也？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繩屨者，繩菲也。衆臣者何也？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有地者也。〔疏衰常資、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資者縗也。牡麻者，恃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古功也。疏屨者，麻類之菲也。繼母如母。繼母何以如母也？〕（缺）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弗敢殊也●。慈母如母。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母子者，妾之母母者也，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母爲長子。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疏衰常資、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基者。問者曰：何冠也？資衰、大功冠其綬。緦、小功冠其衰。帶緣各視其冠。父在爲母。何以基也？詘也。至尊在，不敢信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爲妻何以基也？妻至親也。出妻之子爲母基，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易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則爲出無服。如母。死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母爲長子。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疏衰常資、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基者。問者曰：何冠也？資衰、大功冠其綬。緦、小功冠其衰。帶緣各視其冠。父在爲母。何以基也？詘也。至尊在，不敢信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爲妻何以基也？妻至親也。出妻之子爲母基，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易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則爲出無服。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何以也？貴終也。●不杖、麻屨者。祖父母。何以基也？尊也。世父、叔父何以基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爲昆弟之子何以亦基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辨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於宗。世母、叔母，何以基也？以名服也。夫之昆弟之子何以亦基也？報之也。大夫之適子爲妻。何以基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也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何以基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適孫。何以基也？不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婦亦如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何以基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也？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也？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選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可。爲所爲祖母＝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妻爲夫＝至尊也。妾爲君＝至尊也。女子＝在室爲父，布總，髽枒，絰，衰，三年●傳曰：總六升，長六寸，髽枒長尺，吉笄尺二寸●。繩履者，繩菲也。衆臣者何也？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有地者也。〔疏衰常資、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資者縗也。牡麻者，恃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古功也。疏屨者，麻類之菲也。繼母如母。繼母何以如母也？〕（缺）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弗敢殊也●。慈母如母。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母子者，妾之母母者也，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母爲長子。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疏衰常資、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基者。問者曰：何冠也？資衰、大功冠其綬。緦、小功冠其衰。帶緣各視其冠。父在爲母。何以基也？詘也。至尊在，不敢信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爲妻何以基也？妻至親也。出妻之子爲母基，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易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則爲出無服。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何以也？貴終也。●不杖、麻屨者。祖父母。何以基也？尊也。世父、叔父何以基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爲昆弟之子何以亦基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辨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於宗。世母、叔母，何以基也？以名服也。夫之昆弟之子何以亦基也？報之也。大夫之適子爲妻。何以基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也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何以基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適孫。何以基也？不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婦亦如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何以基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也？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也？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選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

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以支子後大宗。適子不得後大宗。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爲父何以基也？婦人＝不＝貳＝斬＝也＝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道之行，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死從子。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基也？婦人雖在外，必歸宗，曰小宗，故服基也。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繼父同居者。何以基也？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資衰基，異居則資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不爲異居。爲夫之君。何以基也？從服也。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無祭主也。何以基也？爲基無祭主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何以基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服斬●。妾爲女君。何以基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咎姑等●。婦爲咎姑。何以基也？從服也●。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何以基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女子子爲祖父母。何以基也？不敢降其祖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爲士者。何以基也？妾不爲世父母、叔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何以大者，唯子不報。大夫者，其男子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適人者爲父母基，故不言報。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服基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貴於朝，則妻亦貴於室矣。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何以基也？不降其祖、適也。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何以基也？妾不得體君，得與女君同。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不得禮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總衰、牡麻絰，既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何以服資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曾祖父母。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尊者也。大夫爲宗子。反以服資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大夫爲舊君。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大夫去，君騷其宗廟，故服資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缺）何大夫之胃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何以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資衰三月也？不敢降其祖也。●大嫁從父，既嫁從夫＝死從子。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基也？婦人雖在外，必歸宗，曰小宗，故服基也。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繼父同居者。何以基也？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資衰基，異居則資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不爲異居。爲夫之君。何以基也？從服也。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無祭主也。何以基也？爲基無祭主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何以基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服斬●。妾爲女君。何以基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咎姑等●。婦爲咎姑。何以基也？從服也●。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何以基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女子子爲祖父母。何以基也？不敢降其祖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爲士者。何以基也？妾不爲世父母、叔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何以大者，唯子不報。大夫者，其男子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適人者爲父母基，故不言報。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服基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貴於朝，則妻亦貴於室矣。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何以基也？不降其祖、適也。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何以基也？妾不得體君，得與女君同。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不得禮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總衰、牡麻絰，既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何以服資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曾祖父母。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尊者也。大夫爲宗子。反以服資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大夫爲舊君。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大夫去，君騷其宗廟，故服資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缺）何大夫之胃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何以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爲父何以基也？婦人＝不＝貳＝斬＝也＝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道之行，故未

也？以尊加也。從母。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親之服皆緦也。●夫之姑、姊妹，弟以婦，報。弟以婦者，弟長也。何以服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君母之父母、從母。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君＝子＝爲庶母慈己者。君子＝者，貴人子也，爲庶母何以服小功也？以慈加也。□緦麻三月者。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庶子爲後爲其母。何以緦也？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士爲庶母。何以緦也？以名服也●。貴臣、貴妾。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從母昆弟。何以緦也？以其貴也●。乳母。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甥＝者何也？胃我咎者吾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壻。何以緦也？報之也。妻之父母。何以緦也？報之也。咎。何以緦也？從服也。姑之子。何以緦也？從服也。咎之子。何以緦也？從服也。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何以緦也？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資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緣緣；爲其妻，緣冠，葛，麻衣緣緣。皆既葬除之。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不敢不服也。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何如則可謂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童子，雖當室緦。童子不當室則無緦服。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錫衰。錫者何也？麻有錫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也。女子＝適人者爲父母，婦爲咎姑，惡枅有首以絰。卒哭，子折枅首以枅＝有首者，惡枅有首也。惡枅者，樗枅也。子折枅首者，折吉枅之首也。吉枅者，象枅也。何以言子折枅首而不言婦也？終之也。

乙本《服傳》 ○斬衰常，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斬者不緝也。苴絰，（麻之有）賁者也。苴絰大要，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資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資衰、大功之絰，資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長各齊其心，皆下本。而杖者何也？爵也。無爵而杖者何也？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也？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也？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繩纓，條屬。冠六升，外縪，段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吹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說絰帶。既虞，剪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矣。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反素食，（哭無時。）爲父何以斬衰也？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父爲長子何以三年也？正體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爲人後者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之。何如而可爲後？同宗則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爲所爲後祖（父母）、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衆臣杖，不敢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妻爲夫＝（至尊）也。妾爲君＝至尊也。女子＝在室爲父，布總，髽枅，絰，衰，三年。○（傳曰：總六升，長六寸，哥）枅長（尺，吉）枅尺二寸。（繩屨）者，繩菲也。衆臣者何也？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有地者也。○疏衰常資、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資者繒也。牡麻者，恃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古功也。疏屨者，腐類之菲也。繼母如母。繼母何以如母也？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弗）敢殊也○。慈母如母。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毋子者，妾子之毋母者也，（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母爲長子。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疏衰常資、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基者。問者曰：何冠也？資衰、大功冠其絰，總、小功冠其衰，帶緣各視其冠。父在爲母。何以基也？至尊在，不敢降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爲妻何以基也？妻至親也。出妻之子爲母基，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易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何以也？貴終也。○不杖、麻屨者。祖父母。何以基也？尊也。世父、叔父。何以基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爲昆弟之子何以亦基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辨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於宗。世母叔母何以基也？以名服也。夫之昆弟之子何以亦基也？報之也。大夫之

適子爲妻。何以基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何以基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適孫。何以基也？不降其適也。有適子者，毋適孫＝婦亦如之。〇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何以〕基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也？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也？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選〕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以支子後大宗。適子〔不得〕後大宗。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〇〔爲父〕何以基也？婦＝人＝不＝貳＝斬＝也＝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道之行，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死從子。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基也？婦人雖在外，必歸宗，曰小宗，故服基也。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〇繼父同居者。〔何〕以基也？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無之適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資衰基，異居則資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不爲異居。〇爲夫之君。何以基也？從〔服也。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無祭主也。何以〔基也？爲〕其無祭主也。〇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何以基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妾爲女君。何以基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〇婦爲舅姑。何以基也？從服也。〇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何以基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女子子爲祖父母。何以基也？不敢〔降其祖〕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無主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適人者爲父母基，故不言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服基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爲不降命婦也？夫貴於朝，則妻亦貴於室矣。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何以基也？大夫不敢降其祖、適也。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何以基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〇疎衰常資、牡麻絰，無絞者。寄公爲所禹。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禹服資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丈夫、婦人爲宗＝子＝之〔母、妻〕。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〇爲舊君＝之母、妻。爲舊君者〔孰〕胃也？士焉而已者。何以服資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曾祖父母。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尊者也。大夫爲宗子。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大夫爲舊君。何以服資衰三月也？〔大〕夫去，君驕其宗廟，故服資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胃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何以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女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資衰三月也？不敢降其祖也。〇大功布衰常、牡麻絰，無絞者。子、女子＝之長殤中殤。何以服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絞也？喪成人者其文儒，喪未成人者其文不儒，〔故喪之絰不澇垂，蓋〕弗成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以日易月，日易月之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命之，死則哭之，未命則〔弗哭也〕。〇大功布衰常、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葛，九月者。〇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姑、姊妹、女子＝適人者。何以大功也？出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適婦。何以服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姪＝者何也？〔胃我姑者〕，吾謂之姪。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婦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胃〔母也〕？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毋慎乎？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爲士者。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何以大功也？先君之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大夫之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何以大功也？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何以大功

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不得壓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總衰常、牡麻絰，既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何以也？諸侯之大夫，時妾見乎天子。總者，小功之總也。○小功布衰常、澡麻帶絰，五月者。叔父之下殤。○從父昆弟之長殤。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小功布衰常〕，卽葛，五月者。外祖父母。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從母。三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親之服皆總也。○〔夫〕之姑、姊妹，弟以婦，報。弟以婦者，弟長也。何以服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君母之父母、從母。何以服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君子＝爲庶母慈己者。君子＝者，貴人子也。爲庶母何以服小功也？以慈己加也。○總麻三月者。總者，十五升陶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庶子爲後爲其母。何以總也？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總也？有死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士爲庶母。何以總也？以慈己加也。○總麻三月也。○貴臣、貴妾。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從母昆弟。何以總也？以其貴也〕。○乳母。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從母昆弟。何以總也？以名服也。男＝者何也？胃我咎者吾胃之甥。何以總也？報之也。聟。何以總也？報之也。妻之父母。何以總也？從服也。姑之子。何以總也？從服也。姑、姊妹之子。何以總也？報之也。咎。何以總也？從服也。咎之子。何以總也？君母之昆弟。何以總也？從服也。爲妻之從父昆弟之妻。何以總也？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資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緣緣；爲其妻，緣冠，葛，麻衣緣緣。皆既葬除之。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不敢不服也。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何如則可胃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童子雖當室總，童子不當室，則無總服。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錫衰。錫者何也？麻有錫也。錫者，十五升陶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也。女子＝適人者爲父母，婦爲咎姑，惡枅有首以縰卒哭，子折枅首以枅＝有首者，惡枅有首也。惡枅者，桮枅也。子折枅首者，折吉枅之首也。吉枅者，象枅也。何以言子折枅首而不言婦也？終之也。

丙本《喪服》 ●喪服。斬衰常，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父〕。諸侯爲天子。君。父爲長子。〔爲人後者。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晉笄。縰衰，三年。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疏〕衰常、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父卒則〕爲母。繼〔母如母。慈母如母。母爲長子〕。●疏衰常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妻。出妻之子爲〔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不杖麻〔屨〕者。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大夫之適子爲〕妻。昆弟。爲衆子。昆弟之子。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適孫。〔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繼〕父同居者。爲夫之君。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妾爲女君。婦爲舅姑。夫之昆弟之子。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女子子爲祖父母。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疎衰常齊，牡麻絰，無緦者。寄公爲所禹，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爲舊君。君之母、妻。庶人爲國君。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繼父不同居。曾祖父母。大夫爲宗子。舊君。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大功布衰常，牡麻絰，無緦者。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大功布衰常帶，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從父昆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庶〕孫。適婦。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經丈夫婦人。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

母)、(姑、姊妹。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總衰常,牡麻絰,濊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小功布衰常,蟄麻帶絰,五月者。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絰、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獻)。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小功布衰常、卽葛、五月者。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爲人後爲其姊妹適人者。爲外祖父母。從(母,丈夫婦)人報。夫之(姑、姊)妹,弟似婦,報。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庶婦。君母之父母、從母。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緦麻三月者。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昆弟、絰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報。庶子爲後爲其母。士爲庶母。貴臣、貴妾。乳母。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從母昆弟。甥。聟。妻之父母。姑之子。舅。舅之子。(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報。君母之昆弟。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緣緣;爲其)妻,緣冠,葛、麻衣(緣緣。皆漑葬除)之。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若子。兄弟皆在也國,駕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駕一等。崩友皆在也國,但免,歸則(已。朋友麻)。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庶子爲後,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國人。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國人。改(葬)緦。(童)子唯堂室緦。凡妾爲私兄弟,如國人。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錫衰。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絰。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凡衰,外削幅。常,內(削)幅。幅三絇。若齋,常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二寸。祛,尺二寸。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緌,緌冠七升。以(其冠爲)緌,緌冠八升。緦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凡千四百七十二(字)。

甲本《特牲》 ●特牲饋食之禮。不詛日。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卽位於門外,西面。子姓兄弟如主人服,立於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席於門中,楅西,楅外。筮人取筮於西塾,執,東面受命於主人。宰自主人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詛此某事,適其皇祖其子。尙饗!』筮者許若,諾,卽席,西面坐,卦者在南。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於主人:『占曰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義。宗人告事畢●。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義。命筮曰:『孝孫某,詛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尙饗!』●乃宿尸。主人立於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於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合拜。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尸,占曰吉,宿。』祝許若,致命。尸許若,主人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宿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合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賓曰:『某敢不敬。』主人再拜,賓合拜。主人退,賓拜送。厥明日夕,陳鼎於少外,北面北上,有密。棨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執洗於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邊、刑在東房,南上。几、延,兩敦在西堂●。主人及子姓、兄弟卽位於門東,如初。賓及衆賓卽位於(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於賓西北,南上。主人再拜,賓合拜,三拜(衆賓,衆賓合)再拜。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卽位於堂下,如外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邊,反降,東北面告濯具。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宗人視牲,告統。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密,告絜。●請期,曰『羹念』。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冠興,主人服如初,立於門外東方,南面,視則殺。主婦視俎羞於西堂下。享於門外東方,西面北上。●羹念,賓鼎,陳於門外,如初。尊於戶東,玄酒在西。實豆、邊、刑陳於房中,如初●。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盛兩敦,陳於西堂,藉用萑,几席陳於西堂,如初。尸浣匜水,實於般中,匴巾,在門內之右。●祝延几於室中,東面。●主婦絲枡宵衣,立於房中,南面。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卽位於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主人拜

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佐食北面於中庭。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於戶內●。主婦涖於房中，薦南豆，葵菹、嬴蚔、蚔在北。宗人遣佐食及執事涖，出●。主人降，及賓涖，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密。宗人執榼，先入，當作階，南面。鼎西面措，右人陶扃，委於鼎北。贊者措俎，加枇。乃比。佐食升甒，密之，執於作階西。卒載，加枇於鼎。主人升，入復位。俎入執於豆東魚次，腊直於俎北。主婦執而敦黍稷於俎南，北上，反兩刑刑芼，執於豆南，南陳。祝洗，酌，鄭於刑南，遂命佐食。佐食啓櫝，卻於敦南，出立於戶西，南面。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祝迎尸於門外。主人降，立於作階東。尸入門左，北面涖，宗人授巾。尸至於階，祝延尸。尸升，入，祝主人從。尸即延坐，主人拜綏尸。尸合拜，執鄭，祝鄉，主人拜如初。祝命繅祭。尸左執爵，右取菹，擩醢，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鄭酳（答拜。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於席上。設大羹涪於醢北。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肵俎，俎釋三個。舉肺、脊加於肵俎於腊北。尸三飯，（缺）告飽。祝侑，主人拜。佐食舉乾，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於甒。舉獸乾、魚一，亦如之。尸實舉於菹豆。佐食羞庶羞四豆，於左，南上，有醬。尸有三飯，告飽。祝侑如初。（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肩及獸、魚如初。佐食盛肵俎，俎釋三個。舉肺、脊加於肵俎，反黍稷於其所。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尸左執角，右取肝擩於鹽，振祭，嚌之，加於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佐食摶黍稷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復位，詩）（缺）褻，於左袂，卦於季指，卒角，拜。尸合拜。主人，寫嚌於房，祝以邊受●。延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執菹醢、俎。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於俎，坐祭酒，啐酒，入，北面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鄭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合拜焉。舉鄭洗酌入，尸拜受，舉鄭合拜。尸祭酒，啐酒，鄭之。舉鄭出，復位。●主婦洗爵於房，酌，臨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宗婦執兩邊，戶外坐。主婦受，執於敦南。祝贊邊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反之。羞燔者受，加於甒，出。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酢，如主人義。主婦適房，南面。佐食綴祭。（主婦坐，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義。●獻祝，邊、燔從，如初義（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於房。●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延於戶內（主婦洗，酌，致爵於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執兩豆、邊。俎入執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鄭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祭酒，啐酒。、肝從。左執爵，取肝擩監，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於俎。燔亦如之。延末坐，卒爵，拜。主婦合拜，●受爵，酌，酢，左執爵拜，主人合拜。坐祭，立卒爵，拜。主婦出，反於房。●主人降，洗，酌，致爵於主婦。延於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合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受爵，詐（卒降，賓爵於匪，燔從皆如初。●三獻作止爵。尸卒爵，詐。獻祝及佐食。洗，致於主人、主婦，入，復位。●主人降作階，西面拜賓如初，洗。賓辭。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薦脯醢，執折俎。賓左執爵，祭豆，鄭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祭酒，卒爵，拜。賓合拜。主人合拜，受爵，酌，酢，鄭爵，拜。賓合拜。主人坐祭，卒爵，拜。賓升，拜受，坐祭，立飲。薦俎執於其位，辨。主人備合拜焉，降，賓爵於匪（尊兩壺於作階東，加勺，南柄，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酌於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州賓，賓在左，●主人鄭觶拜，賓合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合拜。主人洗，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鄭觶於薦北。賓坐取觶，環，東面，主人合拜。賓鄭於薦南，揖，複位。●主人洗爵，獻長兄弟於作階上，如賓義。●洗，獻衆兄弟如衆賓義。●洗，獻內兄弟於房中，如衆兄弟義。主人西面合拜，更爵酢，卒降，賓爵於匪，入復位。●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義，不及佐食。洗致主人、主婦如初，無從。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嗣舉鄭，涖，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鄭，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鄭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祭酒，啐酒，鄭之。舉鄭洗酌入，尸拜受，舉鄭合拜。尸備合拜焉。舉鄭洗爵於房，酌，臨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宗婦執兩邊，戶外坐。主婦受，執於敦南。祝贊邊受●（延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執菹醢、俎。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於俎，坐祭酒，啐酒，入，北面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鄭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合拜焉。舉鄭洗酌入，尸拜受，舉鄭合拜。尸祭酒，啐酒，鄭之。舉鄭出，復位。●兄弟弟子洗酌於東方之尊，作階前北面舉觶於長兄弟，如主

人州賓義。宗人告祭升，乃羞。賓坐舉觶，作階前北面州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鄭觶拜，長兄弟合拜。賓立卒觶，酌於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合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於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合拜，揖，復位。衆賓及兄弟交錯以辨，皆如初義。●爲駕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義。長兄弟州賓，如賓州兄弟之義，以辨。卒受者賓觶於匪。●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於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其長，鄭觶拜，長皆合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合拜。舉觶者洗，各酌於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鄭於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合拜。長皆鄭觶於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爵毋等。●利洗散，獻尸，作，及祝，如初義。降，賓散於厞。●主人出，立於戶外，西面。祝東面告利成。●尸休，祝前，主人降。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出於廟門。徹庶羞於西序下。●延對席，佐食分軌、刑。宗人遣舉鄭及長兄弟浣，立於西階上，東面北上。祝命當食，選者、舉鄭許若，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選有以也。』兩選鄭舉於俎，許若，合拜，如是者三。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刑，食舉。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選，選拜受爵，主人合拜。酳下選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如初義。兩選執爵，祭酒，卒爵，拜。主人合拜。兩選皆降，賓爵於匪。上選洗爵，升酌，詐主＝人＝拜受爵。上選卽坐，合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選合拜，受爵，降，賓於匪。●主人立於戶外，西面。祝命徹作俎、邊、豆，執於東序下。祝執其俎出，東面於戶西。宗婦徹祝邊、豆入於房，徹主婦薦、俎。佐食徹尸薦、俎，執於西北隅，几菲用延，入一尊。佐食闔牖戶，降。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卽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佐食徹作俎，堂下俎畢出。特牲餽食，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緎，佳尸、祝、佐食玄端玄常、黃裳、雜裳可也，皆爵緎。●執洗，南以堂深，東直東榮。水在洗東。匪在洗西，南順，實二爵、柶、四觶、一角、一散。壺、於禁，選於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尊，暮用卻，卽位而徹之，加勺。邊、巾■也，熏裏。棗烝，栗擇。刑芼，用枯，若微，皆有滑，夏葵，各亘。棘心枇，刻。●牲殽在廟門外東南，魚腊殽在其南，皆西面。飽殽在西辟。●甄，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於牲鼎，載，心立，舌縣祖。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房，其餘在東堂。●沃尸浣者一人。奉般東面，執鉌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鉌北。宗人東面取巾，振止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嗣舉鄭，佐食執豆、鹽。●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凡祝噫，佐食許若。宗人，獻於旅酬於衆賓。佐食，於旅酬於兄弟。●尊兩壺於房中西廂下，南上。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宗婦贊薦者，執以坐於戶外，授主婦。●尸卒食，而祭飽殽。賓從尸，祖出廟門，乃反位。●尸祖：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離肺一。●賓，胳。一，刲肺三，魚十有五，腊如牲骨。●祝祖：脾脅，脊二骨，脅二骨，脅一，離肺一。主婦肺〔一〕。●作祖：臂，正脊二骨，衝脊，長脅二，短脅，膚一，離肺一。●賓，胳。祖：穀折，脊，脅，膚一，離肺一。●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衆賓，胳。●尸祖：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衝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三，離肺一，刲肺三，魚十有五，腊如牲骨。●祝祖：脾脅，脊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主婦肺〔一〕。●作祖：臂，正脊二骨，衝脊，長脅二，短脅，膚一，離肺一。●賓，胳。祖：穀折，脊，脅，膚一，離肺一。●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衆賓，胳。司、私臣，皆殺升，膚一，離肺一。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兄弟。升受，降飲。東，北面西上，獻次衆兄弟。升受，降飲。●凡三千四百卌字。

甲本《少牢》 少牢餽食之禮。日用丁、己。筮旬有一日。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於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繇上貞，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其肥肥某是，尙饗！』史曰：『若。』西面於門西，繇下貞，左執筮，右兼執貞以擊筮。遂術曰：『假女大筮有常。孝孫某，來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其留肥肥某是，尙饗！』乃舍貞，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於木，示主人，乃退占。吉，則史貞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於主人：『占曰從。』●乃官戒，宗人命濯，宰命爲酒，乃退。若不吉，則及遠日，有筮日如初。〔宿。前宿一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禮。命曰：『孝〔孫〕某，來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其肥〕肥某是，以某之某爲尸。尙饗！』筮、卦占如初。吉，則乃遂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其肥肥〕某是。宿！』尸拜，許，主人有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若不吉，〔則遂改〕筮尸。●既宿尸，反，爲期於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若。』乃退。●明日，主人朝服卽位於廟門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

備，乃退。●雍人溉鼎、朼、相於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溉甑、甗、朼、相於雍爨之北。司官溉豆、籩、勺、爵、柶、觶、實於匪。卒溉，選豆、籩、勺、爵、柶、觶，實於匪。卒溉，選豆、籩與匪於房中，枋於西方。・設洗於作階東南，當東榮。・羹鄭、雍人陳鼎，三鼎在羊灌之西，二鼎在豕灌之西。司馬升羊右辨，脾不升，肩、臂、臑、肫、胳，正脊一、脡脊一、衡脊一、短脅一、正脊一、伐脅一，皆二骨以竝，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司士升豕右辨，脾不升，肩、臂、臑、肫、胳，正脊一、脡脊一、衡脊一、短脅一、正脊一、伐脅一，皆二骨以竝，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雍人論膚九，實於一鼎。●司士有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肫而鼎，腊用麋。卒香，皆設扃鼏，乃舉，陳鼎於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司宮尊兩壺於房戶之間，同桑，皆有幕，壺有玄酒。●司宮設罍水於洗東，有科。執匪於洗西，南肆。●改選豆、籩於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實。小祝設般、鉣與匜、巾於西階東。●主人朝服即位於作階東，西面。司宮延於阼，祝設几於延上，右之。●主人出迎鼎，除鼏。士浣，舉鼎，主人先入。●司宮取二勺於匪，洗之，兼以升，乃刮二尊之蓋幕，鄭於桑上，加二勺於二尊，覆之，南柄。鼎徐入，雍正執一朼以從，雍府執四朼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陳鼎於東方，當序，南於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朼皆加於鼎，東柄。俎皆執於鼎西，西肆。甒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宗人遣賓就主人，皆浣於洗，長出。佐食上私升牢心、舌，載於甒俎。心皆安下刌上，午割勿沒。載於甒，末在上。舌皆刌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於甒，衡之。皆初爲之於爨。佐食遷甒俎於作階西，西搘，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右辨，脾不升，肩、臂、臑、肫、胳；正脊一、脡脊一、衡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伐脅一，皆二骨以竝；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梱；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刌。臂、臑、肫、胳，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膮其在於俎，皆進下。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搘載，右首，進腴。腊一肫而俎，亦進下，肩在上。膚九而俎，亦衡載，革順。卒香，●祝浣於洗，升自西階。主人浣，升自作●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主婦被錫，衣移袂，薦自東房，韭菹、湛醢，坐鄭於延前。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移袂，執葵菹、醢以受主婦。主婦不興，遂受，坏設於東，韭菹在北。主婦興，入於房。佐食上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徐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惡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直膚當俎北端。●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於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黍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於魚俎南；有興受贊者敦黍，坐設於稷南；有興受贊者稷，坐設於黍南。敦皆南首，主婦入於房。●祝酌，鄭，遂命佐食剛會。佐食剛會□，二以重，設於敦南。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薄淳，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其肥肥某是，尚饗！』主人有再拜稽首。●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主人降立於作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宗人奉般，東面於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於般東。一宗人奉匜巾，南面於般北。乃（沃尸，盥於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缺）尸合拜，遂坐。祝反一南面。尸取韭菹，辨擩於三豆，祭於豆間。上佐食取黍稷於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刌肺於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於豆祭。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佐食墮

興，遂啐酒。祝與二佐食皆出，浣於洗，入，二佐食各取黍於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於戶西，以假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牛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鄭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壞之，實於左袂，卦於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以興，坐鄭爵，拜。尸合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邊受嚌黍。主人嘗之，納諸內。●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再於席上，坐受。主人西面合拜。薦兩豆菹、醢。佐食設俎，牢，衡脊、短脅、腸一、胃一、膚三、魚一，衡之，腊兩脾屬於尻。祝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祝祭俎，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受擩於鹽，振祭，嚌之，不興，加於俎，卒爵，興。●主人酌獻佐食。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合拜。佐食祭酒，卒爵，坐授爵，興。俎設於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有司贊者取爵於匪以升，以授婦贊者於房戶。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於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尸拜受。主婦入於房。尸拜送爵。主婦洗，爵，獻祝。祝拜，坐受。主婦合拜於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主婦受，酌，獻上佐食於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合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於房。●賓長洗爵獻於尸，尸拜受爵，賓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合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鄭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鄭爵，拜，尸合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合拜。祝祭酒，啐酒，鄭爵於其延前。●主人出，立於阼階上，西面。祝出，立於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祝入。尸休。●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廟門。●祝反，復位於室中。主人亦入於室，復位。祝命佐食徹甒俎，降執於堂下作階南。●司宮設對席。乃四饌。上佐食浣，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司士進一敦黍於上佐食，有進一敦黍於下佐食，皆右之於席上。資黍於羊俎兩端，兩下是飯。司士乃辨舉，饌者皆祭黍、祭舉。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鄭舉於相，皆合拜，皆反，取舉。司士進下刑於上饌，有進一刑於次饌，有進二豆汁於兩下。乃皆食，食舉。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饌。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於戶內，以授以饌，若是以辨。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饌者。養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壹拜。養者三人興，出。上養止。主人受上佐爵，酌以酢於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佐答拜，坐祭酒，啐酒。上養親暇，（缺）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葆建家室。」主人興，坐鄭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饌合拜，上饌興，出。主人送，乃退。●凡二千九百五十四字。

甲本《有司》 有司徹。搔堂。司宮埽酒，乃深尸俎。卒深，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於門外，如初。乃義或於賓，以異姓宗人戒或。（或出，俟）於廟門之外。司宮延於戶西，南面。以延於西序，東面。尸與或北面於廟門之外，西上。主人出迎尸，宗（人）擯。主人拜，尸荅拜。主人又拜或，或荅拜。主人揖，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或從，（亦）左。揖，乃攘。主人先升自阼階，尸、或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荅拜。主人又拜或，或荅拜。乃舉。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以入，陳鼎如初。雍正執一匕以從，司士合執二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於鼎，東枋。二俎設於羊鼎西，西宿。二俎皆設於二鼎西，亦西宿。雍人合執二俎，陳於羊俎西，並，皆西宿。覆二疏匕於其上，皆宿俎，西枋。主人降，受宰几。尸、或降。主人弊，尸對。宰授几，主人受，二手衡執几，揖尸。主人升，尸、或升，復位。主人西面，左手執凡，宿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衡執几，進授尸於延前。尸進，二手受手開。主人退。尸儇几，宿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壇於延上，左之，南宿，不坐。主人楹東，北面拜。尸復位，與或皆北面荅拜。主人降，洗，尸、或降。尸弊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或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鄭爵，荅拜。降洗，尸、或降，主人弊，尸對。卒洗，主人揖，升，尸、或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壇於延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呂、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怀設於南，昌在東方。興，取邊於房，糧、賁坐設於豆西，當外列，糧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於初邊之南，白西方。興，退。●乃升。司馬匕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臑、肫、胳、

膞、正脾一、脡脾一、衡脾一、短脇一、正脇一、伐脇一、腸一、胃一、祭肺一，羊肉汁，膞折、正脾一、正脇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於南俎。司士匕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臑、肫、胳、膞，正脾一、脡脾一、衡脾一、短脇一、正脇一、代脇一、膚五、嚌肺一、載於一俎。●或俎，羊在肩、左肫、正脾一、脇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於一俎。或豕俎左肩折，正脾一、脇一、脇一、膚三、切肺一，載於一俎。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於一俎。羊肉汁，辟、脾一、脇一、脇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於一俎。●主婦俎，羊左膞、脾一、脇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載於一俎。司士匕豕升、辟、脾一、脇一、膚三、嚌肺一，載於一俎。●主兼祭於豆祭。●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於鼎西，左手執俎左廉，宿，却右手執匕枋，宿於俎上，以東面受於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桃匕枋扱汁，注於疏匕，荅是三。尸興，左執爵，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宿匕俎以升，如是以授尸。尸却手受匕枋，坐祭，嚌之，興，復手以授賓。賓亦復手以受，宿匕於俎上，以降。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墫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於東楹東荅拜。●司馬羞羊肉汁，宿執俎。尸坐墫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於俎。司馬宿墫俎於羊俎南，乃載於羊俎，卒載，宿執俎以降。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豕燔，宿執俎，宿一燔於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擩於鹽，坐，振祭，嚌之，興，加於羊俎。賓宿執俎以降。尸降延，北面於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墫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於東楹東荅拜。尸升延，立於延末。」主人酌，獻或。或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主婦薦韭菹酏，坐墫於延前，酏在南方。婦贊者執二邊豆、賁，主婦不興，受之，墫豆於酏南，賁在豆東。主婦入於房，或升延自北方，司馬衡執羊俎以升，設於豆東。或坐，左執爵，右取菹擩於酏，祭於豆間，又取豆、賁同祭於豆祭，興，左執爵，取肺，坐祭之，祭酒，如尸禮。或降延自北方，北面於西楹西，坐卒爵，拜。主婦入於房。主人立於洗東北面，或東面於西階西南。尸易爵於執爵以興，坐墫爵，拜。主人揖尸、或。主人升。尸升自西階，或從。主人北面立於東面。主人降自作階，辭洗。尸墫爵於匪，興，對。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於西楹西，坐墫爵，荅拜。降涪，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涪，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司宮設席於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荅拜。主婦薦韭、菹、酏，坐墫於延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墫、賁，主婦入於房。長賓設羊俎於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邊，如或之祭。興，左執爵，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汁，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汁，宿執俎。主人坐墫爵於左，興，受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於汁俎。司馬宿墫汁俎於俎西，乃載之，卒載，宿執虛俎以降。主人坐取爵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主人降延自北面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墫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荅拜。主人坐墫爵於東序南。或升。尸、或皆北面於西楹西。主人北面於東楹(東)，再拜崇酒。尸、或皆荅再拜。主人及尸、或皆就延。司宮取爵於匪，以授婦贊者於(房東，以授主婦。主婦洗於)房中，出，賓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於延上，受。主婦西面於主人席北拜送爵。入於房，取一羊刑，坐鄭於韭菹西。婦贊者執豕刑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於羊刑之西，興，入於房，取臬與段脩，執以出，坐設之，臬在賁西，脩在白西；興，立於主人席北，西面。尸坐，左執爵，祭臬、脩，同祭於豆祭，以羊刑之柀扱羊刑，遂以扱豕(刑，祭於豆祭，祭)酒。次賓羞豕汁，如羊汁之禮，坐啐酒，左執爵，嘗上刑，執爵以興，坐墫爵，拜。主婦荅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燔，坐墫爵，興，受，如羊肉汁之禮，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禮，坐卒爵，拜。主婦荅拜。受酌爵，主婦，主人北荅拜。主婦羞臬，脩，坐墫臬於禮南，脩在賁南。或坐，左執爵，取臬、脩，兼祭於豆祭。司士宿豕升以升。或興，取肺，坐祭之。司士宿墫豕升於羊俎之東，載於羊俎，卒載，乃宿執俎以降。或興。次賓羞豕燔，或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荅拜。受爵，酌以致主人。主人延上拜受爵，主婦北面於阼階上荅拜。主婦設二刑與臬、脩，如尸禮。主人其祭臬脩、祭刑、祭酒、受豕匕汁、啐酒，皆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荅拜，受爵。尸降延，受主婦爵以降。主人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荅拜，受爵。尸降延，受主婦爵以降。主人降，或降。主婦入於房。主人立於洗東北面，或東面於西階西南。尸易爵於匪，洗，洗爵。主人揖尸、或。主人升。尸升自西階，或從。主人北面立於東楹東，或西楹西、北面立。尸酌。主婦出於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於西楹西，坐墫爵，荅拜。主婦入於房。●司宮設席於房中，南面於席西。婦贊者薦韭、菹、酏，

坐設於延前，葅在西方。婦人贊者執禮、賁以授婦贊者，不興，受，設禮於葅西，賁在禮南。主婦升延。司馬設羊俎於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葅擩於醢，祭於豆間；以取禮、賁，兼祭於豆祭。主婦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祭酒，啐酒。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於房，西面於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荅拜。主婦入於房。尸、主人及或皆就延。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墳爵於左。賓降。●主人洗觶。尸、或降。主人墳觶於尸，或不升。主人實觶，州尸，東楹東，北面坐墳爵，拜。尸西楹西，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墳觶於匪，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觶，尸拜受爵。主人反位，荅拜。尸北面坐墳爵於左。尸、或、主人皆升延，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或、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尸、或、主人、主婦，皆左之。●主人降，南面拜衆賓於門東，三。衆賓門東，北面，皆荅壹拜。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墳爵於匪，對。卒洗，升，酌，獻賓於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於豆北，羊胳、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賓坐，左執爵，取脯擩於醢，祭之，左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或拜受，主人拜送。主人主人荅拜，受爵。賓坐委於西階西南。宰（夫執薦以從，設於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於薦東。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荅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辯）受爵。其薦脯、醢與俎，卒爵，拜。坐祭，遂飲，卒爵，不拜既爵。如是以辯。辯終受爵。其薦脯、醢與俎，卒爵，拜。坐祭，遂飲，卒爵，不拜既爵。如是以辯，亦有薦脅。主人就延。尸作三獻之爵。司士羞湆升，設（於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脅體，儀也。乃升長賓。主人立飲，不拜既爵。如（是以辯。宰夫贊主人酌，）（缺）坐墳爵，拜。賓荅拜。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荅拜。酌，酢於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缺）坐墳爵，拜。賓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鄭爵，拜，執爵以興，長合拜。洗，升，酌，降，長拜受於其位，舉爵者東面合拜。爵止。●賓長獻於尸，如初，無汁，爵不止。●賓一人舉爵於尸，如初，亦遂之於下。賓及兄弟交錯其州，皆遂及私人，爵無算。●尸出，或從。主人送於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或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升。主人受，酌，降州長賓於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墳爵，拜，賓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荅拜。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墳爵於匪，興，對。司士歸尸、或之俎。主人退，有司徹。●若不賓尸，則祝、侑亦如之。尸食，乃盛俎，臑、肫、脡脊、橫脊、短脅、伐脅，皆牢；魚七；腊辨，無脾。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齊之。佐食受，加於脈。佐食取一俎於堂下以入，鄭於羊俎東。乃摝於魚、腊俎，俎舍三個，其餘皆取之，實於一俎以出。祝、主人之魚腊取於是。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佐食受牢舉，如儐。主人洗，酌，酳尸，賓羞肝，皆如儐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受，主人南面於其右荅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如是以辨，亦有薦升。●

荅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儐。其綏祭，其嚌，亦如儐。其獻(之)(缺)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脅皆如賓。●主婦其洗獻於尸，亦如賓。主婦反邊於房中，執棗、糗，坐執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執之，栗在棗東。主婦興，反位。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於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俎，監在右。兼取燔擩於監，振祭，齊之。祝授，加於肵。卒爵，主婦拜，祝授尸爵，合拜。祝易爵洗，酌，受尸。●主婦主人北面拜受爵，尸反位，有拜。上佐食繅祭，如賓，卒爵拜，尸合拜。●主婦獻祝，其酌如賓。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荅拜。宰夫薦棗、糗，坐設棗於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祭於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主人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儐。主婦受爵，以入於房。)(缺)賓長洗爵，獻尸。尸拜受，賓戶西北面合拜。爵止。●主婦洗於房，酌，致主人(之)主人執席。主婦薦韭、菹、醢，坐執於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執棗於菹北，糗在棗西。佐食執俎，臂、臑、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主人執爵，右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遂祭邊，鄭爵，興，取牢肺，坐絕祭，齋之，興，加於俎，坐挩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主婦合拜，受爵，酌以作，戶內北面拜。主人合拜。卒爵，拜。主人以爵入於房。●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合拜。祝酌，受尸。賓拜受，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合拜。●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主人(之)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合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合拜，受爵。酌，致於主婦(之)主婦北堂。司宮執席，東面。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合拜。婦贊者薦韭、菹、醢，在南方。婦贊者不興，受，執棗於菹南，糗在棗東。佐食執俎於豆東，羊擩，豕折，羊脊、脅，肺一、膚、魚一、腊膞。主婦升延，坐，左執爵，右取菹擩於醢，祭之，祭邊，鄭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於俎，坐挩手，祭酒，執興，延北東面立卒爵，拜。賓荅拜。賓受爵，易爵，於匪，洗，酌，作於主人，戶西北拜，主人荅拜。卒爵，拜，主人荅拜。賓以爵降，主人降，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擯右北面至再拜，賓合再拜。主人降洗南，西北面。賓少進，辭洗。主人坐)鄭祭之，興，加於俎，坐挩手，祭酒，執興，延北東面立卒爵，拜。賓荅拜。賓受爵，於匪，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鄭祭，合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柶。執幕者舉幕，主人酌膳，)執幕者反幕。主人延前獻賓【西階上拜，延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絕祭，齋之，興，加於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

人荅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荅拜。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坐（鄭柧），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賓）【坐取觚，奠於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於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幂如初，以酢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缺）【不告旨。遂卒爵，興，】坐鄭爵，拜，執【爵興。賓荅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於篚。賓降，立於西階西。射人升賓，賓升，立於序內，東面。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於公。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荅拜，升，受爵以降，】（缺）【奠於膳篚。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阼於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合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荅拜，主人奠爵於篚。主人盥洗，升，媵觚於賓，】【酌散，西】（階上）坐鄭爵，拜賓。降（延，北面合）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合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於】延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鄭於幕東。主人降復位。賓降延西，東南面立。●小臣自作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者作【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合再拜。媵爵者立於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觚，升自西階，序，汎散，交於楹北。（降，作階下）皆鄭觚，再拜【稽首，執】觶興，公合再拜。【騰】爵者皆坐祭，遂卒觚，興，坐鄭觚，再拜稽首，執（觚）興。公合再拜。勝爵者執觚持於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於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媵】爵者洗象觚，升賓之，序進，坐鄭於薦南，北上，降，作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觚。公合再拜。●公坐，取夫＝所勝觚，（興以）州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鄭觚，合再拜，執觚興，立卒觚。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鄭觚，合再拜，執觚興。賓進受虛觚，降鄭於匪，易觚洗。公有命，則弗更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再拜稽首。公合再拜。賓以旅州於西階上。▲射人作夫＝長升受旅。賓夫＝之右坐鄭觚，拜，（執觚）興，夫＝合拜。賓坐祭，立卒觚，不拜。如膳觚也，則降更觚洗，升實散。夫＝拜受，賓拜送。夫＝辨受州，如受賓州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觚降，鄭於匪。●主人洗，升，實散，獻卿於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卿升，拜】（受柧，主人拜送柧。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鄭爵，拜，（執爵興。主人合拜，受）（爵。卿降復位。辨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射人乃升卿，皆升就席。●如右諸公，則先卿就之，如就卿之禮。席於作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小臣有請騰爵（者，二夫＝騰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勝爵者鄭觚於匪，一人寺於洗南。長致＝者作【階下再拜稽】首，公合再拜。洗象觚，升實【之，坐奠於薦南，降，與立於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荅再拜。公又行】（一爵，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爵，若賓若長，唯公所）州。以旅於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於篚。主人】洗，升，就夫（＝）於西階上。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於洗北，西面，脯醢，無脊。辨就夫＝，送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小臣入工，四人，二瑟。小臣佐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就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於匪。●公有舉鄭觚。唯所賜。以虛於西階上，如初。卒。●主人立於縣中，奏《南觚》、《白黍》、《黍》。●主人洗，升，獻生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弗祭。乃閒歌《魚麗》，生《由庚》；歌《南有嘉魚》，生《崇立》；歌《南山有臺》，生《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於公，乃降復位。●射人自作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洗角觚，南西坐鄭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鄭觚，升酌散，降，南面坐鄭觚，右興，北面少立，坐取觚，興，坐不【祭，卒】觚，鄭【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觚，洗，南面反鄭於其所。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公許。告於賓＝北面取俎以出

膳宰徹公俎，降自作階以東。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主人洗，升，獻士於西階上。士長升，再拜受柶，主人拜送。士坐祭，立飲，不拜洗。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幕二人，於旅南，東上。辨獻士＝洗獻者，立於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盧食之尊而獻之。盧食不拜，受，爵以下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生入三成。遂合鄉樂。如舞，則《酌》。唯公與賓有俎。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凡公所辨，皆栗階。不過二等。凡公所州，既拜，請旅侍臣。●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公坐取賓所揚柶，興。雍有內羞。●君與射，則爲下射，俎朱襦，樂作而後就物。小臣以巾授矢，稍屬。不以樂志。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上退於物一等，既發，則對君而迎。如飲君，燕，則俠爵。在大夫射，則肉俎。如與西方之賓燕，揚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賓執爵。』相者對曰：『吾子毋自辱焉。』有房中之樂。

●記三百三文。

甲本《泰射》 泰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笮五十。執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泰侯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竿，竿不及地武。不【系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樂人宿【縣】於作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作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容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錍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簜在建鼓之間。桃倚於容磬西或。●厥明，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廡在南，有豐。幕錫若絺，綴諸箷在北。尊士旅食於西塽之南，北面，兩員壺。有尊於泰侯之乏東北，兩獻酒。執洗於作階東南，雷水在東，匜在洗西，南陳。執膳匜在其北，西面。●有執洗於護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匜在東，南陳。●小臣執公席於作階上，西鄉。●司宮執賓席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於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

階西，北面，東上。官饌。奠定。射人告具於公。公升卽位於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缺】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史在竿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阼、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公降，立於作階之東南，南鄉。小臣阼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皆少進。●泰射正擯。賓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有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擯者反命。賓出，立於門外，北面。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作階下北面，請執幕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幕。執幕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於諸公卿者。●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卽席。奏《世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合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於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坐奠觚於篚，興對。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浣。賓揖升。主人升，坐取柶。執幕者舉幕，主人酌膳，執事者蓋幕。酌有加勺有反之。延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於延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左執柶，右祭脯盭，鄭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於柶，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鄭爵，拜，告指，執爵興。主人合拜。樂人酌膳，執事者蓋幕。酌有加勺有反之。延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於延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左執柶，右祭脯盭，鄭爵於薦右，興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於柶，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鄭爵，拜，告指，執爵興。主人合拜。樂吃。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鄭爵，拜，執爵興。主人合拜。●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鄭析，少進，辭降。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對。賓坐取柶，鄭於匪下，浣洗。主人辭洗。賓坐鄭柶於匪，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洗，主人降。賓辭降，卒浣，揖升。酌膳，執幕如初，以作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述卒爵，興，坐鄭爵，拜，執爵興。賓合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鄭於匪。賓降，【立於西階西，東面。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於西序，東面。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於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缺)脯盭，由左房。諸子執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諸子贊肺。不拜酒，立卒爵，坐鄭爵，拜，執爵興。主人合拜。樂吃。升受爵，降鄭於膳匪。●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於作階下，北面鄭爵，再拜稽首。公合拜。主人坐祭，述卒爵，興，坐鄭爵，再拜稽首。公合拜。●主人浣洗，升膺柶於賓，酌散，西階上坐鄭爵，拜。賓西階上北面合拜。主人坐祭，述飲。賓辭。卒爵興，坐鄭爵，拜，執爵興。賓合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洗，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面拜，受爵於延前，反位。主人降，復位。賓降延西，東南面立。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述鄭於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延西，東南面立。●小臣自作階下請騰爵者，公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騰爵。騰爵者作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合拜。騰爵者立於洗南，西面北上，遂進，浣洗角觚，升自西階，徐進，酌散，交於楹北，降，作階下，皆鄭觚，再拜稽首，執觚。公合拜。騰爵者皆坐祭，述卒觚，興，坐鄭觚，再拜稽首，執觚興。公合拜。●小臣請致者。如命皆致，則徐鄭觚於匪，作階下皆再拜稽首。公合拜。騰爵者洗璪觚，升實之，徐進，坐鄭於薦南，北上，降，作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觚。公合拜。騰爵者皆退反位。公坐取大夫所騰觚，興以州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坐鄭觚，合拜，執觚興。立卒觚，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鄭觚，合拜。騰爵者皆坐祭，述卒觚，興，坐鄭觚，再拜稽首，執觚興。公合拜。●賓升席，坐祭酒，述鄭於薦東

旅於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觴降，鄭於匪。●主人洗，升，獻大夫於西階上。大夫升，拜受柧。主人拜送柧。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於洗北，西面。脯醢，無升。●辨獻大夫，述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乃撫工於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於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主人洗爵，升賓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祭，述卒爵。辨有脯醢，弗祭。主人受爵，降鄭於匪，復位。●大陪及少陪、上工皆降，立於鼓北，羣工伕於後。乃管《新管》三終。卒管。大陪及少陪、上工皆東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擯者自作階下請立司正。公許，擯者述爲司正。適洗，洗角觴。南面坐鄭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於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若，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鄭觴，興右還，北面少坐，取觚興坐不祭，卒觴鄭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舉觴洗，南面反鄭於其所北面立。司射適次但決述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鍭於拇，右鉅指句弦。自作階前曰：『爲正請射。』述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於大夫。』述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搢、笏，皆止於西堂下。衆弓矢弗挾。總弓矢、楅，皆適次而寺。工人、士與搢人升自北階，兩楹之間，疎數容弓，若丹若黑，度尺而午，射正泣之。【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大史俟於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缺）者爲偶，不異侯。』大史許若。●述比三偶。偶妃於次比，西西北上。●司射命上射，曰：『其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述命三偶取弓矢於次。●司射入於次，箭三挾一個，出於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射竿，有射參，泰侯再發。卒射，北面揖。降，如升之義。述適堂西，改取一個挾之。述取符箭之，以妃於所執中之南，東面。●司馬陪命負侯者：『執青以負侯。』負侯者皆適侯，執青負侯而妃。●司射適次，作上偶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缺）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妃。司馬正適次，但、決、述，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弓物間，左執付，右執箭，南陽弓，命去侯。負侯皆許若，以宮趨，直西，及乏南，有若以商，適乏，聲止。授護者，退立於西方。護者興，共而妃。司馬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述適次，舍弓，挽決、拾、襲，反位。●司射進，與司馬交於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獨護。』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護者坐而護。舉菁以宮，偃（菁以）商。護而未舍護。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擇弓，挽決、拾、襲，反位。三偶卒射，亦如之。司射去符，倚於階西，適作階下，北面告於公，曰：『三偶卒射。』反，誓符，復位。●司馬正但、決、述，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於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於物間，西面南，揖弓，命取矢。負侯許若，如去侯，皆執其菁以負其侯而妃。●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執楅。小臣阼執楅。司馬正東面以弓馬縪。既執楅，司馬正適次，舍弓，挽決、拾、襲，反位。●司馬正但、決、述，執弓，右挾之，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於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司射適西階西，倚符，升自西階，東面請射於公。述適西階上，命賓御於公，諸公、卿則以偶告於上，大夫則降，復位而後告。●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於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誓符，反位。大夫從降，適次，立於三偶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於大夫之西北偶。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述比衆偶，立於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右士與大夫爲偶，則以大夫之偶爲上。命大夫之偶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命衆偶，如命三偶之辭。●諸公、卿皆未降。述命三偶各與其偶枱取矢，皆但、決、述，執弓，右挾之。一偶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衡弓，郤手自弓下取一個，兼諸符，興，順羽，且左還，每周，反面揖。下射進，坐橫弓，復手自弓上取一個，兼

諸符，興，順羽，且左還，每周，反面揖。既桍取矢，宮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適楅南，皆左環，北面，簪三挾一個。揖，以偶左還，上射於左。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澤弓矢於次，挩決、拾、襲，反位。二偶桍取矢，亦如之。後者取誌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右司於次中。皆襲，反位。●司射作射如初。一偶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若如初。司馬降，澤弓，反位。●司射猶挾一個，去符，與司馬交於階前，適作階下，北面請澤獲於公。公許。反，晉符，述命澤獲者執中，以弓爲縪，北面。大史澤獲。小臣陳執中，先坐執之，東面，退。大史實入筭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興，共而妃。●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剛，陽觸，淳復，公則澤獲，衆則不與。唯公所中，三侯皆護。』澤獲者命小史，小史命護者。●司射述退，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關不舍。』上司揖。司射退，反位。●澤獲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實入筭，興，執而妃。三偶卒射。●八筭，興，執而妃。乃射。若中，則澤獲敏一個澤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有取中之八筭，改實入筭，興，執而妃。司馬復位。徐僕人驅侯道。●司射去符，作賓降，取弓矢於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偶以南。●公將射，則司馬命負侯，皆執其薦以負其侯而妃。司馬復位。徐僕人驅侯道。●司射去符，作階下，告射於公，公許。適西階東，告於賓。述晉符，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一小射正受弓、【拂弓，皆以俟於東堂。公將射，則賓降，取弓矢於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偶以南。●公將射，則司馬命負侯，皆執其薦以負其侯而妃。司馬復位。徐僕人驅侯道。●司射去符，作階下，告射於公，公許。適西階東，告於賓。述晉符，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一小射正受弓、【拂弓，皆以俟於東堂。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個，升自西階，先待於物北，一笥，東面立。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繹弓，反位。公就【(缺)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泰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小射正坐鄭笥於物南，述拂以巾，取決，興，贊執決，朱極三。小臣正贊但，公朱繻，卒但。小臣正退妃於東堂，小射正有坐取拾，興。贊執拾，以笥退鄭於坫上，復位。●太射正執弓，以袂搢左右畏，上再下壹，左執付，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柔之。小臣陳以巾內拂矢而授矢公，稍屬。●太射正立於公後，以矢行告於公。下曰留，上曰陽，左右曰方。公既發，太射正受弓而妃，柙發以將乘矢。公卒【射，小臣】陳以巾退，反位。太射正受弓。小【射】正以笥受決、拾，退鄭於坫上，復位。●太射正退，反司政之位。小臣正贊襲。公還而后賓降，澤弓於堂西，反位於階西，東面。公卽席，●司政以命升賓。賓升復延，而後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取弓矢於次中，但、決、述，執弓，晉三挾一個，出，西面揖，揖如三偶，升射。卒射，降如三偶。適次，澤弓，挩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澤獲皆如初。●卒射，澤獲者述以所執餘獲適作階下，北面告於公，曰：『左右卒射。』反位，坐委余獲於中西，興，共而妃。●司馬但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若，以菁負侯如初。司馬降，澤弓如初。小臣委矢於楅，如初。●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賓之矢，則以授矢人於西堂下。●司馬澤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階西，澤弓，去符，襲，進由中東，立於中南，北面視筭。●澤獲者東面於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爲純。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摝而委之。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筭爲奇，奇則有摝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兼斂筭，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澤獲者述盡取賢獲執之，由作階下北面告於公。若右勝，則曰：『右賢滅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筭，實八筭於中，委其餘於中西，興，共而妃。●司射命執豐。司宮土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執於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鄭於豐上，降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個，搢扑，東面於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郤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缺)位。三偶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於西階上。●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偶出，揖如升射。及階，揖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鄭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適次，澤弓，襲，反位。●僕人陳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鄭於豐上，退妃於序端。升飲者如初，三偶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偶不升，●僕人陳降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於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合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合拜。賓降，洗豫柧，升酌善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合再拜。公卒觶，賓進受，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辨。乃徹豐與觶。●【司宮尊侯於服不之乏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執洗於尊西北，匪在南，東絲，實一散於匪。●司馬正洗散，述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一步，北面拜受爵。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諸子執折俎。衆皆繼射，澤獲皆如初。●卒

從之。護者左執爵，右祭薦柤，二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個，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執薦柤，立卒爵。●司馬陟受虛爵，洗，獻賢僕人與巾車、護者，皆如泰侯之禮。卒，司馬陟受虛爵，鄭於匪。護者皆執其薦，諸子執柤從，執於乏少南。服不復負侯而立。●司射適階西，去符，適堂西，澤弓，挩決、拾，襲，適洗，洗柧，升實之，降，獻澤獲者於其位，少南。薦脯醢，折柤，皆有祭。澤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澤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祭，述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鄭於匪。●司射適西堂，但、決、述，取弓，挾一個，適西階，箭符以反位。●司射倚於階西，適作階下，北面請射於公，如初。反箭符，適次，命三偶皆但、決、述，執弓，徐出取矢。司射先反位。三偶柙取泰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三偶既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偶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南，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缺)矢束，退反位。偶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每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偶。北面箭三挾一个，揖退。大夫與其偶皆適次，擇弓，挩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柙取矢，皆如三偶，述入於次，擇弓矢，挩決、拾、襲，反位。●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偶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若。司馬降，澤弓反位。●司馬與司射交於階前，倚符於階西，適作階下，北面請以樂於公，公許。司射反，箭符，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對曰：『若。』司射述適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不鼓不舍。』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陟，曰：『奏《貍首》，閒若一。』大陟不興，許若。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三偶卒射。賓待於物如初。●公樂作而後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也如初義。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澤獲如初。卒射，降反位。澤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若。司馬降，澤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澤弓、視數，如初。澤獲者以賢獲興鈞告，如初。復位。●司射命執豐執豐、賓觴，如初。●述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觴，如初。●司射猶但、決、述，左執弓，右執一個，兼諸弦，面鉄，適次，命柙取矢，如初。大夫、衆射者皆但、決、述，以柙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偶及諸公、卿、大夫弗挾，兼諸弦，面鉄，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卿、大夫升就席

亦如之。●公有命徹幕，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辭，公合拜。大夫皆辟，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筭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閔人爲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以賜鍾人於門內溜，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鼜》●凡六千八百五十八字。

《日忌》、《雜占》木簡

《日忌》木簡甲

河平□年四月三日諸文學弟子出穀五千餘斛。六。

□□□不乏蹇人。買席辟壬庚。河魁以祠家邦必揚。

《日忌》木簡乙

甲毋治宅不居必荒。乙毋內財不保必亡。丙毋直衣□……。

《日忌》木簡乙

丁毋威□□多作傷。戊毋度海後必死亡。己毋射侯還受其央。

《日忌》木簡乙

庚……。辛……。壬毋□□必得……。

《日忌》木簡丙

午毋蓋屋必見火光。未毋飲藥必得之毒。申毋財衣不煩必亡。

《日忌》木簡丙

酉毋召客不開若傷。戌毋內畜不死必亡。亥毋內婦不宜姑公。

《雜占》木簡

□有生財有吏事。有惡言者有客思之有諦泣。令人遠行。

《雜占》木簡

……有熹事。君思之。君子思之。有熹事。令人得財。

《雜占》木簡

……有。取有。之者有風雨。

《雜占》木簡

……見婦人。

引用書目

説　明

一、引用書目包括了本分典所使用的主要書籍。尚有部分使用較少之書籍未列入。

二、本書目基本上採用傳統四部分類法，按經、史、子、集分類編排。同類書目大體上按編、著者之時代先後，並參考《四庫全書總目》等工具書進行排列。各類之間不標目，以空行加以區分。

三、各書著錄通行善本、新整理本或較具影響之版本。根據本分典使用情況，有些書所列不止一種版本。實際使用的版本，不少超過本書目所列，爲避免繁冗，本書目不一一開列。

四、各書著錄順序依次爲書名、著者（編纂者、注者、評點者等。著者、編注評點者一般祇錄姓名，個別書之注釋、評點等特別重要的，則著錄某人撰、某人注或評點等）、刊印時代或所在叢書名。新整理（點校、注釋）之書著錄順序依次爲書名、著者（編者等）、出版社、出版時間或所在叢書名。各書均不著錄卷數。

老子全譯　任繼愈　巴蜀書社一九九二年版　中國古代哲學名著全譯叢書（一）

老子注譯及評介　陳鼓應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　舊題河上公著　漢　四部叢刊本、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版王卡點校本

九九八年版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卷、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　王弼集校釋本

老子道德經注　王弼　三國魏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　王弼集校釋本

（樓宇烈校釋）、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卷

道德經義疏　成玄英　唐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卷

道德眞經新注　李約　唐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卷

御注道德眞經　唐玄宗李隆基　唐　道藏本

道德眞經疏　唐玄宗李隆基　唐　道藏本

道德眞經傳　陸希聲　唐　道藏本

道德眞經口義　林希逸　宋　道藏本

道德眞經玄德纂疏　強思齊　唐　道藏本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注　范應元　宋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卷

道德眞經藏室纂微篇　陳景元　宋　道藏本

老子解　葉夢得　宋　叢書集成續編本

道德眞經論　司馬光　宋　道藏本

道德眞經集義大旨　劉惟永　元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卷

道德眞經注　吳澄　元　道藏本

道德眞經集義　危大有　明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四部要籍注疏叢

刊老子卷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卷

老子集解　薛蕙　明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卷

老子億　王道　明　明萬曆三七年刊王文定公遺書本

老子解　李贄　明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　李贄文集（張建業主編）本

老子翼　焦竑　明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卷

老子衍　王夫之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版　王孝魚點校本

老子衍全譯　李申譯注　巴蜀書社一九九二年版　中國古代哲學名著全譯叢書（二）

道德經注　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　清　四庫全書本

老子說略　張爾岐　清　四庫全書本

道德經注　徐大椿　清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卷

老子章義　姚鼐　清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卷

老子雜志　王念孫　清　讀書雜志餘編本

非老　吳鼒　清　叢書集成續編本

老子本義　魏源　清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卷

南華眞經注疏　郭象、成玄英　晉、唐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曹礎基、黃蘭發點校本

南華眞經新傳　王雱　宋　四庫全書本

莊子義　呂惠卿　宋　國立北平圖書館一九三四年刊本

莊子鬳齋口義校注　周啓成　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版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　褚伯秀　宋　四庫全書本

莊子翼　焦竑　明　叢書集成續編本

莊子解　李贄　明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　李贄文集（張建業主編）本

測莊　石人隱士　明　叢書集成續編本

讀莊子法　林雲銘　清　叢書集成續編本

莊子解　吳世尙　清　叢書集成續編本

莊子解　吳峻　清　叢書集成續編本

莊子通　王夫之　清　叢書集成續編本

莊子解　王夫之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六四年版　王孝魚點校本

莊子集釋　郭慶藩　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版　新編諸子集成

莊子集解　王先謙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　新編諸子集成

莊子集解內篇補正　劉武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　新編諸子集成

莊子校詮　王叔岷　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八八年版

莊子今注今譯　陳鼓應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

列子注　張湛　晉　上海書店一九三六年版　諸子集成第三冊

冲虛至德眞經解　江遹　宋　四庫全書本

列子集釋　楊伯峻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新編諸子集成

列子譯注　嚴北溟、嚴捷譯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通玄眞經　四部叢刊三編本

文子纘義　杜道堅　元　四庫全書本

文子疏義　王利器　中華書局二〇〇〇年版　新編諸子集成

鬻子一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諸子集成補編二

老子指歸　嚴遵　漢　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版　王德有點校本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四部要籍注疏叢刊老子卷

關尹子　四庫全書本

文始眞經（關尹子）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諸子集成補編三

亢倉子　王士源　唐　四庫全書本

亢倉子注　何粲　唐　四庫全書本

洞靈眞經（亢倉子）五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諸子集成補編三

鶡冠子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諸子集成補編三

子華子　四庫全書本

墨子　道藏本　四庫全書本　四部叢刊本

墨子類纂　沈津　明　明隆慶元年含山縣儒學刊本

墨子刪定　潛庵子　明　明萬曆五年刊字匯本

墨子品節　陳深　明　明萬曆十九年刊本
墨子批選　李贄　明　明萬曆三年刊李氏叢書本
墨子品匯釋評　焦竑、翁正春、朱之蕃　明　明萬曆四十四年刊本
墨子評點　歸有光、文震孟　明天啓五年刊本
墨子奇賞　陳仁錫　明　明天啓六年三徑齋刊本
墨子大取篇釋　傅山　清　清宣統三年刊本
墨子匯考　陳夢雷、蔣廷錫　清　清雍正四年銅活字本
墨子注　畢沅　清　清乾隆四十八年刊經訓堂叢書本
墨子經說解　張惠言　清　清乾隆五十七年手稿本
墨子斠注補正　王樹枏　清　清光緒十三年文莫室刊本
附考定墨子經下篇　吳汝綸　清　同上
墨子閒詁　孫詒讓　清　清光緒二十年蘇州毛上珍聚珍木活字本　清宣統二年定本重刊本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　孫以楷點校本　中華書局二〇一年版　孫啓治點校本

詮本

墨子注　王闓運　清　清光緒三十年江西官書局刊本
墨子校注　吳毓江　中華書局一九九三年版
墨經校詮　高亨　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墨子城守各篇簡注　岑仲勉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
周秦名家三子校詮　王啓湘　古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公孫龍子　陶宗儀輯　元　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二七年版
公孫龍子　正統道藏本、道藏舉要本、四部備要本、繹史本
公孫龍子注　謝希深注　宋　明弘治丙辰年新刊五子書本
公孫龍子　明正德、嘉靖間刻十二子本
公孫龍子　明嘉靖二十三年刻五子書本
公孫龍子　歐陽清輯　明　明嘉靖萬曆六年吉藩崇德書院刻　二十家子書本
公孫龍子　謝汝韶輯　明　明萬曆三十年綿眇閣刻　先秦諸子合編本
公孫龍子　馮夢禎輯　明　明萬曆間元明善本叢書十種本
公孫龍子　周子義等輯　明　影印元明善本叢書十種本
公孫龍子　方疑輯　明　且且庵初鈔十六子本
公孫龍子(辨言)　鍾惺輯評　明　合刻五家言本
公孫龍子　楊慎評　明　合諸名家批點諸子全書本
公孫龍子　歸有光輯評　明　諸子彙函本
公孫龍子長箋　樂星　中州書畫社一九八二年版
公孫龍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諸子百家叢書本
公孫龍子校釋　吳毓江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
尹文子校正　王愷鑾　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版　國學小叢書本
尹文子　錢熙祚校　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七年版　萬有文庫本
尹文子校詮　王啓湘　古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周秦名家三子校詮本
尹文子簡注　屬時熙注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
尹文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諸子百家叢書本
鄧析子校正　王愷鑾　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版　國學小叢書本
鄧析子校詮　王啓湘　古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周秦名家三子校詮本
鄧析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諸子百家叢書本
商君書注譯　高亨注譯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版
韓子淺解　梁啓雄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版　一九九八年版
韓非子集解　王先愼集解　清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呂氏春秋新校釋　陳奇猷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呂氏春秋集釋　許維遹　北京市中國書店一九八五年五月據一九三五年

清華大學版影印

呂氏春秋校釋　陳奇猷　學林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淮南子集釋　何寧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淮南鴻烈集解　劉文典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版、安徽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淮南子校釋　張雙棣　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淮南子譯注　陳廣忠　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中國兵書集成　中國兵書集成編委會　解放軍出版社、遼沈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武經七書注譯　中國軍事史編寫組　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中國兵書通覽　許保林　解放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孫臏兵法校理　張震澤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孫臏兵法注釋　劉澤宗　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吳子今注今譯　傅紹傑注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八年版

尉繚子今注今譯　劉仲平注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一年版

太公六韜今注今譯　徐培根注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七年版

司馬法今注今譯　劉仲平注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七年版

黃石公三略今注今譯　魏汝霖注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七六年版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今注今譯　曾根注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一年版

孫子兵法新注　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研究部孫子注釋小組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

孫子今譯　郭化若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

歷代天文律曆等志彙編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版

開元占經　瞿曇悉達　唐　四庫全書本

周髀算經音義　李籍　宋　四部叢刊本

夢溪筆談　沈括　宋　四庫全書本

新儀象法要　蘇頌　宋　四庫全書本

六經天文編　王應麟　宋　四庫全書本

重修革象新書　趙友欽　元　四庫全書本

管窺外編　史伯璿　元　四庫全書本

古今律曆考　邢雲路　明　四庫全書本

古微書　孫瑴　明　四庫全書本

周易述　惠棟　清　四庫全書本

管城碩記　徐文靖　清　四庫全書本

曆算全書　梅文鼎　清　四庫全書本

勿庵曆算書記　梅文鼎　清　四庫全書本

齊民要術　賈思勰　後魏　四庫全書本

農書　陳旉　宋　四庫全書本

農桑輯要　元至元十年官撰　元　四庫全書本

農政全書　徐光啓　明　四庫全書本

授時通考　鄂爾泰等　清　四庫全書本

黃帝內經素問　王冰注　唐　四庫全書本

靈樞經　王冰注、史崧校正　唐、宋　四庫全書本

金匱要略論　張機　漢　四庫全書本

傷寒論　張機　漢　四庫全書本

鍼灸甲乙經　皇甫謐　晉　四庫全書本

肘後備急方　葛洪　晉　四庫全書本

褚氏遺書　褚澄　南齊　四庫全書本

巢氏諸病源候論　巢元方　隋　四庫全書本

千金要方　孫思邈　唐　四庫全書本

外臺秘要　王燾　唐　四庫全書本

素問入式運氣論奧　劉溫舒　宋　四庫全書本

傷寒總病論　龐安石　宋　四庫全書本

聖濟總錄纂要　宋政和中撰　宋　四庫全書本

醫說　張杲　宋　四庫全書本

仁齋直指　楊士瀛　宋　四庫全書本

素問玄機原病式　劉完素　金　四庫全書本

宣明方論　劉完素　金　四庫全書本

保命集　張元素　金　四庫全書本

儒門事親　張從正　金　四庫全書本

內外傷寒辨惑論　李杲　金　四庫全書本

脾胃論　李杲　金　四庫全書本

蘭室秘藏　李杲　金　四庫全書本
格致餘論　朱震亨　元　四庫全書本
醫經溯洄集　王履　元　四庫全書本
仁端錄　徐謙　明　四庫全書本
醫旨緒餘　孫一奎　明　四庫全書本
類經　張介明　明　四庫全書本
景岳全書　張介賓　明　四庫全書本
瘟疫論　吳有性　明　四庫全書本
尚論篇　喻昌　清　四庫全書本
醫學源流論　徐大椿　清　四庫全書本
鬼谷子三卷附錄一卷　陶弘景注　南朝梁　四部叢刊本
鬼谷子　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　方向東注評本
管子校正　戴望　中華書局一九五四年版　諸子集成本
晏子春秋集釋　吳則虞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　新編諸子集成
晏子春秋全譯　李萬壽　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金樓子六卷　蕭繹　南朝梁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諸子集成

補編十

長短經校證與研究　周斌　巴蜀書社二〇〇三年版
玄眞子　張志和　唐　四庫全書本
周易譯注　黃壽祺、張善文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尚書　岳麓書社二〇〇一年版　周秉鈞注釋本
書集傳或問　陳大猷　宋　四庫全書本
韓詩外傳　韓嬰　漢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　許維遹集釋本
禮記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影印本
周禮、儀禮、禮記　陳戍國點校　岳麓書社一九八九年版
大戴禮記解詁　王聘珍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　王文錦點校本
五禮通考　秦蕙田　清　四庫全書本
春秋左傳注　楊伯峻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版
經典釋文　陸德明　唐　抱經堂叢書本
論語譯注　金良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孟子譯注　蘭州大學中文系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版
四書纂疏　趙順孫　宋　四庫全書本
論語類考　陳士元　明　四庫全書本
經義考　朱彝尊　清　四庫全書本
此木軒四書說　焦袁熹　清　四庫全書本
十三經注疏　四部備要本
史記　司馬遷　漢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點校本
漢書　班固　漢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點校本
後漢書　范曄　南朝宋　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點校本
三國志　陳壽　晉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點校本
晉書　房玄齡等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版
宋書　沈約　南朝梁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
南齊書　蕭子顯　南朝梁　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點校本
梁書　姚思廉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點校本
陳書　姚思廉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點校本
魏書　魏收　北齊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
北齊書　李百藥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
周書　令狐德棻等　唐　中華書局年點一九七一點校本
隋書　魏徵等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點校本
南史　李延壽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點校本
北史　李延壽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
舊唐書　劉昫等　五代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點校本
新唐書　歐陽修等　宋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點校本
舊五代史　薛居正等　宋　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點校本
新五代史　歐陽修　宋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
宋史　脫脫等　元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點校本
遼史　脫脫等　元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
金史　脫脫等　元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點校本
元史　宋濂等　明　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點校本
明史　張廷玉等　清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
竹書紀年　四庫全書本

引用書目

資治通鑒　司馬光　宋　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版
續資治通鑒長編　李燾　宋　四庫全書本
史記集解　裴駰　南朝宋　清乾隆四年刊本
史記索隱　司馬貞　唐　清乾隆四年刊本
史記正義　張守節　唐　清乾隆四年刊本
史記志疑　梁玉繩　清　叢書集成初編本
人表考　梁玉繩　清　叢書集成初編本
古史　蘇轍　宋　四庫全書本
通志　鄭樵　宋　四庫全書本
郝氏續後漢書　郝經　元　四庫全書本
繹史　馬驌　清　四庫全書本
續通志　嵇璜等　清　四庫全書本
國語譯注　鄔國義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戰國策　劉向集錄　漢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戰國策注釋　何建章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版
戰國策注　鮑彪　宋　元至正刊本
吳越春秋　趙曄　漢　四部叢刊本
吳越春秋輯校匯考　周生春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越絕書　袁康　漢　四部叢刊本
越絕書全譯　俞紀東譯注　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
兩漢博聞　楊侃　宋　四庫全書本
疇人傳　阮元　清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五年版
高士傳　皇甫謐　晉　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唐才子傳　辛文房　元　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水經注　酈道元　後魏　四庫全書本
姑蘇志　王鏊　明　四庫全書本
江南通志　黃之雋等編　清　四庫全書本
河南通志　孫灝等編　清　四庫全書本
大清一統志　四庫全書本
史通　劉知幾　唐　四部叢刊本
文獻通考　馬端臨　元　四庫全書本
續文獻通考　嵇璜等　清　四庫全書本
皇朝文獻通考　清　四庫全書本
國朝宮史　清乾隆七年官撰　清　四庫全書本
隸釋　洪适　宋　四庫全書本
七略別錄　劉向　漢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前漢書藝文志注　顏師古　唐　八史經籍志本
崇文總目　王堯臣等　宋　四庫全書本
郡齋讀書志　晁公武　宋　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孫猛校証本
郡齋讀書後志　趙希弁　宋　四庫全書本
遂初堂書目　尤袤　宋　四庫全書本
子略　高似孫　宋　百川學海本
史略、子略　高似孫　宋　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張艷雲、楊朝霞校點本
直齋書錄解題　陳振孫　宋　四庫全書本
漢書藝文志考證　王應麟　宋　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書目　楊士奇　明　四庫全書本
百川書志　高儒　明　觀古堂書目叢刻本
國史經籍志　焦竑　明　粵雅堂本
世善堂藏書目錄　陳第　明　知不足齋叢書本
脈望館書目　趙琦美　明　涵芬樓秘笈本
道藏目錄詳注　白雲霽　明　道藏本
天祿琳琅書目　于敏中等　清　四庫全書本
千頃堂書目　黃虞稷　清　四庫全書本
四庫全書總目　永瑢、紀昀等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版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永瑢等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孫氏祠堂書目　孫星衍　清　木犀軒叢書本
鄭堂讀書記　周中孚　清　吳興叢書本
百宋樓藏書志　陸心源　清　潛園總集本
孔子家語疏證十卷　陳士珂疏證　清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諸子集成補編一

荀子集解　王先謙集解　上海書店一九三六年版　諸子集成第二冊
新書　賈誼　漢　山東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兩漢全書第二冊
鹽鐵論校注　王利器校注　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版　新編諸子集成
新序　劉向　漢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諸子集成補編一
新序校釋　石光瑛校釋　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版
說苑二十卷　劉向　漢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諸子集成補
編一
說苑疏証　趙善詒疏証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說苑校證　向宗魯校證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
揚子法言　揚雄　漢　上海書店一九三六年版　諸子集成第七冊
白虎通疏證十二卷　陳立　清　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版　新編諸子集成
吳則虞點校本、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諸子集成補編二
論衡　王充　漢　上海書店一九八六年影印　諸子集成第七冊
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　黃暉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版　新編諸子
集成
風俗通義十卷　應劭　漢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諸子集成補
編十
抱朴子　葛洪　晉　四部叢刊本
出三藏記集　僧祐編著　南朝梁　大正藏本
劉子新論　劉晝　北齊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諸子集成補
編十
顏氏家訓　顏之推　北齊　上海書店一九三六年版　諸子集成第八冊
中說　王通　隋　續古逸叢書影宋刊本
意林　馬總　唐　四庫全書本
二程遺書　程顥、程頤　宋　四庫全書本
二程集　程顥、程頤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　王孝魚點校本
雜學辨　朱熹　宋　四庫全書本
朱子語類　黎德靖編　宋　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版　王星賢點校本
黃氏日鈔　黃震　宋　四庫全書本
東溪日談錄　周琦　明　四庫全書本
思辨錄輯要　陸世儀　清　四庫全書本
習學記言序目　葉適　宋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
容齋隨筆　洪邁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考古編　程大昌　宋　四庫全書本
考古質疑　葉大慶　宋　四庫全書本
緯略　高似孫　宋　四庫全書本
困學紀聞　王應麟　宋　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孫通海校點本
丹鉛餘錄　楊慎　明　四庫全書本
少室山房筆叢　胡應麟　明　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
本草綱目　李時珍　明　四庫全書本
日知錄　顧炎武　清　四庫全書本
義門讀書記　何焯　清　四庫全書本
元明事類鈔　姚之駰　清　四庫全書本
雙橋隨筆　周召　清　四庫全書本
讀諸子札記　陶鴻慶　清　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二七年版
藝文類聚　歐陽詢等　唐　四庫全書本
北堂書鈔　虞世南　唐　四庫全書本
初學記　徐堅等　唐　四庫全書本
太平御覽　李昉等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影印本
冊府元龜　王欽若等　宋　四庫全書本
群書考索　章如愚　宋　四庫全書本
玉海　王應麟　宋　四庫全書本
荊川稗編　唐順之　明　四庫全書本
圖書編　章潢　明　四庫全書本
山堂肆考　彭大翼　明　四庫全書本
廣博物志　董斯張　明　四庫全書本
淵鑒類函　張英等　清　四庫全書本
格致鏡原　陳元龍　清　四庫全書本
世說新語　劉義慶　南朝宋　四庫全書本
世說新語校箋　徐震堮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拾遺記　王嘉　前秦　四庫全書本
異苑　劉敬叔　南朝宋　四庫全書本

太平廣記　李昉等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二教論　道安　北周　四部叢刊本
廣弘明集　釋道宣　唐　四部叢刊本
無能子校注　無能子　唐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　王明校注本
破邪論　法琳　唐　揚州藏經院刊本
十門辯惑論　復禮　唐　北平刻經院本
補繪離騷全圖　蕭雲從　清　四庫全書本
曹操集　曹操　漢　時代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張揚標點本
曹子建集十卷　曹植　三國魏　四部叢刊本
王弼集校釋　樓宇烈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
達莊論　阮籍　晉　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諸子集成補編三
陸士衡文集　陸機　晉　四部叢刊本
陶淵明集　陶潛　晉　四庫全書本
文心雕龍　劉勰　南朝梁　四部叢刊本
詩品　鍾嶸　南朝梁　歷代詩話本
鍾嶸詩品校釋　呂德申校釋　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幽憂子集　盧照鄰　唐　四部叢刊本
楊盈川集　楊炯　唐　四部叢刊本
陳伯玉文集　陳子昂　唐　四部叢刊本
次山集　元結　唐　四庫全書本
李文公集　李翺　唐　四部叢刊本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韓愈　唐　四部叢刊本
韓昌黎文集校注　馬其昶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柳河東集　柳宗元　唐　四庫全書本
劉禹錫集　劉禹錫　唐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白居易集　白居易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顧學頡校點本
皇甫持正文集　皇甫湜　唐　四部叢刊本
元氏長慶集　元稹　唐　四部叢刊本
樊川文集　杜牧　唐　四部叢刊本
李義山文集　李商隱　唐　四部叢刊本
皮子文藪　皮日休　唐　四庫全書本
羅昭諫集　羅隱　唐　四庫全書本
司空表聖文集　司空圖　唐　四部叢刊本
詩式　皎然　唐　歷代詩話本
文鏡秘府論　遍照金剛（日本）編纂　唐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校點本
二十四詩品　舊題司空圖撰　唐　歷代詩話續編本
本事詩　孟棨　唐　歷代詩話續編本
樂府古題要解　吳兢　唐　歷代詩話續編本
詩人主客圖　張爲　唐　歷代詩話續編本
風騷旨格　齊己　唐　歷代詩話續編本
河嶽英靈集　殷璠編選　唐　四部叢刊本
咸平集　田錫　宋　四庫全書本
范文正公集　范仲淹　宋　四部叢刊本
伊川擊壤集　邵雍　宋　四部叢刊本
歐陽文忠公集　歐陽修　宋　四部叢刊本
六一詩話　歐陽修　宋　歷代詩話本
溫公續詩話　司馬光　宋　歷代詩話本
艇齋詩話　曾季貍　宋　歷代詩話續編本
中山詩話　劉攽　宋　歷代詩話本
公是集　劉敞　宋　四庫全書本
臨川文集　王安石　宋　四庫全書本
東坡全集　蘇軾　宋　四庫全書本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蘇軾　宋　文學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七年版
豫章黃先生集　黃庭堅　宋　四部叢刊本
淮海集箋注　秦觀　宋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徐培均箋注本
蘇轍集　蘇轍　宋　中華書局一九〇〇年版　陳宏天、高秀芳點校本
張耒集　張耒　宋　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　李逸安等點校本
後山詩話　陳師道　宋　歷代詩話本
陶山集　陸佃　宋　四庫全書本
鷄肋集　晁補之　宋　四庫全書本
雲溪居士集　華鎮　宋　四庫全書本

演山集　黃裳　宋　四庫全書本
漫水集　李復　宋　四庫全書本
優古堂詩話　吳開　宋　歷代詩話續編本
灌園集　呂南公　宋　四庫全書本
臨漢隱居詩話　魏泰　宋　歷代詩話本
唐子西文錄　唐庚　宋　歷代詩話本
珊瑚鉤詩話　張表臣　宋　歷代詩話本
藏海詩話　吳可　宋　歷代詩話續編本
紫微詩話　呂本中　宋　歷代詩話本
庚溪詩話　陳巖肖　宋　歷代詩話本
韻語陽秋　葛立方　宋　歷代詩話本
觀林詩話　吳聿　宋　歷代詩話續編本
彥周詩話　許顗　宋　歷代詩話本
歲寒堂詩話　張戒　宋　歷代詩話本
竹坡詩話　周紫芝　宋　歷代詩話本
杜工部草堂詩話　蔡夢弼輯　宋　歷代詩話續編本
北山小集　程俱　宋　四部叢刊續編本
筠溪集　李彌遜　宋　四庫全書本
范香溪先生文集　范浚　宋　四庫全書本
拙齋文集　林之奇　宋　四庫全書本
于湖居士文集　張孝祥　宋　四部叢刊本
太倉稊米集　周紫芝　宋　四庫全書本
晦庵集　朱熹　宋　四庫全書本
朱文公集　宋　朱熹　四部叢刊本
文忠集　周必大　四庫全書本
二老堂詩話　周必大　宋　歷代詩話本
方舟集　李石　宋　四庫全書本
梅溪先生文集　王十朋　宋　四部叢刊本
慈湖遺書　楊簡　宋　四庫全書本
浪語集　薛季宣　宋　四庫全書本
全唐詩話　舊題尤袤撰　宋　歷代詩話本
誠齋詩話　楊萬里　宋　歷代詩話續編本
誠齋集　楊萬里　宋　四部叢刊本
渭南文集　陸游　宋　四部叢刊本
水心先生文集　葉適　宋　四部叢刊本
南澗甲乙稿　韓元吉　宋　武英殿聚珍版書
石屏集　戴復古　宋　臺州叢書本
蓮峰集　史堯弼　宋　四庫全書本
昌谷集　曹彥約　宋　四庫全書本
江湖長翁集　陳造　宋　四庫全書本
龍川集　陳亮　宋　四庫全書本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　魏了翁　宋　四部叢刊本
西山文集　眞德秀　宋　四庫全書本
白石道人詩說　姜夔　宋　歷代詩話本
敝帚稿略　包恢　宋　四庫全書本
後村先生大全集　劉克莊　宋　四部叢刊本
江西詩派小序　劉克莊　宋　歷代詩話續編本
滄浪詩話　嚴羽　宋　歷代詩話本
對牀夜話　范晞文　宋　歷代詩話續編本
魯齋王文憲公集　王柏　宋　金華叢書本
文山先生集　文天祥　宋　四部叢刊本
須溪集　劉辰翁　宋　豫章叢書本
劉辰翁集　劉辰翁　宋　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段大林校點本
晦庵集　朱熹　宋　四庫全書本
牟氏陵陽集　牟巘　宋　四庫全書本
碧雞漫志　王灼　宋　詞話叢編本
魏慶之詞話　魏慶之　宋　詞話叢編本
詞源　張炎　宋　詞話叢編本

樂府指迷　宋　沈義父　詞話叢編本
滹南詩話　王若虛　金　歷代詩話續編本
遺山先生文集　元好問　金　四部叢刊本
郝文忠公集　郝經　乾坤正氣集本
桐江集　方回　元　宛委別藏本
水雲村稿　劉壎　元　四庫全書本
剡源集　戴表元　元　四庫全書本
養吾齋集　劉將孫　元　四庫全書本
山房隨筆　蔣正子　元　歷代詩話本
牆東類稿　陸文圭　元　四庫全書本
詩法家數　楊載　元　歷代詩話本
木天禁語　范梈　元　歷代詩話本
詩學禁臠　范梈　元　歷代詩話本
梅磵詩話　韋居安　元　歷代詩話續編本
禮部集　吳師道　元　四庫全書本
吳禮部詩話　吳師道　元　歷代詩話續編本
詩譜　陳繹曾　元　歷代詩話續編本
詞旨　陸輔之　元　詞話叢編本
滋溪文稿　蘇天爵　元　四庫全書本
東維子文集　楊維楨　元　四部叢刊本
淵穎集　吳萊　元　四庫全書本
九靈山房集　戴良　元　四庫全書本
閒過齋集　吳海　元　四庫全書本
文憲集　宋濂　明　四庫全書本
諸子辨　宋濂　明　樸社一九二六年版　顧頡剛點校本
宋濂全集　宋濂　明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誠意伯文集　劉基　明　四部叢刊本
王忠文集　王禕　明　四庫全書本
青丘高季迪先生鳧藻集　高啓　明　四部備要本
蘇平仲文集　蘇伯衡　明　四部叢刊本
遜志齋集　方孝孺　明　四部叢刊本
峴泉集　張宇初　明　四庫全書本
東里集　楊士奇　明　四庫全書本
匏翁家藏集　吳寬　明　四部叢刊本
懷麓堂集　李東陽　明　四庫全書本
震澤集　王鏊　明　四庫全書本
空同集　李夢陽　明　四庫全書本
水南集　陳霆　明　吳興叢書本
大復集　何景明　明　四庫全書本
升庵集　楊慎　明　四庫全書本
文簡集　孫承恩　明　四庫全書本
考功集　薛蕙　明　四庫全書本
徐文長集　徐渭　明　海山仙館叢書本
遵巖集　王愼中　明　四庫全書本
陸子餘集　陸粲　明　四庫全書本
李開先集　李開先　明　中華書局一九五四年版　路工輯校本
弇州四部稿　王世貞　明　四庫全書本
讀書後　王世貞　明　四庫全書本
焚書　李贄　明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　李贄文集（張建業主編）本
方麓集　王樵　明　四庫全書本
衡廬精舍藏稿　胡直　明　四庫全書本
澹園集　焦竑　明　中華書局一九九九年版
筆乘　焦竑　明　粵雅堂叢書本
湯顯祖詩文集　湯顯祖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徐朔方箋校本
震川先生集　歸有光　明　四部備要本
荊川先生文集　唐順之　明　四部叢刊本
袁宏道集　袁宏道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錢伯城箋校本
四溟集　謝榛　明　四庫全書本
譚元春集　譚元春　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陶庵全集　黃淳耀　明　四庫全書本

諸子斠淑　朱君復　明　叢書集成續編本
浮山文集前編　方以智　明　四庫禁燬書叢刊本
談藝錄　徐禎卿　明　歷代詩話本
藝圃撷餘　王世懋　明　歷代詩話本
存餘堂詩話　朱承爵　明　歷代詩話本
夷白齋詩話　顧元慶　明　歷代詩話本
升庵詩話　楊慎　明　歷代詩話續編本
藝苑卮言　王世貞　明　歷代詩話續編本
國雅品　顧起綸　明　歷代詩話續編本
四溟詩話　謝榛　明　歷代詩話續編本
歸田詩話　瞿佑　明　歷代詩話續編本
逸老堂詩話　俞弁　明　歷代詩話續編本
南濠詩話　都穆　明　歷代詩話續編本
麓堂詩話　李東陽　明　歷代詩話續編本
詩鏡總論　陸時雍　明　歷代詩話續編本
渚水堂詞話　陳霆　明　詞話叢編本
爰園詞話　俞彥　明　詞話叢編本
詞品　楊慎　明　詞話叢編本
傅山全書　傅山　清　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霜紅龕集　傅山　清　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影印本
戴名世集　戴名世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　王樹民編校本
兼濟堂文集　魏裔介　清　四庫全書本
堯峰文鈔　汪琬　清　四部叢刊本
御製詩集　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　清　四庫全書本
曝書亭集　朱彝尊　清　四部叢刊本
愚庵小集　朱鶴齡　清　四庫全書本
鐵廬集　潘天成　清　四庫全書本
湛園集　姜宸英　清　四庫全書本
古歡堂集　田雯　清　四庫全書本
榕村集　李光地　清　四庫全書本
望溪集　方苞　清　四庫全書本
惜抱軒文集　姚鼐　清　四部叢刊本
鮚埼亭集　全祖望　清　四部叢刊本
抱經堂文集　盧文弨　清　四部叢刊本
文史通義校注　章學誠　清　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版　葉瑛校注本
述學　汪中　清　四部叢刊本
存研樓文集　儲大文　清　四庫全書本
鹿洲初集　藍鼎元　清　四庫全書本
揅經室集　阮元　清　四部叢刊本
大雲山房文稿　惲敬　清　四部叢刊本
龔自珍全集　龔自珍　清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王佩諍校本
玉函山房輯佚書　馬國翰　清　清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楚南書局刊本
諸子平議　俞樾　清　雙流李氏校刊本
東塾讀書記　陳澧　清　三聯書店一九九八年版　楊志剛校點本
海日樓札叢　沈曾植　清　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札迻　孫詒讓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版
倦遊庵槧記　周悅讓　清　齊魯書社一九九六年版
嚴復集　嚴復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
章太炎全集　章炳麟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章太炎選集　章炳麟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朱維錚等編注本
章太炎政論選集　湯志鈞編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
旭書　章炳麟　清　三聯書店一九九八年版
左庵集　劉師培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劉申叔遺書本
飲冰室合集　梁啓超　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三六年版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版影印本
文選　蕭統編　南朝梁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文苑英華　李昉等編　四庫全書本
文苑英華辨証　彭叔夏　宋　知不足齋叢書本
兩漢全書　董治安主編　山東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張溥輯　明　四庫全書本
全唐文　董誥等輯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影印本

全唐詩　彭定求等編　清　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一九九五年版　傳世藏書

石倉歷代詩選　曹學佺編　明　四庫全書本

全宋文　曾棗莊等編　巴蜀書社一九八八年版　校點本

全元文　李修生主編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明文海　黃宗羲編　清　四庫全書本

皇清文穎　陳廷敬等編　清　四庫全書本

清文匯　沈粹芬等輯　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僞書通考　張心徵編著　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九年版

中國近代啓蒙思潮　丁守和主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讀管子書後　章炳麟　《經世報》第三冊　清光緒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一八九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儒術眞論（附菌說）　章炳麟　《清議報》第二十三至三十四冊　清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初一日至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一八九九年八月十七日至一九〇〇年二月十日）

駁康有爲論革命書　章炳麟　上海《蘇報》　一九〇三年六月二十九日選錄，題《康有爲與覺羅君之關係》

諸子學略說　章炳麟　《國粹學報》第二年丙午第八、九號　清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八月二十日（一九〇六年九月八日、十月七日）

論學會有大益於黃人亟宜保護　章炳麟　《時務報》第十九冊　清光緒二十三年二月初一日（一八九七年三月三日）

實學報叙　章炳麟　《實學報》第一冊　清光緒二十三年八月一日（一八九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創刊

致國粹學報社書　章炳麟　《國粹學報》第五年己酉第十號　清宣統元年九月二十日（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二日）

墨翟之學說　覺佛　《覺民》第七期　一九〇四年六月

辨孟子辟楊墨之非　吳虞　《蜀報》第四期　一九一〇年十月

博愛主義　侯聲　《南報》第三期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

平等說　皮嘉祐　《湘報》第五八、五九、六〇號　一八九八年五月十二、十三、十四日

長沙子彈庫帛書　釋文取自劉信芳《子彈庫楚墓出土文獻研究》（臺灣藝文印書館，二〇〇二年）

包山楚簡　釋文取自陳偉《包山楚簡初探》（武漢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有改動）

郭店楚簡　釋文取自荆門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廖名春、李銳根據各家成果訂正

上海博物館藏楚簡　釋文取自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廖名春、李銳根據各家成果訂正

九店楚簡　釋文取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九店楚簡》（中華書局，二〇〇〇年）

睡虎地秦墓竹簡　釋文取自《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並參攷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古文獻資料庫中心中國出土簡牘及帛書電子版

關沮秦漢墓簡牘　釋文取自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關沮秦漢墓簡牘》（中華書局，二〇〇一年）

馬王堆漢墓帛書　釋文取自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文物出版社，一九八〇年）、《馬王堆漢墓帛書（三）》（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湖南科技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廖名春《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五星占》（《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科學出版社，一九七八年）、陳松長《帛書〈刑德〉研究論稿》，臺灣古籍出版公司，二〇〇一年）、《馬王堆帛書〈刑德〉甲、乙、丙篇釋文》（《馬王堆帛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古文獻資料庫中心中國出土簡牘及帛書電子版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　釋文取自《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文物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銀雀山漢墓竹簡　釋文取自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並參攷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古文獻資料庫中心中國出土簡牘及帛書電子版

定州八角廊漢墓竹簡　釋文取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

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儒家者言》(李均明、何雙全《散見簡牘合輯》，文物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文物》，一九九五年一二期)、《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六韜〉釋文及校注》(《文物》，二〇〇一年五期)

阜陽漢簡　釋文取自胡平生、韓自強《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中國文物研究所、安徽省阜陽市博物館《阜陽漢簡〈周易〉釋文》(《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〇年)、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安徽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萬物〉》(《文物》，一九八八年四期)、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安徽阜陽地區博物館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倉頡篇〉》(《文物》，一九八三年二期)

武威漢簡　釋文取自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攷古研究所《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刁小龍根據各家成果有訂正)，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並參攷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古文獻資料庫中心中國出土簡牘及帛書電子版